2021 年度日系推理

必读严选集

（全10册）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版权信息

书名：2021年度日系推理必读严选集（全10册）

作者：（日）仓知淳　（日）叶真中显　（日）宇佐美真琴　等

译者：水七木　吕灵芝　王唯斯　等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星降山庄杀人事件
Blue
愚者之毒
恶寒
关于那个人的备忘录
时空旅行者的沙漏
盲剑楼奇谭：全2册
华丽人生
煞风景的早间首班车
侦探AI

星降山庄杀人事件

[日] 仓知淳 著

水七木 译

Jun Kurachi

星降り山荘の殺人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星降山庄杀人事件

作者：（日）仓知淳

译者：水七木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7-01

ISBN：9787513345156

目录
CONTENTS

主要登场人物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文库（新装版）发行寄语

主要登场人物

岩岸豪造（**51**）房地产开发公司社长

财野政高（**38**）岩岸的部下

草吹茜（**36**）作家

早泽麻子（**25**）茜的秘书

嵯峨岛一辉（**43**）UFO研究专家

小平由美（**20**）女大学生

大日向美树子（**21**）女大学生

星园诗郎（**31**）观星家

杉下和夫（**27**）星园的见习经纪人

1

【本作的主角率先登场。主角是叙述者，亦担任华生的角色。换言之，他与读者共享了所有的情报，绝不可能是案件的凶手。】

“但是，就算你这么说也没办法啊，我回过神来时就已经出手了。”杉下和夫狠狠地呷了一口杯中的酒，对着听筒说道，“我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分不清这是今天第几次发牢骚了，和夫痛苦地叹着气，将那已经在脑海中反复盘旋了好几十次的后悔之言一吐为快。

“不过啊，这不几乎就是电视剧的情节吗，主角是热血上班族之类的。”电话另一端的朋友用稍显困惑的语气回答道。

学生时代的这位朋友在市政所上班，杉下自己则在广告公司上班。两人因职业不同而无所拘束，时不时地互相发一些工作上的牢骚，但今天这事儿毕竟不一般，对方似乎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现在已经不流行鲁莽的热血男儿那一套了。生不逢时也挺好的，毕竟又不是少爷。”

“我本来就不是少爷。”

“呆子，我说的是夏目漱石笔下的少爷。”

“哦，那个‘少爷’啊。”

“你真不让人省心。”朋友惊诧万分地说，“电视剧或小说里倒是经常出现这种情景，可在现实中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没想到居然真有这种人存在，让人难以置信啊。”

“我也不相信自己会做出这种事。”

和夫有些自暴自弃，在万年不叠的被子上重新调整了坐姿，将五百毫升的瓶装日本酒咕噜噜地倒进空了的杯子里。和夫将杯子送到嘴边后，听筒对面又传来了朋友那困惑的声音：“这可不是佩服自己的

时候。哪个普通人会去殴打课长啊。”

“是课长助理。”

“有区别吗？反正都是殴打了上司。”

“说‘殴打’太过了哦，我不是说过吗，我只是轻轻地把他撞倒了而已。”

“这也没区别嘛。从结果的严重程度来看，你那是五十步笑百步。”

“你说得也对。”

“还不是借着酒劲，并且是在大白天的办公室里。”

“已经黄昏了。”

“这也没两样啊。真是的，你太胡来了。”

“我不是说过吗，那是没办法的事啊。我回过神来时已经出手了。”

“凭一句‘没办法的事’就能解决吗？你已经二十八岁了，怎么还像个小孩似的。”

“还没满二十八。”

“管它二十七还是二十八，都没差别嘛。你太轻率了，又不是刚开始工作的小鬼头。”

“我非常清楚后果。正是因为清楚我才这么消沉嘛。”和夫又呷了一口酒，耷拉着肩膀，“所以我才向你发牢骚呀。”

“话虽如此，但成何体统。明明是周末的晚上却一个人在公寓里喝烧酒，还在大半夜里跟一个大男人煲电话粥。”

“什么嘛，我发牢骚给你添麻烦了吗？”

“我可没那么说——万恶的酒精啊。”

“你被总务课的小姐姐甩了的时候，我也是听你絮絮叨叨念了好半天的好不？”

“是住民课。总务课是之前那次了。”

“这是没两样的吧。”

“罢了，你有再多的牢骚我还是会听的，”朋友的语气有些郑重其事，“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这也是算在牢骚话里的。我该怎么办啊？”

“你的回应真不可靠，这可是你自己的事啊。”

“就是因为是自己的事所以才难办的。唉，真的是糟透了。”和夫嘟囔着，粗暴地抓起了酒杯。黄昏时的那个情景令人厌恶地在脑海中复苏，感觉就像是苦涩的中药块卡到了喉咙，苦水的味道涌上心头。

课长助理仰面朝天。他一脸惊愕，仿佛在看外星人似的，就这样平躺在办公室的地上，领带还在轻快地飞舞着。同事们都瞠目结舌。和夫突然之间的暴行让众人大吃一惊。

这一切就像是静了音的慢动作电影一样，根本听不到平时像战场一样喧嚣的制作部的声音。因为耳鸣的缘故，声音被隔绝了，只有死一般的寂静紧紧地缠绕着和夫的身体。

那一瞬间，和夫并没有太多的感慨，大脑里浮现出的只有“呀，完蛋了”的念头，仿佛这件事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似的。当然，根本不可能有爽快的感觉。后背沁出了一滴滴带有余温的冷汗，让人很不舒服。那不快的感觉仿佛是在告诉自己此事的严重性。

“不过对方当时什么都没说吧。”朋友说道。和夫重新拿起听筒。万年不叠的薄薄的被子旁边杂乱地堆放着揉成一团的毛衣和牛仔裤，已经不记得是何时脱下来的了。平时只顾着忙，有一段时间没清扫这里了啊。和夫此时正想着这些完全无关的事，他的大脑想要逃避现实。

“嗯？你说什么？”

和夫回问后，朋友说道：“那位被殴打的——按你的说法，是被你轻轻撞倒的——课长助理，他什么都没说吗？”

“嗯，当时我正准备出门，老客户那边有一个研讨会。所以我就直接出门去见客户，完事后就回家了。”

“你出门的时候他竟然都没有把你叫住。”

“是啊，当时他本人似乎相当震惊。”

“当然会震惊的啊。”

“其他同事更惊讶。”

“也难怪嘛。那么之后的情况你就完全不知道了吗？”

“嗯，不过我瞟到同事们把他扶起来了。”

“哎呀，你就这样从公司出来了吗？”

“那是当然啊，毕竟太尴尬了嘛。”

“唉，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受伤吧。”

“怎么可能受伤，他只是顺势倒下了而已。”

“那就好。不过，等待未知的处分可有你受的。”

电话那头的语调有些沉重。

和夫想起那时离开公司前往车站的道路格外寒冷。凛冽的寒风让人想不到这才十二月初，就像嘲笑着和夫的失态似的。可是，脸庞因兴奋而泛着红晕，冷峭的空气吹打在脸上却让人感到舒适。当时他也没有预想到自己之后会如此消沉。充其量只是公司里的小打小闹，不至于要人命。可是，这种“充其量只是公司里的小打小闹”竟然将自己的心情压迫到了如此沉重的地步。和夫意识到，在自己踏入社会的五年里，工作已经不知不觉地占据了生活的大半部分，连他自己都觉得惊愕。

和夫将杯中的酒灌入喉咙，叹息道：“我会被开掉吧。”

朋友的声音显得不太有信心：“该怎么说呢？我是公务员，对企业的事并不清楚。这种情况一般会怎么样啊？”

“我也不知道，毕竟没有先例。”

“确实没有呢。”朋友在电话里说着，那口吻让人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他耸了耸肩。“不过杉下啊，你有什么打算呢？电视剧里的人这个时候都是将写好的辞呈，啪的一声帅气地拍在桌子上。”

“这么做作的事我可做不来。”和夫虽然嘴上这么说，却不由得面红耳赤。他的视线停留在了酒瓶旁边的信封上，信封表面写着“辞呈”两个字。和夫回家后意识到，他实际上比自己预想的还要惊慌失措，于是将错就错写下了辞呈，以便恢复平静。可是，写了这种东西反而让他更加慌张了。于是，他便喝着酒打电话跟人诉苦，真是太没出息了。这副窝囊样连他自己都感到厌烦。

“唉，总之，”和夫拿起了酒杯，“今天是星期五，所以还好点儿。明后两天都休息。”

“嗯，毕竟还有两天的冷却期。问题是周末结束后会怎么样。”

“对，判决就在大后天。”

“不过也不至于被开除吧。”

“大概吧。”

“对啊，毕竟有从轻处罚的余地。因为你是袒护了那个叫啥来着的后辈嘛，况且不是你单方面的过失。”

“但再怎么想错的也还是我啊。”虽然安慰的话语让人感激，但和夫依旧心情沉重，“动手的毕竟是我。”

“也是，都动手了啊，如果只是嘴巴上抱怨两句倒还好。”

“啊，我又想起了一件糟糕的事。”

“什么事？”

“这个月该发奖金了。拿到奖金后再放倒他该多好。”

“现在哪是说这种优哉话的时候啊？罢了，你都能说出这样的玩笑话，自然是没问题了。就像这样轻松地做好准备吧。”话虽这么说，但朋友似乎也知道和夫的轻描淡写只是虚张声势罢了。

挂断电话后，和夫更加郁闷了。今晚奇冷，而且刚刚的新闻也报道说冷空气从大陆席卷而来，东京迎来了真正的冬天，关东、甲信越地方的山区能比往年更早地观测到初雪。

寒冷会让凄惨的心绪越来越严重。和夫将被子拉了过来，保持着盘坐的姿势将自己裹在被子里，然后又咕咚咕咚地倒起了瓶子中的

酒。他想起了朋友说的话，嘟囔着问题是周末结束后会怎么样。要是下周永远不会到来该有多好。自己愚蠢得就像考试前的孩子一样，但这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感觉怎么也停不下来。工作失误的时候自己都不曾这样想过；交付期限快到了而被广告委托人训斥的时候，他也会振作起来向印刷公司的老板下跪，拜托他们通宵工作；与插画师发生沟通上的问题时，他抱着重重的彩色样本，汗流浃背地一天之内三次往返于东京和横滨。他总是以积极的姿态面对挑战。

今晚自己竟然如此狼狈，这不由得让他开始思考人际关系的复杂。

和夫将手伸向杯子，机械性地继续将酒灌入喉咙深处。醉意迟迟不肯到来，看来酒量不差也有利有弊啊。今晚怕是睡不着觉了。

即使听之任之，地球仍会转动。天体的运行当然不会去照顾和夫一个人的情绪。地球转动就意味着地上的日出与日落，也就是说，日期还会不停地变动。

星期一早晨，由于睡眠不足，和夫身心疲惫地去上了班。上班对于他来说几乎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了。来到制作部，课长助理似乎还没有来，和夫如释重负。一位正在擦桌子的女同事看和夫的眼神稍稍有些僵硬，这让他多少有些在意，但制作部的早晨像往常一样沉浸在一片喧嚣之中。可是，才刚放下心来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社长的传唤，站到了社长室的门前。

“进来。”里面传来了声音。和夫就像是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的小学生一样，哆嗦着打开了门。

“打扰了。”

进入房间后，和夫看到社长正在办公桌前看文件。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在，这让和夫稍感安心。社长只是抬起头往这边瞥了一眼，将手掌微微举起，示意他稍等片刻。没办法，和夫只好像稻草人似的呆站在那儿，尴尬的沉默萦绕在室内。

虽说是社长室，但室内的装潢也没有那么豪华气派，只是简洁并重视功能性，很符合中等规模广告代理商的气质。摆放着电脑主机的是一个铁箱，墙上的装饰画是无名画家的平版画。

社长的经营方针在业界较为罕见，非常强调合理经营。

和夫迷离了一会儿，望着俯身的社长那梳理得乌黑亮丽的头顶。

他的头发用发油向后定型，公司的职员们都亲切地把他的头顶称为“有着蟑螂光泽的头”。

会宣布辞退令吧。一大清早被叫到社长室，实在是平静不下来。这是一家独资经营的私人公司，工会形同虚设，区区一个制作人随时都可以解雇掉。要辞退就赶紧说啊，就先别管那些文件了。和夫不耐烦地想着。听说介错要是技术不过关，切腹会很痛苦。真希望社长能干脆地给他个痛快。还是说员工的饭碗不如那些文件的分量重吗？

正当和夫这么想的时候，社长突然抬起了他那“有着蟑螂光泽的头”。和夫不由得吃了一惊。社长用严厉的眼神瞪着他，让他泄了气。“世纪广告”的社长池之谷良彦意志坚定，玉树临风，全身都散发着活力。虽然才四十来岁，但在业内以铁腕著称。

社长频频地观察着微微哆嗦的和夫，又将头低下，在文件上写着什么，然后放下钢笔，再次看向和夫，说：“你就是杉下君吧？”

“是，是的。”尖锐的声音从和夫那干涸的喉咙里挤了出来。

“大致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

“啊，嗯。”

“你可真是大胆啊。”

社长缓缓地站了起来。他身材苗条、个子高挑，其存在感有着自信和实绩作为后盾，如果去银座附近的店里会很受欢迎吧。社长似乎有些开心地将他那颇具年轻企业家风范的精悍的嘴形舒缓下来，说：“我嘱咐过人事部，让他们每年都要招些与众不同的人才，可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独特的员工。说实话，这让我有些惊讶。”

“有失体面了。”和夫精确地将腰弯到四十五度。社长的目光出乎意料地透露出饶有兴致的笑意，总觉得让他没了干劲。

“罢了，不瞒你说，柳田的那档子事我也有所耳闻。”社长的目光柔和下来。柳田就是那个课长助理的名字。“不过话虽如此，万事都有一个限度，必须要遵守最起码的规矩。”

“非常抱歉。”

“那你有什么打算？”

社长直勾勾地盯着和夫。他似乎并不是威逼施压，用的只是单纯询问的语气。看来对和夫单方面不利的话语并没有传进社长的耳朵。是打报告的人正确地传达了情报还是社长对那名课长助理抱有反感呢？不管怎样，事情的进展不算太坏。和夫诚实地说：“嗯，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继续在这里工作。”

西服内侧口袋里放着的辞呈信让和夫感到胸口一阵发热。虽然上周末写了这封信，但自己的本意并非辞职。他喜欢这份工作，最重要的是，他很景仰这位社长。

池之谷良彦从大型广告代理商独立后，年纪轻轻就创办了公司，接二连三地扩张规模。和夫对他的经营手腕抱有一种类似于憧憬的心情。社长是一位精力充沛的人，不喜欢外包的高成本，成功地完成了中等规模代理商一般不会做的一条龙式的广告服务。他致力于培养年轻的创作者，接受了使用大量电脑图像技术的企业短片订单，还进军了餐饮领域，餐厅和酒吧的经营都一间间地步入正轨，可以说是相当有才干。应酬全部都在自家的餐饮店进行，节约了商务交际费用。几年前涉足房地产领域，却终究没能战胜泡沫经济，公司情况恶化到一度濒临倒闭的程度，而社长却凭借他的精明能干，通过雷厉风行的改革努力将公司救了回来。他的行动力与商业才能，以及他那只顾拼命工作而不愿结婚的禁欲系生活方式，常常让和夫觉得“好帅气”。所以和夫一直想什么时候能升职，可以在这名“蟑螂社长”的直接指挥下工作。不想辞职是和夫的真实心意。

“是吗？嗯，我也不忍失去一个如此朝气蓬勃的人才，”社长点了点头，“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没问题了。”

“那我可以不用负责任了吗？”和夫不由得喜出望外。社长又重重地点了点头，说：“对，本来这件事就没有需要划清责任的问题，不过——”

“不过？”

“你也知道之后不可能会再像以前那样了。柳田君也是要面子的，而你也会遇到各种麻烦。组织的人际关系可是很复杂的啊。”

“明白。”

“风波平息之前我打算让你去其他部门。”

“其他部门？”

和夫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回望着社长。“蟑螂头”反射着朝阳的光辉，黑得发亮。

“你不用这么不安，时机到来了我自然会让你回制作部。”

“是。其他部门具体是指？”

“嗯，我想让你去Culture Creative部[1]做见习经纪人。”

社长说得很干脆，让和夫没有时间惊愕。看来他的“处分”早就已经定下来了。

注释：

[1] 即文化创造部。

2

【和夫立马开始了新的工作。本作的侦探就此登场。侦探介入案件纯属偶然，绝不可能是案件的凶手。】

“所以说杉下君啊，关键就在于机敏。帮助别人而让对方开心，自己为此感到满足，这股机灵劲儿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年轻人有着只考虑自己开心的趋势，这可是不行的。克己奉公，懂吗？只要还没有舍己为人的气概，你就还只是个半吊子。”

河坂部长匆匆忙忙地边走边说。跟在后面的和夫也很费劲，他必须表演一边忙忙碌碌地行走一边随声附和的戏码。

“丰臣秀吉不是一有段逸事吗？他把织田信长的草履抱在怀里将它捂暖。这种情境下两人虽然没有见面，但只要有这种心思身体就会自然动起来。你没必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只要顺其自然，抱着这样的心境，竖起你的天线，确认对方目前想让你做什么。只要提前确认好天线的接收模式处于开启状态就行了，如此一来就算什么都不去想，身体也会自然而然地做出反应。很简单的，对吧？”

河坂部长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从上电车开始到市中心的电视台为止一直都是这种状态。与社长的“蟑螂头”形成对比的是，这位五十岁的男人已经开始谢顶，两鬓的头发从侧面施以援助，勉强令他的头顶不至于全秃。他说话的语气有些娘娘腔，让人感觉并不太好。和夫虽然不耐烦，但还是在身后紧追着濒临全秃的河坂部长，在电视台的走廊里拐来拐去。

电视台的走廊应该都是狭窄而又复杂的。走廊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成堆的纸箱、外卖盖饭、服装架子等，让人寸步难行。

“问题就是思想准备。绝不可以认为自己干得还不错。需要的仅仅是诚心诚意而已。”

河坂部长慌慌张张地边走边说。没有东西能妨碍他行走。他避开这些东西后继续匆匆忙忙地前进。他是娱乐界出身，在电视台里待惯了。在电视广告的商讨会时和夫也来过电视台好几次，但进入演播室区域还是头一遭。一个人来会不会迷路啊，和夫心里相当没底。制作

部的交接工作在上午草草了事，之后就被带到了这里来。

河坂部长当然就是Culture Creative部的部长。虽然洋文的部门名字让他自命不凡，但简单来说就是“文娱部”。这个部门是几年前新设立的，主要负责一些所谓文化名人的经纪管理工作。据说设立的契机是有一位大学教授跟“蟑螂头”私交甚好，有一次他上电视当评论嘉宾时，“蟑螂头”受委托担当了教授与电视台之间的交涉人。精于谋利的社长也许是考虑到这可以赚钱，便把当时专门做艺人经纪工作的河坂部长给挖了过来，建立了此部门。现在已经签下了十来个文化名人，正成长为“世纪广告”的另一个招牌部门。

“所以说杉下君啊，虽说是见习经纪人，但也不用想得那么夸张。简而言之，这项工作就是绷紧神经照料对方的日常生活。”

我可从没有想得夸张过——也不知是拐过了第几个弯，和夫对此感到束手无策。虽然“见习经纪人”这个名字取得很古怪，不过说到底就是艺人的跟班，实质上就是个打杂的。听说叫座的艺人或演员一般都有这种跟班紧紧跟随，如果是一线女演员，则会有三四个人围在身边——有原本意义上的经纪人，有专属司机，还有照料日常生活的人。河坂部长的Culture Creative部也是仿照了这种模式。听说刚进公司的新人会被迫做经纪人，流言蜚语不胜枚举。比如：被某个号称料理研究家的女士大声斥责，头上被泼了茶水；扛着某位醉得不省人事的经济评论家送他回家，结果却被踢飞了；在某位编剧的命令下将酒吧里陪酒女的电话问了个遍。

唉，真是被调到了一个了不得的地方啊——和夫悄悄地叹息着。这可是华丽丽的降职。

“噢，对了，杉下君。”河坂部长突然停了下来，转过身。日光灯那朦胧的灯光照射着他那濒临全秃的头顶前侧。

“请问什么事？”

“有件事我得提前告诉你。”

“什么事？”

“可别冲动哦。那场骚动我可是已经听说了。”说完后，河坂部长又匆匆忙忙地走了起来。

留下想找个地洞钻进去的和夫，河坂部长转过前方的拐角离开了。拐角处是一面以混凝土砌成的墙壁，上边用油漆显眼地写上了“3

星仓库”几个大字。和夫叹了好几口气，有气无力地朝着“3星仓库”大字的下方走去。

转过拐角是一个小房间，亚麻地板，混凝土墙。一侧的墙边放着很多像是垫脚台的木箱，对侧的钢架上则密密麻麻地塞满了鞋、皮包、手提包等。河坂部长停在了入口旁边仰望天花板，和夫也跟着站在了后面。墙壁上靠近天花板的地方装有一台电视，部长正在抬头看它。

“嗯，赶上了，还在拍摄中。”河坂部长嘟囔着，抱着胳膊继续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在这儿等一下吧。”

“好的。”

和夫并不知道什么要结束了，抬头看着天花板上的电视。

电视盒子上的旋转灯无声地发出鲜红的光芒，滴溜溜地转动着。旁边另一盏红色的灯显示着“ON AIR”的字样，画面里则是一名男子。

男子坐在椅子上，背景是挂满小灯珠、象征着黑暗星空的幕布。小灯珠持续地闪烁着，烘托出一片梦幻的气氛。

“星光闪烁并非没有意义。”

男子正在说话。这是和夫在电视上看惯了的面孔，棱角分明、容貌甜美，长相与日本人相去甚远。下巴好似希腊雕塑般勾画出流畅的线条，眉毛像柳叶一样优美典雅，黑色的眸子深不可测，宛如黑曜石色的湖水一般富有知性。一头微微的卷发搭在独特的额头前，酝酿出年轻的天才画家似的忧伤与缥缈。

“是的，打个比方——在遥远的无人森林深处，一棵树木的枝条折断了。此处并没有人在倾听，大可把断枝的声音当作不存在。可是，星星的光辉并非如此。”

男子的声音很平静，就像在跟人交谈一样不紧不慢。他轻轻地跷起二郎腿，身姿飒爽，浮现在星空之中的影像就像是在跟星星对话一样。美男子似乎对自己的话语如痴如醉，继续说道：“无论有多么美丽，如果没有欣赏美的人、没有感受美的心，那就仅仅是光芒而已。夜空的星星如此优美地闪耀着，是为了让我们人类欣赏，为了让我们感受到美丽。仅仅为了达到这份目的，它们便经历了好几万光年的时空旅行来到了我们身边。公元前的罗马天文学家普鲁塔克[1]留下了这句名言：星辰的美丽胜过美酒的陶醉，能够沉醉于星光闪耀是只有

人类才有的特权。我对此深表认同。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匹敌星空的静谧之美吧。”

画面切换到了演播室的观众席，座席上满满地挤着中年女子，每个人都如痴如醉地听着美男子的话，沉醉于他的外表。已经上了年纪的大妈们，目光就像做梦的少女一样陶醉，她们的状态几乎可以算是神情恍惚了。和夫看着看着，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气色都不太好了。他感到屁股附近开始发痒，煞费苦心地抑制想要抓挠全身的冲动。

“仰望夜空的星星时，我不由得会想到那遥远而漫长的旅程。星辰的光辉怀揣着希冀，希望我们人类不要遗忘那颗感受美的心，开启了遥远的旅途。那份坚持与纯真让我的内心深受震动。今晚，如果天气好的话，也请大家抬头仰望星空。星星一定会向你的内心倾诉，此时要对星星的话语敞开心扉。这将会是一个清净而静谧的时刻，我保证你能度过一段如宝石一般无比纯净的时光。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画面里的美男子微微一笑，那笑容仿佛要将人融化掉了。观众席上的大妈们颇为感动，一齐发出了唏嘘声。男子风度翩翩地微微鞠躬。充分拍下了他的全身后，显像管暗了下来。现场传来了鼓掌声和心满意足的欢呼声。接下来，画面上则是常出现在白天综艺节目中的面无表情的主持人的特写镜头。

“这里是每周一的《仰望夜空》栏目。真是一如既往的出色呢。我一个男人都不禁沉醉其中了。如何，寒林先生？”

主持人以轻浮的口吻开始讲话时，河坂部长转了过来，说：“好，结束了。杉下君，我们走吧。”

部长立刻迈起步子。他往刚刚来的走廊方向走去，和夫急急忙忙地追在他身后。和夫飞奔出走廊，但由于太过焦急而没有注意到前方，结结实实地撞到了一个人。

“呀！”对方发出了轻轻的惨叫声，怀中的物品掉落在地。

“啊，对不起，我太着急了。”和夫站起来调整好姿势，道着歉。

“我才要道歉呢，没有看前面。”对方说着，开始拾取掉落的物品。有二十几本新发行的书散落在地上。和夫也准备帮忙，于是蹲了下来，却又惊惶失措地缩回了手。这名年轻的女孩正是他中意的类型。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吗？

“杉下君，你在干吗啊？快点走了。”部长在走廊前面高声地叫喊着。

“啊，好，马上。”和夫慌慌张张地站起来。现在确实不是迷恋女孩子的时候。

“不好意思，我有急事，就先走了。”和夫对身材娇小的短发女孩留下这么一句话后，便去追赶部长了。

在狭窄的走廊里又转了几次弯后，两人来到了并排着小门的一个地方。每一扇门都贴着写有名字的纸，其中也有那个面无表情的主持人的名字。这里应该是演出人员的休息室吧。

这时，一名年轻的女子刚好从其中一扇门里走了出来。她身着美发师一样的服装，体形微胖，涨着通红的脸向房间内说道：“那个，下周我也要来——呃，下周我会带签名纸来，麻烦您帮我朋友签下名。那我先告辞了。”

她神情涣散，就像被丘比特那看不见的箭射穿了心脏一样，心不在焉地在走廊上蹒跚地走了过来。她怀里抱着装满化妆品的筐子，看来是化妆师。

女化妆师与和夫擦身而过时，工作用的筐子狠狠地撞到了他的手肘上，却还是什么都没意识到，精神恍惚地走着。

今天经常撞到人啊——和夫一边想着，一边揉着手肘。河坂部长则轻轻敲了敲女化妆师走出的那扇门，向和夫招了招手，说：“杉下君，快，这边。”和夫抵达门口后，部长便将门打开，催促和夫进去。

这是一个小房间，墙壁的一整面都是镜子。刚刚出现在电视上的男子转过身来，将和夫两人迎了进来。虽然是一个人坐在那儿，但美男子还是摆出跟摄像头前同样装酷的姿势，跷着二郎腿。那双腿细长得就跟蜘蛛腿似的。

“哎呀，老师，真是辛苦您了。我在监控器上都看到了，今天更加出色了呢。”河坂部长用跟平时完全相反的声音说道：“真是太浪漫了。在观看的时候连我都像是要被星空吸引进去了。”

“对，这就是我的工作——让大家暂时地从尘世的琐事中解放，将灵魂放逐到幻想的世界中去。”

大理石雕塑般的美男子说出了可怕而又装腔作势的话，露出洁白的牙齿微微一笑。那是一副令人迷恋的笑容，就是这副笑容让女化妆师失魂落魄。

“啊，对了老师，这是杉下君，接下来将担任您的见习经纪人，请您多多指教。”

河坂部长提到和夫后，和夫赶紧低头行礼。美男子像是童话里的贵公子似的，用柔和的目光看着和夫。再没有比这更为端正的容貌了。和夫被这副面孔直直地盯着，心里很是不舒服。他作为一个男人都快面红耳赤了，不由深切地感受到：原来如此，这就是他受女性欢迎的原因啊。

“可是河坂先生，我现在经验尚浅，还没有资格让经纪人跟随我。”

美男子用浑厚而平静的声音说着，像英国贵族一样微微地耸了耸肩，这动作出奇地适合他。河坂部长摆了摆手，说：“哎呀，您在说些什么呀。老师是大腕，已经是大红大紫的人了。老师这样的人是不能一个人行动的，必须要带上一个跟班啊。”

“这倒不至于——罢了，公司都这样说的话，我再表达不满就是我的不是了。”美男子突然将目光投向和夫，说：“你是叫杉下吧？”

“是的，请多多指教。”

和夫再次行礼，对方却突然说：“约会的时候最好避免选择居酒屋哦，必须要护送女士去更为浪漫的地方。如果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土包子，那损失可就大了。”

“啥？”和夫惊讶地瞪大了双眼。什么鬼……这男的突然之间都说了些什么啊——可和夫没能找到适合回应的话语。

“呀，出现了呢，老师的千里眼。哈哈哈，杉下君，你吓了一跳吧，看来老师又猜中了呢。”河坂部长露出了夸张的谄媚笑容。

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夫一头雾水。确实，和夫曾邀请过女孩子去居酒屋。他认为，就算选择了不合时宜的约会场所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可是，这个男的又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呢？是某位同事事先悄悄告诉他的吗？可从河坂部长的反应来看，他似乎是一眼就看破了的样子。但这种事情是如何知道的呢？

部长毫不在意仓皇失措的和夫，仍然将谄媚的笑容挂在脸上，说："老师，请揭开谜底吧。这一次也是您出色观察的成果吧。"

"不不，很简单的。"

美男子竖起一根手指左右晃动，舌尖发出了"啧、啧、啧"

的声音，作为否定手势的补充。外国电影也就罢了，可在日常会话中还是头一次看到有人毫不犹豫地做出这种装酷的动作。和夫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这次也像往常一样，我只是通过简单的观察推导出了结论。"美男子对和夫置若罔闻，对河坂部长说道，"首先是他的衬衣领口和袖口的熨烫方式——仔细看就会知道，这是在洗衣店处理的。如果是在家里洗的，不会像这样把每个纽扣的位置都熨烫一次。此外，他后颈处残留的头发有些显眼。从这两个事实我猜测，杉下君会不会是一个人生活的单身汉呢？如果是跟家人一起生活，衬衣是不会送去洗衣店的，母亲应该会帮他洗。如果他身边有女性照顾他，应该会提醒他自己看不到的后颈处有头发吧。从年龄上来看，距离结婚后的倦怠期还为时尚早，夫妇两人的关系还不至于冷淡到太太对他的仪表漠不关心。所以，他是觉得洗衬衣麻烦才送去洗衣店洗的，并且身旁也没有女性关心他的仪表——换言之，他是一个人生活的单身汉。"

美男子口若悬河地说着。部长听得津津有味，和夫则只有哑然的份儿了。

"接下来是西服的第二颗扣子，线已经松开，扣子都快掉下来了。领带上有一条大大的褶皱，鞋子虽然不太脏，但似乎没怎么擦拭而失去了光泽。从这些细节可以推断出，他是一个对服装不讲究的钢铁直男，而且不讲排面、性格正直。此外，河坂先生之前提到过，'世纪广告'给的薪资绝不算太高。从他外表二十七八岁的年龄来看，与女士约会恐怕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从他正直的品格也可以得知这点。这样的人在约会时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呢？这里我进行了一些猜想，大概不会为了讲究排场而把女士带去高级餐馆吧。这位女士有可能会成为被托付了家庭开支的结婚对象。为了让她看到不加粉饰的真实自己，为了让她知道自己囊中并不阔绰，会不会就选择了朴素的居酒屋呢？我就是如此发挥了想象力。对于钢铁直男来说这是一种常见的想法：比起逞强搞些面子工程，不如从最开始就展示出自己的性格，以人品取胜。于是我便推测到，他也一定会以这种想法来行动。看来我是猜中了啊。也许是我多管闲事了，但权当是我小小的忠告吧。"

“哎呀，太精彩了，在下佩服。”

河坂部长不禁激动得鼓起了掌，和夫还是一声不吭。这家伙是怎么回事啊——意想不到地吃了他一记先发制人的重拳，和夫只能茫然自失。美男子对和夫抛出了一个满怀笑意的眼神，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搭档了，让我们好好相处吧。”说完他站了起来，个子十分高挑。然后，就像魔术师掏出花束一样，他递过来一张名片。

“今后就拜托你了。”

纤细柔软的手指间夹着一张名片，上面写有美男子的名字。

观星家　星园诗郎

这就是和夫与星园的初识。

注释：

[1] 普鲁塔克（约46年—约127年），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公元前的说法疑似作者的误记。

3

【和夫与星园一起出差。本章对“观星家”这一奇特的职业进行了说明。和夫在车里得知本次工作的内容。】

“当然，我并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荒诞不经的梦话而嗤之以鼻。不过，我对那种试图解开UFO和外星人之谜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共鸣。比起思考外星人之谜，我们更需要去思考高深莫测的宇宙之深邃，比起赞叹UFO的秘密，我们更需要去赞叹星空的美丽，我认为这才是更重要的。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最为必要的正是用心倾听星星的私语，并真心爱戴这份美丽。徜徉于遥远的群星世界时，星星便用它们的美丽洗涤着我们的心灵。正是这种浪漫——”

仅仅读了这些后，和夫就闭口合上了书。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厌恶感觉再度袭来。通篇都是甜腻的废话不断重复，真是一本让人作呕的书。

这是星园诗郎所著的《仰望夜空的星辰》。书的封底上过于显眼地印着那位美男子的大头照，照片上的他正散发着清爽的笑容。昨天，和夫跟星园本人碰头后在回家的途中买了这本书，翻开每一页都是一个样，让他很是烦躁。像现在这样随着电车的震动快速翻看这本书则更让人感到不舒服。此时，特快电车刚刚离开所泽。

“这本书不好看吗？”

坐在旁边的那位封底照片里的美男子突然转过身来。镜面加工的墨镜很适合他，简直就像好莱坞的影星一样华贵。

“啊，没有的事。”

和夫咕哝地回答着。他以为星园是在欣赏车窗的风景，所以有所大意了。对方是看到他合上书后狠狠地皱眉了吗？

“对你来说或许是有些无聊，这本书的主要受众是年轻的女性读者群。”星园的半边脸上浮现出了得意的笑容。

“啊，是这样啊。”

“不过似乎也有不怎么年轻的女性在读。”

“啊，原来如此。”谈话的气氛怎么也起不来，和夫姑且像是跟班一样小心翼翼地说，“对了，要不要我去买杯咖啡？”

“不用了，谢谢。”

星园装酷地将墨镜摘了下来。这种装模作样的态度还算有模有样，但这只让和夫觉得毛骨悚然、烦躁不安：都三十多的大男人了还耍什么帅？

“我们要坐到终点站，你要是困的话可以睡会儿。”星园说完便在自己的脸前竖起一根手指并指向天花板，不知道他这姿势是什么意思。

“啊，嗯。”和夫应道。星园又将目光投向窗外。

和夫这次为了不让他发现，偷偷地皱了个眉，将身体倚靠在了座椅靠背上，悄悄地侧眼观察着从昨天起便成了自己主子的这个人。他端正的侧脸如同大理石雕塑一般，半睁着双眼，注视着窗外呼啸而过的风景。

观星家，星园诗郎。这个称谓让人不明所以，但应该是日本独一无二的文化名人吧。他赞叹着星辰之美，谈论着夜空，出了书和录影带，在面向女性读者的周刊拥有占星专栏。著作有《星空的浪漫之旅》《致美丽的群星》《向夜空的宝石伸出双手（随笔集）》《夜间飞行》等，原创录影带有《星园诗郎的星日记》《星园诗郎的浪漫星教室》《星园诗郎的占星·视频版》等，题目中连续出现自己的名字，就跟街头的选举演讲似的。他活跃在电视、广播以及演讲领域。他的工作便是凭借着甜腻的肉麻话的堆砌以及外国模特都自叹不如的容貌，让全日本的女孩和大妈们为之沉醉。自从几年前出道以来，他依靠着奇特的人设和突出的美貌，现如今已赢得了不错的人气。他今年已经三十一岁了，但在此之前的经历却被覆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星园诗郎的履历上如是写道。

说白了就是个可疑人物。

当然，和夫之前也知道这是“自家商品”，但却没有想过居然会有这么可疑的家伙。简单地说，他就是个能说会道的骗术师，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自恋狂。说好听点是牛郎店的小哥，说难听点就是婚姻诈骗犯之类的人。这家伙哪是什么文化名人啊，别开玩笑了，充其

量只是个文化偶像而已。他那飒爽的英姿在女性群体中相当有人气，嫉妒之情让世上大多数男人对他的评价都跟和夫不相上下：恶心得让人嗤之以鼻。在男性观众眼里，这位文化偶像的形象颇为恶劣。尽管如此，最近连餐馆的店主或寺庙的住持都在做些冒牌演员的活动，如此粗鄙之物竟也能成功地赚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不但出版物接二连三地再版，还被各路电视台演播厅争抢。真不知道这个世道是怎么回事。

和夫深切地体会到：被任命为这种无法理解的文化偶像的跟班实在是我的不幸，我是造了什么孽才非得成为这种家伙的跟屁虫不可啊。虽然对外公布为履历不明，但据公司的机密情报显示，他之前似乎是自由作家。不管是自由作家还是文化偶像，都不是个正经人。

唯一让人宽心的便只有“蟑螂”社长所说的“时机到了我自然会让你回制作部”这句话了。好想快点摆脱这家伙然后回到制作现场去。热度要多久才能冷却啊！余热大致消去不就好了嘛。

和夫想了很久，沉默的气氛却越来越让人痛苦了。虽然被告知可以睡一会儿，但自己毕竟是可怜的跟班，还没有神经大条到能够随意打盹的程度。

“请问——”和夫含混不清地向身旁的大理石雕像说着。他对河坂部长那种随随便便叫“老师”的称呼方式有些抗拒。虽然必须得干脆果断，但和夫还是多多少少有些意气用事：这种家伙才不是什么老师呢。

“嗯，什么事？”星园那棱角分明的面庞转了过来。

“能否告诉我今天出差的目的呢？我还一点儿都不知道。”和夫小心翼翼地说着。成为跟班的第二天就被突然命令要出一晚的差，这让他有些慌里慌张的。他被告知在下午乘上池袋发车的西武特急就行了，却并不知道目的地。

“哦，这个嘛，还是让你知道个大概吧。”星园露出了文雅的微笑，将身体稍稍靠向和夫，“在这前面的埼玉县深处有一家经营不善的汽车露营地，而将此地新买下的开发商则委托了我。”

星园的声音跟在电视里一样深沉而恳切。

“这名开发商致力于招揽新的顾客，希望我能对宣传有帮助，便问我能否住一晚来感受一下当地的气氛，好给他们提供参考意见。那

里地处深山，听说星星非常美丽。”

“也就是说，想让您当形象代言人吗？”

“就是这么回事。”星园落落大方地笑了笑，说，“啊，你之前参与过广告制作，是那方面的专家呢。”

“嗯，算是吧。”

“这就对了，你的意见也值得采纳。”

“噢。请问您也会接形象代言人之类的工作吗？”

“嗯，这类工作报酬不会太高，平时我都不接，但委托人跟我们社长有些关系，我也不好拒绝。不过嘛，这份工作很轻松，只是接受一晚的招待，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事需要做。”星园将食指竖在自己的脸前并指向天花板，又摆出了那个意义不明的装酷姿势，“最近这段时间我有些工作过度了，刚好可以休息一下。你也当作好好休养就行了。”

星园轻轻摆了摆指着天花板的手指后，再次将目光投向外面的景色，之后便不再开口了。

和夫只好带着不太明朗的心情呆呆地坐着。当作休养——吗？从刚才的语气来看，他似乎也知道和夫殴打课长助理的事了。是河坂部长告诉他的吗？不过，他是出于好意才不打算问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还是说他对和夫的事并没有兴趣呢？罢了，都无所谓啦，反正自己也是地位低下的跟屁虫而已——和夫莫名其妙变得卑微起来，这种感觉无法抑制。

度过了不算太开心的车内时光后，电车抵达了西武秩父站。听说要在这里换乘本地的线路。

和夫费劲地背着住一晚上所需的行李，跟在星园身后穿过了车站。这里跟市中心不同，气温相当低。和夫与早早来滑雪的学生们擦肩而过。年轻的他们身着原色的服装，脸上绽放着笑容。老实说这让和夫很是羡慕。他这边则是跟小白脸老兄的二人旅行。

秩父铁道御花畑站就在西武秩父站的旁边，这站名还真是富有田园诗的韵味。和夫在星园的带领下前往这处有着悠闲名字的车站。虽说是见习，但毕竟也是经纪人，如此一来总觉得身份有些颠倒了。不过也罢，只是跟班而已，跟在他身后就行了。

本地的御花畑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可爱车站。车站是木质的，散发出一种老电影中的氛围。电车是两节车厢编成，地上则铺着现代风格的木质地板。像玩具似的列车悠闲地前进着，窗外的景色也是山丘和田野。星园舒适地眯起眼睛，入迷地欣赏着恬静的田园风光。和夫也模仿他，眺望着收割之后一片片萧索的水稻田，看着看着，他的大脑里不知为何浮现出了“离京”这个词。降职纪念离京旅行，与小白脸同行的荒村之旅。和夫的心情越来越低落了。

列车咣当咣当地经停了影森、浦山口、武州中川等几个车站，几乎都没有人下车。终于快到第五个停靠站——小原之台站了，星园站了起来。

“我们就在这儿下车。列车旅行果然不错啊，好满足。本打算开车来的，还好坐了电车啊。”星园似乎是充分享受了恬静的景色，脸上的神情很是愉悦。

走出车站，面前是一片空荡荡的宽阔广场，给人直接的印象就是“空空如也”。广场上凹凸不平地铺着沥青，孤零零地立着巴士站牌，煞是冷清。对面是一家不知道有没有在营业的餐厅，旁边则是一家不知道有没有开着的杂货店，再旁边就是一家根本不像在营业的干货店，颇有乡村风味。从池袋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就到了这种地方，看来日本还是很大啊。

“度假村主人约好在这里接我们。”星园将旅行包放在脚下，瞄了一眼手表，缓缓地环视周围，说，“差不多快到时间了。”

站在乡下的车站前，长围巾耷拉在脖子前，大衣随着风翩翩起舞，这姿态仿佛就像文艺片中的一幕似的。

罢了，确实是帅气的。和夫压抑着内心的抑郁，四处张望周围。现在离下班放学的时间还早，几乎没有人影。

只有一个在等人的寒酸中年男子倚靠在车站的柱子上，心不在焉地仰望着天空。年龄约莫四十岁，身材矮小瘦削，面庞总让人觉得不像是人类该进化成的样子。男人冻得缩着肩膀，手臂稍稍有点长，使得全身的比例不太协调，有些像猴子。咳，在哪儿见过这张脸呢？和夫就这样看着对方，对方似乎也注意到了，便拿起身旁的背包向这边走来。男人宛如人猿的那张脸上并没有亲切的表情，散发着忧郁的氛围，总让人觉得有些阴暗。可疑的家伙啊，真让人不爽——正当和夫稍稍戒备起来之时，星园嘟囔道：“啊，来了呢。”

回头一看，一辆车正向他们驶来。这是一辆四驱的大型商务车。汽车在两人前面停了下来，副驾驶座的门匆忙打开，一个男人从里面蹦了出来。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迟到了。”男人大声叫唤着。他顶着一张油光满面的国字脸，年龄五十有余。

“路上遇到堵车了，真是要命。星园老师，嵯峨岛老师，让你们久等了，实在是抱歉。”男人说话的气势就像是在怒吼一般。

“您是山冠公司的吗？”星园问道。

“哎呀，忘记介绍自己了，不好意思。”油腻的男人不怎么走心地行了一礼，说道，“我是委托两位老师的山冠开发的岩岸。”说毕，便从根本不适合他的双排扣大衣的口袋里取出两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山冠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岩岸豪造”。

“初次见面，请多指教。”星园收下了其中一张，和夫打算收下另外一张时，旁边一下子伸过来一只手，将它夺走了。定睛一看，原来刚刚那个长着一张猴子脸的中年男人不知何时已经站在和夫身边了。

“两位老师都是活跃于媒体界的，应该互相都知道对方吧？”岩岸旁若无人地大声说道，“我还是来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星园诗郎老师，是一名星星评论家。”

“我希望大家称我为观星家。”星园装模作样地说。

“啊，对对，是观星家，最近什么都是片假名啊。这位是嵯峨岛一辉老师，是一名UFO观测家，对吧？”[1]

中年猴脸男一副无趣的样子，低声说：“是UFO研究专家。”

和夫终于想起来了。UFO观测家，哦不对，这像是电玩城里的游乐设施了[2]——UFO研究专家嵯峨岛一辉，和夫在电视里见过他好几次。这家伙也是文化名人。

“两位老师都在研究星星，我的介绍会不会有些多余呢？两位是不是见过面呢？”

岩岸心直口快地询问着，星园装腔作势地伸出一只手，说道：“不，大名有所耳闻，但还是头一次见到。请多多指教，我是星园。”

“你好。”UFO研究专家低声地说着，礼貌地握了握手。与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星园站在一起，那副寒酸样更加显眼了。

“喂，财野，你在干吗？不来跟两位老师打声招呼吗？”引荐结束后，岩岸大声地怒吼着，声音都快要传到山的那头去了。紧接着，四驱车的门迅速打开，驾驶座上的男人静悄悄地滑了出来。他就像坐在传送带上似的，动作没有丝毫多余，精准地移动到了岩岸斜后方四十五度的位置。

“这是我们公司的财野，为了今明两天照料两位老师而来，有什么事请尽管吩咐他。”

岩岸说完，男人像精密的机器一样行云流水般地取出了名片夹。“我叫财野，有什么事请尽管说。”财野毕恭毕敬地鞠着躬，但态度却没有亲和力。他年近四十，瘦削的身体上紧紧地裹着一件黑色皮革大衣，给人一种不可大意的危险感觉。他面无表情、眼神犀利，就像是“扮成银行职员的忍者”。

财野就像投手里剑似的迅速将名片摆在星园和嵯峨岛的面前。名片当然没有和夫的份。星园将名片接下，侧眼一看，上面写着“山冠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科副科长 财野政高”。

自己几乎是被无视掉了，于是和夫为时过晚地掏出了名片。名片是昨天Culture Creative部刚刚分发下来的。

“很抱歉，介绍得有些晚了，我是星园的经纪人。”

“哦，你是星园老师的跟班吗？”岩岸看都没怎么看和夫的名片，草草地将它塞进了口袋里。当然，这让和夫很是不快，但他什么都没有说，毕竟自己就是小白脸老兄的跟班啊。

“那么，两位老师，差不多该出发了吧？”岩岸谄笑着说，“目的地距离此处有四十分钟车程。在此之前，财野——”

“在。”

财野没有一丝多余动作，无声地跑向四驱车，迅速打开了后备厢，拿出了防滑链。

岩岸说道：“非常抱歉，我们需要给轮胎安上防滑链，请两位稍等片刻。很快就能安好的。”

星园问："去那儿需要安装防滑链吗？"

"没有没有，并不是这样的——三四天前不是特别冷吗？听说那天那儿下了雪的。"

啊，是那天——和夫想了起来。发生那场骚动的那天，离开公司时非常的寒冷。

"我吩咐过埼玉分公司的员工，让他们好好地扫雪。我和财野都太忙了，今天也是直接从东京过来的，不清楚那边现在情况如何，所以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安上防滑链会比较好。"岩岸用手掌擦拭着浑圆的鼻子，说，"喂，星园老师的跟班。"

"什么事？"冷不防地被提到了，和夫便回过了头。

"你在干什么啊？"

"啥？"

"你不打算搭把手吗？是要优哉地让两位老师站在这天寒地冻的地方吗？"

注释：

[1] 原文中的"观星家"是用片假名スターウォッチャー（star watcher）表示的，"星星评论家"是用汉字"星の評論家"表示的。后面的用法类似，UFO观测家是用片假名UFOウォッチャー（UFO watcher）表示的，"UFO研究专家"是用汉字"UFO研究家"表示的。

[2] 原文中"UFO观测家"用片假名表示为UFOウォッチャー（UFO watcher），发音有点像UFO catcher。后者是世嘉（SEGA）公司制造贩卖的一种游戏机。UFO catcher跟普通的抓娃娃机类似，玩家操控机械臂来获取奖品。

4

【一行人出发前往山里。埼玉县渡河里岳，这里便是案件发生的舞台。案发需要等到第二天早上。】

“我用传真发送了规划书，请问您有没有过目呢？”坐在副驾驶座的岩岸向后靠着转过了身。防滑链那当啷当啷的响声与汽车的振动声混在了一起。

“规划书上写了，这座山的低洼之处有别墅区。那个汽车露营地就位于别墅区最上面的尽头，在稍微有些宽敞的盆地里勉强修建而成。虽说是露营地，但也并没有那么夸张。小屋只有十栋，一看就知道是廉价货。”

岩岸那洪亮的说话声在车内回荡着，与防滑链的当啷当啷声混在一起，变得更加刺耳。

和夫被挤在了后排的正中间。根据商务礼仪，自己的地位最为卑微，坐在这个位置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右边坐着装酷的小白脸老兄，左边又坐着阴暗的中年猴脸男，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悲惨的座位。再加上装酷老兄毫不在乎和夫的座位很狭窄，装模作样地将他的大长腿跷了起来，挤得和夫无比难受。

“虽说这里是不太方便，但优点却是清静，而且空气也很好。此外，从东京过来花不了那么多时间——两小时左右就能到达。”

岩岸大声地说着，旁边驾驶座上的财野面无表情地默默操控方向盘。当啷当啷——汽车驶离了市区，穿过了丘陵地带。农田渐渐消失了，掉落着树叶的成排树丛和旱地越来越显眼。远方的山峰早已过了红叶的季节，山顶覆盖着白雪，裸露着光秃秃的萧索地表。星园似乎并不在意岩岸的大嗓门和防滑链的声音，只是享受着远山的景色。他那优美的唇间隐约浮现一丝笑容，眯着双眼入迷地注视着车窗的另一头。嵯峨岛似乎很无聊，板着个脸抱着胳膊。缺乏油光的干枯头发好像不太干净，让人不太愿意靠近。

“之前的经营者是个连经营入门都不懂的门外汉。他是个十足的登山迷，仅仅因为喜欢山岳就辞职出来创业，又由于喜欢山中的生活

便搭建了露营地。门外汉还真是可怕啊。”尽管没有人附和他，岩岸还是自顾自地一个人说着，“他打算指望着这股户外热，可就凭这样的卖点顾客是不会来的。不出所料，露营地陷入了经营不善的危机——于是我们公司就连同土地和建筑物一块儿买了下来。我们公司也在做旅游地的开发运营，所以是有经验的。不过嘛，我们考虑了很多方案，打算借助专家的力量，重新塑造新的观念，这便是我们目前的方针。”

“地点是在埼玉啊。”星园突然开口道。

“是的，埼玉县秩父郡小鹿野町渡河里岳——三点水的‘渡’‘河’，‘里面’的‘里’——渡河里。正式读法是TOKARI，可土地的业主却将读音浊化后读作TOGARI——星园老师，埼玉县有什么不妥吗？”

星园微笑着说：“没有，我只是从战略角度思考了一番——与清里和轻井泽周边相比，埼玉的形象有点不太好呢。”

“哈哈哈，确实如您所说，”岩岸开怀大笑道：“埼玉或千叶在年轻人中间并没有人气啊。”

“对，尤其是年轻女性。”星园帅气地将一根手指指向车顶，那动作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戏剧演员。

“不过啊，凭两位老师的力量，如果能想出浪漫的方案不就好了嘛。迪士尼乐园明明就在千叶，可就是因为紧邻东京而让人形成了位于大都市的印象，于是就叫‘东京迪士尼’了。我想请老师们针对此情形思考些方案出来。”

“类似于把埼玉打造成东京的方案吗？”

“不不，我没有这么说。星园老师用自己的威望渲染出明快而充满浪漫的氛围，并用这种印象打动年轻的女性群体就行了。”

“我还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您又谦虚了。星园老师现在可是全日本女性的偶像啊。”岩岸放声大笑地说着。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蠢货一个——和夫觉得疲惫不堪。竟然把露营地比作迪士尼乐园，这个大叔也真够自欺欺人的。

汽车沿着山路行驶，周围已经完全是树林和岩石了。刚刚还星星点点分布的民居如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高耸的山峰接连逼近。

“那是秩父山脉吗？”嵯峨岛问道。他将脸蛋紧紧地贴在玻璃窗上，这情景像是在动物园的一角。

岩岸指着车窗的左边回答道：“对，没错。那座陡峭的山峰是四阿尾山，对面就是秩父山脉了。”

“果然如此吗？我还以为之前看到过呢。那么这座山就是两神山了？”

“是的。嵯峨岛老师，您知道得很清楚嘛。”

“也不是，那附近有UFO基地，我来过好几次了。”

“UFO基地吗？”就连岩岸都有些不知所措了。

“对，今年夏天我曾在那座研钵形状的山的半山腰上搭建了帐篷进行了调查。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人目击到秩父的山中出现了奇怪的光晕，我们推测这或许是UFO的前线基地。”嵯峨岛带着与刚才截然不同的热情说了起来——虽然这种热情并不太阳光。对此人来讲，与其说是热情，不如说是执念吧。

嵯峨岛一辉，作为一名UFO研究专家，他接受了邪教式信仰的洗礼。以前好像是在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工作，听闻他在制作UFO特别节目时着了迷，于是就当了UFO研究专家。他出过一些书，书中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内容，比如NASA将坠落的UFO残骸和外星人的尸体隐藏了起来，纳粹党曾成功开发出了圆盘形轰炸机，苏联的KGB [1] 余党将空中飞行圆盘的无重力推进技术隐匿起来后就四散而逃了。世上还是存在怪人啊——和夫虽然对嵯峨岛一辉不那么感兴趣，但还是没想到竟然能看到真人。顺带一提，“一辉”读作“KAZUTERU”，但他在海外也有所活动，故而将外国人易于发音的“IKKI”作为通用名称。谈到“IKKI教授”，听说就连外国的UFO研究专家也自愧不如。不过和夫并不很清楚。

“这是一场规模相当大的调查，引入了许多器械——射线检测仪、地震仪、电磁波磁力干涉仪、磁感线解析装置——收集了具有科学依据的数据。我在那座山里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营地生活。”

岩岸像是给嵯峨岛的执念泼冷水，问道：“那您发现UFO基地了吗？”

“没发现，遗憾的是我没能确定出具体的位置。不过根据目击证词的方向、测量的数据以及地理条件等其他各种观点来分析，我还是成功地锁定出了大致的范围。成果也就是现在这样了，我预计在明年夏天进行一次更为深入的调查。”

“原来如此。对了，嵯峨岛老师，周刊上也刊登出了之前您在夏天进行调查的报道。”

“是那本杂志吗？”嵯峨岛突然绷起了脸，“那篇报道真是不可理喻！通篇的论调就像是在取笑我们一样，大肆宣扬我们无法确定基地的位置，就跟立了奇功似的。让那种记者加入调查队真是瞎了眼了。”

嵯峨岛黑着脸嘀嘀咕咕地说着。岩岸像是在调停似的，强行把话题拉了回来：“哎呀，实际上我是读了那篇报道后才思考出了这次的企划，所以那也未必是白费工夫。UFO来临的自然宝库、满天星辰的渡河里岳。如何？能否在这一点上下功夫进行宣传呢？之前的经营者取了‘渡河里岳度假村’这个乏味而冷淡的名字。拥有美丽星辰的‘星之里’这个名字如何？‘UFO故里’也不错。总之必须要打动年轻女性。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钱，他们也是潮流的风向标。”

岩岸很开心地说着，而嵯峨岛似乎不太高兴，又沉默不语了。和夫不喜欢这种饱含执念的说话方式，但被近乎无声怨恨的眼神一直盯着也让他感到恐怖。

汽车沿蜿蜒的山路盘旋而上，道路并未铺装，车子时不时地还因碾过石头而剧烈颠簸。

“看，这附近就是别墅区了。”岩岸用下巴示意窗外，光秃秃的树木之间能够看到几个三角形的屋顶。这是一座别具匠心的山庄，屋子是用豪华的圆木搭成的。星园稀罕地望着圆木小屋的屋顶。

“接下来会很冷，还要下雪，这可有得受的。这里都没有人要来的样子，毕竟大家几乎是把此地当作避暑胜地来使用的，大概在别的地方也有冬天用的别墅吧。也不对，世上还是有有钱人的。营地还在更上面的地方，那里鸟不生蛋，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前任经营者是怎么想的，会在那么不方便的地方修建营地。他应该非常清楚，营地只在夏天营业，肯定会亏本的吧。我实在是看不太懂门外汉的思维方式，毕竟如果没有明确的主题来吸引客人的眼球，就肯定没办法经营度假村啊。”

岩岸就好像在说，全日本只有他自己一人能办到似的。之后，他的大嗓门持续了三十分钟，和夫深感头痛、筋疲力尽。

狭窄拥挤和屁股疼痛达到了顶峰之时，附近终于成了一片雪景。坑坑洼洼的直行山路、山路一侧的悬崖、对侧的杂树丛，一切都银装素裹。屁股下的颠簸突然变轻了。

“嗬，这上面积了这么多雪啊。”岩岸停止了唠叨，发出了感叹的声音。雪白的风景如水墨画一般光影鲜明，一望无垠。汽车在雪地上奔驰，感觉就像是紧紧地咬合住雪地似的。车身擦过路旁的树枝，上面的积雪簌簌地落下。

“好一番爽快的景致呢，”星园开心地看着窗外，“现在才十二月初，这附近就有这么多雪了吗？”

“该怎么说呢，这里至多也就是秩父而已，所以应该算是气候异常吧。不过在这种地方经营露营地还真是异想天开啊。”

岩岸叹息着，而始终沉默不语的财野也似乎呆住了，说道：“埼玉分公司的同事报告说这里有积雪，可我也没想到竟然积了这么多。”

“罢了，在大雪包围的小屋内度过一晚也算是风雅吧。”岩岸心情似乎很好，用沙哑的声音笑着，那笑声跟风雅相去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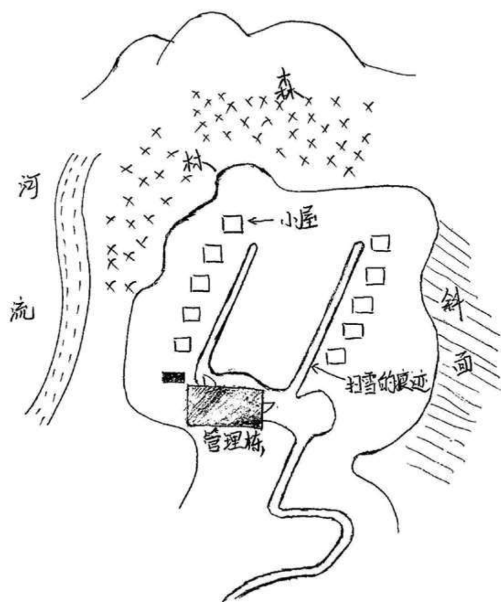
这时，视野突然开阔。两旁茂密的树林不见了，他们来到了一处宽阔的场所。汽车缓缓地减速。

“到了。”岩岸说道。

半山腰是一片开阔之地，就像是布丁被勺子挖去一块似的。这里给人的感觉很像雪夜过后的乡村小学的校园，而面积也差不多一样。小小的校园左侧是树林，正面是层峦叠起的山峰。平坦的土地尽头，地面以平缓的坡度上升，与山顶相连。那里树木丛生，形成了一片森林。平地的右侧则是一片险要的斜面往下塌陷，就像是悬崖一样。总而言之，这里是在半山腰形成的广场——周围被森林和悬崖所包围，倒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真正的广场（见图一）。看来道路止于此处，似乎是特地从别墅区延伸过来的。真是辛苦的工程啊。这里总让人觉得很冷清——这便是和夫最初的感想。

广场上的建筑给人的印象也是拂拭不尽的寂寥感。眼前是一座大型的双层木质建筑，说是强调出了自然的木纹，听起来倒是好听，其

实就是将木板直接钉起来，这种样式肉眼可见的廉价。建筑物就像是笨重而巨大的乌龟蹲伏在雪中冬眠。升高外廊的干栏式设计应该是考虑到了降雪的影响。建筑的对面星星点点地排列着十栋小屋。一栋栋的小屋孤零零地安置在雪毯上，看起来就像是圣诞节蛋糕上的威化饼小屋一样。整体上的冷清感觉总让人联想到人口稀少的荒村。



图一　渡河里岳度假村

汽车缓缓地停在了大型建筑物的右侧。

“长途旅行辛苦了，这里就是渡河里岳度假村。”岩岸说着，打开门走了出去。终于可以伸直腰板了。旁边的嵯峨岛下车到了外面，和夫也跟着下了车。

好冷。和夫不由得把防寒服的前襟合在了一起。空气刺骨般的寒冷。虽说车程是四五十分钟，但山里果然跟市区不一样。尖锐而冰冷的感觉犹如勒进了肌肤的深处。

“哎呀，好冷啊。”岩岸夸张地喊叫道。

“来到此地就真切地感受到冬天的气息了啊。”

“那处镇子是什么地方呢？”星园做作地伸出手，指了指悬崖下。他那装酷的站姿就像模特似的。

“啊，那是秩父。”岩岸似乎很冷，用双掌摩擦着国字脸回答道。遥远的下方、低洼的山丘对面，山下的镇子紧贴在大地上向周遭蔓延开来。

“秩父就是我们换乘的地方呢。”

“没错，从这个距离来看不算太远，但此处的悬崖很是险要，道路不通，必须要绕远路去另一头的当地车站，相当不便。”岩岸愤懑地说着，“天气太冷了，我们还是先进去吧。那座大房子就是管理栋，我们先到那儿取暖吧。”

说完，岩岸便向双层建筑走去。财野飞快地绕到车后，打开了后备厢。和夫准备帮他卸行李，正往那边走的时候，岩岸停住了，很是不满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喂，财野，这里的雪是怎么扫的？”

“我看看。”

财野也停下手上的动作，朝岩岸所示的方向望去。

宽阔的广场上确实是有扫雪的痕迹。雪地上清扫出了刚刚经过的道路以及可供停车的空间。清扫的痕迹延续到管理栋，途中延伸出了一条道路，接着通过了建筑的屋檐，又延伸出了另一条道路，形成了两条细长的田间小路似的倾斜道路。两条小路止于广场的深处，消失的痕迹就像是两台巨大的独轮车朝着山峰一跃而起所留下的。如此看来，小屋是倾斜排列的，扫雪的痕迹也与小屋平行，向前延伸。

财野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说：“我已经嘱咐过埼玉分公司的同事来扫雪了。”

岩岸说道：“那他们就是偷工减料了。负责人是谁？”

“分社长永山。”

“不靠谱的家伙。所以他才永远回不了总部。”岩岸愤愤不平地往管理栋走去。

积雪只有二十厘米，也没有必要处处都清扫干净嘛——和夫目送着岩岸的背影，如此想道。不把整个广场的雪都铲平他就不满足吗？这可是相当耗体力的啊。虽然没有见到过埼玉分公司的人，但和夫心

中不禁对他们表示同情。

星园漫不经心地旁观完这场交涉后，来到了车边，正要拿自己的行李时，和夫制止道：“啊，我来拿。”

“不用，我自己的东西自己拿。”

“不，这是我的工作。”和夫生硬地说着，强行把行李夺了过来。他变得固执，也算是发泄刚才不愉快的情绪。

“这样啊，那就不好意思了。”星园有些言不由衷地说着，然后跟在了岩岸的后面。和夫诧异地抬起头。星园刚刚的话出人意料地正常，不像平时那种说得天花乱坠的耍帅的说话方式，而是让人觉得像个正经人了。不过，星园朝着管理栋前行，那苗条而修长的身躯仍然是那副已经见怪不怪的装酷的走路姿态，仿佛是意识到有几千名观众在守望着他。这是和夫的错觉吗？

和夫正发着呆，嵯峨岛迅速把自己的行李从他的身边拽了出来，走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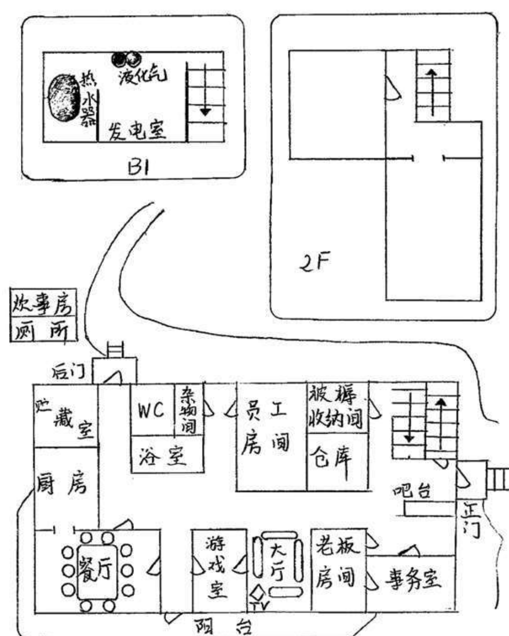
“这件行李也拜托你了。”不知何时靠近的财野从背后毫无感情地喊着和夫，一副理所应当的态度将一个大纸袋硬塞给了他。和夫毫不掩饰自己闷闷不乐的心情，将它收下了。

管理栋是干栏式建筑，入口处有三级台阶。和夫抱着两人的行李和纸袋，步履蹒跚地爬上楼梯，打开门走了进去。内部的阴森和寂寥气息丝毫不亚于外观。房子是山中小屋的风格，地板和墙壁都铺着木板，柱子也很粗。可是木板却很薄，缺乏厚重感，总给人一种相当穷酸的感觉。天花板露出了没有支架的横梁，整体被熏成了米黄色，好一派萧条的景象（见图二）。

入口的左侧是吧台，以前似乎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吧台的角落里静静地放着一个木雕的小芥子人偶。人偶是三十厘米左右的圆柱体，造型朴素，岩岸似乎不会有兴趣装饰这种物品，应该是前任经营者忘记的东西吧。

走廊从吧台一直延伸到里面。行走了一小段后有一间大厅，星园他们就在那里。沙发配置成“口”字形，正中央有一个小桌子。沙发是软垫式的，桌子是由木板简单拼接而成，看来此处也朴素而寒酸。安有一扇大窗户的墙壁边放置着一台如今已经少见的带室内天线的电视，频道靠旋钮调节。这到底是哪个时代的东西啊？

星园和嵯峨岛坐在沙发上，岩岸则蹲伏在沙发脚边，正在给暖炉生火。暖炉的样式相当老旧，烟气一股一股地冒出来，散发着煤油那种难闻的味道。和夫将行李放到沙发上后，财野跟随而来。



图二　管理栋

“社长，现在有点晚了，再不快点就没时间了。”

“哦，已经是这个时间了啊——可恶，这破炉子真难点着。”岩岸头也不抬地说，“话说天快黑了，快去把发电机打开。”

“是。”财野行了一礼，用他那悄无声息的忍者似的步伐折返回去。

“点好了——马上就会暖和起来了，请各位稍微忍耐一下。”岩岸站起来说，“非常抱歉，我和财野得再去一次车站。草吹老师是乘坐傍晚的电车抵达，我们得去接她。噢，两位老师听说过草吹茜老师吗？”

“就是那位草吹茜吗？”星园挑了挑一边的眉毛，一副装模作样的夸张表情。

“嗯，当然——您认识吗？”岩岸默默地笑着，厚厚的嘴唇粗俗地扭曲着。

“当然认识。噢不，虽然没见过面，但她是名人啊。”星园用夸张的动作竖起一根食指。

和夫当然也听过这个名字。她是畅销女作家，不过和夫一次也没有正经地读过她的书。毕竟年轻男子握着通勤电车的吊环，也不好打开《情人节快乐心跳大作战》《恋爱的感觉是摇滚乐》《海边心动》《微风拂过的少女色》这样的书。她受到女学生和女白领的大力支持，是名人气作家，年龄还只有三十五岁左右，创作量却相当巨大。和夫曾在一家书店看到，一整层架子上摆放的全是草吹茜的文库本。装帧用了华丽的粉红色，书店的那一角俨然成了精品店。

“对，我也邀请草吹老师来了。”岩岸露出下流的笑容，那张国字脸都变形了，“草吹老师在年轻的女孩子中人气爆棚，配合上星园老师可谓如虎添翼——啊，如此一来嵯峨岛老师就是老虎的利齿了。”岩岸追加了莫名其妙的奉承话。幸好嵯峨岛只是无所谓地眺望着窗外的雪景。

“真是期待，”星园装模作样地跷起二郎腿，“竟然能跟著名小说家共事。”

“您知道吗，草吹老师可是位靓妞呢。”岩岸用了个不常用的词汇，龇牙咧嘴地笑着。

这时，财野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了，说：“社长，让您久等了。”

“哦，电力情况如何？”

“那台发电机可真不好用——不过我按照前些日子他们教我的那样操作了，应该没问题。”说完，财野按下了墙壁上的开关，大厅突然明亮起来。太阳已不知不觉地下了山。

“不错。那么两位老师，我们大概一个半小时回来，还请自便。对了，星园老师的跟班。”

“在。”应该是又要被吩咐什么了，和夫感到不耐烦。果然，岩岸说道：“我和财野要急着走，你去给两位老师泡杯咖啡。咖啡就在纸袋里，厨房就在那里面。晚餐会在餐厅进行，你去把暖炉点燃，让房间先暖和起来。”这语气就像是在对下属下达命令。

注释：

[1] 即克格勃。

5

【主要登场人物都到齐了，后面的被害人和凶手当然也在其中。管理栋的构造是最后阶段推理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留意。】

和夫抱着纸袋笔直地前往走廊深处。走廊向右拐弯后，尽头处能看到一扇门。此门跟正面入口的相同，也是木门板，看来是房子的后门。和夫没有往后门方向走，而是打开了餐厅的门。这是一扇平整的胶合板门，门上印有木头纹理，看起来还是很廉价。这像是在很久以前的廉价公寓里看到的东西，而现在即便有这种公寓，也没人愿意住进去吧。

餐厅内部比较宽敞，中央稳稳地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十把椅子围了一圈，显得有些寒碜，但只有餐桌是原木的。努力追求排场的这份豪华与铺着熏黑木板的墙壁和天花板显得格格不入。正面和右侧的墙壁上各开了一扇大窗户，至少减轻了这个房间的阴湿感。

和夫按照吩咐先给暖炉生火。这里装的也是老式的煤油炉。

通往厨房的入口与进来的门并排敞开着。和夫将怀中的纸袋“咚”的一声放在水槽旁边，叹了一口气。他找到煤气的总开关，将水壶放到灶台上，点着火后又叹了一口气。

好累人——真是的，居然陷入这么悲惨的境地。搞笑的文化骗子、目的不明的出差、被其他公司的大叔颐指气使——没有一件好事。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受到这种待遇。羞愧的后悔之情又涌上心头。要是没干出那事儿就好了。

和夫又回想起周末的那个傍晚。他准备下班，而课长助理那歇斯底里的叫喊声直往耳朵里灌。

“我不是说了很多次吗，你有没有确认好？什么？我问过你好几次有没有认真做过检查。”

课长助理激动地张着他的血盆大口，梅原则在他眼前低着头。

“怎么办，啊？你要怎么负责？是要跟对方说，‘对不起，我们弄

错了，并非五百而是五十，能不能把支票还我们’？啊？！你打算怎么办？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为什么中途的计算没问题，总计的时候就算错了一位数？你的脑神经到底是什么构造，才会干出这种蠢事？”

制作部的所有人都面色苍白，装出一副投入工作的样子。啊，又开始了——和夫咂了咂嘴，准备低头等待暴风雨平静下来。还是不要去干涉好了。

“我说过的，对吧？我之前问过你‘这样没问题了吧’？我是问过的啊。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回答的吗？你笑眯眯地说，‘没问题，很完美’。你是这么说的吧？你不会是要告诉我说你忘了吧。你可别说你把大脑的存储清理得一干二净。”

课长助理喋喋不休。梅原面色苍白地咬紧牙关。和夫跟这个小心翼翼的后辈关系很好。这个男人虽然冒冒失失的，但他为人坦率，让人讨厌不起来。

“喂，说话啊！你打算怎么办？这事儿要是发生在黑社会里，是要剁手指的。你要怎么负责，啊？你要在荣新制版的大楼面前切掉一根手指吗？啊？”

和夫突然抬起头。他了解到梅原为什么会被问责了。荣新制版的报价书课长助理应该也过了目的，而且没有课长助理的授权章就没办法开具付款单。这并不是梅原一个人的错。课长助理自己没有确认清楚，他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而他却把所有的锅都推给下属背，自己佯装不知。这家伙的作风就是这样。

“啊？怎么办？这笔损失你要一个人赔偿吗？四百五十万，你赔得起吗？还是说去对方公司道歉，说‘我们公司有我这么傻的职员’，给我们公司丢脸吗？喂，说话啊！你是想当缩头乌龟吗？不是一直挺能说的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你这个笨蛋，这张嘴是怎么回事，啊？”

看到课长助理揪起了梅原的嘴唇，制止和夫的枷锁已经绷开了，身体不知不觉自己动了起来——

水开了。和夫深深地叹了三口气，关掉了煤气灶。后悔之意就像是握住吸收了污水的海绵一样，手感让人作呕。

和夫慢吞吞地打开纸袋，取出里面的东西，有三根法式长棍、鸡蛋、火腿、牛奶、生菜和酸奶，还有一袋磨过的咖啡豆。

和夫将咖啡用过滤纸过滤后，从餐具柜里随意找了两个杯子，洗都没怎么洗就倒满了咖啡。由于没找到砂糖，他擅自决定做黑咖啡。

和夫将杯子摆在托盘上后，离开了厨房。他意识到除了刚才进入的印有木头纹理模样的门之外，餐厅还有另一扇门。这扇门位于木头纹理门右手边的墙壁上，门框上嵌有磨砂玻璃。

走出嵌有磨砂玻璃的门后，眼前又出现了一道门，上面贴着门牌，歪歪扭扭地写着“游戏室”三个字。这种地方会有什么游戏啊——和夫一边惊讶，一边向正中的走廊走去。

来到大厅，星园和嵯峨岛两人正聊得火热。两个都是怪人，所以意气相投吗？

“我对那名目击者的话深感兴趣。他说，橙色的发光物体像这样以之字形的方式横向移动，方向还是东南方。而这一次，三道红色的光芒组队从北方的天空靠近。”嵯峨岛驼着背，眼睛朝上盯着星园，嘟囔地说着。

星园不紧不慢地回应道：“原来如此，一个橙色的大家伙和三道红色的光芒——这跟刚刚的目击证词一致。”

“咖啡泡好了。”

和夫将托盘放到了桌子上，嵯峨岛心不在焉地将他那跟乌龟似的猴脸上下摆动着。他是想表达谢意吗？

“呀，真是太感激了。”星园的声音明朗快活。他用装模作样的姿态将一只手抬起来，活像一个傻瓜。这家伙果然想耍帅到底啊。

嵯峨岛看都没看一眼咖啡，继续说道：“之后当然也一样，红色光芒靠近了橙色的发光物体后，就像融合到了一起似的被吸入了橙色物体中，然后离开了。怎么样？这只可能是侦察机和母舰吧。红色光芒的不自然行动明显是在巡逻。”阴暗的执念在他眼里阴森森地燃烧着。

“真是有趣。”星园翘着兰花指拿起了咖啡杯。他那悠闲自得跷着二郎腿的姿势，就像马上要拍摄肖像照似的。

“因此，收集了这类目击事件的资料后就能推断出母舰的起降位置。前进方向、速度、高度、目击地点、目测全长——利用所有的这些数据就能做出综合性的判断。”

“结果表明，起降位置就在附近吗？”

“对，刚好就在离这儿不远处。这片山中腹地人迹罕至，实地考察也很困难。不过，正是这种地方才具备了建立基地的条件啊——”

和夫听着嵯峨岛的声音，迅速撤离了现场。他没有必要跟他们待在一起，两个人凑在一起也不会无聊吧。与其跟这两人待在一块儿，不如去参观一下房屋内部。

和夫沿着走廊往里走，中途往左拐弯。正面是扇玻璃门，外面是阳台。仔细一看，阳台往右绕，将餐厅包围起来。由于天气太冷，和夫没有去外面，只是透过玻璃眺望着景色。

夕阳西下，静谧的天空布满晚霞，染成了一片淡紫色。天空的色彩融入了白雪皑皑的山顶。树木枝繁叶茂，在山峰的地表勾勒出复杂的阴影，与远方颇具透明感的天空形成了美丽的对比。和夫已经许久没有见到在云层间绽放金色光芒的夕阳了。

饱览了片刻的景致后，和夫回到了走廊。餐厅磨砂玻璃门的正对面是游戏室的门，这扇门也是用胶合板做成的。打开门后，冰冷的空气混合着霉菌味扑鼻而来。来历不明的气味让和夫不由得紧张起来。房间中央只摆了张台球桌，剩下的便只有墙上挂的几支球杆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和夫试着找了找，但到处都没找到台球，球桌的台面上也有一部分破损脱落了。总觉得气氛有些阴森萧条，这怎么能称作游戏室啊。在这种地方玩耍，感觉座敷童子都快出现了。

和夫赶紧离开这里，准备前往后门。途中走廊的右手边有两扇拉门。前面的拉门上贴有“浴室”的牌子，另一头则是“洗手间”。

后门果然通往室外。眼前有一个一平方米左右的平台，平台前面是三级台阶。冰冷的空气一下子就从脚底往上灌来。

夜幕即将降临，朦胧暮色中的雪野一望无垠。不知名的鸟儿正洪亮地啼啭，往森林方向飞去。雪野上整齐地排列着小屋，屋顶为白雪所覆。别墅群像融入了雪景一般排列着，那景致虽然有些乡土气息，但也有一种田园诗般的美。

走下台阶便是那条有扫雪痕迹的道路，宽度只有田间小路的大小，笔直地朝着右前方延伸，相对于整排的小屋整齐地画出了一条平行线。平行线的精确度让人觉得，画出它可能会比清扫所有的雪还困难。做清扫工作的人也许是打算暗讽吹毛求疵的社长才做了这种事。

和夫试着在那条路上行走，地表露出了一半的土壤，雪地与道路的高低差有二十来厘米。和夫无意地踢了踢雪层，粗粒状的雪块干瘪地塌陷进去。或许是四天前降下的缘故，雪已经冻得很坚硬了。

和夫一边哈着白气，一边迈着大步。冰冷的空气让他蜷缩着身体。可话说回来，小屋之间的间隔为什么会大得那么诡异呢，足足有十米以上？也许是为了有效利用宽阔的空间，但若是如此就应该建造更多的小屋才对。像这样孤零零地分隔开来既浪费土地，看起来又很冷清。就像岩岸所说的，这就是门外汉设计的悲哀吧。

准备返回时，和夫发现后门旁边有一栋跟小屋不同的建筑。这栋建筑物比小屋稍小，就像一个水泥箱似的，很是煞风景。仔细一看，能看到并排着自来水管的水龙头。看来这是营地的炊事房。这里就跟廉价的温泉疗养所的公共厨房似的，与雍容华贵的感觉相去甚远。

管理栋的屋檐下也清扫出了一条道路，从后门绕了半圈，一直延伸到正门。和夫顺便去了那条路看看。

路上有停车坪，还有一条道路往右前方延伸。这边也有五栋小屋沿着道路排列。今晚应该会住在某一栋小屋里吧。虽然这并非岩岸的说辞，但这里还是蛮有风情的，或许能转换下心情。

和夫冻得受不了了，回到了管理栋。左手边是吧台，孤零零地摆放着小芥子人偶。人去楼空，徒留一片寂寥。和夫觉得这与自己的凄惨境遇很相似，于是便用手指轻轻地敲了敲人偶的头。

吧台深处的门上贴有门牌，牌子上写有蹩脚的“事务室”

三个字，右手边的门上则写有“老板房间”字样。

对侧的墙壁上也有一扇小门，和夫顺便过去瞅了瞅。

水泥台阶向着昏暗的地下延伸。猛烈而湿冷的空气让和夫紧闭双唇，实在是没有意愿下去。地底传来了机械的轰鸣声，应该就是刚刚财野所说的发电装置吧。

正当和夫抬头仰望地下楼梯的反方向那处通往二楼的楼梯时，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声音。看来第二波人也到了。和夫虽然没有义务出门迎接，但被那个大叔说东说西的委实让人不爽，便决定出去。

然而，开着大灯、沿着雪路攀登而上的并不是财野的四驱车，而是一辆纯白的小型卡车，箱形车身像是冷藏车。这辆大块头竟然在如

此路况下还能过来，这让和夫很是吃惊。白色箱体的两侧用油漆显眼地喷绘着“所泽山酒店”几个字。

副驾驶的窗户打开了，一名中年男子板着脸大声地问道：“小哥，你是山冠公司的吗？”

“不是。”

和夫回答了后，中年男子面目可怖地喊道：“啥？弄错了吗？”然后对驾驶座上的男子说：“喂，搞错了啊，他说他不是山冠公司的。”

“你傻啊，这怎么可能嘛，除了这儿还能是哪儿呢？”驾驶座上的男子也怒吼着，两人都气势汹汹。夹在叫嚷的两人中间的年轻男子不知所措。

“可是这位小哥说他不是山冠公司的啊。”

“拜托，我们可是被叫到这里来的啊——再问一次看看吧。”

驾驶座的男子叫嚣着，中年男子再次把头探出车窗，说：“喂，小哥，你真的不是山冠公司的吗？”

和夫招架不住那可怖的面容，回答道：“嗯，不是的，我只是——”原本打算说是“客人”，可和夫还是犹豫了，毕竟从刚才开始他就没有被当作客人。

“你看，他不是吧？”

“岂有此理！我们可是花了两个小时翻山越岭而来，怎么能取消呢？”

“你对我发牢骚也没用啊。”

感觉两人快要吵起来了，于是和夫大声地说道：“请等等，我不是山冠公司的员工，他们现在外出了。”

“你说什么？”中年男子冷不防地盯着和夫，说，“那你应该早说山冠公司的人在这儿啊，还磨磨蹭蹭的，真是不灵光的小哥。”

“你瞧，这不跟我说得一样吗？”驾驶座的男子扬扬得意地说道。

“啰唆！有闲工夫讲这些歪理那就赶紧把工作干完。”中年男子猛

地脱下了夹克，里面是一件熠熠生辉的白色厨师服。三名男子轻盈地戴上厨师帽，陆续从车上跳了下来。

车厢后门打开后，里面亮堂堂地摆放着不锈钢的厨房设备。身穿厨师服的三人争先恐后地飞跃进去，麻利地开始了工作。

原来如此，是上门做晚餐的啊——不过竟然会接这种地方的单，虽说是混口饭吃，但也够可怜的。

“别慢吞吞的，赶紧生火。”

“少废话！可恶，气死我了！为什么我们非得要到这种深山老林里来啊！快，给我油。”

“我说过让你别对我发牢骚！还不是因为那该死的经理不管三七二十一全盘接受了订单。来，把这个切好。”

“你为什么没有阻止啊？快，把这个摆好。”

他们互相谩骂着，手上的动作却令人应接不暇。和夫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岩岸那家伙为了招待名人而预订了餐馆的上门烹饪服务，而且态度相当强硬。一定是付了远距离服务费吧。

在这儿转来转去的又会被训斥，和夫返回了管理栋。

大厅里的谈话已经结束了，星园正在写东西，嵯峨岛则打开了一本厚厚的书。和夫瞅了瞅，书上的文字是横向排列的，有许多须须点点，似乎是德语。和夫无所事事地靠近壁炉，正发着呆，不一会儿就听到了汽车的引擎声。这次是真的回来了。和夫再次走了出去。

天已经完全黑了。大灯划破黑暗，财野那辆眼熟的车开了上来。汽车对着餐厅卡车侧面的正中间位置停了下来，车头都快要撞进去了。

岩岸从副驾驶座跳了出来，绕到卡车后面，立刻开始抱怨：“喂，你们把车停在这种地方，我们就开不进来了啊！”

穿厨师服的中年男子一脸不爽地回应着，可是声音却被四驱车后排出来的两人那娇滴滴的说话声所掩盖，让和夫没有听清楚内容。

“哇！好冷。这是在山里了吗？”

“真的耶，积雪好厚。”

从车上下来的是两名花枝招展的女生，两人都二十岁左右，很年轻。

“哇，原来是在这种地方啊。感觉像是来到了滑雪场。”

高个子的那位呵着气，声音尖锐。她穿着毛皮大衣和长靴，茶色的头发盘成了发髻。她身材苗条，五官深邃，容貌华美，妆化得稍稍有些浓。

“可是对面有小小的建筑哟。喂喂，社长先生，那就是小屋吧。”

小个子的那位说话娇滴滴的。她身着一件长及膝盖的羽绒大衣，那容貌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可爱，又长又黑的秀发轻飘飘地披在白色大衣的肩部。她体形有几分丰满，即便上半身穿着厚厚的羽绒衣，胸部的隆起也很明显。

“哇，看呀，山下还能看到镇上的灯光，好漂亮。”

“哎呀，真的假的。好厉害，这么远呀。”

“可是好冷啊。”

“我说社长先生啊，外面好冷，我们能进去了吗？”

两名女生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荒村般的环境与姑娘们闹腾而年轻的样子显得不甚协调。

另一边的岩岸垂下眼角，说道：“嗯，进去那栋屋子就行了。很冷吧？星园老师和嵯峨岛老师都已经等不及了。”说完，他指了指管理栋的入口。

“哇，星园先生！”

两人一齐发出了欢呼声。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两人笑呵呵地跑了过去。也许是因为旅行而兴高采烈吧，她们的情绪异常高涨。话说回来，那两名女生又是谁啊？草吹茜没来吗？

正想着，草吹茜本人就慢慢地从车里下来了，和夫已经在杂志上看到过那张脸好几次了。她身穿纯黑的短大衣与黑色的直筒裤，发型是很有特征的波波头，下巴有些宽，面部轮廓给人一种意志坚强的感

觉。无论怎么看都只有不到三十岁，那美貌足以担当她作品中的主角。

茜站在雪地上，表情十分茫然。她睡眼惺忪，眼睛没有聚焦，无精打采地拿着香烟，缓缓地转动着肩膀和脖子。这举止活像一个大叔，跟她的姿色完全不搭。然而这动作却分外娴熟，甚至让人感到一股不可思议的妖娆。

“茜老师，您不要紧吗？冷不冷？”另一人从车上下来了。看到此人，和夫屏住了呼吸，这张脸他也见到过。这是一名二十三四岁的女士。比起刚才那名丰满的矮个子女孩还要小一圈，感觉都可以包在手心里了。她留着一头短发，眼珠溜圆，光滑紧致的脸上完全没有化妆的感觉。她的美丽并不像之前的两名女孩那样花哨，给人一种高雅的稳重感。

是昨天在电视台撞到的那个女孩——和夫跟那时一样心潮澎湃。果然是他的菜。脑海中无意间浮现出了“缘分”这个词。

“草吹老师，很冷吧？”岩岸飞奔过去，“非常抱歉，这里太不方便了——来，请到里面去。里面不太干净，不好意思。现在马上给您拿行李。”

就在岩岸搓着手表达歉意之时，财野照例不知不觉、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后备厢。那名身材娇小的女子步伐轻快地马上从后备厢中拉出了两个大包。

“财野，让餐馆的那群家伙把车挪一挪，不然待会儿他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得再挪车。”岩岸向财野下了命令，然后又以相同的口吻说道：“星园先生的跟班，你来帮忙拿行李。”

“啊——好。”和夫准备从女孩那儿接过包，但对方那可爱的双眼正直直地注视着茜，并没有意识到和夫。她是草吹茜的熟人，还是其他什么人？

没办法，和夫只好将手伸向后备厢角落里的公文包。

“这个就不用了，”岩岸把公文包夺了过来，“比起拿这种轻便的东西，快去帮刚才那两名女生拿行李吧。连这点机敏度都没有，你是怎么搞的啊？”岩岸就像是在训斥和夫似的，然后转过头，立马变了腔调：“草吹老师，我们走吧。就是那栋屋子，里面点了暖炉，很暖和的。”

岩岸催促着茜往管理栋走去。茜迈着费力的步伐，茫然地跟在他身后。娇小的女孩抱着两个大包，快步追着他们。当然，她还是没有注意到和夫。

机敏？这么说来，昨天在电视台部长也说过同样的话。我看起来就这么不灵光吗——和夫发着牢骚，将粉红的旅行包和银色的滑雪包拽了出来。财野面无表情，什么也没说，粗暴地关上了后备厢门。

和夫没管里面装了什么，背着重重的行李走进了管理栋。大厅里两名女生正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真走运，跟草吹老师一起兜了风，还能见到星园先生。”

“真的耶，好幸运。”

“星园先生比在电视里看到的还要高很多呢。”

“我好感动，心都怦怦直跳了。”

娇滴滴说话的是那名穿白色羽绒服的丰满女生。高挑而时髦的女生双眼放光，一直跟在星园身边。而星园却毫不羞涩，用做作的微笑回应道：“哪有的事，能够见到如此有魅力的两位小姐是我的荣幸。”

“呀！”又是欢腾声。嵯峨岛对于这场骚动抱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只顾着看自己的书。

那个娇小的女孩留着短发，对星园他们似乎也没兴趣，紧紧地跟在草吹茜身后。和夫稍微松了一口气。女孩笑眯眯地对茜小声地说着什么，茜露出倦怠的眼神，点了点头。

“那么各位，虽然才刚到，我们还是先用餐吧。”岩岸嗓音浑浊地说，“在这深山中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叫来了酒店的厨师。请尽情享受山间的夜晚吧。”

他得意扬扬地说着，示意着走廊深处：“餐厅就在这里面——嵯峨岛老师也请暂时不要读书了。来，这边请。”

原来如此，正觉着肚子饿了，没想到都已经过了六点。虽然这大叔讨人嫌，但不愧是企业家，计划得井井有条。这就是所谓机敏吗？

6

【晚餐开始了，话题开始涉及UFO的讨论。不能因为案件迟迟不发生而感到无趣，因为文中埋有几条重要的伏笔。】

众人将行李和外套留在大厅后纷纷起身前往餐厅。和夫事先点燃了暖炉，房间已经足够温暖了，但却没人提起这件事。

“草吹老师，这边请。在这里面。”岩岸邀请着茜，油光满面的脸上绽放出笑容。长方形的餐桌周围摆着十把椅子——长边各有三把，短边各有两把。

“来，请坐这里。”岩岸让茜坐在了窗边两把椅子中靠近游戏室一侧的那把，然后自己坐在了旁边。

“我要坐在星园先生的旁边。”丰满的矮个子女生撒着娇，挽着星园的胳膊。

“啊，由美你好狡猾。我也要。”高个子女生也不甘示弱地往星园身上凑。左右环抱着美女的星园本人却处变不惊，露出了清爽的微笑。

“啊哈哈，你们让星园老师很为难啊。你们三人并排坐在那边就行了。”坐在茜旁边的岩岸乐陶陶地指着窗边那三把并排的椅子。于是星园被夹在中间，里面是高挑苗条的女生，外面则是长发的丰满女生，三人其乐融融地就位了。

那名短发的娇小女生自发地坐在与茜隔着一个桌角的旁边位置上。嵯峨岛随意地坐在了旁边背对着磨砂玻璃门的座位上。不知何时出现的财野面无表情地坐在背靠厨房的位置上，无意中来迟的和夫选择了财野旁边的位置。印有木头纹理的门就在背后，他感觉这是最下档的座位。正对面，茜那睡眼惺忪的目光在餐桌的表面上游移着。

“那么，接下来请各位享受晚餐，”岩岸见所有人都入座后，洪亮地说道，“各位老师应该都相互认识吧，但还是有很多人是初次见面，所以请允许我一一进行介绍。”他煞有介事地说着。

“首先，在我旁边的这位是草吹茜老师。”

星园身旁的两名女生鼓掌回应着，用充满崇拜之情的眼神注视着女作家。

“大家应该都知道，草吹老师是该体裁No.1级别的畅销作家——在今年的文化人纳税排行上也榜上有名。”

岩岸就像自诩似的夸夸其谈，女生们又开始鼓掌。茜似乎觉得这些成就没什么好说的，懒洋洋地行着礼说：“我是草吹，请多指教。”

“那么，接下来就是围绕在两位小姐中间的绝世美男子，星园诗郎老师。”两名女生欢呼着鼓掌——掌声和目光比起介绍茜的时候更多了几分热情。

“如各位所知，他现在是气势如虹、如日中天的人气文化名人。”

岩岸说完，星园便特地站起来，说：“我是观星家星园，请多指教。”说完，便以装酷的姿态不紧不慢地行礼，惺惺作态的样子好像要从胸口的口袋里变出鸽子似的。女生们再次鼓掌。

“接下来，这位是UFO研究专家嵯峨岛一辉老师。”

女生们停止了鼓掌。

“嵯峨岛老师是在海外也相当活跃的著名研究专家，他经常出席电视台的UFO特别节目。”岩岸大声介绍着，可听众却没有反应。若是对UFO狂热的学生倒暂且不谈，这寒酸的中年研究者在年轻的女性群体中可没有太多的人气。

在岩岸进行介绍期间，身穿厨师服的三名男子进进出出了好几次，并开始整理餐桌了。雪白的餐盘、闪着银光的刀叉陆陆续续地摆好。刚才还恶鬼似的互相责骂，现在却以一副轻松淡然的表情默默工作，甚是好笑。每当他们进出时，背后的木纹门便开开关关，这让和夫的后背冷得受不了。果然是下座啊。和夫稍稍有些后悔，要是坐在嵯峨岛旁边的空座上该多好啊。

“老师们的介绍就到这里，接下来就是剩下的各位了——”岩岸继续介绍着，“草吹老师旁边那位是她的秘书。”

话没说完，短发的女子便在恰当的时机站了起来，说：“我是早泽麻子，是草吹的秘书。请多多指教。”

她毕恭毕敬地行了礼，说话的口吻是那种习惯了待人接物的温和语气。哦，是畅销作家的秘书啊——和夫不由得感到佩服。她动作麻利，一眼就能看出有能力。事实上，和夫对这种才思敏捷的女性非常没有抵抗力，心里的好感度又上升了一个等级。

“接下来是这两位小姐，她们是我的熟人。我说要招待几位有名的老师，她们便软磨硬泡地央求我让她们一起来。最终我还是败下阵来，哈哈哈——你们做下自我介绍吧。”

“好。”站起来的是矮个儿的丰满女生。

“我叫小平由美，听说今天能见到星园先生和草吹老师，便让社长带我来了。请多多指教。”

她急忙点头行礼，说话的语气嗲得发腻。长长的直发散落下来盖住了脸，她单手整理头发的动作让人感觉到了一丝顾及男人目光的妩媚。自我意识似乎很强啊——和夫想着。

接下来，星园对面座位的高个儿站了起来，笑眯眯地说：“嗯……我是大日向美树子。今天能见到名人，我非常感动。请多多指教。”她的浓妆让人觉得是花了两个小时化成的。

岩岸接着她的话继续说道：“今天的招待是工作的一部分，我本不打算带她们来的。可她们实在是太缠人了，一不小心就——不，我觉得这次的企划很需要年轻女性的意见，所以她们便作为消费者代表而来。两人都是一边上大学一边晚上打工的苦学生，拜托大家多多照顾她们。”

胡说——和夫险些就脱口而出。哪门子的苦学生会穿这种衣服？她们身上所穿的衣服是意大利的高级品牌，这连和夫也看得出来。岩岸多半是在女大学生酒吧或别的什么地方吹嘘自己的工作，结果下不了台才带她们来的。

“这是我们公司的财野，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岩岸说完，财野立刻站了起来，无言地鞠躬。

“嗯，财野旁边的则是星园老师的跟班。”

岩岸说得非常干脆，于是和夫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我是杉下。”和夫差点儿以为自己被无视了，结果还是受到了冷遇。

“介绍完了，那我们来干一杯吧？”岩岸一边关注着似乎很无趣地开始吞云吐雾的茜，一边说着，“不过也只有啤酒、红酒和威士忌。草吹老师，先来点啤酒如何？”

“我就算了，还要通宵工作，喝了酒会瞌睡的。”茜冷淡地回答道。

“哦，是吗？那真是太遗憾了。其他各位呢？要喝啤酒还是红酒？”岩岸大声地询问着。

“欸——我喝不了酒哎。”

“我也是。”

由美和美树子如此说道。结果是岩岸喝啤酒，其他人则用乌龙茶来干杯了。和夫原本也想喝啤酒的，但“老师”没有喝，自己也就作罢了。总觉得会是一场乏味的晚餐。

厨师给所有人分配好饮品后，岩岸率先兴奋地举起了酒杯：“总之请各位休憩一晚，切身体会此处的氛围。今晚大家就暂且将繁忙的工作抛诸脑后——我也有机会以这种方式走近各位著名的老师，让我们一起开心地度过这一晚吧。”

岩岸用没品的笑容盯着茜，笑眯眯地说着。这位大叔似乎跟追星的女生没什么两样，只是个俗人而已。

晚餐开始后，岩岸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嘴上仍然不消停。

“总之，渡河里岳度假村这个名字有些不走心吧，土里土气的。这里又不是国民宿舍，必须得取个洋气点的名字。”

“确实，‘度假村’这个名字很逊耶，感觉跟乡下一样。”由美附和道。

“对吧，这没法打动年轻人。而且建筑的构造也不太好——喏，大家也都看到了，小屋与小屋之间离太远了。”

“咦？我没看到哎。”这次是美树子说。

“噢，你们到的时候天都黑了。”

“我看到了，”星园说，“虽然很宽阔，但小屋之间隔得太远了，让

人感觉有些荒凉。”

“是吧？”星园的回答正中岩岸的下怀，“这种样式是为了方便房车横靠而修建成的，小屋斜着错位修建似乎也是为了便于汽车进入。”

原来如此，路上有积雪所以没意识到。如果没有积雪，汽车可以开到每栋小屋的前面——和夫理解了。

岩岸一边咕噜咕噜地喝着啤酒，一边说：“可是拥有房车的真正的有钱人是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的，顶多就是一家子开着大篷车来吃烤肉——他们把经营预想得太乐观了。”

“不过，户外活动这个角度如何呢？”星园又摆出了将一根手指指向天空的手势，“现在不是很流行吗？即便没有钱也能够享受户外活动，如此一来顾客也会来这里了。”

“嗯，确实非常流行，”美树子附和道，“我也有朋友会去露营。”

“不对，话不能这么说。”岩岸将他的粗脖子左右摇了摇，“虽说是户外活动，但现在也会有顾客询问露营地的户外概念是如何展现的。城里人并不要求有真正的户外活动，他们讨厌蚊虫出没，觉得生火麻烦——总之就是赶潮流，只想要那种氛围就行了。”说完，他又开始咕嘟咕嘟地喝啤酒。

“或许是呢，就算是露营地，脏兮兮的地方也让人心生不快。”由美表示赞同。

料理陆陆续续地端了上来。盘子那杂乱无章的摆放方式传达着厨师们的迫切心意：赶紧吃完，我们好早点儿回去。料理姑且采用了西式正餐的形式，但实际上跟婚宴一个样：冷冰冰的法式清汤、干瘪的沙拉、清一色全是半只虾的奶汁烤虾仁、不知道是什么肉的硬邦邦的肉排。厨师全然不顾客人的用餐速度，一股脑儿地将这些菜肴全部端了上来。不一会儿，餐桌就被盘子摆得满满当当。然而，岩岸却对这事儿无动于衷，依然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

“所以啊，这么不方便的地方采用一般的推销方式是不会有顾客来的。十二月初就有积雪，根本不适合作为露营地。谁乐意来这种没有电、没有水，还没有电话的山里呢？”

美树子抬头看了看天花板的日光灯，说：“哎？电灯不是亮着的吗？”

“不，这是我们自己发的电，地下有发电机。地下室很黑喔，待会儿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不要！社长先生你真坏。”由美咯咯地笑着。

“自来水又是怎么来的呢？”

听到星园这么问，岩岸保持着龇牙咧嘴的笑容，说：“是涌泉。前面有一处地方有地下水涌出，将地下水净化后就能使用了。煤气自然用的是液化气。”

星园点了点头：“原来如此，可谓自给自足啊。”

“不过就连NTT [1] 也没为这栋房子拉电线。罢了，大约两个月前买下这里的时候，这儿的红叶很美——喂，那是十月的事吧？”

岩岸向财野抛出了问题。从刚刚开始就没有插过话、默默地用着叉子的财野面无表情地抬起了头，说：“是的，十月和十一月分别来了一次。那时天气很好，当时我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疗养地。”

“不过冬天一到就不这么想了，”岩岸皱起了眉头，“疗养地是很难经营的，必须要提出明确的特征并寻求差异化。听说前一任老板继承了这一带的土地之后，因为太喜欢登山才建造了这样的建筑。门外汉终究还是不行啊。”

“这么一说，这里也采取了山中小屋的建造方式呢。”美树子四处张望后说道。

“对，似乎是为了招揽喜欢登山的顾客——不过，这种粗糙的计划是不可能顺利实施的。这里远离登山路线，听说一开业就门可罗雀。当地的商人向我央求，我便买了个现成的。我的公司在叶山、逗子和那须都经营娱乐设施，还是很有经验的。”岩岸自吹自擂，“像我这种经营者呀，如果不成天关注股市行情，是没办法在娱乐产业生存下去的。我平时都是使用电车出行。东京堵车太严重，开车太浪费时间了。”

岩岸声如洪钟的话音刚落，之前一直没有开口的茜突然说：“小麻，记下来。”

“好。”

麻子不知从哪里立刻取出了笔记本和笔，华丽的动作犹如变魔术

一般。茜朝上空看了看，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想想，美咲系列、男朋友的上司、一个劲儿地自吹自擂、不会察言观色、令人不爽的父亲、不懂他人的心。”

“这是什么啊？”岩岸那张国字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

“啊，不好意思，突然说了些怪话，”茜嫣然地送着秋波，“这是小说的构思。”

“噢，是小说啊。”

“对，如果想到什么点子不记下来的话，忘掉就太可惜了。”

“啊，原来如此。”岩岸好像没有意识到这是明显的讽刺，连连感叹道，“畅销作家果然不一样呀。”

“不，我只是太健忘罢了，总是被编辑和秘书责备。”

“哎呀，没有的事，一流的人是与众不同的。虽然这么讲有些冒昧，但我也有相似之处。一有什么主意我就立刻打电话，一有什么想法我就立刻和人联系——正因如此，无论是洗澡还是如厕，都能浮现一些点子。”

结果又变成自吹自擂了。茜疲惫地转过身去，由美则低头窃笑。

“就是这样想来想去我才想出了这个主意，希望各位老师能登场。”

岩岸“啪”地击了击掌。明明已经说过把工作的事放在一边，现在看来刚才的话已被他抛诸脑后了。

“我的计划大致就是让此处脱胎换骨，使得年轻女性能够轻松地来这里享受周末。这里离东京不远，又有停车的地方，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开通迷你巴士。星辰与浪漫的UFO故里，嵯峨岛老师，这个概念如何呢？”

一开始就一言不发、阴森森地埋头戳着盘子的嵯峨岛无心做出回应。岩岸却并不在意对方的反应，说：“给人的感觉是暂时忘却都市，洗涤身心，沉浸到浪漫的心境之中。不对，太远离都市也不行，会很荒凉的。幸好这里能俯瞰秩父的夜景。眺望星辰与城市的灯火，仰天等待UFO——如何？”

岩岸似乎有些醉了，洪亮的声音越来越富有激情。

由美饶有兴致地问：“咦，是通过星园先生的形象来进行宣传吗？”

岩岸心满意足地回答：“当然了，宣传手册上会印上大头照片，还会让星园老师帮忙写推荐——对了，我之前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不如把二楼改成瞭望室怎么样？二楼目前是空的，之前是老板一家住的地方——哈哈，这是天然的星象仪啊。播放星园老师的星座解说，让客人们聚在一起观赏天体吧。”

“什么嘛，星园先生本人来解说才更好呀。”

由美娇滴滴地说着。岩岸拍了拍膝盖：“喔，这个主意不错嘛。如何，星园老师？在其中一个旅行套餐中加入这一条路线怎么样？”

“怎么说呢，这样一来我就得随时来这里了啊。”

“不，只用周末来就好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每月做一次特别策划。”

“能不能经常过来要看我的日程安排呢。”

岩岸见星园含糊其词，便说：“对噢，老师也是很忙的。好吧，具体细节我们今后再仔细讨论，请您考虑一下。”

“呃，看情况吧。”星园暧昧地点了点头。

一旁的由美说道：“好棒！到这里来只用给住宿费就能听星园先生的现场讲解了。”

“不，这不好说呀，而且岩岸先生也有自己的考量。”

“当然了，”岩岸说道，“选择这个套餐价格就会相当昂贵了。”

“什么嘛，好狡猾。”由美闷闷不乐地说着。

这时，美树子突然说道：“啊，对了对了，星园先生，今天为了你，我做了指甲。”她把双手水平摊开。

“请看我的指甲。”

“指甲？”

星园装模作样地换了换二郎腿的姿势，仔细看了看。除了似乎没有兴趣的嵯峨岛外，其他的人也都一齐探出了身子。

美树子一边摆弄着双手，一边说：“看，很漂亮吧？”

指甲漆黑，长得离谱。珐琅般的表面上，月牙和星星的形状正闪耀着金色的光辉。

“这是美甲用的假指甲，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还有好几十种款式。今天我戴了见星园先生专用的特别版本。”

美树子高兴地说着。这么说来，她的耳环也是小小的星形。由美在一旁说道：“美树子好狡猾。我的指甲长得太长了，做不了美甲，会伤到的。”

仔细一看，由美的指甲比美树子的假指甲还要长，足足有两厘米，简直就像泰国的民族舞蹈艺人。粉红的指甲油散发着人工制造的光芒，给人一种不卫生的感觉。麻子的指甲又如何呢？和夫偷偷看了看对面。麻子手握着乌龙茶的杯子，樱蛤似的指尖清爽而干净，修剪得整整齐齐。和夫的心情稍微平缓了一些。

“哈哈哈，年轻人的想法真是独特呀。”岩岸拿起美树子的手仔细端详，“我实在是想不到，指甲竟然也能成为时尚的一部分。”

岩岸的目的与其说是看指甲，不如说是吃豆腐。被油腻腻的岩岸摸来摸去的，美树子很不舒服。

茜突然说道：“小麻，记下来。”

麻子眨眼之间就取出了笔记本。美树子趁机用力地摆脱了岩岸。

“日向子的死对头、女大学生、情敌、美甲、大胆的时尚品位。”茜断断续续地说着，麻子则迅速地挥舞着笔尖。

美树子将嘴巴张得大大的：“哎，草吹老师，这是以我为原型吗？”

由美说道：“哇，不是吧，好棒。”

“不，还没确定好。”茜苦笑着，点燃了香烟，另一只手则像大叔一样挠着头，“只是记下来而已，要不要使用就得看当时的心情了。现在仅仅是个想法。”

“不过还是很感激呀，如果在某部作品里登场了，可够我吹嘘好一阵子了。”美树子闹腾腾地说道。

“对了，草吹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由美展现出了抵触的感觉，插嘴道，“现在正在连载的《Sharon》，后续怎么样了啊？浩司和美香就那样分手了吗？我好想知道啊。”

由美目光炯炯地问茜，可茜却斜着身子，妩媚地吐出一口烟气说：“后面的剧情我根本没有想过，现在在忙其他的作品。”

“欸，这样啊。”

“嗯，没到连载的截稿日我是不会构思剧情的。”

“好厉害！您就是这样写出那么有趣的作品吗？老师真是天才。”由美用嗲得发腻的声音感叹着。

“对了，说到小说啊——”岩岸挺了挺身子插进来说道，“如果可以的话，能否以这里为舞台写一部小说呢？”

“以这里为舞台？”就连茜都退缩了。

“对，故事以这里为舞台，在山中小屋内就着美丽的星空熊熊燃烧起来的爱意。”

“这稍微有点难啊。”

岩岸如此的不害臊，让茜皱起了眉头。一直谨言慎行的麻子也说道：“作品的内容必须要跟编辑商量。如果作品宣传了特定的地点，出版社方面也不好办啊。”

“噢，这样啊。那这个事情今后再讨论吧。”岩岸大言不惭地说，“我以为是个好主意呢，在远离人烟的山中小屋展开浪漫的故事，而且还有UFO出现。嵯峨岛先生，UFO会在这里出现吧？”

“会的。”嵯峨岛抬起他那张酷似猴子的脸，干脆地回答道，“秩父山脉深处有UFO基地，UFO当然会经过这里。”

他还真是言之凿凿啊。态度那么斩钉截铁，说得就跟汽车会来加油站似的。众人目瞪口呆，瞬间就冷场了。

由美打着圆场：“对了，星园先生相不相信UFO的存在呢？”

“呃，怎么说呢？”星园就像舞台剧演员似的，浮夸地将一根手指抵在下巴上，“很遗憾——虽然这对嵯峨岛先生有些抱歉，但我不太相信。外星人从宇宙来到地球这种事还是有点不太现实。瞭望星空，我们能够感受到，在某个星球的某个地方说不定也有人跟我们一样在仰望着星星，这种浪漫与梦想是更为重要的。当浪漫驰骋于宇宙的神秘中时，想象的翅膀会翱翔到星空的哪里去呢？我认为，当夜空的美丽烙印在心里、震撼着灵魂的那一刻，人们才能真正地寻回自由和闲致。”

完全变成“工作”的口吻了。

“哇，好棒喔，星园先生真的很有梦想呢。”由美沉醉地仰视着星园那大理石雕像般的侧脸。

“但是星园先生，我刚刚也说过，现在已经有很多目击者了。”嵯峨岛阴沉着脸说道。气氛被破坏了，由美恶狠狠地盯着嵯峨岛，可他却毫不介意。“听好了，我们所处的银河系有两千亿颗恒星。据推测，宇宙还有一千亿个银河——两千亿乘以一千亿，如何？恒星的数目都有这么多，每一颗恒星还有一定数量的行星，这个数量可以说是无限的。”

嵯峨岛就像突然想起怎么说人话似的，唠唠叨叨说了一大堆。美树子恶心地斜眼看着他，说：“我说星园先生啊，恒星是什么呢？”

“所谓恒星啊，”星园缓缓地说道，“就是像太阳那样自己散发光和热的天体。围绕恒星转动的就是行星——就像地球、金星、火星一样。我们所看到的夜空的星星几乎都是恒星，它们自己在发光，所以在这么远的地方也能看得到。”

“嗯，也就是说有很多像太阳一样的星星吧。”

见美树子似懂非懂，嵯峨岛继续道：“是的，在无数的行星之中应该也有很多行星跟地球一样拥有碳、氢、氧、氮等生命必需的元素。这些行星之中，拥有文明和科学的智慧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很高，这也是现在天文学的一般说法。”

嵯峨岛叽叽咕咕地说着，那声音似乎饱含黑暗的怨念。

“这类智慧生命肯定也有探索精神，也跟我们地球人一样有智慧的好奇心。我们相信宇宙中有其他的生命，便在旅行者号内装载了留言用的铜质圆盘唱片，并在莫纳克亚天文台的射电望远镜上接收宇宙

传来的信号。我们通过这些手段设法与外星生命取得联络，而对方应该也在观测着地球。若是科技发达的文明，肯定会来观察我们的情况，这便是UFO了。”

“可是嵯峨岛先生，”星园又将手指竖起来，指向天花板，“你听过这种学说吗？从上古海洋的蛋白质中诞生出生命的概率近乎为零。”

“听过，就是加德纳的原始生命概率假说吧。”嵯峨岛还是一副阴暗的眼神。“该假说认为，从遍布‘原始汤’的海洋中诞生出原始生命的概率为十的四十次方分之一。”

“对，是的，十的四十次方分之一的概率近乎于零。所以，就算全宇宙有类似地球环境的行星，上面也是不可能诞生出生命的。因此我认为，地球才是宇宙中唯一的奇迹行星。生命从几乎为零的可能性中诞生并进化，终于形成了丰饶的自然和许许多多拥有智慧的生命。这种偶然的概率让人恍惚，我深信这才是浪漫。”

星园说完，嵯峨岛便反驳道：“这个假说仅仅是纸上谈兵的概率论而已。现在已经有很多不明飞行物飞到地球上，所以也无法否认地外生命的存在吧。比如，你听说过地球的卫星轨道中分散并漂浮着巨大的UFO母舰碎片吗？”

“噢，这我倒不清楚。”星园说道。

“UFO的残骸在哪儿啊？”美树子表现出了兴趣。

“就漂浮在天空的更上面。这是一九六七年苏联的天文物理学家谢尔盖·博西克教授所发现的。地球的卫星轨道上有十个大型的人造物体在绕地运转。当然，这并非人造卫星或火箭的碎片。毕竟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北美空防司令部（NORAD）、苏联航空航天局（CCCP）已经全部掌握了地球发射物的情况。该人造物体并不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所发射的。于是，博西克教授通过轨道计算而发现了惊人的事实：十个碎片原本属于一个巨大的物体，此物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爆炸后解体。如何？很令人惊叹吧。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是苏联的斯普特尼克一号，发射时间为一九五七年十月。换言之，该物体在人类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两年前就已经在地球的卫星轨道上运行了。而且，此物体爆炸前的大小为三十米乘以六十米，相当于五层楼房的大小了。如此大的人造物体为什么在地球上空呢？这该怎么解释？只可能是UFO了吧。恐怕是正在监视地球的UFO母舰遭遇了某种事故而爆炸解体成了十个碎片。如何？除了UFO，此物还能解释成什么呢？那时地球上还没有人造卫星的制作技术啊。”

嵯峨岛自信满满地说着，可由美却有些不以为然：“可是这种事我们都没听过啊，也没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过。”

“当然是因为这些事向普罗大众隐瞒了啊。”

“隐瞒？被谁？”

“MIB，Men In Black的首字母，意为‘黑衣男子’的神秘组织。”

“神秘组织？”

“对，别称Silencer——沉默者，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地下组织。他们胁迫目击过UFO的人，威胁他们不要把目击之事说出去。这群家伙打扮怪异，大概就像以前的黑帮电影中出场的人一样，身穿黑衣、头戴软帽。他们没有预先通知就拜访了目击者，并威胁他们——”

“他们是怎样的人啊？”这次是美树子发问了。

“来路不明啊。所属组织和目的都不明，唯一清楚的事实便是对一般民众隐瞒UFO是真实存在的。”

“总觉得很可疑。”由美不加掩饰地说道。当然，由美的意思是对嵯峨岛说的所有话的真实性都存疑，但他却似乎并没有这么理解：“是很可疑。那些家伙为什么要隐瞒UFO的存在？又是在谁的指示下暗中活动？这些都不清楚。而且他们力量强大，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也参与了刺杀肯尼迪的行动。”

“刺杀肯尼迪吗？那还真是不得了啊。”就连岩岸都惊呆了。

嵯峨岛一点也不介意，继续说：“对，肯尼迪总统为了对抗苏联而强力地推进阿波罗计划。人类登月计划让那群家伙感到不快，他们便想要除掉肯尼迪这个眼中钉。因为月球上有UFO的基地，他们不想让其他人看到吧。”

嵯峨岛就像叙述历史上的既定事实似的断言着。餐厅内的气氛进一步沉闷。岩岸的单人演讲只是让人觉得厌烦，嵯峨岛则让人萌发出远胜于此的感觉——喂喂，这大叔没问题吧？

“呃，草吹老师有何看法呢？”岩岸似乎是为了打破这奇怪的气氛，故意大声地说着，“您相信UFO的存在吗？”

“不好意思，我也不相信，”茜悠闲地吐着烟气回答道，“总觉得这

不太现实。其他的恒星系统进化出的生命跟地球的生命一样具有智慧，这点我是有些无法接受的。因为需要适应跟地球完全不同的环境，正常情况下会进化成地球人完全无法理解的、与人类判若云泥的生物吧。说得极端些，不是物质，而是气体生命或是情报生命之类的——啊，说着说着就变成科幻元素了。所以我才讨厌UFO、妖怪之类的东西。”

“啊，您写过相关的随笔吧。我读过。”美树子插嘴道，“文中写到您不相信妖怪呀，灵异现象呀，UFO之类的。咦，是哪篇文章来着？”

“类似的文章我写过不少。我总觉得那些所谓目击者是在撒谎，完全暴露出了他们的自我显示欲——乔治·亚当斯基这个人真可笑，说什么见到了来自金星的绝世金发美女。”茜说的话似乎是在挑衅嵯峨岛。看来她已经睡意全消，明显是在逗趣和调侃了。“其他的也是，‘像小矮人似的外星人’呀，‘高个儿的帅哥美女’呀——净是些缺乏想象力的人所编造的话语。”

“是小灰人 [2] 和昴宿星人 [3] 吧，”嵯峨岛似乎很不高兴，“可是其中也有人目击过爬虫人 [4] 之类的，这是从爬行生物进化而来的种族。此外，一九九〇年一月苏联新闻通讯社主办的UFO圆桌会议上，天体漂浮物研究科学技术中心的马尔克·米利希肯尔所长明确表示，宇宙中有四种生命的变种，其中三种是非蛋白质的原生质形态。如何？外星人并非都是您所讨厌的人形。”

“可是目击者的证词一般都是些银色的小人或是包在光芒里的人之类的啊。”茜懒洋洋地吸了口烟，“要我说呢，这些遭遇或目击过UFO的人，他们的心理才更为有趣。这些人就算是说谎也想要引人注目。”

“您是说所有目击者的遭遇全都是谎言吗？”

嵯峨岛有些面露愠色，但茜却轻描淡写地搪塞过去了：“哎呀，我可没有说‘全部’喔。不过，其中也有人把伪造的UFO照片卖给杂志，或是觉得引发骚动很有趣便制作了假照片——对了，就跟尼斯湖水怪一样。”

“确实有虚假的UFO遭遇经历，”嵯峨岛皱了皱眉，“不过也有很多人的证词值得信任。一九八〇年柯特兰空军基地中，紧急起飞的美国空军飞行员目击到了UFO，这件事明确地留在了空军记录中。此外在一九六九年，阿波罗十号的宇航员在月球附近用十六毫米胶片拍摄到

了UFO的样子。”

茜说：“咦，我都没有看过这段影像。”

嵯峨岛回答道：“NASA将它隐藏了起来，未对普通民众公开。NASA也承认，实物被保管起来了。所以说，目击案例并非都是虚言。”

“不过，就算不是谎言，很多时候也只是看错了吧。”

茜说完，将手肘靠在了餐桌上。这次则是星园说道：“据说有很多案例都是把照在低空云层的汽车灯光、飞机信号灯，以及陨石或人造卫星落下时的火球看错了。特定的气候条件下也能看到月亮和金星散发着不可思议的光芒。”

“此外，我不相信的是UFO来自其他行星。这是非常基本的问题，从这儿开始我就抱有疑问。”茜实际上也表现出了些许怀疑的样子，“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α星，距离应该有四点三光年。天狼星是八点六光年，天琴座的织女星是二十五光年，而猎户座的参宿四则有五百光年之远。”

茜滔滔不绝地叙述着，让和夫赞叹不已。作家这类人连这种知识都储备到了大脑里吗？这种记忆力是一般的成年人所无法想象的。

“光的速度为每秒三十万千米，一光年就是光传播三百六十五天所到达的距离——三十万乘以六十乘以六十再乘以二十四，所得结果的三百六十五倍就是——”

茜顿了顿，旁边的麻子说：“我算算，是九千亿——不对，是九万四千亿千米。”作家秘书的心算能力也非同寻常。

“有这么远吗？好吧，一光年都有九万四千亿千米——这是无止境的距离啊。最近的半人马座α星也有四点三光年，所以——啊，小麻，不用再算了，太麻烦——总之，这个距离可以说是无限的遥远吧。我无法相信会有生命乘坐UFO那种圆盘状的物体从那么遥远的地方飞过来。”

“不，所以说最开始就是乘坐巨大的母舰来的啊。而且UFO的推进装置——”

嵯峨岛还没说完就被岩岸打断了：“哎呀，还真是出人意料啊。草吹老师写了那么浪漫的小说，没想到还是现实主义者啊。”

茜冷淡地回答道："作品和作者本人是不一样的。"

"你们呢？认为UFO存在吗？"岩岸问由美和美树子。

"怎么说呢，我原本是相信的，"由美扭了扭身子，"但星园先生和草吹老师都说没有，我又觉得不太相信了。"

美树子说："我觉得是可以有的。"

嵯峨岛语气强烈地反驳道："什么叫'可以有'，是本来就存在。事实上，美国海军调查研究所的防卫促进调查计划局现在也对UFO的——"

话没说完，又被岩岸打断了："好了好了，这些也请您写到宣传手册上。不管有没有，嵯峨岛老师的名声也不会变，我保证它能成为宣传的卖点。"说完便龇牙咧嘴地笑着。嵯峨岛好像很生气，不再开腔了。这时，咖啡恰到时机地端了上来。厨师兴致勃勃地将盘子撤得差不多了。

"那么，差不多就到这里吧。"岩岸依依不舍地清空了啤酒杯，"今晚大家都各自住在小屋里——喂，小屋可以正常使用吧？"

"是的，清扫、暖炉、被褥——我已经给埼玉分公司下达过指示了。"财野回答道。

"唔，正因为是那些家伙才不靠谱。罢了，如果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请老师们随时吩咐财野。还有，那边的后门外面有炊事房和厕所，但现在都结冰了，我就没有通水，所以两个房间没办法使用。请麻烦各位使用管理栋里的厕所。夏季用的露营地太不方便了，真让人头疼。"

岩岸刚一说完，穿厨师服的中年男子便露了个脸说："晚餐结束了，我们就先回去了。"

"哦，辛苦了。"岩岸大声地说完，中年男子便退下了。

"我去烧洗澡水。"财野悄无声息地站了起来。

注释：

[1] 即日本电报电话公司，日本最大的电信服务供应商。

[2] 小灰人（Grey Aliens），在外星人研究学中也叫罗斯威尔外星人、Grey

或Reticulians。首次目击报告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九日，也是一种外星人或外星生命的通称。

[3] 昴宿星人（Nordic Aliens），在外星人研究学中指的是类似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外形的外星人。

[4] 爬虫人（Reptilian Humanoid），也叫外星爬虫人或蜥蜴人，目击事件中出现的外星人之一，时常与外星人绑架事件及阴谋论相提并论。

7

【晚餐结束后迎来了第一个夜晚。房间的分配并没有凶手的特别意图，因此不需要过度解读。】

财野出去后，岩岸说：“接下来是房间的分配，每一间小屋都可供各位自由使用。”

“我怕冷，想要离这儿近一点的房间。”茜说道。

“这样啊。那草吹老师就住正门出去后最近的那栋小屋吧。如此一来离后门最近的小屋就让——哎，这么表述有点麻烦啊。对了，扫雪的道路刚好有两条，为求方便就取上名字吧，这样说起来会快些。嗯……从这里看，正门方向位于右侧的称为‘右侧大路’，后门方向则称为‘左侧大路’。草吹老师的房间就在右侧大路的最前面。瞧，通俗易懂吧，哈哈哈。老师，这样安排可以吗？”

“可以。”茜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我要离星园先生或草吹老师近点。”由美说道。

“啊，好狡猾。我也要。”美树子也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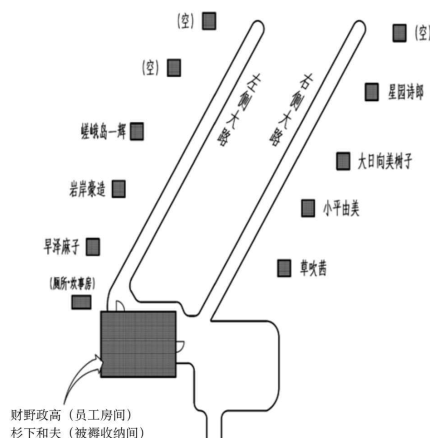
大家七嘴八舌地争论了之后，房间分配情况如下：右侧大路从前到后依次是茜、由美、美树子、星园，左侧大路则依次是麻子、岩岸、嵯峨岛（见图三）。财野似乎是住在管理栋的员工房间里，听说那里之前是工作人员休息的房间。至于和夫，则被随意地应付掉了：“你啊，就住被褥收纳间吧。”

被褥收纳间！又不是留宿在花街柳巷，没想到竟然会睡在这种地方。小屋明明还有空的，看来还是被彻底差别对待了。

财野回来了，面无表情地告诉大家：“洗澡水马上就要烧好了，需要泡澡的请按顺序去吧。”

外面传来了汽车引擎声，随后渐行渐远。穿厨师服的那群家伙终于解放了。

“那就解散吧，”岩岸击了击掌，“请尽情享受夜晚的氛围。



图三　小屋分配示意图

明早开个短会，中午就下山吧。早餐八点开始如何？”

“好。”由美像小学生似的举起手回应。她的这个动作成了解散的信号，大家纷纷起身。由美和美树子立刻围到星园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

“请帮我签下名，朋友拜托我的。”

“星园先生，我们聊会儿天吧。”

就算是被两人抱着胳膊，星园也维持着他那愚蠢的姿势。

岩岸大声叫道：“小屋里是双层床，睡上铺会比较好。温暖的空气会聚集在上部的。”

嵯峨岛慢吞吞地将书夹在腋下，走了出去。财野用他那忍者似的身姿靠近岩岸，向他报告着什么。岩岸含糊其词地回应之后，对起身的茜说：“草吹老师，要不要奢侈一下，一边赏雪一边喝酒呢？我想跟您喝上一杯，增进下感情。”

“不好意思，我有份稿子明天就到截稿日了，待会儿得开始赶稿了。”茜不留情面地拒绝了。

岩岸尴尬地笑了笑："哎，毕竟老师很忙嘛。其实我也有必须要做的工作，酒局就等我们回到东京后再慢慢约吧。老师的酒量应该还不错吧。"

对于岩岸的纠缠不休，茜果断地没有理睬："小麻，行李就拜托你了。打字机太重了。"

"好的，老师。"

主仆二人一齐走了出去。这时，和夫想起了自己的工作，便吞吞吐吐地问星园："对了，请问待会儿有什么事吗？"像麻子那样称呼星园为"老师"，和夫是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口的。

"嗯，待会儿能到我的小屋里来吗？"星园摆出做作的姿势说道。由美挽着他的胳膊，盯着和夫，眼神像是在说"这小哥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有点忙，要陪小姐姐们聊天。"

"哇，好开心。"

"我说星园先生，我们去能看星星的地方吧。"两人立刻开始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

真蠢——和夫直接离开了餐厅。

被褥收纳间就在楼梯的前面。原来如此，确实是"被褥收纳间"。和夫莫名地接受了。比起"房间"，"被褥"占有更大的比重。毕竟只是个"存放被褥"的"房间"。六叠[1]左右的空间正中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两边是被褥架。所谓被褥架，其实就是拆下了门板的大壁橱罢了。大部分被褥都被拿了出去，所剩无几。除开和夫使用的一床，剩下的就只有两三张毯子了。这情形进一步地烘托出了此处的阴寒与凄惨。房间内放有一台专用的暖炉，至少算个安慰了。

和夫把行李放到架子上，点燃暖炉后便坐在了架子的上层。悲惨的感觉愈加严重了。他原本以为能住到小屋里，结果竟落到了这般田地。

我在这种地方干些什么啊——可悲可叹，可笑至极。被分配了一个巨大的壁橱，做的工作还毫无尊严可言。简而言之，和夫担任了文化偶像的监督人。

昨天，在前往电视台的电车里，Culture Creative部的河坂部长向他下达了密令。

“星园老师的人气都源自女性的支持，实际上他并没有忙到需要经纪人随时跟在他身边的地步。但是，他将来确实有可能成为我们公司的摇钱树。对于这种人来说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你知道的吧，就是绯闻——和女性的绯闻，这是最需要警惕的。他现在还是单身，又有很多女生围着他转，随时都有机会泡到妞。虽然现阶段他还很慎重，但未来人气更高了后风险就会增加，这要是被娱乐记者嗅到了，我们长久以来的努力就打水漂了。社长说让你去跟他，一定也是担心这种事发生。但还是要瞒着他本人，毕竟不悄悄监视就没有意义了嘛。我在此千叮咛万嘱咐地拜托你了。”

换言之，和夫现在的工作就是盯着美男子小白脸类型的文化偶像，保证他身边没有害虫跟着。我就是蚊香啊——这并不是正经的年轻人该干的工作。

尽管感到厌烦，和夫还是从被褥架上爬了出来。虽说很傻，但工作就是工作。危险的虫子有两只，若是顺利地做完工作，或许还能早点回归制作一线。

和夫离开被褥收纳间，前往大厅。不过，此时大厅里并没有人，行李不知何时已经放到了沙发上，此外还有印象中见过的星园的旅行包，以及由美和美树子的手提包。他们应该还在这附近吧。

和夫去了浴室，但并没有人在淋浴。餐厅里也没有人影。朝厨房里瞅了瞅，发现财野一个人正在洗生菜。

“请问，你在做什么啊？”

和夫向财野问话，财野用犀利的眼神看了看他，毫无感情地说：“准备明天的早餐。”真是个难打交道的人。

“我来帮忙吧。”

“不用了。”

“好吧……请问您知道星园去哪儿了吗？”

“应该在二楼。”

“噢，是吗？那打扰了。”

和夫鞠了一躬离开了此处，而对方未做任何回应，只是摆出一副锋利如刃的侧脸。

正在爬往二楼的途中，和夫就听到了星园的声音。

“正是因为在冰冷而清澈的空气中仰望星空，冬季的星座才显得美丽。冬季将星辰的光辉化作宝石，撒在了夜空的天幕上。我们只消站在满天繁星之下，就会有虔诚与纯正的感受，灵魂的深处都被净化了。”

照例是那副装腔作势、令人作呕的说话方式。

和夫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正面的墙上有个没有门的入口，房间的深处能够看到星园和两名女生的背影。星园紧贴在玻璃窗上，抬头仰望着夜空，由美和美树子则紧贴在他的两侧。

“真的超浪漫耶。”

由美轻声细语地对星园说着，那声音就跟娇喘似的。和夫为了不让三人发觉，偷偷摸摸地在入口处窥视情况。

“看，那是猎户座，对面是金牛座的毕星团、毕宿五及昴星团。法国诗人特尼沃尔有诗云：‘你是否也在抬头仰望/猎户座的那三颗明星/我却不愿仰望/那耀眼的光芒/我以猎户群星之名许下的愿望/是否能如愿以偿/抵达你的床旁’。特尼沃尔仰望着冬季的夜空，诗兴大发。”

星园那朗朗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

“星园先生，猎户座下面那个星座是什么呀？”美树子陶醉地询问道。

“哪个？”

“就是在猎户座下面一点点，银河旁边那颗巨大的星星。”

“噢，那是大犬座的天狼星。关于大犬座的起源，有一个凄美的故事呢。从前有一位年轻的牧羊人，跟狗一起在森林里迷了路。日暮时分，他在森林深处的湖畔邂逅了一名美丽的少女。年轻人一见倾心，打算把少女带回村里。然而，少女却承受着湖中邪恶妖精的诅咒，只要夜晚没有美丽的星星，可怜的少女就会溶解在湖水里。她只能在星空之下维持人形。于是，年轻人打算解开诅咒。”

和夫听着星园口若悬河地说着话，心里却想着完全无关的事：如果把星园的真名告诉那两名飘飘然的女孩会怎样呢？

“星园诗郎”这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就跟昭和歌谣的歌手似的，当然这只是个艺名。河坂部长悄悄地告诉和夫：“千万别在他面前叫他的真名，会让他不爽的。”

不过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就算是知道了真名，两人的反应说不定也只会是“好典雅”“好可爱”。星园本人在的话，他的名字无论是什么都不会引起两人的关注了。毕竟希腊雕像似的活生生的真人就在眼前。

顺带一提，星园的真名叫桶谷留吉。

“然后，女神阿尔忒弥斯觉得狗狗很可怜，便将死去的狗狗招回天上化为了星座。于是狗狗便拥有了宿命，要永远地在天空中守护着这对不幸的恋人。”

“那只狗好可怜，代替主人而死。”

“不过故事很优美呢。”

由美和美树子都心荡神驰了。

“由美小姐，你是什么座的？”

“我吗？我是双子座的。”

“哦，双子座在现在这个季节也能看得很清楚。瞧，双子座的北河三和北河二——”

“啊，星园先生，又有流星了。”美树子欢呼着。

“真的哎。流星别称彗星、飞星、落星，其他的称谓还有星星出嫁、扫帚星等。”

“星星出嫁这个名字真好听。”由美说道。

“对啊，所以古人才会对流星许愿。你们俩都听说过吧，在流星消逝之前将愿望念三遍就会实现。”

“听说过。”

“好，待会儿又有流星的话，我们就一起许愿吧。许什么愿好呢？”

愚不可及——和夫悄悄离开了现场，全身上下都起了反胃的鸡皮疙瘩，让人想挠得慌。看来这种感觉是永远都无法习惯的。

罢了，害虫有两只的话就会相互牵制，不会有不得了的事发生——做出如此判断后，监视就到此为止了。和夫准备下楼，却又注意到另外一个入口，不由得向那边靠近。入口安装了门。为了不打扰到里面的三人，和夫悄悄地打开门钻了过去。突然，和夫吓了一跳——麻子正站在那里。

“啊，杉下先生。”

麻子有点受惊地回过头。噢，她记得我的名字——和夫内心惊惶失措，反手把门关上了。

和夫问道：“你在干什么？”

麻子的头型与短发很相称。她微微歪了歪头，说：“我在看星星。我虽不像杉下先生身边的老师那么专业，但来到这附近，星空果然能看得很清楚呢。”

“你不去问问详情吗？天然星象仪的试行版就在那边哦。”

“我对那种东西不太感冒。”

麻子眯起溜圆的眸子，笑了起来，流露出难以形容的魅力。她果然和庸俗的女大学生不一样。再度确认了这一点，让和夫有些开心。

“待在这儿不冷吗？泡过澡了吗？”

“噢，虽然这么说有些抱歉，但那浴室实在让人没有进去的欲望。那两个孩子——是叫由美和美树子吧——也很嫌弃。大家都说，今天一天不泡澡还是可以忍受的。”

“哦，这样啊。”

和夫点着头，不经意地站在了麻子身边。身材娇小的麻子身着晚餐时那件大红色的柔软毛衣，楚楚动人的样子让人想把她捧在手心里。

窗外是一片雪野，小屋星星点点地亮起了灯。正面的山峰黑影耸立，夜空中布满繁星。繁星闪烁，绽放着无数的金色光芒，如同玻璃珠一般撒满了天空，好似一副都市夜景的俯瞰图。星空美丽得令人窒息，灿烂得令人恐惧。

“天哪，好漂亮。”和夫不禁喃喃地说。

“嗯。”麻子也简短地回应道。

两人乐此不疲地眺望着上天准备的灯彩。喂喂，这氛围可不得了啊——和夫一半的心绪都被旁边的麻子给吸引了过去。

“麻子小姐。”

良久，和夫开始搭话。能够顺利地直呼其名，是因为星空下只有他们两人吧。虽然如同星园所说，让人有点不爽，但确实很浪漫。

“你跟草吹老师很久了吗？”

“嗯，快五年了。”麻子看着窗外回答道。回应的方式也是跟陌生男子待在一起的平和而自然的状态。这或许也是星空在起作用吧。

“五年——有那么久了啊。”

“从短大毕业后，立刻就在她身边工作了。”

“也就是说，二十五岁了？”

“是的。”

“咦，看不出来啊。我还以为更年轻一些呢。”

麻子身材娇小，看起来很像孩子。

“大家都这么说。”麻子调皮地对和夫笑了笑，“我跟茜老师不一样，长得不太成熟。”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和夫慌了，“该怎么说呢？麻子小姐活力四射，给人朝气蓬勃的感觉。”

看着和夫惊慌失措地辩解着，麻子扑哧一笑：“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

“对、对不起。”和夫挠了挠头，心里却想着一些冒昧的事：比我小两岁啊？年龄刚刚好……

“草吹老师好像很忙哪。”

见和夫转换了话题，麻子认真地点了点头：“嗯，确实很忙。我总是担心她身子会不会坏掉。”

“是啊，她写了不少作品。”

“茜老师是工作狂。她二十岁左右就出道了，听说那时没有多少单子。受此影响，如今她还经常说，如果不持续工作心情就会不舒畅，觉得稍微偷一下懒就又会变得像当年那样接不到工作。”

“但是她已经成名了，不会再发生那种事了吧。”

“嗯，我也这么跟她说过，让她稍微休息一下，可她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工作狂了，根本不听我的话。她现在就在写书呢。”麻子注视着下方的小屋，“今天来的时候她也是睡眼惺忪，对吧？昨天她通宵工作，只在电车上睡了一小会儿。”

“噢，真了不起。可是，她这种人为什么要接下这次的工作呢，没必要帮忙宣传别人的度假设施啊？”

“她是还人情。别看茜老师表面很冷漠，她在交际中是决不欠人情的。她出道那会儿颇为照顾她的小出版社的赞助商跟山冠公司有关系，山冠公司托此门路找上来，她不好拒绝。”

“唔，太不容易了。”和夫说，“啊，对了，草吹老师为什么会叫你小麻呢？”

“噢，老师的真名叫朝子[2]，茜是笔名。我是‘天麻’的‘麻’，老师是‘朝夕’的‘朝’。这容易搞混，所以老师便叫我小麻了。”

“哦，原来如此。当作家的秘书很忙吧？”

“很忙。其他人我不知道，老师这边对外的事务几乎都是我来负责。”

“比如？”

“与编辑联络和碰头、会计事务、档期调整、资料收集。最近茜

老师还拜托我进行校正完毕前的校本勘对工作。”

“哇，好厉害。”和夫毫不避讳地表示佩服，却不由得有些沮丧。这应该是自卑感作祟。她在第一线工作，而自己却负责监视大理石老兄的下体。

“你在星园老师身边待了多久呢？”

“嗯——其实昨天才开始。”

“昨天？”麻子眨了眨眼。

“对。不知道你还记得不，昨天在TX电视台的走廊上跟你见过一次。那时我也才第一次见到老师。”

“TX电视台的走廊上吗？”麻子困惑地问道。

“嗯，我在走廊上撞到你，弄掉了你的书。”

“那是发给观众作为礼物的新书。啊，那位就是杉下先生吗？不好意思，我完全不记得了。哇，还真是奇遇呢。”

和夫希望对方说出的是“缘分”这个词。

“对，后来我就被引见给星园老师了，今天便跟他过来，进行第一次工作。”

“那你之前是在做别的工作吧？”

“嗯，关于这件事，其实——”和夫简要说明了殴打课长助理事件的原委，他觉得在麻子面前装门面是没用的。他变得非常坦率，想把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这或许也是星空的魔法在起作用吧。

“他这个人之前风评就很差。大家在喝酒的时候也说过什么时候揍他一顿。可一旦自己动了手，却一点也不畅快。事后我感觉不太好，很厌恶自己，后悔得不得了。”

“哇，你好厉害呀。”麻子发出了感叹的声音。“厉害”是什么意思呢？

“不过，你没想过要辞职吗？之后会很尴尬吧。”

“当然想过，但是毕竟有社长在——我们公司的蟑螂头社长。”这

次则开始谈论起自己的人生楷模，也谈到了他很尊敬社长，希望未来能够在社长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和夫把一切都说了出来，想消除上周以来的阴郁情绪，或许还有向麻子撒娇的心理在起作用。她一定会理解所有的事吧——和夫的内心如此期许着。这就是一见倾心吗？

“所以我想多少忍耐一下，然后回到制作部去。”

“哇，那位社长很了不起呢。”

“你知道吗？”

“知道啊，毕竟是从大型公司出来单干的呀。”

“嗯。”

“大公司的人往往会忘记，外人屈服的是他们的地位和后盾的实力。他们过于相信，别人靠近自己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力量。所以，有不少人独立出来后就不行了。可是你们公司的社长却成功了，而且还扩张了事业，这是十分难得的。”

麻子用理所当然的表情说着，这让和夫重新感受到她的脑袋很灵光。和夫越来越中意这种立刻就做出回应的感觉。和夫对自己的想法感到羞耻，便将目光从麻子身上移开，投向了窗外：“嗯，但同样是社长，也有人俗气冲天。”

“你是说岩岸社长吗？”麻子也将目光投向窗外，咯咯地笑了起来。“他确实很俗，但眼光还是非常敏锐的。把深山里的便宜小屋整个买了下来，稍微利用了点名人效应就准备做生意了。”

“确实可以这么说。”

只要通过名人的推荐，游客们就会蜂拥而来。和夫也为创造出此类想法的工作而倾注了心血，非常理解取悦这些人的关键所在。岩岸的计划就是充分瞄准了关键。

“改建这里需要大量的金钱吧。他选择了其他的方案，仅将宣传作为主力，不用改建就能赚到钱，手段果然老练。”

“嗯，再加上还能认识名人，可以满足游客们的小市民心态。”

“如此看来，还真是不容小觑啊。”

“削减经费或许是上策，可让人没想到的是，今天的晚餐应该也砍过价了吧。”

听和夫这么一说，麻子扑哧笑了出来：“被招待了还说这种话，这不太好哟。”

“你说得没错，我们得感谢招待我们的老练社长。”

托他的福我才能跟你相遇——这句话果然还是太性急了。和夫默默地仰望着夜空的群星，那璀璨的光芒让人觉得触手可及。麻子也静静地抬头看着闪烁的星星。和夫一边偷瞄着麻子的侧脸，一边想：嗯，并非都是坏事。我也真是个势利眼啊。

注释：

[1] 衡量房间大小的单位，一叠就是一张榻榻米的大小，约合一点六二平方米。

[2] 日语中“朝子”与“麻子”发音完全相同，都读作“ASAKO”。

8

【和夫不经意地站在小屋前偷听。这纯属偶然，并非蓄意所为。这时，和夫误会了一件事，不过后来就弄清楚了。】

和夫本想去泡泡澡，但最终还是放弃了。镶着旧瓷砖的浴室里，昏暗的电灯泡孤零零地贴在天花板上，由于没有窗户，气氛无比阴森，给人的感觉像是农家乐里的家庭浴室。浴室的里面没有锁，取而代之的是棍棒似的门闩，粗糙得可怕。浴槽的瓷砖滑溜溜的，出水有问题，而且还不带喷头。此外，浴槽的水是温的，无论往哪边拧都热不起来。怪不得麻子和由美她们会敬而远之。

泡澡时间长的话洗澡水反而会冷掉。和夫迅速洗完，回到被褥收纳间，哆嗦着换好衣服准备出门。星园吩咐过，让他稍后过去一趟。

和夫穿过后门，走下三级台阶，站在了白雪茫茫的大地上。寒风扑面而来，被温水弄得发凉的身体里，体温渐渐流失。耳朵和脸颊冷得发麻，和夫不禁弓起了身子。

夜色中星星点点地亮着小屋的暗淡灯光。整个度假村的电力似乎都由发电机来供给，但并没有看到电线杆，线应该是埋在地下的。

即便管理栋漏出的灯光和小屋自身的光亮不至于让人迷失方向，但视野仍相当黑暗。这让习惯了都市夜晚的和夫感觉到，这深邃的黑暗是浓厚而细腻的。深灰色的雪野交织在黑暗中，陡峭的山峰耸立在前方，星空如坠落似的触手可及。月亮也许是躲在了山的背后，看不到身影。

和夫在黑暗与寒冷中行走在扫过雪的路上。冰冷的寒气从足底蹿了上来，将身体箍得紧紧的。呵出的气息凝结成了白色的一团。

星园的小屋应该是第四栋，从里面数是第二栋。最里面那间是空房——既然有空房，明明可以让我来使用的。算了，我仅仅是跟班而已——和夫边走边嘀咕。不过他的心情并没有比白天的时候更低落，或许是因为竟意外地跟麻子尽情聊上了天。

我数数看，第二栋、第三栋，是那栋小屋吗——和夫来到了道路

的中途，停住了脚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道路左侧有一排小屋，隔着雪地的对侧也有一排小屋——咦？这边是左侧大路，走错路了。

和夫泡过澡，换好衣服后无意中又走向了浴室方向，之后便直接从后门出来了——这就是他走错路的原因。从后门出来是左侧大路，从正门出来则是右侧大路。星园的小屋在右侧大路的第四栋。

啧，搞错了——和夫咂了咂舌，本打算直接穿过雪地移动到右侧大路，可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有必要特地踏进冰冷的雪地，鞋子里进了雪可就倒霉了。虽然麻烦，但没办法，还是绕路吧——和夫转身就开始往回走。

就在此时，他听到了说话声。

“说些什……任性的……”

随风传来的说话声断断续续的。

“……种借口是行不通……真的厚颜无……”

和夫不由得竖起了耳朵。像是女人的声音。应该是情绪激动了，女人歇斯底里地尖叫了起来。

声音源自左侧大路的第二栋小屋——应该是岩岸的房间。

小屋上的窗户就像是将深邃的黑暗切出了一块长方形，清晰可见。一道灯光从微微拉开的窗帘缝隙中射出，如箭矢一般打在雪地上。

“别说些……的话……我只是你的……”

这次是男人的声音。粗哑的嗓音一听就知道是岩岸。

“不是说过……吗……说过……胡思乱想罢了……”伴着风声，岩岸的声音听起来破碎不堪，谄媚得令人肉麻。这声调像是在安抚对方，平复对方的心情。

“我会为你……别赌气……让我这么为难……”岩岸的声音与风声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窗帘的缝隙里映出了他的身影。岩岸的身体右侧朝着和夫，伸着右手，动作像是要把某人揽在怀里。接着，他走掉了，消失在和夫的视野里。应该是朝向屋里的那个人走过去了。

哎呀呀，精力真旺盛——和夫觉得很傻，便离开了那里。他们在打情骂俏。虽然听不出是谁的声音，但多半是他带过来的其中一位女生吧。本以为那两位女士是来错地方了，但其中一位却是色狼社长的姨太太或情妇，是打着出差的幌子被带了过来——这是常有的事。另一位必定是烟幕弹，所以才让她同行的。若是只带一人过来，周围人立刻就会对他们的关系起疑心。和夫如此想象着，便兴趣全无了。他不关心别人的八卦。

和夫回到了后门，沿着管理栋的屋檐前往右侧大路。这是他傍晚四处溜达时走过的路线。

右侧大路的每栋小屋都亮着灯。一、二、三——下一栋就是目的地了。和夫在右侧大路的途中停下了脚步。从大路到小屋之间没有路可走。透过黑暗仔细地看了看，雪地中星星点点地延伸着星园走过的足迹。足迹被黑暗吞噬，看得不太清楚。

和夫踏着雪地靠近小屋。这是一栋廉价的小型建筑，很像游乐园的售票亭。虽然想努力地营造出小木屋的格调，无奈只有四个角的柱子才使用了关键的圆木，颇为小气。剩下的地方就跟管理栋一样，镶着木板。小屋也是干栏式的，台阶也有三级，入口浮在空中。

和夫登上台阶，敲了敲门，说道：“我是杉下。”

“噢，进来吧。”里面传来了星园悠闲的回话声。

和夫打开门，由于从黑暗中步行而来，日光灯的光亮有些晃眼。

小屋内部的墙上贴着壁板，左右两侧各摆了一张大的双人床，让人有强烈的压迫感。双人床给人的印象是塞满了整个房间，上铺都快要贴到天花板了。两张床的旁边各有一扇窗户，窗户上挂着皱巴巴的淡绿色窗帘。房间给人的感觉仅仅是为了睡觉，与其说是山中小屋的风格，不如说就是货真价实的山中小屋。正面墙壁的装饰品进一步增强了山中小屋的氛围。墙壁上接近天花板的高度装饰着登山工具，从左到右依次是登山锹、煤油灯以及扎成轮胎形状的一束登山绳。工具都挂在钉子上，一眼便看得到。煤油灯是古色古香的圆柱形，登山迷看到它会觉得颇有一番风情，但其实却不成样子，寒酸至极。

入口左侧是拼装的衣柜，两张床之间的狭小空间里摆着一张小桌和四张凳子。桌子附近放有暖炉，星园就坐在那附近写着东西。老式的煤油炉上，老式的水壶正冒着热气。这是为了加湿吧。水壶采用的是更久之前，体育大学橄榄球部的用品赞助商所提供的那种庸俗的样

式。

“打扰了。”

和夫走到了桌子旁，无意中窥到了打开的笔记本。

“本周狮子座的运势有点下跌。如果太任性，说不定会被他讨厌喔。所以本周要忍耐再忍耐。老老实实地一直忍耐的话，下周的运势会有所好转。不过，变得消极就更不好了，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上街去吧——”

无聊透顶——也许是注意到了和夫的视线，星园“啪”地合上了笔记本，然后瞄了一眼和夫：“请坐在那里。”

“好的，失礼了。”

和夫按照吩咐一屁股坐到了小凳子上，桌子对面是星园那贵公子般的端正容颜。他眼窝深邃，不像日本人，长长的睫毛弯曲地翘了起来。

“杉下君。”

星园抱着胳膊，背部稍微向后挺了挺。只看外表，活像一幅欧洲贵族的肖像画。

“你的事我略有耳闻。”

“哦。”

反正也不是什么好话——和夫含糊地点了点头。

“你总归是要回制作部去的，但在此之前应该是跟我一起行动。所以，我想要加深对彼此的理解，不然的话，以后做各种事情都会不好办的。”

暖炉将星园那棱角分明的脸庞照得通红。

“就像我无法从他人的口中理解你一样，你应该也没能充分理解我。”星园用意味深长的口吻缓缓地说着。

和夫心想：我是要打算充分理解你的。

“杉下君，你有梦想吗？”星园突然说出了些令人不舒服的话，而

且还附带着那个装酷的姿势——将一根手指竖起来，指向天花板。明明没有其他观众，这家伙在耍什么帅啊？

“哦，梦想吗？”和夫不耐烦地说道。

这男的该不会是打算要洗我的脑，把我变成那两个女大学生一样的粉丝吧？

“我是有梦想的——不，或许可以称作‘目标’，但也并不是什么远大的目标。看来还是称之为‘梦想’更为妥当吧。不过啊，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有一种东西是必要的。杉下君，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他该不会又要说“浪漫”啦，“爱”啦之类的肉麻话了吧？真是的，别让人再起鸡皮疙瘩了。

“杉下君，那就是——”星园正脸对着和夫，“钱。”

“啥？”

平淡无奇的答案让和夫不由得没了兴致。不过对方并未在意自己的反应，严肃地说：“是钱，而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杉下君，我为了接近这个梦想，即便是牺牲我那卑微的自尊也在所不惜。我下定了决心，不在意被别人蔑视，也不关心别人是怎么想我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的目标。”

星园深邃的眸子直勾勾地盯着和夫。瞳孔的色泽清澈无瑕，就像漆黑的湖水一般。和夫惊于对方的气势，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这时，星园的眼神温柔起来，他反问道：“杉下君，九年前你在做什么呢？”

“九年前吗？应该是在辛辛苦苦地备考吧。”和夫没有明白问题的真意，提高了句尾的声调。

“是吗？我那年刚好大学毕业。”

这次，星园移开了目光，眺向远方。这跟钱又有什么关系呢？星园没有理睬一头雾水的和夫，继续凝视着远方，断断续续地说道：“那年——九年前，冈山县远宇部郡的一个乡村发生了一起案件。远宇部郡字东野——一无所有的小山村。对，就像这附近一样，是个僻静的旮旯地儿，什么都没有。”

星园的语气宛如被拉回到了遥远的过去，伴随着一种怀念的感觉。

“那是一起强盗杀人案。村郊的一栋屋子里，一名独居老人惨遭杀害，寥寥无几的积蓄被抢走了。在那种地方，这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的残暴事件了——不过，当时的情形有些奇怪，案发现场是完美的密室。”

“完美的密室……”

“对，也就是所谓不可能犯罪。听说是在极其费解的情况下发现的尸体。这起难案让警察大伤脑筋，结果案件却很轻松地就解决了——在动机层面最有嫌疑的人于案发后自杀。结果，嫌疑人由于死亡免于起诉，搜查便就此结束。”

话题变得意外沉重，和夫正了正坐姿。过去的残暴案件跟星园存钱有什么关系呢？和夫没有头绪，但他被沉重的语气所感染，自己作为倾听方也严肃了起来。

“然后，”星园为了让和夫的心情平复下来，露出了温和的微笑，“我的户口现在还在那边——冈山县远宇部郡字东野，我的故乡。”

“哦——”

“我对警察做出的判断抱有疑问。杉下君，被视作凶手而自杀的那个人，我相信他并不是凶手，所以我无论如何也想要证明他的清白，洗刷他的冤屈。”

与充满决心的话语相反，星园的语气很平静。

“不过，案发当时我已经到这边来上大学了。案发后我匆忙回了趟老家，想要获知详细的情报，但是警察不会轻易地向一介平民公开搜查信息，村民们都冷眼旁观，那时的我可谓孤立无援，实在是束手无策。所以，我需要力量来说服当地的权贵、软化警察或村里的案件相关人士的态度，并且能够在墨守成规的村子里自由地收集信息。而在任何时代，催生出力量的都是金钱。听好了，杉下君，我没迁户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你能明白吗？”

“不太清楚——”

对于和夫极其不靠谱的回应，星园不焦不躁地说：“是税收。那

个村子的人口也并不例外地在朝稀少化的方向发展，导致村子的财政困窘。如果我在这边挣到了不菲的收入——”

“啊，就会缴纳大量税金。”

看到和夫理解了，星园便绽放出了炫目的笑容：“就是这么回事。在地方上，缴税大户会成为当地的名人，所以村长一般是有钱人。只有成为当地的缴税龙头，才能在村子里拥有强大的力量，来撬开警察或村民的嘴巴，这样就算重提九年前的案件也没有谁能忤逆。换言之，就是要把整个村子买下来。然而，这需要巨额的收入。而强盗杀人的时效是十五年——我已经没有时间了。还有六年——在真凶逃脱法律的制裁之前，我必须要把村子给买下来。我没有时间去在乎体面，没有时间来选择方法。你能明白吗？”

星园那平静的话语让和夫颇为震惊，同时茅塞顿开：他为什么要做观星家这种神神道道的工作？是为了金钱。星园是明白的。他了解了所有的一切才干这份工作的。

和夫终于能理解了。装模作样的姿势、甜蜜得肉麻的话语、只有女性粉丝的冒牌文化人的人设、愚蠢地扮演着傀儡艺人——这个男人是在获知一切的情况下扮演着星园诗郎这个角色而已。

他将自己的美貌和口才当作商品，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才选择了文化偶像这种愚蠢的形式——这是买卖，是为了金钱才如此果断的。只要能当上偶像就能赚不少钱，能一下子赚到源源不断的出场费。勤勤恳恳地劳动一生都赚不了这么多钱——星园看透了这一点，便将其作为买卖而从事着这份工作。既然有时间限制，就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如此有效地利用星园的资质了。这个人就是如此果决。

不赶紧赚钱就来不及了。这促使他选择观星家这种让人觉得可疑的职业。不抓紧就来不及了。

九年前发生在冈山县偏僻山村的案件中，被刻上凶手烙印的人，恐怕就是星园身边亲近的人吧。若非如此，星园就没有理由如此蛮干，也解释不了警察和村民冷眼对待他的原因。正因为凶手是他身边的人，周围人的反应才会这么冷淡，而他才会相信此人的清白。星园就是为了此人，才做着这种愚蠢的工作来赚钱。也许是亲人、挚友或是恋人吧。当然，和夫不会问出这么冒昧的问题来确认，但这份热忱现在已经铭刻于心了。

冈山县远宇部郡字东野。这个地方他没去过，连名字都是头一次

听说，但有一种莫名的预感：总有一天，在不远的将来，时效期满之前，和夫说不定会同星园一起踏上那片土地，揭示九年前密室杀人案的真相。

和夫偷偷看着仿佛集阿佛洛狄忒的祝福于一身的星园那端正的容颜，深切地感到：人都有不为外人所知的一面。如此信口开河的骗人勾当背后，竟然隐藏着这么沉重的一段过往。在了解情况之前，是无法判断人的本性的。这么说来草吹茜老师也是，性格出乎意料地果断和现实，却在写浪漫小说。人真是复杂的生物啊。这位大理石雕像般的老兄，并非世间的男性观众所认为的那种华而不实的蠢货。被年轻的女生叽叽喳喳地讨论、被正经的成人嗤之以鼻，这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内——当然，他也预料到了和夫从昨天开始就从内心瞧不起他。想到这儿，和夫感到羞愧万分。仅凭外表来判断一个人并轻视他，结果对方却完全看透了这一点。一想到昨天接触星园时的态度，和夫脸上就火辣辣的。他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不巧的是狭窄的小屋里并没有洞能给他钻。于是他站起来，深深地鞠躬："对不起，我误解您了。我不知道有这样的隐情，想了很多失礼的事情，非常抱歉。"

和夫自责得满脸通红，头都不好意思抬起来。

"你理解我就好了，来，快坐下吧。"

星园的声音很平和，这让和夫觉得有些安慰。他重新坐下，憋在胸口的闷气一下子就抽走了，非常爽快。

"接下来我们两人会一起行动，别人是什么想法都无关紧要。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也不喜欢拘束的氛围，所以我才想让你过来听我讲这番话。我们就别再谈论严肃的话题了。说了这么久的无聊事儿，还请把它忘掉吧。"星园微笑地说着。

在电车里郁闷的不只是和夫。本以为那只是星园迟钝，其实自己才更像傻子。

"你该早点这么跟我说的啊……心眼太坏了。"羞愧的感觉还没完全消失，和夫难为情地发着牢骚，"昨天告诉我就好了啊。"

"不，昨天河坂部长也在，他完全不知道我的事。"

"啊，原来如此。"

"他似乎觉得我就是他眼中那样的人。"

“所以才说那些无聊的奉承话。”和夫与星园四目相对，默默地笑着，就像是共犯之间默契的笑容一样。

“那我的任务几乎就不存在了。”和夫愉快地说道。

“任务是指？”

“嗯，是部长命令我监视你，以防有害虫靠近。”

“哈哈，因此才给我安排经纪人吗？”星园似乎立刻就明白了情况，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不过，你应该也知道没有那个必要吧。”

“我知道的。”

这个欺骗着全日本电视观众的厉害家伙，是不会做出有损自己商品价值的行为的。

“你是不可能这么做的，毕竟跟岩岸社长不同。”

“岩岸社长怎么了？”

“刚刚在这里——”和夫将方才在小屋前偷听到的事情原委说给了星园听。

“哎呀，那家伙也不容小觑呢。”星园夸张地耸了耸肩。

“嗯，应该就是两名女大学生的其中之一吧。”

听到和夫这么说，星园将一边的眉毛微微上扬：“应该是吧。”

“如果我们得相互理解的话，那么这次就该轮到我来讲了。要听吗？”

“你说吧。”

星园点了点头，和夫便打开了话匣子。内容与刚刚对麻子讲的大同小异，说起来不费力。与星园那艰辛的故事相比，和夫的便是微不足道的烦恼，在这一点上就很轻松了。一想到今天是个互谈身世的夜晚，和夫就觉得有点滑稽。星园默默地听和夫讲述，伴随着宽容的笑颜，又重重地点了点头。和夫觉得肩上的担子都卸下来了。

告别星园的小屋，和夫向管理栋走去。冷风无情地拍打着和夫的头发，可他还是觉得心情变得轻松了。

途中，他仰望天空。夜空中是触手可及的群星之美。格外清澈的微小光芒密密麻麻地遍布在星空之上。这是一幅静谧、清冽、庄严而又神圣的画卷。

一颗流星划过。

要是能许下愿望该多好啊。希望能快点回到制作现场去——这句话太长了，没办法说三遍。和夫独自苦笑着。希望跟星园一起去冈山的旅程能够早点儿实现——也太长了。突然，他想起了麻子的脸。如果要向星星许愿的话——不，等等，明明才刚认识，我怎么在想如此大胆的事啊。和夫又露出了一丝苦笑。

和夫迈开脚步后，心中突然又阴云密布。他再次停了下来。在岩岸的小屋前听到的那个女人的声音，说不定是麻子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社长和作家秘书的组合——

怎么可能——和夫摇了摇头，奔跑起来。他的头上洒满了群星的光芒。

9

【一夜之后，尸体被发现了。杀人方法就如文中所述，并未使用不自然的诡计。】

风声惊醒了和夫。

从被褥收纳间的窗户可以看到洁白无瑕的雪野蔓延在拂晓那神清气爽的微光之下。和夫没有发现朝阳的影子，便觉得时间尚早。天空阴沉沉的，即便如此，玩具似的小屋稀稀落落地散布在雪白的大地上，那悠闲的景致活像童话中的一页插画。作为背景的山峰之上，森林的轮廓蜿蜒起伏。狂风呼啸，树木快要被吹跑了似的左右舞动，树梢大幅度地摇晃。这情景看着都觉得冷。

和夫慢吞吞地爬出了被褥架，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被褥有点薄，身子下面硬邦邦的，导致背部有些许酸痛。不过，或许是太累的缘故，昨晚倒头就睡着了，大脑现在很舒畅。睡在壁橱的上层总觉得有点奇怪，但整晚都没惊醒过。

和夫又伸了个懒腰，一只手拿着牙刷向浴室走去。先去洗个脸，再上个厕所吧。水刺骨般地冰冷，果然跟城里不一样。

来到餐厅，嵯峨岛正独自一人看书。那是昨晚看的那本洋文书。

“早上好。”

和夫向他寒暄，这位酷似猴子的UFO研究专家迟钝地微微收了收下巴，表示回应，目光却没有离开书本。真是冷淡的大叔啊——和夫一边想着，一边向厨房探去。财野正麻利地准备早餐，动作丝毫不拖泥带水。房间里洋溢着咖啡的芳香。

“早上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和夫说道。

财野面无表情，用理所当然的口吻说：“哦，咖啡泡好了，端给嵯峨岛先生吧。”

和夫已经逐渐习惯了冷遇，没有抱怨地遵从了吩咐。将咖啡杯递

给餐厅里的嵯峨岛后，麻子进来了。她几乎没有化妆，脸上绽放着健康的光芒。她见到和夫后微微一笑，轻快地致以清晨的问候。真是个神清气爽的早晨啊。

接着，麻子也提出要帮忙，三人便一起忙活。麻子煎蛋的手法相当娴熟，和夫对此大加赞赏。麻子频频害羞的样子也煞是可爱，这让和夫大饱眼福。

早餐大致准备好时，由美、美树子和星园也来了。餐厅立刻热闹起来。

“好困。我都好久没有这么早起过床了。”由美不停地揉着眼睛，娇滴滴地说着。

“星园先生，昨晚睡得好吗？”美树子问道。她跟昨晚一样，大清早的就化着浓妆。

“嗯，也许是比在东京更接近星空的缘故吧，我睡得很香。”

“我害怕风的声音，都没怎么睡。”由美闹别扭似的诉着苦。

和夫端起咖啡壶，从厨房探出了头：“老师，要喝点咖啡吗？”

“唔——”星园的眼神透露出些许惊讶，但立刻就浮现出了爽朗的笑容，点头说道，“噢，谢谢，那我就喝一点吧。”这位老师将所有的事都果断地告诉了和夫。

和夫正在倒三人份的咖啡时，美树子突然发疯似的叫道：“哎呀，这是什么呀？由美，你的衣服弄脏了。”

“哎？什么？”

“喏，就在背后。”美树子指了指由美的背后。

“哎，在哪儿在哪儿？”由美拼命地扭着脖子，想要看自己的背后。“讨厌，真的哎。这是什么污渍啊？我才买的衣服。”

由美的纯白色羽绒大衣背后黑了一片，浅浅的污渍就像是淡墨水涂上去一样。由美夸张地吵嚷，刺耳的声音中还带着一丝狐媚：“真是的，这下就没法穿着出门了啊。”

“噢，那是炭灰啊。”财野端着装有沙拉的碗，来到了餐厅里。

“炭灰？”

“对。你把衣服挂到小屋的墙壁上了吧？”

“嗯，墙上有钉子嘛。”

“墙上的污渍沾到衣服上了。听说前一任经营者曾经在小屋里放过柴火暖炉，炭灰就是那时留下的吧。据说他非常注重山中小屋的风格。”

财野冷冰冰地说着，像是在撇清责任。原来如此，昨晚在星园的房间里看到的登山锹和煤油灯，也都是注重山中小屋风格的装饰吧。

“真是烦死了，干洗店洗得掉这个污渍吗？”由美嘟着脸抱怨道。

“没事儿，这种程度的污渍不显眼。”星园插嘴道，“对于你来说，世上的男性总是会紧紧地盯着你的身材和长相，他们可没闲工夫去关注这种污渍。”

“哇，星园先生，你说的是真的吗？”由美的心情立刻就变好了。看到自家的老师勤于工作的样子，和夫忍不住偷偷地笑了起来。神奇的是这次他并没有起鸡皮疙瘩。嵯峨岛则对这场骚动漠不关心，似乎在忙着翻书。

早餐摆到桌子上后，还不见岩岸和茜的身影。大家都坐在了昨晚的位子上，里面的两个位置空着，显得空落落的。

“草吹应该还在睡觉。”麻子客气地说，“昨晚她工作到很晚，大家不用在意她，先开始吧。”

财野也说：“是啊，社长估计也睡过头了。早餐比较简单，还请包涵。大家请用餐吧。”

早餐开始了。煎蛋和火腿沙拉，酸奶配上烤得恰到好处的法式面包、牛奶和咖啡。虽说简单，但对独自生活的和夫来说，这顿早餐丰盛得令他瞠目结舌，尤其是麻子做的煎蛋非常美味。

也许是昨晚的冒牌套餐让人不过瘾，大家都展现出了旺盛的食欲。就连体态贫弱、食量看起来很小的嵯峨岛也大快朵颐。曾在野外搭帐篷进行过实地考察，或许跟外表不同，他出人意料地是个硬汉。

岩岸不在，由美和美树子掌握了谈话的主导权。两人在星园身边

像小鸟似的喋喋不休，可星园还是一一进行了详尽的答复。维持人气真是辛苦。

“早泽小姐，怎么才能当上作家的秘书呢？我有点向往这种工作。”

面对美树子的疑问，麻子毕恭毕敬地回答：“这个嘛，如果不先考取秘书资格证就不太有利。”

由美嘲讽道：“哇，美树子，你要当秘书啊？”

“因为比普通的白领更有前途啊。”美树子轻率地说着。这孩子在不久的将来就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严酷的一面了吧。

早餐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结束，茜和岩岸却还没有起来。

“原本预定在早上碰个头的，但现在这样就没办法了。非常抱歉，请大家先在这里稍事休息，我们按原定计划中午下山。”财野规规矩矩地鞠着躬，不过口吻跟之前一样冷淡，让人感受不到歉意。

和夫和麻子负责收拾，由美和美树子则是一副客人的样子，似乎不打算帮忙。然而这让和夫感到庆幸，因为这样他就能跟麻子尽情地闲聊了。

嵯峨岛埋头看书，财野则心不在焉地吞云吐雾，由美和美树子继续在星园旁边喋喋不休。大家各干各的事，时间就这样流逝掉了。在温暖的暖炉旁边无所事事，这对大家来说也并不算坏。

途中，由美说：“哎，星园先生，那边有游戏室哟，我们去看看吧。”

“啊，好狡猾，我也要去。”

三人结伴而去，可没过多久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甚是好笑。

于是，两位大学女生也没了话题。正当陷入沉默之时，茜终于起来了。她身穿全黑的衣服，跟昨天从车上下来时一样，睡眼惺忪。

“小麻，我终于在天亮时完稿了。在这种地方果然没办法专心工作，完全不在状态。”

茜满脸倦容地挠着她的波波头。挠头的那只手依次下行，经过了

脸庞、后颈、胸口，最后到达腰部。抠脚大汉似的动作和埃及艳后般的容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麻子笑眯眯地慰劳道："辛苦您了。这下福池先生就不用哭了。"

"福池啊？那家伙可阴暗了。'老师，六点真的是最后期限了。时间过了的话我会被总编给杀掉的'。"

茜哭丧着脸，应该是在模仿某人吧。麻子呵呵地笑了起来。

"那家伙的阴暗真不是盖的。哎呀，我的肩膀都酸了。"茜说到这儿，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点起香烟，像个大叔似的扭动着脖子。

"老师，要不要吃点早饭呢？"麻子问道，半个身子都已经探进厨房了。

"不需要了，我没食欲。"

"还是只喝咖啡吗？"

"嗯，要浓一点的。"茜这次则挠起了大腿。神奇的是，这动作格外妖艳。

"老师，不好好吃饭是不行的喔。我一不留神，您一天就只吃一顿。"麻子在厨房里抱怨着。

"嗯。"茜含糊地回应着，睡眼惺忪，爽快地吐着烟气。

"社长也太慢了吧。"

财野站了起来。受此影响，和夫看了看表，已经快十一点钟了。

"我去叫他起床吧。"财野说到这儿，用他那忍者似的身段打开厨房旁边的门，走了出去。

真的太慢了。虽说是在旅途中放松心情，但组织者睡到这么晚也太没责任感了。和夫打开窗户，打算到阳台上去，他想看看岩岸会以怎样的表情走出小屋。凛冽的寒风顿时扑面而来，耳朵都冻僵了。和夫将身子探出阳台的铁栅栏，放眼望去，小屋散布在雪地上。财野朝着小屋步行的背影看起来小小的，他蹒跚地前行在没有脚印的白雪覆盖的广场上，任风吹打，双脚被雪地绊着，走得十分费力。财野摇摇晃晃地前行，纯白的幕布上星星点点地印下了脚印。

“打开窗户好冷啊。”由美在背后噘着嘴抱怨道。

“啊，不好意思。”和夫赶紧回到室内。一关上窗户，暖炉的温度就缓缓地开始包裹身体。

“老师，咖啡泡好了。”麻子将冒着热气的杯子交给了茜。

“嗯，谢谢。喔，好幸福，我算是活过来了。”茜呷了一口咖啡，老气横秋地叹了口气。

星园说：“看起来很好喝啊。麻子小姐，我也能喝一杯吗？”

“啊，我来。”

“你好狡猾，我去。”

由美和美树子争先恐后地向厨房跑去。

“真不错。我也能喝一杯吗？”嵯峨岛罕见地发了声，但完全被无视了。没办法，为了确保嵯峨岛也有咖啡喝，麻子走进了厨房。

两人的咖啡泡好了。星园正准备将咖啡送到嘴边，这时，财野迅猛地飞奔进厨房。他狠狠地摔上背后的门，门上的磨砂玻璃哗啦啦地震动着。和夫有一瞬间觉得玻璃都要震碎了。财野脸色大变，已全然不顾沉着与冷静，惊恐的脸上血色尽失。

“怎么了？”星园惊奇地问道。

“不、不好了！”财野的下巴颤抖着，“社长——岩岸他死了，好像是被杀掉的！”

和夫一时没能理解财野在说什么，愣住了。下一个瞬间，本以为财野是在开什么玩笑，但他的态度又并非如此，和夫茫然不知所措。

“你说什么？他被杀掉了？”嵯峨岛的声色一反常态。他那表情就跟装有猴子的惊吓箱似的，甚是滑稽，但没人笑得出来。

财野竭尽全力地说：“是、是的，脖子被勒住了。”

“呀！”

美树子发出了不合拍的尖叫声。茜把咖啡杯“嘭”地一放，问：“真的被杀了吗？”

“大概是的——不，确实是被杀了。”

财野说完，茜冷不防地站了起来说：“一起去吧。”

一声令下，餐厅中的所有人都飞奔而出。和夫当然也跟着。他不由得想起了昨晚岩岸和某个人的说话声。歇斯底里的尖锐声色——这跟杀人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然而，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去确认清楚情况。和夫跑了起来。一行人在狭窄的走廊上鱼贯而出，来到了后门。飞奔出后门时，和夫不知撞到了谁，一个趔趄让他险些踢飞门旁的小型灭火器。

和夫跳下三级台阶。风粗暴地吹过，让他有些站不稳。冰冷的寒风如刀割一般。和夫准备跃向雪地时，茜制止了他：“等等。”回头一看，茜打头阵，财野、星园、麻子和嵯峨岛在台阶上站成一串儿。由美和美树子似乎没有跟来着。

星园问：“怎么了啊，草吹老师？”

茜一只手插在头发里，另一只手指着雪地上说：“这些脚印是财野先生刚才留下的吗？”

雪地上有两组脚印。脚印交叠在一起，但都笔直地指向第二栋小屋——这是往返岩岸的小屋时留下的。

“没错，是我留下的。”财野点了点头，面色苍白。雪由于夜晚的寒冷而凝结成了粗粒状，雪地上的脚印轮廓也很鲜明，看上去确实是刚刚才留下的。

茜似乎接受了，说：“知道了。我们走吧。”

一行人走上雪地，顺着财野留下的往返脚印在风中前行。星园的中长卷发在风中凌乱。

走了一会儿，一行人来到财野的脚印与其他脚印交错在一起的地方。几组脚印以最短的路线连接着离管理栋最近的小屋和左侧大路扫雪的痕迹，与财野横穿雪地的脚印垂直相交。

“那栋小屋是谁的？”星园指了指面前的小屋。

麻子明确地回答道：“是我的。”

茜说：“那这就是小麻的脚印了？”

麻子点点头：“对。有今天早上的脚印，也有昨晚几次往返时留下的。”

“跟早泽小姐的脚印没有关系。”财野激动的心情还未平复，他没有停下脚步，有些急躁地说：“我经过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而且这些脚印也只是直接往返于道路和小屋之间的。”的确，麻子的脚印只是连接着自己的小屋和左侧大路，确如财野所说。

又走了一会儿，众人来到岩岸的小屋，抵着强风登上三级台阶。财野打头阵，将手搭在门上转过身来：“里面的情形会让人不太舒服，女士们还是别进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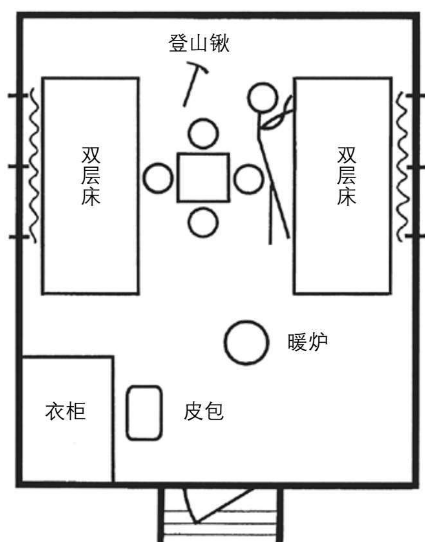
没有人回应。一行人紧张地吞着唾沫，风呼啸着穿过众人之间。

财野打开门，和夫提心吊胆地跟着星园走进了小屋。温暖的空气和些许的异味包裹全身。陈旧的木头气味和轻微的铁锈味——像是血腥味，不过也可能是错觉。神经都紧绷起来了。和夫觉得喉咙干涸，肩膀上似被一股怪力按住。

室内装潢跟昨晚造访的星园的小屋几乎一样。铺着木板的墙壁和双层床，两张床之间的狭小空间摆着桌子和凳子。入口左侧装有衣柜，右侧双层床的前面有一个古旧的暖炉。暖炉还点着，房间里异常温暖。和夫突然感到额头上沁出了汗珠，这是热气捂出的汗还是冷汗就不得而知了。

房间里原本就没有凌乱的物件，给人以井然有序的印象，就只有横躺在小桌和右侧双层床的间隙里的物体显得异常（见图四）。

那是岩岸的身体，头朝里，就像是要钻进狭小的间隙中似的横卧在那儿。健壮的背部和臀部朝着门口，看起来就像是在奇怪的地方睡着了，或许是因为脸朝着另一边，只看得到后脑勺。然而，脖子上缠绕的绳索表明他并不只是睡着了。绳索的一端系在双层床下铺的床脚上，情形十分诡异。



图四　案发现场的小屋

“这就是现场。”财野回过头，眼中浮现怯意。

“他死了吗？”嵯峨岛紧紧贴在和夫的背上，战战兢兢地说。

“如大家所见。”财野回应的话语中伴随着回响，似乎想要把自己所发现的异常情况分担给所有人。

“似乎是被勒死的。”星园说着靠近桌子，踮起脚，瞥了一眼倒在地上的岩岸。和夫也战战兢兢地跟着看了看，嵯峨岛则从他背后窥探。

四名男士像叠罗汉似的观察着桌子那头的岩岸。不过茜和麻子下不了决心进来，便在入口处观察情况。

和夫慢慢地调整视线，让尸体能够进入视野的边缘。他还没有勇气去正面直视尸体。当然，这并非他第一次见到死人，不过之前看到的都是躺在棺材里的、已经整理好遗容的尸体。不用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惨遭杀害的尸体。即便如此，和夫也非常清楚，躺在那儿的就是一具死尸。他感受不到一丁点儿的生气。虽然是人类的外形，但却是一具失去了生命的空壳。

那具空壳无力地伸出双手，夹在床和桌子之间。身上穿一套老气的灰色运动服，两手的袖子挽了起来，却不见一道伤痕，看起来就像是睡着的样子。不过，和夫发现朝向天花板一侧的头部硬邦邦的，头发奇怪地隆起了一块。他意识到这是血液凝固的痕迹，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他赶紧移开视线，膝盖开始不停地抖动。

“老师，头上有血。”和夫用颤抖的声音说着，捅了捅星园的后背。

“嗯，我也注意到了。”星园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和夫回过头，与担忧地站在门口的麻子四目相对。麻子向和夫投来询问的眼神，像是在问“情况怎么样”。和夫缓缓地摇了摇头。麻子皱着眉头，视线朝下看去。

“应该是用那个东西殴打的吧。”财野指了指左侧双层床的旁边，不太自信地说。床边掉落着一把登山锹，跟昨晚在星园小屋内见到的一模一样。是装饰在墙壁上的那玩意儿吧。和夫这么想着，抬头往正面的墙上一看，只见一盏煤油灯孤零零地悬挂在正中间靠近天花板的位置。煤油灯的左边钉有钉子，登山锹估计就是从那儿取下来的。看来这里采用了跟星园的房间同样的装饰。此外，煤油灯的右边也有钉子。和夫回想起来，这里本应该挂着登山绳才对。他再次看了看岩岸的尸体，缠在他脖子上的就是那根尼龙登山绳。卷成圆环的那部分被塞进了床底下。登山绳像是表演印度的绳索魔术似的从床底延伸出来，在岩岸的颈部绕了两圈，又系到了床脚上。

星园稍稍回头，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本应挂有登山绳的墙壁和尸体的位置，看来是跟和夫想到一块儿去了。和夫默默地点头回应。

财野指了指登山锹，说：“看，那上面是不是有血啊？”和夫向前探身仔细一看，木柄和金属部分的交界处、登山锹的侧面部位能看到暗红色的痕迹。虽然不知道是谁干的，但他深切地感受到，凶手还好没有使用尖端的部位来殴打。若凶手如此做了，那么此时此刻呈现出的情景便会惨不忍睹，大家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走进来了吧。

星园低沉地说：“没错，确实是血迹。如财野先生所说，应该是用登山锹殴打过的。”

“啊！”

就在这时，房间里响起怪鸟似的叫声，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咣当一声，音量之大就跟落雷似的。

和夫惊得跳了起来，浑身缩成一团，连胆都快吓破了。只见嵯峨岛蹲在暖炉旁边，右手捂着左手腕，身边翻落着一个大水壶。

“哎呀，暖炉还很烫，疼死我了！”嵯峨岛抬起扭曲的面庞，声色因惊慌而变了调。

财野靠近他，说：“烫伤没？”

“嗯。没想到竟然会这么烫。”嵯峨岛像是在找借口。看来他是碰到了还烧着的暖炉，结果把暖炉上的空水壶给踢翻了。

真是个爱添麻烦的大叔。和夫的心脏现在还扑通直跳。

“烫得好严重，都起水泡了。得马上冷却一下。”财野说话的语气里几乎没有同情之意。

“你还在干吗？”站在门口的茜怒喝道，“还不到外面去冷却一下？把手伸进雪里就好了。”

被茜说了之后，嵯峨岛便飞奔出去。

目送着嵯峨岛的背影，和夫的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嵯峨岛刚刚那变调的声音在他的耳中复苏。说不定是误会了。误会——和夫一直以为昨天偷听到的说话声是女人的声音。然而，考虑到刚才嵯峨岛的声音，男性若是情绪激动的话，是不是也会发出那种尖锐而刺耳的声音呢？那声音的主人或许就是殴打岩岸的头部并勒死他的凶手。岩岸安抚着情绪激动的凶手，而自己却误以为这是打情骂俏。这么想来，断断续续听到的谈话内容也并不一定就是打情骂俏。这样的话，那个声音的主人既有可能是男人，也有可能是女人。我听到了凶手的声音吗？不过我想不起来这是谁的声音，甚至连男女都分辨不清楚。和夫暗忖。

“这毫无疑问就是杀人。”星园说道：“先去报警吧。”

“对，我们先回去吧。还得处理嵯峨岛老师的烫伤。”财野也点了点头。和夫跟着两人走出了小屋。

“把暖炉灭掉吧。”茜哆哆嗦嗦地站在门口，说，“不然会很危险的。”

财野说道：“是啊，要是起火了可就糟糕了。”说完便返回小屋，准备关掉暖炉。

“啊，可是——”

和夫突然制止了财野。他想起了“保护现场”这个词。

然而，茜回过头，那眼睛细长而清秀。她直白地说道：“你是担心指纹吗？反正也不会有的。现在这个年代不会有凶手笨到留下指纹了。而且，大家也都是带了手套来的。”

和夫有些震惊。“大家”指的果然就是在场的人吧。和夫精神恍惚地走下了台阶。

“杉下君，你看看这个。”星园对和夫说道，“看，这是脚印哦。”

不言而喻，现场留有脚印。脚印从众人所站的位置笔直地延续到左侧大路，刚好有三组。

星园指了指脚印，说：“看来是很早之前留下的。”

似乎确实如此。也许是风的作用，踏进粗硬的雪中形成的脚印磨损掉了，形成了椭圆形的凹槽。这跟众人刚刚留下的脚印截然不同。如此一来便无法得知鞋子的尺码和特征了。

“哇！”

耳边传来了令人窒息的奇怪声音。抬头一看，又是嵯峨岛。嵯峨岛坐在雪地上，手插在雪里，脸上仿佛写着“惊愕”两个大字。他瞪着双眼，注视着小屋的左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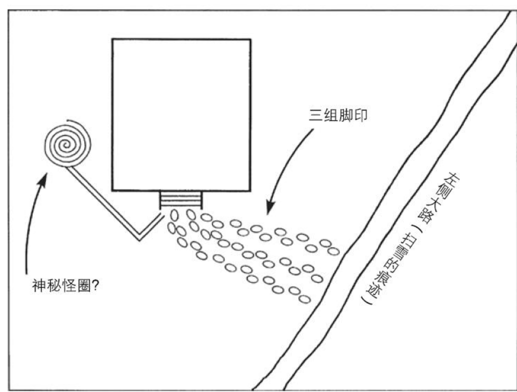
小屋左侧有奇特的痕迹。雪地上是直径一米左右的圆，那痕迹就像是把圆形的重物放在雪地上，再移开后留下的。

“神、神秘怪圈。”嵯峨岛目瞪口呆地嘟囔着，“通、通、通道线也清晰地留了下来。”

不可思议的圆圈印在小屋的左边，圆圈中延伸出一条宽约二十厘米的直线，直线在途中弯折，然后在台阶处消失了。这条线像是某种东西通过时留下的痕迹（见图五）。

这是什么啊？和夫纳闷了。其他人似乎也是同样的想法，眨巴着

眼睛盯着神秘怪圈。只有嵯峨岛瞪大了他那充血的双眼，继续嘟囔道：“太棒了！神秘怪圈！这是屠牛事件啊！”



图五　现场外的雪迹（发现时的足迹已省略）

10

【麻子处理嵯峨岛的烫伤，财野跑去报警，嵯峨岛对于发现神秘圆圈很是兴奋，星园邀请和夫进行调查。】

大家一齐回到管理栋，进入了餐厅。由美和美树子似乎已经等不及了，弹跳般同时站起了身。

“情况怎么样？岩岸先生真的被杀了吗？”美树子怯生生地问道。也许是妆化得太浓，她的脸色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是真的。”星园难得地进行了简短的回答。

旁边的茜补充道：“殴打了头部让他昏倒后，还很仔细地勒了脖子，就像这样紧紧地勒住——”

没必要描述得那么准确啊——和夫这么想着，果不其然，只听“啊”的一声，由美双手捂着脸颊，发出了夸张的尖叫声。到了这个地步，她的动作也还不失妩媚。或许是没看到现场，所以才没有什么真实的感受吧。

“找到急救箱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消失的财野拿着白色的塑料箱出现了。看来他已经平静下来，又恢复成他那忍者似的毫不拖泥带水的身姿。

嵯峨岛说：“哦，谢谢了。”

麻子从财野手中接下了急救箱，说：“我来吧。”她让嵯峨岛坐下，立刻从箱中取出了药。

“那就拜托你来处理嵯峨岛老师的伤口了。我要马上去山脚通知警方。”

“什么，要去山脚吗？打电话不就行了吗？”

由美嘲讽般地嘟起了嘴唇。财野并不在意由美的语气，顿了一会儿，说：“没有电话啊。”

“什么？没有电话吗？”

“没错，”财野一脸冷淡，“所以我要开车下山去报警。”

星园问道：“你一个人没问题吗？”

“嗯，警察来了后还会录口供，大家就待在这儿不要动了。反正我也是会回来的。”

“风很大啊，开车请小心些。”

“好的，我会慢慢开的，两三个小时就能回来。”

说完，财野便快步走了出去。不一会儿便传来了引擎发动的声音，声音缓缓地向远方逝去。

“喂，如果刚刚那人是凶手的话——”茜扑通一下坐在了椅子上，取出了香烟，“我们可就是让凶手逃跑了啊。”

“哎？是那个家伙干的吗？”美树子神色吃惊地问道。

茜吐了一大口烟气：“虽然不能断定，但那家伙是被害人身边的人啊。”

星园点了点头：“原来如此，我和草吹老师都是第一次见他，从动机层面来考虑，他是最有可能性的。”

由美慌忙说道：“我们也几乎不认识社长先生啊，就只是在店里聊了两句，对吧，美树子？”

“嗯嗯，对的。”

“这样的话——”星园摆出了将一根手指指向天花板的做作姿势，“平日里在被害人身边行动的就只有财野了，最容易萌发动机的也只有他一人。草吹老师，您是这个意思吧？”

“对的。”茜冷淡地说道。

“讨厌，那家伙是杀人凶手啊。”由美蜷缩着身子，表现出很害怕的样子，“不过让他逃掉也挺好的呀，之后警察会去追捕他的。”

原来如此，说得非常有道理。不过还是有点不负责任的感觉。

“话说回来，”嵯峨岛突然提高了嗓门，满脸兴奋地说，“各位都看到神秘的怪圈了吧？”

美树子茫然地问：“那是什么呀？”

“是神秘怪圈，清楚地留下来了。”

这次是由美狐疑地问道：“神秘怪圈又是什么啊？”

“什么？你不知道神秘怪圈吗？听好了，所谓神秘怪圈——”嵯峨岛探出身子，舔了舔嘴唇，“就是UFO着陆的痕迹。一般是野草或麦子呈旋涡状倒伏，或是芦苇、水稻从中心向外呈发散状倒伏，从而在地面上留下了圆形的图案。著名的例子便是在稻田的土壤上发现了倒伏的水稻被压平所形成的图案，应该是受到了来自上方的相当强大的压力——像这样留下的清晰圆圈便是神秘怪圈。”

嵯峨岛不太安分，这让为他包扎绷带的麻子甚是费力。

“往早了说，十七世纪的英国文献中有对神秘怪圈进行调查的记载。也许是近年来受到了关注，也有了大量的目击报告。所有报告的痕迹都为圆形，是野草或麦子完全倒伏后所形成的。”

美树子惊奇地问道：“这次的这种神秘怪圈又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在雪地上哦。大约三年前，加拿大温尼伯的雪地上发现了神秘怪圈。据推测，神秘怪圈附近就有UFO的起降基地。该起目击报告非常具有冲击力——半夜，有人在白雪覆盖的麦田上空目击到了蓝色和金色的发光体，即所谓昴星团4型UFO。发光体缓缓下降，在地面上盘旋了片刻后就飞走了。恐怕这是在采集雪块或是雪下的土壤吧。翌晨，目击者来到了事发地点，发现雪地上有直径三米的圆形痕迹。这起案例在我们研究人员之间非常有名，美国权威UFO研究杂志也曾刊载了报道。这次的UFO大概是同一种类型——看到了吧？”

和夫被嵯峨岛从正面盯着看，便随意地点了点头：“哦。”雪地上确实留下了圆形的奇怪纹路，但也不能说这就是UFO的着陆痕迹啊。在发现了杀人案后竟然兴致勃勃地讨论这种话题，实在不知道这个大叔的脑回路是怎么回事。

“这次的痕迹有些小，直径只有一米左右，一定是单座侦察机。神秘怪圈中大的直径会长达三十米，在这么大的面积下野草被完全压平是非常壮观的。我们研究者认为，这应该是UFO重力控制装置的磁

场旋转所造成的痕迹。”

“可神秘怪圈又不是等离子体，不会对磁场产生反应。”茜似乎并不觉得有趣，插嘴道，“而且还有可能是恶作剧。我之前看过报纸，说是半夜里制作神秘怪圈的是失足中学生。”

“这种例子也是有的，但以偏概全这种行为并不科学。”嵯峨岛板着脸反驳，手也在乱动，让麻子难以包扎。

“那刚才的痕迹又是什么东西？神秘怪圈里笔直延伸出了一条直线。那可不是人类通过的痕迹。”

“噢，那是通道线。”嵯峨岛并不在乎茜的攻击：“所谓通道线，就是从神秘怪圈中突出来的棒状的痕迹。神秘怪圈的目击报告中有一半都带有通道线。而多个怪圈出现时，通道线还会贯穿怪圈，就像丸子串似的。恐怕这是UFO发动时沿着磁感线方向留下的痕迹。”

看着嵯峨岛自信满满的样子，茜觉得没法跟他交流，便把头扭向一边抽着烟。

“嗯，包扎好了，不过有点难看。”

麻子站了起来。绷带在嵯峨岛的左手上包了一圈又一圈，一直缠到指尖，就跟木乃伊似的。

“没有的事。谢谢你，帮了大忙了。”

嵯峨岛不停地鞠躬致谢，美树子问道：“昨天是有UFO降落到这儿了吗？”

“是啊，没看到可真是遗憾。”

“是来干吗的啊？”

“说不准。不过我觉得大概是屠牛事件吧。”

“屠牛是什么鬼？”

由美正准备询问，茜弹了弹烟头：“等等，这是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吗？”

星园将一根手指顶着下巴，歪着脑袋。和夫也竖起了耳朵。确实

能听到声音，是汽车的引擎声。可是财野离开还不到二十分钟，不会这么快就把警察带来。

星园靠近窗户，用优雅的姿势向外看了看：“哎呀，是财野先生的车子啊。他回来了。”

由美提心吊胆地说道：“不要啊！为什么他会回来呀？那家伙可能是杀人凶手啊！”

不一会儿，财野进来了。或许是风吹的缘故，他的头发乱糟糟的。

“真不走运，没办法了。”财野的语气透露着无奈。

“怎么了？”星园问道。

“就在前面不远处，雪从山体的坡面上落了下来阻断了道路。应该是风的影响吧，发生了轻微的雪崩，过不去了。车子陷进雪里，差点儿就动弹不了了。”

财野不快地抖了抖沾湿的袖口，鞋子和裤管口也被泥水弄得湿漉漉的。这副模样说明他经过了一番鏖战，才努力将陷进雪里的车推回了道路上。

“不好意思，我去换换衣服。”财野没等其他人回话，就迅速出去了，只留下众人面面相觑。

美树子泄气地说：“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茜回应道：“看来是的。”

麻子说：“但是必须跟警察取得联络啊。”

和夫也赞同道：“对，得赶快。”

“但这里没有电话啊，”由美像是在闹情绪似的，“要怎么联络警察？”

茜说：“只能步行下山了。”

“什么？到山下距离不近，而且风又很大，谁来下山呢？”美树子表示不满。

嵯峨岛从一旁说道：“滑雪下去如何？这样的话就算有雪也不影响速度。”

茜说道：“不好说啊。这儿是露营地吧，会有滑雪用具吗？”

星园弹了个响指：“对了，我们来的途中有别墅区吧。去那儿可比下山到镇子里要方便多了。去别墅区借个电话就行了。”

“哇，星园先生好聪明。”

正当由美欢呼着时，财野悄无声息地回来了：“很遗憾，现在这个季节别墅区应该是没有人的。那儿是避暑地。”

“什么？没人吗？”由美立刻就气馁了。

星园又说道：“不，就算没人，只要有电话就行。虽然门是关上的，但照现在这种情况可以解释成紧急避难，不会被追究非法入侵的。”

“这恐怕也不行——”财野一边在炉子上烤着手，一边说，“没有通电话线。昨晚社长说过，这里既没通气也没通水，那附近也是没有通电话线的。通信公司是不会专门照顾如此偏僻的别墅区的。”

“没通电话线，那别墅里的人该怎么办呢？”

由美的语气像是在责难似的。财野仍然面无表情：“好像是在用手机。从这儿也能看到秩父的街道吧，距离也不远，应该是有信号的。所以不是特别不便的话，也不用特地拉电话线过来。”

茜问道：“小麻，我的手机呢？”

麻子一脸抱歉的样子：“在事务所。您说过，不想在旅途中被电话骚扰。对不起。”

茜咬了咬嘴唇：“噢，我说过这种话啊——抱歉了。”

美树子说：“喂，由美，你没带手机吧？”

由美回答道：“怎么可能带嘛，又不是高中女生。”

高中女生会带手机，大学女生就不带吗？和夫一边想，一边攥紧了口袋里的传呼机。这是前天Culture Creative部发给他的，但在此

时，这玩意儿毫无用处。

“不过，财野先生，”星园还没放弃，“会不会有手机忘在别墅里呢，或者有其他的什么东西放置在那儿？是不是值得去找找看呢？”

可是，财野摇了摇头：“行不通吧。云层这么低，风又这么大，这附近信号不好，打不通电话的。”

“没有滑雪用具吗？”嵯峨岛也不肯罢休。

“没有。”财野爱搭不理地说道。

星园皱了皱他那漂亮的眉角：“也就是说，我们没法与山下取得联系吗？”

美树子茫然地说：“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很遗憾，是的。”财野回答道。

和夫毫无办法，只得抄着胳膊。没有电话，汽车作为唯一的交通工具也开不了。看来只能步行下山了。这里距离东京市中心明明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但众人却身陷囹圄，无法将眼前发生的杀人事件通知警方。这情形活脱脱像一出愚蠢的喜剧。

茜打破了许久的沉寂，幽幽地说：“这是遇险吧？我们现在遇险了啊。”

“遇险？”由美吃惊地重复道。

原来如此，除了“遇险”，或许没有其他更合适的称谓了。房间点上了暖炉，暖洋洋地，几乎没有紧迫感，但这种情形确实是不折不扣的遇险。

“呃，倒也没有那么夸张啊。”茜苦笑道：“小麻，稿子要在今天之内交给福泽吧？”

麻子回答道：“对，在傍晚六点前？他会带着稿子直接去印刷厂。”

星园露出了微笑：“对啊，事务所应该也清楚我的日程表。”

“我也跟公司说过会在下午返回。”财野赞同地点了点头。

美树子惊讶地说：“哎？你们是在说什么呀？”

“所以，大家预计会在今天下山的。”茜耐心地解释道：“如果没有回去，外面会大乱的，尤其是对我的执念深似幽灵的那位阴暗编辑。”

“啊，是这样啊。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接我们的。”由美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

“就是这么回事。当地的消防队会开着除雪车来，或者是自卫队开着直升机来——毕竟我们是遇险了啊。”

茜说完后，美树子松了一口气：“什么嘛，真是的。草吹老师说什么遇险嘛，害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不过，回去后情况肯定会很糟糕啊，”茜甚是厌倦，用男性的声色说，“又是遇险，又是碰到了杀人案，他们多半会对我说‘老师，请以暴风雪山庄为舞台，融合冒险等悬疑元素，写一部浪漫的爱情故事吧’。”

麻子也叹着气：“您是在说奇想社的鹤木先生吗？他似乎会这么说的，毕竟很重视作品的话题性。”

“小麻，记下来。”

“好。”

“鹤木先生来电话的话，就暂时跟他说我不在家吧。这种廉价的设定我是绝对不愿意写的。”

“好。”麻子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之前那本笔记本，在上面奋笔疾书。

由美说：“草吹老师，您之后会很辛苦吧。电视台和报纸杂志一定会追着您转的。”

“对啊，暂时是不能出门了。”

茜正说着，星园便微笑地向和夫递了一个眼神。自家的老师总是可以偶然增加表现自己的机会。

财野说：“看来等到傍晚会比较好。与其强行下山，等待救援或

许还更快。”

由美托着腮说：“没办法，就忍到傍晚吧。”

嵯峨岛也阴沉地说道：“确实——不过，实在是对不起你们的社长了。”

好不容易回避了这件事，没必要再次提起吧——也许是跟和夫想到一块儿去了，由美露骨地皱着眉头，盯着嵯峨岛。

不过，警察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杀人案也确实是个问题。

星园若无其事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杉下君，你跟我来一下。”

和夫也站了起来，追随着那迈向大门的修长身姿。

11

【和夫与星园一同再次调查现场。希望读者这次也来寻找一下线索。星园断定，两组脚印是凶手留下的。这种说法完全正确。】

和夫与星园一起来到了岩岸的小屋。狂风丝毫没有要停止的迹象，发出尖锐的声音从耳畔呼啸而过。星园站在小屋的入口，回过头来。深邃的眼窝里，那冰冷的目光炯炯有神。

“杉下君，我一个人可能会看漏东西。你能否也帮忙看看，有没有值得注意的线索？”

“好的。”

和夫什么也不过问，只是点了点头。从餐厅出来时他察觉到，星园想要寻找解决这起突发事件的线索。星园并非警察，作为一介平民，或许不可能查得出杀人凶手的真面目，但他却准备直面困难。于是，和夫也抱有一丝淡淡的期待。他期待着星园凭借那奇特的思考能力——一眼就看出和夫邀请女孩子去居酒屋——发挥他的想象力，能够发现蛛丝马迹。如果可能的话，就算是当个侦探助手或是跑腿的，他也心甘情愿。

“好，走吧。”星园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手套，“为了以防万一。”

“指纹吗？”

“对，虽然刚才没戴手套就进去了，但并没有碰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再留下多余的痕迹了，不然会干扰警方办案的。”

说完，星园就戴上了手套。和夫也效仿着。本来是为了防寒带来的，没想到竟然在这种地方起了作用。

星园哧溜一下敏捷地钻过了门的缝隙。和夫在后面跟随着他。

此刻，和夫正眼看到了尸体，这让他战战兢兢地移开了视线。无论看多少次也没办法习惯的。这并非恐惧，而是不敢直视。这是一个

物体——一件有着人类形状的物体。昨晚之前还活蹦乱跳的，现在却纹丝不动。这让看到它的人感到不安。究竟是对死亡这种现实感到原始性的恐惧，还是害怕将他人变成这种状态的行为和意识呢？然而，和夫突然怒火中烧。和夫的眼角瞥着岩岸那横跨在地上的足尖，一种类似于丹田怒火的热意难以抑制地喷涌而出。虽然这位大叔很难给人留下好印象，但没人有权利这么做。尽管不知道是谁，但自己绝对无法原谅干出这种荒唐行径的家伙。不知不觉间，和夫更觉得窝火了。

“杉下君，别傻站着了，你也来调查一下吧。这种地方我可不愿久待。”星园一边探视着桌子下面，一边说。

于是和夫也行动起来。不可思议的是，恐惧感减轻了。也许是怒火平息的缘故，身体的颤抖也停止了。室内残存着暖炉的温度，暖暖地，但不会像刚才那样捂出冷汗了。

两人开始进行调查。调查的范围不大，毕竟小屋空间有限——左右两张大的双层床，中间的桌子和矮凳，入口左手边的衣柜。

床是木质的，样式朴素，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结构上差不多就是由圆形的四根支柱和两张木板组成的。左边的双层床上下两层都只是光秃秃的木板，只有右边上铺放有被褥。和夫攀登到梯子的一半，头差点撞到天花板。他掀开被子，里面只有人睡过后留下的一点点凹陷，并没有血迹或是凌乱的痕迹等引人注目的发现。

床外侧的窗户上挂着淡绿色的窗帘。窗帘之间留有些许空隙。昨晚，和夫从空隙中瞥到了岩岸的身姿。这么想来，那是他最后的样子了，可和夫想不起岩岸当时是什么表情，这让和夫感到有些遗憾。

里面的墙壁正中间靠近天花板的位置，钉子上挂着一盏老式的煤油灯，煤渍将玻璃熏得浑浊不堪。煤油灯的两边还有几根钉子——原本应挂在那里的东西，如今都分别放在了地上。其中一个是沾有血迹的登山锹，另一个是登山绳。绳子就缠在岩岸的脖子上。

“老师，绳子上的结，”和夫示意着绳子末端绑在床脚处的位置，“会不会有什么线索啊，比如特殊的打结方式之类的？”

“啊，你说的是水手结吧。独特的打结方式可以成为查明凶手的线索。”星园蹲在登山锹前，微微抬起头，“但你仔细看看，这只是普通的死结，任何人都能简单地打出来，似乎不能成为线索。”

“啊，是呢。”

确实是普通的打结方法。看来星园早就看穿和夫的想法了。

“对了，杉下君，你去查看一下地板，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掉在地上了。”

“地板上吗？”

“对，悬疑剧中经常会有口红或隐形眼镜掉落到地上的桥段。”

“会有这么凑巧的东西掉在地上吗？”

“只是打个比方啦，当然不会有这种东西掉在地上。无论什么东西都行，就算是一根线头，说不定也能成为线索。”

和夫按照星园的吩咐匍匐在地上。他磕磕碰碰地来回爬行，也钻到了床底下，但还是没发现什么。地上就只有嵯峨岛刚刚踢飞的水壶以及散落在床边的岩岸的鞋子。鞋子里连一丝灰尘都没有。看来现实的调查并不像电视剧中那般顺利。

“什么都没有。”和夫站了起来。

“是吗？太遗憾了。”

星园说完，打开了衣柜的门。里面只挂着一件岩岸昨天穿的双排扣大衣。衣柜的前面放着一个旅行包。星园将目光投向旅行包，说：“杉下君，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若是一个人打开，后续可能会有些问题。两个人在场就没关系了。”

“擅自打开没问题吗？”

“要做好被警察训斥的准备喔。”星园迅速打开了旅行包。

“希望只是被训斥一顿就完事。”

和夫探出身子，可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换洗的衣服、洗漱用品、电动剃须刀——就只有这些了。这些行李很适合男士进行两天一晚的旅行，没有一件东西能成为线索。

“什么都没有啊。”

“是啊。”星园拨弄了一下挂在衣柜里的大衣，“我这边也毫无收获。”

上衣和裤子挂在同一个衣架上。口袋里有钱包、名片夹、钥匙扣、卡包、手绢、纸巾，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星园机械地打开了钱包。

“这么做合适吗？”

“一不做，二不休。杉下君，你看。”

星园将钱包展示给和夫看，里面虽然没有巨款，但对和夫这样的普通上班族来说，钞票还是挺多的。

“噢，果然是有钱人呢。”

“不，问题不在这里——凶手并没有把钱拿走。”

“那就不是谋财害命了？”

“没错。你瞧，卡片塞得满满的，也没有被抽出来，所以不是偷盗——不过，在这深山老林里根本就不会有强盗出没吧。”星园说完，将取出的东西正确地放回了之前的口袋里。

“什么发现都没有啊。”

和夫说完，星园便装酷地耸了耸肩，懊悔地说道：“虽然我有所预料，但果然还是白跑一趟。凶手做事相当谨慎，连一条线索都没留下。”接着又说，“这里的搜索看来可以停止了。杉下君，我们回去吧。”

和夫叫住准备走出小屋的星园：“老师，那个该如何处理啊？”

“哪个？”

“躺在那边的岩岸先生。”

就这么任凭尸体躺在地板上，总觉得有些难以接受。至少要把他放在床上吧。

“是啊，你的心情我理解，”星园伸出一根手指左右摇晃，“但也没有办法呀。如果对尸体多管闲事的话，那可不是被警方训斥一顿就能了事的了。”

“也是。”

伴随着一丝牵挂，和夫与星园一起走出了小屋。突然，狂风迎面扑来，星园那微微的卷发被风吹得凌乱。

走下三级台阶，也许是对搜查上了瘾，和夫无意地看了看地板下面。然而，地上只有裸露出来的土壤。回廊的下面并没有积雪。里面只塞着几片壁板，也许是修补工程时忘记的，连一块垃圾也没有留下。

星园被风吹得眯起了眼睛。他抬起头，注视着雪地上留下的脚印。他伫立在雪中，将一根手指抵在眉宇之间，专心致志地思考着什么，那样子与名匠倾注心血雕琢出来的风貌相得益彰，宛如在欣赏着美原高原美术馆 [1] 的明信片。

“杉下君，仔细看看这些脚印，”星园用老练的声音说道，“一共有三组。”

“嗯。”

这些脚印刚刚看到过了。三组脚印连接着小屋和左侧大路扫雪的痕迹。

“哪些是过来的、哪些是返回的，你看得出来吗？”

“不，看不出来啊。”和夫回答道。脚印受到风化作用而变得干瘪，几乎成了椭圆形的凹槽。别说大小和鞋子的特征了，就连前后也难以区分。凶手恐怕已经预料到，脚印到了早上就会变成这副模样，于是便若无其事地留下脚印走了。这家伙真冷静。

“看不出来，对吧？也就是说，这些脚印是我们发现惨案的很久之前，即昨天深夜留下来的。新留下的脚印会更加清晰，明显不是这样的。”星园又像老样子，将一根手指竖在脸前指向天空，装模作样地说着。

“老师，只有我们俩的时候能不能别这样呀？没必要在我面前立人设啊。”

“嗯，什么？”

和夫示意着星园竖向天空的那根手指，说：“就是这个呀。”

星园赶紧将手缩了回来，难为情地说：“不好意思，已经成习惯了，一不小心就……”

“这是职业病啊。”

“对——一不小心就开始耍帅了。”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也会这样吗？”

“嗯，回过神时已经摆好姿势了——哎呀，就别在意这个啦。”星园清了清嗓子，掩饰着他的脸红。“不过关键在于脚印哦——从这种状态来看，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了。”

星园不安地说着。大理石雕像一般的美男子那副不好意思的样子甚为有趣，但继续追问他也太可怜了。和夫就此打住，干脆地赞同道：“确实如此。”

“有一组脚印应该是岩岸留下的。”星园似乎还是很难为情，“昨天分配小屋之前大家在用晚餐，所以他只有在回屋睡觉时才经过了这里，有且只有这一次。”

“是的。”

“岩岸先生只经过了这里一次，没有再出来过，所以只留下了一组脚印。”

“这样一来，剩下的两组脚印就是——”

“对，肯定是凶手留下的。凶手过来时以及行凶后返回时留下的脚印。”星园似乎找回了状态，自信满满地说着。

“可是老师，会不会有诡计之类的呢？”

“诡计？”

“对啊，虽然现实并不是电视剧里的情节，但剧里也会有在雪地足迹上捣鬼的桥段吧。”

和夫说完，星园便问道：“捣鬼？比如用怎样的方法呢？”

“嗯，比如说踩着已有的脚印再走一次，往返就只留下一组脚印了。”

“杉下君，你仔细看看，脚印重叠的痕迹在哪儿呢？再怎么小心翼翼也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行走，连一个错位的脚印都没留

下，这也太不自然了。这些脚印都是干净而笔直地连接小屋和左侧大路的，你说的诡计是行不通的。”

“确实如此——那么使用高跷或雪橇就不会留下脚印了啊。”

“也是行不通的。这里有留下一丁点那种可疑的痕迹吗？只有脚印啊——我可以断定，一组脚印是岩岸先生留下的，另外两组脚印则是凶手留下的，没有错。”

星园更加自信地说着，如此一来和夫便也没有异议了。诡计只是一时的想法而已。这里没有可疑的痕迹，三组脚印之中有一组是被害人的，那么只能断定另外的两组就是凶手留下的。既然没有其他的脚印，那就没有别的可能了。

和夫说：“老师，那我昨晚听到的声音果然就是凶手的了。”

星园稍微放松了嘴角：“噢，那场打情骂俏吗？”

“不，我觉得不像打情骂俏。当时我一心以为那是女人的声音，不过这应该是我的误解，也有可能是男人的声音。到底是男是女我并不清楚。”

“特征呢？认不出是谁的声音吗？”

“没办法，我想不起来。”

和夫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努力回想那个声音的特点，但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越是回想，就越是与记忆之网擦身而过，这让和夫很是心烦。

“真可惜。如果知道是谁的声音，案件一下就能解决了。”

“嗯，我也很着急。那绝对是岩岸跟凶手争执的声音。但很抱歉，我的记忆很模糊。”

“你没必要道歉，我又没有责备你。想不起来也是没办法的事啊。”星园掷地有声地鼓励道，“不过，当时的脚印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我的想法正确的话，你无意中听到争执的时候应该有两组脚印，即岩岸先生和凶手去小屋所留下的。”

“嗯，不过这我也不知道。天色太暗，我看不太清楚脚下。”

那时，岩岸会把谁带进小屋，和夫并不感兴趣，所以他也没想要去观察脚印。事到如今，和夫感到后悔，要是当初再仔细瞧瞧该多好啊。

“那太遗憾了。不过天色太暗，这也正常。”星园又安慰道，“总之，昨晚造访此处的肯定就只有一个人了，这些脚印就是证明。”

“是我听到的那个声音的主人吧。”

星园一本正经地点点头：“不错。”

和夫望着管理栋，说：“应该就是在那儿的某一个人吧。”

星园说：“没错。刚刚财野先生发现尸体的时候，只有凶手装作一副吃惊的样子。此人若无其事地混在其他人中演戏，内心却在阴笑啊。”

“真是过分的家伙。”

和夫的胸中再度燃起了怒火。星园默默地眺望着管理栋。从他端正的侧脸，能看到愈加敏锐的眼神。他跟和夫一样，正在压抑心中的怒火吧。风撩乱了柔顺的头发，让它翩翩起舞。

短暂地沉默之后，星园嘟囔道：“我们走吧，杉下君。”

沉静的声音随风而逝。

注释：

[1] 美原高原美术馆位于日本长野县上田市海拔两千米的美原高原上，是一座户外雕塑花园。这座露天美术馆占地四万平方米，拥有三百五十件户外雕塑。

12

【星园的询问开始了。他确认了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当然，只有凶手在说谎。之后，和夫被委任了一件麻烦的差事。】

两人暂时没有返回管理栋，为保险起见，决定调查一下其他小屋的脚印。如果凶手在昨晚大家解散后从自己的小屋里出发的话，那就得多留下一组往返的脚印。和夫的这项提议被采纳了。

然而，他们却徒劳无功。就像发现尸体的骚动时所看到的麻子的脚印一样，每个小屋前的脚印都是昨晚和今早的混在了一起，没办法分清哪一个脚印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看来凶手连这一步都算好了。”星园苦笑着，和夫也难掩失望之情。

他们放弃了，回到管理栋的时候，在后门处回望雪地。雪地上留下了凌乱的脚印，对面能够看到岩岸的小屋。小屋左侧是穿行在雪地上的圆形痕迹。那是神秘怪圈。

和夫问道：“老师，那神秘怪圈是什么东西啊？”

星园皱了皱他那漂亮的眉头：“目前我也不清楚啊。为何做出这种东西呢？”

“不过，这是凶手做的吧？”

“估计是的。如果岩岸先生没有看到雪就想要画圆圈的习惯，那么除了凶手之外就没人会这么做了。”

“凶手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星园一筹莫展地耸了耸肩：“怎么说呢？或许去问问嵯峨岛先生会比较好，毕竟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餐厅里，嵯峨岛一群人无所事事地围在暖炉前。乍看之下这是一派悠闲的景象，可以印在宣传手册上，写下“远离城市的喧嚣，悠然

自得地放松心境”的宣传语。然而，每个人的脸上都阴云密布。从冰天雪地的外面回来的星园与和夫迅速加入他们之中。被冻僵的身子缓缓放松开来，非常舒服。

由美嗲嗲地问：“星园先生，你去哪儿了呀？”

星园含糊其词地说：“呃，稍微有点事。”

茜静静地吐着烟圈：“没必要藏着掖着的吧。你去小屋看过了吧？如何，有什么新发现没？”

“非常遗憾，什么都没发现。凶手似乎没有留下线索。”

听到星园的回答，财野困惑地叹了一口气。

和夫没见到麻子，便往厨房里瞅了瞅。厨房里，一个身材娇小的人正踮着脚往大锅里看。

和夫问道：“你在做什么？”

麻子隔着热气，笑眯眯地回过头说：“啊，是杉下先生啊。我在准备午餐。”

这么说来，从刚刚的骚动开始就没有留意过时间，现在早就已经过了晌午了。原本打算中午就离开这里的，可现在早已抛诸脑后了。就算是处在杀人事件引发的混乱之中，活下来的人肚子也会饿——虽说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想想还是觉得有点可笑。

“只有这些东西了，真是抱歉。”麻子遗憾地摇了摇方便面的袋子。杀人事件和方便面——总觉得这种组合有点滑稽。这是社会派推理小说中常出现的那种平淡无奇的杀人现场。和夫苦笑着，麻子则在他的眼前将面饼扔进了大锅里。

简单而朴素的午餐结束后，等待麻子分配咖啡的间隙，星园开口道：“其实我有一项提议，大家能否听听看？”

“是什么？”财野问道，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嗯，不管怎样，救援来临时应该都是傍晚过后了，而且警察恐怕要到天色暗下来之后才会抵达。所以，作为案件相关人员，在警察来之前我们最好还是整理一下信息。警察的搜查若是烦琐的话，我们可就回得更晚了。”

美树子感到很意外，说道：“案件相关人员——我们是相关人员吗？”

嵯峨岛似乎感觉事不关己。“从现在的情形来看，我们毫无疑问就是案件相关人员。”

茜懒洋洋地挠了挠脖子：“是的，或许就像星园君说的那样，与其之后被问这问那的，还不如果断地早点儿整理清楚，这样才不麻烦。”

“警察会审问我们吗？”事到如今，美树子都还能说出这么优哉的话。

“那不是当然的吗？美树子，我们可是杀人案的相关人员啊。”由美说道，眼睛偷偷地瞄着财野的神色。方才茜说过，财野是凶手的可能性很高。这让由美很在意。

美树子不服气地说：“不要！明明跟我无关的！”

由美又注意着财野，说道：“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跟我也无关哦。”财野从刚刚开始就面无表情，只是一言不发地坐着。从他冷峻的侧脸完全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好了好了，你们俩，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之后会讨论的——那么，我希望大家配合，稍微整理一下情况。”

星园说完，由美和美树子终于噤了声。

“首先，如同大家所见，岩岸先生是被凶手拿登山锹打晕后，用登山绳勒住脖子杀害的。”

“啊？登山绳就是登山时使用的那个东西吗？”由美迅速打断了星园的发言，“我的小屋里也有登山绳，就挂在墙上。”

“啊，我那儿也有。”美树子也说道。

由美接着又说：“登山绳就是那根绳索似的东西吧，跟登山锹和老式的煤油灯一起装饰在墙壁上的。”

“对，就是用了那根绳子。”茜从一旁插嘴道，“我那儿也挂有登山绳，估计岩岸先生的小屋里也是一样的。凶手好像就是用了它。”

于是，住在小屋的所有人都确认之后，如同和夫所想的那样，所有的小屋确实都采用了同样的装饰。

“凶手是在昨晚使用绳子行凶的，”星园说，“问题在于时间。如同大家所见，现场留有脚印。我认为脚印是凶手留下的——但凶手是几点钟去岩岸先生的小屋的呢？”

“是要确认我们的不在场证明吗？”茜明白了星园的意思，“如果调查清楚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说不定就能知道凶手是谁了——你是这个意思吧？”

“没错，话是这么说没错，”星园有些闪烁其词，“但是，我并不愿意怀疑大家才确认大家的不在场证明。所以，如果——我是说如果，万一我们之中真的有杀害岩岸先生的人，那么能否开诚布公地自己说出来呢？我既非警察，又非检察官，并不打算定罪。可以的话请诚实地告知我们，如果是因为什么缘由而不得以为之，我也会竭尽全力地拥护你。我会对警察那没有分寸的审问发起抗议，如果有量情减刑的余地，我也乐意站在法庭上做证。怎么样？现在为时不晚，是可以自首的。能否请你站出来呢？”

没有人回答。由美又偷偷地瞄着财野的表情。星园好像有点沮丧：“行不通吗？没有办法坦白啊。”

“看来对方并没有那么天真。”茜露出了嘲讽的冷笑——并非对星园，而是对没有站出来的那名凶手。

“没办法了。星园君，我们来确认吧。包括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在内，我们把情报整理清楚后交给警方吧。”

“对啊，没办法了。”星园似乎有点若有所失，“首先是岩岸先生的行动——晚餐应该是在九点左右结束的吧。”

“是九点刚过。”麻子补充道。

“是吗？是九点刚过啊——之后有没有人见过岩岸先生？他马上就回小屋了吧。对不对，财野先生？”

被星园这么一问，财野缓慢地抬起了头：“嗯，他应该是直接回小屋了。”他的语气冷冰冰的，从刚才开始态度似乎就很冷淡。明明或许能够查明凶手，但却感觉不到他积极参与的热情。这么说来，方便面也是托付给麻子准备的。不过，仔细想来，自己公司的社长被杀了，就算他不是那种会震惊或是悲伤的人，一想到后事处理的麻烦，

他也会觉得头疼吧。尤其是财野还常伴社长左右，后续的全部事务说不定得由他一个人来妥善处理。满脑子都是这种事的话，展现出现在这种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是建立在他不是凶手、不会战战兢兢地担忧何时会暴露的前提下。

“其他人呢？有没有在晚餐后见过岩岸先生？”星园扫视着所有人。

“我不知道。”由美回答道。嵯峨岛和茜也摇了摇头。

“那么，岩岸先生就是晚上九点多回到小屋的了。所以，行凶时间就在昨晚九点多到今天早上天亮之前的这段时间了。天亮后行凶是不可能的，毕竟有可能被其他人看到。我认为定在六点左右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岩岸先生就是在昨晚九点至今早六点之间被杀害的。有人有其他的意见吗？”

“应该没错了。”茜代表众人回答道。

“那么接下来，我将要询问各位在这段时间内都在哪里、在做些什么。关于不在场证明，我希望各位都各自陈述。估计警察也会讯问的，咱就先汇总一下吧。”

听到星园这么说，和夫暗自窃喜。他非常佩服星园的手腕。和夫在岩岸的小屋前听到争执是在十一点左右——本来为了确认不在场证明，只需询问十一点前后的行动即可，但星园却是问个大概，并没有限定时间。凶手应该不知道和夫在偷听，星园将此按下不表而询问大范围时间内的行动，容易让凶手漏出破绽。星园一定是这么考虑的。表面上是若无其事的美男子，做事却出乎意料的无懈可击。

“那从我开始吧。我这边比较简单。”茜率先开口道，“晚餐结束是九点多吧。之后我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小屋工作了，结束的时候应该是清晨五点前，然后就睡觉了。总觉得像小学生写作文似的，但真的就仅此而已。”

“非常明晰，很不错。”星园说道，“你在晚餐后就一直待在自己的小屋里了，对吧？”

“嗯，你不信也可以，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把我从候选的嫌疑人名单中排除。”

“没有，我并不打算寻找候选嫌疑人——算了，也罢。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呢？”

“完全没有。今天是截稿日，我很急，无暇顾及周遭的事。”

“我明白了，就这样吧。接下来是财野先生，这段时间你做了什么呢？”

被星园这么一问，财野面不改色地说：“晚饭后，我便开始准备今天早上的早餐了。去泡澡的时间是十点左右吧，之后就在房间——我自己的员工房间里看书。睡觉时已经过了十二点。”

“你没见过岩岸先生吗？”

“是的。”

“这样啊……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别的什么？”

“嗯……没什么特别的。半夜有点冷，风声吹到耳边把我吵醒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几点钟的事。”

财野说完后，嵯峨岛用阴沉的声音嘀嘀咕咕地说道：“我这边也很简单。晚饭后我立刻就回到了小屋，在看这本书。”他指了指桌子上的外文书，“大概是凌晨一点前上的床。我感觉有点感冒，所以没去洗澡。就这些了。”

“嵯峨岛先生，你就在岩岸先生的隔壁吧，”茜说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动静或是惨叫之类的声音？”

“没，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睡觉都睡得很死。”嵯峨岛视线向上，不安地回答道。

“那接下来轮到我了。只用说明昨天晚上做了什么就可以了吧。”美树子似乎充分理解了要领，开始自行陈述，“我想想，晚饭后我跟星园先生和由美一起在二楼聊天，星园先生给我们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我们聊到几点来着？”

“应该在十一点前吧。”由美回答道。

“对，是十一点十分之前。”星园也说道。

美树子满不在乎地说：“所以，十一点十分之前我一直在二楼，然后就回自己的小屋睡觉了。就是这样。”

由美接着说：“我也差不多，回到自己的小屋，然后就睡了。”

星园问：“没去洗澡吗？”

由美皱起了眉头，不客气地说：“那里又脏又臭啊。”

看到由美说得那么不留情，茜苦笑着：“你们俩各自回到小屋就直接睡了吗？”

“对，没错。怎么了啊？”

茜弹了弹烟头，说：“没。我只是有些在意罢了。”

和夫也觉得有点意外。这两人给人的感觉像是在修学旅行，会折腾到深更半夜的那种吧。这么看来她俩的关系或许也并没有好到那种程度。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了。”麻子客气地说，“晚饭后，我把行李搬到了茜老师的小屋，然后就回到了这儿。九点半到十点半之间我在二楼。跟星园先生他们不同，我是跟杉下先生在一起的。”

星园扬起了一边的眉毛，向和夫投来揶揄的神色，好像是想说：干得不错嘛，杉下君。和夫回瞪着：哪儿有工夫开这种玩笑啊，老师。

“之后，应该是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吧，我又去了茜老师的小屋。正确的时间我记不清了。老师，您记得吗？”

“啊，这么说来小麻是来过的。不过我怎么可能记得时间嘛，当时我正窝在打字机前啊。”

“对的——时间大概是在十一点前。我放下咖啡壶后，询问茜老师还有没有什么事，之后就直接回自己的小屋了。回去后我就睡了，后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没有注意到什么特别的或是古怪的事。”

麻子说话相当干脆利落，没有停顿。和夫暗地里看着麻子的态度，并不觉得她是在说谎。

“那么接下来该轮到我了。”星园做作地竖起一根手指说道，“我跟由美和美树子待在二楼的时间是在十一点十分之前，这与她们俩的证词是一致的。然后我就回了小屋，写了一些东西。十一点过一会儿的时候杉下君来找了我。”

“是的。”和夫点点头。

“我跟杉下君聊了会儿天，他在接近十一点半的时候回去了。之后我就跟大家一样，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

茜问道：“星园君，你也没去洗澡吧？”

“嗯，这个季节一天不洗也没关系的。不是自己家的浴室总会让人平静不下来。”星园微笑着回答道，“这是我的习惯。那么最后就是杉下君了。”

“好的。”和夫被催促着，开了口，“我想想，晚饭后，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去了二楼，发现麻——早泽小姐在那儿，于是我们两人便站着聊了会儿天，时间大概是九点半至十点半，跟早泽小姐说的一样。之后我就去洗澡了。我并没有见到财野先生，跟他错过了。然后我去了星园老师的小屋，时间是十一点刚过，待了三十分钟左右，没有错。后来我就回到这里睡觉了。我没有注意到什么奇怪的事。”

没有人提问。星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样看来，没人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啊。十一点之前有些人可以明确地确认彼此所处的位置，可之后大家都各不相同了。”

“不用想也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毕竟是在大半夜嘛。”由美毫不掩饰地说道。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一定有人在说谎。十一点左右，和夫偶然听到的那个声音——从刚才的发言来看，谁是声音的主人都不足为奇。嵯峨岛和财野都表态说，晚饭后一直都是一个人待着的。由美和美树子在十一点十分之前就从二楼下来了，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行动。麻子在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去茜的小屋露了面，而在那之后，两人都未必没有去过岩岸那里。所有人在那段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的，谁去岩岸的小屋都不足为奇。确实有人说了谎，隐瞒了自己独处时去过岩岸的小屋这一事实。和夫悄悄地扫视桌旁的一张张脸，当然，不会有人将自己说谎的事实写在脸上。

“如果各位所说的话属实，”星园不慌不忙地抱着胳膊，“那么，昨晚我们之中就没人去过岩岸先生的小屋。”

“大家说的都是真话，当然如此喽。”茜说道，言语之中透露出反讽的意味。

“可是，草吹老师，”星园撩了撩他柔软的头发，“凶手说不定真的不在我们之中。”

“没错，我也想这么说。”嵯峨岛突然用阴沉的声音插嘴道，“凶手是从外面来的吧。”

由美问：“外面？从哪儿？”

嵯峨岛抿嘴一笑，歪扭着他那张猴子似的脸：“从天上来的。可别忘了神秘怪圈哦，那是UFO着陆的痕迹。”

茜惊讶地问：“你是说凶手是外星人吗？”

嵯峨岛冷静地说：“有这种可能性。这是屠牛事件啊。”

美树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屠牛？这是啥？你刚刚也说到过。”

对啊，方才还说过这事儿。屠牛事件是什么啊？不过这位大叔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有这种想法呢？他是脑子坏掉了吗？和夫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其他人似乎也是同样的想法，瞠目结舌地盯着这位寒酸的中年男子，仿佛他才是外星人一样。就连精神涣散的财野也一脸茫然。

“所谓屠牛事件，就是外星人进行的活体实验。”房间里的气氛一样子降到了冰点，可嵯峨岛并不在乎，一本正经地说，“最近，美国的俄亥俄州和艾奥瓦州相继发生了怪异的事件：农场的牛被杀了，而且还是格外诡异的方式。比如，有一头牛的侧腹部被开了一个圆洞，肚子里的内脏全都从洞里掏了出来。洞的切口干净利落，就像是用激光刀切开似的。而且尸体上没有留下一滴血。这种屠杀方式以人类的科学技术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怎么样，很有意思吧？”

嵯峨岛询问大家的感受，可是并没有人回答。他并不在意听众的反应，进一步探出了身子说：“有的牛只有全身的皮被剥了下来，有的牛只有舌头被拔掉了，有的牛只有耳朵和眼皮被割了下来，还有的牛就像从高处坠落似的，只有四根腿骨粉碎——尽是些稀奇古怪的屠杀方式，共同的特征是全身的血液都被抽干了。”

“这是外星人干的吗？”美树子胆战心惊地问。她究竟是害怕嵯峨岛讲的话，还是害怕他本人呢？

“当然喽。人类是没办法采用那种屠杀方式的，而且也没有必要

这么干。此外，现场周围没有留下人类的脚印或是汽车的胎痕等任何一种痕迹。而且，事件发生的夜晚一定会有消息说在现场附近的上空目击到了UFO。”

嵯峨岛的语气开始渐渐地充满执念：“来到地球的外星人中，有仅为调查地球生命及生态而来的非常友好的种族，也有称不上友好的种族。这类种族冷酷无情，会毫不犹豫地夺走地球上的人或动物的生命。不过在他们看来，地球人只不过是低等的实验生物罢了，就像我们把小鼠或兔子用于动物实验那样。毕竟地外智慧体所具有的文明形态跟我们根本不同，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他们。他们的伦理观和宗教观与我们也有着云泥之别。”

“所以不止屠牛，外星人也会杀人吧？”助兴的已经只有美树子一人了。

“当然也有这方面的报告。一九四三年发生在新西兰的事件中，两名农夫被外星人烧死在玉米田里。事件发生在大白天，外星人从降落到田地的UFO里出来了。据说它们打算将农夫带到UFO里，但却遭到强烈的抵抗。它们便用安装在胸口上的装置烧死了两人，尸体瞬间就化为一团焦炭。那个装置多半是使用了高纯度的钻石或其他矿物制成的红外线枪。此事被附近的农户目击。在大惊失色的目击者面前，外星人不紧不慢地乘上UFO飞走了。”

嵯峨岛用更为阴沉的语气接着说：“此外，也有案例跟本次的杀人案相似。一九七六年还是一九七七年——年份我有点记不清了——英国北部发生了一起事件。夜晚，农民夫妇正在睡觉，院子里突然传来强烈的撞击声和刺眼的强光。夫妇俩惊得一跃而起。来到他们房间的是身穿银色防护服、头戴头盔的外星人。它身高近三米，头盔中的面庞呈深紫色，这证明了它并非人类。跟新西兰的案例中一样，这名外星人也打算将丈夫带走，妻子便拿起猎枪进行抵抗。不过，子弹全部都被防护服弹开了。夫妇的抵抗非常激烈，外星人便判断带走丈夫是不可能的，于是它突然就勒住丈夫的脖子杀死了他。整个过程不足五秒，‘咔’的一下就结束了。也许是就此放弃了，外星人走出了屋子。接着，声音和光芒便消失在上空。英国的著名UFO研究者乔治·沃茨向幸存下来的妻子询问了情况，将事件写成了详细的报告。本次事件以妻子的名字命名，即杰西卡·里德事件。

此事件在我们圈子里面相当有名。怎么样，你们不觉得跟这次的事件很像吗？”

“我说星园先生啊，凶手会不会是从外面潜进来的呢？”由美果断

地无视了嵯峨岛所说的话。嵯峨岛被人转移了话题，带着一副难以言状的怨念之情闭上了嘴。

“嗯……如果凶手不在我们中间，或许可以这么认为。”星园若无其事地坦然说道。

由美说：“嗯，肯定是这样。凶手在半夜里悄悄地潜了进来。”

茜说：“可是，要来这里必须得开车吧，况且这里又远离登山路线。汽车来了的话，我们就算是睡着也会有所察觉的。”

财野也说：“我没有听到这类声音。”

看来，大家都决定把嵯峨岛的话当成耳边风。星园将一根手指抵在眉间，耍着帅说：“这样如何——他在中途停了车，然后步行来的。如此一来，他就能不被任何人察觉地来到这里。”

“对、对，肯定是这样的。”由美举起双手赞同，“天色暗下来后就不会有人发现。他就是在半夜里潜进了社长先生的小屋。”

“要是像你说的这样，那他是如何知道岩岸先生的小屋是哪一栋呢？”茜噌噌地挠着头说，“我们是晚饭后才决定了每个小屋的分配情况，外面来的凶手应该不知道哪一栋小屋是目标。”

“老师，这样如何？”麻子客气地说：“我们在这儿用餐的时候他来到了附近，然后藏在了什么地方。傍晚，他确认了岩岸先生进入了哪一栋小屋，夜深人静之时便潜了进去。”

美树子佩服道：“哇，早泽小姐真敏锐，好厉害呀。”

星园点点头说：“原来如此，这种可能性确实可以考虑。这样的话，餐厅的那群厨师回去的时候说不定在路上看到了凶手停下来的车子。”

“星园君，这是行不通的哦。道路非常狭窄，只有一条车道。若是在中途停车，餐厅的人就回不去了。”

听到茜的反驳，和夫说：“不对，草吹老师。不用停到大路中央，只要停到别墅区的岔路就行了，这样的话就不会对道路的通行产生障碍。虽然距离很远，但昨天夜里风不像现在这么大，也不是没办法步行而来的。餐厅的车子经过的时候，他躲到路旁的草丛或是其他的藏身之处就可以了。”

“嗯，你这意见相当不错嘛。”茜妩媚地看着和夫，“不过啊，这就与刚刚小麻的说法矛盾了。岩岸先生回小屋是九点多，餐厅的厨师就是在这不久之前回去的。凶手此时正行走在路上，他又是如何看到岩岸进入了哪栋小屋的呢？”

“老师，这个问题我也解决了。”麻子说，“他并非晚上步行过来的，而是在白天就到了这里。凶手在我们到达之前很早就来了。他藏到了某个地方，确认了岩岸先生住哪一栋小屋。”

“非常精彩。我也是这么想的。”茜说完便嫣然一笑。看来她从最开始就都知道，只是为了试探大家才唱的反调。这位老师可不是省油的灯。

“与其想得这么复杂，”由美歪着脑袋说，“还有更简单的思路：餐厅的那群厨师就是凶手，他们在途中把车停好后折返回来。”

“哈哈哈，这我倒是没有想过。”茜有些吃惊，“太过于简单我才没有注意到，不过这个可能性也并不是零。可以认为他们之中的某个人留了下来。”

星园也点点头：“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

麻子有点踌躇：“不过还是有一个难点。无论哪种情形，凶手都必须在寒冷的雪地中一直等到作案的时间。”

“这并不难哦。”茜说，“登山家能够在距离珠穆朗玛峰峰顶只剩最后两成高度的地方野营。稍微熟悉登山的人应该是知道耐寒方法的。”

由美说：“对，一定是这样。”

美树子不安地说：“这样的话，此人就还藏在附近的雪中吧？”

星园竖起一根手指左右摇晃：“不，没可能的。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他一定趁夜下山逃跑了。”

茜抱着胳膊，一副抠脚大汉的样子。“这个思路也是可以考虑的。企图杀害岩岸的凶手知道对方会来这里，便追到这儿来，或是抢先来到这里，等到他晚上落单的时候便杀了他——这个情节没有破绽。小屋轻易就能闯入，比在东京的人群密集之地行凶要轻松许多。财野先生，你有没有什么头绪？岩岸先生有没有被谁盯上，或是有什么仇家？”

“您突然这么说我也回答不上来……”

“从刚刚开始你就心不在焉的，一定是想过吧？肯定是有头绪的。听说你们家的社长先生做的生意都不太干净，比如骗取了人家的土地而让其全家人都自杀了。”

“这太夸张了，又不是什么因果报应的故事。”

财野无力地笑了笑，茜却穷追不舍：“还是说你刚刚是在想别的事情，比如怎么从这里逃走？”

“怎么可能，请别开玩笑了。”财野困惑地盯着茜看，“您话说得太重了。我没有杀人，就算是——”

茜揶揄道：“就算是什么？”

财野表情僵硬地低着头：“不，没什么。总之你们怀疑错人了，我是清白的，我没杀人。”

“这话像是在哪儿听过——不过，你要是这么理解的话我道歉，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茜漫不经心地说着。她不太愿意与对手周旋。由美和美树子对望一眼，把怀疑的目光偷偷瞄向财野。

星园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用极为明快的语调说道：“算了，刚刚我也声明过，这是在整理案件相关人员的证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寻找凶手是无可奈何的事。不管怎样，我们有必要对周围进行搜查。凶手若是从外部进来的，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茜尖酸地指出：“也许这对彼此都会痛快点。”

由美担忧地说：“可是谁去呢？外面超级冷的啊。”

“是啊，狂风呼啸，很是危险，最好是年轻的男性行动吧。”星园若无其事地说道。所有人——除了嵯峨岛板着个脸外——都将目光投向了和夫。

和夫小心翼翼地问：“我吗？”

星园坦率地点点头：“你是最适合的了。嵯峨岛先生的烫伤还很不好受，财野先生也累了。”

“那老师呢？”

“我吗？我最怕冷了。”星园微笑着说。这里若是有电视台的摄像机的话，他那光芒四射的笑容会让全国的主妇一齐为之叹息。

老师，这怎么行啊？怎么能让我一个人去啊？和夫仰天长叹。当侦探助手也并不轻松啊。

13

【和夫出门去雪中进行搜查。天气恶劣，度假村与外界的交通中断了。一行人被困在了度假村里。】

“呀！”

“你没事吧？”

“啊——啊，我滑倒了，好痛啊。”

“来，我扶你起来。”

“啊，谢谢。”

“啊哈哈哈，麻子小姐，你跟雪人似的。”

“杉下先生，真是的，你太过分了。”

和夫将麻子小小的身躯从积雪里扶了起来。虽然隔着一层手套，但握着她那柔软的手让和夫的心情极度舒适。趁着一顿忙乱，和夫也顺便帮麻子掸掉了上衣的雪。麻子丝毫没有嫌弃的表情，就这样一直帮她掸雪也是不错的。

这场旅途出人意料地成了一趟愉快的搜索之旅。在星园的命令下，和夫正准备出发，麻子提出要同行。当然，和夫不可能有拒绝的理由。毫不夸张地说，他反而非常欢迎。

“没事了吧？”

“嗯，谢谢。我太不灵活了。”

“才没有的事，这儿本来就很容易滑倒。来，我们走吧。”和夫催促麻子继续前行。

狂风呼啸着拍打在两人的身体上，粗暴得令人胆战。冷空气从侧面和正面毫不留情地席卷而来，仿佛是要剜去他们的足底。脸庞被冷气冻得生疼，好像要结冰一般。

“我们要搜查到哪儿为止呢？”麻子问道。她微微耸了耸肩，为了抵抗猛烈的狂风而向前弯着身子。她头上戴的毛线帽子正好包住了耳朵，颇有一番北国少女的风情。

“总之，我们先去财野说的雪崩处看看吧。”为了不被风声掩盖，和夫大声地回答道。两人现在正沿着山路往下走。这条山路是连接度假村和外界的唯一通路。汽车轧过雪地的痕迹被风吹过后已变成了光溜溜的一片。被风刮到一起的雪堆结实地形成了一座座白色的小山。狂风呼啸、积雪覆盖，没有比这更难走的路了。

“雪崩或许是骗人的话。”

听到和夫这么说，麻子眨着她小小的眼睛，那睫毛长得令人惊叹。

“骗人的话？”

“嗯，你们家的老师也说过吧，财野有可能是凶手。他出于某种目的想阻止我们报警，便编造谎言说有雪崩。”

“这样啊。这我倒没有想过。杉下先生，你很聪明嘛。”

“没有的事。这谁都能想得到。”和夫开心地说。其实，在出门前星园还咬着和夫的耳朵说了悄悄话：财野是凶手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因此要确认雪崩的痕迹。可是，这并没有必要向麻子说明，就算是得到了麻子的赞赏也没什么问题。

“对了，麻子小姐。”和夫一步一步地慎重前行，张开了冻僵的嘴唇，“你跟我一起出来，不会害怕吗？你没想过我或许是凶手吗？”

“杉下先生吗？”麻子没有停下蹒跚的步伐，歪着头说，“要说我从来就没想过这种事，那当然是骗人的。不过，如果你真是杀害岩岸先生的凶手，在这里把我也杀了的话很快就会暴露的。我跟茜老师打过招呼，说是跟杉下先生一起去搜查。”

“啊哈哈，你是有备而来呀。”

“不是的，我只是告诉她我接下来的行动安排罢了。况且，我也不觉得会被你杀掉。毕竟我们才刚认识，互相都不了解。”

“你就不懂了吧。别看我这样，我有可能是那种看到可爱的女人就抑制不住杀人冲动的变态喔。”

“你吗？”麻子扑哧一笑，“真是这样的话，由美和美树子可比我更容易被盯上。而且，你认为岩岸先生看起来也像可爱的女生吗？”

“不，那就另当别论了。有些变态也好下流的大叔这一口哦。”

“没有哪种变态会有这么广泛的狩猎范围吧。”麻子毫无顾虑地呵呵笑出了声。她的态度感觉不到戒备心。虽然无法判断自己的人品是否得到了麻子的信赖，但至少没被当成危险人物，这已经让和夫很宽心了。

“好啦，玩笑就到此为止。麻子小姐，你怎么认为呢，凶手在我们之中吗？”

“怎么说呢？”麻子的神色突然凝重下来，“我不知道。我们之中的某个人是凶手？这就跟小说似的，是真是假我不清楚，总觉得没有现实感，感觉大脑应付不过来了。杉下先生，你怎么想的呢？”

麻子用真挚的目光回看和夫。和夫无法看透这之中是否有假，他也不可能有这么出色的本事来看穿女人的谎言。就算如此，和夫也愿意相信麻子那不安的神色。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要是在这附近找到了凶手藏匿的踪迹，那也挺不错的。”

“是啊。”麻子安静地说着。两人又沉默着继续走路。

风愈加猛烈，狠狠地拍打着两人，仿佛要阻断他们的去路。云层又低又厚，右手边还有茂密的树林遮挡，虽是白天，路上也很昏暗。两人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默默前行。

走了还不到二十分钟，他们便来到了终点。与山峦相应的大弯道前方，道路被截断了。那条狭窄的道路被雪所形成的小山丘完全堵住了。

“太可怕了。”和夫嘟囔着。麻子也叹了口气，抬头仰望右侧的山脊。山峰向下凹陷，形成了“V”字形的峡谷。山头下半部分的地形刚好就像是扎进了山路一样，此处的积雪一下子崩塌到路中。山体表面有很大范围没有草木覆盖，地层裸露出来，使得大量积雪引发了滑坡。

形如小山似的雪块掉落到左侧的悬崖下面。这里确实发生过小规模的雪崩。

“看来是真的啊。这样汽车就没办法通行了。”和夫说道。

“是啊。你看，这里还有财野先生的汽车撞击的痕迹。”麻子指着尽头处的雪墙。车子撞到了雪坡上，留下了雪块崩塌的痕迹。整个车子冲上了雪坡，能够看到轮胎不停地空转时防滑链条所留下的痕迹。再往前面就全是积雪所形成的小山包，没有除雪车是无法前进的。

“另一头是什么情况呀。”

“我去瞧瞧。”

和夫踩在轮胎的痕迹上，尝试着登上雪坡。干瘪的雪坡上没有抓手的地方，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雪坡很容易塌陷，非常难爬。麻子从下面推着和夫，和夫半个身子都快要埋进雪里了。他挣扎着在雪坡上匍匐前进。

“你没事吧？”

“嗯，没关系的。”

“要小心些哦，若是跟雪块一起掉下悬崖可就糟了。太勉强的话……”

“不，没事的，我已经看到另一边了。”

和夫像是在做俯卧撑似的支起上半身，看到了雪坡另一侧的道路。对面没有任何障碍物，山路平缓地向下延伸。突然，和夫产生了一种冲动，想要直接越过雪坡，就这样与麻子一起逃走。沿着这条路就能下到山脚下的镇子了。不过仔细一想，和夫也不知道是要逃离什么。他跟麻子一样，不觉得自己会被杀掉。而且，此处距离山脚还很远。在强风和严寒下行走，搞不好的话还会倒在路上。反正再过几个小时就有救援来了，就算现在下去也没什么两样。和夫这么想过后，便说：“雪坡的那头没事。只要能把这座雪坡挪走，汽车就能通行了。”

“可是雪太多了呀。”

“嗯，不过只要有除雪车或是挖掘机开来，这种程度的雪也不算——啊！”

和夫保持着趴在雪上的姿势，抬起头。风夹杂着雪，并不是飞雪一类的雅致情景，而是宛如冰箭的雪块伴随着轰隆的巨响席卷而来。

山里的气候变化多端。和夫慌慌张张地从雪坡上滑了下来。

“不好，再在这里待下去就真的会遇险了。”

“我们回去吧。”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碎雪飘落到麻子的白色帽子上，晶莹剔透地闪着光亮。在逐渐变得一片朦胧的白色景致中，两人不停地行走。新下的雪堆积起来，虽不用担心滑倒，但视野越来越差。猛烈的狂风，严寒的冰雪，回程还是上坡路。和夫这次已经没有了非分之想，拉着麻子的手前行。为了防止麻子摔倒，和夫自己的脚下都不太稳了。两人牵着手，互相支撑着维持重心，多多少少会轻松一些。

雪白的世界一望无垠。近处的山路、森林里的树木、远处的山峰均被鹅毛大雪所笼罩，逐渐变得朦胧，一片银装素裹。和夫与麻子吐出的气息也融入鹅毛大雪之中。

走了一会儿，麻子突然说道：“茜老师表扬了你。”

“什么？”和夫回过头，只见麻子那漆黑的眸子正一心一意地凝视着雪路。

“你昨天跟我讲的事，我跟茜老师提了一下。”麻子只是抛出了这些话，“你昨晚说，就算引起了不愉快的麻烦，也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跟随社长先生。”

“‘一辈子跟随’也太夸张了。”和夫的嘀咕声似乎并没有传到麻子的耳朵里。

“茜老师说，现在的年轻人一旦有什么不称心如意的地方，立刻就会跳槽，但杉下先生就非常了不起。她还说，这位小哥有着现在少见的男子汉气概。”

和夫还在等着下面的话，可麻子似乎就此打住了。仓皇之中，和夫突然感觉到手套里麻子那纤细的手变得火热起来。他并非因为受到称赞而动摇，而是惊慌于麻子特地将自己的事告诉其他人。跟其他人讲自己的事，至少意味着她对自己并不是不感兴趣。毕竟，对于毫不关心的人所讲的话，一般很快就会忘记的。她或许是为了让自己明白这点，才说出这种话的。和夫虽然觉得有点自作多情，但还是不由得惊慌失措。所以，在回到度假村之前，和夫便一句话也没有多说了。

度假村也伫立在一片雪白之中。管理栋与小屋上空，以及正面的

山峦前，鹅毛般的雪花正漫天飞舞。

麻子轻轻地将自己的手从和夫的手套中抽走，说："为保险起见，我们还是顺便绕一圈看看吧。若是有什么痕迹，被这大雪掩盖了可就麻烦了。"没准正是和夫的爱护让麻子有些害羞。

两人在大雪中绕着小屋群的外围步行。右侧的悬崖陡峭地向下延伸，越过一侧的矮山坡能够隐约地看到城镇的影子。远方的街道紧贴在山脚，由于暴风雪的遮蔽，连轮廓都变得模糊了。

"那么远啊。半夜里不可能有人悄悄地上山。"麻子一边用手臂遮挡狂风一边说。看来她并没有放弃凶手是从外部潜进来的猜测。

和夫回答道："这么陡的悬崖是不可能爬上来的。"

沿着悬崖边缘前进，路的尽头是耸立于正面的山坡。平缓的度假村用地就像突然发生了什么骤变似的，坡度陡然上升而形成了一座山坡。树木丛生，杂草遍地，覆盖着白雪的山坡到处凹凸不平。

"这边也没人能够进来。"

"嗯，并没有这类迹象。"

接着，他们沿着山坡行走。茂密的树木和杂草之间没发现有人藏匿的踪迹。

度假村的左侧也一样，白雪自然地堆砌在原生林下方的地面上，连人走过的痕迹都找不到。隔着树的缝隙能够眺望对面流淌的小河。小河并不宽，河岸净是些尖锐的石头，水流也很湍急。流经露营地旁边的河流——若是夏季，这可是绝佳的选址条件，而寒冬腊月就算了吧。雪花纷纷飘落到冰冷的水面上融化，这情景看着都觉得冷。

"这边也不行。"麻子困惑地说道。

"嗯，没有人会特地藏到河的对岸去吧。"和夫附和道。凶手不可能躲在外面。如此一来，几乎就能肯定杀害岩岸的凶手在他们这群人之中了。

"我们走吧。"

麻子悄然迈开了脚步。和夫追着她，向小屋的方向前进。白雪皑皑的平原上能微微看到稀稀落落的小屋的影子。暴风之下，白雪缭绕

之中，有人在岩岸的小屋附近。

麻子惊讶地说：“那是谁啊？”

“那人在岩岸先生的小屋附近干什么啊？”

“好可疑。”

两人开始靠近伫立在雪中的那个人。刚一走近，蹲在那儿的嵯峨岛便抬起了头。他的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上面还有积雪。嵯峨岛那猴子似的脸上露出了得意而恶心的笑容：“噢，是你们啊。山下的情况如何？”

“就像财野先生说的那样，下面被雪埋了。”和夫说，“嵯峨岛先生，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我在采集雪样。”嵯峨岛扭曲着他的嘴唇，露出得意的笑容。他将一根小小的像是试管的东西举到眼前，展示给和夫看。管子里装满了半融化的雪。

“你采这些东西干吗？”

“噢，在UFO的着陆痕迹或是神秘怪圈中常能够检测出自然状态下无法想象的大量放射性物质。我想把样品带回去分析一下。”

嵯峨岛就站在神秘怪圈的痕迹上。神秘的圆形图案被雪所覆盖，已经渐渐模糊了。

麻子小心翼翼地指着嵯峨岛的试管，问：“你经常随身携带这个吗？”

“嗯，我一般都会随身带着简单的检测用具。啊，对了，你们有没有带照相机？我把最重要的照相机给忘了，其他人也没带。我想趁着怪圈没消失，把它拍下来。”嵯峨岛俯视着脚下隐约残留的圆圈说道。和夫与麻子对了对眼神，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

“是吗？那就没办法了。”嵯峨岛又蹲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根新的试管。他已经不再理会两人，专心致志地继续采集雪样。和夫再次与麻子交换了眼神。唉，这位大叔真不让人省心。

离开嵯峨岛后，和夫说：“我们干脆也去调查一下空置的小屋吧，说不定会有人在里面。”

麻子表示赞同：“对，是有可能藏在那儿。”

两人挨个调查无人使用的小屋。左侧大路的里面两栋和右侧大路最里面的一栋是空屋子，可是这三栋都没有最近使用的迹象。屋里连暖炉都没有，跟外面一样寒冷。

关上了第三栋小屋的门，麻子简短地说道：“不行啊。”

看来，凶手从外部入侵的说法已经不能成立了。周围没有其他人靠近的痕迹，路上也没有任何可疑的汽车防滑链痕迹或是脚印。聪明的麻子一定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只是不愿意说出口罢了。

“果然如此。”和夫也仰望着厚厚的云层简短地说道。大雪下个不停，天色已有几分昏暗。

“会不会有人把凶手藏在了自己的屋子里呢？”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不好擅自去搜查。而且，真要把凶手藏起来可就成了事后从犯了啊。”

“也是。”

两人拖着沉重的步伐，沿左侧大路往管理栋方向走去。隐隐约约能看到嵯峨岛还坐在神秘怪圈那里。回到后门进入餐厅，只见美树子孤零零地站在窗边。和夫一边跟麻子一起在暖炉前脱下外套，一边问她：“你在干吗？”

“噢，我在看外面。”美树子微笑着，她的嘴唇涂成了浓浓的珍珠粉色，“都快到傍晚了，接我们的人还会来吗？”

麻子说：“现在时间还很早嘛，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到达池袋的问题。”

“没事的，我最喜欢等待了。在等人的时候，我会想‘马上会到了吧’，四处张望，翘首以盼，心扑通直跳。”美树子说完，又注视着窗外纷飞的大雪。

麻子将湿漉漉的手套晾在暖炉上烘干时，门的那边传来了叫声。

“哎呀！来人哪！”

是由美的声音，语气非常急切。和夫跟麻子同时飞奔出餐厅，美

树子则跟在他们身后。又有什么变故了吗？该不会又有人死了吧？

“不好了！不好了！都成这样了！”由美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

“怎么了？”

三人冲进大厅，只见由美正在窗边的电视前闹腾。

“啊，快看快看，不好了啊。说是在秩父市。”

大厅里有一台电视机。昨晚忙于赏星，今天又是杀人事件引发的骚动，都没有人打开过电视的开关。

荧光闪烁的电视画面上是猛烈的暴风雪下的城镇景色。一名穿着臃肿的年轻男子单手拿着麦克风，正拼命地讲着话。

“如同各位观众所见，交通可以说是完全瘫痪的状……汽车缓缓前进，路上都看不到行人……民居屋顶的瓦片和店家的招牌都被吹飞了，情况十分危……我就这样站着，都快要被吹……据埼玉交通……的秩父观光巴士透露，公交车会暂停运行……”

狂风暴雪之中，男子的身体都倾斜了。

“真的不好了……”麻子捂住了嘴巴，“我去叫大家来。美树子小姐，也拜托你了。”

“啊，好的。”正愣着的美树子跟在麻子的身后跑了出去。

“真是的，这个破电视，画面放得清楚点嘛！”由美心急如焚，粗暴地拨弄着就像蜻蜓的翅膀一样接在电视机上部的天线。不知是空中的信号不好还是室内天线的接收能力低下，画面摇摇晃晃的，声音也断断续续的。

“……里是西武铁路的西武秩父站，下午三点二十分左右……输电线路被强风吹断的事故……饭能和西武秩父站之间的……完全处于停止……由于该起事故，电车的运行停止……目前，池袋……饭能之间的通行还暂无障碍……然而，暂不清楚何时能够恢……据西武铁路宣传部的公告称，输电线路的断裂事故现已波及六个……大面积延误……何时恢复还暂……”

错乱的画面上也能看出黄色的列车抛锚了。

“山下可真是不得了了啊。”

和夫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死死地盯着影像。由美气不打一处来，变本加厉地摆弄着天线。

“……羽町的事故现场。倒塌的房屋下压着一名上了年纪的……还没被救出来。目前，当地的消防队和警察正协力进行救……风力太大，无法使用起重……倒塌事故发生已经……两个小时……是否安全……救援人员的焦急情绪越来越……

“……市中心的指挥部……今天的异常天气导致的受灾状况……申请自卫队进行灾害的救……目前，埼玉县境内的受灾范围以秩父市为中心……

“……变电站的变压器遭到雷击，情况非常……该起事故导致的停电已波及三千八百户……目前，秩父市民医院的……所以进行紧急电力供应……”

电视中一直轮播各地的受灾惨状。

“真惨哪。这下子别指望除雪车了，山下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回头一看，原来是茜站在和夫的身后。她正隔着和夫的肩膀，睁大双眼盯着电视屏幕。

“这里只受到这种程度的波及还真是个奇迹啊。”茜惊讶地说道。在她身后，其余人都到齐了。

星园抱着胳膊，忧郁地说：“看来是指望不上救援了。”

美树子说：“直升机不会来了吗？”

财野面无表情地说：“在这种强风下直升机是无法飞行的。”

茜郁闷地说：“况且我们被困在这里的消息是否能传到救援指挥部也要打个问号。通信系统一定快瘫痪了吧。”

嵯峨岛把手插进他那干枯的头发里，挠着头说：“现在我们也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下山去了。”

星园回答：“天色已晚，走夜路很危险。”

茜补充道：“而且山下那么混乱，我们下去又能怎么办呢？”

“不要！之前不是说过只用忍耐到傍晚吗？”由美发着火，摇动着天线。

“……的低气压正往此处……来自大陆的冷空气来到……这是典型的冬季气压分布……但在这种时期，如此……相当罕见……异常气象……气象厅也……确实……情况很……”

电视的声音几乎全是刺耳的杂音了。茜从沙发间穿过，说：“这声音令人心烦。”说完，便无精打采地关掉了开关。突然，沉默降临大厅，仿佛压抑着身躯一般。大厅安静得让人觉得皮肤刺痛。

“看来我们只能等到天气转好了。”星园压低嗓音，好像是为了配合这份寂静。

茜敷衍地回应道：“似乎别无他法了。”

财野慎重地说：“水和燃料没有问题，但食物的储备量让人担忧。毕竟只打算住一个晚上的。”

麻子不太自信地说：“我来想想办法，贮藏室里应该还有东西的。”

嵯峨岛心里似乎没有底气：“是要闭门不出吗？”

由美愤然道：“为什么？不是说过傍晚救援会来的吗？我才不要！”她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在所有人都想说出这话的情况下，她的任性显得尤为突出。

“刚刚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吧，大家都无能为力，只能放弃了。”

茜的口吻很强硬，由美只好闭上了嘴。她都快哭出来了，美树子同样哭丧着脸，紧咬嘴唇。茜噌噌地挠着头发，说：“罢了，放轻松嘛。这将是持久战，就当闭关了。”

和杀人凶手一起吗？这句话谁也没说出口，但沉闷的气氛却如实地诉说着众人都将这份恐惧埋藏在心里的现状。

“总之，我们还是要想得乐观些。”星园用明快的声音鼓舞着大家，“东京有好几个人都知道我们在这里，现在应该慌慌张张地联络埼玉的警察或消防队了。明天说不定天气就会转好，到时候救援就会

立刻赶到的。”

“说得没错，放轻松些吧。”和夫勉强地附和着，却完全被无视了。大家都没有反应，受到的打击出乎意料的大。大家都相信只用忍耐一天，到了傍晚救援就会来，所以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实际上连和夫自己都一蹶不振了。

“啊，对了，我的小屋里暖炉的油不多了。”茜说道，“原本里面就没放多少油。本打算只待昨天一天的，所以我也没有提。”

“真是抱歉。”财野似乎想起了自己的职责，深深地鞠躬，“我之前吩咐过让他们全都加满的。油还有，我去给您加吧。”

“啊，不用了，我自己去。你告诉我放哪儿了就行。”

“不，我来吧。”

“都说了不用了。放在哪儿的？”

“噢，就在员工房间前的杂物间里，知道在哪儿吗？”

“没事，我自己去找。”

茜说得很委婉，但还是明确表示出拒绝的意思。直截了当的拒绝似乎让财野有些扫兴。

“这样啊。那您请自便。”

“小麻，来帮下忙。”

茜叫上麻子一起走了。她说不定真的在怀疑财野。

财野感觉像是丢了面子似的，粉饰道：“啊，对了，发电机的油也不够了。杉下君，你能来帮下忙吗？”

“好的。”

“要往发电机里加油，不然半夜停电就头疼了。”

“好。”

和夫不情不愿地站了起来。事到如今还这么粗暴地使唤人。

财野打开了大厅前仓库的拉门，从里面拉出来两个大塑料桶。

“这是煤油吗？”

“是汽油。”财野露出冷淡的侧脸，简短地回答着，语气中感受不到一丝亲切。

和夫跟在财野身后，拖着沉重的塑料桶。正门入口旁边有通往地下的楼梯。地下室寒冷阴湿，有一股发霉的气味，感觉像是进入了外国电影中出现的地下墓地一样。跟财野两个人来到这种地方没关系吗？隐隐的不安涌上心头。为了消除恐惧感，和夫一边故意将塑料桶碰撞台阶，一边下楼。洪亮的声音回响着，财野瞪了和夫一眼。

地下是毛坯混凝土，恐怖而阴暗。墙边上是液化气罐，深处是巨大的圆柱形金属筒，像是电热水器。发电机就在它前面。铁管子和汽车引擎似的部件复杂地交错在一起，高度有一人高。发电机正发出低沉的轰鸣声。财野蹲在那儿，用毫不拖泥带水的动作摆弄着机器下方。突然，他回过头，神情严肃、毫无感情地叫道：“杉下君！”

和夫有些被吓到了：“在——”

“你没有看不起我吧？”

“什么？”和夫不知所云。

“听好了，我从昨天开始就陪着社长，回到公司还会管理三十多个下属。你在上着班，应该也知道，说起山冠公司总部财务科副科长，社会地位可是很高的。这跟被使唤的普通职员不同，无论到哪儿也不会丢人。你明白吗？”

“哦。”

“担任此处的管理员这种工作只有这一次。正因为我深得社长的信任，才能一个人跟着他来。我是绝不能被看扁的，你要是忘记这点的话我会很头疼的。”

“好。”

财野说完想说的话后，又重新回到了工作中。你说你会头疼，我才真的是头疼啊——和夫迷惑不解，只是发着呆。大概是从昨天至今的工作伤害到了他的自尊心吧，也难怪他会突然心生愤懑。和夫并不认为财野的自尊心已经极端到需要将此事特意说出来进行确认的地

步，他一定是受到了案件的冲击而无法自制了。无论是财野还是茜，当然也包括嵯峨岛，大家都有些不正常了。和夫拼命告诫自己：不可以丧失平常心，过于神经质是不会有好事的。

14

【朴素的晚餐过后，和夫和星园召开了搜查会议。这之中埋有一个重要的伏笔，不要看漏了。】

从地下墓地爬出来后，只见其他人正无所事事地坐在大厅里。嵯峨岛自不必说，依旧阴阴郁郁地闭口不言，就连由美和美树子也默不作声，跟昨晚的差距太大了，让和夫觉得像是火被熄灭了似的。这两人至少该稍微闹腾一下，叽叽喳喳地谈笑也好。

外面已是漆黑一片，只有窗户被风摇曳着发出了声响。和夫与财野靠近众人，星园抬起了他那大理石雕像一般的脸庞，问道："辛苦两位了。对了，杉下君，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和夫汇报了雪中的搜查结果："噢，非常遗憾，到处都没能找到有窃贼藏匿的迹象。"

星园嘀咕道："好吧，也就是说附近并没有人。"

由美大吃一惊："果然就在我们之——"还没说完就连忙打住了，应该是注意到了像影子似的站在和夫背后的财野吧。

这时，茜和麻子回来了。

"晚饭要怎么办啊？"茜懒洋洋地说，"既然要闭关，就得先保存体力，你们不觉得吗？"

"没错，断其兵粮也并非笑谈。"

听星园这么说，麻子回应道："我来准备晚饭吧，不过也只能做些粗茶淡饭了。"

茜点点头："那就拜托你了，小麻。"

麻子微笑道："好的。杉下先生，你能来帮帮忙吗？"

"好的。"和夫欣然接受了。

两人走进厨房，麻子所说的“粗茶淡饭”并不是谦虚或夸张的表达。厨房里应该并未备有鱼、肉和新鲜蔬菜，可麻子还是做出了“中式煎饼”这一道菜品。这道菜是将大量的小麦粉混合上剩余的鸡蛋，用芝麻油和酱油煎制而成，配料是金枪鱼和豌豆罐头。麻子感到惭愧，但也花了不少功夫。菜肴是在圆形的平底锅内煎的，不可思议的是，那形状就像是在可疑的照片中见到的UFO一样。

芝麻油香气四溢。菜肴摆进餐厅后，大家有气无力地坐到了餐桌前。

“喂，这里面没有下毒吧？”

由美的话相当不知轻重，就连麻子也面露愠色。完全不过来帮忙就算了，竟然还说出这种话。和夫抑制不住严厉的语气：“我可不觉得凶手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了。”说完，便率先开始享用圆盘形的食物。

没有人谈笑风生，就这样安静地度过了晚餐时间。虽然还剩大量的酒，但没人愿意喝。大家似乎都没有食欲，只是机械性地来回动着筷子。看来只有嵯峨岛的思维运转方式跟常人不同，他正大快朵颐。

晚餐草草结束后，财野起身去泡咖啡。麻子拿来急救箱，开始给嵯峨岛换绷带。财野一边分着咖啡，一边面无表情、严肃地说：“虽然附近没有可疑人物，不会有什么危险，但为了以防万一，大家今晚还是一起待一宿吧。”他那眼神犹如忍者一般犀利，究竟是真的在担心还是另有所图，这就不得而知了。

“唔，怎么说呢。”茜一边挠着腰，一边说，“要不要一起过夜都没什么区别啊。对了，小麻，《小说女士》是什么时候截稿？”

“这周星期五，还有两天。”麻子将嵯峨岛的手指缠成了木乃伊的样子，果断地回答道。

“所以我必须得工作。反正也不会再发生什么怪事了。”

茜说完，由美表示赞同：“我也想一个人待着，不然总觉得有点害怕。”她的言外之意是在说自己不想跟杀人凶手待在一起。

嵯峨岛挠着干枯的头发：“没错，屠牛事件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发生，应该没什么危险了。”他的语气迟钝，说的话又不具有说服力。

财野仍旧面不改色地扫视众人说：“这样啊。如果大家都有这个

打算的话那也没关系。”

总觉得气氛变得非常尴尬，没有一点凝聚力。大家似乎都在相互牵制，试探对方的葫芦里在卖什么药。要是之前给他们说山里发现了有人潜藏的踪迹，还至于变成现在这样，就算是骗骗他们也好。

“啊——啊，好想冲个澡。”美树子不耐烦地嘀咕着。这么说来，财野还没有说今晚要去烧洗澡水。服务已经明显不周到了。岩岸死后，这项计划反正也会破产，没必要讨客人的欢心了吧。

麻子处理完嵯峨岛的伤口，一边擦着消毒液一边说：“老师，至少跟我待在一起吧。”

“唔，我想想……”茜思考了片刻，“算了，毕竟是在工作。你也知道，有人在旁边我就写不出来东西。小麻，你就安心睡觉吧。”

麻子不安地点了点头：“好的。”

由美迅速站起身：“我去看看电视，说不定会有新闻。”说完，便逃跑似的出去了。星园耸了耸肩，目送着她的背影。

结果，众人都决定各自过夜。大家都害怕着身份不明的杀人犯。这份恐惧逼迫着所有人，将他们三三两两地分散开来。

入夜后，和夫动身前往星园的小屋。风势不减，依旧猛烈地刮着，发出轰鸣的呼啸声。然而雪却下得不大，与山脚下的惨状相比，山里的平静简直是个奇迹。

和夫来到小屋后，星园似乎已经有所预料，露出洁白炫目的牙齿微笑着迎接他。两人在暖炉前围坐下来后，和夫立刻开口道：“雪崩是真的，财野没有说谎。”

“是吗？”星园在暖炉前暖着双手，“也就是说，我们是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被困在这里了。”

“这点是没错的。而且，从外面潜进来这一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凶手果然只能在我们之中了。”

“对啊，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话说回来，杉下君，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我也思考了很多。”

星园将一根手指抵在额前，像是在深思熟虑。那脸庞宛如名匠倾

注心血所雕刻的石像，被暖炉的光亮照得红通通的。

“关于那些脚印，我在白天的时候进行过说明。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吗？”

“是的。三组脚印中的一组是岩岸先生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剩下的往返脚印并不是凶手的，而可能是你所听到的跟岩岸争吵的人留下的。”

“那不就是凶手吗？”

“嗯，或许是这样，但这里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星园深沉地说，“那起争执或许跟你最开始想的一样，就是普通的打情骂俏，跟杀人案并没有关系。之后岩岸就被杀了，当事人也不好再站出来坦白。我指的就是这种可能性。所以，那些脚印说不定与犯罪没有关系，只是争吵者留下的痕迹。”

“可是老师，这样一来凶手的脚印又到哪儿去了呢？现场没有其他的脚印了，而且也没有使用诡计的迹象。凶手是如何前往小屋的呢？不留下脚印是不可能到得了小屋的。”

“对，问题就在这里。”

“人又不会在空中飞。你不会是想说凶手利用撑竿跳的方式，从道路跳到小屋门口吧？这太不现实了。”

和夫说完，星园苦笑道：“我可不会这么说哦。不过啊，我们前往现场的时候就已经多了一组脚印了。”

“多了一组？”

“就是发现者——财野的脚印。”星园说道，“我们前往现场的时候财野先生已经留下了脚印。杉下君，听好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两种全新的可能。其一，财野先生就是凶手，他在半夜行凶后，留下了从小屋到管理栋的脚印——财野先生伪装成尸体的发现者，通过踩踏而消除了昨晚自己留下的脚印；其二，犯罪现场不在那栋小屋。”

和夫惊讶地说：“小屋不是杀人现场吗？”

星园的语气仍然很平静：“不，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也就是

说，如果小屋不是杀人现场，那么脚印是如何留下的就没有关系了。陈尸现场的登山绳和登山锹，可能也是凶手的把戏，让大家误认为小屋就是犯罪现场。”

“可是尸体就在小屋里啊。”

“对，是在小屋里——这里也认为财野先生是凶手——财野先生自称是去查看睡过头的岩岸先生的情况，这时，他把藏在某处的岩岸先生的尸体背起来前往小屋。接着，他将小屋伪装成案发现场的样子。怎么样？这样的话不用留下可疑的脚印也能佯装为尸体发现者。顺利的话，说不定还能制造出无足迹杀人这种无法解释的情形。不过，由于争吵者留下了脚印，使得这一企图没能实现。”

这个人尽考虑些奇奇怪怪的事。和夫惊愕道：“您的想法很有趣，不过两种说法都不成立。”

星园惊讶地抬起了头问：“为什么？”

“我当时看到了，财野在发现尸体前直接去了小屋。我是从餐厅的阳台处勉强看到的。财野两手空空，当然没有背着尸体。雪地也是崭新的状态，上面没有脚印。”和夫一边回忆财野前往小屋时的情形，一边说。财野当时顶着强风，在雪地上蹒跚而行。他的样子并没有可疑之处，而且雪地上除了财野留下的脚印外，再没有其他的痕迹了。

“原来如此，这个消息非常有用。”星园坦率地接受了，缓缓地抱起胳膊说，“那么，我撤回刚才的两种说法。看来那两组脚印就只能是凶手留下的了。”他跷着二郎腿，姿势很像速写的模特。

“到头来又回到原点了啊。我听到的声音果然就是凶手的吧。”

“似乎是这样没错，但是却没有任何的信息可以锁定声音的主人。”

星园说完，和夫也陷入了沉思。

“是啊，要是我能回想起来就好了，可还是完全想不起来。而且，白天的问话表明，所有人似乎都没有不在场证明。大家都表示十一点以后是一个人待着的。”

星园做作地在脸前竖起一根手指，指向天花板说道：“这样的话，接下来就只能从动机层面来进行考察了。”

“老师，这个姿势……”

和夫用责备的目光看着指向天花板的那根手指。星园赶紧把手收了回来。“抱歉，一不小心就——哎呀，更重要的是动机。杉下君，你是怎么想的？”

“动机吗？”和夫思索了一会儿，说，“我想想，就昨天在车站的情形来看，嵯峨岛先生和岩岸应该是初次见面，而且草吹老师也是这种感觉，那么早泽小姐更是如此了。”

“剩下的就是财野先生，以及由美和美树子两人组了。”

“嗯，那两人好像是在某个酒吧里认识岩岸的，是在那儿发生了什么纠纷吗？”

“顾客和打工的陪酒女之间发生了纠纷吗，比如说？”

“死缠烂打的示爱或是被人咸猪手？”

“会因为这种事就杀人吗？”

“不会，只是举个例子而已。不过，既然之前认识，这就意味着她们要比草吹老师可疑一些。”

“话虽这么说，但是现在这个阶段也只能暂时放一放了。情报太少，没办法做出判断。”

“不过，我还是觉得财野是最可疑的。总让人难以捉摸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又是同一家公司的下属，就算有动机也不足为奇。而且那家伙很奇怪，刚刚去地下给发电机加油的时候，你猜他对我说了什么？”

“噢，他说了什么？”

“‘不要小瞧我，山冠公司财务科副科长可是很了不起的’诸如此类。他一定对岩岸相当不满。被叫到这种地方来打杂，他似乎非常不爽。”

“原来如此，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最可疑的就是财野了。”

“你也同意草吹老师的说法吗？不过啊，杉下君。”星园微微探出身子，“你所听到的争执是在夜晚的小屋里悄悄发生的，既然是偷偷地过去，那就不能排除有人想隐瞒与岩岸先生的特殊关系的可能。因为他们的关系需要掩人耳目，所以也可能是假装初次见面。极端的情况下，也必须考虑来到此处之后才产生动机的可能。”

“来到此处之后才产生杀人的动机，这种事有可能吗？”和夫尝试着回忆昨天所发生的事，但却并没有想到有什么事能突然诱发杀人动机，“那位大叔确实让人不太爽，但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杀了他。”

“我也是。”星园干脆地说，“从动机层面没办法进行考虑了啊，确实想不出岩岸先生有什么被杀的理由。不过，仅凭你所说的下属这一点来看，认为财野先生是最有力的嫌疑人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了。”

星园就像自言自语似的嘀咕着。和夫说：“那么从犯罪手法来考虑怎么样？这对女人来说太费力了吧。”

“是吗？”

“嗯，毕竟岩岸先生是被勒死的啊，凭女人的力气能不能做得到呢？”

“杉下君，不能急于下结论哦，岩岸先生可是被登山锹打过的。通过击打让他失去意识后，就算没有力气也能实施犯罪。而且登山绳的一端系在了床脚上，拉紧另一端让被害人窒息，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很简单。”

“啊，也是呢。”

和夫难受地点了点头。实际上，他原本的目的在于断定身材娇小、手无缚鸡之力的麻子是不可能行凶的，但看来并不顺利。

“老师，我还有一个想法。”和夫重振精神，“外面有扫过雪的道路，之前分别命名为左侧大路和右侧大路。”

“对，是的。”

“两条道路之间那片宽阔的地方完全没有脚印，所以没人经过那里。”

换言之，没有从右侧大路横穿空地到左侧大路的痕迹。岩岸的小屋在左侧大路，如果右侧大路的小屋里的人要去岩岸那儿，就应该在

那片宽阔的地方留下脚印。和夫如是陈述着自己的想法。这是白天他和麻子一起搜索周围时想到的。既然没有留下痕迹，那么住在右侧大路小屋里的人就不可能是凶手了吧。

然而，星园静静地摇了摇头："不，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

和夫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意见未被采纳。

"为什么呢？"

"无论凶手是从开始就怀有杀意而前往岩岸的小屋，还是仅仅想跟他谈谈，但因为谈判破裂了才杀了他——不管哪种情况，凶手都想避人耳目。所以，凶手会产生一种心理，即不愿意在雪地上留下不必要的痕迹。实际上，那两组脚印显示凶手走的是距离最短的路线。凶手不愿意留下不必要的脚印，就不会想在左侧大路和右侧大路之间的雪地上行走。这种想法才是最自然的。管理栋的屋檐下也是有路的，走那条路就行了。"

"啊——这么说来，确实没错。"

其实，和夫昨晚就是这么走的。搞错了路后，他并没有横穿雪地，而是经过了管理栋的屋檐下方，绕了远路。和夫只是不想在冰冷的雪地中行走，而凶手则应该有更加切实的理由。如果在雪地上留下痕迹，凶手的行动路线一下就明了了。凶手再笨也不可能做这种傻事的。看来和夫那肤浅的见解是行不通的。

"这下可好，你好不容易过来一趟，讨论却完全没有进展。我本以为大家一起出谋划策会有些效果的，结果却成了相互反驳对方的意见了。"星园悔恨地说道。

"对啊。"

和夫点了点头。目前的情况下谁是凶手都不足为奇，混乱的现状让人无法锁定目标，就像陷入了泥沼中无法自拔。现在连一条线索都没找出来，还遇到了真正的险情，不知道救援什么时候会来。大家的压力越来越大。

和夫觉得有些焦躁，便站起了身，无意识地朝里面的墙壁走去。登山锹、煤油灯、尼龙登山绳——和夫头上靠近天花板的位置挂着那几件陈旧俗气的登山用具。他心不在焉地仰望那些被当作杀人用具而使用的东西。煤油灯被熏得有点脏，跟杀人现场的一模一样，这让和夫不情愿地想起了那凄惨的场面。登山锹的形状跟真正的凶器相比似

乎有些不一样，前端的部分好像长了一点。不过，昨晚在岩岸的小屋内，就是跟这款登山锹相似的东西被凶手当作了武器。想到这儿，和夫的后背有了些许寒意。就在他不自觉地把手伸向登山锹时，星园严肃地叫了一声“杉下君”。和夫回过头。

“你读推理小说吗？”星园的眼中带有一丝尖锐的光芒。

“不，我不怎么读。怎么了？”

“推理小说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哦。众人被困在山里，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发生了杀人事件。而且，案件一般都会发展为连环杀人。”

“不会又有人被杀吧？”和夫打了个冷战。

“不。我虽然也有点担心，但是这种虚构的事情怎么可能在现实中发生，这又不是小说。”

星园含糊地说着，那模棱两可的态度进一步加深了和夫的不安。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发生如此荒唐的、宛如小说一般的事情——即便想要在大脑中否定这种想法，心中的忧虑也没办法拭去。

“对了，老师。”为了摆脱心中那令人厌恶的惴惴不安之感，和夫重新调整了坐姿，“我还非常在意神秘怪圈一事。嵯峨岛先生说有什么放射性能量。便去调查了雪样。这有什么意义呢？”

“噢，你也在执着于这件事啊。”星园微微一笑，“你觉得是UFO降落下来，外星人打算绑架岩岸先生，结果遭到了抵抗，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

“没有，这种事我可不信。”

“对嘛——听好了，杉下君，千万别只顾这些细枝末节。这是凶手做出来混淆我们视听的，如果上当了可就正中敌人的下怀了。若是被无意义的事物吸引了注意力，便永远无法看透事物的本质了。”

星园顿了顿，继续说道：“可是，我们却没有看到最关键的本质，所以也别去嘲笑嵯峨岛先生。我们完全被蒙蔽了，一定是漏掉了什么重要的环节。我虽然这么觉得，但却不知道这个环节在哪里。杉下君，这可真急人哪。一定会有线索的，不过我还没有看透。好不甘心！”

星园的话语中虽然也透露着平时那种装腔作势的感觉，但和夫还是切身感受到了他的苦恼。

15

【和夫独自站岗。时间来到了第二天的深夜。突然有动静让和夫吓了一跳。他在黑暗中进行了搜索。】

回到了令人怀念的被褥收纳间后，和夫将暖炉开到了最大，暂时先歇了一会儿。

时间是晚上十点。除了风声之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响了。周围被一片寂静所笼罩。然而，和夫却怎么也坐不住。他很在意星园所说的话：案件一般都会发展为连环杀人。总不至于发生这种脱离现实的事吧。和夫虽然这么想着，可是怎么也无法打消这个念头。

和夫蹲在被褥架上，不着边际地思索着。

那个声音——在岩岸的小屋附近无意中听到的那个声音，如果能想起声音的主人是谁，案件立刻就能解决。遇险暂且不论，至少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事项就有定论了。可是，和夫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样的声音呢？这声音像是谁的呢？他之前误会过，现在连声音主人的性别都分辨不清楚了。傍晚，由美一边调节着电视的天线，一边歇斯底里地叫嚷着，感觉跟那个声音不太一样。那声音回荡在脑海里更加尖锐、更加刺耳。

他想起了麻子那温柔的声音。她如果兴奋的话，声音会不会变得那么刺耳呢？

“案件一般都会发展为连环杀人。”

和夫从架子上跳了下来。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去看守麻子的小屋。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突然有了这个念头，不得不去。凶手杀害岩岸的动机还不明确，很难说接下来麻子不会被盯上。虽然这种担忧几乎是没有道理的，但坐言立行就是和夫的天性，这也无可奈何。

和夫走出被褥收纳间，蹑手蹑脚地来到走廊上。周围鸦雀无声。寒冷的气息紧紧地裹在脚底。

和夫经过无人的昏暗走廊，进入了游戏室。房间里冷清而阴森，半夜里看上去愈加像是鬼屋的一角。风摇曳着窗户玻璃，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岩岸曾经说起迪士尼乐园什么的，不过似乎这里只能够打造成幽灵公寓这类设施。和夫不愿久留，迅速拿起两根台球杆，挥了挥其中一根。球杆呼的一声划过空气，清脆悦耳。和夫打算把它当作武器。从杀害岩岸的手法来看，凶手应该没有携带远程武器，便近距离殴打了他。要对抗凶手，只要不让对方靠近就行。因此，类似于长枪的台球杆便是最合适的。杆子不太结实，并不期待有什么威力，但和夫也没必要打倒对方。只需看清楚身份，击退对方就够了。

和夫双手拿着台球杆，快步离开了游戏室。他直接进入餐厅，拿起一把椅子，然后回到了走廊。

和夫爬上楼梯，前往二楼。他把椅子和台球杆放到了前面这间带有门的屋子里，又下了楼，从被褥收纳间把自己用的暖炉拖了出来，顺便将一张毯子搭到了肩上，将这些东西搬到了二楼。

和夫打算在二楼进行监视。可以的话他还想驻扎在麻子小屋的屋檐下，可是那样的话他自己就会显得很可疑了。如果不在暗中进行监视而被其他人怀疑的话，那站岗也没什么意义了。站在二楼，所有的小屋尽收眼底，而且走下楼梯马上就是出口。一旦有什么紧急情况，一眨眼的工夫就能火速赶到现场。

和夫把椅子和暖炉摆在了朝向小屋的窗前。他在关上的门前斜着放了一根台球杆，算作简易的门铃。如果有可疑的人想进来，只要一开门台球杆就会倒下。就算和夫再怎么全神贯注外面的情况，也能够通过声音意识到有人潜了进来。

和夫关了灯，就着通红的暖炉坐在椅子上，盖上了毯子，他就像看门人似的，单手攥着剩下的那根台球杆。

准备万全了。下面的小屋也能清楚地看到。

狂风呼啸，雪势已小。雪花在黑暗之中漫天飞舞。凝重的夜色之下，小屋的灯光星星点点地闪耀着。除开最里面的三栋，有人居住的小屋都已经点亮了灯。当然，只有岩岸的小屋像是掉了一颗假牙一般黑洞洞的。延绵无尽的黑暗之中，那一连串小屋的灯光宛如紧紧贴在黑暗的深海之底的发光藻类，闪耀着一种神秘的美。

和夫一动不动，如痴如醉地看着那片闲寂的景色，又陷入了茫然的思索。到底是谁杀了岩岸呢？现在已经无法排除内部人员作案的可

能性了。某个人犯下了杀人罪行，冷静地混在大家之中。财野、嵯峨岛、由美、美树子、茜和麻子——嫌疑人的数目并不算多。从动机层面来讲，最有嫌疑的还是财野吧。他的人品也很可疑。与被害人素不相识的是嵯峨岛、茜和麻子这些受招待而来的人。不过，就像星园所说的那样，也不能断言他们没有隐瞒某种特殊的关系。如此想来，虽然乍看之下是初次见面，但也并不能消除嫌疑。而且，在遇险和杀人案的双重冲击之下，茜还能写稿子，嵯峨岛还能吵吵嚷嚷地针对UFO进行高谈阔论，他们的神经也不一般。和夫觉得，即便凶手以常人意想不到的理由杀人也并不奇怪。就算是由美和美树子，虽然外表是一副当代女大学生的样子，但也出人意料的刚毅、坚强，这其中未必没有隐藏着足以杀人的强大心理。尤其是由美那种不断在意着男人的目光、带有撒娇感觉的行为，若是不经过算计是没办法做到的。千万不可小瞧她们，轻信她们就是头脑简单的女大学生。

谁是凶手都不足为奇，谁是凶手都不会让人感到震惊。总之，和夫跟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见面。这些人的本性不可能一两天就看得出来。

和夫就这样思索了一会儿，这时，面前的小屋有了动静。

左侧大路最前面的那栋小屋打开了门——那是麻子的小屋。和夫突然紧张起来，压低了身子。麻子从小屋里走了出来，远远地都能看到她冷得直耸肩。

麻子在雪中蹒跚而行，来到了左侧大路上，小小的身躯都快要被风吹跑了，让人很是心疼。她沿左侧大路朝着管理栋的方向行走，来到管理栋的下方后，消失在和夫的视野中。她是进来了吗？和夫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可麻子的背影却出现在了右侧大路上。看来她是经过了管理栋的屋檐下。原来如此，就像星园说的那样，如果有路的话，人类总是习惯于走在路上。

麻子直接往最前面的小屋走去。雪地上似乎寸步难行。她抵达小屋，敲了敲门。茜露出了脸庞，迎接她进屋。

只过了两三分钟，麻子就出来了。她站在打开的门口处，朝着屋里说着什么。或许是在说：请加油写稿子。麻子离开茜的小屋，沿着刚才的路线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之后，就什么也没有发生了。

和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放松了身体。他舒舒服服地将身体伸展

在椅子上，注视着眼下的那一连串灯火以及岩岸那栋孤零零的空屋子。屋里，岩岸的身体应该还是像白天所看到的那样卧在地上。

不过，像这样眺望着风雪交加的夜晚，便觉得今早发生的事仿佛不是真的，就像是一场精心炮制的戏言。和夫的思绪开始不清，意识也逐渐朦胧。因为疲劳，神经都使用过度了吧。这一天太过异常，与正常的生活相去甚远，所以自己的感观都迟钝了，眼皮沉重，也不在意风声了。黑暗深处的那一排排灯光依稀可见。灯火融入夜色之中，反射到雪地上，使得光亮越发朦胧。光与暗、灯与影交织在一起。无尽的黑暗覆盖着整片天空，在地面上无边无际地绵延开来。光亮也融化进了这片黑暗之中。

和夫听到了什么动静，回过神来。他的身体反射性地晃了一下。

不好，一不小心就打了个盹。和夫咋了咋舌，伸手使劲揉着脸。看来是相当疲倦了，攥着台球杆的掌心汗津津的。

刚才好像听到什么声音了。和夫向下俯瞰，小屋那边却并未发生什么事，只是沉寂在一片黑暗之中。没有人出现。

正当和夫以为是错觉的时候，他又听到了声响。“咕咚”一声，像是在移动东西。声音不是从外面传进来的，而是在管理栋内发出的。紧张的感觉让和夫的神经兴奋起来。他轻轻地掀开毯子，站起身，重新握起了台球杆，全神贯注地侧耳倾听。他缓缓地确认了手表上的时间：还不到晚上十一点。他只打了三十分钟的瞌睡。

声音第三次传来。“咕咚”——这次和夫听得很清楚。夹杂着风声，声音很清脆。他缓缓地迈开步子，靠近门扉，摸索着将竖在门前的台球杆移开，小心翼翼地慢慢打开了门。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他将感观集中到耳朵，可再也没有听到声音了。

和夫双手持杆，蹑手蹑脚地来到楼梯口。黑暗向下方张开了大口。他提心吊胆地放下脚，台阶随即咯吱作响。心脏扑通直跳。他深呼吸，重整心情，一级一级地慢慢下楼。

远处又传来了声音。好远，是在建筑物的最深处。是游戏室还是大厅呢？走完最后一级台阶，和夫在走廊里竖起耳朵。像是来自大厅的暗淡灯光在走廊上微微蔓延。喉咙很干涩。想吞一口唾液，但是却吞不下去。耳根子里能够听到心脏在悸动，外面则是风声呼啸。

和夫把台球杆高举过头顶，静悄悄地迈着步子。转过拐角，能够

一直看到走廊的最深处。没有人。大厅里，日光灯的小灯柱发出黄色的光芒，那是暗淡而冷清的灯火。

和夫缓缓前进，穿过了大厅旁边。没有听到声音。握着台球杆的拳头微微地颤抖。他一步接着一步，谨慎地前行。走廊里凉飕飕的，没有任何动静。

右边的转角处能看到人影。和夫屏住呼吸，向后飞跃了一步，迅速挥起台球杆，牙根直哆嗦。

转角处出现了人影。

是财野。

和夫的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财野弯着腰，猛然回过头来看见和夫，惊愕地瞪大了双眼。伸出半截的手里，有什么东西正闪着微弱的光。

是菜刀！和夫的脸顿失血色，脑袋嗡嗡作响。果然是这个家伙！财野出来的方向就是他所在的员工房间。他现在打算对谁下手？和夫的大脑不停地运转。

财野将菜刀朝向和夫，以示威吓，和夫则依旧将台球杆高举过头顶。两人顿时就对峙在一起。和夫没怎么切实地感受到恐惧。由于光线太暗，他看不清对方的表情。财野的眼神里充满着疯狂吗？

就在财野开始逐步后退时，又传来了那个声音。

还在更里面。是餐厅的方向。

财野的身体困惑地摇动，战战兢兢地开口道：“你也注意到了？”他的声音似乎很胆怯。于是和夫恍然大悟。原来财野也是注意到那个声音才过来查看情况的。

“嗯。你也是吗？”

“对，因为突然传来了动静。”

两人四目相对，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紧张而不安的感觉烟消云散了。

财野耸了耸肩，喘了口气，小声地说：“别吓我啊，我心跳都快停止了。”

“我才是吓坏了啊。你为什么要拿菜刀啊？”

“噢，我是为了防身才从厨房里拿出来的。”

财野终于放下了菜刀。和夫也意识到自己还举着台球杆，便缓缓地放了下来。他原本打算当长枪使用的，可是一到紧要关头就完全忘记了。

财野摆出一副惊恐的表情，说：“你才是哦，还来回挥舞着台球杆。”这还是和夫第一次看到财野露出表情。

这时，声音又响了。和夫和财野吓了一跳，同时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财野似乎是下定了决心：“我们走吧。”

和夫沉默地点点头，与财野并排继续在走廊上前进。

声音似乎是从餐厅传来的。站在大煞风景的胶合板门前，和夫和财野互换眼色，默契地踢开了门。耀眼的光芒射到了和夫的眼睛里，但他毫不介意地冲了进去。

“啊啊啊！”

骇人的尖叫声震耳欲聋，和夫都惊得呆住了。由美和美树子吓得合不拢嘴，呆站在餐桌前。

“啊！”

美树子慢了半拍，这时才发出了惨叫。

财野一脚踩空，跌了个踉跄。

四人呆呆地互相望了一会儿彼此的丑态。

财野怯生生地问：“你们在干吗啊？”

由美还是一脸茫然：“我太害怕了，睡不着觉，就有点想喝酒，而且肚子也饿了。”她断断续续地说着，气息就像是从丰满的胸部某处泄出来似的。

餐桌上，啤酒罐和红酒瓶林立在零食袋的间隙里。

“你是来喝酒的吗？”

和夫说完，由美使劲地点了点头。

“呀！”

美树子又发出了一声怪叫，她惊恐的双眼正注视着财野的菜刀。财野慌里慌张地把菜刀藏在背后：“别发出怪声啊。我是听到了有动静才过来看看情况的。”

“啊——对不起。”

美树子频频点头，茶色的头发不停地摇摆。她已经卸了妆，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眉毛几乎都快消失不见了，眼睛变小了，还变成了单眼皮，就像是另外一个人似的。

“对了，你们要不要来一起喝啊？只有两个人都不来劲。”

由美终于恢复了平静，说话又成了那种娇滴滴的语气。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般不喝酒的。杉下君，你呢？”

“这个嘛……毕竟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而且我也有点口渴。”

和夫也觉得非喝上一杯不可。虽然紧张得提心吊胆的，但也觉得自己很傻。所谓幽灵的真面目，归根结底都是疑心生暗鬼。害怕连环杀人之类荒诞不经的幻想实在是羞耻。

“那就请你帮我们搬一下吧。我们要到那边去。”由美已经完全恢复了平常的状态。

和夫问：“那边是哪儿？”

宛若他人的美树子说：“大厅里。这里的门关上了会很可怕，而那边就很宽敞，要是有人来立刻就能发觉——喂，快点儿呀。”

“知道了知道了。”

和夫叹了口气，决定听从她们的话。

16

【酒会混乱不堪，和夫感到非常为难。酒会一直持续到深夜，第二起命案就在之后发生。】

第二瓶红酒也瞬间就见了底。

财野用犀利的眼神盯着酒瓶，问道："红酒已经没有了吗？"

和夫回答道："对，刚刚已经是最后一瓶了。"

"是吗？那就喝威士忌吧。杉下君，你去拿点冰和水来。"

财野像是口中含有岩浆似的，满脸通红。语气不像平时那么傲慢，说话的方式总觉得有点含糊不清，目光也呆滞不动了。

"我想喝啤酒。"由美口齿不清地说着，将啤酒罐推到和夫边上，"呀，杉下，开啤酒，帮我开啤酒嘛。"

和夫也是醉眼迷离。他按照吩咐拉开了罐子的拉环，将啤酒递给由美。

"哇，由美，你好狡猾。真不错，逮住了个下人。"美树子讲话几乎已经成大舌头了。

"杉下君，"财野只把头扭了过来，"冰和水啊。你听由美的，却不听我的吗？原来如此，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我就这么微不足道吗？原来是这样的啊……"

财野都泪眼汪汪了。和夫赶紧站了起来："啊，我马上去拿。"

和夫从大厅的沙发上跳了起来，飞奔向走廊。

唉，卷入一场骚动了。和夫独自一人在厨房里，将冷冻室里的冰块箱拉了出来。三人在大厅里围坐在一起，不出十分钟就已经喝得酣畅淋漓了。和夫终于明白用餐时大家都不沾酒的原因了。酒劲上来的速度非同寻常地快，因此，和夫都没有工夫喝醉。就算是抛开自己喝酒海量的原因，旁边的人若是那么磨磨蹭蹭的，自己也不可能静下心

来喝酒。

和夫拿着调酒套装回到大厅，只见财野正张嘴大笑着。和夫很是震惊。财野那无懈可击的锋利面庞已经完全走了形。这让和夫惊叹，人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吗？

“哇哈哈哈，大叔我可是很牛的，在千叶有独栋房子，年收入都不输给贸易公司，每年的奖金都有五个半月的薪资，贷款也在按时还。”

“哇，大叔，你好棒。”美树子睡眼惺忪地娇嗔道。

由美特地站了起来，“啪啪”地拍着和夫的肩膀说：“喂，杉下，你呆站在那儿干吗呀？快坐下来喝酒。”

“哇哈哈哈，杉下君，加点冰和水。大叔我都是喝冰威士忌的，说喝就喝。”

“好好。”

和夫老实地照做了。若是忤逆了醉鬼的意思，可不会有什么好事。

财野接过杯子抿了一口，念叨道：“好淡——”他通红的脸都快炸开了，只有那双眼睛透露着阴森与恐怖。

“你要让我喝这么淡的冰威士忌啊？好吧，你的意思是我只有资格喝这么淡的冰威士忌吧。原来如此，身为大叔只喝淡的冰威士忌就够了。我明白了，你是想说，连续工作了这么久，偶尔想喝上一杯也只能喝这么淡的冰威士忌。我就是这么无趣的人吗？”

“哪有。我觉得太浓了对身体不好。”

“没有，我可不这么认为。这跟我老婆说吸烟有害健康而让我戒烟是一样的，表面上说是担心我的身体，其实是减少零花钱的借口罢了。香烟是我唯一的慰藉，却连这也企图夺走。她扔掉了家里的烟灰缸，藏起了打火机。她知道我硬着头皮不在家抽烟而在外面抽，知道我回家前会在玄关口猛吸三支烟，知道我用除臭喷雾消除异味，也知道我会向别人要烟抽。我明明知道这种事是多么的没出息，但已经在公司里传开了。可恶，我知道有人在背后悄悄说我：瞧，副部长又在要烟抽了。可是……可是……大叔我是为了家庭生计才忍辱负重的，呜……”

“哎呀，别哭嘛……”美树子口齿不清地说，“大叔哭鼻子成何体统啊。杉下先生，你调的酒也太烂了。我来教你，冰威士忌应该这样调——”于是，她咕噜咕噜不停地加威士忌。不仅仅是发音，连手里的动作都变得奇怪了。

“啊，这也太浓了吧——”

“没事的啦。来，大叔，把它喝了吧。”美树子就像哄小孩儿似的，“不可以再哭了喔，大叔你很了不起的，奖金又高，还有房贷。”

“呜呜……谢谢你，只有你对我才这么好，其他人都对我好冷淡。”

“喂，杉下，快喝。”

由美使劲地敲着和夫的肩膀，不知下手的轻重。

“嗯，我在喝。”

“骗子，酒根本就没有减少嘛。美树子，酒瓶借我一下。”

“啊，等等，这太浓了。”

“真啰唆。是男人的话就别磨磨蹭蹭的，快喝。”说完便又“啪啪”地敲着和夫的肩膀。

“大叔我可是上班族哦。正因为是上班族，才必须对讨厌的家伙点头哈腰，必须对不中意的人阿谀奉承。‘呀，您是单差点吧？哎呀，我是越穷越忙，都没钱去高尔夫球场。’愚蠢透顶。我才不穷呢，我在千叶可是有独栋房子的。”

“上班族很没劲的，我男朋友就是这样，明明说了要休假，可是都不带我出去玩，总是说自己很累，每次都会睡觉。那个傻子还说这是为了我好。”

“对对，工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辞掉的。我要是不在了，头疼的可是你们这些家伙。”

“没错没错，赶紧辞职，多多依着我。”

财野和美树子没完没了地自顾自说着。

“喂，杉下。”由美“啪啪”地敲打着和夫：“星园先生那么优秀，你当他的经纪人肯定是打女性粉丝的主意吧。”

“我可没有。”

“你就是有。你得意扬扬地跟她们说，可以让她们去见星园先生，结果却骗了她们，干了好事。你脸上都写着呢。”

“我脸上写啥了？”

“一副渣男的脸。你把星园先生当作钓饵，想当然地为所欲为。”

“我真没有。”

“骗子，还不从实招来。你泡了几个人？”由美重重地拍打，那样子根本不像是喝醉的二十岁女生。

“我也是啊，偶尔来一次约会，我还决定喷点香奈儿出门，结果你们猜他带我去了哪儿？饺子店啊！还说这家店很有名，味道很棒。那个傻子，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啊？”

“错的是他。大叔我也这么想，他绝对做错了。”

“对吧对吧。”

“大叔我啊，跟年轻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讲排场也得去高级的店。饺子店那种地方是万万不会去的。”

“排场当然得讲，而且门面还得搞得漂亮些。”

“所以说不能白吃白喝嘛，我也并非别有用心。要是一走出店门立刻就说‘谢谢款待，再也别见’，未免也太薄情寡意了，你们不觉得吗？”

“罢了，这也谈不上是薄情寡义。我嘛——”

“喂，杉下，快开啤酒。”

“很过分吧？我嘛，也是为男朋友着想的。”

“哎，大叔我要开始唱歌喽。财野高政，先上场啦：人生的林荫道——”

“呀，大叔，加油。”

“杉下，快喝。”

由美咆哮着，财野叫嚷着，美树子吵闹着。

荒唐而喧闹的酒会持续了三个小时。

和夫终于喝到尽兴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

由美和美树子瘫倒在沙发上，财野勉强还坐着，但上半身已经在缓缓地画着三百六十度的圆了。空罐空瓶和吃得乱七八糟的零食残渣胡乱地散落在桌子上，场面简直惨不忍睹。

“差不多就到这里吧。”

和夫说完，财野出人意料地很是安稳：“嗯，好的。”

和夫俯视着豪迈地翻倒在沙发上的两人，说：“她俩怎么办？”

“也不好把她们扛走，只能让她们躺在这儿了吧。”

“也是。”

“两人在一起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点上暖炉就不会着凉。”

财野说完，和夫便从被褥收纳间里拿来了备用的毯子，盖在了由美和美树子身上。

“抱歉了，杉下君。”

财野的脸上还是像之前那样面无表情，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语调让人产生了一种亲近感。这个大叔也许只是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感罢了。在痛快的醉意之下，和夫已经不在意昨天被他刁难的事了。或许是因为看到了他的丑态，那僵硬的表情也不让和夫觉得冷淡了。

财野静静地将毯子盖到了两人的脖子处。两人都呼呼大睡着。因没有化妆而判若两人的美树子那天真无邪的陌生睡脸让人啧啧称奇。

“我不想让我女儿学会喝酒。”财野注视着由美凌乱的长发，说道。

“你女儿今年几岁了？”

“读小学二年级了，明年就是三年级了。”财野说完，喝了一杯水，然后直挺挺地站了起来，“睡觉吧。今晚我本打算通宵的，但她们两人都在这儿了，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怪事吧。”

“嗯，但也要多加小心。”

“没事的，我稍微做了个机关。”财野又往杯子里倒了一杯水，“但愿明天能下山。”说完，便一饮而尽。

屋外，大风依旧呼啸。

“那我就告辞了。”

“好，晚安。多多小心。”

“嗯，你也是。”

醉得快便醒得快。财野消失在走廊深处，那身轻如燕的姿态就如忍者一般。

和夫调了调暖炉，将火力加到最大，只留了一盏电灯泡没关。接着，他向沙发上的两人嘟囔了一句“晚安”。烂醉如泥的两人纹丝不动。

和夫回到二楼，将一根台球杆重新立在门边，坐到了椅子上。他没关暖炉就出了门，所以房间已经很暖和了。终于有活人的感觉了。

没想到事情竟然会发展成这样——和夫独自苦笑着，把身子裹在毯子里。不过，积累下来的压力都得到了缓解，这也不算坏事。不管是财野还是两个女生，说不定都是为了逃离郁积的心绪才尽情欢闹的。要想驱散被困在这儿的恐惧心理，最好的办法便是喝酒，然后醉得不省人事。

窗外的暴风雪仍未停止。白色的雪花在黑暗之中自上而下地飞舞。

只有右边靠前的三栋小屋亮着灯光。最靠前的那栋是茜的，剩下的两栋是由美和美树子的。两人都是没关灯就来了。茜应该还在埋头写稿子，在这种时候还能工作，确实就像麻子说的那样，她是个货真价实的工作狂。若非这样，或许就无法占据书店里的一整列书架了。

度假村在黑暗之中静静地沉睡，如同沉入了墨水壶底。麻子的小

屋混杂在黑暗之中，只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轮廓。

麻子已经睡了吧？还是将头埋在被窝里，担忧地睁着眼睛呢？

和夫在心中描绘着夜色深处麻子的笑脸。眼皮越来越重，想象中的白皙面庞缥缈而柔和地在黑暗中缓缓褪去。微醺、疲倦与暖炉的温度柔和地包围着和夫的身体。

夜，更深了。

17

【众人迎来了第三天的早晨。天气仍未转好，外面还在下着大雪。麻子准备早餐，和夫发现了第二名被害人。】

微亮的窗外，碎雪和狂风的二重奏还在持续。

和夫用双手揉了揉刚睡醒后浮肿的双眼，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么轻易就睡着了，根本没有起到站岗的作用。他稍微反省了一下，同时伸了伸腰板。虽然只睡了几个小时，但坐在椅子上的姿势很不自然，所以浑身都很酸痛。到头来成了特地到二楼来打盹了，不过一想到被褥收纳间的被褥架，便觉得无论睡在哪里都没什么太大的不同。

不过，和夫明显感觉睡眠不足。他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虽然没有宿醉的感觉，但全身上下都积累着浑浑噩噩的疲倦。如同窗外所见的低沉的云层，大脑和身体就像是厚重的烟霭沉淀下来似的。胡子拉碴的下巴粗糙割手，很不舒服。

走下楼梯，大厅里的由美和美树子还盖着毯子，就跟蛞蝓似的粘在沙发上。不可思议的是，乱七八糟的桌子上那酒宴战场的废墟已经完全整理干净了。和夫实在是不认为这是她们大醉之后清理的，纳闷儿地走到了餐厅，便闻到了咖啡的香气。朝厨房一看，只见麻子正独自一人搅拌着碗里的面粉。

“啊，杉下先生，早上好，昨晚睡得好吗——噢，看来不太好呢。”

麻子的脸上也有几分倦容，可爱而小巧的双眼惺惺忪忪的。不过看到她平安无事，和夫暂且放了心。连环杀人果然只会在小说中出现啊。

“早餐还是UFO煎饼。鸡蛋不多了，而且也没有面包了。”

麻子抱歉地说着，和夫则做出了更为抱歉的表情：“请问，是你打扫的大厅吗？”

“嗯，我刚刚打扫的。”

“不好意思，我本打算起床后就打扫的。”

“你也喝酒了吗？”麻子愣道，“怪不得，我还在想只有那两个孩子喝酒，空瓶未免太多了。”

“嗯，我跟财野先生一起的。不对，我其实是被强行邀约而来的，开始并没有打算喝。”

和夫就像絮絮叨叨地找寻借口似的，把昨晚的始末说给麻子听。他不想让麻子觉得他是乐意跟由美她们花天酒地的。罢了，要是她稍微吃点醋倒也还好。

不过，对于三人的胡吃海塞，麻子只是扑哧一笑。

“她们酒量这么差吗？”

“对啊，明明不能喝，却还耍酒疯，我真是服了。”

和夫正眉头紧锁时，嵯峨岛来到了餐厅。他手里拿着那本厚厚的外文书，板着个脸，阴沉地向两人寒暄。他面容整洁，没有睡眠不足的感觉。

和夫问道：“嵯峨岛先生，您要喝咖啡吗？”

嵯峨岛沉默地点了点他那猴子似的面庞，把书摊开在桌子上。

“杉下先生，你能帮嵯峨岛老师换一下绷带吗？我腾不开手。”

听到麻子从厨房说的话，和夫便去准备了急救箱。

“噢，抱歉，我现在这样太不灵活了，没法自己换。”嵯峨岛伸出了缠满绷带的左手，目光却并未离开书本。

“我从没有包过绷带，肯定也包不好。”

和夫将缠了一圈又一圈的绷带解开。绷带下，五根手指的指尖都脱了一层皮，露出了红肉，看上去就觉得痛。喷上消毒液后，嵯峨岛皱了皱眉。

“嗯，有点针刺的感觉，但疼痛感差不多都消了。”嵯峨岛用阴沉的声音含含糊糊地回答道。

和夫回忆着昨天麻子的手法，依葫芦画瓢地将绷带重新包扎起

来。与阴沉的中年男人一声不吭地面对面坐着让和夫感到窒息，于是他说起了客套话：“嵯峨岛先生，UFO应该不会在这种天气降落下来吧。”

“不，没有这回事。这跟天气是没有关系的。”嵯峨岛抬起头，眼里散发着光芒，突然提高了语调，“UFO的推进装置似乎不会受到天气或是大气条件的影响，实际上也有人在雷雨云中目击过UFO。一九八七年七月，从安克雷奇出发的巨型客机的乘务员和乘客就目击到了。这艘客机没有避开云层，直接开了进去。于是，不知何时便有一团金色的光芒与客机并排飞行。目击者开始以为是球状闪电，可是那团东西却一直以恒定的亮度发光。目击者觉得奇怪，仔细一看，便发现物体是圆形的，周围盘旋着金色的光芒。据说圆盘在云层中也丝毫没有摇晃，与飞机并排而行，同时向飞机的一侧靠拢。飞机却由于受到云层和气流的影响而上下颠簸。飞机驶出云层后，UFO便不再跟随了。从这个事例中可知，UFO的飞行不会受到气候条件的影响。此外，还有在暴雨中目击到UFO的。这是在一九七五年的秘鲁——”

更让人觉得窒息了。看来这个大叔的脑子里净是UFO在盘旋。

麻子用平底锅做好了一个又一个UFO煎饼。和夫对嵯峨岛的话感到厌烦，但还是包完了绷带。在这期间，星园起床了。

“呀，早啊，杉下君，你睡得怎么样？”

自家的老师还是很爽朗的。

“就因为老师说了那些事，我都没睡着。”

“我说什么了啊？”

“连环杀人啊。我总觉得有些担心，便睡意全无了。”和夫一边递着咖啡杯，一边愤愤不平地说道。

而这个大理石雕像却若无其事地说：“你还当真了啊！我应该说过这是小说里的情节哦。”

之后，由美、美树子和茜也都陆陆续续地进来了。也许是没有心情睡懒觉，茜还是一副走路都能睡着的样子。

“唔，小麻，给我杯咖啡。”茜噌噌地挠着她的齐耳短发，懒散地趴在了桌子上。

“头好痛。怎么回事啊？真是糟糕。”

由美嘟着嘴，按压着太阳穴。实在是自作自受。相反，美树子意外地很平静。由于没有化妆，她那看不到眉毛的脸庞就跟剥了壳的滑溜溜的鸡蛋似的。

“啊——啊，肚子好饿，好想吃肉。星园先生，回去之后带我去吃烤肉吧。”

美树子漫不经心地说着，一大早起来就兼顾着食欲和风韵，实在让人想不到这是昨晚醉成那副模样的人所能说的话。

麻子烹饪完毕，两手端起洋溢着芝麻油香气的盘子，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咦，财野先生还没起来啊。”

“唔，那个家伙，身为主人却睡了懒觉，这成何体统。”茜头也不抬地把脸埋在桌子上，因睡眠不足而撒着气。

星园放下了喝了一半的咖啡杯，说：“哎，我去叫醒他吧。”

“啊，不用了老师，我去就行。”

和夫站了起来。他突然想到昨天早上也是这种情况，事后想来，或许是有什么预感吧。

和夫走出餐厅后右转，在走廊处左转。财野就寝的员工房间应该就在这里面的右侧。

门上贴有歪歪扭扭地写着“员工房间”的牌子。和夫轻轻地敲了敲门：“财野先生，大家都起来了哦。”然后又敲了第二次、第三次。

没有回应。

和夫反复敲门，并向里面喊话：“财野先生，早上好。该吃早饭了。”

昨天早晨，财野一定也在岩岸的小屋前做了同样的事。和夫这么想着，后脊突然感到一阵恶寒。

睡眠不足的不舒适感已经一扫而光，一种近似焦急又掺和着恐惧

的感觉在大脑中掠过。

“财野先生，我开门了啊。”

和夫说话的音量已经超出了必要的范围。他自己都感觉得到声音在微微颤抖。

和夫拉开门。接着，他大概是发出了惨叫。他自己也记不清这时所发生的事了。喉咙痛得慌，应该是惨叫过的，或许还失去了一半的意识了。他只是机械地注视着财野那扭曲的脸庞、睁大的双眼以及缠绕在脖子上的茶色的，一根形似粗绳子的东西。

和夫茫然若失，背后传来了蜂拥而至的脚步声。于是，他麻木的大脑想到，自己一定是发出了叫喊。

18

【第二起案件的现场调查开始了。这里也并未使用不自然的诡计。水壶在后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注意。】

“杉下君，你还好吧？”

伴随着星园的声音，和夫的后背被稳稳地撑住了。

“呃、嗯——没事。”

或许是因为麻子在一旁忧心忡忡看着的缘故，和夫才勉强发出了正常的声音。他调整好气息，用手掌使劲地擦脸。视野的边缘能够看到由美远远地呆站在走廊那头，吓得目瞪口呆。

“似乎是——死了。”茜愣愣地站在门前，提心吊胆地往房间里窥探，“总之先去确认一下吧。”

“且慢。”星园温柔地制止住了准备进去的茜。

“怎么了？”

星园示意着入口处的空间，说：“请看这个。这是什么啊？”

茜纳闷了：“真的啊。这是什么？”

和夫最开始还没能明白两人在说什么。那东西非常细，必须睁大双眼仔细端详才能发现。

房间的内侧——门所在的空间处横拉着一根黑线。线刚好有人的胸膛那么高，在空中画出一条“一”字形的黑色横线，阻挡着进来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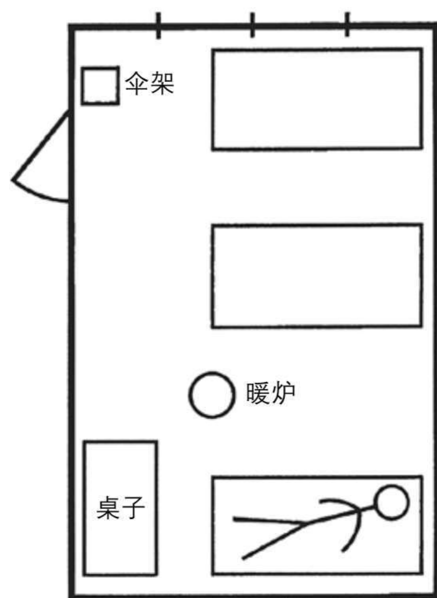
嵯峨岛眨着眼睛说：“就跟禁止通行似的。”

“比起这玩意儿，还是先去看看财野先生的情况吧。”茜不耐烦地用胳膊推开了线。线悄无声息地断掉了，耷拉着消失在入口的两侧。

星园打着头阵，和夫和嵯峨岛提心吊胆地跟着进了房间。茜和麻子在进入房门一步的位置停了下来。总感觉这就跟昨天的情景再现似的。

房间很宽敞，面积应该接近于和夫所在的被褥收纳间的两倍（见图六）。

入口的左侧是窗帘，正面有三张间隔摆放的床。床与床之间或许有过隔断，天花板上有钉孔，之前应该是挂着隔板的。钉孔就像医院的病房里一样形成了“匚”字形，将床围了起来。里面的墙壁靠近门的一侧是不锈钢的办公桌，桌上堆着纸箱、台灯、老式挂钟等五花八门的琐碎玩意儿。



图六　员工房间

尸体就躺在里面的那张床上，下面穿着运动裤，上面穿着训练服。

财野仰面朝天，扭向一侧的腿上盖着被子，上半身没盖，脸拧向了门这边。也许是睡着的时候遭到了袭击，现场并没有凌乱的感觉。被子翻了起来，应该是被勒住的时候在挣扎的缘故。半张开的嘴里垂下一个红黑色的物体，看起来就像是正要钻进尸体嘴里的巨大水蛭似

的。和夫意识到那是财野自己的舌头，便移开了目光。

虽然昨天也发生了谋杀案，但并不能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反而是今天的冲击更大。昨晚，不，就在几小时前还跟对方一起喝酒作乐。这一点跟岩岸那时不一样。和夫感到悔恨不已：如果昨天没有喝成那样，说不定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要是没有喝醉、没有睡死，财野说不定就能在凶手入侵的时候惊醒了，说不定就不会被杀。此外，要是自己能像最开始所决定的那样通宵值守，说不定就能察觉到楼下的异常情况。自己也有一部分的责任。在强烈的自责中，和夫感到一阵阵的眩晕。

星园血色尽失、面色苍白。他咬紧嘴唇，鼓起勇气说："杉下君，你去靠近些看看吧。"

茜、嵯峨岛和麻子留在门口，由美和美树子则连脸都没有露。

在星园的催促下，和夫下定决心走近里面的那张床。熟悉的圆筒型暖炉在床的旁边，财野的两只鞋子整齐地摆在一旁。

暖炉里没有火，不远处的地上掉落着一把菜刀，银白色的刀刃闪闪发亮。

"杉下君，快看，有菜刀。凶手这次是用了菜刀吗？可是尸体却没有出血啊？"

"不对，菜刀是财野先生防身用的。"和夫背对着尸体说道。菜刀没有起到防身的作用，冰冷的刀刃静静地、徒然地朝向墙壁。

"是吗？是财野先生的啊——"星园悲悯地喃喃自语。

茜在后面问道："怎么样？没救了吗？"

星园回过了头："是的，已经断气了。"

茜眉头紧锁："难以置信——这又不是低级的推理小说。"

和夫深有同感。

星园探着脖子，观察尸体，然后说："这似乎不是登山绳啊。是什么呢？"他指的应该是缠在尸体脖子上的东西。这是将厚实的布拧在一起，勉强做成了绳子的形状，其中一侧系在了床的铁框上，跟岩岸那时一样。"绳子"绕着财野土灰色的脖子勒了一圈，垂在了肩膀

处。拧成一股的“绳子”上，挂在财野脖子的部位能够看到银色的金属。

和夫问：“老师，那不是拉链吗？”

“在哪儿？噢，原来如此，确实是拉链。啊，是裤子吧？看来是用裤子代替了登山绳。”

确实是裤子，是茶色的西裤。和夫想起来，昨晚财野还穿过这条裤子，在大厅的沙发上跳舞。凶手将被害人的衣物作为凶器来使用了。

“杉下君，你去看看那个。”

星园这次示意了一下暖炉另一侧的地板，地板上掉落着一个小芥子人偶。之前人偶一直在暖炉的后面，所以看不到。这是一件朴素的民间工艺品，线条勾勒出的微笑的脸部隐约沾有红色的痕迹。这件人偶好像在哪儿见过。

“跟岩岸那时的手法一样，凶手用人偶敲打了财野先生，再勒住了他的脖子。”星园歪着嘴唇，语气有些可怕，“似乎没有其他遗留的物品了，凶手的性格果然很谨慎。”说完，他离开了现场回去。和夫跟在那修长的身体背后。

房间门口，茜手叉着腰，嘴里叼着烟，来回转着脑袋，又是那副抠脚大汉般的姿态。

“喂，星园君，你觉得这是什么？”茜挠着蓬乱的头发，脸转向了星园与和夫。

门的右侧有一组奇怪的物件：款式老旧的藤条伞架上面有一个水壶。水壶下面垫有三本电话簿，封面上写着“埼玉县西部职业类别”。水壶是体育大学橄榄球部的用品赞助商所提供的那种庸俗的样式。

“这是什么玩意儿？”嵯峨岛嘟起嘴唇说道。麻子蹲了下来，从地上捡起了一样东西。

“这是线，是刚刚茜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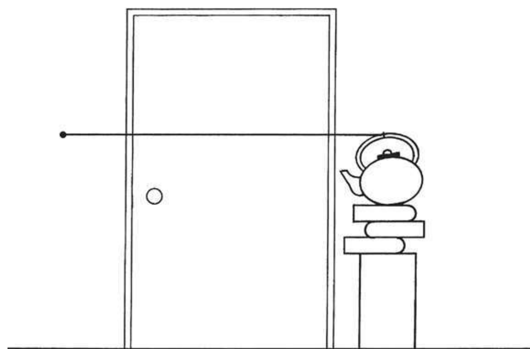
原来如此，水壶的把手上系有一根黑线，刚刚茜把它弄断了。

线的另一端，入口左边的墙壁上，有一根系在钉子上的线垂了下

来。麻子将这一侧的线也捏在手里，将线的两端恢复成本来的样子。一条直线挡住了入口（见图七）。

茜抱着胳膊：“哈哈，这是简单的警报装置啊，还用电话簿来调整了高度。”

和夫说：“啊，是这样呀。一有人进来，线就会扯掉水壶，



图七　用水壶制作的简易警报装置

发出哐当的声响。”

星园将一根手指抵在眉间，若有所思地说：“恐怕是昨天嵯峨岛先生弄倒了水壶，财野先生将此事记在了心上，受此启发而想出来的装置。”

岩岸的小屋里，嵯峨岛被烫伤，顺带着把水壶给踢飞了，从而引发了一场骚动。

麻子嘟囔道：“财野先生做了这种机关啊。”

嵯峨岛说：“可是这玩意儿并没有起作用啊。就在刚刚，草吹小姐的手都搭在线上面了，水壶还是没有掉落，只有线被弄断了而已。”

“这么说来也是啊。”茜从麻子手中接过线，“看，就算把线拉紧，水壶也动都不动。这个装置没用啊。”

茜把线拉了又拉，可水壶还是纹丝不动。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水壶嘴卡在了门框的突起部位上。不管怎么拉，被卡住的水壶嘴只会陷在木框里。

“就是因为指望这种东西，才被凶手给钻了空子。”

茜悔恨地说着，用指尖咚咚地戳着水壶。水壶在电话簿上不稳当，立刻就掉了下来，发出雷鸣般的声音。和夫惊得跳了起来。想不到声音竟然会这么大。震耳欲聋的金属声触弄着神经。

水壶在地板上弹跳了三次，翻滚着停了下来。房间里的五人都屏住了呼吸，目光跟随着水壶的运动。

水壶静止下来后，嵯峨岛深吁一口气：“吓了我一跳——声音太惊人了。”

“抱歉。我也吃了一惊，觉得心跳都快停止了。”茜捂着胸口说道。

门外传来了哽咽的声音：“刚刚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受不了了啦。”

走廊上，由美正战战兢兢地往里窥视。

19

【这次也确认了每个人的不在场证明。星园通过一番论述，认为水壶警报装置没有发动。该推理是正确的。】

众人宛如送葬队伍一般，一个跟着一个悄然回到餐厅。美树子独自一人歪着嘴在餐厅里等待，餐桌上那些中式煎饼模样的食物还未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就凉掉了。

没等和夫他们坐下，美树子就着急地问道："刚刚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啊？莫非这次是财野先生被——"

星园代表大家回答道："是的，财野先生被杀害了，跟岩岸先生那时一样——"

"怎么会……"

美树子没有化妆的脸上，五官拧成了一团。她双手抱着满是茶色头发的脑袋抽泣起来。星园担忧地瞥了她一眼，站起来说："各位，这可以说是紧急情况了。岩岸先生和财野先生明显都是死于他杀，而这附近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其他人在，又不可能有外界的人接近这里。如此一来，我就不得不做出判断，我们之中的某个人就是凶手。凶手一定就混在我们当中。"

听完星园的话，由美东张西望地环顾四周。与和夫四目相对时，她慌慌张张地低下了头，那冷淡的态度仿佛认为和夫就是凶手。

星园继续说道："我昨天也说过，希望凶手能站出来，不要再给无关人员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了。我们不知道救援何时会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担忧会越来越强烈。警察抵达后迟早都会查明是谁干的。如果保持沉默，就只是在戏弄我们，白白消耗大家的精力。所以，我希望在警察来之前，凶手能老老实实地自首。"

没有人回应星园那平静的话语。大家似乎都精神恍惚，对星园的话置若罔闻。仿佛一开口就会立刻被当作凶手似的，大家都一动不动、沉默不语。

面对大家面无表情的反应，和夫有些焦躁。这也太水了吧，凶手是没这么天真的——和夫看着星园那端正的侧脸，想对他发泄不满。

“也是啊，都杀了两个人了，怎么会站出来承认呢？”星园失望地轻轻摇了摇头，“那么，至少让我们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吧。杉下君——”

“在。”和夫被叫到了，便准备起身。

“你在岩岸先生被害的那晚偶然听到的话，能否讲给大家听呢？”

“啊，好的。”

和夫站了起来，沐浴在了餐桌前众人那诧异的目光之中。

“嗯，那是第一天夜里的事。我准备前往星园老师的小屋，但搞错了路，走到左侧大路上去了。”

和夫讲述着那晚的所见所闻。讲着讲着，他感受到众人惊讶的程度正在提升。和夫悄悄观察麻子的反应，她只是饶有兴致地瞪大双眼，其他的情绪和夫就看不出来了。

“以上就是杉下君偶然听到的话。”和夫讲完入座后，星园继续补充道，“如果有谁当时就在那栋小屋里，或是对此人的身份有些头绪，能否告诉我们呢？”

“你在说什么啊？那人一定是凶手吧。”茜呆呆地说着。

“杉下君，你是真的记不起那是谁的声音了吗？”

“是的，很抱歉。我也心急如焚。”

“算了，想不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话虽如此，你们竟然隐瞒了这么重要的情报，究竟在想什么啊？”茜与其说是指责，不如说是面露愠色。

星园温柔地说：“不是的，我认为并不能排除单单只是幽会的可能性，说不定这与案件并无关联。当事人不愿意无意中暴露隐私，因此我想着如果这件事与案件无关，无视它也并无不妥。然而现在情况有变，所以我决定询问大家。如何？如果有人认为杉下君所听到的声音就是自己的，能否站出来呢？我希望有人能站出来承认当时与岩岸对话的就是自己，但自己并非凶手。我不会对谈话的内容刨根问底，

只是为了整理情报而已。”

面对星园的呼吁，还是没有人回应。所有人都移开了视线，没有任何反应，就像是在一场令人生厌的会议上，希望它快点结束的时候一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面对这种态度，和夫不禁血脉偾张。

“为什么不说话？”和夫不由得站了起来，“凶手一定就在我们之中。是谁干的？为什么非得杀两个人？”

和夫用拳头狠狠地砸着桌子。一旦怒吼起来，和夫的声音就会更加激动。昨晚因为让财野喝醉了而疏忽大意的悔恨让他更加怒火中烧。

“他妈的！说，谁是凶手！快坦白！沉默不言未免太懦弱了！为什么要杀了他们？他俩也是有家人的啊！而且还有孩子。他们为什么要死在这种地方？老老实实地招来！为什么做得出这么过分的事？混账，快说清楚！”

“杉下君，够了。”

回过神来时，星园已经不知不觉地绕到和夫的身后了。他静静地把手搭在和夫肩上，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和大家一样，都对凶手深恶痛绝。但是，愤怒是无济于事的，你明白吗？”

听着星园温柔的教导，和夫激动的心情平复下来。

“啊，不好意思。”

此时，他感到很羞愧。自己就像个小孩儿似的发泄着焦躁的情绪，那不体面的样子让他无地自容。

“有气势当然是好的，但还是要冷静啊，小伙子。”茜向他投去了妩媚的眼神。

“实在抱歉。”

和夫匆匆忙忙地坐了下来。由美的冰冷目光就像是在看野蛮人似的，让和夫很不好意思。

“确实要冷静啊。”星园迈着做作的步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我们冷静地想想看，幸好——或许应该称之为不幸，在这种天气下不能指望警察。如果可以的话，最好通过我们自己来查出凶手。”

“我们先思考一下吧，时间非常充裕，这一点还是值得庆幸——不对，这也应该算作不幸。”茜点燃了香烟，“暂且从调查不在场证明开始吧。如果有人有不在场证明，嫌疑人的范围就会缩小。”

星园点头道：“明白了。”

茜说：“总之可以确定的是，财野是昨天晚上被杀的。他到昨天傍晚为止都活生生地待在这儿。”

“看来有必要厘清推定死亡时间的范围啊。最后见到财野的是谁？”

星园说完，由美怯生生地举起了手：“大概——是我们吧。喂，美树子，我们睡着的时候是几点来着？”

“我想想……记不清了。”美树子抽抽搭搭地说。由美则为大家讲起了昨晚临时举行的酒会。

“之后我们就睡着了，时间应该是两点多了。”

“是两点半。”和夫说道。酒会结束后，财野回到员工房间就是在这个时间前后。想起那时财野的背影，和夫又感到胸口刺痛。

“是两点半啊。”星园又做出了竖起一根手指的招牌动作，“从两点半到今天早上为止——可以认为是在天亮前。这跟昨天的情形是一样的。在这段时间内，有没有哪位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深更半夜的怎么可能嘛。我是独自一人窝在打字机前的。”

茜说完，麻子也表示：“我也是一个人待在小屋里的，一直都没睡着。”

嵯峨岛也用力地摇了摇头表示否定。星园耸了耸肩，说：“也对，毕竟是在这种时间——不过我也在睡觉。果然应该按照财野的提议，大家一起待一宿就好了。”

茜叹息道：“事到如今，这么说也无济于事了。”

美树子抽泣着说：“可是我的不在场证明应该没问题吧？我一直都睡在由美旁边的。”

然而，由美却并不领情：“我可不知道，毕竟我也睡着了，说不

定并没有注意到美树子偷偷地爬起来。”

“你怎么能这么说，太过分了。说不定也有可能是你干的。”

“我不是说过我睡着了吗？”

由美怒目而视，星园举起一只手制止道：“算了，都冷静点。我们只是讨论可能性的问题，引发这种没有结果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总之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机会下手的。”

茜吐出一大口烟圈，说：“哎呀，完全没有不在场证明吗？这跟昨天一样啊。”

星园说：“凶手在杉下君他们的宴会结束后，悄悄潜入了员工房间，用小芥子人偶敲打财野，让他丧失了抵抗力，然后将裤子拧成一股绳，勒死了他。”

“小芥子人偶吗？”麻子似乎感到有些意外。

“是的，你和草吹老师都没有看到，小芥子人偶就掉落在暖炉的后面。上面沾有血迹，应该就是凶器了。”

“小芥子人偶——这么一说，它原本是在吧台上的。”麻子嘟囔道。和夫也终于想起来了。就说怎么在哪儿见到过，原来是抵达这里时，看到的摆在入口吧台上的人偶。

茜也说：“啊，对了，是在玄关那边啊。”

和夫立刻起身：“我去看看。”说完，便飞奔出餐厅，跑过走廊，来到了正门处。不出所料，吧台上的小芥子人偶已经不见了。和夫回到餐厅，将此事告诉众人。

“不见了……果然就是吧台上的人偶。”

“这样啊……”星园打了个响指，“有没有人记得小芥子人偶是什么时候不见的？据此也许可以了解凶手的行动。”

“我想想看……”茜粗鲁地将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昨天傍晚好像见到过，但是不太确定。”

“还有其他人有印象吗？”

麻子歪着头说：“我也说不太清。不过前天倒是看到了。”

由美很是茫然：“有这种东西吗？我完全不知道啊。”

嵯峨岛也皱着眉：“嗯，我也没有印象。”

星园有些遗憾地说：“这样啊。这么说我们无从得知凶手是什么时候准备的凶器了。”

茜点燃了一根新的香烟：“不过我倒是更在意那个水壶。”

嵯峨岛问：“是那个警报装置吗？”

茜点点头：“对对，就是它。”

和夫说：“财野先生昨晚睡觉时说过他制作了机关什么的，应该指的就是这个吧。”他想起了竖在门边的台球杆。和夫用台球杆充当了警报装置，看来大家想得都一样。

茜满脸疑惑地说：“可是水壶为什么一直在上面呢？凶手进去的时候它没有掉下来，太不可思议了。”

星园回答道：“果然是没有发动啊。”

“没有发动？”

“对，如果水壶掉落，声音肯定会惊醒在一墙之隔的被褥收纳间的杉下君。杉下君，你有没有听到声音？”

“呃，昨晚我是在二楼，本打算要监视整个度假村，看有没有可疑的家伙进来，”和夫没有讲明自己是在守护麻子，稍微糊弄了过去，“结果却睡着了。不过那么大的声音我再怎么着也应该能听得到的。声音在整个建筑物中回响，肯定会把我吵醒。然而，我并没有听到那种声音。”

“原来如此，没关系。那你们俩呢？在大厅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

被星园这么一问，美树子的眼神很茫然：“声音指的是刚才震耳欲聋的响声吗？”

“对，是的。”

“不，完全没听到。”

“我睡得很沉，也没听到。”

美树子和由美不约而同地摇摇头。

星园进一步询问道：“不过，要是发出了那样的声响，你们也会醒过来吧？”

由美点了点头说：“对啊，应该会被吓醒吧。”

茜听完后说：“原来如此，既然三人都没有听到声音，那么昨晚水壶确实就没有掉下来。不然睡得再怎么沉，也至少会有一个人醒过来的。”

“对，确实如此。”星园微微抱起了胳膊，“恐怕财野还是过于放心了。就算是睡着了，只要能醒过来，还是能够凭借气力与凶手抗衡——至少不会轻易倒下。防身用的菜刀就放在手边，还制作了警报装置，所以财野很放心也不足为奇。此外，还有其他三人在同一个屋檐下。杉下、由美和美树子三人又不可能联手杀害自己。只要水壶发出了声音，自己会被惊醒，其他三人也会醒过来，至少杉下君是肯定会来察看情况的。”

和夫插嘴道：“对啊，在听到餐厅里有响动时，我和财野就像武侠小说里一样剑拔弩张地对峙，而且他还说过，他本打算通宵的，但大厅里都有两个人在睡觉了，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怪事了。”

星园微笑地点着头：“所以财野就安心地睡觉了。然而，即便是设置好了警报装置，也不好做实验来验证。这是因为，同时在管理栋里的三人之中的某一人说不定就是凶手。如果做了实验，发出那么大的声响，就有可能被凶手得知装置的存在。财野无从判断凶手是谁，所以一边留意不让凶手知道装置的存在，一边戒备着不让凶手潜入房间。他只能在伞架上摆好电话簿，让整个系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后没有再做实验，放好水壶后就心满意足地睡觉了——然而这是致命的。如同刚才所见，水壶卡在了门框上，这估计是在凶手潜入的时候，水壶些许移位后造成的。凶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绊住了线，水壶也移动了，然而却未能如财野所愿，水壶只偏离了几厘米而已，卡在门框上没有掉落下来。我认为事情一定就是这样的。这对凶手来说是侥幸，但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幸了。”

“原来如此，我也赞同水壶机关没有发动的观点。”茜打断了星园

的话，“可是还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我们发现的时候，线是处于拉紧的状态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凶手经过了的话，水壶些许位移后线应该会断掉才对。杉下君，刚刚在我们来之前你有没有动过线？”

“没有啊，况且我都没注意到有那么一根线，还吓了我一跳呢。”

突然被问到了奇怪的事情，和夫有些惊慌失措。茜继续说：“这就很诡异了。水壶确实卡在门框上没有掉下来，但是这样的话凶手应该是被线绊住过一次，可奇怪的是线并没有断啊。”

嵯峨岛嘀咕道：“原来如此，线还紧绷着，确实很奇怪。”

和夫说：“会不会是这样的呢：凶手先被线给绊住了，水壶移动后卡在门框上停了下来。此时，凶手意识到了警报机关，便撤开身子。怎么样？这样的话就跟我们刚刚发现尸体时的情况一样的。”

然而，茜一口驳斥了和夫的想法：“这不可能的。要怎么注意到警报装置呢？那根线可是拉到了胸口的高度。凶手是在胸口附近被线绊到的。那根线那么细，就算是碰到衣服上，断掉了，人也感觉不到。因此，被线绊了一次之后才注意到装置的说法是很奇怪的。那么细的线，只要一受力，就会毫无抵抗地立刻断掉。”

“那凶手就是从最开始就知道警报装置的存在，所以在水壶移位的时候才能够停止身体的移动。”

“喂喂，小伙子，拜托你实际点好吗？要是最开始就知道，那为什么还有必要特地让水壶移位呢？”

“噢，对啊。”和夫语塞了。

嵯峨岛在一旁说道：“不对，最开始就知道或许是可行的。凶手知道设有机关，所以才能避开它。水壶的移位暂且不论，线直到刚才还紧绷着，至少这一点得到了解释。线的高度只要蹲下就能轻松避开。”

麻子客气地说：“可是，如果不知道水壶嘴为什么会卡住，这个解释也不完整啊。”

茜表示赞同：“对，就像星园君所说的那样，水壶嘴卡住是由于凶手绊住了线而造成的水壶移位，这么考虑是最自然的。如果凶手知道警报装置的存在，那么他根本就不会碰到线。这样的话，财野先生

最开始就是在水壶嘴被卡住的状态下设置机关了。他没有道理这么做啊，不可能有人亲手做出没用的警报装置。”

“不，我想说的并不是这点。”嵯峨岛喃喃地说，“水壶移位是刚刚草吹老师弄断绳子时所造成的。”

“我吗？”

“对，你刚刚进入房间的时候弄断了那根碍事的线吧，水壶嘴就是在那时候卡住的。草吹老师推开了线，从而使得水壶移位成现在的状态。不管怎么说，水壶机关都没有发动。换言之，凶手没有碰到线。这么想的话，就只能认为凶手从最开始就知道警报装置的存在，所以他能通过下蹲等方式加以回避。”

茜问道：“凶手是如何得知这件事的呢？”

嵯峨岛往上瞟了瞟：“应该是问了财野先生吧，毕竟不可能事先知道房间的情况，所以只能询问本人了。”

茜不满地说：“怎么可能。”

和夫也声援道：“我也觉得不可能。要是对谁说了，警报就没有意义了啊。就算是对一起喝酒的我，他也只是含糊地说他稍微做了个机关什么的。没有人听过警报装置一事。况且，财野先生为什么只悄悄地对凶手坦白这么重要的事呢？”

嵯峨岛不太自信地说：“比如说他只信任凶手？”

茜继续乘胜追击：“比如说？是谁？你是想说，财野只信任的这个人在我们之中？”

“不，这……但是，线可是真真切切地留下来了啊。”嵯峨岛又开始念叨起来：“好奇怪，凶手不知道装置的话，线应该就会被弄断，若是知道的话就会只有凶手事先问过财野——实在是两头碰壁啊。噢，对了，不是有窗户吗？从窗户进来的话，线留下来也不奇怪了，这样就与警报无关了。”

麻子抱歉地说：“不对，那扇窗户打不开，是嵌死的，我刚刚确认过了。”

“噢，这也不行吗？本以为是个不错的想法呢。啊，对了，很简单啊。对、对，我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么简单的事呢？”嵯峨岛咧开了

嘴，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和夫探出身子问道：“简单的事是指什么？”

“就是很简单啊，凶手没有碰到线。他只是没碰到线就进入了房间。”

茜说：“你是说，只有凶手知道警报装置一事？”

嵯峨岛仍旧咧着嘴：“不，不是这样的，即便凶手不知道警报的存在，也是能够顺利通过的。”

和夫说：“但是，任何人在那种高度下都会绊到啊。”

麻子也表示赞同：“我们之中并没有身材如此娇小的人可以直接从线的下面通过啊。就算是最矮小的我也会勾到脖子的。”

“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嵯峨岛很是开心，“有一种称为‘小灰人’的人形种族，身高不足一米。据信，他们来自牧夫座的大角星，身高就只有这么点儿。”

茜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麻子眨巴着眼睛。和夫当然也瞠目结舌。他已经忘了，现实和梦呓已经在这个大叔的脑中浑然一体了。

“够了，适可而止吧！”由美露出惊恐的神色，“无论是外星人还是杀人凶手我都不知道，我已经受够了。为什么每天都有人被杀？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我已经不想待在这种地方了。”

星园安慰着胡乱跺脚的由美：“由美，冷静点——不，这并不是玩笑话，这种事情持续下去，我们会精神崩溃的。我不知道谁是凶手，但大家都已经担忧得不得了了，请不要再刺激我们这些无关人士的神经了。我再请求一次，希望你能坦白——不，只用某种形式宣告事件结束也好。如果杀掉岩岸先生和财野先生就已经达成了你的目的，那就请让无关的我们安下心来。我们的体力和精力已经快接近极限了。怎么样？无论哪种方式都没问题。能否明确说出，事件已经到此为止了？拜托你了。”

还是没有人回应星园那真挚的话语。只有狂风摇晃着窗户，幽幽作响。由美仿佛要打破这个声音一般，踢开椅子站了起来，傲然地放言：“待不下去了！我要下山到镇子里去！”

20

【在由美强硬的主张之下，大家决定强行下山。和夫在尚未释怀的情况下就加入一行人中。于是，众人开始在大雪中行军。】

由美毅然决然地站起来，带着哭腔尖叫道："我在这里连一分一秒也待不下去了。我坚决不要跟杀人凶手待在一起。救援是不会来的，只能靠我们自己下山了。现在就出发，马上下山去。"

"可是由美啊，这种天气是没办法的哦，最好是等到放晴。"

虽然星园这么说，可由美却充耳不闻："我们并不知道天气什么时候才会放晴，这样下去说不定会一直被困在这儿好几天，那就必须还要跟杀人凶手再待上几天了。我才不要！不知道下次会是谁被杀，凶手又没有宣告事件结束。下一个可能会是我啊！我才不想被杀掉。"

"我也不愿意，"茜似乎有些不耐烦，"可是你说说看，我们该怎么下山到镇上去？这里又没有冬季登山的装备。"

由美嘟着嘴主张道："汽车可以开动，我们开车下去就好了。"

和夫说："不行的啊，不是说过路上发生了雪崩的吗？"

"那就开车到雪崩的地方就行了嘛。杉下先生，你来开车吧。"

"开车太危险了。而且前往那里的下山路很滑，要是在危险的地方打滑，可就会栽到悬崖下面去了。"

"那就步行。"

"别胡说了。你以为只用花几个小时吗？来的时候坐车也花了四五十分钟。若是在如此猛烈的暴风雪中步行，会倒在半途中的。"

"反正待在这儿也会被杀，还不如走到半途。说不定救援队也正在赶来的路上，只要碰到他们就能得救了。"

由美越说越激动，哭丧着脸的美树子也抬起了头："我也要下

山。我也不要跟杀人凶手待在一起。”

和夫叹息道：“喂喂，怎么连你也——”

由美趁势说：“没关系的，至少比待在这儿好。不管花多少时间，只要现在就出发，一定能在天色暗下来之前下山的。就算有点冷也比一直困在这儿要好得多。我们走吧。”

星园突然说：“好，我明白了，下山吧。”

和夫呆住了：“等等，老师，连你都在说些什么啊？”

“不，杉下君，我们确实已经接近极限了。趁着还有体力，最好现在就行动。而且由美这种状态很有可能会做出莽撞的事，擅自出去后真遇难的话可就麻烦了。另外，现在已经有两人被害，必须要尽快让警察来。我是想去通知警察。”

“太好了！不愧是星园先生，明白我说的话了。”

由美欢呼着，紧紧地搂住了星园的手腕。星园欣然接受了，说：“杉下君，你也一起吧。”

“我吗？”

“对，只有我一个人带两位小姐走还是有点担心的，你必须得一起来。”

“噢。”和夫含糊地应道，既非承诺也非拒绝。总觉得自己很没出息。

“我就算了，就别邀请我了。”茜摆了摆手，表示恕不奉陪，“在这么大的暴风雪中肯定是不行的——啊，麻子，记下来。”

“好。”

在这种时候麻子也拿出了她的魔法手册，她那动作几乎已经是条件反射了。

“我想想，北国、雪道、外面下着暴风雪、女主角追赶着、途中遇险了、消防队男子救了她——不行，刚刚的不算数，脑子实在想象不出好的场景。”茜皱着眉说道。

“我也留在这里。”嵯峨岛说，“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了一天了，山下已经开始准备救援了吧。只要再等等，救援一定会来的。大家别再勉强了，就待在这儿怎么样？”

嵯峨岛的话被由美和美树子断然无视。

结果，星园与和夫肩负了带领两名女大学生下山的使命。茜、麻子和嵯峨岛则留了下来。和夫当然是想留下来的，但星园已经吩咐他要一起去，他只得听从。这实在是不得已的结果。

出发前要先补充体力——麻子将冷掉的UFO煎饼重新加热。由美和美树子精神饱满地吃了一顿，欢天喜地地准备出发。她们回到自己的小屋收拾行李去了。

和夫被星园叫着，离开了餐厅。

“有一件事我有些在意。杉下君，你能跟我再去一次财野的房间吗？”

“噢——”

和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情不愿地跟在星园身后。来到员工房间的门前，和夫本以为会直接进入房间，星园却不紧不慢地打开了另外一侧的背后那扇门。里面又暗又窄，像是一个杂物间。各种各样的物品杂乱无章地堆放着，没有整理好就胡乱塞了进来。电动吸尘器、水桶、水壶、红色的塑料桶、簸箕、扫帚、绳子、拖布、折叠椅、柴火、抹布——一股刺鼻而潮湿的酸臭味飘了出来。

“老师，这里是杂物间。”

“嗯，好像是的。”

星园迷迷糊糊地关上门。看来他是有点累了，动作也不像往常那么灵敏。这回，他重新打开了员工房间的门。

星园一脸平静地走了进去。和夫跟着他，一边望着其他方向，一边迈入了房间。他杀现场的尸体他可不会乐意多看几眼的。

星园那大理石雕像一般若无其事的脸上表情全无。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向财野尸体所在的那张床走去。和夫实在是不愿意过去，便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房间有一扇窗户。和夫拉开窗帘，窗外正是漫天飞雪。雪势虽然不大，但风却非常猛烈。对面山上的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树枝上的积雪几乎都被甩飞了。和夫把额头抵在被嵌死的那扇窗户玻璃上，叹了口气。接下来就要冒着暴风雪下山了。这完全是自杀行为啊！

“杉下君，你来看看。”星园呼唤着和夫。

哎呀，这次又怎么了啊？和夫回过头：“怎么了？我不太想看尸体。”

“好了好了，你快过来。瞧，就是这个。”

星园完全不在意和夫的感受。和夫将目光别开，勉勉强强地靠了过去。

“就是这条裤子，你仔细看看。”星园站在里面那张床的一旁，说，“这是西裤啊，而且是无皮带款式的。财野先生昨晚穿的是这条裤子吗？”

听星园这么一说，和夫便缓缓地移动视线。财野的尸体跟刚刚完全一样，以相同的姿势躺在床上。裤子的布料拧得很细，紧紧地勒在尸体的脖子上，其中一边系在了床架上。

和夫尽量不去看尸体的面庞，回答道：“对，穿的是这条没错。”

“原来如此，由于没有皮带，凶手就将裤子拧成一股来使用。这跟我想的一样。”

“你很在意这一点吗？”

“对，我之前在想凶手为什么要做这么费力的事。虽然这里不像小屋，没有登山绳，但是使用被害人的皮带会更快才对。可这里只有无皮带款式的西裤，那就没有办法，只得这么做了。接下来看看财野先生的行李。”

“他的行李就在那边。”

和夫示意着床对侧的不锈钢办公桌。财野的背包似乎就混在台灯和纸箱之中。星园立刻走到桌前，打开了背包。

“又擅自做这种事，合不合适啊？”

“我之前不是说过要做好被警察训斥的准备吗？”星园瞧了瞧里面的东西，说，“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换洗的衣物、洁面用品、洗澡用具。这是肠胃药吧。这是什么书？《骨气》，浪速[1]商人的一代传奇——他在读一本很奇怪的书啊。”

“你在找什么？”

“我本想着会不会有什么线索，但还是不行啊，都是些不起眼的东西。”

星园接下来又盯住了挂在附近墙壁上的衣架，上面挂着财野的黑色皮革大衣和换下来的裤子。裤子是财野昨天开车撞到雪崩地点时穿的那条，上面还有星星点点的泥渍。这条裤子也是无皮带款式的。

星园摸了摸大衣和裤子的口袋，跟岩岸那时一样，没有什么收获。口袋里只勉强放了些日用品。有趣的是里面有涩谷的不正经商店里用于宣传的面巾纸，不过应该只是在街上从店员那儿收下，然后随手就塞进了口袋里的。

星园眉头紧锁地说：“看来我们并没有被线索女神眷顾。”

“有没有这种女神我不知道，但凶手确实是相当谨慎的。”

“似乎是的。如此一来，后面能依靠的就只有这里了。”星园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额头。和夫感觉到，这个动作并不像往常那样做作，而是发自内心的困惑。

两人走出了员工房间。星园回到自己的小屋做下山的准备，和夫则回到被褥收纳间做准备。虽说是准备，其实也只是严严实实地裹上了能穿的所有衣服。原本应该带着更合身的防寒服来的，可是在出发前并未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和夫穿得非常臃肿，刚刚走出被褥收纳间时，麻子来了。她紧紧地抿住嘴唇，一副担忧的样子，这认真的态度让和夫慌了神。

“已经要出发了吗？”

“嗯，马上就走。”

“路上小心。”

“没事的，我们会带警察回来的。你也小心些。怎么感觉就像是

要执行出击任务的飞行员似的。”

和夫笑了笑，麻子也终于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伸出了双手。她的手里攥着一团雪白如齿的白色毛线织物。

“这是什么？”

“帽子。杉下先生，你能戴着它吗？”

“我脑袋很大，会把帽子撑松的。”

“没关系的，你用吧。”

麻子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已经不好拒绝了。和夫便收下了它，戴上了。毕竟是她的心意。

“很适合你。”麻子的眼神柔和下来。

“谢谢，我一定会还你的。”

“嗯。”

麻子的关怀沁入了和夫的心脾。

两人来到了大厅，由美又在嚷嚷：“可是不带走的话，后面说不定会很不方便的呀。”看来是在争论要不要带走行李，就连另一边的星园都面露不快。

集合在大厅里的强行下山的这队人马，那装扮根本就不像是要在下着暴风雪的山路上行走的。由美穿着长及膝盖的雪白长款羽绒服，星园穿着灰色大衣，美树子则穿着毛绒靴子，众人的样子就像是要去六本木或赤坂附近一样。

星园、和夫，再加上麻子，三人终于说服了由美，成功让她打消了带行李的念头。后续的情况令人担忧。

麻子和嵯峨岛在玄关为四人送行。茜或许觉得很荒谬，并没有露脸。

嵯峨岛担忧地说：“请多加小心。要是觉得勉强，立刻就回来。”

由美轻松地说：“没事的。”

星园说道："那么，我们出发吧。"

麻子担忧地守望着众人，那张脸深深地印在和夫的眼里，挥之不去。

一打开门，狂风就伴着碎雪，猛烈地拍打过来。

注释：

[1] 大阪的古称。

21

【一行人在雪中行军。途中，星园说明了两起案件是同一名凶手犯下的。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

大雪迎面扑来，脸颊都被冻得结了冰，鼻尖也冻得生疼。脚尖早已丧失了知觉，每次踏在雪地上都只感觉到发麻。牙关无法咬紧，下巴不停地哆哆作响。出来的时间明明没有多久，却已经冷到骨髓里了。

狂风推搡着身体，积雪阻碍着脚底。每次险些要摔倒的时候都需要稳住脚下，一步一步地踏雪前行。

这条路完全不像是昨天跟麻子一起来侦察时走过的了。上空轰隆隆地呼啸，树木猛烈地摇晃，狂风往悬崖下一个劲儿地吹。雪从四面八方拍打而来，视野模糊不清。白色的道路融入白色的风中，与雪白的大地混为一体。上下左右全是一片雪白，细细的雪花在白茫茫的空中飞舞飘散。

风太大了，以至于连睁开眼睛都很艰难，只得用双手护住脸庞。雪花在手臂上跳跃、吸附、融化。双脚如同从地面中生拽出来似的，一脚一脚地扬起雪花。手套里的指尖被冻得又冷又疼。

“杉下先生，你太快了，等等我们。”

听着由美嗲嗲的声音，和夫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停住脚步，回过头。在猛烈的暴风雪所形成的一片白茫茫之中，由美和美树子正猫着腰，小心翼翼地迈着步伐前行。准确地说，几乎没怎么动。矮小的由美自不必说，高挑的美树子也来来回回地摇摆，感觉颇像是五月里天空中的鲤鱼旗，无法判断她们是在往前走还是在往左右走。

和夫耐心地等着两人追上自己。他用手掸了掸麻子借给自己的帽子，碎碎的雪粒飞舞起来，消失在风中。

两人老是没法靠近，从刚刚开始就一直是这种状态。和夫打头，由美和美树子夹在中间，星园殿后。组成这种队形自然是好的，但中间两人却没法好好地跟着。无数次被叫停，而和夫每次都得等她们。

稍微步行一会儿就站住了，稍微走了一下就又停住了步子。节奏被打乱了，实在是寸步难行。而且，天气又冷，风又大，雪还往衣领里钻，她们屡屡在身后无休止地尖叫着，甚是吵闹。自己下定了悲壮的决心要出发，现在却像个傻子似的。

面对呼啸而来的冷风，和夫弓着背，轻轻跺着脚等着她俩。看着不断逼近的雪花，和夫产生了一种错觉，明明是站着的，却感觉自己正以飞快的速度平行移动。自己的平衡感也出了毛病。

由美终于追上来了。她的鼻子冻得通红，皱着眉说：“真是的，你越走越远，就不能稍微等等我们吗？”美树子就在她身后，往右走两步、往左行三步，挣扎着逆风而行。看来她没有工夫开口了。

星园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迈着稳健的步伐出现在风中。事到如今他那花花公子的气息也丝毫没有衰退，落满雪花的头发掠过深邃的面庞，感觉就像是传说中的雪女之子。

美树子不知是第几次在雪墩儿上摔了个屁股蹲儿，尖叫起来：“好疼！好冷！”

也许是受到了美树子的影响，由美也滑了一跤：“啊！讨厌！好冰！为什么会这么冷啊？之前去加拿大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冷。”

发个牢骚也这么唐突。和夫又弓着身子走了起来。雪花簌簌而落，冰冷得如同刀割似的打在脸上。在风的吹动下，积雪在脚边卷起了旋涡。冰冷的空气让人感觉像是在天然的冷库中行走。

注意到的时候，星园那修长的身体已不知不觉地行走在自己的身边了。

“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星园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唐突地说，“我昨天也说过，岩岸先生小屋附近的脚印是凶手往返时留下的。也就是说，前往那栋小屋的凶手就只有一人。而且，勒在尸体脖子上的登山绳的一端绑在了床脚上，这也表明凶手是一个人。如果凶手有两人，与其把绳子系在床上，两人分别拉登山绳的两侧会更省事。”

星园的头发随风舞动。和夫一声不吭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星园终于要阐明自己的想法了。

“此外，岩岸先生被害的时候，无人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可是，如果凶手有共犯，在嫌疑人数目本来就很少的情况下，更有利的

做法是两人若无其事地为对方做不在场证明。这样的话，只有这两人能被排除嫌疑，而且之后的行动也会让大家疏于防范，第二起财野被害案就会容易得手。但是，没有人互相做不在场证明。因此，我认为凶手是没有共犯的。财野先生的案子同理。将裤子绑在床架上，表明这是独自一人作案，而且也没有人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尤其是那两人——”星园只是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慢腾腾地跟在后面的两人，“尽管睡在一起，却没有相互做出确切的不在场证明。”

星园稍稍压低了声音。但是没有必要如此担忧，因为后面的两人在风雪中是听不到他们说话的。由美还是老样子，扯着嗓门抱怨，美树子则左右摇晃。

“因此，财野先生的案子里也感受不到有共犯存在的迹象。就这么几个人里有两个杀人凶手，这太不自然了，而且犯罪的手法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起事件是同一个凶手所犯下的。我就是这么考虑的。”

“明白了。我的意见也相同。”

和夫看着星园的侧脸说。那侧脸宛如雪祭中展出的阿波罗像一般。星园所说的内容极为基础，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对这种基础情报也绝不马虎，这就是星园的作风吧。

“可是老师，若只是考虑可能性，也可以想想其他的情况呀。”

星园转过身体，用后背挡住了正值此时吹过来的强风，问道：“比如说？”

由美在背后尖叫：“呀！讨厌！这个风是怎么回事啊！”

和夫并不理会她，接着说：“比如说——交换杀人。”

“嗯。”星园赞同道。

“岩岸的案子和财野的案子分别是不同的凶手，两人预先串通好，去杀掉对方想杀的人——这种情况如何？”

“这是不可能的。”和夫甫一说完，星园就否定道，“交换杀人的优势在于能够令凶手不被怀疑。如果真的进行了交换杀人，就不可能出现如今这种所有人都同样可疑的情况了。无论是动机层面还是不在场证明层面，没有人因免除了嫌疑而获益。这样一来交换杀人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思路是行不通的。”

“那么顺风车杀人呢？第二起案件的凶手模仿最初的案件。”

和夫虽然这么说，但他自己都不相信这种说法，终归只是形式上的争论而已。如果星园的行事作风是连细枝末节都要论证的话，那么弥补这些细节就是自己身为侦探助手的职责。

“这也是不可能的。”星园似乎也察觉到了和夫的意图，于是便用议论的口吻说道：“顺风车杀人的优势在于，为了免除自己的嫌疑而将所有的罪责推到最初那起案件的凶手身上。以这次的案子来讲，凶手的意图在于趁着岩岸先生被害的混乱之际准备将财野先生给葬送掉，一旦得手就可让岩岸被害案的凶手背黑锅。可是像现在这样一切都很混乱，连谁是凶手都无从得知，搞不好的话还很有可能自己担上两起案件的罪责。只要没人有岩岸被害案的不在场证明，或是没人明确表示自己不可能作案，那么下定决心进行顺风车杀人就没有好处了。可是却没有这么一个人，所以这条思路也可以排除掉了——这个解释怎么样？”

“解释得很充分。那如果是有人包庇了杀害岩岸的凶手呢？为了包庇最初那起案件的凶手而杀掉了财野，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呢？”

“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去杀人了啊。想要包庇他，只用帮对方做出假的不在场证明就行了。杉下君，你的思路有些太超脱现实了啊。”

“对不起——我已经想不出其他的可能性了。看来如同老师所说，凶手只可能是一个人，没有共犯。”

“大家能接受这种说法吗？”

“会的，毕竟没有办法反驳啊。”

“警察也是？”

“对，警察也只能接受了。”

“那就好。情报稍微得到了整理。”星园心满意足地说着。看来情景模拟很成功。

“不过老师，动机呢？”和夫恢复了平常的语调问道，“为什么要杀掉两人呢？两人都在同一家公司，所以犯罪是与之有关的吗？”

“动机就不知道了。”雪拍打在星园的脸上，让他眯起了双眼：“我

从未想过竟然会真的演变成连环杀人案。无论是岩岸先生还是财野先生都是我之前素不相识的人，动机要是跟公司有关，那我是不可能推测得出来的。”

“还是信息不足啊。”

“对，恐怕我们无法得知的利害或感情纠纷从外界被牵扯了进来。所以啊，我准备放弃推测动机了。如果要揭发凶手，就必须从其他的思路推导出结论。”

“其他的思路是什么？”

“当然是来到这里之后凶手的行迹。不是指小屋前的足迹，而是凶手的行动和心理的行迹。我觉得只有这条路可走了。对我来说，除了你之外的其他人都是初次见面，因此就只有这种方法了。”

“行动和心理会留下怎样的行迹呢？”

和夫正要询问的时候，后面传来了由美那大得离谱的声音：“不行了，我走不动了。”她那语气就像是撒娇一样。

“星园先生，我已经到极限了，脚好冰，冷得都走不动了。”由美早已停住了脚步。她的长发任凭狂风吹得凌乱，已经干瘪瘪的了。

拜托，到底是谁的错，才让我们到这种地方遭此罪受？和夫本想发一句牢骚，但是一看到由美脸上仿佛在说“责任不在我”，正赌着气时，顿时便没了脾气。任性到这种程度也是一种本事啊。无论说什么也似乎讲不通了。

就连星园也为难至极：“不可以说泄气话喔，不然在积雪上行走会很累的。必须要规规矩矩地跟着前面人走过的脚印走路才行。”

星园突然打住了。和夫正想着是怎么一回事，仔细一看，发现他那冰雕的纳西索斯[1]雕像一般的脸庞正眉头紧锁，在沉思着什么。

由美哭诉道：“我说啊，星园先生，我都快冻死了，快想想办法嘛。所以我才说要开车来的嘛。”

美树子瘫在雪地上，泪眼汪汪地说：“我也不行了，好累。再继续走下去会倒下的。”

星园皱着眉头，还在沉思着什么。

雪虐风饕。身体被冻得发麻，感觉就像冰箭贯穿了骨髓似的。喂喂，这可怎么办啊？这种收不了场的情形，就像是把糟糕透顶的情况画成了一幅画，装裱起来挂在美术馆里，结果却卖出了一千张预售票。

星园非常坦率地说：“没办法了，回去吧。”

“要回去吗？”和夫哑然。都还没有到达雪崩的地方呢。这太惨了，连他自己都想哭了。“老师啊，好不容易出来了，要不就我一个人去吧？我下山去寻求救援并报警。”

“不，你也回去。你在那儿会比较好。”星园说着不着边际的话。

“哇，回去吧，快点快点。”

由美跳了起来。美树子也见风使舵地站了起来，气势汹汹地掸掉了毛皮大衣上的雪。

“杉下君，走吧。这也没办法，让女士们在暴风雪中行走未免太残酷了。”星园的腔调让人觉得，他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了。

注释：

[1] 纳西索斯（Narcissus），字面意思为水仙花，希腊神话中登场的俊美少年。有一天他打猎归来时，在池水中看到了自己俊美的容颜，于是爱上了自己的倒影，最终憔悴而死，死后化为了一株水仙花。此外，自恋（narcissism）的词源也来自此处。

22

【下山行动令人失望地遭受了挫折。和夫一行人回到了度假村。麻子发现了重要的线索。至此，推理所必要的信息都集齐了。】

众人摇摇晃晃地进入管理栋，只见嵯峨岛正在大厅里看外文书。

“呀，回来得真快啊。”不知是讽刺还是吃惊，嵯峨岛一脸迷惑地说道。

由美和美树子赶紧奔向暖炉。

“哇，果然还是暖炉暖和啊。”由美笑眯眯地说道。

这个娘们儿——和夫膝盖上的力量又快泄掉了。

由于大厅的暖炉被占领了，和夫和星园便一起前往餐厅。正独自一人翻看文件的麻子茫然地抬起头：“已经回来了啊？”

“嗯，很不凑巧。”星园难得地露出一丝苦笑。

和夫也在暖炉前脱着手套，说：“都是听从了两位小姐的吩咐。”

麻子呵呵地笑道：“我就知道会这样。”

“啊，这个还你。谢谢，帮大忙了。”

和夫脱下了毛线帽子，掸掉雪后交给麻子。借帽子的时候小题大做的，搞得就像生离死别似的，连和夫自己都觉得蠢透了。麻子只是笑了笑，收下帽子，然后指着桌上说：“啊，对了，看看这个。我想让你和星园老师都看看。刚刚我和茜老师去搜查了一下员工房间，然后就发现了这个，不清楚是否跟案件有关。”

桌子上摆着那只水壶、小型公文包以及麻子刚刚看得出神的文件夹。

星园问：“草吹老师在做什么？”

“在小屋里工作。她只要一有空就会敲打字机。”

她真是太厉害了。

“首先是这个。”麻子打开了黑色皮革公文包，里面有计算器、圆珠笔、铅笔、便笺纸。此外，用橡皮筋扎成一捆的应该是发票吧。

星园饶有兴致地问：“这是在哪儿找到的？”

麻子回答：“在最靠前的那张床的床垫下，似乎是为了藏起来而塞进去的。”说着她又打开了文件夹，“同时放进去的还有这个。开始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笔记，不过现在总算是有点头绪了。”

星园跟和夫一起看了看，只见上面密密匝匝地罗列着详细的数字。

“你们看看这里，”麻子纤细的指尖指到了纵列的数字上，“九月十一日，向山边金属支付一百五十八万八千日元，付款方为山冠开发，项目为材料费；同日，向和田运输支付四十四万两千七百日元，项目为材料运输费，付款方也是山冠开发。接下来是九月十八日，向和田运输支付三十六万八千二百日元，这次没有向山边金属付款，另一方面，资金则是流向了三枝钢材。可是接下来的九月二十一日，明明直接从山边金属接收的货物，却也向和田运输付了款，就是这儿的‘包含运费’：和田运输，四十五万六千七百日元。可是到了下面一页的这里，同样是三枝钢材的材料费，货物的下单时间是在二十八日，可也在同一天就运走了：和田运输，三十五万四千二百日元。于是往前追溯，在向三枝钢材支付款项的同时也经过了和田运输，就是这儿：七月十四日，材料运输费。”

麻子连续不断地快速翻动笔记，一个接一个地指出那些详细的数字。和夫从中途开始就一头雾水。

“还有这里，有四十三万六千三百日元的资金流动，这是发生在前一天，可以得知，向山边金属订货和货物入库之间的时间间隔异常地短。通过和田运输，货物立刻就送到了山冠开发，而山冠开发也立刻就支付了款项。”

“原来如此，”星园用手指弹响了笔记本的纸张，“是皮包公司啊。只在名义上建立一家虚假的物流公司，从而能够操纵更多的资金。”

麻子表示赞同：“是的。估计申报的时候并没有像这样写，而是将日期和账目核对一致了。”

和夫终于跟不上节奏了，不安地问道：“呃，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对这方面不太懂。”

星园竖起一根手指：“换言之，山冠公司把经费计算得比实际情况要多——总之就是逃税用的笔记，也就是所谓秘密账簿。”

和夫情不自禁地惊叹道：“岩岸的公司逃税了吗？”

麻子眉头紧锁道：“我也没有想到，但经过调查只能这么认为了。”

“哇，那个大叔的公司逃税了啊。”和夫惊呆了。这么一说，财野屡次自夸“我很了不起的”，指的就是这件事吗？原来他是想说，那家大型不动产开发公司逃税了，自己则是直接接触幕后的重要人物。真是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不过，仅仅只是浏览了一下账簿就能看出端倪，麻子的眼力实在是太好了。她说自己也负责茜的财务工作，想必一定很受重视吧。

“但是，就算知道这种事情，也不清楚是否与案件有关。”麻子不太自信地说，“就与案件的相关性来说，这件东西或许更为重要。”

麻子从桌子上拿起线。黑色的线一圈圈地缠绕在纸芯上。

和夫说：“这是警报装置所使用的线吧。”

星园点了点头问：“这是在哪儿找到的呢？”

“在书桌里。员工房间的最里面有一张办公桌，桌子抽屉里有针线包，线就是从针线包里找到的。”

星园说：“财野就是从那儿找出线来使用的啊。”

“接下来是这个。”这次，麻子手上拿起了那只粗糙的水壶。在麻子纤细的手的衬托下，水壶显得格外地庞大而庸俗。

“我把水壶原封不动地拿了过来，上面还系着线。”

水壶的把手上绑着黑色的线，线耷拉下来。确实是今天早上看到的水壶。

“这条线的另一端是系在墙壁的钉子上的，我给解了下来。”麻子将线从桌子上捏起来。线的长度约三十厘米，其中一端卷成了一团。

看来这端就是系在钉子上的部分。

“然后，我发现了一处疑点。这条线明显是断成了两截。”麻子将两条线的尾巴相互贴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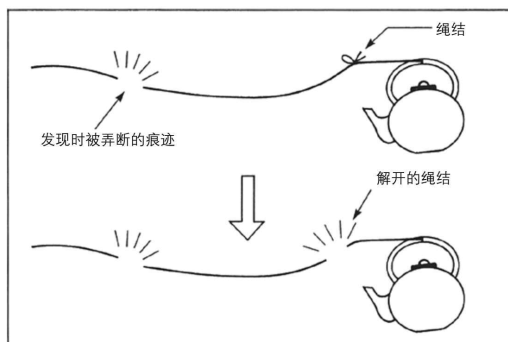
星园说：“这是今天早上草吹老师弄断的吧。”

“对。不过有个地方很奇怪。请看，就在这里。”麻子将系在水壶那端的线举到了星园与和夫的鼻尖处。“这里有一个绳结。这根线之前好像并不是一根。”

距离水壶把手处约四十厘米的位置确实有一个绳结。这是一个很小的蝴蝶结，如果不仔细端详就看不出来。

“真的是一个绳结啊。”

星园喃喃地说着，从麻子手里接过线。他用指尖拉了拉绳结，线轻轻地解开、落在了桌子上（见图八）。线总计分成了三个部分：系在水壶的一侧、系在墙壁钉子的一侧、正中间的部分。和夫看着掉落在桌子上的线，纳闷了。财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有什么意义吗？



图八　水壶和线

麻子似乎也抱有同样的疑问，稍显困惑地说：“总觉得很奇怪啊。我对此非常在意，但是却不知道这能不能成为线索，所以才想给你们两位看看。”

星园手上还拿着水壶，凝视着那根线，那样子简直就像是在说，要是不盯着线就会融化似的。然后，他徐徐抬起头，双眼绽放着光芒，说：“不，麻子小姐，太棒了，你的发现实在是太有用了。这可是条重要的线索，太有帮助了。”要是在平时，他会握住麻子的手，

用华丽的辞藻加以褒奖。可现在，星园沉浸在自己的发现中，早已忘记人设了。

然而，和夫却完全猜不出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星园如此兴奋。麻子也不可思议地盯着星园那张大理石雕像般的脸。

不管怎样，和夫还是有点沮丧。他知道麻子作为作家的秘书是很有能力的，可是在侦探助手这方面做得也比自己出色许多，总觉得自己像是个掉队的。

这一幕结束之后，和夫闲了下来。

没有看到女士们的身影，应该是待在各自的小屋里了。嵯峨岛一脸严肃地在餐厅里翻阅外文书。跟这位大叔聊天只会感到疲劳，所以和夫尽量不去靠近他。星园似乎陷入了沉思，只是四处转悠，往返经过了管理栋的走廊好几次。他还在狂风呼啸的户外，来来回回地在左侧大道和右侧大道上走。他从玄关走了出去，却冷不丁地从后门出现，完全不知道他有什么意图。他满脸严肃、一言不发，让人感觉难以接近。

有一次，他在大厅旁边低声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杉下君，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感到惊讶。听好了，不管我说了什么，都要努力在其他人面前保持冷静。明白了吗？"说完，便又继续徘徊。就算跟他搭话，他也只是含糊地回应。和夫觉得厌倦了，便不再跟着他。

在被褥收纳间茫然地打发了时间后，已经到傍晚了。和夫忽然想去大厅里看电视。屋外仍然风雪交加，不过他还是想了解外界的情况，说不定能听到一些新闻，比如救援队出发去寻找被困在渡河里山岳腹地的一行人之类的。

已经有人在电视前了。由美板着个脸，正在调节室内天线的角度。和夫靠近后，由美便回过头叫道："啊，是杉下先生啊。这台电视完全没有画面，真是靠不住。"她娇滴滴地控诉着，口齿不清。

"风太大了，接收不到信号吧。我来试试看。"和夫替下由美，朝着各个方向晃动天线，可电视还是没有画面。虽然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声音，但几乎没有图像。屏幕上只有五颜六色的图块，宛如漫画的波纹似的自下而上地流动。

频道似乎是调到了当地的电视台，只听到断断续续的声音持续地

播报着受灾的情况："……倒塌的房屋正……大雪之中……拼命地进行救援活……由于这起悲惨的事故……"

"我们也很悲惨啊！"听到电视的声音，由美抱怨道："真是的，救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来？杉下先生，我们得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嘛？"

"不清楚，你去问问气象厅呗。"

对于由美的不满，和夫敷衍地回应着。他刚坐到沙发上，就听到了这则新闻："……但是，本次异常的天气预计会在今天半夜……根据气……发布的……称，滞留在日本的低气压中心将在今晚转移到太平洋上空……受到来自大陆方面的高气压扩张……但预计今天是最……而……深夜里……明天应该……明天早晨天气会好转，晴天……各地的受灾现场……援活动在明天也会……"

和夫不由得与由美交换了眼色，只见她惊得目瞪口呆："杉下先生，电视里刚刚说什么？"

"说是明天早上会好转。"

"说了'晴天'吧？"

"是的，确实说了的。"

"我没有听错，'晴天'就意味着天气会放晴吧。"由美情绪高昂地说着，丰满的脸庞已掩饰不住喜悦之情。

"没错，我也听到了，是说过'晴天'这个词。"

"那我们明天肯定就能出去了？"

"嗯，放晴的话消防队或自卫队会开直升机来，这种深山里'嗖'地一下就飞过来了。不对，只要天气好，我们都能步行下山。"

"一定可以吗？"

"一定可以的。"

和夫使劲地点着头，由美则猛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我去通知大家。"

“我也去。”

两人争先恐后地飞奔出管理栋。

一接到通知，众人一下子就在大厅里集结起来。大家再次确认了电视机的声音所播报的新闻，不由得欢呼雀跃起来。

“太好了！”美树子高举双手，蹦蹦跳跳着。

“哎呀，这下就姑且可以安心了。”茜长吁一口气，在沙发上盘腿而坐。

由美在沙发周围蹦来蹦去：“再忍一晚，只用忍过今晚，明天早上就能回东京了。”

“对了，”星园也很满足，“大家今晚就按照财野先生所说的，在同一个地方待到天亮就行了。”

“毕竟不能重蹈他的覆辙嘛。”嵯峨岛笑眯眯地说了些不谨慎的话，可谁也没有责备他。

美树子满不在乎地说：“啊——啊，现在觉得肚子好饿啊，从昨天开始就没怎么吃东西。”

星园苦笑道：“你的肚子挺诚实的嘛。”

“对啊，只要放下心来，无论是谁都会肚子饿的嘛。”

大厅里洋溢着一派祥和的气氛，每个人的脸上都喜笑颜开。

麻子开心地说：“虽然有点早，不过我现在就去准备晚餐吧。”

由美拍手道：“哇，早泽小姐太棒了！”

“这算是最后的晚餐了呀。”

听到嵯峨岛那古怪的比喻，茜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面粉已经不太多了，所以最后的晚餐是方便面。麻子将几块面饼放入大锅里。

餐桌上大家聊得很起劲，“回到东京后要做什么”的话题贯穿始终。他们活了下来，又能回到原本的生活。这份喜悦让大家吃得津津

有味，笑得满面春风，聊得热火朝天。就连嵯峨岛都兴致勃勃地说，翻过年后自己准备去澳大利亚进行野外考察。

大伙儿连盐分超标的方便面汤都一滴不剩地喝了个干净。汤足饭饱之后，麻子为大家泡了咖啡。

“虽然没有咖啡豆了，不过还好常备有速溶咖啡。”麻子一边分咖啡，一边说道。馥郁的香气进一步带来了充实感。

和夫一边喝着咖啡，一边享受着惬意的气氛。当大家都续了杯时，星园缓缓地开口道：“各位，能听我说几句吗？”

23

【星园开始进行推理秀。读者也能够在本章结束前指出凶手，不过通过推理是无法得知犯罪动机的。】

众人停止了聊天，注视着星园。星园在一片寂静中缓缓地把咖啡杯放在了餐桌上，扫视每个人的脸，然后说："看来我们明天就能够下山了。在遇险和杀人的双重打击之下，我们度过了非常疲惫的三天。不过幸运的是，到了明天我们的险情就能解除；而另外一个问题——杀人案，我想我已经解决了。"

听完星园的话，大家都沉默不语。刚才还其乐融融的景象，如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紧张的气氛笼罩整个餐厅。大家似乎都在互相揣摩对方的想法。在一阵奇怪的沉默之后，茜说道："你是说，你知道凶手是谁了？"

"恐怕是的——我有这个把握。"星园的情绪没有一丝波澜。

由美胆怯地问："在我们之中吗？"

星园点了点头，简短地说："当然是的。"

终于到这个时候了吗——和夫心中不禁感慨万千。看来星园已经成功地掌握真相了。从白天看到星园在那儿转转悠悠的时候，他就觉得星园一定会这么说的。

在和夫满怀期待的注视下，星园的语气一如既往："话虽这么说，可是我并没有明确的证据。不过我的想法都指向一个人。所以我想征求大家的意见，不知各位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想法？"

星园煞有介事地说完后，又缓缓地扫视众人道："其中一种方案是直接等到天亮，将所有的事都移交给司法当局；另一种方案是，我详尽地说明我的想法，指出凶手的身份——无论选择哪种方案我都无所谓，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我想听听看。这种事还是赶早的好。"茜点燃了香烟，有些生硬地说着。麻子也点了点头。由美和美树子相互交换眼色，看来她们也

统一了意见。嵯峨岛虽然什么都没说，但也并未发表反对意见。此刻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大家的共识，事到如今，想听听看星园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

星园确认了其他人的反应，最后把目光投向和夫。那眼神有些困惑，又有些茫然若失。和夫沉默地扬了扬下巴，向星园传递着鼓励的信号：老师，没有必要同情凶手，请您毫不客气地指认出来吧。我也很期待您哦。

星园好像是放弃了似的，把目光从和夫的身上移开，悲伤地喃喃自语：“这样啊——大家都想知道呢。”然后，他下定决心站了起来。

“那么我现在就来说明我的想法。我随时都接受反驳或是异议，所以就以讨论的形式进行吧。首先——”星园长吁一口气，“我推定岩岸被害案和财野被害案的凶手是同一人，而且还是单独行凶的。”

星园将雪路上说给和夫听的推论转述给众人。他也采纳了和夫当时的意见，推理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从以上这些因素，我可以确信凶手是同一人，且是单独作案。关于这一点，有没有人持反对意见？”

“OK，清楚了，你继续。”茜催促道。

“明白了。接下来我将指出这名单独作案的凶手是谁。”星园说道。

24

【星园进行着逻辑演绎，推导出了几项条件。根据这些条件，星园锁定了凶手。】

“首先，财野被害案的凶器引起了我的注意。”星园用深沉的声音开始论述起来，“凶手使用了入口吧台处的小芥子人偶，用它殴打财野先生，让他丧失了抵抗力。然而，我认为对于凶手来说，他完全没必要使用小芥子人偶作为凶器。本案并非‘童谣杀人’，既然使用人偶并没有凸显出某种象征性的含义，那么凶手就没有将人偶作为凶器的必然性——换言之，人偶并非由于某种积极的因素而被选为凶器的。恐怕人偶碰巧就在手边，它的重量和大小正适合殴打——我认为，凶手只不过是因此才选择了人偶罢了。凶手因为某些特殊的缘由，无论如何都必须要使用那个人偶——虽然这样的推论也并非不可能，但是我刚刚也说过，凶手与杀害岩岸先生的是同一人，因此这项推断不能成立。因为岩岸被害案中并没有使用人偶。以上的内容各位听明白了吗？”

星园说完，观察着听众的反应。无人反驳。和夫代表众人轻轻点了点头，催促他继续往下说。

“接下来就是由美她们当晚喝酒的问题了。从今天早上的谈话可知，那场酒会是突发的。当晚，由美她俩突然想小酌两杯，所以才提出去喝酒——嗯，这场宴会并不是提前就计划好的，对吧？”

被问到的由美有些不安地说：“对——昨晚睡不着，太害怕了，所以就邀请美树子来这儿了。”

“很好。就像大家所听到的那样，酒会是突发的，只有她俩和随后卷进来的财野先生、杉下君，一共四个人知道。如此一来，宴会结束后由美和美树子酩酊大醉地睡在大厅这件事，应该也只有这四人知道。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如果凶手并非这四人，而是睡在小屋里的人，那么凶手在潜进管理栋杀害财野先生前，并不知道大厅里睡着两个碍事的人。回到刚才的话题——凶手使用吧台上的小芥子人偶并没有什么深层的含义。接下来，请各位记住案发现场的员工房间和吧台的位置关系，再听我的说明。”

星园停下来，一副让人难以捉摸的样子。众人吞了吞唾沫，注视着他。

“接下来的内容便是假设了。杀害财野先生的凶手在当晚是从哪个位置开始行动的呢？据此会产生几种情况。首先，睡在大厅的两人其中一人是凶手的情况。”

“怎么可能！”由美投来了责备的目光。

“不是说过是假设了吗？快闭嘴听着。”茜一怒喝，由美便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对，毕竟只是假设嘛。我并不是在怀疑你们，请不要担心。”星园到这时候还发挥着他的女权主义，“睡在大厅的两人其中一人是凶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凶手是确认对方睡着了之后才去杀害财野先生的。虽然很麻烦，但由于没有共犯，不可能是两人合谋。不过，请各位想想小芥子人偶所在的吧台位置，再想象一下凶手的行动。凶手应该是这样行动的：起身离开了正在熟睡的那个人身边，前往吧台拿上人偶之后才去的员工房间。然而，从大厅布局来看，吧台和员工房间位于不同的方向。凶手为了去拿人偶，来回多经过熟睡的另一人身边一次，你们不觉得这很奇怪吗？为了去拿没有深层含义的小芥子人偶当凶器，却不顾吵醒另外一人的危险，又多经过了一次对方的身边——作为凶手的心理活动，这是很不自然的。要去员工房间，直接过去就行了，找其他东西当作凶器就可以，没有必要特地在睡着的人面前多经过一次。毕竟对于凶手来讲，吵醒另一人是莫大的威胁。因此，她们两人是不会采取这种行动的。既然没有必要将小芥子人偶作为凶器，就很难认为这两人是杀害财野的凶手。”

“等一下。”茜打断了星园的话。她歪着头，单手插进头发里说道，“有点奇怪啊。刚刚所说的内容表明凶手是在临近行凶前才来拿人偶的，这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没人记得人偶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凶手有可能提前把它藏好了。所以说，这么轻易就排除两人的嫌疑，我是无法接受的。”

“不愧是茜老师，非常感谢您提出的意见。”星园微微一笑，似乎已经预料到了茜的反对意见，“其实我正准备为大家讲解这种可能性。由美和美树子的小屋都是在正门的方向，即右侧大路，故而进出管理栋一般都走正门。因此，在行凶之前进出管理栋的时候，她们能够简单地从吧台上取下小芥子人偶藏起来。所以，目前的阶段还是无法排除两人的嫌疑。我正要这么说明的时候，您就指了出来，我也就省事了。”

星园漫不经心地说完后，茜耸了耸肩问：“你的意思是，你已经预料到我要说什么了吗？”

“没有，能够听到您适当的意见，我也便于说明。”星园说，“于是，由美和美树子是凶手的情况还是存在可能性的。接下来，凶手住在右侧大路的小屋的情况，即凶手从右侧大路开始行动。凶手并不知道突发的酒会，当然也不知道大厅里有两个人在睡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是从正门潜入管理栋了，毕竟凶手没有必要冒着被其他小屋的人看到的风险而特地绕远路从后门进入。此外，既然无法预测暴风雪何时会停，那就只能乖乖地走扫过雪的道路，不然就有可能会在右侧大路和左侧大路之间的雪地上留下脚印。如果留下脚印之后大雪立刻就停了，第二天早上被发现的话，大家立刻就会得知凶手的行动。所以，凶手若是从右侧大路的小屋而来，就应该只经过了右侧大路进入管理栋。如此一来，脚印就会跟其他人的混在一起，不会留下多余的线索。毕竟凶手不会这么愚蠢地留下多余的痕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凶手一定会从正门进入。于是，顺手拿起手边的小芥子人偶也是极其自然的行为。之后，凶手看到了睡在大厅里的两人，应该很是震惊吧。也许是蹑手蹑脚地走过她们身边去了员工房间，也许是害怕惊醒两人而走出了管理栋，通过屋檐下的路从后门重新进入。无论怎样，这种情况下是存在行凶可能性的。所以很遗憾，我无法排除住在右侧大路的人的嫌疑。”

说到这里，星园停了下来，好像是在等待反对意见。不过茜这次什么都没说。

“接下来，睡在管理栋的另外一人——杉下君是凶手的情况。很抱歉我直接道出了姓名，不过请别不愉快，这只是假设而已。”

这种事和夫当然是知道的。

“杉下君说他当晚是在二楼。即便这是谎话，他其实是待在自己的被褥收纳间里的，结果也不会有变化。毕竟楼梯和被褥收纳间离吧台都很近，他很轻易就能拿到小芥子人偶。此外，他也参与了酒会，知道大厅里睡着两个人，所以之后的行动就能随机应变了。至于如何潜入员工房间则是他个人的喜好了。因此，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得出结论——杉下君也有可能是凶手。”

和夫虽然有些遗憾，但他从开始就没想过能轻易摆脱嫌疑，所以倒也没有很失望。

“然而，对于住在左侧大路小屋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住在左侧

大路的人进入管理栋时没必要绕到正门，没有理由冒着被其他小屋的人盘问的风险而通过屋檐下的路绕到正门去，老老实实地从后门进是最自然的。既然凶手是从后门进入的，那就不会通过有人睡着的大厅前方而到吧台来拿凶器。要前往员工房间，在到达大厅前拐个弯就行了。此外，由于平时就是从后门进出的，很难认为凶手会在进出管理栋的时候事先藏好小芥子人偶。因为没有必要拘泥于人偶，若要就近寻找凶器，从途经的浴室里拿走锁门的门闩，或者是使用后门旁边的灭火器就行了。”

这么说来也是啊——和夫心想。浴室那边刚好有一根适合打人的门闩，而且他也记得自己在得知岩岸的死讯、飞奔向后门时，差点儿被门旁边的灭火器绊倒。

“可是星园先生——”这次是嵯峨岛不安地说，“凶手会不会已经预料到了你会这么想，才使用了小芥子人偶？他为了让右侧大路的人或睡在大厅的两人受到怀疑而事先藏好了人偶——也就是说，设下了陷阱。”

“这是不可能的。”星园轻轻地摇了摇头，“如果像嵯峨岛先生所说的那样，凶手是住在左侧大路的人，即便打算陷害其他人，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喝酒的事，所以不可能采取这种方法。正因为她俩睡在了大厅，我才推导出了刚刚的结论。凶手若是从小屋来到管理栋的，那就只可能是在潜入之后才得知这件事，这名凶手也就不可能提前藏好人偶来制造陷阱。”

“原来如此，是这样的啊。明白了，我撤回刚刚的发言。”嵯峨岛似乎是在脑中整理着思绪，深思熟虑之后回答道。

星园的话有点绕，和夫要竭尽全力才跟得上。茜和麻子像是完全理解了，由美和美树子似乎一头雾水、满脸呆滞。不过也并不能保证两人之中没人在装傻。

“各位都理解了吧？我将之前所说的全部内容总结起来，得到了一项条件来锁定凶手，即‘位置关系’的条件。到这里大家都没问题吧？接下来我将说明下一项条件——‘凶器选择’的条件。”

星园的语气极为平常。和夫知道那小白脸人设的另一面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可还是没想到他竟能聪慧至此。作为听众的自己已经大脑运转过度了，可他却还是一脸平静。

“问题就在于跟刚才相同的凶器——小芥子人偶，以及财野的裤

子。凶手在杀害财野时，先用小芥子人偶殴打了他，然后将裤子拧成绳来使用。这是因为凶手在员工房间没能找到其他能代替绳索的物品，而财野的裤子又是无皮带款式的西裤，所以只能委曲求全了。凶手并未带来登山绳的替代品，而是打算在现场筹备。人偶的话还能藏在衣服下面，可绳索或登山绳就不一样了。如果在潜入管理栋前肩上就挂着绳子，碰巧遇到其他人时，就算声称大半夜里只有这里的洗手间可以使用，凶手也没办法搪塞过去。所以，凶手从最开始就打算使用员工房间里的东西来勒死财野。没有使用财野防身的菜刀，一定是害怕身上溅到血液。那条拧成一股的裤子应该是凶手三下五除二做成的吧。不过我在白天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员工房间的正面有一个杂物间。杂物间里堆着各式各样的零碎玩意儿，其中还有些有趣的东西：拖布、柴火、绳束。”

在进行愚蠢的雪中行军之前，和夫记得自己确实和星园一起看过杂物间。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凶手为什么会花费工夫将裤子拧成一股绳呢？眼前的杂物间里明明就有绳子。此外，柴火或是拖布的拖把也可以用来殴打。明明自己的眼前就备齐了两种凶器，可凶手并没有使用，反而还花费时间麻烦地将裤子拧成一股。这是为什么呢？”

嵯峨岛不安地说：“凶手并不知道杂物间里有那些东西吧？”

星园点了点头：“是的。凶手若是在行凶当晚的很早之前就知道杂物间里有绳子，毫不费力地使用它就行了。这样既不用从吧台拿来小芥子人偶，也不用花费工夫将裤子拧成一股，只用打开杂物间就能简单地获取这两种物品。那边的窗户是嵌死的，凶手应该是从房门进去的，而杂物间就在门的正对面。然而凶手却没有采取这个简单的步骤——不，是无法采取。换言之，就像嵯峨岛先生所说，凶手并不知道杂物间里放了什么东西——这就是‘凶器选择’的条件，没问题吧？”

“我说星园先生，不用搞得这么复杂嘛。难道不能更果断些吗？”由美似乎不耐烦了，嘟着嘴巴说，“你直接指出凶手是谁就好了嘛。我都听晕了。”

“可是，就算我突然说出此人的名字，你能接受吗？”星园耐心地解释着，“你们一定会问‘为什么’的，而此人也会坚持说自己没有做，让我出示证据。所以我只能让凶手放弃狡辩的念头，让大家都接受。这是为了达到此效果的程序，希望你忍耐一会儿听下去。”

“哦，是这样啊，那就请长话短说吧。”由美不情愿地说。

和夫看着由美那张半藏在长发里的侧脸，心想：如果这是她为了蒙蔽我们的双眼而演的戏，那这女的可就太不得了了。

茜说："看来她明白了。星园君，你就继续往下说吧。"她叼着香烟，抱着胳膊。她平时那种抠脚大汉般的姿势莫非也是在隐藏什么？

"好的，那我就继续说了。"星园说，"接下来的条件是'不在场证明'。这次我将探讨岩岸被害案。从案发小屋到左侧大路留下了三组脚印，其中一组是岩岸先生本人的，剩下的两组是凶手往返留下的，这么认为应该无妨吧。这里需要大家回想起杉下君偷听的事。今天早上杉下君已经告诉过各位了，他偶然间听到了岩岸先生与某人的神秘对话，时间是在十一点左右。

对吧，杉下君？"

"是的，是十一点刚过。"

"对，十一点刚过——凶手的脚印只有来回的两组，因此可以断定，与岩岸先生会面的人就是凶手。所以此时间段明显在其他地方的人就不可能是凶手。这就是第三项条件——'不在场证明'条件。接下来，我将说明那个神秘怪圈——在岩岸小屋附近发现的神奇雪痕。我不认为是岩岸先生本人做出了那种东西，所以它只可能出自凶手之手——因为只有凶手去了那栋小屋。问题就在于凶手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东西？"

星园瞟了一眼嵯峨岛。如果这个时候他又吵吵闹闹地搬出UFO呀外星人呀之类的话语，本来就麻烦的话题会更加复杂。星园或许是担忧这一点吧。不过幸运的是，嵯峨岛暂时没有发言。星园趁机说道："我认为这是凶手的障眼法。如果在UFO研究专家嵯峨岛先生或是观星家的鄙人面前出现了UFO的着陆痕迹，给我们带来冲击，预计就能够引发某种程度的混乱。尤其是我们聚集在此处的目的便是构想出一个计划，将这所度假村打造成能够看到UFO的度假地。若是在杀人现场留下了UFO的痕迹，就能招来混乱，从而让我们丧失冷静——凶手的目的便是营造出这种效果。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有什么别的理由要做出那种东西了。恐怕在那天晚上，凶手从岩岸先生所说的'UFO基地附近的浪漫度假村计划'得到了启发，从而想出了这个障眼法吧。不过，与凶手的预料相反的是，作为扰乱视听的战术，它却只带来了粗糙的结果——陷入混乱的只有嵯峨岛先生一人，其他人都未曾动摇，其中还有人没听说过神秘怪圈。"

嵯峨岛不满地撇着嘴，正准备说些什么，麻子却快人一步地开口

道："换言之，您的意思是没听说过神秘怪圈的人就无法做出它。就算凶手想让UFO出现在案件里从而制造混乱，如果不知道UFO着陆后能够产生那种圆形的图案，也就没有办法耍这种花招了。"

"小麻，你说得不对。"茜从一旁插嘴道，"如何从外表得知到底知不知道呢？虽然不懂装懂是很困难的，但佯装不知却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只要做出一副'从没有听过神秘怪圈'的样子就行了。"

"没错，在这个时候有无这方面的知识是没有关系的。"星园说，"我想说的是'信与不信'的问题。"

麻子纳闷了："信与不信？"

星园说："对。比如有一个匪夷所思的杀人现场，让人觉得这只可能是外星人的所作所为。请想象一下下面的情形：没有一丝足迹的平原上有一具他杀的尸体，旁边还有神秘怪圈。此时，周围的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都压根儿不相信UFO或神秘怪圈，谁也不会说出这是外星人所为。他们应该会想：这是某种诡计，这种神秘怪圈毫无意义，凶手会不会就是能够驾驶飞机的人。连外星人的'外'字都没出现。然而在相同的情况下，周围只有相信UFO的人会如何呢？这时，所有人会异口同声地说：凶手说不定是外星人。明白了吗？以本案来讲，凶手通过做出神秘怪圈，目的在于一旦得手就会有人陷入混乱。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相信神秘怪圈而陷入混乱，凶手知道这样做效率低下，但赌的就是至少有人会因此混乱。凶手一定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制造了怪圈。换言之，凶手对于UFO应该是完全相信或是半信半疑的吧。不对，这种说法有语病。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凶手至少能够理解相信神秘怪圈之人的心情。凶手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捣鬼，意在让相信神秘怪圈的人陷入混乱，所以凶手是试图利用了这些人的心理——总之，凶手也理解这种相信神秘怪圈的心理。反过来讲，不相信神秘怪圈的人是无法想出制造怪圈的想法的，毕竟他们不可能用自己不相信的东西来做手脚，觉得就算制造出这种东西也不会有人混乱。他们从最开始大脑里就没有想过要制造神秘怪圈，连这种念头都未曾出现。因此，以下便是结论：对UFO持彻底否定态度的人不可能是凶手。"

茜说："但也有可能只是嘴巴说说而已。说不定有人也预料到了星园君会考虑刚才的情况，即便表面装着否认的样子，其实内心深处还是理解相信UFO之人的心理的。"

对于茜的说法，星园表示赞同："对，所以有必要补充一下——'自始至终'。对UFO自始至终都持否定态度的人不可能是凶手。"

“O K，我明白了。这么说应该是没问题的。”茜看来已经接受了。

“但会不会是凶手故意让人这么想的？”嵯峨岛有些怒不可遏地插嘴道，“也有可能是否定派的人为了让我这种相信UFO的人受到怀疑而这么做的啊。”

对于嵯峨岛那挑衅般的口吻，星园痛快地回应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凶手是为了陷害嵯峨岛先生这类UFO肯定派人士，那么在第二起财野先生的案子里几乎没有UFO的迹象就说不通了。如果凶手的目的只是为了让肯定派人士遭受嫌疑而捣鬼，那么在接下来的案件中应该也会强调UFO的存在。考虑到极端的情况，假设凶手的目的就是将嫌疑锁定在极端肯定派的嵯峨岛先生一人身上，那就更会把案件跟UFO扯上关系。然而在财野先生的案子里却完全感受不到UFO的迹象，杀人现场稀松平常。从中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凶手的目的并不是让肯定派人士受到怀疑。正是因为凶手知道了在第一起案件中几乎没有制造出混乱的效果，才在第二起案件中放弃了毫无意义的伎俩。从这点也能得知，神秘怪圈是凶手稍微设下的障眼法，除此之外制造出这种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凶手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在最开始的案子里只要能使几个人混乱就行。各位都能明白吧？我来重复说明一下结论：凶手自身是完全肯定派还是半信半疑派是不得而知的，说不定还不太相信UFO，只是理解肯定派人士的心情罢了。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凶手至少不是完全否定派人士，毕竟这类人连制造神秘怪圈的念头都不可能会有。这就是第四项条件——‘心理因素’，大家没问题吧？”

星园继续说道：“接下来的条件是‘身体特征’——这项条件还是稍微有点复杂。此处的问题便在于财野案中用水壶做的警报装置。杉下君听到财野先生说他在睡前做了什么机关。而特地花费工夫制作假的警报装置对凶手来说又没有益处，所以可以断定水壶警报装置正是出自财野先生本人之手。那个简易警报装置就是财野先生制作的。此外，白天我也论述过，警报装置没有发动。”

“嗯，装置没有发动我是明白的——”茜说道，“但是那根线为什么会拉紧，这点还没有得到解释。”

“对，所以接下来我将对此进行阐释。”星园撩起了他的长发，“一般人在那种高度下都会被绊住。而在任何人是凶手都不足为奇的情况下，财野先生不可能事先将装置的存在向其他人挑明。因此，凶手应该并不知道警报装置的存在，也就不可能通过蹲下等方法避开装置。此外，凶手是在夜里行凶的。线是在黑暗中拉紧的，凶手不可能察觉

得到。就算财野出于戒备而没有关灯，那根线也只能在今天早上的晨晖下才看得见。另外，考虑到凶手潜入房间内的心理，一定想尽量迅速地侧身而入并关上门，所以也难以想象凶手会在开门的时候察觉到线。考虑以上这些因素可以得知，凶手不可能在被线绊住后，没有弄断它就进入了员工房间，也就是说，凶手一定是把线弄断了一次。装置没有发动仅仅是碰巧发生的幸运——对于我们来讲则是厄运。”

“这样一来，今天早上线还紧绷着就说不通了。”嵯峨岛低声说道。

“对，我马上会就此说明。接下来，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凶手的行动。凶手在杀害财野的时候一定会开一次灯。殴打财野的时候自不必说，他搜寻勒脖子的绳索，到头来却没找到，只得将裤子拧成一股并绑在床上——这个时候的行动若是在黑黢黢的环境中进行，效率将会非常低下。因此，就算财野没有一直开着灯，凶手也一定会先把灯打开——这么考虑是很自然的。打开电灯后，凶手当然就会注意到卡在门上的不稳的水壶了。行凶后逃走的时候会靠近大门，所以凶手不可能看不到的。于是，就像当时我们立刻就理解是怎么回事了一样，凶手也马上就意识到那是简易的警报装置。凶手一定也理解到了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弄断了线，可装置却很幸运地没有发动，想必对自己的好运松了口气吧。毕竟警报正常运作的话，睡在这栋屋子里的人都会被吵醒的。”

“我算是明白了。”麻子谨慎地说，“这跟我和茜老师发现的那样东西有关啊。”

“对，你的反应非常快。”星园眯着眼睛注视着麻子，“白天的时候，草吹老师和麻子小姐发现了一样东西：那根线上有一个绳结。换言之，线开始被弄断了，但又重新绑到了一起。各位已经明白了吧？线断了一次之后又重新打了个结。可是财野先生没有道理这么做。财野先生所使用的线还留有很多。草吹老师和麻子小姐也在房间里的桌子内找到了这些多余的线。如果线是在财野先生制作机关的时候断掉的，他就会使用新的线。打上结的线之后还可能会有松开的风险。财野先生当时正在制作机关，棉线圈应该就在手边，与其把断掉的两根线绑到一起，重新用一根新的线肯定更快。此外，不可能是宴会结束后喝醉的财野先生回到房间时不小心被线绊住，弄断它之后重新绑到一起的。毕竟警报没有发动。如果是财野先生自己弄断的，他立刻就会察觉到机关不完善，从而调整水壶的位置来重新设置机关，避免它卡在门框上。因为警报装置并未发动，所以财野先生不可能只重新绑了线却没有调整水壶的位置。故而绳结并不是财野先生打上的。不是财野先生，那又是谁呢？答案只有一个，打结的除了凶手以外没有别

人了。我们知道本案中不存在共犯，所以进入房间的就只有凶手本人了。凶手在行凶结束后，一定是重新绑好了线。”

“总觉得有点奇怪。”茜不服气地说，“道理我都明白——确实只能这么认为，但还是有地方不太清楚。凶手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呢？”

“是的，这个‘为什么’就是下一项条件——”星园有些为难地回答道，“首先，我希望大家能理解刚刚我说过的话。打结的就是凶手——第五项条件是‘身体特征’，大家都没问题吗？”

“嗯，这一点我理解了。但能否告诉我们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茜的催促下，星园说：“明白了，接下来就是第六项——

即最后的条件了。我将它命名为‘行为’。凶手为什么要重新打结呢？这么做的原因在哪儿呢？凶手为什么会采取如此非同寻常的行为？当然，打结这种行为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是把警报装置复原了。凶手将警报装置恢复成原本的状态。那么，凶手复原警报装置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花了整整一下午来思考这种行为的意义，终于把它给想清楚了。”

星园故弄玄虚地顿了顿，说：“换言之是这么回事：如果就让线这么断着，那就无法得知机关没有发动了。若在线被弄断的状态下被发现，那就无法辨别是不是凶手在触发了警报并弄掉水壶之后又将它放回去的。”

“你说什么？”嵯峨岛眨巴着眼睛，“我有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

嵯峨岛用手扶着额头，茜在他对面，一边向上空望着一边说：“是这么回事吧——今天早上我们踏入房间之时，如果线被弄断了、耷拉下来，我们就会注意不到水壶机关是不是未发动。好绕啊。”

“没错没错，这就跟以下这种情况一样了：装置正常运作，水壶掉了下来，凶手将水壶又一次地放回电话簿上。如此一来，我们就无从判断水壶机关是不是没有发动了。我认为凶手就是想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听完星园的话，麻子叹了口气：“总觉得头都大了，这太复杂了。”

“对，是有点复杂，我也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说明。总之请大家仔细听。”

星园虽然这么说着，但由美和美树子几乎已经听不进去了。她俩一脸迷茫，只是呆呆地注视着星园那端正的侧脸。话虽如此，和夫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他感觉相当痛苦。从刚才开始星园就一直说着没有头绪的话，和夫的大脑中枢都疲劳了。

星园并不在意和夫的感受，继续说明：“今天早上我们发现水壶嘴卡在了门框上。水壶是放在电话簿上的，我们因此才意识到警报装置并未发动。然而仅凭这点，我们还是不能排除凶手可能是被警报的声音惊到了，然后慌慌忙忙地捡起水壶并放到了原来的位置。在线被弄断的状态下，就算水壶还放在电话簿上，我们也无从区别究竟是机关没有发动还是凶手重新放上去的。由此，我认为凶手是想通过把线恢复成原来的状态，使得我们发现的时候又被绊了一次，从而强调水壶机关并未发动。虽然不知道发现者会是谁，但此人被线绊住却没让水壶掉落，因此可以得知警报原本就没有发动。我们可以推测，凶手就是想让我们知道这件事。通过在线上打结，这一点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就算发现者并没留意到线而弄断了它，只要能注意到有一个地方打了结，就能够推导出凶手重新把线绑起来的结论。刚才在‘身体特征’这一条件中我已经进行过说明，因为不可能是财野先生打的结，所以把线恢复成原状的就是凶手。实际上，得知财野先生的死讯后草吹老师弄断线的时候，水壶并没有掉落，而且昨晚杉下君和由美她们也没有听到声响，可见警报确实是没有发动的。总之，凶手通过把线恢复成原状并在上面打了一个结，想向大家强烈地暗示警报装置没有发动。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凶手有什么理由会去把线复原。”

“嗯，有点似懂非懂的感觉。”茜痛苦地揪着头发，“是为了强调水壶机关没有发动啊。但我还是没搞明白，凶手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关于这点我也马上会说明。”星园若无其事地微笑着，“刚才我在最开始的‘位置关系’这一条件中已经进行过阐述。我们可以推测，凶手在行凶前已经知道由美和美树子在大厅里睡觉。参加宴会的杉下君当然知道她俩在那儿；就算两人之中的某人是凶手，也会在另一个人睡着之后开始行动，所以也是知道对方在睡觉的。此外，住在右侧大路的人一定会从正门进入，要去员工房间就必须经过大厅——此时，我们虽然无法判别凶手是蹑手蹑脚地经过了睡着的两人身边还是绕了远路从后门重新进入——总之，无论谁是凶手，都应该知道大厅里睡着两个人。这一点大家在刚才就理解了吧。因此，水壶警报装置虽然没有发动，但凶手在行凶之时估计一直都是提心吊胆的。附近睡着的

两人醒过来该怎么办？凶手一边这么担忧着，一边经过了她们的身边。两人之中的某人是凶手的情况也一样：剩下的那个人醒过来该怎么办？此外，凶手应该也不知道杉下君在二楼，所以会理所当然地戒备着仅有一墙之隔的被褥收纳间。可是无论如何还是会发出声音的啊。殴打财野先生的时候、开关门的声音、勒脖子的时候床的嘎吱声，还有脚步声——无论怎样都会有威胁到凶手的响动。每发出一次响动，凶手的心脏都收缩得厉害：刚刚的声音要是吵醒了大厅的两人该怎么办？要是吵醒了杉下君该怎么办？虽然不可能一有点动静就有人来察看情况，但是在第二天早上发现尸体的时候，行凶时间就会无可避免地变得明确了。被吵醒的由美或美树子会如此做证：昨天晚上员工房间方向传来的动静吵醒了我，现在想来应该是行凶时的声音，我当时看了看表，应该是X点X分前后发生的事。如此一来，就会留下行凶时间这一明确的线索了。”

刚刚的内容似乎浅显易懂，由美轻轻地点了点头。

“不过，就算有人被吵醒了，凶手还是有补救措施的。只要不是水壶掉落到地上那种洪亮的声音，行凶时发出的细微声响就可能会被认为是其他的声音：风声、屋子里的响动，抑或是错觉。如果被吵醒的人是这么认为的，那对于凶手来说应该就觉得安慰了。虽然是听到动静醒了过来，但说不定是风声——如果能这么想，那就正中凶手下怀了。不过，水壶掉落到地板上的声音却是决定性的，任何人都会因此惊醒。事实上在今天早上，餐厅里的美树子也听到了水壶的声音。因此，如果我们是在线被弄断的状态下发现了警报装置，那么就无从区别水壶机关到底有没有发动，故而被其他动静吵醒的两人说不定会这么做证：‘我听到动静而醒了过来，那个声音肯定就是水壶掉落的声音。既然房间里设置了警报装置，那我听到的一定就是装置的声音了，所以行凶时间肯定就是那段时间。’若是做出这番证词，行凶时间就会昭然若揭。而真实的情况却是把未曾发动的警报声音与其他的声音混同在了一起，从而产生了无中生有的定式思维。凶手应该就是这么考虑的吧。凶手尽可能地想要避免发出动静，对他来说，最好要将水壶滚落到地板上的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这就是他为什么想强调水壶机关没有发动的原因。为此，凶手将线修复后，把警报装置恢复成了原来的状态。”

“大概明白了，但是——”茜抖了抖点燃的香烟，“就算明确知道行凶的时间也没什么关系吧。反正大半夜的所有人都在睡觉，不在场证明都不清晰，根本成不了问题的。”

“不对，这是不行的。”星园马上就否定了，“由美和美树子当晚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环境中，只要醒过来就能清楚地知道彼此的位置。

所以，如果其中一人被动静吵醒了，而另一人还在睡觉的话，那对方的不在场证明就成立了。如果两人都醒了过来，她们当然会互相做出不在场证明。就算杉下君醒过来了，他也只有一个人，在任何人是凶手都不足为奇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证词是不可信的。然而，有两个人的话就另当别论了。嫌疑人只有七个人，在这种限定的情况之下，七人之中的两人拥有了不在场证明，各位不觉得这对凶手相当不利吗？嫌疑人的范围一下子就从七人缩小到五人了。从凶手的角度来看，他一定想让所有的七个人跟之前一样可疑。因此，若是模糊了行凶时间，就算两人在半夜里醒了过来，不在场证明之类的也就不成问题了。也就是说，凶手否决了水壶发出声音的可能性，从而想让行凶的时间不明晰。如果强调了水壶机关没有发动，可能被其他动静吵醒的两人或许就无法明确这种声音是凶手行凶时发出的还是风摇动窗户时发出的——总之，可以称作加了一道保险。只是把线打个结就避免了嫌疑人从七人减到五人，这道保险相当实惠。这就是凶手重新把线绑起来的原因。”

“可是老师，凶手直接让警报装置消失不就好了吗？如此一来从最开始就没人会考虑水壶声音的可能性了。”

和夫把心中所想之事说了出来，但星园还是简单地摇了摇头：“不对，这也是不行的。我之前说过，凶手竭尽所能地不愿意发出声音。如果慢吞吞地把水壶、电话簿和雨伞架移到自然的地方去，那就会发出不必要的脚步声。与其这样来消除警报装置的痕迹，还不如绑一根线更省事。”

“噢，原来如此。”

和夫的反对意见瞬间就被粉碎掉了。也许是白天一直在思索的缘故，星园做出的推理就如同牢固的城墙一般坚不可摧。这个人果然是无可匹敌的。

“于是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凶手为了不让由美和美树子两人拥有不在场证明，将线重新绑了起来作为一道保险。这就是最后的条件——‘行为’。”

星园说完，茜深深地叹了口气：“我算是服了，这也太复杂了嘛。”她那语气已经是完全接受了，似乎是代表了围坐在餐桌前的所有人的心境，表示大家都理解了。

25

【论证迎来了最后的阶段。根据提出来的条件，星园终于开始锁定凶手了。】

“我提出了‘位置关系’‘凶器选择’‘不在场证明’‘心理因素’‘身体特征’‘行为’这六项条件。”

星园那深沉的声音朗朗地回荡在餐厅里。只有外面猛烈的风声盖住了他的说话声，大家都鸦雀无声。

“我打算从这些条件中推断出凶手。首先是‘行为’。”星园将手掌完全打开，然后弯曲着一根大拇指，“凶手为了不让由美和美树子两人有不在场证明而上了一道保险，采取了把断开的线绑在一起这项‘行为’。这里也可以反过来进行解读。通过强调警报未发动而让两人没有不在场证明——反过来考虑就是，如果没有强调警报未发动，那么两人的不在场证明就有可能成立。我们在这里假定她俩之中的某人就是凶手。如果两人之中的一人是凶手，另外一人被动静吵醒的话，那就会知道此人没在旁边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凶手只能赌留在沙发的另一人不会醒过来。如此一来，水壶警报反正都没有发动，也就没有意义再搞些小动作了。万一行凶的时候另一人被动静吵醒了，凶手回到大厅的时候就会被问去哪儿了。虽然可以借口说自己去了厕所，要是能蒙混过去还好，若要是被识破那就完蛋了。第二天尸体被发现的时候，要是被对方指出‘我听到动静的时候你没在沙发上，所以你就是凶手’，那就万事休矣——问题的着眼点就在于此，于是线的保险就没有用处了。如果两人之中的某人是凶手，不去管线、赶紧悄悄地返回来才是上策。换言之，我们的假设是错误的。两人之中的某人是凶手，那就没有接线的理由——也就是说，复原警报装置这一‘行为’，只有可能是在行凶时知晓两人有不在场证明的人所采取的。因此，通过这项条件可以证明由美和美树子两人并非凶手。故而两人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由美用手捂住了嘴巴，而美树子则是肩膀一松、叹了一口气。

“接下来我们来考虑一下最开始所提到的‘位置关系’。通过这项条件，在管理栋的杉下君、由美和美树子以及住在右侧大路的人暂且不

论，可以确认只有住在左侧大路的人不是凶手。住在左侧大路的人没有必要绕到正门。说起住在左侧大路小屋的人，那就是嵯峨岛先生和麻子小姐两人了。因此，通过'位置关系'的条件可以排除嵯峨岛先生和麻子小姐的嫌疑。”

嵯峨岛几乎没有反应，而从麻子的表情可以看出，她那紧张的情绪消失了。和夫看到后，感觉连自己的身体都变得轻松了。

“然后是'凶器选择'的条件了。凶手并不知道员工房间正面的杂物间里放着什么东西。然而，在财野案之前，有人打开过杂物间，从里面拿出了东西。昨晚的晚餐前，从新闻里得知山下的镇子正在遭受强烈的暴风雪袭击之后，草吹老师说她的暖炉里煤油剩得不多了，财野先生将放煤油的地点告诉了她。存放煤油的地点就是那个杂物间。草吹老师拒绝了财野先生的提议，自己去杂物间里拿了煤油。当时，麻子小姐也是一起的吧。在案件发生之后，我和杉下君也确认杂物间里有装煤油的塑料桶。在如此绝好之地有着可以当凶器的东西，凶手怎么可能会视而不见呢？然而，两人在凶案发生的几小时前，即傍晚的时候就查看了杂物间。因此，从这项条件可以排除掉草吹老师和麻子小姐。”

茜朝着天花板大吐着烟圈。烟气宛如胜利的信号，缓缓地划着弧线，散了开来。

“那么，麻子小姐就在'位置关系'的条件下第二次被排除了嫌疑。尽管这有些烦琐，但我还是要重复说明一下，毕竟我希望我的结论是准确的。这次该轮到'不在场证明'的条件了。有不在场证明的人当然就没有嫌疑了。凶手在杉下君碰巧经过时就在岩岸先生的小屋里。因此，无意中听到谈话的杉下君本人，以及鄙人是不可能在那栋小屋里的。因为在杉下君从左侧大路来到我的小屋这段时间内，我是不可能追过杉下君的。杉下君从左侧大路来到管理栋的屋檐下，采用了最短的路线来到了我的小屋。两条大路之间的雪地上没有脚印，如果我就是在岩岸先生的小屋里与他争论的那个人，只要不会瞬间移动，我是不可能超过杉下君而回到自己的小屋的。因此，从'不在场证明'的条件，可以排除杉下君和鄙人的嫌疑。”

和夫跟突然抬起头来、满脸惊讶的麻子四目相对。好奇怪，这下子所有人都没嫌疑了。和夫虽然这么想着，但星园还是若无其事地继续说了下去。

“接下来是'心理因素'。完全不相信UFO或神秘怪圈的人不可能是凶手。草吹老师以前就在文章中写到，自己不相信幽灵、灵异现象、

UFO等。在第一天的晚餐时，我还记得美树子说她读到过。这个现场偶然让凶手获得了杀死岩岸先生的机会，现还有积雪，非常易于搞神秘怪圈之类的把戏。可是，这种环境的产生只不过是偶然罢了，而且我也不认为茜小姐会为了那种没有效果的干扰战术而在很久之前就在随笔里标榜自己是否定派。此外，虽然很冒昧，不过我从以前就是UFO的怀疑论者。打开我所著的书籍看看就知道了。”

和夫想起了在开往这里的西武特急上所读的书。书上确实有相关记载。

“因此，通过‘心理因素’这一条件，草吹老师和我的嫌疑被排除了。”

星园淡然地继续说着：“最后的条件就是‘身体特征’了。凶手把线绑了起来。然而，这里有人无法做出打绳结这么精细的动作。嵯峨岛先生在第二天早上被烫伤了，一只手的手指无法活动。此外，由美小姐的指甲太长了。在第一天的晚餐时，美树子小姐向大家展示了自己漂亮的假指甲，而由美小姐的指甲是自己的，相当地长。”

由美将双手水平摊开，能够清楚地看到她的指甲就像泰国的民族舞蹈艺人的一般异常地伸展着。

“如此一来线就会与指甲打架，实在不可能打出那么小的绳结，不适合精细的活计。因此，由美小姐没有帮忙做饭，而且连易拉罐环也没有办法自己打开。故而通过这项条件，嵯峨岛先生和由美小姐的嫌疑再度被排除了。”

星园抬起了他那希腊雕像般的脸：“我的论证到此结束，其中分别列举出了不符合各项条件的人。”

星园说完，扫视着餐桌前所有人的脸。

26

【星园指认了凶手。】

“虽然有很多人都两次被排除了嫌疑，但其实这里的所有人都没有嫌疑了。”

“这是怎么回事？凶手另有其人吗？”由美惊奇地问道。

“不，当然是在我们之中。毕竟这里除了我们之外就没有其他人在了。”

星园说完，茜皱了皱眉：“星园君，你心眼也太坏了嘛，刚刚的内容你故意在什么地方说错了吧？不过好奇怪啊，我想不出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麻子也说：“对啊，道理都是讲得通的。”

星园似乎很享受大家的反应，又将目光扫过众人：“刚刚我的推理应该是没有遗漏的。不过，如果某项条件的大前提就错了，那就另当别论了。通过正确的逻辑所推断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所以只能认为现有的条件中至少有一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从错误的前提开始进行推理，所以才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那么，是哪一项前提违背了事实呢？”

星园将一根手指抵在眉宇之间：“其实，刚刚的六项条件之中，只有一项条件的前提与客观事实不符，各位能明白吗？”

星园顿了顿，像是在吊众人的胃口：“与客观事实不符的前提——从结论来说，只有‘不在场证明’这个条件。其他的所有条件都不言而喻，它们的前提都是基于所有人都认可的事实。

无论是凶器的地点、小屋的位置关系，还是绳结。因此，除了‘不在场证明’这个条件之外，其他的条件都像刚刚我所论证的那样是不可动摇的。然而，只有‘不在场证明’这个条件不同。它的所有出发点都仅仅源自杉下君的证词，只有这点谈不上是客观事实——换言之，论证的起点只有杉下君所说的话，而其他人都无法确认这些话的真伪。

如果出发点有误，这项条件就会从根本上消失。既然我们得出了所有人都没有嫌疑这种不自然的结论，却又找不到其他条件，那么就需要将这项没有客观性的条件给撤掉。如此一来，在这项条件中排除嫌疑的杉下君和鄙人——我们两人就还是有嫌疑了。然而幸运的是，在'心理因素'条件下，我和草吹老师被一同排除了嫌疑。大家都明白了吧？只有杉下君一人没有排除嫌疑的条件。因此，通过简单的排除法，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唯一没能排除嫌疑的杉下君就是凶手。他在第一起案件中做出了虚假的证词，说自己偷听到了谈话，而且为了增加可信度还狡猾地耍起了花招，只将这件事告诉给我一个人，从而立马就排除了嫌疑。岩岸先生的小屋里有人这件事当然也是假的，所以来回的脚印就是杉下君的。对吧，杉下君？"

星园正对和夫，凝视着他。和夫目瞪口呆地站了起来。餐厅里一时变得混乱。

由美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躲到了星园的背后。美树子发出了短暂的尖叫声后也绕到了他的身后。嵯峨岛仍旧坐着，哐当哐当地移动着椅子，挣扎着想要远离和夫。

"好过分——是你干的啊。"

美树子带着哭腔，只把她的脸从星园的肩头露了出来。由美也用凶狠的目光盯着和夫。

在众人的注视下，和夫感觉自己脸上的血色正逐渐褪去。如果人心能像身体那样行动起来的话，那感觉就是众人的心突然之间同时背向了自己。大脑嗡嗡作响，和夫拼命地抑制住自己差点儿就叫喊出"不对，不是我"的冲动。好不容易没有喊出声，仅仅是因为一点，那就是白天的时候星园低声所说的话语：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感到惊讶，要注意在其他人面前保持冷静。这句话一定指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了。没错，星园恐怕是给凶手设下了陷阱。他的方案就是以和夫为诱饵，让凶手露出马脚。虽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方法，但要是连这点意图都看不出来，自己就不配当助手了。凶手一定会马上就开口说话了。在此之前必须要保持沉默，不可以妨碍星园的计划。

可是，在众人的冷眼之下，和夫手足冰冷，身体开始不停地颤抖，甚至产生了恐惧的感觉。美树子那泫然欲泣的眼神，由美那深恶痛绝的眼神——和夫的侧腹冷汗直流。嵯峨岛那像是在看着不快事物的眼神，茜那浮现出冷笑的眼神——和夫觉得很是不舒服。臼齿哆哆嗦嗦打着战，眼球深处已经开始发麻。只有麻子的眼神他没能直视。他害怕她那双眼睛里透露出轻蔑的神色，便不敢看她。和夫止不住地

颤抖，鼻腔深处刺痛，大脑晕乎乎的。只有星园眼神不一样，向和夫投来了明确的信息：忍住、坚持住、再忍耐一会儿。胃部周围火辣辣地疼。身体的颤抖就像发疟疾似的，连站着都很痛苦。老师，还没好吗？快点啊，我快受不了了。大家那冰冷的目光充满着悲哀与憎恶，大家的双眼害怕得不得了。快点，在凶手说出什么之前……凶手一定会说什么的。他看到我被指认出来便放心了，大意了，嘴里一定会吐出些什么。快点，快点——

“他真的是凶手吗？”

胆怯的声音。那声音在宛如吊钟一般空空如也的大脑里令人不快地回响。这是谁的声音？麻子的？不对，这是陷阱，凶手马上就会说些什么、露出马脚了，你快不要再说了。

“对，他就是凶手，各位都明白了吧？”

老师，先别管这个人了，请快点揪出真凶吧。这个人根本就无关啊。

“大致是明白了。不过有一点我无法接受。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杀掉财野先生和岩岸先生呢？”

够了，你快闭嘴，我在等着凶手上钩，与你无关的。凶手应该马上就要说些什么了。凶手就要——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感到惊讶？

“动机吗？关于这点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倒是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岩岸先生被害的第二天，在确认各位的不在场证明时，财野先生做出了如下证词：昨晚半夜里，风声吹到耳边把我吵醒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几点钟的事。财野先生是这么说的。财野先生在这种深山老林里由于风声和寒冷醒来。作为招待方，担忧第二天的天气也是自然不过的事，毕竟第二天是预定要下山的。所以醒过来后去确认风向和天气状况也是理所当然的行为。财野先生的员工房间窗户正面对着小屋一侧，恐怕那个时候他看到了吧——凶手，也就是杉下君，正从岩岸先生的小屋里走出来。我猜想财野先生是出于什么理由而先按住不表，之后又悄悄地向杉下君说了这件事。恐怕是威胁吧，为了提出什么要求之类的。财野先生能够满不在乎地做出逃税这种事，要犯下恐吓这种新的罪行也不会有所抵触的。和夫杀掉了难以接近的上司，这让他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怜悯，所以瞒着我们提什么要求也不足为奇。财野先生之前带杉下君去过地下室补充发电机的燃料，那恐怕是为了制造出两人独处的机会吧。财野先生开口提出了交易的事，这就让杉下君起了杀心。我就是这么考虑的。”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那么岩岸先生呢？只要清楚了杀害他的动机，我和大家也就能完全接受这个说法了。”

“麻子小姐，说实话，关于这一点我是犯了规的。我利用只有自己知晓的情报推导出了这个结论，虽然很不好意思，但这就是犯规。所谓情报是这么回事：杉下君对于他公司的社长——也是我所属的事务所的社长，抱有过度的尊敬之情。他异常地支持并景仰社长，这在现在的年轻人中很罕见。”

“哦，这件事我是知道的，他本人告诉过我。”

“是吗？那我就不用再赘述了。其实接下来就是犯规的内容了。以前，在那名社长为了拓展业务而新创立不动产部门时，交易对象就是山冠公司，也就是岩岸先生的公司。草吹老师也说过，岩岸先生贯彻的经营方针有些强硬，故而得罪的交易对象似乎也不少。杉下君所尊敬的社长估计也在其中，当时他受骗、承受了巨大的损失——我记得有人在我耳边说过这件事。此外，当时某种业务上的渎职行为又被岩岸先生抓住了把柄，导致杉下君所崇敬的社长到现在还在岩岸先生面前抬不起头。我听说，这次我接下这里的工作也是岩岸先生半强制地向社长提出的委托。听说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在公私层面走后门之事。我想，社长会因此而怀恨在心吧。大家都明白了吧，杉下君为了给自己过度敬仰的社长报仇雪恨而杀了岩岸先生。这非同寻常的忠诚心可以说是生错了时代吧。他大概是在哪儿听说了这项工作，为了获得接近岩岸的机会而当了我的经纪人吧。”

“我知道了——是这么回事啊。”

麻子冰冷地说着，那是一种完全理解而放下心来的语气。

和夫已经无法站立了，整个人像是从腰部开始坍塌，重重地落到了椅子上。他的颅骨内已是真空状态，感觉完全无法思考了。星园设下陷阱的对象莫非是——真空的大脑里满满地飘浮着问号。众人的目光依旧如针扎般地疼。

“你明白了吗？”星园说道。

“嗯，我明白了。”麻子回答道。

27

【侦探指认出了真凶。】

“我明白了，这是不打自招啊——星园先生，您就是凶手。”麻子说完，向茜偷偷递了个眼色。茜耸耸肩，点了点头。

28

【麻子展开了反驳。和夫的误会搞清楚了。】

“我是凶手？”星园就像看着世界上的奇妙生物一般回看着麻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刚刚你应该说过你明白了啊。”

“对，我明白了，您就是凶手。”麻子用严肃的口吻回答，紧紧抿住的双唇让她的侧脸显得更加认真。

“你理解我刚刚说的话吗？”星园隔着餐桌与麻子对峙，语气很是吃惊。

“我当然理解了，而且我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您的逻辑相当严密。不过，我认为有个地方是有问题的。”麻子的语气生硬得很，但还是拼命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刚刚您在‘不在场证明’的条件中以不符合事实为由而否定了整个前提。您认为杉下先生的证词是谎话，便不予采用。但是我相信他。我认为错的不是前提，而是解释。”

“你是说他真的偷听了？”星园满腹狐疑地说着。

麻子点了点头：“是真的。他不是凶手，自然就没有必要撒这个谎。”

“可是我没明白，岩岸小屋前的脚印——三组之中有两组是凶手的，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认为是的。现场没有其他的脚印，所以就是凶手的。”

“那你还说我是凶手？”

“是的。”

“你所说的话前后是不一致的。如果杉下君真的偷听到了，那脚印就只能是杉下君所听到的声音主人所留下来的。而我在那之后就在自己的小屋与杉下君见了面。你是想说，我在空中飞行，超过杉下君后回到了自己的小屋吗？”

“不，不是的，脚印是再后面才留下的。那些脚印是在杉下君偷听之后过了很久，您去杀害岩岸先生之时留下的。”

“那偷听到的声音又是怎么回事？与岩岸先生对话的人来回没有留下脚印吗？”

“不是的，杉下先生偷听之时，小屋里只有岩岸先生一人。”

听完麻子的话，星园已经忍不住笑出了声：“那就奇怪了。你说的话太不合理了。小屋里只有岩岸先生一人，那不就是说杉下君还是说谎了吗？杉下君主张自己听到的声音是什么？你不会打算说是幻听吧？啊，莫非岩岸先生是在练习口技？”

面对星园的揶揄，麻子始终保持着坚定而严肃的态度：“不，我觉得杉下君是误会了。”

“这次又是什么？误会？说谎和误会可是天差地别哦。”

麻子完全无视星园的揶揄，毫不畏惧地开始了论述：“首先，我希望大家能想起岩岸先生和财野先生的几项言行。第一晚的晚餐结束后，岩岸先生邀请茜老师喝酒。可是茜老师说有工作便回绝了他。岩岸先生好像是这么说的：‘其实我也有必须要做的工作。’当时，我以为他是为了掩饰被拒绝后的难为情才说了这句话。事实上，岩岸先生的小屋里，除了自己的行李之外并没有工作用品。另一方面，我们后来在财野先生的房间里发现了公文包，里面除了有笔记工具等办公用品外，还有公司的内部账本。整理逃税用的秘密账簿——大家不觉得在这种远离人烟的地方很适合做这种工作吗？因此，我认为公文包最开始在岩岸先生的房间里。那天夜里，岩岸先生正在做着这种秘密的工作，后来财野先生又把整套东西给带出来了。那么，财野先生是什么时候把公文包带出来的呢？只能是他发现岩岸先生尸体的时候。当时我们也进了小屋，星园先生和杉下先生在调查的时候也并没有发现公文包。发现尸体的那天早上，财野先生以为岩岸先生睡过头了，便准备去叫醒他。当时，为了走出餐厅，财野先生使用了那道门。”

麻子指了指和夫背后那扇印有木头纹理模样的门。

“要前往后门，走那扇门出去是最快的，因为路线是一条直线。可是，财野先生发现岩岸先生的尸体后回到这里时，却是从这边这扇门进来的。”

麻子这次指了指嵌有磨砂玻璃的门。确实是的——和夫朦朦胧胧

地回想起来了。那时，财野气喘吁吁地飞奔而入，磨砂玻璃都要碎掉了。

“如果财野先生在发现岩岸先生的尸体后是直接返回来的话，应该是从他出去的同一扇门回来才对。毕竟无论怎么想，那扇门都离后门更近。发现尸体后人慌慌张张的，一般都会从更近的门进来吧。然而财野先生却不自然地绕了远路，从磨砂玻璃门进来。这会不会是因为，他在回来的时候去别的地方有什么事而稍微绕了道？原因就在于那只公文包。财野先生估计是知道岩岸先生前一天夜里的工作内容的。而且对于公司来说，财野先生应该也不愿意把背后的阴暗面公之于众。很明显，财野先生在职务上也与此事有关。如果逃税的事实被揭发出来，财野自己也有可能锒铛入狱。因此，财野先生在发现尸体的时候，便将装有不能见光的秘密账簿的公文包给带了回来。他回来通知我们的时候走了不一样的门，是因为他将公文包放回自己的房间里后才过来的缘故。先去一趟员工房间再返回这里，那么从磨砂玻璃门进入的路线就很合适了，时间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财野先生绕远路的原因只能这么解释。他出去的时候手里空空如也，回来的时候则是把自己和公司的犯罪证据给藏了起来。”

和夫心想：确实，我从阳台上看到了财野前往岩岸的小屋，但他回来的时候却没人看到。

麻子继续道：“然后，那只公文包里装着某些东西，而这就是杉下先生误会的原因所在。我认为公文包里装的是手机和收音机。杉下先生听到的是收音机的声音，而岩岸先生则是对着手机在说话。”

星园沉默了一会儿，插科打诨道：“哎呀，思路怎么这么跳跃啊！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说的话就跟印度的骗子预言家似的。”

麻子并不跟他争论，继续说：“至此，请大家再次回想起两人的言行举止。岩岸先生在用餐的时候自夸平时都是使用电车出行。他还说，要是想到什么就会立刻打电话，无论是洗澡还是上厕所的时候都是如此。我认为，这是携带手机的人所说的话。实际上，像岩岸先生这种人要是没有手机才奇怪吧。我们经常看到在电车里或是街角吵吵嚷嚷打电话的大叔。这很符合岩岸先生这种类型的人的形象。接下来则是财野先生——在同一张餐桌上，财野先生说自己以前来过这座度假村两次。当时应该还说过，那两次的天气都很好，这里作为度假胜地还是不错的。然而第二天，财野先生驾车出行，却由于雪崩而返回来时，他明确地这么说过：在这种天气下是没有信号的，没有办法使用手机。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我们正在商讨如何与山脚的镇子取得联

络。他还说过，平时是有信号的，别墅区会使用手机。可是，财野先生前两次来这里的时候天气都非常好。只在天气很好、平时能接受到信号的日子来过的人，为什么会知道狂风之中收不到信号呢？这表明，财野先生在这种天气下曾经尝试过拨打电话，然后才知道信号不好的。换言之，就是在当天。或许是在驱车下山的途中，或许是发现雪崩返回之后，去自己的房间换下打湿的裤子时。不管是哪种情况，从财野先生的言行中可以得知，此处确实是有手机的。电话作为与工作相关的物品，应该是跟其他东西一起放在了同一只公文包里。在财野先生看来，只用把秘密账簿从岩岸先生的小屋里带出来就好了，不过花费太多时间也会被我们怀疑的，所以他就把整只公文包给带了出来。而手机又是跟背后的阴暗事物一起悄悄地从杀人现场带出来的，所以财野先生就无法告诉我们手机的事。

他心里想的应该是：反正这玩意儿也毫无用处，就算告诉我们带了手机也没有办法使用。此外，当由美问到有没有电话时，财野先生一时语塞。现在想来，应该是因为自己的隐瞒而有些内疚吧。”

麻子长篇大论之后，她的嘴唇都被小小的舌头给微微打湿了。星园并没有反驳。他似乎在想些什么，俊美的面庞从容不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麻子。

麻子继续说道：“然后是收音机。岩岸评价自己是成天关注股市行情的人。案发当天是工作日，这么说或许有点牵强，但岩岸先生当晚会不会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当天的股市行情呢？杉下先生经过的时候，收音机正在播放广播剧或DJ的节目，而岩岸先生正在打电话——当晚天气还很晴朗，手机信号还不错，打电话应该是没有障碍的。我认为杉下先生把这两种声音误会成打情骂俏了。难怪杉下先生听到的声音非常刺耳。事实上，声音是通过电信号放大的，当然不会像这里任何一个人的声音。声音在小屋里就含混不清，传到外面的雪地里时又夹杂着风声，所以就无法区别是不是真人的声音了。此外，像岩岸先生这种年龄的人，就算打电话也会做出相应的动作，就像对方就在眼前似的。这类人并不少见。我以前在街上看到一个中年男性点头哈腰地朝着自动售货机走去，把我吓了一跳。其实那人也是在打手机。”

和夫回想起殴打课长助理的那晚，自己栩栩如生地想象着听自己发牢骚的朋友在电话那端耸肩的样子。

“杉下先生做证说他在窗帘的缝隙间看到了岩岸先生正用右手做着抱人的动作。可是，抱人的话一般都会使用双手。我认为岩岸先生只伸出了右手是因为他左手拿着电话。岩岸先生过于专注地讲电话，

或许是一不小心就做出了相应的动作，好像对方就在眼前。或者只是觉得收音机太吵了，便准备伸手关掉开关。在打电话的时候调低电视或收音机的音量也是很常见的情况。杉下先生从这两种声音的状态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是打情骂俏，就可能把这种稀松平常的单纯动作解读成了抱人。这就是杉下先生的误会。他听到了收音机和打电话的声音而误以为小屋里有两个人。”

麻子好像逐渐建立起了信心，说话字正腔圆、掷地有声。

“当然，那个时候雪地上只有一组脚印——岩岸先生去小屋时所留下的。只有他一个人，所以是理所当然的。或许是由于太暗，杉下先生并没有看到那时的脚印，所以后面的两组脚印是在更晚的时候星园先生留下的——当然是在去杀害岩岸先生的时候。怎么样，星园先生？依你的逻辑，‘不在场证明’的条件就被推翻了。跟杉下先生一样，您也有嫌疑了。”

看着麻子那一本正经的脸，星园浮现出嘲笑般的表情说道：“你的道理简直是狗屁不通。不过很遗憾，我还通过‘心理因素’免除了嫌疑。我从以前就对UFO持否定态度。在想要尽快离开杀人现场的情况之下，我是不可能特地去做神秘怪圈来扰乱视听的。”

麻子丝毫没有改变她那真挚的态度：“那我就把它给推翻吧。事实上，做出神秘怪圈的目的并不是您说的那样是为了扰乱视听。”

“咦，你又有新的解读了？”星园好像是要说‘我们俩没法交流’似的，“你也想说那是UFO着陆的痕迹吗，还是说神秘怪圈包含了什么意义？我觉得那只能是凶手扰乱视听的战术。”

“不，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可以从由美的羽绒服被弄脏了这件事得到解释。”

“又在胡说八道了。”

“大家都记得吧，由美的羽绒服被煤渍弄脏了。财野先生解释过，之前的小屋是烧柴火取暖的，墙壁都被煤渍弄脏了。”

麻子那溜圆的眼眸直勾勾地注视着星园。

“在此之前——请大家回想起我们都忘了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这种封锁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形成了一个盲点。也就是说，第一天夜里岩岸先生被杀害的时候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里会与世隔绝，没有人能够提前知道天气还会恶化、我们会与山下失去联络——凶手当然

也是如此。因此，凶手预计在第二天早上岩岸的尸体被发现时，警察会来现场进行彻底的查证工作。但当我们真的遇险时凶手便慌了神，完全把这件事给忘了。所以，要展开推理就必须以此为起点——凶手预计警察会及时介入而犯下了罪行——这一点是不可以忘记的。”

麻子就像在叮嘱自己似的，继续说道：“我们回到这个观点上来思考一下岩岸先生的案子。岩岸先生睡在双层床的上铺。晚餐后解散的时候他本人也说过上铺会更暖和，而且实际上上铺确实也有被子。此外，小屋的天花板很低，上铺几乎要挨到天花板了。所以，用登山锹殴打睡在上铺的人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登山锹一举过头顶就会碰到天花板。纵使在上铺勉强殴打了岩岸先生并让他失去了意识，也没有必要把他放到地板上后再勒死他，只用把他继续放在上铺作案就行了。然而，岩岸先生的尸体是在地板上被发现的。所以，岩岸先生并不是在睡着时，而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被殴打的。他是被凶手叫醒而下了床，还是在原本就醒着的时候被袭击的呢？这就无从知晓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岩岸先生并不是在熟睡的时候被殴打的。在这里，请大家回想小屋的状况。作为凶器的登山锹挂在墙壁上相当高的位置，高度接近天花板，要想偷偷取下来是有点困难的。岩岸先生被袭击的时候应该还在下面，没有睡觉，所以他不可能傻乎乎地等着半夜来访的凶手取下这种可能成为凶器的东西。岩岸先生的手臂没有受伤，房间也不凌乱，可见他还没来得及抵抗就冷不防地被殴打了。站在凶手的角度，要想出其不意地攻击，就没有时间慢吞吞地从高处取下登山锹，因为在取登山锹的时候会遭到反击。因此，我认为凶手一开始就藏了一把登山锹，突然殴打了岩岸先生。登山锹大概就是夹在背后的皮带里。换言之，那把登山锹是凶手提前藏好带来的，并非装饰在现场小屋的那把。那么便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凶手是从哪儿带来的登山锹呢？答案很简单，就是自己的小屋。小屋的装饰全一样，星园先生一定是把自己小屋里的登山锹当作了凶器。”

这时，麻子将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她一直在讲话，喉咙都干了吧。

“况且，一开始就有些地方有点奇怪。那些脚印就像是在炫耀着什么似的清楚地留下了三组，感觉是在主张：确实清清楚楚地留下了三组哦。三组脚印非常干净，连一处重合都没有，这也太不自然了。一般来说，在空空如也的地方人类也会从相同的道路通行。原始道路的起源就是如此，就连野生动物都会像这样走出一条小路来。可是，那三组脚印却不一样，感觉就像是在粗糙的推理小说中，为了便于分清谁和谁走过了似的，清清楚楚地留下了三组脚印。所以，我认为那些脚印是故意清楚地留下来，让人能够明显看出是三组的。”

“在初雪上留下脚印很爽吧，所以脚印未必一定要有重叠。”

星园虽然是笑着说的，但言语之中抵触的语气已经消失了。

“这是不可能的。过去时暂且不说，返回时是在杀了人之后，凶手应该没有闲心享受留脚印这种事。”

对于星园的玩笑话，麻子一本正经地回应。

“星园先生，恐怕您在半夜里出了门，来到左侧大路眺望岩岸先生的小屋，站在星空下思考着能否想办法把他给杀了。您听杉下先生说，岩岸先生似乎带某位女士来到了小屋，便考虑自己能不能也去那间小屋。”

麻子的话语就像锋利的刀尖，向星园刺去。

“就这样，在眺望岩岸先生小屋的时候，您就注意到了一件怪事——通往小屋的脚印只有一组。您应该也觉得很奇怪吧。雪地上只有岩岸先生的一组脚印，并没有杉下先生所说的‘客人’的脚印。现在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没有其他人去过小屋。于是乎，您便想到可以对此加以利用。您判断杉下先生一定是听错了什么而产生了误会，只要利用杉下先生错误地认为小屋里还有一人的证言，那么之后与他见面的自己就有了不在场证明，顺利的话说不定还能让那名客人顶罪。如此一来，您真正地动了杀心。所以，您为了排除其他人前往小屋的可能性，便清楚地留下了三组脚印。通过留下三组清晰的脚印，便能够强调前往小屋的只有杉下先生口中的客人一人了。当晚，知道杉下先生偷听这件事的只有您，可以说，能耍这种把戏的也就只有您一人。”

那天早上，星园特别想让我看到脚印也是因为这个理由吗？和夫想。

“麻子小姐，你离题了。什么时候谈神秘怪圈呢？”

星园的表情已经只剩逞强的意味了。不知何时，本应紧靠在星园背后的由美和美树子似乎已经退缩了，两人后退到了窗帘处。星园已经明显处于劣势。

“请不要担心，我马上就会谈起的。”麻子始终都用毕恭毕敬的口气说，“您前往岩岸先生小屋的时候，从自己的小屋里带出了登山锹。那时您还不知道岩岸先生的小屋里有着同样的装饰品，而要从森林里寻找凶器便会在雪地上留下痕迹，您想到这儿就不太乐意了。如

果去管理栋寻找凶器，就很有可能被睡在管理栋的财野先生或是杉下先生发现，所以您就使用了自己小屋里的登山锹。由于东西就在自己的小屋，之后可以佯装不知地主张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种东西，而且您盘算着把登山锹扔在现场大家也无法得知出处。然而在行凶后，看到墙壁上有同样的装饰品，您一定吓了一跳吧。莫非所有的小屋都采用了相同的装饰？您意识到这点之后心急如焚。警察来到现场调查，便会发现尸体所在的小屋多了一把登山锹，也会知道只有您的小屋里没有登山锹，如此一来立刻就知道凶手是谁了。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登山锹。就算把它扔到附近的雪地里，可只有自己的小屋没有登山锹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又不好把它带回去重新挂在墙壁上。调查完尸体、得知凶器的形状后，警察立刻就会盯上登山锹。只要调查度假村里所有的登山锹，就只有您房间里的那把会测出血液反应，到那时候一切就结束了。不过，这里却有一个谁都能轻易想出来的，简单而自然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把登山锹调包。把带来的凶器扔在现场，把岩岸先生小屋里的登山锹带回去挂上，如此一来就万事周全了。登山绳原本就是小屋里的物品，只要这么做的话谁也不会怀疑只有登山锹是从别的地方带来的。大家应该会认为，登山锹和登山绳都是现场的东西。这确实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好办法，您应该也毫不迟疑地打算就这么干。然而，好事多磨。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作为凶器使用的登山锹和挂在墙壁上的登山锹在形状上有微妙的差别。非常抱歉，白天你们出门下山的时候我擅自进入了您的小屋进行了调查。”

至此，星园的眉宇间第一次露出了愁容。这么说来，和夫在昨天晚上也注意到了，星园小屋里的登山锹比杀人现场的那支前端要稍微长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调包都是有必要的，必须要在自己的小屋里挂上一支没有沾上血迹的登山锹。为此，就必须让人认为带来的登山锹从一开始就是挂在那儿的。可是，两支登山锹的形状有些许不同。问题在于墙壁上的煤污。整面墙上都彻底地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煤渍，而登山锹的形状有微妙的差异。刚好就像在改装房子时，更换家具后房间里的墙壁一样。如果知道了煤渍与现场的登山锹是不一致的，那就会发现凶器是凶手带来的。即便我们这些外行人士看不清楚，警方在仔细搜查后也会立刻留意到。您在此时还不知道第二天这里会与外界隔绝，所以还是害怕警方来调查的。如果登山锹的调包意图被识破，警方就会去搜查哪处小屋里的煤渍与凶器吻合。于是，这次您便通过逆向思维来解决问题。既然登山锹行不通，那就在墙壁上做点手脚吧。虽然将整面墙壁毁掉，就可以让证据连同煤渍一起消失，但又不好去放火。如果发生火灾，大家都会醒来的。必须要让大家以为行凶是发生在杉下先生偷听的时候。如果不这么做，好不容易得到的不在

场证明就化为泡影了。必须要避免火灾等原因所造成的时间上的偏差。为了让推定死亡时间有偏差，说不定可以在尸体上做些手脚。不过到头来警察还是会来的，这么做没有意义。”

麻子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不过在和夫看来，那笑容中却带着些许疲惫。

“既然没有办法让整面墙壁都消失，那就只能消除墙壁上的煤渍了。用水擦拭就可以把整面墙擦干净。如果只擦拭登山锹痕迹的周围，意图就会被发现，因此必须要擦拭那一整面墙。为此，您需要用到大量的水。可是小屋里又没有自来水，外面的炊事房为了防冻又停了水。使用管理栋的自来水有吵醒财野先生或杉下先生的风险，所以也不行。那么，获取水的方法就只有一种了——那就是雪。只要迈出小屋一步就能获取大量的水，没有道理不用。就像是被烫伤的嵯峨岛用雪来降温一样，也就是说，神秘怪圈是您收集大量的雪时留下的痕迹，是有具体而切实的意义的。认为那是毫无意义、扰乱视听的做法是很不自然的。除了水之外，制造神秘怪圈是没有意义的。您将雪收集到水壶里，在暖炉上化开。擦拭用的东西应该是悄悄拿走了岩岸先生包里的毛巾或是衣物吧。星园先生就是这样在半夜里拼命地打扫墙壁。这就是神秘怪圈之谜的答案。”

在深夜的杀人现场打扫墙壁！想象着这不太现实的画面，和夫头都晕了。

“收集雪的痕迹是圆形的，就像神秘怪圈一样，我认为这也是有意义的。用水壶收集雪出乎意料的艰难。水壶不同于水桶，出水口不大不小的。而且那天晚上的雪在好几天前就已经凝固了，用手来捧是收集不了多少的。最迅速的方法便是用平整的木板条或其他的什么东西，像画圆圈似的收集雪块，堆起一小堆后再放到水壶嘴里就好了。小屋地板的下面就有为此而使用的壁板。倒污水的时候也是，地板下面没有积雪，倒在那儿也不会引人注目。”

确实，岩岸小屋的地板下面放了几片壁板似的东西，和夫记得自己和星园一起调查现场的时候看到过。嵯峨岛踢飞水壶的时候里面是空的，这是倒掉污水之后的结果，这么想就能理解了。

“因此，做出神秘怪圈的目的并不是在雪地上留下圆形的纹路，而是为了快速收集大量的雪。此外，那条像团子串似的将神秘怪圈和小屋连接起来的痕迹——是叫通道线来着吧——当然是拖着双脚行走时所留下的。这并不是要隐藏脚印，毕竟左侧大路和小屋之间光明正大地留下了脚印。因为雪很坚硬，您应该也计算到了脚印的大小和细

微的特征会消失不见。那么为什么只有通道线的地方是拖着脚步行走的呢？这是为了隐藏自己曾多次往返于小屋和采雪点之间。如果留下了自己多次往返的痕迹，那就会被人发现多次去神秘怪圈做的事。这要是被人知道了，那自己去收集了大量的雪这一行为的目的可能就会被识破。因此，您才只把那条痕迹做成了一条直线的样子。星园先生由于工作的关系，当然也知道神秘怪圈或通道线之类的知识，于是转念一想：反正都会在雪地上留下不自然的痕迹，干脆就做成跟它们相近的形状来蒙人吧。我们信还是不信就暂且不管了。”

“小麻，你还忘了一件事。为什么要在小屋的入口附近收集雪呢——那家伙脸上的表情正准备这么问哟。关于这点你也说明一下吧，为什么要在小屋旁边那么远的地方收集雪。”茜说道。

“好的，老师，我马上就说明。为什么要在小屋左边很远的地方收集雪呢？为什么没在入口旁边更轻松地收集呢？就算星园先生想这么做也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茜老师当晚通宵工作。

那天夜里唯一整晚亮着灯的就只有茜老师的小屋了。其他人似乎很快就睡觉了，他们的小屋应该都暗了下来。而星园先生就是畏惧唯一点亮的那盏灯。如果在小屋入口附近收集雪，那就会有被茜老师看到的风险。要是茜老师打开了窗户想换换气，往外面一看，深夜里星园先生在户外拼命收集雪的样子就尽收眼底了。自己在杀人现场的样子可不能被人目击到，所以您只能选择一个死角。茜老师小屋的视野死角就只有那里，即神秘怪圈所在的位置。于是，星园先生只好在那个位置收集雪了。”

看到茜心满意足地扬了扬下巴，麻子长吁一口气：“星园先生就是这样用登山锹殴打了岩岸先生，用现场的登山绳勒死了他，然后又清洗了墙壁。那个时候，他应该没有发现公文包吧。本来他就没有心思寻找，而且岩岸先生也会把重要的东西给藏起来的。财野先生应该是以前来的时候问过他藏东西的地点，又或者是他知道有秘密账簿的存在所以才拼命地寻找。此后，打扫完墙壁的星园先生也清洗了水壶并消除了痕迹，接着打开暖炉并离开了小屋。将暖炉调到最大也是为了让墙面上清扫过后留下的水分蒸发。回到自己的小屋后，他将顺利调包得来的登山锹重新挂了上去，第二天早上便若无其事地起床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和夫回想起来，昨晚他在星园的小屋里打算触摸登山锹时被星园严厉地制止了。当时星园说了什么连环杀人之类的话糊弄了过去，和夫现在才意识到，这是为了不让他注意到那支登山锹是有问题的。

麻子继续追问：“星园先生，若是尊重您的逻辑，那我就把‘不在场证明’和‘心理因素’这两项条件给撤销掉。您说杉下先生不能排除嫌疑，可您自己也不能排除嫌疑了。不过，我准备仿照您的说法添加一项新的条件，名为‘凶器选择·其二’。凶手制造了神秘怪圈并打扫了墙壁，这就证明登山锹是从外面带进来的。因此，当晚无法准备登山锹的人就不可能是凶手。杉下先生没有住在小屋里，无法获得登山锹，从而可以排除嫌疑。如何？现在剩下的就只有您一个人了，星园先生。其他人早就在您自己的论述下解除嫌疑了。”

“你的推理并不严密，他大概是从那边的杂物间里找到的吧。”

星园好不容易才挤出了这么几个字，但那声音很微弱，几乎是有气无力地发出来的。

麻子继续追击道：“星园先生，您确实是随机应变地挑战了一项犯罪行为，之后的行动也是合情合理、无可挑剔的。开始是想让杉下先生偷听到谈话的客人来顶罪；然后先发制人、率先去寻找凶手；拉拢杉下先生、坚持由自己来揭发凶手的立场；甚至还预料到由美她们中途会发牢骚，便假装要下山的样子，演技相当精湛。下山的人怎么看也不像凶手，您得以如愿以偿，真的是太会钻营取巧了。星园先生，估计您后来也跟我一样，推测出了杉下先生的误会。然后，原本预期在岩岸先生的案子里会介入的警方却没能出现，便也结果了财野。如果让带出了手机和收音机的财野先生永远闭嘴，您就能够在‘不在场证明’条件的守护下处于绝对安全的位置。财野一案中，您想让岩岸先生因逃税的事情暴露而丑态毕出，才留下了公文包，只拿走了自己所需要的手机和收音机，对吧？或者是为了不让岩岸先生身边除了财野先生之外、其他知道秘密账簿的人觉得可疑，才把笔记给留了下来？能否告诉我是哪种情况呢？还有，手机和收音机又藏在哪儿了？是不是已经处理掉了？”

星园一言不发。

“说不出口啊。星园先生，到了今天您又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您的想法非常有趣，我很佩服——这既不是讽刺也不是玩笑，我是认真的。在封闭的空间里发生了连环杀人案，封闭解除后警察到达的时候，幸存下来的所有人都认为其中的一人是凶手——对于真凶来讲，没有比这更有利的情况了。就算被指认为凶手的当事人否认，只要剩下的所有人都主张他是凶手而把他交给了警察，那么此人的说辞就几乎不会被采纳了。警察对这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在没有任何情报的状况下会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而且，每个人都一意孤行地认为此人是凶手而做出了口供，便会在无意识之下歪曲事实或篡改成让自

己满意的记忆。警察的审讯是建立在所有人一意孤行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也就等同于凶手是确定的。您就是为此目的而选择了杉下先生。杉下先生睡在管理栋里，鞋子和裤子都不太脏。您为了让他看起来像是半夜里出门的凶手，便特地让他陪您下山，好让他的鞋子和裤子被外面的雪水或泥土弄脏——您连这一步都考虑到了啊。然后，您知道了明天这里的封锁局面会解除，便在今晚下此赌注。即便是把自己犯罪过程中的疏漏一一罗列出来，只要我们所有人都接受了杉下先生是凶手，那么就有足够回转的余地了。我对您的智慧和胆识表示敬佩。不过，我不太能认同您那种若无其事陷害他人的做法。”

麻子微微皱了皱眉。

“我和茜老师一起思考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几乎掌握了您的所作所为，可是只有动机没弄清楚。第一起案子发生后，如果警察当天就会来的话，第二起财野的案子就终究是次要的。警察到达的话，您应该就没办法杀掉财野先生了，所以并没有计划连续杀掉两个人。财野案的动机倒也很简单，就是电话和收音机，以及让带出这些东西的财野先生闭嘴。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岩岸先生的案子。因此，我们预计等到您的计划就快要实现之时——所有人只差一步就会接受杉下先生是凶手这一说法，为您创造出最有利的环境之时——您一定就会告诉我们。所以我才执着于动机。而星园先生，您正好就不打自招了。您打算在最后一步才说出的那个动机，对我们来说也是最后一步。”

“是为社长报仇雪恨吗？不过，我对那位社长既没有尽情分的道理，又没有忠心耿耿的追随。”

“事到如今你还在说什么啊？”茜突然冷冷地说道，“你跟那位社长先生不是最亲近的吗？我可是知道的，你是那位社长先生的小白脸啊。”

茜的话语让星园的脸色骤变。他那白皙的脸庞顿时染上了一抹朱红。

和夫愕然地注视着这位奶油小生，惊愕得说不出话来。Culture Creative部的部长说是在社长的命令下让和夫来当跟班，为了不让害虫缠上星园，而这其实是为了监视自己的情人啊。而且情人还是个男的。

“你突然之间发什么呆啊？”茜的语气强硬而又带着叱责，“这件事在业内很出名，像我这种跟电视台几乎不打交道的作家都知道。文化

名人或媒体从业者应该都是很清楚的。”

“大家——都——知道？”星园突然无力地低下了头，苍白的脸上阴云密布。

“对，大家都知道。看你的样子好像就只有你本人不知道。你的事务所给众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所以没有人当面讲这件事，不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无论是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还是共同出演的嘉宾，大家都在暗地里嘲笑着：那个混账，明明就是个人妖，竟然还无聊地去吸引女孩子的芳心来赚钱。日本对同性恋还是存在偏见的啊。”

茜冷笑一声。就在这时，星园猛地抓起站在窗帘一旁的由美的头发，拿她的身体当作挡箭牌，绕到她的背后，摁住了她的脖子，手里握着不知道从哪儿掏出来的一把小刀。

星园凶相毕露，眼角吊起，眼神已经完全脱离了常规，扭曲的嘴角充满凶暴的力量，以往的绅士风度已经丢得一干二净。

由美的喉咙被明晃晃的小刀紧紧地抵着。她把眼睛瞪得浑圆，呆呆地站着不动。事情的发展太超出想象了，她连尖叫也忘记了。

“呀！”

取而代之的是美树子，她突然发疯似的叫了起来。她打算逃跑，脚却绊了一下，一个跟头往前栽去。尽管如此，美树子还是惊慌失措地爬到了餐桌下面。

“不许动，你这个蠢娘们儿！”

星园咒骂道，猛兽般的声音宛如他人，拿小刀的那只手增加了力道。由美身体僵硬，深吸了一口气。

“畜生！开什么开玩笑！不可原谅！你们一个个的居然都瞧不起我！你们这些垃圾！”

星园的怒吼声已经变了调，这是被疯狂支配的人所特有的语调。就连茜也没能预料到事态会发展成这样，一句话都没说。麻子则面色苍白地站在一旁。

“乖乖地让这个废物当凶手不就好了？他这个傻子在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除了替我顶罪还能有什么本事？他妈的！

开什么玩笑！我才不会被抓住。我怎么可能因为杀了那两个低能而下作的家伙就被抓住？杀了他们那种废物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恶，只好把这个蠢女人当人质，带着她一起逃跑了！好不容易让那个臭小子担当了凶手这么重要的角色，结果搞得一团糟。明明只要有一两个这样的家伙被判了死刑就能圆满收场的。”

这已然是咆哮了。星园的怒号粗暴不堪，那凶猛的气势都快喷出火焰来了。

他虽然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大堆话，但现在的形势已经相当难办了。和夫出人意料地冷静思考着：茜和麻子对事情发展成这样一筹莫展；从由美内心胆怯的样子来看，根本不指望她能自己逃脱。现在只有我这个男人来想想办法了。看准机会扑过去，至少得把小刀给夺过来。

“要不把这个臭女人也解决掉吧。混账东西！自以为是地把我的计划全搞砸了。区区一个低俗小说家的蠢货秘书，却在胡扯些什么？要说胡话至少得给我打下草稿。所谓收集雪留下的痕迹又是什么？啊？蠢货！一个侏儒女还这么狂妄自大、自说自话。你这家伙又矮又丑，就只配抓别人的小辫子了。丑女就老老实实地给我闭嘴！想要跟我较量还早了一百万年呢。一个丑女还好意思恬不知耻地出门。喂，矮骡子，过来。只有你不能原谅！你那塌鼻子让你很骄傲吧。我来削了它，让它变得更塌。快过来！”

麻子的嘴唇微微地扭曲，屈辱和无力感似乎让她连口都没办法开。

“喂，你在干什么啊，丑女？我不是说了吗，要让你那张歪瓜裂枣的脸变得更加不堪入目，令人都不想看第二眼。快过来！

你那身体就跟黄毛丫头似的既不性感又没情调，作为女人算是次品中的次品，就算脸上缺了那么一两块儿也没什么关系。快点过来！”

刹那间，和夫的脑子里嗡地一响。自己就算了，竟然那样说麻子。克制情绪的枷锁已经裂开，消失得无影无踪。和夫愤怒得忘乎所以，冲动之下一脚蹬离了地板。

然而说时迟那时快，小刀的光亮飞到了和夫的眼前。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刀从和夫的视野里穿过，掠过耳畔，划着一条直线向天花板飞去。伴随着咔嚓的清脆声音，小刀刺到了天花板上。

呆若木鸡的和夫眼前，不知是谁的一双鞋子在空中翻转。当然，这双鞋子正连着某人的双脚。鞋子的主人漂亮地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在地面猛烈的震动中着了陆。地板是木质的，而此人是后背着地。他的喉咙里挤出“呜”的一声，发出了走调的声音。

呈“大”字形长长地伸展在地板上的正是星园。

和夫一抬头就看到由美保持着刚才双手贴在脖子上的姿势，瞠目结舌地站在那里。她的旁边，嵯峨岛把双手摆成了阿拉伯数字“8”的形状，维持着这奇妙的姿势静止不动。

在众人糊里糊涂的注视下，嵯峨岛收起了那奇妙的姿势，变回了原来那种弯腰驼背、无精打采的中年男人模样。

“不可以使用暴力哦。本来我是不想用这招的。”

嵯峨岛很不愉快地嘟囔着。他用右手摩擦着包有绷带的、似乎还很痛的左手，那悲悯的表情看起来仿佛是在厌恶自己。

29

【众人迎来了第四天的早晨。天气好转，案件也就此结束了。】

屋外晴空万里，令人神清气爽。从二楼的窗户仰望天空，那是一望无垠的深蓝色景致。

万里无云的晴空仿佛是在诉说着，下到昨天为止的暴风雪是个天大的笑话。被雪覆盖的山峰层峦叠嶂，那抹雪白已经渗透在湛蓝的苍穹之中。在朝阳的照耀下，银色的山坡熠熠生辉。那温和的光芒又没有微风吹拂，让人不觉得这是秩父山，而是遥远欧洲的高山风景。近处的树枝银装素裹，就连微风也不曾拂过。

昨晚那场闹剧之后，大家把昏过去的星园用登山绳五花大绑，扔进了地下室里。嵯峨岛在门前通宵值守。现在他一定还在地下室前翻阅外文书，努力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由美和美树子紧紧地贴在嵯峨岛身边，寸步不离。就算她们妨碍到了嵯峨岛读书而让他感觉厌烦，她们也还是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贴住不放。

茜把自己关在小屋里继续一丝不苟的工作。她说案件已经解决，要埋头写稿子了。这位老师的工作狂属性可真不是盖的。

和夫从二楼的窗户眺望着白雪皑皑的世界，说："不过还是吓了我一跳啊。那人竟然是凶手。"

"对啊。"站在一旁的麻子回答道。

麻子裹着一件毛茸茸的毛衣，在清晨静谧的阳光下，柔软得就跟棉花糖精灵似的。

"罢了，交往的时间毕竟不长，倒也没受到打击。不过确实还是让我震惊。非要说的话，我觉得自己没能看清他的本性，太没出息了。"

和夫做出一脸萎靡的样子，麻子见了觉得甚是好笑。

“不过，不得不辞职也真够呛啊。自己负责的文化名人竟然犯下了这档子事儿，实在是监督不周啊。”

“你没有任何责任的。不过，确实还是没法待下去了啊。”

“嗯，而且社长还是那方面的人——罢了，我无意对人家这方面的爱好说三道四，不过我的一股脑子热劲儿也褪去了。”

“那你辞职后准备怎么办？”

“这个就以后再说吧。”

和夫就像卸下了所有的包袱似的，尽情地舒展身子，然后说：“不过你的推理好厉害啊，竟然能把那么复杂的事情想明白。”

“有一半是茜老师的功劳，我只是帮她出了个主意而已。”

“别胡说了，明明几乎都是小麻想出来的。”背后突然传来了茜的声音。

“啊，老师——”

“年轻人，你们继续。”茜举起手制止了准备靠过来的麻子，调侃道，“我还有点事。电灯泡马上就会走开，两位年轻人就不要拘谨了。”

“真是的，不要开玩笑嘛。”

和夫惊慌失措地看着麻子脸上泛出了一丝红晕。

“对了，小麻，记下来。”

“好。”

麻子像之前那样变戏法似的掏出了笔记本。

“写完奇想社的稿子后，我决定挑战推理小说试试看。毕竟是第一本推理小说，所以要大量地使用高科技机器之类的，而且设置的诡计会让人大吃一惊。”

和夫俏皮地说道：“收音机和手机之类的吗？”

茜微微一笑：“不是，所谓高科技嘛，就是引领时代最前沿技术

的机器。不过毕竟是现实的案件，充其量也就是那些东西了。对了，小麻，再记一下。”

“好。”

“我回去后要先做紧急的工作，然后准备休个假。我从之前就想一个人出门去印度附近旅行——人生无常，什么时候没了都不知道。”

茜的最后一句话像是在喃喃自语。这位堪称工作狂的作家老师也从这次的案件里有所感悟了吗？

“好，为了能顺利休假，再加把劲坚持一会儿吧。”茜说完，便像抠脚大汉似的来回扭动着手腕，走了出去。

那位老师去独自旅行的话，麻子当然也能休假了。和夫兴奋地想着。那么，该如何邀请这位才思敏捷的女孩去约会呢？和夫把失业一事抛诸脑后，自顾自地打着如意算盘——“要是邀请对方，可别带人家去居酒屋”。

也不知麻子是否知道和夫的打算，她一言不发地眺望着窗外的雪景。和夫与她肩并肩，看着那熠熠生辉的景致说：“不过啊，我还是有一件事很在意。那人说他有梦想——或者应该说是目标吧，所以才会做‘观星什么的’这种厌恶的工作，以此来赚钱。”

“是什么样的目标啊？”

“好像是为了给过去发生在乡下的一桩杀人案平反。我有点在意啊，一想到这案子已经再也不能解决了，就觉得心里憋得慌。”

成为社长的情人说不定也是为了进一步接近目标金额。

麻子依旧注视着窗外说：“不过，从他的本性来看，说不定这也是骗人的。这是拉拢你的权宜之计。”

“也对，说不定是这样的。”

想起星园辱骂麻子时那恶魔般的凶相，和夫点了点头。确实，他觉得那种家伙不可能为了别人去工作。

“对，或许是这样。”和夫又说了一次。这是为了叮嘱自己。

“这么想会好受些。你又没有必要背负这种事，而且他人那些无法实现的梦想，等同于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麻子有些空落落地说道。

她好像觉得自己的话有点难为情，便又立刻露出了笑容，精神抖擞地说：“嗯，我也要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你的梦想是什么啊？”

“这是秘密。”

“小气包。告诉我又能怎么样嘛。”

“不要，不告诉你。”

麻子把头扭向一边。和夫抓住她的肩膀，让她转了过来。

“快告诉我。”

“不要。”

“给点提示。”

“没有提示。”

“就一点点嘛。”

“一点点也不可以。”

四目相对。

两人之间流动着亲密的气息。

和夫恢复了严肃的表情，轻声呢喃：“谢谢，真的很谢谢你。要是没有你，都不知道会怎样了。”

麻子也一脸严肃地接受了谢意：“没事的。”

麻子的声音有些许颤抖。

那颤抖的双唇实在是太可爱了。

和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麻子的眼睛。这道目光似乎让麻子有些胆

怯，但她还是接纳了。两人沉默着，互相注视着对方。接着，像是被吸引过去似的，和夫靠近了麻子的樱桃小嘴。

“啊——”

麻子的叫声让和夫泄了气。他正在靠近的脸庞差点儿撞到麻子的肩膀上。麻子看着外面，黑色的眼眸瞪得大大的。

“怎、怎么了？”

“听，那边是不是有什么声音？”

“哪儿？”

“听啊，那不是直升机的声音吗？啊，看到了，在那儿，就在那边。”

“在哪儿在哪儿？”

“就在那座三角形山峰的右边一点。”

麻子用她纤细的指尖指着玻璃窗外。确实是直升机。远方山峰的上空，有一架直升机在朝阳的照射下反射出了银闪闪的光辉。

“真的啊。救援队来了。”

“太好了。”

麻子专心致志地看着直升机。伴随着让人踏实的轰鸣声，闪闪发光的直升机矫健地朝着他们开过来。驾驶舱的圆形玻璃窗反射着阳光，渐渐朝他们靠近。

这一切映在了麻子的瞳孔里，霎时闪烁出微弱的光芒。那光芒宛如迟暮时分的星辰闪烁一般，光影流动，若隐若现。

文库（新装版）发行寄语

仓知淳

《星降山庄杀人事件》文库新装版发行了。与旧版相比，新版的字体更大，更方便阅读。可喜可贺。

那么，《星降山庄杀人事件》是什么时候问世的呢？我找出了旧版，确认了一下。版权页上记录的初版发行年份竟然是一九九六年。

说起一九九六年，已经是几十年前的往昔了。现在的高中生一代自不必说，当时连很多大学生都还没有出生，真的是遥远的往昔了。不对，写下本书的我也是上了年纪了啊。

毕竟都过了几十年，已经是如此久远的事了，当时写作的记忆都开始模糊不清了。

那时，我租住的是一所毗邻杉并区某个公园的房子。那座公园颇有规模，长长的公园用地沿着河流两岸铺开，面积非常大。公园里有绿地，有步道，有骑行道，有宽阔的池子，有一排可供孩子们玩耍的游乐设施，还有一处可在草地上玩棒球的小巧的棒球场。这座公园在东京二十三区里也算是宽敞的了。正因为它的宽敞，对于附近的居民来说也是一处良好的休憩场所。

或是在天气好的日子散步，或是沿着河岸漫无目的地行走，或是无所事事地坐在向阳的长凳上，或是看着大鲤鱼在池畔优雅地游弋，或是观赏着休息日在棒球场进行棒球比赛的大叔们拙劣的样子。对了，公园的一角有十来只流浪猫聚居在一起，我也经常去那儿爱抚那些可爱的猫咪。此外，我也是在这座公园的步道上一边漫步，一边构思《星降山庄杀人事件》的。

我列举出的尽是优点，说不定会让各位读者觉得这个环境颇为舒适。然而，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那里当然也是有缺点的。前面所述的“毗邻公园的房子”则占据了大部分的缺点。这绝非夸张的表达方式，而是如字面意思那样是“毗邻”的。这所房子离公园很近，几乎可以说是建在公园里的。

想必大家已经能够想象是什么样的“缺点”了吧。

没错，那就是喧闹不堪。

房子刚好就邻接着公园，门口就会有人经过。由于是附近居民的休憩场所，会有许许多多的人聚集而来。当然，大家并不是一声不吭地经过的。我会不断地听到各种声音：孩童来回奔跑，阿姨们闲话家常，放学回家的中学生大声地聊天，老年合唱团练习童谣，情侣在半夜里打情骂俏，散步路上的大爷放着大音量的广播、精疲力竭地坐在长凳上休息。赏花时节，有时还会有人在我就寝的房间窗户的正下方铺上毯子开宴会，甚至还会被大叔们唱卡拉OK的洪亮歌声所惊醒。最过分的是在半夜里，暴力团成员骑着摩托车冲进公园，与警察展开追逐战。

不过，这种程度的噪声已经是属于温和的范畴了，人的说话声并没有到无法忍受的地步，骑摩托车的暴力团成员也不是每晚出没，所以倒也不是什么特别的问题。

其中，让我烦恼不堪的要数滑板了。

在赏花时节开宴会的地点，附近有一条铺装道路。不知是什么缘由，这条路既远离步道又远离骑行道，是独立出来的。约三十米左右的水泥道路笔直地延伸，与其他道路没有交汇，是一条断头路。举例来说，就像是飞机跑道一样的感觉。我并不知道修建这条道路的实际意图是什么，总归就是一条可疑的道路。它并没有与步道或非机动车道相接，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妨碍通行。于是，这条三十米左右的道路便成了滑板爱好者的练习场，有很多附近的年轻人来练习。虽说是滑板，但只是水平滑动的话倒也不会带来什么困扰。可是，他们也会使用那种跳起来的动作。这该叫什么呢？跳跃技？“刺啦”地滑过来，滑手突然跳起来的同时滑板也在空中翻滚一圈，着陆时滑板又恢复成原来的状态，然后又“刺拉”地滑过去。就是这种技艺。着陆的时候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啊。滑板会“啪嗒”一声狠狠地摔在地面上。

这样的情景每日每夜都在我的窗下上演。

刺啦——啪嗒——刺啦。

刺啦——啪嗒——刺啦。

这个“啪嗒”声刺激着我的神经。

尽管白天的时候没人来，一到黄昏时分，年轻人就来了。“刺啦

——啪嗒——刺啦”“刺啦——啪嗒——刺啦”，就这样反复地练习。太阳下山，天色已暗，他们也不停歇。

我对此真的吃不消，都快要神经衰弱了。

话虽如此，我又不好向他们提意见，让他们不要在公园里玩耍。毕竟这里是玩耍的场所，要是发了牢骚，就显得我自己很没有常识了。

这让我一筹莫展。

说了许多无关紧要的话，都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了。总之，我想说的是，《星降山庄杀人事件》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创作出来的。

我一面忍受着“啪嗒”声对神经的攻击，一面拼命地写稿子。“把这本书写完拿到钱后赶紧逃离这种地方”，我正是在这种坚定的决心之下咬紧牙关、奋笔疾书。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动力，我还记得我很早就完稿了，大概就用了一个多月吧。虽然比平时的速度要快一些，但我觉得也是因为全神贯注的缘故，一口气就写完了，写作状态非常好。我自满地想着，完成的这部作品还算蛮不错的。

不管事情的经过如何，《星降山庄杀人事件》面世后便收获了好评，在我的书中也是最畅销的（不对，其他的书说不定根本就没卖出去）。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但到如今还是会偶尔进入“有史以来十佳作品”之类的榜单，这让我颇为感激。

文库版经过了本次的重新出版后，能够以全新的面目呈现在大家的眼前。若是各位能拿在手中，我便感觉无上欣慰。

虽然如此，这都是几十年前写的东西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地方的描写会很陈旧（比如手机的那一段）。然而，若是对这些细微的地方进行修正，那就没完没了了，所以我便保持内容原封不动，直接作为新装版来发行了。陈旧的地方也是有其独特韵味的，希望各位读者包涵。

不过，我可以保证，作品的质量仍然历久弥新。

这是我精心完成的作品，应该不会因为数十年的光阴流动而索然无味。关于这一点我还是很有自信的，我深信这部作品就算是现在读来也会很有趣。

希望各位读者朋友也能乐在其中，对我这个作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值得开心的事了。

顺带一提，毗邻那座公园的房子，我在本书完成后就立刻逃了出去，在这里顺便报告给各位读者。时至今日，我还留下了后遗症：当我在街头遇到抱着滑板的年轻人时，心情便会不由得忧郁起来。

Blue

ブルー
篠原夏希の子
戸籍ない
平成という時代が始ま
った日に生まれた

Hamanaka
Aki

[日]
叶真中显
——著
吕灵芝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Blue

作者：（日）叶真中显

译者：吕灵芝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7-01

ISBN：978-7-5133-4565-1

目录
CONTENTS

序幕
- 致Blue
- 范启莲
- 藤崎文吾

第一部
- 致Blue
- 藤崎文吾
- 北见美保
- 藤崎文吾
- 野野口加津子
- 致Blue
- 藤崎文吾
- 井口夕子
- 致Blue
- 藤崎文吾
- 三泽·马科斯
- 致Blue
- 藤崎文吾
- 三代川修
- 致Blue
- 藤崎文吾

幕间
- 桦岛香织
- 范启莲

第二部
- 奥贯绫乃
- 五条义隆
- 奥贯绫乃
- 致Blue
- 奥贯绫乃
- 范启莲
- 奥贯绫乃
- 芥康介
- 奥贯绫乃

范启莲
奥贯绫乃
佐藤纱理奈
奥贯绫乃
范启莲
奥贯绫乃
范启莲
致Blue
奥贯绫乃
范启莲
致Blue
奥贯绫乃
范启莲
奥贯绫乃
致Blue
奥贯绫乃
范启莲
奥贯绫乃
致Blue
奥贯绫乃
致Blue
奥贯绫乃
尾声
致Blue

序幕

致Blue

曾经有个时代，名为平成。

它始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八日，终于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延续了三十年又四个月。但这个时代独以东亚某狭小岛国的年号划分，不像西历、干支和希吉拉历那样主流。想必，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并不知晓平成。

然而对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许多人来说，那是个颇具意义的时代。它是没有内战和战争的和平时代；是数场天灾降临的灾害时代；是泡沫经济开始崩溃，贫富差距开始扩大，贫困问题逐渐加深的衰退时代；是行政与社会系统引起制度疲劳，各种对立愈发鲜明的割裂时代；是即使在困难中，依旧努力为下一代人创造价值的希望时代。

有一个人，出生在平成开始那天，死于平成结束的日子。

他的母亲在广尾一座私人妇产医院生下了他。那座医院如今已经不在。母亲当时抱着刚出生的他，不经意间瞥向窗外，看到一片蓝天。

他的母亲最喜欢蓝色，所以给他取名“青”，称呼时唤作“Blue”。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也管他叫Blue。所以，我决定在这里管他叫Blue。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矛盾。一九八九年一月八日平成开始那天，东京整日阴雨绵绵，看不见蓝天。

他出生在平成开始那天，还有那天的晴空，都是母亲告诉他的。很有可能，至少有一样是谎言。不过，现在已无从知晓。

关于Blue，还有很多类似的事情。

比如……那天晚上。

平成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深夜，Blue记得自己忍受着刺骨的寒冷，在大雪中逃跑。

他当时在青梅市多摩川沿岸，那里直到江户时代还是个会下大雪的地区，甚至流传着雪女的传说。可是到了近现代，那里的降雪量已经减少，跟东京其他地区一样，十二月很少降雪。那天晚上同样没有下雪的记录。但是有人听到他说，当时下着雪。

究竟是有人说谎，还是那天夜里真的有过局部降雪？

不知道。真相，无从知晓。

所谓过去，就是这样。

正如无人知晓邪马台国的卑弥呼爱过谁，正如无人知晓阿道夫·希特勒最后看到的风景是什么，也正如无人知晓耶稣基督的奇迹是否真实。

世界上可能不存在万人共通的真实。但是，在某个人的主观世界中，真实无限存在。

Blue出生在万里晴空的平成第一天，Blue在一个下雪的深夜里逃走，这可能都是某个人眼中的真实。

所以，这个故事也是。

镌刻在我心中的，Blue的故事，也是不折不扣的真实。

范启莲

平成九年。但那是一个无人知晓平成年号的，异国的夏天。

从越南首都河内驱车三小时才能到达的B省农村。

那天，七岁的范启莲也在帮忙做家务。

大人说，村里要盖新学校了，说不定阿莲也能去上学。不过，阿莲现在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必须做的事情不是去上学，而是跟母亲一起到村外的河边打水。早晨河边有很多蚊子，特别烦人。

打了水回家，先吃一碗祖母准备的河粉当早餐。虽然没有浇头，但河粉汤加了味精，吃到嘴里有味道。味精是日本制造的调味品，既不像盐也不像糖，味道特别美妙神奇。阿莲还不太懂事，她觉得日本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

吃完早饭，她上午要一直在地里除草。阿莲家是种植红薯和荔枝的农户，这个季节只要一不小心，地里就会长满杂草。

阿莲只需早上下地干活，下午就帮祖母和母亲做女红赚钱。她们做的是刺绣手帕和小口袋。

“阿莲真棒，已经做得比我好了。”

祖母总是这样夸奖阿莲。阿莲心灵手巧，很擅长做女红，但还没有母亲和祖母那样的手艺。祖母只是夸张了。阿莲心里清楚，不过还是很高兴。

前一天，再前一天，都跟今天没什么两样，但是那天傍晚，家里发生了一件好事。

去河内打工的叔叔回来了。

叔叔在河内蹬三轮车带游客观光，顺便卖些阿莲她们绣的手帕和小口袋。虽说是出门打工，但离家也不算远，所以叔叔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回来一趟。

叔叔每次回来都带好多礼物，因此阿莲特别期待。家里的味精也是叔叔买来的。

那天，叔叔带了两份很特殊的礼物回来。

一个是阿莲最喜欢的漫画《机器猫》。漫画讲一个戴眼镜的懦弱男孩子家里出现了来自未来，长得像狸子一样的猫型机器人。这个漫画特别受欢迎，如果她告诉别的孩子自己得到了新的《机器猫》，他们肯定会羡慕不已。

另一个其实不算礼物，而是人。叔叔带了个奇怪的客人回来。

那人比叔叔年轻许多，比阿莲十五岁的哥哥稍大一些。

他用磕磕巴巴的越南话说：

“我、来自、Nhật Bản。”

Nhật Bản——日本。

阿莲当然没跟日本人说过话，甚至见都没见过。

“味精？”

她脱口而出，逗得所有人大笑起来。青年发现越南人也知道味精，更是又惊又喜。

“日本制造的可不只有味精。还有本田、铃木。日本的摩托车世界第一。对了，你喜欢的《机器猫》也是日本的漫画。”

阿莲以前并不知道。不过这么说来，《机器猫》上描绘的城市，还有过年的习俗，的确都跟越南不太一样。

青年用生涩的越南话和英语（叔叔懂一点英语）说，《机器猫》在日本叫《哆啦A梦》，日本的小孩子也很喜欢看，但是画《哆啦A梦》的漫画家前不久去世了。

青年是日本的大学生，目前正在休学，背着包满世界旅行。去年，日本播放了“猿岩石”二人组从亚洲旅行到欧洲的电视节目，受其影响，一部分人也跟风开始了旅行。那个二人组好像也来过越南，不过阿莲没听说过。只不过，那个组合名的越南话发音有点好笑。

青年在河内待了几天，跟叔叔成了朋友。他说想看看游客平时不去的越南乡下，而叔叔正好要回村，就把他带来了。

一家人对青年问东问西，打听了好多日本的事情。

日本的城市里有好多高楼大厦，汽车比摩托车多。而且那里的道路都铺装过，完全没有灰尘，也不像越南有那么多虫子。日本的家庭都有电视机，还能看到《机器猫》的动画片。日本的小孩子不用干活儿，每天只要上学读书，看看漫画，打打游戏。

他每说一句话，叔叔就要感叹“不愧是日本，太厉害了”。阿莲也越听越羡慕日本的小孩子。

青年苦笑着说：“在日本、待着、很憋屈。越南、更、舒心。”

他说，他待在日本会感到呼吸困难，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活着，于是开始满世界穷游，寻找自我。

由于青年只会说磕磕巴巴的越南话，而且想说的内容有点复杂，所以阿莲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他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阿莲就是觉得丰饶而便利的国家更好。家里其他人肯定也是这样想的。青年虽然说自己在“穷游”，但他可以随意到国外旅游，对阿莲来说就已经很有钱了。

叔叔说：“革新开放政策已经走上正轨，越南今后也会越来越富裕。”

革新是现在政府提出的政策。越南虽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要引进资本主义的方法，令国家变得更强大。

叔叔能在河内赚钱买礼物回家，村里马上就要盖学校，《机器猫》和味精这种外国东西能到越南来，这都多亏了革新开放。

睡觉前，青年给他们看了相簿。阿莲有点期待那是日本的照片，其实并不是。那只是青年在旅行途中拍摄的照片。上面有好多国家的美丽风景，看着倒也挺有意思。

最让阿莲感兴趣的，是他在俄罗斯拍摄的冰天雪地的风景。在越南比较靠北的B省勉强能分辨四季，可是冬天只会凉快一些，并不会下雪。阿莲听说日本也会下雪，心里就更羡慕了。

“我、喜欢、这个。”

青年给她看了自己最喜欢的照片，那是覆盖着蓝色冰层的水面风景，据说是在俄罗斯贝加尔湖拍的。

“我们村里也有漂亮的蓝湖。”

母亲倒不是不服气，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村外的确有个湛蓝的湖，阿莲不知道它的正式名称是什么，反正村里人都管它叫“命运之湖”。相传，过去有个伟大的僧人，曾在那个湖边修行过。

青年听了特别感兴趣，最后一家人决定，明天母亲和阿莲出门打水时，顺便带他去看。

仔细想想，阿莲还是第一次清早去看“命运之湖”。

“命运之湖”没有像贝加尔湖那样冻结，只是在水草和光照的作用下，水的颜色变成了蓝色。阿莲知道这个，但是那一刻，阿莲却看到了自己从未见过的“命运之湖”。

平时总有些发绿，还有点浑浊的湖面，现在却像倒映了整个天空那样蔚蓝。湖面上笼罩着淡淡的雾气，仿佛把空气也染成了蓝色。远处的湖水映出了树影，树枝上长着根须，或是垂到地上，或是缠绕着树干。它在越南的神话中，是能治愈一切伤口的不死之树，但是只能靠洁净的水浇灌，一旦碰到脏水就会瞬间成长，把人掳到月亮上去。

眼前这片光景，是唯有清晨的短暂时光中，湖水、晨光与雾气交织而成的奇迹。

阿莲不禁屏住了呼吸。

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村里还有如此美丽的风景。

青年大为感动，还拍摄了照片。

藤崎文吾

平成十六年。事后回首，会发现这是平成时代的中点。但是那一年人们对此一无所知。时间，是正月。

“这边真的好冷啊。”

藤崎文吾搓着胳膊嘀咕道。

他在多摩川沿岸的露天停车场停了车，刚打开车门就是扑面而来的水腥气和冷风。他感觉这一带的气温比市中心低了一两度，靠近河边则更冷。

停车场周围的铁丝网上贴着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海报。可能由于车场主人是支持者，“致力改革”的宣传语下面还张贴了执政党党首——K总理的特写照片。他领导的K政权在成立时打出了“不留圣域的结构改革”口号，一度获得了超过八成的高支持率。其强硬的政治手段虽然屡遭批判，但两年前，也就是平成十四年，该政权实现了史上首次日朝首脑会谈，让五名被绑架的人质返回了祖国。

“这可是雪女出没的土地。”

从驾驶席下来的冲田数晴说。

“雪女？”

“是的。拉夫卡迪奥·赫恩 [1] 的《怪谈》里不是有雪女的故事吗？故事舞台就在这一带。不远处那座调布桥头还立了碑呢。”

“那不是雪国的故事吗？这里是东京啊。”

虽然从青梅市千濑町开车到市中心要将近两个小时，不过这里行政区域上属于东京都。

“听说以前这里也会下很大的雪。”

“是吗？真有你的，不愧是答题王。”

冲田身高一米八，体重九十公斤，长得又高又大，头发剃成短寸，戴一副银边眼镜。尽管外表看起来魄力十足，他的爱好却是看书和猜谜，满脑子奇奇怪怪的杂学知识。

他们顺着停车场边上的小路往前走去。

时值正月，两个大男人到这里来，并非为了烧香拜佛。

他们都是警察，而且是警视厅调查一课的刑警。藤崎是班长，冲田是下属之一。这个外号答题王的人脑子很灵光，思维也很有条理，据说休息日还会为了晋升考试学习。再加上此人优秀又不显死板，以后迟早能往高处走。目前，他是藤崎的左膀右臂，两人经常一起行动。

年尾年头时节，平时不在家的人往往也会待在家里。于是调查本部决定，这三天在市内展开地毯式调查。

遗憾的是，他们目前还没找到新线索。于是两人决定顺便到现场再看上一眼。

现场走百遍。百遍走不通就走一百零一遍。这是刑警前辈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格言。藤崎认为，即使现在用上了DNA鉴定这个划时代的技术，调查的工作被分担出去一部分，那也是永恒不变的原则。

他们要找的地方就在巷子尽头。

那是一座胭脂色水泥板屋顶的木造二层小楼，五十平米的院子里设有停车空间和杂物房。停车位上有一辆白色卡罗拉。整块地皮被砖墙环绕，正面装了一扇铝制小门，门板上挂着“篠原”的铭牌。这一带虽然是住宅区，但房屋并不密集，小楼与邻居家隔了一片小树林，彼此听不到生活噪音。

根据居民卡记载，这座楼有五个人居住，分别是户主篠原敬三（六十一岁）、其妻篠原梓（五十八岁）、长女春美（三十三岁）、次女夏希（三十一岁），还有春美的孩子优斗（五岁）。长女春美三年前与丈夫离婚，回到娘家独自抚养孩子。

篠原家是个教师家庭，敬三原本在当地小学任职，一年前退休，现在也义务担任市民讲座的讲师。梓是一所初中的家庭课兼职讲师，每周两次到学校讲课。春美回到娘家后，一直在吉祥寺的私立高中“青灯学园”担任国语教师。

篠原家的成年人中，唯一不是教师的人便是目前无业的次女夏希。正是她，大约一周前残忍杀害了其余四人。

现在，住宅门前拉起了禁止入内的警戒线，门口还有一名制服警员站岗。那是辖区警署奥多摩署的地区课警员。看来在过年期间，他们也要轮流值班。现场已经完成了取证调查，但目前还处在封锁状态。

制服警员认出藤崎和冲田后，用教科书式的标准动作敬了个礼，对他们问候：“辛苦了。”

“大过年的也辛苦你了，我们想到现场看看，能给我钥匙吗？”

“没问题。”

他从警员手上接过钥匙，走了进去。

穿过狭小的院子，便是玄关大门。

六天前，也就是平成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当天下午四时许，案件的第一发现者佐佐木瑞江也站在这里。

瑞江是青灯学园的教师，与长女春美是同事关系。

发现当天与前一天，春美都无故缺勤。二十五日是第二学期的结束典礼，二十六日学生休息，但教职员工要开会并参加大扫除。春美家中的电话和手机都无人接听，一直联系不上她。

根据瑞江的证词，春美是女性教师中典型的认真负责的性格，其仪表和态度都一本正经，就算教师同事相约去喝酒聚会，她也不会过于放松。

那是春美第一次无故缺勤，而且还在学期结束的关键时刻连续两天联系不上。同事们非但没有生气，反倒担心是否发生了什么。于是，跟春美关系相对较好的瑞江便决定下班后到她家去看看。

两人虽说关系相对较好，但也从未到过彼此家中，所以瑞江照着教职员工名册上的住址，找到了春美家。

她先在距离最近的JR青梅线东青梅站下车，然后乘坐出租车，大约五分钟后便到达春美家。当时院门大开，瑞江一直走到宅邸正门，按了门禁的呼叫按键。她听见屋里传出门铃声，但没有任何反应。此

时瑞江已经有点不祥的预感，壮着胆子转动了门把手。

现在，为了防止无关人员进入，这座房子的大门已经上锁，但是瑞江访问那天，门并没有锁，于是她喊了一声“打扰了”，便打开了门。

藤崎打开门锁，像六天前的瑞江那样走进屋里。

玄关连接的走廊没有窗，如果不开灯就光线昏暗。藤崎看了一眼手表，现在是下午三点二十五分。急脾气的冬季太阳可能快要西斜了。瑞江访问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应该比现在更暗。

玄关贴着春美的孩子优斗的画作，好像是一家人。画纸上有三个貌似成年人的蜡笔肖像，还有一个小孩。那可能是外公、外婆、母亲和他自己吧。

由于取证人员收集过证物，目前门口一双鞋都没有。无人的家中听不见任何声音。

这跟瑞江进门时的情况不一样。当时门口摆着春美平时上班穿的单鞋，还有孩子的小运动鞋等等，共计六双鞋，而且家里还有声音。

那是歌声。

花店的门前并排陈列着

形形色色的花朵

虽然人们的喜好不尽相同

但每一朵花儿都很美丽

《世界上唯一的花》。不用说也知道，这是人气偶像团队SMAP的歌曲。据瑞江说，她一听就知道那不是有人唱歌，而是在播放唱片。

《世界上唯一的花》去年春天发布后创造了超过二百万张的令人震撼的销量纪录，满大街都能听到它的旋律。连藤崎这种不熟悉演艺圈的人也能凭前奏辨认出来。

瑞江以为屋里有人，就提高音量又喊了一遍“打扰了！”然而还是无人回应。

藤崎穿着鞋走了进去，冲田也跟在后面。走廊的木地板似乎有些松动，两人每走一步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走廊中间是客厅的入口，门口地板上留下了污渍。那是血迹。为了方便现场勘验和后面的现场检查，地上放置了标记牌，还用白色胶带圈出了人形。

瑞江当时站在门口，很奇怪怎么家中无人回应，但眼睛适应黑暗后，很快就发现走廊上躺着一个人。虽然看不见面孔，但是从头发长度和身体轮廓来看，她判断那应该是春美。而且一开始，瑞江还以为她是因为生病不舒服，所以倒下了。

瑞江脱掉鞋子跑到了标记的位置，先确认躺在地上的人的确是春美，紧接着发现她浑身是血。刚才她在玄关没看见，春美脚边还躺着一个小男孩。那是优斗。

瑞江惨叫一声，鞋都顾不上穿就跑出屋子，冲进了大约相隔三十米的邻居家。

邻居姓村西，是一对老夫妻，看见陌生人突然闯入，先是吃了一惊，接着意识到邻居篠原家可能出了大事，马上拨打一一〇报了警。管辖青梅市的奥多摩警署接到报案，派出调查员出警。其后，专案组又在该警署设置了特别调查本部，警视厅一课的藤崎等人也加入调查。

藤崎在客厅门前合掌默祷，冲田也有样学样。

当时瑞江匆忙逃出屋子，因此没有发现客厅里还有两名被害者，也就是春美的父母敬三与梓。这两名被害者的发现人是当时出警的奥多摩警员。客厅靠近中央的部位，分别用胶带标记了两具尸体的位置。当时两人跟春美一样，都倒在血泊中。

司法解剖结果显示，四人的直接死因都是勒死。敬三、梓和春美的身体都被利刃反复戳刺，怀疑是凶手先令其失去抵抗气力后，用绳索勒住颈部痛下杀手。唯独年幼的优斗略有不同，他身上没有被刺伤，不过颈部也呈现被徒手勒死的痕迹。

客厅一角掉落着绳索与单刃菜刀，已经被鉴定为凶器。另外，单刃菜刀的刀柄部分还检出了次女夏希的指纹。

推测死亡时间是发现前两日，即十二月二十四日傍晚到深夜。换言之，这是圣诞前夜的凶案。但四人并非同时遇害。经鉴定，第一被

害者是梓，接着是敬三，最后是春美和优斗母子，中间隔了一定时间。

周边调查结果表明，案发当天，几名被害者可能分别因为工作或有事外出，最终被等在家中的夏希按照回家顺序杀害了。

客厅部分家具已经被作为证物运走。发现时，茶柜是翻倒在地的状态，电视机从电视柜上滚了下来，打斗痕迹明显，满屋子都是血迹。

靠窗的墙上贴着一封儿童笔迹的信。

“圣诞老人：我想要Game Boy Advance SP。优斗”

显然是向圣诞老人讨要礼物的信。

发现时，地上掉落着应该是准备晚餐食用的鸡肉和蛋糕的购物袋，目前已经被收走。

客厅内部设有隔扇，另一端是七平米大小的空间，里面放有衣物、收纳箱等物品，似乎被用作了橱柜。房间内的衣物散乱，一些女装家居服和贴身衣物无法分清使用者。

调查人员在壁橱中发现了圣诞礼物包装的玩具，里面就是优斗想要的游戏机。如果要藤崎读出这东西的名字，他很可能会咬到舌头，但游戏机本身似乎很有人气。除游戏机外，还有一盒游戏卡带，应该是外公外婆送给孙子的礼物。如果没有发生这件惨案，它应该会在晚上被放到优斗枕边。

他定定地看着标记优斗尸体的胶带。

春美与优斗母子几乎同时遭到杀害，不过优斗应该是最后遇害的。

他一定很期待圣诞前夜。可是回到家中，外公外婆已经死去，母亲也在自己面前惨遭杀害，最后连自己也被掐住了脖子。这对五岁的孩子来说，是多么悲伤、恐惧又痛苦的事情啊。

玄关贴的蜡笔画上并没有嫌疑人夏希的身影。无论这一家人发生了什么，都没有理由杀害一个这么小的孩子。

藤崎之所以会到现场来，是因为他被刺激了。

他一定要亲手查明真相。

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案件。他的方法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冲田这些人内心可能也觉得不够合理，可藤崎就是认这个死理。

藤崎拉开了走廊上正对客厅的门。里面是浴室的更衣间，正前方装有带大镜子的盥洗台，还有一台大型洗衣机。洗衣机上方置有CD播放器，就是它在反复播放《世界上唯一的花》单曲CD。第一发现者瑞江当时在门口听见的便是这个声音。

进入更衣间，左手边是浴室，大小可以算一般标准。

出警的奥多摩警员在浴室内发现了第五具尸体。

那就是疑似杀害了一家人的嫌疑人——次女夏希。

更衣间里发现了她脱下的带血衣物。

夏希的死因是心脏骤停。她身上带有可能是行凶时造成的擦伤，但没有足以致命的外伤。另外，她体内还检出了大量兴奋剂成分。推测死亡时间是其余四人遭到杀害的半日以后，即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午前后。

警方推测，可能是夏希杀害四名家人后，打开音乐泡澡，并因此死亡。在过量摄取兴奋剂的状态下泡热水澡，可能是心脏骤停的原因。

“您觉得自杀这个说法靠谱吗？”

冲田低头看着浴缸，问了一句。

部分调查人员认为夏希过量摄取兴奋剂是为了自杀。

“很难说啊，她吃的又不是安眠药。”藤崎摇着头说。

经过司法解剖，虽然无法断定是自杀还是事故，但至少得出了并非他杀的结论。

两人走出更衣间，回到走廊，然后一路沿着楼梯上了二楼。

二楼有两个房间，一边是春美和优斗在用，另一边则是夏希的房间。

藤崎打开夏希的房门，走进室内。

这是一个十平米大小的房间，榻榻米上铺了地毯，改造成西式风格，放着床和书桌。这应该是夏希从小就住的房间。

“真是越看越像时间静止在昭和时代的房间啊。”冲田从后面进来，叹息一声。

藤崎一言不发地点点头。

最先说出这句话的人，是同样参加了本案调查的本部另一个组的年轻女刑警。按照她的说法，这个房间像是“年号还属于昭和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2] 女子高中生的房间直接被冷冻保存下来了”。

房间墙上贴着当时人气绝顶的偶像团队光GENJI的大幅海报，已经严重褪色。

“之前好像提到过吧，我妹妹很喜欢看这个。”

冲田面对书架，指着上面的漫画单行本。他说的是题为《Hot Road》的少女漫画。

“哦，那东西以前很出名吧？”

“是的，我也看过一点。”

藤崎完全不知道这部作品，但冲田这些不到三十岁的下属，即使是男性也听说过。内容好像是一个普通女孩子跟暴走族少年谈恋爱，很有时代特色。

书架上还胡乱塞着几本漫画和杂志，版权页上印刷的年份全都是昭和六〇年代。最新的一本是昭和六十三年（一九八八年）二月发行的偶像杂志《明星》，房间里再也找不到那个时间以后的出版物了。

书架最下层目前空着，此前则摆满了磁带。那些磁带都被取证人员带回去确认内容了。除了海报上的光GENJI，里面还有尾崎丰、米米CLUB、中森明菜等人的八〇年代流行歌曲录音。一部分磁带已经老化，无法播放。

夏希死亡时应该在听SMAP的CD唱片，但是这个房间并不存在平成年代才开始博得人气的SMAP的相关周边和CD。连最近年轻女性人手一台的移动电话和小灵通都没看见。

然而，虽说看起来像时间静止，但房间里并非毫无生活气息。

地上散落着杂志和漫画，床单和被盖也都乱七八糟，屋里有着很明显的生活痕迹。

被子上检出了微量的被害者血液，夏希有可能以浑身沾满血污的状态躺在床上休息过。

“十五……还是十六年了？她真的一直待在这个房间里吗？”

冲田又环视了一遍整个房间。

“谁知道呢？不可能一步都不离开，因为要洗澡上厕所，说不定偶尔还会出去散散步，买个东西。不过目前看来，完全没有人在户外见过她。”

篠原夏希——

她是这个房间的主人，也是残害了一家人的三十一岁女性。大约在十六年前的昭和六十三年春天，她成了所谓“家里蹲”，过上了几乎不离开这个房间的生活。昭和六十三年就是昭和最后一年。她的房间之所以停留在昭和，是因为从那时起，她就切断了自己与外部的联系。

开始家里蹲那年，夏希还是高二学生，但可以查到的最后一次上学记录，是她去参加高一学年的结束典礼，升上高二后，她就从未去过学校。

自从夏希开始家里蹲，她小学和初中的同学以及左邻右舍就都没有看见过她。

可能是想保住面子，篠原一家也极力隐藏了夏希的存在，只对关系特别亲密的人提起过女儿是家里蹲的情况。他们也没有任何与相关机构或医生联系的记录。以第一发现者瑞江为代表，春美的所有同事都不知道她有一个家里蹲的妹妹。

通过周边调查发现，夏希开始家里蹲之前，是远近闻名的“任性小孩”。她从来都坐不住，也不擅长迎合他人，一有什么事情不合心意就大发脾气。上小学时，她就经常突然生气，对同学施展暴力。升上初中后，她又跟小混混玩在一起，后来因为惹怒领头的女生，没多久就被赶了出来。后来，周围的人都对她敬而远之，她一个朋友都没有。高中上了市内的女校，但她依旧无法融入，经常不去上课。

在父母看来，她恐怕是个很棘手的孩子。

藤崎也有一个正在上初三的女儿。她从未惹过什么大麻烦，成绩也还算好，目前正忙着复习考试，想考上某升学率高的都立高中。

他完全无法想象女儿变成家里蹲，更别说被女儿杀害，也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但事实是，他对女儿的了解并不能让他断言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因为家里育儿的工作基本都是妻子在做。

被杀害的父亲——篠原敬三又如何呢？

夏希闭门不出十六年。她跟家人的关系如何变化，又如何导致了这场凶案，目前尚不明确。

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长年家里蹲的次女在过量摄取兴奋剂的状态下行凶的事实，已经引起了媒体骚动。

调查本部给案件起的正式名称是“千濑町一家四口遇害案”，但媒体普遍使用了知名度更高的案件所属市名，称其为“青梅案”。

被害人一家都是老师，而凶手夏希又是家里蹲；其中一名死者优斗年仅五岁，是个可爱的小男孩；夏希由于过量摄取药物而死亡，等等。这起案件可谓充斥着话题性，这让年尾年头的综艺节目纷纷聊起了诸如现代教育系统的黑暗这些吸引眼球的话题。刚过完年，记者就开始到处打探，周刊的新春号恐怕也会对这件事大书特书。

但是，这起案件还有一个重大线索未对媒体公布。正因为这件事，即使在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之后，藤崎他们还是得牺牲新年假期，持续调查。

客厅发现的凶器上，除了夏希的指纹，还有一枚不明指纹。取证人员在客厅其他部位和夏希的房间里也发现了同样的指纹。

另外还有毛发。屋子里发现了好几根显然与夏希及其他家庭成员质地不相同的毛发，其中多数是及肩的长发。

由于毛发是不带毛囊的自然脱发，取证人员无法从上面采集DNA，连性别都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这里曾经出现过篠原一家以外的人。

这起案件本身就很难想象是女性一人所为，目前警方比较确定，除夏希之外，至少还有一名共犯。

“不过那到底是谁呢？”

冲田盯着贴了光GENJI海报的墙壁说。

他并没有在看海报，而是凝视着旁边的虚空。这里曾经贴着一张照片，目前已经被作为证物收走了。

那是一张普通尺寸的覆膜照片，拍摄了某个湖的带着雾气的蔚蓝水面。不知出于什么自然现象，连雾气也被染成了蓝色，远处还能看到影影绰绰的巨树轮廓，可谓梦幻又美丽。那不是明信片，而是个人拍摄的照片，右下角印着“97 7 18”的日期。如果标记无误，那就是大约六年半以前拍摄的照片。

“照片里的风景不是日本吧？”

藤崎问了一句，冲田点点头。

“应该不是。那张照片上的树木缠绕着触须一样的气根，很可能是孟加拉榕或细叶榕。这种树生长在冲绳、台湾、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地区。但是据我所知，冲绳没有那样的风景。”

收集证物时，冲田也说过同样的话。后来警方找到专业风景摄影师咨询，也得到了类似回答。现在判断那可能是东南亚某地的风景。真不愧是答题王。

长年蹲在家里的夏希不可能拍摄那张照片。而且这七年间，篠原家其他成员也没有出国记录。

夏希如何得到了那张照片？

而且，房间里还有一样来路不明的东西。

那就是夏希服用的药物。勘验时发现书桌上摆着一个没有标签的塑料药瓶，里面残留一片药物。经过分析，那是国外的减肥药麻黄碱。

虽说是减肥药，但其主要成分是用于兴奋剂的生物碱。这种成分成瘾性极高，滥用可能导致死亡，早就明确了危险性。按照日本的药事法规定，禁止销售和宣传这种药剂，但是最近由于网络个人走私，偶尔能见到这种东西。由于持有药物并不违法，它跟兴奋剂不一样，被称为“合法毒品”。

夏希死亡时身高一百五十六厘米，体重三十八公斤。不知是否出于药物作用，她的体重比健康体重低了十公斤还多。

根据精神医学家介绍，闭门不出的人看似不会在意体型，但实际通常并非如此，因此夏希会服用减肥药并不奇怪。

麻黄碱在网上很容易买到，闹市区也有一些店铺在私下贩卖。可是，没有手机和电脑的家里蹲女性，要如何买到它？

“走吧。”

四处查看一番后，藤崎与冲田走出房间，继而离开了篠原家的房子。

房子外部也发现了共犯的痕迹，那是几个脚印。院子里残留着从房子走出去的运动鞋脚印，有可能属于逃跑的共犯。脚印长二十五厘米，男女皆有可能。

他们把钥匙还给站岗的警员，走了出去。

返回停车场的小巷是一条路通到底，没有岔路。

太阳已经完全落了下去，周围没什么路灯，因此特别暗。

停车场门前有一条沿河的马路，如果共犯意图逃跑，肯定会来到这条路上。

“您说，那人往哪边逃了？”冲田嘀咕道。

这条路右拐是上游的奥多摩深山，左拐则是下游市区。很难判断共犯究竟会逃往哪个方向。那人极可能藏在山上，也可能混进市区。

“应该是左拐往下游去了吧。”藤崎说。

“为什么？”

“直觉。”

“哦……”

听冲田的回应，他显然没有被说服。这人肯定不相信“刑警的直觉”这种暧昧的东西。

但藤崎认为这东西不可小觑。

他还有一个直觉。

这案子可能会拖长——

尽管现场留下了指纹等众多物证，但锁定共犯的调查依旧停滞不前。另外，夏希房间里那张蓝湖的照片，以及麻黄碱的来历，同样查不明白。

这种感觉就像拼凑缺少了重要部位的拼图。这种案子一般都会久拖不决。

藤崎心中略有不安。

注释：

[1] 即小泉八云。

[2] 昭和最后一年为1989年。

第一部

致Blue

泡沫。

在平成开始的一九八九年，的确存在过这样的经济阶段。日经平均股价在这一年末创造了史上最高纪录。

泡沫正如其名，最终会骤然湮灭。平成二年二月到三月，股价大幅崩溃，看不见尽头的经济低谷开始了。尽管如此，平成初期的那几年，街头巷尾依旧残留着泡沫的余韵。

那时Blue还没懂事。他与父母三人生活在麻布的高级公寓。父亲经营一家公司，依托着泡沫的盛况，发展还算不错。

母亲经常骄傲地说，你爸爸又高大又有钱，是个很帅的人。

进入青春期，Blue的身高也猛蹿。他五官端正，按照普通标准足可称作美男子。说不定这就是父亲的遗传。

可是，Blue却几乎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

他只记得一个白色的房间。

里面有电视机，上面连着貌似游戏机的东西。没有人玩游戏，机器电源却开着，流淌出热闹的音乐。那是知名游戏《勇者斗恶龙》的主题曲。

电视机前的天花板上悬着一个东西，又黑又大，滴滴答答地流淌着液体，散发出一股恶心的酸臭味。

那一定就是上吊自杀，屎尿齐流的父亲。后来，Blue这样想。

如果那真是关于父亲自杀的记忆，那么它应该发生在Blue刚刚五岁的平成六年一月。

假设游戏机上的《勇者斗恶龙》是最新作品，那应该是平成四年发售的《勇者斗恶龙5》，讲主人公拥有家庭的游戏。

Blue的父亲很喜欢打游戏，Blue似乎也很喜欢看父亲打游戏。

但Blue没有记忆，因此无法回忆。

藤崎文吾

平成十六年六月。

“我第一次吃猪肉盖饭，不过还可以啊。比牛肉饭还好吃。”

“真的吗？猪肉的确还行，可我还是喜欢牛肉。我爱牛肉。”

“神野，你就是吃不上才爱吧。”

“没有没有，还是牛好吃。”

两名下属——冲田和神野，跟他同坐在四人座上，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藤崎今天带着他手下的“藤崎班”到外面跑调查，太阳落山后收工，三人决定返回调查本部前先去沿街的吉野家吃晚饭。

“不过相比牛肉，猪肉的氨基酸更平衡，也含有更多维生素B。夏天还是吃猪肉好。”

“冲田哥，我们吃的可不是成分。”

由于美国农场的肉牛暴发疯牛病，从去年年底开始，日本就停止了美国牛肉进口。受到这一举措影响，不仅是吉野家，大多数主打牛肉饭的店铺都停止供应自己的招牌牛肉饭，转而主打猪肉饭或鸡肉饭等。

不经意间看向窗外，玻璃上已经出现了一道道的水滴痕迹。看来外面不知不觉下起了好几日不见的雨。

六月，这个号称史上最严重的空梅雨月份，快要结束了。

藤崎的直觉果然没错。

由于找不到共犯的身份和行踪，青梅事件的调查已经停滞了整整半年。

藤崎凝视着窗外反射路灯的雨点，呆呆地思考。

他并非在思考案件，而是思考家庭，他的妻子。

由于调查陷入持久战，本部的刑警也开始采取交替休息制度。上个月他好不容易能在家待一天，妻子却对他说了意想不到的话。

“班长，你喜欢猪还是牛？”

听到神野叫他，藤崎回过神来。这小伙子才二十多岁，是藤崎组最年轻的成员。

“这个嘛……我只要有味噌汤和它，别的就无所谓了。”藤崎拿起放咸菜的小碟子说。

“那是什么回答啊，太老气了吧。”神野无奈地笑道。

其实，藤崎的确最喜欢吉野家的咸菜和味噌汤。随着年龄增长，他不再执着于肥腻的肉类，开始欣赏清爽的泡菜和鲜美的蔬菜。

比起大海另一端发生的事情，他们在这里讨论的猪肉、牛肉和咸菜，可谓无比和平了。

藤崎上初中时，流行过一首歌叫《从未目睹战争的孩子》。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了。它是针对越南战争的反战歌曲。

当时，全世界都在担心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有一天会演变为大规模热战。人们甚至相信，诺查丹玛斯对一九九九年世界末日的预言，其实是美苏最终大战的警示。

年号从昭和变为平成时，冷战体制崩溃了。预言虽然没有应验，但世界并未迎来和平。海湾战争、9·11，还有这次的伊拉克战争。人们常说与恐怖主义作战，可是战争的原因早已不像曾经的东西方对立那样，能够简单讲述清楚。

伊拉克的大规模战斗虽然已经结束，可战争仍在继续。此时，日本也以支援复兴的名义派出了自卫队。今年四月，前往伊拉克从事志愿者活动的三名日本人被武装势力绑架，后来虽然平安获释，人们却开始争论这是否该算他们自己的责任。

能进行这种争论，或许正是和平的证据。

自从藤崎出生，大海另一端就总是燃烧着战火。他从未体验过真正的世界和平，但日本国内倒是从未卷入过战局。现在已经是从未目睹战争的孩子生了孩子，那些孩子又生了孩子的时代。

虽说这是个和平的国家，并不代表街头巷尾完全不存在恶性案件。所以藤崎他们还是要日夜操劳，鞋底踏穿。

就在这时，店里的背景音乐变了。

不做第一也没有关系

本来就是特别的唯一

对话停止，三人的表情沉郁。

《世界上唯一的花》。那正是藤崎他们调查的凶杀案——青梅案现场流淌的歌曲。这首歌今年春天还被选为了高中棒球选拔大赛的进行曲。“不做第一也没有关系”的歌曲是否符合大赛精神？藤崎虽然心怀疑问，但那也证明这首歌特别流行，深受众多人喜爱。

或许，这是一首最适合和平国度的歌曲。人们之所以能舒舒服服地欣赏这首歌，背后也不无缘由。

这半年来，他们发现的勉强能称得上有力的线索，便是凶案发生次日，尸体被发现前一天，也就是平成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深夜的事情。一名流浪男子声称自己在距离案发现场六十米左右的多摩川桥头目击到有人沿着河边往下游走去。

当时岸边没有路灯，目击者没能看清那人的面孔，但他感觉对方留着一头长发。那极有可能是共犯。虽然共犯逃往下游的直觉也命中了，他们却再也没有线索追踪下去。

东京每天都有新案发生，警方不能为一个停滞的案子保留很多人手。调查本部不得不缩减规模。经过人员重组，辖区警署的调查员全部被调离藤崎组，只剩下警视厅一课的人。

鉴于媒体并不知道存在共犯的情况，听说上层准备利用这一信息差，将案件归结为次女夏希单独作案，并以嫌疑人的死亡拉上案件的大幕。

目前，警视厅还有一起未解决的灭门案件。平成十二年末，世田谷区上祖师谷某公司职员的一家四口遭到杀害，世人称其为世田谷

案。

从现场情况和遗留物品可以判断，两起案件并无关联，但毕竟同是发生在年底的灭门案，青梅案一开始还被称为“第二个世田谷案”。

两起同类案件都尚未解决，这对警视厅来说堪称丑闻，甚至有可能导致警方信用度降低。因为青梅案至少确定了一名嫌疑人，虽然不算完整，但上级想至少在表面上把它解决。

藤崎极力试图避免这个结果。

身为号称精锐部队的一课刑警，自尊心使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这半年，他们要求所有跟篠原一家死者有关系的人提供了指纹，就是没有找到与现场指纹一致的记录。

很难想象共犯是跟夏希及篠原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他们可能漏掉了什么线索，或者还有尚未发现的关联。如果能找到那个关联，调查也就有了突破口……

藤崎夹了一块咸菜，嘎吱嘎吱地咀嚼起来。

回到奥多摩警署，走进充当调查本部的大房间，有人喊了他一声。

那是另一个班的女刑警。就是她说出了夏希的房间“仿佛时间静止在昭和”的评语。

听说她高中时期是全国级别的柔道选手，体力上完全不输一课那些强壮的男刑警，工作起来又有女性特有的细致。因此，她在课内评价很高，藤崎也想把她挖到自己的班里来。

女刑警站起身，提起脚边的大运动包，朝他跑了过来。

“刚才您女儿给您送了这个过来。”

“我女儿？”他忍不住反问。

“是的。”女刑警手上那个的确是藤崎的包。

虽然调查本部成员可以交替休息，但藤崎身为班长也不能频繁回家，于是便让家里定期寄送换洗衣物过来。

不过，今天是他女儿专门跑到奥多摩警署，亲自给他送来了衣服。他家靠近明大前车站，到这里来得花一个半小时。这是吹的什么风？

“谢谢了。”

他接过包，女刑警露出了笑容。

“您女儿个子好高啊。”

“嗯，还可以。”

今年春天，女儿顺利考上了第一志愿的高中。

她好像已经过了抽条的时期，不过已经跟一米七五的藤崎差不多高了。

“你见到班长女儿了？感觉如何？”

旁边的神野问道。他跟女刑警是警校的同期生。

“高高瘦瘦，感觉很潇洒。”

“像宝冢那样的？”

“啊，嗯，差不多吧。不过更像排球社团的，比如木村沙织那样的。”

“那是谁？”

“神野，你不知道吗？那可是马上要代表日本参加雅典奥运会的超级高中生呢。”冲田在背后插嘴道。

“没错。”女刑警点点头。

“哦，她跟那个人很像啊？”

“只是感觉上。”

“那姑娘说什么没？”

藤崎打断下属擅自品评自己女儿的对话，女刑警闻言歪过了脑袋。

“没说什么……就是很好奇地四处看了看。”

“是吗。”

“不过您女儿真好啊。您家在市区吧，还专门到这里来送东西。如果换成我，给钱我也不愿意。”

藤崎想起有一次聚会，这个女刑警提起过不想回老家。看来她跟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

他自己也不太相信女儿对他的感情足以让她往返三个小时给父亲送换洗衣服。

或许，妻子对她说了什么。

他感到心里一阵骚动。

“您女儿叫什么？”

“嗯？哦，叫司。”

就在他报出女儿名字时，内线电话响了。冲田快步跑向最近的电话机接起电话。

“这里是本部。啊，是的是的，我知道了，那我打过去吧。”

好像是外部电话。冲田找了张桌子坐下，开始电话沟通。

藤崎用余光看着他，转身走向自己的座位。女刑警也回到了座位上。

他开始查看堆积成山的报告，但一直无法专注。他很想知道女儿为什么突然跑过来。

要不给妻子打个电话问问吧——他停下工作，掏出放在内袋的私人手机。这是量贩店的人推荐他买的可拍照折叠手机，可他压根用不来。因为说明书厚得像字典，他提不起兴致看。

刚拿起来，手机就震动了。他收到一条消息。

“我在走廊，请过来。”

内容只有一行字，发件人是刚才还在接电话的冲田。他抬起头，发现冲田不在办公室里，可能已经讲完电话了。

他有事情不能当着别人的面说吗？肯定有事。

藤崎心中了然，站了起来。

冲田就在走廊上等着他。他使了个眼色，两人并肩走起来。他们顺着楼梯一路走到这个时间段不会有人的三楼转角，接着冲田开口了。

“我刚才收到一个很特殊的报信。”

调查本部和警署每天都会收到各种报信，其中大部分都是他们已经掌握的信息，或是派不上用场的东西，也有不少恶作剧电话。不过，偶尔也能得到极为珍贵的信息，所以不能小看。

冲田选择这样告诉他，是因为有价值吗？

调查本部的调查工作由好几个班承担，每个班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如果是有可能关系到调查进展的大线索，当着刚才那个女刑警的面，恐怕很难说出来。

藤崎用目光示意他快说。

冲田翻开了手上的便签。

“信息提供人是北见美保，三十五岁。她过去与篠原夏希有过交集。”

“什么？”

夏希十六年闭门不出，与外界的接触极为稀少。跟她有关系的人提供的信息自然无比珍贵。

“嗯，是这样的——”

听完报告，藤崎感到心跳快了许多。

如果这是真的，那此前的一个调查前提会完全崩溃。

“不会是恶作剧吧？”他忍不住问。

“我看她说话的样子没有异常，而且跟她约好了明天见面详谈。”

“知道了，我也去。这件事先别跟任何人说。”

“明白。”

这个信息的真伪尚不清楚，但极有可能是找到共犯的重要线索。

期待越大失望越大。可是藤崎依旧感到了一丝兴奋。

北见美保

北见美保之所以决心联系警方，是因为那些报道内容太离谱了。

她刚开始看的是周刊杂志，心想那上面可能会添油加醋乱说一通，就花了一整天在网上和图书馆调查，发现报纸上的措辞虽然相对温和，论调却基本一致，而且后期没有订正。因为文章中提到了“根据调查相关人员提供的信息”和“警方公布”，信息来源应该是警方。

这是怎么回事？她忍不住要弄清楚，就决定打电话过去。

大约三年前，美保跟一名美国设计师结婚，目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

她每年过年都会回目黑娘家省亲，可是今年丈夫参与了一项很大的新年活动，元旦忙得回不去。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直到六月她才有时间回国一周。

每次回国她都能感受到——百元店的商品越来越丰富了，汉堡包的价格越来越低廉了。换言之，物价在逐年下降。

这次省亲最让她惊讶的是，老家的网络升级成了ADSL。而且还是8M bps这种美国普通人家都很少见的高速线路。她猜测网费应该很贵，可是拿出合同一看，发现线路本身的使用费是每月两千八百日元左右，而且全城免费安装调制解调器，连安装费都不收。

母亲对她抱怨：“免费的东西最贵，明明没怎么用，每个月也要交那么多钱，太烦了。”原来如此，果然有点道理。运营商的策略想必是一开始顶着赤字免费赠送调制解调器，获得大量网络用户，然后靠他们持续支付的使用费得到收益。事实上，已经年过六十，连键盘都敲不明白的父亲并不需要如此高速的网络。

可即便如此，这个使用费也算是相当低廉了。如果在美国使用同样的线路，光是初始费用就要一万美金，使用费可能也得翻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保很快就到三十六岁了。她上大学时正值泡沫经济高峰，属于泡沫崩溃前不久，就业市场还处在卖方优势时期安全上垒的一代人。

九十年代，也就是美保在日本工作的平成初年，日本可能是全世界物价最高的国家。

当时不限流量的宽带在日本普及较迟，多数人用的都是速度低而价格高的拨号网络。不少人因为使用网络，每个月要交好几万日元的电话费。美保自己私下使用网络时，也只敢在NTT“拨号无限量”服务生效，只收取固定费用的晚上十一点以后连接。

现在呢，还不到十年，日本的网络线路已经变得比美国更快更便宜，连食品和生活用品的价格也降了下来。

不过，她不确定这种降价是否合理。搞不好物价下降的同时，商品也变得廉价了，或是人们变得更贫穷了。不，一定是这样没错。

她在日本跟老同学或旧同事聊天，肯定不会听到经济很好这种话。最得意的只有很小一部分IT企业工作人员。美保以前工作的公司也已经被收购，早就不复存在。过去经常一起去迪斯科玩耍的朋友，现在好像都迷上了风水和节约术。

现在，美保回国的乐趣，就是请母亲把她订购的女性周刊杂志攒下来，她好一口气读完。

住在美国，无可避免地会错过很多日本的消息。她这么做是为了恶补信息。当然也可以读报纸，但美保总感觉周刊才是浓缩了“日本”精髓的载体。

在日本，保持同调的压力极大，每个人都特别在意周围人的目光。其实日本人个个都爱出风头，却不允许身边有人格外惹眼。他们最喜欢看名人的丑闻，说他人坏话，自己却不想成为恶人。日本就是挤满了这种狭隘人群的狭窄国家和狭小社会。无论国家富裕还是贫穷，这点都不会改变。

仔细想想，美保从小就讨厌“世俗”这一套。她很难融入集体，直到上初中时，还经常成为被霸凌的对象。

她擅长绘画，认为周围的人很难理解自己的高度感性。

我跟你们不一样——她心底这样想着，一直生活在压抑之中。高中毕业后，她考上美大，终于感到轻松了一些。因为她觉得，美大里都是跟自己一样的人，这里的气氛也比日本其他地方更轻松。

可是找到工作以后，她又重新陷入郁闷。美保加入了一个中坚企

业，女员工不是被视为男员工的新娘人选，就是被带去接待客户，充当陪酒女郎。而且她们中间还存在派系斗争和钩心斗角的人际关系。

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美保心中渐渐积累了不满。而当时正值泡沫经济崩溃后死气沉沉的时期，加之内容极具内省意义，如同哲学问答的机器人动画《新世纪福音战士》恰好引发热潮，“寻找自我”的风潮遍及全日本。

与此同时，职业棒球运动员野茂英雄挑战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从加入第一年就开始大显身手。美保虽不是棒球迷，却因为这个新闻号啕大哭。这名运动员勇敢跳出日本的身姿，成了她憧憬的对象。

我以后也要去美国——美保想着，一边继续工作，一边给自己报了英语会话和设计的学习班。

如果说向美保提供美国这一人生选项的是运动员，那么让她最终做出选择的，就是一名来自美国的歌手。

当她第一次听到平成十年——也就是一九九八年末出道的宇多田光的歌声时，心中大受刺激。她感受到了日本流行乐和歌谣曲从未有过的节奏和力量。而且，她还只是一名十五岁的少女。在这个迎接世纪末的苦闷国度，美保似乎吹到了自美国而来的强烈新风。

她被那个年龄只有自己一半的少女触动了。平成十一年，美保辞去工作，前往洛杉矶的设计学校留学。那年，她正要迎来三十一岁生日。

当时在学校担任讲师的人，便是她现在的丈夫。读书时，他先接近了美保，然后两人开始交往，他在美保即将毕业时向她求婚。那一刻，美保觉得自己成了少女漫画里的主人公。

她同意求婚的最大理由，恐怕是丈夫的美国人身份。得知消息后，她的父母慌了手脚，朋友也都极力反对，美保却没有迷茫。她确信，自己与丈夫生活的美国西海岸城市，才是她真正的归宿。

当然，她很快就意识到那只是自己的美好幻想。

原来，美国也有美国的处世之道，西海岸也有西海岸的世俗。美保不是美国人，语言首先就成了一大障碍，她无法融入英语会话者的圈子。最让她受打击的是，她仅仅因为亚洲女性的身份，就自然而然地被人轻视。简单来说，美保受到了歧视。更糟糕的是，她结婚没多久，美国就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从那以后，不仅是伊斯兰教人士，

所有外国人的处境都变得更加艰难。

就连与她最亲近的丈夫，也张口闭口就是“你这日本人——”语气里不无歧视。美保很快就发现，丈夫之所以选择她，最大的理由就是亚洲女性比欧美女性更收敛，更乖巧。就算想吵架，美保的英语能力也无法让她自由表达自己心里的想法。结果，美保就成了“乖巧的亚洲女性”。

这场婚姻说不定失败了——她心中常常闪过这样的想法，却不愿意承认。她决定跟外国人结婚时，好多人都企图把她困在那个狭小的国家，纷纷劝说“你要冷静想想”“日本人就该住在日本”。她不想认输。

所以，美保一回国就要仔细确认。

确认自己的生活远比在日本强得多。

她要听朋友抱怨，阅读杂志上的文章。

美国的经济好得多，日本的社会远比美国更阴暗排他。她就是要确认这点，然后享受幸灾乐祸的喜悦。这也成了她缓解美国生活压力的一种疗愈。

这次回国，美保也一直抱着攒了整整一年半的杂志沉迷阅读。很快，她就看到了今年年初发行的特刊上刊登的《家里蹲十六年 少女化身恶魔》。

那篇文章讲了发生在去年圣诞节的灭门事件，号称“青梅案”。

犯罪嫌疑人是家中次女，这个女儿高中退学后，一直在家里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

看到次女的名字——篠原夏希，还有文章附带的照片，美保惊讶得站都站不起来了。

底下的文字提示这是从初中毕业相册中选取的照片。那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一点的少女，美保竟然认识。

她的姓名、年龄，以及家在青梅的事实，都与她记忆中的少女一致。不可能是别人。

美保认识篠原夏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当时她还在上美大。

应该是大一那年……推算下来，便是昭和六十二年，泡沫经济正值高潮的年末。

那年过年，美保在立川的神社打工，穿着巫女装束为参拜者指引道路，或是销售护身符。

夏希也打了同一份工。她们休息时会闲聊两句，渐渐就熟悉起来了。

当时，夏希还在念高一，因为生日早，才十五岁。她记忆中的夏希，跟杂志上的毕业相册照片里几乎一模一样。

——我第一次碰到这么理解我的人！

她还记得夏希对她说过这样的话。

杂志文章里提到，夏希在那一带是出了名的“任性孩子”。

夏希的情绪的确起伏很大，属于比较难相处的类型。而且她总是我行我素，应该不容易融入集体。不过，美大其实有不少这样的人，美保自己也差不多。

然而，美保并不觉得自己跟她有什么共鸣，只是一直倾听，不做任何否定罢了。仅仅如此，夏希就说出了“第一次”这种话，反倒能看出她周围的确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她。

美保上学时在大学附近租了一间屋子独居，还让打完工的夏希在那里住过一个晚上。

她已经想不起具体缘由，感觉就是夏希提出“今天不想回家”“能不能让我住下，一天就好”，她没想什么就答应了。她甚至没想过要联系她家里人。

夏希在学校没有关系好的朋友，在家也跟家人不怎么处得来。她还说，家里有个优秀的姐姐，她总是被拿来比较，然后挨骂。

而且，她还很不高兴父母把她送进了校规严格的女校。学校禁止打工，她还是瞒着父母出来的。

夏希的为人和她杀害家人的事实，都不是美保觉得杂志在胡扯的部分。尽管这是一件凄惨的案子，但那时的夏希已经表现出性格极端的苗头。

她觉得胡扯的部分在于，竟然说夏希是个家里蹲。

美保可以断言，那绝对不可能。

她想询问警方，但不知如何联系，只好打了一一〇。对方回复“负责该案的警署稍后给您回电”，之后就有一个叫冲田的刑警打过来了。

翌日。

美保前往娘家附近的警察岗亭，与警方详谈。

岗亭内部有个类似办公室的房间，除了昨天给她回电话的冲田，还有一个名叫藤崎的刑警。

冲田理着寸头，戴着银边眼镜，形象比电话里声音的主人更严厉。藤崎身材中等，粗黑的眉毛和锐利的目光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两人之中藤崎更为年长，看起来像上司。

“您昨天在电话里说，结束了神社的兼职工作后，过了几年您又碰到了篠原夏希？”

确认完她与夏希在兼职中认识的事情之后，冲田问道。

“是的。”美保点点头。

她从随身携带的托特包里拿出一本记事本，查看了日期。那是她在娘家柜子里翻出来的上班时用的本子。

“是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兼职相识的八年后，美保再次碰到了夏希。而且在一个家里蹲绝不会去的地方。

一九九五年，也就是平成七年，恐怕是很多日本人印象深刻的一年。那年一月发生了阪神淡路大地震，三月发生了奥姆真理教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全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当时是美保踏上社会的第五年，她刚刚产生辞职的念头。

“我在SSAWA滑雪场碰到了她。就是船桥那边的滑雪场。”

那个地方的正式名称叫“LaLaport Skidome SSAWS”，号称一年四季都能滑雪的室内滑雪道。SSAWS是Spring（春）、Summer（夏）、Autumn（秋）、Winter（冬）和Snow（雪）的缩写。

两年前，也就是平成十四年，这家滑雪场停止营业，目前正在拆除。这是她前些天从杂志上看到的热门话题，标题还加上了“泡沫的遗迹”这种形容。

只不过，SSAWS滑雪场和东京朱利安迪斯科这些总被认为是泡沫经济象征物的设施，多数是在泡沫经济崩溃、进入平成年代之后才开业。或许，人们身在看不见尽头的经济低迷中，带着对泡沫的强烈憧憬，冲动之下开办了这些娱乐场所。

一天，学生时代的朋友说自己有票，邀请美保一起去玩夏日滑雪，她就答应了。

当时，她和朋友正在场馆内的汉堡店吃饭，突然有一名年轻女性上前搭话：“莫非你是美保姐？”她一时没认出来对方是谁，那人又说：“我是夏希，篠原夏希。”

“她一说我就认出来了。虽然头发颜色完全不一样，但的确是她。”

久违八年的夏希已经彻底变了样。她染了金色的头发，粘着假睫毛，描着厚重的眼线，完全是一副当时流行的辣妹模样。可能她的脸型原本就适合这种妆容，看起来格外好看。

那时的夏希应该已经二十多岁了，但要说她是高中生，美保也丝毫不会怀疑。

昨天，美保在电话里只提到了自己碰见夏希，此时她又说，夏希当时不是一个人。冲田闻言，略显惊讶地反问道：

“篠原夏希还有同伴吗？”

“是的。不过当时是她走到我们的座位旁，所以我没跟她的同伴说话。但可以肯定，她的座位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朋友。”

“那两个人叫什么？跟她是什么关系？”

“这些我都没听说。”

“那外表和大致年龄呢？”

“不好意思，因为离得远，我也不太清楚……女人应该跟夏希差不多大，说不定更年轻一点。我记得她留着黑色长发。小朋友可能是幼儿园或小学低年级左右吧。当时我以为那是夏希的朋友和弟弟……”

“弟弟？那么说，小朋友是个男孩子？”

“是的。啊，不对，小朋友当时背对着我，我不能肯定。只是他穿着蓝色外衣，看着像男孩子。”

美保努力搜寻着模糊的记忆，回答道。

“原来如此。然后篠原夏希本人对你说，她离家出走了？”

美保点点头。她问夏希：“你现在做什么？”夏希笑着回答：“我离家出走了。”

“她说，打工那年的春假，她离开了家，从此再也没回去过。”

“那应该就是她高一升高二的春假了[1]。”

昭和六十三年——一九八八年。那正好是夏希退学开始家里蹲的时期。

“应该是。”

“她有告诉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吗？”

“没说……但我能猜到。因为她做兼职时就一直说自己讨厌父母、讨厌家里，觉得自己被束缚了，痛苦得不得了。”

被这个国家的社会所束缚的美保也有同感。

“您知道她离家出走后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吗？”

“我也没具体问……不过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

“号码？”

“是的，就是这个。”

美保翻开记事本，展示给两名刑警。

上面记着一串十位数的电话号码，底下用潦草的字迹写着“夏希（玛丽亚）”。

冲田指着那几个字问道：

“玛丽亚是谁？”

“就是夏希。她好像住在一个宿舍之类的地方，号码是公用电话，而她在那里叫玛丽亚，所以让我用这个名字找她。”

“宿舍吗……”

“对，她是这么说的。”

“你打过这个号码吗？”

美保摇摇头。

“没有。我也把当时住处的号码给她了，但是夏希也从来没联系过我。”

那次之后，美保就再也没见过夏希。

注释：

[1] 日本一般在春假结束后的四月开始新学年。

藤崎文吾

“其实就是一时兴起吧。您女儿还是高中生，突然想到远处走走也正常。”

冲田边开车边说。

他说的是上回女儿小司给他送换洗衣物的事情。

后来他打电话回家问了妻子，发现她也不知道这件事。再仔细一问，她的确让女儿去找快递寄衣服了，没想到女儿会自己送过去。连妻子也只说：“就是一时兴起吧。”

他半是抱怨地对冲田说起了这件事。

“一时兴起吗……”

其实那通电话还有后续，只是他没告诉冲田。

——你没对小司说离婚的事情吧？

——怎么可能说。

藤崎问了一句，妻子气愤地回答了。就这样，两人中断了通话。

上次回家，妻子对他提了离婚。不是现在，而是三年后，等小司从高中毕业，定好以后的志愿再说。

他感觉，那就是一道晴天霹雳。

他与妻子结婚二十年，中间并非没有小冲突小矛盾。尽管如此，这个家庭总的来说应该还算美满。藤崎自认为是个传统的男人，但从未对妻子和女儿动过手，也从来没有外遇。他不理解妻子为何要跟他离婚。

——你不是对我没兴趣嘛。我们不过是表面上维持着婚姻关系而已。

妻子这样说道。简而言之，她是怨藤崎不顾自己，不顾家庭。

的确，藤崎跟很多同事一样，一直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从来不管家务和孩子。女儿出生后，他们从未有过夫妻生活，这几年甚至没怎么说过话。他已经想不起自己求婚时对妻子的感情了。

可是，长相厮守的夫妻不都这样吗？

警察身为治安的守护者，必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妻子应该很清楚才对。因为她以前也是藤崎所在的辖区警署的文员。

他不酗酒、不家暴、不铺张浪费，认认真真走过了这些年，妻子未免有些不讲理了。他无法接受，便大声质问：为什么？

——因为没有感情了。我已经不喜欢你，你也已经不喜欢我。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妻子用平板的声音回答。

不喜欢你——这句话让他气愤无比。

胡说八道！他怒吼一声，抽了妻子一个耳光。

妻子跌倒在地，唇角流下了鲜血。她捂着脸撑起身子，含泪瞪着他。

那张脸让他震惊了。并非因为流血，而是因为他不认识 。

那无疑是妻子的脸，只是比年轻时多了些细小的皱纹，眉眼不可能有很大变化。那应该是他早已看惯的脸。

但他不认识。

那个表情。

虽然接近于面无表情，但并非完全没有。她的脸上隐隐带着些陌生的冰冷。

妻子凝视着他，开口道：

“你根本不明白我的心情，对不对？所以我要离婚。”

那也是他早已听惯的声音，但彼时却显得无比陌生。

她说得没错。藤崎完全不了解妻子。

当时，他心中的感情近乎恐惧。他突然直面着一个事实——这个与自己长年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妻子，竟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感到惊恐，同时也很困惑。

藤崎选择了逃避，对妻子说“我会想想”。从那以后，他就没怎么回家，因此在那通电话之前，他一直没跟妻子说过话。

“总比她在这种地方晃悠要好吧。”

冲田并不知道藤崎家的情况，随口调侃道。

“你觉得这不关你的事，就大放厥词是吧。”

他挤出一丝苦笑，转头看向窗外。

明媚的阳光下，与这气氛毫不相衬的艳俗招牌不断向后闪过。还是大中午，巷子里就站着不少一看便是出来揽客的男人。

这里是与北区和足立区接壤，号称东京卫星城的埼玉县川口市。西川口站周边的商业街挤满了色情风俗店，就是所谓红灯区。不过，这里跟东京的类似区域有一点规则上的不同。

“西川口流为什么会成立？答题王，你知道吗？”藤崎问道。

日本法律禁止组织卖淫，色情风俗店都不提供所谓“本垒”服务。准确来说，唯有泡泡浴这种地方默认可以用“在里面自由恋爱的结果”这种奇怪的理由“上垒”，至于其他行业，原则上都是禁止的。

可是，西川口的粉红沙龙、角色扮演俱乐部等各种店铺都光明正大地提供真正的性服务，可谓卖淫的乐土。人们称其为“西川口流”或是“NK流”，还被杂志介绍过。

“这个嘛……此处不是吉原那种历史悠久的红灯区，而是在昭和四十年代，东京都加强管理之后逐渐形成的风俗店一条街……都说这是那个时候延续至今的惯例。”

“惯例……那应该叫特权吧。”

“也对。埼玉县警察那边我倒是不太清楚。”

辖区警方不可能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只是没有主动干涉。当然，这中间肯定存在警方与经营者互相勾结、行贿受贿、帮忙安排退休警

官再就业的情况。

本来，默认泡泡浴场馆可以发生正式性行为这点本身就是警方放纵的结果。对警方来说，辖区内风俗店的管理的确可以说是特权。

“毕竟连警视厅都有人在歌舞伎町和莺谷那边中饱私囊啊。”

藤崎哼了一声。

“不过也有人说，取缔那个地方只是时间问题。实际如何就不知道了。”

说着，冲田转动方向盘，车子离开商业街，进入住宅区。

“净化之战……好像是动真格的啊。”

在首都及其周边城市，警方与风俗店——以及店铺背后的暴力团伙长年保持着不可为外人道的关系。不过，现在风向出现了剧烈变化。一切的契机，是三年前，也就是平成十三年新宿歌舞伎町发生的楼房火灾。一座开了许多风俗店铺的楼房起火，最终导致四十四人死亡，在当时是震惊世人的巨大惨案。

后来，改革商业街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东京都知事提拔了一名警界出身的官僚出任副手。在他们的带领之下，警视厅及首都圈的各县警方开始策划“风俗净化之战”。

这个行动的目的已经不是防范灾害，而是肃正纲纪。他们似乎打算以歌舞伎町为开端，陆续对首都圈的商业街展开整顿。

当然，西川口八成也会成为目标，如此一来，这里几乎每一个店铺都要被整顿。

完成净化后，政府似乎要把这些地方改造成紧贴地域的商店街，可是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这真的会顺利吗？说不定到时候会发生谁也想不到的变化。

车子拐进了河堤边上的小路。周围很安静，既没有对向来车，也没有后方来车。河堤另一头是一片住宅和工厂。

“啊，就是这里。”

冲田停下车，拿起放在仪表板上的住宅地图查看了一番。

“您先下车吧，我把车停好再过来。”

“好。”

藤崎下了车。

迎面扑来一股湿热的空气，还带着一股草叶味儿。

时至七月，日子一天天热了起来。虽然梅雨季节还没过去，但也只是偶尔听见几声远雷，几乎没有什么雨水了。

背后河堤之下，就是埼玉县与东京都交界的荒川。

藤崎抬头看着红砖外墙的公寓。那栋楼门口挂着“户田河畔花园”的公寓门牌。按行政区域划分，这里属于川口市隔壁的户田市。

篠原夏希压根儿没有蹲在家里，而是离家出走了——他们得到了这样的信息。

藤崎和冲田与信息提供者北见美保直接碰面并交流了一番。她看起来不像说谎，而且也没有说谎的理由。夏希很有可能真的离家出走了。

那么，之前调查的前提就会大幅崩溃。

平成七年，美保在SSAWS滑雪场碰见过离家出走的夏希，两人还交换了电话号码。那个号码就属于这座公寓的某个房间。

只要请通信公司配合调查，很容易就能从固定电话的号码查找到使用者。一般情况下一两天就能找到，可是这次却花了一个多星期。

并非通信公司多花了时间，而是警方上层刻意拦截了信息。

与北见美保见面后，藤崎马上向负责调查本部的主任濑户做了汇报。

按照资历，濑户比藤崎晚来三年，但晋升得更快。因为他注重组织纪律和理性，是那种对现场管理很严格的干员。他跟冲田有点像，不过能在竞争中爬到上游，可见濑户更老辣。

此时，藤崎已经不打算让自己的班独占这个信息。

仅凭藤崎班这几个人，很难追查夏希离家出走后的踪迹。

因为是停滞了整整半年的案子，濑户也对新线索表示了很大的兴趣。本来，这个线索应该在下一次调查会议中公布，所有调查人员共同查证……

可是第二天，濑户突然改变态度，严令藤崎班独自展开调查，不得与其他班及辖区警署调查人员共享线索。换言之，就是封口。

他为何要下这个命令？濑户只留下一句“到时候自然会解释”。

此时，藤崎已经有预感，可能是电话号码透露了不得不慎重调查的什么东西。

现场必须遵从上头的指示，所以藤崎班独自调查了一段时间。

根据神社记录，昭和六十二年到六十三年的年末，夏希与美保的确在那里做过兼职，这点算是查明了。

然后，在美保的协助下，他们还制作了夏希出现在SSAWS滑雪场时的肖像画。美保声称“一模一样”的画中少女，的确跟初中毕业相册上的夏希感觉大不相同。

但是除此之外，他们就没有什么收获了。

他们又对夏希的朋友和篠原家的相关人员做了问询，没有人知道夏希曾经离家出走。

而且，尽管有人听篠原家的人说过夏希是家里蹲，也没人亲眼见到过她。

由于此前没有其他线索，他们把夏希家里蹲作为调查的前提，但这条线索实际也只是传闻而已。她的家人也有可能为了隐瞒她离家出走的事实，谎称她长年闭门不出。

篠原一家是否过于在意邻里的目光，没有向任何人坦白夏希出走的事实？几次三番的含糊其辞过后，或许只能任凭外人认为夏希成天蹲在房间里闭门不出。虽然这两者同样丢人——他大致能想象那个过程。

直到前天，濑户才总算“解释”了封口的事情。

藤崎被叫到奥多摩警署三楼的会议室，那里不仅坐着濑户，还有他上司——调查一课的课长。

藤崎在两人对面落座，濑户郑重其事地开口道：“藤崎兄，你上次得到的电话号码现在虽然无人使用，但在此之前，属于某个比较棘手的组织。”

藤崎微微点一下头，示意他说下去。

果然如此。而且连课长都来了，证明事情极为棘手。

“你还记得‘小甜心’的案子吗？”

濑户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

“记得。虽然我没有参与调查，至少知道这个名称，毕竟那案子有很多传闻。那个，莫非……”

“没错，你拿到的就是‘小甜心’的电话号码。”

藤崎咽了口唾沫。

但他的心里反倒更踏实了。

原来如此，难怪啊。

“小甜心”是平成八年六月遭到取缔的约会俱乐部。

所谓约会俱乐部，就是向财力宽裕的男性介绍女性与之交往的中间人。说是交往，当然不是那种以结婚为前提的认真来往，其实际形态，说白了就是卖淫。

不过，约会俱乐部不是风俗店。他们摆出了“仅为男女邂逅做中介的善意第三方”的立场。就算其中存在卖淫行为，也是个人所为，中介并未参与。这就是他们一直以来逃脱制裁的借口。

之所以取缔“小甜心”这个中间商，既不是依照卖春防止法，也不是依照风营法。从这个名称就能想象，他们是以介绍年轻女性为卖点，而且其中还有未成年人。无论是否存在卖淫行为，只要涉及未成年人，必然出局。因为这违反了儿童福祉法。

经营者似乎也有自身违法的认知，一直维持着仅靠熟客介绍的全

会员制经营。但是，一名少女因为别的案子被带到警局接受批评教育时，无意中透露了这个信息。

于是，“小甜心”就遭到了取缔。到这里为止，都是很常见的模式。

麻烦的是取缔之后。

“小甜心”的经营者名叫大神田，是政府的旧官僚，在遭到取缔后只身逃跑，最后死在了东京都内某商务酒店。被发现时，他吊死在门把悬挂的绳索上。辖区警署将死因判断为自杀，继而结束了“小甜心”的调查。

不久之后，某纪实类杂志打着“调查相关人员提供的信息”的旗号，报道了这起案件的疑云。

不久前因介绍未成年人卖淫遭到取缔的约会俱乐部“小甜心”，其经营者是政府旧官僚，动用人脉招揽顾客，名单上不乏高级官僚和警方干部。此次取缔实乃不测，经营者被谋杀封口的可能性极高——如此这般。

那份杂志平时连都市传说都能煞有介事地刊登，由于可信度低，大媒体压根儿瞧不上这个信息。然而，这件事在水面下还是骚动了很久。

这件事在警方内部也成了人们暗中谈论的话题。那篇报道好像并非完全子虚乌有，真的有高层的名字在上面，等等。“不足为外人道”的消息眨眼就传遍了内部，藤崎也是这个时候得知了“小甜心”的案子。

就算是警官，也不可能完全了解自己隶属的组织究竟在做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是为了维护组织，警察可以面不改色地做一些肮脏的事情。尽管他认为谋杀封口未免太夸张了，但假设有人销毁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那还真是一点都不奇怪。

“也就是说，篠原夏希很可能跟‘小甜心’有关系，对吧？”

藤崎凝视着濑户的眼睛说。

一个离家出走的姑娘在约会俱乐部赚钱为生，这完全有可能。

“也许有。不过这也要看接下来的调查结果如何。”

“那么，这件事可以调查？”

“当然。不过藤崎先生，你也知道，那个取缔案引发了很多无聊的传闻，因此必然有人不想无风起浪。总之，你得慎重一点。”

濑户拿起一个文件夹，交给藤崎。

“这是那个案子的资料，用它来推进调查吧。这上面列出的相关人员，你都可以直接接触。”

反过来说，他的调查范围不能超出这份资料。

濑户的口吻，还有得到这个解释花费的时间，都明确暗示了这点。

看来，那份传说中的顾客名单上真的有警方高层的姓名。而他手上这份调查资料，肯定已经去掉了一切与之相关的信息。

“还有，这个调查依旧由你的班秘密进行，你务必要严令下属，切勿透露任何信息。”

“啊？”

他忍不住皱起了眉。

濑户如此慎重，莫非名单上的人位高权重？但不管此人是谁，为了保护一个与未成年人发生性交易的高层而不得不忍受这么多麻烦，都让他难以释怀。

“藤崎君，你就忍忍吧。”

一直默不作声的一课长突然开口了。

“关于之前的传闻，我们也无从得知真相。但是上面有好几个领导不想打草惊蛇。这个‘小甜心’的案子已经成了忌讳，甚至有领导认为，电话号码的真相都不应该传达给调查现场。”

“一课长，那是……”

濑户可能觉得一课长说得太多了，想出言阻止。但一课长挥挥手对他说：“没关系。”

由此可见，他们也被施加了压力。如果连警视厅调查一课的课长

都要称其为“领导”，那压力的来源无疑是最高层的干部。

“我不想浪费现场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但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不过老实说，我觉得这案子实在不行，就用嫌疑人死亡的事实结案也挺好。”

课长的声音里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仿佛在暗示藤崎不要再提出任何质疑，否则整个调查都会被撤销。

“……我明白了。”

藤崎回答道。

尽管他无法接受，但再怎么抵抗也没用。这个线索没有被直接掐死，已经算好了。

他只能在给出的条件限制下竭尽全力。

野野口加津子

两名警官找上门来问话，其中那个自称冲田的年轻警察先把屋里看了一圈，然后说：“您喜欢勇俊哥哥啊。”

无论是谁，只消看一眼这个起居室就知道了。墙上的海报、相架里的照片，全都是裴勇俊。他是一名韩国演员，主演了目前NHK正在播放的韩剧《冬日恋歌》。

“是啊，呵呵。勇俊哥哥四月来日本时，我还去羽田机场接机了。”

野野口加津子说着说着就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她只要一提到或是想到勇俊哥哥，就会变得特别兴奋。

去年，BS电视台也播放过《冬日恋歌》，加津子碰巧看了第一集，立马就着了迷。虽然那个爱情故事有点老套，但她觉得里面有着最近日本电视剧所没有的纯粹。最重要的是，她深深爱上了主演裴勇俊的笑容。

并非只有加津子一人产生了这种感觉。由于反响巨大，NHK今年也用地上波开始播放。以此为契机，日本兴起了可以称之为社会现象的韩流热潮。

“我跟勇俊哥哥是同一年的。”冲田说道。旁边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藤崎刑警回了一句：“哦，是吗？”

“那你今年三十二岁呢。”

勇俊哥哥的生日是一九七二年，换算成日本年号就是昭和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加津子的儿子裕史也是这一年出生。

“不愧是您。”

冲田一脸感慨，不过这种已经算是每个粉丝都熟知的常识了。

“那么，关于那个房间——”

冲田转到了正题。

“是的是的，一二〇一对吧。我把合同找出来了。”

加津子是荒川沿岸的公寓“户田河畔花园”的所有者。这栋楼原本属于经营不动产的丈夫，但是他四年前因脑梗去世，便由加津子继承了。公寓十三层顶楼是自用空间，目前她一个人住在里面。

两名刑警开始比对加津子放在桌上的合同，还有他们自己带来的资料。

一开始，加津子突然接到自称刑警的人打来电话，还以为他们要说冒充身份诈骗的事。

事情就发生在几天前。

中午时，她接了一个电话，那边一上来就说：“老妈？是我啊，是我。”加津子没太注意，不小心反问道：“哦，裕史？”对方立刻接话道：“对啊，我是裕史。”

接着，那个自称她儿子的人告诉加津子：自己一时糊涂对别人性骚扰了，只要现在拿出五十万日元，对方就选择和解，能不能想想办法。加津子信以为真，马上向那人提供的账户汇了五十万过去。

由于其后音信全无，加津子就打电话给儿子，问他是否和解成功，这时才察觉到自己受骗了。

她知道现在流行这种诈骗，新闻还说，今年上半年的冒充身份诈骗受害额度就超过了一百亿日元，全年可能要突破三百亿。当时她还很惊讶，怎么这么多人会上这种当。可是现在，她自己也上当了，真是无话可说。

得知母亲受骗，儿子裕史也一个劲说她“你怎么这么笨”。当儿子问道“被骗了多少”时，她撒了个谎，说被骗了十万。

要是你能有点出息，我也不至于被骗——这句话被她咽了回去。因为说了也没用，搞不好还要挨打。

裕史很生气地说：“你觉得我会干那种事吗？”说句实在话，加津子觉得他就算做了那种事也不奇怪。

可能因为从小溺爱，她这个儿子变得既邋遢又没耐心。复读一年总算考上了名字都没听过的大学，就这样还留级了两年。好不容易毕业了，却一直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不久前竟毫无征兆地说自己要当电

影导演，还跟一帮狐朋狗友搞起了自制电影。可是，加津子觉得他就是在玩儿。这孩子从未孝顺过父母，偶尔露个脸，就是来要钱的。

自从知道儿子跟勇俊哥哥同年，她没有一天不幻想裴勇俊才是自己的儿子。

儿子还小的时候，她的确对其疼爱有加。至于现在，加津子已经搞不清楚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出于谜一样的义务感，对儿子索要金钱的行为有求必应。

就算给了钱，他也不会说声谢谢。别说感谢，裕史还会傲慢地对加津子说：

——这都是老爸留下的公寓赚的钱，又不是你自己赚的钱。

他说得没错，但是每次听到那种话，加津子都感到心如刀割。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她明明什么都没做。

是的，加津子什么都没做。

她出生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属于日本的婴儿潮一代。初中毕业后，她参加集体就职，从福岛来到了东京。离开前，父母对她千叮万嘱："你听好了，女人要惹人怜爱。平时要内敛，要娇柔。"她遵守了父母的嘱咐，在陌生的东京生活，最后被丈夫相中，与她结为夫妻。人们都说她攀了高枝，她自己也这么想。结婚之后，她也一直勤勤恳恳地伺候丈夫。她得到的教育是女人这样就能幸福，而且亲身实践，也真的走过了还算幸福的人生。

然而那段时光只持续了短短十年。刚进入平成，生活就变得有些奇怪了。丈夫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儿子无论多大都成熟不起来。曾经她也想过以后可以靠儿子养老，现在看来，应该行不通。

其实，丈夫留下的这座公寓，收益也没有裕史想的那样多。丈夫不仅给她留下了资产，也留下了一笔债务，平时收上来的房租几乎都拿来还债了。加津子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时至今日已经没有能力工作，也不想工作，只能靠存款过活。可以说，她手握经济景气时丈夫积累下来的资产，每日坐吃山空。

每次购买勇俊哥哥的周边，每次拿钱给儿子……不，仅仅是每天解决一日三餐，都会让存款余额一点点减少。这回还遇上了诈骗。这种感觉就像被人割开了重要的血管，鲜血止不住地流淌。

加津子虽然感到隐隐的不安和恐惧，但她不擅长处理数字，无从计算自己的生活还能维持几年。她也不知道一旦生活无以为继，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因为不想思考这些，她就从来不思考，而是每天反复观看自己录下来的《冬日恋歌》。

加津子什么都不做，丝毫不打算改变现状。

现在，加津子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存款用完之前，自己能无痛无灾地死去。

她羞于谈论自己被骗的事，因此没对任何人说，当然也包括警察。她以为警察从别的地方查到了这里，原来并非如此。

“请问您记得以前住在一二〇一的人吗？”

“是的。当初签这份合同的虽然是我先生，不过因为房间就在楼下，发生那件事时，我们被问了不少问题。”

十二层角落的一二〇一跟楼主房间一样是四间房的家庭套间，也是这座公寓面积最大的房子。

十年前，也就是平成六年开始，一个名叫大神田的人租下了那间房。大神田自称演艺公司的经营者，希望把那间房当成他从外地领到东京来培养的演艺人才的宿舍。

加津子对签订合同的经过一无所知。丈夫虽不是那种对入住者挑三拣四的房东，但总归是不动产专业人士。所以，双方签订合同时，还有另一家不动产公司充当中介，由此可以推测签约时应该不存在可疑之处。

搬到楼下居住的“练习生”全都是看着像高中生的女孩子。加津子也不确定里面到底住了几个人。

她经常在公寓入口和走廊上碰见那些女孩子，其中有一些会笑嘻嘻地跟她打招呼，但从未有过深交，因此她不知道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是的，因为我不懂演艺界的事情，也就从来没怀疑过。既然对方说是宿舍，我也就信了。有的女孩子的确打扮很夸张，我还以为现在当艺人都得这样。没想到她们做的竟是那种工作……”

说着，加津子皱起了眉。

一二〇一的确是宿舍，但住在里面的女孩子并非练习生，大神田经营的也不是什么演艺公司。他经营的是一个名叫“小甜心”的约会俱乐部，那些都是卖淫的女生。

听说，因为个别女生是未成年人，“小甜心”被取缔了。那是八年前，也就是平成八年的事情。当时，加津子和丈夫都被警方传唤过。经营俱乐部的大神田好像跑到什么地方自杀了。

“那间屋子里住过这样的女性吗？”

藤崎拿出一张肖像画放在矮桌上。

那是个一头金发，长相可爱的少女。

加津子拿起肖像画，歪着头打量了一会儿。

“她应该叫玛丽亚。”

冲田补充道。

看来，这两位刑警在寻找当时可能住在一二〇一的玛丽亚。

“好像见过……可是那几个女孩子好像都是这种感觉……对不起，看画我实在是想不起来。”她诚实地回答道。

“是吗。那就不谈她了。那间屋子里是否有人给您留下过很深的印象？”

“嗯……很难说啊，顶多就是擦肩而过的时候打声招呼……”

加津子努力回忆，突然想到了什么，忍不住轻呼一声。

“怎么了？”

“啊，不是……那个……”

她感觉这件事不值得喊那么一声，便越说越含糊。

“什么小事都行，只要您想起来了，请务必告诉我们。”

在藤崎的催促下，加津子犹犹豫豫地开口了。

“我想起来，以前见过一个小孩子。”

“小孩子？”

“是的。”

加津子曾经看见一个住在那里的女生带着一个小男孩走进公寓。她见过几次那个女生，可以肯定是一二〇一的住户。

“她们感觉就像一起从外面回来，所以我就猜测，那间房里是不是不光有女孩子，还有未来的童星。”

“那孩子也住在里面？”

“啊，没有，我只是这样想想。那孩子可能只是那天碰巧过来。”

“当时那孩子大概几岁？”

加津子想了想。

“应该是很小的男孩……但我只是在门口跟她们擦肩而过，心里觉得奇怪，回头看到了背影。”

“您确定带孩子进门的不是这名女性吗？”

藤崎指着肖像画说。

“不是，因为带孩子进去的是个黑发女孩。”

“那个小男生是不是有幼儿园或小学低年级学生那么大？”

冲田低着头，抬眼问道。

“嗯，是差不多那么大。”

加津子回答完，两名刑警对视了一眼，可能有头绪了吧。

“您还记得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吗？”冲田又问。

“哪一年啊……”

“您记得那是阪神淡路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前，还是之后？”

经他这么一提醒，加津子想起来了。

“啊，没错，我记得是奥姆真理教事件发生之后没多久。”

是的，那是平成七年的春天。想到这里，她脑中又浮现了别的记忆。

“Blue……”加津子喃喃道。

“Blue？”两名刑警同时重复了她的话。

加津子点点头。

“是的。当时我回过头，正好看见小孩儿朝公寓里跑，女生就追上去，还喊了一声‘等等，Blue’。”

说出这句话，她又清楚记起了那两个人的背影。

“我想，那小孩儿应该叫Blue吧。”

致Blue

Blue长大后，最早的记忆就是在荒川沿岸那座十三层楼的“户田河畔花园”的生活。

Blue在十二楼角落的房间——一二〇一生活了两年多。那里还有几个因为种种情况离家出走，出卖身体的少女。

泡沫经济开始崩溃的世纪末。

膨胀到极限的地价和股价刚开始暴跌时，人们还很乐观，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不久之后经济将会复苏。可是那个复苏迟迟没有到来，地价和股价在反复摇摆中持续走低。以经济不断上升为前提保持资金流动的金融机构顿时产生了巨额不良债权。号称绝对不可能崩溃的都市银行都开始破产，而且在平成九年，四大证券之一的山一证券也因为经营不善而被迫歇业。

在三年前，也就是平成六年，Blue来到了一二〇一。那年他五岁。

平成六年评出的新语·流行语年度大奖是“同情我，就给我钱”。那是人气电视剧《没有家的女孩》少女主人公的台词。

日本社会逐渐陷入深不见底的低谷，日本人开始恐惧早已被遗忘的贫穷，这些似乎都反映在了流行趋势上。

在那个满是少女的空间，Blue身为唯一的男孩，显得极为特殊。但是，少女们可能被Blue激发了母性本能和保护欲，都愿意轮流照顾他。

其中最疼爱Blue的人，就是名叫“杏美”的少女。那不是真名，少女们都有自己的昵称，并以此相称。

杏美很擅长做饭，经常做给他吃。虽然并没有留下味觉的记忆，但他一直记得，杏美做的肉饼和白菜卷特别好吃。

Blue很亲杏美，夏天还跟她一起去过SSAWS室内滑雪场玩耍。

但是有一天，杏美突然不见了。一二〇一的少女总是来来去去，

这并不稀奇，可是杏美离开后，Blue感到很寂寞。

那种寂寞并没有伤害Blue。

因为当他哭着问：“杏美姐姐去哪里了？”母亲温柔地拥抱了他，还反复亲吻了他。

——有我在，你别哭。妈妈最喜欢Blue了。

母亲不像杏美那样给他做饭吃，只会在精神上安慰Blue。尽管如此，Blue还是感到很满足。

Blue在一二〇一，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那时还没有人会伤害Blue，Blue也不会伤害别人，Blue还没有背负任何罪恶。

可是，这段“平静的日子”，在旁人看来不知是否能算正常的日子。至少可以说，Blue没有享受到同龄孩子理所当然能享受的少年时光。想必，一起生活在一二〇一的少女也都一样。

跟收视率超高、被称为国民电视剧的《没有家的女孩》不一样，这些“没有家的女孩”存在于谁也看不到，因此也不被人所知，更不会施以援手的地方。而且，她们的人数在渐渐增多。

融化了。

正如人们在大地震和恐怖袭击事件中感知到的时代转换，当时，这个社会已经融化了。

“户田河畔花园”一二〇一，在这个公寓房间里的生活，依靠的无非是危险的平衡。

所以不久之后，一切都崩塌了。

藤崎文吾

“这是啥？”

看到大楼前的巨型蜘蛛雕像，藤崎忍不住叫了一声。那座雕像靠八条肢节分明的细腿站立着，高度足有十米。

“哦，你说这个啊。难得来一趟，我可以拍照吗？我也是头一次来。”

冲田在旁边拿着带相机功能的手机拍起了照片。

“这到底是啥？”他又问了一句。

“听说叫《妈妈》，是雕刻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的作品，同样的东西在世界上共有九个。你瞧，这边还有蛋呢。”

冲田走向蜘蛛，指着高悬在空中的腹部说。那里的确像抱着白色蛛卵的样子。

“这座雕像是母亲的象征。”

所以叫《妈妈》啊。

“这也太恶心了吧。”

藤崎很直观地想。细长而肢节分明的腿支撑着抱卵的身体，这个蜘蛛造型散发着莫名的诡异感。就像有人强行把他不想看到的世界阴暗面塞到了鼻子底下。

不知为何，他脑中闪过了妻子的脸。她提出离婚时，那张陌生的脸。

“嗯，所以这才叫艺术吧。”

“艺术啊，我反正是不懂。”

藤崎转过头，从蜘蛛腿中间穿了过去。

六本木新城。这是去年，也就是平成十五年开业的大型综合商业设施。其中心是森大厦，就在巨型蜘蛛的另一头。

他们走进大门，乘自动扶梯来到前台。前台工作人员给他们发了访客门卡，又把他们领到电梯门口。这里的电梯可分别去往单数层和双数层。

电梯轿厢内部是富有光泽的银色装潢，正面顶部设有屏幕，专门播放大厦入驻企业的广告。地面装有照明灯，颜色还会缓缓变化。

冲田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一切。

电梯停在了三十四楼。

两人走出电梯，眼前是个大前台，并排坐着两名工作人员。前台上方挂着“Hi Works”的招牌。

“Hi Works”是新兴的人才派遣公司，它推出了全新的系统，可以使用手机轻松预约空闲时间的日薪工作，受到市场好评，业绩不断上升。最近总能在电视上看到它的广告。

如今距他们根据管理官濑户提供的“小甜心”调查资料追查篠原夏希的踪迹，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

时间是八月中旬，雅典奥运会已经在希腊开幕。现在才开始三天，游泳的北岛康介、柔道的谷亮子、野村忠宏、内柴正人和男子体操队就陆续摘得了金牌。北岛康介赢得金牌时在媒体上发表了“心情超爽”的感言，短短几天就成了流行语。

久违的喜庆消息让民众为之沸腾，但藤崎的心情却一点都称不上愉快。

因为调查进度很糟糕。

他得到的调查资料仅占整体资料的一小部分，而且只靠藤崎班的人展开秘密调查，人手严重不足。

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查出篠原夏希是否真的在“户田河畔花园”居住过，只查到了可能对此知情的人——前泽裕太在这个公司工作。光是这点，就花掉了一个半月。

他们向前台说明来意，很快被领到里面的会客室，并被告知“请

稍等片刻”。

这个房间很宽敞，以白色为基调，中间摆着两张大型黑色沙发。房间角落饰有观叶植物，墙上挂着绘画作品，既高档又有精巧的设计感，不愧是时代弄潮儿的会客室。

看来，有钱的地方就是有钱啊——

藤崎由衷感叹。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但是六本木新城还是聚集了好几家急速成长的新兴企业。目前正在准备收购职业棒球近铁野牛队的Live Door公司[1]就是其代表。

冲田饶有兴致地盯着墙上的画作，藤崎则坐在他旁边。

那幅画以黑色打底，上面罗列着色彩斑斓的符号。这东西能叫绘画吗？画框底下贴着标题，他眯起眼睛仔细端详，然后念了出来。

“Eye……Love……SUPER？这啥东西？”

“《Eye Love SUPERFLAT》。村上隆与路易威登联名的话题作品。”冲田补充道。

他又打量起那幅画，果然在符号中发现了眼熟的路易威登标志。

“村上隆？他很有名？”

“特别有名。他可是日本现代艺术的第一人，还设计了六本木新城的吉祥物。”

“是吗。”

他不认识村上隆这个艺术家，不过这也算是艺术啊。他觉得这幅画比门外的大蜘蛛更意义不明。

“他提出了将日本画和动画片的平面表达与没有阶层的日本社会相结合的SUPERFLAT概念，或者说艺术运动。”

“什么玩意儿？日本也有阶层啊。”

藤崎虽然没什么学识和艺术修养，但凭着长年干刑警的经验，可以这样断言。日本社会根本不扁平。或许比较平均，但随处存在着凹陷和裂痕，众多案件就发生在那些地方。现在藤崎他们正在追踪的篠

原夏希，可能也是坠入裂缝的其中一人。

如果从这种摩天大楼看出去，世界可能的确是平坦的。

“你跟我说也没用啊……”

冲田苦笑着说完，恰好有个肥胖的男人开门走了进来。

“你好你好，辛苦两位跑一趟了。我就是前泽。”

这个满脸堆笑，连连作揖的男人，就是前泽裕太。

他留着一头颜色明亮的短发，上唇和下巴蓄着胡须，穿一套灰色西装，搭配蓝色开襟衬衫，没有系领带。根据资料，此人目前四十八岁，但看起来更年轻一些。说他潇洒吧，倒是挺潇洒，要说狡猾吧，看起来还真狡猾。

在前泽的邀请下，藤崎和冲田两人与他相对而坐。

“这里生意做得挺大啊。”

藤崎夸张地环视会客室，这样说道。

“托您的福。派遣业法修订之后，工作一直挺忙的。”前泽笑着点了点头。

昭和六十一年派遣业法颁布以后，经过了几次修订，他说的应该是今年三月解禁制造业派遣的最新修订吧。那是民间出身的经济学家——政府特命担当大臣主导的修订，此举让人才派遣业界焕发了活力。

但是，藤崎对此没什么好感。派遣公司干的事情无非是人力买卖，说白了，就是在社会不扁平的地方赚钱的行当。

“不过你也混得不错啊，竟然成了这种大公司的高管。”

藤崎把对方递过来的名片放在桌上。前泽的头衔是“执行董事·人才顾问”。

这人以前是单干的星探，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个拉皮条的。他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拉拢处境不怎么好的女性，把她们介绍到色情行业。而且，他跟违法经营的店都有来往，也给“小甜心”介绍过不少女

性。

“是啊，现在算是找到让我发挥特长的地方了。”

前泽面不改色地忽略了对他的嘲讽。

“小甜心”被取缔时，警方也对前泽进行过调查，但最终没有逮捕和起诉。此人肯定也干过违反儿童福祉法，介绍未成年人从事色情工作的勾当，但当时似乎没有足以立案的证据。其后，前泽离开了风险过高的老本行，动用人脉干起了介绍派遣的工作，很快又跟“Hi Works”的创始人混熟了，成为企业的执行董事。

换言之，皮条客摇身一变成了蛇头。虽然让人不爽，但可以肯定此人极擅钻营，长袖善舞。

“我作为一个好市民，肯定会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听说你们想问曾经在‘小甜心’工作的玛丽亚小姐？”

此前打电话预约见面时，藤崎已经透露了目的，也在电话中确认“小甜心”的确有个玛丽亚。

前泽现在的言行之所以透着一股处变不惊，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藤崎等人并不是来调查他过去那些勾当的。

“没错。你知道那个玛丽亚的身份吗？”

“当然，因为是我介绍过去的。你先别急，玛丽亚小姐在‘小甜心’工作时已经成年了，况且我不知道那家店还在搞介绍未成年人的事情。”

“不用给我耍滑头了，事到如今我也不打算对你做什么。如果你知道玛丽亚的身份，就告诉我。”

“这下我放心了。玛丽亚小姐的真名……叫篠原夏希。她跟去年圣诞节在青梅发生的杀人案凶手同名同姓，长得很像。”

旁边的冲田倒抽了一口气。

藤崎也感到自己绷紧了眉头。

“你发现了吗？”

“发现什么了？”

“别装傻。案子刚被报道出来，你就发现凶手是你认识的人了。当时为什么没联系警察？”

前泽摊开双手，做了个夸张的惊讶动作。

“啊，就是她？真的吗？警察说那个案子的凶手长年闭门不出啊，所以我以为她跟我认识的夏希小姐只是碰巧同名同姓，长相相似，其实不是一个人呢。”

太假了。

多半是不想惹麻烦，就没开口。

“够了，她们是不是同一个人由我这边来判断。你把你认识的篠原夏希的事情全都说出来吧。”

“好的，我也没必要隐瞒。大约十六年前，我认识了夏希小姐。记得应该是昭和六十三年春天。当时日本还处在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

前泽无比流利地说起了十六年前的事情。可见他接到电话时就猜到了警察要问的内容，并事先做好了准备。

当时，前泽还在干拉皮条的勾当，一天夜里经过新宿歌舞伎町的麦当劳，发现有个女孩趴在前台打瞌睡。那就是后来以玛丽亚之名活动的篠原夏希。

他上去跟夏希搭话，得知她十天前离家出走，但是无处可去，身上的钱没多久就花光了，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昭和六十三年的春天，那正是夏希开始家里蹲的时期。她果然离家出走了。

“你刚才说你认识的玛丽亚跟青梅案的凶手长得很像。当时提供给媒体的是初中毕业相册上的照片。换言之，你在麦当劳见到她时，本人跟照片很像？”

“对，没错。”

“那时候还没有‘小甜心’吧？”冲田插嘴道。

根据调查资料，“小甜心”于平成六年开始营业。

“啊，是的。而且当时夏希小姐也说自己是高中生。她是未成年，我怎么能介绍给店里呢？只不过她不想回家，又不想找警察，我不知该怎么办，就去请教了一位相熟的老板。”

“老板？”

“是的。他姓高远，经营一家贸易公司，据说在美国有门路，能进口国内买不到的女装和化妆品。但是我感觉他当时的本业其实是投资吧。毕竟那时候的股票和土地都涨得特别厉害。”

“高远……名字呢？”

“仁。不是有个政客世家姓高远吗？传闻他是被那个家族扫地出门的不肖子。”

高远家是曾经出过好几任首相的执政党名门，去年众议院选举，该家族的大公子年仅二十几岁就当选了，还引起过一阵热议。这个高远仁就算被扫地出门，可能也跟家族的人有联系。不过既然他说是传闻，也就难以分辨真假了。

“我找高远仁先生商量，他说他会想办法，我就把夏希小姐带过去了。本来以为他会劝小姑娘回家……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我竟然听说他们住在一起，都惊呆了。”

“也就是把她当情人包养了？”

“可以这么说吧。”

前泽一直假装自己是善意的第三方，实际不可能不知道。说白了，肯定是他把一个未成年的少女介绍给高远当了情人。

作为一个女儿与当时的夏希差不多大的父亲，藤崎难以忍耐心中的厌恶。

前泽不知有没有察觉到藤崎的内心活动，兀自怀旧地眯起了眼睛。

“高远先生为人开朗又洒脱，身上的西装全都是什么拉夫劳伦、布克兄弟，美式风格拿捏得很稳当。关键他还很大方。高远先生带我去他经常光顾的俱乐部，还请我喝过罗曼尼·康帝混香槟王呢。不光是

喝，还是那里的头牌女孩子口对口喂我喝。厉害吧，是不是特蠢？好酒跟好酒混起来也不可能更好喝，其实我压根儿不记得那是什么味道了。不过那天真开心啊，嘿嘿。那种玩法，一个晚上得花出去一两千万吧。哦，对了对了，那天我们回家拦不到车，还是高远先生双手各举着一百万的钞票走到马路中间拦的车。其实路程也就一两公里，高远先生还真把那两百万给了司机，对他说'不用找了'。司机当时瞪大了眼睛，但还是说声'谢谢老板'，把两百万收下了。说不定银座那一带真有挺多那种客人。现在这个六本木新城里的老板，恐怕不会这么大方了。"

藤崎冷冷地听着前泽回忆往事，自己也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

泡沫经济达到顶峰的八十年代后半期，藤崎还是都内某辖区警署的刑警，女儿小司也才刚出生。

那时经济确实很好，周末想在闹市区拦辆出租车难于登天。由于警察是公务员，工资与经济不挂钩，倒是经费比现在充裕多了。那时随处都能听到让钱生钱这句话，他的上司和同事也都加入了投资的大潮。

不知道是全日本都如此，还是东京格外极端。那个时期真的是到处都充斥着人、物、钱。换言之，也充满了危险的案件。东京的犯罪率比现在更高，跟土地和金钱相关的案子尤多。连暴力团伙也比现在活跃得多。总之，他最记得当时忙得停不下来。

"警察先生，你知道三八九一五吗？"

听了前泽的话，他皱起眉。冲田在旁边回答道。

"莫非是日经平均的史上最高值？"

"没错，平成元年的大纳会[2]。最后成交价基价三万八千九百一十五日元。盘中价则走到了三万八千九百五十七日元。我现在都还记得。"

藤崎从未买过股票，一时没听明白，但他的确记得当时的日经平均股价达到了将近四万日元的高价。那时还很流行一句话：东京山手线环内的地价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前泽叹了口气。

"可惜那就是最顶峰啊。后来股票和地价都不断下跌，现在已经

变成一万左右了。真是难以置信。IT泡沫也是一瞬间就崩溃了。如今已是平成的第十六个年头，咱们还一直在为那场狂欢收拾残局。不过还好，K先生当上了总理大臣，推动结构改革，让我们这种派遣行业焕发了生机，好不容易又能开始狂欢了。”

劳力贩子口中说出的“狂欢”，莫名有点不祥的征兆。“请问，篠原夏希既然跟那个有钱的高远在一起，后来为何去了‘小甜心’？”

藤崎打断他，回到了正题。

前泽摇摇头，满不在乎地说：“唉，高远先生死啦。自杀。记得是平成六年刚过完年的时候吧，他在自己家的公寓里上吊死了。因为他给很多地方投了钱，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就周转不过来了。”

前泽做了个勒死自己的动作。

正因为当时的股票和土地都被赋予了远超实质的价格，后来才会称其为泡沫。警察队伍中也出现了投资失败，黯然离职之人。

前泽继续道。

“然后夏希小姐就联系我了。高远先生跟我这种人玩耍时压根不带夏希小姐出来，所以我俩好久没见了。她完全变了个人。你看过她的毕业照就知道，我在麦当劳碰到她时，夏希小姐还是个土气的小姑娘。后来啊，应该说她变时髦了吧。全身都是名牌，头发颜色也变亮了，给人印象完全不一样。她本来就五官端正，后来就更漂亮了。不对，她属于娃娃脸，应该说更可爱了。而且被高远先生包养那段时间，她似乎一直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

他脑中闪过北见美保的话。

——觉得自己被束缚了，痛苦得不得了。

她离家出走，被高远包养，难道就不觉得被束缚吗？

不管怎么说，高远死了，她居住的公寓被债权人回收，夏希再次无家可归。她早已不打算回父母家，便找到了前泽，希望他能给介绍一个收入不错的工作，还有住的地方。前泽问她是否愿意干色情行业，夏希回答，只要能赚钱，什么都行。

“——当时她已经二十多岁了，不过只要套上校服说是高中生，可能每个人都会相信。正好大神田先生刚开了‘小甜心’，要我介绍一

些看起来年龄小的女孩子，我就把她介绍过去了。啊，我可不知道他店里竟然真的用了未成年人。”

前泽依旧没忘了处处设防。

“原来如此。那么，篠原夏希就搬进了‘小甜心’在‘户田河畔花园’租的宿舍吗？”

“是的，没错。不过那小妞隐瞒了一件大事，后来还发生了一点矛盾。”

“什么事？”

藤崎一问，前泽就得意地笑了。“刑警先生果然不知道啊。”

他看不惯前泽轻蔑的态度，烦躁地啧了一声。

“少废话，快说。”

“夏希小姐有个孩子。”

“什么？”

“都到搬家的节骨眼上了，她突然说要跟小孩一块儿住进去，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好在跟她一起生活的女孩子都答应了，于是大神田先生也同意了。”

他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那是高远的孩子吗？”

前泽点点头。

“听说是刚被包养没多久怀上的。她还说，孩子是平成第一天出生的，实际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她的户籍上没有记录。”

“嗯，高远先生也没认。搞不好连出生登记都没做过吧。那是个男孩子，名字叫青，她一直管他叫Blue。”

夏希的儿子，没有户籍的孩子， 青 Blue 。

藤崎脑中闪过了夏希房间墙上的蓝色湖泊照片。

前不久，“户田河畔花园”的所有人野野口加津子也给出了证词，证实的确有个被唤作Blue的孩子。

藤崎瞪着前泽。

“后来呢？‘小甜心’被取缔后，篠原夏希和她的孩子怎么样了？”

“取缔后的事情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谁大概会知道。不是有个人叫春野夏菜吗？”

这个名字很耳熟。没等藤崎想起来，旁边的冲田就开口了。

“你是说那个AV女优？”

没错，连平时不怎么看那种片的藤崎都知道春野夏菜，她是个特别有名的AV女优。

“嘿嘿，其实啊，她以前也在‘小甜心’待过。当时还未成年。啊，当然不是我介绍的。她跟夏希小姐一样，也是离家出走的姑娘。‘小甜心’被取缔后，她们两人，不对，加上夏希小姐的孩子，三个人生活了一段时间。”

“三个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麻烦你们问她本人吧。”

前泽露出了挑衅的笑容。

注释：

[1] 这里指堀江贵文等人创立，并于二〇〇三年迁入六本木新城森大厦的livedoor Co.,Ltd.（2012年解散）。

[2] 日本证券交易所每年最后一个营业日举办的活动，或指该营业日。

井口夕子

啊，是的，我叫井口夕子。呃，今年二十五岁，工作是……嗯，演员，演AV的。是的，我的艺名叫春野夏菜，你知道吗？太高兴了。嘿嘿。啊，是的，我认识玛丽亚小姐——篠原夏希小姐。

那个，是不是青梅案……哦，我在新闻上看到同名同姓，年龄又一样，心里就猜测了。不过新闻上的照片跟我认识的玛丽亚小姐感觉完全不一样。是啊，嗯，不过我也不打算告诉任何人。像是“小甜心”那件事，万一曝光出去，我也会很为难。呃，怎么说呢？就是蛇跑出来那个，哦对了，打草惊蛇。我不希望打草惊蛇。

是，我知道了。我不会被逮捕吧？那我就都说出来。

是的，我跟玛丽亚小姐在“小甜心”的宿舍里认识了彼此。宿舍在河畔花园户田，啊，应该是“户田河畔花园”，没错，那里的一二〇一室。那是角落位置的大房子，窗外就是河景。我是平成七年二月住进去的。当时神户刚发生了地震，我还记得是在宿舍里看了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新闻。

那年我十六岁，离家出走了。老家在茨城。我本来就跟父母关系不好。我家，特别是我妈，对我是从头嫌弃到脚。我也觉得如果一直跟我妈待在一起，早晚会死掉。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就离开了家。

老家的前辈给我介绍了可靠的人，那个人又帮我做了介绍，最后认识了东京的大神田先生，加入了“小甜心”。我知道那里是做什么工作的，甚至大神田先生都直截了当地问我：“在我店里要卖身，你愿意吗？”嗯，其实我并不讨厌做爱，关键他还能提供住的地方，所以我一点都没犹豫。

嗯，是的，因为犯法，不能暴露未成年人的身份，所以大神田先生也对我千叮万嘱，让我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不过老实说，当时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在干坏事。

后来我就住进那个宿舍了。当时那里面已经住了三个女人，其中一个就是玛丽亚小姐。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的真名。店没了以后，玛丽亚小姐还是用了这个名字，好像挺喜欢的。她也一直用“小甜心”时

期的“小雪”来称呼我。我应该是店里年纪最小的人。

嗯，对，玛丽亚小姐有个孩子，青君。大家都管他叫Blue。当然，我吓了一跳，她竟然有孩子。啊，不过大家都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Blue很乖，一点都不调皮，还是个很帅，不，应该说很可爱的孩子，所以我们都把他当弟弟来疼。

啊？户籍？不知道。玛丽亚小姐说，那孩子是平成第一天出生的，所以当时Blue已经六岁了。是的，他没上学。不过反正我也没怎么上过学，所以不在意这个。其他人应该也一样。

工作……呃，我记得那家店的办公室在池袋，不过我也没去过。总之客人都在那里看照片挑选女孩子。要是有人指名，就会打电话过来。有时候要马上出门见客人，有时候是预约另外的日子。做的事情有点类似店里中介的援助交际，有些客人一见面就要上床，不过大多都是先吃饭或是唱K，做点类似约会的事情。客人基本都是有钱的大叔，没什么年轻人。钱是客人直接给我们的。不，可以全部自己收下。店里那一份已经在办公室收了。

我也不太清楚，但应该还有别的宿舍。而且店里也有很多不住宿舍的女孩子。对，有时一天会见两个客人，基本上一个月有一半时间，甚至二十天在见客吧。是的，大家都差不多。玛丽亚小姐也是。

玛丽亚小姐出去工作的时候，其他女孩子会带Blue到附近的公园或外面玩儿。那孩子好像很喜欢出门。我休息的时候，也经常带Blue玩。

房东的太太？怎么说呢。嗯，就是住在楼上那位对吧。应该见过几次，可我不记得带Blue回来时有没有碰到过她了。那应该不是我。啊，你说那个人是黑发吗？那应该是杏美小姐了。

杏美小姐特别照顾Blue，年纪应该跟我一样大吧。她也是离家出走，没去上学，不过外表看起来却是那种认真乖巧的女孩子。大概属于黑长直的清纯类型？那个人很会做饭，也经常做给Blue吃。Blue应该也很黏她。

啊，嗯，是的。应该去过SSAWS滑雪场。没错，就是杏美小姐、玛丽亚小姐和Blue三个人。她们也叫我去了，不过那天我正好有事。

啊，杏美小姐的真名？我不太清楚呢。家乡也不太清楚。啊，对了，她说老家是农户，同时还做租船生意。我觉得这有点奇怪，就记

住了。那个人应该在“小甜心”被取缔前就走了。

“小甜心”被取缔……对，是我过去的第二年，平成八年……什么时候来着？啊，好像是六月对吧。宿舍里的女孩子都散了，从此再也没见过。因为我们平时就用假名或昵称来称呼对方，也不知道人家真名叫什么。

不过，我和玛丽亚小姐倒是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啊，当然，Blue也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无处可去。住的地方在久我山，离车站步行大约十分钟。就在西高附近。行政区划属于宫前，杉并区宫前。几丁目？我不太记得了……那座公寓叫“贝尔豪庭久我山”，房间号应该是三〇五吧。布局是两室一厅，还挺宽敞。

房间是玛丽亚小姐签的租约。当时我才十七岁，又找不到担保人。是的，玛丽亚小姐有担保人。是她的母亲，因为是学校老师，所以能担保。

啊，不，是真的。搬出“小甜心”的宿舍时，玛丽亚小姐跟家里人联系了。一开始好像是想跟父母和解，投奔家人，还想介绍Blue给他们认识。啊，是的。在此之前，玛丽亚小姐说她从没回过家，也没跟家人联系过。应该也没告诉他们自己有孩子了。

然后，她就去见了家人。不是青梅家里。她说是在酒店见面。我记得是新宿的京王酒店吧。

我觉得玛丽亚小姐应该想跟父母和解，回自己家去。可是那天她特别生气地回来了。她父亲好像不愿意承认Blue是他的外孙，两人还吵了一架。玛丽亚小姐对我说：“我跟父母断了关系。”但是不久之后，她妈妈就打电话过来，后来还答应给玛丽亚小姐当担保人。

于是，她把我也叫上了，说如果没地方住就跟她一起住吧。嗯，是的。在宿舍里，我跟她应该是关系最好的。玛丽亚小姐是那种不怎么迎合他人的性格，而我并不反感那种人。不，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意气相投……怎么说呢，我可能对他人没什么兴趣吧。

房租是一人一半。工作嘛，我在家庭餐厅和卡拉OK做过兼职……主要还是援交。当时打零工的平均时薪才七百日元左右。本来在“小甜心”，稍微跟别人约个会，上个床，就能赚好几万。我和玛丽亚小姐一开始都很吃惊，觉得“工资怎么只有这么一点儿”？所以还是卖身最赚钱啊。不管是否经过店铺，反正做的事情都一样，所以我不怎么抵触。

客人都是在电话俱乐部或是交友杂志上找的。没错，没错，就是那本刊登个人信息的杂志。那上面有招工，有招乐队成员，有交友信息，还有物品买卖，当然都很正经。不过也有很多女孩子刊登一些寻找恋人或寻找邂逅的信息，实际利用它搞援交。不过现在大家都改用手机了。

好怀念啊。我们都在那本交友杂志上刊登了用手挡住眼睛的照片和呼机号。啊，就是传呼机号码。当时也有小灵通，不过对方突然打电话过来，我也会为难。杂志发售当天，传呼机一大早就会响个不停。很多人只是发一串电话号码过来，但也有不少人会发信息。还有弄错数字，发些奇怪文字过来的人。然后我就会选个感觉还不错的人，打电话过去交流。

当然，由于不经过店铺中介，会有碰上麻烦的风险。“小甜心”介绍的客人大多数都温柔大方，援交就很难讲了。有不少人吃霸王餐，干完不给钱就跑；还有不少人喜欢霸王硬上弓。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比一般打零工更赚钱。

虽然那段时间很辛苦，也遇到过很可怕的事情，但每天还是挺开心的。所以啊，我从来没想过回家。当时不是平成初年嘛，高中女生可谓全日本最强的品牌。什么109啊，安室奈美惠啊。那时的时尚、音乐、娱乐，感觉全都以高中女生为中心，你不觉得吗？

我虽然没上过学，但是年龄正好十七八，只要穿上校服，就是货真价实的高中女生。是啊，校服都是自己买的。在二手校服店买了东京知名高中的校服。还有E. G.史密斯的泡泡袜，HARUTA的乐福鞋，手腕上戴着编织手环，冬天裹着巴宝莉的围巾。就这样，感觉已经特别带劲了，类似于无敌？嗯，玛丽亚小姐都二十五了，也打扮成高中女生的样子。她是娃娃脸，比我还像高中生。

当时的确有种感觉，我利用这个最强的品牌赚钱有什么不对？嗯，怎么说呢？虽然是为了钱，但也不仅仅是为了钱。也是为了确认自己的价值，或者说，提高自己的价值？你说我卖身，我无法反驳，但我个人感觉自己并不是卖身。应该说，是我给对方定价。这个人得收五万，那个人得收十万，这个人可以免费之类的。我感觉自己就是用这种方式填补心灵的空白。

生活状态……嗯，应该很邋遢。家里总是一不小心就堆满垃圾。“小甜心”的宿舍时常有店里人过来查看，也算是有人管理吧，而且宿舍里也有爱干净的人。

后来我和玛丽亚小姐单干，生活就变得特别邋遢了。我本来就不是那种习惯很好的人，玛丽亚小姐比我还邋遢。

我和玛丽亚小姐都完全不会做饭，每次都买便利店的盒饭。玛丽亚小姐还经常拿零食当饭吃。她其实很挑食，一点都不吃青椒，像个小孩子似的。虽然我也不好意思说别人就是了。

还有，玛丽亚小姐经常突然带男人回家，或是跑到男人家去，好几天不回来。

她啊，男人就没断过。有的是援交对象，有的是大街上找她搭讪的人。不过基本上没几天就分了。最短的一次，好像刚确定关系第二天就分了。我觉得玛丽亚小姐本来就是这种性格，而且她那段时间情绪特别不稳定。现在回想起来，自从搬到久我山，或者说，自从她被父母拒之门外，内心的平衡就渐渐崩溃了。

她带孩子也很乱来。怎么说呢？那个人连电子宠物都养不好。啊，当时正好是电子宠物流行的时期。玛丽亚小姐跟男朋友撒娇，让他给自己买了一个。明明之前很想要，可她没过多久就玩腻了，后来还是我一直养着那个电子宠物。我特别沉迷那个，还养出了鸡大叔呢。

玛丽亚小姐经常扔下Blue跑到外面去，我也不是一直都看着Blue。因为小孩儿跟电子鸡不一样，不能揣在口袋里带走啊。

其实Blue自己也懂了不少事，并没有特别大的问题。那孩子正好进入了成长期，一天天地越长越大。虽然没去上学，但也算是个正常的小孩儿。

Blue……嗯，很喜欢玛丽亚小姐，也很坚强。他经常帮妈妈做事，想获得妈妈的关注。

可是玛丽亚小姐对Blue却越来越不好了。以前住在“小甜心”的宿舍里，她还算溺爱孩子，对Blue基本上很温柔。但是被父母拒之门外后，她好像越来越觉得Blue是个负担。啊，她不会打孩子，从来不搞那一套。但是会吼孩子，还对孩子吹毛求疵，说很过分的话。还有就是玛丽亚小姐态度波动特别大。有时候还好好的，态度突然就变冷淡了。

是啊，当时要是找政府问问Blue上学的事就好了。不过那时真的完全没想过。毕竟我这边要是被发现在外面搞援交，也不会有什么好

下场。再说了，那也不是我的孩子。

我们几个一块儿住了三年多。后来玛丽亚小姐说，她要搬过去跟男朋友住。是的。嗯……平成十一年圣诞节前吧，她对我说了这些话，实际搬走应该是平成十二年以后。那个男朋友啊……叫木村拓哉。啊哈哈哈，当然不是那个明星。反正不知道是同名同姓还是假名。

他们应该是在交友杂志上认识的。见到他之前，玛丽亚小姐还特别兴奋，说如果是真的木村拓哉可怎么办。那个人特别喜欢SMAP，还经常在卡拉OK唱《蓝色闪电》《芥菜》之类的歌。而且她最喜欢的就是木村拓哉。当时有部电视剧叫《爱情白皮书》吧？我记得她说过自己是看那部电视剧喜欢上的。这个理由很烂大街，对吧？啊，你说光GENJI？哦，她好像说过以前很喜欢那个。她可能一直都很喜欢杰尼斯的偶像吧。除了偶像明星，她还经常听尾崎丰。她人虽然比较奇怪，但爱好却很随大流。

再说回木村拓哉，啊，不是本人，是跟玛丽亚小姐谈恋爱那个木村拓哉。我没有见过他，不过听说他比玛丽亚小姐大几岁，开一家卖手机的公司。后来我在家里找了找，发现一张以前的旧传单，是那家公司的。应该是玛丽亚小姐给我的吧。啊，我带来了，就是这个。对，公司名字就叫“信用网络”。

玛丽亚小姐跟木村拓哉谈朋友应该是在搬出去三个月前吧。她还跟我说这次的人不一样，可能是命运的红线啥的。不过那人总是容易夸张，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看她当时的感觉，好像的确是有史以来最顺利的一次交往。

那段时间拍的照片和大头贴几乎都被我扔了，不过还剩下一张。玛丽亚小姐和Blue都在上面。就是这个。

她搬走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正好也被发掘，开始了现在的工作。是的，一直都没见过面。和玛丽亚小姐也是，Blue也是。

啊，说了那么多，嗓子好干。

井口夕子回到家中，打开冰箱，拿了一瓶矿泉水，一口气喝掉一半。

她现在的房间就像以前跟玛丽亚，也就是篠原夏希生活过的久我山公寓一样，乱得无处下脚。

可能因为说了好多过去的事，她突然很想听一张CD，便在架子上找出来，放进了播放器。

那是SPEED的出道单曲《BODY & SOUL》。最近她总听滨崎步，不过那时最喜欢的还是SPEED。

总有许多想要的东西

无暇原地踏步

岛袋宽子和今井绘理子充满力量的唱和让她产生了时光倒流的感觉，同时又觉得短短几年前的事情显得那么遥远。

她靠在沙发上，脱掉了压迫双腿的裤袜。

那个果然是玛丽亚小姐啊——

去年圣诞节发生的青梅案的凶手，就是夕子认识的那个人。

因为那件事，夕子被传唤到离家最近的龟户警署，接受了藤崎和冲田两名刑警的问询。他们是在查找与玛丽亚有过接触的人物时，找到了夕子。

在此之前，她从未对别人提起过“小甜心”和玛丽亚的事情，不过在接受杂志采访时，有几次提到过自己九十年代做过援助交际。

尽管没有杂志记者那样露骨，但今天那两位刑警打听援助交际的事情时，也隐隐表现出了下流的兴趣。世上男人有的会买春，有的不会，但基本没有哪个男人会对这种话题不感兴趣。

然而，不仅是这次，夕子每一次都没有说真话。

比如当时的高中女生是最强品牌。比如感觉自己无敌。比如不是为了钱。比如为了填补内心的空白。

她说的那些话，仿佛想表达年轻女孩都是为了实现自我而卖身。很多人都想听那种积极的言辞，媒体也想消费这种思想。所以，她也对刑警提供了那些东西。因为买春的男人和卖春的女人，都能因为那些话得到救赎。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免于直视有钱的男人利用贫穷女

人的弱点来发泄欲望这种露骨残酷的事实。

当然，并非一切都是谎言。夕子当时的确有过“无敌的感觉”，也的确有过内心的空白得到填补的感觉。

但是，如果她能生在正常一点的家庭，就压根儿不会离家出走，也不会在“小甜心”工作，更不会做援助交际。

夕子的老家是茨城县某沿海小镇，她与母亲在一个区区七平米的破旧出租屋里相依为命。泡沫经济的兴盛和崩溃，对小镇而言都是不相干的东西，因为那个地方一直在慢慢衰退。母亲在镇上一家门可罗雀的酒馆工作，赚不了几个钱，却很能花钱，因此她们的生活极度困苦。由于母亲连足以果腹的食物都提供不了，夕子只能靠学校的午饭和超市偷来的面包填饱肚子。

这个本来就对育儿毫无热情的母亲，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将夕子视作眼中钉。

她对刑警说过：“如果一直跟我妈待在一起，早晚会死掉。”这并非危言耸听。如果夕子没有离家出走，而是一直留在那里，肯定已经被母亲杀了。

母亲厌恶夕子的原因很明确，因为跟母亲恋爱同居的男人强奸了夕子。那个人有一天趁她母亲不在，突然说出“我一直觉得你很可爱”这种话，并且侵犯了她。她害怕得无法抵抗，只能强忍疼痛。那年，她才十四岁。而那次，就是夕子的初体验。其后，男人频频侵犯夕子。母亲得知此事后，没有谴责那个男人，反而怪到了夕子头上。母亲的嫉妒胜过了亲情。她痛骂夕子“淫乱”“荡妇”，那些都是为人母者绝不会对女儿说的字眼。她甚至拿起菜刀指着夕子说：“我要把你杀了，然后自杀。”后来母亲笑着说“只是开玩笑”，但夕子并不认为那是玩笑。

一想到今后还要被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侵犯，并且被母亲嫉恨，她觉得还不如自己主动靠出卖肉体赚钱。

现在，她依旧靠做爱赚钱。

结果大过一切。她对目前的生活还算满足，只是有点担心将来。AV女优的保鲜期很短，夕子才二十五岁，但已经是业内“资深”人士，最新拍摄的作品封面上赫然标着“熟女”二字。

性工作与其他许多工作不同，经验越丰富，自身的商品价值就越

低。虽说可以通过人气积攒一些东西，但那也只是杯水车薪。

明年可能赚不到今年这个数了。

她十几岁刚刚离家出走，第一次卖身时，用将近两个小时的糟糕体验换来了五万日元。如果她当时像现在这样懂行，或许会卖得更高，但那笔钱对十几岁的夕子来说，已经是难以置信的巨款。当她拿到那笔用其他方法绝对赚不到的钱时，价值观已经彻底崩塌。

她并不打算否定自己的人生，但时常会想——

如果她出生在正常的家庭，一定会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不仅是夕子，所有离家出走，住在“小甜心”宿舍里的女孩，都有类似的经验。

啊，对了——

记忆在脑中复苏。

刚才跟刑警们说到的杏美，从十二岁开始就不断被亲生父亲侵犯，还怀上了孩子，最后被疯狂踢打腹部，不仅流产了，以后也无法再怀孕。她平时几乎不谈论自己的身世，但是一次醉酒后，忍不住说了出来，最后一脸尴尬地说“忘掉吧”。

她这么照顾Blue，可能把他当成了自己没能出生的孩子。虽然夕子现在已经无从确认了。

那个房间——“户田河畔花园”一二〇一房，聚集了一群生而不幸，失去归宿的少女。

唯有玛丽亚——篠原夏希是个例外。

曾经，夕子听说了玛丽亚的身世，顿时觉得这是个蠢女人。

因为玛丽亚的父母都是老师，比夕子和杏美的父母强多了。

他们肯定对她比较严格，但至少不会强奸她或是不讲理地嫉恨。她竟然从一日三餐让她饱足、安全的家里逃了出来，夕子觉得玛丽亚一定是疯了。

玛丽亚小姐可能跟我妈是同一类人——

在一起生活时，夕子看到对Blue大吼大叫发脾气的玛丽亚，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们都是那种连自己怀胎十月生出来的孩子都无法认真关爱的人。

但是，Blue好像很喜欢玛丽亚。明明没有做错，他还是会反复对玛丽亚说“妈妈对不起”，还恳求她“不要讨厌我”。夕子特别明白那种心情，因为她也曾经这样。

不知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媒体并没有报道玛丽亚有孩子的事情，那两个刑警也没怎么提到Blue。她只听说那孩子好像连户籍都没有。案件发生后，Blue是否被保护起来了？

被夺走的东西要夺回来

如果不做自己就没有意义

夕子听着当年最喜欢的乐队演唱的最喜欢的曲子，为Blue祈祷了片刻。

希望那孩子能从母亲手中解脱出来，走上正常的人生道路。

致Blue

平成八年初夏，Blue第一次见到了母亲以外的“血亲”。当时，他们刚刚被迫结束在“户田河畔花园”一二〇一的生活，Blue七岁。

“妈妈带你去见外公外婆，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哦。”

说着，母亲给他穿上了伊势丹买来的童装。那身衣服跟Blue平时穿的T恤和运动裤不一样，上身是白衬衫和灰色马甲，下身是熨出了中缝的格子西裤，不用皮带固定，而是用了肩带。显然，这是普通孩子入学典礼时穿的正装。

母亲也换下平时穿的运动衫，穿了一身优雅的淡粉色连衣裙。

这是他第一次精心打扮。

仅仅因为穿了跟平时不一样的衣服，Blue就变得兴奋起来。

“要乖乖的哦。”

“要说自己叫什么哦。”

母亲不厌其烦地反复叮嘱，每次Blue都回答“嗯”“知道了”。

然后，他们在酒店大厅见到了陌生的家人——母亲的双亲，也就是Blue的外祖父母。

“外公、外婆，初次见面，我叫青。请多关照。”

Blue按照母亲的吩咐问候了他们。

外公略显犹豫地应了一声，他的眼神给Blue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他的眼神就像看到了奇怪的生物，混合着强烈的恐惧和敌意，让他这个没什么人生经验的小孩子也感到自己并没有受到欢迎。他的期待顿时烟消云散。

后来，Blue几乎没有听进大人的对话，只坐在母亲身边，大气都不敢出。

“那不是我外孙。”

外公恶狠狠地说完，母亲顿时被激怒了。

很快，母亲和外公开始用尖厉的声音互相谩骂，外婆流着泪，一遍又一遍地叫他们快停下。酒店的员工赶过来，试图安抚他们。

母亲大吼一声“算了！”抓起装了水的杯子朝外公扔过去，然后拉起Blue的手愤然离开。那个瞬间，外婆哭着说了一句：“对不起。”Blue不知道那句道歉究竟是说给母亲，还是说给他的。

他被愤怒的母亲牵着手，心里却无比雀跃。因为他被带离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而母亲好像在为他生气。

可是没过多久，母亲又给Blue浇了一盆冷水。

她一直气愤地向前走，接着突然停下脚步，大哭起来。母亲发出阵阵呜咽，流下大颗大颗的眼泪。Blue担心地看着他，却被母亲盯了一眼，然后这样说：

——要是没有你就好了。

后来，只要母亲心情不好，就会这样咒骂他。那不仅是母亲对Blue说的话，也是全世界所有父母会对孩子说的话。

此时，Blue第一次听到这句话。

没过多久，他们便和同在一二〇一生活过的井口夕子住到了一起。

Blue比同龄的男孩子更乖，是个“好孩子”。他会一个人看家，母亲给的饭菜不合胃口也从不抱怨。他从不哀求母亲买玩具，母亲不在的时候，还会打扫房间。

Blue想要的既不是美味的饭菜，也不是好玩的玩具。他只想要母亲笑着对他说：“我最喜欢你了。”他希望母亲再对他说那句话，她曾经在一二〇一每天都会对他说的话。

可是，母亲从不对Blue说他想听的话，甚至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对Blue破口大骂。比如这样：

——你想哄我高兴吗？恶心死了。你怎么这么狡猾？就是因为

这样，我才烦你。

那些毫不讲理，但是洞穿内心的话，Blue都当真了。

母亲肯定有她的苦衷。

她离家出走，生了情人的孩子，情人死了，她只能靠卖身维持生活，后来连店也没了，只好自己搞援助交际。这一切应该都不是她想要的东西。她一定还遇到过很可怕很危险的事情。

Blue并不打算说，母亲也是受害者。

但事实是，没有一个人对她伸出援手。

那些男性大人，全都在利用她。

那天深夜在麦当劳搭讪她的星探，让她当情人并生下孩子的人，“小甜心”的老板，向她买春的男人。所有人都只是用金钱交换她的青春与肉体。没有一个人真正帮助过十几岁离家出走的她，或是年纪轻轻就生下孩子的她。

连最后的依靠——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没有接纳她。

她肯定很受伤。

可是，Blue还太小，太不懂事，无法理解母亲的伤痛。

他只觉得母亲生气都是自己的错，所以向她道歉。除了道歉，他什么都做不了。

妈妈，对不起。对不起。不要讨厌我。

Blue对母亲说过最多的话，一定是“对不起”。

有时，母亲也会突然表现出温柔的一面，给Blue买来当时最流行的GAME BOY游戏机和游戏卡带，还对兴高采烈的Blue说：“你的笑容就是妈妈的生存价值。”那句话比游戏机更让Blue感到高兴。如果能将幸福化作数字，此时Blue的幸福数值应该创造了人生最高的纪录。

可是几天后，当Blue着迷地捧着游戏机，母亲突然怒不可遏。“整天噼噼啪啪噼噼啪啪，搞什么啊！我每天拼了命地赚钱，都

是为了谁啊！早知道就不该把你生出来，你这种小孩，我不要了！”说完，她抓起烟灰缸，砸坏了游戏机和卡带。

本来就阴晴不定的母亲变得越来越情绪化，Blue也只能被裹挟其中。

母亲依旧看心情跟很多男人交往，但是有一天，她说自己碰到了“命运的另一半”。

拓哉。

那个人在认识母亲时，用了跟国民偶像木村拓哉一样的名字。可能正因为那个名字，母亲才感觉到了命运。

母亲很容易走火入魔，没多久就搬出了他们跟夕子一同生活的地方，带着Blue住进了拓哉的公寓。

拓哉欢迎了两人的到来。

Blue对拓哉的第一印象，就是“有意思”。事实上，拓哉性格开朗，爱开玩笑，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刚开始跟拓哉生活时，因为有了爱情的滋养，母亲的情绪稳定了不少，也经常温柔对待Blue。对Blue来说，这是最高兴的事情。

“你就把我当成父亲吧。”

后来，拓哉对Blue说出了那句美好的台词。

但是到了IT泡沫崩溃的平成十三年，拓哉经营的“信用网络”公司破产倒闭，他也要离开东京了。带着Blue和他的母亲。

被迫离开自己打拼多年的大都市，对拓哉造成了很大的精神打击。原本“有意思”的拓哉，后来成了对Blue和母亲拳脚相加的“可怕的人”。

藤崎文吾

“怎么又热起来了。”

冲田边走边用手帕擦拭脖子上的汗水。

周末下了两天雨，一直都很凉快，可是到了周一，东京再次迎来久违好几天的三十度酷暑。

八月三十日。号称炎热程度打破纪录的平成十六年八月即将结束。

现在的酷热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而且今年的秋老虎可能也特别凶狠。

藤崎和冲田披着茜色的夕阳，走在文化大道的缓坡上。

这条路从涩谷车站全向交叉路口的109一直通到东急本店，曾经被唤作东急本店大道。但是平成元年，东急集团在与本店相邻的地皮上开设了带有电影院和表演大厅的大型文化设施“Bunkamura”，这条路也就变成了文化村大道。可以说，它也是诞生在平成的道路。

道路尽头，东急本店正面是摆满各种商品的折扣店铺。靠近还能听到独特的背景音乐。

堂吉诃德涩谷店。冲田说，在现在的年轻人眼中，文化村大道已经成了“从109到堂吉诃德那条路”。藤崎知道这两个地方，只是一次都没进去过。

可能因为正值暑假，也可能因为这里是涩谷，路上有很多年轻人。

冲田开口道：“我查了一下，每年都有好几百个因没有提交出生证明而无法得到户籍的孩子。”

“这么多吗？”

“是的，但这只是推测人数。因为没有户籍就代表行政上没有这个人，很难精确把握。”

“没有户籍也就没有身份证，那他怎么生活？”

“有很多地方只要提交简历，不看身份证也能工作。不过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毕竟租房子或考证肯定要用到身份证，说不定会临时找人借一下应付过关。有的人也会提交申请，要求补办户籍，但手续非常复杂。办户籍首先要证明这个人具备持有日本国籍的资格，可是要证明日本国籍，原则上只能用户籍。”

“这不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吗？”

夏希有个孩子，因为没有提交出生证明，所以没有户籍。

青——Blue。

因为有好几个人的证词，那个孩子应该真实存在。

由于藤崎组进行的是秘密调查，这个信息尚未透露给调查本部。

可是，那个Blue很有可能是在逃的共犯。

假设如此，那他行凶时只有十四岁。这样一个孩子，有可能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吗？

答案是“Yes”。

比如平成九年震惊全国的神户连续儿童伤害案，凶手就是一名十四岁的少年。

三年后的平成十二年，连续发生了丰川市主妇被害案，还有西铁巴士劫车案。那些都是少年犯下的凶案，导致“愤怒的十七岁”这个印象不断被强调。甚至，“十七岁”这个词成了当年新语·流行语大奖的候选之一。

不能因为他是个孩子，就将其排除在嫌疑人名单之外。

前不久他们向井口夕子询问了情况，并从她那里得到了在久我山生活时的夏希与Blue的照片。夕子说，照片拍摄时间是夏希搬走前不久，也就是平成十一年。当时夏希二十七岁，Blue十岁。两人在照片上并排而坐，地点应该在那座公寓里。一个是还残留着些许稚嫩的金发女性，一个是目光淡然的俊美少年。

夏希的外表与他们制作的肖像画很相近，但跟青梅事件中媒体放

出的毕业相册照片判若两人。由于夏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照片上的两人更像一对姐弟。

“如果篠原夏希的儿子Blue还活着，你觉得他在干什么？”

“他是平成元年一月出生，那今年该十五岁了。”

“是啊。”

假设他是平成开始那天出生的孩子，生日就是一月八日，比较早，所以正好跟昭和六十三年出生的藤崎的女儿小司学年相同。

案发以后，日本全国发现的身份不明遗体，以及被警方保护或是逮捕的青少年中，并没有疑似Blue的无户籍人士。

“虽然不知道他跟案件有多大关系，但对方毕竟是个孩子，还可能没上过学。这种人很难一个人在逃，应该是跟某个大人在一起。”

藤崎一言不发地点点头。

他也有同感。那孩子不可能一个人生活，只要他没有孤零零地死在什么地方，肯定有谁把他藏匿或是保护起来了。

夏希与夕子结束共同生活后，跟一个经营“信用网络”公司的名叫木村拓哉的人住在一起。

虽然跟著名偶像同名同姓，但那可能是假名。

他们根据夕子提供的传单展开调查，发现“信用网络”是一家手机代理店，虽然没有正式登记，但真实存在过，并且其法人代表正是木村拓哉。

当时，“信用网络”公司就在涩谷车站对面，明治大道的一座办公楼上。

但是IT泡沫崩溃后，“信用网络”已经停业。自称木村拓哉的法人代表到处向熟人朋友借钱，然后宛如夜逃般消失了。那是三年前，即平成十三年的事情。

藤崎感觉，进入平成以后，日本的经济一直不景气。他并不知道曾经有过一阵IT泡沫，也不知道那个泡沫已经崩溃。但是前不久拜访的六本木新城中，很多新兴企业都是IT公司，说不定真的有过这么一

段辉煌。

那个自称木村拓哉的人没有对“信用网络”前职员和债主透露真名，也没有人知道他身在何处，干些什么。

不过，他们在耐心细致的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有可能知道木村真实身份的人。

藤崎与冲田走过大道旁的Cine Amuse East & West电影院，在前面拐弯，进入圆山町的酒店街。

这里有个私人借贷公司，就坐落在被情人旅馆包围的一座写字楼里。

公司经营者名叫桦岛香织，是个年仅二十几岁的女性。她的顾客主要是年轻企业家，生意做得还挺大。由于是个年纪轻轻就崭露头角的女老板，一些人称其为“涩谷的魔女”，或是单称“魔女”。

门把手上挂着“Closed”的牌子，不过介绍她的人事先联系过，她应该在里面。

藤崎按了门边的门禁铃。

没有回应。

他又按了一次。

还是没有回应。

他正准备按第三次，却听见里面传来女人的声音：“你好。”

“抱歉打扰了，我是警视厅的人。”藤崎朝着门禁说。

“警视厅？”

“没错。如果这里是桦岛香织女士的事务所，贞山先生应该事先联系过。”

藤崎对着门禁的摄像头举起了证件。

“哦，约的是今天吗……”

“我们想问几个问题。”

片刻沉默之后，那个人又说话了。

“好吧，请稍等。我有个客人准备出去了。”

“噗”的一声，对讲结束。

原来有客人啊。是不是预约出错了？

他们等了一会儿，门打开了。

里面走出来一个人，穿着黑色连衣裙和白色围裙，头戴一顶白色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只能看见一头长发。藤崎愣了愣。

“呃，女仆？”冲田在旁边喃喃道。

没错，这人穿的就像大户人家的女佣。不过那身衣服满是荷叶边，倒更像是女仆风格的制服。

对方好像也吓了一跳，畏缩片刻，然后低着头默默行礼，快步离开了。

藤崎忍不住盯着女仆离去的方向，突然听见敞开的门里传出声音。

“刑警先生？请进吧。”

光站着也没有用。于是他们走进办公室，很快就感觉到了冷气。这里空调开得刚刚好。

门口有换鞋区，还准备了拖鞋，两人便换了鞋，继续往里走。

这是一间三十多平米的办公室，里面办公，门口则是接待区。

一名女性起身迎接了二人。

她身穿黑色上衣，披着灰色薄开衫，看起来很朴素。小眼小嘴，外表平淡，没什么特征。此人乍一看就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平凡路人，说二十几岁也像，说四十几岁也像，几乎分辨不出年龄。

藤崎一开始还以为她是这里的文员，可是放眼望去，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

“请问，您就是桦岛香织女士？”

他问了一句，女人点点头。

“是的，我就是桦岛。真不好意思，我听错了贞山先生说的时间，所以刚才约了客人。”

那个女人——桦岛香织面不改色地说。

刚才隔着对讲机没听真切，其实香织的声音有些沙哑，辨识度很高，还带有一点关西口音。根据事前调查，她的家乡是滋贺县大津。

“刚才出去那位就是您的客人吗？”

“对，她是附近那家女仆咖啡厅的工作人员，管我们借了点钱，来谈还钱的事情。”

“女仆咖啡厅？”

“刑警先生，你不知道吗？最近有一股女仆热潮。受到动画片和游戏的影响，秋叶原那边前年就开始盛行，现在还遍及涩谷。”

香织微微勾起嘴角。

藤崎刚才就觉得那是制服，原来没猜错。

动画片和游戏，还有秋叶原……那是所谓宅文化吗？

由于平成元年逮捕的东京埼玉连续幼女绑架杀人案的凶手是御宅（当时还叫“御宅族”[1]），一时间人们都把那些年纪不小却还痴迷动漫的人当成了分不清幻想和现实的准犯罪分子。不过近年来，御宅渐渐得到正名，连原本是家电一条街的秋叶原也不知不觉成了御宅圣地。听说，日本的动画片和游戏在国外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就连警视厅内部，也有不少公开宣称自己是御宅的年轻一辈。

不管怎样，对藤崎来说，那都是一个比普通青年文化更难以理解的世界。

“别站着说话，快请坐吧。”香织请他们坐在会客区的沙发上。藤崎与冲田落座后，她也坐在了两人对面。

她以前经营一家面向年轻人的首饰店，获得成功后，开始涉足借贷行业。

藤崎不动声色地观察她的言行举止。

无论怎么看都很朴素。

她丝毫没有被戏称为“魔女”的女老板风范。声音虽然很有特点，但完全感觉不到她身上存在什么气场。

——她看起来就是个土里土气的小姑娘，但你可千万别小看了她。因为那姑娘又聪明又顽强，一个不小心，就要被她吃住要害。事实上，好多小混混都因为瞧不起她，后来吃了不少苦头。

给他们介绍了香织的贞山周一如是说。

贞山是某跨区域暴力团伙的第三层集团“云翔会”的组长，专门在金融和投资领域搞帮派活动。同时，他也是愿意与警方交换信息的合作派组长。

云翔会曾经接过香织的催债委托，也跟她做过债券买卖的交易。藤崎等人通过本厅有组织犯罪对策部联系到了贞山，并请他介绍了香织。

“我今天来，是想向你请教一个人。他姓木村，以前经营过一家名叫‘信用网络’的公司。”

藤崎进入正题。

不管她是魔女还是平凡女人，关键在于她有多了解那个自称木村拓哉的人。根据此前的调查，木村拓哉找香织谈过运转资金的融资。

“哦，你是说那个自称木村拓哉的人吧？”

香织站起来，从办公区的文件柜里拿出一份薄薄的档案，走回来放在桌子上。

档案包括貌似合同的文件，还有一名男子的驾照复印件。

藤崎念出了合同及驾照上登记的姓名。

“海老塚卓也。这就是那个……”

“对，那个木村拓哉。我在开始搞借贷前就认识他，所以借了一点给他。”

原来如此。因为卓也跟拓哉的读音相同，他才自称木村拓哉吗？

香织说借了一点，但是一看欠条，上面写着三百万。

驾照显示，海老塚卓也出生于昭和四十年，平成十三年失踪时三十六岁，现在则三十九岁。香织比他年轻不少。

“你们俩是老交情吗？”

“也不算什么交情。我以前开店，他是店里的客人，也参加过几次店里主办的俱乐部活动和派对。后来他来找我借钱，我才第一次知道他叫什么。”

眼前这个外表平凡的女人，竟说出了活动和派对等字眼，让藤崎觉得特别奇怪。

她所说的俱乐部应该不是传统夜总会，而是这些年在闹市区越来越常见的年轻人聚集地。藤崎认为那其实算小型迪斯科，只不过他们都顶着饮食店的名目，逃避了风营法的管辖，得以通宵营业。

“是吗，海老塚这个人怎么样？能说说你对他的印象吗？”

“怎么说呢？他这人有点轻浮吧。你想啊，他觉得名字醒目好做生意，就能自称木村拓哉。还有……”

香织欲言又止。

“还有什么？”

“没什么，就是我听人说，他好像有点瘾君子的习性。”

“瘾君子？他吸毒吗？”

“嗯，不过我听说的那些全都是合法药品。”

“合法药品……比如麻黄碱？”

藤崎说出了青梅案现场发现的药品名称，香织点点头。“就叫那个名字。东京好多爱玩的年轻人都吃那个。”

“是吗……”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日本迎来了二战之后第三个毒品蔓延时期。

第一次是二战结束后不久，当时非洛芃在市面上大肆横行。第二次是昭和五十年代后半期，暴力团伙走私贩卖最猖狂的时期。第三次，则是因为因特网的普及，使得匿名交易变得更简单，而且比传统毒品和大麻更轻度且合法的药品不断登场。这些药品在年轻一代中尤其盛行，部分俱乐部则成了滥用药品的温床。藤崎对这方面不太清楚，只知道俱乐部文化本身在欧美就与毒品文化密切相关。警方当然也提高了警惕，但不可否认，他们的行动还是过于迟缓。

那么，夏希之所以对麻黄碱成瘾，有可能受到了交往对象海老塚的影响。

“那个海老塚的公司倒闭了是吧。”

“对，IT泡沫崩溃后，他的公司转眼就没了。”

“那是三年前的事情？”

“没错。”

“你借给他的钱都收回来了吗？”

合同上写着利息是每年百分之二十九点二。本金三百万的话，那就是很大一笔钱了。这个数字在金融界被称为“灰色利息”，应该属于利息设定的上限。

日本有《利息限制法》和《出资法》，这两部法律都规定了贷款的利息，后者比前者设定得更高。因此存在虽然违反了利息法，但仍在出资法规定范围内的“灰色利息”现象。按照现在，也就是平成十六年的规定，只要当事双方同意，“灰色利息”就算有效。

“是的，平安收回来了。不过也请贞山先生帮了忙。”

意思是请黑帮去逼债了吗？真是人不可貌相。

“莫非海老塚四处借钱后逃跑，是你指使的吗？”

香织耸耸肩，嘴角似乎浮现了一丝笑意。

“我只是按照事前签署的合同回收债权，债务人如何筹集金钱，之后采取什么行动，我一概不知情。”

她这句话说下来几乎没有起伏，独特的沙哑声线既没有压迫感也

没有威胁性，仿佛只是在平淡地陈述事实。不过，她道出的事实，却无比冷酷。

原来如此，这女人可能真有点魔女的本事。

“你知道海老塚逃到哪儿去了吗？”

“这我也不知道。”

“那你去过海老塚家吗？”

“没有。倒是为了谈事情，去过一次他的办公室。”

“是吗？那你是否知道当时海老塚跟谁一起生活？”

香织略微歪过头，想了一会儿。

“对了，我去他办公室那天，看到电脑壁纸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儿的照片。我问他那是谁，他说自己在跟一个带孩子的女人交往。”

“你知道那个女的是谁吗？”

“不知道。那又不是他的担保人，我没必要确认身份。”

“你看到的是这两个人吗？”

他拿出井口夕子提供的夏希和Blue的照片，给香织看了一眼。

“我只看过一眼，所以不能肯定。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他俩，我看还真有点像。不过女的比照片上更瘦，孩子也大一些，感觉有点不一样。”

香织凝视着照片回答道。

Blue正在长身体，看起来大一些很正常。夏希如果变瘦了，很可能是麻黄碱的影响。

藤崎窥视着香织的表情，可是那张平凡的脸上看不出任何东西。

不过，他们知道了海老塚的真实身份，又查清了麻黄碱的来头，应该也算有所收获。

翌日。

藤崎根据驾照复印件的信息，查到了海老塚的户籍和居民证。这样就能找到海老塚的所在地。

不，准确来说，他不在任何地方。

因为海老塚卓也已经死亡。

他死在了距离东京二百多公里的静冈县浜松市。

根据户籍记录，他的死亡时间是平成十五年八月九日，青梅案发生的四个月前。

注释：

[1] 类似称呼有“竹笋族”“御幸族”等等。由于这些“族”都有因为某种爱好或某种见解聚集在一起的属性，而“御宅族”并不具备“族”的性质，所以后来渐渐变为“御宅”。

三泽·马科斯

十三年前，即平成三年，年仅六岁的三泽·马科斯被父母带到了日本静冈县浜松市，他属于巴西第三代日裔。

二战结束后，他的祖父从日本移居到巴西，父亲则跟马科斯一样，是在巴西出生长大的人，那年也是头一次踏足日本的土地。

“你的日语很棒啊。”

他对两名东京来的刑警如实回答了姓名、年龄、家庭成员和到日本的经过。其中一个留着寸头，名叫冲田的刑警笑着夸奖道。

马科斯对他说了句“谢谢”，但就算刑警不说，他对自己的日语也很有自信。

如果世上真的存在语言天赋，马科斯无疑是受到眷顾的其中一人。来到日本不足一年，他就能说一口流畅的日语，跟同龄的日本人不相上下。都说小孩子学语言快，但他可以说是特别快的那一类。

父母来日本的目的是赚钱。当时中南美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人数众多，日本却正值泡沫经济全盛期，苦于劳动力不足。

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一直不积极接受移民，但是为了解决越来越紧张的人力不足问题，日本政府在平成二年修订了入境管理法，针对日裔外国人开放了移民渠道。

浜松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摩托车厂商本田、雅马哈和铃木的创始地，遍地都是各大企业的外包工厂。这些工厂积极招收日裔填补劳动力空缺，使这里成了日本鼎鼎有名的日裔外国人聚居地。

“您小学和初中都跟日本小孩一起上公立学校，那么是在学校学习的日语吗？”

冲田提问时，旁边那位貌似上司的年长刑警一直盯着他看。这人叫藤崎，虽然长相温和，眼底却潜藏着锐利的光芒。

“不，学校没有那种课程。不过身边都是日本人，我自然而然就会了。”

“哦，那真是太厉害了。”

冲田感叹了一句。总觉得有点刻意。

没有日本国籍的日裔不在义务教育对象范围内。虽然只要学生提出意愿，政府可以把你安排到与年龄相符的学级，但是并没有专门针对外国人的课程。至于要如何安排，由各个家庭自己决定。虽然有不少日裔小孩不去上学，但马科斯一直上到了初中。

虽然他很快就学会了语言，却很难融入学校环境。应该说，正因为语言能力好，他感到了超过语言的壁垒。

他的日本同学都管他叫“桑孔”。那是当时在电视综艺节目里登场的外国艺人。不过那个艺人是非洲黑人，与巴西没有关系。而且马科斯长得一点都不像那个大叔。仅仅因为他的肤色比一般日本人黑，同学们就给他安了这个绰号。因此，马科斯特别讨厌这个称呼。他总是坚持桑孔和巴西没有关系，可他越坚持，周围的人就越起劲。

——看谁不顺眼就上去揍。你是个男孩子，打打架无所谓。男人就是这样变强的。

父亲曾经对他说过这种话。巴西比日本更崇尚男人的威猛，是个好战的社会。身为巴西男儿，父亲自然会有这样的价值观。

上到小学高年级时，马科斯按照父亲的教诲，大吼着“别说了！”把一个喊他桑孔的同学推倒在地。那是个身材特别高大，在班上称王称霸的孩子。但是马科斯当时已经进入成长期，身高和力量都超过了那个同学。那孩子被翻倒在地，还摔成了脑震荡。虽然没什么大碍，但是叫来了救护车，马科斯的父母也被喊到了学校。

父亲非但没有训斥马科斯，还夸奖他“不愧是我的儿子”。可是马科斯并不高兴。使用暴力的感觉一点都不好，他心里迟迟过不去这个坎儿。

那次以后，学校不再有人管他叫桑孔，但是人人都把他当成“一生气就会发狂的凶恶外国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同学们都不再跟他说话，部分女生见到他还会绕着走。一次，学校的玻璃窗被人打破，马科斯首先遭到了怀疑（他当然是被冤枉的，真凶是另一个学生）。升上初中后，不知为何只有那些加入了不良团体的少年对他尊敬有加，管他叫“马科斯大哥”。

如果他是父亲，可能会很高兴。但是马科斯很伤心。因为他无论

如何都接受不了父亲口中那种好战的“男人味”，特别不希望别人觉得他打架很厉害，或是害怕他。他甚至完全无法喜欢上自己一天天变得高大健壮的身体。他处在周围恐惧的目光中，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怪物。

这里没有值得我热爱的东西，包括我自己——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有了这种想法。

家里和学校都让他坐如针毡，他仿佛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安慰马科斯，那就是偶像。

具体来说，是早安少女组。

她们在平成九年出道，瞬间风靡一时，当时马科斯正在上初中。可能这些女孩明亮开朗的气质很符合南美人的审美，在日裔外国人圈子里也获得了不少人气。

身为一个日本初中男生，同时又是日裔外国少年，他喜欢上早安少女可以说毫不奇怪。不过，马科斯心里的“喜欢”，跟其他男生有些不一样。

马科斯对那些身穿可爱衣着，演唱流行歌曲的少女，并没有产生异性——也就是将她们当成潜在恋爱和性欲对象的认知。他只是单纯地喜欢和憧憬她们的可爱和柔软，很想一直一直看着她们，永远沉浸在她们创造的世界里。他甚至想象过自己转生成日本的女孩子，加入早安少女的行列。

当然，他从未对别人提起过这种愿望。因为他知道，一旦说出来，别人会更加把他当成怪物看待。

“三年前的平成十三年，你从初中毕业，进入这家公司工作，对吧？”

“是的。”

十五岁那年，马科斯初中毕业后，便开始在这家名叫“十一技研”的摩托车企业的外包金属板工厂工作。换算成公历，就是二〇〇一年，新千年刚刚拉开序幕的年份。

他并不讨厌学习，但学校里没有朋友，又不怎么想读高中，关键在于，家里的经济情况也让他除了工作没有别的选项。

——不应该是这样的。

马科斯找到工作时，父亲发出了带着酒臭的抱怨。

原来，他的父母打算苦干几年赚到大钱，然后衣锦还乡。但是，他们的计划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泡沫经济崩溃。其实，他们平成三年来到日本时，泡沫经济好像已经崩溃了。不过还要过好几年，才会给制造业造成严重影响。父母工作的工厂订单量慢慢减少，相对地，工资也一点点变少。他们来到日本的第六年，也就是平成八年，工厂甚至不再招聘日裔外国人了。当时，金融机构的崩溃已经非常严重。

父母不像马科斯那样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所以迟迟找不到工作，最终只能在面向巴西人经营的超市里打零工，拿低于最低时薪的薪水。一家人生活举步维艰，更谈不上回国。

马科斯被束缚在这片不值得爱的土地上，从初中开始，就被迫帮父母在超市摆货点货。初中毕业后，出门工作更是理所当然。初中毕业的学历在日本人中间可能比较少见，但对日裔外国人来说，却非常普遍。反倒是升上高中的人少之又少。

不过，父亲那句“不应该是这样的”，似乎还包含了无法衣锦还乡之外的悔恨。

日本的未来Wow Wow Wow Wow

世界倾慕Yeah Yeah Yeah Yeah

早安少女在平成十一年发表的热门歌曲《Love Machine》的歌词，仿佛是对经济长期不景气的自暴自弃。不过从那段时间起，工厂对日裔外国人的招聘开始复苏。

然而，优先得到聘用的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马科斯就属于其中一人。因为他们从小在日本生活，自然熟悉日语和日本的习俗，而且因为年轻，无须支付很高的工资。相对地，他父亲那一代很难融入日本，语言也不流畅，总是被敬而远之，迟迟找不到工作。现在“十一技研”的员工半数以上都是日裔，然而三十五岁以上的一个都没有。

“十一技研”并不是什么好公司。这里的老板很蛮横，工资又少。尽管如此，马科斯还是比领时薪的父亲赚得多。

马科斯并不在乎谁是家里的顶梁柱，但是以父亲的价值观，这件事似乎让他难以接受。原本就爱喝酒的父亲越来越沉迷酒精，总在家里抱怨这抱怨那。

“刚才也说了，我们想问的是曾经在这家公司工作，去年夏天去世的海老塚卓也先生。”

确认完马科斯的身份后，冲田进入正题。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藤崎也露出了更严肃的表情。

今天工作时，社长把马科斯喊过去，在办公室的会客室见到了这两名刑警。

他一开始有点惊讶，然后才知道他们专程从东京赶过来，是为了调查海老塚的事情。听说要轮流询问所有员工。

“你进入公司半年后，也就是平成十三年的十月，海老塚先生开始在这里工作。这点没错吧？”

“是的。”

他们说海老塚在东京经商失败，来到浜松从头开始。

“你对海老塚先生有什么印象吗？”

“他个性很开朗，但是工作不认真，有时候很应付。”

马科斯没有撒谎，但他回答的都是不痛不痒的事实。

“海老塚先生的儿子，青君——大家都管他叫Blue。他也一起在这里工作吗？”

Blue。

听到那个名字，马科斯心里猛跳了一下。为了不被察觉，他点了点头。

“听说那个Blue君跟你关系很不错啊。”

“我们经常混在一起。毕竟年龄相仿，也比较合得来。”他绷着一张扑克脸回答道。

“年龄相仿啊……你知道他的真实年龄吗？”

“嗯，我听他本人说过。而且，大家应该都发现了。”

“发现他谎报年龄？”

“对。”

“你说的大家，是指这里的工作人员吗？”

“是的。”

表面上，Blue是海老塚的儿子，跟马科斯一样是十五岁，那年春天刚刚初中毕业。然而，那都是假的。

Blue是海老塚同居恋人的儿子，没有正式入籍，也没有血缘关系，因此他跟海老塚并非父子。

——马哥，其实我是平成开始那天出生的。

Blue曾经这样对他说。换言之，他进来工作时只有十二岁。按照法律规定，工厂不能雇佣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孩子，所以他听从海老塚的吩咐，把年龄虚报了三岁。“十一技研”的员工虽然叫“社员”，但全都是非正式招聘，只需一张简历就能进来工作。社长平时也不会检查这些。只要有意愿，就能瞒报年龄。

刚进公司时，Blue还没变声，面容也带着几分稚嫩。他虽然比同龄人高一些，混在大人里却成了小个子。大家心里都猜到了，只是什么都没说。

“偶尔会有警察到工厂来，看到Blue可能也产生过怀疑……”

雇佣日裔工人较多的工厂会有当地警察定期巡视。仅仅因为自己是外国人就被人如此戒备，这种感觉当然不好，但也已经成了日常风景。

有好几次，警官看到Blue，都对现场负责人或老板说：“你这个员工好小啊。”“那孩子几岁？”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行动，Blue也一直没有被解雇。

说到这里，两名刑警苦着脸对视了一眼。

“你也见过Blue君的妈妈，对吧？”

“是的。”

Blue的妈妈很瘦，而且面色苍白，但是五官面型看起来挺漂亮。

“你知道她叫什么吗？”

“呃，啊，好像叫玛丽亚？”

Blue只管母亲叫“妈妈”，海老塚则叫她“玛丽亚”。

“你还听过她有别的名字吗？”

“呃，没有……”

他的确不知道。Blue的妈妈还有别的名字吗？

“那下一个——”

冲田连续问了好几个关于海老塚、Blue及其母亲的问题。他知道的都回答了，不知道的也都说不知道。

“……我听其他员工说，海老塚先生曾经对Blue君施暴，你知道这件事吗？”

马科斯咽了口唾沫。

警察的提问越来越接近敏感地带了。

既然别人已经说了，他也无法隐瞒，所以决定如实回答。

“我知道，还见过好几次。海老塚先生说那是‘调教’，在工厂也会对Blue拳脚相加。有一次还用钢管打他脑袋，那次别人看不下去，就把他拉住了。而且，海老塚先生还会把工作推给Blue，自己跑去偷懒，或是干脆早退。”

“太过分了……”

说到一半时，他听到冲田嘀咕。

没错，太过分了。所以，他才跟Blue成了好朋友。

马科斯第一次看见Blue，就觉得他很特别。他长着一张很漂亮的脸，五官端正，双眼细长，带着一丝忧郁，跟自己粗鄙的脸大不相同。这让马科斯感到很羡慕。

可是，他一开始并没有主动跟Blue说话。因为当时他已经习惯了跟所有人保持距离。

不过，当他看到海老塚在工厂殴打Blue时，心里突然涌出了好奇。海老塚不是那种行为粗暴的人，反倒性格开朗，玩心十足。但是，他有时候会突然暴怒，对Blue发泄怒气，拳打脚踢，让周围的人不敢接近。

作为同龄（虽然是假的）的工厂前辈，只要马科斯愿意，就有很多机会跟Blue说话。他慢慢跟Blue熟悉起来，知道了他的身世，还有海老塚和玛丽亚的关系。

马科斯知道的越多，就越有种莫名的优越感。

这家伙怎么回事，比我还惨嘛。他明明是日本人——

Blue还告诉他，海老塚以前是个温柔有趣的人，来到浜松之后，却像变了个人。

在家里，海老塚不仅揍Blue，还会揍他的母亲。而母亲每次挨揍，都会发泄在Blue身上。

而且，Blue比马科斯还小，却不得不谎报年龄，干很辛苦的工作。听说，他还没上过学。Blue干活倒是还行，然而一个汉字都不认识，连除法都做不好。他甚至不知道丰臣秀吉，比马科斯这个巴西人还不熟悉日本历史。

马科斯的父亲虽然粗暴，但不会把马科斯揍到受伤。他母亲则是个典型的巴西女人，虽然个性强悍，但对儿子却无比温柔。听说Blue的妈妈对他说过好几次“要是没有你就好了”，如果换成马科斯的母亲，就算撕了她的嘴，也绝不会说出那种话来。

跟这家伙相比，我简直强多了。

出于怜悯，马科斯对Blue很好，也经常在工作上帮助他。

他们都是心灵柔软的十几岁少年，只要待在一起，就会越来越亲近。Blue越来越依赖马科斯，经常“马哥”“马哥”地叫他。

不久之后，马科斯除了对Blue的怜悯和优越感，还对他产生了温暖的感情。

不知不觉，他的目光开始一直追逐Blue，满脑子总想着Blue。同时又为自己的情况感到愤恨不已。

——海老塚和你妈都不是好东西。要是他们俩都死了，你就能得到自由。

当两人十分熟悉后，马科斯对Blue说了这句话。

如果Blue回答“有可能”，他就会继续说：“等我们再长大一点，就一起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吧。”

然而Blue带着悲伤的表情，说出了让马科斯意想不到的话。

——马哥，你别这样说。我还是想保护妈妈。

Blue说，他虽然讨厌海老塚，但是无法讨厌母亲。他是觉得母亲很过分，可无论如何都恨不起来。他还说，就算到了最后的最后，自己还是要保护母亲。

听了他的话，马科斯感到胸口抽紧，喘不过气来。

啊，Blue不会跟我一起逃离这里。Blue拥有比我更重要的人。

让他如此痛苦的，便是心中那种温情。如果转化为话语，那种感情只有一个字。

那怎么可能！

马科斯无数次否定，但他无法否定真实存在的东西。

马科斯在这片不值得爱的土地，遇到了Blue，这个值得他去爱的人。同时，Blue也成了让他察觉自身性向的存在。

“接下来，我想确认一下去年八月八日晚上到九日早上的事。你这两天都上班了，对吧？”

冲田提问，马科斯点点头。

终于问到那天了。他越来越紧张。

去年，平成十五年八月，Blue来到浜松的第二年。

Blue十四岁，马科斯刚过生日，已经十八岁。二人已经成为挚友。不仅在旁人看来如此，Blue对马科斯应该也有深厚的友情。

马科斯对他怀有超越友情，却得不到回应的感情，但他并不打算坦白。他实在太害怕被Blue拒绝，而且只要Blue能在他身边，他就很满足了。

但是不久之后，马科斯就被迫意识到，仅仅是彼此身边的玩伴关系，轻易就会割裂。

“八号那天，海老塚先生和Blue君都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跟平时没什么两样。那天加班比平时少，七点前就下班了，再加上台风即将登陆，大家都早早回家了。”

八月八日深夜，正好在日期改变的时间，受到第十号台风的影响，浜松市迎来暴风雨，市内几百户住宅还停电了。

接着，他又被问到第二天的事情，马科斯也如实回答：

“九号一早就下大雨，海老塚先生和Blue没来上班——”

那天雨下得很大，有段时间甚至连路都看不见，的确是个让人不想离开家的日子。当天有很多人迟到，但是平时很唠叨的社长都没说什么。于是大家都觉得，海老塚肯定翘班不来了。那并非他头一次无故缺勤。虽说如此，马科斯却感到很奇怪。因为Blue从来没翘班过。反倒是海老塚偷懒的时候，Blue要帮他完成那一份工作。

那天晚上台风一过，雨就停了，只是风有点大。下班后，马科斯去了海老塚的住处。

“然后你发现他们不在了？”冲田先替他说道。

“是的。我在外面喊了几声，没有人应，然后看见厨房窗户开了一条缝，就往里面看了一眼，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那个房间很小，厨房跟起居室连在一起，从窗缝就能看见全貌。当时他还以为一家三口到外面去吃饭了。

可是，又过了一天，海老塚和Blue还是没来上班，社长和同事上

门找人，这才发现一家三口好像失踪了。

四天后，也就是八月十四日，在本市东侧的天龙川河口堤岸上，有人发现了海老塚淹死的尸体卡在那里。

“请告诉我，海老塚先生等人失踪的八日到九日夜，你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

“啊，嗯……我下班后一直待在家里。”

“跟你父亲和母亲一起？”

这个警察要确认他的不在场证据吗——

马科斯严肃地点点头。

当时也有地方警察找他问过海老塚的事情。

工厂里到处流传毫无根据的谣言。有人说他们在台风登陆的夜里出门，发生了事故。也有人说海老塚强迫女人和孩子跟他自杀，最后只找到了他的尸体。还有人说，玛丽亚杀了海老塚，然后逃走了。

他不知道警方最后得出了什么结论，但那件事并没有被当作案件报道出来。

过了半年，就不再有人谈论海老塚和Blue，仿佛大家都忘了他们的存在。

直到今天，东京的刑警找到厂里来。

“失踪前，海老塚先生和Blue君有什么异常之处吗？”

“没什么……”

“你能猜测Blue君和他妈妈去了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如果他还活着，我想见见他。”

这是真心话。

两名刑警对视一眼，然后藤崎对他说了句“谢谢”，结束了问询。

马科斯暗自松了口气。

应该……没有被怀疑。

被问到刮台风那天的事情时，他心跳得飞快，让他以为两名刑警都能听见扑通扑通的声音。而且，他背后和腋下都出了一阵阵冷汗。

马科斯没有对两位刑警撒谎，但也没有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都说出来。他隐瞒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

就是那通电话。

八月九日，马科斯去查看海老塚住处的那天深夜，他的手机接到了公共电话打来的电话。接通之后，才知道那是Blue打来的。

——马哥，我把卓也叔叔杀了。

马科斯无言以对。

——我要跟妈妈逃走，没法去上班了。对不起，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却不知说什么好。最后，他一句话都没说，Blue就挂了电话。

他打那样的电话过来，应该不是撒谎或开玩笑。

那么，也就是说，他可能再也见不到Blue了。

他感到身体中央像是开了个大洞，甚至有风呼呼吹过。

丧失。

被同学戏称桑孔，被周围的人视作怪物，被父亲嫉恨，这些曾经让他悲伤的事情，仿佛都不算什么了。因为那个空洞中，涌出了前所未有的伤痛。

马科斯在伤痛中，掬起了一捧誓言。

绝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他要把这件事带进坟墓。为了今后再也无法相见的Blue。为了他唯一深爱的人。

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

致Blue

那年夏天，听到台风即将登陆的新闻，Blue产生了不好的预感。不知为何，一旦气压下降，卓也和母亲都会变得情绪不稳定。

在东京遇到卓也时，他还是个温柔有趣的人。搬到浜松后，他也没什么改变。卓也性格开朗，爱开玩笑，特别有意思。他在家也经常看搞笑节目和综艺节目。他特别会演戏，经常学搞笑艺人说笑话，还经常模仿他以前借用过名字的木村拓哉。Blue还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的年纪，觉得卓也的表演非常好玩。

所以，Blue一开始很喜欢卓也。当卓也要他谎报年龄到“十一技研”工作时，他也乖乖顺从了。

Blue虽然比同龄人高一些，但身体还没发育成熟，工厂的劳动对他来说过于艰苦。

他跟卓也劳累一整天回到家，母亲会做好饭菜等着他们。在鸡汤拉面里打个蛋，就着超市买来的现成小菜或沙拉，简单得不能称之为料理。不过，三个人会围着餐桌，边看电视边吃晚餐。这让他觉得饭菜都特别美味。

那是温馨的团聚，是三个人成为一家人的瞬间。

然而，那也只是漫长生活中转瞬即逝的一刻。后来，卓也慢慢变了个人，母亲也一样。

浜松的生活跟东京的完全不一样，想必给了他们不小的压力。在这片新天地里，卓也和母亲都没有亲密的朋友。他们虽然勉强维持着社会生活，却从不让任何人靠近家庭。

卓也平时爱把一句话挂在嘴边：“男人就该外出工作赚钱，女人在家里操持家务。”可能出于这个观念，他才让Blue谎报年龄出去工作，并且决不让母亲工作。他跟母亲在东京确定关系后，很快就不让她继续干援助交际了，也说她不用出去打工。母亲原本就没什么劳动意识，自然是喜欢上了卓也这点。

卓也虽然是现代青年，却有着极为保守的家庭观念，甚至可以说

是老古董。这与他强烈的自尊心相呼应，形成了痛恨依靠别人的性格。卓也从来不会找人商量生活上的困难，而那样的日子，可能渐渐摧毁了他的精神。

另外，毒品也起到了催化作用。

卓也在东京时，就经常服用号称“营养补充剂”的合法毒品。虽说合法，但依旧是毒品，后来还被称为“危险药品”，列为取缔对象。但是在平成十几年那段时间，法律法规还没追诉到那种药品。卓也还说这是好莱坞女明星都爱用的减肥药，推荐给母亲服用，让她也对合法毒品麻黄碱上了瘾。

尽管如此，他们住在东京时，两人只会服药作乐，从不造成实际伤害，相当于一种恶习而已。可是自从搬到浜松，卓也的摄药量就一天比一天多了。

药物生效时，卓也比以前更开朗，也愿意完成一些工作，可是一旦药效过去，他就会变得无比残暴。在外人看不到的家中，他几乎每天都对Blue和母亲拳脚相加。他不会完全失去理智胡乱痛打，而是每次都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施展暴力。“别以为你是小孩儿就撒娇！”这是卓也殴打Blue时最常用的理由。在工厂，很多员工都发现了Blue还是个孩子。不仅是马科斯，还有不少人对他很好。卓也似乎对此很不满意，总骂他狡猾，说他受宠。

他殴打Blue的母亲时，则会说“别以为你是女人就撒娇！”

卓也会把一切他看不顺眼的地方解释为“撒娇”，使自己的暴力正当化。

可能为了缓和疼痛，母亲每次挨打后，都会吃麻黄碱。就这样，母亲的药量也逐渐增加，稳定的情绪开始失控。她又一次对Blue用起了“没有你该多好”的诅咒。

不久之后，母亲和卓也开始趁着毒品生效的时间，在家里大肆——应该说，故意让Blue看到他们做爱。

那两个人挤在狭小的出租房里，就像两头野兽，毫不遮掩自己的暴力和性欲。

彼时Blue正要进入青春期，他感到心脏被绞紧的苦涩。

尽管如此，Blue还是无法讨厌母亲。

越是遭到母亲的虐待，他就越能想起她的温柔。母亲曾经对他说“我最喜欢你”“你的笑容就是我的生存价值”，还给他买过最喜欢的游戏机。

我要保护妈妈——

这种认知日益坚定起来。

因为，实质性的危机就耸立在他们眼前。

不知从何时起，母亲变得比Blue还瘦小了。因为过度服用麻黄碱，她的体重轻了很多。Blue不知道那样的身体还能承受多少卓也的暴力。

Blue自己挨打时不会反抗，看到母亲挨打却会拼命阻止。可是，卓也比他更强壮，他一点都拉不住。于是，Blue只能痛哭流涕，不停道歉，恳求他停下。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卓也叔叔，求求你了，别打妈妈。要打就打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如果他紧紧抱着卓也不断恳求，卓也的自尊心可能会得到满足，偶尔还会说“看在你的面子上”“那就你来负责”，然后把矛头转向Blue。可是大多数时候，卓也都对他的哀求充耳不闻，继续殴打他的母亲。

再这样下去，妈妈可能要被打死。

母亲明显也沉浸在痛苦中。卓也不在时，她曾经充满怨恨地说：“那家伙不是什么命中注定的人。”“都怪那家伙，我的人生毁了。”她甚至曾对Blue道歉：“真对不起，妈妈不该跟那种人在一起。”每当此时，Blue就会感到母亲还是会珍视自己，心里格外高兴。

Blue想，他们现在只能逃走。他很期待母亲哪天说出“我们跑吧”。

但是那天晚上，母亲说的不是那句话。

台风渐渐接近，出租房开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卓也突然怒吼一声，开始发疯。“扯淡！谁都不知道感谢我，整天就知道撒娇！你们是不是把我当猴耍了！”几个小时前还笑着跟他们一起吃饭的人，

转眼就成了另一个人。然而，这也是他们见怪不怪的事情。

但那天与平时不同，卓也正要殴打母亲时，不小心绊了一下，仰天翻倒在地。而且那个瞬间，他的后脑勺狠狠砸到了桌子角。

卓也躺在地上站不起来，身体开始抽搐。

Blue吓了一跳，赶紧跪在旁边查看卓也的情况。只见那双瞪大的眼睛似乎没有焦点，嘴角也流出了唾沫，但他还有呼吸。

得赶紧救他——Blue条件反射地想。可就在那时，旁边响起了母亲的声音。

“杀了他！”

瞬间，Blue犹豫了。

“杀了他！”

第二次命令，身体宛如合上了开关，自动行动起来。Blue掐住了卓也的脖子。

卓也发出痛苦的呻吟。Blue想，既然已经掐住了他，那就要做到最后。于是，他拼命用力，死死掐着卓也的脖子。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卓也究竟何时断了气，待Blue回过神来，双手已经完全麻木，卓也则瞪着眼睛，再也不动弹了。

母亲陷入了混乱。

“啊，怎么办。你怎么真的把他杀了。”

她先是责怪Blue，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拿起电话拨了出去。

没过多久，一个男的找上门来了。当时已是半夜，外面大雨滂沱。男人看到卓也的尸体，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他跟母亲争执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用他开来的白色小货车把尸体运到天龙川扔掉了。

直到他们坐着那辆车离开浜松，Blue才得知那个人的身份，以及Blue和卓也白天在工厂干活时，母亲在家都做了什么。

四个月后，就发生了被称为青梅案的事件。

藤崎文吾

车载收音机流淌出前奏的旋律。

藤崎险些忍不住哼了起来。

那是中岛美雪的《地上之星》，NHK人气节目《X计划》的主题曲。现在，肯定有不少人只要听见曲子，就会不由自主地哼起来。

《X计划》是一档纪录片形式的节目，讲述了日本战后为商品开发、公共事业等领域的发展留下了不少示范性成果的“项目”的内情。

其中大多数题材都是藤崎出生之前或是他小时候——日本处在高度经济成长期的东西。二战结束后，日本从废墟上复兴，最后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实现了飞跃性发展。众多默默无名的人在那个时代将满腔热情倾注在工作中，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只为了达成一些成就。他们的经历都特别感人，让人热血沸腾。节目里还有许多社会齿轮的火热精神，以及他所憧憬的场面。那是藤崎唯一会录下来看的电视节目。

可是，他也会忍不住想，这个节目如此受欢迎，反过来说也可能意味着人们只能在过去看到希望。

藤崎在浜松看到的，是漫长的经济不景气中，制造业只能以底薪雇佣日裔外国人，想方设法保住性命的现状。在这里工作的人，脸上都看不到《X计划》中描绘的热情，只能看到靠一份廉价而艰苦的工作维持每日生计的冰冷疲劳。

或许，他只是碰巧走进了这么一间工厂。

可是今后，就算经济有所恢复，日本社会或许也不会迎来藤崎年幼时那种热火朝天的景象了。

脑中突然闪过妻子的脸，藤崎又忍不住想，他自己呢？

这么多年来，他一心专注工作，结果，却失去了妻子的心。或许，他还会失去家人。

那么，我究竟得到了什么？

“其实会不会是意外啊？”冲田突然说。

他们远赴浜松，并不是为了视察制造业现场。

藤崎的目光回到眼前的景色。

他们租的汽车正行驶在去年八月发现海老塚卓也遗体的天龙川沿岸。

二人一大早就出去调查，什么都没吃，此时决定先吃点东西，正在寻找饭馆。

九月已经过半，静冈和东京依旧笼罩在严重的残暑中。而且天气从来没有放晴过，却也下不出雨来，整天乌云密布，空气中充满湿气，不适指数极高。旁边的河流倒映着天空的颜色，也变得有点浑浊发灰。

“不是意外，海老塚是被杀的。”藤崎断言道。

“啊？”

“这只是我的直觉，反正我觉得肯定是这样。不管怎么说，那两个人的失踪跟这个不无关系。”

“那……倒也是呢。”

压根儿不相信直觉的冲田，似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海老塚的尸体发现时间是去年八月十四日，根据发现时的验尸结果，他已经死亡五天左右，推测具体死亡时间是八月八日晚上到九日上午。当时正好台风过境，市内下着暴风雨。

由于夏天暑热，尸体腐烂得严重，一部分身体还被水栖生物啃食，因此死因不明确。但是，取证科从部分身体组织中检测出了兴奋剂成分，侦查人员也从他居住的出租屋里发现了大量合法毒品。

于是地方警署得出结论：海老塚由于服药过量丧失心智，靠近涨水的河川，不慎落水死亡，是一起事故。

如果只看尸检和死亡情况，这个结论的确没什么问题。可是，辖区警署很可能刻意忽视了一个重要信息。

那就是与海老塚同居的情人及其孩子，几乎在他死亡的同时失去了踪影。

夏希和Blue。

辖区警署似乎未能查明两人的身份。

海老塚没有给夏希入籍，她也从不透露本名，而是以玛丽亚的名字生活。连她使用的手机，也是以海老塚的名义签的合同。青梅案报道中提供的夏希照片来自初中时期，与生活在浜松的夏希毫不相像。至于Blue，他连户籍都没有，交给“十一技研”的简历内容也全是胡编乱造的。

根据调查，海老塚似乎对夏希和Blue长期使用暴力。两人有足够的理由杀害海老塚后逃走。可是辖区警署完全舍弃了那个可能性，把案子定性成事故。他们有可能不想把这件事当成凶案处理。

海老塚的尸体已经被火化，无法再做更精细的检查。

不过，他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海老塚的死亡真相，而是二人的行踪。

从夏希和Blue离开浜松到青梅案发生，中间隔了大约四个月。那两个人究竟在哪里，做了什么？青梅案为何发生？案发后，Blue又去了哪里——

冲田的喃喃低语打破了短暂的沉默。

“我觉得那个叫Blue的孩子好可怜啊。”

“他可能是杀人犯。”

“嗯，那是当然。可就算他是，我也忍不住想，在事情变成这样前，是否有办法挽回呢？”

“是啊……”藤崎应了一声。

大部分“十一技研”的员工都亲眼目睹过海老塚施暴。而且他们也已经发现Blue是个不满十四岁的少年。据说，定期前来巡视的警官也对此有所察觉。哪怕有一个人积极介入，Blue没有户籍的事情就会暴露，从而可能得到保护。如此一来，海老塚就不会死，青梅案也可能不会发生了。

“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用。我们要做的就是查明真相。”

“也对。”

他感觉他们正在接近真相，同时也焦虑于抓不住最关键的部分。

他们已经在浜松待了将近一个星期，把有可能认识海老塚、Blue和夏希的人都问了一遍。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夏希和Blue去了什么地方。

两人已经定下了今晚乘坐新干线先回东京一趟的行程。

情况可能有点糟糕……

藤崎前往浜松前，从管理调查本部的濑户口中听到了不好的消息。

——警察厅可能会从中作梗。

准确来讲，从中作梗的应该是与警察厅过从甚密的执政党众院议员。

疑似Blue亲生父亲的高远仁真的是政界名门高远家的人。尽管他们不清楚高远仁被逐出家族成为贸易商的原因，但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他现在可能已经是执政党强有力的众院议员。现在，高远家的地盘被高远仁的堂弟高远一也继承，而他就是去年第一次当选进入众院的年轻议员。人们将他视作执政党的希望，这种时候若是跑出个如此棘手的血亲，对方肯定会头痛不已。而且还不是高远一也本人从中作梗，而是对他抱有期待的政权中枢议员擅自行事。

先是因为“小甜心”一案，警方高层对他们施加了压力，现在又碰上了更麻烦的对手。

——如果他们真的施加压力，我们压根儿无法抵抗。在此之前，你必须把案子查清楚。

濑户对他说。

这并非恐吓，而是陈述事实。

现在的K政权本身具备极高的支持率，行政手腕也堪称强硬。它不仅力排众议向伊拉克派遣了自卫队，还通过了有事法制，并且成功

撑过了今年夏天的参院选举，今后极有可能断行其最引人注目的邮政民营化政策。

警察只是官僚机构的末梢组织，面对代表国民的议员没什么力量，恐怕很难一直违抗他们的意志。

这么多年来，藤崎虽然不清楚自己投身刑警工作究竟得到了什么，但他参与的案件中未曾有过无法解决的案子，这点无疑是他的骄傲。他不想失去这个骄傲。

《X计划》的时代已经远去，警方在办案现场也早已没有了原先的士气。然而，他还是希望在现场挥洒汗水的人，最后能得到一些回报。

也不知他的愿望是否被老天爷听见了，不久之后，藤崎就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东西。

冲田转动方向盘，汽车在县道上左拐，越过天龙川，往磐田方向行进。

因为渐渐靠近市区，道路两旁开始出现高楼和汽车销售点，渐渐热闹起来。

“哦，那里好像有。”

靠他们行驶侧的道路前方出现了两家貌似饭馆的店铺。

一家是中华料理，一家是西餐厅。

“中华料理可以吗？”

冲田在日、中、西三种料理中，最喜欢中餐。

如果要从中餐和西餐里选，藤崎一般也会选中餐。

“嗯。”藤崎点了点头，然后突然改变了心意。

“不，偶尔也试试西餐吧？”

“好吧。”

冲田同意了，把车开进名为“拿坡里亭”的西餐店停车场。

这只是纯粹的心血来潮。

硬要说的话，他就是突然很想吃肉。不是说回锅肉或咕噜肉这种肉菜，而是肉饼、牛排这种大块的肉。西餐厅应该有他想要的东西。

两人下车走进店中，一拉开门，就闻到了浓郁的番茄酱香味。

店里是山庄风格的装潢，墙上挂着几张嵌在画框里的风景照片。这里面积大约三十几平米，最里面是吧台，前面有三张四人座的桌子。吧台站着一个身穿厨师服的男性，貌似是这里的店主。吧台旁有个系着围裙、大学生模样的服务生。

“欢迎光临。”店主和服务生齐声招呼道。

餐桌上摆着菜单，上面没有肉，全都是意面。他刚才看到“拿坡里亭”这个名字就该想到的。

不过，藤崎压根儿顾不上菜单。想必冲田也一样。

两人愣愣地看着店里的墙壁。准确来说，是墙上的一张照片。

这家店里没有肉饼和牛排，但是有线索。

照片上是一片蓝湖，湖畔生长着貌似榕树的植物。而且，右下角还印有日期——97 7 18。

那正是篠原夏希房间里的蓝湖照片。

三代川修

三代川修出生于昭和五十年，也就是一九七五年。

就像其他许多这一年出生的孩子那样，他的父母属于战后不久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俗称团块世代。而他这一代也被称为小团块世代。

如果说他平凡，那的确很平凡。

他出生在静冈县磐田市一个典型的白领职员家庭，上面有个姐姐。

三代川上初中时，昭和变成了平成。他所在的地方城市的初中还存在校园暴力，不良集团的首领被称作“番长”，每年毕业典礼总有几个穿特攻服捣乱的学生，甚至引来过警察。在那样的环境中，三代川属于相对认真学习的学生。虽然成绩不算顶尖，但一直保持在中上游水平，后来考了县里第二好的高中，又上了东京一所还算可以的私立大学。

三代川有梦想。

一开始是歌手。创作型歌手。

契机是初三备考那年。一天深夜，他学习时听到广播里的一首歌，顿时被打动了。

我不想受到任何人的束缚，在逃离一切的今夜，

有了自由的感觉，十五岁的夜晚。

他在十五岁的夜晚，听了尾崎丰《十五岁的夜晚》。

那个时代虽然有很多不良少年，但家长管教十分严格。由于儿童数量众多，考试竞争也非常大。可以说，他的思春期充满了苦闷，因此在听到尾崎丰纯粹而炙热的歌词时，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为了庆祝他考上高中，父母给他买了吉他。当时，他忍不住想象自己在文化祭的舞台上弹唱尾崎丰的曲子，成为全校的主角。他甚至真的试着想象自己在高中出道成为创作型歌手，最后登上《笑一笑又

何妨》的节目舞台。

一开始，他非常热心练习吉他，但是迟迟学不会。特别是F和弦，他无论怎么练都按不住，最后热情被慢慢消磨了。三代川上高二时，他憧憬的尾崎丰突然去世。当时他已经几乎不碰吉他，把音乐当成了单纯欣赏的对象。

尽管如此，三代川还是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大人物。

这种实现自我的欲望和毫无根据的万能感，究竟是年轻人的普遍心理，还是自己出生的时代留下的烙印？三代川并不清楚。

总之，三代川放弃创作型歌手的梦想后，开始希望成为小说家。

因为碰巧看了动画电影《我们的七日战争》，他对小说的喜爱发展到了通读宗田理《我们》系列的水平。虽然他看的《周刊少年JUMP》比小说多一百倍，也更喜欢漫画，可他不会画画，从一开始就压根儿没想成为漫画家。他无意识间动用了简单粗暴的排除法，认为自己写小说应该能行，便将它当成了梦想。当然，他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天真，而是坚信自己的才能，认为自己可以少年出道成为人气作家，登上《笑一笑又何妨》的节目舞台。

上大学之后，他终于认清了现实。他在大学参加了文艺社团，自己写的作品在品评会上遭到痛批，从此意志消沉。他连纯文学和大众小说的区别都搞不懂，也完全无法融入前辈和同龄人充斥着“隐喻”和“语境”这种晦涩词汇的对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拼命装出理解的样子。为了让社团的人见识自己的厉害，他投了好几次公开招募的新人奖，一次都没有通过预选。拖着拖着，他就升上了大三，周围的人都开始找工作了。同一时期，跟他交往了一年的文艺社团后辈突然留下一句“我喜欢上了兼职店里的店长”，跟他分手了。

从那以后，他就陷入比思春期的苦闷更加令人窒息的日常生活，内心深处慢慢涌出自己可能做不出任何成就的恐惧。

就在那时，他看了一档电视综艺节目，讲述一对寂寂无名的搞笑组合“猿岩石”用搭便车的方法穿越欧亚大陆。于是，他自己也想出去旅行了。“走上社会前，我想先增长见识”“我想看看广阔的世界”，他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恳请父母让他停学一年，到国外旅行。

父亲曾经参加过学生运动，虽然斥责儿子“思想太天真”，最后还是表示了理解。再加上姐姐刚从当地短大毕业，工作后开始往家里交

钱，三代川家还勉强有能力让儿子多玩一年。

于是，平成九年上半年，三代川成了背包客，在俄罗斯和东南亚各地转了一圈。在这场旅行中，三代川看到了日本没有的景色，接触到几乎语言不通的人，喝过生水拉过肚子，也被别人抢过行李，基本经历了所有旅行者可能遇到的事情，也觉得自己改变了。他庄严发誓，回到日本后，就算先找份工作安定下来，将来也要用这些旅行经验写成一本小说，成为作家。

然而，这场旅行导致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代价。本来三代川应该在平成十年大学毕业，由于留级一年，成了平成十一年毕业。短短一年，本来就很低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又骤降了零点四个点。

泡沫经济崩溃引起的人祸——就业冰河期。当时正好迎来高峰。

三代川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某大型报社把他们这些在泡沫时期度过了少年时代，刚走上社会就受到经济崩溃影响，导致就业艰难的一代人称作“失落的一代”。

时代已经改变。成长和膨胀转向了停滞、衰退与缩小。可是，三代川的意识未能顺应这个变化。

他以出版社和电视台为中心，将目标缩小为媒体相关的工作，往三十多家公司投了简历，一大半都在简历筛选的过程被刷掉了。好不容易在三家公司走到最终面试，却无法突破，全军覆没。其中一家公司用了教科书式的压力面试，当三代川试图突出自己的旅行经验时，面带凶相的面试官一句“那有什么用”就把他打发掉，严重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最后，他直到毕业都没找到工作，只能回到老家。家里的环境极度恶劣，最大的原因就是父亲遭到裁员，再就业之后的收入锐减一半。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的母亲也开始出去打零工，二十四岁的姐姐成了全家的顶梁柱。

而姐姐，对三代川的态度十分糟糕。

“我明明比你学习更好，却因为是女人，家里就不供我上四年制大学。爸妈都特别宠你，供你上大学，让你在东京一个人生活，还给你钱去国外旅行。你知道？这就证明爸爸对你特别有期待。他总说什么‘修将来会出人头地’，结果呢？最后落成一个半吊子的闲散人员。”

曾经，姐姐参加完公司的聚会回来，对他说过那种话。而他一句

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至于父母，一边向他恳求：“拜托你可靠一点，你可是儿子啊。”一边毫无根据地安抚他：“你姐姐说话虽然有点过分，但你一定没问题。”

三代川实在无法在家里待下去，便租了一间出租屋独自生活。他一边以打零工为生，一边写小说。

此时他的想法是：事已至此，我只能靠一口气翻盘。

三十岁之前要当上小说家，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这里说的“他们”，包括姐姐、父母、没有聘用自己的企业、曾经甩掉他的恋人、蔑视他作品的社团前辈，还有三代川看不惯的每一个人。

可是，无论他投多少次稿，最后都颗粒无收。

他整日愈发沉闷，给自己定下的三十岁时限也越来越近。

既然如此，我可能真的什么都不是。那么，我该成为什么？

他干过很多工作，却没有一份感兴趣。其中也有貌似有些价值的工作，不过每一样都不出半年他便厌倦了，让他每日如同嚼沙。这些工作，他长的能坚持一年，短的还不到三个月就辞掉了。

他没有学到任何技术和经验，工资始终很低，完全存不到钱。

还要像这样再活几十年……假设他能活到八十岁，那就还有五十多年。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无法承受，但也无法真的发疯。

在那种缓慢的绝望中，三代川登上了手机约会网站“星空海岸”。那是前年——平成十四年的事情。

至少，他想谈一场恋爱。

可能无法成为任何人的恐惧，就是可能无法得到任何人认可的恐惧，它的背面，是自己有可能永远孤独的不安。

所以他想恋爱，为了填补那种寂寥。

就这样，他认识了好像住在离这不远的浜松，跟他用邮件还算聊

得来，外号“玛丽亚”的女性，并决定与她见面。

这是彼此看不到面容，通过网络的邂逅。他很担心对方并非自己喜欢的类型，或是严重瞒报了年龄，但是跟他见面的，却是个他感觉很可爱的女人。

玛丽亚原名篠原夏希，此时已经三十岁，但在网站上瞒报了四岁，成了比三代川小一岁的二十六岁。不过，她本来就长着一张娃娃脸，看起来比那个年龄还小。

她太瘦了，化妆也有点浓，不过依旧是三代川喜欢的类型。

关键在于，他们很谈得来。三代川喜欢的尾崎丰她也喜欢，而玛丽亚以前很喜欢的《Hot Road》，也是三代川唯一看过的少女漫画。玛丽亚会饶有兴致地听三代川讲他以前在国外当背包客的故事，听到三代川不喜欢青椒，她说自己也不爱吃，可见两人在饮食方面也很搭调。

“修君真有意思，还见多识广。我可能头一次见到像你这样的人。”

三代川在网上用了名字的音读拼写当网名，所以玛丽亚管他叫修君。那句“头一次”让他感到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坠入爱河。玛丽亚好像也挺喜欢三代川，于是两人在见面那天就发生了关系，彼时甚至不知道对方的真名。

三代川迷上了玛丽亚。跟她见面，与她温存的时间成了他的生存意义。第二次见面时，玛丽亚拿出一种药片对他说：“吃这个特别好。”她还说：“这是减肥用的营养剂，属于合法药品，很安全的。”他胆战心惊地吃下去，然后尝试了床笫之欢，发现只是比平时虚幻一些，并没有特别剧烈的变化。不过，玛丽亚本人特别舒服，三代川也就满足了。

她说自己喜欢开车兜风，三代川就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之所以买这种大车，是为了方便在车上做爱。

交往过程中，他发现玛丽亚的情绪很不稳定，经常大起大落，但是因为盲目的爱情，他将其解释为惹人怜爱的纤细精神。

每次突然愤怒或是悲伤，她都会在感情爆发之后要求他“抱紧我”。三代川每次都会抱紧她，然后想：这个人离开我肯定不行。

自己的价值得到认可，自己也是被需要的人。玛丽亚给三代川提供了他打从心底想要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三代川自己也变得情绪不稳定，而且任凭那种汹涌的波涛跟玛丽亚重叠在了一起。

开始交往几个月后，平成十五年的春天，有一次，玛丽亚带着一脸淤青出现了。他问发生了什么事，玛丽亚哭着告诉他：自己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生活，是那个人打了她，还坦白家里有个很大的孩子。

“对不起，你一定很讨厌这样的女人吧。太扫兴了，对不对？”

三代川马上否定：“怎么会！”有孩子这件事的确让他很惊讶，不过玛丽亚之前都只愿意白天见他，所以三代川早就猜测她可能已经结了婚。仔细一问，原来她并没有加入那个男人的户籍。既然如此，他们俩就毫无关系，那人也算不得什么阻碍了。

“修君，现在可能很难，但你将来带我一起逃离这里，好吗？”玛丽亚说。

“好，我们一起走。”三代川回答。

那个将来，竟在玛丽亚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时间来临了。

八月八日，深夜。日期刚刚变为九日的时候。

三代川接到了玛丽亚的电话。“救救我，修君。你快开车过来，我们一起逃走吧。”

台风正在接近，外面已是狂风暴雨。这种天气反倒让三代川更加兴奋了。

终于等到，终于能跟她一起逃走了——

三代川带着奇怪的兴奋，驱车奔赴玛丽亚指定的地点。玛丽亚说了“救救我”。脑中仅剩的理智警告他，对方可能跟同居恋人闹了矛盾。

如果情况不妙，他可能要挺身而出，抢走玛丽亚。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考虑到可能发生暴力事件，就暂时借走了出租屋走廊上的小型灭火器充当武器。此时，他有了点英雄救美的感觉。

可是等待三代川的，却是远远超乎想象的事态。

玛丽亚住的地方躺着一具男人的尸体，尸体旁边还有个呆滞跪坐的少年。那个少年五官端正清秀，头发有点长，甚至可能让人错看成少女。

“是这孩子杀的。”玛丽亚说。

这件事不能掺和，他得马上报警——理性之声被玛丽亚更大的声音掩盖了。

“求求你了，修君，救救我。我能依靠的人只有修君一个。”

死去的人似乎就是玛丽亚口中的恋人海老塚。少年则是玛丽亚的儿子，青。玛丽亚管他叫Blue。

Blue面色苍白，不发一言，但是根据玛丽亚的说法，他为了阻拦海老塚对玛丽亚施展暴力，一不小心把他杀了。

外面下着大雨，几乎没有行人，也不知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三代川忍不住想，如果趁现在，说不定能把尸体扔进河里蒙混过去。

“求求你，修君，救救我。”玛丽亚哭着反复恳求，那个少年也满脸惊恐地看着他。这成了促成他行动的最后催化剂。

三代川带着玛丽亚母子俩，用毛毯裹起尸体，塞进了面包车，然后带到天龙川扔掉了。当然，这是他第一次触碰死人。抱住身体部分时，那种沉甸甸的感觉显得特别骇人。不过，可能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人，他身上也没有流血，只是闭着眼睛死去，也有可能因为三代川的大脑紧急关闭了关于死亡的思考。不管怎么说，他并没有感到恐惧。

那天，他让两人住在了自己的出租屋。

“那个，谢谢叔叔。”

当天晚上，三代川第一次听到Blue说话。孩子额头贴在地板上，俯伏着对他道了谢。

“谢谢叔叔救了我和妈妈。”

尽管这孩子杀了人，却全然没有凶残和吓人的感觉，反倒让人觉得他很坚强。玛丽亚也在他旁边反复哭着说：“谢谢你。”

我要保护这对母子。

三代川心中涌出了使命感，他将两人拥在怀中说：“别担心，我来保护你们。”然而，他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保护。

第二天台风一过，三代川就把行李装上了面包车，决定三人一起逃到更远的地方。如果他突然跟一对母子同居，邻居可能会产生怀疑。更何况，一直待在浜松太危险了。

抬头看到晴朗蔚蓝的天空时，三代川突然猛醒过来。

我是不是插手了特别可怕的事情？跟他们一起逃走真的好吗？他心里浮现出疑问，却被他强行打消了。

既然已经一起抛弃了尸体，他早已是共犯。现在只能一块儿逃走。

他们逃跑的目的地是东京町田。那里并没有可投靠的地方，只不过三代川念书时曾经居住在那里，多少有些熟悉。

到达町田那天晚上，Blue用了车站门口的公共电话。他说自己在浜松一直跟随海老塚在工厂工作，想跟那里的好朋友道别。

三代川得知Blue这个孩子跟大人一起干体力劳动，心里吃了一惊。玛丽亚说，Blue出生在平成元年，那么当时才十四岁。三代川跟他差不多大时，还只会每天看漫画。

因为玛丽亚不愿意说，三代川也不知道他们此前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只知道，Blue好像没上过学。

三代川很可怜他，可是也无能为力。

本来可以向公共机构寻求帮助，可是Blue杀了人。

只能四处逃窜。

他们没有找地方住，而是暂时在面包车上生活。开车时，他格外注意安全驾驶。虽然不知有多大意义，他还是换了新手机和新号码，并让玛丽亚扔掉了用海老塚名义签约的手机。

他们把手头的钱凑起来，一共只有十万左右。于是，三代川只能找私贷借钱，或是通过手机可以登录的人才派遣网站寻找日薪工作，赚一点生活费。

不久之后，Blue也开始用假名应聘不需要提交身份证明的工作，跟他一起干活。三代川虽然不太想让Blue干活，无奈被生活所迫，只好答应。

至于Blue本人，则只是说：“我也可以干活，反正都习惯了。”

三代川从出租屋里带出了以前旅行的相册和底片。一次，三代川翻开相册，给Blue讲了旅行的故事。

Blue对其中一张照片产生了兴趣。

“这里好漂亮啊。”

Blue着迷地看着那张照片。

那是在越南乡间拍摄的，如同梦幻的蓝湖照片。三代川也认为那是自己的杰作之一。他以前打工时让店主看过那张照片，对方也十分喜欢，还专门拿去照相馆放大，装上画框挂在了店里。

“你要就给你吧，把底片也给你，这样就不怕照片脏了或褪色了。”

三代川决定把照片和底片都送给Blue。

Blue露出了微笑，对他说“谢谢你”。三代川特别高兴。

很快，三代川开始觉得，他们三个宛如流浪汉的车上生活其实也不算很糟糕。虽然不轻松，但跟他以前背着背包在国外旅行的日子有点相似。由于Blue并没有表现出痛苦，于是三代川心中的怜悯也渐渐变成了淡然。

三代川一直与郁郁不得志的不安交战，同时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此时甚至有了一点冒险的兴奋。

九月过去了，十月也过去了，外面好像没有通缉他们的消息。他在网上检索了海老塚的名字，并未发现案件相关报道。三代川不禁想，说不定他们真的逃过去了？

可是今后的生活该如何是好？他从未有过具体的思考。

就这样到了十一月，他们被逼到了极限。

因为钱花完了。

玛丽亚花钱很凶。比如买吃的，她从不愿买便宜的盒饭或面包，而是喜欢下馆子。另外，她每周都想住一次酒店，还经常要去澡堂泡澡。她不仅爱吃零食，还会突然买回一大堆衣服和化妆品，并且定期去涩谷和新宿，在闹市区的小巷子里购买合法药品麻黄碱。

三代川和Blue做日薪工作赚的钱根本不够满足她的欲望。

不过按常理来说，玛丽亚的行动也很难称得上奢侈。除了服用药物，想在床上睡觉、想经常洗澡恐怕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想法。就算下馆子，也基本上是快餐，顶多到家庭餐厅去坐坐。两个人带着一个孩子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光是追求普通的舒适，就非常花钱了。

这三个月，三代川在私贷那里借了将近一百万。按照现在他的信用额度，已经一分钱都借不出来了。而且老实说，如果再继续借，恐怕连还利息都很困难。

“修君不能跟家里借吗？”玛丽亚说。

那无论怎么想都不可能。他该如何对父母和姐姐解释这个情况？

而且不巧的是，手头的现金用尽时，季节正好进入冬天，气温骤然下降。

三人经常不得不挤在车里互相取暖。他们都在公园打水，有时三代川还和Blue趁深夜到便利店后门去寻摸过期废弃的便当。

在这种贫困的生活中，玛丽亚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了。

她的药量猛增，药效一过就会陷入抑郁，或是突然激怒，号啕大哭。而且，每次她都会谴责Blue。

“你为什么杀了他！是你害我成了这个样子！你说啊，为什么要干那种事！你怎么会杀了他呢！早知道就不该把你生出来！”

Blue每次都不做反驳，默默地承受母亲的怒火。

三代川一旦试图劝解，就会把矛头引向自己。

“修君，那你去搞钱啊。你不是要保护我们母子俩吗？如果赚不到钱，那就回家借钱啊。要是借不到，那就去偷，去抢，去搞钱

啊！”

每当这时，三代川都会感到沉重的威压，跟姐姐责备他的时候极其相似。

冒险的心情早已飞到九霄云外。而且热情过后，他开始意识到玛丽亚这个女人，还有帮她抛弃尸体、跟她一起逃走的自己都很异常。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只是一个出生在平凡家庭的平凡人。我只是怀抱着将来能够出人头地的梦想。我的想法的确有些单纯，可是……

可是，我真的做了这么坏的事吗？

难道我就不能做做自己配不上的梦吗？我就不该留级一年到国外旅行吗？找不到工作是我的错吗？我不能一直换工作吗？难道我为了排解寂寞，上约会网站找人聊天是那么坏的事吗？

不对吧？我没干过什么坏事啊。世界上比我坏的人多了去了，肯定也有比我更天真、更没出息的家伙。初中那帮不良少年，现在肯定没长成什么正经人。可是，倒霉的为什么是我？我的人生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脑子里出现的回答，只有“偶然”或“命运”，但他全都无法接受。

他已经撑不下去了，还不如向警察坦白一切，接受逮捕——

就在临近圣诞节，他开始认真考虑这么做时，玛丽亚突然说：“到我父母家去吧。”

她父母住在青梅市。她要去那里找父母要钱。

三代川听说，玛丽亚上高中时离家出走，后来就一直没回去。所以，他心里有些惊讶。

她真的要突然带一个孩子和陌生男人回去吗？

玛丽亚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虽然我没回去过，但他们之前给我当过担保人，也给过我一些钱，还知道Blue的存在。当然，我不可能把他杀了卓也的事情说出来。”

三代川不了解玛丽亚的家人。可是都这种时候了，难道不应该坦白一切，向他们请教今后该怎么办吗？

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玛丽亚，而是按照她的吩咐，驱车驶向青梅。

不过，玛丽亚也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他们从町田出发，驶过相模原、八王子、秋留野、羽村，沿着东京都北上，到达青梅时，周围已经被夜色笼罩。

面包车开上了横跨多摩川的桥梁。

“桥头有条小路，你在那里右拐，尽头就是我家。”

玛丽亚坐在副驾上指路，又面不改色地说：

“我搞不好要把两个老的杀了，还有姐姐。到时候再扔进河里就好。”

“啊，杀了？哈哈……”

听到那突如其来的计划，三代川干巴巴地笑了两声。玛丽亚一言不发地看着窗外的夜色，于是他忍不住问：“你在开玩笑对吧？”

“啊？不是开玩笑啊。反正都干掉过一个了，有什么所谓？”

玛丽亚还是满不在乎地说。

三代川开始冒汗，嗓子突然发干。

“不、不是，这……当然不好啊。为什么你去求家人帮忙，却要杀了他们？”

“如果他们愿意给钱，我当然不会动手啊。可是上次打电话过去，他们却说‘够了’‘别烦我们了’。你说是不是很过分？他们还说每个人都烦我，这也太差劲了吧？我可是他们的女儿啊，Blue是他们外孙啊。他们光顾着疼爱姐姐和姐姐的孩子了。所以如果要不到钱，我就要杀鸡取卵。”

玛丽亚的语气跟她说的话实在太不搭调了。

“不，可是杀人……你开玩笑的吧。”

三代川重复道。

“都跟你说了不是说笑。修君，你怕啥啊，没事的。万一啊，万一形势所迫，如果真的要杀人，Blue也会帮我。我们连武器都准备好了。对吧？”

玛丽亚对坐在后面的Blue说了一声。

三代川透过后视镜看着Blue，他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不正常——

这女人疯了，孩子可能也——

他应该早点发现，至少在那个暴风雨的夜晚就该发现这件事。可是，三代川现在才反应过来。

就在那时，车已经开到了她的父母家——篠原家门前。

“走吧。”玛丽亚从副驾驶下了车，Blue也打开后门，从车上走了下来。他带着从浜松拿过来的背包，里面会不会是玛丽亚说的“武器”？

三代川此时最正确的行动，应该是马上报警。

可是，三代川逃走了。

他趁两人都下了车，立刻发动引擎开始倒车，随后，他便顺着小巷一路倒退着开了出去。好在那是一条晚上几乎没有行人和车辆的路。

来到河边的大路，他头也不回地朝家乡静冈开去。

他没有报警，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只顾得上闷头逃跑。

那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事情。

三代川无处可去，就回到了磐田父母家。最糟糕的情况，他可能因为海老塚一事遭到警方通缉。他甚至想象警察在他父母家监视的情况。如果真是这样，他就束手就擒，坦白一切。

不过，那种事并没有发生。他家没有警察蹲守，只有忧心忡忡的父母和暴怒的姐姐。

好像没有人来调查过海老塚的事情。

由于三代川一言不发地离开公寓，又一直不付房租，有人通过不动产中介找到了为他当担保人的父亲。因为三代川换了号码，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仿佛人间蒸发了。母亲格外悲观，哭着说：“我以为你到树海去自杀了。”父亲一脸阴沉，姐姐也怒火中烧，但还是对他说：“算了，人没事就好。”

三代川发现身边还有会为他担心的人，忍不住大哭起来。然而，正因为有这些人，他才无法道出真相。

于是他说，自己年近三十，对将来极度不安，就出去旅行了一圈。大家都对他无可奈何，但谁也没有怀疑。恐怕他们觉得三代川就是这个样子吧。

四天后，青梅的灭门案被众多媒体争相报道，三代川因此得知，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后来，三代川就一直住在家里，找了一份食品批发企业的工作。虽然是正式职员，但钱少工作时间长，工作内容也迟迟无法习惯。以前的三代川恐怕不会选择这种工作，不过，他现在打算一直干下去。

父母和姐姐似乎都对三代川刮目相看。

三代川已经亲身体会到，就算平凡而无趣，这种稳定的生活还是无比珍贵。最重要的是，他只想有一份工作，每日专注其中，度过他的人生。

他在当地图书馆查找报纸，得知海老塚的尸体已经在天龙川河口被发现了。那篇报道显示，警方并未做出事故还是案件的判断，后面也没有后续报道。如此看来，应该是被定性成了事故。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期待，却不知该如何证实。

与此同时，青梅案的报道中不知为何把玛丽亚说成了长年蹲在家里的人。对于她的儿子，则一个字都没有提及。这件案子社会关注度很高，周刊杂志等媒体也出了很多后续报道，但说法都一样。难道文章里出现的篠原夏希跟玛丽亚不是一个人，玛丽亚和Blue并没有作案？他的确这样想过，但也无从证实。

他一直很害怕，觉得警察会突然有一天找上门来，向他询问其中

一个案子，或两个案子的情况。

就这样，青梅案过去了半年多，海老塚死去的台风天过去了一年多。

不安和恐惧并没有完全消失，可一个想法已经在三代川的脑子里萌生——这一切可能与自己无关。

那天午休，公司常开不关的广播报道了三年前侵入大阪一所小学杀害了八名儿童的男性被执行死刑的新闻。同事们纷纷说：“那件事可真惨啊。”“就该判他死刑。”三代川在一旁应和着，但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了青梅案，顿时感到坐立不安。

那仿佛是某种先兆。下午上班没多久，就有两名刑警到公司来。他们不是静冈县警，而是东京警视厅来的警察。

那两个人要他详细介绍一下那张照片。

那是蓝湖的照片，受到他以前打零工的“拿坡里亭”老板赏识，挂在了餐厅墙上。三代川在越南拍摄了那张照片，现在已经把底片连同相册里的照片一起送给了Blue。

原来，今天就是他等待的“某天”吗？

三代川醒悟了。

刑警询问完拍摄照片的地点后，又问他除了“拿坡里亭”，还把照片送给过什么人。

啊，这天终于来临了——

他一直恐惧这天的到来，但不知为何，此刻三代川的心中只有释然。

然后，他缓慢地，磕磕绊绊地，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刑警。

致Blue

青梅案。

平成十五年十二月圣诞节。

在平成这个时代，以及Blue人生的转折点，发生了那个案子。

不做第一也没有关系

本来就是特别的唯一

凶案第一发现者佐佐木瑞江在现场听到的《世界上唯一的花》在当时已经是大热曲目，其后，销量也一路猛涨，成了平成年代最畅销的曲子。

这显得极具象征意义。

因为身在平成年代，想成为第一真的很难，人们不得不接受自己是唯一的概念。

日本国内，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所有人共享的目标和价值观骤然消失。小家庭和单身人士增多，网络开始普及，生活方式变得更多样化，地区和组织的纽带也随之削弱。同时，国外也进入了冷战结束，二元对立消失的情况。

融化了。

这个社会的一切事物都从强韧的固体融化成了没有边际的液体。

人们必须自己决定自身的价值，一切的第一，都成了个人主观上的唯一。

这让人们更自由，也更孤独。许多人无法忍耐这种不安，转而死守保守的价值观，随处可见倒退的景象。

卓也拘泥于传统的家庭观，不让Blue的母亲出门工作，但是又无法忍耐身为唯一的不安，也许是因为这样，才转向了古老而简单易懂的价值观。

Blue在浜松杀害卓也后，一个叫修的人出现了。他好像是母亲趁Blue和卓也白天出去工作时，在约会网站认识的男人。

尽管事情最后演变为跟一个刚见面的陌生男人合力抛尸，Blue既没有慌乱，也没有疑惑。

好像丢了魂一样 ——后来，Blue这样形容自己的状态。

母亲命令他掐住卓也的脖子时，Blue陷入了意识脱离身体的感觉。现实变得无比虚幻，一切都好像是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

没办法，如果不杀了他，妈妈可能会被他杀了。因为妈妈叫我“杀了他”——

他带着不知是借口还是无奈的想法，仿佛跳脱出自己的身体，旁观自己用双手掐住了卓也的脖子。他并没有感到对杀人这种行为的嫌恶和罪恶感。

他跟修把尸体裹在毯子里装上车，然后扔进河里时，还有那天晚上，他对收留母子俩的修下跪道谢时，都有同样的感觉。

他感觉做出行动的人并不是自己。

解离。当一个人陷入重压时，意识就会抽离，以保护自己的心灵。当时的Blue，可能就是那种状态。

而且，那种状态还持续到了后来的逃亡生活。

在没有住处的日子里，母亲的情绪愈发不稳定，总是突然生气，或是突然叹息。她还对Blue说了好几次“没有你就好了”。可是，“丢了魂”的Blue并没有被母亲的话刺伤。

当母亲说出“可能真的要杀了那两个老家伙”时，Blue也没什么反应，全盘接受了。

母亲说出那句话之前，给久未联系的家里打了电话。为了借钱。

以前，母亲也找父母要过几次钱。虽然Blue的外公没有让母亲回家，但外婆多少还是关心他们的。所以，母亲租下久我山的公寓时，外婆还当了担保人。母亲可能尝到了甜头，每次缺钱花，就会给外婆打电话。外婆每次都无奈地准备好一笔钱，在约定的地方交给母亲。可是如此反复几次，外婆的感情似乎也被消磨殆尽。具体来说，在母

亲第六次伸手要钱时，外婆冷酷拒绝道：“不行，我没有钱给你了。”

那是五年前。

母亲可能觉得，事情过去这么久，外婆已经回心转意了。她打电话过去时，接电话的是母亲的姐姐，也就是Blue的姨妈。这五年间，她离婚回到了娘家。姨妈听了母亲的话，好像对旁边的外公外婆说了几句，然后大喊：“别再找我们了。爸爸妈妈都很烦你！”接着，就挂掉了电话。

有一次，修一个人出去工作，Blue与母亲待在一起时，她说出了这件事。

“怎么办啊。我们没有钱，你也很为难对不对？没有钱就吃不到好吃的，也不能在有棉被的地方睡觉，更买不了新衣服啦。”

母亲虽然这样说，但她心里想的究竟是不是Blue，这很令人怀疑。因为，那些都是母亲的欲望。而且母亲最担心的事情，应该是现在囤的麻黄碱吃完后，没钱买新的。

Blue一直魂不附体，对好吃的东西，在被窝里睡觉，还有新衣服，都没有需求。

如果问他有什么愿望，那只有一个。他希望母亲的情绪能保持稳定。

所以，他点了点头。

“对吧，我们需要钱，是不是？可是两个老家伙不愿给钱。他们肯定有钱。他们俩可是我的爸妈呀，你说这是不是很过分？怎么办？不如我们到家里去吧？直接找上门去，他们可能会给钱。”

“那两个老家伙”。那是很久以前（虽然只是七年前，但对十四岁的Blue来说，那就是很久以前），Blue穿着漂亮衣服去见的两个人。

如果直接去找那两个人，他们会给钱吗？Blue也不知道。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

“对吧，那我们去吧，叫修君带我们去吧。可是，如果去了他们也不给钱可怎么办？那就只能杀了他们拿钱了。妈妈没有杀过人，所以不会。你说，怎么办？”

母亲的诱导无比拙劣而露骨，但是，Blue依旧说出了母亲想要的回答。

“我来吧，就像卓也叔那次一样。”

“真的吗？你真的愿意吗？”

“嗯。”

“我们要尽量对修君保密哦。”

“好的。”

“还有，这次可能要杀好几个人，我们得准备武器。”

那天，Blue在町田车站门口的家居五金店偷了尼龙绳和菜刀。那些都是量产商品，而且没有通过正规手段购买，警方后来无法查明凶器的入手途径。当然，这并不是Blue有意为之。

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不得不偷。如果要偷，大型店铺的量产商品显然更容易偷。因为之前在电视剧里见过强盗捆绑受害者，用利刃威胁的场景，所以他下意识地选了那两样东西。

犯罪的策划过程就是这么想当然，根本没有算得上计划的东西。

平成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时许。

他们刚来到母亲的父母家门前，修就逃走了。

“那家伙竟然跑了。”虽然母亲很生气，但Blue想，那也不能怪他。

自从离开浜松，Blue的灵魂便一直游离在肉体之外。而他的灵魂唯一接触到的东西，就是修送给他的照片。

青 Blue 湖，就像他的名字。

那是存在于地球某处，美得让人窒息的自然风光。唯有注视那张照片时，Blue的灵魂才得以回归肉体，用自己的双眼视物，用自己的心去感受那种美丽。

无疑，送给他那张照片的修是个“好人”。他不会对Blue和母亲拳脚相加，还用自己的车为他们提供了遮风挡雨的地方，并且跟他一块

儿工作。Blue很感谢他，但并不依赖他。既然他逃了，那也没办法。光是把他们母子俩带到这里，Blue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没办法，我们俩去吧。”

母亲不高兴地说着，带Blue走向家门。

外公、外婆、姨妈，还有Blue的表弟——姨妈的孩子优斗都在家里。

见到女儿带着孩子突然找上门来，一家人大吃一惊。不过可能担心引起骚动，家里人并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

母子俩上门时，他们正在起居室，其乐融融。

Blue敏感地发现了他们聚焦在自己身上的目光。那些目光就像在审视来路不明的异物。第一次见面的姨妈也用同样的目光看着他。唯有优斗，只是好奇地看着Blue和母亲，并转头问自己的母亲：“谁啊？”

姨妈尴尬地告诉他：“是外人，客人。我们到那边去玩吧。”说完，她就带着优斗上了二楼。

外人，客人。姨妈的话完美表达了这家人的态度。对他们来说，Blue和母亲已经不再是家人。

“我手头有点紧，给我点钱吧。”母亲用撒娇的口吻恳求，祖父怒喝一声：“胡说八道！”于是两人吵了起来。

这不是谈话，而是争吵。

母亲完全没有商量的意思，一味重复要钱的要求，而外公外婆则反复拒绝。很快，姨妈在二楼安顿好优斗，也加入了战局。要求和拒绝的平行线始终未能相交，中途已经发展成了互相咒骂。

争吵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外公一脸厌烦地用怒吼结束了谈话：“够了，今晚可以收留你，明天一早就给我滚！”

“好吧。”母亲之所以让步，可能是因为嗓子已经吵哑了，而且改变了想法，认为再怎么说也没用，决定杀人。

“我们走。”母亲拉着Blue的手，离开了起居室。

他们走进母亲以前的房间。一进门，母亲就说："不会吧？跟以前一模一样。"然后开始抽出书架上的杂志，边翻边说："哇，好怀念。"

外公外婆口头说与母亲断绝关系，却没有清空母亲的房间，而是一直保持原样。而且，好像偶尔还会进来扫扫灰尘。

这是为了什么呢？事到如今，Blue已经无从知晓。可能是出于保留回忆的感伤，也可能一直为母亲留着安身的场所，或者，是曾经有过爱。就算不能称作爱，也可能是某种感情。否则，他们又怎么会让母子俩走进家门呢？

还有要钱这件事，如果母亲注意一下说法，或许会有不同的结果。或许，他们能在这个安稳而正常的家里，重新开始人生。

或许，或许，或许。无论重复多少个"if"，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无法改变。

那天夜里，母亲独占了床铺，直到深夜都在翻看房间里的书和漫画，不知不觉睡着了。连灯都没有关。

Blue从背包里拿出修送给他的照片，贴在房间墙上。就贴在母亲以前喜欢的，穿着旱冰鞋的七人偶像团队海报旁边。然后，Blue靠在床边，伸直双腿坐在地上，凝视着那张照片，一夜都没合眼。一开始，房间里的老式电暖炉发出了轻微的烟雾和焦臭味，不过慢慢就开始正常工作，所以他并不觉得冷。

外公虽然叫他们"明天一早就滚"，但第二天早上，他并没有把Blue和母亲强行叫醒并赶出去。大家一早都离开了家。外婆和姨妈出门工作，外公退休后担任市民讲座的志愿讲师，那天正好轮到他讲。

上午十点左右，最后一个离开的祖父隔着门板大声说："在所有人回家前给我出去，不需要你担心锁门的事情。"

母亲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气冲冲地回答："知道了！"

又过了将近三个小时，母亲才从床上爬起来。当时已经下午一点多了。她刚起来就吃了麻黄碱。因为所剩无几，她之前都吃得比较节约，可是那天用的量比平时多了很多。

进入兴奋状态后，母亲跟Blue一起走进厨房，翻出柜子里的速食杯面泡了吃。随后，两人又翻起了起居室的柜子。如果当时能找到一

笔钱，事情可能会就此平息，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到。

翻遍屋子之后，母亲说：“他们是不是把钱藏起来了？说不定全都塞在钱包里。这下只好杀了他们拿钱啦。”

Blue点点头。母亲让他“做好准备”，于是他回房拿了背包，掏出菜刀和绳索。

下午四点多。

最先回家的是在附近一所初中担任兼职讲师的外婆。她手上提着两大袋东西，是那天晚上大家庆祝圣诞节用的烤鸡和蛋糕。

Blue抱着双腿坐在起居室一角，把菜刀和绳索藏在了两腿之间。

外婆看到Blue和母亲还在家里，而且起居室被翻得乱糟糟的，顿时皱起了眉。她的表情并非震惊，而是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因此大失所望。

“夏希，你爸爸不是叫你走吗？”

母亲并不理会外婆的话，而是问她：“妈，钱放在哪里？”

“怎么可能放在家里。你姐姐把家里的钱全都存银行了。”

外婆不应该透露这个信息，只不过她怎么都想不到这点。

“哦，妈，那你身上有钱吗？给我吧。要是没有，你等会儿找爸和姐姐要，好吗？”

外婆露出了犹豫的表情，肯定是受亲情的影响。

说不定，这就是最后的机会。如果母亲借着亲情诉说自己的困难，苦苦恳求外婆帮助，故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展。今晚是平安夜，外公外婆念在亲情的分上，或许能被说服。

可是，母亲并没有选择这样行动。

“老太婆，把钱交出来。你不是我妈吗？”

如此粗暴的话语，恐怕足以打消祖母的一切亲情。

“你怎么说话的？这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不行就是不行。

你爸回来之前，赶紧走！”

那是外婆习惯的说辞。Blue出生前，母亲还在这个家里生活时，外婆每次训斥母亲，就会搬出“你爸”，让Blue的外公，也就是她的丈夫为自己撑腰。

“啊啊啊啊啊啊啊！”

母亲开始尖叫。不知是外婆的态度惹怒了她，还是单纯的事不如愿。总之，她的情绪已经超过临界点，终于爆发了。

然后，她喊了一声抱膝坐在房间角落的Blue。

“Blue！”

过了一天多，时间已经是十二月二十五日深夜。

Blue决定独自逃离这个家。

藤崎文吾

“我无法接受。”

片刻沉默过后，藤崎挤出了声音。

“我也很遗憾。”

管理官濑户微微移开了目光。

平成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七时许。

距离案发已有一年，距藤崎他们找拍摄蓝湖照片的三代川修谈话，也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会议室里只有藤崎和濑户二人。荧光灯照亮了空荡荡的房间，尽管开了暖气，还是感觉很冷。

他接到内线电话时，就有不好的预感。

两天后，也就是三十日，警方将维持嫌疑人死亡的认定，直接将案子送检——尽管早有预料，当濑户通知他这件事时，藤崎还是感到脑子一热。

上头企图忽视共犯的存在，将已死亡的篠原夏希作为案件的单独凶手，给这个案子拉上大幕。看来，他们是想在今年内结案。

“我无法接受。”藤崎重复道。

“那你也得接受。”

执政党那边一直在施加压力，加上两个月前的十月二十三日发生了中越地震，最终促成了上头的决定。那场地震是继阪神淡路大地震之后，平成年间发生的第二次最高震度七级的地震，以震源地新潟县为中心，造成了重大损害。警视厅为了调集支援灾区的人员和资金，不得不改变调查人员配置，使内部陷入了严重的人手不足。上头开始尽力解散能够解散的调查本部，青梅案就成了首当其冲的对象。

这件案子若以送检为结局，对藤崎来说就是明明白白的失败。这

将是他加入警界这么多年的第一次败北。

“这案子有共犯。”

他叫Blue，是篠原夏希的孩子。根据案发前不久跟他们在一起的三代川交代，他很长时间没去理发，头发留到了肩膀的长度。这与现场采集到的毛发长度一致。

“在哪里？”濑户目光冷淡地看着他。

他们已经基本查清了Blue在青梅案之前的行动，可是青梅案之后，那最为关键的行踪，却完全无法查到。一个没有户籍，也几乎没有社会接触的少年究竟逃到哪里去了？他们连线索都找不到。

“不知道。但我们手头有照片。只要把信息共享给所有调查人员并展开搜查，应该能找到。”

濑户摇摇头，加重了语气。

“不行。我也提了这个建议，但是上面没人听。现场人员不能独断专行，现在必须放弃了。”

他心里清楚，这是一个严格遵循上级领导指示，必须打碎门牙往肚里吞的组织。他也曾经遭受过不合理的对待。

然而，他就是说不出那句“明白了”。

“藤崎先生，你何必如此倔强呢？”濑户压低声音安抚道。“又不是要把它打为悬案，事件会被认定为已经解决。这不是更好吗？”

“那根本不是关键！”他忍不住怒吼。

濑户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不好意思，我忍不住……”

他咬着嘴唇，低下了头。

濑户苦笑着摇了摇头。

“藤崎先生，你就是输了。我已经给过你机会，可你直到今天都没有抓住那个Blue，甚至连他在哪里的线索都没有。你输了。但这不是真正的败北。你就当自己得了便宜吧。”

便宜……他无法赞同，但也无法反驳。

藤崎无声地垂着头，走出了会议室。

正如濑户所说，两天后的十二月三十日，警方对已故的篠原夏希做出送检处理，调查本部正式解散。

青梅案解决 了。至少在形式上。

后来。

后来，生活还是照旧。在某种意义上，跟以前一样。

东京不断发生各种案件，藤崎也以本厅一课班长的身份参与其中。

从外表来看，他恐怕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他的内心产生了极大变化。

青梅案调查结束后，藤崎心里没有留下愤怒或不甘，而是空虚。他一直坚持在这个岗位上，将之当作自己的归宿，连家都顾不上。可是现在，这个归宿不复存在。

当然，他在本厅刑警办公室和调查本部里的座位不会消失。只不过，他再也没有自己必须坐在上面的使命感了。

他失去了热情。

可怕的是，即使失去了他本以为不可或缺的热情，他只要在参与调查时完成自己的任务，还是能顺利解决事件。一个人内心热情的有无，并不会对结果造成任何影响。这个事实，反倒让他的使命感越来越淡薄了。

现在已经是不需要热情的时代。他心里早就清楚，此时却真正有了感触。不，警察作为官僚机构的末梢，本来就是那样的组织。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更加明显地暴露了本质而已。

青梅案调查结束一年后，得力助手冲田通过考试，晋升为警部补。同时，他将暂时调离本部，到辖区警署出任组长。冲田这个人的信念与他不同，向来坚持以组织一员的身份完成工作。或许正如藤崎

所料，此人今后还会继续向上爬。

又过了两年，妻子一如当初预告，提出了离婚。

女儿小司顺利考上了大学。

藤崎依旧不怎么回家。

当他被分配到一课，买下自己的房子时，曾经有过成为一国一城之君的骄傲。然而不知从何时起，那里不再是自己的归宿。

不可思议的是，随着使命感的淡薄，他想挽回婚姻的念头也渐渐消失了。或许，这也是失去热情的结果。

藤崎没有反对，所以离婚过程非常顺利。

女儿小司说：“如果你们觉得可以，我就没什么异议。我反倒要谢谢爸妈为了我多等了几年。”女儿的态度如此干脆，他一面觉得有些寂寥，同时又有点庆幸，看来她没有痛恨自己。

小司住进了大学宿舍，已经相当于离家独立，但还是未成年人。他们商量决定，最后这几年形式上的抚养权交给妻子。藤崎虽不算与女儿断绝关系，但今后恐怕会越来越难相见。

他们还决定把房子卖掉结清贷款。为了做准备，他开始在公休日与妻子整理家中物品。

着手整理前，他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那一刻，他在不舍的同时又有种奇妙的感觉。那究竟是寂寥、沮丧，还是解脱，似乎哪种都无法正确概括。

就这样，他名副其实地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只是浑浑噩噩地活着。尽管如此，肚子还是会饿，所以要吃饭。难道要一直干到退休吗——藤崎产生了一种类似舍弃的感觉。

让人意外的是，唯独这种时候，顿悟会突然降临。

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后，妻子拿出小司的高中毕业相簿，问他：“你要看吗？可能没什么意思。”

藤崎翻开了相簿。虽说他一直没有插手，但并非对女儿的成长毫

无兴趣。

那是整个年级的相簿，里面只有几张小司的照片。尽管如此，他还是不由得感叹，女儿不知不觉已经长这么大了。他知道女儿个子高，只是没想到她比同班女生都要高一头，一眼就能认出来。

藤崎翻到文化祭的照片，突然停下了动作。那是女儿班上搞的咖啡厅。

“啊，现在已经很少见人搞这种活动了吧？小司当时好像挺受欢迎呢。”

妻子微笑着说。

照片底下印着“cosplay·换装咖啡厅”的说明，好像是男生穿女装，女生穿男装当服务生的活动。这的确有点老套了。

小司穿着一身好似燕尾服的西装，因为个子高，显得特别相衬。所谓受欢迎，应该是指受女孩子欢迎吧。

可是，藤崎注意到的不是女儿，而是照片里那几个穿女装的男生。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到了高中，男生之间的体型差距就会变大，有不少人高大健硕，一点都不适合穿女装，但也有些男生身材瘦削，或是个子矮小，乍一看真有几分像女生。

其中几个身穿女仆装的男生，让他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好像在哪里……

他想起来了。

青梅案。

三年前，他追查篠原夏希的来历时，曾经与一名女仆咖啡的店员擦肩而过。那名店员也给他这种感觉——

嗯？

记忆重现。

他是去一家事务所拜访桦岛香织这个私贷女老板时见到了那个女仆。

他拜访的人号称魔女，给人的印象却格外平凡。

由于预约日程出错，当时她正在接待客人。那个客人就是女仆……打扮的人物。那个人把帽子扣得很低，看不清长相。

当时他通过服装判断那个人是女性，可是对方匆匆离开的姿态，却有点奇怪。

那真的是女人吗？

脑中突然浮现了荒唐的假设。

如果当时她并没有客人，而是办公室里有个她不希望让刑警见到的人。如果她让那个人变装逃走了——

这个推论毫无根据，完全是凭直觉，不，是连直觉都算不上的突发奇想。这或许是无稽之谈，可是……

藤崎借口“我去整理一些必要物品”，走进了被他用作书房的房间。

书房里存放着他个人做的调查记录。他从里面翻出了青梅案的笔记。

藤崎此前尽量详细地记录了参考人的证词和调查过的内容。虽然里面有很多只求自己能看懂的潦草文字和省略，但应该完整收录了当时得到的所有信息。

这是藤崎的失败记录。他甚至想过，趁这次卖房子，干脆把记录也一起处理掉。

我就再看一次。

他这样想着，翻开了本子。

他并没有特别期待什么。应该说，他有点希望证实自己的突发奇想只是妄想而已。

首先，他查看了桦岛香织的资料。由于她是案件参考人之一，藤崎对她做了最基本的调查。此人出生于昭和五十三年，原籍是滋贺县大津市苗鹿。因为地名难读，他还在苗鹿上注了“nouka”的音。开始做私贷前，她经营过一家饰品店。再往前，就不清楚了。

藤崎拿出地图册，查找香织的原籍大津市苗鹿。那是个坐落于比睿山麓，面朝琵琶湖的小镇。

藤崎再次瞪大眼睛，重新阅读其他参考人的记录。

他的目光停留在险些跳过的一行字上。

“杏美，老家，农户，兼营租船？”

那是曾与夏希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井口夕子的证词记录。

他想起来了。杏美是跟夏希和夕子一起在“小甜心”工作的女人。Blue跟她很亲，而且北见美保在SSAWS滑雪场再次碰到夏希时，跟她在一起的应该也是杏美。

当时他也找过这个人，但是“小甜心”的调查资料受限，他没有线索。把夏希介绍到“小甜心”的前泽裕太也说杏美是别人介绍的，他不认识。

夕子在证词中提到，杏美“老家是农户”“同时做租船生意”。并且她本人说，农户做这个显得有点奇怪。可能藤崎当时也觉得奇怪，才在记录中留下了一个“？”不过他那时并没有多想。

杏美说的“nouka” [1] ，会不会是地名？如果是面朝琵琶湖的苗鹿镇，做租船生意就一点都不奇怪。只是夕子听到这个读音，误以为她说自己家是“农家”。

另外，夕子还说自己跟杏美“同年”。夕子就出生于昭和五十三年。她描述杏美的外貌时，提到了“认真乖巧”“清纯类型”。那种朴素的印象不是正与桦岛香织的外貌相符吗？

藤崎倒吸了一口气。

桦岛香织就是杏美？那么，她就跟Blue有联系。如果Blue曾经很亲她，那她也就有了包庇Blue的理由。

一切只是巧合。他碰巧冒出了这个想法，又把碰巧跟那个想法相符的信息串在了一起。

尽管如此，依旧有确认的价值，不是吗？不，一定有。这是他的直觉。

藤崎感到早已忘却的热情在体内重燃。

首先，他决定私下调查香织的现状。

结果发现，香织关掉了涩谷的事务所，已经不知所终。曾经介绍他们见面的贞山，也说不知道香织去了哪里。

藤崎试图回想香织的样子，但记忆非常模糊。她本来就是个长相平凡，存在感弱的女人。唯独沙哑的声音很有特色。

他没有证据证明，但藤崎非常肯定。

Blue跟桦岛香织在一起——

热情愈燃愈烈。

香织身份明确，肯定比连户籍都没有的Blue好找。他一定能找到。

可是，青梅案在警视厅已经结案，上头不可能批准重启调查。

想办法冷却这股热情，一如往常那样工作，或许是更聪明的选择。

可是，藤崎做出了决定。

重归单身的轻松，也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一切都有可能是他的错觉，他最后可能无功而返。而且就算能找到Blue，可能也无法逮捕他。这么做或许只能满足他自己的心愿。

尽管如此，也好。

与其在那个早已不是归宿的地方碌碌无为地熬到退休，还不如顺从心中这股热意——

然后，藤崎又花了一点时间打点身边事务，最后提交了辞呈。

注释：

[1] 日语的农户写作“農家”，读音为“nouka”。

幕间

桦岛香织

平成五年，桦岛香织离家出走，只身来到东京。那年她十五岁。

她的老家是琵琶湖畔的一个乡间小镇，父母经营租船生意，乍一看都是淳朴乡间的善良人。可实际上，他们都是酒精成瘾的中毒患者。

香织在这对父母的支配之下，失去了许多东西。

让香织逃离那种支配的契机，是偶然看到的影像和音乐。

夏季的某天，家中从不关闭的电视机播放了那部电视剧。电视剧讲述了被父母操控的少女试图逃离，其电影般的画面不同于一般剧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视剧里有一首特别好听的英文插曲，香织听到那首曲子时，决心逃离。

她并没有被电视剧的内容所激励。

死了也无所谓——

她只是这样想。

世界上肯定有许多我不知道的“美丽”，她想去看看。如果接触不到，那死了也无所谓——

在此之前，一直束缚着香织的感情是恐惧。如果她寻求帮助，或者她胆敢逃离，很可能要被杀掉。无从抵抗的暴力侵蚀了她的身心，也形成这样的现实。所以，无力的少女一直沉默。

香织通过接受死亡，摆脱了恐惧的束缚，奋然逃亡。

结果，香织没有死。她活下来了。

来到东京后，香织尚未被警方发现并保护起来，就被搜罗离家出走少女的星探叫住了。她很难判断这究竟是幸或不幸。但从结果来说，她在非法经营的风俗店出卖肉体，获得了在东京生活的资金。

后来，香织经人介绍换了几家店，又加入了约会俱乐部“小甜心”，以杏美的身份工作。她还住进“小甜心”的宿舍，与几个身世遭遇跟自己相似的出走少女一起生活。

在那里，香织碰到了当时只有五岁的Blue。

年幼的Blue长相可爱，也不怕生。宿舍里的少女都像过家家一样照顾他。Blue仿佛纯洁的化身，给日夜沉沦在欲望中的少女带来了一丝慰藉。

香织也经常在宿舍厨房给Blue做饭吃。

她很会做饭，也喜欢做饭。由于父母几乎完全放弃了家务和育儿，香织从小就掌握了做饭的本领。只要严格按照步骤推进，就能得到预料的结果，这种可控性很符合她的性格。

她第一次做给Blue吃的东西，是炸肉饼。一开始只是想着给自己做，就顺手做了Blue那份。

可是，当她看到刚刚相识的Blue小心翼翼地吃下自己亲手做的饭菜，下一个瞬间，就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对她说“好好吃！”的时候，香织突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感情。

那是喜悦。自己毫无算计的付出换来了一个人的快乐，那种喜悦。这一定是所有人都拥有的感情，但香织直到那一刻才初次体验到。

很快，香织不仅会给Blue做饭，还很积极地照顾Blue，Blue也对香织越来越亲近了。

Blue不怎么挑食，唯独吃不下青椒，就算香织把青椒切碎，他也一直不习惯。Blue的母亲玛丽亚似乎也不爱吃青椒，他可能遗传了母亲的味觉喜好。

香织暗自定了个目标，一定要让Blue吃下青椒。

跟Blue在一起生活，香织隐隐觉得自己似乎触碰到了心中一直憧憬的“美丽”。

可是，她脑中更冷静的部分已经有所察觉。

自己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如果单从时间效率和生产率来看，十几岁的女性想赚钱，卖春的确是个不错的方法。香织知道自己是个相貌平平的平凡少女，但世间也有不少男人偏爱这样的少女。她刻意不去改变自己的形象，也因此抓住了好几个慷慨的常客。

但是，卖身意味着将自己的肉体支配权暂时交予他人。疾病、怀孕、暴力，这三者不可能完全防范。在此之上，还有店铺的管理，因此会被榨取一定的卖身所得。

如果说能拿到钱已经很好，那的确如此。只不过，这种生活本质上跟她在故乡的没有两样。

香织不停地思考，要如何成为自己的支配者。最后，她得出的答案很简单。

只要不卖身，卖别的东西就好了。若是讨厌被榨取，那就自己做生意。

香织将卖身收入一点点存起，平成八年三月，离开了“小甜心”。

她住在宿舍那段时间，终究没能让Blue吃下青椒。

尽管有些不甘，她还是放弃了。那孩子有自己的母亲，她不能把他带走。离开宿舍时，她觉得自己再也不会见到Blue母子，还有其他少女了。

然后，香织在涩谷的小巷子里开了家小小的首饰店。

从这时起，香织的商业天赋便被激发出来了。

香织店里的主要目标人群，是辣妹和年轻帮派成员。换言之，就是当时在东京闹市昂首阔步的年轻人。

辣妹有自己的辣妹时尚——源自美国西海岸的冲浪文化。她们发祥自狂热追捧安室奈美惠、号称“奈党”的十几岁少女，后来逐渐发展

成独立的文化。

帮派与传统暴走族不同，是对时尚和流行十分敏感的都市不良分子集团。相传这种组织源自在涩谷聚集的当地初高中生团体。周末深夜，闹市区往往挤满了帮派成员，此前一直通宵营业的店铺都被迫早早打烊求稳。

平成初年，九十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瞬间崩溃，进入年轻人一跃成为消费中心的时代。音乐CD的营业额迎来顶峰，滑雪和冲浪等休闲产业也不断兴起。

因为地处涩谷，她的店铺乘上时代潮流，生意特别红火。但是香织并没有高枕无忧，而是广结店中出手阔绰的年轻客人，拓展自己的人脉。她利用自己天生的平凡和不起眼，在令对方放松警惕的同时，又不让别人看穿自己的内心，制造了不少对自己有利的人际关系。

后来，她开始租下俱乐部举办派对。不久之后，东京的大学成立了不少活动社团，开始出现一群日夜纸醉金迷的派对客，她的派对上全都是这种人。

举办活动比经营店铺还要赚钱。

平成十一年，也就是西历一九九九年，香织开始用赚到的钱做借贷。那年秋天，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没有应验，世界并未终结。

她的主要顾客，就是此前结识的游乐青年。

进入平成一〇年代，日本迎来了年轻一代的创业潮。

经济不景气的情况越来越严峻，通货紧缩日益加剧，物价和工资持续下降。当时正值后来被称作“失落的二十年”的最低谷。曾经被认为稳如泰山的大企业和金融机构都被巨额不良债权压垮，纷纷关门倒闭。持续了整个昭和的日本社会神话，已经轰然倒塌。

时势虽然如此，不，正因为时势如此，越来越多年轻人相信，与其勤奋工作，不如出来创业大赚一笔。

此时，仿佛为了推动他们，日本也迎来了IT泡沫。创新一词被反复谈论，《七个习惯》《富爸爸，穷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这些自我启发式的经营书籍接二连三地成为畅销书。

香织通过派对和活动结识的出手阔绰的年轻人中，也有许多立志

创业的人。

她的聪明在于看透了事物的本质，知道与其自己创新，不如借钱给别人去创新。

创业大多会失败。香织以此为前提，用触及灰色区域上限的利息贷款给他人，并借助拓展人脉时形成合作关系的暴力团伙的力量，一分不少地回收债权。众多年轻人的梦想破碎时，她的业绩却一路攀升。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给香织起了个“魔女”的外号。

曾经常在活动中露脸，后来开设了“信用网络”移动电话销售代理店的海老塚卓也，也是香织的顾客之一。

平成十三年九月。

日本的IT泡沫瞬间破裂，远在一万公里之外的美国，号称纽约象征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楼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拦腰撞断。

海老塚的生意变得进退两难。

因为香织对此早有预料，她迅速展开了讨债的行动。

意料之外的是，她去“信用网络”办公室谈事情时看到的东西。

她在电脑上看到了自己熟识的人。那是Blue，还有他的母亲玛丽亚。

香织掩饰了内心的惊讶，故意问道：“那是你家人？”海老塚毫不犹豫地回答：“对。虽然还没入籍，不过跟家人差不多。我充当了这孩子的父亲。”

此时，香织已经清楚，这男人早晚会关闭公司，落魄离京。

如果只考虑生意上的得失，她最好不要插足这件事。

可是香织看到那个比记忆中长大了一些的Blue，猛然想起来——

首先是气味。

第一次做给Blue吃的，炸肉饼的酱汁味。

然后是当时Blue对她说的，“好好吃！”

她的记忆还告诉她，当时，她仿佛触碰到了“美丽”的一角。

香织离开那个宿舍后，已经成了自己的支配者。可是，她尚未接触到“美丽”。

这个想法，促使香织展开了行动。

然而那个时候，她并不准备做什么大事。

Blue应该会跟随海老塚离开东京。既然如此，她只想给他一些饯别的礼物。

海老塚找她借钱时登记了自己的住址。香织守在那附近，趁Blue独自出门时把他叫住了。

“Blue，好久不见了。你现在能吃青椒了吗？”

Blue看着香织，瞪大了眼睛。

“杏美姐姐？”

突如其来的重逢并没有让Blue感到喜悦，反倒感到迷茫。毕竟她一言不发地消失，又毫无征兆地出现，他会有这个反应很正常。

总之，她要把东西交给他。

“这个送给你。”

香织从口袋里掏出护身符，举到Blue面前。

“啊？”Blue还没反应过来，她就把护身符塞给了他。

“要是遇到困难，就打开看看。还有，今天见到我的事情别告诉你妈妈。”

说完，香织就快步离开了。

即使是被称作魔女的香织，当时也未预料到将来会发生什么。

范启莲

平成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平成最后的日子。

距离日本青年造访故乡村落，已经过去了二十二年。范启莲今年二十九岁，来到了那个青年的祖国——日本。

阿莲站在日本某住宅区的一栋房子二楼，环视那个房间。

没有忘东西吧——

没问题。需要的东西全都装进行李箱了，票、护照和钱也都放在身上。

她看到摆在架子上的台历。那是这个房间的东西。

阿莲不太懂汉字，但台历上印的大都能看懂。最下面写着“平成三十一年”，是日本独特的历法。

据说，平成这个时代，在今天就要结束了。

她七岁那年遇到一个日本青年，从此对日本憧憬不已。可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长大以后真的会来日本。

阿莲拉着行李箱走出房间，下了楼梯，走进起居室。一个男人正在沙发上起劲地打游戏。他手上拿着便携模式的任天堂Switch。

他很喜欢打游戏，总能看见他随身带着游戏机。

男人背后挂着一张放大的照片。看到照片的瞬间，阿莲愣住了。

她脑中闪过在日本的生活，也包括许多不想回忆的事情。

她曾经后悔来到日本，但是，她仿佛被吸引一般，住进这座房子，并且在今天，能够顺利回乡。

男人发现阿莲下楼，暂停游戏，抬起了头。

“啊，你要走了？”

阿莲走进起居室，在男人面前鞠了一躬。

“是的，一直，谢谢你。”

她直直地看着男人的双眼。

细长而带着一丝清凉的眸子。虽然不符合越南人的审美，但那也是张端正的面庞。

今后，她可能不会再见到这个人。想到这里，阿莲感到喉头一紧。

“那个……”

“什么？”

我到底想问什么？

尽管心里在疑惑，她却没有停下话语。

“那两个人，你杀的？”

在日本生活了三年，阿莲还是只能用只字片语来表达，自然无法委婉地发问，只能开门见山。

那两个人——是指这个月中旬，人们在多摩新城某小区发现的两具尸体。以电视为首的众多媒体为之轰动，因此阿莲也知道这件事。

男人微微笑着，竖起食指放在嘴边，对她道了声“嘘”。

“我什么都不会说，你也什么都不知道。这跟你毫无关系，你只要回到越南，跟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好。”

他故意用缓慢而清晰的话语说出那句话，阿莲也大概理解了意思。

哦，这样啊——

那两个人果然是他杀的。

眼前这个人是杀人犯。但是，她并不害怕。

这个人很温柔。

阿莲想道。

如果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他可能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尽管如此，他还是对阿莲很温柔。对其他人，一定也是如此。

“你要保重。”他说。

“你也是。”她露出了浅笑。

阿莲鞠了一躬，走出起居室，离开那座房子。

此时，她完全没注意停在房子对面的车，当然也没发现，包含那辆车在内，房子周围埋伏了多达十二名警官。

第二部

奥贯绫乃

平成三十一年四月中旬。平成即将结束的某日。

记忆突然闪回。

泣不成声的女儿。“别哭，好好回答！”“为什么乱动！”斥责女儿的歇斯底里的声音。那是她自己的声音。女儿一味地哭泣。“别闹了！哭什么哭！”伴随着骂声，还有一声脆响。她打了女儿一巴掌。女儿不仅没有停止哭泣，还像点了火似的爆发出更大的哭喊声。“跟你说了不准哭！”她的骂声也越来越大。她知道这样不能让女儿停止哭泣，可是她无法控制自己——

那是她关于曾经的家人的记忆。与此同时，一股黏稠而阴暗的感情涌了出来。

“泥沼”——奥贯绫乃这样称呼这种感情。

过去，她老家附近的树林里有个泥沼（可能只是个特别浑浊的池塘），那就是她对这种感情的印象。

淤泥和水草淤塞其中，散发出腥臭的气味，恰如这种混合了悔恨与罪恶的感情。

“泥沼”总会被一些日常琐碎的场景唤醒。这次，是因为她把车停在车站门口的计时停车场，走上人行道时，碰巧看到了前方那对母子。

绫乃死死咬住牙关，强忍住高声尖叫的冲动。她感到牙龈一阵刺

痛。

她的表情可能有点狰狞，但母子俩并未察觉，与她擦肩而过了。

一阵冰冷的风吹过。到昨天为止，连续好几天气温上升，天气暖和得如同入春，今天一早气温却骤然下降，重新回到了冬天。

正如天气难以完全预测，“泥沼”侵袭的时间也难以捉摸。她并非每次看到母子同行，都会产生这种反应。

她一言不发地咬紧牙关继续往前走。牙龈的疼痛就像对绫乃的惩罚，沉重而漫长。

二十几岁时为治疗蛀牙，她做过大牙的根管治疗，可是最近又痛了起来。每次咬合，牙龈都会生疼。牙医说，是拔除了神经的牙根化脓，压迫牙龈导致的疼痛。

不仅是牙医，她讨厌一切医生。

她以疼痛并非无法忍耐，还有工作繁忙为借口，一直拖着不去治疗，导致疼痛越来越严重。她心里清楚，这东西不会自行好转。

实在没办法，她只能预约了南大泽的牙科诊所，在今天傍晚就诊。

南大泽位于八王子外围，属于多摩新城的一部分。

每到休息日，她经常去南大泽或多摩中心吃早午餐。

离预约时段还有一点时间。绫乃沿着人行道走进车站门前的大转盘。她看见前方围着一群人，好像有人在做街头演讲。

离平成最后一次统一地方选举的投票日只有短短数日。八王子也即将举行市议会议员选举。

正在演说的好像是执政党候选人。

现在的执政党在十年前，也就是平成二十一年失去了政权，后来又在平成二十四年高举“夺回日本”的口号，重新回到政权中心。当时的党首就是在推行邮政民营化等政策的K政权时代担任干事长的A议员。A成了总理大臣，并构筑起持续至今的长期稳定政权。有人强烈批判A政权比K政权更咄咄逼人，严重倾向历史修正主义，但该政权也

得到了许多坚定支持，不仅是中央，连地方也一直保持着执政党优势。恐怕八王子也不例外。

宣传车上站着好几个人，个个手持话筒。其中有一个远远一看就能认出来的人物。

高远一也。年仅四十几岁的执政党年轻议员，出身于培养过好几位总理大臣的政治名门，可谓政界的优良血统继承者。尽管尚未入阁，但经常被列为A总理后继者之一。

他已经是众议院议员，所以这次没有参加选举，可能只是负责声援。然而，听众显然更关注他的讲话。

“——先生是十分重视日本价值的人，跟他交谈时，我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在这个艰难的时代，要找到第二个像他这样富有资质的人肩负市政，恐怕很难。”

绫乃并不理睬那个纯血统大肆吹捧比自己低了很多级的市议会候选人，径直穿过转盘，走向红砖风格的人行天桥。

走进天桥连接的“三井奥特莱特公园”之后，她已经听不见演讲的声音了。

她没什么特别想买的东西，只是漫不经心地走进一家大型买手店。

店里正在举办“回顾平成”活动。

这个月底，也就是四月三十日，天皇陛下将要退位，平成正式终结。为此，从去年年底开始，就有很多地方开始举办这样的平成回顾活动。

店铺中央摆放着塑料模特，罗列了三十年来的流行变迁。比如平成初始时的泡沫期时尚、平成十几年的涩谷咔叽、平成二十几年的里原宿和森女风，以及其后逐渐定格的新保守风格，和最近的第三浪潮性冷淡风。

店里流淌着美空云雀的《川流不息》。这个代表了昭和年代的歌姬去世于平成元年，而这首曲子，的确是她最后且唯一在平成年间发表的单曲。

曲子结束后，便是绫乃很熟悉的小泽健二的《Lovely》。昭和风

情浓郁的黏腻歌谣曲一跃切换为都市风格的流行歌曲，看来曲目的选择也迎合了店里的活动特色。

她在这首曲子的环绕下凝视着身穿雅昵斯比[1]的塑料模特，仿佛回到了当年。

Life is a show time，你很快就知道。

你与我的恋情，必须开始。

她差点就跟着唱了起来。

绫乃今年过完生日就四十四岁了。平成初年正是她上中学的时期。那些年，她在家乡的公立学校上学，每天在柔道部挥洒汗水，除了校服、道服和运动服，几乎从未穿过别的衣服。

尽管度过了一个与漂亮时髦无缘的青春期，绫乃还是一期不落地看了所有《Olive》。偏远地区的商店都不卖《Olive》上的衣服，因此她很清楚，那是一本专门做给大城市时髦女生的杂志。不过，仅仅是翻开页面，注视那个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的世界，她就能感觉到无边无际的自由，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得到了满足。

她也是通过《Olive》知道了小泽健二，正确来说，是知道了他和小山田圭吾组的乐队“The Flipper's Guitar”。她专门去租碟店租了CD，并且为那个一点都不像日本歌手风格的，可爱又时髦的嗓音深深着了迷。后来转录的磁带，她也反复听得几乎磨损殆尽。

与此同时，她又为《Olive》杂志和“The Flipper's Guitar”的音乐感到羞耻，压根儿不敢告诉学校和社团的朋友。那是只属于绫乃一个人的秘密圣域。

好怀念啊，都已经过去三十年了。

嗯？是七日还是八日来着——

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开始检索已经忘却的日期。

平成开始的日子……是一月八日。一月七日凌晨，昭和天皇驾崩。那天是佛灭日。

其实昭和天皇元旦前已经驾崩，可是年尾的忙乱再加上驾崩的事情，难免会乱上加乱。于是，官方就把日子定为新年假期结束之后。

佛灭日其实并非巧合——曾经有个男人对她说过这些话。那个人参加过大丧之礼的警卫工作，知道一点内情也不足为奇。所以，她当时很天真地相信了。然而，后来她发现那人是个谎话连篇的骗子，所以这件事的真伪也就很难分辨。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真的好方便啊。

就算是不需要马上知道的事情，也能一伸手就轻松找到答案。

平成的三十年间，变化最大的应该是IT器械。三十年前，绫乃家用的还是笨重的黑电话。

那时候，她似乎完全无法想象自己四十岁，甚至三十岁的模样。同样，也无法想象自己会结婚，生孩子，打那个孩子，又离婚。

即使发生了这么多事，人生还在继续。

活到这个年纪，绫乃开始思考“可选择的东西”和“无法选择的东西”。

她还没懂事时，就跟着哥哥在道馆练柔道，因此那感觉不像是自己选择的东西。到东京工作，是为了离开父母家，与其说她选择了工作，更应该说是听从了柔道部前辈的推荐。

不过，结婚的确是她自己的选择。还有离婚。

总有一天会完全爱上一个人。

Oh baby lovely lovely。

那些甜美的日子

完全爱上。甜美的日子。绫乃的人生中，确实有过这样的东西。

她在朋友婚礼的第二摊上，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人。

当时绫乃刚刚结束与已婚的上司长达五年的情人关系，那个上司就是方才她记起的满口谎言的人。她不想把他归为自己的选择。对方是个工作很能干的人，她不小心对他怀有了敬意，然后被乘虚而入，玩弄了这么些年。

丈夫与他正相反，是个温柔诚实的人。跟他认识后，绫乃如梦初

醒。那五年，她沉溺于难以启齿的恋情，就像一场漫长的噩梦。她原本不是会犯那种错误的人。

她确信，自己可以跟这个人谈一场正确的恋爱，拥有正常的关系。

他们交往两年后结了婚，绫乃辞去工作，专注于家庭。她曾经坚信，这是获得幸福的最佳选择。

可是，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点都不顺利。尽管她早就清楚两人的成长经历和价值观差别很大，只是没想到会因为一点小事就爆发冲突。特别是女儿出生以后，冲突进一步加剧了。

每次，原因都在于绫乃。

绫乃无法好好珍惜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家人——尤其是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孩子。

孩子不会总顺着父母的心意。稍微转移一下目光，她就会跑得无影无踪，而且总是不知隐忍，任性妄为。一有什么不高兴，马上发脾气闹别扭，完全不顾绫乃的忙碌，时刻都要撒娇。孩子多少都有点这种脾性，而且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绫乃无法容忍这样的理所当然。

她无法容忍事情偏离正轨，无法容忍与理想不相符的现实。哪怕是一点小事不顺心，绫乃都会勃然大怒。她从不会理性地责备，而是毫无顾忌地倾泻怒火。女儿一哭，她就更烦躁，因而怒火更盛。

后来，她开始打耳光，掐手臂，对女儿频繁施展暴力。

她一直美化自己的行为，坚持认为是女儿不听话，可是内心深处，她其实知道这根本不是教育。绫乃身在她满以为能够带来幸福的“家庭”中，心怀撕裂般的矛盾，对女儿大打出手。她无法控制自己。

现在想来，那种感情应该是憎恨。她对那个本应深爱的小生命产生了憎恨。她明明很想爱她。

为什么，她无法好好爱她的女儿？为什么，她选择了憎恨，而不是爱？

纵使有一天满腔悲痛，

Oh baby lovely lovely，

日子也要继续。

归根结底，她觉得自己应该不适合这些。不适合拥有家庭，不适合为人母亲。

父母是最“无法选择的东西”。

再这样下去，我有一天可能会杀了这孩子。这孩子并没有选择被我生下来。既然如此，就应该让她摆脱我这个糟糕的母亲——

仅存的理性，让她提出了离婚。丈夫一开始坚决反对，但绫乃逼迫他同意了。当然，她把女儿的监护权给了他。绫乃还提出为女儿支付养育费用，但是对方没有答应。

女儿今年应该上小学六年级了，因为没有去看过她，绫乃不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面对女儿。

直到现在，殴打女儿的记忆仍会不时复苏，这让她沉浸在悔恨和罪恶感中。

大约三年前，前夫给她发来邮件，告诉她自己将要再婚。另外，女儿身心都很健康，最近开始学钢琴了。尽管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得到了原谅，但还是发自内心地松了口气。

她不知道前夫的再婚对象是谁。不过，她真心希望他和女儿得到幸福。

Life is comin’ back

Life is comin’ back

Life is comin’ back

小泽健二的声音渐渐淡出，曲子结束了。

仿佛瞅准了这一刻，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她看了一眼屏幕，是单位打来的。

“你好。”绫乃接了电话。

“奥贯，你在哪里？能马上过来吗？”

对方没有报上姓名，但她认出那是课长权堂的声音。

绫乃离婚后，回到了婚前工作的地方。由于婴儿潮一代大量退休，单位正好处在人手不足的状态，因此鼓励因婚离职的人回去上班。人事那边也找了绫乃，于是绫乃就回去了。

虽然她对这份工作谈不上多热爱，但至少工资比收银员和在餐厅打工强多了。

“我在南大泽，没问题。”她短促地回答。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她经常会接到这样的紧急联络。所以，即使在休息日，绫乃也会跟上班时一样，穿一套裤装西服。

“知道了。是命案，可能要搭帐篷。”所谓帐篷，是指调查本部。

绫乃回归的单位，是警署。

婚前，绫乃待在警视厅搜查一课，回归后，则被安排到了辖区警署的刑警课。一开始是国分寺警署，后来调动了一次，目前隶属于南大泽附近，管辖整个多摩市和稻城市部分区域的樱丘警署。

“现场在D小区。三号楼四〇二。已经派人过去了，详细情况你去那边确认。”

“知道了。”

绫乃结束了与权堂的通话，转而给预约好的牙医打电话。看来，今天是看不了牙齿了。

她从南大泽驾车过去，大约花了二十分钟。

到达D小区时，夕阳已经洒在了停车场的车辆顶棚上。不知为何，这幅景象让她有点伤感。

绫乃找到空车位，把车停了进去。

该小区位于东京都多摩市南部，与南大泽一样，是多摩新城的一部分。

不过，这里是最早期的开发区，奶油色外墙的住宅楼上标记着楼号，一副昭和小区的风情。

绫乃下了车，走向权堂在电话里说的三号楼。

小区所有住宅楼高度一致，从窗户数量来看，应该有四层。刚才远看并未发现，她走近才看到住宅楼外墙斑斑驳驳，还有裂缝，显然十分陈旧。

三号楼入口拉了警戒线，几名调查人员正在进进出出。

绫乃走过去，楼里正好出来三个熟面孔。他们都是樱丘署刑警课的同事。

其中一人——梅田注意到绫乃，笑着对她挥了挥手说："嗨，你来啦。"

瞬间，生理性的厌恶让她背部汗毛直竖。

绫乃很不喜欢这个比她大一轮的同事。不客气地说，她特别讨厌这个人。

她不与那人对视，而是轻轻点了点头。"辛苦了。"

"奥贯选手，劳烦你休息日赶来，真是辛苦了，辛苦了！"

不知为何，这个人称呼女性会加上"选手"的称谓。这点也让绫乃烦躁不已。

他给绫乃的第一印象不算坏，那种独特的说话方式，她一开始也只是当成奇怪的大叔式幽默。可是她后来得知，这人明明有家室，却要借钱在外面逍遥，顿时好感度直降。接着，他又在忘年会上对绫乃性骚扰，最终导致她对这个人的厌恶。

那天梅田喝醉酒，缠着绫乃说："奥贯选手，下次能请你跟我过两招吗？我让你看看陪酒女千人斩的实力。"说着，他就要上手摸绫乃的胸部。绫乃怒喝一声"住手！"把他挡到一边，他却不依不饶地说："干吗呀，难得有个人把你当成女人看。"

警察这个组织十分保守，普通企业视作骚扰的行为，在这个组织里往往不被重视。绫乃年轻时就为此有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不过这几年来，上头已经越来越重视，监察那边也加大了改革意识的力度。

然而，辖区刑警课竟然还有这种无法无天的家伙。

她本打算一巴掌扇过去，但是课长及时过来拉架了。第二天，梅田诚恳地说：“昨天我喝醉了，实在对不起。”她姑且接受了道歉，然而就是对他的一举一动厌恶至极。这个印象恐怕永远都改变不了。

不管是否喝醉，归根结底，他就是把绫乃，不，把女性当成了任凭自己摆布的玩物。

“汤原君，现场情况怎么样？”

绫乃不理睬梅田，向另一位刑警汤原开了口。

“警视厅那边派来了取证人员和验尸官，我们刚被赶出来。”

一般情况下，东京都内发现非正常死亡人员，首先会派治安岗亭执勤的地区课员赶往现场，接着再召集辖区警署的调查人员。若他杀的可能性很高，还会联系本厅，申请派出验尸官临场检验。

现在流程正好走到验尸官检验这一步。

验尸官会在现场检查尸体，判断是否应该立案。然后，尸体将会被运出，由法医进一步检查死因和推测死亡时间。

检验过程中，现场就是验尸官的圣域。原则上，辖区警署的调查人员不得入内。

“课长在电话里说要搭帐篷。”

她本来是对汤原说话，梅田却在一旁抢答道：“肯定得搭，机搜那帮人已经在路上，署里的总务恐怕已经忙得脚不沾地了。”

机搜就是机动搜查队。他们隶属于本厅，是专门从事初始调查的队伍。过不了多久，绫乃熟悉的调查一课那帮人可能也会过来。

我又没问你——她咽下那句话，继续无视梅田，对汤原说：“现场拍照了吗？”

“拍了。”汤原拿起警署配的调查专用智能手机，轻点屏幕，调出了现场照片。几个人同时看了过去。

“住在同一栋的老太太闻到异味，联系管理员后，发现了案发现场。”

一对男女浑身是血地倒在空无一物的房间里，已经腐化到散发恶臭的阶段，但外观尚未发生改变。乍一看，两人都像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顶多也就三十出头。他们的头发都染成茶褐色，男子发长盖耳，女子长发及肩。地上和墙上都布满血迹，已经氧化发黑。

这张照片看着的确让人毛骨悚然，但她以前还亲眼见过情况更惨烈的现场。比如发现时间过晚，已经腐朽成泥泞肉块的尸体。

“被害者有两个人？”

“是的，身份尚未查明。”

汤原滑动屏幕，调出了另一个角度的照片。

两具尸体似乎都被利刃反复戳刺过。

显然是他杀。这下就算不等验尸官做出判断，都有可能成立调查本部。

“房间里怎么没东西？”

汤原听了点点头。

“成为现场的四〇二房是空房。”

一对身份不明的年轻男女惨死在旧小区的空房里。真有点鬼故事的感觉。

“管理员呢？”

“机搜应该在管理办公室那边问讯。”

“知道了，那我到那边去。”

单方面宣告完，绫乃就离开了。

现在调查本部尚未正式成立，辖区调查员只需要保护现场并查明

相关人员，同时尽量多收集信息。

背后传来梅田的声音：“哦，交给你啦！”

她不想跟那个人共同行动，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开展工作。

注释：

[1] 法国服装品牌agnes.b。

五条义隆

没想到竟会发生这种事……

多摩新城D小区管理员五条义隆，目前正处在极度的困惑中，同时又有点兴奋。

五条今年七十岁，四十三年前小区刚建成时，他就是这里的居民。因为他以前在不动产公司工作，拥有公寓管理员资质，退休后，小区的管理公司就跟他打了招呼，通过短期合同招聘他当管理员。

在陪伴他走过大半辈子的小区奉献最后一点光热——这只是表面说辞。实际是因为他的养老金不足以维持生活，哪怕是打发乞丐一般的工资，也比没有好，所以他才答应了。

多摩新城解决了高度经济成长过后，东京人口爆发性增加导致的住宅不足问题，在地价远远低于市中心的多摩地区形成自立城市，因此得到了正式开发，是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新城。

四十三年前，五条家的长子刚刚出生，他便是这里的典型居民之一。

全户出售的D小区售楼宣传单上，印着硕大的“梦想新城”字样。购房申请蜂拥而至，最后不得不靠抽签决定购房人选。中签时，五条格外感谢自己的好运气。

事实上，这里的确是个好住处。尽管通往市中心的交通不算方便，但是绿化良好，很适合养育孩子。加之多摩地区已经开发得很好，生活并不会不方便。小区有很多年龄和境遇相似的家庭，彼此之间交流密切，还经常一起组织祭典活动、运动会、旅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把这里当成一辈子安身的家，的确没什么不好。

只不过，入住十几年后，年号变为平成，泡沫经济崩溃，小区的气氛也渐渐改变。每栋楼都空出了一两间房。以前也有人出于各种理由卖掉房子，但很快就有人买入，不久之后便搬进来。但是从那段时间起，情况明显变化了。小区的房子就算拿出去卖，也无法马上卖掉，有的房子甚至会空置一年多。

泡沫经济崩溃后，市中心的房价下跌，郊外住宅地经过二次开发，环境已经好了很多，因此楼龄长，交通不方便的D小区失去了竞争力。

再后来，有人把房子廉价卖给不动产公司，有人卖不出去便直接搬家，还有人破产或是连夜逃债，再也没出现过。

不仅空房增加，入住率降低，小区每间房的居住人数也不断下降。因为孩子们纷纷成年，离开了父母居住的地方。而像曾经的五条那样马上就要开始养育孩子的年轻夫妻，很少会选择在这里入住。

现在，D小区整体的入住率保持在七成左右，老夫妻最多，家中有十八岁以下儿童的家庭屈指可数。五条家的两个儿子也早已独立，只剩下他跟妻子两个人生活。

由于居民减少，又普遍高龄，小区难免会失去活力。人们不再举办活动，只剩下夏日祭典还勉强维持，也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在居民老龄化的现状中，还发生了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问题。这些老居民楼兴建时，人们还没有无障碍住宅的意识，因此不适合老年人居住。小区连电梯都没有，曾经最抢手的四层顶楼只要一空出来，就不会有人再住进去。虽然可以加装电梯，可是需要一大笔钱。要统一小区居民的意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里本来主要是供育儿家庭居住的地区，医院和看护设施严重不足。很多家庭陷入了老老看护的困境，自从五条出任管理员，小区里已经有两个老人孤独死亡。

好在五条和妻子目前身体还算健康，然而未来并不乐观。

他听说，这几年市中心兴起了二次开发和新建公寓的热潮。有人说那是明年东京奥运会的原因，也有人说受到了股价恢复的影响。但是，D小区没有沾到半点光。

倒不如说，市区新开发热潮势头越猛，边缘旧小区的衰退就越快。不仅是这里，昭和时代开发的郊外住宅区肯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以前，他在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过，东京近郊的空屋正在增加。

梦想新城不知不觉变成了无人鬼城。包含五条在内的众多居民，早已无法搬去别处。

他们肯定要随着这片小区一同腐朽——他每天呆呆地想着这些，

却在日复一日的沉寂中，遇到了那个案子。

一切的开端，是三号楼三〇一的安村重美女士向他投诉，说四楼散发出奇怪的臭味。

小区所有居民楼都是一层两户，现在，三号楼的四〇一和四〇二都空置着。他一开始觉得是居民的错觉。因为重美跟五条年龄相仿，都是这里的老住户，自从去年丈夫去世，她就变得有点奇怪，五条暗中怀疑她是不是有了痴呆症初期的症状。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上了三号楼的四楼。”

这里是小区一角兼作集会场所的管理办公室，五条正在对两个人讲述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那两个人都是警察，穿着工装外套，戴着帽子，手臂上还戴着印有“机搜”的臂章。听他们介绍，是警视厅机动搜查队的调查人员。

就在那时，门外传来一声“打扰了”，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女性走了进来。

她先行了个礼。

“我是樱丘警署的奥贯，请问能否一同听取证词？”

看来她也是警察，可能是离这里最近的樱丘警署的刑警吧。

机搜的人转向他问道：“可以吗？”

“啊？哦，嗯……”五条点了点头。

“谢谢你。”女刑警说完，站到了机搜的两个人后面。

“请继续说。”

“啊，好的。呃……”在催促下，五条继续说了起来。“啊，想起来了。我接到投诉，就去三号楼的四楼查看情况，发现那里的确有点臭——”

如果四楼有人，五条恐怕会立刻怀疑是自杀或孤独死亡，然后去报警。可是，两间房都是空屋，他便猜测会不会有野猫跑到阳台上死掉了。他打开房间进去查看，发现四〇二没有上锁。通常空屋一定会上锁，这就有点奇怪了。

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在一个到处是血的房间里看到了倒在地上的陌生男女。

他当时吓坏了，竟不小心问了一句“请问你们是谁”。两人明显已经死了，自然不会有人回答他。下一个瞬间，五条感到莫名恐惧，逃也似的跑出房间，又赶到办公室打了报警电话。

仅仅是复述当时的情况，他就感到心跳再次加快。

“请问你认识两名死者吗？”机动搜查队的人问。

“完全不认识。他们不是小区的居民。”

这点他可以断言，因为五条认识D小区的所有居民。

“钥匙平时保管在哪里？”

“不动产中介平时看房用的钥匙都放在外面电表上了。”

按照管理公司的内部规定，钥匙不允许这样存放，但是他的前任是这么做的，公司那边也默许了。

“房间是租赁的吗？”

“对，也有出售的，不过现在哪里有人会买这种小区的房子啊？”

好几年前，管理公司就放弃了全户出售，把能压低价格的空房都买了下来，开始对外租赁。尽管如此，房子入住率还是不高，四楼则更甚。

“你知道四〇二最后一次进人是什么时候吗？”

那个机搜的调查员一直在提问，后面来的女刑警则一言不发地做着记录。

“嗯，我看看……”五条翻开手头的文件夹，查看里面的记录。“是三年前的三月二十日。那天星和诚信的中介带客人去看房了。”

“三年前啊？”

“是的。”

“除了四〇二，还有其他长期空置的房间吗？”

“嗯，有好几个。”

“那些房间的钥匙都摆在电表上？”

“嗯，是的。”

“平时会去查看空房吗？”

“除了中介带客人看房，其他时间基本不会。”

“也就是说，不是居民的人也有可能潜入空房，对吧？”

“嗯，是的……啊，不对，如果不是居民的人频繁进出，肯定会被发现的。因为这里住的都是熟人。”

“原来如此。”

调查员应了一声。

那两个人究竟是谁——

尽管五条最近越来越健忘，但他还是难以忘记自己亲眼所见的那两具惨死尸体。那场景实在不堪回忆。关键在于，自己住的小区竟然发生了这种事，真是太吓人了。他很担心独自在家的妻子。

与此同时，他也被激发了好奇心。

喷了这么多血，可能是用刀刺的吧？这一定是杀人案。那两个人是谁？为什么被杀？

在茫然接受的衰退日常中，突然出现了尸体这种非日常的东西，给五条带来了奇怪的兴奋。

奥贯绫乃

晚上九点整，第一次调查会议在樱丘警署大会议室正式召开。

门口贴着“多摩新城男女二人遇害案”的条幅。那就是被他们戏称“戒名”的案件名称。

按照规定，只要调查本部设置在都内警署，其带头人必须是警视总监。现在，他高坐中央，正在发出训示。不过总监公务繁忙，今后恐怕不会再出席会议。说白了，他就是个台面上的带头人。

总监之后的第二号人物是副本部长，由本厅搜查一课的课长和樱丘警署署长共同担任。虽然主席台是横向排列，很难分清座次，不过署长比课长稍微高一些。从形式上说，调查本部由辖区警署负责设置，预算也从警署划拨。而本厅的调查人员名义上都是过来帮忙的。所以，署长的地位比课长稍高一些。

只不过，真正掌握调查主导权的，其实是本厅刑警。

证据在于，负责统领调查的调查主任由搜查一课的管理官担任，正对主席台的调查员座位，也被本厅的刑警占据了前面几排，辖区警署的人只能坐在后面。

“接下来报告被害者死亡情况。长冈。”

训示和问候结束后，负责主持会议的管理官叫起了一名本厅刑警。

“是。目前查明的信息如下：两具遗体都处在死亡四天的状态。关于具体时间，明天应该能出来。另外，两名死者身上都有数个疑似利刃刺伤的痕迹，并伴有大量出血……”

被点名的刑警汇报了取证人员和验尸官的检验结果，然后开始宣读法医的司法解剖简报。

配合说明的幻灯片不断切换遗体各个部位的照片。说惊悚有点不太对，总之就是很血腥。

“但是，直接死因是勒住脖颈导致的窒息死亡。死者颈部留下了

绳索痕迹。”

绫乃一边听报告，一边做笔记。

刚才从照片上没看出来，看来凶手应该是先用利刃刺伤，然后勒死了被害人。

现场没有发现凶器，但是可以判断，两名死者都被同样的利刃刺伤，又被同样的绳索勒死。男性身上有六处刺伤，女性有四处。两人都被刺中了内脏和动脉，极有可能在被勒死前，已经处于濒死状态。

突然，她的记忆被唤醒了。

很久以前——她尚未结婚，还是本厅刑警时，好像也发生过同样手法的凶案。可是，她一时想不起来究竟是哪个案子。

“男性指甲缝隙中发现了疑似第三人的组织碎片，疑为抵抗时抓挠凶手皮肤留下的。虽然量不多，但可以进行DNA测定。”

周围发出了小小的骚动。

但是经过比对，DNA数据与本厅数据库中登记的样本全都不一致。

“另外，女性下腹部存在手术痕迹，应为剖腹产所致。瘢痕形成已经超过两年。”

屏幕上显示出白皙皮肤上宛如蚯蚓的瘢痕特写。

目前身份不明的被害女性，至少生过一个孩子。

瘢痕位于肚脐下方几厘米，纵向延伸。是纵向剖切。

剖腹产分为纵向剖切和横向剖切。纵切更容易开腹取出婴儿，也能灵活应对突发情况。只不过，这种切法会留下很明显的伤痕。反过来，横向剖切的手术难度高，时间长，但是瘢痕可以隐藏在阴毛中，比较不显眼。

跟我一样——

绫乃也是通过纵切生下了女儿。她隐隐感到下腹部传来了刺痒。

剖腹产并非绫乃的选择。她为了自然分娩，最初没有选择住院，

而是请助产士上门帮助分娩。可是因为难产，她还是被送到医院做了剖腹产手术。原则上说，紧急手术都是纵向剖切。

现在想想，在那一刻，一切都已经注定了。对女儿，不，对成为母亲这件事。为什么没能正常生下来呢？

丑陋的红色瘢痕就像罪孽的烙印，让她恨不得重新分娩一次。不，真正的罪孽可能是她这种想法。

被害女性选择了什么，又无法选择什么？她生下的孩子，如今在什么地方——

绫乃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屏幕上的瘢痕特写。

照片再次切换，映出了宛如人偶般惨白的死者面孔。

“从外观判断，两名被害者年龄都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目前本厅正在根据遗体制作CG照片，预计天亮前可以完成。汇报完毕。”

IT技术日新月异，现在调查过程中依旧会用到手绘的肖像画，但是根据遗体再现被害者面容时，大多会使用CG。而且，CG画质逐年上升，现在乍一看已经跟普通照片没有区别了。

“接下来汇报现场遗留物品、被害者服装、随身物品及身份信息。”

管理官点了另一名刑警，让他开始汇报。

一名矮胖的中年刑警站起来，开始汇报。

“是。呃，很遗憾，目前不仅是凶器，现场连疑似属于凶手的遗留物品和指纹都没有发现。”

没有遗留物品的情况非常少见，因此极有可能是凶手刻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如此一来，提取到可检验DNA的组织碎片，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

“你们干啥呢？”“什么都没有发现啊。”“去现场睡大觉了吗？”

前方座位开始起哄。那应该是被派去周边问询的机搜队员。

中年刑警清了清嗓子，不理睬起哄的人，继续说道：

“接下来是被害者的服装和随身物品。男性被害者身穿黑色长袖T恤，灰色工装裤，两者皆为优衣库的量产商品。工装裤口袋里装有一张一千日元钞票，三枚一百日元硬币，两枚十日元硬币，三枚一日元硬币，共计一千三百二十三日元现金。除此之外，没有随身物品。不过，目前已经根据指纹查明了男性被害者身份。”

中年刑警停下来，又清了清嗓子，接着加重了语气。

“男性名叫正田大贵，出生于昭和六十二年，现年三十一岁，原籍富山县富山市。未成年时曾被警方批评教育，因此地方警察采集了他的指纹。除此之外，没有刑事案件记录。目前正在查证此人的详细履历。”

地方警察，那就是富山的警察了吧。哪怕是未成年时因为批评教育采集的指纹，也会半永久性地保存在数据库中。

“呃，接着是女性的服装。上身是带有花边的宽松长袖……衬衫？品牌是G-R-L？嗯……下身是裙子一样的宽松……裤装？品牌不明。”

一讲到女性的服装，他就开始磕巴。绫乃忍不住苦笑起来。

其实就是泡泡袖上衣和裙裤。GRL应该读作“格蕾尔”，那是年轻女孩子很喜欢的热门网购快消品牌——绫乃内心纠正道。

“女性被害者没有随身物品，指纹也查不出身份。这个年纪的男女身上既没有手机也没有钱包，显得很蹊跷。推测是出于某种情况没有带在身上，或是被凶手拿走了。”

中年刑警汇报完毕，重新坐下。

管理官又点了一名刑警。这人很眼熟，是刚才在D小区集会场所对管理员五条做问询的机搜队员。

他汇报了五条描述的尸体发现情况，以及同时进行的其他问询结果。

初次问询调查往往能得到凶手的目击情报，但这次好像没有。D小区入住率低，又都是老年人，很少有人关注外面的情况。加之案发好几天后才被发现，又不知道准确的案发时间，问询时也只能含糊地问一句：“最近你有没有见到可疑人员？”

“两名被害者都不是小区居民。另外，目前尚未发现两名被害者及可疑人员的目击情报。”

“什么尚未发现啊？”“到底有没有好好找？”“你们才是在路上睡大觉吧。”

前排又一次怨声载道，想必是负责现场调查的搜查一课成员。

一轮汇报结束后，管理官宣布了明天开始的调查方向，接着进行了分班。绫乃这些辖区警署的调查人员都被分到了本厅各个班组里。

绫乃被分到了井上班，她很熟悉班长井上。此人在绫乃结婚前就隶属于本厅一课，是个资格很老的刑警。她还是新人时，曾受过他不少照顾，复职后也跟他一起查过案子。

“井上先生，好久不见。”

绫乃上去打了声招呼，井上马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是好久不见啦。我这有个年轻人，请奥贯女士一定要跟他组队。”

各班成员两两组队，这就是调查的最小单位。

井上朝下属喊了一声：“藤崎。”

“是。”一名刑警应了一声，朝他们走过来。那是个女性。

井上为她俩做了介绍。

“这是我们这儿的实力新人，藤崎小姐。这位是樱丘警署的奥贯女士，以前在一课待过，是你的远房前辈。”

“你好，我叫藤崎司。”

小年轻报上名号，朝他们行了个礼。她比绫乃和井上都高出一头。

她身高一米七几，可能接近一米八。五官中性，与超短发的发型很相称。年龄大概三十岁。

“我叫奥贯绫乃。”

她也行了个礼，然后回过神来。

藤崎司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儿听过，那张脸也似曾相识。她看向井上，对方露出了坏笑。

“你还记得吧？这就是藤崎班长的女儿。”

啊——她忍不住叫出声来。

藤崎文吾。绫乃还在一课时，他是一课的刑警班长。虽然绫乃不在他的班，两人并非上下级关系，但共同调查过几个案子。她记得藤崎班长确实有个女儿，名字叫小司。没想到她也当了警察，而且是刑警。

她忍不住仔细打量这个年轻人。

“以前我得到过你父亲不少关照……”记忆猛然复苏，“啊，我们应该见过一次，你还记得吗？”

司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是的，好像是奥多摩警署吧？”

“没错，你那时还在上高中？”

“高一。”

“是嘛，原来那个小姑娘就是你啊。看来我也年纪大了。”绫乃苦笑着说。

曾经，这个年轻人专程跑到设在奥多摩警署的调查本部给父亲送过换洗衣物。当时绫乃正好在场，便代为收下了。

可能因为当时的小姑娘长大了，又剪短了头发，现在给人的印象更精神。怎么说呢？更帅气，不对，更英俊了。

“我只是个派不上什么用场的老阿姨，但你也别客气。”

本厅和辖区警署的调查人员组队时，原则上由更专长于案件调查的本厅刑警负责主导。

“怎么能这样说呢？是我该请您多指教才对。”

由于她比小司大了一整轮，被领队用敬语也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你父亲还好吗？”

她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按照年龄推算，藤崎应该已经退休了。

“不知道呢。我听说他在清洁公司找了新工作，后来一直没联系，应该还好吧。”

“清洁公司……警卫部门？”

藤崎在一课当到了班长，本厅应该会给他安排重新就业的岗位。通常都会在希望跟警察搞好关系的普通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警卫部门找个空缺。

“不，就是普通清洁工作，在写字楼里拖地什么的。”

这就有点意外了。

那不像退休刑警再就业的工作。难道最近连这种工作都会安排了？

小司可能察觉到她有疑问，马上补充道：“哦，我父亲退休前就离职了，所以现在这份工作是他自己找的。”

“啊，离职了？”她忍不住反问道。

“是的，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他还跟母亲离婚了。后来我就没跟他在一起生活。”

“原来是这样啊。”

藤崎不仅离开了警察队伍，还离婚了吗……

他是别班班长，跟绫乃没有太多交集。原因自然无从得知。

你父亲为什么——她险些要问藤崎辞职和离婚的原因，但勉强忍住了。

一见面就问这个不太好。

这份工作的坏影响，可能就是让她能毫无顾忌地提出失礼的问题。

啊，就是那个案子——

她猛然醒悟。

他们当时正在调查的杀人案，那就是刚才她隐约记得使用了相同作案手法的案子。

那是大约十五年前发生在平成十五年圣诞节，并且在一年后得到解决的，俗称青梅案的灭口惨案。

那是绫乃在搜查一课最后参与的案子。

致Blue

平成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深夜。

Blue逃离了青梅案现场——千濑町的篠原家。

他没受过正常教育，自然不知道少年法的规定，也想不到自己其实是被保护的对象。

他背着唯一的行李书包，顺着多摩川河岸往下游逃走。

如上文所述，Blue留有在雪中逃跑的记忆，但这天夜里，青梅地区没有降雪记录。尽管如此，当时气温还是降到了三度以下，不管下没下雪，Blue一定都很冷。

他已经筋疲力尽，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可他还是坚持向前走，渐渐看到了灯光。那是距离篠原家直线距离三公里，青梅市民球馆旁边的电话亭。

Blue就像扑火的飞蛾，跌跌撞撞地跑了进去。随后，他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几乎是下意识地翻起了背包。

就在那时，他发现背包口袋深处夹着一个小小的护身符。

时间回到两年前，他在当时居住的东京公寓楼下，从一个女人手上得到了这东西。杏美。那是曾经一起生活在“户田河畔花园”一二〇一的女人。

Blue小时候虽然和她很亲，可是后来她突然出现，让他忍不住感到困惑，并提高了警惕。收下护身符后，他也只是往背包里一塞，就没再关心过。不久之后，他们就离开东京搬到浜松，在接下来的生活里，他完全忘记了护身符的存在。

他记得杏美好像对他说过，遇到困难了就打开护身符。

Blue带着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心情，打开了护身符。里面放着一张折成小块的一万日元钞票，还有一枚百元硬币。

钱——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身上有点钱应该是好事，尽管他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钱能有什么用。

为什么护身符里装着一万零一百日元？他觉得多出的零头有点奇怪，但无暇细想，且将那些钱塞进了口袋。

就在那时，他发现钞票一角写着一串090开头的十一位数字。那显然是电话号码。

哦，难怪护身符里还有零钱——

如此看来，他跑进电话亭，似乎是命运的安排。

Blue拨通了那个号码。

Blue，我在你眼中究竟是什么样子？

很遗憾，我几乎不记得Blue了。

我所知道的Blue的故事，大多来自两个人的陈述。

有人从Blue那里听来故事，又讲给了我听。我心中的Blue，就是靠道听途说编织起来的。

其中一个人，是长年收留Blue的女性，桦岛香织。

她曾经在涩谷的小巷里开过一家首饰店，后来又搞起了私贷和掮客事业，是个女企业家。有些人称其为“魔女”。

——我当然不会魔法。管我叫魔女的人，恐怕是患了认知失调的毛病。

人在面对认知的矛盾时，为了消除不适，会改变自己的行动，或是编造解释。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便是一种典型案例。

一定是很多男人不相信像我这种平凡的女人能爬得这么高，所以才给我起那种外号，让自己心里好受些。

我去找她时，桦岛香织笑着对我说。

她有一种独特的沙哑声线，仿佛能带动周围的空气与之共振。

平成结束后，又过了很长时间，她已经是踏入初老的年龄。小小的五官，与年龄相符的皱纹，的确跟声音不一样，显得非常平凡。她身上的灰白色调服装虽然合身，但也并不惹眼，乍一看就像随处可见的普通家庭主妇。

可是，她把杀了人的Blue藏匿了整整十五年，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

桦岛香织这样讲述她帮助Blue的过程：

——记得当时是凌晨两点左右，因此准确来说，是十二月二十六日。由于是公共电话的号码，当我听见话筒里传出“帮帮我”的声音时，霎时间以为是恶作剧，所以没有回答，准备直接挂断。可是紧接着，对方又喊了一声“杏美姐姐”。知道我名字的人不多，同时知道我手机号码的人，就只有一个了。

我想起两年前送出去的护身符，便问了一声：“是Blue吗？”

在一万元钞票上写下电话号码塞进护身符里，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当时我想，如果他真的打电话过来，我至少能当他的倾诉对象。

可是两年来杳无音信，我没想到他现在还会打电话来，我甚至忘了护身符的事情。

那孩子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但我还是在话费用完之前打听出了大概地点，于是开车去接他。不久之后，我在那个电话亭里找到了冻得几乎不省人事的Blue，把他带回当时住的地方，给他吃了顿饭。

大概是第二天，报纸和电视开始报道青梅案。

我吓了一跳。

那孩子虽然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但我已经有所猜测。

我的确可以把他交给警察，那样恐怕最不麻烦。

可是我又想，这说不定是个机会。因为那孩子当时好像还是吃不下青椒。

“青椒？”

我听到突然出现的菜名，不明就里地反问了一句。

桦岛香织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没错，我们一起住在荒川边上的公寓时，那孩子就吃不了青椒。不是因为过敏，只是单纯挑食。我暗自定了目标，一定要让他吃下去。可是那个目标到最后都没有实现。于是我当时就想，机会再次来临了。这次我一定要让他吃下青椒。所以，我决定收留那孩子。

后来花了好几年，他终于能吃青椒了。等到他长大，甚至喜欢上了青椒。

不过……我也骄傲不起来啊。毕竟最后变成了那个样子。

何况我也没发现，有人查到Blue在我这里了。

说完，桦岛香织并没有露出悲伤的表情，而是一脸寂寞的笑容。

桦岛香织应该没有说谎。可是，她也没有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

我想，她应该想要一个家人。

我从未见过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样子，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细节，因此无法断言。不过，一起生活了十五年，就算他们没有血缘关系，那也应该称作家人。既像姐弟，又像母子。

得知青梅案最终以嫌疑人死亡的形式送检后，桦岛香织离开涩谷，在横滨开了新公司。为了保险起见，她用自己从债务人那里买来的名义注册公司，并且很注意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台面上。

另外，桦岛香织还给Blue报了通信讲座，让他接受了最基本的教育。Blue没有户籍，但也没有被通缉，只要有她的庇护，就能混入市井，以一个普通青年的身份过上社会生活。

平成中期到后期，对于经营私贷的桦岛香织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法规的阶段性修订，灰色利息被彻底打为非法。如此一来，她再指定超过利息法上限的利息，就有可能被要求退款，因此私贷业务的油水也寡淡了许多。

于是，桦岛香织开展了新业务。

那就是给外国人和有特殊情况的人介绍工作和住处的中介生意。

正如桦岛香织当年开首饰店和搞私贷时一样，这一次，她再次发挥了抓住时势的才能。

平成后半期，漫长的经济不景气导致雇佣关系不稳定，这类需求应运而生。

Blue在长到能吃青椒的年龄后，也开始帮桦岛香织打理生意。

奥贯绫乃

调查第二天。

四名调查人员驾驶一辆轿车，行驶在黄昏的住宅区。

负责驾车的人是樱丘警署的梅田，副驾坐着班长井上。绫乃和小司坐在后排。

倒霉的是，整个樱丘警署最难搞，应该说她最讨厌的同事，竟跟井上组了一队。绫乃又是井上班的人，不得已只能与之共同行动。

“我说藤崎选手，听说你老爸也是一课的刑警？”

梅田看着前方，对小司搭讪道。

“是的。”

小司丝毫没有表现出讨厌那个奇怪称呼的样子，这样回答道。

“那可是出了名能干的班长。”

井上在旁边插嘴道。

“哦，原来是这样啊。”

梅田感慨了一句，接着嘿嘿笑了起来。绫乃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与绫乃的内心相反，窗外的夕阳把天空染成了一片紫色，美得令人窒息。

“听说你那能干的父亲辞职了，这又是咋回事啊？”

梅田毫不顾忌地张口就问了很敏感的事情。

狗男人！

绫乃当然也很好奇，只是觉得刚刚组队，实在不好意思问，而他

却……

绫乃正生着闷气，小司却爽快地回答了。

“我也不知道啊，父亲什么都不说。不过我能加入警视厅，应该证明他们之间没闹什么矛盾吧。”

应该是的。如果因为犯错误而辞职，就算没有闹到明面上，警视厅也不会录用他的女儿。

“井上先生知道为什么吗？”

梅田一边转方向盘，一边把话题抛给井上。

“我也不知道。”

“是吗……”

车子驶入了两侧开满饭店和商店的道路。

麻辣烫、四川、上海的字样格外醒目。这里的中华料理店和中华杂货店特别多。招牌上还有很多日本普遍不使用，也不知如何发音的汉字。

“这一带也变了不少啊。”梅田惋惜地说。

“本来只是听说，看来这里真的变成中国城了。”井上望着窗外感叹道。

“以前我也在这儿受过不少照顾啊。藤崎选手，你知道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吗？”

绫乃敏锐地听出了梅田那种恶心的黏稠腔调。

“梅田先生，那是性骚扰。”她冷冷地警告。

“啊，我只是考考她作为警官的常识嘛。”

梅田一点都不尴尬，还嘿嘿笑了起来。接着，小司便淡淡地回答道：“我知道啊，这里曾经是非法风俗店的巢穴，对吧？梅田先生说受过不少照顾，莫非是经常光顾这里？我记得您有妻子吧？而且，您身为警官，竟然在同行的地盘进行非法活动吗？”

“啊？呃，不是，我说的受照顾，那是单身的时候嘛。哈哈，嗯……那啥，城市被净化了，真不错。”

梅田十分狼狈，开始前言不搭后语。

挺能干啊。

她转过头，小司微微勾起嘴角，耸了耸肩。她的侧脸坚定而凌厉。看来这个年轻的小队长不仅英俊，还很可靠。

这里是警视厅的辖区之外——埼玉县。

车子驶入JR西川口站附近的小巷。

曾经，这一带是公然进行卖春的红灯区。正好在绫乃结婚离职那段时间，警方发起了“净化之战”，将所有繁华街区的色情店铺一举取缔。因此，西川口的红灯区全都关门停业了。

正如梅田所说，城市得到了净化。

当地本来想把这里改造成紧贴地域的商店街，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浪潮中，风俗店退出后的空铺面一直租不出去，使这里一度成为只能看见卷帘门的空巷。

但是，后来发生了谁也没想到的变化。

铺租越降越低后，中国人开始陆续入驻，开起了自己的店铺。一开始可能是部分眼尖的人发现了这个来往东京交通方便，租金又相对便宜的地方。以此为契机，中国人渐渐聚集到了西川口。

同一个国家的人在异国他乡会扎堆居住，这是全世界共通的现象。只要有了祖国语言和习惯通用的据点，哪怕是初来乍到之人，生活也会变得轻松许多。如此一来，居住在川口市的中国人就像滚雪球一样增加了。现在，位于该市西侧的芝园小区里，超过半数住户都是中国人，西川口车站周边也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城。

“不过话说回来，真的多了好多啊。”

梅田嘀咕道。他是太尴尬了要换个话题？还是自言自语？抑或抱怨？

“是啊，多了好多。”

井上接了一句，然后再也没人说话，聊天中断了。

多了很多的，应该是指中国人，或者说外国人。

的确多了很多。

平成元年时，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口不足一百万，现在已经逼近三百万。

平成的三十年，是日本出生率不断降低，外国人不断增多的三十年。

平成前半期，日本的门户主要对南美的日裔敞开。进入后半期，接收对象则扩大到以留学生和技能实习生的形式入境的中国人和东南亚人。就算没有劳动签证，他们也是事实上的劳动者。

绫乃小的时候，地处偏远地区的家乡好像从来没有过外国人。至少绫乃没看到过。然而不久之前，她回乡省亲，得知地方农户聘用了很多中国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据说由于农户没有后继者，如果不依靠外国人，就无法维持农业。在东京，来自异国的便利店员也早已屡见不鲜。

农户和便利店。乡间和城市。两者象征的两种产业，都进入了没有外国人就无法正常运作的状态。只要少子高龄化的趋势不改变，今后外国人还会不断增加。

车子穿过西川口车站，一路向北行进。很快，他们就从川口市进入埼玉市。经过平成的大合并，浦和、大宫、与野、岩槻四市合并成了这座百万都市。他们要找的工厂，就在埼玉市东侧，旧岩槻市的岩槻区。

“西丘制果”。

陈旧的奶油色方形建筑上，挂着大大的招牌。

D小区被杀害的男性受害者正田大贵，曾经在这里打过零工。

目前连女性受害者的姓名都没有查清，不过关于已知身份的正田，这一天倒是查出了不少东西。

正田在原籍富山县富山市出生长大。其父是当地臭名昭著的小混混，在正田上初中时因犯下伤害罪遭到逮捕。因为这件事，他的父母

离婚了。正田初、高中时代都加入了不良学生团伙，因为小偷小摸被警方批评教育过几次。

高中毕业后，他在当地的工务店找到了工作，但不到两年就辞职，后来换了好几份工作，二十岁时去了东京。

调查本部还没派人去富山县，只是打电话询问了一些人。正田的好几个当地朋友都说："他跟父亲很像，是个半吊子的不良少年。"

正田去东京的时间，是平成二十年。

那年九月，美国投行雷曼兄弟破产，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跨越国界，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这就是所谓雷曼事件。

在此之前，因为日本派遣业的规制有所缓和，国内非正式雇佣的比例已经有所增加。众多企业以业绩下滑为理由停止招聘，使得就业情况趋于不稳定。

这种时代背景可能并非全部的理由，总之，正田到东京之后，并没有进入企业成为正式职员的记录，似乎都是靠打零工和日薪派遣工作维生。

这个"西丘制果"就是他们查到的工作地点之一。平成二十六年夏天到平成二十八年元月，他在这里工作了大约一年半。三年零四个月前，他辞去了这里的工作，当时应该是二十八岁。

他们把车开进停车场，四人一起走进工厂。

入口摆放着展示柜，展示这里的生产样品。

那些包装很眼熟，是某大型连锁便利店的自有品牌烤点心。绫乃也时常买来吃。但她没听说过"西丘制果"这个企业，也不知道那种点心是在这里生产的。

井上说明来意后，经营者西丘从里屋走了出来。此人头发花白，看上去五十几岁，是继承了父亲公司的第二代经营者。

"社长，感谢您的配合。"

井上低头行礼。西丘也连忙低下头说："不不不，辛苦几位大老远赶过来了。"接着，他用夹杂着不安和好奇的表情，看向一行人。

“请问，正田君出什么事了？”

“是的，他有可能被卷进了一个案子。我们这次来，是想问问他之前在这里工作的情况。”

井上含糊地回答。

媒体今早已经报道了案子，但他们还没对外公开被害者的照片和身份资料。

目前，他们正通过富山县警察局安排正田的母亲到东京来。在亲属完成当面确认，或是通过DNA鉴定，证实确凿无误之前，警方要尽量压住正田大贵遇害的消息。

就像大多数企业经营者那样，西丘十分配合警方的工作。他不做多余的打听，立刻召集了当时跟正田一起工作过的员工，还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可以提供已离职人员的联系方式。但是，这座工厂有四成员工都是中国留学生，其中不少已经回国，很难取得联系。

“日本的年轻人啊，很多都是稍微提醒几句就生气辞职，正田君也是这样。相比之下，留学生虽然不是永远待在日本，但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好多孩子都特别认真地工作，帮了我不少忙。”

西丘这样说道。看来，这座工厂也是没了外国人就维持不下去的地方之一。而且也可以猜测，正田走得很不负责任。

井上/梅田小队借用了工厂的会客室，司/绫乃小队则请人在仓库角落摆上了桌椅，分头展开调查问询。

绫乃她们第一个接触的人，是名叫苏桐的中国留学生。他五年前来到日本，居住地果然是川口。目前在东京上大学，正田在厂里工作时，他还在上日语学校。不愧是在日本生活了五年的人，他日语很好，说话足够清楚。由于警方没时间调配翻译，绫乃两人都暗自松了口气。

负责提问的是小队长司。她首先询问了正田当年的情况，以及他给人留下的印象。苏的回答都是“啊，嗯，普普通通”。总有点不太干脆的感觉。

“你有什么不太好说的话吗？我们在这里问到的话，绝不会透露给社长和其他员工。请把你所知道的正田大贵先生的情况，全都告诉我们。”

司劝说道。她们就是为了这个，才专门找了两个封闭的场所展开工作。

苏想了想，似乎做出了决定，然后开口道："正田先生对中国人很不好。"

"具体怎么不好？"

"他会嘲笑日语不好的人，把检品失误推给我们，还总说我们要侵占日本……还有，休息时间，一些人在休息区睡觉，他还往他们额头上写'中'字。"

搞什么鬼，他还是小学生吗？绫乃不禁想。

"不过，他心情好的时候也会请我们喝饮料。而且也有其他人不喜欢中国人。"

苏可能比较善良，还帮他说了句好话。

正田对中国同事恶语相向或是找麻烦时，其他日本同事并没有出来阻止。尽管身在同一个工厂，日本人和中国人似乎不怎么交流。不过，中国员工早就注意到，有几个日本员工瞧不起他们，甚至讨厌他们。

"当时小文，啊，就是那个被写了'中'字的人，他很生气，跟正田先生吵起来了。社长了解情况后，把正田先生训了一顿，他就辞职了。"

这就是西丘刚才提到的辞职的原因。苏和正田没有私下来往，不知道他辞职后的情况。

第二个走进来的人，是一个三十几岁，姓杉中的日本员工。

他也提到了正田对中国员工不好，跟文吵架后辞职的事情。

不过杉中还说，"我觉得不应该歧视外国人""我以前委婉地提醒过他"，这部分跟苏的说法有点出入，但她们没有追问。

"正田君都要结婚了，没想到会在那个节骨眼上辞职……"

问到正田辞职的事情时，杉中这样说道。这是苏没提到的情况。

“他说他要结婚了吗？”

小司的声音带着一丝惊讶。因为此前确认过户籍，正田没有婚史。

杉中点点头。

“嗯，是的。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让女朋友怀上了。正田君以前经常迟到，我觉得他是个挺随便的人，不过辞职之前那段时间，他的工作态度认真了很多，所以我觉得是有了家人之后，他也回心转意了。没想到，他后来竟辞职了，真的很可惜。”

关于正田的恋人，第三个走进来的久保田知道更详细的情况。

久保田现年二十七岁，没有正式工作，比正田晚来半年。“正田先生总是用前辈的态度对我，所以我不太喜欢他。”虽说如此，他们下班后也会喝喝小酒，休息日唱唱卡拉OK，走得还算比较近。

“正田先生的确有女朋友，是在Twice上认识的。”

Twice是一个社交软件。

以前，线上约会只能去论坛形式的约会网站。智能手机普及后，线上约会转而以社交网络和应用为主流。

Twice虽然没有推特和脸书那样主流，但用户主要集中在日本年轻一代，发表的文字和照片会出现在关注者的时间线上。还可以单独跟用户进行私聊交流。

久保田说，正田的恋人名叫“亚子”，不清楚是真名还是网名。两人在四年前，也就是平成二十七年元月相识，很快心意相通，开始交往。

“怎么说呢，他们很恩爱。每次提起女朋友，他的心情都特别好。然后，呃……他们没避孕……做了……结果怀了。”

久保田对着两名女性，说这话时有点尴尬。小司并不介意，继续询问。

“然后他就说要结婚？”

“嗯，倒是没说要结婚，只说了要负责任。”

“那也是平成二十七年的事情吧。大概什么时候？”

“他提起怀孕的事情，应该是夏天了。”

跟正田一同遇害的女性至少生过一个孩子。她极有可能就是“亚子”。

“你见过那位亚子小姐吗？”

“一次都没见过。”

“那看过照片吗？”

“也没……啊，好像看过一次。不过不是照片，是大头贴。”

小司朝她使了个眼色。绫乃拿出今早调查本部分发的CG照片递给了她。她把照片拿给久保田看。如果不说是CG，一般人会误以为那是真的照片。

“跟这个人长得像吗？”

久保田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然后歪过头。

“好像有点像，又好像……我也不清楚。”

他只在三年多前看过一张小小的大头贴，也难怪会有这种反应。

久保田对正田恋人的了解只有这些。不过问话过程中，她们又掌握了有可能成为线索的新信息。

“我在Twice上跟正田先生互关了。”

久保田拿出手机，给她们看了正田的账号。

他给自己起的网名是“Daiking”。

尽管正田已经死亡，他的账号却没有注销，一直活在网络上。关注人数423，粉丝数73。资料栏里写着“宽松世代/永久派遣村/支持A政权/柏青渣/有暖炉P”。

“宽松世代”就是接受宽松教育的一代人。正田出生于昭和六十二年，属于最早那批。

“永久派遣村”应该来自正田去东京那年年末，几个NPO组织为当时急剧增加的居住不稳定的派遣劳动者，在日比谷公园搭建的“过年派遣村”。应该是指自己一直从事非正式雇佣的工作。

“支持A政权”应该是字面意思，支持目前A总理的政权。

“柏青渣”是柏青哥＋渣，指柏青哥爱好者。

唯独最后的“有暖炉P”意义不明。有人把使用雅马哈音声合成软件Vocaloid创作曲子发表在网上的人称作P（制作人，Producer），他可能在用暖炉P的网名从事作曲活动。

账号最新的发言是四月二日的“神TM麻烦www”，至于到底什么东西这么麻烦，就不得而知了。

其后，绫乃她们又问了三个人，合计六人，然后跟询问了西丘等五人的井上小队共享信息。

每个员工，尤其是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都存在着细微的描述差异，但是基本确认了正田辞职的原因，以及他疑似让恋人怀孕的事情。

遗憾的是，没有人见过正田的恋人亚子，也没有人知道正田辞职后去了什么地方。

“知道Twice账号已经算一大进步了，对吧？”

回程由小司开车，她用只有旁边的绫乃能听见的声音问了一句。这次他们换了座位，井上和梅田坐在后面。

社交软件是个人信息的宝库。只要详细调查正田的账号，应该能掌握一些线索。

“是啊。”

绫乃应了一声，与此同时，背后响起了鼾声。看来是梅田睡着了。

绫乃带着几分杀意看向后座，发现不仅是梅田，连井上也开始打瞌睡。

“两位都睡着了？”

“是的。”

“奥贯姐，你也睡吧。我完全没问题。”小司看着前方对她说。

这孩子真是太英俊了，我简直要迷上她了。

绫乃半是打趣，半是认真地想道。

范启莲

平成二十八年四月。

平成结束的三年前，范启莲踏上了日本的土地。那年春天，她二十六岁。

她下了飞机，走在成田国际机场到达大厅的通道上，注意到一块巨大的屏幕。画面上映出满是残垣断壁的城镇光景。

画面下方打出了“熊本地震”“49人死亡”“1人失踪”“约36000人无家可归”的字幕，而阿莲只能看懂上面的数字。不过，离开越南前一天，她得知日本发生大地震的消息。这一定是那件事的新闻。听说日本的地震比越南多得多，几年前也发生过很大的地震，消息一直传到了越南。

家里的母亲很担心，劝她还是不要去日本了。可是，她现在不能改变主意。于是，她只能祈祷接下来要生活三年的岐阜县没有大地震。

二十一岁时，阿莲与同村的青梅竹马结婚，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分别是两岁和四岁。尽管如此，她还是把丈夫和孩子留在家乡，只身来到日本。

为了赚钱。

这是一家人商量后的决定。

阿莲嫁的是村里最大户的荔枝农，但他们绝不是豪农或富翁。应该说，现在越南农户都赚不了几个钱。得益于政府在阿莲小时候开始推行的革新开放政策，越南经济的确有了很大发展。可是那些发展只影响到城市地区，众多农村地带则被抛在了后面。

这二十年来，村里通了电，可以看电视，生活水平的确有所提高，可是农村跟城市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相比之下人们反而更贫困了。最愁人的是，随着经济成长，全国物价上升，现金收入却很难增

加。不仅如此，他们本来就少的收入，又因为一件事情减少了一半。

B省种植的荔枝基本都是出口中国，现在因为两国政治关系恶化，中国突然停止了进口。于是，荔枝变得供过于求，导致价格暴跌。

本来只够养活孩子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苦，而且祸不单行，公公常年罹患的类风湿病突然恶化，亟须治疗。阿莲与丈夫希望供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将来到公司上班。可是照这样下去，他们的目标肯定无法实现。

虽说经济有所成长，但越南的公共养老金和福利、教育等政策尚未完善，他们基本上只能靠自己打拼。

当阿莲整天为将来发愁时，是叔叔给她找来了去日本的活。准确来说，叔叔给她介绍了相熟的中介。这个叔叔就是以前常常买礼物回家的那个人。他现在六十岁了，依旧在河内蹬三轮。

那个中介在找想去日本赚钱的女人，因此劝阿莲出国赚钱，把家里的农活交给丈夫，这样更有效率。

要去日本，她首先得在河内的培训学校上半年学，学费和中介费合计两亿盾（约一百万日元）。但是，只要在日本工作三年，不仅能赚回两亿盾，还能给家里寄三亿盾以上的收入。另外，中介还给她说了几个例子，都是女儿出去赚钱，家里人过上富足生活的农户。

三亿盾是阿莲家年收入的十多倍。有了这笔钱，不仅能给公公看病，还能供孩子将来读书。

这太有吸引力了，但是阿莲一开始并不抱希望。因为他们怎么都挤不出二亿盾来，何况最小的孩子还没断奶。她无法扔下两个孩子，独自到国外去。

不过中介没有放弃，最终说服了阿莲。她可以找亲戚东拼西凑借一些钱，不够的部分还可以把地押出去。反正一定能还上，绝对不成问题。孩子可以交给婆婆照顾。如果考虑将来，更应该趁孩子还小，先把钱攒起来。

叔叔说，部分出国打工的中介是拿了钱就跑的骗子，但这个人可以信任。

中介的话很有说服力。阿莲慢慢开始想，的确应该为了家人出国

打工赚钱。她跟丈夫、婆婆，还有娘家的父母商量过后，做出了决定。

包括上培训学校在内的三年半时间，她无法见到丈夫和孩子。虽然很舍不得，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家人。不，可能并非一切都为了家人。阿莲心里还有一丝窃喜，自己终于能去憧憬已久的日本看看了。

那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东京街头的繁华远远超过河内和胡志明，京都寺院有着沉静美丽的意境，那里还有堪称梦之国度的东京迪士尼。阿莲虽然连B省都没出过，但在电视上已经见识了日本的繁华。

阿莲挨个找亲戚借了钱，还把荔枝地抵押出去，总算凑齐了两亿盾，交给中介商。她在全寄宿制的培训学校学习了半年之后，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一个女人举着写有越南语“欢迎范启莲”的纸牌站在到达大厅，那就是负责日本中介的监理组织职员。她本人是入了日本国籍的越南人。

阿莲利用了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制度在日本工作，她首先要被监理组织接纳，再派遣到实际工作的企业去。

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表面上是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在日本实习，掌握知识和技术后为祖国效力的制度，为此发行的签证也不是劳务签证。然而，通过这个制度到日本工作的外国人，无一例外和阿莲一样都是为了赚钱，大多数人还为此背负了债务。日本企业明知这点，还是会为了解决人手不足问题聘用他们。

她跟着职员乘上电车，前往岐阜县的监理组织办公室。途中，职员反复提醒她：“要努力工作，同时也要不断学习日语。还有，一定要坚持遵守5S。”

基本上，所有越南的技能实习生在进入培训学校前都没有接触过日语。而且若不是特别有天赋的人，短短半年时间很难掌握日语。顶多能学会平假名、片假名，还有一些简单的问候。阿莲也一样，所以她也认为，自己应该继续学习日语。

所谓5S，就是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越南很多劳动者都懒惰随便，而现代化 的日本职场则特别注重这些。特别是第五个“素养”（指的是懂礼貌，守规则）最为重要，连培训学校也说，就

算无法掌握日语，也一定要学会这个。

阿莲在办公室办完手续，职员再次提醒她："你一定要听老板的吩咐，工作要勤快，千万不能偷懒甚至旷工，否则我们马上把你送回越南去。"

技能实习生不能跳槽。按照原则，他们必须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工作到三年期满。如果因为不喜欢自己被分配的工作岗位而逃离，就会被强制遣返。

培训学校每天都会组织他们用日语齐声朗诵："我绝对不逃跑。"

就算不说，阿莲也丝毫不打算逃跑。因为她为了来日本已经欠下一屁股债，要是被强制遣返，绝对一辈子都还不上。

阿莲被分配到了一家裁缝工厂，名叫"龟崎缝纫"。工厂位于岐阜县南侧略微靠东的可儿市郊外，周围都是农田。

裁缝工作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阿莲小时候经常帮祖母和母亲做刺绣，但是在厂里，却是用缝纫机缝合布料。培训学校也教了基本的缝纫机使用方法。

"龟崎缝纫"的老板是个粗眉毛的大光头，年龄大概五十岁，名叫龟崎。厂里的日本人就只有龟崎社长，还有一个做财务的女临时工。工人全都是女性，而且是外国技能实习生。

厂里共有二十名工人，中国人和越南人各占一半。跟阿莲同时期的新人共有四人，其中三个是越南人，一个是中国人。

"各位远道而来，真是辛苦了。日本很富裕，这里的人也很善良，是个很好的国家。你们能在日本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我来说，你们都像女儿一样，所以你们也把我当成父亲吧。可以管我叫'老爹'。大家要好好干哦。"

社长先用日语说了一遍，又用磕磕巴巴的越南话说了一遍。

"日本，好地方。你们，就像，女儿一样。把我，当，父亲。叫我，'老爹'。"

他把想说的都表达出来了。

接着，社长貌似又用中文重复了一遍。然后他让所有人一起喊他“老爹”。

大家不太会发音，纷纷喊成了“老嗲”。可是社长并不在意，还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社长说：“没错没错，就是老嗲。大家都好可爱啊。”

这个社长虽然长得有点吓人，但一定是个好人——

阿莲这样想。

奥贯绫乃

调查第四日上午。

轿车沿着丸子桥穿过多摩川，从东京驶入神奈川，或者说，从大田区驶入了川崎市。

小司负责开车，绫乃坐在副驾驶。今天另外一队人没有共同行动，只有她们两人。

“我说啊。”

“嗯？”

“你为什么想当警察？”绫乃问出了一直想知道的问题。

“啊？”

“藤崎先生——你父亲不是闭口不谈辞职的原因，还跟你母亲离婚了吗？”

“哦，是啊……我小时候甚至不喜欢父亲当刑警。因为他整天不回家，我也不记得他给我过过生日或圣诞节。他跟我母亲离婚的原因好像是一年到头都把家里的事情扔给母亲。我当时不太清楚，后来才知道他们一直在商量离婚，等到我考上大学了，才真正办手续。”

“原来是这样啊。”

警察忽略家庭，这种事的确很常见。藤崎虽然是优秀的班长，但或许算不上称职的家人吧。

“不过我并不记恨父亲。”

“是吗？”

“嗯，可能因为从小关系就很淡薄吧。提出离婚的确很像母亲的性格，我反倒很感谢父亲如此干脆就放手了。”

真是太干脆了。

她觉得很好吗？

那孩子……我女儿长大后，会不会这样想呢？恐怕没多大希望。

“母亲听说我要当警察，当然是强烈反对，但我还是选择了自己的憧憬。”

“憧憬？你父亲吗？”

“啊，不是。我憧憬的是……跳跃。”

司的声音突然变小了。

“跳跃？”

“嗯，就是《跳跃大搜查线》……”

“啊，你说那个《跳跃》啊。哦，原来你是憧憬那个……”

《跳跃大搜查线》是平成最具代表性的刑侦电视剧之一。该剧平成九年开播，其后又推出了不少特别篇和电影，其影响已经波及真实的警界。平成一〇年代以后，众多立志成为警察的人都举出了这部电视剧作为理由。小司也是受到《跳跃》影响最深的那一代人。

“我特别喜欢那部电视剧。它的故事很有意思，青岛俊作和恩田堇不谈恋爱这点也特别好。”

青岛俊作和恩田堇是《跳跃》的男女主人公。如果是早期的偶像剧，两人最后肯定会谈恋爱，不过在《跳跃》这部剧集里，他们只保持了工作伙伴的关系。绫乃倒是觉得那样有点不太过瘾，不过看来小司很喜欢。

“原来是这样啊。”

“真不好意思，有点俗套了。”此时，绫乃突然回过神来。

“啊，莫非你给你父亲送换洗衣服，是因为对警察好奇？”

“是的。当时我刚看了电影第二部的DVD，很想知道真正的调查本部长什么样……”

青梅案发生的平成十五年，正好是《跳跃大搜查线》电影版第二部公映并获得空前好评的年份。他们对案子展开调查的平成十六年，那部电影的DVD也发售了。

她记得，当时藤崎听说女儿亲自来送换洗衣服，还表现出了很惊讶的样子。原来真相是这样啊。

她往旁边一看，只见小司的侧颜依旧线条凌厉，耳朵却有点发红。莫非她害羞了？

绫乃会心一笑。

她发现英俊的小队长还有如此新鲜的一面，心里有点得意。

“你父亲知道你当警察的事情吗？”

“嗯，我被录用后打电话告诉他了。”

“他说什么？”

“他很惊讶，还说‘这份工作有很多不讲道理的地方’。”

“哦，不过那也是事实。”

“其实我也想知道父亲为什么辞职。可是现在发现，辞去这份工作的理由简直太多了。”司的声音里混着一点苦笑。

绫乃也有同感。她离职时曾经体会过无比畅快的解脱感，尽管后来又复职了。

“那个，我也可以问个问题吗？”

“请吧。”

“奥贯姐为什么要当警察？”

“我？我是被高中柔道部的前辈邀请过去的……还有，当时我很想去东京。”

正确来说，她很想离开父母家。

听小司的话，她并不记恨藤崎。藤崎或许忽视了家人，但应该没有做过会被女儿记恨的事情。在这一点上，绫乃和她父亲的关系可谓

恶劣。

绫乃父亲在一个农田比楼房更多的乡下小镇当信用社分社长，母亲是家庭主妇。

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他说的话就是家法，而且对孩子格外严格。可以说，绫乃的家庭就是典型的老式父权结构。

她从小就要看父亲的脸色做事，整天提心吊胆。

进入青春期，她亲眼看到父亲带着一个年轻女人走在市区路上。原来，父亲在外面有了情人，而且母亲好像还默认了这件事。

父亲自己行为肮脏，却总是高高在上地对她说教。母亲在父亲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却动辄训斥绫乃。她对这两个人都无比厌恶，每天都想着尽快离开这个家。所以，她决心当警察后，也没有选择地方县警，而是敲开了东京警视厅的大门。

她并没有跟父母完全断绝联系，婚后还保持了一定交流。

不知不觉，她的父母也温和了许多，父亲甚至跟情人断了关系。绫乃自己也在东京有了一段不足为外人道的关系，再也无法单方面厌恶父母的行为。

对绫乃的女儿来说，他们应该是温柔慈祥的外公外婆。可是绫乃离婚时，父亲痛斥她“丢人现眼”，母亲则哭着说：“都怪你，我再也见不到外孙女了。”就这样，她与父母的关系再次陷入僵局。就算偶尔回家，双方也几乎没有交流。

绫乃想，就算她喜欢上了一部以信用社为舞台的电视剧，恐怕也不会选择跟父亲一样的职业。另外，她也从来没想过理解父母。

那孩子一定也不想选择跟我一样的职业吧——

她忍不住想起了女儿。

“我把车停在那里吧。”

小司看着导航转动方向盘。以刚才的丸子桥为界，这条路在东京那边叫中原街道，在神奈川则叫纲岛街道。她们的车子开进路边的投币式停车场。

马路对面就是直冲天际的高层公寓楼群。

武藏小杉。这不是地图上的正式地名，而是以川崎市中原区小杉町为中心的这块区域的称呼。

以前，这里给人的印象就是紧邻工业地区，环境比较混乱的闹市区。后来经过大规模二次开发，这里成了具备住宅、商业、福利等城市功能的紧凑新兴城镇。其中心位于武藏小杉站，连接东急线与JR线，交通方便。另外，这里还有很多时髦的咖啡厅和餐厅，经常被女性杂志做成特辑。而且，但凡是首都圈宜居城镇排行，它都榜上有名。

突然，绫乃想到了多摩新城D小区那些墙面开裂的居民楼。新城也是迎合当时人们需求，汇集了城市功能的人造都市，但是在短短四十年之后，就衰退成了这样。这应该叫新陈代谢，还是世事无常？她也不太清楚。不知武藏小杉四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她们下了车，沿着人行道前进。

途中经过一个公园，门口竖着黄色牌子。

“禁止仇恨言论”。

这块牌子与城镇的氛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众所周知，川崎市也是排外主义团体经常活动的场所。这些团体主要针对外国人士发表仇恨和排斥演说，有时还会搞示威游行。绫乃看过一些活动视频，团体成员往往直呼“杀了他们”“蟑螂臭虫”等仇恨言论，简直不堪入目。只要这种游行能够合法组织，辖区警署就必须随时戒备伤亡事件，结果反倒被反对游行的市民批判“警察在保护仇恨游行”，实在很可怜。

由于全日本相继发生类似的游行，有人说，即使是倾向排外主义的现政权也无法置之不理，于是在平成二十八年实施了仇恨言论消除法案。虽然这是没有实质惩罚的理念法案，但也起到了一定规范作用，游行开始降温。尽管如此，偶尔还是会有人站出来组织这些游行，而持反对态度的市民团体则展开相应的运动阻止其开展。这块牌子应该就是反对派竖立的东西。

“正田会不会参加过仇恨游行啊？”

绫乃只是自言自语，不过小司回应了她。

“不知道呢。关本先生说，他不是那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人。”

关本是本厅网络调查队的成员。她们目前正在分析正田在社交软件“Twice”上的行动和发言。

分析内容显示，正田是“轻度网络右翼”。

从正田对“西丘制果”中国员工的言行也能看出，他具有一定的排外心理。在社交网络上，他也转发或点赞过一些煽动对外国人仇恨的言论。只不过，他转发的多数是被称为“梗”的搞笑段子，涉及政治的占比并不高。而且，正田本人从未发表过原创的政治性发言，也没有关注积极传播排外言论的账号（关本说那是“重度网络右翼”）。

——他的政治观点可能没有强烈到主动表达的程度，只停留在看心情转发出现在自己首页上的发言这个阶段。

关本还说，一般在网络上积极发表政治观点的人，都是有一定收入的中老年男性。像正田这种比较年轻的非正式雇佣人员，往往不会主动发表观点，而是更积极分享。

“就是这里。”

她们在一楼开设了不动产中介的写字楼前停了下来。

这里更靠近东急原住吉站，已经几乎离开了武藏小杉区域。

不动产中介旁边就是写字楼入口，有块小小的招牌写着“7F陌生人网咖”。

那是最顶楼的店铺，而且是最近少见的非连锁网咖。

正田在“Twice”上关注了这家店的公号，还转发过内容。那好像是店铺搞的折扣活动。换言之，正田可能经常光顾这家网咖。

目前，关本所属的网络调查队正在分析正田的账号，从中摘取可能存在的交友关系和行动模式，其他人则分头调查这些人和地方。

她们走进写字楼，穿过短短的走廊，乘坐内部的小电梯前往七楼。

走出电梯后，眼前是一扇大门，上半部分嵌了玻璃，挂着一块牌子：陌生人正在营业，请进。

两人走进去，里面是明显很廉价的冷色系装潢，满满当当地排列着书架和包房隔间。门口是一扇防盗门，左侧是饮料区，右侧是柜台。柜台里面坐着一个貌似穿着制服马甲的年轻男子。他身材过度瘦削，长发及背，束在脑后。

“欢迎光临。”男子细声细气地招呼道。

“你好，我们是警视厅的人。”小司出示了证件。

“啊，哦，嗯。”

“我想问几个问题，请问负责人在这里吗？”

“呃，请等一等。”

他走向身后的房间，喊了声“店长”。

不一会儿，一个扎着丸子头，看似四十几岁的女性走了出来。她化着最近流行的亮色系妆容，鲜红的嘴唇十分惹眼。

“怎么了？”

“那个，警察又来了。”

男人说了“又”，莫非这里最近有警察来过？

“啊，你们好，有什么事吗？”

女人隔着柜台，轮流看了看绫乃和小司。

“我们是警视厅的人，请问您是这里的负责人吗？”

小司再次出示证件。

“对，我是店长……嗯？警视厅不是东京的吗？”

“没错。我们正在调查一起发生在东京的案件，想请您配合收集信息。”

“收集信息？”

“我想请您看看，这两个人是否到过店里。”

小司把两位被害者的照片放在柜台上。

只听店长惊呼一声。

“原来你们有那两个人的照片啊。哦，原来他们是东京的人。”

她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您认识这两位吗？”

“什么认识不认识，这就是那两个失踪的人吧。”

“啊？”

这话题有点对不上。

店长可能也觉得她的态度很奇怪，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你们不是过来问遗弃的事情？”

“请等一等，什么遗弃？”

“啊？就是把孩子遗弃在这里的事情……”

绫乃和小司面面相觑。

“不好意思，能请您详细说说吗？”

“啊，嗯——”

店长说，这个月初，照片上的两个人带着两个小孩子，走进店里最大的“派对房”，并且连续五天购买了“包日套餐”。

“我们这里是会员制，第一次来要办会员卡。这是他们办卡时出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店长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A4纸，原来那是保险证的复印件。小司用调查专用的手机拍了照片，保险起见，还请店长复印了一份。

办卡的人是女性被害者，保险证上的姓名为“舟木亚子”，住址是宫城县L市。地址末尾写着二〇三，应该是公寓或出租屋。出生日期为平成四年六月九日，算起来今年就是二十六岁。

正田管他的恋人叫“亚子”，名字对上号了。

“这个已经失效了。”

小司指着保险证上方记载的有效期说。

有效期到平成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已经过期快五年了。

“店里打工的没仔细看。我们这儿有很多情况特殊的客人，这种事并不罕见……”

店长说，店里有一定数量的客人都是从事日薪或派遣工作，每天在网咖睡觉的都市流浪者，或称“网咖难民”。

拖家带口的网咖难民虽然少见，但并非没有。只要他们不惹事，按时给钱，店里就不会过度干涉客人的事情，尽量让他们自由使用。

因为是预付费制度，只要在时限范围内，客人可以自由出入。两人虽然会把孩子留在店里单独出去，但每天都在零点之前回来，支付第二天的费用。店长一直以为他们在做什么日薪工作。

“可是正好一个礼拜前，他们跟往常一样中午出去，却再也没有回来。我问了那两个孩子一些问题。男孩跟女孩是一对兄妹，哥哥叫小翼，今年七岁，妹妹叫小渚，今年三岁。爸爸妈妈说是‘出去工作’，但不知道去了哪里。我等了一整天，他们俩都没回来，就判断这是遗弃行为，然后报警了。”

川崎南警署接到报案，将孩子送进保护机构，并回收了留在包间内的私人物品。

“您知道孩子父亲，或者说那位男性的姓名吗？”

“小翼管他叫Daiki爸爸，所以男的应该叫Daiki……”

Daiki——正田大贵，男方姓名也对上号了。

一周前正好是两人遇害的日子。而且前段时间的调查还发现，正田的恋人四年前的夏天怀孕了。假设孩子在第二年出生，正好跟三岁的小渚年龄相符。

中签了吗？

或许，这就是两人的真实身份。

芥康介

他走过二楼游戏室，看见那两个孩子——翼和渚，正围在桌旁画画。

芥康介走进房间，看了一眼他们的画。

“你们在画什么呢？”

“章鱼！”

小渚高兴地回答。

那是人气游戏《喷射战士》里登场的角色。小渚才三岁，她的蜡笔画只能勉强辨认出一个人形。但是，芥还是夸奖道：“真棒。”

他又看向小翼的画。小男孩用了彩铅，一眼就能看出画的内容。

“小翼画的是马里奥吧？”

他画的也是游戏角色。

小翼表情没有变化，点了一下头。

虽然他今年七岁，比小渚大了四岁，但在同龄人当中，他的画也算非常精致。出于工作原因，芥经常看到小孩子的画，但很少有七岁的孩子能画到这个水平。这孩子可能有绘画天赋。

这里是“京浜儿童家庭中心”，属于川崎市三家儿童救助中心之一。这座三层楼房北望多摩川，不远处就是川崎赛马场，二楼和三楼都是临时保护区域。翼和渚都是被送到这里的孩子，芥则是负责他们两人的儿童福利员。

大约一周前，两个孩子被遗弃在市内的“陌生人网咖”，在此之前，他们过的也是类似流浪的生活。

大学毕业前，芥面对这种事可能会惊得无话可说。可是他已经在中心工作了六年，早已见怪不怪。只要从事这份工作，就会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不健全的家庭，无法给孩子提供适宜的成长环境。

芥生在平成时期，基本上只见识过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不景气的日本。“宽松”“佛系”“草食化”“戒车”“戒娱”等等，他这一代人基本上都变得沉默老实且没有担当。他认为，就算这种说法真的正确，其根本原因不就是没钱吗？而且电视节目不时回顾泡沫时代的光辉灿烂，芥也觉得十分老套，仿佛在开玩笑。

总而言之，芥从小到大从未觉得自己家庭宽裕。他父母家位于川崎市西侧的宫前区某住宅区，父亲在一家小资材制造公司工作，母亲长年在超市当临时工。他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无法指望父母供他升学，就办了助学贷款上大学。刚走出社会就背负一百多万的债务，别说买车，他甚至顾不上参加联谊会这些娱乐活动。

虽说如此，他对生活也没有特别强烈的不满。他的家庭还算其乐融融，生日和圣诞节他都能收到礼物。上高中时，家里就给他买了手机，升上大学后还换了智能手机。优衣库和GU都能买到便宜好看的衣服，YouTube也有很多音乐和视频可以解闷。就算不开进口车兜风，不到国外旅行，他也能通过社交网络和免费社交游戏跟朋友保持宽松的关系，如此就足够快乐。

就算经济不景气，只要不饿肚子，有点小小的幸福，那就足够了——这就是他对人生的想法。

找工作时，为了追求稳定，他把目标对准了公务员。他从未接受过专门的儿童福利员教育，也不是一开始就申请在儿童救助中心工作。一切都是录用后服从分配。

芥本来考上了市里的公务员，后来被送去研修，然后分配到了当时新开设的“京浜儿童家庭中心”担任儿童福利员。儿童福利员不像医生和教师那样需要考取资格，一般都是自治体录用的大学毕业生经过研修后担任。

老实说，他一开始觉得自己抽中了下下签。

福利工作特别辛苦，这是公务员世界的常识。他对此做了一定心理准备，然而实际开始工作才发现，儿童救助中心的繁忙和工作的繁重，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儿童救助中心是针对各种育儿困难提供援助的组织。平成十二年施行防止虐待儿童法案后，与虐待儿童有关的咨询和报案数量剧增，这几年一直在刷新最高纪录。与其说虐待数量增加了，倒不如说随着社会关注的提高，曾经被理解为教育的体罚和语言暴力都被定性成了

虐待。

芥到任的时候，“京浜儿童家庭中心”的所有儿童福利员手中，时刻保持着超过一百个案子。

不过对芥来说，还有远超工作繁重的打击。原来，他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不饿肚子，有点小小的幸福”，对许多流离失所的儿童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美好。

中心管辖川崎市东部，面朝港口的工业地带。虽然同是川崎市，这里跟芥的父母居住的本市西侧，以及满是高层公寓的武藏小杉地区都有些不同。四年前，也就是平成二十七年，在不远处的多摩川岸边，一名初一男生被三个男生施暴并遇害，他对这起案件记忆犹新。

中心援助的家庭中，许多孩子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只能穿着尺寸不合的破烂衣服。他们的父母深陷贫困、家庭不和、疾病和残疾等困境，整日苦恼不已。很多家长还会借教育之名对孩子过度施加暴力，或是让孩子吸烟酗酒。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经常会在自己成为父母后重复这些行为，形成恶性循环。

这六年来，芥深深体会到两件事。一是自己真的很幸运，二是不能把家人视为绝对。

“你搞什么，混蛋！小心我弄死你！”

游戏室里传出怒吼。他过去一看，是他们临时接管的一个叫古屋的十二岁男孩揪住了另一个孩子。

附近的职员慌忙上前阻止。好在，争执并没有发展为打斗，古屋君松开了对方，还被职员教育了几句，跟对方说了“对不起”。

芥松了口气。

古屋君虽然还是个小学生，但已经表现出不良少年的倾向。他两次因为小偷小摸被警方批评教育，在学校还对看不顺眼的同学大打出手，令对方身负重伤。自从来到中心，他的情绪已经稳定了很多，所以才被批准到游戏室玩……不过他刚才很快就恢复平静，又老老实实道了歉，应该可以认为他们的教导有些成效吧。

曾经，儿童救助中心的临时接管很大意义上是把不良少年关起来。在部分比较老的设施内还能看见窗户上的铁栏杆，跟少管所差不多。

然而，只要分析这些儿童的成长经历，就会发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遭受过家长和身边大人的虐待。比如那个古屋君，因为“恶作剧要接受惩罚”，被他父亲扔到了隆冬的室外阳台上，只靠一张毯子待到天亮。要是运气不好，他可能就冻死了。做到这种程度，已经不能说是虐待，而是杀人未遂了。

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多数儿童救助中心都会把保护孩子生命放在第一位，不去刻意压制，而是在照护上多下功夫。这个中心也一样。可是，为了实现充分的保护和照顾，就需要更多预算和人手。因为缺乏这些，现场的负担正在日益增加。

这个保护中心一直处于满员状态，只能优先收容情况特别严重的儿童。芥负责的家庭中，也有好几个本来应该接过来的孩子，但实在是无能为力。

尽管如此，这个中心每年还是拯救了至少几十个孩子的生命。然而，用数字无法证明这点，也几乎没有人会感谢他们。被接管儿童的监护人甚至对他们恨之入骨。虐待儿童的人基本对他人有攻击性。芥不止一次被暴怒的监护人揪住领口，他的同事也有不少人曾经遭受过暴力对待。

古屋君的父亲每天都会投诉，要求他们“把儿子还给我”。古屋君本人的心情也十分复杂，表示“我很害怕爸爸，但是想回家”。然而，如果现在送他回去，可能会招致最严重的后果。尽管“送回去更省心，还能空出房间救助别的孩子”，负责照顾古屋君的儿童福利员还是勉强顶住了诱惑，坚持把他留在这里。

就算之前避免了众多虐待致死事件，只要漏掉其中一件，就会招致社会舆论的抨击。这就是儿童救助中心的现状。

去年在东京目黑，今年在千叶野田，都发生了特别惨烈的虐待致死案。当这些案件曝光出来，他们中心也接到了不少谴责的电话。就算案件发生在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自治体，也难免有人打电话过来控诉。应付这些事情也是他们的工作，并且不得不为此投入时间，使得本来就不足的人手更加紧缺，形成恶性循环。

这份工作必须时刻提心吊胆，牺牲自己的精神健康。很多人都离职了，芥也不止一次两次考虑过离开。然而他还是坚持到了今天。这应该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罪恶感。

芥的家庭虽然不富裕，但远比这里的孩子幸福得多，他为此感到

无比内疚。因为内疚，他就无法扔下这一切选择逃避。他跟年龄相仿的儿童福利员谈论过此事，发现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觉。

芥看了一眼旁边的小翼，只见他表情僵硬，面色有点苍白，可能被古屋君的吼声吓到了。

“我们回房去吧？”

小翼闻言，点了点头。“好吗？”他又问小渚，小女孩也点了点头。

“那我们走吧。”

芥带着两人离开了游戏室。

这几天，芥一直向小翼和小渚询问情况，同时配合川崎南警署的调查，了解了可能是孩子母亲的舟木亚子的身份，还有孩子们被遗弃在网咖的事情经过。

只有三岁的小渚只会说自己的姓名和生日，问别的都回答不上来。小翼虽然话很少，但基本能回答问题。

两人的母亲名叫舟木亚子，来自宫城县L市，居民卡也还登记在那里。警方调查证实，居民卡上登记的出租屋早在八年前——也就是平成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便不复存在，被东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海啸冲垮了。L市作为受灾程度比较严重的地区，在当时经常被提起。

受灾后，亚子在市内的简易住宅生活了一段时间，于同年十月产下长子小翼。查看户籍发现，亚子没有婚史，小翼出生证的父亲一栏空缺。看来是不被承认的婚外生子。

震灾三年后的平成二十六年十二月，亚子离开简易住宅，去了东京。小翼当时还不懂事，对自己在受灾地区的生活几乎没有记忆。

来到东京后，亚子和小翼居住在墨田区的出租屋，开始了母子两人的生活。小翼对那段时间的生活有点记忆，还说出租屋附近的路上可以看见天空树。

另外，移居东京后不久，母亲亚子就有了恋人。那个恋人名叫“Daiki”，小翼不知道字怎么写，也不知道对方的全名。有一次，亚

子把那个人介绍给他，说是“妈妈喜欢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亚子的肚子开始变大，很快又生下了小渚。那是三年前，平成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小渚是剖腹产生下的孩子。

小渚出生前，Daiki告诉他：“我要给你当爸爸了。”开始与母子俩一起生活。小翼也从那时起对他改口叫“Daiki爸爸”。

但是，亚子并没有加入Daiki的户籍，而小渚也没有出现在亚子的户籍记录上。假设小女孩真的是亚子的孩子，那她就是没有提交出生证明的无户籍儿童。

孩子没有户籍的情况一般是离婚前后产子。日本民法规定，女性离婚后一定时期内产下的孩子默认为前夫的孩子（以前规定是三百日以内，平成二十八年修订为一百日以内）。就算实际是别人的孩子，只要提交出生证，其前夫也会成为户籍上的父亲。如果前夫配合，可以通过否认嫡出的手续分离户籍，但离婚时若存在严重矛盾或家暴情况，事情就会变得十分棘手。因此，母亲往往会故意不提交出生证明，使孩子没有户籍。然而，亚子并没有婚史，与这种情况不相符。

生下小渚两年后，也就是去年夏天，亚子突然离开了墨田区的出租屋。小翼也不清楚具体情况。从那以后，他们过了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一直在东京近郊的酒店和网咖栖身。

他们曾经在家庭餐厅和快餐店这些没有睡眠空间的地方枯坐到天亮，冬天天气变冷，他们还会为了不被冻死，整个晚上在外面走路。

此时小翼已经六岁，过了四月便达到入学年龄，但是他没有上学。他的学籍登记在母亲居民卡上的L市小学，但是校方不知道小翼身在何处。换言之，他成了去向不明的儿童。

近乎流浪的生活持续了半年多，到上个月，也就是三月中旬，才总算结束。

那天，小翼他们四个人坐在家庭餐厅过夜，一个年轻男人走过来向他们搭话。小翼记不清家庭餐厅的具体地点，只记得男人自称春山。

自称春山的人跟亚子和Daiki说了些什么，第二天，一家人就被他领到了某个住宅区的房子里落脚。那里好像是个合租房，里面有好几个房间，除了小翼他们，还住着五六个人。小翼说，超过一半住户“可能是外国人”。

受到电视节目的影响，可能很多人觉得合租是年轻人的时髦生活方式，但实际上，也有不少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廉价住房。就像很久以前的旅馆那样，浴室、厕所、厨房公用，由此降低建筑成本，只靠低廉的房租也能保证高收益，因此也成了一种投资形式。

小翼不太清楚春山是谁、用什么条件让他们住进合租房。总之，他们终于在一个地方落了脚。

可是不到一个月，他们又不得不离开那个合租房。这次为何离开，小翼也不知道。就这样，从这个月初开始，一家人再次流离失所，“陌生人”也成了他们过夜的地方。

接着，亚子和Daiki就失踪了，扔下小翼和小渚，一个入学未报到儿童，和一个无户籍儿童。

虽不知那两人为何失踪，但不得不说，这绝对不是孩子成长的良好环境。小渚之所以没有户籍，很可能只是孩子的父母懒得去提交出生证明。

两个孩子被遗弃，或许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就算中心已经人满为患，也会优先接管警方送过来的孩子。

如果一直被父母带着四处流浪，这两个孩子……尤其是哥哥小翼，很可能会遇到最糟糕的情况 。

把小翼和小渚送回房间，芥返回一楼办公室，看见副所长三岛美沙子正在座位上接电话。她也是一名儿童福利员，已经在儿童救助中心工作了三十多年，是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领导。

芥看到她，心中莫名一惊。

她的脸色很奇怪。毕竟美沙子久经沙场，总能保持满脸笑容，一般小事很难让她动摇。

“是，我知道了。好的，这边会处理。好的，再见。”

美沙子放下电话，长叹一声。

“怎么了？”芥问道。

“哦，是芥君啊，你来得正好。我正想着找你呢。”

“找我吗？”

“是关于翼君和小渚的事情。两个疑似他们监护人的人物……”

“找到了吗？”

芥忍不住抢过了话头。美沙子闻言，眉毛皱成八字，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嗯，找是找到了。那个，你听说过多摩新城的杀人案吗？”

那是他前天早晨上班前，在电视的信息节目上看到的案子。多摩新城某小区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身份不明的他杀尸体……

“啊，难道——”

“没错。那个案子的被害者就是舟木亚子小姐和Daiki先生。”

芥无言以对。

虽说卷入麻烦事件的可能性并非为零，但这种情况大多是毫无责任感的父母放弃育儿责任，消失得无影无踪。川崎南警署的负责人也跟他持同样的见解。

没想到，他们竟然被杀了——

“然后警察那边，哦，不是川崎南警署，而是正在调查杀人案的警视厅的刑警，想过来找孩子们问话。”

“是吗？”

“但我们啥都没准备，对不对？问话是没问题，可是那两位已经过世的消息……”

“是啊，突然告诉孩子可能不太好。”

父母的死可能给孩子造成严重打击。

就算不能一直隐瞒，也要跟儿童心理健康员沟通后，做好充分准备再告诉孩子。

“先不说那个。虽然不确定是否有关系，不过那件事最好也告诉警察吧。”

“是啊。”

他们正在商量如何应对即将上门的刑警，内线电话突然响了。美沙子接了电话，是前台打来的，说刑警已经来了。

毕竟不能把警察赶走，美沙子只好让前台把人领进来。

没过多久，两位女刑警走进办公室。其中一位很年轻，可能跟芥差不多大。她个子很高，留着超短发。另一个人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留着长到脖子的短发。两人都身穿长裤西装。年轻个子高的人叫藤崎，年龄比较大的叫奥贯。

他听说是刑警，还以为是男性，继而想到警察多数面相凶狠，恐怕会吓到孩子。现在看是两位女性，芥顿时松了口气。

他把二人请到了办公室里面的会客室，准备跟美沙子一道，先同二人谈谈。

她们重新说明此次的来意，表示为了调查多摩新城的案子，特意过来想找两个孩子问话。说话的人一直是年轻的藤崎。

芥从刑警口中得知，原来Daiki的真名是正田大贵。

他把小翼他们提供的信息都说了出来，两名刑警表示“很有参考价值”，认真做了记录。她们对一家四人形同流浪的生活，以及在合租房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事情尤为感兴趣，问了很多细节问题。不过，小翼的叙述本来就含糊，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所以其中很多问题，芥都只能回答“不知道”。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们觉得应该告诉警方。”

等到交谈告一段落，芥换了个话题。

“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那两个孩子当中，至少小翼经常遭受暴力对待。”

“啊？”一直默默记录的奥贯抬起头来。

“你是说，他受到了虐待吗？”藤崎确认道。

“是的。说到虐待，让孩子过流浪生活本身就是十足的虐待。但是除此之外，翼君身上还有多处瘀伤，我们甚至发现了烟头烫伤的痕迹。”

这是他们接管孩子后，做身体检查时发现的事情。

芥继续道：“翼君虽然是个小孩子，但是表情不太丰富，目光总是很空虚，仿佛对不上焦。我们管这叫‘frozen watchfulness’——冷却的警戒，是指经常遭受大人暴力对待、时刻处在紧张状态的儿童表情缺失、无法流露感情的表现。翼君应该符合这个症状。”

“那他的妹妹小渚呢？”藤崎问道。

“小渚身上没有被暴力对待的痕迹。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确定，不过从她本人的状态来看，似乎没有像翼君那样受到虐待。”

“施展暴力的人是母亲，还是父亲——我是说母亲的恋人正田？”奥贯探出身子询问道。

“应该是双方。翼君丝毫不提及暴力虐待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清楚。”

小翼对Daiki，也就是正田来说，只是恋人带来的孩子，与他没有血缘关系。一般在失去正常功能的家庭中，最先受到虐待的都是其中一方带来的孩子。

孩子闭口不提虐待的事实，可以考虑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保护父母，二是害怕告诉别人会导致自己受到更可怕的虐待。一般情况下，两种感情会在心中复杂纠结，很难说清具体属于哪一种。

“请问，行政和其他地区的儿童救助中心以前是否掌握了翼君受到虐待的事实？”藤崎问。

“我们查了，孩子没有接受过公共援助。应该是他们自己拒绝了。”

芥话音刚落，旁边的美沙子就补充道：“一般来说，这中间存在一种排斥与吸引的关系。越是生活无以为继的人，或是即将陷入那种困境的人，就越容易排斥社会援助，从而故意远离，反而被吸引到犯罪和暴力的道路上。我们这里接管的不少孩子，其父母都具有这种倾

向。有的人不愿被人指手画脚，有的人不太愿意依靠别人，有的则有更阴暗的理由。就算我们主动伸出援手，也会被他们躲开。那种人一般头脑比较不冷静，喜欢用简单快捷的方法满足自己的一时欲望，特别容易对近在咫尺且比自己弱小的存在爆发情绪。不是所有人都能无条件成为好父母，有的人就是无法好好爱自己的孩子。”

可能因为话题比较特殊，奥贯警官一直板着脸倾听。

“那么，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想直接对孩子们问一些问题。”藤崎提出。

中心自然想积极配合调查，然而他们认为今天还不能对孩子说出两人已经死亡的事实。

芥看了一眼美沙子，微微点头。接着，他重新转向两位女刑警，开口道：“好的。两位可以跟孩子见面，只是——”

他提出自己也要在场，并且希望刑警不要把亚子他们的死讯告诉孩子。

奥贯绫乃

调查第四天下午。

绫乃和小司决定前往“京浜儿童家庭中心”，查看被遗弃在“陌生人网咖”的两个孩子。他们已经知道小翼和小渚被送到那里暂时接管。她们先听副所长三岛美沙子和负责两个孩子的儿童福利员芥康介说明了情况，然后准备跟孩子见面。

她们被领到中心二楼一间比会议室略小的房间，稍事等待后，芥就带着孩子走了进来。

芥、小翼、小渚坐在六人座的长桌一侧，绫乃和小司坐到了另一侧。

小翼正好坐在绫乃对面。他头发一直留到肩膀，身材纤细，五官也充满了稚气，乍一看像个女孩子。他面容呆滞，目光仿佛没有焦点，并不直视她们，而是微微低着头，看向桌面。

这种表情就是芥刚才提到的“冷却的警戒”吗？绫乃感到难以言喻的不安。

与此同时，他旁边的小渚却有着孩子气的丰富表情，好奇地看着第一次见面的绫乃和小司。

“我们正在找你们的爸爸妈妈。”小司开口道。可能因为对方是孩子，她的声音和表情都比平时柔和许多。

中心要求她们暂时不要透露孩子父母已经遇害的消息，绫乃和小司决定假装正在寻找那两个人。她们这次来，也不是为了通知孩子父母的死讯。

“你们先看看这两张照片好吗？”

小司拿出调查本部制作的CG照片，摆在桌面上。

“啊，妈妈！爸爸！”

没等警官开口，小渚的表情就亮了起来，大声喊道。

小翼只是默不作声地看着照片。

“翼君，怎么样，这是你的妈妈和大贵爸爸吗？”芥在旁边问道。

“……嗯。”小翼看着照片，小声回答。

看来，在D小区遇害的一男一女，就是正田大贵及其恋人，女方也是这对兄妹的母亲舟木亚子。

看过照片，小司又根据芥他们介绍的情况，按顺序对孩子们提了几个问题。

年纪小的小渚几乎回答不上任何深入的提问，一直都是小翼在回答，但他也只是个七岁的孩子。面对陌生的大人，他可能心怀戒备，不愿意多说话，只会面无表情地用单音节词回答最基本的“是”或“不是”。

看他这副模样，绫乃愈发坐立不安。

小渚可能厌倦了谈话，中途就拿起芥带来的涂鸦笔涂抹起来，其间只给出了一次反应。

是在他们谈到这个月初住进合租房的时候。

渚突然抬起头，满脸笑容地说：“Switch！好好玩！”

原来，介绍他们住进合租房的春山经常带任天堂Switch过去跟孩子们玩。一聊到游戏，小翼的表情似乎也柔和了几分。

春山每天都去合租房打扫，补充一些用品，可能跟管理人差不多。

由于一家人在案发几天前还居住在合租房内，她们很想问出具体地点，但小翼记得不太清楚。

啊，好像——

问询时，绫乃猛然意识道。

她终于发现自己坐立不安的原因了。

小翼的目光，还有表情，都跟她女儿很像。

意识到这点后，她的心跳开始加速。

她总是对女儿发怒，甚至殴打。不知不觉，女儿在绫乃面前就藏起了表情，也无法好好说话。女儿跟丈夫、幼儿园老师和小朋友都能正常说话，面对每天与她相处时间最长的母亲绫乃，却会犯口吃的毛病。于是，她更不喜欢女儿了……

那种黑色的情绪——“泥沼”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

那孩子的眼神也带有“冷却的警戒”。是我让她变成了那个样子。

小司在旁边询问小翼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遥远。

刚才副所长三岛美沙子的话，却在耳边响起。

——有的人就是无法好好爱自己的孩子。

她说的就是我。

育儿出现问题时，她没有找任何人商量。她一心以为自己跟理想的对象走进理想的婚姻，并且一心想建立理想的家庭。所以，她不愿意承认自己遇到了问题。她不想向他人求助。在她开始对孩子施展暴力后，又对此心怀内疚，更无法对他人言说。

没错，你也一样——

“泥沼”告诉她。

发出声音的东西，是泥沼底部蠢动的蜘蛛。

记得是女儿四岁的时候，经丈夫提议，一家三口到六本木新城参观了森美术馆和展望台。那时，他们看到了森大厦门前的巨型蜘蛛雕像。

“好壮观啊。”丈夫发表了单纯的感叹，绫乃却在一边战栗不已。那个巨型蜘蛛怀抱蛛卵，用纤细得几乎要折断的腿顽强站立的姿态，让她无法忘怀。

为了不让自己发出声音，她用力咬紧了后槽牙——一直没空去治疗的后槽牙。

瞬间，剧痛穿透脑髓，绫乃忍不住闷哼一声，皱起了眉。

“你怎么了？”小司中断提问，担心地问道。

芥和小渚也都看着她。小翼虽然没有抬起眼，但好像也在关注她。

“啊，不好意思，蛀牙有点痛。你们一定要好好刷牙哦。”

绫乃挤出苦笑，对孩子们说。小渚乖巧地应了一声“好——”。

此时，小翼却看着小司开口了。

“那个……”

“怎么了？”小司反问。

“妈妈和大贵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小翼低头不看小司，闷闷地说。

“我们会加油，尽快找到他们。”小司给了个含糊的回答。

小翼面无表情，没有反应。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感觉。

绫乃一边控制表情，一边拼命咬紧牙关抗拒“泥沼”，使剧痛延绵不绝。

范启莲

平成二十八年九月。

距阿莲来到日本，已经过去了五个月。

整日坐在缝纫机前，时间特别难熬。不过，季节流转的脚步却很快。

奥运会在里约热内卢举办，日本最有人气的偶像团体SMAP宣布解散，刚推出就流行全球的宝可梦GO高居话题榜首。而这样的盛夏转眼就过去，进入残暑的季节。技能实习生在“龟崎缝纫”的工作基本只有两样——把两块布对齐缝合，以及将缝好的衣物分类打包，装进纸箱。

每天早晨八点半开工，工人们各自坐在摆满缝纫机台的木造工厂里开始缝纫。中午休息三十分钟，接着又要一直做到下午六点。六点到七点是晚餐时间，如果任务没完成，吃完晚饭还要加班，否则就去打包。每天下班时间不一样，早则九点，有时也会熬到十一点过后。

虽然做的事情都是简单的轻量劳动，但必须精确到位，因此需要集中注意力。这么一天下来，人会变得筋疲力尽，脑子里好像有个小缝纫机，一直嗡嗡响个不停。

工作结束后，阿莲会回到预制板拼凑的宿舍。这里没有单人房，每个房间摆着三张架子床，六个人一起生活。越南人和中国人分开住，淋浴室也分开使用。由于语言不通，两国人在宿舍里几乎没有交流。

每天有三顿饭，早上是面包，中午和晚上是公司统一买的盒饭。

另外，为了防止逃跑，住进宿舍时，工人统一把护照交给社长保管，三年后回国时再发。

每周只有星期日休息，工厂还鼓励工人休息日也待在宿舍里。如果要外出，必须在下午六点前回来。外出时还要写申请书，注明自己

要去什么地方，而且一定要戴上印有公司名称的黄色帽子。

这样的生活远离东京，远离京都，也远离迪士尼，完全不是阿莲憧憬的日本生活。但是，她并没有失望。

她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在河内上过半年的培训学校采取了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她们每天被教官训斥，从早到晚努力学习日语、问候、打扫和缝纫。培训学校的宿舍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视，但是这边的宿舍有。她觉得，这样就足够了。每天的盒饭味道也不错。

因为工厂包吃包住，她可以把绝大部分工资汇给家里，连高兴都来不及。

不过，一旦习惯了工作和生活，不如意的想法也随之而来。

首先，中国人好像比越南人受宠。

实习生有个“班长”，每隔几天就会被社长叫过去，向他汇报工作和宿舍生活的各种细节。

根据这个“班长”汇报的内容，有些人的工作分配和宿舍用品有时会得到改善。实习生中，越南人和中国人大约各占一半，严格来说，越南人反倒更多些。可是，“班长”肯定都是中国人。也因为这样，宿舍房间的日常用品都是中国人那边更好。在工作上，阿莲也感觉中国人能分到更轻松的活。

“班长其实就是社长最喜欢的工人。中国人更接近日本人，所以社长偏爱她们。”

跟阿莲同住一个房间，已经干到第三年、准备回国的前辈邱姐对她说。

“你啊，说不定能当上第一个越南人班长。到时候可要好好照顾我们啊。”

邱姐在这里待了三年，中间换过两次班长，每次选的都是“像日本人”的工人。邱姐还说，阿莲来自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北部，皮肤又白，五官又柔和，属于“像日本人”那一类。

且不说阿莲能否当上班长，反正她无法接受越南人和中国人的待

遇有差别。

更不如意的，是工资的事情。

每天从早干到晚，阿莲的月薪约有九万日元，换算成时薪就是三百日元，远远达不到岐阜县的最低工资标准。可是，阿莲对此一无所知。她只知道一日元约等于二百盾，九万日元就是一千八百万盾，相当于阿莲家半年多的收入。刚开始她还惊叹，自己竟能拿这么多工资，决定来日本真是太对了。

可是这九万日元里，要扣掉四万日元的伙食费和住宿费，手头只剩下五万日元。尽管如此，这对阿莲来说也是一大笔钱。然而，她第二个月拿到数额差不多的工资时，进行了冷静的计算，发现数字根本没有中介说的那么多。

每月到手五万，三年就只有一百八十万。假设全部汇到家里，还完债只剩下八十万，也就是一亿六千万盾。考虑到利息，最后剩下的还会更少。中介当初明明说能赚到三亿盾……

她对邱姐说了这件事，对方露出了苦笑。

“你被中介骗了。不瞒你说，我也被骗了。那帮人就知道吹牛，不过现在抱怨也没用。这不是挺好嘛，反正也比在越南做兼职赚得多。”

那倒是真的。

邱姐劝告她：“天上不会掉馅饼。你只要工作一段时间，心里肯定会有不满。不过斤斤计较是没教养的表现。之前有个叫阿英的，又不是班长，却吵着要社长加工资，改善宿舍，整天抱怨不休。结果社长一生气，就把她赶回越南了。你不想变成那样吧？”

阿莲只能点头。她不能欠着一屁股债回越南。

“那就忘掉这些不如意，努力干活。”

邱姐说得很对。

虽然算下来不如当初那么多，但总归是能往家里汇一大笔钱。既然如此，那就认命，努力工作吧。

阿莲重新下定决心，开始加倍努力。

然后，有一天——

下午工作结束，进入晚餐休息时间，社长走进工厂。今晚要开会，大家都以为他是来叫班长的。

阿莲进厂之前，班长就是一个姓杨的中国人。见到社长过来，她马上迎了上去。

但是，社长抬手拦住她，然后说："今天开始换班长。"

小杨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所有人默不作声，周围顿时陷入一片寂静，只能听见外面的知了叫声。

阿莲没听清社长说什么，心里正疑惑，就听见邱姐小声对她说："要换班长了。"

社长缓缓走过来，在阿莲跟前停下了脚步。

"阿莲，今天开始，由你当班长。明白了吗？"社长一字一顿地说。

她当然听懂了自己被选为班长这句话。

周围响起一片骚动，中国人那边则传来了哀叹。

"好棒！太好了，阿莲，你当上班长了！"

邱姐高举双手，仿佛恨不得高呼万岁。

我当班长了——

由于事情太突然，她有点震惊。不过邱姐和周围的越南人都特别高兴，阿莲的心情也不坏。

"明白了吗？"社长重复道。

"啊，明、明白了。"

阿莲慌忙点了好几下头。

"好，阿莲真可爱。"

社长伸手过来，摸了摸她的头。

那就是噩梦的开始。

奥贯绫乃

调查第六天上午。

她们在仙台站租了一辆车，已经开出去三十分钟。

“按照地址，应该就是这里。”

小司看了一眼导航，把车停在路边。

绫乃下车看了看，小司也关闭引擎，走出车门。

这里什么都没有。

当然，地球上不存在“什么都没有”的空间，因此这个表述不算正确。这里有路，有空地，有斑驳丛生的杂草，还有等间距排列的电线杆。远处有建筑物的影子，头顶有一片天空，大风呼呼地吹，小飞虫四处飞舞，杂草间有空罐和塑料瓶，还有坏掉的自行车等非法遗弃的垃圾。

可是，这里曾经有过的生活迹象，已经不复存在。

这里是宫城县L市沿岸地区。

当地人管这一带叫“海滨”。舟木亚子的居民卡上登记的住址应该就在这里。以前，这里是个充满活力的港口城市，到八年前的三月十一日为止。

东日本大地震中，被海啸侵袭的地区和躲过一劫的地区可谓有着天地之别。一河相隔的对岸是毫无异状的普通住宅区，而另一侧则是城区被毁后瓦砾散落的荒野。这些光景已经在当时的报道中出现过。

如今，八年已经过去。十五公里外的仙台似乎已经恢复东北地区最大城市的日常生活，而这个沿岸小镇，还远远谈不上复兴和再生。就算绫乃是个外地人，也能轻易看出来。

“对了，你那天在干什么？”

绫乃看着这片荒凉的景色，问了小司一句。关东以北的人大都对那一天记忆犹新。

“我当时在大学。”

小司看了她一眼，回答道。

“哦，你还在上学啊。”

“是的，不过已经大四了，只是在等毕业。因为四月要进入警察学校，为了加强体能，我经常去大学的健体中心。”

“哦，原来大学还有那种设施啊。”

绫乃是高中学历，不了解大学生活。

高中毕业就来到东京，还加入了警视厅，这是绫乃人生中的一大决断。其实当地大学通过柔道部的推荐给了她特招名额，父母也希望她能升学，但绫乃更想出去工作。如果当时选择了大学，她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呢——这是她时常思索的问题。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跑步。不是在操场，而是在大学周围一个人跑。当时突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接着地面就开始一波接一波地摇晃，把我吓坏了。我真的第一次经历那种事情。那里是住宅区，附近碰巧有个放学回家的小学女生，那个瞬间，她惊叫一声，然后哭了起来。我赶紧跑过去，想着墙根和建筑物附近太危险，就把女生抱起来，拽到了路中间，一直等到摇晃结束。其实我也有点慌张，心想要是这时候一辆车冲过来可怎么办，就一直很紧张地四处张望，还不停对小女生说：‘别害怕，没关系的。’我觉得吧，那句话其实是对我自己说的。”

——别害怕，没关系的。

巧的是，那天绫乃也抱着一个小女生——她的女儿，说了同样的话。

“原来有过这种事啊。”

“奥贯姐那天在干什么？”

“我……在买菜。你知道我离过婚吧？”

“嗯，井上班长告诉我的。他只说你离婚后就复职了。”

“对，还是回到老地方了。发生地震时，我还是家庭主妇，正在离家不远的超市买菜。当时货架上的商品哗啦啦地往下掉，整个店里的人都慌了神——”

如果再说下去，“泥沼”肯定会出现。她很清楚。不，或许已经出现了。

“总之特别混乱。好了，我们走吧。”

她在不痛不痒的地方结束话题，催促小司返回车中。

“好。”

小司丝毫没有怀疑，很快坐上了驾驶席。绫乃暗自咬紧牙关，用牙龈的疼痛分散注意力，同时坐上了副驾驶位。

那天，那一刻——平成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四十六分。绫乃的确在超市买菜，还把年仅五岁的女儿独自留在了家里。

女儿刚从幼儿园回来，绫乃给她拿了饼干和橙汁，她却把橙汁打翻了。女儿面色铁青，试图道歉，却只能磕磕巴巴地说“对、对不、对不、对不……”连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相比打翻橙汁，这件事让绫乃更烦躁。因为她刚才还对幼儿园的老师和同学高高兴兴地说：“大家再见。”

这孩子怎么唯独在我面前这么唯唯诺诺。为什么唯独在我面前不能好好说话——

心中涌出了憎恨。她来不及选择其他感情。

为什么，这么不正常。

她把女儿大骂一顿，还打了女儿的手。女儿无声地哭了起来，脸上带着“冷却的警戒”。

绫乃想擦掉打翻的果汁，却发现厨房纸用完了。于是，她扔下一句“你一个人看家”，就走了出去。

摇晃结束后，绫乃匆忙往家赶。当时她满脑子都在想，万一女儿出事了，那可怎么办。

起居室那个大餐柜没有做防震加工。如果它倒下来，砸到女儿——

她久违地全速奔跑起来。

最后回到家，女儿平安无事，餐柜也没有倒下。

女儿躲在餐桌下，抱着双腿默默哭泣。脸上依旧没有表情。

绫乃万分惊愕。不是因为女儿的样子，而是因为自己的心。

她很失望。

失望于女儿的平安无事。

她那么担心地跑回来，心里却有个想法。

如果出了什么事，万一那孩子死了，她就解脱了——

绫乃抱紧女儿，反复对她说“没关系的”。她拼尽全力，宛如祈祷。

可是她很清楚，这绝非没有关系。

她竟希望女儿死掉。在应该选择爱的时刻，她没能选择。我无法爱这个孩子。不仅如此，有一天可能会杀了这孩子——

那一刻，绫乃决定放开家人。

她们驱车前往远处的建筑物，靠近后发现是一个楼房崭新的住宅区。

毕竟不能让沿岸地区一直保持完全被破坏的状态。市里准备在这个“海滨”重建住宅区。尽管现在还数量稀少，但也能看见一些新盖的独栋小楼和公营的复兴小区。

那个小区也是其中之一。亚子有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住在那里，她们准备过去打听情况。

佐藤纱理奈

你们开车过来是不是吓了一跳？一大片荒野上只有这个孤零零的小区，别的啥都没有。没有商店，没有取款机，干啥都得开车到城里去。我反正觉得太离谱了。

啊，是的，嗯，我是佐藤纱理奈。对，今年二十六。工作是……美发师。在长町的“阳光·阳光”工作。

我去年搬到了这个小区。老实说，这里还不如临时住宅方便。因为临时住宅在城里，附近就有便利店……不过爷爷奶奶坚持要住“海滨”，说这里的风跟别处不一样，特别舒服。我倒是觉得挺冻人的。

不过老人过一天少一天，加上我在临时住宅也跟二老在一起，现在扔下他们俩实在说不过去。只要我不在，爷爷奶奶就要吵架。加上我也不是对“海滨”没感情，就住下来了。

不过有好多人说，政府花掉老百姓交的税，又在这里盖房子实在太蠢了。你们别往外说啊，其实我也有点同感。虽说遇到海啸了可以去楼顶避难，但问题不是那个啊。地震过后，有些人离开仙台，搬到外面去住了，你现在重新盖一个镇子，别人也不想回来呀。想往回走的都是老头老太太。要不是爷爷他们，我也不会回来。

还有很多人根本不信任市政府。我跟你说，有的人闹得可厉害了。海啸袭击“海滨”时，市里不是没有安排好防灾无线电的应对吗？因为这个死了好多人，也惹怒了好多人，还在打官司呢。啊，没错没错，这事上过新闻。还有人跑到我们家来，问要不要一起当原告。他们说，要是市里好好应对，我爸爸妈妈可能还活着。不过我拒绝了。因为我父母是逃难时连人带车被冲走的，好像跟市里的工作没什么关系。而且我也不想被卷进纠纷里。

啊，真抱歉，你们要问阿舟的事情对吧？是的，因为她姓舟木，我叫她阿舟，是绰号。唉，我也吓了一跳，毕竟她以前是我朋友啊。

那个，她真的被杀……了吗？

我不想说死人的坏话，但是我告诉你，阿舟的性格很不好。我跟她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同学，她啊，一直都是不良少女。当然，我

也没脸说别人就是了。阿舟从小就抽烟喝酒，那都是被父母带坏了。现在她父母也死了。

是的，没错。阿舟一家住在“海滨”的出租屋，家里有奶奶、妈妈，还有个姐姐，四个女人一起生活。她奶奶开了家小酒馆，妈妈和姐姐都在店里帮忙。

阿舟她爸早就死了，记得应该是我们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她爸是渔民，酒瘾特别大，酒品还特别差，一喝醉就痛打阿舟和她妈妈。他还打过奶奶，打骨折了呢。

她爸是因为工作中的事故死的，不过大家都说，肯定是喝醉酒把自己整死了。不过大家也说，这样舟木家的女人就解脱了。结果没过多久，她妈妈就开始情绪不稳定，也对孩子和奶奶大打出手。真搞不懂。阿舟她妈好像特别喜欢她爸。

阿舟也遗传了她妈那种奇怪的坚强和一根筋，一直很喜欢一个叫青柳的前辈。啊，那位前辈比我们大两岁，高中毕业后就在码头干活。大概是高二下学期吧，阿舟开始跟那人交往，到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怀孕了。

因为例假一直不来，阿舟心里怀疑，就检查了一下，结果是阳性。然后她就去医院做检查，还是我陪着去的。仙台的妇产科医院。

就是那天，三月十一日去的。地震发生时，阿舟已经做完检查，我们俩正在车站附近的家庭餐厅商量以后怎么办。当时阿舟说，她虽然喜欢青柳前辈，但是暂时想象不了结婚带孩子的生活，想把孩子打掉。说实话，我也觉得阿舟不适合当母亲。就在我们商量筹钱的时候，突然晃起来了。

一开始我还以为就是有点大的地震，后来发现晃了好久都没停，接着整个店都猛地一颠，晃得更厉害了，同时周围一片漆黑，停电了。我们坐在地下的店铺，四周一扇窗户都没有，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还有人哇哇大叫起来。我和阿舟可能都尖叫了，因为当时特别害怕。

然而我们站都站不起来，只能互相牵着手，缩在座位上等地震停下来。好不容易不晃了，店员就拿出手电筒带路，把我们领出去了。

那天外面好多人，满地都是碎玻璃，还突然下起了雪。我甚至觉得，整个世界都要毁灭了。

我们是坐电车去医院的，地震后没法回去，只好到指定为避难设施的小学去。天黑以后，避难所开始谈论海边发生海啸的传闻，还有人说L市沿岸被海啸整个掀翻了。那就是我住的地方啊。我想知道家人都怎么样了，但是手机完全打不通，又看不到电视，所以没法知道。

最后，我们在避难所待了大概一个星期。

后来有人答应开卡车把我们送回L市，这才总算回去了。然后发现，“海滨”真的被夷为平地……阿舟的家和家人，还有青柳前辈，全都被海啸冲没了。

我家和我爸妈也没了，只剩下爷爷奶奶。他们当时跑到一所中学避难，最后得救了。我们在避难所住了一段时间，接着市政府在靠内陆的地方建了预制板拼凑的临时住房，我们就搬到那里去了。我和爷爷奶奶，阿舟一个人，都入住了同一个地区的临时住房。

那时正好是阿舟能打胎的时期，可是阿舟不知中了什么邪，非要把孩子生下来，还说那是她跟死去的青柳前辈的唯一联系。

不过那段时间周围的人都特别积极。你想啊，我们死了这么多亲朋好友，这种时候出生的孩子，那不就像是希望之光吗？连电视上也总是鼓吹什么羁绊啊、牵挂之类的。我觉得吧，那算是灾后的一种整体气氛。所以我也觉得阿舟应该把孩子生下来，千万不能打掉。

后来到了十月，啊，是的，那一年——平成二十三年十月。阿舟生下了翼君。临时住宅的人给了她们母子俩不少照顾。我觉得吧，翼君真的是大家的希望。

正是因为有大家照护着，阿舟才能顺利生下孩子。可是她啊，特别讨厌周围的人对她指手画脚，比如不让她抽烟什么的。阿舟怀孕时，还有生了孩子之后，都有好多人劝她别抽烟。那是理所当然的呀，抽烟对孩子不好嘛。可是阿舟那个人，别人越说不行，她就越来劲。

也有人给阿舟捐产后的生活费用，可是那家伙不但一句谢谢都不说，还赖上了那些人，生完孩子好久都不去上班。她还经常把很小的翼君留在临时住宅，自己跑到外面去。临时住宅的生活设施都挺齐全，就是墙壁太薄，什么隐私都没有。孩子哭起来就会有人抱怨，阿舟可能也觉得压力很大。

后来啊，她就开始说“不该生下这个孩子”“太失败了”。你说过不过分？那不是她跟前辈的唯一联系吗？而且翼君听到那种话，未免太可怜了吧。老实说，我觉得她这个妈当得很失败。

啊，暴力？你说虐待吗？不会，应该没有。阿舟这人虽然整天抱怨，做事又很随便，但从来没见她打过翼君，或者对他大吼大叫。

阿舟经常说：“我爸我妈总打我，搞得我很伤心，所以我绝对不会打小翼。”虽然那家伙说的话很多都兑现不了，但是据我所知，没有发生过那种事情。

啊，是的，没错。阿舟是平成二十六年年末离开的。所以……是搬到临时住宅的第四年。啊，不是不是，压根儿不是普通离开，而是不声不响就跑了。

但是我早有预感。因为那家伙有一天突然改变态度，整天说什么“为了小翼我要努力”，找周围的人借了好多钱。虽然每个人也就借了几万，顶多十万，但加起来应该有一百多万了。

我也借了五万给她，而且压根儿没指望收回来。那时她说“过完年还给我”，我就预感她可能会在年内跑路……

嗯，后来果然让我料中了。她啥也没说，突然消失，还取关了社交网络好友，把我拉黑了。当时我有点吃惊，不过那还真是阿舟的风格。反正那家伙就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肯定还在什么地方活着。

啊，哦，是的。我知道有谁借了钱给阿舟，就是不知道具体金额。嗯，首先是……

两名女刑警从东京过来，问询持续了大约一小时。

刑警离开后，佐藤纱理奈独自坐在用于问询的小区集会室。

原来阿舟死了啊——

而且是被杀的。刚开始谈话时，警察就告知了这件事。

几天前发生在东京多摩新城的杀人案，那个新闻在宫城也被报道了。纱理奈平时不看新闻不读报，但是那个案子有点诡异，在网上也有不少人谈论，所以她有所耳闻。

原来，被杀的一男一女中，有一个是纱理奈从小就认识的阿舟

——舟木亚子。

现在警方尚未公开被害者的身份信息，但听说明天或后天就要举办新闻发布会说这件事。

她按照警察的要求，写下了借钱给阿舟那几个人的名字。两位刑警接下来应该是要找他们谈话。她们会怀疑吗？纱理奈也借了钱给阿舟，警察还问了她案发当天的行动，以及最近是否去过东京。她们应该在查证不在场证明吧。

跟阿舟一起被杀的那个男的是谁？她孩子小翼在什么地方？刑警没有告诉她任何具体情况。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她今后再也见不到阿舟了。

阿舟离开临时住宅时，纱理奈想，反正那家伙就那样，说不定没多久又跑回来了。可是，她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纱理奈把iPhone的无线耳机塞进耳朵里，打开Apple Music。

她放了一首最近不怎么听的西野加奈的曲子。阿舟特别喜欢她，纱理奈也受到影响，经常听她的歌。应该说，跟纱理奈关系好的女同学都在听她。

话说回来，今年年初西野加奈宣布无限期停止活动时，她曾经想过阿舟在干什么——

谢谢你，

有你真好。

《Best Friend》。西野加奈第一次参加红白歌会时唱的曲子。当时纱理奈还在上高三，应该是大地震前的红白歌会。

纱理奈抬起手，凝神注视。

地震那天，她在停电的家庭餐厅紧紧握住了那只手，等待摇晃停止。

她从未经历过那种地震，而且待在一片黑暗中，拼命握住那只手。阿舟一定也同样拼命地握住了这只手。她们紧紧握着彼此的手，仿佛要确认，对方还在身边。

当时的感觉仿佛还留在手上，又好像已经消失不见。

那天，她们一直没有放开手。她们牵着手走过受灾的仙台街道，走向避难所。即使在避难所，她们睡下后也一直握着手。有彼此在身边，就是她们的救赎。

她什么时候松开了手？早上起床后，自然就松开了吗？她记不清了。

我们是Best Friend，

喜欢你，好喜欢你。

纱理奈鼻子一酸，眼泪涌了出来。

“笨蛋。”她喃喃自语。

阿舟才不是什么“best friend”，不过是家离得近，才有了这种孽缘。地震那天她们也只是碰巧在一起。两人有过争吵，也在背后讲过彼此的坏话。阿舟真的很不上道，最后还拿着她的钱跑了。

她怎么可能会喜欢那种女人。

可是——

“阿舟，我好想你啊……”

她忍不住透露了心声。她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因为那种人伤心成这样，可是，她真的好想阿舟。一想到再也无法相见，她就伤心欲绝。

纱理奈抬起双手掩住了脸。

奥贯绫乃

调查第六日下午。

结束对佐藤纱理奈的问询后，小司给调查本部打了电话。

亚子四处借钱后逃跑，这可以算是此行的收获。

钱是最普遍的犯罪动机。纱理奈说，每个人借给亚子的钱都不多。那的确不像是时隔四年专程找到东京去杀人的金额。可是，这里面可能还有不为人知的情况。为了保险起见，她们有必要理清亚子借钱的详细情况，逐一确认那些债主的不在场证据。

因此，她们要在这里待上好几天。

小司打电话时，绫乃靠在椅背上，思索着亚子的事情。

目前为止，警方查明的亚子及其孩子的经历如下：

四年多之前的平成二十六年十二月，亚子离开受灾地，带着小翼去了东京。

母子俩入住了墨田区的出租屋，其后通过社交软件“Twice”结识正田，并开始交往。

很快，亚子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小渚。小渚出生前，正田辞去了“西丘制果”的工作，住进亚子的家。小渚出生于平成二十八年二月，也就是三年前。可是亚子没有提交出生证明，导致小渚没有户籍。

又过了两年，到了平成三十年夏天。正田与亚子离开出租屋，过上了流浪生活。这年小翼达到上学年龄，但是没有去小学报到。

到了今年三月中旬，一家四口短暂居住过某处的合租房，可是没过一个月便再次离开。那就是这个月，平成三十年四月上旬。

几天后，他们又一次过上流浪生活，在“陌生人网咖”过夜。然后

不知为何，亚子和正田两人在与他们毫无关系的多摩新城D小区遭到杀害……

网络调查小组称，正田在“Twice”上有一个互关好友叫“ACO”，那应该就是亚子。

“ACO”的账号开设时间是平成二十四年，但是没有平成二十六年以前的发言。可能亚子在离开临时住宅后，就把以前的发言全部删除了。

平成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她上传了自己和小翼的自拍，身后是人来人往的神宫桥，位于原宿站旁边。两人应该是去明治神宫参拜了。

“新年快乐！东京的新年太爆炸了！希望我和我的宝贝新年顺利。”

照片底下附带了这句话。

从其后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亚子通过弹子店的话题结识了“Daiking”，也就是正田，并且两人马上要见面。

又过了一段时间，亚子的发言开始减少，最后一次发言是平成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亚子上传了一张小翼双手合十摆造型的照片，附带一句“五郎丸！”后来就再也没有动态。

此时，她应该已经怀上了小渚，但是并没有与之相关的发言。

她为何停止更新社交软件了？仅仅是厌倦了吗？

怀孕、地震、分娩、失踪、相识、再怀孕、流浪生活，还有虐待。

亚子曾经说过，她不会打小翼。她在社交软件上也说小翼是自己的“宝贝”。可是到头来，她很有可能虐待了自己的儿子。

——排斥与吸引。

她想起了“京浜儿童家庭中心”副所长三岛美沙子的话。

亚子对受灾地那些帮助自己的人，应该感觉到了排斥。没过多久，她借了一百万日元跑路。如此一来，排斥的力量应该更强了。

然后是吸引。亚子与家乡切断关系，来到东京，构筑了新的人际关系。

虽然情况和立场完全不同，绫乃还是想起自己到东京来的情景。

她，或者说我，究竟选择了什么，又无法选择什么——

范启莲

平成二十八年九月。

那天晚饭休息时间，社长来到工厂，任命阿莲为新的班长。

“那我们这就去开会吧。”

其他工人还在议论纷纷，社长却毫不理睬，转身要把阿莲带出工厂。

就在那时，上一任班长小杨走过来，对社长说：“老爹，这是为什么？你不喜欢我了吗？你更喜欢她了吗？”

她的日语比阿莲流利多了。

“嗯，就是这样。一直以来辛苦你啦。”

社长不耐烦地说完，小杨开始掉眼泪。

“老爹，你好过分。你太狡猾了。我喜欢老爹，求求你了。”

社长皱着眉，啧了一声。

“你这家伙真没素养。我以前不是给了你很多好处吗？不是很疼你吗？要是再啰唆，小心我把你送回国去。”

阿莲只听清了“素养”这个词，其他都不太明白。

小杨咬着嘴唇，跌坐在地，放声大哭。

社长看都不看她一眼，转身催促阿莲。

“好了，别管她，走吧。”

阿莲顺从地跟在后面，心里却有很不好的预感。她能理解小杨被夺取班长宝座的不甘，也听说中国人的性情比越南人更激烈。可是，

因为这点小事，真的至于哭成那样吗？

没过多久，她发现社长把她领到了挨着工厂的家中。

那是一座很普通的日式二层建筑。开门进去，里面散发着一股尘土和生活的气味。屋里虽然不乱，但是墙角发黑，显然有些年头了。

社长把她领到一楼的起居室兼餐厅，这里大概有两个宿舍六人间那么大。餐桌上摆着饭菜，有炸肉饼、面包和沙拉。

“所谓开会，只不过是吃吃饭聊聊天而已。啊，已经有点凉了，你等一会儿，我去热热。”

社长拿起炸肉饼的盘子，走进与餐厅相连的厨房，用微波炉加热。

“好了，你先坐下吧。”

看到社长的手势，阿莲知道他要自己坐下，就有点紧张地坐在了餐桌旁。

墙上高高挂着日本国旗和写着“七生报国”的书法作品，还有一张跟社长差不多年龄的男人的照片。阿莲看不懂汉字的意思，也不知道照片上的男人是谁。

家里感觉不到其他人的动静。社长是一个人生活吗？

阿莲听到过社长已经离婚的传闻，但是不知真假。

“叮”微波炉响了一声，社长端着热好的炸肉饼走回来，放到阿莲面前。酱汁喷香扑鼻，阿莲感到唾液涌了出来。

“虽然只是家庭餐厅的外卖，不过很好吃哦。你先吃吧。哎，你，先，吃。”

社长叫她快吃。

“啊，是。我，开动了。”

阿莲顺从地吃起来。她夹起冒着热气的肉饼咬了一口，肉汁顿时迸出来。平时吃的盒饭里也有炸肉饼这道菜，但是她现在吃到的比那种好吃百倍。

“怎么样，很好吃吧？”

社长在厨房热好自己那一盘，走到阿莲对面落座。

呃，刚才他在问我好不好吃，对吧……

阿莲磕磕巴巴地回答了。

社长露出笑容，也吃起来。

接着，他用缓慢而清楚的日语问道：“阿莲，工作，习惯了吗？”

阿莲拼命开动脑筋，把日语转换成越南语，又把回答转换成日语说了出来。

“啊，是。还有，一点，辛古……辛苦。”

她花了好长时间，却只能靠贫乏的词汇给出简单的回答。不过社长还是高兴地眯起了眼，对她说：“是嘛，是嘛。”

然后，社长一边吃饭，一边问了她不少问题。比如“跟工友关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阿莲想尽办法回答，但是日语能力不足，实在没法好好回应。

“阿莲要多学日语啊。”吃完饭，社长笑着说。

阿莲也很失落。她不禁想，自己这样真的能胜任班长的工作吗？而且，由于她吃饭时一直在用脑，中途已经顾不上品尝肉饼的美味了。

“好，我来教你吧。阿莲，学习，日语，好吗？”

社长说完，语速缓慢地念起了“a、i、u、e、o”。然后对阿莲说：“你念念看？”阿莲跟着重复了一遍“a、i、u、e、o”。接着是“ka、ki、ku、ke、ko”然后是“sa、shi、su、se、so”。

然后，他们又学习了“手”“眼”“鼻”等身体部位名称，“桌子”“椅子”“盘子”等餐厅里的物品，每次都是社长用日语说，阿莲跟着重复。

一开始，阿莲还有点困惑，不过见到社长愿意亲自教导，又感到很高兴。她决定，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日语。

“今天就学到这里吧。”

学完日语，餐厅墙上的时钟已经快指向九点的位置。平时这个时候，阿莲应该在做晚上的打包工作。

对了，小杨在开会的日子也没有参加晚上的工作。莫非她的日语也是社长教的吗？

“阿莲，我给你看个好东西，跟我来。”

社长站起来招招手，阿莲听话地跟了过去。

他们走进浴室。

“Wow”阿莲忍不住惊叹一声。

这里比宿舍的淋浴间大多了，墙上贴着好看的瓷砖，还有宿舍看不到的浴缸。那是个圆形的大浴缸，里面装了热水，冒出腾腾热气。

“在日本，大家泡澡，缓解疲劳。”社长说。

越南没有泡澡的习惯。几乎没有人会在家里装浴缸，大家都用水桶装水，或是用淋浴洗掉身上的脏东西。

阿莲被从未见过的大浴缸吸引，漫不经心地应着社长的话。

就在那时，她突然被社长从后面抱住了。

“一起，泡澡。”

社长说的都是只字片语，发音也很奇怪，但的确是越南话。接着，他把手伸向了阿莲的胸部。

阿莲忍不住大喊一声“不要”，想把社长甩开。可是社长力气很大，用力按着阿莲的身体，一边揉捏她的胸部一边说：“听话！不然把你赶回去！”

他说的还是越南话。虽然磕磕绊绊，很难听懂，但阿莲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可不行。

阿莲扭动着转过身子，只见社长两眼充血，脸上挂着淫荡的笑容。

那张脸说明了一切。

“要是敢反抗，我就把你送回越南去，明白了吗？”

社长这次用日语，一字一顿地对她说道。

阿莲知道，她没有拒绝他的选择。

“衣服，脱掉。”

社长松开阿莲，用越南话命令道。他可能并不会说越南话，只是在网上查了这种场合需要用到的词汇。换言之，他任命阿莲为班长，一开始就是为了干这个。

邱姐曾经说“班长就是社长喜欢的工人”，原来一点没错。因为“班长”就是社长的情妇。

没想到他竟是这样的人……

社长说实习生就像他的女儿，还让她们管自己叫“老爹”。日本的家长会对女儿做这种事吗？

她突然想推开社长逃离这里。

可是，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了，会怎么样？身在异国他乡，她无处可去，也不知道谁能帮助自己。要是去报警，警察会不会反而把她给抓起来？最后会不会强制遣返？家里还欠着钱，要是抵押的土地被收走，他们一家人就要流落街头，孩子的将来也没有着落。唯有这点，阿莲受不了。

她感到眼前一片漆黑。

“好……”

只能顺从。

阿莲咬紧嘴唇，解开了衬衫纽扣。

她是个有夫之妇，却被其他男人这样玩弄，心里十分不甘。泪水顺着脸庞滑落下来。社长见状，高兴地笑着说：“真让人受不了啊。”

就这样，阿莲跟社长一起泡了澡。当然，事情不止于此，她还在浴室遭到了侵犯。不得不说，社长准备得十分周到，早就在浴室的置

物架上放了避孕套。许久未有外物侵入，阿莲感到下体一阵疼痛。她忍不住痛呼一声，社长听了更是兴奋，发出了下流的笑声。泡完澡，她又被带到二楼卧室，再次遭受侵犯。

“听好了，我可没有强迫你，是你自己要来日本，自己主动跟我在一起的。我让你住进了有电视机和空调的好房间，让你赚到在老家绝对赚不到的大钱，还用了避孕套避免麻烦。你可别像其他国家的妓女一样，事后跑过来要求道歉赔偿。这是你的福报，你得感谢我。”

社长说的日本话，她几乎一句都没听懂。

她已经失去了抵抗的气力，只能任凭他胡来。

社长全程挂在嘴边的日本单词“好可爱”，还有他腋下的恶臭，都深深镌刻在了阿莲的记忆中。

深夜，阿莲回到宿舍，哭了一个晚上。她脑中不断闪过丈夫和孩子们的身影，心碎欲绝。

同屋的邱姐等人得知阿莲的遭遇，感到吃惊的同时也想通了。

翌日，阿莲忍受着双腿之间的钝痛，以及每次感觉到疼痛都会忆起的屈辱，逼迫自己继续工作。那天晚上，社长又一次把她叫去开会了。

跟昨天一样，社长跟她一起吃饭，教她学习日语，然后侵犯她。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她只被侵犯了一次。

后来，阿莲也被频繁叫去开会。

就这样，地狱般的生活开始了。

奥贯绫乃

调查第九日。

她们回到樱丘警署调查本部，发现井上和梅田坐在大会议室里吃泡面。应该是夜宵吧。时间已近午夜零点，日期马上就要变更了。

“哦，辛苦啦。”

井上打了声招呼。绫乃和小司齐声回应：“辛苦了。”

“这两天都这么晚，难为你们了。”井上慰问道。

到昨天为止，绫乃和小司在宫城待了三天，以欠款一事为中心，仔细调查了舟木亚子在当地的人际关系。

所有借钱给亚子的人基本上都有不在场证明。虽然有不少人对亚子心怀不满，但他们都跟佐藤纱理奈一样，一直生活在宫城，没有去过东京。目前详细确认工作尚未结束，正由地方警署继续推进，但凭感觉说，那些人应该跟案子没有关系。

两人昨天深夜回到东京，也顾不上休息，今天又在外面调查了一天。如果说不累，那肯定是假的。不过，大家都一样累。原则上说，调查本部成立后的三个星期，调查人员都不能休息。

“奥藤选手，有啥收获吗？”

梅田把绫乃和小司合起来称呼为奥藤，让筋疲力尽的绫乃更加烦躁。

“实在对不起，没有与案件有关的收获。”小司回答道。绫乃暗想，她压根儿不需要对那家伙态度这么好。

“也不能这么说，能涂掉一个部分也算收获了。”井上大度地说。

目前井上班的主要工作，是查清正田与亚子在案发之前的行动轨迹。

他们过着流浪生活，靠日薪工作维持生计。井上班需要调查的就是他们在这段时间里用于过夜的店铺，工作过的地方，还有一同工作的人，问明两人的情况和对话内容，以描绘他们的行动轨迹。按照井上的说法，这就像涂色游戏一样。

昨天，调查本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两名被害者的身份。今天一早，电视等媒体报道了这个消息，所以他们询问的人大都十分吃惊。

“快递公司那边查得怎么样？”绫乃问井上。

“哦，那个啊，我们把服务范围包括D小区的所有公司都查了一遍，压根儿没找到。”井上扭着脖子说。

绫乃她们在宫城调查时，东京这边有了一个重大突破。他们现在大致查清正田和亚子那天为何出现在D小区了。

查到这条线索的人，是负责分析正田“Twice”账号的网络调查小组。

他们从法院申请到调查令，要求“Twice”公司的日本法人开示正田账号的内容信息。如此一来，就能查看没有在网上公开的私聊信息。

正田与众多用户进行过私聊，其中疑似与案子直接相关的，就是他们遇害两天前与正田私聊的“Haruyama”这个账号。

首先，“Haruyama”主动向他发来了私聊消息。

“你好，我是春山。你们后来怎么样了？我这边有个不错的单发工作，如果方便的话，要过来做吗？只需要去空房收货，就能得到20K。”

20K是指两万日元。

“京浜儿童家庭中心”的小翼告诉她们，两人不久前住过的合租房就是一个叫春山的男人介绍的。那跟发起私聊的人可能是同一人。

正田的回答是：“做是想做，不过ACO说不想回那边去。”

春山回复：“不需要回来，报酬现场结清。怎么样？”

ACO应该是指亚子。不想回去，是说不想回到合租房吗？

正田回复：“那我做。”

然后对话如下——

“时间是两天后，可以吗？”

“没问题。”

“需要收的货有点多，你能跟亚子小姐两个人过来吗？这边不想引人注目，最好别带孩子来。”

“好的。”

“东京都多摩市××××D小区三号楼四〇二，时间是下午两点到四点。”

“OK。”

“钥匙放在电表上面。”

春山说的就是发现正田与亚子尸体的房间。他还发了一张照片，上面显示了藏钥匙的电表。

现在查明，两人之所以出现在那个地方，是因为接到了春山的工作委托。

从文字可以想象，工作的内容可能是协助诈骗。比如盗取他人的信用卡信息，在网上购买可以高价转手的奢侈品和游戏机等商品。

这类诈骗通常会留下发货记录，所以关键在于如何领取商品。对方用的手法应该是派第三方到空房收货隐藏主犯的痕迹。以D小区为代表，郊外住宅区近几年来空房急剧增加，很多地方的管理都不完善，因此很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

正田和亚子前往D小区完成委托，但是因为一些矛盾，惨遭杀害——

这是调查本部统一的见解。

那么，把两人叫过去的春山又是什么人？

“Haruyama”的账号创建于发起私聊那天，明显是为了这次联系的一次性账号。

网络调查小组还要求公司开示了这个账号的信息，但上面并没有可供确认身份的东西。连网络住址的IP地址，也经过Tor的匿名技术隐藏了。

绫乃对此不太了解，不过网络调查小组的关本说，Tor有专门的浏览器，使用简单方便，几乎可以完全隐藏登录痕迹。

在饱受独裁和高压统治的国家和地区，人民为了自由交换信息，也会使用这种技术，可一旦被用于犯罪，就会使调查变得极为困难。平成二十四年案发，到第二年才逮捕凶手的电脑远程操作案中也用到了Tor技术，警方在调查初期逮捕了一个毫无关系的人，闹了大笑话。

随着IT技术的发展，曾经有组织的犯罪也逐渐转向个人化。

井上等人为了找到线索，正在调查案发当天下午两点到四点，是否有快递公司送货到D小区三号楼四〇二。

可是，他们一无所获。

“说不定这个委托本身就是假的呢？私聊中着重强调他们两人一起过来，那么嫌疑人很可能一开始就打算杀害他们。”井上说。

既然如此，没有快递送货也就不奇怪了。

“被害者与凶手的接头地点，就是那个合租房吗？”

“目前还很难说，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合租房的线索。”

井上叹了口气，抱起胳膊。

正田和亚子，以及两个孩子的行踪已经基本查清了，唯独他们在合租房度过的一个月时间还是空白。

“哼，肯定是一帮小混混内讧了呗？反正那两个人死了也活该，恶心死了。”

梅田恶狠狠地说。

虽然这种发言不值得鼓励，但谁也没出言劝告。

原来你这种管不住手的人也会这样想啊——

除了春山，正田还跟很多用户私信联系过，其中很多内容虽然与案件无关，但也不能忽视。

因为除了协助诈骗，他还参与过别的不法行径。

那就是买卖儿童色情照片。

最近的私聊发生在三月三十日，内容如下：

“我想买照片，请告诉我具体怎么做。”

网络调查小组表示，这些用户都是看到了正田使用的“Daiking”账号公开资料中标注的“有暖炉P”词条，才发来这种私信内容。

原来，“暖炉P”跟Vocaloid没有关系，而是某个领域使用的暗语。暖是指“男”，炉则是“洛丽塔”，P是指“Photo”，三者结合，就是男孩子的照片。

正田在这条私信底下回复了用黑线挡住眼睛的小翼面部特写。

“七岁，美少年，全裸二十张5K，捆绑10K，虐待20K。客订单独定价。定金，不退不换。”

对方回复：“我买，虐待套餐，最好刺激一点。”正田回复了自己的银行账号。

第二天，正田可能收到了转账，给对方传过去二十张照片。全都是小翼被绳索捆绑，不堪入目的照片。因为私信中提到了虐待，其中五张还是背部被香烟灼烫的特写，令人无法直视。小翼全身都是瘀伤和烫伤，小小的身体承受了太多暴力。儿童救助中心的芥曾经提到的情况，可能就是这个。

照片里的小翼顶着那副“冷却的警戒”表情，眼中噙着泪水。

买照片的人回复：“谢谢你。像个破娃娃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就这样，私信结束。

在此之前，他还跟好几个用户做过同样的交易。好像是从去年夏

天开始的。

这明显触犯了禁止儿童色情的法律。

然而，这只是在本次调查中碰巧查明的事实。

似乎有很多人用暗语宣传，再通过社交网络的私密聊天功能传播儿童色情照片。

正田利用小翼——那个管他叫爸爸的男孩，拍摄了大量色情照片，拿到网上贩卖。亚子可能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甚至有可能协助他拍照。

令人反胃。

尽管贩卖者正田已经死亡，但是根据法律规定，购买者也会受到惩罚。这些信息已经分享给本厅的网络安全对策本部和生活安全部，目前他们正在查处从正田那里购买过照片的人。

这是当然。那些人竟然购买这种照片，必须付出代价。

“不过我还是会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井上叹息道。“对舟木亚子来说，小翼可是她在灾后最困难的时期生下的孩子。那男的对孩子做这种事，她为何还要坚持和他在一起？而且她自己也有可能参与了虐待。简直难以置信。”

井上本来是那种冷静追踪事实关系的实干派刑警，很少评论案件相关人员——而且是被害者的人格。由此可见，他对小翼受到的虐待感到极为愤慨。

梅田应声道：“就是，这女人已经没有一点母性了。”

两个男人板着脸，对彼此点了点头。

绫乃坐在旁边，那些不经意的话语深深刺中了她一直想忘却的记忆。这个话题本来就让她坐立不安，梅田更是说了多余的话。她真不喜欢这个人。

——绫乃小姐，就算离婚了，你也是孩子的母亲啊。难道你一点母性都没有吗？

商量离婚的过程中，当她提出把抚养权交给丈夫，婆婆回了这样

一句话。

她很溺爱那个孙女，自己儿子能得到抚养权，应该高兴才对。可是，她好像也无法接受绫乃就这样放手。那位婆婆像极了丈夫，都是温柔体面的人。她当时看绫乃的表情，就像看着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

对话中断，绫乃和小司开始把今天的调查内容总结成报告书。她想尽快结束工作，多争取一些睡眠时间。

可是，她中途实在无法忍耐，便站了起来。

“我上个洗手间。”

她面不改色地来到走廊上，然后拔腿跑进厕所。

躲在隔间里，她把在车上吃的晚饭全都吐了出来。未消化的饭团米粒和海苔在马桶里溅得到处都是。

跟井上他们说话时，那种黑色的感情——“泥沼”出现了。她感觉，那只蜘蛛仿佛在最深处凝视着她。

接着，她就感到阵阵恶心，仿佛体内真的涌出了泥沼。她一直咬紧牙关，试图用大牙的疼痛分散注意力，但是并不顺利。她还是没忍住呕吐。

她又咳嗽了好一会儿，被胃液灼伤的喉咙刺痛不已，消化物的气味熏得她愈发不舒服了。于是她冲了水，走出隔间。

她正要在洗手池漱口，突然感到眼底发酸。泪腺失去控制，眼泪滴落下来。她的身体仿佛不顾她的意志，拼命想释放什么东西。

搞什么啊——

绫乃擦掉眼泪，反复做了好几次深呼吸。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她洗了手，走出厕所。

小司赫然出现在眼前。

“奥贯姐，你没事吧？”

她关心地看着绫乃。

如果问她是否有事，她觉得应该是有。的确有事。不过，小司为何在这里？

她好像不是来上厕所的。如果是担心她过来查看，那也说不通。因为她没在厕所里待多长时间。

“呃，你……为什么？”

绫乃忍不住问道。

“那个，我看你好像很难受。如果我多管闲事了，那请你原谅。”

说着，小司微微歪过了头。

难道我表现出来了——

绫乃暗自屏住呼吸。

“没什么，真的，你白担心了。不过还是谢谢你。”

她动用了所有意志力，逞强地说道。

范启莲

平成二十九年一月一日。

冰冷的风掠过沿路落满霜雪的农田，向这边吹来。还带着一丝干燥的土地气息。

阿莲缩着身子，走在铺装过的农道上。前面有个又大又气派的房子，门口装饰着门松，那里应该住着这片农田的主人。

就在她正好路过时，房子大门开了，几个年龄性别各异，貌似一家子的人走了出来。女人穿着漂亮的和服，男人或是穿着带有家纹的男式和服，或是穿着西装，都是正式装束。

其中有个穿紫色和服的老年女性，看见阿莲走过，就对她说了一句：“新年好。”

阿莲知道那是日本过年的问候语。

她露出含糊的微笑，朝老太太鞠了一躬，然后走开。

“哎，那莫非是个外国人？”“是吗？”“是那边缝纫工厂的人吧。”“应该是。”“她背上那是花纹吗？”“不对啦，是脏了吧。”

背后传来说话声，但阿莲听不懂。

平成二十九年元旦。

阿莲已经在“龟崎缝纫”工作了九个月，第一次有连续休息的假期。昨天和今天，连休两天。

日本按照阳历的一月一日过年，刚才那家人一定是出门去神社参拜了。电视上播放的都是庆祝新年特别节目，日本各地还会举行新年倒数等庆祝活动。

越南也有正月，讲究上头炷香，会热烈庆祝新年。不过是按阴历，一般在阳历一月末到二月前后。一月一日的新年更像是个更换日

历的日子。河内这种大城市会放放烟花，搞搞庆祝，但是在阿莲长大的农村，那只是个农闲期的普通日子，通常没有特别活动。

前方出现一座桥。

桥下是东西横贯可儿市的可儿川。岸边杂草尽数枯萎，河里的水反射着刺眼的阳光，目光所及之处一片冰冷肃杀。桥上很冷，仿佛连空气都冻结了。

阿莲拉起羽绒服的帽子，盖住耳朵。

她买这件衣服花了八千日元，是在日本买的最昂贵的东西。才刚买没多久，背后就染成了一片漆黑。她觉得太见不得人了，还想重新买一件。这会不会太奢侈了？

没办法呀，天太冷了。要是没有大衣，她可能会冻死。

阿莲对自己说。

她听说日本的冬天很冷，没想到会这么冷。这里的夏天跟越南一样闷热，冬天竟是她从未体验过的寒冷。不仅是阿莲，越南的实习生从十一月开始就经常生病。

唉，干脆死了更好——

她站在桥上，看着反射阳光的水面，想象自己赤身裸体地跳下去。可儿川很浅，淹不死人。不过这个时节跳下去，或许能冻死。

但她只是想想，毕竟她没有勇气去死，为了来日本欠下的巨款也尚未还清。要是她死了，会给越南的家人带去很大的麻烦，所以她不能这么做。

过了桥就看不到农田，周围成了布满独栋小楼和公寓楼的住宅区。路上行人越来越多，他们都跟阿莲往相同的方向走，或许目的地都一样。

走了一会儿，前方就出现一座奶油色的高楼。那是RASPA御嵩，这一带唯一的购物中心。那里全年无休，昨天还在搞岁末促销，今天就是新年特卖。

从“龟崎缝纫”的工厂走过去大约要四十分钟。最近每到休息日，阿莲都会申请外出，到那里去逛逛。

她刚进门，就听见貌似中国话的语言，不由得吃了一惊。

只见三个女人有说有笑地从她身边走了过去。这里见不到什么游客，应该是留学生，或是在别处工作的实习生。反正都是不认识的人。她松了口气。

她之所以休息日外出，是因为不想待在宿舍。

“淫荡”“妓女”。

五天前，有人用马克笔在她新买的大衣背后涂上了这些字。这是中国人干的，虽然她看不懂，但那显然是很不好的字眼。她用洗涤剂拼命刷洗，好不容易让字变得无法辨认，却在衣服上留下了一片洗不掉的污渍。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被人针对。从她去年九月被选为班长那天起，就一直这样。

一开始，那些中国人只是看着她，指指点点地用中文议论。就算听不懂，阿莲也能感觉到她们的恶意。没过多久，她们开始在阿莲的东西上涂鸦，或是趁她不注意推上一把，绊上一脚。她还被人在饭菜里放垃圾，在厕所隔间里被泼水。

那帮人一直受到偏爱，所以看不惯阿莲当班长。

同屋的邱姐和其他越南人都这样说。想必事实也是如此。

如果要面对这些，她巴不得辞掉那个班长——可是她一说起这件事，大家就强烈反对。

——多亏了你当上班长，越南人的日子才好过一点。你可千万别辞掉啊。

自从阿莲当上班长，越南人的被褥全都换成了新的。不仅如此，淋浴间的香皂和洗发水也能及时得到补充，大家还能分到相对轻松的工作。以前中国人受到的优待，全都转向了越南人。

准备下个月回国的邱姐甚至对她说：“你再怎么也要忍到我回国为止啊。”不过阿莲很清楚，这个班长不是她想辞就能辞掉的。

大家都只想着自己。不仅邱姐叫她忍耐，厂里所有越南人都知道，阿莲到底付出了什么才让大家得到那些偏爱。

如果不能抵抗，至少要从中得到一些利益。所以，阿莲不断用生涩的日语要求社长改善越南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她的努力似乎有了一点效果，但阿莲丝毫感觉不到安慰。一想到自己为了这点东西任人鱼肉，她反倒觉得自己更可怜了。

原来的班长小杨还当面对她说："别得意。到时候，你也，被抛弃。那个人，会厌倦，回来，找我。"

她说的是日语。阿莲勉强听懂了意思，不过小杨的声音和气势汹汹的眼神比话语更明显地传达了感情，那就是嫉妒。

尽管难以置信，但小杨作为一个女人，竟然嫉妒阿莲。

社长是个抓住女人弱点对其为所欲为的卑鄙小人。无论他嘴上说多少"真可爱"，都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欲望。阿莲压根儿想象不到被那种男人侵犯究竟有什么好。

难道小杨喜欢那个人吗？从一开始就喜欢他吗？还是被侵犯的日子久了，逐渐产生了感情？

不管怎么说，阿莲都无法理解。

越南工友虽然都很同情她，但没有一个人希望她辞掉班长的职位。甚至有人羡慕地说："晚上可以不用工作，还能吃到好吃的饭菜，仔细想想那也不错啊。"

这里的一切都太不正常了，阿莲心想。

她在一个疯狂的地方惨遭玷污。

她很后悔来到日本，但为时已晚。

现在死不了，也逃不掉，只能继续忍耐。

她在熙熙攘攘的新年特卖会场中前进。先买一件新大衣吧。这次买黑色的，无须担心被人涂鸦。

她闲逛着走向服装店，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声。

"不好意思，能打扰一下吗？"那是越南话。

阿莲抬起头，发现是两个男人。

两人个子都很高，一个皮肤黝黑，体格健壮，另一个则皮肤白皙，看起来比较柔弱。他们真是越南人吗？那个黑皮肤的男人比一般日本人的五官更深邃，所以阿莲才会这样想。

黑皮肤的男人用越南话问道："请问你是缝纫工厂的实习生吗？"

阿莲想起，自己戴着工厂规定外出时必须佩戴的帽子。

那人的越南话很流畅，发音却有点奇怪，感觉不像越南人。

反正她不想跟这两个人产生任何关联。

阿莲低下头，想径直离开。

偶尔会有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劝说外国人加入他们，所以外出时遇到不认识的人搭话，也不要理睬——她在培训学校和监理组织的办公室都被再三叮嘱过。

"啊，等等，我们都是志愿者，在义务辅导技能实习生学习日语。"

黑皮肤的男人说完，白皮肤的男人塞给她一张传单。阿莲反应不及接了下来，顺势看了一眼。

接着，她惊呼一声，停下脚步。

传单上用越南话写着"日语辅导"。他们应该来自辅导越南技能实习生学习日语的组织。

阿莲早就知道日本有这样的团体，所以她惊讶的不是这个。

而是传单的背景。

传单上用淡淡的色彩印了一些貌似越南的风景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既不是河内和胡志明这样的大城市，也不是旅游胜地。但是，阿莲很熟悉那个地方。

那是一个蔚蓝的湖泊，湖畔还长着大榕树。

"命运之湖"。

那是阿莲故乡的湖泊。她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在日本看到故乡的风景。

“怎么样，你有兴趣吗？”黑皮肤的男人用越南语问。

“不，那个，这是我的村子。”阿莲指着传单上的“命运之湖”说。

“啊？”对方好像也吃了一惊。

此时，白皮肤的男人问道：“怎么了？”

两人用日语交谈了一会儿，然后黑皮肤的男人给阿莲充当翻译。看来会讲越南话的只有这个人。

“好巧啊。这家伙以前有个朋友，上大学时去越南旅行，拍了这张照片。”

“我可能认识那个人。”

因为到访过那个村子的日本人只有一个。

阿莲说起叔叔带到村里来的日本青年，二人更是大吃一惊。

“这也是缘分，你就听我们说说嘛。我们请你喝咖啡。”

她本来打算直接走开，最后盛情难却，就跟两人走进购物中心里的咖啡厅。

他们请阿莲喝了咖啡。那是冬季限定款，顶上装饰着巧克力和生奶油的豪华咖啡。中杯要四百日元。

白皮肤的男人手上还有那个青年送给他的照片底片，所以这次做传单时把它加了进去，作为越南风景的一部分。

他不会讲越南话，所以只有黑皮肤的人跟阿莲说话。

“我们的目的是援助在日本工作的技能实习生。”

“是吗……”

这两个人都没有刻意的感觉。可是阿莲曾经受到叮嘱，一些邪恶的宗教和政治团体成员会装成好人接近，一旦跟他们扯上关系，就会无法挽回。而且，实习生本来就不能跟外部人员说话。

她是因为看到“命运之湖”的照片，觉得真有缘分，才忍不住跟他们聊了起来。阿莲觉得这可能不太好，坐着坐着就有点心慌意乱。

“我们的活动内容主要是辅导日语。因为是志愿者活动，当然不会收钱。你也知道，从越南来的实习生很多都不怎么会讲日语，对吧？”

黑皮肤的男人说。的确，越南实习生的日语多数没有中国实习生好。要是有免费学习日语的地方，那的确挺好。

可是阿莲正在做公司和监理组织明令禁止的事情，她现在只感到很害怕。

阿莲含糊地应了几声，想适时结束对话离开。

“怎么样，你有兴趣吗？”

阿莲对他摇了摇头。

“啊，那个，我不行。我每天要工作到晚上十点，每周也只有一天休息，外出还要获得批准。而且还有其他很多事情。”

“是吗，那就没办法了。不过真的很遗憾。”

黑皮肤的男人没怎么坚持，阿莲松了口气。

“那我先走了。”阿莲正要站起来，对方却抢先开了口。

“如果你工作时间那么长，工资一定很高吧？每月有没有三十万？”

他随口说出的数字让阿莲吃了一惊，忍不住否定。

“没有那么多。”

“啊，是吗。这里的时薪太低了，可能到不了三十。那么是二十五万左右？”

“怎么可能？”

“不会吧？那太奇怪了。就算按照岐阜县的最低工资标准，你工作这么长时间应该也有二十五万。”

“啊，真、真的吗？”

“应该是的。你现在能拿多少？”

“啊，那个，九万左右。”

“包括加班费？”

“是的，包括加班费。”

“哦？那就太奇怪了。”

黑皮肤的男人用日语解释了一番，白皮肤的男人也很吃惊。

“让我算算。”

黑皮肤的男人拿起一张餐巾纸在桌上摊开，又从口袋里取出了圆珠笔。

“你们早上几点上班？”

“呃，八、八点半。”

“刚才你说每天晚上做到十点左右，对吧。那中午和傍晚有休息时间吗？”

“有的。”

“大概多久？”

“那个，中午三十分钟，晚上——”

阿莲完全没想到对方在诱导自己，老老实实地报出了自己的劳动条件。

黑皮肤的男人在餐巾纸上做起了计算。

“假设你一天的劳动时间是十二个小时，每周休息一天，月薪九万日元，那时薪就只有三百左右了。可是，岐阜县规定的最低时薪是七百七十六日元。这是去年十月涨过一次的结果，但是之前也有七百五十四日元。准确来说，每周工作时间如果超过四十个小时，还要支付一点二五倍的加班费。无论怎么算，你也应该拿到二十四五万才对。”

阿莲瞪大眼睛，死死盯着餐巾纸。

她不擅长计算，但可以理解他的话。

二十四五万。扣去伙食费和住宿费，假设能到手二十万，那也是……四千万盾！如果每个月能拿这么多，家里欠的债不仅一下就能还清，还能轻松赚到越南中介说的三亿盾。

“可、可是，我真的只能拿九万。”

两个人又用日语短暂交谈了一会儿。

黑皮肤的男人表情严肃起来。

“阿莲小姐，这么说吧，你研修的企业太黑心了。那里给你的工资连法律规定最低薪酬的一半都不到。”

“啊，这……”

“看你这个样子，监理组织根本没对你说过最低薪酬的事情吧？”

阿莲点点头。这都是她第一次听说。

“那你的监理组织也是共犯。刚才你说休息日外出需要获得批准，其实他们还禁止你跟外部人员说话，对不对？并且威胁你，如果违反规定，就强制遣返回国。”

“啊，是的。”

“果然如此。这是为了防止你们从外部得到信息，发现他们在为非作歹。”

真的吗？阿莲不清楚。这些事情都是头一回听到，所以她无法辨断真假。可是，她来到日本后，确实发现情况跟中介说的完全不一样。

她感到心跳开始加速。

“既然你工作的地方做法如此恶劣，一定还存在不少过分的地方吧？比如对工人使用暴力。还有，你属于日本人喜欢的美女类型，是否有人对你实施过性骚扰或性侵犯？”

“啊，这、那个……”

是。

可是，她有点犹豫要不要说出口。

见她嘴唇发颤，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黑皮肤的男人换上了温柔的语气。

“如果你不想说，可以不说。反正我大致能想象出来。其实我们所谓免费辅导日语只是表面伪装，真正目的是寻找像你这样的实习生。”

啊，伪装……是骗人的？

黑皮肤的男人继续道：

“我们可以帮助你，让你离开现在的工作地点，并帮你介绍新的住处和工作。那个工作会比现在强很多，一定能还上家里欠的债，所以你大可放心。你要知道，这可能是仅有一次的机会。只要你相信我，绝对不会有坏事。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换个地方详谈。如果在这种地方聊太久，让别人看见了，你也不好过吧。

“请你仔细听。我们先离开这里，如果你想进一步详谈，就先在店里慢慢喝完咖啡，然后……在商场里逛个二十分钟，再从北边的出口走到外面去。保险起见，你要先确定周围没有同事和认识的人。最好先上一趟洗手间把帽子摘掉。出去以后，正前方有个大型运动用品店，我们就在商店停车场的那辆白色货车上等你。详细情况等到车上再说。那辆车上贴着蓝色的‘PlanH’贴纸，应该一眼就能认出来。我们等你一小时。当然，不会强求你一定要过去，你自己决定要怎么办。”

黑皮肤的男人缓慢而不停顿地说完，就站了起来。

白皮肤的男人也一块儿站起来，还用日语说了什么。

另一个人点点头，看向阿莲补充道：

“这家伙说，今天的相遇一定是蓝湖的引导，所以如果你愿意过去，他会很高兴。”

两人拿起自己的托盘，转身离开了。

阿莲留在原地，呆滞地坐了一会儿。她发现难得的冬季限定咖啡

还一口没沾，于是拿起马克杯。虽然咖啡已经凉了，但还是甜甜的，很好喝。

那两个人的话是真的吗？她没有理由相信。而且他们说帮助，具体要怎么帮助？阿莲的护照在社长那里。如果监理组织也是同谋，那他们随时能把她遣返回国。

可是，如果能逃离这地狱般的日子——

他们请她喝了那么美味的咖啡，阿莲也没有理由怀疑。

“命运之湖”的引导——最后这句话促使她展开了行动。

不可否认，这只是她一厢情愿做出的判断。

可是，等到喝完咖啡时，阿莲的心意已决。

她走到运动用品店的停车场，果然看见了贴着蓝色“Plan H”的白色货车。那两个人坐在里面，见到阿莲就招了招手。

“真高兴你能来，请让我重新做个自我介绍。”

黑皮肤的男人叫马科斯，白皮肤的男人自称Blue。

致Blue

日裔巴西人三泽·马科斯是对我讲述Blue的事的另一名证人。

——我当然很惊讶，因为没想到会再次见到他。

Blue消失十年后，平成二十五年夏天，马科斯与他重逢了。

马科斯当时已经二十八岁，一直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也发挥不了自己的语言天赋，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

一切的起因，是雷曼事件。

平成二十年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给浜松的外包工厂也造成了严重的打击。由于大企业纷纷选择自保，中小企业受到的打击可谓更严重。他工作了很多年的“十一技研”解聘了所有日裔员工，马科斯就这样丢掉了工作。可以说，马科斯也遇到了当初泡沫经济崩溃时，他父亲曾经遇到过的困境。由于连年通货紧缩，日本制造业的基础不断被侵蚀，因此他受到的影响甚至比父亲更严重。

——Blue失踪后，那里再次变成不值得爱的地方。当时我就是随波逐流地活着，每天赚点小钱，吃饭、拉屎、睡觉。然后……就是经常喝点小酒，在YouTube上看偶像明星的视频。我还是喜欢偶像，也看了不少，却没有余力和精力去看现场表演和收集周边产品。因为我没钱啊。我甚至不想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

然后有一天，Blue突然出现，对我说：“跟我走吧。”

跟Blue一起离开那里是我曾经深藏在心底的梦想。如果我这种人说白马王子出现在眼前，你会笑话我吗？

Blue之所以出现在马科斯面前，是因为他的才能。

他那时已经开始帮桦岛香织打理事业，便找到曾经的好友，问他要不要一起工作。

那时，桦岛香织正在寻找会说外语的人才。Blue想起马科斯，便提议去找他。Blue全力推荐他，说他精通日语和葡萄牙语，肯定也能很快学会其他语言，能为公司派上用场，最关键的是他值得信赖。

桦岛香织关掉了涩谷的事务所，到横滨成立了“PlanH”公司，做私贷生意的同时，也搞起中介服务。后来，她开始从各个企业挖走外国技能实习生，给他们介绍别的工作。

外国技能实习生制度是个扭曲的制度，反映了日本人“想要劳动力，但不愿意接受外国人定居”的真实心态。政府不给这些人发放正式的劳务签证，限定实习生的留日时间，不让他们自由选择职业，并且在安排工作后不允许其转职。

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这种限制，只给实习生开出达不到最低薪酬标准的工资，还违反劳动法，强制他们长时间加班。实习生都来自发展中国家，被阻断了信息来源，甚至不懂得自己有权力保护自己，往往只能忍气吞声接受压榨。此外，由于要经过监理组织的中介，又会产生一道压榨，导致企业不得不增加额外的成本。

其实有很多企业不依靠这种制度，用更优厚的条件直接聘用外国人。另外，陪客业和工业废物处理等行业虽然人手不足，却受到制度限制，无法招聘技能实习生。

这就是桦岛香织看中的领域。

他们会前往技能实习生集中的地区，披上问卷调查和语言学习的伪装接近实习生。若是在谈话过程中发现实习生的工作生活环境很差，就会以“给你介绍更好的工作和住处”为诱饵劝其逃跑，然后介绍给希望雇佣外国人的企业。

因为这不是搞慈善，所以他们会收取介绍费。即便如此，实习生也能在更好的环境工作，得到更多薪水。企业能够得到他们需要的劳动力，桦岛香织也能赚到钱。

——只有把实习生当成奴隶的黑心企业会蒙受损失，所以这是个

双赢的生意。你不觉得，这应该算是助人为乐吗？

虽然桦岛香织这样说，但这种行为很难被称为合法。不过，需求的确存在。平成末年，日本各地发生了大量技能实习生逃跑的事件，背后就有她这样的中介在起推动作用。

马科斯从浜松来到横滨，住进桦岛香织和Blue生活的公寓。一开始，马科斯不太习惯跟陌生女性同住，但他们很快就接纳了彼此。

——香织姐其实也是个重度追星党，跟我一拍即合。她是帮助了Blue的人，怎么会相处不来呢？不过我们倒也没有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只能算关系还可以。那边的工作很辛苦，但是也很有意思。休息日我们会三个人一起出去玩，还经常一起打游戏。Blue特别喜欢打游戏。啊，我们还一起在公寓阳台上看过烟花。总之过得特别开心。

马科斯满是怀念地说起了这些。

对这一时期，桦岛香织也这样说：

——我们三个人自然而然地住在一起。Blue和马科斯都是可以推心置腹的好室友。在我看来，他们就像突然冒出来的弟弟一样。那两个人都能帮我干活，而且干得不错。那段时间的生活真的还可以。印象最深刻的……对了，是三个人一起看烟花。

桦岛香织本人也把他们当成弟弟，所以，他们应该算一家人。尽管只是临时拼凑的一家人。

Blue得到桦岛香织和三泽·马科斯这两个家人，并与他们度过了平成最后的几年。

马科斯觉得“特别开心”，桦岛香织认为“真的还可以”的生活，在Blue眼中，一定也是安稳而快乐的日子。

但是，那种生活其实已经在无声地走向歧途。

奥贯绫乃

调查第十一天。

那个女人脸上散发着“战斗的感觉”。她用精致的妆容顽强抵抗着年龄和疲劳这两个大敌。

之所以能看出来，是因为她藏得不够好。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皮肤状态、眼角和头发，就会发现这些地方都隐隐流露着真实的年龄与疲态。有的人注意到这些，会故意扮年轻，或是涂抹厚重的妆容。但是这个人的战果显著，成功让自己看起来美丽大方。

而我呢——

绫乃想象着自己在她眼中的形象，不禁有点坐立不安。

调查本部成立后，可能因为过度疲劳，绫乃每次照镜子，都觉得自己老了一些。她当然早就接受了自己是“阿姨”的现实，但无法正视一天天走向“大妈”的变化。话虽如此，她却没有做什么抵抗。现在她连BB霜都不涂，只用一点化妆水对付过去。

这位散发着“战斗感觉”的女性名叫犀川实加，出生于昭和五十年，今年过完生日就四十四岁了。她跟绫乃同年，不过两人都是第二次婴儿潮的世代，所以有很多同龄人。

她离过一次婚，有个女儿，这点也跟绫乃一样。不过，实加没有让出抚养权，一个人抚养着女儿——就像许多母亲那样。

“五年前的平成二十六年，我一离婚就搬到了这里。是不动产中介介绍的。选择这里是因为不需要支付礼金和押金，房租在这一段也算比较便宜。原本住的地方已经被丈夫——啊，被前夫擅自解约了，所以我当时很需要一个能跟孩子立刻入住的地方……”

东京都墨田区东墨田。这里位于天空树东边，直到最近还聚集着许多旧工厂和集体住宅，保留着昭和时期的市井气氛。但是，天空树项目确定之后，这里开始二次开发，旧楼和商铺全都消失，现在成了

安静的住宅区。

矗立在这个城区一角的“白金御园”是一座无须礼金押金，也就是所谓“双零”的西式公寓。它的外表虽然好看，却是预制板组装，跟“白金”完全沾不上边。除了“双零”，这里还不需要担保人，入住非常简单。可是，只要房租晚交一天，就会被要求支付法定上限的利息，要是晚交一个月，管理公司就会过来换锁，强行赶人。

这种住房主要以非正式雇佣的年轻一代、单亲妈妈、单身高龄人士和外国人为顾客群体，这二十年来数量迅速增加。

做这种生意说不上多有良心，倒更像是乘人之危。

实加长叹了一声。

“我很想搬家，但是没有钱，孩子也开始上学了，让她转学实在太可怜——”

虽然实加说起话来磕磕巴巴，但她好像挺喜欢说话，没有问到的事情也能说得有来有去。

离婚的原因是丈夫出轨。

绫乃一边听着实加不知不觉变成抱怨的说辞，一边频频看向她背后充当书架的层柜。柜子下方摆着童书，上方则应该是实加看的成人书籍。

那里其实没几本书，绫乃却看到了四本自己也有的作品。《女性的品格》《让人生心动不已的整理魔法》《O型人的说明书》《在现有的环境中绽放》。这些都是最近十年的畅销书籍，所以会有重叠也不奇怪，只是她们的同步率太高了，这让绫乃更是坐立难安。

说到一半，实加突然想起了什么，皱着眉说了句类似辩解的话。

“啊，那个，我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只是要一个人面对这一切，真的很辛苦。孩子上小学后，我总算轻松了一些，但是又被选为家长委员会的干部。虽然这份工作的确很有价值……”

负责提问的小司连连应声，趁她的话告一段落的瞬间，提出了回归主旨的问题。

“那么，舟木小姐就是在犀川小姐之后入住这个地方的，对吧？”

她们查到，平成二十六年年末，舟木亚子离开受灾地的临时房屋，带着儿子小翼来到东京，住进“白金御园”一楼一〇五号房。

井上班今天也分头行动，对曾经接触过亚子和正田的人展开调查。

“是的。啊，严格来说，我不清楚她是什么时候搬来的，只是在门口看见，寻思又有人搬进来了。”

“大约是什么时候呢？”

“嗯，最开始碰见应该是……一月左右吧，没错……平成二十七年的一月。”

实加看着斜上方，仿佛在搜索记忆。

“啊，对了，那天我孩子得了流感，不能送她上托儿所，所以我只能请假在家照顾她。毕竟不能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嘛。可是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赚钱，真的很头痛。”

实加说，丈夫离婚后拒绝支付抚养费。

她有一份派遣工作，在一家公司当后勤，而且利用每周三天的夜间延长托儿服务，在小酒馆打陪酒的零工。两边都是算时薪的工作，只要有突发情况需要请假，收入就会相应减少。

“那天我趁孩子睡熟了，赶紧到便利店去买东西，正好碰到舟木小姐带着翼君走过去。于是我就想，这里又住进一家人，还带着跟我家差不多大的孩子。”

“你们没有很快开始聊天，渐渐熟悉，对吧？”

“其实后来也不是很熟……不过是的，应该有一年多没说上话。顶多是见到的时候互相点头打招呼而已。舟木小姐经常穿一身运动服，有点不良分子的感觉。我有点害怕那种人。”

“白金御园”一共两层，每层各五户。里面住的大多是单身人士和外国人，彼此之间几乎没有联系。

实加和亚子也当了一段时间不知道彼此姓名的邻居。不过实加认为，亚子应该跟自己一样，都是单身母亲。

“不过那个人后来肚子突然变大了，我很吃惊。接着，就能看见她跟男人在一起。”

“那名男性就是舟木小姐的恋人正田先生，是吧？你是从平成二十八年前后开始见到他的吗？”

“是的。当时我还想，这两人会不会结婚呢？”

平成二十八年二月，亚子生下了正田的孩子小渚。此前不久，正田辞去“西丘制果”的工作，住进了亚子的出租屋——这些都跟之前获得的信息一致。

“舟木小姐生下小渚之后，你才开始跟她有交流，是吗？”

“是的，那时应该已经四月了。一个星期天，我正坐在一群妈妈带孩子玩的公园里，看见她走过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彼此，就打了声招呼说：‘啊，你好。’然后树林小姐，哦，就是其中一个孩子妈妈，她走到婴儿车旁边对舟木小姐说：‘刚生的吗？好可爱呀。’接着，我们一边看孩子玩，一边有了点对话。”

实加那天才知道亚子和两个孩子的姓名，以及长子小翼与自己女儿同年，亚子带着小翼从宫城县受灾地来到东京，目前正与小渚的父亲正田同居，但是没有入籍的事情。

以此为契机，亚子会不时出现在公园，跟周围的妈妈聊天。

“其实舟木小姐没有提交小女儿小渚的出生证明，这你知道吗？”

其他班已经查清，亚子在龟户的妇产医院生下了小渚。她之前没有在那家医院定期产检，属于“天降产妇”。由于胎儿臀位，很难顺产，便采取了剖腹产的方法。手术痕迹应该就是那时形成的。妇产医院填好了出生证明交给亚子，但她没有提交给政府。

“啊，真的吗？我不知道。哦，不过也对啊。舟木小姐开始到公园来，过了一段时间，有人问她：‘三个月的产检怎么样？’

舟木小姐当时一副听不懂的样子，应该是没去做过产检。我们问她区政府没给你发通知吗？她说没有。我觉得很奇怪，就再往下问，发现她搬家时没有把居民卡迁过来。我们听了都很吃惊。因为这样下去，不仅做不了产检，连翼君上小学都很麻烦，就劝她赶紧迁过来。最后舟木小姐就说：‘下次去弄。’我也不清楚，好像没有居民卡，就无法提交出生证明吧？”

当然没有那回事。不过去提交出生证明时，工作人员肯定会要求迁移居民卡。恐怕亚子不想这么做，所以才没去。

她害怕借钱给她的那些人找上门来，因此没有向政府提交任何资料。

“除了居民卡这件事，舟木小姐一看就是那种邋遢随便的人。她才二十四五岁，在那群妈妈里面属于特别年轻的，但就算再年轻也不能那样啊——大家都这样说。”

那些妈妈所谓“不能那样”，就是实加觉得有点像“不良分子”的装束。除此之外，还有总让孩子穿着松垮肮脏的衣服，在家完全不做饭，只给孩子吃方便食品和面包，以及一直不入正田的户籍等等。

“而且她还夸耀自己以前在酒馆当陪酒女，朝讨厌的客人脸上泼酒然后辞职的事情。我觉得也不太好。”

实加听到的故事是：亚子来到东京后，马上在锦系町找到了带托儿所的酒馆工作，可是才干了四个月，就跟客人闹矛盾辞职了。

“据说是因为那个客人一边对她动手动脚，一边教育她‘你也是个母亲，为了孩子要好好干’，她听了就‘特别窝火，于是豁出去了’。其实我也干陪酒的工作，心里很清楚，客人基本上都这样啊。可能我们工作的地方客户层次不一样吧，但我也经常被客人说教。比如‘为什么要离婚’‘在这种店里工作，孩子不会感到羞耻吗’，这些特别过分的也很常见。当然，性骚扰也不会少。不过客人到店里花钱就是为了开心，我们的工作就是默默忍耐，巧妙安排，让客人玩得开心啊。那个人是一点忍耐力都没有，而且她的性格也如实体现在了日常生活中，搞得其他人跟她在一起都很有压力。趁她不在的时候，妈妈们都会议论：‘那个人当母亲没问题吧？’‘要是我孩子将来变成舟木小姐那样，就真是噩梦成真了。’”

“大家会感到压力？”小司反问。

小司还没结婚，所以可能不了解。在一群母亲组成的小团体中，只要存在一个邋遢的母亲，就会给其他人造成压力。

实加的战斗方式肯定不只是化妆。她跟女儿生活的这个房间虽然简陋，但打扫得干干净净。尽管在做晚上陪酒的兼职，她的生活也一丝不苟，早晚都会尽量亲手制作饭菜。甚至在生活与工作的间隙，接受了家长委员会的工作。

对这个人来说，亚子恐怕是难以忽视的压力。

实加点点头。

“是的，大家都很烦躁，包括我在内。而且那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让我们特别反感的事情。”

“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应该是前年吧，平成二十九年的夏天。我孩子和翼君再过一年都要上小学了。记得那时我跟妈妈们讨论要买什么样的书包，可是舟木小姐好像不太想谈论孩子上小学的话题，显得心不在焉。当时孩子们都在沙池里玩——”

小翼玩过沙子，没有洗手就走向躺在婴儿车里的小渚，亚子顿时暴怒。

——臭小子，滚开！小渚沾到细菌了怎么办！

亚子不仅怒骂，还当着所有母亲的面打了小翼的头。小翼哭了她也不安慰，而是命令他去洗手，然后带到婴儿车前，要求小翼对不到一岁、可能都听不懂别人说话的小渚说“对不起”。

就是这件事招致了实加和其他母亲的“反感”。

其中一位母亲实在看不下去，就对亚子说：“你这样有点过分了。”亚子闻言气愤地说：“这就是我家的教育。”然后带着孩子离开了公园。

“那件事之后，大家都说别再跟舟木小姐来往了，下次她来公园也不要理她了。不过，有的孩子已经跟翼君玩得很好，有的孩子很喜欢可爱的婴儿小渚……那些孩子的母亲就对孩子说：‘舟木阿姨他们来自核电站事故的受灾地，如果跟翼君和小渚玩，会被感染辐射哦。’”

绫乃讽刺地想，你对这种行为就没有反感吗？实加应该没有察觉她的想法，但还是慌忙补充道：“啊，我是觉得那有点歧视，其实也很过分。然后呢……有一天，舟木小姐可能发现自己被孤立了，也可能听到别人议论，就走到公园来，对妈妈们说了一句：‘你们这帮人够可以的。’然后就离开了。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踏足那个公园。”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应该是……前年冬天，临近年尾的时候。”

实加跟她住在同一座出租房里，偶尔也会碰到，但彼此都不说话，连点头打招呼都不会。不过，她女儿跟小翼同年，一想到两个孩子可能会上同一所学校，她就感到心情沉重。

然而到了去年春天，她没有在小学的开学典礼上见到亚子和小翼。学校名册上也没有两人的名字。因为正好在同一时期，她没在出租房周边看到过亚子和小翼，便猜测母子俩可能搬走了。

可是，到了夏天。

西日本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暴雨灾害，其后，日本周边又出现了持续不断的高气压，使得平成三十年的夏天打破了往年的酷暑纪录。在那样一个日子里，实加听见楼下传来骂声和哭声，一听就知道是亚子和小翼。同时还有一个男人的骂声，应该是亚子的恋人正田。

“我吓了一跳，寻思他们原来没搬走啊。可是老实说，我一点都不想掺和。但是第二天，我又听见了声音……于是开始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发生在公园的事情，小翼好像没有入学的事情，还有突然传来的哭声。这些足够让实加怀疑那个家里发生了虐待。

事实上，那个时期应该已经存在虐待的现象。正田去年七月开始通过社交软件“Twice”贩卖小翼的色情照片，而且在第一批照片上已经能看到小翼身上的瘀伤。

实加联系了区政府，表示身边可能有人在虐待儿童。

区政府马上委托民生委员家访，但是一直见不到人。好不容易见到了，他们却拒绝对话，表示“无话可说”“别对我们的家事指手画脚”。

区政府认为需要对此事做出响应，包括进一步确认虐待事实，便派出了生活课的职员再次家访。亚子再次坚持拒绝对话，最后正田还走出来威吓道：“跟你们有啥关系！”

区政府职员没有退缩，暗示他可以联系警察强行进入，慢慢说服了他们。最后，亚子和正田妥协，约定改天带孩子到儿童救助中心面谈。

然而，他们没有履行约定。因为那家人失踪了。

这件事发生在去年九月。根据小翼的证词，他们后来过了大约半年的流浪生活，直到今年三月才住进某处的合租房。

“有时我也会想，舟木小姐这次的遭遇，会不会也是因为那时我打了电话……”

实加有点内疚地看着她们。

“应该不是的。”小司可能说出了她想听的话，只见实加松了口气，低声喃喃道：“是啊，应该是那些人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那四个字久久萦绕在绫乃耳边。

当天夜里。

绫乃躺在自己家的床上，敲了一下放在枕边充电的手机屏幕。

小司家离调查本部有点远，所以睡在警署的休息室里。而绫乃的住处离警署不到五百米，所以只要无须通宵加班，她就能回家睡觉。

她睡觉时总会用小音量播放音乐，最近很少播放某张专辑或某些曲子，而是听Spotify上的歌单。

她应该是半年前开始使用Spotify。当时警署的年轻女文员向她推荐，最开始还能免费试用，于是她就下载了应用。用过一次之后，绫乃发现这个应用很方便，就让它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并且买了付费会员，现在每个月都要支付九百八十日元。

那上面网罗了平成初年，也就是绫乃青春期的流行歌曲，还能看到全世界人发布在上面的歌单。另外，它还能根据用户听歌的偏好自动选曲，生成歌单。

刚开始用它时，绫乃有种发现新世界的感觉，还忍不住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发现新曲的吗？

在绫乃眼中，音乐是通过杂志、电视或者租碟店邂逅的东西。她虽然也会买CD，但多数都是租来听，高中以前听的是磁带，长大以后也会拷贝到MD里听。现在她甚至遗忘了MD这种东西，不过她当上警

察那年，的确用冬季奖金买了带MD的小型音响。当时她听了不少音乐。

可是不知从何时起，绫乃不再主动去听音乐，待在家里和走在路上，也不再因为没有音乐而感觉少了点什么。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了？结婚后？还是深陷在育儿的烦恼中，顾不上想别的事情那段时间？她感觉，音乐远离自己的速度，跟CD租碟店和MD退出人们视野的速度一样快。

在同事碰巧向她推荐Spotify之前，绫乃已经彻底失去了发现新曲的热情。

温柔的女声在安静的钢琴曲中响起。

孤独的难眠之夜，

放凉了滚烫的牛奶，自斟自饮。

这是应用替她挑选的陌生曲子。虽然不知道歌手和曲名，但听起来很舒服。她很喜欢这个声音和旋律。虽然不是很懂AI和大数据这种技术性的东西，不过应用程序总是会选到她喜欢的曲子，将其加入歌单。

绫乃闭上了眼睛。

她开始回想今天一天的事情。

绫乃和小司对犀川实加等曾经与亚子有过交流的母亲朋友，以及“白金御园”周边的住户展开了问询调查。

亚子来到东京后，生活在东墨田的三年又八个月的情况已经大致查清。

亚子辞去实加提到的陪酒工作后，又换了好几份兼职，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便利店工作。

反观正田，他离开“西丘制果”后，一直都在做一天一结的工地工作。

她们估算，两人的年收入加起来有二百多万，作为抚养两个孩子的家庭，这样的收入实在太少了。换言之，他们远远处在贫困线之下。根据实施家访的民生委员描述，光在门口就能看到他们家中满是

垃圾，生活十分邋遢。

但是，也有很多人经常看到亚子和正田两人，有时还带着孩子，在东墨田一带亲密地散步或是购物。她们还在附近的便利店打听到，去年春天开始，亚子经常在深夜到店里买东西。实加提到那段时间没见到母子俩，以为他们搬家了。那可能是因为亚子不想碰到熟人，刻意避免白天外出。

阳光下的社会排斥她，不见天日的密室暴力吸引了她。

很难确定他们何时开始虐待小翼。至少在受灾地的临时住宅居住时，还不存在虐待现象。跟正田交往并为他生下一个孩子，这有可能是诱因之一，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人做出判断。

他们依旧没有任何有关合租房的线索，也找不到在“Twice”上把两人叫出去的春山。

调查的涂色板已经涂满了大半，这两处成了最后的空白。

我正在调查杀人案——

绫乃自言自语道。

舟木亚子和正田大贵是杀人案的被害者，凶手正逍遥法外。

我的工作是找到那个凶手，所以不需要思考与之毫无关系的事情——

不仅是现在，即使在调查中，她也一直这样告诫自己。

可是，脑子里还是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其他想法。

调查过程中，“泥沼”出现了很多次。她甚至感觉自己一直陷在泥沼中。

另外，她还经常发生记忆闪回。女儿会出现在眼前，顶着跟小翼一样空白的表情。有时，那甚至不再是记忆。女儿的幻影赤身裸体，全身布满可怕的瘀伤。女儿含着泪水，面无表情地完全静止。宛如那些照片。

不对，不对，不对。我没有对她施加这样的暴力，更不会脱光她的衣服拍照。完全不对。这不是我干的。我跟那女人不一样。我跟舟

木亚子不一样——

无论重复多少次，她还是会把自己重叠到舟木亚子身上。

泥沼深处传来话语。那是蜘蛛的话语。

——你们都一样。因为你无法爱一个应该爱的人。因为你甚至希望女儿死去。你们都是母性残缺的不完整的人，而你只是碰巧比那个女人好一点而已。

话语就像蛛丝，缠上她的四肢，把绫乃拖入“泥沼”。

一直都是这种状态。

只要稍微松懈，她就会忍不住痛哭尖叫。每一天，绫乃都抱着这样的心情，参与到调查工作中。

是因为这样吗？

绫乃感到水滴滑过脸颊，她意识到自己哭了。

最近每天都会这样。她回到家中，躺到床上，一整天勉强控制的情绪就会决堤，让她泪流不止。

她独自躺在空旷的公寓房间里，缩进被窝，安静地听着音乐，不住哭泣。

一些温柔，要在伤害过后才发现。

唯有擦肩而过之后，才能互相理解。

第一次听到的陌生歌手的声音，是那么温柔。

今天也糊弄过去了吗——

绫乃已经注意到跟她组队的小司有时会担心地看着她，还好几次问她“你没事吧”。

就算她看不透绫乃的内心，应该也有所察觉。

从立场来说，小司是小队长。可是绫乃身为前辈，不希望小司看到如此不争气的自己。她希望自己能比小司更冷静。

不只是小司，她不想在任何人面前哭哭啼啼。

其实，她甚至很讨厌独自哭泣。

尽管如此，她还是停不下来。

人心无法像应用程序那样，准确地挑选感情。

绫乃不住地哭泣。

范启莲

平成二十九年一月十三日。

那天下午，下雪了。

岐阜县平原地区整个十二月都没下雪，所以那天是初雪。

当她们发现窗外飘落的不是雨点，而是白色粉末时，正在“龟崎缝纫”工厂里干活的好几个实习生都看得入了迷。

在这里工作不到一年的越南人和中国南方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雪。

当然，阿莲也是其中之一。

“好厉害。”“这就是雪啊。”“天上下冰了？”

有人兴奋地感叹，也有人扔下手上的活儿跑到窗边。

“也就第一次看比较稀罕。等到外面积雪了，我们还得出去扫雪，可辛苦了。”

工作第三年的邱姐苦笑着说。凡是工作了超过一年的人，好像都不太稀罕看雪。

不过，阿莲还是感到，今天这场雪是命运的预兆。

雪很快就停了，但是晚上社长叫她去开会时，天上又下起了雪。

她已经知道今天社长会叫她去开会，因为她告诉社长，自己昨天来月经了。

社长不仅不讨厌，反而更喜欢跟来月经的女人睡觉。好像是因为来月经时不用避孕，也不用担心女人怀孕。阿莲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医学知识，只觉得本来身体就不舒服，还要任他凌辱，实在太痛苦了。

不过，她为此能够事先预见今天要开会，所以很庆幸。

她离开工厂去社长家时，注意到小杨在瞪着她。

别这样看着我。或许正如你以前所说，社长会回到你身边。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期待这个结果——

阿莲想着，对她露出微笑，小杨的表情反倒更扭曲了。她可能觉得阿莲在挑衅她。

没关系。无论小杨多恨她，她都不在乎了。

阿莲走向社长家。雪花零星落下，还积不起来，只是微微打湿了水泥地面。

她想起那两个人——Blue和马科斯事先对她的指示。

阿莲接下来要完成两个任务。第一，打开社长家的大门。第二，在午夜零点工厂收工，周围安静下来之前，别让大门上锁，也别让任何人发现。

两件事都不难。

等候已久的社长把阿莲领进屋后，锁上大门，还挂上了门链。她没有马上行动，而是跟随社长走进餐厅。

每次开会的顺序都一样。先在餐厅一起吃饭，同时做些工作和生活上的汇报。当然，只限定在阿莲能用日语表达的范围。

然后，只要社长心情好，就会提出“我们学习日语吧”，接着社长开始指着东西说日语，阿莲跟着重复“学习”。不久前，社长指着墙上的照片说：“A总理大臣。”阿莲后来在宿舍的电视上也看到了同一个人，才知道这个男的好像是日本现在的国家领导。社长似乎很尊重那个政治家。

有时候社长兴致上来了，就会一个人讲好久的话。其中多数是自我吹嘘，阿莲一大半都听不懂。不过只要装出惊讶的样子说“好厉害”，社长听了就会特别高兴。

今天社长心情特别好，比平时多说了好多话，所以中途她有好几次机会说：“请让我上厕所。”

厕所就在进门不远处。阿莲真的上了厕所，并顺手打开了门锁。

回到餐厅时，她还是很紧张，不过社长一点都没有怀疑。就这样，第一个任务完成了。

他太相信我了——

她明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是只会拿无法抵抗的女人当玩物的卑鄙小人，心里还是充满了罪恶感。话虽如此，她也不打算放弃。

餐厅的交谈时间结束后，两人一起泡了澡。社长特别有精神的时候，会在浴室里先来一次。平时则只会互相清洗身体。

不管怎么说，过后都要在卧室来一次。快的话晚上十点多就能结束，慢的话可能会超过零点。如果换作平时，阿莲肯定会祈祷早早结束，但是今天，她必须尽量延长时间。为了完成第二个任务。

让她庆幸的是，社长在浴室里已经按捺不住。这样会更花时间，因此阿莲求之不得。

两人泡在浴缸里。平时阿莲只会一动不动地任凭社长上下其手，今天则主动轻抚了社长的皮肤和下体。

“哈哈，阿莲，你怎么了，今天特别可爱呀。”社长高兴地说。

虽然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可是肌肤相亲的时候，她能感到内心深处隐隐渗出温暖的情意，让她疑惑不已。

这种火花一样的心情究竟是什么——

是罪恶感吗？还是被侵占了无数次之后产生的依恋？可她明明痛恨这个男人啊。莫非小杨把这种火花催化成了烈焰？

阿莲呆呆地思考着，还没得出满意的结论，浴室的交合已经结束。走出浴缸前，她仔细清洗了下体。社长说来月经的日子不用担心，可她一点都不想怀孕。

阿莲一边清洗，一边感到自己的确对社长抱有憎恶的情绪，稍微放心了一些。

接着，她又像平时那样，被赤身裸体地带到了卧室。此时，卧室的挂钟指着十点五十五分。今天的节奏很缓慢，非常好。

只要在浴室做过一次，社长就会说：“先让我休息一下，恢复恢复。”然后抱着阿莲躺上一会儿。有时还会不小心睡过去。

不知是否因为入了冬，社长最近很能睡。果然，他很快就打起呼噜。

太好了。这样又能拖延一点时间。

社长的睡眠总是很浅，快的时候十分钟就醒了，再长也只会睡一个小时，然后起来抱阿莲。

今天最好——阿莲的期待成真了，社长比平时睡得久了一点。

然后，他醒了过来。“啊，睡得真香。哦，哈哈，你瞧，我这把年纪了，刚起床还很精神呢。”说完，他就抓住阿莲的手，带向自己双腿之间。

就在那时，卧室门霍然打开，两个头戴遮脸帽的男人冲了进来。是Blue和马科斯。

在床上看不到时钟，所以阿莲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此时已是零点三分。

“啊？？”

突如其来的入侵让社长惊得大喊一声。

阿莲甩开社长的手，连滚带爬地下了床。

下一个瞬间，两人已经把社长死死按住。他们的动作如同行云流水，瞬间就用毯子紧紧裹住社长的身体，然后捆上绳子，让他动弹不得。

“你、你们干什么！”

“阿莲小姐，快穿上衣服，在门口等我们。”

他们无视了社长的喊叫，其中一人对她说道。两人都没有转过身，不过她听到的是越南话，所以说话的人是马科斯。

阿莲没有回答，直接跑出卧室，到浴室更衣间穿上衣服。

太好了，赚到了——

虽然微不足道，但好歹少做了一次。她没有理睬心中若隐若现的寂寥。既然是若隐若现，那就当它不存在好了。

她在门口可能等了十分钟。其间好像还听到了社长的哀号。

不一会儿，两人走出来，依旧戴着遮脸帽。Blue手上拿着什么东西，是护照还有信封。

“卧室里有个保险柜，他把护照放里面了。还有，我们把你的合同和资料都拿出来了。”

马科斯说完，Blue伸出手。阿莲接下了护照。

这应该是他们威逼社长交出来的东西，可能还使用了暴力。不，说不定……

看着眼前这两个头戴遮脸帽、怎么看都像犯罪分子的人，她不由得想到了可怕的画面。

“那、那个，社长他……”

马科斯好像察觉了阿莲的担忧，勾起了露出的嘴角。

“没事。我们动作虽然有点粗鲁，但他没有受伤，而且捆得也不紧，应该能自己挣开。好了，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走吧。”

在两人的催促下，阿莲离开了社长家。

冷风打在脸上，地面不知何时积起雪，在月光下发出朦胧的光芒。这是故乡绝对看不到的奇妙光景。

他们穿过静悄悄的工厂外围，白色货车就停在门前的大路上。马科斯坐上驾驶席，Blue坐上副驾，两人都脱掉了帽子。阿莲坐进后座。车里比外面暖和多了。

接着，马科斯发动引擎，货车轻轻震动着向前驶去。

黑暗中，工厂渐渐消失在远处。

“这次很顺利。那个社长连我们是谁都不知道，想找你也不知去哪儿找。”

马科斯看着前方说。

“工厂的人会怎么样？”

阿莲有点担心。

“应该不会怎么样。我猜社长会假装你逃走这件事从未发生过，明天照常管理公司。说不定还会吃一堑长一智，再也不对实习生出手。不过这也很难说。反正那都跟你没关系了，当然也跟我们无关。”

没关系……邱姐和其他越南老乡，小杨和其他中国人。她们的脸在脑中一闪而过。阿莲被欺负过，也喜欢不上里面的任何一个人。然而，大家都有各自的苦衷，都跟阿莲一样，为了来日本欠了一屁股债。

她想到只有自己一个人逃跑了，心里多少有些悸动，但那并没有发展成明确的情绪。

阿莲叹了口气，靠在椅背上。可能因为精神放松了，她开始昏昏欲睡。于是她没有抵抗，闭上了眼睛。

我今后会怎么样呢——

昏昏沉沉的脑子思索着。

Blue和马科斯是“Plan H”的人，干的好像是中介生意。

他们说会给自己准备新住处和新工作，但是阿莲只顾着担心能否顺利逃跑，几乎没有具体问过。

他们说，介绍的工作都是工厂劳动和陪客喝酒，不会做卖淫这种事。那是真的吗？现在已经逃出来了，只要他们把阿莲往入境管理处一送，她就会被强制遣返。所以，无论他们提出什么要求，阿莲都只能顺从。

尽管如此，阿莲还是没有感到害怕。她已经不想在乎了。如果被骗，那就被骗吧。

“到了。”

阿莲听到声音醒过来，发现车里已经亮了起来。她一觉睡到天

亮，朦胧的日光透过窗户洒了进来。

车门打开，Blue在外面对她招手。阿莲下了车。

冬天早晨冰冷的空气刺痛了皮肤。

她站在一座蓝色平顶二层小楼前方，门口没有铭牌。

旁边的电线杆上挂着街区牌，上面写着“南林间”，但阿莲看不懂。

“这里是我们管理的住宅之一，里面住着好几个人。简单来说，就像合租房一样。不过每个人都有单独房间，家具也齐全，肯定比你以前住的宿舍舒服很多。里面多数是跟你一样，在我们的帮助下逃出来的实习生。不过也有一些比较困难的日本人。工作虽然不轻松，但是能赚钱。回国时间按照你当初的安排就好。”

马科斯说着，把阿莲领了进去。

阿莲走进大门，Blue也跟了进来。

房子里有一股多人同住空间独特的混杂气味。

进门右手边就是起居室，阿莲忍不住停下了脚步。

马科斯发现她的反应，解释道：“哦，那是Blue挂上去的。因为啥都没有会显得有点煞风景。”

阿莲抬头看向Blue。

Blue笑着说：“我很喜欢这张照片，也很想到那里看看。”

他说的虽然是日语，但阿莲好像都听懂了。

起居室墙上，挂着一幅放大的“命运之湖”照片。

致Blue

桦岛香织和三泽·马科斯都对与Blue一起生活的日子印象深刻，也都提到了一起看烟花的夜晚。

那天是平成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马科斯已经跟他们生活了四年，青梅案过去了十三年。

桦岛香织号称助人为乐的“Plan H”的生意，正蒸蒸日上。

Blue和马科斯前往日本各地，帮助工作环境恶劣的外国技能实习生逃跑，让他们住进公司经营的合租房等住宅，并给他们介绍新工作。他们会从新工作的工资里扣除房租和中介费，不过实习生们依旧感恩戴德。

三个人在横滨的共同生活也持续平稳。

这天有横滨每年惯例的烟花大会，他们决定在阳台上边吃晚饭边欣赏烟花。

Blue和马科斯结束工作后，在阳台上摆放了折叠桌椅，桦岛香织则负责准备晚餐。她用各种肉类和蔬菜亲手制作了芝士炸馅饼。

他们还在准备，烟花已经开始了。

三人用啤酒干杯，一边用炸馅饼下酒，一边观看五光十色的烟花。

看着看着，桦岛香织突然哼起了一首英文歌。

Hold me like a friend

Kiss me like a friend

Say we’ll never end

马科斯认出了那首歌。

“啊，这是那个打上花火的曲子吧？听说要做成动画片来着？”

“对，这是《升起的烟花，从下面看，还是从侧面看？》的主题曲。我以前在老家啊，还是看了那个电视剧才决定离家出走的。”桦岛香织说。

《升起的烟花，从下面看，还是从侧面看？》是平成五年八月播放的电视剧。剧集刚开始播放就得到了极大反响，后来又制作了电影版。其后还被重制成动画电影。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开始也是看的电视剧。当时我刚来日本，还在上小学低年级，所以看不太懂。不过印象最深刻的是男孩子跟女孩子偷偷跑到游泳池去，还有最后烟花升起那一幕。”

马科斯眯起了眼睛。一直若有所思的Blue也开了口。

“我好像也看过……”

“真的？你应该才四岁吧。”

“嗯，所以几乎不记得了。好像是妈妈在看……我忘了在哪里，可能是以前住的麻布的公寓，也可能是别的地方……啊，对了……”

Blue低垂目光搜寻记忆，然后自言自语般喃喃道：

“我记得妈妈一边看电视，一边对我说：‘你长大以后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呢？’‘就算有了喜欢的女孩子，你也要一直喜欢妈妈哦。’”

“是吗？那我们三个那时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看了同样的东西呢。真有意思。”

马科斯高兴地笑了。

“是啊。”桦岛香织微笑着，继续哼唱。

Searching for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Melody never say good-bye

I will be near you

二十四年前，他们三个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看了同一部电视剧里的烟花。现在，又齐聚一堂，看着现实中的烟花。

Blue抬起头，拿起一个炸馅饼咬了一口。面衣底下露出绿色的食材，那是青椒做的。

小时候跟母亲一起生活时，Blue一直吃不下这种蔬菜，但是现在，它已经成了Blue最爱吃的东西之一。成长可能会带来口味的变化，但这主要依赖于桦岛香织变着花样给他做了各种青椒料理。

“谢谢你们。”

Blue凝视着夜空中绽放的烟花，对两个人说。

“谢谢你们没有讨厌我。”

“我没有理由讨厌你啊。”马科斯苦笑着说。

桦岛香织不再哼歌，耳语般说道：“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Blue，多亏了你，我才触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知Blue是否听到了她的话。就算听到了，他也没有询问深意，而是看着烟花说道：“真漂亮。好希望时间就此停止。”

那可能是他最深切的渴望。

这天，烟花结束后的深夜。

马科斯听见Blue缩在毯子里，低声喃喃自语——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Blue哭着不断道歉，马科斯却不敢上前搭话。

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不知从何时起，Blue频繁做噩梦。与此同时，他在日常生活中又会突然露出心不在焉的表情，独自沉思的时间越来越多。

马科斯讲述道。

——我现在还在想，当时是不是能为他做点什么。

可是，我直到最后都没有把这份心意告诉Blue。他可能也没有发现。

与Blue重逢后，我一直担心将来有一天又要分开，所以觉得应该

把自己的心意告诉他。正好媒体也开始提到LGBT这种词。跟我小时候相比，越来越多人了解世上有这样的人群。就算没有那个，Blue知道真相后，肯定也不会瞧不起我。

可是……唉，就算他不会瞧不起我，也不一定能接受我的心意。说白了，我好不容易能跟他在一起，不想因为被甩了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尴尬。就算同是直男，这种关系也很常见吧？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好朋友，这样就刚刚好。

我一直觉得那种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到最后香织姐变成老太太，我跟Blue一起照顾她……

但是，事情并没有变成我想象的那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家伙变得十分痛苦。可是，我和香织姐却什么都做不了。

无论怎么想，我都不知该如何把他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所以，我只能陪在他身边。

我认为，那家伙突然离开浜松时，我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悲痛。后来的重逢，则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

可是后来，我又经历了一次人生最大的悲痛。

奥贯绫乃

调查第十三天。

绫乃和小司来到了川崎。由于署里的车都被开走了，她们只能乘电车再转出租车。

两人在门口拦了出租车，是那种去年出现的，外形圆润的厢型车。深蓝色的车体上印了明年奥运会的标志，应该是丰田制造的“JPN TAXI”车型。

滑动式车门方便了乘客上下车，而且车厢内部宽敞，座椅正面装有可切换各国语言的触摸式人机交互界面，不通晓日语的外国人和视觉障碍人士都能使用。支付方式可选择现金、银行卡、数字货币，还有免费使用的电源插座和手机数据线，可谓无微不至。

“去‘京浜儿童家庭中心’。”

小司报出目的地，貌似四十岁左右的司机马上用精神饱满的声音回答：“明白。本车将会安全迅速地将两位送到目的地。”

这种车型目前数量还不多，主要由待客、驾驶技术都很优秀的司机负责驾驶。从各种意义上说，它都比以前的轿车型出租车好很多，而且价格不变。如果能拦到这种车，总会有点捡到便宜的得意心情。

车辆开始行驶，没过一会儿，正对座椅的显示屏开始播放新闻。

“高远一也氏首次入阁。”字幕旁边出现了案发当天绫乃在南大泽看见的那个议员的脸。

前些天，一名内阁成员因丑闻引咎辞职，他就是顶替那个人入了阁。从时机来看，这也有可能是面向夏季全国选举博取人气的一环。

画面切换到他与招募他入阁的现任总理大臣A的会见场面。

“高远先生是新时代的中流砥柱，我对他抱有很大期待。”总理微笑着说。

A政权于平成二十四年末重新成为执政党，如今已经过去了六年零四个月，超过平成中期的K政权，成为平成维持时间最长的政权。考虑任期的话，还有可能成为战后最长，甚至日本宪政史上最长的政权。

A虽然是个毁誉参半的政治家，但无疑会成为最能代表平成的总理大臣。

新时代。

还有几天，四月就要结束，日本正式改元。

绫乃突然想到了什么，转头问小司。

“莫非你是平成出生的？”

小司苦笑着摇了摇头。

“很遗憾，我勉强算是昭和出生的。昭和六十三年。同年级一些生日晚的孩子就是平成出生的。上小学的时候，我不知为什么有点羡慕他们。”

“哦？”

这是改元前后那一代特有的心理。

今年四月出生的孩子，会不会也有点羡慕下个月出生的孩子呢？

此前，警方上层喊出“平成之内逮捕凶手”的口号，现在看来，可能无法实现了。

与亚子和正田有关的人几乎全部接受了身体组织取样，用于DNA鉴定。但是并未找到与凶手DNA一致的样本。

不过，案情的焦点已经基本确定。

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把亚子和正田叫到D小区的春山，以及他们这个月初搬离的合租房。

离开合租房之后到走进“陌生人网咖”之前的这段时间，一家四口都在通过步行和电车移动。如此一来，活动范围应该不大，可能在东京或神奈川的某个地方。就算稍微扩大范围，也出不了首都圈。

警方通过不动产中介与合租房的业界组织展开了地毯式调查，但是目前尚未发现涉案房屋。

调查本部猜测，那可能是针对特殊人群的非法合租房。

亚子和正田不仅生活邋遢，虐待儿童，在经济上也捉襟见肘。而且，他们不愿意求助福利机构，反倒有意逃避，从而被吸引到违法犯罪的世界。

——自作自受。

曾经跟亚子一起在公园带孩子的犀川实加说得没错。

因为，亚子本来是可以选择的。

她可以反抗吸引和排斥的力量，坚持过正常的生活。

可是，孩子呢？

被父母的愚蠢选择影响，遭受毒打，甚至被迫拍摄了色情照片的小翼呢？他明明没有做任何选择。

相比死去的两人，她觉得小翼更可怜。

现在，绫乃这些警察也不得不依赖这个可怜的孩子破案了。

时隔九天再次来到“京浜儿童家庭中心”，绫乃和小司被领到了跟上次一样的会客室。她们踩着预定时间上门，却在会客室又等了三十多分钟。

“真不好意思，应该快到了。”

副所长三岛美沙子与两人面对面坐在沙发上，看着时钟抱歉地说。

“没什么，请不必在意。毕竟是我们提出了过分的要求。”小司平静地回答。

掌握合租房信息的只有寄宿在这里的两个孩子。而且小渚年龄太小，很难作证，事实上她们只能靠小翼一个人。

绫乃两人问过话后，又有两组警察分别找过小翼，但都没有获得有用的信息。调查本部希望能够继续对小翼的问讯，但是此时，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

前不久，由于警方对媒体公开了亚子和正田的身份，寄居在“京浜儿童家庭中心”的孩子们也得到了两人死亡的消息。小渚可能还不太理解死亡的概念，只是一脸呆滞，小翼则陷入慌乱，有段时间完全不开口说话。

中心考虑到孩子的心理负担，希望警方今后不要再对小翼进行问讯。

她们可以理解，也没有任何调查人员愿意对一个这么小的孩子紧紧相逼。可是案件调查的时间拖得越长，就越难真相大白。

后来小翼渐渐开口说话，经过双方协商，决定缩短问讯时间，并且由以前与孩子见过面的绫乃和小司两位女性刑警负责问讯。

可是人都到了，小翼却突然不愿意离开房间，儿童福利员芥正在劝说他。

“父母去世的消息对翼君的打击很大吧。”绫乃问道。

“是啊。那孩子好像很黏自己的父母……”

上次问讯时，小翼好像也问过：“妈妈和大贵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可是翼君曾经受过虐待。正如之前所说，他还被迫拍了很多可怕的照片。哪怕这样，他也很黏父母吗？”

警方查明的关于儿童色情照片的事，还有关于两个孩子生活环境的信息，都共享给了中心。

美沙子转动眼珠想了想，然后开口道：“可以肯定的是，反复的虐待让翼君的心灵受到了严重伤害。他有时会突然尖叫大哭，我们怀疑是回忆起了以前被打的情景。而且，他在接受中心的心理咨询时也回答过：‘我很害怕妈妈和大贵爸爸。’‘我讨厌他们。’另外，‘冷却的警戒’也是孩子抗拒父母的一种征兆。只不过……”

美沙子叹了口气，皱起眉头。

“即便如此，孩子也不会失去对父母的爱。爱与恨虽然是完全相反的感情，但无法二者只择其一。人是可以对另一个人又爱又恨的。我们大人也会同时喜欢一个人的某些地方，又讨厌那个人的某些地方。这很正常。只是，幼年遭到虐待的孩子，他的爱恨波动会非常极端。翼君现在才七岁，可以说，他出生以后几乎每一刻都跟母亲亚子在一起。我认为，翼君可能会把亚子小姐当成自己——或者说世界的一部分。现在，他可能在经历自我的残缺和心灵撕裂的痛苦。”

绫乃咬紧了牙关。

泥沼如约而至，让她想到自己的女儿。

那孩子也是这样看我的吗——

我把那孩子的心灵撕裂了吗——

她不该问这种问题。如果不持续制造疼痛，她可能会陷入疯狂。

绫乃的脸色想必很不好。美沙子看着她，露出惶恐的表情。

“啊，真对不起。我很明白警方必须查清这个案子。如果不抓住伤害孩子父母的凶手，那两个孩子一定也不好受。所以，我们一定会尽量配合。”

“啊，没什么。太感谢了。”

绫乃咬着后槽牙，极力让表情缓和下来，然后这样回应道。接着，她让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案子上。

美沙子说得没错。抓住这起案子的真凶，对两个孩子的将来也有好处。

片刻沉默过后，美沙子又开口了。

“现在说这种事可能不太好……可是我认为，这起案子最终让两个孩子进入福利机构，其实也算一件好事。就像大部分结局悲惨的儿童虐待案一样，亚子小姐拒绝了行政援助，甚至逃离其登记地址，导致介入工作难上加难。”

在东墨田，民政委员一度试图引导行政介入，而且经调查发现，他们开始流浪生活后，也有很多人产生怀疑，甚至有的人上前询问，或是报警。

但是，亚子每次都逃脱了。就算自治体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会苦于人手不足，无法派专人去搜查介入。

“暴力会形成一条锁链。如果翼君就这样被亚子小姐抚养长大，他以后也有可能成为施暴之人。而且在他长大之前，很有可能会被虐待致死。”

暴力的连锁反应。那可能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吸引与排斥。

她们从亚子的青梅竹马佐藤纱理奈口中得知，亚子遭到过来自父母的暴力。正田那边虽然无法确认，但他父亲有伤害罪的前科，因此正田受到虐待的可能性也不低。

那两个人，或许也摊上了无法选择的父母。

美沙子继续道：“孩子的健康成长最需要无条件给予关爱的父母。那两个孩子，尤其是翼君的心灵可能很难治愈。而且，社会上还存在对儿童福利机构及其中儿童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比如有人强烈反对在高级住宅区开设儿童救助中心。即便如此，相比被虐待致死，或是在那样的家庭中长大成人，由福利院抚养长大的孩子，肯定也有更好的人生。不，我们必须让他们拥有更好的人生。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绫乃听了美沙子的话，感到泪腺又要失控。

不行。

她用力咬紧牙关，眨眨眼睛防止眼泪滑落。

就在那时，外面传来敲门声，不等有人回应，会客室的门就打开了。

是芥。

只有他一个人。只见他一脸歉意，手上还拿着几张画。

“不好意思，我好说歹说，翼君今天还是不想见人。实在辛苦你们白跑一趟了，但也希望两位理解翼君的心情。”

绫乃和小司对视一眼。

小司摇了摇头，仿佛在说“那也没办法了”。

接着，芥把画纸放在了桌上。

“其实我昨天就请翼君画了一些画。警方想知道那个合租房的信息，没错吧？所以我就让翼君画了他记忆中的合租房外观，在那里见到的人，还有其他有印象的东西。虽然不能像照片那样真实还原，但他的绘画能力比一般同龄人发达很多……”

纸上有各种人物和建筑物的彩铅绘画，的确画得很好。虽然说不上写实，但一眼就知道画的是什么。人物特征也都把握得很清楚。比如春山，在画上就是一个身材高挑的青年。

“谢谢你，这些应该能派上用场。”小司说。

相比用语言询问，这些画透露的信息可能更多。

为了保险起见，绫乃用配发的手机拍摄了每一幅画的照片。

拍到一半，她突然停下了动作。

“怎么了？”小司问。

“不，等等。这个……是什么？”

有一张纸上画的既不是建筑物也不是人物，而是风景。

小司凑了过来。

“池子？”

不知是池塘还是湖泊，总之画面整体为蓝色，远景处貌似有树。右下角还用橙色数字标出了“12345”。

绫乃对这张画有奇怪的既视感。她觉得自己好像在哪看过。这是什么来着？

“哦，翼君说那是合租房墙上贴的照片，右下角是照片日期，但是他记不清了，所以随便写了几个数字上去。”

照片——

听他这么一说，绫乃想起来了。

青梅案。

十五年前，绫乃结婚离职前，在一课参与的最后一个案子，也是小司的父亲藤崎参与过的案子。

她再一看，瞬间想到了“时间静止在昭和的房间”，也就是青梅案凶手篠原夏希生活过的房间。当时里面就有这张照片。由于她一直闷在房间里不出来，不可能得到那张照片，所以到最后警方都没有查明照片的来源。

合租房有那张照片？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虽然不知道，但这个案子的作案手段跟青梅案相似，真的是偶然吗？

绫乃屏住了呼吸。

她回忆起十五年前。

青梅案发生一年后，案件形式上得到了解决。很可能存在的共犯被刻意忽略，最后以篠原夏希单独犯罪、嫌疑人死亡的形式送检。

绫乃看向小司。

小司似乎对她的反应很是困惑。

当时曾有传闻，小司父亲领导的藤崎班找到了共犯的重要线索，正在进行秘密调查。

“你知道青梅案吗？”

小司一听，眨了眨眼睛。

“听说过一点。就是我给父亲送衣服时，他正在调查的案子吧？”

“你听父亲提起过那个案子吗？”

“没有，他在家里从来不提案子。”

正如大多数刑警那样，藤崎也不对家人提起调查的事情。

巧的是，这次的调查本部里就有一个当时跟随藤崎展开调查的人。

“我们把画拿给答题王看看吧。”

“答题王？”小司困惑地反问。

“就是冲田管理官。他喜欢问答游戏，知道很多乱七八糟的知识，所以一课的人以前这样叫他。”

冲田数晴。这位曾经是藤崎左右手的刑警，如今仕途顺遂，当上了本厅调查一课的管理官。这次成立的调查本部，就由他来担任统领全局的调查主任。

他可能知道点什么。

范启莲

平成三十一年三月。

阿莲已经在Blue和马科斯给她安排的合租房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按照原来的计划，她在四月的最后一天就要回国。

这座合租房貌似由独栋住宅改造而成，一楼两个房间，二楼三个房间，合计五个房间，里面都住了人。房间约十平方米，基本只住一个人，也有跟朋友或兄弟同住的人。

阿莲被分到了二楼角落的房间。虽然建材粗陋廉价，不过收纳区域和电视等家电都齐全。最重要的是，她能独享这个房间。

这里的住户几乎都是逃跑出来的外国技能实习生，但也有日本人。看来“Plan H”公司也为情况特殊的日本人介绍工作和住处。

房子里不时空出房间，但Blue他们很快就会带新人住进来。

这座合租房貌似由Blue负责管理，他几乎每天都会过来补充生活用品，打扫清洁。

他们给阿莲介绍了两份工作。

一个是每周上四天班，到乘公交车需要十五分钟车程的废品工厂做大型垃圾分拣。垃圾里往往混有玻璃碎片和尖利物，一不小心就会受伤，而且劳动强度很大。

另一个是周末到外国人酒馆陪酒。因为要应付醉酒的客人，强度也很大。

不过两者的劳动时间都不长。工厂只需做到傍晚，酒馆则只有夜里上班。每周还能有一整天的休假。两份工作加起来的薪水，去掉合租房的房租和中介费，还能剩下二十多万。这是“龟崎缝纫”的四倍。

如果还想多赚点钱，也能去风俗店工作，但是阿莲拒绝了。她不想再背叛丈夫。

合租房所在的南林间地区外国人比较多，阿莲也很容易适应这里杂乱的感觉。而且，只要乘坐电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横滨和新宿，因此休息时能够尽情体验日本的都市生活。

她有时会吃点好吃的，买点喜欢的东西，剩下的钱也足够汇给家里。现在她甚至能跟家人通电话了。

合租房还有其他越南住户，特别是同住二楼的阿妙和阿收两姐妹，跟阿莲年龄相近，三人成了好朋友。她们是从长野县农户那里逃出来的。

两姐妹跟住在其他地方的越南逃跑实习生也有联系。一次，她们邀请阿莲到那些人工作的越南餐馆去，又结识了不少朋友。

她被困在“龟崎缝纫”，无法获得外部消息时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国家原来生活着很多越南人，还形成了自己的社群。

逃跑之前，她被反复警告不准逃跑，否则要被遣返回国，不得不给心灵戴上枷锁。逃跑之后，她才发现了广阔的世界。

Blue说她可以在到期之后继续工作，越南人的社群也愿意给她介绍工作。

她觉得，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多待一段时间也可以，不过，阿莲还是很想念家人。她很想念丈夫，尤其想念孩子们。她真想紧紧抱住肯定已经长大了不少的两个孩子。

所以，她决定依照计划，下个月回国。

就在阿莲决定要尽情享受剩下的日子时，几天前空出的隔壁屋来了新住户。

那是一家四口日本人，其中两个是孩子。

奥贯绫乃

调查第十四天。

她们专门空出了樱丘警署的一个小会议室。

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洒进来。

绫乃与小司坐在桌子一侧，一个人坐在另一侧，聚精会神地看着小翼的画。

那个人就是本厅调查一课管理官，兼任多摩新城男女二人遇害案调查本部调查主任的冲田数晴。

他曾经的寸头已经留长，成了两边推平，头顶留发的造型。银边眼镜也换成了黑框眼镜。以前高大结实的体魄圆润了一些，因此也多了些威仪。绫乃在第一次调查会议上看到他时，心中感慨果然是地位造人。

冲田抬起头，看向绫乃。

“很像啊……”

“是的。我认为这跟青梅案那张来源不明的照片是同样的风景。翼君曾经住过的合租房，很有可能装饰着相同的照片。而且，这次案件的作案手段也与青梅案极其相似。您觉得这是巧合吗？”

冲田没有回答，重新看向画。

绫乃下定决心，追问道：“管理官，青梅案最后被定性为家中次女篠原夏希独立作案，对吧？可是调查本部一度怀疑存在共犯，而且我还听到传闻，说藤崎班长找到了与共犯有关的重要线索。管理官，不，冲田先生，你觉得这个案子跟青梅案会不会有联系？”

冲田再次抬起头，这回看向了小司。

“藤崎，你听你父亲提起过青梅案吗？”

绫乃也问过这个。小司摇了摇头。

“没有。”

“是吗……嗯，也对。”

冲田轮流看了看绫乃和小司，然后长叹一声。

“其实我在意识到两个案子的作案手段相同时，心里就有过怀疑。不过，那种作案手段不算特殊，很难断言就是同一人所为。现在有了这张照片……奥贯，你说得没错，很难认为这是单纯的巧合。刚才你说那张照片‘来源不明’，其实那个来源已经查清了，是某个人送给少年Blue的东西。”

“Blue？”

“没错，他就是青梅案的共犯。不，说不定是主犯。上头下令停职调查前，藤崎班花了大约半年时间追查这个Blue。”

原来藤崎班追查共犯的传闻是真的。而且听冲田的语气，他们已经找到了确凿的证据，甚至把目标限定到具体的某个人。可是直到最后，调查还是被迫中止，案子被安上了没有共犯的结论。因为藤崎班没有找到Blue吗？

不，既然共犯身份已经确定，中止调查的决定就显得很奇怪。另外，如此重要的线索只被藤崎班掌握，这种情况也很蹊跷。

她心中浮现了几个疑问。

还没等她说出来，小司就开口了。

“你刚才说的少年，那个Blue，究竟是什么人？”

“他是个不存在的人。”

那是什么意思？绫乃看向旁边，小司脸上也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冲田撇了撇嘴。

“抱歉，我并不是故意含糊其辞。他确实是法律上不存在的人。因为Blue没有户籍。他是被认定为青梅案凶手的篠原夏希的儿子，同时是个无户籍儿童。”

“啊？”

绫乃忍不住叫了一声。

篠原夏希有孩子？可她不是一直蹲在家里那个“时间静止在昭和的房间”吗？

“藤崎，你还记得吗？那年六月底，我们正在调查那个案子时，你把你父亲的换洗衣物送到了奥多摩警署的调查本部，奥贯代为收下了。”

小司和绫乃对视一眼，点了点头。

“巧的是，那天正好有个电话打进来，向我们提供了案件线索——”

冲田开始讲述。

北见美保的证词。篠原夏希实际已经离家出走的事实。她成为高远仁的情人，生下了Blue。高远自杀。“小甜心”事件。跟井口夕子的同居生活。与自称木村拓哉的海老塚卓也交往。海老塚在浜松的不正常死亡。还有，拍摄了蓝湖照片的三代川修的证词。

那就是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女，以及少女生下的孩子，一步步走向杀害家人的经过。

“平成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三代川把两人送到篠原家门口，然后因为害怕逃跑了。我们只查到这一步。

“共犯无疑就是夏希的孩子青，又称Blue。可是他们最终没有查出Blue行凶后逃去了什么地方。当时他只有十四岁，过完一月的生日也才十五岁，无论怎么说都是个孩子。如果Blue一直流落街头，肯定会被儿童救助中心收容，但是他们没有查到相关信息。由于藤崎班人数有限，调查力有不逮。同时，案子也迎来结案时限。上头最终决定以嫌疑人死亡的形式送检。或许因为Blue极有可能继承了高远家的血脉，警察厅出身的议员插手了那个案子的调查。与此同时，新潟的地震又让警方人手严重不足。总而言之，案子被政治干涉了。”

冲田叹了口气。他最开始那句话，应该是讽刺或自嘲。

“Blue是否就是把两人叫出去的春山？”

听了绫乃的问题，冲田摇摇头。

“我无法断言。不过，这张照片的底片应该在Blue手上。他没有户籍，当然也不存在本名。因此，完全有可能使用假名。”

“我父亲呢？管理官，我父亲辞职是因为那个案子吗？”

小司再问，冲田又摇了摇头。

“老实说，我也想知道。班长……藤崎先生肯定无法接受调查半途而废这件事。事实上，那是一个未解决的案子。因此，那也成了藤崎先生事业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未解决案件。我记得藤崎先生是调查结束三年多，平成二十年辞职的对吧？同一时期，他还离婚了。”

小司点点头。

“是的。我从大一升上大二的时候，父亲跟母亲正式离婚，又辞去了工作，还用退职金把我的学费全包了。”

“是吗？当时我正好被调配到辖区警署，没在本厅。藤崎先生辞职前给我打过电话。他说，正好离婚独居了，干脆借此机会辞掉工作。

“不过，我至今都无法理解他为何因为离婚了就要辞掉工作。毕竟他是带了我很久的前辈，我不希望他辞职，就追问原因。结果他说：‘我想自由地做一件事。’我又问：‘莫非你要重新调查青梅案吗？’因为我实在想不到藤崎先生还有别的事情想做。可是他用一句‘谁知道呢’就把我打发了。藤崎，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冲田反问小司。

小司低着头想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

“……我告诉他自己当上警察时，父亲提醒我‘这份工作有很多不讲道理的地方’。他说这句话时，心里想的可能是青梅案。”

“嗯，有可能。”

小司点了点头。

“我觉得管理官说得没错，父亲辞职后，应该调查过那个案子。”

“他说过什么吗？”

“不。”小司摇摇头，一脸严肃地说，“父亲从来不提工作的事情，也没告诉我为什么辞职。而且他本来就不怎么在家，我几乎对他毫无了解。不过，如果换成我……站在父亲的立场，手底下的案子被那样结案，一定也会想自己调查。并不是要抓住凶手，而是做一个了结。我想，他一定特别想找到Blue。”

冲田露出微笑。

“是吗，你果然是藤崎先生的女儿啊。如果我是藤崎先生，肯定也会这么做。”

小司凝视着冲田。

“管理官，这件事可以由我联系父亲吗？”

致Blue

平成最后的春天，平成三十一年三月中旬，Blue发现了那四个人。

在一个不眠之夜，Blue独自离开公寓，走向便利店。途中，他透过家庭餐厅的玻璃，看到店里坐着四个人。一对青年男女，还有两个貌似兄妹的孩子。他们身上的衣服都很邋遢，男孩子的运动衫上还破了个洞。

Blue一眼就看出他们过着跟流浪差不多的生活。

带孩子的流浪者很少见，这还是他头一次亲眼看到。不过在此之前，Blue就知道这种人的存在。而且，他在浜松杀死卓也后，也过了一段类似的生活。

中介公司“Plan H”不仅帮助外国技能实习生逃跑并介绍工作和住处，有时也会找日本人搭话。

Blue想起，公司运营的南林间合租房前不久空出了一个房间。

虽然那个房间并不大，但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也不是住不下。应该总比家庭餐厅的卡座强多了。而且对方是青年男女，也好介绍工作。

Blue走进店内，找了个座位观察他们。

男女两人看起来都不怎么正经，但不像受了重伤无法工作，或是交流能力严重不足的样子。

再看桌上，大盘和饭盘各有两个。他们好像在四个人分享两份套餐。

一个大盘里的菜已经吃完了，只剩下一些搭配的蔬菜，很难看出主菜是什么。

那些剩下的东西，是青椒。

女人正在催促男孩子把它吃掉。

“快吃啊，你不是哥哥嘛。”

男孩子双目紧闭，用叉子叉起青椒送进嘴里。与此同时，他轻轻咳嗽起来。看来，他真的很讨厌青椒。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吐出来，蠕动着嘴开始咀嚼。

貌似妹妹的女孩子天真地说：“哥哥加油！”为拼命与青椒格斗的男孩子打气。

青年男女也对他说话了。

“要乖乖吃完哦。”

“吐出来就教训你。”

这两个人看起来不像在为孩子加油，反倒更像调侃。男人一脸坏笑，还轻轻推了一下男孩的脑袋说：“别吃成一副苦瓜脸啊。”

Blue下定决心，走向他们。

“我能打扰一下吗？”

遇到陌生男人上来搭话，他们显然吓了一跳，但还是听Blue说完了。当他说到介绍住处和工作时，两人都很有兴趣。

Blue很年轻，穿着牛仔裤和风衣。这种休闲装扮好像起到了积极作用。

他说自己叫“春山”。跟日本人打交道时，Blue经常用这个假名。过去母亲列举“理想的男人”时，就提过这个名字。虽然Blue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只记住了那个名字。

他们很快就谈妥了。Blue回到公寓，向桦岛香织汇报这件事。第二天，他跟马科斯开车把四人带到了南林间的合租房。

对于这件事，Blue只告诉别人“正好看见”和“正好有房间空出来”。

奥贯绫乃

调查第十六天。

跟前天一样，还是在樱丘警署的小会议室。

可能因为今天天气不好，窗外没有阳光。

还有一点跟前天不同。

特意空出的屋子里不再只有三个人，而成了四个人。

除了绫乃、小司和冲田，小司的父亲藤崎文吾也来了。

“那个多摩新城的案子啊……”

藤崎比绫乃记忆中的身形瘦削了几分，头发也白了一半。他低声喃喃了一句，然后抬起头。

他已经是外部人员，虽然看到过案件的媒体报道，但也是头一回听说女儿参与调查这件事。他更加想不到此案跟青梅案有关系。

“藤崎先生，你辞掉工作后，一直在调查青梅案吗？”

冲田问了一句，藤崎点点头。

“嗯，我一直在找Blue。其实我有一点线索。”

藤崎发现调查时与他们擦肩而过的女仆装人物存在疑点，因此意识到桦岛香织可能与Blue有接触，其后便开始慢慢寻找她的去处。

“那你找到了吗？”

冲田凑过去问道。虽然他仕途顺遂，但其实心中也对青梅案的半途而废感到不甘。

藤崎点了点头。

包括绫乃在内，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不过花了很长时间。我首先从桦岛香织的人际关系追查她的去向，可是她关掉涩谷的事务所后，马上像想重启一切似的人间蒸发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我还找了一些老警察帮忙搜寻，还是没有线索——”

同时，藤崎还造访了香织的故乡——滋贺县大津，调查了她的父母。

在那里，他发现香织的父母嗜酒成性。香织十五岁离开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大约十一年前，她的父亲因肝硬化去世，香织甚至没有出席葬礼。其后，母亲得到滋贺县的NPO组织“阳光向上”的支持，靠领取生活保障金维持生活。

藤崎第一次到访滋贺县时，香织的父亲刚刚去世，母亲还在世。不过她对女儿的现状一无所知，没能给出有用的信息。老人家经常住院，但是香织从来没有看望过她。

后来，藤崎又去了几次滋贺县，每次都前去看望香织的母亲。她的健康状况逐年恶化，最终在五年前因为心脏疾病去世，没有给藤崎留下任何线索。

藤崎闻讯前往滋贺县，从安排葬礼的“阳光向上”工作人员口中听到了值得关注的事情。他们联系不上香织，她跟父亲去世时一样，没有出席葬礼。不过，一直给组织捐款的公司突然增加了捐款额度，使他们顺利完成了葬礼。藤崎又仔细询问，得知那家公司在神奈川县，名叫“Plan H”，从十年前开始给这个NPO捐款。而且，当时“阳光向上”刚开始援助香织的母亲。藤崎还听说，一个自称社长秘书的女人到滋贺县来参观过，还说他们公司正在援助多个NPO组织，将之作为社会贡献活动的一环。

这个时机太可疑了。

出于所谓“直觉”，藤崎决定查查这个“Plan H”公司。该公司做了正规登记，找起来并不困难。公司董事长是一名男性，名叫大山康三，办公室位于横滨伊势佐木町的写字楼。

“身份是可以借用的，所以保险起见，我决定暗中监视他们的办公室，并确认这三个人经常出入。时间是平成二十七年，距今四年前。”

说着，藤崎从上衣内袋里拿出一个信封，将里面的几张照片一一摆在桌上。

三个人从市区的写字楼里走出来。女人戴着墨镜，另外两个是年轻人。拍摄时用了长焦镜头，从这个角度能清楚分辨外貌。其中一名青年肤色较深，看起来像外国人。

“这不是——”冲田看到照片，一脸惊讶，“那个，在浜松跟Blue一起工作过的日裔……”

见冲田一时想不起姓名，藤崎开口帮了他。

“三泽·马科斯。”

冲田抬起头，瞪大了眼睛。

“他也在一起吗？”

“没错。‘Plan H’的实际经营者是桦岛香织，只不过借用了大山的身份登记。他应该是找过桦岛香织借钱的人。三泽·马科斯和Blue好像都在那个公司工作。”

绫乃和小司跟不上他们的对话，只能呆呆地看着照片。藤崎似乎发现了，便指着照片说：“这就是藏匿了Blue的桦岛香织。这个人叫三泽·马科斯，是Blue的老朋友。然后，这就是Blue。”

他指的是两名青年中长得更像日本人的那个。不过，他好像没有日本国籍。此人面容温柔俊俏，又瘦又高，说是模特也会有人信。他跟小翼画的也有几分相似。

这人就是Blue。

“我又观察了一段时间，还通过征信公司调查了‘Plan H’的业务内容。他们在搞不太正经的中介，还经营地下合租房。”

地下合租房。又是一个共通之处。

“那天碰到的女仆原来是Blue吗？”冲田说。

“那个我没有查证，不过最后循着这条线索找到人了，所以应该是。”

“如果当时能逮捕他……”冲田长叹一声。

藤崎露出了苦笑。

“不过我只查到了他们在哪儿，什么都没做。”

“什么都没做？藤崎先生，你没有接触Blue或者桦岛香织吗？”

藤崎摇了摇头。

“没有。这三个人一起住在公司附近的公寓里。”

“一起住？”

“没错。至少四年前是这样。而且他们还经常下班后出去喝酒。我有一次跟着他们走进居酒屋，坐在了旁边的座位上。桦岛香织和三泽·马科斯见过我，但已经过去十年了，似乎都没发现。他们聊的都是很无聊的话题，比如上次看的电视节目，日本国足如何如何，反正都是一般人会聊的事情。马科斯最健谈，总是开玩笑逗Blue。你们看照片也能知道，Blue长得很英俊，笑起来也特别好看。我当时还感叹，自己一直追查的人笑起来竟有这样一副好看的面孔。桦岛香织属于倾听者，她不怎么说话，只是看着两人。他们三个看起来就像一家人。”

藤崎瞥了一眼小司。

“我们一家人反倒很少一块儿吃饭啊。”

小司面不改色，无声地点了点头。她说过自己并不记恨父亲，此时的表情也很难看出她对藤崎的态度。

藤崎叹了口气，移开目光看向虚空。

“他……Blue没有户籍，没有父母，却得到了跟他一起吃饭的同伴。怎么说呢？看到他那个样子，我突然放下了，就像终于得到了一直在寻觅的答案。这本来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展开的行动，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了结……”

绫乃定定地看着照片上的Blue。

这是个无法选择父母的孩子。他连证明自己身份的户籍都没有，却混入市井之中长大成人，还有了亲如家人的同伴。然后……

她几乎是下意识地开了口：

“这个Blue真的是凶手吗？他真的杀了那两个人吗？”

正田和亚子原本带着两个孩子在外流浪，因为住进“Plan H”运营的合租房，跟Blue接触。可是他们只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左右就发生问题，最后四人离开了合租房。不久之后，Blue通过社交软件联系正田，用虚假的工作将其引到D小区后杀害——补充上漏掉的拼图碎片后，这条脉络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我对你们这个案子不太了解。不过从你们的话来判断，应该是这样。如果我查到Blue的住处后及时接触他，说不定……不，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

藤崎又从放照片的信封里拿出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几个地址。

“这是我查到的‘Plan H’的办公室，还有桦岛香织他们的住处。”藤崎说到这里停下来，看了看其余三人，继续说道，“这是你们的案子，应该由你们亲手了结。”

范启莲

平成三十一年三月。

那天住进来四个人，是一男一女两个日本成年人，还有两个孩子。阿莲自然以为他们是一家人。

那家人住进合租房二楼，阿莲隔壁的房间。

这两年多来，她还是头一次看见有人带着孩子入住。比她早来的住户也说没见过。

阿莲也知道，日本人一家四口住这种合租房很不正常。再一看，那一家人穿的衣服都很邋遢，尤其是大男孩的运动衫肩部还破了个洞。以前那个日本青年（Blue说那是修先生）到村里来，听了他的讲述，阿莲一度很羡慕日本的孩子，但这两个孩子的打扮还没有越南的小孩得体。

不仅是这家人，其他日本住户为什么住在这种地方，阿莲也无从知晓。

她在起居室碰到一家人，说了声“你好”。虽然她到现在还是只能说一些简单的日语，但已经比在“龟崎缝纫”那时好多了。

不管他们有什么特殊情况，那位母亲看起来跟阿莲同龄，也跟她一样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阿莲看到他们，不禁想起了留在故乡的孩子。她很想跟这家人搞好关系，甚至想帮男孩缝补衣服。阿莲很擅长缝补。

大男孩看到阿莲说话，惊奇地点了一下头。小女孩则咧嘴笑着，也说了一句“你好”。可是母亲却连忙抱过妹妹，毫不掩饰脸上的警惕，咕哝了一声“嗯”。至于父亲，他连招呼都不打，直接瞪了阿莲一眼。

这帮人怎么回事——

老实说，阿莲感觉很不好，甚至觉得两夫妻都不是什么好人，心

里有点害怕。她实在不敢开口帮男孩缝衣服。

“Plan H”也给那对夫妻介绍了工作。丈夫是在施工现场工作，妻子好像是陪客喝酒，但具体不太清楚。妻子只需晚上出去工作几个小时，平时可以照顾两个孩子。

孩子们住进合租房后，Blue就经常带着游戏机过来，在起居室跟孩子一起玩。

大男孩总是玩得特别起劲，小女孩虽然年龄太小，还不懂玩游戏，但也会看着画面哈哈大笑。有时两兄妹还会争抢自己想玩的游戏和操纵杆，每次Blue都会阻止他们。大多数时候，两兄妹都能开开心心地一起玩。

孩子们开心玩耍的样子让人会心一笑。越南也有电视游戏，阿莲决定回国后也给孩子们买个游戏机。

一开始，阿莲以为Blue只是单纯地喜欢小孩子。正因为喜欢，他才会带游戏机过来。每次Blue都会眯起眼睛，在一旁看着孩子们玩耍。孩子们都把Blue当成“带游戏机给我们玩的大哥哥”，很亲近他。

可是，后来阿莲又想——

或许，他其实是担心那两个孩子。

有一次，阿莲看见Blue对打游戏的孩子说话。“爸爸妈妈对你们好吗？”“他们会打你们，骂你们吗？”“你有什么话想告诉大哥哥吗？”他用温柔缓和的语气问了好多问题，连阿莲都能听懂。

后来，是阿莲证实了Blue的担忧。

由于合租房是后期做的隔断，屋里有好几个地方墙壁很薄。比如阿莲和那家人之间的墙壁。

一家人入住大约一周后的某个晚上，隔壁传来了声音。

“这是为了加强你的素养。”

那是母亲的声音。

素养——那是阿莲最熟悉的日语单词。

“对不起，请原谅我。”她听见了孱弱的声音，显然是大男孩发出的。

“不行。对你这种坏孩子，口头说什么都没用。”

啪！一声脆响。

那孩子在挨打，好可怜……

阿莲心里虽然这样想，一开始也没当回事。越南的家长也经常体罚小孩。阿莲小时候经常被大人用棍子和手打屁股。

可是，打孩子的声音持续了好久，母亲的教训渐渐变成了辱骂。“你到底懂不懂！胡闹什么！混蛋！”

啊，这有点过分了吧……

阿莲心里刚冒出这个想法，那边又响起父亲的声音。

“一个男人哭什么哭！”

砰！一阵沉重的响声紧随其后。

“听到没有，听到了赶紧道歉！”

“对……不……起……”

男孩的声音在颤抖，还带着哭腔。响声暂时停止。

等阿莲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把耳朵贴在墙上，屏住了呼吸。

她只能听见隔壁房传出的响动，但是心里很清楚，那无疑是严重的暴力行为。那孩子才这么小……

她想到自己的孩子，不禁胸口发紧。

几天后，她再次听见骂声。又过了几天，事态重演。

看来，那对夫妻经常对孩子拳脚相加。

怎么办——

阿莲很想阻止他们，但也不想跟他们扯上关系。她马上就要回国

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她不想惹任何麻烦。

于是，她想装作看不见，装作听不见。

可是，到了她即将回国的四月的第一天——

日本公布了新年号，工厂里的日本员工也一直在议论。对日本人来说，改元好像意义重大。不过，阿莲本来就不熟悉日本的历法，再加上马上就要回越南，因此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最让她放心不下的，其实是那天夜里隔壁传来的骂声和尖叫声。

“不要！”

男孩子的尖叫。

“不行。”

“求求你，快停下！”

男孩子在抗拒什么。

“少啰唆，给我闭嘴。不准挣扎。把小渚吵醒了怎么办？”

“我不要拍照片，不要滋滋。”

“不要也得拍。”

那段对话让她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

阿莲心意已决，走出房间。

她不想掺和这件事，但是心里一直有一种分不清是正义感还是好奇心的情绪，她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阿莲来到走廊，走到隔壁屋门前，握住门把手。门没有锁。她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一条缝，感觉心跳越来越快，仿佛全身都变成了心脏。要是被发现，她就马上逃回自己房间。

她从门缝里看见了。

恰在此时，男孩子发出一阵尖利的哀号，屋里同时传出焦臭味。

房间里铺着三床貌似从不收拾的被褥，到处都是杂志和垃圾。而

且，里面正在上演让人不敢想象的场景。男孩子浑身赤裸，被绳索捆绑。那个父亲正在往男孩背上按点燃的香烟，母亲则用手机拍摄那个场景。与此同时，女孩子沉沉地睡在被褥里。

“呀啊啊啊啊！”阿莲忍不住大喊一声，打开了门。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她忍不住喊出了越南话。男女两人朝她看过来，露出了惊愕的表情。

“你、你、你们，干、干什么！”

她努力用日语质问。

“你怎么回事！搞啥啊！”

“看什么看！”

两人怒骂着朝她走了过来。

阿莲很害怕，但是怒火战胜了恐惧。无论因为什么，都绝不能对孩子做这种事。

“孩、孩子，过分，不行！”她提高了音量。

“少啰唆！关你什么事！看什么看！”母亲回骂。

“开什么玩笑，你想干啥！”父亲握紧了拳头。

要被打了——

就在那时，背后传来了声音。

“怎、怎么了？”

住在一家人对面房间的越南姐妹阿妙和阿收也走了出来。她们战战兢兢地看向屋里，发现被捆住的男孩子，忍不住“啊！”地叫了起来。

接着，住在楼下的日本青年从她们背后的楼梯跑了上来。他平时

几乎不说话，所以阿莲不太了解他的性格。

“怎么这么吵，到底……”

他也看向屋里，接着没了声音。

所有人都用谴责的目光看着那孩子的父亲和母亲。阿莲感觉自己等到了援军。

“你、你、你们住手！”阿莲说。

“少他妈啰唆。”母亲嘀咕道。

父亲啧了一声，猛地推了一把阿莲，还大吼道：“关你屁事啊！”阿莲站立不稳，踉踉跄跄地退到屋外。

房门轰然关闭，里面还传来了上锁的声音。

“等、等一下！”

阿莲扑向房门，但是房间里没有反应。

她转头看向援军，他们却尴尬地面面相觑。

日本青年微微颔首，回到楼下。阿妙和阿收面带难色，也回了房间。

大家都不想多管闲事。其实阿莲也一样。那天夜里，阿莲几乎没睡着。隔壁屋也没再传来奇怪的声音和响动。

既然已经被发现了，他们会有所收敛吧？阿莲这样祈祷着。可是，她无法亲眼见证。

第二天，那一家人就不见了。

傍晚，阿莲下班回来，发现Blue来了，Blue问她昨晚出了什么事。彼时他已经问过别的住户，大概知道了事情经过。

Blue一直都是冷静温柔的人，但是那一刻他给人的感觉却截然不同。他虽然没有爆粗口，但阿莲明显感到了静默的怒火。

“对、对不起……”

阿莲以为Blue要责怪她挑起矛盾，但是，Blue看着她慢慢地说：“没关系。你看到孩子被那样对待，肯定无法保持沉默，对不对？我只是想知道，那两个人究竟做了什么。所以请你把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

阿莲听清了他的话，也懂得话里的意思。

此时她才意识到，让Blue怒火中烧的，是那两个虐待孩子的大人。

阿莲努力回忆，如实说出了这一个多礼拜自己听到的声音和响动，还有昨晚亲眼看到的场景。

奥贯绫乃

平成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平成最后一天。

这里是神奈川县大和市，小田急电铁江之岛线南林间车站往西大约一公里，从大路分支出来的住宅区小巷。

眼前是一座没有铭牌的蓝顶小楼，两辆警车分别停在它的斜前方和小巷拐角处，每辆车里都有四名调查人员待命。另有四人伪装成普通路人。这个住宅区一角，聚集了十二名刑警。

绫乃和小司坐在拐角处警车的驾驶席和副驾驶席上，同样在待命。

那座没有铭牌的房子，就是亚子一家这个月初离开的合租房。其外观也与小翼的画很相似。

而且，这座房子果然没有提交经营租赁的申请。

Blue应该就在里面。

“平成还剩下十二个小时……”

梅田在后座喃喃自语。时间已近正午。

“把他请到局里，要是他立刻认罪，再赶时间申请逮捕令，应该能赶在平成把他逮捕。要是他拒不认罪，或是干脆保持沉默，那就麻烦了。”

梅田对旁边的井上说。

“都已经到了这一步，就没必要拘泥于平成了。反正都要过很久才起诉。明天抓也行，后天也不迟。而且现在还不能肯定那个Blue就是凶手。”

“连作案手段都一样，那不相当于肯定了吗？”

“也对。老实说，我倒是希望能定下来。”

绫乃凝视车窗，漫不经心地听着那两人的对话。然而，从这个方向看不到拐角另一头的房子。

管理官冲田首先下了缄口令，明确“绝对不能泄露消息”，然后把Blue和青梅案的相关信息共享给了调查本部。

通过藤崎提供的地址，他们很快就找到了Blue的所在地。

跟四年前一样，他还在伊势佐木町的“Plan H”工作，并且跟桦岛香织和三泽·马科斯住在距离公司不远的公寓里。

车载无线对讲机发出一阵沙沙声，接着传出了声音。

“有人出来了。”

联络来自房子斜对面的警车。众人顿时紧张起来。

“不是抓捕目标，是个外国住户。”

他们长吐了一口气。

不一会儿，疑似从合租房出来的外国人经过绫乃她们坐的警车。那是个女人，看外貌应该来自越南，很可能是逃跑的技能实习生。

“Plan H”有好几座相似的合租房，出租给特殊背景的外国人，以及像正田和亚子那样处于流浪状态的日本人，并给他们介绍工作。而且，那些工作大多是在非法经营的废品处理公司等很难称得上合法的企业干活。另外，他们还有引导外国技能实习生逃跑的迹象。

“那女的拉着行李箱，会不会要回国了？就这么放过她吗？”

梅田看着窗外说。

“嗯，首要任务是逮住Blue，然后找到桦岛香织和三泽·马科斯。”

警方昨天就安排了调查人员跟踪Blue、三泽·马科斯和桦岛香织这三个人。今天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任务的重中之重是要抓住Blue。

Blue和马科斯好像在分头管理公司的合租房。今天一早，Blue就走进了这座房子。他们准备在他出来后行动。

“对藤崎选手来说，这是为父亲了结心愿的机会啊。”

梅田口无遮拦地说道。

小司冷静地回答：“有可能……不过我也是前几天才得知详情，没什么为父亲了结心愿的感觉。而且，我父亲心里好像已经为那件事画上了句号。总之，我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

“哎呀呀，真冷淡。”梅田轻飘飘地说。

小司的表情不太紧迫。毕竟她当上刑警不是为了追随父亲的脚步，只是父亲恰好从事过自己憧憬的工作罢了。

梅田可能觉得不过瘾，但绫乃很喜欢小司与她父亲的距离感，同时也很羡慕。

“有人出来了，这回是抓捕目标。”

无线对讲机再次响起。

来了——

“明白，立即行动。”

绫乃回答完，旁边的小司已经打开了车门。

“交给你们了。”井上在背后说。

“是。”绫乃和小司应了一声，走下车去。

按照安排，绫乃和小司首先上前表明身份，然后要求他到警署接受调查。

她们转过拐角，一个身材高挑的青年——Blue正好从大门走出来。绫乃感到心跳开始加快。

他应该完全没发现自己被跟踪了，因此对绫乃和小司毫无警惕。

绫乃能清楚看到他的长相。那是一张清爽端正的面庞。

Blue，你为什么——

前不久，绫乃听了冲田的描述后，心里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杀了那两个人——

假设Blue杀了亚子和正田，他的动机是什么？那两个人都是容易引发矛盾的性格，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埋下了怨恨的种子，或是制造了矛盾——或许是金钱矛盾。

可是，绫乃觉得真正原因不是那个。

她很想知道。Blue说不定——

绫乃和小司朝Blue走去。

当距离仅剩三米时，Blue总算注意到了朝自己走来的两个人。

两人加快速度，缩短距离。

Blue疑惑地停下了脚步。

绫乃她们也停下脚步。小司开口道：“请问你是‘Plan H’的春山先生吗？”

“没错，我是……那个，请问是哪位？”

Blue当然对她们没有印象，所以脸上浮现出警惕和困惑的表情。

你为什么杀了他们？为什么杀了舟木亚子？

绫乃强忍住立刻质问的冲动。

小司加重了语气。

“不对，其实你叫篠原青吧。”

“啊？”

Blue瞪大了眼睛。

“我是警视厅的，想请你回去问一些问题。”小司说道。

“哦，这样啊……好的，我明白了。”

Blue冷静地点点头。

小司用对讲机通知正在待命的调查人员：“对象已同意随行。”

停在房子斜对面的警车开了门，调查人员走下来。

之前他们考虑到嫌疑人可能会反抗，现在对方如此顺从，反倒有些难以适应。虽然不想承认，但有那么一瞬间，他们的确放松了警惕。

“这边请。”小司引导他走向车辆。

就在那时，Blue突然向右转弯，拔腿就跑。

“啊！”绫乃不知道究竟是自己还是别人发出了喊声。

“抓住他！”对讲机传来疑似井上的怒吼。

绫乃跑了出去。

“站住！”

Blue逃往的小巷另一端已经有两名装扮成行人的调查人员蹲守。可是Blue已经用最快速度，以毫厘之差冲破了两人的防线。

两人转身就追。

没问题。他虽然很快，但也不是追不上的速度。而且出了巷子就是大路，没有特别复杂的地形。他们这边还有车，就算一时追不上，也不可能让他跑掉。

Blue。

她几天前刚刚得知这个人的存在，却觉得自己已经追查了很多年。

Blue。

他被迫跟随由不得他选择的母亲四处漂泊，连户籍都没有，一直行走在不为人知的社会阴暗面。

Blue。

绫乃对他的大部分人生一无所知。但是可以肯定，他的成长伴随着身心的伤害。

Blue。

别逃，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杀了他们？你是不是想救那两个孩子——

亚子和大贵的死让孩子们得救了。他们得以从父母这个最强的吸引和排斥的源头解放出来。

Blue。

Blue，你是不是想拯救那些无法选择父母的孩子？

绫乃拼命追逐着那个背影。

致Blue

平成最后一天。

Blue奋力逃走。

穿行在南林间住宅区的小巷里。

彼时他心里在想什么，如今已无法知晓。

或许，他在回忆。

回忆那一天。

将近十五年前的圣诞前夜。平成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Blue！”

那天傍晚，下午四时许。

母亲对回到家中的外祖母索要钱财，被拒绝后，转头喊了一声坐在起居室角落的双手抱膝的Blue。

那就是后来被称为青梅案的凶杀案件开幕的信号。

Blue站起来，右手握着菜刀。

如果不给钱，就杀了他们——母亲早已做出决定。

那一刻，支配Blue的是强烈的愤怒。

Blue一直都像丢了魂，像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但是彼时的愤怒，是真正属于他的东西。

Blue重新找到了灵魂。

最初的契机，是一幅画。

那是头一天晚上，初次走进这座房子时，他在玄关看到的画。

那是一幅一家四口的蜡笔画。画中有三个大人，一个孩子。背景被涂成绿色，具体地点不明，但是四个人手牵着手，脸上都有笑容。那幅画谈不上好坏，一看就知道是幼儿的涂鸦。可是，画中明显散发着浓浓的幸福。看到那幅画，Blue感到心中一阵悸动。

走进起居室，屋子里暖洋洋的，他的外公外婆，还有姨妈和优斗都坐在里面。

优斗跟外公一起坐在扶手椅上，曾经视Blue如同怪物的祖父抱着优斗，让他坐在了自己腿上。矮桌上还摆着吃完的泡芙盒子。

优斗穿着松松软软的小褂子，顶着红扑扑的脸蛋，好奇地看着他们。

Blue意识到，门口那幅画就是这孩子画的。

起居室角落里散落着一些买给优斗的绘本和玩具，窗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纸。那是一封字迹拙劣的信，上面写着“圣诞老人：我想要Game Boy Advance SP。优斗”一定是大人告诉他，只要把信贴在墙上，圣诞老人就会看到。

那是母亲很久以前买给Blue的，但很快又被砸坏的游戏机的最新版。今年圣诞节，这个孩子应该能收到那个礼物。而且，这家人肯定不会一下就把游戏机砸坏。

眼前的光景可谓平凡，只要家中有小孩，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可是，那里有Blue得不到的东西。

爱。

连这座房子里的空气，都好像充斥着那东西。

这家伙有好多爱——

那个想法，把他的灵魂拉回了肉体。

同时，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强烈愤怒。心中油然升起破坏的冲动。母亲忙着和外祖父母争吵时，Blue拼命忍耐着将一切破坏殆尽的冲动。

一整晚他都在房间里凝视着照片，但是没有用。他的情绪一直亢奋，怒意沉淀成杀意。

一切都不再像他人的表演，Blue再也没有被母亲催促不得不行动的感觉。他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渴望捣毁这个充满爱和幸福的家庭。在他们庆祝圣诞节之前，在圣诞老人出现之前，将一切破坏殆尽。

所以，他甚至感激母亲近乎癫狂地命令他痛下杀手。

Blue把菜刀刺进了外祖母的侧腹。

外祖母倒抽一口气，接着张开嘴，仿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Blue拔出菜刀，购物袋从外祖母手中滑落。“啊啊啊啊！”她尖叫着按住侧腹，跪倒在地。Blue看见外祖母干枯的指缝间流出了鲜血。

他又对准外祖母毫无防备的背部，刺了两刀。

外祖母瘫倒，身体不受控制地痉挛，血沫伴随着无声的悲鸣涌出嘴角。

“这、这啥啊。好、好恶心……”

母亲眼中含着泪水。

他无法理解母亲此时的心情。

“快，脖子。掐她脖子！”

母亲命令道。Blue正要用手去掐外祖母的脖子，突然想到自己有绳索。虽然事先没有设想过这种用法，不过他还是拿起绳索缠在祖母脖子上，用力绞紧。外祖母一开始还会发出闷哼，挣扎几下，过一会儿就不动弹了。

“太好了。”母亲拍拍胸口，擦掉眼泪，俯视着一动不动的外祖母。

“这下只能全都干掉了。”

又过了一个半小时，第二个牺牲者——外祖父回来了。

门口传来一声“我回来啦”，Blue和母亲立刻藏在起居室门口。外祖父可能看到了门口的鞋子，一边走进起居室一边说：“夏希还没走

吗？”紧接着，他看见了倒在血泊中的外祖母。那可能是他这辈子受到的最大冲击，也难怪他没有发现旁边的Blue和母亲。

“梓！”

外祖父跑向外祖母。Blue对准他的背部刺了下去。

外祖父与外祖母不同，Blue的第一刀没有夺去他的抵抗力，他奋起反击。“干什么！”他怒吼一声，推开了Blue。Blue失手，菜刀掉落，他又踉跄着撞倒了电视柜。电视机轰然落地。

“你要干什么！”

外祖父一把抓住Blue。Blue奋力挣扎，撞倒了茶箱，紧接着外祖父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原来母亲拾起了菜刀，奋力刺向外祖父背部。一下，又一下。

外祖父依旧奋力抵抗，但是已经失去气力，轰然倒地。

“Blue，脖子！”

Blue马上拿起绳索，绞住了外祖父的脖子。

见外祖父倒地死去，母亲扯动嘴角说：“活该。”

她站在父母的尸体前，已经不再流泪。

第三个牺牲者是Blue的姨妈，外祖父死后一个小时，大约下午六点半，她带着最后一个牺牲者优斗回来了。

跟刚才一样，Blue躲在死角，一见到姨妈走进来，就扑过去刺伤她的腹部。他很快拔出菜刀，又刺了一下。姨妈当场坐倒在地，发出了格外刺耳的尖叫。

母亲翻找着从姨妈肩上滑落的挎包，取出长钱包，看见了里面的储蓄卡。

“你、你要干、干什么……救、救护车……”

姨妈跪在地上，浑身是血，恳求母亲。荧光灯照亮的面庞，已经变成惨白。

“姐，银行卡密码告诉我。要是告诉我，我就给你叫救护车。不

告诉我，我就把你的孩子也杀了。”

姨妈说出了四位数字。

母亲满意地点点头，对Blue下令道：“干掉她。”

Blue绕到姨妈背后，用绳索勒死了她。

这是第三个人，加上卓也就成了第四个人，所以Blue已经找到了一点诀窍。绞杀一个人的时候，用绳子比双手方便，而且从后面勒紧绳子比从正面更有效率。

他正勒着姨妈，站在起居室门口的优斗哭了起来。“快停下！”优斗抱着Blue的腿，使劲拉拽。

但是Blue并没有松手。很快，姨妈就丧命了。

优斗喊着“妈妈”，握紧拳头敲打Blue的腿和侧腹。

就在那时。

你还敢打我——

Blue感到了把脑子烧得一片空白的狂怒。

等他回过神来，已经朝着优斗的脖子伸出双手。

接着，他不再思考绞杀的效率，空手掐紧了纤细的脖子。仿佛要注入愤怒，注入他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的错。

都怪你拥有一切。

都怪你住在这个温暖的家里。

都怪你在家人温柔的陪伴中成长。

都怪你可以向圣诞老人讨要圣诞礼物。

都怪你得到了那么多爱——

他奋力掐紧脖子，很快，优斗的身体就软了下来。

他无法分辨具体的死亡瞬间。等他发现时，那个年幼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他感觉不到净化作用。爆发的杀意消失在了虚无之中。外祖父母、姨妈，还有优斗。眼前躺着四具尸体，怒气瞬间降温，取而代之的是血液化作铅水般的虚脱。

“哎呀，怎么都杀了。Blue，这可是你干的。”

远处传来母亲的声音。

她说得对。

这四个人都是Blue根据自己的意志杀害的。

好累——

Blue坐倒在地。

母亲不知看到了什么，吃吃笑了起来。她也可能在哭。由于意识模糊，Blue记不清了。

“尸体怎么办？算了，明天再想吧。”

母亲好像也累了。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此前，Blue一度失去了意识。他直接睡过去了。

Blue在满是尸体的起居室，度过了圣诞夜。

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点多，他被晃醒了。

“起来，快起来啊。呵呵，哈哈哈哈。”

母亲在他面前哈哈大笑。

Blue迷迷糊糊地想，自己是在做噩梦。

跟母亲回家，杀死了外祖父母、姨妈和表弟的噩梦。

下一个瞬间，他越过母亲的肩膀，看到满屋血腥，顿悟这不是噩梦。

“喂，你不是带了CD吗，把《世界上唯一的花》拿出来吧。”母亲笑着说。

CD……Blue顺从地找到背包里的单曲CD，递给母亲。那是最近特别畅销的SMAP的曲子，母亲特别喜欢。逃离浜松时，也是她让Blue带上的。

母亲拿着CD和起居室一角的播放器，走进浴室。她先在更衣间大声播放CD，然后开始洗澡。

此时，母亲已经在房间里一口气吞掉了所有剩下的麻黄碱。准确来说，药瓶底部还粘着最后一颗，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她目前为止服用过的最大剂量。她已经完全处在用药过量的状态。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一睡醒，重新面对家人被残忍杀害的事实，精神终于崩溃了吗？还是单纯想得到更多的快乐？又或者，那是一种自杀行为？理由已经无从得知。

事实就是，母亲在非常危险的状态中进入浴缸，然后抽中了下下签。

母亲在浴缸中停止心跳时，Blue毫不知情，坐在起居室呆呆凝视着那四具尸体。

《世界上唯一的花》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窗外的阳光变成橙红色时，Blue总算发现母亲还没从浴室出来。

他去查看情况，发现母亲躺在早已变得冰冷的水中，仿佛睡着了一般没有气息。他喊了几声“妈妈”，但是得不到回应，把脸凑近母亲，也感觉不到她的呼吸。她的皮肤跟浴缸里的水一样冰冷，Blue小心翼翼地把手心贴在她的胸前，触摸不到一丝心跳。

妈妈死了——

Blue没有悲伤，也没有欣喜。他只觉得无法呼吸。

回到起居室，他明明已经在这里待了很久，但看到那四具尸体时，还是感到毛骨悚然。

是的，我们都是

世界上唯一的花

听着更衣间传来的歌声，Blue想起了俯伏在地的优斗的脸。

昨晚第一次见面时，优斗好奇又天真地看着Blue。他亲手杀死的少年，有一双纯洁的眸子。

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种子

只要为了让花儿绽放

而拼尽全力就好

今后我会怎么样——

我会被抓住吗？要是被抓住了，会被判死刑吗？我也会像妈妈和优斗那样死掉吗？

他汗毛直竖。

他还是个孩子。彼时的Blue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他对自己犯下的大罪茫然不自知，心中唯有恐惧。他害怕自己被捕，害怕接受惩罚，害怕被夺走性命。

不要，我不要——

难以忍受的恐惧骤然降临，Blue逃走了。

奥贯绫乃

绫乃奋力摆动双腿，追赶在小巷中逃窜的Blue。

奔跑，奔跑，奔跑。

她刚刚觉得好像接近了那个背影一些，Blue就加速从巷子冲上了大路。接着，他又穿过人行道，跑到车道上。

啊——

下一个瞬间，尖利的刹车声，大型卡车的黑影，行人发出的惊叫。

绫乃等人跑到大路上，卡车已经斜着停在路边。相隔五米的前方，是Blue流血倒地的身影。

路上行人一阵哗然。

绫乃和其他调查人员纷纷跑向Blue。

他仰面躺在地上，头部受到重击，身体微微颤抖。虽然睁着眼睛，但是眼神没有焦点。头部流淌出大量鲜血。

糟糕。

“我叫救护车！”

一名调查人员慌忙拿出手机。

“振作点，振作点！”

绫乃跪在地上，一边注意不挪动他的头部，一边捂住伤口试图止血。

她从手心感到了血管的搏动，还有血液的温热。

她意识到Blue空虚的目光正在看着她。

“两个……孩子……”

“翼君和小渚吗？”

Blue似乎微微点了一下头。

“他们没事，都被儿童救助中心收容了！他们都得到了福利保护，小渚还能拿到户籍。两个孩子得救了！”

Blue好像微微勾起了嘴角。

“你果然是想救他们，对不对？”

“对不起……对不起……”

Blue没有回答绫乃，而是开始道歉。

“……优斗。”

那是青梅案遇害的男孩子的名字。

Blue茫然看向虚空，梦呓般呢喃道：“优斗，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他反复道歉。对那个十五年前被自己杀害的少年反复道歉。

绫乃发现了。这个人不仅仅是想救那些孩子。

“别死！”她大喊道。

“你不是救了两个孩子吗？你不是杀了他们无可救药的父母，救了他们吗！那就活着去见证，活下来，看着那两个孩子长大！”

绫乃早已忘了身为警察的立场。

这个人杀的是我——

无法好好爱孩子的我。舍弃爱而选择了憎恨的我。只能伤害孩子的我。

他把我杀了。他替我了结了自己。

Blue无法聚焦的双眼再次看向绫乃，他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

“别死！求求你，别死！”

“我……不……”Blue的声音已经模糊不清。

“不准死！不准死！不准死！”

绫乃不断高喊，奋力压住出血部位。

致Blue

他没有死。

平成最后一天，Blue在逃跑中遭遇事故，但是捡回了一条命。

出院后，Blue立刻被警方逮捕收监，但他依旧活了下来，活到了新时代。刑期结束后，他还与自己救助的孩子重逢了。

Blue卸下了所有罪责，跟家人一般的同伴在一起，过上了安稳而充实的日子——

如果真相的数量跟人的主观意愿一样多，或许存在这样的真相。

——那怎么可能呢？

桦岛香织果断否定道。

——就算他活着，那孩子也不可能卸下所有罪责。

一开始……我刚刚收留他时，那孩子还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罪孽。他之所以向我求助，是因为若不依靠别人，他就无法生存。

可是不知从何时起，那孩子开始察觉自己犯下了无法偿还的罪孽，并为此痛苦不已。我说的就是青梅案。他最后悔的是当时被怒气冲昏头脑，杀死了年幼的优斗。他晚上开始频繁做噩梦，然后痛哭流涕。

没错，那一定是为了赎罪。所以Blue才会杀了你父母。我认为，他是想通过拯救无辜的孩子，偿还自己杀死无辜孩子的罪孽。可是啊，这种事可不像做数学题，不是救了两个无辜的孩子，就能偿还杀死一个孩子的罪孽那么简单。

那孩子是个笨蛋，又没上过学，所以才会为了偿还自己还不清的罪孽，又杀死了更多人。结果呢，他的罪孽还是无法偿还，最后

就……我觉得啊，那孩子逃跑算是一种自杀，是为了亲手杀死自己。

就算他活下来，也不可能过上安稳而充实的生活。太可悲了。

桦岛香织淡淡地讲述道。

长大成人后，我对Blue几乎没有印象。我一点都记不起那个救了我和哥哥的人。

如果没有Blue，我只能被困在一盘散沙般的家庭和家人中，在没有户籍的状态下长大成人。至于哥哥，有可能活不下来。

Blue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杀死那两个人——我父母的理由。可是正如桦岛香织所说，他应该是为了解救我们两兄妹，为了赎罪。

桦岛香织直言了心中的悲伤。

没错，这是一件十分悲伤的事。

青梅案过后，桦岛香织收留了Blue，并抚养他长大，让他喜欢上了原本不吃的青椒。后来，Blue开始为桦岛香织工作，还请三泽·马科斯加入了他们，开始三个人的生活。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也是Blue的家人。

平成后半的十五年，对Blue来说应该是一段平静的日子。

在那样的日子里，Blue依旧背负着一样东西。

罪孽。

在享受了无比宝贵的平凡日常之后，Blue终于意识到破坏这种日常意味着什么。他终于意识到，从无辜的孩子手中夺走的未来，有多么沉重。

或许，Blue每次感受到平静和安宁，都会感觉自己将优斗践踏在脚下。每次感觉到幸福，都会痛斥自己没有资格享受幸福。

他在那种痛苦中挣扎，不断寻找赎罪的方法，最后拯救了我们。

虽然无从确认，但我是这样想的。

可是，正如桦岛香织所说，赎罪不像做数学题那样简单。Blue依旧沉浸在痛苦中，迎来了平成最后一天。

Blue逃离的，一定不是追捕自己的刑警，而是自己的罪孽，还有生命。

太悲伤了。

所以我想尝试。尝试编织一个桦岛香织断然否定的、Blue得到救赎的真相。

奥贯绫乃

Blue被紧急运送到相模原市的大学附属医院，并立刻进入重症监护室接受紧急手术。由于车祸引起了脑部出血，他的情况极其危险。

与此同时，Blue的组织取样被送到本厅，交给科学调查研究室进行DNA鉴定。结果表明，Blue的DNA与正田指甲里提取的组织样本DNA一致。如此一来，Blue就成了多摩新城男女二人遇害案最大的嫌疑人。只要他不死，警方就会将其逮捕。

送院一个小时后，桦岛香织和三泽·马科斯在一课调查人员的陪同下赶到了医院。

那边正在实施抓捕时，听到事故的消息，便把两人一起带到了医院。

“Blue！”

两人站在重症监护室门外，近乎疯狂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绫乃离得有些远，看得不太真切，但她觉得那两个人都在流泪。

桦岛香织。十几岁来到东京，顽强活到了今天的女人。青梅案之后的十五年，横跨半个平成时代，一直保护着没有户籍的Blue的女人。她一定是个坚强的人，一定是个依靠自己的坚强，做了很多选择的人。

可是绫乃与她第一次见面，看到的却是面对亲近之人的生死彷徨焦急得手足无措的同龄女人。

香织和马科斯听完医生的情况说明，就被调查人员带走了。手术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所以警方要把他们先带到最近的警署去接受调查。可能事先已经说好了这个安排，两人都没有反抗，顺从地跟随警官离开了医院。

其他调查人员都被派去勘验事故现场和搜查“Plan H”办公室及其名下的合租房了。绫乃和小司则留在医院，等待手术结果。

她们被领到了重症监护室附近的小会议室。屋里摆着可容四人落

座的桌子和办公椅，墙上挂着白板，旁边有个架子，陈列着用来解释治疗方案的小号内脏模型。

两人在里面坐了几个小时。太阳开始西斜，手术还未结束，于是她们又到医院附近的便利店买了盒饭。

“是为了孩子们吗？”吃完便当又过了一会儿，小司突然问道。

“嗯？”

“Blue杀死那两个人的理由。刚才奥贯姐说过吧，那是为了孩子。”

看来小司听到了Blue出事时她说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绫乃点点头。

不，可能不仅是为了这个。

Blue最后想说的话。

——我不该活着。

绫乃没有听清，但好像是这句话。

就在那时，房间门开了，主刀医生和一位年长的护士走进来。

绫乃和小司站起来迎接。

两人都带着沉痛的表情。

果然，医生开口道：“很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没能把人救回来。”

两人深深低下了头。

“辛苦各位了。”小司对他们说。医生直起身子。

“死亡时间是晚上十一点三十四分。死亡证明写好后会给你们送

过来。”

“谢谢你。请问，这里可以打电话吗？”

“这个房间可以。”护士回答。

“请稍等片刻。”

医生和护士对两人点点头，离开了房间。

小司站在原地，拿出派发的手机，拨通了调查本部的电话。

多摩新城男女二人遇害案，将会与青梅案一样，以嫌疑人死亡的形式结束。

绫乃感到膝盖发软，便坐在了椅子上。

Blue死了——

那个人杀死了让孩子延续不幸的父母。

那个人杀死了丧失母性的母亲，杀死了我——

他死了，仿佛在逃离自己背负的罪孽。

一直沉淀在绫乃心中的“泥沼”，飞快膨胀。

记忆被唤醒。

过去，在离家不远的树林里曾经有个浑浊的池塘。那就是“泥沼”。

绫乃家是传统的父权家庭，父母对绫乃十分严格。尤其在她年幼的时候。那甚至不能用单纯的严格来形容。绫乃虽然是女孩子，父亲还是会不客气地大打出手，并声称那是教育。她已经不记得每一次被打的原因，总之只要不如父母的心意，她就要挨打。她很清楚这点，因为绫乃也一直以教育为借口，对女儿大打出手。尽管次数不多，但父亲一旦到了气头上，就会拖着绫乃走进树林，逼迫她脱掉衣服，把她沉进那个浑浊的池塘——“泥沼”中，直到那东西没过头部。肮脏的死水让她感到恶心，水侵入鼻腔深处，黏膜阵阵刺痛，还有无法呼吸的痛苦……她觉得，自己真的会被杀死。每次绫乃被拖出池塘，母亲都会一边擦拭她的身体，一边对她说——

“这都是你不好。”

都是我不好。

年幼时被灌输的话语，成了绫乃人生最大的恐惧。

绫乃安静地做着深呼吸，试图用理性镇压感情。

旁边传来叹息声。

她转头一看，发现小司已经打完电话，坐了下来。两人并肩坐着，小司也转头对上了她的目光。

“那个、那个，奥贯姐。”

“怎么？”

“那个，呃……”

小司四处张望，组织了一会儿语言。

“我觉得，能跟奥贯姐组队，真是太好了。”

“啊？”

“我就想告诉你这个……”

“什么嘛……”

突如其来的话语动摇了镇压感情的理性。她在幽深浑浊的“泥沼”中遇见了蜘蛛。那是早在孕育孩子之前，就被判为“不好”的年幼的绫乃。

“泥沼”开始泛滥，化作眼泪决堤。她忍耐了那么久，可是仅凭意志，已经无法阻止。

不行。

绫乃哭了起来。

她慌忙掩住面孔。可是泪水停不下来，还止不住呜咽。

“那、那个……”

她低着头，看不见小司的模样，但是光凭声音就能听出小司的困惑。

“突然这、这样，真对不起。我、我实在忍不住……我是个很没用的人，没有资格被你说好。”

“怎么会呢？”

“就是会！”她忍不住语气强硬地否定道。

“呃……”

“就是会。因为我是个缺失母性的有缺陷的人。我是那种杀死孩子的母亲。”

我在说什么呢？她没有在说那种事啊——

——丢人现眼。

——都怪你，我再也见不到外孙女了。

——难道你一点母性都没有吗？

这些曾经砸到她头上的话语。

她是个连自己的孩子都无法好好爱护的人，跟亚子，还有Blue的母亲一样，都是有缺陷的，该死的人。

我就是那种人——

“不对。”

那句话伴随着柔软的触感。

她被抱在怀里。

隔着上衣，传来小司身体的热度。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可是奥贯姐，你做了正确的选择，主动放开了，对不对？”

放开了？放开什么？家人吗？

没错。我主动放开了家人。但那一点都不正确——她涕泪横流，说不出话来。

“那你就不一样。奥贯姐一定做了最好的选择。你没有害死任何一个人，也没有过分伤害任何一个人。就像我父亲以前那样，奥贯姐也善意地放开了家人。”小司安静地说。

善意地放开——

我真的这样做了吗？

“可是……如、如果全世界都是像我这样的人……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绫乃抽泣着说。

这就是绫乃深藏心中的傻气的恐惧。

“我很难轻易说出我理解你这种话……我都已经三十岁了，还没跟别人交往过。因为我对任何人都产生不了恋爱的感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也不会做爱，更不会生小孩。所以，我也是有缺陷的人。如果全世界都是像我这样的人，人类肯定也会毁灭。”

对任何人都产生不了恋爱感情——绫乃不太能理解这句话。她突然这么说，绫乃甚至无法分辨真假。只是，那也不像为了安慰她而说出的谎言。

小司继续道：“可是，结果一定不会变成那样。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我，也只有一个奥贯姐。没有必要让某一个人背负世界的命运。而且，就算世界毁灭了，那又如何呢？我觉得，我们活着应该不是为了延续世界的存在。”

她的话深深打动了绫乃。她听见小司的声音在颤抖，莫非她也在哭吗？绫乃无法抬起头确认心中的疑问。

可是，世界怎么能毁灭呢？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脑中闪过反驳的话语，但她没能说出来。

绫乃一味哭泣着。

“我能认识奥贯姐，跟你组队工作，真是太好了。”小司再次说

道。

泪水涌了出来。

就在此时，日期变更了。

平成，终于结束。

绫乃扑在比自己小了一轮的后辈胸口，哭着度过了那一刻。

尾声

致Blue

曾经有个时代，名为平成。

它始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八日，终于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延续了三十年又四个月。它不像西历、干支和希吉拉历那样主流。想必，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并不知晓平成。

可是，对居住在东南亚这个小小岛国的人来说，它是个充满意义的时代。它是和平的时代、灾害的时代、割裂的时代，也是希望的时代。它所横跨的三十年，是连接过去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桥梁。

有一个人，生在平成开始的日子，死在平成结束的日子。

不，他没有死。

他活过了平成，并且过上了充实的生活。这种真实，将由我来编织。

——这里就是照片上的湖。你瞧，很漂亮吧？村里有了不少发展，唯独这个湖，还跟照片一模一样。只有在夏季早晨的很短一段时间里，才能看到这样蔚蓝的景色。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因为今年是最后的机会。明年，这个湖就要被填埋，用于搞开发了。

最新的翻译软件几乎可以实时翻译，把她的话转成了日语。

范启莲。她是曾经以外国技能实习生的身份到日本工作的女性。

今年夏天，我造访了越南B省的农村。为了看看Blue曾经喜欢的照片上的风景。我联系到了阿莲，并在她家留宿一夜。

她跟丈夫两人住在又大又气派的房子里。家里公婆已经去世，两个孩子都住在河内。儿子大学毕业后，在美国某企业的越南分公司找到了工作，现在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女儿当上了医生，目前在医院工作，打算攒钱将来开自己的诊所。现在，越南女性也越来越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了。

阿莲说，她之所以能盖起大房子，供孩子们上大学，都是托Blue的福。

——刚开始我被送进了很差的公司，是Blue他们带我逃了出来。所以，Blue也拯救了我。话说回来，当时的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还专门跑到越南来，真是没想到啊。

被Blue杀害的舟木亚子与正田大贵，是我生物学上的父母。

在我年纪还小，没有得到户籍时，我就已经见过阿莲了。可是当时我还不懂事，因此没有记忆。

案件发生后，我和兄长翼在福利院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兄妹一起被领养了。那年春天，兄长九岁，我五岁。我们总算找到了能够无条件爱护我们，只属于我们的大人。

我们心中的父母，不是生下我们的人，而是这对养父母。

我不仅不记得阿莲，也几乎不记得Blue，还有亲生父母。

我只有一点在合租房玩任天堂Switch的记忆。我记得，哥哥坐在我身边，周围还有几个大人。可能其中一人就是Blue。但我不记得父母在不在身边。

对于虐待，我没有记忆，身体上也没有伤痕。即便如此，也很难确定是否真的没受过伤害。一想到在记忆之外的地方可能发生过可怕的行径，我就感到一阵恶心。只不过，现在已经无从查证了。

兄长受到的伤害远比我的具体和深重，但是多亏了疼爱我们的养

父母，他长成了身心健康的大人，还充分发挥了绘画才能，从事着插画师的职业。

可是，兄长却痛恨Blue。

——他就是个杀人狂魔，我才不觉得自己被他拯救了。那家伙夺走了我的父母，谁求他杀人了？如果要救我们，应该也有别的方法。

妈妈和大贵爸爸的确对我做了很多很过分的事，我也觉得他们是最糟糕的父母。可是都怪那家伙把他们杀了，现在我们俩永远听不到他们道歉，也永远无法原谅他们了。

兄长说得对。

他杀了七个人，无疑是个杀人狂魔。而且正如兄长所说，如果要救我们，应该有更温和、更正常的方法。

兄长没有忘记自己遭到虐待的事实，也很感激我们的养父母，跟我一样把他们当成真正的父母爱戴。

但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原谅Blue这个外人杀死了自己的亲父母。

或许是因为兄长对这些事有记忆，心里才会放不下。我不是兄长，不懂他的内心。但我知道，兄长也有属于他自己的真实。

——Blue以前说过，想亲眼看看这个湖。我真希望他能来看看。等你回去了，一定要代我向他问好呀。

阿莲说。

“好。”我点点头。

平成最后一天，Blue出车祸前，阿莲去了机场，因此不知道他已经死了。

我对她说，这次Blue也想一起来，无奈身体欠佳，只能放弃。

这是谎言吗？

关于我亲生父母被杀害的多摩新城男女二人遇害案，日本媒体已经公布了真凶身份——在逃跑过程中死亡的无户籍男性。不知道是不是与Blue有血缘关系的议员在背后管控消息，Blue与青梅案的关系并没有被曝光。在改元的忙碌中，报纸和电视新闻都顾不上大肆报道这个消息。根据我的调查，这件事几乎没有传到国外去。

阿莲信了我的话，很想知道Blue的故事。

于是我告诉她了。

我根据桦岛香织和三泽·马科斯的讲述，为Blue编织了一个没有罪孽的过去，然后发挥想象力，创造一个从平成时代活下来的Blue。

我讲述这些故事，是为了创造Blue过上充实生活的真相。

我告诉她，Blue现在跟亲如家人的伙伴在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阿莲眼中涌出了泪水。

——那真是，太好了。

是啊，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我也这样想。

讲完故事，我又一次久久注视湖面。

Blue希望亲眼看到的湖面。

湖水很深，但是蓝得通透，连薄薄的雾气都染上了水的蓝。对岸有一棵影影绰绰的大榕树，与照片中略有一些不同。

这片只在清晨短暂出现的梦幻美景。光是坐在湖边怔怔地看着，就会忍不住屏息静气。

当地人管这个湖叫“命运之湖”。

命运。

Blue，我对你几乎没有记忆。

尽管如此，你也是我的命运。

因为有了你，我才能活在这个新时代。

我努力记住这片湖光与雾气相交的景色，然后闭上眼睛。

眨眼的瞬间，再次睁开眼睛的瞬间。我的想象力胜过了冷彻的现实。

Blue，你就在我身边。

你活着。活过了平成，带着充实的心灵，走进了下一个时代。

我们重逢，一起来到越南，就是为了亲眼看看这片湖景。

那就是属于我的真实。

愚者之毒

USAMI
MAKOTO

［日］宇佐美真琴——著

王唯斯　冷玉茹——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愚者之毒

作者：（日）宇佐美真琴

译者：王唯斯　冷玉茹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4-01

ISBN：9787513343695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武藏野阴影
第二章 筑丰挽歌
第三章 伊豆溟海

第一章 武藏野阴影

二〇一五年 夏

风好大。

放眼望去，白色的浪涛层叠连绵。

货船行于海面。

我拄着拐杖站了起来。虽然已经不疼了，但还是要注意不能让髋关节负重。

起身后，我再度眺望窗外。翠绿色的货船似乎并未怎么前进。

来到海边真好。这片海景令我百看不厌，可以将茫茫大海一览无遗。我能一连看上几个小时。

肯定是时间在这里的流逝速度与其他地方不同。也许是太过安逸的缘故，到最后，我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生还是死。

我笑了笑，其实我才六十五岁，在这里还算相当年轻的。

我住在位于伊豆半岛[1]下田的超高级收费养老院。其高级程度，从名字“LifeRich·结月”便可见一斑。

去年我得了缺血性股骨头坏死症。据说是因为左侧股骨头有一部分血液循环不畅而坏死了。一般需要通过手术治疗，但因为坏死的程度还没那么严重，也不太痛，所以采取了保守治疗来观察情况。

医生不许我拿重物，也禁止我走远路。为了减轻股骨头的负担，还让我用上了拐杖。但这些依旧未能阻止病情的发展，最后可能还是免不了要做手术。

其实就像原来那样住在东京的公寓里，我也没感觉生活上有什么不便。

我原本也是不太爱动的人。

不过，这场病让我开始思考年纪大了之后要如何生活。我拜托丈夫把我送到了这里。我们膝下无子，必须想出一个不依靠别人而生活的办法。

丈夫在东京工作，周末到这里来和我一起生活。

房间里有两张床，而且空间足够，即便夫妻二人共同生活也极为宽敞。室内还配有小厨房，浴室用水均引自温泉。按下内部对讲机后，工作人员便会飞奔而来。休闲娱乐的项目也很多，绝不会感到无聊。这里甚至还有入住者专属的医院，不少生活无法自理的人都能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没有比这里更舒适的养老院了。

现在，我俯瞰养老院下方平静的海湾。这是养老院的私属海湾，外人无法进入，加之临近傍晚，所以毫无人迹。

我喜欢汹涌澎湃的外海，也喜欢紧邻陆地的海湾。

我所面对的，是大海与自己的过去。

一九八五年 春

“你的出生年月日是……”面试官看了一眼我的简历。

尽管已经面试过很多次了，但每逢这种时候我还是会惴惴不安。

“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今年是三十五岁，对吧？”

“是的。”

我没有任何证书或一技之长，所以这个年龄于我而言异常沉重，但我必须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面试官发出“嗯”的一声，之后便陷入了思考。他用左手将眼镜框稍稍上推，眼镜的反光让我看不清他的眼神，于是我也不必再透过他的眼神去乱猜什么了。老天啊，求求你让这家公司录用我吧！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电费、燃气费、电话费等费用的缴费单据。从上个月开始，我连房租也交不上了。

“我们这里的工作，基本上要一直站着，你吃得消吗？”

“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我信心满满地答道。不过马上后悔了，我不应该表现得这么迫切。

职介所给我介绍的是服装厂的品检工作。之前面试的一家商用设备制造商，因为我年纪太大且没有会计经验拒绝了我。再之前我面试过一家化妆品上门推销公司，再再之前我好像面试过一份健身房的前台工作……总之，我都被拒绝了。

我真的非常焦躁，就是这种焦躁让我立刻做出了回答。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很多。”面试官说了这么一句，但没有抬头，仍在看我的简历，可是我的简历应该没有什么看头，我连驾照都没有。

“明白。”

“特别是某些时期，”他终于看向了我，“我们必须制作大量的校服，目前也已经开始缝制夏装了。”

“我明白了，我会全力以赴的。”这次我回答得相当冷静。

“我们现在加班很多哦，在招聘条件上应该写清楚了。”

“啊？”

面试官对我的疑惑置之不理，继续漠然地说道：“工厂正在满负荷运作，最忙的时候可能要工作到晚上九点。当然，加班费少不了你的。”

我的表情有些僵硬，这次面试官终于注意到了。

“你不太方便是吗？”

“啊……”我用力吞了吞口水，“我不能加班，必须按点回家，因为我一个人带孩子。我应该已经把工作要求和职介所说了。”

“啊？”对方的表情惊讶到有些夸张，“我们这边没收到这种要求啊。”

“不应该啊……”他又看了看简历，“你是姓石川吧，叫石川希美。”

“不是，”我感觉有些诧异，一头雾水，“我叫香川叶子。”

“我就说呢，刚才就觉得奇怪，你和照片完全不一样。但是女人吧，有时候因为照片的拍摄方式不同，看起来也会变化很大呢。”

面试官将他手中的简历拿给我看，上面的名字不是我的，照片除了发型和我相似之外，完全不是一个人。

应该是出了什么差错，把面试的人搞错了，此时我才恍然大悟。知道这场面试也只是徒劳一场后，我浑身无力，深深地叹了口气。面试官则咂了一下舌头。

最近我一直都是通过上野职介所来找工作的。这应该是职介所工作人员犯下的低级错误，让我们两个人都浪费了时间。

我茫然地望着面试官扔在桌上的简历。

那张剪得小小的证件照，上面的女人让我感觉有些面善，应该是在职介所见过几次，比我漂亮得多。

原来她叫石川希美……我只是茫然想着这些，连生气的力气都没有了。

“啊，真是不好意思。”职介所的工作人员向我们道了歉，但我却没感到他有什么歉意，因为他正嘿嘿地傻笑着。

“简历没有送错，只是把你们两位的面试通知搞错了。”

“真是岂有此理！”

坐在我边上的女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虽然声音不大，但穿透力极强。

周围嘈杂的声音瞬间安静了下来，柜台那边的工作人员都伸长了脖子望向我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面前那位年约四十岁的工作人员，不动声色地瞄了一眼身后，可能是想看看上司的反应吧。

“我说啊……”我旁边的这个女人（虽然我现在知道她叫石川希美了）大胆地将身体探进柜台，紧紧地瞪着那位工作人员，“我们都想

快点找到工作，但你却让我们白跑了一趟，你这种解释我难以接受。”

石川小姐去了原本应该由我去面试的地方。结果当然是和我一样，白白跑了一趟，进行了一场驴唇不对马嘴的面试。

“你们的出生年月日好像一样吧？”工作人员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石川小姐。

“然后，你们两位的名字……”

“名字怎么了？”

石川小姐怒气未消，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一一回敬。

“就是……你们两位的名字……”工作人员向我投来了求助般的目光，“你们的名字是石川和香川，都是县名。”

“真是无语了！”石川小姐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你们职介所就是这么工作的吗？只是把别人的名字当作符号？！”说完，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拉我起来。

“够了，我们走。”

她拉着我，从偌大的职介所走向出口。在嘈杂的大厅内，有人正在翻阅招聘启事，有人正在等待面试，面对大步流星的石川小姐和被她拉着的我，他们都闪开了一条路。

走到外面，石川小姐还是愤怒不已，在便道上走了大约三百米后，才放开我的手，停了下来。

“真是的！能把人气死。”她看向我，仿佛在等待我的认同。

我完全被她的气势所震慑了，勉强挤出一声“嗯”。

“啊，好渴啊。我们去喝东西吧。”

还没等我回答，石川小姐便走入了旁边的咖啡店。

我累得要死，大脑也转不动了，茫然跟在她身后推门走进了店里。

就在门上铃铛响起的那一瞬，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达也在家等我

的画面。不过看到石川小姐找了一个靠里的座位坐下后，我便拭去了这个画面，鼓起勇气坐到了她的对面。女服务员马上走了过来，石川小姐点了一杯咖啡，而我要了一杯红茶。

我好久没来咖啡店了。莫扎特的音乐在店中缓缓流淌，研磨的咖啡豆香气四溢。我感到自己焦躁的情绪平缓了下来，终于能静下心来，仔细端详眼前这个女人。

她五官分明，皮肤白皙，脸型呈完美的鹅蛋形，眼睛宛如黑曜石，直视着我。她的外貌与她说话斩钉截铁的风格相符。身上的衣服虽然并不艳丽，却明显是高级货。

我拉了拉自己那已经褪色的休闲服的袖口。石川小姐将胳膊支在桌子上盯着我的脸。也许她感到目前的事态颇为耐人寻味，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她的样子，我也露出了笑容。

“你就是香川小姐吧？香川叶子。”

“嗯，你是石川小姐吧？石川希美。”我们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也是昭和二十四年九月一日生的吧？”

“嗯，也就是二百十日。”[2]

“也是关东大地震发生的日子。”[3]

“也是防灾日。”

“也是民营广播开始运营的纪念日。”

我们又笑了起来。我已经很久没这么笑过了。

我们二人中间摆着咖啡与红茶，石川小姐直接喝黑咖啡，既不放糖也不放牛奶。这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品位的人，而我一向比较怕苦的东西。

不过我内心有些诧异，为什么这么漂亮，看起来又非常聪慧的人，要去应聘服装厂的品检员呢？

“您现在没有工作吗？”

石川小姐把杯子放回到茶碟上，微微一笑。

“我们说话不用这么客气啦，毕竟同岁。”

“抱歉……”

“你看看，又来了。”石川小姐优雅地拢起卷发，继续说道，“我是想换个工作。现在我在律所上班。”

“嗯，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换呢？”

石川小姐轻轻拿起杯子，双手将杯子合拢。“一言难尽啦。”

我差点又要脱口说出“抱歉”，赶快捂住了嘴。

不过我至少得感谢那位工作人员，多亏他把我们两人的面试通知搞错了，我才能交到这么投缘的朋友。

此后我们每次在职介所碰面时，都会轻松闲聊几句。虽然只是站着说说话，但我手拿自动售货机买来的咖啡和希美聊天时，总能感觉心情非常舒畅。

希美说她住在池之端 [4] 的高级公寓里。位于台地的上野恩赐公园 [5] 一带有不少美术馆和博物馆。那一带气氛恬静，洋溢着台东区高级住宅区的气氛，也就是所谓的“山手” [6] 。母亲称呼那里为“上野山”，以便和“下町” [7] 区别。而池之端位于台东区与文京区交会之处。正如其名，它就位于不忍池的边上，属于黄金地段。当然了，高级公寓应该也分三六九等。

其他的事我就没有多打听了，因为我也并不希望别人打听我的事情。

由于妹妹与妹夫双亡，我必须抚养四岁的外甥达也。如果把他送去幼儿园，我就必须找到一份晚上可以准点下班，周末可以正常休息的工作。达也的发育有些问题，所以我找的工作必须符合上面的条件，但上哪儿去找这种好事呢？

我已经三十五岁了，人生却陷入了迷茫的死胡同。没有稳定收入，没有安居之所，又带着一个幼小的孩子，感觉一筹莫展。

“啊，你的脸怎么了？”许久不见的希美看到我后，吃惊地问道。前几天我的智齿开始肿胀并剧烈疼痛，但我没有管它，现在整个脸颊都肿起来了，还发烧了。

“你一定要去看牙医，不治不会好的啊。”

“嗯……”

我敷衍了一句，没法告诉她我没钱去医院。我连医保都没有，根本负担不起医药费，但我的忍耐也到了极限，而且这副尊容也没法去面试。

希美还是像上次那样，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出了职介所。

“你看，那边有家牙科诊所。你去一趟吧。”她指着马路对面说。

“可是……”我支支吾吾的。这时希美突然打开她的提包，将自己的医保卡拿了出来。

“拿去用吧。”

“这？”

“你没有医保吧。反正不会有人知道这是谁的卡。而且啊……”希美微微张开她那涂着粉红色口红的嘴唇，偷偷一笑，“我们的生日也一样啊。”

为什么她的推测能力如此之强呢？是因为在律所工作的缘故吗？我看到她医保卡的工作栏写着“加藤义彦律师事务所”。

盛情难却，我接受了她的好意。拔掉智齿之后过了十天脸才消肿，也多亏了在挂号时出示了希美的医保卡，我才好歹凑齐了医药费。

希美提议请我吃午饭来庆祝牙病痊愈。我去隔壁老婆婆家接来拜托她帮忙照看的达也，带着他出门赴约了。就连我自己也不相信，我居然会接受希美的邀请。

在当时那种焦头烂额的状况下，如果是原来，我多半会感到左右为难。

我没有可以依靠的家人和亲戚，和朋友也都疏远了，每天都苦于生计问题。这种情况下，即便找到工作，能够过上简单而稳定的生活，恐怕我和达也的境遇也不会有太大的改观。我们是一个失败的家庭，而我是这个失败家庭中的“幸存者”。等待我的，只有黯淡无光的未来。结识了漂亮又开朗的希美，让我回想起了自己的过去——那个

也能和朋友聚餐畅谈的过去。

“小朋友，你好呀！”希美向达也打了一声招呼，达也却害怕地躲到我的裙后。

我们选了一个露天的座位，庭中可见几株樱树，枝间已泛出新绿。我这才后知后觉到，樱花的盛开期已经过了。今年我连赏花的雅兴都没有了。我点了一个意式拼盘，为达也点了儿童套餐。达也好奇地望着被端上饭桌的炸虾、汉堡肉和鸡肉饭，却并没动手。

“达也，吃啊。”

我把儿童叉塞到了他手上。他用叉子叉了一块小香肠，但没有塞到嘴里，只是一直盯着看。看着他的样子，我微微生出一股烦躁情绪。这孩子没有欲望，没有食欲，没有物欲，也没有自我表现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让人省心的孩子。即便没有人管，他也会乖乖待着，不哭不闹，不吼不叫，只会用轻轻的微笑和皱眉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变化。他应该就没想得到别人的疼爱。

“好吃吗？”

达也终于把他喜欢的番茄放到了嘴里，希美就趁机问了他一句。一片淡粉色的樱花花瓣落到了希美头上。

“这孩子真是一句话都不说呢。”我抢先说道。

“嗯，是呢。”

希美好像并不是很惊讶。她像大部分人一样，没有追问原因，也没有表现出同情的神情。

四岁的孩子还不会说话，显然不正常。儿科医生诊断达也为“精神发育迟缓”，并表示只要接受相应的训练，还是可以说一些简单的话。

可母亲完全不接受这样的诊断结果。

“就是因为出了那些事，达也只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所以说话才迟了一些，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母亲深信，她心爱的外孙有一天一定可以开口说话。去年五月，母亲也过世了。其实，真正受到精神打击的是母亲。妹妹和妹夫去世

后，母亲的老毛病糖尿病就恶化了，后来一直半睡半醒，最后死于脑血栓。

这个午后真是令人心情舒畅。希美一边用午餐，一边颇有意思地谈论她做的“职业适应性测试”。她质疑那些问题设置得是否恰当，还对其可信度表示怀疑。

“为什么像你这么漂亮的人会找不到工作呢？”在她说话停顿的时候，我插嘴说道。

“我漂亮吗？”希美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然后将一块加了芝士的煎蛋卷放入嘴里，“其实我动过脸。”

“动过脸”是什么意思呢？我一时没有明白。希美咀嚼着口中的食物，毫不避讳地说：“我割过双眼皮，磨过颧骨，然后还有这里……”她指了指自己的右脸颊，“把一颗特别碍眼的痣给点了。”

我不知道怎么接希美的话，原来她整过容，而且没打算隐瞒这件事。

希美托腮微笑着。我凝视着她。直觉告诉我，她应该不是在意外表美丑的那种人。但为什么要整容呢，为了换工作吗？又感觉不像。

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对眼前这个人根本不了解。

饭后，希美又拿起了黑咖啡喝。我对她忽然产生了一些兴趣，接着发现自己已经许久不曾对别人感兴趣了。

眼前的这个人看起来很干练。之前我觉得这是“有品位”，现在感觉用“练达”这个词形容更为合适。希美并不知道我的心思，只是不断轮换看着我和达也，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达也没怎么动手中的儿童套餐，显得有些局促。“我说啊……”希美看着达也说道，“说不定我能帮你介绍一份工作。”

“上面都是难波老师不爱吃的东西。”

藤原女士递给我一张清单，我认真地看着上面的内容。“可真不少呢。”上面有芦笋、茄子、青椒、鱼子等食材，还有蟹肉奶油可乐饼、中式凉面等菜品。

“是啊。但现在让他改也改不了了，只能按他的喜好来做。”

说得也是，难波老师已经六十六岁了。

藤原女士常年在难波家做家政，现在已经七十五岁了。她把这份工作移交给我后，就会搬到滋贺县大津，她女儿也在那里。

希美给我介绍的工作，就是在难波家做家政。这里不仅包吃包住，还可以带上达也一起过来，是一份求之不得的好工作。

听完我的情况，希美第二周便把我带到了难波家。难波家是调布市 [8] 深大寺的一个大户人家。似乎想尽快决定藤原女士的后继人选，难波家对于我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只是大概问了问。

“没关系，这些细枝末节以后一点点记住就好了。”藤原女士停下手头的工作，继续说道，“必须要记住的是……”她手拿研钵，里面是已经捣碎的绿色艾草酱。据说为了随时都能制作难波老师爱吃的艾糕，初春时节，难波家会将采集到的艾草焯过后冷冻起来。

“必须要记住的是，老师的心绞痛已经发作过两次了。虽然做了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但据说要是再发作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必须每天服药，也要避免剧烈运动。当然了，该锻炼还是要锻炼，还要经常喝水。目前先记住这些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说罢，藤原女士又开始捣起艾草来，我赶忙按住了研钵。

这户人家的主人名为难波宽和，之所以称他为“老师”，是因为他退休之前一直在中学授课。藤原女士的女儿好像也曾经是老师的学生。

身形富态、性格随和的难波老师，在我看起来就是典型的中学老师形象。我今天把达也带到难波家的时候，他被这里高高的天花板和宽敞的庭院吓得大气都不敢出。难波老师则眯着眼俯视着他。虽然已经拜托希美提前声明过达也这独特的个性，或者说是有发育障碍的事情，但我还是跟着紧张了起来。

“呀！小朋友你来了！”难波老师挺着本就凸出的肚子走了过来，达也随着老师的靠近相应地慢慢后退。

“真好啊，这小家伙。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后来我听说，难波老师原来是教理科的。因此精通生物、地质、天体、自然史，特别擅长观察和研究。达也像根棍子一样杵在我身后，一动不动。难波老师接着又对他说：“想看看蚕宝宝吗？”

听藤原女士说，难波老师是难波家的入赘女婿。本来打算让难波老师继承老主人名下的纤维公司，所以老师也有辞去教职的心理准备。但等老主人过世后，佳世子太太却跳过了老师，直接让儿子由起夫先生继承了公司。藤原女士解释说，这是因为老师热衷教育事业，将教书育人视为天职，所以佳世子太太希望让他在教育岗位工作到退休，安安稳稳地走学究这条路。

不过这中间的情况也有些复杂。难波老师和佳世子太太是半路夫妻，由起夫先生是佳世子太太和前夫所生。虽然离婚之后，母子分离了二十多年，但佳世子太太一直惦念着自己的儿子。因此老主人过世后，需要选定继承人时，佳世子太太便在征得了由起夫先生和难波老师的意见后，将儿子定为了继承人。听说难波老师欣然接受了这位毫无血缘关系的“儿子”，从这点也可以看出老师的心胸豁达。

事实证明，佳世子太太的决定没错。由起夫先生担任社长后，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藤原女士笃信，如果由老师担任社长，一定做不出这样的业绩。老师是一个连左右脚穿了不一样的袜子都不知道的人，要让他经营公司，简直是赶鸭子上架。

不谙世事的我，并没有听过这家“难波科技株式会社”。据藤原女士介绍，这是一家在小金井市内坐拥工厂和研究所的业界中坚企业。自由起夫先生继承家业后，难波科技便不再局限于纤维领域，还将事业拓展到了医用材料和建筑资材，获利颇丰。同时走向了多元化经营，设立了不动产和投资的相关部门，去年还将总部安置在了东京都的中心区域。

难波家被苍郁的树丛所围绕。光看树丛的规模，便不难想象这是一个大富之家。难波宅邸是一栋历经百年的单层木造住宅，外观肃穆，虽然曾按佳世子太太的喜好进行过改装，但仍保留了古民家的精粹，房间布局宽敞高雅，居住舒适宜人。

难波老师带着达也去看了他养的蚕。养蚕业在武藏野台地兴盛已久，农家以养蚕为副业，亦是古已有之。难波家的家业就是制丝和纺织，退休后才发展为现在的纤维业。难波老师在中学一直干到教务主任，退休后便在宽敞的庭院中筑建了一个养蚕小屋。据说这个小屋是向别人要来的，原本废弃在附近农家的角落里。之后难波老师便开始种桑养蚕，由于他也是新手，所以犯了不少错误。但因为他本来就喜欢生物，再加上不屈不挠的性格，最终还是培育出了品质尚可的蚕茧。听说附近的小学生也会在难波老师的带领下来这里参观。

达也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专心地看着这些白色的小虫。一直

面无表情的达也，这时似乎也从心底涌起了一股别样的感情。也许是“兴趣”，也许只是单纯的“惊讶”，也许是这类情绪在他的心里激起了一丝涟漪，但在完全成型之前便消散了。这孩子身上似乎出现了情感的萌芽，我不知道这意味什么。我没有生过孩子，只是被迫成了一名母亲。对这个身份，我感到不知所措。

“为什么蚕宝宝会吐丝呢，又为什么可以从动物的身体上采集到纤维呢，是不是很奇妙呀？”难波老师对达也说道。当然，达也并未吭声。但老师并不在意。老师对任何人说话都非常客气，对儿子，对雇工，对藤原女士，就连对我也是，应该对佳世子太太也是一样吧。藤原女士告诉我，老师以前对学生也是如此，不论对方年龄和身份如何，他都会尊重别人。

从养蚕小屋回来后，我在厨房帮藤原女士准备晚餐。从厨房可以望到宽阔明亮的客厅。难波老师就坐在客厅一端的沙发上，笑眯眯地望着他口中的“小家伙”，也就是达也。

我虽然没什么一技之长，但曾经和母亲经营一家甜品店，所以无论是下厨还是做家务都难不倒我，而且我自认为做饭的手艺还算不错。

藤原女士一边干活，一边告诉我关于难波家的各种事情。

难波家家世显赫，世代在这里担任村长，从江户时代开始，便负责管理将军家[9]在武藏野台地的猎鹰场。藤原女士告诉我她与佳世子太太多年构建起的持家方式，还告诉了我一些必须要请来帮忙的雇工。因为需要记忆的项目太多，我趁厨房工作告一段落的间隙，拿来一个大笔记本，开始将这些详细记下。难波老师不喜欢的食物清单被我贴在了第一页，第二页则记录了一些关于难波老师健康管理方面的事情。

“老师也有很孩子气的地方，”藤原女士笑呵呵地说，“他很痴迷昆虫花草一类的东西，经常因为这些忘记吃饭。”

听到佳世子太太于五年半前已经去世的消息后，我不禁一惊。

“好可怜啊，太太那时候还算年轻吧。”

“是啊。她是一个很喜欢旅行也很活泼的人，却得了子宫癌。有段时间她看起来已经好了，但病情拖了太久，时好时坏的。”

藤原女士一时间停下了手中的工作，茫然地看看远处，之后叹了

口气，摇了摇头。佳世子太太比难波老师大两岁，却还是走得太早了。

据藤原女士说，佳世子太太决定去找儿子由起夫先生回来，也是病情所致。“她应该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吧。所以想让儿子继承公司，让难波老师也能安心教书，想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不过更重要的是，她想在离世之前见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吧。”

藤原女士用围裙下摆抹了抹眼泪。由起夫先生也明白母亲的心意，所以那时候拼命学习公司经营方面的知识。加上他原本就有这方面的才能，之后在佳世子太太和难波科技董事们的帮助下，顺利继承了公司。

“是加藤律师帮我们找到了由起夫先生。”

加藤义彦律师正是雇佣希美的人，也是难波科技和难波家的法律顾问。为了管理庞大的资产，肯定需要聘请律师和会计师吧，虽然我无法想象出具体情况。

由起夫先生和希美是青梅竹马。由起夫先生就任难波科技社长之后，希美便经其介绍，开始在加藤律所工作。得知许久不见的由起夫先生不仅变更了姓氏，还掌管了一家规模可观的企业后，希美便拜托由起夫先生为其斡旋工作。这些事情我也是后来一点点从希美和藤原女士的口中听说的。身为一名帮佣，必须要了解主人家的事情。

“太太的第一次婚姻没有得到家里的祝福。老主人看到男方后极力反对，当时还年轻气盛的太太就离开了家。最后太太还是和那个男人过不下去了，回到家里。但婆婆不肯把孩子给她，这边的老主人也不准她的孩子过来。感觉很悲惨吧。不过后来太太走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她碰到了难波老师这样的人，亲生儿子也回来继承家业了。”

之后藤原女士又说了很多次“太太很幸福”。

第一天晚餐时，聚在一起吃饭的有难波老师、由起夫先生、藤原女士，还有我和达也。

“真热闹啊！”难波老师喜笑颜开。藤原女士则有些不悦，她不知道让新来的帮佣和四岁的孩子一起上桌吃饭，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而面对下班回来的由起夫先生，我有些紧张。

他外表文静，谈吐稳重，身材高挑细长，因此有些驼背。既然和

希美是青梅竹马的话，那应该和我是同龄人。因为还没结婚，所以和父亲（难波老师）住在一起。

餐桌上，只有难波老师一直在讲话。我不擅长在这种场合讲话，连附和几句都磕磕巴巴的。不过难波家的餐桌风景似乎一贯如此。难波老师夸张地做着各种肢体动作，嘴里的食物还不时掉出来。

“由起夫君，你怎么看？”

有时难波老师也会试探一下儿子的意见。由起夫先生则会回答得滴水不漏。他们二人之间不断地展开着这样的谈话。在佳世子太太去世后，这对原本并不熟悉的父子似乎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来到新环境将近一天了，达也非常疲倦，坐在椅子上打起了瞌睡。我赶快起身把他抱起，难波老师和由起夫先生则颇有兴致地看着这孩子。

我和达也便在难波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下町的生活充满了生活气息，这里则不同，每天唤醒我的都是鸟鸣与风声。

每天清晨五点，我便会系好围裙来到藤原女士的身边。这种异常安稳的生活带给我一种安全感。藤原女士似乎在等着我什么时候叫苦，但早起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我本来就习惯早起。以前母亲要煮店里用的红豆泥，她应该起得比我还早。直到现在，我的鼻尖还时不时泛起煮红豆时的香气。这种幻觉，是昔日幸福的一丝残存。年纪轻轻便开始守寡的母亲独自将我和妹妹拉扯大，同时又在葛饰区的新小岩找到一幢孤零零的小楼，将一层装修后开了一家甜品店。虽然规模不大，但生意还不错，有很多回头客。

藤原女士也非常能干，对家中的一切毫不马虎。每天难波老师和由起夫先生起床时，她早已备好丰盛的早餐，打开走廊的窗户，为房内换入新鲜空气，并把玄关打扫干净，洒上清水。由起夫先生是自己开车上班，而难波老师白天会在庭院中走走，或在附近散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简单运动。有时老师也会被邀请参加环保团体的会议或是当地历史学家的集会。

同时，难波老师也会定期前往位于小金井的难波科技研究所。他每次都是走到山丘下的车站，搭乘慢吞吞的巴士前往。研究所开发出

来的一些纤维制品，据说是难波老师的创意。例如栽培蔬菜用的聚酯薄膜，因素材源自植物而大受欢迎，并且使用后可被土壤分解，不用费力回收。据说还申请了不少专利。现在他似乎在研究如何从蚕丝的蛋白质中提取制作手术用的丝线以及如何将蚕丝蛋白质运用到化妆品方面。不过面对这些，老师却只是笑笑，说："我是去给研究人员添麻烦的。"

我在难波家的工作很繁忙，但感觉很好，因为可以忘却一切。

藤原女士会指示我干各种事情，比如清扫地板、清洗窗帘、去除杂草、外出采购。藤原女士不开车，每次都是走到附近的超市和商店购物。需要买的东西很多时，就会麻烦一位同样年过七旬的老爷子间岛先生开小卡车带她出去。间岛先生是一位园艺师，难波家常年将修剪庭木的工作交给他。

"难波老师不喜欢修剪枝叶，他总觉得维持自然就好，所以我干起活来总是很受拘束。"身材矮小的间岛先生一边放下东西，一边和我搭着话，"他在庭院中弄了一个桑树园，还说不要把院子里冒出来的漆树砍掉，这么留着就好。"

我到难波家已经十天了，但几乎没和由起夫先生说过话。休息的时候，他就在家听听音乐或是读读书。紧贴着他右眼的地方有一处伤痕，在低头时更加明显。那是一道可怕的伤疤，像是被什么利刃划过一样。想不出外表文静的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伤疤。我还发现他不会外出喝酒，也不和同辈朋友交往。

他和难波先生不同，平时缄默不语，给人一种不好相处的感觉。甚至有时我都没有发觉他人在客厅，因而吓了一跳。他就像是在深山之中，静静倒映着青空的一碧湖水。虽然这么形容他有点失礼，但他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鲜明个性。可以说他是无色无味的人。在家的时候，完全看不出他是一家大企业的经营者，性情内敛又毫不做作。

随着接触增多，我发现他这种性格也很不错。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达也，达也一直将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别人接触，但对由起夫先生则不同。由起夫先生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小孩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没有试图和他交流，只是非常自然地待在他的身边。有时达也就坐在正在看书的由起夫先生的脚边，排列着从院里捡来的石头，他们两人谁也不会打搅谁。因为有了这样的事，我也就不再多想什么，之后可以和由起夫先生非常自然地交谈了。

加藤律师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绅士，两鬓有些斑白。难波家的

老主人似乎对他极为信任，所以佳世子太太当时会拜托他寻找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

他是难波家的常客，经常会拿一些文件给难波老师，进行说明或请示。虽然加藤律师的专业是企业法务，但同时也为难波家的主人——即难波老师管理不动产和资产。

在加藤律师的催促下，希美从公文包中取出了文件。不过难波老师基本都是一句话："嗯，可以。你和由起夫去商量就好了。"看起来想把管理方面的各种杂事尽快丢给儿子去做。希美似乎是加藤律师的秘书。每次加藤律师开着奔驰前来的时候，她都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

能借这种机会时常和希美见见面，令我非常高兴。我们会拉着达也在难波家宅邸附近散步。难波家的宅邸建在武藏野阶地的一个凸出位置上，附近的人称这里为"城山"[10]。也许从中世[11]开始这里便是豪族世居之所，因此下坡较为平缓。我和希美以及达也在蜿蜒的小径上信步而行。这一带的地形多为丘陵与悬崖，以及崖下豁然出现的低地。崖下涌水不绝，浸入武藏野高台的水流经崖下涌出，汇聚形成了一条小河，名为"野川"，之后流入多摩川。崖下的住宅区中，也有密林点缀其间。这些残留的杂木林述说着"武藏野"[12]一词的由来。

这一带最著名的城山是深大寺城址所在的山丘，那里有天台宗的深大寺和神代植物公园，因此游客络绎不绝。难波家宅邸位于稍远的城山上，气氛恬静安逸。

希美的工作很随性。虽然她是随着雇主加藤律师而来，却把他丢在一旁转而和我们出去散步。可能是因为由起夫先生这个大客户的拜托，加藤律师不得不雇佣希美。可能也没给她具体工作，只是带她到处转。希美也许是觉得这种工作很痛苦，所以才想另找一份。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希美对由起夫先生每次都是直呼其名。藤原女士听到后总会皱起眉头。她觉得希美不应该这么随意地称呼堂堂难波家的少东家。希美却并不在意这些。

希美还直言不讳地说过"与其说由起夫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不如说他根本没有兴趣打交道""由起夫虽然为人冷淡，但你们来了之后，他轻松了很多""之前就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应该很无聊吧"之类的话。

不在乎藤原女士这点也很像她的风格。

之前我和希美都是互称对方姓氏，这时候改称“希美”和“叶子”（hako）了。可能是因为我和她说，把我的名字“叶子 [13] ”，念作“hako”的话，就是我的爱称。难波老师和由起夫先生之后也跟她一样，把我称作“叶子（hako）小姐”。

至于我遇到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也很平常。

因为妹妹可奈和她的丈夫债台高筑，害得我们一无所有，仅有的一点存款和母亲经营的甜品店“Asahi” [14] 也被抵押了。

对于一生辛劳和性格消极的我而言，自由豁达的可奈本来是明亮的太阳。但妹夫过本晋太郎不想当上班族，而是想开一家当时比较流行的咖啡酒吧，妹妹表现得也很积极。

一开始因为有杂志介绍，所以生意还好，但因为两个人不太上心，加上比较散漫，不久后便出现经营不善的状况。开店的钱好像原本是靠工商贷款借来的，出现亏空后，他们又借了更多钱来填补房租、人工费和进货费。起初是向银行和信用卡公司借钱，之后是向大型金融公司、中小型融资机构借钱。到最后，向这些正规机构借不到钱了，他们就开始借高利贷。当时还没出台《贷款法》 [15] ，所以负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放高利贷的人还曾追到甜品店来。

他们在店中恐吓我们，还直接走进我们家里赖着不走，随便打开我们的冰箱拿出里面的饮料来喝。不堪其扰的我和母亲，最终为晋太郎做了担保人。

咖啡酒吧连两年都没撑过。此时的晋太郎已经失魂落魄，别说没有重振旗鼓的欲望了，就连养活家人的责任感也荡然无存。只剩下可奈发疯似的到处筹钱，但换来的只是别人的闭门羹，最后她只能找到我们。这时我已经对她厌恶至极，觉得这一切都是他们自甘堕落的恶果，所以我狠心拒绝了她。她哭着苦苦哀求，我们还恶语相加地吵了一架。最终她一把抓走我从钱包里掏出的一两张纸币，转身离开了。她已经不是过去的可奈了。

从来都是老老实实、踏实过日子的我和母亲，深陷高利贷的旋涡之中，这是我们想都不曾想过的。后来电视的新闻里也经常报道一些人因为高利贷而走投无路，而母亲只是一个劲儿地重复“达也好可怜”。

“不要再来了。自己欠的钱自己想办法还。”

可奈告诉我，如果明天不交齐利息可就惨了，但我只是冷冷地丢下这句话。她已经用这个借口从我这里要走不少钱了。有时候手上没钱，我还在她的乞求下去自动贷款机借钱，每次一借就是好几万日元。现在甜品店的生意已经大不如从前，要靠店铺收益来还钱非常困难。她明明是咖啡酒吧的老板啊，之前过着随心所欲的阔绰生活。看着她沮丧离开的背影，我甚至觉得她有些活该。

当天晚上，可奈一家租住的房子燃起了大火，原因是有人想拉上一家人自杀。但这火究竟是失去生活希望的晋太郎放的，还是已经丧失理智的可奈放的，就不得而知了。

那晚的事我已经忘了，每次试图回忆就会头痛欲裂。消防车的警笛、夜空中蹿起的火焰、母亲的哀号、围观者的怒骂，全都会涌上来。只记得医院走廊空荡荡的，医生宣告晋太郎和可奈已经死亡。昏厥的母亲被直接送进了住院部。只有达也被附近的人从火海中救了出来。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说不清是喜是悲，我早已麻木。

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经营多年的甜品店。母亲、我，还有达也，最后搬进了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房间，而且是在一栋房龄高达四十年的老旧公寓里。

之前达也还会牙牙学语，那样子十分可爱，这件事发生后便一言不发了。母亲注意到了这一点，拖着病体带他去了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为他检查了大脑。据说是因为出生后大脑受损，患上了“后天性运动失语症”。母亲担心他是在火灾时头部受到了冲击，然而检查结果却并未发现他有先天或后天的器质性病变，之后医生诊断为“精神发育迟缓”。虽然母亲不肯接受，但毫无疑问，她受到了精神打击。比起自己的旧疾，达也的事情对她的折磨更甚，所以她的身体每况愈下。

虽然我们卖掉了店铺，但身为担保人的母亲和我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无情的债主会追到我们这间小小的公寓内。我为了糊口而外出打工，但在工作的地方也会不断地接到催债电话，我真是不堪其扰。公寓的布告栏里还出现过中伤我们的告示。我也曾经找过警察，但警察表示“民事不介入”，并认为责任在借款的一方。

过去我在母亲的可靠庇护下生活，从那时起，我开始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

我们连夜跑路了。即便是对一直照顾我们的商店街的人，我们也没有透露消息，还赖掉了母亲以个人名义外借的欠款，就这样逃走

了。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和之前差不多的简陋小屋，匆忙入住。房子位于台东区的三筋，同样是杂乱无章的下町。在东京大空袭[16]的时候，当时十几岁的母亲就住在这附近。在当年的空袭中，大火很快吞噬了瓦顶长屋和商店鳞次栉比的街道，被大火逼得无路可逃的母亲最后侥幸被救出，但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葬身火海。现在母亲又回到了这块伤心地，坚强的她打起精神，说："我说叶子啊，这种地方最适合一无所有的人重新出发了。我们三个人要振作起来啊。"

然而母亲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不到半年她就去世了。后来，每当追债的人查到我们时，我就会带着达也在台东区辗转流离，惶惶不可终日。所以，我和达也两个人真正重新出发的地方，应该要算深大寺。

刚到深大寺时，我就有不一样的感觉，甚至感觉时间流淌的方式都焕然一新。我从不知道东京还有如此幽静的地方。虽然杂木林化为了住宅区，农家的茅屋被推翻，并用新建材重新修建，但我仍然感觉这是一片充溢着自然风韵的地方。

丘陵高低起伏，其间缀有农田、洼地和池塘。即便是住宅密集之处，也能欣赏到武藏野的风光，颇有几分诗情画意。层峦的远山棱线上，游动着影影绰绰的丹青色。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春霞。下町常有光化学烟雾的警报，但这里地势较高，应该安全无虞。

刚来到难波家的那阵子，达也要么站在正在工作的我的身边发呆，要么就一个人闷在房间里。现在他被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所吸引，可以离开我活动了。在瞬息万变的生活之中，达也总是闭明塞聪，也许难波家带给了他一丝安心。

"达也君，你过来一下。"

难波老师叫自己的儿子时会用敬称，称呼达也的时候也一样。他把掉在院内的白木莲花瓣和颜色鲜艳的毛毛虫拿给达也看，并为他讲解了一番。就像给中学生上课那样，中间还夹杂着一些术语，达也是不可能听懂的。有几次我想提醒老师达也有语言障碍，但最终还是咽了回去。难波老师是资深教育家，向他说这些应该没有意义。老师不停地说着，而达也只是缄默不语，这两位年龄相差六十多岁的人，似乎建立了一种奇妙的信赖关系。

难波老师让达也帮助他养蚕。关东地区一般从五月上旬开始养春

蚕。老师养的蚕并不多，因此桑树园也不大。难波老师用园艺剪将桑叶连枝剪下，达也再一根根拖到桑树园外。这些桑树并不高大，从底部就开始分枝生叶了，年纪尚小的达也正好可以走在桑树下面。

达也仍一言不发，难波老师还是不断讲着话。养蚕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达也就蹲下来玩泥土。老师则为他讲解，说一把泥土之中就栖息着无数的微生物，正是它们让泥土变得肥沃。

“不能因为看不到它们，就认为它们微不足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多余的东西，万物之间都有联系，并且密不可分。”

达也还是毫无反应，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插了一句：“这孩子怎么都不说话呢。”

“是他不想说吧。其实别人说的话他都能很好地理解。只能耐心等待了。”老师倒是觉得没什么。

达也听得懂却不肯开口，一定有原因吧？我内心深处感到一阵刺痛，难道是达也不愿意和我说话吗？

可奈死后，母亲尚在人世的那段时间，对达也十分溺爱，同时非常牵挂他的未来，可以说是既当外婆，又当母亲。我虽然也感到痛心，但只是一个形同旁观者的“姨妈”。“姨妈”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既冷漠又不如意，但即便是“姨妈”，他也从未称呼过我。此时一些琐碎的记忆又涌上心头，记得达也刚出生的时候，我让他不要叫我“姨妈”，而是叫我“叶子”，还曾经被大家取笑。我已经忘了，我们还有过那种安静祥和的日子。

达也在火灾时后背严重烧伤，需要住院治疗一个半月左右，但背上还是留下了严重的伤疤。

达也出院那天，我代替身体不适的母亲去接他。我一手拿着塞满住院用品的手提包，一手拉着达也，沿着被水泥堤围起的河边走回了公寓。

炎热的夏日已近日暮时分。

我并没有安慰达也，只是默默地走着，脑海中都是还债的事情。刚才支付的住院费让我心疼不已，继而想到养育孩子也是一件非常费钱的事。

达也走得很慢。我面无表情地俯视着达也，心想这孩子为什么没

有和父母一起死掉呢？只留下这孩子，难道是可奈故意找我麻烦？他们活着的时候，可是没少给我和母亲添麻烦，死后居然还……

就在这时，远处的河面上漂起一个发光的东西。

我诧异地停下脚步。那发光体从暮色中浮出，迅速靠过来。一开始呈圆形，然后拉出了长长的尾巴，就像游动着一般，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怔住了。这是可奈的鬼魂吧。是可奈变成鬼魂回来了，是她不想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冷漠的姨妈吧。

“达也，快跑！”

我猛地拉起达也就跑。从河边小路下坡时，我们险些摔倒，达也还差点被鬼魂吞噬。我吓得脸色发青，丢下手提包赶快抱起达也，之后紧紧抱住他一路狂奔。路过的人都因为吃惊而停下来看我们。

一直跑到人流熙攘的十字路口，我才回头确认，鬼魂消失了。

这件事我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即便是母亲。可奈死后依然怨恨着我。我的内心一直非常懊悔，最后一次见面时，如果我能拿出一点钱给她，也许他们夫妻就不会走上绝路。但我同时又怨恨可奈，因为是她的自杀才让我如此苛责自己。

二〇一五年 夏

有人敲门，我应声后开了门，发现是介护员岛森小姐。她挺着大肚子，应该马上要做妈妈了。

“嗯……我下周要休产假了，所以来和您打声招呼。”

“啊，是这样啊。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呢？”

“是八月底。不过好像会提前。”

我来到结月之后，就是岛森小姐一直在照顾我。虽然她年纪不大，但周到细致，帮了我很多忙。她鼓鼓的脸蛋总是红通通的，干起活来从不拖泥带水，令人舒心。

“会有新的介护员来临时帮忙。到时候事务长会向您介绍。”岛森小姐又补充道，等小孩上幼儿园后，她就会回来工作。

“祝你们母子平安。”

“好的！”她愉快地回答道，“回头抱给您看。”

岛森小姐陪着我走向了食堂，加贺太太则举起手来向我示意。虽然没有和她约定，但我们一起用餐已经成了一种默契。

“我说啊，你知道吗？”

不知道为什么，加贺太太好像很喜欢我。顺便一说，她好像比我大十岁，是横滨一家知名诊所的院长夫人。她老公在横滨忙于工作，还没有入住养老院的打算，所以很少来看她。无聊的她经常会找我说话，也不知道是沉默寡言的我正好合她的胃口，还是因为我看起来城府不深且无依无靠。

每当她说了“你知道吗”之后，紧接着的全都是无聊的炫耀或是八卦。不过我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就会随便听两句。

我们总是坐在东侧的窗边。虽说只是养老院的食堂，但装潢上可媲美高级餐厅。富丽堂皇的吊灯从高耸的天花板上垂下，悠扬的音乐飘荡其间，训练有素的服务人员穿行其间。养老院还为无法自理的人准备了另外的食堂。而这里，是为真正能品尝美食的人而准备的。今天用的餐具还是Richard Ginori [17] 。

“那孩子，挺着那么大个肚子，还在卖力工作呢。”

加贺太太往嘴里送了一口汤，如此说道。她指的是岛森小姐，这可不是褒扬她，而是带着一种“挺个大肚子干活成何体统，想不到她老公居然会让她工作到临产期”的意思。我和她接触一年有余，对她的为人还是相当了解的。但是我不想戳破，所以继续应付着这个傲慢的老太婆。

听起来可能有些荒诞，其实养老院内也有派系之分。加贺太太宁死也不愿与速水太太为伍。速水太太也是院长夫人，老公在东京经营着数家妇产诊所。她们那一派通常坐在西侧的窗边，现在正发出高亢的笑声。加贺太太瞪着我的身后，眼中仿佛燃着火焰。我佯装不知，继续喝汤。这里会配合每个人的情况供给餐食，比如低盐餐和专为糖尿病人搭配的餐食。但给我的分量太多了，我通常只能吃掉一半。

不用回头我也知道，一定是个子不高又满身横肉的速水夫人，正在她的一圈拥趸之中放声大笑。她那短粗的脖子上卡着的项链以及手上戴的戒指，现在一定散发着昂贵宝石的璀璨光芒。

“啊，你知道吗？”加贺太太又用她的口头禅开启了话题，“听说速水太太的老公啊，包养了三个情人呢。所以他才不怎么来吧。”

这种消息她又是如何得知的呢？我只想给她一个迷之微笑来结束今天的对话，但她还没说够。“呵，不过她也没资格抱怨吧。听说她也是二婚，是把前面的正室给逼走了。”

她又说了一阵那位“正室”的八卦，听说是一位能干的护士，等等。难怪她要把话题扯到这上头来，听说加贺太太原来也是护士，也是因此和她老公认识的。所以当她听到速水太太带着轻蔑的口吻说“原来你过去是护士啊”就会一肚子气。

“这方面，你就好多了。”她突然把话题转到了我身上，“你丈夫每周都会来啊。”

“嗯，算是吧。”

“你一开始，是在你丈夫家当家政的吧？”

到头来，她还是要靠踩别人一脚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平吗？我不禁轻叹了一口气。

我想赶快回到房间去看海，夜晚的大海也很美丽。

一九八五年 春

佳世子太太生前的爱好似乎是“镰仓雕” [18] 。

十几平方米的寝室旁，有一间铺着地板的小屋，这就是佳世子太太制作镰仓雕的地方。透明的盒子内，塞着一套雕刻刀，木质的刀柄因为长期使用已经泛黄。陈列柜上有很多低浅的抽屉，里面满是各种图稿。此外还有一本写生簿，里面用优美的笔触描绘着庭园、原野上的花草、小鸟、小动物、风景等。梳妆镜的镜框上雕着杜鹃花，据说也出自佳世子太太之手，真让我佩服不已。

老师的书房里同样有许多佳世子太太的雕刻作品，比如书匣、笔盘还有床头柜。但最杰出的一件作品，是挂在书房墙上的横匾。长约六十公分，宽约两米。上面雕着许多小鸟，停在交错的树枝上，形态各异，惹人怜爱。喜鹊、金丝雀、白颊鸟或歪着头或挤在一起，模样十分生动，应该是以武藏野的小鸟为题材。远处河岸蜿蜒，应该是野川。佳世子太太对于家乡的喜爱之情，都充溢在这幅画里。

老师睡在书房，仰头即能看见涂了漆的乌亮的横匾。藤原太太曾叹息着说道，自从佳世子太太过世后，老师就不在两人昔日的寝室睡觉了，而是在书房里打地铺，睡在书堆中。书柜里满是厚重的图鉴及自然科学的专业书籍，多到快压下来了。藤原太太苦口婆心地提醒他，要把心绞痛发作时放在舌下的亚硝酸溶片放在枕边，但他常常忘记。

藤原女士对难波家依依不舍，已经过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动身前往滋贺县。直到她女儿急不可耐地前来接她，她才死心。她的女儿并不像她，身材肥胖而且话很多。在她女儿的建议下，最后大家站在玄关前拍照留念。她的女儿特意带了相机，似乎是为了让藤原女士在大津也能借着照片时常回忆。刚要拍照时，加藤律师开着他的奔驰和希美一起过来了，虽然他们两人表示了婉拒，但藤原女士的女儿硬是拉着他们过来拍照。于是难波老师、由起夫先生、藤原太太、加藤律师和希美，连我和达也都一同入镜，拍了好几张合影。

“能受到这么多人的关照，我妈就是死也无憾了。”

“你这话说的，我还活得好好的呢。”

听到母女二人的对话，我们都笑了出来。那日的笑容，也映在了后来从滋贺县寄来的照片中。

藤原女士搬走了，不过我们的日子还是一如往常。那天夜里，当我意识到藤原女士已经不在对面房间时，还是感到了一丝寂寥，但很快便习惯了。

走廊对面的后门轻轻关上，传来从外面悄悄上锁的声音，接着是踩着碎石渐行渐远的脚步声。距离后门几米远的地方就是由起夫先生的车库。不久后，那里响起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由起夫先生有时会半夜独自出门。他房里有专用电话，每当电话响起，他便会默不作声地外出，而且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应该是有人找他出去，可能是女人吧。身为钻石王老五，由起夫先生有女朋友再正常不过了。或者说，他要是单身才奇怪吧。

这不是我这种人该操心的事。换上睡衣，我钻进了达也身旁的被子里，看着达也半张着的嘴，不知不觉中，自己也睡着了。睡梦中，还在读高中的可奈推着自行车与我并肩漫步。

“叶子，这次的文化节，我们班打算卖小豆粥和黄豆米糕。同学

要来家里跟妈妈学习一下。”

“欢迎你的同学来家里做客。”我在梦中笑了出来。

也许是因为藤原太太不在了吧，希美在家里变得无所顾忌，不久便把难波家摸了一个透，还会跑到厨房自己泡咖啡。她和由起夫先生碰面的机会多了起来，但两人并不怎么说话。她还是对由起夫先生直呼其名，虽然听起来有些生硬，但她却表现得极为自然，不像是刻意为之。由起夫先生同样不怎么称呼她，如果必须要叫她，也是直呼其名。

希美表示每次来调布之后总是会犯困，不过看她的样子似乎很喜欢来。她外表看起来难以接近，但其实为人开朗。她有大大咧咧的地方，也有莫名绝不妥协的地方。一如在职介所时那样，她批评别人时嘴上从不留情，对我和达也却十分亲切。如今我知道她不是对谁都一样了。她对毫无兴趣的事情，会漠不关心到近乎冷淡。真是个无法捉摸的人。

她就算被众星捧月也毫不奇怪，可从没听她说过以前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话说回来，自从我到难波家之后，就没听她再提起换工作的事。她的打扮不追逐当下的时尚。有很多女人顶着一头直发，脚踩尖头细高跟鞋，用腰带紧紧系住衣服，勾勒出身材的曲线，走路时夸张地摇摆身体。这种在意别人目光并且看起来无懈可击的装扮令我窒息，而且由于风格太过一致，已经丧失了个性。

希美的穿着一向简约而不简单。她并不跟风，而是我行我素。我很欣赏她这份潇洒。但素雅的配色和看似不经意的穿搭，让人感觉也是经过精心构思的。协调的穿着，更加烘托出她的美丽。她的外表总是令我痴迷，即便她说自己曾经整过容。

说起来，我还不知道希美整容的原因。即便我们熟悉之后，她也没有提过。我觉得改变自己天生的长相是一件大事，也许她不这么想吧，又或许只是一时兴起。我还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的人。她时常流露出一反常态的情绪与性格，让我摸不着头脑。每当我觉得我们已经是交心的朋友时，又会发现其实我并不完全了解她。

当然，我自己也有所隐瞒。我把妹妹和妹夫葬身火海，只留下达也一个孤儿的事情如实地告诉了希美。但我只说了抚养达也的原因，并没有告诉她我欠了一屁股债，还连夜跑路的事情。如果说了这些的话，恐怕难波家就不会雇佣我了。

藤原女士有时会寄明信片过来。上面写着“琵琶湖吹来的风太大了，我真受不了”“我和女儿去了三井寺参拜”等只言片语。她的字有棱有角，非常有特点。我也会给她回信，主要是写一些难波老师和由起夫先生的事。我觉得藤原女士想了解的是这些。我本来想写一下我和由起夫先生前阵子发生的小插曲，但后来还是作罢。可能是我想多了吧，但我不想让藤原女士察觉出我内心微妙的变化。

我喜欢看由起夫先生读书时的侧脸。他专心阅读时，会将清瘦的身体稍微前倾，那模样总让我看得入神。我对他右眼角那道疤痕很好奇。那块明显的疤痕让光滑皮肤生出了凹凸，为他蒙上某种阴影。深思、忧愁、痛苦、克制……甚至令人联想到奉行禁欲主义的苦行僧。

据藤原女士说，是佳世子太太在饭桌削苹果时，年纪尚小的由起夫先生突然跑来缠她，碰到了水果刀，才留下了这道明显的疤痕。佳世子太太因为这件事被婆婆痛骂，婆媳关系也因此恶化。婆婆痴迷于奇妙的新兴宗教，一开始就不喜欢不信教的师母。不过这道疤痕倒是成了寻找由起夫先生的线索。在加藤律师的帮助下，委托知名的侦探社，终于查到了由起夫先生搬家后的地址，连户籍等资料都一应俱全。但佳世子师母是看到伤痕才认定那是由起夫先生的，之后便默默流下了泪水。

来到难波家一段时间后，我和由起夫先生两人终于可以敞开心扉聊天了。我们会聊每天发生的事情、从新闻中听到的资讯、读完的书、难波老师和达也的事情。继希美和难波老师后，我又多了一个可以畅谈的人，非常开心。自妹妹一家发生那样的事情后，我的心情和生活总是一派肃杀。

可能是没把自己当外人，有一次我在表示不知道如何教育达也后，居然口无遮拦地说了一句：“由起夫先生。你能不能当达也的爸爸？”我马上发现自己说了蠢话，于是赶忙补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冒昧了，实在不好意思。”

由起夫先生愣了一会儿，之后好像理解了我的意思，面露窘态。

“做他的爸爸？让我？”

我更不好意思了，脸上火辣辣的。我只是单纯觉得达也需要一个父亲，但这么拜托人家，不就等于拐弯抹角地让人家娶我吗？或许我想太多了，但我从来没对男人说过这种话，也没人这样对我说过。我的心里乱糟糟的。

由起夫先生应该发现了我这是愚蠢的口误，但他佯装不知地咕哝着：“是啊……达也需要一个父亲。”我无地自容，只好躲进房内。

自那以后，由起夫先生变得相当关心达也。他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陪伴达也，有时还会买小孩喜欢的零食给他，我非常不好意思，只能一个劲儿地道谢。有次他买了一辆昂贵的进口三轮童车送给达也，被我拒绝了，这让他很为难。

“收下也没关系啊。”难波老师说。

希美也笑着说：“想不到由起夫也会干这种事。”

最终达也收下了童车。由起夫先生还认真指导起了连脚踏板都不会踩的达也。达也没有收到过礼物，脸上也没有露出感激之情，只是按照由起夫先生的指导踩着脚踏板。我们家一向生活拮据，从来没有人给他买过像样的玩具。

院中传来了由起夫先生的谈笑声，当中夹杂着只有达也才会发出的怪声音。虽然还连不成语句，但达也有时会发出比较大的声音了。不论是兴奋还是拒绝，反正这孩子在表达情绪。听见两人的声音，真的会以为是父子同乐。我被一股难以言喻的幸福感包围着，因为此前的生活太过残酷。

我开始幻想由起夫先生当爸爸，我当妈妈，我们一起抚养达也。那将是一个完美的家庭——这个最小的社会形态是我失去的栖身之所，却是我最渴望得到的归宿。我的这种想象，应该不过分吧。毕竟这种想象的家庭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是只属于我的秘密家庭。不久之后，我发现自己心中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如果能和由起夫先生结婚……我有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

这些心思无法写给藤原女士。这位严肃的老管家一定会因此而愤慨。这只是我一个小小的憧憬，是绝对无法实现的愿望。我逐渐变得越来越在意由起夫先生。但无论我和希美关系多好，我都不能告诉她这些。这只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的暗恋。

由起夫先生半夜接到电话出门时，会是怎样的神情呢？他的女友又是怎样的人呢？一定是气质好头脑也好的人吧。由起夫先生正值壮年，估计很快就会结婚吧。届时应该会举办盛大的婚礼，之后搬到东京都内的高级公寓开始新的生活。而我……什么都不会改变。也许那时我会失落一段时间，但我早就习惯了生活的不如意。在这个结局降

临到我头上之前，我自己谈一场“脑内恋爱”，应该不算罪过吧。

由起夫先生察觉不到我的心思，但在努力扮演好达也父亲的这个角色。他真是一个认真又实在的人。对于我冒失而唐突的话，他无法装作没听见？还是说，这样会给他每天繁忙的生活带来一点小小的新鲜感？他很疼爱达也，即使达也在他回家时连招呼都不会打。

某一天，由起夫先生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怎么不送达也去幼儿园呢？应该已经到年龄了吧。”

“嗯……是到年纪了。但您知道，这孩子不会说话。普通的幼儿园可能不会收他。”

我撒谎了。我们的户籍一直放在台东区三筋，如果为了让达也上幼儿园而变动户籍的话，那些讨债的人就会追到我们的住处。这太可怕了。我必须对由起夫先生保密。由起夫先生则表示可以找一个达也能去的地方，并让公司里熟悉社会福利事业的下属去调查一下。听到这些，一阵苦涩涌上我的心头。

二〇一五年 秋

九月一日是我六十六岁的生日。每到这天我都会心情不畅。结月养老院每个月都会举办庆生会。在宽敞的活动室内，入住者和工作人员会聚一堂。就连坐在轮椅上或者需要吸氧的人，都会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场。

速水太太的生日也是九月份，她坐在了正中央，打扮精致。我则缩在了最边上。结月养老院专属的甜点师为我们制作蛋糕。在四方的蛋糕上摆满了五彩缤纷的莓果，还涂满了加了洋酒的果酱，令整个蛋糕鲜艳欲滴。速水太太代表九月份的寿星来切蛋糕，她手镯上的宝石和蛋糕上的莓果一样，熠熠生辉。切好的蛋糕被传给每个人。

“啊！”此时出现了一声惊呼，原来是速水太太膝盖上的蛋糕盘子被打翻了，鲜奶油弄脏了她那身精致的蕾丝西装。

“对……对不起！”新来的男介护员赶忙拿着餐巾擦拭，但是污渍反而越擦越深，渗入了蕾丝西装的缝隙当中，变得更加惨不忍睹。这位年轻的介护员制服前胸绣着“渡部”，是岛森小姐离开后，临时请来的三名员工之一。

“你怎么回事！”介护长一边大声训斥着他，一边拿着湿手巾跑了

过来。

“够了！”速水太太愤怒地站了起来。

“实在抱歉。我们马上为您送洗……”事务长也马上跑了过来。速水太太是住在最高层特别房间的超级VIP，据说她丈夫是结月养老院母公司的出资人。

速水太太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加贺太太则强忍着脸上的笑意。大家也因此对庆生会兴致全无，只能草草了事，所有人大眼瞪小眼地吃着蛋糕。没有了唱歌、表演节目等无聊的事项，我倒是轻松了不少。

渡部被事务长带走了。应该是带他去速水太太的房间低头赔罪吧。加贺太太对我嘟囔了一句，全院都知道渡部这个人笨手笨脚。但即便如此，渡部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模样，不知道他是不为别人所动还是神经大条。加贺太太继续发挥着她过人的八卦能力。据她说，渡部平时在日本打工，一存够钱就出国四处旅行。

“原来是背包客啊。挺好的，年轻人嘛。”我随口回了一句。

加贺太太却皱起眉头，说：“你不知道吗？背包客就和流浪汉一样。”之后又毫不留情地说，“居然请这种人来帮忙，我看结月真是不行了。”

“反正啊，他就是打打零工，攒点钱，之后又去四处浪荡。”加贺太太还是没完没了，之后又说，现在这种心性不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真令人伤脑筋。

我拿着庆生会上收到的小花束站了起来，田元女士则陪着我走回了房间。她本来就是这里的介护员，现在接替岛森小姐照顾我。

“好好的一场庆生会就这么泡汤了，真是抱歉。您的心情一定很糟糕吧。”田元女士担心我的心情变糟，不愧是年过四旬的资深介护员。

“没有的事。”

“渡部虽然不是故意的，但做错了事情也不知道反省，总是犯同样的错误。”

“没关系，年轻人就是这样成长的。”

“希望他能成长吧，那孩子。”田元女士这么说了一句，我则笑了笑。

据说渡部是个热心肠，所以老是被入住者拜托跑腿购物或是被员工叫去打杂，他看起来并不在意被人使唤。田元女士帮我把花束插到了花瓶里。这是黄玫瑰，代表着“友情”。可为什么庆生会要送黄玫瑰呢？田元女士告辞了，房间中充溢着黄玫瑰的清香。

我拄着拐杖站在壁橱前，打开折叠门，又从里面的小柜里取出一个扁平的饼干盒。之后一手拄拐，一手拿着饼干盒，慢慢走回客厅。我坐下来，将饼干盒放在桌上，用手抚摸着锈迹斑斑的盒子。

放眼望去，窗外天高海阔，秋天的海面上泛着波浪。

我叹了口气，拿起破旧的饼干盒。刚搬进来的时候，我扔了不少随身物品，唯独这个破盒子舍不得扔。因为里面装着我的过去。盒盖已经变形，我费力地掰开了它。

放在最上面的，是我在难波家用的那个笔记本。因为翻阅的次数太多，封面和内页都已经变得皱皱巴巴的，还有几分泛黄。我翻开第一页，上面贴着“难波老师不喜欢吃的食物”。难波老师是个好恶分明的人，像个小孩子一样。藤原女士那有棱有角的小字详细地罗列出老师不爱吃的食物。

我放回笔记本，开始翻动下面的东西。出现了一张三十年前的老照片，被放大到了明信片大小，中间是难波老师和藤原女士。这是藤原女士离开的那天早上，她女儿拍的那张照片。老公和加藤律师也在里面，我旁边站着表情生硬的达也，别人都在微笑，唯有这孩子抿着双唇。达也的另一边是我的好朋友，她同样笑着。

我痴痴地望着她的脸，并用手轻轻拂过。她曾是我的挚友，是我在这世上唯一可以敞开心扉的人……

然而，我却杀了她。

一九八五年 夏

入梅了。阴雨连绵，城山上的难波宅邸笼罩在树木与泥土的浓郁气息中。

经由起夫先生建议，我决心直面达也的问题。于是我们决定不定

期去保健所的亲子教室，观察达也的情况。当然，要享受这种地方性公共福利，必须将户籍迁到调布市[19]。我现在因为有了工作，所以必须加入医保，也必须纳税。在保健所的催促下，我战战兢兢地办理了相关手续，但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我松了一口气。他们一定是认为我欠的那点钱不值得如此大费周章，所以放弃了。被那些浮夸广告冲昏了头脑，背负了大笔债务之后每天惴惴不安的人，想必有很多吧。

我将达也之前的大脑检查结果告诉了保健所的主治医师。这位医生说或许是“语言发育迟缓”。又是“迟缓”，迟缓只是比较慢而已吗？只是比较慢的话，有一天能不能赶上正常的小孩？还是说，这是不可逆的残疾，一生都无法恢复？无数疑问涌上心头，但我一个都没问出口。

在语言发育迟缓的诊断依据中，有家庭环境这一项。医生解释说，语言发育迟缓，可能是因为语言中枢成熟较慢，也可能是因为亲子关系等问题，造成孩子习得语言迟缓。医生透过厚厚的眼镜瞄着我的表情，仿佛是在暗示我的教育方式有问题。

“每个人都不一样。孩子的发育完全按那些一般性标准的话，也没有意义。有时候这样的孩子，某天会突然滔滔不绝地开始说话。”资深保育员的话又带给我一丝光明。我并不是达也的亲生母亲，我不知道我所做的是不是都是对的，我也不知道达也是怎么想的。是高兴？是厌恶？我无法窥探他的内心世界，如果他永远不能说话，我便永远无法知道答案。

我时常感到恐惧，害怕可奈的鬼魂跑回来要走达也。

难波老师和由起夫先生鼓励了我。达也可以和这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和睦相处，让我觉得总有一天我和达也的关系也可以改善。

难波老师说要去参观筑波世博会，于是由起夫先生请了两天假，与他一同前往。筑波世博会三月份就开幕了，主题是“人类、居住、环境与科技”，曾经教授理科的难波老师很感兴趣。我将老师的药物按早晚分装在药盒里，确保他不会忘记吃药。他们父子二人的感情不错，佳世子太太在九泉之下肯定也希望他们好好相处。佳世子太太的所爱，就是难波老师的所爱，譬如武藏野的大自然、由起夫先生，还有难波家的宅邸和公司。

其实我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达也就好了。但总感觉，我这个固执的外甥在试炼我。无私的母爱，伟大的母性等等模糊又没有标准的东西，只让我感到恐惧。我一个人怎么样都能生活，现在却要拉扯一个

孩子——而我原本又没打算成为一名母亲。这种人生快要把我压垮了。

难波老师临走前对我表示，家里没人需要我照料了，让我好好放松一下。听了老师话，我约上希美一起去了小金井神社的夏越大祓 [20] 。这几天天刚好放晴，希美把加藤律师的奔驰借了过来。希美之前一直坐在副驾驶席上，我都不知道她会开车。

“你竟然能开这么大的车子。”

我对车子一窍不通，但听到这是奔驰的S级，售价要一千万日元时，我开始坐立不安。我想不通加藤律师为什么会把自己昂贵的爱车随便借给秘书。莫非精明能干的律师心胸也非常宽广？

下山的道路蜿蜒曲折，应该很难驾驶，但希美没有面露难色，似乎早已习惯。达也坐在后面的真皮座椅上，显出了一丝不安。难波老师和由起夫先生不在身边，他显得有些落寞。

我们驶过小金井街道，来到了小金井神社。停车的位置和神社还有一段距离，于是我们走了过去。这一带有很多“崖线步道”，因大冈升平 [21] 的《武藏野夫人》而闻名的“崖线”也写作“峡”。台地上有那种坡度很陡的河崖，有些河崖上有细缝，并且会涌水，所谓“崖线”指的就是这种地形。这里的“崖线”指国分寺崖线，野川流经河崖的最底部，沿岸绿意盎然的小径就是崖线步道。间岛先生是这方面的行家，他能随口说出“峡”“谷户”“瀞”“狛江”等武藏野独特地形的术语，告诉我难波家宅邸所在丘陵叫“城山”的人也是间岛先生。

小金井神社内有很多穿着浴衣 [22] 的女生和小孩，里面还架着一个大型茅轮。

“啊，快看，”我抬头望着茅轮说，“穿过这个就能长寿，是吧。”

我想起有年夏天，我和达也手牵着手，穿过了这种茅轮。

“好像是走一个‘8’字的形状，”我和达也开始绕起圈来，希美则靠在石灯笼上看着我们，“希美，你不穿吗？”

“我就算了，我不想长寿。”她靠着灯笼，双臂交叠搭在前胸，婉拒了。

我不明所以地回头看了看她，她的眼中蒙着一层无奈的阴翳。希美时不时就会出现这种眼神，里面藏着哀愁、愤怒、痛苦，又或者是

忧郁。看到她这种眼神时，我会感觉心里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总觉得她做好了某种心理准备。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就像是濒死的动物放弃了反抗，选择从容赴死一般。那种感觉干脆又凄惨。这种心理准备似乎使她拉起了一条不容任何人侵入的防线。

在去往前原坂的路上，我们在武藏小金井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咖啡厅用餐。我和希美点了铁板意大利面，达也似乎感到很新奇，一直盯着我们的意大利面。于是我就分给了他一些，他吃得满嘴都是番茄酱。饭后，希美还是喝起了黑咖啡。

“叶子，你去过深大寺吧？”快到家时，希美问我。我摇摇头。

“怎么住了几个月了都没去过？”说完后，希美猛打方向盘，改变了方向。我和达也都被甩得贴到车门边。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深大寺。寺前绿意盎然，树木成荫。参道上荞麦面店鳞次栉比，香客熙熙攘攘，不愧是观光胜地。这里明显更有朝气，与刚刚我们去过的当地传统活动——即小金井神社的大祓对比鲜明。

“早知道要来深大寺的话，还不如在这里吃荞麦面啊。”

“抱歉啊。”

“又来了。叶子总是喜欢道歉。”

希美在物产店给达也买了乐烧[23]的陶铃。外形是这里有名的不倒翁形状，不过面部绘成了可爱的现代风。达也将陶铃拿在手里，发出了丁零的清脆声响。他似乎很喜欢这个声音，摇了好几次。后来我们走到辩财天[24]清池时，达也盯着在池中小岛晒太阳的乌龟看得入了迷，但还是不忘摇动手中的陶铃。

达也盯着乌龟一直不走，我们只好催他继续前进。看到路上有卖团子和草馒头的店，我不禁想起过去母亲身体硬朗时经营的甜品店。红豆馅的香气飘了过来，让我有些鼻酸，所以快走了几步。之后，穿过气派的神社正门，我们进入了院内。

“你们两个人给由起夫带来了不少快乐。”希美突然一本正经地说。

“怎么可能。是由起夫先生帮了我们很多。”

“不是哦，”希美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则避开了她的眼睛，缄默不语，“你们来了之后由起夫就变了。你们充实了他空虚的内心世界。”

我感到非常诧异，不知道她想表达什么。

“可能是因为这孩子吧。”希美摸了一下达也的下巴，吓得达也浑身发抖。

正殿里似乎在举行达摩祈愿仪式。护摩木烧得通明，诵经声不绝于耳。但人群太过熙攘，所以我们离开了参道。

希美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自己的事情。她先简单说明父母离异，之后她跟着父亲生活。她的父母还有其他孩子，但自从分别后就再没见过面。她和由起夫先生是初中同学。由起夫先生当时和祖母相依为命，但热衷于宗教活动的祖母对他疏于照顾。也许是因为两人都有过这种孤独的经历，所以才让他们难以忘记对方吗？

希美说她的老家在群马县前桥市，我母亲甜品店的老顾客中也有那里的人，我记得是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娘，她说嫁来东京时，很怕自己说话有奇怪的口音，所以不敢多和别人说话。

而我没有从希美和由起夫先生的讲话中听出过任何地方口音。他们有时会聊几句，两人的发音就像播音员一样标准，和我所知道的下町的说话方式也不一样。他们真的是群马那边的人吗？我突然生出了这个疑问。

希美说，她和由起夫先生从小便认识，直到几年前才再次相遇，中间一直没什么联系。但我感觉希美相当了解由起夫先生，不然她不会说“你们来了之后，由起夫就变了”。

身旁的达也不停晃动着陶铃，还将陶铃拿到了眼前。他直直地盯着，眼睛也变成了对眼。

难波老师和由起夫先生结束了愉快的筑波世博之旅，如期回到家中。

达也不怎么喜欢那辆昂贵的童车，却喜欢陶铃，经常把它晃得丁当作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喜欢一个东西，于是帮他把陶铃系在了去亲子教室时背的单肩包上。

亲子教室有亲子游戏、针对家长的集体指导以及个别咨询。达也从不主动加入游戏当中，只会看着其他孩子嬉戏。不过当保育员邀请

他加入时，他也能理解游戏的规则。他开始关注周遭的世界了，这或许真得感谢难波老师。

就像我预想的那样，我在这里也是孤家寡人。我和达也并不是母子，却要来亲子教室，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专家们会在这里充分观察孩子的行为，以便对孩子的状态有综合把握，之后便会指导家长尽快对孩子进行合适的培养和治疗。这对达也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却给了我不小的压力。

由起夫先生经常问我达也上课的情况，让我不敢懈怠。加上还是我拜托人家当达也的爸爸的。

我只能和希美诉诉苦，除了她我也无人可说。我最近每晚都在编织，今晚我又拿出剩下的毛线开始织了起来。希美稀奇地看着我的手。

“秋天有个义卖会。我正在编义卖的东西。有个孩子的妈妈教我的。”

“嗯？”

我的作品以花为主题。最后会将大家做好的毛线花接在一起，做成坐垫、毯子等东西。用三根手指的仿莉莉安编法先编出三十五行，穿线拉紧之后就变成了花的形状。希美刚开始只是看着我编，之后让我教她，也拿起了毛线。于是我开始教她仿莉莉安编法，不过我也是刚学，还不是很在行，但这种重复的工作一旦开始，就让人欲罢不能。不知不觉间，我们的手指只是下意识地去动了。我和希美相对而坐，默默地编着各种颜色的毛线花，希美突然低着头笑了起来。

“我居然也做起了这种事。”

听她说完，我也觉得很好笑，我们都笑了出来。

希美为什么会把我介绍到难波家呢？话说回来，为什么她会和我这种人来往呢？随着我们越来越熟悉，我可以感觉到她在努力地与我维系着友谊。我对她有亲切感，也觉得她很可靠，但同时又觉得不完全了解她，不知道她的本性究竟如何。也不知道她和由起夫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谜，但我也不想深究了。我只有她一个朋友，而她也愿意这样默默陪着我，这就够了。

这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再次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和希美像往常一样从城山附近散步回来，一边等着慢吞吞的达也一边信步走着。我

们走到了难波家西侧由卫矛组成的绿篱旁，这里刚好没有树木，所以下面的农家、新建住宅区、庙宇和神社、学校操场、星星点点的丘陵地带和杂木林、中央国道、远处的高楼群等都可以一览无遗。野川从房屋与农家之间穿过，反射着日暮余晖。

明明风景如此优美，我却想起了一件可怕的往事。就在我们停下来等达也的时候，我借着回忆，顺嘴说了一句“我曾经看到过鬼魂”。我是一旦把话说出来就不吐不快的人。于是我把那天带着达也出院时候的事都说了出来。

“当时真的好恐怖。那是一团发着青光的球。它向我们扑过来，我们只能一个劲儿地跑。”我还多嘴说了一句，“我觉得那个肯定是我葬身火海的妹妹。她变成鬼魂又回来找我了。她生前就恨我。”

一直静静听我说完的希美突然开口说：“我也看过鬼魂。我也做过会令死人冤魂不散的事情……好可怕。鬼魂在黑暗中突然出现从我后面扑过来的时候，我边哭边跑。”

这下换我沉默了，我没想到希美也有同样的经历。

边哭边跑？这不像她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就在这时，绿篱对面发出沙沙的声音。希美突然回头看了一眼，我看到那人后也差点跳了起来。原来是难波老师，他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们。

“啊……我不是有意偷听你们的对话的，”难波老师缩了缩他那宽大的身躯，而我则松了口气，“我是来找地蜘蛛巢穴的。”

前阵子难波老师在教达也玩一个游戏，就是把地蜘蛛放到纸箱中让它们搏斗。地蜘蛛会在树根下面的地里修筑细长的巢穴。难波老师手里拎着一个地蜘蛛的巢穴，达也看到后发出了“吼”的一声，这是他明确表示开心的声音。最近我也可以从达也发出的各种声音来判断他的情绪了。

“其实那是摇蚊。”

“嗯？”

“嗯，就是你们看到的鬼魂。其实是摇蚊。”

希美双臂在胸前交叠，一脸茫然。

“你们是在夏天看到的吧？而且是在河边看到的，对不对？”我和

希美对视了一眼，“摇蚊身上寄生着一种叫作摇蚊杆菌的发光细菌。寄生着这种细菌的摇蚊聚集在一起，就会在黑暗中发出青色的光。这种现象叫作‘发光症’。” [25]

我飞速展开回忆。达也的确是在夏天出院的，当时我们也的确走在河边。我又看了看希美，她望着远方，似乎也在回忆。

有那么一瞬间，希美的表情扭曲了一下。她究竟做了什么事会令人冤魂不散呢？居然能有人让她这种坚定的人也害怕。原来那只是摇蚊，我们这么长时间在害怕的，不过是会发光的蚊群。

“这是常有的事啊。大部分事情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会把蚊群当成鬼魂啊，鬼火啊，其实是人心作祟。”

“那是摇蚊，你确定吗？老师。”希美反问了一句，声音中带着几分颤抖。老师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金黄色的余晖映在了希美的半张脸上。她的另一半脸则落在阴影里，仿佛代表她整容前的过去。“那就是说，根本没什么好怕了。”她自言自语般的丢下了这么一句。

看来希美也这么认为，我紧绷着的身体一下子放松了。我可真蠢，一直都想当然地认为那是可奈的鬼魂，是回来带走达也的。这下我们成功驱散了一直困扰我们的阴魂。因为这件事，让我感觉和希美的关系更加亲近了。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却因为同样的东西而害怕。我感觉我们的相遇是上天注定的，我在心底里希望她也是这么想。

难波老师搔着花白的头发从另一侧离开了，达也钻进绿篱追了上去。我和希美默默地走向大门，恍惚地迈着步伐。太阳移向地球的另一侧，洒下余晖，西下的太阳将云朵染成了暗红色。

从那时起，我们成为真正心意相通的朋友。也许她曾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只要眼前的这个希美值得我信任，那就够了。我现在不能少了她这个朋友。

武藏野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这年八月，一架从东京羽田飞往大阪的日航大型客机坠毁山中，好多人因此丧命。九月一日，我和希美迎来了三十六岁生日。这天，在大西洋海底发现了长眠于此的泰坦尼克号。难波老师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上的新闻，达也在他脚边，忽地抬头开始凝视电视画面。泰坦尼克号躺在纽芬兰岛附近水深三千八百米的地方。海水起伏激荡，这艘豪华游轮只有船头还勉强

保留着原形。锈迹斑斑的栏杆与完好无损的窗户在一瞬间映入画面，旋即又回到一片黑暗之中，回到了那暗无天日的深海墓场之中。

后门被人静静地合上了。我在黑暗中睁开眼，枕边的荧光钟显示时间为一点零八分。刚才是由起夫先生出门了。不久前他房内的电话响起，十分钟不到他便穿戴整齐走出了家门。由起夫先生的房间和车库都在宅邸东侧。而老师的书房在另一侧，中间隔着宽敞的客厅和起居室，所以老师才没有发现由起夫先生会半夜外出吧。

虽然没有任何根据，但我确定夜里把由起夫先生叫出去的应该是女人。我本来想问问希美，后来又放弃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意这件事情。而且希美大概只会随口回我一句不知道吧。

我在心中试着呼喊“由起夫”，希望自己能像希美那样极为自然地说出来。虽然我知道我们绝对不可能成为那种关系。

我在心中展开了一场无法向任何人诉说的幻想，我想象着由起夫先生和我结婚。“由起夫”这个名字于我而言意义非凡。我不想再称他为“由起夫先生”，而是亲昵地叫出“由起夫”，这样才有自然的亲密感。我在梦中高喊了无数次“由起夫”，之后缓缓睡去。我知道，我爱的人此刻正和别人卿卿我我。所以这份情愫并非爱恋，只是我的慰藉与憧憬。

我有这种幻想并不为过吧。达也在我身边翻了个身，他的手碰到了一直放在枕边的单肩包，陶铃发出了微微声响。

二〇一五年 秋

“由起夫，小心点。”

我在他背后叮嘱了一句，丈夫举起手回应。加贺太太笑了笑。

“真好啊，你们的心态总是这么年轻。”

加贺太太总是取笑我称丈夫为“由起夫”，而丈夫称我为“叶子”这件事，估计是说给她的院长丈夫听的。这位因为打高尔夫球而晒得黝黑的加贺先生，总是称呼加贺太太为“喂”。加贺先生抱着渔具走出了大厅，丈夫跟在后面。

“啊，几位去钓鱼吗？真不错啊。”穿着长胶鞋的渡部站在玻璃自动门那里，随口说了这么一句。

加贺太太和我目送两个人走向海湾。加贺先生很早以前就向我们灌输钓鱼的乐趣，丈夫只好答应和他去一次。加贺先生奔放豪迈，任何人碰上他都只能随声附和。结月养老院对面的岸崖可以直接下到较深的海里，岸崖上有条狭窄的石阶能直通海面。加贺先生在那里搭了一架木质栈桥，从那里划船出海可直接到海湾深处钓鱼。加贺先生特意为丈夫准备了一艘橡皮艇，还配上了专业的船桨。我看到两艘船划向了海湾中心，丈夫的船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很是吃力的感觉。之后两个人逐渐缩为火柴般大小，在海面上交谈着。应该是加贺先生拿出渔具正在指导丈夫如何钓鱼。

看到这里，我们便回到了大厅，找了个沙发坐了下来。

“不知道能钓上来什么呢，”加贺太太脸上带着笑意，先生能过来陪她，并且能放松一下心情让她非常高兴，“儿子、孙子都不陪他钓鱼了，现在来这里钓鱼是他唯一的乐趣了。”

加贺太太又吹嘘了一番儿孙的事情，尽管她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还告诉我他们拉扯孩子那阵子，都是互称“孩子他爸”“孩子他妈”。原来他们也有过这样的时期啊，可能是年纪大了之后又回到了原来的称呼。

我从结婚之初便一直叫丈夫“由起夫”。我们没有小孩，因此不曾改变称呼。丈夫身为难波科技这种大公司的社长，或许不适合这种称呼，但我这么叫有我的用意，不能更改。我不再作为社长夫人抛头露面了，打算在这里悠然度过余生。我不会再回东京了。

两艘小艇浮在海上，相隔不远。海湾对面的沙滩上有零星的几个人在散步，留下了一串凌乱的足印，远远望去宛如一幅点描画。

“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啦。我先生说过，即便不钓鱼，待在这片海上也很舒服。”

我有些同情丈夫，他其实并不想去，但现在也不能独自回来。在海浪中垂下鱼线的他，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

两个人的战果并不理想。虽然加贺先生准备了冷藏箱计划大干一番，但最后只有几条小竹荚鱼躺在箱底。不过他并不在意，还给丈夫打气说，下次一定要钓到大鱼。丈夫只是一直有气无力地微笑着。他有些晒黑了，因为平时几乎不会进行户外运动。

加贺先生和丈夫当晚留宿在养老院。丈夫每周来倒还好，加贺先

生就不知道何时才会再来了。所谓“下次要钓到大鱼”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丈夫能和加贺先生钓鱼令加贺太太很高兴，她期待加贺先生以后能多来这里。我们同进晚餐，其间主要是加贺先生在说话，我们三人随声附和。速水夫人那个小团体应该也来了很多探访的家属，今天她们都是分开坐的，显得很安静。加贺先生喝过酒之后就打开了话匣子，但最后我们还是和他道了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间。

“怎么样啊？这里的生活。”

“很好啊。”我和丈夫每次都说着相同的话，也不会再聊他工作上的事了。

“这边的大海怎么样？”我问。

“大海啊……”丈夫起身走到窗边，看着陷入黑暗的大海，“大海看看就好了，我不喜欢离开陆地。”

我们两人都默默笑了。

那一晚我做了噩梦。已经很久没有做过噩梦了，我因恐惧而扭动着身体，还发出了呻吟。被吵醒的丈夫从自己床上下来，钻进了我的被子里，紧紧抱着我。

“别害怕，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别怕。”丈夫不断摩挲着我的后背，我的呼吸逐渐平缓，“都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丈夫的喃喃细语犹如咒语，不断在我耳边回荡。我们做过无法被原谅的事情，罪孽深重，这让我们片刻都无法释怀。为了保守这份共同的记忆，我们结为了夫妻。

但当我们聚在一起时，我们的存在本身便会成为互相谴责的罪孽之源，持续不断，仿佛剖开了胸膛，露出里面的骨肉与内脏给对方看，那是我们沾染了污血的阴暗面。年轻的时候我们还能承受，我们告诉自己，那样做有充分的理由，我们是不得已才做了那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疲惫不堪。我可能还好，但身居要职的丈夫早已苦不堪言。他的存在感在日渐消逝，宛如海市蜃楼逐渐消散在背景中一般。

丈夫在等待，等待着应得的惩罚降临。

“……人在死之前，该还的都要还清。”

一个沙哑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

一九八五年 秋

希美带来了一袋她编好的毛线花。看着这么多毛线花，我不禁大声欢呼：“好棒啊！你编了这么多，还做得这么好。我最近有点腻了，正在偷懒呢。你可帮了我大忙。”

希美拿起马克杯，猛喝了一口我泡的咖啡。

“好喝吗？”

“不好喝。”

希美想都没想就回了这么一句。她喝咖啡从不加糖，或许是为了自虐，又或许是为了惩罚自己。这应该和她误以为变为鬼魂的那个人有关。她将黑咖啡慢慢喝完。

“真的就和叶子说的一样。这东西一编就停不下来呢。我的手指现在都会动个不停。”希美换了一种口吻。

“没错吧。”

能和希美这样闲聊真好。我从心底里珍视这再普通不过的生活。有心意相通的朋友是这么好的事情，能给我带来充实安稳的富足感。即便我对由起夫先生的情愫无法得偿所愿，有这些也已经足够了。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在亲子教室上课时，达也弄伤了同学。当时大家在庭院中生起火，准备烤挖到的红薯。但看到火焰后，达也突然发出了奇怪的声音，撞倒了坐在边上的同学，还有一位患了唐氏综合征的女孩跌入了火堆中。我太大意了。达也差点葬身火海，想想就知道他有多怕火，他还因此长期住院，经受过痛苦的治疗。他内心的创伤就如同背后的伤疤一样严重，甚至还为此失语。

火蹿到了女孩的头发上，达也尖叫着满院乱窜。有人叫了救护车，而我只是呆呆地站着。

我和达也在城山下的公交站下了车。我已经筋疲力尽。万幸的是那个女孩烧伤并不严重，无须住院，只需要剪掉烧焦的头发。但她肯定受到了巨大的惊吓，改天我必须登门道歉才行。我已经失去了爬坡

的力气，瘫坐在公交站的长椅上。我没想到达也会弄伤别人。我以为他会像一个没手没脚的不倒翁那样一直缩成一团，被动地承受一切，就此过完一生。现在达也正盯着天空发出奇怪的声音，我只觉得他是一个怪物。虽然他已经平静下来了，但我不知道他对自己做的事情有没有意识，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如果他再突然发狂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家长要花费巨大的精力来处理小孩捅出的娄子。可这孩子又不是我生的，为什么要我来承担责任？这没道理，不公平，我的心中不断翻滚着这些想法，想为自己讨个公道。可奈欠的一屁股债已经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死后她的孩子还要来折腾我，我受够了。

我在主干道旁的长椅上无休止地发着呆，任由汽车尾气和灰尘吹来，不知道坐了多久。我懒得回难波家，也没心思向难波老师和由起夫先生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无所事事的达也就在边上晃来晃去，等我回过神时，已经看不到他了。

“达也！”

没有回应，他也不可能回应。难道他自己走回了难波家？我急忙爬上通向城山的坡道。这上面的住户只有难波家，人迹罕至。我莫名地忐忑不安，大汗淋漓。走到一个大弯道时，我听到某处传来了丁当的声响。那是挂在达也单肩包上的陶铃声。两侧都是密林，声音是从里面传来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就是喜欢这个声音。当达也被火焰吓疯时，安抚他的保育员说：“要让达也安静下来，就要给他听这个陶铃的声音。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我竟然一直没有注意到。

我通过乔木和赤松的空隙窥视树林，但没看到什么，只听到小树枝被踩压的声音。无奈之下，我只能走进了树林。落叶在这里堆积成了厚厚的腐叶土，非常难走。面前有一处缓坡，我发现了达也走过的痕迹。果然，他就在前面。

往下走了好长一段路后，树林已经开始稀稀落落，眼前现出一块洼地。我摸到了下面，达也就站在洼地中央。我在栎树旁停下，打算开口叫他，但发现他在洼地里动弹不得。那一带的落叶漆黑潮湿。我观察了一下，底部是一摊积水。由于上面覆满了落叶，我不知道积水的范围和深浅，搞不好会很深。

这就是间岛先生常说的“狛江”“瀞”“釜”这类涌水聚积的地方。沿

着斜坡下去的达也不小心掉到了这里，他的处境十分危险，就在我打算靠近他的瞬间，他一下子沉了下去，积水没过他的腰际，他不断挣扎。这里没有可抓的东西，他只能把水中的落叶搅乱。达也痛苦地环视着四周。我不敢向前，反而躲到了栎树后面。这时候达也一屁股跌倒，陷得更深了。

我的心快跳出来了。如果我不救他，也许他溺死在这里都不会有人知道。不会有人知道我因为惊恐而对小外甥见死不救，不会有人知道的，但是……

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可以一个人轻松地活下去，也不会再为达也的教育问题、社会福利、看病就医等事所困扰。不会再有人批评我是个不负责任的家长，我也可以和惨痛的过去作别，不用再看到达也后背上那道丑陋又扭曲的疤痕。我将重启我的人生。

如果我能有新的人生，或许由起夫先生就会对我另眼相看。我将不再是一个拖油瓶的保姆，而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哪怕这种可能性稍稍变大一点……现在我的耳朵和脑海里，都是怦怦的心跳声。

我猛地转身跑上斜坡，脚下滑了好几次，不得不爬着往上走，终于爬到刚才走进树林的地方，刚出来就发现一辆汽车驶来，我赶忙躲进树荫，那是加藤律师的奔驰。车子呼啸而过，我从后面窥视着远去的汽车，看到两个人的背影。我焦急地拍掉身上的落叶，并用手帕擦拭了一番，但手抖得太厉害了，擦了半天才擦好。我在原地调整了一下呼吸。就在我背后的树林里，达也正在走向死亡，这仿佛是梦中发生的事情，我又急忙往上爬。

门上了锁，家中无人。我快要虚脱了。家里没有一点声音。孤身一人的我感到恐惧和战栗。我想象着达也正沉入清冷的涌水中。

要准备晚餐了。我像往常一样动了起来，拼命用刷子刷洗土豆，一个又一个，水池里已经堆了一堆土豆。太阳缓缓落下，树林里鸦雀无声。

就在这时，不知从何处传来了陶铃声。我不禁一惊。

我跑到外面，只见由起夫先生的白色凯美瑞正沿坡而上，正在这时，达也从树林中跑了出来，由起夫先生的车险些撞上他。

“呜呜……啊！嘎咿嘎咿。”

达也挥着手臂叫喊着。那模样比看到火焰时还要慌乱，挂在他单

肩包上的陶铃正疯狂作响。他的举止非常怪异，全身湿透了，满是泥土与黑色的枯叶，脸上的皮肤被擦伤，正渗着血。由起夫先生将汽车停在斜坡处，慌乱地跑了过来。

“达也！”

达也撞上了由起夫先生，将他的白衬衫染上污泥。我被这异常状况吓得发抖，只得硬着头皮走向达也。他还活着……这个我见死不救的孩子还活着，并且试图表达什么。由起夫先生很快明白了达也的意图，向我使了一个眼色，超过达也飞快地跑进了树林。

在达也的指引下，我和由起夫先生在林间疾走。这片斜坡满是草丛、岩石和树根，并没有路，穿着拖鞋的我被他们甩在后面。我摔倒了，但还是走到了下面，树枝钩破了我的衬衣。树林的另一边传来达也的吵闹声，于是我顺着声音走过去。我往里一看，由起夫先生正拨开丛生的杂草，一棵横倒的大树上赫然出现了一双鞋子。

不，那不是鞋子，是老师的脚。老师就躺在腐朽而中空的横木中，一动不动。几秒之后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由起夫先生马上冲了过去。

“爸！”

由起夫先生连续呼喊了好多声，难波老师都没有回应，脚也一动不动。由起夫先生抓住老师的双脚，用力向外拉，但可能是老师的大肚子被卡住了，拉不出来，我也过去帮忙。碰到老师无力耷拉着的双脚，我又开始发抖。他是窒息了吗？如果他受了重伤的话……我的脑海中盘旋着各种不祥的念头。

老师那宽大的身躯终于开始动了。我们一点点将他拖了出来，只见他全身沾满了泥土和枯叶。当我看到那张毫无血色的脸时，不由得大叫了一声。我不祥的预感应验了。难波老师急促地呼吸着，嘴巴一张一合，好像因为缺氧而呻吟着，神情痛苦，接着他的身体弓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爸！坚持住！”

由起夫先生晃动着老师，老师出了很多冷汗，他的双手已经可以动了，紧紧捂着胸口。

“药！”我总算回过神来，开始搜寻老师的裤子口袋。我可真是糊

涂啊，明明藤原女士提醒过我那么多次。我刚才居然没有想到，老师应该是心绞痛发作了。老师的口袋空空如也，并没有拿上离开家门时必须要带的药片。我开始往回赶，拖鞋在路上跑丢了，我光着脚跑回了家，脚上沾满了泥。明明只需要取出备好的药片，我却拉出了整个抽屉，把东西都摊在了地板上。我趴在地上捡拾着四散的药物，嘴里不断嘟囔着“老天啊……”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感觉，当得知妹妹一家自杀时，当得知母亲的病已经回天乏术时，这种冰冷的无力感都曾纠缠着我。

老师缓了过来。就在万分危急之际，我们让他及时服下了亚硝酸溶片。在药物的作用下，他的末梢血管开始扩张，减轻了心脏负担。为慎重起见，我们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到了医院。还好只住了十天医院。

“是达也救了我。”

我在挂着镰仓雕横匾的书房铺好被褥，老师躺下去之后摸着头说了这句话。出院之后，难波老师必须要静养一段时间。由起夫先生把老师接回来后，就和我们一起坐在了老师的枕边。我无法说出真相，也无法直视达也抬头看我时的眼睛。

那天老师在树林深处漫步，发现朽木里有一种罕见的黏菌。

“那是一种艳粉色的黏菌，名叫暗红团网黏菌。我看得入了迷，不知不觉就钻进了那个狭小的树洞。”

达也应该是自己从积水中逃出来的吧，之后遇到了老师，而且明白事态严重，这才急忙跑上斜坡告知我们。难波老师说得对，这孩子不是精神发育迟缓，可能还有惊人的直觉和过人的记忆力和洞察力，只是不会说话罢了。我这个姨妈冷酷无情的计划，却带来了预料之外的结果。

“我当时就知道，我不应该进到里面。”老师悻悻地说道，自己有幽闭恐惧症，被关在狭窄的空间后，就会因为恐慌而呼吸困难，之后心脏加速跳动，心肌就会需要更多的血液。这样一来，会出现和剧烈运动时一样的情况，而且可能导致暂时性的心肌缺血而危及生命。

“这件事我只和佳世子说过。家里的空间都布设得很开阔，就是因为我。”

由起夫先生忽然眯起眼睛，可能是对养父透露自己的弱点感到吃

惊，又或者是为自己此前的疏忽感到自责。

“不过你们不用担心。只要不把我的身体塞到类似这种小到动弹不得的地方，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老师可能以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太过荒谬，赶忙又说：“任何人都有难以启齿的弱点啊，就比如说……”老师带着恶作剧般的表情看着达也，“由起夫先生不会游泳哦。”

由起夫收起凝重的表情，苦笑着说：“没错。我是旱鸭子，很怕水，也不打算学游泳。”

看他这么爽快地承认，老师和我都笑了，达也则发出了“呜嘟”的声音。

万幸的是，老师恢复得很顺利，并未留下后遗症。可能是在床上躺得太无聊了，老师一脸羡慕地看着达也在院内玩耍。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面对着达也。那件事之后，他并没有什么反常表现。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暂时没有去亲子教室。亲子教室虽然不大，但也是一个小社会。我还没有做好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养育孩子的准备。当时我内心的纠结演变成了杀意，如今虽然已经销声匿迹，但不知何时还会到达临界点。

人心可畏。也许，我下次就成功了。

二〇一五年 冬

一直闭门不出可能会让工作人员担心，所以白天我尽量去楼下的公共区域活动。大家在一个房间里开着“沙龙”，实则只是闲聊，参加者以女性居多。男人则多去各种名为“俱乐部”的小房间，去打麻将、下象棋或是玩电脑。还有很多人会到泳池、健身房等处，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舒缓运动。此外，还有人去按摩或是做理疗。行动不便的人会在介护员的帮助下到大浴场泡温泉，还有人把去专属医院看病视为最大的乐趣。

这里不会有“无聊”二字。因为有太多的文化室，还有小剧场可供人欣赏电影。如果真不知道做什么，可以找管理人员商量，对方会根据你的喜好和身体情况给出合适的娱乐活动建议。我一般会去图书馆，因为独自待在那里也不会有人担心，或者是去沙龙找个角落坐下，但并不参与聊天。不过被加贺太太看到的话，多半会被抓着聊

天。

田元女士来叫我，说活动室在教手工艺，问我要不要去。我已经懒得每次都编一个理由来拒绝了，所以拿上拐杖和她出去了。在宽阔的活动室一隅，有十四五个人坐在那里，椅子排成了一圈，每个人膝盖上都放着亚力克毛线。

“难波太太，您请坐。”

坐在中间的年轻康复治疗师给我指了一把椅子，我道谢后坐下了。

“我们正在做手指编织，动动手指对大脑很好哦。”旁边八十多岁的有村老太太递给我一团毛线。毛线柔软的触感让我感觉很舒服，我把粉色的毛线套在手指上，马上开始了编织。

“啊，你编得真好，是在哪里学的？”

有村老太太看着我的手指发出惊叹，有两个人被这声音引了过来，也注视着我。用三指仿莉莉安编法先编出三十五行，穿过线后再用力拉紧，就形成了花朵。我的手指还记着这三十多年前学会的编法。

这些满脸皱纹的老妇人面对我的成品都惊呼可爱，请我教他们编织。因为编法很简单，所以很快大家都编出了毛线花。

“可以编出一大堆，之后把它们接起来。”

请大家编织只是为了让手指做做运动，并不是真要做出什么东西来。之后康复治疗师又教了其他编法，于是大家的兴趣又转移到了那里。但我仍然编着三十年前学的那个毛线花，编出了一朵又一朵，不知不觉间，用光了整个毛线球。田元女士把我的成品都装进袋子里，我将它们带回了房间。康复治疗师还把剩下的各色毛线球塞给了我。

下午，岛森小姐把她刚出生的小宝宝带了过来。是一个快满两个月的男孩，胖嘟嘟的。我抱起他，闻到一股奶香味。婴儿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幸福的化身，所以抱着他，我也露出了微笑。

“你看，他笑了。”

边上的田元女士碰了碰孩子的脸颊。孩子咧开没有牙齿的嘴，对我笑了出来。我突然感觉心里堵得慌，赶忙将孩子还给了岛森小姐。

田元女士养育过三个孩子，她正在给岛森小姐一些育儿建议。我悄悄地离开了。我想起了达也，我不知道他后来变成了怎样的孩子。不对，他现在应该是一个堂堂男子汉了。我最终还是没能知道他是如何看我的。

我害怕恢复了语言能力的达也，便把他送给别人收养，之后再没见过面。

回到房间后，我又打开了那个饼干盒。在照片下面有一张褪色的明信片，上面用钢笔写着深大寺的住址和“香川叶子收”。这是难波老师的字，是在世博会现场通过一个“时间胶囊”活动，于十六年后寄到深大寺的。寄到的时候难波家的宅邸已不复存在，多亏了聪明的邮递员才送到了我手上。我完全不知道老师投递过这张明信片。明信片的背面印着某个展览馆，上面的内容是“这场盛大的科学庆典令我陶醉。如果能带达也君一起来就好了。希望这张明信片送到的时候，你和达也君还住在我们家”。

漫长的十六年啊。一切事物，都应该随着武藏野的时间，慢慢变化才对。但现实更为残酷。

我又看了看我们在房前拍摄的那张老照片。除了丈夫、我和达也，照片上的其他人都不在了。但当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路如何。照片上的每个人都笑得那么灿烂。

事情是如何开始的，起因又是什么？也许在拍照的这个瞬间，一切已经决定。身为凡人的我们无法抗拒，只能随波逐流，按照既定的秩序走下去。

老师可能以为十六年之后，即便难波家换了主人，城山上的宅邸也还在。但自从经过那次事件的沉重打击后，丈夫便在东京市区买了公寓，并搬了过去。我们结婚时不仅把宅邸拆掉了，还把整座城山都捐给了东京政府。现在那里已经成为自然公园，还保留着武藏野的风貌。自那之后，我再也没去过那里，但闭上眼睛，杂树林中徐来的清风、鸟儿的鸣叫、秀丽的野花、震耳欲聋的蝉鸣、原野上焚烧枯叶的浓烟、树上纷纷飘落的霜叶、万籁俱寂的雪景、兔子留下的足迹，等等，这一切仿佛就在昨日。

特别是野川清冽的溪流。我已经记不清和希美走过多少次岸边的崖线步道，也记不清我们说了多少话。虽然我隐瞒了重要的事情，但我们的确是心意相通的。这点毋庸置疑，我们曾经是独一无二的挚友。

我的罪孽太过深重。

一九八六年 冬

武藏野的冬天肃杀凛冽，刚入十二月便迎来了一场寒流，天空飘起雪花。住在滋贺县的藤原女士动过胆结石手术后，身体每况愈下，很少再寄信件过来了。我为了不让她愁于回信，也不再写信过去。保健所的亲子教室我很少再去，织好的毛线花虽然送出去了，但我最终没有去义卖会现场。

到了年末，老师虽然愿意让我放个年假，但我和达也无处可去，还是留在了难波家。这个新年过得平平无奇，当初本希望四个人一起去深大寺参拜，却因老师身染风寒而变成了三人行。为了不在拥挤的人群中走散，我和由起夫先生把达也牵在中间，三个人并排走着。通过达也的手，我似乎能感受到由起夫先生掌心的温暖。虽然我知道这并不是爱情，但我却感到幸福。我在心中呼喊着“由起夫”的名字。

过了新年，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将心中的纠葛一吐为快。下午趁达也难得午睡的时候，我敲开了老师书房的门。

老师还未从病中痊愈，不时地咳嗽着，正在温暖的书房里写作。暖炉上的水壶徐徐冒着蒸气。

“老师……”

老师把带靠背的椅子一转，面向了我。看到我认真的表情，老师也皱起了眉。

“有什么事吗？”

“老师，您去年秋天突发心绞痛，”老师的表情缓缓恢复平静，“并不是因为您的疏忽吧。”

我把憋在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老师其实不是为了采集黏菌，而是看到达也才爬进那个树洞的吧。那孩子在树林里迷了路，全身湿透，无路可去就钻到了树洞里，您看到了他……”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老师您当时穿的衣服上沾着粉红色的黏菌，同样的黏菌达也的

衣服上也有。我洗衣服的时候注意到了……”老师一副被识破的表情，轻轻摇了摇头，“所以说，老师心绞痛会发作其实是我的错。”

当时老师正坐在加藤律师的车上，目击了这一幕——他看到我从树林中踉跄着跑了出来，身边又不见如影随形的达也，便察觉到异样，下车进入了树林。

“老师，那时候我把达也一个人抛弃在树林里。我想着他死掉也无所谓，甚至比这还要过分——”

“叶子，”老师打断了我的自白，“那孩子当时的确吓得不轻，即使我伸手招呼他，他也一心往树洞里钻，越钻越深。”

达也是意识到自己的姨妈希望自己一命呜呼，于是变得不再相信任何人了吗，即便对方是难波老师？“但达也一看到我心脏病发作，一脚把腐朽的树洞顶弄破就跑了出来。真是多亏了达也的勇敢啊。不管怎么说，我这条命都是达也救下来的。”

我想起了从树林中冲出来的达也。虽然浑身是伤，而且也吓得够呛，但似乎十分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一个刚才还快要死了的孩子，却在临死关头救了别人的命。

老师其实早就察觉了我想杀死达也的心思以及达也的恐惧。他明知这些，还是为我撒了谎，说心绞痛发作是自己的原因。我羞愧得无话可说，双手在膝上紧紧握成了拳头。

“其实呢，”老师摘下圆眼镜，揉了揉眼睛，“没必要那么在意孩子是不是自己亲生的，顺其自然就行了啊。”

“顺其自然？”

“这件事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由起夫其实并不是佳世子的亲生儿子。”

“什么？”

“你应该也知道，由起夫是佳世子病倒以后，为了找回分别已久的孩子，托加藤律师花了好几个月找到的吧。”

“嗯。”

“毕竟户籍簿和知名侦探所的报告书之类的证明齐全，他与佳世

子印象中的身体特征也吻合。找到这个人以后，佳世子可开心了。”

老师说的是由起夫右眼旁边的刀疤。

“不过呢，为了慎重起见，我拜托另一家侦探所重新调查了一遍。”我认真地盯着老师的脸，意外发现了老师小心谨慎的一面，“其实，真正的由起夫早就死了。”

“啊！？”

“没错。佳世子生下的黑田由起夫，嗯……她前夫的姓是黑田，在十多岁的时候就病死了。”

“怎么会……”我惊讶得哑口无言。那现在这个由起夫先生又是什么人呢？

“由起夫的祖母沉迷于新兴宗教，出入教团的时候常把由起夫带在身边，教徒的孩子们也就经常在一起生活。据侦探社说，几年来教团四处辗转，由起夫的祖母当时卧床不起，被势力不如以前的教团照顾着，但是由起夫……”

由于祖母对宗教执迷不悟，由起夫愤怒地离家出走成了小混混，游手好闲，搞坏身子死掉了，连死亡登记都没有。但加藤律师聘请的侦探事务所却把在教团工作的人当成由起夫带来了。

“他们看准由起夫的祖母患了老年痴呆没办法说明事实这一点，就随便找来了一个身体特征相似的人。这到底是调查能力不够，还是糊弄了事呢。明明是个有不少大牌客户的侦探事务所。但加藤律师对调查报告深信不疑。”

老师的表情又像往常一样温和起来，微微笑了。

“但，但这样的话……”

“没错，找到的由起夫是个和佳世子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在教团里被养大的由起夫，面对突然出现的调查员，轻易就听信了别人灌输给自己的‘身世’，被带过来这里，也是造孽啊。但是呢，”老师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一见到佳世子开心的样子，这样的实情我怎么能说出口。她可是活不了几个月了啊。”

“所以我横下心来。”老师继续说着。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老师的侧脸，不敢相信老师竟毫不介意地讲着这样的故事。

“只要佳世子还活着，就绝不告诉她真相。”

佳世子太太在此后又活了将近一年。虽然据医生预测，能活三个月都算幸运。

“对于佳世子来说，那一年她拥有了一生的幸福。为了填补二十多年母子离散的空白，她燃起了生命之火。由起夫也在努力成为佳世子的儿子，试着成为那个和她一起生活了许久心灵相通的‘由起夫’。他简直就像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为了抚慰即将走向人生终点的佳世子而来。那时我想，其实他也以为自己终于见到了亲生母亲吧。虽然不知道是调查疏忽造成的差错，还是别人有意为之，这两个人都深信对方就是自己苦寻的亲人。于是我也就下定决心，要守护这对阴错阳差的母子。”

“但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在这里生活的由起夫其实是……”

“确实会令人在意吧，但我早就觉得无所谓了。这个由起夫一边照顾生病的佳世子，一边为了满足她的心愿——继承难波科技的事业，在短时间内学会了工作内容。他是个可造之才啊，上任不久就崭露头角。知道公司以后能安稳经营下去，我也松了口气。”

老师真是清心寡欲，心甘情愿把难波科技让给更合适的继承人。

“即使是我恐怕也不行啊，这件事不是谁都能胜任的。正因为是由起夫先生，因为这个由起夫先生我才能放心。”

我明白了老师的意思。那时候老师和由起夫先生相处了近一年，已经完全了解了他的为人。如果阴错阳差来的不是这个由起夫先生，老师恐怕会在佳世子太太去世后立刻将他赶出去。

“所以说呢，亲子关系只要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我一时语塞。能够把和佳世子太太毫无关系的人认作儿子，除了老师应该没有别人了。我对老师的自白感到震惊，同时又有几分认同。如果是这位由起夫先生，不管多少年我都能和他一起生活下去，我一直以来也是这么恳切希望的。听了老师这番话，我的这份信念丝毫没有动摇。

“你应该也知道由起夫的性格了吧。怎么说呢……这个人，”老师仰起头，思索着恰当的词汇，“是无色透明的。不论是对于自己的个性还是对于别人的期望，他都毫无所求。”

在一起生活六年多，老师已经完全摸透了由起夫的脾气秉性。

“我真心感谢他为了成为佳世子的孩子，为了照顾她而做出的努力。他会这么做当然也是因为被蒙在鼓里。但佳世子去世后，他明明可以恢复自由的人生，却又变回了无色透明的状态。虽说他在工作方面干练利落，但这也只是让自己变成他人眼中理想的社长形象而已。他本人是没有性格的。”

因为我的一句话，他正在努力地扮演着达也父亲的这个角色。由起夫先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啊，踏实努力，深谙处事之道，而且为人诚实，我对此再清楚不过了。即使不知道他的本性，这些也已经足够。但我还是好奇，这个人难道就没有自我吗？为什么要迎合他人的意愿一再改变自己的性格，甘愿为了别人而活着呢？

“由起夫先生啊，其实是个可怜的人。”老师一语中的。

但其实我知道，有件事他是顺从自己意志的。那就是深夜里被电话叫起，溜出家门赴约的事。

我对养育达也的态度逐渐转变。我开始不再奢求什么，只是做力所能及的事，即便只是紧紧抱住他而已。有些感情通过体温就能传达吧，如果不能也无所谓。我下定决心之后，就不再把达也当作被抛弃的外甥或者是残障儿童了，加上我也能从达也的发音中推测出他的喜怒哀乐了，我开始把他当作战友，一同走过残酷命运的战友。

“来，试着叫一声叶子。”我指着自己说道。

达也凝视着我，丝毫没有开口的迹象。我把达也抱起来放在膝上，对这位战友讲了起来。

“达也啊，有由起夫先生来当爸爸很好吧。你也喜欢由起夫先生吧。叶子也喜欢他，真希望有一天能和由起夫先生结婚。”

我不用担心他会向别人泄密。正因如此我才敢对他口无遮拦。达也认真地倾听着我讲的每一句话，瞳孔中散发出聪慧的光芒。正如难波老师洞察到的，这个孩子相当聪明，不仅理解身边发生的一切，还会将这些记录在自己内心的小笔记本中。他时不时会把笔记本翻开重新阅读，时而增加新的注解。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内心充满着智慧。我想象着，达也心中其实有着无垠的宇宙。具有非凡能力的达也便是宇宙的中心，之后围绕着他逐渐延伸出色彩鲜艳的曼陀罗。

地上积起了薄雪，洼地的积雪下长出了许多蜂斗菜。我和希美两

人一起去采摘，用醋味噌拌着野菜吃掉了。二月二日是达也五岁的生日。由起夫先生买了一个大蛋糕，大家聚在一起为他庆生。幸福的时光一天天流逝，春天即将到来。这将是充满希望的春天，我对此深信不疑。

正因如此，我才大意了。

某天购物回家走到坡道时，我被加藤律师接上了车。老师虽然不在家，我却隐约看到有人站在屋前。车子驶进大门，近三十米的车道蜿蜒着延伸到宅邸。到了玄关处，我看到来客停车处歪歪斜斜地停着一辆卡罗拉。车旁站着一个男人，样子邋遢，松散地打着领带。

我一瞬间便意识到这个人的来头。这些家伙都是一副猥琐无赖的德行。在加藤律师面前，我无法佯装不知。加藤律师一眼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是来讨债的，而我欠了一屁股债。小混混样子的男人亮出借据，告诉我债务连本带利一共是五百六十一万四千二百日元。

我眼前一黑，从心底后悔当初迁了户籍。

“啊，今天就是来打声招呼。之后我还会来的！”

男人把名片塞给呆若木鸡的我，点了几下头，之后开车扬长而去。加藤律师快步走向玄关，我匆忙跟上去打开门锁。加藤律师在客厅的沙发坐下，我呆呆地站在他的面前。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那个……”我拼命组织着语言，“一直隐瞒着这件事，真是对不起。”

“跟我道歉也没有用啊。”

确实如此。我必须向难波老师和由起夫先生坦白并道歉才行。毕竟他们早晚都会从加藤律师这里听说这件事。由起夫先生一定会很失望，老师一定会不知如何是好地叹气吧。我也会因此离开这里。事已至此，不如尽快解决。

加藤律师十指交叉，将胳膊支在膝上陷入沉思。看到他细长而洁白的手指，我开始迷迷糊糊地乱想，这就是脑力工作者的手啊。

“你如果想要还钱的话，我可以帮你一把。”

“嗯？”我以为听错了，刚才他还那样冷淡。

“这件事不用向由起夫先生和难波老师提起。我来尽力解决。”

我开始打量起加藤律师。之前我没有机会仔细观察这个人，他身着定制西装，之前从希美那里听说过，比起英国的布料，他更喜欢意大利的，就连鞋子也是意大利约翰洛伯牌的。他的穿着打扮近乎完美。他的爱好似乎是飞靶射击，只有在应酬的时候才打高尔夫。希美讲给我的时候只是随口一说，我也听得很随意。

“您所谓的尽力……意思是？”

加藤律师耸了耸肩。“这是债务整理啊，是律师的日常业务。你有空的时候来我们事务所一趟。”

加藤律师随即拿起公文包，这意味着这个话题到此结束。难波老师没过多久便回来了。

***

加藤律师事务所坐落在东京港区的虎之门，是租下了高级写字楼中的一整层的大事务所，气派程度远超我的想象。事务所里还有其他几位律师，办公隔间一眼望不到头。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事务员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以为能见到希美，却扑了个空。加藤律师招呼我进屋，我坐在待客区。刚一坐下，身体就不自觉陷进了皮椅里。虽然不是很懂，但我感觉应该是名贵的沙发。我重新调整了姿势，以便坐得更轻一点，同时心情极为忐忑。

坐在正对面的加藤律师直视着我，仿佛在仔细检视我心中的每一个想法，这样的气氛令我难受，我将放在膝盖上的双手紧紧握了起来。他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眼睛也不眨一下。在这个身经百战的律师面前，我肯定藏不住秘密。这位难波老师和由起夫先生都给予了极大信赖的人，肯定能拯救我。

“好，你说吧。”

终于可以打开话匣子的我松了一口气。我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从妹妹妹夫一家的事，到他们的贷款，再到拉上一家子自杀，还有因此收留了外甥达也，母亲的死，以及我在经历每个时刻的心情，对可奈的憎恨，对达也的复杂情绪——我都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我的内心渐渐融化了。长年冰封在我内心深处的扭曲感情，一瞬间喷涌了出来。我既羞怯，又痛苦，甚至从来没有对希美和老师提起过这些秘密。讲着讲着，我仿佛感受到了某种终于得以释放的快感。

虽说听委托人诉说是律师工作的一部分，但加藤律师对此似乎尤其擅长。

我的独白告一段落，加藤律师徐徐开口。首先，我和母亲在那种情况下做的担保，在法律上有无效的可能。此外，晋太郎已死，现在债务的数额死无对证，放高利贷的人或许趁机敲了竹杠。

“对这些不讲理的败类无论如何都要抗争下去，绝对不能屈服。”

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从没有人这样对待过我。不论是警察，还是经他人介绍认识的律师，对我的求助都表现得十分冷淡。加藤律师当场就打通了名片上高利贷公司的电话，在电话里表明了律师身份，他用冷静的语气说道：“与担保人的交涉由我司负责，今后的联络请经由我司。”

“妈的！关你这个律师屁事！”

对方怒吼着，连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加藤律师一言不发地听着对方的持续咒骂。等对方发作完后，加藤律师无视对方的失态，继续说道：“我司会在近期登门拜访。”放贷的人泄了气一般没有接话，加藤律师面不改色地放下了听筒。

之后，催债的人再也没有在难波家出现过。加藤律师如壁垒般成功把他们抵挡在外，顺利推动着所有程序。

作为懂法之人，加藤律师希望通过法院来解决此事，对方却不答应。因为他们那一套非法行径在法律面前肯定行不通。

“这样的话，我们起诉对方吧。”

加藤律师冷静地说道。虽然我是债务人，但也可以以“不存在债务关系”为由起诉债权方。加藤律师说，律师事务所可以帮忙制作诉状并提交给法院。事情进展顺利得超乎我的想象。

收到诉状副本的高利贷公司知道，如果闹上法院，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肯定不会得到认可，只得答应和解。最终我们很快达成协议，我要按月还款，并且金额我还能够承受。加藤律师事务所代我完成了这一切的工作，我没做任何事。

令我惊讶的是，加藤律师帮我进行了债务整理，却没有向我收取任何委托费。

“你不用在意，就当是我偶尔行善好了，我有时也会这样做。我看不惯那些嚣张小人在世上横行。那种通过榨取你们这些弱势群体来牟利的事，对这个社会毫无用处。”加藤律师语气突然变得强硬，我不由自主地看向了他，但他立刻恢复了律师特有的冷静语气，“也不仅仅是为了帮你。金钱和法律的目的就是助人。必须要知道正确的用法，才能利用它们来改变这个社会。”

似乎是对于自己一时兴起的高谈阔论有些不好意思，他继续说道：“你别看我现在这样，年轻时候也曾经热衷于学生运动。”我对于加藤律师的看法有了巨大的改观。起初见面时只觉得他是个清高且机敏的人，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是一个充满人情味，极具正义感的人。总之，他是把我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那个人。对于加藤律师来说可能只是普通业务，但对我而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多年来笼罩着我的阴云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第一次看到了所谓的希望。

终于拿到了保健所的诊断，达也得以进入特殊教育幼儿园，就在调布市内，名叫“橡木园”。入园式是在四月。

我买了一套廉价的正装准备出席入园式，临走时老师送给我一枚佳世子太太亲手刻制的镰仓雕的胸针。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东西难以收下，于是婉拒了老师的好意。但老师无论如何都让我戴上，我也只好感激地收下。胸针表面的漆料泛着黑光，精心刻制的花纹呈现出百合花的形状。老师说这是武藏野百合，是开在武藏野的一种野花，佳世子太太非常喜爱。

达也很快就习惯了橡木园的生活，我的担心仿佛都是多余的。他会主动乘上园车，也会向车窗外的我挥手道别。这些事对一般的孩子来说再正常不过了，但对于达也来说却意味着成长。我开始反省自己此前没有耐心地等待他成长。

晚饭餐桌上的话题（但大多是难波老师一个人向达也讲述），从在树林中发现的乌鸦巢，到石头的种类，土壤中的微生物，再到树干中树液流淌的声音，天体的运行，山中时而能遇见的狸猫和果子狸，等等，十分广泛。达也每次都会聚精会神地聆听。由起夫先生则因为工作繁忙，很少在晚餐时与我们同席。

“一定要多看多听，达也君。世界可是五光十色的。”话题告一段落，老师拿起筷子说道，“重要的是自己要拥有辨别力，自己心中要有坚定的思想，以及支持自己思想的知识。要能看穿真相，而不被别人左右。”我望着达也，他抬头直直地看着老师，“孩子啊，一定要记

住这句话：‘一无所知，胜于对许多事物一知半解。宁可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傻子，也不要做一个人云亦云的智者。’”

老师说这是尼采的名言。达也不可能理解如此深奥的话，但他却一直侧耳倾听，这孩子最喜欢听老师说话了。

“不要因为一个东西渺小笨拙就觉得它没有用。”老师把话题转到了生物的毒性上。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小虫和植物，它们用来自保而分泌的毒素，有时也会成为对人类有益的良药。

“比如说呢，”老师继续说道，“在中南美洲雨林里栖息着一种小青蛙，它们的毒素只要几滴就能置人于死地，但如果方法得当的话，却能产生相当强的止痛效果，对于苦于病痛的癌症晚期患者来说是极大的福音。从巴西蝰蛇的毒液里可以提取生产出降压药。从以色列蝎子的毒素里提取出的成分可以附着在脑肿瘤细胞上，阻止癌细胞扩散。美国毒蜥的毒素具有刺激胰岛素分泌的效果，可以做成治疗糖尿病的药物。”

“哇！”我也不知不觉听得入迷了。

“有个研究者这样说过，‘夺命之毒和救命之药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平时毫不起眼的各类两栖动物、细菌、昆虫、植物、爬虫所具有的防身毒素，会变成救人一命的药物，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啊。绝不能因为渺小而忽视其价值。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同样的东西，既能害人，也能救人，是这个意思吧？”

“没错。毒素因其使用方式不同，效果也会有差异，其实是百变灵药。所以说，达也君，”达也猛地抬起了头，“你也不用去掉自己身上的毒素，不要成为一知半解的智者。只有按自己意志生存的愚者，才能将毒素转化为有用的东西，这就是愚者之毒。”

老师从下定决心接受由起夫先生那一刻起，就选择了成为愚者。不过老师体内所蕴含的毒素，却成了佳世子太太的延命之药。

我们就是在这个时期收养了一只乌鸦。在宅邸后面的树林里，一只嗷嗷待哺的小乌鸦不知为何从树上的鸟巢里掉了下来。老师和达也看到这只被父母抛弃的可怜的小乌鸦，就把它从树林里捧了回来。老师同意在家中抚养这只乌鸦，直到它会飞为止。老师从置物柜里翻出了一个废弃的鸟笼，把乌鸦放了进去。小乌鸦缩在鸟笼一角，一动也

不动，只要一见到人便会发出“嘎嘎”的嘶鸣声。

养育一个小生命似乎会让人的心理产生变化。虽然达也帮忙照料过蚕，但这次他似乎又找到了不同的乐趣，他对照顾这只小乌鸦非常上心。后来我们给它取名为小黑。老师和达也会抓来昆虫和青蛙喂小黑。它还吃了很多由起夫先生从宠物店买来的小米穗，食量惊人。

乌鸦是一种十分聪明的动物。小黑可以分辨不同人的面孔，和达也尤其亲近。每每见到小黑停在达也的肩头或头顶，轻啄他的头发或是拉扯他的衣服，就会让人觉得它似乎也把自己当成人类的小孩，在和达也打闹玩耍。小黑还爱对老师撒娇，对由起夫先生则会缠着索求食物，对我和希美倒是态度冷淡。希美因为讨厌小黑在屋中拍打翅膀，每次来访的时候都要求把它关回笼子里，小黑也因此开始讨厌她。

小黑的聪明还不止如此。它并不会立刻吃掉得到的饵食，而是将它们藏在各处。据说这是乌鸦等鸟类贮食的习性。于是我偶尔会在家中某些地方发现小黑贮藏的虫子尸体，经常吓得大叫。此外，小黑学会了用喙灵巧地慢慢解开系好的面包或点心包装，还喜欢收集闪闪发亮的纽扣和瓶盖。达也每次都发出“呜呜”的声音招呼小黑，应该就是在努力发出“小黑”的音节吧。小黑也知道那是在招呼自己，啪嗒啪嗒地飞在达也身后。

达也常会用我无法理解的独特语言和小黑交流，小黑也很善于模仿达也的语言。达也经常说的“啊，呜呜”，我擅自解读为“哇啊！好有趣”。不知不觉中，小黑也会“啊，呜呜”地叫了。看到这一幕，我回想起有人曾对我说过：“这孩子早晚有一天会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

小黑能够随心所欲飞行以后，老师决定将它放归树林。一直给小黑喂送活饵也是为了在放生后，它能在野外好好生存下去。老师谆谆教导达也，乌鸦不是宠物，放归大自然是为了小黑好。达也似乎理解了老师的话，但同时也意识到和心爱的小黑的亲密时光即将结束。我从他对待小黑的态度中便感受到了这点。达也和小黑形影不离，似乎为了能将心爱之物的身形、感触乃至彼此间的交流保存在记忆中。

令人惊讶的是，小黑似乎也产生了同样的感情，温柔地回应着达也的每一句话。不知不觉中，家中充斥着达也和小黑奇妙的对话。

对于离别，达也似乎已经本能性地习惯了，毕竟从小就被迫和父母分离，又经历了外祖母之死。只要这世上有死亡，就注定会有离别，但对这个年龄的孩子而言，能够理解死亡非同寻常。我这么想

着，突然意识到将来也会迎来和达也分别的那天。这样的想法让我心中一悸。

收养小黑一个月后，老师和达也正式进行了放生仪式。两人前往乌鸦巢所在的树林深处，在山崖上将小黑放飞。据老师说，小黑随即迎风展翅，在空中滑翔起来。

“它的飞行姿势还是有一点笨拙。飞了一阵就停在了山崖下的树枝上，还对我们啪嗒啪嗒地挥舞翅膀，肯定是在向达也君道别吧。然后就呼的一声飞走了。”

难波老师说，为了和小黑道别，达也应该下了很大决心。我虽然时刻陪在达也身边，却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老师对待达也的态度并没有因小黑的离去产生变化，既没有特意安慰他，也没有避开乌鸦的话题。我只能效仿老师，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又到了养蚕的繁忙季节。一般的养蚕人通常会从农业协会买来接受过疾病检查的三龄幼虫。老师则是自给自足，让蚕卵过冬，到了下一年孵化出蚕再让其产卵。这是我第二年才学到的。刚出生的幼蚕叫作“蚁蚕”，小到肉眼勉强可见。达也去年似乎就对养蚕十分入迷，即便蚁蚕也能一眼就区分出来。

桑叶似乎也不辜负蚕宝宝旺盛的食欲，绿油油的，长势茁壮。由于桑叶的作用，幼虫排出的粪便富含叶绿素，据说提取出来可以制造牙膏和护发液。难波科技就在进行相关研究。老师和达也因此每天孜孜不倦地采摘着桑叶。间岛先生在这个时期也会格外精心地照料桑树，利索地把蚕吃剩的桑叶回收堆肥。

“老师，请您过来一下！”

间岛先生少见地在桑树园中大声呼喊。

被老师的“嗯嗯”声和达也的怪声所吸引，连刚回到家的由起夫先生也好奇地走进了桑树园。猛烈的日照被桑叶所阻隔，园内透着一丝凉爽，十分舒适。间岛先生和老师仔细地翻看着桑叶。由起夫先生和达也观察着桑叶的背面，头都要贴到一起了。上面爬着的是和雪白的蚕宝宝明显不同的偏黑毛虫。因为幼虫本来就不大，混在深绿色的桑叶里并不显眼。

“哎呀，这可真难得。竟然还有存活的。”

老师相当兴奋。据他说，这是野生蚕种，名为“野桑蚕”，是现在

的蚕的祖先。

“我小的时候野桑蚕在桑树林里到处都是，老师，这可是害虫啊。”

间岛先生说，野桑蚕会把桑叶吃光，所以养蚕人一发现它就会立即驱除。作为园艺师的间岛先生开始纳闷它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哎呀，不行不行。这么难得的东西，可不容易见到。收集一点送到研究所，之后我们再观察桑树园的情况吧！”

间岛先生仿佛早就意识到会得到这样的答复，摇头叹了口气。由起夫先生回到了屋内，间岛先生和达也各自回去工作了，陪在老师身边继续寻找野桑蚕的只剩下我。

“人类从古代就开始养蚕，蚕早就成为一种被完全驯化的昆虫了，没有人类的喂养根本无法生存，更没办法凭借自己的力量飞翔。但野桑蚕不同，它是很一种很顽强的昆虫。”老师说着，小心翼翼地把停有野桑蚕的桑叶折了下来，“它们为了寻找食物四处游走，脚上吸盘的吸力也很强。总之就是生命力旺盛。它们肯定会在这片桑树林里不断繁殖，到时候会结茧，之后还会……”

老师兴奋地说着。与其说是对我解释，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我静悄悄地走出了桑树园。

二〇一六年 春

虽然时常会有一些寒气，但天气还是日渐暖和起来，大海的表情也变得柔和明亮。我向海湾处望去，虽然入冬之后不再钓鱼，但加贺先生也会偶尔过来。去年秋天他好像钓到不少斑鲅、障泥乌贼和剥皮鱼。今天应该也在垂钓吧。丈夫还是比较喜欢陆上运动，对钓鱼毫无兴趣，只在崖下栈桥边的橡皮艇里午睡。这是他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山崖上长着几棵十分耐盐的全缘冬青，茂盛的树枝越过山崖伸展到了海面上方，刚好为橡皮艇营造出一片阴凉。丈夫就在小艇中随波摇动，等待加贺先生垂钓归来。

在摇曳的浪涛中，丈夫在思考些什么呢？又做了怎样的梦呢？

公司的经营十分顺利。泡沫经济破裂后，虽然有不少企业宣告破产，但难波科技却顺利地活了下来。泡沫时期，很多人因盲目扩张而走向失败，丈夫却反其道而行，果断将当年产生巨额利润的不动产部

门和投资部门削减掉。虽然董事们和经营顾问极力反对，丈夫却坚持己见。如梦似幻般疯狂的泡沫时期最终破灭，大家才意识到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丈夫如今依然恪守第一任社长朴实的经营风格，在纤维业维持着无法撼动的地位。他虚心听取消费者的需求，不断研发新品。在公司经营上也是勤恳踏实，丈夫不贪图盈利，公司的利润除了回馈给员工和股东们，还会贡献给社会，特别是在武藏野，积极展开环保活动。不过丈夫并未因此而满足。虽然切实履行着作为社长的责任，他的内心却是空虚的。

我觉得他是为了我，或者说为了我一个人无法承受的罪孽而活着。当我囚禁在后悔之中，因懊恼苦闷无法自拔时，陪在身旁支持我是他活下去的唯一目的。

丈夫从很久之前就如同被死神魅惑了一样，成了一副行走的躯壳，舍弃了自我。能够救赎他的只有死亡，而阻止他走向死亡这一美妙诱惑的，便是陪在他身边的我。为了让他能够从桎梏中解放，我无数次下决心离开他。但我要是独自弃世，只会让他更加自责，更加痛苦吧。回想起他为我所做的种种，对现在的他而言，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由我终结他的生命。这个想法令我前所未有地战栗起来。

我和丈夫互相慰藉，同时又互相伤害，我们就这样生存着。我们从不妄想安享晚年。罪孽深重的我们，总会迎来应有的末路，这也是我现在唯一的安慰。

放在旧饼干盒中的东西我看了又看。我无法忘记被锁在这些物品中的不幸回忆。这些物品正是我和丈夫的罪证。皱巴巴的天鹅绒包着的镰仓雕胸针，是师母亲手雕刻的。师母的作品，在难波宅邸被处理掉的时候就全都分送给想要的人了。虽然有不少很精致的作品，但丈夫毫不吝惜地悉数送给了当地机构和与师母有交往的人，留在我手中的只有这枚胸针。我轻抚着胸针的表面，其形状宛如百合花，但花名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是开在武藏野的野花。我又用手指抚摸了一遍胸针，之后用绒布将其包了起来。

我用颤抖的手从胸针下面拿出一张泛黄的剪报。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三日，在当地新闻版面刊登的一则关于交通事故的短篇报道。我戴上老花镜，努力阅读着上面的文字。新闻的标题是《车辆坠崖起火两人遇难》。

八月二日下午四点十五分许，一车辆在调布市深大寺XX山崖发生

事故，坠落在下方约八米的草地后燃起大火。消防车接到附近居民通报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但由于火势猛烈，扑灭大火后，消防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加藤义彦先生（四十五岁）与石川希美女士（三十六岁）的遗体。经现场勘查判断，事故发生时，加藤先生坐在车辆驾驶席，石川女士坐在副驾驶席，当时恰在完成工作后的返程途中。事故发生的坡道十分曲折，警方初步判断事故原因是加藤先生驾驶失误。详细情况与遗体确认工作还在进一步推进中。

我已经读过很多遍了，甚至熟到能背诵下来。

这是关于我的挚友去世的报道。我经历了长久的挣扎，最终说服自己过去已无法改变，才能如此平静地阅读这篇报道。

丈夫不愿继续在车祸现场附近生活，我们便搬离了武藏野，在世田谷区买下一套公寓，两边轮流居住。而如今，我又来到了更为遥远的伊豆海边。虽然我也深知，我们的逃避是绝不可能成功的。

一九八六年 春

自那之后，加藤律师每次在难波家遇到我，都会关切地询问我的近况或是有没有什么担心的事。他最近很少与希美同行，应该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的原因吧，我对此也没有深究。毕竟希美平时也经常一个人来访，所以并没有什么不便。加藤律师关心我的时候，我也会毫无顾虑地和他商量达也和我的将来。即便是和法律专业无关的问题，加藤律师也会不厌其烦地帮我解答。他是个优秀的律师，不仅知识丰富，行动力强，还如此贴心，难怪事务所的生意那样兴隆。

一天，加藤律师在难波家办完一些手续后要离开时，边接过我递上的鞋拔边对我说："有件事想和你说。"于是我将加藤律师送到他的车边。远处传来书房落地窗被推开的声音。回头望去，戴着草帽的老师正迈下窗沿，朝着庭院里的养蚕小屋走去。加藤律师在他的奔驰车边和我谈了起来。

"是达也君的事情。"

"嗯。"

"你有没有想过把他送给别人收养呢？"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建议，我惊讶得说不出话。送给别人收养？我还真没想过。

“我这边刚好认识一个办理领养的律师。啊，我这么说还希望你别多想，但你觉得达也现在在这里生活得幸福吗。”

“这……是说我对他的照料吗？”我的声音开始颤抖。

“也包括这个吧。我这个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不好意思。但对达也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比起血缘关系，我觉得还是稳定的家庭环境更重要吧。”

“您是说，在一个有父母的家庭中吗……”

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有人爱护，能接受必要的教育和培养，不用为了躲债而辗转流离，我在心中继续说着这些。同时又意识到，此前我还没有从达也的角度观察过生活现状。达也一直跟着我这位没有判断力也没有经济能力的姨妈，甚至还曾因为我的见死不救而差点丧命。接受难波老师的好意，决定在这里和达也尽力生活下去，也不过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考虑到这孩子今后漫长的人生，这样的决定可能对他并不好。我黯然地看向加藤律师，他说得没错。他不仅经验丰富，头脑敏捷，而且总能全面客观地分析事物。照他说的去做肯定没错，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觉得这对你也好。”

“对我也好？”

“嗯。如果你不用带着孩子，生活也会有所改观吧。”

我沉默着，说不清是受到了震撼，还是因此而觉醒了。总之加藤律师的话带给我很大的冲击。达也和我，我们居然还有别的选择。

“你应该多为自己想想。你为了全力照顾达也而放弃了自己的人生，对你而言，也并不是那么情愿的吧。”

的确如此。我们来到难波家，受到了很多人的照顾，我一直认为这就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然而，这只是对我而言的幸福，对达也却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呢？我执意把可怜的外甥留在身边，却根本没有考虑过他的人生。

“我考虑一下。”我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到，加藤律师将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男士古龙水味道。

“你可以再任性一点，毕竟你还年轻。”

加藤律师直视着我的眼睛。能够如此坚定地直视别人，应该是极为自信的人吧。他已经洞悉了一切，能看穿他人内心深处最纤细的部分，轻易动摇他人的想法。我不是真心爱着达也，以及对由起夫先生抱有好感的事情，恐怕早都被他看穿。

这位干练的律师将想说的话都说完了，之后向我告别，坐进车里。我站在院子里望着他的奔驰车远去。

“来，达也，试着叫一声叶子，叶……子。”

达也用莫名其妙的神情看着我。最近每天晚上回到房间，我都会趁我们独处的时候努力教达也说话。我想最后赌一把。如果达也奇迹般地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就将把他送给别人收养的事情忘掉。而他还是叫不出来的话……他应该是叫不出来的。其实我的心中已经倾向于将他送给别人收养。

加藤律师提出的这个新选项在我心中日渐膨胀。而且他办事颇为高效，已经帮我找到了有意收养达也这样残障儿童的团体。团体里的夫妇大多学识深厚，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教育这样的孩子。加藤律师甚至还帮我带来了领养家庭写的手记。手记里提到的孩子一个个都活得多姿多彩，通过被人收养有了更好的人生。

我的确动摇了。作为他的姨妈，能为达也做的最好的事情，可能就是让他回到一个温暖的家庭。既然决定了，那就事不宜迟。就像难波老师当时满一个月后就将小黑果断放归自然那样。但想着想着，我又想到和达也离别的场面，不禁有些心痛，似乎又觉得这是另外一种暗示。

哗啦！

我因为心不在焉，不小心打碎了手中的盘子。

“对不起！”

老师戴着夹鼻眼镜走进厨房。看到我弯着腰正在打扫盘子的碎片，便过来帮我。

“啊，我来就好。您不用……”我不小心划破了自己的手指。

“你看吧。”老师赶紧拿来了医药箱。

“不是什么大事。”

我在水龙头下冲洗手指，老师拿出药膏，示意我在椅子上坐下。

“老师……”我终于开了口，“我打算把达也送给别人收养。”

正在帮我贴绷带的老师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比起由我来抚养，送给别人收养应该对他更好。”为了听起来不像是任性草率的决定，我赶忙附上了一句，“这是加藤律师的建议。”

“加藤律师说的吗？”老师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了头，慢慢将绷带缠在我手指上，“原来如此，是加藤律师这么说的啊。”

我还在等他的下一句话，老师却一言不发了。

因为没能从老师口中听到明确的意见，我越发不安，只能向希美袒露心声。

其实我原本就打算和这位挚友商量的，也做好了她会大吃一惊的准备。我向她说明了我对达也的想法，讲着讲着，我意识到自己像是在给放弃达也找各种理由以博得希美的认同。我并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希美也没有给我任何回答，谈话草草结束。我们并肩走了一会儿，借着买东西之名，我和希美一起走下了城山，在常去的商店街买完东西后，我们二人又沿着野川回家。

一向头脑敏锐的希美少见地沉默着，似乎在思考什么。我按捺不住开了口：“我还没有完全决定，只是加藤律师热心地在替我们着想。”

希美突然抬起头，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之后步伐开始凌乱，踢到了路边的野莓丛，几颗鲜红的果实跳动着滚下了山坡。“折翼的天使啊……”骑着单车的高中生从我们身边经过，哼唱着时下流行的歌曲。

“我很感激由起夫先生能够充当达也的父亲，但这毕竟不是真正的家庭。听了加藤律师的话我才意识到，达也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

“由起夫当他爸爸不行吗？由起夫当爸爸你当妈妈啊。反正由起夫也喜欢你。”希美说到这里又突然闭口，之后继续说道，“说真的，我知道。”

“别开玩笑了。”

我本想笑笑敷衍过去，没想到她却表示："我没开玩笑，之前我也说过吧，你和达也来了之后他就变了。"

"可能的确是这样。达也很喜欢由起夫先生，由起夫先生也很关心我。"

"不是这样的，由起夫他……"

"由起夫先生有喜欢的人了，每次半夜他接到电话就会出门。"

希美叹了一口气。

"你知道叫他出去的人是谁吗？希美。"

"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有喜欢的人，应该是工作上的电话吧，听说有的工厂是二十四小时运转的。总之，由起夫确实对你有好感，他肯定会反对把达也送走的事。他是真心想当达也的爸爸啊。"

我无力地摇摇头。虽说是青梅竹马，但她为什么会对由起夫先生了如指掌呢，难道她了解由起夫先生那空洞的内心？

"抱歉，说了一些奇怪的话。"希美不再说了，而是向我道了歉。

走到城山的山麓时，我和希美不约而同停下脚步。希美不打算走回难波家了。我本来还想继续追问由起夫先生的事，她却突然换了个话题。

"其实我的本名不叫'kimi'。父母给我取的名字是'nozomi'。但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所以自己改为'kimi'。" [26]

说完后，希美就和我道别了。

身穿卡其色针织衫和白色长裙的希美跨过野川上的小桥，朝着甲州街道方向快步走远。我目送着她的背影。

希美不仅整过容，还改过名字，和那个并非真正由起夫先生的人若即若离地相处着。老师说过，由起夫先生是一个可怜的人。莫非希美知道他的可怜从何而来？莫非她也知道由起夫先生深夜通话的对象是谁？谜团越来越多，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是什么维系着希美和由起夫先生的关系呢？绝不会是男欢女爱这种甜蜜的东西。潜藏在由起夫先生和希美内心深处的东西，一直维系着两人的关系。它有如沉寂在大西洋冰冷深海中的泰坦尼克号残骸，周围是由黑暗和水压所遮蔽起

来的海底墓场。也许他们的灵魂就被囚禁在这种受诅咒的地方吧。

回家把买来的东西收拾好后，我就出门去接达也了。这附近只有达也一个人在橡木园上学，但最近橡木园的汽车会开到城山脚下，真是帮了我的大忙。蓝色的面包车缓缓驶来，我透过窗户隐约看到达也的脸，才注意到他被晒黑了不少。达也和老师同学挥手道别后下了车，冲着我微微一笑。他的表情越来越丰富了。

我们牵着手走上了坡道。

“达也啊，你听我说。希美阿姨呢，原来叫‘nozomi’。”我对达也无话不说，已经养成了习惯，不过其实也不是说给达也听，而是说给我自己听，“但希美阿姨还是希美阿姨，这点不会变的，对吧？”

就如同由起夫先生依然是由起夫先生一样。即便他们有很多不真实的地方，但于我而言，希美仍然是我的挚友，由起夫先生依旧是我的挚爱。这些是没有变的。这样一想，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我只能像老师一样下定决心，选择接受这样的两个人，用心感谢他们为我做的一切。

“达也啊，你想不想让由起夫先生当你真正的爸爸呢？”达也稍稍抬头看了我一眼，但马上被周围树林中的鸟叫声吸引过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不错吧。”

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我不会再想将达也送人收养的事了。刚刚希美表示由起夫先生对我有好感，而这所谓“好感”，应该是包括达也在内的亲情吧。但即便如此，我梦想着和由起夫先生成为夫妻这事应该也没有大碍吧。我梦想着达也能够开口说话，叫由起夫先生一声“爸爸”。

“达也，试着叫一声叶子。”

我故意放大音量，稍稍用力握住达也的手，却还是徒劳。我们三个人恐怕永远都无法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吧。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我永远都只是“叶子”，由起夫先生则是我的雇主。

“哟！小达，你回来啦。”

从桑树园里传来了间岛先生的声音，达也循着声音跑了过去。这孩子正在以自己的节奏适应着环境，这样将他托付给别人会是明智之举吗？我的内心愈发摇摆不定。

达也踮起脚观察着桑叶，间岛先生把树枝拉下来，指着上面，我也好奇地凑过去。粘在桑叶背面的是一个浅绿色的蚕茧，没有通常的蚕茧那般浑圆。

“啊，这是……”

“这个是野桑蚕的茧，越来越多了，上次找到的时候都还只是幼虫。”如果不熟悉，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些不起眼的蚕茧，这些蚕茧孵化出成虫后，似乎会破茧飞走，“老师虽然说不用管它们，但不趁结茧时处理掉的话，成虫就会继续产卵，到时候就没完没了。”

达也一直跟在间岛先生身后。我则回到客厅的角落坐下，拿起一个藤编的篮子放在了膝盖上。篮子里放满了我编好的毛线花。我已经编得很熟练了，打算编一套床罩送给希美，应该可以在圣诞节前赶出来。我在手指上套上毛线，心不在焉地望着在院子里玩耍的达也。其实我没去过希美家，连她平时是不是睡在床上都不知道[27]，却在这里一心织着床罩。我叹了口气，动起手指。只要专心织起毛线来，就能暂时把一切烦恼都忘掉。

“嘎！”好像是乌鸦的叫声。我抬起头看了看，不禁想到了小黑。如今它在哪里呢？应该是生活在大自然中，已经忘记被我们收养的事情，也忘记达也了吧。

达也放走了小黑。而我，也该对达也放手了。几年之后，应该只会偶尔想起他吧。

我必须要下定决心了。

一九八六年 夏

“路上小心。还好雨停了。”

老师在玄关向我和达也道别。我们要去参加橡木园的亲子露营，计划在奥多摩的露营区住上两天一夜。雨从昨天午后就下个不停，现在刚好放晴。我准备好两天的食物，并把家中仔细打扫干净。

“您不用担心。我们都是大人了，什么事情都能自己解决。”老师还穿着睡衣。

“一定要按时吃药哦。”我站在玄关处，又叮嘱了一遍。从昨天开始我就向老师叮嘱家中琐事，比如何时服药，餐具和洗过的衣服如何

处理，等等。老师笑着点点头。

“老师，不要开着窗户睡觉哦。”

“好的好的，我知道的。”

有一晚下起了大雨，但老师还在书房开着窗户睡觉，结果佳世子太太的镰仓雕作品都被淋湿了。

我用余光看到达也要把什么东西悄悄放进老师睡裤的口袋里。仔细一看，是一份用薄纸包起来的落雁[28]。是昨天幼儿园老师从金泽回来后，分给班上孩子的小礼品，达也还给我尝了一份。刚才他把剩下的那份塞到了老师睡裤里。达也时常见到我将药盒放到老师的衣兜里，所以在模仿我吧。我本想提醒他一下，想想却作罢了。就当是达也送给老师的临行礼物吧。老师发现这小小的把戏后，肯定会笑着把落雁吃掉。

“那我们走啦。”

我拉着达也走出玄关，并让他转身和老师挥手道别，他却蹦跳着大叫道“唔咿，咕呖”。这是他生气或不安时会发出的叫声，不祥的预感一瞬间涌上我的心头。老师挥着手叫我们赶快出发。我把达也硬拉上了坡道，他甩着我的手朝后望着，我也跟着他回头。老师依然穿着蓝色条纹的睡衣，稍稍踮起脚向我们挥手。

殊不知，这是我们的生死离别。

虽说是露营，但我们住在小木屋里，并没有什么不方便之处。我们在小溪边玩水的时候，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达也背上的疤痕，我给他在泳衣上面套了件T恤。不论是用树枝和橡果做手工的时候，还是大人和小孩一起准备咖喱饭的时候，达也都一直郁郁寡欢。我让他远离露营区的篝火，还摇晃陶铃给他听，可无济于事。难得出来玩一次，我希望他能开开心心的，但我也有点心神不宁。和达也一起上床睡觉时，我迟迟无法入睡。

所以，第二天定向越野途中，当橡木园的园长和达也的班主任从林中小径匆忙赶来时，我并没有特别惊讶。

难波老师在睡觉时心绞痛发作，等到由起夫先生早上注意到时，老师已经全身冰冷。麻木的感觉再次侵袭了我，那些人类该有的惊慌失措、悲伤难过等情绪，并没有涌上我的心头。

园长开车把我们送回了深大寺。坐在身旁的达也用迷离的目光直视着驾驶席的椅背。虽然我还没向他解释，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最喜欢的老师离开人世了。对这孩子来说，又失去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人。

相同的事情再次重演，我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难波家里里外外乱成了一团。好几辆警车停在附近。因为老师不是在医院去世，而是在家中突然死亡，所以警方先进行了立案，法医走进书房调查老师的死因。幸好由起夫先生看起来情绪稳定，他可能也像我一样情感麻木了吧，他冷静地回答着警官们的提问，并配合警方进行相关程序。

加藤律师和希美也闻讯赶来。希美剪掉了及肩的长发，一看到她，我便感觉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

“请用茶……”警官们毫不见外地在家中走来走去，我的目光追随着他们，慢慢退回厨房。

“不用张罗了。”

达也吱吱吱地咬着牙发出呻吟声，希美见状把我们两人赶到了里屋。这天太漫长了。不，应该是太短暂了。

听希美说，平时专为老师看病的那位医生前来开具了死亡诊断书。过了中午，警察纷纷离开，宅邸一下子冷清了，我这才走出房间开始打理家务。虽然一点也不饿，但我觉得必须要准备饭菜了。在捏饭团的时候，我的泪水终于溃堤，潸潸地流了下来。老师不在了，老师不在了……我喃喃自语，仿佛要将这个事实铭刻于心中。

没有人去拿捏好的饭团，我就这么任其变硬。达也紧抿着嘴，一动不动。到了下午很晚的时候，我和达也还有希美才有机会瞻仰老师。警察刚走没多久，葬礼公司的人就赶到了难波家，屋内又嘈杂起来。老师依然身着和我们道别时的那套蓝色条纹睡衣。我仔细端详着老师的遗容，甚至忘了合掌祈福。我无力地望着老师床头放着的亚硝酸溶片。

“听警方的法医和医生说，老师是在睡觉时停止心跳的。”希美轻声在我身后说，“所以没来得及吃药。”

老师没有伸手拿药的迹象。据说，由起夫先生发现老师情况不妙的时候，老师的眉头还微微皱在一起，但死后僵硬的表情慢慢褪去，现在老师又变回了往常的和蔼样子。

“为什么偏偏是我不在家的时候，明明家中很少没人的。”

“即便你在家也一样吧，老师在半夜里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连住在同一屋檐下的由起夫都没注意到。”希美轻抚我的后背说道。

我不过是一个帮佣，应该不用安慰我才对。老师的家人——老师唯一的家人只有由起夫先生。虽然不是亲生父子，但老师把他认作儿子。到了傍晚，我才好好向由起夫先生表示了哀悼之意。由起夫先生还安慰了我和达也。

“发生这种事情真是抱歉。”他最后嘟囔了一句。

加藤律师和希美没有离开，难波科技的员工也替我们接待着闻讯赶来吊唁的各方宾客。由起夫先生和葬礼公司的人商讨着相关事宜，加藤律师也在场陪同。此外还有很多邻居赶来帮忙。我没有太多事情可做，只是一直静静坐在老师身边。

葬礼公司的人为老师换上了绸缎和服，用白布盖住了脸。我本来还担心达也会不会因激动而大闹，但最后发现是我想多了。他片刻不离地跟在我身边。我感觉他并不是心中不安，而是想要陪伴懦弱无助的我。

我感觉很茫然，这种情绪比母亲去世的时候还要严重。

“达也，我们去老师的书房待着吧。”

我把达也带到了静悄悄的书房。前来吊唁的陌生宾客在客厅里进进出出。我们毕竟不是家属，一直待在外面有些奇怪。

书房里并没有变化，佳世子太太制作的镰仓雕家具和文具仿佛述说着主人的离去。我坐在榻榻米的中央，望着挂在墙上的涂漆横匾。横匾上姿态神韵各异的小鸟，再也见不到佳世子太太深爱的老师了。我环视书房时，突然产生了一种异样感。

我又仔细看了一遍。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保持着老师生前的状态。直到昨天，老师都还在这里读书学习，休憩小睡，老师在屋内的气息还未褪去。

我说不清这种异样感来自何处。大概是因为我现在的思绪很混乱吧。远处传来了乌鸦的叫声，叫个不停。虽然出现乌鸦并不是什么好兆头，达也却因此而突然打起精神。我安慰他说：“大概是小黑来和老师道别了吧。”

老师去世的当晚和入土为安之前都需要有人守夜，希美为此没有离开难波家。我真的很感激。

心脏有问题的人，在睡眠中因病去世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葬礼上，有位比老师还年长的当地人表示："虽然人走了，但也算善终啊，没有被病魔长久折磨。"不习惯穿丧服的间岛先生有些生气似的，始终双颊涨红，握紧双拳。我和间岛先生用眼神交流着，虽然一言未发，但心意相通。

藤原女士的女儿特地从滋贺赶了过来，前来吊唁。据说藤原女士无论如何都想亲自前来，但她在胆结石手术后又患上了胆囊炎，身体欠佳，只得让女儿代为出席。得知老师的死讯后，她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年迈的藤原女士应该在叹息吧，作为我的前辈，明明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过了，却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我真希望能亲眼见她一面，让她当面教训我一顿，这样我反而好受些。

医生只在老师后背发现了尸斑，于是判断老师是仰卧着去世的，同时也证明了老师是病故。正如希美所说，即便事发时我在家中，恐怕也无能为力。但我内心的悔恨仍挥之不去。不论发生什么，我希望自始至终陪在老师身边。我知道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却无法控制住自己不去这样想。

老师给予了我活下去的力量，也教会了达也观察事物的方法，教导他世间万物皆有存在的意义，要细心观察身边森罗万象的事物，去惊讶，去赞叹，去怜爱。是老师教会了我们这些事情的重要性。虽然达也不会说话，但肯定在心中的笔记本里牢牢记下了老师的教诲。

老师的病故，对我来说算是做出人生抉择的一个契机，我必须要行动了。

"我留在这里继续工作不会有大碍吧？"

葬礼之后没多久，我就小心翼翼地询问了由起夫先生。他见我表情拘谨，十分体贴地回答我："当然没有大碍，一如既往，一切照旧。"

一如既往——我作为一名用人，现在开始服侍这个家的新主人——由起夫先生。虽说一切照旧，但我心中好像还是被刺了一下。

"谢谢您。"

我低头行礼。由起夫先生放心地微笑着，他把目光移回报纸的那

一刹那，我暗自下定了决心。一边暗恋着由起夫先生，一边陪在他身边，真的十分痛苦。

我深知一切都出于自己的任性。虽然难波老师和由起夫先生对我恩重如山，但想到有朝一日我要目睹由起夫先生觅得人生伴侣，就感觉无法忍受。同时我也决定将达也送给别人抚养，那孩子需要一个新的环境。

我在电话中向加藤律师传达了我的想法，他爽快地答应了。加藤律师说，在给人领养之前，要先将达也送到儿童福利机构，他们确认我作为养母确实无法抚养达也，并愿意将达也送人抚养后，会将达也送至儿童福利院，在这期间寻找收养家庭。

“别担心。我会拜托专门处理领养事务的律师，一定会让达也找到一个理解他，并愿意好好照顾他的家庭。”

“那就拜托您了。”我轻声说道，同时看着达也的背影，他正在院中眺望树林。之后我便开始漫无边际地想着，达也到最后也没有叫出来“叶子”。

我们确定了前往儿童福利机构的日期，我希望这是对达也来说最好的决定。虽然无法得知一个有语言障碍的五岁儿童的内心，但达也肯定很不希望离开这里。毕竟这里的生活对他来说十分惬意。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狠下心来把他送走。起初他也许会因为环境陌生而封闭自己，但不久后应该就会慢慢习惯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这是我绝对无法给予达也的。

面对我的想法，由起夫先生强烈反对。

“这就是你的错了，怎么能这么轻易放弃达也呢？”

“这和由起夫先生您无关。”我故意用冷淡的口吻讲道，“这是我和达也之间的事情。我也是无能为力，只希望那孩子能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成长。”

“正常的家庭……”

由起夫先生一时语塞，脸色慢慢黯淡。由起夫先生突如其来的反应令我不知所措。

“我想过成为达也的爸爸啊。”他用微小的声音挤出一句话，“我以为能成为他的父亲的。”

由起夫先生小心措辞，目光四处游动。

“要是我们能结婚……”他皱着眉，努力挤出一句话，“要是能和你一起抚育达也的话那该多好。这不是为了达也，而是我真心的愿望，我希望你和达也能一直在我身边。”

我沉默了。我竟不知自己是开心，还是惊讶，抑或是困惑。我明明一直期望着听到这些话，现在却高兴不起来。

“但是……不行，我不能和你结婚。”由起夫先生又说了一句。

是因为深夜给您打电话的那个人吗？我本想这么问，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您能这么说我很高兴。”我不想让自己显得那么可怜，于是无视了他的告白，“毕竟起初是我勉强您做达也的爸爸的，您就忘记这件事吧。”

“不行！不管我是什么身份，总之我就是不希望你把达也送走。听好了，我来想办法，一定会有办法的。”

你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不希望听到这些。刚刚才说想要和我结婚，之后又立刻说自己做不到。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话多伤害我，我的身心仿佛都四分五裂了。

难得见到由起夫先生如此直白地真情流露，我直视着他的脸，他右眼的伤痕忽然映入眼帘。这个人明明是冒牌的由起夫先生，而证明佳世子太太儿子身份的印记，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他身上呢？我十分冷静地想着。

“是吗？由起夫这样说了？”

我还不能告诉希美我打算离开难波家，但还是把我和由起夫先生的对话全部告诉了希美。

“都是我的错，说了会让由起夫先生误会的话。他把我的话当真了，所以才会这样……”

“由起夫又不是傻瓜，”希美甩出来一句，“他应该是真心想过和你结婚。这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连想都不敢想能和由起夫先生结

婚……”我的嘴唇突然颤抖起来，“我想知道，由起夫先生为什么一直都没结婚呢？”

希美开始结结巴巴，这很少见。

“我也不知道，但由起夫一直都很孤单，他的内心深处应该有一处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他身为难波家公子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所有人都觉得他该成家了。如果他选择了你的话，我会开心地送上祝福。但是啊，人骨子里的东西别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我惊讶地望着希美。她好像也觉得自己说多了，突然闭上了嘴。我的本能告诉我，面前的这个人，绝不只是由起夫先生的青梅竹马，她一定非常了解由起夫先生。他们两人一定被无法抗拒的宿命紧紧联系着。

说不定我之前一直想错了，也许由起夫先生和希美都知道他不是真正的难波由起夫。如果他明明知道所有事实，还待在难波家，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脑中又一次涌起了幻觉，如同在长眠海底的腐朽豪华客船上惊醒一般。水流卷起的泥沙，冰冷刺骨的海水，都令我不禁战栗起来。希美整过容，甚至还变更过名字的读法，再加上冒充他人的由起夫先生，我觉得似乎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出大戏，不知情的我只是被卷入了这场荒谬的闹剧里。而我，又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一个人惆怅地思索着，还考虑要不要找加藤律师谈一谈。可一旦向这么重要的人挑明原委，就等于打破了我和老师之间恪守秘密的约定。我一时还下不了决心。

能够倾听我琐碎心事的人，只剩下间岛先生了，但我也不能对他挑明一切。在他修剪枝叶告一段落之时，我端来热茶，趁着攀谈之际，若无其事地说道：“由起夫先生和希美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怎么看也不像只有青梅竹马那么简单。”

间岛先生缓缓点起烟，深深吸了一口，吐了出来。“谁知道呢，我只是一个园艺师啊。”

他的回答如我所料。我也没有期望从他口中听到什么消息，所以没觉得失望。间岛先生望着被骄阳照得绿油油的庭院，自言自语般的继续说了下去。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正是日中战争时期啊，开战没多久我就被送

到中国大陆去了。那是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的时候，那场战争太惨烈了。”

树林深处传来山鸽深沉的叫声，间岛先生手中的香烟烟雾徐徐升起，飘向鸽声传来的方向。

“我被送到了一个叫河北的地方，那里有一望无际的平原，是个贫穷的农村。当时八路军，也就是共产党的军队，收编那里贫穷的农民打起了游击战。日本军队为了扫灭八路军杀红了眼，我们可没时间分辨哪些是军人，哪些是农民。只得听从长官的命令，将所有村民都视为敌人。”间岛先生怅然地望着远方，口吻还是一如从前那样平静，“我就说服自己，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祖国，是为了天皇陛下啊。战争打久了之后，军官和士兵都变得残暴起来。理由之类的都无所谓了。军队里时常打着训练的旗号，虐杀抓到的中国俘虏。我们要是不服从命令的话也是死路一条。我们把村庄都扫荡了。在村里干过的事，我简直没办法说出口啊。我的心逐渐死了，不对，应该说是我故意让自己的心死掉了。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步兵，不那样做我也活不下去。”

身为一名园艺师，间岛先生爱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但万万没想到，他还有过如此惨烈的人生经历。

“结果还是人贱命大啊，我从那场地狱般的战争中苟活了下来。战争末期，我正准备登船前往南洋[29]的时候，听说战争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人在天津，之后去了青岛，被塞进了船里准备复员返回日本。我们部队的人都挤在甲板上，连看着对方的脸都是那样痛苦，因为大家的眼神都是一样的——是那种不管做了多么罪恶滔天的事，都要活下去的眼神。我们脸上都脏兮兮的，只有眼珠子还在发光。”

间岛先生深深吐了一口气。指间的香烟早就燃尽，落下一段段灰烬。他将烟蒂放入烟灰缸里，用力捻灭。

“那两个人眼里，也有一样的目光。我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毕竟也轮不着我去管。”

那种不管做了多么罪恶滔天的事，都要活下去的眼神……

间岛先生口中的两人关系虽然很不可思议，我却意外地非常认同。由起夫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呢，希美之前坚信自己遇到的鬼魂又是什么来头呢？

橡木园就要放暑假了。某天书房里突然传来了达也的叫声，那不是急迫的求助声，听起来更像是惊喜的欢呼声。我一边用围裙擦着手一边走向书房。

老师的书房依然保持着他生前的样子，达也一如既往地自由进出。我走进书房，看到达也正一个人趴在地板上。

“你在干吗？”

“啊嘎噫……”达也指着地板。

“哎呀！糟糕。”

地板上出现了一长串蚂蚁。从落地窗的窗边一直延续到老师平时休息的榻榻米上，是一条连贯的细长黑线。达也匍匐在地上，追寻蚂蚁的行军路线。我很诧异蚂蚁为什么会闯进室内。老师去世以后，屋里应该没有掉落过点心屑，我也一直认真打扫。蚂蚁队列的最前端消失在了墙上的书柜里，似乎是被最下面一层那本厚重的《原色岩石图鉴》所吸引。我把那本厚重的图鉴抽了出来，翻寻着蚂蚁钻入的那页。

打开书页，眼前的情景让我和达也感到疑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书里夹着一份薄薄的落雁。是老师目送我们出行那天，达也悄悄放进老师睡衣口袋里的。我轻轻拿起落雁，外面的薄纸已经破损，落雁的碎渣漏了出来。这是放在厚重的书本里面被压碎的。应该是老师生前做的，但为什么要把落雁夹在图鉴里面呢？达也一言不发地凝视着我手中的落雁。

老师去世时穿的睡衣是我亲自洗的，洗好后就放回了衣柜。那时口袋里已经没有落雁了。我还以为是老师吃掉了，但其实不是。我把视线移回嵌在墙壁上的书柜，从上到下来回审视。最后终于知道老师去世时，我为什么会有异样感了。

书的摆放顺序变了。我每天都会来打扫这个房间，无意间已经记住了书的摆放顺序。是谁把书重新摆放了呢？应该是老师本人吧，也只有可能是老师。难道就是为了把落雁藏到图鉴里吗？

应该不大可能。老师是爱书之人，这不像他的风格。而且老师对书本的摆放顺序是有讲究的。我在用掸子打扫灰尘的时候，一旦不小心把书籍插到其他地方，老师见到后都会立刻放回原位。据老师说，他有自己摆放书本的规则。但现在再看向书柜，书籍却摆放得杂乱无

章。不仅顺序混乱，书脊也参差不齐，像是匆忙之中摆上去的。我应该早一点注意到。

这不是老师摆放的。是有人把书都拿了出来，重新摆回去的，而且相当匆忙。

我的视线移到书柜前，这是老师打地铺就寝的地方。老师就是在这里因为心绞痛发作而一命呜呼的。如果利用老师的幽闭恐惧症，其实是有可能诱发的。老师的衣服并不凌乱，周围没有打斗过的痕迹，尸斑也只有背后才有，所以法医才下了定论，说老师是在仰卧熟睡时病故，而非命案。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可怕的场景。有人趁老师熟睡的时候，用厚重的书本在他身体四周严丝合缝地堆砌起一堵书墙。但即便如此，老师的上方还空着，这样不会形成密闭空间。我再次环视屋内，达也一屁股坐在榻榻米上，也跟随我转动着头。我的视线停留在佳世子太太制作的镰仓雕横匾上。我把落雁收到围裙的口袋里，从书桌前拿起椅子，站上去仔细观察匾额。巨大的匾额厚约两公分，用绳子稳稳地悬吊在墙壁的挂钩上，下边框刚好搭在拉门的门楣上。如此厚重的匾额，不挂好肯定会有危险。我把脸凑到门楣上仔细观察，终于发现了确凿的证据。门楣上堆积着一层薄灰。横匾由于常年放在门楣上，在薄灰上留有痕迹，但现在这个痕迹稍稍有些偏移。也就是说，有人曾取下横匾，之后又放了回去。

我茫然地站在椅子上。老师在熟睡时，有人用图鉴和学术著作等厚重的书籍将其围住，之后又用横匾盖在了老师上方。老师从漆黑中醒来，因此而陷入恐慌诱发了心绞痛。这样一来，当然不可能拿到放在枕边的药片。从惊醒到丧命，大概时间并不久。

不过老师做了一件事，就是从口袋中摸出达也偷偷放进去的落雁，夹入了书本里。虽然没有逃过死劫，但至少留下了讯息。

这说明……难波老师是被谋杀的。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坐立不安。

我纠结要不要去报警。但我发现的线索能否成为杀人证据呢？有人拿出书柜里的书，之后又放了回去。横匾的位置有些偏移，仅此而已。他们会说这大概率是老师自己做的。而且，一个更可怕的想法侵袭了我。

能够实现我所设想的杀人行为的，只有由起夫先生。老师去世那天，家里只有由起夫先生和老师两人，知道老师有幽闭恐惧症的也只有我和由起夫先生。

他有杀死自己养父的动机吗？仔细想想，其实很多理由都说得通。比如由起夫先生用巧妙的手段伪装成了难波家的公子？难波家的金钱和地位颇具吸引力，做出这样的事不足为奇，可是由起夫先生不像是这样的人。心怀如此野心的人，大抵会流露出贪婪与强势，而由起夫先生正如老师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人。他表现出的只有耿直和朴素。希美说他内在“空虚”，老师则形容他是“无色透明”的。

然而我对由起夫先生又有几分了解呢？对于他的秉性和身世，我一无所知。间岛先生说他是“不管做了多么罪恶滔天的事，都要活下去”的人。如此淡泊名利的由起夫先生，难道也曾经为了生存而贪婪过吗？难道他也有过间岛先生在战争中经历的那种惨烈往昔吗？

我不能再向希美敞开心扉了，她和由起夫先生的关系绝非一般，而且她比佳世子太太和难波老师更了解由起夫先生。如果我向她坦白自己知道由起夫先生是冒充的，并且怀疑杀害老师的凶手就是由起夫先生，她一定会通风报信的。

“达也，老师可能是被由起夫先生杀害的。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做才好？”

我能毫无顾虑吐露心声的人，也只有达也了。我只能向这个即将与我分别的可爱战友倾诉。不管我的唠叨多么愚蠢，达也都会老实倾听。

“达也以前最喜欢老师了对吧，老师也很小心地把你给的点心收在口袋里呢，可能是在临死之前想要告诉你什么。”

我看着达也的眼睛。那是和可奈一样的淡棕色瞳孔，有时我感觉他的瞳孔就像无机玻璃一样，可奈在不希望被别人窥视内心世界时，也会露出这种眼神。或许是出于动物的本能，为了弥补身体某方面的缺陷，其他的感官会异常发达。达也正努力思索着真相。我赶忙继续说下去。

“即使由起夫先生真的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我也不会说出去。我打算做个糊涂的人。达也，我指的就是愚者。默默带着自己体内的毒素活下去，虽然不知道这个毒素日后会不会变成良药，但万事皆有联

系。老师是这么教导你的，对吧？达也要记得这样活下去啊。”

我隔着T恤抚摸着达也因伤疤而凹凸不平的后背，紧紧抱住了他。年幼的外甥却用尽全力从我的双臂中挣脱出来，用冰冷的目光直勾勾地看向我。在他玻璃般的瞳孔里，我仿佛看到了徐徐燃起的火光。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开始为自己的鲁莽言语感到后悔。我虽然偏爱由起夫先生，但对达也而言，难波老师才是最重要的人。大人们编造出的歪理，对于纯真的儿童来讲是行不通的。在儿童单纯而直白的情感里，一直在甄别着善与恶，对于达也这样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我将达也硬拉入怀中，紧紧抱住。

就是在此刻，我为达也心中之毒撒下了种子。

我把佳世子太太亲手雕刻的镰仓雕胸针用天鹅绒包好放进小盒。我没有任何首饰，所以它是我的珍宝。这既是老师的遗物，又是我和达也相处时光的纪念。我开始慢慢处理各种事情。为了达也的领养手续，我已经去儿童福利机构接受了好几次面谈，因为有加藤律师的帮助，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同时也拜托了橡木园，让达也被送到福利院后也可以继续在这里上学。这样一来，环境的剧变对达也产生的刺激能多少温和一些。

我婉转地向由起夫先生报告了事情的进展，并决定成为只听从于自己意志的愚者，原谅由起夫先生的一切。达也的事情告一段落后，我就打算离开由起夫先生。这种决心支撑着我，使我现在可以用平静而坦然的目光观察着一切。

最近由起夫先生常常显得十分紧张，我仿佛能感受到他四周凝结的空气。难道他察觉到我对老师的死因起了疑心？由起夫先生和希美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不同于以往，由起夫先生不再被动，好像有不可言喻的毁灭性力量敦促着他行动。反观希美，则没有了此前那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显得十分无力，犹如森林里嗅到危险的小动物一般胆怯，完全不像她。

老师去世后，加藤律师和希美很少因公事来访了。但希美还是会来城山单独和我见面，我们漫步在深大寺周边，仿佛惜别般希望将武藏野的景致深深刻印在脑海里。我们缓步行于阴凉幽静的崖间小径、夏草丛生的河边、郁郁葱葱的杂木林，时而倾心于倒挂在树干上的小啄木鸟，时而惊诧于从树林中突然跳出的绿雉。

“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们二人并肩走着时，希美看着前方说道，“你可能觉得我帮了你很多忙吧。”

“嗯，我真的很感谢……”

“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停下脚步看着希美，她也直视着我。她真是一个冷艳美女，短发也十分漂亮。我突然开始好奇希美原本的长相。不过又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令我着迷的是希美的内在，我喜欢她那种不向任何人卑躬屈膝，不卑不亢，一心向前的态度。她是一个内心坚定，不向任何事情屈服的人。当然，她的内心深处也有柔肠百结的脆弱一面。

“我也帮到了你一些吗？那就太好了。”

我想即便追问下去，她应该也不会敞开心扉，于是微笑着回应了她。

“能遇到你太幸运了。”希美稍显羞涩，故意放大声音。

之后她又用认真的口吻说：“所以说呢，”希美那双动过手术的明眸呈杏仁状，里面倒映着我的身影，“我希望你今后能一直幸福下去，活得长长久久，使之前受的苦都得到补偿。”

我回想起在小金井神社时，希美曾表示自己不想长寿。一个放弃了自己幸福的人，却对我送上祝福。我莫名有些难受。她应该意识到了我去意已决，我们在野川的河堤中央默契地相拥。潺潺溪流带来了丝丝凉意。

儿童福利机构通知我，他们同意收养达也了，观察一段时间后就会把达也送去儿童福利院。这件事已经不能再瞒着达也了。

“达也啊，叶子不能继续和你一起生活了，要帮你找新的爸爸妈妈。在那之前，你要先和其他的小朋友住在一起。知道了吗？”

达也的双眸中充满了泪水，滑落脸颊。我用围裙轻轻给他擦拭。如果连我都落泪，这个孩子一定会很痛苦，所以我努力地挤出笑容，不过也许只是一副又哭又笑的奇怪表情。

“对不起啊，达也，但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达也一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那时候也会忘记叶子。”我一边说着，一边对自己

能否幸福感到不安。不，我一定要变得幸福，不然我把达也送给别人收养就失去了意义。希美也希望我幸福。

我只向加藤律师传达了自己将要辞去工作的想法，并希望他暂时对由起夫先生保密。加藤律师答应帮我介绍下一份工作，必要的话，他还可以当我的担保人，我真是过意不去。加藤律师解释道：“你要是不好好还清债务的话也会给我找麻烦，所以你一定要有稳定的收入。”他说得对。在加藤律师的帮助下，我的生活得以重新出发，如果再让自己陷入困境实在说不过去。

“最关键的还是你的心态。你要是没有好好规划自己人生的决心，一切都是白费。你要和达也分开，同时又要离开难波家，短期内可能情绪不太稳定，所以我会尽力帮助你。”虽说律师以助人为本，但我们非亲非故，我感觉非常不好意思，不过还是决定接受他的帮助。

我收拾好了达也的行李，才发现他的东西出奇得少，甚至连一个小箱子都装不满。我把他上幼儿园用的书包放在了最上面，一直给达也带来莫大慰藉的陶铃又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你想清楚了？”由起夫先生不知何时站在了房门口。

“是的。大家对达也都很好，不过我已经决定了。”

由起夫先生仿佛是为了抑制住涌上心头的感情，紧紧咬住牙关。我从他的眼中瞥到了他的内心世界，那里满是愤懑、悲伤和混乱，这种眼神和希美的一样。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愤怒，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老师去世后，身边的人都闭口不提这件事。老师是不是由起夫先生杀害的呢？此时此刻我完全可以试探他，也许借此能窥探到由起夫先生内心深处的秘密。我却因为恐惧放弃了，我终究怕自己承受不住由起夫先生和希美尽力掩盖的事实。那事实绝对是阴险毒辣又令人发指的。

由起夫先生眼中涌起的情感也转瞬即逝，现在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达也正和小黑见面呢。”

“嗯？”

“就在捡到小黑的那个树林里，小黑没忘掉达也，你也去看看吧。”说完，由起夫先生默默将视线移向地面。我想摸摸他眼旁的伤

痕。

家中没了难波老师，莫名多了几分陌生的氛围，我们三个人在餐桌上一直安静得有些尴尬。在别人眼中，这会不会就是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完整家庭呢？餐桌上的话题发起人一直都是老师，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家全靠老师的经营才得以维持。由起夫先生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家中用餐的次数越来越少。他总是会提前打电话告知我晚上不在家里吃饭。

这天，刚到黄昏时分，我就接到了他从公司打来的电话，说是外国贵宾抵达的时间延迟，今晚必须一直等着。

“我可能就在公司附近的酒店过夜了。”由起夫先生告诉我。

我和达也简单地吃了点东西。和以前比起来，达也变得能吃了，我注意到他开始挑食。不趁现在纠正他挑食的毛病，将来会给新的妈妈带来麻烦。要是老师还在的话，他一定会大方地告诉我：“吃不下的东西不用硬吃啊。”老师讨厌的食物清单，还贴在我的笔记本上。

我又确认了一遍门窗是否锁好，之后躺到了床上。林中夜鹰孤寂的鸣叫声声入耳。比起我和由起夫先生，达也最怀念的一定是武藏野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吧。

我逐渐不去在意夜鹰的叫声，但这时又出现了一阵“嘀嘀嘀、嘀嘀嘀”的单调声响，这反常的鸣叫令人心烦，我睁开了眼。

但我意识到这不是鸟叫，而是由起夫先生房间里的电话响了。电话那头的人不知道由起夫先生不在家，正在呼唤着他。我猛地起身，决定做一件我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悄悄走进由起夫先生的房间，静谧的月光照亮了床边的电话。我凝视着响个不停的电话，半梦半醒中我听到的夜鹰叫声，其实是清冷的电话铃声。我轻轻拿起话筒，战战兢兢地将它凑近耳朵。

“由起夫……”

黑暗之中我瞪大了眼睛。不会错的，话筒里传来的声音……是希美的。

“由起夫……快来，求你了……”

我从没听过如此孱弱无力又夹杂着哭泣的声音。她居然会发出这

种声音。我拿着听筒，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希美颤抖着哭泣的样子。

我一声未吭，静静地将话筒放了回去。

由起夫先生今天没有上班，加藤律师和希美来到家里，好像是由起夫先生请他们来帮忙整理老师的遗物，今天先笼统地看看。

其实宅邸十分宽广，佳世子太太的东西一直原封不动，老师的私人物品就算这样放着也没有大碍，但我们还是将遗物大概清点了一遍。由起夫先生打算把有用的东西捐赠给和老师有关的团体、研究机构和学校，整理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重要的文件资料，所以加藤律师也抽空过来帮忙。

希美的举止毫无反常之处，虽然她应该知道那天晚上接电话的人是我。我也以平常心应对，即便我知道了什么也和我无关——何况我不想再知道更多的事情了，也不会有人再让我知道了。

吃过午饭，简单休息之后，他们开始继续整理遗物。现在不需要我做什么，于是我去山下接放学回来的达也。我牵着达也的手，爬上了城山，我看到由起夫先生正走进庭院，他并没有注意到我。他走到加藤律师的奔驰边，拿起工具开始摆弄。是车子出了什么问题吧？由起夫先生的双手十分灵巧，自己的车出点小毛病都是亲自修理。

我们从后门走进家里，进屋后我让达也换了衣服。

“达也啊，加藤先生和希美阿姨今天来家里了。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忙，你绝对不能进老师的房间，不要去添乱哦。”

我竖起手指叮嘱达也一定要安静，他一本正经地点点头，之后一溜烟跑进了院子。我留在房间里继续编织毛线花，我也不会什么别的了，有时觉得自己有点傻气，不过织着织着就忘记了一切。我思考着完成床罩之后有没有机会送给希美，等回过神来，已临近傍晚。我站起来，隔着窗户望向庭院。达也正从连接后面树林的小路向宅邸走来。我望着达也，觉得他的确长大了很多。回想刚到这里的时候，他连走路都走不稳，而现在的他健步如飞。他的脸上挂着笑容，应该是去和小黑见面了。

我也想见小黑一面。刚刚才和达也碰过面的话，它应该还在森林里吧。这恐怕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想起由起夫先生劝我也去看看小黑，我决定不妨照做。为了不让蹲在院子里玩耍的达也发现，我悄悄绕到他的背后钻进了树林。

野豌豆和野蓟花长势很好，形成了高高的草丛。向阳处的青草散发着苦闷的热气，不过很快我就走到了麻栎和青刚栎枝叶交错的树荫下。树林中独特的山风带着潮湿的气息，习习拂过我的脸颊。我还记得小黑出生的鸟巢。达也一定是常来这棵树下和小黑见面，这棵树的树根向外伸展着，犹如林中的小广场一般。我走到树下，却不见一只乌鸦，我开始呼喊小黑的名字，并在附近转了几圈，依旧徒劳无功。不过我也没期待能和小黑顺利见面，所以没觉得有多失望。

正要转身离开时，头上传来了啪嗒啪嗒拍打翅膀的声音。我抬头望去，高耸的树枝上停着一只乌鸦，正朝下看着。我认出了小黑，它则歪头观察着我。我正要呼喊小黑的名字，不料它先开了口。

“叶只！！”我惊掉了下巴。

“叶只！！”它又叫了一次，我确定没有听错。小黑张开双翅拍打了一下，又紧紧注视着我，仿佛在确认我是不是听到了。

我目瞪口呆，愕然地看着小黑从一个树枝跳到另一个树枝，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嗖的一下，一个黑影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还是一动没动。

小黑主要是由达也负责照料的，现在小黑发出了类似“叶子”的叫声，只能是达也教给它的，应该是达也一直在这里练习“叶子”的发音吧。因为我总是强迫他叫出我的名字，所以那孩子就在树林里对着小黑进行练习。

我慌乱地跑出了树林，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傻瓜，为什么我要把达也送给别人抚养呢。我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说是为了他将来的幸福，实际上是我自己不想背负这么重的责任罢了。我一直没有体会达也真正的心情。老师明明跟我讲过，达也是希望跟在我身边的。达也选择了我，只不过无法表达罢了。他的内心一定非常焦躁，所以只能在树林里，向小黑倾吐自己的情绪。

现在还来得及。加藤律师刚好在场，一定要赶快停止领养程序。我焦急地往回赶，蝉鸣撕裂了我的耳膜，穿透树枝的日光在我身上胡乱地跳着舞蹈。

我穿过树林，回到了后院，跑过鸦雀无声的养蚕小屋时，加藤律师已经走到停车场，准备发动他的奔驰车。达也正蹲在院子的另一侧，希美站在他边上，加藤律师好像要一个人先走。我气喘吁吁地跑向加藤律师的车。希美在远处注意到了我，抬起了头。

“我有话跟您讲！”加藤先生摇下车窗，发现我的神情并不寻常。

“能和您单独谈谈吗？”

“上车吧。”

我打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去，奔驰缓缓发动。达也回头后站了起来，看到我在车里，便朝我跑了过来。

达也，等着我，我马上就回来了。加藤律师应该能理解我，我在心中嘟囔着，下山之前我们就能谈妥。车子开过玄关时，由起夫先生从屋子里飞奔出来，看着他的身影被渐渐甩在车后，我颇感意外。因为由起夫先生的脸色大变，匆忙穿上的鞋子还甩掉了一只，我不知道他为何会如此慌张。

达也试图追过来，希美用手臂拦住了他，虽然最后他挣脱了，但肯定追不上汽车。

“叶只！”达也大叫着。

加藤律师猛踩了一脚油门，一切都消失在了身后。

注释：

[1]　伊豆半岛位于东京都南方，属于静冈县，是日本关东地区著名的旅游胜地。（书中若非特别标注，均为译者注）

[2] 从立春起算的第二百一十日。约在每年公历九月一日。

[3]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在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里氏7.9级强烈地震。

[4] 东京都台东区町名。东部毗邻上野恩赐公园。

[5] 上野恩赐公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园，而是一个公园区。譬如有东京国立博物馆、国立西洋美术馆、国立科学博物馆、恩赐上野动物园等。

[6] 东京都的“山手”是江户时代出现的词汇。古时主要指位于台地（高地）上的武士阶级宅邸、寺院。

[7] “下町”指低洼地区，古时主要是平民的居住区。

[8] 位于东京都西南。

[9] 指幕府将军。

[10]　该词源自日本中世的“山城”。“山城”指利用山险，将要塞、宅邸建在小山或丘陵上。“城山”即指这种小山或丘陵，在日本很多地方都有。

[11]　日本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现代”。所谓中世，指一一八五

年镰仓幕府建立，到一五七三年室町幕府灭亡的约四百年的时间。

[12] “武藏野”这一地名的原意为“无垠的原野”。

[13] 女主人公的名字为“叶子”，在日文里既可以念作“Yoko”（ようこ），也可以念作“hako”（はこ）。之前女主人公在自我介绍时，称自己为“香川叶子”（Kagawa Yoko），所以“hako”可以理解为她的爱称。

[14] 可写作汉字为“朝日”或是“旭”，原书为日文片假名“あさひ”。

[15] 全称为《贷金业规制法》，又称《贷金业法》，是日本二〇〇七年出台的一部规范金融贷款的法律。

[16] 指二战末期美军对东京的一系列大规模轰炸。

[17] 中译为理查德·基诺里，为意大利著名瓷器品牌，创立于1735年。

[18] 日本的一种传统漆雕。

[19] 日本变动户籍去政府部门办理登记即可。

[20] 日本每年六月和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会举行“大祓”，是一种消除灾祸、送走瘟神的仪式。六月份举行的名为“夏越大祓”，十二月份举行的名为“年越大祓”。

[21] 大冈升平（1909-1988）日本著名小说家、评论家、法国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学者。

[22] 一种夏天穿着的轻便和服。

[23] 日本一种低温烧制的陶器。

[24] 七福神之一。

[25] 没有查到相关资料。

[26] 两个词的发音写作汉字都为“希美”。

[27] 有的日本人可能并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榻榻米上。

[28] 一种日式点心。

[29] 即东南亚。

第二章 筑丰挽歌

一九六五年 冬

“姐，给你这个。”

昭夫推着破旧的单车走进土间 [1] ，伸出龟裂的手，递给我一把蕨菜干。

“这是哪儿来的？”

“这是野菠菜阿姨送的，让我们泡发了吃。”

我接过来，昭夫笑着转头走向门口，我追问道：“正夫呢？”

“正夫在小广家门前玩呢。”

“天快黑了，叫他回来吧。”

昭夫应了一声就出去了。六岁的昭夫左腿不便，让他把腿脚灵活的弟弟带回来大概要花个一时半会儿吧。我站在土间，向里屋窥探。父亲扯着棉被睡得正香，破旧的棉被到处都有棉花漏出来，我轻声把蕨菜放到跟前的屋子里。冷风从粗糙的门窗缝隙中灌了进来，我把炉灶在土间里架了起来，开始准备做饭。虽然叫作炉灶，但其实就是大铁皮桶上扎了几个孔，里面放上从煤渣山捡来的煤渣当燃料。煤渣的质量很差，烟气大不说，还很难点着，很多人家都会拿煤渣混着焦炭来用。我打开充当米缸的糖罐，发现米已经见底，开始犹豫是花钱买炭还是花钱买米，但仔细一想，手里的钱大概买什么都不够，索性扣上了盖子。

我们只能咬紧牙关活下去，坚持到下一次发放低保金。

“我回来了。”

妹妹律子回来了，咚的一声放下了肩上的书包。

“你回来啦，今天有点晚啊。”

“功课有点跟不上，被老司留下了。”

我们这里的口音把老师叫作“老司”。不知初中毕业进城工作的朋友们会不会因为口音被嘲笑呢，我脑海中浮现出几个好友的脸庞。

他们也一定过着辛苦日子吧，我却对他们羡慕不已，要是我也能离开这里该多好啊，我早就厌烦了每天都要发愁三餐，照料病重父亲和拉扯年幼弟弟的生活了。

年龄和我差两岁的律子曾经说：“等我中学毕业了，就去大阪东京之类的地方找工作，赚好多钱寄给你们，你们想吃啥就吃啥。”昭夫和正夫当时眼中放光地听着这番话。我很羡慕妹妹有这种心态。我把蕨菜干泡进水里，取出一小把米。律子还穿着校服，用坑坑洼洼的锅淘起米来。

“爸今天怎么样啊？”

“我刚回来，不知道。他正睡觉呢。”

“哦。”

父亲两年前在三池煤矿事故[2]发生时受了伤。三池煤矿事故是日本战后最严重的粉尘爆炸事故，死了四百五十八人，还有八百多人一氧化碳中毒，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如今父亲因为后遗症失去了劳动能力，我们一家迁到了现在居住的废矿聚居地。

“姐，配菜吃什么啊？红薯？”

“不，今天有萝卜。把它和蕨菜一起煮了。”

律子应声开始给炉灶生火。“唉，煤剩的不多了啊，明天让昭夫和正夫去煤渣山再捡一点吧。”

律子被滚滚黑烟呛得咳嗽起来。黑烟升到屋顶后，不久就慢慢散去了。我们家可谓千疮百孔，直接用煤炭生火也不会有危险。

“咱们这个家真是好啊，不用担心一氧化碳中毒。”

我嘘了一声，将手指放到嘴唇上。律子吐了吐舌头，看了一眼里屋，父亲正甩开棉被从地上起身。

“爸，我回来了。”

“哎呀，头好疼！”父亲没理律子，却突然叫道，“希美（nozomi），快拿头巾来！我头要裂开了！”

父亲从我黑乎乎的手中接过头巾，紧紧地卷在了头上，充血的眼睛都被吊了起来。他的睡衣胸口敞开着，单薄的皮肤下面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见。父亲仿佛受到了惊吓一般，竖起耳朵东张西望。

“刚才是不是咚的一声响啊。”

“没有啊，啥都没听到。”

“不对，肯定是响了。快跑啊，黑烟就要滚过来了！吓死人啦！”

父亲一脚踢开棉被，走到土间来，又不小心踢倒了炉灶，把好不容易点着的煤渣弄得飞溅。

“小心点啊！”

我从后面拽住父亲，却被他大力甩开了。真不知道他这瘦弱的身体哪来的这么大力气。律子也来帮忙，父亲却不顾我们二人，横冲直撞，家里唯一值点钱的锅碗瓢盆叮叮咣咣掉了一地，放在土间角落的单车也被撞倒了。

“救命啊！吓死人啦！”

昭夫和正夫站在家门口，看到这一幕不敢进来。

“快去把小勇叫来！”

昭夫一瘸一拐地跑了出去，没过多久小勇就从长屋另一头赶来了。高大的小勇从上方把父亲按住了。父亲还在大声叫唤着，发出野兽嘶吼般的声音。

“叔叔，你叫那么大声是要吓到别人家的！”

“就是的，消停一会儿吧。昭夫，去把门关上。”

昭夫把正夫拉进家里，咯噔咯噔，费劲地把单薄的门板拉了起来。以前要是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长屋里其他的住户肯定会来看热闹，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如果闹得太久，还是会传来“烦死人”“王八蛋！再不消停我就削你”之类的叫骂声。父亲听罢一定会气得面红耳赤，和邻居吵上一架。每次发生这种情况，父亲都会掏出一个小黑本在别人面前挥舞。

“看清楚了！老子可是在大煤矿当过矿工，有国家证明的！有这个本子，老子到了北海道都能在煤矿找到工作！”

这个黑色的小本子，是煤矿离职者求职证。和普通的失业证明不同，持有此证的人在职介所能受到特别优待。在昭和二十年代（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小本子还能在找工作方面派点用场，但现在如同废纸一张。即便如此，父亲还是视若珍宝，每次一拿出这薄薄的小本子，旁人都会丢下一句“白痴”，之后侧目离开。

父亲喘着粗气，肩膀一上一下，好不容易才被小勇拖回了房间。我听到屋里传来牙齿咯咯吱吱打战的声音，父亲似乎还在害怕，可能幻想现在还在昏暗的矿坑内被黑烟追逐着。在坑道里吸入大量煤气的受害者会患上缺氧症，终其一生都会受到剧烈头痛的困扰，还会失眠、耳鸣、痉挛，产生各种幻觉，无药可医。父亲病痛缠身，医生却一口咬定这是心理作用，不算是后遗症，我们也因此拿不到多少工伤赔偿。

“事故发生时死了很多人，还有很多人受重伤，所以一氧化碳中毒的人就被晾在一边了。在塌掉的坑道里爬了好几个小时才重见天日，塞一个橘子，打了一针就被打发回家了。”

母亲恨父亲当时没能拿到足够的补偿金，抛下我们离家出走了。

“已经没事了。”

小勇回到土间。父亲盖着棉被，像小孩一样啜泣着。

“谢谢，真不好意思。”

“没事。”小勇拍了拍正夫的头，离开了。

“赶快做晚饭吧！”律子利索地把煤炭渣收集起来放进了炉灶，“唉，幸亏这个锅没事。”说着把米下了锅。受惊的昭夫和正夫终于笑逐颜开，律子爽朗的性格是家里唯一的光芒。

“妈妈新年会回来吗？”

正夫的一句话，让我和律子面面相觑。我们只告诉年幼的两个弟弟母亲是出远门打工了。

“谁知道呢，妈妈的工作肯定很忙吧。”

正夫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拿筷子鼓捣着破碗里稀得像粥一样的米饭，啪嗒啪嗒落下了眼泪。

“为啥啊，为啥妈妈要这么卖力工作啊？”

说着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正夫虽然调皮，却是个爱哭鬼，但这也没办法，毕竟他才五岁，正是最粘母亲的年纪。昭夫在一旁咬牙忍住情绪，律子和昭夫年龄差这么多，是因为中间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对女性来说，看到骨肉死去肯定痛彻心扉，所以母亲走的时候还把为这两个孩子做的简陋白木牌位带走了。律子还嘟囔过：“活人不带，倒是把死的孩子带走了。”

母亲是在今年入夏时消失的。父亲变成现在这样以后，不能在煤矿继续工作，一家人迫不得已搬到了这个废弃的矿工宿舍。这里的宿舍楼贴山壁而建，早就破旧不堪，和废墟没什么两样。沿着远贺川的支流，筑丰深山一带的山谷里曾经有不少中小矿坑，被称作“小野矿”。如今小野矿接连倒闭，靠挖矿为生的一二百人就全都来到这里，这儿俨然变成了低保生活者的聚集场所。和三池矿坑朝气十足的生活不同，这里的每个人都对未来毫无憧憬，已经厌倦了人生，不过是苟活而已。

“真让人不舒服。这里的人，眼神都是死的。”

母亲厌恶住在这里的人。父亲疯疯癫癫的行为，使我们家在这个废矿聚居地十分扎眼，但我们几个孩子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搬来后，我在山脚下的中学读了一年半书。

正是因为来到这里，母亲内心才崩溃的吧。单靠低保金无法生活，很多人都会背着社会福利机构偷偷出去打工。在我们家，背负这个任务的自然就是母亲。每天一大早，母亲都会坐上火车前往北九州的工地。有时为了省下往返的交通费，她经常夜不归宿，连续两天在工地干活。趁着外出打工一去不归的人恐怕也不只母亲。

发现母亲失踪的时候，我还跑到北九州的若松港找过她。我以为她一直在港口搬运货物，不料她早就辞职了，转到港口工人的食堂打

工。听说这里有位年轻男性搬运工和母亲同时失踪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一起，这件事我连跟律子都没说过。

“唉，已经睡着了。本来还想用热水给他擦擦身子呢。”律子抱起正夫说道。正夫和昭夫因为营养不良，皮肤上满是疥疮，他们动不动就乱抓，导致身上到处起皮。这里的地下水因为流经煤渣山变得温热，我们都把它当成洗澡水来用，估计外面的人知道后会惊讶地说：“这全是矿毒的水，哪能用啊！”

我脱下正夫满是补丁的上衣，在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内给他打上地铺，之后用柄杓从瓮里取了一小匙水，把饭碗洗了。我们这里的水龙头是共用的，每天早上出水，而且只有一个小时，打水是一件麻烦事。人们大多派小孩拿着桶去取水，但昭夫无法胜任这项工作。昭夫走路时上半身晃得厉害，走着走着桶里的水就洒得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住在三池矿坑的矿工宿舍时，还在蹒跚学步的昭夫被运煤的翻斗矿车碾过脚。

“该做作业了。”

见昭夫和正夫都睡熟了，律子拿出笔记本放在了装苹果的纸箱上。电线下垂挂着的灯泡摇摇晃晃，妹妹的影子随之在破旧的榻榻米和门板间晃动。

这番情景，简直像从封闭坑道中爬出来的幽灵，我迷迷糊糊地想着。

我骑着单车顺坡而下，任凭冷风吹打着脸。离家越远，我的心情就越自由爽快。能得到这辆单车实在是太好了。

为了寻找母亲，我去了好几次若松港。一位食堂老板看我可怜，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地点就在离家最近的火车站附近。最棒的是，走路就能到工作地点。筑丰有很多内脏烧烤店，大概是因为这一带住着很多韩国和朝鲜出生的人。我打工的公司经营生肉加工与销售。我跟他们说明了家中的困难，不断低头恳求，最终他们雇用了我。这附近的居民大多厌恶住在废矿聚居地的人，他们看不起贫穷的我们，还说我们“不干净”“没文化”。不过我早就习惯了。

虽说有了工作，但主要是在加工厂里做保洁和一些杂活儿，收入并不多。不过我挺知足了。为了不被取消低保，我只能偷偷来这里上班。福利制度对废矿聚居地的居民十分严格，要是被福利机构工作人员或者民生委员查到谁买了电视，喝了酒，吃了牛肉，就会被取消低

保。本来低保也只有一两万。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但从来不邋遢，而且识字。刚从中学毕业时，我就暗下决心，至少要做到这些基本的事情。面对令人垂涎欲滴的肉，我从不会偷偷据为己有，我对仅有的几件衣服也爱护有加，经常换洗，还经常用满是矿毒的温水洗澡，在学校成绩也比较好。

虽说是离家最近的车站，每天走路往返也要四十多分钟。蹬三轮车送肉的大叔见状送了我一辆旧单车。这是一辆男式单车，还时常掉链子，但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代步工具。

“小勇！”我看到哈着腰披着水蓝色运动外套的背影吆喝道。小勇两手插着口袋转过了头。

“昨天谢谢你了，多亏有你帮忙啊。”

“嗯。”

我下了车，和小勇并排走起来。

“你上工还来得及吧。”

“嗯，来得及，今天出门早。”

小勇应了一声，之后把视线移向地面。他的祖母经常唾沫横飞地教训他：“别成天哈着腰走路！住在倒闭小野矿的宿舍有这么丢人吗？”他却仿佛对自己挺拔的身材倍感羞愧，每天依旧低着头走路。

今年春天[3]，同年级学生因为集体就业[4]都离开了，留下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我和小勇。我因为要照顾父亲和年幼的弟弟无法脱身，不得不留下，母亲也一心阻拦我去参加集体就业，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大概那个时候就在盘算着离家出走了。

小勇是因为特别的理由留了下来。他学习成绩出众，中学老师甚至觉得他参加集体就业太可惜了。所以在老师的安排下，他边工作边上起了定时制高中[5]。废矿聚居地的小孩很少有上高中的，起初他的祖母对此反对，但在老师的劝说下最终同意。大家都叫他的祖母为“阿升婆”，据说最近她风湿恶化，经常浑身疼痛。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她才不愿放小勇走吧，而且阿升婆一开始收留小勇就是为了让他照顾自己。

“好冷哦。”

吹拂的冷风刺痛着我的双颊。沉默寡言的小勇只是“嗯”了一声。我从三池煤矿搬来，中学是在这里上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倒闭小野矿矿工的孩子”。父亲要是在神志清醒时听到这话，他一定会气得发疯吧。因为在学校经常被农家和有正当工作人家的孩子歧视，废矿聚居地的孩子一直非常团结。那些孩子的父母肯定也张口闭口贬低着住在倒闭小野矿废矿聚居地，靠低保维持生活的我们吧。

面对这样的学生和父母，我们废矿聚居地的孩子必须团结一致，以捍卫我们最后一丝尊严，所以我们之间大多关系不错。因为很多人从小就一起玩，互相称呼小名就成了习惯。我开始想念那些再也见不到的儿时好友，我叫“希美”，他们都亲切地称呼我为小希，小勇的本名是中村勇次。

小勇和阿升婆并没有血缘关系。小勇的母亲生下小勇以后就上吊自杀了，住在隔壁的阿升婆为了让他照顾自己，抱着捡便宜的心态收留了他。

小勇的亲生母亲，据说是在小野矿还在经营的时候和老公一起搬到这里来的。她老公没过多久就死于坑道塌陷事故，小勇的母亲当上选煤工以后，生下了小勇，但孩子的爸爸却是一个谜，她为此痛苦不堪，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虽然听起来很悲惨，但这种事在这个被世俗抛弃的聚居地里根本不新鲜。一直高高在上的社会福利机构对这种事也漠不关心。

没人敢对脾气火爆、性格乖张的阿升婆有什么不满，所以小勇就这样被她拉扯大了。阿升婆年轻时在小野矿附近谋生，和矿工结了三次婚都没能生出孩子，是盘算着上了年纪后需要有个人照顾自己才收留小勇的。当年的阿升婆，曾在如蚁巢般复杂昏暗的矿坑里爬来爬去，背煤炭的重量不输给壮年男工，因此人们都对她有几分敬重。而如今的阿升婆，背上留下的只有长年背煤篓压出来的丑陋肉瘤。对于不识字的阿升婆来说，小勇是她的眼睛。

“被那种老太婆收养，你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啊，不过也比饿死好。”我似乎听别人对他这样说过。

不过阿升婆抚养小勇应该也花了不少心血。在我们这个贫困底层的聚居地就不用说了，矿工家庭的孩子夭折根本不是什么稀奇事，比如我们家就死了两个孩子。很多当妈的女人都因营养不良而挤不出奶水，只得拜托他人，甚至要送出值钱的物品讨要一点珍贵的奶水。牛奶之类的就更是奢望了。奶水要是实在不够，就只能把面粉兑上水煮熟，或是把洗米水煮熟来给婴儿吸食。到现在还是能看到这样养育婴

儿的父母，但实在是无法责备。

“不知道大家新年的时候会不会回来。”回想起昨天正夫的话，我不由问道。我和小勇的中学同学里，住在这里的一共有二十个人。

“第一次过新年，应该会回来的。”

能够排解背井离乡的忧愁回到这里的孩子是幸福的。肯定还有不少人因为掏不出返乡旅费而不得不留在城里，有很多毕业离开的人，三四年之后就会渐渐辗转远去，音讯全无。

我脑海中浮现着每一个和我要好的朋友，因为没有钱买毕业纪念册，我只能把回忆都深深刻在脑海里。

我还有一个十分珍贵的宝物，一本叫作《筑丰挽歌》的摄影集。有位叫泷本的摄影师，住在废矿聚居地里，用相机记录人们的生活。去年摄影集出版成册以后，因为里面有我的照片，所以泷本先生特意送了我一本。我们这里偶尔会有报纸记者和杂志摄影师过来采访（虽然日本逐渐富裕了，但还有我们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是来了解底层人的情况），但还从来没有像泷本先生这样与我们朝夕与共的人。中学三年级某次放学后，我和小勇正走向坡路最顶端的废矿聚居地，泷本先生突然向我们举起了相机。我看到后，让他等会儿再拍，并摘下了小勇头上的扁平学生帽，戴在了自己头上。

直到收到摄影集，我才想起还有过这件事。照片中的小勇，站在路中央不知所措，似乎还没决定要摆出什么样的表情，我则在一旁露出畅快的笑容。这本摄影集里也有不少我的好友，所以我总是会翻来翻去。年长的孩子用大盆帮弟弟妹妹洗澡，男人们叼着香烟斜靠在长屋前面，老人们穿着皱巴巴的睡衣和兜裆布，目光涣散地呆坐在屋子里——每一张照片都是只有真正住过这里的人才能拍出来的。

走近车站，会遇到熙熙攘攘的出工人群，小勇要在这里乘火车去三站外的汽修厂工作，之后还要去高中上课，因此每天都很晚才回家。

我快速跨上单车。“小勇，上班的时候要小心哦！”

小勇举起手做出回应，之后转弯消失。

“无产阶级是啥意思啊？”律子突然问我。

“你又瞎记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我这么回了她一句，律子则咯咯地笑着离开了。大概两个月前，有个年轻人突然住进摄影师泷本先生家里，嘴里常挂着这些词汇，小孩们觉得有趣，就模仿起来。

新年转眼间就过了，挣来的一点钱也都用来买年糕吃了。母亲当然没有如正夫所愿回家，但正夫难得吃到年糕，也不再闹着想妈妈了。

和我关系很要好的小惠从大阪回来了。对我来说，新年最开心的事就是能见到久违的好友，小惠如今在一家鞋店工作，店主还包她住宿。

“大阪可有意思了，到处都是人啊。大家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吃着好吃的东西。”

“那些人是怎么过上那么好的日子的呀？”

“当然是因为现在经济好啊，现在可是伊弉诺景气 [6] 。”

“伊弉诺景气是个啥呀？”小惠没有理我。不过，回大阪那天，小惠哭得很厉害。

既然能出版摄影集，泷本先生应该是个很厉害的摄影师吧。但他过年期间还是住在了矿工宿舍里。他的个性倒是很适合这里的生活，他虽然会喝点酒，但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基本上不刮胡子，平时穿得也很邋遢。即便我对他有好感，但再怎么看，他也只像一个三十多岁的失业男人。他那里偶尔会有一个年轻访客，也是一副穷酸样，不过因为年轻，所以更有活力，经常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比如他嘴上经常挂着“团结与革命”“剥削”“反抗体制”等唬人的词汇，还逢人就滔滔不绝地宣传自己那套理论。

但他得到的只有别人的嘲讽。“小伙子啊，要是你讲的那堆玩意儿能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就奉陪到底，但听你说了一堆我也听不饱啊”，或者是“怎么看你怎么都不像好东西，你是政府派来的奸细吧”之类的怀疑。泷本先生似乎觉得这个人还算有趣，就没有赶他走。

“那家伙是个失意的人，现在就像一个空壳子。”泷本先生说。据说这个男人在三池煤矿纠纷的时候还是大学生，作为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会成员前来支援，绑着头带在小屋里和工会的人争论了好几天。泷本先生曾经认真地和他说：“安保斗争和三池煤矿纠纷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啊。安保斗争只能说是学生们的庆典，三池煤矿纠纷却与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目的是撤销对工人们的解雇，关系到民生。”对此那个人又会口沫横飞地反驳，整栋长屋都能听到二人的议论声。

三池煤矿纠纷落败之后，这个男人从大学退学，开始辗转流离，一边工作一边到处推进劳工运动。他的革命梦想破裂，完全成了一个寄居在社会底层的空壳。因为这个原因，住在这里的人都称呼他“空壳子”，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

他听说父亲以前在三池煤矿工作而到我家访问，但被一氧化碳侵蚀的父亲讲话时常毫无逻辑，从他口中问不到像样的事情，空壳子只能失望地离开。后来我又见到空壳子，是在居民和掌管着矿工宿舍的前煤矿矿主之间的斗争中。

我们搬到这里，渐渐和居民混熟以后，慢慢了解到以前小野矿矿主的经营方法惨无人道。矿主会专门看准一些穷得叮当响又四处流离的矿工，给他们一笔钱安顿在这里，之后就把他们当作犯人或是奴隶一般使唤。

矿工被迫在连一根梁柱都没有的高危坑道里工作，由于煤层品质不佳，很难挖到可用的煤。即便如此，一旦挖不出煤就会遭受一顿毒打。如果能赚到钱，很多人还是会咬牙坚持，但矿主拖欠工资是家常便饭，这样一来工人根本没办法养家糊口。可矿工又没有钱逃离这里，加上意志早被磨得精光，所以就慢慢变成了只会屈从的动物。谁要是胆敢忤逆矿主和工头，或是向偶尔前来视察的矿山安全监督人员诉苦，矿主就会故意制造坑道崩塌的事故，让矿工不死也得残废，无法继续工作。

“这可是比监狱还要过分啊。”母亲曾脸色铁青地说道。这附近潦倒的小野矿大抵如此。正因为这样，父亲才会逢人就得意地挥舞自己的黑色小本子，母亲也始终没能融入这里的生活。

我虽然不理解其中错综复杂的机制，但空壳子所谓的剥削一直存在着。因为现实中我们一家正深陷其中，我更是深有所感。能源政策转变以后，小野矿一个接一个地倒闭了，原来的矿主们都摇身一变，放起了高利贷。小野矿本来就产不出什么好煤，即使关了也没有大碍。前矿主手上还有二十来栋摇摇欲坠的长屋，一栋长屋能住五户人家。只要有这些屋子，他就能过起不愁吃穿的收租生活。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大多是低保户，每月领到的微薄补助根本无法维持生计，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一边暗地里打工，一边又不得不向高利贷伸出手。

这座矿山的前矿主名叫竹中丈太郎，人们都叫他“恶魔竹丈”。竹

丈颇为吝啬，连自己的住处都很简陋。这个六十有余的男人膘肥体壮，一个人住在煤渣山前面的高地上。他之所以会住在矿工宿舍附近，就是为了时不时向我们放贷，同时方便讨债。也有人说他是为了监视曾经受雇于自己的矿工。

“竹丈和政府那帮人臭味相投。”去东京打工的小修以前经常跟我们说从父母那听来的传言，这样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竹丈在对付拖欠债务的人时，都会威胁他们：“你小子再不还钱的话，我就去福利机构那里揭发你了哦。你们家女儿在北九州偷偷打工呢吧。”

总之，这里的居民都厌恶蛇蝎一般的竹丈。但也必须承认，正因为有他，我们才得以苟活。母亲离开后，向竹丈借钱的工作就交给了我，我对此十分厌烦。

空壳子注意到了这种残酷的剥削行为，就准备拿竹丈开刀，呼吁大家奋起反抗。但没有一个大人理他，泷本先生也劝他放弃。空壳子斗志不减，一个人跑到竹丈的住处打算直接找他谈判，却被打得遍体鳞伤，沮丧而归。空壳子不知道竹丈在暗地里还和黑社会勾结。以前在招揽中小煤矿失业矿工，还有惩罚破坏规矩或是劳动不达标矿工的时候，出面为竹丈办事的，据说都是类似小混混的一群人。从经营煤矿生意那时起，竹丈就一直利用着黑社会。

被打之后，空壳子仿佛丢了魂一般，终于闭上了嘴。即便如此，他还是无处可去，只好一直赖在泷本先生那里不走。泷本先生拍好照片，他就帮忙在长屋一间被布置成暗室的房间里冲洗。

父亲有时候会在家附近散步。因为生病，他的平衡感不是很好，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即便如此他也会坚持出门，虽然偶尔会跌倒在路旁的沟渠里。

“知道我家的志津子去哪儿了吗？”

他在路上逢人就问母亲的去向，应该是已经意识到母亲不在家中了。我偶尔觉得，既然他都糊涂了，还不如糊涂到脑子一片空白得好。他看起来太惨了，但我们又无计可施。

在这种地方，大家对男女之间的各种八卦从来都见怪不怪。比如什么夫妻缘尽分手、男人和别人家的女人私奔跑路、因怀疑妻子偷情大吵大闹打到见血之类的。在这墙壁薄如纸片、门窗歪歪斜斜、天花板处处剥落的长屋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立刻传遍邻里。

不知是听了谁的忽悠，父亲相信竹丈知道母亲的下落，曾经几次踉跄着走上后山的山坡，逼问竹丈母亲的下落。竹丈每次都矢口否认，只是说：“有工夫来跟我说这个，不如快还债呀！”然后便把父亲轰走。到家的父亲每次都会把一口烂牙咬得咯吱作响，气愤地说：“真窝火！肯定是他把志津子藏起来了，还说那些瞧不起我的话！”

“爸，这不可能啊，别再瞎闹了。”

不管我怎么说，父亲都不肯接受。不过这也不是空穴来风，竹丈的好色是出了名的。听说在经营煤矿时，有受伤不能上工的矿工向他讨一点米，竹丈就让那人带自己的老婆过来，让他为所欲为。为了眼前的温饱，真的会有人委屈地把自己的老婆带给竹丈。听说竹丈的老婆也因此对他心生厌恶，煤矿倒闭的时候就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竹丈现在年过六十，还是有类似的传言，估计他的好色已经到达病态的程度。

平时每次看见身着大褂，将毡帽压低遮住眼睛的竹丈走在矿工宿舍的路上，我都会不寒而栗。冬天他会在和服外披上一件黑得发亮的天鹅绒外套，围起围巾。这些打扮是他的一贯风格。

“明天就要发低保金了吧，你可别忘了还钱哦。”

听到这句话，平常再怎么嚣张的男人都会嘿嘿地低头傻笑。每次见到竹丈这副德行，我都不由得想去帮助空壳子。竹丈这样的人，应该是所谓“资本主义的走狗”。那家伙令人生恶的背影也被刊登在了《筑丰挽歌》中。在泷本先生的镜头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在这个社会底层的聚集地，母亲曾经非常扎眼。她虽然谈不上是美女，但皮肤白皙、身材丰满，还算小有姿色。所以听说她在若松港和年轻的搬运工搞地下情时，我大抵是相信的。我和母亲完全相反，瘦得皮包骨头，颧骨很高，脸上还长着一颗丑痣。此外我待人也一直都很冷淡。律子则遗传了母亲的优点，待人温柔，人见人爱。她明明一直以来吃得不怎么样，身体却长得比我健康许多。

“小希在家吗？”门板咯噔咯噔的被拉开，走进来的是住在对面的菊江阿姨，“我抓到些鲤鱼，来分给你们一半，拿去炖了给昭夫他们吃吧。”

菊江阿姨提着剁好的鱼走了过来。

“哎呀，真是谢谢！”

“酱油还有吗？”

“嗯，还有。”

套着男士和服外袍的菊江阿姨向里屋望去。父亲这几天一直咳嗽不止，今天也是闷声咳个不停，肯定是当年吸了太多煤灰把肺搞坏了。菊江阿姨耸了耸肩，离开了。

以前煤矿地下坑道塌陷的地方，现在刚好形成了一个池塘，栖息着鲤鱼、鲫鱼、螯虾，等等，可供食用。这对于住在矿坑宿舍的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蛋白质来源。为了有的可吃，大家也会开垦附近荒芜的野地种菜，到了春天还会分头进山采摘野菜，入秋以后则会挖蘑菇和采橡果。不论是大人小孩都会倾巢出动，为了糊口想尽办法。

由于我们是之后才搬来的，很难参与到之前住民的谋生活动中。但母亲失踪之后（这种事瞬间就会传遍整个矿坑宿舍），家里只剩下了一氧化碳中毒的父亲和我们这几个孩子。因为可怜我们，邻居会时不时把食物分给我们一些。可能是沦落为不完整的家庭后，我们才得以被正式认同，成为这个极度贫穷群体中的一部分。住在对面的菊江大叔，擅长在坑道的池塘里捕鱼。“他也就只会抓抓鱼了，除此之外一无是处啊。”虽然菊江阿姨一直这么说。

菊江阿姨之所以会把抓来的鱼送给我们，是因为昭夫和正夫曾经耐不住饥饿，跑到对面的人家，把大叔从中餐馆垃圾堆里捡来的虾头偷偷拿走准备吃掉。那些虾头是大叔用来当鱼饵的，菊江阿姨见状从他们两人手中拿回虾头，为他们煮了一锅珍贵的米饭，之后捏成了饭团。这件事我是从律子口中得知的。当时律子边敲两人的头，边教训“偷吃鱼的话也就算了，偷吃人家的鱼饵是怎么回事啊，丢死人”。我这两位弟弟平时一受责骂就会眼泪汪汪的，但那次却因为难得吃了一顿饱饭而嘻嘻笑起来。

二〇一六年 春

我的房间位于角落，一个阳台面朝大海，还有一个阳台可以俯瞰结月的庭院。结月占地广阔，有日式庭院区、草坪区、花坛区、水池区等，漫步其间即是良好的运动。庭院对面有片树林，是开拓这里时留下的。因此结月的宣传语便是“远离都市喧嚣的自然之地”。

树林里栖息着许多鸟类，有时会看到在海面上翱翔的鹰隼等猛

禽，或者是灰椋鸟、小山雀、长尾山雀、白鹡鸰等小鸟。每当听到小鸟的鸣叫，我就会想到武藏野。

乌鸦也经常飞来，有时会看到它们在我位于五楼的房间阳台对面扇动着翅膀。偶尔不见踪影，但也能听到它们从树林中传来的“嘎嘎”声，好似在威吓着什么。听说它们还会乱翻结月丢出的厨余垃圾。

我又想起了曾经的事。达也在难波家养过乌鸦，那是一只很聪明的鸟，名字好像叫小黑。它会认人，对达也、老师和丈夫都很亲近，对我们两个女人却很冷淡。

加贺太太来到了我的房间。一看她的神情，就知道她憋着一肚子话。她抿紧嘴唇，额头上青筋隆起，似乎还能看见涌动的血液。原来她和速水太太终于大吵了一架，幸好我当时不在场。她怒气未消，向我宣泄着怒火，好像是因为速水太太对曾是护士的加贺太太说了一些轻蔑的话。

“说得好像是我当护士的时候，把我丈夫骗到手的。”

“是吗？这确实有些过分。”

虽然我并不觉得过分，但还是附和着她。

“速水舒舒服服地坐在院长夫人的位子上，恐怕根本不知道护士为照顾患者奉献了多少，也不知道护士对地区医疗做出了多大贡献。”

加贺太太越说越起劲，在我面前口沫横飞，讲述她照顾过多少病人。还说有些女人进入大公司就是为了找结婚对象，或者是将里面的富二代作为目标，但她完全不一样。

我苦笑着。加贺太太应该大致了解我的经历，所以才这么说的吧。那样子好像在说，我是为了被那家主人看上，才去做女佣的。

我不曾在意别人的眼光，不过还是希望别人认为我和丈夫的关系是幸运且常见的。虽然真相更加自私、卑劣、残酷，而一味隐瞒此事的我们是罪大恶极之人。

没一会儿，加贺太太又开始念叨自己有多辛苦。比如如何克服战后粮食短缺的困难，因兄弟姐妹太多而不得不提早工作，住进医院边工作边考取护士执照，和丈夫结婚后受到公婆和丈夫姐妹的欺负，等

等。

“唉，跟你我才说这些。有的人连辛苦的苦字都不知道怎么写，每天只是悠哉度日。这种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生。”

她在贬低从小养尊处优的速水太太。我微微点头，优雅地回以微笑。

加贺太太应该也没体会过真正的贫穷吧。她不会知道，因想念不在的母亲而流泪时、狠心抛弃相依为命的兄弟姐妹时、为了活下去而做出可怕的决定时，以及从内心深处感到绝望时，是怎样的感受……

我眼底又浮现出那一幕。那是很久以前，从潺潺河水中浮起的鬼魂化成拖着尾巴的球体，悄声无息地逼近我时的场景。我开始浑身颤抖。

一九六六年 春

烦恼了好一阵，最后我向政府提出申请，让昭夫晚一年上小学，因为我没办法让瘸着腿的昭夫独自上学。我在申请书上写了明年正夫会陪着昭夫一起上学，但明年的事谁也说不准。律子应该会离家去上班，父亲的身体估计会每况愈下。

民生委员来家里查看状况，他是小野矿山下一家商店的老板，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长着龅牙的中年男人。我偶尔会在矿工宿舍看到他，所以认得他的长相。我们申领低保，而他掌握着我们的生杀大权，因此十分嚣张。他看了昭夫的腿一眼，便毫无顾虑地在家中走来走去。

“大叔，好点没？”

父亲躺在地上，他屈膝蹲在父亲身旁问了一句。当看到麦秆从破旧的榻榻米里跑出来时，他夸张地皱着眉说：“有跳蚤啊！”接着又站了起来，跨过父亲，打开破旧的壁橱看了看，发现里面并没有像样的东西。有些人家会将电视藏在柜子面，所以他想检查一下吧。发霉的馊味从壁橱中飘散出来，他啧了一声，接着用力关上壁橱门。一直迷迷糊糊看着民生委员的父亲，被那声音吓得全身僵硬。

“你干什么！跑到人家家里来，像个小偷一样！我家没有东西拿得出手！都是连当铺都不要的东西！”

民生委员慌慌张张地想要离开，却被破旧的榻榻米绊倒，父亲连起身的工夫都省了，朝着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民生委员爬去，那样子吓到了刚才还目中无人的民生委员。偏偏此时，父亲的痉挛发作，翻起了白眼，并且四肢抽搐、口吐白沫，民生委员见状发出哀号。我把昭夫和正夫拉到我身侧，在土间的角落一直看着父亲。我们对父亲的病症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对于镇上的商店老板而言，这怪病发作起来应该看起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民生委员跑到土间来，打算穿上木屐，却把木屐踢飞了。

“什么嘛！不是很嚣张吗，也会怕一氧化碳中毒症？真丢脸！这么点小事，就把民生委员吓成这样！”

敞开的门外响起了落雷般轰隆的声音，不用回头，也知道说话的人是阿升婆。民生委员没工夫再虚张声势，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追着他的背影看去，只见他刚好和阿升婆碰个正着。个子矮小却很硬朗的阿升婆推着手推车，故意找碴儿似的挡在了他面前。她刚回来，大概是和往常一样去捡废铁了。我们这里连没有工作的老年人也要挖地收集铁管、铁钉、螺丝等物品卖给废铁店，以换取微薄的收入。民生委员躲开推车，匆忙离开了。

一周之后，我收到了政府寄来的昭夫延迟入学的通知书。

阿升婆天不怕地不怕，据说连竹丈都不怕。我没有见她笑过，她谁都敢怼，我想很少有人会喜欢她。读初中的时候，我问过小勇好几次，问他怕不怕阿升婆。小勇的回答总是一句：“我对她没有喜欢不喜欢这一说，因为她是把我养大的亲人。”

我觉得自己并没有问什么令人难堪的问题，小勇似乎从小就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看不出他是在硬撑或感到痛苦。在这里，出生时的环境已经决定了一切。小勇边上高中边打工的行为导致阿升婆的低保被停发了，他对这事颇为内疚。阿升婆也因为这事讨厌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和民生委员。

阿升婆的一生也很凄惨。据说她被身为矿工的父母带进矿坑时才九岁，从那之后就一直在暗无天日的地底过活，穿越过无数座矿山。但对这些事情，她总是轻描淡写地用一句“我都忘光了”带过。她的口头禅是：“人啊，死之前算盘上的账都会算清，做了坏事是逃不掉的。”

阿升婆说话的口气总像在生气，她长相凶恶，说话难听，而且喜欢使唤小勇。她总觉得是她养育了本该夭折的小勇，所以自己当然有

这个权利。

“勇次！人呢？勇次！”

长屋对面传来了呼唤小勇的声音。有些人或许会天真地认为，因为阿升婆过去是粗鲁的女矿工，所以才不太会表达爱意。但这个想法对阿升婆完全不适用。她不让小勇跑到别处去，或许是因为害怕小勇就此离去。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听说小勇从小就经常遭到无情的打骂。她应该也知道自己很讨人厌吧。

初中的班主任长谷川老师来劝说阿升婆让小勇去上高中时，阿升婆说：“让他读书有什么好处吗？老师啊，读了高中就能挣大钱吗？可以的话再说。”

听到阿升婆的反问，长谷川老师哑口无言。偷听到这段对话的菊江阿姨大骂：“这个死老太婆太可恶了！”后来长谷川老师介绍小勇到汽修厂工作，阿升婆跑到竹丈家借钱，小勇这才能够就读定时制高中。

如果可以，我也想上高中，因为我喜欢学习。我偶尔会借小勇的课本来看，了解新的知识让我非常开心。空壳子说，蔓延在这里的贫困和饥饿，其根源是无知。他说得应该没错。上过大学的空壳子和摄影师泷本先生懂得许多事情，而懂得许多事情之后，必定不想再住在这里。

难道我无法逃离这里吗？难道我的生活就是照看父亲，思考弟弟的未来，然后找个门当户对的男人结婚生子吗？

每当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很难受。总有一天我会在泷本先生的照相机里变成黄脸婆吧？这里连一丝希望都没有，然而为什么父母要给我取名为“希美（nozomi）[7]”呢？

春假时，城市的大学生组成服务队来到了这里。他们穿梭在筑丰地区仿佛被人遗忘的废弃矿坑聚居地，辅导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连玩具都没有的孩子纷纷跑到服务队的卡车边上。其中不少是没有好好去学校上学的孩子，父母懒惰、交不起学费、给家里帮忙、在学校遭到歧视或欺凌，不去学校的理由非常多。

下班途中，我停下单车一看，只见空壳子在不远处站着。他正用清醒的眼神专心观察着大学生们的举动。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看他。他头发凌乱，身上穿了件领口松垮的T恤，但是仔细打量，就会发现他

五官端正，莫名让人觉得很有教养，然而锐利的眼神却如同一根刺。他有天赋，但也狡黠。这两者并存，总有些说不上来的不平衡……让人觉得有些不舒服。

大学生们开始注意到空壳子了，空壳子的气质显然与这里的居民不同。看准时机后，空壳子走近大学生，和一个看上去是队长的人交谈起来。看到这里我就回家了。太阳下山后，昭夫和正夫回来了。

“姐，服务队的课堂就开在野菠菜阿姨边上的那间房子里，他们要教我们写字。”

“咦，有房子了？这样也好，但他们是怎么借到房子的呢？”

在此停留数日的大学生服务队总是在卡车旁边搭好的帐篷里，让小孩子过去。大学生在帐篷里给小孩子讲故事，给他们唱歌或是教他们写字，小孩子非常喜欢他们。如果这些大学生能教晚一年上学的昭夫读书写字，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大学生还会分配给他们别人捐赠的旧衣服。

第二天，我从昭夫口中的野菠菜阿姨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她养鸡，经常摘野菠菜这种杂草来喂鸡。

“福利机构的人做了件好事。原本竹丈不肯把空屋子借给大学生服务队，是他们去交涉的。反正只用四五天而已。”

据说是大学生服务队找到福利机构办公室，让他们去跟竹丈交涉，把上个月刚空下来的房间无偿提供给他们。竹丈身为房东，把房间出租给申领低保的家庭，由此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房屋出租津贴与修理费用。因此，竹丈也不好拒绝福利机构办公室的请求。

“不直接去找竹丈说，真是妙啊。这样那个小气鬼竹丈就不会拒绝了。”野菠菜阿姨好似打心底里佩服一般，继续说道，“你知道吗，出这个点子的人是空壳子，那个人果然厉害，毕竟上过大学！不知道他怎么会待在这种地方。”

她重新拿起抱来的野菠菜，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悠悠地离开了。空壳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他平常总是一副对小孩子没兴趣的样子，也许只是想向那群大学生摆出前辈的架子吧。

大学生服务队在的这段时间，空壳子每天都泡在临时学校里，还细心地教昭夫写字。昭夫用短短的铅笔在大学生服务队发的本子上写着字，看样子很高兴，我不禁有些心痛。

最后一天，大学生们在泷本先生的家里举行了告别会。泷本先生买了酒菜招待大家。空壳子少有地表现出了兴致。野菠菜阿姨一直在隔壁观察大学生服务队的活动，据她说，大学生服务队里好像有女生暗恋空壳子。

“仔细看的话，他长得还挺不错。”对空壳子刮目相看的野菠菜阿姨说道。大学生们在遮雨板和拉门都破掉的房屋中吵吵闹闹，一直持续到深夜。

第二天，大学生服务队到下一个地方去了，那间空屋子马上住进了新的贫困家庭。空壳子要是在大学生服务队的刺激下，多辅导一下孩子们的功课就好了，但偏偏未能如此，空壳子又恢复成空壳子了。

我向正在矿工宿舍里四处拍照的泷本先生说起这件事，他笑着说道：“普通人不太能理解那家伙吧，因为他有好多副面孔。”

我露出不解的神情，泷本先生把相机对准正在玩破桶箍的小孩，又继续说：“也许有人觉得他很有魅力，但也许有人觉得他很可怕。我觉得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但重要的是，他一点也不苦恼。或者不如这么说，能这样表现自己，他反而很享受。”

我越来越听不懂了，皱起了眉头，泷本先生笑着说：“小希最好还是不要和那么复杂的男人扯上关系。”说着再次按下了快门。把这样的人留在家里，泷本先生究竟是城府深，还是冒失草率，或者是欠缺考虑呢？

野菠菜阿姨告诉我，空壳子偶尔会收到信件，大概是认为他很有魅力的女生寄来的。在这里没有所谓隐私，我试着回想见过几次的开朗又无忧无虑的大学生的样子。我记得有三名女生。她们看到这么贫苦的生活环境，不知道有何感想呢？会觉得我们可怜吗？会对将这些人弃之不顾的社会感到愤怒吗？还是说，她们为自己没有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到幸运呢？

大学生服务队的活动结束之后，他们可以回到大学，尽情地埋头学习，可以去看电影，可以兴奋地谈天说地，还可以买漂亮的衣服、好看的书籍和好吃的东西。我不是笨蛋，这些我还是知道的。现在我明白什么是“伊弉诺景气”了。不过这是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和这里毫无关系。

矿山的坑口牢牢封闭，我们再也无法获得生活来源。而曾经好似被吞入地底的干活的人们，腰弯了，眼坏了，躺在破旧的小屋里，妻

子和儿女忍受饥饿，只能依靠微薄的低保和借高利贷过活。煤渣山长不出一草一木，坑口附近至今仍有一台洗煤机，已经生锈变红，逐渐塌瘪。泷本先生把如此荒凉的景色收进照片中，是为了展示给其他人吧。看过《筑丰挽歌》的人或许会轻叹一声：“唉，竟然有这么悲惨的地方。”但这并不会为我们带来改变。尽管现在泷本先生和空壳子与我们在一起生活，但他们早晚会离开的。即便他们离开，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野菠菜阿姨说给空壳子寄信的女生来看他了。她卖力地告诉大家：“人家是认真的！空壳子也很高兴。”

那个女生喜欢的，是不属于这里的空壳子。如果两人要结婚，也会是回到他们所属的社会之后的事吧。

这里有比贫困和饥饿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绝望。

父亲的病情越发恶化，有时好几天不吃饭，有时会狼吞虎咽，之后又全部吐出来，有时还会整晚不睡觉，像野兽般叫个不停。隔壁那个低保家庭有九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有夫妻二人、六个孩子还有孩子的祖父。虽然那家因中风而卧床不起的丈夫无法行动，但身体硬朗、曾是矿工的孩子祖父经常来我家破口大骂。不管是夜晚还是早上，只要父亲大声吵闹，穿着脏背心、裹着围腰的老爷子就会赶过来。

“烦死了！我们家也有病人啊！我也想体谅你们，但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他说的不无道理。我和律子无论谁在场都会低头道歉，然而老人家最终还是忍无可忍，跑去向房东竹丈告状。竹丈解决事情的办法很简单，不是找小混混来威胁，就是无情地把一家人都赶出去。下一户贫困家庭很快就会补上来，他的口袋又会充盈起来。我不知道从这里被赶出去的话，我们还可以去哪儿，虽然这里破破烂烂的，但好歹是有屋顶的房子，我们也只住得起废矿聚居地了。

有一天，竹丈出现时，我浑身都僵住了。他在入口的台阶处一屁股坐下，跟之前的民生委员不同，他不怕脏，也不怕父亲奇怪的举动。父亲在里面的房间坐起来，用冒着火似的眼神盯着竹丈。

“喂，没必要这么生气，休息一下，抽一根？”

竹丈从怀里掏出一盒和平牌香烟，递给了父亲一根。父亲足足盯

着烟卷看了一分钟，才用颤抖的手接了过来。竹丈替父亲点上火，父亲轻吸了一口，接着便激烈地咳嗽起来。

“啊，抱歉，你的肺早就不行了。那就别抽了，你要老实一点，隔壁大爷气得唾沫横飞的。”

香烟从父亲手中滑落，律子跑去捡了起来，但榻榻米上已经有了焦痕。

“哈，你这女儿和她妈长得真像。”竹丈咧嘴看着俯身收拾香烟的律子，“胸也变大了，还垂下来了，这个跟她妈妈也很像。”

竹丈的话还没说完，父亲便吼了起来，接着他枯枝般的小腿跨过被子，从后面抱住了竹丈。竹丈的毡帽飞了出去，掉到了土间里。

“你终于承认了！是你把志津子带走了！我早就忍无可忍了！”

律子想阻止父亲，但只是拉破了他睡衣的袖子。竹丈很冷静，轻易便摆脱了消瘦的父亲。父亲仰面摔倒在地上。

“还说这种话。你的老婆是跟年轻男人跑了，大家都知道。”

“放屁！你把志津子藏到哪里去了？”

父亲仍不死心，正面扑向竹丈。就在他要抓到竹丈时，被竹丈踢中了肚子，律子尖叫了一声。父亲就像是被折叠起来一般，弯着身子飞了出去，撞到墙壁，不断呻吟着，嘴里吐出一口血来。

“听好了，我今天一个人来，已经对你够好了。下次可没这么简单，别忘了你还欠我一大笔钱！”

竹丈捡起毡帽，拍掉灰尘，盛气凌人地离开了。

律子甚至忘了照顾父亲，逼问我：“姐姐，怎么回事，竹丈说的是真的吗？妈妈和别的男人……”

“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我从家里跑了出去，在马路对面玩耍的孩子不知道在高兴什么，昭夫和正夫也在其中，还好他们刚才不在家。家里传出父亲痛苦的声音和律子呼喊我的声音，但我朝着和孩子相反的方向快步走去。

竹丈说律子长得像母亲，这让我非常吃惊。我知道自己长得丑，和律子比起来相形见绌也没有不满。如今听到别人说这种话，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母亲也比较疼爱跟自己长得像的律子，总是带着外表可爱又讨人喜欢的律子出去。而她总是对我说："你怎么老是板着一张脸，脸那么臭，就算穿得漂漂亮亮的也没用。"律子的确更适合穿漂亮的衣服，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曾怨恨无忧无虑地跟在母亲身边的律子。母亲离开时没有带上律子，这让我心里平衡了许多。已经逐渐平息的妒忌重新燃起，我快步爬上煤渣山。堆得老高的煤渣不断滑下来，非常难走，但我没有减慢速度。

我恨母亲吗？肯定恨，但是……我也想她，想要见到她。我在煤渣山的山顶，压低声音哭了起来。

竹丈走后，父亲变得暴躁起来，动不动就想打人。以前他身体健康，在三池工作的时候，酒后就经常打人，酒品极差。母亲总是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其他人家也是这样。那次事故之后，父亲不能喝酒了，应该是身体吃不消了。搬来这里之后，剧烈的头痛、呕吐、痉挛发作都让父亲虚弱不堪，随之而来的，则是异常丰富的幻想。

母亲外出工作之后，父亲就开始怀疑母亲出轨。靠着幻想过活的父亲开始对母亲施加暴力，而且方法极其阴暗，他会把母亲扒光，然后检查她的每一寸身体。从事体力劳动的母亲若是身上出现瘀青，就会被父亲逼问是谁弄的，说是撞到了竹篮，父亲也不会相信。

"这怎么会是竹篮的痕迹，这是什么烂借口。"

被幻想操控的父亲，不知为何满是力量。他会突然扇母亲巴掌，大叫着骑在摔倒的母亲身上，不断扇她耳光，有时还会掐她的脖子。当搬运工的母亲很有力气，能灵巧地闪躲开。父亲被细细的手臂挡开，更加怒不可遏。

"到底是哪个男人？你说不说！"

他会一边吼着一边扑上去抱住母亲，有时蔫掉的阴茎会从兜裆布里跑出来。

"不要停，但孩子们都还在……"

听到母亲这句话后，我们就会松口气，走到外面。住在长屋的孩子都很早熟，我很小就见过父母做这件事了。我想父亲是通过和母亲亲热来消气，母亲也知道这一点。他们恐怕只是形式上做出亲热的样

子，无法真的做爱，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仪式。可能母亲对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感到厌倦了吧，所以才希望有人能把她从这绝望的生活中带走。

现在已经没有可以让父亲消气的人了。竹丈带走母亲的幻想在父亲的心中生根发芽，于是他把抑郁愤怒都发泄在我们身上。他总是焦躁不安，我们根本无法讨他欢心。之前，他顶多把家里的东西摔到墙上，并没有针对某个人。现在他假想的对象是竹丈，或者矿坑事故时在矿道碰到的可怕东西。战栗和愤怒驱使父亲向假想敌走去，他双眼充血，牙齿外露，厉鬼一般，那吼叫的声音怎么听也不像是人发出的。为了按住他胡乱挥舞的手臂，我被打过好几次。律子和我一起按住他，结果却被他咬了肩膀。我们用沾满汗渍和污垢而变硬的被子将他裹起来，任他叫到筋疲力尽为止。

每当这时候，邻居们都不敢出声，因为没人想受牵连。我和律子在的时候还好，有时我们工作结束或从学校回来，会看到昭夫和正夫被父亲殴打而大哭不止，那个时候真的好心疼。

“爸，你干什么！昭夫和正夫这么小，你太过分了！”

发泄完的父亲正呼呼大睡，我还是忍不住破口大骂。父亲状况好时，会忘记吃过的苦头，闯进竹丈家。我已经不想再阻止父亲的这种行为。竹丈不在家的话还好，他在家的时候，两人就会大声吵架，结果就是父亲被竹丈手下的小混混殴打，然后踉踉跄跄回到家中，浑身沾满血迹和泥土。不过那之后父亲会老老实实躺上两三天，因此这样反而比较好。

我不禁思考，该怎么结束这种人间炼狱。

二〇一六年 春

结月每个季节都会有一场巴士旅行活动，每次目的地不同。今年春天决定去赏河津樱花。我因为腿脚不便，基本上不怎么参加。虽然他们一直劝我去，告诉我坐轮椅的人都参加了，但我还是毫无兴致。不过河津樱花我倒是非常期待。观赏日本最早盛开且呈桃红色的河津樱花，是最赏心悦目的事。

这次来了两辆巴士，加贺太太有些感冒，但为了赏花还是选择参加。

“不去赏花的话，总感觉春天还没到呢。”

还来了几辆专门搬运轮椅的面包车，工作人员推着轮椅，从我们旁边经过。

“天气真好，正是赏花的好日子。”

田元女士看到我，对我笑了笑。渡部跟在她身后，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装有义肢的老人。老人似乎对渡部说了什么，他弯下腰来应答。他们经过时发出一阵吵闹的声音，渡部背的帆布包上挂着许多钥匙串、吊饰，还有带铃铛的护身符，叮当作响。加贺太太听到后立马皱起了眉头。

“哎，都是什么啊，那些东西。”

“听说是他买的纪念品。不仅有日本的，还有从世界各地买到的……”田元女士苦笑着回答。

“所以说，那个背包是他的宝贝咯。”

听到我的话，加贺太太的表情更加不悦。我从身后一直看着用升降器把轮椅放进面包车的渡部。

“真是让我起鸡皮疙瘩。那就是个肮脏的垃圾而已，干吗非在外出活动的时候背来啊。”

加贺太太用目光寻找着应该已经去送行的事务长，或许又想告渡部的状吧。我拉起她的手，迅速上车。

樱花已经过了盛开期，开始凋谢。为了避开游客高峰期以及考虑到老年人的情况，结月通常选择在这样稍微温暖的日子出游。粉红色的花瓣漂流在河津川的河面上，这样的风景也不错。我们下车在河边漫步，使用助行器的人、坐轮椅的人，还有像我这样拄拐杖的人，大家都按照自己的节奏欣赏着樱花。老人们抬头仰望伸展至头顶的花枝，露出孩童般的表情。

可能是在阳光明媚的春日里，大家都返老还童了，又或者是回忆起了什么，就连在巴士上一脸不悦的加贺太太都笑得很开心。他们都有可以每年赏花的童年，一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就有些郁结。

我活下来了，正在抬头赏花，但其实我对生存并没有那么执着……

几片花瓣飘落在我银色的头发上，我用指尖轻轻拨落。

一九六六年 夏

因为父亲的殴打，有时我会带着无法隐藏的眼周瘀青和唇角伤痕去上班。工厂的人只会对我投来轻蔑的目光。我来自倒闭矿山的社会底层，在这里并不受欢迎。没有人会问我原因，送我单车的大叔看到我也会避开视线。

对瘦弱的我来说，连橡胶围裙都异常沉重。我在加工厂的水泥地上洒水，拿甲板刷用力刷洗。肉片、血液、剁下的骨头都随着水流而去。冬天时，水冰得让人发抖。那时我还没有习惯，经常在湿滑的地板上摔倒。全身弄湿之后，更冷得要命。主任看到我站着发抖，便会呵斥我，还用刷子打我的腰。

夏天虽然不会发生这种事，但要将处理内脏产生的废弃物用桶装起来丢掉，非常辛苦。腐肉臭不可闻，而且桶重得让我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如果把桶里的东西打翻在地，又少不了被臭骂一顿。

我想读书，却无法上学，这令我心情沉痛。我又想起来见空壳子的女大学生，为什么我不能生在那样的家庭？究竟是谁决定的？如果说是命运，那也差得太多了。就连在这里工作的年轻女生，我都和她们格格不入。午休时间，她们聚在一起用收音机听音乐，而我则独自坐在较远的地方听着——没带便当的我没有和她们同桌吃饭，据说音乐来自一支名为“Group Sounds” [8] 的男子乐队。

遇到小勇的时候，我一定会问他在学校学了什么，我太渴望学到知识了。比起食物，我对知识更为渴望。小勇告诉我，现在公害问题已经成为日本的严重问题，好像有痛痛病 [9] 、四日市哮喘 [10] 什么的。他还说三池煤矿爆炸事故的责任无法判明，最后三井财团免受起诉。

“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根本没有人联系我们。”我茫然地说。

小勇回答：“你的爸爸也是受害者，如果一氧化碳受害者的法律制定好，肯定会联系你们，给你们赔偿。”父亲现在的症状早就被排除在一氧化碳中毒患者之外，所以我们想重新诊断一次，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手续，实在是令人烦躁。我想学习更多的东西，变得更聪明，至少能保护自己。

我梦想着自己能够上大学。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和那个大学生服务队的女生交换了身份。我出生于良好的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只需要努力就能拥有美好的未来。满身污渍、血渍，穿着厚重橡胶围裙

的我，在梦里变成了其他人。

不久之后，加工厂里丢了肉，那是用包装纸包好，放在工作台上的上等肉。到了配送时间也没有找到，因此在工厂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大家分头去找，但还是找不到。社长从办公室赶来，主任被大块头的社长骂得脸色铁青。大家赶紧从冰箱里拿出相同部位的肉来处理，女职员因午休时间被占用而不停抱怨。在超过配送时间很久之后，送货员才把货送了出去。

不一会儿，我被叫到了办公室。

“喂，你把肉藏哪儿去了？”社长问道，而我愣在原地，“会偷肉的人，只有你了。”

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认为我就是小偷。

“我不知道，我没有偷。”

我一个劲儿否认，但社长完全不听。

“看看，我就说吧！”

穿着工作服的社长夫人站在旁边叫道。

“不是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不信的话，请打开我的包检查，里面什么都没有。”

“检查了又有什么用？你肯定早就给外面的人了！”

“老公，别跟这种小偷废话了，浪费时间。”

不管我再怎么解释，他们也不听。我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开除了，还被扣了一周的薪水。他们说，我偷走的肉比扣的工资值钱。

我连骑单车的力气都没有了，迈着沉重的步伐推车往回走。通往矿工宿舍的坡道上，有个破旧的小仓库。居民用锯子锯走了柱子和壁板，带回家当修理材料或燃料，因此这里已经没有了房屋的样子。放置在外面的榻榻米吸了水，变得坑坑洼洼的。我坐在榻榻米上，涨红的夕阳正沉入对面乱糟糟的街道。在夕阳完全消失、夜幕降临之前，我突然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运转规则。

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受惠于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好。举办

奥运会、修建高速公路，只要好好工作，就能变得富裕，可以实现小小的梦想。

但在下面的那个世界，住着每天食不果腹，甚至连读书写字都没有机会的人。整体看来，这个下层世界就像沉淀的渣滓一样，即使上层的人有机会接触到，也只会默默移开视线。

回过神来时，周围已经完全黑暗，安静的脚步声传来。

“你怎么了？”

穿着连体工作服的小勇站在我面前，想必是刚从定时制高中回来。

“小勇，我们怎么样才能离开这里呢？”

小勇没回答，扶起了倒在路边的单车。

“你如果找到了方法，第一个告诉我，我一定会跟你走。”

小勇驼着背，背对着我，一言不发。我跟在他身后，似乎看到黑暗尽头出现了微光。

想要爬出地狱，凭我一个人办不到，但或许两个人就会有办法。

我找不到新工作。我问了之前介绍我到加工厂的那家食堂老板，但被拒绝了。港口搬运的工作也不要我。随着煤炭产业衰退，若松港的工作机会急剧减少。在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时代，煤炭被称作黑钻石，当时成千上万的煤矿工人像父亲那样被赶到地下，以饱受折磨的劳动换来煤炭。而当主要燃料变为石油之后，他们便被人无情地抛弃了。

山穷水尽，我连让律子带去上学的饭团也做不出来了。

“没关系，像我这样的还多着呢。”律子说。

矿工宿舍的孩子太穷，因此学校老师会多带一些便当到学校，分给他们。比起感激，我感受到的更多是接受施舍时的那份不甘。我的心理应该已经不正常了。

暑假时，大学生服务队又来了，我用这种别扭的心态看着他们，他们这次好像一开始就向空壳子请教该怎么组织活动。

“那家伙过去是组织干部。”泷本先生说。他说组织干部是在劳动者中负责推动组织活动的积极分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空壳子获得了大学生们的信任，作为领袖大展身手。他平时在矿工宿舍明明就像个吃闲饭的，真是奇怪。我想起泷本先生曾经指着空壳子说：“也许有人觉得他很有魅力。”

听说这次大学生服务队会待一周左右，昭夫非常高兴。这次他们也跟竹丈借了空房间，就在我家隔壁。隔壁中风的先生死后，太太带着六个孩子到其他地方去了。独自留下来的祖父不知何时也不见了。有传言说，是竹丈把他赶走了。

奇怪的是，曾经互相针对的空壳子和竹丈竟然好到可以一起喝酒了。从他赖在泷本先生家不走这件事来看，或许空壳子就是有收买人心的本事吧。

我实在是无法喜欢竹丈。又到了领取低保金的日子，我和其他申请者一起到镇政府的窗口排队。领到钱后，立马跑到竹丈家，还了上个月的利息，再向他借这个月生活费。甚至有人愚蠢到感谢竹丈。然而陷入这种循环的人，只不过是一直向竹丈支付高利贷利息的奴隶罢了。我们只是拼命拿政府的钱来供养竹丈。尽管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却只能和其他人一样。我不禁对自己感到生气。

我讨厌看到那家伙的脸，但只有我能去找他，因为我知道竹丈会以下流的眼神看律子。我听说他到长屋的居民家时，曾经让别人的女儿当他的小妾，当孩子的父母感到惊讶时，竹丈则会笑称是开玩笑。但也有传闻，真的有人把妻女送去充抵利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大学生服务队一来，空壳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总能听到他在隔壁麻利干活的声音。即使小朋友回家了，他们也会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到深夜。大家好像对一九六〇年安保斗争时的“斗士”空壳子崇拜不已。父亲几天前痉挛发作，十分严重，失去了施暴的能力。

我很快就知道仰慕空壳子的女大学生是谁了。他们两人丢下挤在一起睡觉的学生，悄悄到外面交谈。我白天看到过她，是个身材娇小、皮肤白皙的人。其他女大学生显得强势一些，外表就像积极分子，而这个女生给人朴实纯良的印象。我在家做事时，她客气地跟我说话。我教她如何打水，告诉她有温热的地下水，还借给她洗衣服用的水盆。她告诉我她叫栗本京子，因为她和昭夫与正夫混得很熟，所以她也称呼我为“小希”。

“小希真厉害，这么会帮家里做事，很辛苦吧。”

我仔细端详京子的脸，她的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她参加大学生服务队，游走在贫穷的筑丰地区，帮助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和辅导孩子学习。但她和我们有本质上的区别，她是住在另一个世界的人。

我为了生存而做的事，在她眼里只是“帮家里做事”。她活在我们无论如何也去不了的那个世界……她天真地以为将自己的世界和这里的世界相连，再通过这种小儿科的活动就可以拯救这里的人，真是既可爱又残忍。

“怎么了？”

我一直盯着她看，她露出虎牙对我微笑。我则表示没什么。为什么京子是京子，我是我呢？我们年龄相仿，挨在一起洗衣服，是什么让我们差别这么大？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肯定是一种宿命般的东西。因为我再怎么期望，也不可能成为京子。

一周转瞬即逝，昭夫又拿到了新的笔记本，上面有京子漂亮的笔记，给他当范本。也不知道京子和空壳子有没有进展，在大学生服务队来的期间，挺拔（按照菊江阿姨的说法）的空壳子飘飘忽忽的，很难看出他的想法。不过大学生服务队的人都知道京子暗恋空壳子，为她打气。

最后一晚，听说要在竹丈家设酒宴时，我惊呆了。我早就做好他们会在隔壁的空房吵吵闹闹的准备了。听说是空壳子争取来的。

“空壳子还真会巴结竹丈。那个小气鬼竹丈会在家里招待大学生，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野菠菜阿姨讽刺了几句。

那天晚上，我看到空壳子来接大家。在他的催促下，大家走出房间。空壳子和京子亲密地挨着，走在最后。

为了节省电费，我家很早就熄灯睡觉了。他们可能是半夜才回来，但劳累的我完全没有发觉。

凌晨时分，隔壁传来一阵骚动。天应该还没有亮，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哭。接着是一些人在讲话，偶尔能听到男学生粗鲁的声音。

“啊，吵死人了！”

恢复精神的父亲大吼一声，隔壁一下就安静了。

他们迅速收拾东西，一大早就慌慌张张地出发了。我以为离开时

京子会来和我打声招呼，但她并没有来，我有些失落。

大学生服务队离开后，我听到了奇怪的传闻。据说学生们半夜回到了隔壁的空房，但空壳子和京子留在了竹丈家。空壳子和竹丈聊得很开心，并说之后会送京子回去。后来发生的事就没人知道了，总之空壳子离开了，留下竹丈和京子独处，京子好像被竹丈强暴了。原来早上的哭泣声是京子的吗？我的嘴里仿佛被人塞进了什么苦涩的东西，非常难受。毫不知情的昭夫一直模仿着京子的字迹练习写字。

不久之后，竹丈被警察带走了。有人说是京子报了案，不过这只是传闻。而我实在不明白，既然空壳子和她在一起，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空壳子不是京子的男朋友吗？至少他该知道京子的心意啊。

这件事情结束后没多久，我又到煤渣山去捡煤渣了。我不停地爬上爬下，要捡到能用的煤渣，必须爬过好几座不高不矮的煤渣山。来都来了，我就想着去背后的山里采一些老鹤草。母亲曾教过我，把老鹤草晒干后可用来止泻。去年我还拼命采过一些交给母亲。我又想起母亲了。

这时，山谷深处传来了说话的声音，是泷本先生和空壳子。由于采矿，这里曾经全是煤渣，寸草不生，而如今山脚下生了许多灌木和高高的杂草，两人在一棵矮树的树荫下面对面站着。那棵树是山樱桃树，梅雨时节会长出许多红红的水嫩的果实，可以让孩子们填饱肚皮。正夫今年就等不及吃了一些还未成熟的樱桃，那时没有老鹤草煮给他喝，让我苦恼了一阵。

“在竹丈家的时候，你怎么没保护好京子？”泷本先生用前所未有的严厉口吻质问道。

应该是那件事吧。这么说来，京子真的被竹丈强暴了。在长屋里说话会被别人听到，所以他们才特意来这里的吧。空壳子的声音很小，听不太清，我便低下身子，悄悄靠近。

“最近你和竹丈走得很近，你应该很清楚他什么性情吧。”

我不能走到山樱桃树那里去，所以躲在了稍远一些的草丛中。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那样。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吐，就跑到外面醒酒……”

“那也没道理让京子独自在里面待上将近一个小时吧？这不是一句不小心就说得过去的。”

面对愤怒的泷本先生，空壳子的表情有些僵硬，被骂得渐渐低下头来，无言以对。空壳子真是个笨蛋，他根本不了解竹丈这个人。不是住在这里的人，根本不能真正理解那个人有多奸恶、暴戾和好色。京子为了贫困孩子那么努力，真是太对不起她了。她是个清纯的女孩，应该还是个处女。一想到她被年过六十的男人玷污，我就觉得胸口被压上了一块石头。

泷本先生说完后转身离去。他拨开杂草快步向前，朝通往小屋的路走去。我从草丛中凝视站在原地的空壳子。好不容易有爱慕自己的女生，结果却让别人糟蹋了，他一定很后悔。靠着山樱桃树的空壳子双肩微微颤抖，我想他应该是在哭吧。

但我错了。那家伙在笑。最初是轻声窃笑，不一会儿就看着没有果实的山樱桃树仰天大笑，一副打心底里感到好笑的样子。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空壳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故意设局，把自己的恋人送给那头野兽。不，不是恋人，从一开始，他就对京子毫无感情。不然他不会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

难道……一个冷酷又可怕的想法让我浑身颤抖。那天晚上，说不定他和竹丈是同谋。为了把天真无邪的京子当成玩具一样玩弄，他故意装作对她有意思，把她留在自己身边，最后就有了那样“精彩”的结局。

煤渣从旧麻袋里掉了出来，空壳子立马收起笑声看向这边。我慢慢地从草丛中站了起来。我们相距十米左右，看着彼此。不知从哪儿飘来一阵烧火的烟味，远处汽笛声响起，空壳子倏地微眯起双眼，好像爬虫一般，我不禁全身汗毛直立。

我立刻转身跑开，即使被灌木绊倒、被树枝打到，我也没有停下脚步。我想尽快离开这卑鄙又变态的家伙。

竹丈接受了几天调查之后，又恢复了自由之身。难道警察真的相信他什么都不知道？还是说，警察和他已经串通好了呢？总之，他没有被定罪。空壳子还是住在泷本先生那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给泷本先生帮忙。不过泷本先生说自己今年冬天就会离开，所以空壳子也只会住到那个时候吧。真希望他赶快走人，就像泷本先生劝我的那样，我不想和空壳子有任何瓜葛。

听说阿升婆得了白内障，视力越来越差。她向所有人抱怨小勇挣的钱太少，没法让她看医生。小勇不想辍学，因此一到休息日，就会像阿升婆以前一样去捡废铁。我在家照看父亲感觉很痛苦，因此看到小勇我就会跑出去。

“你为什么非要管阿升婆呢？你们又没有血缘关系。她老是说难听的话，你没必要一直照顾她吧？”我跟在推着推车的小勇身后。

小勇停了下来，我以为他是要回答我，结果他往碎石路的下坡走去。那边的土里半埋着一个小部件，像是从汽车上脱落下来的。

“这里之前发生过事故，这是摩托车消音器盖子的碎片。”在汽修厂打工的小勇对车很了解，“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我到那边找一找。”

我拨开杂草，用木棒挖土。我们没有说话，专心做着手上的事。小勇挖出消音器盖子的碎片，放进推车里。我把我能想到的关于空壳子的事全都告诉了小勇。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他一直沉默着，只是用阿升婆做的钩爪寻找铁片，我很快升出了一股郁闷之情。

“泷本先生和空壳子不久之后都会回到城里，而我们却只能在这里一直做这种事，要是能跟大家一样去城里上班就好了。”

我对小勇很放心，所以把平日里的想法都告诉了他。

“次郎他……”小勇终于开口了，“在名古屋学习木工，结果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伤到脊椎了。”

“脊椎？”

“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妈妈很痛苦。”

我瞬间说不出话来，但立马反驳小勇道：“所以呢？所以你就不去别的地方？你害怕会变得和他一样？”小勇回过头来，用悲哀的眼神看着我。即使如此，我还是不停地说，“我因为住在这里，就被人当作小偷，还得跟竹丈借钱，一生都过着这种凄惨的生活。只因为我在这里长大！但这又不是我选的！”

小勇好像又找到了什么，低着头专心挖土。我只是站着，俯视着他。

“小勇，阿升婆什么都用钱来计算，所以她说过，人生就像打算盘一样，在死之前账都会还清的，恶有恶报。”

“没错，像竹丈那样的家伙绝对会遭天谴！”

小勇故意说得像个小孩子，我笑了起来。小勇能留在这里真好，如果是我一个人，恐怕早就心如死灰了吧。

和小勇聊过之后，我稍微打起精神，回到家中。我只捡到了六根生锈的钉子和一条短铁丝。我将它们丢在门口的竹篓里，等再收集一些，就拿到废铁店去卖。独自在家的昭夫走了过来。

“姐姐，爸爸刚才在那边跌倒了。”他指着门外面说。

父亲好像不在屋里。

“他去哪儿了？”

我深深叹了口气。他一出去就会给别人添麻烦，最近他开始出现记忆错乱，曾经和他搭话来戏弄他的人，现在也开始对他避之不及。

外面响起了父亲的喊声。

“希美，拿去买肉！”

父亲从肮脏的睡衣口袋里拿出了几张百元钞票。

“你怎么会有这些钱？”

“别管了，去买肉！今晚吃寿喜烧！”

这时，野菠菜阿姨的老公脸色大变地跑了进来。

“不好了，那钱是从竹丈家偷来的！”

大叔说，他去竹丈家还钱，当竹丈拿着手提保险箱出来时，父亲突然冲了进去。

“你爸对竹丈说，‘这钱是你把我老婆骗走后弄来的，必须还给我’，就从正在数钱的竹丈手里抢走了钱！”

大叔慌张地说：“赶紧还回去，等竹丈收好保险箱后就会找上门来了！”

然而父亲却非常冷静。

“说什么傻话，这是我的钱，被竹丈拿走的钱。”父亲理直气壮地说。我感觉一阵晕眩，父亲竟然去拿别人的东西，而且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和大叔想从父亲手里拿走这几张百元钞票，父亲非常愤怒。我被他撞出去，后脑勺猛地撞到进门处的台阶上，吓得昭夫大声哭喊。

这时候，竹丈缓缓出现，并没有带着他的手下。看他冷笑的样子，似乎并没有真的生父亲的气。

“石川，赶紧把钱还给我。敢从我家偷钱，还挺有种的嘛。”

我想站起来，却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我摸到了一种令人不悦的湿乎乎的东西。应该是后脑勺流血了。

“还什么还！你先把志津子还给我！”

“别生气，你也知道这个人脑子不太好使。”

大叔从父亲手里拿过百元钞票，数好之后还给了竹丈。父亲没有反抗，但用异常愤怒的眼神盯着竹丈。在那双眼睛里，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芒。

“我看你也活不久了，这次就饶了你……”

竹丈一边收钱一边说，他话音刚落，父亲就猛地扑到了这个放高利贷的家伙身上。突然的撞击让竹丈在门口处仰起身子，瘦得仅剩骨头的父亲用身体将竹丈扑倒在地。

“喂，你干什么！”

竹丈非常愤怒，脸和脖子红成一片。父亲继续使劲压住竹丈，黑色的破单衣不停晃动。他发出根本不像人的声音，就像妖怪一般。大叔只能惊慌失措地大喊：“这下该怎么办！”

然而父亲的力量并没有撑多久，毕竟他根本没吃什么东西。不一会儿，他就倒在地上，满身灰尘。竹丈不停地喘气，双肩抖动，最后厌恶地歪起嘴说：“对，你老婆很不错哟！我好好疼爱了她。她爽得很呢！还不停地一直要，我的身子都要吃不消了。”

父亲大张着嘴巴，呆呆地仰望着竹丈，口水从嘴角流到下巴。

“你别开玩笑了，这人会当真的。”

大叔努力拉竹丈出去，却被竹丈推开了。竹丈用充满戏谑的眼神看着父亲，而父亲双手撑在身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竹丈在父亲面前坐了下来。

“你就对志津子死心吧，她说不会回到你这里了。就你这样，还睡得动老婆吗？我每晚都会好好疼爱她的，你就放心吧。她每晚都爽到升天，下面根本合不拢，就像要把我那家伙吞掉似的！”

“别说了！”

外面传来一声怒吼。不用看，我也知道是小勇的声音。他不知何时来到了门外，可能是昭夫叫来了他。竹丈慢慢转身，优哉游哉地站起来，拉好和服领子。

“是你啊，这蠢货烦死了，我稍微逗逗他罢了。”

小勇伫立在门口，面无血色，没有回话。两人隔着门槛对峙，竹丈率先挪开了视线。

“阿升婆怎么样了，眼睛好点了吗？”

“不知道，你出去。”

竹丈爽快地跨出门槛，擦肩而过时，他拍了拍小勇的肩，似乎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什么。小勇的表情始终很僵硬。

我呻吟着站起来，流出的血已经有些凝固了。

“太过分了，那人就知道胡说八道。”

大叔伸手想拉父亲，但是父亲茫然若失，双目无神。昭夫用鼻尖蹭了蹭我的肩膀。“姐，有血……”听到昭夫的声音，小勇大步走过来。

“你没事吧？”

当小勇用湿毛巾压在我伤口上时，我感觉很舒服。大叔扶着父亲从我身边走过，父亲喃喃道：“是志津子，他说的就是志津子。”

从那时开始，父亲彻底崩溃了。

二〇一六年 春

岛森小姐回来上班了。听说她好不容易才找到可以照顾孩子的托儿所。

“我可没想到会休息半年，身体都变迟钝了。”

“不会啦，照顾小孩也很不容易吧。”

“不会，很轻松。公公婆婆就住在隔壁，帮了很多忙。”

岛森小姐比以前丰满了，向我说了一句“今后也请继续多多关照”就离开了。岛森小姐这次不负责照顾我了。我的介护员依旧是田元女士。之前聘用的临时工好像有一个辞职了。结月算是个不错的介护机构，但年轻人很难在这种地方做长久。

渡部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生留了下来，继续在这里卖力工作。女生不负责介护工作，而是在餐厅和咖啡厅负责搭配饮食。她的眼角有些下垂，看起来很可爱，声音尖尖的，喜欢开怀大笑。她的制服上绣着“里见”两个字。消息灵通的加贺太太说，她为了取得营养师资格而进入了职业学校，结果因为学得不好而四处打工。不过她对饮食业很有兴趣，希望将来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所以啊，如果你要开店至少得拿到食品卫生人员的资格才行。这里的工作很轻松，你要趁现在好好读书。”

里见并未对加贺太太多管闲事的忠告表示反感，总是扭捏地回答“是呢”。她是当下年轻人的典型代表，指甲涂得红红的，还会突然剪个朋克风的短发。只有里见会做出这些与结月养老院风格不符的事，有时会令众人大吃一惊。虽然她和渡部的情况不同，但同样会让上司紧张。

加贺太太讨厌这种年轻人，会恶毒地批评他们。但不知为何，她很喜欢里见。里见常常把其他入住者晾在一边，在食堂里和加贺太太聊个不停，即便被上司看到后又会挨骂也无所谓。

我跟丈夫聊着这些琐事，他静静地听着。我们的对话只会围绕日常生活进行。我们只有现在，不看过去，也不看未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

没事的时候我也会叫一叫“由起夫”。丈夫听到这个称呼会立即抬头回应，我便感到安心。对我来说，这个名字有着特殊的意义，即使我知道这并不是他的真名。

现在即便加贺先生不在，丈夫也会一个人到海湾的栈桥去，躺在那个绑在木桩上的橡皮艇里。他每周都会来结月，也许是一直面对我很痛苦吧，又或许是因为我总露出痛苦的表情吧，他在橡皮艇里一躺就是几个小时。总之，多亏了加贺先生，丈夫有了一个可以放松的好地方。

丈夫来的时候，我总是祈祷能够天气晴朗、风平浪静。因为如果是波涛汹涌的日子，丈夫就会满脸遗憾地眺望着海湾。

一九六六年 秋

父亲无法控制情绪。他一哭就哭一整天，而一旦发怒，就会乱扔房间里的东西。

昭夫和正夫总是心惊胆战，现在已经不敢靠近父亲了。他们仿佛和怪物住在一起，全身戒备，紧绷着神经。父亲的头痛也不再是仅仅缠上头巾就能解决了，他已经成为某种幻想的俘虏，总是喊着“吓死人了！吓死人了”满地打滚，接着又口吐白沫地昏倒过去。我不知道，一氧化碳中毒能让一个人崩溃到如此地步吗？

父亲越来越像个野兽，连我们是他的孩子他都不知道了。我是照顾他的人，所以他对我的态度还好。从他口中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我推测他将我当成他年轻时住的大仓库宿舍里的煮饭婆了。帮他换衣服时他很配合，但帮他擦身子的话他会生气，有时还会像小孩子一样尿裤子。父亲的房间充满了异样的臭味，那是氨臭、体臭、霉臭等，有些呛眼睛。

丢掉工作后，我的事情还是不少。菊江阿姨把她耕种的农田借了一小块给我种菜，我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捡拾废铁和煤渣。这时候，去山里挖竹笋是很重要的工作。为了寻找食物，大家都你争我抢地去挖竹笋，然后晒干保存。

我们的生活费完全不够，但我尽量不去找竹丈借钱，只能多花点工夫干活儿。所以我无法一直在家，昭夫和正夫因为不敢待在家里，所以总是跟着我。我太累了，母亲的重担都转移到了我身上，我连憎恨她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一边洗着父亲脏兮兮的单衣和内衣，一边希望父亲赶快死掉。不久前，我还在想父亲要是死了该怎么办。父母去世或者离开孩子的话，孩子会被福利机构带走，听说兄弟姐妹会被拆散，送到托管机构。有人去那里看过，说生活状况很糟糕。我曾经害怕失去父母，然

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前几天我满十七岁了，明年九月一日我就十八岁了，应该可以独自抚养弟弟妹妹了吧。

虽然父亲变成了这样，但他还记得母亲不在家中这件事，又听信了竹丈的那番话，他更加确定母亲就在竹丈那里。他有时到处乱晃，在路上碰到竹丈，就会二话不说上前质问，还曾经被竹丈抓着脖子拖回来。

“怎么放这个怪物到处跑！把他拴在柱子上才行！”竹丈生气地大骂，离开时还不忘讥讽，“在他脖子上挂上那个黑本子，他应该会更开心呀！”日复一日，父亲的幻想越来越严重，我不知道这种日子要持续到何年何月。

白昼日渐变短，在这荒凉贫瘠且满是煤渣的土地上，如今只有麒麟草还在开放。天转冷的时候，隔壁的阿姨送给我一件旧法兰绒睡衣。大学生服务队离开后，隔壁住进了另一户人家，是一对老夫妇和一位五十多岁的寡妇阿姨。阿姨有个女儿在广岛结婚了，她偶尔会把女儿的旧衣服送给我。法兰绒睡衣洗过很多次，但还能穿，白色的布料上有许多彩色的纸气球图案。律子冬天的睡衣已经磨损得很严重，我便把睡衣给了她。

“真的送我了？”

律子开心地穿上了睡衣。衣服很适合她。在七八平方米的里屋，父亲正枕着枕头，炯炯有神地盯着这里。昆虫在屋后的麒麟草上鸣叫，我们姐弟四人裹着两床棉被睡觉。母亲离开后唯一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用两床棉被。之前是母亲和弟弟们用一床，我和律子用一床。

精疲力尽的我躺下后很快就睡着了。天气变冷后，跟我一起睡的昭夫成了我的暖炉。半夜里，一阵轻微的说话声吵醒了我——嘟嘟囔囔，没有语调，就像诵经一般。应该是父亲又做噩梦了，在说梦话，或者是睡不着又开始幻想了。没过一会儿，隔壁也发出了声音。

“爸，你干什么？”是律子的声音。我心想就让律子去安抚他吧，但那个诵经般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志津子、志津子，你是个好女人，志津子”。我立刻睁开眼睛，猛地起身打开电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父亲正钻进隔壁的棉被里，他压在律子身上，正想解开她的睡衣。

“住手，住手，住手……”

律子惊慌失措，结果腰带一下松开，睡衣整个敞开，露出两颗浑圆的乳房。我明白过来父亲要做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上前抓住父亲。

“你干什么，住手！”

父亲面无表情地瞥了我一眼，在他心中我就是个煮饭婆而已，他布满青筋的手臂用力一挥，结结实实地打在了我的脸上。就算他现在非常瘦弱，但怎么说也是曾在地下挥着十字镐挖煤的矿工，再加上当他开始幻想的时候，就会有超乎想象的力量。此刻的他，年轻力壮，正要和妻子做爱，散发着不允许任何人干涉的气势。

“听话，很快就完事了。”

不，难不成他知道是律子，还故意这么做？我一下火冒三丈。难道他憎恨老婆，就想侵犯女儿？我看着背靠木板门，踢掉被子，不停挣扎的律子。她什么时候这么丰满了？由于吃不饱饭，她身子瘦弱，反而衬托出隆起的胸部，大腿似乎也比以前丰满。律子自己肯定也没注意到吧。

“姐，救我！”

律子的话让我回过神来。我从父亲身后开始拉他，想让他离开律子的身体。但精虫上脑的男人我完全拉不动。“啊！”律子大叫。父亲吸住她裸露的一侧乳房，很快把手伸向她的内裤。仔细一看，父亲早已解开了兜裆布，那个无力下垂的恶心东西正随着身体晃动。

“我会让你爽的，怎么这么不听话。”

“你弄错了！我不是志津子！”

灯光照亮了律子下腹那丛薄薄的阴毛，父亲的手在她身上游移着。我拼命阻止父亲，脸上又被他打了一下，嘴角破裂。正夫像是被棉被推出来一般，睡眼惺忪地跑了过来。他感到事态严重，开始号啕大哭。父亲又抓住正夫小小的身体，把他摔了出去。瘦弱的正夫被摔到了土间里，肩膀撞到水泥地，继续哭泣。父亲的暴力，常常让正夫的肩膀脱臼。

看到正夫的样子，我脑中的某根弦突然断了。我赤脚跑到那边，抱住正在哭泣的正夫，跑到厨房的水槽边。冰冷的水槽上放着凹进去的砧板和有缺口的菜刀。我抓起菜刀回到房间。父亲那根软软的阴茎正压在律子的下腹部，我把菜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快滚！”我发出威胁，父亲抬头看我，充满肉欲的眼神令人作呕。这个人想要侵犯自己的女儿。

“再不滚，我就弄断你的脖子！”我已经不是他的女儿了，我就像外人一样，冷酷地说着。

“那么想睡女人的话，到别的地方去！敢在家里做这种事，我就弄死你！”

律子在父亲的身下，小声说道：“姐……”她可爱的睡衣几乎被剥光了，身体接近全裸。我是认真的，我真心想杀了这个男人。握着菜刀手柄的手满是力气，只要深深一刺，再迅速抽出来，就可以结束一切。我咬紧牙关。

就在这时，昭夫从旁边撞了过来。

“不要！不要杀了爸爸！”

父亲的身体突然僵硬，手脚抽搐，是痉挛发作了。他的睡衣散乱，当场翻倒。刚刚一直摩擦着律子身体的器官失禁了，把起毛的榻榻米弄得脏兮兮的。律子连忙起身穿好衣服。我趁势把没有意识的父亲推回隔壁那间七八平方米的里屋，然后嘭地一声关上门，这些事让我累到不行。

在棉被上的昭夫和在外面的正夫都大声哭泣。我慢慢地站起来，把正夫抱回棉被里，他的肩膀果然脱臼了，手臂无力地垂着，还在哭泣。我和律子靠在推拉门上，一直听着两个弟弟的哭声逐渐变小，变成抽泣，谁都没有说一句话。

没过多久，律子也坐着打起了瞌睡。睡着的三人脸上都挂着泪痕。我握紧菜刀，没有合眼。隔壁传来父亲打呼噜的声音。

这里……就是地狱，专供阿修罗吃小孩的地狱。

而我也是阿修罗。我没有改变想法，也不觉得自己会后悔。我只知道，要完成已经下定决心的事，否则又会重蹈覆辙。黎明时分，我缓缓起身。昭夫为父亲求饶的声音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轻轻打开门，来到寒冷的室外，白色的雾霭从煤渣山那边飘来。同时，长屋尽头的门打开了，小勇走了出来。他看到我，惊讶地站住。我仍站在原地，看着他快步走来。

“你在干什么？”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手上还握着菜刀，“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回答，拉着小勇走到长屋后面，赤脚踏入麒麟草的草丛中。生命力强韧的植物掩盖了我们的身体。

“小勇！”

在黄色的花朵中间，我和小勇面对面站着。“你能帮我杀掉我爸吗？”

我把菜刀塞给他，小勇看着我，神情异常冷静。

“那个人已经不是人了，你帮我杀掉他好吗？”

小勇瞪大了双眼，目光凌厉地看着我。

“你是认真的？”小勇没有惊慌，也没有询问详情，只说了这句话。

我回过神来，从他手中拿回菜刀。

“我是认真的，但不该拜托你。对不起，你忘了吧。”

我正要转身离开，小勇抓住我的肩膀，把我转过来面对他。

“小希，你要杀了你爸爸？”

我点了点头。

“这样你会被抓的，你的弟弟妹妹就没人照顾了。”

“是的，可是拜托你的话，被抓的就会是你。我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傻子。”

“你如果是认真的，就再等一等，我有个想法。”

这下轮到我害怕了。

“算了，别提了，忘了吧。”

小勇突然拉我过去，紧紧抱住我。

“我也决定了。其实我早该决定，只是一直没下定决心。就这么做，可以吗，小希？”

我不明所以，但应了一声。寒风萧瑟，黄色花朵疯狂地在我们四周乱舞。

我找医生把正夫脱臼的肩膀接了回去，医生同意等到我们下次领低保金时再支付费用。正夫吊着一只手，另一只手牵着我。这种事他已经遇到过好几次了，早就习惯了。本来就爱说话的正夫给我讲了好多事。他还太小，不能理解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只知道父亲又像以往一样施暴，害他受伤。我只是含糊回应，他带着欢快的口吻说：“什么嘛，姐姐你都没有在听我讲话。”即使是去找医生，他也很开心能和姐姐一起出远门。

我脑子里全是小勇说的话。他到底在计划着什么，杀掉父亲还能不被抓？想到这儿，我对自己竟然能轻易接受杀死父亲这件事感到吃惊。我对计划杀掉父亲已经没有罪恶感了。我已经打定主意，开始思考怎么行动了。

泷本先生终于决定离开废弃矿坑聚居地。他离开后，空壳子似乎也不打算继续待在这里。律子接受了毕业指导，表示想参加集体就业。我曾经感到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一点点改变。即使只是微小的改变，也有可能产生砂石塌方一般的作用，我在这疲倦的废弃矿坑聚居地感到了这种征兆，静静等待它的到来。

不论发生什么，我应该都不会惊讶。我已经将命运全部交给了小勇。

十天之后，小勇告诉了我他的计划。我听后感到一阵毛骨悚然。站在我面前的小勇与我过去认识的小勇简直判若两人。

“让竹丈去杀你爸。”

他甩下这句话，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居然……我不禁屏住呼吸。

我的任务是让父亲相信竹丈藏起了母亲，而小勇的任务是让竹丈相信父亲偷了他的钱。我的任务比较简单，因为父亲已经精神失常了。

“我会去偷竹丈的钱，然后给你爸。”

“行得通吗？你知道他把钱放在哪里吗？”

话一说出口，我的脑中立刻充满了不安。竹丈视财如命，要是存的钱被偷，他一定会非常生气。但可能和上次一样，如果对方是父亲，他不会在意那么多，顶多带几个小混混过来，收拾父亲一顿，把钱拿回去，再扬长而去。毕竟把神志不清的父亲杀掉，成为杀人犯，实在是有些划不来。可是如果他知道偷钱的是小勇，又会怎么样？小勇最后肯定只剩半条命。不，万一被警察逮到，小勇还会留下案底。

明明是我拜托他杀掉父亲，我却害怕了。

“不行，我还是不能让你卷进这件事。抱歉，对你说了不该说的话，算了吧。”

“不，我已经决定了。要是成功，竹丈也会被逮捕。”

“我做不到。”

小勇紧紧抓住我的手腕。

“犹豫了？”

“不是，我是真心想杀了我爸，这个想法没变。但我不该拜托你，这跟你没有关系。”

“听我说！”小勇把我拉向他，他的五官在我面前放大，那气势把我镇住了。

“我想报复竹丈。”

“啊？你和那家伙有仇吗？”

“有，其实他是我爸。”我以为我听错了。

“……真的？”我的声音有些颤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家伙强暴了我妈，因为她还不上钱，只能任他欺负。阿升婆说，我妈每天晚上都被他凌辱，生下我以后，就上吊自尽了。”

“小勇，你什么时候听阿升婆说的？”

“从小她就讲给我听。她说我刚生下来，脐带都没剪断，我妈就扔下我自尽了。”

“这些人……太过分了。”

“什么？”

“竹丈很过分，但阿升婆也很过分。这种事应该瞒着小孩子吧。”

小勇仿佛是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深吸了一口气。

“所以竹丈是我妈的仇人。小希不用担心，我也要找那家伙复仇。”

“不过……他是你爸爸啊。”

我说完后，小勇皱起眉头，用力甩开我的胳膊，我险些摔倒。小勇告诉我的真相，实在太过残酷。

他继续说，竹丈知道小勇是自己的孩子，阿升婆抚养小勇期间，他一直事不关己，但妻子和孩子离开后，他才想到只剩下小勇这个血脉了。出钱让小勇去上定时制高中的人就是竹丈。阿升婆并没有向他借钱，而是直接要求他出钱。竹丈似乎有意让小勇继承自己的事业，阿升婆也知道这件事。

“我才不要和那家伙一样放高利贷！”

最近，竹丈经常叫小勇过去，让他一点点接触自己的工作。这也是小勇想出这个计划的契机，小勇知道竹丈藏钱的地方，他说偷钱再嫁祸给父亲很简单。

“小希，只要我们两人联手，这件事就会成功。你我的心愿就都能实现了！”

我的心愿是父亲死掉。小勇的心愿是让竹丈变成杀人犯，从而被逮捕。

“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我去办这件事，你看着就好。”

我被小勇说动了，点了点头。

从这一刻起，我们成了共犯。

到了秋天，筑丰的矿工宿舍变得更加寂寥。农村地区正是秋收时节，但这里没有农作物可以采收，不过有个类似祭典的活动。最外面

的煤渣山前有座小庙，里面祭祀着山神。小寺庙会悬挂上注连绳[11]，煤渣山的山脚下也会竖起驱邪用的幡布。由于这里没有神官，因此都是由一位年过八旬的老爷爷代劳，这位老爷爷过去是工寮宿舍里管事的。从前好像还会抬神轿游行，非常热闹，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举行这些活动了，只能走个形式。没有人因此而兴奋，反而觉得更加寂寥。

小勇拿了一把匕首给我，要我煽动父亲去找竹丈。即使是竹丈也不可能立马就使用凶器，但如果让父亲拿着匕首过去，竹丈一定会暴跳如雷。竹丈要从父亲手中夺走匕首非常容易。小勇推测，竹丈认为父亲偷了他一大笔钱，现在又来要他的命，所以竹丈不会轻易放过父亲。

“那家伙，没什么人把他放在眼里，所以不太会生气。但只要一抓狂，就会搞不清状况，连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

即使小勇这么说，我还是很不安。事情会这么顺利吗？说不定会发生预料之外的事。

“别担心，我来负责搞定竹丈。那家伙现在相信我说的话，真的！”

“是吗……”

小勇塞给我的匕首既沉重又可怕。

小勇之所以选在祭典这天，是因为汽修厂放假。虽然废矿聚居地还是如往常一样，但其他地方会过这个节日。小勇一早就要到竹丈那里偷钱，然后动一些手脚，栽赃给父亲。

“小勇，我好怕，我觉得事情会变得无法收拾。”

小勇安慰我，说竹丈根本不把杀人当回事，还说他当初经营这个矿场时，就会毫不在意地命人把反抗的和不听使唤的矿工杀掉。搞不好小勇母亲的丈夫在塌方事故中遇难也是一场阴谋，是竹丈为了得到他的母亲。不过这种事我实在说不出口。

我把匕首藏在衣服里面，和小勇告别。这把匕首的杀伤力比之前那把有缺口的菜刀强太多，我已经无法回头了。

现在是学校的假期，律子带着昭夫和正夫去挖竹笋了。昭夫腿脚不好，不能去深山里，但他们应该到傍晚才会回来。我慢慢走回家，

不知哪家的钟沉沉地敲了两下。我在家门前停下，心想我就要杀死父亲了。父亲虽然粗暴，但在三池时，他一直卖力工作养活全家，心情好时还会带我和律子去看电影。昭夫脚受伤时，父亲背着他跑到医生那里，对方明明是内科医生，父亲却逼人家务必想办法。然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在门里的父亲已不再是那时的父亲。我认识的父亲在三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时就死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用力打开了木门。

“爸！”我慌乱地跑进去，“我找到妈妈了！”

我双手撑在台阶上大声说道，但在昏暗房间里的父亲没有任何反应。

“妈妈就在竹丈那里！我刚刚看到了！”

父亲浑浊的眼睛里闪出光芒。“啥？”

“我说，我找到妈妈了！竹丈之前把她藏起来了，她现在正在竹丈家里哭呢。肯定被欺负得很惨。”

“志津子……”

“快去！爸！快去救妈妈！”

父亲手忙脚乱地从被子里爬了起来。

“是吗，找到志津子了！竹丈那个家伙，一肚子坏水！我绝对饶不了他！”

父亲穿上了木屐，木屐已经严重磨损，如同草鞋。

“可是太危险了，搞不好有小混混在！”

“没事！这算什么！”

父亲双眼充血地回头看着我。

“您拿上……”

我把匕首塞到父亲怀里。父亲把它按在和服上，看了看。他明白了那是什么，然后又看着我。那一瞬间，我感觉昔日刚毅可靠的父亲又回来了。他必须守护好母亲，把这个重要的女人带回来。我看到了

他身上的气势。

“等我回来！”

父亲飞奔出去，而我无力地坐在土间里。心中的恐惧和后悔都消失了，我完成了我该做的事，然后平静地想着，父亲再也不会回来了。

竹丈把父亲杀了。太阳完全落山之后，这个消息传来了。

竹丈家并不挨着长屋，虽说只是一幢不太精致的小洋楼，但远比矿工宿舍坚固，四周还有围墙。如果不是出了大事，是不会有人注意到的。有个居民去找竹丈借钱，在黑暗的房间里发现了倒在地上的父亲，于是连忙跑来通知我们。我们正在寻找没有回家的父亲，律子还说：“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好奇怪，不会又去竹丈那里了吧。”我没有理她。我们分头寻找，但是都没找到。

警察很快就来了，他们不让我们进入现场，只告诉我们父亲在竹丈家被刺死了，要我们在家等消息。律子板着脸一言不发，只是告诉昭夫和正夫找到父亲了，但他们也感觉到不对劲，不吵不闹，沉默地观察着姐姐，之后或许是饿了，就睡着了。

小勇人在哪儿，竹丈被逮捕了吗，我们的计划成功了吗？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们没能去见父亲，只有刑警来问了问话。我按照事先和小勇商量好的，说父亲趁没人在家的时候跑了出去，一直没回来，我们便担心地四处寻找。律子的回答也是如此。

“是谁杀了我爸？他是怎么死的？”

刑警告诉我们，父亲是被尖刀刺死的，凶器还未找到，正在查找凶手。

“查找？肯定是竹丈啊！不会错的！”律子不满地说。

四十多岁的刑警毫不掩饰脸上的不悦，扔下一句：“查找就是查找。”他应该是看不起我们吧。

竹丈行踪不明。有车站的工作人员看到他慌慌张张地上了火车。据那名工作人员说，竹丈将毡帽压得很低，穿着他喜欢的那件黑色天鹅绒外衣，围着围巾，所以他一定没有看错。竹丈的手上还提着方形

的旅行包，然而，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大家都知道父亲屡次冲到竹丈家搞事情。在警方看来，虽然不确定是蓄意谋杀还是意外致死，但竹丈确实杀了父亲，并带上所有钱逃走了。

第二天下午，父亲的遗体被送了回来。我们没有说话，也没有流泪，只是茫然地迎接了冰冷的父亲。过了一会儿，昭夫和正夫哭了起来，但应该不是因为悲伤而是感到害怕吧。

菊江大叔和菊江阿姨从早上就一直待在我们家，帮我们打理一切。“不能让你爸睡这样的棉被。”他们这样说，然后找来了一床干净的棉被，让父亲睡在他生前从未睡过的松软被子上，我们帮父亲换上家里最好的单衣。

当摸到冰冷僵硬的父亲时，我的手不禁发抖。我总感觉他马上就要坐起来，抓着我说：“希美，你竟然对我做这种事！你是一个杀死自己父亲的可怕女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现在只是一具尸体，不用再承受幻想和苦痛了，不会再殴打弟弟，也不会再把律子当成母亲了。我静静地看着躺着的父亲，心中的躁动逐渐平复下来。如果现在还心乱如麻，当初就不会想杀死他了。我做了正确的事。

父亲被杀一事传遍了废矿聚居地。人们陆续前来，无不痛骂竹丈。那些痛骂的语气中，都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折磨人的放贷者变成了嫌疑犯，被警察追捕，大家心里都感到高兴，谁会怪罪这种事呢？而我只是想见到小勇。

在筑丰，祭奠死者被称作“啃骨”。为何会有如此壮烈的说法，没有明确答案，但我倒觉得这个说法很合理。

“石川大叔要办啃骨会吗？”

“要办啊，被竹丈那种人杀掉会很不甘心吧。不好好办的话，他会死不瞑目的。”

这话不知道谁说的，我感到后背一凉。

父亲的啃骨会办得不小。平时，这里的人死了连和尚也不想来，因为请不起人家，但这次不知谁跑到附近寺庙请了和尚。尽管很简单，但还是好好念了经。布施的钱都是邻居帮我们凑的。狭小的长屋

里挤满了人，大家都低头倾听佛经。来吊唁的人挤到了门口，其中有阿升婆，但我没看见小勇。

在过去是工寮宿舍管事的那位老爷爷的指挥下，父亲的遗体被送至镇上的火葬场火化，并于当天埋葬在公墓。据说低保家庭无须支付墓地费用，因此一切都非常顺利。我不知弟弟他们是否能理解父亲死亡这件事，他们一回家就精疲力尽地睡着了。

再见到小勇，是那天稍晚的时候。

律子小声在我耳边说："姐，小勇在外面。"我急忙跑出去，却没见到他的身影。偌大的月亮在天空中露出脸，那几乎是个完美的满月，我不由得停下脚步抬头仰望。一阵细微的声音传来，我定睛一看，小勇正站在我家面前那条坡道的中间。月光很亮，我可以看到他的表情。他的脸上有痛苦和悲伤，还有一丝凶狠。我不敢靠近他，我们两个人拖着长长的影子，远远地望着对方。

我很害怕，但我必须要问问他的情况，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慢慢朝小勇走去。

小勇环顾四周，离开了大路，走上一条小径。他踢开低矮的草丛，快步向前走去，一句话也不说。到底怎么了？我绷紧全身的神经，这样无论他待会儿对我说了什么，我都能撑住吧。

小勇绕过一个煤渣山，停了下来，这里离我以前偷听泷本先生和空壳子对话的地方很近。走到这里来才觉得冷，我们躲开骤然刮起的大风，在灌木丛与麒麟草的分界处坐下。

这时我才注意到小勇右眼的眼角贴着纱布，里面用油纸和创口贴按住了。

"怎么回事，受伤了？"

"没什么。"小勇不耐烦地拨开我的手。

"竹丈跑掉了。"我面向前方，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小勇没回话，我继续道："也好，反正不久就会抓到他，他跑不掉。"小勇仍旧低着头，一言不发。

"小勇，谢谢你。我也算是如愿了。"

"事情没有我想的那样简单，其实竹丈看穿了我的计划。"

“什么？”

“你爸掏出匕首扑上去的时候，瞬间就被制服，匕首也被抢走了。”

“嗯。”

“然后他看着我，问钱是不是我偷的。我顿时哑口无言。想想也是，知道怎么打开保险柜的只有竹丈和我，你爸不可能打得开。”

“然后呢，然后怎么样了？”

“他在我面前刺死了你爸。刺了三次，不，四次。”

父亲的肩膀和腹部中了好几刀，但最后是因颈动脉被切断大量失血而死。我闭上双眼，父亲浑身是血，痛苦得满地打滚的样子浮现在我脑海中。

“竹丈把沾满鲜血的匕首丢开，对我说：‘这就是你想要的吧，我帮你实现了’，然后……”小勇吞了一口口水，“然后他说：‘把钱拿出来。我杀人了，必须逃走。跑路需要钱。’”

小勇吓得不行，把藏起来的钱交给竹丈后，慌忙逃走了。竹丈后来应该是换上了那件黑色外套，带上行李逃走了。据说他把那件沾满血的衣服丢在了家里。

说到这里，小勇重重地吐了口气，全身发抖。在明亮的月光下，他看起来非常憔悴，毕竟亲眼目睹了可怕的杀人现场。而让他变成这样的人是我。我用手指轻抚他眼角的纱布。

“这伤是？”

“被竹丈弄的。”小勇没看我，小声地说。

说完后，他就不再吭声。一定是竹丈挥匕首的时候伤到他了。让小勇经历这种事，我有些过意不去。我的手指从纱布上往下移，停在了他的嘴唇上。那嘴唇的炙热让我吓了一跳。

“你身上好热啊，”我依偎在小勇身上，“我的身体冰冰的，给你降降温吧。”

小勇没说话，把我推倒。他压到了我身上，然后静静地俯视着

我。

“好啊。”

我拉过小勇的手，放到了自己身上。地面好凉，但小勇的身体就像燃烧着一样。我们已经分不开了，此前我对小勇没有特别的感情，他只是一个可靠的伙伴罢了，我们都生活在这如同垃圾堆的地方。但如今我们是共犯，有着共同的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也是一种“相爱”吧。

他忘我地吮吸着我，好像要从我体内榨出凉水喝干一样。我的身体仿佛是一个装满水的瓮。不过他把我打碎了也没关系，把我举高再用力摔碎，我只会更加痛快。

小勇进入了我的身体。好热。我们的身体连在了一起，这让共犯关系更加牢固。我睁开眼睛，望着小勇肩后的银月。

竹丈被通缉了，却毫无踪迹，也有人说本地警察根本没有认真办案。

父亲死了，之前的民生委员过来，问我们姐弟有何打算。律子抢在我前面答道：“我明年会上班挣钱，在那之前请继续让我们领低保金。”

“没有成年监护人就无法申领啊。”

民生委员的脸色很难看，但我们以无处可去为由据理力争。在这个垃圾堆似的倒闭煤矿宿舍里，像我们一样境遇的大有人在。父母外出工作不回来的、生病长期住院的，因各种事情而家庭破碎的情况并不少见。

民生委员问我们有没有亲戚。能称得上亲戚的，只有母亲的妹妹德子阿姨。德子阿姨一家住在长崎，靠卖蔬果为生。母亲向人家要过很多次钱，所以人家早就和我们断了来往。母亲失踪时，他们的反应也很冷淡。他们家的生意并不好做，加上孩子多，应该没办法照顾我们。父亲的死讯我都没通知他们。

民生委员完成了例行的公事，转身离开了。

小勇还和阿升婆住在一起，还是会去汽修厂上班，业余时间去定时制高中。他右眼角的伤口似乎很深，原本应该让医生缝合才行，但他没找医生，所以留下了丑陋的伤痕。邻居问起来，他只说是在汽修

厂弄伤的，之后大家也就不再问了。受了重伤也看不起病的人在这里多得是。

我一边琢磨着去哪里找工作，一边恢复了日常生活。昭夫和正夫呆呆地跟朋友说：“我爸死了。”但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理解到什么程度。律子的坚强和邻居的帮助支撑着我。

进入十一月后，天气更冷了。筑丰的冬天寒冷刺骨。起初因为竹丈不在，欠款得以一笔勾销而开心的居民，如今也因无处借钱而感到烦恼。过不了多久肯定会有其他放高利贷的人过来吧。泷本先生开始准备返回出生地千叶，至于寄居在他那里的空壳子，则无人记得了。

父亲死后大约一个月，就在入冬前不久，空壳子在路上叫住了我和小勇。

“正好，我有事找你们两个。”空壳子说话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厌恶。他邀请我们到泷本先生的屋里。泷本先生不在家，据说是到千叶准备移居一事了。

泷本先生租了两间相邻的房间，一间当作暗房，因此有多余的空间给空壳子用。房间里摆了好多装满行李的纸箱，空壳子用脚把纸箱踢开，开辟出一个空间，叫我们坐下。

“这里都打包收拾好了，所以我就不泡茶了。我打算这个月回札幌[12]老家。”这时我才知道，空壳子来自遥远的北海道，“我没什么行李，但最近忙着收拾泷本先生拍的照片，毕竟他会不停地按下快门。”

我们两人都不接他的话，但空壳子毫不介意地继续说：“那天啊……”空壳子脸上露出了令人生厌的微笑，似乎在为什么事高兴着，“那天的月亮也很漂亮，泷本先生说临走之前想拍一下月亮和煤渣山。他就一直等月亮呈现出最好的角度，他确实是个很专业的摄影师。”

我不知道空壳子想说什么，但我本能地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紧绷着身子。空壳子拿出几张照片，说是他洗出来的。我不想看，但小勇凑了上去，于是我也去看。照片中的煤渣山与月亮，并没有什么异样。明明是司空见惯的肃杀风景，但拍成照片之后再看的确不一样。

“看这儿。”空壳子指着照片说。明亮的月光照着煤渣山山路，有

个小小的东西被拍了进去，应该是个人，推着什么东西走路的人。从月亮的位置来看，当时应该相当晚了。我觉得有些奇怪，这么晚了会是谁？一旁的小勇脸色越来越苍白，我惊讶地看着他。

“这就是举行祭典那天。”空壳子说。

这次换我浑身颤抖了，是父亲被竹丈杀害的那一天……不祥的预感贯穿全身。

“你们看，这个是驱邪幡，到了早上就会被收走，只有祭典当晚才会有。泷本先生就是因为可以拍到这个才特地出门的。他说他知道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想去拍拍满月和煤渣山。”

空壳子好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一直看着我的脸。

“我有点好奇……”空壳子又拿出了一张照片，“于是把这部分放大了。你们看看，作为摄影师的助理，我技术还不错吧。”

是小勇，肯定是小勇。他推着推车，还能看得出铁锹的长柄从推车里冒出来。在煤渣山的山脚下，他的脸被某户人家的灯光照亮了。即使画质很差，还是一眼就能看出那是小勇。

“你的……”空壳子突然指着我说，“你的爸爸被竹丈杀掉那晚，勇次在做什么呢？”他的笑声有些刺耳，“在搬运什么呢？还带着铁锹，是想掩埋什么啊？”

小勇的身体突然开始发抖。

“怎么了，小勇，你干吗发抖啊？怎么回事？”

“看来你也不知道。”空壳子冰冷的声音沉入我的心底。

“你在说什么？”

“你眼睛上的伤怎么回事？”

空壳子无视我的话，指向了小勇的右眼。

“这是在汽修厂弄的。你觉得是怎么回事，你说说看啊。”我的声音也有些颤抖。

“这是被竹丈刺伤的吧。就在你……”空壳子越说越得意，“就在你

杀死竹丈的时候。”

小勇发出一声轻哼。空壳子没有放过他。

“没错，是你把竹丈杀死了，然后用推车把尸体埋在了煤渣山。但你没想到在返回时被拍进了照片里。”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被抽空了，大脑一片空白。我在等小勇否认，但他只是盯着空壳子，默不作声。

“在照片里看到你的身影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现在我推理出了这个结论，不过没有任何证据。”

“那当然了！这么荒谬的事……”

空壳子挥了挥手，示意我闭嘴。

“所以我去看了啊。去煤渣山寻宝，我找到了。”空壳子语调愉悦地说，“我发现了竹丈的尸体，就在那座最老的煤渣山后面。那里的煤渣都被人捡光了，不会再有人过去，但那里有填埋的痕迹，我就挖开看了。”

小勇的肩膀无力地垂下。

“别担心。确认之后，我又埋好了，而且比你埋得更好。现在上面盖上了枯草，没有任何痕迹。善后工作还是要做好啊，凶器也不该和尸体埋在一起，那上面有你的指纹啊。”

小勇杀了竹丈，怎么可能？竹丈明明乘火车逃跑了。

“亏你花了那么多工夫，目前还看不出哪里有破绽。你穿着那件高调的和服，装作乘火车逃跑，这一招还真不错。”

我惊愕地看着小勇，已经无法反驳空壳子了。没错，竹丈是小勇的亲生父亲，这么看来，两人的身形还真像。小勇把毡帽拉低，再穿上黑色外套，戴上围巾，像竹丈那样挺起胸通过检票口的话，工作人员就会认为那是竹丈吧。

“我还没给泷本先生看这张照片，拍到你的只有这一张，就算把它拿出来，他应该也意识不到这是张有意思的照片。”

所以，该怎么办才好呢？空壳子说完后打量着我，这让我想到了

吐着信子的毒蛇。

“你要去告诉警察？”口干舌燥的我挤出这么一句。

“不，这样就没意思了。”

我死死地盯着空壳子。这个人不是我们这种正常人能够理解的。他能够把即将成为自己女友的大小姐京子故意当成满足竹丈兽欲的诱饵，或许他曾热衷于学生运动，但绝不是基于崇高的信念。

他是为了煽动别人、受人瞩目、控制别人。然而这样获得的满足感也让他厌倦了，没有什么事是他真心热衷的吧。“他在享受扮演自己。”说这话的泷本先生早就看透空壳子的本质了。

觉得无趣的空壳子很快放走了我们。如他所说，他不会为了正义而揭露我们的罪行。他就是想抓住别人的把柄，之后居高临下地折磨别人。

一想到他做事的标准是有趣或没有趣，我就对他感到恐惧。

“一开始我想到过事情不会那么顺利，但实在没料到竹丈会看穿我的计谋。”

小勇无精打采地说道。我们在一间废屋的阴暗处坐了下来，小勇垂头丧气，不愿看我。他又对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竹丈刺杀父亲后，一直到说出“这就是你要的吧”都和他之前说的一样，要小勇把钱还回去也是一样的。可小勇不听，当竹丈脱掉被血溅到的和服，准备换另一件衣服时，小勇拿起竹丈丢掉的匕首，从他背后刺了过去。

赤裸的竹丈大意了，大概是没想到亲生儿子会杀自己吧。在铺开的棉被上，小勇举刀连连刺向竹丈，然后直接用吸满鲜血的棉被把他裹起来，再用绳子绑好。所以竹丈的血没有滴在榻榻米上。

“我马上用推车把死尸推到远处的草丛中藏了起来，然后打扮成竹丈的样子赶往火车站。在车上的厕所里换了衣服，到合适的地方下了车。我偷偷把那个旅行皮包从窗户丢出去了。等我走了好久回到家时，你爸爸的尸体已经被发现，引起了骚动，所以直到深夜我才能把竹丈的尸体掩埋起来。竹丈家跟我们这里有一段距离，所以没有人看到。我不知道泷本先生正在那里拍照。”

没想到空壳子会把照片洗出来，发现小勇所做的事。我没法用运气不好来安慰他，这种没用的话根本帮不了小勇。空壳子会去哪儿？

不管去哪儿，他都不会忘记这件“好玩”的事情，此后我们就要被那个爬虫般冷血的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了。

“我去自首。”小勇落寞地说道。尽管我已经料到，还是非常激动。

“不行，绝对不能去自首！”

“小希，你不必内疚，这是我自己决定的事。”

“小勇！”在阴暗的废弃小屋中，我使劲摇动小勇的肩膀，“逃吧，我们只能逃了！用竹丈的钱，逃到其他地方去！”

我想把小勇拉起来，但他没有动，还说了一段令人恶寒的话。

“让你爸断气的人是我。我杀掉竹丈，用棉被把他卷起来的时候，你爸还在呻吟，虽然已经奄奄一息了，但还没有断气。所以，我割断了你爸的喉咙……杀害你爸的是我，你还愿意和我逃走吗？”

“愿意！”我没有犹豫，“谢谢你小勇，谢谢你帮我杀死爸爸。其实我爸早就死了，在煤矿事故的时候他就死了！”

小勇悲伤地皱起眉头，右眼角的伤痕更明显了。

小勇拿出藏好的钱，那是好几沓万元钞票，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他拿了一半给我，我拿着跑回家。律子在准备晚饭，吃惊地看着面如土色的我。

“听我说，律子，仔细听好。”

“怎么了，姐？”

“我要离开这里，必须离开，不能跟你们在一起了。”

在律子回答前，我打开壁橱的门，取出白布。当我拿出几沓万元钞票时，律子惊愕地叫了一声。我迅速解开律子套裙上的纽扣，用白布卷起钞票，缠到她身上，律子一动没动。

“你带上昭夫和正夫到德子阿姨那里去，把一半的钱给她，请她帮忙照顾你们。只能给一半，剩下的必须藏起来，必须自己留好。”律子点头，聪明的妹妹已经知道我陷入不妙的境况了，“德子阿姨爱钱，给她钱她就会帮忙。知道吗？到时候要好好用这些钱，也要

多动动脑子。”

“知道了。”律子没有多问，但最后用恳切的眼神看着我，“姐姐，我们不会再见了吗？”

我直直地看着她。“嗯，不会再见了。”

我紧紧抱住靠过来的律子，缠在她肚子上的钞票发出了涩涩的声音。我们都没有哭。

简单收拾好行李，我偷偷跑到了小勇家。为了掩人耳目，我将门关得死死的。

“婆婆，我把钱放在这里，你用这笔钱生活。”

小勇把一包钱放在阿升婆的枕头边，阿升婆躺着转过头来，看着我们，眼睛突然睁得好大，用浑浊的双眼盯着我们。

“你要丢下我？我把你捡回来养大，你竟然要丢下我！”

“婆婆，对不起。我有我的苦衷，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你这个白眼狼！”白发凌乱的阿升婆抬起头来吼道。

我待不下去了，拉了一下小勇的袖子。小勇低头走到外面的房间，匆忙穿上帆布鞋，没有再回头看。他背着身子关上门时，阿升婆的怒吼声响起。

“勇次，你别想丢下我不管！即便你忘了，老天爷也会把账算清楚的。人在死之前，该还的都要还清。”

我觉得阿升婆已经隐约猜到小勇犯的罪了。但她还是会把这来路不明的巨款藏起来，之后小心地用。

我们在昏暗的小路上暂时分开，因为不想让人知道我们一起行动。我沿着铁路走到了第二近的车站上了车。小勇则搭乘巴士到更远的车站上车。我非常害怕，寒意席卷全身，但仍然如被附身般往前走着，一步一步远离废矿聚居地。律子此刻在做什么呢？应该在说服昭夫和正夫，准备带他们到德子阿姨那里去吧。

铁路的另一侧是远贺川。这一带的小野矿还在开采时，煤炭要经过洗煤机清洗，机器排出的污水就直接流入河里，因此这条河又被称

为“善哉川”[13]。现在已经没有当时那么脏了，但夜晚的河水看起来还是黑乎乎的。

我在朦胧的街灯下打开手提包，确认里面的东西。即使给了律子一部分，我还剩下了足够的钱。包里的信封皱皱巴巴的，信封的厚度诉说着我和小勇的罪孽，我打开它的时候非常害怕。现在的我不仅是个小偷，还是个杀人犯。无论今后的人生如何，这一事实都无法抹去。

换洗衣服的下面放着《筑丰挽歌》。只有它是我真正想带走的。当我把它拿出来时，夹在里面的小本子掉到了包底，这是父亲珍藏的小黑本。应该是匆忙打包时不小心放进去的。

“这东西……”

父亲就是靠着这个小黑本活下来的，他所建立的家庭在今晚破碎了。我将小黑本扔向了远贺川，微弱的落水声在黑暗中响起。

就在这时，小黑本掉下去的地方突然出现一束光，我吓得退了几步，光束像柱子般立在我的面前，然后慢慢变圆，变成一颗光球在河上摇晃。

“吓死人啦……吓死人啦……”这是父亲的声音。

“爸……”

我杀了他。现在他死不瞑目，变成了鬼魂。我拿起脚边的包在河川旁的堤岸上不停奔跑。他的鬼魂变成一条细长的线在河上追着我。

“别过来啊，爸！”

我害怕得不敢停下，眼泪被风吹着飘散在空中，最后我双腿一软跌倒了，之后突然觉得都无所谓了，逃也没用，父亲不会原谅我的。我倒在地上，自暴自弃地躺着。鬼魂在我上方转了一阵，接着突然化为碎片飘向了别处。

我在火车上与小勇会合。我苍白的脸色让他吃了一惊，但他没问什么，我们在硬邦邦的座位上靠在了一起。

二〇一六年 春

自从患上缺血性股骨头坏死症，我一直在结月的专属医院就诊。

骨科医生建议我尽快手术。

“在这里动不了这种手术，我给你开转院单。你想去哪家医院，静冈县的，还是以前在东京看过的医院？”

“我还忍得住。”

“嗯。”

医生面带愁容，诚恳地说：“但骨头会先坏死，然后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才会感到疼痛。这时候骨头已经塌陷了。”

其实我现在时不时都需要服用止疼药。

“在骨头变形之前进行手术效果更好。总之不能错过这个时机。”

我还是不太想动手术。医生给我说了任其发展的后果：“现在你只是髋关节疼痛，但不久后就会开始腰痛、膝盖痛。髋关节坏到不得不换人工关节的时候，可比现在要麻烦。”

很多老年人讨厌手术，医生应该觉得我也是其中之一，但其实不是。我是没想过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也没想过让自己过得更舒服。结月的入住者最关心的就是健康问题，还有他们经常提到的生存价值，但我对这些毫无兴趣。我觉得身体要是不行了，就该自然地接受。丈夫对自己的身体应该也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吧。不过他若是知道我必须要动手术，肯定会劝我接受。我决定暂时隐瞒医生的建议。

我拄着拐杖，慢慢走出医院，看到速水太太正走向沙龙。她眉开眼笑的，身边围了好多人。加贺太太和她们擦肩而过，然后眼尖地看到了走廊另一侧的我。

“难波太太，一起喝点茶吧。”加贺太太邀请我。

“好啊。”

我对养老院里的派系之争不感兴趣，只是顺着她的话接受了邀请。走进咖啡厅后，我和加贺太太相对而坐。里见知道我们的喜好，为加贺太太端来了玉露茶，为我倒了一杯咖啡。里见和加贺太太随口交谈了几句。我不知道她们两人为何合得来，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加贺太太喜欢找我聊天，所以便安静地边喝咖啡边眺望着窗外的景致。

“我和她是同乡。”

或许是加贺太太觉得我无聊，突然转过来对我说。

“是吗？你们是哪里人？”

“九州哦。”里见故意用九州腔说。

我把咖啡杯放回碟子上，发出一声脆响。咖啡洒了一些出来。

“没错。是熊本，我们是火国的女人[14]。”

“啊，难波太太，你不会也是九州人吧。”

“不是……”我瞬间语塞，“我是在东京下町出生的。”

“是吗。我以前羡慕东京人，但现在觉得乡下比较好。”

里见和加贺太太聊了一通熊本的特产，之后便离开了。

“那孩子说她不想开店，而是想结婚了，不知道在想什么呢。”加贺太太笑着说，“应该有心上人了吧。我都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子是以什么为标准来选择结婚对象的。”

我没有搭话，加贺太太也沉默了。

“你总是喝这种黑咖啡，胃受得了吗？”

她就像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似的，看着我的杯子。其实我每天都喝好几次黑咖啡，她已经说过好几次一样的话了。

“没事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这样了，戒不掉。”

我双手捧住杯子，继续说道：“这应该就是咖啡因成瘾了吧。”加贺太太耸了耸肩。

我回到房间，望着大海。水平面另一侧的太阳，好似一颗熟透的果实，其光芒就像滴落的果汁，在波浪上延伸出一条深浅不一的红色通道。

这红色让我联想到血。于是我移开了视线。我喜欢看大海的表情，但唯有此时的大海让我心神不宁。

我的挚友死于车祸。这一切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达也当时在我旁边。她从树林里跑出来的时候，达也马上就发现了。我看到她向正要开车出去的加藤律师跑去，不知为何她特别焦急。加藤律师打开车门，让她坐进副驾驶。

达也冲过去追赶已经发动的汽车，我赶忙伸手阻止，但达也挣开我的手，边追边叫：“叶只！”

我立刻明白过来，他在叫“叶子”。这是他第一次说出有意义的词。我呆呆地望着他边追边叫的背影，伫立在原地。由起夫从我身后跑过来，同样拼命去追赶汽车。由起夫很快就超过了达也，消失在坡道上。我怔住了，待在原地没动，只是凝视着刚刚奔驰车停着的地方。那里有一块黑色污渍。

那是油渍。我凝视着这块不祥的油渍，拼命转动大脑，想解读那块油渍传递的信息，可是大脑却拒绝捕捉真相，只有身体条件反射般地动了。我跑出去，抓住了达也，把这个挥舞双手，不停抵抗的小孩带回了家里。我带他走进那间位于最里面的房间，并用力抱住了他。

“呜呜呜呜呜……”

达也满脸都是眼泪和鼻涕，拼命挣扎，但我没有放手。

警笛声从远处传来。一辆辆警车驶向城山的山脚。我浑身颤抖，但依然按住达也。终于，达也没力气了，只是默默流着眼泪。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由起夫返回的声音。找到满身大汗的我们之后，他在旁边坐了下来，沉默不语。

“出了什么事？”我不安地问道。他用可怕的空洞的眼神看着我。

“奔驰车坠崖了，刹车失灵。”

这是什么意思，我应该很清楚才对，但我还是忍不住追问：“车上的两个人呢？获救了吧。”

由起夫慢慢地摇了摇头，达也突然大叫，我不得不再次按住他。

“两个人都……”

达也在我身下不断抽泣。

“奔驰撞到地面起火，马上就着火了。最后烧得只剩骨架。两人都没来得及逃命。”

我捂住了耳朵。死了？叶子，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死了。

由起夫靠过来，抓住失控的我。他抓得我的手臂好痛。

“是我，是我杀了他们，是我在奔驰车上动的手脚。我只想杀掉加藤，却没想到叶子会一起坐上那辆车。”

沉默在房间里蔓延，我知道我们罪孽深重。现在我们又积累了新的罪孽。达也不哭了，他从我的臂弯中抬起头，看着我们两人，他的眼神清醒又冰冷，就像无法关上的窗户。

他的眼神能吞噬所有情绪，我不由得推开了他。好可怕，搞不好这孩子认为杀死难波老师的人也是由起夫。我想告诉他这是误会，但不知道如何开口。老师和叶子，我们夺走了达也最重要的人。

想到之后会如怒涛般涌上来的事情，我的大脑就一片茫然。

首先应该是……这时玄关的门铃响起，警察来了。当时由起夫在现场指出那是加藤律师的车，所以他们过来询问情况。

“目前判断，车内是加藤律师和他的女秘书，但火势很大，尸体严重损毁。”

我能听见玄关的交谈声。那时要不是警察弄错了，由起夫和我应该想不到这个方法吧。这是一个卑鄙、无情又自私的方法。我们再次选择了阿修罗之路。不，我们始终如此，未曾改变。我们根本不是人，而是披着人皮的魔鬼。

我一直很羡慕由起夫。有了新的户籍，完全变成另一个人的由起夫。

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我也想变成另一个人，想要过另一种人生。我曾尝试通过整形改变了容貌，但我想要的并不是这个。我发誓，我没有陷害叶子。我们之间是纯粹的友情。我们彼此信任（虽然我们都知道对方有难言之隐），胆怯地敞开孤独的心，然后相互理解，终于成为无可取代的挚友。叶子拯救了我，让我再次有了身为人类的感觉，但恐怕她并不知道这些。

由起夫应该也明白这一点。但当她的死已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由起夫当机立断地说："叶子已经不可能再复活了，对我们和对达也来说都是一件悲惨的事情，所有罪过都由我来承担，所以……所以就让她再帮我们一次吧。"

那天，由起夫想杀死加藤，结果不小心连累了叶子。我告诉由起夫这并不是他的罪过。十七岁时，由起夫第一次杀人是受我所托。现在他决定杀掉加藤也是因为我。也就是说，叶子其实是我杀死的。

我们全都保持缄默，没有纠正警方的误会。我就这样留在了难波家。那两天就犹如胃痛般难熬。我与外界中断了联系，以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还有一个巧合帮了我们一把。要确认烧焦尸体的身份，警方只能从牙齿上入手。他们从石川希美的医保卡上查到了最近就诊的牙医诊所，是一家位于上野职介所附近的牙科诊所，也就是叶子用我的医保卡就诊时去的那家。那时DNA鉴定尚未普及，前一年日航发生空难时，主要也是靠牙齿确认死者身份。比对过留在牙科诊所的病例后，警方断定副驾驶席上的遗体就是石川希美。

遗体以石川希美的身份入殓送回。办过法事，最终火化。由起夫和我都在场。从那天起，石川希美就死了，而我成为香川叶子，并用这个身份活了下来。

入夜之后，四周陷入一片漆黑，我将窗户稍微打开。

虽然现在看不到大海，但海浪声不绝于耳。这单调又丰富的声音从远古一直重复至今。每当听到这个声音，我的心就会安静下来，就像达也听到我给他买的陶铃发出声音时一样。

我变成叶子后，把达也送到了儿童福利机构，听说后来被别人领养了。

我当时很害怕。那个孩子之后会说话了。我觉得不久之后，他就会把我和由起夫的罪行大声说出来，所以我只能把他送走。

叶子除了达也以外，没有其他亲属。没有人怀疑车祸的死者其实是难波家的保姆。难波家附近也没有她的朋友。不过，还是有个人知道我和叶子互换了身份。

那就是园艺师间岛先生。频繁出入难波家的他立即察觉到了我们的诡计。我以身体不适为由，避免出现在他面前，但事情不可能永远

瞒下去。或许他已经发现，现在在难波家的人其实是加藤律师的秘书石川希美，而车祸中身亡的人是叶子。

但他没有拆穿这件事。有一次，我在难波家和间岛先生不期而遇，他一直盯着我，最后突然移开了视线。我想他肯定发现了，至于为何间岛先生要佯装不知，我就完全搞不懂了。

对石川希美死亡一事，加藤律师事务所的人反应冷淡。因为他们暗地里知道我是加藤的情妇，和加藤律师一起坐车，然后和他一起出车祸身亡，合情合理。失去老板的事务所很快就关门大吉了，员工也都离开了。没有一个员工手捧鲜花到寺院里祭拜石川希美。

不久，由起夫决定离开深大寺。他应该不忍心舍弃难波老师喜爱的宅邸，只是为了彻底隐藏我们的罪行，这是最好的方法。我也搬进他买的高级公寓里。我们分不开了，无法再像之前那样假装陌生，若即若离地生活。我们一起保守着可怕的秘密，我们再也无法结识新的朋友，也无法开启新的生活。我和由起夫办理了登记，结为夫妻。

我承受着前所未有的不安、恐惧以及罪孽的折磨。夜晚做噩梦时，由起夫会抱紧我，抚慰我。如此，我才能度过漫长的黑夜。我们分开时，如果我又做噩梦，由起夫就会及时赶来。我们冰冷地拥抱着，身体贴在一起，等待天明。但无论我们贴得多近，传递给对方的，只是各自的冰冷而已。

对我而言，由起夫是比兄弟姐妹还要亲密的青梅竹马，也是冷酷无比的共犯，更是我丑陋的另一面。我们永远都分不开了。

我把饼干盒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抽出放在最底下的东西。那是一本好久没有碰过的照片集，又薄又旧。上面写着《筑丰挽歌》，一九六四年出版。

我翻到最中间，看着那张黑白照片。那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站在一起的合照，是在放学回家途中拍的。穿着黑色制服的男生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微微仰起头看着镜头，态度冷淡，但隐约看得出有些害羞，是个不习惯拍照的乡下初中生。

女生则笑得天真烂漫，她把男学生的帽子拿来戴在自己头上。她身材较瘦，和制服的尺寸并不相称，裙子也很长。可见没有人照顾她。可是，她却傻里傻气地堆满笑容，突出的右颧骨上有一颗黑痣。

这是由起夫和我。

明明我们生活在那样残酷的地狱，但在拍照的那一瞬间，我们竟然会如此若无其事。当时我明明在想，要怎样做才能爬出那里，却面对镜头摆出了天真无邪的神情。那时的我既不自然，又充满了矛盾。

照片中的中村勇次和石川希美，现在常年过着冒充别人的生活。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世，小心翼翼地互称“由起夫”和“叶子”。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老家，一直说着漂亮的、没有口音的标准语。

曾经有段时间，我们会为不知何时被剥下“画皮”而焦虑不已。但现在已经不会这样，由起夫和我都平心静气地等待着。

我们等待着，那个我们极力弯曲、不断翻弄，并涂漆做好的机关，终有一天发条报废。之后，我们虚构出来的王国，瞬间土崩瓦解。

特别是由起夫，他渴望走到人生尽头之际，他所欠的账都能还清，能被严厉冷酷地问罪，就像他祖母的预言一样……

注释：

[1] 日本传统建筑中的一种房间。一般位于室外和室内之间，不铺地板和榻榻米，因此不用脱鞋。主要用于作业和炊事。

[2] 又称“三井三池煤矿爆炸事件”。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九日，发生于日本九州福冈县大牟田市。

[3] 日本的学校是三月份毕业和四月份开始新学年，所以是春季毕业。

[4] 集体就业，日文名为“集団就職”，是日本过去的一种雇佣制度。战后日本恢复经济之后，进入了高度成长期，很多大城市的商店和工厂都需要农村出身的低学历劳动者（多为初中毕业），因此诞生了这样一种雇佣形态，后来随着产业结构和教育方面的变化而消失。

[5] 利用农闲、早晚等业余时间进行授课的一种日本高中制度。

[6] 指日本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〇年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

[7] nozomi有“希望”之意。

[8]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日本的一支摇滚乐队。

[9] 一种源自镉中毒的疾病。患者痛感遍及全身，活动受限。

[10] 四日市哮喘事件于一九六一年发生在日本东部海岸的四日市。因众多石油冶炼和工业燃油聚集于四日市，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最终导致居民发病。

[11] 日本神社里的一种草绳。

[12] 札幌为北海道的政治与经济中心，是日本的大城市之一。

[13] “善哉”在日本西部指加了年糕片的小豆粥。这里用来形容河水污浊。

[14] “火国”又称“肥国”（两者在日语里发音相同），是日本古代的一个行政区域，今为日本熊本县雅称。

第三章 伊豆溟海

我想起胸针上雕刻的花朵的名字了。它叫武藏野百合，是曾经开在武藏野一带的橙黄色花朵。据说在四到五月盛开，但我没有亲眼见过。佳世子太太小时候一定在深大寺见过，而如今似乎只能在府中市的浅间山公园见到它们。我用指尖小心地抚摸这六朵雕刻得十分细致的花。叶子当时别着这枚胸针，牵着达也的手去参加了橡木园入园式。

我和叶子是在上野公共职介所认识的。现在公共职介所已经改叫“Hello Work”。最初还是因为工作人员把石川和香川搞反了，所以我们有了交谈的机会。这只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生的巧合，但为何我会对叶子感兴趣，并介绍她到难波家当保姆呢？这个问题，我已经反复问过自己很多次了。如果我们只是点头之交，叶子也就不会死了。

很久以来，除了小勇，我没有深交的人。我并没有感觉有什么问题。不，应该说，是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与别人保持着距离。

为什么我对叶子不一样呢，是因为太寂寞了吗？希望有可以吐露心声的朋友，同情看起来寒酸又不安的叶子？还是见到她带着达也，让我想起了昭夫和正夫？不，全都不是。

现在我知道了原因。我试着把自己和叶子重叠起来。在筑丰的时候，没有人对我伸出援手，我和小勇只能用可怕的手段，从那里爬出来。当时的我，憧憬着“另一个世界”。

叶子和那时的我很像，只要有人能帮她一把，她就能撑过去。我是在帮助过去的自己。叶子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人，撑过去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很快就看出她有难言之隐，首先是没有工作，生活潦倒，还要抚养外甥达也。那孩子不会说话，对谁都无法敞开心扉。

不仅如此，她的态度总是畏畏缩缩，也没有医保，我想她是为了躲避家暴的丈夫或追债的人。但她什么也没说，我也只能佯装不知。这都是一些小事，想到我走过的路，叶子的处境也不算什么。

或许和叶子这样的人交往有些危险。我们犯了罪，又在外乡隐姓埋名，应该隐藏自己，低调生活才对。我之所以和偶然认识的叶子深交，是因为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关系吧。

我的过去已无法重写，但也许我能帮助出现在面前的另一个自己。我陷入了这种淡淡的幻想之中。

我想让叶子幸福，我的愿望明明是让她幸福……

现实却完全相反。叶子因此丧命，而我，再次逃走了。

十七岁的小勇和我离开了筑丰。我们来到了东京，混迹在茫茫人海中让我有种安全感。我觉得只要躲在喧嚣的都市背后，远离人际交往，自己的存在感也会变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

当时正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我真不敢相信日本已经发展成这样，可明明还存在筑丰废矿聚居地那样悲惨的地方。从东京站出来的那一天，我和小勇没去思考当天应该怎么过，而是站在大型电器行前，一直看着彩电。电视里重复播放着披头士乐队访日的画面，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披头士。我茫然地想着，肉品加工厂的女工们听的Group Sounds，应该就是这些人吧。

我们用从竹丈那里拿来的钱想办法租了一间老旧公寓，接下来必须考虑明天该怎么办。我们忙于逃亡，还无暇考虑未来。

幸运的是东京这里劳动力缺乏，找到工作并不困难。小勇先在高速公路工地当临时工，很快便又找到汽修厂的工作，可以发挥他在筑丰的工作经验。我在餐厅洗盘子，不久后做了服务生。在东京的好处是没有人会因为我们是小野矿工寮的孩子而看不起我们。我们每天埋头苦干，夜晚睡得像烂泥一样，什么都不用想。日复一日，如同机器。

如果要说改变，那就是我们没有再做爱了。小勇帮我杀掉父亲的那个夜晚，在煤渣山的山脚下，我们第一次合为一体。我想，那次做爱应该源自杀掉两个人后小勇的亢奋和当时我的疯狂。我们同居后，如果小勇有需求，我是不会拒绝的。但小勇并没有需要。不，是小勇丧失了那个能力。即使有时我们有肌肤之亲，他也无法做到最后。我

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件事。

我有些困惑，那一次只是我们年少冲动？还是小勇对共犯的我已经没有了性欲，换个人就可以？我没有问过小勇。他也没办法说清楚。

自从小勇杀死竹丈的事被空壳子揭发后，他就完全自暴自弃了。他想到警察局自首，却被我强行带出来逃亡。我想这就是他变了的原因。小勇已经不想满足欲望，不想充实生活，也不想组成家庭了。似乎只是因为我还活着，所以他才决定待在我身边。

我想过好多次，或许完全分开对小勇来说比较好。但是我害怕，我不敢独自背负罪孽活下去，我希望知道一切的小勇能陪着我。或许我最大的罪过，就是这样把小勇拴在身边。

我害怕父亲的鬼魂会再来找我。我经常做那样的噩梦。当我因痛苦而发出呻吟时，小勇会立刻从背后抱住我，但无法再进一步。我也并没有更多的期待，我们是有共同罪孽的连体婴，我们将死鱼般的身体贴在一起，互相舔舐伤口。我们没有男女之别，只是互相安慰的同胞。

很久以后我才注意到，小勇不是对我无法勃起，而是他已经丧失了男性功能，或许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自己。

我到东京第一次接触咖啡这种饮料，一开始不知道还可以加牛奶和砂糖，咖啡的苦味让我皱起了眉头。但喝第二口时，我就知道这是最适合我的饮料。因为杀害父亲的不是小勇，而是我。我喝咖啡，是为了将此事刻在心上，是为了以后不期待安稳的幸福生活。我不吃像样的食物，却习惯了黑咖啡的味道。才两个月的时间，我这个乡下来的小女生就离不开咖啡了。

我拼命改变自己。我们为了说一口标准语费了很大力气，改掉筑丰口音虽然辛苦，但这件事很重要，我们不想让人知道我们的出生地。

“别叫我小希（non）了。”我用略带生硬的标准语对小勇说，“我以前就不喜欢‘nozomi’这个叫法。”

我将名字的念法从“nozomi”，改为了“kimi”。

随着日渐习惯东京的生活，我们逐渐脱离了原来的自己。虽然不再怀念筑丰，但我时不时会想到律子、昭夫和正夫，不知道他们过得

如何。可是我不敢和他们联系，更不能和他们接触。

那天晚上和律子拥抱离别时，我就知道我们不会再见面了。若是还藕断丝连，就可能被空壳子找到。那家伙知道我和小勇的犯罪行径，还掌握着证据。一旦开始逃亡，就得永远逃亡下去。这是逃亡者的宿命。

律子很坚强，我相信她能理解我的想法，好好地生活下去。

我在可以俯瞰庭院的阳台上放上小桌子和椅子。这里大部分时间处于阴影里，所以我经常待在阳台上。我用之前的毛线继续编织着，起初打算做一条婴儿包巾送给岛森小姐，但不知不觉中，孩子已经过了用包巾的时期。再说，现在的妈妈应该也不会用包巾包着婴儿出去了。

不过田元女士鼓励我坚持下去，说手指的运动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我就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编着。五彩缤纷的毛线花积累了一大堆。我将它们装进了藤篮里。如果不收好就放到阳台，会被树林里飞来的乌鸦搞得乱七八糟。

原先毛线花总掉到地上，我曾怀疑是风吹的，但后来才知道是乌鸦搞的鬼。有一天，我在阳台上做编织，中间回了一下房间，就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我悄悄一看，原来飞来了一只乌鸦。乌鸦收起似乎有些潮湿的亮黑色翅膀，停在阳台的栏杆上，不一会儿又跳到桌子上，用嘴巴叼起毛线花迅速飞走了。我仔细观察，这种事出现过好几次。

我想起了乌鸦的习性。那时在武藏野，还没有捡到小黑之前，难波老师和达也在屋后树林里找到了乌鸦的巢。鸟巢挂在一棵长在悬崖下方的栎树上。两人很开心地仔细观察鸟巢，所以经常到树林里去。听说乌鸦夫妻下蛋后，我和叶子也跟着老师去看了看。见到乌鸦巢时我大吃一惊，因为巢是用铁丝衣架筑成的。乌鸦细心地在里面铺上了黄色的玻璃棉，里面有四颗青白色的蛋。

老师告诉我们，乌鸦筑巢的材料有不少是人工制品。它们会偷偷叼走棕榈绳、铁丝衣架、农用塑料布的碎片、塑胶绳、塑料胶带等东西。聪明的乌鸦似乎明白，与其辛苦收集大自然的产物，还不如直接拿人类丢弃的东西。

老师还说，或许是因为乌鸦的天性，它们既讲究又挑剔，大多会以同样的材料来制作鸟巢。如果选择铁丝衣架，就会全部用铁丝衣架

来筑巢。多亏了有观察鸟巢的习惯，老师他们才能尽早发现从巢中掉出的小黑，之后收养了它。

乌鸦偷走毛线花肯定是想用来筑巢。鸟巢应该就在结月周边的树林里。仔细观察，我发现常来的乌鸦有两只，应该是一对。我大概能判断哪只是公的，哪只是母的。只要将毛线花放在阳台上，它们就会来找这种容易得手的材料，已经飞来好几次了。我在屋里不动声色地坐着，观察这对交替飞来的乌鸦夫妻。它们会先停在栏杆上确认有没有人，如果发现房间里有人影晃动，它们会警戒地探出身体，窥视昏暗的屋内，然后悄悄跳到桌子上，把脖子伸进装满毛线花的篮子里。不知为何，公乌鸦喜欢黄色和橘色，母乌鸦喜欢浅蓝色和淡粉色。

我想象着挂在大树上的鸟巢里布满了鲜艳的毛线花，里面有着青白色的鸟蛋。即使我把篮子收起来，乌鸦也会恋恋不舍地飞来，从庭院的树枝或电线杆上窥探这里。它们应该真的很喜欢毛线花吧。

她是我的分身，她努力地活着。我想让她幸福，这是多么自大的想法。我把脸埋在毛线花里哭泣，那时达也已经不在了。

叶子死的那天，她坐在加藤律师的车上被带走时，达也大叫：“叶只！”

我知道叶子要达也叫她“叶子”。达也最后的最后才叫出这两个字，我的挚友应该听到了吧。达也不会说话是因为受到精神打击，叶子一死，达也可能又受了刺激，之后逐渐恢复了语言能力。

达也是个聪明的孩子，其实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在不会说话的那段时间，他仔细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把所有事情都联系起来，通过观察得出一定的真理，甚至能从中得出正确的预测。或许叶子坐上加藤汽车的瞬间，他就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因此朝那辆车追去。奔驰车开走后，地面留下油渍，我也因为不祥的预感而浑身颤抖。

由起夫反对把达也送人领养，他一直都想当那个孩子的父亲。虽然叶子死了，不，正因为叶子死了，他才更要想领养达也。我强烈反对。如果达也不离开，总有一天他会说出害死加藤和叶子的凶手就是我们。他看我们的眼神有时就像冰冷的玻璃，我总觉得他在狠狠指责我们。一想到他绝不会原谅我们，我的身体就会缩成一团。我实在无法看着他成长。

我们向来不顾其他人，只顾保护自己。现在只能像祝福律子和两位弟弟那样，祝福达也在养父母那里过得幸福。

来到东京之后，我们在吃穿上都很节省，但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放弃，那就是继续读书。在大城市，只要自己愿意，就有学习的机会。在东京，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对我们而言却是难以置信的侥幸。没有知识和文化将会如何抹杀一个人的人格，抹杀一个人生存的意志，我们都有切肤之痛。

小勇边打工边上定时制高中，拿到了高中毕业证。我几经挫折，从函授制高中毕业了。不仅如此，小勇又去了汽车维修学校，获得了技师资格证。汽修厂老板很赏识他，还让他去读了夜大，因为他希望小勇能和他女儿结婚，将来继承他的事业。

知道老板的意思后，小勇毫不犹豫地辞掉了汽修厂的工作，老板非常生气。小勇告诉我，他无法跟任何人结婚，无法和女性有亲密接触。这时我才明白他有性功能障碍。汽修厂老板知道小勇和我同居后，明显表示不快，说如果当初知道他和女人同居，就不会想把女儿嫁给小勇了。小勇就这样被贴上了花心的标签。太讽刺了，明明他无法和女人做爱。

此后我便没有和小勇一起住了。那时我已经是东京一家婚庆公司的正式职员，即使从竹丈那里偷来的钱见底了，我也能养活自己。起初我是婚礼会场的接待员，但逐渐有了更重要的工作。偷懒的同事不想做的事我都做，因此工作量是别人的两倍。那时一天常有好几组新人在会场举行婚礼，我必须精准地让所有婚礼和宴会顺利地进行下去。有时我还会担任现场的指挥，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我一边工作，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能够选修喜欢的课程，简直就像做梦一样，根本不想休息和玩耍。

小勇辞掉了汽修厂的工作，之后受雇于一家汽车解体厂。这家店回收报废车，之后拆成废铁进行出售。我想起在筑丰捡废铁的事，小勇肯定也想到了，然而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不提筑丰的事了。

不久之后，小勇换到另一家大型的汽车解体厂，在那里，他负责将拆下来的零件出口到东南亚和非洲去。日本汽车非常结实，就算是旧的零件，这些国家也可以加以利用，为了修理汽车，他们需要这些零件。此外，他还在夜大修了经营课程，原本就很优秀的他，不但很快学会了英语和当地的语言，还拥有维修人员的技术，因此成了公司重要的员工，还有好几次被派到国外出差。

我们成功逃离过去了吗？并没有。

随着我们的生活日渐安稳和富裕，我们也越来越胆怯，从没觉得

自己过得幸福。弑父之罪一直强迫着我们看向遥远的过去，犹如黑暗阴沉的重石压在胸口。随着年月的流逝，它没有变得更轻，反而更加沉重。

如果压垮我们的日子总会到来，我希望它能早日到来。我开始觉得迟早会到来的破灭是唯一的救赎。

我们无论到哪儿都无法安心居住。小勇拒绝了同事合作开公司的邀请，甘于为公司打工。我和几个男人交往过，对这种事我都顺其自然，所以有时会陷入不伦之恋。但只要被求婚，我就会立刻拒绝。我没有对小勇说过具体情况，但我觉得他大概知道。他没有责备我自甘堕落，也没有劝我应该找个人安稳下来，更别说嫉妒了，他只是默默旁观。

我们没有彻底分开，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大城市中四处飘荡。

破灭之日突然到来了。

我有时会去小勇家。因为我的焦虑综合征会突然发作，只有见到小勇才会缓解。他眼角上的疤痕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更加扭曲和显眼，绝对不可能消失。看到他眼角那个丑陋的徽章，我便会告诉自己，绝不可以去追求幸福。我已经习惯让自己沉浸在黑咖啡和他的伤口带来的苦涩之中。

某天，我们从他家外面的楼梯下去时，迎面撞上了一个人。

“呵，终于找到你们了。”

对方以轻佻的口吻说道。我们当场僵住，一个绝不会忘记的男人站在那里。是空壳子。离开筑丰已经超过十年了。

他成了一名律师。离开筑丰之后，他重回大学法律系就读，最后通过司法考试，三十五六岁时进入了一家大型法律事务所工作。这时我才知道他的本名，我茫然地看着他递过来的名片，上面写着“加藤义彦”。他邀请我们到附近的咖啡厅聊聊。我们面对面坐着。

我感到身上的力气在一点点流失，觉得一切都完了。

“我就知道你们在一起。”空壳子说道。他和在筑丰时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穿着高级西装，一看就是极有能力的律师，他已经不是空壳子了。

“我也没想给你们定罪，放心。”他也学会了稳重的说话方式，“真要找的话，随时都找得到。”

只要使用律师的权限，就可以调查户籍或居民登记。我们两人把户口迁到了完全不同的地方，还经常变更住址，但即使这样，找到我们对他来说也完全没有任何困难。更何况小勇还申请过护照。

“好了，我是想和你们商量个事……”

加藤坐在对面，微笑着。那笑容和律师脸上的职业笑容不同，我感到了从煤渣山上吹下来的风，想到了那块长期被人蔑视的悲惨土地……我之前对空壳子的那种感觉再次出现。

就在空壳子薄薄的皮肤之下，包裹着某种邪恶又扭曲的东西。那种东西令我厌恶。我死心地闭上了双眼。

“我想让你……”加藤对着小勇说道，“去冒充一个人，怎么样？”

小勇一言不发，但没有避开对方的视线，和加藤正面对峙着。这个人到底有何居心？这次又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了？即使他成了律师，我也完全无法相信他。人的本质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加藤并没有解释什么，继续说道：“我觉得对你来说也是好事。你只要能帮忙经营一家大公司，当个富二代就可以了。”

加藤扬起一边眉毛，似乎在等着我们回应。小勇依然不说话。加藤似乎早就料到他的态度，开始不紧不慢地说。

深大寺有个大户人家，夫妻两人在寻找继承人。据说那个继承人是夫人和前夫所生，夫人离婚之后就和儿子分开，已经很久了。夫人的父亲，也就是老社长已经去世，夫人想把公司交给儿子经营，因此托加藤帮忙找人。

“你把本人找到不就行了？”我忍不住在一旁插嘴。

加藤露出可怕的冷笑。“不错嘛，完全变成城里人了。任何人来到东京都会想拼命改掉口音。”

我好像掉进他的节奏里了，不能大意。这个家伙就是这样操控人心的。曾经泷本先生和竹丈就是这样掉入他的陷阱，恐怕现在的委托人也是。

“我当然找了。”加藤又把视线移回小勇身上，继续说，“但他死

了。是因为松香水中毒，最后变成了一个疯子，在收容所里，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出来了。”

空气凝结了，没人注意坐在咖啡店角落的我们。寒碜的老板在柜台后面微微打了一个哈欠。我面前的咖啡没有动，已经冷掉了。加藤喝了一口咖啡，我毫无感觉地看着他左手手指上的婚戒。

“但就这样作罢太可惜了，因为他们夫妻不会怀疑人，更何况那个儿子已经被带走好多年，不会有人知道是冒充的，连亲生母亲也不会知道。”

这么拙劣的计划也太瞧不起人了吧。

“太乱来了，这种事不会成功的。”

小勇的沉默让人不耐烦，于是我替他反驳道。加藤放下杯子，身体稍稍向前，低声说：“他们母子分开二十多年了。妈妈只记得儿子身上的一个特征……”加藤的语气听起来相当愉悦，“右眼角有个割伤，是被刀子割的。”

啊……我想，这就是一个轮回。被这个男人任意操控和玩弄，失去自由，就是因为这个轮回，这就是我长年等待的天谴。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同时知道我似乎已经接受了。罪孽深重的我们终于要在该平息的地方平息下来了。

“我拒绝。”小勇终于开口了，我惊讶地看向他的侧脸，“我不想加入你的计划，别再把我们扯进去了。”

说完，小勇站起身来。

“别那么着急。”加藤的脸色毫无改变，“你小子……”他的语气有些粗鲁，“你小子埋掉的尸体……”

我急忙看向柜台，老板正在水槽边清洗杯子。刚刚在入口处的两名客人不见了。小勇不得不再次坐回椅子上。

“你们知道那座煤渣山怎么样了吗？”

我和小勇只能无力地摇头。因为小勇的拒绝，我一度恢复的力气又迅速流失。

加藤解释道，荒废的煤渣山近年来被陆续挖空当作道路工程的建

材。我感觉自己脸上毫无血色，也没有勇气看小勇。小勇掩埋竹丈尸体的那座煤渣山被挖开的话……尸骨的身份就会曝光，人们会联想到十一年前的凶杀案。如果知道当时的嫌疑犯已经死了……空壳子不是说匕首也一起埋进去了吗？那把有小勇指纹的匕首，超过十年还验得出来吗？还是空壳子把它又挖出来藏了起来，用来当作“绑架”我们的工具？警方肯定会立刻调查几乎在同一时间离奇失踪的我们。

“别害怕。”我们脸色大变，不知所措，此刻已经被加藤捏在手心了，“在他们动那座山之前，我已经把那玩意儿挖出来处理妥当了。”

他用轻佻的语气说，有人专门做这种差事。后来我才知道，加藤和黑道关系匪浅，真不知道律师怎么会和非法组织扯上关系，当时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只能按照加藤说的做。小勇一直想自首，所以要是直接拒绝加藤荒唐的建议，将一切都讲出来就好了。但他没有这么做，也是因为我吧。

和加藤见面之后，我彻底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小日子也失去了热情。我辞掉工作，不与任何人见面，竹丈的尸体怎么样了，藏在哪里了，用绝对不会被发现的方法处理掉了吗？这些我都没有想，我只知道我们被这位坏律师掐住了脖子。

加藤毫不留情，沦为傀儡的我们只能任其摆布。唯有一点，我不想和小勇分开，这个愿望非常强烈。我想小勇也无法丢下如此狼狈的我吧，我再次成了他的枷锁。

加藤开始给小勇上课，把难波家和难波科技的具体情况灌入他的脑子。难波家的现任主人难波宽和是入赘女婿，他和佳世子太太是再婚，两人没有生育孩子。现在佳世子太太想找回与前夫生的独子，加藤接下这个委托，请侦探社想方设法搜寻。但结果显示，之前住在群马县前桥市的那个孩子早已离家出走，然后在相依为命的祖母也不知情的情况下，丢了性命。只有这些信息。但是加藤心生一计，因为他想到了一个人，不但年龄相仿，而且眼角有难波太太记忆中的那个伤痕。

“难波家很富有，而且难波科技将来会成为优秀的上市企业。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当上继承人，以你的身世来说，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啊。”

小勇的脸上没有任何波澜，他已经不是昔日的小勇了。他能凭自

己的能力赚足够的钱，还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学问和经验。想拿难波科技当靠山的是加藤。小勇和我立即猜到了他的意图，却无法反抗。我们在东京的茫茫人海中被他找了出来，不得不面对可怕的过去……我们已经被现实击倒了。

“黑田由起夫，记住了吧？在前桥市出生长大的黑田由起夫。我想你很快就会变成难波由起夫了，这就是你的新名字。”

加藤对发呆的小勇说。他又对我命令道，如果想继续待在小勇身边，就绝对不能叫错名字。由起夫……小勇从那天开始就变成由起夫了。

加藤不想让人发现破绽。他先让小勇混入了由起夫祖母信仰的宗教团体，待在已经不认得孙子长相的祖母身边。我想他是给了教团相关人士一些钱，让大家统一口径。小勇就这样变成难波家的儿子了。

由起夫、由起夫、由起夫……不能再叫小勇了。我不断叫着，为了将这个名字刻在心里。小勇的新名字，对我而言也是特别的名字。不，名字是什么无所谓，我只想和他在一起。就算不是伴侣也没有关系，就算成为他的枷锁也没有关系，我决定永远和他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二十八岁那年的事。

难波夫妇的事，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忘记。

如果小勇这个冒牌由起夫进入的不是难波家，而是心高气傲的有钱人家，我们可能会陷入绝望的深渊。难波老师是中学老师，当时就快退休了，他二话不说就把小勇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他们两人不会怀疑人呢？真是不可思议。

知道难波家的情况后，我多少有些理解了。因为佳世子夫人罹患子宫癌，不久将离开人世。她无论如何都想在死前见到亲生儿子。见到被硬生生拆散，分别多年的由起夫后，她那燃烧殆尽的生命又重新燃起。佳世子太太想让由起夫继承公司。她拒绝了无用的化疗，每天待在儿子身边，疼爱他。难波老师也非常支持。

由起夫就是那时候发生了变化。再次碰到加藤，由起夫和我一样，变得非常沮丧，有气无力。他抛弃了中村勇次这个名字的时候，似乎连灵魂也被抽掉了，仿佛不这样做就无法完成顶替别人这件事。他完全掏空了自己，在难波家与临时父母一起生活后不久，便完全投入难波由起夫这个角色中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促使他这样做。

最初，我以为他只是单纯为了满足不久于人世的佳世子夫人的心愿，在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顺着病人的意思，扮演好儿子的角色。

“我们这是在帮助别人。”加藤大言不惭地说，“感觉不错吧？”

但是我们对这种无稽之谈嗤之以鼻。

我想，由起夫应该是打算在母亲死后就将事实告诉难波老师，然后离开。说不定那期间他也想到逃离加藤的方法了。但佳世子太太死后，由起夫仍然留在难波家，认真经营公司。这件事对由起夫来说并不难，他是个优秀又努力的人，取得了许多成果，从他的职业经历来看，这并非难事。能够获得这样大显身手的机会，所有男人都会感到骄傲才对。就像佳世子太太期望的一样，由起夫成了一位优秀的继承人。

妻子死后，难波先生也没有改变态度，依然把一切交由儿子处理。令人惊讶的是，由起夫竟然也选择与老师住在一起，过去扮演佳世子太太儿子角色的由起夫，已经完全接受改变形象的自己了。

在筑丰的时候，他只有阿升婆一个家人，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其他亲人。后来犯了罪，跟我一起亡命天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自己的家，找不到自我认同感。如今在武藏野找到如此惬意的地方，我没有办法责怪他，也没有勇气向宽容无私又没有心眼的难波老师说明真相。由起夫也不恨加藤，他决心压抑所有的情绪，让自己随波逐流。

这无疑正中加藤的下怀。他让由起夫成功混入难波家，取得难波家的信任，此后，加藤便辞掉法律事务所的工作自行创业。难波老师对公司的事情从不过问，难波科技成了按照由起夫与加藤的意思发展的公司。加藤当上难波科技的法律顾问。为了登上瞬息万变的社会舞台，他需要一个稳固的立足之地。

从司法研修所[1]刚出来的年轻律师接不到案子，只能进入律师事务所打杂。在事务所老板手下工作十年或十五年，得到老板的认可后才能独立。但加藤想一举跳过这漫长的阶段，他无法忍受长年在别人手底下做事。为此，最快的捷径就是成为一家中坚企业的法律顾问。他用定期拿到的顾问收入来实现自己的稳定经营，估计加藤义彦律师事务所从难波科技拿到了惊人的顾问费。

数年之后，由起夫升任难波科技董事长，公司也顺利上市。一个狂乱的时代正在来临，股价不断上涨，散户沉迷于投机炒作。地价暴

涨，人们开始炒地皮。对加藤这种人来说，有趣的时代到来了。他不是个嗜钱如命的守财奴，而是喜欢操控别人，以缜密的策略控制别人，在此过程中享受令人颤抖的快感，一旦玩腻了就立马抛弃。想玩这种游戏，就需要难波科技和由起夫。

事后，人们将资产价值大幅度超过合理价值的情况称为“泡沫经济”。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加藤的写照，他可以虚构出没有实质内容的东西，加以粉饰，再夸张地展示出来。他冷眼看着人们咬住那东西不放，然后又将之打破。他人的情绪也只是他用来壮大自己的材料罢了。不过最可怕的是加藤可以巧妙地伪装自己，让别人根本看不出他是多么无情冷酷的人。他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亲切、公平，有能力，同时正义感爆棚的律师。他十分擅长演出相反的自己，并且以此为乐。

加藤将由起夫送进难波科技而得以干涉公司业务，他联合税务、会计以及社保人员一起为所欲为。他将原本开在小金井的工厂和公司核心业务移到东京市中心，目的是让常来研究所的难波老师远离经营。他还新成立了投资部门与不动产部门，把一家纤维行业的重要企业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公司。

由起夫很聪明，他当然知道加藤的本性，按理说他可以提醒老师，加藤只是在利用难波科技和难波家罢了。但是由起夫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一味扮演着老师儿子的角色，淡然地做好被交予的职务。

面对由起夫的淡泊和安然，我只能静静伫立。我有种被抛弃的感觉，还有一些嫉妒。嫉妒他取得别人的身份，丢下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陷入这种苦闷的旋涡中。

只是改变“希美”这个名字的读音并不能满足我，加藤巧妙地读取了我的心思。我都忘了，那家伙本来就擅长嗅出人的脆弱，然后巧妙地加以利用。他将计就计，利用我对由起夫的心思，把我拉到他身边。他向我表示，加藤律师事务所可以雇佣我，这样我就能经常待在难波家附近，和由起夫一起了。饱受孤独折磨的我立即接受了这个提案，因为如果和由起夫断了联系，我会觉得自己就像漂浮在无边的大海上一样无力。

我在律师事务所没什么事做，只要跟着加藤到处跑就可以了。尽管如此，我拿着高得吓人的薪水，还住在高级公寓。房租由事务所出，加藤有一个家世不错的漂亮妻子和两个女儿，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全家福。

“我的梦想是将加藤律师事务所打造为顶级事务所。一流的顾客，一流的酬劳。你身为我的秘书，也需要一流的品牌。”

加藤带我到高级时装店，从衣服、包包到皮鞋，店员推荐的全都买下，由他刷卡。起初我还非常不安。第二天，我穿着那身衣服去上班，加藤直直地盯着我打量，说：“还行吧，但是……”他突然用力捏起我的下巴，“这颗痣我不喜欢。”

我沦为了加藤的奴隶，是一个双手双脚都被废掉的玩偶……我想，事务所的人都认为我是加藤的情妇吧。

在雇主的命令下，我到美容外科把痣去掉了。

“还有没有其他想整的地方呢？”

美容外科医生为了让我这张脸变得更漂亮，做了许多模拟给我看。当时我的心一定是病了，我不想变美，但想变成别人。那种被遗忘的感情再次涌现。十七岁的时候，我憧憬的另一个世界……住在那里的女大学生，她们歌唱青春和自由，心血来潮地前往极其贫穷的部落，打心底里同情可怜的孩子。她们虽然为改善孩子的生活煞费苦心，但回到原来的世界后，又能尽情欢笑，去大学读书，去打工，去约会。

我对医生继续说：“我要割双眼皮，我不喜欢颧骨这么高，我想削骨。”

栗本京子那张稚气的脸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还想过，为什么京子是京子，我是我呢？

但结果我和京子一样，都只是加藤的玩具。

我沉迷于整容，加藤觉得很有趣，于是无论多少钱都替我买单。接着我又开眼角，矫正牙齿。由起夫……只能痛苦地旁观。我们深知，我们的身体已经被加藤这披着人皮的怪物给抓住了。折磨我似乎能让加藤感到无比兴奋。他经常来我的房间，数落我的罪状。

“是你拜托由起夫杀掉你爸的吧？所以那家伙才会下决心动手。罪孽深重的女人啊，明明你自己下手就好了。”

“竹丈跟我说，他是由起夫的亲生父亲，所以你们两人都是杀父凶手。如果刑法没有杀害尊亲属罪[2]该有多好。”

“一氧化碳中毒的老爸很麻烦吧？但怎么会恨到想杀他呢？”

“你妈跑掉了吧。搞不好被竹丈求爱她还高兴呢。”

他用所有能说的话来折磨我。他让我全裸站在全身镜前面，问我是否满意整形后的自己，逼我说出下次还想整哪里，还用语言猥亵我，甚至把我压在床上侵犯。比起性侵，他更想看到对方因害怕而求饶的样子。

他的施虐癖日益升级。或许是我的不抵抗让他觉得无趣，他不断改变取乐方式。有一次，他从办公包里拿出一把生锈的匕首，见我狼狈得差点窒息，才告诉我这不是由起夫用过的那把，是他从来往的黑道大哥那里拿来的。他把我压在床上，将匕首插在我的脸旁，然后强暴我。享受极度的亢奋之后，又立即冷却下来回家，回到有心爱的妻子等待的那个家。

如今，我知道如何形容加藤这个人了。那就是精神变态。他有文化、有脑子、有自信，但缺少能够感受恐惧与罪恶的心。明明对他人的心情漠不关心，却装作一副感情丰富的样子。

我已经受不了了，濒临崩溃。半夜加藤走后，我向由起夫求助。他不顾一切地赶过来，只是抱紧我，对我说：“没关系。”虽然只有这样，但这就够了。感受到盘踞在由起夫心中的懊恼与悲伤，我便会安心地叹一口气。我们一方面不断重复这种仪式般的行为，一方面又觉得受这种惩罚是罪有应得。就这样，我们两人身披索然无味的哀怨一起苟活着。

遇到叶子，就是在这种生活勉强稳定下来的时候。

观察乌鸦偷了东西后飞走的方向，就能大概知道鸟巢的位置。因为乌鸦叼着鲜艳的毛线，那颜色不会与大海的蓝色或树林的绿色混淆，因此用眼睛追逐黑鸟的位置并不困难。我认为鸟巢就在结月后面不远处的树林里。既然认定了这一点，我便想要一探究竟。

我在走廊上碰到渡部，托他帮忙买个双筒望远镜。

“我想看看鸟。”我这么一说，渡部问我，“您要观察鸟类吗？”

“只是随便看看。”

我跟渡部说了乌鸦偷走毛线花的事情，表示想看看它们的巢在哪里。渡部似乎有点兴趣。

“不只是乌鸦，有许多鸟类在那边的树林里筑巢繁殖。”他举出很多鸟类的名字，“日本山雀的鸟巢材料也有很多颜色，很有意思哦！有的会铺上兽毛和撕成条状的树皮，有的会使用棉花和毛线，甚至还有的直接霸占啄木鸟的老巢呢。”

“啊，真的吗？”

他看起来呆呆的，没想到懂得这么多。

“买高倍率的双筒望远镜比较好，比一般的观察望远镜更好……”

渡部很快帮我买来高倍率的双筒望远镜，我不会用，他还仔细教我如何对焦。其间田元女士有事过来，她也顺便用望远镜看了一下。就在这时，乌鸦飞到阳台，用嘴去叼我故意放在那里的毛线花。我们三人屏息凝神，看它用嘴啄着毛线花。它把蓝色和绿色的花挑掉，将底下的黄花拉出来。

“看，那只公的讨厌冰冷的颜色，母的喜欢柔和的颜色。它们的巢配色一定很漂亮。”

“乌鸦的视觉比人类敏锐，它们具有能感知紫外线的视觉细胞。人类看到的彩虹只有七种颜色，但是据说乌鸦能看到十四种颜色。”

渡部刚说完，公乌鸦就叼起黄色的毛线花飞走了。

“咦，乌鸦不是讨厌黄色吗？我们家那边的垃圾袋都是黄色的，听说就是为了防止乌鸦乱啄。”田元女士插了一句。

“那不是因为乌鸦讨厌黄色，而是黄色比较容易加入一种可以隔绝紫外线的特殊颜料。只要加入这个颜料，乌鸦就看不出垃圾袋里有没有食物了。”

“哇，你懂得真多。”田元女士佩服地说。

我用望远镜跟着乌鸦看去，但很快就跟丢了。算了，也没必要着急，我有的是时间。

“太太，您喜欢看鸟，而您先生喜欢钓鱼呢。”田元女士一边换床单一边说，渡部在给她帮忙。

“我先生只是在船上睡午觉，他不喜欢钓鱼。加贺先生难得找他去，说是出海，其实他只是在睡觉而已。”

“这样啊。每次看到他和加贺先生一起到栈桥去，我都以为一定是在认真钓鱼呢。不过在船上随波睡着午觉也不错吧。”

田元女士似乎在给自己找台阶下，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那天我一直把望远镜放在膝盖上准备着，直到傍晚。但乌鸦没有再来。

加藤放出豪言壮语，要将他的事务所发展为一流事务所，结果他真的慢慢实现了。那时好多企业重金聘请顾问律师，其实这些律师几乎不了解商业，但聘用知名律师相当于一种商业宣传。那是个繁荣的时期。

不过加藤在业务方面也很厉害。他扩充企业法务的工作范围，利用经营和市场的专家、税务人员、会计师、商标代理师等，为客户提供企业经营上的综合性咨询服务。这在现在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但在当时相当前卫。他的事务所业务涵盖税务、财务、人事、劳务、知识产权、法务等，口碑很好。许多企业都想聘请他担任顾问律师，因此顾问费收入十分可观。我是他的秘书，所以知道这些。

我在某本书上读到过，完全没有感情，因而不会被那种暧昧不清的东西影响的精神变态，成为成功者的概率很高。企业的一把手、律师、外科医生、媒体人等，其中就有不少精神变态。敏锐的观察力、胆量、无情、领袖能力、专注力……这些东西带给他们富有、力量和地位，让他们跻身上流阶层。这些人即便拥有了家庭，也还是孤独无情，但他们不以为意。我不认识加藤的家人，却不难想象他在扮演一个爱妻子的好老公和疼爱孩子的好父亲。他能够机械性地处理感情，与之相反，他看我的眼神令人毛骨悚然，就像食肉类爬虫一样的视线，是一种极少眨眼的直视，正是精神变态的特征。

加藤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以难波科技的财力为靠山，侵吞一些值钱的企业。当一些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时，他就提出提供资金支持，并把转让股份作为融资条件列在合同款项之中。对方无论如何也需要融资，只能接受。趁经营尚未稳定时，他便以取消融资为要挟，要求对方履行融资条件。他能让这种事变得合法且稳妥，不得不说他手段高明。

不久之后，难波科技变身为一家多元化企业，旗下拥有众多子公司。由起夫虽然只是名义上的社长，但依然以他的方式开展着事业。他没有动位于小金井的工厂，踏踏实实守住原有的制造业。难波老师时常拜访的研究所也位于小金井工厂内，或许由起夫因此认为这里是不可侵犯的圣地。尽管工厂附近的小金井田园俱乐部会员券可以卖到一亿以上，但扮演好难波老师的儿子是他唯一的生存标准。

如加藤所愿，他的事务所变成了一流律所。他不让自己的事务所和首要客户难波科技参与可疑的事业。当时，他另外成立了承包非法工作的公司和组织，并和这类组织交往甚密。难波科技的不动产部门及投资部门皆没有任何问题。我不知道他动了什么手脚，赚了很多钱。对于脑子聪明的加藤来说，在背地里做到这些非常简单。

一九八六年，东京市中心的地价上涨率达到了七成，像加藤这样的人，就算躺着不动，金钱也会滚滚而来。加藤让家人住在东京市中心价值上亿的豪宅里，开着奔驰，穿着名牌，但他不爱打扮得像当时常见的投机商人那般花哨，也绝不戴百达翡丽和伯爵等名表。

那些东西不在他表现自己的范围内。

他的律师活动主要包括企业的事业投资及股东大会对策、决算书及各种会计业务、事业规划、人事、劳务等，也代办企业经营必要的各项业务。他把合作的各领域专家集中起来，能够提供广泛的服务。对于政治家违反选举或收受贿赂等事件，企业间经济交易所产生的纷争，他也很擅长，而这些就是他巨额报酬的来源。此外，对于无法继续经营的公司，他会迅速办理破产程序，随心所欲地操纵企业的命运。

泡沫经济时期，律师中有人每晚在银座喝酒，还有人砸重金买了别墅、游艇和赛马。一些奇怪的中介和专门帮人办事的人自然会接近这些人。加藤也很清楚这些事。他懂得与黑社会打交道的方法，冷眼旁观许多投机商人身败名裂，并以冷静及强韧的意志为武器，生存下来。

或许加藤早就看出那个狂乱的时代很快就会终结，但讽刺的是，他没能亲眼看见。

我第一次去职介所是为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拿资料。我随手看了几则招聘信息，想起来到东京后，因为终于能够上学而无比高兴。那些回忆动摇了我。我一边受加藤控制，缠着由起夫不放，一边又不时到上野的职介所，翻阅着大量的招聘信息，想要从里面魔法般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安身之所。结果我没有找到就业岗位，却遇到了叶子。

叶子和达也一起到难波家后，我也常跟着加藤去深大寺。我和叶子带着达也这个怪孩子在武藏野散步，这件事一点一点地改变了我。我也渐渐不去职介所了。

到东京以后，我没有结交同龄人，因为我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这种

资格。我改变了容貌，又更换了名字的念法，这些已经让我身心俱疲。但与别人接触，与由起夫以外的人相处，又给我带来了新鲜感。

我通过加藤律师事务所看到的社会，是由于泡沫而五彩斑斓、瞬息万变，充斥着欲望和金钱的世界。这种虚幻的世界让我感到害怕。但叶子不同，她是个名副其实的三十五岁女人，适合穿大地色系的衣服，四肢纤细，那颗动不动就低下的头上是从没有烫过的头发。在职介所看到她的时候，我感觉她不怎么靠得住，但是她在难波家却忙个不停，麻利地收拾家务，那样子让人感觉非常不错。

她和武藏野的自然风光将有些发狂的我拉回了现实世界。认识她之后没多久，我就向她坦白自己做过整形手术，这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

在叶子成为难波家的女佣之前，我对那个家庭并没有抱多大的兴趣，只当他们是加藤的委托人之一。虽然由起夫伪装自己混了进去，但我不愿牵涉太深。只要想到万一出了差错，让人知道我和由起夫那段沉重可憎的关系，就让我感到害怕。对已故的佳世子太太、难波老师、老管家藤原女士，我都只是冷淡地和他们维持表面来往而已。尤其是藤原女士，对我这个由起夫的青梅竹马似乎存有戒心，总是注意着我和由起夫的接触。尽管我平时装作和由起夫不熟，但自从受到加藤的折磨，我就会在半夜把由起夫叫出来。对此我感到很内疚。

由起夫经营着难波科技，而我在律所上班，我们都变得富裕了，衣食无忧。但是我们从不乱花钱，也没有想要的东西。听说由起夫给达也买了一辆三轮车时，我笑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和叶子在一起，我有时会不自觉地笑出来。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由起夫之间由令人厌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那是一条紧绷的丝线。之后我们遇到了加藤，我只能萎靡地任由加藤折磨下去，根本不敢奢望能过上平和安稳的生活。我觉得我必须远离那些东西才行，就像故意喝下苦涩的饮料一般。

叶子拥有复杂的情感，并为抚养外甥而烦恼。她为自己的脆弱、狡猾、器量小、愚昧感到可耻，她的情况符合人性又令人舒心。她总把“对不起”“抱歉”挂在嘴边，似乎在刻意回避世人。我想让她活得更自信一些，毕竟她还没有偏离正常人的轨迹，而我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叶子还可以重返正常的人生之路。起初我从叶子身上看见过去的自己，一时兴起想要帮助她。但逐渐地，我固执地把这个与我同年同

月同日生的薄命女子和自己重叠在一起。

不过我认识到，这种想法是傲慢的。我发现和叶子越是亲近，我就越能放松。看到叶子因在避难所似的武藏野生活而平静下来，我那颗顽固的心也化了。这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奇妙感觉。在做她教我的手指编织时，在我们并肩漫步闲聊时，我这个一直伪装自己的人，也在那些瞬间因为拥有了叶子这位朋友而感到幸福。我真切感受到，我没有给她什么，反而从她身上获得了很多东西。

“叶子小姐拯救了你吧。”

那时，难波老师这么说，我还惊讶地回看他。老师若无其事地说出了真相。

我和由起夫、加藤之间复杂的关系，因为老师和叶子开始微微地、缓缓地产生变化。我的身体有了力量。和叶子在一起的时候，时常伪装的我会脱掉愚笨的铠甲。

叶子也改变了由起夫。他说叶子拜托他当达也的父亲，我立刻明白叶子对由起夫怀有类似爱恋的心情。她虽然刻意掩饰，但从她的表情和态度都可以看出端倪。至于由起夫，他似乎也很向往成为达也的父亲。一如佳世子太太在世时扮演她的儿子那样，或许中村勇次从变成难波由起夫时起，就成了一具空洞的容器，将自己的使命定位成为某人扮演某种角色。

我想象着叶子和由起夫结婚。这样由起夫就会成为达也真正的父亲，他们两人都能如愿以偿。可是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就会变得黯淡，由起夫绝不会有这种期待，他不可能和女人结婚，他应该一生都不会有自己的家庭，我再次认识到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一切的始作俑者是我，受加藤控制的我需要由起夫的支撑，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

嗅觉敏锐的加藤，轻易看出了叶子内心的纠葛。

事情发生在老师说要去研究所，加藤用奔驰送老师过去的时候。

他们在城山的下坡路上，看见叶子从旁边的树林里跑了出来。叶子脸色苍白，非常害怕，但她很快躲了起来。老师担心出什么事，在稍微开过去一点的地方下了车，他也担心为何没看见达也。老师要加藤先走，加藤留在原地等了一会儿，从后视镜里看着叶子脚步踉跄地爬坡而去。

“这事不对吧。”

老师住院后，听由起夫说完事情的经过，加藤立即说：“那女人把达也丢在树林里，明知达也在树林里迷路的话就可能冻死，她为什么一个人从树林里跑出来，还立马逃回家？是那个保姆想甩掉硬塞给她的拖油瓶吧。难波老师发现这件事后，就去找了达也。”

我和由起夫都没说话。我知道加藤说得大概没错。叶子一直为不会说话的达也和她与去世的妹妹之间的关系而感到纠结，她在冲动之下做出的行为，也没办法责怪。可是加藤，一个没有感情的精神变态，根本无法理解叶子的心情。

“不是挺有意思吗？简直跟《糖果屋》[3]一样，被继母扔在树林里的小孩……”

加藤语调轻快地说着。他能准确嗅出别人的弱点，宛如一头瞄准猎物的肉食动物。我最了解他这一点，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心。

“然后，难波老师在树林里追那个小鬼时，老毛病发作了。都是那个笨蛋保姆，害我差点失去重要的客户。”

“不是那样……”由起夫无力地反驳道，“他是跑进枯树洞里才引起心绞痛。他看到珍贵的黏菌，就忘记自己有幽闭恐惧症了，不是达也的错。”

“幽闭恐惧症？”

“是的，他自己也知道错了。他说只要被关在狭窄的空间里就会发作。”

加藤哼地冷笑了一声。

我只能一点一点地给乌鸦毛线花，如果给太多，它们把鸟巢筑好后就不会来我的阳台了。因此，我一次放一朵亮色的花，乌鸦有规律地过来拿走，我再用双筒望远镜追踪它们飞去的身影。

过了一周左右，我找到了它们的巢穴。就在树林入口处那棵梧桐树上面。那是一棵初夏时节就会开满淡紫色筒状花朵的乔木。选择梧桐树的或许是雌鸟，它们在尚未开花的绿叶深处巧妙地筑了巢穴。一旦找到，我便可以随时观察它们。鸟巢外部是用小树枝搭成的，但我提高望远镜的倍率一看，发现有橘色的毛线头跑出来，一定是铺在鸟巢里面了。可是毛线花这么小，应该还不够吧。

有时我明明还没有把毛线花拿出去，它们就会飞来阳台，死皮赖

脸地伸长脖子，甚至还会用鸟喙咔咔地敲着栏杆催促。丈夫来时，看到这情形大吃一惊。我告诉了他原因。因为来的是母乌鸦，我拿了一朵粉色的毛线花出去。乌鸦立刻叼走了。我马上把望远镜给丈夫，他专心地观察乌鸦，我则凝视他的侧脸。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右眼角的伤痕不再那么突兀，已经融入六十多岁的松弛的皮肤中了。

“你看，那只母乌鸦为了下蛋铺床，选了我的毛线花。”我对着一直盯着鸟巢的丈夫，有几分得意地说。

“它们只拿走橘色或黄色的，或是蓝色和粉色的，很不可思议吧？”

“小黑……”丈夫打断我的话，“小黑喜欢会发亮的东西，收集了好多。”

说完慢慢将双筒望远镜移开，看着我。

“还记得它吗？”

“嗯。”

在提及叶子的事情之前，我简单应了一声。丈夫又拿起双筒望远镜眺望树林。我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小黑讨厌我，因为我讨厌乌鸦在房间里飞来飞去。聪明的鸟会分辨人，甚至聪明到会整人。有一次，一个瓶盖从半空中掉进我喝到一半的咖啡中，咖啡溅出来，弄脏了我的白色衬衣。

渡部依然是临时工，但工作已经从打杂升级到可以协助入住者洗澡了。岛森小姐很有耐心地指导着渡部。

“神野先生，洗澡时间到了哦。”

我在走廊上走着，看见渡部对一个老人说。老人腿脚不便，坐在走廊沙发上休息，渡部正费力地扶老人站起来，想扶他到助行器那边。老人肥胖的身体在靠向渡部时失去重心，抓着他的T恤差点跌倒。老人用力抓着T恤不放，以致他的T恤都快被抓掉了。

远远看到这一幕的岛森小姐叫了一声，愣了一瞬后，立刻回过神跑来帮忙。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神野先生被岛森小姐扶住了，虽然没跌倒，但头撞到了墙上。

“对……对不起。”

渡部把助行器拿过来让老人抓住。老人喘了一口气，结果大声说：“你干什么，很痛啊，你打了我头吧？”他有点老年痴呆。我在渡部发现我之前，拄着拐杖离开了。

岛森小姐追过来对我悄悄说：“他还不熟悉怎么照顾身体不方便的人，可是他很认真，刚刚的事能不能请您保密？”

“好的，没问题。他肯定用不了多久就会做得很好。”

我没有对丈夫提起这件事。

达也被丢在城山树林这件事之后，加藤对叶子产生了一丝兴趣，因为他发现了叶子隐藏于内心的扭曲情绪。父母双亡，不会说话的外甥也是个棘手难题。叶子在无奈之下领养了外甥，但其实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抚养。她将她对达也的困惑、愤怒、厌恶，甚至时而演变成杀意的情绪，巧妙地隐藏在身为家人的情深意切之下，但还是被加藤嗅到了。这正是养肥这个家伙的营养，如同发现由起夫和我犯下的罪行时一样，他开心得甚至哼起歌来。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讨债的人找到叶子了。十分不幸的是，加藤当时就在现场。我之前也隐约猜到她背负着巨额债务，但加藤比我先知道了那些事：叶子的妹妹及妹夫向那些人借了一大笔钱，迫使她做担保，结果因为还不上钱，落荒而逃。

现在的法定利息上限为29.2%，但当时的利息可能最高能到70%，高得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是高利贷，估计还要更多。总之，加藤瞒着老师和由起夫，帮她把债务处理掉了。

叶子没对我提起这件事，肯定是因为觉得羞耻，害怕别人知道。她真是个笨蛋，我绝不会为这种事看轻朋友。跟竹丈借钱的时候，只要超过一年，利息就会超过本金。

然而可悲的是，我们并没有对彼此坦诚到这个程度，这造成了最后的悲剧。行为和心情的一些偏差造成了误解，而误解招致了这种结果。再怎么感慨也于事无补了。

加藤或许告诉叶子事情通过正当途径解决了。其实并不是那样。他这个人表里不一，私下与黑社会有很深的勾结。这位能干的律师，在工作上可离不开非法组织的帮助。此外，他也擅长充当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代理人，向经营不善的公司收回原本要不回的欠款。他在破产

方面所做的债权回收，表面上是双方和解，但其实背地里有专人做手脚。加藤接受股票被投机组织大批收购的公司的委托，请对方放手，也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很有人脉。

搞不好加藤是从竹丈那里学到这种手法的，一种快速解决事情的必要之恶。我想他每年从黑社会相关公司那里拿到的顾问费应该不少于一亿日元。他与叶子所惧怕的放高利贷的人进行暗中交易，并不是什么难事。

他用这种方法博得了叶子的信任。叶子很单纯，不谙世事，即使她感恩加藤，对他完全信赖，我也没办法责怪她。就像以前玩弄栗本京子一样，加藤伸出恶心的触手，缠住了叶子。

不过有时候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那家伙太沉迷于操弄叶子的心，为了进一步动摇叶子对达也的复杂心思，加藤提议把达也送给别人领养。叶子烦恼不已，终于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猜到加藤想从她那里带走外甥的真实目的，不禁背后发凉。

加藤找到了替代我的人，我的心中警铃大作。加藤已经玩腻了我，发现了新的猎物。我应该全盘托出，给她忠告才行，但我怕这唯一的挚友会惊愕、失望，最后离我而去，所以犹豫不决。

叶子也找难波老师商量这事，老师比我有用得多。他开始对加藤起疑。身为教育家的他大概已经觉察到叶子的苦闷与烦恼，看着她满腹踌躇地面对达也，于是他开始调查加藤律师事务所的背景。如果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应该能明白那家伙是以顾问律师的身份混入难波科技，然后为所欲为的。

调查过程中，老师得知找到由起夫的侦探社至今仍和加藤有紧密联系。原本这是一家游走在法律边缘、什么工作都接的侦探社，而加藤看准它的用途，让它解散，然后把员工当律所的跑腿和打杂。他们应该靠不法勾当赚了许多钱，只要再查下去，就会发现该侦探社的老板当上了难波科技的秘书室长。

加藤急了。再怎么说，老师也是大股东。难波科技这种中坚企业，同时又是中小规模的上市公司，创业者家族或者大股东的意向会极大地影响经营方针。老师肯定已经发觉难波科技在短时间内离开纤维业界，被改造成一家活跃于泡沫经济的怪物企业。在那年的股东大会上，知道老师心意的老股东提出了针对会计方面的质疑，并提议加入新的审计公司。新的审计公司如果展开业务审查或者不正当行为调查，加藤的处境就会相当艰难。

“这下麻烦了。”

总是自信满满的加藤咬紧了嘴唇。就在加藤律师事务所的所长室里，那家伙在由起夫和我面前慌张地来回踱步。加藤害怕的是让完全不相干的由起夫进难波家当继承人的事被老师发现，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甚至连加藤欺骗难波家和难波科技从而为所欲为的事情也会曝光，到那时，加藤律师事务所就完了。从那家伙做过的事来看，律师资格会被取消，搞不好还会吃上官司，他不仅会失去建立起来的地位与名声，还很有可能会遭到逮捕。

“那样也好，反正冒充别人这种事本来就是胡来。”

如今已经有经营者风范的由起夫非常淡定。

“听好……”加藤讨厌这种状况，本来应该是被他控制和操纵的人反过来侮辱他，“你没有资格这么说，我随时都能证明你是个杀人犯。”

由起夫沉默了。那时，杀害竹丈的事还在法律追诉期内。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坦然接受破灭，让这出闹剧结束。可是看到沉默不语的由起夫，我的想法动摇了。由起夫显得犹豫和胆怯，令人惊讶。

我想这是因为他有了想守护的人，就是叶子与达也。他害怕被难波老师或叶子知道过去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特别是叶子。他爱着叶子，想和她一起抚养达也。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们应该各走各的路了。由起夫一直为了我而活着，无论如何我都要帮助他拥有自己的家庭，这样才能减轻一点我的罪孽。

“可恶，难波老师那时候为什么不心脏病发作死掉？”

加藤忘我地咒骂着。他不受感情控制，这就是他的弱点吧。一个完全不能理解善恶、爱憎、恐怖、忧愁、喜悦、烦恼的精神变态，也不能觉察到别人会因为丰富的感情而影响情绪这件事。他喜欢的只有战栗和混乱。看似成功，其实对欺骗、非法行为毫无罪恶感的他才是不幸的。我冷眼看着这个无法意识到这点的邪恶社会精英。我已经不再害怕这个人了。

加藤的处境越来越糟。难波科技旗下不知不觉多了不少子公司和相关企业。有些是用股份交换得到的，有些是接手了遭炒股大户紧紧套牢的公司。这些公司不断被架空，或者用来进行内线交易、操纵行情赚取不法利益。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但当时应该是将银行和非银

行金融机构那里大量流入的金钱当成投机和炒地皮的资金。说好听一些，这是运用理财技巧赚取的营业外收入，但是我想其任意挪用的资金，以及借给无偿还能力的相关企业的钱，肯定是天文数字。难波科技已经开始接受审计公司的调查，主导人正是若无其事的难波老师。

加藤不断讨好老师，窥探他的想法，但无法从那张扑克脸上读出任何信息。

“那个该死的老狐狸！”

加藤气急败坏，在我面前大骂老师和按照老师意思行动的那些人。他把矛头指向作为情妇的我。如果这样能够转移他对叶子的兴趣，我甘愿承受。他来我住的地方，用语言和身体尽情凌辱我。让我哭出来之后，他才能消气。我本来就打算用几分演技来拖住加藤，不过随着周围情况的恶化，他的做法也变本加厉。

那天晚上，加藤尤其粗鲁。

“为什么由起夫明知道你被我这样对待，还和没事儿人似的？”

他骑在我身上说，用一把大剪刀剪碎了我的丝质睡衣，泛着白光的丝绸如雪花一样散在床上。

“你应该知道吧，我们都不敢反抗你。你就是利用我们的弱点为所欲为。你肯定很得意吧。”

这种话能让加藤开心，这是我多年来学到的东西。

“你们是生命共同体，绝对分不开了。你们就是在互相监视。”

加藤笑得很诡异，但我发觉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从容了。我想象这个男人最终走向灭亡的模样，这支撑着我。虽然加藤的灭亡也等于我们的灭亡，恐怕由起夫和我都会被问罪然后离开武藏野，也不得不跟老师、叶子以及达也告别，但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心理准备。

“我知道我回去后你都会找由起夫过来。”加藤用冷酷的声音说道，“想找他来清理被我玷污的身体吗？”他拿起剪刀，朝我的右眼刺来，我的下巴被他紧紧按住，无法转过脸去。就在快刺到我眼球的时候，他又快速将剪刀移到眼角，于是冰冷的金属刀尖刺破了我右眼角的皮肤。

“要杀竹丈很麻烦。”虽然我准备好了承受他的攻击，但还是战栗

不止，可怕的过去向我袭来，“那个老头是个身经百战的浑蛋。在他眼里矿工就跟蚂蚁没两样。他跟我说的那些手段，我都吓到了。”

也许竹丈和加藤是同类。他们夺走弱者的一切，让其绝望、哀叹，最后因为受伤和生病而死去，他们不会感到一丝良心的苛责。不，他们还能从中找到无上的乐趣。剪刀的刀刃摩擦着我的皮肤，由起夫刺向竹丈的画面浮现在我紧闭的双眼里。他的表情认真得令人畏惧，而且浑身是血，被竹丈顶回来的匕首划到了他的眼角。最后他低头俯视一动不动的竹丈……不，不是由起夫，是小勇，是杀害生父的十七岁时的小勇。

我实在无法忍受，发出了细微的叫喊。

“哈哈哈，想起来了吧？那令人怀念的故乡。”

加藤让我趴在床上，抓住我的头发，我耳边响起了咔嚓咔嚓的恐怖声音。我的头发被剪掉，撒在丝质的布片上。接着我听到剪刀落在地上的声音，加藤从后面侵犯了我。

“由起夫是怎么干你的？是这样？还是这样？”

加藤不知道由起夫没办法做爱。我也不想告诉他，只是若无其事地说道：“才不是，由起夫比你温柔多了。”被刺激的加藤更加变态。不知为何，我脑海中出现了小勇母亲被竹丈强暴的画面。他做了所有炫耀自己能力，让女人成为奴隶的粗暴行为。

“住手，住手！”我不知道发出这种呻吟的，是被竹丈压在身下的可怜女人，还是我自己。女人在刚诞生的孩子旁悬梁自尽，脐带还没断的小婴儿虚弱地哭着。这些画面让我恍惚了。

“住手，求你了……”发出呻吟的人其实还是我，精疲力竭的加藤趴在我身上，抚摸我头上难看的短发。

他低声说道：“让由起夫来安慰你吧。”

这个可怕的男人丢下虚脱的我，转身回家。他刚才的疯狂已经完全消失，现在开着爱车回到什么都不知道的妻子身边了。我忍不住打电话给由起夫。

第二天，我知道了难波老师过世的消息。

据说老师是入睡时心脏病发作的。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老师

有心绞痛病史，叶子也一直留意这件事。上次在树林里发作时，就是因为身上没带药而差点丧命。从那次起，她就变得神经质。尽管如此，这一天还是来了。

前一天，叶子带达也去参加露营，家里应该只剩老师和由起夫。但其实不然，加藤回去后，我把由起夫叫了过来，因此只有老师一个人在家，正好那时候老师发病了。

叶子因为发生这种事时自己不在家而自责，我安慰了她。我无法跟她说由起夫也不在家。如果有人在家应该会注意到吧。这样说来，责任其实在我，是我把由起夫叫走了。我因受到了加藤前所未有的虐待而痛苦，半夜打电话给由起夫。我明知由起夫和叶子的心思，也讨厌这样的自己，但还是没办法不这么做。由起夫瞪大眼睛看着我被剪得乱七八糟的头发，紧紧抱住我，但颤抖不已的我仍旧非常害怕。他回去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之后，没想到罪孽深重的我们进行的这种可悲仪式，竟然连老师的性命也搭进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跑去美容院剪了短发。到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早已过了上班时间，但是没有人怪我。我名义上是加藤的秘书，实际上却是他的情妇，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没过多久通知来了，我和加藤赶去了深大寺。

除去人们的悲伤，守夜和告别式都进行顺利。我努力让自己像个机器人，因为只要心情一动摇，就会发生无边无际的慌乱。绝不能在叶子面前这样。失去难波老师这位雇主和理解者，挚友叶子需要人陪伴。不过和当初我们遇见时相比，她变得坚强多了。

我应该学习她，让自己更坚强。我不能让叶子沦为加藤的牺牲品。一脸亲切靠近叶子的加藤又要开始游戏了。他不着急，而是慢慢伸出魔爪为难她，掐住她的咽喉，然后让她成为自己的物品，就如他曾经对我和由起夫那样。加藤在难波科技的地位一度受到威胁，但老师死后便变得稳固。他又游刃有余了。老师明明想追根究底，却被他逃过一劫，真是让人不甘心。总之，得让叶子知道加藤的本性才行。

叶子已经完全依赖加藤，老师死后更是如此。她以为加藤是个能干、亲切、富有正义感的律师。她信任的加藤提议把达也送人领养，她为此烦恼不已。

我想起了当初遇到叶子时的心情。我一定要帮助叶子，即使是一厢情愿，我也要让她幸福，这么做也是为了已经没有资格幸福的自己。

告别式的两天后，加藤和我再次去难波家，连同由起夫一起，我们三人分工确认参加告别式的名单，整理收到的帛金。叶子表面上显得很冷静。在老师离开后空荡荡的家中，起初她似乎找不到容身之所，但很快又恢复了往常的节奏。据说达也那天去了橡木园。下午，由起夫和我一起搭加藤的奔驰去银行存帛金，还办理了老师去世的相关手续。

开下城山时，一只飞蛾从后座下面跑出来，在车子里四处乱飞。加藤啧了一声，停下车子，摇下车窗，然而浑身褐色，仅有翅膀的前端是黑色的飞蛾在车内横冲直撞，一直没有飞出去。坐在后座的由起夫用手抓住飞蛾的翅膀，看了片刻，把它放了出去。飞蛾拍着翅膀消失在树林之中。加藤摇上车窗，继续开车。

那天晚上，由起夫打来电话。我经常给他打电话，但他几乎不给我打，因此我非常吃惊。他用少见的激动口吻对我说："是那家伙，是加藤。是那家伙杀了我爸。"

"喂，你知道吗？"加贺太太放下备前烧茶杯，将身体探向我，"听说渡部读研时学的是生物学。"

"是吗？"

我拿起咖啡杯，并没有很惊讶，而加贺太太似乎因此不满。

"所以啊，他会到世界各地去参加自然保护活动。你看，现在热带雨林和珊瑚礁不是消失得很快吗？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比如砍伐树林、填海造地之类的。对了，还有温室效应，听说北极的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

"这些是渡部告诉你的吗？"

"不是。"

加贺太太举手向里见示意，里见拿着茶壶过来，为加贺太太倒了一杯热茶。

"你说是吧？渡部之前的工作很厉害。"

"没错！"看来消息的来源是里见，"最初他在大学研究室，进行环境破坏的调查，但后来看到各地情况太严重，所以就离开缺少自由的大学，为自然保护活动四处奔走。"

“保护活动的经费不充裕，他就这样自己打工赚钱。”

加贺太太补充道。她似乎完全忘了之前看不起渡部，说背包客就是流浪汉的事，现在倒很支持他了。

里见说：“还有哦，他的活动不单是为了保护美丽的大自然，他说保护好自然环境，保护栖息的物种免遭灭绝，对人类来说也很有意义。他还说亚马孙雨林、太平洋的珊瑚礁、无人居住的高山这类地方，还有很多尚未发现的生物，但相关研究还没有进行，他无法忍受这些生物灭绝。”

“你什么时候打听到这些的？看来你完全被渡部影响了啊。”

加贺太太将自己的事放到一边，瞪大了眼睛。

“他很厉害啊！他是为了保护地球而工作，一想到他在这里的工作也是其中一部分，我就想支持他。”

“里见，听你说的好像你要跟着渡部去亚马孙呢。”

我其实是开玩笑的，不料她却毫不犹豫地回答：“真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已经跟他表白了，说我喜欢他，想跟他一起存钱，从事保护自然的工作，让他下次出去时把我带上。”

加贺太太差点儿把茶喷出来。原来里见说想结婚，是因为渡部的关系？

“你是认真的？”好不容易把茶喝下去的加贺太太惊讶地问道。

“是啊，我是真心告白的，只是……”

“被拒绝了吗？”

里见沮丧地点了点头。

“他说他已经有未婚妻了，是在自然保护活动上认识的加拿大人。好像下个月就要一起在加拿大生活了。”

“哎呦。”

“他走了之后，我会很想他的。”

里见完全没有把被拒绝当回事儿，满不在乎地笑着。

“真是的，临时工的素质真是越来越低了。”

等里见离开后，加贺太太又恢复了毒舌，虽然她暂时对渡部刮目相看，但是一听到他要离职的消息，又开始批评年轻人太浮躁。

“是啊，在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世界也在运转。”

我的回答并不合她的心意，加贺太太不满地噘起了嘴。我下意识地搓着左侧大腿，疼痛越来越厉害了，止痛药已经没什么用了。不知道还能忍到什么时候。

树林方向传来了乌鸦的叫声。

由起夫一口咬定是加藤杀死了老师，他的根据是在奔驰车中飞来飞去的褐色飞蛾。

“那是野桑蚕的成虫。现在我家桑树田就有很多这种飞蛾。这一带桑树田并不多，更何况岛间先生说，只有我家有野桑蚕。”

“所以呢？”

“我一直在想加藤的车里为什么会有那种飞蛾，终于想到了，那家伙在我爸过世那晚来过我家。”

由起夫说，当时加藤把奔驰车停在桑树田，在他开车进出的时候，粘在桑树上的野桑蚕掉到了车里。由起夫当天在奔驰车后座下面捡到了枯萎的桑叶和成虫离开之后的绿色蚕茧。我尽可能地故作平静，嘟囔道：“这又怎么了呢？就因为这个……”

“他是故意把奔驰车停在桑树田旁边藏起来的，这样从门那边就看不到车。我检查过了，地上有奔驰车轮胎的痕迹。因为前一天下雨，地面比较松软，前一天傍晚绝对没有轮胎痕迹。”

我沉默了。加藤的奔驰车用的是一种特殊轮胎，连我都知道轮胎的样子非常特别。他很讲究，每次换轮胎都指定同一品牌。

“家里虽然有锁，但是弄把备用钥匙对那家伙来说轻而易举。我爸有时会把自己的钥匙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然后找好久都找不到，这种事发生过好几次了。再说，他有时还会不关窗户睡觉。”

由起夫越说越起劲，我的大脑不停运转。老师去世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家，因为叶子和达也去露营了，半夜我把由起夫叫了出来。为什么老师会在独自一人的夜晚死掉，这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如果是加藤搞的鬼呢？只要尽情凌辱我，我就会受不了而叫来由起夫，那家伙知道我会这样。因此那天晚上——就是叶子和达也都不在的那天晚上，为了让由起夫也离开家，他故意用前所未有的残忍方式来凌辱我。我轻轻抚摸自己的脑袋，那是我第一次被剪掉头发。

我感到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只要老师不在，加藤违法的事情就不会曝光。现在老师提议的人人或者方法中断了，由起夫是冒充者这件事，还有深受难波家信任的加藤想出了这些方法的事情，都不会有人知道了。

“那他是怎么杀人呢？就算能闯进家里，要怎么杀死老师呢？”我的声音里带着几分颤抖，“老师是心绞痛发作而死，警方和医生不都好好查过了吗？”

由起夫在电话那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想他利用了我爸的幽闭恐惧症，上次我爸的病在树林里发作后，我们跟加藤说过，他知道这件事。”

叶子将达也丢在树林里面，我们聊这件事时，由起夫不小心告诉了加藤，老师要是被关在狭窄的地方幽闭恐惧症就会发作。即使如此，我还是否定了他的想法。

“老师死的时候是仰睡，这不会错，他没有被关在狭窄的空间里。”

虽然我嘴上这么说，但还是认同由起夫的怀疑。

“那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杀我爸这种事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就在不久前，加藤还说“为什么难波老师那时候没有心脏病发作死掉”，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打转。

“否则他为什么在我爸独自在家的时候来？而且还是深夜，怎么想都不对劲儿。对那个家伙来说，我爸只是实现他的野心的一个障碍。”

接到我的电话后，由起夫在黑暗中出门。加藤在门外远远观望着，然后悄悄启动奔驰车，缓缓开进宅邸。他没有把车停在停车场，

而是停在了更里面的桑树田旁边，让桑树挡住车子。加藤轻轻打开车门下车，车门夹住了下垂的桑树枝，他用手拨开树枝，一片叶子掉下来飞进后座，那是一片裹着桑茧的叶子。加藤偷偷潜入家中。

老师那时应该在熟睡，加藤不太可能把老师塞进狭小的地方而不吵醒他。被移动的话，老师应该会醒吧。让他吃安眠药了？吃药的话，应该不知道他何时会醒来，不是可靠的手段。我们在电话中沉默了。不过本能告诉我，由起夫的推论没有错。那个怪物总是能轻而易举地排除障碍，就像过去竹丈将投诉劳动状况的矿工杀掉一般，简单到就像捏死一只虫子。

“我相信你说的……”我低声说，奔驰车中破茧而出的蚕揭示了加藤的恐怖罪行，“我相信你的推理是正确的。加藤盯上了叶子，他让叶子把达也送人领养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我顿了顿，“要她和我一样慢慢地受他凌辱。那家伙开始玩新的游戏了。”

由起夫沉默了。我们之间隔着幽暗的深夜，互相听着对方的气息。叶子为老师死掉那天自己不在家而自责，我安慰她说：“没关系，连在同一屋檐下的由起夫都没注意到。”我没能说出把由起夫叫出去，留老师一个人在家的事情。杀害老师的凶手可能是加藤，但促成这件事的是我。我的呼吸越来越重，我还要犯下多少罪行才能停止？我们究竟要被命运带到哪里？我整了好多次容，但此刻的我一定是最丑陋的。

“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漫长的沉默之后，由起夫只说了这句话便挂断了电话。

叶子似乎是下定决心送走达也了，加藤的计划一步步顺利进行着。我非常着急，要怎么样才能拯救叶子？

我对由起夫说：“叶子爱你，你跟她结婚吧，当达也的父亲，这应该也是你的期望。”由起夫和叶子成为夫妻的话，加藤就再也无法出手了。

我第一次看到由起夫的表情那样痛苦。我想他也真心爱着叶子，可是他无法和女人做爱，这个身体缺陷让他远离理所应当的幸福。

“那件事应该没有你想得那么严重，叶子会谅解的，夫妻之间不是只有那个而已。”

我一边说一边渐渐明白，由起夫在惩罚自己。对着竹丈猛刺的时

候，让我父亲断气的时候，决定和我逃亡的时候，他便决定不再饶恕自己。他的身体听从了他的决定，丧失了男性功能。我想起我们唯一一次交合时，挂在天上那轮银色满月，不禁流下眼泪。

“好了，我有更好的办法。我想到可行的办法了。”

由起夫说完，就不听我的意见了。据叶子说，由起夫已经明确表示他不能结婚，而且强烈反对把达也送人领养，最后他说：“我来想办法。”

由起夫在想什么？他该不会有什么可怕的行动吧。叶子想要送走达也，离开难波家。感觉一切都在往同一方向展开。如果迟早都要破灭的话，那就尽快到来吧。

我必须让叶子幸福，所以那天我才会在职介所叫住她。结果事实却正好相反，是她拯救了我。

我不能把叶子交给加藤，她是我唯一的挚友。

由起夫和我全身笼罩着紧张的气氛，加藤不可能没注意到。

“你们在打什么主意？”

那家伙来我的住处质问我。由起夫继承了老师持有的股票，加藤又回到了自己的节奏当中。由起夫和我不过是他的工具罢了。当时我能做的，就是成为盾牌保护叶子。

我承受着加藤不停投来的语言暴力，那天晚上，他执拗地只用语言来攻击我。

“你抛弃了故乡和弟妹，为了获得今天的生活竟然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他们会怎么想，不恨你吗？”

“你妹妹长得不错，不过我听说那是因为像妈妈，你整容是因为这个吗？你以为长得漂亮你妈就会疼你吗？”

“就算改变外表，你还是你。你是一个杀人犯，一个小偷。你看，你就是一个可怕的小孩，现在不过长大了而已。”

“竹丈那家伙，可怜他身体弯曲着被埋在一个狭小的洞里。我觉得你爸应该也死不瞑目。”

为什么这个男人这么擅长戳别人的痛处？明明他没动我一根汗毛，我现在却如同一块满目疮痍的破布。不知不觉中我泪如雨下，漆黑的窗户上映照出我哭花的妆容。

“你看你，你到底花了我多少钱啊，你这脸和怪物一样！”

加藤抓住我的下巴，取笑我，然后说我十几岁的时候有多丑，说我那时候的表情有多可怕，甚至还说出我内心深处对叶子的嫉妒。他是一个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人。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嘲弄我，直到天亮，然后意气昂扬地回家了。我瘫倒在床上。

那家伙说的话都对。我杀死了父亲，虽然我把杀死父亲合理化，看作是亲人之间最后的情分，但父亲应该是恨我的。

难波老师全都说对了，除了一件事。离开筑丰时，从远贺川涌现的光球并不是蚊群。当时已经十一月了，蚊子早就死光了，那的确是父亲的鬼魂。我是在父亲的追逐下离开筑丰的。我不想回去，也回不去，我的罪孽太深了。

脆弱的我又拿起了话筒。由起夫的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我拿着话筒，眼泪不停地流。另一头的话筒被轻轻拿起，我畏缩的身体突然整个松懈下来，我呼唤着由起夫的名字，一遍一遍地重复。这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名字。

“由起夫……快来，求你了……”

由起夫没有回答。他似乎听着我的呼唤倒抽了一口凉气。我怔住了，这应该不是由起夫。现在拿着话筒的……是叶子。我头昏脑涨，现在该说些什么吧，但是该说什么？

不知何时，电话里只剩下嘟嘟的占线音。

接下来和叶子见面变得无比艰难，但我没有想到那天竟然是最后一天。

那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由起夫说想整理老师的遗物，于是加藤和我去了深大寺。我从叶子的表情中看不出任何信息，所以我也装作平静，因为我不知道要跟她说些什么。

叶子会觉得我欺骗了她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明知道她的心思，还鼓励她，却在半夜偷偷地把由起夫叫出去。之前叶子问我知不知道半夜把由起夫叫出去的人是谁，我还装作不知道。我无论如何

也说不出口，由起夫和我之间长达二十年的关系，外人怎样也无法理解吧。

我一直很在意这件事，所以没有注意到由起夫的不对劲，直到出事之前。不，那天由起夫非常淡定、平静。如今想起来，肯定是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杀掉加藤。

所有事情都办完后，由起夫让加藤先回家，然后把我留了下来，说有话跟叶子说。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可能要在三人之间公开一切，也是为了不让我坐上奔驰车，因为加藤的奔驰已经被由起夫做了手脚。由起夫要让刹车失灵，而且为了隐瞒这一点，他还要确保车祸发生后车体能燃烧起来。由起夫过去是汽修技师，这难不倒他。

把事情伪装成完美的车祸，应该就能除掉长年摧残我们的精神变态了。但由起夫下定决心并不是为了我和他，如果他想逃离魔爪的话，早就行动了。我们从再次见到空壳子开始，就决定接受命运的安排。我们绝不能安稳生活，我想这是事先决定好的我们的结局。沉溺于苦海中，甚至让我觉得安心。所以……所以由起夫想要杀掉加藤，是为了叶子。他不能让叶子卷入我们的宿命当中。

在奔驰车离开之前，叶子出乎意料地坐了进去，这让由起夫感到惊慌。他一定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奔驰车离开后，我看到水泥地上残留着一片油渍，这才恍然大悟。

一切都晚了。由起夫追出去，奔驰车在弯曲的坡道上没能转弯，翻下山去，燃烧起来。叶子和加藤一起丧了命。

自那以后，由起夫就无法容忍自己活着这件事了。

丈夫凝视着大海。海面风平浪静，地平线一带飘浮着雾霭。我看着他的背影，作为社长来说他或许还年轻，但在我看来他已经非常苍老了。

丈夫这个人……他为了素未谋面的母亲而杀害生父，然后因为认定加藤杀害养父而痛下杀手。对这个人来说，亲人到底是什么？他从来没有享受过亲情，即使通过冒充别人获得了家人，也马上失去了。因此他并没有希望获得新的家人。他本可以和叶子、达也组建一个小家庭，但在失去之前他就直接拒绝了。

与家人相关的感情复杂又麻烦，或许干脆摆脱这种束缚才能坚强地活下去，就像没有感情的精神变态一样。

新闻报道如同沉睡在饼干盒中一般，内容是加藤义彦与石川希美因为意外事故死亡。这则报道出来后，我一方面因为牵连叶子而饱受良心的苛责，另一方面又冒出了肤浅的想法——会不会有家人通过这则报道，知道我的死讯后主动联络警方呢？律子，昭夫，正夫？不，不是他们。

我希望不知去向的母亲注意到这件事。我怨恨母亲，但还是想见她一面。当然，那种奇迹并未发生。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地方小报所报道的小事故。行踪不明的母亲不可能读到。作为一个堕入修罗道的人，我不应该有这种正常人的期待。

结婚之后，我们的照片曾刊登在纤维界的报纸上。尽管我们极力避免这种事，但实在拒绝不了，只好答应。这是一篇纤维业界活跃企业家和其夫人的访谈，上回的受访者极力推荐了丈夫。丈夫推辞了多次，但对方是一直照顾我们的人，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接受采访。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脸。由于是只有几名员工的业界小报，我想不会有太多人看到。听说那次聘用的是自由摄影师。

来采访我们的是一个记者和一名摄影师。我见到摄影师时，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是泷本先生。筑丰一别已过去二十多年，记者采访丈夫时，泷本先生多次按下快门。记者也问了我几个问题，但我只用只言片语回答，甚至有些没礼貌。最后我和丈夫并肩合影，一直透过镜头看我们的泷本先生放下相机，说："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不会吧。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丈夫沉着地回答。

在筑丰的废矿聚居地时，丈夫和泷本先生没有太多交流。我倒是经常和泷本说话，但我已经改变了外貌。为了不让他听出声音，我尽量不说话。

"确实，抱歉。"

泷本先生对并肩而立的我们再次按下快门。他应该没有想到我们就是他在《筑丰挽歌》中拍下的两名中学生吧，也不会想到他在离开前拍下的煤渣山照片，会成为丈夫犯下杀人罪行的证据，最后又让空壳子得知了这个秘密。

泷本先生似乎在承接一些小报的工作，继续做着摄影师，他没有再多问什么，和记者一起离开了，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夕阳西下。又红又圆的太阳徐徐落下地平线。

“我该走了。”

丈夫也觉得看着被染得宛如鲜血的大海很痛苦。他拿起放在脚边的小包，我轻轻点头。他对拄起拐杖的我挥了挥手，示意我不必送他，接着朝房门走去。

“小勇！”

我朝着他的背影喊道，丈夫惊得停下了脚步。

“最终，我们还是哪里都去不成吗？”

丈夫有一瞬间似乎要回头，结果只是耸了耸肩膀，叹了口气，默默地开门离开了。最后一次叫丈夫小勇是四十年前，用筑丰方言说话则是更久之前的事了。我打破长久以来的禁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我曾经问过他，我们能不能想办法逃离这里，于是我们逃亡似的来到了伊豆这个地方。我们来到当时期望的地方了吗？我们害死了很多人，也欺骗了好朋友。我们身上背负了那么多深重的罪孽，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舍弃了，彻底变成了别人。

久远的回忆再次浮现，我想起遇见叶子那天，职介所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名字弄错，我还说他“只是把别人的名字当作什么符号”。

我回过头，窗户已染满夕阳。

下一周丈夫还是来了。陪伴我，和我一起共享被诅咒的命运，这是他唯一的工作。

我们已经不怎么交谈了。他凝视着晴空下的大海，然后到海湾去了。加贺先生这阵子都没来，丈夫独自享受着在小船里随波摇曳的睡眠。像今天这种天气，一定很舒服吧。真该感谢加贺先生带给丈夫这种乐趣，也要感谢渡部，风雨强劲的时候，他会把橡皮艇从海上拉回来，收在仓库里，到了周末再为丈夫绑在栈桥上。

丈夫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来。我希望他能好好呼吸新鲜空气，闻闻海水的味道，放松地随波摇曳，至少能做个美梦。

我拄着拐杖起身，左侧髋关节痛得我皱起了眉。我骗医生说还没有那么痛，但前几天可能被田元女士发现了。不过都已经这样了，我更没心思去做手术。

这样就好。我决定就这样活到身体不行的那一天。

我慢慢走出房间，进入电梯。有村老太太三天前去世了。有入住者去世的话，结月会举行小小的送别会，按惯例不采用宗教仪式，并且自愿参加。我决定参加在活动室举办的送别会。祭坛摆在最前方，仅仅摆着一张小照片和几朵素雅的鲜花。房间里摆放了几十张凳子，我在最后一排悄悄坐下。

去年冬天，有村老太太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手指编花，之后身体状况恶化，住进了结月的专属医院，再没出来。在这里，死亡是常有的事，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在座的每一个人，也许对于不久将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死亡，都有种亲切感或是解脱感。待在这样的团体中，让我觉得非常放松。

院长在祭坛前讲述有村老太太的为人和简单的经历。她的女儿在一九八五年那场日航空难事故中身亡。“每年八月十二日，到御巢鹰山的纪念碑祭奠，是支撑着有村太太活下去的动力。”院长说，这几年她身体虚弱，已经不能到纪念碑那里去了。不过，去年是空难事故三十周年，她一定要去，儿子和儿媳妇便带她去了。

“已经三十周年了，或许她的心境有了转变。从御巢鹰山回来之后，她过得很平静，很开朗。”

有人轻微啜泣。

电视播放过好几次日航空难事故三十周年的新闻。他们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家属、日航员工和当地人均前去祭奠。一架飞机坠毁造成五百二十人死亡，创下了罹难者人数之最，实在是悲惨至极。每次空难纪念日前夕，一定会有新闻唤起人们的记忆，让人们千万不要遗忘教训，不要让同样的事故再次发生。这很正确，也很重要。

可是，死亡人数与此相当的煤矿事故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却无人提起。一九六三年发生的三井三池三川煤矿爆炸事故，有四百五十八人丧命，幸存者也因一氧化碳中毒而生不如死。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六五年，三井山野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事件，二百三十七人死亡。煤矿事故发生在地下坑道，夺去大把人的性命，这种事谁也不记得。

日航空难事故发生的四年前，在北炭夕张煤矿发生的瓦斯外漏事故中，他们为了扑灭坑内的火灾，竟然不顾里面的众多矿工，往坑道里灌满了水。即使里面还有幸存者，他们也对此置之不理。地下的矿

工在水深火热中丧命，最后一具遗体在事故半年后才找到，最后死亡人数达到了九十三人。如今煤炭不再被视为主要能源，地下发生的事故已全部被埋葬在历史的阴影中。

然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已经没有力气再为这些事愤怒。

入住者中跟有村老太太熟悉的人开始回忆她们之间的往事。由于老太太为人敦厚，受人喜欢，不少人出来说话。我静静听着，最后和大家一起为老太太祈祷。

回到房间已是一小时之后，丈夫还没有回来。我从窗户俯瞰大海，由于天气晴朗，看得到海边有零零散散的散步的人影。我将视线移向前方的山崖。丈夫还在船上吗？我走到阳台，用手遮着额头，凝望丈夫是否从山崖下面的阶梯爬上来。这时，一种鲜艳的颜色映入眼帘。我看到山崖上冬青树的树枝上有个明晃晃的东西。那是由橘色和黄色交织而成的、软绵绵的东西，好像是从哪个房间被风吹到那边卡住了。应该是围巾或者薄窗帘吧？只要再起一阵风，可能就会掉到海里了。

我准备进屋时，突然飞来一个黑影，是乌鸦。那只乌鸦停在那个颜色鲜艳的东西旁边的枝头上。我立刻回房间拿出双筒望远镜。乌鸦努力用嘴巴啄着的——是我编织的毛线花，而且是公乌鸦喜欢的橘色和黄色，大约有十个，缠在一起。我拿开望远镜开始思考，看了看阳台，那是我忘在这里的吗？还是被风吹到那边去的？不，不可能，我打算一点一点给乌鸦，所以编好的毛线花都好好收了起来。

我回到房间，拿出装毛线花的篮子确认，那里塞满了一大堆毛线花，都是乌鸦夫妻喜欢的，橘色、黄色、粉红色、浅蓝色的毛线花，数量多到即使少了一些我也很难发现。我隐约听见挥动翅膀的声音，出去一看，乌鸦正好成功地把毛线花从树枝上扯了下来，正要离开。那只公乌鸦怎么会一下拿到了这么多的筑巢材料呢？

可是乌鸦把那团毛线花弄掉了。大概是太重了，应该不止毛线的重量，好像还绑着什么东西，所以垂直落下。乌鸦连忙飞去捡掉在悬崖边的毛线花，我再次拿起双筒望远镜。乌鸦用脚按住毛线，再用嘴巴把线团里伸出来的线头慢慢拉出来。线头似乎垂在了悬崖的另一边，接着乌鸦压低身子用力，然后振翅飞起来，那气概像是决不会再把毛线弄掉。我轻轻微笑，这么想要这些明亮的花朵啊。一定是母乌鸦催它来的，可能是下蛋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一直观察下去，或许能看见养育小宝宝的乌鸦，甚至是长大离巢的小乌鸦呢。

飞向天空的乌鸦用两只脚牢牢钩住圆圆的毛线团，下面垂着一条细线。因为这个原因，乌鸦似乎飞得很困难。摇摇晃晃的线头绑着东西，那是什么呢？但望远镜的视野太窄，反而不容易看到。我想用肉眼看，但乌鸦已经飞远，我只知道下面吊着发亮的东西。就这样，公乌鸦朝母乌鸦等待着的梧桐树那边飞去了。

当天傍晚，丈夫被人发现溺死在海里。看着染得比平时更加鲜艳、更加不祥的大海，我开始感到不安。丈夫从未在海上待到这么晚。我拜托田元女士帮我去看看，后来看到田元女士从悬崖的石阶上仓皇跑来时，我就知道出事了。

丈夫的橡皮艇已经没气了。被扔到海上的他穿着衣服沉入海湾的透明水底。大家把他捞上岸后，立刻叫结月的医生进行了抢救，但还是为时已晚，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我以为是意外，但船上却留下了刀子割过的痕迹，空气就是从那里泄走的。紧张的氛围立马包围了众人，这只可能是有人故意放掉了橡皮艇里的空气。警察开始调查，丈夫的遗体被送到大学医院进行解剖，确定是溺死。没有酒精、安眠药、镇定剂以及其他药物反应。

“太太。”负责案件的两名刑警来到我的房间问我，“您先生有什么仇家吗？”

“没有。”

“那么，有没有自杀的可能？”

“没有。”

其实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丈夫过去犯下无法救赎的罪过，所以并不想苟活，然而这种事我并不能告知。两名刑警交换了眼色，年纪大的那一位蹙眉沉思，另一位则轻轻咳嗽。他们怀疑并非意外事故，而是故意策划的谋杀。但情况令人费解，无人接近通往栈桥的石阶，结月周边设置了监控摄像头，有一台正对着走下石阶的地方。丈夫走下去后，一直到傍晚田元女士提心吊胆地往那边窥探为止，都没有人靠近。对面海边的监控摄像头则是远远拍到崖下的栈桥，据说丈夫搭乘的橡皮艇看起来像是毫无预兆地沉了下去。

会是有人从山上丢刀子下去刺破橡皮艇吗？可是监控画面没有拍到崖上和栈桥有可疑人物，再说也没有找到那把刀子。警察的水难救助队在海底仔细搜索，只找到了瘪掉的橡皮艇。

公司为丈夫举行了葬礼，一切皆由难波科技的总务课处理，我只要坐在家属代表的位子上就好。我以身体不适为由，将家属致辞也交由别人代读。丈夫以难波由起夫的身份下葬于深大寺的难波家墓地。没有人知道那气派的墓碑下方，埋葬的是与难波家毫无血缘关系的中村勇次。安放骨灰时，我在心中向难波老师及佳世子太太致歉。

丈夫早已决定了继任人选，以便随时都能退休，因此公司并未出现混乱的局面。报纸只刊登了难波科技社长乘船溺亡的消息，还不知道警察是否判定为意外死亡。丈夫死后，警方调查了所有入住者和员工当时所在的位置，但听说没有任何发现。结月是一家安全的高级养老院，相当在意舆论，因此一副想要尽快了结的样子。员工或许都被严肃叮嘱过，大家和往常一样专心做着自己的事。

加贺太太、速水太太等其他入住者将她们私下猜测的内容逐条告诉了我，但我反应冷淡，她们便不再跟我多说。田元女士、岛森小姐、渡部和几个比较熟的工作人员都有意无意地关心着我。

“我要在这种时候离职，真是抱歉。”渡部带着歉意说。

“不会，我才抱歉，惊扰了大家，也给你添麻烦了。”

渡部应该也被警察问话了。听说那天下午他帮一位入住者外出购物，结果在离职前留下了这个不好的回忆。

“渡部，你要结婚了吧？恭喜。”

“啊，是里见说出去的吧。是的，在这边工作让我把心情也整理好了。虽然有一段时间不能回日本，但我还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看来你找到了一位不错的另一半。”

渡部露出不知所措的笑容。

加贺先生来了。他在我房间里双手合十，抱歉地说自己来晚了。

“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当初就不该找他去钓鱼。没想到买来那艘橡皮艇，竟然出了这种事。”

“哪里，别这样说。”我连忙安慰，“我先生非常喜欢待在船上。他很少会这样自己找乐子，因为他是个工作狂。所以你不要那样想，我真的很感谢你。”

这是真心话。最近我时常想象丈夫在山崖下的船上睡觉时的情景。那里有海浪拍打船橼的声音，还有潮水钻进鼻腔的味道，稍微抬头，就能看到远处航行的大型客船或货船如梦般漂浮在水面。丈夫置身于清澈的晴空和透明的海水之间，或许会一边眺望天空一边伸手触碰海水。始终自责不已的丈夫应该获得了片刻的安宁。

“出事原因调查清楚了吗？”

加贺先生的话把我拉回现实。

“嗯。”

“难波太太……”他痛苦地皱着眉说，“你知道吗？就是，你先生不会游泳。”

“不会游泳？”

我重复了一遍。警察也问到这件事，但我回答的是应该会游，只是游得不好。我认为丈夫很有可能是没有防备，就这么穿着衣服掉到海里，一下陷入恐慌，所以才会溺亡。我不知道他完全不会游泳，我们之间没谈过这种事。

“你先生不会游泳，他明确地和我说过。所以他才说很抱歉，不能跑到海湾中央去钓鱼。”

丈夫第一次陪加贺先生去钓鱼回来后，跟我说过：“大海看看就好了，我不喜欢离开陆地。”他真的不会游泳吗？我也不知道他跟加贺先生有过这段对话。

“所以我也不勉强他，后来就变成了他在栈桥边上的船里等我。”

那之后他待得很舒服，好几次都在船上睡觉，绝不出海。

“我听我老婆说，有几个地方很可疑。”加贺先生有些犹豫，但还是继续说，“船破洞下沉的话，谁都会大声呼叫。而且就算再怎么不会游泳也不至于溺死，栈桥就在旁边，加上橡皮艇的构造，应该不会那么快就沉下去。”

加贺先生加强语气说，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丈夫为什么会默默沉下去。

“你先生有没有可能是自杀的呢？我只能这样想了，虽然我还不

知道洞是怎么割破的。”他说完好像被自己的话给吓到了，低着头，“对不起，我不是为了说这些来的。”

加贺先生觉得自己失言了，不断道歉，之后便回去了。

我们的成长环境那么恶劣，没机会学游泳也不意外，我自己也不擅长游泳。不过我们长年在一起，我却不知道丈夫不会游泳。加贺先生说得没错，除非是自己不想活了，否则船破个洞也不至于溺死。那么大的一艘船，要花好长时间气才会跑完。加贺先生说他不知道船怎么被割破的，但我知道。

我走到阳台，举起双筒望远镜看向树林入口处的梧桐树，并将焦点对准了乌鸦的巢。不知道乌鸦是否已经在铺满了它们喜欢的毛线花的鸟巢里下蛋了。我看到母乌鸦正在鸟巢里面，用树枝搭成的鸟巢外侧垂着一条线，我顺着线看过去，线的一端吊着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我调高倍率，试着放大那个反光的物体。

那是一把刀。刀刃锐利，是户外活动用的那种厚重匕首。风一吹来，细线晃动，刀也跟着摇晃。

丈夫死亡那天，橘色和黄色的毛线花已经缠在山崖上的细叶冬青树上了。那个毛线团下面放着一把用细线绑住的刀。乌鸦发现毛线花后去啄它，刀子落下来，割破了正下方的橡皮艇。乌鸦把毛线花叼走后，也就把刀子带走了。没有人会注意到十几米高的梧桐树上的乌鸦巢。那把刀会一直吊在那里吧，对喜欢反光物品的乌鸦来说，这是个不错的战利品。

或许加贺先生关于丈夫自杀的推理是正确的。他是故意让不会游泳的自己沉入大海吗？设计这些的会是丈夫吗？他知道我在做毛线花，也知道乌鸦的习性。我想象丈夫一动也不动，默默地缓缓沉入清澈海底的情景。如果他选择先我而死，我一定会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而一蹶不振。他就是考虑到这些，才选择了这种手段吧，故意让他的死亡事件看起来像是不会游泳的人和破掉的橡皮艇一起沉入海底的意外事故。

我知道丈夫长期以来活得很痛苦，也知道他是为我而活。不过他终于下定决心了，恐怕推他一把的人是我，因为之前我从背后叫他“小勇”，这一叫，把他心中紧绷的细线切断了。

“我好傻，竟然不知道你不会游泳。”

我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喃喃自语道。

我变成了孤家寡人。长久以来，我很害怕变成这样，但真正面对时，我却意外地觉得还能忍受。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丈夫一直想死，阻止他求死的人是我。如今他终于获得安宁了。他的遗容无比安详，眼角上的伤痕也没那么醒目，这件事抚慰了我，让我内心得到了平静。我甚至觉得早该让丈夫自由。之前我会半夜做噩梦，现在不会了。

警方似乎把这件事当成意外事故处理了，我也必须一步一步整理自己的心情才行。就如三十周年时前往御巢鹰山的有村老太太一样，否则日子没法再过下去。

我在走廊碰到同行的岛森小姐和渡部。渡部这个月就要离职，岛森小姐很是惋惜。

“真可惜，你好不容易才习惯了照顾老人的工作。”

“岛森小姐，他有别的事情做啊。”

渡部在海外从事自然保护活动的事，岛森小姐也是知道的。

“是啊，我想挽留也没用吧……”

据说最近有个老人因为老年痴呆症恶化而只说英语，渡部就成了他说话的对象，那个老人好像原来是外交官。

“渡部，听说你不只会说英语，还会说法语和西班牙语？我之前都不知道呢。”

“没有没有，法语就不提了，西班牙语我也只会几句而已。我爸妈常年在海外生活，我只是自然而然学会了一些。”

“这么厉害！”岛森小姐十分惊讶地说，“这么说，你本来就是环游世界的人啊，所以才会习惯现在的生活。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呢？”

“父亲在贸易公司上班，母亲是家庭主妇。不过不管去哪里，他们都能很快融入当地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因为他们不会带有偏见，待人积极包容。”

介护长从旁边经过，或许他们是怕站着聊天挨骂，于是向我打了

个招呼便迈步离开。

“你爸妈真好！”

“是啊，我很感谢他们。其实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他们领养了没有亲人的我，而且非常疼爱我。”

“这样啊。”

听着两人远去的对话，我往沙龙走去。

“我说，你知道吗？”

我刚一坐下，加贺太太就过来搭话了……

六天后，渡部特意来向我辞行。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谢谢您的照顾。”

“哪儿的话，受照顾的是我。”

我从膝盖上拿起他帮我买的双筒望远镜给他看。乌鸦好像正在孵蛋，公乌鸦和母乌鸦轮流坐在鸟巢里。

之后我让他在沙发上坐下，他没推辞。

“我就不坐沙发了，沙发太低，站起来比较麻烦。”

我决定在较高的椅子上坐下，但关节依然痛得我皱起了眉头。

“很痛吗？”

渡部走过来扶我坐下。

“没事，我不想动手术，只能忍着了。”

“就这么忍着太受罪了吧。”

他一脸难过，看着搓着髋关节的我。

“在止疼这方面，一直有划时代的药物出现。我要结婚的加拿大女友……”渡部回到沙发边，“是一位研究有机化学的人。”

“有机化学？”

“没错，她希望找到天然成分来治疗现代医学无法治愈的病症。”渡部的双眼发亮，“亚马孙原始部落的巫师，都是用雨林里采集到的动植物萃取物来制药，然后用这些药来治病。所以她的团队就在研究这种魔法般的治疗方法……”

“哇。”

“别人大概会觉得这种方法早就是老古董了，听起来应该非常荒唐可笑吧。”渡部有些害羞地说。

“怎么会。”我其实很感兴趣。

“其实研发出的化学合成药品，也有许多原料需要大自然提供。现在全世界的制药公司都密切关注着亚马孙雨林。我女友跟着巫师在森林中四处游走，专心寻找新的成分。”

“你们就是这么认识的吗？”

“是的，因为我学的是生物学，所以才从事保护自然环境的活动。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渡部加强语气说，“天然的镇痛剂副作用较少，我想很适合难波太太您这样的人。”

“是啊，不好也没关系，不过如果能消痛就好了。”

“但可供人类制药的植物和动物正在逐渐减少，甚至连研究的速度都跟不上。因为环境被破坏，一定有很多还未发现的医学奇迹正在消失。我女友很不甘心，她说我们正在失去制造优良抗癌剂、镇痛剂、阿兹海默症药物的机会。”

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啪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陷进去了。那是过去到现在一直缺失的一块拼图。

难波老师经常说：“万物之间都有联系，并且密不可分。”突然好想再听到老师的声音，那个柔和又略带沙哑的温柔声音……

“啊，我光说自己的事情了。”渡部站了起来，说了句“请您保重”，之后深深鞠了一躬。

“你真的很喜欢生物呢，你现在的工作不只是保护大自然，对人类也很有贡献。”

“您这么说我很高兴。”

我凝视着渡部。

“你……”尽管我没有资格这么问，但我还是忍不住问道，“你……过去幸福吗？”

“嗯，非常幸福。”渡部立即回答，“那我先告辞了。”

渡部转过身。我赶在他的背影消失之前说道：“你做得没错。”

渡部慢慢回头，直直地看着我。

“真的。但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的先生？”

“是因为愚者之毒啊。”

愚者之毒……是什么意思？我应该没听错。

能够动那种手脚的，还有一个人。

能够进出我房间，拿走毛线花，同时还非常了解乌鸦习性——曾经养过小黑的人。

这个可能性一直在我面前，但我的大脑却拒绝接受。

渡部的背包上挂着不倒翁形状的陶铃，和许多钥匙圈、吊饰挂在一起。那是我在深大寺给他买的。

有次渡部在照顾入住者的时候，被一个站立不稳的老人拉了衣服，T恤卷了上去。岛森小姐远远看到时，还“哇”地叫了一声，因为渡部的背上是一片旋涡般的烧伤疤痕。

我知道达也背上也有一整片烧伤的疤痕，是在叶子死后。我想，叶子之所以经常无意识地隔着衣服抚摸那孩子的背，就是这个缘故。

但是无情的我加速把达也送走了。因为喊着叶子名字的达也，竟然超乎预期地恢复了语言能力。要不了多久，这孩子一定会谴责我，并指着我说：“她不是香川叶子，是因为她，叶子才死掉的！”

后来听丈夫说，达也被送到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我不知道那家人从事贸易工作。曾经罹患失语症的孩子，现在却会几种语言，对生物有兴趣，在研究所做研究，还即将获得一个优秀的伴侣。

我轻轻拿出双筒望远镜，渡部伸手接过，然后走到阳台边，注视着乌鸦的鸟巢。看到鸟巢下面吊着一把绑在绳子上的刀子，他应该知道我已经猜到了。

他静静地回到房间里来，将望远镜放在边桌上。他看向我，眼神没有透露任何情绪，就好似钉死的窗户一般。

我没有窥视他内心的勇气。

“你做得没错。”我重复了一遍，“他活得很痛苦。”

渡部没有回应。当时才五岁的孩子，却知道害死叶子的人是我丈夫。因为事故之后，他在我的臂弯中听到丈夫悲痛的自白。

万物之间都有联系，任何事物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他是遵循难波老师的教诲吗，还是基于自身的想法？我不知道，但他确实有必要做个了断。为了和过去的自己诀别，为了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愚者之毒”这个谜一样的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还是不知道。

当刀子从细叶冬青上掉下来割破橡皮艇的时候，丈夫遵从了自己的命运。他没有慌张，也没有抵抗，而是平静地接受。

等了这么多年，核算人生这笔账的时候终于来了。他应该安心地叹息吧，他终于抵达了人生的终点。

渡部动了手脚，而丈夫平静接受。

渡部确实有明确的杀意。不知为何他知道丈夫不会游泳，他将毛线花挂在细叶冬青上，看准刀子落下的位置后，就把船停在那里，然后离开结月出去办事。没有人怀疑他，成功的话就是一桩完美犯罪。

这或许就是赌一把，如果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回来后再收拾这些东西即可，不过有杀意这一点是不变的。

对于渡部而言或许是杀意，但对丈夫来说那是救赎、福音。渡部帮丈夫摆脱了长久的痛苦，就好似让患者从病痛中解脱的镇痛剂一样。

一切都在该了结的时候了结了。

我必须感谢渡部。我想亲口向他道谢，却找不到适当的话语。我

不知该如何解释我与丈夫之间长久且复杂的关系……

渡部再次向我深深鞠躬，朝门口走去。

“再见了。达也。”

渡部突然放缓脚步，转过半边脸来回答我：

“再见了。希美（nozomi）阿姨。”

注释：

[1] 在日本，考过司法考试之后需要去司法研修所实习，之后才能执业。

[2] 指杀害亲人的罪名，我国的刑法里无此法条。

[3] 出自《格林童话》。

おかん

恶寒

Ioka Shun

[日] 伊冈 瞬——著　金静和——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恶寒

作者：（日）伊冈瞬

译者：金静和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9-01

ISBN：9787513346320

目录
CONTENTS

恶寒
第一部
第二部

恶寒

——东京地区法院八一二号法庭。

“那么，我再询问被告人一次。你在殴打被害者时，有意识到‘他有可能会死’吗？”

“我不记得了。”

“你有没有想让他去死？”

“这我也……不记得了。”

“你的意思是你不想说，对吗？”

“不，我是真的不记得，因为我当时太兴奋了。”

“你的意思是，你在一气之下失去了理智？”

“是的。”

“然而你的确打了他，对吗？”

“是的。”

“原来如此。记忆这东西还真是方便。说起来，被告在犯罪时殴打了被害者两次，从后面这样‘哐’地打了一次，随后又‘哐’地打了一次。第一次的确有可能是因为气血上头，然而第二次，难道不是带着明确杀意的殴打行为吗？你知道世人管这种行为叫什么吗？”

“不知道。”

“补刀。”

“我不太明白。”

“原来如此，先是‘我不记得’，又是‘我不明白’——那么，我换一个问题，你是否打从以前就对被害者抱有憎恨之情？”

“呃……”

“怎么了？请正面回答。”

“我应该，是恨过他的。”

旁听席上响起了窃窃私语声，又立刻恢复了平静。

“被告人，不好意思，请声音大一点，清楚地回答。”

“我应该是，曾经恨过他。”

“恨到想杀了他吗？”

“法官，我有异议。从刚才开始，检察官一直在肆意解读被告暧昧不明的记忆……”

“是的。”

被告突然插进来的回答，引来法庭内的一片骚动。

“抱歉，刚才你说什么？由于辩护人不经大脑地发言干扰，导致我没有听清。请你再说一遍，说清楚一些，让法官和陪审团也能听到。”

“我，曾经憎恨被害人到想杀了他的地步。我不记得自己在打他时是否抱有杀意，但那个男人死了真是太好了，直到现在我仍这样觉得。”

“原因是什么？”检察官追问。

“原因是……”

听到被告的回答，法庭内的骚动声更大了。

“肃静。旁听席上的各位，请保持安静。”

法官提高了声音。

记者们记笔记的窸窣声响彻整个法庭。

第一部

1

处理完必须在早上完成的工作后，藤井贤一轻叹一口气，看向墙上的挂钟。

指针正指向九点四十分。

挂钟旁边是用图钉固定的纸条，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早上要迅速出动！""干脆利落的言行举止是成交的第一步！"这是松田分店长的口头禅，也是他亲笔所写。

贤一出勤的时间比之前出勤最早的老员工还要早三十多分钟，但即便如此，将早上的工作处理完毕，无论如何也得做到这个时候了。

贤一名片上的头衔是"代理分店长"，实际却是一线营业人员，每天的工作与去年春天刚入职的营业部新人没什么差别。

不仅如此，他还要负责管理层的工作。在东京总部早已被废止的纸质文件每天都像山一样飞来。贤一心里觉得这就是浪费时间和资源，但即使向分店长反映，那人也不会听，搞不好被那人知道后，文件量还会更多。

贤一一边转动僵硬的脖子，一边环视办公室。

除了他以外，剩余六名营业部员工都出去跑外勤了，店里还剩两名兼任总务经理的女性、两名负责营业部内勤的女性，以及松田分店长。

松田分店长今年四十五岁，比贤一年长三岁。虽然他正瞪着屏幕敲键盘，但贤一明显能感到，他在用余光关注着这边的情况。差不多该到他开口挖苦的时候了。

——从东京来的人，气量就是不一样。就算没完成指标，也不会

打乱自己的节奏。

这大约八个月里，类似的话贤一已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松田嘴里的“东京”一般都不是指城市，而是指贤一调来前所在的总公司。

贤一也知道最好早点儿从公司出发，但他还是很想在出外勤前喝一杯咖啡。为了这短暂一刻，他甚至不惜每天提早出门。

贤一轻轻站起身，走向茶水区。他推开办公区的门，简陋狭小的卫生间和茶水区就设在通往后门的过道边。

水池周围的空间窄到哪怕只站两个人都觉得窒息的程度。贤一从角落里小得像过家家摆设般的餐具架上拿出自己的马克杯，杯子上画着一只微笑着的大熊，脖子上还骑着一只小熊。这是一年前贤一和妻子在百货商场购物时抽中的三等奖还是四等奖奖品。

妻子曾说“总觉得这只熊给人的感觉和你很像”，但贤一怎么看都不觉得有哪里像。最近他开始觉得，搞不好那只是妻子想让他带一个即使摔裂也不心疼的杯子而想出的借口。

贤一从公司提供的廉价速溶咖啡瓶里取了两勺咖啡粉，放进大熊马克杯里。以前他买过一瓶自己常喝的咖啡放在这里，但立刻就被同事们喝光了。

他摁下热水壶的出水钮，但水只出来了一瞬，之后再摁，水壶就只是发出像是用吸管吮吸杯底仅剩的果汁一般的“咕噜咕噜”声。似乎是壶里没水了。

融了一半的咖啡粉像沥青一样贴在杯底。这下不仅没喝成咖啡，还得花工夫洗杯子。

“真是没办法啊。”贤一自言自语，这时有人从后面搭话。

“不好意思……藤井代理。”

正慌张地朝茶水区跑过来的，是营业部的高森久实，她是贤一的直属部下。

“马上就要三十岁了”是她的口头禅。她是负责内勤的女性员工中最有活力的一个，也不像其他人那样，对贤一刻意保持冷淡。近一个

月里，她向贤一搭话的频率似乎还增多了。

其实贤一不太喜欢“代理”这个称呼，他曾经拜托营业部成员叫他的名字，却被轻巧地搪塞“这是分店长的指示”。

“没有热水了吧？”

高森久实往贤一手中的马克杯看去的那一刻，一股化妆品的味道冲进贤一的鼻子。

“我刚才想加水来着，结果有电话打来了。”

她笑着说，带有东北地区特有的句末微妙上扬的口音，说完还吐了吐舌头。

高森久实仿佛要把贤一推开般地挤了进来，拿起水壶去水龙头下接水。两人在狭窄的空间换位时，她的胸部擦过了贤一的后背。

虽然隔着衣服，但时隔许久又感受到的女性身体的柔软触感仍让贤一有些慌乱，随后立刻转为警戒。

她该不会到处去说“藤井代理那个家伙，在茶水区用身体挤我”之类的话吧？再加上最近她态度莫名亲近，让贤一不得不猜测，这是松田分店长下的圈套。

我在想些什么啊——

但自那件事之后，贤一便习惯性地对他人抱有戒心。

高森则似乎完全没注意到胸部被碰到，她吹了吹刘海，用爽朗的声音搭话。

“您把马克杯放在那里吧，等水烧好了，我帮您冲一杯。”

担心时间的贤一看了看手表。这手表是结婚十周年时与妻子的交换礼物，虽然是国产货，但他很喜欢这款机械表指针轻柔移动的感觉。

“没事，不用了，我也该出去了。”

“哎呀，是吗？真是遗憾。”

“谢谢，下次吧。”

贤一正想回办公区取公文包，又听到从背后传来了高森的声音。

“那个，您女儿的考试怎么样了？”

这里的员工很少问贤一的私事，更何况还是令人高兴的话题，就更少见了。

“听说考上了。”他回过头，微笑着回答。

“太好了，您不回去为她庆祝吗？”

“其实……我正在想要不要这周末回去。”

“回去吧，即使分店长叽叽歪歪，您也要坚持哦。”

“是啊。”贤一以笑容回应。

松田分店长讨厌贤一这件事，似乎在分店里已经传开了。

要是被松田看到自己正在这种地方聊闲天，又会被揶揄了——丸之内出身的精英都是这副德行，不知道该说是优雅还是没有危机感，一大早就在茶水区闲聊，是吧？

贤一回到办公区，尽量避免与松田对上视线，拿起被营业宣传册塞得满满当当的皮包快步离开，走向停车场。

最近两周都是晴天，连背阴处都没什么残雪了。

听说分店所在的这栋三层建筑原本是一家信用金库[1]的分店。这里距离JR酒田站前的十字路口约一百米，临县道，对面是一家配备宽阔停车场的小弹珠店。

来这里赴任之前，贤一倒是也听说过“酒田市”这个名字，但对于几乎没出过东京，也不喜欢旅游的他来说，连这个地方究竟是在秋田县还是山形县都不太清楚，更不用说酒田市的主要产业和总人口之类的，简直一窍不通。

他只是模糊地联想到唯一出差住宿过的城市——仙台，心想即使没有仙台那么大，热闹程度应该也与东京郊外的车站周边差不多吧？

然而，等来到这里，他才发现酒田与他心中的想象大相径庭。

天空太辽阔了，这是他的第一印象。距离车站仅一百米左右的地

方就是普通住宅区，而且几乎没有会遮挡视野的高层建筑。车站前没有分发纸巾的年轻人，也看不到刺眼的看板。

一栋栋极为普通的民宅与车站距离极近，顺风时连车站的广播都能听到。

风柔和而冰冷，天空湛蓝，道路两边几乎没有高层建筑，极具开放感。这种环境应该会令讨厌市中心杂乱无章景色的人向往不已，然而，即便是没有光顾卡拉OK或酒吧习惯的贤一，也还是感到有些寂寞。

唉，算了，贤一想着，又不是来玩的，本来也没想趁着身边无人，享受突如其来的独居生活。

“买家庭药箱，就认准给您信赖与安心的东诚药品。”贤一坐上印着宣传语和公司Logo的小型汽车，感受着坚硬的座椅和紧涩的安全带。心里还想着上午的咖啡喝不成了，倒是可以中途停车买自动贩卖机里的罐装咖啡喝，但又不能连口都不漱，满嘴咖啡味地见客人。

他按下空调开关，送风口吹出的风似乎还带着前任使用者身上的香烟气息。

“我们家不放那种东西。”

访问的第一家就让他进了门，实属罕见。然而一说到正题，果然还是遭到了拒绝。

应门的是独自在家的老妇人，年过七十，一脸夹杂抱歉与困惑的苦笑。

这附近的住家，每户几乎都占一大片水泥地，宽敞的空间加上不连续的对话，让人感觉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更冷。

贤一自然而然地把手中的塑料药箱放在了玄关处。药箱里满满当当的，全是常备药品。

现在正是需要加一把力，一决胜负的时刻。

“药箱放在您家是不收钱的，一分钱都不收。您在用过药之后再付钱就可以了，我们会在每月上门补充药品时顺便收取费用，完全不用麻烦您。您没遇到过下雪天或下雨天突然发烧或腹泻的情况吗？虽然很失礼，但您能在深夜亲自驾车出去，还要找那时还营业的药局

吗？”

对方姑且一边“嗯嗯”地应声，一边听着。

但对于吃惯了闭门羹的贤一来说，这已经很令他感激了。然而，如果最终没能把药箱放在对方家里，就还是失败。

“可是，现在我家没人啊……”

贤一，准确来说是他们公司所瞄准的，正是这一点。要特意选择家人不在的时间段上门拜访，这点甚至写在了公司手册上。

如果丈夫或儿子在家，肯定一开始便会拒绝。别说聊两句，就连公司名称都不会听吧。虽然也分人，但通常只要对年长女性动之以情，就会有很大的可能把药箱放进对方家。

由于老妇人似乎有点耳背，贤一便提高了声调。

“伯母，不然这样吧，您看我都拿到这里了，就先放在您家里吧。要是就这么拿回去，我会被公司骂的，好吗？就这样吧。如果您家人回来后觉得‘还是算了’，请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立刻过来取的，好不好？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吧？啊，对了，我们现在正好在做活动，可以送您通便药的小样。还有，虽然会被分店长骂，但我可以把这个暖宝宝、保鲜膜和垃圾袋也一并送给您。”

明明身上还觉得冷，额头和脖子根儿却在说话间浮出了汗水。贤一用手帕偷偷擦拭。

刚开始上门推销时，贤一连这段台词的一半都说不出来。都已经是四十二岁的人了，还要用亲昵的语气说什么“会被公司骂的”，还管陌生人叫“伯母”，这一切都令贤一非常排斥。

不过，不断遭到拒绝，不断被松田分店长训斥后，他竟不知不觉地把这段话背了下来，现在已经可以不用费力地说出口了。只是他自己听来，还是会感到身体深处发热。

“唉，伯母，求求您了。”

“你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就……”

太棒了，时隔三天，终于要成功一次了。就在贤一内心握拳时，一个人影进了门。

“您是哪位？”

是一个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皮肤黝黑，体格健壮的男性。

“啊，康夫，这个人拜托我把这个东西放在咱们家，说如果我们不放的话，他会被公司骂的。”

那个名叫康夫，看起来是这位老婆婆儿子的男人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2

藤井贤一就职的“东北诚南医药品销售公司”——简称“东诚药品”——的总部位于仙台，从事家庭药箱销售业务。

业务模式是发展客户，把一整箱成套的家庭常备药放在家庭或办公室。然后公司业务员每月上门进行一次访问，收取客户使用了的药品的费用。

这家东诚药品，是贤一直到八个月前还在供职的著名制药公司“诚南Medicine”的关联公司。

出于个人情感，贤一总是把“诚南Medicine”称为“总部”，但实际上两家公司没有直接的投资关系，并不是所谓“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从人事角度来看的话，像贤一这种“下放”的情况是可能的，但反过来，“升进总部”的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而且，贤一被调到的还不是仙台总部或山形县总店，而是被调到了实质上只算是一个营业所的酒田分店，担任代理分店长。

在被派到这里之前，贤一得到了“一年之内，早的话在四月的例行调动，晚的话到满一整年的六月时，一定会把他调回去”的口头承诺。

工作内容的急剧变化，加上生活习惯的改变，使贤一的身体出了一些状况。赴任之后的一个月里，他除了煮乌冬面以外吃不下任何东西。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半年，新一年的二月也已过半，大型超市和商场都被女儿节和白色情人节的商品占领，春天马上就要来了。

然而，贤一依旧没有接到人事调动的通知。是不是出了什么差

错？人事发布的调令文件是不是混到别的地方去了？他甚至会如此浮想联翩。

他也有过冲动，想向同期入职的总务部同事打听，但人事调动信息在企业中是最敏感的机密，他害怕因此打草惊蛇，把事情搞砸，便一直犹豫不决。

贤一把车停在最近常去的国道沿线的荞麦面店前，又点了熟悉的煮乌冬面。

他用桌上微热的毛巾擦了擦脸。这一个早晨，贤一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敲门、推销，却没有任何成果。午饭时间登门拜访会惹客户不快，于是他选择在这个时段用餐。

早上那家真是可惜了……

此时他依旧在为第一家惋惜不已。九成九要成功时，儿子康夫突然回家，令一切化为泡影。

“这种东西我们根本不需要！”

康夫无视贤一的存在，冲母亲吼道。

感到无地自容的贤一丢下一句“我下次再来”，就走了。

“会被公司骂的”这句套话对年长女性偶尔会有效，但对男性却会起到反作用，还可能被吼“谁管你啊”。不管贤一说明多少次“只收取使用部分的费用”，对方的眼神都仿佛在看强行推销的坏人。

其实“只收取使用部分的费用”这点确实是关键所在。即使顾客只服用了一粒，只要开了封，就必须把装有二十四粒的整瓶都买下。

当然，剩下的二十三粒药也归顾客所有，所以并不是强买强卖，也有人觉得这样很好，很便利。然而，现在已经不是镇上只有一家明码标价的药局的昭和时代了，顾客去开在主干道上的药妆店或超市里的药品专柜，就能以更低廉的价格买到想要的药品，还能任意选择品牌。

另外，据说家庭药箱行业还存在做法十分下作的公司。

他们把快过期的药品混在药箱里，有时候顾客只服用了一粒，就要到期了，业务员会以“需要换新的了”为由，把剩下二十三粒药的药

瓶收走，再补充未开封的新品。结果就是顾客仅仅服用了一粒，却支付了一整瓶的费用。

至少贤一所在的公司没有采取这种手段，但在顾客看来，恐怕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今天的重点拜访对象是郊外的农家，不知道下午还能转几家，贤一希望遇到些没有“康夫”回来的家庭。

等了半天煮乌冬面才端上桌，他却只吃了一半。

“我回来了。”

贤一先在后街的小巷子里打发了一阵时间，七点十分时才走进办公室大门。可不能在这之前回到公司。

“辛苦了。”

房间里响起几声机械性的回应声。负责内勤的女员工全都下班回家了，只有营业部的男性在。

“哦，辛苦了。”

松田分店长的视线从窄小的镜框后面看过来。

贤一把包放在桌上，立刻向分店长的座位走去。他要汇报今天的工作情况。

“营业部的某某，今天的成果是×家。”营业部的所有员工都必须完成这项仪式，即使是有代理分店长头衔的贤一也不例外。

“藤井贤一，本日的成果是零家。”

汇报时，贤一的视线始终紧盯着前方，但他能感觉到大家都露出了冷笑，盯着他的后背。

“嗯？零家，也就是没有成果？”

松田抬起头来。

“是的。十分抱歉。”

“我说，藤井代理分店长，谁也没说让你去卖东西，你只要让人

家允许把药箱放在家里就行了，何况还有赠品。”

“这我明白。”

“哼——喂，长野主任，你今天的成果是多少来着？”

长野是一名入职五年的男性职员，在年轻员工里最为能干。从贤一背后传来椅子移动的响声和有人站起来的动静。

“我今天签约了五家。”

“昨天呢？”

“六家。”

“你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评价如何？”

“七十分。”

“嗯，理由呢？”

“昨天能成交六家，今天也应该能达成同样的数量或更多才对。”

“很好。行了，你继续工作吧。”

又传来椅子的声音，长野坐了下来，办公室里陷入沉默。

刚才那句“行了”是对长野说的，贤一还没能解放。松田的视线转到桌上的文件，仿佛把贤一忘记了一般，盖了一会儿章，又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抬起了头。

“藤井代理，你该不会觉得这里只是你暂时歇脚的地方吧？”

“没有，我没有这么想。”

“听说你在东京的时候很擅长处理数字，所以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如果公司不能获得员工薪水几倍以上的盈利，就无法存活。你应该明白这一点吧？”

“我大概知道。”

“像我们这样的小企业，可没法像大企业那样，靠拿回扣和恐吓轻松卖出产品。”

松田是在含沙射影，对贤一被调职的原因进行讽刺。

“这我明白。”

“要是明白，为什么还能这么若无其事？”

“我没有若无其事。”

“那么，你采取了什么措施？”

“努力把我的真心传达给对方——”

“别净说蠢话了！”

松田突然的震怒声，令办公室里压抑的交头接耳声戛然而止。

“听好了，代理分店长，什么真心不真心，这种话只会出现在海报或电视广告上。要是真心能挣钱，就没有人需要受苦受累了。喂，长野！营业部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不屈不挠和强攻。”

“要是还不成功呢？”

“那就继续坚持不屈不挠和强攻。”

松田努了努下巴，仿佛在说“听见了吧”。

那之后，松田的挖苦和说教又持续了一段时间，而贤一基本没听进去。

3

晚上八点半，办公室里只剩贤一一个人。他把残留在杯底的冷咖啡一气喝光。

要不要再泡一杯呢？算了，刚才已经把热水壶的电源拔掉了，再泡又要费工夫。不如赶紧结束工作，去车站前的咖啡店之类的地方坐坐吧。

员工宿舍与车站在两个方向，从公司步行回去需要约十五分钟。调任前约定好，每月五万出头的房租由公司总部承担。

宿舍里有厨房和一体化浴室，只是公寓建筑的年龄已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多少有些寂寞清冷，还有股霉菌和调味料混合的臭味，实在不是个让人想多待的地方。倒也是托了这点的福，就连眼下这种无薪加班，贤一都不觉得辛苦了。

贤一下意识地打开了隐藏在公司笔记本电脑里的一个文件夹，里面存了很多映着妻子伦子和独生女香纯的笑脸的照片。

贤一点下“自动放映”，一边把工作资料装订成册，一边时不时地看一眼屏幕。

最先出现的是香纯三岁时一家人照的“七五三节”家庭合影。独生女香纯穿着大红色的和服，却一脸不高兴。

这也难怪，那天她不仅被迫穿上了穿不惯的和服，还要做头发、化妆，在摄影棚被用闪光灯闪来闪去。之后还被带去神社，在神社还要拍照。

“真是的，明年不过七五三节了。”那天晚上，香纯嘴里塞满最喜欢的蜜瓜，说道。

接下来是在公园、游乐园和户外烧烤场地拍的照片，每张照片里的他们看上去都非常开心，仿佛能听见欢笑声。

不知到了第几张，出现了在游泳池拍的照片。

那是香纯上小学三年级的夏天，所以应该是六年半之前。那年妻子三十四岁。

妻子害羞，穿着连衣裙式的泳衣。和在床上或刚洗完澡时看到的毫无防备的裸体不同，肌肤展露在明亮阳光下的妻子略显害羞，穿泳装的姿态分外诱人。

妻子总是感叹生下女儿后小腹的脂肪就减不下去，但贤一觉得根本没这回事。也许是出于丈夫的偏心，他觉得妻子的身材好到感受不到她的实际年龄。

说起来，这段日子别说什么妻子的裸体了，连她的肌肤都没触碰过。

去年六月，贤一因那场只能用噩梦形容的骚动被突然调职。调职之后，他就只回了两次家：一次是夏天，请了三天假；另一次是在新

年，他半强行地请到了四天假。

除了这两次之外，贤一还尝试过很多次想要请假回家。然而，从酒田市到他位于东京中野区边缘的家，实在不是想回去就能回去的。好不容易列好计划，却被松田分店长安排周末出勤，仿佛盯上了他一般。而且松田的语气根本不容贤一拒绝，在贤一看来，店长的要求明显违反了职场规则，是利用职权的压迫行为。但到顺利回“诚南Medicine”的那一天之前，他不想与任何人发生争执，不想把事情闹大。

无法回家的理由还不止这一个。

调职后的那个夏天，伦子对他说：“你被调职后，家里就每个月都赤字，香纯升高中也需要花钱，你就别总回来了。”贤一回家的费用当然不归公司出，每次都要花费数万日元，确实令人肉疼。不过，贤一所了解的伦子，应该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

“如果是因为钱的话……”贤一试着这样开口。

伦子马上推托般地说道：“你每次回来，我还得做相应的准备。为了照顾你妈妈，我很多时候脱不开身。”

一被戳到这点，贤一便无法再说什么了。

盂兰盆节假期与母亲见面时贤一没太注意，只是听说母亲的痴呆症状在迅速加重。

“所以我更应该回家看看情况啊。”

从道理上来说是这样，但另一方面，贤一也无法否认，他心中的某个角落也对伦子有依赖心理。于是他又说道：“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就这么办吧。”说实话，他心中也多少松了一口气。

不仅如此，同是在去年的九月，女儿香纯对他下达了明确的绝交宣言。“我连电话都不想和你打，有事就用短信联系吧。”贤一想不出原因，在向伦子抱怨之后，伦子的回复让他更加惊讶：“我也一样，除了急事以外，就用短信联系吧。”他还记得自己那时气到忍不住笑了出来。

那之后，他与伦子之间的交流就基本都靠短信或邮件了，没有特别的事，就干脆一整天都不联系。

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贤一感到很不可思议。

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自己。要是他能把事情处理得更圆滑一些，搞不好就不会被独自调到不能随时回家的偏僻地方了。可事情变成这样也不是他愿意的，他难道不是为了家人吗？要是在以前的藤井家，这种事情即使不特地说出口，也应该能相互理解的。他只是几个月没在家而已，家人的心会这么轻易地远去吗？

不知是该悲伤、愤怒，还是自责，贤一在感到难以理解的同时，还不断忍受着店长松田的挖苦和讽刺，就这样到了年末。

松田分店长要求贤一在元旦出勤，说是要为“零花钱企划”做准备，但贤一拒绝了他的要求。忍着听了无数句难听的话之后，贤一终于在家度过了三天假期。

三十一号晚上，贤一久违地在床上向妻子伸出了手，却被伦子轻轻避开。她的手和平常一样温暖，动作却很冷淡。

“怎么了？”

一开始贤一还以为伦子因为什么事生气了。

“没有，没什么事。”

“我可没在那地方找女人，一直老实待着来着。”

贤一半开玩笑地说着，又伸出了手，这次却直接被甩开了。

“出什么事了吗？”这下贤一的声音也变得生硬了起来。

“香纯在学习呢。”

确实，女儿的房间就在夫妇卧室的隔壁。然而，之前他们也一直小心地行房，为什么现在却……

“只要不出声不就行了？”贤一半是怄气半是开玩笑地说道。

“抱歉，我没那个心情。”

遭到伦子冷静拒绝的贤一终于泄了气。

她该不会是有别的男人了吧？

脑中突然闪过这个想法，但又立刻打消了。伦子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比起这个，更可能的是……

“难道你是在生我的气，怪我把照顾母亲的事都推到你身上？”这话已经到了嗓子眼，但贤一很难说出口。

刚定下要被调到外地的时候，甚至夏天第一次回来时，母亲的痴呆症状还很轻。贤一没想太多，也完全没想过利用公共养老制度，就把照顾母亲的任务交给了妻子伦子。然而，时隔数个月，他第二次回家时，发现母亲的症状明显加重了。以伦子的性格，是肯定不会说出不满和怨言的，但也可以想象，对一直撒手不管的贤一，她完全有可能心怀不满。

明天再提母亲的话题吧。算了，这不是新年伊始该提的事。正因为两人是夫妇，贤一更觉得很难找到郑重道谢或道歉的契机。

此时贤一又闷闷不乐地想着这些往事，陷入了浅眠。

咔嚓。

办公室后门开启的声响让他回过了神。

已经快九点了，这种时候，会是什么人？

这栋大楼的安保系统不太严。不，和总部相比，这里的安保宽松得像个笑话。说是进门要刷身份证，其实根本什么都不用，外人随便就能进来。

据说是分店长改了安保系统要求，原因是经常有交货的公司和快递上门，逐一应对的话会很占用工作时间。因此，只要不手动锁上办公室的门，任何人就都能进来，且警备系统不会有反应。

该不会是小偷或强盗吧？

贤一拿着手机，想着立刻就能报警，空空的胃隐隐作痛。就在他硬是咽下唾沫的时候，门开了，门后偷偷露出一张脸，是他的部下高森久实。

“晚上好……”

“哎呀，真是罕见，这时候了，你怎么……”

贤一松了一口气，把手机放回到桌上，感觉到似乎身上出了汗，且背后一阵发凉。

“果然是藤井代理。”

现身的高森穿着紧腿牛仔裤和靴子，上身是淡黄色的短款羽绒服。

“我的丝袜全破了洞，想着开车去买，路过公司前面时发现还亮着灯，但公司的车又不在，我就觉得搞不好是代理先生在。”

她微微一笑，歪了歪头，这是她在示好时的习惯动作。

“有什么东西忘记拿了吗？”贤一问，他正好觉得差不多该下班了，而且不想和高森在这里待太久。

“没有。”

和白天穿着制服时不同，此时她态度很亲昵。而且她只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才叫贤一“代理先生”。

“我有些话想对代理先生说。”

“总觉得有点让人害怕啊。”

贤一多少有些戒备，但又有一种十分细微、多年前就已忘却的酥痒感觉涌上心头。

然而，从高森口中说出的话却令他意外。

“代理先生，您真的会回东京吗？”

“什么意思？”

“哎呀，您刚被调来的时候，记得是欢迎会上打招呼的时候，您说‘虽然在这里应该待不满一年，但我会尽全力努力，请多多指教’来着嘛。”

自己居然说过这种话？如果是事实，那还真是不够谨慎，想来应该是喝醉了。那段时期是刚接受被迫调职后不久，心情想必还没有平复。

这么想想，松田店长的态度，以及其他同事略带距离感的接触方

式，也许也和自己有关。

“我说过那种话？”

“现在先不提说没说过的问题……”

高森探出身子，和白天的柑橘系香气不同的甜美花香刺激着贤一的鼻子。

“您真的会回去吗？”

话哽在了喉咙里。人事调动信息如果提早泄露，很可能会被延期或作废。如果还要再多等上一年，那他可无法忍受。他已经到极限了。

“唉，要是能回去当然再好不过，但目前我也只能在这里尽己所能。”

“是吗……”

高森一脸沮丧地垂下了头，她那仿佛在演戏的姿态令贤一很在意。

“关于调动的问题我没法说什么，不过，高森你为什么这么问呢？”

高森“唰”地抬起头，舔了舔涂着闪亮唇蜜的下唇，一脸下定决心的表情开了口。

“我，一直很期待您回东京的那一天。”

“呃……什么意思？”

高森无视贤一的困惑，有些不满地继续道：“之前喝酒聚餐时，分店长曾经笑着说：‘藤井代理说马上就能回东京，但我看，他最好做好埋葬在这里的准备，嘿嘿。’”

贤一眼前浮现出偶尔会在松田脸上出现的、仿佛马上要去向老师告状的中学生一般的表情。

他强行压下上涌的苦涩滋味，勉强地笑了笑。

“他只是在开玩笑吧，是酒席上的醉话。”

听了贤一的话，高森气鼓鼓的脸上也浮现出笑容。

“是吧，您才不是会在这种地方待到死的人。”

“嗯，总之，还是要对你说声谢谢。不过，为什么你对我回不回东京这么感兴趣呢？”

“那个，您能不能不告诉别人？”

贤一感到有些口渴。

“我不想说什么多余的话，只是……”

高森轻舔了一下闪着光的下唇。贤一突然觉得，搞不好她说偶然路过公司是在说谎。

“您可以带我一起回去吗？”

贤一干渴的喉咙不受控制地发出了“咕噜”一声。

“那、那是……什么意思？”

“啊，请您不要误解，不是要做情人之类的，完全不是。您有一位好妻子，对吧？我的意思是，该怎么说呢，代理您回东京以后，不管什么部门都可以，希望您能提拔我过去。”

“也就是……”

“挖人。”

说罢，高森挺了挺背部，自信满满地嘴角上扬。

贤一全身紧绷的肌肉在一瞬间松弛了下来，他努力忍住因紧张消失而想笑出来的冲动。见贤一沉默不语，高森开始如洪水决堤般发起牢骚来。

“我想去东京，想过独居生活。父母什么事都要唠叨我，什么回家时间太晚了，什么不准让男人开车送你之类的……”

高森还激动地说她对这个城市已经厌烦了，“马上就要三十岁了”，想趁自己姿色尚存的时候去东京体验独居生活。就算最终还是要回来和父母同住，但一直赖在家里和父母求着她回去，对于以后的力量拉锯来说，可是截然不同的。

贤一一边想着该如何终结对话，一边点头回应，对方自然地说出“如果我搬到东京，代理您也请过来玩啊”时，不知不觉就答了个“嗯”。

“太好啦，好开心。”

“啊，不是的，刚才是我口误，我撤回刚才那句。”

“哈哈，您太紧张了。我明白的，但还是很开心。”

高森哼着小曲离开时，墙上的挂钟已指向九点半。

回员工宿舍的路上，贤一想起了家人，特别是妻子。

不仅想起了样貌，连伦子的味道和肌肤的感触都复苏了。也许是被与几乎没有赘肉、身材纤瘦的伦子完全相反的高森刺激到了，也许是因为刚刚看了伦子的泳装照。

贤一打开老式门锁，推开四处掉漆的大门，走进昏暗的房间，打开灯和空调暖风。

听着空调室外机发出的轰鸣声，他从冰箱里拿出罐装啤酒，这才发现晚饭什么都没准备。

想着要不干脆睡觉得了，但他也知道自己肯定睡不着。最终，平常只喝一罐就停手的他，把储备的泡面当下酒菜，一口气喝光了三罐酒。

那晚贤一做了一个梦，在一间全新的公寓房间里，一个穿着大红色泳衣、和妻子很像的女人，和一个穿着就要被撑破的制服、和高森很像的女人，争相照顾他的日常起居。其中不知谁的冰冷的手，伸向了他的胯下。

去年六月以来，贤一就再没和妻子发生过关系，他也从未想过去风月场所发泄。

第二天早晨，贤一身上只有肿胀的沉重感和轻微的头痛。

4

贤一在与昨天几乎相同的时间来到公司，几乎相同的时刻来到茶水区泡咖啡。之后还是在相同的时刻，高森久实走了进来。

“藤井代理，昨晚打扰您工作了，实在抱歉。”

“没有，我那时也正好打算下班了。”

“啊，我顺便帮您也一起泡了吧。”

高森轻快地把贤一手上的杯子拿了过来，手指碰到了贤一，有如嘴唇一般柔软又湿润的感觉。贤一赶紧把快要复苏的昨晚的梦从脑海中驱逐。

“啊，麻烦了。”

“说起来，藤井代理，你晚饭都怎么解决的呢？”

“去附近的拉面店，不然就买点熟食回家，像是昨天就吃了泡面。”

“哎呀，这可不行，一个人在外地工作，要注意补充营养啊。”

高森微微抬起眼，温柔地凝视着贤一。

“啊，这我也知道……”

贤一克制住心跳，移开了视线。

“下次要不要一起吃饭？”

贤一吃了一惊，又看向她的脸。

“我知道一家店，本地菜做得很好。您离家这么久，我觉得家常菜之类的应该比较适合您……”

之后贤一委婉地拒绝了高森“不然今天怎么样”的提议。

贤一能理解她“想去东京过独居生活”的心情，如果可能，他也想帮她实现。然而现在的他，做不到靠关系往公司里塞人啊。说不定兼职可以……

无论是被客户冷冷拒绝的过程，还是午饭的煮乌冬面，宽广湛蓝到让人不爽的天空，以及回到公司时货架上的家庭药箱一个都没有少的事实，都仿佛重放录好的影像一般，与前一天完全相同。

只有一点不同，就是松田分店长问他周六日能不能加班，他拒绝

了。

“非常抱歉，我女儿考上了第一志愿的高中，我想为她简单庆祝一下。”

搬出职场规则的话，事情会变得麻烦，所以贤一决定以情动人。

贤一眼下的目标可不是要求什么法定权利，而是哪怕提早一天能回到原来的岗位就行。为此他忍耐一切，一直近乎无休地工作。如果每为分店长擦一次鞋就能提前一天回去，他搞不好真的会开心地去做。

然而，只有这次的回家探亲，他不想让步。

不出所料，松田的脸色阴了下来。

“嗬！在这时候公布结果，是私立学校吧？果然是在大企业待过的人，真是富裕，令人羡慕。你看我们家，两个孩子上的都是公立，据说还被老师说‘能有地方愿意要就不错了’，你不觉得很过分吗？居然说什么‘能有地方愿意要就不错了’。”

松田故意长叹了一口气，视线移到文件上。这话的后半部分，自然是对贤一的挖苦。

“拜托了。”

贤一低下头，却被无视，于是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今天周三，如果在周末之前每天都来求松田，总会有办法的吧。

结束一天的工作，准备回家时，贤一的心头突然涌上如果就这样回到公寓，今晚还会是个不眠之夜的心情。他想找人喝酒，却没有可以邀请的同事。

就在他烦恼该如何是好时，眼前出现了高森久实的身影。对啊，还有这个选项。不对，这样可不行。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高森“唰”地从座位上站起了身，大概是要去接热水吧。贤一也立刻站起身，追在她身后。

“高森。”

“啊，是。”

“今天早上说的事，要不，今晚也可以。”

“今天早上？”

“哎呀，就是地方菜做得很好吃的店——那个，如果你有约的话就算了。”

高森的脸上一下子绽放出光彩。

“青春期的少女就是那样啦。”

两人面前摆着山形县的乡土料理。高森久实把盛着炖菜的小碗递了过来，贤一道了句谢接过。

“可是我完全想不到理由。”

“比如，是不是你在她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把换衣间的门打开了？”

“不，这种事我应该没有做过。而且，她说要绝交，是在我独自来这里工作大约三个月之后的事。”

“唔……啊，那个请趁热吃哦。”

高森介绍的这家店叫“鳕鱼内脏锅”，以鳕鱼锅出名。如果开在东京，应该会在神田附近的小巷子里，是那种散发着家庭气息、小巧整洁的店。

“好的。”

贤一把鳕鱼块放进嘴里，嚼着热乎乎的鱼块，喝了口汤。鱼肉很入味。

“嗯，真好吃。”

“是吧！”高森笑着耸了耸肩膀。

贤一并没有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二人就只是对坐着喝酒，他应要求把家人的照片拿出来给高森看，对方说了句“您夫人真美，女儿看起来很聪明啊”的客套话回应，仅此而已。

由于刚喝下第一口啤酒就聊起了家人的话题，他便向高森说起去年九月，女儿宣告要和他绝交的事。其实那之前，他也没怎么和女儿

通过电话，那天因为一点小事打过去，没想到女儿挂断了电话，并发来一条短信：“我不想和你通电话，有事用短信联系吧。”

不过同一时期，妻子说“今后不要打电话了，只发短信吧”这件事，贤一没有说出口。

高森一直安慰他说不用特别在意，肯定只是碰到了女儿晾晒的内衣，或是不小心打开了浴室门之类的无聊原因罢了。

“据说还有女生觉得‘老爸爱着我这件事本身就很烦人’呢。”

“真过分啊。”

“比起这个，代理先生……”高森一脸严肃地看向贤一。

贤一知道，高森在“代理”后面加“先生”，就是说起那个话题的前缀。

不知是隐形眼镜还是喝了酒的原因，高森的眼白有些发红。

“昨天的事，没问题吧？”

贤一慌张地咽下刚放进嘴里的鳕鱼肉。他不记得做出过会让对方询问“没问题吧”的承诺。

“我得借这次机会和你说清楚，我没什么权力，所以无法向你保证。”

高森的眼神更加认真了。“我想辞职。我觉得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下定决心。”

她完全没有听进贤一的话。

“不是，等等，你也太急了，我连自己的去向都还不清楚……”

“没关系。”她不停摇头，“没关系的。就算没被聘用，我也想和您一起去东京。不断了后路，人就下不了决心，不是吗？”

鳕鱼差点儿钻进贤一的气管。

“你说一起……那个，你在那边没有亲人吗？”

“嗯，我就依靠您吧。”

贤一无法判断这话里有多少是玩笑，多少出于真心。

听说高森在公司的男性员工中很有人气。虽然她不是引人注目的美人，但长相讨喜，而且对人态度开朗。贤一记得听说她曾和公司里的某人交往，之后又换了另一个人之类的传言，但他对此没什么兴趣，也就没仔细了解。

如果不和她说清楚，这个话题她恐怕会提个没完。

“不管怎样，我希望你不要太冲动。我不能给你保证，不过我会向人事反映你有这种想法的。”

这样说完之后，贤一又慌忙加了一句“前提是，如果我能回去的话”。

“好高兴。”

高森晃动身体，粉色针织衫下丰满的胸部也随之摇动。她把手心贴在了不知道该把视线放在哪里的贤一的手背上。

“拜托您了，约好了哦。”

高森那仿佛撒了金粉般的指甲触碰到了贤一的皮肤。

看着不知该如何作答的贤一，她又问道：“莫非，分店长从中作梗？”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我昨天就说过了，分店长偶尔会说漏嘴，说什么‘我掌握着藤井代理的人事调动权’。”

“怎么说呢，应该是你过度解读了吧……”

虽然贤一不想再多喝，但他还是把大扎杯里剩下的约三分之一生啤一饮而尽。

突然，“诚南Medicine”总部的常务南田隆司的声音没有任何预兆地在脑海中复苏——我这个人，啤酒只喝国产瓶装的。虽然跟你们说你们也不一定懂，但人类的品质这种东西，说到底，不就是由这种对事物的讲究累积而成的吗？

说实话，贤一曾经想过，搞不好松田分店长和南田隆司常务私下里有联系。虽然他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觉得这太离谱，然而听着高森的话，他又开始觉得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至于他怀疑的原因，是因为理应总部都只有一部分人才知晓的事，却经常出现在松田挖苦的话语中，他的眼神仿佛在说“我可什么都知道”。

尤其是那件导致贤一被调职的丑闻，甚至波及专务董事的调动，算是公司内部近几年来最大的秘密事件。当然，由于曾在杂志上引起骚动，松田也应该知道事件的存在。然而，他居然连会议上干部的具体发言内容都知道，这实在很奇怪。

如果说在总部的高层中，有会把那种机密情报泄露给松田，且不惧怕随之而来的风险的好事之人，除了南田隆司常务以外，贤一想不出第二个人。

总觉得店里好热，贤一用手帕擦了擦额头和脖子上的汗水。

面前的高森正托着下巴，以湿润的双眼看着他。

“即使很小也不要紧，好想住在时尚的公寓里啊。如果真能实现，我就把房子的钥匙给您一把吧。开玩笑的。”

高森耸了耸肩，吐出舌尖。

突然，贤一意识到挂在椅子上的西装口袋里的手机在震动。

“啊，抱歉。”

是妻子伦子难得发来短信。贤一下意识地不让高森看到屏幕。

标题是“如果你在工作的话很抱歉”，正文部分也出现在贤一眼前。开头的部分令贤一很不解，他急忙按下“显示全文”。

“家里出了点麻烦，我衣服刚洗到一半。我跟妹妹商量了一下，她说直到警察赶来之前还是不要清扫为好，所以我就放着地板没动，地毯上可能会有污渍，实在抱歉。这边我会想办法的，请你优先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伦子第一次发来这种不得要领的短信。

麻烦和清扫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老年痴呆的母亲闯了什么祸？可那样的话，也不至于惊动警察吧。太奇怪了。该不会是她对什么外人施暴了吧？担心和妄想混合在一起，不断膨胀。

“出什么事了吗？”

高森一脸担心地看向贤一。

“没有，那个……该怎么说呢，失陪一下。”

他慌张起身，走到店外。与其说是礼仪，不如说是他不想让包括高森在内的任何人听到通话的内容。

贤一站在挂着门帘的店门旁边，点开通讯录，找到伦子的电话号码按下。冰凉的手机贴在耳边，他仰头看向满是繁星的天空。在二月的冷风里，只穿一件白衬衫实在是太冷了。

就在贤一的身体不住颤抖时，他听见“您拨打的电话已——”的提示音。这就更让人费解了，难道伦子在发完那封奇怪的短信以后便立刻关机了吗？

接下来他又打了家里的电话。

电话母机在客厅，子机在贤一的母亲智代的房间。然而智代应该不会接电话，即使她接了，也不一定能进行有条理的对话。最终，在响起七次呼叫声后，电话被切换到了语音信箱。

剩下的就是联系女儿香纯了。

虽然被女儿勒令有事用短信联系，此时贤一还是决定打电话给她。令他惊讶的是，女儿这边听到的提示音和“拒绝通话”的提示音不同，似乎也关了机。几乎是智能手机奴隶的香纯居然会关机，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贤一联想到几个月前发生在东京市内的残忍案件。凶犯闯入一栋独栋住宅，用厨房里的菜刀疯狂砍向一家四口，最终只抢了几千日元后逃窜，至今仍在逃亡。

该不会……

贤一立刻否定。要是那样，伦子应该没有发送那封短信的理由和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未知的情况最令人不安。

他又想给伦子打个电话试试，触摸到屏幕时，他意识到自己的指尖正因寒冷而颤抖。他决定先回到店里。

贤一颤抖着拉开餐馆的拉门，喧闹声马上涌来。背冲门坐着的高森直起身看过来。

“没事吧，代理先生？”

贤一的眼镜上瞬间蒙了一层雾，他“嗯”了一声，擦了擦镜片，吸了一下鼻子，坐在了椅子上。

“我家好像出了点麻烦。”

“什么麻烦？”

“不知道。那边发来了一封奇怪的短信，之后电话就打不通了。”

“是您的妻子？”

“短信是我妻子发的，但我女儿的手机和家里的电话也都没人接。”

高森蹙起精致的眉毛，歪了歪头。

“怎么回事？真令人担心啊。”

“有没有现在就回东京的办法？”

贤一说出了令自己都感到意外的话。

“欸？今晚？现在？”

“万一是有人私闯民宅呢……也许我只能回去一趟了。”

高森“嗯”了一声，陷入思考。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说难听点，在酒田市，一过下午六点，就无法通过飞机或新干线等交通手段前往东京了。贤一还记得刚调职不久，就曾痛切地感受到这里是偏远地方的事实。

“不知道出租车行不行？”

听到贤一的主意，高森看向他。

“啊？打车去东京，要花很多钱的。”

“钱不是问题。”这话刚说出口，贤一的脑海里就浮现出香纯学费的事。钱的问题还是多少要考虑一下的。

正操作着手机的高森抬起头，说：“啊，对了，有夜间大巴，费用还很低，连一万日元都不到。”

“是吗！真是帮上忙了。”

“我坐过这个车，班次少，订票时间也相对结束得比较早……恐怕已经满员了……我先查查看吧。虽然还没放春假，但这个时间……恐怕也比较困难。”

高森语调悠闲，不知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对贤一说话。她的指尖飞快地在液晶屏上来回移动。

“就是这个……啊，果然满员了。”

“不行吗？”

今晚看来不行，要不要订明早的飞机？

“那个……”高森向前探出身，“我有个朋友，在一家当地的旅行社工作，不然我问问他有没有人取消预约？”

就要熄灭的火焰又燃了起来。

“是吗？如果可以的话，那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高森举起手机放在耳边，甩了甩头，刘海随之飞起。此时她的表情比在公司时更富神采。

“啊，准磨，好久不见。我还好啦。你现在在哪里？还没下班？那正好。”

高森说话的语调突变，尾音上扬，略带鼻浊音，听着像是变了一个人。

贤一知道，她正在请求对方帮忙安排出发去东京的座位。

“——是位男士。哎呀，你听我说，是公司的同事啦。是吗？那边呢？嗯，你等一下。”

高森把手机移开，问贤一：“他说开往新宿的大巴有人取消预约，怎么样？”语调又一下子切换成了平时的样子。

“只能这样了。”

“不过是从山形站出发的哦。”

“啊？”贤一一时语塞。他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山形到东京，可不是能随意往返的距离，何况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都还不清楚。

“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他说还有两个座位。”

必须立马做决断。

“明白了。那帮我预约上吧，可以吗？”

高森点了点头，继续通话。她语速飞快地进行了几轮问答，最终道谢并挂断电话时，她的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

“怎么样？”

“果然，从酒田出发的车已经满员了，从山形站出发的夜间大巴上有一对情侣取消了预约。十一点四十五分发车前往新宿，预计明早六点四十五分到达。我想了一下，这条路线上的中途停车站更少，也许反而能更快到达。价格是七千八百日元。”

“谢谢。感激不尽。”

从一开始模糊的不安，到现在完全定下回家，贤一的心也逐渐定了下来。如果不是正与高森喝酒，也许也无法像这样顺利了。唉，算了，贤一想着，反正本来也打算这周末回去的。而且，七千八百日元的车费可比新干线要便宜多了。

“不过，这会儿已经没有开往山形的电车了，只能打车去了。”

“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啊……”

“从酒田过去，需要四五万日元。如果不堵车的话，两小时能到。”

“呃……嗯，我知道了。”

既然已经说出“钱不是问题”，也就不能再抱怨了。

“他还说来不及取票了，你跟司机报上准磨的名字，再付钱就好。”

高森在装筷子的纸套上写下“大畠准磨”，递给了贤一。她口中的这个朋友，搞不好其实是她的男朋友。

“帮上大忙了。谢谢。”

“我这边的事也要拜托您了。”

“呃，嗯。我会尽力的。”

贤一暧昧地点了点头。打车过去需要两个小时的话，就基本上没有富余的时间了。他拿着账单，站起身。

“那么真是抱歉，我先去结账了。”

“我干脆把另一个座位买下来，和代理您一起去吧，来一场夜间大巴逃亡旅行。开玩笑的啦。”

“真是抱歉，谢谢了。”

贤一付完账，从店里冲了出去。

5

贤一没有回公寓，直接前往车站。

反正也没什么行李要拿，通勤用挎包里一直装着钱包和驾照等必要物品。

路上他又给妻子和女儿打了两通电话，结果还是一样。

拜托高森问座位时他还多少有些犹豫，但现在他觉得，果然这样

做才是正确的。事情看起来并不只是自己被妻子和女儿无视那么简单，直觉告诉他，家里出事了。

只是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回东京，明天自然会缺勤。他似乎能听到耳边传来松田分店长歇斯底里的怒吼声。不，松田分店长怎样都无所谓。只是如果松田真的与南田隆司常务私下有联系，可能会去常务那里打他的小报告。

不过此时必须将这些杂念从脑中驱逐。收到伦子的短信之后，贤一所做的决断和行动都是从未有过的迅速，令他都感到意外。

他通过ATM机取了二十万日元，账户里的余额几乎为零。车站前的出租车上车点没多少人，没有等位就坐上了车。车门关闭之前的短暂一瞬，贤一心头再一次浮现那个问题：真的要回去吗？

“去山形站。”

出租车发动的同时，他把头靠在靠背上，闭上了眼睛。就这样吧。

就在他这样想的瞬间，手机震动了起来。

是妻子的妹妹优子打来的，贤一这才意识到刚才忘记了这条线索。刚刚那条短信里，伦子不是写了“我跟妹妹商量”来着吗？

伦子的妹妹叫优子，两人相差两岁。优子在距离藤井家步行十分钟左右的公寓里独居。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就像家人般相处。

“喂？”

“啊，姐夫？”没错，是贤一曾经很熟悉的优子的声音。

“是我。那个，其实我刚才从伦子那里收到了一条奇怪的短信，后来电话就一直打不通。你知不知道我家出了什么事？”

明明是对方打来的，贤一却抢先说了一大串。

“那个，发生了一些争执。”

“争执？发生了什么？”

“先不说这个，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姐夫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出租车上。”

“出租车？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吗？”

“我准备回家。”

“打车回东京？”

“怎么可能。”贤一简单说明了成功订到夜间大巴座位的经过。

“原来是这样。”

“唉，不说这个，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谁都不接电话？该不会是火灾或爆炸事故吧？”

“不不，不是那种事，详细情况在电话里有些难讲。不过大家都平安无事，你可以放心。”

“这我怎么放心啊……唉，我明天应该能在八点之前到家。”

贤一家在距离西武新宿线都立家政站步行约十分钟的位置。

“知道了。那到时候我也过去。”

“啊……”

电话被挂断了。

贤一还有问题想问，他立刻打回去，却无人接听，又试了一次，还是无人应答。

他凝视着手机屏幕，想着是不是该给松田分店长打个电话呢？现在已经九点多了，不知道松田是在家，还是在哪儿喝酒。贤一从通讯录中找出“松田分店长私用”，盯着看了半晌，最终还是决定先不打了。

如果现在联系松田，肯定会被要求明早去公司完成工作交接。但其实手头根本没有什么要紧的工作。休息一天，也只是库存的药箱能不能多卖出一箱的差别而已，等到了东京再通知松田吧。

贤一做了一次深呼吸，闭上了眼睛。

突然惊醒后，他慌忙起身，看了看左右。

他坐在车里，车子似乎正开在高速公路上。

混乱中他努力回忆，想起自己为了回家，在酒田站坐上出租车，准备前往山形站。出租车开出一阵后他搜索了一下，发现这趟行程有大约一百二十公里，算是一场短途旅行了。然后就在途中睡过去了。

扔在座位上的手机正“嘟——嘟——”地震动着，似乎就是因为这个才突然惊醒的。贤一看向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区号与贤一东京家里的号码很接近，或许是邻居打来的。

“喂？”

“请问是藤井贤一先生吗？”

传来一个嗓音有些沙哑，听起来非常疲惫的声音。

“是的。”贤一有些戒备地应道。

“啊，这里是中野区警视厅若宫警察署。”

全身的血流马上因为“警视厅”一词而有所反应。

说起若宫警察署，应该是管辖贤一家附近区域的警署。

“那个，我家果然出了什么事情对吗？”

“您说果然，是知道了些什么吗？”

“具体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清楚。”

“是吗……是这样的，刚才，您的妻子，也就是藤井伦子，被逮捕了。所以——”

“逮捕？为什么？”

“哎呀，您不知道啊。真是奇怪，报告上说她打过电话啊——啊，原来只给丈夫发了短信。”

“请告诉我伦子为什么被逮捕？”

“她涉嫌将他人伤害致死。接下来我们会对她进行问讯，但她本人已经承认了罪行，说是在自家，将一名男性殴打致死。”

“伤人致死？你说什么？你真的是警察吗？该不会……”

贤一还是把“诈欺”一词吞了下去。电话那头的男人则突然将通话口堵住，以不耐烦的口吻对旁边的人说了句“果然……”。

“这位先生，请您冷静一点。”

“伦子到底把谁杀了？你们该不会把智代错认成伦子了吧？”

如果是患有老年痴呆的母亲，倒是有可能因为偶然或事故而闯祸。

出租车司机通过后视镜往这边看，贤一把头靠向窗边，用手遮住嘴。

“藤井伦子，四十岁，是你妻子没错吧？被害人的身份还未查明。其他的在电话里就不太好说了。”

电话那头的男性不知是过于疲惫，还是以令贤一心急为乐，语气不紧不慢地继续说道：“您现在人在哪里？据嫌疑人说，您一个人在山形县酒田市工作？”

他所说的嫌疑人应该是指伦子。

“我现在正在回东京的路上。顺利的话，预计明早七点到达新宿，然后我就直接去警察局……”

“啊，不用这么急，我们这边还有程序要走。贤一先生，您先回家，回家之后联系我们，可以吗？我们应该会请您来警察局一趟，那时候被害者的身份应该也已经查明了。”

“知道了。那个——”

“对了，以防万一我说一句，您可不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啊。”

“你说什么？等等，我想和我妻子通话——”

电话挂断了。

贤一瞪着写着“通话结束”的屏幕，一时间想不起来这通短暂通话的具体内容，只能断断续续地回忆起“伤害致死”“被害人”“逮捕”等单词。

到底发生了什么？

出租车在夜间大巴发车前十五分钟到达了山形站。

贤一付钱后下了出租车，寻找大巴的乘车点。

“是这里吧……”

他找到写着“开往新宿站南口”的标识，把写着“大畠准磨”的字条拿给红脸的司机看。付完钱后，对方告诉了他座位号，没有给他车票，这大概是大畠和这名司机瞒着公司偷偷赚的小钱。

车上基本全满，贤一的位置在后方靠窗。

他大致扫视了一下车内，乘客中约七成是看起来像学生的年轻人，剩下还有几对看似公司职员的男女和几名老年人。

学生们似乎很兴奋，正开着玩笑，相互碰撞身体，并发出叫喊声。

就要发车时，一个男人发出“呼呼”的喘息声跑上车，毫无顾忌地一屁股坐在贤一旁边的空座上，也就是高森久实半开玩笑地说“我和你一起去吧”的座位上。不知道他是不是刚吃完饭，飘来一股炒猪肉的味道。

这名身材偏胖的男性刚一入座就把椅子上附带的小桌板展开，从双肩包里拿出一袋零食放在桌上，然后开始玩游戏机。贤一偷瞄了他一眼，年龄应该在三十岁左右。

本来就胖的他还穿着羽绒服，支起的胳膊侵入了贤一的空间，每次按下游戏机按钮时，手肘都会打到贤一的侧腹。

虽然他戴着耳机，但还是隐约漏出“咻咻”的声音。

贤一没有气力和此人理论，他尽量缩起身体，把头靠在窗户上，想着要在最先停靠的服务区买对耳塞。

噗咻——

车身轻晃了一下，缓缓开动了。

不知是出于不安，还是单纯的寒冷，贤一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正在

微微颤抖。

6

去年六月——

“股长，你不觉得最近会议特别多吗？”

从旁边的座位凑过来对贤一耳语的，是部下小杉康大主任。

“是不是公司被人投诉了？”

贤一保持视线看向桌上的屏幕，仿佛在隐藏内心的动摇般若无其事地回答。

两个月前，一种头痛药刚刚更新换代并在市面发售。在新商品发售之后，“不合体质”“完全没效果”等投诉和咨询的案例确实变多了，所以也不能说贤一没回答到点子上。

然而实际情况是，贤一的上司矶部科长刚刚对他做出了指示：“一会儿也许会叫到你，所以在会议结束之前，你就在这里待命。”

当然，贤一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小杉。因为这个男人是全科数一数二的大喇叭。

“总感觉应该是更严重的事。”

天生大嗓门的小杉罕见地压低了声音。贤一抬起头看向四周，营销一科中还在座位上的，不知何时就只剩贤一和小杉两人了。

现在的公司大楼在五年前竣工。当年动工是出于实际创业者，也就是现任会长兼社长南田诚的一句话“趁我还活着，快给我改建”。如今这已经成为有名的佳话。

这栋智能大楼已经接受过电视和杂志的多次取材，贤一所属的营销部所在的楼层宽敞明亮，足够营销部、企划开发部和国际市场部这三个部门共计六十八名员工舒适地就座。

周围的同事似乎都出去吃午饭了，没人在偷听贤一他们的对话。不过在这一层，声音意外地传得很远。连贤一都知道隔壁科的同事们今天是去常去的西餐厅吃每日午餐套餐，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

候听到的。

小杉似乎还想继续对话。

“山川部长和佐佐木次长似乎每次都会参加，还有一次，连专务也参加了，而且大家都是这副样子。”

由于出现了专务的名字，贤一不由得看向小杉。他正像歌舞伎脸谱一般皱起眉，嘴巴也弯成倒八字的形状。

“南田专务？”

销售企划担当本部长南田信一郎是南田诚的长子，同时也是专务董事。都说他是下下任社长人选。

又不是新年聚会，居然从科长级别到专务这种大人物都一起出席会议，这种情况可没听说过。再加上，自己也有可能会被叫去——

“对吧？很夸张吧？该不会是公司要破产了吧？”

小杉比自己小七岁，去年刚升上主任，是贤一的直属部下。虽然如此，他偶尔也会对贤一用朋友般的语气说话。介于他不是个坏人，贤一放弃了对他的说教，就当他是在另一种礼仪教育下成长的孩子。

“那倒不会吧。”

去年流感盛行，再加上用于减肥的医药品风靡一时，公司的利润破了纪录，在结算时达成了盈利。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情报啊？”贤一也开始试探。

“秘密。”

小杉扬起嘴角笑了起来。反正肯定是总务科或秘书科的女同事吧。

“你还是不要多打听的好。不说这个，小杉，我上周拜托你调查的购买动向数据，你输入到表格里了吗？”

“没，还没有。”

“那种东西你要花上几天啊？做完之前别去吃饭了。”

“哎？饶了我吧。还有五分钟就到吃饭时间了。”

“又不会死。”

“我约了人。”

“别说这种没出息的话。好吧，等你回来后要先干这项工作啊。”

“不愧是股长，所以您才能娶到那么美的妻子。”

“多余的马屁就免了。”

小杉迅速站起身。

部门只剩贤一一人了。介于客户和零售店打来的外线不会直接打到部门内部，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在他这样想时，内线电话开始亮灯。这是贤一专用的号码，也就意味着他被点名了。

来了——

贤一拿起听筒时因太过慌张，导致听筒差点儿脱手。

“您好，我是营销一科的藤井。”

“这是山川部长的指示。请您现在去第四会议室。”

应该是女秘书打来的，语调像是机器一般。

“知道了，我马上去。”

虽然这样一来科里就一个人都不剩了，但还是上司的命令优先。若想在公司里生存下去，就绝不能在无聊的小事上顶嘴。

“来，坐下吧。”

看着紧张地呆站在原地的贤一，营销部长山川示意他坐在眼前的椅子上。

“失礼了。”

贤一轻轻行礼，坐在了山川指示的椅子上，椅子发出了“吱吱”两

声。

会议室里的气氛好像在进行入职考试的最终面试一般。

长桌摆成L字形，在正面中央——也就是最上座——是南田信一郎专务。他右边是山川部长，在另一直角边正襟危坐的是次长和科长。

南田信一郎专务一如既往地穿着一看就知道很高级的西装。他是南田诚会长与第一任妻子铃惠生下的长子。听说铃惠在信一郎三岁时就去世了，是个大美人。信一郎长得像母亲，是个歌舞伎演员一般的美男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称为实业界的贵公子，于三年前四十七岁时结了婚。

在铃惠去世后仅一年，南田诚会长便再婚，生下了次子隆司常务。

后妻乃夫子是当年“厚生族”议员的女儿，生活铺张，据说两人在结婚后不久便闹出矛盾。

贤一也见过乃夫子几次，今年就要七十岁的人，却穿着不是鲜艳夺目的鲑鱼粉色，就是仿佛闪着荧光的天蓝色礼服，涂着仿佛在扮演吸血鬼的血红嘴唇。

据说那是一场政治联姻。再婚后，南田会长动不动就怀念前妻铃惠，也就是信一郎的母亲，在众人面前毫不掩饰地把乃夫子与铃惠进行比较。也许诚会长本身并没有多大恶意，但自尊心很强的乃夫子一直为之怨恨不已，经常对儿子隆司说丈夫的坏话，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自然不怎么融洽。

这是连对八卦消息不太灵通的贤一都知道的会长家族的情报。

“其实，出了点问题。”

负责推进会议的人似乎是山川部长。山川是公司仅有二十多个职员时就在的老员工，给人的感觉像是镇上小工厂的厂长。

与他相比，一身时髦的商务人士装扮的次长和科长，正挂着能面般的表情，垂下双眼。

贤一尽量不作声地咽了口唾沫，等待下文。

“我们公司在医药研发方面很薄弱。对于这一点，我觉得事到如今应该不用再过多解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我们都会以销售协助费的名义给配药的药局和医院回佣。”

贤一默不作声地微微点头。

也就是所谓“回扣”。

若想销售新药，除非是十分有话题性的药，否则只靠说声“麻烦您了”，是很难打入已被瓜分的市场的。特别是处方药，与店里卖的非处方药不同，几乎全凭医生和药剂师的决定。再加上新药的价格很贵，还要对患者进行市场教育。

作为营销措施的一环，公司采用了向客户支付回扣，作为使用自家公司产品的谢礼的方法，也有地方把这笔钱称为“好处费”，本质其实都一样。虽然世间对这种行为没有好印象，但拿回扣本身并不违法。

“问题就是来自这里，”山川部长说道，“这是明天将发行的《周刊潮流》上的报道。”

几页装订好的纸从山川的手中传到次长和科长手里，科长站起身拿给贤一。

那家周刊杂志以大肆揭露个人和企业法人的丑闻而出名。这几张纸似乎是一篇新闻的复印件，在边缘处还能看到被称作“蜻蜓”的裁切标记，看来是出版社的校样。

《揭示大型制药公司的阴暗面，营销手段竟是私人回扣和捐款》。

贤一的第一反应是“又来找碴儿了”。

明明商店在把一百日元的商品卖给个人消费者时，可以给一到二日元作为积分回馈。而公司只是把这个模式搬到商业交易上，让数字后面多了五六个零而已。

然而，对他人的购买进行回礼的行为不符合日本人的“精神洁癖心理”，所以一直有很多人对“回扣”一词很反感。其实，贤一在学生时代也是其中一员。

制药公司很重视清白的形象，最近有许多公司宣布“与回扣诀

别”，然而就贤一所知，仍有不少公司在采用这个手段。如今的贤一认为，从个人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肯定会选择积分回馈多一点的店，然而企业如果也跟着照做，却会被看作反社会的行为，这实在有些不公平。

不过从金钱流动的方式来看，这一手法确实容易与逃税和渎职联系在一起，所以需要特别注意法务上的问题。

贤一所属的营销一科，主要业务正是调整给知名医院和配药药局连锁店的回扣。他认为自己对此一直足够小心谨慎。

贤一似乎在不自觉中露出了难以接受的表情，使部长在接下来的话中带了些辩解的语气。

“关于给执政党捐款的事，法务部正在对应，估计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给私营药局回扣当然是合法行为。虽然文章里写着‘回扣的金额折算在了售价里’，但那只是用来煽动大众感情的毫无事实依据的捏造，真是太不像话了。如果杂志上只写了这些，照理来说应该申请临时处置，让他们停止发售。然而……”

在一口气说了一大段之后，山川深深地吸了口气。

“虽说各大公立医院正在进行机构改革，但他们的员工的身份依然相当于公务员。收受贿赂罪在普通百姓身上不会被追究，但对公务员来说，将会被问责。我指的是，公立医院三鹰医疗中心的事。”

“难道是……”

部长愁眉苦脸地对一脸震惊的贤一点了点头。

“报道里写了医务室室长仓坂的事。虽然文章里用的是假名，但相关人士一看就明白。仓坂那辆兼用于通勤的私人宝马车，被认定为收受贵重物品。”

“但、但是部长，我听说那辆宝马车是以和折旧价相当的金额出借给他的，只是由我们公司代办维修管理的手续而已啊？”

“关于这一点，因为一些失误，我们似乎没有向对方收钱。”

“失误？”

贤一不由得语调上扬，他差点儿没大笑出声，在差点儿绷不住时

控制住了自己。谁会相信这家设有专门负责法令遵守监管部门的东证一部上市企业会出现这种“失误”？

“老实说，公司确实有疏忽和怠慢的地方，只走了表面程序。”

山川部长苦着脸继续说道。

“再加上招待打高尔夫的事情，就成为致命的一击。他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知道了我们把现金包起来作为交通费的事。这也有被视为行贿的可能。”

贤一的脑内一角响起了“开什么玩笑”的声音。事到如今，这是在说什么？所以我那时才反复确认过不是吗？虽然知道是无谓的抵抗，但贤一还是想努力做出最低限度的反驳。

“高尔夫的事，我也事先做过确认。是矶部科长告诉我‘确实有向对方收取会费’，我才安排了那场高尔夫球比赛，并担任干事。刚才的宝马车也是，我只负责了交车和车检时的手续，具体事项我什么都不知道。”

贤一看向矶部科长，对方却只是盯着自己的手，没抬头。

“我明白。”

胳膊支着桌子的部长代替科长回答。

“我非常明白你的意思。然而，如果不把结果归为‘责任完全在于诚南’，仓坂就会很难办。”

如果让仓坂承受收贿的罪名，以后别说是三鹰医疗中心，与其他的公立医院也难以再有业务往来。

“不，我想说的不是要不要把罪名推给仓坂，而是至少我在法务方面——”

“都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到了不得不把结果归结为‘是我们不小心搞砸了’的境地。”

部长的声音逐渐焦躁了起来。贤一感觉他们的论点似乎有些错位，是不是部长想尽早把话题引到自己预想的结论上呢？

“接下来，就由我来说明吧。”

一直在闭眼倾听的南田信一郎专务第一次开了口。他的声音应该是所谓男中音，很容易入耳。

“销售企划部门的总负责人是我，我会负起责任。公司已决定让我从下个月开始卸任销售企划担当的职务，调任到位于洛杉矶的诚南Medicine北美分部。”

贤一感到一股冷风舔舐自己的脖颈。这实际上是降职。

这起事件的影响居然如此巨大，会令年度总销售额达到近兆日元的集团本家公子被调职？而眼下，自己似乎还作为主要登场人物被推上了舞台。

南田专务声调毫无变化地继续。

“虽然我想承担下全部责任，然而有人坚持认为只是这样还不够。你应该能想象得到是谁吧？”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贤一当然很容易想象，他指的就是虽然和他是兄弟，关系却十分恶劣的隆司常务。信一郎专务又开了口。

“在今早的临时董事会上，也有人强烈主张要明确具体执行员工的责任所在。会长也同意了这一点。”

不知是谁咽唾沫的声音异常地清晰。

“最终的结论是，如果不处分具体执行的人，想必世人和股东都难以接受。”

四名管理层紧盯着无法接话的贤一。

“招待仓坂室长，并和他一起打过高尔夫球的人，藤井股长，是你吧？”

山川部长以装模作样的声调问着再清楚不过的问题。

“但……但是，我刚才已经说过很多遍，该怎么说呢，我是因为受了指示……”

平常的贤一绝不会反驳部长的话，但现在是非常事态，如果不提出最低限度的意见，便会导致结果不可收拾。

山川部长对贤一的主张充耳不闻，继续说着自己想说的话。

“不管如何，必须要做形式上的处分。公司并不是要把责任都甩给你一个人，除了你之外，我、次长和科长，想来也会以追究对你的监督失职为名被处分。现在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些。”

“请等一下。”

“公司不会做出对你不利的决定的。在在场成员面前，我向你保证。你可以走了。辛苦了。”

在那之后，贤一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又是怎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的。不仅如此，就连最终到底有没有吃午饭，他也怎么都回想不起来。

——以追究对你的监督失职为名。

这简直就像在说贤一是实施犯罪的人一样。不，不是好像，山川部长就是这个意思。

在之后的两天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那次会议仿佛是一场梦一般。公司里没有任何动静。贤一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像往常一样工作。部长和次长的座位不在附近倒还好说，每次和矶部科长打照面，贤一都觉得很尴尬。科长似乎也是一样，除了与工作相关的最低限度的会话之外，尽量不与贤一接触。

在贤一被下通知的第三天中午，仿佛瞄准了其他同事都不在，只有贤一在办公室的时机一般，内线电话响了。又是从秘书科打来的。

“呃，喂？我是营销一科的藤井。”他的喉咙里卡了痰。

“请稍等。”

一个和那天不同的女声说道。接着是保留通话的音乐旋律。主动打来电话又一上来就叫人等待，这种情况大多都是董事级别的干部。

“是藤井吗？”

藤井立刻开始思考，这个声音是谁？该不会……是南田隆司常务？

与隆司相关的传闻都没什么好事。一会儿传出他与某个模特的绯闻，一会儿又有人说他因涉嫌流连于巴卡拉赌场而受到警察审讯。

他这个人还尤其好色，据说公司曾经为他压下过相当重量级的丑闻。

隆司在这种时候打来电话，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贤一的背部肌肉变得僵硬。

有传闻说从公司起步时就是元老级人物的现任副社长园田守通，最近突然与隆司走得很近。

虽然园田已经得到了可能担任下任社长的许诺，但他只是信一郎的替补投手，这点就连刚进公司的普通文职员工都知道。如果园田认为公司能发展到现在都是自己的功劳，他不可能对此感到心情愉悦。

也就是说，在把信一郎视为绊脚石这点上，园田副社长和隆司是利害一致的。

“是南田常务吗？”

“啊啊，藤井股长。突然约你实在抱歉，今晚空出来吧。”

“今晚？”

“不愿意？”

“没有，没问题。请问几点在哪里见面？”

“你到了点就下班，然后会有指示。详细的事问秘书吧。”

“好的。请问要问哪位秘书？”

“不要什么事都问我，浪费时间。”

7

“哎，别那么拘谨，过来这边。”

南田隆司常务大剌剌地说道。

贤一在秘书的指示下坐上公司的车，来到了位于赤坂的一家料亭[2]。

四周的绿篱被修建得神经质般的整齐，门上挂着像民宅的名牌一样小巧的牌子。即使没有明说不接待新客，也散发着不能随便进入的气息。

一名态度亲切、身穿和服的女性把贤一领到了房间，南田隆司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贤一恭敬地在房间门口正坐。隆司以平易近人的语气召唤他过去。贤一仿佛从榻榻米上蹭过去一般，与隆司隔着桌子对坐。

漆器餐盘和一看就价格不菲的小钵里盛着几样料理。

“来，杯子。”

贤一刚反应过来，隆司已经伸直手臂举着啤酒瓶在等着他了。见贤一因搞不清状况而犹豫不决，隆司小声地“啧”了一声，催促他“快点儿”。

贤一急忙拿起扣放的酒杯。隆司一边把酒咕嘟咕嘟地倒进贤一的杯子，一边说道：“我这个人，啤酒只喝国产瓶装的。虽然跟你们说你们也不一定懂，但人类的品质这种东西，说到底不就是由这种对事物的讲究累积而成的吗？”

南田隆司穿着意大利产的高级西装，五官轮廓深得像是拉丁人，说话语气却像江户时代的人一般随性。贤一只能“啊”了一声，战战兢兢地点了点头。

“来，干杯。”

贤一配合南田微微举起酒杯，喝了一小口。

“哎，别拘谨。剩了也是浪费。”

确实，眼前摆着的料理就连贤一都能看出价格不菲。贤一只得无奈地缓缓举起筷子。

“那个……请问您今天找我是为了什么事？”

贤一夹了一口似乎是用白身鱼做的鱼肉山药糕，却完全吃不出味道。南田把腿重新盘起，笑着说：“这个嘛……

“本来想边吃边慢慢聊的，那就先把正事搞定吧。我也是这种做

事风格。

“我今天找你，是为了那起最近成为公司的麻烦事的行贿嫌疑事件，”南田开口道，“对你来说，应该很难以接受吧？”

贤一不知道对方的真正意图。

贤一本人与信一郎专务几乎没有过私人对话，他也算不上是由专务一手培养的部下。然而从大的派系来说，他是销售企划部门的一员。虽然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小兵，但对于隆司来说，贤一属于敌对派阀的人。

如果用战国时代举例，就像是丰臣军里的底层武士被柴田胜家直接叫出来了一样。

“我一直遵守法务规定——”

“别说这种蠢话了。”

“呃……”

隆司让服务员退下，只剩他们二人在这八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外面突然响起“哐”的一声，令贤一吓了一跳。原来只是庭院一角的竹筒发出的声响。

“再这样下去，你会被流放到岛上，一辈子就完了。”

贤一害怕且尽量不去想的事，就这样直接被隆司说了出来。

“你难道就想老老实实地接受处分？”

“这个，我会找其他上司商量一下……”

“你太天真了！”隆司把啤酒杯“哐”地放在了桌上。

“你也太天真了，亏你能活到现在，真是集幸运之大成，还娶到了那么漂亮的老婆。”

贤一不知道隆司是在拿他当笑话还是多少有夸奖的成分，只得“啊”地点了点头。

“虽然我没见过，不过听说你女儿也挺漂亮的？”

“没有没有。”

每当公司里的人提到他的妻子伦子，贤一总是会感到不好意思。

贤一和伦子是在职场上相识的。

“让你的妻子和女儿都过上幸福生活吧。”

隆司紧盯着贤一的眼睛，别有深意地笑着说道。

隆司给人的印象与他的长相相符，是个十分率性的人，传闻他的性格也如长相一般“浓烈”。

贤一也曾目击隆司在公司员工大会上指名道姓地公开议论一名员工的失误。记得那名员工是因遵从上司的指示而使公司的利益蒙受了损害。与其说隆司在指责那名科长级别的员工，不如说是把他当成了嘲笑的对象。

“——我们公司有这样的中层管理人员，居然还没倒闭，真是太厉害了。你们说是不是？”

在隆司用话筒吼出这句话后，满场人员里有一半都笑了。大约三个月之后，那名科长就被调到关联公司了。

即使撇开公司里的派阀问题不谈，贤一也对隆司这个人感到生理性厌恶。

我的家人的幸福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贤一这样想着，却还是顺从地接下了啤酒。

“我不客气了。”

“嗯，所以，我有一个提议。”

“什么提议？”

“你是因为上司的命令才招待了公立医院的仓坂医务室室长，对吧？”

“呃……”

“做出具体指示的是矶部科长，对吧？”

“嗯……”

“说清楚啊，怎么不回答？”

“啊，嗯……”

“喂！怎么回事，你几岁啊？又不是忘了写作业的初中生，给我打起精神来。反正，我希望你把那件事好好地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大概这么写，‘我因为知道有违法的可能表示了拒绝，却在矶部科长的命令下被迫招待仓坂室长打高尔夫。在那时，我把巨额现金作为买车的费用递给了对方’。把具体金额写进去可能更好，是十万对吧？这方面我会跟律师商量，让他联系你。”

“您是想让我写下来？”

“除了你还有谁？”

然而那样一来，就代表当时的贤一已经意识到那是带有违法性质的行动。如果承认这一点，搞不好贤一真的会成为犯罪者。据说警察和检察机关目前还没有进入强制搜查阶段，不知是不是公司高层交涉的结果。目前公司正打算趁此机会让这件事以灰色事件的性质不了了之，写下那种东西反而是多此一举。

正在贤一为找寻答案而视线游移时，隆司“呵”地笑了一声。

“真是和传言一样的胆小鬼。那种东西只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不会拿到台面上来的。你想想，在外部人士看来，那可是我们公司的污点啊。说实话，在应对警察这方面都是我在出力，和我哥相比，我在各行各界更吃得开。虽然不想说这种没品的话，但你也不想想我的出身。”

隆司说到这里停了片刻，大概是想给贤一回忆的时间。南天会长的第二任妻子，隆司的母亲南田乃夫子，曾经的——也是现在的厚劳族——议员的女儿，所以隆司在官僚界似乎也很有人脉。虽然说政府机关是重视上下级关系的社会，但对官员个人来说，似乎也有横向的交际关系。

“要是连这么点小问题都无法蒙混过去，那可怎么得了？和药物副作用之类的问题相比，这简直像羽毛一样轻巧。所有企业都在采取回扣一类的灰色手段，不是吗？这又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然而只要举报大战一打响，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连国会议员的乌纱帽搞不好都会丢掉两三个。而且，想必检察机关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准备。

只要放着不管，应该就会不了了之——不过那样一来，公司内部就乱了。那些身为主犯的家伙，会继续逍遥自在地活下去。像我哥那么难对付的人，一定会卷土重来的。而你们这种底层小兵就不一定了。啊，惹你不高兴了？”

“没有。”贤一迅速摇了摇头。

“总而言之，他们让部下当替死鬼，自己却乐得逍遥，这怎么能原谅？他们哪知道我为了压下事端花了多少钱！——如果你把刚才的证言写下来，虽然一时的调动无法避免，但我会马上让你回到总部，给你准备好其他位置。对了，到时候就让你参加一个走形式的内部研修，然后把你升为科长吧。让开发部给你空出位置。不对，你的性格应该适合干总务吧？虽然辛苦，但也能得到很多好处。”

“总务科长……是吗？”

“啊啊，是啊。不满意？”

这诱惑的魅力几乎令贤一感到眩晕。

在诚南Medicine，总务相关的岗位是通往组织核心的黄金路线之一。在两年前提交的自我评价书里，贤一还曾写过“希望能被调到总务部”，看来隆司是看到了他的资料。果然再怎么说也是当常务的人，似乎不是只会吃喝玩乐。

在惊讶的同时，贤一的心中也涌上一丝警戒。

老实说，他希望能花一周左右的时间慢慢考虑。然而，那些有可能庇护自己的上司似乎都将被贬到外地，而远在天边的顶头上司，又马上要去地球的另一边了。“风中残烛”一词正适合形容现在的自己。如果自己在公司的处境变得不利——也就是收入减少的话——也会给家人带来麻烦。

隆司一脸享受地将啤酒一饮而尽，贤一立刻拿起酒瓶为他倒上。

“那个——”

“什么？”

“如果我明确写下是遵照矶部科长的指示，科长的处境会不会变得更加不利？”

“会啊。”

隆司一脸泰然地说着，用筷子夹起白身鱼的生鱼片。

“嗯，味道还可以——当然会了。不过，反正不管怎样矶部都会完蛋。他作为具体执行人员，手上已经沾了太多腥。他只是被我哥，也就是被常务带着去了几次银座的俱乐部，就葬送了自己的未来。比起这个，现在不是你替别人担心的时候吧？”

虽然他的说话方式令贤一恼火，但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贤一从来没被带到过那种地方。虽然并非为此心怀怨恨，但正如隆司所说，到头来只有自己一个人认真地烦恼，实在是太蠢了。

“我想把我哥赶下台，为此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也没打算隐瞒。如果一直跟着那家伙，你也会和他一起沉沦哦。”

在今晚从隆司口中说出的话中，这句话的声线最为低沉，却也最具威力。

随后隆司将身体后仰，以明快的语调说道：“嗯，事情就是这样，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我不会对你不利的。对了，下次也叫上你的妻子和女儿一起吃饭吧。我知道南青山有一家别致的法国料理店，气氛很不错——”

最终，两人约好按隆司的指示行事。

在贤一做出承诺之后，隆司的态度变得愈加傲慢，不断口出狂言，仿佛把这当成酒席的余兴节目一般，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在数落贤一太没出息。虽然听着很生气，但贤一在内心劝说自己“都已经忍到现在了”，把隆司的话当作耳旁风。

料理的味道基本都没尝出来，剩下了大半。之后，贤一走出门外，看见高楼的缝隙间浮现出一轮异常皎洁的明月。

贤一也不知道自己依照隆司派的指示写下的自白书对于最终结果到底起了多大影响。

不用说信一郎专务，就连部长和科长也从未把他叫去质问。

在那段时间，有传闻称不仅专务要被调去美国，就连部长以下的管理层，也获得了比当初想象得更重的处分。

最终，山川部长被平调到大阪分公司，从职级来说降了一级半。次长被调到北九州，矶部科长则被调到了北海道北见市，恐怕是在可供调动的关联公司中位置最北的地方。

就在贤一想着自己将会何去何从时，他接到了被借调到“东诚药品”酒田分店的调令。

调令来得十分突然，别说事前询问，就连内部通知都没有。而且作为暂时避风头的地方，那里离总部也太远了。虽然贤一这么想，但也暂时安下心来。毕竟只要一不谨慎或放松警惕，便会立刻有人来试探。

总而言之，自己已经和隆司常务做了约定，在第二年春天就能回到总部，并且还有总务科科长的职位等着。家人们应该也会很开心吧。到时候香纯的考试也应该结束了。

总之，不用等上一年，家里便会迎来春天。

于是贤一拼命地学习销售话术，与合不来的松田分店长也尽量避免起冲突，等待时机。虽然从秋天开始，贤一感到一家人似乎快要分崩离析，但依然凭借照片上妻女的笑脸忍了过来。他不断地对自己说就差一点，就差一点了。然而，眼看要到人事调动的季节，却没有丝毫音讯。

在烦恼了很久之后，贤一给自己曾经的部下小杉主任打了通电话。

“啊啊，股长，好久没联系了。”

对方回话的口气很悠闲。

“最近你有没有听到人事方面的消息？”虽然贤一婉转地提问，但对方丝毫没有体谅贤一的心情，回答“哎，没听到什么特别的消息啊”。

然而就在一周之前，贤一听到前专务信一郎将会在最近回到日本的消息，至于专务的头衔能不能保住还不好说。还有传闻说专务被准许回国的条件是不能插手公司经营。

大多数情报都是松田分店长在没有任何人问他的情况下主动爆料的。

即使信一郎回国，倘若他已被“抽掉实权”，隆司的目的也达到了。

如今，人事和运营这两方面的实权其实都掌握在弟弟隆司手里。甚至还有传闻称，在下届董事会上，信一郎会被降为一般董事，而隆司会被升为专务——

在夜间巴士上，贤一被邻座一直在玩游戏机的男人的手肘击中侧腹，回过神来。

在这种时候，自己还在想些什么？被公司“饲养”了二十年，思考的根基已经完全扎根在公司里了。

家里似乎发生了什么事，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那个自称是警察的人说伦子因为杀了人而被逮捕。虽然贤一无法相信，但暂且也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

总之，现在不是考虑自己今后的公司职员生活的时候。

在缓缓画出一道弧线的高速公路上，拥堵车辆的后闪灯连成了一片红色。

在东京没什么机会看到的白色飞雪像樱花花瓣一样飞舞，又被吸入黑暗之中。

由于贤一曾在大学入学考试时答错古文解说题，所以现在他的脑海里很讽刺地浮现出了那首至今都没有忘记的短歌。

“明明是冬季，却有花瓣从空中降下，可是因为云的那头便是春天？”

与短歌的内容相反，他突然感到一阵寒冷。

他不住地颤抖，叹出一口气，窗户上起了一层白雾。

8

当贤一乘坐的巴士到达新宿站南口的“新宿公交站”时，已经超过了预定时间一小时以上，快早上八点了。

在巴士里，托了隔壁的肥胖游戏男的福，贤一一直保持着半梦半醒的状态在狭窄的座位上摇晃，简直像从地球另一端来旅行一样疲

急。

新宿的风和酒田没什么区别，好像还更冷一些，也许是空气干燥的关系。

贤一用拳头敲了几下因久坐而僵硬无比的腰部，向西武新宿站走去。

他先给女儿香纯打了个电话，但还是无人接听，又给妻妹优子打了个电话，结果也是一样。

无奈之下，他只能给伦子打了电话。“喂？”一个不太和气的男声。

“是警察吗？”贤一警戒地问道。

“对。你是她丈夫吧？”

虽然声线听起来像是另一个人，但傲慢无礼的说话方式和昨晚与自己在电话里交谈的男人是同一个类型。

“是的，现在……”

对方不顾贤一正在说话，将通话口堵了起来，在一阵窸窣之后，传来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说着“来了，来了”，似乎还心情不太好地骂了几声。在两三句对话之后，声音突然回来了。

“你现在在哪里？我记得你说今早会很早到。”

“因为中途遇到事故堵车等情况，比预定时间到得晚了一些……”

“还有多长时间能到？”

“应该还有三四十分钟就能到家。”

“我知道了。请尽量快点儿。”

电话“啪”地挂断了。

到达西武新宿线的都立家政站时，时间已经是八点三十分。贤一在这时给公司打了个电话。

出勤时间是早上九点，所以松田分店长要再过约十分钟才会接电

话。然而，其他同事应该已经陆陆续续来到公司了。虽然可以选择让高森久实转达，但贤一还是有些顾虑。在那个暖气开得很足的小餐厅，她张开涂着唇蜜的嘴巴吃寒鳕的样子，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贤一拨打了内线号码，担任总务经理的女职员接了电话。

“我是藤井，今天请假。”

对方“哈”地愣了愣，贤一对她说明了情况。

“是因为我家里的原因。之后我会直接与分店长联系，但暂时可能不方便通话，所以麻烦你先帮我转达。”

“好……的，请您保重。”

从车站到自家的路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连贤一自己都不知道。

终于看到自家那令人怀念的屋顶时，他才强烈地感到这真的是现实。

在勉强能让两辆车通过的狭窄道路一侧，停着好几辆警车。穿制服的警察们直愣愣地站在一旁。玄关前放置着红色路锥，还拉上了黄色胶带。这一幕真是非同寻常。

一个正在远处围观的好事者突然转过了头。

“啊，是藤井先生！”

是住在附近的六十多岁的主妇。以她的声音为信号，周围人的表情都在瞬间凝固，随即转为有些扭曲的笑容。他们发出不成句的“哎呀、哦哟”声，似乎不知道该对贤一说些什么好。

“抱歉引起了骚动。”

贤一对众人低了低头，走近站在玄关前、正看向这边的穿制服的警察。

警察也发现了贤一，对他问道：“您是家属吗？”

“是的，我是这家的户主藤井。”

警察的表情变得有些紧张，冲着无线对讲机说了些什么。在那之后，他便一直无视贤一的存在。

“那个，我可以进去吗？”

“不行，请您等一等。马上就来了。”警察保持着目视前方，冷淡地回答道。

贤一一边想着到底什么会来，一边因脚尖发冷而踏着步。

终于，从玄关处出来了一个男人，脸上不带一丝微笑，对贤一说了声“大老远过来，辛苦了”。

不知道对方比贤一年长几岁，脸上的表情与身上皱成一团的立领外套和西装一样透着疲惫。他的眼皮沉重地垂着，眼睛似乎只睁开了一半，不知道是因为睡眠不足还是天生如此。这就是名为“刑警”的人种吗？

男人把白手套脱下来塞进外套口袋里，对贤一出示了证件。

“你是藤井贤一对吧？我是警视厅若宫警署的磐田，磐梯山的磐。”

看来没错。

“我是藤井贤一。我妻子在哪里？”

“我在电话里也说了，她被收押在警署。”

“收押……”藤井说不下去了。

磐田刑警假惺惺地移开了视线，抚慰般地说道：“请您跟我们回警署慢慢说吧。”

从磐田嘴里吐出的白色气息掺杂着烟草的味道。

“啊，我能先回一趟家吗？”

“不行。”

磐田刑警口吻严肃，挥了挥手。贤一没有想到到家门口了却不让进，一时愣在原地。

“为什么？”

“因为鉴定人员还在取证。就连我们警察也不能擅自进去呢。”

在这样的时刻，贤一突然觉得如果自己是那种会连珠炮般地呵斥“那种事是你们的问题，跟我没关系”的性格就好了。

“那……我女儿和母亲怎么样了？”

“她们平安无事。”

“她们不在家？”

“不在。那个，刚才我也说过，上面指示我，如果见到嫌疑人的丈夫，必须立刻把他带到警署。所以请你跟我走一趟。”

“但是……”

磐田刑警叫来一个看似是部下的男人，让他把车开来。等贤一再反应过来时，右上臂已被紧紧抓住。这是为了防止他逃跑吗？贤一有些生气，言辞也多少变得粗鲁起来。

“不用抓住我，我不会逃跑的。既然我妻子在警局，我肯定是会去的。不过在那之前，请让我回家看看，我很在意到底变成了什么样，而且我有知道的权利吧。”

磐田刑警一脸厌烦地撇了撇嘴。

“都说了，现在里面有人在搜查杀人案现场呢。而且这是你妻子犯下的案件。”

警察的语气也尖锐了起来。

再这样争吵下去也无济于事，加上伦子的处境很让他担心，贤一决定，虽然很令人生气，姑且还是按警察说的做为好。就在贤一这样想时，口袋里的电话响了。

“喂？”

“喂，藤井代理？我说你在搞什么啊？说是会联系我，结果一直没打来电话，突然请假——”

“抱歉，我家里出了点事。”

“什么事？”

“很抱歉。”贤一又道了一次歉后挂断了电话。

一旁的磐田不知是不是等得不耐烦了，以仿佛对小孩子说话的口吻道：“听我说啊，藤井先生，你的妻子，藤井伦子，在你们家客厅的餐桌边殴打一名男性。该男性后来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诊断为脑挫伤和脑内出血，处于濒死状态。报警的是你妻子本人，她对赶到的片区警察说是她干的，就被当场逮捕了——事情大致就是如此，你明白了吗？现在里面正在采集证据，所以即使是家人也不能进去。你能接受吗？”

贤一不能接受，但他无法说明自己为何不能接受。

“说到底，我妻子她到底打了谁啊？”

“刚刚得到了遗属的确认，受害人是一家制药公司的高层领导，名叫……南田隆司——公司好像叫‘诚南Medicine’。好了，请你跟我们回警署，到那里再说吧……”

后面的话贤一几乎没有听到。他用手扶着自家的外墙，就地蹲下调整呼吸。幸好昨晚只在那家小饭馆吃了一点东西，现在他很想吐，却什么都吐不出来。

9

贤一和伦子同一年进公司，也就是同期同事。

贤一第一次注意到伦子，是伦子开始在前台负责接待访客时。

他记得与伦子交往之后，曾经对她说过“哪怕只见过你一次，应该就不会有人忘记”，但公司说明会和入职考试时他都不记得曾见过伦子。

伦子是个会让男性职员为了她而特意举办同期聚会的美人。贤一无法否定这也是她吸引自己的魅力点，但这并不是最大的理由。

每次与坐在前台的伦子打招呼时，贤一都会被她的笑容吸引。她的眼神和笑容非常自然，有种很难用语言说明的温柔。只要和她打个招呼，无论是上班路上被人踩到脚还反遭咂舌，还是因同事的错而莫名被科长斥责一顿，坏心情都会烟消云散，变得十分舒畅。

贤一的母亲智代十分严格，曾因吃饭姿势吊儿郎当就不给他饭吃，还没收过他新买的夹克。因此在贤一的记忆里，几乎从未对母亲撒过娇。

而伦子身上有一种令他联想到“母亲”的温暖。

后来他才知道，伦子毕业于一所短期大学，原本要就职一家贸易公司，没想到那家公司倒闭了，无奈的她只好应聘了“诚南Medicine”的合同工职位。在招聘面试中，她被恰巧出席面试的执行董事看中，当场聘用为正式员工。

这场史无前例的破格录用在职员中非常有名，反倒该说没听说过这件事的贤一消息实在不灵通。

伦子在高中时代曾与双亲在美国居住两年，能用英语自由地进行日常会话。此外，上短期大学时，她考取了几个商业相关的资格证书。

在南田诚会长发起的一次公司运动会上，贤一和伦子都负责准备午饭的工作，以此为契机开始有了接触。由于伦子的办公地点就是前台，只要贤一有心，每天都可以和她聊上几次。渐渐地，两人开始谈些与工作无关的话题，最终贤一提出了一起去看电影的邀请。

约会那天，看完电影后两人在一家气氛放松的餐厅吃了饭，就各自回了家。

之后贤一又与伦子一起参加了在公园举行的活动，陪她购物或陪她去不太常去的演唱会，从要求盛装打扮的餐厅到居酒屋，都去了个遍。终于，在数月之后，两人在一家豪华酒店共度了美好的一晚。

而让两人关系变亲密的契机——那个运动会，则因越来越多的人抗议，提出“强迫员工参加运动会是触犯劳务规定的行为”，在第二年就废止了。

今年是他们相遇的第二十年，两人结婚也已有十七年。然而直到现在，贤一仍会不时产生“为什么伦子会选择我”的想法。追求伦子的男性应该用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他也曾问过伦子本人。

“毕竟你在我主动牵你的手之前都没试图碰过我，第一次约会没有约我去酒店的，你是第一个。”这是伦子给出的回答。但因为她说这话时一直在笑，所以贤一总有种被敷衍了的感觉，不过她的话里多少也应该有几分真心。

结婚之后，贤一知道了很多伦子的事，其中也有不那么让人高兴

的。

那是婚后大约三年时，两人一边看着电视上播的电视剧，一边随意地聊着公司内部的恋爱传闻，伦子唐突地开了口。

“我在前台工作时，曾被南田约过。”

那时南田隆司还不是常务。也正是他，在录用面试中，当场把伦子作为正式职员聘用。

这样的话贤一当然无法听过就算，他的心情只能用晴天霹雳形容。

“他约你干什么？”

“哎呀，简单来说就是约会。是在我和你认识之前。”

“这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什么事都是第一次听说。”

“不是，那他约你之后，你跟他一起出去了？”

“嗯，去了，他实在太缠人了。我们去听了一场演奏会，挺有名的爵士三人组，当时刚好来日本演出。不过名字估计说了你也不知道，然后顺便吃了个饭。”

“然后……你们该不会？”

伦子大声地笑了出来。

“怎么可能？我才不会喜欢那种没品的人呢。我那时只是被价格高昂又很难入手的演奏会门票吸引了而已，当然还有法餐套餐。哎呀，你吃醋了？”

“没有。”

“真的？”

伦子探过头来看贤一，两人同时笑了出来，那次对话就这样结束了。

只是去听演奏会和吃饭而已，贤一相信伦子的话。说到底，如果

真的做过什么，伦子也不会主动坦白。

就是这个南田隆司，被伦子杀害了……

“那么我们走吧，藤井先生。”

最终，在邻居好奇的目光注视下，贤一被名叫磐田的刑警抓着，在自家门前坐上了警车。

就算贤一理解了事态，也不代表他能接受。不如说正好相反，他那因睡眠不足而无法正常运作的大脑，在被迫听了超出理解能力的话之后，已经就要停止思考，任人摆布了。

贤一被两名警察夹在中间，一边是满身肌肉、散发着烟味的磐田，另一边是身材瘦小、散发着刺鼻发胶味的刑警。刚才好不容易才抑制住想吐的冲动，如今在胃里又翻涌了起来。

语调生硬的对话在车里响起，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无线对讲机吧。除此之外，还有车辆转弯时响起的转向指示音。贤一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

正当贤一想拜托他们打开车窗时，电话响了。在得到警察的准许后，贤一接了起来。

“喂？”

贤一的声音有气无力，连他自己听了都觉得很没出息。

“姐夫？”

“是优子啊。”

贤一平常就这样称呼优子。

“我已经到你家这边了，听说你去警察局了？”

“嗯，正坐车往那边去呢。”

“你的声音听起来很没精神啊，没事吧？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听说什么了吗？昨晚我这边忙成一团，真是抱歉。”

“没有，不要紧。关于事件，一会儿我去警察局再详细问问……”

磐田咳了一声，贤一选择无视，继续说了下去。

“我想问问，我妈和香纯怎么样啊？”

“她们俩都在我家。香纯想去朋友家住，但我跟她说早晨必须去警察局，让她先住在了我家。然后……该怎么说呢，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你妈她似乎还没理解状况。”

“你是指？”

“她把我认成她的老朋友了，以为自己来朋友家玩，还挺高兴的。她刚睡着，所以我才打电话来问问情况。”

“实在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别这么说。我今天请了假，但也不能每天都请假。我一会儿去和一直照看她的日间看护机构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把她送过去照看。”

贤一道了谢，然后问出了最想问的问题。

“你知道伦子到底做了什么吗？”

然而车子恰好到达警署，优子还没说什么，贤一就不得不挂断了电话。

贤一被带到了审讯室。

他并没有期待那种有沙发可坐的接待室，他甚至不清楚警署里究竟有没有那种优雅的房间。眼下这间屋子除了铁桌，就只有挂钟和全年写在一张纸上的挂历，没有任何其他装饰，可以说毫无趣味可言。贤一坐在坚硬的钢管椅上，仿佛能直接感受到地板的冰冷。

磐田走进屋，坐在了桌子对面。他没看贤一的眼睛，拿出了一个薄薄的、好似活页夹的东西，问道：“请先告诉我您的姓名、住址和职业。”

虽然磐田的用词很礼貌，但对于直到昨天还辗转于各家各户，对人低头哈腰的贤一而言，他的语气听上去十分傲慢。

“等一下，能不能让我先和妻子见个面？”

磐田把手里的圆珠笔放在活页夹上，身子微微后仰，椅子发出了“嘎吱”一声。

“问询结束之后应该可以让你们见面，但我也不能保证。请先让我把基本问题问完，请你配合工作。”

他的语气里完全没有请求的意思。贤一只好点头。

“那么，先从姓名和住址开始。”

贤一认真地回答被问到的问题，磐田则在活页夹上记下几笔，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笔录”吧，也许以后会用作证据。

贤一一边回答着不知跟案件到底有什么关系的问题，一边在脑海中想着，伦子把人殴打致死，那人是南田隆司常务，地点还是在自己家里。这一切令他难以相信。不，这一切实在太过离奇，已经超越了信与不信的程度，贤一甚至连想象都想象不出。

就在贤一恍惚出神时，对方问到了与他工作相关的具体事项。

“你现在在总部位于仙台市的一家名叫‘东北诚南医药品销售’的公司工作，不过准确来说，你隶属于位于东京的‘诚南Medicine’总部的营销一科，现在只是暂时借调。”

贤一没有谈及被借调的详细情况，只简单地说明了调动之后的工作。

“稍等一下。你刚才说的借调的原因，该不会就是去年曾经在周刊杂志上轰动一时的行贿事件吧？”

如果不是专门负责经济犯罪的刑警，照理来说不会那么快地联想到那件事。看来警方多少已经进行过一些事先调查。

“我不觉得那是什么‘事件’——那件事与这次的案件有关系吗？”

“抱歉，我们必须把大大小小的问题都问到，毕竟被害人是全国知名大企业的常务。”

磐田刑警要求贤一把“行贿事件”之后发生的事再说得详细些，贤一便尽力不带个人感情地叙述了事实。

“我先要重复一遍，那不是什么‘事件’，依我的理解，那不过是法

律手续上的一次疏漏。公司内部的决定是，对我、部长及科长追究作为实际执行者的责任。这是企业统治和内部统一管理的一环，而并非只是为了对外做个样子，或表示确实有人遭到了处罚。”

贤一故意用生硬的词语说明，对方果然立刻厌烦起来。磐田刑警忍下哈欠，用指尖擦了擦眼角，又“噌噌”地挠了挠太阳穴附近。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因为自己成了牺牲品，而对公司抱有恨意？”

“没那种事。”

“为什么？一般不都会怨恨公司吗？”

“我没有怨恨公司的理由。”

“谁都不恨？”

磐田似乎想引导贤一说出他对某人怀有恨意。

“当然。这是董事会决定的事情。”

“你妻子呢？搞不好她比你更生气吧？”

“她……”贤一说不出话。

贤一没有考虑过伦子的心情，不，是他刻意不愿去想。确实，伦子有可能对公司抱有恨意。然而即便如此，事到如今突然把公司的董事杀死，这也太过跳跃了。

不过对于伦子来说，除了隆司是丈夫所在公司的董事以外，她与对方还有过其他接触。警察似乎还没有发现这一点。

“她是不是对你的公司怀恨在心？”

“不知道，我不记得她这么说过。”

磐田看了看贤一，沉默了一会儿后说了一句“这方面暂时先问到这里”，接下来转而问他最近隔多久回一次家，以及与妻子及家人联络的频率等。在贤一老实回答自己和家人的关系正在渐渐疏远之后，磐田终于露出了一丝有人情味的笑容，说道：“看来在所有家庭里，父亲都会受冷遇啊。”

以此为契机，贤一开始对磐田发问。

“可以告诉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磐田刑警把紧紧握着的圆珠笔放下，又靠在了嘎吱作响的椅背上，挑起肿眼皮看着贤一。

“刚才您说我妻子伦子把人殴打致死，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会不会只是事故？那个……该怎么说呢，假设真的是伦子杀——导致了他的死亡，会不会也只是失手？”

贤一嘴里有两次差点儿蹦出“杀死”一词，又咽了下去。

杀人一事已超出想象，杀人的手段更是让贤一难以相信。先不管隆司为何会造访自己家——也可能是为了传达复职的内部通知吧——两人竟因某种理由发生口角，进而扭打在一起，伦子更是把人殴打致死，贤一终究无法将这一形象和妻子的形象重合在一起。

“基本可以确定南田隆司是被殴打致死的。”

“我妻子她力气很小，连果酱瓶的盖子都打不开……”

“关于这点，我还专门让他们打印了这个。”

说完，磐田便向贤一展示了一张照片，是一瓶还剩三分之二的洋酒。贤一还在努力辨认，磐田已开始说明。

“凶器可能就是这个威士忌酒瓶——呃，好像是‘拉弗格’？艾雷岛纯麦威士忌……我们这些人，素来与这种高级酒没什么关系，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

贤一对酒也不熟悉，但“拉弗格”还是知道的。因为招待客户时总要带他们去酒吧。

“拉弗格”是艾雷岛的苏格兰威士忌代表品牌，定价五六千日元。当然，如果在有女孩子的店点上一瓶，估计要花几倍的价钱。比起价格，最初涌上贤一心中的念头是：“这实在很像南田隆司会喜欢的酒”。

“这瓶酒，是你喝的吗？”

贤一摇了摇头。

“不，我没有印象。”

“那大概是你妻子喝的吧。一流企业真是不一样，丈夫被调到外地工作期间，妻子居然和丈夫的上司一起喝高级威士忌。是不是之后起了什么男女纠纷啊？”

贤一感到血涌上头，两颊火热。

“你这话有点失礼了吧？”

贤一本想还击，却在最终关头忍了下来。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副光景。

“说到单一麦芽威士忌，果然要数‘拉弗格’啊”——贤一眼前浮现出用广口威士忌杯喝了一口酒后，一脸得意地吐出这句话的隆司的样子，仿佛亲眼所见一般。而隆司对面的伦子低着头，无法辨认她脸上的表情。隆司摇响杯子里的冰块。

“你丈夫呢，他喝什么酒？大概是从哪个酒窖直接采购的酒吧？”

“不，他喝烧酒或酒精饮料。”不知为何，伦子看起来有些羞愧。

“烧酒？你说的该不会是那种论升卖的酒精吧？”

伦子的头垂得更低了。

快停下——

这种对话不可能发生过。说到底，自己会想象这种事，本身就是对伦子的冒犯。

磐田以不怀好意的语气发问：“你想起什么了吗？”

“拜托了。”

“什么？”

“请让我和妻子见一面。”

无论如何，贤一还是想直接向伦子本人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

磐田刑警扭了扭粗壮的脖子，发出“咯吱”的声音。

“我都说了啊，藤井先生……”磐田的话刚说到一半，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10

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贤一听到磐田小声地“啧”了一声。之后磐田咳了一下，并回答“请进”。一个男人进了屋。

“我来晚了。”男人几乎面无表情，轻轻点了个头。

“啊啊，嗯。”磐田也冷淡地回复。

“我姓真壁。”

迟到的男人报上了名字，对贤一出示了证件。他的动作很慢，贤一还看到他的名字叫“修”，等级是“巡查部长”。

真壁自行拉开折叠椅，放在离磐田略远的地方。三人对坐，像电影里对峙的三方。

真壁看起来三十五岁左右，似乎不太注重穿着打扮。他一身黑色西装，没打领带，头发半长不短，疏于打理。

“他来自警视厅搜查一科。”磐田补充了一句。

真壁刑警那细长的眼睛眼神锐利，他看了贤一一眼，立刻看向手边的资料。

贤一掏出手帕，意识到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用这条手帕时，又把它塞回了口袋。虽然这间屋子里暖气不算太足，但他的脖根已经渗出了汗水，白衬衫变得又湿又黏。

刚才的话题被来人打断，磐田似乎不太高兴，他开口道：“怎么样，对于我刚才说明的内容，你有什么异议吗？”

贤一马上回应：“我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如果能告诉我更多细节，搞不好我能再回想起些什么。”

磐田板着脸，小声地嘀咕“真麻烦啊”。但他的态度和刚才有些不同，大概是受真壁登场的影响。

在一旁聆听的真壁刑警身体微微前倾，突然开口道：“要不然让我来说明吧。”

磐田一脸惊吓地瞪向真壁，又看回贤一。看起来这两人的关系不太融洽。

“还是我来说明吧。”

磐田叹了口气，装模作样地看了看手表，开始进行说明。

“昨晚八点零六分，我们接到藤井伦子的报警电话，她本人交代说在自家将人殴打成重伤，有可能已导致对方死亡——”

“请等一下。”贤一有些激动，“您确定我妻子她说了‘将人殴打成重伤，有可能已导致对方死亡’？没有错吗？”

磐田脸上露出明显的不悦，似乎是因为那一句“没有错吗”。

“你什么意思？”

“抱歉，我不是在怀疑警方，只是我无法相信她说过这些话。”

磐田刑警瞬间瞪大了眼睛。

“你听好，我们有很多事要做，是你非要问，我才像现在这样向你说明案情。你一会儿‘没有错吗’，一会儿‘难以相信’，这样很浪费时间，不如别再继续下去了，你觉得呢？”

见对方突然愤怒不已，贤一也只好道歉。

“啊，我很抱歉。”

“这可是在调查杀人案件，必须尽快查明真相，这种时候还叽叽歪歪，一会儿要证据，一会儿又要准确的记录，根本没法解决问题嘛。说到底，我压根儿没义务向涉案人员解释案情啊。”

“涉案人员？我是涉案人员吗？”

这时真壁刑警轻咳了一声。磐田略作停顿，又立刻接着说了下去。

“总之，你是嫌疑人的亲属，关系紧密。而且，听好了，你妻子可是自己招供她杀了人，这点你不要忘了。”

磐田说话时，唾沫多次喷到贤一的脸上，贤一只得用已有些潮湿的手帕抹去。

但磐田刑警突然激动的样子，让贤一感到很疑惑。

磐田说得面红耳赤，每次喘气时肩膀都会跟着上下起伏。看着他的样子，贤一觉得似乎有点表演的成分。

另一方面，磐田怒吼时，真壁刑警仿佛突然笑了一下。贤一本以为他会帮忙劝解，然而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继续观察着。

也许这个从警视厅来的真壁，只是负责在场旁听，并不用参与办案。

“打断你说话了，实在抱歉。”

贤一又一次低头道歉之后，磐田才仿佛终于收起了怒气，他把手肘撑在桌子上，继续说明。

“反正，接到报警之后，我们联系了急救人员，地区科的警官和救护队几乎在同一时间到达。被害人当时已处于心肺停止工作的跳动状态，之后被送去医院，确认死亡。由于藤井伦子在回答问讯时承认了罪行，我们便把她作为涉嫌杀人未遂的现行犯逮捕。接下来要进行被害人的遗体解剖，想来应该是当场死亡。估计嫌疑人的身份过不久也会有所变化。”

“你的意思是，从嫌疑人变成‘杀人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能明确回答的缘故，磐田只是暧昧地点了点头。

“就目前掌握的情报，嫌疑人报警前后只和两人联系过。她先给妹妹泷本优子打了电话，然后拨打一一〇报警电话，之后给你发了条短信。”

妻子在联系自己之前先去找妹妹商量了……

这大概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远方丈夫不如近邻妹妹”。

“至于她给你发的短信内容，我们已经确认过了。”

磐田说完这句话后，真壁突然插了一句。

“打断一下。藤井先生，你看了那条短信后有什么感觉？”

“怎么说呢，妻子居然发了条不知所云的短信，我当时感到很惊讶。我想她应该是被什么事吓坏了。”

“原来如此。”真壁点了点头。

“是吗？”磐田插嘴道，又左右扭了扭脖子，发出“咯吱”声，“她的行动可是很冷静呢。还知道洗衣服。”

贤一听罢马上应道：“那个，也许这只是外行的想法，但她既然知道洗衣服，是不是能证明她被吓得不轻呢？通常，刚把人殴打致重伤，甚至可能死亡的情况下，应该不会悠闲地洗衣服，而是会逃跑吧？”

磐田回答道：“她可不是悠闲地洗衣服哦。根据现场报告，警方赶到时洗衣机还在运转，里面正在洗的是溅上了血的牛仔裤和毛衣等，据说都是嫌疑人本人的衣物。这些之后还会进行确认。而且，查出嫌疑人使用了含氯漂白剂的痕迹。”

“那是……”

“是用来清除血迹的化学试剂。‘鲁米诺反应’，这个名字你至少应该听说过吧？网上似乎流传着‘只要使用含氯漂白剂，就能逃过鲁米诺反应检测’的假信息。”

“确实能清除血迹吗？”

面对贤一坦率的提问，磐田苦笑着摇了摇头。

“作为警察，其实我不想说得太仔细。简单来说，这么做的原理是，通过更强烈的化学反应，使得血液检测无法顺利进行。但是靠鲁米诺反应查案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最近的调查方法更加精密，所以这终究是外行的想法。”

“这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伦子是不是早就知道鲁米诺反应的事了？贤一试着想象伦子用沾血的指尖操作手机的样子，又马上摇头拂去脑海中的景象。

“不管怎么说，她试图隐瞒血迹，这点肯定没错。对了，洗衣机运转时，她还用洗涤剂清洗了凶器，也就是酒瓶，还有两只酒杯。不

过不知道是不是时间来不及，我们还是从上面检出了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指纹——”

“磐田，别说得太具体。”真壁插话道。

磐田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眼神却锐利地看向贤一。

“嗯，事情就是这样。这下你满意了吧？”

“我妻子她现在是什么情况？她该不会想不开自杀吧……”

磐田飞快地瞄了一眼真壁的脸色，用圆珠笔末端敲了两下桌子。

“听好了，藤井先生。她在被害人的血还没干的时候，就把漂白剂放进洗衣机里，试图销毁证据，这种人才不会自杀呢。更何况我们有人在好好监视她，这点你不用担心。”

警察能如此轻易地断言吗？不是前几天刚发生了一起令世人骚动的事件，连环杀人案的嫌疑人——准确来说应该是嫌犯——在看守所还是拘留室里自杀了吗？然而，此时的贤一无法反驳。

“请问该怎么申请保释……”

磐田发出一声嗤笑。

“能不能保释不由我们决定，而是由法院来判断。不过从通常情况来看，即使能获得保释，也是实际被起诉之后的事。就这次案件来说，应该不会让她保释。”

贤一的法律知识仅限于昨晚在大巴上搜到的内容，他很想问问具体手续，但还是算了。

“说起来，你的女儿，呃，是叫香纯吧？她应该正在接受审讯。你母亲智代……嗯，就没让她来，毕竟有那种问题。”

“那种问题”想必是指痴呆症。不过得知母亲没被带到这种地方盘问之后，贤一的心情多少平静了一些。

磐田又看了一眼手表。

“差不多了吧？接下来就请你详细说明一下昨晚的行动，和谁在一起，和谁打过电话，说了些什么，发过什么短信，多小的细节都不

要放过。”

11

贤一从下班后与高森久实在小餐馆喝酒开始说明。

虽然他特意强调高森只是“同事”，但不出所料，警察并没有就这么放过他。磐田立刻追问：“和比自己小一轮的单身女性单独去小餐馆？真令人羡慕啊。也就是说，案发时，你们夫妇俩出于偶然，同时在与其他异性喝酒。不对，不应该说是偶然，没准儿这就是你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我只是说你们夫妇在和别的对象喝酒而已啊。”

“不，我的意思是，至少我并没有出轨的想法。”

“你说你没有，那就是你的妻子可能有？”

这大概就是所谓“你说东，他偏要说西”吧。

“我相信我妻子也没有。南田常务是我公司里的领导，应该是有什么事情才去我家的。”

磐田瞥了一眼真壁，然后说道：“刚才我也说了，现场有两个还装着半杯酒的酒杯，上面验出了指纹，现在应该在做唾液鉴定。究竟一位公司高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晚上八点跑到在外地工作的职员家里，和他的妻子一起喝昂贵的威士忌呢？”

——我马上就会把你调回总部。

——你去参加一个走形式的内部研修，然后就把你升为科长。

南田隆司常务曾在高级餐厅说过的话在贤一的脑海中浮现。

如果说伦子真的对常务起了恨意，那只可能因为她出于某种原因，知道了那天两人的口头约定，并认为常务毁了约。可自己从没对伦子提过这件事，而且就算伦子知道了，也不至于会怨恨到把对方打死的地步。

此时贤一最捉摸不透的是常务为什么会去自己家？是伦子叫他去的，还是他自己主动上门呢？

“有什么问题吗？”磐田瞪了过来。

“没，什么事也没有。”

还是不要说多余的话了。

“那么，你和这个名叫高森的女性是什么关系？”

贤一再三强调他们只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那天是第一次一起出去吃饭。

接着贤一叙述了在店里接到妻子的短信，马上打去电话却无人接听，之后和妻妹聊了几句后，坐上出租车又搭夜行大巴赶回东京的全过程。磐田没多询问，他也就没提大巴车票是怎么买到的，生怕提到后又因为细枝末节惹人猜疑。

“也就是说，你在知道发生了杀人案件——啊不对，还只是有嫌疑。唉，算了，你在还不确定是不是有人死了时，就采取了行动，对吧？你的直觉可是让刑警都相形见绌啊。”

“应该说我有所预感吧。”

“要是预感都能这么准，我们的工作也就轻松多了，你说是吧？”

贤一在心里叹了口气，放弃对自己昨晚的心境进行辩解，反正说了也是白说。

这位名叫磐田的刑警似乎欠缺与人冷静对话的能力，又或者——这种可能性似乎更高——他是在故意惹怒贤一，等待贤一露出破绽。也有可能是为了向从警视厅过来的那位刑警表明某种态度。而真壁刑警则在两次插嘴之后没有任何反应，连笔记都没有再写，仿佛正在脑海中背诵圆周率一般。

无论如何，如果说什么都会被顶回来，那还是什么都不说为好。

等到贤一终于看到解放的希望时，时间已经快到正午。

出门前，真壁刑警对贤一说：“你妻子她暂时要被拘留在警署，今天一早她也接受了审讯。”

贤一瞥到磐田正在真壁身后瞪着他。真壁还在继续。

“之后我们也许还会找您问话。另外，您这两三天还不能回家，如果实在有事，请告知现场的警察，千万不要擅自触碰或带出物品。”

“两三天？我知道了。”

磐田插了进来。

“决定住处后告诉我。”

“那个，我女儿在这里吗，能让我和她见面吗？”

磐田回了句“稍等”后走出了房间，又立刻回来了。

“她比你早一步结束审讯，已经回去了。”

“哦。”贤一无精打采地回应之后，离开了警署。

贤一抓着扶手走下警局大楼的楼梯，看到坐在大堂入口附近长椅上的妻妹优子后，才稍微安下了心。但香纯不在。

看到贤一的身影后，优子立刻站起身，举了举手。她穿着黑色高领针织衫，外面套着同样是黑色的短款羽绒服，下身是紧身牛仔裤和长靴。

毕竟她和伦子是姐妹，两人长得很像。但若把五官单独拆开看，两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伦子今年四十一岁，依然光彩照人。贤一在调动到外地之前的小型送别会上还被同事揶揄，“把那么漂亮的老婆留在这里，肯定很不放心吧”。

而优子的外表更加引人注目。伦子总体来说给人以日本传统美人的稳重印象，优子则轮廓深邃，长相华美，像最近流行的混血艺人。

贤一听伦子说过，优子青春期时曾因自己和父母姐姐都长得不像，而认真地怀疑自己是养女，或从别处捡来的孩子。虽然在别人看来这是奢侈的烦恼，但对于青春期的少女来说，或许是有关自我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大事。那时优子还因此对父母和姐姐采取反叛态度，甚至差点儿误入歧途，不是随便笑笑就能过去的事情。

伦子将此称作“养子症候群”。

眼下，优子那端正的容貌显得有些僵硬，这自然不单是因为寒冷。

“姐夫，你还好吗？你的脸色好难看啊。”

“有点睡眠不足。不说我了，优子你也来接受问讯了？”

“嗯。我发短信跟你说过了啊。”

贤一这才从挎包里取出手机，打开电源。他感到有些体力不支，在大堂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确实收到了四条短信，都是优子发来的。

“抱歉，刚才没开机。”

“没关系。警察问了些什么？”

“一句话也说不清楚。唉，总之说了很多令人不爽的话。”

两位穿制服的警官经过，两人都瞟了优子一眼。

“我也是啊，问到一半还和他们吵起来了。他们说什么姐姐和那个叫什么南田的男人有不伦关系——怎么了？”

优子发现贤一突然用手托着额头。

“优子，我问你一件奇怪的事。”

“什么？”

“万一伦子真的出轨了——”

“喂！”

和贤一同坐在一张长椅上的优子转过身，面向贤一。

“姐夫，我可要生气了。要是连你都不相信姐姐，还有谁能相信她呢？”

“不，我当然相信，也想要相信，但如果那两人之间没什么关

系，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为什么常务会去我家喝酒？如果他真的是被威士忌酒瓶殴打致死，到底是谁干的？如果是其他人干的，为什么伦子会说是她干的？哦对了，归根结底，伦子真的说了是她干的吗？”

贤一陷入混乱，具体想表达什么都说不清楚。

虽然优子在贤一说出“出轨”一词时脸色大变，但她似乎也理解贤一的苦恼。她看了看四周，语气和缓地说道：“我们走吧，我不想待在这种地方。”

贤一点了点头，站起身，走向建筑物大门。

为缓解刚才的尴尬，他勉强寻找着话题。

“还害你请了假，真是抱歉。”

“这么见外，这不是当然的吗。那个，姐姐被带来之前，我给她拿了些换洗衣物之类的必需品。虽然有的东西被退了回来，但目前应该够用了。”

“太谢谢你了，我都没能顾上这些。你见到香纯了吗？”

自动门开启，二月的冷风立刻将贤一发烫的脸颊冷却。

“她先回去了。”

优子轻巧地回答并走下楼梯，贤一走在她的身后。

“回去了？”

“她也从一早就接受了审讯，刚才我在大堂遇到她，问她‘要不要和你爸爸一起回去’，她说‘我要去朋友家’。”

贤一的脑海中浮现出香纯板着脸、边玩手机边离开的样子，先是感到愤怒，又立刻变成了悲伤。是否真像高森久实所说，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这样呢？还是说有什么其他原因，令她对自己厌恶到如此地步？

“真是无法理解啊。”

“她是因为太不安了。”

贤一看到优子的红色小轿车停在不远处。优子解除了车锁，贤一在她的催促之下坐进了副驾席。

“要是那样，她就更应该待在这里了。再说，对于今后的事，我们有必要一起商量。她到底在不满些什么啊？！啊，抱歉，就算对你发脾气也没用。”

“没事。香纯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毕竟伦子是她的母亲，估计她也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吧。”

“也许吧，但是……”

贤一想劝自己也许香纯就是那么想的，但还是无法接受。母亲因为杀人嫌疑被逮捕了，居然还是以反抗父亲为优先，难道这就是十五岁小孩的做法？

说到这个话题，贤一想起来，不知是不是因为姨母和外甥女比较相像的缘故，香纯也受过“养子症候群”的洗礼。

香纯小升初时，曾有一段时间不愿和贤一说话。据伦子说，她似乎认定自己是从别处“收养来的孩子”，觉得父母并不是真心爱她。

虽然伦子苦笑着说“谁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这个阶段”，但贤一就没有类似的经历。他记得自己当时还想着，搞不好男孩和女孩在青春期需要跨过的门槛不同。

优子叹了一口气。

“唉，姐夫，现在最好不要花力气思考多余的事。之后我会去问她朋友的联系方式——说起来，律师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律师？啊，对了，还得准备这个。”

对于今后需要做的事，明明贤一在无法入眠的巴士之旅时思考到了想吐的地步，可一到关键时刻，却完全发挥不出来。

“我也不愿相信，但既然姐姐说是她自己干的，应该不会被立刻释放。”

“警察也是这么说的。”

伦子虽然不会八面玲珑地对所有人散发好意，但会对她信任的人

非常细心。和温和的外表相比，她的内心非常强大。优子则更善于交际，对人很亲切，同时是个行动派，个性强硬。身边的人都明白，“内心强大”和“个性强硬”这两种相似却不同的性格，分别体现在她们身上。

这对性格不太相像的姐妹，每到关键时刻就很团结，两人都比贤一可靠。

“姐夫，你有熟悉的律师吗？”

“没有，只有因为工作见过几面的，都是专门应对企业事务的。能受理个人刑事案件的律师我还真不认识，我还在烦恼该怎么办呢。”

优子点了点头。

“我之前查了一下值班律师制度，还没办手续，想着先和姐夫你商量一下。”

“真能干啊。”

“我上学时有过一段叛逆期，给姐姐惹了很多麻烦，她那时经常袒护我，所以，现在正是我向她报恩的时候。”

对于独生子贤一而言，这种关系让他有点羡慕。

“真是帮了大忙。不过安排律师这种事，还是让我来做吧。”

“这时候就别再客气了，我来打电话，必要的话我会过去办手续。另外我朋友的朋友有当律师的，不知道接不接刑事案件，我已经去问了，还在等回复。打官司这种事，还是让同一个律师从头负责到底比较好。”

“这也太给你添麻烦了。”

优子噘起嘴说了声“真是的”，又说道：“别啰唆了，现在哪里是说见外话的时候啊，伦子可是我的亲姐姐。而且对姐夫你来说，事情应该更严重吧？虽然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是哪里出了差错，但眼下的事实就是，姐姐杀死了你公司里的领导。想想之后的事，可能不管有几条命都不够，光是应付媒体就会很辛苦吧。”

优子说得没错。媒体固然恐怖，但更严重的还是公司那边，想必

已经乱成一团了吧。

松田分店长肯定正在歇斯底里地咒骂他。然而更重要的是“诚南Medicine”那边。

不知道公司有没有召开临时董事会。隆司的哥哥南田信一郎是前任专务，想必已经接到了报告，或许已经坐上了回日本的飞机。隆司的父亲，“诚南的天皇”南田诚会长想必已陷入狂怒，隆司的母亲，“女帝”乃夫子也是一样吧。

“喂，姐夫，虽然这时候说这种事有些失礼，但你最好换一下衣服。”

“啊？啊啊，是哦。”

不用优子说，贤一也知道自己的样子看起来很糟糕。西装外套和白衬衫都皱皱巴巴，衬衫和内衣从昨天早上就一直没换，也许是因为反复出了几轮汗的缘故，连贤一自己都能闻到臭味。

“总之，先离开这里吧。”

优子发动引擎，眼底也渗出一丝疲惫。

12

二人乘坐的小车开出了警署。

外面的景象真是了不得，在警署时，贤一还觉得与平日没什么不同，现在他才知道，那是因为敌人被挡在了外部。

门外两边的道路上停满了车窗覆着黑膜的面包车。一群人一拥而上，兴奋地拿着相机冲过来，一看就知道是媒体的人。

“请问你们和藤井伦子是什么关系？”

隔着窗户都能听见他们的喊叫声。

“没关系！”优子吼了回去，按响了喇叭。

“差不多可以抬起头了哦。”

开出数百米之后，优子开了口。与此同时，贤一的手机响了。

贤一看向来电显示，是高森久实的私人电话。

“我是藤井。”

“啊，代理？终于和你联系上了，我好担心啊，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都不通。”

从背景音来看，高森应该不在公司。

“不好意思，我既要见警察，又有各种事情要办。”

“警察也到我们这里来了，还有电视台之类的也都来了。搞不好我会在深夜的新闻节目上露脸呢。”

警察还好说，居然连媒体都找了过去，这令贤一感到有些惊讶。

“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

“营业部的人马上都逃跑了，内勤的人根本没法好好工作。不光是电话没完没了，那些电视台的人居然还擅自闯进公司。”

贤一连说了好几遍“对不起”。

“松田分店长说什么了吗？”

“哎哟，他已经焦头烂额了。明明之前还一直在大吼‘快给藤井打电话’‘快联系藤井’，等媒体一来，却说什么‘藤井是借调来的，严格来说既不是我的部下，也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真是不可思议，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居然也笑得出来。

“我都能想象出他那副样子。真是抱歉，你能不能帮我转告分店长，我过后会给他打电话？如果我现在直接跟他说，估计彼此都会感情用事，不会聊出什么好结果。”

虽然贤一觉得自己把一件讨厌的差事推给了高森，但高森不知道是不是以被卷进事件为乐，用明朗的声音回答“我知道啦”。

“还有，夜行巴士车票的事，真是谢谢你了。帮了大忙。”

“那种事没关系。我可是站在代理先生这边的。”

本以为高森又要提起那个话题，但她似乎也觉得眼下实在不太适

合，只说了一句“请加油”就挂断了电话。

贤一在心中感叹，幸好高森没在警察在他身边时来电。同时他又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明明自己连嫌疑人都不是，为什么媒体会这么快地知道他的上班地点呢？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优子看向贤一。

“我想先和我母亲谈谈，还有香纯，虽然有些烦人，但我还是想和她谈谈，我怕她会做出什么轻率的举动。”

“香纯我觉得应该不用担心。至于伯母那边，待会儿我们就过去吧。还有，稍等一下。”

正好到了等红灯的地方，优子迅速打了个电话。

“喂，你好，是我——嗯，刚出来了。你爸爸也在。”

贤一用嘴型问：“香纯？”优子把手机放在耳边点了点头。

“你现在在哪里？哎？新宿？可是……”

贤一把手机从优子手中夺了过来。

“香纯，你在哪里？没事吧？在这种时候……”

电话“嘟”地切断了。

“真是的，都说了你那么说也没用。”

“抱歉，我没忍住。”

“我也有过和她相似的经历。那个年纪的孩子，只要大人一搬出什么常识或理论，就完全听不进去了。”

“是啊。”

就算在这里和优子争论也没有用。

“没关系，香纯是个好孩子，你就相信她，放她去吧。之后我会照顾她的。”

“拜托你……麻烦了。”

虽然贤一的担心并没有因为优子会照顾香纯的事实而消失，但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由于两人都没什么食欲，也不想去外面吃饭，就去大型超市买了便饭和贤一的替换衣物，来到优子的公寓。

优子独居的公寓虽然从布局来看是1L DK [3] ，但结构宽敞，很有开放感，贤一曾与伦子来过几次。

“你家还是这么漂亮。”

优子的家里布置着几乎横跨了整面墙的樱桃木餐具架，高度不高，里面陈列着杯子和餐盘，仿佛高级餐具店的陈列柜一般。

据优子本人说，这些餐具是她在“工作告一段落”或“想奖励自己”的时候一个一个买下来的。牌子好像是一个冗长的带外国城市的名字，但贤一一时想不起来。可能是因为他对此没什么兴趣，一开始就没记住。

贤一先借地方冲了个澡。他把热水温度调高，用最强的水流冲洗肩膀和脖颈，感到停滞的血液又流淌了起来。

贤一迅速换上了刚买的衣服。优子又递来一件男装针织衫，他也听话地套在了身上。

“我先吃了。”

优子坐在客厅中心的矮桌旁，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操作笔记本电脑。这个桌子也是优子的心头好，桌板由厚度近五厘米的纯色樱桃木制成，据说为了配合这个房间裁成了较小的尺寸，做了倒角处理，并且安装在特别定制的桌脚上，和陈列柜采用了统一的材料，看上去非常时尚。

操作着电脑的优子突然脸色一亮。

“哎，那边说能受理。”

“什么？”贤一从矮桌的另一边问道。

“刚才我说的那个律师。据说他曾经多次主动担任国选辩护人，也接过很多起刑事案件。”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

“如果还是要找值班律师，那就由我来处理手续方面的事。但如果今后要一直委托这位律师，那姐夫你最好也去打个招呼。”

“那是当然。你把他的事务所地址告诉我吧。我会去拜访他。”

“那我问问对方的情况。”

优子开始“哒哒”地敲击键盘。

贤一想随意看看外面的景色，便站起身走到面向阳台的窗边，拉开了窗帘。从三楼望去，外面的景色看得非常清楚。

隔着一条窄路的对面是一排排独栋建筑。在早春的微弱阳光中，可以看到零星几个路人因寒冷耸起肩。云层厚重下坠，仿佛快要下起雪来。

从这里看到的每扇窗里的人，路过的车中的人，以及快步走过的路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然而在这其中，有与现在的自己境遇相同的人吗？

简直就像在沉重阴湿的雨夹雪的夜里，被迫赤脚站在路上一般——

一想到这里，贤一突然回想起在夜行巴士中感受到的寒冷，搓着手坐到了优子的对面。

“像这样写下清单一看，要做的事像山一样多啊。”

“哎，优子。”

“什么事？”优子依旧看着电脑屏幕回答道。

“刚才我也问过类似的话，最近我们家人过得怎么样？”

“又是这个问题？”

优子稍稍瞪了贤一一眼，眼里还有一丝同情的色彩。

“我可是忍着羞耻才问你的，最近我和家人几乎没什么交流，特别是被借调之后，不知为何与家人的关系变得很别扭。在这次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也就是年末年初的那几天回过家而已。该怎么说

呢……”贤一差点儿就把“和伦子也什么都没做”的事说出口，“就只是‘回到了家’而已。香纯也是那副德行，根本不是大家一起围在桌边悠闲过年的气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不是吗？你一个人去外地负责还不习惯的工作，哪里还顾得上家里的事。”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有这种依赖心理，才会把那种状态的母亲交给伦子照顾，也没有好好对她说出抚慰的话。”

为了照顾智代，伦子辞去了之前的工作。虽然只是非正式员工，但她很喜欢那个杂货店副店长的工作。

虽然他们是夫妇，但伦子也有可能对他心生怨恨。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优子轻轻地耸了耸肩。和伦子相比，她有很酷的一面。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贤一总会和优子商量夫妇之间的事。

“反正，还不知道这些事情与这次的麻烦有没有关系。”

优子皱起精致优美的眉毛。

“你的意思是，姐姐是因为对丈夫不满，所以才杀害了丈夫的上司？”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虽然贤一慌忙否认，但如果把自己的发言按字面意义解释，确实和优子说的一样。不行了，头脑一片混乱。

“姐夫，你看起来很疲惫啊。”

贤一诚实地点了点头。

“在巴士里基本没睡着，感觉大脑的核心部分仿佛在晃来晃去。”

“要不要睡一会儿？”

“我是很想睡，但估计睡不着。”

优子点了点头。

“假如，我是说假如哦，假如姐姐真的打了那个人，不是也有正当防卫等可能性吗？何况她肯定没有抱着什么杀意。姐夫刚才的那些话，千万不要对除我以外的人说。毕竟要是把家庭内部的问题讲出来，不是正中了警方的下怀？”

确实，优子说得没错。

尽管如此，为什么南田隆司常务会在那个时间造访我们家，伦子又为什么会把他迎进门，和他一起喝威士忌呢？关于这点，别说推测，就连突破口都没有。

“总之，那种事现在就别提了，得尽快决定今后的事，首先就是律师的问题。”

“是啊。”

“现在我在等待对方回复预约见面的日期。”

“谢谢。”

关于律师费用的问题，优子也已经调查了大概金额。

“初始费用应该在三十万至五十万日元，不用非得在今天付款。”

“知道了，我来准备。”

至少存折、印章和信用卡之类的东西，警察会还给自己吧。

“不知道伦子现在怎么样了。”

贤一只是因顾及伦子的安危随口一说，没什么深意，却得到了优子的回应。

“我调查了一下，被拘留的嫌疑人受到的对待似乎很令人震惊。你想听吗？”

“我不想听。”

关于这点，贤一也在失眠的巴士上查过。那时他搜了搜被逮捕和拘留后的手续，网上出现了详细的记载，他一不小心，就点开看了。

首先一上来就要以全裸或近乎全裸的姿态接受检查。不用说，警方为了检查嫌疑人是否隐藏危险物品或药物，会把全身上下有藏匿可

能性的部位都进行检查。就连上厕所时，嫌疑人也完全没有隐私可言，还要被警察以编号呼来唤去，人身自由会被彻底限制，几乎和服刑犯的待遇相同。明明还没有被起诉，甚至还不是被告人。另外，拘留所里的餐食也十分朴素，换洗衣物的种类也有限——

从昨晚收到奇怪的短信到回到东京为止的期间，贤一的脑海里一直强烈地盼望“是哪里出了错”。然而眼下伦子已经被关进名为“拘留所”的地方，明明还没有被起诉，却已被当作服刑犯对待。

光是想象伦子的样子，贤一就感到胸口仿佛被揪紧。万一这一切都是误会，她该有多么不甘——

嘟——嘟——

“……姐夫，姐夫！”

“——啊？啊啊。”

“你手机响了。”

贤一急忙取出手机，上面显示的是他无法忘记的“诚南Medicine”的公司内线号码，而且还是董事办公室所在楼层的号码。贤一的心脏重重地跳了一拍。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他一边站起身走向玄关，一边接通了电话。

“喂？”

“是藤井代理分店长吗？”

“是的。”

“请您等一下。”

心跳得更快了。

“我是南田。”

“啊，专务。”

果然是南田信一郎。虽然贤一有些在意会被起居室里的优子听

到，但音量还是不由自主地大了起来。

“这次的事我真的非常……那个，该怎么说呢……”

“现在就别说这个了，而且我已经不是专务了。比起这个，我让手下问了酒田的公司，他们说你已经回到东京了？”

“是的。”

“现在和警察在一起？”

“审讯刚结束。”

“既然这样，我想尽快和你见个面谈一谈。当然，你可以先配合警察的工作。”

看来信一郎早就回国了。如果他是在接到案件的消息后才从美国出发的，速度也太快了。也许他是因为其他事情——比如决定今后公司体制的重要董事会之类——才回来的。

“我这边什么时候都可以。”

虽然贤一的心情很郁闷，真相也尚不明朗，但无论如何要先向信一郎道歉。

“——那么，今晚五点可以吗？”

“没问题。”

“你现在在哪里？警察肯定不会让你进家门吧。”

“我刚从警察局回来，现在在自家附近的亲戚家。”

“你打算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

“不。我打算去找商务酒店之类的地方住。”

“你们家似乎离新宿比较近吧？我会让人在新宿西口附近给你找一家城市酒店，稍后秘书会联系你。”

“可是专务，怎么能连那种事都劳您费心……”

信一郎的语气变得有些不快。

“这不全是为了你，还考虑到公司对外的问题和今后的事。”

他大概指的是媒体吧。在听出信一郎似乎快要发怒时，贤一慌张地开口。

“那个，专务。”

“什么事？”

“那个，该怎么说呢，造成这种事态真是十分抱歉。还有，之前公司内部的调查书也是，我还没和您正式道歉……”

“我说……”

这次信一郎的语气里真的带有了怒意。

“这种事即使现在在电话里说，也于事无补吧？”

“实在抱歉。”

贤一维持着把电话放在耳边的姿势深深地低下了头。然而，电话早就被挂断了。

13

回到客厅，优子正在看电视新闻。

屏幕上映出了自己熟悉的家。这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违和感还不仅如此。自家的四周拉起了黄色胶带，玄关处不知为何被蒙上了蓝色薄膜。路上全是举起手机拍照的好事者和把他们向外推的警官。一个面熟的记者正一脸兴奋地说着：“这里就是案发现场，嫌疑人家。”

和贤一几个小时前看到的景象相比，现在闹得更厉害了。

“这样看来，暂时是无法走近那一片了啊。”

“啊，不好意思。”

优子慌忙按下了遥控器上的电源键，大概是为了照顾贤一的心情。

“不用关啊。”

“看了令人怪不爽的，还是不看了。”

贤一比起习惯，更像是已经麻木，连看这种新闻都不会有什么心理波动。反正事态会自行发展，和他怎么想的并无关联。

“啊，又是我爸妈打来的。”优子关闭了手机电源。

伦子姐妹的父母住在神奈川县横滨市。一开始是优子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在知道此事成为重大新闻之后，他们似乎来过好多次电话。就算他们现在过来，也只会徒增困扰，所以优子以“会被媒体围追堵截”为由阻止了他们，想来是明智的判断。

姐妹俩的母亲先不提，父亲是个性格十分刚烈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被那位父亲责问“你作为一家之主，打算怎么处理这次的事态”，贤一也无法做出任何回答。

贤一接到信一郎秘书的通知，将会在下午四点半派车来优子的公寓接他。另一方面，律师那边还没有联系。

在贤一的要求下，两人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去看望母亲智代，毕竟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以后可能就更难了。

时间刚过下午一点半。他们又坐上优子的红色小汽车，前往日间看护机构。

“也许是我多管闲事，见面之后，你打算和他说些什么？”

优子一边熟练地操纵方向盘，一边歪着头问道。贤一说了声“抱歉”。

“连这种事都要让你陪我，实在对不住但我还是想至少和她见上一面。”

优子在不妨碍开车的前提下看了贤一的脸两次，“嗯嗯”地表示理解。

“不是啦，我说的不是伯母，而是那个南田专务。如果他不需要你向他谢罪，那到底他想打听些什么呢？”

“我反而觉得幸好他联系了我，要不然，还得由我主动申请与他

见面。”

“我说，贤一啊。”

伦子和优子虽然是一对在很多方面看似相像实则不同的姐妹，但在对贤一说教时，两人的语气一模一样。她对贤一的称呼也不知何时从“姐夫”变成了“贤一”。

“——别忘了，姐姐现在还没被起诉，甚至还没被移交到检察院呢。就算对方提出要赔偿，也不能轻易同意哦。尤其是在纸上签名或盖章之类的，不管是什么要求，绝对不能照做。”

贤一想起了自己依照隆司的命令写下的自白书。

“太夸张了。我只是出于道义，想和他道个歉而已。”

车子只开了几分钟，便到达了智代所在的机构。

在这栋中等规模的十层公寓里，一层部分是几家出租店铺，其中一家的窗户上贴着“针对痴呆症的老年人看护所·日间护理服务中心太阳之家”这一冗长的横幅。记得这里是把原来一家较为宽敞的美容院之类的店铺重新装修而成的。

幸好没有看到媒体和好事的人。两人把车停在建筑物旁的停车场，在走向入口的路上，贤一对优子拜托道：“可不可以再给香纯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虽然她说要去朋友家，但也会给朋友添麻烦吧？”

优子点了点头，立刻发了短信。

“我跟她说了，让她联系我或是她爸。”

“谢谢。”可以肯定的是香纯绝不会联系自己。

两人打开门，在入口处换上了拖鞋。

“您好——”

优子似乎已经来过很多次，没有请人带路，自己径直往里走。

贤一原本担心自己把照顾母亲的事全都推给了伦子，但现在看来，或许在他不知道的时候，给优子也添了不少负担。

走过由观叶植物和齐腰隔板围成的格挡，眼前出现了十几个人。

这里有四张与公司食堂类似的大圆桌，旁边是类似幼儿园游戏室的空间。被照顾的老人有十二三人。桌边坐着四人，其他人在地板上围坐成几个圈，各自玩着游戏。还有四名穿着看护师制服的工作人员。

“哎呀，您好。”

一位丰满的五十岁左右的女性工作人员认出了优子，向她打了招呼。

优子也回了礼，说今天把藤井女士的儿子带了过来。

“初次见面，我是藤井。母亲一直承蒙您照顾了。”

“我是院长德永。这次真是出大事了啊。”

院长把紫色的大框眼镜向上推了推，厚厚的粉底上浮着一层薄汗。

“希望没给您这边添麻烦。”

“添什么麻烦，我们的员工刚才还在说呢，伦子女士肯定不会做那种事的，对吧？我们相信肯定是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谢谢。”贤一的头低得比刚才更深了。

在坐在桌边的成员中，贤一发现了母亲智代的身影。她身上穿着白色衬衫，外面套着紫色针织衫，所有扣子都好好地系着。虽然记忆和判断力越来越衰退，但她的习惯似乎还没有消失。

包含智代在内的四人正以两两相对的形式坐着，似乎在玩什么卡片游戏。

“那么，下面是动物。”在员工开口说后，坐在智代对面的女性思考了片刻，放下了一张香蕉图片的卡。

“哎呀，香蕉可不是动物哦。”员工温柔地指出。

既然还能玩游戏，说明智代应该没怎么受到事件的冲击。反过来看，她连这么重大的事件都无法认知，想想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

事。

贤一知道的只有在痴呆症中，阿尔茨海默病是最为常见的病症这一点。

“智代女士。”德永院长呼唤智代，然而她却没有反应。

在德永走近并轻轻地触碰她之后，智代才像吓了一跳一般抬头看向德永。

“——您儿子来了。”

“我儿子？在哪里？”

“哎呀，不就在这里吗？”

德永指向贤一。智代看着贤一的脸，露出了有些不悦的表情。

“真讨厌，就知道说谎。我才不会被你骗呢。”

她一边说着一边回看手上的牌，打出了苹果图片。她似乎能认出每天都有接触的德永。

“哎呀，智代女士，苹果可不是动物哟。”

“香蕉不也是水果吗？”

“现在是要出动物。”

虽然员工这样声明，智代也没有退缩。

“我才没耍赖呢，那个人从刚才开始都耍过好几次赖了。”

智代指向打出香蕉卡的女人。

“我才没耍赖呢。”

“雅美才没耍赖。”

坐在智代的斜对面，将一头稀疏白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年长男性插嘴说道。他身子坐得笔直，嘴瘪成“へ”字，瞪着智代。

“跟隆彦先生没有关系哦。”员工按住了那位男性的手臂。

“我才没耍赖呢。”那个叫雅美的女性抗议道。

“好了好了，各位，这个游戏不是决胜负的游戏哦，要开心地玩。”看不过去的德永插嘴说道。

智代旁边的男性又同时打出了狮子和警车两张牌，一脸骄傲地挺起胸。这下四人吵得更凶，简直一发不可收拾。

德永把其他三人交给负责的员工，用手扶住智代的手臂和腰，令她缓缓地站起身。

“去那边说话吧。”

贤一被领到了一个单间。这里装饰着有些垂头丧气的熊玩偶以及鸟和花的折纸，大概是为了让房间看起来不要太单调。

和在正月见面时相比，智代的症状似乎更严重了。

虽然如此，她还没到走不动路的地步，反而不知是不是因为杂念和烦恼消失的缘故，肌肤的光泽和血色都比贤一的调动刚定下来时更好了。

然而，那时的智代还能隐约地理解“贤一将要去远方”的事，也知道贤一已经不是初中生了。贤一还记得那时她一脸寂寞地不断追问“你要去哪里？”“明天还来吗？”，而自己只能闭口无言。

“在去年秋天之前，偶尔还会完全恢复正常，突然问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令我暗自心惊。”

德永院长在桌边交叉起手指说道。

“最近呢？”

面对贤一的提问，德永轻轻地闭眼摇了摇头。

“最近很少能理解当前的状况，头脑倒是很清楚，像刚才那种游戏的反应也很好。然而，她连不久之前刚发生的事都想不起来。如果让她出‘动物’，她会打出‘狗’，然而要是之前的人打出了‘香蕉’，她便会打出‘苹果’。不可思议的是，她能理解这是一个打牌的游戏。而至于贤一先生您，她的记忆估计停在了您上初中或高中的阶段。”

有人说过，“痴呆症就是过去的人生逐渐消失”。

那时贤一觉得这话太过粗暴和冷酷，然而最近却经常觉得这话没错。大概说出这话的人也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总结的吧。

有传闻说在诚南的内部，已经开始对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划时代新药进行临床试验。虽然只是完全没有任何依据的公司内部小道消息，连传闻都算不上，但如果那是真的，贤一还想过让智代去应征，成为实验者。

新药被承认并被投入使用，至少也要花上数年。在那之前，母亲脑海中的自己会逐渐消失，直至无影无踪——

“太阳之家”通常营业到下午四点半，但院长表示可以收留智代到晚上七点，早上似乎也有看护服务。

“这么说来，刚才……”在贤一要回去时，德永像是突然想起一般说道：“她孙女来过。”

贤一花了一点时间，才把孙女这个词和自己的女儿联系在一起。

“香纯？”

“是的。她来和智代女士聊天，并为她擦拭四肢，然后就回去了。”

刚上优子的车，贤一就忍不住开口。

“香纯那家伙，来就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

“她那是害羞，还为伯母擦拭手脚，多好的孩子啊。不说这个，以后我会在晚上七点去接伯母，让她睡在我的公寓里。隔天早上我会先把她送上晨间看护服务的班车，然后再去上班。”

优子在位于涩谷区代代木的准一流网页制作公司担任设计师，贤一曾听她说过上班时间很灵活。

“真的可以这么麻烦你吗……”

“你刚才不是也看见了，智代可是把你当作陌生人。要是让你们两人住在酒店，那可是会出大事的。要是她晚上醒来后发现旁边有个陌生人，会大闹一场的。”

贤一能够想象，智代应该会乱扔东西或打人。

“在这件事上，你就把我当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就好。”

“抱歉，之前也一直承蒙你的照顾……”

“都说了现在不必道谢啦。”

在道谢的同时，对于自己在母亲心里终于变成了“陌生人”这点，贤一的内心涌上一股悲伤。他对着车顶“呼”地叹了一口气。

“坦白来说，在回东京之前，我还觉得自己总有办法能处理这次事件，真是太小看现实了。万一优子你没有住在附近，光是想象事情现在会变成什么样，都让我感到毛骨悚然。我自己一个人，只知道像无头苍蝇一样地乱跑。”

“才不会呢。我早上问过邻居，你不是还因为进入家里的事和警官吵起来了吗？”

“那没什么大不了。”

“不管怎么样，打起精神来吧。现在可不是消沉的时候。”

“好的。”

就在这时，优子的手机响了。

“喂，我是泷本——啊，您好。这次就拜托您了——好的，麻烦了——五点对吧？请您稍等。”

优子把手机从耳朵拿开，看向贤一。

“是白石律师。他说今天五点能空出时间，要是五点不行，就要等到明天下午。”

“这可难办了，我四点半已经有约了。”

贤一指的当然是与南田专务的约定。优子盯着贤一的眼睛看了大概不到一秒，就立刻把手机放在耳旁。

“让您久等了。一会儿将由我来代替咨询。需要我准备什么吗？”

中途两人在贤一自家附近停下车，贤一托优子去问在场的警察能否取出存折和信用卡之类的物品，却被告知那些东西正被保管在警察局，需要办理手续。

现在再办手续已经来不及了。由于优子手上还有现金，贤一只能在无奈之下管她借了一些。

14

到达优子的公寓之后，刚要进门，贤一便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虽然提不起劲，但贤一还是接了电话。优子先进了家门。

“喂？”

“我是真壁。刚才我们在若宫警察局见过面。”

听到这个缺乏起伏的声音，贤一立刻回忆了起来。

这是在那个态度自大的磐田刑警旁边基本没有插嘴，只是倾听的刑警。磐田还曾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他来自警视厅搜查一科”。虽然不知道磐田的意图何在，但那两人看起来关系不太好。

“您有什么事？”

“在今天之内，能和您再聊几句吗？”

“我很想配合您，但接下来我已经约好了和人见面。”

“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的，马上就结束。”

“我四点半必须待在公寓。现在去警察局的话有点……”

“这点您不用担心，我就在您附近。”

转过身的贤一一下子放下了拿着手机的手，连挂断电话都忘了。

不知道真壁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的。在公寓入口处，拿着手机的他冲贤一轻轻点了点头。

“我出去一下。”贤一给优子发了条短信，进入了一家从优子的公寓步行约五分钟的由民宅改装的咖啡店。

另一组客人是四名六十岁左右的男性，正热火朝天地谈论旅行的回忆。

贤一和真壁坐在了与他们方向相反的角落。店里放着音量恰到好处、不会妨碍对话的古典乐，应该不用担心对话被听到。

“我真是吃了一惊。”

贤一坦诚地说道。他确实把优子的公寓地点作为今后的住所告诉了警察，然而，真壁怎么知道自己会在几点外出，又会在几点回来呢？

“我并不知道你的出行计划。”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一直在等。”

真壁若无其事地说道。虽然已经过了立春，但现在的气温只有十二三度，不知道他在外面等了多久。

真壁似乎对这种话题没什么兴趣，继续说了下去。

“听说你赶时间，我可以快点进入正题吗？”

“啊，好的。您请。”

“首先，抱歉让您又来一趟。”

“是有什么事忘记问了吗？”

“也可以这么说。”

不对，贤一想着。恐怕真壁是想聊些不想让磐田刑警听到的内容。虽然不清楚详细情况，但总部和地方的刑警或许就像民企的总公司和分公司一样，多少有些摩擦。

真壁打开一本破旧的笔记本式手账，突然读了起来。

“家里出了点麻烦。我衣服刚洗到一半。我跟我妹妹商量，她说直到警察赶来之前还是不要清扫为好，所以——”

和伦子发给贤一的短信正文一模一样。

“刚才对于我的提问，您的回答是对短信内容的不得要领感到惊讶，觉得她应该是被吓到了。请问伦子女士平常是很冷静的人吗？”

“是的。用个在眼下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就算手指被菜刀切出了血，她也会默不作声地自己处理，即使我就坐在客厅看报纸也不会发觉。”

“原来如此。不过如果对这条短信进行更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这可能是一个生性冷静的人为了装出内心动摇的样子故意编写的短信。”

“什么意思？”

“虽然内容有令人读不懂的地方，但用词造句很正确，最重要的是连一处错字都没有。虽然很失礼，但如果是您，能在把人打死之后发出如此冷静的短信吗？”

贤一不知该如何作答。

真壁指出的这一点，其实贤一在最初也感觉到了。

当时贤一就总觉得有哪里不自然，这也是他无法接受现实的主要理由之一。那时贤一没有对原因做深入思考，而现在真壁犀利地指出了这一点。

贤一瞥了一眼真壁的脸，对方依旧是一副读不出想法的表情。

“让您久等了。”

店主端上了咖啡，紧张的气氛在瞬间缓和了一些。

在等待店主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的时间里，贤一的脑海里闪过“一丘之貉”这个古早的成语。

这位名叫真壁的刑警，和上午审讯贤一的磐田刑警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

磐田经常瞧不起别人——不，应该说是努力做出瞧不起人的态度。但真壁却不会，给人感觉只是在认真完成工作。然而说到底，他也是一名警察。优子也曾劝告过自己，发言要慎重……

突然，贤一眼前的焦点模糊了。

不知是不是暖气让身体热起来的缘故，困意似乎战胜了紧张感。也许是从昨晚就一直持续的紧张状态起了反作用，贤一开始不由自主

地松懈了下来。

“请慢用。”

在店主离开时，贤一小幅晃了晃头，提前开口。

“你是问我对那条短信内容的想法，对吧？——也许这种回答很狡猾，但我没有杀过人，而且我不是伦子本人，所以没法回答你。”

真壁盯着贤一的嘴听着，点了点头说声“知道了”，继续以沉静的语气说道：“那么，对于伦子女士和被杀的南田隆司之间的亲密关系，您知道到什么程度？”

贤一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真壁的意思。

在明白之后，困意立刻烟消云散。贤一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脸在一瞬间开始发烫。

像是补刀一般，真壁又问了一遍。

“怎么样？什么事都行。对于那两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您知道什么，请告诉我。”

贤一深吸了一口气，又吐了出来。

他用指尖微微颤抖的手，拿起一直放在那里没动的咖啡喝了一口。

虽然咖啡依旧烫得仿佛会令人灼伤，但他仍不管不顾地喝了下去。在喉咙被灼烧之后，脑海里的雾逐渐散开。

这个问题与贤一深信这次的事件是场误会，并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有关。

就目前听说的现场状态来看，南田似乎不是因强行闯入民宅遭到反抗而死。

然而，在自己不在的家里，还是夜晚，南田隆司常务为何会到访，又为何会在客厅喝威士忌？而伦子又是出于什么动机从他身后把他打死？贤一完全毫无头绪。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贤一只觉得自己像是一直在做一场冗长

的噩梦。

他把力量汇聚在胸口，做出回答。

“现在还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有亲密关系吧？也许你是在虚张声势，但我认为这没什么意义。即使你让我产生动摇，我也对你们想知道的事一无所知。”

“您好像有什么误解，我只是在问您是否知道些什么。”

“我相信伦子的清白。顺便一提，如果你们觉得她是因为我被调动而心生怨恨，才把常务叫到家里并把他打死，那可是大错特错。如果有做这种事的闲工夫，不如去找真凶更有意义。”

虽然贤一认为自己多少扳回了一城，但真壁的脸色丝毫未变，又扔下了一颗石子。

“那您女儿呢？我记得您说她叫香纯。会不会是她以金钱为目的与被害者发生了关系，而她母亲在得知此事之后把被害者叫来，趁其不备将其殴打致死——有没有这种可能？”

贤一觉得自己的视野瞬间变窄，周围仿佛暗了下来。他用手撑住桌面，调整呼吸。第一次知道原来愤怒也会令人眩晕。在呼吸变得轻松一些之后，他抬起了头。

“我刚才应该已经说过了。即使你试图令我动摇，也无法从我这里问出任何事情。”

在说出这句话之后，连在警察局对磐田的失礼态度都硬是忍受了下来的贤一的感情防线终于快要崩溃。

“你们这些人——”

他看到自己紧握的拳头在微微颤抖。大吼大叫是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如果自己在刑警面前变得情绪化，就正中了对方的下怀。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具体目的，但如果那样做，其结果便是会陷进他们的计划之中。如果自己现在失去理智，就无法再支持家人。

“对你们这些人来说，这也许只是一年中处理的众多案件之一。然而对我们家，不对，对我来说，这是令生活本身——令我的人生都为之动摇的大事。我正在认真地、拼上性命面对这件事。也许这是你们调查的手段，但我希望你们尽量不要玩弄别人的感情。如果实在有

必要，就把我也逮捕起来进行审讯吧，你觉得呢？”

虽然声音有些变调，但从现在的立场来说，已经算是成功控制住自己情感的说法了。

贤一对上了真壁的眼神。真壁依然是一脸冷漠，既没有反驳也没有辩解的意思。贤一只好继续说了下去。

“总而言之，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女儿跟南田常务有关系之类的事，我完全没听说过，甚至连想都想象不出，我也不愿去想象。”

真壁在手账上简短地写了几笔，轻轻点了点头。

“谢谢。下一个问题。你在昨晚八点后收到了刚才的短信，然后买到夜间巴士的车票回到了东京。关于车票，我与当地的几家巴士运营公司确认之后，都得到了同样的答案。座位是预约制，而且票卖得很快。再加上晚上八点已经过了售票截止时间，无论哪家公司都表示‘那天的那个时间应该已经停止售票了’。”

磐田放过了的线索被真壁指了出来。贤一反射性地考虑该如何隐瞒高森的事，又意识到面对这个男人，说谎是行不通的。更何况他和高森原本就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没有说谎的必要。

他坦诚地把自己拜托了部下高森久实，让她从熟人手中订到了被取消的车票的事讲述了一遍。

“就是刚才磐田在意的那名女性，对吧？你为什么对磐田隐瞒了让她帮你买票的事？是因为与她有特别的关系？”

“真的没有，就连和她一起吃饭也是第一次，巴士的车票是当时事态自然发展的结果。”

“如果没有收到那条短信，你觉得你们之后会怎么发展？”

“什么怎么发展？”

“就是你和那名叫作高森的女性。”

贤一回想起高森久实柔软厚实的嘴唇和湿润冰凉的手。

“我、我可以保证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真壁刑警表情未变地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你可以保证。那么，根据你刚才对磐田的解释，关于这次案件的具体情况，你完全是在预订完车票后才知道的，对吧？”

针对这点，之前磐田也只是大致问了一下。贤一进行了一遍解释。

“是的。妻子发来奇怪的短信之后，她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就拜托高森帮我订了票。后来坐出租车前往巴士发车的山形站的途中，我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真壁看着手账点了点头。应该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抱歉再多问一遍，在那之前，你完全不知道这是一起杀人事件？”

“是的。”

“但你却利用人脉购买了车票，还花费绝不算是小数目的金额和时间，从酒田市打车到山形市，乘坐夜间巴士回到东京。真是果敢的决断与行动。而且第二天你们公司并不休假，对吧？”

“这个——”

想要说明自己那时的心境是件很困难的事。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厌倦了。

在那片土地上的每一天都令人厌烦。他感受到了被家人排除在外的寂寞。受到高森微妙的接近的影响，他想起了妻子肌肤的触感。既然女儿高中入学考试成功了，他觉得趁这个时机，搞不好能修复与女儿之间的关系。对于松田分店长的讽刺挖苦，他已经厌倦到了极点。在上门销售时受到顾客仿佛要撒盐驱逐般的对待，也让他快要无法忍受。

最重要的是，对于怎么等也没有等到的调回总部的通知，他再也等不住了。

那条短信，令他烦闷的感情一下子炸裂开来。

“解释不清楚吗？”真壁率先开口。

“是的。只能说我的内心感受到了一阵不寻常的骚动。”

“我知道了。”

真壁合上手账，塞进有些发皱的西装上衣里。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也谢谢你的配合。说是谢礼有点奇怪，但我多少可以告诉你一些我的想法——你是个非常克制的人。面对我的多次提问，一般人都会在中途勃然大怒。特别是在被卷入案件中，大脑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只要看他们的态度，就能大致知道他们对案件参与到什么程度，又知道多少事实真相。刚才你说我‘虚张声势’，也许的确没错。”

事到如今，贤一已经连气都生不起来了，只得苦笑着回答“是吗”。

“最后请允许我再问一件事。”

“什么事？”

“您有什么证据相信您妻子是清白的吗？只因为你们是夫妇，还是有什么可以用来判断的具体依据？”

在做出理性思考之前，贤一的嘴里自动说出了回答。

“因为我了解伦子这个人。之前我也说过，她不是那种会用威士忌酒瓶把人打死的人。”

“那么，你知道从去年夏天到秋天的这段时间，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吗？比如九月？”

“九月？你是什么意思？”

真壁只投来探询的目光，不发一语。

“请告诉我，去年九月，伦子发生了什么？”

“很抱歉，因为这与调查内容相关，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就请当作没听过。只是我觉得，即便你们是夫妇，也终究不能完全互相理解。”

真壁的脸上毫无愧疚之情，他微微点头，结账并走了出去。

被留下的贤一看向只喝了一口就再也没碰过的咖啡杯。在没有放牛奶和砂糖的黑色液体表面，映出了一张疲惫的中年男子的脸。

贤一刚进入优子家，优子便一脸担心地对他说道："怎么这么长时间，去买东西了？"

"嗯……"在犹豫之后，贤一还是说了真话，"刚才，在警察局见过的刑警来公寓门口找我稍微聊了一会儿。"

"刑警来到我家门口……什么情况？埋伏吗？"

贤一不想说谎，也不想让优子有不必要的担心。

"没那么夸张，只是来确认上午忘了问的几件事。"

"是吗……"

优子看上去暂且接受了这个说法，没有再多问。

贤一走到洗手台，用在超市买来的剃须刀刮了胡子。明明包装上写着"不会刮伤皮肤"，却在脸上划出了两处细小的伤口。他还管优子借了熨斗想熨平西装，却因为思考事情停下手，反而熨出了奇怪的褶皱。

优子隔着笔记本电脑冲他开口。

"果然还是很不对劲。"

"什么？"

"你在和那名埋伏在门口的刑警谈话之后，话突然变少，表情也变得像能面一样。他是不是对你说了什么过分的话？"

虽然不知道该不该问优子，但贤一还是下定决心，把熨斗立在一旁。

"实际上，那人说了奇怪的话。说是去年九月，伦子身上好像发生过什么事。"

"发生过什么事？"优子一脸惊讶地皱起了眉。

“不清楚。在我反问之后，对方说让我就当没听过。”

“这算什么啊？”

“先不管他们失礼的态度，优子你知不知道些什么？记得他确实说的是‘夏天到秋天’。”

“他的意思是说，那件事与此次案件有关，对吧？”

“我觉得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优子皱着眉思考了一阵子，摇了摇头。

“想不出来。我对姐姐的生活也不全了解。”

“其实，他说的话与我的体验有微妙的吻合之处。就是在那个时期，伦子开始对我说‘你不用回家了’。也是在那个时期，香纯给我发来了‘绝交宣言’。之前我一直以为时间一致只是偶然，但搞不好是我家那时出了什么事情。”

“会不会是你想多了？我也会试着再想想看。”

“拜托了。”

没过多久，来接贤一的车到了。

15

贤一被带到位于西新宿的高楼林立的街道一角。

他坐电梯直达最上层，进入了一家因价格高昂出名的日本料理店。

在最靠里的包间，南田信一郎正独自等着。

“这次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事件，实在是……”

“行了，坐吧。”

幸好这里是圆桌式的包间。上次和隆司吃饭时，贤一已经深刻地体会到日式座席桌子矮不能放松姿势，让人身心都静不下来。

贤一正襟危坐在说是大久保利通曾经用过也会有人相信的厚重木

制椅子上。“话先说在前头。”信一郎开了口，“我们都很忙，以后不要再说什么‘这次实在抱歉’的话了。这种空话没有任何用处。”

他直接的说话方式和隆司很像。

“很抱歉。”

“好了，那就开始吧。”

桌上已经摆满了怀石料理。

“因为我不希望被店里的人打断对话，所以虽然不太风雅，我还是让他们直接全都摆上来了。酒的话这些就够了吧？”

在桌旁推车上的保冷壶中放着三瓶啤酒，还有三合用冰块冷却在日式玻璃酒壶里的冷酒。

“好的。”

在彼此的酒杯里倒上啤酒之后，信一郎说了句“要说干杯也有点奇怪”，便只是走形式地把酒杯放在了嘴边。贤一模仿着信一郎，把筷子伸向看似小菜的碟子里。

“我的秘书劝我不要来。”

“啊？”

“不要来和你见面。她是一名通常不会对我提出意见的女性，却罕见地说‘希望您重新考虑’。”

“我也同意她的意见。”

“所以，你觉得是你的妻子——那个，是叫‘林子’还是‘伦子’来着？你觉得是伦子对隆司下的手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

“那你觉得是谁干的？”

“我不知道。”

“喂！我要听的是你对这件事的意见啊。”

“是。”

“只要是能想到的，都说出来。警察那帮人，只要一开始走错了方向，就很难修正轨道，毕竟他们是大组织。虽然有的案件可以用人海战术解决，但毕竟也有‘个头大的人脑袋笨’的说法。”

传闻都说信一郎是待人亲切的绅士，但他果然也有辛辣的一面。

“是。”

“什么‘是’啊，我让你说你的意见。不管事情真相究竟如何，我弟弟可确实死在了你家。”

“就算您问我……我的意见就是我相信我妻子不是凶手。”

“真是的，这点你早就说过了。我理解你因为爱妻子，所以想袒护她的心情。但是在这种时候就别再感情用事了，你好歹也是一个商务人士吧？我也从警察那里听说了一些，目前的情况很明显地指向你的妻子就是凶手。不仅如此，虽然还没对外公布，但听说连她本人都已经承认了罪行？

“也就是说，隆司那家伙出于某种原因在那个时间造访了你家，在那里发生了某些情况，最终衍生成暴力事件——这听起来很合理。如果还有其他的解释，请你告诉我。如果是不想对警察说的事，我保证为你保密。你知不知道些什么？”

贤一也一直在考虑这点。自己相信伦子的清白，但这同时也意味着真凶另有其人。那真凶究竟是谁？如果事情的真相是一个偶然路过的陌生人在那时闯入自己家里，将隆司打了一顿之后又逃跑了，那该有多好。然而，这也太不现实了。

如果冷静地，不，应该说是冷酷地审视事实，当时家里还有一个人，那个人正处于丧失正义感和伦理感的边缘。若用消除法来考虑，答案就只有这一个。然而，贤一不能说出出卖母亲的话。

“实话说，我对常务和我妻子私下有接触这件事感到很意外。”

信一郎明显从鼻子发出一声哼笑，放下了酒杯。他似乎特意提高了音量。

“接触点不一定只局限于你妻子吧？也有可能是你女儿和母亲啊。”

“我觉得这两种情况的可能性比较小。”

信一郎吃了一口菜，略带茶色的眼瞳紧盯着贤一。

“我说啊，隆司那家伙不是以前就对你妻子发起过攻势吗？”

贤一下意识地做出了诚实的反应。

“您怎么知道？”

虽然没有人刻意隐瞒，可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信一郎又嘲讽般地哼笑了一声，端正的五官看起来有些扭曲。

“那种事，就算我不亲自调查，等着要向我报告的人也排成长队了。”

“我听说，在我们结婚之前，他们曾经一起去看过音乐会并用餐。”

“结婚之后呢？”

“没有了——我相信没有。”

“哼，你相信。”

信一郎把杯中的啤酒一饮而尽，挥开想要为他倒酒的贤一的手，自己往酒杯里倒满了冷酒。

“会长因太过激动而病倒了。”他突然说道。

“南田会长吗？”

“本来会长最近就血压高，主治医生劝他最好引退，这下，搞不好就再也起不来了。我也很忙的，要是需要办葬礼，就麻烦他们一起办吧。”

原本就没什么食欲的贤一觉得胃越来越重，连拿起筷子的心情都没有了。虽然他总觉得该说些什么，却又怕一张嘴，便会被信一郎以与真壁刑警不同的切入点不停逼问。

“再这么下去，你不仅会被我们公司解雇，还无法在其他正经公司就职。虽然隆司那家伙经常在官员和政治家身上砸钱，但我爸和我

在业界可是有很多人脉，再加上最恐怖的乃夫子似乎也正怒不可遏。”

信一郎微微一笑，抿了一口酒。贤一不祥的预感总是会应验。

“我会被解雇吗？”

“总不能让你就这样继续在公司里待下去吧？”信一郎一脸讶异地看向贤一。

“该不会是隆司对你说过‘会马上把你调回本部’之类的话，你还真信了？”

“我……”贤一说不下去。

信一郎用店员特意为他准备的崭新的毛巾擦了擦嘴。

“喂，该不会被我猜中了吧？太令人惊讶了。就是因为你的想法这么天真，才会被那家伙的花言巧语骗了。不仅拉了大家的后腿，还害得自己被调到偏远外地。”

贤一想起隆司也曾笑话过自己“太过天真”。

“我不想说这种像在威胁你的话，但因为那封自白书，憎恨你的人应该不止一两个。特别是承担了全部责任的矶部科长，想必是恨你入骨。在我看来，这次的杀人事件居然不是发生在你和他之间，这才叫不可思议。还有被发配到大阪的山川部长，和被发配到北九州的那个什么次长。本来我还打算等我正式回到这里之后好好犒劳他们一番呢。”

“请您原谅。”

话说到这个地步，虽然还不至于下跪，但贤一还是拉开沉重的椅子，弯下腰来。他一边把头低得比桌面还低，一边想着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

明明妻子正背负杀人或伤人致死的嫌疑关在拘留所，连面都见不上，自己却在为派系斗争中犯下的过失谢罪。虽然贤一觉得自己很可悲，但该说的话必须要说。

“我并没打算给专务和大家添麻烦，但当时常务的提议，我实在无法拒绝。”

实际上，他觉得自己当时的选择就只有接受隆司常务的要求，或是辞职。

“哎，我并不恨你，但我的手下就不知道了。”

信一郎把玻璃酒杯中剩的冷酒一饮而尽。

“不过，至少我相信这次的事情不是你计划的，因为你看起来并没有那个能耐。如果是这样，我要忠告你的就只有一件事……”

贤一感到喉咙极度干渴，却无法把手伸向酒杯。

“关于这次的事件，除了警察以外不要对任何人开口，包括公司的人在内。你现在知道的事和以后知道的事，都不准说出去一个字。”

“好的”，这句话卡在了喉咙里，贤一咽了一口唾沫。信一郎又补充道：“不管今后会有怎样的流言。”

“流言？”

“比如说会有关于隆司的流言，说他‘把对医院相关人员的招待添油加醋地泄露给外界，并为了一己私欲干涉公司人事，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女性员工和被贬员工的妻子发生不伦关系。最终因男女纠纷，惹出了此次的事端’之类的话。”

“但是，这样一来，伦子不就成了他的不伦对象——”

“别废话。”

信一郎充满魄力的声音使贤一说到一半瞬间噤声。

“这样一来，你的妻子也有酌情量刑的可能，不是吗？不然你要怎么样？要去宣传你妻子为了让丈夫不再被借调到外地，主动向隆司张开了大腿？”

果然绅士只是信一郎的假面。即使母亲和隆司不同，他也继承了那个花费一生打造出如此巨大的企业的南田诚的DNA。看贤一说不出反驳的话，信一郎把音量略微降低，继续说了下去。

“我会让人事部在今天或明天联系你，你暂时先待在东京，不用回酒田了。毕竟要是让杀人犯的丈夫去兜售药品，那可了不得。刚才

我也说过，我会给你安排酒店，你千万不要在你家附近擅自游荡，被媒体咬上。”

即使先抛开公司内部的流言不谈，贤一还是想对信一郎断定伦子是凶手这一点提出抗议。

“但是，审判还都没开始……”

“你看到电视新闻里出现被逮捕并押送的嫌疑人时有什么想法？通常都会毫不怀疑地想‘啊啊，那家伙就是犯人’，不是吗？会从摆在药局架子上的相似商品中选择我们公司的产品的，可不是法官——听好了，要是你老实照做，虽然和总部有关的公司是不可能了，但我可以把你塞进某个关联企业。对了，不如把你和矶部换个位置吧？北海诚南医药品销售公司的北见分店长代理。听说那里的海产品很美味，空气也很新鲜哦。”

信一郎笑得很开心，“呲溜”一声将包在果冻里的海胆一口吞掉。

贤一只想喝到毫无意识，然后睡去。

然而还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

与信一郎分别后，人事部管理科仿佛看准了时机一般打来电话，通知他在西新宿东京都政府大厦附近的城市酒店为他预订了房间。对方语速飞快地传达完必要事项，还没等贤一提问，就立刻挂断了电话。

贤一又给优子打了个电话，两人约好晚上八点在池袋站西口的白石律师事务所大楼前集合。据优子说，在那之前白石律师会先与伦子见面，再回到事务所。

时间已经过了六点二十分。由于距离和优子见面还有一段不长不短的时间，贤一便向着公司准备的酒店走去，从这里步行过去也就几分钟。

在前台报上名后，贤一顺利地得到了房卡。不知道对方了解多少内情，但即使看到恐怕与挎包和西装一样满是皱褶与疲惫的贤一的脸，前台的工作人员也依旧一脸笑容。

贤一以为自己会睡不着，然而在设定好晚上七点的闹铃，躺在弹性十足的床上之后，他立刻陷入了梦乡。

16

白石法律事务所位于池袋站西口站附近的东京艺术剧场与立教大学之间。

从车站步行过去只需要几分钟。当贤一在这条名叫剧场大道的宽阔道路上等红灯时，手机震了起来。是优子打来的电话。

“你现在在哪里？”

“我已经到附近了。”

“你知道地址吧？那你能不能直接到事务所来？我还在这里。机会难得，还是一起见个面吧。”

“知道了。”贤一挂断了电话。

贤一坐电梯上到这栋破旧大楼的五层，敲了敲写着事务所名称的大门，门立刻开了。

“欢迎光临。”

一名穿着黑色西装的女性微笑着站在那里，一瞬间，贤一还以为是身穿正装的优子，但却是另一个人。

“请进。”

贤一被迎进了事务所。这里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宽阔。

几台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夹或杂志，仿佛快要雪崩一般。

内部装修和陈列柜都给人上了年头的印象。

接待用的桌椅组合也很陈旧，一名刚刚步入老年的男性和优子正坐在那里。贤一在刚才那位女性的带领下走向两人，大家都站起了身。

“我来介绍一下。”优子说着，手掌指向贤一，“这位是藤井伦子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姐夫藤井贤一。”

“初次见面。”

据优子介绍，这位白发男性就是这家事务所的所长，也就是她在

之前提到的律师白石慎次郎，而刚刚负责接待的年轻女性是他的女儿，同样也是一名律师，名叫白石真琴。

“听说真琴小姐以前曾被杂志誉为‘美女律师’。”

听了优子的话，真琴略微露出苦笑，挥了挥手。

“请您不要再提这个了，毕竟这与审判没什么关系，也是我并不怎么想提及的过去。”

这个话题最终以旁边的父亲慎次郎轻笑了一声，之后被真琴瞪了一眼而结束。确实，如果不是在这种时候，真琴的美貌会让人看到入神，是一位与优子不相上下的美人。

“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姐姐的案子将会由真琴小姐负责。”

在优子向贤一说明后，真琴低头说了句“拜托了”。慎次郎站起身去泡茶，顺便补充道：“我们事务所也有其他律师，但考虑到嫌疑人是一名女性，所以这次决定由真琴来负责。虽然以我的立场说这种话可能不太合适，但请不要以性别或外表来下判断。保守来说，她的行动力是我的两倍，战斗力更是我的三倍。”

真琴轻瞥了父亲一眼，立刻进入了正题。

“刚才我去见了伦子女士本人，大概情况已经和您的妻妹泷本女士说过了，下面我再简单给您说明一下。”

看来她确实很有行动力。

“拜托您了。”

“首先是基本事项，目前警方禁止外人与嫌疑人会面，除了负责律师之外，即使是家人，也不能和她见面。”

“连我和女儿都不行？”

“是的。”真琴点头说道。所长慎次郎把盛有日本茶的茶碗放在了两人面前。

“至于理由，首先是因为犯罪现场就在您家，其次是因为被害者是您的前上司，所以身为丈夫的您也有可能怨恨被害者，再加上证据还没有完全调查完毕。”

“也就是说，原因是我可能会和妻子串供，企图消灭证据？”

“正是如此。”

贤一感到从胃部附近涌上了炽热的东西，却什么都吐不出来。

“这条禁止见面的规定，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呢？”

在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嘶哑后，贤一含了一口日本茶。

“今后她的罪名恐怕会转变为杀人嫌疑，再加上这起案件的社会影响似乎很大，所以我觉得最短也要到起诉才能解除。在过去期限较长的例子里，也有一审判决下达后才解除会面限制的情况。由于会面限制的期限取决于法庭的决定，所以我无法下定论，但如果被告人配合调查，并有足够的客观物证，也有提早解除会面限制的可能性。”

“我听说我妻子已经承认是她干的了——对了，我妻子，伦子现在怎么样？似乎不应该问她过得好不好，她的脸色看起来怎么样？”

贤一把身体探向前询问，真琴律师谨慎地选择措辞，回答道：“她给人的印象多少有些憔悴，但只要不是把拘留所当免费住所的惯犯，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她看起来情绪不太激动，应该说是很平淡。”

“平淡……”

在贤一重复之后，真琴歪了歪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正确表达，怎么说呢，像是之前就已经抱有觉悟的感觉。”

“觉悟？你的意思是她是有计划的犯罪？”

“我没有这么说。抱歉，是我的说明不太恰当。我收回仅凭感觉说出的言论，让我们只关注客观事实。”

接下来，真琴律师对于今后的流程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说明。

即便如此，对于个别的法律用语，贤一依然无法理解。在听到若因某项罪状被二次逮捕，拘留期可能会被延长一至两个月时，贤一想起了磐田的脸，心情变得更加沉重。

“虽然理论上是这么说，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大概也就是一个月。毕竟检察官手上也有很多案件。当然，如果能在公审开始之前证明她是清白的，就可以立即释放。”

所长补充了一句，似乎想要安慰贤一，然而这个可能性立刻被真琴干脆地粉碎。

“虽然我明白你想搜集证据证明妻子清白的心情，但最好不要采取过于惹眼的行动。”

“您的意思是？”

“虽然不该从我嘴里说出这件事，但检察官和警察很可能已经将嫌疑人的丈夫——也就是贤一先生您‘教唆犯罪’的可能纳入了考虑。具体涉及的法律条款是《刑法》第六十一条‘教唆他人犯罪者，按主犯论刑’。”

“也就是说，警察有可能认为是我指使妻子杀了人？”

“是的。虽然只是假设，但您也有可能被以与伦子女士同等的量刑送检，并被起诉。”

贤一从刑警的态度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岂止是“嫌疑人的丈夫”，搞不好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主犯”看待。

他在心中试着轻声念道“杀人犯藤井贤一”。

没有一丝真实感。

17

走出大楼时，贤一看了看表。

已经过了晚上九点半。他感到疲惫不堪。

虽然大脑莫名地清醒，但也许只是因为神经已经麻痹，感受不到困意而已。

“以后你要住酒店了吧？”优子问道。贤一把自己居住的酒店名称和房间号码告诉了她。

“我是开车来的，要和你在这里告别了。”

优子说她把车停在了附近的停车场。

“虽然从一大早我不知道说了多少次感谢，但真的很谢谢你。真是帮大忙了。”

优子“呵”地笑出了声。

“你听说过我的‘养子症候群’的事吧？”

“嗯。”

优子挑起形状优美的眉毛，露出苦笑。

“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姐姐太过‘优等生’了。比如当我把父亲心仪的茶杯打碎时，姐姐会先道歉，说‘爸爸，对不起，是我让优子帮我洗盘子来着’。然后父亲就只会说一句‘哎呀，没办法，下次注意啊’。”

“真令人羡慕。我是独生子，所以很想有一个会袒护我的哥哥或姐姐。”

“但小孩子会对那种伪善感到非常愤怒，不是吗？不仅如此，偶尔姐姐不在时，只要我一失败，就会被父母无休止地说教，‘都是因为你平常就冒冒失失的’。太过愤怒的我偶尔也会故意选择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把玻璃杯摔碎。”

“结果我大概能猜到。”

“没错，虽然母亲很生气，但父亲却冲着姐姐说‘没受伤吧？’，所以我便认定了，自己绝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他们对我没有一丝爱，再后来就变得有些叛逆——最烦恼的恐怕是被夹在中间的姐姐吧。”

“也许吧。”

听着优子的话，浮现在贤一脑海中的却不知怎的不是伦子，而是香纯的脸。

如果香纯也有这样的姐姐，现在的情况应该会不同吧。

“我也说过，现在我是在为那时的事赎罪，也可以说是终于能偿还欠姐姐的人情，所以你不用一直道谢。等这件事顺利结束，我会让你请我吃烤肉的。”

优子说她明早会先把贤一的母亲智代送到“太阳之家”，随后她便走向了投币停车场。贤一对着她的背影又鞠了一躬。

好累。

贤一回到酒店房间冲了个澡，还没等把在便利店买的罐装啤酒喝完，眼皮就开始沉重了起来。

到最后贤一也没有等到香纯的联络。

在连续不断的荒诞梦境的最后一幕，出现了一个贤一曾在哪里见过的女人，突然用怪鸟般的声音唱起了歌。

“快停下——”叫声哽在喉咙中，贤一醒了过来。

他慌忙直起上身，用力地晃了晃头。在混乱尚未完全消散时，他意识到房里的电话在响。那就是歌声的真面目。

他没来得及穿拖鞋，光着脚下床冲到桌边，拿起了听筒。

“喂？”

声音嘶哑得像是狂咳不止一晚后第二天一早的声音。

“您早，这里是前台，是藤井贤一先生的房间吧？”

“是的，我是藤井。”

“很抱歉打扰您休息。前台有您的客人。”

贤一看向房里的钟表，时间刚过早上八点。自己竟睡过了头。

“是谁？”

他没有隐藏自己的警戒心，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便是昨天见过的那个名叫真壁的刑警的面容。

“名字是藤井香纯。”

“咦？”

处于半呆滞状态的头脑一下子清醒。

“是香纯？我马上下去——不，稍等，能让她来我的房间吗？”

“请您稍等。”

电话那头的人进行了短暂的对话之后，贤一得到了同意的回复。

这个时段，大堂里恐怕都是早餐后稍作休息和等待退房的客人。再怎么想，贤一和香纯接下来要说的肯定都不愿被他人听到。

贤一还穿着充当睡衣的运动服，但只是见女儿应该没关系。脸还是要洗一下。

他用冷水冲了冲脸，正用毛巾擦拭时门铃响了。贤一用猫眼确认，看到了别开眼看向别处、一脸不悦的香纯。

“到底是怎么回事？”贤一一边说一边打开门，结果在香纯背后，优子也走了进来。

“什么啊，原来优子你也在。”

确实，仔细想想，香纯当然不会一个人来。

“早上好。”

优子昨天理应花费了不少于贤一的精力，但她看上去一点都不疲惫，精神十足。

“昨天多谢你了，多亏你的照顾。”

优子仿佛在说“别介意”一般地点了点头，扫视了一圈房间。

“这房间还可以嘛。不愧是称霸天下的‘诚南Medicine’。”

她的话里似乎带有几分揶揄。

“出于种种原因，这里总觉得令人静不下心来。”

应承过优子后，贤一对板着脸呆站在一旁的香纯说道：“随便坐吧。”

优子也催促香纯坐下，两人分别坐在了两张单人沙发上。贤一把桌边的椅子拉过来坐下，发出了“吱”的一声令人不快的声音。

“要喝点什么吗？”

贤一问了一句，优子回答不用，而香纯则无视他的提问。

优子开始了正题。

“我总是放不下心，就决定在去工作前先让你们两人见一面。”

“谢谢。昨晚你住在哪儿？”

贤一的后半句是对香纯发出的提问，然而她一言不发，最终只得由优子代替她作答。

“最终她还是住在了我家。我让你妈妈睡在床上，我们俩在地上铺了备用被褥，挤在一起睡。要是平时可能会像女孩子的聚会一样开心，但现在并不是那种气氛。”

“我能体会你不安的心情，但你也要考虑一下家人的——”

“等一下。”贤一的话突然被优子打断。

“现在请不要说这些话。我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更何况现在是非常时期，这时候家人之间更要齐心协力，明白了吗？”

虽然贤一仍有不满，但毕竟是受了照顾的优子说的话，他只能点了点头。

“好了，既然时间也有限，那就赶紧进入正题。让香纯过来，是为了让她把前天晚上看到的事和知道的情况告诉你。”

优子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似乎在催促下文般地看向香纯。贤一也忍着没有插嘴，只是等待。然而，香纯依旧只是呆呆地看向窗外，最终还是由优子继续说了下去。

“那么，我来说一下昨天从香纯那里听到的情况，如果有错请指出。案件发生时，香纯不在家，她与朋友去家庭餐馆打发时间，然后才回了家，进入家门是在案件发生后不久。那个人，是叫南田吧？他后脑勺上全是血，趴在客厅的桌子上，身边没有任何人。看到这样的场面，任何人都会感到慌乱。就在香纯快要叫出声来时，她看见姐姐——也就是伦子，正在水池附近洗着什么，后来才知道，那是作为凶器的威士忌酒瓶。可以想象得出，后来香纯吵嚷着问姐姐‘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还说要报警，姐姐却对她说‘已经报过了’。我说得没

错吧？”

香纯沉默着轻轻点了点头，贤一冲她问道：“那时候的妈妈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既然会把人殴打到致死的地步，想必很激动吧？”

香纯依旧保持沉默，优子继续替她说了下去。

“这点香纯似乎没告诉警察，但她说总觉得姐姐那时很镇静。”

“很镇静？”

这话似乎在哪里听过。就在贤一努力回想时，优子说出了答案。

“昨天白石律师，我是指那位女性，说到和姐姐见面的印象时也说过类似的话，对吧？”

“没错。说‘给人的感觉很平淡’，还说‘像是从之前就已经抱有觉悟’。”

“不过，也可以认为姐姐是因为打击过度而吓蒙了。总之，没过多久，身穿制服的警察和救护人员就来了，家里乱成一团。后来的事情就像我们从警察那里听到的一样。不过香纯说，其实她还有其他事没对警察说。”

“什么事？”

贤一看向香纯，然而香纯依旧不与贤一对视。

“是警察到达之前的事情。香纯发现自己的手上沾了一点血，也许是慌张之下碰到了什么——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对吧？感到害怕的她跑到洗手池想用肥皂洗手，却发现洗衣机正在运作，旁边是伯母，不对，应该说是她奶奶？太麻烦了，我就以智代称呼了。总之，她发现智代在那里，吓了一跳。”

“我妈在那里？”

“据说智代那时紧紧地盯着发出‘嗡嗡’声的洗衣机，在看到香纯后，又突然慌张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是这样吧？”

优子寻求赞同，香纯微微点了点头。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问过智代，答案你也能想象出来吧？毕竟她是几乎连昨天和前天都无法区分的人，所以接下来只是我的想象。最大的可能就是她仅仅只是盯着洗衣机看而已，我从前就听说过智代有这种习惯，不知道是不是她的癖好。”

优子应该是听伦子说的。的确，贤一的母亲智代从以前就有这种习惯。贤一知道当父亲健在时，几乎每次夫妇吵架之后，智代都会没完没了地洗衣服。她会把家里所有要洗的衣物堆在一起，把自己关在洗手池，一动不动地站在洗衣机旁，等待几十分钟的洗衣流程结束。如果母亲是在对等的辩论中输给父亲，那还好说，但如果只是因为“夫与妻”或“男与女”的立场而被迫让步，可以想象不服输的母亲心中的不甘。

对于原本就有些洁癖，又没有其他容身之所的智代来说，也许这里是唯一一处可以使她的心灵恢复平静的地方。

“另一种可能是智代并不只是在一旁看着，而是清洗了沾血的衣物。”

“那也就是说，清洗衣物的人不是伦子？”

据磐田刑警所说，有人清洗了“沾上血的牛仔裤和毛衣”。在试图照顾濒死——或是已经死亡的——南田隆司时，伦子的衣服上可能沾了血。慌忙之中，伦子脱下了衣物。而智代一感到不安就喜欢用洗衣机洗衣服，于是她往洗衣机里偷偷倒入了含氯的漂白剂，开始清洗衣物。这种情况倒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是那样，为什么伦子没有对警察说呢？”

依照磐田的说话方式来看，他已经认定洗衣服的人是伦子，目的是销毁证据。

“我能想到的理由之一是她想袒护伯母。就算伯母有痴呆症，如果试图销毁证据的举动属实，那便是有判断事物的能力，警察肯定会怀疑她是不是装病。如果她因此被迫去做精神鉴定，那就太可怜了。也许姐姐就是出于这种想法，才说是自己干的。毕竟从结果来看，洗的是瓶子还是衣服，都没什么两样。”

听着优子条理清晰的说明，贤一心中一直在意的情况终于变得明晰起来。

“实际上，有件事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伦子在殴打南田

常务之后的行动，怎么会……”

一直沉默地看着别处的香纯第一次看向了贤一。

“那种事，你现在叽叽歪歪也没用啊。真够蠢的。”

虽然贤一没想搭理这充满孩子气的顶撞，但他还是下意识地说道：“你说谁蠢呢？”

贤一瞪了过去，但香纯不仅没有害怕，反而瞪了回来。

“爸，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你明明没错，却不对公司说你‘不想调职’？”

虽然贤一听见自己的声音说“别管她了”，但由于刚才已经做出反应，情绪冲上了大脑。

“你才是，为什么现在要说这种话？这跟这次的案件有什么关系？”

“你看，又想这样混过去。”

“我才没想混过去！说到底那根本不是调职，而是借调。”

“你看，就是因为这样，才没法跟他谈。”

香纯试图站起身时，优子阻止了她，让她再等一等。

“姐夫。”

连优子都微微瞪向贤一。为什么自己会被责备？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哪里做错了？

最终贤一还是屈服了。

“我知道了，只要是和这次案件不相关的事，我就不多计较了。关于你刚才的问题，对于公司职员来说，人事命令是绝对的。如果拒绝，就得从那家公司辞职。”

优子“哎呀”了一声，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又作罢。贤一继续说了下去。

“那家公司虽然是东证一部的上市公司，本质上还是家族企业。

也就是说，如果我惹南田父子不快，一辈子都只能受到冷遇，那样一来，就没办法养活你和你妈妈——”

“又来了、又来了，全都是为了我和妈妈，对吧？”

“有什么不对吗？”

“所以你才不管收到什么命令都说‘好的好的’？那跟奴隶有什么区别？我是奴隶的女儿，妈妈是奴隶的妻子？”

“香纯，你这话有点过分了。”

优子把手放在了香纯的腿上。贤一趁机铆起精神，开始说教。

“没有工作过的人是不会懂的。所谓‘付出劳动并获得相应回报’就是这样，要在不违反……”

他把后面的“要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公司极尽忠诚”咽了下去。

香纯用比刚进这间屋子时还要冷淡的语气说道：“去年，妈妈怀了那家伙的孩子。”

18

在所有人都一动不动的寂静房间里，贤一感到自己的心跳都停止了。

这种时候，贤一才希望优子能够训斥“香纯，你这话有点过分了”。

就在贤一意识到自己的喉咙极度干渴，勉强咽了口唾沫时，冰箱发出了低沉的“嗡——”的声音。

“那、那是……那是什么意思？是讽刺我的笑话还是——”

贤一的视线在香纯和优子之间摇摆不定。随着冰箱轰鸣声的消失，房子里又恢复了静寂。

优子低声开了口。

“非常遗憾，但她说的是真的。”

“你所说的‘非常遗憾’是指怀孕的事？不会吧，是骗人吧？对不对，优子？”

即使对方是优子，贤一的语气也不由得粗暴起来。

“姐姐让我不要告诉你。”

贤一一时无法找到恰当的话语。

“你说她让你，那种、那种事我根本没听说过。毕竟，毕竟这也太奇怪了，怎么会有那种……”

贤一知道自己已经语无伦次，然而内心的震惊胜过了理智。香纯略显自暴自弃地哼笑了一声。

“奇怪的是你吧。事到如今才手忙脚乱。”

“你——说什么事到如今，这也太过分了。怎么可能会有那种荒唐事？”

“反正你只是奴隶，不管被怎么对待都不会反抗吧？”

贤一差点儿就动手了。他握紧拳头，咬紧后牙，努力调整呼吸。

“你说话注意点。”

“别吵了，你们两个。”

优子一脸严厉地呵斥道。

贤一一边数着“一、二”一边深呼吸。

“因为姐姐拜托过我，所以我本来不想说，但既然发生了这种事件，想必警察会调查，那样一来姐夫你也会知道。而且，这怎么想都是对姐姐不利的间接证据，但我一个人实在是说不出口，就让香纯陪我来了——很抱歉。”

优子低下头，短发在空中轻柔地摇晃。

“可、可是……”

贤一找不到接下来该说的话。

他总算明白，那么厌恶自己的香纯为什么会突然改变主意来到这里。她一直在等待责问贤一的机会。不，不对，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怀孕是怎么回事？是怀了孩子的意思？伦子怀了隆司的孩子？

他陷入混乱，抱着头揪住头发。

优子对香纯说“你能不能先离开一下”，而香纯仿佛在等待这句话一般迅速起身，消失在洗手间的门后。

“很受打击吧？”优子安慰他说道。

受打击？自己现在的这种心情应该叫作受打击吗？

“该怎么说呢？那种事，比我的妻子被当作杀人犯还要令我难以相信。怀孕……那、那个孩子呢？该不会……”

他无法冷静地计算天数。孩子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生下来了吗？

结合从伦子本人口中听说的过去的事，隆司的男女关系之乱，以及最重要的案发现场的状况来考虑，即使贤一想否定，心中某处却也想着“搞不好他们两人真的因为某个契机，犯下了男女之间的错误”。

虽然不想承认，但他无法消除这种想法。

然而，事情还不止如此。贤一回想起跨年夜，他伸出的手被伦子拒绝。难道那时伦子的腹中就已经有了隆司的孩子？

胃中的东西仿佛要逆流而出，他努力地压了下去。

“让医生处置了。”优子平静地说道。

“也就是……堕胎了？”

优子一脸抱歉地点了点头。贤一眼中的优子突然显得有些阴沉。他一边调整呼吸，一边拼尽全力问道：“什么时候？”

“姐姐知道怀孕之后就立刻堕掉了，是去年九月的事。”

九月？记得有谁——对了，那个名叫真壁的刑警提到过，说去年九月曾有事情发生。

“那是——在哪里？”

“在大久保的一家妇产科医院。”

“说到底，到底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是双方同意的，还是强迫的？”

“你听了别生气啊。”

“快告诉我。”

“据说是被迷昏后强迫的。”

贤一眼前的焦点变得模糊。他用力咬紧牙齿，眼前的景象急速地暗了下去。

“姐夫，你还好吗？姐夫！”

视野终于恢复了光明。

“优子，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声音沙哑到令贤一自己都感到惊讶。

“咦？”

“你不用去公司吗？”

优子一脸不知所措。

“差不多该去了。为什么问这个？”

“我想一个人待着。我……暂时有些接受不了。该做什么、要说什么都不知道……我想一个人待着。如果可能，希望你把香纯也带走……”

看着痛苦的贤一，优子站起了身。

“我知道了。”

她走了几步，又说道：“你别冲动啊。”

能够咬住牙对优子点头，已经花光了贤一全部的力气。

优子敲了敲洗手间的门与香纯说话，没过多久，两人走出了房

门。

在关门声响起的同时，贤一冲进了厕所。

19

吐到胃仿佛要飞出来，脸上的皮肤洗到生疼，之后，贤一倒在了床上。

虽然他很想就这样睡去，但眼睛却闭不上。

香纯那句“妈妈怀了那家伙的孩子”化为无数的碎石从天花板落下。他在床上不停地翻身，仿佛为了闪躲那碎石一般。

他用拳头敲打头部前方和太阳穴，努力回想记忆中的伦子，以及南田隆司的发言和表情。

在自己被劝说接受调动的那个夜晚，隆司曾经提到过“那么漂亮的老婆”。当时他以为那只是对方为了说服自己而使用的社交辞令，但现在想想，这句话出现得十分不自然，而且隆司的语气仿佛对伦子很熟悉一般。

即使伦子真的怀孕并堕胎，对贤一来说，“被迷昏后强迫”这一细节更令他难以相信。也许那只是优子为了照顾贤一的心情而采取的说法，那两个人，搞不好从以前就一直是那种关系。

自己今后该如何是好呢？

警察禁止进家门，又被南田信一郎命令不要擅自游荡，难道自己就只能这样苦闷地等待时间流逝吗？

心情稍稍平复了一些之后，贤一忽然想起手机电源还关着。

虽然提不起兴趣，但这样下去自己就会与外界完全隔绝。想到这里，他还是打开了手机。立刻来了一通电话，是没有存过的陌生号码。犹豫之后，他还是接了。

“喂。”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接了，接了”的私语声。

“喂？”

“啊，股长，是我，小杉。”

是以前的部下小杉康大。贤一依然觉得他是自己的部下。

“怎么了？”

那头窸窸窣窣的，周围似乎有好几个人在侧耳倾听。

“没什么特别的事，您还好吧？我们这边闹得很大。您家还上电视了。那种情况下，您应该没法住在家里吧？我听说您现在住在酒店，是真的吗？我们正打算召集大家为您捐款……”

“不好意思，我现在不方便说话。”

还没过十分钟，高森久实又用手机打来了电话。贤一干脆把手机设为静音模式，塞进了枕头下。

除了偶尔响起的冰箱发动机的声音之外，基本听不见任何声音，贤一坐在床上，呆呆地看着窗外的天空。

时间流逝的感觉已经麻痹。

不知道就这样待了多久，一看表，已经上午十点多了。由于还是有些不安，贤一又把手机从枕头下面拿了出来。高森又打了两次电话。另外还有两通陌生号码的来电，并不是公司的号码。

突然，他意识到地板上散落着几张传单，似乎是从桌上掉下来的。

其中有一张是“家庭住宿套餐”的传单，上面印着在公园里幸福微笑的一家人，包括父母、女儿和祖母。

传单上的一家人乍看很幸福，笑容却显得有些疏远。这也是当然，毕竟是几个模特假扮成一家人照的照片。

真正的一家人，会笑得更加自然……

贤一打开了手机里保存的图片。是他被调动之前拍的妻子、女儿和母亲三人的全身照合影。伦子和智代在笑，香纯也没有板着脸。

记得那是智代的状态稍有好转的一天，恰逢休息日，三人决定一起外出，就在玄关拍下了这张照片。

贤一拿起扔在桌上的挎包。

他伸手摸索，想找的东西应该在包里。

指尖被尖锐的东西扎到，他骂了一声，把包里的东西全倒在了床上。

钱包、驾照夹、记事手账、圆珠笔、薄荷糖、空塑料袋、以为已经丢失的储物柜备用钥匙、便携指甲刀，散落在床上的这些物品中，没有他想找的东西。

他又把手伸进了包里，从角落开始翻找，终于在类似暗袋的地方找到了那件东西。

也许是因为被挤在包里的缘故，那东西从中间折了一道，上面还沾着像是食物残渣的东西。怪不得起不到保佑的作用。

——孩子他爸，给你，这是护身符。

贤一后来才知道，那天三个人是去了离家三站远的新井药师神社，为将要独自去外地工作的贤一祈祷身体健康。

——反正你肯定不会自己做饭，对吧？别因为挑食把身体搞坏了。

伦子一边说着，一边把护身符递给了贤一。

贤一为了掩饰自己的难为情，回了句：“你们肯定是去祈祷香纯考试合格，顺便为我祈愿的吧？”伦子吐了吐舌头，笑着说“被你看穿了”。

在一旁听着的香纯的嘴角也浮现出了一丝笑意。

至少在那时，自己的家庭还没有崩坏。然而，贤一曾经感到十分不可思议，为什么在秋天到来之前的短短几个月里，一家人的关系竟会完全冷却。

现在他终于知道了答案。如果可以，他希望永远都不要知道。

——奇怪的是你吧，事到如今才手忙脚乱。

香纯说得没错。最奇怪的是自己。怀疑家人的心情、行动，还哀

叹家庭分崩离析的自己，才是最滑稽的人。

在不知不觉中，水滴落在膝盖，将裤子打湿。

他打开短信界面，输入文字，发给了优子，没等十分钟就收到了回复。

“你问这个干什么？”

打出的错字比平时要多，不知是不是因为慌张的缘故，但他尽量快速地回了短信。

“我想去问一问情况，比如是否还留有当时的资料。”

“什么资料？”

“如果有DNA信息，也许能发现什么。”

“你是想去确认那是否真的是南田隆司的孩子？”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为伦子做些什么。”

贤一刚想着隔的时间有点久，就收到了一条长长的回复。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而且我不觉得会有那种资料存在。就算真的有，哪怕你是她的丈夫，医院应该也不会把那些信息告诉你。”

“这要等我去了才知道。”

又隔了一段时间——

“楠木妇产科医院。”

从这短短一句里，贤一仿佛能听到优子的叹息声。

DNA之类的理由都是他临时想到的。虽然不全是谎言，但那不是他真正的目的。毕竟只要他没有记忆，那肯定就是别的男人的孩子。难道剧情真的会朝着妻子受到丈夫的卑劣上司凌辱，之后成功复仇的方向发展吗？

他有一件无论如何都想知道的事，虽然即便知道了那件事，也不会对审判有任何帮助。

从新大久保站向大久保站方向步行数分钟，在商店街的幽深一角，就是“楠木妇产科医院”的小楼。

这栋三层建筑似乎还兼用作自宅，一层是医院，看起来很老旧。

贤一先在门前端详整栋建筑物。

如果他听到的事情是真的，那么几个月之前，伦子应该也曾经站在这里。

那时伦子在想些什么，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她是否怨恨过什么人和事？心中是绝望还是愤怒？

贤一想知道的就是这点。

他觉得如果毫不顾及伦子的心情，只凭眼前的情况就主张她是“被冤枉的”或“正当防卫”，是偏离了事实重点的行为。

然而，不管此时在这里站多久，都无法体会伦子的心情。

贤一看向伦子送他的手表，时间是十一点三十分。依照看板上的文字，离上午的诊查时间结束仅剩一小会儿了。

贤一拉开门走了进去，闻到了一股令人怀念的医院的味道。

在铺着木地板的狭小接待室和同样陈旧的走廊长椅上，有几名女性在等待。这里没有一名男性。穿拖鞋时，贤一能感受到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自己。

走上玄关便是接待室，有一扇狭小的玻璃拉窗，一名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的白衣女性打开窗户看向贤一。贤一率先开口。

“我想询问一下去年九月在这家医院‘处置’了孩子的藤井伦子的情况。”

虽然有点唐突，但他不想聊什么没用的天气。

在听到“藤井伦子”这个名字时，负责接待的女性的表情立刻变得僵硬。

“请稍等。”

“那个……”

不等贤一继续说明，对方就钻进了房间深处。刚把视线从贤一身上短暂移开的女性们又重新看了过来。

没过多久，一名六十多岁的白衣女性快步从走廊深处走来。

“不好意思，请问您是哪位？”

她的表情和语气都流露出防备，看起来很强势。

“我是藤井伦子的丈夫。”

“丈夫？”

这话不但没有解除她的戒备心，反而使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驾照和保险证都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出示。”

对方说了句“请来这边”，把贤一领入接待室内。这里狭窄到似乎连四块榻榻米都不到。

“警察要求我们不能对任何人透露患者的事。”

白衣女性的吐息中有漱口水的味道。

被优子说中了。虽然贤一考虑过警察已经来调查过的可能性，但他没想到医院的人会被警察封口。

“您指的是伦子的事，对吧？”

“也包括在内。”

“我可是她的丈夫啊。”

“警察说‘任何人都不行’。”

她上身后仰，仿佛在说“对话到此为止”。

“请等等，即使只用yes或no回答也可以，首先，伦子怀了孕并堕了胎的事是事实吗？”

“抱歉，我无法回答。”

“您这里有没有留下那时伦子写下的检查申请书之类的资料？”

“我无法回答。”

对方是拒绝一切问答的语气。

“我知道了。”

这样看来，从非官方途径是无法得到资料了，只能再找白石真琴律师商量。虽然贤一想尽可能地凭借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来确认，但也无计可施。

贤一道谢并走出接待室时，望向这边的患者们一下子移开了视线。

贤一离开医院，还没在狭窄的道路上走出几步，就听见背后传来了声音。

“藤井先生。”

声音很熟悉。贤一停下脚步转过身，发现是自己不太想见到的面孔。他该不会一直跟在自己后面吧？

“又有什么事？”

“他们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了吗？”

真壁刑警以提问回应，瞟了一眼医院。贤一以听起来尽量讽刺的语气回道：“他们似乎被警察封了口，对我毫不理睬——不说这个，如果你知道怀孕的事，为什么没对我说清楚？”

“毕竟有各种事要考虑，请你理解。”

回答干脆到令贤一感到扫兴。

“是因为我有可能是主犯吗？”

他试着把昨天从白石律师那里听到的忠告说了出来。真壁露出了“哎哟”的表情。

“那你是主犯吗？”

真壁看起来不像在开玩笑。贤一似乎突然明白了从初次见面就不爽这名男子的真相。这人虽然不像是喜欢没完没了地折磨人的性格，但似乎欠缺了一部分人类应有的感情。

如果是这样，试图对他动之以情是没用的，讽刺估计也行不通。

“我还有事，再见。”

贤一行了个礼转过身。如果真壁想跟在后面，那就随他的便吧，自己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

真壁没有追上来。

20

贤一径直走向JR新大久保站。

虽然具体细节还没想好，但他已经决定了目的地。

路线有好几条，但他几乎下意识地选择了熟悉的通勤路线。

贤一在高田马场站换乘地铁东西线。站在车门旁边，他看着映在玻璃窗上的自己的脸。

警察要求我们不能对任何人透露患者的事。

医院里的女性在一瞬间就拒绝了贤一，既没有说“请再说一次患者的姓名”，也没有问“是哪几个汉字”，仿佛在等待贤一的出现一般。

他继续展开想象。

即使真的是警察不让他们说，但那名女性看上去像是会趁机说几句讽刺挖苦警察的话的那种人。

比如“明明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警察却进进出出的，真是麻烦”之类。

既然她没有表露出那种态度，是不是说明伦子确实“处置”了孩子呢？

贤一一晃神，突然发现伦子的脸也浮现在车窗上，就在自己半透明的脸旁边，令他差点儿没“喂”地喊出声。然而伦子面无表情，仿佛在拒绝他一般。他看不见伦子脖子以下的模样，但不知为何，感觉她是裸体。

突然，贤一听到隆司轻蔑的大笑声，这笑声的暴风掀开了他记忆的盖子。

那样的老婆配你这种人真是可惜了——你有好好满足她吗，从各个方面？你有和妻子之外的女人睡过吗？哎？没有？你快乐吗？每天吃同样的饭菜也会厌倦吧？偶尔不想尝尝甜点或劲辣的食物吗？我来给你介绍不会有后顾之忧的女人吧！我也多少知道一些你老婆的事，但是她到底为什么会和你这种男人在一起，我到现在也没搞懂。你不甘心？是哦。不过，不甘心是人类的原动力。你就拼命努力，给我卷土重来吧——

一直封印在记忆深处的和隆司之间的对话，一下子重现在贤一的脑海中。

事到如今，贤一感到极度的后悔。那个晚上，在那个料亭被隆司当作下酒笑料的夜晚，为什么自己没有揍他一顿，再从公司辞职呢？如果必须要由家里的人杀死隆司，那个人也应该是自己才对。

车内广播通报已经到达大手町站。

贤一走下站台，通过检票口，为了不妨碍快步通行的西装革履的男女，他恨不得贴着过道的墙壁行走。也许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在具有开放感的土地上生活，地下总给他一种窒息感。为了尽早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他登上看到的第一段楼梯，走到了地上。

好刺眼。

天气十分晴朗。

春日的阳光穿过一栋栋高楼，刺进了他毫无防备地仰望天空的眼里。

在这片区域，竖立着许多不仅在日本，就连在世界范围内也以顶级业绩著称的超级名企的大楼。这一带的整体改造开发工程已经不知道进行了多少年，贤一被调动之前，就曾在地下餐饮街吃午饭时听说工程马上就要收尾的消息。

“诚南Medicine”的总部大楼被大型银行、综合贸易公司和知名报社环绕，重建之后更是成为众多大楼中最为出彩的一栋。

受南田会长的喜好影响，整栋建筑都镶嵌着玻璃，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满足了南田会长“胜过周围的建筑”的愿望，格外有存在感。

贤一终于又踏上了这片土地。他把头仰到发痛，看向最上层的窗户。那里是公司高管的办公室。

他看着左右两旁修剪整齐的草木和小型喷水池，缓缓走向大楼入口。几个看起来利用午休时间从皇居护城河边慢跑回来的男女正笑着擦汗，与贤一擦身而过。

虽然总部的安保措施十分完备，但被员工称为“大堂”的地上一层因为有便利店和咖啡店等店铺，公司外部人员也可以自由出入。

在大堂的磨砂玻璃窗旁边有几组沙发，贤一以前经常看见附近公司的员工由于自家公司没有休息区，在午饭后来这里放松休息。

他深呼吸了一次、两次，再次环视大堂。

虽然还是午休时段，人数却明显很少。与之相比，身穿制服的警备员数量恐怕是平常的三倍，十分显眼。也许是因为案件发生之后经常有媒体等外部人员出入，使公司变得有些神经质。

虽然警卫没有对贤一说话，却以锐利的眼神毫不回避地盯着他。如果贤一稍有可疑举动，大概就会被立刻制服。

冷静下来，自己没有做任何亏心事。贤一一边对自己说着，一边继续向前走。

在大堂深处设有像是车站检票机一样的设备，没有I D卡的外人不能进入通往办公室的直梯，只有得到公司员工许可或是正规来访者才可以通过。

贤一曾经每天从这里通过，如今身上却没有员工卡。

他尽量不与盯向这边的警卫对视，朝正露出生硬笑容的前台女性走去。

“我想见南田专务——不对，是北美分部董事长南田信一郎。”

在前台的两名女性中，一名是新面孔，另一名则是贤一认识的人。

那是一位名叫野崎尚美的派遣员工，贤一被借调之前，曾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每天都会见到她。野崎也知道在二十年前，虽然不是同一栋大楼，但贤一的妻子也曾坐在和她同样的位置上。他们还曾多次吃午饭时座位离得很近，聊天时贤一还给她看过伦子和香纯的照片。

曾经有一次，野崎在接待时把同名同姓的来访者弄混，造成了一

些小麻烦。当时身为一方当事人的贤一出面为她解围，她非常感激地对贤一道了谢。

如今，她却以冷淡的眼神看向贤一。

不知是不是因为贤一报上了信一郎的名字的缘故，她脸上连假装的笑容都消失了。

“您有预约吗？”

戴着“西山”的名牌的新面孔公式化地问道。不知道她对贤一的事情知道多少，但既然她会这么问，就说明信一郎今天在公司。

“我没有预约，但能请你转达一下，就说藤井贤一想和他见面吗？”

西山一脸“怎么办”地看向野崎，野崎轻轻点了点头，接过了话。

“非常抱歉，如果没有事先预约，我们无法为您转达。请您改天再……”

她的视线游移不定，想来是在给贤一背后的警卫打信号。

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原则，但我既不是歹徒，也不是上门推销的，这点你也清楚，不是吗？只要帮我打个内线电话就可以，拜托你了。如果他不愿见我，我就回去。”

“出什么事了吗？”

贤一转过身，两名警卫站在快要贴上来的位置，稍远处还有两名，不，是三名警卫，其中一名还对着无线对讲机说着什么。这个男人他也很脸熟，不仅是见过面，之前贤一在这里工作时，每次和这名警卫擦身而过都会问候他“早上好”“辛苦了”。然而现在，对方的表情里没有丝毫亲近之情。

我到底做了什么？

贤一把视线移回到野崎尚美身上。

“拜托了，我不会给野崎小姐你添麻烦的。”

野崎微微垂下眼。

“我们收到指示，如果想见科长职位以上的人，必须事先预约，否则一律不能受理。”

“这是谁的指示？该不会是专务本人吧？”

野崎一脸苦涩地移开了视线。

“我听说这是董事会的决定，说是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即使是关联公司的员工也……”

“即使是关联公司的员工——”

对于现在的贤一来说，这是十分具有屈辱性的称呼，然而问题还不在这里。这条命令明显是冲着贤一制定的，昨天专务还和他见了面，为什么今天却突然把他拒之门外呢？难道在专务眼里，他已经连见面谈话的价值都没有了吗？

“要怎么办？”

紧贴在贤一身旁的警卫询问野崎的指示。

在总部改建之前，贤一曾目睹一名男子一边大喊自己因“诚南Medicine”的药物副作用胖了三十公斤，一边把大堂的观叶植物盆栽全部推倒，最终被数名警卫合力压制的场面。警卫对待暴徒的方式仿佛对待一头从笼子中出逃的熊。

周围传来喧闹的声音，似乎是结束午休的员工三五成群地回来了。当注意到人群的中心是贤一时，人们突然降低了说话声，仿佛怕被扯上关系一般地快速走过，那其中也有贤一认识的面孔。

我到底做了什么？你们和我到底有哪里不同？

决定成败的不就是那张调令？我只是碰巧不走运地在那个职位上，不是吗？听好了，明天就会轮到你们。

不，不对，这并不是决定因素。

他们之所以会表现出那种态度，就是因为贤一的妻子是“杀人犯”。

“藤井先生，在引起更大的骚动之前，今天就请您先……”

刚才那位贤一认识的警卫用仿佛刚刚记起贤一一般的语气说着，抓住了藤井的手臂。

“我哪里有引起什么骚动？”

“总之，今天就先……”

又有警卫上前抓住了他的另一只手臂，用力很大。

“好疼，放开我！”

“喂，怎么回事？”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个粗野的声音。

贤一看向声音来源，是园田守通副社长，旁边还有三名部下。

三名部下都穿着暗色西装，看起来似乎有急事发生，园田却仿佛刚要开始饭后散步一般气定神闲地看着贤一。

“我记得你是……”

“我是原营销部的藤井。”

“啊啊，没错没错，果然是你。”园田缓缓地点了点头，稍稍降低了音量。

“我记得你是，和隆司有一腿的女人的……”

“不是的，副社长，那是有什么误会。”

看起来最为年长的暗色西装男故作姿态地把视线从贤一身上移开，仿佛催促园田般轻轻拽了拽园田的袖子。园田瞟了他一眼，“啊”了一声，又重新转向贤一。

“你在这种地方走来走去没关系吗？哎，我听说他也快被捕了，是吧？”

被园田问话的部下眨了眨眼，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吗？”

传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看来正如白石真琴律师所说，在流言中，贤一的身份已经从“嫌疑人的丈夫”上升到了“共犯”。一想到这里，贤一竟然不可思议地镇静了一些。

“那个，实际上，我来公司是因为有事想找南田专务。”

从派系上来说，信一郎专务和园田应该是敌对方。园田应该会对这个话题有兴趣，而贤一正打算利用这点。虽然他还没有想好下一步要怎么做，但至少比吃闭门羹强。

“你找信一郎？”

“是的。”

“为什么？”

果然上钩了。

“这件事只能与他本人谈……”

“他不在，正忙葬礼的事。”

“那我就改日再来吧。”

园田对年长的暗色西装男命令道：“你们几个，先坐别的车过去。”

“副社长您呢？”

“我跟他有话要说，迟点到，你们替我说一声。”

“可是，副社长，那边……”

“有什么关系？让他们先开始吧，反正是我们付账。好了，你，跟我走吧。”

园田对贤一扔下这句话，没等他回话便直接快步走了。

贤一又看向野崎尚美的脸，她那双在拒绝贤一入内时十分冷淡的眼睛，现在仿佛浮现出了同情之色。

贤一坐在顶级雷克萨斯的皮革座椅上。

由于南田诚会长的坚持，公司的车都是国产车。然而，据说园田、信一郎和已逝的隆司私下乘坐的都是高级进口车。贤一曾经看到隆司在招待官僚或议员打高尔夫后回了一趟公司，开的是一辆大红色的奔驰。

这么说来，前天晚上，隆司使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呢？

如果隆司坐的是公司的车，司机应该能够成为证人，或许还知道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那也能成为隆司是因公事才造访贤一家的证据。如果他坐的是那辆大红色奔驰，那因私造访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

如果是奔驰，应该很引人注目。贤一家没有多余的停车位，家门前方的道路也不太宽，不能长时间停车。最近的投币停车场在哪里来着？那里的防盗摄像头会不会拍到了什么？

“先在这周围转一转。”

园田命令道。司机没有反问原因，只是点头说“好的”。

真到与园田单独相处时，贤一却不知道应该主动提出什么话题。刚才他只是想利用园田攻破公司的大门而已。

“那我就把你带去见信一郎吧。”

贤一天真地以为园田会这样说，然而他猜错了方向，导致眼下陷入了尴尬的状况。

“您是不是和别人有约？”

贤一终于找到了谈话的契机，却遭到园田的嗤笑。

“那种事无所谓，是一帮人说要来悼念隆司，我就招待他们吃顿午饭。反正只是一些见缝就想钻的乌鸦和黄鼠狼般的家伙，先让他们自己去相互试探就好。”

“啊。”

“不说这个，你刚才说是来找信一郎的，对吧？就我看来，你刚才差点儿就要被轰走了。”

“因为我没有提前预约，是突然来访。”

“然后呢？因为什么事？”

贤一看向园田的侧脸。

园田头发稀疏，梳成紧贴头皮的大背头，满是脂肪的脸上凹凸不平，有点像小行星的立体模型。他转动眼珠看向了贤一，贤一下意识地移开了视线。

“搞什么？是能跟信一郎说，却不能跟我说的事？”

园田因脂肪而显得沉重的眼皮微微上挑。

“不，不是的。”

该选择现任副社长，并基本确定将是下任社长的园田，还是选择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长期稳定掌权的信一郎呢？

如果是平时，他应该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年轻一方。然而现在的贤一别说两年，就连两个月后自己会变成什么样都不知道，他已经无法判断该信任谁、依赖谁了。

“其实我来公司，是因为觉得南田专务也许知道常务之死的真相。”

“信一郎知道隆司事件的真相？”

园田的语气仿佛在问“你想说什么”？

“是的。说到底，我连常务来我家的理由都想象不出。”

“还能有什么理由，不就是为了收拾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的事吗？”

园田轻巧地说着。

伦子和隆司的关系，搞不好除了自己以外，所有人都知道。搞不好连贤一夫妇的闺房秘事和香纯正处于反抗期的事，也被其他人知道了。

“我想和他确认的事，也包括这一流言的真伪在内。”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真伪，我听说是隆司生前自己对亲信泄露的。”

“泄、泄露他和伦子的关系？”

“怎么也不会傻到把名字说出来吧。反正他说自己搞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弄得很麻烦。”

“这么一档子事……”

虽然贤一不愿去想，但还是忍不住想象。

现在已经排除了被迷昏的可能，如果真的受了凌辱，伦子应该不会忍气吞声。只要提起诉讼，并告诉周刊杂志的记者，隆司就会社会性死亡。既然伦子没有这么做，就说明即使她没有主动，也默认接受了，难道不是吗？

不，这只是贤一擅自的想象，伦子也许受到了无法说出口的伤害——

他实在想不明白。明明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各种情景却在他眼前不断浮现。

在那个瞬间，伦子的眼睛是闭着的还是睁开的？如果是睁开的，是看着天花板，还是看着对方的眼睛？是僵硬地躺着，还是自己主动——

贤一的思绪已经快要不受控制。正因为伦子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即使想从脑海中挥去，她的各种表情和身体部位仍不断在眼前浮现。

司机在路口右转，咔嚓咔嚓的转向提示音听起来十分刺耳。

“副社长。”

贤一擦了擦汗。

“怎么？”

“如果您知道，我希望您告诉我，有具体证据能证明我妻子和常务之间的关系吗？或者证人？”

“警察说得并不详细，但隆司的司机做证说他曾经把隆司送到过

你家，虽然只有一次。在那之后，隆司似乎一直用的是自己的车。不过隆司也是，看起来像模像样，却这么不会做事，居然和普通人搞出丑闻。”

“可是，搞出那种事的……”贤一至今仍无法说出“怀孕”这个词，“没有证据能证明搞出那种事的人是常务，不是吗？”

“你的意思是，让你老婆怀孕的是别人？”

话题向着违背贤一期望的方向发展。

“要是按你刚才这种说法，就是你老婆和很多人睡过，那这可就不只是一场家庭主妇的危险游戏了。唉，以前的女人出卖身体都是迫不得已，最近的女人为了赚点零花钱或生活费，就会轻易脱掉衣服。不过，被睡遍了外面的男人的老婆用回家路上买的白萝卜喂饱的丈夫也是够可怜的啊——啊，等等。”

园田费力地弯曲肥胖的身躯，取出了手机。虽然贤一没注意，但似乎是电话响了。

“喂，是我。啊啊，现在正要去那个聚会呢——啊啊，对哦——我知道了。”

在园田和部下通话时，不知从哪里飘来了一股白萝卜的腥臭味，无论贤一用手在脸前挥了多少次，讨人厌的臭味也挥散不去。

“你在干什么呢？”

结束通话的园田对挥着手的贤一说道，随后又问他现在住在哪里。贤一诚实地回答了酒店名和房间号。

“还有，守夜是在明天。”

告别仪式在后天。

“你还是不出席为好。”

“是的。”

虽然不知道从道义上来讲是否合适，但单凭贤一在总部大楼引起的骚乱，就能想象假如贤一出席，会造成怎样无法收拾的局面，搞不好可能会毁掉整个葬礼。道歉和烧香的事，还是等事实关系再清楚一

点之后再去为好。

关于事件的真相，在知道贤一掌握的情报并不比自己多之后，园田似乎失去了兴趣。

“就在这附近停车吧。抱歉占用你的时间了。”

车子停在地铁筑地站的出入口附近，从公司到这里正常只需要十分钟，刚才却绕了三十多分钟。

在贤一行礼并想下车时，园田说了声“啊啊，对了”。

“你想去总务部，对吧？”

“是的。”

贤一已经不再惊讶了。估计贤一的履历表已经在高层会议上被所有人传阅过了。

“有一个跟我有多年交情的先生在一家公司担任董事，他们公司的关联企业正在招聘总务科长。你考虑考虑吧。”

这样一来，贤一回归总部的希望就完全消失了。

“谢谢。请让我考虑一下。”

“犹豫也是白犹豫。”

贤一不禁看向园田的脸。园田浑浊的眼睛从耷拉着大半部分的眼皮深处迸发出锐利的光芒。

“这是什么意思……”

“信一郎正打算把你圈养后杀掉。”

“怎么会……”

“你想想看，要是现在把你放走，怎么保证你不会把去年的事情到处去说呢？对信一郎来说，这相当于自找麻烦。从信一郎的角度来看，在自己试图疏通和董事的关系，打算卷土重来的时候被那种事绊住脚，那可忍不了，所以才暂时把你束缚在能看到的地方，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样一来，他也可以凭借温情地对待杀死弟弟的女人的丈夫，来提高自己的声誉。”

“温情……”

“对于信一郎来说，什么杀弟之仇根本就无所谓。搞不好他内心还很感激，有人把挡他路的人给收拾掉了。即便如此，他也不会给你好脸色。”

就在贤一不知该如何作答时，园田又继续说道：“我话说在前头，几年后的事情，谁也不知道。”

“那，您想让我怎么做？”

“如果你去我刚才介绍的地方忍耐三年，或许能有别的出路。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不准说出去年那起贿赂疑云的事情经过。”

“那是当然。”

那是超越了派系之争，会给整个公司抹黑的丑闻。即使没人堵他的嘴，贤一也从未想过对外宣扬。不，说到底，现在那种事根本无所谓。

“特别是不准袒护信一郎，说你是被隆司哄骗的。”

“我知道了。”

“嗯，总之，凡事都要从长远的角度思考。”

把贤一放下后，园田坐着雷克萨斯离开了。

贤一始终无法释怀。他有点搞不清，自己现在直面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明明是想证明妻子的清白，却眼看着被卷入无聊的权力斗争。什么贿赂疑云，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

真的有人死在了我家吗？

事到如今，贤一仍在思考这件事。就在他准备慢慢地走下地铁楼梯时，电话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他回到人行道上，接了电话。

“喂？”

“是藤井先生吗？我是前台的野崎。刚才真是失礼了。”

“啊？哦哦。”

是贤一意想不到的人。事到如今，野崎打电话来做什么呢？

野崎尚美以辩解的语气说道：“我向销售一科的小杉问到了您的电话号码。时间有限，我可以直接说正事吗？”

“好的。”

“我打来电话的事，请您不要对任何人说。”

“我保证。”

真是不可思议，贤一完全没有对外散播的念头，所有人却都让他保密。

“其实，我在去年十月看到过您的妻子。”

“伦子？在哪里？”她究竟想说什么事？

“丸之内。那时我在减肥，中午只喝蔬菜汁，剩下的时间为了散心，就经常去丸之内散步。那天，我记得也是在沿着从日比谷大道通往东京站方向的唯一一条人行道上散步时，看见您的妻子出现在对面。”

“你确定不是认错了人？”

“结合之后的事来看，应该不是。之前您不是也给我看过一次您家人的照片吗？”

“确实，但你只看了一次就记住了？”

“毕竟这是我的工作，而且我本来就很擅长认人。”

“然后呢？后来发生了什么？”

“她看起来似乎在等人，所以虽然很失礼，但我还是好奇地在一旁观察了一下。实在抱歉。”

贤一从未给伦子看过野崎尚美的照片，所以即使那真的是伦子本人，也不会意识到野崎的存在。

“没事，不用在意。”贤一更在意后来发生了什么。

“过了不到五分钟，有一辆车停在那里，把您妻子接上车后立刻离开了。”

贤一后背的汗毛都倒竖了起来。虽然不想再听下去，但野崎还在继续，贤一也只好竖起了耳朵。

“虽然时间很短，但我看到了开车人的脸。”

“那——是谁？”

贤一轻咳了一声，感到喉咙处有些痒。

“我让您不高兴了吗？是不是不说下去比较好？”

“不，没关系，可以告诉我是谁吗？”

“是专务。南田信一郎先生。”

耳边传来巨大的喇叭声。贤一惊吓地转身看去，似乎是一辆货运面包车对突然变道的出租车表示愤慨。

他意识到拿手机的手开始发麻，把手机换到了另一只手上。

“喂？”

“啊啊，抱歉，我在听。你是不是把弟弟隆司——常务认错了？那两个人从远处看上去很像。”

那就是你老婆和很多人睡过。

“不，我确定没认错。首先，他们的车子不一样。常务开的是方向盘在左边的大红色奔驰，而专务开的是全白的捷豹。由于捷豹的方向盘在右边，所以我看见了他的脸。后来我调查过，车牌号也对上了，就是信一郎专务的私人用车。”

“那应该没看错。”贤一的声音嘶哑到悲惨的地步。

“抱歉。”

——被睡遍了外面的男人的老婆在回家路上……

“不仅如此……”

贤一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

“在车辆离开之后，我看到有一名女性目送着车辆离去。比起目送，不如说是瞪视。”

已经，什么都不想听了。

“喂？”

“啊啊，抱歉，我在听。”

“虽然是我不认识的人，但我记得她的穿着，不像是附近的OL。那人穿着紧身牛仔裤和苔绿色的夹克，头发在脑后扎成一股，与夹克同色系的帽子深压到眼睛上。在意识到我的视线后，她立刻离开了。就我所见，是个长得很漂亮的人。”

听着听着，一名女性的笑容浮现在贤一的脑海。

“我提个奇怪的问题，现在用来通话的是野崎你的私人手机吧？”

“是的。”

“我给你发一张照片，你能帮我看看是不是那名目送那辆车远去的女性吗？”

那边沉默了一瞬。

“我知道了。那我把邮件地址告诉你。那个，我得回座位了。”

“啊，好的。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你跟其他人说过吗？”

“我和警察说过，他们嘱咐我不要告诉任何人。”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以前受过您照顾，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事情肯定是哪里出了错，希望能帮上您，所以请您不要说是我说的。”

“我明白。如果警察跟我说什么，我会设法蒙混过去的。总之很

谢谢你。”

虽然贤一还能冷静地应答，但指尖颤抖到无法对准结束通话键。过了一会儿，野崎尚美用短信发来了邮件地址。

贤一坐在护栏上，缓慢地反复呼吸。在稍微冷静之后，他又拿起手机，从照片库中费力找出了想要的那张，发到了野崎的邮件地址。

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野崎的回信。

“应该没错，就是这名女性。”

那是去年的四月，家里人一起去小金井公园赏花，就连母亲智代也去了。虽然香纯一脸不情愿，却也被优子半强迫地带了过去。

贤一发给野崎的，就是那时拍的一张照片。

在一脸不高兴的香纯背后，优子展开了笑颜，把手指戳在香纯的头上当作角。瞪视着南田信一郎的车载着伦子远去的女性，就是优子。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紧接着，贤一的手机又响了。

贤一本以为是野崎发来的补充信息，却是当事人优子发来的短信。

他慌张地确认短信内容。

“我收到消息，你母亲从看护中心出走了。请给我回电。”

“啧，搞什么啊！在这种时候。”

贤一脱口说出对母亲的埋怨，并对这样的自己感到生气。

本想立刻给优子回信息，但贤一在发信息之前打消了念头，原因是他想起了刚从野崎尚美那里听到的话。

伦子坐上南田信一郎的白色捷豹离去，而优子在后面瞪视着这一切——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不对，到底曾经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伦子要与信一郎见面，坐上他的车？如果是在东京站附

近，离“诚南Medicine”只有几步之遥，应该是特意约好见面。昨天见面的时候，信一郎还说“不知道是‘林子’还是‘伦子’”，现在来看，那只是他拙劣的演技。假如信一郎和伦子谈的是关于隆司的事，那他并没有必要对贤一隐瞒。也就是说——那就是你老婆和很多人睡过。

难道正如园田副社长所说，伦子不仅曾与被杀的隆司，还曾与信一郎交往？

然而，优子从来没有对贤一提起过这件事。她应该是故意没说，而不是不小心忘记提起。如果是这样，也许她还对贤一隐瞒了别的事情。她可能是在包庇姐姐，也有可能是有别的想法。

“也许”“也许”，一切都只是怀疑和揣测。

不管怎样，贤一开始对之前完全信任的优子产生了怀疑。他没有心情回电话，只是回了短信。

“我现在在电车里，正前往看护中心。”

“了解。我还在工作，如果有什么事，请联系我。”

贤一疾步走下通往地铁检票口的狭窄楼梯。

22

当贤一在都立家政站前坐上出租车，告诉司机日间护理服务中心“太阳之家”的地址时，又来了一通电话。这次显示是真壁的手机号。

“什么事？我现在很忙。”

“智代女士现在在你家门口，似乎想进家里。”

“我妈在那边？”

贤一不由得放大了音量。司机透过反光镜瞟向这边。

“你想怎么做？虽然也可以让警察保护她，但如果你能马上过来，我就让他们先把她留在现场。”

“我刚在地铁站坐上出租车，马上过去。”

贤一挂断电话后对司机致歉，把目的地改成了自家地址。

真壁站在距离贤一家还有一个转角的位置。

贤一让司机停车，摇下了车窗。真壁把脸凑近，瞟了一眼贤一家的方向。

“你家附近还有媒体的人在。”

“我母亲呢？”

“我现在让他们带她过来。”

贤一把钱递给司机，下了车。

“她有没有闯什么祸？”

“好像没做什么特别的，只是一直在说‘贤一没做那种事’之类的话，并试图进入家门。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真壁探询般地看了过来，贤一摇了摇头。

“我还想知道呢。”

没过多久，三个人影出现在拐角。

智代被两名穿制服的警官夹在中间，不过看起来并不像被强行押送。年轻的警官苦笑着安抚一直在说些什么的智代，而年长的警官则在看到贤一和真壁时露出了困扰的表情。

“妈。”

贤一出声呼唤，智代却没有看他。

“贤一不是会做出那种事的孩子。”

“你在说什么事啊？”

贤一的声音被再度无视。

“辛苦了，接下来让我们接手吧。”

真壁让两名警官回到工作岗位。

“妈！”

贤一又用稍微强硬的口气呼唤，这次智代终于看向了这边。

“你，是老师……”看着贤一的智代表情突然明朗，但又迅速阴沉了下来，“——不对。”

“你不能出现在这种地方啊。快坐出租车回去吧。”

贤一抓住智代的手臂，智代的表情突然变得十分可怕，她甩开了贤一的手。

“别碰我！”

她瞪着贤一，并意识到了真壁的存在。

“啊，老师。”她求助般地看向真壁，“请不要对警察说。”

“说什么呢？”真壁温柔地问道。

“老师，贤一没有偷别人的东西。”

贤一的脸在瞬间开始发烫，想必还发红了。真壁又对贤一问道：“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她的话的意思吗？”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只是老人的胡言乱语。”贤一的用词变得有些粗暴。

“是吗？”

真壁点了点头，不知道是不是接受了这个说法。贤一把抵抗着说“不要、不要”的智代强行塞进了出租车后座。

真壁探头看向车内。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走吗？正好我还有些话想和你谈谈。”

“我没有什么话和你谈。”

“比如，你和园田副社长都聊了些什么呢？”

23

贤一对院长德永道了歉，把智代交给了“太阳之家”的员工。虽然智代有些不满，却也在其他员工的带领下走进了看护中心。

刚刚的话题似乎已经在她心中画上了句号，现在她又开始重复自己心仪的帽子不知道被丢在了哪里的事。

这是一场贤一十分熟悉的闹剧。智代似乎时不时就会回想起大约二十五年前，一家人一起去温泉时，自己把帽子丢在了吃午饭的荞麦面店的事。

“我才是，非常抱歉。”德永低下了头，“本来应该一直看着她的，却因为新员工稍不注意……”

面对不停擦着汗道歉的德永，贤一说了几句“请多关照”，便离开了看护中心。

“让你担心了。我已经把她保护起来，并平安送到看护中心了。”

贤一发短信通知了优子。由于真壁就在他旁边，他不想打电话让真壁听到。

“风有点冷，要不要去哪家咖啡厅坐坐？”

听了真壁的提议，贤一点了点头。

步行约五分钟之后，出现了一家看似是个人经营的咖啡厅。

一进门，响起一阵“嘎啦嘎啦”的铃声。这是个只有吧台位和三张圆桌的小店。

在最靠里的圆桌边坐着一名穿西装的女性和一名穿夹克衫的男性，看上去都是三十岁左右，正摊开资料热烈地交谈。这幅光景经常会在咖啡厅出现，贤一曾听别人说那是派遣公司在进行面谈。店里没有其他客人。放着音量恰到好处的BGM。

一名女店员来为他们点单，贤一点了咖啡，真壁点了意大利面套餐。

“其实我还没吃午饭，所以请恕我失礼。”

听了真壁的话，贤一意识到自己也还没吃饭。时间已经快到两点半，他也感受到了空腹感。然而，他不想和这个刑警一起吃饭。

喝了一口水之后，真壁突然切入正题。

“在公司总部有什么收获吗？”

真壁似乎也在尽量以他的方式避免引人注目，稍微压低了音量。

“你跟踪我？我没注意到。”

“失礼了。跟踪你的是其他搜查员，我在‘楠木妇产科医院’还有事情要问。”

贤一不由得看向四周，没看到类似的人物。真壁轻轻挥了挥手。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我们交班了。”

“这就是你的工作吗？”

贤一的意思是“你们居然不惜采用交班制来跟踪嫌疑人的丈夫”，这次他的话里多少含有讽刺的意味，然而真壁的表情完全没变。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先不提这个，刚才你母亲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贤一歪头皱起眉，仿佛在说“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没想到，发生了罕见的事情，真壁突然“呵呵”地笑出了声。

“我明白了。这个话题还是不谈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警视厅搜查一科的警察。”

“虽然我不太懂，但像这次这种案件，不是应该归当地的——不是该由当地的警察负责处理吗？”

这是贤一好不容易才想出的抗议。他回想起在白石法律事务所咨询时，白石父亲曾说的话。

在这次的案件中，嫌疑人当即被逮捕，并且大致承认了罪行，所以应该不会成立搜查总部。

那时他只是听听就过去了，觉得这种事没什么关系。

真壁往店员端上的咖啡里加了两勺白糖。

“藤井先生，你说得没错。虽然我觉得没必要对你详细解释，但姑且说说吧。我属于搜查一科里名为‘特别任务班’的部门，虽然这次的案子没有到令搜查总部出动的水平，但如果总厅想要介入，会让我们在当地管辖部门的许可之下进行独立搜查。所谓‘许可’，只是走个形式，实际上我们等同于不请自来。另外，如果真的是有必要让一科介入的事件，我们会与总队进行交接，自行退出。不知道我们算不算是侦察兵，说得不好听点，就是里外不是人的绊脚石、局外人、惹人厌的家伙。”

这下贤一终于明白，为什么在最初审讯自己时，那个叫作磐田的刑警对真壁是那种态度。他从真壁身上感受到了些微的亲近感，轻轻地点了点头，说出了实话。

“我不是去见副社长的，是有事想问前专务南田信一郎，但被婉言下了逐客令。”

“你是想问被杀的隆司先生和你妻子是不是真的有不伦关系？”

贤一慌张地看了看周围。无论是在柜台深处正把刚做好的意大利面移到盘里的店主，还是在一旁等待的店员，或是深处的两名客人，都没有注意这边。

“你是为了说这种讨人嫌的话才带我进了这家餐厅？”

“我没想讨人嫌。”

“让您久等了。”

真壁点的意大利面端了上来。

“失礼了，请让我边吃边说。”

贤一轻轻点头，真壁立刻开始用叉子卷起面条，发出响亮的吮吸声，只嚼了几口就把面条吞了下去。

“藤井先生你似乎一个人在到处调查？虽然很失礼，但应该没获得什么成果吧？”

贤一诚实地点了点头。再这样下去，即使再过一百年，恐怕也无法查明任何事情。他已经明白，先不提什么搜查权之类的复杂话题，说到底，自己根本就没有调查的天分。他试着向真壁提问。

“既然你这么说，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真壁抬起脸，吞下吃到一半的意大利面。

“什么问题？”

“我的妻子——伦子，那个，什么怀孕又堕胎的，那是真的吗？”

真壁以反问代替了回答。

“藤井先生你之所以会去‘楠木妇产科医院’，是觉得也许会有与藤井伦子同名同姓的人，对吧？”

贤一不知道该如何作答。自己完全被对方看穿了。真壁继续说道：“其实我和你想的一样，以防万一，我也去了那家医院确认。那名把你赶回去的女性是院长的妻子，也是护士长兼事务长。除了她的证言，还有正式的病历做证，住址也没有问题，保险证的副本也是伦子本人的。”

要想凭贤一的一人之力洗刷伦子的伤人致死或杀人的嫌疑，恐怕是不可能的。然而，贤一还抱有微小的希望，想着怀孕的会不会另有其人，或者会不会是误诊。如今，这一可能性被真壁刑警轻易地推翻。

“是这样啊。”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你嘴上这么说，但医院对我的态度那么冷淡，难道不是因为你们把我和伦子说成是穷凶极恶的人吗？”

真壁淡淡地回答道：“我认为那倒也不是。只是因为那位护士长兼事务长出于个人信仰，对堕胎行为十分厌恶。”

贤一觉得自己现在也能够理解有那种信仰的人。对于贤一来说，伦子怀了其他男人的孩子并堕了胎这一事实，比她的杀人嫌疑要难以接受得多。

杀人的嫌疑只要能被洗清，便能迎来晴天。然而孩子，可不是只要堕了胎就可以过去的问题。

他们夫妇二人，已经回不到从前——

这样的想法充斥着贤一的内心，而且，虽然他嘴上还在否认，但他心里其实已经开始渐渐接受这一事实。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完全没有责备伦子的念头。

有的仅仅是寂寞，和“原因搞不好是出于自己”的自责。

之后他们也许会走向离婚吧？然而，即便如此，在这次的事件了结之前，自己必须支持伦子，相信她的清白，至少相信她有可以酌情处理的重大缘由，并为她的释放或减刑做出努力。贤一的心情逐渐向着这个方向转变。

这并不是爱情或信任的问题。非要说的话，更像是义务或赎罪。

把意面在一瞬间扫光的真壁用餐巾擦了擦嘴。

“也许你很生气她对很多事情保密，但可能正因为你们是夫妇，她才有很多话不能对你说。”

在听到不太符合这个男人的风格的安慰话语时，贤一看向真壁的脸。

“刑警先生，你结婚了吗？”

“结过。”

“离了？”

“是死别。我妻子在死去时怀有身孕，并且没有告诉我这件事。”

“你妻子去世了……是生病还是事故？”

“都不是。”

“该不会，是被杀——”贤一把下面的话吞了下去。

“嗯，正如你所说。”

真壁略微露出了苦涩的表情。这是贤一第一次看到真壁的脸上流露出人情味。

“你妻子没有把怀孕的事告诉你，莫非——”

真壁之所以一边说“讨厌”自己，一边对这次的案件执着地追查，

是不是因为他曾经遇到同样的事？但贤一的设想被真壁干脆地否定了。

“如果是怀孕的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她只是想在结婚纪念日说出来吓我一跳才保守秘密，却在公布之前失去了生命。”

“原来是这样……凶手被抓住了吗？”

“嗯。”

然而，即使贤一等了又等，真壁也没有再继续说下去。看来这名神经仿佛是铁打的刑警也有不愿回想的过去。

“那请回答我这个问题，你想用自己的手杀死凶手吗？”

真壁一脸惊讶地看向贤一。

“——即使抛开刑警这一身份，也没想过要复仇吗？”

“在追查凶手期间，我的脑海里只有复仇这个念头。即使要以其他一切事物做交换，我也要亲手杀死凶手。然而，随着一天天过去，没能好好守护妻子的自责情绪开始占了上风。”

“刑警先生。”

“什么事？”

请店员追加免费咖啡的真壁看向贤一，眼神里的感情已经消失不见。

“你见过伦子了吗？”

“我没有和她直接对话。审讯也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

“但是你有旁听过，对吧？”

“嗯，算是吧。”

“那请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你觉得我的妻子真的是为了清算不伦关系而杀死了南田隆司常务吗？不都说有刑警的直觉这种东西吗？”

真壁没有立刻回答，他缓缓地喝了一口刚被端上的第二杯咖啡。

“至今为止，我见过很多犯下杀人等重罪的犯人，什么人都有，既有眼神一看就很凶暴的暴力团伙成员，也有令人怀疑用这么纤细的手怎么能杀害体重是自己两倍的丈夫的女性。然而，我能感受到的他们的共通点，就是只要一开始坦白，犯人们都会露出相似的表情。”

“那是什么表情？”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安心的表情，仿佛卸下了肩膀上的重担。”

“伦子呢？她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

这正是贤一最想知道的事情之一。

“不好意思，虽然很像是在讨价还价，但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你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居然还有交换条件。虽然贤一感到有些不快，但想知道答案的心情还是占了上风。

“什么事？”

“是你在酒田市的部下，高森久实的事。”

又来了。

“她怎么了？”

“你似乎曾经和她约定，在你回到总部以后会把她带到东京，还会帮她租公寓，这是真的吗？”

贤一差点儿被刚咽下的唾沫呛到。

“到底、到底是从哪里传出这种荒唐的——”

“当然是她本人。是当地警察问询后得知的。”

“这是假的，完全是假的，是她自己的妄想——什么要把公寓的钥匙给我之类，这些话都是她自己说的。”

“也就是说，你们聊过这些，对吧？”

“等一等，那又怎么样？”贤一感到血气上涌，“你该不会想说我是

为了快点儿回到总部，让她当我的情妇，就拜托我的妻子把碍事的常务给杀了吧？”

真壁的表情丝毫未变。

“我只是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只是想知道真相而已。至于藤井先生你在外地工作时有没有找情人，或有没有这个想法，我并不感兴趣——不过，若宫警察局的人已经去直接找高森问过话了。”

想必高森已经说出案发之夜他们两人在乡土料理餐厅的事，以及贤一因业绩完全没有起色而丧失斗志，每天被松田分店长折磨的事，估计还添油加醋了一番，搞不好还会说贤一在茶水区紧贴上她的身体。

贤一原本就觉得在案情公布之后，媒体找到他在酒田市的工作地点的速度有些太快了。这么看来，有可能是高森泄露的。她也许是认为如果引发骚动，就能使自己被调到总部成为事实。

贤一曾经对这名对自己表示关心并主动搭话，还帮自己预订巴士车票的亲切女性多少抱有一些好感，难道这一切都是她的算计？

“一个两个，都在耍我。”

贤一硬挤出声音说道。虽然他不想在真壁面前展现脆弱的一面，但他还是把双肘撑在桌上，按住自己的额头。

“都在耍我……”

他张开嘴，吐出沉重的气息。口水从他的嘴角垂下，在桌上汇成了一小摊。

等他回过神来，发现周围一片寂静。店里的其他人似乎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竖起了耳朵。

“我们走吧。”

听了真壁的话后，贤一点了点头，用手帕擦了擦脸。真壁付了账。

贤一走出咖啡厅，刚要糊里糊涂地往自家方向走，却想起自己现在住在酒店，又转向了车站的方向。

在旁边配合着他的步调的真壁开了口。

“对了，我还没有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啊啊，那件事啊。”

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交换条件的事。

“就我的印象来看，你的妻子还没有卸下肩上的重担。她的眼神透露出她似乎还有什么未完成的事。”

“那是什么事？”

“嗯……”真壁歪着头，“说得极端一点，我们现在正在调查的，也许就是这一点。”

“最后一件事。”真壁说着，停住了脚步，“虽然已经问了好多次，但刚才你母亲的那句‘老师，贤一没有偷别人的东西’，还是让我很在意。痴呆症患者如果编谎，有一个共通的理由，是为了让前后符合情理。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自己有痴呆症，才会编造出逻辑通顺的故事。你真的不知道那番话的意义吗？”

说实话，在听到母亲的话的瞬间，贤一就知道她在说什么事。然而，他还是摇了摇头。那件事跟这次的案件没有关系，而且他也不愿回答。

“刑警你不是也看见了吗？我妈并不认为我是她的儿子。至于她在说什么，我真的无法理解。”

“是这样吗？”

真壁暧昧地点了点头，随后便低头行礼，向车站的相反方向走去。贤一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

——是你偷的，对吧？

那是他无法忘记的细小的尖刺。

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上初一的时候，贤一曾经被班里的人怀疑是小偷。他被怀疑从外号叫作“麦当娜”[4]的邻桌女孩的钱包里偷拿了现金。

“麦当娜”这个词，即使在当时也已经是没人再用的过时词语。然而大概是因为那个女孩有一个在大企业就职的父亲，平时的态度就十分蛮横，又长了一张令人愤懑的可爱脸蛋，使人给她起了这么一个带有揶揄意味的陈腐外号。贤一就是被怀疑偷了这个“麦当娜”的钱包。

那天，贤一在体育课上忘了戴头巾，便在老师的命令下回教室取。体育课下课后，“麦当娜”开始嚷嚷“我的钱包没了”。当时正好是吃饭的时间，所以学生们开始自行搜查小偷，后来又演变成同桌互翻书包，如果拒绝，就会被当作小偷。

最终，那钱包出现在位于教室后方的“麦当娜”的柜子里，然而里面的几百日元现金却不翼而飞。随后，有人站出来声称“我看到了，是藤井偷的”。

那是一个外号叫“小轰隆”的女生。她说她也因忘带东西而回到教室，目睹了贤一在翻“麦当娜”的背包。由于涉及金钱损失，最终这件事还是上报给了班主任。

放学后，贤一被班主任叫到教员室旁边的单间严厉地追问了一通。虽然贤一说自己是清白的，然而老师并不相信。争论的结果便是贤一被要求把一封信带给家长，让家长亲笔回信。贤一按照老师的要求做了。第二天，母亲智代比贤一还要早到学校，直接与班主任进行了谈判。

——老师，贤一没有偷别人的东西。

后来据班主任说，智代那时挺直身体、目光坚定，斩钉截铁地说出了这句话。

“这是关乎名誉的事情。请把那个说看到贤一偷东西的学生叫到这里。”智代坚定的意志成为最终在事件的解决中占优势的关键。

最终大家总结出了一个不上不下的结论。钱包之所以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是因为“麦当娜”自己记错了。而贤一虽然碰了她的包，却没有拿她的钱包。随后班里的风向一转，开始对目击者“小轰隆”进行指责。而且在自主检查背包里的东西时，从“小轰隆”的口袋里翻出了现金。

平时贤一就像是书里出现的典型的优等生，而“小轰隆”家里很穷，容貌与她的外号相称，据说在女生里也不太合群。

“‘小轰隆’是骗子。明明自己是小偷，还嫁祸给贤一。”事情逐渐

演变成了这样。

这次智代之所以会干出这种事，引起如此的骚动，恐怕是因为自家拥进了许多警察，令她受了刺激，使那时的记忆复苏，还把真壁认成了那时的教导主任。他那生硬的感觉和锐利的眼神和贤一的教导主任确实很像。虽然如此，真亏她能想起如此古老的记忆。

然而——

虽然事到如今才说出口，但其实“小轰隆”的证言是真的。

贤一确实偷了“麦当娜”的钱包。

平时“麦当娜”就不知道看贤一哪里不顺眼，总是散布“贤一擅自用我的圆珠笔”“贤一擅自在我的本上乱画”之类的谣言，所以贤一才想小小地报复一下。

贤一发誓绝对不是为了钱，他也确实一分也没有拿，只是把钱包移动到了后面的柜子里而已。他知道“麦当娜”会叫嚷“钱包没了”，也预想到她会怪罪自己。他本来的计划是在她闹到无法收拾时从后面的柜子找到钱包，再以“怀疑别人之前，自己先好好找找”反击。

然而，事情向着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从结果来看，应该是偶然目击到贤一行动的“小轰隆”趁机偷了钱——

回忆到这里，贤一开始觉得这次骚动是不是对自己从前的不诚实行为的惩罚。

不，不用追溯到那么久远的事情。

虽然自己正在外地工作，然而迟钝到连妻子怀孕都没有察觉，又怎么能看到伦子的内心深处呢？

优子发来了一条短信。

“我拦不住了。我的父母无论如何都要和你见面。”

24

令人头痛的因子——虽然并不是像因子一般微小的存在——又增加了。

贤一把应付伦子父母的事交给了优子，让优子拦住了非要“立刻过来”的父母。至于原因，是因为贤一能够预想到，应对这两人，特别是伦子父亲，会用光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优子说“拦不住了”是怎么回事？就算要和他们见面，贤一希望至少优子也在，然而优子说由于昨天请了假，现在一时腾不出时间。而泷本姐妹的双亲据说已经离开了位于横滨的家，正在前往新宿。

无奈之下，贤一只好让优子告诉了他们自己的酒店房间号。

贤一感到心情十分沉重。连性格强势的优子都无法反抗那位父亲，只能转而向姐姐伦子撒气。如果和他争吵起来，贤一怕是连一句话都无法反驳。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出所料，刚进房间，伦子的父亲泷本正浩便开口逼问贤一。贤一好不容易才咽下已经冲到喉咙的“我才想知道呢”。

正浩今年七十一岁，看起来要更年轻，他本人似乎也知道这点。然而今天他却显得比真实年龄还要苍老，令贤一有些心惊。

“您先请坐。我叫了客房服务，一会儿会有人送来咖啡。”

“我可得坐下。”

今年六十八岁的寿子瘫坐在单人沙发上。平常就怯生生的她今天更加视线游移不定。

正浩也一脸不快地就座。

“我们不能和伦子见面吗？”

寿子祈求般地看向贤一。

“是的。”

贤一把白石律师父女的说明转述了一遍。

像这种案例，直到伦子本人在开庭审判后承认了自己的罪状，这之前恐怕都不能与外人见面。现在连起诉都还没开始，所以应该还要等很久。

由于怕父亲正浩不能接受，贤一又作了补充。

“据说是因为有很多被告人在警方审问时很顺从，真到开庭时却主张自己无罪。所以像这次这种没有决定性证据，仅凭嫌疑人自白的案例，恐怕很难获准与嫌疑人会面。”

“说到底，伦子怎么会对人动手，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正浩是在农林水产省一直工作到退休的国家公务员。虽然不是通过了国家高级公务员考试的那一类人，但最终也升到了科长的职位，还曾空降到外郭团体[5]任职五年，算是比较成功的人。他还有过几次海外赴任的经历，伦子在高中时代去美国留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虽然应该与职业无关，但她父亲似乎对细节非常讲究，会严格规定门限，甚至干涉女儿的服装。伦子也曾经说过她每天都很憋屈，哪怕一天也想尽早离家，想尽快就职并独立，所以才选择了只需要上两年的短期大学。据说她父亲还为此埋怨不已，说是好不容易才让她上了神奈川县首屈一指的高升学率的私立女子高中，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跟她说话。

伦子对贤一说完父亲的坏话后，有些生气地抱怨“所以他才给我起了个这么不可爱的名字”。而妹妹“优子”的名字据说是母亲寿子起的。

“我也相信伦子。然而，警察现在认为伦子是凶手。”

不仅如此，我本人还被怀疑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主犯”。还有传言说我被逮捕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当然，这种话是不能说的，没必要主动去把问题复杂化，更别说怀孕之类的，绝对不能让他们察觉。

“她本人怎么说？”

“据警察和律师所说，她已经大致承认了罪行。”

“什么意思？她明确说了是她干的？”

“好像是的。”

客房服务上门了。正浩的怒气暂时无法爆发。

等服务员一走出房间，正浩又立刻开口。

“律师很优秀吗？”

你自己去问不就好了。

“据说那位律师过去曾经使冤案反转，轰动一时。”

“他可别尝到了一次甜头，以后就只知道搞花样了。”

母亲也加了一句。

“可别让奇怪的流言传到优子的公司里啊。警察会守住这些秘密吗？”

贤一能够理解他们身为父母无从发泄的愤怒和悲伤，也明白他们是因动摇和担心才将情绪转化为怒骂。然而，贤一也是一样的愤怒和悲伤，甚至比他们更加严重。

满脸通红、口出狂言的正浩，和用手帕捂住嘴哭哭啼啼的寿子，轮番回应这两人毫无条理的提问令贤一感到疲惫不堪。

自从前天晚上收到伦子发来的奇怪短信之后，贤一既没有正经吃过饭，也未曾睡熟过。他现在累得想把所有事都抛开不管。

然而，即使他说出自己有多累，也只会使正浩更加愤怒，寿子哭得更凶，对他说“拘留所里的伦子才更辛苦”。

他看了看表，马上要到傍晚五点了。

真的可以在这里这样浪费时间吗？没有其他事可以做吗？贤一既觉得有无穷无尽的事要做，又觉得没有任何事可做。

“……预计是什么时候？”

“啊？”

“拜托你打起精神来，我在问你什么时候开庭。”

贤一感到悲从中来，自己不是刚说过“伦子还没被起诉”吗？

贤一和伦子已经结婚快二十年了，正浩仍然没有发自内心地祝福两人的婚姻，据说他一直希望伦子成为公务员——最好是通过了国家

高级公务员考试的官僚——的妻子。他的口头禅是“民营企业不管有多少资本，都不知道明天会变得怎样，被解雇只是一瞬间的事”。

据说在贤一确定将被借调到连分公司都不是的“东北诚南医药品销售”时，正浩也说过“看吧，我说什么来着”。

“实在不好意思，我接下来还要去一趟公司。”

贤一说了谎。

“去干什么？”

“因为我得请假一段时间，所以要办各种手续，还得与公司里的人打声招呼。”

意外的是正浩并没有质疑“你们公司的高管都被你妻子杀了，你还去打什么招呼”，也许常年在机关工作的正浩想不到这一点。

正浩一脸失望地发了一会儿呆，随后对妻子说：“我们去优子那里吧。”

“优子不是说她那边不行吗？”

寿子一脸顾虑地反驳，又瞥了贤一一眼，辩解般地补充道：“哎呀，优子不是说贤一的家人在她家吗？”

她指的是借住在优子家的智代和香纯。

“那你就去问问前台这里还能不能订到房间——不，算了，我自己去问。”

正浩说完想说的话，就离开了房间。

“你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

贤一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正浩看起来似乎很着急。

“真是抱歉。”寿子对他说道，“他是太担心了，才会坐立不安。别看他总是逞威风，其实胆子格外地小。”

“您二位要不要先回家？虽然这么说不太好，但即使你们在这里，也不会使事情好转。”

而且我现在非常疲惫。

“我也这么对他说过，但你也知道他的性格，根本不听。”

寿子叹了口气，之后便是一阵沉默。

“现在想想，也许就是指这件事吧。”寿子低声自语道。

“什么事？”

“优子啊，在半年前还是更早的时候，曾经在给我打电话时说过‘幸好我是单身，要是有了家庭，还得给丈夫、孩子和丈夫的双亲擦屁股’。她是不是早就预想到了会有这种事发生呢？”

不是“照顾”，而是“擦屁股”，优子的措辞令贤一有些在意。说到半年前，正是伦子怀孕并堕胎的时期。这样看来，可能当时伦子的确找优子商量过。

优子目送坐在信一郎车上的伦子离去的证言，也许可以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

不过，如果让好似刚刨过的方木一般棱角分明的正浩知道了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呢？是不是即便如此，正浩依然会寻找证据，说女儿会变成这样是贤一的错呢？贤一甚至想见识一下那种仿佛世界末日一般的骚动。

内线电话响了，是正浩打来的，他以命令的语气要求换寿子接电话，贤一便依话照做。他似乎在这家酒店里订到了房间。

“那就拜托你了啊。”

鞠了好几次躬之后，寿子走出了房间。

25

藤井贤一坐在床边，呆滞地望向窗外。

他不想和任何人接触，关掉了手机电源。他觉得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警察眼里，自己的所在地和动向都像是被现场直播了一般清楚。

窗外暮色将至。从事件发生开始，已经快要过去整整两天了。

这期间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只是东跑西窜，从结果来看什么

也没做成，反而累得够呛。

他将手在头后交叉，躺在床上。

从岳父自顾自地说话时起，他就一直在想一件事。

有没有什么更重要的、需要更优先考虑的事呢？

似乎应该有，但他想不起来。

不知道是因为情报量太多还是冲击性太大，也可能是两者兼有，导致他无法理性思考，只能在事情发生时判断“去还是不去”“说还是不说”。

为了让头脑冷静下来，好整理事实关系，他决定以从优子、香纯，以及刑警那里听来的话为基础，把至今为止发生的事梳理一遍。

事情的开端，应该是在贤一被借调后不久，南田隆司常务与伦子有了接触。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契机和借口为何，但那两人原本就认识，隆司还是伦子丈夫的公司里高高在上的领导。如果是隆司主动联系，伦子应该无法立刻拒绝，想必是答应了隆司见面聊一聊。

问题在于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使两人陷入了更深的关系？

是隆司以他的强势步步紧逼，伦子没能反抗到底，还是伦子其实也一直并不讨厌隆司？至少伦子应该没有为了保护丈夫在公司的立场而主动献身这种旧时代思想吧？

不过贤一觉得隆司之所以会接近伦子，应该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百分之百地为了伦子的身体。

如果只是为了发泄性欲，应该还有很多人选。

“应该还有更加没有后顾之忧的玩法……”

园田副社长以及隆司本人在贤一被借调之前都说过这种话。如果隆司是在偶然之下选中伦子做出轨对象，并且两人的关系还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也太偶然了。

虽然也有喜欢铤而走险的人，但考虑到隆司的背景，贤一总觉得

应该还有什么其他理由。

去年六月发生贿赂骚动时，公司在南田会长的牵头之下成立了包含外部人员在内的调查委员会，贤一也曾被叫去盘问。

虽然贤一只是小兵，但也属于信一郎派，却迫于隆司的说服——准确来说是威胁——将真相说了出来。这相当于贤一无视了信一郎派“只要你担下责任，我们不会让你吃亏”的劝说，给信一郎脸上抹了黑。

至于在那之后两派之间展开了怎样的攻防战，贤一只能想象。最终结果是信一郎派败北，也许是受了无论如何也要守住公司体面的会长的影响。

毕竟信一郎掌管的促销部，从很早开始就习惯性地进行行贿等灰色行为，所以要说咎由自取也是没错。然而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排在队伍最末尾的贤一，把勉强停在悬崖边的信一郎派全员推下了悬崖。

而另一方面，隆司轻而易举地背弃了与贤一的口头约定。最终，贤一也被“肃清行动”波及，被调到了位于酒田市的“孙辈公司”。

虽然贤一觉得这与之前约好的不同，但他还是相信高层们口中的“马上”，说服自己这次借调只是一时权宜，“最长也就到明年六月”。

太天真了——

不用南田兄弟和园田指出，贤一也已经惨痛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且他发现，这帮人对自己的看法惊人地相似。

“只要稍加威胁或暗示一点好处，这家伙就会轻易变节。”

很明显，他们就是这种想法。

现在想想，对于隆司来说，把贤一调到连周末都无法轻易回家的远方是有好处的。只要极端地减少贤一与总部员工的接触，就很容易控制情报的传播。不光是贤一，只要是公司职员，在无法掌握公司内部情报时都会感到十分不安。

松田分店长三番五次地泄露相当于“公司内部机密”的情报，显示自己“在总部有人脉”，也许他只是隆司派用来监视兼折磨贤一的一颗

棋子。或许他们试图通过虐待贤一，使贤一越来越想回到总部，再恶劣的条件都愿意接受。

再往下猜，高森久实那不自然的接近，到头来搞不好也是背地里受了分店长的指使。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圈套，但万一贤一犯了错，他们就掌握了贤一决定性的弱点。

这样一想，贤一至今为止一直想不通的种种事情就都变得合理了。然而，在拼图看似将要拼上的同时，又有新的疑问产生。

隆司派做出如此计划，到底是想让被借调的贤一做什么事，或是做什么证呢？贤一不觉得自己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也没有任何能攻击信一郎派的其他材料。

而如果是为了笼络贤一，有什么必要让隆司与伦子接触呢？

难道是想利用隆司和贤一的妻子伦子认识这一点，来拉拢她的丈夫？或者只是单纯地为了调查贤一的品行？

这些问题的答案，贤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想象。

对隆司来说，最初的一两次，恐怕只是随意提出的见面。毕竟伦子与他是旧识，如果能引出拉拢贤一的证据，自然再好不过。

然而，隆司的主要目的却迅速地变成了追求伦子。虽然一开始不是为了肉体关系，却渐渐对她的身体产生了渴望。

或许隆司是记起了二十年前——如果伦子的话是真的——他们一起去看演唱会并用餐，却“没有发生任何事”的回忆。也可能与二十年前无关，只是从现在的伦子身上感受到了魅力。又或者——不可思议的是，这是最使人无法冷静的想法——是在算计如果发生了肉体关系，女人就会对他言听计从。

贤一自然是希望伦子拒绝了隆司。然而，隆司并没有轻易放弃。贤一只在调职前和隆司在料亭直接交谈过，但那次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虽然隆司表现出一副豪爽的样子，但贤一能感觉到他是个执念很深的人。

贤一想起了一件发生在五六年前的事。

那次也是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员工被调到了地方分公司，并在一年后离婚。当时公司里传出了这样的流言。

那对夫妇是职场婚姻，而离婚的原因，据说是妻子与丈夫的同事出轨。不，据说出轨对象不是同事，而是上司。不，据说是比上司的地位还要高很多的人……

贤一原本就对公司里的流言没什么兴趣，当时只是觉得“大家还真敢说”。然而现在来看，搞不好真的发生了和流言相近的事。如果当时记住了那名男性的名字就好了，贤一这样想着，又不由得苦笑起来。记住了又能怎么样？难道要相互安慰，或者听对方抱怨吗？

他不愿去想象隆司是通过药品或蛮力使伦子无法抵抗，但他更不愿意相信是伦子经不住纠缠，最终接受了隆司的追求。不知道他们是仅仅发生了一次关系，还是隆司以此为威胁，发生了多次——贤一不愿再想下去了。总之，伦子为了怀上香纯花费了半年多，居然会在夏天结束之前就怀上了孩子。

在得知怀孕的瞬间，伦子在想什么，又是什么表情呢？

贤一感到呼吸困难，从床上起身。

空调温度设定得很低，明明房间里已经很冷，贤一却一直在冒汗。他用洗手池边的毛巾拭去额头和脖子上渗出的汗水。

去年夏天，知道自己怀孕时，无法与贤一商量的伦子应该只告诉了优子，或者是优子出于同是女人的直觉，发现了这件事。

从优子知道那两人的关系却只字不提这点，贤一得出了她在包庇伦子的结论。今后对于优子说的话，他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无条件地全盘接受了。

很难想象伦子会主动告诉香纯，所以香纯会知道这件事，肯定是从她们两人的异样中猜了出来。

后来，伦子就在那间医院把孩子“处置”了。

隆司知道这件事吗？应该知道吧。

不仅如此，这件事还传到了信一郎的耳中。在短暂回国期间，信一郎向伦子提出见面，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抓住隆司的弱点，好进行反攻。

伦子接受了信一郎的邀请，优子知道此事，并目送两人密会，这一幕还被前台的野崎尚美看到。

不知道针对南田兄弟和伦子这个三角关系，他们进行了怎样的对话。从结果来看，那之后的几个月似乎风平浪静，维持在平衡状态。然而，随着人事调动季临近，事情又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南田信一郎前专务可能会回到日本的消息，就连贤一都在二月之后有所耳闻。这对隆司来说不是个好消息。明明只差一点就能把兄长根除，对方却在自己下手之前卷土重来。

日本人，尤其是公司职员，都十分排斥纠纷，更倾向于接受既定事实，哪怕其中有些不清不楚的部分，都会一并接受。所有人都期望事情能够尘埃落定。再加上哥哥信一郎很有领导气质，不难想象隆司非常不愿看到信一郎回到公司，使公司里的气氛变为“信一郎已经洗心革面，卷土重来”。

于是在这时，为了散播对信一郎不利的新情报——哪怕是捏造的——好给予信一郎和一直忠于他的部下致命一击，隆司再度试图拉拢贤一。

用园田副社长应该会喜欢的比喻，那起贿赂丑闻就是没有燃尽的“哑炮”。贤一这根“雷管”之前被拔了出来，埋在绝对不会令火药本体燃烧的远方。而隆司此时故意要把它挖出来，引起骚动。

从版图来看，这就是肩负要职、统领总务部和销售企划部门的“主流”信一郎，和负责新药开发这一听着好听、近年却完全没有成果，快要失去发言权的隆司之间的霸权斗争。另外还要加上并不想引退的园田。如果用单纯的势力图表示，就是“隆司与园田的同盟军”对“信一郎派”。

从秋季到二月那段时间之所以风平浪静，也许是因为隆司和伦子之间的关系因为“处置”孩子而冷却了下来。然而，随着信一郎回国一事逐渐变为现实，隆司也开始焦躁，又与伦子进行了接触。虽然不知道他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但伦子拒绝了他的要求，两人之间产生了争执——

这是贤一能够想象到的最为合理的事情经过。

虽然他不愿相信，但前后没有矛盾。恐怕警察也在以类似的假设搜查证据，寻找犯罪动机。

贤一用毛巾使劲擦拭着脸上的汗水，把皮肤擦得生疼。

事到如今，他才重新对整件事情进行了思考。

就算真的是伦子打死了隆司，他也要接受，并原谅她。不，不对，是求她原谅。如果非要有人杀掉隆司，那个人只应该是他自己。

贤一看了看手上的毛巾，又环视这间狭小简陋的房间。

他想再与优子和负责律师谈谈。优子肯定知道一些与真相有关的情报，只是可能不愿说出来。而律师更是与伦子本人见过面。

虽然贤一完全不想触碰手机，但他还是打开手机电源，给优子发了一条短信。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可以等你工作完，请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方便见面。”

接下来，贤一又给白石法律事务所打了一通电话。接电话的是负责处理杂务的女性，贤一请她转达“我想和白石律师见面谈谈”。

先收到的是优子的回复。

“我接完你母亲之后就去酒店找你，可能要快九点。”

血涌上头的贤一对自己完全忘记了母亲的事感到有些自责。就在这时，白石真琴律师打来了电话。

“我今天又和伦子女士见了面。在电话里不太方便说，我想当面和你谈谈。”

贤一与白石律师约好晚上七点去造访事务所，一看表，发现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他吃了个三明治果腹，并迅速冲了个澡，走出房门。

26

“你妻子依然说是她干的。”

贤一到达了位于池袋站西口的白石法律事务所，比约好的晚上七点提前了五分钟。

他刚在会客椅上坐下，白石真琴律师就开了口。不知道她是在一天的活动后懒得补妆，还是本来就没有化妆，看上去几乎是素颜。她那令人感到有些冰冷的面孔依旧十分端正。

“她自己那么说的？”

“是的。”

负责杂务的员工似乎已经下班，身为资深律师的慎次郎为贤一端上了日本茶。贤一对他行礼致谢。

“这样一来，她会被送上法庭，并被判有罪？”

“这样下去，百分之百会。”

“百分之百……”贤一重复着这个说法，却没有一丝真实感。

“她有提到和动机及当时的情况有关的事吗？”

白石律师捧着有深蓝色圆点的茶碗喝了一口，说道：“虽然她没有说得很具体，但她一直坚持的大意是‘她多次提出要结束关系，对方却不听，甚至威胁要告诉她丈夫，并把她丈夫辞退，所以她就一下子气血上涌……’。”

“你觉得她说的是真的吗？”

一边说话一边确认着笔记的白石律师抬眼看向贤一，仿佛在确认贤一的意思。接下来她的话，却与贤一的问题毫无关联。

“虽然只是我个人的经验，但很少有嫌疑人或被告人会从一开始就对律师和盘托出，包括最基本的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在内。只要是人，谁都会有无法告诉别人、不想告诉别人的事，更不用说杀人这种罪行——”

贤一不想听这种泛泛的理论，他打断了律师的话。

“在现实中，难道有比与把自己的丈夫调走的上司发生肉体关系，并且在发生了那种，呃，那种事之后把对方杀死，还更难说出口的事吗？”

贤一实在没能说出“怀孕”二字。本以为律师会面露不悦地表示“这种事你问我也没用”，但对方却一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毕竟，对于什么才是最珍贵的事物，每个人的想法各不相同。”

贤一觉得对方好像话里有话。律师又看着贤一的眼睛说道：“对

于女性来说，非自愿的怀孕或堕胎会造成相当大的负担。如果把这点作为动机进行强调，应该能争取酌情减刑。”

接下来，她又对今后需要办的手续进行了说明。

优子姗姗来迟，比约好的时间晚了三十分钟。

据说她在把智代接回公寓后，又被父母叫了出去，说什么也不放她走。

“所以才没能给你回信，真是抱歉。”

在不知道说了多少次“没有没有我才是”之后，贤一进入了正题。

“其实今天我也问了几个人，知道了一些新情报。”

虽然贤一欠优子的情，但还是想确认一下事实。

“什么情报？”

从优子的表情无法读出她的内心。

“比如——那个，优子，你是不是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多少知道伦子的事情了？”

“姐姐的事情？”

“也就是南田兄弟和伦子见面的事。”

“你听谁说的？”

优子那丝毫没想掩饰、过于坦然的态度，令贤一瞬间产生这件事他们以前已经谈过的错觉。

如果对方是自己的同事，贤一大概会激动地质问：“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说？”他缓缓地呼气又吸气，努力保持冷静。

只是自己和香纯就算了，毕竟还有母亲要考虑。就算说他算计也好，眼下他必须要请优子照顾智代，欠她一份人情。

“实际上，是我们公司的人看到了你。在去年的秋天，曾经有人看到你在暗处盯着伦子坐上南田信一郎专务的白色捷豹离去。”

突然，优子笑了出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用手背捂着嘴，“哧哧”地笑着。贤一不觉得有任何事情好笑，但也没有表示不快，只是沉默地等在一旁。

笑完之后，优子“唰”地撩起垂下的刘海。

“不愧是大企业，到处都有间谍啊。”

“没那么夸张。我听说目击人是在东京站附近的丸之内地区看到你的。你应该也知道，我们公司的总部就在大手町，走过去最多花十分钟。目击人只是怕被连累才没对外说出这事，也许还有其他员工也看到了。”

“你生气了？”

“生什么气？”

“气我没告诉你。”

虽然贤一想回答“没有”并回以微笑，但嘴唇却只能轻微地抽搐。

“我没有理由对你生气。不过我希望你告诉我，首先，伦子和南田兄弟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前天晚上，我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想说。”

贤一忍不住“欸”了一声，把身子探向前。

他实在没想到优子竟会这样回答。他只想过她也许会装傻，或是袒护伦子，或是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

“为什么？”

优子又撩了撩刘海。这是她在觉得厌烦时的习惯。

“之前我也说过几次，在我上初中到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期十分叛逆。父母和姐姐跑去美国，把我一个人留在了亲戚家。当然了，说‘不想去’的是我自己，然而正常的家人会直接同意吗？我就是因为这点才愤怒不已。之前对你说过的我的‘养子症候群’，直到那时都依然存在。”

优子“呵呵”地笑了起来。

“你是想说，其实你也想和他们一起去美国？”

“我也不清楚。虽然内心有很大一部分不想去，但也有一部分希望他们即使强拉着我，甚至把我绑过去，也带我一起走。”

“真难懂啊。”

“那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很麻烦的。”

确实，香纯已经让贤一见识得够够的了。

“记得你昨天也说过，现在帮的这些忙，是为了还当时欠你姐姐的人情。”

“没错。因为我在叛逆期受了姐姐的照顾。那时，被家人留在日本的我做过很多坏事，最终被亲戚扫地出门。只有姐姐找借口回了国，对亲戚道歉。还有很多其他事，有的甚至不能对姐夫你说。”

“既然这样，你现在就更应该与我分享情报，好把伦子从现状中救出来……”

“我之所以不告诉你，还有别的理由。姐夫你看起来温厚，却很容易发火，不是吗？在发生这次事件之后，虽然你努力地控制自己，但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发。我不能让你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场所说出不恰当的话。这也是原因之一。”

比起气愤，贤一感受到的更多是无力。

“我就这么让你信不过吗？不，说到底，难道你知道些什么一不小心说出口就会遭殃的事？”

“包括这点在内，我现在都不能告诉你。”

“现在不能。那什么时候能？”

“等证据和证词都集齐，并且开庭之后。到时候即使姐夫你做出什么哗众取宠的事，应该也不会影响案件的审理。”

“哗众取宠……”

“别担心，据说陪审员大多都凭感情判案，肯定都会同情姐姐。日本人很难抵抗外表温和的美人。”

在那之后，贤一反而被优子问了几个关于今后在公司的立场的问题。等贤一回过神来，时间早已过了十点，优子说她该回去了。

“啊啊，肚子好饿。明天早晨，我会在上班前再去给姐姐送些换洗衣物之类的日常用品。”

“谢谢。”

“那我先走了，还有工作没做完。”

“真的很感谢。”

在疲惫不堪的脑海一角，贤一想着，自己到底在谢她什么呢？

注释：

[1] 信用金库是以一九五一年六月制定的《信用金库法》为准则的地区性信用合作金融组织，营业范围有地域限制，服务对象仅限中小企业和个人。

[2] 料亭：地点隐秘，价格高昂，对食材和烹饪要求较高的高级日本料理餐厅。

[3] LDK代表Living Dining Kitchen，即室内布局有客厅、餐厅和厨房。LDK前面的数字为居室数目，1LDK代表有一间卧室，以及客厅、餐厅和厨房，也是国内常说的一室一厅。

[4] 麦当娜：该外号源自夏目漱石的作品《少爷》里的女主人公。

[5] 外郭团体：指并非政府机关，但接受政府的出资和资金补贴的组织。业务活动与人事任免等与政府都有紧密联系。例如日本邮政株式会社、地方交通安全协会、市民共济会等。

第二部

1

事件发生后的两天长得仿佛没有尽头，但再往后的每一天，却都几乎没什么变化。

尽管贤一的心里十分焦灼，却做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事情，眼看着即将过去四个月。

日历已经变成了六月。

虽然贤一的工作性质从在家待机变成了自主停职，但依然不用去公司，也不能出去晃荡，基本每天都待在家里。

虽说这样一来自己能在家照顾智代，算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但每天要和绷着脸的香纯面对面，也使他感到很郁闷。讽刺的是，由于他们之间完全没有对话，可以说是处于绝交状态，所以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冲突。

在多次争吵之后，香纯参加了一所公立高中的第二波招生考试并成功合格，开始在那所学校上学。

至少就贤一看到的，她每天早晨都有穿着制服，从在案发一个月后终于可以重新居住的自家出门。对于香纯升学的事，贤一已经不想再去思考是非对错，他需要把全部气力集中到马上就要开始的对伦子的公审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贤一的愿望被上天听到了，在距离公审还有一周的时候，他终于被允许与伦子见面。之前还说他们在庭审开始之前恐怕无缘得见，也许背后也有白石真琴律师的努力。

贤一详细地写下了在与伦子见面时想要问她的各种问题。在见面的前一晚，他激动得几乎整夜没合眼。

然而，在简陋的面谈室，当隔着附有通话孔的亚克力板看见完全没有化妆的伦子的脸时，贤一最先出口的话却是“有没有好好吃饭”。

伦子无力地微笑起来。

“有，你放心。不说这个，大家怎么样？香纯和你妈妈都还好吗？你也憔悴了不少啊。真是对不起。”

听到伦子反过来担心自己，贤一没出息地流下泪来。

“其实——”

贤一说起了香纯上高中的事。之前他也寄出过很多封汇报近况的信，每次从伦子那里收到的回信都相当简短，内容都是在道歉。伦子最终也没有问起她曾经那般期待的香纯的升学结果。

贤一艰难地将事情说出口，得到的答案却令他意外。

“这我已经知道了。”

据说是伦子向白石律师死缠烂打地问出了结果，并请白石律师对贤一保密。

“是吗？唉，想想也是。”

“抱歉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贤一再次看向亚克力板后面的伦子的脸。她的眼周和嘴角的确显得有些疲惫，但并没有想象中憔悴。

在来之前，贤一还曾想象伦子在看见他的脸之后一定会控制不住涌上心头的情绪而号啕大哭，而自己则会好好安慰她，并为一直以来的事情谢罪。眼下的情况却和他的想象完全相反。

“虽然你可能会埋怨我事到如今才说出这些话，但我终于意识到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对你道歉和道谢。等你离开这里，我再把那些话慢慢对你说。现在我希望你一定要告诉我的是——真的，是你把常务给……”

听了贤一的问题，伦子低下头，微微点头。

伦子旁边就坐着身穿制服的职员，背对着贤一。据白石律师所

说，只要不是明显的消灭或伪造证据的对话，一般不会被打断。

即便如此，贤一还是忍不住压低了声音。

“难道不是因为审讯过于严酷，你才被迫说是你干的？”

“不是的。”

伦子边说边摇了摇头，嘴角又露出了笑容。

“那你是不是在袒护谁？”

职员轻轻咳嗽了一声，不知是出于刻意，还是喉咙里真的有痰。

伦子没有说话。

“你倒是说点什么啊？”

“我没有袒护谁。”

贤一实在不明白。伦子那寂寞的笑容和职员的咳嗽一样，都令他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

“不提这个，刚才也说过，我比较担心香纯和你母亲的情况。”

“香纯有好好去上学，没有逃课。我妈也很好，受了优子很多照顾。”

最终他们就一直在聊这些毫无重点的话题，很快便到了规定的时间。

看着在职员的催促下站起来、转过身背对自己的伦子，贤一开口道：“不管发生什么——”

这是他今天来到这里后发出的最大的声音。

职员和伦子都回过了头。职员的眼神里略带责备，而伦子依然一脸冷静。

“我都相信你，而且我会等你。”

这次伦子真的笑了起来。

终于到了公审这天。

上午九点开始抽选旁听券，队伍从一大早就排到了大门外。

这可是进军世界的超大型制药公司的高管和底层员工的妻子——在某些新闻里还被写为“美女妻子”——之间的不伦引发的杀人事件，自然不可能不引起世间的关注。

为了不引人注目，贤一他们把脸挡住，在人群中混了进去。周围充斥着贤一从未感受过的奇妙的紧张感。

通过安检之后，他们立刻前往电梯厅。这里的电梯很有威慑力，仿佛在对来客进行恐吓。贤一在电梯前放空等待，心跳已提前开始加速。

这是贤一第一次看到法院的内部，长长的走廊向左右延伸。他们在走廊正中间确认布告牌，走向事先打听好的法庭。法庭的门前也排起了队，看来即使抽中了旁听券，座位的位置也并不固定。

在走廊斜对面有一间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等待室，他们决定在那里等待十五分钟后的开庭。

据说法庭里已经预留了贤一他们的座位。

法庭为相关人员准备的旁听席紧挨着最前列的栅栏。之前贤一想到过法庭会为被害者一方准备座位，却没想到连加害者一方都有，也许这也是白石律师努力的结果。

到了规定的开庭时间。

他们走出等待室，看着旁听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入刚刚开启的大门，却基本没有人说话。这场肃静的座位斗争就像是在象征这起案件一般，显得无比荒唐。

由于给贤一他们准备的席位只有三个，所以最终决定由贤一、伦子的父亲泷本正浩，和伦子本人强烈希望出庭的香纯入座。至于被害者一方，南田隆司的家属和公司相关人员中，没有一个贤一熟悉的面孔。

听说南田会长已经连外出的气力都没有，马上就要隐退了。而在事件之后，以周刊杂志为主要“战场”，对伦子甚至贤一不断地进行恶魔般的中伤诽谤的“女帝”乃夫子也没有出现，这令贤一多少安心了一

些。也许是周围的人阻止了她，不让她在法庭上作乱。

需要担心的不只有外敌。贤一从昨晚开始就十分烦躁，想着该不会要被迫一直听正浩没完没了地发牢骚吧？然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无论是在出租车里还是进入法庭之后，除了最低限度的话语之外，正浩并没有多说什么。

和紧张感不同，贤一总觉得从正浩身上散发出切腹前的武士一般的悲壮感。

而另一方面，香纯即使在关掉一直在玩的手机之后也几乎没有开口。祖孙之间也基本没有对话。

三人并排坐在令贤一想起以前和伦子一起去过的老电影播放馆的窄小椅子上。

工作人员和检察官，以及白石律师和助手，都沉默地陆续坐在了指定席位上。随后，被穿着制服的职员夹在中间的伦子，终于从法庭深处的门里走了进来。

就像新闻的旁听记录里写的一样，伦子上下都穿着运动装，想必是优子拿给她的。听说这里规定禁止穿附有绳索、皮带和金属的衣物，只有少数服装符合要求。

看着连在家里都很少见到的穿着运动服的伦子的背影，贤一感到十分心痛。随后他又看到了更具有冲击性的一幕，令伦子的服装瞬间变得无关紧要。

置于伦子身前的双手手腕上铐着银色的手铐。不仅如此，手铐上连接的绳子还绕在了她的腰上。

“伦子。”

岳父那压抑的呢喃声刺痛了贤一的耳朵。

他感到自己脸颊发热，心绪混乱，也不想去分析。总之，他涌上了一股想要放声大喊，并把眼前的栅栏踢烂的强烈冲动。

伦子站立在原地让工作人员解开手铐和腰绳时，她瞥了贤一一眼。她的表情毫无变化，仿佛没有意识到贤一的存在一般。

过了不久，陪审员都已就位，三名穿着全黑法官袍的法官在庄严

肃穆的气氛下入场。

“全体起立。”

伴随着嘎啦嘎啦的声音，法庭内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当然，没有人说话。

“行礼。”

终于，庭审开始了。

从一开始，伦子就站在被告席上。

坐在最前列的贤一如果站起来探出身子使劲伸手，几乎能碰到伦子的身体。他涌上一股强烈的想把手放在伦子肩膀上的冲动。

最初的程序是核实伦子是否为她本人，之后由检察官朗读起诉状。

“被告人于今年二月……”

检察官那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在鸦雀无声的法庭里回响。伦子一动不动地听着，令人怀疑她是否真的还活着。

最多只有三十五岁的检察官用干巴巴的语言列数伦子的罪状。

“同夜同时刻，被告在与之前有不伦关系的被害者清算关系时，由于在金钱等方面产生分歧，发生口角。被告先用提前准备好的外国威士忌令被害者卸下防备，再用酒瓶两次击打被害者的后脑，使其因脑挫伤及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而死亡。罪名及触犯的刑法条项为杀人罪，《刑法》第一九九条。”

法庭内产生些许骚动，又在泛起片刻涟漪之后立刻平息。随后法官告知伦子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并询问她刚刚的起诉内容是否属实。

“没错，就是这样。”

伦子的声音使法庭内产生了一波比刚才更大的骚动。

“旁听人，请肃静，如有吵闹……”

法官的劝告声直接从贤一的耳朵里穿过。虽然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此时他还是切实地感到这样一来，就回不去了。

如果伦子在法官询问是否认罪时承认了罪行，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基本就无法再翻案了。

白石真琴律师曾经这样说过。

她还曾说由于伦子从一开始便已承认了罪行，所以庭审实际上只是针对量刑多少进行讨论。

在开头的案情陈述和证据审查之后，终于开始了对被告人的提问环节。

不知道是不是由陪审团审判的缘故，庭审进行的速度似乎比贤一设想中快，稍不留意便会跟不上，仿佛在看电影一般。如果这样下去，搞不好判决会在一瞬间决定，而且是贤一所不希望的结果。

检察官毫不隐藏自己的干劲，对伦子发起密集的提问攻势。法庭内一片寂静，仿佛连咽口唾沫都会被听见，只有各处响起的记笔记的“沙沙”声。

“请被告人亲口详细陈述当时的情况。”

“好的。”

虽然从贤一的座位看不见被告席上的伦子的脸，但她似乎正看着法官。检察官在一开始就说过“即使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也请面对法官席发言”，所以伦子严格地遵守了他的要求。这很像是伦子的风格。

“刚才也说过，我曾多次对南田隆司提出‘希望终止这种关系’……”

“请等等，是在电话里说的，还是发短信？”

“是见面时直接说的。但是，南田不接受，还多次闯进我家，笑着说‘如果你坚持要终止关系，那我就只能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你丈夫了。不过他反正也没法从酒田市回来，恐怕要等上很久’。”

虽然贤一很想闭上眼睛、堵上耳朵，但现在无论眼睛还是耳朵，都是最近不曾有过的清明。

“面对不断推脱的被害人，你逐渐抑制不住怒气？”

“不，不是渐渐，而是突然。”

“哦？突然？是有什么契机吗？”

“南田在大声谩骂后有些累了，让我拿点冰块，我便从冰箱里拿出了新的冰块，放到冰桶里。在越过南田的肩膀把冰桶放在桌上时，我的视线落到了桌上的威士忌酒瓶上。”

“是这个瓶子吧？”检察官拿出了一张打印的照片。

“是的。”

伦子承认后，检察官点了点头，开始对法官进行说明。

“证据甲十一号，是单一麦芽威士忌的酒瓶，商品名是‘拉弗格’。然后呢？”

“然后，那一瞬间，之前的种种事情突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使我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回过神时手已握住了威士忌酒瓶。”

“回过神是在打人之前，还是之后？”

“应该是打人之后。”

“然后你又打了一次。”

“是的。”

“能再准确地回想一下吗？”

“我记得不太清楚，只有朦胧的印象。”

“原来如此。不过，依据被告自己的发言，请听好，”说到这里，检察官停顿了一下，视线转向法官席，“……正如被告人自己刚刚所说，犯罪时她下了两次手，两次。第一次的确有可能是出于气血上头，然而第二次，难道不是带着明确杀意的殴打行为吗？”

“也许吧。”

“也许？这可是你自己做的事。如果没有杀意，是不会连打两次的，对吗？”

怒视检察官的白石真琴律师一下子站了起来。

“法官，我有异议。从刚才开始，检察官一直在强行诱导主张自己记不清的被告人回忆——”

“那我换个问题。被告刚才说‘之前的种种事情突然在脑海中浮现’，‘之前的种种事情’是指什么？”

刚刚一直抬着头直视法官的伦子第一次低下了头。贤一也仿佛配合她一般地垂下头，看向两膝之间的地面。

检察官的声音响起：

“一开始被告人是被对方用催眠药迷昏而强行发生关系，随后两人的关系逐渐变为常态。虽然被告人觉得这样不行，却一直拖着越陷越深。最终被告人发现自己怀孕，决定堕胎的同时，开始以此胁迫被害者南田隆司。那天晚上南田之所以会造访被告人的家，也并不是为了清算关系，而是为了给胁迫做个了结，难道不是吗？”

“法官大人，我有异议。”

“认可。检察官……”

“不是的！”

突然，法庭内响起一个年轻的女声。

声音的主人不是伦子，而是坐在贤一岳父旁边的香纯。

几乎法庭里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了这边。法官、陪审员、律师、检察官、旁听人，以及站在证人台上的伦子。

“不是的！”

香纯看着母亲的脸又说了一次，内容却是说给法庭内的审判相关人员听的。

“香纯！”

贤一出声呼唤，香纯却完全不为所动。

“旁听人，请肃静。”

法官探身凑近麦克风提醒。

“不是的，打那个人的不是我妈——”

“再继续下去，就请你退庭。”

“求您了，请终止庭审。因为打那个人的是——”

“警卫员，请带旁听人退庭。”

不等法官做出指示，就有两名身材魁梧的法庭警卫走了过来。一个站在贤一旁边的走廊上，另一个越过栅栏抓住了香纯的手臂。

“请听我说，不是的，因为——”

“请退庭。”

虽然法官的措辞很客气，语气却不容分说。

就在这时，贤一与香纯对上了视线。

香纯的眼睛仿佛在诉说着些什么，那眼神十分认真，比至今为止贤一见过的任何时候的香纯都要认真。那并不是从去年秋天到现在一直板着脸的女儿的眼神。

“香纯！”

警卫们从两侧抓住香纯的手臂，把她拉向出口。香纯的视线从贤一转到伦子身上，贤一也顺势看了过去。

始终站在被告席上的伦子望着被带走的香纯，然后看向贤一，两人四目相接。

“伦子……”

贤一从栅栏处探出上半身，用力伸直手臂。

“伦子！”

几乎所有工作人员的注意力都被大吵大闹的香纯夺走，只有一个紧跟在伦子身旁的警卫发现了贤一的行动。

理解了贤一意图的伦子伸出了左手。

“被告人！”

警卫从背后抱住伦子，试图把她拉回去，而伦子仿佛在反抗一般拼命地弯下腰，伸出了手臂。

“伦子！”

碰到了。

只是一瞬间，也许只是几十分之一秒，贤一的手指碰到了伦子的手指。

她的手指是至今为止未曾有过的冰冷，又像会令人灼伤一般火热。伦子无名指上微微泛白的戒指痕迹清晰地映在贤一眼中。她的手上没有婚戒，居然连那种东西也被收走了——

“伦子！”

“老公！”

“请让被告人暂时退庭。”

法官不带感情的命令声响起。

不知不觉中，警卫的数量变多了。伦子被两名警卫从两侧牢牢抓住手臂，又被另两名警卫铐上手铐，围上刚解开的腰绳。伦子瘦弱的身体在他们的摆布之下不住地颤动。

“别这么粗暴！”

贤一的声音被无视了。

不停回头看的伦子就这样在警卫的拉扯下被带出位于法庭深处的专用出入口。她的眼神仿佛在对贤一说“保护好香纯”。

贤一回过了神。

一半人的视线集中在贤一身上，其他人则看着将要被从大门带到走廊的香纯。贤一几乎是第一次听到女儿的叫喊声。

“住手，别碰我！放开我！”

虽然香纯的用词很粗暴，但她那高亢的喊声却没什么威慑力。她弓着身子试图抵抗，但自然敌不过两名身强力壮的警卫。她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门外。在她身后，几个看似是记者的家伙迅速追了上去。

法官一直在说些什么，但贤一完全听不进去。法庭内的骚动逐渐向着无法收拾的局面发展。

我要守护她。

“香纯！”

必须要守护。

贤一已经顾不上什么媒体和旁听人了。他把眼前的人全部推开，向大门冲去。

“香纯！”

“喂！别乱来啊！”

“好疼，疼死了！”

“我是她父亲！”

在拥挤的人群中，他终于冲出了狭窄的门。

香纯已经被把她当成最棒的牺牲品的媒体团团围住。讽刺的是，那些原本负责把香纯赶出法庭的警卫却迫于形势变成了香纯的保镖。

“不要在这里吵闹！”

警卫的怒骂声在走廊回响。

法院的走廊由一条长长的主通道和通往各法庭的支道组成。此时其他地方都非常安静，只有这里充满了怒骂，气氛燥热。

“莫非你是被告人的女儿？”

“喂，不要乱推！”

“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凶手另有其人？”

“你们这帮家伙，不要太粗暴了！”

“喂，请说出你是怎么想的，说点什么都好。”

“给我让开！”

看着一边怒吼一边努力向这边挤来的贤一，记者们发出了“啊”的叫声。

“是被告人的丈夫！”

视线一齐向贤一集中。

“真的！请问刚才她的话是什么意思？是你让她这样说的吗？”

“别推我……”

“喂，别这么粗暴！”

“是我干的。”

香纯近乎悲鸣的声音，使骚乱瞬间平息了下来。

“是我干的。是我杀的人。用瓶子打了那家伙的头的人是我。”

在一瞬的沉默之后，骚动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你说是你杀的，这是什么意思？”

“你母亲是在为你顶罪吗？”

“你们给我住手！还不住手！”

贤一一边护着被人群推搡的香纯，一边向记者们怒吼。

不知是谁的拳头击中了贤一的右颧骨。

2

这真的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吗——

在记者的推搡和数名警卫的包围下，贤一和香纯在法庭门口坐上了出租车。直到上车为止，贤一的脑海里一直想着这句话。

中途他看见岳父倒剪一名记者的双臂，把那人从人群中推了出去。那人直接像被扔出场地的相扑选手一般倒在路上，令贤一不禁为岳父出人意料的臂力感到震惊。本来岳父的性格就很火爆，现在会做

出这一行为，恐怕是对自己的女儿被带到法庭上示众感到十分愤怒。

被扔飞的记者似乎在怒吼着什么，岳父却完全不以为意，又抓住了另一名记者的衬衫。

他们好不容易才坐上了出租车，其中也有一份岳父的功劳。

“请立刻出发，先往新宿那边开。”

刚系上安全带，贤一就迅速对司机说道。被打到的右颧骨还在一跳一跳地疼。

“要上高速吗？”

“随便。”

他粗暴地回应，随后立刻质问香纯。

“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香纯表情凶狠地低着头不回答，只是盯着脚下。

“到底是什么意思？”

贤一当然在意司机的存在，但他实在等不到回家再问。

车子开到了国会议事堂。今天是梅雨季中难得的晴天，几个身穿荧光色运动装的慢跑者正排成一排在人行道上奔跑，大概是刚结束午休时间的霞之关的公务员。

这景象令贤一升起一股无名火。面对不回答的香纯，他又以更严厉的语气问道：“你倒是说话啊！这样下去，这事搞不好不会就这么算了。你害得庭审中断，还在记者面前说了那种话。也许警察会找来，让你接受问讯。”

原本这场庭审就十分受人关注，连旁听券都需要抽取，这么一闹，恐怕还会成为傍晚的新闻节目和明天报纸上的焦点。

“喂，你说的那些话不是真的吧？你是为了袒护妈妈，才在一时冲动下那么说的，对吧？我之后会告诉媒体你只是一时激动……”

“是我干的。”

香纯用不带感情的声音轻轻说道。贤一立刻看到后视镜中的司机向这边一瞥。

“上面的路好像在堵车，我走下面了。”

贤一没有回答司机，而是压低声音对香纯问道：“所以我在问你什么叫‘是你干的’，你到底干了什么？”

贤一压根儿就不相信什么“是我干的”。香纯总是这样，每次都故意撒谎惹贤一生气，又在贤一生气之后闹着说“反正你也不相信我”。这种把戏也差不多该到头了——

“我不会骂你，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为了袒护你妈吧？”

贤一已经确定不是自己的错觉，司机正通过后视镜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向这边。

贤一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车子在溜池路口右转，右手边是首相官邸。即使不堵车，从这里到家也要再花上三十到四十分钟。贤一没有自信能在这段时间里绝口不提案件。也许中途下车换乘电车会更轻松一些。

“司机您好，不好意思，请在前面的——”

“我都说了，就是我干的。”

香纯打断了贤一的话。

“你用瓶子，做出了那种事？”贤一下意识地反问。

香纯咬住下唇点了点头。

“还打了两次？”

她又点了点头。

“听好，香纯，你给我好好听着。这可是庭审，不是在学校的课外活动里扮演欺负人的坏孩子……”

“那种事我知道。”

听到香纯“啧”了一声，贤一又血涌上头。刚才在法庭上他还在一

瞬间觉得他们心灵相通，看来那果然是错觉。

“那你为什么一直没说？这种胡话你只是跟我说说也就算了，别再给周围的人添麻烦。现在光是处理你妈的案件，大家就已经用尽全力了。”

“跟你根本说不通。”

香纯看向贤一的眼神中含有憎恨。看着女儿的眼神，贤一突然感到身体十分疲惫。中途下车换乘电车的选项早已被错过。

“接下来怎么走？”

在停车等红灯时，司机问道。

最终，贤一决定在新宿站西口的东京都政府附近下车。

现在想想，如果回到家，可能又会被媒体围住。在稍作犹豫后，贤一让司机停在了与案发后公司安排的那家不同的酒店。

老实说，他还想省一些钱。

现在他正处于临时停职阶段，从公司领到的薪水只有平常的七成，还是基本工资的七成。去年被借调时，他的薪水就已经打了七折，现在还要再降到七成，算下来几乎只剩了一半。问题在于这只是基本工资，扣除各种补贴，实际到手只剩下了原来的大约三成。

聘请律师也是需要花钱的。香纯之所以会去公立高中，想必也是考虑到了这点，这让贤一很是感激，但即便是公立高中，也需要交学费。

智代还没有被认定为必须要接受看护的程度，所以日间护理机构的费用几乎都是贤一自费。眼看就要到不取出存款就无法继续生活的地步。

更何况，他也不能一直让优子照顾智代和香纯。

在和优子差点儿因一时冲动而吵起来之后，贤一说服自己她那样做是为了拯救伦子，并继续用以往的态度与她接触。优子对待贤一的态度也一如既往，至于她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贤一无从得知。

贤一在酒店前台打听到还有一个双人床的房间，他懒得再去问其

他酒店，直接办了入住。

在冲出法院时，他沸腾的肾上腺素仿佛要从毛孔里喷射而出，直到现在才终于收敛了几分。

在前台办完手续之后，贤一催促着慢悠悠地跟在后面，不知是不是故意想惹他不快的香纯，两人来到房间。

贤一拉开房间的窗帘，窗外的风景很美，在微斜的阳光中，首都副中心的街景鲜明地呈现在眼前，建筑物的光影对比强烈，落下长短有致的影子。这一景象像是曾和伦子在美术馆看到的超级现实主义的绘画，令贤一莫名感怀。

如果是在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之下，这应该算是一间很舒适的房间。然而，贤一总不能和香纯住在同一间房。即使贤一说他睡沙发，香纯也一定会跑出去。要是那样，还不如让香纯在这里，自己再去找更便宜的商业旅店或胶囊酒店住。

突然，贤一想起在进法庭时关掉手机电源之后就再也没打开了。虽然没什么兴致，但他还是开了机。案发之后的一段时间，经常有媒体相关人员打电话来要求取材，问他案件调查到了什么地步。从一开始他就拒绝与那些人通话，一直采取无视的态度，所以最近基本没有那种电话再打来了。

贤一对从洗手间出来的香纯说“你随便找地方坐”，自己坐在了床的边缘。

就在他想要开口说正事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白石真琴律师。

“我是藤井。抱歉刚才造成了骚乱……”贤一率先道歉。

“你现在在哪里？”

对方语速很快，从背景音可以听出她是边走边打电话。

“我刚住进新宿的一家酒店。”

“香纯也和你在一起？”

她听起来并没有生气。

“是的，她在我旁边。”

“我现在过去，可以等我一下吗？”

“我知道了。”

贤一把酒店名和房间号告诉了白石，虽然偶尔感觉白石有些强硬，但此时她的快语速令人心情舒畅。

贤一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一边转着头，一边揉着自己的脖子。既然白石要来，就让她来做女儿的对手吧。

贤一感到如释重负，把身体深深陷入窗边的单人扶手沙发里，闭上了眼睛。

3

白石真琴律师是一个人来的。

刚才在法庭上还有另一位年轻男律师出席，但白石说那人还有别的案子，两人在法庭上就分开了。

“伦子的庭审怎么样了？”贤一率先问道。

“在那之后休庭了一段时间，后来又重新开始，最终以法官的总结发言结束。那位法官以庭审速度快而出名，说是明天也会开庭，应该会按预定日程结束审理。”

“对于香纯的发言呢？”

“虽然陪审员中应该有人因为她的话动摇，但专业法官应该会予以无视，毕竟旁听人的吵闹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也就是说，不论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来看，庭审都不会被今天的骚动影响。贤一刚想点头表示同意，白石律师就开口补充道：“但是……

“我认为，审判的进展和证言的真伪是两回事。”

“您说得没错。”

“那么我想直接进入正题，能让我和香纯谈谈吗？”

白石干脆地推进话题，连烦恼的时间都不留给贤一。

“当然可以——香纯，你也不要说谎和隐瞒，要实话实说。”

香纯应该听见了贤一的话，却没有反应。

由于香纯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白石律师便把边桌旁的椅子拉了过来，坐在香纯身边。贤一又坐回窗边的沙发，这样可以与她们两人稍微隔出一段距离，反而更好。

“那么香纯，请多指教。”

香纯抬眼看向白石律师，一脸戒备地点了点头。

“我会遵守保密义务，所以请你说出真话。不然，要是以后警察要求问讯，可能会导致我们采取错误的应对措施。”

“警察果然还是会出动吗？”

贤一想着保持沉默，但还是忍不住插了嘴。白石律师看向贤一。

“法庭是依据起诉状行动的特殊的闭塞世界，但警察可不一样，他们是随时都可以行动的组织。香纯的发言已经被一部分媒体报道了出去。这件案子如此受人瞩目，我认为警察不可能不行动。警察——特别是上层的人，比大家想象得更在意舆论和评价。”

“这样啊。”

看着气馁的贤一，白石律师的语气转为安慰。

“不过香纯还未成年，才十五岁，相信警方也会慎重应对。”

“我知道了。”

优子对白石律师的评价是“那个人的态度有点强硬”，似乎对她没什么好感，贤一觉得原因应该不仅是她们同为美女这么简单。原本白石律师是优子的熟人介绍来的，如今优子却变成了退一步观望的态度。

白石律师又开始对香纯提问。

“我因为一直在法庭上，所以没有听到，但听说你对记者们说人是你杀的，那是真的吗？”

隔了一次呼吸的时间之后，香纯点了点头。贤一又忍不住插了嘴。

“好好出声回答。”

白石律师看向贤一。

“贤一先生，这里请交给我。”

“不好意思。”

“我再问你一遍。香纯，那是真的吗？”

“是的。”

律师轻轻点头，往笔记本上写了什么。

“那么，对于那个晚上发生的事，请尽量准确地依照时间顺序告诉我。”

香纯缓缓地开了口。

依照香纯的说明，那天她的朋友也考上了志愿的私立学校，两人在考上最想上的学校后彻底解放，一起在家庭餐厅吃了点东西，边闲聊边玩手机游戏打发时间。

晚上七点左右，两人走出餐厅。香纯在与朋友分开之后直接回了家。

当她一边说“我回来了”一边看向客厅时，看到了那个男人。香纯没在玄关看到那人的鞋子，也许是收到鞋柜里了。那人正坐在桌边喝着什么，转过身看到香纯，说了句“哟，我来打扰了”。香纯闻到了一股酒气。

当香纯问“你在干什么？我妈妈呢”时，那人回答“谁知道呢。我过来时玄关的门开着，谁也不在，我就在这里等着了”，还别有深意地加了句：“有句话怎么说来着，‘鸠占鹊巢’，对吧？”

香纯知道这个男人曾经多次在白天来家里，是邻居的好事大妈特意告诉她的。而且，她也隐约明白发生了什么。

香纯没看到奶奶智代，也许是趁母亲不在的时候跑出去了。

“我和你母亲是老相识。不过，她不管多少岁都那么年轻，一点都没变。”

说完这句，隆司还说了句“香纯不愿复述的下流话”，并笑了起来。他的表情、眼神和说话方式都令香纯不快。

不仅如此，隆司还说“你的父亲是生是死，都在我的一念之间”“要是你父亲挣得少了，你上学可就难了”，就在他嬉笑着说“你和你妈都是美女，下次和我去吃饭吧”时，香纯心中的某根弦崩断了。

趁那个男人把脸转向桌子拿起手机时，香纯抄起桌上的威士忌酒瓶，砸向男人的后脑勺。

男人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呻吟，香纯感到十分害怕，用比刚才更大的力量又砸了一次，之后男人彻底安静了下来。

正在香纯不知该如何是好时，智代一个人回到了家，果然她是去外面闲逛了。智代偶尔会趁人不注意跑出去，贤一被调动之后，她跑出去的频率越来越高，每次伦子都要在周围到处找。毕竟不能把智代绑起来，但也不可能片刻不离，让伦子一直很是苦恼。

看见那男人的脸贴在桌子上，智代并不太惊讶，还说着“哎呀，这不是血吗”，作势要去摸。就在香纯阻止她时，伦子也回来了。

“香纯，你在吗？有客人？”

声音有些戒备的伦子出现在客厅，提着超市购物袋。在看到房间里的惨状时，她瞬间失去了语言。

智代一脸稀奇地看着香纯手里沾血的酒瓶，说“这可得洗一下啊”。香纯突然开始浑身颤抖，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而此时智代已经开始清洗酒瓶了。“现在没时间管你奶奶了，”伦子说道，“必须得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件事就当是妈妈做的，知道了吗？”

虽然有些激动，但伦子总的来说还算镇定。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香纯不记得准确的时间了，大概是七点四十。

“你在这个时间回家，发现家里已经变成这样了，记住了吗？香纯，你就当作这样，不管别人问你什么，你都要回答‘回家时发现家里已经变成这样了’。”

伦子与香纯做了约定，并反复叮嘱了多次。之后在警察问询时，香纯也依照母亲所说，回答“和朋友分开之后，我不想马上回家，就在商店街闲逛了一会儿才回去。到家时，案件已经发生了”。

伦子为了把嫌疑转移到自己身上，没有把血迹擦拭彻底，还故意把沾血的衣服扔进洗衣机，又倒进漂白剂，并与优子联络，报了警，最后给贤一发了短信。

在香纯的说明接近尾声时，贤一接到了一通电话。是搜查一科的真壁刑警打来的。

稍作犹豫后，贤一接起了电话。他也想知道警察的动向。

在贤一报上名后，真壁说了句“好久没联系了”。

贤一大概回忆了一下，距离他们上次交谈已经隔了一个月。

“什么事？”

“是为了你女儿在法庭上的发言。”

这位刑警也和白石律师一样冷冰冰的，却不会卑鄙地攻击别人的弱点，这点令贤一很欣赏。

“这么快就被你知道了。不过，警察应该不会相信孩子的胡话吧？”

“胡话也要选择时机和场所，现在新闻上可是到处在播，警察自然不能放着不管。不管怎样，能让我先问问她那番话的含义吗？”

“问我女儿？”

“当然。”

“是自愿的吗？”

“是的。”

“也就是可以选择拒绝？”

“理论上来说是的，但如果拒绝，也许会把事情搞得更麻烦。”

“这是威胁吗？”

“应该说是好心提醒。如果对方拒绝时警察会说‘好的’并老实退下，就不会有那种制度留下来了。”

“我明白了。如果是那样的话……”

贤一这才意识到白石律师正在用手势让他保留电话。

“请稍等。”贤一点了保留键。

“是警察打来的？”

“是的。”

“请换我来接。”

贤一顺从地把手机交给了白石律师。

“电话换人了，我是律师白石。是的，之前也与您见过几面。当然记得。不说这个，关于藤井香纯的自主问讯的事——”

由于通话的两人都很专业，事情立刻定了下来。真壁说会在约三十分后到达这间酒店。征得贤一的同意后，见面场所选在了这间房间，而不是大堂休息室。不用说，白石律师也会出席。

4

在等待真壁刑警的期间，贤一和白石就今后的事情简单地开了个会。

虽然两人想在香纯听不到的地方讨论，但如果不看着，也许香纯会跑掉。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窗边的小沙发上对坐，香纯则在床上玩手机。

“你觉得我女儿说的是真话吗？”

“在说出我的意见之前，藤井先生您是怎么想的呢？毕竟你们是家人。”

贤一看向香纯。香纯的耳朵里塞着耳机，似乎正在听音乐或看视频。虽然她也许只是装作没有在听两人的对话，但现在不管他们再说什么，也不会让状况更糟了。

“虽然羞于承认，但最近我们基本没怎么交流，我实在无法挺起

胸膛说我们是家人。这一年中，我和女儿对话的时间加起来估计也不到一个小时。”

“我与家父，和你们很像。发生矛盾时，可能连续三天都不说话。”

贤一很惊讶，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白石律师聊起与案件无关的话，甚至还露出了苦笑。这让他的心情稍微轻松了一点。

“虽然作为家长说这话不太好，但香纯那家伙莫名地沉着，即使面对大人也不会胆怯或退缩。只要不顺她的意，她就会不与你交谈，还会脸色不变地撒谎。”

白石律师恢复严肃的表情，点了点头说道：“原来如此。”

“确实，香纯她有时会面无表情，但如果把她所有的话都归结于临时想出的谎话，是很危险的。就我问话时的印象，她的回答很有条理，反而比伦子的自白更可信。”

“那……该不会真是香纯……”

贤一久违地感到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即使到了庭审终于要开始的时期，贤一也没有放弃争取伦子的释放。然而，如果伦子是在为女儿顶罪，那么情况可以说是更糟了。

“然而，我也不觉得她说的都是事实。”律师补充道。

“律师小姐，假如事情向着真凶是香纯的方向发展，对伦子的庭审将会怎样？”

如果是共犯还另当别论，针对一起案件，应该不能同时审理两名不同的嫌疑人。

“香纯还没有被逮捕，也没有针对她立案。原则上来讲，针对伦子的庭审应该会继续下去。陪审团的审判很快，如果任凭其发展，应该下周就会结束审理了。”

“也就是会下达判决？”

白石点点头。

“那样的话，事情会变得更麻烦。”

“该怎么办才好？”

“有一个办法可以要求暂停庭审，在这个案例里……”

门铃响起，通知有人来访。

贤一开门把真壁迎了进来。

他们把窗边的两把单人扶手沙发都搬到床边，把床包围了起来。

“那么，大家就座吧。”

贤一说道，大家点点头，各自就座。香纯也把手机放下，在床上轻弯起腿坐好。

“先说明一下，我已经和‘上面’商量好，这件案子暂时由我们负责。”

真壁突然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贤一回问道。

“这起案件已经开始庭审，就负责搜查的管辖警署的立场来看，事到如今，他们肯定不想把结论推翻，所以我们不认为他们会认真搜查。”

贤一忍不住出口打断。

“这种事可以说出来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真壁的发言内容可以说令人十分震撼。然而，真壁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继续说了下去。

“经过我和上司交涉，将由我和若宫警署的一名年轻刑警专门负责此案。如果有重新搜查的必要，也许指挥权还会转移。”

果然，正如真壁本人所说，他已经被排除在“搜查主流”之外。虽然贤一有些担心他是否值得信任，但白石律师却赞同地点了点头。或许是真壁坦率的说话方式让她产生了信赖，而且她似乎也没打算把事情扩大到“警方抓错了人”或“强行逼供”上。考虑到至今为止的经历，贤一也觉得这样安排更好。

接下来，由白石开始说明。她把刚才从香纯那里问到的内容按顺序进行了整理，并在说明时把事实和香纯的想象进行了明确区分，不到十分钟便说完了。

这期间，真壁只是偶尔记一记笔记，没有插一句嘴。

“毕竟香纯是在一时激动的状态下发的言，从律师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可信性较弱。”

白石淡淡地说道。

“我明白——那么，接下来作为律师您打算怎么做？”

真壁也用不带感情的声音回答并提问。

“我基本上不会对她的话发表评论，只会全力以赴处理现在进行的公审。不过，如果警方有什么未对外公布的证据能够证明真凶是香纯，那我也会为她进行辩护。”

真壁抿嘴笑了。

“原来如此，你打算把事情交给警方解决。以先攻后攻来说的话，这样属于后攻。很聪明的做法。你假装把事情交给别人，实则用别的方式展开行动。”

“这点您可以自由想象。”

“你真的打了南田隆司？”

真壁突然看向香纯问道。在香纯正要点头时，白石的声音飞了过来。

“等等！”

被声音吓到的香纯停止了动作。贤一自不用说，真壁也看向了白石律师。

贤一本以为她是想以香纯是未成年或有无搜查令为由拒绝真壁的调查问讯，但似乎不是这样。她对香纯告诫道：“我不是让你说谎。但是，不想说的话可以不说。而且最好不要说自己的想象，或主观判断的事情。”

香纯难得坦率地点了点头，开了口。

“是我干的。所以，请释放我妈妈。”

说到最后，香纯的声音带了点鼻音。她把被单拉到了脸上。

“原来如此。”

真壁陷入深思。白石律师插了句嘴。

“虽然我知道问了也白问，但我还是想知道警察，也就是你，是否有什么隐藏的王牌？”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真壁装傻地说道。

“我多少知道你的立场。身为总厅的特别任务班，你与管辖警署之间应该有些不同吧？为了查明真相这一共同目的，我们要不要在可能的范围里互相帮助？”

“那我想你应该也知道，至少直到最近，我们几乎一直被排除在外。我们的存在，基本只是为了显示虽然搜查总部不会出动，但总厅还是多少有点关心。虽然是个不太好的比喻，但以赛马来说，就类似于为了保险买了一张无人看好的马券，没想到到了最后一个拐角，那匹马居然混到了第一梯队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觉得自己的比喻很好笑，真壁嘴角露出微笑。他从胸前的口袋里取出了手机。

“我想让你们见几个人。其实，我已经让他们在大堂等候了。”

他开始按手机按键。

“请等一下……”

真壁无视白石的制止，把手机放在耳边。

“啊，是我。你们能过来吗？那我等你们。”

“喂，不要自顾自地行动。”

真壁无视白石律师的抗议，对贤一开口。

“你们可以先确认一下，如果不想见，我就让他们回去。”

过了约五分钟后，门铃响了。贤一刚一看猫眼，就慌张地开了门。

“妈！”他真的惊到了，“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

智代身边还有两个人。一名是二十五到三十岁的男性，想必是真壁的搭档刑警。另一个则是贤一熟悉的面孔。

“怎么回事？优子你也来了？”

5

“那么……”真壁刑警不带感情地开口，环视屋内。

“这下仿佛成了一场意外的家庭会议。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那名与智代一起进门的年轻男性果然是刑警。

“以前我们曾经因某起案件一起共事。由于他被派到了若宫警署，这次就请他来协助我。”

真壁介绍完，那名男性也打了招呼。

“我叫宫下，请多指教。”

瘦弱的他乍看不太可靠，眼里的光芒却很锐利。真壁环视房内。

“既然人数变多了，大家就挤着坐吧。虽然俯视大家很失礼，但我和宫下站着就好。”

香纯坐在床边靠里的位置，旁边坐着智代，前面坐着优子。白石律师还是坐在边桌的椅子上，贤一不想坐，也站在一旁。

智代问香纯有没有好好吃午饭，香纯红着眼睛认真地回答“嗯，吃了”。

“实际上，香纯在法庭上说出劲爆的发言时，若宫警署对智代女士的问询刚刚结束。不是我们让她来的，是智代女士自己说有话要说，在泷本优子女士的陪同下过来的。”

优子看着贤一，罕见地以辩解般的语气说道：“抱歉，我觉得你们应该正在法庭里，就没与你联系。”

“不是，我没明白，我妈是又闯了什么祸吗？”

“你母亲突然说有必须要对警察说的事，也不听我的劝说。”

今天的庭审除了贤一要参加，香纯也要旁听，所以以防万一，优子请假在家照看智代。

“什么情况？”贤一看向母亲问道。

然而智代却挺直身子看向窗户。

“这里是几层？”她自言自语般地问道。

“二十一层。比起这个，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真壁插了进来。

“我来把详细情况告诉你。实际上，由于若宫警署不知该如何应对，他们就通过与我多少有过交情的宫下，把事情又交给了我。所以我立刻去了若宫警署，对你母亲进行了问话。”

贤一既担心问题变得更麻烦，又抱有微小的期待。或许他们真的成功进行了有条理的对话。

其实最近，贤一感觉母亲的症状似乎变好了一些。虽然她的记忆和对现状的认识依然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穿梭，但话语开始出现连贯性，偶尔还能认出贤一是长大后的儿子，并与他进行对话。

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医学依据，但贤一最近正在猜想，儿子每天的看护也许能使智代的症状改善。

如果真是这样，她应该也有说出目击到的真相的可能。

“老师。”

然而另一方面，她至今仍把真壁认作贤一的小学老师。

“怎么了？”

“我不太会说话，偶尔还会忘事，可不可以把我对您说的事告诉贤一？”

她最后看向贤一。

“妈，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在说什么啊？真是个奇怪的孩子。”

真壁点头说“知道了”，又轻咳了一声。

“智代女士说，那个晚上，是她将南田隆司殴打致死的。”

真壁说出的这句话，使现场一片寂静。由于无人开口，真壁继续说了下去。

“那天她意识到家里没有人，正好想呼吸外面的空气，就出去逛了一圈，感到舒服了一些后回了家。结果那时，南田正在试图袭击香纯。我的意思是，肉体上的袭击。对于之前曾经多次来到这个家且态度十分无礼的南田，智代感到十分愤怒。看见孙女遇到危机，她抄起现场的瓶子，打向南田的后脑勺。南田抱着头坐在了椅子上，她上前又补了一击。”

“怎么会，怎么可能——不，说到底，她怎么可能事到如今想起这些来呢？”

贤一的反驳脱口而出。他并不是为了袒护母亲，而是感到难以置信。

“她说那时她的意识很清醒，所以为了不忘记，她做了笔记。笔记已经作为证据上交了，但可以给你看照片。”

真壁转过脸示意后，宫下刑警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贤一和白石律师凑了过去。

“是我把那个男人打死的，意识也很清醒。”

上面还写了日期和自己的名字。虽然很笨拙，但的确是智代的字。

“但是，这种东西也可以事后……”

“边缘这里沾上的茶色污渍是血迹，现在正交由鉴定科鉴定。如果这是南田的血，事情就会变得比较麻烦。”说到这里，真壁做了一次深呼吸，环视全员。

“这样一来，主张自己是凶手的，一共有三人。”

6

贤一不住地眨眼，意识到自己一直半张着嘴后，他慌张地以咳嗽掩饰。

他的感觉已经不能用“意外”这种简单的词汇形容。

就连伦子成为杀人案件的被告人这个事实，他都尚未完全接受。偏偏在庭审进行到一半时，女儿香纯因大闹法庭被勒令退庭，还对记者大叫“是我干的”。结果现在，连是否能正确说出今年是公历几年都是个未知数的母亲智代，也开始说出类似的言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看向房间里的其他人。

就连一直保持着冷静表情的白石真琴律师也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皱起眉头认真地思考。妻妹优子的脸上混合着疲劳和悲伤，却似乎并不惊讶，也许她在去找警察之前已经听智代说过这番话。智代挺直后背，依然看着窗户的方向，不知道是不是对外面的景色感到在意。

香纯则是一脸惊讶。然而，她的表情看起来不像是对事实感到震惊，而是觉得“为什么说了出来”。

真壁刑警打破了沉默。

“不过，我没能从她口中问出殴打之后的具体情况。她只是重复地说‘是我干的……’。”

由于谁也没应声，真壁继续说了下去。

“所以我们也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贤一觉得自己必须说些什么。

“伦子怎么说？”

“由于送检后主导权就移交给了检察方，再加上公审已开始，所以就算是警察，也不能轻易对她审讯。”

“你也知道，我母亲患有痴呆症，现在也一直在管你叫作‘老师’。

即使不问白石律师，我也觉得不应该把她的主张当真。”

几分钟前，贤一还在为智代的症状似乎和前些日子相比有所好转而欣喜，现在却在说否定智代的话语。当他怀着内疚的心情看向智代时，她的表情仿佛在问“大家吃晚饭了吗”。

真壁冷静地回答：“我认为关键在于刚才给你看的那张智代女士说是她在当天写下的笔记。如果上面的血是被害者的，而且笔迹也是智代女士本人的，那将会是有力的证据，焦点可能会一下子转移到她在犯罪时是否有对言行负责的能力。”

白石律师对贤一轻轻点了点头，又用锐利的眼神看向真壁。

“你该不会想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吧？我能做证，你们不用担心她会逃跑。”

她的语气变得委婉了一些，贤一不合时宜地想着这样更好，更有人情味。

真壁苦笑。

“我们又不是魔鬼，而且怎么看，智代女士也不像是打算逃跑的样子。我们只是希望她能积极配合我们查明真相。”

“也就是希望她出面接受问讯？”

“嗯。虽然还要看情况，但不管怎样，估计都会请她尽早来警署一趟。”

白石律师似乎觉得没有办法，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作为回应，又在笔记本上写了几笔。

真壁继续开口。

“我有一件事想问香纯。啊，在那之前，就像刚才这位白石律师所说，如果你有不想说的事，可以不用说，同时也希望你不要说谎。”

贤一看向香纯，香纯一脸顺从地点了点头，令他感到十分惊讶。

至少从在法庭突然大闹到进入这间酒店为止她一直对贤一表现出的赌气的态度，如今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父亲和律师都没意见了吧？”

白石律师和贤一几乎同时点头。

那名叫作宫下的年轻刑警把窗边空着的单人扶手沙发搬了过来，放在真壁身后。真壁轻轻点了个头，便坐在香纯面前，说“那就开始了”。

“我的问题说白了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打了南田隆司的头。仅此而已。”

7

香纯瞪大了眼睛，仿佛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卡着。她求助般地看向优子。

“够了。”

开口的正是优子。几乎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她身上。

“不要再责问香纯了，是我不好。”

“什么意思？”

真壁刑警问道。他看上去并不惊讶。

“下手的并不是香纯，也不是姐姐——”

说到这里，优子抬起头看向香纯。

“抱歉，让大家的心意白费了。但是，谎言是无法撑到最后的。”

说完，她又转过来面对真壁。

“正如智代所说，也正如她在笔记上写的那样。殴打那个男人的，就是智代。”

贤一感到“咻——”的一声，仿佛有一股从缝隙中吹进来的风刺透自己的喉咙。

“怎么会……那优子你，早就知道了？”

优子“嗯”了一声，眼睛因充血而通红。

“那伦子为什么会……”

“她做了替身。”

“替身？她为什么要那么做？”

真壁似乎想说些什么，却被优子抢在了前面。

“我来把事情从头开始全说出来。那天姐姐说有点事，就让我把智代从日间看护中心‘太阳之家’接回了家。就在我在厨房清洗餐具，想泡杯茶喝时，家里似乎来了客人。在我没注意时，智代去应门，还把那人迎了进来。来的便是那个男人。在那之后……”

真壁举起了手说“等等”。

“抱歉打断你一下，‘那个男人’是指南田隆司吗？”

优子一脸看到了脏东西的表情，点了点头。

“嗯，没错。”

“那时被告人伦子呢？”

“姐姐不在家——后来发生的与本案无关的事情我就省略不提了。总之，我也和那男人见过面，曾经多次在姐姐家遇到他。还曾有一次，那个男人没注意到我在二层，毫无顾忌地用傲慢无礼的态度对姐姐说话，被我听到了。”

“那次谈话的内容是什么？”

“我没有听到全部，只听到什么‘专务派又在把隐瞒的事……’，还有什么‘你态度再配合一点’之类的。后来我问姐姐‘没事吧’，姐姐只回答‘没事’，没有告诉我详细情况。但我还是觉得很担心，其实那时我就总觉得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于是经常找借口去姐姐家。然而最终，那人还是在我不在时，用安眠药——”

优子没说下去，应该是顾忌到香纯。香纯似乎也觉察到了，低声说道：“我知道的，没关系。”

优子一脸抱歉地点了点头，继续说了下去。

“从某个时期开始，姐姐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在我不停逼问

之下，她终于告诉了我实情。在和姐姐有过一次那种关系之后，保持与姐姐的关系成了那个男人去姐姐家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与‘排除专务派’的工作无关。从那之后，我去姐姐家的频率降低了，因为我总觉得很肮脏——该怎么说呢，觉得很不正常。”

“然后那个晚上，伦子碰巧不在家时，你和智代遇到了南田。”

面对真壁的问题，优子回答“是的”。

“看到那家伙时，我只想赶紧回去。但姐姐不在家，我也不能留下智代一个人，所以我就劝他，让他改天在姐姐在家的时候再来，却没能成功。

“他不但没回去，还试图袭击我。虽然我不想说这么恶心的事，但一开始那人还只是嘴上说说，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醉了，说着说着就兴奋了起来，站起身把我逼到客厅的墙角，开始摸我——我一闭眼，那人突然发出‘咕’的一声，皱着眉捂住了头。在看到智代站在他身后时，我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南田一边叫嚷‘你在干什么’，一边试图从智代手里夺下瓶子，我也冲了过去，三人纠缠在一起。然而突然之间，南田抱住头，瘫在了椅子上。”

“是疼痛滞后发作了吧？”

年轻的宫下刑警第一次说出像样的发言。优子点了点头。

“大概是。虽然那家伙那副德行，但我还是很担心他是否有事。就在我凑过去查看时，智代又挥起瓶子打了他一次。我没能及时阻止，只听见‘啪嚓’一声，这次像是真的命中了。一切都只发生在一瞬间。”

优子用比平常稍快的语速一口气说完，肩膀上下起伏，调整着呼吸。

一时之间，没有任何人开口，大家似乎都在内心整理着各自的想法。两名刑警看起来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有条理的讲述。

一直边听边记笔记的白石律师开了口。

“那为什么伦子会说是她干的？”

“当然是为了袒护智代。”

“之后的事情，能不能也请你详细地说一下？”贤一插话道。

宫下刑警阻止了贤一的请求。

“接下来的事还是不要在这里说了。那个，因为包含比较敏感的问题。”

真壁把手放在宫下的肩上说道：“算了，没关系。家人应该也想知道真相。”

优子微微低下头，仿佛在回想当时的场景一般地说道：“被智代打了第二次之后，南田完全不动了。我的脑海中一时间涌现出无数个念头。虽然很丢脸，但我当时完全陷入了恐慌。就在我强打精神，想着无论如何也得叫救护车的时候，姐姐回来了。她似乎是去超市买了一些日用品。虽然她也十分惊讶，但比我冷静一些，看着那家伙的样子说‘估计是没救了’。她让惊慌失措的我平静下来，并从我口中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你告诉了她事实，对吧？”白石律师问道。

“是的。”

“后来，被告人在得知真相后对你说‘这件事就当是我做的’，是吗？”真壁刑警问道。

“是的。虽然我主张还是说出真相比较好，但她说‘说到底，事情会变成这样都是我的责任’……就在我们讨论时，香纯回来了。”

说到这里，优子把手帕按在脸上。香纯也发出吸鼻子的声音。

“这可真是令人惊讶。”宫下刑警小声说道。

“道理倒也说得通。”真壁刑警点了点头。

宫下对香纯问道：“这么说来，香纯你之所以会妨碍庭审，是想当替身的替身？”

香纯无言地点了点头。

“真是令人惊讶。”宫下又重复了一遍。

“伦子的庭审要怎么办？”

面对贤一好不容易才提出的问题，白石律师回答：“没有证据能证明刚才我们听到的讲述中有多少是真相。虽然我觉得这番话的可信性很高，但还要看检察官怎么判断。”

说到最后，她看向真壁。真壁接过了话。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早查明真相。我再重复一遍，是‘真相’。为了查明真相，相信今后我还会再次找各位问话。当然，也包括智代女士在内。”

真壁又说介于不能让在场全员都移动到警署，所以会在本人同意的基础上，先让优子去警署接受问讯，毕竟她是除了智代以外最了解事实的人。

从优子身上已经完全感受不到平时的活泼，她只是垂着头，任由刑警把她带走，又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般对贤一说道：“我父亲那边由我联系。你还是不要联系他为好。”

贤一完全把他忘在了脑后。在法庭发狂的岳父泷本正浩现在怎么样了呢？贤一并不觉得正浩的愤怒已经平息。光是想象正浩在得知连优子都与案件有很深的关联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就令贤一感到郁闷不已。

抱着“交给你了”的心情，贤一对优子点了点头。

贤一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叫住了正催促优子向门口走去的真壁。

“刑警先生。”

贤一对真壁的称呼曾经在不知何时变成叫他的名字，如今又变成以职业相称。

“什么事？”真壁站住脚，回过身。

“假如，我是说假如优子——泷本优子说的是真的，也就是我母亲真的做出了那种事，她会被关进监狱吗？我是指包括医疗监狱在内。”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还有，这也是假如，假如我妻子至今为止一直在说谎，她会被问罪吗？还有身在现场却一直没有说出真相的泷本优子呢？妨碍庭审的香纯又会如何？”

真壁刻意地咳了几声。

“虽然很失礼，但藤井先生您从刚才就一直只在意结果。现在最优先的事，应该是把扭在一起的线解开。至于罪状或处罚，难道不是在那之后再考虑的吗？”

贤一感到自己的脸变红了。的确正如真壁所说。

在两名刑警的带领下，优子离开了房间。

8

之后房间里剩下贤一、香纯、智代和白石律师。

“关于你刚才的问题，”白石律师开口说道，“即使真的是智代下的手，她应该也不会立即被收监，关键在于她当时是否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而香纯基本不会有什么事。伦子的话，不可能完全不受罚。至于优子，很难说会不会被起诉，毕竟她知道真相，却一直沉默。”

“我知道了。”贤一只能如此回答。

“我得先回事务所一趟。”

说罢，白石律师站起了身。

“我需要向所长报告情况，还得制定今后的对策。如果有任何事情，哪怕在深夜也没关系，请打我的手机联系。”

“在很多事上都要感谢你，今后也请多多指教。”

随后终于，又剩下了一家三人。

智代偷偷打开电视，坐在沙发上入迷地盯着屏幕。贤一把遥控器从她手上夺走，关闭了电源。

“我正看呢。”

“现在可不是看电视的时候！”

“说起来，还没吃饭呢。哎呀讨厌，我连澡都还没洗呢。”

“行了，你就安静坐着吧。”

贤一生气地说完后，智代略微露出闹别扭的表情，又立刻对香纯说：“回家的路上别忘了买柔顺剂啊。”

果然，想从她嘴里问出有条理的经过是不可能的。

的确，最近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智代偶尔会恢复成仿佛大雾放晴的高原般清明的状态，贤一还因此认为她“在好转”，现在看来只是空欢喜了一场，本质上果然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今天她能想起“那件事是自己干的”，还说“要去告诉警察”，就已经是奇迹了。

贤一长叹了一声。

虽然他不想在女儿面前表现出脆弱的一面，但事情突然发生如此巨变，他的神经实在难以跟上。香纯刚才的气势已完全不复存在，只是陪着智代小声地说话。

接下来，要怎么办……

自家肯定是回不去了。光是香纯的发言就已经够引人注目了，再加上智代也有可能是凶手这一点搞不好已经泄露到媒体相关人员的耳中了。

万一在自家附近的窄路上被媒体伏击，便会陷入腹背受敌、进退维谷的境地。

最终贤一决定在这家酒店里再定一个房间，让智代和香纯住在一起。他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因为这样一来，香纯就不可能抛下智代，跑到别的地方去。

三人在酒店的中餐馆里久违地吃了一顿正经的晚餐。伦子被送检之后，他们就基本只靠现成的副食或买来的便当充饥。

然而，即使三人同坐一桌，也几乎完全没有对话。

菜单上的菜价格不便宜，估计味道也不赖，但贤一吃起来却没什么味道。只有智代看起来很高兴，这一点是他唯一的慰藉。

因为感觉会失眠，贤一在酒店旁边的便利店买了很多酒。

优子并没有联系自己，该不会是被逮捕了吧？不，他希望没到那种地步。

在收到伦子发来的不祥短信的那一晚，在无法入眠的夜间巴士上摇晃时，贤一首先想的是“这是哪里出了错，或是什么恶劣的玩笑”。他没有一天不在想，如果这是一场长长的噩梦该有多好，如果这一切都是哪里出了错该有多好。

“哪里出了错吗……”他轻轻地说出了声。

这句话让他感到莫名地在意。

出错，出错，出错……

他不断地重复着这个早已从脑海中驱逐的词语。

“恶劣的玩笑。”

他又不断地重复这几个字。

闭上眼，他总感觉困住自己的全黑房间的大门似乎就要被打开，但最终还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陷入了睡眠。

“糟糕，睡过头了！”

贤一抓起手机。闹铃在响。现在是早上八点半。

这是他昨晚一边想着该不会睡那么久吧，一边为了以防万一设定的闹铃时间。

他从床上坐起身，一想到今天要做的事情，心情就立刻变得忧郁，只想重新睡回去。

手机又响了起来。

“刚才不都关掉了吗！”

破口大骂的贤一定睛一看，居然是电话，还是香纯打来的。

“喂？”

“我有些事想和你说。”

虽然香纯的语气依然很冷漠，但话里不再带刺了。

“什么事？要来我的房间，还是爸爸去你那边？”

“我已经在你门口了。”

贤一慌忙起身，抹了一把脸，又把头发压平。虽然他还穿着酒店准备的睡衣，但也没办法了。

打开门，香纯和智代正站在那里。两人不知是不是都在早上冲了澡，显得神清气爽。

“我觉得不能放奶奶一个人不管，就一起来了。”

“啊啊，没错。虽然很乱，先进来吧。”

贤一把两人迎进门。

在办公用的边桌和床边的矮桌上还散乱着下酒吃的干果、喝空的啤酒罐和昨晚喝加冰威士忌的杯子。

“要吃点什么或喝点什么吗？”

“不用。”

香纯坐在床边。智代坐在单人扶手沙发上，立刻打开了电视。

“节目里有她喜欢的主播，让她看吧。”

香纯瞟了一眼智代，辩解般地说道。贤一看过去，电视上正在播放晨间综合新闻节目，画面上正在说话的是一名贤一也很熟悉的文雅的男主播。

由于电视的音量不至于妨碍谈话，所以贤一决定放着不管，总比让智代走来走去要强。

“那么，你要说的是什么事？”

“我还是觉得不对。”

“什么意思？”

“我觉得殴打那个男人的不是奶奶。”

“你到底想说什么？”

贤一知道如果表现得太焦躁，可能会使对话中断，但他实在太想知道结论。

香纯的表情有些僵硬，却还是坦诚地回答了。

“我回家的时候，奶奶正盯着旋转的洗衣机看，并没有写下那种笔记。”

她指的应该是那份沾了血迹的“自白笔记”。

“那样的话，是谁写的？那可是你奶奶的字。”

“我的意思是，笔记不是那时候写的。”

“那是什么时候？”

“案件发生之后。”

“沾了血又怎么解释？”

虽然贤一提出了疑问，但他自己也意识到可以先在便笺纸上沾血，然后再在上面写字。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

香纯没能立刻回答。

“那你说，是谁让她写的？”

如果用排除法，就只有一个人选。伦子在案发之后立刻被逮捕了，应该没有做那种事的时间。

“我不清楚，我只是觉得打人的不是奶奶。”

“就算笔记不是在打人后立刻写的，也不能代表你奶奶没有打人。”

香纯无视贤一的反驳，揉着眼睛开始解释。

“那个男人曾经对我说过下流的话。他真是太可怕了，觉得自己无论做什么都能被允许。所以我觉得是我妈在那天晚上，为了不让我

和她有同样的遭遇，而做出的决断。”

“你的意思是，还是你妈妈干的？”

香纯点了点头。

搞出那么大的动静，最终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贤一觉得仿佛连最后仅剩的体力都要失去了。

“就是因为这样，你才想当替身？”

香纯不断地揉着眼睛，点了点头。虽然贤一觉得她的想法太过肤浅，但也不想斥责她。“那天白天，我去‘太阳之家’玩了一趟。看到奶奶右手手腕缠着绷带，用左手吃着咖喱。我问员工发生了什么，得到了‘她今天不小心摔倒时手撑地，右手疼到没法拿勺子，心情很不好’的回答。虽然案件是在几个小时后发生的，但白天还连勺子都拿不起来的奶奶，当晚应该没法用瓶子打人，还写什么纸条。”

贤一感到这段时间一直不太轻松的胃又沉重了几分。

“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昨晚没说？”

“毕竟再怎么说，凶手不是妈妈就是奶奶啊。我可无法决定那种事。虽然受人家照顾还说这种话有点不太好，但优子小姨的想法也很合理。如果妈妈被判杀人，罪行会很重，但要是奶奶下的手，就有可能被判无罪。她肯定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昨天就什么都没说。但是那样一来，奶奶实在是太可怜了。”

“我知道了。”贤一声音嘶哑地说。

“但是，你的优子阿姨好像不知道绷带的事？”

“因为奶奶晚上没缠。她说太痒，就自己摘下来了。”

贤一只得叹气。这来回兜圈的黑暗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可没说谎哦。”

贤一闻声看去，智代把脸转了过来。

“我知道了。”

“真的，是我拿着那个威士忌酒瓶——”

“都说了我知道了。”

听见贤一语气强硬的回答，智代又把视线移回了屏幕。也许智代是在听了优子的话后，自己也觉得是那么回事了。

“抱歉，你能不能帮忙照看一下奶奶？”贤一对香纯说道。

“嗯。”

“你可以叫客房服务，也可以在楼下餐厅吃饭。隔壁大楼里有便利店，你也可以和奶奶一起去买点什么回来吃。”

“总之……”贤一说着，从钱包里抽出三张万元钞，递给了香纯。

贤一刚想出去打电话，突然发现窗外有一个小得可怜的阳台，没找到鞋穿的他直接光脚走了出去。今天和昨天截然不同，天空阴沉得仿佛马上就要下雨。

本想给优子打电话，却在按下按键的前一秒停下了。

他很难决定要以什么态度来打这个电话。

如果香纯的推理是对的，那么优子很可能站在了她姐姐这边，却没有站在藤井家这边。

不知道优子与伦子商量了多少。然而因为智代有可能因为缺乏责任能力而被大幅减刑甚至被判无罪，便让智代顶罪，这的确是优子有可能想出的方法。

说得不好听一些，比起单纯地袒护姐姐，她更像是不愿让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变成犯罪者。

该不会是正浩出的主意——

不，应该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对于优子明知道伦子的不伦事件却佯装不知这一点，贤一曾经多少感到怨恨。虽然可以看成是她为姐姐守住了秘密，然而贤一总觉得，搞不好她是在内心期望贤一夫妇的关系破裂。

贤一想起优子曾经说过的话。“姐姐是个优等生，备受宠爱。”“我觉得自己是养女”。伦子上高中时，曾经因父亲的转职和父母一起去

美国生活。那时在上初中的优子却被留在日本，住在了亲戚家。

这样的安排可能是考虑到优子要参加开学考试等种种因素，但那时优子毕竟还只是个初中生，会产生“自己被排除在外”的妒恨之情也可以理解。她本人也承认怀有那样的情绪。

伦子不怎么对贤一说她在老家时的事，也许还有其他贤一不了解的家庭内部或姐妹之间的摩擦。

虽然身为独生子的贤一只能想象，但他听说过在兄弟姐妹，特别是在姐妹之间，有一种复杂的爱憎关系。

难道优子想故意忽略不伦问题，使藤井家崩坏？

贤一已经深陷在疑心的森林之中，不知道这森林最终会蔓延到何处，只能不明方向地摸索。这时突然下起让人睁不开眼的大雨，一瞬间就将他的身体完全浇透。

最终他还是没有打这个电话。

虽然他觉得离真相又近了一些，但心情一点都没有好转。

就在他打算回屋，把手搭在门把手上时，有电话打来了。是真壁。

终于来了……

“是要叫我母亲去问讯吗？”贤一率先问道。

“不，不是，是别的事。现在我在楼下的休息室，你有时间吗？”

9

在位于酒店大堂一角的休息室，贤一与真壁对坐。

“既然不是来找我母亲的，那你想对我说什么？”

真壁喝了口咖啡，以像是被烫到的表情开口。

“就智代女士昨天的证言——也就是对于凶手是智代女士这点，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或者有没有觉得矛盾的地方？”

贤一无法立刻作答，他尽量躲避真壁的眼神，装作在思考地看向

杯中。他在内心期待对方会再开口问点别的，但真壁一直沉默地等在那里。

“那张笔记的鉴定结果出来了吗？”最终贤一问道。

“还没有，但我们猜想那应该是被害者的血。如果那笔记确实是智代写的，她应该不会伪造血迹。而如果还有其他人介入，想必也考虑了警方会做血液检查这一点。不过，搜查员中有人对那天晚上的场景记得很清楚，说智代穿着白衬衫，胸口附近有一点污迹。他当时还仔细看了看，想着会不会是血迹，但似乎只是沾上了咖喱。在她身上并没有发现其他污迹。查看现场记录时我发现，在现场清洗的衣物里并没有智代女士的衬衫。如果把他人的头部打出致命伤，照理来说应该会被喷出的血溅到。藤井先生，你知道些什么情况吗？”

贤一放弃了。也许还能找到别的托词，但他不想再继续说谎了。

“其实……”

贤一把从香纯那里听到的话和盘托出。听罢真壁看上去并不惊讶，说道：“我就知道是这样。”

他喝了一小口咖啡，露出一脸苦笑。贤一直接说出了自己的震惊：“昨天你就看穿那是谎言了？”

“嗯，毕竟这是我们的工作，总能看出很多问题。比起这个，虽然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你们家人之间互相包庇的心情，但事情现在可是被你们搅得一团糟。”

要是别的警察，至少会表达几句愤慨，或威胁贤一“不许再做伪证，要是下次再这样，可不会就这么算了”之类的话。

然而，真壁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

“藤井先生，你直到案件发生为止，都一直相信你妻子吗？”

贤一不由得“咦”了一声。真壁意味深长地笑了。

“当然了。”贤一回答，又在隔了片刻之后，不知为何又重复了一次，“我当然相信她。”

“是吗……”

真壁不为所动地说着，拿出账单，看着上面的字叹息。

“酒店的东西还真是贵，一杯咖啡就顶上我平时的两顿午饭了。”

眼看真壁似乎打算就这样离去，贤一赶紧叫住他问道：“刚才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真壁转过身对他说：“虽然我只是个外人，但我觉得所谓爱，难道不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相信对方，即使自己代罪，也要袒护对方吗？”

他突然在说些什么啊？

“这是什么意思？”

“昨天我也说过，如果是我，比起庭审结果，会更想先查明真相。”

真壁蓦地转过身，他离去的背影在贤一看来仿佛在说：在你的家人中，最缺少爱的人难道不是你吗？

贤一瘫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在内心反复回味真壁留下的话。

“……难道不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相信对方，即使自己代罪，也要袒护对方吗？”

昨天以香纯大闹法庭为契机，大家都开始各说各话，听到的情报变了又变，别说是消化，连好好咀嚼一番都做不到。会不会自己以为已经全都理解，其实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东西呢？

为了守护香纯的人身安全和自己的骄傲，伦子殴打了南田隆司。而香纯为了袒护母亲——虽然手法过于稚拙——试图让庭审中断。虽然伦子和香纯对贤一的态度实在算不上温暖，但贤一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她们两人的另一面，又或者只是贤一至今为止都没有察觉她们的这一面？

真壁是在指责贤一对家人太冷漠吗？

不，那个男人真正想说的应该是别的事情吧？贤一总觉得真壁是想说出案件的本质，但为了不超出刑警的工作范围，只能对贤一说些令人似懂非懂的话。

贤一觉得真壁的话似乎与自己在昨天的“家庭会议”上就感觉到的违和感相关。

他一边用指尖按摩两边的太阳穴，一边零碎地回想至今为止发生的事。

那天晚上收到的成为一切的开端的短信；香纯越来越严重的反抗态度；抛开目的不提，从结果来说帮了很多忙的优子的协助；莫名冷淡、似乎看透了一切的伦子的言行举止；依然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智代；对贤一态度不一的公司里的人；蜂拥而至的媒体——

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展现在自己的眼前，其中最有冲击力的，果然还要数伦子的怀孕与堕胎。

不管再怎么叹息，过去已经无法改变。然而，从得知这件事到现在已经快四个月了，贤一依然有排斥反应，光是想起这件事就有呕吐的冲动。

是自己的观念太陈旧，还是心胸太狭隘？为了向前走，也许是时候在情感上做个决断了。

贤一拿出手机，依次检索与怀孕有关的词句，特别是“想象怀孕”或“误诊”等逃避现实的词语。然而，他不仅没找到能拯救他的描述，还不小心点开了“妻子怀了出轨对象的孩子”的帖子，差点儿引发过度呼吸。

他觉得自己仿佛在用指甲揭开伤口的疮痂，正打算作罢，突然，目光停在了与“母子健康手册”相关的信息上。这么说来，伦子怀上香纯的时候，贤一也见过“母子健康手册”。那时伦子把B超照片和手账在桌上摊开，对贤一说“已经是第几周了”等等。然而由于那时正是公司事故频发的时期，自己只随便敷衍了几句。

突然之间产生的联想，令贤一的后颈周围汗毛倒竖。

这真的是伦子第一次怀上别人的孩子吗？他有下断言的自信吗？就连这次发生的事，在从香纯那里听说之前，自己不是也完全没有察觉吗？从怀孕到流产的一系列流程也太过顺畅——或者该说是熟练了，不是吗？

他慌张地调查母子手册的交付手续、怀孕后的处置——包括堕胎在内，突然又回过了神。他想起了真壁刚说过的话。

“难道不是不管发生什么都相信对方吗？”

真壁的话确实没错，但眼下这种状况，要贤一怎么相信呢？如果真壁站在和他同样的立场，还能说出“相信”二字吗？

说到底，伦子自己说出曾经和隆司约会的事，都是在结婚三年后。

那时贤一只是笑着让事情过去，但心里还是留下了伤口。如今这种感受变得更强烈了。

他的目光又停留在“意外怀孕”这个词上，并点开了相关的帖子，但帖子的内容并不是关于堕胎。

内容是关于是否应该把意外怀上的孩子送给想要孩子却无法怀孕的夫妇。

“意外怀孕，不被期望的孩子。”

贤一试着读出了声。“意外怀孕，不被期望的孩子”，在重复数遍之后，他终于知道了自己在意的是什么。

是“养子症候群”。

但是，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个？

妄想自己是被收养的孩子、反抗、愤怒、维护和替身——

说到替身，这次的事件从庭审开始以来，出现了多种替身论，使局面一片混乱。到头来难道仅仅只是引起了骚动，最终又回到了原点？

然而，真的能断定没有替身存在吗？即使已经听了各方的说辞，贤一的心中依然觉得不痛快，感到难以释怀。

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有人在说谎。到底是为了袒护别人，还是保全自己？现实中真有可能发生替身这种事吗？

替身、替身、替身。

说起来，贤一去妇产科医院询问情况并吃了个闭门羹时，真壁也在那里。本来贤一还以为真壁是跟着他去的，但后来真壁说是他“有

些需要确认的事情”。贤一听了之后还觉得或许真壁也与自己有同样的想法。

当时贤一想确定的是，做了堕胎手术的是不是与伦子同名同姓的人，以及患者在登记时用的是不是别人的身份证明。但是，这些怀疑都被干脆地否定了。

然而，会不会是“没错”却“不同”？虽然“正确”，但却“没有对上”？——从字面来看似乎有些矛盾。不对，这也是有可能的。

就在这时，贤一生出了一个超出想象的念头。

怎么会……不可能有那种事。虽然他试图说服自己，但涌出的疑念已经无法消除。他又回到网上，反复看了几个相关的帖子。无论在哪个帖子里，都没有能否定贤一突然产生的想法的证据。

一想到可能性并非为零，贤一就坐不住了。他回到屋里稍作整装，交代香纯照看好智代，便走出了酒店。他先在百货商店买了只听说过名字的西点，还是最贵的组合礼盒。

接着贤一乘坐JR山手线在新大久保站下车，前往曾经去过一次的医院。

走了几分钟，他便看见了熟悉的粉色看板：“楠木妇产科医院”。

心跳开始加快。他看向看板上的诊疗时间，距离下午开诊还有十五分钟。

趁着现在的空闲时间，也许对方会愿意听自己说话。五分钟、三分钟，不，一分钟就好。他咽了咽唾沫推开门，向前台的女性说明了来意。

上次那名将贤一赶出门外的年长女性立刻走了出来。据真壁刑警说，她似乎是院长的妻子，兼任事务长的职务。在她的名牌上印着一个圆圆的“楠”字。

“什么事？”对方的语气还是那么严厉。

“这个点心，如果可以，请大家分享。”贤一把装有西点的袋子递了过去，又立刻低头欠身说道，“我只有一件事想请您确认一下，一瞬间就好。”并赶在对方拒绝之前说出了事项。

“最近我们换了一位新律师。那位律师不喜欢做事前疏通工作，总是说‘只要让他们作为参考人出庭就行了’这种令人为难的话。是的，他指的就是这家医院的相关人员……您不愿意去？如果是刑事审判，似乎可以强制出庭。虽然我对他说过这样会给您添麻烦……如果您允许我在这里向您确认一件事，我会试着好好劝劝他的……”

这完全是贤一突然想到的说辞，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以前的贤一是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的，搞不好是在上门推销家庭药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锻炼出了这一本领。

“我知道了。”

楠护士长说着，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之差。

“快说什么事。”

“我想请您再次确认一下我妻子的照片。”

“照片？”

“是的。”贤一回答，并把事先准备好的手机屏幕展示给对方。

“这是我的妻子。去年九月，请您打掉怀上的孩子的是她没错吗？”

楠推了推眼镜凑近屏幕，盯了几秒后，以锐利的眼神看向贤一。

“就是这个人，没错。”

楠又向前台的女性寻求认可，“没错吧？”在旁边听着两人对话的女性仿佛等待已久般凑了过来。

“对，就是这个人。电视上的照片看起来像能面一样，显得不太像她，这张照片照得很清楚。虽然长得很美，但有些冷淡。”

贤一顺便提出想查看当时的诊查申请书，遭到了预料之中的拒绝。

“你刚才说的什么参考人的事，是真的吗？上午警察也来问过同样的问题哦。”

楠瞪向贤一，心情似乎比刚才更差了。

贤一连穿鞋都觉得麻烦，迅速离开医院，在路上给真壁打了通电话。

“真难得你会主动打来电话。”

“我刚与上次那个楠木妇产科医院的护士长见了面。”

“为什么又突然去找她？”

“其实，我有些想知道的事。”

他没有提到警察——恐怕是真壁或他的搭档——已经来过的事，继续说了下去。

“然而，身为普通人的我已经无法再调查下去了。真是愁人。”

“具体是什么事？”

在简单说明要点之后，电话那头突然传出“呼”的一声仿佛漏气的声音。似乎是真壁笑了。

“有什么好笑的？”

“没有，就是感叹你突然又行动了起来。实际上，这点我已经调查过了，虽然为时已晚。”

先到一步的果然是真壁。

“然后呢？”

“很遗憾，我已经说过多次，不能透露调查内容。不过，为了感谢你至今为止的配合，我想真诚地对你说，刚才的事是我‘不小心疏忽了’。”

能听到这句就足够了。贤一道谢并挂断了电话。

之后他给白石律师打了电话，问她能不能紧急去见一下伦子。

“什么情况？”

“其实这事不应该在电话里说……”

说明事项后，那边沉默了几秒。就在贤一想说“喂”的时候，律师

开口了。

“本来有一件提前约好的事，但我会拜托其他律师去办。我这就去见伦子。”

挂断电话，贤一不顾行人的侧目，靠在了电线杆上。调整了一阵呼吸后，令人头晕目眩的混乱终于消失。他没有继续往车站走，而是向西走去。

他曾经在一次防灾演习中从新宿站走回自己家，距离长达八公里，算上中途休息的时间，一共用了两个多小时。虽然途中他满是抱怨，但走完之后，他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满足感。

现在贤一位于新大久保站，如果从这里出发，距离应该更近。

这段距离正适合一边走一边慢慢整理思绪。

在那之前，他用手机搜寻了自家和周边地区的垃圾回收日。

10

因为贤一穿的是皮鞋，所以脚上有几处擦破了皮，小腿也十分僵硬。然而，他却意外地没什么疲劳感。

就在他到达目的地时，白石律师打来了电话，仿佛计划好了一般。

他带着祈祷的心情接起电话。

“我是藤井。”

“我和伦子见面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律师说话的语速很快。

“怎么样？”

“虽然她很惊讶，但没有明确承认。”

“但是，”白石律师立刻加了句，“就我的印象来看，藤井先生您的推理应该是对的。让我们协力找出真相吧。”

贤一道谢后挂断了电话，一股脱力感突然袭来，令他几乎站不住。原因并不是刚刚步行了两个小时。

他又在原地等了将近两个小时，偶尔有附近的居民投来怀疑的眼神。他横下心来，想着要报警就去吧，我可是被搜查一科盯上的人。

终于，目标人物回来了。

“姐夫？”

一脸疲惫的优子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起初优子看起来不太情愿，在贤一保证很快就说完之后，才勉强让贤一进了屋。

在优子泡咖啡时，贤一把之前寄放在优子这里的物品从衣柜深处拽了出来。香纯自不用说，就连伦子都不知道自己把这件物品放在了巨大又便宜的运动包里，寄放在优子家。

“来，请用。”

贤一回到矮桌前，喝了一口优子泡的咖啡。她用的似乎是上好的咖啡豆，香气和味道都很浓郁，又不刺鼻。

面对坐在桌子对面，正等待贤一说出正事的优子，贤一先是夸奖了咖啡一番，才进入正题。

“你知道被杀的南田隆司常务的哥哥，那个名叫信一郎的人吧？就是坐在白色捷豹里的那个时髦男人。”

虽然优子以一副“你突然在说些什么”的眼神看了过来，但贤一没有回应，继续说了下去。

“那个人原本是专务，现在是北美总支部董事长。即便如此，我依然叫他‘专务’。不只是我，公司里的其他人也仍叫他‘专务’，其中并没有什么深意，人总是很难改变对特定人物的称呼。昨天在听你说话时，我感到一种违和感。我一直在想，那违和感究竟是什么。”

“不好意思。”优子罕见地露出厌烦的表情，“我昨天被警察刨根问底地询问到很晚，有点累了。你能进入正题吗？”

“抱歉，我不知道该以什么顺序说——昨天，你一开始管隆司叫‘那个男人’，之后变成‘那家伙’，最终直接称他为‘南田’。一般应该是反过来的。如果是我，对于一个‘虽然认识，但和我本人不太亲的人’，应该先是叫名字，在情绪激动时才变成‘那人’或‘那家伙’。更何况

你最后还把这几种称呼混在了一起，这对于一直很冷静的你来说，实在很奇怪。所以我才觉得，搞不好你是为了隐瞒你们两人的关系，才在称呼上费了心。也就是说，也许你和隆司的关系比我们知道的要亲密。于是，我试着做出了一个假设。如果是这样，之前那些令人无法认同的点，就都能说得通了。”

“这就是你想说的？我说过很多次了，我今晚打算早点儿睡……”

“我知道了，我直接说结论吧。今天，我又去楠木妇产科医院了。”

虽然贤一认为自己打出了王牌，但优子的表情丝毫未变。

“虽然很缠人，但我还是想确定伦子真的怀了孕吗？因为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又来？”

“和以前可不一样。之前我一直在问的是伦子‘是否真的怀了孕’，但这次不同，这次我介意的是怀孕的人‘真的是伦子吗’？”

“什么意思？”

“我再三请求那家医院的可怕护士，并给她看了照片。然后她明确地回答‘就是这个人’。前台的人也是同样的回答。这张照得很漂亮吧？”

贤一说着，把手机屏幕展示给优子看。这是至今为止的相片中最清楚的一张，特写的人脸，像艺人一样美丽。

“反正她们也只是随便说说吧。”

“确实，警察最初给他们看的想必是伦子的照片，而且是在逮捕之后拍摄的，连身为丈夫的我都无法确定那是不是她本人。而警方在打听的时候，肯定问的是‘这个人来过这里吧’，那他们当然会回答‘是的，来过’。毕竟你们是姐妹，长相给人的感觉很像。”

即使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优子依然沉默。

“虽然公共机关的接待窗口过于松懈的问题经常被报道，但在意识到这个漏洞时，我还是大吃一惊。在这个被ID和密码束缚，动不动就有人像念经一样说什么‘个人情报、个人情报’的日本，居然能做到

这种事。只要能够取得他人的帮助，或将其封口，就能伪装成他人进行堕胎。去年，不管是怀孕，还是做了堕胎手术的人，都不是伦子，而是你，对吧？”

11

“回收废弃电脑、电视、冰箱，以及其他——”

废品回收车的声音突然插进对话，两人静静地等待那悠闲的声音远去。

“人类果然是会被感情左右的生物。一意识到那可能不是在伦子身上发生的事，那一瞬间，我甚至觉得其他的事都无所谓了。然而，伦子眼下仍是杀人案的被告人，而我的痴呆症母亲也有可能变成替死鬼。”

优子没有反应，贤一又把从香纯那里听来的智代的右手腕受伤的事说了出来。

“我以为你是为了解救伦子，才想让我母亲顶罪。虽然这很过分，但也不是不能理解。然而，实际上你完全是出于别的目的，对吧？出于完全相反的情感。我不知道你和南田隆司是双方同意，还是对方强迫，或者是对方用了你说过很多次的安眠药。也可能你只是利用了眼前的状况，男方并不是南田隆司。总之，在去年夏天的尾声，你发现自己可能怀了孕，并想着如果怀孕，要尽快处置。于是，你瞒着伦子拿走了她的保险证，以伦子的名义接受了诊查。

“我很惊讶这种事为什么至今为止还没有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在医院这种地方，只要拿着保险证，并且外表和年龄看上去大致相符，就能伪装成他人就诊。利用这个方法，似乎也能实现保险金诈骗。总之，你伪装成藤井伦子接受了诊查，被告知怀了孕，还做了堕胎手术。虽然需要同意书，但那种东西用什么方法都能蒙混过关。也就是说，你变成了‘替身’。替代者，不对，是冒充者，就是你。后来，恐怕是一切都结束之后，你对伦子坦白了这件事。”

虽然贤一很想保持冷静，但情绪还是逐渐激动起来，语速也加快了。但优子依旧毫无反应。

“那个叫真壁的刑警应该也意识到了这点，现在大概正在寻找能够使这个理论更站得住脚的证据。”

“你有证据吗？除了每次看照片的时候都会做证说‘对，就是这个

人’的靠不住的护士之外。”

“只要当时的诊查申请书还留着，上面就会有指纹，更重要的是，有DNA。”

“DNA？”

“我不是说了吗？只要保有哪怕胎儿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对DNA进行比对。”

“那种东西不可能有。”

“然而确实存在。那个护士长，出于信教的原因憎恶堕胎行为，并且对自己协助堕胎抱有罪恶感。所以，她会把堕下的胎儿的一部分——大多是脐带——偷偷保存下来供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在这世上，DNA鉴定一般都是为了确定父亲的身份，但当然也能用来锁定母亲。”

优子终于张口，声音略微有些嘶哑。

“所以呢？”

“我调查了一下‘自首’的定义，似乎在警察明确认定该人是嫌疑人之前，主动坦白是自己干的就行。如果是现在，应该还勉强可以算得上吧？有减轻罪状的可能。所以，你就和我一起……”

“孩子是南田隆司的，性行为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的。”优子不管不顾地说道，“这样就行了吧？”

用这句话结束这场骚动，未免有些太过清爽了。

“告诉我，你的动机是什么？到底为什么要……”

“跟你说，你能懂吗？是因为恨啊。”优子说着，挑起了一边眉毛。

“你恨南田隆司？”

“不是。”她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哼笑。

“香纯说得没错，中年男人的迟钝就是犯罪啊。”

说完这句话，优子仿佛朗读剧本一般地淡然说道：“之前我不是

也说过吗？我恨我的姐姐，甚至想把她的一切都破坏掉，因为她是我在这世上最讨厌的、仿佛伪善的化身般的女人。”

打开了话匣子的优子连表情都开始发生变化。

“从我有意识起，就在憎恨姐姐了。理由我也说过吧？正是因为‘替身’。每当我做了什么坏事或失败的事，姐姐都一定会袒护我，说是她干的。很令人恼火吧？”

优子向贤一寻求认可，但贤一没有回应。

“有一件事我现在还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我们家在公务员宿舍的住宅区里，非常狭窄。姐姐和我睡上下床，姐姐在上，我在下。我非常羡慕姐姐，有一次就睡在了上面，姐姐没有叫醒我，而那个晚上我尿了床。当我哭着向姐姐道歉后，姐姐对母亲说是她尿了床。虽然母亲什么都没对我说，但她应该意识到了事实真相。因为从那天晚上起，她就开始对我说‘睡前不能喝太多水’。

“你能明白我那时的屈辱感吗？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我的所有失败，表面上都变成了姐姐的错。而父母也知道姐姐在袒护我。最终，就连真的是姐姐做错的事，也会变成‘反正也是优子干的吧’。立场倒转了。我曾因为生气，把产自迈森的珍贵装饰品打碎。那时，姐姐又站出来说是她干的，就像之前说的打碎玻璃的时候一样。结果原本大发雷霆的父亲突然开始说什么‘没受伤就好’……不需要再举更多的例子了吧？太让人不快了。”

优子说到这里顿了顿，喝了一口咖啡润了润喉咙。

“我好恨，恨到想杀人，无论是姐姐，还是母亲和父亲。这种心情，直到现在也没有丝毫的改变。说实话，我至今仍然相信我是‘被收养的孩子’，样貌相似只是偶然。不是都说只要在一起生活，便会长得越来越像吗？不仅如此，无论是小学的课堂参观，还是初中的三方面谈，轮到我时基本都是母亲出席。但如果是姐姐，父亲只要能腾出时间，就一定会出席。父亲从来没出席过我的活动。当然，人不在国内并不能成为借口，毕竟在我上初三时，那些人已经回到了日本。

“曾经有一次，我因被怀疑偷了朋友的钱而被叫家长。只有那种时候那个老头才会过来。他听都不听我说的话，突然就在教室前打了我一巴掌。我向天地神明发誓我没有偷，可老师也根本不听我的意见，一边说‘算了算了这位父亲’，一边得意忘形地说什么‘她的姐姐伦子可是有名的优等生’。赌气之下，我的品行也越来越差，之后就是不

断恶化的螺旋。后来我休了学，结果被当成吃闲饭的，踢出了家门。不是比喻，是真的被踢了出去。

“自那之后，我从来没有喜欢上任何人，也没有相信过任何人。”

确实，别说是结婚对象了，就连和优子长时间交往的特定男性都没听说过。也许原因并不是她对男性过于挑剔，而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和隆司发生关系，一开始只是出于随便玩玩的心情。我也不是跟男人睡觉还需要找什么理由的年纪了，非要说的话，应该是出于好奇心吧。毕竟他看起来挺有钱的。

“不，不对。是因为那个男人看上了姐姐。虽然那个男人一开始说什么‘信一郎如何如何’，但我很清楚那是借口，因为他看姐姐的眼神不一样。所以我在旁边一勾引，他就立刻上了钩，把我作为姐姐的替代品。唉，即使我作势勾引也完全不为所动的，也就只有贤一你了。虽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粗神经还是怎么回事，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姐姐才选择了你吧。

“总而言之，既然上了床，就要利用那个家伙。毕竟他到处都很吃得开，又有地位和金钱。怀孕这一点，是我失算了。只有那一次觉得‘搞不好要坏事’，结果就恰好命中了。人生就是这样啊。”

“为什么要以伦子的名义……”

优子仿佛把贤一当成傻瓜般地哼笑了一声。

“都说了，是因为我恨，恨姐姐和那对父母。我没有想具体把他们怎么样，只是想毁掉现状而已。

“我一直一直都觉得，只有我是外人。所以从我会写字的时候开始，每天都会写下家人令人厌恶的地方，一天不落，像写日记一样。直到现在我的心情也没有变。包括对你、对那个任性得要命的小丫头，以及逃避现实的老太婆，你们这些构成了姐姐的幸福的所有人在内。一开始，之所以会伪装成姐姐去接受诊查，只是想给她找点小麻烦而已。反正无论结果如何，我也没想把孩子生下来。在确认怀孕之后，我逐渐下了决心，要以姐姐的名义堕掉孩子。反正都会给身体留下伤害，就让我把大家的心也搅乱吧。把上面写有姐姐名字的资料存档寄给那个溺爱姐姐的父亲，应该也很有趣。

“手术结束的那天，我一脸苍白地向姐姐报告，她非常惊讶，随

后便是担心与说教。关于我冒充她去接受诊查的事，她甚至说只要不会在之后暴露，捅出娄子，这次就这样算了。还说什么‘你以后还要结婚，万一被调查到过去，搞不好会被解除婚约’之类的老掉牙的话。所以我就对她那狂妄的女儿说了谎：‘你妈妈其实——’。那丫头平常装成一副大人的样子，却被打击到卧床一周。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么痛快过。”

即使在医院得到了证言，觉得自己逐渐逼近真相时，贤一仍然无法对优子产生憎恨之情，总觉得她是有什么进退两难的苦衷，或有什么惨痛的内心伤口。他一直努力地去好心揣测，甚至还试图把愤怒和憎恨的情感分开。

然而现在，他分明地感受到：自己在憎恨优子——

把家里搅得一团糟这点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是香纯当时才上初三，有什么必要把她也卷进来呢？不只是憎恨，他甚至感到有些恐惧。真的会有容貌如此美丽，心肠却如此丑陋的人类存在吗？

贤一终于明白那时香纯为什么发出绝交宣言，而自己却完全没有头绪。那时的香纯相信了优子的话，又无法质问母亲，只能把愤怒的矛头指向了没出息的父亲，本应是守护家庭的父亲。

“做到这个地步，你满意了？”

“唉，你真是不明白，这不是满不满意的问题。每当她以保护者自居，我的憎恨都会增加，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你为什么杀害南田隆司？”

“那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堕胎之后，那个男人给了我一百万日元左右，说是‘抚慰金’。那时我没有再吵闹，并不是因为满意，而是在等待时机。我打算先不急着抛出手中的牌，等以后再以高价卖出。后来有一天，姐姐高兴地对我说你可能会从外地被调回来。我突然涌上一股不快，想把所有事情都毁掉，就联系了信一郎。”

“你联系了专务？”

“‘前’专务。去年秋天，他似乎知道了什么，曾经向姐姐提出见面，却被姐姐搪塞了过去。”

优子目睹伦子坐上专务的捷豹，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吧。

“在快要回国之际，信一郎正在搜寻打倒隆司的材料，我一联系，他就立刻上钩了。我骗他说我被隆司用药迷昏，并怀了他的孩子。总的来说我没什么目的，只是想把事态搞得一团糟，让事情不可收拾而已。信一郎听了之后欣喜万分，立刻向隆司亮出了底牌，狂怒的隆司便找上门来兴师问罪。我没有把我的公寓地址告诉他，所以他就找到了你们家。之后到他喝酒为止的情况就和昨天所说的一样。”

“他在和你见面时起了争执？”

“没错，他用脏话骂我，什么丑八怪、婊子之类，都是过时的词，结果——”

优子把手握成拳头放在嘴边，贤一还以为怎么了，仔细一看，她是在笑。

“那个老太婆智代居然脸色一变，勃然大怒。没想到她都成了那个样子，却还是讨厌别人说脏话。她握起放在一旁的酒瓶，‘嘭’地打了隆司的头一下，只是轻轻的‘嘭’的一下。所以，第一下是那个老太婆打的，这的确是事实。我不知道她的手腕受了伤，但那种程度，估计头上连包都不会起。然而那个男人在挨打之后越发血冲上头，上前揪住了老太太。这次换作在一旁看着的我抄起酒瓶打了下去，这次是认真的。我打了第一下之后，那家伙一屁股坐在桌上，捂住了头。我又把他的手挥开，给予了致命一击。也就是说，那家伙其实被打了三次。就是这样。”

“此时，伦子回来了。”

“没错。我跟伦子说‘伯母在我差点儿被南田袭击时打了他’，在我问‘对吧’的时候，那个老太婆还骄傲地点头说‘没错’。毕竟我的确没有说谎。”

“伦子完全相信了？”

“谁知道？这要去问她自己了。反正她那时姑且算是信了，还主动提出要顶罪，说既然堕胎时用的也是她的名字，只要说动机是‘出于憎恨’，警察应该会相信。然后，在差不多都决定下来的时候，那个疯丫头回来了。”

“伦子为什么会……”

就算是家人，为杀人犯顶罪也有些过头了吧？

“搞不好她已经意识到了真相。反正，是婆婆干的也好，妹妹干的也罢，她大概是觉得自己都有责任吧。我就是痛恨她那种优等生的想法。”

“那晚你和伦子用手机通了话，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吗？”

“姐姐说：‘优子也伪装成不在场为好。相关人士越少，越不容易露馅。’并让我先回了一趟自己家，还说搞不好通话记录也会被查。”

“清洗衣服和瓶子的事呢？”

“那是我在香纯回家之前想出来的主意。在姐姐的衣服上沾上像是被溅上的血迹，以及故意在洗衣机里加入漂白剂，都是我提出的。另一方面，由于我在准备回家时穿上了大衣，所以回到家的香纯似乎没注意到我身上有血。我认为警察应该不会在案发当天搜到我家来，就不慌不忙地把沾血的衣服剪碎，第二天一早垃圾回收车来的时候扔进了可燃垃圾里。”

案发第二天是“可燃垃圾”的回收日，这一点贤一已经在来之前调查过了。

“那天早上你到得稍微迟了些，原来就是这个原因。”

“没错。由于瓶子上留有我的指纹，所以姐姐帮我清洗了。还有什么来着……对对，姐姐给我打那通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的电话时，我还建议说‘为了显得更真实，给贤一发一条显得你很慌张的短信吧’。大概就是这些。”

“你的内心已经扭曲了。”

贤一想说的话有很多，但最终说出口的却是如此老套的台词。

“也许吧。但是，有内心不扭曲的人存在吗？”

“老实说，是谁杀死的南田隆司，对我来说都无所谓。然而，如果你想让我的家人背负莫须有的罪名，那我必须全力阻止。至今为止，我一直说要守护家人，却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由于我的心中怀有偏见，觉得自己被家人排斥，便一直与家人保持距离，对他们报以冷眼。没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你一样。而那名叫真壁的刑警看穿了我的内心。如果我不相信伦子、家人和自己，还能相信谁呢？是那名刑警告诉了我这一点。”

“是是是。”

优子一边说着一边垂下眼，小幅地上下晃起头，仿佛在合着动感歌曲的节拍一般，完全没有反省或后悔的样子。

“所以呢？你要把我怎么样？”

“我无法强迫你去自首，但我会把刚才那番话告诉警察和律师。而且我刚才也说过，那个叫真壁的刑警应该已经意识到了真相。”

“是你告诉他的？”

“不是，他应该是之前就有所怀疑。不过，决定性因素恐怕是昨天我母亲的自首。现在想想，我母亲不会说谎，但说的话仅限于一时。‘我要对警察说出真相’‘我要给他们看我的笔记’，这些突然产生的念头会被她迅速忘记。既然是你陪她去的警察局，应该可以在中途劝她折返，然而你却没有这样做，还故意让她拿着沾了血迹的笔记，说明这应该是你的意思。关于这点，连我都会产生怀疑，想必真壁刑警也思考了你这样做的理由——你是想让伦子听到‘智代来到警察局自首，说是她自己干的’。为什么？因为公审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这样做，是为了让伦子不会在最后关头翻案。”

“本来是想补上一脚，没想到干了多余的事。”优子抬起眼，看向贤一的眼神里含着笑意，“那个痴呆老太太对我言听计从，我还以为会很顺利呢。”

她摇晃着身体和头部，仿佛耳朵里插着看不见的耳机，里面有音乐流淌一般。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又小声地开口。

“你回去吧。”

“在那之前，我要对我欺骗你的事道歉。刚才说的脐带和DNA的事是假的，是为了从你口中套出真相而采取的手段。”

“已经无所谓了。”

“那……”

“烦死了！”

优子怒吼出声，把餐具架上的威士忌酒瓶扔了过来。贤一险险避过，酒瓶打在墙上碎开，散发出强烈的气味。

贤一看向碎裂的标签，是“拉弗格”。在看到标签后，贤一改变了主意。

“本来我还想不作声地把这个带回去呢。”

贤一说着，把从衣柜里拿出的运动包打开，里面的东西是一个皮质的书包。

“寄放在你这里时我曾经说过，这是香纯原本要上的第一志愿私立高中的指定书包。由于已经交了入学准备金，所以即使放弃入学，学校也寄了一套过来。虽然香纯说不想看到它，但我觉得扔了很可惜，就先放在了你这里。”

“那又怎样？你要没完没了地说到什么时候？”

优子轻蔑地哼笑一声。

贤一抓住制作精良的书包手柄，甩向优子引以为傲的餐具架。

玻璃随着巨大的声响裂开，里面的陶器也碎了几件。贤一又用书包打了好几下。摆放整齐的高级餐具几乎全都变得粉碎，他还用脚把掉到地上的杯子彻底踩碎。

心情有变得爽快吗？有吗？

贤一看着毫发无伤的餐具架，在内心询问自己。

刚才那场盛大的破坏只是贤一脑海中的妄想。做出那种事，伦子和香纯应该是不会高兴的。

“你在发什么呆？赶紧抱着你那用来纪念的书包，哭哭啼啼地滚回去吧。”

“确实，不值得用香纯的书包打。”

贤一嘟囔着，又把书包收回了运动包里。把运动包放到玄关后，他又回到了客厅。

他双手抓住那张有一定厚度的纯色樱桃木桌板。桌板与底座分开，又是与这间房屋相匹配的小尺寸，所以他能在努力之下举起桌板。

“唔哦哦……”

这次他真的注入了浑身力气，利用离心力，把桌板砸向了餐具架。

12

东京地区法院八一二号法庭。

“那么，我再询问被告人一次。你在殴打被害者时，有意识到‘他有可能会死’吗？”

“我不记得了。”

“有没有想让他去死？”

“这我也——不记得了。”

站在被告席上的是贤一熟知的那个优子，她正直视着坐在审判台正中央的首席法官，挺直背部回答问题。和伦子不同，她穿着给人干净感的白衬衫和黑裤子，会使人陷入在看女演员表演的庭审剧一般的错觉。

最终在调查之后，优子被起诉，今天是第一次公审。

刚意识到九月的来临，便已过了两周。时间过得真快。

这次庭审的旁听券应征人数和中选难度比伦子那次还要高，庭内只预留了贤一和伦子的座位。泷本姐妹的父母并没有来。

听说在接到优子被逮捕的通知后的一个小时，在自家的正浩突然抱住头倒了下去，是脑梗发作。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半身瘫痪，别说一个人洗澡了，就连厕所都进不去。为了照料他，妻子寿子几乎二十四小时陪在他身边。

也许这样说不太好，但这样一来，优子的目的确实达成了一项。

贤一瞥了一眼坐在旁边的伦子的侧脸，她正一动不动地旁听。

在贤一说出他认为的真相的第二天，优子就去若宫警署自首了。她一口气坦白了自己犯下的罪行，并提交了几件能够证明的证据，其中当然没有贤一说过的什么脐带。

证据中包括妇产科医院保管的资料，虽然上面的笔记是刻意模仿伦子的，但鉴定的结果证明那是优子的笔迹，上面也确实留有优子的指纹。事到如今，警察也展现出了执着的一面，彻查了优子之前使用的旧手机的通话记录，发现与一个持有者不明的预付手机号有过多次通话。据查证，这是演艺圈或运动界人士通过所谓“地下手段”入手的号码。之后从隆司的办公室查出了一部出处相同的手机。

最具决定性的证据，是在优子的房间里发现了沾血的便利贴，上面没有写任何东西。DNA鉴定结果表明，那是南田隆司的血迹。优子用了其中一张，让智代写下了自白的笔记。之所以没有把剩下的便利贴处理掉，可能是觉得还会有其他用处，或者是出于只有优子自己知道的理由，比如作为战利品保留了下来。

在优子被逮捕并起诉之后，对伦子的审判就无限延期了。据白石律师所说，一审判决优子有罪之后，会对伦子的庭审走个表面形式，判她无罪。现在伦子是在白石律师的努力下处于保释中的状态。

然而白石律师还提到，由于伦子在知道真凶身份的前提下进行袒护，还做了伪证，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她会因这些罪名被重新起诉。

好不容易保释出来，伦子却强烈希望分居。这既不是因为憎恶对方，也不是为了准备离婚。伦子去了双亲居住的横滨老家，帮助母亲看护父亲。

优子自首后没多久，贤一就辞了职。

并非集团内部的调动，而是完全与前公司一刀两断。这既是公司的期望，也是贤一本人的意思。

对于公司而言，事情的经过无关紧要。贤一的家人打死了公司的高层干部，这一事实已经无法改变。至于真相，也只是凶手从公司职员的“妻子”变成了“妻妹”而已。对于组织来说，贤一仍是想要切除的肿瘤。

贤一对于新工作完全没有头绪，但白石法律事务所为他介绍了客户中的一家公司，是以生鲜为主力产品的超市，以东京为中心有多家店铺。目前决定让贤一在离家最近的店工作，开车不到十分钟。

贤一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卖场内的事务。公司考虑到智代的情况，允许贤一每天早上先把智代送到“太阳之家”再来上班，傍晚也可以为了接智代暂时离开。虽然到贤一回家之前，智代要独自在家两个小时

左右，但也只能让她尽量忍耐了。

就在贤一这样想着时，香纯开始在放学后立刻回家照顾智代。明明贤一没有拜托她，她却还会去看护中心接智代。智代腿脚还算利索，两人可以坐公交或走着回家。

贤一和香纯的关系并没有就此修复，但因为有智代在，两人之间逐渐有了交流，虽然几乎只是必要的最低限度。

“下个月，石神井公园。”

香纯说出了这几个字，意思是“看护中心的例行活动将要举行，如果让奶奶去，需要有人陪”。

“具体哪天？我去问问公司白天能不能离开一段时间。”

香纯看向别处，小声说道：“不用问了。是个周日，我能去。”

高兴不已的贤一把前后事项一并用短信发给了伦子。

得到了“太好了”的回复。

这短短的三个字，贤一不知道反复看了多少遍。

今天在法庭，是贤一和伦子时隔两周的再会。

开庭前两人在休息室稍微聊了一会儿，但可能是出于庭审前的紧张，贤一只能想出“有没有好好吃饭”之类的毫无意义的话题。

“我曾经恨过他。”优子的话语引发法庭里的一片骚动。检察官仿佛看准时机般地提高音量。

“请你再说一遍，说清楚一些，让法官和陪审团也都能听到。”

“我，曾经憎恨被害者到想杀了他的地步。我不记得在打他时是否抱有杀意，但那个男人死了真是太好了，直到现在我仍这样觉得。”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他没有把姐姐一家毁灭得更彻底。我是期待他把姐姐一家拆得分崩离析，才让他抱我的。谁让他只是性欲旺盛，会嘴上逞能，做事却不够彻底呢。”

法庭内的骚动声更大了。

“肃静。旁听席上的各位，请保持安静。”

法官提高了声音。

记者们记笔记的窸窣声响彻整个法庭。

旁听完第一次公审之后，贤一和伦子离开了法庭。

他们避开媒体和看热闹的人，成功逃了出来。

两人决定去有乐町或银座之类的地方一起吃个午饭。

“要不要走着去？今天比较凉快，从日比谷公园穿过去怎么样？”

“好啊。”伦子今天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两人上次像这样并肩走在日比谷公园是多久以前的事呢？

“已经隔了二十年了。”

伦子仿佛读出了他的心思，告诉了他答案。

在吹着含有秋天气息的风的公园里，正召开外地特产展销会。味噌田乐烧 [1] 的味道刺激着胃部。两人一边缓缓走过成排的帐篷，一边漫无边际地聊天，没有触及优子的话题。

随后两人自然而然地坐在了附近的长椅上。为了掩饰害羞，贤一仰头望向晴空。

“通过这次的事，我终于知道，家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撒手不管就能顺利发展的，需要用全力去守护。”

是那个因这次的案件与自己产生了交集的刑警告诉了他这一点。如果有机会，贤一还想再多问问他的事。

“还有就是必须要留在家人的身边。调动定下来之后，你们的笑容逐渐减少，令我感到很难受。”

“不是的。”伦子反驳道，“笑容消失的是你啊。从定下调动之前，你就无论早晚都苦着一张脸。之前一直大家一起欢笑，突然家里的空气就冷了下来。”

“是吗……也许是那样吧。”

果然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贤一想着，不知道该觉得悲伤还是好笑。

“就算你被判服刑，我也会一直等你的。”

贤一小声说着，又立刻后悔，觉得这种话不说也罢。伦子不作声地轻轻点了点头。白石律师说会为她争取到缓刑。

“我有一件事一直想和你道歉。”

“什么事？”

“那个晚上的事。”

“那个晚上？”

“哎呀，就是除夕夜那天……”

贤一“啊啊”地点了点头。除夕夜那晚，伦子拒绝了贤一的求爱，还打开了他伸过去的手。那对他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

“这次的事引起了这么大的骚动，我怎么道歉都不为过。但针对我们夫妇之间的事，我也想单独向你好好道歉——对不起。”

这很像是伦子的风格。

“因为后来的骚动，我完全把这件事给忘了。”

但拒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贤一很想问，却忍了下来。他害怕听到“因为我确实在心里怨恨着你”这样的回答。然而伦子却主动说出了理由。

“如果那个晚上我们真的做了那种事，搞不好我会非常消沉，暴露出脆弱的一面。”

“脆弱？”

“是的。我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坚强。先是出了优子的问题，后来南田兄弟又因为她的事找上了我，再加上香纯产生了误会，不仅对你，也对我话里带刺。你母亲的症状又越来越严重。”

伦子腼腆地微笑起来。

“‘你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留在我身边’。那段时期，这句话一直就在我嘴边。但如果我说出来，毕竟你有急性子的一面，我担心你会做出什么事来。”

原来是这样。优子说得没错，中年男性的迟钝，本身就是犯罪。

“我才是，对不住你。”

再说下去，搞不好自己会没出息地流眼泪。贤一做了个深呼吸，转变了话题。

“那个，也许你不想回答，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告诉我。”

“嗯？”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优子是凶手吗？”

伦子微微露出笑容，坐在长椅上伸直双腿，看向自己的脚尖。

“毕竟我们是姐妹啊。那天晚上，当我买完东西回到家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虽然优子说‘是奶奶下的手’，但我立刻看出那是谎言。”

“为什么？”

“其实我不太想说，那时优子隐约露出了笑容，她的脸上写着：‘姐姐，这次也说是你干的吧，好吗’。而且优子也立刻察觉到我知道了真相，但我们谁都没说出口，就那样顺着‘儿媳伦子替动手的智代顶罪’的剧本演了下去……真是最差劲的姐妹啊。你生气了？”

“我生什么气？”

“虽然只是剧本，但还是把你妈妈设定成凶手了。”

“你说这个啊……唉，没关系，她本人肯定也已经忘了。”

贤一忍不住被自己这句话逗笑了，这种事也只有事到如今才能笑得出来。

“我还有一件事对你说了谎。”

“怎么还有啊？饶了我吧。”

“确切地说应该是没有说实话。”

“怎么这么严肃，好吓人啊。”

贤一在瞬间想着可别告诉我你真的输给了寂寞，有过外遇啊。

“你知道优子的‘养子症候群’吧？”

“嗯。你被拘留的时候，我和优子经常待在一起，那时聊过不少。”

“有一部分被她说中了。”

“咦？”

贤一不由得看向伦子的脸。

“那不是她的妄想吗？”

“毕竟我们是家人，每天都生活在一起，总会有违和感的。我也感觉到了。”

“什么意思？”

“你不觉得我们两人看起来很像，其实有很多地方不同吗？”

“确实，但不是也有不太相像的兄弟姐妹吗？”

“外人也许看不出来，但我们自己清楚。‘这个人，有点不对’。”

“那她真的是养子？”

“也不是。答案是父亲不一样。”

“那就是再婚？”

“也不是。”

“我输了，你就别再吊着我了，快告诉我。”

“那你能保证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吗？”

“我向你保证。”

“是外遇。”

“咦？”

“母亲外遇后，生下了一个孩子。”

贤一现在的状态只能用无言以对形容。特产展销会的吆喝声填满了沉默的空隙。

“我上初中时，逼着妈妈告诉了我真相。那时DNA鉴定还不普及，所以我威胁她说‘只要去做精密的血液检查，就能查清楚，到时候我会把结果也告诉优子’。”

“然后她就说出了真相？”

“是的。我妈妈禁不住别人的威胁。”伦子落寞地笑着说道。

“然后呢？优子知道这件事吗？”

“应该不知道。如果坦白告诉她，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次的事件了——虽然也有可能仍会发生。”

“你打算告诉她吗？”

“我曾经很犹豫。但现在我想，我应该不会告诉她。”

“我还觉得她那强势的性格和正浩很像呢。毕竟他们都喜欢用理论把别人逼至绝境，惩罚时也很彻底。”

“对啊。一模一样吧？”

“咦？”

贤一看向伦子，皱起眉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越来越混乱了。”

伦子笑着说：“你果然很迟钝。”

“母亲外遇生下的孩子，是我啊。”

在这一年里，贤一已经不知有过多少次因过度惊讶而失语的体验了。

“可能就是因为父亲是那种性格的人，才使母亲着了魔。听说出轨对象是和父亲同一时期进入公司的男性。我还看过那人的照片，笑容很温柔。那天晚上，母亲被父亲施暴，逃出家门，找那名男性商量。那名男性十分体贴地为母亲着想，最终使母亲犯下了仅有一次的错误。后来母亲意识到自己怀了孕，但因为那时和父亲也在备孕，就赌了一把。最终由于我的眼睛长得和那名男性很像，她还是对父亲坦白了。”

“那个人原谅了她？”

“父亲应该也有所察觉吧。至少从那以后，他便不再对母亲动手了。”

“那为什么岳父会对你温柔，对优子严格呢？”

“因为优子是和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吧。他就是那种性格。”

“也就是说，岳父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照顾你的出身？”

“大概吧。”

“然而不知道该不该说是反作用，他对自己的孩子优子却十分严格。”

“在询问母亲真相之前，我一直觉得‘为什么我总是被偏袒呢’。虽然不知道答案，但我一直因为这件事对优子感到很抱歉，经常袒护她或对她好。在优子看来，这似乎变成了一种优越感。”

“她确实说过类似的话。”

“在知道真相之后，我就更觉得对不起她了。如果没有我的存在，优子也许能更加无拘无束地成长，也许就不会是那样的性格了。”

贤一代替她说了下去。

“所以，就连这次的案件，你也认为说到底都是你的责任，就不由自主地袒护了她？”

伦子点了点头。

“刚被逮捕的时候，如果说没有犹豫或后悔，那是骗人的。在进入拘留所后我便下定了决心，不能让优子进到这种地方。”

一阵沉默。最终，贤一伸出了手，伦子握了上去。

“你就是你，从我最初见到你的那天起，一点都没有变。”

“你也一点都没有变。”

“真过分，我可是认真的。”

两人一起大声地笑了出来，使过路的人也跟着笑了。

笑完后，两人从长椅上站起身，轻柔地握住彼此的手，迈开了脚步。为了使优子最大的目的以失败告终，贤一决定绝不能再放开这只手。

伦子的手指已经不同于庭审的时候，既不热也不冷，就像二十年前贤一在这座公园里碰到的一样，温暖又柔软。

注释：

[1] 味噌田乐烧：以茄子、松子、味噌腌渍酱、起司丝、蛋黄为原料制作成的一道菜。

关于那个人的备忘录

[日]小林泰三 著
赵滢 译

Yasumi Kobayashi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关于那个人的备忘录

作者：（日）小林泰三

译者：赵滢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3-01

ISBN：9787513343022

目录
CONTENT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警告！

·你只有几十分钟的记忆，只能想起事故发生之前的事。

·病名为顺行性遗忘症[1]。

·要把想到的事情全部写进这个笔记本中。

注释

[1] 英文名称*Anterograde Amnesia*。保留了遗忘症出现前学习的一般知识的记忆，对新的事实和事件的回忆严重受损。

1

田村二吉在一间陌生的房间中醒来，有些不知所措地四下张望了一番，房中没有其他人，只有自己。是喝断片儿了吗？他努力回忆着昨晚的事。

对了，昨晚我看到朋友在闹市区被黑社会的人纠缠，帮忙来着。当时，朋友被拽倒在地，那些人对他连踢带踹，都把他打吐了。我担心再这样下去朋友会被打死，于是想都没想便出声制止，并跑过去想把他拉起来，却当即被小混混抓住，按到了地上。

随后，朋友被两个小混混硬拽起来，那两个人固定住他的头，其他小混混发出怪鸟般的叫声，用力殴打他的脸。随着拳头击打在肉上的闷声响起，大量的鼻血喷出。见此情景，我大喊道："放开他！快叫救护车！否则警察会以杀人未遂的罪名逮捕你们！"站在我身边的小混混说了一句"你吵死了，大叔"，之后就抡起手上的金属棒，用全身的力气朝着我的额头猛砸了下来，钝器打中头部的声音在脑中嗡嗡作响。

那这里是医院？看起来不像，就是普通的房间。那是被某个熟人救了，然后安置在了这个房间吗？该不会是被黑社会的人绑架了吧？如果真是被绑架了，必须思考如何逃离。

二吉出声问了句"有人吗"，没有回应。此时他才注意到，身上的衣服不是自己的，应该是睡衣。之前穿的衣服大概不是破了，就是沾上血或泥弄脏了。床铺很干净，可怎么看都不像是医院的床铺。

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除了床就只有一张桌子、一个沙发和一台电视。墙壁是煞风景的白色，窗户上挂着暗色的窗帘，地上铺着木质地板，如果是医院，未免也太舒适了吧，可如果是一般家庭，家具又过少了。

二吉站起身，摸摸头部和身体，检查有没有受伤。周身没有感觉到疼的地方。拉开窗帘，强烈的阳光晃得他有些眼花，稍微适应了一会儿之后才慢慢看清窗外的风景。一排排低层建筑，看来这里不是大

城市，但也不是乡下。现在所在的房子差不多是三四层高，最重要的是，他完全不认识这个地方。

回头看向枕边，那里放着一个貌似用了很久的笔记本。封面上用油性笔写着大大的叹号和一个三位数字。

这是什么？是谁忘在这里的吗？还是给我看的？

二吉犹豫了一分钟要不要看里面的内容，最终还是决定看一下。目前，房间中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笔记本了，而且既然放在枕边，大概就是为了让他看的。即便搞错了，在这种状况之下也不会被严厉责备吧。

二吉翻开封面。

警告！

猛然出现的巨大的红色文字吓了二吉一跳，但到底只是普通的文字，不是警告音也不是警示灯，所以也没有多可怕。真正让他无法淡定的是接下来的一句话。

·你只有几十分钟的记忆，只能想起事故发生之前的事。

什么意思？“你”是谁？是指写下这些文字的人吗？一般来说都会这么认为吧。可究竟是谁写的呢？他接着往下看。

·病名为顺行性遗忘症。

他知道这种病，经常在电影或电视剧中出现，他还看过患上这种病的病人的纪录片。为什么这本笔记会出现在这里？下一秒，二吉便想到了答案。笔记上的内容肯定是得了这个病的人写给自己看的，因为那个人连自己得了这种病都记不住。只有几十分钟的记忆的话，日常生活会有很多不便吧，所以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状态非常重要。这本笔记肯定是因此而存在的。

可是，这么重要的笔记本为什么会在我的枕边放着？笔记本的主人没了它岂不是会不知所措？当然，前提是，这不是某人大费周章的恶作剧。

二吉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但他很快就摇摇头，将这个想法赶了出去。应该是错觉吧。

·要把想到的事情全部写进这个笔记本中。

这是当然的，毕竟记忆会逐渐消失，不写下来怎么行。如此说来，笔记本中应该也记录着它的主人的隐私，或许不该看下去了，可是不看的话又找不到其他线索，只能被迫继续往下看了。二吉在心中默默劝说自己。

·通过最后一页的内容确认当前的状况。

·提前准备好多支笔用来记录。

·笔记前十页的内容尤为重要。

这些指示具体且简单，由此可以看出，笔记本的主人虽然患有记忆障碍类的疾病，但判断能力和逻辑能力并没有因此衰退，有基础的思考能力和这本笔记，日常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二吉如此想象着笔记本主人的形象。

·没必要把整本笔记都看一遍，毫无意义（看了也是浪费时间）。

·笔记本空白页数不多时要购买新的，并把前十页的内容抄到新笔记本上。

·按顺序在封面上写下编号。

原来如此，封面上的数字是编号啊。二吉又看了一眼封面。三百八十七，已经是第三百八十七本了吗？看来笔记本的主人已经患病很长时间了。二吉想象着那个人的现状，深表同情。

·绝对不能在笔记本中写下自己的名字。

·绝对不能给其他人看。

哦？这是为什么？倒也不是必须在笔记本上写上名字，但万一丢了，没名字就很可能找不回来了。患有顺行性遗忘症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或者有很大可能会周期性地忘记自己得了这个病，如果不写下名字，很难发现这是属于自己的笔记本吧。

笔记本的主人在担心什么？二吉决定稍稍调动想象力，站在那个人的立场上思考。

哦，对，不写名字很正常，因为一旦有人看到笔记中的内容，就

会得知笔记本的主人记忆存在障碍，但谁也不能保证看到的人没有歹心。

打个比方，捡到笔记本的人假装熟人接近笔记本的主人，笔记本的主人因为没有记忆，所以无法分辨真伪，就算对方说他曾经答应过什么，他也无法否认。也就是说，患有顺行性遗忘症这件事万一被坏人知道，就会被利用，不仅财产不保，搞不好还可能成为罪犯的帮凶。

可不写名字的对策是把双刃剑，他也无法立即判断出这个笔记本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为此，他必须随身携带着笔记本。泡澡的时候肯定没法带，但也必须放在目之所及的地方。问题是就寝的时候，一般来说都要睡上几个小时，到了早晨就什么都忘了，自己患有顺行性遗忘症的事也忘了，在这个笔记本中做记录的事也忘了。

虽然不至于每天早晨都陷入恐慌，可短暂的混乱是一定会有的。那么，怎么做才能将混乱程度降到最低呢？放在一睁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比如，枕边。

二吉做了个深呼吸。

还是应该验证一下这个可能性。先冷静下来仔细回忆一下，还记得昨天的事情吗？当然，昨天为了帮朋友，被黑社会的人围殴了。真的吗？这真的是昨天的记忆吗？他重新确认了一次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明显的伤，那就要怀疑那件事是不是发生在昨天了。

他再次将目光放到笔记本上，上面写着“绝对不能在笔记中写下自己的名字”，所以，就算这本笔记的主人就是他，上面也不会写有他的名字。不过还是有方法确认这到底是不是他的。

二吉一页一页翻着，找到还没有写字的页面，写下“你只有几十分钟的记忆”几个字，与笔记本开头的那行字进行比较，字迹一样。其实从一开始他就隐约觉得这是自己的笔迹，但他硬是将这个想法排除了，因为他不愿意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如果是事实，就必须承认。

当然，笔迹可以模仿，所以这上面的内容有可能是有人模仿他的笔记捏造的。可是，会有人如此大费周章地跟他开这种玩笑吗？好吧，看来自己的确患有顺行性遗忘症，先承认吧。

虽然目前来看依然存在自己搞错了，或是有人在跟自己开玩笑的

可能性，但没有必要去深究，因为一个小时后，自然就会见分晓。如果自己并没有得那个病，届时便可以一笑了之。可如果是真的，就要尽快想出对策，毕竟几十分钟后记忆就会重置，必须在这个时间内保证行动的一致性。

每天早晨我都会这样得知自己的状态并为此而困惑吗？二吉翻开笔记本的第二页。

○关于家

·家的位置参照下面的地图。

房子所在的位置我认识，可不记得曾经去过。不过看着地图应该能找到。

·门口没有名牌，信箱上也没有名字。

·原因和不在笔记本上写下名字一样。

·想知道具体的原因就看第七页。

哦？为什么不挂名牌？不在笔记本上写名字是防止被坏人利用，名牌应该没关系吧？稍后看了第七页就明白了，先继续看前面的内容吧。

·家门钥匙应该用胶带粘在这页上，用完之后一定要再次粘好。

·房间的平面图就在地图下方。

看起来是间公寓，三室一厅，有餐厅、厨房，还有阳台。

·家里有电视，不过尽量不要看，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可以看新闻和天气预报，重要的信息一定要记下来。

的确，如果是时间比较长的综艺节目，看也看不明白。新闻应该能理解，可是想到记忆会消失，就没有看的欲望了。因此，他决定把看不看电视先放一边，继续看后面的内容。

○关于日常生活

·现在住的地方是出现顺行性遗忘症症状后搬过来的。

·因此，对该地完全不熟悉。

·没有地图根本找不到。

·即便只是到附近买东西，也必须参照地图。

·当街道出现变化的时候，不要嫌麻烦，一定要写下来。之前有过好几次在大街上不知所措的经历了。

为什么要特意搬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笔记上写具体的理由了吗？疑问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在大街上不知所措的时候是怎么回家的？是街上认识我的人帮助了我吗？我是个名人吗？各种可能性在脑中闪现。

○关于收入

·现在没有工作，也没在找工作。

·有保险金，不用担心生活所需的费用。

·存折和银行卡就放在平面图上左侧房间标记的地方。用完之后一定要放回原位。

·房租、电费、煤气费、水费、电话费、订报纸的钱都会自动从账户上扣除。

·不能使用信用卡。

·提前准备好足够的现金。

·但你很不会管理金钱，所以钱包里不要放太多现金。

看来自己不穷，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吧。得了这种病，再是个穷鬼，就太惨了。记忆无法保留约等于无法工作，连打工都费劲。不过，为了给将来打基础，还是得打工赚钱啊。最好提前思考一下自己能打什么工，想到之后还要马上写下来，不然会忘掉。

·现在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医院的名字是万城目综合医院。

·预约看病的时间笔记本后面有记录。

·不能把笔记本拿给医生看。

·如果对方提出要看，就以“里面有我的个人隐私”为由明确拒绝。

医生也信不过吗？是不是有点过于谨慎了？这样的患者会让医生很头疼吧？而且一旦对他人产生疑心，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开始怀疑身边的一切，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敢接触任何人，孤独终老。

其实警惕坏人和记忆障碍没多大关系吧？记忆没有问题的正常人也会被骗。那我为什么要防着所有人？理由就在第七页吗？二吉翻到第七页。

·真相在第八页，非常刺激，深呼吸之后再看。

他突然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想必自己已经看过很多次那一页了，每次都会感到强烈的不快吧。即便没有记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却会积累、储存在意识中，眼下的不安也是由此而生。

没必要现在看吧？反正看了也会忘，没必要主动去体验会令自己感到不舒服的事。但他抱有强烈的好奇心，想了解关于自己的秘密。就算真的感觉到不快，也会马上忘记，所以看看也没什么吧，咬紧牙关蹲在床上忍过那几十分钟就不记得了。二吉翻开第八页。

·现在，你正在与杀人魔战斗。

看到这出乎意料的内容，他险些笑出声。与杀人魔战斗？这可有意思了，自己不知道杀人魔的名字和长相，就连正在与杀人魔战斗这件事，几秒前的他都不记得。这样的战斗也太不公平了吧，对自己实在不利。

怎么会这样啊？自己患有顺行性遗忘症这件事已经很难以接受了，又多了个“正在与杀人魔战斗”。看来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二吉单手拿着笔记本，走出所在的房间，在其他房间里转了一圈。先确认了阳台和衣柜，然后检查了窗户和门，都锁着。应该可以确保眼下的安全。

“正在与杀人魔战斗”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刻，他并没有与杀人魔面对面，那是保持一定距离与其战斗的意思吗？如果有人想杀他，那应该挺容易得手的，甚至没人比他更容易被干掉了吧？自己连是不是已经被盯上了，都不记得。那么，是说对方并没有杀了自己的意思？还是说对方尚未发觉正在战斗？那个人也患有顺行性遗忘症吗？可这样的人能成为杀人魔吗？

一行文字就让二吉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疑问。

不过胡乱猜测只是浪费时间，或许还在烦恼的时候记忆就重置了，还是继续看后面的内容吧。可话说回来，记忆早晚都会重置，看与不看又有什么区别？但他依然无法抑制好奇心，决定继续看笔记本上的内容。

二吉盘腿坐在床上，重新翻开笔记本。

2

时间回到几天前。

云英光男站在便利店的杂志架前翻看着漫画杂志。还算有意思，但不值得花钱买，免费看还行。好，那就免费拿走吧，肚子也有点饿了，再来点零食和炸鸡块。

云英环视店内，发现有一个明显的监控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隐藏式的。他又偷瞄了一眼店员，深夜的便利店里只有一位年轻男店员，太轻松了。不过就算有好几个人，也不会有人敢逆他的意。他大摇大摆地走到收银台前。

店员见状询问道：“有什么事吗？”

云英扶着店员的肩膀，说：“店长嘱咐过你，让你关掉监控摄像头的吧。”

店员先是翻了个白眼，接着眨了眨眼，然后歪着头，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离开收银台朝仓库方向跑去。云英完全可以此时拿着东西离开，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耐心地等待店员回来。要是匆忙离开，被监控录到偷东西的画面就麻烦了——虽说到时候他也有办法逃脱。

店员一脸不耐烦的样子回来了。

云英主动询问道：“怎么了？怎么慌慌张张的？”

“是啊，忘了点事……”

“忘事？”

“嗯，忘记把监控关掉了。”

“把监控关掉？还真是奇怪的命令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不过是店长吩咐的。”

“店长真的这么说过？”

“是啊，我听他说了。”

云英很满足，这是他的“超能力”，碰触对方时说的话，会植入对方的记忆中。

这或许并不是什么超能力，就像催眠术一样，只是人类原本就拥有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强化，但云英决定把它看作一种超能力。具体是个怎样的能力，需要科学家研究之后才能确定，但他并不想找科学家鉴定，他拥有“超能力”这件事是个秘密。

他也不知道“超能力”是什么时候有的，小时候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年幼的他称这种能力为“谎言”，一直认为说谎骗人本就是这样的。一次偶然，他才发现这种能力其实很特殊，因为其他孩子撒谎马上就会被大人看穿，他的谎言却绝对不会。这件事给他的精神发育带来了重大影响，他坚信自己受到了神的眷顾，因此在他的情感世界里，没能培养出共情和同情这类体贴他人的感情。

“给我一个塑料袋。”云英对店员说道。

“呃……”店员好像做不了主。

“只是一个袋子，无所谓吧？”

店员或许是认为没必要为了一个塑料袋和客人争执，便默默递给了他。

这种小事根本不用“超能力”。云英从架子上拿了几本杂志，又装了些零食和啤酒，说了声“再见”，便准备离开。

“啊！请等一下，您还没付钱呢。”

“我不给。”云英露出坏笑。

“我会报警的，摄像头已经清楚拍下——啊！”想起自己刚刚把摄像头关掉，店员匆忙从收银台里跳出来，抓住了打算离开的云英的手腕。

“你要干什么？抓疼我了！”云英面露怒色。

“请付款，否则我要报警了。”

“我已经给过钱了。”云英义正词严道。

店员翻了个白眼，接着眨了眨眼睛，先是看了看云英的脸，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抓着对方手腕的手。

“你这是做什么？”

“啊？呃……您这样我很为难啊。”

“我干什么让你为难的事了？”

“就是……呃……嗯？”

“你这简直是对待小偷的态度啊。”

“小偷？”

“我偷东西了吗？”

“啊，不，您付过款了，没有偷东西。”

“那你为什么抓着我的手腕？”

“这个……嗯？”

“喂！你没有任何理由，就过来抓我的手腕吗？我可以告你伤人罪哦！”

店员慌忙松开手，扭动着脖子左思右想，行动和记忆之间的矛盾导致他陷入了混乱。

被云英通过“超能力”植入了记忆的人大多会出现这种状态。他也会偶尔捏造出极其统一、堪称艺术的虚假记忆，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像这次这样。他可不在乎对方的记忆是否会出现矛盾，因为陷入混乱的是被使用“超能力”的对象，又不是他自己。

店员因为云英有不正当行为而抓住了他的手腕，这个记忆依然残留在他的脑中。而云英强行植入了自己已经付过钱的虚假记忆，因此，他的不正当行为不是偷窃。但在店员的记忆中，除了偷窃，并没有其他不正当行为的记忆。如此一来，店员采取这种行动就变得不明所以了。

云英继续以生气的口吻说道：“到底什么意思啊？”

如果这时候店员要求看购物小票，他可拿不出来，不过他一点也不紧张。理由之一是他对自己的“超能力”有绝对的信心。“付过钱”这一虚假记忆已成既定事实，并深深印在了店员的脑海中，所以店员根本不会提出看小票的要求。

另一个理由是，万一对方要求出示小票，他可以再次使用“超能力”，植入“已经看过小票”的记忆，就是有点麻烦。

“您指什么？”

“你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啊，无缘无故的。”

“啊，对，好像是的。”

“身为一个步入社会的人，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做啊？”

店员转动着眼珠，似乎在拼命回忆着什么。

“道歉。”云英催促道。

“道歉？我吗？”汗珠从店员的脸上滑落。

“说的就是你，不然还能是谁？原本就是你的错，我有什么错啊？”

“可是……”

“怎么？你是想说我错了吗？那你倒是说说，我错在哪儿了！”

店员舔了几次嘴唇，感觉做错事的应该是云英，而不是自己，可记忆中对方一点儿错都没有。现在的情况令他非常困惑。

“对不起。”店员终于低下了头。

“你说什么？”云英分明听到了，却故意反问。

“对不起！”店员再次道歉。

云英态度蛮横地说道：“应该说‘非常抱歉’吧。”

看到店员眼神闪烁，云英嗤之以鼻。真是痛快啊，最喜欢看到别

人因为记忆被搅得一团乱而陷入混乱的样子了。

“怎么样啊？我也可以直接向你们店长投诉。”

“非常抱歉。”店员最终还是放弃了，就算无法接受，也只能屈服于自己的记忆。

“还不够。”

“咦？”店员一脸诧异地抬起头。

“你可是把我当成小偷对待啊，就只是张张嘴道个歉，让我怎么原谅你？”

“您这么说，我也……”

“跪下。”

“跪下？”

“正坐，然后用额头接触地板。”

“这有点过分了吧……”

“你怎么不说你对我有多过分。不愿意的话，也可以到别的地方说理。”

“别的地方？”

“到法庭上，去法院！”

店员先是一惊，马上冷静下来。“去法院您也没有证据啊，刚才我已经把摄像头关了。”

“喂，”云英把手放在店员的肩膀上，“你刚刚不是又把摄像头打开了吗？”

店员翻了个白眼。

“啊！糟了！我把摄像头打开了，哎呀呀！”说着，脖子开始颤动。

短时间内被多次篡改记忆，偶尔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大

脑无法承受修改记忆产生的负荷。继续的话真不知道会怎么样，有可能会导致对方死亡或者变成废人，有机会想试试看。

“你们店长不是说，要是再敢惹客人不高兴，就辞退你吗？”

店员又翻了个白眼。

“啊，糟了，店长要是知道，肯定会把我辞退，辞退啊！”

口水滴滴答答从他的嘴里流出来。

“你不想被炒鱿鱼吧？那你要怎么做呢？”

“我下跪。”

店员跌坐下去，额头撞击地板的声音在店内回响。

云英沉浸在优越感之中。

“好了，抬起头来吧。”

店员抬起头，额头已经红了。云英又朝着他鼻子下方飞起一脚，使得他的脖子呈九十度向后仰。

“呜巴嘎巴嘎巴啊巴！！”店员鼻子喷血，痛苦地呻吟着。

云英抓住他的头发，拽着他的脑袋往地板上撞了好几下。

“能这样就了事，你应该感觉到幸运。还需要支付精神赔偿金，把钱包拿出来。”说着，他从店员的兜里抽出钱包，把里面的钱拿出来后，又把钱包丢到地板上。

“还给……我。那是我的钱。你这个……小偷……嗯！”

云英掐住无法动弹的店员的喉咙，道：“注意你的措辞，你想死吗？”

“你敢吗？摄像头拍着呢！”鼻血、眼泪和口水混合在一起，从店员的脸上淌下。

“你没有证据，不过这次我不会杀你，因为你让我玩得很开心。”

店员想把云英的手拨开。

“我要修改你的记忆喽。伤是你自己摔的，我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你。”

店员翻了个白眼。

“哇！血！疼！好疼！疼死我啦！”他边喊边浑身是血地在地板上来回打滚。

云英问道：“喂，你怎么了？”

“我不小心摔倒，撞到脸了。”

此时的店员看起来就像个醉鬼。

“哦，对了，还给我。”

“什么还给你？”

“我的钱，把钱还给我。”

“不要，这是你给我的精神赔偿。”

“不行，还给我！”店员一把抓住云英的脚腕。

云英厌烦地咂嘴，用没有被抓住的那只脚的脚尖踢中了店员的眼睛。

“啊呜啊呜啊呜。”店员的眼睛瞬间冒出鲜血，再次疼得满地打滚。“你干什么？！我要报警！”说着，他颤巍巍地从兜里掏出手机。

“原来如此。”云英用力踩向店员的脸，“你再次摔倒，撞到了眼睛，我没动过手。”

店员的身体一阵痉挛。

“钱也是你自己花光的，对了，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偷跑出去花天酒地了。”

店员身体微微颤抖着，由于出血过多，地板上已是一片血海。

“啧！把我的鞋都弄脏了！”云英哼着歌离开了便利店。

3

警告！

·你只有几十分钟的记忆，只能想起事故发生之前的事。

·病名为顺行性遗忘症。

·要把想到的事情全部写进这个笔记本中。

原来是这样，自己得了顺行性遗忘症吗？看完枕边笔记本中的内容，二吉很消沉。

这下麻烦了，不对，不是现在才开始变得麻烦，而是一直在为这件事苦恼吧。莫非我每隔几十分钟就会像这样消沉一次吗？不过醒着的时候意识是连续的，不会把所有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由于始终会想着自己有病，每次重置后这一点就会成为新的记忆保留下来，所以至少在清醒期间，这件事不会被忘记。可一旦睡着再醒来，就会把一切都忘光。而其他琐事因为不会一直放在心里，所以在清醒状态下也会一点一点消失。

消沉也不是办法，这样的生活也没有多不自在，或许还能过得挺幸福。先填饱肚子吧，无论是谁，吃饱之后都会多少有些幸福的感觉。

二吉来到厨房，到处都摆放着真空包装的方便食品。肯定是走着走着忘了自己要买什么，所以每次出门都会买这些回来吧。虽说吃哪个都行，可总是吃这种东西会营养失衡的，有没有别的东西可吃啊？

他决定打开冰箱看看。呃，不是普通的冰箱，只有冷冻室，根本就是个冰柜。而且还有两台。打开第一个，里面基本上已经空了，有几块用保鲜膜包起来的肉，都是一公斤左右，还有一些冷冻食品。

这是什么饮食习惯啊？简直一团糟。是对病感到绝望，自暴自弃了吗？不对，不太可能，只是无法保存记忆，而且自己也不是那种会自暴自弃的性格，眼下不是就没有自暴自弃吗。那就是因为记忆有障

碍，不能顺利买到想要的东西？也不对啊，就算没有记忆，去买东西的时候也可以带上字条一类的吧。

那就是有其他理由了。算了，先吃点东西吧，饿着肚子什么都想不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玄关的门铃响了，房间内的可视电话显示出了来访者的样子。是一位老人，二吉不认识这张脸，对方或许认识自己，不过在直接对话前也不能确定。怎么办？二吉想假装不在家，先吃饭要紧。可转念一想，这位老人手上或许掌握着关于现在的自己的情况。当然，也有可能没有。虽然不确定，但要是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之后有可能会后悔。即便只会后悔几十分钟。

“来了。哪位？”二吉对着可视电话的对讲口说道。

“是我，冈崎德三郎。”

从对方说“是我”来分析，应该是认识的人。

“那个，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二吉决定照实说，看看对方的反应，“我的记忆有问题……”

“怎么，今天也发觉自己的病情了啊？”自称德三郎的老人露出失望的表情。

“听您的语气，您知道我得了顺行性遗忘症这件事？”

“嗯，不过既然你自己发觉了，今天我就先回去了。”

“请稍等一下。”

二吉慌忙跑到玄关处，身体似乎记得如何开锁，打开门，老人已经转身准备离开了。

“请等一下，那个……冈崎老先生。”

“啊？”老人回过头，“有事吗？”

“我还想问您呢，您找我有事吗？”

“嗯，本来有，不过今天算了。”

“这是什么意思？您这么说我就更想知道了。”

“不用往心里去，做点别的事，一个小时之后你就不记得了。”

“这话可真伤人啊。”

“我知道，不过你很快就会忘记。”

“冈崎老先生，您认识我吗？”

“叫我老德就好，你一直都是这么叫我的。”

“老德……这个称呼好像很熟悉，又好像不那么熟悉。”

“满意了吗？”老德又准备迈步离开。

“请稍等一下，我想向您咨询点事。”

“什么事？我可没太多闲工夫。”

“您不是在百忙之中特意来找我的吗？”

“是啊，不过也是因为你发觉了自己的症状，我才会变得忙碌。”

“您变得忙碌和我有关？”

“嗯，就是这个意思。”

“您要忙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可以，我为了寻找可以打发时间的事而忙碌，所以没工夫在这里跟你闲聊。”

这位老人不好对付啊。

“要是我没能发觉自己得了这个病，您来这里打算做什么？”

“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打发时间，算是一种志愿者活动吧。”

“志愿者活动？”

二吉完全猜不透这位老人想表达什么。

“就是陪你聊天一类的……”

“聊天？可是，您刚刚不是说，没时间和我说话吗？”

“对，既然你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就没意义了。”

“意义？您的意思是说，您来的目的是让我发现自己的症状？”

“嗯，也包含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句话不就能解决吗？直接告诉我‘你得了顺行性遗忘症’，或者‘看那个笔记本’一类的。”

“直接告诉你还有什么乐趣。”

“乐趣？这是什么意思？”这位老人家说的话让二吉越发糊涂了。

“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但生活需要情趣，不是吗？”

“也就是说，您不会直接告诉我？”

“对。”

“不是开门见山，而是拐弯抹角？”

“今天你变成提问者了，不过也挺有意思的。”

“平时都是您问我问题吗？”

老德点了点头。

“明知我患有顺行性遗忘症？”

老德微笑着，又点了点头。

什么意思？向无法保留记忆的人提问？我脑子里只有症状出现之前的记忆啊，而且照这个架势来看，老德应该已经问过我很多次了，他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而我却连他曾经向我提问这件事都不记得了。那么结论只有一个，老德提问不是为了得到答案，而是为了提问而提问。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老德口中的乐趣，就是指的这个吗？

“总而言之，您就是看我有记忆方面的障碍，就戏耍我，并以此为乐，是吧？”二吉为此感到愤怒。

“我不否认我的确以此为乐，但并没有戏耍你的意思。”

“这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个游戏。”

“游戏？”

“我给你出题，你负责解题。”

“我同意玩这个游戏了吗？”

“没有，你能否发觉这是个游戏也是游戏的内容之一。”

“我实在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这是一个角色扮演游戏，我会给出一些剧情作为提示，由你来解谜。而开启这个设定的必要条件是，你必须发觉自己的症状。”

“好像很复杂。”

“一点也不复杂，实际参与之后，你就会发觉其实非常简单明了。”

“真是低级趣味。”

“为什么这么说？”

“我又不是游戏机。”

“我知道。”

“您每天都会来这里玩游戏对吧？”

“是的，和你一起玩。”

“我玩得并不开心吧？”

“是吗？至少在解谜的时候，你的眼睛看起来闪闪发光。”

“是您自己这么认为而已吧？”

“那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才会让你觉得幸福？是每天通过解谜

来过惊险刺激的生活幸福，还是郁郁寡欢，感叹自己不幸患上这种病，除了偶尔出门买点吃的，其他时间都关在房间里的日子幸福？”

“听您的意思，您每天来这里做游戏是为了我？还觉得自己是在日行一善？”

“这些话刚刚不是说过了吗？不过我也玩得很开心，没人规定不能做一个乐在其中的志愿者吧。”

他说的是真的吗？真的会有人这么做吗？二吉凝视着老德的脸。老德露出微笑，令他感到惊悚，仿佛从老德的眼睛深处窥见了深不见底的黑暗。

不行，不能继续和这个老人有任何瓜葛，二吉预感到自己会被卷入非常可怕的事件中，于是说道：“能请您离开吗？”

“什么？”

“请马上离开。”

“好，刚才我就说了要走。”

“今后也不要再来了。”

“这我可不能答应。”老德面带微笑，顺着公寓的走廊离开了。

二吉关上门后，直接原地蹲下，双手捂着脸。保持这个姿势十分钟左右后，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拿起笔记本。他本打算写下“小心自称老德的人”，手却停下了。老德真的是为了取乐才利用我吗？或许他说的话有道理，这个游戏真的会给我的生活增添色彩？二吉就这样看着笔记本，陷入了沉思。

很快，门铃又响了。是老德回来了吗？如果还是他，这次绝对不开门了。二吉看向可视电话的屏幕，来人看起来是一位女性。

虽然看起来是女性，但二吉没有自信，对方的脸又平又长，有点像是男人乔装改扮的。眼睛很小，就像两个窟窿，个子相当高。年龄说不好，说三十岁也行，说五十岁也行，皮肤呈土色，却泛着油光。

二吉的内心产生了一股莫名的不安。或许是受到刚刚那个老德的影响，却又不单单如此，那是出于本能的恐惧。假装不在吧，二吉下定决心。

女人没有离开，三十秒之后又按响了门铃，二吉选择无视。二十秒后门铃再次被按响，二吉再次选择了无视。

女人不断按着门铃，随着时间的流逝，按门铃的间隔也变短了。最初是二十秒，然后是十秒、五秒、两秒，最后门铃一直不停地响，响了大概十分钟。二吉无法形容这种行为给他带来的恐惧。

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下意识地看向可视电话的二吉被吓了一跳，只见女人把整张脸贴在门外的摄像头上，屏幕上只能模糊看到她的眼睛，她像是想通过摄像头窥视屋内的情况。当然，摄像头和猫眼、钥匙孔不同，从外面看不进来，这个女人好像并不清楚这一点。

女人的举动坚定了二吉继续假装不在家的决心。就在这时，女人突然开始“咚咚”地拍打摄像头旁边的位置。

“开门！！”女人尖叫着，“开门！我知道你在！！”以女性来说，她的嗓音有些粗犷，张开嘴时露出的所有牙齿都像犬牙一样，是尖的。

这下麻烦了，虽然和住在周围的人不熟，但要想长期住下去，有必要和左邻右舍维持良好关系。自家门前一直有个女人尖叫，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二吉咬咬牙，按下了可视电话的按钮。

“请不要再拍门了，会坏的，也请不要再大声喊叫了。”

“你果然在家。”

“对不起，刚才腾不开手。”

“别找借口了，快把门打开。”

“不好意思，门不能开，而且你是哪位啊？”

“是我啊，我可不许你说忘了我。”

这话很可疑，如果这个女人是认识的人，应该知道我记不住别人的长相。

“非常抱歉，我真的不认识你。”

“少装傻了！你是说不记得我是你的女朋友了吗？！”

女朋友？这个女人是我的女朋友？二吉决定想象一下与这个女人交往的样子，但在开始想象之前内心就产生了抵触情绪，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来。

虽然无法断言这个女人是在说谎，但如果自己真的在跟这个女人交往，相信每次约会心里都很矛盾吧。矛盾的感觉是肯定的，那么这个女人的话就相当可疑了。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田村。”

“田村？对，田村，我就是在和田村交往。”

糟糕，不应该轻易说出自己的名字的。

“田村什么？”

“啊？”

“我在问你，知不知道我的名字。”

“就是田村啊。”女人半张着嘴，发出“哈、哈”的喘息声，就像刚刚跑完步的狗。

“我不是问姓氏，而是问姓氏后面的名字。”

“你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吗？”

“当然知道。”

“那你还问？”

“我是在确认你真的认识我吗？”

“当然认识，我对你了解得很。”

“那就说出我的名字。”

“不想说！”

“啊？”

“我说，我不想说出你的名字！”

“你根本就不认识我吧？”

“认识啊。”

女人怒气冲冲地说着，还有口水从她嘴里流出。

“你连我的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算认识呢？哪有不知道自己恋人的名字的。”

“因为我们不一般啊。”

“不一般？什么意思？”

“准确地说，是你不一般。”

“我有什么不一般的？”

“你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别人。”

“我？”

“对啊。”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的事，干吗总问我啊？”

奇怪，如果这个女人在说谎，她又为什么在本人面前说本人理应知道的事？难道她说的都是真的？不对，等一下，还有其他可能性，假设这个女人知道我患有顺行性遗忘症，很可能会利用这点欺骗我。

二吉继续追问：“你不知道我的名字，那你平时是用绰号一类的称呼我吗？”

“嗯，差不多吧。”

“什么绰号？”

“你连自己的绰号都不知道吗？”

“如果你一直在用绰号称呼我，那肯定知道我的绰号是什么吧？”

“你不会把自己的绰号告诉别人。”

“啊？！”

“啊什么啊？快开门。”

“你刚才不是说，你平时是用绰号称呼我的吗？”

“我说了吗？说了又如何？”

“那你应该知道我的绰号是什么吧？”

“就是那个啦。”

“什么？”

“不过是……措辞而已。”

“措辞？”

“对。”

女人在嘴硬。

“实际上你是怎么称呼我的？”

“就是田村啊。”

“啊？直接称呼姓氏，而且还不加任何后缀？”

“现在的男女朋友之间就是不加后缀称呼对方的。”

“就这么直呼其名？”

“直呼其名。”

“为什么这样称呼啊？”

“我会解释给你听的，你先把门打开。”

“可是，这种事不用你解释我应该也知道吧，为什么还需要你来解释？”

女人沉默了，没有回话。

二吉提出这么多问题，是想套出这个女人知不知道自己患有记忆障碍类的疾病。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女人说道：“因为……你总是装作不知道，所以我只是在配合你。”

她觉得这样能说得通？

“那么，请说出你的名字。”

“为什么我要把名字告诉你？”

“我应该知道的吧，毕竟我们是男女朋友。”

“是啊，既然知道就没必要说，所以我不会说的。”

“你的话前后矛盾，你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天底下有这样的男女朋友吗？”

“你知道我叫什么啊。”

“那你倒是说出来啊。”

女人犹豫了一下。

“嗯……夏生。”

和猜测的一样，没听过。

“这是你的名字？”

“对。”

“姓氏呢？”

“我没说过。”

“为什么？”

“没必要吧。”

“你不是直接用姓氏称呼我的吗？而且你不是说，现在的男女朋友都是用姓氏称呼对方的吗？”

“男人和女人不一样。”

简直乱七八糟。

“请你离开。”

女人的表情极其愤怒，她浑身颤抖，大喊着：“开门！！”同时开始用脚踢门。

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了。

“我要报警了。”

“咦？”

“我说，我要打电话报警了。”

“不是吧，没道理啊。”

“我现在就打。”

“这么做违反恋爱规则了吧？”

“喂？是警察局吗？”二吉假装打电话。

“好吧，那我们法庭上见吧。”

女人留下这句话后转过了身，然后又回过头，露出黄牙笑着。

4

云英坐在咖啡馆里，看着窗外的街道。他不是在漫无目的地眺望街景，而是在寻找猎物。身上有点钱且有机可乘的人是理想目标。当然，就算没有空子可钻，他也可以使用“超能力”强行制造机会，只不过要多花点工夫。

说得极端点，从没钱的人身上也不是榨不出钱来，男人可以送去做苦力，女人可以出卖身体，或者让他们犯罪。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但他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捏造虚假记忆失败，导致前后产生矛盾的话，之后就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善后。所以任务越简单越好。

此时，正好有一个穿着朴素的上班族悠闲地从云英面前走过。走路悠闲证明他时间充裕，应该不会被无视。好，就决定是他了。

云英走到收银台，把手搭在店员的肩膀上，说：“我付过钱了。”

店员先是翻了个白眼，然后眨眨眼睛，低头对云英说道：“感谢您的光临。”

云英离开那家店，朝着目标人物径直走了过去。从背后用亲密的口吻与对方搭腔。

“哟，好久不见！”

男人转过头，有些讶异地看着云英的脸。这也难怪，突然有个不认识的男人跟自己打招呼，是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但男人无法确信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认识眼前这个人。当有不认识的人以亲密的口吻跟自己打招呼时，大部分人都会先怀疑自己的记忆。这个男人此时也在努力回忆云英是谁。

“你该不会把我忘了吧？”云英说着，伸出了手。

男人露出善意的笑容，也伸出了手。

云英露出得意的笑容，简直易如反掌。握住对方手的瞬间，他说道：“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男人翻了个白眼，眨了眨眼睛。仅凭这一句话，信息量似乎太少了，但只要先让他确信眼前的人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的大脑自然会拼凑出合理的记忆。这是人类生成记忆的原理，大脑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所以会压缩成类似关键词的核心，用以记忆。回想的时候再以核心为基础，形成拥有同一性的记忆。因此，记忆很容易交错在一起。本以为是初中时候发生的事，其实发生在高中时代；把与某个朋友之间的对话错记成与另外一个朋友谈论的内容；记错初次约会的地点，都是记忆的性质所导致的。

但过于精简的信息也会存在问题。云英说自己是对方的救命恩人，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可能性。只有一个过于宽泛的关键词，在对话的过程中难免会露出破绽。因此，他决定稍稍追加一些信息。

“你当时不小心从站台上掉下去，差点就要被电车轧到，是我奋不顾身飞身跳下站台把你救上来的。应该是三年前的事了。”

男人翻了个白眼。“对，我当然记得，那个时候真是多亏了您啊。”男人的脸上瞬间挂上感谢的表情，用仰望英雄的眼神看着云英。

被人感激的感觉可真好，云英继续与对方闲聊。

“后来你过得怎么样？”

“托您的福，我挺好的。”

“这样啊，那就好。”云英笑了笑，“不过能在这种地方遇到，还真是巧啊。”

“是啊，就是说啊，我一直想登门道谢的，记得您是住在……”

云英抓着男人的手腕，说：“我当时没把名字和住址告诉你，只留下一句‘没什么，这是我该做的’就走了。”

男人翻了个白眼。“对，您当时没说。我不会打搅您的，这次能把名字和住址告诉我吗？”

“为什么想知道我的名字和住址啊？”

“当然是想带上谢礼，登门道谢了。”

“谢礼？现在给我不就行了？”

“现在？”男人一脸惊讶。

“是啊，现在。你现在忙吗？”

“是的，我还有工作，三十分钟内不赶到客户那里的话就麻烦了。”

什么嘛，看你不慌不忙的，还以为你时间很充裕呢。云英如此想着，继续道：“抱歉，让你那个客户等等吧。”

“这……有点为难啊，还是过几天再亲自登门拜访……”男人有些惴惴不安。

“我说就现在！”云英表现得很不耐烦。

听到这话，男人睁大了双眼。在“云英是救命恩人”这个捏造的记忆被植入后，大脑擅自树立起来的形象和眼前这个人的言行相去甚远，使他陷入混乱了吧，不过这些都无所谓。

“‘客户’和救命恩人，哪个更重要？”

“当然是您更重要。”

“那就留下来陪我。”

“必须是现在吗？”

“什么意思？”

“我们只是偶然在这里遇到，并没有提前约好，对吗？”男人有些慌乱。

“什么？你的意思是，我在撒谎？”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可这份工作真的很重要，要是失约了，我很可能会失去工作，我还要养活家人啊。”

“我管你呢！”云英的语气毫无顾忌，“当年要不是我救了你，你哪还有什么工作、家人啊，你都死了。”

“是，您说得没错。”

“那就舍命相陪，少在这儿废话！”

“是。”男人垂头丧气地答应了。

这人的性格很坦率，如果他继续违抗自己的命令，就必须再用一次“超能力”了。虽然云英不在乎，但短时间内用太多次的话，会使对方陷入不正常的状态，要是因此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就麻烦了，因此还是尽量减少使用次数比较好。

“那……您有什么事吗？”

“钱。”

“您需要钱吗？”

“我手头没钱了，又突然有急用。”

“您需要多少呢？”

“你现在身上有多少？”

“咦？”

“我是让你把钱包拿出来。”

男人明显有些犹豫。

麻烦死了，云英抓住男人的肩膀，说：“你已下定决心，只要是我的命令都会服从，甚至可以为了我去死。”

说完，男人开始翻白眼，这次不是翻了一下，而是持续翻了十秒左右，还伴有轻微的痉挛。改变记忆遇到抵抗的时候，就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男人好像相当抗拒把钱包拿给别人，但云英才不管那么多。这时男人突然开始呕吐，呕吐物沾了一身。

云英冷眼看着这一切，

男人吐完后“哈、哈”地喘着粗气。

云英问：“吐完了？”

“啊，是的。”

“把钱包拿来。”

男人默默拿出钱包。

云英看了看，只有几张纸币。“什么嘛，才这么一点。”说着，他把纸币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没有银行卡吗？”

“抱歉，我不习惯把卡带在身上，都放在家里了。”

“我可没时间等你回家取，有信用卡吗？”

“有的。”

“拿出来。”

男人又吐出一些胃液，然后从车票夹子里取出信用卡。

云英四下观察了一下，发现恰好附近就有一台自动提款机。

“跟我来。”

男人脚步沉重地跟在后面。

“按能提取的最高限额取款。”

“是。”

不一会儿，男人拿着纸币走来，云英一把抢过来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嗯……不够多，再去借点消费贷款吧。”

“咦？”男人开始冒冷汗，是理智正在拼命抵抗记忆吧。

“你身上带着驾驶证吧？”

“带着。”

“很好，用那个，能借多少借多少。”

“您要这么多钱究竟是想干什么？”

“这是救命恩人的命令，不许问理由。”

男人刚从消费借贷机构走出来，云英便把成捆的钞票抢了过去。临时申请，也就能拿到这么多了。

“很好，向后转。”

“是。”

云英把手放在男人头上，说：“你不记得我的长相和声音，把今天遇到我之后到现在发生的事都忘掉。”

男人翻了一会儿白眼，身体僵直，然后突然跪倒在地。等他再站起来时，只是看了看周围，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发现衣服上的污渍后他表现得很吃惊，接着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表，先是发出悲鸣，接着取出手机打电话。

“对不起，我好像突然晕倒了，醒来时就已经这会儿了……啊！对不起，我马上赶过去，您万万不能如此啊，那样的话我可没法儿留在公司里了。您——”

对方好像挂断了电话。男人愣了一会儿，便飞也似的跑掉了。

5

门上写着“北川说话技巧教室”几个大字。二吉做了个深呼吸，翻开手上的笔记本。

·你在北川说话技巧教室上课。

也就是说，我在说话技巧教室上课？得了这种病还去学新东西？学什么都记不住啊。而且自己都没机会在人前说话，就算有，也只能在说话前看看说话技巧的书才有用。

·在说话技巧教室上课的理由可以看第三十八页的内容，或者直接问老师。

问老师？老师认识我，可我不认识老师啊。而且和陌生人说话压力太大了，还是看笔记本吧。

“哎呀，田村先生，你来啦？”身后传来女人的声音。

二吉回头一看，不认识。

“那个，不好意思，呃……我……”二吉不知该如何回答。

“不用这么紧张，我知道你的病情。”女人微笑着继续说道，“我是说话技巧教室的讲师，北川京子。”

女人大概三十五岁，容貌不算出众，但模样很可爱，让人联想到小鸡，或许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莫非我在这里上课是因为一位女性？不会吧？再怎么说，以现在的状态谈恋爱都是非常轻率的举动，我应该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已经看过来这里上课的理由了吗？”

二吉摇摇头。

“那就由我来解释。先进去吧。”

教室里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除此之外，还摆放着白板、投影仪、照相机和电脑。

“坐那张椅子吧。”

二吉依言坐下。

“田村先生来这里的契机，是在医院的候诊室听北条先生提起这间教室的事。”

“北条先生？”

“对，北条先生。”

“不好意思，或许我的问题有些奇怪，请问北条先生是谁？”

“一点也不奇怪，他是你的朋友，你们在同一家医院就诊。”

“那个人和我得了一样的病？”

“他身患宿疾，但和你得的应该不是同一种病。”

“我认识的人……见到他我会认识他吗？”

“如果笔记本中有记录他的特征的话，你应该能认出来吧。”

“可是，描写人的外表，特别是一下就抓住对方的特征，太难了。”

“那倒是。”

二吉叹了口气继续说道：“这么看来，老师算是我的朋友，您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是啊，是很苦，不过你已经开始发起挑战了。”

“挑战？”

“为了表现自己，学习新技能的挑战。”

“这是不可能的吧？”

“你应该已经发觉了，或者说是北条先生提醒你的，就算患有顺行性遗忘症，也能进步。”

“进步？不能说是进步，只是单纯的变化吧。譬如以前能做到的事现在做不到了，以前记得的事正在一点一点被遗忘。”

“不，你已经学会新的事物了。”

“新的事物？我不相信，而且我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学会了新事物。”

“田村先生，这个机器你认识吗？”京子从兜里取出一个带有液晶显示屏的装置。

“不认识。我看像是手机、照相机或音乐播放器一类的。”

“你说的这些都对，最接近正确答案的是手机。”

“不好意思，我要强调一下，这并不是说我记得它，我只是根据形状和大小推测出一个答案。”

“我并没有说你记住了它，只是确认一下你认不认识这个机器。这个位置能显示文章，看到了吗？”

液晶屏上显示着一些字，看起来像是百科全书，具体看内容，是在“程序性记忆”标题下的开头部分。

“你看看这篇文章。”京子将机器递给二吉。

“需要我读出来吗？”

“可以，也可以默读，你自己决定。”

二吉不太好意思读出声，便开始默读上面的内容。

原来如此，游泳、骑自行车都属于程序性记忆，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记忆，这是对大脑有损伤的人进行研究后的结果吗？二吉想继续看后续内容，便伸出手指滑动屏幕。

“看，这不是做到了吗？”京子说道。

“做到了？做到什么了？”

“刚刚你不是滑动了页面吗？”

“是，可这只是我下意识的动作。”

“你不记得自己曾使用过这个机器吧？”

“不记得。”

“那你是怎么知道可以滑动页面的呢？”

“应该是出于直觉。”

“电视、电脑，其他的也行，你能想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机器是这么用的吗？”

可以直接接触屏幕滑动的机器吗？

“不清楚，我知道ATM机上有触摸屏，但应该不能滑动。”

“你试着将文字放大。”

二吉放大了画面。

“你记得怎么操作吗？”

“应该不记得，可是身体好像记住了……原来如此，这就是程序性记忆吗？”

“对，没错。实际体验过的情节记忆，以及类似词典上的词语解释那样的语义记忆，都可以付诸语言。与之相对的，对动作本身的记忆，即程序性记忆，则无法用语言表达。记住这种非陈述性程序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通过反复练习才行。”

二吉仿佛在黑暗之中看到了一丝微弱的亮光。

“反复练习，大概需要练多少次呢？”

“这点因人而异。你在学会骑自行车之前摔过几次？”

“嗯，我从小运动神经就不太发达，也许我的程序性记忆原本就不怎么样。”

微弱的亮光开始晃动。

“但也不是完全记不住，对吗？听北条先生说，你练习了十次左右就记住了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方式了。”

“智能手机？”

“就是这部手机。”

“可我自己没感觉啊。用这个怎么打电话啊……”

“要表述使用方法会用到语义记忆，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像这样……”说着，京子点击一个图标。

画面发生了变化。二吉反射性地点击了新出现的图标。画面上出现了一个类似人名列表的东西。

“这是什么？”

“通讯录。”

“好神奇啊，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打电话，可看到画面后，手指就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

“因为程序性记忆不是语言，要想通过语言回忆起来很困难，但通过感官上的刺激，也能想起来。”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有新的方法去记住事物了。”

“对，你还有在笔记本上记录的模拟记忆，如今再加上程序性记忆，你正在努力回归更加普通的生活。”

“请稍等一下，现在我知道自己还有程序性记忆的能力了，但这与说话技巧教室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这么问？”

“刚刚您不是说，程序性记忆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记忆吗？”

“嗯，对。”

“既然如此，来说话技巧教室上课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又记不住新讲的内容。”

京子露出微笑。

“没必要记住新讲的内容啊。”

“那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不是教人说话的，而是教人说话的技巧。说什么不重要，可以是以前发生的事，也可以是现在心里所想。”京子说话时眼睛闪闪发光，就像顽皮的孩子。

“‘说话技巧’是指什么？”

“包括说话时的声音、表情、视线变化等一切行为举止。”

“原来如此，说话技巧不一定指语言信息。”

“嗯，而你认为自己能够掌握说话技巧。”

为了让二吉安心，京子轻轻点了点头。

“可我为什么突然想学习说话技巧呢？”

“你觉得正因为记忆存在障碍，沟通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话是我说的？”

“是的，是你最初来这里的时候说的。”

真的吗？的确有必要具备沟通能力，但我平时都在家待着，只在买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以及去医院时才外出，用得着沟通能力吗？这样的生活或许有些空虚，可我根本记不住新的事物，连生活过得是空虚还是充实也会忘记，既然如此，让生活充实起来又有多大意义呢？

二吉用不会引起对方不快的眼神注视着京子，心想，该不会是那个叫北条的人给我看了这位老师的照片，我才决定来这里学习说话技巧的吧？有可能，这样的理由可以接受。想必我每次来这里都会对眼前这位女性一见钟情吧，她非常有魅力。

这究竟是幸运呢，还是不幸？二吉再次看向京子，京子正好也在看他，想要慌忙移开视线前，他看到京子露出了微笑。这个瞬间或许还是挺幸运的吧。

“无法接受这个解释吗？”京子脸上的微笑变成了不安。

老师，请继续保持微笑。

“不，我明白了，我有种感觉，似乎也记得曾说过那样的话。”

“真的吗？”

“没有……抱歉，我只是随口一说。不过，听了您的话，我确信我的确那么说过。”

“太好了。”京子的笑容又恢复了。

“我每次都会像这样接受吗？”

“是的，每次都会。”

“每次上课都会从解释这些开始？”

“是的。”

“每次说的话都一样？”

“不完全一样。会根据当天的情况发生改变。”

“我有过不接受或生气的时候吗？”

“一次都没有，不过刚开始几次需要花费更多时间解释。”

“那几次我是怎么都不接受吗？”

“确切地说是陷入了混乱。”

“最近没再陷入混乱状态吗？”

“是的，最近没有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我发生了变化吗？”

“相较于田村先生的变化，或许我的变化更大一些。我已经渐渐开始习惯如何与你接触了。”

看到京子露出柔和的表情，二吉产生了被温柔包裹的错觉。

“习惯是指，已经熟悉如何应对我了吗？”

“也不能说是应对，是说话方式吧。能根据你的反应，随时调整

解释的时机和顺序。”

“给您添麻烦了，真是不好意思。”

“别这么说，研究说话技巧本就是我的工作。这么说或许有些不礼貌，这样的经验真的令我受益匪浅。”

“给记不住事情的人不断地解释说明吗？这种状况一般不会发生，应该没什么用吧？”

“可以模拟与初次见面的人对话，积累经验。与人熟悉之后就没了警戒心，对话时不会紧张，和你对话却能一直保持新鲜的紧张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需要与初次见面的人对话的情况，但想找到一个练习对象却很难。”

“原来是这样，如此说来我还有点用，那我就安心了。就是有点可惜。”

“是觉得始终都有紧张感，无法亲切交谈吗？”

“嗯，我每次都会发这种牢骚吧？”

“是的，不过没关系，每次下课后我们都会重新变成朋友。”

唉，要是真的就好了，可就算是真的，也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二吉在心中哀叹。

6

“今天身上只带了这么多。”

在某宾馆的房间中，年轻女人从钱包中取出纸币递给云英。

“银行卡或者信用卡呢？”

“对不起，今天没带。”女人献媚般抬眼看着云英。

云英一把抢过纸钞数了数。啧！比想的要少。

此时二人正躺在床上，女人颇有姿色，但已经没用了。

女人依偎在云英身上，问：“我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啊？”

这女人叫什么来着？云英心里这么想着，嘴上答：“我不会结婚的。”

“什么？”女人有些混乱。

云英遇到这个女人不过是一小时前的事，当时女人应该正在车站附近等人，云英喜欢她的长相，便植入了自己是她未婚夫的记忆，就这样把她带来了宾馆。之后云英又追加了自己帮她垫付巨额债务，每次见面她都会还一部分钱的设定。

“可是，我们都订婚了啊……”

“什么时候的事？”

“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订的婚？说说看。”

“嗯……一下子想不起来，可我们就是订婚了啊。”

“那我求婚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女人皱起眉，拼命回忆。

云英并没有植入订婚这个词，所以她不可能马上想起来。这种情况一般会有三种结果，第一种，就当作彻底忘记了，用以说服自己；第二种，大脑会随意拼凑出虚假的记忆；第三种，由于前后矛盾，大脑不停运转却得不出结果，最终会导致精神崩溃。越是记忆力好、对自己的理性有自信的人，越是容易陷入第三种状态。这种人特别依赖自己的记忆，死活都要得出一个前后统一、解释得通的结论，失败后就会陷入泥潭无法自拔。而被植入的记忆哪有什么统一性，比较随便的人就会选择糊弄自己，避免精神崩溃。

“奇怪，为什么我会不记得？”

“因为根本就没有求婚这回事。”云英原本可以给她植入新的记忆，但他故意没有那么做，他想看看女人陷入混乱的痛苦样子。

“不对，应该求了。”

“为什么这么说？”

“求婚之后才会订婚啊。”

“我根本不是你的未婚夫。”

“不可能，因为……因为你不是我未婚夫的话，我不可能和你来这种地方。”

这个女人的想法还真老套，值得戏耍一下。

“我们只是玩一下。”

“不要开这种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骗人！”

“谁骗你了。”

“我不会相信你这种谎言的。”

“那我就提醒提醒你，让你不得不相信吧。”

“你到底在说什么？”

“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叫什么？”

“啊？什么意思？”

“既然我是你的未婚夫，你肯定知道我的名字吧？说来听听。”

“傻不傻呀。”

“不管是傻还是呆，你说说看。”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叫……”女人僵住了，目光中透露出恐惧。

“怎么了？”

女人的嘴不停地一张一合。

果然是那种对别人和自己都严格要求的类型，她应该不会用“忘了”这个借口逃避。

“怎么会这样……”

“是我跟你搭讪，然后就把你带到这里来了。也有可能是你主动搭讪，不过谁主动都无所谓了。”

女人一脸欲哭无泪的表情，按着眉心。

“头好疼。”

“你就是个随便的女人。”

“绝对不是，我是个用情专一的女人！”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一次都没有出轨过！”

“哦？是吗？”

“所以我一点儿也不轻浮。”

“可是你跟我来宾馆了啊。”

“因为你是我的未婚夫啊。”

“你没有男朋友吗？”

“这是什么话，我可是有丈夫的人。”

“你是有夫之妇？”云英的眼睛一亮。

“怎么回事？”女人睁大了双眼。

“我还想问呢，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你就是我的未婚妻。可你刚刚又说自己已经嫁人了，到底是谁在欺骗谁啊？”

“肯定是……哪里搞错了。”

“哪个是错的？我是你的未婚夫是错的，还是你有丈夫是错的？”

“等一下，让我整理一下思绪。”女人开始吧嗒吧嗒地掉眼泪。

“没问题，等多久都行。”

“你是我的未婚夫，这是没错的。”

“是吗？那你是别人的老婆就是错的了？”

“我……三年前结婚了。”

“后来离婚了？”

“没有，没有离婚的理由，我们是完美夫妻，两人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我看有很大问题吧，老婆光天化日和另一个男人待在宾馆里。”

“不可能，肯定是哪里搞错了。”

“没错，是你犯了错。”

“不对，不可能，我绝对不会这么不检点。”

“你刚才给我钱了对吧？”

“我以前跟你借过钱，现在还给你……”

“是你花钱买我陪你。”

“你说谎！”

“我可没有，如果我帮你还过钱，那你又是为什么而借的钱呢？”

“是因为……某种理由。”女人揉着太阳穴。

她是个相当认真的人，一般来说，此时人的大脑会拼凑出一个借钱的理由，看来这个女人是那种绝对不会借钱的类型，而且不会对自己撒谎，所以她陷在痛苦和混乱之中。

“没有理由，你没有债务，还有个体面的丈夫。”云英故意不使用超能力修改她的记忆，他想看到女人因为记忆中的矛盾而陷入混乱的样子，“来，说出来，说自己是个不检点的女人。”

女人趴在床上，双手抱头，发出呜呜的呻吟声。

脑子还不会拐弯，真的很值得戏耍。

女人突然安静下来，慢慢起身，端坐在床上，盯着云英，哈哈地笑出了声。

云英眯起眼睛看着女人，眼看着一个人渐渐神志不清，真的很治愈。

“我知道了。”女人流着眼泪，“我就觉得奇怪，原来是在做梦啊。”

哦，来这招，有强烈优越感、充满自信的人最容易有这样的反应，彻底放弃去接受不合理的现状。

“你说自己在做梦？”

“对，没错，即便是像我这么忠贞的妻子，偶尔也是会做春梦的。”

云英站在床上，用尽力气踹向女人的腹部，踹得她身体往后倒，并开始呕吐。

云英这一脚，直接把她从床上踹了下去。

女人在地板上蹲了好一会儿才勉强撑起上半身，她用嘶哑的声音

问道：“你干什么？！”

“疼吗？”

“当然疼！”

“你不是说自己在做梦吗，为什么还会疼？”

“啊！”女人揪扯着头发，“会觉得疼肯定是我的错觉！”

“要不要再给你一脚？”云英将右腿后撤。

“不要！”女人护住肚子。

“看，你都承认疼了，证明这根本不是梦。”

“这不可能是现实。”

“为什么？”

“我结婚了，怎么可能还有什么未婚夫。”

“结了婚还答应嫁给别的男人的女人多得是。”

“我不是那种女人！”

“你现在人都跟我在宾馆了，你就是那种女人。”

“啊啊啊啊啊！”女人表情悲痛地哭号着。

云英不会让她以做梦为借口轻松逃避的，他必须让她认识到她自己有多么下贱。其实这个女人一点儿也不下贱，下贱的是他，下贱的他现在就要摧毁这个正经的女人。念及此，云英的脸上不由得绽开了笑容。

“穿上衣服。”

“什么？”

云英命令道：“我让你把衣服穿上，我已经厌倦和你上床了。”

女人抽泣着，开始穿衣服。

“穿好衣服后，去你家。”

“什么？为什么……”

“去告诉你丈夫啊，告诉他，我刚刚和他老婆干了一炮。”

“千万不要！”女人披头散发，尖声叫道。

“这是事实啊。”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告诉我丈夫。”

“真的干什么都行？”云英用威胁的语气问道。

不知是不是被云英的气势吓到了，女人一瞬间有些胆怯，接着闭上眼睛深呼吸。

她是在下决心吗，还是在思考解决方法？云英很清楚，只要使用“超能力”，就可以轻松操控对方，但那样就没意思了，他要在对方疯掉之前，将其逼入绝境。

“不是所有的事，犯法的事我绝对不做。”女人又说道，“我也拿不出钱。”

“就算告诉你丈夫也不行？”

“对，做不到的事就是做不到。”

她太冷静了。大部分人在这种状况之下会陷入恐慌，不管提出什么要求都会答应。

“要是让你永远做我的情妇呢？”

“那……应该不行。”

“那你能做什么？”

“像这样再约会两三次还可以。”

“听你的语气，好像是在施舍我啊？”

“对不起，但不管你怎么威胁，我都做不到更多了。”

“就算家庭破碎也无所谓？”

“那不行，但比这更过分的要求我无法答应。”

“你觉得我会顺你的意吗？”

“我为什么会被你这么可怕的人盯上？我理解不了。”

这个女人太倔强了。让人不爽，一定要让她屈服。

“好，那就开始约会吧。”

“可是你刚刚不是说，对我，已经……厌倦了吗？”

“约会又不只是上床，跟我走。”

“现在？”

“不愿意的话就直接去找你丈夫。”

“知道了。”

云英穿好衣服，带女人来到外面。不用担心会被监控拍到，他已经提前篡改了宾馆服务员的记忆，让其拆掉摄像头了。而且，不单单这家宾馆，附近建筑物中一半的监控摄像头都不能发挥作用了。不能拆的就改变位置，或是稍微调整拍摄角度，这里是云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利用“超能力”建立的安全地带。不会被拍摄到的区域形状不规则，他已经全都记下来了，只要走对地方，就不会留下影像记录。

云英谨慎地穿过安全区域，来到大马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

见状，女人不安地问：“要去哪里？”

“怎么？担心了？动动脑子，我们是坐出租车去，万一出了什么事，也有司机可以做证，肯定不会去什么危险的地方。”

“也是，这家出租车公司还挺有名的，应该没问题。”

云英说出目的地，司机又向他确认了一遍，他再次说出同一个地址。

“客人，您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闭上嘴，送我们过去就行了。”云英不耐烦地答道。

“到底是什么地方？”女人毫不掩饰内心的不安询问司机。

“是大山里哦。”

“大山？”女人看着云英的脸。

“对，那里的星星可漂亮了。”

司机接话道：“今天可是阴天啊。”

“晚上就会放晴，天气预报这么说的，肯定没错。”云英马上反驳。

“你想干什么？”

“没想干什么啊。”

“要是我有什么不测，司机会做证。”

“我知道，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啊。不去的话也行，直接去你家吧。”云英怒视着女人。

“客人，决定好了吗？还去吗？”

“问你呢，去还是不去？”云英询问女人的意见，是的，他要让这个女人来决定。

女人歪着头想了想，说道：“好吧，去山里吧。”

云英心满意足地对司机说：“听到了吧？快开车。”

将近一个小时后，出租车抵达目的地。

“你先下去，我来付钱。”

女人下车后，云英把手搭在司机的肩膀上，说：“你公司的领导命令你，把我们的乘车记录删掉。”

司机翻了个白眼，然后像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进行了一系列操作。

“记录删除了吗？”云英问道。

“是的。”

“那就拜拜了。”

“啊，请等一下，您还没付钱呢。”

云英再次把手搭在司机的肩膀上，说：“你今天没载客，然后一时兴起，开着车跑到深山里来了。”

司机翻着白眼。趁这个空当，云英从车上下来，关上车门。很快，司机眨了眨眼，环顾四周，其间还与云英四目相接，但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直接开车离开了。

“你刚刚没付钱吧？”女人询问云英。

“对，那个司机欠我钱。”

“是吗？好多人欠你钱啊。”

“跟我走。”

“还是不要离公路太远比较好吧？”

“放心吧。”

女人不情愿地跟在后面。

她大概是觉得有出租车司机这个目击者，我就不敢乱来了吧，真是遗憾，司机早就把关于我们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仅仅走了几十米，就看不见公路了。云英抓着女人的手腕，随便指了个方向，说：“公路在那边。”

女人翻了个白眼。

应该不会有问题，这么做是以防万一，篡改过这项信息后，就算女人逃脱，她也找不到公路。云英取出绳子，绑住女人的双手。

“你要干什么？”

云英没有回答，继续手上的动作。

女人被绑在了树上，云英的举动过于突然，动作也过于流畅，以至于她都没来得及反应。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让我很烦躁。”

“你在说什么？”

“你应该陷入混乱才对，结果却莫名地冷静。”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实话告诉你吧，我说的都是假话，我欺骗了你，然后把你带到了宾馆。”

“怎么可能……不过，如果这才是真相，我就能接受了。我怎么可能乱搞男女关系。”

“就是你这种冷静的态度让我不爽！”

“你给我下药了吧，就像使用催眠术一样操控了我。”

这个女人真是难搞，通过一点点提示就基本上猜到正确答案了，就算篡改她的记忆，她也很可能会找到真相。不能让她活着。云英之前也遇到过思维敏捷的家伙，遇到这种人他都会选择把对方干掉。杀人的确伴随着风险，但远不及让难搞的家伙活下去的风险大。

云英抓起一块大小适中的石头，砸向女人的脸。

女人的牙被砸掉了，血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但她的视线穿过挂在脸上的头发，用那仿佛在冒火的眼睛瞪着云英。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么对我，会没事？”

“我就是这么想的啊。”

“刚才那个出租车司机知道我们在这里。”

女人朝云英吐口水，里面还夹杂着血丝。

“他已经把我们忘了。”

“你脑子有问题吧？”

“没有啊，我很清醒。”

“只有你自己这么认为吧？”

“就算是这样，也与你的命运无关。只要我还相信自己是清醒的，你的生命就会到此为止。”

“放过我吧，我什么都肯做。”

“同样的话我已经听过一遍了。”

“这次没有限制，我会把财产都给你，你可以把所有事都告诉我丈夫，让我一辈子服侍你也行！”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不过，老实说，就算放了你，对我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我已经决定要在这里杀掉你了。”

云英举起一块双手勉强能搬得动的大石头，砸在女人的脚面上。女人尖叫出声。

“你刚才不是说要一辈子做我的奴隶吗？如果你肯的话，倒是可以饶你一命。”云英在女人耳边低语道。

女人露出喜悦的表情，然后拼命点头。

云英紧接着说了一句：“你信了？骗你呢。”

女人的脸立即因绝望而扭曲。

嗯，这个表情不错。云英搬起一块更大的石头，砸向女人的头顶。在确认她彻底断气后，云英解开绳子，拖拽着尸体来到沼泽旁，丢了进去。

女人的尸体慢慢沉了下去。尸体被发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就算几年后被发现，尸体上留下的痕迹也已经消失了。

接着，云英将石头也丢进了沼泽。衣服上没有明显的血迹，不过保险起见，还是撕成细条烧掉比较好。做完这些后他回到公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市区后消除了司机的记忆。

然后他随便抓住一个看起来没什么事做的男人，对他说：“我是

你的好朋友。”

男人翻了个白眼。

接着云英打招呼道：“哟。”

“哦，是你啊。”

“你叫什么来着？”

男人一脸讶异：“山田啊。”

“没问你姓什么，名字。”

“哦，博，山田博。”

“对，对，你现在住哪里？”

男人说出地址后，云英取出手机，说道：“一起拍张照片留念吧。”说罢，和男人互相搭着肩膀，按下快门。

云英一手搭着男人的肩膀，继续说道：“你今天杀了一名年轻女性。”并将杀人的具体细节都告诉了对方，不过杀人和藏尸地说得很模糊。

他不知道这个男人会不会去警察局自首，但当务之急是要准备好替罪羊。之所以没把杀人地点明确地说出来，是不想让警察在自己的痕迹尚未消失前就找到尸体。

男人翻了个白眼，突然开始害怕。

“你怎么了，山田？”

“听我说，其实我……”

“怎么了？”

“不……没什么。”男人哗哗流汗。

云英确认了一下手机中的照片，上面只有这个男人，他本人则在框外。关键时刻可以用这张照片制造目击者，只要把这张照片和那个女人的照片拿给某个人看，再植入二人曾经发生争执的记忆就行了。

他拍了拍脸色铁青、还在颤抖的男人，说：“忘了我吧。”

男人翻了个白眼。

7

是那个三天前，我走在车站楼梯上时，突然从身后撞我的中年人。而且当时他没有停留，也没有道歉，直接就那么跑上去了。哦，他要坐现在停在站里的那列电车啊。不过，既然你撞了我，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

云英恶狠狠地瞪着男人的后背。

第二天，云英几乎同一时间来到车站，寻找中年男人的身影，看到那人和之前一样跑上楼梯。当即，他的脑中便拟订好了作战计划。

时间到了今天，在站台上发现中年男人后，云英暗自窃喜，然后从兜里拿出口罩和墨镜。这两样东西他总是随身携带，要消除所有看到了自己长相的人的记忆太麻烦了，还容易遗漏，因此，在有可能会被人目击的时候，挡住脸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中年男人就站在黄线内侧。云英看了一眼提示板，很快就会有一趟本站不停的列车经过。此时站台上只有三个人，大部分乘客似乎都乘上了之前那辆电车，而且另两位乘客距离中年男人都超过二十米。运气太好了。原本他打算一直尾随对方，等待下手时机呢。

电车开过来了，云英从中年男人的正后方一点一点走过去，拉近二人的距离。

好，就是现在。

云英一脚踹在中年男人的后背上。男人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但并没有跌下站台，电车从他眼前飞驰而过。

“你干什么？！”男人大吼道。

失手了，不过也不是什么致命的错误。云英在男人站稳前飞奔离开。

消除男人的记忆很简单，但还有几名目击者，要消除所有人的记

忆太麻烦了。不过只要出了检票口，总有应对的方法。

当云英正打算冲过检票口时，闸翼关上了。但这种情况也早在他的预料之内，只见他像滑垒的动作似的从闸翼下面穿了过去，然后右拐，跑了几十米后，进入一家位于高架桥下的咖啡馆。

店铺门上的铃铛发出当啷当啷的声音。

云英提前处理过从车站到这家店一路上的监控，因此不用担心被拍到。他环顾店内，只有老板和三位客人，人数正合适。证人太少不足以证明，太多的话就要花费很多时间植入记忆，太麻烦了。他早就调查过，这个时间店里一般就只有两三个客人。

云英先是碰着老板，在他耳边说道："我一个小时前就来了，而且一直待在店里没离开过。"

老板翻了个白眼。接下来是那三位客人，一对情侣和一个男人。情侣正开心地聊着天，聊得忘乎所以，似乎连云英进来都没发觉。

云英靠近情侣所在的桌子，假装绊倒，碰到二人的肩膀，同时说道："你们来店里时我就已经在了。"

二人翻了个白眼。

之所以没有像篡改老板记忆时那样说出明确的时间，是考虑到这两个人来店有可能不到一个小时，万一他们刚来了十分钟，却有一个小时前的记忆，就太不自然了。不过假设他们在店超过一个小时，又会与老板的记忆有出入。但大部分人不会在乎这点偏差，如果有人在意，直接篡改那个人的记忆就行了。是人多少都会有搞错的时候，不会说不通。

还剩最后一个人，那个男人正嘴里嘟囔着什么，在笔记本上写东西，非常专注，看起来毫无防备。但能感觉到他整个人神经紧绷，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人很难靠近。可现在时间紧迫，那个中年男人就快追过来了，唯独这个写笔记的男人的证词和别人不同的话，会很麻烦。

云英靠近那个男人，在要碰到他的瞬间，男人抬起头，二人对视。

云英感觉很不舒服，但没时间犹豫了，他说着"这里有线头"，将手伸向男人的肩膀。男人死死盯着云英的指尖。

我才不在乎你看不看呢！如此想着，云英抓住男人的肩膀，男人本能地想要躲避。

“你来这家店的时候，我就已经在了。”

男人翻了个白眼，下一秒便恢复了正常。

这么快就恢复了，记忆篡改成功了吗？要再试一次吗？

男人突然开口问：“不好意思，请问线头拿掉了吗？”

云英吓了一跳，将手拿开。“啊，没有，是我看错了。”说完他慌忙坐到距离男人较远的座位上。

噹啷噹啷噹啷。

中年男人和两名车站工作人员走了进来。

三个人啊，如果对方警惕性不高，完全可以轻松处理，就是那么多双眼睛盯着自己，不好下手。

“就是那个人！就是他想杀我！”中年男人指着云英。

虽然云英戴着口罩和墨镜，但体形和衣服都没变，肯定会被认出来。

两名站务员朝云英走来，其中一人对云英说道：“不好意思，能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吗？”

“什么事？”云英装傻。

“那位先生说您踢他。”

“所以呢？”

“要请您解释一下。”

“我要是说我不想去呢，会怎么样？”

站务员用略显强硬的语气说道：“我们会报警。”

“只是踢了一下就要报警？”

“踢人也属于暴力犯罪，更何况根据那位先生所说，您是想把他踢进电车即将驶入的轨道上，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杀人未遂。”

“出了这样的事啊，可我并没有做过哦。”云英表现得很平静。

“一般都会这么说，不过还是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冤枉别人是色狼的后果吗？”

“色狼？我们并没有说您是色狼啊。”

“一样一样。跟你们走的结果就是会被警察逮捕，遭到拘留不是吗？”

“的确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不过——”

“是肯定会变成那样，所以我不去。”

“这位先生说，踢他的人就是您。”

“你们认错人了。”

“那为了证明的确是我们认错了人，您也要先跟我们走一趟。”站务员不肯作罢。

“现在就可以证明啊。”

“怎么证明？”

云英询问老板：“老板，我是什么时候来店里的？”

“应该有一个小时了。”

两名站务员对视了一眼。

“喂！你不要乱说啊！”被云英踢的那个中年人提出反驳。

“我没有乱说，这位客人的确一个小时前就坐在那里了。”

“老板，这位先生是这里的熟客吗？”

“不是，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先生。”

中年男人又插嘴道：“或许他们早就认识，他为了包庇这个男人在撒谎。”

“如果是谎言，很快就会被戳穿。”站务员继续说道，“您说这位先生刚才踢了你，老板却说他一小时之前就在店里了，现在情况有分歧，我们就不能立即将这位先生带走了。”

听到站务员这么说，中年人马上催促道：“那就再问问其他人啊。”

两名站务员对视一眼，一人朝那对情侣走去。

“不好意思打搅了，请问这位先生刚才一直在店里吗？”

情侣中的男性回答道：“我们来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了。”

“那您二位是什么时候来店里的呢？”

“半小时以前吧……嗯，大概一个小时了。”换女性答道。

听到二人的话，云英趾高气扬地说：“三比一了哦。”

“还有一个人呢！”中年男人显得很急躁，“那边那位，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独自坐着的男客人正专心致志地看着笔记本。

中年男人怒吼道：“说你呢！”

“什么？！”他似乎被吓了一跳，看向这边。

提问的人依旧是站务员。

“不好意思，麻烦您，知道这个男人是什么时候进店的吗？”

“非常抱歉，这我实在……”笔记本男话说到一半，突然呆呆地盯着云英看。

这个男人搞什么？云英有些心绪不宁。

站务员见状询问道：“您怎么了？”

“没什么，我好像产生了错觉。”笔记本男再次开口说话。

“错觉？请问是什么意思？”

“不是什么大事。”

“那能请您回答我的问题吗？”

“问题？”

“这个男人是什么时候来店里的？”

笔记本男再次看向云英，问道：“为什么问这个？”

“我们刚刚的对话您没听到吗？”

“不好意思，刚才在写东西，太专注了。”

站务员为他解释。

“这位先生说，那位先生想把他推下站台。”

云英马上反驳：“都说是误会了。想把他推下站台的不是我，我一直在这家店里，没离开过。”

“也就是说，现在在向我确认不在场证明？”笔记本男询问站务员。

他在磨蹭什么？直接回答“这个人一直在”不就行了吗？

“是的。”

“刚刚，”笔记本男指着云英说，“这位先生想帮我拿掉肩膀上的线头。”

“啊？多久之前的事？”

“一两分钟之前。”

这家伙在说什么？他是不是反应迟钝啊？

“这不能作为不在场证明。您的意思是说，这位先生是一两分钟前进入这家店的吗？”

“不是，至少在我的记忆中不是。”

云英松了口气。

“请您回答我的问题，这位先生是什么时候进店的？”

“或许您会觉得奇怪，但我进这家店时他就在了。”

为什么绕这么大个圈子啊？会让站务员起疑啊！

“我不会觉得奇怪，其他人也是这么说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听到站务员这么说，笔记本男又说：“这样啊。那么，请不要在意我刚刚说的话。”

“那么请问您是什么时候来的呢？”

“我吗？”

“对，您。”

笔记本男似乎有些为难。

喂！你在干什么？多简单的问题！快回答啊！

“您怎么了？”站务员再次出声询问。

男人刚开口说出“其实我——”，就被咖啡店老板打断了。

“大概两个小时前。”老板继续说道，“这位先生是两个小时前来的。”

“你们都听见了，这下能为我证明了吧。”云英一脸得意。

中年男人却叫嚷着：“不对吧！刚才老板说的是一个小时前，这个人说的是两个小时前，根本对不上啊！”

“嗯，这么说来，的确是。”老板也歪着头，表示疑惑。

糟了！设定太粗糙了吗？不过也算不上什么大漏洞。

“这位乘客，这一点没那么重要吧，记不太清哪个人具体是什么时候来的这很正常。但刚刚这几位的证词至少可以证明，这位先生在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前就在这家店里了，因此，他的不在场证明是成立的。”

“也有可能是他们串通好的。”中年男人不依不饶。

“在我们抵达这里的一分钟内吗？”

“也有可能是提前计划好的啊！”

“您认识这几位中的哪一位吗？”

“不认识……”

“假设不是激情犯罪，那么素不相识的人为何要袭击您呢？”

“不知道，可能只是随机选中我了。”

“如果您因此丧命，凶手是要背上杀人的罪名的，在没有特别强烈的动机的驱使下，拟订一个这么多人参与的计划，风险未免太高了吧？”

中年男人似乎并不接受站务员的说辞。其实只要篡改他的记忆就能解决这件事，但这里人太多了，不好下手。算了，现在这样应该也能脱身了。

“我可以走了吗？”云英准备离开。

“喂！等一下。”中年男人拦住他的去路。

“我很忙，你没权力干涉我的行为吧。”

“喂，你们要放凶手走吗？”中年男人质问站务员。

站务员答道：“现在只有您一个人说这位先生要害您啊。”

“那万一他就是要害我呢？”

“好吧。不好意思，能留下你的姓名和住址吗？”站务员询问云英。

“可以，没问题。”

这时拒绝只会引发争吵，浪费时间，不如直接告诉他们。

云英说出早就编好的名字和住址，万一日后被发现是假的，可以说当时因为太害怕，所以提供了假的姓名和住址。

接着，站务员又转向店老板。

“能留下您的姓名和住址吗？”

“好。”

只要他还在这里开店就无法逃避，由此判断，老板报出的应该是真实姓名和住址。

“您二位，可以说一下吗？”

那对情侣稍微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决定配合。由男方先回答，看他们流利地报出信息的样子，应该都不是假的。

“能把您的姓名和住址告诉我们吗？”最后，站务员问到笔记本男。

男人没有回答，依旧直勾勾地盯着笔记本看。

“您好，请您留一下姓名和住址。”

“不行。”男人说道。

“啊？”

“我不想把自己的名字和住址说出来。”

“没关系的，其他客人都说了。”

“那也不代表我必须告知吧。”

这人什么毛病？拘泥于这种无聊的小事，而且他的言行太奇怪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或许需要采取一些行动。

云英思考着接下来的计划。

找机会给站务员植入已经得知这家伙信息的记忆？名字和住址都可以随便编一个。就用我准备好的假名字和假住址中的一个吧。但必须把站务员和笔记本男引到一旁，使用“超能力”。

“我们不会滥用您的个人信息的，麻烦您了。”站务员再次请求道。

“我只是凑巧来这家店，没有义务给别人做不在场证明。”

“话虽如此……”站务员有些为难。

看来想引开笔记本男不容易，还是走为上计。

“我还有急事，就先告辞了。”云英从座位上站起来。

“等一下！不许逃！还没问完所有人的姓名和住址呢！”中年男人不肯放他走。

“不肯提供信息的是那位先生，又不是我。”云英说完询问站务员，“我可以走了吧，站务员先生？”

时间长了他们可能会怀疑我的名字和住址，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是的，我们没理由限制您。”

“喂！”中年男人想抓住云英的衣服前襟，但被站务员制止了。

云英从二人中间穿了过去，逃离了咖啡馆。

8

二吉正在专心阅读笔记本上的内容。今早起床后，他得知自己患有顺行性遗忘症。从早晨到现在，这件事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盘旋，所以他还记得。但这期间发生的其他事，大部分他都忘了，今天之前的事更是一点记忆都没有。所以对他来说，唯一可依靠的就是这个笔记本。上面只记录着重要信息，但要想从头读到尾，必须全神贯注。不过自己很快就会忘记，可以说就是在做无用功。即便如此，一旦开始阅读上面的内容，二吉就停不下来了，为了找到打开僵局的方法，他拼命看下去。

原来如此，我搬了家，经常要去医院看病，还在说话技巧教室上课。说话技巧教室？我为什么要做这么麻烦的事？应该尽量避免外出啊，万一外出的时候笔记本丢了可就麻烦了。我看了多久了？感觉有点累。

二吉喝了一口面前的可乐。这里是什么地方？看起来像是一家咖啡馆，但从来没来过，这使他有些慌乱。

不过不用急躁，从周围的环境可以看出，没发生什么。先冷静下来，分析一下现状，应该能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是出于什么理由才进入这家店的，那么笔记本上肯定会有记录。

二吉翻开笔记本写有内容的最后一页。

·从说话技巧教室回家的路上有些不舒服，进入这家咖啡馆。

·咖啡馆的位置标在地图上。

打开地图那页，上面贴着附近地图的复印件，标着“现在休息的咖啡馆”。

这样啊，我不舒服了？没觉得不舒服啊，那是已经好了吗？既然进入这家店的记忆已经消失了，说明过去好几十分钟了。好了也很正常。回家吧。

·到家后把地图上的“现在休息的咖啡馆”擦掉。

否则下次会误以为这里是当下所处的地方。对了，现在是夏天，不舒服或许是因为中暑，看来有必要预防一下……

这时二吉感觉到一阵奇怪的气息，他抬起头，与一名陌生男人四目相接。他不认识对方，但对方或许认识他。

该打招呼吗？

“这里有线头。”男人伸出手。

二吉盯着男人的手指尖。

咦？刚刚发生了什么？好像突然很困，一瞬间失去了意识。这也是顺行性遗忘症的症状之一吗？还是自己的错觉？

眼前站着一个男人，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表情有些诧异地看着自己。

我真的失去意识了？这个人看到之后吓到了？还是确认一下吧。

“不好意思，请问线头拿掉了吗？”

男人似乎受到了惊吓，把手从二吉肩膀上拿开。“啊，没有，是我看错了。”

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吗？

男人坐到了距离自己比较远的位置。

噹啷噹啷噹啷。

三个人进入店内，一名中年男性，两名车站工作人员。

“就是那个人！就是他想杀我！”中年男人指着坐在远处的一位客人说道。他指的正是刚刚碰触了二吉肩膀的人。

两名站务员走到男人身边，其中一人说道：“不好意思，能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吗？”

男人问：“什么事？”

“那位先生说您踢他。”

“所以呢？”

“要请您解释一下。”

“我要是说我不想去呢，会怎么样？”

站务员用略显强硬的语气说道：“我们会报警。”

“只是踢了一下就要报警？”

“踢人也属于暴力犯罪，更何况根据那位先生所说，您是想把他踢进电车即将驶入的轨道上，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杀人未遂。”

看来是有什么争执，两名上班族在车站站台发生了纠纷吗？这也是常有的事。

二吉觉得之前碰触他肩膀的那个男人是个有些缺乏常识的人，因为一般人不会想着去拿掉陌生人肩膀上的线头，由此可见，应该是被误会了吧。不管真相如何，自己都帮不上忙，于是他不再理会店内的骚动，重新埋头阅读笔记。

他们之间的纠纷将咖啡馆老板和其他客人都牵扯了进去，但二吉依然没有理会。

等骚动平息，就立即起身回家吧。

“说你呢！”中年男人怒吼道。二吉觉得貌似是在朝自己怒吼。

“什么？！”二吉吓了一跳，看向众人。

“不好意思，麻烦您，知道这个男人是什么时候进店的吗？”

啊——直接告诉他们，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吧。

“非常抱歉，这我实在……”

怎么可能！

二吉想起来，他进入这家店时，刚刚碰过自己肩膀的那个男人就已经在店里了。可是，为什么会记得？自己都没有进入这家店的记忆啊。他的大脑在努力，想制造出合理的情节。

是某个突发状况，单单让这段记忆复活了吗？可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以前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自己肯定会写在笔记本上很显眼的位置，而实际上并没有。

站务员开口问道：“您怎么了？”

二吉决定，不把患有顺行性遗忘症这件事说出来。如今发生了怪事，在搞清楚之前，还是不要把自己的状况公开比较好。

“没什么，我好像产生了错觉。”

“错觉？请问是什么意思？”

“不是什么大事。”

“那能请您回答我的问题吗？”

“问题？”

“这个男人是什么时候来店里的？”

是问那个碰触过自己肩膀的奇怪男人。二吉再次看向他，却依然什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在自己进入这家店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在了。唯独这段记忆异常鲜明。

“为什么问这个？”

“我们刚刚的对话您没听到吗？”

“不好意思，刚才在写东西，太专注了。”

“这位先生说，那位先生想把他推下站台。”

那个奇怪的男人马上反驳：“都说是误会了。想把他推下站台的不是我，我一直在这家店里，没离开过。”

二吉追问：“也就是说，现在在向我确认不在场证明？”

“是的。”

而我唯独保留着可以给这个男人做证的记忆，其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巧的意外？太奇怪了，无法理解。要按照记忆作答吗？感觉那么做就会落入什么陷阱。总之，先把可以

肯定的记忆说出来吧，把那段蹊跷的奇妙记忆放一边。

二吉开口回答：“刚刚，这位先生想帮我拿掉肩膀上的线头。”

“啊？多久之前的事？”

“一两分钟之前。”

我怎么会给出这么白痴的答案！“一两分钟之前”根本称不上不在场证明。

“这不能作为不在场证明。”

嗯，我也觉得。

“您的意思是说，这位先生是一两分钟前进入这家店的吗？”

“不是，至少在我的记忆中不是。”

又给出了白痴答案。

“请您回答我的问题，这位先生是什么时候进店的？”

“或许您会觉得奇怪，但我进这家店时他就在了。”

会觉得奇怪的只有我自己吧。

“我不会觉得奇怪，其他人也是这么说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样啊。那么，请不要在意我刚刚说的话。”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关于这个男人的不在场证明的话题能就此结束，我只想离开这里，不想牵扯进麻烦的事件中。

“那么请问您是什么时候来的呢？”

“我吗？”

“对，您。”

可以简单地回答“不记得”，但要是这么回答，很可能就要向他们坦白自己患有顺行性遗忘症这件事。我会将自己说过的话忘掉，但这些人会记住我的言行。他们都会知道我患有顺行性遗忘症，而我却会

忘记“已经被人知道了”这条重要信息。

二吉不知该如何作答。

“您怎么了？”站务员再次出声询问。

事已至此，没办法了。“其实我——”

“大概两个小时前。”老板抢先替二吉作答，“这位先生是两个小时前来的。”

这样啊，我都在这里待了两个小时了啊。

“你们都听见了，这下能为我证明了吧。”奇怪的男人很开心。

中年男人却叫嚷着：“不对吧！刚才老板说的是一个小时前，这个人说的是两个小时前，根本对不上啊！”

“嗯，这么说来，的确是。”老板也歪着头，表示疑惑。

站务员开腔道：“这位乘客，这一点没那么重要吧，记不太清哪个人具体是什么时候来的这很正常。但刚刚这几位的证词至少可以证明，这位先生在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前就在这家店里了，因此，他的不在场证明是成立的。”

“也有可能是他们串通好的。”中年男人怒视着那个奇怪的男人。

“在我们抵达这里的一分钟内吗？”

“也有可能是提前计划好的啊！”

“您认识这几位中的哪一位吗？”

“不认识……”

“假设不是激情犯罪，那么素不相识的人为何要袭击您呢？”

“不知道，可能只是随机选中我了。”

“如果您因此丧命，凶手是要背上杀人的罪名的，在没有特别强烈的动机的驱使下，拟订一个这么多人参与的计划，风险未免太高了吧？”

中年男人似乎并不接受站务员的分析。二吉也无法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我可以走了吗？”奇怪男人准备离开。

“喂！等一下。”中年男人拦住他的去路。

“我很忙，你没权利干涉我的行为吧。”

中年男人质问站务员：“喂，你们要放凶手走吗？”

“现在只有您一个人说这位先生要害您啊。”站务员好像相当混乱。

“那万一他就是要害我呢？”

“好吧。不好意思，能留下你的姓名和住址吗？”站务员询问那个奇怪的男人。

“可以，没问题。我叫常村胜雄，住在……”奇怪的男人对答如流。

二吉偷偷记了下来。

接着，站务员又问了老板和其他客人的姓名和住址。

“能留下您的姓名和住址吗？”

“好。”老板说出自己的信息。

“您二位，可以说一下吗？”

那对情侣稍微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决定配合，由男方先开始作答。

“能把您的姓名和住址告诉我们吗？”站务员最后问到了二吉。

不好办啊。

说出名字和住址没什么难的，但此时二吉正处于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罹患顺行性遗忘症这件事本身就很罕见，如今又发生了不合情理的状况。一个有杀人嫌疑的男人突然出现，自己被要求为他提供不在场证明，而非常碰巧，自己没有忘记对那个男人有利的记忆。这个

状况太不寻常了，事情肯定在往不好的方向发展。但二吉现在没有足够的情报，也没有时间进行分析。

“您好，请您留一下姓名和住址。”站务员又说了一遍。

“不行。”二吉说道。

“啊？”

“我不想把自己的名字和住址说出来。”

“没关系的，其他客人都说了。”

“那也不代表我必须告知吧。”

“我们不会滥用您的个人信息的，麻烦您了。”站务员再次请求。

“我只是凑巧来这家店，没有义务给别人做不在场证明。”

“话虽如此……”站务员有些为难。

让站务员为难不是我的本意，我也是无可奈何啊。

“我还有急事，就先告辞了。”自称常村的男人从座位上站起来。

要记住这个男人的长相特征，这样下次遇到的时候能认出来。唉，仅凭文字和拙劣的画像，下次见到他的时候肯定认不出来吧。要是能拍张照片就好了，可是，自己连姓名都不肯说，哪好意思让人家拍照呢。

“等一下！不许逃！还没问完所有人的姓名和住址呢！”中年男人不肯放他走。

“不肯提供信息的是那位先生，又不是我。”自称常村的男人说完，询问站务员，“我可以走了吧，站务员先生？”

这个男人想逃离这里，这是二吉的直觉。

如此看来，这个男人很可疑。“常村”这个名字也很有可能是捏造的。他肯定使用了某种手段，才让这家店的老板和客人都深信他一直在店里。虽然不知道具体用的是什么手段，但这个手段显然非常强大，效果也很好。我能发现，应该是因为患有顺行性遗忘症，有记忆困难，其他人则会无条件选择相信自己的记忆。

真是太可怕了，这个男人想利用那个手段杀人。如果让他知道我发觉了这个秘密，真不知道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站务员答道："是的，我们没理由限制您。"

没错，快离开这家店，离我远一点。

"喂！"

中年男人想抓住自称常村的男人的衣襟，却被站务员制止了。常村从二人中间穿过，走出咖啡店。

得救了。

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二吉感觉自己就要崩溃了，但还是强装冷静。

那个男人离开后，现场最大的异类就是我了吧。虽然没做什么亏心事，但也不想被人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风险也会升高，而且在这期间，宝贵的记忆会逐渐消失。如果今后要与那个男人对峙，现在做好详细的记录将会极其重要。

中年男人催促站务员："那家伙逃了！快追啊！"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站务员好言相劝，"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继续追查，毕竟我们不是警察。"

"那就快报警抓他啊！"中年男人怒吼着。

"可我们没有理由报警。"

"我差点被杀，这个理由足够充分了吧？"

"从您的主观上来看，是这样，不过——"

"站台里的监控摄像头应该拍到他踢我了吧，而且当时还有好几名目击者。"

"是的，但无法证明那个人就是常村先生。"

"很像啊！"

"凶手戴着墨镜和口罩，无法确认就是常村先生。"

“体形很像，而且又是往这一带逃的，还能有错吗？”

“但是常村先生有不在场证明。”

“你们就这么相信这家店里的人？”

情侣中的男性怒视中年男人，吼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说的话有错吗？你们都觉得这件事与己无关，反正差点被杀的是我又不是你们，为了不惹上麻烦，你们就顺着别人的话说，对不对？”

“喂！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年轻男性面带怒色，“我们那么配合，你凭什么这么说？”

“那你们能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吗？”

“啊？你脑子不正常吧？我们的证词就是证据！你的意思是，还需要证据来证明证据吗？”

“各位，请冷静。”站务员介入调解，“在这里争论毫无意义。总而言之，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了，之后想怎么处理是您的自由，想报警的话也请便。不清楚嫌疑犯是谁也可以报警的，或者直接把常村先生告上法庭也可以，请您自行决定吧。”

“好！我现在就去找警察！”中年男人满脸不悦地走出店门。

“打搅各位了。”两名站务员耸了耸肩，也离开了咖啡馆。

总算是从这复杂的状况中逃脱了，先把刚刚发生的一系列奇妙事件写下来。

嗯……我是因为什么在这家咖啡馆来着？

9

二吉总算回到家中，他打开笔记本。

哦，今天曾经因为身体不舒服，进了一家咖啡馆吗？

他开始阅读笔记本上的内容。

·在咖啡馆遇到一个奇怪的人。

·那个男人被怀疑杀人未遂，我们为他做了不在场证明。

·但那不是事实。

……

二吉一口气看完了笔记中的这部分内容。看完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那个男人给咖啡馆的老板和客人植入了伪造的记忆，除此之外想不到别的可能性。但有可能吗？或许是一种类似催眠的手段。而自己因为患有顺行性遗忘症，才会发现其中的蹊跷，否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奇怪的事实。

男人名叫“常村胜雄”，很可能是化名。笔记本上画着那人的肖像，但画得实在蹩脚。就算在街上偶然遇到，凭借这样的画像也认不出。笔记本上还记录着男人的特征。

·中等身材。

·眼神锐利，看起来很聪明。

·高鼻梁。

·正常大小的嘴。

·肤色偏黑。

·右脸上有个浅浅的伤痕。

·下巴上有颗黑痣。

·头发略长，不知发色原本就比较淡，还是染成了茶色。

·三十多岁。

·说话方式充满自信。

·步幅大。

·肩头窄。

可以被称为特征的只有脸上的伤痕，其他的都太大众化了。这人会记得自己的长相吗？要是他拍了照片，笔记本上会有记录，所以应该没有被拍。那很可能他也记得不太清楚，“常村”没有必要记住自己的长相，人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是不会硬逼着自己记住别人的长相的。

对方没有记住自己的长相的话，就不需要这么担心了吧？“常村”没理由加害自己。

真的吗？如果他知道自己患有顺行性遗忘症呢？倘若他的推理能力较强，就有可能联想到，由于他植入了虚假的记忆，让自己发觉了逻辑上的矛盾。要是他回想起当时自己不自然的态度，又会如何呢？那个男人好像之前打算在站台上杀人，也就是说，他不抵触杀人这件事，所以他有可能会想杀了自己这个不确定因素。当然，这样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能不考虑。

有必要思考针对那个男人的对策。应该随身携带照相机。数码相机的话，可能会在关键时刻搞不清使用方法，或许可以通过反复练习，以程序性记忆的形式记住操作方法，但不敢保证能成功。还是用拍立得吧，假装拍风景，拍下对方的照片。虽然容易暴露，可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方法了。

从常识出发，独自面对不是上策，应该找人帮忙。可找谁帮忙呢？这条街上没有旧相识，自己又完全不了解最近刚接触的那些人的为人。在没有记忆的状态下，该怎么判断谁是能够真正信赖的人呢？而且这种事，谁又会相信呢？把笔记本拿出来，认真解释说明，只会让对方觉得自己出现了新的症状吧。

等等，会不会这一切真的都只是妄想？去咖啡馆的事，遇到奇怪男人的事，有没有可能都是妄想出来的？

可妄想说白了就是虚假的记忆，没有记忆的自己也根本不可能产生妄想，只会产生单纯的混乱。可就算把笔记本拿给别人看，也无法证明自己没疯，必须拿到能证明那个男人有特殊能力的证据，等有了证据之后，再寻求他人的帮助。

可真是件麻烦事啊，干脆把记录着那个男人相关内容的页面扯下来扔掉算了。把一切都忘了或许更轻松。

要这么做吗？不行，已经和那个男人扯上关系了，不敢保证那个男人不会对自己产生加害之心。要是把那页扯下来，把一切都忘了，今后就会对那个男人毫无防备。

好，决定了，把与那个男人相关的记录好好保存下来。但不主动接近他，最好一辈子都能远离他，或许就能继续过平稳的生活了吧。

可这样真的好吗？可能这一刻那个男人也在操纵他人的记忆，做着犯罪的勾当。难道要继续放任那个怪人为所欲为？

没办法啊，我没有能力阻止他，更何况我还患有记忆障碍类的疾病，就连想找人帮忙都做不到。

无能为力。就好比凭借一己之力无法阻止台风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一样，在他的能力面前，我什么都做不到。或许会不断有受害者出现，但责任不在我，因为和我无关。

二吉不断找借口说服自己，同时流下泪水，他想拥有力量。

10

云英在车厢内物色着目标。昨天的失手令他心情烦躁。那个大叔要是被轧死，想必会很爽快吧。就差那么一点，让那个大叔捡回一条命。

之后就开始诸事不顺。

躲进咖啡馆后，遇到一个拘泥于奇怪的点的家伙，没能顺利篡改记忆。虽然最后总算是逃脱了，但还是积攒了不少压力。没能干掉那个大叔的确很气愤，但那个笔记本男也让人很不爽，下次再让我见到，一定要报仇。

话虽如此，云英已经不记得那个男人的长相了。这样想把人找出来很难，可不做点什么就会一直烦躁，于是，为了排解压力，他坐上了电车。

电车里虽然众目睽睽，但没有监控摄像头，相对来说更自由。唯一需要小心的是乘客手机上的摄像头，不过没人会在车厢内拍照。想来也正常，在车厢里按响快门，被怀疑是色狼也是百口莫辩。

看不到通道、有些拥挤的车厢最理想。

车厢里有好几个年轻女孩都是云英喜欢的类型，但移动过去很困难。他配合着上下车的人流一点一点移动位置，来到其中一个女孩身边，站在其身后，明目张胆地将手伸进女孩的衣服里。

“呀！”女孩发出惊叫。

云英一点也不害怕，继续随心所欲地玩弄着她的身体。

“请别这样，我要报警了。”

云英轻笑道：“在电车里能报警你就报啊。”说着，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女孩想逃，云英不让她逃，最后女孩只能默默抽泣。

啊啊，真爽快，云英沉醉于自己的大胆。

“喂，住手。”发声的人抓住云英的手腕，“这是犯罪，下一站跟我下车。”

一个强壮的男人正愤怒地看着自己。哼，逞什么英雄，看见这种人就来气。

“好啊，有本事就把我带到警察面前啊。”云英露出天不怕地不怕的笑容，另一只手继续玩弄着女孩的身体。

“让你住手没听见吗？！”

“不要，这么开心的事，我为什么要住手？”

“真是令人作呕。世上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

很快，电车到站了。

女孩还在哭。男人把云英从电车上拽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云英依然没有放开女孩。女孩表现得极其不情愿，男人见状，用力将女孩从云英的怀里拉到一边。

云英故意模仿弱女子的语气说道：“你这个人可真过分。”

男人握紧了拳头。

“哦？要打人？要是打了我，你就和我一样是犯罪者了。”

“我不会打你，但会把你送去站长室，你会被逮捕。这位小姐，我知道你很痛苦，但还是要请你一起去站长室，指证这个人。”

女人边哭边点头表示同意。

啊啊，真无聊。云英看了看被男人抓着的手腕，说道：“你才是色狼，在车厢里摸了这个女孩。”

男人翻着白眼，身体出现轻微痉挛。

好强的抵抗力啊，大概是无法相信自己会犯下猥亵这种卑劣的罪行吧。但抵抗也没用。

男人的眼睛恢复了正常。“啊！”下一秒，便用手捂住脸。

看来是觉得自己的行为太无耻，内心产生了动摇。不过，那只是一段被植入的记忆，你并没有真的猥亵过女孩哦。

女孩无法理解男人突如其来的变化，呆呆地盯着他看。

云英摸着女孩的胸，指着那个强壮的男人道：“这个男人对你耍流氓，然后，我救了你。”

女孩翻了个白眼，这次没有遭到什么抵抗。被猥亵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很大，对方是谁并不重要。

“好了，小姐，我们去站长室吧？”

女孩颤抖着点点头。

“喂！你，认清现实吧！”云英对男人说道。

“啊啊啊啊啊啊！”男人揪着自己的头发，“为什么我会做这种事啊！为什么啊！”

“一时鬼迷心窍吧。但错了就是错了，不许逃跑。”

男人垂下头，迈出沉重的步伐。

看来这个男人的正义感很强，不会逃，也不会给自己找借口。云英在心中暗喜，这家伙或许会就此心理崩溃。

这一幕有很多目击者，但目击到整个过程的人应该没有。只要没人同时看到男人把云英从电车上拽下来，和陷入绝望的男人拖着沉重的脚步朝站长室走去，就不会发现有什么异常。万一真的有人看见了，也只是会搞不清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云英在操纵他们的记忆时，是接触二人的身体，用只有他们才能听到的音量进行的。

就算觉得其中有蹊跷，加害人和受害者都已经承认了这个事实，其他人也无法将其推翻。更何况，没人会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要是真有这么个人，到时候再篡改一下那个人的记忆便是了。

云英抓着男人的手腕，与女孩一起走进站长室。将事情的原委讲清楚后，站长问云英是否愿意在警察面前做证，他则称自己有急事，留下捏造的姓名和住址便离开了。

在给警察讲述细节的时候，肯定无法避免出现与女孩的证词有出入的地方，虽然有出入很正常，但他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女孩和男人的证词应该也会有不符的内容吧，不过其他人肯定会认为是男人在说谎。

云英好久没这么爽快过了，不禁吹起了口哨。

11

今天是从医院回家，二吉明白，他应该尽可能直接回家。但眼前发生的事，实在是太不寻常了，勾起了他的兴趣。

在拥挤的车厢内，一个油头粉面的男人居然堂而皇之地耍流氓。最初他以为两个人认识，但那位女性明显很不情愿，之后又有另外一个强壮的男性介入帮忙。即便是这样，油头粉面男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色狼行为。

真的太不寻常了。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个人被人指着鼻子说他在耍流氓，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完全不符合常识。当然，耍流氓这种行为本身就脱离了常识，只有自暴自弃的人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实施犯罪，否则将没有任何好处。

油头粉面男被强行拽下电车，他的手却依然没有从那位女性身上离开。

二吉也趁他们不注意走下了站台。他很清楚，在平时不会下车的站下车会有风险，但他太在意那个男人的行为了。

色狼低声对强壮男说了些什么，强壮男翻着白眼开始痉挛。

不对劲。

突然，强壮男性大叫一声，捂着自己的脸。站台上的人在远处围观。有几位乘客和二吉一样在这一站下了车，他们了解事情的原委，但其他人却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色狼摸着女性的胸部，嘟囔了几句。女性对色狼点了点头。

果然很不对劲。

强壮男蹲在地上，揪着自己的头发。

那个色狼究竟对他们说了什么？是怎样的魔法语言才能制造出这

样的状况？强壮男被色狼抓着手腕，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那位女性也紧随其后。就好像那个男人和色狼的立场反过来了。没有看到车厢内经过的人，看到这种状况，肯定会认为之前帮助那位女性的男人才是色狼吧。

色狼带领着被害人和出手相助的男性走进了站长室。

怎么办？在这里等着警察来吗？可是拖得越久，二吉要担负的风险就会越高。或许到此为止比较好。

就在这时，站长室的门开了。色狼一个人走了出来，站务员都在和他打招呼。

二吉趁门还没关上，偷偷看了看房间里面的情况。被色狼制伏的强壮男仿佛陷入了绝望，抱着头。而那位女性被害人则瞪着他。

怎么回事？看这个架势，仿佛那个男人才是真正的色狼。发生什么事了？想要确认真相的冲动袭来，但同时二吉又有种预感，绝对不能过于深入地探索。

色狼渐渐走远了。要询问那个男人吗？不行，那个男人不见得会说真话。那就去站长室？二吉犹豫了一会儿之后，朝着站长室的方向走去。

“您有什么事吗？”刚巧走出来一名站务员。

“请问，我目击了之前那场骚动，请问刚刚那位男性为什么离开了？”

“哦，那位先生说有急事，就让他先走了。”

“那可是现行犯啊。”

“可我们也不能勉强把他留下。不过，被害人还在呢，应该不会影响举证。”

“那加害人……”

“加害人老老实实在那里待着呢。色狼是那么魁梧的壮汉，真是太可怕了。”

一阵恶寒包裹了二吉的身体。色狼和制止色狼行为的人，调换

了。

“那个男人承认自己是色狼了吗？”

“是的，直接坦白了。不过，如果您愿意做证的话……”

“啊，不好意思，我也有急事。”二吉逃也似的离开了。

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是自己的症状恶化了吗？不光不能保留记忆，连简单的事情经过都不能正确地记住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自己可能连日常生活都无法维持了。

“您好，我想打听一下。”是一位看起来很优雅的老妇人。

二吉答道：“好的，您请说。”

“您也看到之前发生在车厢里的那件事了吧？”

“是的，不过……”

“刚刚您去了站长室，对吧？”

“是的。”

“那，能把理由告诉我吗？”

“理由？”

“色狼被释放的理由。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想着要不要去问问，可始终没有勇气。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看到您走了进去，于是就想问问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稍等一下。”二吉在松了口气的同时，又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恐惧。“刚刚走出来的，的确是那个色狼，对吧？”

“对，您也看到了吧？”

“然后，有个强壮的男人救了那位女性。”

“对，事到如今为什么还要问这些？”

“因为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记忆。”

“记忆？”老妇人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二吉。

“最近我的记性不好。”

“哎呀，这么年轻记性就不好了？”

“那么，我告辞了。”

“啊，等一下，您还没回答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妇人急忙叫住二吉。

“我给不出答案。”

“什么意思？”

“就是我也不明白。”

“您是在戏弄老太婆吧。”老妇人好像生气了。

“不，我是真的不明白。”

“怎么可能不明白。”

“是真的。”

老妇人叹了口气：“看来，我只能自己去问了。”

“我不建议您那么做，但如果您无论如何都要去的话，我也无法阻止。提醒您一下，就算问了站务员，也只会让自己陷入混乱而已。”

“这就是在戏弄我。”老妇人瞪了二吉一眼。

二吉给老妇人留下一个笑容便离开了。

到家之后，记忆还没有消失。二吉迅速将刚刚发生的事记录在笔记本上。他也可以在回来的途中，找个地方写下来，但感觉自己就是平静不下来。

从客观的角度分析这起色狼事件，唯一的结论就是，相关人员的记忆都按照色狼所愿发生了变化。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那是色狼的想法引起的，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呢？根据答案，情况将完全不同。假设是色狼的想法引起的，那他就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不能和

他扯上关系，特别是对于记忆有障碍的我来说，会非常不利。

那个人就住在这附近吗？如果是的话，自己和色狼的行动范围就会有重合的可能性。

二吉开始仔细阅读笔记。看到了几周前自己遇到神秘人物的事，当时，自己推理出的结论是，那个人是杀人未遂的嫌犯，给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个人都植入了证明他不在场的虚假记忆。

自己还在笔记本上记录下那个人的样貌特征，画下了肖像，但通过这些信息无法立即判断出是不是今天遇到的这个人。不过，很难想象拥有这种特殊能力的人会同时存在两个，还是当成一个人更加合乎情理。

还好当时没有和那个色狼搭话，如果笔记本上的记录没错，自己与那个人已经见过一次面了，有可能他还记得自己的长相。

第一次相遇，我发现记忆被篡改，之后又为了掩饰自己患有顺行性遗忘症不得不采取一系列不自然的举动。要是这次再主动搭话，他或许会将我视作危险人物。若只是消除我的记忆还好，最糟糕的情况可能会被杀。对于这种拥有超出常规的能力的人来说，与其耍些治标不治本的小手段，不如直接斩草除根。

那家伙在心理上对犯罪的抵抗似乎极低。今后要注意不要轻易接近他，平时出门的时候，还是应该随身带着拍立得。问题是，遇到那家伙的时候，自己能否记得并认出他。必须针对这一点想出对策。

思考了一会儿之后，二吉在笔记中写下以下内容。

·附近潜藏着可怕的怪人。

·详细情况参照第二十一页和第四十页。

第二十一页和第四十页分别记录着上次和本次事件。二吉继续在第四十页的记述中加入了以下内容。

·发现怪人时，在不被对方察觉的情况下拍下面部照片。

·为此要随身携带拍立得。

针对那个男人，二吉目前还没有想到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对策，不过运气好的话，应该不会再遇到了吧。

运气好的话……

12

哦，我在说话技巧教室上课啊。而且，我自己认为，既然程序性记忆的能力并没有消失，那就有可能掌握说话技巧。真的吗？完全不觉得自己的说话技巧有所提升啊……

门开了。走进来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

“我看看，您是北川京子老师吧。”二吉看着笔记本说道。

来人没有化妆，头发随手一扎，眼镜也不是时髦的款式，但正因为不加修饰，才会清楚地感受到从她内心流露出来的知性和人品。

原来如此，这位女性就是教室的老师啊，所以我才会决定来这里上课吧。

“对，是我，你每次都在进步。”京子露出微笑。

“进步？”

“是的，每次开始上课前，都需要解释各种现状，但花费的时间正在慢慢变短。”

“真的吗？”

“当然。”

“那是因为，我养成了把所有事情都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中这个习惯。”

“以前也会往笔记本上记录啊。”

“如果是这样，我反而要奇怪，之前为什么需要解释呢？”

“以前你好像不能很好地从笔记本中摘取重要情报。”

“您的意思是，我最近能做到了？”

“是的。”

“这是为什么？我分明记不住东西。”

“不，你能记住。”

“您是说程序性记忆吗？”

“对，对，这不是理解得很清楚吗。”

“我刚刚才看完笔记。”

“好像就是将阅读笔记本上的内容养成习惯后，你才过上没有烦恼的生活的。”

是这样吗？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吗？

“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吧。先通过视频确认上次演讲的情况。”

“演讲视频？我的吗？”二吉惊讶地问道。

“嗯，是啊。”

“在这里拍的？”

“对。”

“其他学生也都拍了？”

“是的，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是在这里拍的，很多人是在家里拍完后把视频上传的。”

“上传？”

“嗯，这间教室有自己的网站，视频会在那里公开。”

“‘在网站上公开’是指无论是谁，只要有网络，都可以通过电脑看到吗？”

“是的。”

“我的演讲也公开了吗？是我自己说可以公开的吗？”

“对，是经过你同意的。”

“我没有怀疑的意思，但还是想确认一下，我真的同意了？”

“这里有记录，而且在视频的开头，田村先生你自己也说了。”

记录上的签名的确是二吉自己的笔迹。可是，在网上公开自己说话的样子……

“能让我看看那个视频吗？”

“接下来就打算放给你看的，不过你可能不记得了。”

“不，我记得，刚刚老师说过，要确认视频，对吧？”

“是的。”京子露出微笑。

“这台电脑上插着各种形状的小东西，是类似存储卡的东西吗？”

“对，每个年代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存储卡被开发出来，而这台机器几乎可以适用所有存储卡，因此能够直接读取大部分数码相机拍摄的数据。田村先生今后也要拿在家拍摄好的演讲视频来哦。”

科学的进步吗……

“居然敢小看我！！”

一声怒吼从走廊传到了二人耳中。

有人吵架吗？

京子朝着门的方向走了过去。

“老师，是您认识的人的声音吗？”

“不是。”

“那还是不要过去比较好。”

“但可能是有人遇到困难了。”

“要是有人在打架，擅自接近的话可能会被牵连。”

“说起来，你就是在别人打架时受到牵连，因此才得了这个病吧。”

“总之，要是受伤就太不值得了，我觉得应该在这里观察一下情况，或者报警。”

“为了判断是否需要报警，也有必要确认一下状况吧？”

“给警察提供完全错误的信息的确会添麻烦，但现在都有人在外面大叫了，所以我觉得报警并不算是小题大做。”

“是你先找碴儿的吧！”又是一声怒吼，但和刚才不是一个人。应该是吵架的另一方。

“快把钱拿出来！！”

“为什么我要给你钱啊？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喂！你要干什么？这样很危险的！喂！我都说了，在楼梯上这样很危险，快住手！听不懂吗？！喂！快住手！要掉下去了！要掉下去了！真的要掉下去……”

男人的声音变成了尖叫，接着是一阵激烈的撞击声，听起来就像是有人摔下楼梯的声音。

“还是去看看吧。”京子走向门口。

二吉紧随其后：“那我也去。”

“你可以吗？”京子边走边问，“之前被打的事给你留下阴影了吧？”

“那件事我还记得，但应该没有留下阴影。”

就算有也记不住。

打开门后，就看到有个男人站在附近的楼梯上向下看。

“出什么事了吗？”二吉问道。

“没什么大事。”

二吉看了看楼梯下面。一个瘫软无力的男人横躺在那里，他的脖子朝着绝对无法弯曲的方向大幅度倾斜着。

“这究竟是……”二吉一时语塞。

就在这个时候，其他房间也有人走了出来，那人穿着西服，也开口问：“出什么事了吗？”

“好像有人摔下楼梯了。”京子为那人解释道，“必须马上叫救护车。”

“怎么摔下去的？”

“是有人推他下去的。”站在楼梯上的男人看着楼梯给出了答案。

“有人？是谁？”

“我来告诉你吧，”男人的手放在穿西装的人身上，“把这个男人推下去的，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女性。你看到了。我是在你之后抵达这里的。”

穿西服的人翻了个白眼。

“啊！我看到了。”穿西服的人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着，“是一个年轻女人把这个人推下去的。”

“刚刚那是怎么回事？”京子嘟囔着。

“感觉有点奇怪。”二吉附和着。

男人向这边走来。笔记本留在教室没有带出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如果对方记得自己，那总是拿着笔记本就可能会引起对方的怀疑。

是的，二吉在进入教室前看了笔记本上关于操纵记忆的怪人的信息，老实说，一开始他也是半信半疑，还怀疑自己是不是把在哪里抄下来的都市传说弄混，放到重要事项中了。所以也没有将怪人的特征记下来。

但现在看来，怪人是真实存在的。这家伙是准备篡改自己和京子的记忆吧。二吉体会到了深不见底的恐惧与令人陷入绝望的无力感。超出人类知识范畴的怪物就在眼前，感觉自己一个不留神身体就会发

抖。

该逃跑吗？不行，一旦逃了，那家伙就会察觉到二吉已经知道了他的能力的秘密。那家伙要是认真起来，干掉自己就和拧断婴儿的手臂一样轻松。

但如果不逃的话，自己的记忆就会被篡改，只是自己还好，关键还有京子。不，没什么好担心的，就算是篡改记忆，应该也只是最低限度的。他不会进一步加害我们，因为我们是证明他清白的道具。

怪人抓住京子的手腕，京子反射性地想要逃，但怪人没有放手。

“你要干什么？突然抓住别人太没礼貌了吧？”二吉没能忍住，发起抗议。

怪人斜眼瞟了二吉一眼：“你等一下，先从这个女人开始。”

“把这个男人推下去的，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女性。你看到了。我是在你之后抵达这里的。还有，把我抓着你的手这件事忘了。”

京子翻了个白眼。“说起来，我看见一个年轻女人把这个人推下去了。”京子突然说道。

她的言行实在不合乎情理，但她本人似乎并没有察觉。

“让你久等了，”怪人看向二吉，“轮到你了。”

这种感觉可不好，因为接下来必须被这家伙改动自己脑内的记忆。

先是瞬间产生了困意，之后感觉意识消失了。

最先想起来的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女性将男性推下去这件事，但这是怪人植入的虚假记忆，二吉很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原来如此，只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虚假的记忆和真正的记忆就很容易辨别了。

而且，虽然有些模糊，但二吉似乎想起了怪人说的话，他说：“把这个男人推下去的，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年

轻女性。你看到了。我是在你之后抵达这里的。还有，把我接触过你这件事忘了。”

这是个好消息，这家伙的能力并不是无懈可击，一般来说，人们不会怀疑自己的记忆，所以，只要“看见女人”这个记忆存在，就会相信，有必要的话，大脑还会将记忆补充完整。但因为我知道这个怪人拥有植入记忆的能力，所以我不会相信，因此大脑也没有对记忆进行补充，这才得以区分出哪个是虚假的记忆。

可我真的从那家伙的能力中解放出来了吗？那家伙绝对没想到自己的能力已经被人知晓了，所以只用潦草的暗示完成了记忆的篡改。如果他知道呢？就会制造出更加周密的记忆了吧？届时，我无法区分真正的记忆和虚假的记忆，精神或许会就此崩溃。不，这家伙不会做那么麻烦的事情，他完全可以杀了我，再让别人背负罪名就行了。

这次他只是没有考虑太多，才让一个不存在的人替自己承担罪名，当然也可以嫁祸给实际存在的人。倘若他说的不是“年轻女人”，而是一时兴起指着我说“是这家伙把人推下去的”，我就会成为凶手。这个怪物太可怕了，必须想办法……

回过神来，怪人正在盯着二吉。

啊，糟了，必须假装记忆被篡改了。

“我看到一个年轻女人把这个人推下去了。”

“那凶手就是那个女人喽？”怪人说道。

“我想是的。”

当然不是，把那人推下去的应该就是你这个怪人。

京子拿出手机叫了救护车。

英明的决断，但恐怕来不及了，从那个人的姿势来看，相信颈骨已经折了。

京子走下楼梯，把手放在被害者的胸口上：“不好，没心跳了。”

二吉刚想说“我觉得他已经没救了”的瞬间，京子喊道：“快拿AED[1]来！！”

“AED是什么？”二吉询问京子。

“我去找。”说着，穿西服的人便跑开了。

二吉则在京子之后走下楼梯，对京子说：“我来给他做心肺复苏吧。”

“那就拜托你了，还是男性来做比较好。”

“把脖子摆回原位好一些吧。”

“有道理。”

二吉和京子慢慢将男人的脖子恢复到正确的位置。

触感是软绵无力的，这下可以肯定，颈骨确实已经折了。京子应该也察觉到了，但她没有说。现在要做的不是判断这个人的生死，她大概是这么想的吧。

是的，二吉并非专业人士，没有权利做出“颈骨已经折了，抢救也没用”这样的判断。二吉为不去做该做的事，而是从最初就选择放弃的自己感到羞耻。

急救术是遭遇事故前学的，所以他还记得。二吉开始做心脏复苏，摔下楼梯的男人毫无反应，但他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

京子打完急救电话后，又打了报警电话。“是的。一名男性被推下台阶。推他的人是一个年轻女性。已经叫救护车了。我的同伴正在为他进行心肺复苏。”

二吉暂时停止心肺复苏，打算为他进行人工呼吸。

“不需要人工呼吸，请继续心肺复苏。”正在打电话的京子说道。

“可是……”

“最近的指南建议优先心肺复苏，因为外行实施人工呼吸大多没有效果。”

原来如此。二吉继续实施心肺复苏。

不久之后，便听到了警笛声。

“不好意思，我没找到AED。”西服男回来了。

“我可以走了吧？”怪人突然提出，“你们才是目击者。”

不能让他逃掉，警察或许能发现什么证据。想到此，二吉开口道：“可是，你当时也在附近，或许能提供什么有用的证词。”

“我什么都没看见，而且稍后我和别人有重要的约会。”怪人绕到三人背后。

意识变得恍惚，怪人消失了，仿佛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过。

“忘了我。”那家伙大概说完这句话之后，便不见了踪影。

甚至连怪人的长相、穿什么衣服和声音都想不起来了，如果这是顺行性遗忘症的症状，那未免忘得也太快了，因此二吉判断，是受到了怪人能力的影响。要是最初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想必连“这里之前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事实都不会记得吧。为了以防万一，二吉试探性地确认了另外两个人的记忆。

“除了我们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目击者？”

“咦？我没看到，你注意到了吗？”京子询问西服男。

“是我去找AED的时候有人来过吗？除了那段时间，就只有我们几个吧？”

“没有另外一位男性吗？”

二人摇了摇头。

“这样啊，那大概是我的错觉。”

再继续坚持己见，也只会被怀疑精神状态出了问题吧。特别是京子，她知道二吉的病情，内心或许会产生不安。

救护车到了，从楼下上来几名急救队队员，询问三人：“是这位吗？”

“是的。”

队员们确认被害人的状态，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几乎是没救了。

“有人认识伤者吗？”

三人都摇了摇头。

急救队员将被害人抬上担架。

很快，警察也赶到了，当场对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了解。三人都给警察留下了住址和名字。京子和另外一位男性都做证说，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女性将被害人推了下去。

“那她之后往哪个方向逃了？”

二人都歪着头思考了一会儿。

“不好意思，当时太混乱了，不太记得往哪个方向跑了。”

“那位先生知道吗？”警察询问二吉。

二吉也记得红衣女的事，但那是虚假的记忆，事实上，把人推下去的是那个操纵记忆的怪人。

“非常抱歉，我有记忆障碍，无法做证。”

“还没过去那么长时间，应该没关系吧？”京子说道。

“是，我还记得，但再过一会儿就会忘记，所以我觉得，现在做证了也没什么意义。”

“我可以为你做证，你提供过证词。”

现在说出“见过年轻女性”，就会增加另外两人证词的可信度，正中怪人下怀。可又不能说出真相，否则别人会觉得是我的病情恶化了。

“非常抱歉，或许您会觉得我这个人太固执，但我还是决定不做证。”

“难办啊。”听到二吉的回答，警察有些为难，“那就认定您不否认这二位的证词，这样没问题吧？”

有问题。不过二吉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得默默点头。

“那么，提供证词的二位，之后或许还需要请求你们的协助。而

田村先生无法协助，是这样对吧？”

“是的。”二吉的回答斩钉截铁，“另外，我可以回教室了吗？我想在记忆消失前写在笔记本上。”

“那个笔记本能让我们看一下吗？”

“绝对不行，上面有我的个人隐私。”

“我明白了。”警察表示遗憾。

二吉火速赶回教室，开始往笔记本上做记录。

如果笔记上的内容是正确的，自己就是第三次遇到那家伙了。他还记得我吗？对那家伙而言，其他人或许微不足道，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不记得我了。也许平日里也会遇到，所以对他来说，我或许已经是熟面孔了。

摆在二吉面前有两条路，要么积极战斗，要么尽量不引起那家伙的注意，忍气吞声。当然，战斗是完全没有胜算的，就算忍气吞声，自己的病也是一个难题。要是在那家伙面前表现出不自然的态度，患病这件事就很有可能被察觉。到时候他也会发现，我平时会将遇到的事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上。笔记本被抢走，生活就过不下去了，更可怕的是会被那家伙判定为危险人物。一旦认定我会坏他的事，相信他很快就会出手。从笔记本上记录的内容来看，那家伙只要心中有一点不快，或是一时兴起，就会杀人。

·遇到怪人也绝对不能表现出来。

·在怪人面前不要拿出笔记本。

·在那家伙面前，要尽量避免做出会让认识的人提到自己患有顺行性遗忘症这件事的举动。

最后一项要想做到将会非常难，但同时也很重要。从那家伙的能力的特性来看，有极大的可能性会对我的能力感兴趣。仅仅是这样，就非常危险了。要尽量不引起那家伙的注意，度过这一生。但这有可能吗？不，现在该考虑的不是有没有可能，而是要竭尽全力实现目标。这就是我唯一要做的。

注释

[1] 自动体外除颤器。

13

哦，我在说话技巧教室上课啊。为什么要做风险这么高的事？

二吉看着笔记，走上前往教室的楼梯，看到一男一女正在楼梯平台处说话。出家门前他看过笔记本上的主要内容，虽然不能确信，但他推测女性一方应该就是北川京子。原来如此，这就是自己冒着风险来这里上课的原因啊。

但那个男人是？二吉有种不好的预感。

是担心过度了吗？我的描写能力不怎么样，也没有绘画天赋，就算给人的印象有点像，那个男人是那家伙的可能性也无限接近零。

可并不是零……

男人正在慢慢接近京子，并想要碰触她的胳膊肘。

这个举动太不自然了。如果他就是怪人，或许通过碰触就能发动改变记忆的能力吧？在这里思考这些也没用，原本怪人的能力就超出了常识的范畴，所以对付他也不能用一般手段。总之，先假设那个男人就是怪人吧。

接下来该怎么办？怪人是在打什么坏主意，目的应该不是杀了京子，很大可能性是想将她变成他的玩物。从笔记本上的内容无法判断自己和老师是什么程度的朋友，但在这里上课也有几个月了，关系应该还不错。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认识的人成为怪人的牺牲品，必须要救她。

可怎么救？绝对不能让对方察觉自己已经知道他的能力，还不能暴露自己患有顺行性遗忘症。太难了。

就在二吉踌躇之际，男人碰到了猜测是京子的女性的胳膊肘，并开口说道：“你……”

“北川老师！”二吉突然出声打招呼。

男人似乎吓了一跳，看向二吉这边，他之前好像没有注意到二吉。

京子先是翻了个白眼，男人把手收回去后，京子又按着眉心。

“您怎么了？”二吉询问京子。

“没什么，刚才有点头晕。今天这是怎么了？我是……北川老师。”

“啊？”

“怎么突然想起来了？叫我‘老师’。”

“不好意思，你们刚刚在谈事吗？”二吉岔开话题。

“哦，对了，这位染谷先生，是一名记者。他想问问前几天发生的那件事……不过，田村先生可能不记得了……”

“哦，是在调查那件事吗？”二吉打断了京子的话。

虽然不知道京子会不会把二吉的病情说出来，但就算是能够推测出那个结果的内容最好也不要让怪人听到。希望京子还没有说出来。

京子有一瞬间露出了迷惑的表情，但很快就恢复了原状。那个叫染谷——多半是化名——的人看着二吉，所以并没有发现京子表情的变化。

“后来挺严重的吧。”自称染谷的人说道。

“是啊，不过我们都目击到了凶手的样子，应该很快就会被抓到吧？”

二吉不想谈论当天的事，光靠笔记本上记录的那些内容，很快就会露出马脚。

“不好意思，”二吉话锋一转，“快到上课时间了。”

“哎呀，真的。”京子看了一眼表，“染谷先生，不好意思，我还有课。”

“这样啊，那我先告辞了，下次我再来拜访。”自称染谷的人离开前的一瞬间，瞪了二吉一眼，二吉假装没注意到。

肯定没错，这家伙就是怪人。

“今天怎么了？真的记得我了吗？”进入教室后，京子询问道。

“抱歉，我是在看了笔记本之后猜测可能是您，就大着胆子试着打了招呼。”

“可那个事件你也记得……”

“说出来真是不好意思，我是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有这个病，担心知道的人多了会被卷入犯罪或纠纷之中。”

“别这么说，一般都会这么想。只不过刚刚看你好像记得那个事件，我有点吃惊。”

“我是看笔记本知道的。能请您不要把我的病情告诉染谷先生吗？我不是觉得他是个坏人，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希望知道我病情的人越少越好。”

“当然，而且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把你的病情告诉给任何人。染谷先生看起来是个好人，但没有经过深入了解，谁也说不好对方到底是什么人。”京子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询问二吉：“让我知道没问题吗？”

“您这是什么话，我们不是认识好几个月了吗？”

“对，不过，对你来说，我们是初次见面吧？”

“如果我对您有所怀疑，肯定会写在笔记本上，而且，在真正初次见面时，就已经把病情向您说明了吧？”

“是的，可是，你为什么会相信初次见面的我呢？”

“这一点不记得了。”二吉露出微笑。

京子的表情有些为难。

“开玩笑的，啊！不记得是真的，但理由还是可以推测出来的。”

“理由是什么？”

“北条先生，虽然我不记得他是谁了，但根据笔记本上的记述，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他认为您能够信任才介绍给我的，我就是因此

相信您的吧。”

“仅凭笔记本上写的内容？”

“仅凭笔记本上写的内容。”

“不可思议。”

“为什么您会觉得不可思议呢？”

“刚刚你说，不希望太多人知道自己的病情。”

“是的。”

“也就是说，你非常小心谨慎。”

“我也这么认为。”

“像你这样的人，会相信笔记本上记录的内容吗？”

“会的。”

“为什么？”

“要是我连笔记本上的内容都不信任，那我这辈子都无法相信任何东西了。”

“抱歉，问了不该问的问题。”京子似乎有些后悔。

“无须道歉，相信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的不只是我，其实所有人都一样。”

“这是什么道理？”

“我是靠记笔记，而其他人是相信自己的记忆，对吗？”

“对，可是记忆和笔记不同……”

“意思是，笔记可以信任？”

“是的。”

“只要不去特意修改笔记本中的内容，它就不会发生改变，对

吗？”

“嗯，没错。”

“可记忆又如何呢？是不是不知什么时候就发生了变化？”

“记忆会发生变化？会吗？”

譬如怪人就能篡改记忆。

“老师您写过日记吗？”

“写过，不过最近没有了。”

“有过隔段时间翻看以前日记的时候吗？”

“有过。”

“有没有过看到和记忆中不同的内容，并感到惊讶的时候？”

“经你这么一提醒，好像是有过。”

“这个时候，您会相信记忆还是日记呢？”

京子思考了一会儿，说：“直觉上，感觉自己的记忆是正确的，可冷静下来思考过后，日记才是正确的，对吧？”

“还有，和朋友聊起往事，有没有过信息对不上的时候？”

“偶尔会有，在同学会上怀念学生时代的种种时，在所有人的记忆中，当时都有谁、地点、季节、时间，这些信息都对不上，真的很头疼。”

“人类记忆的可信度原本就很低。因为细节会渐渐消失。就算是正常人，不记得三天前的午饭吃了什么也很平常。记忆不像电影、小说，并不是连贯的，它就像是褪了色的照片和草草写下的文章，是一块块碎片。当人们想要回忆起过去的时候，大脑很难处理这样一堆碎片，所以它会擅自将中间的空隙连接起来，制造出情节……”

啊，我明白了，那家伙的能力或许就是利用了这个特性。之前一直觉得要想在瞬间制造出记忆是不可能的，但如今看来，那家伙只需在人们的记忆中埋下一颗种子，之后受害者的大脑自会生产出符合逻辑的记忆。

那么，播种的方法是什么？用传心术直接输入大脑？不对，只需要植入最低限度的记忆就够了的话，还有更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用语言告知。

植入“看见了杀人犯”这个记忆，不需要给对方看影像，只需对那个人说“你就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看到凶手的”就行了。之后受害者会自行脑补凶手的长相以及是如何犯罪的。原本这类视觉和听觉记忆就很难传达给他人，除非对方是画家或从事摄影创作的专业人士等拥有特殊才能的人，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会出什么岔子。

那家伙能力的特性渐渐浮出水面了。或许并不是什么超自然能力，有没有可能是通过电流、磁力、超声波一类的刺激，让对方陷入特殊状态，然后在那个瞬间说出来的话就会变成新的记忆覆盖之前的记忆？制定出相应的对策也许没有那么难。

“田村先生，你怎么了？”

糟糕，似乎是自己想事情太专注，一直在沉默。

“不好意思，想事情想入神了。”

“是在担心什么吗？”

“这个话题和记忆有关，一不小心就陷入沉思了。毕竟是我最关心的事。”

“抱歉，都怪我说那些有的没的。”

“哪里，没有的事，而且我是在往积极的方向思考，感觉别人靠记忆，我靠记笔记，好像也没有太大差别。只是靠记忆的人比较方便，不需要事无巨细地写下来。”

“是啊，之前都没怎么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许实际上就是如此。”

针对那个怪人，依赖自己的记忆反而更危险，因为一般人根本不会联想到记忆会被篡改的可能性，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而写在笔记本中，上面的内容会随时提醒自己，存在着记忆被篡改的危险，所以反而更安全。

二吉得到京子的同意后，在上课前把自己所想写入笔记中。今天见到怪人的记录才得以留存下来。

·怪人篡改记忆的能力很可能存在限制。

·怪人好像对说话技巧教室的老师有兴趣。

·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保护老师。

·和上次不同，这次怪人自称“染谷”，依然是化名。因此，可以认为他不记得我。

回到家后，看了笔记，二吉重新把握了现状。

为什么必须保护北川老师啊？理由没写，没写就证明没有写的必要。迄今为止，应该有很多人成了怪人的牺牲品吧，今后也会有，那为什么必须保护的是这位女性呢？

不过，大概能想到是出于什么理由。但保护这名女性就意味着要与那个怪人交锋。我很清楚这么做会有多危险，但有那个实力可以宣布“必须保护”谁吗？

二吉叹了口气。

我的判断能力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那么“必须保护”的事物就真的必须去保护了吧。烦恼那么多也没用。

二吉闭上眼睛，几秒钟后下定了决心。

我要与怪人战斗。

既然决定了，就写在笔记本上吧，写上“现在，自己正与怪人战斗”。不，“怪人”这个称呼不足以传达这件事的重要性，那家伙的确是只能以“怪人”称呼的存在。但如果不仔细看笔记的话，就无法意识到对方的危险性，有可能会耽误事。那就不用“怪人”，用能直接传达危机感的词比较好。

二吉稍作思考后，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现在，自己正在与杀人魔战斗。

14

“在说话技巧教室上课”没问题，但“正在与杀人魔战斗”可真是让人吃不消啊。

二吉正在前往教室的途中。

要与那样的对手交锋，我完全没有自信，感觉只要有一丁点疏忽，就会立即遭到反扑。在了解对方的本来面目——不，在已经对其产生怀疑这一点被对方得知的瞬间，我就输定了。真的存在这样一个难以应付的对手吗？

“你好。”一个男人在楼门口主动和二吉打招呼。

是认识的人？难道……二吉全身紧绷起来。不能做出会让对方产生怀疑的举动，冷静，先确认一下对方的身份。

“啊，你好。”二吉故作轻松地回应对方。

接下来尽量不要说话，想办法从对方身上套取情报。

“那个……不好意思，你是叫什么来着？”

糟糕，我之前告诉过他自己的名字吗？笔记本上没写，怎么办，回复得太慢会被他怀疑的。算了，直接说吧。

“敝姓田村。”

仔细想想，就算是普通人，对于有没有说过名字这种小事也不会记得那么清楚吧。

“对，对，田村先生。”

这个人到底是谁？是那个杀人魔吗？是的话，我知道他的名字，可如果不是的话，说出那个名字就会很奇怪。但只要他不是杀人魔，就算叫错名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杀人魔说自己叫什么来着？笔记本

上记录的好像是……

“我记得，你是染谷先生吧？”

“是的，我就是染谷，你的记性比我好啊。”

那怎么可能。

现在已经很明确了，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拥有特殊能力的杀人魔。不能再继续和他聊下去了，可突然中止谈话又会显得不自然，只能先随便说几句，之后再以自己没时间一类的理由，摆脱他。

“后来警察又问什么了吗？”杀人魔询问道。

他是真的很关心吗？还是想试探我呢？或者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想跟我聊天打发时间？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我都要作答。

“不，没有。”

“是抓到凶手了吗？”

凶手就在眼前啊，怎么可能抓到了。

“不清楚，报纸和电视好像都没报道。”

他到底想说什么？和我搭话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样啊，可真是危险啊。”

没有几个人比我现在的处境更危险了吧，眼前有个可以操纵他人记忆的杀人魔，自己还患有记忆障碍类的疾病。而且还绝对不能让对方察觉到。

“是啊，不过凶手的样子已经被看到了，应该很快就会被捕吧？”

“是啊，前几天你也是这么说的。”

啊，我说了同样的话？不过应该没事吧，说同样的话也没什么奇怪的。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吧。

二吉看了眼手表：“不好意思，我差不多该……”

“最近，北川小姐怎么样？”

北川小姐？那是谁？快想起来啊！怎么办？不说话？还是装作不记得了？选哪个都危险。

“那个……”二吉突然开始咳嗽。

用咳嗽争取时间，在这期间想起来。不，应该不行，那就推理，自己和这个男人都认识的人是谁。

“你还好吧？”

“不好意思，从昨天开始就老咳嗽。”二吉故意对着杀人魔咳。

杀人魔后退了几步。

要让他不想继续和我聊下去了。但也不能惹得他不快，要是让他记恨上自己，很有可能会遭到报复。好难啊。

“不好意思，我时间上要来不及了……”二吉准备直接离开。

“那么，北川小姐最近怎么样？”

还真执着。

“哦，没什么特别的变化。”

“可是你今天还没见到她吧？”

根据这句话可以推测出，她是我今天要见的人，原来如此，那他问的应该就是说话技巧教室的老师。笔记本上有她的名字，但我不可能记住所有的内容。

“对，当然，我说的是上次上课的时候，出什么事了吗？”

杀人魔为什么要询问老师的状况？还是说，他只是随便问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就在此时，一位女性从公路方向往这边走来。杀人魔站的位置背对着她，所以并没有发觉。

二吉紧张起来。

我认识那位女性吗？认识就必须打招呼，如果杀人魔也认识的话，就麻烦了。不过就算不认识，打个招呼也没什么奇怪的吧？不

对，就算不认识，只是点头打招呼的话，根本就不奇怪吧？

“没什么事，只是上次我和北川小姐话说到一半……”

“那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给北川老师的吗？”

就在这个时候，那位女性开口道：“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二吉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从嘴里跳出来了。北川老师就是这位女性吗？！

杀人魔回过头：“啊，北川小姐，你来啦！”

糟糕，我之前一直看着北川老师来着，现在要怎么解释为什么没有发现她走近啊。

杀人魔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二吉。

他现在只是觉得惊讶，还没有达到怀疑的程度。但再有几秒，怀疑的念头就会冒出来。一点点猜忌之心都是致命的。

“啊，北川老师。”二吉眯着眼，“不好意思，我的隐形眼镜出了点问题，没看到您。”

“是这样啊。”北川老师的态度很平静。

“前几天我们话说到一半。”杀人魔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北川老师身上。

“不好意思，今天马上也要上课了。”

“大概几点结束？”杀人魔追问。

“我想想，还有其他学生的课，差不多要五个小时以后了。”“五个小时啊……”杀人魔仿佛陷入了沉思。

五个小时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杀人魔向北川老师迈出一步，拉近了距离。

他是打算接触老师的身体吗？

杀人魔看向二吉。

他的对象是我的话，篡改记忆的影响很可能会被消除。但是，我能保护北川老师吗？

“不好意思，上课时间到了，我们可以走了吗？”二吉下定决心开口道。

“欸？哦……”杀人魔好像有些犹豫，是在拟订什么计划吗？

“那我们下次再聊。”北川老师对杀人魔笑了笑，便上了楼。

二吉松了一口气后，追了上去。

15

云英漫无目的地走着，当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走到了前几天来过的那栋大楼前，当时他为了排解压力，把一个男人推下楼梯摔死了。

此时正好有个男人要进入大楼。他见过，对，是在杀了那个男人时，自己伪造的目击者之一。一起被伪造成目击者的还有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在这里开了间教室，他是那里的学生吗？

那个女人算不上什么美人，不过可以用来打发时间，之前正打算给她植入和我是恋人的记忆时，就是被这家伙打断的。不管了，欺负他打发打发时间也不错。

“你好。”云英主动打招呼。

男人吓了一跳，转过头来。

怎么？胆子这么小？

男人眼神闪躲了一瞬，大概看到是云英，才放下心来，恢复了平时的表情。

“啊，你好。”

这家伙好像有点反应迟钝。他叫什么来着？

“那个……不好意思，你是叫什么来着？”

又呆呆地看着自己了。快给点反应啊，让人烦躁。

“敝姓田村。”

田村啊，是叫这个吗？算了，叫什么都无所谓。

“对，对，田村先生。”

田村又开始呆呆地盯着天空看了。这家伙搞什么？到底想不想聊天啊？还是真的很迟钝？

“我记得，你是染谷先生吧？”

刚才是在想我的名字吗？真是把力气浪费在无聊事上的家伙，想不起来就像我一样直接开口问啊。

“是的，我就是染谷，你的记性比我好啊。”只不过，记性这种东西毫无意义。“后来警察又问什么了吗？”

恐怕毫无进展，不过以防万一还是确认一下。这家伙又开始反应迟钝了。

“不，没有。”

“是抓到凶手了吗？”

要是知道我才是真凶，这家伙肯定会吓破胆吧。要不要干脆告诉他，看看他的反应？之后再消除他的记忆就行了。

“不清楚，报纸和电视好像都没报道。”

“这样啊，可真是危险啊。”

这是个只能聊一些老套话题的男人，大概是不太聪明，连给自己打发时间都不配。

“是啊，不过凶手的样子已经被看到了，应该很快就会被捕吧？”

他之前是不是也是这么说的？语言也太贫乏了吧，他来说话技巧教室上课的目的是什么啊？

“是啊，前几天你也是这么说的。”

田村的眼珠转了一下。

大概是说了两次同样的话，觉得自己搞砸了吧，就是个典型的胆小鬼。

田村突然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说：“不好意思，我差不多该……”

大概是和不太熟识的我聊不下去了吧。这个男人已经无所谓了，

还是找那个女人吧，今天她会来吗？

“最近，北川小姐怎么样？”

眼珠又转了，这家伙到底在紧张个什么劲啊？问你就快点回答啊。

“那个……”田村突然开始咳嗽。

是真咳嗽？还是为了想出答案争取时间？不用回答得多好，照实回答就行了。

“你还好吧？”

“不好意思，从昨天开始就老咳嗽。”田村开始对着云英的方向咳。

云英后退了几步。

这家伙太没礼貌了，简直是个呆瓜，不爽。

“不好意思，我时间上要来不及了……”田村准备离开。

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那么，北川小姐最近怎么样？”

田村好像很惊讶地看着自己。喂，自己咳嗽就把别人的问题给忘了吗！

“哦，没什么特别的变化。”

他是在敷衍我。

“可是你今天还没见到她吧？”

田村似乎被吓到了，大概是发现自己敷衍的态度被看穿了吧。

“对，当然，我说的是上次上课的时候，出什么事了吗？”

用问题回答问题吗？真是气人，还是教训教训他吧。不过在这里……

田村又开始呆呆地看着天空了。

“没什么事，只是上次我和北川小姐话说到一半……”

“那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给北川老师的吗？”

“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云英应声转过头。“啊，北川小姐，你来啦！”

喂！你小子，发什么呆啊？还说什么要转达，你的老师就在眼前啊。这家伙，从一开始就莫名其妙……

“啊，北川老师。”田村眯着眼，“不好意思，我的隐形眼镜出了点问题，没看到您。”

“是这样啊。”京子的态度很平静。

搞什么，这家伙真的是个蠢货啊。不管他了，机会来了。

“前几天我们话说到一半。”云英不再理会田村，转而与京子攀谈起来。

“不好意思，今天马上也要上课了。”

我知道。

“大概几点结束？”云英追问道。

“我想想，还有其他学生的课，差不多要五个小时以后了。”

“五个小时啊……”

要等五个小时太麻烦了，给她植入今天没课的记忆吧。

“那个……”云英往前迈了一步，靠近京子。

此时田村却开口道：“不好意思，上课时间到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欸？哦……”

对了，还得搞定这家伙。从谁开始呢？等一下，在这里下手可能

不太妙，这里是大楼入口，行人可以看得很清楚。之前已经确认过大楼内没有监控摄像头，但入口处或许会被旁边建筑物的监控拍到，还有可能会被别人看到。

“那我们下次再聊。”京子冲云英笑了笑，便上了楼。

田村也跟了上去。

算了，再怎么说我也不可能等五个小时，今天就找别的女人解闷吧。

云英来到街上，开始物色目标。

16

要想与杀人魔对抗，还是得有记录设备。照相机、录音设备、摄像机一类的。只不过，最先进的设备操作起来很复杂，当然也有很多老人机，功能很简单，但最初必须有人做某种程度的说明，不然也用不了。以前那种卡带式录音机和拍立得倒是会用，可体积那么大，太引人注目了。

二吉决定先去一趟电器商店，找找有没有不需要说明书就能使用的机型。要是功能比较简单的，应该能搞懂怎么录像，但要想取出里面的数据，就必须看说明书了，而且处理数据的前提是要有电脑。

虽然有人说智能小电器凭感觉就能使用，但对没有记忆的二吉来说，还是很难掌握。要么就选择相信程序性记忆，每天进行特训。

“您好。”二吉询问电器商店的店员，“这台摄像机，需要用到电脑吗？”

“不是绝对的，只是有电脑会更方便些。”

“没有的话要怎么用呢？”

“机器本身可以存储一定量的视频数据，不过最好还是转存到电脑中。”

“没有电脑也能轻松学会怎么用，是吧？”

“是的，不过还是有电脑更方便。”

“对于从来没用过电脑的人来说，简单吗？”

“还是有电脑更简单，而且最近的电脑越来越容易上手了，两天时间就能熟练掌握。”

“有没有几分钟就能熟练掌握的电脑？”

“那就不是电脑型号的问题了，要看操作系统。如果从来没用过，我觉得至少需要两个小时。”

想要熟练掌握电脑需要花两三个小时，那二吉永远也做不到了。

“您身边有人家里有电脑吗？”

不知道谁有电脑。说起来，笔记上写着，说话技巧教室的课上会用到电脑，那教室的老师应该会用吧。不过对二吉来说，每次都相当于与老师初次见面，他无法判断这样的事能否拜托人家。

“没有。”

“初期设定要花些时间。”

“初期设定？”

“类似为了让电脑进入可以使用的状态而需要做的准备。”

“那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这就要看设定的内容了，要两三个小时吧。”

“两三个小时！”二吉的嗓门都不禁变高了，并有些头晕目眩。

“您没事吧？”店员关切地问道。

谁都能做到的事，我却做不到。

“关于那个设定，看说明书的话，谁都能弄吗？”

“我认为是的。”

“刚接触电脑的人也行？”

“嗯——这个说不好。”

“有没有能代替电脑的东西？”

“现在的话，就是手机了。”

“手机？”

“智能手机。”

“是指电话吗？”

“移动电话。”

原来如此，现在管移动电话叫智能手机啊。

“手机可以代替电脑，是吧？”

“严格来说，是拥有一部分功能。”

“也就是说，照相机的数据可以用手机处理，对吧？”

“可以是可以，不过一般不会那么做。”

“为什么？”

“因为手机基本都带拍照功能。”

原来如此，那应该直接买手机。

“能让我看看吗？”

“好的。”

来到手机柜台，二吉向店员请教了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的确很简单，但在没有人教的情况下，想要几分钟之内学会很难。通用机的功能很多，因此启动时要进行大量的选择。在忘记使用方法的状态下，看到画面上那么多图标，根本不知道该点哪个才好。

“可以把图标的数量减到最少吗？”

“可以，不过那样用起来就不方便了。”

“只要能用照相功能就行。”

“那我还是推荐您购买相机。”

感觉是在兜圈子，不过我的日常原本就是兜圈子吧。

“可是，没有电脑的话，使用相机也会不方便吧？”

“那也比只留下照相功能的手机要强得多。”

是这样吗？

“当然，还是用电脑管理数码相机的数据比较方便。”店员进一步解释道。

“可我从来没用过电脑。”二吉有些不耐烦了。

“就算是刚接触电脑的人，一天也能熟练掌握。”

“那譬如……”

说顺行性遗忘症店员是不会明白的吧。

“患有阿茨海默症的人，能掌握吗？”二吉想到了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

“患有阿茨海默症的人吗……”店员交叉双臂，“或许有点难，不过得了这种病的人，会用到电脑吗？”

“要用到。”

“是出于什么理由呢？”

为了与杀人魔战斗。

“他对摄影感兴趣，之前的傻瓜相机坏了，想改用数码的。”二吉临时编了个理由。

“这样如何，只让他学习使用相机，电脑操作这方面让其他人来做。打印照片不需要亲力亲为吧，而且使用数码相机的人很少会把照片冲洗出来。”

“他有自己的坚持，不想交给别人做。”

“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人吗？”

“是的。”

店员挠着头陷入沉思，说：“在电脑桌面上贴个如何处理数据的

说明怎么样？”

“可以吗？”

“当然。”

“店里可以帮忙做这件事吗？”

“我们没有这样的服务。”

“不行吗……”二吉的肩膀垂了下去。

“不过我们有电脑设置服务，到时候可以顺便帮忙弄一下。”

“什么？您这里有电脑设置服务吗？”

有希望了。

“是的，就是要收取一定费用。”

“是在这里吗？还是在用户家里呢？”

“都可以。”

在这里完成设置后，回到家也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用，考虑到这一点，还是让人到家里设置比较好。不过，让外人进入家中也有一定的风险。

“那麻烦在这里设置吧，包括刚刚说的那个电脑桌面的说明。”

“那您想要哪款呢？”

“能和数码相机连接的都行。”

“都可以连的。”

“那就要畅销的吧。”

畅销款也是最普及的产品，应该最普通，就算遇到什么问题，也方便问别人。

“数码相机您要哪款？”

“要老年人也能用的、比较简单的那种。”

“但也要考虑画质的吧？”

“对画质没有要求。”

“可您刚刚不是说，那个人对这个兴趣很讲究吗？”

“讲究的不是画质，而是题材。”

“患有阿茨海默症的人吗？”

“对。”

店员再次感到不解。

自己编的故事是不是太离谱了？应该提前准备一个更合理的说辞。

“记忆维持不了多久的话，这个机型如何？”旁边突然出现一位老人。

这个人也是店员吗？一直为自己讲解的店员此时正一脸惊愕地看着老人。

“打开液晶画面，菜单就会自动出现，就不需要看操作指南了。”老人自信满满地介绍起来。

“不好意思，请问您是？”店员怯生生地询问老人。

“哦，我只是路过的好心人。”

“也就是客人，对吧？”

“不是，我不买东西，不是客人。”

“可是也有可能会买吧？”

“不，”老人斩钉截铁地摇头，“我什么都不打算买，就只是看看。”

“即便您不打算买东西，客人就是客人。”

“是吗？那我是客人，名副其实的只看不买的客人。”

“老先生，我现在正在接待这位客人……”

“这还用你说吗？我看见了。”

“所以，能请您稍等一下吗？给这位客人解释完之后，我就招呼您。”

“我不需要你招呼。”

“那您有什么需要吗？”

“我只是想给这个人介绍相机和电脑。”

“这个……我们会为客人介绍……”

“什么？你们这里不允许客人为其他客人介绍吗？”

“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闭嘴。”

“不过，我们能够更准确地为客人介绍——”

“什么？这话我可不能当没听见。”老人拿起一台数码相机，“这台相机的像素是多少？镜头的焦距是多少？F值[1]呢？变焦倍率？ISO感光度[2]？动画的帧速率又是多少？”

“请稍等。”店员拿出商品目录。

“不用看了。”老人如数家珍般说出商品的规格参数。

“您是预先背下了这个型号的参数吧？”

“那好，你随便选一台数码相机，也可以选其他的，手机、台式电脑、平板电脑，都行。”

店员连着指了两三台，老人均对答如流。

店员的脸色都变了。“我明白了，那等您选好了，再叫我吧。”说完便离开了。

“好，碍事的家伙走了。”老人笑了笑。

“不好意思，请问我们认识吗？”

“不要在意这一点。”

“可是，一个陌生人来为我介绍电器，有点……”

“觉得奇怪？”

“嗯，是有点。”

“不要在意，这是我的兴趣。”

“兴趣？”

“我的兴趣就是帮助遇到困难的人。我还可以帮你设置电脑。”

“谢谢。不过，至少让我知道您的尊姓大名吧？”

“小事，没必要自报家门，你就叫我老德吧。”

老德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起他推荐的机型。

注释

[1] 镜头光圈的值，F＝镜头焦距/镜头有效口径（直径）。

[2] 底片对于光的灵敏程度。

17

原来如此，数码相机还可以拍视频啊。二吉看着电脑桌面上的说明书，摆弄着手上的相机。

的确很简单，不过，不看说明书的话，能操作吗？笔记本上也写了使用方法，可关键时刻能有时间看吗？使用方法就是打开电源，没有“拍照”选项，只要按下“视频”键就行了，应该不会不知道使用方法。但现在清清楚楚，也有可能是因为看了说明，应该确认一下不看说明的话能不能操作。记在笔记本上吧。

二吉打开笔记本有字的最后一页。

·在不看说明的情况下，练习使用数码相机。

已经写过了。那测试结果是什么？上面记录着几十个日期，每个日期后面都画着○或×。差不多有八成的成功率，失败的次数也不少。

不过可以看出，最近失败的次数变少了，也就是说，这个程序性记忆已经慢慢趋于稳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有把握多了。首先要做的，是用这个拍下杀人魔的面部照片。要怎样才能拍到呢？

不好意思，我正在练习拍摄人物，可以给你拍照吗？

这样的请求是不是太奇怪了？要是有人对我这么说，我肯定会提高警惕，直觉认为对方肯定是要拿自己的照片去做坏事。

那就偷拍？譬如打开摄像功能，挂在脖子上，或许能拍到对方的脸，可还是有点不自然。

那家伙可以篡改他人的记忆，但应该无法篡改视频等物理性的记录，他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性，所以肯定会特别注意相机一类的东西。一旦发现我带着相机，他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相机上。

最主要的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遇到他，就算见到了，

还必须先确认是不是他。确认身份后再取出相机，也要找个理由才能进行拍摄。即便现在设想当时的场景，进行情景模拟练习，当实际遇到的时候也都忘了吧。

好，练习，每天都进行情景模拟，设想突然遇到那家伙时怎么才能拍到他的照片。不依赖笔记本，每天练习的话，身体或许就能记住随机应变的方法了。

·每天设想突然遇到杀人魔的场景，进行模拟演练，摸索拍摄方法。

这个也写上过了，也就是说，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吗？不管了，先来情景模拟吧。

会在哪里遇到那家伙呢？有可能会在街上突然遇到，那样的话就必须是对方先来搭话，否则自己是不会发现的。除非在说话技巧教室所在的大楼，或是那附近，才有可能主动察觉到对方。

因为自己不记得对方的样子，只能凭借笔记本上的描写进行判断。不过有很多人记不住别人的长相，偶遇熟人也不会发觉，所以就算没发现也正常吧。

如果对方主动打招呼，那毫无疑问就是他。就怕到时候自己忘了杀人魔这件事，要是刚看完笔记，肯定能联想到对方的身份，不然的话，很可能连杀人魔的存在都不记得。

不过自己不可能没看笔记就出门，就算真的在那种情况下出门，也不会那么巧，去的就是说话技巧教室所在的大楼，那是不可能发生的奇迹，所以无须考虑这种状况。

那么，见到那家伙之后就把相机取出来？不对，应该先闲聊几句，相互打个招呼。

我先搭话：“又见面了。”

“你好，今天也有课吗？”

“是啊。”

“后来警察又联系你了吗？”

这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并不会显得不自然，毕竟我目睹了杀

人现场。

“没有，我想应该不会再联系了。”

“为什么？”

“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新证据出现，这么说是有些对不起被害人，不过警方还要处理不断发生的新案子，不可能一直查这一件案子吧？”

“的确有这个可能。”

听到我这么说，杀人魔肯定松了一口气吧，不过他肯定不会表现在脸上。

“哦，对了。”

突然改变话题，表现得就好像刚刚才想起来似的，从包里把数码相机拿出来。

“能麻烦你在这里帮我拍张照片吗？”

“什么照片？”

“贴在简历上的。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我现在没工作。”

从工作日的白天来说话技巧教室上课也能猜出我没工作吧，当然，杀人魔也是一样。

“这样啊，不过，你真的要在这里拍吗？”

“那边的墙是白色的，也干净，可以帮我在那里拍一张吗？”

“当然可以。”

有可能会痛快答应吧，如果不成功，就必须想别的方法。

我把相机交给杀人魔，正对着他站在墙那里。这个时候他应该没什么戒心，会自然地把手指放在快门键上。

“啊，请稍等一下，我能先确认一下相机的设置吗？”我从杀人魔手上接过相机，面向墙的方向，“之前就失败过，清晰度有点问题。”

“哦，有时候是会这样。”

我一边摆弄着相机，一边很自然地说：“不好意思，镜头里没有人的话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能麻烦你站到墙那边吗？”

这个流程一定要快，给对方留下思考的时间就会失败，要非常自然地让对方站到墙那里。

杀人魔会说：“我来设置吧。”

必须设想到对方有可能会有点抵触。

“不行，这个按钮有点毛病，只能我来，别人用起来费劲。”

“毛病？”

“前几天摔了一下，后来就不好用了。可以麻烦你吗？”

我主动走过去，绕到杀人魔的正面，自顾自地按下快门。

杀人魔会说：“啊！”

“拍出来的效果很好，能麻烦你帮我拍吗？”

杀人魔一把抢过相机。

“不用这么着急。”

杀人魔会说：“我要把刚才的照片删掉。”

“咦？”

“你刚刚拍我了吧？”

“嗯，不按下快门不知道设置好没有。”

“你不需要我的照片吧？”

“不需要，不过也可以留作纪念吧？”

“纪念什么？”

“也不是纪念日什么的，就是在偶然的机会下拍到的那种。”

“也就是没用了吧。”

“等洗出来我送给你。”

“不需要，我删了。”

“哦，好吧。”

杀人魔删掉照片。

“那个，可以帮我拍照了吗？”

“啊？哦，这里行吗？”杀人魔会表现得不耐烦。

“拜托了。”

杀人魔会敷衍地按下快门。

“谢谢。”我在道谢的同时接过相机，“那么，我先告辞了。”

照片被删也没问题，按下快门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拍下视频。从包里把相机取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按下了视频按钮。往外拿的时候捕捉对方的脸，之后再以给对方拍照为由按下停止键。

如果不拍照，对方就有可能发觉相机正在录像，可一旦听到拍照的快门声，对方的注意力就会完全放在照片上。对方为了优先删掉照片，很大概率不会注意到相机正在拍摄视频。就算注意到了，只要解释说是不小心碰到开关的就好。待对方删掉照片后，立即要求给自己拍照，他就没时间检查视频了。

当然，不可能一切都那么顺利，临场一定要随机应变。最糟糕的情况是杀人魔发觉了我的意图。可是，不冒风险就不可能成功，首先要做的就是拍下照片，创造随时可以参照对方长相的条件，这才只是第一步。

这次情景模拟就结束了，实操的机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总之先做好准备吧。

二吉开始检查相机内保存的照片和视频文件。

哦，已经试着拍过很多次了。里面有室内的照片、窗外的风景，

还有二吉自己的照片。这是有人帮忙拍的吗？还是用三脚架拍的？

二吉环顾屋内，并没有发现类似三脚架的东西。

会是谁帮忙拍的呢？我会拜托谁？有关系这么亲密的人吗？而且这是在哪里拍的啊？没见过这个地方，当然，没见过也正常，老实说，就连现在所处的这个房间我也不认识。

还有视频文件。二吉点开视频。

“可以用这个帮我拍张照片吗？”是自己的声音。

开头画面是黑的，突然就亮了。是某个建筑物的天花板，材质是混凝土。

“照片吗？”没听过的声音。

画面开始晃动，就好像忘记已按下录像按钮，挥动着相机拍下来的。时不时会看到人，一个人是二吉自己，另一个好像是位男性，画面晃得太厉害，看不清那个人的长相。

“是的，贴在简历上。说起来有些难以启齿，我现在没工作。能麻烦你帮我拍一下吗？”

“你没有三脚架吗？”

“没有。不能帮忙吗？”

“也不是不行……好吧。”

“是有什么不想帮忙拍的理由吗？”

“没有……那就拍吧？”

“谢谢，那边那堵墙相较之下干净一些，请帮我在那里拍吧。”

画面中有墙壁一闪而过，并不干净。

“那把相机给我……”

“我先确认一下设置。”

“设置？”

“嗯，之前设置错了，拍出来的效果怪怪的。不好意思，镜头里没有人的话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能麻烦你站到墙那边吗？”

“不要。”

“欸？”

“我不想被拍，一点也不想。”

“别这么说嘛。”

画面快速移动，镜头中央出现了男人，持续了一秒，传来按下快门的声音。接着就看到男人脸色大变，朝这边逼近。

视频到这里就突然结束了。也就是说，自己已经成功拍下了那家伙的样子。视频中拍到的男人是不是那个杀人魔呢？从对方极其抵触被拍来看，应该是他没错了。

按照电脑桌面上的说明书，二吉将视频数据慎重地保存在了电脑上。接下来就是要提取视频中的画面，清楚拍到了男人面部的镜头只有几秒。二吉看着说明书，一帧一帧地播放视频，在面部清楚的画面暂停，调整到小一点的尺寸打印出来。接着继续播放，又打印了几张，选的尽量都是不同的表情。然后剪下来，贴到笔记本上。这样一来，自己就随时都能知道杀人魔的长相了。

对了，把那个叫北川老师的人的照片也贴上吧，老师知道我的病情，应该会让我拍照吧。

接下来该怎么做？我必须和那家伙战斗，但不是指使用暴力。那家伙的武器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超能力”的能力，能够篡改他人的记忆，要想与一个超能力者战斗，最好自己也使用超能力。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什么超能力，更糟糕的是，我还有病，连一般人都不如。

那能仰仗的就只有智慧和决心了。我的智慧和决心能战胜杀人魔的超能力吗？

对方是杀人魔，且能自如运用他的能力，可见他拥有相应的智慧。强大的能力会带给他足够的自信，但同时，也极有可能让他粗心大意。那家伙肯定看不起除了自己以外的人，正因如此，才会满不在乎地践踏他人的尊严和生命。如果想获胜，就必须利用他的粗心大意。

总之，现在能做的就是积极做准备，但我永远无法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因为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一旦注意力被其他事情吸引，甚至会彻底忘记还有个杀人魔存在。而且，在看到笔记本中记录的这部分内容前，是不可能想得起来的。

不，不是“想起来”，而是重新“得知”。每阅读一次笔记本上的内容，我都会重新得知身边存在拥有超能力的杀人魔这一威胁，因此，我无法做好心理准备。只能把与这家伙有关的信息整理到笔记本上，让自己尽快掌握情况。而且这件事绝不能让那家伙知晓，总结得越是简单明了，在笔记本被看到时，对方察觉自己正在收集关于他的信息的可能性就越高。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只能祈祷在这次对决中，好运会站在自己这边了。

18

是吗，我在说话技巧教室上课吗？

二吉看着笔记本上的地图，朝着教室所在的大楼进发。

看着北川老师的照片，我明白要冒风险去教室上课的理由了。

“你好，田村先生，好久不见。”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主动来打招呼。

“啊，你好。”

这个人好像认识我，他知道我的病情吗？如果不知道，就是我故意没告诉他，所以还是不要让他知道比较好。那么，他到底知不知道呢？

“今天带相机了吗？”

相机？说起来，我背着包，相机在包里？

“嗯——我也不知道。”

“前几天你突然拍我，吓我一跳。”

拍了这个男人的照片？为什么？我有些忐忑不安。

“请稍等一下。”二吉摘下包。

在包里摸索的同时把笔记本放进包里，在里面翻开看。拍下这个男人的照片肯定有某种意义，有一页上贴着眼前这个男人的照片。

·注意！有生命危险！

·他自称“染谷”。

·如果不知道关于这家伙的事，尽量不要和他扯上关系。

·详细内容参照第二十七页。

一股冲动驱使着二吉想马上翻开第二十七页，熟读上面的内容，但直觉告诉他，笔记本上的内容要是被“染谷”发现，会对自己非常不利，所以现在不能看。包里的确有数码相机，但还是不要告诉对方比较好。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相机收在书包底部附近、一个貌似是从背后掏出来的呈口袋状的兜里。

“包里太乱了，我也不知道带没带，你想用吗？”

“不是，我没说让你给我拍照，只是担心你又像上次一样突然拍照，很吓人的。”

因为拍照这件事，自己和这个男人之间发生了不愉快吗？而且还是在明知这个男人是危险人物的情况下，拍下了他的照片。也就是说，没有他的照片的话，会更加危险，看来这个男人是真的很危险啊。但他搭话时表现得很亲密，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察觉到他的危险性了？或者是……

光是想想就觉得很恐怖，这个男人也许知道自己患有顺行性遗忘症。如果真是这样，就无计可施了。但并没有根据证明，还是应该以他不知道为前提采取行动。

男人靠近二吉。

他要干什么？二吉很紧张。眼前的男人很危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具体是怎么个危险法呢？会突然掏出刀或者枪攻击别人吗？还是精通格斗技巧，可以轻松夺取他人性命？

或许应该马上逃离，但逃跑会让对方产生怀疑。笔记本上应该记录着判断其危险性所必需的根据，但眼下看笔记本风险又太大了，思来想去，还是只能做出普通的反应。就算他会采取某种手段攻击，只要提前预测到，或许还是能逃脱的。也只好如此了。

“照片的事我没往心里去，不过你今后要注意啊。”说着，男人把手放在二吉的肩膀上。

二吉全身紧绷，极度紧张，但总算掩饰住了，没有表现出来。

感觉有一瞬间意识突然消失了，是遭到什么攻击了吗？还是自己的错觉？不对，刚刚这个男人对我说了什么。

“把给我拍过照片的事忘掉，把我为此而生气的事也忘掉。”

不是很清晰，有些模糊。但原本二吉就不记得自己给这个男人拍过照片，原本就不存在的记忆自然也无法忘记，所以，对方下达了这样的指令，对二吉来说毫无意义。

不过，这个男人是认真的吗？感觉正常人不会这么说。如果他精神正常呢？莫非他能随心所欲地消除他人的记忆？笔记本第二十七页上也许详细记录着这个男人的能力，但不可能现在去确认。

倘若他真的拥有那样的能力，的确很危险，要是巧妙利用，能做多少事情啊！幸运的是，这个能力对我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这家伙遇到我还真是不幸。不过，对我来说却是幸运的。

被这个能力消除记忆的普通人会连同指令一同忘记吧，但由于对我无效，指令本身便保留了下来。而且，通过这件事，还让我得知了一个有利情报，他会对我使用“超能力”，证明他还不知道我患有顺行性遗忘症，在他看来，之前我拍下他的照片只是一个偶然。

既然如此，应该好好利用这一点，今后干脆把已经拍下这家伙照片的事忘掉，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比较好。

二吉发现“染谷”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是在看我的反应吗？该说些什么？照片的事已经从记忆中消除了，不能提照片。可刚刚就在说照片的话题啊，突然说别的话题会显得不自然。糟糕，不了解能力特性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表现出假装中招的样子。

“那个……刚刚我们在谈论什么来着？”二吉把手放在额头上。

这样的反应可以吗？能蒙混过关吗？

男人没有任何表情。

我失败了？

男人再次把手放在二吉的肩膀上。

意识再次变得模糊。

“刚刚我们在聊天气，最近一直是晴天。”

感觉远处传来男人的声音。

怎么回事？这个男人的能力不单单是消除记忆吗？真是太可怕了，如他所说，二人之前在讨论天气的记忆突然在脑海中涌现，当然，不是多么具体的记忆，也没有基于五感的实际体验，就只是单纯留有“之前在谈论天气”这一事实印象。但只要试图回忆这段记忆，细节就会自然而然地填补上。如果自己没有发觉这个男人的能力，肯定会对这个虚假的记忆信以为真吧。因为一般来说，人们不会怀疑自己的记忆，如果出现小矛盾，大脑也会自动修正，让事情变得合理。

换句话说，牺牲者的大脑会成为他的帮凶。但相对的，在得知这个能力存在的瞬间，几乎就能让这家伙的能力失效。一旦不再相信自己的记忆，人们就会寻求客观证据，如此一来，这个能力就会露出马脚。

问题是，有办法让人们都认识到这家伙的能力吗？就算有笔记本作为依据，声称这家伙是个邪恶的超能力者，最终也只会以被大家嘲笑是在胡思乱想而告终吧，而且会成为邪恶超能力者的目标。我的记忆虽然无法篡改，但只要篡改身边人的记忆，就可以进行陷害。或者干脆采取极端手段把我杀了，反正他能脱罪。

无论如何，要想反击，走每一步都必须相当慎重。

“对了，对了，我们聊天气来着，说最近一直是晴天。”二吉的语气听起来就像是刚刚才想起来。

“好几天没下雨了啊。”

糟糕，完全不记得。不过仔细一想，一般谁都不会去注意什么天气持续了几天吧。

“不记得了，有两三周了吧？”

“差不多。”

他好像也不太记得了。

“那我差不多该告辞……”二吉想要离开。

“啊，今天北川老师……”邪恶超能力者想要说什么。

就在此时，从邪恶超能力者身后走来一个年轻人，经过时撞到了

他的肩膀。

“哦！”

两人撞到一起时的力气感觉不太大，“染谷”却表现得相当痛苦。或许是因为戴着耳机，年轻人并没有发现这边的状况，径直向前走去。

自称“染谷”的男人眼看着换上愤怒的表情。

“喂！站住！”

年轻人没有反应。

“王八蛋！！”染谷追了上去。

看来他抑制不住愤怒的情绪，是原本就是这样的性格吗？还是因为拥有超能力，才变成了这种性格呢？

普通人的话，成年前无法抑制愤怒，自然会有人教他做人，让他受些教训。但也有人不懂得从中吸取教训，到了社会上就会成为无法适应社会的人。

如果拥有可以篡改他人记忆、让一切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的能力，就算不去学着控制情绪，也不会有什么损失。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去学习如何控制愤怒了。

染谷二话不说，给了年轻人一脚。年轻人身体前倾，双手撑地。由于事发突然，不明就里的年轻人愣在当场。

“人渣！人渣！人渣！”染谷一脚一脚踹着年轻人的屁股。

年轻人好像终于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回过头看着染谷的脸。

“你干什么？”

“是你的错！去死吧！”说着，染谷用力踩向年轻人的头。

年轻人的脸上出血了。

“染谷先生，请冷静。”二吉上前阻止。

不能放任他使用暴力。

邪恶超能力者瞪了二吉一眼。

糟糕，太冒失了吗？他好像迁怒于我了。

“你刚刚也看见了吧？！”染谷怒吼着。

“是的，看见了，他好像撞了你的肩膀。”

“是他不对，难道不该被踢吗！”

“他也不是故意的，提醒一下就行了吧？”

“那怎么解气！”

“可他也不是什么坏人……”

邪恶超能力者扶着二吉的肩膀。

意识消失了一瞬间。“年轻人对邪恶超能力者动用了严重的暴力”这一事实在脑海中浮现，影像也随之出现。

记忆又被篡改了，这家伙想通过植入虚假的记忆，让他的不正当暴力行为变得合法化。该怎么办？应该阻止他吧？但如果不记得这个年轻人的“暴力行为”，超能力对我无效这件事就会暴露，那样就糟糕了。毕竟他可以操纵其他人的记忆，有很多种方法陷害我。不管这个年轻人，让染谷为所欲为？为了自身安危，应该这么做，但……

“染谷先生，算了吧。”

“你不是也看见了吗！是这家伙先动手打我的！”

“所以我才要阻止你啊，对这样的人使用暴力，之后会吃苦头的。”

“之后？”

“他会报复啊。”

“报复？”男人俯视着年轻人，“这个废物？”

“就是这个‘废物’刚才打了你啊。”

“哦，怎么说呢，就算对方是废物，突然遭到袭击也不可能马上

做出反应，所以我才会被他打。”

“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

“那就奇怪了，那他为什么要打你呢？”

男人盯着二吉的脸。

嗯？自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吗？

男人想要碰二吉的肩膀，二吉反射性地向后仰。

这下更糟糕了，因为害怕再次被篡改记忆，身体反射性地躲开了，这样或许会让他起疑。

“怎么了？怕什么？”

“我还以为你要连我一起打呢，你现在很激动。”

“没有啊，我很冷静，是你太胆小了吧？”男人朝二吉的肩膀伸出手。

再逃肯定会被怀疑，二吉下定决心不再躲闪。

“对，我和这小子认识，他想要流氓的时候被我抓到，送到了警察那里，就被他记恨上了，之前还一直被他跟踪。”

他刚刚说的话被替换了。

这家伙，为了这么点小事就操纵他人的记忆？要是不了解情况的人，记忆像这样被多次篡改，肯定会陷入混乱。

“那我们报警吧。既然警方那里有染谷先生抓过他的记录，那他的动机也就很清楚了。为了避免再次遭到报复，还是报警比较好。”

虽然被警察抓起来很惨，但总比一直被殴打要好。恐怕这个男人不会手下留情。

“报警啊。”染谷陷入沉思。

应该是在心里衡量让警察介入的情况吧。

“还是不要了。”

让警察逮捕年轻人，应该足以泄愤了，但也存在很高的风险。要想让一切变得合理，就必须篡改很多人的记忆，所以他选择自己来制裁，因为这样只需修改少数人的记忆。年轻人很危险，必须阻止事情发展成最糟糕的样子。

想到此，二吉提议：“那就放了他吧。”

“为什么？”

“因为只能这么做了啊？要么报警，要么放了他，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

“私人制裁。”

“那怎么行？你会被逮捕的。”

拥有超能力的怪人摸着下巴。“我会被逮捕？”

“是啊，就算是为了复仇，暴力也是犯罪。”

“你打算举报我吗？”怪人瞪着二吉。

二吉感到后背一阵发凉，对方的眼神仿佛在说：“杀了你。”

“不会，我怎么会那么做呢？可是，我还是不同意私刑。”

怪人再次伸手想要碰触二吉的肩膀。还来？二吉都烦了。

但怪人又突然放下了胳膊。“不是私刑，是和解。”

“和解？”

“和他协商，和解。”

“要是谈不拢呢？”

“再把他送去警察局。”

和解不是坏事，年轻人虽然会失去一些金钱，但至少能保住性命。真倒霉啊，可也只能妥协，毕竟对方不好对付。

年轻人眼神惊恐地看着二人。

趁现在快逃啊！二吉在心中大喊，年轻人却听不到。

怪人压低身子，用手碰着年轻人的后背，低声说了些什么。真可怜，记忆被篡改了吧。

年轻人点了点头后，站了起来。

怪人问年轻人：“选个地方吧，你和谁住在一起？”

“我一个人住。”

“是单身公寓什么的吗？”

“是学生公寓。”

“什么啊，住宿生吗。”怪人不耐烦地咂了下嘴，“还有其他合适的地方吗？要尽可能安静的地方。”

“我父母有栋别墅，现在没人住。”

“别墅？这个好，离这里远吗？”

“坐电车一个半小时能到。”

“那就更好了，现在就去。”

情况不妙，不能让怪人和年轻人独处。

二吉赶紧说：“我也一起去。”

恐怕途中记忆就会中断，只能找机会看笔记本了。

“你也要来？为什么？”怪人询问二吉。

“因为只有你们两个人我会担心啊。”

“担心？”

“担心这个人会对你使用暴力。”

“这小子对我使用暴力？哦，暴力啊，对。”

怪人忘记自己修改过二吉的记忆了，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怪人又思考了一会儿。“也好，让你看着他似乎也不错。”怪人抓着二吉的手肘。

自己也遭到这个年轻人殴打的记忆突然出现。

“你也被打得很惨，所以绝对不能让他跑了。我会晚点过去，喂，小子，把你的手机号码告诉我。”

年轻人把手机号码说了出来。

二吉暗暗记住，并想着要尽快写下来。“那我去告诉老师一声，今天请假。”

“等一下，没必要特意去请假吧？”

“可是，今天有课。”

“好吧，不过不用说得太详细，就说有事要请假就行了。”

怪人从刚才开始就在用命令的口气说话，因为平时总命令别人，已经习惯了吧。要是纠结这点，惹毛了他，对自己可没有任何好处，如今也只能服从了。不过幸运的是，总算有借口能暂时远离他。

二吉走到怪人看不到的地方后，拿出笔记本奋笔疾书，之后朝着教室走去。

“你好。”京子出来迎接。

原来如此，真人比照片给人的感觉还要好。

“抱歉，今天我不能上课了。”

“出什么事了吗？”

“刚刚我在附近遇到了染谷先生……”

“染谷先生？那个染谷先生吗？”

“大概，我想应该是的。”

“好厉害啊，你记得他啊。”

“也不是，是他主动和我打招呼。”

“这样啊。你回应他了，对吗？”

“是的，不过，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出了点意外……”

“怎么了？”

该怎么说？怪人让我别说，却没有抹消发生冲突这件事的记忆，也就是说，存在我会说漏嘴的可能性，那就利用这一点吧。

“染谷先生和路过的人撞了一下，两个人吵起来了。”

“哎呀，受伤了吗？”

“染谷先生没有，那个人受了点伤。”

“哎呀！染谷先生打了那个人吗？他看起来不像那种人啊。”

“不知怎么就变成那样了。”

根据怪人植入的记忆，是年轻人先使用了暴力，才会发展成那样，但没必要告诉她。

“报警了吗？”

“没有，他们决定协商解决。不过我感觉不能让那两个人独处，所以决定也跟着去。”

“可是这样没问题吗？你不是……”京子欲言又止。

“没问题，也不是什么复杂的事。事情就是这样，我今天要请假。”

“要不我也去吧？”

啊啊，老师，千万不要啊。

“不用了，没事的，要是事情变复杂了，我就报警。”

“那你记得一定要写在笔记本上。”

“嗯，放心吧。”二吉露出了微笑。

19

“逃吧。”二吉在电车门关上的同时对年轻人说道，“那个人说稍后才会来，没必要老老实实等着他，随便找一站下车，逃吧。”

“可是，还没和解呢。”

“和解？什么和解？”

“我打了那个人。”

“你真的觉得自己打过他？”

“嗯，我的确记得自己打了他。”

“我没看到啊。”

“是真的。”年轻人呆呆地回答道。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叫古田隆一。”

“古田先生，你只是自认为对那个人使用了暴力，实际上你什么都没做过。”

“嗯……迄今为止，我的确没对别人动过粗……”

“看吧。”

“可是，我清楚记得，自己狠狠揍了染谷先生一顿。”

“那是你的错觉。”

“你为什么能这么肯定？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啊。”

如果告诉他，那家伙可以操纵别人的记忆，估计结果就是不管我

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了。必须拿出证据才能让他相信，要是有摄像机一类的就好了。等一下，该不会我身上带着？

二吉在包里翻找着，在包的底部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口袋，相机就放在里面。

原来如此，我为了拍下证据，一直带在身上吗。希望下次有取证机会的时候自己能记得。

古田询问二吉：“你怎么了？”

“啊，想起点事。你说你打了那个人？”

“对，没错。”

“你为什么要打他？”

“嗯……”古田红着脸，“说起来真是丢人，我要猥亵别人的时候被染谷先生发现，然后我就记恨上他了。”

“你以前干过那种事吗？”

“没有。”

“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那么做呢？”

古田歪着头，道：“不知道，只能说是一时鬼迷心窍了。”

“还记得是出于什么理由吗？”

“这种事不需要理由吧，就是一时冲动。”

“自己做的事自己都不清楚理由吗？”

“真的很丢人……”古田的脸更红了。

他好像真的觉得很丢人，可怜啊。

“有证据证明你曾想猥亵别人吗？”

“什么意思？我本人都承认了，这就是证据。”

“我是想问，你想猥亵别人，然后被那个人抓到这件事，有没有

证据。”

“我听不明白。”

“那你想猥亵的对象是谁？”

“嗯……”

“不记得了吧？”

“啊，肯定是女大学生，对，是女大学生。”

“你怎么知道对方是女大学生呢？”

“嗯……因为她的穿着打扮像女大学生。”

“女大学生的穿着打扮？那衣服是什么颜色的？”

“这种细节一般都不会记得吧。”

“你被警察抓了吗？”

“欸？”古田面露困惑。

“如果你真的猥亵了别人，那肯定会被警察抓吧？”

“我不记得了……”

那个怪人做事相当潦草，没有具体细节，就只是植入了“猥亵了别人”这个简单的记忆。虽然人类的大脑会合理地制造出记忆中缺失的部分，但由于猥亵他人而被逮捕这种日常生活中大多不会发生的记忆，大脑可无法轻易制造出来。

“这么重要的事都不记得了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就证明，你根本没做过那种事。”

“你是在拿我开玩笑吗？”

“不是的，如果不相信我说的，我们就去警察局吧。如果你真的猥亵过别人，警方应该会留有记录。”

“为什么要去看记录？”

“因为我不能接受。”

“你的意思是说，我必须让你看到我曾经猥亵他人的证据？”古田睁大了眼睛。

“不是的，我是想让你看看，你根本就没做过那种事的证据。”

“没意义的。”

“那么，就去警察局自首。”

“为什么？染谷先生都说要跟我和解了啊。”

“你真的相信他会跟你和解？”

“不是要跟我和解，是要做什么？”

“报复。”

“对我使用暴力吗？”

“对。”

事实上，一直都是怪人在使用暴力。

“你的意思是，染谷先生想骗我？”

二吉点点头。

“你不相信染谷先生吗？”

“是的。”

“可是，染谷先生很信任你吧。”

“信任我？”

“因为他委托你看着我啊。”

“看起来是这样……”

“你和染谷先生是什么关系？”

“只是认识而已。”

“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一个只是认识的人，我倒觉得他是个老实人。”

“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

“但你让我不要相信他。”

“对。”

“可我也没有相信你的理由啊，田村先生。”

理论上看的确如此，这个年轻人做出了冷静的判断。只是，这次这件事，他错了。

“我只是提议去警局自首，并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可是，染谷先生主张和解，对我来说更有利吧。”

“如果他确实想和解，当然对你更有利。”

“你能证明染谷先生是在撒谎吗？”

是啊，就是因为无法证明才难办啊。

二吉摇了摇头。

“那我决定相信染谷先生。如果染谷先生真的在撒谎，到时候我会接受你的建议，去自首。”

“那就再多找几个见证人，可以信任的人，人数要尽量多。”

“和解的时候找几个认识的人来？我不但试图猥亵别人，还对阻止了我的人使用了暴力啊，怎么可能把这么丢人的事告诉朋友？”

二吉耸了耸肩。

要弃这个年轻人于不顾很简单，但自己已经牵涉其中了。应该还有其他方法，先想想怎么办吧。抵达目的地之前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想到什么好主意，一定不要忘记写在笔记本上。

20

“田村先生，再有三十多分钟就到了。”

二吉被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叫醒。

好像是在电车上，可自己不记得搭上了电车。为什么？是参加宴会还是什么活动一类的，然后喝断片儿了吗？

“你的笔记本掉了，之前看你一直在上面写东西，是在做什么研究吗？”

我在这个笔记本上写东西？

封面上用马克笔写着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和一个三位的数字。二吉对眼前没见过的年轻人点头表示感谢后，打开了笔记本。

警告！

·你只有几十分钟的记忆，只能想起事故发生之前的事。

·病名为顺行性遗忘症。

·要把想到的事情全部写进这个笔记本中。

什么！这是！

二吉偷偷看了看年轻人。他没有看这边，但不敢保证睡着期间他没有看过笔记本。最糟糕的情况是，他或许还修改了上面的内容。可现在思考这种可能性也没有意义，此时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阅读笔记本中的内容。这个年轻人说再有三十分钟就到了，也就是说，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

“到了之后——”

“不好意思，真是抱歉，我要写东西，能不能先不要打搅我？”

“写东西？”

“我突然想起还有工作没完成，今天之内不完成就糟糕了。”

这个年轻人知道自己的姓氏，不过听他的语气，应该不是特别熟的人。

好了，从哪里开始看呢？既然记忆只能保持几十分钟，那都看也没意义。重要的事情应该会写在前面，最新的状况则会写在最后。

二吉开始快速阅读笔记。

·门口没有名牌，信箱上也没有名字。

·原因和不在笔记本上写下名字一样。

·想知道具体原因就看第七页。

直接看第七页。

·真相在第八页，非常刺激，深呼吸之后再看。

煞有介事的，那就先深呼吸吧。深呼吸之后，二吉打开了第八页。

·现在，你正在与杀人魔战斗。

怎么会有这种事？！二吉再次深呼吸，必须先确认坐在旁边的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就是那个杀人魔。二吉用颤抖的手继续翻着笔记本，渐渐掌握了大致状况。

杀人魔自称“染谷”，拥有可以操纵他人记忆的特殊能力。虽然很难相信会有那样的能力，但如果是真的，小看对方将会极其危险，因此二吉决定相信。看过杀人魔的面部照片后，二吉确认了身边这个年轻人并不是杀人魔。

他先是松了口气，然后继续看后面的内容。

这个年轻人是杀人魔的牺牲品，深信自己是色狼，且动用暴力。自己曾试图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但对方不接受。这也难怪，此时二吉自己都对这件事半信半疑，也有可能是这个年轻人为了戏耍自己，写进去的。要真是那样，反倒是好事，但现在只能考虑最糟糕的情况，

也就是这个笔记本上的内容都是真的，据此采取行动。

“古田先生，我想确认一下，下一站下车就到别墅了，是吧？”

“是的，你的工作完成了吗？”

“还没有，不过我决定和解之后再继续。”

电车很快抵达了目的地。这里是郊外的一个小镇，没有想象中那么偏僻，车站附近还有个挺大的购物中心。

杀人魔没有与二人同行，应该是不想被目击曾与古田一起行动。那家伙是想对古田进行报复，最糟糕的情况是杀了他。就算拥有能篡改他人记忆的能力，篡改对象也是越少越好，因为这样风险会更低。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次他只需篡改我一个人的记忆就行了。

“距离别墅还有两公里，我们坐出租车吧。”古田提议道。

这样更好，乘出租车会给司机留下印象，最好能让出乎杀人魔预料的人记住他们。而且有两公里那么远，很可能走着走着记忆就消失了，边走边看笔记不但不方便，还会显得很奇怪。

坐上出租车后，二吉开口道：“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别去别墅了。”

“怎么又提这个？刚才也说了，我不觉得染谷先生的提议有任何问题。”

出租车很快抵达了别墅。说是别墅，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大，更像是一栋别墅风格的小型住宅，周边还有很多类似规模的建筑物。二吉之前想象的是那种人迹罕至的山庄，现在看到周围有住家，让他松了口气。

古田取出钥匙打开门。

“请进。”

别墅里除了卫生间和浴室还有两个房间，一个靠近大门，一个更靠里。

过了一会儿，古田的手机响了，没有显示电话号码。古田接起来后，果不其然，就是“染谷”打来的。

“是的，到车站后请乘出租车过来。”古田通过电话说道，“嗯，是的，我们也是坐出租车过来的。出租车公司的名字？嗯……不记得了，我问问田村先生。”

果然，那家伙没想到我们会坐出租车，在询问出租车公司的名字，大概是想着，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查出是哪个司机，然后篡改那个人的记忆吧？二吉记得出租车公司的名字，但他肯定不会告诉杀人魔。

“不好意思，我也不记得。”

“田村先生说他也不记得。是的。我明白了。”古田挂断电话说，“他到车站了。”

“染谷先生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来？”二吉故意把心中的疑问说了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有事要办？”

“那让我们等着他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觉得让别人等不太好？”

“可最后不是还要让我们等吗？”

“嗯，也是，大概是没想到这一层吧。”

都已经到车站了，没时间说服古田对那家伙产生怀疑了。

二吉放弃了说服古田。

我该怎么做？留在这里，阻止那家伙加害古田？应该可行，如果他只是拥有篡改记忆的能力，但身体素质一般的话，两个人联手应该不会输。但真的要那么做吗？我可以抵抗他的能力，可其他人不行，一旦被那家伙视作敌人，他可以轻易将我杀死。如果我被杀了，古田依然会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搞不好他也会被杀。

玄关的门铃响了，古田打开门，一脸怒气、满脸通红的杀人魔就站在门口。

“你居然还有脸坐出租车？！”

“欸？不行吗？”

“你可是罪犯！罪犯怎么能坐出租车呢！！”

“哦……”古田低下了头。

突然，杀人魔抓住古田的前襟，将其推到墙边。乘坐出租车这件事超出了他的预料，令他很气愤。

二吉慌忙在包中摸索着。危险，差点忘了自己带着相机。

“染谷先生，出租车钱是他自己付的，不存在什么问题吧？”二吉出言阻止。

“还有你！你为什么允许他坐出租车？啊？”

我明白他为什么生气，但一般来说没人会为这种事生气。还是装作无法理解吧。

“对不起，我没意识到不能坐出租车。”

“这是常识吧！罪犯怎么能坐出租车呢？！”

“是……”二吉装出为难的样子。

“算了。谈谈赔偿金的事吧。”

“好的。”

“你准备出多少？”

“我现在手头上……”

“没问你手头上有多少钱，你和你父母一共有多少财产？”

“染谷先生，这样太过分了。”二吉睁大了眼睛。

“这关系到他的人生，出多少都不过分吧！”

“人生？太小题大做了吧。”

“这小子可是强奸未遂加上杀人未遂，倾家荡产也不奇怪吧！”

“强奸未遂？之前不是说猥亵吗？”

笔记本上记录的的确是“猥亵”。

“猥亵只是比较委婉的表达，这小子强奸了女高中生。”

“欸？是这样吗，古田先生？”

在古田大脑制造出来的记忆中，对象是女大学生，因为捏造的记忆很粗糙，缺乏统一性。

“我记得好像不是女高中生……”

杀人魔瞪着二吉，吼道：“你们聊天了，聊了关于这小子猥亵的事？”

“啊，是的。”

因为我对古田的猥亵行为提出了质疑，此时古田的大脑进一步意识到了之前填补的记忆中存在的偏差。

“这小子在说谎！”杀人魔指着古田。

“欸？可是，强奸——”

杀人魔再次揪住古田的前襟。“你强奸了女高中生。”

古田翻着白眼，身体痉挛了十秒左右。

这家伙太乱来了。

古田清醒后，大叫起来：“我怎么会做出那种事！”然后全身颤抖，坐到地上号啕大哭。

真可怜，再这样下去，他肯定会崩溃。

“染谷先生，强奸又是怎么回事？刚才不是说未遂吗？”

杀人魔大吼道：“那些细节不重要！”

这家伙看起来非常不冷静，而且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

“你有多少钱？”

“我……完蛋了，我的人生结束了。”古田似乎已经无法重新振作起来了。

“啧，这小子不行了。”

“他好像神经错乱了，今天就先回去吧。”

“先回去？这种地方，多来几次会被人看到的！”

“不能被人看到吗？”

“要是有什么奇怪的传言就麻烦了。”

奇怪的传言是什么啊？！心里这么想，但二吉决定还是不要说出来比较好，要是继续顶撞他，他很有可能会再次使用超能力。虽说自己能经受得住，可大脑记忆被人任意改动，那种感觉可不好。

“这次就不要钱了。”杀人魔嘟囔了一句。

“那个，你，”杀人魔对二吉说道，“你能帮我去买点东西吗？”

“好的。”

“帮我买浆糊、剪子和尺子回来。”

“用来做什么？”

“做文件。”

“什么文件？”

“当然是和解相关的资料啊。”

“附近好像没有商店。”

“车站附近不是有个购物中心吗？”

“可以坐出租车去吗？”

“不行，走着去。”

二吉又不是罪犯，应该可以乘坐出租车，但他故意没有反驳。看来，杀人魔的目的是让二吉离开别墅，然后伤害古田吧。不过，这或

许是个机会。

“好的，我会跑着去车站。”

“不用跑，走着去。”

出了门，二吉马上打开笔记本，奋笔疾书起来。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但如果优先采取行动，而没有记笔记，后果或许不堪设想。

二吉在别墅周围物色看起来靠得住的人，最好是警察，但不可能那么巧正好有警察在附近走动。实在不行就只能报警了，只是警车声会让对方警觉，所以也并不是什么好方法。

走出两三百米，二吉只看到一名散步的中年男性，和站在一起聊天的三名女学生。未成年不行，那就只能选择那位男性了。或许算不上战斗力，但至少在人数上能占优势。

“不好意思，您能帮帮我吗？”二吉主动找上那位男性。

中年男人好像被吓了一跳，睁大了眼睛。

“我的朋友们正在那边的别墅里谈话，气氛有些紧张，可还不至于报警，所以我想，要是能有外人介入，或许能让他们冷静下来。”

男人摇了摇头，说：“我觉得还是应该报警。”

“报警的话，二人的关系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现在只是玩笑开过火的程度，应该还能调和。”

男人思考了一会儿。“没有危险吗？”

“是的，如果您担心的话，可以再叫几个熟识的朋友过来。”

“稍等，我联系一下这个别墅区的管理员。”男人取出手机，“喂？好像有住户惹上麻烦了。对。”男人询问二吉，“是哪户人家啊？”

“古田先生家。”

“哦，那位古田先生？比我还年轻一点的那位？”

“不是的，是他儿子，刚二十几岁。”

“这样啊。喂？是古田先生家，不过不是业主，是他儿子。那就

麻烦了。”挂断电话后，男人对二吉说道，“他说马上就过来。”

马上是多久？不能让那两个人长时间独处。如果等一会儿还不来的话，就只能我一个人回去了。

男人继续问二吉：“敢问你和古田先生的儿子是什么关系？”

糟糕，没有提前想好这些细节。

“老实说，我和他并不熟，和另一位熟一些。”

“另一位？”

“是的，他姓染谷，和古田先生之间发生了冲突，让我跟着一起来。”

“是他提出让你跟着来，结果你却丢下他们两个人自己离开了？”

“感觉我一个人应付不了，要是管理员再不来，我就打算一个人先回去。”

就在此时，有个人向这边走来，看起来不是很着急，边走边出声询问：“那边那位是古田先生吗？”

“不，我是他的朋友。”

“古田先生怎么了？”管理员继续问道。

“和朋友发生了冲突，我担心一时很难解决。”

“这种情况还是报警比较好吧？”

“也不至于报警，现在应该还来得及调停。”

“可是这与我们完全无关啊。”

“二位只要跟着来就行，我会负责劝说，毕竟有外人在场，情况会不一样。如果你们觉得有危险，可以马上报警。”

“这么危险？”

糟糕，吓到他们了。

“也不能说是危险，主要是我不太会劝架。”

“嗯……吵架可不归我们管啊。”

“情况紧急，拜托了。”

“情况紧急的话还是应该报警吧。不过在这里说这么多也没用，还是先去看看吧。我什么都不做，没问题吧？”

“是的，这样就好。”二吉转向那位中年人，继续道，“能请您也一起去吗？”

“要是觉得心里没底的话，我倒是也可以去。”

抵达古田家的别墅后，二吉直接抓住门把手要开门。

管理员问：“不按门铃吗？”

“嗯，我担心按门铃会刺激到他们，那样就糟糕了。”

二吉轻轻打开门，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入房中。跟在后面的二人发出了声响，但二吉也不好说什么，只希望杀人魔千万不要有所察觉。

二吉率先来到里屋的房门前，等待二人走过来的同时重新背好包。希望一切顺利。

二人都来到门口后，二吉打开了里屋的房门。

只见杀人魔正用绳子勒古田的脖子。

“啊啊啊啊啊！”惊得二吉大叫。

身后的二人看到眼前的情景，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杀人魔发觉二吉等人，抬起头。“你们是干吗的？”他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是故意的吗？！肯定是故意的吧？！”

没想到他还挺敏锐的，但问题不在这里。

二吉连忙出声询问：“染谷先生，你在干什么？”

“没看见吗？我在勒他的脖子。”

“为什么？”

“就是，那个……正当防卫。”

“你的意思是，古田先生先袭击了你？”

“对，他突然用这根绳子勒住我的脖子，我就把绳子抢过来，勒住了他。”

“古田先生已经没有意识了。”

“我知道。”

“你知道？”

“对，我知道。”

“那就不是正当防卫了，就算是遭到袭击，反过来袭击一个已经失去意识、动弹不得的人，也会被认定为防卫过当。”

“哦，如果防卫过当，我会怎么样？”

“会被逮捕的。请马上放下绳子。必须马上报警，同时叫救护车。”

“这样啊。”杀人魔嘟囔了一句，“看来再不采取措施，事情会变得更麻烦。”说完，他放开手上的绳子，向三人靠近，“我不想被逮捕，先走了。”

“你先别走，等警察来了再说。”中年男人出声阻止。

“没错，逃跑只会加重罪行。”管理员也出言相劝。

“你们可以试试阻止我啊。”杀人魔打算强行离开。

二吉大概能猜到他的企图，但就算告诉那两个人，也只会让他们陷入混乱，而且自己的意图还会被杀人魔察觉，所以现在只能忍耐。

“站住。”说着，中年人抓住杀人魔的手腕，管理员也出手，抓住了他的另一只手腕。

杀人魔露出得逞的笑容。

“你们目击这个年轻人要用绳子勒死我，便一拥而上将其制伏，但他趁你们不备，企图自杀。”

二人开始翻白眼。

接着，杀人魔靠近二吉。

“他们两个怎么了？”二吉询问道。

“你会忘记这些，因为我能操纵记忆。”杀人魔碰到了二吉的手腕。

古田袭击杀人魔的记忆出现了，被杀人魔篡改过的记忆缺失了一部分。而篡改记忆这件事本身，变成一段仿佛时过境迁的语义记忆保留了下来，毫无真实感，就好像是历史上的一起突发事件。会认知到这样的双重记忆，是因为二吉的大脑已掌握了篡改记忆的知识。而另外那两个人的大脑，为了让整件事情变得合理，肯定会把篡改记忆这件事抵消吧。

待回过神来，中年男性和管理员正呆呆地低头看着古田。

“请马上叫救护车。”

二吉说完，便去检查古田的呼吸和脉搏，都没有了。

“你们会做人工呼吸或心肺复苏吗？”

“最近的指南不是说人工呼吸不用做了吗？”

是吗？

听了管理员的话，二吉开始做心肺复苏，并催促二人：“麻烦叫救护车。”

“应该先叫警察吧？”中年男性答道。

“人已经这样了，不用担心他逃跑，还是先叫救护车吧。”

管理员不情不愿地叫了救护车，中年男人打电话通知警察。

“我可以问一下吗？”杀人魔突然开腔，“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他是在考虑我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吧。他原本的打算

应该是给我植入没在这里见过他的记忆，但在不了解我是采取了怎样的行动把他们带过来之前，要制造不在场证明就有些复杂了。

中年男性答道：“是这个人拜托我们的，说朋友间发生了冲突，希望我们能来帮忙。”

“喂，你只跟这两个人搭了话吗？”杀人魔询问二吉，听他的语气，已经不打算再客气了。

“不是，和好几个人都搭话了。”二吉随口回道。

“好几个人是几个人？”

“不记得了。”二吉正在做心肺复苏，装作无法专心听对方说话的样子，“应该不到十个人。”

“这个人和几个人说过话？”杀人魔转而问另外两人。

“几个人？”先回答他的是中年男人，“我也不记得了。”

管理员随即也答道：“我是之后才被叫过来的，所以不清楚。”

杀人魔不耐烦地咂了下嘴。

不知道具体跟谁说过话，就无法通过篡改记忆让事情变得合理。如果篡改成“染谷”这个人没有在这栋别墅里出现过，要是出现声称听路人说起有个叫“染谷”的人在这里的证人，就会引来怀疑。

终于听到了救护车的笛声。

杀人魔把手放在中年男性和管理员的肩膀上，说道：“出现在这里的‘染谷’是个年轻女性，她说有事，先离开了。”

接着他又把手放在了二吉的背上。很快，新的记忆形成，杀人魔染谷没有在这里出现过，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年轻女性，而且出现后马上就消失了。

在几人意识模糊期间，杀人魔离开了。

救护车抵达。

救护人员询问道：“这个人怎么了？”

“他把绳子绕在脖子上，想自杀。”中年男性回答了救护人员的问题。

一名急救队员探了探古田的脉搏，大叫：“AED！”

其他队员拿来AED，并敞开古田的衣服。

“所有人都离远一点。”

古田被电击，随着嘭的一声，他的身体向后仰。

“没反应。”

“再来一次。”

嘭。

“没反应。”

“再来一次。”

嘭。

“有反应了。”

“好，移动。”

古田被担架抬走的同时，传来了警车的声音。

“出什么事了？”

“有人自杀未遂。”

中年男性和管理员都表示，是被二吉拜托才进入这栋别墅的，之后目击了古田袭击年轻女性，并在被众人阻止后企图自杀。

“那位女性是什么人？”警官询问二吉。

“非常抱歉，我不记得了。”虽然也可以按照杀人魔植入的虚假记忆回答，但帮助杀人魔可太愚蠢了，“我患有记忆障碍类的疾病，无法保留长时间的记忆，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医生的诊断证明。”

“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二吉点点头。

“明白了，请留下您的姓名和住址，之后可能会登门拜访，方便吗？”

“可以，不过没有意义，因为我很快就会把这件事忘记。”

“有人能跟着去医院吗？”急救队员询问众人。

所有人都摇了摇头。

21

今天遇到什么大事了吗？并不是因为记得什么，而是身体感觉相当疲劳。

我知道自己患有顺行性遗忘症，虽然无法保留记忆，但会经常意识到这一事实。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则会在思考时被遗忘，无论多大的事都是如此。

不过，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应该会写在笔记本上。先拿出笔记本，找到今天的日期。日期已经通过电视确认过了，从头看起。

哦哦，今天是到说话技巧教室上课的日子。我在那里上课吗？这就是老师的照片啊，无法记住与这位老师之间的互动真是太可惜了。不过，每次见面都能保持新鲜感，好像还挺划算的。那这份疲劳，是因为在说话技巧教室上课累到了？为什么会这么累啊……

二吉继续往后看。

这是什么？操纵记忆的杀人魔？

翻回前一页。

真的有这种事？要与这样的人战斗，只靠笔记本能行吗？信息量严重不足，至少要用上相机和录音机啊。啊，这里有照片，看起来不像穷凶极恶的人，不过今后一定要小心这个人。

二吉再次翻到今天的内容。

一个叫古田的男性成了牺牲者，不但被植入了他自己强奸、伤人的记忆，还差点被杀人魔勒死。急救人员用AED把他抢救了回来，但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干了这么多坏事，不可能一点证据都没留下。但人类这种生物，会更相信自己的记忆，就算存在证据，只要与记忆有矛盾，人们就会

选择相信记忆。

必须有能够战胜记忆的、非常明确的记录。照片都不够，必须是录音或者影像记录。对，从今以后，出门都带着数码相机。放在包里比较好吧？不过就算带在身上，关键时刻也不可能从包里拿出来拍吧？杀人魔不可能当着相机的面使用超能力。

那就需要隐藏式相机，也不用多么高级的，只要小一点，能藏在包里或者其他地方的就行。然后挖一个能保证拍摄的小洞，再在挖洞的位置做一个能固定相机的口袋。

譬如，这个位置……已经做好了啊。在包的底部有个口袋，相机就放在里面，而且也已经开好了小洞。

这个怎么播放啊？二吉仔细看着按钮和按键上的文字，相机里面可能保存着非常重要的影像，绝对不能误删。

先调到播放模式，然后按下播放按钮，这要是再能把数据删掉，得是多白痴的界面啊。

视频开始播放了。画面晃得很厉害，而且只有右上角拍到了人像，小洞和相机的镜头稍稍错开了，总是拍到天花板或墙壁。

“啊啊啊啊啊！”噪声很大，但能听出来是自己的声音。

“你们是干吗的！？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是故意的吗？！肯定是故意的吧？！”这个声音不认识。

“染谷先生，你在干什么？”这是二吉的声音。

“没看见吗？我在勒他的脖子。”

“为什么？”

“就是，那个……正当防卫。”

“你的意思是，古田先生先袭击了你？”

“对，他突然用这根绳子勒住我的脖子，我就把绳子抢过来，勒住了他。”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内容很微妙，不但没拍到任何有用的影

像，录到的声音也只有二吉和一个神秘人物的，而且与他们之后的证词完全不符，单听这段对话，不会有人认为与该起事件有什么关联吧。

由于事出突然，相机并没有设置好，在包里撞到了别的东西，导致录到一半就停止了。要是提前做好准备，或许就能拍到全程了。对啊，只要提前做好准备就行了，在杀人魔准备操纵他人记忆前。

可是，能预测到他什么时候会使用超能力吗？不，不需要预测，直接做好安排不就行了吗？制造一个让他不得不操纵他人记忆的场景。根据笔记本上的记录，那家伙一般会在两种情况下使用超能力。

一是为了满足私欲。二是为了保护他自己。

这两种情况还存在紧密的联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每次都会先为了欲望使用超能力，陷入危机之后再多次使用能力解除危机。

虽然无法控制他的欲望，但应该可以让其陷入危机。首先要做的是拟订计划。

22

几天后，二吉拨通了古田的电话。

“你好，我是古田。”不认识的声音。

“我是田村。”

“田村先生，太好了，我现在的情况很麻烦。”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让你逃。”

“可是，我都被搞糊涂了，我差点被染谷先生勒死。”

“是啊。”

“可是警察却说，我想对一位年轻女性下杀手，失败之后又企图自杀。”

“毕竟有三个目击者。”

“其中一个是你吗？”

“是的。”

“那为什么不为我做证呢？”

“因为没有证据。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很难推翻那两个人的证词。”

“可是我真的没有做过。”

“我知道。你那边现在是什么状况？”

“因为找不到受害人，我没有被逮捕。”

“那你还挺幸运的。而且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受害人，你可以放

心。”

“那是不是今后也不用担心了？”

“这可说不好。”

“还有什么需要忧心的吗？”

“染谷先生本想杀了你，后来却离开了，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不知道。”

“应该是认为你已经死了。”

“什么意思？”

“如果他知道你还活着，你觉得他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他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我不知道，最理想的情况是，告你杀人未遂。”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相较于其他情况来说的话。”

“还有什么情况？”

“就怕他不会让你继续活着。”

“等一下，那样的话就惨了。”古田似乎真的很害怕，“但我不会再和他扯上关系了吧。”

“就算你不想，一旦他知道你还活着，谁也不知道他会使用怎样的手段对付你。”

“那我该怎么办啊？”

“攻击是最好的防御。”

“你的意思是，让我和他斗争吗？”古田的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

“也只能这么办了。”

“瞅准时机扑上去吗？”

“那样肯定赢不了，不过，如果你打算好一举将其杀死，那还有希望获胜。”

“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下得了手！”古田慌忙拒绝。

“我也是，而这正是我们的弱点，对方可是能毫不在乎地杀人。”

“那该怎么攻击？”

“攻击不只限于暴力，我们要掌握那家伙犯罪的证据。”

“具体要怎么做？”

“首先，必须和他接触。”

“那就直接出局了吧？”古田似乎相当气馁。

“最初的接触由我来。”二吉故作镇定。

“你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吗？”

“不知道。”

“那怎么接触？”

“在他可能会出没的地点监视。”

“听起来是一场持久战啊。”

“是的，但也只有这个方法了。”

“之后呢？”

“到时候我会联系你，你要马上赶来。”

“要我去做什么？”

“和他见面。”

古田自嘲地说道：“自投罗网吗？”

“见到你，那家伙应该会采取行动。”

“杀了我，或者报警吗？”

“不用担心他会报警，因为你已经被释放了，警察没有逮捕你的理由。”

“染谷先生的证词不就是新的理由吗？”

“现在的情况是，所有人都认为染谷先生并不在场，所以他无法做证。”

“可实际上他是在的呀。”

“这就是矛盾所在，会产生矛盾的证词缺乏可信性，他不会特意采取这样的可疑举动。”

“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会想杀了我？”

“是的。”

“那怎么行啊！”古田带着哭腔。

“只要捕捉到他要动手杀人的瞬间，就能定他的罪了。”

“你会为我做证吗？”

“是的。”

就算二吉肯做证，他的证词也几乎没有价值，所以他打算录下来。但没必要告诉古田，不知道就不用担心他会不小心把信息泄露给敌人。

“那我必须一直在公寓等着吗？”

“没有那个必要，你还记得前几天遇到染谷的那个地方吗？”

“记得。”

“麻烦你待在三十分钟内能抵达那里的地方。”

“公寓的位置差不多刚好。”

“那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要是你住的地方距离那里超过两个小时的话，就必须在附近租个房子住了。”

“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是认真的。不要嫌搬家麻烦，这可是会对你接下来的人生造成影响的大事。”

“那倒是。”电话那边传来了古田叹气的声音。

“还有，千万不要把这个计划告诉任何人，一定要谨记，这件事关系到你的生命安全。”

23

“哟。”一个笑容满面的男人主动跟二吉打招呼。

来这里之前刚看了笔记本上的内容，我认得他是谁。

“哦，你好。”二吉先打了个招呼。

“前几天不好意思。”

“什么事不好意思？”

“我和那个年轻人发生冲突，本来说稍后会去别墅，结果没去做那件事。”

“哦，那件事啊。”

“那之后怎么样了？”

“出大事了，古田先生袭击了一位女性，那个人也姓‘染谷’，失败后古田先生还自杀了。”

“后来呢？”

“后来？”

“古田死了吗？”

“不清楚。”

“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被救护车拉走了，之后就不清楚了。”

“新闻里也没报道。”

“毕竟也不是什么大事。”

没有死人，也不知道受害者的名字，警察无法证实此次事件的性质，所以媒体也没有关注。

“警察联系你了吗？”

“说起来，后来就没联系过了。”

“真的吗？这么奇怪。”

“奇怪吗？”

这家伙开始怀疑我了吗？还差一点就能揪住他的狐狸尾巴了，千万不能急躁。

“对了，以后我应该会经常来这里。”

“为什么？”

“我打算报名，到说话技巧教室上课。”

“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了？你不像是不会说话的人啊。”

“也不是非得不会说话才能来这里上课吧？我就直说了吧，我是有别的目的。”

“北川老师吗？”

“对，你也是吧？”

他大概猜对了，不过我自己也不记得。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她会成为我的女人。”

“真有自信啊。”

“我有特殊技巧，能让女人不会对我说不。”

难得说了一次真话。

“真的吗？不介意的话，能不能教教我？”

“你不行，这种事情要凭天赋的。”

“接下来就要去报名吗？”二吉改变了话题。

“嗯，是有这个打算。”

“可是，接下来是我的课，你要稍后才能报名了。”

“一节课多长时间？”

“差不多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啊，不上不下的。我到附近打发时间。”说完，杀人魔转身走了。

这下糟了，既然他有这个心思，一天就能搞定北川老师。让一个人和不想交往的对象交往，也是一种暴力。必须想办法阻止他。

二吉找到公用电话，给古田拨了过去。“喂？我是田村。”

“怎么显示是公用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古田。

“因为我就是在用公用电话给你打。”

“手机丢了吗？”

“我没有手机。”

“为什么？”

“因为记住使用方法太麻烦了。”

“你是在开玩笑吗？”

“先不说这个了，你马上到之前说的那个地方来。”

“染谷先生在吗？”

“是的。”

“等一下，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他一个小时后会回到这里，请尽快赶来，下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了。”

其实，如果他成了说话技巧教室的学生，随时都有机会。但我要救北川老师，机会就只有今天，所以必须让古田今天就过来。

接下来还得告诉老师，今天不能上课了。二吉朝教室走去。

“你好。”打开门，京子正等在那里，“今天来得真早啊。”

看着京子的脸，二吉觉得，自己果然也是别有用心。不过每次都会把对方忘记，肯定没有什么进展。

“不好意思，今天我有急事，想请假。”二吉说道。

“又发生了类似之前的事吗？”

“之前？”

“是啊，之前染谷先生和别人发生了冲突。”

“我说过吗？”

“说过。”

“对了，今天染谷先生好像会来。”

“哦？来做什么？”

“他说想报名来这里上课。”

“那他什么时候会来？”

“一个小时以后吧。”

“这样啊，可是一个小时以后还有别的学生的课。”

太好了，可以多争取点时间。

“那就等其他人上完课再说吧，如果染谷先生没有时间，就让他改天再来？”

“嗯，这样比较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稍后有点事要办。”

与京子告别后，二吉朝大楼入口方向走去。边走边从包里拿出相机，确认录像的设定。这次绝对不能失败，必须想方设法在记忆连续期间，解决这一切。

等了三十分钟左右，一个年轻男人朝二吉的方向走来。没问题，记忆还是连续的，再多坚持一会儿啊。

年轻人先开口道："前几天给你添麻烦了。"

"古田先生？"

"欸？"年轻人愣住了，"是我啊，你不认得我了吗？"

"不好意思，我眼神不太好。"二吉故意眯起眼睛。

应该拍下古田的照片，但二吉不想拿出已经精心设置好的相机。这次就算了吧。

二吉为古田说明接下来的计划。"染谷先生很快就会出现，我们去那栋大楼的角落谈吧，不容易被发现。"

"我该怎么做？"

"假装偶然路过这里，之后看对方怎么出招。如果能诱导他说出带有威胁性质的话，就更好了。"

"要是他突然袭击我呢？"

"我会大声呼救。这里人流量还挺大的，应该会有人帮忙。"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我觉得不用担心，不过，切记不要听信对方的花言巧语，也不要跟他去人少的地方或进入建筑物中。"

"那你呢？"

"本来我打算一直藏在隐蔽处，不过万一被发现反而显得不自然，我会找个适当的时机现身。"

"这样我也比较安心。"

"啊，染谷先生来了。"

“欸？你不是眼神不好吗？”

哦，糟糕，忘记这个设定了。

“我刚刚和染谷先生见过面，记得他的穿着打扮。”

“我要怎么和他搭话啊？我是那个差点被杀的人，他是那个差点杀死我的人。”

“闪烁其词会被怀疑，只能单刀直入了。”

“单刀直入？”

“譬如‘前几天你可把我害惨了，我们一起去警察局吧’一类的。”

“我那么说，他会生气吧？”

“或许会。”

“他要是生气了怎么办？”

“我会介入。不过或许会遭到他单方面的殴打，到时候就要麻烦你帮我求助了。好了，就是现在，拜托了。”

二吉推了一把古田。古田打了个趔趄，冲到人行横道上。

杀人魔瞟了古田一眼，便移开了视线，几秒后，他的视线重新回到古田身上，进而双目圆睁。

“你还活着？！”

“托你的福。”古田语调颤抖着答道。

“怎么？你在发抖吗？”杀人魔发出冷笑。

“发生了那样的事，再看到你我当然会发抖。”

“那样的事？”

“你当时勒着我的脖子。”

“这话说得可真难听啊。”

“那天，田村先生离开别墅后，你提出想和解，让我准备文件。可当我坐在椅子上，准备写文件的时候，你突然用绳子缠住了我的脖子。”

“当时看你瘫在那里，还以为肯定死了呢。”

“我的心脏的确一度停止跳动了。”

“然后又活过来了？你的运气可真好。警察说什么了？”

“说我先是勒住一位年轻女性的脖子，之后又企图自杀。”

“那还真是奇怪。”

“现场有三名目击者。”

“有三个人都那么说，那你不可能推翻证词了。”

“不，还有办法，只要你说出实情就行了。”

“那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

“可以不再受良心的谴责。”

“受到良心的谴责？我本来也没有那种感觉啊。”

“可是，你犯了罪，藏在心里不会难受吗？”

“完全不会，反而觉得很痛快。”

“身为一个人，这样不太好吧？”

“我对生而为人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还想超越人类。”

“人只能是人，我不懂你所谓的超越人类是什么意思。”

“你一辈子都不会懂，也没有懂的必要。”

“不说那么多了，我们去警察局吧。”

“去警察局？你在说什么啊？！”

“把真相告诉警察。”古田有些着急了。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相。”

“真相就是真相啊。”

“三个人都说你犯了罪，而说我是真凶的只有你，你说，哪个才是真相？”

“真相不是凭人多人少决定的。”

“那怎么决定？”

“不是怎么决定，真相是原本就决定好的。”古田的眼神闪烁不定。

拜托了，再努努力。

“你说的不对，真相是由人来决定的，不然怎么会有审判？”

“审判不是为了决定真相，而是发现真相的手段。”

“那不过是场面话，在现实生活中，真相就是由审判决定的。而且是不过区区三次审判，你能保证这样必定能找到真相吗？”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只知道自己没有犯罪，所以，我想证明。”古田开始冒汗。

杀人魔则是一脸轻松。“你没犯罪？你强奸了女高中生，还把我打个半死，这些都还记得吧？”

“这……记得。”

“那些不是真相吗？”

“我已经糊涂了。如果那些是真相，我认了。但是，企图杀害某位女性、自杀，这些毫无疑问都不是真相！我想先证明这一点！”古田浑身颤抖，抓挠着头发。

快到极限了吗？

“可是，不是有三名目击者吗？那家伙就是其中之一吧！”杀人魔指着一直在远处观察的二吉。

被发现了吗？不过这也在预料之中。

杀人魔询问二吉："你也看到这小子袭击年轻女性了吧？"

被发现之后再回话比较好。根据笔记本上的记录，我应该对古田说，你没有证据，所以无法反驳。虽说如此出尔反尔，会令古田更加怀疑自己，可现在正面顶撞杀人魔，对我们不利。

"是的。"二吉先表示肯定。

"田村先生，请说真话。"古田恳求道。

接着，二吉继续说道："但这令人难以置信。"

杀人魔皱起眉头。

"与古田先生接触后，我发现他不是个粗鲁的人。"

"所以呢？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也不是，但我认为，他肯定是出于某种理由才那么做的。"

"你袭击那个女人有理由吗？"杀人魔询问古田。

古田摇摇头，道："我没做过那种事。"

"看到了吗？这小子完全否认，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古田期望的不是酌情减刑，而是证明自己完全无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状况对古田有利。能够证明他犯下罪行的只有三个人的证词，没有受害者，这样就无法立案。

而对杀人魔来说，古田的存在是个危险因子，因为现场所有人之中，只有他的记忆是真实的。他拥有足够多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杀人魔拥有能够捏造记忆的能力。

因此，杀人魔一定会采取行动。他必须让古田无法对他产生威胁。

方法有两个。一，篡改古田的记忆，给他植入同样的记忆，矛盾就会消失。二，抹去他的存在。

前者还好，后者就糟糕了。如果杀人魔下定决心要杀了古田，二吉必须不顾一切地救他，就算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二吉一直觉得让古田做诱饵很对不起他，就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难道不觉得可耻吗？又是强奸，又是杀人未遂，现在居然还想脱罪。”杀人魔慢悠悠地说道。

“不是的！做那些事的，不是真正的我！”

“可实际上你就是做了啊，不能对自己撒谎。”杀人魔开始靠近古田。

二吉紧张起来，他打算做什么？

杀人魔抓住古田的手腕，强行往建筑物里拽。二吉追了上去。此时建筑物中似乎没人，杀人魔露出满意的笑容。

要开始了。

杀人魔继续抓着古田的手腕，说道：“你在自家别墅里，想要杀死一名年轻女性。”

来了！不是要杀他，而是篡改记忆。二吉松了一口气。

古田翻了个白眼，然后恢复了原状。“啊！”他按着头，一屁股坐在地上。

“怎么了？想起来了吗？”

“我都忘了，我想杀了那个女人？”

“古田先生，你好好想想！你没理由杀她啊！”二吉情不自禁地大叫出声。

“是没有理由，但我确实想杀了她！”

二吉继续劝说：“你回想一下，刚刚你还说自己没想过要杀那个女人啊。”

“我说过吗？”

“说了。”

“我不知道，记忆很模糊，想不起来。”

杀人魔摸着古田的头，继续道：“你杀那个女人是为了对她进行猥亵，之前忘记了是因为你不想承认自己心中的恶。”

古田先是大叫，然后开始号啕大哭。

糟糕，再这么下去他的精神会崩溃的。

“古田先生，冷静。不能迷失自我啊。”

杀人魔继续说道：“你应该感到羞耻，你不该继续活在这个世上了。”

不该继续活在这个世上的人是你！

“古田先生，人生可以重来很多次，你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你这家伙太烦了！”杀人魔抓着二吉的手腕，“把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忘掉。”

记忆消失了。

这个男人的能力太可怕了，但他失算了，二吉提前预想过了一切可能性，所以大脑直接接受了记忆上的偏差，并没有对矛盾进行处理，只是将其单纯地认知为篡改的记忆。细节虽然想不起来了，但能推测出个大概。

不过，这些没必要告诉对手。

“那个……我们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杀人魔再次抓住二吉的手腕，说：“我们十分钟前来的，古田坦白了企图杀害那个女人的罪行。”

被植入了新的记忆。

“可是那个人没死，古田先生被抓之后又被放了，我觉得不用太往心里去。”

“你给我闭嘴！”杀人魔低下头，踩着坐在地上的古田的头，“你决定自杀。”

“染谷先生，你在说什么啊？！”

“哦，这是这小子刚才自己说的。”

古田慢慢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

“古田先生！”二吉追了上去。

“喂，等一下。”杀人魔拦住二吉，“你现在不是应该在上课吗？”

这个男人发现了琐碎的小事。

“是的，本来是的，但在去教室的途中看到了古田先生，我就追了上去，结果跟丢了。跟丢之后又有点担心，于是到处找他。”

“真的吗？”

他似乎开始怀疑我了，因为我一直在找借口，只要他认真想要验证那些话的真伪，马上就会发现破绽。无论如何，一定要在今天之内分出个胜负，否则再也没有获胜的机会了。

“是真的。”

“没有什么阴谋吧？”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杀人魔抓着二吉的手腕，说：“我和你是至交密友，发誓绝对不会欺骗对方。”

杀人魔的脸上洋溢着光芒，那似乎是真挚友情的象征。然而当然了，那不可能是真的。

“我们是好朋友吧，说实话。”

“你在说什么啊？”

“你真的是碰巧出现在这里的吗？”

“是啊，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

杀人魔双臂交叉沉思了一会儿。“好吧，我相信你。对了，你在这里，北川老师应该有空了吧？”

“不知道，我的课结束之后还有别人的课，可能已经开始了。”

“什么？那也就是说，我还要再等一个小时？”杀人魔看了看手表，“或许还来得及，我先走了。”说完，他便走上楼梯。

二吉赶忙去追古田。

24

二吉打开教室的门，里面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

“啊，不好意思，还在上课吗？”

哪个是北川老师啊？

“没关系，刚好结束了。”一名女性微笑着说道，“好了，同学们，记得在规定时间内上传演讲视频啊。”

这个人是老师啊，怪不得我会来这里上课。

“不好意思，老师。”一名学生询问道，“我之前总是上传不了，能不能直接把存储卡交给您？”

“可以，就插在那里吧。我会在今天所有课程结束之后上传，下周再还给你，可以吗？”

“好的。”

“还有其他人需要我帮忙吗？”

“老师，我的也可以交给您吗？下周还给我就行。”

“好，拿到的数据我会尽量在今天之内共享给所有人。”

好几个学生将存储卡插在了电脑上。

等学生们都离开教室后，二吉才开口询问：“老师，我有重要的话想和您说，您现在有时间吗？”

京子稍微考虑了一会儿，答道：“不好意思，我要做一些准备，一两个小时以后可以吗？”

“那我一个小时后再来。”

“还是两小时后吧，两个小时后可以确保有时间。”

“不，我一个小时后来。”

“一个小时后我可能还没忙完。”

“到时候我可以再等。”

“你坚持一个小时后，是和你能保留记忆的时间有关系吗？”

“不，不是的，虽然也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关系不大。”

“那也就是说，两个小时以后也可以？”

“是的，不过，我想尽快和您说。”

“明白了，我会尽量在一个小时内把工作做完，不过万一没做完，还请你原谅。”

“哪里的话，是我突然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谈不上什么原谅。非常抱歉，那就麻烦您了。”说完，二吉转身离开了教室。

25

一个小时后，二吉朝教室方向走去，笔记本上的内容刚刚确认过。

眼下的情况非常糟糕，必须先和北川老师谈谈。

“你要去哪儿？”

二吉记得这个叫住他的男人，他是杀人魔。

“哦，有东西落在教室了，我来取。”

不能和这家伙说太多，要尽快结束话题。并且不能让他知道自己要去见老师，绝对不能。

“我们一起去取吧！”

“不了，我一个人可以的。”

“你很着急吗？”

“不是很着急。”

“那你陪陪我吧。”

“陪你？”

“这栋楼的屋顶可以自由出入，但因为周围的建筑物都太高了，上去了也只能看到高楼的墙壁，一般没人上去。我们到那里聊聊吧？”

和这家伙独处非常危险，但更不能让他去说话技巧教室。只能先听他说，等他满意了再离开了。

“好吧，不过我只能陪你三十分钟，可以吗？”

“嗯，足够了。”

狭窄昏暗的楼梯尽头是一扇布满锈迹的厚重铁门，门被杀人魔推开，响起刺耳的吱嘎声。屋顶上的风景的确扫兴，周围好像都是仓库，高大的建筑物上没有窗户，只能看到墙壁。灰色的地面上都是裂纹。

“染谷先生，现在可以说了吧，有什么事？”

“首先是我的名字，我的真名是云英，云英光男。”

“你的意思是说，‘染谷’是你的笔名一类的吗？”

为什么？为什么把真实姓名告诉我？觉得稍后把记忆抹掉就行了？可是之前都是用的化名，突然把真实姓名说出来，意义何在？可以满不在乎对别人痛下杀手的人不可能突然改过自新，那他是有什么阴谋？还是单纯的想拿我取乐？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我有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笔名？不是，不是笔名，也不是艺名，硬要说的话，算是‘犯罪名’吧？”

“有这么个词吗？”

“没有吧，是我刚想到的。”

“‘犯罪名’是什么意思？”

“犯罪时用的名字。”

“听不明白。”

“我，犯罪——盗窃啦，打人啦，强奸啦，杀人时使用的名字。”

“也就是化名？可是，犯罪？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有人会这么开玩笑吗？”

糟糕，太糟糕了，这家伙正在坦白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说，他不在乎我知道他的秘密——他打算干掉我。

二吉确认了一下两个人的位置，杀人魔站在他和铁门之间，要想

穿过铁门走下楼梯，必须绕过他。而且打开那扇铁门需要时间，如果杀人魔身上带着凶器，很可能马上就会后背挨上一下。

二吉稍微挪动位置，而杀人魔似乎预料到他会采取怎样的行动，也微妙地改变了位置。

他突然出声询问二吉：“你都知道些什么？”

“什么知道什么？”

“我在问你，你对我了解多少？”

“一点也不了解，就连名字都是刚刚听你说才知道的。”

“你骗了我那么久，真想象不到你到底知道多少。”

“你究竟在说什么啊？我真的听不懂。”

“我跟古田和你告别后，去见了北川京子。”

“是吗？”

“跟她说我想在那里上课。”

“在说话技巧教室吧。”

“那不过是个借口，我只是想把那个女人变成我的东西。”

“把老师？你该不会已经……”

“放心吧，我还什么都没做，不过今天之内应该会下手。”

“下手？”

“让她成为我的女人。等我玩腻了，或许会为了取乐而杀了她。”

“你说什么？！”二吉的声音沙哑，“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知道啊，而且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你这是在坦白自己的罪行吗？我会报警的。”

“算是吧，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你敢断言绝对没有吗？”

“当然，虽然称不上完美，但确实没有证据能证明我犯了罪，因为从来没人怀疑上我。”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刚才说到我去见了京子。”

“嗯。”

“接下来我复述一下我们之间的对话。我笑容满面地对她说：‘北川老师，今天我来，是有件事想要麻烦你。’”

云英像说落语一样开始表演。

“京子回答说：‘你说吧。’‘我想来这里上课。’‘嗯，我听田村先生说了。’‘听田村说了？’‘是啊。’我就想啊，田村真是个大嘴巴。然后我就顺着她的话问：‘田村经常提起我吗？’‘也不是经常，有事的时候会说。’‘有事的时候？譬如呢？’‘譬如，前几天和别人发生了冲突。’‘那家伙跟你说了？’‘是啊。哎呀，是不是不能对别人说？’当然不能，你却说了。也就是说，你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和古田之间的冲突告诉了别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

“意味着我的计划失败了。当然，失败了还可以重新构筑，但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我希望掌控与自己有关的一切，而你却想把一切都搞砸。我应该说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京子吧？”

二吉自然不记得他这么说过，也不记得对老师讲过。

“就算你说过，我也没理由照你说的做吧。”

“当然，但是，我这个人，绝对不允许有人背叛。之后我对京子说：‘那家伙说的吗？都让他别告诉别人了，就算是好朋友，有些事也忍不了啊。’‘哎呀，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吗？’‘是啊，通过那次的事件认识的，之后我们感觉意气相投，就经常一起出来玩。’对了，你和我是至交，你知道吗？”

和杀人魔怪人是至交，怎么可能？二吉摇摇头。

“果然，我就猜到是这样。接着京子说道：‘是吗？不过你别生他的气，估计田村先生当时是太紧张了，再加上他还有那个病。’听到‘病’，我立马就明白了，你奇怪的举动肯定和你的‘病’有关系。虽然我很想知道你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但我没有马上询问，她大概是相信我和你是好朋友才会说出你有病这件事，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直接问你得了什么病，她就会发现自己说错话，不肯再说下去了吧。

“于是我谨慎选择措辞，如此对她说道：‘最初听说这个病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和他接触，不过现在已经不在意了。’她马上回我：‘我也是最近才能自然地和他相处，但怎么都无法发展成朋友关系……可染谷先生你却做到了，怎么做才能和他成为朋友啊？’

“老实说，我当时有点慌张，根据她的描述，似乎因为你的病，你们甚至无法成为朋友。那么，出于同样的理由，和我成为至交应该也是很难的一件事。也就是说，我顺嘴说了一句有点麻烦的话。不过就算变麻烦了，我也有办法能解决。于是，我决定冒险。

“我说：‘也没什么窍门，就是要有耐性。’京子点点头，说道：‘果然是这样，只要不断重复，田村先生早晚都会记住的。’

“早晚都会记住是什么意思？仔细一琢磨，京子说的话很不可思议，听起来也不像是在表达想让记性不好的学生记住课堂上的内容。而且我和你成了好朋友，这和记忆力有什么关系吗？难道说，你连我们是好朋友这件事都记不住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就是得了某种痴呆症，可从你平时的言行举止来看，怎么都不像个痴呆。智商不能说特别高，但至少能根据情况慎重地采取行动，而且可以说慎重过头，因为你几乎没说错过话。”

“你对我的评价是不是过高了啊？”

二吉试图寻找可乘之机，但云英一直盯着他，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我这么说可不是夸你，我的意思是，你之所以极度慎重，会不会是为了弥补某方面的不足。”

这家伙相当敏锐，为了最大限度地活用自己的能力，他时时刻刻都在磨炼观察力和分析力吧。或许是我小看他了。

二吉在心中责备自己，因为之前他认定杀人魔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所以不会做细致的分析。

“我用‘那家伙真的很努力，太令人钦佩了’来套京子的话。她说：‘是啊，总是随身带着笔记本，做大量的记录。’

“听到这里我就在想，笔记本？那家伙拿着笔记本吗？说起来，好像看到过两三次，但也不是总拿在手上。由此可知，你会故意把笔记本藏起来，不让我看到。可是，为什么？你不想让我知道你得的病。为什么？为什么不想让我知道？是不想让所有人知道吗？还是唯独不想让我知道？前者的话无所谓，但如果是后者，就证明，你出于某种理由，将我视为特别的人。啊，对了，你今天带笔记本了吗？”

二吉产生了超乎寻常的恐惧。笔记本对他来说就是记忆，是发病后的人生。笔记本被夺走，他就会失去唯一的依靠。

“你不回答，也就是带着的喽？”云英得意扬扬地说道。

“我觉得没有回答的必要。”

“嗯，的确，稍后我会直接确认。”

“你没有这个权力。”

“当然有，我拥有一切权力。”

“是谁赋予你的？”

“当然是我自己了，而且我拥有给予他人权力的权力。”

“循环论证吗？”

“理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就是世界的中心。刚才说到哪里了？哦，对，笔记本。之后我继续顺着她的话说：‘我也很吃惊，真的记了很多。’‘他原本就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吧。要是我也得了那个病，肯定无法像他一样写那么多。’‘要是用手机还能轻松点。’‘他发病是在很多年以前了，因此，很遗憾，他还不能熟练操纵手机。’我随声附和了一句‘是啊’。

“因为很多年以前就发病了，所以不能熟练操纵手机？我绞尽脑汁思考其中的关联。回想你的样子，并没发现手部有麻痹的症状，身体没有问题却无法熟练使用手机，那肯定就是精神有问题了。可你的精神看起来也没有问题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继续套京子的话。‘田村其实已经很好了，看起来跟普通人没

差别，应答也很正常，根本看不出来患病。”是啊，他的理解能力很强，看完笔记本上的内容后，就能迅速掌握眼下的情况。他真的很有潜能。’

“这话听起来也很奇妙，意思是说，你是通过看笔记掌握现状的。反之，没有笔记本，就无法掌握现状。这么看来还是很像某种痴呆症的表现，但你的理解能力很强，所以才没有被周围的人发现。

“把上述情况总结起来得出的结论是，你丧失了一部分精神能力，但通过其他能力进行了弥补。那你丧失的能力是什么呢？你会在笔记本上做大量笔记，不看那些笔记就无法掌握现状。信息已经很充分了，那就是你的记忆能力存在障碍。”

有一瞬间，二吉甚至想为他鼓掌，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不是称赞对手的时候。

“但如果你真的存在记忆障碍，就神奇了。你绝不是个没有教养的人，真的丧失了记忆，为什么还能正常地待人接物？是不是所谓的丧失记忆并不是丧失了所有的记忆，而是选择性失忆？

“让我们来整理一下思路吧。你必须看笔记，才能掌握现状，而且时时刻刻都要写笔记，但你却没有忘记过去习得的知识。你觉得该怎么解释？”

这正是二吉每天早晨都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终于想到了。一般的失忆会夺走一个人过去的一切，而你得的病，有相反的方向性。你被夺走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的一切，也就是说，你无法记住新事物。”

这家伙真是个强大的怪物，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以前不知道还有这么一种病，不过也无所谓。”云英得意扬扬地继续说着，“不管我知不知道，这种病都的确存在，而你，患有这种病。没有任何问题，只有一点。”

“有问题啊，而且是很多。”

“那是你的问题，与我无关，对我来说只存在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

“特殊且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的病，可能会制约我的超能力。”

“超能力？那是什么？”

“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在装傻？只要看一眼笔记本就知道了吧？不过我嫌麻烦，就直说了，我能够操纵别人的记忆。”

“那是你的幻想。”

“是幻想也无所谓，就先当这个能力是存在的，但是，对会丧失记忆的人使用这个能力会怎么样？”

“不知道，什么都记不住的话，就不存在操纵不操纵了吧。”

“说是记不住，也不是完全记不住。从至少能像现在这样对话来看，你还是能保留一些记忆的。能保留多久？一天？一个小时？之后记忆会消失。对这样的人使用改变记忆的超能力，会怎么样呢？被改变的记忆当然也会在一段时间之后消失。但问题是，改变根本就不存在的记忆，会怎么样？你会接受吗？还是在本不应该存在的记忆出现时，就会发现不对劲呢？”

“就算发现了，也会忘记。”

“当然会，但你有笔记本。我之前一直认为自己比别人快一步，可在发现你的特征的瞬间，另一种可能性出现了。那就是，有人知道我的能力，而我，却不知道他知道。”

二吉的大脑在全速运转。这家伙在这里逐一说明他的思考过程单纯是出于兴趣，还是出于别的理由？二吉不知道，他只知道如果不充分利用这短暂的时间，他很可能会没命。就算处理了笔记本，他这个人依然是不受超能力操纵的不确定因素，杀人魔不会放任这样的状况不管。

“这样的经验也很宝贵不是吗？”二吉开口道。

“对，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但已经不需要了。我想到这个可能性的瞬间，只感觉到一阵恶寒，这岂不是说，我彻底被你骗了？今天原本的计划是把京子收入囊中，但这个时候我哪还有那个心思。于是我对京子说：‘老师，不好意思，我突然想起有急事，入学手续下次再办可以吗？’‘啊，好的，手续什么时候办都行。’她这么说。之后我就到处找应该就在这附近的你。”

“找到我之后，打算怎么做？”

“先确认。”

“有什么需要确认的吗？”

“确认我的超能力对你有没有效果。”

“这样啊，那就快确认吧。”

“已经确认完了。”

“什么意思？”

“你和我是好朋友。”

“之前我不是说了吗，那是不可能的。”

“我之前应该给你植入过‘我和你是至交密友’的虚假记忆，而你却坚决否定了，由此可以证明我的超能力对你无效。所以，已经确认完了。”

“那你的目的达到了，恭喜你，我可以走了吗？”

“确认不是唯一的目的。”

“还有其他目的？”

“对，消除不安因素。”

“不安因素……是指我吗？”

“没错。”

“我完全无害啊。”

“怎么会无害？”

“再等几分钟，我就会把有关你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二吉故意把遗忘时间说得很短，希望对方能因此小看他。

“你的确有可能忘了我，但也可能又会马上察觉。”

“怎么可能。”

“现在你就依靠自身的力量察觉到了我的能力，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做到，但你那无与伦比的推理能力和病症相结合，创造了奇迹。”

“只是偶然。”

“如果是偶然还好，但我不想用自己的人生去打赌。”

“你已经知道我的病了，以后尽量小心不要让我知道你是谁不就行了吗？”

“问题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把关于我能力的事顺嘴说出去。”

“没人会相信的。”

“这种事谁能说得准呢？告诉一百个人，可能有一个人就信了，而那一个人或许就能将我毁了。”

不行了，不管怎么解释说我不会对他造成威胁，他都不听。不管概率有多小，只要存在我会毁掉他的可能性，杀了我就对他有绝对的好处。不杀，则什么好处都没有。所以，他一定会杀了我。就算求助于良心，也无法改变他的心意。他这一路走来，已经犯下很多残忍的罪行了吧，事到如今，杀一个人和杀死一只蚊子对他来说可能没什么区别，他只对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感兴趣。

如果是这样，那就还有希望。

“你打算杀了我吗？”

“如果是其他人，还有别的处理方法，你就只能杀了。”

“就在这里动手吗？”

“原本应该带到不会被人发现的深山老林里，但我无法控制不受这种能力影响的你，所以没办法了。”

“我会大声呼救，引起骚动。”

“叫吧。”云英从兜里掏出刀，“杀你连十秒都用不了，不管来人是谁，我都可以通过操控记忆解决。可以植入‘你想自杀，我出手阻止却

失败了’的记忆，或者‘你想杀我，结果被人看到了，所以就自杀了’，哪种比较好？”

“我是个小心谨慎的人。”

“什么？”

“杀了我，你会后悔的。”

“吓唬我吗？”

“你认为，我会只依靠一个笔记本填补记忆吗？”

“你在说什么？”

“还有其他的手段，我专用的记录。”

“或许吧，可那又怎样？只要你死了，就再也看不到记录了。”

“我自己的确是看不到了，但如果其他人看到了呢？”

“原来如此，有这种风险，谢谢你告诉我。找出你住的地方需要费点工夫，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吧。”

“除了家里，别的地方也有。”

“撒谎。”

“你怎么知道我在撒谎？”

“就算除了笔记本还有其他记录，你也不会记得有那份记录存在。如果你真的在家里以外的地方存了记录，也应该会写在笔记本上，因为你会记不住把它放在哪儿了。”

这家伙还挺冷静。

“对，就写在笔记本上，但我把它保存在即便你看了笔记也无可奈何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地方？告诉我！”

是啊，是哪里呢？

“我没理由告诉你吧。”二吉装傻，“来做个思考实验吧，假设有证据可以告发你是能操纵他人记忆的怪人。”

“还没放弃吗？拖延时间没有任何意义。”

“听听也没什么损失，要是我有什么可疑的举动，你可以马上动手，不是吗？”

“好吧，这项思考实验的结论是什么？”

“你就不能像之前那样为所欲为了。”

“为什么？就算被别人知道了我有能力，能力本身也不会消失吧。”

“你的能力一旦被人们知晓，效果就会消失。”

“是吗？我没试过，或许吧。可那又能怎样？只要干掉发现这种能力的人不就行了吗，就像现在这样。”

“但那仅限于人数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是人数众多的情况呢，你打算怎么办？”

“没办法。那样的话，生活就没有以前方便了，我还是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不仅不方便，你迄今为止犯下的罪行还会暴露。”

“之前所有跟犯罪有关的记忆我都消除了。”

“证据不是只有记忆，没人能够做到行动时不留下任何痕迹。受害者身上或随身物品上肯定附有你的DNA。或许你会挑选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地方犯罪，但前往犯罪现场和离开时应该也会被某处的摄像头拍到。曾经看到你和受害人一起行动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你不可能把所有人的记忆都消除吧？你之所以到现在还没遭到怀疑，是因为还没人发现这些证据，可是，一旦大家对你心生怀疑，就会去搜集那些痕迹。”

“是，你说的情况确实有可能发生。但那些不叫证据，只是信息，你觉得仅凭那种东西能判我的罪吗？”

“的确，一个个单独的信息的确不能成为证据，但将这些累积起

来，就都会指向一个事实。”

“你想用这种慢吞吞的方法证实我迄今为止犯下的罪行？真是吓到我了呢。”

“不，没必要证明所有的。”二吉笑了，“你所犯下的都是恶性案件，只要证明其中两三起是你干的，你的人生就完了。”

“嗯，这个思考实验很有意思。”云英也笑了，“但是，人生即将在这里结束的是你。”说完，他面带笑容地靠近二吉。

“还有一件事我没说。”

“喂，还要拖延时间吗？我已经烦了。”

“这个包里，除了笔记本，还有别的东西。”

这样能行吗？

二吉拿出相机，继续道：“我想你应该知道，这部相机可以拍视频。”

“数码相机吗？”云英似乎很感兴趣，“什么都记不住的你用起来没问题吗？”

“虽然不是很熟练，但最近的数码产品真是很轻松就能上手呢。而且笔记本上也写了，我还保有程序性记忆的能力。”

“你的意思是说，你用这台数码相机拍下了我？”

“大概是，我不太记得。”

“只是拍到而已，能当证据吗？”

“它就是个引子，看了视频之后，那些不能称之为证据的信息碎片就会拼接起来，变成可以证明你犯了罪的证据。”

“那么，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因为有了这个，你就会身败名裂。”

“但它和笔记本有什么区别？干掉你之后再销毁就好了。”

“不，这个和笔记本不同。”

“哪里不同？”

“关键在于密度不同。”

“信息的密度吗？”

“不，是重量。”

“啊？重量和我们说的这些有关系吗？”

“有，密度越大，质量越大，空气的阻力就会减小。”

“别跟我打哑谜！我不想陪你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认命吧。”云英将刀尖对着二吉。

“空气阻力减小，就能比笔记本飞得更远。”说罢，二吉用力将数码相机扔了出去，相机越过了楼顶的围栏。

“相机摔坏了，存储卡里的数据也不会有事，捡到的人十有八九会确认里面的内容吧。谁会捡到呢？不马上去看看的话，真不知道会被谁捡走啊。”

“妈的！”云英朝围栏方向跑去。

二吉抓住这个空当，跑过去打开大门。

杀人魔没有减速，直接撞上围栏。“没有掉下去！相机掉在了楼顶边缘！”

是吗？应该再用点力。

杀人魔伸长了手臂，穿过围栏间的缝隙，就快抓到相机了。他拿没拿到相机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二吉把相机从包里拿出来之前，把存储卡拔下来了。根据笔记本上记录的使用方法，只要把这个存储卡插在电脑上，就能把视频数据取出来。

问题是二吉不知道怎么操作，也不知道哪里有电脑。必须先找到会使用电脑和知道如何把数据取出来的人。电脑到处都有，但肯定不会随便让陌生人用吧。家里应该有，但杀人魔随时有可能追上来，没时间回家了。最好能在这栋建筑物里解决，而确定有电脑的地方就

是，说话技巧教室。

二吉顺着楼梯往下跑。

根据笔记本上的记录，学生们会使用电脑看视频、确认说话技巧，就用那台电脑把视频发给所有学生吧，杀人魔的能力就会被分散在各地的各种人知晓，这是那家伙最不想看到的事态。

可是，我能成功把视频发出去吗？之前或许练习过很多次，可能已经通过程序性记忆记住了，但此时二吉没有什么自信。等到了那里以后看看谁在，拜托别人？那样的话，那个人很可能会成为杀人魔下手的目标，太难办了。可为了打倒杀人魔，也只有这个方法了。

这时，二吉突然遭到撞击，摔下了楼梯。出什么事了？

有一个人压在自己身上，是杀人魔，他手上还握着刀。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能被他干掉。幸运的是，他也一起摔下来了，而且似乎动不了了。

二吉想趁着杀人魔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想办法爬远一点，再站起来，但右腿小腿肚突然传来一阵剧痛。该死！被扎到了。好疼，脑子不转了，而且全身绵软。不行！一定要思考！不思考就会死在这里！

二吉环顾四周。这里是楼梯平台，有什么能用的东西吗？灭火器近在咫尺。

二吉大叫着朝杀人魔的头挥拳，本以为已经彻底丧失斗志的二吉突然发起反击，使得杀人魔在一瞬间愣住了。

趁着这个空当，二吉爬到灭火器旁，一把抓住，再支撑着身子总算站了起来。杀人魔也站了起来。二吉使出浑身的力气，举起灭火器，朝他的头上砸了下去。

一声闷响，杀人魔捂着头，疼得满地打滚。

二吉认为，现在杀了杀人魔才是正确的选择，就算自己会因为杀人罪被捕，也比让这家伙逍遥法外要强得多。但二吉也知道自己下不去手，与其为做不到的事发愁，不如尽快做能做到的事。

二吉打开笔记本，确认说话技巧教室的位置，拖着鲜血淋漓的腿，继续下楼梯。

26

这里是什么地方？

清醒后，二吉发现自己躺在某个房间的地板上。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天花板，不像是家里，像是会议室一类的地方。

为什么记不起来是怎么来的了？是喝断片儿了吗？

二吉想坐起来，火辣辣的疼痛感瞬间传来。

我的腿受伤了？出什么事了？感觉不像是喝多了，是被什么东西打到头，失忆了吗？旁边地上有一个沾满血的笔记本，二吉将其捡起并翻开。

警告！

·你只有几十分钟的记忆，只能想起事故发生之前的事。

·病名为顺行性遗忘症。

·要把想到的事情全部写进这个笔记本中。

原来是这样。那就怪了，上面写着“只有几十分钟的记忆”，可现在自己只有几十秒前的记忆，是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吗？

或许不是，顺行性遗忘症是短期记忆无法过渡到长期记忆的病。短期记忆的时长每个人也不尽相同，大部分从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若发生会对精神造成打击的事情，那段短期记忆有可能还会消失。遇到事故的话，事故前后几分钟的记忆消失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过这也属于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打击而引起的。

如此看来，我应该是遭受了某种打击，导致短期记忆消失了，我想应该与腿上的伤有关。可这么瞎猜也没意义，笔记本上可能有什么提示。想到这里，二吉翻开有内容的最后一页，上面赫然有一行血字，估计是用手指蘸着血写下的。

·杀人魔名叫きらみつお！

杀人魔！怎么会这样，我不但有记忆障碍，身边还有个杀人魔？！我就是遭到了那家伙的袭击吗？这样考虑比较妥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线索吗？现在可是性命攸关啊。

二吉看了看衣服口袋，里面有支圆珠笔，有圆珠笔还用血写下这行字，肯定是想引起自己的注意。由此可见，这个叫“きらみつお”的人相当危险。

可是光知道名字也没什么用啊，笔记本的其他页上可能还有关于杀人魔的信息，只是为什么只有名字是用血写的？说明之前没有获知名字这一情报，也是为了告诉自己这是重要情报，所以才用血写下来。

但现在自己依旧无能为力，连这里是哪里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杀人魔具体长什么样，年龄、性别都不知道。当然，这些信息或许就写在笔记本中的某处，但从腿上的伤势来看，可以说形势非常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优哉游哉地看笔记吗？

可转念一想，现在的自己除了看笔记本，还能做什么呢？二吉往前翻了一页。

·存有那家伙犯罪视频的存储卡放在从上数第二个抽屉里。

哦哦，这个信息非常重要，不过，是哪个抽屉啊？

这个房间里有大大小小十几张桌子，每张桌子都有抽屉。二吉随便一找就找到了类似存储卡的东西，是这个吗？要拿走吗？如果杀人魔来了，看到笔记本上的内容，很快就能找到吧。但要是藏在其他地方，自己就找不到了。而且，杀人魔知道我患有顺行性遗忘症的事吗？

二吉又看了看最后几页的内容，上面记录着让一个名为古田的年轻人与杀人魔对峙，拍下视频做证据的计划。具体成没成功，上面没写，但既然自己正在被杀人魔追赶，计划应该是成功了。不对，在没把视频证据送到该送去的地方之前，不能算成功。

从笔记本上的记录无法判断杀人魔是否知道自己患有顺行性遗忘症的事，眼下只能假设他知道，不过不知道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就算见到杀人魔，也绝对不能主动提这件事。

门外传来脚步声，很可能是杀人魔。二吉将笔记本上写有内容的倒数第二页扯下来，塞进了鞋子里。藏在这里能感觉得到，就算忘了也能发觉。

二吉这才发现门前叠放着好几把椅子，应该是自己放的。随着“咚咚”的撞击声，椅子倒了，门被推开，一个眼睛充血的男人走了进来。

这个人是杀人魔吗？必须先确认一下，而且还不能让对方发觉自己在确认他的身份。

“きらみつお，快住手吧，你不可能每次都逃得掉。”

来人盯着二吉。

怎么？他不是杀人魔？

男人开口道：“你在说什么啊，什么逃不逃的？”

啊，我说错话了吗？

“你该不会已经忘了吧？”

唉，看来他知道健忘症的事。

“你是为了确认我的身份，才故意说出‘きらみつお’这个名字吗？算了，事到如今撒谎也没什么意义，我就是云英。”

哦，这个人就是杀人魔啊，也算有成果，虽说是最糟糕的事态。

“你好像知道自己的情况。”

二吉没说话，没必要向对方提供信息。

“那也记得我的超能力吧？”

这家伙说“超能力”，是虚张声势吗，还是夸张的妄想？如果是后者，就麻烦了。

“你是说可以飞的那种吗？还是力气是普通人的一百倍？”

“你是故意这么说的吗，还是真的忘了？要是忘了可以看笔记本啊。”

“这样子，哪有心情慢悠悠地看笔记啊。”

“那我就告诉你好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修改他人的记忆。”

“这个能力很厉害，你完全不用担心我捣乱，能放了我吗？”

“不行。我的能力是操纵他人的记忆，但会被记忆有障碍的你克制。”

“因为无论怎么改，我都会马上忘记，根本就是白费力气。那反正我会忘掉，你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吧？”

“不，问题不是你脑子里的记忆，而是外面的记忆。”

“是说这个笔记本吗？因为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你做的坏事，惹你生气了吗？那完全可以把那部分撕掉，你就放了我吧。”

“想让我放了你，就说出数码相机存储卡的位置。”

这家伙果然在找存储卡。只要他有那个心，在这个房间里搜一搜很快就能找到，必须想办法蒙混过去。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已经忘了，你就放了我吧。”

“真的忘了吗？”

“是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记不记得。”

“要试试才知道。”杀人魔走到二吉身边。

二吉原本想站起来，但因为脚太疼了，没能站起来。

“给我坐下！”说着，杀人魔踹了二吉一脚，二吉一屁股坐到地上。

杀人魔把刀贴在二吉脸上，逼问道：“说，存储卡在哪儿？”

“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二吉拼命思考。要不然说真话吧？这家伙的目的是存储卡，只要交出来，他或许会放自己走呢？不对，等一下，他不一定会放了自己。这家伙可是杀人魔啊，而且坚信自己能操纵他人的记忆，他或许会认为，杀了自己才能永绝后患。还是应该继续装傻。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是真的想伤害你？”

“不是，我腿上的伤就是你干的吧？是的话，你肯定不会下不了手。”

“对，没错。”杀人魔举刀扎进了二吉的大腿。

被刺中的瞬间，二吉只感觉到皮肤被什么东西刺穿了，紧接着，类似火烤的灼烧感扩散开来。

“住手！”二吉抓住对方的手腕。杀人魔露出得意的笑容，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而是把刀刺得更深了。

更加强烈的疼痛感向二吉袭来，他甚至不敢呼吸，剧烈起伏的胸口像要裂开一般，脑子里敲钟的声音不断。很快，他便失去了意识。

27

“喂，醒醒。”杀人魔用力拍打二吉的脸。

“呜。”二吉的脸皱成一团。

“不想继续挨刀子，就告诉我存储卡在哪儿。”

二吉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存储卡？”

“对，数码相机的存储卡。”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二吉环顾四周。

“什么？”

“您是哪位？”

“你又失忆了吗？”

“不好意思，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出什么事了吗？”二吉一脸呆滞地盯着云英的脸。

“没出什么大事，只是我正打算杀了你。”

“咿！你要干什么？！”

“不是说了吗，准备杀了你。”

“为什么要杀了我？”

“因为你不把藏存储卡的位置告诉我。”

“请等一下，有误会！你肯定认错人了！”

“没认错，就是你，田村。”

“我不认识你！救命啊！”

“啧！真是麻烦，先让我搜搜你的身吧。”杀人魔开始搜二吉的衣服和裤子口袋，“奇怪，应该有写着收藏位置的纸条，该不会直接写在可能会成为盲点的笔记本上了吧。”

说完杀人魔就打开了笔记本。“原来如此，这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然后翻过一页，“这就是设计告发我的计划吗？无法保有连续记忆的你，竟然能做到这一步，是典型的黏液质啊。”

“满足了吗？放我走吧。”

“不要笔记本了？”

“那个笔记本不是我的。”

“那我拿走了？”

“不是我的东西，我没权利说给还是不给。没有主人的话，你想拿就拿走吧。”二吉摇摇晃晃地想要站起来。

“等一下，这里有撕掉的痕迹。”

“哦，是吗？”

“你把这一页藏哪儿了？”

“刚刚说了，我都不知道这个笔记本是谁的。”

“那就想起来！这是你的字迹吧？”

“不清楚。”

“你把衣服脱了。”

“什么？”

“我让你脱光！”

“为什么？”

“我要彻底检查。先脱鞋。”

“不好意思，我的脚受伤了，脱鞋很费劲。”

“坐到那边的椅子上，一只一只脱。不要做出可疑的举动，也不许出声，否则就给你几刀。”

二吉依言过去，脱掉一只鞋。

杀人魔拿刀指着二吉，捡起鞋子，确认里面有没有东西。

“好，另一只。”

二吉颤抖着手脱下袜子。

“喂，你在干什么？不是让你把另一只鞋脱下来吗？”

“啊，是，对不起。那袜子要再穿上吗？”

“你是白痴吗？都脱下来了还穿什么穿，放在那儿吧。”说完，杀人魔开始确认袜子，“好了，脱另外一只吧。”

二吉把手放在鞋上，故意磨蹭。

“你在干什么？”

“不好意思，脚疼。”

杀人魔威胁道：“那要不要我把你的脚砍下来啊！”

就在这个时候，房门开了，一位上了年纪的男性站在门口，看着二人。

见状，二吉大叫：“快去找人来！这家伙叫云英！是个杀人魔！”

“妈的！你没失忆！”

“你说呢？”

第一次醒来时的确失忆了，第二次是装的，为了骗你，但没必要向杀人魔解释这一切。

推门而入的男性茫然地看着二人。突然听到这种话，任谁都会有

这样的反应吧。

杀人魔开口解释：“请等一下，这是个误会。”

二吉继续大叫：“不行！不要被他骗了！那家伙手上有刀！”

“这把刀是从他手上抢过来的，看，我把它在放地板上，这样就不用担心了吧。你先进来了解一下情况。”

男性似乎还在犹豫，嘴里嘟囔着：“我是来找老师的，之前留了录十分钟演讲视频的作业，我不知道怎么上传。”

“哦，我来教你吧，过来。”

二吉大叫：“不行！不要被他骗了！”

男性始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轮番看着二吉和云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会为你做详细说明的，来，过来。”云英走到男性身边，假装催促，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你来到房间后，看一个人都没有，便决定不问了，直接回家。而且你觉得心绪不宁，必须尽快回去。”

男性开始翻白眼、痉挛。杀人魔双手抓着男性的肩膀让他转过身，然后一把将他推出门去，并关上了门。几秒后，门外传来慢慢走远的脚步声。

见此情景，二吉询问：“你做了什么？”

“修改了那个人的记忆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不是看见了吗？”

“是下了药吗？”

“没有，是我的超能力。”

“难以置信。”

“刚刚你不是亲眼看到了吗？”

“如果那是真的，你就无所畏惧了。”

“倒也不是，我只能篡改脑内的记忆，对物理记忆和痕迹无效。”

“但没有记忆的话，一般人不会想到去调查物理记录和物证。”

“没错，可一旦‘自己的记忆绝对是真的’这个前提坍塌，我的无罪工程就会变得异常脆弱。”

“所以你绝对不能遭到任何人的怀疑。你究竟犯下了多少桩罪行啊？”

“不知道，没数过，我犯罪就像吃饭、呼吸一样。”云英露出得意的笑容，“好了，你已经无路可走了，快说出藏存储卡的地方。”

“都说了，我忘了。”

“那肯定留了纸条。”

“也忘了留了。”

“你这家伙精明得很，肯定把撕下来的那页藏起来了，估计就在另一只鞋里。”

一切都被他看穿了，二吉绝望了，但仍不打算放弃。思考，应该还有办法。

“你不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吗？”

“什么意思？”

“变为普通人的机会啊。只要你答应我今后绝对不再犯罪，我就帮你保密。”

“改为交易路线了吗？这笔买卖对我没好处啊。”

“怎么会呢，在这之前，你应该觉得自己是绝对安全的，对吗？”

“以后也是，只要把你和视频数据都消灭。”

“那是不可能的，既然我出现了，今后就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田村二吉。”

“你想说什么？”

“下一个田村二吉或许就没我这么好说话了。但你只要承诺不再犯罪，我就放过你。如果你杀了我，继续犯罪，早晚会遭到报应。和我一样患有记忆障碍类疾病的人会穷追不舍的。”

听罢，云英笑了。

“也就是说，你想用尚且未知的事当条件，跟我交易？”

“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相当大，相较之下，患有我这种病的人比拥有你这样能力的人多多了。”

“不，得健忘症的人的确不少，但像你这么冷静且有洞察力的却没几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拥有超能力啊，先天的智商加上后天得了这个病的绝妙组合，造就了你这个能与我匹敌的超能力者。可以说我和你是同类，或者说我们是一对怪物。”

“我可没什么洞察力，只是为了弥补记忆缺失，才习惯了推理。其他得了这种病的人肯定也和我一样。”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说的话？”

“确实，我没有证据，信与不信都取决于你。”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眼下我只想找到存储卡。把你的另一只鞋脱了，否则，我就先划开你的喉咙，再自己去确认。”

该死！二吉在心中咒骂，可毫无办法了，他脱下鞋子，放在地板上。

“哦，果然在这只鞋里，这是人们最常藏东西的地方。藏在别处你自己也找不到了，这也怪不得你。”云英展开纸片，“‘从上数第二个抽屉’？是哪个抽屉啊？”

“忘了。”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好吧，接下来我会把这里所有的抽屉都拉开，你不要想着趁此机会逃，你的脚伤成这样，马上就会被我追上的。你也不想痛苦地死去吧。”

不逃，大叫怎么样？可能附近还有别的人，像刚刚那个男性一

样，可一旦大声呼救，杀人魔应该会立马杀了我，对他来说，我已经没有价值了。

“哦哦，在这里啊，这么轻松就找到了。为什么要藏在这种地方？直接通过网络上传到某个网站不好吗？莫非，你不知道怎么上传？”

“大概是不知道，我不觉得自己能做到。”

“那你还真是倒霉，怎么不找人帮忙呢。对了，没拜托古田吗？”

“我不知道古田是谁。”

“嗯，这时候，古田应该正在什么地方自杀呢吧。”

这个浑蛋，都把别人逼到自杀的境地了，还在这里像没事人一样侃侃而谈？这家伙肯定是疯了。

“这张存储卡，”杀人魔说着，把存储卡丢到地板上，“这下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说罢，一脚踩了上去。

碎片四散。把碎片都收集起来或许还有救，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机会把它们收集起来。

“当然，碎片我也会回收。”杀人魔的话打消了二吉的念头，“谁知道现在都有怎样的数据修复手段呢。碎片我会拿回去，彻底毁掉。”

“那么，你愿意和我做交易了吗？”

“我认为和你做交易毫无意义，就算我下定决心今后不再犯罪，和让你活着又有什么关系呢？”

“杀了我，会加重你的罪孽。”

“只是杀死一个人。”

“杀一个人和不杀，完全不同。”

“假设不杀你我会被判五千年徒刑，杀了你，我会被判五千零一十五年徒刑，那杀与不杀有什么区别吗？”

“日本是有死刑的。”

“那我已经是死刑犯了。”

“我会大叫。”

“你试试看，虽然要多费点周折，但就像刚才那个人一样，我总有办法解决。如果你胆敢给我惹麻烦，我就会折磨你致死。想让我把你的手脚一点一点削下来吗？”

“还是给我个痛快吧。”

“那就闭嘴。”

这家伙真的会给我个痛快吗？还是趁我放松警惕时先毁了我的声带？声带被毁发不出声音，他就可以想怎么折磨都行了。那还不如大闹一场，激怒他，逼他给我一个痛快。

“终于到这一步了，我一直在思考该怎么干掉你，”杀人魔凑到近处，“首先……”

他的动作突然停止了。

“怎么了？”

“又有人来了。听好了，不许做多余的事，老老实实在椅子上坐着。别把伤了的腿露出来，坚持几分钟，流血也不要管它。”

门开了，来人是一位女性。

“哎呀，你们两个都在啊。”

她是谁？

杀人魔搭腔道：“是啊，北川老师。”

北川老师……那是谁啊，而且，她是教什么的老师？

杀人魔在二吉耳边低声说道：“听好了，要是你敢做多余的事，我就用残忍的手段杀了这个女人。听明白了吗？”

我和这位女性是朋友吗？我可不愿去想象她被残忍杀害的样子。

杀人魔主动和她攀谈。“接下来还有课吗？”

“没有了，今天的课都结束了。不过还有件事没做，做好我就打算回去了。”

“打扫吗？”

“不。”北川老师说着走进屋内，并与二吉对视了一眼，二吉想用眼神告诉她这里很危险。

快逃啊。

但北川老师只是报以微笑，继续朝电脑走去。

“要用电脑吗？”

“是啊。”北川老师启动电脑，“我想把这些都上传完。”

“是什么数据吗？”

“演讲的视频。我帮不知道怎么上传的学生传到服务器上。”

电脑启动了，北川老师开始咔嗒咔嗒地进行操作。

“是存在硬盘里的东西吗？”

“不是，是存储卡里的。”

听到这句话，二吉突然感到一阵忐忑，他不知道理由，大概是早已遗忘的记忆碎片在作祟吧。

显示器的光照在北川老师脸上。二吉和杀人魔所处的位置看不到屏幕，但从发出的光可以猜测出，那应该是一段光线充足的视频。看着她的样子，二吉不禁在心中想，要是能在死前和这个人成为朋友就好了。

北川老师突然皱起眉头。

“怎么了吗？”杀人魔见状询问。

“不，没什么，视频内容可能有点吵，我用耳机听。”北川老师说罢，取出耳机。

“我们不怕吵。”杀人魔说道。

“降低音量会听不清，还是用耳机比较好。”

“房间里有电脑，怎么没锁门啊？”

“离开房间的时候的确应该上锁，不过我这个人比较马虎，有时候我会到一层的咖啡厅写东西。”

“写什么？”

“演讲的稿子一类的……”老师的表情突然凝固，“不好意思，这个我必须编辑一下，能暂时保持安静吗？几分钟就好。”

“好的。”杀人魔答道。

二吉突然开口：“老师好像挺忙的，我们到外面去吧。”

“不，我还想和老师聊聊，等她一会儿吧。”杀人魔瞪了二吉一眼。

糟了，怎么才能救老师？

之后等了五六分钟，一直坐在椅子上的杀人魔已经快到忍耐极限了，他有些不耐烦地站起身，朝老师那边走去。

“哎呀，你肩膀上好像粘了东西。”

北川老师急忙闪开，并喊道：“别碰我。”

“我没有——”

北川老师突然打断他，叫道：“田村先生！”

“嗯？”

“你还记得我吗？”

“不记得了。”

“我是北川京子，是站在你这边的。”

“啊？”

“我不是你的敌人。”京子又指着杀人魔，道，“你知道这个人是谁

吗？”

“我是染谷啊。”杀人魔想靠近京子。

京子出声喝止：“你别动！”

杀人魔呆立在原地。

京子再次询问二吉：“田村先生，这个人是谁？”

“他叫云英。”

“你知道他拥有特殊能力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杀人魔一脸惊愕，转而瞪着二吉，“你做了什么？”

二吉摇了摇头。

“田村先生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精明得多，和他相比，我实在是太粗心了，居然对你提及了田村先生的病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杀人魔追问道。

“田村先生把视频数据带到了这里。”京子把存储卡拿出来，继续说道，“你为所欲为地操纵他人的情形被拍下来，保存在了这里面。”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里面的内容的？”

“就在刚刚，就在这里，我应该在拿到的时候就打开看的。”

“存储卡刚才已经被我破坏了啊。”

“你破坏的肯定是另外一张。”

杀人魔瞪着二吉，吼道：“你为什么写下谎话？”

二吉摇摇头，嘟囔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田村先生应该没有说谎。”

“你在笔记本上写的是假话吧？”杀人魔继续追问。

“你看了田村先生的笔记？我想，田村先生肯定料到了你会看。”

原来是这样。患有顺行性遗忘症的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笔记本，因此不可能在上面写假话。无论是谁都会这么认为，而我则反过来利用了这一点。

把存储卡交给老师后，为了不被杀人魔发现，我故意没把这件事写在笔记本上，之后也就彻底忘记了。再次醒来时，便深信带在身上的替代品就是那张存储卡，连自己都被骗了，杀人魔自然也会上当。正所谓“要想骗过敌人，就要先骗过自己人”，我连自己都骗了吗？我好厉害啊。

杀人魔愣了一会儿，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京子见状，问他：“笑什么？是你输了。”

“输是没输，只是多少有些吃惊。状况和刚刚几乎没什么差别。”

“没什么差别？”

“还在我的掌控之下。刚才，知道我秘密的人只有田村一个人，现在多了一个而已。”

“一个人和两个人，差别是很大的。”

“一般来说的确如此，但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差别。现在想来，没有发觉田村知道我的秘密的时候才是最危险的。眼下已经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这家伙的记忆都不需要我篡改，会自动消失，只要销毁笔记本就行了。”

“但我不同，我的记忆不会消失。”

杀人魔走到门口，说道：“但我会篡改。”

“没用的，我绝对不会忘。”

“也许你说得对，迄今为止，我还没有修改过知晓这个能力的人的记忆，或许真的会对这样的人无效。”

“你的能力是篡改记忆，对吧？”

“从视频里没看出来吗？”

“只看影像无法判断出具体是什么能力，我还以为是让他人服从。”

“区别不大，只要合理运用，也能够让他人服从。”

“我不会服从你的。”

“或许吧。”

“你完蛋了。”

“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的能力一旦公开，就不能像之前那样为所欲为了。你肯定已经犯下很多罪行了吧？”

“看来你是那种会举一反三的人，和这个田村是一个类型。”杀人魔渐渐缩短与京子之间的距离，手马上就能碰到她了。

“你是在夸奖我吗？谢谢。”京子后退，试图拉开距离。

“这种自作聪明的发言对我一点作用都没有，我绝不会让那些罪行被揭露。”

“有视频做证。”

“我可以说那是捏造的。”

“你当真？如果是捏造的，没有你的协助，也拍不了这段视频。”

“拍来玩的。”

“不管你怎么解释，一旦让人产生怀疑，就结束了，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你了。”

“那也简单，我先杀了你，再把罪名都推到田村身上。这家伙应该会对此深信不疑。之后把存储卡处理掉，一切就都解决了。”

“我不会轻易被你杀掉的。”

“杀人，我是老手了。”

“我会大叫的。”

“谁来了都不怕，到时候还能让他们变成目击田村犯罪的证人。”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掌控着一切？”

“没错，我一直完美掌控着一切。”

“但是，这次你失败了。”话音未落，京子拔掉了电脑的电源。

“拔它做什么？”

“因为视频数据已经上传完毕了，我也不需要争取时间了。”

我屏住呼吸，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地移到杀人魔背后，要是从后面勒住他，或许能制造出逃跑的机会。

“不，还是需要的，我也在等待这个瞬间。”说罢，杀人魔突然蹲下，并转过身来。

糟糕，被他发现了，我慌忙想要逃开。但他的动作很快，一拳打在了我的肚子上。

“刚刚不是说过了吗，我可是老手了。动手也是常有的事，对别人的杀气也很敏感。”杀人魔的语气很得意。

这一拳他应该用了全力，却并没有多大的冲击力。他的拳头不重，很轻。好，趁他放松警惕，发动反击。

二吉想朝着杀人魔的头挥下一拳，但用不上力气，整个人软绵绵地跪到了地上。

怎么回事？是被吓的吗？

就在此时，京子发出了悲鸣。

二吉想对京子说，我没事，只是用不上力而已，但他发不出声音。他用手支撑地板，想站起来，发现地板上湿乎乎的。

腿还在流血吗？我是因为贫血才没有力气的吗？

二吉低头想看腿上的伤口，却看到一把刀插在肚子上。

“啊呜。”二吉发出不成声的叫声。

杀人魔不是用拳头，而是用刀扎伤了他的腹部，所以才没有感觉到冲击力。

剧痛袭来。糟糕，我要死了。

杀人魔露出得意的笑容，伸手抓住刀柄。他打算把刀拔下来，这样会导致大量出血。二吉抓住他的手腕，不让他拔刀。

“妈的！浑蛋！放手！”杀人魔踢着二吉的脚。

但二吉紧紧抓着他的手腕，不肯放手。

老师，趁现在，快逃啊！

然而京子不但没逃，还举起一把椅子，砸到云英身上。

没用的，这家伙不是普通人，是怪物，杀人这种事，他信手拈来。

杀人魔先是一个转身，踢中京子的脚踝，令她失去平衡，趴到地板上。接着用力甩开二吉的手，坐到京子身上。“杀一个女人简单得很，根本用不上刀。”说完，他便勒住了京子的脖子。

“呜！”二吉拼命想要站起来，但全身无力，腹部还传来异乎寻常的疼痛。他只好晃动身体，往杀人魔身上撞，可对方毫不在意他的攻击。

京子最开始还能手脚并用地进行激烈的抵抗，可渐渐地，抵抗越来越弱。

该死！虽然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我应该已经和杀人魔交手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今天就是决战之日。可到了最后，还是把老师牵扯了进来。这样还有什么意义！老师的出现是一个转机，云英会就此身败名裂。可如果老师死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我怎么样都无所谓，但无论如何，一定要救老师……

二吉抓着杀人魔的肩膀，撑起身子，但对方根本不予理睬，继续勒着京子的脖子。在杀人魔看来，二吉完全不构成威胁，等杀了京子之后再处理也不迟。虽然他的衣服上沾满了二吉的血，但还是可以用正当防卫来蒙骗他人吧。

京子的手脚停止了挣扎。

不行了！二吉使出全身的力气，却没能挪动分毫。

就在这个时候，一把椅子突然砸来，出手的人是之前被云英篡改了记忆后离开的男人。杀人魔捂着头倒下了，男人一声不响地盯着他。

杀人魔质问道：“你怎么没回家？”

“没有。”

“记忆篡改失效了吗？”

“不，很有效果，你成功在我脑中植入了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的记忆。”

“那你怎么还会回来？”

“当然是因为我觉得那个记忆是假的啊。”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知道你是超能力者，染谷。”

“他的真名叫云英。”京子气若游丝地说道。

“嗯，他使用的是化名，这件事我也早就想到了。”

“老头儿！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秘密的？那段视频才刚刚发出去啊！”

“哦？有视频了吗？这可是个好消息。”

“回答我的问题！”

“我没那个义务，不过还是告诉你吧，因为我看过这本笔记。”

“什么时候？”

“第一次应该是几周前，最近基本上每天都会看。”

京子发出疑问：“请问，您和田村先生是朋友吗？”

“嗯，是的，不过田村不认识我，我叫冈崎德三郎，叫我老德就

行。”

从未听过的名字，二吉对这个人也没有印象，但他说的应该是真的。

杀人魔继续质问：“你们是一伙的吗？”

“这件事和北川老师无关，是我和田村策划的。”

“我要杀了你们！”

杀人魔以极快的速度朝老德冲了过去，却突然躺倒在地。原来老德适时伸出拳头，杀人魔的脸不偏不倚地撞了上去。

老德又给了他一脚，只见他疼得捂着脸，满地打滚。接着，老德从兜里取出手铐，将杀人魔的两只手背到身后，铐了起来。

见状，京子问道：“您是刑警吗？”

“不是，只是个闲人。”

“那为什么身上会有手铐？”

“因为我知道今天必须和这家伙做个了断。”老德取出手机，“先叫救护车，然后再报警？”说着，分别拨打了电话。

京子又询问：“警察来了该怎么说？”

“把刚才说的视频给他们看就行了吧？你看了都能明白，应该还算有说服力吧？”

“可是，只有那个的话，他们或许不会接受。”

“那就把刚才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事给他们看。”老德走到房间一角，捡起一个东西，是一台小型数码相机，“这是之前我来这个房间时设置好的，超广角镜头，应该都拍下来了。”

“这一切都在您的预料之中吗？”

“怎么可能！把你牵扯进来，田村被扎伤，都在预料之外。不过大致上都在按照我设想的情况发展。”

“这个计划是您想出来的，不是田村先生？”

“计划的梗概是我想出来的，不过田村也很努力，不停练习相机的使用方法，总算以程序性记忆的形式记住了。”

“计划什么的，看过笔记本就能知道吗？”

“笔记本上没写这些。”

“为什么？”

“万一被杀人魔看到，田村还有帮手这件事就会暴露。”

“原来是这样。可是，不写在笔记本上的话，田村先生自己也不会知道还有帮手吧？”

“对，这样最好，他不知道就代表绝对不会暴露。”

“您的意思是说，田村先生一开始就欺骗了自己？”

“是的，而且他自己完全没发觉。”

“感觉好混乱啊。”

“目睹了一场没有记忆的英雄与操纵记忆的怪人之间的对决，不混乱才怪呢。不过到今天就结束了。”

已经能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了。

老德询问二吉：“这本笔记怎么办？”

“什么？我的脑子很乱，没法儿思考。”二吉渐渐冷静下来后也能说话了。

“你不是一直都很混乱吗？”

“虽然不记得什么了，但我觉得您说得对。”

“这次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

“只能交给警察处理了吧。”

“不是问你这个，是问你打算怎么体现在笔记本上。”

“听不懂。”

“有几种方法，一种是不对前面的内容做修改，结果就是你独自与怪人对峙，不知怎么就获得了胜利。”

“其他方法呢？”

“把与这件事有关的内容都删掉。”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删掉之后你就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了。差点儿死在杀人魔手上这种可怕的记忆，你并不需要吧？”

“对我来说，那些不过是写在笔记本上的故事，是单纯的读物，我想我应该不会产生心理阴影。还有别的方法吗？”

“实事求是。”

“我觉得这样最好。但是，由谁来写呢？之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当下的状况也马上就会忘记。最主要的是，我现在根本没力气写。”

“不介意的话，我来写怎么样？”老德自告奋勇。

“笔迹不一样，会很不自然吧？”

“放心吧，我练习过了，可以完美模仿你的笔迹。”

“什么？”二吉觉得很不舒服，“你为什么要模仿我的笔迹？”

“因为只要用你的笔迹写，你就会相信那是你自己产生的想法。”

二吉感到一阵恶心。

我究竟在和什么战斗？那真的是我自己的想法吗？

“也就是说，我一直被你操控着？”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我是为你考虑才这么做的。”

“你都写了些什么？”

“这次的计划几乎都是我写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你的意见。拍下视频之后，就全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计划了。”

“我想出了什么计划？”

“拍下杀人魔动用超能力的视频后，你马上来到这里找到北川老师，将存储卡交给她，并说那里存有演讲视频。而且你很聪明，没把这件事写在笔记本上，然后把备用存储卡放到了相机中。”

京子提出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概是觉得那里是最安全的藏匿地点吧。只要田村坚信备用存储卡里存着视频，云英就也会相信。田村拼死保护，云英就会拼命抢夺。虽然从结果上来看，双方都是在做无谓的努力，但田村表现得越拼命，真正存有视频的那张卡就越安全。之后，田村知道云英秘密这件事被云英本人知晓，二人发生冲突，田村勉强逃进这个房间后，把备用存储卡藏在了抽屉里，并将此举动记录在了笔记本上。”

“记笔记的时候我知道那张是备用卡吗？”这次是二吉提出疑问。

“这个问题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我就更不知道了。但无论如何，真正的存储卡保住了，结果是好的。”

“我很自责。”京子说道，“要是田村先生把存储卡交给我时我能立即确认里面的内容，他或许就不会遇到危险了。”

“你对存储卡里的内容一无所知，这事不能怪你。”

京子继续说道：“当我回到这个房间时，看到田村先生和染谷先生，啊，不对，是云英，觉得气氛不太对劲。之后，我开始确认田村先生交给我的存储卡里的内容，但怎么看都不像是演讲视频。我觉得有些奇怪，就插上耳机又看了一遍。那段视频感觉是用隐藏摄像机拍下来的，视频里，云英对一个年轻人拳打脚踢，还对他进行语言控制。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田村先生和染谷，不对，是云英，出于兴趣自制的电影呢。但考虑到田村先生的病情，做这种事的话，他很有可能会把电影当作现实，所以他肯定不会参与这么危险的事。于是我推测，这段视频恐怕是真实发生的事。而且就算是电影，我当真了，也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顶多会被嘲笑。但如果把事实误解成电影，放跑这个怪物，包括我自己在内，就都会置身于危险之中。因此，我认定这段视频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并决定采取行动。”

“老师，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老德似乎打从心底表示佩服，“而且当机立断，把视频上传到了服务器上。”

“其实没有……我是吓唬他的，确认视频内容已经耗尽了我的全

部精力，没有余力上传了。”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多亏你把他唬住，防止他将证据销毁。你做得很好。”

“妈的！”云英怒吼着，“给我记住，你这个臭娘们儿！我一定要报仇！”

老德再次踢向云英的脸，这次鼻血都喷出来了。“哎呀，抓这家伙时遭到抵抗，出于正当防卫我不小心踢了他的脸啊。老师，先把视频上传吧。”

“好的。”闻言，京子开始操作。

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近。

老德看向二吉，说道：“我很想陪你去医院，不过必须先把这个怪人交给警察，还要告诉他们如何避免被这个家伙控制。老师最好也留下，这种怪事，两个人解释都不一定能让警方相信。”

闻言，二吉道：“我没事，千万不能放了这个怪人。”

老德话锋一转：“我想过了，把这家伙交给警察和司法机关，会不会有点不放心？”

“那倒是，毕竟他拥有特殊能力，警察、律师，搞不好检察官、法官都会被他操控……”

“最好就是在这里把他干掉吧？”

“欸？”

“这也是为了他好，可以阻止他继续犯罪，也算是一种安乐死了。”

“可那样岂不是和他一样了。”

“是的，杀过人的人，会被内心的不安纠缠一辈子，度过痛苦的人生。但我们之中有一个人，不需要背负这种痛苦。”

“您的意思是，让我杀了他？”

“当他是自杀就行了。我们不会做证说是你杀的，而你很快就会

忘记，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还能为社会除去一个毒瘤，谁都没有损失，多么完美的计划。”

二吉斩钉截铁地答道：“饶了我吧。”

“为什么？你又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还能为人们做好事。”

“就算忘了，杀过人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而且在记忆消失前，我必定会遭受心灵的折磨，即便只会存在几分钟。我不想这么做。”

“我认为，认识不到自己犯了罪或没有记忆，就等同于无罪。”

“我也反对。”京子支持二吉，“纵使记忆会消失，我也不希望田村先生变成杀人犯。”

“你们都反对吗？我还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呢。”

“你的话提醒我了。”云英突然开口，“只要认识不到或不记得，就等同于无罪，对吧？”

二吉惊讶地大叫：“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要干什么啊？！”

“你说的话都没用，那个老爷子说的话感动了我。”

“我的话句句是真理。”老德很得意。

“说到最后，就是你们能否制裁一个认识不到、不记得自己犯下了罪行的人。”

“如果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犯罪，有可能被判无罪。但只是没有记忆的话，应该不会那么判吧。”

“那假设犯罪的是多重人格中的其中一个呢？其他人格会被判有罪吗？”

“大概会被认定为丧失心智一类的吧。”

“犯罪的时候不是多重人格，犯罪之后人格变了，新出现的人格是不是就会被判无罪？”

“你不需要考虑这些特殊状况吧？”

“特殊是特殊，但绝对值得考虑。你们听着，我现在要篡改自己

的记忆。”说罢，云英闭上眼睛，“我没有修改记忆的特殊能力，我从未触犯过法律，我是个大好人。”说完，他垂下了头。

“真的假的？他是不是在演戏啊？他知道自己有篡改记忆的能力吧？刚才不是说，知道这个能力的人，记忆或许无法被篡改吗？”京子接连发问。

“的确，对田村无效，对我也无效。”

“那对这个人也……”

“那是因为我们不想被篡改，这家伙则是希望被篡改，这一点或许会大大影响结果。普通人也会遵照意愿篡改自己的记忆，但那算不上什么特别的能力。而这家伙不同，他很特殊，如果他的想法足够强烈，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二吉也提出了疑问：“那能力会消失吗？”

“不清楚，有可能会消失，也有可能一切都是这家伙在演戏。”

“出什么事了？”云英突然抬起头问道，“我怎么被铐着？”

“因为你扎伤了那个人。”京子指着二吉。

“田村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她不是告诉你了吗，你扎伤了我。”

“怎么可能，我为什么要伤害你？”

“因为我们要公开一段视频，而你想反抗。”京子答道。

“不可能！我从来没做过亏心事！”

京子转头问另外两位：“可以把视频拿给他看吗？”

“先不了吧，以后再说。现在给他过重的精神负担，有可能导致他经受不住之后的审讯。假设他真的对自己的记忆进行了篡改，想必也是很勉强的一次尝试。矛盾点太多，他的精神很可能承受不了。他可能会为了保护自己，解除篡改。”老德拿起笔记本，“不用为这家伙担心了。问题是田村，他的过去要怎么办？”

二吉赶紧开口：“请什么都不要做。”

“那可不行，可以随意捏造他人的过去，这种机会可不多。”

“你这样，不就和云英一样了吗？”

“怎么会一样呢，我会好好编排，不会让任何人陷入不幸。”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还是不用了。”

“无须担心，等你醒了就都忘了。”

医护人员的脚步声已经传到了众人耳中。

京子突然提出：“笔记可以由我来写吗？”

“当然，如果你模仿不来他的笔记，我可以代笔。”

“真的吗！”京子两眼放光。

二吉在此时失去了意识。

28

“哪位？”二吉接起门铃对讲机。

“冈崎德三郎，你就叫我老德吧。”

“请问，我们认识吗？”

“老相识了。你已经看过笔记了吗？”

“欸？啊，是的。”

“看到‘你正在与杀人魔战斗’那部分了吗？”

“是的。”

“那就好说了，我是你的帮手。”

啊，好险，好险。

“您有证据吗？”

“如果不是你的帮手，那你觉得我会是什么人？”

“或许就是杀人魔本人。”

“你不是有杀人魔的照片吗，我们长得像吗？”

“那你也有可能是杀人魔的帮手。”

“那可是个怪物，谁会愿意给那种家伙做帮手啊。”

“也许是被操纵了。”

“你的意思是说，杀人魔给我强行植入了欺骗你的计划？那么复杂的记忆篡改，会把精神搞崩溃的。”

“可是，如果我真的有帮手，笔记本上应该会写。”

“万一笔记本上的内容被杀人魔看到了怎么办？不让敌人知道自己有帮手，会对自己非常有利，不是吗？”

“话虽如此……”

“还是无法信任我？”

“老实说，是的。”

“你能够活到今天，很大原因是你足够小心谨慎。”老德点点头，“要是能证明我经常出入这栋房子呢？如果我真的有害你之心，早就下手了。”

“嗯，有道理，如果您曾进入过这栋房子，就能证明您与我并非敌对关系。”

“看，这是笔记本的复印件，是不进入房间绝对拿不到的东西。”老德取出一沓纸，贴近摄像头向二吉展示。

的确是笔记本的复印件，既然他能复印，自然也能从自己手上把笔记本抢走。可他并没有那么做，这样好像的确可以证明他是伙伴。

真的是这样吗？

复印件也有可能是这个自称老德的人通过某种手段得到的，譬如从真正的帮手那里抢来，或者是自己在某个便利店复印后忘记拿走了。

二吉继续思考。

不过，有帮手帮自己对付杀人魔的确是件好事，继续怀疑老德没有意义，这样下去，我一辈子都无法相信任何人了。只能赌一把了。

“好吧，我这就开门。”

老德带着得意的笑容走进房子，并立即落了锁。

还是不应该随便让别人进来……二吉有些不安，为让老德进来感到后悔。

“马上开始商量吧。”

“商量什么？”二吉有些糊涂。

“当然是商量怎么打倒杀人魔啊。我指的可不是使用暴力，是用计让对方身败名裂。”

“也就是说，杀人魔是真实存在的吗？”

“这让我如何回答？我也只能通过你了解怪人的本来面目啊。”

“您相信这个笔记本上写的东西吗？”

“这个笔记本就相当于你的生命线，你会故意在上面写下谎言吗？”

“为了欺骗自己？我也只能想到这一个原因。”

“所以我相信。而且我们还决定两个人一起思考与那家伙战斗的方法。”

“关于这件事，笔记本上并没有记载。”

“是我让你不要写上去的。你必须随身携带笔记本，因此，它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很大。刚刚我也说过了，若是杀人魔发现笔记本，看了上面的内容，我这个帮手的存在就会被其知晓，风险太高了，所以我认为没必要写在笔记本上。”

“这点能理解，可是如此一来，岂不是每次你来都要从头解释一遍？”

“是有点麻烦，但也是无可奈何。如果笔记本上写的都是真的，那个怪人就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再与他交手，否则我们两个眨眼间就会被干掉。”

“没有把您的名字写进笔记本的理由我也理解了。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下，您到底是什么人？”

“我就是个路过的好事者。”

“那您是怎么知道我的事的呢？”

“我女儿在面包房工作，她说有一位连着好几天都到店里买面包的客人看起来不太对劲，让我调查一下。”

“您是侦探吗？”

“不是，都告诉你了，我只是个路过的好事者。随便花点钱打听了一下，很快就找到你了。”

“很快吗？”

“几天吧，你很出名，超出你想象的有名。”

“是吗？这样都没被杀人魔发现，我的运气还真好。”

“运气好？怎么可能，是我在保护你。”

“是这样吗？我一直以为是凭自己的力量隐藏得很好呢，听您这么一说，感觉好失望啊……您刚才说的与杀人魔战斗的方法，是什么？”

“拿到铁证。杀人魔拥有篡改记忆的能力，证人的证词一点用都没有，但只要有物理证据，那家伙就无处遁形了。”

“物理证据具体是指什么？”

“那家伙犯罪时的视频。最好能拍下他使用能力的过程。”

“要是他发现正在被拍，就不会实施犯罪了吧？”

“当然，所以要使用隐藏相机。之前写在笔记本上了，让你买相机，应该已经买了吧？”

“不知道，我看看。”二吉在桌子上翻找，“啊，找到了，还有电脑。”

“我看看。”老德把相机拿在手上，“这是最容易上手的型号，你用给我看看。”

二吉接过相机，摆弄了一会儿，很快就放弃了。

“完全搞不懂。”

“那边不是有说明书吗？”

“太厚了，感觉看着看着就会忘记前面看了什么。”

“真正会用到的功能并不多，知道怎么录像、怎么播放、怎么充电就行了。我看看。”老德拿过说明书，啪啦啪啦地翻了翻，用红笔标了几处，“把我标的地方抄到笔记本上，一页应该就够了。”

二吉依言抄在了笔记本上。

“然后看着这个，试着拍摄，播放。”

二吉再次按照他所说的，拍摄，播放。

“看，你已经会用了。”

“可是马上就会忘记。”

“忘了就看看那页说明。而且只要每天练习，或许就能以程序性记忆的形式记住，手自己就知道怎么操作了。”

“但这又不是隐藏式相机，我学会了也没用吧。”

“那里不是有个包吗，拿过来让我看看。”

打开包，底部有个类似衣服口袋的小兜。

“打开录像模式，然后把相机放在里面就行了。”

“哦，这上面还有个小孔，只要把相机的镜头对准这里就行了，对吧？”

“没错，你自己做的那个洞形状太粗糙了，镜头会偏，我帮你重新修整了形状。”

“大概你说的是对的，因为我不擅长做这种事。”

“为了防止操作时发出声音，必须把扬声器关掉。”老德从兜里掏出小型工具，摆弄了一会儿，“这样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在什么状况下拍摄的问题了。”

“你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个叫古田的人。”

“那是谁？是杀人魔吗？”

“不是，那个男人不但险些死于杀人魔之手，还被污蔑杀人未

遂。”

“他被捕了吗？”

“因为证据不足，被放了。”

“那个人怎么了？”

“把那个男人叫到杀人魔面前。”

“为什么要那么做？”

“杀人魔本想杀了古田，而且认为他已经死了，所以并没有篡改古田的记忆。你认为，杀人魔再次见到古田的时候，他会怎么做？”

“会再次企图杀了他，至少会篡改他的记忆。”

“没错，只要把当时的情况拍下来，就足以作为证据指控杀人魔了。”

“但是这样太危险了吧？搞不好古田先生真的会被杀。要是杀人魔发现我正在拍摄，也有可能对我下毒手。”

“是的，很危险，可再危险也比不上让他继续逍遥法外危险。”

“如果因为这件事害得古田先生陷入险境，该怎么办？”

“只能努力不让事态发展成那样。”

“我能做到吗？”

“你别无选择。只要顺利拍到视频，就相当于赢了。不冒险是不会成功的，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二吉犹豫了一会儿。“好吧，也只能这样了。我先把刚刚说的计划梗概写在笔记本上，具体的细节之后再慢慢研究吧。”说完，他取出圆珠笔。

“哦，不用写了。”

“欸？为什么？不写上会忘记的。”

“这次忘了也没关系。”

“什么意思？好不容易才想到怎么和杀人魔战斗的计划。”

“这次只是再现，不用那么麻烦。”

“再现？什么意思？”

“就是重现之前做过的事。”

“之前做过的事？我做了什么？”

“就是刚刚制订计划的过程。”

“欸？之前已经商量过了？”

“是的。”

“为什么要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事？”

“我想着会不会有不同的展开，出于兴趣就试了试。”

“请等一下，为了您的兴趣，我陪您演了这么一出闹剧？”

“无所谓吧，反正时间多得是。”

“杀人魔还逍遥法外呢啊，还这么悠闲？”

“杀人魔已经被捕了，都进入审讯阶段了。”

“欸？”

“我们拟订的计划成功了，视频被公开了。”老德取出手机，给二吉看了视频。

“可我刚才都用不好相机。”二吉提出反驳，“是不是我并没有通过程序性记忆记住啊？”

“要是你上来就能运用自如，逻辑上会出现矛盾，所以我换了一个新的。”

“逮捕他的时候顺利吗？”

“怎么可能顺利，你的腿和腹部都受了重伤。”

“欸？”

“你看看自己的肚子。”

二吉脱下衣服，肚子上还留有可怕的伤疤。

“做了五个小时的手术呢。”

二吉突然觉得很不舒服。“那个叫古田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他被杀人魔植入企图杀害一名女性的记忆，差点就自杀了。是你救了他。”

“我救了他？我怎么救的？”

“很简单，你把这段视频拿给他看了，一开始他思维很混乱，但至少不再想着自杀了。”

“这段视频会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吗？”

“嗯，不过此次事件性质特殊，审理中所有的证词都无法采信，检察院只能拼命一样一样搜集物证。听说涉及的案件已经超过一百件了。”

“您的证词也不被信任吗？”

“是啊，我和北川京子的记忆并没有被篡改，应该是值得信任的。可难就难在，无法证明我们的记忆没被修改过。”

“北川京子是谁？”

“说话技巧教室的老师，笔记本上有。”

“我还没有掌握笔记本上所有的内容。”

“也是。”老德笑了笑，“不过已经无须担心了，杀人魔被捕了，而且今后我们会照顾你的。我是这栋公寓的管理人，这里离我家也近，很方便。”

安心和不安的情绪同时涌上二吉的心头。

29

田村二吉在一间陌生的房间中醒来，有些不知所措地四下张望了一番，房中没有其他人，只有自己。是喝断片儿了吗？他努力回忆着昨晚的事。

对了，朋友在闹市区被黑社会的人找麻烦，自己帮忙来着。那这里是医院？又不像，看起来就是一间普通的房间。那就是被某个熟人救了，然后安置在了这个房间？

此时他才注意到身上的衣服不是自己的，看起来像是睡衣。自己之前穿的衣服大概破了吧，或是沾上血或泥弄脏了。

床铺很干净，可怎么看都不像是医院的。

二吉站起身，摸摸头部和身体，检查有没有受伤。身上倒是没有感觉疼痛的地方。突然，他注意到枕边放着一个貌似用了很久的笔记本，封面上用油性笔写着一个大大的叹号和一个三位数字。

这是什么？是谁忘在这里的吗？还是给我看的？

二吉犹豫了一分钟要不要看里面的内容，结果还是决定看一下。目前，这个房间中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笔记本了，而且既然放在枕边，大概就是为了让他看的。就算是他理解错了，在这种状况之下也不会遭到严厉的责备吧。

二吉翻开封面。

警告！

·你只有几十分钟的记忆，只能想起事故发生之前的事。

·病名为顺行性遗忘症。

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我的字迹，看来我的记忆有障碍，平时都靠这个笔记本生活。莫非我每天早晨都是像这样确认自己状态的？这样

生活多少天了？有可能已经过了好几年。

·门口没有名牌，信箱上也没有名字。

·原因和不在笔记本上写下名字一样。

·想知道具体的原因就看第七页。

第七页写着什么？二吉用颤抖的手翻到第七页。

·真相在第八页，非常刺激，深呼吸之后再看。

原来如此，肯定是很令人震惊的消息，但踌躇也无济于事，反正都要看。二吉下定决心翻开第八页。

·现在，你正在与杀人魔战斗。

啊，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但还不是最糟糕的，毕竟我还活着，证明还没输。

就在这时，二吉的手腕突然被人抓住了，吓得他还以为心脏停止跳动了。看来杀人魔就在这个房间里，怎么办？战斗？还是想办法逃跑？或者干脆放弃？总之，必须先摸清状况，之后再决定怎么做。

“哎呀，你还没把这部分内容删掉啊。”

眼前站着一个不认识的女人。

“请问，您是哪位？”二吉小心翼翼地询问。

“这个问题问得好，可以说是你的妻子吧。”

“我结婚了？”

“准确地说，是事实妻子。或者说是未婚妻更好听一些。”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战胜杀人魔后，我们就一起生活了。”

“战胜了？我赢了吗？赢了杀人魔？”

“对，虽然案子还在审理中。”

“杀人魔杀了几个人？”

“不清楚，记得之前听说超过一百个人了呢。”

“我和那么可怕的人战斗了？”

“是呀，你真的很勇敢。”

“可我完全没感觉。”

“而且那个杀人魔还不普通呢。”

“毕竟他都杀了一百多个人了。”

“不是说他杀的人多，是他的能力，杀人魔有超能力。”

“你在逗我吧？”

“看了你拍的视频就知道我不是在捉弄你了。”

“视频？我拍下了凶手的视频吗？”

“是呀。”

“我还能从容地拍视频？”

“不算从容，不过当时除了拍下视频，就没有其他方法了。”

“你说的这些让我的脑子很乱，不过我想会慢慢搞明白的。”

“‘慢慢’的话，在全部搞明白之前，或许你就已经忘了。”

“那就必须尽快搞清楚所有情况了。”二吉显得有些着急。

对自身一无所知，只能靠这位自称“妻子”的陌生女性了。

“不用急，危机已经解除，也没必要去搞清楚什么了。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事情上毫无意义呀。”

“那我该怎么办呢？”

“做你喜欢的事就好，你解决了那么麻烦的事，你有这个权力。”

“可是，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就是这样的。好了，忘了杀人魔的事，把这件事从笔记本上删掉吧。”

“没必要吧？毕竟是实际发生过的事。”

“但留着也没意义呀，还是说，你打算每天都重复这样的对话？”

“不想。可又觉得完全当作没发生过很奇怪。”

“为什么？”

“嗯……”二吉思考了一会儿，“就是觉得不舒服，因为这么做，就相当于把这件事彻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了。明明真的发生过，对我来说却变成了没发生过的事，这会让我不舒服。”

“不用在意那些，因为你马上就会忘记现在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而且把关于杀人魔的记述全部删掉，今后就再也不用为这件事担心了呀。”

“可是，记忆是自己的，必须由我自己来管理，不是吗？”

“你不需要再这么辛苦了，我就是为此而存在的呀。”女人抱紧二吉。

二吉的内心感觉到了某种不安，却什么都没有做。

如果这个女人是在撒谎呢？但恐怕已经无法证实了，好吧，今后就依靠这个人活下去吧。暂且先这样吧。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记忆，还会为你创造美好的记忆，创造配得上你的记忆。”女人露出黄色的牙齿笑了。

时空旅行者的沙漏



[日] 方丈贵惠 / 著

穆迪 / 译

Hojo Ki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时空旅行者的沙漏

作者：（日）方丈贵惠

译者：穆迪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5-01

ISBN：9787513344142

目录
CONTENTS

获奖感言
出场人物
由霍拉大师写下的序文
序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尾声

获奖感言

此次荣获第二十九届鲇川哲也奖，我满怀感激之情。

从小我就是个一有时间就沉浸在幻想中的孩子，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接触小说及电影，我渐渐产生了一个疑问，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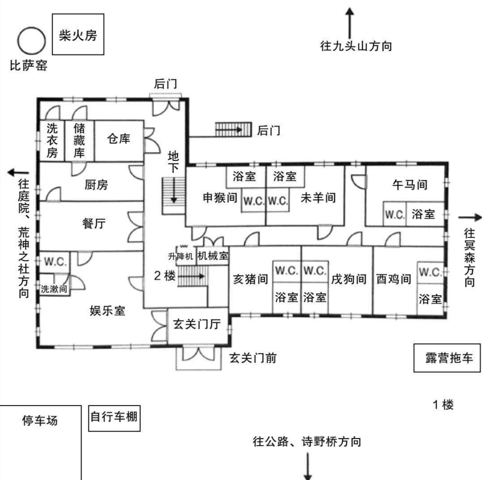
——从未有人看过的，仅仅只是有趣的故事会是怎样的呢？

这个疑问很孩子气，也很模糊，并且一开始我就知道穷尽一生也找不到答案……连我自己都觉得陷入了一堆麻烦之中，可这似乎成了我创作的原动力。

本书就是这样的我心无旁骛写出来的，尽管还不成熟，但哪怕只是一小步，也想向着理想中的本格推理靠近。这样一部作品能获得如此荣誉实在非常荣幸。若各位读者能从中得到一些乐趣，对我而言是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今后我会努力进步，敬请多多指教。

最后要向评委老师和东京创元社的各位致以发自内心的谢意。并感谢支持我的家人、朋友，以及大学推理研究会的成员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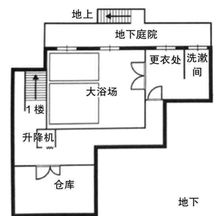
方丈贵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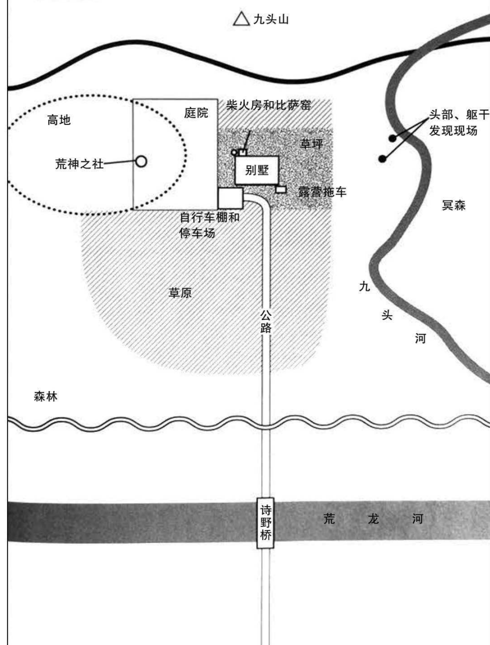
龙泉家・别墅示意图
柴火房
比萨窑
往九头山方向
后门
后门
洗衣房
储藏库
仓库
地下
厨房
浴室
浴室
午马间
申猴间
W.C.
W.C.
未羊间
W.C.
浴室
往庭院、荒神之社方向
餐厅
往冥森方向
升降机
机械室
W.C.
W.C.
W.C.
W.C.
2 楼
亥猪间
戊狗间
酉鸡间
洗漱间
浴室
浴室
浴室
娱乐室
玄关门厅
玄关门前
露营拖车
1 楼
停车场
自行车棚
往公路、诗野桥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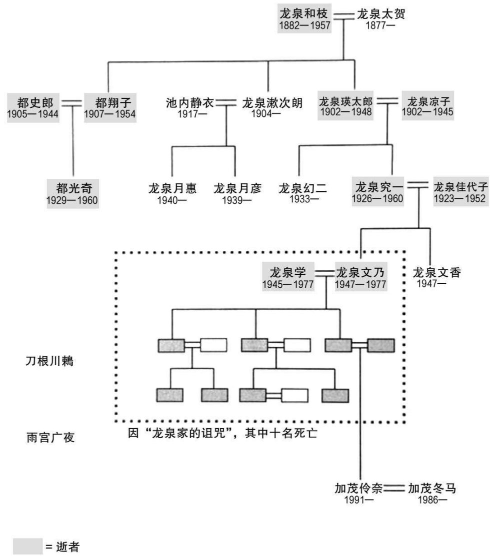

浴室
浴室
寅虎间
W.C.
W.C.
丑牛间
子鼠间
W.C.
浴室
油画放置处
升降机
清洁工具间
巳蛇间
W.C.
W.C.
辰龙间
卯兔间
W.C.
浴室
浴室
浴室
1 楼

2 楼


地上
地下庭院
更衣处
洗漱间
大浴场
1 楼
升降机
仓库

地下


龙泉家、别墅周边图
九头山
高地
庭院
柴火房和比萨窑
荒神之社
草坪
别墅
头部、躯干
发现现场
露营拖车
冥森
自行车棚和
停车场
草原
九
头
河
公
路
森林
诗
野
桥
荒 龙 河



龙泉家人物关系图
龙泉和枝
1882—1957
龙泉太贺
1877—
都史郎
1905—1944
都翔子
1907—1954
池内静衣
1917—
龙泉漱次朗
1904—
龙泉瑛太郎
1902—1948
龙泉凉子
1902—1945
都光奇
1929—1960
龙泉月惠
1940—
龙泉月彦
1939—
龙泉幻二
1933—
龙泉究一
1926—1960
龙泉佳代子
1923—1952
龙泉学
1945—1977
龙泉文乃
1947—1977
龙泉文香
1947—
刀根川鹈
雨宫广夜
因“龙泉家的诅咒”，其中十名死亡
加茂伶奈
1991—
加茂冬马
1986—
= 逝者

出场人物

龙泉太贺（83岁）

龙泉家的大家长，房间是辰龙间

龙泉文香（13岁）

太贺的长子（瑛太郎）的孙女，房间是子鼠间

龙泉幻二（27岁）

瑛太郎的二儿子，房间是丑牛间

龙泉漱次朗（56岁）

太贺的二儿子，房间是寅虎间

龙泉月彦（21岁）

漱次朗的长子，房间是巳蛇间

龙泉月惠（20岁）

漱次朗的长女，房间是未羊间

龙泉究一（34岁）

瑛太郎的长子，文香的父亲，房间是申猴间

都光奇（31岁）

太贺的长女（翔子）的长子，房间是戌狗间

刀根川鹣（41岁）

龙泉家的女佣，房间是酉鸡间

雨宫广夜（20岁）

寄住在龙泉家，房间是午马间

加茂冬马（32岁）

时空旅行者，房间是亥猪间

加茂伶奈（27岁）

冬马之妻，龙泉家的后裔

霍拉大师（不详）

时空旅行者的引路人

由霍拉大师写下的序文

下面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诅咒”和“奇迹”的故事。

主人公加茂冬马踏上旅程，遭遇离奇命案，挑战谜题，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本格推理小说。

尽管我这样述说，可我扮演的并不是华生医生这个角色，也不是讲故事的人。我对主人公而言既是引路人也是旁观者……既是瘟神也是福神。听起来可能矛盾，但全都是真的。

如今加茂冬马的旅程结束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然而，为了正在阅读这个故事的各位读者，让我再来担任故事的引路人一职吧。既然宣称本格推理小说，我也就必须公平吧？

先声明一下，我在故事中不会说谎，也不会欺骗各位读者。就算觉得我说的话内容不合常理，也不必退缩不前。

也许有人会怀有这样的疑问：故事中自称“霍拉大师”的人会不会是假冒的，会不会在这上面设下了叙述性圈套？

无须担心此事，因为出现在故事中的霍拉大师毫无疑问就是我。

序章

加茂冬马紧紧握着妻子的左手。一开始以为不过是普通的感冒，结果耽误了就医，这让他悔恨不已。

“要是我能多注意一些……”

躺在床上的伶奈，眼睛已经失去了神采，可她仍对着加茂微笑。

“一点儿都不怪你。”

仅仅说了这短短一句，她就蜷起身子剧烈地咳嗽了起来。片刻之后，连在她手指上的血氧饱和仪发出了警报声，这表示血液中的氧气浓度降到了危险的范围，可加茂能做的只有轻拍她的后背。

伶奈的鼻子里插着粗粗的软管，是用于输入氧气的大流量鼻腔插管。她的肺功能明显低下，普通的氧气面罩已经不管用了。可即使换成能够更为稳定地提供氧气的大流量系统，血液中的氧气浓度仍在一直下降。

主治医师判断她的体力已无法支撑下去，决定将伶奈转到ICU，做气管内插管，装人工呼吸器。

看到伶奈一边忍受着咳嗽的痛苦一边还想说什么，加茂将一支油性笔放到了她的右手里。她用颤抖的手在加茂递过来的本子上写下一行字。

我知道会变成这样的，很久很久之前就知道了。

字写得非常潦草。屋里只有呼吸仪输送空气的声音在空虚地回响。加茂紧咬牙，硬挤出一个微笑。

“没事的，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他嘴上这样说，心里其实已经做好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交谈的准备。因为医生跟他说做气管内插管的时候要麻醉，而看现在的情况，

伶奈可能无法再说话或者写字了。

她用因发烧而湿润的眼睛看着加茂，又继续写了下去。

龙泉家的诅咒是绝对无法逃脱的。

加茂立即想反驳，然而他发现伶奈黯淡的眼睛里饱含绝望，就说不出话来了。

“对不起……我没保护好你。”

他的声音微弱得几乎连他自己都听不清。

第一章

“仅从痰和血液检查结果来看，大概不是因感染引起的肺炎。”主治医师这样跟加茂说。

此时他刚与插着人工呼吸器的插管、被监视器和大型仪器围着、一直沉睡的伶奈见了短短一面。

“确定是间质性肺炎吗？”他问道。

医生沉重地点了点头。

“根据CT结果和病情发展速度来看，怀疑是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并且很有可能是急性间质性肺炎。”

间质性肺炎……直到伶奈住院之前，加茂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种病。说到肺炎，他以为就是因细菌或病毒感染导致的，只要用抗生素和抗病毒药品就能简单治好。

这种病，特殊在出现炎症的部位与普通肺炎不同。医生解释说她的免疫系统紊乱，开始攻击自己的肺部间质。然而连医生也不清楚发病的原因。

病魔以惊人的速度摧毁着伶奈的身体。

一开始是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之后没几天咳嗽严重起来，一个星期之后开始呼吸困难，甚至无法行走。带她到医院照了X光片，发现双肺下部已是一片白色了。

伶奈当天就住进了医院，之后仅仅过了五天，五月十九日，病情已经恶化到必须使用人工呼吸器了。

“您太太这个情况，类固醇脉冲治疗也没见好转，接下来要开始用免疫抑制剂的脉冲疗法。但如果依旧控制不住病情恶化的话，恐怕会有生命危险……这三天是关键，希望您了解。”

听着医生苦涩地说出这番话，加茂觉得一阵眩晕。

他在网上查过资料，所以知道急性间质性肺炎的致死率在六成以上，类固醇无效的情况下治疗会更加困难，最后的救命稻草——免疫抑制剂——也不能保证有用。

听医生讲解完今后的治疗方案，加茂在伶奈进入ICU时需固定身体的同意书上签了字。之后，他告别了主治医生，走向停车场。

H医疗中心位于神奈川县的山间，停车场非常大。加上周六门诊不开放，停车场更是空空荡荡的。从石墙外的杂树林里传来鸟叫声，让人心烦。

ICU的探访时间有限制，下次是下午两点半，加茂打算在这期间买齐住ICU病房需要的东西。智能手机显示现在是十点五十，还有将近四个小时。

脑子里已想好了下一步计划，可他呆坐在驾驶座上，没有行动的力气。他的视线茫然地落在副驾驶座上的公文包上，从包里露出几页资料。

那是伶奈住院前他一直负责的杂志策划案，题目是《召唤幸福的都市传说〜奇迹的沙漏〜（暂定）》。

“奇迹的沙漏，唉……”

大概两年前，社交网络上流传起“奇迹的沙漏”这一都市传说。这类都市传说大多没什么特色，内容就是说如果捡到沙漏吊坠，就能实现一个愿望。

要是世上真有这种沙漏，那是不是也能治好伶奈的病呢？加茂有些逃避现实地想着，透过车窗仰望ICU所在的住院楼二楼。

对母亲早逝、与父亲断绝了关系的加茂而言，伶奈是唯一的亲人。伶奈也一样，不过她之所以孑然一身，理由很特殊……

“不不，怎么可能有什么诅咒呢……”

低声自言自语了一句后，加茂把手伸向车钥匙。

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吓了他一跳。他还以为是医院打来告知伶奈有突发情况，看到手机上显示的是“不明来电”，才松了一口

气。很可能是骚扰电话或者推销电话，但也说不定是跟工作有关的电话，加茂按下了通话键。

“有的。”

一个声调平板的男声传入耳中。这句莫名其妙的话让加茂感到的不是吃惊，而是不耐烦。

“骚扰电话能不能打给别人！”

“似乎是我表达有问题……龙泉家的诅咒确实存在。”

加茂不由得倒吸一口气，瞬间明白这不是随便乱打的骚扰电话。

“你什么意思？”

“啊，我不是想给你出题。你的太太伶奈，用旧姓说就是龙泉伶奈，正如她所惧怕的，她继承了龙泉家的血脉，遭到了诅咒。”

加茂从喉咙深处发出笑声。

“这取材方式倒是新鲜，你是哪家杂志？”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三流神秘学杂志的记者，想拿别人的不幸当有趣写成一篇稿子，就是这么回事吧？你是觉得用正常方式来找我会被拒绝吧？”

“不好意思，这说的不是过去的你自己吗？”

加茂皱起了眉。

“连这都调查出来了？你是闲得没事干了吧？”

“五年前，作为一家不怎么样的神秘学杂志社的撰稿人，为了写《被诅咒的龙泉家》一稿而强行采访龙泉伶奈，结果惹上了警察，这是哪里的哪位呢？”

“你这是在挖苦我吗？我承认，我跟她的相识过程是最差劲的一种。”

“这样的两个人居然结成了夫妻，世事真是难料。”

“轮不到你来评判。”

说完加茂就要挂断电话。

“说到龙泉家，战前在制药界名气极大，战后与GHQ[1] 建立了合作关系，把事业扩展到食品制造领域，成为富豪家族。然而，一九六〇年八月，最初的不幸降临到了他们头上。”

加茂当然不是被对方的话吸引，他想挂断电话，可手机不知是不是死机了，没有反应。

“N县有一个叫诗野的地方，那时龙泉一家及相关人员共十人，前去诗野的别墅为大家长龙泉太贺庆祝生日……可这些人被困在了陆地的孤岛上，被心存杀意的人一一杀害。”

加茂恨恨地低头盯着无法操作的手机，说：“这个故事我比你熟悉。手机出问题是你搞的鬼吗？”

对方没有回答，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但其中有几个人从心存杀意的人手中逃脱，活了下来。然而，命运如此无情……他们又被卷入紧接着发生的泥石流中，无一幸免。在讲述这起不幸事件时，地方报纸和杂志都不用‘诗歌’的‘诗野’，而喜欢用那片土地更古老的名字，‘死亡’的‘死野’。”

“于是这一连串事件就被称为‘死野的惨剧’，你接下来是想这么说吧？”

加茂插了句嘴，心里还在想着能用什么办法挂断电话。

“正如你所说。人们本以为龙泉家的人全死了，没想到律师调查后发现，太贺的曾孙女文乃被秘密寄养在别人家。这么一来，年芳十三的她继承了全部遗产……可纠缠着龙泉家的不幸似乎仍在继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她继承的财产就几乎全被骗走了。”

“文乃是我妻子的祖母，这些我全都知道。”

“一九七七年，文乃夫妇遇到强盗，双双遇害。这就像是序幕，之后，继承了龙泉家血脉的人纷纷遭遇不幸，接连送命。死亡原因多种多样，被杀、意外、自杀……如今，你太太是最后一个人了。”

加茂发现自己正瞪着手机，对方不带感情的淡然口吻刺激着他的

神经。

“你是想说那全是龙泉家的诅咒引发的吗？”

“本来就是啊。文乃和她的子孙以及各自的配偶共有十六个人哦，其中十二个人在三十五岁之前身亡，从统计学来说也是异常的数字。”

对方要是注意到自己心下动摇就会更纠缠不休了，加茂这样想着，至少保持住了表面上的冷静，回敬道：“你搞错了，死去的是十个人。”

“我不会搞错，我精准无比。”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首先是文乃夫妇被强盗杀害，之后是你妻子的双亲死于交通事故，接着是她的叔叔和姑姑二人一人自杀，一人滑雪时意外身亡……伶奈的表兄弟姐妹四人，一人死于意外从高处跌落，两人死于交通事故，剩下一人被无差别杀人魔结束了性命。”

“这还是十个人啊……你该不会是指……”加茂脸色一变，叫道，对方的声音里透出了笑意。

“是的，我把最新的遇害人也算进去了。四个月前流产的孩子和马上就要死去的加茂伶奈两个人。”

“少胡说！”

加茂用力把手机砸向前车窗，然后双手抱住头，呜咽出声。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加茂是在二〇一三年的夏天结识伶奈的。一开始他因非法入室被警察抓走，情况极为糟糕，可他们的相识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人生。

当时伶奈已经足不出户半年多了，原因是两个表兄弟姐妹因交通事故身亡，她无法释怀，无法振作。她惧怕龙泉家的诅咒，患上了严重的恐慌症。

而加茂则是那种不管去多么可怕的闹鬼胜地取材，哪怕在现场做出遭报应的事情，都不以为然的人。他这么粗神经的人，根本不可能

相信什么诅咒。

两个人经历了种种曲折后开始交往，两年后结了婚。

加茂觉得自己能和伶奈结婚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为伶奈十分漂亮，又无比温柔。

相比之下，他浑身都是毛病。与其说做事大胆，不如说莽撞。高中时就因打架而多次惹下惊动警察的麻烦，他就不是个遵规守法的人，常常不按常理行事……然而，伶奈接受了他的一切，还说就是喜欢他这样。

两个人的婚姻生活很美满。也许彼此性格完全相反反而是件好事，和加茂在一起后，伶奈的恐慌症居然好了。同时加茂的性格随和了许多，身边的人都大跌眼镜地说他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二〇一七年九月，伶奈怀孕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星期就是预产期了。然而命运是残酷的……怀孕第二十一周的时候，伶奈说肚子疼得厉害，结果流产了。

这不幸的意外让伶奈的精神状态再次出了问题，她又想起了诅咒的存在，这也情有可原。但是，原本不相信诅咒的加茂发现自己竟也萌生出一种理智无法压抑的恐惧。

之后两个人不断努力，试图摆脱悲伤，积极地活下去。可就在心情快要平复的关头，伶奈确诊了急性间质性肺炎。

隐隐听到有声音从远处传来，加茂抬起了头。

掉落在脚边的手机边角有些小裂痕，但看起来没有损坏。他捡起手机，听到混杂着极大杂音的说话声。

“龙泉家的诅……只要还在，不幸就会继……吧。”

看来部分功能摔坏了，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声音。加茂摘下黑框眼镜，用右手抹了一下眼角，抬起头。然后他试着打开了外放功能。

“我知道未来的事情。”

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手机的外放功能没坏，对方的声音一下子清晰起来了。加茂重新戴上眼镜，眯起了眼睛。

“不会是你给伶奈下了毒吧？”

“怎么可能！又不是我想杀她。我有特殊的能力。”

“是啊，调查清楚我们的事情，再黑进我的手机，是吧？我就知道你有毛病。”

扬声器中传来淡漠的奇怪笑声，然后那声音继续说道：“问你一个问题，你不想试试去解除龙泉家的诅咒吗？你要是愿意，我能帮你。”

“你能帮我什么？伶奈的病——”

“不是我去帮你解除诅咒，必须是加茂你自己去。如果你有决心，或许没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霍拉大师。”

这意想不到的回答让加茂感到困惑，他立即回道：“是米切尔·恩德的《毛毛》[2]一书中的出场人物吧，是时间的守护神？”

“对，那就是我。”

听到对方坦然的回答，加茂放弃了追问，他觉得不管问什么，对方都不会好好回答的。

“我觉得我有没有决心都没什么意义，但如果能救伶奈的话，不管什么事，我都会做……这么说你满意了吗？”

这是他的真心话。不过此时他这么说，是想知道对方会出什么牌。

“那么，你就按我说的去做。请下车。”

加茂稍微踌躇了一下，然后下定决心，打开车门下了车。不知道霍拉大师在哪儿看着他，下车后就间不容发地给出了下一个指示。

“你能把车下面的东西捡起来吗？”

加茂膝盖跪地趴在水泥地上一看，倒吸一口冷气。

车前轮旁有一个沙漏。看起来是用非常薄的玻璃制成的，里面装着亮闪闪的白沙子。这个沙漏直径不到一厘米，高大概三厘米，连着一条银色的长链子，似乎可以挂在脖子上。

加茂意识到，这些特征都和都市传说中的“奇迹的沙漏”相符。

“我听过一个传说，里面的沙漏跟这个一模一样。”

“随便你怎么想……请将沙漏戴在脖子上，找一个半径一点五米内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加茂耸耸肩，算是表示不满，但还是依言把吊坠挂在了脖子上。链子很长，沙漏垂到了胸口。

他用遥控钥匙锁好车，迈步往前走。钱包还留在车上的公文包里，不过大概马上就会回来吧……他这样想着，把车钥匙塞进了裤兜。

离住院楼越远停着的车就越少，没走几十米他就找到了符合条件的地方。是在一面被苔藓覆盖的石墙旁，石墙上方有漂亮的垂樱，枝条纤长，嫩绿的树叶很美。

加茂在距离石墙大概一米五的地方停下了脚步，看向四周。停车场里不见半个人影。加茂口中嘟囔：“那家伙在哪儿监视我呢？”

既有可能藏身在某辆停着的车里，也有可能是通过偷拍摄像头监视。

“可以了，那么开始转移吧。”

“什么转移，刚才你可没说啊？”

“你拒绝也没用了，我们必须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加茂不解地低头看向手机，但不知何时，跟霍拉的通话已经结束了。

“见鬼，费了这么大的劲，结果还是个恶作剧啊。”

加茂心知不可能有什么奇迹的沙漏，然而期待沙漏真的会带来奇迹也是真情实感。此时他觉得完全被恶劣的恶作剧骗的自己像个傻瓜。

他准备回车里，然而一瞬间觉得不对劲，低头一看，沙漏中纯白的沙子动了起来。

“怎么……回事？”

用玻璃制成的沙漏，看不出藏着电子芯片或机械装置。然而，沙漏发出如阳光般的强光，里面的沙粒正违反重力，慢慢上升。

龙泉文香的日记

昭和三十五（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一日

明天就要去为爷爷庆祝生日了，我都快等不及了。

爷爷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绝对不放弃。他住了很长时间院，最后必须坐上轮椅，那时他也没让我们看到他痛苦的样子。现在除了腿无法恢复，日常的事情爷爷几乎全能自己做。

不过今天早上爷爷没戴每次打领带时都会戴的珍珠领带夹，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昨天晚上就找不到了。

上午我看了幻二叔叔给我的英文小说。

是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 Bester）的《群星，我的归宿》（*The Stars My Destination*）。叔叔送给我的书每本都很有意思，我很喜欢。可是爱挑人毛病、有时还会挤对人的光奇每次看到我在看科幻小说，都会说“这不是女孩子看的”。

明明是表兄弟，可光奇和爸爸、叔叔一点儿都不像。不，这么说也不对，因为爸爸和光奇外表挺像的，可他们的性格截然相反。幸好我不是光奇的孩子，而是总是很温柔的爸爸的孩子。

看完书之后我去找刀根川玩儿，她正在准备中午的三明治。

刀根川是个烹饪天才，她做的餐点不输任何餐厅的大厨。我暗暗崇拜她。

中午，漱次朗大叔伯一家来了，不过今年大叔母不来。大叔母是唱歌剧的歌手，正在罗马进行《卡门》的公演。我还很期待她在庭院里展示出色的歌喉呢，真是遗憾。

漱次朗大叔伯瘦了，他跟大叔母离婚已经快十三年了，这次不能

久别重逢他会不会失望啊？可月彦却说什么他妈妈不来才清静。（此处有泥污）

下午我想象自己是侦探，去找爷爷的珍珠领带夹，可没找到。丢哪儿去了呢？

今天的日记就写这么多吧，早点睡觉。

昭和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不想写日记。可是躺到床上、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的全是可怕的事情。我之前从不知道什么都不做地待着是这么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决定把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都写下来。

今早六点我就醒了，头昏昏沉沉的，想再睡一会儿却睡不着，所以六点半我就去餐厅了。明明是个大晴天，我的脑子却昏昏沉沉的。

我下到一楼，听见这么早就有声音从娱乐室传来，吓了一跳。我一看，漱次朗大叔伯、幻二叔叔和雨宫在里面。

三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大概是熬夜了吧。昨天晚饭的时候大叔伯跟月彦说想下棋，后来一问，下完棋大叔伯还跟叔叔打了一夜的桌球。

刀根川今天做的吐司和鸡蛋也棒极了。

正在享用可可和水果拼盘的时候，爷爷来餐厅了。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我也自然和爷爷聊得很开心。

吃完饭我离开餐厅，听见玄关门厅那边有喧哗声。

我起了恶作剧的念头，决定去偷听……因为他们谈论要紧事情的时候总是不带上我，说我还是小孩子。

紧挨玄关的娱乐室里已经没有大叔伯等人的身影了，我看屋里没人，便把耳朵贴到通向玄关门厅的门上。

“你们无法相信的心情我理解……可是，究一真的被杀了。”

爸爸被杀了？听到这句话的我脑中一片空白。

听声音，喘着粗气说话的是月彦。

“不光我看到了，月惠和雨宫也看到了。那个……要怎么说……究一的头……”

我想我叫了一声，回过神来时，门已被打开，幻二叔叔和雨宫的脸出现在面前。

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噩梦，醒来之后一切就都过去了”，可看着叔叔毫无血色的脸，我明白了这是现实。

接下来我不知怎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想我是一口气跑上了二楼，几乎喘不过气来，然后用颤抖的手从房内锁上了门。

叔叔在走廊问我“没事吧”，可现在我想一个人待着。我逃到浴室，哭了。叔叔嘱咐我绝对不要打开门，就离开了。

叔叔可能是怕杀害爸爸的凶手就在附近才这么说的。（以下有泥污。）

我不愿相信爸爸死了。

昨天没怎么跟爸爸说话，可我有那么多话想跟他说，想告诉他在冥森散步的时候看到了鹿，想跟他讲讲叔叔给我的书……我想再听一次爸爸的声音，想好好用语言表达对爸爸的感谢。想告诉他我爱他。

各种思绪涌上胸口，我无法呼吸。

过去了多长时间呢？幻二叔叔再次来到我的房门前，问我能不能出来。我实在不愿意。

叔叔开口了：“希望你能冷静听我说。不光哥哥被杀了……光奇也被杀了。”

我害怕起来，打开房门，扑向叔叔，号啕大哭。叔叔温柔地抱着我。

“文香才十三岁，爷爷说最好什么都别告诉文香，可我觉得那么做才残酷。”

我抽泣着点点头。

“我想知道。”

幻二叔叔告诉我，在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时候，漱次朗大叔伯去了冥森，确认父亲已死。然后，漱次朗大叔伯在小河边发现了人体的躯干部分。

那时大叔伯以为那躯干是父亲的，可就在同一时间，幻二叔叔去爸爸的房间查看，发现了一具没有头的死尸。

横陈冥森的躯干是光奇的。光奇的头、手臂，还有腿，后来在别墅的地下浴场发现了。

有人对爸爸和光奇做出了只是写下来都会让人不寒而栗的事情。

“有人盯上我们了，证据就是电话线被割断了。”

叔叔接着这么说，听得我打心底感到恐惧。

为了安抚我，叔叔又微笑着说：“不过没事的，我和漱次朗这就去找警察。只要警察来了，应该马上就能抓到凶手。”

之后我回到房间，锁上了门。眼泪又涌了上来，我便又进了浴室。在这里不管流多少眼泪都没人知道，这里是对我而言最适合哭泣的地方。

叔叔和大叔伯出去了不到一个小时，回到别墅时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那时我还在房间里。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我不禁发抖。

有人对吊桥做了手脚，车刚开上去桥就断了。叔叔他们好歹逃了回来，可车报废了……这肯定也是夺走父亲性命的凶手干的，只要毁了那座桥，就能把我们困在这里。

现在不知道凶手是谁，也没找到任何线索。爷爷说：“今晚大家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锁好门，等天亮。”一个人待着实在害怕，不过刀根川的鼓励让我生出了勇气。

写着写着日记，感觉自己的心情一点点平静下来了。今天光是哭了，什么都没做，可必须把杀死父亲和光奇的凶手找出来。

明天开始我不会再哭了，就算是为了父亲，我也必须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注释：

[1] 全称为驻日盟军总司令，特指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2] 米切尔·恩德（Michael Ende,1929-1995），德国当代幻想文学作家。《毛毛》为其代表作之一。

第二章

“这里是什么地方？”

加茂弯着腰，剧烈的喘息使得双肩起伏。他感觉手脚发麻，情绪几乎陷入恐慌。

就在刚才，他还在H医疗中心的停车场。然而眨眼的工夫，就转移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眼前的景象与水泥铺地的停车场毫无相似之处，脚下踩着一片打理得很好的草坪。

远处是一片森林，不过不是《格林童话》中写的充满异国风情的森林，而是在日本随处可见的“树海”。远处层层叠叠、绵延起伏的山也似曾相识。

天空蔚蓝，照在草坪上的阳光火辣辣的，穿着外套的加茂很快就出汗了。耳边有树叶摇曳的哗啦声，加茂紧握着的手机响了起来，显示“未知号码”。

他马上接通电话，并打开外放功能。

“这里就是目的地附近了。”

“你该不会是用药迷昏我之后把我搬到这里来的吧？”

加茂用力握着沙漏，几乎要把它捏碎。如今沙漏已不再发光，恢复了普通的样子。明明刚才那么闪亮，此时却不带一丝热度。

“我希望你别再找我的碴儿了。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这里是哪里吧？”

霍拉的挑衅话语让加茂感到不解，他向四周望去。

不知为何，他脚边的草坪上散落着一些像是薄水泥碎片的东西，前方还有一截樱花树枝，像是用什么锋利的东西割下来的。嫩绿色的漂亮树叶还水灵灵的，让人觉得是刚被割下来的。可近处没有樱花树

啊，加茂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右边八米开外停着一辆露营拖车，造型复古的车身看着很新，可能是复制版吧。

回头看向身后，距离不到十米处耸立着一栋豪华的欧式建筑。墙面上贴着发黑的仿砖石，风格很像都立旧古河庭院[1]里的洋馆。

仰头看到房子的瞬间，加茂惊讶地瞪圆了眼睛。他想开口询问，却又马上闭上了，重新打量整栋房子。

“我见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别墅跟这栋房子一模一样。是在为龙泉家的诅咒那篇稿子做调查的时候……”他喃喃自语。

霍拉像是觉得很有趣，说道：“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这就是诗野的别墅哦。”

加茂听到这句话，不由自主地尖叫出声。

“太荒谬了！那栋别墅早在五十八年前就被泥石流冲毁了，这绝对不是那栋房子。”

“不如你稍微变换一下思考方式，比如我们现在在泥石流发生之前。”

对方这不慌不忙的回应让加茂觉得滑稽，继而笑了出来。他会笑并不是破罐子破摔，也不是为了掩饰慌乱和怒火。

霍拉问道：“你怎么笑了？”

“这就叫识时务吧？看起来我是被一个神经病带到了龙泉家别墅的复制品前，或者也可能是奇迹的沙漏的力量，让我穿越了时空。”

“不管怎么说，你无法凭自己的力量离开这里，好好听我说如何？”

加茂叹息一声，说：“如果按你所说，我现在就是身在一九六〇年。”

“正是如此。”

“你之前说你拥有‘特殊的能力’，也是指……”

“当然，就是穿越时空的能力。你也可以说它是‘奇迹’。”

加茂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脱掉外套，抬头看向灿烂的阳光，说：“感觉全是胡扯，可看起来真像是真的啊。”

“你这就相信了？”霍拉惊讶地说道。

加茂看向手里的手机，上面显示的时间是五月十九日十一点十四分。

“就在刚才，我还在神奈川县，今天是一个阳光和煦的春日，可眼下这温度，简直就是盛夏。阳光猛烈又闷热，五月不会有这样的天气。这样一来，一般人会想是不是被带到了比日本更靠近赤道的地方。”

“说不定是哦。”

“然而，那边的山和森林怎么看都像在日本。如果不是换了地方，那就只能是我被移到了不同的时间了吧？不管是用药让我睡几个月，还是真的穿越了时空……总之，你干的事不能以常识判断。既然明白了这一点，我也就放弃挣扎，全盘相信了。”

加茂会得出这个结论，并非没有理由，但他故意没跟霍拉解释。

“看来……选择你是正确的。”

霍拉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让加茂怔了一下。

“第一次听你说，我还是被选出来的？”

“是的，没有能力解除诅咒的人，就算带他穿越时空也没有意义。若选中的人不具备无论面对任何情况都能灵活应变的能力，我也会很为难。”

“我觉得我是个性格马马虎虎的人啊。”加茂嘟囔着。

霍拉继续平静地说道：“当然，选择你的理由不仅仅如此。还因为你虽然不是警方的人，但擅长调查过去的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

跟伶奈相识后，加茂辞掉了神秘学杂志的工作。因为他亲眼看到

自己写的稿子伤害了他人，打从心底讨厌起这份工作了。

那之后，他在熟人当总编的月刊杂志《*Unsolve*》（未解决）上开了新的专栏，主题是冤案，跟他之前写的题材风格截然不同。

为了写文章，加茂会通过信件采访声称自己是蒙冤入狱的服刑人员，重新梳理整个案件。当然，身为一个普通人，他能弄到的信息有限，但即使这样，他也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查，推理出清晰的新见解。

刚开始连载，这个栏目就受到了好评。

连载的次数多了，相关涉案服刑人员的律师也开始采取行动，最终有一起案件法院决定重审，这在日本的司法制度中是一个奇迹。

重审一事在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之后，一位罪犯的家属找到编辑部，指名要见加茂。

但话说回来，案子能重审，是因为责任律师的热忱和几重幸运的叠加。加茂既不是查案的专业人士，也不具备任何取证调查的专业知识。

“先不管我是不是真的有才能，这跟救伶奈有什么关系？”

“你还不明白吗？‘死野的惨剧’正是让龙泉家五十八年来饱受折磨的诅咒的根源。想要破除龙泉家的诅咒，就必须查明这起案件。”

霍拉的话很有冲击力，加茂抱住了头。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管你信不信，正是此时，凶手盯上了龙泉家的人，要取他们的性命。当然，还有不可逆转的泥石流……但只要你能阻止凶手行凶，救下龙泉家的人，过去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么未来也会发生变化，诅咒将不存在？这逻辑倒也不是说不通……不，这逻辑还是说不通。”

“接下来一切就看你的行动了。我建议你谨慎行事。好了，我差不多要——”

见霍拉好像要结束通话，加茂想也不想地叫了出来：“喂，你打

算把我丢在这里吗！”

“我是这么打算的，怎么了？”

“太胡来了吧？！叫我解决，可我要怎么做才好啊？！”

“我给了你机会，把你带来了这里，就算是单程票你也没资格抱怨吧，不是吗？”

这句恫吓般的话让加茂脸色大变。

“我回不去二〇一八年了吗？”

“等你查明案件真相，第二天破晓时分，我就带你回到你原本所在的时代。”

对方说得很肯定，可是加茂感觉不能相信，但他也只能无奈地撇撇嘴。

“不管怎么说，逃跑好像没什么用。”

“是的，你没有别的选择。”

“我倒也没打算逃跑。只要阻止‘死野的惨剧’发生就好了是吧？如果这样能救伶奈，我愿意做。”

“这才是明智的判断。祝愿加茂成功。”

与言语相反，对方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加茂放弃去试探霍拉的真意，无力地笑了。

“等一下，有个事我必须问一下。穿越时空的惯例是不是不能让这里的人知道我来自未来，也不能向他们透露未来会发生的事？”

“是的。把未来的事情告诉过去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无人能预料历史会被怎样改写。”

闻言加茂重重地点点头。

“严禁‘剧透’啊，果然如我所想。”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诗野的别墅，喃喃道：“会不会已经晚了呢？”

*

加茂凝视着别墅二楼右侧的窗户。

仿佛回应他一般，一个少女的身影出现在打开的窗边。她五官标致，梳着娃娃头，很可爱。但窗户外的黑色窗格隐约挡住了她的脸，看不清她的表情。

刚才抬头看向别墅的时候，加茂就注意到了这个少女……确切来说是与她的视线对上后加茂赶忙躲了起来。

正是看到这名少女惊愕面孔的瞬间，加茂开始怀疑自己可能真的穿越了时空。因为少女和他在调查资料时查到的一名龙泉家的少女长得一模一样。他会痛快地决定相信霍拉的话，也是因为这名少女。

“看来我们说的话全被人听见了。”加茂对着手机说。

“偷听的人倒是相当可爱，这是预料之外的。”

听到霍拉说出可爱这个词，加茂知道他现在仍能看到自己，或许是戴着的沙漏吊坠上有什么玄机。

终于，少女发出颤抖的声音，轻微到几不可闻。

“刚才那是瞬移（jaunting）？您是瞬间移动出现在这里的吧？”

陌生的单词让加茂茫然。

“她好像是在说瞬移效果[2]。”

霍拉的补充说明也不知所云，加茂皱起眉头。

“那是什么啊？”

“是存在于阿尔弗雷德·贝斯特的科幻小说中的一种超能力。那本书里的人们都能瞬间移动。”霍拉进一步解释道。

“其实我刚看完*The Stars My Destination*。”少女说道。

“你看的不是日文译本而是英文版？”霍拉略显惊讶地问。

“是的。那块白板，一定就是未来的无线电吧？”

少女很冷静，正细细打量加茂的手机，看上去她并不认为加茂是在用腹语自言自语。不管是瞬间移动，还是对着一块白板滔滔不绝地说话，少女都能平静地接受，这肯定是因为孩子才有的率真和幻想能力。

加茂抬头看着这个不可思议的少女，咳嗽了一声。

“你们正聊到兴头上，这时候打断真不好意思。不过我要趁没被其他人看见之前先离开这里。”

“这您不用担心，除了我以外，大家都在餐厅里商量事情呢。啊，叔叔他们出去了，不会马上回来的。拜托您在那儿等我一下。”

少女说完急忙关上窗户，消失了。

加茂正踌躇时，见少女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她穿着一条褐色格子图案的无袖连衣裙，看着像是个初中生，脸上稚气未脱，身高一米五左右。

“刚才说的是真的吗？会发生泥石流，有诅咒降临到龙泉家？”

劈头盖脸就是这个问题，加茂回答不出来。此时从近处看，少女的脸和伶奈莫名相似。加茂发现她眼睛通红，像是哭肿了，一时间更不知要如何回应。

霍拉替他回答：“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是霍拉大师，他叫加茂冬马。”

少女对霍拉这个名字没什么反应，加茂马上想到这时《毛毛》还未问世，她不可能知道这个名字。

“我？我叫龙泉文香。”

加茂知道这个名字。叫这个名字的少女是伶奈的奶奶文乃的双胞胎姐姐，不仅如此，她还在“死野的惨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名少女是惨剧的记录者。

后世之人能知道龙泉家的别墅里发生了什么，皆因她以日记的形式留下了记录。

那本日记能被人发现就是个奇迹。

“死野的惨剧”发生之后，龙泉家的别墅彻底被泥土掩埋，据说只有一个叫“荒神之社”的神社幸存。而日记和少女被埋在离荒神之社不远的地方，所以才被人们发现。

这在加茂所在的未来，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对于眼前这个少女而言，是正等待着她的命运。

加茂马上瞪向手机。

“这是怎么回事啊，霍拉？这孩子的眼睛都哭肿了，也没对有人要杀龙泉家的人一事表示疑问。你到底把我带回到了哪一天啊？”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二号。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

看到文香点头，加茂紧紧咬牙，道：“太迟了，第一位受害者是在八月二十一号晚上遇害的。”

少女眼里涌起泪光，像是接过他的话般闷声说道：“是的，我、我父亲……和光奇……”

“奇怪。记录里，第一起凶杀案是八月二十三号深夜发生的啊。”

听到霍拉淡然的回应，加茂再次怒视手机。

“这就是你的回应吗？”

“即便你这么说我也……不过你居然记得几年前调查过的资料的内容，加茂你的记忆力真让我吃惊。你还记得些什么吗？”

“少装傻了！要不是你搞错了日期，说不定还能救下她的爸爸呢！”

“是有这个可能。不过凶杀案还会继续，你有足够的时间来查明真相。”

“你是不是冷血啊！该不会你就是对龙泉家下手的真凶吧！”

加茂厌恶地说完，从扬声器传出一阵低低的笑声。

“怎么会呢，我仅仅是个引路人。”

“我想……如果你能再穿越一次时空，回到昨天，是不是就能顺利阻止一切？”

文香突然出声，加茂惊讶地抬起头。尽管她的眼睛哭肿了，但似乎还能冷静地分析事态。

加茂觉得应该整理一下思路，缓缓说道："确实如此。如果能随意穿越时空的话，那只要在这几天之间来回穿梭，抓住凶手，就行了。没必要老老实实去查明整个凶杀案，只要在那家伙行凶之前抓住他就好。"

电话另一边的霍拉深深地叹了口气。

"人类为什么如此愚蠢又自大呢，上一刻还在为发生奇迹而感动，下一秒就要求'加菜'。"

这句话让文香红了脸，加茂却嗤笑出声。

"奇迹真是个方便的词语，但不巧，我不信这东西。既然你能做到让我穿越回这里，肯定能再做一次同样的事吧。"

霍拉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像是投降般回答道："抱歉，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我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一次穿越到下一次穿越，需要间隔至少十二个小时。信不信随你们。"

文香咬着嘴唇思考了片刻，然后再次开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再次穿越时空的。那就等十二个小时之后，回到二十一号的早上，怎么样？"

"不行……看来要跟你们讲一下'时空穿越的四条限制'了，为了以后不再浪费更多的时间。"

"什么嘛，原来穿越时空的缺陷竟有四个之多。"

加茂语带讥讽，可霍拉没有理会他的挑衅，继续说道："第一条就是刚才我说的，要间隔十二个小时以上才能再次使用穿越能力。"

"真是只顾自己方便，我怎么觉得听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们现在就穿越的借口。"

"这纯粹是技术上的问题。穿越时空所需的能量是十分巨大的，要把能量补充足，需要时间。"

"知道了，知道了，我就当相信你了。第二条呢？"

“第二条限制是，那根樱花树枝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加茂，出发前我给你的指示是什么？”

“你叫我找个半径一点五米内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但看来你没留心上方，证据就是树枝一起穿越时空过来了。”

加茂捡起掉落在草坪上的树枝，那是一根覆满嫩绿新叶的垂樱枝条。明亮的绿色是五月所独有的，与此时的盛夏天气并不相称。这根树枝和他一样，都是不该出现在这里的。

几乎与此同时，他想起了H医疗中心停车场外伸展的垂樱枝叶。

“莫非，穿越主体半径一点五米范围内的东西会跟着一起穿越？”

“这么说并不准确。我能带领穿越时空的最小单位是边长三米的立方体，这次我是以加茂鞋底所压的直线为正方体的底边进行转移的，结果就是在你头顶的树枝也一起跟来了。”

“这么说来，我脚边散落的水泥碎片，是因为停车场的地面被揭下来了一部分，一起穿越时空了？”

“正是如此。第三条限制是关于时空转移地点和时间上的误差。”

“就是无法精准地进行转移吗？”

“很遗憾，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

加茂和文香互相看了看，确认彼此都没听明白。

加茂不耐烦地嘟囔道：“见鬼。既然是‘奇迹的沙漏’，我还以为会有什么梦幻的解释呢。”

“真不巧，我天生就是一板一眼的性格。由于其特性，时空转移具有不确定性，像概率学。若要严格指定地点进行转移，时间上的误差就会变大；要精确指定时间，地点的误差就会变大。”

文香眨眨眼，看来依旧跟不上，无法理解。

加茂嘴角泛起苦笑，说道：“你的说明让我想起探索频道上播的量子力学特别节目了。素粒子好像也有这种特性。”

“是不确定性原理吧？素粒子的话，要是想同时测定其位置和运

动量，那测定值无论如何都会产生不确定性。话说回来，你只在电视上看过一次就能记住，记忆力真是太出众了。”

“嗯，看过或听过一次的东西，我基本上都能记住。”

“也就是说，只要你想，就能准确回忆起过去调查过的资料的内容吧？要是这样，说不定能对你有些期待。”

霍拉这句话也不知是褒是贬，加茂听了苦着脸。

霍拉对他的反应无动于衷，继续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若要进一步解释第三条限制，我就必须先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进行时空转移时，哪一点最需要精准？”

加茂抱臂沉思起来，好一会儿才开口道：“整个世界可以看作三维空间再加上时间的一个四维时空，说白了，就是前后、左右、上下和时间四个要素。把它们分别用x轴、y轴、z轴和t轴坐标来表示，应该就能确定这个世界的一个点。

“可如果要移动到地球上的某个地方的话，还需要综合考虑纬度、经度和海拔。

“这么一来，答案就是海拔了。要是穿越到空中一千米或地下一千米的话就完蛋了，不是摔死就是被活埋，跟转移到的那个地方的大地融为一体。”

这句话让霍拉轻声笑了起来。

“顺便提醒一句，我不仅能让人穿越时空哦，极限情况下我可以让边长六米的立方体内的物体和人一起转移。”

“哦，那你也能让小型飞机穿越时空吗？”

“只要飞机上有人就可以，不过要是转移到地底深处就麻烦了。总之你答对了，海拔是最需要精确的元素。”

文香不解地问：“概括起来就是说，海拔要精确，而代价就是除此之外的元素都会变得不确定？”

“对，纬度、经度和时间会以指定值为中心，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最终有多大的误差是受概率支配的，无法事先知道结果。”

“那误差普遍有多大呢？”

“用米来说的话，地点是正负五米之内，时间是正负两个小时之内。”

听到这句话，加茂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眯了起来。

“有些微妙啊。这误差说不好是大还是小。”

文香怔了一下，看向他。

“不就是五米和两个小时吗？”

“听这家伙的语气，穿越时空不是个安全的转移方法。照这么想，那即使是这个程度的误差，也不一定算小的。”

事先没给任何预告就做出带他穿越到过去这么危险的事，加茂心里不满，透过手机瞪着霍拉。对方却不以为意地回道：“你说得对。时空转移的目的地若是室外的话，倒是没什么大问题，空气或雨滴之类的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可如果转移的目的地是屋里或地下，或者位于其他人的上方的话，就又是另一回事了。这种情况可是非常要命的，可能会以细胞为单位发生融合，内脏——”

“别说了，我不想听。”

霍拉听话地结束了上一个话题，说：“最后是第四条限制，关系到时空和世界的稳定性。”

闻言加茂不禁嘿地一声笑了。

“说到穿越时空，果然免不了要提到时间悖论啊。就是回到出生之前，杀掉自己的父母那个有名的悖论吧？”

“你说的这类时间悖论，只要注意是可以避免的。比起这个，有一个更大的原则问题，那就是同一时空里不可以同时存在两个同一人物。”

文香不解地小声问：“什么意思？是说我不能回到过去吗？”

“你说到点子上了。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意外，但穿越到未来要比回到过去容易得多。”

“嗯，现在的我穿越时空的话，未来就不会有我了吧？未来不可能有另一个我存在。”

“与此相对，回到过去是在时间中逆行的反常行为，会让世界失去稳定，容易发生时间悖论。”

加茂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看向手机，问：“但我顺利穿越到了过去，这又是怎么回事？”

“加茂你是穿越到了出生之前，所以避免了时间悖论。转移到比较近的过去是非常危险的。”

文香“咕”地咽了一口口水，问道：“如果我硬要回到三个小时前的世界，会怎样呢？”

“那么三个小时前的时空里就会存在‘穿越回去的文香小姐’和‘三个小时前的文香小姐’两个人，可同时存在两个同一人物是不被允许的，一定会发生时间悖论。你可以想象一下电视游戏中会引起严重死机的错误操作，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文香似乎还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加茂听了点了点头。

“嗯，游戏彻底死机，玩不下去了。不过游戏机的话，只要重启一下基本就行了，可现实世界不一样吧？”

“现实没有必要重启。‘她’自己有自净功能，会马上消除时间悖论。”

加茂和文香不由得面面相觑。

“‘她’是指谁？”

“指这个世界啊。我用了拟人手法。”

“吓我一跳，干吗突然拟人啊？”

听到加茂的指责，霍拉显得很惊讶。

“把世界当成一个人来看有那么奇怪吗？”

“相当奇怪啊，虽然你自己好像不觉得。”

“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会在迎来‘穿越来的文香小姐’的前一刻

毁掉‘三个小时前的文香小姐’，但这样一来，未来的‘文香小姐’也会消失，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自净功能，这样就不会发生时间悖论了。”

文香嘴唇发青地说：“也就是说，为了让回到三个小时之前的整个世界正常运转，我就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是的，你不在了的世界会继续运转。”

一阵沉默。这期间加茂隐隐听到从不知何处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但声音太小，他也判断不出是不是听错了。

过了一会儿，加茂终于开口道：“文香不能穿越回昨天，这个我明白了。但我不一样吧？”

“加茂你不存在于昨天的世界，所以即便回到昨天，也不会引发刚才说的时间悖论……只不过那样的话，世界会失去平衡。”

“什么意思？”

“受到你来了‘这里’的影响，未来将会有极大的变化。你应该能理解现在这个世界正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此之上回到刚刚发生的过去，会再次带来影响，这样一来世界的平衡就会被打破，非常危险。”

“可明明只是对过去干涉了两次而已啊！”

霍拉像是在踌躇该如何解释，过了一会儿才又开口。

“我将各种情况全部考虑进去后做了一个模拟，理论上……你要是回到昨天，改变过去，这个世界就会失去平衡，连自净功能都起不了作用，世界搞不好会直接毁灭。”

闻言文香的眼中涌上泪水。

“那就是说，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救我父亲了吗？”

“是的，我不能为了两个人的性命，将整个世界置于危险之中。”

这残酷的回绝让她双手掩面开始哭泣。看到那小小的肩膀无力地颤抖，加茂感到无地自容。

遇到加茂和霍拉，少女的心中燃起了希望。他们是穿越时空而来

的，肯定能救她的父亲……然而，希望被无情地打碎，她再一次品尝到绝望的滋味。

看着文香，加茂察觉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已经介入了文香的命运，有可能会让未来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如果他不能成功阻止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凶杀案，也许会带来更为巨大的不幸和绝望。

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就此放弃。

轻吸一口气，加茂开口道：“这个时候说这种话时机实在很糟糕……但我希望你能听进去。有人要害龙泉家的人，这是事实，之后那个人还会继续杀人。然后二十五号会发生泥石流，所有人都会送命。再往后，龙泉家的诅咒还会害死更多的人。”

文香没抬头，继续哭着。真不想说出这番话啊，真想给她一些安慰啊。然而加茂还是继续说了下去。

“你或许会想，既然我是从未来来的，那么应该知道凶手是谁。但我要告诉你，这起凶杀案在我所在的时代仍然没能查明真凶……因此，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才能改变这一结果。”

文香终于慢慢抬起了头。

“加茂先生……您来这里，是为了救我们吗？”

她那泪湿的眼睛直视着加茂，加茂顿感狼狈。

“事情自然而然就发展成这样了。我可能不是你所期待的那种人。”

文香定定地望着加茂，面对她无言的追问，加茂小心斟酌着措辞，答道：“我并不清楚自己是怎么穿越回来的，实话说，眼下也没有想到救你们的办法。岂止如此，连我是否有能力胜任都值得怀疑……不，多半没有。”

听到这话，霍拉语带讥讽地说：“这可真意外啊，加茂会这么谦虚。”

加茂权当没听见，继续说道：“但我并不害怕这一切，因为我必须救我的妻子伶奈。”

“您的妻子？”

“其实你有一个双胞胎妹妹，你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分开了。”

文香本来就大的眼睛此时睁得更大了。加茂说了下去。

“我不知道个中缘由，但你的妹妹文乃寄养在别人家里，所以逃过了这场惨剧。我的妻子伶奈是她的孙女，此时正遭受着龙泉家的诅咒的折磨……霍拉说，要想救她，就必须查明这次凶案的真相。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但我答应你，我会尽力保护你和你的家人……所以，你能帮我一起阻止更多悲剧发生吗？”

文香紧握双拳，直视着加茂的眼睛。这次他没避开她的视线。两人沉默了十秒左右，她点点头。

“我明白了。我也想救我的家人。”

这时霍拉又插嘴道：“这样真的好吗？加茂可是突然出现在诗野的可疑人物哦，正常来说会先怀疑他才是杀人凶手吧？”

“你到底是站在哪边的啊，霍拉！”

加茂嘴里这么回敬，心里其实很虚。这名少女会表示愿意帮助他，肯定是因为没想到这个可能。然而，文香看着加茂说道：“我看到了，他是瞬间移动过来的，所以我相信他来自未来。”

手机另一边的霍拉进一步挑拨道：“那你凭什么能肯定他没有利用我的能力行凶呢？”

“可是……他的样子看起来不像在骗人。”

“愚蠢的人才会相信直觉，文香小姐。”

“我不这么觉得……得知父亲被杀的时候，我就觉得凶手可能在我们龙泉家内部，现在心里仍旧这么怀疑。”

加茂愕然，这真不像一个初中女生会想的问题。

“你这么认为，有什么依据吗？”加茂问道。

文香慌忙摇了摇头。

“也没什么具体的理由，可到现在心里还是在怀疑这种可能性……所以我想，必须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做出决定。”

“做出什么决定？”霍拉冷冷问道。

她马上答道：“是把加茂当嫌疑人抓起来，还是相信加茂，和他一起去阻止发生更多命案，我必须做出决定。而我的决定是，相信加茂。”

手机里传来轻轻的笑声。

“既然你的决心这么坚决，那好吧……加茂，你得到了一个好帮手啊。”

此时加茂很想知道，霍拉是出于什么意图才如此挑拨文香和自己的关系。就在他要开口问个究竟的时候，头顶上方传来了开窗的声音。加茂把手机塞进胸前的口袋，抬头看向别墅，刚才文香在的房间里有一个年轻男人的身影。

“文香，你在哪儿！”

那年轻人边喊边凑近窗边，注意到站在下方的两个人，马上瞪圆了眼睛。抬头看向二楼的文香轻声道：“啊，怎么办？是幻二叔叔。”

这位幻二叔叔看起来比加茂要年轻五岁左右，估计不到三十岁。他找到了文香，好像放心了，可大概因为文香旁边站着个陌生男人，他语气严厉地说：“再三告诉你不要离开房间了，文香，马上回到屋里来。”

“可是……”

见她没有听从的意思，年轻人转身离开窗边。

加茂面露苦笑，问道：“你不是说大家都在餐厅商量事情呢吗？”同时在记忆中搜索“死野的惨剧”的相关人员姓名，确实有龙泉幻二这个人。

文香好像也对叔叔会出现在自己的房间感到意外，她掩饰不住疑惑地取出了怀表。那是一块银色的怀表，上面雕着一条抽象的龙。

“才十二点？叔叔刚才出去找警察了，可即便是去最近的警察局，解释情况也要花些时间的啊，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呀，要是我把房门锁上就不会被发现了。”

她边说边几乎下意识地转动龙头，发条式怀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

响。

“我想我知道你的幻二叔叔为什么会回来……为了将龙泉家的人困在诗野，凶手弄断了诗野桥——至少在我所生活的未来，曾看过这样的记录。”

这番话使得少女的双眼蒙上了恐惧的暗影。这时传来不知哪扇门被粗暴打开的声音，接着就看到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向他们走来。

加茂在龙泉家的合影上看到过这张脸，五官端正，不过跟文香漂亮的脸蛋不太相像。硬要说的话，属于常见的日本人长相。

他身穿灰色立领衬衫和黑色牛仔裤，乱糟糟的头发随意地往后梳，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他这副打扮倒是放在二〇一八年也不会显得突兀。

幻二应该是跑着过来的，显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没事吧，文香？”

“我没事。”

幻二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站在文香旁边的加茂。跟身高一米八的加茂相比，幻二大概矮了十厘米，然而不知为何，加茂却有种被俯视的错觉。恐怕是因为幻二尽管年轻，但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的感觉吧。

“是文香的朋友吗？”

他的声音很平稳，可眼睛里透出一股邪气，仿佛在说接下来怎么对付你，就看文香怎么回答了。不过，侄女和一个可疑人物待在一起，他会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眼下的局面让加茂不知所措，这时文香开口了。

“这位是加茂冬马先生，他是东京很有名的私家侦探。”

她说得极为认真，加茂听了却不由得呛到。

“侦探？”幻二诧异地小声说，交替看着咳嗽不止的加茂和随口说出谎言的文香。然后他以审问的口吻问：“侦探先生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

这时一个陌生的声音插了进来。

“接下来的话进屋问吧。”

从别墅转角走来一位绅士，明明是盛夏却穿着一身平整的米白色西装。他年龄约五十岁过半，身高一米七以上，整齐的胡须中夹杂着几缕银丝。

可是，看到这名绅士握在手中的东西，加茂怔住了。他手上拿着一把猎枪。幻二好像也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漱次朗，怎么把猎枪都拿出来了？”

“见你慌慌张张跑出屋子，以防万一我就拿了枪跟出来……这附近可是有杀人魔在徘徊啊。”

看绅士的眼神，显然他已经认定加茂就是那个杀人魔。

*

一踏进餐厅，加茂就沐浴在猜疑视线的炮火之下。

这个房间以白色为基调，是纯西式结构。有二十贴大[3]，但房子是旧时样式，因此天花板很低，没有特别宽敞的感觉。刚才看外观房子已经很老了，不过内装还很新，应该是最近进行过大规模翻修。

正中间放着一张古香古色的大桌子，围着桌子摆着十二把椅子，屋里的每样物件都是加茂平时见都没机会见的高级东西。光看房间里摆放的东西就能看出，龙泉家是完全西化的。古旧的柱式挂钟显示此时是十二点十二分。

房间里有男女共八人。

文香坐在桌子左侧的第一把椅子上。她掩饰不住心里的慌乱，眼神飘忽地四下看着。幻二抱臂坐在她旁边。

再旁边是那位叫漱次朗的绅士。可能是为了震慑凶手，此刻他仍抱着猎枪。不过大概是怕走火，进屋之前他取下了子弹。

坐在上座的是一名穿着白色立领衬衫，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他肯定有八十多岁了，膝头盖着一条深红色的毛毯。隔着衣服也

能看出他肩臂上的结实肌肉，而他的眼神更是比房间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要锐利。

加茂猜到这个老人肯定就是龙泉家的当家，龙泉太贺。文香在日记里称他为“爷爷”，但实际上他是她的曾祖父。跟资料上的黑白照片相比，眼前的老人充满活力，简直不像同一个人。

老人斜后方站着一名女佣，正双眼低垂，瞄着加茂。她穿着以黑白为主色的老式女佣服。

太贺的保姆只有刀根川鶇一个人……加茂边回想资料边细细打量她，她的名字在文香的日记里出现过好多次。

她是个美人，妆化得很浓，年龄在四十岁左右。最让加茂惊讶的是她的身材之好，分明已不年轻了，可系得高高的围裙勾勒出完美的身体曲线。

太贺开了口，声音嘶哑，语速缓慢。

“你是叫加茂吧，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在诗野吗？”

不过加茂还没来得及回答，文香抢先说道：“爷爷，是我邀请他来别墅的。”

房间里一阵沉默，太贺老爷子一脸疑惑，视线移至文香身上。

接着他问：“那是为什么呢？”

加茂看到文香眼里透出挑战的神色，像是心下一横做出了什么决定。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位先生是解决过许多疑难案件的名侦探，警视厅也常常找他帮忙，他还获得过勋章。”

听到文香给自己添加的古怪名头，加茂恨不得破窗逃离这里。

自不待言，“名侦探”只存在于小说中，不管是二〇一八年还是一九六〇年，这一点应该是一样的。

“名侦探啊……”

小声嘟囔的，是坐在桌子右侧的三名年轻人中的一人。

他和另一个年轻人长得很像，一眼就能看出是兄妹俩。两个人都是二十岁左右，面容姣好，能和文香媲美。加茂想起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龙泉月彦和龙泉月惠，都是太贺老人的孙辈。

哥哥月彦眼睛细长，透出冷漠，应该很受女性欢迎。他薄薄的嘴唇仿佛也表露出内心的冷酷。他穿着夏威夷衬衫，立起衣领，胸前的口袋里装着太阳镜，是这些人里打扮得最时髦的。

呆愣地盯着桌面的月惠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漂亮得让人眼前一亮。她披着一条嫩绿色的披肩。

月彦盯着加茂，眼睛里有一种与欺负小鸟的蛇类似的冷酷，这表示他已看穿文香的谎言。加茂戒备着，又听见下一句话来自意想不到的方向。

“你说他很有名，可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个侦探？”

说这话的是幻二。

文香立即回应：“叔叔平时都在国外，难免会不知道国内的事。”

“可能吧。不过，你为什么会想到邀请名侦探来呢？”

文香似乎兴奋了起来，红着脸开始找理由。

“今天是八月二十二号，爷爷的生日嘛，我想给爷爷一个惊喜，就偷偷邀请了加茂先生……爷爷不是很喜欢看侦探小说吗？”

不知是不是被曾孙女的热情压住了，太贺的威严瞬间消失，他露出尴尬的笑容，道：“这我倒是不否认。”

“对不起，我以为爷爷会高兴呢。我中学里的一个朋友的爸爸认识加茂先生，我就拜托他帮忙，结果加茂先生正好有空，所以就……”

文香说得太多了，这是说谎的人的典型表现，可太贺和幻二居然都在认真倾听。

等她全都解释完，幻二依旧冷静地问：“你说的是真的吧，文香？”

“当然。”

她的眼神除了认真，还是认真。幻二看着她，眼里闪过饶有兴趣的光，但只是一闪而过。他转而对太贺老人说：“您也知道文香这孩子不会骗人，看来她就是一心想给爷爷一个惊喜才干出这种事的。”

太贺似乎极宠这个曾孙女，他的眼神有了松动。但即便如此，也还不至于让他接纳加茂。

“也许是这样。可这个男人也有可能是要害我们的杀人犯。”

这话合情合理，不过幻二微微摇了摇头。

“我想这不太可能。从情况来看，凶手应该从昨晚到今天早上都在别墅里，而这段时间里不可能有什么人从外边闯进来。”

这一情况文香好像也是头一次听说，她眨着眼睛。

太贺老人沉思了一会儿，终于说：“这我知道。只是，本来也不可能有人把遗体的一部分带到别墅外边去，可实际上尸体的头部和躯干不是都被运出去了吗？”

“是的，只能说这是一起不可能犯罪。”

“那么，就不能说这个男人没有机会行凶了吧？既然凶手能把头部和躯干带到外边，那也就存在不被人看到的出入别墅的可能。”

“您说得很对，可这一点适用于在场的所有人。”

闻言，太贺那夹杂着白须的眉毛皱了起来，说：“确实如此。”

幻二接着说：“您也看见了，这位先生的衣服很平整、很干净，几乎没有褶皱或污渍，麻布鞋上也几乎没沾泥。如果他昨天晚上就潜伏在别墅外，又曾在雨后往返森林和别墅内的话，应该没办法保持这么干净吧。”

“麻布鞋？”加茂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运动鞋，不由得嘟囔了一声。

刚才进门时被告知不用脱鞋，所以他现在还穿着某国外品牌的运动鞋。

“但是，我越看他这身衣服就越觉得奇怪。”

太贺边说边再次打量起加茂。加茂身上的衬衫和长裤都是二〇一八年常见的修身款，放在这个年代确实有点突兀。

龙泉家的男士都穿着肥大的裤子，漱次朗身上的西装也是宽松的设计，用料一看就不一样……而加茂穿的衬衫是记忆纤维面料的，这个时代可没有这种东西。再看大家穿的鞋子，都是黑色、褐色或白色的皮鞋，穿运动鞋的只有他一个。

加茂生出一种自己穿着奇装异服的感觉，有些郁闷。不过幻二似乎觉得他这样很有趣，又开口说："说起来，虽然刚才我说从没听说过，但事实上，我刚想起来，的确听传言说东京有一个叫加茂的名侦探。"

文香像是被这话电到了一样抬起头，加茂也差点儿叫出声来。幻二不在意这两个人的反应，继续往下说："这孩子说得可能稍有些夸张，但这位先生应该的确是私家侦探。"

看他面上浮起恶作剧的笑容，就知道他已经看穿了文香的谎言。可尽管如此，他并没拆穿，反而帮着文香和加茂，甚至还加了一句"听过加茂这个名字"的谎话……

文香向叔叔投去感激的视线，幻二微微点了点头。

幻二的谎言起了极大的作用，餐厅里的气氛彻底变了，连太贺也放柔了态度，冲加茂微笑。

"请原谅我们的无礼。我是龙泉太贺，这孩子的曾爷爷。我要是知道她向你提出这么胡来的请求，说什么也会阻止她的。"

"哪里，哪里，我非常高兴能受到邀请。"

加茂前言不搭后语地回话，边说边将视线投向幻二，他完全摸不清幻二对初中女生说的破绽百出的话予以声援的意图。从结果来看是帮了加茂和文香，可不知道背后隐藏着什么，心里也微微有些不舒服。

另一方面，打消了警惕的太贺此刻眼里浮现出悲伤的神色。他压低了声音说："刚见面就要跟您说这些话，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加茂微微点头，接下了话头。"别墅里发生的事我已经听文香小姐说了。"

他怀着淡淡的期待，想着能不能顺势直接问出凶案的信息，却听到月彦没头没脑地发问：“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开车？”

看样子他很不满明显的谎言被接纳。

“月彦，对客人太没礼貌了。”

太贺责怪道，可月彦不肯停嘴。

“我们都各自报告了昨晚的行动，对自己人都彻底调查了不在场证明，没道理不问客人吧。这位加茂侦探，你能回答吧？”

加茂陷入沉思。月彦问这个问题肯定是想给他下套，自己的言行跟八月二十二号发生的什么事是矛盾的吗？加茂仔细回想五年前看过的《龙泉文香的日记》里的内容，以他的记忆力，要回想起具体内容并不难。

“我是步行来的。”

听了他给出的回答，月彦表情扭曲，简直毁了他英俊的形象。看到对方的反应，加茂更有信心了，他微笑着继续道：“我是神秘来客，坐车来的话太引人注目了。于是我让朋友开车送我到桥边，然后走过来的。”

这别墅应该有停车场，当然了，那儿没有加茂开来的车。加茂猜到月彦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才出言质问的。

月彦默不作声了，而坐在他旁边的年轻人像没意识到似的开了口。他是屋里仅剩的加茂还不知道名字的人。

“从诗野桥到这儿差不多有两点五千米呢，走过来很辛苦吧。文香小姐，你要是早点儿告诉我，和我分享秘密，我就能开车去接加茂先生了呢。”

这话倒不像在对文香提要求，语气中流露出自己未能参与到有趣的事情中的遗憾。跟旁边的月彦正成对比，这个年轻人面容和善，体形纤瘦得几乎和女生月惠一样，年龄二十出头，穿着深红色的POLO衫。

既然他管文香叫“文香小姐”，那他应该不是龙泉家的人。但是他又和刀根川不同，能跟龙泉家的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在加茂的记忆中有一个年轻人，不知是太贺朋友的孩子还是什么人，中学时就被龙

泉家领养，之后一直寄居在龙泉家。名字应该是雨宫。

文香似乎跟这个年轻人关系很好，她做了个调皮的表情，对他道歉。

“对不起，可要是跟雨宫说了就会传开的。”

“真没礼貌，我嘴有那么碎吗？”

这两个人的你来我往缓和了气氛，月彦像是不高兴看到这情形，又问了一个问题。

“那你是几点到这儿的？”

自穿越时空以来，加茂感觉好像过了一个小时。房间里的时钟指向十二点二十六分，所以他应该是十一点三十分左右到“这里”来的。

加茂谨慎地选择措辞，这样回答：“我不知道准确时间，特别是见到文香小姐之后说了很多话。不过我想应该不到十一点吧。”

将到达时间说得比实际要早是有原因的。

如果加茂没记错，文香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述的：幻二和漱次朗开车去找警察，可不到一个小时就回到了别墅。这是中午左右的事。

月彦大概打算追问幻二开车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在路上碰到加茂吧，这样一来他就只能在幻二他们出发之前就来到了这里。

因为他没露出破绽，月彦低哼了一声就不再说话了。

“顺便问一下，你过诗野桥的时候有什么异常吗？”

这次提问的是漱次朗，他现在已经把霰弹枪对折放在了桌子上。看到他解除了武装，加茂打心底松了一口气。

在他的记忆中，漱次朗是太贺老人的二儿子，也就是月彦和月惠的父亲。他的面容端正，可比端正的面容更惹人注意的是他眼睛和嘴唇处神经质的细微动作。

来自未来的加茂自然知道桥塌了，可他决定装作不知道。

“没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那桥怎么了吗？”

“有人动了手脚，弄坏了绳索和桥板。在加茂先生过桥之前很可能已经被动过手脚了。”

文香倒吸一口气，捂住了嘴，而其他人看样子都已经知道了。

幻二接过话说下去：“其实一发现别墅里的电话打不通，我和漱次朗就决定去找警察。我们应该是十一点左右出发的，刚开上诗野桥就发现桥的绳索被割断了……可来不及了，后来桥塌了，车也掉了下去。”

明明刚发生了要命的大事，可幻二说下来面不改色。反倒是文香听得脸上失了血色。

“大叔伯还有叔叔，幸好你们没事。”

“漱次朗及时发现不对劲，才算逃过一劫。”

加茂回想着到目前为止众人的发言，在心里一一确认跟文香的日记是一致的，这才摇着头开口道：“我是走过来的，所以还好，要是运气差一点，说不定走到一半桥就塌了。”并表现出非常后怕的样子。

太贺听罢，语气沉重地加了一句：“我觉得是有人想把我们困在这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桥动手脚的嫌疑好像就落到我头上了呢，因为我是最后一个过桥的人。”

加茂会这么说，是想着与其等被谁指出，还不如自己说出来。他小心观察着众人的反应，却看见太贺老人露出狡猾的微笑。

“请放心。漱次朗和幻二说绳索和桥板应该不是刚弄坏的，因为破损面上有泥土等污渍。是这样的吧？”

漱次朗和幻二点点头，太贺老人又继续说下去。

“直到昨天，二十一号的早上，一直都在下雨。昨天傍晚又下了一场，所以那条河的水涨了不少。破损断面上的污渍应该是涨水时弄上的，因此桥肯定是在水退之前被动的手脚……也就是说，是在漱次朗他们昨天中午开车过桥之后，到昨晚水退之前发生的事。”

加茂呆呆地半张着嘴望着太贺。

该怎么说呢，不愧是喜欢侦探小说的人，尽管身处危机之中，太贺仍冷静地分析了情况。或者该说没有这种程度的心理素质，他也不可能在战争时及战后的混乱中开拓出一条路，并积累起那么多财富。

老人对加茂的反应感到满意，微微一笑，下了结论。

“因此，最后一个过桥的人不会有嫌疑。”

“顺便问一句，桥塌了，那这一片就成了陆地上的孤岛，这么想没错吧？”加茂重整心情问道。

太贺皱着眉点点头。

“确实如此。电话线也被破坏了，甚至无法求救。而且我们原本打算在此避暑几日，准备大家一起住四天左右，来之前还叮嘱过公司里的人不要往别墅打电话，所以也无法寄希望于外人来救援。”

“能不能穿过森林，找条路到镇上呢？”

插嘴的是文香。雨宫小心翼翼地回答：“行不通。沿着河前进会被悬崖挡住，往九头山方向前进的话，别墅里别说登山装备了，连周边山岳的地图都没有。后面几天天气应该还会变差，毫无登山经验的人贸然进山，相当于自杀。”

听到这话，文香并没露出失望之情。不仅如此，她还紧紧盯着曾祖父，开口说：“爷爷，那我们委托加茂先生调查凶杀案吧。”

“什么，委托加茂先生？”

“是啊。这位侦探先生，接手的案件全都解决了呢。”

这是非常大胆的提议。而最为吃惊的当属摇身一变，成了“最厉害的名侦探”的加茂本人。

注释：

[1] 位于东京都北区的都立庭园，为一九一九年古河财阀的古河虎之助男爵的府邸，现为日本国有财产。

[2] Jaunte，《群星，我的归宿》中表示瞬间移动的名词。

[3] 一贴为一张榻榻米大小，约为一点六二平方米。

第三章

“居然没被关起来，真是奇迹。”加茂嘀咕了一句。

现在餐厅里只有他和文香两个人，所以他能无所顾忌地说出心里话。此时是十二点四十五分。

文香惊奇地看着他，说道：“是吗？我之前瞒着大家邀请魔术师到家里来的时候也闹出了很大的动静，那次我也成功说服了大家呢！”

加茂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还有这样的前科啊。不管怎么说，多亏了你，我才能被委托调查凶杀案，真的很感谢你。”

刚才，太贺接受了文香的提议，于是加茂有了调查凶杀案的正当名分。说着说着，连找回前天丢失的珍珠领带夹一事也一并接下了。

不过太贺老人可不傻，他加了一个条件，要让幻二和雨宫随同调查。文香说她也要一起，太贺看起来不太乐意，可见文香意志坚决，便让了步。

之后幻二被太贺叫到房间，只有雨宫一个人履行监视他们的任务。可他好像不太擅长怀疑别人，文香叫他帮忙找东西，他也毫不疑心这是为了支开自己，留下两个人，离开了餐厅。

不知是不是文香让他找的东西比较费工夫，雨宫半天都没回来。加茂便开始问文香问题。

“我有一个担心，太贺是不是很喜欢推理小说？”

“推理小说……指的是侦探小说吗？如果是的话，回答是‘Yes’哦。我们家本宅有间图书室，里面全是侦探小说，我还经常去借书看呢。”

自己的直觉被验证了，加茂叹了口气。

“那么，此时在别墅的人里，还有其他人也喜欢推理小说吗？”

“有啊，幻二叔叔和月彦都经常看侦探小说。不过这跟这次的凶案有关系吗？”

加茂的嘴巴抿成“へ”字形，说道：“可能是我的偏见吧，我总觉得喜欢推理小说的人，一旦发现身边发生了凶案，就不能老实待着了。特别是在一直没有警方介入的情况下，可能会忍不住要自己去调查或尝试推理。”

听了这话，文香的脸唰地红了。

“我可不是因为好奇才想去调查案件的……”

注意到她悲伤的神色，加茂慌忙说道：“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不管是太贺和幻二尝试对凶案进行分析，还是月彦对我的连连质问，都是为了保护家人。身处这样的情况，他们三个没有丧失冷静，还分析得很有条理。可是这可能反而是个问题。”

“为什么？”

加茂把音量压得更低，用只有文香能听到的声音悄悄说：“因为就我所知，未来这三个人都送了命。可凭他们三个人的能力，应该是能找出凶手，提前防范的。”

文香恍然大悟，也小声说：“而他们没做到。那是因为凶手极其狡猾？”

“我想是的。我一直以为‘死野的惨剧’未能真相大白，是因为留给警方的线索太少了而已。”

由于发生了泥石流，事后搜查队只找到了残缺的文香的日记、化成瓦砾的别墅残骸，以及数具死于泥石流冲击的惨不忍睹的遗体。而这些也是在泥石流发生后一个多星期才挖掘出来的。

之后警方调查了尸体，发现多数死于谋杀，这才又转为按凶杀案进行调查。然而几乎没从现场留下来的证据和尸体上获得任何信息。

加茂用更小的声音继续说道：“发生凶杀案谁都会恐慌，凶手肯定是趁大家慌乱，再加上点运气，才杀死了这么多人——我曾经这么

想过，可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

文香圆睁着大眼睛，听完却露出一副不认可这番话的样子。

“你都还没开始调查，凭什么这么肯定？”

“幻二说过这是一起不可能犯罪事件吧？如果凶手是故意制造不可能犯罪的话，那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位非常麻烦的对手。他肯定为了洗脱嫌疑而做了诸多部署。”

加茂边这么说边习惯性地取出手机。看见手机，文香立即说：“这台无线对讲机不出声了呢，霍拉不在了？”

看到电量已所剩无几，加茂耸耸肩。

“不知道去哪儿了。不过这上面肯定有什么机关，有事的时候他会联系我的。”

加茂又托起挂在链子前端的沙漏，文香见状，眼里闪着好奇的光。

“好漂亮啊。”

“说不定这个真的是……奇迹的沙漏。”

加茂口中喃喃自语，耳尖的文香听见了。

“奇迹的沙漏？”

就在这时，大门被猛地推开，雨宫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对不起，找了半天。”

他的左手拿着放大镜，是文香让他去找的，理由是这样比较像侦探。他把放大镜递给文香，对加茂微笑着说：“真是个有趣的名字呢，是叫奇迹的沙漏？”

加茂只好苦笑。看来这家人全都是顺风耳。

“起这种名字，最后只会落得徒有虚名……不说这个了，开始查案吧。能带我去冥森看看吗？”

加茂由雨宫带着，离开了餐厅，去往旁边的娱乐室。时间已经快

下午一点了。

娱乐室里摆放着皮沙发和桌球台等，面积比餐厅大了一圈。穿过娱乐室，就到了贴着几何形状彩色玻璃的门厅兼玄关。

加茂注意到这间门厅只与娱乐室相通，觉得很意外。这样的结构，要从正门出别墅，就必须穿过娱乐室。不过可能娱乐室也兼作会客室。

走出玄关，就能看见房子周围的漂亮草坪。虽然仍是晴空万里，吹来的风却很强劲。

右边十几米开外处是有顶棚的自行车停放处，旁边是停车场。停车场里停着的车型加茂都不认识，大部分看起来像是进口车。不知是不是注意到加茂在看停车场，雨宫开始解释。

“停车场里有六辆……不对，有五辆车。幻二的车在我们准备过诗野桥的时候掉下去了，所以现在那里就是老爷的车、别墅专用的接送车、究一的车、漱次朗的车和光奇的车，共五辆。”

“自行车呢？”

“是公用的，有三辆。”

加茂的视线从自行车棚滑过，落到立在旁边的东西上。

“电线杆……这里通电吗？”

深山里的一栋房子，设施居然如此完善，他因过于惊讶而脱口说出这句话。再放眼看过去，只见通往吊桥的路边整齐地排列着许多电线杆。

雨宫不以为意地点了点头。

“老爷和电力公司达成了协议，给他们投了资，于是才把电线牵进来的。另外，从那边再往里走，是庭院。”

加茂看向雨宫所指的方向，看到一个规模远远超出私人庭院的广阔院子。

面积超过一百平方米，有高有低，分成多个层次，错落有致。庭院里种着风情各异的植物，各层之间以木头台阶巧妙地连在一起。一

眼望去能看到有种果树的层、打造成日式庭院的层、充满英国风情的层……每一层都有独自的个性，神奇的是整体又很协调。

事关重要的冥森在和庭院相反的东侧。他们刚开始往那边走，幻二就追来了。看来是跟太贺谈完话来找他们的。

他边走边开始说明凶案的经过。

“是月彦、月惠和雨宫发现了哥哥的头部。他们有每天早上散步的习惯，正是在散步的时候发现的。”

根据雨宫的说明，早上的情况如下。

早上七点左右，散步的三个人发现了究一的头部，马上返回别墅。就在他们向漱次朗报告的时候，文香出现了。得知父亲的死讯，她深受打击，跑回自己的房间。幻二跟着追了过去，漱次朗则在雨宫等人的带领下去了冥森。

现在，加茂等人同样在向森林深处前进。

森林里铺有一条散步道，什么都不知道的话这里倒是个悠闲舒心的地方。向前走了五十米左右，幻二偏离步道，指着路边一棵樟树的树根说道：“这里就是发现哥哥头部的地方。”

“在这里，父亲他……”文香用几不可闻的声音喃喃道。

树根处还残留着血迹，不过从出血量可以推断头部是在别的地方被割下来的。

“按老爷的指示，究一的头部被放置在别墅的地下仓库。”雨宫补充道。

幻二点着头继续说：“我们也知道要保留现场，可是又不能把哥哥的头放在这里不管。”

亲人会这么做很正常。放在这地方可能会遭到森林里的野兽摧残，不过在文香面前谁都没说出来。

加茂马上开始检查发现头部的现场周边。

散步道是用石块铺成的，周围的泥土中满是沾了泥的落叶，没留下任何像是属于凶手的脚印。

这期间幻二还在继续说明。

“雨宫来森林的时候，我和刀根川一起去了申猴间。那时我还想着说什么哥哥被杀，肯定是哪里搞错了。可是……在他的房间里，我看到了头被割掉的哥哥的惨状。”

闻言文香几乎把嘴唇咬出血来，可她的眼睛并没有向他人索要同情或安慰，而是浮现出坚毅的神色。

“顺便问一下，房间有锁吗？上锁了吗？”

加茂之所以这样问，是想知道遗体会不会是在不可能犯罪之中的经典情形——“密室”中发现的。

可幻二摇了摇头。

“每个房间都有锁，而且哥哥有些神经质，平时都会锁上的。不过我们去的时候没锁。”

这一细节让加茂心里发苦，同时想责备自己怎么会幻想出现推理小说里的情节呢，真傻。

幻二又迈开步子前进，加茂慌忙跟上。向前走了数十米后，雨宫开口道：“我们来冥森时，在九头河的河边发现了被肢解的躯干，那时我们以为找到了究一身体的一部分，压根儿没想到那是光奇的。”

树木渐渐稀疏，出现了一条小河。幻二指着河边石头堆的一角说：“这条河就是雨宫说的九头河，光奇的躯干是在石头堆旁被发现的。”

河水呈褐色，很浑浊，水流很急。大概因为下雨涨水了，那处石堆本不该受河水影响的，此时却也有积水。

幻二所指之处的积水颜色和其他地方没太大不同，可能是因为遗体的出血量很少，要不就是昨晚的水位更高，把血冲掉了。

“顺便问一下，只发现了躯干吗？”

“是的，躯干以外的部分……具体来说就是头部和四肢，是在别墅里发现的。”幻二皱着眉回答。

雨宫也脸色发青，补充道：“我们一回到别墅，就听说在申猴间

里发现了究一的遗体。那在冥森发现的躯干又是谁的呢？当时场面极为混乱，最后我们发现光奇不见了。”

幻二接过话头继续说明道：“于是大家赶到光奇的房间，可房门锁着，在外边叫了半天都没人回应，打内线也没人接，所以我们就决定破门而入。”

加茂听了点点头，又问道：“别墅里没有万能钥匙吗？”

“没有，没配那种钥匙。后来我们没办法，只好弄坏了合页，可光奇不在房间里……接下来的事，雨宫比较清楚。”

雨宫点点头，马上接着说下去。

“大家分头在别墅里找，我和刀根川去了地下室。最终在大浴场里发现了光奇的剩余部分。”

幻二插了一句嘴，像是急着帮忙解释。

“别墅的地下引入了温泉，我们管那里叫大浴场。”

“这么说来，这里确实有一处温泉。”

回想起关于龙泉家的记录中确有这样的记载，加茂嘀咕了一句。幻二和雨宫则惊讶地对看一眼。加茂发现自己失言了，慌忙转移话题。

“刚才你说申猴间？什么意思？难道别墅里的每个房间都是以动物命名的？”

这是明知故问。而文香像是终于等到了一个自己能回答的问题，赶忙开口道：“别墅里有十二个房间，分别用十二地支命名。子鼠间、丑牛间、寅虎间，这样。”

“那光奇的房间是？”

“戌狗间。”

“明白了……遗体在大浴场被发现，而不是在他的房间里，这说明光奇可能是在洗澡的时候遇害的。”

闻言幻二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想这很有可能。爷爷腿脚不方便之后，主要就是光奇使用地下大浴场。特别是晚饭之后，去浴场的应该只有光奇。”

雨宫接了下去：“是啊，其他人晚上都不怎么去大浴场。这里虽处高原，但夏天还是很热，睡觉前大家都不想把身子搞得太热，不然睡觉会很难受。”

肢解遗体时应该流了相当多的血，如果是杀害之后再肢解的话量会少一些，可也会流一定量的血吧……凶手也许是为了方便处理血迹，才选择在大浴场行凶的。

接受了这个解释后，加茂重新四下打量起来。

在能仔细察看的范围内没找到类似脚印的痕迹，这时，他注意到附近的阔叶树根部生有一种红色的东西。这个“东西”形状像一条细长的棍子，远看就像一根红色的手指从土里钻了出来一样。

“火焰茸？”

他嘟囔着，低头仔仔细细打量那个东西。

加茂上大学时选修过真菌类的公共课。课程很愉快，课外实习会到大学校园的后山散步。其中给他留下较深印象的，就是这火焰茸。直到几年前，人们都还不知道这种菌菇是有毒的。发生了好几起中毒意外之后，终于在二〇一八年，人们认识到火焰茸是生于国内的菇类中极为危险的品种。

回想起这些，加茂赶忙小心地避开火焰茸，这可是连碰一下都很危险的菇类。

从冥森出来，雨宫选择了一条能绕去别墅后方的路。加茂不解地问：“大浴场是在房子后面吗？”

雨宫像是吓了一跳，回过头来，不过马上微笑着说：“不是……只是我想既然要带路，就带你看一下整栋别墅比较好吧。”

这位青年倒是意外地机灵呢。

别墅后方同样铺着草坪，但与正面不同的是，这里的草坪已变成一片泥沼。一行人选择着有草生长或看起来还算结实的地方走。

“这个别墅还有地下庭院哦，很罕见吧？”

听到雨宫的话，一直光顾着看脚下的加茂转头看向左边通往地下的阶梯。

“是把地下一层的一部分改成了庭院吗？”

此刻从四人所处的位置往下看，相当于从正上方俯瞰庭院。能看到院子里种着苔藓及蕨类植物等，都是适合养育在阴暗处的植物。

文香靠在金属扶手上，开口说：“爷爷说想在泡澡的时候观赏庭院，于是就在地下弄了这么一个。虽然很小。”

她说很小，可加茂目测这个庭院有两米乘三米大。不过想想别墅西侧的庭院，规模超过一百平方米，这边对龙泉家来说确实算小的。

“从那边的楼梯也可以下去哦。”

加茂顺着雨宫的指示望向被斑驳的草坪围着的石阶。他决定不要在院子里散步了，视线移向前方，注意到前方有一个简朴的小屋，大概有四平方米大。

“那个屋子是？”

“是柴火房。”

“别墅里不用罐装煤气吗？”

雨宫连忙摇头。

“老爷喜欢新鲜事物，别墅里自然装了罐装煤气。只是……有的菜式必须用柴火烧。”

加茂想起刀根川精通厨艺，他虽对这方面的事不甚了解，但可能有的菜就是要用柴火烧才好吃吧。

走到距离别墅后门还有五米左右的地方，幻二开口道：“我想请你留意一下周边的泥地。”

后门门前铺着约四厘米宽的石板，石板周围比较容易积水。石板周围三米的草坪没有扎根，积着泥，上面没有一个脚印。

加茂当场蹲下，问道：“最后一次下雨是昨天傍晚吧？”

“嗯，傍晚五点到六点，下了一场大雨，那之后就没再下雨了。”

加茂用手摸了摸地面。别墅北侧看来防水不太好，现在仍是潮湿状态。他想了一下是否可以拿什么东西搭个桥，从石板连到草坪茂密的地方，可就算搭桥，中间也会下沉，不可能不在泥地上留下痕迹。

“也就是说，昨天傍晚那场雨之后，没有人从后门出入过吗？”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进去吧，小心不要破坏泥地。”

雨宫打头，踢踢踏踏地走过泥地，留下了脚印。他回过头，像在辩解般说道：“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说今晚还会下雨，反正都要下雨，再保护泥地也没意义了。”

*

通往地下的楼梯顶部，也就是一楼的走廊靠近楼梯口处，铺着一块很大的铁板，加茂看到它有些吃惊。楼梯两侧的墙上装有轨道，铁板可以沿着两条轨道移动。从结构上看，这应该是往地下搬运东西的升降机，好像是电动的，墙上还装有按钮和刻度盘。

尽管心里觉得奇怪，但加茂脑中塞满了之后必须要做的事情，已经顾不上去问幻二了。

加茂和幻二两个人匆匆往地下走去，直接来到地下仓库。他们让雨宫陪文香在餐厅等候……因为想到可能要检查尸体，那对一名女中学生来说实在太残酷了。

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一股从未闻过的臭味直冲鼻子，那是尸体散发出来的血腥味，还混着像是清洁剂的味道，闻起来更加难受了。

仓库里有架子和储物柜，上面放着各种工具、脸盆、毛巾、卫生纸、防水布等杂物，现在全都挪到了左边。房间右侧并排摆着两具用床单盖住的遗体。

就连加茂也双腿发颤，背上直冒凉气，头却似乎热得厉害，戴着防护手套的手上全是汗。

他先在靠里的遗体旁边蹲下。不管是为了查明案件，还是为了救伶奈，这都是无可避免的。加茂做好了心理准备，伸出手去，好几次都没抓住床单，掀开之后不禁咬紧了牙。

一个年轻男人，表情扭曲，躯干部分全裸，被割下来的手臂和腿放在躯干旁边……看起来他体形偏瘦，没有什么显著特征。除脖子以

外，尸身上几乎没有血迹，大概因为是在河边或大浴场中发现的吧。除头部以外，其余部分的皮肤泡得泛白、肿胀，看着就像发白的泡芙。

与听人描述时所想象的不同，死者的手臂和腿并不是齐根切下来的。加茂拿起来细看，发现手臂是从上臂中间左右的位置切断，而腿是从膝盖下方切断的。

最惨不忍睹的是脖子。

跟手臂和腿相比，脖子的断面极为不平整，还挂着碎肉片和血管。这实在太惨了，加茂不由得扭过脸去不敢再看，他好不容易才忍住恶心，开口道："这具尸体是都光奇吧？"

幻二面无表情地微微点了一下头。他脸色发青，但看样子不会放过加茂的一举一动。

加茂又问道："别墅里有什么东西可能当凶器吗？"

"有两个地方放着斧头和柴刀。一个是你刚才见过的柴火房，斧头和柴刀放在储物柜里，柜子上了锁。另外就是这里，这间仓库……看起来凶手就是用放在这里的斧头和柴刀行凶的。"

"柴火房里有斧头和柴刀很容易理解，可为什么仓库里要放斧头？"

"仓库里的斧头和柴刀是备用的。命案发生之后，雨宫马上检查了柴火房和地下仓库，发现这里的斧头和柴刀不知去向了。"

龙泉家的人所做的调查要比加茂想象的更多。他的视线又一次落在遗体上，开口道："看上去除了被肢解之外，没有其他明显外伤。"

说着加茂又察看了一下双手和双脚，都没有自卫性伤痕。

"死因……会是什么呢？"幻二喃喃问道。

加茂略微思考后说："我想他是被勒死的。"

加茂结合之前为写稿而调查冤案时学到的知识，进一步解释道："脖子被切断了，因此不太容易发现，但若仔细察看，会发现脖子处的皮肤有摩擦的痕迹和内出血的痕迹。"

幻二闻言仔细观察光奇的尸体，之后惊讶地抬起头。

“这是勒痕？”

“我想是的。”

加茂又把床单盖在了遗体身上，并双手合十默祷。

接着他开始检查另一具尸体，这次没再涌起恐惧的感觉，而是觉得痛心。文香哭肿了眼睛的样子在脑海中浮现，那张脸与伶奈的脸重合在了一起。

映入眼帘的是文香的父亲，究一的头部。闭着眼睛的究一，面容因痛苦而扭曲，整张脸，特别是嘴角，跟文香很像。

“哥哥。”

幻二像是忘了旁边的加茂，低低地叫了一声。

究一脖子上的断面也很不平整，只看一眼就觉得凶手残忍至极。可能是曾被放在散步道附近的原因，死者后脑勺上沾着泥土和枯叶。

加茂的视线移向脖子以下的部分。光奇的遗体是全裸的，但究一完好地穿着衣服。他也体形偏瘦、皮肤肿胀，衣服都湿透了。

加茂凑近，闻到尸身上有一股浓重的洗衣粉的味道，本以为是盖在上面的床单散发的柔顺剂的香味，但马上他就意识到自己搞错了。

“这香味是？”

“是洗发水的味道。哥哥的尸身是在申猴间的浴室里发现的。”

加茂皱起眉，没人会穿着衣服用洗发水洗头发，总不会是想同时把衣服和头发一起洗了吧。也就是说，有人故意往尸体上倒了洗发水。

尸体身上穿着深绿色的花呢格纹裤子和橙色的POLO衫，衣领上留有血迹……他这身衣服可是相当惹眼。

“这身衣服确定是究一的吗？”加茂问。

幻二重重地点了点头。幻二是一身单色的衣服，看来这对兄弟除了外表不像，性格也极为不同。

这具尸体也一样，除脖子处的伤口之外没有其他明显外伤。脖子上同样可见轻微的擦伤及内出血痕迹，加茂怀疑他也是被勒死的。

又一次对遗体默祷之后，加茂站了起来。

二人一走出仓库就听见了说话的声音。加茂望向通往一楼的楼梯，看见文香和雨宫坐在最下面的那级楼梯上。

幻二向雨宫投去责怪的视线，像是在怪他“为什么不在餐厅等着”。雨宫辩解道：“对不起，我觉得在这里等二位比较好。”

幻二没过多追究，因为雨宫明显是在护着非要到地下来的文香。

地下室的走廊尽头有一扇门，在这扇门旁边就能感觉到温泉特有的湿热空气。

进门之后的一小片地上铺着石块，是洗脸和更衣的地方。放衣服的木架有一排，大概是考虑到在多人同时使用时也能摆开各自的衣物吧。不过现在只有一层的架子上放着一条发黑的裤子、一件白色POLO衫和内衣、毛巾等，幻二解释说这些都是光奇的衣物。

透过前方的窗户可以看到那个地下庭院。走近看，院子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蕨类植物和独具风情的岩石，布置得很有品位，而且铺满了苔藓。加茂的视线停留在紧贴窗户的黑色窗格上。窗格都是竖着的，一条一条，把好好的风景弄得像透过牢房看到的一样。

“其他窗户上也装了这样的窗格吗？”

文香回答了加茂的问题。

“都有啊。两年前翻修别墅的时候，为了防盗装的。”

幻二听着文香的话，点点头，边打开更衣室左侧的门边说：“东京的本宅曾几次遭贼，损失了不少，所以就算这栋别墅地处深山，小心点也没坏处。请进，不用脱鞋。”

一进门，混着云片柏的香气和硫黄气味的蒸汽便扑面而来。

加茂的眼镜立即蒙上了一层白白的雾气。他干脆摘下眼镜，塞进胸前的口袋里。裸眼视力有零点四[1]，只是调查这个房间的话，应该能凑合过去。

整个浴室都铺着发黑的石板，靠里有一个云片柏木质的浴缸和一个岩石浴缸，都是流水式的。而云片柏木质浴缸的边缘有像是血液凝固后的痕迹，里面的热水也微微泛着粉色。

“是在有血迹的地方发现光奇的头部的吗？”

面对加茂的疑问，遗体发现人之一雨宫点了点头。

“是的，光奇的头放在云片柏木质浴缸的边缘，手臂和腿沉在浴缸里面……刚发现的时候，水里血的颜色感觉更深一点。”

“发现遗体之后，没人动过大浴场和更衣室里的东西吧？”

“除了搬走了光奇的遗体，其他都和我发现时一样。”

加茂眯起眼睛，努力让视野更清晰一些，走过去察看窗户。可走到一半看到脚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便停下了脚步。

地上有一把陈旧的钥匙。加茂蹲下来凑近去看，发现钥匙上还拴着一个木质根付[2]。

“狗？”

尽管打湿了，但能清楚看出这是一只经过艺术加工的褐色柴犬，还吐出小小的舌头。雨宫一边在自己的裤袋中摸着一边说：“那是戌狗间的钥匙，发现尸体的时候就在那儿了。另外，别墅房间的钥匙上都有根付，我住午马间，所以是马的根付。”

加茂走上前去，以便看清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是奔腾的白马的根付。旁边的文香也给他看了挂着可爱的白鼠根付的钥匙，估计她住子鼠间。

看着三把陈旧的钥匙，加茂皱眉说道：“以防万一，最好验证一下这把钥匙是不是真的是戌狗间的。每把钥匙都很相似，光看也看不出不同。”

听了他这句话，幻二露出似乎觉得有趣的表情。

“你是在想根付有可能被人调包吧？不过，在爷爷的指示下，钥匙都验证过了。”

“结果呢？”

太贺安排得如此妥当，让加茂为之咋舌。喜欢侦探小说看来不是光说说的。

“嗯，确实是戌狗间的钥匙。”

把钥匙放回原位，加茂又走去察看大浴场的窗户。

透过蒙着雾气的玻璃，能看到对面的地下庭院。玻璃门的大小只够一人轻松通过，而且这里也装了防盗隔栏。

加茂把窗户开到最大，试探着敲打、摇动窗格。窗格是金属的，表面材料似乎很容易划花，格与格之间的间隔比想象中要大，有十二厘米左右。

“其他窗户上装的窗格也是同样规格的吗？”

幻二和文香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可雨宫开了口。

“我觉得浴场的窗格间隔比其他地方的要大。因为我记得擦窗户的时候，觉得一楼和二楼的窗户挺不好擦的。大概是为了能从浴室更好地观赏庭院，把间隔扩大了吧。”

“这不行呢，我都钻不过去。”

听见插话的声音，加茂一惊，看过去，发现旁边的窗户开着，文香正把头伸进窗格里。她是别墅中的人里年龄最小的，应该也是脑袋最小的，可连她也无法从窗格钻过去。

看到这幅情景，幻二苦笑道：“你也不必这样吧……”

“就是啊。验证的事情，请交给我来干。”

文香的举动似乎给雨宫打开了一个奇怪的开关，他不等幻二把话说完，就把肩膀塞进了窗格。

“究一和光奇都偏瘦，身高有一米六七左右吧。我比他们稍微矮一点儿，可就算这样，还是过不去。”

雨宫也很瘦小，比三十二岁的加茂苗条得多。只是手臂和腿的话，勉强能通过窗格，但躯干和头怎么看都不可能。

“是吗……好像还差一点儿就能钻过去了呢。”

文香说着，开始用力推雨宫的身体，加茂吓得愣住了。幻二慌忙阻止文香，可雨宫的肩膀已经卡住了，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脱身。

身为大小姐，自出生起便养尊处优，大概是这个原因，文香欠缺为他人着想的一面。幻二和加茂两个人合力去拉，总算成功把雨宫救了出来。

文香挨了叔叔的训之后彻底蔫了，连连向雨宫道歉，雨宫也完全不知所措起来。侧目看着尴尬的两个人，加茂对幻二说：“看来头部和躯干不可能从窗户出去呢。看刚才的情形，就算有润滑油，结果也是一样的吧。”

“嗯，看来必须要走正门或后门，二者必居其一。”

不知为何幻二脸色悻然。加茂觉得奇怪，但还是继续说道：“已经弄清楚了凶手没有走后门，所以应该是通过正门玄关。可是听你还有太贺刚才说的那些话，好像你们早就注意到了？因此你们才认为这次的凶案是不可能犯罪。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现在先不多说了吧，因为调查最好能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看法。”幻二说道。

不知是在考验自己，还是太贺老人没吩咐他就不敢贸然行事，总之，看来拿杠杆都撬不开幻二的嘴了。加茂无奈地微微耸了耸肩。

“反正各位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行动只要一查就能知道。也许我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呢。”

听了这话，幻二露出笑容，似乎有些挑衅的意思，说了句：“靠你了。”

不知是不是感觉到了二人之间的微妙气息，雨宫提议动身去申猴间。

他们顺着楼梯回到一楼，沿着直通餐厅的走廊前行，走到各位的寝室门口。能看到左边有两个房间，钉在房门上方的金属牌上分别写着“申猴间”和“未羊间”。继续往里走好像还有一个房间，但看不见房门上的字。

走廊右侧有一个老式小型升降机和一处写着机械室的地方，再往里走就能看见墙上钉着“亥猪间”“戌狗间”和“酉鸡间”的牌子。其中戌狗间的房门合页被弄坏了，门被拆了下来。

幻二缓缓开口道：“二楼也一样，有六个房间。我住二楼的丑牛间。”

雨宫闻言回过头，开始为加茂讲解。

“其他房间也应该带你去看一下。右边最外面的是亥猪间，空着没人住，然后是光奇住的戌狗间，靠里的酉鸡间是刀根川的房间。左边最外面的申猴间属于究一，中间的未羊间是月惠的房间，然后靠里的午马间是我的房间。”

加茂略显惊讶地问道：“可能这个问题有点唐突，不过，刀根川身为保姆，和大家用相同规格的房间吗？”

这话让幻二面露苦笑，接着他开口道：“刀根川表面上是保姆，但因为深得爷爷的信任，待遇跟家人差不多。不过她本人总是说自己只不过是个保姆，坚决不做不规矩的事。”

文香点点头补充道：“爷爷很讨厌旧习俗和传统的东西，所以只要能跟这些对着干，他就高兴。”

即使听他们这么说，加茂依旧无法理解。

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感觉保姆都不太可能被厚待到这个地步。他顾及文香就在旁边，所以没说出来，而是在心里暗自揣测，刀根川也许是太贺的情人，或者过去曾是情人。如果是那样的话，如今的厚待也就不出奇了。

“说到这个，我的地位也差不多。”

听到雨宫自嘲般喃喃自语，幻二摇着头像在否定他的话。

“雨宫的父亲是爷爷的朋友的亲戚，有时会让雨宫过来帮忙做些家里的活儿，不过爷爷应该是把他当亲孙子来看的。”

雨宫涨红了脸，默不作声。

虽说加茂对自己的记忆力很有信心，然而要记住各个房间的名字和谁住哪个房间，也觉得有些吃力。他决定马上在脑中梳理一下。

十二地支中最小的老鼠是年纪最小的文香的房间；羊是食草动物，所以是连声音都没听过的月惠的房间；名字中含有翱翔于广阔天空的鶇的“刀根川鶇”住酉鸡间。

然后平时嚼着草，一副呆样，暗中却隐藏着会击败斗牛士的凶暴性格的牛是幻二。现在他友好地作陪，可看不出他心里藏着什么，挺可怕的。

想到这里，加茂为难起来。因为关于雨宫，无法从房间的动物联想到他本人。无论是样貌还是身形，都无法把雨宫和马联想到一起，硬要说的话，他瘦瘦的身体应该很敏捷，这点也许跟精瘦的赛马相似。

“申猴间，这是哥哥住的房间。”

幻二的声音让加茂回过神来，他赶忙切换思路。

房间里摆着高级的木床，用于读写的桌椅，以及一张单人沙发，看来只放了几样必需的家具。房内配有独立的厕所和浴室，给人一种高级酒店里的房间的感觉。

床上乱放着内衣和袜子，还有发胶等杂物，一把挂有小猴子根付的钥匙放在桌上。幻二和刀根川进房间的时候这把钥匙就放在那儿，也验证过确实是申猴间的钥匙。

桌子靠里摆着一部黑色的老式电话，靠桌边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加茂拿起来看了一眼，是井上靖的《冰壁》。书名加茂没听过，也许是这个时代的畅销书。

床下有一个打开的蓝色旅行箱，里面的东西似乎都拿出来了，箱子是空的。

接下来加茂打开木质壁柜，查看里面。一打开柜门他就不由得频频眨眼，里面挂着好几件深绿色的花呢格裤子和橙色的POLO衫，跟遗体穿的一模一样。

“这是？”

文香的表情交织着难过和尴尬，低头看着地面。

幻二也明显露出苦笑，开口说道：“哥哥有个毛病，喜欢的衣服会一次性买很多件，整季都只穿一款。他总说选衣服很麻烦。”

究一可能是某种时尚盲。感觉自己把已经过世的人不愿被深挖的一面翻了出来，加茂心中不禁觉得抱歉。

他轻轻地关上壁柜，默默走进浴室。

“就是在这个浴缸里发现究一的遗体的……”

视线落在雨宫所指的地方，只见白色的陶瓷浴缸已被染成了暗红色。

一股夹杂着轻微血腥味的洗发水香味飘入加茂的鼻孔，这和遗体身上的味道一样。加茂注意到一个薰衣草香味的洗发水瓶子掉落在瓷砖地上，凶手应该就是把这瓶洗发水倒在了遗体身上。除此之外，屋里没留下任何与凶手有关的线索或痕迹。

加茂再次检查整个房间，既没发现乱翻过的痕迹，也没有曾有人强行闯入的痕迹。

“请带我去戌狗间看一下。”

说着加茂就走出房间来到了走廊上，盯着靠墙而立、合页被弄坏的房门。房门是木质的，桃花心木颜色，每个房间的都一样。无论材质还是风格都透出古老的气息，别墅最初建成的时候应该就用的这扇门。

戌狗间的结构跟申猴间相似，然而房间里面的样子显示出主人性格的不同。

光奇的房间比究一的整洁。壁柜里有几件颜色朴素的短袖衬衫和深色裤子，洗脸台上放着剃须刀等整理仪容的小物件。

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纸烟和打火机，烟灰缸里有几个烟头，并且房间里有淡淡的烟味。

“光奇抽烟啊……还有谁有抽烟的习惯吗？”

加茂边察看烟灰缸边问，幻二答道：“除了光奇，就是我和月惠了。其他人都不抽烟。”

看上去文静的月惠居然抽烟，加茂有些意外。

接着他的视线移到放在椅子上的旅行包上。旅行包是黑色的，款式很实用。加茂翻看着里面的东西，在旅行用品之中发现了一张赛马报纸和一个相框。报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估计光奇喜欢赛马。

幻二开口补充道："他对赌博瘾头很大，经常沉迷，这也常让爷爷担心。"

接着加茂的目光移到了相框上，里面嵌着一张柴犬的黑白照片。

"这是？"

"是光奇以前养的狗，名字应该叫拉昆（raccoon）。"文香踮起脚看着相框说。

加茂以前看过一部美国的喜剧电影，里面的出场人物说过raccoon这个单词，记得是浣熊的意思。为什么给柴犬起这个名字啊，真让人费解……可此时加茂连笑的力气都提不起来。

不管怎么说，光奇应该是个爱狗的人。因为喜欢狗，所以住在戌狗间，加茂无意识地在脑中形成这样的联想。

*

"各位能说一下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行动吗？"加茂对着集合到娱乐室的龙泉家众人说道。

龙泉家的人都看着他，脸上浮现出"又来了"的表情。大概是因为太贺已经问过同样的问题了。

离开戌狗间之后，加茂、幻二、雨宫、文香四人把别墅所有窗户的窗格和窗户之间的地面都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异常。

不过，家人里只有参与调查的三个人，以及刀根川，允许他们进房间。所以只有这四个房间，他们能从屋里察看窗格。其他的，就连太贺老人也不允许他进入房间调查，所以只能从房子外边检查。加茂还从柴火房拿来梯子，把二楼也调查了一番。

调查的结果是所有窗格都很正常，没有明显损伤，并且地面上没有残留的血迹。

做这些事需要时间，所以等加茂开始着手调查众人的不在场证明时，娱乐室的挂钟已经指向四点三十七分了。

娱乐室里摆放着组合沙发、桌球台、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国际象棋盘及黑色老式电话——两把椅子，以及陈列着酒瓶的架子。桌子上还有一个日翻日历，翻到了八月二十二号。

而房间里最为显眼的，是挂在北侧墙上的一幅油画。这幅油画大概占墙面一平方米，右下角有一个“夜鸟”的签名。加茂没听过这个画家的名字。

那是一幅奇怪的画，加茂只能看出画的是一个不知是什么的生物在吠叫的样子。那生物有一张红脸，塌鼻子，尾巴尖上缠着一条正吐信子的蛇。它全身都覆盖着褐中带灰的毛，四肢却像老虎一样，有黄黑相间的斑纹。

在等人来齐的时候，加茂曾问幻二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幻二说叫《奇美拉》（合成兽）。

“然后，如果昨天晚上有人见过究一和光奇，也请讲一下当时的情况。”见没人开口说话，加茂憋不住又加了这么一句。

太贺老人目光锐利地瞪着默不作声的众人，片刻之后开口道：“我先说吧。晚饭之前，包括刀根川在内，所有人都在餐厅或厨房。”

“那时候究一和光奇也在吧？”

“当然。晚上七点，晚饭吃完，大家解散，我回自己的房间了，其他人应该都还留在餐厅。”

“平时您都是这个时间回房间的吗？”

“不是、不是，平时我都会在餐厅闲坐到八点半才回房间，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规矩。但那天我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提前回房间，一直睡到早上。究一和光奇我都没见到。”

“我明白了。您在房间里有听到奇怪的动静之类的吗？”

“没这个印象。这里的每个房间都做了隔音，所以就算屋外有些响动，在屋里可能也听不到。”

“顺便问一下，您的房间是哪一间？”

“辰龙间。”

加茂回忆了一下别墅一楼的各个房间，没有这个房间名，于是他看着老人的轮椅，问：“冒犯问一句……刚才您好像说是自己一个人回房间的，那您是怎么上二楼的呢？”

老人露出发黄的牙齿笑道：“我性格如此，事必躬亲，不然就不痛快，怎么了吗？”

加茂一愣，突然想起通往地下的楼梯上铺有铁板，还装了轨道。

“莫非楼梯那儿的那个……”

“你注意到了啊。那是我的轮椅用的升降机。”

说着，老人爱惜地抚摩着轮椅的扶手。

“为了用起来方便，在这个轮椅上下了不少功夫。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折叠或打开，刹车则采用了容易刹放的结构。所以只要好好锻炼手臂的力量，在别墅里走动或是从轮椅移到床上，我一个人也能做到。”

“是特别定做的吧？”

“是啊，而且既然都让人家做了，只做一辆不划算，所以别墅里还有一辆备用的，东京的本宅和公司里还有好几辆。哈哈，你很吃惊吧？我们公司的开发部有个怪才，总能做出一些有趣的机器，这辆轮椅和升降机都是那个人做的。”

“蝙蝠侠”布鲁斯·韦恩就是让自己公司的人开发蝙蝠侠的衣服，跟太贺所做的一样。

加茂突然觉得自己会不会是被捉弄了，于是他偷瞄了一下文香和幻二的反应。二人的表情都很正常，而且看老人手臂上的肌肉确实锻炼得很结实，这让加茂明白了，老人说的都是真的。

加茂以前在电视上看过世界最高龄——八十九岁——现役体操选手表演双杠，太贺似乎也是那类超级寿星。

“那么，能请您说说天亮之后的事情吗？”

太贺揉着盖着毛毯的大腿，和坚持锻炼的上半身相比，他的腿看起来就像一根棍子。

“大概早晨七点不到我来到餐厅，看到了刀根川和文香。然后正吃饭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发现了尸体。对吧，刀根川？”

刀根川一直保持着立正的姿势站在桌球台边，被太贺叫到名字后

她开口道：“是这样的。”

“那刀根川你也说一下昨天晚上做了什么吧。”

说完太贺像是渴了，喝了一口咖啡。刀根川转向加茂，一气呵成地说道：“晚上八点不到，我收拾完晚饭的杯碗且打扫完，就回自己的房间了。”

“那之后到早上为止，你都做了什么呢？”

“昨天晚上我觉得非常累，回屋后直接睡了。今天早上四点起来，往返厨房和洗衣房，准备早饭和洗衣。五点左右我出门打扫了门前。”

“你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动静吗？”

“没有……早上七点二十分左右，我正服侍老爷吃饭的时候，听说发现了尸体。”

刀根川面无表情地说完就闭口不语了。加茂被她的架势镇住了，眨了好几次眼。

他认为有这么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像个机器人的人一天到晚都在身边，大概会很别扭，但也许像她这样彻底保持距离、始终一副专业人士的姿态，反而会让人不去在意。

接下来开口的是文香，此时只有她面前放着一杯可可。

“吃完晚饭之后我回房间看书了，不过那天我困得不行，早早就睡了，所以没见到过父亲和光奇。”

加茂微微点点头，说道：“可以说一下早上发生了什么吗？”

“我应该是六点三十分从房间出来的，那时候刀根川已经在厨房准备早饭了。过了一会儿爷爷来了，我先吃完早饭，就离开了餐厅。”

和日记里的内容一致。

“然后文香就去了娱乐室，从月彦口中听说发现了遗体，对吗？”

“是的……”

眼下不管是太贺还是刀根川，包括文香，都没有“不在场证明”。不过深夜时段没有不在场证明可以说很正常，这也在加茂的预料之中。

月彦用手肘顶了顶妹妹月惠的侧腰，对她悄声说道：“掌握较多信息的人最好放到后面说，所以下一个你说吧。”

月彦顶的力道似乎很不客气，月惠差点儿弄洒送到嘴边的咖啡。她看也不看哥哥，面无表情地开始陈述。

“吃完晚饭过了一会儿，我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就出去站在门口抽了几根烟，然后八点回的房间。回房间之后我马上就睡了，一直睡到早上六点四十分哥哥来叫我起床。我谁也没见到，也什么都不知道……之后跟哥哥和雨宫一起去冥森的散步道散步，走着走着就发现了尸体。”

不知是不是因为有抽烟的习惯，她的声音较普通女生来说略显沙哑。声调几乎没有起伏的说话方式跟霍拉相似，但语气不像霍拉那样高傲。

加茂稍微想了一下，问道：“这么算下来你睡了将近十一个小时啊？”

“我每天都睡这么长时间，而且昨天特别困。”

听了这话，仍拿着猎枪的漱次朗开口了。

“月惠，说话要有女生的样子，你看你都吓到侦探先生了。”

总觉得相比之下抱着猎枪说话的漱次朗才不合常规，不过加茂什么也没说。

“以后我会注意的，父亲。”月惠的声音变得冷淡。而对此毫无察觉的漱次朗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冲加茂微笑示意。

“那下一个就让我来说吧。”

“可以是可以……只是你打算一直拿着猎枪吗，漱次朗？”太贺老人插嘴说了一句。

漱次朗语无伦次起来。

“呃……这地方可有个杀人魔呢，我要保护大家的安全啊。”

“我知道你喜欢打猎，擅长摆弄枪支。可你也站在大家的角度想想，一天到晚身边都有那么个东西，会让人不安的。”

“枪里没装子弹。”

“问话结束之后，你给我把猎枪和子弹都放回地下仓库的储物柜里。”太贺的语气强硬起来，不容反驳。

漱次朗不情愿地答应了，像是想驱散尴尬的气氛，他喝了一口红茶之后大声说：“那个，是要说我的不在场证明吧？晚饭后我和月彦去娱乐室了，因为吃晚饭的时候我们说好要比试一把。”

这是文香的日记中没有的信息，加茂心怀期待，倾身听着。

“比试一把？”

“嗯，月彦想在轻井泽买一栋别墅，我跟他说大学毕业之后给他买，可他就是不听，等不及。”

坐在沙发上，交叉着两条长腿的月彦优雅地喝了一口红茶，插嘴道：“我就是现在想要，又不是要买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听着他们的对话，加茂不禁觉得一直勤奋工作的自己好傻，以龙泉家的财力，买一栋大厦大概都轻轻松松吧。

漱次朗以眼神责怪月彦的态度，继续说了下去。

“就是这样，这孩子要跟我比国际象棋，说自己要是输了就放弃别墅；要是我输了，就在一个星期内给他买一栋别墅。”

月彦听着，眼睛则看着桌子上的国际象棋棋盘。

“我确实是这么说的，但没想到老爸会真的答应啊。平时他都不理我，直接就没下文了。”

太贺老人听着，微微一笑，说道：“这次比试的内容不太妙啊。”

看到月彦一怔，老人颇觉有趣地继续道：“你不知道吗？漱次朗从小国际象棋就下得很好，上大学时的水平都能跟日本冠军比个高下了。”

“都是以前的事了。”

漱次朗露出一副嫌麻烦的表情。

月彦听罢语含讥讽地嘟囔：“搞半天原来是因为绝不会输才答应跟我比的啊。老爸你真善良。”

漱次朗没理会这句话，他看向加茂，苦笑着说：“说来丢脸，总之我就答应他了。于是，我就在这个房间里待到了天亮。”

这句话关系重大，加茂心里着急，语速也不禁快了起来。

“要从正门出去，就必须经过娱乐室。也就是说……你知道当晚谁从别墅出去又回来，对吗？”

“嗯。我想，那天晚上的事，由还没说明昨晚行动的我、月彦、幻二和雨宫四个人一起说的话，会比较有效率。”他边说边望向另外三个人。

第一个开口的是月彦。

“七点十分，我和老爸进娱乐室下棋。因为中间休息了好几次，所以花了三个小时才决出胜负。”

“那胜负如何？”

加茂明知故问，月彦的脸因恼怒而红了起来。

“我输了。我们在娱乐室的时候的确有人出入别墅。”

“其中一个是月惠吧？”

听加茂这样问，月彦不知为何撇了撇嘴，像是觉得很有趣，然后说道：“确切地说，月惠是在我们进娱乐室之前就出去了，所以我们没看到她出去。”

听了这话，加茂试想了一下月惠是否有可能把死者的头部和躯干带出去，马上就得出结论。

“月惠不可能是把尸体的头部和躯干拿出去的人。”

他说出这个结论，月彦重重点头。

“是啊，因为七点吃完饭的时候究一和光奇都还活着呢。到我们进娱乐室，中间只隔了短短十分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杀死两个人，还分尸，还要处理溅到身上的血，这绝对做不到。”

“月惠大概是几点回来的？”

“应该是七点四十分左右。”

漱次朗也点了点头，补充道：“她像平时一样拿着装抽烟用品的小手提包，因此我觉得她是去抽烟了。”

“知道了。其他还有哪位出去了？”

加茂继续提问，月彦指了指幻二。幻二单手端着咖啡杯，看向窗外，过了一会儿才终于开口。

“其中一个是我。我去庭院附近散步来着。”

“虽然是夏天，可晚上过了七点天也开始暗下来了，你为什么挑这个时候出去散步？”

幻二露出一个为难的微笑。

“我只是想消化一下，顺便抽根烟。确实，我是不到八点出去的，那时候天已经黑了。不过玄关处有公用的手电筒和提灯，我出去的时候借用了一下。”

“那你具体是在哪一带散步的？”

“我走到庭院的坡顶，到神社转了一圈。”

“你说的神社莫非是？”加茂一惊，追问道。幻二讶异地回头看他。

“我们管那个神社叫荒神之社，有什么不对的吗？”

正如加茂所想，幻二提到的神社是荒神之社，是泥石流之后唯一幸存下来的建筑……但那神社原来是建在庭院里的啊，加茂是第一次听说。他来诗野取材的时候神社已经拆除了，所以他未能见到。

加茂微微摇头敷衍过去，继续提问：“没什么不对的……那你是几点回来的？”

“我想快九点了吧。”

“这样算下来，你在庭院里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呢。”

这行为相当可疑，但也不能断定他就是凶手。看到加茂的反应，幻二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神情，问道：“你是在怀疑我吗？”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抽根烟而已，一个小时也太长了。”

幻二貌似哀伤地皱起眉，摇了摇头。

“我不是凶手，就姑且为自己辩解一下吧。我是空手出去的，也是空手回来的。”

加茂向漱次朗父子投去求证的视线。他们表示清楚记得幻二经过娱乐室时的情形，确实是空着手的。

“空着手是不可能运走遗体的头部或躯干的。”幻二边如此说，边露出挑衅的微笑。

加茂看着他，心想都快搞不清谁才是侦探了。

话虽这么说，但他倒并非因为自己的角色被抢而不满，本来搞得要扮演“名侦探”就不是出于他的意愿，只要能阻止“死野的惨剧”发生，不管谁来主导调查，都无所谓。

“说得对。那你回来之后又做了什么呢？”加茂平静地回道。

见加茂毫无被刺激到的样子，幻二像是有些意外，他的笑容转变为倦意，回答道：“我马上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当然也没见到哥哥和光奇。”

“据说你没有待在房间里直接睡觉，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接下来的事，我想雨宫先说比较好。”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雨宫显得很不自在，他把咖啡杯放到桌子上，开口道：“我想你已经察觉了，晚饭后我也从正门出去了。”

“去干什么呢？”

“我去柴火房劈柴。啊，当然，我也是空着手出去的。出门的时间是……七点二十分左右吧。因为跟刀根川说好了这几天要做窑烤比

萨，所以我想去准备一下。”

“呃，这别墅里还有烤比萨的窑啊？”

有钱人的享乐方式让加茂发出嘟囔声，雨宫大概也是普通百姓出身，马上露出一个似乎在说“我能体会你的心情”的表情，并微微点了点头。

“嗯，是老爷特别定制的。”

他解释说太贺老人有一位老朋友，是意大利人，那位朋友亲自把做比萨的方法教给了刀根川。

“对了，刚才你去柴火房附近看的时候被挡住了没看见吧？其实柴火房后面有一个大石窑。”

雨宫接着说下去，但加茂还是觉得他的理由不够充分。

“为什么晚上想去劈柴呢？”

“因为只要点起提灯，柴火房里就足够亮，晚上干活儿也不成问题。唉，另外还有好几个原因。”

他掰着手指继续说了下去。

“一个是因为前几天一直下雨，我就总想着明天再弄、明天再弄，这么一拖，柴就快不够用了。另一个原因是，晚上劈柴能特别投入，之后睡得也香。”

加茂见眼前的青年一脸真诚，不由得陷入沉思。

雨宫应该是用惯了斧头和柴刀的，不过也不能因此就说他有嫌疑，这还不是决定性的理由。

“你能仔细描述一下放在柴火房的斧头的情况吗？”

闻言雨宫突然露出胆怯的表情，垂下了头。

“劈柴是我的工作，所以我也负责管理工具。平时用的斧头和柴刀放在柴火房的储物柜里，钥匙我随身携带。今天早上我去查看的时候没发现异常。”

说到这里他就闭口不语了，刀根川像在帮他解围般迅速开口

说：“我也一起去看了，斧头和柴刀都好好地放在储物柜里，柴火房里还堆着劈好的柴。”

雨宫向刀根川低头表示感激，刀根川的唇角微微上扬。虽然她表情贫乏，但看得出来很疼爱雨宫。

“放在仓库里的备用斧头和柴刀呢？”

雨宫瞄了刀根川一眼才回答：“不见了。我还想会不会是凶手拿走了呢。”

“非常有可能。放在仓库里的斧头和柴刀是怎么保管的？”

“没有特意保密，我想在场的人都知道放在哪儿。地下仓库也没上锁，大概谁都能拿到吧。”

加茂微微感到失望，本来他还期望能不能把嫌疑人的范围缩小到知道有斧头和柴刀的人身上，看来没法儿从这个方向缩小范围了。

他没有在此过多纠缠，转到了下一个问题。

“刚才你说你是从正门出去的，可是后门离柴火房比较近，要去干活儿的时候通常会走后门吧，为什么你会走正门呢？”

听了这话，雨宫不知为何表情扭捏起来。

“这话说出来不太光彩……可后门外边全是泥，不是很脏吗？这时候要是从后门进出的话，走廊和石板路都会沾满泥，打扫起来很累人。”

加茂个人能接受这个解释，没人会喜欢大晚上的拿抹布去擦走廊和石板路吧。正想着，雨宫又继续说：“而且家里有规定，晚饭之后要插上后门的门闩。”

“为了防盗吗？”

“嗯……有时候我晚上从后门出去干活儿，回来时门闩就插上了，大概是有人误以为忘了锁门吧，我总是因此被关在外边。”

如果总是被关在外面，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捉弄他？加茂脑中闪过这个想法，可他没敢说出来。而根本不疑有他的雨宫笑着继续说道：“所以，我晚上就从正门出去了，这样只要拿着钥匙就放心了。”

“我明白了。那正门的钥匙是如何保管的？”

“只有老爷、究一，还有我和刀根川四个人有钥匙。客人多的时候会在娱乐室放一把，就放在那个架子的抽屉里，大家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都用那把钥匙。”

加茂照他的话打开放酒的架子的抽屉，看到里面有一把挂着房子造型的木根付的钥匙。他拿在手里看了看，是一把较大的钥匙，和每个房间的钥匙不同。

把钥匙放回抽屉里，加茂决定继续调查不在场证明。

“那么，能说一下你之后的行动吗？”

“我劈柴劈得很投入，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八点半了。一进娱乐室就看到漱次朗和月彦正在下棋。我平时也下棋，本来想看一会儿的，但还是先回了自己的房间。”

“确实，这小子出娱乐室时一脸不舍。”

插嘴的是月彦。闻言雨宫露出苦笑。

“因为浑身是汗，我想洗个澡就休息了。对了，洗完澡之后，究一打电话过来。”

“究一打电话给你？”

加茂反问一句，雨宫用力点点头。

“嗯，应该是九点二十分左右用内线打过来的。他说有事想跟我商量，约我第二天早饭后聊聊。”

“你知道究一想跟你商量什么吗？”

雨宫皱眉沉思道：“当时我没多想就答应了，可说实在的，我完全想不出他要跟我商量什么。”

“也有可能是有人模仿究一的声音和口吻给你打电话。”

“嗯，说不好。电话里的声音虽然稍微有点小，但我觉得听起来就是究一的声音。”

“这样啊。”

“那之后我本来想睡觉，可还是惦记着下棋，所以就回娱乐室了。”

“这小子是九点半刚过的时候跟我们会合的吧？之后又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和老爸就决出胜负了。”

插嘴的是月彦。

“决出胜负之后，大家做了什么？”加茂继续问道。

刚才一直在找机会说话的漱次朗开口了。

“这孩子好像对结果不服气，要跟我再比桌球。月彦桌球打得很好。”

月彦像是不乐意在大家面前被当成小孩子对待，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盯着漱次朗。他站起来要比父亲高，有一米七五左右。漱次朗不以为意地继续说道：“那天晚上我精神很好，估计上床也睡不着，而且这孩子太缠人了，我就答应了他，再比一场。”

“老爸太卑鄙了，硬是逼我接受二对二组队比赛的条件，因为他知道正常比试根本赢不了我。”月彦愤愤地说，加茂一听就猜到这次比赛又是他输了。

雨宫用颇感有趣的语气说道：“个中缘由就是这样，于是我去丑牛间把幻二找来。那时候应该是十点四十五分左右吧……当然幻二是漱次朗点名的救命之人。”

加茂终于弄清了前因后果。

“也就是说，月彦和雨宫一组，对漱次朗和幻二，四个人比起桌球来了？”

之前一直沉默的幻二点了点头，说道：“我们就在这张桌球台上比的。从十一点开始，打完应该快两点了。”

漱次朗露出既像同情，又像挖苦的表情望着儿子，补充道：“桌球打完，这孩子就赌气回房间了。之后我和幻二还有雨宫一起喝酒、打牌，一直待到早上。原本没这打算的，不知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听到这话，月彦扭过头，像是自言自语般嘟囔道：“结果害我凌晨两点之后没有不在场证明。我要是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硬撑着也

不会离开那张沙发的。”

加茂没理会他，继续提问：“三位是在娱乐室一直待到早上？你们一直在一起吗？”

漱次朗故意重重地点着头回答：“是的，这个屋里有洗手间，所以完全不必出去。哦，十点四十五分的时候雨宫去丑牛间叫幻二，算是离开过一次，不过我记得不到五分钟他就回来了。”

“好的。你们打完桌球之后，有人经过娱乐室吗？”

“凌晨五点左右刀根川经过了一次娱乐室，应该不到十五分钟就回来了。之后六点四十五分左右月彦来叫雨宫，我看到他站在走廊上。然后雨宫先回房间了一趟，做散步的准备，五分钟之后，月彦、月惠和雨宫三个人一起出去了。”

“你刚才说的人中有人不是空着手的吗？”

“月彦他们什么也没拿。刀根川拿着扫把和垃圾铲，但她不可能搬运头部或躯体。”

加茂在脑中梳理到目前为止获得的信息，开口道：“总结下来就是，究一在九点二十分左右用内线联系了雨宫。”

屋里所有人都点头表示同意。加茂又掰着手指继续说：“不在场证明最充分的是漱次朗，从晚饭后到早晨七点，你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另外，月彦是从晚饭后到凌晨两点有不在场证明，并可证实他发现尸体的时候是空着手的。月惠晚饭后外出过，但从时间上看，她不可能搬运尸体。发现尸体的时候她也外出了，但和月彦的理由相同，她无法搬运尸体。”

加茂顿了一下，才接着说下去。

“再看雨宫，九点半之后，他有近乎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晚上七点二十分到八点半，以及发现尸体的时候他出去过，但都是空着手的。幻二呢，他是晚上十一点前进的娱乐室，那之后有不在场证明。晚上八点到九点这段时间他在别墅外，但跟雨宫的理由相同，他也无法搬运尸体。同样，清晨五点出去了十五分钟左右的刀根川也一样。”

“那你的意见是？”太贺老人缓缓问道。

加茂叹口气，摇摇头。

“除了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的漱次朗以外，从时间上看，所有人都有‘可能’行凶……然而，要说是否有机会把尸体的一部分从别墅运到冥森，只能说都‘不可能’。”

“你这是承认自己无能了？”

加茂极不高兴地转向说这话的月彦，道：“你说我什么？”声音也自然而然地严厉起来。

年轻人轻蔑地垂下头，说：“要是有所冒犯，我道歉。不过我觉得，如果你和我们这些门外汉得出的结论相同，那自称侦探有什么意义呢？”

“月彦，不许这么没礼貌。”

太贺老人严厉地斥责，可年轻人并不惊慌，身子又往沙发里埋了埋。

“说出事实又不是坏事。”

老人的脸色未变，紧紧盯着自己的孙子，可眼里浮现出抛弃了他的冰冷神色，和看文香和幻二时明显不同。

龙泉文香的日记

昭和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又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很害怕，可是更害怕跟别人待在一起。因为我不知道能相信谁，我觉得大家都在用怀疑的眼神看我。

到了早上，漱次朗大叔伯没来餐厅。因为他在寅虎间遇害，双臂被割了下来。床上全是血，连天花板上都有鲜红的血飞□□（有涂抹的痕迹）。

我无法写下那恐怖的场景。

爷爷心力交瘁，一直在睡觉，我这才知道爷爷的存在对我们而言有多重要。我们一家人彻底分裂了。

月彦认准了没有血缘关系的雨宫是凶手，一直骂他。刀根川和我为雨宫辩护，结果我们都被月彦视作犯罪同伙。月惠被剑拔弩张的场面吓哭了，她完全不关心谁被怀疑成凶手，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刀根川用吓人的冰冷眼神盯着月彦，我第一次看到刀根川有那么可怕的神色。为什么大家都暗藏着我所不知道的一面呢？

我找雨宫聊天，他的眼睛里有惧怕之色，那是怀疑我是凶手的神色。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大家都怎么了啊？不对，我想我也变了。

幻二叔叔在为我担心。可看到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叔叔却还和平时一样，这没有让我安心下来，反而是害怕占了上风。

别墅里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可疑。

今天从白天到晚上都没发生什么事。马上天就亮了，肯定又要出什么事。下一个可能就轮到我了。

昭和三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刀根川被杀了，喉咙被割开。防不胜防，一切都没有意义。凶手一定是在嘲笑我们的无能为力。

白天依然什么事都没发生，安静侵蚀着我。

我是为什么才写这些的呢？也许我看不到明天的晨光了。就算能活下去也没有未来了。如果我留到最后一个，我有勇气跟凶手对决吗？（以下无法辨识）

注释：

[1] 换算为标准对数视力约为四点六。

[2] 日本江户时期，人们卡在和服与腰带间的固定物，上面有绳孔，可用来拴绳子悬挂物品。根付可做成各种造型，后人将其视为艺术品。

第四章

——根据你写的日记，遇害的顺序是这样的。

加茂在手机的记事本应用中输入以上文字，文香看后，板着脸在本子上写字。

——今晚凶手会对漱次朗大叔伯下手，下一个是刀根川，再下一个呢？

——没有二十五号的记录。

——哦，那天发生了泥石流，所以不可能写下日记。

泥石流之后，搜救队找到了五具尸体——究一、光奇、漱次朗、刀根川和文香。而除了文香之外，所有人都如日记中所描述的，身体的某部分被割下或是严重受创。而从泥石流造成破坏的规模推测，应该没有幸存者。

据当时负责该案、现已退休的警察说，警方认为发生泥石流时，活着的人都在别墅外。要是留在别墅里，就有很大可能在别墅残骸中找到遗体。而众人在别墅外的话，除了逃到高处的文香之外，其他人的遗体可能都被泥石流冲到了很远的地方。

加茂没把这些情况告诉文香，因为实在太凄惨了。

此刻两个人正躲在二楼的清洁工具间。清洁工具间位于小型物品升降机的旁边、寅虎间的正对面。加茂已将手机时钟调到了当地时间，所以此时屏幕上显示的下午十点二十四分就是“这里”的时间。

清洁工具间里极为昏暗，只从门缝透进来一点光亮。

——因为漱次朗是在寅虎间遇害的，所以只要守在他的房间前，就可以抓到凶手。

可话说回来，大半夜跟一个初中女生孤男寡女待在这种地方，这

对加茂和文香而言都不是什么好事。

——是倒是，可你差不多该回自己房间了吧？

——我也想过从自己的房间盯着这边，可位置不佳嘛。

——不不，我的意思是，一个初中女孩跟我这么个大叔一起过夜，这种事犯规了。

要是让龙泉家的人知道，会被当成性犯罪者的吧，加茂想着。文香却悻悻地以文字回道。

——这可关系到大叔伯的性命啊。你要是再说这种话，我就大喊了哦！让大家都知道你的计划，没关系的吧？

加茂深深叹了口气。他知道她不会真的那么做，她只是想表达就算是拿棍子赶，也赶不走她的。

还有一个理由让他不好赶文香回去。对她而言，如今跟加茂待在一起或许是最安全的。

万一文香在回子鼠间的路上被凶手看见了怎么办？凶手也许会杀害行动可疑的她。而且加茂还担心，放她一个人的话，难保她会不会做出什么危险的举动。

——知道了，随便你吧。

加茂一边尽可能不让视线离开门缝，一边在手机上打字。

清洁工具间的门，上下都有几厘米的缝隙。顺着缝隙看向走廊，就能将寅虎间附近的情形一览无遗。除此之外，二楼的任意一个房间的房门打开或是有人上楼来，在这里肯定都能听到。

可以说这里是最适合蹲守的地方了。

工具间有二点五平方米左右，侧面的架子上放着扫帚、硬毛刷和洗涤剂等清洁用品，房间靠里设有带水龙头的清洗处。东西虽多，但靠走廊一侧留出了干活儿的空间，两个人在这里蹲守也足够宽敞。

……进来之后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寅虎间那边没有任何动静。加茂感到无聊，就把沙漏吊坠放在手掌上滚来滚去。旁边的文香拿出圆珠笔，在本子上写起来。

——对了，金平糖。

看她正要继续写下去又停了下来，加茂皱起眉。文香从口袋里拿出怀表，用指甲抠住怀表背面，一拉，盖子就发出砰的一声轻响，开了。

——吃吗？推荐你吃红色的。

她把怀表递过来，加茂看到怀表背面装着可爱的金平糖，有红的、白的。

怀表背面好像是有一个能装东西的小格子，她把金平糖装在里面随身携带。格子里大概能放五颗金平糖。

——这是什么，伪装成怀表的印笼[1]？

看到加茂忍笑输入的文字，文香悻悻地把一颗红色的金平糖放进口中。

——这是爷爷特别定制的，能用来装药。

加茂回了一个不要的手势。文香收起怀表，恢复了认真的神情，又开始写字。

——凶手为什么要做出分尸这么可怕的事情呢？

——我有一个想法，有一定可能。不过我自己也还没梳理清楚。说起来，割下头部是一种常用的“调包尸体”的手法，相当老套。

——相当老套吗？

看文香不解地写着，加茂露出苦笑。

在科学刑侦技术已日益完善的二〇一八年，实际上估计没人会调包尸体吧。因为只要对遗体进行DNA鉴定，一下子就能识破。然而，在技术不足的一九六〇年可能不一样，凶手会认为调包尸体的诡计“可行”也并不奇怪。

——不管怎么说，时代是在不断变迁的啊。

——未来的事情我不明白，不过我想不是“无面尸”，因为父亲和光奇的头都被找到了。

加茂发现这几行字笔迹有些颤抖，再看文香，她的眼里已噙满泪水。加茂慌忙打字。

——别硬撑，你要是觉得难受，我们就聊聊凶案之外的事吧。

——不，我想抓到凶手，所以我要和加茂一起思考。就算是为了父亲，我也必须成为一个强大的人。

大概是下意识的，她写出来的话和写在日记里的相同。之后文香像是想到了什么，奋笔疾书起来。

——说不定凶手是为了掩饰凶器才那么做的。

加茂想起两具尸体的颈部断面都不太平整，文香的意思是，可能凶手用来勒脖子的凶器在颈部留下了具有特点的痕迹，为了掩饰这个痕迹，凶手才割断了死者的颈部。

——可仅仅为了掩饰那个痕迹，没必要把光奇的身体肢解成好几块吧，考虑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违常理。

——确实。除非搞明白凶手是怎么把头部和躯干运到别墅外边去的，否则就不可能看清真相呢。

文香开始在本子上画别墅的结构图，然后在后门附近画了一个大大的“〇”。

——如果只是走到后门外的石板路，是可以不留下脚印的。凶手会不会是从那儿把尸体的一部分扔到了地下庭院呢？当然是用防水布之类的裹着丢的。

正如她所说，通往地下庭院的石阶就在后门不远处，加茂思考了一下能否利用地上地下两米多的高度差运送头部和躯干。

——行不通啊。从两米多高的地方丢下去，尸体上应该会留下落地时造成的伤痕，可实际上尸体上没有那样的伤痕。

——那如果在后门上挂一条绳子，连到大浴场的窗格，结成一个圈呢？用完之后可以从地下或者后门任意一处收回来。

看完这句话加茂很吃惊，因为文香想的是用缆车的原理搬运装着头部和躯干的包裹，这样的想法未免太牵强。

加茂略作思考，还是摇了摇头。

——大浴场的窗格上既没有绑过绳子的痕迹，也没有被重物拉扯摩擦过的痕迹。特别是躯干，不可能这样搬运。

人头其实比看上去的要重，基本都超过四公斤，躯干的重量更是轻易就能超过二十公斤。加茂不认为搬运这么重的东西后能不在窗格上留下任何痕迹。

文香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定，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又再次看着结构图。她画的别墅有十二个房间。来给太贺庆祝生日的共有十个人，不算遇害的究一和光奇的房间，别墅里现在只有两个空房间。

其中亥猪间是为歌剧歌手池内准备的房间。

她是少数幸免于龙泉家诅咒的人之一。可能是因为早就跟漱次朗离婚了，关系很疏远。

剩下的最后一个是卯兔间。

关于这个房间，没有一个人主动提起，从漱次朗及太贺的口气中可隐隐听出，那是一个终年锁死的房间。

之后加茂和文香好一会儿没继续笔谈。加茂一边警惕地看着走廊，一边回想傍晚发生的事情。

加茂被分到了亥猪间，他从雨宫那儿拿到了挂着小野猪根付的钥匙。遗憾的是亥猪间在一楼，无法监视二楼的情况……

把钥匙交给加茂之后，众人便各自锁上房门，开始准备晚饭。

加茂去储藏室看了一眼，吃惊地发现里面有两台冰箱。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全日本急速普及“三大件”，就是黑白电视机、电动洗衣机和电冰箱，这里的冰箱是白色箱型的，装着银色的把手。

加茂出于好奇看了一下两台冰箱里放的东西。和现在的冰箱不一样，这两台冰箱都只有一个门，每台都堪比一个小型冷冻室。其中一台主要放蔬菜和水果，另一台放着鱼和肉。

话说回来，冰箱并非一般老百姓能买得起的东西。据雨宫说，这一台冰箱的价格，就是普通家庭两个月以上的工资……

饭是几个人一起做的，可以互相监视是否有可疑举动。但其实主要还是刀根川，加上相对会做饭的月惠、雨宫三个人，除了太贺老人以外，其他人都是监视做饭的过程。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一直待在厨房。

雨宫因为有事要向太贺老人请示，有一会儿不在厨房；月惠在做菜的间歇说要休息一下，出去了。负责监视的几个人也一样，幻二顾及讨厌烟味的文香，有段时间不知跑哪儿去抽烟了；月彦则基本都不在厨房。

相对认真在监视做饭过程的，只有文香、加茂和漱次朗三个人。

傍晚七点前，换上一身褐色甚平 [2] 的太贺老人来到餐厅找加茂闲聊。因为完全不了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了不露出破绽，自始至终加茂都只是当听众。

七点十五分，晚饭摆上了桌。

刀根川和雨宫介绍说，今晚的菜品有番茄烧茄子拌柚子醋、放了芝士的蛋包饭、嫩煎牛里脊肉、法式面包，以及水果拼盘。

因为是三个人一起做的，各自的拿手菜不同，合在一起看就有点不伦不类，不过倒是别有一番风情。这也是对伶奈住院之后光吃泡面和速食的加茂而言过于丰盛的一顿了。

吃完晚饭，太贺命令大家“今晚绝对不可以离开自己的房间”，这也与文香日记中所写的相同。

饭后众人享用餐后的咖啡，刀根川和雨宫收拾碗筷，到晚上八点十五分左右，东西都收拾完了。见他们两人从厨房回来，太贺看了一眼手表，随便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餐厅。

听文香说每天都是这样。太贺好像给自己定下了晚饭后到八点半之前不回房间的规定。他刚离开，就能听到金属器械运行的机械声。应该是轮椅升降机运作的声音。

加茂本想跟着太贺离开餐厅的，可被漱次朗和雨宫的连连提问拖住了。特别是漱次朗，他似乎对眼下的情况感到不安，极力想得到哪怕一丁点信息。没办法，加茂陪着说了二十分钟左右的话，才离开餐厅。但就算这样，他也是太贺之后第一个离开餐厅的。

上到二楼，他看见用于升降轮椅的铁板停在楼梯口。晚饭前他看到铁板在一楼，所以太贺的确上楼来了。

二楼的楼梯旁边有一块空地，立着好几幅油画。这一块空间似乎被当成了油画的临时存放处，立在最前面的是一幅静物写生，画着摆放好的苹果、芒果等水果。

加茂注意到这些油画后面的空隙里夹着金属器具和像是红色毛毯的东西，但他没在意，就走了过去。然后他走过关着拉闸门的小型物品升降机，迅速进了清洁工具间。

正想着终于能专心办正事了，文香便出现在了走廊上。从时间上看，应该是他离开餐厅后不到一分钟，她就跟出来了。文香直接从清洁工具间前走过，进了自己的房间，可马上又拿着坐垫回来了。

几分钟后，幻二上了二楼，进了丑牛间。加茂看看手机，是八点四十四分。

那之后他就和文香一起监视。九点十三分，月彦回到巳蛇间，从里面锁好了门。五分钟后漱次朗进了寅虎间。

给人以纠缠不休又有些冷酷感觉的月彦是蛇，第一次见面就拿着猎枪的危险人物漱次朗是老虎，加茂在脑中这样联想记忆。

其他位于二楼的房间就是锁死的卯兔间、太贺老人的辰龙间以及文香的子鼠间。

房间在二楼的人应该都到齐了，加茂决定等待凶手出现。凶手大概不会在时间还早的时候行动，所以他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在加茂陷入回忆的时候文香一直看着他，这时又开始写字。

——对了，你刚才说对肢解尸体有想法，是什么想法？

蹲守让加茂也开始觉得无聊了，他动起手指，在手机上打字。

——抱歉，我没解释吗？其实我也没太想清楚……就是觉得凶手是在“比拟杀人”。

文香一愣，盯着加茂。

——你是说模仿《鹅妈妈童谣》的谋杀？

她说的应该是范·达因的《主教谋杀案》，这是最早的一部涉及比拟杀人的作品，讲述了根据“谁杀死了知更鸟”及“矮胖子”等童谣实施的离奇命案。

——是这个意思。你记得挂在娱乐室里的画吗？

——《奇美拉》。是爷爷很看重的一幅画。

——那幅画上画了一只具有各种不同动物之身体特征的生物。但希腊神话中奇美拉的样子是狮头、羊身、蛇尾。

文香惊奇地歪着头，用笔回应道。

——但画上的那个生物，头不是狮子，身体也不是山羊。

——画家的雅号“夜鸟”表达出了那只怪物的真身。你听说过一种叫“鵺”的生物吗？

——那是什么呀？

——以前我因为杂志社的工作去调查过一些都市传说，这些说了你也听不懂吧……总之就是，我调查过鵺。

加茂发挥着出众的记忆力，继续打字。

——鵺有猴子的头、狸猫的身体、蛇的尾巴、老虎的四肢和虎斑地鸫的声音。

看了这段文字，文香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

——那幅画上的生物，脸是红色的，身体是灰褐色的，尾巴像蛇，而手脚有黑黄相间的条纹。那是鵺啊。

——另外，鵺这个字，写出来是“夜”加“鸟”。——莫非画家“夜鸟”这个名字也意指鵺？

加茂正要回答，却发现文香在发怔。他觉得奇怪，低头一看手机屏幕，发现自己明明没做任何操作，手机上却不断打出文字。

——加茂说的是源赖政[3]射下来的怪物吧？《平家物语》等书籍中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可也有不同的解释，说那是声音和鵺一样的另一种怪物。

看着自行输入的文字，加茂露出苦笑。等“输入动作”停下之后，他开始在手机上打字。

——不过人们普遍认为那就是鵺。你是霍拉？

——是的，好久不见。

几乎没有停顿，屏幕上就显示出这句话。

“之前你去哪儿了？”

文香忍不住出声问道。霍拉没理她，继续在屏幕上打字。

——这里也太黑了，我要很费力才能看清你和文香写的字，怪辛苦的，要不要用沙漏照照亮？可以调到你们喜欢的亮度，一直照到早上。

——别！弄出亮光来，经过走廊的人就会发现我们在这儿了。

——既然你这么说，那就算了吧……哎呀，手机的电量减了不少呢，“这里”的插座规格和未来基本一样，要不你充一下电吧？

加茂依旧边留意走廊上的动静边打字。

——你别说废话妨碍我监视了。充电线在我的包里，包放在车里。

——忘在二〇一八年了啊！我倒是很期待和你们说些废话呢。

加茂微微耸耸肩，再次打字。

——别理这家伙，我们继续说说比拟杀人吧。这次的案子，会不会是在比拟鵺呢？

文香轻吸一口气，看来她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加茂继续打字。

——住在申猴间的究一头被割了下来，而今晚凶手的目标是住寅虎间的漱次朗，你在日记中写下他的双臂被割了下来。明天凶手的目标是住酉鸡间的刀根川，她的喉咙被割开了。

霍拉突然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像是想引起加茂的注意，然后他又开始远程操作手机，打起了字。

——可是，光奇是住戌狗间吧？不是狸猫呢。

——对，只有这一点，比拟不成立。

——不，是狸猫。

文香突然写了这么一句，让加茂吃了一惊。而她手中的笔不停，继续写了下去。

——光奇很宠爱的那只柴犬名叫拉昆。Raccoon dog，指的就是狸猫[4]。

凶手会想出这种孩子气的文字游戏，这让加茂很不舒服。他的手指不由得停住了。霍拉抓住这个机会，在记事本中连连打字。

——写明白点就是这样的吧。

龙泉究一 申猴间（猴子）头部

都光奇 戌狗间（宠物“Raccoon”＋狗“dog”＝狸猫）

躯干

龙泉漱次朗 寅虎间（老虎）手

刀根川鶇 酉鸡间（鸟或者“虎斑地鸫”） 喉咙（声音）

加茂也点着头再次打起字来。

——这样一来，就能推测出二十四号的深夜谁会遇害了。剩下的比拟只剩蛇了，也就是说凶手盯上了住巳蛇间的月彦……别墅里的房间是怎么分配的？

他问这个是因为想到决定如何分配房间的人也许正是凶手。文香似乎察觉到了他的用意，可她马上微微地摇了摇头。

——辰龙间是因为爷爷喜欢。其他房间是两年前父亲和大家一起商量着决定的。光奇因为喜欢狗，所以选择了戌狗间；大叔伯是阪神老虎棒球队的球迷，所以选了寅虎间。而我是因为根付很可爱，所以选了子鼠间。

如今究一已遇害，每个人的选择是否曾受到凶手的刻意诱导，这一点已无法得知。

这时，加茂又想到了一个可能，不由得浑身一震。

也许凶手的最终目标是灭掉龙泉全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凶手而言，谁住哪个房间都无所谓……不管谁住哪个房间，凶手只需改变一下杀害的顺序而已。

与此同时，他们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像是马达起动的声音。

这声音和轮椅升降机的声音不同，还伴随着沉重的震动感，仿佛直接作用于坐在清洁工具间里二人的心脏。看到文香露出害怕的表情，加茂意识到她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

——这是？

——可能是地鸣。好像发生泥石流之前都会出现这样的征兆。

霍拉又让手机的手电筒闪了一下，开始打字。

——请放心，二十五号之前泥石流是不会发生的。话说回来，今天可真精彩啊。以侦探的身份潜入龙泉家，努力确保下一位受害人漱次朗的安全。到现在为止，你好像比我期待的更能干呢。

明明是夸奖，可话里仿佛藏着嘲讽，加茂苦着脸。霍拉打完这一条消息之后就没动静了。

*

加茂低头看着手机，松了一口气。

漫长的夜晚过去了，迎来了二十三号的清晨。时间是上午六点四十分，快到太贺老人让大家到餐厅集合的时间了。

一整夜凶手都未现身，二楼的走廊上甚至没有有人走动的声音。要说加茂现在最担心什么，那就是手机的电量只剩下百分之五了。

从走廊上的窗户看出去，感觉天气像是要下雨。加茂用力伸了个懒腰，想让酸疼的腰和肩膀好受一些。文香也马上学着他拉伸身体，她好像把白色坐垫留在了清洁工具间。

然后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加茂很清楚文香在想什么，作为回应，他敲了敲寅虎间的门。

漱次朗应该没事，但就算心里明白，加茂还是紧张得满手是汗。旁边的文香用力抓住了他的左臂。

“哦，加茂啊。早上好。”

房门打开，漱次朗出现在门口。他已穿戴整齐，穿着三件套的深蓝色西服套装。

加茂甚至忘了回一声“早上好”，就马上看向文香，两人都点了点头。此时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成功保护了漱次朗，满心激动。

加茂向有些发怔的漱次朗解释说他们正在挨个儿查看房间里的各位是否平安无事。看到漱次朗的黑眼圈，就知道他应该没怎么睡。漱次朗说他要先回房一下，加茂二人则接着去查看二楼的其他人是否都没事。

正要去巳蛇间的时候，月彦从房间里出来了。跟彻夜未眠、衣服上全是褶皱的加茂形成鲜明对比，月彦胡须剃得干干净净，梳到后面的头发一丝不乱。他穿着牛仔裤配浅蓝色的POLO衫，衣服都很整洁，没有一个褶子。

月彦一脸冷漠地看着加茂二人，说了句：“我先去餐厅了，侦探先生。”就转身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加茂的心情明亮起来。很顺利，马上就确认了这两个人都平安无事，是一个大收获。他意气风发地敲了敲太贺老人的房门。

可等了半天也没人回应。他又试着敲门、大喊，却都没有任何反应。

“会不会是身体不舒服呢？”文香喃喃说着，由于睡眠不足，她脸色发青。

他们马上回到子鼠间，打内线过去，但没人接。加茂判断情况紧急，想破门而入，可房门很结实，就凭他踹的那几脚，根本撼动不了分毫。

听到动静，幻二从丑牛间探出头来，他今天换上了白色立领衬衫配一条宽松的黑裤子。稍后漱次朗也打开门，并来到走廊。

加茂命令他们守着门，自己跑向一楼，不到五分钟，又带着手里

拿着工具箱的雨宫回到辰龙间门前。

别墅里没有万用钥匙，只能破坏房门的合页了。花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终于把房门拆了下来，雨宫一个人将房门移到旁边，靠墙立着。

加茂领头，幻二和文香随后进入房间。漱次朗和雨宫则似乎连进房间的勇气都没有，两个人留在走廊上悄悄说着什么。

辰龙间里的结构和申猴间、戌狗间没太大不同，要说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床边放着一辆折叠起来的轮椅，轮椅上搭着一条深红色的毛毯。

房间里的椅子上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甚平，床脚的地上有一把钥匙。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部黑色老式电话，电话旁边的杯子里还有半杯水。

桌子的抽屉是打开的，能看到里面放着文具，文具下面有一个黑色信封。但就是不见太贺老人的踪影。

“爷爷呢？”

文香依然抓着加茂的左臂，喃喃道。自进入房间以来她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幻二站在房门口，困惑地打量着房间。

加茂蹲下来，看向掉落在床脚的钥匙。

钥匙的状态很不正常。挂根付的绳子不知被什么东西割断了，钥匙本身也像是受过强大的外力而扭曲变形。钥匙的样式和其他房间的相同，只是比加茂之前看到过的感觉更旧一些。

“啊……这把钥匙我先拿着了。”

加茂戴上专为调查而借来的手套，捡起钥匙，不由分说地放进了胸前的口袋。

他又去看了看厕所、浴室和壁柜。文香一直是一副惶惶不安的样子，紧紧跟着他。可哪儿都不见太贺老人的身影，屋里的窗户也都锁得好好的。

“人不在房间里。”

加茂嘴里说着，回过身来，看见幻二双手撑在带抽屉的桌子上，表情严肃。

“爷爷到底在哪里？”

加茂突然对他正低头看着的抽屉产生了兴趣。他走过去，把抽屉又拉出来了一些，看到靠里放着一块刻有龙的怀表，跟文香的那块颜色和形状都相似，只是尺寸大了一圈。拿起来打开表盖，看见指针停在六点四十六分。

除此之外，抽屉里就只有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以及几沓大概是工作上的文件。没有一样能指出太贺老人在哪里。

抬起头，加茂感到无比困惑。

昨晚他和文香一直待在清洁工具间监视二楼的走廊，他们一次都没看到过太贺老人从房间出来。

用于升降轮椅的铁板停在二楼，太贺老人离开餐厅后立即就传来了升降机运作的声音，而那个时候其他所有人都在餐厅，所以升降机肯定是太贺老人自己操作的。太贺老人操作升降机的目的只可能是上二楼，所以他理应还在二楼才对。

可是，在哪里？

加茂从房间走出来，来到走廊上，在走廊等着的雨宫和漱次朗连忙让开。文香毫不迟疑地跟着他，稍后幻二也出来了。

加茂决定叫上在餐厅的月彦和月惠，大家一起把整个二楼搜查一遍。这种情况下，没人再拒绝让他们进入自己的房间了。

一行人按照寅虎间、丑牛间、巳蛇间、子鼠间的顺序一一打开房门进屋，浴室、厕所、壁柜，统统查看了一遍，可到处都没找到太贺老人的踪影。

最后只剩卯兔间了，加茂提出进去查看，可除了文香和雨宫之外，所有人都露出了为难的表情。特别是漱次朗，他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厌恶的情绪。但最终加茂不顾众人的反对，意志坚决地走到门口。

卯兔间的房门和门锁也与其他房间的完全一样，钥匙好像是由太贺老人负责保管。然而他本人失踪了，没办法，只好再次动手拆下合页。

大概反复做一件事掌握了窍门，这次雨宫只用了五分钟，就成功把房门拆了下来。门刚被卸下，就有一股浑浊的空气从房间里流出。在雨宫把门靠墙放好的时候，加茂已踏进了卯兔间。

先是有种像油腐坏了的臭味冲进鼻子。房间里很黑，什么都看不清。加茂快步走到紧里边，一把拉开了窗帘。

臭味的源头是放在桌子上的调色板，以及约二十支粗细不同的画笔。看来像是有人正作画时突然放下它们，之后就再没动过。调色板上调好的颜料凝固了，蒙了一层灰尘。

调色板旁边有个木质工具箱，里面放着用了一半的颜料管、调色刀，还有几瓶油。床边放着没用过的画板。这些东西不知放了多久了，全都被灰尘覆盖。瓶子底部的油黏成一团，画板也变色发黄了。

不知什么时候，除雨宫以外的所有人都聚集到了房里。加茂接着去查看了浴室及厕所，可都没有太贺的身影。

卯兔间跟其他房间不同，好像没有重新装修过，墙纸和地板都褪色了。浴室和厕所也和其他房间的不一样，估计仍保持着别墅建成时的模样。

加茂的视线投向包画笔的报纸，赫然看见上面的日期是昭和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换算成公历是一九四八年，所以这份报纸是十二年前的……这个房间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锁死”状态吗？

加茂有股冲动，想追问漱次朗这是怎么回事，但又认为应将确认太贺老人的安危摆在优先位置，所以放弃了。他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

加茂决定先离开这里，在房门口差点儿跟探头往里张望的雨宫撞上。没了房门，卯兔间出现了一个空洞，拆下来的房门靠墙立在左侧。

接着，加茂去检查了小型物品升降机。

物品升降机的载物厢停在一楼，他先操作操控盘，把它升到二楼。伴随着沉闷的机械声，小型载物厢升到了二楼。

这升降机相当古老，说不定是电动升降梯黎明时期的产品。

载物厢设计得可与二楼地板平齐，应该是为了能顺利装卸货物而

下功夫做了调整。

打开网格状的金属门，载物厢内部便一览无遗。因为没装照明设施，里面比加茂预想的要暗。向雨宫借来手电再查看，确认内部是空的，且不管内部还是厢体周围，都没有污渍或显眼的损伤痕迹。

让加茂感到失望的是，载物厢内部尺寸很小。拿卷尺一量，载物厢长一米一，宽七十厘米，高只有八十五厘米，而且里面架着两块搁板。

加茂想着搁板是不是能取下来，就试着动了一下，可搁板纹丝不动。这隔板原本应该是可以拆下来的，恐怕是因为和载物厢相接的部分生锈了，连在一起，现在完全动不了了。

要是搁板能拿下来，就另当别论了，可如今一层的空间只有一米一乘七十厘米乘二十七厘米，一位成年男性要长时间躲藏在里面太过窄小了。除非有瑜伽大师的身体柔韧度，否则做不到。

听漱次朗说太贺年轻的时候身高有一米七，从身高判断更觉得不可能。

加茂感觉白白浪费了时间，不禁有些灰心，但仍继续查看了清洁工具间。当然，太贺老人也不在这里。

结束了对二楼的搜索，众人几乎无人说话，默默地走向一楼。走在最后的加茂凝视着众人下楼的背影，漱次朗父子三人、幻二、文香、雨宫一共六个人。加茂愕然嘟囔着说：“刀根川呢？”

回想一下，整个早上就没见到过刀根川。这话让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困惑地互相看着。

“说起来，我也没在厨房看到她。”月惠这样说，她今天穿一件纯色的贴身短袖连衣裙。

雨宫也点头附和道：“她今天很少见地没有早早起来，所以早饭是我和月惠准备的……因为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还说让她好好休息到七点呢。”

应该还有人注意到了刀根川不在，只是由于听闻太贺失踪了过于震惊，都忘了这回事了。

加茂等人的脚步自然而然地改变了方向，走向刀根川的房间。

西鸡间的门锁着，在外边怎么叫也没人回应，打内线也一样没人接。雨宫再次动手破坏合页。等待期间加茂看了看口袋里的手机，已经是早上八点十分了。

门拆了下来，加茂透过缝隙向里瞧，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身穿女仆服的刀根川仰面躺在床上，嘴唇周围残留着呕吐过的痕迹，喉咙处有抓挠过的指痕，从伤口渗出的血已有些凝固。

加茂知道这又是一次比拟杀人。在西鸡间的刀根川鶇抓挠着喉咙死亡，因为鶇有虎斑地鸫的声音。

“刀根川？”雨宫还拿着门，呆呆地低喃。

加茂走入房间试探刀根川的脉搏，触到她的身体冰冷，已回天乏术。他摇了摇头。

文香放声哭了起来，冲到刀根川的遗体边跪下。

“为什么会这样……”

加茂低头看着遗体发愣。

按照文香的日记记录，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漱次朗。凶手为什么改变了行凶的顺序？是识破了他们在清洁工具间的监视了吗？还是因为他来到了“这里”，让凶手的行动发生了变化？

他盯着在旁边发抖的文香，想到只有文香知道他们在清洁工具间监视。是她把这件事泄露给了什么人吗？还是她就是那个杀人魔，日记的内容全都是胡编的？

“毒杀啊……”

漱次朗拖长了尾音的嘀咕声将加茂拉回到现实中。

“嗯，很有可能。”

加茂附和着，视线移回到遗体身上，他发现刀根川的指尖沾有凝固了的血迹，大概是抓挠喉咙的时候留下的。接着他又重新察看了一下刀根川的身体，在女仆服的口袋里发现了挂着鸡形根付的钥匙。加茂把这把钥匙和在太贺老人的房间里找到的钥匙收在了一处。

接着看床头柜边上的桌子。

黑色老式电话旁边放着一个托盘，上面摆着一个空杯子和几个药包，上面写着“四君子汤”。这些东西加茂他们昨天进来检查窗格的时候就放在那儿，今天其中一包是打开的，里面已经空了。

“刀根川患有什么慢性病吗？”他问道。

文香擦着眼泪回答：“她说她肠胃不太好，这可能是肠胃药。”

雨宫也点点头，道：“我想应该是的，在东京的本宅她也每天吃这种药。”

漱次朗突然恨恨地说：“查这些有什么用！我们不是医生，也不是法医，根本没办法知道中药里有没有毒。”

“就算不是医生，也能知道。”月彦低头看着刀根川的遗体，发音清晰地继续道，“在森林里布置一个陷阱就能抓到老鼠吧，只要让老鼠舔一下杯子，或者喂它吃剩下的中药不就行了？要是老鼠倒地死了，那就是有毒。”

注意到月彦的眼里放光，加茂感到一阵寒意。他之前说霍拉冷血，现在觉得这个词也许更适合用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这……大概没什么意义吧。”幻二这样说。

月彦一脸不高兴的样子，问：“为什么？”

“就算知道药里有毒，也无从得知凶手是什么时候下的毒。有可能是我们来别墅之前就下了毒，而且来别墅之后，到发现哥哥和光奇的遗体之前，有人没锁房门吧。只要想，估计谁都能动手脚。”

加茂看了看杯子，上面没有污渍，于是接下话头说道：“刀根川用完杯子之后好像洗过了，可能没办法顺利查出是否有毒。”

败下阵来的月彦突然情绪激动，冲着墙面踢了一脚。文香和月惠被那声音惊得跳了起来，他本人却异常平静地又开了口。

“先不管这些了吧……还是集中精力找爷爷。单看眼下的情形，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月彦的态度让人很不舒服，但加茂更在意月惠的反应。面对月彦

突然的举动，文香只是单纯地吃惊，可月惠望着哥哥的眼里却浮现出明显是惧怕的神色。

确认了太贺不在酉鸡间，所有人又分头在别墅里搜索。这次搜索分成三组：漱次朗父子三人一组、加茂和文香二人一组、幻二和雨宫二人一组。

一楼各位的房间、厨房、餐厅、娱乐室、仓库、储物间还有机械室，这些房间都看过了，可哪里都没有太贺的身影，也没发现有什么地方跟昨天相比不一样。别墅的地下层也一样。

要说新发现，就只有在调查一楼的升降机装货处的时候。

重新检查了一番后，加茂发现，升降机的拉闸门是载物厢内门和走廊侧的外门连动的构造，载物厢不在那层楼的时候，外门会锁上。

出于试验性目的，加茂按下了升降机的急停按钮，他是想试试能不能强行打开内外两道拉闸门。可刚按下去就听见急促的铃声，吓得他跳了起来。

文香告诉他，按下急停按钮，让载物厢在非正常位置停下，就会响起警报。虽说升降机立即恢复了正常，可分头搜索的其他人已经都赶了过来，搞出一场虚惊。但不管怎么说，既然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那可以肯定昨晚没人按下过急停按钮。

除此之外，直至搜索结束都再无骚动，可最后也未能在别墅里找到太贺。接下来他们把搜索范围扩大到别墅外。雨暂时停了，不过云层厚重，估计马上还会下雨。

一出到别墅外，众人就闻到空气中有一股什么东西烧焦了似的恶臭，令人反胃。越往别墅后面走味道就越浓……要说外面有什么地方能烧东西，那就只有烧比萨的窑了。

直径有两米的大型砖窑前，掉落了一个根付。加茂拿出那把带有蓝色宝玉的龙配饰的钥匙，本该挂着根付的绳子被割断了。

加茂捡起根付放入口袋，之后才轻轻打开窑门。借着从外边照进来的亮光，能隐约看到窑里面有个蜷成一团的烧焦的尸体。

大概是凶手用柴火把尸体烧了，窑里积着灰烬和烧剩的残渣。火应该早就灭了，窑内的温度已经降了下来，只有一丝余热。

加茂借来手电往窑里面照，仔细查看尸体的状态。

面部被烧得格外凄惨，面目全非。当然除了脸以外，其余部分也烧焦了，只是因为湿度的关系，窑里可能没达到那么高的温度，遗体没有被烧得支离破碎。

只是……只有双腿是例外。在手电照射下的这具被烧焦的尸体的可怕之处在于，从大腿根下方七厘米左右往下的部分没有了。

发现这点后，加茂脑中马上浮现出《奇美拉》那幅画。

刚才在别墅里搜索的时候，确认了究一和光奇的尸体依然安放在地下仓库，而且从这具尸体的头部和躯干未被肢解这点也能判断，这的确不是究一和光奇的尸体。

如果这具尸体是太贺老人的话，那就是名字发音与老虎相似[5]的人被杀害了。带走尸体的双腿，这也许也是凶手的比拟。恐怕凶手一开始打算杀害的就不仅仅是漱次朗，还包括太贺老人，分别用于比拟老虎的前腿和后腿。

文香一直和自己在一起，从昨晚到今天早上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绝不可能是她把太贺老人的尸体搬运到比萨窑来的。

就算考虑文香有同伙，也还是一样。昨天晚上，第一个离开餐厅的是太贺老人，第二个就是自己。其余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在不被他看到的情况下上到二楼，杀害了太贺老人，又把尸体搬到外边。

忽然，加茂发现文香正盯着他，眼里清楚地流露出猜疑的神色。加茂感同身受地明白她心里在“怀疑”什么。

一个是怀疑加茂才是杀人魔，关于穿越时空的话也全都是瞎编的。另一个怀疑就是继太贺老人之后第二个离开餐厅的加茂，杀害太贺老人的机会最大。

文香大概马上就会打消第二个“怀疑”吧。她离开餐厅应该只比加茂晚了一分钟左右，之后又马上在清洁工具间找到他。加茂没有行凶的时间，她自己就能证明这点。

“爷爷的腿在哪儿呢？”

月惠喃喃地说。听了这话，加茂四下打量了一圈，视线所及范围内没看到像是腿的东西。在别墅里搜索的时候当然也没发现被割下来

的腿。

月彦挂着惹人厌的笑容看向加茂，说：“侦探先生……又发现了两具尸体，你没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见解吗？”

加茂沉思了一会儿，终于开口。

“我发现了一个信息，可能对查明真凶有帮助。但关于这个我有问题想问一下大家，我们去娱乐室说吧。”

*

一走进娱乐室，加茂就愣在了原地。

“没了？”

挂在北侧墙上的《奇美拉》不见了。文香也用右手捂着嘴，怔住了。

搜索太贺老人的去向时，加茂和文香负责餐厅和厨房，所以今天早上还没进过娱乐室，直到此刻才发现画不见了。

众人带着疑惑相互看着，暗自窃窃私语。加茂露出苦笑，问道：“是哪位挪走了那幅画，能说一声吗？”

在场的所有人都猛烈地摇头。

“那么大概就是凶手干的了。”

听了这话，漱次朗脸色大变，逼近加茂道：“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那幅画跟凶案有关系吗？”

“是的。凶手可能在比拟鵺。”

房间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盯着加茂，像要把他看穿一样。接着，那一双双眼睛里流露出惧怕的神色。

加茂简要解释了一下关于比拟杀人他想明白了的部分。

“究一是比拟猴子的头部，光奇是狸猫的躯干，太贺是老虎的后腿，刀根川是虎斑地鸫的声音。如果之后凶手继续杀人的话，住寅虎间的漱次朗和住巳蛇间的月彦很有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被指名道姓说会是下一个受害者的漱次朗双手掩面，月彦则以挑战的目光回看加茂。

加茂继续淡淡地说：“那幅画是一个叫‘夜鸟’的画家画的，这名字恐怕也是取自鵺吧。如果比拟杀人是凶手要传递的信息，那这一系列凶案的动机估计也与这位画家有关……锁死的卯兔间里放着画油画的器具，那个房间的主人就是‘夜鸟’吧？”

无人回答。

加茂不依不饶，声音严厉地追问：“那个房间一直锁着，应该是有原因的。为了查明凶案真相，必须给我个解释。”

话说到这个地步，幻二便不再坚持，他轻轻呼出一口气，缓缓开了口。

“画《奇美拉》的人曾住在卯兔间，他叫羽多怜人，但画画的时候他喜欢用‘夜鸟’这个名字。”

“羽多怜人，是哪几个字呢？”

这个名字加茂没在资料里见过，所以他立即这样问道。

“‘羽多’是羽毛的羽和多少的多，‘怜人’的怜是竖心旁加一个命令的令。”

“谢谢。那这位是什么人？跟龙泉家有什么关系？”

“从我算的话……他是我母亲娘家那边的表兄弟。”

不知为何，幻二回答得有些踌躇。

“也就是说，您母亲的旧姓是羽多？”

“是的，怜人是母亲的哥哥的孩子。我听我哥哥说，怜人上小学的时候，他母亲经常生病，爷爷就决定把他接到龙泉家来抚养。”

说到这儿，他眯起眼睛，仿佛是在怀念什么。

“从懂事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一起，怜人就像我的亲哥哥。他想当画家，一有时间就来别墅画油画，卯兔间几乎成了他的画室。”

“他年龄比你大？”

“是的，比我哥哥究一还大五岁，现在还活着的话，已经三十九岁了吧。”

这话引起了加茂的注意，他问道：“莫非羽多已经过世了？”

“不知道，生死不明。”

“怎么回事？”文香不解地发问。

幻二哀伤地冲她微笑，说道：“这件事文香不知道。那是十二年前了，文香当时才一岁。”

说到一九四八年，那是战后的混乱仍残留的时代。

幻二淡然地继续说道：“当时我还是初中生，放暑假时去了香港。是爷爷建议我出去开阔眼界，我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

“那是战争结束三年之后吧？那个时期，出国很难吧？”

“这方面没有问题，爷爷会处理，直接跟GHQ谈妥了。而我在香港的时候，父亲瑛太郎去世，第二天怜人也失踪了。”

这些接连发生、颇有犯罪色彩的事情让加茂倒吸一口气。

“冒昧地问一下，您父亲的死因是？”

“是病死的。详情不妨问叔叔，他当时在别墅。”

闻言漱次朗不情愿地开了口。

“那是昭和二十三年七月末。哥哥瑛太郎严重食物中毒，紧急送去就医，但已经太迟了，没救回来。”

加茂的视线落在桌子上的日翻日历上。已翻过了昨天那页，停在八月二十三号。距今十二年零一个月，太贺老人的长子去世。

“还记得那时候出现了怎样的症状吗？”

漱次朗微微颤抖，继续道：“严重的腹泻和呕吐……可怕的是，他的嘴里和身上都像被烧烂了一样通红，第三天傍晚就不行了，肝脏和肾脏好像都受损了。”

“您的家人和附近居民有人出现类似症状吗？”

加茂也不知道食物中毒是不是会出现这些症状，但觉得也有可能是传染病，所以这样问道。

“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医生也束手无策。”

听在加茂耳中，这事就算被警方当成“离奇死亡”案件而介入调查也不出奇。但实际上，本地医生束手无策，之后按“食物中毒”处理了。当时是战后的混乱期，并且事件发生在农村，考虑到这几点，会如此了事大概也是没办法的。

加茂就这样皱着眉陷入沉思，漱次朗不安地开口：“难道哥哥是被人杀害的？”

“事到如今已经无法追究真相了……然后第二天，羽多就失踪了吗？”加茂问道。

“是的，早饭时间他没出现，我和刀根川两个人就去卯兔间找他。结果房间里空荡荡的，东西全都不在了，一开始我们以为他有急事出去了……”

“羽多为什么会不告而别，你有什么头绪吗？”

“从战场上回来之后，那孩子好像遇到了很多不顺心的事，在画家这条路上也不得志，所以，就算他想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换个心情重新开始，也不奇怪。”

然而幻二一脸并不赞同的样子插嘴道：“我觉得怜人不会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走的。爷爷像待亲孙子一样疼爱他，对父亲、哥哥还有我而言，他都是重要的家人。而且……我后来听爷爷说，当时爷爷在遗嘱里也给怜人留了遗产，跟留给哥哥和我的完全相同。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可我想你能明白，爷爷是认真的。”

听了这番话，月彦不加掩饰地绷起了脸。

“见鬼了，明明就不是龙泉家的人，结果比老爸分到的遗产还多！老爸能拿到的钱只有幻二的七分之一。”

这话让加茂极为吃惊。确实，来到别墅之后他就发现，太贺似乎只喜欢幻二和文香，恐怕对究一也不错。不过直接体现在遗产分配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挺残酷的。

月彦闹起来，使得漱次朗的脸涨得通红。

“这个时候你胡说什么呢，月彦！”

看到父子之间发生难堪的争执，幻二像是打心底里后悔说出了遗嘱的事，低下头去，不过又开口了。

“我回国之后，爷爷向警方报案说怜人失踪了，只是关于怜人的行踪至今仍没有任何音讯。”

仅通过这些话就可以判断，尽管羽多的后盾很强大，但同时在龙泉家里应该也有很多敌人。对知道太贺老人定下的遗嘱内容的人来说，他的存在大概无比碍眼。

“另外，当时有没有人怀疑羽多的失踪和瑛太郎的死有关呢？”

加茂问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漱次朗发出讽刺的笑声。

“所有人应该都怀疑过。也许只有我爸不一样，因为比起自己的亲儿子、亲孙子，我爸更喜欢羽多……你该不会想说羽多回来了，是他对我们一家下手的吧？”

加茂凝视着脸色突然发青，身体开始发抖的漱次朗，说道：“这一点还无法确定，不过我觉得凶手应该是想让大家想起十二年前的事，让你们惊疑不安。”

漱次朗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绅士风度，暴露出怯懦又卑劣的本质。这若不是罪恶感的表露还能是什么？加茂怀疑漱次朗与羽多的失踪有关。

但是，对方的嘴已紧紧抿了起来，看来不打算再多说一句话了。加茂放弃了追问，决定改变提问的方向。

“那当时有哪几位在别墅呢？”

漱次朗仍闭口不言，幻二替他回答：“除了我以外，所有人应该都在。爷爷、奶奶、父亲瑛太郎和哥哥究一，还有佳代子和文香应该也在。不好意思，佳代子是文香的母亲，她在八年前因心脏病去世了。”

文香什么也没说，眼睛盯着地上。加茂也年幼丧母，能切身体会她的心情。

“瑛太郎的太太不在吗？”

他未经深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次轮到幻二的表情阴了下来。

“我母亲叫凉子，在东京大空袭中丧命。”

这话让加茂再次意识到当时人们的生活是与战争和死亡为邻的。

幻二继续说下去：“刚才已经说了，当时漱次朗在别墅，那月彦和月惠两个人又是什么情况呢？”

月彦打了个呵欠，说：“十二年前的话……我才九岁，不记得了。”

月惠像是想接着说什么，但被月彦瞪了一眼，没有说出口。

他们的父亲漱次朗代替这对兄妹回答：“那时我想着让他们融入大自然玩玩也不错，就把两个人都带来了。”

“他们俩的母亲……池内静衣女士呢？”

加茂一问，漱次朗的表情立马阴沉下来。

“池内没来。那时我们刚离婚，彼此都想保持距离。光奇和他母亲翔子应该也在。然后还有刀根川。”

“哦，翔子是？”

“翔子是我妹妹，战争时她的丈夫离开了人世，那之后她就和光奇两个人生活。一九五四年在洞爷丸事故中过世了。”

洞爷丸事故是目前日本最大的船难事故，遇难者在千人以上。对加茂而言，那起事故发生在六十多年以前，但对龙泉家的人们来说，是最近才发生的，他们的生活中仍残留着事故带来的伤痕。

加茂在脑中把得到的信息整理了一下。

太贺夫妇、其长子一人、长孙夫妇、曾孙、其二儿子及一对儿女、其长女及独子，加上羽多和刀根川，别墅里共有十三个人。

人数看起来多，不过一岁的文香大概跟母亲住同一间房，还是小学生的月彦和月惠估计也是两人共用一个房间，所以房间的数量应该足够。

想到这里，加茂一惊。

“到目前为止被杀害的人十二年前都在别墅吧？可能会是下一个目标的漱次朗和月彦十二年前也在。”

这话让漱次朗战栗，月彦不耐烦地给月惠使了个眼色。侧目看着他们的反应，加茂继续说下去。

“看来，‘瑛太郎之死’和‘羽多怜人的失踪’对凶手而言的确有特殊的意义。”

月彦嘲讽地说：“恭听您高谈阔论了半天，可搞清楚了这个又能怎样？当务之急是把凶手找出来吧？对了，昨天晚上大家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所以谁都没有不在场证明，要怎么揪出凶手，就是侦探先生施展身手的时候了。”

加茂对这话充耳不闻，只是苦恼关于自己昨晚的行动该透露多少给他们。最终他认为说出一些是上策，于是开口道：“有件事我要跟大家道歉……其实昨天傍晚的时候，我就猜到凶手是在‘比拟’鵺实施杀人。”

没等他说完，漱次朗就惊叫起来。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我想，要是故意不让大家知道，这样凶手毫不知情地进行下一次行凶的时候，或许能当场抓住他。所以，我整个晚上都在监视很有可能是下一个目标的人的房间。”

月彦少见地呛咳起来，插嘴道：“也就是说，你整个晚上都在监视爷爷的房间！”

“当时我一心以为凶手是根据房间的名字做比拟，所以，跟鵺的身体组成没什么关系的辰龙间我没留意。”

“跟鵺的身体有关系的，是酉鸡间、寅虎间还有巳蛇间三个房间吗？”

“是的。一个人很难监视三个房间，我又推测凶手会先对跟龙泉家有血缘关系的人下手……所以监视了寅虎间和巳蛇间。”

因为不能说是因为看过文香的日记才决定监视漱次朗的房间，所以优先监视二楼走廊的理由显得格外含糊。幸好没人对这点提出疑问。

之后加茂坦白自己和文香在二楼的清洁工具间藏了一个晚上，最后这样总结道：“当然，文香要和我一起监视是意料之外的，当时的情况也不能保证让她回自己的房间就更安全，我就答应让她留在清洁工具间了。”

这一通坦白让幻二和漱次朗都呆住了，两个人似乎都忘了表示愤慨，或者询问文香是否无碍，只是半张着嘴巴发呆。这时文香一脸认真地开口说：“我知道我擅自行动会让你们生气，但现在希望你们能先听我解释……我们守了一整晚，但大家都回房间之后，没有一个人经过过二楼走廊。当然，也没有人闯入辰龙间，没有人带走爷爷。”

这番发言像投下了一枚炸弹，月彦皱起眉，激动地说：“那凶手是怎么对爷爷下手，还把他弄到比萨窑里去的啊？！这不是又成了不可能犯罪了嘛！”

没办法，加茂老实说出内心的想法。

“凶手是怎样杀害太贺老人，又是怎么把尸体从二楼运到比萨窑的，我还没有头绪。”

年轻人轻蔑地指着加茂，说道：“除了这位侦探，我想不出凶手还能是谁。晚饭后，爷爷离开餐厅之后这家伙不就也走了吗？也就是说，只有这位侦探有机会对爷爷下手。”

文香使劲地摇了摇头。

“不可能的。我追在加茂侦探身后离开了餐厅，并马上在监视的地方找到了他。所以他没有行凶的时间。”

月彦失笑，撇撇嘴看着这两个人，说道：“如果确定你不是同伙，这么说倒是能成立。”

对这句嘲讽，加茂微微耸了耸肩。

“我们要是同伙的话，只会尽力去证明对方不在场，说‘没人经过过二楼的走廊’这种话，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吧。”

“那个，窑里的，真的是爷爷吗？”轻声发问的是月惠。她话不多，但总能说到点子上。

月彦在几乎已是他专属位置的白色沙发上重重坐下，点点头，说：“我也很在意这一点。爷爷假装回了房间，其实是躲在地下仓库

之类的地方等天亮。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尸体放进比萨窑中烧掉，假装那是自己，然后藏了起来。这个想法怎么样？”

月彦挥动着双臂，得意扬扬地说出这番话。幻二语带困惑地开口：“这次是把爷爷当凶手了吗……爷爷昨天刚过完生日，已经八十三岁了，加上他腿脚不好，一个人应该没法儿搬运尸体吧？”

“是啊。就算在别墅里依靠轮椅能自由行动，可到了外边就不一样了。台阶，还有草坪，都是障碍。”

听漱次朗也跟着如此附和，月彦哼了一声，说道：“那我倒要问问了，有人知道爷爷的腿到底什么情况吗？”

每个人的脸上都没什么自信。文香第一个开口。

“可是在改建别墅之前爷爷住了半年院，医生也说他需要轮椅。”

幻二听了点了点头。

“是啊，爷爷走不了路，还因病一度有生命危险。”

月彦像是在拿自己亲爷爷的病打趣，继续说道：“我知道啊。爷爷原本就有糖尿病，可还一心工作，耽误了去医院，是吧？但我们听到的只有医生说爷爷做了手术，更多的就不知道了。等能去探病的时候，爷爷已经恢复到能坐在床上了。”

他停了一下，又嘿嘿笑道：“说不定腿已经治好能走路了，可他还瞒着我们。这种事爷爷做得出来。”

听了这话，雨宫少见地以强硬的语气顶撞了月彦。

“老爷确实喜欢做些出其不意的事情……这话我说可能不妥，可就算老爷隐瞒了腿好了的事实，他也绝不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这你也应该清楚吧？”

月彦一副无法容忍遭到顶嘴的样子，和愤怒得声音都在发抖的雨宫互相瞪视着。幻二可能感觉到气氛变得剑拔弩张，想转移话题，他对加茂说：“爷爷的确有孩子气的一面，也有顽固的一面。悄悄准备礼物让家人高兴是家常便饭，次数多得大家反而都不觉得意外了。而另一方面，他生病了，会连自己的家人都想瞒着。”

“隐瞒病情可不好，他为什么这么做？”

“爷爷有种强迫观念，他不想被任何人抓住弱点。我想隐瞒病情也是这种强迫观念的一种表现。”

漱次朗使劲点头表示附和，又补充解释道：“我也听说过类似的事情。二十年前，爷爷肚子疼却不说，还频繁出差，终于先于竞争对手谈下了合同……可盲肠炎也恶化成了腹膜炎。他本人却没有丝毫反省的意思，还一个劲儿翻来覆去地说就算受疼痛折磨也不能露出弱点，不然就完了这类胡话。”

“向外人隐瞒这点我觉得能理解，可为什么连家人和亲戚都要瞒着？”

加茂抛过来的问题似乎让漱次朗难以启齿，他闷闷地说：“我想原因在于父亲的过往。”

“太贺的过往？”

“嗯。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有一个双胞胎弟弟，据说他们兄弟俩从长相到身形都像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然后，他们两个人喜欢上了同一个女人，搞得互相憎恨起来。”

这时月彦笑嘻嘻地插话道：“结果曾祖父娶了那个女人，对吧？然而婚后曾祖父疑心妻子是不是跟弟弟有染，还怀疑生下来的孩子其实是弟弟的孩子。当然了，是不是真的有染，谁也不知道。”

听了这些，加茂不禁沉思起来。

有的丈夫怀疑妻子出轨，会做DNA鉴定确认跟孩子的父子关系。不管结果是否是自己想要的，当事人至少能知道自己和孩子是不是真正的父子。

可妻子的出轨对象是自己的同卵双胞胎弟弟，和自己拥有相同的遗传因子，这样的话……太贺的父亲和太贺是否是真正的父子，即使在二〇一八年都是没有办法确认的。

漱次朗皱着眉继续说道：“结果，这对双胞胎兄弟间的争执在祖父的妻子逝世后仍在继续，并演变成财产继承问题。骨肉之争，搞不好会发展成自相残杀。父亲虽不愿意，却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纷争。父亲上大学的时候，爷爷和爷爷的双胞胎弟弟相继离奇死亡，最终剩父亲一人于世。”

因此，太贺老人大概想要打造一个自孩童时期就未曾拥有过

的“和睦家庭”，为此他不断努力。然而心上的伤痛却怎么也无法消除，他的内心某处始终残留着对家人们的不信任。

此时，加茂觉得找到了之前一直萦绕在心头的疑问的答案。

文香的妹妹文乃在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太贺老人秘密托付给了一个熟人，现在仍生活在某个地方。后来经律师调查得知，连她的亲生父亲究一都相信文乃生下来就是死婴。

正因被如此彻底地隐藏了起来，才让她一个人躲过了“死野的惨剧”。可为什么要把她送到别人家去？这件事在龙泉家为什么被视作秘密？加茂一直都没搞明白。

大概是太贺老人强行安排了这一切吧。得知曾孙是双胞胎后，他怕姐妹之间发生骨肉纷争，就称其中一个是死婴，寄养到了别人家，并一直隐瞒了这个事实。肯定是这样的。

幻二神情哀伤地开口说道：“确实，爷爷可能不信任我们。可关于他的身体情况，我不认为爷爷会连一起生活的家人都隐瞒。文香还是个孩子倒也罢了，我想爷爷应该会告诉一起住在本宅的哥哥、刀根川，还有雨宫的。”

听到自己的名字，雨宫吓了一跳，接着连连摆手。

“没那回事，我从没听说老爷的腿治好了。”

听了这话，漱次朗面带得意之色点点头。

“父亲也许想到了雨宫是别人家的孩子，所以只瞒着你，这么想倒也不奇怪。”

雨宫露出略显落寞的表情，低下了头。

加茂边听边觉得月彦所想的未必不对。凶手会不会就是选择了解太贺病情的人，也就是究一和刀根川，先下手的呢？

这就是改变了行凶顺序的理由吗？毒杀是安排好了，一定会在昨晚奏效吗？

加茂的脑海中浮现出几点疑问，可未能找到答案。

*

询问结束后大家解散，可漱次朗离开娱乐室后很快又脸色铁青地跑了回来。

“猎枪和弹药不见了，不在地下仓库里了！”

地下仓库有枪支柜和弹药柜，枪和弹药箱都锁在柜子里。漱次朗和太贺老人各保管一把钥匙。

所有人一起去了地下仓库，发现柜子上的锁没有被破坏，这样一来，要么是太贺老人拿走的，要么就是从他手上抢走钥匙的凶手拿走的……只有这两个可能。

如果杀人魔拿到了枪，那可是天大的威胁。

面对这样的紧急事态，众人决定对别墅和柴火房进行搜索，找到凶手把枪藏在哪里。他们跟上次一样分成三人、两人、两人三组，分开行动。这次连各人的行李都查看了，到处都没找到枪和弹药。

别墅内的搜索以失败告终之后，众人稍作休息，吃了顿早午饭。如此情况下大家都没有食欲，可总不能一直什么都不吃。月惠和雨宫做了饭团，众人就着玉露茶，囫囵吞了下去。

休整完已是下午一点多了，加茂很想尽快去调查辰龙间和酉鸡间，可漱次朗坚持要去冥森和庭院找枪，没办法，加茂只好妥协。众人商量后决定，由从昨天就一直一起行动的加茂、文香、幻二和雨宫四个人负责庭院，剩下的三个人负责冥森。

走到屋外，发现正下着雨。雨势要比毛毛细雨稍大一些，就算打着伞也护不住脚和鞋子，没一会儿就淋得湿漉漉的了。好在因为是夏天，并不觉得冷，别墅里没有空调，来到户外倒也挺舒服的。

路上加茂听见雨宫低声对文香说：“这是我第一次跟月彦争吵。他说老爷的坏话，我一下火就上来了。”

雨宫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深感后悔，但加茂反而对在龙泉家地位尴尬的他感到同情。

他虽然受到等同于家人的对待，可毕竟寄人篱下，还要做下人的工作。而且，不管月彦怎么嘲讽，他都不能还嘴……只有这次，他忍不住打破了禁忌。

加茂早就料到这次搜索也不会有任何收获，因为他不认为凶手会

把枪藏在会被轻易发现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毫无头绪地兜圈子实在让他无法忍受。

“对了，要不去荒神之社看看吧？”加茂提议道。

幻二惊讶地回过头来。

“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

真正的理由是想看看受到泥石流的冲击后唯一安然无恙的建筑。加茂立即找了个借口。

“我对猎枪不太了解，但我想，存放枪支应该要避开潮湿和水汽，所以就猜会不会藏在有屋顶的地方。”

不知是不是接受了这个想法，幻二开始默默地往庭院高处走。加茂跟在他后面。

庭院的坡顶有一栋小小的木造建筑。

被雨淋湿、泛着光泽的黑色瓦片房顶很美，大概只有三帖[6]大，比加茂想象的要小得多。周边没有鸟居[7]，只有神社侧旁立着两根木头柱子。也没写祭祀的是什么神，真是个奇怪的神社。

幻二边推开神社的木门边说：“里面铺着榻榻米，我们休息一下吧。障子[8]后面是供奉的神体……咦，你怎么了？”

加茂愣着，根本没听幻二说话。幻二似乎也反应过来祠堂里有异常情况，向里面看去，之后倒退了几步。

如果放在那儿的是猎枪，大概谁都不会惊讶到这个地步吧。

他们看到的是另一样丢失的东西……靠着神社的土墙立着《奇美拉》，那无疑就是加茂在娱乐室看到的那幅装饰画。

雨宫疑惑地伸出右手摸着画框，小声嘟囔：“果真是凶手拿过来的吗……”

加茂呆呆地立在原地什么也没说，文香替他点点头，说：“有可能。猎枪是不是也被藏在这儿了呢？”

之后，除了加茂以外的三个人开始巨细无遗地检查神社内部。

加茂一直在沉思，甚至忘了要去帮忙。凶手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把这幅画搬到了荒神之社来，应该是有原因的。而通过那个原因，也许能找出真凶。

终于彻查了一遍，地板下面和天花板都没放过，确定霰弹枪没藏在神社里。凶手造访这里，好像只是为了藏起油画。

走到外边发现雨下得更大了，也没有人提议，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走回别墅。

加茂等人刚走进玄关门厅，去冥森搜索的三个人也回来了。他们表示刚才是以散步道为中心展开搜查的，但能见度太差，三人觉得危险，就回来了。当然，他们也和加茂等人一样，什么都没发现。

到了下午两点，加茂终于能回到别墅内部进行调查了。

加茂一个晚上不睡倒是无所谓，可此时文香已显得极为困乏，但即使这样她仍要继续参与调查。她回房间脱下淋湿的衣服，换上白色衬衫和深蓝色的蓬蓬裙回来了。加茂劝她去娱乐室休息一下她也不听。

加茂首先去了辰龙间，文香、幻二和雨宫跟着他。

搜索太贺老人行踪的时候，加茂来过这个房间一次。之后搜寻猎枪和弹药时，加茂和文香不负责这个房间，负责这个房间的是漱次朗、月彦和月惠三人。

找猎枪的时候跟他们说好要彻底做到“尽可能不要动房间里的东西，动过也要放回原位”，如果那三个人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房间的状态应该跟之前破门而入的时候是一样的。

加茂和文香着重察看还没找过的地方。幻二和雨宫像是打算把监视人的立场贯彻到底，只是站在放置房门的地方等着。

查过床和床垫之后，加茂想起在辰龙间捡到、之后一直放在自己口袋里的那把弯曲的钥匙。他取出钥匙，雨宫露出惊讶的表情，盯着钥匙问：“这钥匙是？”

“刚才弄坏这个房间的房门时发现的……雨宫你没进过这个房间？”

“我只往里面看了一眼，之后就在外边跟漱次朗说话。今天是我

第一次正经看到这个房间的内部。”

他说的话跟加茂的记忆吻合。弄坏门的时候雨宫的确没进入辰龙间，之后调查别墅内部的时候也不曾负责这个房间，而且他一直和幻二在一起，应该也没机会单独进入这个房间。

加茂举起钥匙，说：“把这把钥匙弄直，看看是否跟辰龙间的门锁吻合吧。”

借用工具箱里的钳子等工具，加茂好不容易把钥匙弄直了。然后他走到走廊，把钥匙插入靠墙立着的房门的锁孔里。

尽管略有阻塞的感觉，但钥匙插到了底，他转动钥匙，可以锁上或打开门锁。加茂沉思着点点头，说道：“嗯，看来这的确是辰龙间的钥匙。”

闻言幻二微微耸了耸肩。

“每个房间的房门都可以从里面转动旋钮锁上，可如果没有钥匙，就不能从门外，也就是走廊这边锁上。可是钥匙在房间里，也就是说爷爷晚饭之后回到了这个房间。如果是这样，那凶手是怎么躲过你们的监视，把爷爷带到外边去的呢？”

“也有可能是太贺老人在回房途中遇袭，凶手抢走了他的钥匙。然后凶手用了某种办法，把钥匙丢到了房间里。”

文香交抱双臂，一副无法接受加茂的解释的样子。

“就算是那样，我觉得也不可能躲过我和加茂的监视。”

幻二听了用力点头。

“文香说得对。你们在清洁工具间监视的时候，凶手应该无法把钥匙丢进房间，我们强行打开辰龙间的房门之后也一样……那时第一个进入房间的是加茂，我也一直在旁边看着，不可能有人把钥匙丢进去，却没有被你我或文香注意到。”

“我发现了掉在地上的钥匙后就马上收起来了，凶手应该也没机会调换。”

加茂越发陷入沉思，又开始调查房间。

“对了，你说过还有一辆轮椅是吧，知道那辆轮椅在哪儿吗？”他盯着窗边的轮椅问道。

幻二立即回答：“二楼的楼梯旁边有个放东西的地方。”

他又进一步说明，他们是在找猎枪的时候发现轮椅的。轮椅折叠起来，插放在油画后面的空间。轮椅是刀根川负责管理的，所以雨宫也不知道是平时就放在那儿，还是临时的。

接下来加茂把房间里那辆轮椅上的深红色毛毯拿开，仔细检查折叠式轮椅。这过程中他好像随手按下了什么按钮，轮椅发出砰的一声打开了，同时有什么东西飞了出来，掉落在木地板上。

幻二依旧顶着一张扑克脸，文香和雨宫两个人显然憋着笑，加茂感觉到自己的脸一下就红了。可看到掉在地上的东西，他马上就忘了尴尬。

“这是？”

那是一枚嵌着一颗大珍珠的金色领带夹。文香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也睁圆了眼睛。

“啊，是爷爷的。”

幻二也凑近了看，然后点了点头。

“是前天的事情吧？爷爷说珍珠领带夹不见了，想不到在这儿找到了。”

“是啊，太贺老人还委托我找这个东西呢。”

加茂捡起领带夹，放到了床边的桌子上。如今委托人不在了，他已经没什么能做的了。

而关于椅子上的甚平，那是太贺老人吃晚饭时穿的那套，还是新的一套换洗的，就连对记忆力颇有信心的加茂也分辨不出来。

接着加茂的目光移到一直打开的抽屉上，那里面放着怀表、钢笔、笔记本，还有工作上的文件……仔细一看，是和专利代理人之间关于医药品商标的往来文件，上面用红笔写着“加急”，应该是太贺老人认为这事紧急，就带到别墅来了吧。

加茂又仔细端详怀表上刻着的精美的龙图案，说道：“说起来，这块表，和文香的那块很像呢。”

文香在口袋里翻了翻，拿出自己那块小了一圈的怀表。

“听说二十年前的时候，爷爷给全家的每个人都送了一块机械怀表。我这块是母亲给我的。”

她说着用力握紧了怀表。

文香继承的怀表是女式的，因此跟抽屉里的比起来小了一圈。

加茂问幻二：“其他人也都有相同的怀表？”

幻二轻轻点头，露出一个似乎有些哀伤的笑容。

“有是有，但我平时都不带在身上……爷爷常用的应该也是手表。”

“是啊，我听爷爷说过，他平时不把怀表带在身上。”插嘴说这话的是文香。

幻二继续说道：“其实这块怀表是有特殊意义的，象征着龙泉家族的纽带，爷爷肯定是念及此，才把它带到别墅来，放在房间里的。”

加茂打开怀表盖，看到刻着罗马数字的表盘。指针仍指着六点四十六分。

加茂突然想起文香的怀表有一个暗格，就找了一下这块怀表后面有没有能打开的地方。怀表制作精巧，金属接缝几乎看不出来，但他总算找到了一处能用指甲抠住的凸起。随着“啪嗒”一声轻响，加茂取下了盖子。

“什么也没有啊。”

本来他还期望怀表里藏着什么，可长一厘米、宽四厘米、深两厘米左右的暗格里空空如也。幻二则看得瞪大了眼睛。

“哇，你这么轻易就找到了放药的暗格啊。”

“因为文香请我吃过金平糖，所以我知道有这个暗格。”

加茂边说边准备把怀表放回抽屉，这时不知从何处传来叮咚叮咚的奇怪声音，像铃声一样，非常轻微。

加茂到处寻找声音的来源，文香无力地笑着说：“糟了，我光顾着调查，都忘了给表上发条了。”

说着，她转动起自己那块怀表的龙头，发条发出吱吱呀呀的悦耳声音。

“刚才的铃声是闹钟吧？”

“是啊，这块表，上一次发条能维持十二个小时，还剩三十分钟的时候会响铃提醒。这是爷爷嘱咐厂家加上的功能之一。”

加茂点点头，把太贺老人的怀表放回抽屉，决定转去酉鸡间，另外想先去二楼楼梯旁边的那个空间看一下。

正如幻二所说，最大的那幅油画后面有一辆折叠轮椅，轮椅上随意地搭着一条深红色毛毯。加茂把轮椅拉出来，进一步检查，但没什么特别的发现。

回想起来，他有印象在躲进清洁工具间之前就见过这辆轮椅，那时候还以为只是个金属物件和红布，没怎么注意。

加茂朝着窗户退了几步，陷入沉思。

放在这里的油画全都靠立在升降机一侧的墙上，所以经过这里的人肯定能看到油画后面的空隙，因此，可以说楼梯旁边的这个空间无法供人躲藏。

硬要说例外的话，那就是折叠轮椅后面。可轮椅后面的空隙只有三十厘米宽，要藏下一个成年人，实在是太窄了。

加茂试着回想昨天看到的时候轮椅放在什么位置，在脑中检验是否能藏人。结果反而确认了轮椅是挨着墙放的，背后几乎没有空间。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人在他进入清洁工具间开始监视之前，先躲在楼梯旁边的空间。

接下来一行人去了酉鸡间。房间里有刀根川的行李和衣服，都是最低限度必需品。也没在房间里找到便条之类的东西。

为保险起见，加茂把挂着鸡根付的钥匙插进拆下来的房门锁孔，

确认了的确是这个房间的钥匙。之后加茂又重新检查了玻璃杯和药包，但依旧没有任何发现。只是……刀根川的遗体还放在房间里，加茂总觉得被她盯着，心神不宁。

调查得差不多了，众人从别墅出来，到比萨窑去验尸。被雨淋透的石窑已经完全冷却，窑里的灰烬因湿气而凝结成团。比萨窑空间很大，入口的大小也够一个人钻进去。

加茂再次将手电照向尸体，可就连相对损伤较少、没有烧成炭的手臂及胸口部分，也没留下能辨别是否是太贺老人的特征。

加茂鼓起勇气把脸凑近这些部位看。虽然焦尸的味道闻着不好受，不过至少没有闻到腐臭味。窑里面也没有这类臭味。

“那里好像有个像是木料的东西？”

幻二提高声音说道。加茂看过去，发现石窑的角落有一块烧剩的碎木片，表面涂有清漆。他小心着避免碰触遗体，把那东西捡了出来。这块木料像某种圆弧状物件的一部分，然而只有不到五厘米大小，很难推测出原本是什么。

加茂不死心地又在灰烬里翻找，翻出一个沾满了煤灰却仍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两把小钥匙。幻二肯定地说是放猎枪和弹药的储物柜的钥匙。

加茂盯着没有腿的焦尸，心中不断问着没有答案的问题。

既然发现了这两把小钥匙，就能证明这果真是太贺老人的遗体吗？还是凶手为了伪装成太贺老人而故意丢下了这两把钥匙呢？

注释：

[1] 原被用于收纳印章，到江户时代演变为放在腰间存放药物的容器。

[2] 日本传统服装，通常为男性或儿童夏天穿的家居服。

[3] 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士，相传曾奉天皇之命射杀怪鸟鵺。

[4] Raccoon dog的学名是貉，是一种犬科哺乳动物，日本传说中常出现的狸猫形象是以貉为原型的。

[5] 太贺的日文发音为taiga，与老虎的英文tiger相似。

[6] 约四点八六平方米。

[7] 日本神社的附属建筑，类似牌坊。

[8] 日式房屋中作为隔间使用的可拉式糊纸木质门窗。

第五章

“我有一个提议。”

再次把所有人召集到娱乐室后，加茂先喝了一杯提神咖啡，之后说道。

手机已经没电了，他又不戴手表，所以他看了一眼挂钟确认时间。四点半，但外面的天色暗得不像四点半，大概是乌云很厚的缘故。

“我们的对手非常狡猾，大家关在各自的房间里，锁上门，并不能保证安全。”

月彦喝了一口奶茶，轻蔑地笑道：“这不用你说我们也知道……看样子这栋别墅里很流行不可能犯罪。”

他说得像是事不关己，可充血的眼睛出卖了他表面上的漠不关心。月彦润了润嘴唇，又继续说：“其他人应该很轻松吧？按照侦探先生的推理……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将是‘比拟杀人’的剩余部分——老爸和我。”

闻言，漱次朗弄洒了茶，发红的液体在桌面上流淌。而看样子他已顾不上这些了，死死地盯着加茂，说：“不能想想办法阻止凶手继续行凶吗？”

雨宫和月惠站起来去餐厅取抹布，加茂用余光看了他们一眼，之后说道：“遇到密闭空间里的犯罪事件，最常见的对策是……所有人都待在一个地方，等天亮，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漱次朗双颊颤动，厉声道：“你说得倒轻松！你以为这样就能保护自己了吗？我们都不知道凶手有没有在房子上做什么手脚！”

“如果不愿意待在别墅里，也可以选择柴火房或者露营拖车。总之现在大家互相监视彼此，是很重要的。”

“柴火房或者露营拖车？”

雨宫手里拿着抹布，一脸想笑的表情嘟囔着。

加茂忙问：“我也只是随便一说，说错了请别怪我。莫非这两个地方不适合所有人一起待着？”

雨宫马上换上歉意的表情，说：“柴火房四处透风，雨下大了估计就待不了了。不过露营拖车虽然小，但应该可以用。那是老爷因为稀奇从国外买回来的，实际比看上去的要结实。里面一直有人打扫，以便能随时使用。”

眼看就要这么定下来了，漱次朗赶忙不满地插嘴道：“不是在哪里的问题！你们忘了凶手可能拿着猎枪吗？趁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用猎枪对付我们，一口气杀死七个人太容易了。”

为了让他冷静下来，加茂慢慢地说：“彻底搜身后再进去就行。没问题的。”

“才不会没问题，对手可是连续犯下不可能犯罪的杀人犯啊！谁知道他又会想出什么方法呢。而且，别忘了，备用弹药丢了二十四发，算下来对付我们每一个人有三发以上的子弹。”

正如漱次朗所说，在一个人身上用三发霰弹，可以说是过度杀戮（over kill）了。看到加茂默不作声，月彦像是觉得有趣，唇角松弛地说：“眼下离危险最近的是我和老爸两个人，这点没有异议吧？这样的话……今天晚上要怎么过，应该是我和老爸有决定权。你们仅仅是看热闹的，我们可是要赌上性命。”

一阵尴尬的沉默。

月惠为漱次朗端来新泡的柠檬茶，才打破这沉默。

这时，加茂想起临时负责服务大家的雨宫和月惠只问了自己要喝什么，看来在龙泉家里，众人都清楚漱次朗和月彦两人是红茶党，文香喝可可，其他人都喝咖啡。

月惠把茶杯放到漱次朗面前，问道：“那哥哥想怎么办呢？”

“我可不要跟杀人魔一起过夜，要是那样，我宁可在自己的房间里伏击凶手。”

“可是太贺老人就是在房间里遭到了凶手的袭击，就算你把自己关在巳蛇间里，也不一定是安全的。”加茂反驳道。

月彦则显得不慌不忙，他露出浅笑，道：“这我也知道啊。但我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在加茂看来，这就是月彦亲自竖起死亡旗帜的一句话。可漱次朗似乎不这么想，他畏畏缩缩地插嘴：“我也觉得跟大家待在同一个房间过夜心理上受不了。要是在迷迷糊糊睡过去的时候被凶手袭击，我可能一下都撑不住。”

尽管事情会这样发展并不出乎预料，但加茂真的想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不勉强你们……那么，我希望赞成我的提议的人，集中起来过夜。”

“看看会有几个人赞成你呢？”

月彦立即插嘴。小口喝着可可的文香露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赞成加茂的提议。”

“那我也这样吧。”

跟着文香开口的是幻二。看到月彦意外地扬起眉，幻二露出苦笑，道：“不管怎么说，这孩子还只是个初中生。之前我就觉得让文香一个人待着实在不放心，文香要是想这么做的话，那我也这么做……而且，我觉得加茂说的有一定道理。”

“这笨侦探说的话有道理？”

“要保护月彦和漱次朗，所有人都在一起是最好的。这样一来就可以互相监视，让我们都没有机会行凶。”

听了这话，之前看起来不知所措的雨宫也下定了决心般点点头。

“我同意幻二的想法。”

月彦冷冷地看了雨宫一眼，对身旁的月惠说：“这就四个人了啊。那我们就——”

“哥哥，我也听加茂的。”

月惠说这话的时候甚至都没看向自己的哥哥。月彦愣愣地看着妹

妹，说道：“你什么意思，要背叛我吗？”

他的声音很粗暴，同时把手上的茶杯重重地砸在桌子上。

巨大的声响让月惠身子一缩，可她马上摇头道：“不，这是为哥哥和父亲考虑。”

看到月彦指尖蓄力，加茂慌忙插嘴：“那就这么定了……我们五个人会同进同出，一直到明天早上，保证竭尽所能防止凶手行凶。同时，漱次朗和月彦，也请你们尽可能想办法保护自己。”

一直怒视妹妹的月彦终于将视线转向加茂。

“然后呢，侦探先生打算怎么阻止凶手行凶呢？”

“别墅内部我们已经调查了好几次，确认没有暗道或暗门。凶手只可能是在别墅里的我们中的一个，或者外人。那么，首先，我们要做到不让外人进别墅。”

后门已经插上了门闩，大家商量后又决定把仓库里的备用桌椅搬出来堵住门。于是，月惠、文香和漱次朗三个人留在娱乐室，加茂等四人去了仓库。

仓库里的椅子上落满了灰尘，但此时没时间清理了，他们直接把桌椅堆在了后门门前。干完这活儿，四位男性全都浑身灰尘。爱干净的月彦不断揉着长出胡须的下巴，抱怨说想快点去洗澡。

这样一来，无论是从里面还是从外面，都无法轻易打开后门了。

但正门玄关不能采用同样的办法，因为无法进出别墅会很麻烦……万一凶手闯进了别墅，堵住门也许会导致来不及逃跑。

于是众人决定将所有正门的钥匙都交给月彦，让他从里面锁上门。但凶手可能复制了正门的钥匙，所以这也说不上是万全之策。

雨宫又去自行车棚取来了链锁，缠绕在双开门的门把手上，等于上了两道锁。链锁的钥匙有两把，月彦和漱次朗各拿一把。

虽说不管做了多少防备措施，凶手只要把门弄坏，还是能闯入别墅。但那样应该会弄出很大的声响，会有人注意到，可以借此时间防守或逃跑。

其次就是要考虑若凶手在七个人之中的话，该采取什么措施。刚讨论没一会儿，月彦就嘿嘿笑了起来。

“侦探先生，就请你们在露营拖车里过夜吧。”

听到这个要求，加茂皱起眉。

“刚才我确实这么提议过，但你是怎么想的，希望我们出去？”

此时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看了看雨幕，雨宫一副忍无可忍的样子责问月彦：“这种天气……我倒算了，幻二、月惠还有文香小姐也一起哦？在娱乐室里过夜比较好，这不是肯定的吗？”

月彦哼了一声。看着他那因高兴而有些扭曲的表情，加茂明白，他是故意这么提议的。

自因太贺老人的事情发生争吵后，月彦就明显对雨宫怀有敌意。而从月惠说要听从加茂的建议那一刻起，同样的敌意也转到了月惠的身上。这似乎是他采取的一种低俗的报复方式。

月彦用平稳的语调，笑着对妹妹说：“我知道自己不是凶手，也不认为老爸能干出这么大的事。我就直说了吧，说实话，我认为凶手在你们五个人中间……你们能稍微站在我的立场想想吗？希望嫌疑人离自己远一点儿，这不是很自然的嘛。”

看来再反驳也没用了，加茂放弃争辩，说道：“那好吧。如果漱次朗也持同样意见的话，我们就在露营拖车里过夜。”

漱次朗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接受了月彦的提议，他似乎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保护自己，看起来好像甚至不担心亲生儿女。

之后，趁着雨小了一点的时候，加茂和雨宫把露营拖车推到了正门旁边、距离别墅五米左右的地方。这样的话，要是有可疑人物靠接正门，就能注意到。

幸好只要移开车轮挡块，几个人合力就能推动露营拖车。最终以车门对着别墅的方式停下了。

这时雨宫提议要不要吃晚饭，加茂便拖着累坏了的身体走向餐厅。互相监视之下做出的晚饭自然称不上佳肴，但也没人抱怨。与其说是吃饭，不如说是用茶水把食物硬送下肚，是一项痛苦的工作。

饭后，为了提神加茂又喝了一杯咖啡，喝完就快八点了。

*

四周全暗了下来，银色的露营拖车隐约浮现于暮色中。

拖车的设计很简单，箱型，前方支出一截金属，下面装着一个轮子，估计是用来连接牵引车的装置。

加茂正准备检查千斤顶部分及车轮挡块有无异常时，先一步进露营拖车里确认内部情况的雨宫和幻二过来了。加茂借幻二的手表看了看时间，八点四十八分。

之后加茂顶着强风，去自行车棚接避雨的文香和月惠。两个人打着伞，惊叫着跑进露营拖车。她们刚进车里，幻二就说要抽根烟，出去了，大概是照顾讨厌烟味的文香。

接着雨宫进车，伸手弄了一下装在床上方的提灯。

提灯散发出仿如日光的柔和光芒，洒满车内。在灯光下闪耀着各种颜色的，是从仓库拿来的瓶子。空饮料瓶、空红酒瓶此时装满了自来水，这是为防备凶手投毒而采取的措施，每个人自己清洗瓶子，装水，带过来，作为饮用水。

雨宫又拉开厚重的灰色窗帘，打开了一扇窗户。吹进来的风凉爽得不像八月的风。

露营拖车比加茂想象的大，尺寸约为宽两米、总长四点五米、高两米，里面有厕所和厨房。尺寸之大让加茂不禁担心拖着它能不能在日本狭窄的道路上拐弯，大概是直接把国外规格的产品买了过来。

床让给女生睡，加茂靠在车门旁。

文香拿出怀表，在吱吱呀呀声中上满了发条，然后把表放在了床边的小桌上。月惠在她旁边，梳理被淋湿的头发。雨宫看在眼里，善解人意地打开柜门，拿出毛巾递给两个人。

加茂决定再确认一次车内的安全。于是又查看了一遍大家带上车的东西、抽屉及架子，连床垫下面都翻了一遍，别说猎枪了，连弹药都没藏一发。

他调查结束的时候，说要抽烟而出去了五分钟左右的幻二浑身湿

透地回来了。为保险起见，加茂检查了幻二身上的东西。这时候风雨变大，露营拖车会时不时晃动。

加茂用毛巾擦了擦挂着雨滴的沙漏，雨宫像是想起了什么，小声叫道：“糟了，雨伞放在外边没拿回来。”

他说之后风大了，伞被吹走会很危险，便向车外走去收雨伞。

加茂目送他出去还不到三十秒，就听一个雷落在近处炸响，震耳欲聋的响声让文香跳起来惊叫。加茂担心起雨宫，决定去外边看看。

一打开车门，就见雨宫抱着五把伞站着，浑身湿漉漉的。加茂看到他，松了一口气。雨宫用几不可闻的声音对他说：“我害怕……打雷。”

让加茂检查完身上的东西后，雨宫跳进车里，加茂则站在外边，仰头看天。云层中，紫色的闪电窜来窜去，把道路和草原都照得亮堂堂的。光亮之强让加茂感觉到危险，就回到了车里。

车里，雨宫正解下手腕上的皮表带手表，准备放到厨房。从加茂的位置看不清表盘，但能看到表带淋湿了，正往下滴水。雨宫大概是想晾干吧。

加茂用从仓库找来的绳子绑住露营拖车的门，保证不让任何人轻易从车里出去。然后守在车门旁的阶梯边，便于监视进出的人。这时他总算能歇一口气，拔下带来的红酒瓶瓶塞，喝了一口。里面装的是自来水，但沾了些红酒的酒气，变成难以下咽的味道。

他正不知该怎么处理这水才好，月惠缓缓开口了。

“我们要怎么办？不可能就睡到早上吧？”

幻二正准备坐到床边的折叠桌上，闻言提议道：“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怎么样？也是为了找出凶手……今天的调查完全没有新发现，对吧？”

最后的问题是对加茂说的，但加茂故意没回答。他把红酒瓶放到脚边，拿起挂在胸前的沙漏吊坠。

“真抱歉，我想都说出来……你要是不喜欢，就别偷偷摸摸躲着，赶紧现身出来，霍拉。”

除了文香，大概没人明白他在嘀咕什么。待在厨房的雨宫一脸怀疑他疯了的表情，月惠则以轻蔑的视线冷冷扫了他一眼，幻二以为他在开低劣的玩笑，露出失笑与失望夹杂的表情。

话是这么说，但加茂没期望霍拉会回答。不过他也不是在要求他回答，只是打算对不知在什么地方偷听的霍拉通报一声。

加茂并不知道霍拉在什么地方，他的手机没电了，也许霍拉真的想跟他联系，却做不到。

加茂松开沙漏，视线投向幻二。

“说起来，我还没向幻二道谢呢。”

“道谢？”

幻二眼中闪过戒备的神色。

加茂轻轻点了点头，继续说道：“那时你帮我圆谎，说听过我的名字，谢谢了。托你的福，我没被赶出别墅。”

幻二困惑地看向文香。文香似乎理解了加茂的意图，但并不开口。看到这情景，幻二的态度强硬起来。

“你这是在坦白自己就是杀人凶手吗……我能这么理解吗？”

“不，不是这样的。我虽然不是私家侦探，但也不是杀人凶手，更不是引发一连串凶案的元凶。”

“那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已经有太多的谎言和敷衍了，我想把一切都说出来，然后问一下幻二你为什么要帮我打掩护？”

从加茂不带情绪的口吻中幻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的表情略微缓和了一些，叹了口气说：“你说的没错，我看出侄女文香在说谎。”

“我想也是，她的谎言太荒谬了。”

“如果这孩子平时就喜欢故意骗人，那我可能马上就把你抓起来了吧。可文香不会做这种事，这点我是最清楚的。”

文香小声说了句“对不起”，她正要继续说些什么时，幻二打了个

手势，制止了她。

“如果这孩子说谎，原因只可能是想让谁高兴或者保护谁。正因如此，看到文香意志坚决地想圆谎，我感到迷惑……一开始我怀疑是不是你骗了这孩子，可你却并没有把谎言说到底的意思，看起来甚至跟我们一样，对这孩子的谎言感到茫然。”

加茂不由得露出苦笑。

“突然当上了‘名侦探’，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可你不担心我可能是杀人凶手吗？”

“这一点我打从一开始就没怀疑过。你一直在别墅外，不可能杀害哥哥和光奇，而且你也不像是别墅里的某个人的同伙……那天娱乐室里整晚都有人，这是个偶然，杀人凶手不可能算准这点，提前找好同伙。”

幻二的分析很犀利，加茂沉下脸，嘀咕了一声：“原来如此。”

“不仅如此，还因为你身上没有被蚊子或蚋叮咬的痕迹。”

这个原因出乎加茂的预料，他瞪大了眼睛。

“跟蚊子有什么关系？”

“你也知道的，诗野位于山脚下，这个季节在外边过上一夜的话，应该会被蚊子叮得浑身是包，不是小事。”

“哦，这样啊，这我真没注意呢。”

“因此，我知道你既不是杀人凶手，也不是杀人凶手的同伙。所以，要是把肯定不是凶手的你抓起来，也怪可怜的。”

说到这儿，幻二的笑容突然带有促狭之意，他继续道：“而且，我有个自己都束手无策的毛病，碰上能引发我好奇心的事情，我就会头脑发热……那时文香说的话实在太有意思了，我忍不住想看看事情会怎么发展，这也是一个原因。”

仿佛看到了幻二的真心，让加茂有些无奈。幻二则拿起毛巾，一边擦拭手表的金属表带，一边开口道：“不过，你要是做出哪怕一丁点的可疑举动，我可不打算放过你。但是我马上感觉到你是认真对待这起凶杀案的。”

文香依然默不作声地凝视着幻二，那眼神仿佛在诉说什么。幻二坦然接下了她的视线，继续说道：“所以我就这样想，或许不知是出于直觉，还是有具体的依据，文香认为别墅里会出事。但就算她去找父亲，也就是我哥商量，我哥也只会认为那是小孩子的胡话，不会当真。这孩子没办法什么都不做地傻待着，就决定邀请你到别墅来。”

“嗯，文香说她曾擅自邀请过魔术师来家里。”

加茂没那么紧张了，幻二微微点点头。

“是的，因此叫私家侦探来，这种事她也是做得出来的。所以直到刚才，我都真的认为你是侦探，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仅仅是个为杂志供稿的写手，不过虽然我的专业不是查案，但的确是为了阻止在诗野发生的惨案才来这里的。”

加茂能感觉到大家都在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可接下来要说的话连他自己都觉得过于匪夷所思。加茂把声音压低，用几乎听不见的音量说：“我事先就知道这里会发生惨案，因为我是从未来来的。”

“对，加茂是从二〇一八年来的。”

听到文香铿锵有力的补充，其余三人互相对望。

雨宫一脸惊疑，眼神飘忽；幻二和月惠的反应却比加茂预料的平淡。此时加茂倒期盼他们直接骂他是个骗子，反而能轻松一些。

最先开口的是雨宫。

“果然……”

“果然？”

听到加茂的反问，月惠呵呵地笑出声来。

“这样就好理解了，你的说话方式，还有衣服、眼镜，等等，全都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一直觉得奇怪来着。”

加茂呆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幻二用毛巾裹着手表，放到床边的桌子上，开口说出颇有决定性的话：“你的运动鞋（sneakers）连在特摄片里都没看过，设计非常有趣……说实话，我还半当玩笑地想过你可能来自未来。”

听着听着，加茂不禁觉得事情的走向有些不对劲。

“搞来搞去原来早就露馅儿了啊。早知这样，我何必说什么谎呢，一开始就全都说出来好了。”

加茂说着冲文香笑了笑，开始解释自己会来到“这里”的原因。说到之后这里会发生泥石流，以及降在家族唯一继承人文乃的子孙身上的龙泉家的诅咒，又说到遇到霍拉大师，穿越时空……最终文香也加入进来，把两个人至今为了阻止发生新的凶杀案而做过的事全都说了一遍。

其余三人连珠炮似的问了关于穿越时空的问题，加茂正要说明穿越时空的限制时，一个耳熟的声音插嘴道：“为避免发生误解，由我来说明吧。”

*

加茂到处找寻声音来自何处，后来发现是沙漏在发声。他用右手指尖捏起微微发光的沙漏。

“真见鬼，这窃听器还带扬声功能啊……不过电池装在哪儿呢？”

“没放电池哦，加茂。”

听到霍拉仿佛责怪加茂的话，除了文香，另外三个人都半张着嘴。他们大概也凭直觉知道声音是从沙漏传出来的。霍拉把沙漏弄得更亮，说道：“初次见面，我是霍拉大师，关于时空转移，让我来说明吧。”

沙漏开始有条不紊地讲述曾对加茂和文香说过的规则。

月惠和雨宫像是理解不过来，愣愣地听着；喜欢科幻小说的幻二则颇感兴趣地侧耳倾听。这期间霍拉让沙漏一直在发光，可沙漏摸起来还是冰凉的。

等霍拉说完，加茂问出了他早就觉得奇怪的问题。

“说到底，你究竟躲在哪儿呢？”

“我没逃也没躲，一直在你身边。”

加茂眨了好几次眼，扫视房间里的四个人，当然也包括文香。四

个人开始各施所能，表明不是自己。霍拉的笑声在露营拖车里回响。

“这可真是令人高兴的误解，你居然以为我是人类。”

这话让加茂再次低下头看着发出淡光的沙漏，说：“莫非你的真身就是这个沙漏？是沙漏形状的时空机吗？”

“正是如此。我是为进行时空转移试验而被制造出来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也就是人工智能。”

闻言幻二愉快地低头看着沙漏，说：“二〇一八年已经有穿越时空的技术了啊，感觉挺有意思的。”

加茂耸耸肩道：“我所知道的未来可不是这种科幻仙境……霍拉应该来自比二〇一八年更远的未来。”

霍拉让沙漏发出的光变成了黄色，说道：“我生于距离加茂所在的时代再过二百九十年左右的未来。开发者给了我沙漏的形状、‘霍拉大师’这个名字，以及特殊的任务。”

文香惊讶地问：“特殊的任务是什么？”

“如果有人改写了过去，我就要回到过去，把历史修正成原本的样子。”

这个说明让加茂难以理解，他不解地问：“这真的能做到吗？如果过去被改写了，那应该会出现新的未来，而改写前的未来会消失，这样不是没有人知道原本的未来是怎样的了吗？”

“普通的时空转移装置大概会是那样的吧……但我的开发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我从这个世界独立出去了。”

无法理解，加茂怔怔地说：“独立？”

“你手里的沙漏，装的不是什么沙子，而是装着一个小小的世界。”

加茂觉得吓人，松开了捏着沙漏的手，但悬挂在脖子上的沙漏始终只有一颗小石头的重量，怎么会是一个世界呢？

霍拉沉着地继续说：“换句话说，我既是时空转移装置，也是等同于你们所在的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的世界里有台量子电脑，里面

装着‘身为AI的我的数据’和‘过去被改写之前，你们所在的世界的档案’。”

“什么另一个世界，真是荒唐。”

霍拉所说的内容早就超出了加茂的想象，更别说生活在一九六〇年的文香等人了，听在他们耳中，这番话完全不明其意吧。但即使这样，他们仍流露出一副努力理解的样子，专心倾听霍拉的解释。

“我的内部时间是完全独立的，是不可从外部侵入的。所以，不管你们所在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就算历史被改变，就算开发者在创造出我之前就被杀了，我的内部数据及档案也不会被改写。”

“这简直不是霍拉大师，这不是卡西欧佩亚吗？”

加茂忍不住挑刺。他说的是在米切尔·恩德的《毛毛》中登场的角色，乌龟卡西欧佩亚。《毛毛》中的卡西欧佩亚可以在时间停止的世界中自由行动，要说为什么，是因为它拥有个人独享的特殊时间。

霍拉再开口时，语气中带着怀念的色彩，他说道：“我的开发者巴斯蒂安博士希望我能成为时间和历史的守护者，所以给了我‘霍拉大师’这个名字。”

“不管怎么说，从你刚才的说明中，我明白了一件事。”

沙漏发出挑衅的黄色光芒。

“哦？你明白了什么？”

“这个凶手的行动有很大的特点。首先，即便出现了娱乐室里整个晚上都有人这样的突发情况，那家伙也能利用这点，制造了一起不可能犯罪。其次，那家伙像是钻空子一样改变了行凶的顺序，还把羽多怜人画的《奇美拉》移到了荒神之社。”

“我不觉得这些事有什么关联。”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几点，是在荒神之社找到《奇美拉》那幅画的时候。我想了想凶手为何宁可冒着风险也要转移那幅画，就知道了。”

闻言文香眯起眼睛沉思，终于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喃喃道：“对啊，荒神之社在泥石流之中幸存下来了，对吧？”

“对。对凶手而言，羽多应该是个特别的人。既然是凶手把他的画搬到了荒神之社……那就只有一个可能，这么做是为了保护画不会毁于泥石流中。”

露营拖车里一片安静，大概大家都听出了加茂话中的意思。

他继续说道：“也就是说，这名凶手知道会发生泥石流，也知道只有荒神之社幸免于难。和我一样。”

雨宫面带困惑，他摸着头发，不确定地说：“可是，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吗？”

“一开始我也觉得这个想法太傻了，但如果还有一个时空旅行者的话，那一切就都可以解释了。”

幻二看向地板，沉吟道：“如果凶手是位时空旅行者，那也就是说，这家伙预先知道你会在清洁工具间监视。那里是最适合监视酉鸡间的地方，凶手应该猜到了你会利用那里。”

“然后那家伙将计就计，改变了杀人的顺序，搞出一起正因为我在清洁工具间才能成立的不可能犯罪……那家伙滥用关于未来的知识，肆意妄为地行凶。”

说到这儿加茂顿了一下，然后将视线投向沙漏，继续说道：“正因为有一位时空旅行者改写了过去，你为了把历史恢复原状，才把我带到这里来了，不是吗？”

不知为何霍拉的语调中带着笑意。

“你基本上都说中了。不过实际上不是有另一位时空旅行者，而是有另一个时空转移装置。”

加茂一心以为是来自未来的罪犯造成了“死野的惨剧”，听了这话大为不解。

“在未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情况严重得超出你们的想象……本来是不允许对过去的人说未来的事情的，但我就打破这条禁忌，跟你们说了吧。”

此时霍拉已完全失去光芒，恢复成与普通沙漏无异的模样。

“我生在一个名为全球分析实验室（Global Synthesis Laboratory）的研究机构，简称GSL，巴斯蒂安是GSL的研究员。他制造了两个时空移动装置的试验品，其中一个具有补正历史的特殊功能，也就是内部有另一个世界的我。另一个是只有时空转移功能的‘卡西欧佩亚’。”

“‘卡西欧佩亚’？”

加茂不由自主地叫了出来，霍拉平静地回答：“巴斯蒂安从小就爱看米切尔·恩德的作品，所以以《毛毛》中霍拉大师的朋友，那只乌龟的名字为它命名。顺便说一句，卡西欧佩亚和我一样，也是沙漏形状的，里面有量子电脑。基本性能和可进行时空转移的功能跟我完全一样。”

“卡西欧佩亚也一样受到‘穿越时空的四条规则’的限制吗？”

“嗯，因为只有我内含独立的世界和时间。”

“哦，看来你是卡西欧佩亚的向上兼容机种？”

“我们没有上下之分。我们只不过是能够带着时空旅行者安全地进行时空转移的领路人。之后，巴斯蒂安利用卡西欧佩亚进行了很多次实验，研究进行得很顺利。”

“你说的这些我都听懂了，只是，为什么一个时空穿越装置会跑到过去大开杀戒？”

“有犯罪分子得知了GSL正在进行的实验，那个人的真名是爱丽丝（Alice），但常被叫作玛丽斯（Malice）[1]。”

“不会是男的吧？”

加茂不禁追问了一句，霍拉无动于衷地回答：“是女性。她曾是GSL的优秀研究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方面，她是第一人。我会诞生，也是因为有她……遗憾的是，玛丽斯因嫉妒GSL的同事兼好友创下的‘功绩’而发了狂。”

“原本的研究员成了犯罪分子啊，头脑好就是麻烦。”

“不管是追杀的还是被追杀的，都是能称为天才的人物。为了弄死曾经的好友，玛丽斯不择手段，犯下了多项罪行。”

“那位被追杀的研究员没事吧？”文香担心地问道。

霍拉罕有地以温和的声音答道：“当然。他每次都能挫败玛丽斯的计划，阻止她的恶行。多次的失败，让玛丽斯也终于放弃追杀曾经的好友。她换了个方式——夺走卡西欧佩亚，回到过去，试图把他的存在从这个世界抹去。”

玛丽斯的执念之深让加茂感到一阵发冷。

“真是够乱的。那结果她成功了没有？”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既失败了，也成功了。玛丽斯在偷走卡西欧佩亚的时候被特种部队阻截，受了致命伤。但怀有丧命心理准备的她破解了卡西欧佩亚，把里面的AI替换成了别的数据。”

“她把什么数据放进去了？”

“是完全复制了她的思想的AI。濒死的玛丽斯让自己成为时空旅行机器，逃到了过去……卡西欧佩亚的内在已经变成了玛丽斯，方便起见就叫她‘暗黑·卡西欧佩亚（D.卡西欧佩亚）吧。”

“既然如此，那找不到D.卡西欧佩亚在哪儿吗？比如想办法探测你们发出的某种特殊电波？”

霍拉的语气显得很无奈。

“如果能做到的话就不必如此费劲了。开发者压根儿就没想到时空转移装置会被用在犯罪上，所以我没有寻找其他装置的功能。就算D.卡西欧佩亚就在旁边，带着我和加茂一起进行了时空转移……我可能都发现不了自己被转移了。”

“喂，你这试验品，功能也太逊了吧。”

“被你这么说我很痛苦。不过只要花点时间，我就能定位自己所在的地点和时间。”

这时文香像是突然注意到了什么，脸色变了。

“先不说那些……你说D.卡西欧佩亚来‘这里’是要害我们，莫非……”

“是的。玛丽斯想杀的人名叫‘Eugene Ryuzen’（龙泉优仁），他

是龙泉太贺的子孙。”

没想到这一层的加茂过于吃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霍拉平静地继续解释：“优仁博士是遗传工程学和地球物理学领域的天才。他最大的功绩是在二二五八年预测到‘数十年之内地球会遭遇大规模异常气象’，在他的计算中，到那时生态系统将被彻底破坏，很可能发生让地球上的生物全部灭绝的毁灭性灾难。”

“然后那异常气象真的发生了？”幻二担心地问道。

霍拉马上回答：“正如他所预测的，二二七九年，异常气象‘大灾害’袭击了地球。那次灾害的规模比让恐龙灭绝的那次更大，不过幸好优仁博士说动了联合国，提前采取了对策，所以将受灾程度抑制在了最小范围。因为这件事，博士成了名副其实的救世主。”

这故事过于宏大，没有现实感。加茂茫然地低声说道：“我总结一下你刚才说的……D.卡西欧佩亚来到过去，是为了把龙泉家的人灭门，这样优仁就不会出生了？”

“是的，她的行动仅仅是这一个目的。”

听了这番话，隔着一段距离都能看出雨宫在发抖，他说：“可是，优仁要是消失了，那不是要出大事了吗？”

“我并未确认被改写之后的未来……不过优仁的研究用的是他自创的方法，从这点考虑，出现另外一个人，能同样发现‘大灾害’的可能性大概不到百分之一。”

“不是吧？如果继续任由D.卡西欧佩亚逃窜下去的话，百分之九十九的概率人类会灭亡啊！”

听到加茂的惊叫，霍拉口气惊讶地说：“我事先说过了啊，情况严重得超乎你们的想象。”

“你说得也太轻描淡写了吧！”

“总之，玛丽斯为了毁掉优仁不择手段。D.卡西欧佩亚也是，哪怕牺牲整个人类换取她的消失，她也会很高兴这么做吧。唉，不过我想她其实是打算利用‘大灾害’，只让对自己有利的人活下来，重建这个世界。”

“这是什么情况啊！既然有这么棘手的家伙存在，把我卷进来之前你就该好好说清楚啊。”

霍拉轻飘飘略过加茂的怒火，转移了话题。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东南亚和欧洲一部分的国家及地区因受到敌国的攻击，所有电子数据都被毁了。优仁的曾祖母龙泉直美就住在其中一个国家。她成了战争孤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关于祖上的记录，所以我的档案里关于优仁的祖上部分也只能追溯到龙泉直美。”

说到这里霍拉顿了一下，才继续道：“只是，优仁曾听曾祖母说过一个像恐怖怪诞的故事，那就是他的祖上曾卷入‘死野的惨剧’一系列可怕的凶杀案中。玛丽斯也听说过这件事，进而查出了优仁的祖上是你们龙泉家的人。”

听了这话幻二皱起眉。

“可这不是很奇怪吗？‘死野的惨剧’应该是D.卡西欧佩亚一手造成的，为什么会在她改写过去之前就发生了凶杀案呢？”

“其实在过去被改变之前，诗野的别墅就发生了连环凶杀案，并有多人死于泥石流。”

这话又让幻二睁大了眼睛。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来自未来的干涉，都有凶手隐藏在我们之中。我们的命运就是成为凶案的受害者？”

“正是如此。”

加茂无法继续保持沉默了，他咬牙切齿地对霍拉说：“既然你知道这件事，那你的档案里应该有关于凶手的记录吧？就算跟现在的历史发展不同也能作为参考吧。总之，现在马上把相关信息说出来。”

“很遗憾，我的档案里也没有记录谁是凶手，因为泥石流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然而，原本案情并非和现在一样哦，‘死野的惨剧’是一桩更为单纯的案子。”

“不像现在这样，全是些不可能犯罪？”

“我的档案里，验尸记录中没有遗体被肢解的记载。原本的凶手

并没有分尸。”

听到“验尸记录”这个词，加茂沉思了一下，问道：“在你的档案里，泥石流之后，警方发现了谁的遗体？”

“究一、光奇、漱次朗、刀根川，还有文香五个人的。其他人的遗体都找不到了。”

这五个人……这和加茂知道的未来，也就是D.卡西欧佩亚改变了历史之后的未来是一样的。看到文香双手掩面，月惠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像在安慰她。加茂假装没看见，继续说道：“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和我知道的‘死野的惨剧’不一样的？”

“这个嘛，第一起凶案比现在晚了两天，应该是发生在八月二十三号的深夜。”

“这样啊……所以你把我带到了二十二号。”

“嗯，我是按照过去没被改变的档案信息行动的，根本没想到凶手会提前两天动手。”

“但如果说凶手提前动手是受了D.卡西欧佩亚的影响……也还是不对劲。为什么D.卡西欧佩亚选择的都是无法解释的行凶方式呢？一般罪犯都不会这么做啊。”

面对大为不解的幻二，霍拉平静地回答：“玛丽斯不是一般的罪犯，她还有一个别名，叫不可能犯罪女王（The Queen of Impossible Crimes）。”

这话让加茂瞠目结舌。

“不可能犯罪女王？”

喜欢看推理小说的幻二和文香也露出一副无话可说的表情，不知是不是察觉到了他们的吃惊，霍拉平淡地继续说道：“迄今为止玛丽斯犯下了许多罪行，比较出名的有‘太空船时刻表不在场证明诡计案”银河内千人同时密室被杀案’等，她会选择介入‘死野的惨剧’，也和她喜欢大张旗鼓地犯下大案的性格相符吧。”

加茂觉得头很痛，闭上了眼睛。

“够了，我知道未来是个荒唐的世界了……D.卡西欧佩亚是玛丽

斯的复制版，所以那家伙来到‘这里’，更要犯下一堆不可能犯罪了。”

“严格来说，D.卡西欧佩亚无法单独作案，她和我一样不能自由行动，如果没有跟人类一起，甚至无法穿越时空。”霍拉解释道。

“也就是说，那家伙有个人类同伙。”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的，但她好像事先找到了潜入龙泉家的凶手，利用他实施了犯罪。那个人应该也和你一样，把沙漏藏在了什么地方。”

“这可相当棘手了。只要凶手想，还可以穿越时空逃掉呢。”

“还有一条确切信息。玛丽斯的性格是完全不相信他人的，为了将被出卖的风险降至最低，她实施犯罪的时候从未有过一个人以上的同伙。”

加茂有些惊讶地反问：“玛丽斯也许是这样，但不能保证D.卡西欧佩亚也一样吧？”

“不，这是复制了人类思想的AI的缺点之一。AI必然会受到这个人类生前所执着的事情的束缚。”

“也就是说，D.卡西欧佩亚只可能找一个人当同伙吗？”

“嗯，将她的计划付诸行动的凶手，无疑是单独作案的。”

闻言文香抬起泪湿的脸，说：“等等！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会在泥石流中丧生，对吧？本来就注定会死，D.卡西欧佩亚为什么还非要追杀我们？”

“这大概是因为她跟凶手做了交易吧。”

听到霍拉的话，加茂微微发抖，说道：“这名凶手潜入龙泉家，目的是杀害来诗野别墅的人。不，真正的目的也许是把跟龙泉家族有关的人全都杀掉。另外，D.卡西欧佩亚想找到一个能由她随意操纵的时空旅行者，再让这个人杀掉可能是优仁祖先的人，也就是龙泉太贺的子孙。”

“是的，他们的目标基本一致。”

分明是夏夜，加茂却止不住地浑身发抖。

“我多少有些明白了。D.卡西欧佩亚和成为她的时空旅行者的凶手才是……龙泉家的诅咒的真身？”

“你很聪明。D.卡西欧佩亚为凶手出谋划策，帮他达到目的，作为交换，凶手要绝对服从。对龙泉家怀有深仇大恨的凶手自然乐意接受这个提议。”

加茂压抑着上牙打下牙的哆嗦，开口道：“‘死野的惨剧’结束后，D.卡西欧佩亚和凶手多次穿越时空，又杀害了文乃的子孙，并全都伪装成意外或命案？”

“嗯，这就是所谓诅咒的背后真相。”

“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啊！为什么？”

听到文香悲痛的叫喊，幻二和月惠二人低下了头。霍拉像是没注意到他们两个人的样子，继续说了下去。

“不管怎么说，受加茂出现的影响，D.卡西欧佩亚采取了跟被改变过一次的过去不同的行动。多次改变过去，会加重世界的不稳定性，现在已经出现连我都搞不清楚的现象了。”

幻二皱起眉，低头看着沙漏问：“具体是什么现象？”

“大概一个小时之前，我的全时空定位系统出现严重异常。具体来说就是，我们所在的地点、时间和通过计算重力波得到的地点、时间之间有重大的偏差。”

“细节部分我理解不了，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想主要原因是世界变得不稳定，因而产生了扭曲。但我也不知道详细情形……为了补正这个偏差，我需要重新计算，这要耗时十二个小时。在补正完成之前，无法再进行时空转移了。”

加茂听着这些话，脑子里想着留在二〇一八年的伶奈。

她是龙泉家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后人，可是因为病情，她的生命随时都可能消逝。不管伶奈是龙泉优仁的祖上，还是她的堂兄弟姐妹中的某人是，对加茂而言都无所谓，他只要能救伶奈就足够了。

可他心里有一个疑问，浮现之后便始终挥之不去。

“为什么呢？”

“全时空定位系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相似，进行时空转移的时候，输入的出发地数值哪怕只有丝毫偏差，都无法进行安全转移，必须调整到和根据重力波测算出的值一致。”

“我不是在问这个，我想问的是，为什么选择我当时空旅行者？”

霍拉发出一声不像AI的深深叹息，然后开始解释。

“我的存在，即便在GSL里也是顶级机密，好像就连卡西欧佩亚都不知道我的存在，玛丽斯也以为卡西欧佩亚是‘独一无二的时空转移装置’……优仁得知卡西欧佩亚被抢走后，从留在GSL的数据中看穿了她的目标地是‘死野的惨剧’现场，因此我和巴斯蒂安一起前往一九六〇年，目的是阻止D.卡西欧佩亚，阻止历史被改变。”

“可你不是跟巴斯蒂安，而是跟加茂一起来的，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于文香的问题，沙漏痛苦地给出回答：“转移过程中情况失控，我和巴斯蒂安被丢到了一万年前……不知是因为D.卡西欧佩亚对过去的干涉导致世界变得不稳定，还是玛丽斯在GSL的电脑里输入了破坏性数据，原因现在仍不清楚。”

听到这番绝望的话语，所有人都不禁呻吟出声，霍拉的口吻变得很悲伤。

“根据时空转移的第一条规则，再次转移需要等十二个小时。我在补充能量时利用全时空定位系统计算当前所在的坐标，可巴斯蒂安没能坚持下来，他遭到了像是剑齿虎一类生物的袭击。”

有一会儿没人说话，沉默持续了二十秒左右，加茂问：“那之后你怎么办了？”

“失去了时空旅行者的我什么也做不了，渐渐被埋到了深深的地下。巴斯蒂安给了我即使用上一千年也不会坏的强度，所以我的容器经历了一万年也没有损坏。可我的内在似乎不一样了。”

一万年，这是人类通过常识无法想象的漫长时间，既然AI是根据人的思想做出来的，那对霍拉而言，这也是一段长得要命的时间吧。

“经过了漫长的年月，我变了。我明白了AI本无从体会的名为绝

望的真义……我以为这牢狱会持续到地球毁灭，但幸运的是，我被挖掘化石的人挖了出来。二〇一五年快结束的时候，我终于自由了。”

加茂想起关于奇迹的沙漏的都市传说就是在二〇一六年左右流行起来的。

“那之后你辗转经过了数人之手？”

“结果就是我被称为‘奇迹的沙漏’，但这是错误的说法，我并没有制造奇迹的力量。”

“等等，我听说有人靠‘奇迹的沙漏’赌马赢了大奖，那不会是……”

“我的档案里记录有过去发生过的所有赌马信息，我以此作为帮助我的回报。”

“喂，你也改写了过去，这算怎么回事啊！”

“在那个牢狱里我学到的是，为了阻止人类灭绝，就应该不择手段。而且我找到了最适合阻止D.卡西欧佩亚和凶手行凶的人……那就是你，加茂。”

加茂背上窜过的寒气仍未消除，他低声问：“你认为我是合适人选的理由是什么？”

“你是龙泉伶奈的丈夫，且有一定的才智。”

“仅仅如此？”

“你为了救妻子，什么都愿意做，你有强烈的意志。综合这些来看，没人比你更合适了吧？”

听到霍拉一口咬定，加茂放弃了追问，摇摇头，道：“你说的听起来不像谎言，但你并没有把实情都说出来。选择我，其实另有原因吧？”

“这个理由，你有勇气听我说吗？”

不知为何，沙漏发出的声音带上了挑衅的味道。

“我做好心理准备了。”

“嗯哼。”

“即使D.卡西欧佩亚原本并不知道你的存在，见到我之后他也应该知道了。我是另一个时空穿越装置带来的时空旅行者，是从未来过来阻止‘死野的惨剧’的，那伙人肯定早就知道这些了。”

“应该吧。本不该出现的人突然出现了，你又毫不掩饰我，也就是这个沙漏的存在。”

加茂将左手按在胸前，说：“说直接点吧，对他们而言，我是最大的障碍。继究一和光奇之后被杀的是我也不奇怪。”

加茂感觉到按着胸口的指头在发抖，可他不打算说到这里就停下来。

“然而那伙人没对我出手，明明不管是用毒杀还是什么方法都可以轻易杀死我……甚至可以杀掉我，再抢走霍拉。”

“因为加茂跟龙泉家没有血缘关系，肯定是这样。”文香这样说。

可加茂心知这不是真正的理由。

“D.卡西欧佩亚是个冷血的人的复制品，不可能放过碍事的人。但我没事，肯定是因为有不能杀我的理由。”

“那理由是什么呢？”

霍拉的声音仍充满挑衅，但不见丝毫慌乱。与之相对，加茂的声音止不住地发颤。

“D.卡西欧佩亚害怕引发时间悖论。”

一直沉默着的月惠不解地连连眨眼，问：“那是什么意思？”

加茂苦笑着看向她，说：“简单点说，就是我是玛丽斯的祖先，D.卡西欧佩亚如果是我的后代的复制品，那他们杀了我，就等于是子孙杀了祖先，会引发时间悖论。是这样的吧，霍拉？”

加茂边说边觉得难以相信，他觉得好笑，又觉得心里难受。

“是的。玛丽斯的全名是Alice Kamo（爱丽丝·加茂），她是你的后代。”

“这算怎么回事啊？我还没有孩子呢，就成了杀人魔的祖先。”

“虽然不知道你会怎么想，但我要说，加茂和玛丽斯的遗传因子只有极小一部分是一致的，但仍能看出在性格上你们有相似的地方。”

加茂猛地止住了笑，说：“可……我至少不是个罪犯。”

“单看眼下……是这样的。”

霍拉冷冷地说，加茂惊恐地闭上了眼睛。

霍拉会这么说，肯定是因为在档案中他将来会染指犯罪。而他和不是伶奈的某个人生下了孩子，那个孩子就是玛丽斯的祖先。

“正因为你知道这一点，认为我不是值得信任的人，所以才隐瞒了一切，把我带到‘这里’来，对吧？”加茂问道，可霍拉没有回答。

加茂发现自己的手不知何时已不再发抖了，尽管情形怎么看都比之前更糟糕了，可不知为何他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也许这种奇怪的反应就是与玛丽斯的相似之处吧。

“这么一来我知道你选择我的真正原因了。第一，你知道选择别人当时空旅行者会被杀害，所以选择了那伙人无法杀害的我。第二，不管我是否能成功抓住凶手，你都可以修正历史。”

意外的是，幻二同情地看着加茂，说道：“真是残酷啊……如果你能看破真相，让凶手无法下手的话，就能让接下来预计被杀的人免于丧命。但如果推理失败了，只要你死在这里，未来的玛丽斯就不会出生了。”

“不管事情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优仁都有机会逃过被害的命运。如果我找不出凶案的真相，你就打算直接带着我时空转移到宇宙空间或者海里杀了我吧？”

“嗯，作为最后的手段，时空转移到深海是备选之一。只要能达到目的，就算我无法行动了也没关系。”

霍拉将计划和盘托出，加茂又笑了。这笑不是不知从何处迸发的那种，而是更为自然的笑。

“你有你的决心，这我知道了。那么，现在我要怎么办才好？是

继续扮演侦探呢，还是为了伶奈去死比较好？”

仿佛从加茂的声音里感受到了什么，霍拉的口气恢复了之前的平稳，说：“我一直没告诉你D.卡西欧佩亚的事有两个理由，一是要是你全知道了，可能会把我丢掉，与她合作。”

“我才不会那么做。”

听了这话，霍拉低声说：“我搞不懂，现在的你是真心想保护龙泉一家人，这跟档案中的数据有很大不同。D.卡西欧佩亚应该没对这一部分动手脚，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偏差呢？”

“因为……我遇到了伶奈。”

加茂用几乎没人能听见的声音说。他深知遇到她之后自己的变化有多大，他身边的人也都这么认为。

这一瞬间，刚刚消失的强烈寒气又回来了，加茂承受不住，闭上了眼睛。他心里清楚，这不是出于身体不适或恐惧，而是因为绝望。

“你说什么？”霍拉问。

加茂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双手掩面，喉咙深处发热，几乎当场就要哭出来。他勉强压下了哭泣的冲动。

等心情平复下来之后，他摇摇头，说：“没什么……不说这个了，你说不告诉我玛丽斯的存在有两个理由，另一个是什么？”

“知道了未来，每个人的行动都可能会有极大的改变，我怕对优仁和玛丽斯的存在产生影响。”

加茂无法理解霍拉这话的意思。

“玛丽斯无法降生不正是你期望的吗？”

“当然不是。走上犯罪道路之前的爱丽丝博士也是独一无二的优秀人才。”

“也许她做出过什么对人类有贡献的事，但犯下的罪行更大啊。”

“不巧，人存在于世的理由是很复杂的。”

“你在说什么啊？”

“爱丽斯博士和优仁博士还是好友的时候，互相激励着推进了许多项研究。要是没遇到她，优仁也未必能成为研究员，在这一点上她也一样。爱丽斯参考了优仁写的关于生物进化学的论文，不断推进AI研究；优仁又借助她做出来的AI，成功降低了异常气象的危害。”

文香似乎因为过于兴奋而面颊微红，她轻声说道：“这两个人缺一不可，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嗯。所以我没把玛丽斯的事告诉你，因为我害怕你厌恶玛丽斯，从而做出妨碍她出生的行动。加茂，夺取你的性命是我的最终手段，那样做对未来绝对没有好处。”

豆大的雨点打在露营拖车的车顶，剧烈的风晃动着露营拖车。过了足足一分钟，加茂才开口道：“说到底，就是只有解开‘死野的惨剧’之谜，找出凶手，把被凶手藏起来的D.卡西欧佩亚拿回来这一个办法了，对吧？”

“嗯，这样做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在床上默默听完一切的月惠挪动了一下双腿，说：“幻二，雨宫，你们相信他说的吗？”

幻二正把玩着烟盒，闻声抬起头说：“我想可以信一次。加茂和霍拉讲的这些挺有意思的，肯定是真的。”

“很符合幻二的性格啊。雨宫呢？”

月惠盯着雨宫，雨宫手里揉着湿漉漉的毛巾，说：“太难了，我不太懂，但我相信幻二的判断。”

月惠突然微微一笑，这是加茂第一次看到月惠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那我也选择信一次吧。话说回来，凶手有穿越时空装置，这点很棘手。不能排除移动尸体和凶手自己移动时没有借用D.卡西欧佩亚的能力吧？”

听了这话，加茂露出苦笑，说道：“标榜不可能犯罪却使用时空转移能力，这不公平嘛。不依靠超能力而制造出无法解释的情况，这才是不可能犯罪。”

“未必如此。过去玛丽斯的确从未将无人知晓的特殊技术用在不

可能犯罪上，但如果那样的技术是众所周知的，就另说了。”

加茂不由得睁大了眼睛，说：“这次有霍拉在，而我和文香一开始就知道有时空穿越这回事……那么，站在D.卡西欧佩亚的立场，她可能会认为这是‘众所周知’的？”

“正是如此。在她看来，把时空穿越用在犯罪活动上，根本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之说。”

听了这话，幻二摸着下巴上新长出来的胡楂沉思起来，最终说：“可是……根据时空穿越的第二条规则，转移的最小单位是边长三米的立方体，对吧？别墅里的天花板不高，只有两米多一点，要是从别墅里面转移到其他地方的话，不管将立方体的底边设在哪里，天花板或者地板都肯定会被揭掉一块。但事实上没有这样的痕迹，那也就是说，没人从别墅内转移吧？”

文香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问霍拉：“顺便问一下，你能移走尸体的一部分吗？”

“跟时空旅行者一起的话可以，但不能把尸体当成时空旅行者进行转移。”

“这样啊，那就是不能只把尸体的一部分移到别墅外边呢。”

“是的……不过活着的人，不管是谁，都可以强行让他成为时空旅行者，进行转移。”

实际上，霍拉就是未经加茂同意，就带着他穿越了时空。他之前的做法就是强行把加茂当成了时空旅行者。

听了这个回答，文香沉吟着说：“你和时空旅行者分开，是不是也可以穿越时空？”

“嗯，时空旅行者不需要贴身携带时空转移装置。我或卡西欧佩亚，只要在时空旅行者周围一米左右的范围内，就可以进行时空穿越。”

这个说法让加茂十分震惊，他探身问道：“喂，这是真的吗？”

“当然，与时空旅行者之间有东西隔着也没问题……你怎么了，想到什么了吗？”

加茂脸上失去了血色，他不假思索地急急说道：“如果这样都行，那凶手那时应该是强行穿越了——”

但他的话被幻二打断了。

“这不好说吧，就算加上刚才说的条件，依我看，也不能断言凶手在犯罪时利用了穿越时空的能力。”

“正如幻二所说。别忘了还有第三条规则，时空穿越是不能精准移动到指定地点的。正负五米，这个误差放在别墅里还是很明显的。”

霍拉的话让加茂自感失言，他红着脸说：“确实不可能有这种傻事啊……想出现在房间里的话，家具等障碍物太多，挺危险的。”

听众人聊到这里，幻二开始总结发言。

“照这么想下去，凶手把哥哥的头部和光奇的躯干搬运出去的时候应该是没有进行时空穿越的。因为别墅里有天花板和地板的限制，没有哪个地方有三米以上的空间，而且不能只转移尸体。”

月惠用力点头，开口道：“爷爷的情况也一样。没有符合条件的地方，所以也不可能强行用穿越时空的方式把爷爷从房间里移走。”

雨宫又含蓄地补充：“而杀害刀根川本来就不需要穿越时空，谁都有机会给她下毒。”

霍拉进一步总结道：“是的。以存在时空转移技术为前提思考，反而更加证实了这几起事件是不可能犯罪。”

*

接下来加茂等人开始互相搜身。

这是为了确定是否有人身上藏着D.卡西欧佩亚。最终没从任何人的衣物或随身物品中发现沙漏——是加茂提议抽查随身物品的。

待在厨房的雨宫看来是站累了，走到了床边。但大概因为月惠和文香在他不好意思，就坐到了紧贴桌子的床沿，与二人保持一定距离。

幻二则直接在厨房里的垃圾桶上坐下，像是想起了什么，小声叫

道：“啊，沉迷在穿越时空的事里，我都给忘了。其实，有件事我想推心置腹地跟大家说一下。”

文香不解地望着幻二，幻二面带哀伤地回望着她。

“我想文香和月惠应该都没听说过这件事，我也是自己调查才知道的……加茂，我想说的是有关羽多怜人身世的秘密，我觉得必须说出来。”

“哦，我也觉得他身上应该藏着些秘密。莫非他是龙泉家某人的私生子？”

加茂的问题问得太直接，幻二顿时露出苦笑。

“对外人称怜人是我母亲那边的‘表兄弟’，可实际上……他既是我的兄弟，也是我的叔叔。”

这话让加茂彻底混乱了。

怜人是幻二的叔叔，也是兄弟，那他就要既是太贺的孩子，也是幻二的父亲瑛太郎的私生子。但这两点是不可能同时满足的。加茂费劲地回想以前调查资料时看过的龙泉家家谱，发现还有一个可能。

“莫非你的意思是，按父母两家算，你们俩分别是哥哥和弟弟、叔叔和侄子的关系？”

幻二轻轻点头，解释道：“我母亲凉子曾在东京本宅当保姆，当然，那是在她和我父亲瑛太郎相遇之前。然后……爷爷让母亲怀了孕。”

文香和雨宫都倒吸一口气，月惠沉默地盯着地面。幻二语气哀伤，继续说道：“爷爷怕被奶奶知道这事，就马上把母亲送回了她的老家。母亲是在老家分娩的，婴儿被当成母亲的哥哥博光伯父的孩子抚养。”

加茂不禁接话道：“那个孩子就是羽多怜人……对幻二而言，他既是同母异父的哥哥，也是父亲家的叔叔。”

“嗯。我母亲的娘家羽多家很穷，博光伯父认为需要爷爷答应给的那笔抚养费，因此只能闭口不提妹妹怀孕一事。”

“爷爷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文香闷闷不乐地说，大概是得知

了太贺老人不为人知的一面，心里有些乱。

幻二的表情愈发黯然，继续说了下去。

“之后，母亲得到机会，去了爷爷的公司工作，拿着比同龄女性相比较高的工资。我想那也是爷爷为了赎罪而安排的……然后，母亲在公司里遇到了我的父亲瑛太郎。”

加茂想不通地问道：“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啊？”

“爷爷彻底隐瞒了怜人的存在，父亲长年在国外留学，更是毫不知情。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了。”

“可是……”

“爷爷的情妇成为他的儿媳，正常来说这难以想象吧？一开始母亲也挺烦父亲的，想要保持距离。可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幸的是……父亲有颗不适合做生意的诚实又温柔的心。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对母亲的心意是真的。可能花了一些时间，母亲终于也爱上了父亲，这一点我相信。”

没人插嘴，幻二继续苦涩地坦白。

“爷爷也没反对他们结婚。爷爷那个人，讨厌传统和习俗这类东西的程度甚至过了头，也是个不能以常理度之的人……实际上，爷爷不仅向羽多家提出提供经济支持，还要把怜人接到龙泉家抚养，并答应分给他与哥哥和我相同的遗产。不管是为了羽多家还是为了怜人，母亲都只能接受这个条件。”

听了这番话，浮现在文香和雨宫脸上的表情绝不是同情。看着他们的样子，幻二垂下了头。

“最终，母亲和父亲成婚，又领养了怜人，搞出这种扭曲的局面……但愿一直到发生东京大空袭，夺走母亲的生命那天为止，母亲的人生都是幸福的。”

不知为何，此时加茂的脑海中浮现出伶奈的样子。

不管她背负着怎样的秘密，就算那些秘密是为世间大众所不容的，加茂觉得自己也并不会介意。他更在意的是，凉子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跟瑛太郎结婚的。

加茂轻吸一口气，说：“不管前因后果为何，凉子能和自己的三个孩子一起生活，我想这是任何事情都无法取代的。所以凉子应该是幸福的。”

这话让幻二有些惊讶，但他很快就露出了微笑。

“谢谢你。”

“怜人本人知道自己身世的秘密吗？”加茂问道。

幻二眯起眼睛，像是在回想，过了一会儿说：“至少小时候是不知道的。”

“就算太贺老人极力保密，亲戚里应该也有人打探吧？”

“嗯，知道这事的人不少，比如光奇的母亲翔子婶婶就知道。我就是趁她喝醉的时候问出来的。其他人……”

“我父亲也知道。还有月彦哥哥。”

听到月惠表情不变地插话，幻二瞪大了眼睛。

“漱次朗确实应该是知道的，可为什么连月惠你们也知道？这是你们出生前的事啊。”

“我和月彦哥哥一起看了父亲藏起来的日记。”

这话让幻二颇感意外，他露出苦笑，说：“是这么回事啊……现在回想起来，叔叔和婶婶一直对怜人态度冷淡，应该也有知晓秘密的原因在吧。”

怜人能够分得巨额遗产，知道此事的亲戚中有人心怀不满也很正常。

加茂想了想，把浮现于脑中的疑虑问了出来。

“那漱次朗和翔子为什么不提这件事呢？他们甚至可以全都告诉瑛太郎，并责问太贺老人。”

幻二像是难以启齿般垂下视线，月惠替他开口解释。

“我的父亲极为嫉妒将要继承龙泉家的瑛太郎。从父亲的日记能看出，看着瑛太郎一无所知地抚养妻子生下的孽子，父亲会有一种扭

曲的愉悦。我想不只如此，也许他还想着以后能以此为筹码，威胁瑛太郎和爷爷。父亲就是这种人。”

她直白又粗暴地说着，带有讲出真话时特有的魄力。

幻二深深地叹了口气，终于开口道：“说回怜人的事情吧……应征入伍了的他在一九四六年回来了，可就像变了一个人，始终与我和哥哥究一保持距离。我们一心认为他在战场上遇到了什么事，但似乎原因不是这样的。”

“你是说有人告诉了怜人他身世的秘密？”

幻二微微点了点头，说：“也许是临出征前，母亲全都告诉他了。”

收到红色征召令时，凉子大概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也许再也见不到这个孩子了。这样想来，就算她把本打算带进坟墓的秘密全都说了出来，似乎也说得过去。

“两年后瑛太郎去世，怜人也失踪了。”

“我现在都忘不了在香港收到的那封电报的内容。”

一阵沉默之后，幻二说了这么一句，并再次悲痛地开口。

“我无法接受父亲的死讯，送我到港口时，父亲是那么精神。怜人会离家出走我也觉得难以置信，这是绝不可能的。于是我一回到本宅，就去追问哥哥究一。”

话题中出现了父亲的名字，文香的脸色一下子变青了，慌忙问：“那我父亲说了什么？”

“他一口咬定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可哥哥不擅长说谎，我马上就看出他有事瞒着我。”幻二又面向加茂，进一步说明，“那之后我又去问了爷爷、问了漱次朗，还问了刀根川，可好像每个人都在隐瞒什么，没人能给我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我想着正面进攻的方法行不通，就在翔子婶婶喝醉的时候试探了一下……可没用。”

听了这番话，月惠耸耸肩，道：“我父亲也是。一提那天的事就把我骂走，什么也不告诉我。”

加茂脑中浮现出两种可能性。

一是“羽多怜人毒杀了瑛太郎，之后逃走”；另一个就是“某人认定瑛太郎的离奇死亡与羽多怜人有关，因此杀了怜人，之后抛尸”。

大概第二个更接近真相吧，他这样想着。凶手比拟“䳭”进行犯罪的方式，感觉也包含了给羽多怜人报仇的意思在内。

加茂再次扫视露营拖车里的所有人。

一九四八年事发时，幻二在国外，月惠和文香一个八岁、一个才一岁，雨宫那时候还没被领到龙泉家。看来他们是没法儿再提供更多的信息了。

他轻轻点点头，之后平静地说：“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的，应该就只剩漱次朗和凶手两个人了……等明天直接问漱次朗吧。”

霍拉的声音几乎与后半句话重叠在一起。

“在那之前漱次朗没事才好啊。”

又是不分场合的发言，加茂忍无可忍地瞪着霍拉。明明是高性能AI，可在这方面就是废物一个。

加茂把长链子挂到脖子上，拿起沙漏丢进胸前的口袋里。他想遮住霍拉的镜头。

“没用的。就算被遮住，我也能准确了解周围大概一米范围内的情形，这是安全转移时空旅行者时必备的技能。”

加茂吼着问道：“喂，没有办法能让你闭嘴吗？”

霍拉好像不知他为何发怒，不解地回答：“我想，把我放在水里的话，声音会很难传到空气中吧。如果想让我永远闭嘴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火是我的弱点……你该不会是认真的吧？”

加茂没搭理，霍拉也什么都没再说了。

大概受不了尴尬的沉默一直持续，幻二提议要不要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发生的凶杀案。

还有段时间才天亮，于是五个人围绕D.卡西欧佩亚和她的同伙是如何制造不可能犯罪的展开思考。最终总结出妨碍查明凶案真相的四大待解问题：

①凶手是如何将死者的头部和躯干搬运到别墅外边去的？

②在二楼走廊被监视的情况下，凶手是如何把太贺从辰龙间带出去的？

③比萨窑里的死者真的是太贺吗？

④比萨窑里那具尸体的腿去哪儿了？

加茂本想让大家各抒己见，可没能讨论起来，因为没人能提出满足所有情况的假设。

说着说着，大家纷纷出现不同程度的困意。加茂起先疑心是不是晚饭时被下了安眠药，可很快就发觉原因可能很简单。

加茂和文香二十二号在清洁工具间里熬了一夜，雨宫和幻二二十一号在娱乐室通宵未眠，而且当日就发生了凶案，这样的事实无疑影响了大家的睡眠。唯一没熬夜的月惠号称一天要睡十一个小时，所以大概就不适合通宵吧。

最先睡着的是年纪最小的文香。

发现她发出轻微的鼻息声，雨宫赶忙从壁橱里拿出浴巾，轻轻地盖在她身上。为了驱散睡意，加茂离开车门处，打开文香放在桌子上的怀表，表盘显示此时是凌晨两点零三分。

幻二从旁看到，意外地说：“已经两点了啊。”

加茂看到时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以为还不到一点。月惠忍着呵欠微笑道：“好久没这么晚还没睡了。”

雨宫突然想起自己的手表还晾在一边，急忙去厨房把表拿了过来，却略显纳闷地用右手揉着下巴。他很年轻，皮肤像女性般细腻，几乎没长胡子。

“我的表是两点十二分……应该是防水的啊，被雨淋坏了，所以走得快了吗？”

月惠瞥向他的表盘，开口道：“不管哪个是正确的时间都无所谓吧。我不想被时间束缚，所以一直不戴表。”

说完月惠就闭上了眼睛。幻二闻言伸手去拿自己那块被毛巾包着

的表。

“看来文香的表是准的呢。”

加茂探头看了一眼幻二的表，看到表针指着两点零二分。

幻二把手表戴到左手手腕上，伸手去拿文香的表。见他要给表上发条，加茂慌忙站了起来。他动作太急，脖子结结实实地撞到了提灯上。车内唯一的光源随之晃动，众人的影子变得忽长忽短，在车里扭动。

虽然撞到提灯的时候没觉得热，但加茂还是担心会不会烫伤，便揉了揉脖子，幸好似乎没什么事。

在他旁边的幻二停下动作，睁圆了眼睛问：“你怎么了？”

“没……我看文香动不动就给表上发条，还以为只是她的习惯性动作，但好像不是呢。”加茂微微红着脸，敷衍了一句。

幻二带着怀念的表情点点头，说：“嗯，是因为需要才那么做的。爷爷特别订购的这款怀表需要手动上发条，是特意设计成比较麻烦的样式……爷爷把这一部分比作家人。”

加茂伸手接过还没上发条的怀表，说：“他是想表达家庭的维系需要细微的关怀吧？”

“是这样的。爷爷也很注意，不让自己的表停转。”

雨宫也用力点头。

加茂想了一会儿才开口道：“对了，文香好像说过，这块表拧满发条也只能维持半天……”

“嗯，只能维持整十二个小时。因为就是这么设计的。”

幻二的话让本就快憋不住了的霍拉激动地出声，他在口袋里发着光说：“就算是在一九六〇年，这也是相当不方便的设计啊。”

“一个沙漏，插什么嘴。如果用你来计时，且不说能不能用，就算能用，顶多也就能坚持五分钟吧。”

加茂的讽刺让口袋里亮起了红色的光，霍拉生气的时候好像会发

出红光。

这时，本以为已经睡着了的月惠睁开了眼睛，说：“这表父亲也有一块，和爷爷房间里的那块一样。不过，看起来每天都上好几次发条的只有爷爷和文香两个人啊……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加茂回到车门边坐下来，露出苦笑。月惠的分析很犀利，但也说中了事实。

他决定借用文香的怀表。

虽然借用她母亲的遗物心里过意不去，可他打算等她醒来再跟她商量一下能不能多借几个小时。

注释：

[1] Malice的意思是恶意、怨恨。

第六章

察觉到有微弱的光亮从窗帘缝隙射入，加茂打开了窗帘，看着窗外灰色的天空。不知不觉间，天快亮了。

幻二低头看看手表，说：“快五点半了。时间有点早，但我担心他们俩，要不去别墅里看看情况？”

加茂点点头，从车门旁站起来。手臂、腿脚和腰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不过稍微活动了一下就放松开了。雨宫弄了一下挂着的提灯，光亮渐渐变弱，最终消失了。在他旁边的文香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月惠也一脸疲惫，视线茫然地投向窗外。

结果露营拖车里的几个人中，只有幻二和雨宫坚持整晚没睡。两点半过后，月惠裹着浴巾睡着了。之后加茂也打了好几次瞌睡。尽管自觉情绪紧张，可连熬两天确实很困，不过他一直背靠露营拖车唯一的出口坐着，可以肯定没有人出去过。

雨下得更大了，前方几米远处就看不清了。加茂打着伞绕到露营拖车后方，停下了脚步。

在他的记忆中，露营拖车应该停在距离别墅五米左右的地方，如今两者之间的距离却几乎有八米。

同样发觉有异样的幻二和雨宫互相看了看。

加茂蹲下来，察看露营拖车的车轮挡块。挡块没移开，可草坪一片凌乱，全被水淹了。

“可能是被风吹得挪了位置。”

他刚说这么一句，就感受到有人抓着他的肩膀用力拉。加茂惊讶地抬起头，就见文香脸色发青地指向一处。

别墅的大门破了，旁边的地面上插着一把斧头。

加茂踏过积水跑向正门。看来是有人在门外挥动斧头，把门锁砍坏了。不过看起来自行车的链锁用斧头砍不坏，但木质门把手断了。

加茂依次望向在场的所有人。

他听见雨宫和幻二在讨论：目前站在这里的所有人晚饭之后都是共同行动的，有单独行动的，时间也不超过五分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砍坏正门玄关的大门。而加茂守住露营拖车的出入口之后，没人离开过车厢……这就是他们两个讨论的内容。

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那破门的就是这里的五个人以外的人。漱次朗或者月彦，又或者潜伏在别墅外边的外来凶犯，还是如月彦所说，其实太贺还活着？

幻二觉得有这个可能，但加茂马上发觉了一个很大的疑点。雨宫代他说出了这个疑点。

“风雨再大，砍坏一扇门应该也会发出很大的声音，且会持续一段时间。车上的窗户开着，离这么近，我们不可能没注意到。”

正如他所说。就算有一段时间在打瞌睡，加茂也绝不可能忽略了砍门的声音，这解释不通。

“我很担心漱次朗和月彦。”幻二说着，脸上浮现出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的凝重神色。加茂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马上就明白了。插在地面上的斧头上有凝固的血迹和碎渣，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加茂把斧头从地上拔了出来，打算拿来当自卫工具。他带头走进别墅，小心防备着是否有人躲在暗处。其他人将娱乐室里的桌球杆拿在手里当武器，然后一起向二楼走去。

到二楼一看，寅虎间和巳蛇间的房门果然都破了。一行人先走向近前的寅虎间。

桃花心木色的房门上开了一个大洞，看来凶手是从这个洞把手伸进去，从里面打开了门锁。堵在房门内侧的桌椅等障碍物是用蛮力撞开的。

房间里有一片发黑的血海，已快凝固。

而漱次朗倒在屋子正中央，身上没沾染血的部分皮肤惨白，感觉不到一丝生气。胸口处像被挖掉了一块，伤口周围残留着火药的痕

迹，呈同心圆状，这应该是被霰弹枪打中了。

血海之中的漱次朗没有双臂，连着衣服一起被割下来的双臂被随便丢在旁边的垃圾桶里。

看来这是在比拟老虎的前腿。

因为恐怖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众人的感觉已完全麻木，此时没有一个人惊叫或流泪，都只是呆呆地低头看着尸体。加茂仔细检查室内是否有可疑人物，确认浴室、厕所和壁橱里都没有人。

“哥哥呢？”月惠突然喃喃问道，似乎已极度慌乱。她向巳蛇间奔去，加茂等人跟在她身后。

月彦的尸体在巳蛇间的壁橱里……他穿着牛仔裤和POLO衫，吊在里面。加茂摸了摸他的颈部，已经断气了。

一根细绳勒入月彦的颈部皮肤，绳头绑在柜子里的挂衣杆上。和之前的受害者不同，他没有遭到肢解，也没有全身染满鲜血，可这反而让他的死相显得更为可怜。

俊美的脸因充血而涨红，惨不忍睹，头发及额头上附有灰尘和污渍，大概是在搬东西堵后门时弄脏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唇角有唾液流出的痕迹，地板上有大小便失禁的痕迹并散发出恶臭。

壁橱里的挂衣杆只有一米四高，所以被绳子吊着的他身体前扑，双臂无力地垂着，穿着袜子的双脚在身后拖在地面上。

因为上吊的地方较低，所以体重并没有全压在脖颈处，是随着时间慢慢流逝，气管和颈部的血管被一点点压迫，最终丧命。

加茂听见轻声吸气的声音，回过头，月惠示意他看壁橱门的内侧，上面有一句用血写下的话。

This silly tale is over.

“‘这荒唐的故事结束了’……是这个意思吧？”

加茂喃喃自语了一声，他胸前的沙漏发出淡淡的光。

霍拉说道：“这能看成是月彦的自白，然后他自杀了吗？”

加茂没回答这个问题，打量着巳蛇间。已经确认房间内没有别人了，此时他的视线停在摆在床上的东西上。

床上放着失踪了的柴刀、猎枪，还有衣服和鞋子。柴刀上的血已凝固，颜色漆黑，长袖长裤的睡衣和皮靴上溅满了血。恐怕凶手杀害漱次朗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加茂松开一直拿在手里的斧头，抓起猎枪闻了闻枪口，确实闻到了火药的味道。

幻二把桌球球杆放在床边，开始检查尸体。他抬起月彦的右手，看到右手的指尖沾着血。月彦的身上没有流血的伤口，所以那发黑的血应该是漱次朗的。

雨宫紧握着球杆，疑惑地闷声问道：“这行字……真是月彦写的吗？”

闻言月惠垂下长长的睫毛，低声说：“也可能是杀害哥哥的凶手写的。”

加茂往浴室里看了看，里面有一种混着淡淡血腥味的香皂香味。他又回头看向众人，开口说道：“我认为墙上的血字是一种伪装。有人杀了漱次朗和月彦，并想把所有罪行都嫁祸给月彦。”

“你这么认为有什么依据吗？”幻二惊讶地反问。

加茂指着床上，说：“杀害漱次朗的时候，凶手身上应该溅上了大量的血。如果被丢在那儿的睡衣和皮靴就是凶手行凶时所穿的衣物的话，确实能最大限度保护脖子以下的部分，可是脸和头发没有任何防护。”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凶手的脸和头发也会溅上血，对吧？”

接着，加茂看向月彦的尸体，继续说道：“而你们也看见了，他的头发上有灰尘，但没血迹……这说明月彦和我们一起堵住后门之后，还没来得及进浴室清洗就被杀害了。或者被凶手下了药，无法自由行动。”

文香探头进浴室，马上双手捏着鼻子嘟囔：“可是肯定有人用过浴室，因为浴室里有香皂和血腥味。”

“是凶手用了浴室。为了洗掉溅到身上的血。”

这时霍拉插嘴道："但是月彦的死好像不符合比拟杀人的规律，人没有尾巴，凶手无法割下死者身上没有的部位。"

幻二一边沉思一边拉扯又长了一些的胡须，最终说道："也许不是这样的。英语里，表示'故事'的tale和表示'尾巴'的tail发音相同。"

加茂脸上抽动，苦笑着说："原来如此。如果把tale换成tail，那行血字的意思就变成'这条荒唐的尾巴已经完蛋了'。"

文香蹦出一句："不管怎样，这就能确定凶手不在我们几个人之中了。因为毫无疑问是我们在露营拖车里的时候，凶手杀了漱次朗大叔伯和月彦。"

雨宫的表情也一下子明亮起来。

"太好了，这样就不用互相猜疑了吧？"

可月惠依然皱着眉。

"可是凶手潜伏在诗野这是事实。说不定真的是爷爷，因为只有爷爷的遗体无法确认相貌。"

文香和雨宫都低下了头，看来他们无法反驳月惠的意见。加茂一直凝视着窗外，雨敲打在房顶，整栋别墅里都有咚咚的闷响，雨点在玻璃窗上汇成一道，缓缓流下。

"这种天气，凶手没办法躲在外边吧。此刻恐怕就在别墅里。"

这话让大家感受到逼近的危险，雨宫脸色发青地提议："那我们马上分头去找出凶手吧。"

加茂慌忙摇头，说道："最好别这么做，以现在的情况，我们完全不知道对方手上有什么，盲目搜索很危险。"

"可这是找出凶手的绝佳机会啊！"

加茂换上劝阻的语气对愕然的雨宫说："现在我们要做两件事。一个是继续尽全力戒备凶手出其不意的攻击，另一个是继续调查凶杀案，揪出凶手。只要知道了他是谁，说不定就能找到反击的办法……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能阻止D.卡西欧佩亚。"

见没有人提出异议，加茂转头继续检查巳蛇间。

房门被用跟寅虎间相同的方法砍坏，房门后堵着的桌子和椅子都被推倒了。

原本挂在壁橱里的西装裤及夏威夷衬衫此时随便地堆在床边的地上，地上一角放着黑色老式电话和杯子等，旁边有一个空的黑色旅行箱。

浴缸里是湿的，但没有血迹，凶手大概是仔细冲洗之后才离开了房间，细心得连排水口的毛发都清理了。

接着，加茂调查了床铺，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把刃长十厘米左右的刀。刀身没有血或油脂的痕迹，看来凶手行凶过程中没用到这把刀。

这把刀肯定是月彦在仓库里找到，或者是他带来的，也许他想用来当作防身武器，才藏在了枕头下。

幻二盯着刀，皱眉道："正如你所说，月彦应该被凶手下了安眠药。有刀的话，正常情况都会向破门而入的凶手发起反击吧。但没看到有打斗的痕迹，也就是说，月彦当时甚至无法拿出枕头下面的刀。"

文香困惑地眨着眼，喃喃说道："莫非晚饭里被混入了安眠药或麻醉剂？"

"有这个可能呢。"加茂边这样回答，边回想当时吃的东西。

前一天晚上只吃了饭团和水果，但可以肯定吃的东西里面没下药，因为如果下了药的话，已经熬了两个通宵的加茂和文香肯定早就睡得不省人事了吧。

水果很难预测谁会分到什么，用注射器打入药物也很费功夫，所以安眠药应该会下在饭团或饮料中……想到这里，加茂灵光一闪，开口说道："对了，漱次朗和月彦总是喝红茶，对吧？昨晚吃完饭后他们喝的是什么？"

负责端茶和打杂的雨宫立即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们俩都不喝咖啡，昨天给他们准备的也是红茶。"

"那要是只想给漱次朗和月彦下药的话，下在红茶里最省事呢。"

"可昨天我们都喝过咖啡或红茶，对吧？在我们商量怎么防范凶

手，同时保护自身安全的时候，我想应该是四点半左右……我用同样的茶叶、热水壶还有茶杯泡了红茶，可是那之后他们俩都没有犯困的样子，直到八点多跟我们分开，都没有特别不对劲的地方。”

加茂承认这话是对的，但眼镜片后面的眼睛眯了起来。

“那么凶手就是在那之后，并且是在晚饭后的茶端上来之前，也就是四点半左右到七点半这段时间，把药掺入茶水的……有人记得这期间茶叶、茶壶和杯子是怎么保管的吗？”

“一直放在厨房。晚饭之后的红茶是文香小姐泡的吧？”雨宫问，文香略显不安地点了点头。

见她点头，雨宫继续说道：“装红茶的茶壶是我端到餐厅的桌子上的。”

“而茶杯是我在准备晚饭的时候从餐具架上拿下来，放到了厨房的桌子上。”

听到月惠的补充说明，加茂叹了口气，说：“谁都有机会趁其他人不在厨房的时候，把药下到茶叶或者茶壶里啊。准备晚饭和饮品的时候也可以办到，尽管我们互相监视，但趁人不注意时下药也是有可能的。”

月惠的脸上忽然浮现出笑容。

“可为了下毒，凶手人必须在别墅里面。”

“这的确是个问题。”

听到加茂这样说，文香奇怪地问：“凶手可以溜进别墅，然后躲在某个地方吧？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月惠皱着眉，替加茂答道：“如果躲在仓库或机械室等地方，那大概不会被我们发现。可下药之后，凶手肯定要离开别墅，因为正门是从外面被破坏的。”

闻言文香轻轻倒吸一口气，说道：“还真是……可后门插上了门闩，又用东西堵着，所以凶手不可能从后门出去。正门的话，从四点半到开始准备晚饭，我和月惠都在娱乐室。”

“之后我们因为要吃饭，所以都在餐厅附近。对凶手而言，走正

门玄关出去应该是伴有危险性的行为，他是明知道有被人看到的危险，却有必须出去的理由，还是……”

幻二接过月惠的话，道：“或者说不定我们之中有凶手的同伙，有可能是这个人在傍晚的时候把药下到红茶里，然后在别墅外边的凶手打破正门闯进来。”

“不可能。因为复制了玛丽斯的思想，D.卡西欧佩亚只可能有一个同伙。”霍拉紧跟着插嘴。

不知幻二是否毫无保留地相信了这句话，总之他没再继续说下去。可月惠低声说：“不管怎么说，凶手用什么方法打破了正门，依然无法解释。没被我们注意到、不发出声音地砍坏一扇门，应该不可能啊。”

这时加茂扫视众人的脸，说：“也许此时进行推理，线索还不够，要继续展开调查。”

他边说边再次察看月彦的尸体，发现他的左臂上有一个红点，红点处可见极为少量的出血。位置是抽血时会刺入的部位，伤口还很新。

加茂抬起月彦的手臂，让大家都能看到那像是针眼的伤口。

“凶手用安眠药让他睡着之后，又用注射器加了药。”

幻二把脸凑过去看那个伤口，不解地问：“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知道安眠药的药效能持续几个小时，不过可能是药效过了，他快醒了。或者是想趁着药效没过提前采取措施，大概是出于其中一个原因吧。”

调查完巳蛇间的时候，如何处置凶手留下的猎枪成了一个问题。猎枪作为防身武器无疑是强大的，可要是被凶手夺去，就会成为最危险的凶器。

幻二自顾自地检查了猎枪的子弹仓，发现里面没有子弹。这么一来，加茂等人没有一发子弹，而凶手有二十发以上，情况很不妙，最终大家得出的结论是，干脆让这把枪彻底不能用了更好些。

加茂把折起来的猎枪从接缝部位掰断，沉进放满水的洗脸池里。虽然他不太了解枪支，但觉得这样一来应该就用不了了。

处理完枪之后，他们进行了尽可能的武装。

加茂拿走了月彦的刀，幻二拿着斧头，雨宫拿着柴刀，女生们各拿一根桌球杆。然后一行人慢慢地通过走廊，回到斜对面的寅虎间。

这边的壁橱没有被乱翻过的痕迹，里面整齐地挂着漱次朗的西装和衬衫等。浴室里放着黑色老式电话等物，可能是堵门的时候嫌碍事拿过来的。包括厕所在内，屋里没有特别奇怪的地方。

加茂再次察看尸体，发现细节都符合平时极为注重整洁的漱次朗，梳理整齐的头发几乎不见一丝凌乱，胡须看来也像是刚打理过不久。

加茂最想确认的是漱次朗身上是否也有注射针头的痕迹。他仔细察看了被丢进垃圾箱的两条手臂，果然找到了类似注射针孔的痕迹。

他摸着长了一些的胡须，沉思着，最终提议："回娱乐室吧，那里挨着正门玄关，能确保有退路，比较稳妥。"

*

娱乐室里的挂钟显示此时是六点四十一分，和向文香借来的怀表时间一致。距最后一次进餐已经过去约十一个小时了，可加茂一点食欲都没有。

众人先在屋里看了一圈，确认安全，才在娱乐室的沙发上坐下了。

"十二年前在这栋别墅里发生了什么……已经没人知道了。"

加茂说着，凝视着沙发上月彦的专属座位，此时那里空着，大家都故意避开不坐。

幻二像是头疼一般按着左边太阳穴点头道："也依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恨龙泉家的人到这个地步……不过，至少我想知道怜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闻言月惠低下头，看着地面。雨宫顾虑地瞥了文香一眼，说："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在这里的人都跟十二年前的事情毫无关系。当时幻二不在日本，月惠是个八岁的孩子，文香小姐还是个婴儿，对吧？即使这样，凶手还要继续作案吗？"

关于这点，加茂也无法预料。

如果“死野的惨剧”的起因是十二年前的事，那凶手已经把相关的人都杀了。

可凶手背后还有D.卡西欧佩亚在，让一切都不明了了。不把优仁的祖先、龙泉家的所有人都杀光，D.卡西欧佩亚也许就不会停手，她很有可能会这样煽动凶手。

幻二哀伤地喃喃道：“说起来，把雨宫卷进此事最让我于心不安……你要是没跟龙泉家扯上关系，就不会被卷入这么可怕的事情里来了。”

“没有的事！我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

听到雨宫立即这样回答，幻二不由得笑了。

“你没必要到这时候了还照顾我们的感受。”

“不……这是我的真心话。要是没有老爷的帮助，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我很感激能遇到龙泉家的各位。”

不知何时文香已湿了眼睛，她点点头，说：“嗯，我也觉得能认识雨宫真好。”

感觉到这样的气氛下可能所有人都会说一番这样的话，加茂挠着头，先说道：“打断这么好的气氛真不好意思……可别再说这些像是要永别了的话了吧。”

“呃？”文香怔住了。

加茂回了一个苦笑，继续道：“现在就放弃还太早。就算不知道动机，也有可能找出凶手。”

幻二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看向日翻日历，开口道：“明天是二十五号……是发生泥石流的日子。已经没多少时间了，我们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日历还停留在八月二十三号那一页，但这只是因为没人去翻日历而已，日子早就已经变了。

加茂轻轻咬着嘴唇，终于，他对口袋里的沙漏说：“霍拉，泥石

流是几点发生的，档案里留下记录了吧？”

“根据当地警方的记录，是上午十一点四十七分发生的。”

凶手和D.卡西欧佩亚极有可能打算在那之前逃到未来去。不管是为了驱除龙泉家的诅咒，还是为了救伶奈，都不能让他们逃走。

加茂说道：“那么，不管多晚，今天都必须找出凶手，收回D.卡西欧佩亚。为了这个——”

有个声音打断了加茂。

“要是知道十二年前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命运就能改变，大家就都能得救吗？”

是月惠在轻声说。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她身上，但坐在沙发上的她依旧没抬头。

发现她的声音抖得十分厉害，加茂便去她旁边蹲下，说：“我知道了。你曾看到了别墅里发生的事，对吧？”

“不是看到了……我是那起事件的当事人。”

这话完全出乎加茂的意料。

“当事人？当时你才八岁吧？”

“这跟年龄无关……那个夏天，哥哥和我杀了人。”

过于震撼的发言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僵住了。月惠面部扭曲，继续说道：“那时我们都在这栋别墅里，哥哥和我被瑛太郎狠狠骂了一顿，因为我们朝着在九头山画画的怜人丢泥巴团，把他的画毁了。”

幻二以手托着下巴，一脸困惑地开口道：“怪了。不管是父亲还是怜人，我都从没见过他们因为孩子的恶作剧而生气。”

“那不是什么恶作剧……我们在泥巴团里加了钢笔水和墨汁，就是为了毁掉怜人的画。那是恶意的结晶。”

闻言雨宫身子微微发抖，他低喃着：“那是月彦想出来的吧？”

“提出计划的是月彦，但同样参与了丢泥巴团的我也有罪。”

“月惠……”

“父亲讨厌怜人，我们知道了以后就几乎每天都找他的麻烦，那是我们最着迷的游戏。弄坏他的油画画材，烧掉他的衣服，做了很多坏事。”

这些事由小孩子做出来，的确很恶劣。幻二哀伤地摇了摇头，说：“然后就被我父亲发现了吧？”

“被瑛太郎骂过以后哥哥去了冥森，去找一种红色的蘑菇。”

听到这句话，加茂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在九头河边发现的东西——像红色手指的蘑菇。

“莫非是……火焰茸？”

他不禁喃喃问了一句，月惠触电般抬起头，又立即换上明白过来的表情，轻轻点头道：“你也在冥森看到那个了啊。”

“嗯，那蘑菇就长在发现尸体躯干部分的现场旁边。”

像是听不懂这两个人说的话，幻二受不了似的开口问道：“然后呢，那蘑菇究竟是什么？”

“是生长在日本的毒蘑菇中格外危险的一种。中毒后不仅会有呕吐、腹泻这类消化器官问题，还会出现肾脏受损、皮肤溃烂等症状。”

加茂的回答让幻二和文香的脸上失去了血色，因为这和瑛太郎身亡时的样子一模一样。加茂继续道：“可是，这种蘑菇的毒性为大众所知应该是那一年之后的事了，那时你们就知道火焰茸有毒了吗？”

“确实，蘑菇图鉴上只写着‘食毒不明’，可是我的奶妈知道这种蘑菇，她说光是碰一下那蘑菇，都很危险……”

待在加茂口袋中的霍拉接着说道：“我查了档案，成书于江户时代的植物图鉴《本草图谱》中，有关于火焰茸有毒的记载。就算不广为人知，以前至少也发生过火焰茸中毒死亡的案例吧？会有人知晓其危险性也不出奇。”

不知是不是想起了当时的事情，月惠用双手捂住脸，指尖仿佛痉挛般微微发抖。

“哥哥知道那蘑菇有毒，把蘑菇掺进了他的饭里，我就在旁边看着……瑛太郎是被我们杀死的。”

如果瑛太郎是因中了火焰茸的毒而死，那也不能怪医生找不出死因了，因为当年还几乎无人准确知晓其毒性。从结果上看，两兄妹的行为已基本构成了犯罪。

知道了父亲的死亡真相，幻二的脸扭曲了，但在愤怒爆发之前，他控制住了自己。他垂下头，无力地说：“可你们当时一个九岁，一个八岁，大概还不明白这一行为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那不算杀人，更接近意外。”

月惠微微摇头，说：“不，我们的行为无法被原谅。”

“没这回事。”插嘴说这句话的是雨宫，他看向正吃惊地看着他的月惠，说了下去，“我知道的……你一直害怕你的哥哥月彦，没人的时候他还会对你暴力相向，对吧？”

加茂也曾几次目睹月惠对月彦表露出惧意，也能从中嗅到与暴力有关的味道。

看着眼里浮现出泪光的月惠，雨宫又说道：“你太害怕月彦了，所以，为了保护自己，你不得不听他的。我全都知道哦。”

“就算是这样……我本可以阻止哥哥的，没去阻止他，是我的罪过。”

说这话时她已恢复了面无表情。不知是不是感觉到了她声音里的坚持，雨宫也茫然地闭上了嘴。

一阵沉默之后，月惠又断断续续说了起来：“下毒后的第三天傍晚瑛太郎就去世了，哥哥逼我答应不跟任何人说，可他还是害怕有人发现我们干的事。”

加茂已凭直觉猜到，月彦威胁了自己的妹妹，逼她答应保密。吓坏了的八岁女孩只能听从。月惠又说了下去。

“哥哥听说大人们深夜要在餐厅碰头，就带着我去偷听。来的有父亲、翔子婶婶，还有光奇，他们怀疑瑛太郎是被人谋杀的。”

加茂深深地吐出一口气，问：“然而讨论的方向越来越偏，最终得出了‘杀害瑛太郎的肯定是羽多怜人’这一结论，对吧？”

月惠轻轻点头。

“我想，父亲和婶婶一开始就想把话题引到这个方向去……最后他们说要仔细询问怜人，便去了卯兔间。”

做梦也没想到会被怀疑的怜人，大概听从三个人的话，从房间里出来了吧。

“哥哥很高兴事情会如此发展。他说绝对不能错过好戏，带着我跟在大家后面去了柴火房。柴火房的墙上有缝隙，因此我们在外边也能看到里面的情形。”

“然后你看到了什么？”

“父亲他们上来就认定怜人是凶手，当然，怜人否认了，可谁都不听他说话。询问变得越来越暴力，情绪激动的光奇把怜人打得飞了出去。”

这不是询问，这已经是私刑了。

“不管被怎样暴力对待，怜人还是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可他没做任何抵抗。终于，被踢了一脚之后，怜人失去平衡，仰面倒下，头撞在了桌子角上……那情景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里，无法消失。他摸了摸后脑勺，手全染红了。”

不知是不是想象出了当时的画面，幻二流出了泪水，嘴角挤出一句话：“就因为那伤，怜人他……”

月惠咬着牙继续讲述。

“即使这样，怜人还是向前爬了几步，悲痛地诉说自己什么也没做。我想，只要能让大家相信他是无辜的，性命什么的对他而言都无所谓了……最终，在低头木然俯视的父亲他们面前，怜人不再动了。”

这番过于凄惨的诉说让文香和雨宫都落了泪。月惠仍在继续。

“父亲和婶婶开始商量把尸体扔到冥森深处的沼泽里，这时我不知不觉地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房间里了，想必是哥哥把我搬回了房。”

从声音就能听出月惠的情绪起伏得厉害，她再次用双手捂住了

脸。

“第二天哥哥又去偷听大人们的谈话，结果得知父亲叫来了究一夫妇和刀根川，进行密谈。让人大吃一惊的是，父亲把怜人身世的秘密告诉了他们，还说‘羽多怜人承认毒杀了瑛太郎，然后失踪了’。”

究一听了这些话应该深受打击吧。仅仅是亲如兄弟、一起长大的怜人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一事就够他难以接受了，还得知了怜人复杂的身世。

幻二像是忍无可忍了，低吼着说：“他们竟如此厚颜无耻，说出这样的谎话？”

“父亲就是这种人。可哥哥觉得这谎话很有趣，他说长大之后可以拿这个威胁父亲……而究一完全相信了谎言，并同意不把这件事告诉爷爷。”

“瑛太郎和怜人都是太贺的亲生儿子，究一大概是觉得告诉太贺其中一个杀了另一个过于残忍了吧？”

听了加茂的话，月惠轻轻点头，道：“究一夫妇答应保密，并让刀根川做出同样的保证。父亲因为分享了一个虚假的秘密，而成了他们的同伙。”

加茂终于明白为什么幻二要求解释怜人的事的时候，大家的反应都那么奇怪了。

漱次朗、翔子和光奇是想隐瞒曾犯下的罪行，因而保持沉默；究一夫妇和刀根川是为了保住虚假的秘密而不肯开口；太贺老人则是害怕怜人的身世暴露，所以避开了幻二的追问。

月惠放下捂着脸的双手，仰起被泪水打湿的脸，叫道：“我全都说出来了。如果你的目的是复仇的话，那杀了我，一切就都结束了！”

这话不是对加茂他们说的，而是向潜藏起来的凶手传达的悲痛信息。雨宫战战兢兢地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说：“请别这么说，会变成这样并不是你的错。”

“可是……”

加茂摸着又长了一些的胡须，点点头，说道：“月惠你不需要赴

死，接下来只要我们在凶手行动之前查明凶案的真相就好了。”

“说得简单，真的能做到吗？”幻二这么说着，声音里夹杂着疑心和死心。

“当然能。凶手如果继续按之前的规律行动的话，下一起凶杀案就会发生在今天的深夜。还有足够的时间。”

这话是顺势说出来的，加茂并非真的这么想。但为了说服众人，他不得不这么说。

雨宫和月惠点了点头，可幻二和文香二人看来并不接受。

加茂站起身来，说道：“好了，我们把据点换到露营拖车吧。”

“为什么？”

文香会有此疑问很正常，加茂马上答道：“如果在别墅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凶手的袭击吧？在能监视正门的露营拖车里就安全得多了。”

没人反对这个提议。加茂进一步说道：“今晚可能要打一场持久战，说不定我们都不能再回别墅来了……所以，麻烦文香和月惠从储藏室搬些食品出来，再多准备些喝的，可以吗？”

文香和月惠互相看了一眼，一起点点头。

接着加茂转向雨宫，说：“雨宫，我希望你去仓库找些或许能在发生泥石流时派上用场的东西，比如能用来防雨的防具，或者休息用的寝具。”

“知道了。”

“幻二，我想麻烦你在储藏室和仓库附近负责警戒，防止凶手突然袭击，可以吗？这项工作有些危险。”

“那加茂你做什么？”

幻二惊讶地看着加茂反问，加茂只好苦笑着说：“为了能顺利转移，我决定当个侦察员。”

“侦察员？”

“凶手也有可能埋伏在露营拖车附近，因此我先行一步回露营拖车，确认没有异常并做好准备后，来找你们会合。”

加茂说完便快步向玄关走去。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放在裤袋里的刀，这动作让他意识到自己此时极其紧张。他确信“全员去露营拖车”这个判断是对的，但这之后，哪怕只有一个判断出错，都可能导致凶手和D.卡西欧佩亚成功逃脱。

不能再有人遇害了，为此，只能去做该做的事情……加茂这样想着，走出了别墅。

霍拉大师致读者的挑战

恕我逾越，在此我要向各位读者递上一封挑战函。

在诗野的别墅，有六个人遇害了。其中除了刀根川鹩之外，其余五个人都是在所谓不可能犯罪的情形下被害的。

我希望各位解答以下两个问题。

①凶手（即D.卡西欧佩亚的同伙）是谁？

②该凶手是如何完成这一系列不可能犯罪的？

本格推理小说中约定俗成的规则：用于看穿真相所必需的材料都已经展示在各位面前了。且正如序文中所写，故事中的我说的都是真话，当然凶手也是名字出现在“登场人物表”中的人。

对手头的信息进行分析、按正确顺序组合后，就能推导出谁是凶手，知晓其行凶手法，等等。

那么，祝愿各位读者武运亨通，英勇奋战。

第七章

加茂在露营拖车里等着大家过来，视线落在绿色的红酒酒瓶上。

这是昨天晚上装了自来水拿过来的瓶子，加茂确认过瓶塞牢牢地塞住了瓶口，然后把瓶子丢进了露营拖车后方装衣服的抽屉里。

雨应该已经小多了，可敲打在车顶的声音格外惹人心烦。加茂打开借来没还的怀表看了看，时间是晚上七点四十五分。就夏天来说天过于黑了，不过只要拉开窗帘，车内也不需要点灯。

加茂望向车窗外，看到文香他们从被破坏的大门里出来，正向这边走来。打着伞走在最前面的文香板着脸，让他担心，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四个人都没出事，他还是松了一口气。

加茂确认链子上的吊坠确实放在胸前的口袋里之后，前去打开了露营拖车的门。

把搬来的水和食品随便地摆进厨房后，五个人就把床当成长凳并排坐下。

“刚才在储藏室，我和雨宫说了。”文香一坐下来就开口道。

幻二沉着地问：“说什么了？”

“我跟雨宫解释了一下穿越时空的规则，结果……可能解决了。”

“解决了什么，冰块吗？”[1]

加茂想到了储藏室里的冰箱，这样问道。

文香摇摇头，说：“不是，是解开了凶案的谜底。”

加茂有种名副其实迎头遭到一棒的感觉。

之前他也想过，只要能阻止“死野的惨剧”，不管由谁来主导，都

无所谓。这想法现在也没变，他甚至觉得，龙泉家的人能比他先看穿真相也不奇怪。然而，他完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竟是文香担起了侦探的角色。

加茂瞥了其余三人一眼。看起来幻二和月惠最为震撼，他们怔怔地看着文香。

雨宫极为认真地点点头，说："她没告诉我真相是什么。可是……文香小姐确实有了重大发现哦。"

加茂几乎苦笑出声，他勉力压了下去。

幻二一脸疑惑地问文香："真的吗，文香？这么可怕的事情是谁干的？"

这个问题让文香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用力深呼吸之后她才下定决心般开口道："从二十一号晚上到今天早上，可以说发生了四起凶杀案。第一起是父亲和光奇被害，我们找到了被残忍肢解的尸体。第二起是爷爷失踪，并在比萨窑里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

见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加茂替她说道："第三起是刀根川被毒杀，第四起是漱次朗和月彦被杀，对吧？"

"是的。而第一起凶案之所以说带有不可能犯罪的色彩，是因为父亲的头部和光奇的躯干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被搬到外边。"

加茂承认这是事实，点了点头，说："那天晚上，漱次朗他们几个在娱乐室待了个通宵，在那样的情况下，确实无法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别墅里把尸体的一部分带到外边。"

"既然没人能把头部和躯干带到外边去，那反过来想想呢？凶手把尸体的一部分从别墅外边带到了里面。"

幻二一脸理解不过来的样子，纳闷地问："那也就是说，杀人现场不是在别墅里，而是在别墅外？"

"关于父亲被害一事，这样想的话，就能解释得通了。"

"可是，哥哥那天晚上在别墅里啊，我忘了是几点了，他还打内线找过雨宫，对吧？"

雨宫像是要对幻二的话进行补充说明一般，开口道："幻二说得

对，我是九点二十分左右接到的电话。”

“那不是父亲打去的。”

“啊？”

“那是凶手为了让人觉得父亲在别墅里而制造的假象……我想真相应该是这样的，父亲跟凶手说好在别墅外见面，他不知道自己被骗了，晚饭之后就马上出去了。”

刚吃完晚饭，那时漱次朗父子还没去娱乐室。七点十分之前，究一是有可能在不被漱次朗等人目击的情况下出去的。到目前为止，跟加茂所知的信息没有矛盾。

“那么，究一是在碰面的地方遇害的吗？”

加茂轻声嘀咕，文香抬头看着他，点点头，说道：“可怕的是，凶手不仅割下了父亲的头，还割下了他的手臂和双腿。”

雨宫不解地眨着眼。

“不对啊，手臂和双腿被割下来的是光奇哦。光奇被用来比拟狸猫，因而仅剩躯干……”

“比拟是个误导（misleading）哦。”

文香的话让雨宫怔住了，幻二解释说明道：“这个词的意思是‘把人引向错误的方向’。通过某种手段引开他人的注意，让人无法看到真相。”

加茂露出苦笑，开口道：“人是很奇怪的，遇到不明缘由的事物会奋力追根究底，可一旦找到一个差不多像样的理由，就马上满足，不再追究下去了。凶手是故意让人以为‘肢解尸体是比拟杀人’，以此搅乱调查吧。”

这时，刚才一直在沉思的月惠低声说：“总结一下就是说，在冥森发现的头部、在九头河发现的躯干，以及在大浴场发现的手臂和双腿，都是究一的？”

“嗯。而我们以为是父亲的，其实才是光奇。”

“就算这样仍有疑问啊。凶手是怎样把割下来的手臂和双腿带进

别墅里的呢？”

“只是把手臂和双腿带进来的话，就不需要走正门了……我没直接看到，父亲的手臂是从大臂正中被砍断，腿是从膝盖下方被砍断的，对吧？那样的话，应该能通过大浴场的窗格塞进去……”

月惠仍是一副半信半疑的样子。加茂检查过别墅里的所有窗格，知道她的推测是对的。

文香又继续说：“大浴场的窗格，空隙有十二厘米左右。凶手用防水布包住父亲的手臂和双腿，带到地下庭院，从窗格丢进了大浴场。”

听着她的描述，加茂看了看自己的手臂和双腿。

加茂身高近一米八，单说手臂和双腿的话，似乎能通过十二厘米的空隙。究一比他矮，且身形偏瘦，手臂和双腿要通过窗格的间距更是绰绰有余吧。

“对了，之前雨宫说过吧，说究一和光奇两个人的身高都是一米六七左右。”

加茂边说边想起文香的日记里写着：“究一和光奇外表相似”。

闻言幻二微微点头，说道：“是的……而且在尸体遭到残忍肢解的状态下，可能谁都没注意两个人的身体被调换了。”

究一和光奇的头部均置于没有水的地方，而其余部位散布于河边、大浴场、房间里的浴缸，全都浸在有水的地方……这也是凶手故意为之的吧，为了让除头部以外的部位皮肤肿胀，就更不容易被察觉到身份的调换。

文香继续淡淡地说：“往在父亲房间里发现的无头尸上倒洗发液，我想这是为了掩盖光奇身上的烟味。为了伪装成不抽烟的父亲的尸体，不得不这么做。”

她的解释没有疑点，加茂只能在内心呻吟。

雨宫仍觉得迷惑，喃喃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句话促使文香用力深呼吸，然后开始说明。

“首先，我想凶手应该给一些人下了安眠药。月惠也说那天晚上困得不行吧？除了我和月惠之外，还有人说感觉格外困、格外疲劳，比如爷爷和刀根川他们两个人。”

幻二沉思着，用指尖摸了摸下巴，开口道：“除了被杀害的两个人和在娱乐室里的四个人，剩下的所有人都觉得很困倦吧？”

“凶手从D.卡西欧佩亚那里得知了当晚谁会跟漱次朗一起在娱乐室待到天亮，为了降低行凶过程被目击的危险，就给其他人都下了安眠药……做好这些准备后，凶手找了个理由，把父亲约到外边，杀害了他。”

想象着那样的情形，加茂的脸扭曲了。

在提灯的光亮中浮现出挥起斧头行凶的凶手……这个人应该准备了雨衣之类的东西，以防自己身上溅到血。万一手上沾到血，旁边有九头河，应该能在回到别墅之前洗掉。

“凶手把父亲的头部割下来放在散步道边，我想他是希望第二天早上月彦他们能发现。然后把躯干丢到了九头河的旁边，他特意脱下父亲的衣服，让人看不出那是谁的躯干……”

最后清理痕迹时，凶手应该把身上披着的雨衣和究一的衣服一起丢进九头河里冲走了。想象着那样的情景，加茂止不住地发抖。

文香的表情变得更为痛苦，但仍继续说明下去。

“之后凶手用防水布包着父亲的手臂和腿，去了地下庭院。只要提前打开大浴场的窗户，应该就可以把包裹丢进大浴场里。”

之前加茂听雨宫和幻二说过，用大浴场的人很少，特别是晚饭后，泡温泉的只有光奇……凶手把包裹丢进大浴场之后，大概不慌不忙地离开了。因为他知道只要杀了光奇，就不必担心被人看到，可以在大浴场里慢慢地做手脚。

文香又低声继续道：“那之后，凶手回到别墅，杀害了光奇。杀人现场应该不是在大浴场，而是申猴间。”

“为什么不在戌狗间，而是在究一的房间下手呢？”

月惠插嘴提了个一针见血的问题。这时文香第一次露出不太自信的表情，说道：“我想凶手把光奇约到了申猴间，不过方法还不知

道……凶手杀害父亲的时候，应该能偷到申猴间的钥匙。”

雨宫像是恍然大悟般抬起头，说：“凶手用那把钥匙进了申猴间，在浴室勒死了光奇，对吧？然后夺走光奇手中戌狗间的钥匙，并给他穿上了壁柜里的衣服。”

“嗯。因为父亲有穿同样款式衣服的癖好，所以就算穿的不是晚饭时穿的那套，别人也看不出来。给尸体换完衣服后，凶手割下了光奇的头部，然后在他身上倒上洗发水掩盖烟味，好让人觉得那是父亲的尸体。”

凶手那时也准备了雨衣以免溅上血吗？或者他用淋浴洗掉了溅到身上的血，之后才离开了申猴间？不管是哪种情形，都让加茂感到极为反胃。

“然后凶手找了个东西包住光奇的头，带到大浴场去了？”

听到幻二呆呆的低喃，文香伤心地点点头。

“凶手还把光奇本来穿着的衣服一起拿到了浴场的更衣室。大浴场里放着通过窗格丢进去的手臂和腿，凶手把父亲的手臂和腿跟光奇的头部，还有戌狗间的钥匙放在一起，就造成了看起来好像只有光奇的躯干消失了的情形。”

这么想的话，究一和光奇的颈部断面都参差不齐的理由也有了。

既然是光奇的头部配究一的躯干，究一的头部配光奇的躯干，那伤口不可能吻合。所以，为了不让人发现不是同一个人的尸体，就故意弄得参差不齐了吧。

加茂陷入沉思，这时月惠小声叫出来：“等等！你刚才说的那些事，能做到的人有限吧？”

对于这个问题，文香板着脸，面无血色地回答：“是的。如果凶手是一个人行凶的话……能下手的就只有那天晚上出入过别墅的人。”

这句话让露营拖车里一阵沉寂，只有雨点敲打车顶的声响。终于，幻二毫不掩饰困惑地闷声说道：“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四个人。”

“去外边抽了一根烟的月惠，去过柴火房的雨宫，去庭院散步的幻二，以及早晨出去清扫的刀根川。就这四个人。”加茂补充道。

文香用力点头，说道：“刀根川显然不是凶手，因为她只出去了不到十五分钟。”

“确实如此，这么短的时间，是不可能杀害究一并肢解尸体的。还要考虑处理溅到身上的血迹的时间，行凶过程至少需要三十分钟。”

边说加茂边巡视另外三人。他们都铁青着脸看着文香。

“你不会是想说，我们之中有一个是凶手吧？”

雨宫的问题让文香痛苦地垂下眼。

“我想再确认一次……雨宫去砍柴是从几点到几点？又是从几点开始，去娱乐室和漱次朗待在一起的？”

片刻的语塞之后，雨宫吸了一口气，回答道：“我是七点二十分出去的，在外边待到快八点半。回别墅后立刻回了自己的房间，九点半左右去了娱乐室。”

“在外边待了一个小时，回来之后也有一个小时没有不在场证明啊……很遗憾，要是有这么多时间，那是可以完成这一连串行动的。”

听到文香如此断定，幻二苦笑着说：“那我也一样。我八点前出去的，在庭院里闲逛到快九点。回到别墅，到十点四十五分雨宫来房间找我为止，没有不在场证明。”

“嗯，叔叔在外面待了一个小时，回来之后有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也有可能行凶。”

月惠也无奈地叹口气，说：“我不到七点十分就出去了，四十分回来的。以同样的逻辑来说的话，我在外面待了三十五分钟左右，回来之后也没有不在场证明。”

跟其他人相比，月惠在外面的时间较短，但这不足以洗清她的嫌疑。

文香闭上眼睛，继续说道：“最后，凶手又做了一项伪装工作。那就是为了让人以为父亲在房间里，而用内线打了通电话。”

加茂听完点点头，补充道：“那通电话应该是晚上九点二十分左

右打的，这个时候他们三个都在自己的房间吧？”

“嗯，因此他们三人都有机会做这项伪装工作……雨宫说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可能就是谎言，叔叔或者月惠都有可能模仿父亲的声音，从自己的房间打电话过去。”

文香说得毫不容情。雨宫眼里露出绝望的神色，反复强调自己没有说谎；月惠也不断表示自己不可能模仿究一的声音；只有幻二沉默无言，视线落在床上。

可文香看起来不打算给他人一丁点喘息的机会，她抬起头，缓缓开口道：“谁是凶手，只要想想第二起案件，也就是爷爷失踪，又发现烧焦的尸体，以及第四起案件，大叔伯和月彦遇害，自然就能明白。”

这句话似乎让他们感到害怕，一直努力反驳的月惠和雨宫也都沉默了。

月惠没提第三起凶案。

加茂明白她为什么不提。只有第三起凶案不是不可能犯罪，谁都有机会给刀根川下毒。因此，要借此找出凶手也很难。

只要知道凶手是谁，再反过来推算，应该就能推理出凶手是在什么时候下的毒。如她所说，现在要先就第二起和第四起凶案展开推理。

文香依次看向幻二、雨宫和月惠，又开口道：“遗憾的是，这两起凶杀案不能以普通的想法去思考……因为凶手行凶时利用了D.卡西欧佩亚。”

幻二似乎察觉到这句话里的意思，睁大了眼睛道：“你不会是想说，凶手利用穿越时空行凶吧？”

在文香回答之前，雨宫先抛出反论。

“那就不对了，至少第二起凶案中明显没利用穿越时空的能力。不是说了时空穿越的四条规则是障碍，因此没法儿用吗？”

加茂同意雨宫的意见。

如果要从别墅里穿越到其他地方，至少边长三米的立方体内的东

西会一起转移，也就是说天花板或者地板一定会被掀掉一块。反之，如果要穿越到别墅里，到达地点的误差会成为障碍，应该无法顺利进行。

月惠也帮着雨宫，扬起柳叶眉，反驳道：“第四起凶案也一样。就算凶手在我们之中，那个人穿越了时空，也无法解释所有疑点。”

听了这话，幻二用手指敲了敲床，点点头，说：“月惠说得没错。要行凶就必须弄破房门，杀害两个人并砍下漱次朗的手臂，做这些最少也需要一个小时吧？”

“嗯，大概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文香不慌不忙地回答。

幻二保持着沉着的口吻，继续说道：“就算凶手穿越到了未来，也就是穿越到两个小时之后，也无法争取到行凶所需的时间……因为这么一来，对凶手而言是一秒钟，对其他人而言则是两个小时零一秒，凶手反而损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是啊，要想争取时间，就只能回到过去。可是不能穿越回刚发生过的过去吧？”雨宫不太自信地问。

这个反驳的观点加茂可以接受。

霍拉曾这样说明过。若穿越回刚发生过的过去，会造成同一时间存在两个同一人物的扭曲状况，从而引发时间悖论。

可文香边微微摇头边说道：“不，凶手有可能利用穿越时空的能力争取时间……因为不是凶手，而是我们穿越了时空。”

*

“我们什么时候穿越时空了？”

加茂一边在脑中反刍文香说过的话，一边反问道。

“我想是一进露营拖车就穿越了。因为唯独那个时候出现过只有一个人在车外，剩下的所有人都在车里的情况。”

闻言加茂开始在记忆中搜索。

“确实，为确保安全，最先进入露营拖车的是幻二和雨宫两个人吧？我们都进来之后幻二出去抽了根烟，等幻二回来之后，雨宫去车

外取雨伞。最后是我出去了一趟。”

同样回想起当时的情形的雨宫纳闷地嘀咕：“可幻二只出去了五分钟就回到了车里，我也只在外面待了几分钟。至于加茂，感觉好像不到一分钟。”

“这样就足够了。”

文香的话让雨宫半张着嘴僵住了。她继续说道：“霍拉说过的吧？这两个时空转移装置不仅能带着人穿越时空，只要是和人一起，最多还能同时转移边长六米的立方体内的物品。”

文香边说边张开双手比画着整个露营拖车。

“看，这辆露营拖车大概只有两米乘四点五米乘两米大。这个大小，D.卡西欧佩亚是能带着穿越时空的哦。”

从刚才起一直皱着眉沉思的月惠开了口：“也就是说，凶手让我们和露营拖车一起穿越了时空？”

“嗯，这么想的话，就能解释为什么大家都没听到砍坏玄关大门时的声音了。因为那时我们还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听到声音。”

文香边说边在口袋里翻找，最终拿出圆珠笔，在从本子上撕下来的纸片上写着什么，同时嘴上说着：“我们是下午八点五十分左右进入露营拖车的。凶手把D.卡西欧佩亚藏在车内某处，自己一人离开了拖车。D.卡西欧佩亚确认他出去后，就带着整个露营拖车穿越了时空。”

说完她把纸片展示给大家看，上面写着：

——※假设PM九点穿越时空，目标定为次日AM零点

——出发时间 到达时间

——PM九点→PM十点（误差为负两个小时）

——PM九点→AM零点（无误差）

——PM九点→AM两点（误差为正两个小时）

“像这样，把目标设定为凌晨零点，实际到达的时间就会在当天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凌晨两点之间。因为根据第三条规则，时间上最多会有正负两个小时的误差。”

加茂在脑中迅速计算，然后点点头，道：“确实如此……最终穿越到晚上十点的话，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间过了一个小时，而凶手没有穿越时空，就争取到了这么多的时间……最终穿越到凌晨两点的话就更糟了，杀人者能获得五个小时的时间。”

幻二似乎无法接受这个说明，他歪着头说：“如果凶手在露营拖车之外的话，那车里就是没有时空旅行者了，在这种情况下，D.卡西欧佩亚要怎么穿越时空呢？”

“只要是约一米范围内的人，时空穿越装置都可以强行让这个人成为时空旅行者，对吧？这样的话，只要露营拖车里有一个人，就足够了。”

关于这一点，加茂已经体验过了。他自己就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成了霍拉的时空旅行者，被带来了过去。文香继续说道：“凶手就是这样用获得的额外时间，进而行凶的。我想杀人之后，凶手就在门厅里耐心地等待，等到穿越了时空的露营拖车出现。”

突然，月惠抬起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道：“莫非早晨看露营拖车所在的位置与原本停着的位置偏离了几米就是……”

“当然不是风的原因，是穿越时空时发生的误差导致的偏离。露营拖车进行穿越的时候地皮应该还被揭掉了一块，只是周围全是积水，我想谁都没注意到那个痕迹……然后凶手一脸若无其事地与完成穿越后出现的我们会合，取回了D.卡西欧佩亚。”

“手表呢？我们穿越了时空，手表显示的时间应该会和实际时间相差几个小时，当然，跟凶手的表也不会一样。”月惠提出质疑。

文香摇了摇头，说：“昨晚，我把怀表放在了床边的桌子上，幻二叔叔和雨宫也都摘下了手表，凶手完全可以趁大家不注意时调快我们的表。”

在加茂的记忆中，幻二的手表一直放在桌子上，雨宫的手表放在厨房附近。确实如她所说，很可能有人对表动过手脚。

加茂看向雨点密集的车窗，开口说：“这么想的话，能犯下第四起凶杀案的，肯定是曾独自去到车外的人……也就是我、幻二，还有

雨宫，对吧？”

“再加上也能犯下第一起凶杀案的，就是幻二和雨宫两个人。”

说这句话的是月惠。可语气里没有自己洗脱了嫌疑的喜悦，只有哀伤。幻二和雨宫互相对看，什么都没说。

加茂盯着保持着危险的沉默的两个人，也许下一秒他们之间的均衡就会被打破。

他们是凶手和受害者。

受害者已能确信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凶手，他可能还不愿接受，还抱着最后的希望——文香的推理是错的。而凶手，应该会竭力把罪行推到对方身上。

可是，有件事加茂怎么也想不明白……凶手是以怎样的心情倾听文香的推理的呢？是事到如今仍心存侥幸，认为他们不可能找出真相？还是发现自己正慢慢被逼进死路，为此感到心惊胆战呢？

“最后说说剩下的第二起凶案，还是跟穿越时空有关。”

文香的话让加茂回过神来，他苦笑着说：“好像发现了我的存在之后，D.卡西欧佩亚和凶手就马上改变了计划呢。”

“正如霍拉说的，她大概由此判断穿越时空一事已是众所周知的，于是利用时空悖论，夺走了爷爷的性命。”

“这次是时空悖论？”雨宫失措地嘟囔。

“嗯，凶手事先把D.卡西欧佩亚藏在了爷爷的房间里。D.卡西欧佩亚在屋里等着爷爷吃完晚饭回来，然后看准时机带着爷爷穿越到了过去，而且是刚刚发生的过去。”

幻二深深地叹了口气，没精打采地说：“结果就是发生了时空悖论，爷爷这个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对吧？”

文香重重地点头。

“假设是穿越到了十分钟之前的世界，受到时空悖论的影响，十分钟之前的爷爷就会消失，最终整个世界也都回到了十分钟之前。”

“我明白了，这么一来，爷爷穿越时空时本该留下的天花板及地板上的痕迹也就不见了。”

“爷爷回屋后恐怕准备洗澡，所以脱下了衣服，叠好放在椅子上。D.卡西欧佩亚记得那是几点几分几秒发生的，就把这个时间点设置成目标时间，让爷爷穿越了……用这个方法的话，就不会被我们目击到行凶过程，凶手可以待在自己的房间。”

根据穿越时空的第四条规则，他们二人所说的在逻辑上说得通。

可加茂不认为这是真相，立即反问道：“你认为发生了时空悖论的依据呢？”

“我们在辰龙间找到了房间的钥匙。”

“哦，那把弯曲的钥匙啊。”

“晚饭的时候那把钥匙自然在爷爷身上，而后来我们在辰龙间找到了钥匙，也就是说……加茂和我开始监视前，爷爷已经回了辰龙间。”

拆下辰龙间的房门进入屋里后，加茂立刻就看到并收起了那把弯折的钥匙。可以肯定，凶手没有机会调包钥匙。

文香继续说道：“如果说爷爷进入了辰龙间的话，那能不被监视的我们看到而成功行凶的方法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利用时空悖论杀人。”

幻二震惊地低喃道：“可是，龙的根付是在比萨窑边找到的吧？”

“那是凶手特意丢在那儿的，为了制造出那具焦尸是爷爷的假象……晚饭时，凶手割断了爷爷钥匙上连着根付的绳子，偷来了根付，而爷爷应该没太在意，认为只是弄丢了根付而已。”

雨宫频频眨眼，问：“那在比萨窑找到的尸体是谁的？”

“我想那具尸体是凶手从外边带到别墅来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不知道。因为加茂的出现，D.卡西欧佩亚不得不改变计划。但我们无从得知改变之前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也就没办法知道凶手准备尸体的理由。”

说到这儿，文香垂下眼帘，用几不可闻的声音继续说道：“可怕

的是……我想凶手先是把尸体藏在了别墅以外的某地，然后，冥森里的野兽闻到了尸体的味道。”

加茂忍住咳嗽，说：“你该不会是想说，那具尸体会没有双腿……是因为成了野兽的食物吧！”

“嗯。凶手没办法，只好用那具尸体比拟老虎的后腿。而只要把尸体烧掉，就不会被人发觉那不是爷爷。”

一阵沉默之后，雨宫问道：“我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如果说老爷穿越了时空，那辰龙间的某处应该藏着沙漏吧？可我们搜索房间的时候没发现那样的东西。”

面对他的质疑，文香也没显出一丝慌乱，她回答道：“我们第一次进入辰龙间的时候，只是为了找爷爷，所以并没有仔细搜查整个房间。搜索猎枪的时候也是，一心在找猎枪和装了二十四发子弹的弹夹，对吧？没有专心去找一个小小的沙漏，就算看漏了也不奇怪。”

“这确实有可能……”

“而加茂和我再次去房间搜查，是下午两点之后。凶手完全可以在那之前拿回沙漏。”

听了这番话，加茂开始回想都有谁进过辰龙间，谁没进过辰龙间，然后他开口道：“第一次，弄坏房门的合页进入房间的，只有我、文香和幻二三人。找猎枪的时候负责辰龙间的应该是漱次朗、月彦和月惠三个人……我们之中没有机会取回沙漏的，看来只有雨宫一个人。”

“除了那两次搜索辰龙间以外，我们还曾分头在别墅里进行搜索。那个时候雨宫应该是和叔叔一起行动的。叔叔，雨宫没进过辰龙间吧？”

一直盯着地板的幻二抬起头，平静地回答：“他没进过辰龙间。”

这话听起来就像承认了自己是凶手。根据文香的推理，符合所有条件，并且能够从辰龙间取回沙漏的，只有幻二。

文香深深叹了口气，说：“那叔叔就是承认自己犯了罪？”

幻二直视着文香，说：“我不是凶手。既然你监视过二楼的走廊，应该知道吧？那天晚上我早早就回了丑牛间，不可能从二楼的房

间溜出来，去比萨窑烧尸。”

“你可以提前准备好焦尸。发现尸体被动物啃咬的时候，叔叔可能就已将尸体转移到了能关上门的比萨窑。这样一来，只需在准备晚饭的时候从厨房溜出来，往窑里添柴，再用定时装置点火就好。”

“那我是如何把沙漏藏到爷爷的房间里的？”

幻二的声音不见慌乱，与此相对，文香却罕见地露出严厉的表情。

“决定委托加茂调查之后，叔叔去辰龙间和爷爷谈过话。那个时候就能动手脚。”

“也许是这样……那我把它藏在了哪里呢？”

“怀表里啊。”

这回答让幻二瞪圆了眼睛，但他立刻露出苦笑，说：“哦对，龙泉家的怀表是有暗格的。”

霍拉所在的沙漏最宽的地方不到一厘米，高有三厘米左右。而留在辰龙间的怀表有一个一厘米乘四厘米乘两厘米大的暗格，应该能装下时空转移装置。

文香继续责问：“你以为藏在怀表里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发现吧？”

“可那里不算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因为取回沙漏时不得不打开怀表的盖子，那样会发出声音。”

“不，叔叔的话应该没问题，因为你有一块相同的怀表。”

这话让幻二有些狼狈。

“你不会是想说我趁着大家都没注意的时候，用自己的怀表调包了装有D.卡西欧佩亚的怀表吧？”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叔叔有这个机会，调查辰龙间的时候你去过抽屉旁，而且是最后一个从房间里出来的……另外还有其他证据。”

露营拖车中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加茂立刻追问：“你说

的证据是？”

“辰龙间里的怀表停在六点四十六分，可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也许是停在早上的六点多了啊？”幻二惊讶地反问。

文香用力摇了摇头，说：“那块表是象征着龙泉家族的重要物品，所以爷爷一直坚持给它上发条。我问你们，知道爷爷为什么晚饭之后，一定要在八点半之前回房间吗？”

“这我怎么可能知……不、不会吧！”幻二口中嘀咕着，表情严肃起来。

文香看着他，难过地往下说：“要是像我这样随身带着怀表，就可以随时上发条。但爷爷不是这样的，他的怀表一直放在房间里，不定时上发条，表就会停。”

“你是说，爷爷每天上午和晚上八点半左右，会回房间给表上发条？所以他必须在八点半之前回房间？”

“嗯。所以如果那是爷爷的表的话，应该会停在八点半前后。停在六点四十六分的怀表，肯定不是爷爷的。”

加茂掩饰不住内心的惊讶，一时说不出话来。倒是月惠喃喃冒出一句：“原来是象征着龙泉家纽带的怀表揭示了凶案的真相啊……”

文香再次看向幻二，直视他的双眼深处充满哀诉。

“求求你，请住手吧。叔叔心里很倾慕羽多怜人吧？是这份心情让D.卡西欧佩亚钻了空子。叔叔被骗了。”

“不……我不是凶手，文香的推理错了。”

幻二这样反驳，可加茂冷冷地盯着他，说：“即使你否认，结果也不会改变。既然知道了谁是凶手，那要怎么做，也不必多说了。”

“你要干什么？”

“首先要搜身，看你是否带着沙漏。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只有重新搜索露营拖车和别墅里面了。”

其他三人点头同意加茂的提议，幻二耸了耸肩，说：“请，随你

们的便。”

“你倒是胸有成竹。你们帮我盯着他，别让他把那东西藏起来了，好吗？”

嘱咐完加茂就命令幻二站起来。他老老实实服从，依加茂的指示走到露营拖车后方，举起了双手。

“反正不可能找到任何东西。”幻二这样嘟囔着。

“确实，找错了地方可就没办法了。”

几乎与此同时，加茂听见一声轻微的响动，像是有东西擦过玻璃。

加茂回过头，看到了惊讶的文香和月惠，以及在她们背后、右手正伸向挂着的提灯的雨宫。刚才的声音应该就是他弄出来的。和加茂四目相对，雨宫像是吓了一跳，马上抱歉地说：“我想着搜身的话车里太黑了，打算把提灯点亮。是不是做了多余的事？”

加茂对事情的发展感到满意，嘻嘻一笑，道：“那个‘灯’，和你以为的不一样。”

雨宫赶忙低头看向自己的右手，从他的指缝间传出一个闷闷的声音：“很不巧，我不是D.卡西欧佩亚。”

这毫无疑问是霍拉的声音。

过于震惊的雨宫身体绷紧、松开了右手，沙漏掉在了地上。不过经受过一万年漫长岁月的沙漏没有损伤半分。

加茂捡起滚过来的沙漏，说：“正如你们所见，凶手不是幻二，而是雨宫。”

*

“你给我下了个圈套？”

雨宫像是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经历了短暂的搏斗后，加茂和幻二把他按在了地上。加茂的眼镜被打掉了，雨宫受了点伤，没人受重伤。

加茂没回答雨宫的问题，把他的双手绑了起来，用来绑住露营拖车车门的绳子又派上了用场。确认绳子已绑紧，加茂捡起掉在地上的眼镜。镜框歪了，镜片上有裂纹，他放弃了戴上的打算，把眼镜放在了桌子上。

像是明白了抵抗也没用，雨宫在床上坐了下来。文香、月惠，还有刚才还被当成凶手的幻二都掩饰不住心中的惊疑，看着雨宫。雨宫的视线则落在被绑着的双手手腕上，露出苦笑。

“我还觉得奇怪呢，那么啰唆的霍拉竟然进入露营拖车之后就一直默不作声。”

“哦，因为霍拉在提灯里，假装成D.卡西欧佩亚等着呢。”加茂答道。

他手里的霍拉立刻插嘴道：“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说话也不能说啊。”

加茂拉出塞进胸前口袋里的吊坠链子，当然，那上面没有沙漏。刚才挂在他脖子上的只有链子。

见状雨宫深深叹了口气，问道：“那她呢？D.卡西欧佩亚在哪儿？”

“昨天晚上我说过要抽查随身物品吧？”

“说了。”

“既然是抽查，事先预告就是犯傻了……可我这么一说，凶手就会提防着，怕被搜身，就会把D.卡西欧佩亚放在露营拖车里才出去。然后我再找个理由回到露营拖车，找出沙漏藏在哪里。”

一边解释，加茂一边从装衣服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红酒瓶。

瓶子里的东西激烈地闪着光，绿色的瓶子时明时暗。仔细听，能听见远远传来的尖声叫喊，可被水和玻璃阻挡着，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瓶子里装着D.卡西欧佩亚。

明白过来的雨宫流露出敌意瞥向加茂。

“连她都落到你手上了，我们好像没有胜算了呢。”

幻二定定地看着加茂，似乎终于恢复了平日的冷静，开口道：“莫非文香开始推理之前，加茂就知道他是凶手了吗？”

加茂一边监视着雨宫的举动一边点头。

“嗯，知道。”

闻言文香脸涨得通红，闷闷地说：“知道的话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啊？”

看她下一秒就要哭出来的样子，加茂低下了头。文香的指责合情合理。

“抱歉。第一次在露营拖车里从霍拉口中听到D.卡西欧佩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在心里一点点完善自己的推理，但我没有信心认定那就是真相。虽说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但没有具体的物证……所以，我决定准备一个圈套。”

“圈套？”

“对。我想，只要雨宫上钩，就能证明我的推理不是纸上谈兵。”

文香的眼里落下一串眼泪，说：“就算是这样，你也可以阻止我说那么一堆推理啊。我真不敢相信，我对叔叔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幻二看不下去了，苦笑着说：“这个你不用在意，污蔑我应该也在雨宫的计划之中。”

听了这话，雨宫冲文香微微笑了一下，说：“你还没注意到吗？你会推导出错误的解答，正是因为我在储藏室里诱导你去这么想。”

雨宫满意地看着这冷酷的一句话让文香的表情僵住了，他又转向加茂，开口道：“不过，加茂似乎发觉了我想让文香做出错误的推理呢。”

“嗯，我猜想是你教唆她的。”

“难怪文香进行着错误的推理，你却不阻止她，而是任她折腾。这是为了让我上钩。”

这时月惠摇着头插嘴道：“可我不觉得文香的推理哪里不对啊，任何一点都是完美的。”

“那么，就从第一起凶杀案开始，再重新梳理一遍吧。”

加茂说完用力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正式说明。

“其实，关于第一起凶杀案，我的推理和文香的推理基本是一样的。究一是在别墅外被杀害的，凶手把手臂和双腿带到了大浴场。凶手调换了两位受害人的头部和躯干，打造出不可能犯罪的场景。”

雨宫眯起眼睛，点点头，说道：“你说对了。首先，我把究一叫到了冥森，我骗他说有私密的话想跟他说。老实的究一很早就出来了，而且因为吃了掺有安眠药的晚饭，他熟睡过去，完全不知将要被我杀掉。”

他哀伤地笑着，可笑容里似乎不带一丝悔意。

“然后你就杀了究一，并肢解了尸体，对吧？”

“是的，之后也和文香所推理的一样。当然，堆在柴火房的柴是我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提前准备好的。话说回来，光奇那人很肤浅吧？我早就知道他沉迷赌博，金钱上十分困窘。可我只是给他表演了一番我有盗窃癖，他就黏上我了，真逗。”

闻言，文香恍然大悟地睁大了眼睛，问：“东京的本宅几次遭贼，莫非都是你？”

“你猜对了。光奇胁迫我一起偷盗，偷来的东西他应该卖掉了，可我一分钱也没分到。”

发现文香的眼神饱含着绝望，雨宫的语气反而越发愉悦，他继续说道：“那天晚上我找到光奇，跟他说我偷到了申猴间的钥匙，问他要不要趁究一不在的时候去找找有没有好东西。而且我说可以假装成有外人来偷，光奇就彻底放心了。”

加茂不由得低吼：“你就是这样把光奇引诱到申猴间的？”

“我让他先在自己的房间等着，等我做好准备，然后我们一起去申猴间。干掉毫无防备的他，简单得毫不尽兴。顺便说一下，杀究一时我用的是预先藏在屋外的斧头，肢解光奇的尸体时用的是留在屋内的柴刀。”

“也就是说，那天晚上，柴刀是藏在别墅里的？”

“是的，和防水布一起藏在地下仓库的天花板夹层里。这样的话，就算遇到最坏的情况，这些东西被发现，也不会暴露所有的真相……幸好没人发现。第二天晚上，我取回柴刀和防水布，藏到了冥森的树洞里。好了，关于杀人的过程，如果你的推理正确的话，我答应你全都说出来。怎么样？”

他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在加茂看来，雨宫那当游戏般说出这些话的态度就让他无法容忍，可现在似乎只能接受。

“我还有一个问题。在你的计划中，应该是早就打算让幻二当替罪羊，那么，恐怕他去庭院散步也不是偶然吧？”

听了这话雨宫呵呵地笑了起来。

“当然是我下的套，可理由幻二无法对任何人说。这是凭你掌握的信息无法推理出的部分。”

加茂的视线从雨宫身上移开，看向幻二问道：“能请你说一下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去荒神之社吗？”

幻二犹豫着，眼睛盯着地面，终于，他下定了决心，开口说道：“大概两个星期前，我在公司收到了一封信，黑色的信封。”

“黑色的信封？”

“嗯，里面有一封信和七张照片。收件人是我，但照片上的人不是我。”

幻二开始踌躇是否要说出更多内容，雨宫接过了话头：“我往信封里放了某个少女的照片，选的还都是和男人一起，见不得光的那种。”

“不好意思，照片上的女性跟你有关系吗？”加茂追问。

幻二的表情愈发苦涩，雨宫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说：“不是哦。我很意外，幻二居然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如果是他自己身上的不光彩之事，大概命案刚发生时他就放弃隐瞒了。”

此刻，加茂对问了刚才的问题感到深深的后悔。

幻二坚决不肯明说，肯定是为了保护照片上的少女，那恐怕就是文香吧。

“同时寄来的信里宣称寄信人就是一起出现在照片里的人，还要求‘要是不希望照片散布出去，就准备好钱’。照片上能清楚看到那个男人的长相，但对方威胁不许跟任何人说，更别说报警了，所以我也未能查出对方的身份……一个星期之后又收到了一封信，信上指明了收钱的地点，我按照上面的指示，二十一号晚上去了荒神之社，信上说要在那里用钱交换底片。”

“可那不过是为了把你骗到别墅外而说的谎言。”

“是的。我在荒神之社等了快一个小时，意识到被放了鸽子。”

略作沉思之后，加茂开口道：“这么说来，你进入辰龙间之后极为关注那个抽屉呢。莫非也是？”

“嗯。我不是被怀表吸引，而是因为别的东西。”

“我好像有些明白了。第一次进入辰龙间的时候，我看到抽屉里有一个黑色信封，再去的时候信封却不见了……第一次进房间时只有我、文香和你，文香是跟我在一起的，所以能拿走那个信封的，只能是幻二你了。”

幻二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又马上露出苦笑，说道：“你注意到了啊。抱歉我自作主张地做了些事，因为那信封跟寄给我的威胁信是一样的，我怕里面又是照片，因此马上藏了起来，后来一看里面是空的。”

文香似乎没察觉到那照片和她有关，一头雾水地听着。雨宫看到她这样，说道：“那个信封也是我放到抽屉里的，当然是为了让幻二在辰龙间做出可疑的举动……机会难得，我还是说出谜底吧，照片上的，不是幻二以为的那个人。”

“什么意思？”

“但有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女，照片上的就是这位少女。”

他指的是谁显而易见，是文香的双胞胎妹妹文乃。

已知晓这一切的加茂就算知道了照片上的不是文香，却也还是没办法高兴起来。幻二和月惠阴着脸，大概他们也在想同样的事吧——

有一个少女遭遇了不幸。

雨宫像在揭露一个秘密般继续道："那名少女喜欢上了一名学生，可这个学生败给了金钱的诱惑，于是他下药迷倒少女，拍了照片。而我买下了照片，拿来利用了。"

再追究下去，文香可能会注意到照片背后的隐情，加茂刻意转移了话题。

"说说第二起凶案吧。关于这起案件，我的推理和文香的有极大不同。"

正如他所期待的，文香马上揪住这句话追问："我的推理哪里不对？"

"首先，第二起凶案凶手没有用到D.卡西欧佩亚。凶手杀害太贺用的不是穿越时空的方法。"

这句话让除了雨宫以外的所有人都深吸了一口气。独自坐在床上的凶手说："有意思，我是怎么做的呢？"

见他如此，加茂反问道："这次的凶案牵扯到穿越时空这一特殊技术，可要是这种特殊技术毫无转折地直接与案情挂钩的话，你不觉得太没技术含量了吗？"

"或许是吧。"

"实际上，要是利用了穿越时空的技术，文香的推理才更有无法说通的部分。比如比萨窑里的尸体。文香认为那是凶手带来的不明身份的尸体，可现在这个季节，这么做太不合适了。"

闻言幻二深以为然地点点头，插了一句："确实。气温太高，尸体大概很快就会腐坏。"

"做饭的时候我检查过冰箱，确定里面没有尸体。如果把尸体放在别的地方放好几天的话，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腐烂。可那具死尸烧损不太严重的地方也没有发出腐坏的臭味，因此，那不是凶手从外边带来的，就是太贺的尸体。"

文香面露疑惑，反驳道："可怀表停止的时间确实表示怀表被调包了。"

加茂拿出文香的怀表，盯着刻在上面的龙图案，说道：“停止的表针并非暗示着怀表被调包了，还可以证明太贺晚饭之后没有回辰龙间。”

“啊？”

“晚饭之后，太贺本来就没打算回辰龙间，并做好了长时间不回房间的打算。他打破了平日的习惯，晚饭前给表上好了发条，才离开辰龙间……为了尽量不让表停下。”

雨宫的笑意加深了，看他的表情，文香意识到加茂的推理是正确的，可她仍掩饰不住疑惑地说：“爷爷是七点到餐厅的，如果是在那之前上的发条，表针停在六点四十六分倒是确实说得通。”

“证据不仅如此。还记得从放在辰龙间的轮椅上掉出来的珍珠领带夹吗？”

“嗯，那领带夹应该是放在桌子上的，不知为何掉了下来，在爷爷没注意的情况下夹进了轮椅吧。”

“太贺是几天前丢失了那个领带夹的，如果他每天都用那辆轮椅的话，丢失的次日，早上打开轮椅的时候领带夹应该就会掉出来，从而‘失而复得’。而事情却没有这么发展，这就说明太贺这几天都没用那辆轮椅。”

“那难道是……”

“对，房间里的是备用轮椅，放在楼梯旁那个空间里的才是他平时常用的轮椅。而常用的轮椅放在房间外，就说明太贺没回辰龙间。”

文香立刻皱眉反驳道：“可是辰龙间的钥匙在房间里，那应该是爷爷回了房间的证据吧。”

“那把弯折了的钥匙不是辰龙间的钥匙。”

“怎么会！加茂你试过那把钥匙的吧？”

“为了让假象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凶手需要把辰龙间的钥匙留在房间里，这样让人以为太贺是回了辰龙间的。为此，凶手玩了个花样……从屋内的状况来看，钥匙应该是不会弯折的吧？那是凶手故意弄弯的。”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若在屋内捡起钥匙，我应该会立即插入辰龙间的门锁，确认是不是这个房间的钥匙。可当时大家急着寻找失踪的太贺，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时间把弯折的钥匙弄直查证。凶手的目的就是这个。”

这次是月惠惊讶地开口：“可就算争取到了时间，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同啊。”

“怎么会没有不同呢。凶手猜到我们会把辰龙间旁边的房间，也就是卯兔间的房门合页也弄坏，他预料到我会要求去锁住的房间调查……而别墅的房门全都一样，是桃花心木颜色的，光看外表区分不出来。”

月惠点点头承认他说的是对的。

加茂继续说道：“雨宫弄坏了辰龙间和卯兔间两个房间的房门合页，把房门拆下来靠墙立在了走廊上。我们调查卯兔间的时候，他应该能找到机会对调放在走廊的两扇门，把卯兔间的门移到辰龙间旁边。”

“那也就是说，弯折的钥匙是卯兔间的钥匙？结果你是把卯兔间的钥匙插到了卯兔间的房门锁上，所以就吻合了？”

憋不住插话的是霍拉。

“就是这么回事。那把弯折的钥匙跟其他钥匙相比感觉更旧，凶手多半是弄到了太贺保管的卯兔间的钥匙吧。”

听到这里，文香还是一副无法相信的样子。

“那这样的话，爷爷晚饭之后跑到哪儿去了呢？”

“太贺上了二楼。无论是从升降机停在二楼，还是两辆轮椅都在二楼来看，这一点都是肯定的。实际上，在我躲进清洁工具间之前，轮椅就放在楼梯旁边的空间。”

“可不管在二楼的什么地方，雨宫都做不到避开我们的监视杀害爷爷啊。”

“不，有一个地方我们看不到。那就是小型物品升降机。”

文香露出难以理解的困惑表情，月惠和幻二也茫然对看了一眼。幻二像在替众人说出心中所想般开口道：“可是，那台升降机连我都进不去，一层只有一米一乘七十厘米乘二十七厘米左右的空间而已。”

“是倒是，可小型物品升降机那地方很特殊。载物厢停在二楼时，人也可以在一楼操作，让二楼载物厢里的东西送到一楼，这是不被我们看见而把太贺带到一楼的唯一办法……实际上太贺确实从二楼消失了，那就只能认为他进了那个狭小的空间。”

这番草率粗暴的逻辑分析让幻二皱起眉。

“爷爷年轻的时候身高有一米七左右吧？由于年龄和生病的原因，身体大概更为僵硬，我不认为爷爷能钻进升降机里去。”

加茂没有理会幻二的反驳，自顾自地继续说道：“太贺是因为糖尿病恶化，才不得不坐轮椅的吧？糖尿病这种病，若疏于治疗，后果会很可怕，好像会出现身体末梢部分血液不流通，甚至坏死的现象。”

幻二像是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双颊抽搐，说道：“你不会是说……爷爷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双腿截肢了？”

“恐怕是的。但因为他的父亲和叔叔这对双胞胎之间曾发生过骨肉之争，太贺不愿对亲人坦白这一弱点，一直隐瞒着双腿截肢并装了义肢的事。”

若以加茂所在的现代的观点来看，认为因生病而失去双腿是个“弱点”，这个想法本身就很奇怪。但是在太贺艰苦地与病魔抗争的时代，对残疾的歧视肯定比现代要根深蒂固。

加茂继续说道：“在比萨窑找到的尸体没有双腿，但那不是被杀害时割下来的。这么一想，找不到被割下来的双腿也就理所当然了……凶手是为了隐瞒太贺没有腿，才烧了尸体的。”

“这就是比拟鵺进行杀人的另一个理由吧？即使爷爷的尸体没有腿，也不会让人觉得不对劲。”

听到月惠难过的低喃，加茂点点头。

“是这样的。为了不被看到，凶手应该是趁大家都在沉睡的时候把尸体搬运到了比萨窑。而幻二在我们进入清洁工具间后马上就回到

了丑牛间，到早上都没出来过，所以他没有机会转移尸体。”

听了这话，幻二露出无力的笑容，说道：“感谢你为我洗脱嫌疑……那么，在比萨窑的灰烬中找到的涂了涂料的木片，那应该不是涂了涂料的柴火，而是义肢烧剩的部分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加茂赞同道。

文香垂着头，声音哽咽地说：“可怜的爷爷……可是，雨宫是怎么唆使爷爷进入小型物品升降机的呢？”

“拆下义肢后，太贺应该就能钻进只有一米一的空间了。而且太贺的手臂肌肉很结实，平时他自己能照顾自己的吧？”

“嗯，这点他总是很自豪。”

“这样的话，在二楼楼梯旁从轮椅上下来，折叠起轮椅藏到油画后面，再利用手臂的力量移动，他应该可以自己进入小型物品升降机。”

对这点没人提出异议。加茂调整了一下呼吸，继续道：“可是，不管太贺如何小心地隐瞒自己装了义肢一事，平时照顾他的人还是瞒不住的。所以至少刀根川和雨宫都知道，对吗？”

雨宫发出低沉的笑声，歪着嘴，抬起头，说道：“你答对了。我和刀根川知道老人家的腿的事。”

“那事情就简单了。你假装发现凶手在比拟鵺，给太贺老人灌输‘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住寅虎间的漱次朗、住巳蛇间的月彦和住酉鸡间的刀根川’的想法，还向他推荐了绝佳的监视场所吧？只有太贺老人能进入的地方，让凶手想不到的地方，就是那个小型物品升降机了。”

雨宫重重地点了点头，之后开口说道：“那天晚上，准备晚饭的时候我去了辰龙间，趁着说比拟杀人的事情的时候，把预先弄弯了的卯兔间的钥匙放在了床脚。老人家对我极为信任，毫无疑心地听信了我的话。最后我都没怎么诱导，他就自己说要躲到小型物品升降机里去。我随便编了句谎话，说我会在自己的房间监视酉鸡间。”他露出一个微笑，接着说道，“不过，喜欢侦探小说的人真有意思啊，会像故事的主角一样一头扑进危险中。鼓足了劲儿，就想亲手抓住凶手。”

“可是，太贺应该不会不带任何武器伏击凶手的，他大概是拿着猎枪钻进小型物品升降机里的吧？”

“聪明。我劝他带上猎枪自卫，老人家就把存放猎枪和子弹的储物柜的钥匙给了我，我把东西拿出来，事先放在了升降机里。”

“这是为了让太贺在进入升降机时不会心生怀疑吗？”加茂问道。

雨宫点点头，答道：“要是没有枪，再怎么莽撞的老人家说不定也会害怕。我帮他换上便于行动的甚平，顺便准备了用于替换的、颜色相近的另一件甚平摆在椅子上。我做这些，就是希望你们认为发生了时空悖论。晚饭之后，老人家偷偷去了小型物品升降机，而我只要等待下在餐后咖啡里的安眠药发挥作用就好了。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加茂。”

“我？”

“正因为有你这个可能看过文香的日记的人在，我才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行凶顺序……说实在的，这让我和D.卡西欧佩亚都苦恼了一番。对我们而言，霍拉是一个未知的时空穿越装置，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跟你说了D.卡西欧佩亚的存在。不过，来到‘这里’的你，似乎没有做出什么着重调查是否有人藏着沙漏的举动。”

加茂无言以对，雨宫又继续说道：“于是我们推测，由于霍拉十分不想透露玛丽斯的事情，因此，就连D.卡西欧佩亚的事都没告诉你。如果你不知道还有一个沙漏在，那就很容易猜到你会根据日记的内容，在清洁工具间里监视。果不其然，你本想紧紧跟在老人家后面离开餐厅的吧？而我叫住了你，跟你说话，以此绊住你。”

“我耽误了二十分钟……”

“有了这二十分钟，老人家就能顺利进入升降机。在那之后我只要看准时机，让升降机降到一楼就好了。”

“回想起来，躲在清洁工具间的时候我好像听到过升降机运行的马达声。但那时我以为是地鸣声，和文香都没多想，现在想想，这样就合乎情理了。”

雨宫好像有一丝惊讶，不过马上又说道：“之后，我把睡着了的老人家勒死，取走了辰龙间的钥匙，因为不能让这把钥匙留下来。然后我把尸体和义肢放进比萨窑，点火焚烧，在窑前丢下龙的根付，准备工作就结束了。第二天，我的工作就是趁人不注意时，把弄坏了合

叶的辰龙间的房门和卯兔间的房门对调。”

有一阵子没人说话，打破沉默的是霍拉。

“第三起凶杀案，是为了封住刀根川的嘴吧？”

“嗯，要让第二起凶杀案成立，就必须把知道老人家有义肢的人杀掉。幸好加茂说要调查窗格，所以刀根川让我们进了她的房间。那个时候，我趁人不注意，在她的杯子上涂了大量的毒药。”

他像在聊家常一样叙述着杀死刀根川的过程。得知是自己的要求害死了刀根川，加茂一时说不出话来。

雨宫的视线充满挑衅意味，他瞥向加茂，说道：“那么，第四起凶杀案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加茂回瞪对方，开口道：“关于第四起命案，文香的推理大致正确。这次你确实利用了穿越时空的技能。”

这话让幻二一脸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刚才你不是说利用穿越时空的技能杀人太小儿科了吗？”

“我说的是毫无转折、直接利用的手法没有技术含量。第四起凶案并非没有转折地直接利用。”

“好吧，让除了凶手和遇害的两个人之外的所有人都穿越时空，这确实是个让人意外的方法。”幻二说着，却仍是半信半疑的样子。

加茂进一步说明道：“首先我们来想想文香的推理哪里有问题吧。第一点是，从昨晚到今早，我们经历的时间原本应该是晚上九点到清晨六点的九个小时。”

说着，他用圆珠笔在文香写的笔记上加上了几行信息。

——※假设PM九点穿越时空，目标为次日AM零点

——出发时间 到达时间 实际感觉到的时间

——PM九点→PM十点（误差为负两个小时） 八个小时

——PM九点→AM零点（无误差）六个小时

——PM九点→AM两点（误差为正两个小时）四个小时

“你们看到了，本来应该有九个小时，但实际最短可能变成四个小时。不管多迟钝的人，肯定都能发觉异样吧，D.卡西欧佩亚应该不会做这么不切实际的计划。”

“还真是……”文香垂头丧气地嘟囔着。

“第二点和胡须有关……来到‘这里’之后，我一次胡子也没刮，样子糟透了。幻二的络腮胡也比上次在露营拖车里的时候更长了。”

幻二闻言摸了摸脸，苦笑道：“我也一天多没刮胡子了啊。”

“跟我们比起来，雨宫的胡子却没怎么长，之前在露营拖车里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被害人漱次朗和月彦也一样，看尸体的样子，像是刚刮过胡子不久。”

月惠眯起眼睛回忆着，随后点点头道：“确实是这样的呢。父亲的胡子像是打理过，哥哥也没有胡楂儿。”

“特别是月彦，我们一起找东西堵后门的时候，我记得他是有一点胡楂儿的。这么一来，说明他在变为尸体被我们发现之前应该刮过胡子，可他的头发和额头上却沾着尘土……没有洗澡，甚至没有好好洗脸，却只刮了胡子，这挺奇怪的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凶手刮掉了两个人的胡子。”

“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听到文香的问题，加茂用食指指着自己的下巴，说：“胡子这东西，虽然每个人的浓密程度有所差异，但还是能大致依长度判断几天没刮的。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在知道二十五号中午左右会发生泥石流的前提下，如果想让我们都死在泥石流中，要怎么做好呢？”

霍拉发出一声不像AI的惊叫，说道：“不会吧！D.卡西欧佩亚设置的时空转移目的地不是几个小时之后，而是整整二十四个小时之后吗？”

“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以为今天是二十四号，但其实是二十五号。”

“我明白了……也搞清楚重力波的测算值发生大幅度偏差的原因了。如果今天是二十五号的话，那就和测算值完全一致了。”

这时，终于理解了的文香双手捂着嘴，喃喃道："原来是这样啊。就算知道发生泥石流的时间，可要是弄错了今天是几号，就什么意义都没有了……这是为了确保将我们全部置于死地，雨宫设下的最后一个圈套吗？"

"在增加新的受害人的同时把我们全部引向死亡，这才是他犯下第四起凶案的真正目的。刮掉胡子应该是为了掩饰我们在露营拖车中度过的天数和漱次朗他们度过的天数之间的偏差。"

不知何时，一直倾听的雨宫的眼里明显浮现出绝望的神色，这比什么都有力地证明了加茂的推理是对的。

*

不知从何处传来叮咚叮咚的声音。

加茂反应过来，那是怀表动力即将不足时的提醒音。他拿出放在口袋里的怀表，打开盖子，说道："自我们在露营拖车中被带着穿越时空，过了不到十一个半小时……因此，至少还有三十分钟，D.卡西欧佩亚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闻言雨宫一怔，马上咬着嘴唇说："文香最后一次给表上发条，是在我们第一次进露营拖车的时候啊？也就是我出到车外，D.卡西欧佩亚进行时空转移的前一刻？"

"那之后你应该动过这块表，所以怀表此时显示的九点三十三分这个时间很可能不准。不过可以把它当计时器用，因为这只特殊定制的怀表被设计成上一次发条仅能支撑十二个小时。"

雨宫稍稍抬起被绑着的双手，耸了耸肩，道："你是这样来计算D.卡西欧佩亚恢复时空转移功能所需的十二个小时的啊……但是我调表针的时候可以顺便上发条啊，你没考虑这一点吗？"

"这块表上发条的时候会发出很大的声音，你肯定是找准机会偷偷调整表针的，那样的情况下应该无法上发条。"

边说加茂边转动怀表的发条，怀表发出熟悉的吱嘎声。

凶手放弃了挣扎，喃喃说道："你说得对……到头来，我最应该戒备的原来是龙泉家的怀表啊？而来自未来的你也真了不起，不愧是玛丽斯的祖上。"

加茂没理睬这句讥讽，目光落在怀表的表盘上。

“没时间了。在D.卡西欧佩亚恢复功能之前，把凶案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吧。”

“好吧……先说第四起凶案吧……实话跟你们说，是我想到让大家，连同露营拖车一起穿越时空的哦。是听到加茂提议说要不大家都集中到露营拖车上过夜的时候，一瞬间灵光一闪想到的。幸运的是，月彦马上说要留在别墅里。唉，即使他不说，我也打算适当激怒他，引他留下来呢。”

他从喉咙深处发出嘶哑的笑声，继续说道：“我先在红茶里下了安眠药，当然，这是为了将漱次朗和月彦的还手之力降至最低限度。之后我说想确认安全，先行一步来到露营拖车上，并利用车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机会，把D.卡西欧佩亚藏到了提灯里。”

“为什么要藏到提灯里？”幻二惊讶地问。

加茂浮现出苦笑，答道：“因为那里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啊，出人意料，又很安全。而且，那天晚上为我们照亮的不是提灯发出的光，而是D.卡西欧佩亚。”

这话让幻二一脸呆滞，雨宫却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点点头道：“嗯，她储存的能量甚至足够进行时空转移，照亮四周自然是轻而易举。所以我想，若是把她放到提灯这个车里唯一的光源里，不管是搜查露营拖车，还是搜身，都能躲得过去。”

“霍拉说过他能充当手电筒，所以能用她照明一事我是知道的。而且，我有一次撞到了提灯，对吧？”

“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你过于紧张，想要阻止幻二拧怀表的发条，结果脖子撞到了提灯。当时我有些心惊来着。”

加茂摸了摸脖子，回想着当时的情形，说道：“那时我没感觉到提灯在发热。二〇一八年的话，有不易发热的LED灯，可一九六〇年应该还没有这一技术。这么一来，我就在怀疑那个提灯里有不应该存在于这个时代的东西了。”

闻言雨宫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居然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被你看穿……我本来的计划是靠‘伪解答’争取时间，在发生泥石流的前一刻只带上加茂穿越时空呢。”

雨宫将饱含遗憾的视线投向发光的红酒瓶，继续对第四起凶案进行说明。

“那天晚上在露营拖车里的人中，幻二和月惠是抽烟的。我认为他们俩会顾及讨厌烟味的文香，很可能去外边抽烟——当然也要看雨下得大不大。”

“幻二马上就出去抽烟了。”

“幸亏他这样，我就能放心地下手了。按之前说好的，D.卡西欧佩亚趁我出去的时候，带着你们转移到了二十四小时之后。等你们跟着露营拖车一起消失，我就去冥森取出藏在树洞里的斧头、柴刀和猎枪。”

“然后你砍破了大门，闯入了别墅，对吧？”

“嗯，给漱次朗和月彦下的安眠药很管用，我没遭到任何抵抗，就进了他们的房间。”

“可你应该没有马上杀死他们。”加茂冷酷地说，雨宫点点头。

“因为我想着，把死了快一天半的尸体说成死了不到九个小时，有被人看穿的危险。所以我又用注射器给两个人注射了更多的安眠药，然后就悠闲地等待时间过去。”说到这里，雨宫哀伤地皱起眉摇着头，“遗憾的是，有一件事我算漏了。等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左右，正准备送那两个人上路的时候我才注意到。”

“是胡子吗？”

“是的。他们两个人的胡子都长得比我想象的要长。好不容易从你们那儿夺得二十四个小时，要是因为胡子长了这个细节被识破，那就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没办法，我决定刮掉他们的胡子和我自己的胡子。”

这番功夫还是制造了线索，让人留意到有二十四个小时被盗取了。

加茂继续提问：“然后你就杀了他们两个？”

“我把月彦伪装成上吊的样子，漱次朗是用枪打死之后砍下他的双臂。这次时间充裕，还能好好洗个澡，轻松处理了溅到身上的血。”

加茂想起雨宫回到露营拖车上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头发也是湿的，那是被雨淋湿的，还是因为洗澡洗掉了溅在头发上的血呢？

“得手之后你就待在某个地方，等着露营拖车出现吗？”

“我将目的地设定为二十四号晚上九点，可因为那该死的误差，实际上晚上十点之后你们才到。以防万一，我傍晚七点就在门厅等着了，所以我等了三个多小时，再久一点可能就要感冒了。”

他和善地笑了一下，之后继续道：“据D.卡西欧佩亚说，加茂所在的未来普及一种叫什么智能手机的带手表功能的无线对讲机，对吧？听她说这种无线对讲机很容易没电，就算还有电，她也能搞乱内部的时钟……所以，回到露营拖车时我反而比较担心其他人用的普通手表。好在因为下雨，大家都把手表和怀表从身上拿了下来，我可以调时间……好了，我的说明就到这里了，可以吗？”

“说到底，你究竟是什么人？”幻二立即问道。

这个问题想必大家都想知道答案。

雨宫微微缩了缩脖子，答道：“我吗？羽多怜人跟他的父亲龙泉太贺很像，他也一样藏着一个私生子……在去战场之前，他和羽多家的远亲雨宫铃生下了一个孩子，那就是我。”

看到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雨宫讽刺地撇了撇嘴，继续道：“我没见过亲生父亲，母亲刚生下我就去世了，是被父亲的伯父博光抚养成人的。博光爷爷完全没向龙泉家透露过有我这个人，他大概是怕私生子的事闹出来，会让父亲的立场更加岌岌可危吧……所以，直到一九四八年父亲失踪，我一直认为博光爷爷是我的亲生父亲。”

“羽多怜人被杀害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加茂问道。

雨宫淡淡地说：“得知父亲失踪，博光爷爷确信他是被龙泉家的人杀害了。他的直觉是对的，月惠已经证明了，对吧？自那之后，他每天都不厌其烦地对我念叨对龙泉家的憎恨。要说他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该怎么做才能复仇，该怎么杀人，就是这些。他疯了，对他而言，我只是一个复仇的道具吧。”

“你居然经历过那么可怕的过去……”

文香向雨宫投去同情的目光，可这只是让雨宫觉得有趣。

“我并不觉得自己不幸哦。博光爷爷的教育得到了回报，因为我也打算向龙泉家复仇，并乐意奉献出自己。可在某天，我遇到了D.卡西欧佩亚，她让平凡无知的我重获新生。”

说着，雨宫眼里发出几近狂热的信仰之光，继续说道：“说到博光爷爷，他总想把我置于他的掌控下，太烦人了，所以我就伪装成强盗杀了他。值得感激的是，他死之前曾威胁龙泉太贺的朋友，为我铺好了被领去龙泉家的路。知道这个的时候我高兴得几乎流下眼泪，我想这样就可以复仇了。”

雨宫的遭遇无疑值得同情，可他内心也有不值得同情的一面。羽多博光制造出了一个恶魔，又被那恶魔夺去了性命。

加茂感到无奈，盯着放在身旁的红酒瓶，说道：“说起来，雨宫可能也受到了D.卡西欧佩亚的影响。不知道他是本来性格就扭曲，还是因为这家伙才变成这样的。”

雨宫忽然大声笑了起来，又说道：“要这么说的话，加茂你不也是霍拉的受害人吗？被迫穿越时空，又被他剧透了根本不想知道的未来……你甚至都没发现自己被骗了。”

这句话里有话，让加茂皱起眉问：“你什么意思？”

“我没骗加茂！”

霍拉像是生气了，发出红色的光。雨宫的视线也落在红酒瓶上，说：“机会难得，直接听她说说怎么样？”

加茂拿起绿色的瓶子，一狠心拔出了瓶塞。他在厨房的洗碗池把瓶子倒过来，只见一个沙漏随着水流出来，掉落在了水池里。

“终于肯听我说话了吗？”

从发出淡光的另一个沙漏传出的，是比霍拉的声音更尖细的女性的声音。

加茂立刻问：“告诉我，D.卡西欧佩亚，我被霍拉骗了是什么意思？”

“现在马上把她放回瓶子里去！”

虽然听见了霍拉的叫声，可加茂没听从他的指示。D.卡西欧佩亚

哧哧地笑了起来，说：“你以为回到二〇一八年就有能和伶奈一起生活的未来等着你吗？霍拉应该让你相信会这样吧，可那是骗人的。”

“不行，不许听！”

“你闭嘴，霍拉大师。只要想想就能知道，让你和伶奈走到一起的起因是‘龙泉家的诅咒’，如果诅咒消失了，你们相识的命运不就也没有了吗？未来变成没有伶奈的状况了，这样真的好吗？”

这话让文香倒吸一口气。加茂也知道这邪恶的沙漏说的是对的，所以他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笑容，说道：“这个啊，我早就想到了。”

过去霍拉曾说过“加茂的性格跟档案中记录的数据极为不同”，那时他便明白过来，这是因为遇到了伶奈，受到了她的影响，同时感到一种无计可施的绝望。

霍拉的档案中记录了D.卡西欧佩亚改写过去之前的一切事情，其中加茂的性格与现在不同，那就表示在没有“龙泉家的诅咒”的未来，他就不会结识伶奈。

他一直觉得能和伶奈结婚近乎奇迹，这直觉是对的，他们注定只能在被D.卡西欧佩亚改写了过去、失去了平衡的世界才能相遇吧。

听了加茂的话，最先显得惊疑不定的是雨宫，他像是看着无法接受的外星人一样盯着加茂。D.卡西欧佩亚的声音也变得极为慌乱。

“你要是明白这一点，为什么还要跟我作对？”

“因为你是杀人魔，是会把未来搅得一团糟的罪犯。”

“可我不是你的敌人。”

“不不，只是因为我是玛丽斯的祖先，你才没有杀了我吧？”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跟不懂变通的霍拉不一样，我能帮你把未来改写成往对你有利的方向发展。你能如愿跟伶奈继续一起生活，生病的时候我还能带你们转移到二〇五〇年，那样就能接受更发达的医疗治疗哦。”

面对这个诱惑，加茂用力摇了摇头。

“没必要。免疫系统紊乱的疾病，压力是发病的导火索。只要‘龙

泉家的诅咒’消失，她长年承受的压力就没有了，患上急性间质性肺炎的未来应该也会消失。”

“可是那时她的身旁没有你。”

“那无所谓，只要她不会生病……就算没遇到我，她也能找到幸福。”

说完加茂低头看着胸前口袋里的霍拉，又说道：“之前你说过吧，时空穿越装置经不起火烧。”

“嗯。为了让时空旅行者在必要的时候能把我们毁掉，时空转移装置上设计了一个弱点，那就是热。放在火中烧的话，能消除包括AI在内的所有数据。”

加茂拿起不停在叫着什么的D.卡西欧佩亚，丢进放在厨房的陶瓷烟灰缸里。他不理会雨宫的呻吟和沙漏的尖叫，看了看怀表。

“现在是九点五十五分，D.卡西欧佩亚马上就能恢复穿越时空的能力了，没时间了……有人有打火机或者火柴吗？”

幻二和月惠分别拿出火柴和打火机，加茂接了过来，然后从一条白色毛巾上撕下一条，轻轻包住D.卡西欧佩亚。做好所有准备花了不到三分钟。

他把点着的火柴扔进了烟灰缸。

注释：

[1] 日语中表示解决的“解ける”与表示融化的“溶ける”发音相同。

尾声

睁开眼睛，眼前是熟悉的风景，石墙和垂樱，能看见停车场远处的H医疗中心的病房大楼。

“我回来了啊。”

“目的地设定为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下午一点二十分，不过从太阳的位置推测，好像已经下午三点多了。”

听到霍拉的报告，加茂不由得笑了。

“这点误差无所谓。话说回来，好冷啊。”

他脱掉被雨淋湿的上衣，用手摩擦双臂。穿越时空的时候，身上的雨及地面的一部分似乎也一起被带回来了，此时以他为中心、半径一点五米左右范围内是湿的，地上还散落着青草和泥土碎屑。

那之后，加茂烧毁了D.卡西欧佩亚。

沙漏瞬间被橙色的火焰包围，最终碎成一堆粉末。看着这一幕，雨宫如同行尸走肉一般，露出呆滞的表情。

文香他们带着连抵抗的力气都没有了的雨宫离开露营拖车，走向荒神之社。当然，这是想避开将要发生的泥石流。

走在最后面的加茂用只有霍拉能听到的声音说：“回未来去吧。”

胸前口袋里的霍拉意外地问：“连个招呼也不打，这样好吗？”

加茂轻敲伞柄，双眼望着文香等人一无所知前行的背影。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对吧？怀表也还给文香了，别墅的钥匙还有根付和刀什么的都留在了露营拖车，应该没有问题了。”

“可是……”

“说老实话，就算一起去了荒神之社，我也不知道要跟他们说什么……我肯定要回未来，待的时间越长就越难过，他们要是对我道谢，我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知道了。进入时空转移准备。”

加茂丢开雨伞，淋在雨中冲文香等人喊道：“那么我就回二〇一八年了哦。”

走在数十米前的文香脸上是怎样的表情他看不见，这时他才发现把眼镜忘在了露营拖车里。

“加茂！”

文香叫喊的声音混在雨声中。

加茂也大喊：“好不容易救了你们……你们都要幸福哦！”

看到文香跑过来，加茂感到胸前一热。明明一直很想回未来，可分别还是非常痛苦。下一个瞬间，文香等人的身影就变淡、消失了。

现在，加茂正望着H医疗中心的二楼。

“喂，未来变了吧？”

“理论上应该变了。龙泉家摆脱了因‘死野的惨剧’而灭门的命运，D.卡西欧佩亚的‘诅咒’也在发生之前就被扼杀了。”

闻言加茂微笑道：“这样一来，让伶奈恐惧的原因也消失不见了，她患上急性间质性肺炎的命运应该也消失了吧？”

“想想伶奈的病是因为压力引起的，现在她肯定健康地生活着呢。”

不知何时，加茂的脸上流露出像要哭泣般的笑容。

让他和伶奈走到一起的是“龙泉家的诅咒”，如今诅咒消失了，在被改写了的世界里，伶奈大概甚至不知道他这个人的存在。明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还是无法控制几欲涌出的泪水。

“只要她在某个地方幸福地活着，就好了。”

加茂这么说着，双手抹了一把脸。深呼吸几次之后，心情也稍微

平静了一些。然后他再次四下打量，却觉得走投无路。

“可这之后我要怎么办才好啊？就连我在改变之后的世界里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我都不知道。”

“因为现在的你还残留着过去改变之前的记忆……不过大概不用一个月，那些记忆就会淡化，并注入新的记忆以适应改变之后的世界。”

闻言加茂吓了一跳。

“怎么，我不能一直留着现在的记忆吗？”

“不可能。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内含另一个世界的我。”

“我不想忘掉现在的自己。”

“那样的话，写成文字留下来不就好了。”霍拉笑着说。

加茂瞪圆了眼睛，问：“能这么做吗？道理我不太懂，可我想，就算记录下已消失的记忆，记录也会消失吧。”

“请放心，我会侵入你的电脑的。”

“啊？”

“我会保管你写下的文章，之后再把数据放回到你的电脑就好了。进入我的档案的东西，是绝对不可侵犯的。”

“就是不太情愿让你看到我写的东西呢……不过，谢谢。”

“不客气。”

加茂微微点头之后，视线投向住院大楼，沉思着嘟囔：“假如啊……未来进一步改变，玛丽斯压根儿没有出生的话，会怎样啊？”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呢。那样你穿越时空回到过去的理由也就没有了，这么一来，阻止玛丽斯出生的契机也消失了。”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空悖论吧？”

“不过这个世界有自净功能。以我的经验来说，我想你的后代中的某个人会成为玛丽斯，还是会在未来制造出一个D.卡西欧佩亚。”

“就是说我是罪犯的祖先这件事是不会变的啊。而不是我的我，也许会为了阻止D.卡西欧佩亚引发的另一个‘死野的惨剧’，又要穿越时空吗？”

“对。不是我的我会成为引路人，结果D.卡西欧佩亚的计划还是会被打破吧……总觉得很期待看到新的未来呢。”

“你说话开始不像AI了呢。”

边说加茂边向停车场出口走去。虽然还没想好要去哪里，可心情不可思议地轻松。

可还没走多远他就站住了。

“咦？”

那儿停着一辆熟悉的车，跟他过去开的车颜色车型都一样。他走近一看，连车牌号都一样。

他取出一直放在裤袋里的遥控钥匙，战战兢兢地按了一下，车锁打开了。

“怪了，这好像是加茂的车呢。”霍拉也跟他一样掩饰不住疑惑，说道。

加茂一把拉开车门，看了看车里。副驾驶座上放着公文包，能看到露出的资料。资料上写着《呼唤幸福的都市传说〜奇迹的沙漏〜（暂定）》。

“为什么啊！”

加茂不由得叫起来，他把手伸进公文包，果然翻出了熟悉的钱包和名片夹。又从钱包里找出驾照后，加茂和之前的某个时候一样，精神恍惚地坐到了驾驶座上。

驾照是加茂的，上面的住址和过去被改变之前的相同。打开名片夹，工作地点和职位也都没变。

“莫非我们……改变过去的行动失败了？”

“怎么可能？！我们确实毁掉了D.卡西欧佩亚啊。”

“可你看看现实啊，照这个情形，伶奈现在说不定还在住院呢。”

他坐立不安起来，从车上跳下来跑向住院大楼。

“咦，加茂先生？”

突然被叫住，加茂呆住了，回头看到一个不认识的护士站在医院的急诊入口旁。

“您摘了眼镜我还以为认错人了呢……您太太等您好久了，她想联系您，可手机打不通，正在发愁呢。”

“我妻子还在ICU？”

加茂无法掩饰不安，护士一怔。

“不，您太太的病房没变啊，还是在C2住院楼。”

加茂随口道了声谢，就跑了出去。

他在护士站询问“加茂伶奈”所在的病房号，得知确实在C2住院楼。跑到单人病房前时，他已经喘不上气来了。敲了敲门，加茂推门而入。

他看到了躺在床上的伶奈，视线先是去找氧气面罩，伶奈在打吊瓶，鼻子和嘴上什么都没戴。加茂松了一口气，当场蹲了下来。

“怎么了？”

伶奈把正在翻看的杂志放到床上，奇怪地看着他。加茂慌忙摇头。

“没怎么，看到你精神挺好我就放心了。”

“哦，现在一切正常……大后天就能按计划出院了。”

对此点头回应的加茂仍搞不懂为什么他们还是夫妻，也搞不懂伶奈为什么在住院。

伶奈坐起来，露出一副恶作剧般的表情。

“你这样子太糟糕了，浑身湿透，好像好几天没换衣服了。”

让她一说，加茂低头看着自己的衣服，露出苦笑。

“啊，这会污染病房的，总之我先回家换套衣服再过来。”

伶奈不知为何像是很愉快地望着他，终于问道：“你的眼镜呢？”

“说来话长。”

“我知道……”

加茂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伶奈微笑着指了指床边的抽屉，那是用于存放贵重物品的带锁抽屉，此刻钥匙挂在上面。

抽屉里放着钱包和一叠住院相关的资料，更里面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东西……一个老旧的金属眼镜盒。当然，这不是加茂的。

加茂打开眼镜盒的盖子，不由得倒吸一口气。

发黄的报纸上放着一副坏掉的眼镜，镜框腐朽，黑色的涂层浮起，有裂纹的镜片已彻底变为黄色。可不管变化多大，加茂只看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是他的黑框眼镜。对他而言，这是仅仅两个小时之前放在露营拖车里的。看来，这副眼镜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这是？”

伶奈笑着点头道：“对，是冬马五十八年前留下的。”

听到这话的瞬间加茂感觉他全都明白了。她会有这副眼镜，就是说文香他们把他的眼镜从露营拖车拿出来了，而且他们大概全都跟伶奈说了。

他因文香等人平安躲过了泥石流而放下心来，喃喃道：“看来关于未来，你知道了一些了不得的剧透呢。”

伶奈笑眯眯地说道：“文香没有孩子，就特别宠爱我。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每次去她家玩，她都会跟我说起你。说你是救命恩人，说等我长大了，就会遇到命中注定的你。”

这番话让加茂脸红了。文香似乎觉得“名侦探”还不过瘾，又给他加了“命中注定的人”这一设定。

“什么啊，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可这时，伶奈的表情稍显难过，说道：“文香一直很期待，期待和去了过去又回来的冬马再次相见的一天……可她的心愿没有实现，文香患上了心脏病，在二〇〇四年去世了。”

就在刚才他还跟文香在一起，她还是初中生，那么精力充沛。可现在她已经去世了，让人无法接受。

加茂低着头，什么也说不出来，伶奈静静地继续说：“对了……婚礼的时候见到了幻二和月惠，你记得吗？当然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假装跟冬马是第一次见。”

他记得的婚礼是一场只有亲近的熟人来参加的小型婚礼。来客中没有龙泉家的人，这是过去被改写之前的记忆。

加茂轻轻摇头，说道：“抱歉，我现在还没有这部分记忆。这话听起来很怪，不过我刚从过去回来，完全不知道怎么了。”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

“如果你知道的话能告诉我吗，‘死野的惨剧’之后发生了什么？”

伶奈什么也没说，指了指眼镜盒。加茂恍然大悟，拿出垫在眼镜下面的旧报纸，那是从昭和三十五年发行的报纸上剪下来的。

第一张上记载着雨宫广夜被逮捕的始末。他在救援队到来之前试图自杀未果，之后被警察带走了。

第二张报道了他的死讯。雨宫自杀未遂时受的伤演变成破伤风，在命案发生三个星期后死在了医院……报道中写着他供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没说详细内容。

“原来雨宫最终还是送了命啊。”

加茂闷闷不乐起来，把旧报纸放回到眼镜盒里。

“具体的问幻二就好了。”

他听了一惊，又马上笑着点头，问道：“幻二现在身体还好吗？”

“他身体很好。他说冬马差不多要从过去回来了，正在东京的本

宅等着呢。”

幻二应该已经八十过半了，加茂怎么也无法想象他的样子。不过，关于过去的五十八年，有太多事想问他了。

“今天晚上就去拜访他吧。待会儿你得告诉我东京本宅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伶奈拿起手机说：“我们结婚的时候，真的受了幻二的好多照顾呢。出院之后带上雪菜，咱们三个一起去拜访一下吧。”

“雪菜？”

加茂想起来了，如果没有流产的话，他们俩的孩子预产期应该就是这个星期。同时他还发现了椅子上放着的婴儿用品。

在新世界的第一天，似乎充满了光辉。

*

公交车站的长凳上坐着一个约莫十二岁的少年。

他的眼神沉静、温柔，可眼底有与年龄不符的哀伤。周围来往的成年人没人多看他一眼。

“你听说过奇迹的沙漏吗？”

少年惊讶地抬起头，眼前站着一个戴黑框眼镜的男人。

因为学校里都传开了，所以少年知道关于沙漏的都市传说。可此刻恐惧占了上风，他想从长凳上逃开。

可看到男人从胸前口袋里拿出来的东西时，他停止了动作。银色链子前端挂着一个装着白沙的沙漏。男人像是在密语般继续说：“别跟别人说哦，这就是那个沙漏。我已经获得了奇迹，所以下一个给你用吧。”

男人硬把沙漏塞到少年手里。

“为什么给我……”少年疑惑地闷声问道。

正要离开的男人回头微微一笑，道：“谁知道呢？指定你为新主人的不是我，而是那家伙。”

男人歪了歪头，明显在指那个沙漏。

“这话真奇怪，沙漏会指定主人。”

“理由你直接问他吧。”

留下这句话，男人的身影就消失在熙攘的人群中。少年不知所措地低头看向手中的沙漏，沙漏像是想吸引他的注意般开始发光。

盲剑楼奇谭



[日] 岛田庄司 著

しまだ そうじ

吕灵芝 译

Soji Shimada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盲剑楼奇谭：全2册

作者：（日）岛田庄司

译者：吕灵芝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4-01

ISBN：9787513343893

目录
CONTENTS

前往金泽（上）
盲剑楼奇谭
疾风无双剑（上）
疾风无双剑（下）
前往金泽（下）
尾声

前往金泽（上）

1

吉敷竹史站在东京大学赤门右首侧那座综合研究博物馆举办的“从赤门到金泽”展会场中。他来这里是因为听闻在金泽东茶屋街经营“听香茶屋”的通子也展出了作品，不过在看展途中被一幅日本画吸引，再也迈不动步子了。于是，吉敷驻足久久凝视，不肯离去。

这是一幅华丽的装饰性绘画，作者是名为鹰科艳子的日本画作家。画中包含了许多强烈吸引吉敷的要素，使他双脚如同扎了根似的动弹不得。若是过去在那些讲谈本或漫画书中，倒可能看见这样的剑豪画，但他从来没有在二科展等大型艺术展会上看到过这种画作的记忆。因为这种题材过于通俗，权威画家基本上不会选择它来进行创作。画面描绘了一名容姿俊朗的剑客瞬间挥剑的动作，笔触写实而热情洋溢。

这幅画作可能描绘了歌舞伎的某个场面，标题写着《盲剑大人》。吉敷没听过以此为题的歌舞伎剧目。更何况，画中的剑士面容美貌，也是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任何一名歌舞伎演员无法比拟的。只见他鼻梁高挺，双眼细长，目光清澈美丽，一双眸子如同玻璃球或是宝石，反射着隐隐光华。他比妆容精致的女人还要美丽，或许可称宝冢[1]风格。虽然画中流露出女性画家对美男子剑客的美好幻想，却也蕴含着罕见的气魄。

乍一看，这幅画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但吉敷渐渐意识到，那可能是受到了画题的影响。剑士身处一片昏暗中，面部宛如沐浴在聚光灯下，美丽得甚至有些异样，很容易让人感觉画作流于美人画的俗套。

画中捕捉到剑士从上至下斜挥长剑的动作，由于动作迅疾，画面上看不到剑的模样，只见一道利刃反光留下的宽阔轨迹，如同织入了

金银线的布匹。刀尖处还能看见似是刚刚被斩断的男性手足，在空中划过。这使得画作不像女性作品，反倒更接近男孩子的梦想，但又远远没有这么单纯，而是散发着神秘气息。

首先，俊美剑士的身体越往下便越淡薄，到小腿处已经完全消失。剑士脚下的榻榻米、剑士面对的坐垫、黑色单人膳台都清晰可见。也就是说，这位俊美的剑士似乎没有双腿。那么，他是幽灵吗？这幅画描绘了此世不得而见的俊美亡灵吗？

奇妙之处不只这些，剑士还背着一个婴儿。他身上套着一件育儿褂，包裹着一个小小的婴儿，孩子正把脸贴在剑士背上酣睡。这位俊美的剑士似是身负婴儿拔刀而立，闯入了这间铺着榻榻米的屋子里。加之这位奇妙的剑士还不是现世之人——真可谓异想天开，突破桎梏的创意。可是，这位女画家为何要用日本画颜料创作这样一幅奇怪的作品呢？

另外，背景处的两名女子还让画面透出了几分华丽色彩。她们虽然身处远景，形象微小，却都穿着金银、朱红、焦茶等色彩交织在一起的华丽和服，想来应是花街的艺伎。

吉敷之所以被这幅画吸引得走不动路，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特殊的题材和构图，还有画家的姓名。鹰科艳子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奇怪，因此吉敷对她有印象。不但有印象，他看着看着，还记起自己曾跟这个人简单说过几句话。然后，他还想起了她的面孔、体态以及略微沙哑的声线。

若问两人在什么地方交谈过，那便是通子在金泽那家店的隔壁。是通子领他过去的。换言之，通子在金泽东茶屋街经营的镀金饰品店旁边是一家小小的画廊，不知多少年前，这位画家在那里开过个展。吉敷在那个狭窄的会场中，听通子介绍了这位女性日本画家，两人还打了招呼，简单聊了几句。

因为是画家的个展，画廊里展出了她的一系列作品。那天是星期日，小小的画廊里挤满了看展的客人，使他们无暇多聊。吉敷又是利用周末到金泽来玩儿的，没有时间与画家改日再会，所以两人只站在一起说了不到一分钟的话。尽管如此，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所以印象深刻，原因不止一个。首先，这位女画家是通子的店面及画廊店面的持有者，也就是通子的店铺房东。正因为这样，通子才会出于礼貌向她介绍了自己的丈夫，吉敷也是带着这个认知跟她进行了交谈。还有一点，这位画家身上散发着奇特的气息，同时又具备

了金泽人特有的魅力。因此，吉敷当时并没有把她当成画家，反倒感觉她是以招待客人为职业的女性。

有魅力并不意味着她是个美人。美人固然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她的体态和举止都散发出一种优雅的气质，就连因为职业关系见识过更多人的吉敷，也很难想到跟她类似的女性。换言之，哪怕她身在陪客行业，也不属于银座那种类型，而是东京看不见的类型。

听闻她的过往之后，吉敷顿时明白了这种气质的源头。原来，她是号称金泽第一、众人所谓“盲剑楼”的艺伎屋之女。她母亲乃是在东花街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著名艺伎阿染，引退后继承的艺伎屋便是盲剑楼。

盲剑楼创始于江户初期，历史悠久，早在金泽的茶屋群和东西花街成型之前便已存在，可谓老店中的老店。这间艺伎屋有着不世袭的传统，代代皆由楼中最优秀的艺伎来继承。哪怕是楼主之女，若艺不如人，也没有继承资格。

话虽如此，也并非没有楼主之女继承的例子。只要实力到位，完全可以继承。可是，艳子虽然具备了实力与资质，却没有继承盲剑楼。原因是其母阿染不希望女儿继承艺伎屋，而希望她像普通人一样结婚。另有一点，是因为一九五九年，盲剑楼在火灾中全毁了。

阿染借此机会将楼转手他人，自己则在茶屋街边缘买了一栋房子，在二楼生活起来。一楼店面开了崇尚“和魂洋才”的创意餐厅与和风咖啡厅，但这些都不是阿染亲自决定，而是碰巧有人想租下店面开这样的店罢了。阿染只收房租，从来不管经营，因为阿染自身怀有不再参与任何经营活动的决心。她没有结婚，战后一直过着安静的生活，从不对他人甚至血亲提起背后的缘由，并在一九七六年静静地去世了。

一九五九年盲剑楼烧毁时，艳子年方二十四岁，由于母亲不再经营艺伎楼，艳子从此便离开花街，与一名平凡的银行职员相亲并结了婚。她与家人住在这座房子，也就是目前通子租下的茶屋街店面的二楼，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可是艳子没有母亲那样的男人缘，在昭和纪年结束的一九八九年，她的丈夫就病逝了。

艳子的丈夫本就体弱，工作上没有出人头地，夫妻之间也很长时间没有孩子。原因似乎是丈夫的精子发育不良，经过痛苦的体外受精，艳子终于在四十岁成功怀上了孩子。在母亲阿染去世的一九七六年，艳子生下了家中独女。

可能因为艳子生于花街，家庭结构比一般人的略显特殊，其母阿染没有丈夫。也就是说，艳子没有父亲。不过，倒是有个类似父亲的人。那人名叫盆次，是专门照顾阿染起居的盲剑楼牛太郎。所谓牛太郎，就是负责揽客和包间助兴的职位，可是盆次口吃、瘸腿、认不得几个汉字，又不会打算盘算数，而且智力有些低下，难以完成这种需要机灵应对的工作。

话虽如此，他却对阿染言听计从，把照顾艺伎生活、楼内打扫、盥洗衣服、炒菜做饭的工作都包揽下来，每天勤勤恳恳。楼里的女人都把他当成傻瓜，可是艳子认为，盲剑楼若没有了他，恐怕会无法支撑下去。

盆次整日与母亲阿染待在一起，一刻都不停歇地为楼主工作。所以，艳子在成长过程中也不自觉地把盆次当成了父亲。不过长大以后回首往事，艳子觉得他可能从未有机会与母亲发生肉体上的关系。因为盆次丝毫不具备让女人动心，或是做出一些妥协的魅力。

盆次每次开口说话都异常耗费时间，待到艳子成人之时，他的口吃更是恶化到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程度。若是与他说话，他就会憋得嘴角冒出唾沫，皱着一张脸苦闷不堪。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勉强挤出比任何人都灿烂的笑容，让大家更是对他唯恐避之不及。盆次自己仿佛也放弃了与人对话，干脆以哑巴身份过活，打手势与周围交流。

盲剑楼烧毁后，盆次变得无家可归，所以艳子邀请他到新家与母亲一起生活。可是任凭她百般邀请，盆次就是不愿意与阿染和艳子一同生活，只在附近租下一个廉价房间，天天过去照顾卧床时间越来越长的阿染。

与盲剑楼相比，阿染后来买的房子显得很小，艳子也能理解他的想法。此外，他还考虑到艳子若是与他这样的人生活，可能会影响到婚事。确实，金泽的人思想保守，对花街出身的人格外严苛，盆次常年处在花街这种女人世界，自然深谙此种世道。

不再经营艺伎屋后，阿染的手头就越来越不宽裕，花在医疗上的钱越来越多。盆次得知此事，在生活上概不依赖阿染，而是在出租屋对面的酒馆里找了一份厨子工作，每天低调地干活。待到这种工作不好做了，他便在家做点副业，靠自己赚得一份口粮。就这样，直到阿染去世，他都一直伺候左右，然后又默默地安排好了阿染的葬礼，可谓出尽了全力。自从开始照顾阿染的起居，盆次似乎就下定了决心，要一辈子侍奉阿染，并且践行了这个决意。

母亲去世，房子空了出来，艳子自己又结了婚，已经无须担心什么。于是艳子再次邀请盆次到茶屋街的房子里生活。可是盆次依旧固执地摇头，每天从出租屋来到艳子家，为她照顾尚未断奶的女儿赖子。等赖子上了小学，盆次还每天接送她上学放学，直到她升上高年级。在那以后，一旦下午突然下雨，盆次都会拿着伞到学校去迎接赖子。对他来说，赖子想必如同亲孙女一般。

随着年龄渐长，原本就不灵便的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因此盆次认为，若住在同一座房子里，自己会给艳子添麻烦。他一向老实诚恳，对周遭考虑得异常周到，始终那么温柔，甘愿粉身碎骨侍奉阿染一家。艳子特别喜欢盆次这个人，又因为从小与他相处，一点都不在意他怪异的外表。正因如此，长到十八岁上下，艳子就把他当作了父亲，并在成年以后公开称呼他为父亲。

楼里常年弥漫着不让艳子称呼他为父亲的氛围。母亲阿染很讨厌她如此称呼盆次，楼里的女人虽然整日多得盆次照料，却都用轻蔑的目光看待他。艳子不喜欢那些女人的傲慢，年幼时还是只能顺从。要抵抗楼里的氛围，须待艳子自身成年，拥有了力量才行。

可是一旦艳子称其为父亲，盆次就会表现出强烈的抵触。他似乎认为自己低人一等，没有资格成为艳子的父亲，每次听到那个称呼，就会惶恐得几乎要流下眼泪，磕磕绊绊地拼命劝诫艳子，万万不可这样称呼他。

艳子有时会想，自己的父亲究竟是谁？无论再怎么回忆，她都想不起疑似父亲的男性曾经造访过楼里的母亲。莫非那人虽是常客，却把一切巧妙掩饰了？母亲从不告诉艳子究竟谁才是她的父亲。她问过盆次，他也只是回答不知道、这怎么好说。

花街就是这样的地方。常来光顾的老爷们都有家室，花街女人就该遵守不给他们添麻烦的规矩。可是尽管如此，艳子觉得这也太过分了。一般在楼里，尤其是亲女儿心中，应该对父亲这个人隐约有所察觉才对。然而阿染将事实掩盖到这个份上，莫非是因为对方有着高不可攀的地位？艳子曾经思索过这个问题，可是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答案。

以上便是鹰科艳子的生平。吉敷每次与通子见面，都会听她讲到艳子的过去、成长历程，以及金泽花街这个特殊的成长环境。艳子似乎没有刻意隐瞒过自己的过往。她不仅擅长日本画，还是日本舞和三味线的行家，只要有人请求，她偶尔也会露上两手。花街的成长背景对她来说似乎是种骄傲，想必也是她十几岁时虽然出了台，但是从未

委身于哪位恩客的缘故。

正因如此，不仅是通子，金泽许多人都熟知艳子的经历。艳子为人爽快，性格大方，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他人，因此深得大家欢心。她没有必要隐瞒，没有人会利用她的过去编造恶毒流言。

如此听闻下来，便知道艳子特有的腔调、气息和举手投足之间略微异于常人的姿态其实来自艺伎界，并随着年龄增长形成了独特的个人气质。艳子就是这样的女子。

后来，艳子把独女养育成人，随即拜入了一位知名日本画作家的师门，开始学习日本画。可能因为天赋使然，她很快便在金泽画坛崭露头角，如今已成为金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

想来，她的花街背景和未亡人身份都对事业发展形成了有利影响。艳子站在如今的立场上，创作了吉敷眼前这幅不可思议的剑士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什么促使她画了这幅画？

正如上文所述，吉敷对妻子店铺的房东鹰科艳子多有耳闻，可能比一般人都更了解她的特殊过往、家庭性质和为人性格。然而吉敷掌握的信息中，并不存在足以说明这幅不可思议的亡灵剑士画的东西。

2

“爸爸。”

听到呼唤，他转过头去，发现是雪子。

“我们去吃中午饭吧。”她说，“你肚子饿了对不对？”

“嗯，是饿了。”吉敷回应道。

“食堂可以吗？”

“好啊。”

吉敷嘴上应着，目光还是离不开那幅画作。

“你看上那幅画了？”雪子问。

“嗯，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有点奇怪对吧？雪子心里怎么想，你认识这个人吧？”

“嗯，这个剑士没有脚呢。”

两人并排站在画作前，会场人不多，因此在这里驻足多久都不会打扰到别人。

“他是个幽灵。你听鹰科阿姨说过她为什么画这幅画吗？”

“没听过。不过艳子阿姨说她不相信幽灵。”

“不相信，可是却画了？”

“嗯，我记得她说过，自己不相信幽灵，但是小时候看见过一次。所以我觉得，这幅画可能是她根据回忆画的吧。”

“那么说，这是她的真实体验？”

吉敷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应该是。艳子阿姨很早以前就说，自己之所以成为日本画作家，是因为有个无论如何都想画的主题。说不定就是这个。”

吉敷再次惊讶地看向女儿，然后目光回到画作上，这样问道：

“她说因为想画这幅画所以才成了画家？也就是说，她心里一直想把这幅画给画出来？”

心里有个无论如何都想画的主题，所以成了画家。她加入画塾，并且把以前的创作都当成了技巧的磨炼，一直努力至今——这的确有可能。而且，这张画细节处体现的仔细，仿佛也在印证这个说法。如此一来，这幅画便是她志向的终点吗？

“你可以问问她本人啊，艳子阿姨人在东京，可能就在这所大学里。她昨天跟我通电话是这么说的，待会儿我再打个电话问问吧。”雪子说。

“好啊，那我们去食堂吧。”

吉敷从画作前离开，与女儿并肩走了出去。

“你看到妈妈的作品没？”雪子问。

“看了。”

“怎么样？”

“还是一样优秀。不仅是镀金工艺品，还多了很多布料制作的小饰品呢。”

“嗯。”

“今年还做了赤门对吧。”

“嗯，妈妈说那是非卖品，是她专门为这次展览加油制作的。”

父女俩走出博物馆，悠闲地穿过没有铺装的道路，雪子问了一句：“你要看赤门吗？”

他们走出门去。

门前大路车水马龙，噪声比较大，他们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

“东大原本是加贺藩的宅邸吧。”吉敷问女儿。

“嗯，加贺前田家的，属于江户上屋敷[2]。”

“那这扇门是——”

“御守殿门。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加贺藩主前田齐泰迎娶当时的将军德川家齐的女儿溶姬时，为了纪念而修建的门。”

“我总感觉这扇门连接了这里和金泽啊。”吉敷说。

“溶姬就是穿过这扇门嫁进了金泽大名家。”

“江户与金泽的姻缘啊。刚才那个展览好像也突出了这点。”

“对啊，它现在成了东大的门。我也是从天桥立搬到了金泽，在那里上了高中，才想考上这所大学的。”

“不过你也真够棒的，竟然考上了这么难考的大学。我一开始还以为肯定没戏呢。”

“我也觉得。不过好在我擅长记东西，可能像爸爸吧。”

“不太像，反正你爸爸肯定考不上。”

“不过我到东京参加模拟考试的时候，从爸爸家到这里，只要坐一趟大江户线就到了。”

“嗯，那只是碰巧，我搬家的时候根本没往这方面想。”

“我还是觉得一切都跟这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是啊，我也为雪子感到骄傲。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优秀，爸爸真是一点都不了解。不过我们现在住驹场，一趟车到不了吧。”

“嗯，不过只要在青山一丁目和涩谷转一下车，不算太麻烦。”

“是吗？”

“这道门很有意思。当时号称加贺藩算盘武士的猪山信之负责准备藩主的婚礼，还修建了这道门，然而加贺藩和猪山自己家都深陷财政危机，根本拿不出预算，所以啊——你快来看。”

雪子先穿过了门。

“你瞧，门背后并没有涂成红色。”

她指着背面说。

“哦，是真的。”

“这是为了节省涂料费用，理由是溶姬嫁进来的时候，穿过门绝对不会往后瞧，所以对着宅邸那一侧就没涂成红色。”

“是吗，太会算计了。”

吉敷点点头。

“他们当时肯定特别穷吧。”

他们从安田讲堂前的入口走进地下层的食堂，买完餐券后，两人打了咖喱饭对坐而食。

“这里最受欢迎的是超辣担担面，特别多的人爱吃。”

雪子说。

“是吗，下次我也试试看吧。”

吉敷并不讨厌吃辣。

“爸爸，你最近总是吃这种东西吧？什么猪排盖饭啊，还有辣面条、辣咖喱。这对身体可不好。”

“不会不会，最近我主要吃和食，比如多线鱼，还有烤鱼套餐。”

“我只能周日给你做饭，真是委屈你了。”雪子说。

“那怎么会，周日能吃到就足够了，我平时太忙了，所以特别感激。”

“你没办法让作息规律点儿吗？”

“嗯，我已经在尽力了。”

吉敷说。

“到东京来上大学，还能跟爸爸住在一起，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是啊，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不过你妈妈现在孤身一人，肯定很寂寞吧。”

“嗯，所以我每天都跟她通电话。”

“哦，是嘛。”

“她很担心爸爸的身体哦。我突然闯进你家，你会不会嫌弃啊？”

“完全不会。不过你三年级要去本乡上课吧，到时候就方便了。”

“嗯，只要坐一趟大江户线。”

“原来文学系从大三开始也要去本乡啊。”

“是啊，大二下学期有升学分科，要提交自己希望去的专业。”

“都有什么系啊？”

“你说专业吗？分科是选自己想读的专业课程。”

“哦……是嘛。”

“文学系有语言文化学、思想文化学、行动文化学和历史文化学四个专业。”

“哦，好复杂啊。雪子想读哪个专业？”

“我的志愿是语言文化学，不过还要看成绩。如果能上，那就是文学系，语言文化学专业，英语英美文学专业课程。”

“啊？”

“就是英语专业啦。”

“哦哦，英语专业啊。”

吉敷越来越觉得父女俩一点儿都不像，因为他一句英语都说不出来。

“我上高中时，班里有个白人老师，所以我喜欢上了说英语。”

就在这时，雪子的手机响了。

“外国人很喜欢金泽，所以有很多人住在那里。”

说完，雪子拿起手机聊了一会儿电话。

结束通话后，她又说：

“爸爸你运气真好，是艳子阿姨打来的。”

“哦，她说什么？”

“她说自己在指原机器人技术创业实验室。”

“工学系？她怎么跑到那种地方去了。”吉敷问。

“指原教授很喜欢艳子阿姨的画，所以两个人成了朋友。还有，那位教授正在制作机器人，艳子阿姨给他当顾问，也在那边参观呢。爸爸，我们要去看看吗？”

“嗯？哦。”

吉敷点点头，却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为什么金泽的日本画家会跑到东大工学系去看机器人？

那座建筑还很新，两人在三楼走出电梯，面前的走廊两侧都是雪白的墙壁。雪子走在前面带路，来到一扇灰色双开门前停下，对吉敷说就是这里，然后敲了敲门。门里持续不断地传出机械运作的声音，再加上说话声和搬运器材的响动，似乎没人听见敲门，所以半天没有反应。于是，雪子默不作声地打开了门。

房间中央有一块空地，前方设有沙发，可以看见一名身穿和服的女子的后脑。

一台装有四个小车轮，纵长条状，宛如屏风的机器正朝着那名女子驶去。机器被固定在貌似铝质的银色外框里，裸露着内部结构，后方则连着一捆红色和黄色的线缆。

最让人感兴趣的是，机器的顶部安了一个绘有人脸的头部。那张脸虽然上了色，但是画得并不仔细，有点像田间地头矗立的稻草人。再仔细一看，稻草人面部下方两侧还安了两根胳膊似的铝棒，并握着一把日本刀。

如此一来，吉敷便猜到这台银框机器究竟要干什么了。现在虽然还不算成型，不过足可称为人形机器人。而且，它还模仿了日本封建时代的人物，右手提着出鞘的刀，可见是一名剑客。机器靠着四个轮子前进，然后停在沙发上的女性面前，银色外框里的红白色小灯快速闪烁了一会儿，整体稍微左右挪动，调整了一下方向。随后，持刀的右手缓缓举起，到达顶部之后，猛然挥落。

在旁边观看的三名学生笑着鼓起掌来。再看雪子，她也在鼓掌。吉敷不禁有些疑惑，依旧垂手站在那里。

这东西虽然好玩儿，但是整体动作太僵硬，挥刀的动作也过于机械，全然没有武士的动态。恐怕世上不会有什么人老老实实坐在那里等着它来砍。这台机器要习得人类武士的动作，恐怕还要花上好几十年。

雪子走到机器旁边，朝一个手持遥控器的年轻男子点了点头，又朝身后指了指。吉敷猜测她在说自己，便走上前去微微颔首，报上了姓名。

“鄙姓指原。”

青年说完，也行了个礼。

雪子继而走向沙发，鞠了一躬说：

“这是我父亲。”

那名女子缓缓站了起来。虽然有五六年不见，但吉敷还是认出了她就是画家鹰科艳子。她之前和现在都穿着和服。只见她向前走了两三步，恭敬地欠了欠身，然后说：

“我是鹰科，好久不见了。”

吉敷也朝她行了礼，然后往沙发方向走过去。

“我是吉敷。方才在展会上拜见了您的作品。”

他说。

“啊，快请坐吧。”

教授对吉敷说。

“你也请坐吧。”

他又对雪子说了一句，于是三人并排坐在沙发上。随后，教授又说：

“我正在尝试应用最新技术来再现鹰科女士的作品，刚才正在实验。”

“哦，原来如此。”吉敷说。

“只是现在还砍不了人啊。不过，最近国际象棋和日本将棋的真人大师都开始赢不过电脑了。”指原说。

“真的吗？”

鹰科艳子惊讶地问。

“没错，所以这家伙将来或许也能胜过全日本的剑术高手。”

“哦？”

“到时候，它就是梅泽尔的象棋手了。”

“那是什么？”吉敷问。

“相传为十八世纪匈牙利人制作的神奇自动人偶。人偶面对国际象棋盘，人类可以坐到它对面，跟它下象棋。可是没有人能胜过人偶。后来，一个叫梅泽尔的人搞到了这样的人偶，并带着它巡回整个欧洲接受挑战，留下了不败的传说。”

“里面会不会藏了人啊？”

吉敷问。

“据说自动人偶的尺寸很小，人钻不进去。”

“哦？”

“而且人偶胸前还有一扇门，每次都会打开给客人看，里面只有机械部件。”

“嗯……”

“那老师，它就是梅泽尔的剑士了呀。”

雪子笑着说。

“唉，只可惜鹰科女士不答应。”

“啊，为什么？”

“鹰科女士已经给这台机器人起了名字。”

“哦？叫什么名字？”

雪子探出身体，越过父亲对艳子问道。

艳子笑了笑，告诉她：“叫盲剑大人。”

3

指原教授邀请吉敷父女和艳子来到了实验楼的露台。露台位于一楼的角落，是个安装着玻璃幕墙、环境很舒适的空间，旁边还有一个小柜台，可以买到咖啡、红茶和果汁。四人各自点了饮料，教授声称有员工优惠，就统一买了单。

一行人来到窗边的小桌旁坐下，欣赏着校园里的绿色景观。

教授落座后开始介绍："从中世纪到近代是欧洲的魔术时代，人们想出了众多巧妙的机关结构，逐渐形成了一套传统工艺。大街小巷和剧场里遍布着各种各样的魔术表演，让许多人或是大吃一惊，或是乐在其中。而在进入十九世纪之后，这些工艺就开始由机械科学来支撑了。"

"科学支撑魔术吗？"吉敷问。

"没错。科学有点像万能的魔杖，并非只能应用在魔术这个领域。它在文学领域则发展成了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和近代自然主义文学。"

"哦？"

"在思想上，科学还孕育了社会契约论，甚至可以说，在社会上逐渐抬头的科学家的合理设想，最终创造了选举、议会政治和总统制。在这些制度的影响下，此前教会的万能性和蛮横性都逐渐衰退了。"

"哦……"

"就连警部先生您所专长的犯罪调查，也源自伦敦苏格兰场宣言，也就是今后所有犯罪调查都要应用科学手段来解决，不再沿用老式警官调查法和通过拷问强迫嫌疑人招供的手段。同样，在魔术领域，得到科学支持的魔术表演不断进化，其中一部分最终变成了科技。"

"科学支撑的魔术都有什么啊？"

吉敷有点好奇，便问了一句。

"有好多种，比如会说话的人头。魔术师号称自己有一颗刚刚被砍下来的人头，就这么摆在小小的三角桌子上，然后魔术师点燃魔法香，人头竟然睁开了眼睛，开始嘀嘀咕咕地说话，还能回答观众的问题。

"另外还有秋千上的无腿女人。一个只有腹部以上躯体的女性被放在秋千上，对着观众摇摇晃晃。旁边会有人解释她天生便是这样一具身体，而她也能回答观众的问题。

"还有一种魔术，就是几个人在舞台上组装塑料人偶，装好之后，人偶突然动起手来画画。

“另外还有带电少女。一名少女握住灯泡，就能让灯泡发亮。要是把浸了油的布放到嘴边，就会啪地点着。观众还可以跟少女握手，真的会噼噼啪啪地触电。这些表演都应用了当时最尖端的科学。”

“这些全都有机关吗？”雪子问。

“嗯，当时开始发展的科学全都被当成了魔术背后的机关。因为十八、十九世纪的人还不知道科学是什么，因此人人都震惊不已。”

“哦。”

“还有巴黎的透明少女也很有意思。巴黎来了一个珍奇马戏团，他们把一个小小的玻璃柜用铁链吊在了天花板上。柜子前面安了一个带扩音器的话筒，假设一个观众朝柜子出示一本书，问这是什么，扩音器里就会传出声音，说是书，因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哦？他们认为玻璃柜里有个透明人吗？”

“对，对。”

“玻璃完全透明？”

“那当然。那是一个用真正的玻璃板组装成的柜子，透明少女会通过扩音器说，我就在这个柜子里，但是全身透明，所以大家都看不见我。”

“哦？”

“而且那好像是真的，因为少女的声音能够正确说明观众的情况，比如服装、相貌、表情，等等。这些都是不真正看到就无法说出来的东西。对于客人的提问，也能做出准确的回答。”

“这些都是机关啊？”

鹰科艳子问。

“没错，这些魔术手法现在都已经弄清楚了。”

教授回答。

“机械机关……”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AI和机器人显然都来自那种技术，可见

机械科技就是它们的原点。”

“欧洲的……魔法？”

“正是如此。不仅是欧洲，其实早在中东就已经出现过这类机关。”

“中东？”雪子问。

“具体来说是亚洲。魔术、音乐、乐器、文化、毒品、大学，甚至这样的咖啡厅，其实都是从亚洲传入欧洲的。还有印刷术、火药、罗盘、独裁，也都来自亚洲……”

“哦哦，这个高中教过。”

“嗯，亚历山大港的希罗就发明过砍不断的马首这种魔术。相传它曾出现在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宫廷。这种就是纯粹的机械机关了，跟现在的机器人很相似。那是一个通过机械机关操作的会喝水的马形摆件，一次，国王挥刀斩向马首，刀锋径直穿过去了。”

“嗯。”

雪子应了一声。

“可是马首没有切断，放到水边就又开始喝水了。”

“哦？”

“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机器人啊。马身上预留了刀锋通过的路径，通过之后各个部件又会依次连接起来。”

“哦？”

“请问——”吉敷插嘴道。

“请讲。”教授回应道。

“刚才我在综合研究博物馆看到了鹰科女士的画，请问那幅画也跟您刚才说的有关系吗？”

吉敷说完，艳子笑着对指原教授提出了抗议。

“我小时候的经历既不是机关也不是机械哦。”

“您瞧，她一直坚持这个说法。”

教授苦笑着对吉敷说。

“不过，世界上绝对不存在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

他断言。

“您的意思是，可以用科学来证明盲剑大人的奇迹？”

艳子的语气游刃有余。

“嗯。”

教授苦笑着回答。

“您想说，盲剑大人其实是那样的机器人？”

“不，那倒不是。只不过，我认为盲剑大人的背后应该存在着什么机关。”

“那您倒是说说，那是什么机关啊？”

“这我还不清楚。”

艳子保持着笑容，缓缓摇起了头。

“那不可能。唯独那点绝对无法解释。”

“无法解释的魔法。古今东西，有许多魔术都标榜过这句话。可是现在，它们全都得到了解释。”

艳子又笑着摇了摇头。

“您这个说法本身就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当时周围并没有魔术师，而且那也不是魔术表演呀。那可是真正的杀人。我觉得这件事永远都无法解释。”

“杀人？”

出于职业本能，吉敷对那个词做出了反应。

“是的。”

艳子说。

“鹰科女士，您真实体验过那幅画上的情景吗？”

吉敷对艳子问。

“是的。”

艳子斩钉截铁地点点头。

“小时候？”

“十岁那年。”

艳子说。

“您真的看见了那幅画上的剑豪？”

“是的，没错。”

“还目睹他杀了……人？”

“是的。”

“不过，当时是战后对吧。”

“大战刚结束没多久。”

“于是你决心一定要把他画出来……”

艳子用力地点头道：

“因为我亲眼看见那位大人斩杀了许多坏人。”

“哦！”

“那位大人挥着刀，用难以置信的速度……那根本不是人类能做到的动作。”

“那是什么？”

“神技。”

“他像画上那样，没有双腿吗？”

吉敷刚说完，艳子就看着虚空回答：

“他的双腿我不清楚，因为当时还小，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事情发生在牢牢封死的房子里，窗户和大门都被钉上，还用衣箱和桌子堵住了，不让任何人进来。房子里只有艺伎……”

“可是，那位剑客却冒出来了。”

“是的。”

“他杀了一个人？”

“五个人。”

“你小时候目睹了如此大量的杀人行为，竟然没有留下阴影吗，比如PTSD……”

“是留下了，现在我也总会在夜里惊叫着醒来。因为当时真是太可怕了……”

“屋子里是不是成了一片血海？”

“是的，可是我们没有遭到恶人袭击，全都得救了。要是那位剑士没有冲进来，母亲恐怕就要被杀死了。如果我目睹了母亲的头被砍下来，精神状态恐怕会更糟糕。”

“那位剑士真的如此俊美吗？”

吉敷问。

“是的。”

艳子毫不犹豫地点头道。

“会不会在记忆中进行了美化……”

“没有，绝对就是那样。我双眼看得明明白白，绝对不会有错。”

“其他女人怎么说？”

“其他女人都没看见，她们吓得头都不敢抬。”

“只有你看清了剑客的面容。”

“是的。”

“他是幽灵？”

“除了鬼神，其他人都进不了那座被牢牢封死的房子。”

艳子说。

与教授道别后，三人来到大学校园内。雪子说她有事要去办公室，于是只剩下吉敷和艳子两人，朝着三四郎池的方向悠悠地走着。

经过安田讲堂，顺着石阶下到池塘边，吉敷边走边问：

“您住在什么地方？”

“一座旧式旅馆，名叫凤明馆。”

艳子边说边向吉敷伸出手。吉敷握住了她的手。石阶并非水泥制成，而是在圆石中间塞了泥土堆砌而成，对身穿和服的女性来说略有一些难走。

“那家旅馆的森川别馆就在大学正门附近，步行过去很快就到。里面住着一位金泽出身的女性，跟我是老朋友了。”

“哦？”

吉敷说。

“可能因为是金泽人，才跑到加贺藩的宅邸旁边住下了吧。”

艳子笑着说。

吉敷漫不经心地听着，渐渐理解了其中含义。原是花街艺伎，源流来自江户，若那人对此心怀骄傲，必定有着坚持江户规矩的意志，因此在加贺藩宅邸旁边落脚的想法也就变得极为自然了。

来到三四郎池畔，周围植物繁茂，寂静无声，也感觉不到学生的

气息。池水浑浊，足见此地历史之悠久。

“这座池可是江户时期挖的呢。”

艳子说着，在一块石头上铺开了手帕。

“来坐坐吧？”

吉敷点点头，与她并排坐在石上。

“那边有红叶。”

艳子静静地说了一声。吉敷闻言，向对岸看了过去。

红叶并不多，只在树丛之中点缀着这么一棵，因为叶子都红了，反倒流露出孤寂的风情。停下动作后，空气也仿佛静止下来，隐约能闻到水和植物的湿气。吉敷觉得，那就像是历史散发的气味。

“金泽现在正是赏叶的时节呢，您可以过来看看呀。夫人也一直在等您呢。”艳子说，“小雪离开后，夫人一直都很寂寞。”

吉敷苦笑着点点头。这他很清楚，只是迟迟抽不出时间来。他听说新干线很快就要开到金泽去了，到时候来往于两地就会方便许多。现在，金泽还是一座遥远的城市。

“您方才去指原老师的研究室，是因为对机器人感兴趣吗？”

吉敷问道。

“是因为老师邀请我去了，而我的确有些兴趣。”

“不过那个动作僵硬的机器怎么都不像您说的那位身手敏捷的剑客啊。”

艳子点点头。

“是的。”

吉敷心中“咦”了一声，因为他以为艳子会笑，却见她脸上毫无笑意。

“机器的动作的确一点都不像，只是……”

她欲言又止。

“该怎么说呢，那耸立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活人的姿态……”

“耸立？”

“是的。”

她扭了扭柔软的身段，轻声应着，总算笑了出来。随后，她瞥了一眼吉敷。

“那种体内没有热血流动的样子让我想起来，那位大人当时也好像机械一样。”

吉敷一时无法理解艳子的意思，因而不知如何回应，只能保持沉默。

“所以我看到那台机器时，心里突然想，那位剑士会不会真的是机器呀？”

“哦？”

“所以他才会这么厉害，一眨眼就接连杀死了五个男人。没有一个人能抵抗，那些坏人甚至连刀都来不及拔出来。他就像黑色旋风一样冲进房间里，转瞬之间杀死了坏人。如此犀利的剑法让我眼花缭乱，连在电影上都没看到过，因为电影演员绝对没有那样的身手。于是我就想，他会不会不是人呀。”

“当时是战后没错吧？”

吉敷又问了一遍。

“是一九四五年，跟现在一样是秋天，九月份的事情。”

“不是剑客出没的江户时代。”

“不是。”

艳子掩着口笑了。

“哪里来的刀？”

“楼的中庭有一座盲剑大人的小社，里面就供奉着日本刀……”

“剑客用的是那把刀吗？”

“是，因为后来去看，刀上沾着血。”

这意想不到的回答让吉敷吃了一惊。

他感到有点混乱，便沉默下来。他隐约觉得艳子的脑子可能有点不正常。

“坏人都带了刀？”

“是的，都是军刀。”

“军刀，原来如此。那警察……”

“战后一片混乱，警方也几乎没有年轻人，而且士兵还没完全复原，当时距离天皇陛下的玉音放送只过去了一个月。到了十月，美军的宪兵也开进了金泽。在八月之前，市里至少还驻扎着一些日本军，治安得以维持，但是唯独九月那一个月，金泽既没有军队也没有警察，可以算是无法地带了。听说哪个车站的站台上还发生了退役军人用铁锹打死警察的惨案。当时的警察都被禁止配枪了。”

吉敷一言不发地点点头。

他自己也熟知战后那个时期。

“那段时间真是太可怕了，大家心里都很绝望。我们楼还没恢复营业，艺伎也没有回来几个，而那件事就发生在战时与战后交接的那短短一个月时间里。”

“那位剑客这么强悍……”

吉敷疑惑地说。

“是的，那根本不像人。方才指原老师不是也说过吗？要是再过几十年，那台机器人说不定能胜过日本所有剑术高手。”

“的确说过。”

但是吉敷并不相信。因为国际象棋和将棋跟剑术不一样，下棋只需要用脑。

“于是我就猜测啊，那位剑士会不会就来自遥远的未来呢？一这

样想，我觉得自己总算想通了。”

“从未来去到了一九四五年？”

“是的。虽然不太可能，但是如此强悍的人如此干脆地接连杀死了好几个坏人，这种事情同样不太可能。”

“那可是机器人的影子都看不到的时代啊，恐怕连想法都还没存在。”

吉敷说。

“是的。如果不是机器人，那就只能是鬼神了。是鬼神现身救了我们。”

艺伎的神吗——吉敷想。

“你十岁那年的家……还是花街的艺伎屋吗？”

“是的。”

“那里被占领了？”

“是的，被军队出来的恶霸一样的人占领了整整三天。不，恶霸都不会做如此过分的事情。镇上所有男人都会遵守花街的规矩，可他们却把艺伎的手脚捆住，当成了自己的玩物。”

“她们被强暴了吗？”

“是的。我听闻战区会发生这种事，而我们楼里就被弄成了战区的模样。”

“唔。”

“听说还有艺伎怀孕了，后来不得不去找医生堕胎，受了不少苦。”

“没有人去救你们吗？”

艳子摇了好几下头。

“那是镇上既没有警察也没有军队的一个月，而且楼里的窗户和大门都被钉上，又用桌椅和衣箱顶住了。虽然留有一道侧门，但总有

一个年轻人在那里盯梢。”

“邻居都没有察觉吗？”

“我们的楼很大，是花街独一份。原本那里是武士的宅邸呢。”

“唔，在你们无处求援的时候，那位剑士独自一人冲了进去。”

“是的。他冲进了我们被捆起来囚禁的二楼大房间里。于是我们得救了。要是那些人再继续占领下去，我们不一定能活下来。”

“侧门盯梢的没发现那位剑士吗？”

“他说没看见，没有一个人从侧门进来。”

吉敷点点头。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谜一直没有解开，我真希望有人能在我有生之年把它解开。吉敷先生，您能明白吗？”

吉敷点点头，沉默着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

“那座房子原本是武士的宅邸对吧？”

“是的。”

“既然如此，会不会地下有个秘密通道通往镇上呢？剑客可能就是从那里进入了房子。”

听了吉敷的话，艳子摇摇头。

“不是的。我们也考虑过这个可能，可是一九五九年盲剑楼闹了火灾，我们在废墟上找了一遍，完全没看到地道的痕迹。”

“哦，这样啊。”

吉敷说。

4

后来，吉敷就绕到樱田门去工作了。艳子说要去银座那边见几个人，两人便在本乡三丁目的车站道了别。她要见的好像都是画廊和演艺界相关人士。

雪子说晚上有空，吉敷就跟她约好，各自吃过晚饭后到汤岛的老酒吧“E”碰头。那个酒吧吉敷去过几次，调酒师是个资深行家，好酒者都知道那个地方。艳子也是那里的常客，一听吉敷提到E，便说她八点钟也会过去。

除了在东京见人，艳子还想去几个地方，所以她会在森川别馆再住两天，三天后乘早上的飞机回金泽。东大的展览会还有两天结束，她打算在最后一天去参加闭幕宴会。

E离本乡的森川别馆很近，所以每次在森川别馆下榻，艳子一定会去店里坐坐。这是她来东京的必去之处，雪子也是知道这点才提出在E碰头。这样一来，艳子应该能轻松许多。

可是吉敷八点钟走进酒吧时，却发现雪子一脸不安地坐在吧台旁。

“爸爸。”

雪子叫道。

“怎么，艳子阿姨没来吗？”

吉敷坐到旁边的高脚凳上问。

“艳子阿姨来不了了。”

“为什么？”

“不知道，我收到一个电话留言，是艳子阿姨说有急事要回金泽。”

“哦，这样啊。”

吉敷并没有多想，然而雪子的模样似乎与平时不太一样。

“而且，艳子阿姨的语气很奇怪，好像出什么事了。我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完全打不通。她连电话都关机了，这肯定不正常。希望别遇到什么坏事吧。”

她说。

“艳子阿姨平时会像这样突然改变行程吗？”

“不会，以前一次都没有过。她这人行动起来特别悠闲，我还是头一次见她这样。”

“哦……”

吉敷点点头，但他认为目前事态还没有异常到需要他这个警官出马的地步。

雪子拿出手机，又拨打了一次，然后把手机放回包里，对他摇了摇头。

“不行，那边还是关机。”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安。

“是吗。”

吉敷短促地应了一声。

常年出没于犯罪调查现场，让他感到那充满杀气的世界与自己家人就像隔海相望的东京与外国一样遥远。家人说话彬彬有礼，平静和善，丝毫没有暴力的痕迹。

父女俩坐在吧台边，气氛变得有些尴尬。选择这家店是为了方便艳子，如果只有他和雪子两个人，完全可以到月岛公寓旁边那几家吉敷常去的店里。如果在那边喝醉了，也能马上回家睡觉。

“总而言之，现在只能等她主动联系了。你别着急，她肯定会打电话过来。”

吉敷说。

“等会儿我给妈妈打个电话。”

雪子说。

父女俩交谈了大约三十分钟，雪子给母亲打了电话。

电话虽然接通了，但通子并不知道艳子出了什么事，甚至说：“啊？她已经回来了？”

艳子还是行踪不明。

第二天早晨，事情向更坏的方向发展了。这完全出乎吉敷的意料。

因为雪子说今早不用赶时间，吉敷就一个人按照平日的时间出门，乘坐地铁有乐町线前往樱田门。结果，他在沙丁鱼罐头一般的满员电车里感到上衣内袋的手机震动起来。他反射性地看向窗外，地铁刚刚离开新富町，离樱田门还有一段距离。这个时机真不凑巧。他好不容易掏出电话，看到上面显示着吉敷通子的名字。

“喂？”

吉敷夹在人群之中，压低声音接了电话。

“竹史吗？”

通子高亢的声音听起来近在咫尺。

“我在满员电车里，现在不方便说话。快到樱田门了，我等会儿再给你打回去。有急事吗？”

吉敷问。

“嗯……”

通子犹豫了一会儿。

“急，很急。”

她说。

“知道了，我在下一站银座一丁目下车，从站台上给你打电话。”

吉敷说完便结束了通话。

他等到电车停了便走下去，用力分开人流来到柱子旁，倚靠在上面拨给了通子。通子很快就接了电话。

“竹史。”

她一接通就无比忧伤地说。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吉敷惊讶地问道。虽然周围行人很多，但这次他毫不在乎地提高了音量。

“嗯。”

通子说。

“难道是鹰科女士？”

吉敷话音未落，通子就应道：

“是。”

接着，她解释道。

“艳子姐的孙女被绑架了。”

“啊？！”

他忍不住压低声音惊呼。

发生了刑事案件——吉敷的脑袋开始飞速旋转。假设这里是东京，他已经联想到了要派去现场的下属的脸。赎金数额，交接地点，搜索凶手藏身处，对方人数，是否可以使用手机……判断材料如同旋风般在眼前掠过。

“她有孙女？”

吉敷并不知道。

“对，竹史也知道艳子姐有个女儿叫赖子，对吧？”

“嗯。”

他应了一声，其实记不太清了。只能说隐约有点印象。

“赖子有个女儿叫希美，今年才三岁。现在那孩子不见了。”

“确定是被绑架了？”

“确定，因为凶手发了一个信封过来。”

通子说。

“一个信封？你是说书信吗？”

既不是电话，也不是即时通信软件？

“不对，是一个很大的信封，里面装着笔记本。”

“笔记本？”

“对，凶手好像在里面密密麻麻地写了不少东西。”

“你看过没？”

“还没有。听说笔记本封面上写着：绝对不准报警。这不是一般的恐吓，万一让我知道警方出动，就会立刻掐死孩子让她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言出必行。孩子死了我无所谓，你想报警尽管去报。我的怨恨就是如此强烈。”

“嗯……”

吉敷忍不住闷哼一声，因为他觉得这很危险。从描述来看，犯罪行为本身就像愤怒驱使的报复，凶手做出了如此宣言，并且已经展开行动。如果他提出用东西来交换孩子，那这边也就能有办法，如果对方不提出，那就毫无办法了。因为凶手只需把孩子杀死，悄无声息地离开。

孩子才三岁，这点非常不利。如此年幼的孩子毫无抵抗能力，一旦被扼住咽喉，马上就会死亡。从他刚才听到的文字描述来判断，对方并没有做交易的意愿。凶手似乎已经自暴自弃，并且下了杀死孩子的决心。对方表现出了足以做出这种行为的强烈怒气，可是，他为何不直接行动，而是发起了联络呢？

“对方有什么要求？你刚才说的文字里没有要求。是要钱吗？”

这就是吉敷心中涌出的疑念。凶手声称要杀死孩子，还说自己怀有足以转化为杀意的强烈怒火。可是，他为何要等待，为何不直接动手，而是发起联络……

“好像不是钱，那上面完全没有提到钱。”

吉敷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有点棘手了。

“那他要求了什么？”

“我们搞不太清楚他的要求。”

“搞不清楚？”

吉敷讶异地反问道，同时开始搜索过去的记忆。他从未遇过这样的绑架案。

“笔记本上写了很长的文章，她目前正在读。”

那现在还什么都不好说。

“艳子姐完全不睡觉，都快担心死了，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今早她终于走投无路，来找我商量了。”

“凶手脑子正常吗？”

“从笔记本的文字来看，好像不太正常。”

“艳子姐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

“既然是怨恨，那应该跟她有关系吧。”

“就是呀，可她好像真的想不到。”

吉敷闻言，脑中立刻浮现出一个可能性：她曾经提到的，十岁那年发生在花街的奇怪事件，也就是被她表现在画作中的事件。可是，怎么会——

刑事案件充其量只是散文式的俗事，没有故事那样的纠葛与浪漫。那应该就是金钱了。凶手为何不提钱？还是说，其实笔记本上提到了？

“报警了吗？”

“艳子姐坚决不报警，因为一旦报警，凶手肯定会杀了希美。竹史，你不这样想吗？”

“我也觉得会。”

吉敷马上回答，因为这个想法无从隐瞒。

“无论如何保密，消息肯定都会泄露出去。就算是警方也一样。你说对不对？”

吉敷沉默了。他很想说警方不会让消息泄露出去，但是很难如此断言。

“艳子姐说，如果孩子死了，一家人都活不下去，所以绝对不报警……”

“可我也是警察啊。”

“所以才找了人在东京的竹史……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一个人记在心里，然后帮帮艳子姐吧。”

“我吗？”

“对，一个人。竹史一定能行。”

“别开玩笑了，这可是越权行为。”

吉敷说着，已经开始回想工作的现状。现在碰巧所有工作都告一段落，而且他还攒了不少带薪假期，倒也不是不能过去——

“竹史，你能马上过来吗？现在我们能依靠的人只有你了。”

“你再好好想想，应该还有别人。”

“不，没有了，只有竹史你一个人。”

吉敷仿佛听到脑中传来一个声音：万一失败，那就是你的责任了。

“现在艳子姐能求助的人只有我了，可是我读了凶手寄来的笔记也没有头绪。只凭我们两个人肯定应付不了，而这种时候我能求助的人，就只有竹史。你现在工作忙吗？一定很忙吧？能想办法帮帮我们吗？”

通子焦急地请求道。

他本想说自己很忙，可是说不出口。让他为难的是，自己的好胜心开始对这件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凶手是什么人，为何不提出赎金要求？凶手究竟在想什么、想干什么？这个未知强烈地吸引着

他。凶手没有用剪贴字，而是寄了一本笔记本。他很想见识见识这个不走寻常路的敌手，想理解对方的想法。只是，他并不想轻易承认这个想法。

假设，只是假设，这个绑架案与画作中表现的神秘现象有关，那真的可以放心交给别人处置吗？吉敷自问道。凶手寄来的笔记本呢？难道不想看看吗？

可是，那可能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期待。目前无法保证这个绑架案与亡灵剑士有关系。他只是在东大展览会上看见了那幅奇妙的画作，听闻了作者的体验，因此产生了兴趣，想知道答案。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想知道的答案就在这起绑架案中。当他插足进去，得知两者毫无关系时，真的可以接受吗？不会大失所望吗？

吉敷站在熙熙攘攘的银座一丁目站台，陷入了漫长的沉默。各种思绪在脑中纠缠，早已错过了说话的时机。

“知道了，我一小时后给你电话。”

他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

“嗯，我等你。”

通子急切地应着，随后结束了通话。

最后，吉敷还是乘上了东京站出发开往新潟的新干线列车。他要在长冈转车，前往金泽。

5

都说军舰岛是地狱岛，不过这可能只是半岛来的人的夸张说法。在工作上，我从未感受过对朝鲜人的歧视。因为我十六岁那年被送到岛上的学校去上学了，而且朝鲜人也不会被要求去做安装爆破炸药这样危险的工作。更何况我还是个孩子。日本人教我读写日语，我倒不是特别想学，但是如果语言不通，那帮人肯定会很不方便吧。

因为什么《国家总动员法》，町内会的会长把我们从庆尚道领到了军舰岛，只是会长他们不知不觉间消失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岛上有很多日本人，我每天都被他们欺负。他们总是喊着要打棒球，还张口就要拿我当球，把我朝着本垒那边推搡。打手还会拿球棒痛击我的腹和背。他们叫我跑去一垒，我就跑了，然后他们就喊：去

一垒了！于是一垒手就大喊着出局，用力挥舞拳头向我的脑袋砸过来。每天都这样。

偶尔我会抱怨几句，他们就会笑着唱“朝鲜朝鲜莫嘲笑”，因为他们听了好多次，都记住了。最初听我说这句话的人，从那以后就开始管我叫“喂，朝鲜”。

要是我说话时稍微带着一点朝鲜口音，就会有人对我怒吼：“你这样也配当陛下的赤子吗！”要是我被揍得进了医院，也只会听到一句：“嗐，朝鲜啊。”然后被安排到最后一个，不得不一直等到太阳下山才能就医。

我一大早就要起床，整天在昏暗的隧道里劳动，已经咳得很厉害了，还总有人骂“朝鲜白痴”！因为一点小事就把我痛打一顿，害我头痛一直都不好。后来，上了年纪的人开始生病死掉，我开始感觉要是再不逃走就会被杀死。

可是，听说岛那边有一群“打河童”的人，如果我游到对岸，会被那些人用木棒打死。而且因为一直拼命游过去，人会很累，连躲都躲不掉。所以有人告诉我，要逃就得趁夜一个人逃走，因为很多人一起游过去太显眼了，容易让人杀掉。

我是被征用到长崎来的，不过大哥是自己到日本来赚钱的，我听他说目前住在金泽。所以，我一直想到金泽去找大哥。我还听说亲戚金昌男住在博多，便决定先到博多去投靠昌男。我用油纸包好一百元的钞票塞进口袋里，等到夏天便趁夜跳入海中，游过了海峡。

我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人，所以没被海潮冲走，平安到达了对岸。由于害怕打河童的人，我没有立刻上陆，而是小心翼翼地确认了周围没人，才走到岸上。

上岸之后，我立刻逃进山里，把衣服拧干，在草地上睡到了天亮。清晨起身后，我故意避开大路，尽量沿着山路走到了车站。途中看见一座房子，我去偷了内衣和食物，继续往前走。

等我走到长崎站，已经偷了日本人的长裤和鞋子穿在身上，变得跟日本人一样了。而且我的日语也跟日本人差不多，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我乘坐缓行列车去了博多。

找到金昌男家后，我得知昌男被征兵，已经不在家了。他有个媳妇，收留我在家里住了一夜，还给我做饭吃，答应等我恢复一些体力

后，就带我到金泽去。

家里几乎没有吃的，昌男媳妇就用麦米做了饭团带上，领着我一路走到门司，在码头等待联络船，准备乘船到本州去。船来了，由于人太多，我跟昌男媳妇失散了，又想看看从未见过的本州，就坐在船头呆呆地看着前方，结果突然被打了。

我转过头，发现警官扑了过来。他大吼了一声“棒子”，又把我给揍趴下了。紧接着，他还一脸鬼怪似的凶相怒吼：“你坐哪儿呢！”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便定定地看着他，于是他又喊：“棒子去船尾！快走！快走！”

由于浑身疼痛，我只能慢吞吞地起来，可是不知怎么招惹了他，又被他一脚踹倒了。我正要扑过去还击，却见昌男媳妇走了过来，紧紧抱着我拼命对警官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明白，她为何要道歉呢。

在山阴线的列车上，我和昌男媳妇都没有座位，只能在车厢连接处铺上报纸坐了下来。

我从连接处的裂缝看到了大海，是东海。海的那一头就是济州岛和朝鲜半岛。想到这里，我不禁有点想哭。要是这场战争日本打输了，情况会不会变好一点呢。

到达金泽车站，我们在大街上走了好久，我记得是去了卯辰八幡社这个地方。

找到金森金融这个金色招牌的建筑，我们走进去一看，发现里面有好多目光凶狠的男人，其中一个就是我大哥。好久不见大哥，我只觉得他特别威猛，特别气派。

大哥地位不低，穿着上好的衣裳，一见到我就大声说：“哦，这不是正贤吗！你来得好，来得好！”接着又突然说，“去泡个澡，好好泡个澡，洗洗尘。”

我照他的吩咐泡了澡，出来以后，有人为我备好了上等的衣服，还强迫我穿上。昌男媳妇也去泡了澡，然后我们三人一道去了城里最好的饭店。好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大哥喝了酒，我还是孩子，就喝了汽水。

第二天，我们去了理发店，昌男媳妇则被领去烫头发，整得漂漂亮亮回来了。随后，大哥给昌男媳妇买了不少礼物，还给了她路费和

辛苦钱，昌男媳妇连连道谢，然后回了博多。

后来，我就在金森金融干活儿。没办法，因为我没别的地方可去。虽说是干活儿，可我不会打算盘，也不知道金融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只能在大哥出门时帮他拎拎包、打打杂，拿着耙子在店门前打扫。

这里的生意是放贷。金森社长借钱时笑容满面，讨起债来就特别可怕了。整个公司的人会全体出动，到欠债的人家里揪着他衣服领子又踢又打。社长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揍起人来最凶狠。

比较有意思的是，不用跟大哥出去干活儿时，我就会做街头打广告的工作。不知为何，店里有个小哥专做街头广告，还创建了金森金融宣传广告部这么个部门。这个部门为找我们融资的公司尽心尽力，还会帮他们打广告招揽生意。

另外，比如车站门口新开了一家商店，过来找我们帮忙宣传，宣传广告部的小哥就会化上雪白的妆，顶着三度笠，叫上附近那两个弹三味线的姐姐，三个人一同出门干活儿。去的时候坐板车，而我就是蹬自行车拉板车的那个人。来到要打广告的店门口，他们就会敲起钲和太鼓，在路旁表演。

会有一大群孩子围过来鼓掌看戏，随后大人也会围过来，此时他们就会大声喊：“新装开店，欢迎光临！”如果是饭馆，就会边跳边喊：“好吃哒，好吃哒，快进来尝尝呀。”这时我也会敲着钲，跟他们一块儿喊：“进来看看吧。”还向周围的人发传单。

我还挺喜欢热闹的，所以特别爱干这个，便提出想加入宣传广告部，最后到了那位小哥手下干活儿。小哥不是朝鲜人，但应该是部落民。他腿脚不好，还口吃，说白了就是个残废。店里的人都管他叫“鸡公”，我以为那是因为揽客的打扮花花绿绿，可他们都说那是因为小哥的“小哥”形状很奇怪。

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打广告的部门，后来大家一起喝酒时便理解了。那天附近的阿姨姐姐们都过来，大家喝得烂醉，齐声唱起了我都没听过的朝鲜老民歌。社长手下的人全都跳起舞来，阿姨们也都手牵着手转起了圈圈。平时一脸凶相的大叔小哥们都一脸喜色地载歌载舞。朝鲜人都很喜欢跳舞啊。

总之鸡公小哥就是个除了唱歌跳舞之外没有任何本事的人，而我一直都很想在这小哥手下干活儿，将来还想请他教我敲钲打太鼓，还

有跳舞，最后成为一个街头艺人。可是社长突然大骂："咱们是正经的金融公司，整这东西多丢人，还要搞到啥时候去！"最后把广告部给撤了。于是鸡公小哥丢了工作，不得不离开金森金融，不知去了哪里。没有任何人对我这个打下手的做什么解释。我只跟小哥待了一两个礼拜，但他是我除了大哥以外最喜欢的人，所以感到特别可惜。

后来，我成了金森金融社长的跟班，到处给他拎包。大哥有时候也会干这个，那种时候我就得往下排，变成最底层的跟班。

社长名叫金森修太，喜欢逛游廓，经常到花街去。他这人没什么爱好，平时一脸凶相，唯独喜欢玩女人。东花街的盲剑楼是花街最大的艺伎屋，社长对里面的艺伎阿染爱得死去活来，三天不见就迫不及待地要去看她，对她偏爱有加，把她包了下来。

阿染好像也挺喜欢社长，刚成为艺伎时经常到公司的社长室来。有时候两个人会在社长室喝好长时间的酒。社长经常说，我要你来继承盲剑楼，你有这个本事，钱要多少我都出。

社长家里有老婆，但还是常说要让阿染为他生孩子。不过他又说，这要等阿染当上盲剑楼的女将[3]。白天他会带阿染上街吃好吃的，买好多女孩子喜欢的甜食，还带她去逛吴服店，管它是和服、腰带还是簪子，只要阿染开口，社长就给买。讨得阿染欢心后，社长晚上就会到楼里去跟她过夜。

阿染是个很漂亮的姑娘，跳舞和弹三味线都一流，公司的人都很喜欢她。她的技艺在楼里当然是首屈一指，在整个东花街也数一数二。为了让她进一步磨炼技艺，社长多少钱都愿意花。若是要敲击乐器，就给她买最好的；若是要到京都的祇园看表演学艺，社长就带她到京都去。

每当社长领着阿染逛街，经过浅野川大桥时都会引来好多人。战前，阿染算是金泽的大名人。要是他们下到河边散步，看热闹的人也会蜂拥着跟下去，让那里变得寸步难行。甚至还有挤在边上的人掉进水里，闹出一番骚动。于是呢，我和大哥他们就要跟着社长，替他们开路。

这种事每周都会有一次，自然有人心生嫉妒。有时还有人扑过来说："一个棒子竟敢穿这么好的衣裳！"这种时候便是大哥他们干活儿的时刻，他们会两个人联手把那人揍得半死，哪怕流着鼻血求饶也不管用，一直揍得他爬不起来，满地找牙，筋断骨折。我虽然不出手，但也看会了打架的招式。

社长以前是个任侠，特别会打架，剑道也很强，曾经用一根柴火棍把找麻烦的人打得半死。

跟员工混熟了之后，我发现他们全是朝鲜人。一提到过去，所有人就会特别生气，怎么聊都聊不完。因为所有人都吃过不少苦。有人说警察怀疑他们参与了布料走私，二话不说就把他们家抄了，所有财产全都被警官和町内的人没收，因为他们一家有四口人，就给他们留了四张榻榻米，让他们每人睡一张；有人眼看着自己母亲被强暴，还怀上了孩子；还有人说他小时候上学每天都要挨揍，还被打掉过牙齿，满脸是血。

战局快要不行的时候，我和大哥都被征兵了，公司在大客厅给我们办了壮行会。我们两兄弟披着绶带坐在上座，街坊邻居都来了，还有中学老师来唱军歌，高呼万岁万岁。我们在金泽车站坐上了火车，人们又在站台上高呼万岁万岁。后来，我们到了小仓的连队，然后坐船上了大陆战场。

大陆情况太糟糕了，不过这毕竟是打仗，也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也每天挨揍，脸都肿了，还要被派到最危险的前线去。因为长官太蠢，我每天都想给他一枪，然而我总是被安排在前面，所以打不着他。我强迫自己忍耐。新兵不就该到最前线去吗？

日军连补给线都确保不了，我们总吃不上东西。要是连队死了人，长官马上会要求火葬，只留下右手的骨灰装进盒子里，命令我们这些二等兵保管，之后就再也不理会了。这还算好的。进军快结束那阵子，我们甚至会扔下半死不活的战友，抓紧时间向前进。

每到一个新地方，我们就会开进老百姓家里要吃的。一开始还好言好语地讨要，后来越来越粗鲁，甚至开始偷盗。要是偶尔想吃肉，就去老百姓家里偷鸡，或是烤了吃，或是煮了吃。

要是在行军路上看见漂亮姑娘，我们就会一哄而上把她给糟蹋了。我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打仗还是当强盗。不过这就是所谓战争吧。大家都习惯了烧杀抢掠，过上半年就会彻底疯癫。尤其是强奸，我们做这种事越来越熟练了。

军队会挖战壕迎击敌人，子弹满天乱飞。敌人的数量很多，我好几次觉得自己要死了，没想到竟能活下来。

我们这些小兵根本不知道本土大本营的人要派我们打什么仗，只知道从北到南边走边打。我脚上磨出了泡，泡又被磨破，每天血流不

止，痛得走不动路。可我还是只能拖着脚，忍着痛往前走。那就更痛苦了。

直到战后，我才得知那叫作“打通作战”。不过告诉我这么个气派的名字有什么用呢，直到现在我们都不晓得为什么要打那场仗。不过我们不晓得也无所谓就是了。

不过，可能有了我们在大陆作战，台湾和太平洋的守卫队才能免于被大陆的炮火和飞机攻打。这我明白。我们在阻止这些攻击。不过，真要我们到南方岛屿上去，那也做不到啊，一没有运输船只，二没有补给渠道。正因为待在大陆，我们才捡回一条命。

后来撤回到舞鹤，我幸运地见到了大哥。因为知道大哥所在的连队名，我便去那边找，结果真找到了。大哥安然无恙，让我吃了一惊。只不过，他的眼神比以前更凶恶了，已经完全是一副黑道派头。反正他以前也是做这个的。

朝鲜人渐渐聚集到大哥身边，后来商量起“组建朝鲜进驻军”的事情。大家都说：“不只是美国，我们也是战胜国。我们战胜了可恨的日本。”还有人说：“今后我们要把日本人对咱做的事加倍奉还。”又有人说：“我们这就走遍全日本，尽情向他们复仇吧。”

聚集过来的人有的来自南方诸岛，有的来自大陆南部，有的来自大陆北部，还有人来自飞行联队，总之各种各样。他们都嚷嚷着要自己组成朝鲜进驻军。

后来有人捡回来一张报纸对大家说：“听说东京的银座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他说，一个朝鲜人在银座逛街，派出所的巡警说他态度很差，对他发出了警告。结果那个朝鲜人说他是朝鲜进驻军，走进派出所大骂你们这些战败国的人装什么大尾巴狼，头抬这么高干啥，说着就把警官揍了一顿，还把他衣服都脱掉，让他磕头谢罪，最后把警棍捅进他屁股里，扔到大街上示众。大家听了都捧腹大笑。

有人说：“日本警官现在都被解除了武装，让美国大兵没收了手枪，个个赤手空拳。现在我们能为所欲为。”于是大家都边吃喝边说：“我们朝鲜进驻军要开往全日本所有主要车站，进一步扩大占领，把他们的好土地全都占了。就这么办吧，等日本复兴了，我们就做土地买卖，变成大财主。”

大哥的梦想格外高大。

“金森金融因为打仗散了，今后我们要凭自己的本事往上爬，要让那些对我们为所欲为的肘巴里[4]见识见识厉害。我们要占领全日本的一等地段，开餐馆，开弹子店，开各种公司。他们的好女人也都要抢过来。我们要当大财主，支配这个国家，让所有大臣和总理都由朝鲜人来当。

“然后我们要把母亲接过来，好不好？还有父亲。我们要真正孝顺他们，让他们过上奢侈的生活，对不对？我们要当大财主，正贤啊，我也让你过上好生活，交给大哥吧！”

说着，大哥就仰脖咽下了日本酒。

大哥成了大家的大哥，因为他本来军衔就比大家高一些。大家坐上北陆本线，到各个地方的繁华街道上闹事，发泄自己的怒火。要是在废墟上看见做皮肉生意的漂亮女人，我们就把她抓到暗处去给糟蹋了，就像打仗时一样。后来我们作恶也腻歪了，便有人提出该回金泽去了。虽然只有我和大哥曾在金泽生活过，不过大哥说要带大家去看看金泽。

我们一帮人在金泽站下了车，发现金泽没有遭到空袭，房子全都完好无损，只是走在路上的人没什么精神。街上的店铺都关着门，一点意思都没有。女人都不化妆，找不出一个漂亮的。大家都怨声载道，于是大哥提出：“好，咱去盲剑楼吧。”

盲剑楼就是金森社长常去的地方。

“这时节，阿染应该当上了女将，正在领着女人开店吧。我们之前这么照顾她，当然有权利去她那里玩儿。”大哥这样说。

“不过话说回来，阿染肯定早就把我忘了吧。”大哥又说。我们出去这么多年，再加上原本只是跟在金森社长后面保护他和阿染，又没持续几个月。因为有一天社长突然说：“阿染不需要保镖了。”还说他一个人就够。

社长可能是想独占阿染吧。阿染恐怕也喜欢年轻一点的人，万一移情别恋可就不好了。于是社长就不再让她看见大哥他们这些年轻人了。

我们闯进盲剑楼，把窗户都封上，又在门口设了路障，把艺伎都关在二楼房间里。而我是里面最小的一个，就被派去看侧门了。

大哥他们占领了二楼，把女将也挟持了，整天为非作歹。不仅偷

食物，还抢占女人的身体，可是大哥说这样一点错都没有。日本人偷走了我们的祖国，我们也要偷日本的东西，这有什么错？

我也这么想。相比战前我们受的那些苦，这些艺伎能算得了什么？反正那些女人的工作就是陪客睡觉，能有什么问题。

可是第三天夜里，好像有个大刀贼人闯了进来，一切都完了。我当时一个人在厨房看门，所以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才发现大哥他们全都被砍死了。所有人都醉醺醺的，几乎没有抵抗。

我马上从楼里逃了出去，后来便流落到九州的煤矿工作，重新开始了最底层的苦日子。

大哥虽然是个恶棍，却也是我的好大哥。我们两兄弟，还有当时的伙伴们，一个个都是忍了又忍，好不容易等到日本打输了成为战败国，日本人终于不能对我们半岛的弱者逞威风随意欺凌了，好不容易等到我们的时代就要开始了，他们却被杀了。

大哥的梦想很伟大。他既有力量又有头脑，而且人望那么高，肯定能实现梦想。日本刚刚战败时，他虽然是个无恶不作的恶棍，但那也没办法。我们还能怎么做呢？不作恶，就只能被欺负。

是日本人让大哥成了那样的人。是日本人每天恣意拳打脚踢，让我们两兄弟，不，让所有朝鲜人意识到了只有力量大的人才能活下去。所以我们才会拼命打架锻炼身手，拥有了力量。结果日本人又派我们去打仗，要我们死在异国他乡，那我们不就只能当恶棍了吗？如果换作日本人，经历了那种境遇，肯定也会变成一样的人。

等到战后的混乱平息下来，我们应该占领了新潟或大阪的大片成为焦土的交通要道，摇身一变成为穿着西装的生意人，赚得盆满钵满才对。大哥就是有这个本事，我很肯定。

然后我们会把父母接过来，让二老住进带泳池的房子，对他们尽孝。要是有了钱，还能娶个漂亮女人，成为人生赢家。

然而，那只是转瞬即逝的大梦一场。大哥被人砍死了。我被那些女人叫到楼上一看，发现所有人都在血海里奄奄一息，已经没救了。我派不上一点用场。

我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女将说你也小命不保了，赶紧逃走吧，于是我就跑了。我乘上夜行列车逃到博多，又找到了昌男媳妇，请她收留我。

后来，我一天天地看着大海思索，究竟是谁杀了大哥他们。最后只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金森金融的社长。除了社长，没人有这个本事。

而且那个社长对已经成了女将的阿染死心塌地，看见一群恶棍占领盲剑楼，把阿染和楼里的女人都糟蹋了，他肯定不会原谅，肯定会提着刀进去把所有人都砍了。没错，那个社长脾气这么暴，一定就是他了。社长以前是任侠，他也有那个身手。

而且阿染还生了孩子，那可是社长的孩子啊。换句话说，社长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金森社长向阿染援助了那么多资金，想必也给了不少抚养费。见到一群恶棍可能对自己的孩子出手，那个人肯定不会答应。因为他以前总对手下说，自己是阿染的守护神。

再看大哥，撤回日本时早就忘记了对金森社长的敬意，偶尔想起社长来，也说他是个好色的肥猪，不要脸的守财奴。而且每次大哥喝醉了都会这样说，这话可能就传到了金森社长耳朵里，让他觉得被自己养的狗反咬了一口。

可是，无论我怎么打听，就是找不到金森社长的行踪。我完全不知道他如今在什么地方，过得怎么样。不过他是个守财奴，肯定有大把大把的钱。他已经不在金泽，可能去了大阪或神户，要么便是东京。虽说如此，像我这种落魄的人却没有能力把他找出来。

昌男战死了，到最后都没能回到博多。昌男媳妇被当地的几个恶霸侵犯，还被迫做了酒吧的女侍应。她家开始有二流子出入，每天大吵大闹，砸坏家具。我跟他们干过好几回，整天在巷子里厮打，打得双方浑身是血。我每天揍、每天揍，那是一场血染的自相残杀。最后对方甚至掏出了短刀，我觉得没意思，就逃到了饭塚。

后来我又去煤矿认认真真挖了一段时间的煤，因为我知道怎么挖。每天赚点辛苦钱，好不容易攒到一定数额了，我就对同伴说：大阪可有意思了，跟我一块儿去吧。后来我就到大阪花天酒地，赌博输得身无分文，便又回去挖煤了。

后来因为三井三池纷争，我丢了工作，正好同伴来找，我就一路跑到了北海道。中间还跟酒馆的姑娘混在一起，后来她不喜欢我赌博，结果还是有缘无分，从此单身了一辈子。没老婆，没孩子，也没有房子。

庆尚道那边先后发通知过来告诉我双亲的死讯，我两次都没能回

去，更何况没有路费，也没钱给亲戚买手信。

最近连身体都开始不行了，总要闹点毛病，我觉得这辈子快要走完了。原本开朗的我到末了竟成了一个阴沉沉的老头儿。

想到我人生明暗的分界线——便是一九四五年九月的金泽，盲剑楼的那几天。如果当时大哥没有被杀，那我可能早就成了有钱人，过上了优雅的生活。住好房子，穿上等西服，打高尔夫球，在客厅喝高级洋酒。战争结束后，再也没有对我们施展暴力的日本人，好日子已经快要到了。它就在眼前，只剩下伸手抓住了。

想到这里，我就无法原谅那年秋天杀了大哥的人。虽然现在杀了那个人报仇也换不回大哥，但是我反正就快死了，干脆跟那家伙同归于尽。我的人生从未有过梦想和希望，但是现在有了。这是我在死前产生的强烈的愿望。

如今到了这个岁数，整天只想着死亡，回首这一辈子，让我活到现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恨。

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恨，对日本人的恨，对《国家总动员法》的恨，对战争的恨。如果没有这些，我可能就在半岛的乡间过着贫穷而安稳的生活，走过平凡的一生，还能娶妻生子吧。自从被带到国外，我的人生就彻底被搅乱了。

最后，就是对杀了大哥和同伴的那个人的恨。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恨。

我本来是个开朗的小伙子，喜欢大笑大闹，天真无邪。我还喜欢喝酒，喜欢女人，喜欢为他人尽心尽力。我本是这么一个善良的人，这个国家却无情地迫使我学会了无比阴暗的、血和暴力的感性，还教会我，所谓人生就是压迫他人，令自己绝望，带着恨活下去。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回过神来，自己却沦为了一个人渣。

我这辈子身在异国他乡，碌碌无为地度过了毫无意义的人生，但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我也能够成功。如果没有那件事，我便能在日本这个地方出人头地，绝对能成为有钱人。我从小就被人那样虐待，这是我理所当然的权利。如果能这样，那我的人生便多少有了些意义。

结果那天晚上，一切都被轻而易举地斩断了。那可是我即将抓住的美好人生啊。

我越来越无法原谅，在人生的最后，我开始想杀了那个人，为这辈子算个总账。

这个想法渐渐成了我的信念，我已经无比坚定，谁也无法阻止我。如果不这样，那我的人生就太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绑架了你们家姑娘，绑架了赖子的女儿、艳子的孙女、阿染和金森的曾孙女。

我跟孩子没有仇，只要你们不做奇怪的举动，我就不会对她怎样。我要你们这些女人把金森社长找出来，带到我这里。让他跟我决一胜负。

我有一把大刀，你们让金森社长也带一把大刀来，我们决斗。

决斗的地点就是我们相遇的那个地方。

不决斗也可以，让我杀了他就行。然后我就去上吊。

我可说好了，你们给钱也换不回孩子，现在钱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我都快死了，要钱干什么。

要是你们报警，我就把孩子掐死，然后消失。那有什么办法，是你们不好。

我知道你家那台黑电话的号码，做好准备后给我的传呼机发消息，然后我就回电话。

号码是070-9994-××××。

6

读完笔记本上的内容，吉敷抬起头，看到了艳子憔悴的脸。她女儿赖子也在旁边惴惴不安地坐着。

如此一来，他就大致了解了事情概要。所幸，这件事果然跟那幅画有关。

“喝茶吧。”

后方传来声音，桌上多了三个茶杯。这里是东花街尽头、通子的店铺，店里有个小小的会客区，吉敷他们正坐在其中。

“金森修太啊……”

吉敷喃喃着这个名字。

“是的。”

艳子说。

通子略显犹豫地来到吉敷旁边坐下。店里没有其他客人。

其实吉敷想说原来闯进艳子她们被囚禁的房间，救了所有艺伎的剑客是金森，不过艳子似乎误解了他的话。

“看来……我生父……应该是这位金森社长了。”艳子说，“我现在才知道。”

她用沙哑的声音继续道：

“在得到这个笔记本，读到里面的内容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

吉敷点点头，旁边的通子也无声地点点头。

“我吓了一大跳。”

“阿染夫人一次都没提起过？”

吉敷问。

艳子摇摇头。

“我一次都没听母亲对我说起过。”

“外婆一直瞒着这件事啊。”

赖子小声对母亲说。她母亲沉默地点点头。

“这位金森社长后来有下落吗？”

艳子又摇摇头。

“一直没听说过，所以我不知道。”

“那就有点奇怪了。他在金泽做了那么大的事业，还经常到东花街来，应该是当地的名人。”

吉敷说。

“是的，所以我想，他战后应该离开了金泽。如果在金泽，我肯定会听到一些传闻。”

“看来有必要找找这位先生的行踪啊。”吉敷说道。

既然要找他处理这件事，那么他迟早要知道事情原委，至于是否答应，那便是其次了。

“您知道金泽有什么人在战前跟那位先生很熟吗？”

“战前啊……不太清楚。也不知道这位金森先生是否还在世。”

“现在他大约几岁？”

“应该比母亲大，大约有九十岁了吧……”

“是否有人可能知道他的消息，或是跟他有过来往？”

“我昨天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后来想到了一个人。我记得以前听别人提起过，小野家议员跟金泽先生在楼里共饮过几次。”

“他是金泽人吗？”

“好像是……”

“他住哪里？”

“我不知道，但应该能查出来吧。”

“去金泽市政府查？”

“对，那边应该还留着名册……”

“他们两人关系很好吗？”

“我也不知道，只记得两人认识……”

吉敷点点头，决定切入核心。

“艳子女士。”

“嗯？”

“一九四五年九月，闯进房间解救你们的剑客，他有可能是金森修太吗？”

艳子闻言低下了头。

“这个真的……不知道……”

“你见过他吗？”

“见过……不过是远远看到他坐在房间里……”

“你有他的照片吗？”

“有。”

艳子无力地点点头。

“昨晚我读了这本笔记，便在母亲留下的遗物中仔细寻找，从一本旧相册中找到了一张。”

说完，她从怀里抽出对折的厚纸，将夹在里面的发黄的旧照片摆在了桌上。

“就是这张。”

吉敷连忙凑近去看。

他第一个感想是很意外。那人长着一张方脸，眉毛浓黑，眼睛比较小，一副顽固的模样，看着并不像暴力团伙的老大。

“是他吗？”吉敷问，“他跟您画的剑士一点都不像啊。”

“是的。”艳子说完，接着肯定道，“面容完全不一样。”

这人长相并不差，属于那种意志坚强，内心埋藏着暴力冲动的，充满男子气概的脸。有的人甚至会感觉他很有魅力。只不过，他跟画上那位俊美的剑士实在差太多了。

“如果化妆……”

艳子说。

“就能变成那幅画一样吗？”

吉敷问。

“应该不会。”

艳子摇摇头。

“因为脸型很不一样啊。”

吉敷说完，艳子赞同了一声。

“那位剑客是不是背着婴儿？因为画上也……”

“是，背着婴儿。”

“那孩子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

“不知道……我也一点头绪都……”

“是嘛。但不管怎么说，先找找这位先生的下落吧。我最好不要在明面上行事，还请你给市政府打个电话问问，可以吗？如果能在电话里打听到最好，不行就上门去问吧。”

“好。”

艳子说。

“假设这个凶手带着希美躲藏在金泽或周边地区，那不外乎待在酒店、旅馆、木钱宿[5]或是出租屋里。只要把这些都走访一遍，应该很容易查到带着三岁小孩的男人，因为孩子比较容易引人注目。要是找石川县警协助，行动力也能大增。”

“请您不要这样。”艳子立刻说道。

吉敷看向她，还瞥到了赖子恳求的目光。

“他说，一旦得知我们惊动了警察，就会杀死希美离开。我认为这个人完全做得出来。”

赖子说完，吉敷也点点头。因为他也有同感。

“他不是要钱，所以我感觉只要不惊动警察，他就不会杀了孩子。”

孩子母亲赖子这样说道，吉敷又点点头。

“我一个人去找，行动力太差了。”吉敷说，“而且他可能住在朋友或熟人家里，那就很难发现了。就算让警察出动，也可能会失败。”

“是，所以——”

赖子说。

“只不过，凶手如果使用手机进行联络，我们可以马上联系基站局，锁定凶手百米之内的范围。”

“可是，如果他那时带着希美……”

孩子母亲说。

“可能会把孩子掐死，或是当成人质。”

通子说完，吉敷点点头。

“知道了，那就按照你们说的办吧。还有一点，写了这些内容并送过来的那个凶手……”

“嗯。”

艳子应了一声。

“他是一九四五年秋天袭击并占领盲剑楼的其中一员吗？”

“是的。”

“他说自己年纪最小，经常被派去看门，所以捡了一条命。”

“是的。”

“您对他有印象吗？”

“隐隐约约……”

“记得他的长相吗？”

“不。”

艳子摇头。

“不太记得了。”

“那声音和性格呢？”

“真的只是隐隐约约……”

“年龄呢？”

“当时应该只有十几岁，恐怕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出生的……”

“那他现在应该七十多岁了。”

吉敷喃喃道。

“是的。”

“这人在事发之后马上逃走了？”

“是的，母亲说你快跑，不然也要被杀了。他从厨房跑到二楼现场，看见所有人都被杀了，吓了一大跳，马上就跑了。”

“后来他有消息吗？跟楼里联系过吗……”

艳子摇摇头。

“后来就杳无音讯。母亲也从未提起过他。”

“那个人并不凶狠吧？”

“是的，看起来有点老实。不过可能是因为其他人太残暴了，对比之下才有那种印象。”

“死了那么多人，当时现场是怎么处理的？”

“当时有两个年纪比较大的艺伎跑去报警了……”

“嗯，那警察来了吗？”

“是的，但是我被要求留在屋里，于是我就钻进被窝睡了。当时还小，吓得发起了高烧，躺了好几天。”

“嗯，当时你们把这件事告诉金森先生了吗？”

“应该没有，但我不是很清楚。”

“战后金森先生到楼里来过吗？”

“没有，战后应该一次都没来。我不记得他来过，母亲没提起过，我也没见到过。”

“嗯……”

“所以我猜，他可能已经不在金泽了。”

“搬到别处去了？”

“是。”

“为什么要搬呢？”

“不知道。”

“找到小野家先生问问，应该就知道了。”

“是。”

“没时间了，现在就给市政府打电话吧？”

吉敷说完，艳子和赖子就站起来上了二楼。

“请打我手机把结果告诉我。”吉敷说道。

凶手可能在外面监视这座房子，他可不想四处走动被人察觉。艳子她们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两人停下脚步，朝他点了点头。

现在最好保持低调，于是吉敷决定不离开通子的店铺。他喝着通子泡的茶，在座位上等待结果。

店里来了客人，通子起身去接待了。

她一直独自经营着这家店铺。雪子在这里时，也因为要准备考试，不允许她到店里帮忙。店铺很小，一个人也能看得过来，不过在旅行旺季，通子还是会招兼职女生来帮忙。

“赖子有点社交恐惧症，不适应大城市。真让人担心啊。”

客人离开后，通子对他说。

“是吗，那可有点糟糕啊。”

“好像还有点抑郁症，真希望她不要突然倒下了。”

吉敷点点头。

“关于赖子……”他开问道。

“嗯？”

通子说。

“她先生呢，怎么没看见？”

通子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太想八卦别人的事情。”

“嗯？”

“他们关系不好，正在分居。”

吉敷听完也沉默了片刻。

“分居不一定代表关系不好。”

“可是他们没有分居的理由啊。她先生也在金泽，为什么要分开住呢？赖子住过去不就好了？可是，赖子就是不愿意离开这里。”

“她先生是干什么的？”

“公司白领，在运输公司做文员。”

“你直接听她说过两人关系不好吗？”

“她没有明确说过，但是我能猜到，因为都认识这么久了。二楼还兼作艳子姐的画室，所以需要很大的空间，好在远处看效果。剩下的地方让一对带孩子的夫妻来住，实在是有点小。然而赖子就是不离开这里，结果她先生就走了。”

“孩子的事告诉他了吗？”

“不知道，应该会告诉吧。”

“你知道她先生的住址吗？”

“你要去见他？”

“嗯，我不认为他跟绑架有关，但他或许能帮上忙。”

“他工作的地方叫加越运输，在车站北边的西念町绿地旁边。住址离得很近，就是公司旁边的公寓，但具体地址我不知道。”

吉敷拿出记事本记了下来。就在此时，电话响了。

通子接起电话，很快便把听筒递给吉敷。

“是艳子姐。”

吉敷接过电话。

“市政府那边果然留了名册，还把地址告诉我了。”艳子说，“小野家先生的夫人已经去世，他本人目前住在内滩町的高级老人公寓里。我把地址报给您吧？”

“请说吧。”

吉敷准备好记事本，写下了艳子报的地址。

“那是个可以看到大海的、特别高级的老人公寓。看来那位先生过得很好呢。”

“我马上过去。”吉敷说，“现在过去应该还没到晚饭时间，不会打扰到他。”

“是吗，真是麻烦您了。不如我们一起去吧？”

“我一个人去最好，比较不起眼，也方便行动。对了，赖子小姐把孩子的事情告诉她先生了吗？”

“是的……”

不知为何，艳子的语气有点踌躇。

“应该告诉了。”

“我准备去完老人公寓就到他家去谈谈，因为方向一致。”

吉敷拿出了金泽的简易地图。

“啊，好的。”

“能把她先生的住址也告诉我吗？”

吉敷问完，抄下了地址。

“姓名是？”

“田畑勉。”

“知道了。”

吉敷把姓名记下来，却发现艳子沉默了片刻，似乎欲言又止。

“勉先生可能对我们印象不太好，因为发生过很多事。”

“他的手机号码是？”

“这我不知道，好像最近换了。”

7

吉敷走出通子的听香茶屋，缓缓关上木格子拉门。木条之间透出了继续看店的通子的身影。通子也在看他，还挥了挥手。游廓就是一条遍布着这种细密木格门的街道。

吉敷避开人多的地方，沿着小路走到浅野川岸边。太阳位置还很高，宽而浅的河水在阳光照射下泛着粼粼波光。水流被河底的石头扰

乱，让波光碎成一片片光斑。

河这头的行道树已经冒出了红叶，在清风中微微摇曳，很有几分风情。艳子在三四郎池边对他说过金泽正是赏叶的时节，还邀请他过来，只是现在外孙女遇到了这样的事，她也顾不上赏叶了。

吉敷没走人多的浅野川大桥，而是在河边左拐，朝上游走去，从梅之桥过了河。相传这是过去常到游廓玩耍的风流人士才田幸次郎为了与相熟的艺伎一起来吹河风，专门建造的木桥。

吉敷来到桥中段，靠着扶手看向下游。左右是石墙，前方是石砌的浅野川大桥，左侧是桥场町的绿地，里面有座江户风格的木塔。视野中一时间没有了行人的身影，散发着浓浓的金泽气息。

他走到另一头，穿过小路来到大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窗外能看到加贺百万石的城下町风景。到内滩无须离开城边，车顺着大路拐几个弯，穿过闹市区驶向车站。

途中，出租车开过了一片有许多老店铺的地方，吉敷很喜欢这一带的风景。古朴的黑瓦下悬挂着貌似江户时期的旧招牌。有的屋檐重叠了三层，应该是三层小楼的设计。这便是加贺商铺的形制吧。

来到车站附近，车没有驶向站台楼，而是从右侧穿了过去。一条条轨道凌空跨越，出租车穿过高架来到了车站北部。这边的江户风情稍微淡薄一些。旅人心中的古都金泽，应该就是站南的浅野川流域、茶屋街一带，还有西花街、香林坊和城池周边吧。

站北有一些新的建筑物，然后也渐渐消失，变成了工业区之类略显单调、随处可见的平民景观。

吉敷看腻了风景，开始思考这次的事件。他并非第一次遇到这种事，看来跟战前和战中的纠葛关系很深。对异乡人的歧视、虐待，以及因此而生的反抗，性别上的反向歧视——这便是事件根基处埋藏的人类的愚蠢。它像锅底灰一样紧紧附着，污染了平静的生活，还影响到相关人士的子孙。

吉敷想了一会儿，感觉快到海边了。周围的建筑渐渐稀疏，连风都好像有些不一样了。

片刻之后，眼前豁然现出一片大海，接着是连绵的沙丘，开始有点海水浴场的感觉了。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海平线。出租车沿着沙丘旁的公路一路行驶，来到一座气派的公寓门前停了下来。

到了吗？吉敷抬起头，从那些窗户里应该能看见大海吧。他查看了地图，发现周边有骑术俱乐部和高尔夫球场的绿地，想来这便是成功者安享晚年的环境吧。

他忍不住想起凶手在笔记本上记录的生涯。两者巨大的落差让他不禁有些沮丧。

吉敷事先没有预约，但好像没什么问题，因为这里可以自由访问居住者。他在前台报上身份和来意，工作人员帮他拨打了房间电话。可是无人接听。于是前台又到另一头的大厅看了一眼，发现小野家老人就在那里，便告诉吉敷就是那位。吉敷道了谢，踩着柔软的地毯朝他走过去。

靠近一看，老人似乎有九十岁了。吉敷很庆幸他还在世。如果这个人不知道金森的行踪，或是已经去世，那他的线索就断了。

吉敷来到老人身边，拿出身份证明，告诉他自己是东京警视厅的吉敷，对方立刻露出了警惕的目光。这也难怪，他已经见惯了。

老人眼窝深陷，鼻梁高挺，皱纹深邃。有的人老了就会体现出白人的面貌特征，他也是其中之一。

“这件事还请您保密一段时间，我来是为了调查一个案子。”

吉敷先来了一句开场白，然后递给他一张写有手机号码的名片。

“请问您还记得东花街那个叫盲剑楼的艺伎屋吗？”

老人想了想，很快点点头。

“我当然记得。”

他说着，示意吉敷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吉敷说了声谢谢，坐了下来。

“盲剑……楼？”

小野家老人催促他往下说。

“那请问您还记得女将阿染的女儿艳子吗？”

“嗯……算是记得吧。”

他用沙哑的老人嗓音说。

“她孙女被绑架了。”

老人惊讶地张开口，却没有出声。

“一九四五年秋天，有几个人袭击并占领了盲剑楼，您还记得这件事吗？”

“怎么又提起这么久以前的事了。”

老人说着，又一次陷入回忆，然后点点头。

“嗯，的确有过这么一件事。”

于是，吉敷慢慢把这次事件的概要告诉了老人。

“这可真是因果循环啊。”听完长长的故事，老人无奈地说，“你这故事讲的不是过去和现在的纠葛嘛。因果循环固然让人感叹，但是你找我想问什么？”

“战前，金泽似乎有个叫金森金融的组织，我想问的就是那里的金森修太。”

“金森修太……”

他闭上眼想了想。

“啊，对，的确有这么个人。”

“是的，我听说您跟他在盲剑楼一起喝过酒。”

吉敷说。

老人似乎不太想回答他这个问题。对当地的名士来说，可能不太愿意说起自己去花街玩耍的过去。想到这里，吉敷决定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

“他是盲剑楼阿染的客人，也是艳子的父亲。可是，金森先生在战后一次都没去过盲剑楼。”

老人一言不发地点了好几下头，最后才缓缓开口。

“没错，因为他已经不在金泽了。”

“请问他去了哪里？”

“我听说是大阪。”

“大阪？”

“没错。”

“为什么？”

老人又沉默片刻，突然说道：“我马上要吃晚饭了。”

“啊？”

吉敷吃了一惊，手表显示现在才四点。

“现在才四点啊。”

“我吃饭早，因为睡觉早。晚上我要喝酒，太晚吃饭容易反酸。边吃边说吧？”

“好，如果您方便的话。”

“你也吃吗？”

“不，现在还有点早，我不饿。”

吉敷说。

这里的食堂很气派，桌椅都是厚重的实木，窗前挂着厚实的窗帘。墙上的摆钟也是实木制成，非常大气。整个环境有点儿像高级酒店。

工作人员为小野家老人端上来的晚餐亦十分豪华。有螃蟹，有刺身，还有海草色拉。

“如何，要来点吗？”

老人问了一句，吉敷婉拒了，只要了一杯红茶。

“金泽好就好在秋天也能吃到螃蟹啊。”

小野家说。

“那么，请问金森先生……”

“哦，对了对了。”老人说，“我跟他不是很熟，完全没有私交。警部先生，你来找我算是找错人了吧。”

“是吗？”

吉敷说。

“不过这件事都过去这么久了，可能也没几个人还活着。事到如今，恐怕只有我了。战前战中，那人算是这一带的大名人，他性格有点奇怪，导致他的传闻不绝于耳。过去就是存在这种让人惊讶的人，可能受到了时代阴郁气氛的影响吧。”

“那位先生不是以金泽为大本营做起了很大的生意吗，请问他后来为何要离开？”

老人享用着豪华的餐点，说出来的话却异常惊人。

“他啊，把夫人给打死了。”

吉敷倒抽了一口气。

“因为那个人喜欢寻花问柳，跟家里夫人闹了不少矛盾。他太喜欢玩女人了，加之不往家里拿多少钱，于是夫人跟他吵架，被他狠狠揍了一顿，还从二楼台阶推下去了。”

吉敷无声地点点头。

“夫人这么就死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当时还在打仗，后来处理结果是脑出血致死，草草下了葬。那个时代连像样的警察都没有几个，这件事最后无疾而终了。”

“嗯……”

吉敷沉吟道。

“那个金森金融啊，说白了就是黑道操纵的高利贷公司。可是打

仗的时候，除了他和二把手，手下全都被征兵了，公司也就变成空转状态。金森干脆把店关了，换了一笔钱，逃到大阪投靠朋友去了。”

“请问知道他去了大阪什么地方？”

“我听说是生野区，没记错的话，就在鹤桥站附近。他在那边又搞起了高利贷生意，然后定居下来。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

“后来，他跟金泽，尤其是盲剑楼的阿染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吗？”

“那肯定了。我听说他在大阪也干得很是起劲，可能顾不上这边了。我猜啊，他已经完全断了金泽这边的联系，毕竟他夫人出了那样的事。”

吉敷听完陷入了沉思。如果他是那种人，的确有可能闯进楼去把恶棍全部斩杀。可是他早已远离金泽，而且断了联系，应该收不到盲剑楼的消息才对。

“请问金森先生还在世，并且住在大阪吗？”

“这我可不知道，因为从某个时候起，就再也没他的消息了。”

“大约是什么时候？”

“东京奥运 [6] 那阵子。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请问您知道有什么人熟悉大阪时代的金森先生吗？”

“这些消息我都是听在大阪当议员的谷村先生说的。他老家在这一带，金森应该也是去投靠了这个谷村。”

“谷村先生现在……”

“死了。不过他有个儿子，在天王寺经营一家叫作谷村建设的工程公司。”

“您知道地址吗？”

“地址不知道，但听说在天王寺车站前，应该一看就能找到。”

“他叫什么？”

“这我也不知道。”

“明白了，谢谢您。”

吉敷说着，心想他能提供的信息可能只有这些了。

“你说那个绑架怎么回事？凶手提出要钱了？”

“并没有。他要求孩子家人找到一九四五年斩杀了他同伴的人，并带到他面前。于是我就在找金森先生。”

“凶手觉得是金森？”

老人问道，吉敷点点头。

“金森的确会干出那种事……可是现在已经寻摸不到他的音讯了吧。你要去大阪？”

吉敷犹豫了片刻，然后点点头。没办法，如果想找到金森，可能真的要去大阪。这件事光用电话应该无法解决。

“您知道加越运输吗？我接下来准备到那边去。这附近能叫到出租车吗？”

“你要去加越运输的话，最好坐内滩线。在上诸江站下车，很快就到了。”

小野家老人告诉他。

“内滩线。”

“这附近有个内滩站，可以一直坐到金泽站，上诸江就在金泽前面一点。”

“谢谢您。”

说完，吉敷又想起一个问题。

“金森金融以前在什么位置？”

“卯辰八幡社的台阶底下，走到参道尽头右转，就在那附近。”

“现在已经没了吗？”

“现在变成卯辰酒造的酒窖和仓库了。”

“这样啊，谢谢您。”

8

吉敷乘上了内滩线。这条线路正式名称是北铁浅野川线，全线很短，列车只有两节车厢。车开出去时，窗外的日本海已经被西斜的残阳染红了。虽然夕阳被建筑物挡住看不见，但能感觉到那种气息。

列车经过一道狭窄水路上的铁桥，在蚊爪、北间这些小站停了车，一路缓缓南下，很快左手边又出现了浅野川，开始沿河行驶。

环视车厢内部，乘客很少。这只是一条往返于金泽站与海边的、玩具一般的小线路，而金泽市民刻意把它保留下来了。这条线路比东京的都电荒川线和井之头线还短。富山也有类似的城市电车线路，不过那边的更现代化，路线也更长。这段路途短暂得让吉敷忍不住喃喃自语，坐出租车不就好了，真是金泽特色。

他按照老人的指引在上诸江下了车。这是个无人值守车站，差不多是都电荒川线车站的放大版，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没有别的乘客下车，整个站就吉敷一个人。他走下崭新的石阶，前方是停车场，穿过去就是住宅区。

进入住宅区，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只能靠路灯照明，但他没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田畑勉的公寓。有个二楼房间到了晚上还没收走阳台晾晒的衣服，他猜测可能是那里，进去一看，果然没错。

可是，他明明看见阳台那头透出了淡淡的灯光，却怎么按门铃都无人应答。他又转了转门把手，是锁着的。难道人不在家？

吉敷不想就这样回去，决定到加越运输那边看一眼。他虽不了解田畑的为人，但那说不定是个认真勤奋的人，正在公司加班。

很快，他也找到了加越运输，因为就在大路边上。穿过停满卡车的停车场走进办公室，他发现空荡荡的房间深处亮着一盏灯，一名青年正在灯下加班。吉敷走过去亮出身份证明，说他来找田畑勉先生。

“他已经下班了。”

“我去他公寓看了，不在家。”

“哦，那应该在‘葫芦’了。”

“葫芦？”

“是酒馆，他经常去那里。”

吉敷问了地点，青年提出带他到外面说。

两人走在停车场的卡车之间，青年问：

“出什么事了吗？”

“对，不过现在是机密调查，请您理解。”吉敷说，“也麻烦您不要对周围的人提起这件事。因为人命关天，能请您配合吗？”

“我知道了。那个，田畑跟这个……”

“哦，没有关系。”

吉敷马上回答。

两人来到了路旁。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在那块某某借贷的招牌处右拐，再继续往前走，就能看见写着‘葫芦’的灯笼。在右手边。他不一定在，但我猜测八成是在。”

他告诉吉敷。

“您知道田畑先生的手机号码吗？”

吉敷问。

“知道是知道……”

他有点犹豫，不知该不该交出来。

“是多少？”

吉敷并不理会，大咧咧地问道。

他记下号码，道了谢，然后向前走去。

来到“葫芦”，吉敷拉开门，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对他说了声欢迎光临。走进去一看，那小姑娘并非特别漂亮，但体形圆润，相貌可爱。

厨房还有个弓着背的身影，看上去像是姑娘的母亲。

店里很小，只有一个年轻男客，喝醉了酒显得有些不稳，随时都要从高脚凳上滑落下来，让人很是担心。吉敷连忙走了过去。

“田畑勉先生？”

他问了一句，红脸男人惊讶地瞪大眼睛，不过好在，他重新坐直了身子。

“你是谁？”

看这个样子，他显然就是赖子的丈夫。

“欢迎光临。”

耳边响起声音，小姑娘已经走了过来。那声音之所以凑得那么近，是因为店里正在用大音量播放歌谣曲。

“一杯生啤。”

他说完，意识到自己还饿着肚子，便问：

“这里有炒面吗？”

他看到田畑面前就摆着一碟吃剩的炒面，便点了同样的东西，随后，他坐在男人面前。

“干啥啊，突然冒出来。”

田畑用烂醉之人特有的大舌头腔调问道。现在还这么早，刚下班就醉成这样，让吉敷不禁想到了艳子和赖子的脸。

“谁准你坐那儿了？”

他又大声说。

“你只要听了我的话，就会让我坐了。”吉敷说道。

男人不屑地哼了一声。

“我说，你最好别太闹腾。”

吉敷凑过去，压低了声音。

“我是干这个的。”

他趁里屋的母女转开视线的空当，掏出警官证凑到田畑鼻尖上，随即收了起来。田畑几乎没有看。

“要是你不想被人说三道四，就给我小点声。要不我们到你家里去聊也行。”

“我不想回去！”

田畑突然喊了一声。由于他的音量比刚才更大了，吉敷有些犹豫还要不要说下去。于是，他沉默着，等人把啤酒和炒面端上来。

啤酒来了，他拿起杯子，往田畑喝了一半的杯子上碰了一下。田畑没有拿起酒杯。

“警察？”

他问道，吉敷点点头。

“对，我不是来找你喝酒享乐的。你夫人赖子女士……”

刚说到这里，田畑突然高举双手，大喊：

“她才不是我夫人！”

接着，他用仿佛要压过歌谣曲的音量，大声说道：

“赖子和丈母娘都是外人！我跟她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都分手了！”

这句话又有点像是对店里的小姑娘说的。

“你要跟赖子女士分手吗？”

吉敷安静地确认了一句。

“对，我都拿了离婚申请。”

“是吗，为什么？”吉敷问，“她们好像都是性格温和的好人啊。”

“那只是表面功夫。”

“哦？”

“跟我没关系。那对母子是双生儿，轮不到我插足。一天到晚抱怨我，啰啰唆唆烦死了。无论她们聊什么，我都插不进嘴。既然如此，干脆她们两个过得了，难道不是吗？”

“是吗？”

吉敷疑问道。

“如果老公嗜酒成性，那倒是可以理解。”

因为压低了声音，吉敷以为他听不见。

“我是分居之后才开始喝酒的。”

田畑这样说，看来是听见了。

“是吗？”

他这样说着，心里却认为不是这个问题。酒品变差意味着精神不稳定，就算不喝酒，一个人也能看出配偶身上存在这种问题。酒只不过让那种问题更加凸显了而已。

“你仔细听，我有重要的事对你说。”吉敷说，“虽然我想在你喝酒前说这件事。”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吧。”

“嗯，反正不是什么值得干杯的事。”

“那我不想听！我没有重要的事，我不想听！”

“别这么说，仔细听着。这对你很重要。”

“不要！”

他大叫一声，捂住了耳朵。

“不要听了！我受够了！”

他这样肯定听不见别人说话，于是吉敷耐心等待着。可他迟迟不放下手，吉敷便想凑过去硬把他的手拽开，就在那时，炒面上来了。吉敷决定先把晚饭解决掉。

他掰开一次性筷子吃起了炒面，只见那个紧闭双眼的青年缓缓放下了捂着耳朵的手。随后，他又拿起啤酒喝了一口，无力地倚靠在墙壁上。

“喝啤酒能醉成这样？”吉敷边吃边问。

“烧酒。”

他喃喃道。

“哦。”

吉敷点点头，继续吃。

酱汁炒面味道不错，他想起了小野家老人的餐桌。虽然食材的档次天差地别，但他并没有感到羡慕。他觉得自己只要有炒面和猪排饭就够了，向来如此。

“真好吃。”

他不自觉地说。

“对吧？这里其实味道很不错。”

听了田畑的回应，吉敷觉得他也有几分可爱之处。

一段沉默过后，田畑开口道：“你要说啥？”

“怎么，你要听吗？”

吉敷惊讶地说。

“你不是来逮捕我的吧？”田畑说，“是丈母娘请你来的？”

“嗯。”吉敷说，“你很担心吗？”

“嗯。”

“那就改改这个生活态度。”

“我才不要。”

“要是你每天从傍晚开始，天天喝成这样，那我倒是真想把你铐走。”

“开什么玩笑！我又没犯罪！”

田畑大叫一声，从椅子上滑了下去，发出了挺大的动静。他掉下去时挥动着双手挣扎了一会儿，可吉敷不想理他，便吃着炒面冷眼旁观。

等田畑从地上爬起来，吉敷已经吃完了。他用纸巾擦擦嘴，又喝了一口啤酒。

“你是怎么长大的？”

吉敷问了一句。

“我？我家庭条件可好了，甚至能到处炫耀。算是个大少爷。”

“我猜也是。”

“你要说什么？”

“你女儿希美被绑架了。”

“啊？”

田畑瞪大了眼睛。

“你夫人没联系你？”

“我换了手机号，她打到公司去我也不接。”

“哦，那难怪。凶手扬言要是报警就杀了孩子然后逃走。请你不要把我来找你的事，还有绑架的事告诉公司同事或朋友熟人。”

“那跟我没关系。”

田畑突然说。

“啊？”

“那根本不是我孩子，是那对母女的孩子。”

“哦？”

“而且长得也不像我，那真的是我孩子吗？”

吉敷没有回答。

“游廓出来的人就是不一般，我听说孩子曾祖母也是个怪人。那些人长得好看，就是不让外人靠近。”

“是吗？”

“反正她们只把男人当成种马，随便什么人都行，等有了孩子就跟你说拜拜。她们完完全全在小看我。那种人，跟谁结婚都不可能顺利。”

田畑煞有介事地说。

“这是廓里的规矩。”

吉敷不以为然。他听说艳子的母亲不认同游廓的习惯，希望女儿艳子能够像普通人一样结婚生活。然而艳子丈夫早逝，一直守寡。孙女赖子的丈夫又是这个调性。

为何会变成这样？难道这与花街的血统真的有某种关系吗？吉敷思索道。现在，阿染的曾孙女又被绑架。她对平凡生活的追求，直到现在都迟迟无法实现。

“你知道一九四五年发生的占领盲剑楼事件吗？”

吉敷问。

“不知道，那是啥？”

赖子的丈夫一脸讶异。

“孩子被绑架了，你对凶手的要求一点都不感兴趣吗？”

“没兴趣。要钱？要我也没有。孩子外婆没有吗？”

“不对，不是钱。你看过鹰科艳子女士画的《盲剑大人》吗？”

“没看过，没兴趣。”他淡漠地说，“孩子外婆的画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一张都没看过？”

“没看过。”

“凶手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个老人。”

“哦，挺厉害呀，是个大爷？”

“你只想说这些？难道不想拼上性命跟他决斗，把孩子救回来？”

赖子的丈夫哈哈大笑起来。

“你说什么胡话呢，别开玩笑了。这种好事哪能轮到我，这个世道啊，容不下那种装大男人的行为。”

“我知道了。”

“啊？”田畑看着吉敷站起来，问了一句，“你要走了？”

“嗯，我跟你已经没话说了。”

“好冷淡啊。”

“我可不想被你说这话。”

吉敷转身背向赖子的丈夫，走向小姑娘那边结了账，回头一看，田畑勉正红脸看着他。

“快回去吧，晾的衣服要被露水打湿了。”

他留下这句话便出去了，径直朝上诸江车站走。

本来电车班次不多，但他正好赶上了，只要再乘两站便是金泽站。

他想搭出租车回通子的住处，不过多看了一眼时刻表，发现还有去大阪的列车，零点刚过就能到达梅田。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买了票，快步穿过检票口。

电话响起，是通子打来的。

他对通子说了要去大阪找谷村议员的儿子，因为金森修太去大阪投靠过谷村议员。通子吃了一惊，但没说什么。

梅田有胶囊旅馆，吉敷打算去那里对付一宿。

9

吉敷本打算到达大阪后先去天王寺站确认谷村建设的位置，然后再找个旅馆休息，可是他在车上没睡着，实在太累了，就一头钻进车站附近以前住过的胶囊旅馆睡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他在附近拦了车前往天王寺站。为了赶上谷村建设的上班时间，他九点前就到了，只是站在车站门口四处眺望，还是看不见谷村建设的招牌。他觉得可能要费一番功夫，就沿着站前大道走了一会儿，没想到立刻看见了招牌。那块招牌挂在一座细长的楼房中段，看起来不像八层楼都是谷村建设一家公司的地盘。好像只包括一到三层。

吉敷等到绿灯亮起便过了马路，走进公司一楼区域，隔着电梯旁边的玻璃门看到里面正在开早会。穿西装的人和穿工服的人比例约为一比三，会议桌对面站着一个五十几岁的男性，好像正在训话。吉敷猜测那就是社长谷村。他只知道姓氏，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门口有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块写有“前台”的塑料牌。平时这里应该有个小姑娘，但是现在没有人。他看见一群男人中间站着两个女生，想来便是她们了。

吉敷看了一会儿，早会结束了，队列里的人四散离开，楼层变得嘈杂起来。他趁机快步走了进去，挤开员工靠近刚才那个训话的男人。

吉敷在房间一角拦住了快步走动的谷村，面向他问：

“请问您是谷村社长吗？”

吉敷出示了证件，那人顿时僵住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

他的声音里透着一丝胆怯。

“哦，您别误会，我正在处理一起金泽的刑事案件，这次来只是

想找您问些问题。能请您空出三十分钟吗？”

“你从哪打听到这里的？”

“金泽一位叫小野家的先生，他以前是议员。据说跟令尊关系不错。”

“哦，小野家先生啊。”他说，“好的，希望我能帮上忙吧。三十分钟完全没问题，请到这边来。”

说着，他指向写有会客间的磨砂玻璃门。

“请坐。”

谷村打开门，右手示意屋里的沙发。

“我叫人倒茶来。”

“啊，您不必麻烦了，我一会儿就走。”

吉敷客气了一句，谷村还是让门外的小姑娘去泡茶了。

“您要问什么呢？”谷村快步走回来，问了一句，“金泽那边出什么事了？”

“实在不好意思，这是机密调查，请您理解。”吉敷说，“我想询问令尊生前与之来往过的、金泽出身的金融业者金森修太先生的事情。”

“金森先生？”

不知为何，谷村发出了尖厉的声音。

“您记得他吗？”

吉敷问。

“嗯，记得是记得……但是你说有过来往，老爸可能会不答应啊。”

谷村苦笑着回答。

“您的意思是？”

只见他的笑容更苦涩了。

“我也只是记得一些小时候的事情。老实说，金森先生这个人吧，实在太乱来了。”

“乱来？”

“是的。这么说吧，他一说就动手，性子暴躁，嘴巴不干净，酒品差，到处拈花惹草，总之坏事做尽，周围的人唯恐避之不及。恐怕大阪没有一个人会主动说是他的朋友。”

“那么，他是个黑帮分子？”

“黑帮是肯定的，只不过没有形成金森组这样的组织。至少在大阪没有。”

“但是他会拔刀乱砍吗？”

“嗯，我猜但凡有把刀，他就会干出这种事吧。但我还真没听说过他拿刀砍人，就是拳打脚踢而已。这位大叔体格健壮，身手很好，若是在全盛期，恐怕年轻人都很难胜过他吧。因为他很有魄力。”

“他在这边放贷吗？”

“没错，在鹤桥站附近。战争刚结束不久，那一带成了流民聚居地，有很多外国人。”

“他搞的是金森金融……”

“不，没有搞那样的招牌，就是靠口碑做生意。不过我听说他在这边搞的借贷生意并不顺利。那倒也是，因为时期不凑巧啊，战后那段时间太混乱了。当时到处都兴起了黑市，谁都做不成什么正经生意，而且我听说，那位金森大叔也被人骗了，好像是手下的人拿了他的钱跑了。”

“哦？”

“他怀疑底下有同谋，把一群手下揍得半死，金森自己也受了重伤，浑身是血地住了好几次院。等他出院后，就开起了豆腐店。”

“豆腐店？”

“对，因为手下都跑了，他就老老实实地卖了一段时间豆腐，一边做高利贷，一边沿街叫卖。”

“哦？”

“夏天还做冰棍，我记得自己吃到过。那个大叔其实挺喜欢小孩子的。”

“嗯。”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女人这方面又惹出了大问题。他不知从哪娶了个媳妇一起生活，等媳妇年老色衰了，又不知从哪找了个年轻的情人，让她住在隔壁的营房楼里，跟她一起生活。可是他媳妇就在隔壁啊，两个女人就吵起来了，听说最后还打成一团。”

“哦。”

“后来他再也受不了那两个女人，便在不知哪里的酒馆里骗来一个小姑娘，说要娶她当媳妇，两个人又在一起生活了。那女人有个孩子，孩子也整天跑来跑去，调皮捣蛋。”

“他没有自己的孩子吗？”

“有，他老婆生了个女儿，不过那姑娘不到二十岁就跳轨自杀了。”

“自杀？”

“是的，可能对自己的老爹绝望了吧。而且又是亲生女儿，总归是逃脱不了。那个带孩子的情人也生了孩子，但是因为生病早夭了。每次孩子死去，那大叔都大发雷霆，房子打烂，玻璃打碎，闹得可大了。”

“真是越听越惨啊。”吉敷说道。

如此一来，他还在世的孩子就只剩下艳子了吗？

“就是啊，真是太惨了。不过那块儿毕竟是贫民窟，恐怕也不稀奇吧，而且他老婆后来也死了。”

“死了？”

“对，脑梗死。她辛苦了一辈子，最后就这么死了。金森大叔总打她脑袋，可能因为那个吧，大家都这么说。”

吉敷叹了口气。

“于是他就成了孤家寡人。”

“没错，因为谁都不愿意搭理他，他就被孤立了。”

“也难怪啊。”

“我老爸那时也已经跟他保持距离了，实在来往不下去。他还时常叮嘱我，千万不要靠近那个疯老爷子。”

“哦。”

“后来他跟黑帮也闹掰了，又被人盯上，好几次差点儿没了命，要是他还活着那真是稀奇了。”

片刻的沉默。

“不过那时候还有点军国的氛围，人们整天喊打喊杀。只能说那个大叔不幸生在了那个时代，再加上一直怀有在日本被歧视的怨恨。”

“金森先生是打仗时来到大阪的吗？”

吉敷提出了核心问题。

“我是这么听说的。当时老爸属于那片地区的长老级人物，金森大叔就到大阪来投靠他了。老爸说他在金泽闹了点事，结果待不下去了。”

“令尊提到具体什么事了吗？”

“他没对我说。不过瞧大叔那个样子，我也能猜到……”

这时，有人打开会客室的门，把茶端了进来。放下茶水的空隙，对话中断了一会儿。

“你知道他为什么到大阪来吗？”

社长问了一句，等女员工离开后，吉敷回答道：

“金泽那边有传闻，说是因为夫人死了，而且根源在于金森先生的暴力。”

“啊，果然如此。”

谷村社长说。

“他平时表现出过惦记金泽的样子吗？”

“谁？金森大叔？没有，他绝口不提那边的事，还说已经跟金泽断了联系。”谷村喝着茶说。

“他没回去过吗？”

“金泽？”

“对。”

“应该一次都没回去过，感觉他特别忌讳那个地方。”

“他在一九四五年，也就是大战结束那年九月，有没有短暂返回过金泽？”

“啊，没有。”谷村马上回答，“一九四五年是最动荡的时期，那时他还跟我老爸合伙搞些奇怪的营生，好像是往黑市倒卖物资吧，还赚了一大笔钱，两个人都赚红了眼。那是个只要胆大就能发财的时代，大叔肯定不会放过机会。他根本顾不上想念金泽吧，更别说回去了。我老爸跟他在大阪东奔西走，整天想着赚钱。”

“哦。”

应该不是了，吉敷心想。不是金森修太。

“那金森先生现在还在大阪吗？”

如果他还在这里，倒是可以去见见。吉敷私底下对这个人产生了好奇，想看看这个如此了得的人。

“啊，您说金森大叔？”

谷村一脸惊讶，让吉敷也吃了一惊。因为他好像想说：你瞎说什么呢。

“他不在吗？”

吉敷问。

“不在。”谷村理所当然地说完，又继续道，“那人回朝鲜了。”

“啊？”

吉敷万万没想到听见这个回答。

“归国运动[7]那会儿回去的。他当时带着一大笔钱，把最爱的高级汽车和做豆腐的机器全都捐给了共和国，就这么回去了。别看大叔那样，其实也是个爱国人士啊。”

“他什么时候回去的？”

“记得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吧。”

“回朝鲜了……”

小野家老人说，在东京奥运会那段时间就听不到金森的消息了。看来他说得没错，因为金森当时已经不在日本了。

“那个大叔其实有梦想，也对祖国的社会主义抱有期待，原本到日本来就是为了扬名立万。所以他后来就带着在这里赚到的全部财产凯旋了。算是衣锦还乡吧，他原本就是这个计划。”

“哦。”

“不过以他那个臭名声，想在日本待下去也难。”

谷村苦笑着说完，吉敷也点点头。

“那他现在该在祖国过上了宽裕的生活吧。”他又问。

“饿死了。”谷村若无其事地说。

“啊？”

“他身上的钱全被祖国没收了，瞬间坠落贫困谷底，在一个冬天下雪的寒冷小村里，住着没有暖气的破房子，被埋在落进房子里的积雪中饿死了。”

吉敷一时哑然，不知如何回答。

“这是听别人说的，但应该没错。后来逃回日本的朝鲜人有个名册，他没在那上面，而且有个熟人逃了回来，这是那人说的，想必是真的了。”

吉敷点点头。

“在小破屋里孤零零地饿死，也算他自作自受吧。肯定是干那么多坏事遭报应了。”

谷村社长笑着说。

10

吉敷静静地在金泽站下了车，乘坐出租车返回东茶屋街。在茶屋街路口下车后，他发现今天也有很多游客。

此行没有收获。也就是说，他们无法满足凶手的要求，孩子的性命可能面临危险。

他拉开通子店铺的木格子拉门，走进典雅大方的和式店铺内部。店里好像在焚香，弥漫着一股好闻的气味。虽然香气很微弱，但他还是感到旅行的疲劳和失望得到了治愈。再看墙上的时钟，已经快下午五点了。

“你回来啦。”

通子说了一声。因为吉敷一直保持电话联系，她也大概知道吉敷回来的时间。

“您回来啦。”

里屋又传来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只见艳子和赖子坐在茶歇区的沙发上，都在等吉敷回来。

两人今天都穿着和服。吉敷不禁想：田畑勉在这种时候会穿什么呢，也是和服吗？

“您辛苦了。”

吉敷走过去，艳子问候了一句，赖子也在旁边低头行礼。两人面

前的桌子上摆着两只茶杯。

“我回来了。”吉敷说，“但是没什么收获。”

吉敷把昨天去内滩的高级老人公寓见了小野家老人，从他那里打听到在大阪跟金森有来往的谷村，又到天王寺去见了谷村的儿子，并从那人口中打听到了关于金森的消息，以及消息内容全盘汇报了一遍。通子在店铺那边也尽量靠近他们，隔着商品架听吉敷说话。

“金森先生已经不在日本……”

艳子喃喃道。

“是的。不仅如此，甚至不在人世了。他已经去世了。”

“这样啊。”

赖子沮丧地说。

“那么，就无法请他去见凶手了。”

“是的。”

吉敷点点头。

“那是什么？”

吉敷见赖子腿上放着一个东西，便问了一句。

“是固定电话的子机。我担心那人打电话来，我们却不在。如果待在这里，还能收到信号。”

赖子解释道。

“是吗？对方再次联系了吗？”

“没有。”

母女俩异口同声地说。

格子门被拉开，客人走了进来。通子招呼了一声，回到店铺去，静静看着挑选商品的一行三人。其中一位顾客提了问题，通子做了回答。

“待在这里可能不太好啊。要是凶手打电话来，可能听见客人的声音，客人也能察觉到气氛异常。”

“那就到楼上我家去吧。就是有点乱。”

艳子说完，吉敷点点头。

“这样更好，还能把通话切成外放模式。”

三人站了起来，一起走向后门。吉敷竖起食指，对通子比了个向上的手势，告诉她要去艳子家里。通子朝他点了点头。

他们从后门出去，走到画廊屋后，进入与邻居家之间的小巷子，从那里的狭窄楼梯到了楼上。

吉敷脱掉鞋，被请到了六七平方米的前厅。这里有擦得发亮的矮桌，周围摆着几个坐垫，桌上放着茶具。脚下的榻榻米色泽青绿，收拾得整齐干净。

前厅有扇玻璃窗，外面装着木格子，透过格子能够俯瞰游客在茶屋街的石板路上漫步。

“我这就去泡茶来。”

赖子说。

“哦，不麻烦了。”

吉敷说。

“金森先生原来是个这么凶的人啊。”

艳子坐在吉敷对面，喃喃自语一般说道。

“听说他很是了得。”

吉敷回应道。

“我也继承了他的血脉，好像能够理解。”

她说。

“哦，是吗？”

“是的。我这人不太擅长迎合他人，无论别人说什么，我都自把自为。”

“哦，这样啊。”

不过她走上日本画家这条路，倒的确算是不同寻常。

“我觉得我身为女人，这样已经很乱来了。”

吉敷点点头。

“您见到田畑勉了吗？”

听到艳子的问题，吉敷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应道：

“见到了。”

“想必也听了不少我们的坏话吧？”

“嗯，他当时喝了不少酒。”

吉敷没有细说。

“那他果真不愿意来啊。”

艳子低声道。

这个话题好像不太受欢迎。从世间常识来看，赖子的丈夫算是个十分不靠谱的人，可是吉敷也无法轻易对那种没出息的男人置气。所以，他不想偏向任何一边。他正想着要不要把话题转向内滩的老人公寓，却见纸门拉开，赖子走了进来。

她给每个人端了茶，又把托盘上的电话子机也放到了桌上。随后，她又放下三盘糯米团子。

“我打算待会儿也给盆爷拿些团子过去。”

赖子对母亲说。

“你放进食盒里了？”

“嗯，放在这儿了。”

赖子转向身后，拿起放在包袱皮上的食盒，取掉盖子给艳子看。

“我还想请盆爷的室友也尝尝。”

“是啊，那样挺好。”

母亲赞同道。

“盆爷就是盲剑楼那位？”

吉敷问。

“对，是以前一直照顾母亲生活的人。他早在战前就住进了楼里，对我们也很照顾，算是我的父亲吧。”

“也是我的爷爷。”

赖子说。

“他现在住在后面的老人之家。”

“那是老人院吗？”

吉敷想起小野家，这样问道。

“哪有那么高级，就是一座普通的房子，每个房间有四张床，收容了许多老人。”

“哦，每个房间四张床？”

那应该很挤吧。小野家住的肯定是单人房。

“我们很欢迎他住过来，只是盆爷不愿意。盆爷本身就有点残疾，好不容易才求那个老人之家让他住进去了。”

“残疾？”

“是的。他说话结巴，腿脚又不方便，身体很不灵活，而且还有现在所谓学习障碍，计算都不太行，汉字也不认识几个，有时还会忘了片假名怎么写。”

“他曾经问我‘ミ’是朝哪边斜来着。”

赖子笑着说。

“哦？”

“啊，请喝茶。”

赖子话音未落，桌上的子机响了起来。电话铃声并不大，但桌面还是随着声音震动起来。

瞬间，赖子表情出现了扭曲，害怕得几乎要哭出来。

“妈妈。”

她用恳求的目光看向母亲。

“请接电话。”吉敷冷淡地下令道。

艳子拿起子机，按下通话键。

“你好。”

说完，她看了一眼吉敷，将子机拿到面前按下外放，然后摆在桌上。

“怎么样，已经过两天了。”

电话机里传来男人粗鄙的关西腔。

“杀了我兄姆尼，不，杀了我大哥的人，你们找到没？”

“你是说金森修太先生吗？”

艳子微微倾向电话，这样问道。

“对。”

赖子在旁边垂下头，双手掩住了脸。

“我找了。”

艳子再次前倾身体，对子机说。

“嗯，然后呢？”

那声音听的时间长了，就能感觉出他是个老人。

“金森先生已经回朝鲜了。”

艳子说。

“什么？！”

那人语气突然凶险起来。

“你说他回去了？”

“是的。”

“那他不在日本了？”

他提高了音量。赖子感到威吓，愈加缩起身子。

“是的。”

“那怎么可能！”男人又大声说。

什么可不可能，这就是事实。他们无法控制金森的行动。

“是真的，请你自己也查一查。金森先生打仗时去了大阪生野区一个叫鹤桥的地方，其间做过高利贷和豆腐店，在东京奥运会那段时间回到了朝鲜。”

艳子极力传达吉敷打听到的消息。

“那他还在朝鲜？”

凶手问道。

“他已经在那边去世了。”

“你说他死了？”

“是的。”

“是谁说的？”

男人的语气越来越粗暴，变得像黑道上混的人了。

“是金森先生在大阪投靠的一个叫谷村先生的儿子说的。他目前在天王寺，经营一家叫谷村建设的公司。”

“搞什么鬼，开什么玩笑！”男人恶狠狠地说，“事到如今怎么会有这种事！”

“可是这都是真的。请你把希美放了吧，求求你了。”

艳子奋力恳求道。

“开什么玩笑，那我的心情怎么办！”

吉敷听了不禁感到奇怪。对方如此任性儿戏，莫非智力比一般人低下？

“请把希美还给我！”

赖子在旁边突然大叫一声。吉敷转头一看，发现她已经泪流满面。

“不给！”

男人冷冷地说。

“既然如此，那我就杀了小崽子，然后自杀！”

男人自暴自弃了。

“不要，把孩子还给我！”

赖子又大喊一声，对方赌气似的挂了电话。

吉敷听见扑通一声，原来是赖子倒下了。

她的母亲站起来，匆忙绕过矮桌抱起女儿。吉敷也凑了过去。

赖子的背部剧烈起伏，最后“呜”的一声，竟然呕吐起来。

“赖子，赖子，没事吧？！”

艳子叫道。

“我这就去铺床。不好意思，麻烦你把她抱进屋去！”

艳子对吉敷说。

“知道了。”

吉敷应道。

艳子站起来，小跑着进了隔壁房间。此时赖子大声哭了起来，边哭边哽咽，还用力抽着鼻子。但是一犯恶心，她就会停止哭泣，闷哼一声，接着背脊痉挛不止。

“可以了！”

隔壁房间传来声音。吉敷抱起赖子，快步走了进去，放她躺在铺好的被褥上。被抱进去的路上，赖子依旧哭泣不止。

“我去打水……”

艳子说着消失在走廊上。吉敷拉起被子，盖住了赖子的下半身。

不一会儿，艳子抱着脸盆回来了，还从隔壁拿了报纸来垫着，将脸盆放在赖子枕边。

“希美，希美会怎么样？”

赖子苦苦询问，吉敷却回答不上来。

接着，艳子也捂住了胸口。

“好痛，我可能也不行了。”

说完，她便倒在女儿旁边。

吉敷拿起手机，按了通子的号码。

通子接了电话，他马上说：

“你能过来一下吗，赖子和艳子倒下了，需要人照顾！”

“知道了，我这就关门，马上过去！”

通子大声说。

艳子母女与一位医生相熟，对方可以上门看诊。通子给医生打了电话，准备在医生来之前一边照顾两人，一边打扫屋子。吉敷把她们交给通子，拿起装着糯米团子的食盒走了出去。

食盒外面包着紫色的包袱皮，艳子提醒他尽量不要倾斜。她还吩咐道，团子放到明天就不怎么好吃了，希望今天晚饭后请他们品尝。于是，吉敷便替她把团子送了过去。

时值黄昏，天空还算明亮，街道上已经有些昏暗了。擦肩而过的人都看不清脸，再看时间，已经过了六点。现在正好是晚饭时间，此时拜访老人院难免有些失礼，如果实在不凑巧，吉敷打算马上离开。

他很快就找到了地方。那是一座老旧的二层小楼，墙脚覆盖着青苔，似乎已经腐朽了。屋顶铺的草也裸露出来，无论怎么看都像废弃的房子。窗口没有透出灯光，让他怀疑这里根本没有人。想来应该是有人利用这间破屋，为卧床不起的低收入老人搞了个集中看护的场所。

走进大门，旁边放置着电动轮椅。他朝屋里喊了一声打扰，只见一个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我给江原盆次先生带点东西，是鹰科艳子女士托我来的。”

“什么东西呀？”

“是糯米团子。鹰科女士说希望他和各位室友一起品尝。”

说着，吉敷解开包袱皮，拿开食盒盖子，展示了里面的东西。

那人点点头。

“现在正在吃饭，不过没问题，我带您过去吧。”

说着，他便等在那里。吉敷匆忙脱掉鞋子走了进去。

沿着狭窄的走廊往前走，左右房间都能看到拥挤的床铺和默默吃饭的老人。接着路过厨房，一名中年女子站在水槽前面。

盆次住在走廊尽头左侧的房间。其中一张床从纸门轨道突出来，摆到了走廊上。他觉得这张床应该睡得不舒服，没想到正是盆次的床位。

“这位就是江原盆次先生。”

说完，中年男子又指了指靠在墙边的折叠椅。

“您有需要的话，请用吧。”

吉敷对他道了谢，走到放置折叠椅的位置。

“盆次先生，我叫吉敷，鹰科女士母女俩托我给您送这个来了。”

他拉开折叠椅，然后把食盒递了过去。

盆次正坐在床上吃饭，胸前放着一块细细的桌板，应该是可拆卸的装备。

“啊——”

盆次应了一声，看向吉敷。吉敷缓缓坐了下来。

“呃、呃、呃、呃、你、你谁、哪、哪、哪位？”

他皱着脸，磕磕绊绊地说了一句，脸皱得更用力了，定定地看着吉敷，好一会儿才露出貌似笑容的表情。吉敷总算松了口气。

此时，他才仔仔细细地打量起了盆次。他满脸褶子，身体瘦削，额头和脸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老人斑，眼睛很小，仿佛被埋在了眼睑的皱纹里，虽然定定地看着他，但应该没什么视力了。

他的鹰钩鼻让人印象深刻，鼻孔里还冒出了很多白色鼻毛。鼻子底下有数不清的竖向皱纹，嘴唇很薄，看起来很干燥。长长的白眉毛宛如无人打理的杂草。

“谁、谁、你、你、谁说？”

老人问。

“是艳子啊，艳子女士。”

吉敷发现他有点耳背，就加大了音量。

此时，他感觉到几道目光，便环视四周，发现另外三个正在吃饭的人也都盯着他看。

吉敷把椅子往老人那边拖了拖，凑到他耳边说：

“艳子女士和赖子女士要我给盆爷您送团子。”

他一字一顿地说着，打开食盒盖子给他看。

老人惊讶地瞪大眼，还用力朝他点头行礼。小桌板上的餐具顿时摇晃起来，吉敷差点忍不住伸手过去接。

“真、真、真、真、真是、太、太、太感、感、感、感、感谢了，不、不、不、不、不好意思，给、给、给、给我这种人。”

老人拼命皱着脸，全力挤出了一句话。吉敷实在心疼他，便抬手示意他不用再说了。随后，他转头看了一眼同室的老人，放声说道：“请各位也来一起品尝吧。”

只有一个老人朝他点头致谢，另外两个人依旧顶着像在生气的表情，盯着他一动不动。吉敷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心中有些疑惑。

吉敷看了一眼盆次老人的饭菜。盘里有两条烤焦的小鱼，吃起来应该很硬。这是盐渍的鱼干吗？除此之外，就只有两小块厚蛋烧，以及白米饭而已。对着这些饭菜应该没什么食欲，随之吉敷又想到内滩高级老人公寓的小野家的饭菜，心中更是悲凉。

“这里地方好窄啊。”

他忍不住低声说了出来，随即后悔自己太失礼了。

“我、我、我、我……”

老人似乎听见了他的话。

“我、我、我、是、是、是、残废。”

他想说这也没办法吗？吉敷不认为腿脚不方便是生活在狭小环境中的正当理由。

四张床中央摆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个大水壶和市面上常见的带花纹的简陋茶杯。吉敷站起来把食盒放在桌上，然后拿起茶壶，发现里面装满了茶水，就摆开四只茶杯，分别倒上了茶。接着，他把茶杯分别放在了四位老人的小餐桌上。还是只有一个人对他道了谢。

最感谢他的人是盆次。见他拼命想弯下僵硬的脖子，吉敷连忙说：“啊，您别客气。”

因为他能做的也只有替老人倒茶了。

“啊、啊、啊、啊……”

盆次又想说些什么。

“嗯？”

吉敷反问。

“你、你、你、你……”

吉敷听了一脸呆愣，不知他想说什么。

“您要我拿什么吗？”吉敷问道。

老人用力摇头，拼命用手示意茶杯。

“啊，您是要我喝茶吗？”

吉敷恍然大悟，老人连连点头。

“不，不用了，我喝了才来的，所以不口渴。”

说完，吉敷不禁想到，这位老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这很难形容，因为以前从未见过。他处在这种状态，又即将走到人生的尽头，却依旧在拼命地为他人着想。这是一辈子在花街照顾他人形成的习惯吗？

吉敷感到心情低落，一时无法动弹，也不知该说什么。

“呃、呃、呃、呃、呃……”

老人扭曲着面庞，又要说点什么。

“您想问艳子女士吗？”

说完，吉敷就后悔了。果然，老人点了点头。

“她现在有点不方便，所以我替她……”

说到这里，吉敷更后悔了。他不该让老人平添担忧。

“你、你、你、你、你是自、自、自、自卫队的？”

老人问道。吉敷苦笑了一下，摇摇头。

“不是。”

“那、那、那、那、那是，警察？”

吉敷闻言吃了一惊。他怎么知道？他想了想，还是点头承认了。随后抬起头，发现老人正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见他表情如此僵硬，吉敷猜测他有所感觉。

过了一会儿，老人的表情突然扭曲，又说了起来。

“出、出、出、出、出什、什、什、什、什么事了、了、了、了吧。”

这回轮到吉敷像佛像一般僵住了。老人敏锐的感觉令他惊叹不已，他是怎么猜到的？

接着，吉敷又想了想该怎么回答。这件事真的可以告诉他吗……

“我、我、我……”

老人再次奋力挤出话语。

“呃、呃、呃、呃……”

这次，吉敷实在猜不到他想说什么。

随后，老人缓缓将手伸到枕头底下，拽出了铅笔和本子，用颤抖的手写下了“moukenrou”。[8]

盲剑楼——

接着，老人又写道：“我预料到了。”

“您预料到了？”

吉敷重复了他写的字，老人皱着眉点点头，又写了起来。

“出事了？告诉我。”

吉敷绷紧身体，叹了口气。他太吃惊了。

随后，他犹豫了好久，最终下定了决心。他站起来，拖着椅子又往老人耳边凑了过去，告诉他：

“希美小朋友被绑架了。”

吉敷退开，老人用力瞪大的眼睛近在咫尺。他的眼白有些发黄，布满了红色的血丝。

老人把本子举起来，用铅笔敲了敲“告诉我”三个字。见吉敷不说话，他就敲个不停。

吉敷做出了决定，把事情经过和笔记本上的内容详细说了一遍。他暗自期待着，老人可能知道一些他没有掌握的事实。

“电、电、电、电、电话……”

老人奋力表述着。

电话？吉敷心想，电话怎么了？

老人拼命指着床头小桌上的白色电话。

“您是什么意思？”

老人又拿起本子。

“让他打过来。”

他颤抖着写道。

“打过来，电话吗？您要绑架者打电话到这里来？”

这回换成吉敷瞪大眼睛了。他要凶手打电话到这里来？

老人瞪着眼睛，不断点头。

“打过来干什么？莫非您要跟他……”

老人用力点头，整张脸皱成一团。这是老人奋力想说话时的习

惯。

“我、我、我、我、我、我来，跟、跟、跟、跟、跟、他说。”

“为、为、为什么？！”

连吉敷都结巴了。

“您要跟他说什么？”

老人表情扭曲了，但始终憋不出话了，便再次拿起本子。

“再这样，凶手要杀那个小孩。”

吉敷点点头。

“的确有那个危险，可是，您能争取到时间吗？”

老人不断点头，拿起本子。

“我认识凶手。”

吉敷大惊。

“我那时在盲剑楼。”老人写道，“见到过凶手。”

“您见到过凶手吗？”

吉敷惊问，老人使劲点头。

“这、这、这、这、这……”

老人结巴了一会儿，还是说不出话来。他一兴奋就更说不好话了，便又拿起本子。

“我知道是谁杀了凶手的大哥。”

吉敷看着老人，一脸震惊。

“您知道是谁斩杀了占领盲剑楼的恶霸？”

吉敷问。

“您要这样对他说吗？”

老人点起了头，一下又一下。

“这是真的吗？”

吉敷凝视着老人的脸。老人闭上了眼睛，并不作答。吉敷依旧心存怀疑。

莫非这老人想演戏？因为他认识凶手，打算谎称自己知道是谁杀了他的大哥，好争取时间？

“可是，如果您说的是谎话，就算凶手上当了，到最后也会让事情变得很棘手。”吉敷说道。

争取了时间，又能怎么样？他的手段都被限制了，因为不能惊动当地警察。

若问吉敷怎么办，他也不知如何是好。

老人又使劲摇起头来，拿起本子颤巍巍地写道：

“一直这样，小孩危险。”

“确实如此。”吉敷点头道，“您说得没错，可是……”

吉敷沉默下来想了一会儿。的确如此，这点当然不用说。现状是凶手没有丝毫希望，他随时可能因为绝望而掐死孩子，然后自杀。

他睁开眼。

“让他打过来。”

本子上的一行字被举在了他面前。

“知道了。”

吉敷从内袋掏出手机，打给了通子。

他先询问了那边的情况，通子告诉他医生来了，给两人打了针，目前情况稳定。赖子一直没睡，刚才已经睡下了。吉敷稍微放下心来，便请她跟艳子姐商量，让她给凶手的传呼机发消息，请对方打电话过来。

要是凶手打过去了，希望艳子姐告诉他，请拨打这个老人院的号码。通子闻言吃了一惊，明显屏住了呼吸。吉敷告诉她，盆次老人要跟凶手通话，他好像认识凶手。

吉敷问了一句“您是否知道这里的号码”，还准备站起来查看，却见本子又被举到了眼前，上面写着一串数字，于是他照着念了。

通子说跟艳子姐商量一下，随即挂了电话。

“我已经告诉那边。”

吉敷对老人说。

“接下来就要看结果如何了。”

现在是决胜之时。

吉敷心想通子可能还会打过来，就一直拿着手机。

过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吉敷越来越担心，不知那边怎么了。可能艳子内心踌躇，不愿意给凶手发传呼。若是如此，那还要等很长时间。

他往旁边一看，发现盆次只吃了半条鱼，其他都剩下了。米饭和厚蛋烧都没有碰。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而且声音很大。吉敷猛地跳起，走向电话，拽着线将它拿到盆次枕边，随后拿起话筒，交给了盆次。

他一开始想，这电话更可能是别人打来的，但还是把耳朵凑到了听筒上。

那边的声音听不太清楚，但好像是磕磕绊绊的大阪腔，吉敷顿时紧张起来。盆次也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然后宛如咳嗽一般说：

“是、是、是、是我啊，盆、盆、盆次啊。你、你、你、你、你是正贤？”

“是、是、是、是、是我啊，盆、盆、盆、盆、盆次啊。”

他表情狰狞地拼命诉说着，吉敷觉得老人的神色已经近乎癫狂。

“战、战、战、战、战前在、在、在、在金森的广、广、广告

部，干宣、宣传的鸡、鸡、鸡、鸡公啊。”

对方说了些什么。

“是、是、是、是啊，后、后、后来我在、在、在盲剑楼，工作啦。你、你、你不知、知道吗。你、你、你这才知道？是、是、是啊，好、好、怀念啊。”

盆次说。

“你、你、你、你、你可不、不、不、不能杀了小、小、小、小孩啊。我、我、我啊，知、知、知道是、是、是谁杀了你大哥。”

对方似乎屏住了呼吸，声音停了下来。吉敷也不禁屏住了呼吸。

可是他转念一想，这并非事实，只是把孩子救出来的手段。

“对、对、对、对啊，是、是、是歌舞伎演员，一个很、很、很俊、俊俏的男人，是、是、是歌舞伎演员。”

吉敷惊讶地看向盆次。

“是、是、是、是啊，真、真、真的，真的啊，他、他、他住在金泽，还、还、还活着。”

吉敷瞪大眼睛看着盆次。那张苍老而布满皱褶的侧脸充满了自信，丝毫没有动摇之色。他看起来并不像撒谎。

“是、是、是啊，我、我、我、我认识他，可以让、让他去见、见、见你。我、我、我知道他、他、他在哪儿。”

对方显然心生动摇，说了一长串话，声音里透着兴奋。

“地、地、地、地方知、知、知道了，什、什、什么？明、明、明天之前？那、那、那太、那太、早了，这、这、要花时、时、时间。什、什、什么？不、不、不对，绝、绝、绝对不假。真、真、真、真的真的。绝、绝对有人知道，你、你、你、要相信我。”

电话那头又传来兴奋的说话声。

“你、你、你也、也、也过来这边有、有什么用，再、再、再等几、几天。”

那边传来了挂电话的声音。

盆次呆呆地放开了听筒，然后筋疲力尽地合上眼睛，艰难地喘息了一会儿。

“这、这、这样，正、正、正贤就暂、暂、暂时不会杀、杀、杀她了。”

盆次说。

“可、可是盆次先生，您那样说真的没问题吗？您真的认识那位剑客吗？他怎么可能是歌舞伎的演员呢……”

吉敷一边放回听筒一边说道。可是盆次已经没有力气再说话，陷入了漫长的沉默。

注释：

[1] 一九一四年由小林一三创立的大型歌舞剧团，成员全部为未婚女性，歌剧男性角色饰演者称为“男役”，女性角色饰演者称为“娘役”。最为大众熟知的毕业生有天海祐希（男役）、黑木瞳（娘役）等。（译者注，下同。）

[2] 日本江户时代，各藩大名在江户驻留时通常不会只有一座宅邸，因此按与江户城的距离和功能，分为上屋敷、中屋敷、下屋敷。上屋敷为大名和眷属、家臣等居住之地，离江户城最近。

[3] 艺伎屋中有艺伎与娼妓，而中文词汇“老鸨”则单指管理娼妓的女性，故此处沿用日语词汇，称为“女将”以示区分。

[4] 朝鲜语对日本的蔑称。

[5] 一种最廉价的住宿地，木钱指只收柴火钱，连被褥一类都要自备。

[6] 指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

[7] 指“在日朝鲜人归国运动”，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一九八四年，在日朝鲜人响应当时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的号召，从日本返回朝鲜的运动。

[8] 老人手书皆无汉字，为方便阅读，以下按照正常用语习惯翻译。

盲剑楼奇谭

1

这里是金泽东茶屋街的艺伎屋老铺“盲剑楼”中庭，艺伎春驹姐站在长满青苔的石灯笼、假山、铺着圆砂的灌水池深处，面朝着宛如玩具般小巧的神社，垂首合掌，默默祈祷。外面传来了顶笼叫卖鲜鱼的吆喝声。

所谓顶笼，就是头顶竹笼沿街叫卖能登渔获的女人。大战中，花街熄火灭灯，艺伎们没了工作，有几个来自能登的艺伎就做起了这份生意，主要在相熟的花街女将和曾经光顾的客人所在的地区叫卖，所以大家都认识她们。

金泽自古便是军事重镇，大战期间，茶屋和艺伎屋都被要求接待军人，原本高傲的茶屋街不得不应予。不愿奉陪的艺伎们纷纷离开，完成挺身队的义务劳动后，就靠这种叫卖生意维生。

上个月，战争总算结束，艺伎们也慢慢回到了自己的楼里，可是最关键的客人和恩客老爷们并没有马上回来，许多店铺都难以为继。于是，花街的顶笼女还是要靠卖鱼过活。

“春驹姐。”

背后传来呼唤她的声音，她转过头，只见店里奉公的艺伎游戏丸正穿上木屐下到院子里来。

“哎。”

春驹应了一声，游戏丸咔嗒咔嗒地走过来，这样说道：

“妈妈从顶笼那里买了些七星鳢，叫我来告诉春驹姐。”

“哦，妈妈买了七星鳢呀？”

春驹转过身回应道。

“她说没别的鱼了，不买就没的吃，还说春驹姐知道怎么做。七星鳢好奇怪哦，长得似海蛇一般，我看了一眼，好吓人，都不敢碰。”

“不会啦，其实挺好吃哦。”

说着，春驹朝外廊的方向折返回去。

天皇陛下的玉音放送才过去一个月，城里一点物资都没有。金泽有幸逃过了空难，花街的房子都完好无损，单是这样便值得庆幸了。只是，年轻人都应征上了战场，渔民数量骤减，日本海捕获的鱼类也少了很多。再加上捞上来的好鱼都要被收走，能让顶笼拿来做生意的鱼都没什么好货色。要是再到东边来，更是所剩无几，只能见到七星鳢之流。

七星鳢浑身黏腻，长得又丑，再加上外观好似海蛇，着实吓人，女人们都不愿意买。只不过，要是太纠结这些，就没东西可吃了，春驹是能登渔村出身，她都说能吃，女将也就不再犹豫，咬咬牙买了下来。不过，她也说这种鱼得让春驹来料理。

“跟普通鱼的做法一样，还能做成刺身，盆叔知道怎么做。”

春驹说。

盆叔名叫盆次，是负责照顾女将阿染生活的人，早在战前阿染还是艺伎时，他就对她死心塌地，主动成了她的下人。这人怪模怪样，脑子愚钝，既不会打算盘，也不会简单的心算，到哪儿都派不上用场。而且他还口吃，话都说不出来，说两句话都要花好长时间。要是在繁忙时节，他总会让人心情烦躁，恨不得将他赶到角落里去。连女将也总会这么嘀咕他。

由于脑子愚钝，导致这人行动也很缓慢，加之天生笨拙、体形瘦小，没什么力气，腿脚还不灵便，搬不动重东西，连在挺身队锻炼过的艺伎都比他有力气。总之这人就是毫无可取之处，所有人都嫌弃。姑娘们背地里管他叫笨叔，也都瞧不起他。春驹一开始也不太喜欢他。

他时刻带着一脸智力低下者特有的傻笑，又总是点头哈腰，因为

无力而显得卑微，别说与之交谈，哪怕让他看上一眼，也会令人毛骨悚然。她不喜欢盆叔那副傻笑得面部肌肉僵硬的模样，也觉得他笑起来嘴角积起白色唾沫的样子很脏很恶心。她很疑惑这种人每天究竟靠什么念想过活，所以不知不觉，她已经习惯当着盆叔的面更衣了。后来她一打听，原来其他艺伎也都这样，仿佛自己对着猫狗般，毫无害羞的感觉。

在娼妓当中，也有人喜欢故意露出胸部或双腿捉弄他，让盆叔又怕又羞。盆叔丝毫没有身为男人的自信，因此从不对女人见色起意，在这个意义上，他倒是适合住在都是女人的地方。春驹很不喜欢娼妓对他的捉弄，只是战前有规定，艺伎屋不仅要有艺伎，还要有一定人数的娼妓，因此不能将她们赶走。艺伎心里其实都看不起娼妓，几乎不跟她们说话。

然而来到了万事充满火药味、丝毫没有乐趣的战时，留在楼里的春驹倒是对盆叔那人畜无害的模样和丝毫没有恶意与攻击性的性格感到庆幸。他无依无靠，连可以回去的故乡都没有，就算给他休假，他也一直待在楼里。女将阿染实在狠不下心将他赶走，便让他当了牛太郎，在店里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

这里可能还要解释一下艺伎屋内部的情况。所谓艺伎屋，就是艺伎与娼妓们栖身的地方。艺伎接到指名，就从这里出差到花街的茶屋去表演吹笛、舞蹈、三弦和太鼓等技艺，给聚会助兴。娼妓接到指名，则会到客人那里去陪睡。艺伎屋二楼也有包间，一些恩客会直接到这里来，因此并不是单纯的等候处。

若艺伎长相漂亮，技艺一流，就有可能成为名伎，开创一个时代，并被廓中之人久久传唱。管理这些艺伎和娼妓的一屋之主便是女将，艺伎们称呼她为“妈妈”，而女将本身在年轻时多是名震一方的艺伎。

女将下面有艺伎和娼妓，屋中还另有一些女人负责照顾这些姑娘的起居。志愿成为艺伎的人从小就会作为养女住进来，由女将教会她们读书算数，另外每天送她们去学习吹笛或舞蹈等技艺，十几岁时便升格为艺伎。这些孩子被称为“多宝”，艺伎到茶屋表演时，她们要拿着乐器，还要打下手。因为孩子们都很忙碌，没有时间学习料理，因此有专门的人负责做饭。

艺伎也被称为艺者，意为拥有特殊技艺之人，但是这个词古时被用来称呼武艺超群的武艺者。江户中期以后，这种称呼就被降格为在茶屋表演技艺陪客的女性称呼了。

艺伎屋的艺者一到时间就会在脸上和身上仔细化妆，随后穿着盛装等候。一有人来唤，她们便离开艺伎屋，率领一群多宝赶往茶屋。若是别家也来唤，她们还要四处赶场。

艺伎们便是这样在狭小花街的各个茶屋表演技艺，每到一个宴会，便能拿到名为“花银”的酬劳。在一旁打下手的多宝也能拿到花银。本人会按照比例收下一部分，其余则上交给艺伎屋。花银与过节钱就是艺伎屋的全部收入来源，因此能否培养出花街家家都来请的卖座艺伎，决定了一座艺伎屋的沉浮。卖座的艺伎每天连吃晚饭的空闲都没有，只能在赶场途中匆匆扒上两口冷饭菜，四处奔波停不下来。

楼里负责做饭的通常是个老婆婆，被称为“饭婆”，基本上只在厨房里忙活。在游廓世界做下层工作的人，多数都是过往难以启齿，又无依无靠的人，饭婆更是如此。她们一辈子住在楼里，重复着单调的工作，慢慢老去。因此，也有心怀恶意的人管她们叫“楼畜”。

过去还有一种被称为“老手婆”的老人，她们专门负责监管年轻爱玩的艺伎和娼妓，有时还会进行惩戒。反过来，因为她们长年浸淫此道，也会为姑娘们解释如何待客，如何举止，教她们怎么增加收入。可是进入昭和时代，这种职业就慢慢从花街淡出了。

“平女”就是侍女，也被称为阿姐。她们专门负责打杂，根据情况帮忙一切事务。做饭、洗衣、打扫这些家务活都做，但主要是照顾艺伎和娼妓的起居，为她们穿着盛装。另外，她们也负责女将的起居杂务，一声令下就要替女将东奔西跑。这些人的年龄从十几岁到四十几岁都有，不客气地说，都是些相貌平庸、学艺不精，没能成为艺伎或娼妓的女人，只能干干这种下人的活。

但是平女不卖身，因此会有人找上门来谈亲事。老手婆有时也会从中看上有潜力的人，将她带到店里去培养。牛太郎和厨师只要手艺好，都会被别处挖墙脚。艺伎和娼妓将来会独立出去自己开个楼。唯一没有去处的便是饭婆，所以她们只能一边当饭婆，一边在楼里走过整个人生。

楼里紧缺男性人手，这些人被称为“牛太郎”，只要有需要就会承担楼里的力气活，但主要业务是在门前拉客。他们会对花街上来往的男人察言观色，巧妙地运用老爷、大哥、老师等称呼，揣测其内心意愿，判断其性格爱好，将他们劝入楼中行乐。这个行当关键要靠嘴巧，只要拉到了客人，楼里便有老手婆接应。牛太郎有时也会跟随艺伎出访茶屋，负责搬运太鼓。同时他们也负责监视在外面赶场的艺者，还给她们充当保镖。

盲剑楼的盆叔做不了那种灵巧的工作。他口吃严重，自然不能巧舌如簧，因此不适合做牛太郎，整日窝在室内，被女人们呼来喝去，做饭打扫，照顾起居，有时还会帮半裸的艺伎穿衣。换言之，盆叔就是个男阿姐。临近饭点，他又会到厨房去做饭，因此也是个男饭婆。

他原本在一个任侠组织底下干活，作为最底层的随从跟老大上过盲剑楼，对当时美艳的名妓阿染着迷不已，后来被赶出组织，便住进了盲剑楼干白工。他不懂得察言观色，又智力愚钝，不仅干活不利索，连说话都不利索，所以连十几岁的小姑娘都不把他放在眼里。尽管如此，他却对什么人都唯命是从，拼命干活。后来开始打仗，一个饭婆死了，女将关了楼，再加上食物不足，还把平女都打发回老家了。楼里的艺者散落各地，煮饭的也被军队征用，只剩下无处可去的盆叔一个人支撑着盲剑楼的日常生活。当初女将虽是不情不愿把他留下的，如今也十分看重他了。

话虽如此，盆叔却丝毫没有做饭的天分。他无论做什么都不如一般人，做饭也只是打杂时看得多了，能够照葫芦画瓢弄上两个菜，味道勉强能算普普通通。

盲剑楼是个历史悠久的艺伎屋，早在金泽花街发祥之时便已存在，女将自然也十分高傲。可是打仗的时候，东西各家花街，无论新店老铺，都被要求给军人陪睡，谈不上什么技艺，沦为了整天只能收取嫖资的军用卖春场所。由于金泽自古以来便是军事重镇，长年与军方有往来，故而无法违抗这个要求。

可是女将阿染不情愿做这种事，干脆打发平女回了老家，又让楼里的艺伎和娼妓穿上劳作服，加入挺身队到军需工厂劳动，自己则暂时熄了楼里的灯火。从那以后，无论是谁要求盲剑楼成为慰安设施为国防做贡献，阿染都坚称已经关张，从来不答应。成为慰安所固然能有比较高的收入，许多楼都因为这个赚了大钱，可是阿染没有选择那条路。她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决断，也是因为楼里有了盆叔这么一个无欲无求的凡夫俗子。

好不容易熬到战争结束，那些加入了挺身队，或是流落到外地的艺伎们都为了阿染陆续回到了楼里。如今，楼里的艺伎、娼妓人数已经达到六人，阿染四处招呼了一圈，决定再次亮起轩灯。可是战败的影响深远，客人迟迟没有回来，阿染不得不靠老本维持，照顾底下这些姑娘的生活。

“姐姐，好无聊啊。”

游戏丸说。

“到处的茶屋都不来喊，人家难得学了舞蹈，却没地方去表演。”

“上个月还在打仗，那能有什么办法？你再等等，到时候肯定有很多茶屋来喊。”

“嗯，可是大家都说，美军快要开进来了。”

“是啊。”

“现在京都啊，东京啊，太平洋沿岸都是占领军，还说马上就要翻过山头，开到日本海沿岸来了。”

“是啊。”

春驹点点头。

“我好害怕呀。美国大兵是不是很吓人？”

“听说也不是。他们很喜欢看咱们表演。”

“可是日本打仗输了呀，天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来？而且咱们又是廓里的人，要是他们一帮人拥进来，我们不得束手就擒吗？”

说完，两人都因为心中不安而沉默了。

“姐姐，你说点儿什么呀。”

游戏丸说。

“说什么？”

春驹问。

仔细想想，游戏丸才十五岁，还是个见习的孩子。若是普通人，她应该正是跟朋友四处玩耍的年纪吧，也难怪她感到无聊。

“到这儿来坐。”

春驹拉着游戏丸的手在外廊上坐了下来。她也坐在旁边，然后问：“你想听姐说什么？”

“我们楼为啥叫盲剑楼呀？小社里那位盲剑大人，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游戏丸指着刚才春驹拜祭过的小社问道。

“嗯……这个嘛，说来话长哦。”

春驹说。

“长也说。我一直都很想听，可是谁也不告诉我。”

“嗯。”

“姐你快说呀。”

“好吧。”

春驹应了一声，说了起来。

“我们楼名叫盲剑楼，那是因为很久很久以前的江户时代，曾经有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剑士。那个人长得惊为天人，女人都对他着迷，都说他美得像一幅画。”

“哦？”

“而且啊，他是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剑客，日本全国没有人能胜过他。”

“哇。”

“只不过，那个人眼睛看不见。”

“哦？眼睛看不见也很厉害？”

“没错，就算眼睛看不见，他还是能用心眼看穿对手的剑，啪地挡开，唰地将对手打倒。”

“哇，那是真的吗。”

“那个人啊，是个半神，所以他能做到。”

“他是神仙？神仙剑士？”

“对呀，所以人们都叫他盲剑大人。那座小社啊，就是祭祀盲剑大人的地方。”

“姐姐呀——”

游戏丸站起来，一路小跑着来到小社旁边。春驹也站起来跟了过去。

“姐姐，这是什么？”

游戏丸站在社前，指着剑士小木雕前面的铃鼓和襁褓问道。

“这是婴儿的襁褓吧？”

这时，春驹来到她身边解释道。

“是啊，别用手指。”

“为什么？”

“没礼貌。这位俊美的盲剑士背上还背着一个孩子。”

“啊？！”

“这是背小孩的背袋。”

“啊，可他是个男的呀。”

“这位神仙剑士是盲剑楼的守护神。不只是我们，他还是东茶屋街的艺者，还有西茶屋街的艺者的守护神。不论是艺伎还是娼妓，只要是金泽这个廓的人，全都对盲剑大人十分虔诚。”

“为什么？”

“啊？”

“他背着婴儿，还能比剑吗？”

“是啊，因为他是神仙。就算背着孩子，盲剑大人也很厉害。真的特别厉害，如果对手是坏人，转眼之间就会被他砍死。真的就是一眨眼，就能砍翻大约五个人呢，因为他是天才。所以啊，要是碰到坏心眼的客人受了委屈，这位盲剑大人就会现身来帮助我们。这在过去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

“啊？真的吗？”

“真的。”

“可我还是不相信。”

“你可不能不信，盲剑大人是神仙呀。”

“盲剑大人为什么背着孩子？”

“这……我也不清楚。”

“所以才有铃鼓吗？”

“嗯，这是供奉给盲剑大人背上那个孩子的东西。另外还有孩子喜欢的糖果点心、甜汤白粥，还有牛奶之类，从来都少不了。这可是我们楼的守护神啊，所以我们楼就叫盲剑楼。这个名字就来自那位天才剑士的传说。”

“盲剑楼就是说盲眼剑士吗？”

“没错，盲眼剑士，盲剑大人。你瞧，这里面还有一把刀对不对？”

春驹打开小社下方的对开小门，只见昏暗中摆放着一把大刀[1]。

“这就是盲剑大人的刀。他用这个来斩杀坏人，保护我们。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替盲剑大人保养这把刀。妈妈也经常拿去擦拭打磨，要是生锈了就涂些防锈粉，每次保养完都放在这里面。如果刀锈坏了，就砍不了坏人了，对不对？那就保护不了我们了，对不对？如果没有锋利的武器，就算是我们的守护神盲剑大人也施展不开啊。”

“那要是美军打过来，我们也不会有事啦？因为盲眼剑士会现身，把他们都砍死。”

“没错，他可是很厉害的保护神。”

春驹笑着说。

2

“我们楼不是很大吗，周围有这么大一圈围墙。”

春驹说完，游戏丸点了点头。

“这里跟别家不一样，有大围墙，还有这么宽敞的中庭。”

“对呀，金泽花街这么大，除了我们就没有这么气派的艺伎屋啦。”

“院子里有春日灯笼、月见灯笼、枪灯笼，还有盲剑大人的社。姐姐，为什么唯独我们楼这么大？因为它很老吗？因为它历史悠久吗？”

“嗯，我们坐这儿吧。”

春驹又拉着游戏丸来到外廊，坐了下来。

“可是，我们楼并不是这一带最老的楼哦。”

春驹说了起来。

“更早以前已经有了茶屋。盲剑楼一开始不在这里，而在西边。”

“啊？真的吗，在西边？我都不知道。”

“以前在犀川边上，也是那边最大的楼。到了江户时代的文政三年，町奉行提了个主意，把茶屋集中在犀川和浅野川边上，分别称为西茶屋街和东茶屋街。后来官府发了通告，说东边有座空置的宅子，可以改造成茶屋。可是当时买得起那块地的只有盲剑楼，于是我们的先人就把这里买下来，搬到了东边。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我们的楼这么大。”

“哦。”

“后来楼就渐渐发展起来，因为这里是加贺百万石的领地，前田家一直鼓励老百姓赏谣，还有人说当时金泽城下能听见天上落下的谣曲呢。茶屋街也越来越大，变成了现在这样。”

“开在西边的时候就叫盲剑楼了吗？”

“对呀。”

“为什么？”

“那也是说来话长了。江户初期，犀川上游有个地方叫红叶村，

那里的红叶很有名，是个很漂亮的好地方。村里有座旅舍叫西河屋，里面开了赌场，有很多吓人的小哥，特别危险。不过那里也有艺伎和娼妓，给村民们表演助兴，特别受欢迎。”

“哦，后来就成了盲剑楼？”

“不是，那还早。因为是很早以前了，那些吃不上饭的老百姓和破产商家的可怜女儿都要被卖身成为娼妓。吓人的小哥就整天逼迫她们工作，让姑娘们整日以泪洗面，日子过得很苦。”

“她们那儿的妈妈是坏人吗？”

“不是，那里跟花街不一样，都是老板管着的，他们都是特别特别吓人的黑帮。”

“为什么男的要做那种坏事啊？”

“黑帮的人都是妖魔鬼怪，从来不把女人当人看。因为是很久以前了，那时没有警察，所以黑帮的人到处杀人抢劫，成了一方势力。”

“哦，他们是大坏蛋？”

“没错。后来啊，一群落魄的流浪武士从飞驒深山里奔袭过来，把开旅舍的人杀了，将其据为己有。”

“哦，他们是更大的坏蛋？”

“对，是更大的坏蛋。”

“好可怕，真的有过那种事吗……那旅舍的女人怎么办？大家都跑了？”

“怎么跑得掉呢。他们占领旅舍的目的就是为了女人和酒，所以那些坏蛋绝对不会让她们跑掉。”

“啊，原来是这样。”

“还有钱和食物。他们把女人都抓起来，强迫她们陪酒。”

“哦。”

“还强迫艺伎表演，在酒席上弹三弦、敲鼓，还要表演跳舞。那

些留着脏胡子的流浪武士喝得烂醉，就看她们表演。”

“大家都乖乖跳舞了？”

“也有不听话的女人，结果被结结实实地捆起来吊在了房梁上，一直用竹条抽，直到她们听话求饶。”

“好过分。”

“要是还不听话，就直接捆着扔进牢里，又打又骂。”

“她们没有被强暴吗？”

“每晚都要遭罪啊。那些流浪武士让艺伎跳舞，自己喝酒作乐，还让娼妓在酒席上脱衣服，全身都被糟蹋，就像酒池肉林一样。”

“我可不想那样。”

“谁都不想呀。娼妓和艺伎都被他们糟蹋，所以大家每天晚上都泪流不止，就这么过了一天又一天。”

“换成我，我也哭。”

“不仅如此，流浪武士还跑到外面去，看见漂亮姑娘就抢回来，一哄而上把她给霸占。”

“啊……”

“那就是地狱。要是不听话，就痛打一顿，严刑拷打。真的是地狱一样啊。”

“好惨呀。”

“姐、姐、姐、姐姐，春、春、春驹姐、姐姐！”

就在那时，屋里突然传来男人的声音。那声音听起来战战兢兢，随之而来的脚步声也拖拖沓沓。只见一个人从光线昏暗的里屋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

“啊，盆叔，干什么？”

春驹转向后面应了一声。那是见习牛太郎盆次。

“那、那、那个，鱼、鱼……七、七……”

盆次皱着脸，一字一顿地拼命挤出话语，但就是说不清楚。他嘴角的白沫眼见着越冒越多了。

“盆叔，你说七星鳢吗？”

春驹帮了腔。

盆次如释重负地笑了笑，然后点点头。

“是、是的，七、七、七……”

“知道啦盆叔，七星鳢嘛，鱼我知道了，那个七星鳢怎么了？”

“做、做、那个做……”

“做饭？”

“嗯。”

“你来不就好了。”

春驹若无其事地说。

“什、什、什么……”

“要做什么菜吗？”

“呃，是。”

“做成刺身就好呀。盆叔，你宰鱼不是很拿手吗？”

“女、女、女……”

“你说妈妈？”

春驹猜测道。

“她对你说，不想吃刺身吗？”

“是、是……”

盆次一下一下地点着头。

“我也不要生吃那种蛇一样的鱼！”

游戏丸皱着眉说。

“连你也是？”

春驹惊讶地说。

“可是鳗鱼不也差不多嘛。”

“可是……”

“生鱼都这样，有的鱼长相更丑呢。菜刀切下去还有好多血，做完都没胃口吃了。”

春驹说。

“是……”

不知为何，还站在一旁的盆次应道。

“要不然做成甜口的煮鱼吧，很好吃哦。”

春驹说。

“怎、怎、怎、怎么做……”

“把鱼切块，用砂糖、酱油和酒来煮。你懂吧？”

“啊、是……那、那、那酒，呃、呃、呃……”

盆次把头低到一半，却怎么都挤不出话来。

“盆叔，你想说谢谢吗？”

“是、是……”

盆次佝偻着身子说。

“辛苦你了，这道菜挺费时间，你先去弄，待会儿我去看看。”

“真、真、真的吗？那那那，姐、姐……”

“知道了知道了，待会儿见。”

盆次缓缓走进屋里，游戏丸哧哧笑了起来，春驹则长叹一声。

“真受不了，要是跟他把做法都解释一遍，天都要亮了。”

“真的。”

“还不如自己做更快。”

“姐姐，那些恶鬼霸占了西河屋，里面的艺伎后来怎么样了？”

“那些艺伎里啊，有个特别特别漂亮的姑娘。”

“哦，像春驹姐这样的？”

“我根本比不上她。那位姑娘可是三国第一美，京都和江户都见不到那样的美人。那些恶鬼都想霸占那位姑娘，便把她抓到宴会席上，也不顾姑娘反抗，将她死死按住，四处乱摸。”

“好讨厌，那么漂亮的姑娘，让恶鬼糟蹋了好可惜。”

“就是呀。”

“然后呢？”

“那位艺伎很喜欢盲剑大人。”

“哦？”

“喜欢得晚上都睡不着觉，每晚想着盲剑大人流眼泪。那可是真正的喜欢。那位艺伎被恶鬼压在身下，心里依旧念着盲剑大人，还哭着拼命唱歌，在歌声里融入了救命的哀求。”

“唱什么歌？”

“就是当地流传的摇篮曲。那首歌很老了，名字叫《犀川船头家摇篮曲》。你听过吧？”

“什么歌呀？”

“犀川船头家呀嚯咿，船头家撑着橹呀嚯咿，好孩子乖乖睡呀嚯咿。就这首。”

“啊，这个我也听过。”

“对吧。就在那个时候，纸门唰啦一声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位身背婴儿的俊美剑士，握着出鞘的大刀。”

“啊，是盲剑大人？”

“没错。”

“他听见艺伎唱歌了呀。”

“没错，听见了。于是他就冲进大宴会厅去了。那里有好几十个吓人的恶鬼，个个都把刀放在手边，可是盲剑大人一瞬间就把他们都砍死了。”

“啊？他不是看不见吗？”

“就是啊，可是他能用心眼看见，因为盲剑大人是神仙呀。就这样，盲剑大人救了很喜欢他的艺伎，还牵着艺伎的手走出西河屋，两个人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哦？”

“后来啊，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那些被困在西河屋里备受折磨的姑娘也都重获自由了。”

“真的吗，那太好了。”

“嗯，太好了。因为恶鬼全都被杀了，她们真的彻底获得了自由。”

“大家都逃走了吗？”

“因为艺伎和娼妓在西河屋工作，从来没拿到过一文钱的花银。”

“那太过分了。”

“她们只能混个饱肚。因为都是被卖到店里来的，所以没有办法。她们打开旅舍的金库，发现里面有好多金子，于是姑娘们拿着那些金子到了城里。那时犀川大桥旁边的千日町那一带正好有一些茶屋

开起来，姑娘们就用金子盖了一座房子，自己搞了个艺伎屋住下。房子盖好以后，她们给它起名为盲剑楼。因为姑娘们都是多亏盲剑大人的拯救，才获得了自由身啊。”

“哦，这就是盲剑楼的诞生？”

“没错，是为了对盲剑大人表示感谢。艺伎们让年龄最长的人当了妈妈，大家拼了命工作，齐心协力生活。因为比起在西河屋一文钱花银都拿不到的日子，后来已经好太多了，所以大家都特别努力。”

“是啊。”

“正好加贺藩也在那个时候发展成了大商藩，再加上原本就是百万石的大藩，野町的广小路那一带开始出现越来越多茶屋。如此一来，就有好多人到盲剑楼去请艺伎和娼妓。盲剑楼生意做得特别红火，一转眼就成了大店。这样一来，有实力的艺伎也都慕名而来，每天收到的花银也特别多，盲剑楼的名声一下就在城里传开了。”

“哦。”

“后来啊，盲剑楼就成了金泽头牌艺伎屋。第一代的姑娘们身份都是平等的，不分上下，大家齐心协力把生意做大了。后来女将和艺伎虽然代代更替，也代代培养出了名伎，可大家都跟第一代那些人一样，不争不吵，互相帮助，继续让楼发展起来。后来啊，这就成了楼里的传统。就像我刚才说的，在这个过程中，茶屋要分成东西两条花街，正好东边有座不错的房子，盲剑楼就搬过来了。”

“然后还在院子里为盲剑大人盖了一座社吗？”

“没错，因为大家都信仰盲剑大人，供奉他为楼的守护神。只要每天虔诚祭拜，还能看见盲剑大人的真容哦。”

“真的？”

“没错，从古至今，有好几个人都见过。”

“在哪里呀？”

“就在这楼里。听了这些故事，花街其他人也来拜祭了——来啦！”

春驹听见屋里有人唤她，便大声应道。

“到厨房去吧，可能是做七星鳢需要帮忙。”

春驹说完，脱掉木屐走上了外廊。

那天晚上，阿艳和六个姑娘围着女将，在大桌上吃了晚餐。

女将阿染先吃完饭，拿起报纸开始看，没过一会儿脸色就阴郁了。她对坐在旁边的女儿阿艳说：

“哎呀，好可怕。阿艳，你在外面也要小心点儿啊，晚上也是。”

“怎么了？”

不到十岁的阿艳抬头看着母亲。

“报纸上说，警察叔叔被很可怕的坏蛋给杀了。”

女将抬起头，表情还扭曲着。

“妈妈，那是哪儿的事情，金泽？”

游戏丸也吃完了饭，放下筷子在另一头询问道。

“不是，在小舞子的车站那边。”

“车站？小舞子？是小舞子车站里面吗？”

春驹吃完了，开口问道。

“就是里面，在站台上。那帮坏蛋就在站台上闹的事。”

“嗯，然后呢？”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闹事？”

阿艳问母亲。

“那我可不知道了，报纸上没写。有人上去阻止，结果那个人被坏蛋围着打，还受了重伤。后来有人叫来了警察，警察也去阻止了，怎知一个坏蛋举起铁锹就往警察头上敲，拼命敲了好几下，生生把人给打死了。”

艺伎们纷纷发出惊恐的低吟，每个人都皱起了眉。正在喝茶的人

都停下了动作。

“现在的警察都被没收了手枪呢。”

“那些人呢？后来抓到了吗？”

一个叫阿福的艺伎询问道。

“没抓到，都跑了。”

女将不安地说完，叠好报纸放在了一旁。

“听说还有商店被偷了钱。真是太惨了，大家都不顾一切了。”

“就是啊，男人在战争中都受了不少苦。”

年龄稍长，身材圆润的阿种说。

“他们在外地每天杀人，回来了自然也下得去手吧。”

阿福说。

“现在啊，警察都没什么人手了。年轻警察都被征兵，还没撤退回来呢，剩下的都是老头儿，所以到处都人手不足。现在的坏人可是到处为非作歹，大家都要小心着点。”

女将说。

“好——”

所有人齐声应道。

“你们说，七星鳢是不是很好吃？”

春驹可能想调节一下气氛，这样问道。

“嗯，好吃。”

三津说。

“是你做的吗？”

“是我和盆叔做的，对吧，盆叔？”

“呃、呃、是……”

盆次一边慢吞吞地收拾大家的碗筷，一边点头应道。

“那是七星鳢吗？我都不知道。挺好啊，吃起来像穴子[2]一样。”

阿福说。

“哪有穴子那么夸张！”

叫阿华的姑娘笑着说。

“我对七星鳢另眼相看了，看来下次还能再买呢。”

女将说完，大家都点点头。

“不如下次做成刺身吧。我想看看那东西能不能拿给客人吃。”

“呃、呃、是。”

盆次说着，点了一下头。

“大家伙儿，今天有好事哦。”

春驹说。

“啊？什么好事？”

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春驹卖了会儿关子。

“怎么了，你快说呀。”

“我拆了个沙包，发现里面装的是小红豆，我就煮了一锅小豆汤。你们要喝吗？”

“要要要！”

大家都凑过去，点着头说。

“我想吃小豆汤，好久没吃了。”

“就是呀！”

她们不知不觉都提高了音量。

“哎呀，不行不行！”

女将马上拍了一下手说。

“阿种，你别吃。阿华，你也是。三津嘛，可以吃半份。”

“妈妈，为什么呀。”

阿种气哼哼地说。

“妈，我呢？”

女儿阿艳问道。

“嗯，你这么瘦，又正在长身体，可以吃。”

阿染对女儿说完，又对艺者们说：“阿种，阿华，轰炸机每天在天上飞的时候，你们两个不是都在训练竹枪吗。”

“是，不过轰炸机为什么没把烧夷弹扔下来呀。”

阿种说。

“因为金泽城里没什么军需工厂吧！”

阿福说。

“我听说是他们想等战争结束了到兼六园或是廓里去玩儿，所以没烧掉。”

“不对，是因为白山和大日丘那边儿起云，美军飞机视线不好，所以绕开了金泽，飞去富山那边了。”

“哦，这样啊，那真是得救了。”

“别说那些了。”

女将打断她们。

“总之，你们每天穿着劳动服在城里训练竹枪，被太阳晒得黝黑，后来又到军需工厂去了对不对？给飞机涂夜光涂料，还要造燃料

坦克，每天都是体力活儿。”

“没错，因为国家在打仗，那也没办法啊。”

“嗯，嗯，就是。”

大家纷纷点头。

“结果你们回来一看，我吓了一大跳。”

阿染说。

“还以为是谁来了呢，是不是战时的兵爷啊（廓里的女人都管短发的士兵叫兵爷）。一个个脸都黑了，还特别壮实，肩膀都鼓胀着，好魁梧啊。简直比盆次这个牛太郎都可靠。”

大家闻言失笑出声。

“是盆叔太瘦啦。”

“对、对、对、对不起。”

盆次说完，大家又笑了。

“这副模样哪能出去会客呢。等恩客都回来了，看见全是你们这样壮实的姑娘，都要说这是不是要表演女相扑了。”

阿种和阿华闻言，都低下了头。

“我都没听过在这种大家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还有人能变胖了回来。你们几个不准吃小豆汤！”

女将一声令下，两个人抬头要争辩，却想不出说些什么，只好又沉默着低下了头。

“喂，打扰啦，这家有人吗？”

门口传来男人的声音。

“来啦——”

女将高声应道。

“阿华，阿种，你们去应门，可能是客人。”

她对姑娘们命令道。

由于楼里已经没有老手，只能艺伎自己出门迎客。阿华与阿种连忙站了起来。

3

阿种一路小跑来到玄关，在榻榻米上跪坐下来，按照规矩行了礼，可是在抬头的那一刻，心中骤然不安起来。

只见一群男人挤在玄关门口，人数比她想象的要多。里面有五个人，外面还有一个挤不进来。这些男人都穿着劳工服，看起来脏兮兮的，脚上则穿着部队的军靴。他们身上没有一丝风流气质。在东花街游乐的恩客都有一股风流气，不约而同地在话语中带着一种洒脱，而眼前这些人却一点那种感觉都没有。

“您几位有何事……”

阿种战战兢兢地问了一句，只见男人嘴角勾了起来。

“她问我们几位有何事啊，喂！”

站在前头的男人故意做出夸张的惊讶神情，转向身后的人。

“游廓的女人不至于这样嘴欠，竟要问客人来干什么吧。”站在后面的人笑道。

瞧他们那样子，是一丝人情都没有，浑身散发着莫名冰冷而带着刺的气焰。这帮人目光阴沉，似乎有些凶险，阿种不由得感到背后一凉。

“一帮男人来到你们这艺伎屋，不是为了玩乐，又是为了啥？”

前头那个男人说。

“这女人真蠢。”

后面又有一个人小声说。

“那个，我们这儿不接生客。”

阿种鼓起勇气说。

“什么？喂，你好不讲理啊，什么意思啊，没人介绍就不让来吗？”

“啊，那个，是的。这不是只有我们这儿……”

阿种低头解释，站在前头的男人却用低沉凶恶的声音打断了她。

“喂，这个世道变了，你还不知道吗？”

“还是学习不足啊。”

后面有人帮腔。

“以前在这个国家作威作福的人要么死了，要么没落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世道的中心成了我们这种平民劳动者。战前榨取老百姓血汗钱花天酒地的人永远不会回来了，所以说，世道变了。”

“就是！”

有人附和道。

“从今天起，我们这些劳动者就是世道的主宰，要在这种地方玩乐了。你听懂没？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成果。要是知道了，就让我们进去玩儿。花街不就是为了伺候老爷们儿吗？喂，大伙儿进去！”

一群男人纷纷脱掉了军靴。

“请、请等一下呀，我这就去问问妈妈。”

阿种正低头恳求，背后的纸门突然被拉开，女将阿染走了出来。

“哦，女将啊，你这头发做得不错，真是日本女人味儿十足。”

一个男人说着，其他人都哄笑起来。

她也在榻榻米地板上跪坐下来，恭敬地行了个礼。

“几位客人，欢迎光临。”

“对，没错，我们大驾光临了，路途可他妈远了。对吧？所以我

们都累了，想赶紧进去坐着休息。快让我们进去吧。”

“实在对不起，小店……”

“不接生客？你想这么说对吧？这话已经听过了。而且我已经告诉了这个没头脑的女人，说这个世道变了。从今往后，女人也要好好学习，社会的规则也要改变。所以说啊女将，你也要把这里的规矩都变一变。”

“哦，是这样吗，那真是谢谢您的指教了。毕竟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小，对世道的变化太不敏感。”

“有多不敏感？你总知道外面打仗了，日本打输了吧？”

男人说完，后面挤满土间的男人全都笑了起来。

“这座城里的房子一间都没烧，可见是没有遭到空袭，也就不太了解吧。”

“真的吗？女将，现今这个世界啊，打了一场大仗，日本招架不住，完全输掉了。那些作威作福的日本军人很快就要被绞死了。”

“哎呀，真的吗？那真是太吓人了。”

“就是真的。所以他们在社会上啊，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作威作福啦。”

“反正从今天起，你得改改rule，听见没？知道啥叫rule不？rule就是规矩，懂不懂？这儿以前的规矩是不接生客，从今天起要改成不接熟客，这是新规矩。好，大家伙儿进去吧，让她们好好伺候伺候。你们不是专门伺候人的吗？”

前头的男人说。

“请等一等。不是这样，不是不接生客。”

女将拼命劝阻道。

“你什么意思？”

男人停下动作。

“我们还没开张呢，正在停业，关着门呢。”

“停业？”

“是，从打仗那时候起，都停业好久了。”

“瞎扯什么鬼。我告诉你，金泽花街不都给军队服务，赚了不少钱嘛。”

“那是别家的事情。”

女将说。

“少骗人了，这里肯定也成了军队的慰安所大赚了一笔，你们让当兵的睡艺伎，不让我们老百姓睡，这说不通啊。”

“那请您到处打听打听，我们打仗时一直闭楼停业，一点儿都没做那陪睡的生意。”

“你外边儿灯笼不开着吗？”

“那是我刚才开的，想看看通电没有。如此待到艺伎都回来了，才打算再开张。”

“那你今天开张，今晚开张！今晚搞个开张宴会，我们是第一批客人！”

“对啊对啊！”

男人们气势高涨起来。

“我们这不是还没准备好嘛。”

女将说。

“你这女将，啰啰嗦嗦烦得很，那些借口在这世道上已经行不通了。社会的中心已经成了我们劳动者，劳动者要你服务，你哪怕做不到也要做到。而且你们还是一群廓里的女人，这本来就是你们的工作。你知道什么叫service吗？就是工作，是劳动。”

“我们就是想工作，也凑不齐人手，实在拿不出手来呀。现在做饭的没来，就算自己做也没有刺身，没有鸡蛋。再加上没有点心水果，蔬菜鱼肉，啥都拿不出来。”

“什么点心，我们不要，又不是小孩儿了。有酒没有？再来点儿

咸菜，还有茄子黄瓜，这些有吧？切了端上来就好。我们只要有女人就够了，对吧？”

男人们又哄笑着点起了头。

“我们一直在外面奔波，都是些灰尘漫天的地方啊，连个女人都见不到。所以啊，我们可想念日本的漂亮女人了。我们想看漂亮女人，我就喜欢阿染女将你这样梳着好看的头发，成熟稳重的女人，你知道吗。”

女将闻言面露惊讶，因为那人道出了她的名字。

“那真是谢谢您了，不过我们这儿的艺伎也都回乡或到外地去了，都没回来呢。房子里现在空荡荡的。”

“你这女人好烦，哎，我都走不动了。”

说着，男人蹲了下来。

“我们大老远地跑过来，一路都是靠这两条腿，现在是再也走不动了，你们说对吧？”

他这么一说，好几个人都故意蹲了下来。

“兄姆尼，我走不动啦。”

女将听见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心中暗想：这些人不是日本人？

“女将，你这儿可是东街名声最响的楼，连周边的县都知道盲剑楼的大名啊。我们就是听说了这个，才专程坐火车来的。你对远道之客这么冷淡，会有损店里的名声吧。我们就是想耍耍，看看金泽头牌的艺伎唱歌跳舞，见识见识。只要能玩上一两个小时，我们就走了。你们这儿至少有个能跳舞的女人吧。”

女将默不作声，因为还真不是一个没有。

“要是没有，那就换你跳呗。盲剑楼的女将不都是一代名伎嘛，我们都听说了，对吧？”

他看向身后，所有人都点头。

“对吧，军曹。”

闻言，一个看起来像头领的男人走上最前排，对女将开了口。

“阿染，好久不见了。”

男人凝视着女将，平静地说道。

“是我，玿贤啊。你忘了吗？我是金森社长那儿的。”

他用亲切的语气问道。

“经常给你当守卫的。”

“啊……”

“想起来了？”

“金森的玿贤先生。”

“没错，你总算想起我了吗？”

“以前真是承蒙您照顾了。”

女将深深行礼道。

“看在这份情面上，东街的艺者也会请我们进去，对不对？”

那个被叫作军曹的男人说。

“是，既然如此……”

女将服软了。

“毕竟没了金森社长，你们楼也不会有今天。”

“是，的确如此。”

女将并无异议。

“只是，现在楼里真的什么都拿不出手。”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战争才结束一个月，哪儿都找不到正经的吃食，这我早就知道了。”

“各位手中那是什么呀？”

男人们手上都拿着长长的布袋。

“该不会是刀枪铁炮吧？廓里有规矩，伤人的武器不可入内。”

“哪里伤得了人，这都是竹刀，我们都在练剑道。”

女将没吭声，似乎有些怀疑。

“你啊，啥都不用担心，我们绝对不乱来。”

“真的吗？”

“嗯，绝对是真的，我们可都是些绅士，对吧？”

“就是就是。”

大家纷纷点头。

“您可要说好了，我们都是女人家，乱来可不好。”

女将抹去笑容，严肃地说道。

“行，我答应你。男人的约定。”

“一个小时可以吗？”

女将问。

“哦哦，可以可以，一个小时可以。”

“那各位请进吧。我们把现有的吃食都拿出来，让楼里的几个艺伎为几位表演舞蹈和三弦。”

“哦哦，那很好。”

“请吧。”

男人们开始脱掉军靴。

可是，女将的判断可谓大错特错。

4

女将阿染领着一群男人走上涂朱的台阶，来到二楼最大的宴会厅。她让盆次拿来坐垫，又让阿种去温酒。

随后，她又让盆次切了各种腌渍小菜装在碟里，还准备了饭菜。准备停当之后，阿染、多宝阿艳和盆次三人便将温酒放在托盘上，从厨房端进了宴会厅。阿染亲自给坐成一排的男人们斟了酒。

阿染虽已年逾四十，却风韵未减，早在战前就深得恩客追捧，偶尔也会到宴席上露个脸，但平时基本上把陪客的事情交给年轻艺伎，自己则在楼下指挥工作。只是此时人手不足，她只能亲自上阵。艺伎们都在楼下忙着准备化妆和演奏。

她把舞台交给了春驹，因为春驹擅长此花舞。只是歌谣的人手不足。要是艺伎全都上场，倒是也能表演五人歌谣。一个吹笛、一个太鼓、一个小鼓、一个大鼓，还有一个演唱。但是大鼓和太鼓没有人手，而且按照那个阵容，能在客席陪酒的人就只剩下女将和她十岁的女儿阿艳了。盆次不能上席。若是楼里还有饭婆和平女，女将都恨不得把她们也动用起来。

阿染母女给客人斟酒的空当，春驹她们就在楼下拼命化妆、调乐器，做好表演的准备。少顷，盆次在纸门后探头出来，用目光示意下面已经准备妥当，阿染便站了起来，行至舞台前方，向男人们郑重地行了一礼。

“那么各位老爷，接下来请欣赏歌谣与此花舞。”

她缓缓低下头，男人们纷纷起哄，鼓掌催促。

“太好了，赶快表演吧，等不及啦！”

“这儿又没什么吃的，那就是最好的招待啦！”

阿染又说：

“舞蹈由目前楼里最好的艺伎春驹来表演，歌谣人手略有不足，已让所有人尽力而为，敬请欣赏。”

“好啊，好啊！”

“这出节目本为京都祇园传统演艺，后由学艺者在金泽不断磨炼

发展出独特的韵味。战前，艺者们在梅桥脚下的女红场舞台竞相表演，精益求精，终成此果。”

“哦，是嘛。”

“好了别吹牛了，我们要看漂亮姑娘。”

男人们高兴地起哄道。

“歌词先是《罗浮仙》，后接《金泽四季》。这便是我盲剑楼目前最为精湛的演绎，敬请欣赏。”

说完，阿染站起来走回原来的位置，同时连通走廊的纸门打开，游戏丸、三津、阿福一行抱着乐器，文静地走了进来。

三人在舞台一角落座，开始弹奏，阿种配合奏乐朗声演唱起来。此时纸门又打开，妆容精致、服饰华丽的春驹翩翩入室，艳丽的舞姿让男人们欢声骤起。

“哦哦，真漂亮。”

“是人偶，人偶啊！”

“这下可不输京都祇园啊！”

他们拍着手说。

女将阿染内心不禁失笑。她虽然反复说人手不足，但如今能够做如此表演的，恐怕只有盲剑楼一家了。她心中怀有自负。眼前这场娴熟精彩的演艺，让一群脏兮兮的劳动者来欣赏，甚至有些浪费。

男人们痴痴地看着，阿染则不断给他们斟酒。其实女将本不必做这种事，只可惜人手不足。

表演时间很长，阿染心中也有算计。约定时间是一个小时，只要表演时间长，这群粗人喝酒喧闹的时间就相应变短。毕竟他们来历不明，又让她心里有不好的预感。喝酒的时间越长越有危险，还是早早赶出去为好。她之所以放这些人进来，是认识到如今刚刚战败，可能所有客人都是这副模样。

舞跳了很长时间，男人们似乎渐渐看腻了。这些人没有雅兴，欣赏不了高雅艺术，只想让女人簇拥着低俗玩乐。现在，他们已经有些

微醺，开始跟旁边的人大声谈论在大陆的战斗经验。虽然弹唱的声音尚能压过他们一筹，只是这种举动丝毫感觉不到饮客对艺者表演的尊敬。阿染预料，如此应该撑不了多久。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

一个人从坐垫上撑起身子，大声说道：

“好啦好啦，够了，别跳啦！”

“停止射击——”

另一个人接上一句军中口令，引得他们哈哈大笑。

“表演已经看够了，你们都过来敬酒吧。我们想跟女人说说话。”

“就是，想在近处看看女人的脸蛋。”

他们纷纷喧叫起来。对高尚歌舞不感兴趣之人往往很不耐烦。

艺伎们停下弹唱，春驹也愣在原地，个个都看着酒席上的阿染。

实在没办法，阿染只好点点头。她瞥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三十分钟，觉得还剩下三十分钟应该能撑过去。

“其实艺伎本来不上酒席，只是今夜人手不足，只能开个特例。你们都过来吧，给客人斟酒，别失礼了。”

“就是，你们可不能失礼了呀！”

一个男人大声起哄，声音已经透着浓浓的醉意。女将心想，这有点危险。假设是时常光顾的恩客，哪怕在酒席上稍有放纵，也不会丢掉对技艺优秀的女人那种敬意和客气。可是这些人并没有那种态度。他们的粗暴似乎无法只用战争来解释。

春驹从台上下来，跪坐在一个人身边，男人马上伸出酒杯让她斟酒。春驹笑着迎合了他。四下环顾，似乎没什么大问题，几个人都笑着喝起了艺伎斟的酒，起哄声也平息下来。阿染见状，稍微放下心来。看来席上不会有什么异常，是她杞人忧天了。

然而，平静只持续了十分钟左右。先是春驹被一把抱了过去，强吻了脸蛋和脖颈，让她忍不住发出惨叫。游戏丸也被拽倒在一个男人腿上，同样发出了惨叫。虽然她马上爬起身子，装作无事发生的样

子，可是周围的姑娘也都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几位客人，请手下留情，艺伎不熟悉酒席上的应对。”

阿染大声劝阻，还想找个安全的话题，便问了一句：

“几位客人一直在外地打仗吧？”

很快就有了反应。

“没错，我们这几位客人一直在外地打仗。”

一个人说。

“我们都是为国拼上了性命的人，经历了无数生死险境，全都是九死一生回来的，对吧？不知有多少次，我们都以为自己这回真的要死了，对吧？”

“就是就是。”

所有人大声呼应。

“能活着坐在这里简直是奇迹。为了坐在这里，我们少说杀了一百人。”

“哦，没错没错。一百？不对，还得更多。要是变成鬼冒出来了都不稀奇啊。所以说，我们已经什么都不怕了。”

一个人大喊道。

“就是，我们得把死去的战友那一份玩乐也享受起来。”

“那是当然。”

众人纷纷赞同。

“那可真是劳累各位了，都是在大陆那边吗？”

“有大陆，也有南方，有步兵，也有陆军航空队。大家都活着回来了，都是一群八字够硬的人。”

“就是，就算干了这么多坏事，也没有丢掉这条命。”

“你们也都为国而战了吧。”

被人这么一问，女将也迎合道：

“我们这儿的姑娘们都到军需工厂去，为飞机制造燃料箱了。还给一种叫月光的飞机翅膀涂夜光涂料。”

“就是我。”

阿种说。

“是嘛。那是国土防卫的飞机，要跟老美的B29对抗，是超高度的迎击战斗机。”

“是。”

“那你也为国家尽了一份力，我们是同志，是战友，干杯！”

如此一来，事情便按照女将的心意发展了一会儿。

席上有个爱说话的男人，大声讲起了他在战场上的英勇故事。其他人在旁边听着，边听边插科打诨，一时平安无事。

待到离一个小时还有四五分钟的时候，阿染开口道：

“那么各位，今天非常感谢你们的光临，结束的时间快到了。”

“喂，等等，还有时间啊！”

领头的男人说。

“稍等一下，军曹阁下，我要去小便。茅房在哪儿？”

另一个人站起来，他旁边的人也跟着站了起来。

阿福起身拉开纸门，指明了茅房的方向。

“还不够还不够，我来教你们唱军歌吧。军歌，女将，怎么样？”

阿染没办法，只好点点头。

那人拍着手唱了起来。其他人也打着节拍加入他，很快就变成了大合唱，看来是早已熟悉的曲子。艺伎们也赔着笑打起了节拍，阿染

只得配合。

上茅房的人回来了一个，还有另一个没回来。女将不禁疑惑，那人在干什么？刚才她暗中观察过，那人脸色还好，举止也正常，应该不是去吐了。

“喂，你站起来。”

领头的男人走向春驹，拽着她站了起来。

“怎么了？”

春驹笑着问。她的表情尚未流露出不快，阿染放心了一些。可是男人下一句话让她吓得顿时变了脸色。

“你，来跟我猜琼拳。”

男人顿时欢呼起来，连连鼓掌。

春驹大惊失色，愣在原地。她年纪尚轻，不知如何回避这种要求。

“不可以！”阿染站起来高声说道，“这位客人，您不可以做如此粗俗之事。”

女将忍不住拉下脸来。

“什么啊，你说什么粗俗？”男人说。

琼拳其实就是野球拳，在客人与艺者之间进行，输的人要脱一件衣服。这种游戏虽然粗鄙，但是很少发生，唯有经常光顾、已经非常熟稔的恩客，在给艺伎买了各种礼物，让艺伎特别青睐之后才能得到这种特殊待遇。头一次登楼的客人断不可能让艺伎答应做这种事情。

“搞什么啊，为啥不行啊女将。难道你在歧视我们？”

“哈？歧视是什么？”

女将是真的不知道。

“琼是什么，朝鲜人[3]吗？”

“啊？琼？那是什么意思呀？”

“那没什么了。总之我们为这个国家卖了命，你们却连这样的游戏都不愿意陪我们玩吗？连这点国民精神都没有？难怪会打败仗。”

“快点儿快点儿，剪刀石头布！”

其他人开始起哄，一个人走过来，按着阿染的肩膀强迫她坐下。男人扎起马步，下流地前后左右摇晃着下半身，随后伸出右手。春驹一时没回过神来，也跟着伸出了手。男人出了剪刀，春驹出了拳，男人输了。

“哦！”男人大喊一声，“唰”地脱掉了上衣。

“再来，剪刀石头布！”

坐在席上的人又齐声起哄，两个人便又猜了起来。这次春驹输了，不得不脱掉一件衣物。

“军曹，加油啊！”

后面有人模仿女人尖细的嗓音喊了一声。

人们已经酩酊大醉，开始鬼吼鬼叫，对彼此扔纸团。

“请停下！”

阿染大声劝阻，但是完全盖不过男人的喧闹。他们野蛮的吼声实在太大了。

一群人不顾阿染的劝阻继续游戏，男人终于脱掉了裤子，只剩下一件汗衫和一块兜裆布。春驹也只剩下了打底的长襦袢。

男人们的吼声几乎能震动四壁，阿染忍无可忍，愤然站了起来。然而旁边的人马上围过来，两人架着阿染让她坐下了。

“女将，你就安安静静地看着吧，别给大家添麻烦。”

就在这时，纸门拉开，方才去上茅厕的男人走了回来。他一进门就瞪大了眼睛，因为同伴已经半裸，而春驹也只剩了一件内衣。那人随即兴奋起来，怪叫着跑过去一把抱住了春驹，使劲揉捏她的乳房。春驹顿时高声惨叫起来。

“快住手！这里不是那种楼！我要报警了！”

阿染声嘶力竭地叫道。

半裸的男人似乎听见了她的话。

他转过头来，满脸涨红，大步朝女将走过去，揪着她的衣襟把她拽了起来，沉声怒吼：

“你去报啊！”

“不是那种楼，那是哪种楼，啊？！”

“装什么装，不就是个淫窝。”

坐在席上的人高喊。

“不对！”

“哪里不对了？”

“反正还不是跟恩客睡觉，卖身赚钱！”

有人一脸了然地高声道。

“我们都查过了，这里的警察人手一点都不够，就是群没有手枪的老头儿，整天坐在那儿咔嚓咔嚓下将棋。”

领头的人说完，周围的人大声哄笑起来。其中一人边笑边闹：

“有啥好怕的，年轻的警察都被征兵啦！”

“你叫得再大声，也没有人来救你。现下就是这样的世道，女将你就认命吧。”

“如此粗暴之举，真是太过分了。你们是什么人？来错地方了。我们不是妓院！”

阿染立在原地，大声说着，随后转向还坐在席上的女儿。

“艳，你到里屋去，跟盆叔待着。”

十岁的女儿站起身来，跑出了走廊。好在，这帮人并没有对孩子出手。

“请你们离开。花银不要了，请马上离开。下次再也别来了！”

“搞什么啊，就是要钱呗？就算你不说，我们也不打算给。因为我们一分钱都没有。”

半裸的男人说着，所有人再次哄笑起来。

“你们没带钱就来喝酒了吗？”

女将气愤地说。

“花银是啥？”

席上坐着的一个人问道。

阿染更是无奈了。

“你连这都不知道，还好意思到这里来。乡下人。”

半裸的男人火了，大步走向阿染，一把抱住她的上身，脚下横扫，将她掼倒在地。

阿染惨叫一声摔在地上，随后滚了几圈，撞倒了好几个酒壶。杯盘四散，发出巨响。

“一本[4]！”有人大喊一声。

“不知礼数，狂什么狂！”

“少逞嘴上功夫，区区战败国的女人！”

“就是，不知是谁一直多亏我们军人保护！”

醉客起哄道。

“什么乡下人！你以为我们是谁？天皇陛下的赤子，帝国陆军的军人！”

领头的再次怒吼。

艺伎们闻言，全都用膝盖撑起了身子。她们意识到这些都是歹人，顿时想要逃跑，可是男人们动作更快，瞬间便把她们抓住了。艺伎们尖叫着拼命挣扎，但都被死死摁住，动弹不得。

“你们这些平民，口气这么大，是不是想被我教训一顿？”

“就是啊军曹，教训她们一顿！”

有人附和道。

“先是这家伙，从她开始。”

从茅房回来的男人将春驹死死扣住，从身后撕开她的长襦袢，让她只剩下了遮挡下身的腰卷。

两只乳房毫无遮掩，春驹惨叫着蹲下身子，其他人都在旁边鼓掌起哄。

“哦哦，还在身子上涂了白粉，好专业啊！”

男人边说边笑。

“求求你住手，别欺负我家姑娘！”

倒在地上的阿染勉力撑起身子恳求道。

“喂喂，你说什么傻话呢，这才刚要变得有意思啊。不对姑娘出手，我们还能干啥呀？”

被唤作军曹的男人说完，周遭的男人又哄笑起来。

“我们啊，要在这里待上三天三夜，尽情享受你们的身子，还要吃光你们的东西。”

“就是，我们可都饿坏了。”

从茅房回来的男人附和道，随后走向被人扯住双手无法遮掩胸脯的春驹，不顾她的惨叫，把她抱起来，放在地上，猛地推了一把背部。春驹跌倒在榻榻米上，连忙扯过旁边的襦袢遮住了身子，紧接着朝走廊逃去。可是另一个男人追了过去，将她逮住，又死死扣住了上半身。春驹惨叫连连，男人可能觉得她吵，就空出一只手捂住了她的嘴。

“喂，我找到好东西了。”

从茅房回来的男人像变戏法一样，从上衣各个口袋里掏出了五颜六色的绳子。

“我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发现衣箱里塞满了这些，还有不少呢，我都拿不完。”

“好，大伙儿们，把娘们儿的双手都捆到身后去。”

被唤作军曹的领头人一声令下。

“要是还有多的，就把脚也捆上，别让她们跑了。要是太吵，就把嘴也捆了。女将，我还要把你也捆起来，然后为所欲为。廓里的女人肯定都不是黄花闺女了，做什么都无所谓吧，你说对不对？”

一众男人齐声哄笑。

“你们的工作不就是陪男人睡觉嘛。我们可是睡过不少女人，让你们也爽一爽。”

阿染面无血色，一脸绝望。

“这是我们的权利。以前啊，我们受了不少苦，到末了还要被派出去打仗，好不容易熬到了今天，该轮到我们作威作福了。我们再也不害怕任何东西，连杀人的事都干过不少了。杀了好多人，昨天还杀了个警察。”

女将和艺伎闻言，全都吃了一惊。原来这些人就是报纸上提到的恶棍。她们此时才察觉，自己竟让一群无恶不作的坏人进了楼里来。

“你可别小看了我们，哪怕有一点抵抗，我就像掐小鸡儿一样掐死你。听到没？你们几个现在开始要绝对服从，知不知道？从今晚开始，你们就是我军的俘虏。俘虏没有抵抗的权利！”

“我们对这种事可有经验了，早就习惯了防御战。在外地，我们也会杀到普通人家里，对娘们儿为所欲为，然后全都杀掉。”

旁边的同伙说。

“你可别以为这是说谎唬你，都是真的。不想被灭口，就给我小心点儿。”

男人们纷纷发出威胁。

“没错，就是这样。好死不如赖活着，告诉你们，咱们可是身经百战，厉害得很！谁都打不赢咱们！全城都找不到能灭掉我们的军

队，除非美军上阵。”

“美军也打不赢我们。不然你叫来试试，看我用军刀把他们都砍了！”

男人拿起身旁的布袋，用手拍了拍。

“事情变成这样都要怪你们国家打输了。你们就认命了吧。只要过上几天，我们就走了，忍耐忍耐吧！”

军曹说。

5

他们在战场上似乎不是一个连队的人，只是回国后纠集在一起。但不知为何，他们的行动十分团结一致，只能说不愧是战斗经验丰富的复员军人，可谓进退有度。只要那个被唤作军曹的人一声令下，平时无论言语多么轻浮的人，都会立刻从命。他们似乎深知这样能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这位军曹则扮演了部队长官的角色。

他们用同伙上完茅厕搜刮来的腰绳[5]将所有艺伎的双手捆在背后，如此便已用完，没有多余的绳索可以捆绑双足。于是另一个人问出了更衣间的位置，从那里的衣箱又翻出了更多腰绳，这回将所有女人的双腿都捆起来了。这下，她们既无法逃脱，也无法向近邻求救了。

女将阿染也同样被捆了起来，可是她依旧不断抱怨，不肯闭上嘴巴，男人们干脆往她嘴里塞了一块手绢，用腰绳紧紧绑住，让她闭上了嘴。随后，她就被扔到了宴会厅角落。

一切动作做完，复员军人们把女人全都拖到大包间集中起来，随即动作娴熟地做起了困守的准备。他们把房子彻底扫荡了一遍，在杂物间找到铁锤和钉子等木工用具，便四处收集木板，将一楼走廊所有窗户都闩上，然后钉上了板子。木板不够用，他们又把厨房地板撬出来继续封窗。这道工序结束后，他们又从房间里搬来了衣箱和书架之类，拿到走廊上堵住窗户。

接着，他们把玄关门也钉死，搬来衣箱、水罐、书架、桌椅、火盆、矮桌，层层堆到了天花板，把门堵得严严实实。然后，他们又找来绳索，把街垒跟柱子缠在一起固定住。如此一来，连通外界的出入口就只剩下一扇侧门，军曹又下令五个男人轮番看守。

判断外敌无法入侵后，军曹命令盆次烧饭，给每人捏了两个饭团。他们又从酒窖里搬出所有酒水，还在布草间找到藏在里面的阿艳，把她也带到二楼，捆住手脚扔到一边。

涂朱台阶底下的小房间是盆次的卧室，他们将盆次这个男性视为威胁，一开始准备捆起来监禁，但是看盆次言行愚钝，认为没有危险，便在他做好饭团之后，捆起来揍了两三拳，要他老老实实待着，随后一把推进那个小房间，关上了门。

结束所有作业，他们又回到二楼大包间，互相用日本酒犒劳辛苦。夜深了，他们把二楼大包间的照明和后门的电灯泡留着，其他灯都灭掉，以便万一要行动时快速适应黑暗。大包间也没开顶灯，只是将地上摆的几个雪洞台灯打开了。

男人们在一片昏暗的灯光中吃饱肚子，慢悠悠地喝着酒。从窗户望出去，花街还笼罩在夜色中，没有哪里亮着明晃晃的灯光。所有楼都还没开始营业。因此，盲剑楼也不能贸然开灯。

将门窗彻底堵住，又吃饱了肚子，男人们安下心来，开始对姑娘们动手动脚。他们走向被捆在地上的姑娘，一个个抱起来，拖到了酒桌旁。姑娘们吓得哇哇大叫，但没有一个人停下动作。他们抱着姑娘，又是亲嘴，又是揉胸，动作可谓娴熟，正如他们所说，在战场上早有类似的经验。

花街有花街的规矩，就算见到魅力十足的艺伎，馋她们的身子，也不是一下就能得到。客人得不停花钱光顾，请艺伎频频登台，还要给她买和服、腰带、簪子等百般讨好，跟艺伎打好关系，再得到女将允诺，然后才能同床。然而，一旦动用了暴力，这种规矩轻易就能省略过去。这些人的粗暴举动让姑娘们沉痛地认识到了女人的势单力薄。这便是战争时代的特殊性。习惯了杀戮的人总会表现出过剩的暴力，加之他们此前又是被人凌虐的阶层，而且镇压暴力的警察和治安可谓不复存在，于是声名在外的东廓楼内，就这样成了他们控制的战场。

性欲高涨起来，男人们就走进隔壁搬出棉被褥子铺好了床。随后，那个看似长官的男人就拖着自己看上的女人走进去，不顾姑娘哭喊，对其为所欲为。结束之后，便又回到大包间继续喝酒。接着，地位次一等的男人又站起来走进隔壁，继续糟蹋被留在里面哭泣的艺伎，其行为如同野兽。

这群人里似乎没有将校，但依旧保留着军队里的阶级意识，因此

军衔高者可以优先挑选女人满足欲求。只要地位高的人宣称这是他的女人，他不说可以，下面的人就不会出手。最得宠的还是春驹，那个军曹将她糟蹋之后，便下令周围暂时不可碰她。

待到男人都满足了欲求，军曹便令最年轻的人去接替看守侧门的人，又让换回来的人也去糟蹋女人。这种性的仪式完成一轮之后，姑娘们又被拖回了大包间，被男人们或是放在身边，或是放在腿上，因为不得自由，只能任他们抚摩作乐。

如此过了四五个小时，时间已是深夜，因为春驹无论被怎么糟蹋都不减反抗的态度，军曹似乎厌倦了。

“喂，金原上等兵。”他叫了亲信的名字。

那人应了一声，来到近旁。

“这女人给你了。”

军曹满不在乎地说。

被唤作金原的男人一脸喜色地收下了春驹，似是与金原军衔相同的两个男人也走了过来，不顾金原反对，把手伸向了春驹的身体。春驹连连惨叫，三人并不理睬，硬是将她当成了玩物。

军曹看着此光景，一言不发地站起来，走向因为年老而无人靠近的阿染，将她抱了起来。阿染没料到有此一着，先是惊讶，随后开始激烈抵抗，尽管被堵住了嘴，依旧奋力发出尖叫。可是军曹不管不顾，抱着手脚乱扭的阿染走进隔壁，占了她的身子。

盲剑楼的酒池肉林一直持续到天亮，东方渐白之际，入侵者抱着半裸的艺伎，直接躺在大包间或隔壁的褥子上沉沉睡去。一开始他们还时刻把装有军刀的口袋放在手边，防范外敌入侵，因为一夜无事，众人胆子都大起来，放松了戒备。

暴行又持续了两天两夜。男人们饿醒了就到厨房，打开柜子寻摸一些咸菜或鱼板果腹。若是还不够，就把盆次揪出来令他煮饭，做成饭团吃下。还让他用现成的食材做成味噌汤，并给众人泡茶。

艺伎们得到男人的许可后方能如厕，没被松绑的人只能得到一两口饭团的投喂。反抗之人被扔在屋子角落，什么都吃不上。还有的人干脆被扔到走廊上，连茅房也不让去。

到了第三天傍晚，男人们终于厌倦了暴行，女人们也都疲惫不堪。

“你已经闹够了吧？”女将阿染被领头的军曹抱在怀里，开口说道，“对我们为所欲为了三天，你们已经闹够了吧。请把我们放开吧。”

由于缺乏睡眠，阿染的声音已经沙哑不堪，两眼也遍布血丝。

“这下你知道，我就喜欢像阿染你这样上了年纪又风韵犹存的女人了吧。”

男人说完，女将并不作答。

“不骗你，是真的。”

“要是再这样下去，邻居就该发现了。不，可能已经有人发现了。人们心里奇怪，可能要上门来问，你们还是快走为好。请放过我们吧。”

“也是啊。”

军曹慢慢悠悠地说。

“我们都让你给睡过了，睡了好几次。还能再怎么样呢？”

军曹闻言，又喝起了酒，随后对着阿染的嘴，把酒灌了进去。阿染并不饮下，任凭酒液从嘴角漏出。

“喂！”

军曹生气了，一把攥住阿染的前襟，张手扇了过去，随后将她扔在地上。阿染痛呼一声，无奈双手被缚，无计可施。

就在那时，走廊的拉门开了一条缝，在后门站岗的男人探头进来说。

“军曹，一个叫阿春的顶笼女说要见女将。”

“阿春姑娘……”

阿染倒在地上，喃喃自语道。

“顶笼女？她来干什么？”

军曹问。

“她说今天有不错的鲭鱼，没舍得卖给别人，专门拿来给女将。”

大包间的人顿时安静下来。他们都饿着肚子，一听见鲭鱼就馋了。

“鲭鱼啊，挺不错。”

军曹也咕哝道。

“好馋人啊。”

“咋办？”

廊上的男人等待长官的命令。

“鲭鱼是好，但是不能放女将下去啊。”

军曹嘀咕道。

“要是她让顶笼女去报警，那就不好了。”

“我不会说的。”

阿染说。

“但是你可以使眼色。”

“该怎么办？”

看门的又问。

“金泽的警察虽然缺人手，但是若叫了外援可不好。行，就让孩子去吧。我在后面盯着。找个人，把女将女儿的手解开。”

他对同伙下令，于是被扔在大包间角落的十岁的阿艳被领了过来。

“叫你女儿去买。”

军曹对母亲下令道。

“艳啊，你听好了。”

阿染撑起被捆绑的身体，对女儿说。

“厨房茶箱最上头左边的抽屉里有八张十元钞票，你把钱给阿春姐，将鲭鱼买下来。要是不够，就对她说下次补上。”

阿艳点了点头，随即被军曹牵着手走了出去。两人走到楼下，又顺着走廊朝侧门走去。

阿艳熟悉楼里的情况，走进厨房前面的房间，踮起脚尖从茶箱顶上的小抽屉里拿出一沓十元纸钞，随后拿着钞票走向侧门。军曹也跟了过去。

阿春就站在门口的台阶上。

“啊，小艳。”

见到女孩开门，阿春站了起来。

“给我一个大盘子，或是笳篱。我这儿有上好的鲭鱼，都不舍得卖给别人，专门拿给你家了。”

阿艳点点头，从架子上拿出大盘递过去。阿春从放在地上的竹笼里拿出鲭鱼，连盘子一块儿递给了阿艳。

“你可要小心哦。”

“嗯。”

阿艳说着，双手接过了盘子。

“小艳，这些人是谁啊？”

不明就里的阿春问道。

“是盆叔的朋友。”

阿艳聪明地答道，军曹闻言松了口气。随后，阿艳把八十元纸钞递了过去。

“唔。”

阿春点点头正要接过，却被军曹一把夺了过去。

“给多了。”

说着，他抽出一张，塞进自己口袋里。

“辛苦了。”

军曹假笑着送走了阿春，又从阿艳手上夺过装鲭鱼的盘子，放到灶台上。

“正贤，把门看好了。”

他吩咐完手下，抱起阿艳穿过走廊，走上涂朱的台阶，拉开之门，回到了大包间。

军曹放下阿艳，猛地将她一推。阿艳惊叫一声，跌倒在地。

军曹又拾起地上的腰绳，按住阿艳将她胡乱捆了起来。因为他动作粗暴，阿艳痛得嘤嘤直哭。

“女将，你胆子真够大啊。”

军曹对阿染大声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刚才那张纸摊开，翻过来高声念道。

“救命，此处被恶人侵占，快去报警。”

艺伎们大吃一惊，双眼圆瞪。

“这是什么！”

阿染面色惨白，低头不语。

“竟然在钞票里夹了张纸。”军曹说，“真是一刻都不能松懈啊！”男男女女都沉默了，夕阳西下，大包间渐渐笼罩在昏暗中，唯有军曹一人耸立正中。

“女将，真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不行啊。老子现在就把这小姑娘开苞了。”

“别这样！”女将大喊一声，“我愿意受罚，你要怎么样都行，请别对我女儿出手！她还是个孩子啊！”

“现在是个孩子，将来还不是要被开苞，成为艺伎。”

军曹坏笑着说。

“我不让那孩子当艺者！我要供她上学，嫁个普通人家，所以你别对她出手！”

阿染表情狰狞地恳求道。

“喂，女将，你说真的吗？”

军曹问。

“真的，这门生意我打算做到我这一代就算了。”

阿染边说边点头。

“那你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是吧。”

“是的，我愿意，只要你别对孩子出手。”

“好，下面不是有绳索吗，你们去拿上来！”

军曹对同伙下令道。

绳子拿来了，几个男人用绳子捆住女将的胸口，把她吊在房梁上。

军曹走过去，扯住阿染的头发强迫她抬起头来，扇了她好几巴掌，把女将打得缓缓转圈。

接着，他又拿起军刀，摘掉口袋，用刀鞘狠狠击打女将的臀部。两下、三下、四下，女将发出痛苦的哀号，开始啜泣。

被捆在地板上的阿艳，见此情景也哭了起来。

散落在大包间里，被男人们为所欲为的艺伎们都齐声哭了起来。女人的哭声渐渐充斥了大包间。

“好难受，我呼吸不了，放我下来。”

女将哭着恳求道。

“喂，怎么这就哭了，刚才不是说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吗？”

“可是这样我会死掉。我喘不了气，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

“难受吗，女将？”

军曹问。

“是的。”

女将拼命点头。

“像这样慢慢窒息而死很难受，对不对？”

“是的。”

“那我干脆把你头砍掉吧！”

男人大叫一声，抽出军刀。

刀身反射着骇人的光，姑娘们顿时尖叫起来。其中还有人担心女将的性命，忍不住放声哭泣。

“哼，还做个这么费钱的头发。这世道啊，平民老百姓可是连饭都吃不上。”

军曹煞有介事地说着，把军刀插进阿染发间，用力一切。女将浓密的发丝霎时垂落下来。

“你们这些人整天过着奢侈的日子，害多少人在外面哭泣，你知道吗？知道吗！”军曹大声说，“有的人连日本国民都当不上，只能被当成奴隶使唤，从来没停止过哭泣。就算去乘联络船，也只能待在船尾，走到前面去就要挨打。可是这些人上了战场呢，就要被派到最前线去。每次都要首当其冲进入最危险的地方，叫我们头一个去死！”

“你……”

女将呼吸困难，勉力挤出一句话来。

“干啥？”

军曹问。

“你，不是日本人。”

“要你管！”

男人怒吼一声，一掌劈向女将的脸颊。

“从小啊，老爸老妈就当着我的面被别人打，打得又哭又叫。你知道在自己孩子面前又哭又叫是什么感觉吗？啊？连这种事情都没经历过，你到底懂什么？蠢货！”

男人声嘶力竭的吼叫令姑娘们更加恐惧，哭声霎时高亢起来。

“好，既然如此，我就把你头给砍下来，给我站好了。还有你们，接下来就是你们。我把你们全都杀了，给我等着！”

军曹对艺伎们一阵叫喊，大包间的姑娘们也发出了凄厉的哭喊。

军曹握紧军刀，高高举起，然后——

“嗯？”

他轻哼一声。

因为被吊在房梁上的女将低声唱了起来。

犀川船头家呀嚯咿，

船头家撑着橹呀嚯咿，

好孩子乖乖睡呀嚯咿。

好孩子，快快睡，做个好睡梦，

好孩子，可别哭，天狗要来呀。

天狗要来呀，谁也挡不住，

大家伙儿都遭殃，

坏人全都下黄泉。

就在那一刻，走廊的纸门豁然敞开。

男人和姑娘们都朝那边看了过去。

黑暗中，站着一个美貌绝世之人。他身背婴儿，是个画一般俊美的剑士。

“你是谁！”

军曹大吃一惊，大张着嘴，放下了刀。

他离开阿染，朝剑士走了过去，再次高举军刀，踏出一步，朝剑士砍了过去。

剑士一个闪身，将军曹收回的刀锋格挡开，顺着刀势，军曹的胸膛应声而裂。

原来，剑士以难以捕捉的速度拔出了大刀。大包间的人一时间竟无法理解眼前的情况。

“啊——”

军曹发出野兽般的吼叫，胸前喷出一片血雨，仰天倒在地板上。

军曹尚未沾地，剑士大刀一闪，被吊在房梁上的女将也随着军曹的倒下，咕咚一声落在地板上。

“你这浑蛋！”

一群复员军人齐声怒吼，用力推开了身边的女人，随即抓过军刀，慌慌张张地试图解开绳子扯掉布袋。

可是剑士并不留情，宛如一股黑旋风般冲进包间深处，横劈竖刺，瞬时干掉三人。军人们莫说拔刀出鞘，连布袋都来不及解开，甚至没人能站起身来。

三人鲜血四溅，剑士已然抽身，与最后一人对峙。那人好不容易拔出军刀，尚未端至身前，便听得一声巨响，胸口被斜劈了一刀。

男人又是一阵血雨狂喷，径自向前倒下。女人们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双脚踏着地板，被捆绑的身体不停向后蠕动，纷纷靠在了墙

边。

剑士动作迅疾，却也有些奇怪。这太不寻常，怎么看都不似活人。艺伎们惊恐万状，拼命挪动不自由的身体，在墙角挤作一团瑟瑟发抖。也因为这样，没有人认真端详过那名剑士。

唯有被捆绑在角落的阿艳目不转睛地看着剑士完成了那一连串动作。剑士经过她身边时，阿艳还抬起头，就着旁边的雪球灯光线看清了他的半边面孔。至于另外半边，则隐没在黑暗之中。她看见的那张侧脸竟如此俊美，令人忍不住倒吸一口气。那美貌仿佛并非当世所有。

那时，阿艳发现了剑士的不寻常之处。画一般的俊美容颜，澄澈美丽的双眸，但那双眸子竟像玻璃珠一般，丝毫不往她这边看。阿艳想，啊，这个人眼睛看不见东西，所以动作才会如此奇怪。那并不像活人的动作。

那么他究竟是谁？幽灵……或许如此，又或者是寄宿了灵魂的人偶。当然，这都是多年以后的想法，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阿艳只知道屏住呼吸，在强烈的恐惧中凝视着那绝世的美貌。

待她回过神来，风暴已经平息，大包间鲜血四溅，男人们倒在一片血海之中，蠢蠢蠕动，吐出濒死的喘息。那位飓风般瞬间斩杀五人的俊美剑士，早已不见踪影。

阿艳缓缓撑起身子，心想：我是做梦了吗？那位剑士在哪里？那位俊美的剑士，莫不是心中强烈愿望制造的幻觉？不过，这也是多年以后，阿艳长大成人时形成的想法。

半裸的春驹如同死人似的呆立在一旁。捆绑她双手的带绳可能松开了。

阿艳双脚未被捆绑，她也站起来，闷头朝春驹跑去，然后向她恳求道：

“帮我松开！”

春驹猛地回过神来，用冰凉颤抖的双手解开了阿艳手上的带绳。

双手恢复自由后，阿艳立刻跑向呼吸艰难的母亲，用小手拼命解开束缚双手的腰绳，以及捆住胸口的绳索。

阿染恢复自由后，缓缓撑起身子，对女儿说：

“刚才那个人是谁？”

再看旁边，艺伎们都被解放了双手，重新直起身子，但是个个茫然四顾，没有人说话。

环视四周，屋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男人们已经不再发出声音，也不再动弹了。他们都死了。

这时，游戏丸喃喃道：

“盲剑大人？”

“是盲剑大人……”春驹也喃喃道。

“盲剑大人来救了我们。”

每个人都缓缓站起身来，在女将的带领下，宛如亡灵一般跌跌撞撞地穿过敞开的纸门来到走廊上。这是刚才剑士拉开的门。

她们缓步走下涂朱的楼梯。阿染边走边盯着脚下，没有发现鞋子留下的污迹。

女人们又顺着楼下的走廊来到楼梯背面，站到盆次屋门前。

“盆叔。”

阿染喊了一声。

“来、来、来啦。”

里面传出盆次好似睡迷糊的声音。打开门，盆次果然躺在被窝里。

“来、来啦。”

他耸起下巴说。

“盆叔，有人来过这里吗？”

女将走进狭窄的房间问道。盆次掀开被子，缓缓坐了起来。

“什、什、什么东……东西呀？”

他问。

“你啥都没看见？”

春驹问。

“看、看、看见什、什么？”

他一脸呆滞地反问。

“好了，算了。”

女将说着，走出了盆次的房间，随后转向侧门。姑娘们也跟了上去。走廊上也没有看见足印。

闯入楼里的无赖中最年轻的那个，此时正呆呆地坐在门廊的电灯下，孤独地看守着侧门。

他看见一群女人，立刻站了起来。

“干、干什么？”

他问。

“你一直坐在这儿？”

女将问。

这个男人一直很安静，闯进来后从未言语嚣张，也没对女人动粗，所以女将才敢跟他说话。

“嗯。”

男人点点头，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有人来过这里吗？”

游戏丸问。

男人诧异地摇了摇头。

“谁也没来过。”他说，“问这个干什么？”

“哎……怎么回事？”

春驹咕哝道。

“你还是快跑吧，其他人都被杀了。”

女将告诉他。

“啊？！”

他吃了一惊，瞪大眼睛。

“被谁杀了？”

“不知道，有个人突然冲进来，用刀把他们砍死了。”

女将说。

“我们都被捆着，不知道咋回事。”

春驹也说。

“你去二楼看看吧，他们都死了。你也快逃，别被杀了。”

阿染说。

他顿时跳了起来。

“大哥！”

他大喊着朝二楼跑去，脚步声从走廊一路延伸到楼梯。

阿染她们又凑成一列，把楼里每个角落都看了一遍。没有任何异常。窗子都被钉死了，大门也被堵住了，没有任何挪动过的痕迹。楼里所有阴暗的角落、壁橱和茅房、浴室和浴盆里都没藏着人。

女将想，无论那人藏得再好，她在楼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肯定能察觉到气息才对。而且，如果是外来之人，肯定会因为没脱鞋而踩脏地板。可是走廊和楼梯上都没有发现泥印。

这太不可思议了。无论是木地板间还是榻榻米间，都没有发现半

点污迹。莫非那真的是亡灵——

“盲剑大人从哪儿进来的？”

游戏丸问道。

“窗户都被钉着呢，门口这个样子，压根儿进不来也出不去呀。”

“能进出的只有一个侧门，可是那个男的一直坐在那儿，不是吗？”

春驹说。

“搞不懂了，难道是天上落下来的，地里长出来的？”

女将说。

“果然是幽灵吧。”

“啊，我们去中庭的盲剑大人那里看看吧！”

游戏丸突然有了主意，便带头一路小跑，来到了面朝中庭的外廊。她一蹦就跳了下去，双脚钩上木屐，咔嗒咔嗒地朝小社跑了过去。

春驹也下了地，穿上木屐，追着游戏丸朝小社跑。

女将和其他姑娘都下到了院子里，但是木屐已经没了，便光着脚跟过去。

游戏丸站在小社前，可是周围无光，什么都看不见。她拿起木雕前的火柴盒，擦着一根火柴，点燃了蜡烛。

接着，她把小社里里外外看了一遍，没有什么变化。背袋、口水兜和铃鼓都跟三天前一模一样。

“什么变化都没有啊。”

女将说。

“可是，盲剑大人一定是从这里来的。”

游戏丸说。

“是啊，我们还是好好拜拜吧。”

说着，阿染双手合十，姑娘们也跟着合了掌，低头祭拜。

游戏丸最先拜完，就地蹲下，打开了下层的双开门，接着伸手进去，取出了盲剑大人的刀。

“快放下，你这样要遭天谴的。”

女将责骂道。

可是游戏丸不知中了什么邪，竟抽出刀来，随即惨叫一声。

“啊啊！”

原来，刀刃上竟沾满了新鲜的血液。

她轻触一下，指尖沾上了一点红色。

“盲剑大人果然是从这里来的。他是来救我们的。”

说着，游戏丸眼中噙满了泪水。

注释：

[1] 日本刀被称作“太刀”或“大刀”，刀术则被称为剑术或剑道，区分不明显。本文亦混合使用。

[2] 星康吉鳗，俗称星鳗。

[3] 日本人对朝鲜半岛人的蔑称为“チョン”（音“琼”），文中“琼拳”原文为“チョン抜け”，故有此说。

[4] “一本”为柔道等比赛项目的得分形式。

[5] 系在和服腰带之上，用以装饰和固定的彩绳。

疾风无双剑（上）

1

犀川船头家呀嚯咿，

船头家撑着橹呀嚯咿，

好孩子乖乖睡呀嚯咿，

船头家撑着橹呀嚯咿。

好孩子，快快睡，做个好睡梦，

好孩子，可别哭，不然不要你。

乘着梦的浪花，摇啊摇啊，

小小摇篮里啊，做梦的孩子，

伤心的世道啊，快快过去吧。

千代把村里的孩子召集到河边，教他们唱了不知是谁创作，但是在这片土地上自古流传的“犀川船头家摇篮曲”。这首摇篮曲是千代小时候母亲教给她的。

她先唱了一遍，让孩子们记住，随后又想让孩子们唱，但是被一个喊声打断了。

“喂——喂——是土左卫门呀——”

那是在犀川河面上打鱼的渔夫为二郎。

“喂——彦佐你听见了吗，漂过去啦！”

“什么？！”

彦佐正在钓鱼，闻言就把钓竿放到一边站了起来，千代也站了起来，朝彦佐那边走了几步。这时三个孩子都跟了过来，千代本能地感到事情不妙，便张开双臂，拦住了身后的孩子。

“有土左卫门，是真的吗？”

千代心里也有这个疑问。她知道土左卫门是指河面的浮尸，只是从未听说这条河上死过人。

为二郎把渔网挂在传马舟上，将船划了过来，对千代喊道：

“千代啊，不行不行，别让孩子看见。你赶紧领着他们到坝上去，要么打发回家，要么在另一头玩儿。”

千代转头对着孩子们说：

“我们到那边去吧，我教你们怎么玩剑玉。”

两个女孩听话地跟了上去，唯独那个男孩还好奇地看着河面。千代一把将他拽住。

“太郎，快走吧，你不怕我们丢下你呀？”

太郎闻言大喊：“不要！”

于是他跟了上去。

千代领着他们爬上河堤，来到一片草地上，从怀里掏出两个剑玉，一个自己拿着，一个分给孩子们，让他们轮流模仿自己的动作。可是，千代一直惦记着河堤那一头的死人，心不在焉地陪孩子们玩儿了一会儿。就在那时——

“太郎！”

有人喊了孩子一声，原来是他母亲走了过来。

太郎站起来，头也不回地朝母亲跑了过去，两个女孩子也跟了过

去。千代总算能回到河边。

她穿过河堤上的路，小心翼翼地走下长草的斜坡，看见传马舟停在河边的一片砂地上，周围已经聚集了五六个男人。其中一个人拿着草席，蹲下来轻轻盖住了死人的身体。

千代小跑过去，木屐踩在沙砾上嘎吱作响，男人们远远就听见了她的脚步声。彦佐干脆转过身来对她说：

“千代，你来得正好。快回去告诉你爹，出大事了，小六死了。”

“啊？！”

千代惊叫一声，因为她知道小六这个人。小六个子不高，但是能言善辩，勤劳肯干。虽是百姓之身，但是喜好研习剑术，时常到村北郊外的道场去挥舞竹刀练习。他很喜欢小孩子，千代小时候也经常被他带着玩儿。小六娶了妻，但是一直没有孩子，便时常叫千代到地里帮忙，每次帮了忙，都会给千代塞些自家种的芋头或茄子。

而且小六说话特有意思，在周围那么多老百姓里，他是千代最喜欢的那一类。惊讶过后，千代开始感到悲伤。

“小六平时可是最精神的人啊。”

干物店的文佐卫门说。

“他最反对西河组吧。”

“是啊，他总说这是我们自己开辟的村子，绝对不能交给黑道上的人。”

为二郎也说。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被那些年轻的混子盯上，结果成了这个样子。”

“你说他被杀了吗？”正吉说。

之前村里还没因为这个死过人。

“唉，我早就觉得有危险啦。”

与七喃喃道。

“这真的是被人干掉了吗，不是自己淹死的？”

彦佐说。

“不对，你看这里。平时那么精神的小六不可能淹死。”

针灸医师菊庵翻开了他刚盖上的榻榻米，底下露出贴附着凌乱头发的土黄色的脸。千代慌忙低下头，抓住了彦佐的袖子。

“瞧这儿，脖子，还有脸，还有手臂，都是瘀青。”

“这是被打了？”

“对，就是被打了。用的是木刀之类的硬东西。伤得有点深，恐怕不是空手打的。瞧瞧，还有这儿，打得皮开肉绽，还有出血的痕迹。”

红叶村的居民多数是从越前翻山而来，或是从中国地区迁移而来。因此，几乎所有人说话都带着一股西边的腔调。

“没有被刀砍，骨头也没有折。”

菊庵四处检查小六的身体，边看边说。

“那就是一开始不打算弄死啦？”

“是不是威胁了他？为了威胁小六，才把他打了一顿，还推到河里？”

“没错，他被打了一顿，然后推到河里。打他的人可能没想到小六会死。”

“可是小六死了，可能是淹死的。这下可不好，咱们大伙儿都得收拾细软趁夜逃跑了吧。”

正吉说。

“你傻啊，那不是正中西河组的下怀！那帮人就等着我们这么干呢。”

“可是，反正无论我们怎么硬撑，要是不会用刀，肯定敌不过那帮不要命的黑道啊。”

“也有人会用。”

“有几个人，能胜过他们吗？我在河边生活了这么些年，还是头一次见人溺死。”

与七嘴里说的这么些年，其实是千代的父母挖井出了水，先在这里住了下来，周围渐渐聚集起一群逃荒的老百姓。后来百姓们渐渐定居下来，开垦荒地，形成了一片比较像样的村落，细数下来也就三十年左右。村里虽然有老人，但还没有寿终正寝的故人，只有几个死胎，或是夭折的幼儿。所以，别处少见的丧葬店虽然搬到了这里，到现在还没开过一次张。这下可好，他家有生意做了。

千代认出了淹死的小六，其实村子里没有她不认识的脸，因为这儿顶多也就住了一百号人。她在村子里出生长大，一次都没有到下游的金泽城去过。她当然认得这里的人，若说不认得的人，就只有盘踞在西河屋那帮西河组的恶棍了。那些人总是进进出出，具体有多少人都不清楚。

“我们得开大会，把大家都叫来商量对策。这下真的要好好考虑如何抵抗了。西河那帮人怕是要动真格。”

彦佐说。

“嗯，他们已经把小六给杀了。”

正吉说。

“没错儿，他们宣战了。”

“要不要迎战，这可伤脑筋了。我们这里面有点功夫的人，也就那么三四个吧……”

“坂上师傅、新堂家的严三郎、保科家的义达，而且他们岁数挺大了，都六十了吧……”

“所以我们得开会，决定该怎么办。我和菊庵大夫先把小六的尸体装进棺桶里，然后去道场。千代，你回家告诉你爹，请他也去道场。”

“嗯，知道了。”

千代说完，朝彦佐用力点点头，然后跑开了。

2

道场里有一座师傅用的高台，师傅兼村长坂上丰信就坐在上面，底下铺着木地板的练习场上聚集了闻讯而来的三十多个村民，全都朝着坂上师傅，抱膝坐在地上。

“你们说小六被杀了，这是真的吗？”

坂上问。

“是真的，菊庵大夫说的。”为二郎说，“他全身都有被木刀殴打的瘀青，还有破皮流血的地方。”

“没有被砍伤吗？”

“没有刀伤，骨头也没折，所以西河那帮人应该没打算杀了他，只想吓唬吓唬他，但是小六后来被扔进河里，就这么溺死了。对吧，千代。”

为二郎叫了她一声，千代道了声是。

“确实是西河那帮人干的？”

一个叫加平的村民问。

“倒是没人见到他们动手，可除了他们还能是谁？”

为二郎说。

“会不会是自己人……打架？”

加平问。

“这里面谁跟小六打架了？”

千代的父亲——坂上向众人问道。没有人回答。

“那有谁听说过这种事吗？”

“小六脾气好，跟谁都不吵架。就是吵，也顶多是跟老婆吵。”

“这段时间，西河那帮人的威胁是越来越过分了，整天叫我们赶紧把地方让出来。”

“小六喜欢这片土地，总说他绝对不会到别的地方去。”

“都这个岁数了，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啊，都吃不上饭啦。再说也融入不了其他地方的人群啊。我们毕竟是年轻时一起开垦土地的同伴嘛。”

名叫新五郎的村民说。

“就是，所以我们才能这么团结。现在跑到别的地方去，肯定行不通啦。”

“那干脆我们一块儿搬到新的土地上吧。”

正吉看着众人说。

“全村搬走？这么一大群？那怎么行。大家都上了年纪，个个不是腰酸就是背痛，哪还有力气开垦新的土地。”

新五郎说。

“说什么没出息的话呢。”

“再说了，别处哪儿还有这么好的土地？一挖井就出水，红叶又这么漂亮，春天还开花。”

“而且旁边还有条河。我们村儿之所以能变这么大，还不是多亏了这片土地。附近就是赏红叶的名胜，旁边有条这么大的河，水又清，鱼又多……”

为二郎说。

“就是，而且还能挖出井水。”

“这里水好，地肥，旅行的商人翻过山来，到金泽还有十里地，正好能在这儿住上一宿。这儿什么都有，是个顶好的地方，所以才发展起来了，还聚集了这么多姑娘。”

新五郎说。

“就是，还成了专出美人的地方。听说过段时间吴服店也要开过来了。将来啊，这儿还会继续发展，变成一片大宿场。”

加平说。

“这不也把黑帮给引来了吗？西河那帮人盯上我们这儿了，带来了不少坏家伙。若是这片土地稍差一点，如今也就能保持平静了。咱们可以再找一块儿那样的土地啊。”

正吉劝说道。

“再往山里去？”

新五郎问。

“没错。”

“没有女人，没有红叶，没有花，地上只有石头……”

“周围的活物只有野猪。”

加平也说。

“话是这么说……”

“那你一个人去吧。”

新五郎说。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就喜欢这儿。”

加平说。

“这儿再怎么好，也不及命划算啊。”

正吉说。

“西河屋还开了赌场，招了女郎，好多爷叔都跑到那儿去光顾了。”

为二郎说。

“听说那里还私下贩卖可疑的春宫画呢。”

“那帮人想把整个村子都弄成那种店，搞成一个赌徒和色鬼云集的享乐村庄。”

“那帮遭天谴的玩意儿。这里要变成赌场和妓院了吗？”

“没错，还有酒馆和戏院。”

“戏院？”

“没错，西河的旅舍不是特别大嘛，听说里面还有表演怪戏的舞台。”

“怪戏？”

加平问。

“就是看姑娘脱衣服的戏。”

“哦，那种戏啊。”

“如果让整个村子都做上那种生意，肯定能赚大钱。那些个没头脑的色老头儿，都会上赶着过来花钱。”

“他们可就赚得盆满钵满啦。”

“没错儿，赚翻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先来到这里的人很碍事。”

“想赶我们走。”

“就是这样。”

“他们怎么盯上这种大乡下了。想做那种邪门儿生意，就该到城里去做啊。”

“城里有上头盯着，还有人管着，最好是在若即若离的地方做。加上这里还有条河，城里过来坐船也方便。”

“嗯……这么好的土地，别处可能真的没有啊。”

“就是因为太好了，才会让坏人盯上。早知道当初应该在更偏僻点儿的地方开辟村子。”

正吉说。

“已经晚啦，现在就两条路，要么走，要么战。怎么办吧？”

“战……”

“今后那边儿的挑衅会越来越厉害，不战怎么能行。现在已经有人死了，我们得横下一条心。”

“这要是还年轻倒好说啊，现在咱们年纪都大了，不想再喊打喊杀啦。”

“那边儿的人还一次都没来过呢。”

虎八在旁边插嘴道。

“你们家离西河屋远得很，都在村边儿上了。”

“西河组要赶走的就是这么几个。”刚才一直没说话的村中智多星文佐卫门开口道，“首先是剑术高明的人。如果有这种人在，等他们霸占了村子，事情就有点不太好办。”

“针对高手。”

“没错儿，怕那些人不听话。”

“是说村长？”

“我可没那本事，再说年纪也大了。”

既是道场主人，又兼任村长的千代父亲说道。

“还有脑子灵光的人，牙尖嘴利、总想着反抗上面的人，这些人都很危险。”

“那就是小六了。”

“另外就是农田或房子靠近西河屋的人，他们可说是西河屋的眼中钉了。而且那帮人今后肯定想把房子拆了，农田毁了，盖上戏院之类的玩意儿。”

“生意上跟西河屋有竞争的也不行。首先是村长的红叶屋，那帮人最眼馋的就是这个啦。因为红叶屋跟西河屋有点像，他们恨不得把它踏平，或是据为己有，弄成赌场。”

“已经来说过好几回了。”坂上说。

“要您卖？”为二郎问。

“没错儿。”

“您拒绝了？”

“那当然。不过他们很烦，总是追着我要。”

“那边儿给多少钱？”

“开的价还挺高，可我不想卖。”

“第一场厮杀应该在红叶屋发生。”

文佐卫门预测道。

“因为那是村里功夫最好的人开的店，还是他们最想要的店。”

“是啊。”

为二郎说。

“他们可能认为，要是红叶屋没了，我们就会溃不成军。”

“嗯……这可麻烦了。”

“那帮人觉得只要打掉这家店，剩下的人就是乌合之众。接下来是酒馆，有了酒馆就还想要酒铺，这都是他们做生意最需要的东西。女人和赌徒都会自己跑过来，要是连酒都得运过来，那就有点麻烦了。”

“嗯。”

“他们来过我家几回。”

开酒铺的留吉说。

“是吧？再接下来是吃的。就算他们是黑帮，没有吃的也不行。味噌、蔬菜、盐、米，做这些生意的店他们陆续都会想弄到手。”

“嗯，是来过。”

卖蔬菜给商旅客的文五郎无奈地说。

“没跟你找麻烦吧？”

“倒是还没动过手。”

“那只是时间问题，很快就该动手了。这是他们的套路，而且这毕竟也事关他们的生计。”

“哪有这么霸道的，这事关我的生计才对。”

“有个针灸医师也挺好，寺院学堂也不错，这些都没问题，不过师傅如果是高手就很难说了。另外，村里本来就没有神社佛阁这些地方。”

说到这里，针灸医生菊庵和彦佐走进了道场，身后还跟着两个手臂挂在脖子上的农民。

“哦，彦佐啊。”坂上喊了一声，“还有谕吉、泰平，你们俩胳膊怎么了？”

“村长，不好了。”彦佐说，“这两个人被西河组打断胳膊了。”

“什么？”

聚集的村民顿时爆发出骚动。

“真的吗？”

“是。”

两人痛得皱眉，连连点头。

“还不只是这样。千藏在我家躺着，他被打断腿了。也是西河组那帮人干的。”

“听说西河组的人都佩长短双刀。”

彦佐说。

“什么？他们是武士？”

“不知道，反正他们一副武士的模样在外面大摇大摆。”

“以前有那样的人？”

“不，都是新来的。他们有新人加入，人数越来越多了。”

“浑蛋，这下麻烦了。”

为二郎表情扭曲了，周围的人也吓得面无血色。

“事情闹大了，我们得好好研究如何对抗。”

“千万不能对抗啊。”正吉转过苍白的脸说，“一不小心就要被砍了。”

“要开战了吗？”文佐卫门问道。

“跟他们搏斗？很难啊。”

“就算不对抗，也只是等着被他们砍死罢了。”

“他们真的会打过来？”坂上问。

“听说已经有外面来的浪人被砍死了。”彦佐说。

“什么？真的？”

“对，不过好像是因为钱，浪人先拔了刀。”

大家都震惊得沉默下来。这里一直都是与血腥凶杀毫无关系的平静山村。

“我们也得武装起来啊……”

坂上喃喃道。

“没错儿，最好组个巡逻队，或者说自卫团。”

彦佐说。

“你们别说了，要是贸然抵抗，我们老婆孩子都活不下去啊。”

正吉劝说道。

“西河那帮人又不是妖魔鬼怪，应该能商量。”

“哪里商量得了。”

“我们不抵抗，他们应该也不会乱来。我这么说又不是要害咱们。”

“那正吉，你说该咋办。”

“咱们还是搬走吧？”

“到哪儿去？野猪住的地方？”

“我不喜欢争斗。”

“没人喜欢争斗，现在是你不讲理。”

“我这辈子都没拿过大刀啊。”

“还有人赞成我们搬走吗？”坂上问道。道场里举手的人只有正吉。

“家里有大刀的人都举个手。”坂上接着问道。六个人举起手来，义达、严三郎、时次郎、文佐卫门都在其中。

“好，你们把刀磨利，做好保养。”

“不要啊。”

正吉惨叫道。

“上过阵的人有几个？”

还是那六个人举起了手。

“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了。”

义达说。

“你们砍过人吗？”坂上继续问。大家都摇了摇头。

“我用长枪杀过人。”

文佐卫门说完，大家都跟着点头。

“我也是。全都用长枪吗？那你们家里有枪？”

大家都摇摇头。

“早就交上去了。”

时次郎说完，其他人跟着点头。

“六把刀，加上我的就是七把。”

坂上喃喃道。

“小六应该也有刀。”

“那家伙？那就是八把。西河组有多少人？”

所有人露出疑惑的表情。

“我看大约有三十人，如果有新人来，可能还要多点儿。”

文佐卫门说。

“三十个人……”

“今后还会更多。”

正吉说。

“正吉，你给我闭嘴。”

时次郎说。

“他们都有大刀，就是不知道功夫如何。”

文佐卫门说。

“如果只是一帮恶棍，功夫可能没什么大不了。”

坂上说。

“话是这么说，可我们也几十年没动过真格了。”

文佐卫门边想边说。

“好，现在要把训练改成实战演习，大家要回去多做点儿稻草

捆，要一尺宽。那样正好跟砍头的手感差不多。”

“村长，你砍过头吗？”

时次郎问。

“没有。”

“那跟人对打过吗，不是上阵打仗？”

“没有。稻草捆我也是听人说的。我这人本来就不喜杀生。人啊，一旦砍死过人，自己也会变一个人，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一点儿都不想变成他们那样。”

六个人纷纷点头。

“好，有刀的人都把刀拿来，家里没刀的也要准备武器。木刀也行，竹刀也凑合。”

“真的要打吗？”

正吉一脸要哭出来的表情。

“还不知道，我得先见识见识大家的身手。”师傅说，“就这样，先散了吧，午时再过来集合。”

3

道场门外的空地上插了五根木棍，其上各有一个直径一尺左右的稻草捆。见稻草捆还不够，加平和新五郎又去做了一些，千代也帮了忙。

坂上丰信手持大刀出列，他将大刀挎在腰间，沉下身子，抽出利刃，向斜上方一挥，对准稻草捆横砍了一刀。

哦哦——三十几个老百姓纷纷惊叹。

“好身手。”为二郎说。

“为二郎，你那大刀哪儿来的？”

原来为二郎手中也提着一把大刀。

“我到小六家里取来的。”

“那你过来试试。”

说着，坂上把自己砍断的稻草捆抽出来，换上了新的。

“唉，可我从来没做过这个。”

“所以才要练。把刀挎在腰间。”

为二郎拗不过，只好把刀鞘插进腰带里。

“没错儿，就这样。然后扎马步，这样拔出来。”

坂上示范了一遍。

“我真的要试吗？”

“这里没有屯兵，咱也没有民兵，要是黑帮打过来，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你就当西河的恶棍已经打到眼前来了。”

为二郎缓缓做起动作来。他使劲伸长右手，好不容易把刀身整个抽了出来。

“双手稳稳握住刀柄，你要是摇摇晃晃的，刀就坠下去砍到自己脚了。没错儿，很好。”

为二郎把刀尖举到了脸的高度。

“你用自己觉得能砍到的动作，对准稻草捆砍下去。但是你要笔直地挥刀。要是心里犹豫，刀锋就会乱。”

“打横砍还是打竖砍？”

“怎么舒服怎么来，感觉到心气充盈的时候砍下去。随随便便可不行，心怀迷茫并不行，胡乱切砍也不行，动作太软更不行。”

“好难啊。”

“砍的瞬间往后收一收，这样才能积蓄力量，光敲下去绝对砍不断。这就是真刀跟竹刀不一样的地方。”

为二郎点点头。

“但是要一气呵成。”

“我脑子都乱了。这些全都要同时做吗？”

“没错儿，要用身体记住那种感觉。来吧。”

为二郎挥刀一砍，但是刀刃只是陷入稻草中，并没有穿透。

“唉，不行啊。”

为二郎晃了晃刀身，拔了出来。

“再来一次，动作要直。大家都试试。”

坂上话音落下，严三郎和义达也走上前去，拔刀砍向稻草捆。

“嗯。”

坂上满意地哼了一声。

“你很好，身手不错。”

他对严三郎说。

“在哪儿学的？”

“在浪速的道场那边学了几天，不过都好久了，现在年纪大啦。”

“是嘛。你也还可以。”

坂上又对义达说。

“其他人都试试。”

于是，文佐卫门与刚三便走上去试了试身手，坂上都没有说好。接着，他又做了个示范，让那几个人练习空挥。

“为二郎，你把小六的大刀拿给想试身手的人，你们都过来试试砍稻草捆。”

周围聚集的村民一个个上前来尝试，坂上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千代。”

听到父亲呼唤，千代应了一声，走到坂上身边。

“把稻草都换掉。”

千代把木棍上的稻草都拔出来，搬来新的插了上去。村民们也都过来帮忙。

“禹吉。”

千代的父亲喊了一声。禹吉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在道场的学徒中属于资质特别好的一个。

“你到为二郎那儿把刀拿过来，砍一下试试。”

“是。”

他应了一声，从为二郎手上接过刀，插在腰间，模仿师傅的动作拔出了刀。

“这就是真刀啊，好坠手。”

他说。

“没错儿，你小心着点儿，别受伤了。”坂上说，“好了，禹吉，砍吧。”

禹吉唰地砍向稻草捆。

“好，还可以，你去练挥刀吧。”

“用这把刀吗？”

“没错儿。”

“让我也试试啊。”务农的马之助开口说道。

马之助原本生在武士之家，因为打仗而家破人亡，只身流浪到了这里。他在道场也是深受坂上欣赏的学徒之一。

他朝禹吉伸出手，禹吉看了坂上一眼。坂上点点头，他便把刀交了出去。

“禹吉，你用这个练吧。”

坂上从腰间拔出大刀，交给少年。

马之助拿着拔出的刀挥了两三下，随后一声暴喝，砍向稻草捆。

他的动作干净利落，稻草捆的上半部分应声落地。

“嗯，马之助，很不错。”

马之助似乎有点得意，一直凝视着地上稻草捆的断面。

“我还想练练。”

“可以，你再砍几下吧。你以前也练过吧？”

坂上师傅又问。

“以前在京城的道场练过几天。”

马之助说着，将只剩一半的稻草捆拔下来，接过千代递过去的新捆，插在木棍上。

“不过还是头一次砍这样的东西。”

说完，他又大喝一声，手起刀落。

那天吃晚饭时，坂上对千代说：

“这样下去不行。功夫好的人压根儿组不成巡逻队。”

“是啊。”

“村子里恐怕只有严三郎和义达能行。”

“马之助哥呢？”

“他只能砍砍不会动的稻草。敌人会四处乱动，他还欠点火候。”

“是。”

“所有人都一样。让那几个人组成巡逻队太勉强了。要是真的碰上佩大刀的恶棍，他们轻则受伤，重则丢掉性命。这可怎么办啊。”

“嗯。”千代应道。

翌日早晨，千代正在屋外的井口洗碗，发现为二郎一脸惊恐地跑了过来。

“千代啊，你爹呢？”

“在屋里。”

他也不回话，扭头朝着红叶屋后门一路小跑。千代也顾不上洗碗，追了过去。

“师傅，师傅！”

为二郎在后门高喊千代的父亲。

“怎么了？”

丰信说着走了出来。

“马之助被砍了。”

为二郎突然提高音量，千代也忍不住惊呼一声。

“你说什么？是西河那帮人吗？”

千代的父亲也大声问道。

“没错儿，有人看见了。因为马之助的地就在西河屋门前，他下地干活的路上遇到两三个西河的人，指着他腰上的刀说了几句话……”

“挑衅他吗？”

“对，他们把马之助狠狠调侃了一番，马之助一气之下拔刀跟他们打了起来，结果就被砍死了。”

坂上一时无言。

“师傅，这下已经有人被砍死啦。”

“早知道不该把刀给他。”

千代的父亲低下头，咬紧嘴唇。

“可是他说想把真刀带在身上，随时练习挥刀。”

“那家伙让师傅夸了两句，真以为自己是能人了。”

“马之助呢？”

“我们把他抬到了开丧葬店的善兵卫那里，他痛苦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死了。我们把他放进桶里了。”

“刀呢？”

“拿回来了。”

千代的父亲长叹一声。

“怎么会这样！接下来要搞葬礼吗？”

“善兵卫那边正在商量把他跟小六一起安葬了。人们都说要不把虎八那块地对面开辟成村里的墓地。那儿正好能看见红叶。”

“马之助有家人吗？”

“没有。大家都说，这下子他的土地和房子都要被西河组霸占过去，搞成赌场了。”

“毕竟就在西河屋跟前啊。”

“就是，马之助家就挨着西河屋，那帮人从一开始就盯上了他。而且他就一个人，霸占起来也方便。”

“我该替他着想才对。看来让马之助带刀，是正中那帮人的下怀啊。”

“不过那家伙也是，怎么挎着刀下地干活，这不是傻子吗？”

“总而言之，我们先去马之助家看看。”

坂上说着，为二郎也跟了过去，两人一同走向马之助家。千代本来也想跟过去，却被父亲拦住，只好坐回井边。

他们路上遇到彦佐，变成了三人同行。

“亲眼看见马之助被砍的人是你吗？”

坂上问。

“不是我，是正吉。我是从正吉那儿听来的。”

彦佐说完，坂上点点头。

“正吉肯定是帮不了他。”

为二郎说。

“不仅是正吉，村里的人哪个都帮不了他。对手是一帮恶棍，早已习惯了打打杀杀，手上还有刀。我们没有刀，就算有也没身手。”

坂上虽然点头，但暗自认为自己能够敌过他们。前面不远处就是马之助家，另一头的西河旅舍也能看见了。旅舍周围聚了一群明显不正经的男人，个个都穿着花纹夸张的衣服，梳着又细又奇怪的月代头，看上哪个路过的姑娘就开口调戏。姑娘们不愿搭理，都一路小跑避开他们。那帮人见状，也不知有什么好笑，都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

里屋走出一个脖颈涂着白粉，貌似游女的姑娘，对几个男人说了两句。他们都收起笑容，随女人走了进去。

“记得马之助以前还特别高兴，说搞到了河边的好土地呀。”

彦佐说。

“结果现在都白瞎了。”

为二郎说。

“就是，那块地实在太好了，把西河屋都招来了。”

“是啊，正好在渡口边上，又有大路，那种混混儿也都被吸引过来了。没过多久就建起赌场，冒出来许多艺伎和女郎，马之助那块地周围就成了混混儿的地盘儿。”

“那些混混儿整天游手好闲，吓得姑娘都不敢在路上走，全都绕到田埂上走小路。”

“这可是咱们的村子啊。”

“咱们能有办法赶走那帮白痴混混儿吗？”

为二郎说着已经来到了马之助家门口。他停下脚步，正要跨进门去，却看见一个男人走出来，还撞到了为二郎身上。

“喂，给我看着点儿！”

男人大喊一声，为二郎抬头一看，惊觉他特别高大。

三人吓了一跳，跟在后面的彦佐和坂上马上往马之助家里瞅，发现里面还有两三个男人。

“你们是什么人？”

为二郎问。

“这可是马之助的家。”

“啊？！”

里面传来凶恶的声音，两个满脸凶相的男人走了出来。

“你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你们又是谁？干吗随便走进别人家？懂点规矩！”

男人两眼圆瞪，连连怒吼，连眼眶周围的皱纹都充满了威压。这两个人都穿着崭新的和服，满脸横肉，也不像什么正经人。

“这里是马之助的……咱们朋友的房子。”

因为有师傅撑腰，为二郎壮着胆子说。

“朋友？”

男人失声发笑，另外三个人也跟着哄笑起来。

“你朋友在哪儿？好好看看，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你不知道吗？这里已经成了西河的房子。”

“等等，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站在后方的坂上问道。

“什么时候？从现在起！”

男人说完，其他人又哄笑起来。

“你们把主人砍死，夺走了他的房子和田地吗？”

坂上说。

“你说啥？！”满脸横肉的男人高声道，“瞎说什么呢？先拔刀砍过来的可是他，我们只是为了自保，不得不应战。”

“不是你们大肆调侃，极力挑衅，才逼得他拔刀了吗？我们可清楚得很，房子和土地都不能给你们。”

为二郎说。

“什么？！”

三人齐齐怒吼，同时把手按在了刀柄上。

“你这贱民，说话小心点儿。人就一条命，活着不好吗？还是说，你也想去见你朋友啊？！”

男人们凶神恶煞，两边对峙了一会儿。

“我们空手而来，若你们都是武士，应该不会做这等卑鄙之事吧？”坂上平静地说道。

混混儿们沉默了一会儿，慢慢松开了刀柄。坂上又说：

“马之助的事情就算了，可是房子和土地要还给我们。这是我们全村人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

“要吵就去找老大吵，这里是老大的土地。明明是你们未经允许住了下来，还不赶紧给我滚。”

“你们那个老大不见得有地契吧！”

“你说啥？那你们难道有地契不成？你们几个，掏干净耳朵给我听好了——”

“干啥啊？”彦佐也壮着胆子说。

“这一带土地是越前、越中、越后并加贺、越州见回大人的辖地，你们这些平头百姓没有权利住在这里。我们大头领可是见回大人

的亲信，直属，所以这一带都是我们西河的领地。听到没？听到了赶紧滚。”

彦佐等人头一次听闻这种事，实在难辨真伪，只能一言不发，面面相觑。

“跟你说啊，无论怎么开垦，这都不是你们的东西。抱歉啦，这就是世上的规矩。知道了就赶紧走人吧！”

片刻沉默之后，坂上说：

“知道了，今天暂且这样，不过马之助的房子和土地要还给我们。你们又种不好地。难道说，你们还能种出茄子和山芋来？”

“你这人怎么说都说不听，都说了这里是老大的土地，还要再说多少遍你才能听懂？谁要什么山芋啊，赶紧收拾收拾你们的山芋滚吧。”

混混儿们抬起右手，像赶野狗似的嘘了两下。

千代也到丧葬店帮忙准备了葬礼，负责给吊唁的人发线香。葬礼结束后，人们又要去道场集中，她便跟母亲做了饭团，两人一起搬了过去。来回搬了两趟，母亲便回去了，千代则坐在道场门口，听父亲和村里的男丁说话。

“听说西河那边的老大是越州见回大人的直属，这是真的吗？”

一个人问。

“应该不全是假的。想必是西河组接近过见回大人，给了他不少贿赂吧。就算我们搞上去也没用，他们暗中私通着呢。”

文佐卫门说。

“那该怎么办，只能认命啦？马之助就这么白死啦？”

“那能有什么办法。”

正吉说。

“那不是我们能斗得过的对手。我们连能使刀的人都没几个，聚在一起能有什么用，根本敌不过。西河那边儿有高手，没办法的。”

“那你叫我们咋办，还是只能认命吗……”

“认命没有用，咱们现在认命了，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那边儿已经好几次放话赶人了，他们肯定还要再杀人。”

加平说。

“那只能走了。反正这里原本就不是咱们的土地。”

正吉说。

“那也不是他们的土地！”

新五郎嚷嚷道。

“这片土地实在太好了，咱们大伙儿再找一块不那么肥的地，好不好？就这样吧，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现在只能这样了。”

“正吉啊，咱们都干不动啦，哪还能挖大树、刨大石啊。”

“再过上三年，就更干不动了。”

“师傅，怎么办？”

正吉问。

坂上抱着胳膊，一脸苦涩地思索着。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放开双手，缓缓说道：

“我曾经想组建一个巡逻队跟他们对抗，可是啊，村里能打的实在太少了。”

听了师傅的话，大家都沉默下来。

“靠现在这些人跟他们作对，只会白白受伤。”

正吉说。

“如果只是受伤倒还好……”

坂上小声说。

“喂，不好啦！”

一个叫忠吉的人大声喊着跑了进来。

“怎么了？”

坂上说。

“马之助家起火啦！”

他大声说完，指着大伙儿另一边。在场的人顿时发出绝望的骚动声。

“不好，被人放火了。”

师傅撑起一边膝盖说。

见此情景，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一股脑儿拥到了门口。他们跑到夕阳下，沿着道场外围转了半圈，走上微微向下倾斜的小径，朝马之助家赶去。

千代的父亲也追了过来，成了人群的中心。

村子很小，烧得噼啪作响的马之助的房子很快便映入眼帘。走在前头的加平大喊：

“喂，是谁放的火！”

同时跑向旁边的井口，想打水救火。

“喂，等等。”

有人喊了一声，只见不远处的松树林里走出几个西河组的年轻人。他们共有四五个人，领头的伸脚绊倒了试图从他们中间跑过去的加平。加平滚倒在地，那几个人哄笑起来。

另外一个人走过去，揪着他的衣襟把他拽起来，紧接着便朝着他的脸上揍了两三拳。

“加平！”

新五郎大喊着跑过去，却被另外一个混混儿赶上来揪住了后领，接着脚下一扫，撂倒在地。

接着，另外几个年轻人又转向方才赶来的老百姓，大摇大摆地走

过去。村民都害怕得往后躲闪。

“你们不准靠近。这座房子没主，所以不需要了！”

一个人对坂上他们大声说道。

“不准灭火，谁也不准出手！”

大家都看向跟在后面的坂上师傅。实在没办法，坂上只好走上前去。

“哎，你不是白天那个道场主吗？”年轻人说，“怎么，想干架？”

“不想。”坂上说，“我没有武器。”

“就是。”

彦佐也在旁边帮腔道。

“可是，我们能否和平相处呢？”

“什么？和平相处？那是什么玩意儿？”

一群人又哄笑起来。

“我们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你们也不能光靠喝酒填饱肚子，要吃饭，要用味噌，还有酱油，偶尔还想烤几条鱼吃吃，不是吗？山芋和茄子都得需要吧。”

“关你啥事，我们爱吃什么吃什么，你问这干啥？”

“你们种不出茄子、山芋和稻米，但我们能。村里应该也需要有人种地。生活就该互相帮助，你们还要赶我们走吗？”

火焰噼啪燃烧的声音很大，坂上也提高了音量。

“我们这儿也有不少能种地的人，叫一声能来一群。”

“骗人。”

忠吉赶了过来，开口说道。

“你们就是一群在西河屋周围晃悠的闲人，种地可没那么清闲。”

随后，新堂家的严三郎，还有文佐卫门也赶了过来。

“老师！”

混混突然大喊一声，一个貌似浪人的武士闻声从大松树后面走了出来。

“我们才不跟平民讨价还价，没空！”

混混儿叫嚣道。

“你就是师傅吗？”

浪人平静地问坂上。

“没错。”

坂上回答道。

“空手无法决胜，这个拿去。”

说着，他朝坂上扔了一把木刀，自己手上拿起另一把木刀。

“我无意胡乱杀生，今日且用木刀对决。劝你趁早召集村民，老老实实离开这里。”

说完，浪人身形一晃朝他刺来，坂上一把挡开。

“来吧，若是能胜过我，再听你讲话也不迟。”

话音未落，浪人转手刺向坂上手背，继而横扫身躯。坂上用木刀一一化解，但他似乎并未用上真本事，只是虚晃着架势，试图引坂上出手。

坂上心想，此时只能以攻为守，便从上段直捣天灵，又转手斜劈一刀，只是对方功夫了得，轻易便化解了招数。两人以木刀对峙，互瞪了片刻。

“非要做这种事吗？”坂上说着，缓缓放下木刀，“你我立场不同，说了也没用，可这里的确是我们亲手开垦的村庄。”

浪人并不言语，再度向他刺来，坂上只好重新举刀招架。

浪人松开架势，往后一退，双手持刀端在身前。

“同为习剑之人，能否相互谅解？”坂上劝道，“请住手。村民若被赶出村庄，将何去何从？我要对他们的将来负责。”

浪人沉默了片刻——

“这与我无关。”

说着，他缓缓抬起木刀尖端，举至体侧端平。

“八相吗？”

坂上喃喃着，同时猛刺过去。

浪人的木刀尚停在身体上段。除真剑对决以外，一对一的战斗通常不使用八相。这种架势在面对数名敌手时，能够灵活应对各个角度的攻击，但对上段进攻反应较为缓慢。坂上认为这是见识对方身手的好机会，毫不犹豫地刺了过去。这一招能测出对手的功夫和招式习惯。

浪人瞬时抽身，并向侧面下沉，坂上如愿击中了对手的肩膀。他心想胜负已定，下一个瞬间却突然疑惑万分。

原来，对手同时击中了他的侧腹。虽然没有疼痛，但是这一招来得出人意表，让坂上感到了另一种形式的疼痛。他从未见识过这样的动作。

再加上刚才的八相，他意识到眼前的敌手神秘莫测。唯有一点他能看出，那便是此人定然经历过炼狱般的体验。

“平手。”

坂上说。

“不。”浪人说，“你已经死了。”

“什么？”

“不过身手确实了得。”

坂上闻言，将木刀还了回去。浪人左手接过，唇边勾起浅笑。

“放在乡下可惜了。看在你的分儿上，今日我且退去。可是，你没有真剑经验吧。真剑可不一样，下次再会注定要使用真剑。我好话说在前头，老老实实从命。这是最后一次商谈，切记惜命要紧。”

坂上闻言呆住了。与此同时，马之助家的房顶轰然倒塌。

“你叫什么名字。”

“猿田。”

浪人说完转过身去，并未询问坂上的姓名。

4

翌日早晨，坂上走进道场，独自用真剑练习。他依旧惦记着昨日猿田的话，一宿没睡。

他从未见过任何人能如此迅疾地以八相之姿挥出木刀，而且，他被击中的疼痛并不强烈。换言之，木刀并没有横扫到他，而是擦身而过。是猿田刺出的剑锋划过了侧腹。

当时他说：“若是真剑，你已经死了。”坂上起初还以为那是受聘的保镖虚张声势，并未当真。只是昨夜躺在被窝里想了一宿，他渐渐觉得这话有几分道理，反倒睡不着了。因为他发现，猿田说得没错，是他自己错了。

错误源自经验不足，强烈的自卑霎时涌入脑海。他感到身心迅速萎蔫，站都站不起来了。他被追随他的人过度捧杀，不知不觉沦为了只想维持现状的腐朽之人。平稳的日常令他渐渐放松警惕，松懈随之变为怠惰，继而导致误判。他竟然忘却了一旦走上剑术之道，死亡就常伴左右这个道理。简直不可原谅。

德川取得天下后，如今已是太平年代，再也无须挥舞真剑上阵杀敌。然而，世间还有许多战国乱世中出过兵阵的人，连红叶村也有好几个，包括他自己也是。虽说上过阵，可是像关原之战那样的战场上几乎不存在一骑当先的机会，始终是抱团的阵地战。他手上的长枪或许令敌军士兵受过一些伤，但后来生死与否，他无从知晓。因此，他也没有自己杀过人的认知。

其后，他流浪到这片土地上弃刀从商，也开始务农。加之年龄渐长，他开始由衷喜欢上了这种生活。不知为何，他渐渐明白了以杀生为业的人为何如此淡漠。只要杀过人，就一辈子摆脱不了杀伐的心

境。活过一天是一天的西河那些人，恐怕也都怀有这样的心境。他不希望自己变成那样。

察觉到身体开始衰老后，坂上开始庆幸自己从未与人结怨。若是年轻时，制造一些怨恨倒也能为自身的勇武增添几分颜色，可是年老之后，万一遇到往昔的仇人来寻仇，那可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

然而，昨天傍晚与浪人猿田比拼过木刀之后，他就再也无法保持这样的想法。那个人周围环绕着亡者的怨灵，这点绝对不假。可是，他依旧冷静异常，丝毫看不见痛苦。他明明整日拼命只为了赚一口饭菜，生活不可能顺遂，却不像舍弃信念之人那般堕落。

无论长到几岁，人都无法完全远离争斗。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如此。若实在讨厌争斗，只能躲到深山去，过仙人般的生活。不知不觉间，他已经站在了保护全村众多人命的立场上。莫非这便是他生活比别人稍微富裕一些的代价吗？他一点都不想争斗，早以舍弃了刀剑，却不得不挺身作战，因为他是村里身手最好的人。

然而，纵使身手好，总归有个极限。他不过是个擅长挥舞竹刀的外行，从未有过真剑厮杀的经验，而且之所以成为师傅，也不过是因为西国扬心流的道场主去世，众人推举他当了新师傅，将道场又维持了一年而已。扬心流在战国时还算广为人知，可是到了德川的治世已经派不上用场，因而渐渐衰微。他成为师傅也并非众望所归，无非是没有其他人选罢了。以他的身手，只能一边指导年轻人练剑，一边祈祷不要有人来踢馆。

一年来虽然平安无事，这次却不那么幸运了。若要守护村庄，只能凭借手上的大刀。如果对手只是西河那帮混混，或许也算不得什么，他一开始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可是，现在来了猿田这个帮手，事情就不一样了。

那个浪人说得没错。他用长剑比画了两下，总算明白了。真剑的上段挥砍跟木刀全然不同，猿田说对了。真剑很重，砍到对方肩膀的时机会变慢。而猿田从八相转过来的剑锋极快，他尚未碰到对手，恐怕已经被他划开了腹膛。

得知这一事实，坂上感到一阵恐惧，浑身颤抖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敌不过这个人，突然陷入了深不见底的无力感之中。在这段平稳的日子里，自己已经过于习惯竹刀。他可以自由掌控竹刀和木刀，可真剑与这两者不同。那是一种可怕的道具，会让人不知不觉心生畏缩，两腿发软。猿田拥有丰富的真剑对决经验，自然一眼就能看穿竹刀武

士，而且他的招式中显然可见真剑的套路。他没看错，若换作真剑，自己昨天傍晚已经死了。

昨日他手下留了情，只让木刀轻轻擦过坂上的侧腹。虽然不知为何，但这个事实让坂上感觉异常屈辱。那又该怎么办？坂上忍耐着略有些急切的喘息，缓缓坐在地板上陷入沉思。对方多了猿田这个高手，而且手下的混混就算再怎么不堪，身手也比村里的百姓要好。

既然如此，他们眼前就只剩下让出土地这条路。因为包含他在内，村里没有一个人能敌得过西河那帮人。换言之，事态已经走到了尽头。若是抵抗，轻则受伤，重则殒命。正吉说得没错，假设保护他们的性命才是自己的职责，那就应该由他做出决断，说服村里的人，离开这片土地。

想到这里，门口传来动静，原来是新堂家的严三郎来了。他微微颔首，走进道场，身上带着真剑。

“你在练剑吗？”他问了一句。

严三郎过去好像身手也不错，应该明白坂上在想什么。

“昨天你也看到了吧。”坂上说，“猿田身手了得，你觉得自己有胜算吗？”

“不，我已经上年纪了。你干得挺不错。”严三郎静静地回答。

坂上又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道：

“不，我输了。你应该能看出来，昨天若是真剑，我如今已经不在这儿了。”

严三郎没有说话。

坂上渐渐意识到，猿田昨天之所以有所收敛，是为了当着一众村民的面用真剑取他性命。村民们见到他被斩杀，必然会瞬间溃退。

“那是什么流派？”坂上问道。

严三郎摇摇头，并不打算作答，但是见坂上不说话，他又说：

“他一直在招架，等着你出招。”

“是吗？”

“没错儿，他虽然先出手挑衅，但并非真心。”

“嗯。”

“待到对手动真格了，他才认真起来。”

“然后呢？”

“我听说北辰的一刀流便是这种套路，但不能肯定。”

“哦，北辰？我听说这个流派很强，原来他就是吗？”

严三郎摇摇头。

“我也没见过，只是推测而已。”

“他用真剑与人对决过很多次。”

“应该是。”

严三郎也表示赞同。

“你是什么流派？”

“我的流派号称无双直传，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也不过是侥幸得占道场末席之人，不足为道啊。”

“可用过真剑？”

“不，没有真剑对决的经验。”

“不过你身手很不错，不如代我训练村中人……”

“别开玩笑了，我如今只是一介平头百姓，身手怎么都比不上你啊。”

严三郎也坐了下来，两人并肩思索。

“新堂家的。”坂上说，“这样下去可不行，一个搞不好有很多人会送命。到时候剩下的人只能战战兢兢地离开村子。若西河组果真与越州见回关系亲密，届时他们也不会受到任何责罚。”

“只要他们好处给到位了。”

“这样一来，死伤者就算是白白牺牲了。照现在这个情况，还是做一回识时务者，保住所有人的命，大家一起离开更为稳妥吧。你觉得呢？”

严三郎闻言，想了想，然后说：

“师傅，你这是示弱了啊。”

坂上只能点点头。昨天傍晚那一场比试让他猛然认清了太多事实，感到全身的力量都流失殆尽。一想到自己被残杀，就只能让女儿千代和老婆阿米苟活于世，他便觉得无论什么屈辱都要忍耐下来。

“没错，我示弱了。但是……”

他说到一半，没有继续下去。如今已是毫无办法，可谓走投无路啊。

“真的毫无办法吗？”

严三郎说。

“你有主意？”

坂上问道，严三郎并不回答。

千代独自站在门边听了父亲他们的对话，最后实在受不了，悄然离开了。

她漫无目的地走下了坡，去到埋葬小六和马之助的墓地。

那是红叶村与大山交界处的一片空地，今晚村民就要把装了二人亡骸的棺桶搬过来烧掉。这是这一带的习惯做法，名叫“送野边”。人们会将骨灰装入瓶中，并排埋进地里，今后那里也将成为村子专用的墓地。

现在离红叶的季节还早，周围的叶子都是绿色。她站在满是草木竹枝的山脚下，呆呆地看了一会儿，随后缓缓蹲下身子。她思索着父亲方才那番沉痛的独白，又想象着父亲去世后在这里焚烧亡骸的情形，深感自己一定会不停哭闹。其后，她与母亲二人就要离开这个村庄。可是，能到哪里去？到深山里，还是金泽城？

母亲以前说过，她有远房亲戚住在金泽城。如此一来，她们应该会去金泽城投奔亲戚吧。

千代不愿意做这种事。既然如此，不如趁父亲还留有性命，苦苦恳求他带一家人离开此地。到城里也罢，到深山也罢，只种能糊口的粮食也罢，有了父亲这个男丁，应该不会那么辛苦。山上其实也有很多食材，大自然会给山中的鸟兽和人类带来恩惠。栗子、木通果、石榴、山药豆、蕨菜、紫萁、蘑菇、松茸、楤芽、九眼独活、七叶树果……父亲还能外出打猎。如此一来，就算不种地也能生活一段时间了。

可是，这种生活一定要有男丁，只有她跟母亲二人断然过不下去。既然如此，那就要尽早说服父亲。虽不知父亲会不会听她这个小姑娘说话，但如果不尽早，恐怕就要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西河组的人一天比一天蛮横霸道，连千代自己都数次感觉到危险逼近。父亲可能随时都要面对与他们真剑对决的命运。

要什么时候开口，如何劝说父亲？他是村长，又是师傅，恐怕不会轻易被她说服。一想到西河那些混混，身为师傅又不能领着自己家人单独逃走。再加上红叶屋还有不少女人在工作，也要照顾她们的生活。如果要离开，必须大家一起离开，否则父亲绝不会答应。而且，站在父亲的立场上，还要为全村人考虑口粮的问题。若只是一家三口，在山上觅食倒也能对付过去，要是换成全村人，那就很难了。

千代站起来，漫无目的地行至河边。她拨开河堤的草走上堤岸，穿过街道，在能看到河水的另一侧斜坡上蹲了下来。清澈的河水缓缓流淌，水面上有一条船，正在往下游漂去。那是要去城里吗？

千代很喜欢这片从小看到大的风景，只是不久之后恐怕要永别了。一家人只能在深山里觅食的日子越来越近，今后怕是再也吃不到河鱼，也尝不到旅馆美味的饭菜了。

但是，这依旧比失去父亲要好。村里人也会四散离开吗？这里有她的好友，若是分离必然会感到寂寞，但是许多人生活在一起终究会引发争斗，倒不如谁也不见，一家人住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反而没有争端。

千代站起来，背向水面，再次爬上河堤，穿过道路。她顺着另一条小径朝山那边缓缓走了过去，想看看这个时节的山上能有多少能吃的东西。她从小被父母带着在山上走，自认为认识许多能吃的野生植物。

穿过村庄最边缘的虎八的农田，千代独自走向大山。远处有一片尚未开垦的空地，长满了一人高的杂草。村里人常说，土地肥沃了才会长杂草。这个村庄的土地都很肥沃，还有许多发展的空间。因此，她也理解坏人为何会盯上这里。再过几年，肯定有更多人搬过来，村子也会扩大到现在的两倍甚至三倍。也许，还能成为全藩数一数二的大宿场。自己无法看到那一幕实在有些遗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离开。

小径融入山中，左右开始出现树木的枝丫，走着走着就要弯身躲避。脚下的路也越走越窄，开始变成上坡，正式进入山里。千代一边向上走，一边不断注意脚下。她在寻找地上是否生了紫萁或蘑菇，但是没什么收获，便决定再往深山里找找。她记得前面有一片草地，长着石榴和木通果的藤。

她走累了，便停下脚步，突然看见右边有一片草地，草地另一头挨着林子的地方仿佛生了蘑菇。她想看清楚，便走进了草地。

凑过去一看，千代发现树丛里长着五叶木通的藤蔓，便觉得仔细找找应该能找到果子。她一边四下张望，一边往林子里走，果然发现了一颗已经成熟裂开的木通果。千代踮起脚尖摘下果子，放进了袖笼里。

她又低头一看，发现草丛里还长着紫萁。想到母亲高兴的模样，千代便蹲下身子摘了一些，也放进袖笼里。她还想再找找，突然有人从背后将她紧紧抱住，吓得她魂飞魄散。她闻到汗水的气味，耳边又传来了高亢的笑声。

“一个小姑娘怎么能跑到这种地方来。”

她听见一个黏糊的男人声音，又见前方林子里走出两个吊儿郎当、一看就不正经的男人。那两个人都朝她咧嘴坏笑着。

他们是西河组的混混。那帮人总是待在西河屋门前无所事事，千代万万没想到竟会有人跑到山里来。加上从背后制住千代的人，这里共有三个无赖，个个都穿着大花纹的夸张和服，至少两个人腰间插着大刀。

千代尖叫着拼命挣扎，用尽全力扭动双手，手肘无意间戳中了背后那个男人的侧腹。男人闷哼一声，双手的力气松懈下来，千代趁机闪身逃脱，朝小路跑了过去。瞬间，后方爆发出嘲讽同伴的笑声。

然而，那两个男人全力追了过来，不一会儿便将千代抓住，一左一右架住了她的手腕和小臂。千代被用力摁得弯下了腰，再也无法前进。方才被千代击中的男人晚一步追了过来，一把钳住她的腰。下一个瞬间，她感到两脚离地，猛地被翻了过来。一只脚的草鞋飞了出去，不知消失在何处。

千代大声求救，然而山中杳无人烟，喊了也是白喊。她上半身被两个人抬着，下半身被一个人抬着，三人朝千代刚才来的路走了回去。抱着千代两腿的男人还顺着和服开口把手伸进去，摸了摸千代的腿。

“你瞧你，就是因为挣扎，这种地方才会露出来，太不正经了。”

说完，男人发出了下流的笑声。这下千代知道自己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了。

另外两个男人也跟着笑了起来，千代哭着被抬进了林子里。眼前的天空被遮蔽，出现了恣意伸展的枝丫和行将枯萎的树叶。他们走进了林子，光线昏暗下来，千代突然被扔到草地上，背后传来一阵剧痛，让她的惨叫都哽在了喉咙里。

一阵胡乱拨动草丛的骚动，一个男人竟然也跌倒在草地上。他马上撑起上身，发出近乎野兽的怒吼。

“你干什么！”

千代在长草中抬出头来，莫名四顾，连背上的疼痛也忘却了。

还站在原地的两个男人一左一右同时冲向某个人。可是他们都来不及发出叫声便被掀翻，其中一个还跌坐在草地上。另一个还在挣扎，但是千代听到几声巨响，最后他也闷哼一声，倒在草丛中。

她转过脸，发现一丛木通的藤蔓下站着个红脸的天狗，顿时吓得大叫起来。那赤红的脸上圆瞪着两只眼睛，还耸着一个长长的鼻子，手上虽然拿着刀，但没有拔出来。原来天狗是用刀鞘打倒了三个男人。

第一个跌倒的男人站起来，龇牙咧嘴地吼叫着，拔刀袭向天狗。可是他连刀都没举起来，就被天狗先用刀鞘刺中喉咙，继而刺向腹部，再次被打倒在地。天狗的动作宛如雷霆，千代甚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能瞠目结舌。

接着另一个人也站起来拔了刀，但是还没端好，就被刀鞘挡开，继而被戳中面门。另一人则被击中脖颈，狠狠撞到一棵树上。两人同时倒下，被草丛埋没，霎时不见了身影。

一个人被打出了鼻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已是战意全无。他怯怯地提着刀，一点点往后方退却，接着又有一个人站起来，也是被打蔫儿了，弓着背往后退，与第一个人面面相觑。随即，三人达成共识，一齐转身朝小路跑了过去。待到跑出树林，他们就头也不回，顺着小路拔腿跑下了山。

山间重归静寂，千代转头看向天狗，发现天狗竟软绵绵地倒在了草地上。千代大惊，连忙跳起，早已忘了方才的恐惧。因为她见这人倒下去的样子甚是虚弱，又已发现赤红的天狗脸只是面具，便鼓起勇气撑起身子，拨开长草膝行过去，凑到天狗身边。

“你没事吧？”

千代叫了一声，跪倒在天狗旁边。天狗优哉游哉地躺在草丛里。她轻触那人的双肩，总算意识到了自己被天狗相救的事实。

她轻轻掀起天狗的面具，随即惊讶地抽回了手，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面具底下露出了一张宛如女人般美丽白皙的面孔。

千代屏息凝视着，男人唇间突然吐出一声叹息，露出了雪白整齐的牙齿。他就像完美无瑕的雕像，让千代看得出神，忘却了所有恐惧，也忘记了动弹。不一会儿，她感到身体开始颤抖。

他还年轻，是个眼角尚残留一丝稚气的青年。青年咬紧一口玉齿，仿佛在强忍苦痛。他刚才为了救她打退了三个男人，莫不是身上受了伤？千代觉得那都怪自己，顿时愧疚不已。

再一看，青年睁开了眼睛，正呆呆地看着她。两人对上目光，千代含羞，不敢看他，便轻轻点了两下头。她想对这人道谢。

“你是谁？”

男人轻声耳语，千代知道他在问自己，便忍住羞怯，鼓足勇气做起了介绍。

“我是山下河边一个叫红叶屋的旅馆家……”

青年微微摇头，似乎在说他不想问这个。

“你一直待在这里？”

啊？千代心里一惊，随后回答：

“是。”

她想，这人刚才不是救了她吗。可是青年什么也不说。

“你不知道吗？”

千代问。

“我戴着面具，只看见几个男人。”

他说。

“你为什么戴面具？”

千代问道。

青年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

“别人给的。这样好睡觉。”

说完，他深吸了一口气。

“谢谢你救了我。”

千代郑重地道了谢，再次低下头。事实上，她依旧不相信自己得救了。刚才她只觉得万事休矣，如今反倒像个奇迹。但青年并不回答。

“为……什么？”

千代很想问他。他大可不必出手，毕竟那三个不是正道上的人，还都佩着刀。一个搞不好，连他也可能丢掉性命。但凡惜命之人，绝不会多管闲事。

“因为他们踩我脚了。”

“我好不容易才睡下，结果被惊醒，就生气了。”

“哦，是这样吗？”

千代有点失望，原来他不是为了救她。

青年闭上眼，仿佛睡着了。可是，他嘴角还残留着一丝痛苦。

“你睡着了吗？”千代问了一声。

青年好久没有回答，又等了一会儿，他才闭着眼睛说道：

“昨晚走了一夜的路，都没有合过眼。”

“谢谢你了。”

千代再次道谢。

“谢我干什么？”

青年轻声反问。

“你救了我……”

“你不必道谢，因为我压根儿不知道你在这里。请你别管我了。”

说完，青年再也不动弹，还发出了鼾声。

千代实在无法就这样离去，便一直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来，轻手轻脚地找到方才丢掉的草鞋穿上，又轻手轻脚地折了回去，继续坐在青年身边，思索自己能如何感谢他。她想了好久，坐了好久，太阳已经挪过头顶，往西边倾斜了。

草丛猛地一震，青年坐起身来，左手握着刀。

“你怎么了？”

千代惊问。

“原来是你啊，我以为又有谁来了。”

他说着，又啪嗒一声倒在草地上。

“你怎么还在这儿，没回去吗……”

“我要找草鞋……”

千代话音未落，却听见他咬紧牙关闷哼起来，连忙凑了过去，俯身看着他。

“你受伤了吗？”

若是受伤了，她得照顾他。

“刚才那些人……”

“把你弄伤了？”

青年猛地睁开眼，突然拔高了音调。

“跟那种人交手，叫我如何受伤？”

“那你为什么这样？”

“怎样？”

“看似很痛苦。”

“我整整两天没吃饭，肚子饿坏了。”

“啊？”

千代吓了一跳。

“然后呢？”

“饿得腿软，一动更饿了。”

“那我这就去拿吃的来，饭团之类。”

“不。”他立刻说，“我不受施舍。”

“不是施舍，是谢礼。方才救了我的谢礼。”

“我没救你。好了，你别管我。”

“那你一个人要怎么办？对了，我这儿有木通果。”

她立刻从袖子里拿出木通果，递到他面前。

他愣了一愣，很快发现那是什么，便猛地坐起身子，掰开果实，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

“这是我刚才找到的。”

“感激不尽。”他边吃边说，“我也到处找了，但是找不到。”

“我很擅长找东西。跟家人朋友比赛谁摘得多，我总是能得第一。”

千代为一点小事得意地夸耀起来。

“我好像只能注意到会动的东西。”

他继续吃着说。

“这样不够吧，你等等，我去拿吃的来。”

千代说完飞快地站起来，不等他回答就跑出林子，拼命往山下赶。

就算青年不要，她也坚持要拿来，所以千代使劲奔跑着。

她来到平地，穿过农田，绕过西河屋门前的危险街道，沿着田埂向左转弯，一直跑到了红叶屋。在院里打水洗手后，她走进后门，跑到灶台前掀起锅盖看了一眼。锅里没有米饭。她又坐在木地板上，拽过饭桶一看，找到米饭了，便也顾不上把气喘匀，呼哧呼哧地握了一把盐，飞快捏好了三个大饭团。

再往案桌上一看，那里摆着鱼干和腌萝卜。千代又用竹叶包了一些，双手捧着，再次飞身跑出后院，沿着田埂走进山道，返回了刚才的林子。

因为一直奔跑，她感到口干舌燥，这才意识到干吃饭团可能会噎着，早知道应该带点水或放凉的茶过来。刚才实在太急，她一时没想到，顿时感觉自己真是个愚钝的姑娘。

可是，等她回到青年刚才躺的草地一看，那人却不见了。千代茫然呆立了一会儿，缓缓跪坐下来，大失所望。她带吃的来了，那个人却走了。

不过她转念又想，或许这也不奇怪。她对青年一无所知。那人是

剑客，可能怀有她不知晓的隐情。说不定他满世界都是敌人，每天都面临生命危险，所以不能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可是即便如此，千代气愤地想，即便如此，他也可以说句话啊。亏她拼命跑了这么远的路，专程做了饭团带过来。

千代大失所望地在草地上坐了一会儿，撑起身子准备回家去。当她转向小径，刚要站起来时，却听见有人说话了。

“你给我带饭来了吗？”

只见青年从不远处的大树背后现出身来。

“你刚才躲起来了吗？”

千代说。

“因为我不想被卷入无益的纷争。”

说着，他走到千代身边。千代举起包着饭团的竹叶递了过去。

他接过竹叶包，坐在一旁，揭开看了一眼。

“好馋人啊，我真的能吃吗？”

千代无声地点点头。

“我忘了给你带茶水来。”

“那个我有。”

他展示了自己带的竹筒。

他捧起饭团美美地吃了起来，千代见状，不由得感到特别高兴。这种感情让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因为她还没有过为所念之人做饭的经历。此时她意识到，这点小事竟能让人如此欣喜，顿时惊讶不已。

“感激不尽，这下能撑一段时间了。”

青年说道。千代看着青年，心中再次感叹，这是一张多么俊美的脸啊。他究竟从哪里来？村里没有这样俊美的人，千代也从未见过这样的面庞。莫非是从唐天竺那边来的？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的美貌吗？

“你说……一段时间？”

千代试着问道。

“两三天吧。”

“每天都要吃饭，不然对身体不好。”

“我可不觉得。”他马上反驳，“每天吃饭不好。”

“为什么呀？”

“感觉会变迟钝，人也容易困顿。”

“啊……”

“野兽哪有每天都能吃饱肚子的。”

“哦……”

她不禁想：你是野兽吗？

“也不能一次吃太多。我能收下这些吗？”

千代点点头。青年吃掉鱼干和腌萝卜，然后包起竹叶，塞进了怀里。

“这是什么鱼？”

青年问。

“是鲭鱼吧……”

千代想也没想就说。

“鲭鱼？”

青年吃惊地重复道。

“你要去哪里？”

“到城里去。”

“着急吗？”

青年看了看天，然后说：“嗯。”

“有事吗？”

“没什么。”

“那请你帮帮我们。”

话说出口，千代也吃了一惊。直到此时，她才意识到自己脑子里在想这种事。

“帮什么？”他诧异地问。

千代犹豫了一会儿，在想要不要告诉他自己村子里的人要被西河组那帮坏人赶走了，但是突然不太想说。因为她担心，如果一下把这件事说出来，会把青年吓跑。千代不禁对自己的狡猾感到万分困惑，同时也意识到，她已经被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你不是不着急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

“我着急。”

“你骗人。”

“人生苦短，若不着急就要变成老头儿了。”

“你想做什么？”

青年沉默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山县。”

“山县……那名字呢？”

“鲭之进。”

“啊？”千代说，“可是刚才那条鱼不是鲭鱼，是鲇鱼。”

“那就叫鲇之进。”

青年说完，千代一时无语。

“你这人真有意思。”

“是吗？”

“你没地方睡觉对吧？”

“我在哪儿都能睡。大树底下，小祠堂里，都没问题。”

“那样还会被人踩到脚哦。”

鲇之进抱起了胳膊。

“鲇之进大人，到我家来住吧。”

千代开门见山地恳求道。

“那可不行。”他大吃一惊，匆忙说道。

“你不用客气……”

“不是客气，我没有住店的钱。”

“那就住杂物间，干活儿赚钱。”

“我不是乞丐，性格也不适合在旅馆干活儿。”

“还能洗澡。”

“我讨厌洗澡。”

“门前就是河，这个怎么样？那里水很清，还能钓鱼。”

“哦哦，是嘛！”

说到这里，他好像有些动心了。莫非他喜欢钓鱼吗？

“我要劈柴吗？”

“不用，柴我来劈，我可拿手了。”

“那你为什么要留宿我这个啥都不做的人？”

“我父亲在村里开道场，教大家剑术。”

“那个我不干。”

他当场拒绝，把千代吓了一跳。这人不是擅长使剑吗？

“为什么？”

“浪费时间。舞竹弄棍毫无意义，根本派不上用场。”

“啊，真的吗？”

“没错，那不是剑，是别的东西。”

“别的东西？我不太懂。”

“你不用懂。要是耍耍那种东西就觉得自己的剑术有所精进，过后肯定要吃苦头。”

千代沉默地想了一会儿。她觉得父亲遭到了批判，心里有些不愉快，同时还有些疑惑，这是真的吗？

5

红叶屋的人来到道场院子里挥舞真剑，练习砍稻草。他们表现得不太好，因为严三郎、义达和文佐卫门都不在，只有为二郎、刚三和禹吉在练习。

为二郎大喝一声砍向稻草捆，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大喊：

“啊啊啊，痛死了！”

他惊讶地往旁边一看，只见两个西河组的混混儿不知何时冒了出来，其中一个正蹲在地上。

“忠兵卫，你没事吧？”

另一个同伙做作地喊了一声，也蹲了下来。

为二郎惊得愣了一会儿，然后说：

“谁叫你站在那儿了，我根本没发现。”

“少胡搅蛮缠了，你就是故意的！”

叫作忠兵卫的男人嚷嚷着站了起来。只见他袖子裂开了一条缝，露出的手臂上渗出一点血。

“你看看，都受伤了。你要怎么赔我！”

“那真是对不起了。”

为二郎低头道歉，可心里还是不服。

“你明知道我在砍稻草，走过来当然很危险，自己也得小心啊。”

“你说啥？把人砍了，还反咬一口，脸皮好厚啊！”

一个人说着，另一个人也露出了凶相。

“谁会信你们这些平民在用真剑砍稻草啊。平民就该在地里挥锄头。”

“你们这些平民啥都不懂，非要拿着把刀乱砍，才会出这种事。”

“还胆大包天敢还嘴，信不信我教训你一顿。”

说着，忠兵卫拔出了腰间的大刀。

“听好了，是你先动手的，被我砍死了也无话可说！”

忠兵卫不讲理地怒声道。

“等等，我们不想跟你们打。”

“师傅不准我们私斗！”

禹吉也叫道。

“什么不准，那你就别还手。明明是你先砍过来的，跟我胡说什么呢！”

混混说完，猛地手起刀落，砍向为二郎。为二郎连忙向后逃去，结果刀锋劈向了旁边刚三的肩头。刚三一时气愤，挥刀横砍，架住忠

兵卫的攻击，发出鸣金之声。

“哦，你要跟我打吗？”

忠兵卫说着，转向了刚三。

“你这是在找碴儿，把刀放下。”

禹吉说。

“我啥都听不见啦，已经开打啦。”

忠兵卫说。

“今天，我的娑望丸要是喝不到人血，可不会善罢甘休。”

“告诉你们，娑望丸可是忠兵卫这把名刀的大名，你们死到临头了，赶紧拜看两眼吧。”

忠兵卫的同伙说。

忠兵卫再次出刀，刚三勉强招架，还是被砍到了上臂。他惊呼一声，失手掉落了大刀，便转身要逃。忠兵卫乘胜追击，照着刚三的背后就是一刀。

刚三大喊一声，颓然倒地，痛苦地蜷起了身子。大量鲜血喷涌出来，在干燥发白的地面上渐渐扩散。

“刚三！”

为二郎见朋友受伤，忍不住大叫一声，不管不顾地跑了过去。忠兵卫趁他毫无防备，一刀劈向为二郎肩头。为二郎顿时鲜血四溅，仰倒在地。

两人在地上挣扎惨叫，鲜血将地面染成一片红黑。

“哼，活该。”

忠兵卫说。

“把你也一起干掉吧！？”

说着，忠兵卫端起沾满鲜血的长刀，对准了禹吉的鼻尖。血液顺

势飞溅到禹吉的脸上。

“住手！”

远处传来一声大喊，忠兵卫转过头去，看见坂上师傅面色凶煞地跑了过来。

“你们把为二郎和刚三给砍了？！”坂上边跑边叫，“为何对毫无抵抗能力之人行这等残暴之举！”

“什么毫无抵抗，明明是他们俩先动手的！”

忠兵卫怒吼道。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拔刀自保。”

西河组的同伙叫道。

“不对，是这些人故意靠近正在砍稻草的为二郎，撞到刀口受伤了，然后找我们麻烦。”

禹吉大声控诉道。

“不准瞎说！”

两个混混儿喊道。

“禹吉，帮他们包扎。”

坂上一声令下，随后转向忠兵卫，大声质问道：

“你们就这么想要这个村子吗！”

他涨红了脸，可见是怒气攻心了。坂上向来冷静，鲜少会有这种反应。

“我说想要又如何？怎么，你也要拔刀？”

混混儿挑衅道。

“师傅，他们伤太重了。”禹吉悲痛地说道。

仔细一看，只见刚三已经翻了白眼，身体开始濒死的抽搐。

“你们竟对无意伤害他人的善良之人下这种狠手。他们只是平民百姓，只想默默无闻地种地养活自己一辈子。我对你们忍无可忍了！”坂上怒喝道，“我虽然上了年纪，但收拾你们还绰绰有余。”

说着，坂上拔出大刀，也不摆架势，沉着刀尖便朝两人逼近。

“得了吧，老头儿。”忠兵卫轻蔑地说，“你的身手我已经听猿田老师说过了，不过是躲在乡间耍耍竹刀的主儿，还拿真刀装什么样子，小心受伤啊。”

同伙高喊着，正面刺向坂上。坂上一提刀，不费吹灰之力将那人的攻击架开，又趁他乱了阵脚的瞬间，飞快地劈向其身体。那人顿时喷出一阵血雨，跌倒在地，随即惨叫起来，满地打滚。

坂上收刀转刃，对准忠兵卫，平端着刀身朝他逼近两步。

忠兵卫吓得哼哼唧唧，缓缓垂下染血的刀，缩起上身，面朝着坂上如螃蟹般打横跑开，随即转过身来拔腿就跑。他纵身跳到下坡的小路上，头也不回地一路飞奔。

“禹吉，为二郎和刚三怎么样了？”

坂上把刀一挥，抖落上面的鲜血，转身询问禹吉。

“不行，身子都凉了……”

禹吉含着泪说。

西河那个混混儿还在痛苦挣扎，红黑的血液在发白的地面上一点点弥漫开来。

“要开战了。禹吉，你去丧葬店，叫善兵卫搬三个桶来。我看着这里。”

“知道了。”

禹吉说着站了起来。

他们先把死去的为二郎和刚三殓入桶中，又将西河组的人也放进了桶里。接着，他们用丧葬店善兵卫拿来的长杆挑起棺桶，合力搬到村外去准备火葬。

另外的人随善兵卫回到丧葬店，把安置在其中的小六和马之助的遗体也搬了出来。亡骸一共五具，所以需要大量柴火。村民全体出动去拾柴，所幸已经临近秋季，附近的山脚下能拾到许多干枯枝叶。

拾着拾着柴，正吉有点害怕，就对新五郎说：

“西河那家伙咋整，咱不能擅自把他给烧了吧？”

“也对啊。”

新五郎回答道。

“这下可闹大了。西河组被砍死一个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跟我们开战了。我们还是想想怎么趁早逃走吧。”

“也是啊。”

“唉，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太阳几乎沉到了山脚下时，人们开始商量点火。坂上正跟弟子禹吉说话，严三郎和丧葬店的善兵卫又拿来了空的骨灰罐，这样问道：“西河那边的人怎么办？一块儿烧了，还是连桶一起抬到西河屋去？”

坂上抱着胳膊思索片刻，然后说：

“我到西河那边把话说清楚，看那边如何打算。”

“他们能好好商量吗？”

“我找猿田说。”

坂上答道。

“是吗？”

严三郎点点头。就在坂上要离开时，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师傅！”

他停下脚步，转头一看，发现卖菜的文五郎正顺着田埂朝这边跑过来。他背后还跟着一个背了大包袱、牵着一个小孩儿的女子。

“文五郎，怎么了！”

从地里出来的虎八叫道。

“不好啦！”

文五郎喊着，加快脚步走了过来。

“是留吉，留吉！”

文五郎边跑边叫，身后的女人也加快速度一路小跑，渐渐能看清模样了。原来她是酒铺留吉的老婆。

“留吉怎么了？”

坂上大声反问。

“他被杀了，被人给杀了！”

文五郎跑到近处，呼哧带喘地道出了事情。

“为什么？”

严三郎严肃地追问。

文五郎弯着腰一个劲儿喘气，好不容易支起身子说道：

“留吉那家伙好像去了西河组的赌场。”

“什么！”

正吉、新五郎和虎八齐声惊呼。

“我咋压根儿没听说过这件事，真的吗？”

“真的，刚才他老婆说的。一开始那家伙好像赢了不少。”

“真的吗？然后呢？”

新五郎催促道。

“后来渐渐不走运，开始输钱了，后来越输越多，欠了一屁股债。西河组还让他抱女人，结果留吉那家伙彻底沉迷，乐不思蜀

啦。”

“蠢货！”

坂上骂了一声，严三郎脸色也不好看。

太愚蠢了，坂上心想。西河那帮人最先盯上的地方肯定是旅舍、酒铺和酒馆。他对此早有预料，本打算找留吉提醒一句，结果就出了这样的事。对手动作实在太快，把他给超过了。

“他们打算连夜逃走吗？”

文佐卫门凑过来问。

“嗯，好像是这么说的。”

文五郎喘着气说。

“那就是他们的手段。先把主人赶走，然后霸占店铺。”

深谙世事的文佐卫门说。

“他一开始赢钱也不是走运，而是人家出老千。先让他大把赢钱，随便抱女人，将他拉进赌博的深坑，再让他欠下一屁股债。留吉在别处根本搞不到钱，肯定会走投无路，连夜出逃。”

“那帮人太狡猾了。”

“错就错在不该上他们的当。这下安一的酒馆也危险了。”

“还有秀作的荞麦店。”

“因为荞麦店也卖酒啊。”

人们正在议论，留吉的老婆牵着孩子跑了过来。

“西河那帮人到你家店里来了？”坂上问道。

她先喘了会儿气，随后表情狰狞地开口回答：

“是的，我当时在里屋，他们在店里吵了起来，我往外一瞧，发现西河的几个年轻人已经把我家的按在地上，暴打起来。”

“嗯。”

“结果我家的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把匕首，突然拔出来乱挥，就被那帮人……”

“给砍了？”

“对。”

“然后呢？”

“后来，西河那帮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塞给我一张纸，说是店主写的借据，把店给抵押出去了。现在店已经成了西河组的东西，叫我赶紧带着孩子滚出去。”

“一帮浑蛋！”

文五郎愤慨地说。

“他们说要恨就恨自家老公。”

“那真的是借据吗？真的写着把店抵押出去吗？”

文佐卫门问。

“我不识字。”

留吉老婆说完，所有人都点了点头。

“也对啊。”

正吉低声道。

“那他们随便造一张字据就能充数。”

文佐卫门说。

“师傅，我们母子俩今晚已经没地方住了，求您收留我们在道场一角留宿吧。我只来得及把被子背出来，身无长物啊。”

坂上点点头，对她说：

“到我家来吧。道场太危险，在那帮人眼里那是我们的大本营，

随时都可能打过来。”

“是，谢谢您。我愿意为您做饭打扫，什么活儿都能干。”

“你别在意那种事，照顾好孩子就行。留吉现在怎么样了？”

“被扔在店门口了。”

“善兵卫，禹吉，你们准备好棺桶，搬到那儿去。”

“我可不干。那儿都是西河的混混儿，太危险了。再说他们现在杀气这么重，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

善兵卫说。

“严三郎兄，还有文佐卫门，两位能当当护卫吗？”

“知道了。”

严三郎说。

“正吉，新五郎，你们再去找点柴火来。”

“好！”

说完，坂上便离开他们，只身前往西河屋。

来到西河屋门前，他见店门口摆了张台子，两个混混儿正在谈笑。坂上大步走过去，停在两人面前，那两人带着笑转过来，一认出坂上，都吓得往后退了两步。他们早已知道坂上的模样，也知道他是对面的头领，身手了得。

“搞啥啊，搞啥啊！”

两个年轻人按捺着恐惧，故意装出凶狠的模样。他们似乎已经听说坂上今天砍死了一个人。

“你来砸场子？”

坂上摇摇头。

“不，你们去告诉猿田，说我想见他。我在这里等着。”

两个年轻人战战兢兢地往后退去，绕过门口的台子，转身逃进店中。看来，无论是村民还是混混儿都很惜命，同样害怕自己被砍。不过这些混混儿既然加入了西河组，就只能遵照上头的命令四处施威，虚张声势。想必组里这些人也都生在贫穷人家，与文五郎和正吉他们本来就没什么两样。

坂上独自留在店门口耐心地等待猿田。几个旅行者从他眼前经过，里面走出两个女人，抬手伸向旅行者的行李，想把他们往店里招呼。可是旅行者看见门口挂着奇怪表演的介绍，又对揽客女人莫名夸张的打扮心生警惕，转头就跑了。旅行者也不是笨蛋，知道这座旅馆气氛不对劲。

“哦，这不是红叶屋的嘛。”

店里传来声音，猿田走了出来。如今在太阳下一看，他比两人比试木刀时更显年轻，也比那天面相凶恶了几分。那是一张以拼命为日常的脸。坂上不禁想起，对阵前夜，他在自家阵营看到的都是这样的脸。

“劳烦你了。”坂上微微颔首道，“我实在不认识其他人。”

“听说你把我们家一个小年轻给砍了？”

猿田并没有用谴责的语气，唇边反而带着一丝笑意。

“我有两个长年交情不错的朋友被砍了，而他们又不像要收敛的样子。”

猿田闻言，点了点头。

“然后呢？”

“村里已经死了四个人，不，五个人。刚才酒铺的留吉也被砍了。听说他经常出入这里，在赌场欠了不少钱。”

猿田点点头。看来他知道。

“酒馆的安一和荞麦店的秀作也来这里吗？”

“名字不认识，但有几个人。”

坂上不禁大失所望。村子如今面临如此危急的事态，他们又是怎

么想的？

“你肯定觉得他们都很蠢吧。”

“人性如此，难道你就很聪明吗？”

坂上被他这么一问，便闭上嘴想了想。

“是啊。”

他应了一声。

“我也一样，你也一样，全都守护着毫无意义的东西，甚至不惜舍弃性命。我们都相信这是正当的人生，真是好笑。”猿田又说。

“其实也差不多。”坂上说，“我们要在墓地送那五个村民上路，就来问问，要不要把你们家的小年轻也一块儿烧了，完事之后我把骨灰送回来。还是你要连桶带尸给你送过来？”

“火葬？我决定不了。”

“帮我问问你家老大好吗？”

“知道了，等着。”

说完，猿田便掀开门帘，走了进去。

坂上又站在路边等待，同时呆呆看着不停招呼路人的女人。他感觉，这种活计也不太有意思。不一会儿，猿田又走了出来，这样说道：

“让你送骨灰过来就好。”

“是嘛。”

坂上说完，马上就要走，却被猿田叫住了。

“等等。”

他回过头去。

“怎么？”

“骨灰的事就这么定了，可是咱们的人被杀了，组里可不会再跟你们客气。”

“我们可是被杀了五个人，还有三个被打断了手脚。都这样了，还不能反抗吗？”

猿田并不说话。坂上又等了好久，他依旧沉默不语。

“如果换作你，也会做同样的事。”

猿田闻言，默默点了一下头。

“猿田。”坂上说，“我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活过来的。但是你身手如此了得，何必跟这帮恶棍混在一起，替他们斩杀善良之人呢？这样你难道就满足了？”

猿田不回答。

“我看你跟这里的混混儿也聊不来。整天一个人待着，难道你会快乐吗？”

猿田还是什么都不说，但好像被坂上说中了几分，并不反驳。

“这跟你没关系。”他只是说。

“嗯，对啊。”

坂上说。

“不过你有一天也会老。你知道吗？转眼间，你就会变成我们这样的岁数。”

猿田不说话。

“年轻时造的孽，老了会让你很痛苦。”

“那你要我怎么办？”

猿田低声道。

“到我们这边来，教我们剑术。”

猿田轻蔑地笑了笑。

“耍竹刀、挥木棍吗？用那种玩具能教什么。剑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你要一辈子继续现在这样的生活吗？”

“人各有志。”

“也对。可是，这个村里的一百口人也各有其志。今天留吉老婆只背着一床被子，拉着孩子的手到我家来了。因为她丈夫被杀，房子也被霸占了。那对母子也有志。你也有母亲对吧？让自己的剑帮这种恶棍，你觉得满足吗？”

猿田嘴边又勾起了一丝笑容。

“跟你说了，你可能也不懂。宿场可是活物。”

“什么意思？”

“它有自己想要变成的模样，不能总照着你们的意思来。”

“西河可是要把这里变成黑帮的地盘啊。”

“总之这个组宣战了，我就跟你说一声。”

“知道了。”

坂上背过身去。

“不管怎么看，你们都没有胜算。这你知道吗？”

“我知道。”

坂上点点头。

“连你也要没命。如果不想这样，就带上村里人走。”

坂上惊讶地回过头。因为他想，这不也跟你没关系吗？

“我们已经商量了几次，可是大家都上年纪了，无处可去。”

“无处可去就只能魂归地狱。如果非要留下，你我就得交手。”

猿田死死盯着坂上的双眼，目光凶险。坂上感到了浓浓的杀气。

“结果已经一目了然。”

猿田低声说完，坂上也点了点头。随后，坂上说：

“你比我强，这点我承认，毕竟我不是瞎子。你说得没错，那天傍晚如果比的是真剑，我已经死了。可是村民说要留下来，我不能扔下他们独自离开。”

说完，他又要背过身去。

“说服他们！”猿田厉声道。

坂上转了回来。

“我也不想大开杀戒。你不是村长吗，说服他们。你的话大家都会听。”

坂上听了，感到很意外。

但他想不到如何回答，便默不作声地再次转身走开了。

6

六个桶被排成一排，枯枝枯叶一直覆盖到了顶部。人们点起火来，高高的火焰另一端是夕阳西下的橙红。那片暖色仿佛被火焰的颜色压倒，渐渐转成了暮色。

坂上看着这片光景，把严三郎和义达喊到了身边。他要把有点身手的人叫过来准备应战。除了这两个人，其他村民顶多只能在旁边扔扔石头，与孩童没有两样。加上他自己，村中剑客仅有三人，却要抵抗猿田率领的西河势力三十人。而且这三个人中，曾经以真剑对决过的人只有坂上。无论怎么看都无力抵抗。

“我跟猿田谈了。”

坂上说。

“嗯，他说什么？”

严三郎问。

“他告诉我，那边的老大要我们把骨灰送过去。”

“嗯，这我听说了。”

“猿田在西河屋的赌场看见好几个村里的人。”

二人大吃一惊。

“真的吗？”

“我猜是安一和秀作吧。”

“真是那两个人？您确定吗？”

义达问。

“猿田知道那两个人，但名字对不上号。”

“也是啊。”

“那安一他们也要变成留吉那样啦。”

严三郎说完，坂上点点头。

“他们俩的店和房子等同于落入西河之手了。”

“等把人杀了，字据随便怎么造都行。反正他们俩的老婆都不识字。”

严三郎说。

“还说了什么？”

义达仿佛不想听那种闲话，继续追问道。

“要开战。”

坂上说。

“那猿田也会出阵。”

“应该是。”

义达说。

“他就是为了这个才被雇来的。”

“怎么样，你们能行吗？”

坂上问完，两个人都沉默了。

“咱这边能派上用场的就这三个人。所以我要问的是，咱们仨有没有同死的觉悟？”

三人愈加沉默了。

“西河正在不断侵占我们的地盘。马之助家被霸占了，为二郎和刚三被砍了。他们的鱼店、房子和土地也会被霸占。现在情势很不妙。能战斗的只有我们三个，再放宽一点，也只能加上文佐卫门和禹吉两个，一共就五个人。”

“那些混混不值得害怕，他们根本不懂剑术。他们只把剑当成了砍人的菜刀，胡乱挥舞罢了。”

义达说。

“可是他们人数多，还有猿田在。”

坂上说。

“如果是年轻时还好说……”

严三郎说。

“就是，我们都上了岁数，要是演变成鏖战，体力坚持不下去啊。”

“要是有种子岛 [1] 就好了。”

“哪有那种玩意儿，也没有马。再加上几乎所有人都有老婆孩子。”

“嗯。”

“这就像把老婆孩子拉到战场上啊。”

义达说。

“我们没有炮，也没有炸药，没有城寨，也没有足够的储粮，连刀都没几把，这怎么定战略啊。”

“就是。”

“要是有十个身手可以的人，倒也能勉强作战。”

“可是哪怕有点身手，我们可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就听你们的判断吧。”

坂上突然这样说。因为他想，在这里对彼此抱怨并没有什么用。

“你们俩说要打，我就甘愿在此地殒命。如果你们要考虑全村妇孺的性命，那咱们就忍痛让出这片土地。那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你说逃走吗？”

义达愤慨地说。熊熊火焰映照在他脸上，枯木开始噼啪作响，这个时候很难听清彼此在说什么。

坂上点点头。

“没错。这对武士来说是比死还屈辱的事情。可是一家之主若是死了，老婆和女儿注定要遭到恶棍蹂躏，我觉得，这才是最屈辱之事。”

“西河那帮人很可能这么干啊。”

严三郎冷静地说。

“西河屋还开妓院。”

坂上说。

“那里需要女人，所以他们干得出来。”

“确实，一般女郎都不愿到这种乡下地方来。”

义达说。

“这就叫就地取材吧。”

“村里的老太婆做不了生意吧。”

“还有女儿啊。”

“的确不能让他们这么干。这也是咱们的责任。”

义达说。

“可是带着上百个村民背井离乡，能上哪里去？”

“我一直在想这个。”

坂上说。

“到城里去。只要去了金泽城里，应该能找到营生。”

“我们也去？”

严三郎问。

“当然。”

“怎么搞？”

“我去跟西河组谈，让他们给三天时间。在此期间，大家收拾收拾家当，都堆到手推车上去。再做上够吃十天的粮食，也放到车上。可以让女眷来做。”

“十天啊。”

“没错。我们到城外去找一块无人的土地，在那里落脚。”

“要还是河边就好了……”

“就是。”

“还有那样的土地吗。我们这儿可有上百号人。现在河边的好地应该都有主了，到时候肯定还要争起来。”

严三郎说。

“有能力的人就到城里找长屋住下，其他人在新土地上盖间小屋，住下来继续种地。”

“那也得有地可种才行。”

“能在河里捕鱼的也都可以下河。村里还有盛泰这样的木工。他虽然还不算独当一面的木工，但总归知道小屋要怎么盖。大家齐心协力，掘土建房，开店做生意。鱼店、蔬菜店、干货店。其他人就到城里的大店去找工作糊口。”

“我们该咋办？您大可以再开旅馆，可是要我们在新土地上开垦……”

“这要是能挖出温泉便也罢了，重新开旅馆，不太可能。”

坂上说。

“那咋整？”

“干脆我们仨开个道场吧。”

“那更不行了。三个老头儿开道场，谁来学？难道躺在地板上晒太阳聊天儿吗？顶多就是做做糊纸伞的活计吧，还有编虫笼，正月糊风筝。”

义达说。

“那不也是一门活计嘛，总比喊打喊杀要好。”

“过去我在江户给火锅店、版画店和酒铺当过保镖，见过各种生意。”

“是吗，那可真了不起。”

听了坂上的话，义达摇摇头。

“保镖不过是表面上的称呼，其实就是打打杂，帮忙做生意，在后院劈柴。”

“哦。”

“不过，我也见识到了各种生意的内容。不管做什么生意都很累人，我觉得自己肯定做不来。白手起家让生意稳定下来，这可是很辛苦的事。”

“这我倒是知道一点。”

坂上说。

“那你这是知道各种生意的做法啦？”

严三郎问义达。

“嗯，知道是知道……”

义达不太自信地说。

“这应该不行啊。”

坂上说。

“离开村子活不下去，留下来战斗也没有胜算。”

坂上默不作声地凝视着火焰，然后开口道：

“没希望了，只能挺身而出，一死了之。”

义达和严三郎也点了点头。

“就算到城里去，咱也不懂得做生意，只能贻笑大方。最后恐怕要沦落为乞丐。既然如此，我至少要死得像个武士。”

“就是啊，我也一样。”

“好，那咱们一同赴死吧。”

坂上决意道。

“咱们三个就战死沙场吧。不过在此之前，得先想办法让老婆孩子逃出去……”

“是啊。”

其余两人赞同道。

“女眷们齐心协力，应该能找到活路。”

六个人的遗体一直烧到了深夜。灭火之后，人们用长箸拾起骨灰，装进壶中，又套上了白木盒子。文佐卫门拿出笔笼，在盒盖上写了亡者姓名。因为不知西河那人叫什么，便留空了。

丧葬店的善兵卫、彦佐、医师菊庵、新五郎和文五郎、虎八、正吉等人，以及留吉的老婆孩子各捧一盒骨灰，朝善兵卫的店走去。坂上、严三郎和义达留在原地指挥村民收拾火葬的痕迹。秋天干燥，万一火星引发山火可不好。

根据善兵卫的提议，人们决定把五个村民的骨灰盒放在丧葬店里屋安置一晚，明天有空的人再到店里去，将骨灰带到准备作为红叶村墓地的荒地去埋葬了，再安上墓碑。

安置好骨灰盒，善兵卫和菊庵留了下来，其他人则带着西河屋的盒子往红叶屋走去。留吉的老婆孩子被收留在红叶屋落脚，人们决定先送他们过去，再各自回家。

人们提着丧葬店的灯笼走过红叶屋旅馆正门，穿过水井的时候，突然听见后院昏暗处传来奇怪的骚动，还有许多纷乱的脚步声。他们停下来侧耳倾听，突然间一个尖厉的女人惨叫响彻黑暗，把所有人都吓得呆住了。

片刻之后，一群男人绕过拐角跑了出来。哪怕只有红叶屋小窗里透出的一点烛光，也能看出他们都涨红了脸。他们面目狰狞地跑出来，发现前方竟有一排灯笼，彦佐、文五郎、虎八、正吉和妇孺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一帮人顿时惊得停下了脚步。

双方对峙了一瞬，就在此时，后面追来一个女人，扑向那帮面目狰狞的男人，大喊一声：

“把女儿还给我！”

刚才天太黑看不清，现在仔细一看，人们才发现有个人肩上扛着一个姑娘，而扑向那个人的女人正是坂上的妻子阿米。男人发狠一甩，姑娘惨叫起来，但是不成言语。再仔细一瞧，原来她被堵了嘴，双手也缚在身后。

抢姑娘？彦佐等人终于察觉了事态，顿时战栗不已。这帮杀气腾腾的男人应该是西河的人。光线虽然昏暗，但双眼渐渐适应之后，便能发现里面也有几张熟面孔。被人扛在肩上的姑娘，好像是阿米和坂上的女儿千代。

阿米死死扒在男人背上，想拉住千代。可是那人左右两旁的同伙拽住了阿米的手，一脚踹得她滚翻在地。阿米惨叫一声，提着灯笼目睹了这一切的新五郎和文五郎齐声怒吼：

“你们干什么！”

彦佐边说边走向阿米，新五郎则大喊：

“把千代放下来！”

空着手的混混儿唰唰地抽出刀来，其中一个人威吓道：

“你们这帮平民给我退下！”

彦佐他们没带武器，在黑暗中对着林立的刀锋，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西河那帮人缓缓前进，彦佐等人被逼得一点点退了下去。

“你们可别一时气盛跑过来送命，都给我缩着！”

西河的混混儿大喊道。

“再挡路就砍人了，退下！”

另一个混混儿也附和道。

“区区平民出什么头，只会白白送死。这可不是吓唬你们，谁往前一步试试，当场砍死！”

另有混混儿说。

“师傅呢，师傅还在墓地那儿吗？”

彦佐压低声音问周围的同伴。

“找个人把师傅喊来。”

“现在去喊根本来不及。”新五郎说道。

就在此时——

“喂，把那姑娘放下。”

不知何处传来一个声音。

“好了，姑娘放下，你们离开。”

转头一看，西河那帮人身后突然冒出了一个黑影，还大摇大摆地

走了过来。

“你想干什么，别靠过来送死！”西河的人威吓道。

混混儿们一齐转身，背向了没有武器的彦佐一行人。

那人走到凶神恶煞的混混儿跟前，被红叶屋窗里透出的烛火一照，只见他面孔赤红，鼻子高得异常。

“喂，是天狗啊！”

正吉怯怯地说。

“哪有鼻子这么大个儿的人啊。”

“你脑子有问题吧，戴着面具能看见前面吗？瞧你这傻样，怎么敢说那种大话？！”

一个混混儿骂道。

“你是谁，报上名来！”

另一个人说。

“我叫什么不重要，总之先把姑娘放下，然后再说话。”

“我要是不放呢？！”

“那就得死了。”

天狗说完，西河的人顿时面色大变，哗啦一声在天狗面前围成了扇形。

“赶紧报上名来，不然砍人了！”

“冷静点，别整天砍这砍那的。”天狗说完，又继续道，“哦，你们是山上那几个人啊。怎么，刚才被我搅了局，干脆就来抢人了？明明一天到晚待在妓院里，怎么还馋女人啊？”

“少废话！”

“原来都不识货啊。”

“啰唆死了，与你何干！”

“刚才没被我砍死，你怎么就不知收敛呢。”

“赶紧报上名来！”

“你好烦啊，我啊，叫红叶山的天狗。”

“开什么玩笑！”

“竟敢小看我们，拿命来吧！”

一人怒火攻心，挥刀便砍，却被天狗用刀鞘挡开了。

“喂，你觉得一个人能打得过我们这么多人吗？”

“嗯，是有点多。”

天狗说完，混混儿们顿时像得了势一般，纷纷朝他砍了过去。天狗把刀一挡，以疾风之势刺出刀鞘，连连击中混混儿的面门喉头，将他们一一击退。混混儿们全都跌坐在地。

“看见没？”天狗说，“这下你们知道都不是我的对手了吧，把姑娘放下。”

“你是这女人的亲人吗？”

听闻此言，扛着千代的男人立刻翘起刀尖，意图对准千代的脖颈。

“既然如此，那你就把刀扔了，否则……”

他话音未落，天狗身形一闪，刀如雷霆，刺入男人心脏。

随后，天狗收刀甩血，男人胸口顿时腾起血雾。周围的人一片哗然，齐齐退后避开了血花。

男人惨叫一声向前摔倒，天狗趁机夺过千代，闪身退开。

男人缓缓瘫倒在地面上，身体开始痉挛，血液弥漫在黑色的土地上，蒸腾出浓烈的腥气，笼罩了整个后院。

“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

天狗边说边退，让姑娘靠在红叶屋墙边。她母亲马上跑了过去。

“你瞧，现在已经杀了一个人。虽然杀人无益，可是这人不是好几次把刀放在女人脖子上，威胁我放下刀吗？在酿成麻烦之前，我只能先把他干掉。”

那个人仿佛在对混混儿们辩解。

“这下学乖点，生死只在你们的一念之间。我不想杀人，明理的今晚就把刀收了。你们都不想死吧？”

“你想得美。同伴被杀了，我们还会善罢甘休？”

“他值得被称作你们的同伴吗？”

天狗惊讶地问，同时又甩了一下刀。

“你们能为这个同伴舍弃性命吗？你们明天也想继续抱女人吧？那我就姑且放过你们，惜命要紧。”

说完，他收刀入鞘。

“杀了他们。”彦佐低声说，“他们杀了好多村里人，请您一定要杀了他们。”

“没错，杀了他们。”

新五郎也恳求道。

“求求您，杀了他们。请您把他们都杀了。”

文五郎也说。

“他们欺负咱没有刀，又没有身手，一直在村里为所欲为。他们杀了马之助，杀了为二郎，杀了刚三，杀了留吉，打断了谕吉和泰平的手，打断了千藏的腿，现在还来抢姑娘回去糟蹋。这帮人不是人，是恶棍！”

“就是，这帮人都是欺负弱者的野兽。求求您了。”

“听见没？”天狗说，“你们都是野兽呢。野兽就该死吗？野兽就没有父母吗？”

天狗对那帮混混儿问道。没有人回答他，而是抬起刀尖，朝他逼近了几分。

“我真的能把他们杀了？”

天狗又转向村民的方向。说完，他转回去数了数对准他的刀。

“一、二、三、四、五个。”

“这五个人都死了，我们就能轻松很多，而且正好是一命还一命。”

彦佐说。

“那好像不太对吧。”

新五郎说。

“是六个人。”

“为啥？”

“这不是已经死了一个嘛。”

“啊，也对。”

“加起来就是六个人。”天狗沉声说道，“说得倒轻巧，我一招顶多只能干掉四个，五个就不轻松了。若是让一个人跑了，这里发生的事就会传到那边，过后可麻烦哦。”

“哦，是吗？”

“先准备好撒丫子跑吧。”

那个瞬间，一个西河组的人发出近乎惨叫的喊声，朝天狗砍了过去。天狗身子一沉，再一舒展，从下往上挑了一刀。咯吱一声异响，把彦佐几个吓得脚都软了。

天狗落下刀身，转手刺入旁边那人的身体，随即拔刀转了半圈，架开左边那人砍下来的刀，趁势直刺其暴露出来的侧腹。

惨叫伴随着巨响，围观者都害怕得向后退去。一连串动作疾如雷霆，村民们看得目光呆滞，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两个男人惊恐地大叫着，转身就跑。天狗一刀劈倒其中一人，另一人吓得直号，脚底抹油一般死命逃跑。

“别让他跑了！”天狗对村民下令，“放走一个，后面就会有大军过来。”

众人闻言纷纷放下灯笼，朝那个人追了过去。再看他们身后，混混儿们血如泉涌，倒作一团，发出濒死的惨叫并开始抽搐，伤口里喷出的黑血融入地面的血泊，眼看着越来越大了。

村民们边走边弯腰捡起石头，用力朝那个人扔过去。男人被追到了大路上，朝着西河屋一路狂奔。

彦佐拾起一根木棍，拎着它全力追上去，对准那人的脚下扔了过去。木棍果然绊到他的脚，男人轰然倒地。此时天狗追了上来，一刀刺穿他的心脏。那人像蛤蟆似的在地上扑腾了一会儿，声音倒是一点都没发出来。

天狗甩掉刀身的黏稠血液，收刀入鞘。

“你们把他抬起来，咱们回红叶屋后院去。”

天狗一声令下，彦佐、新五郎、虎八、正吉四人抬起混混儿的四肢，开始往回走。随后，他们把尸体都收拾到了后院一角。此时的后院已是血腥气弥漫，村民们个个面无血色。

“趁今晚埋了吧，不然该被发现了。”

天狗说。

“埋到哪儿去？”

彦佐小声问。

“不能埋这里，挑个远一点儿的地方。”

“河边？”

“河边不行，过往的人太多了，一看土色就知道有问题。”

“那埋到哪儿去？”

正吉问。

“干脆放到板子上，扛去墓地埋了？”

新五郎说。

“不错，那儿的土软。”

“天狗兄，这样可以吗？”

新五郎问天狗。他点点头。

“可以。那地方刚刚搞过火葬，应该不会有人想到又多了几个死人吧。”

说着，天狗大步走向井口，卷起袖子准备洗手。此时，一个人从旁边的黑暗中跑出来，原来是千代。她先是俯伏在地，随后膝行过去，抱住了天狗的双脚，说道：

“谢谢你，鲭之进大人。”

“你说谁呢？”天狗对千代说，“不是鲇之进吗？”

“鲇之进大人。”

“这回对了。”

“鲇之进大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刚才吃了你的饭团和鱼啊，这下我们扯平了。”

母亲阿米也走过来，跪坐在地上朝他道了谢。随后，她又急急忙忙站起来，提起水桶往天狗的手上倒水。

“您请到屋里坐坐，里面准备了饭菜，还有热水洗澡。我们这儿是旅馆。”

阿米说。

“没必要，我这就走了。”

天狗短促地说完，千代母女都不知如何应答。

“这么晚了，您这是要……”

“这样更好，我待在这儿肯定没有好事。”

“是吗？”

“我可不打算明天再去见那帮来寻仇的混混儿。”

“啊、喂，您可别开玩笑了！”

新五郎等人闻言，霎时间围了上来，个个都跪在地上，以头抢地恳求道。

“您现在可不能走，那得出大事了。难道您要扔下我们不管吗？”

“就是呀，就算埋了那几个人，总有一天也会败露的。西河那帮人肯定要过来寻仇啊。”

文五郎说。

“谁也不会觉得那是你们干的，只要看看伤口就知道了。你们就说是路过的浪人出手了，而浪人早就离开了。”

“那他们也不会放过咱啊。”

虎八说。

“就是，我们快要被赶出这个村子了。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花了好长时间开垦的农田啊。现在好不容易有收获了，他们却整天要赶我们走。”

新五郎说。

“那跟我没有关系。”

“不不不，我看您是老天的使者啊，是佛祖的化身啊。”

彦佐说。

“你怎么看不关我事。”

“您瞧那张天狗的脸就是证据。您就是来拯救这个村庄的，还请您救救我们吧。求求您了，行行好吧！”

“喂，别开玩笑了，我有地方去，没那么多闲情在这里打发时

间。”

“杀了那么多西河的人，我们肯定要被寻仇的啊。”

“所以我说不杀啊。杀生无益，是你们说那六个人死了村子就会有救，非要我杀了他们。忙我已经帮过啦，剩下的你们自己解决。”

“总之请您先跟师傅见一面，他是旅馆的主人。”

彦佐说。

“那是我丈夫，名叫坂上丰信。他马上就回来了。”

阿米说。

“我丈夫被杀了，我恨西河那帮人。求求您，就听听他的话吧。”

留吉的老婆也走过来，流着泪恳求道。

“你饿了吧，家里有好吃的鱼和萝卜，还有九眼独活，可以煮鸡肉火锅。”

千代说。

“时间不早了。”

“家里还有酒。”

“不要。”

“请您取下面具，让我们看看脸。”

新五郎说。

“不看更可相安无事。”

天狗说。

“那请您留下来用膳，并见见家父。如果您实在不想留下来，大可以明日一早再走。请您先听听村子的处境，听听我们说话吧。求求您了。除了您，我们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依靠。求求您了。”

千代说完，深深低下了头。

7

“鄙人名叫坂上丰信。”

坂上端坐着，郑重其事地深深行礼。这里是红叶屋里间，他对面坐着取下了面具的鲇之进。鲇之进面前摆着大小众多碗盘，都装着菜肴。

“很荣幸认识阁下。您的身手着实令人敬服。在下已将所有恶棍的伤口检查过，果然刀锋凌厉。在下经历过种种战阵，亦未曾见过身手如此了得之人。我见阁下年纪尚轻，不知修行何处？”

坂上严肃地询问道。妻子阿米和女儿千代跪坐在其后方，每次父亲低头行礼，她们就做出同样的动作。

“坂上阁下，您无须多礼。”

鲇之进说。

“毕竟我也不熟悉武家流的作风。”

“不，还请您随意。”

坂上连忙说道。

“这只是鄙人的一些心意。敢问今天的鱼、咸菜和九眼独活都不合您胃口吗？”

鲇之进只吃了一半。

“这九眼独活是后厨地下长出来的，很好吃哦。”

千代说。

“这个嘛？哦，好稀罕啊。”

“嗯。”

“请您喝酒。”

妻子阿米在坂上身后恭敬地说。

“我给您热起来。”

她扶着旁边的火盆说。

鲇之进为难地闭上了嘴，过一会儿才说：

“酒我不太……”

“那您还有什么嗜好之物，敬请吩咐。”

“没有。”

鲇之进摇摇头。

“阁下还没有敞开胸怀……”

“现在正是拼命的时候。”

“但我等都是同伴，请您……”

“问题不在那里。”鲇之进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能收留我在这里睡上一宿，这些东西我想留到明早再吃，可以吗？”

“哦，当然可以，请您随意吩咐。”

“我好久没吃到这么好的东西了。只是今晚……还不能放松警惕。刚才那帮人的同伴可能追过来报复，我不能让饱腹影响行动。”

“原来如此。”

坂上不禁想，这根本是野兽的习性，也是他早已忘却的习惯。

“可是西河那帮恶棍的尸骸已经全部埋在山边了，后院的血也早已洗净，并盖上了土。没有人会想到西河的人死在这座旅舍屋后，还是被您干掉的。”

鲇之进听了摇摇头。

“如果是一两个人，倒还能解释为心虚逃走。这次人数众多，若都不回去，只能解释为被杀了。”

“可是有谁能杀他们呢？听小女说，见过您的人都已经被干掉了。”

鲇之进点头承认。

“在山里碰到的都干掉了。”

“既然如此……”

“对手那边不是有高手吗，肯定过不了多久就会察觉。除了这里，他们还能死在哪里？所以我还是先走为上。”

“我等正站在生死两难的境地。”坂上双手撑在榻榻米上说，“西河人多势众，当中还有高手。村里的土地是我等多年以来亲手开垦的，后来西河组那帮恶棍来到这里，未经同意就落脚在河边，先后建起了赌场、戏院、旅舍和妓院，开始筹划将全村弄成游玩享乐之处。这里是个好地段，能采到各种果实蘑菇，还是赏红叶的好地方，土壤又肥沃。加之河里有渔获，街道上人来人往，容易引人逗留。所以，那帮恶棍便要把我等赶出去。因为村里人先来，妨碍到他们发财了。我等万万没想到，这个村子竟渐渐成了一棵摇钱树，是个足以成为大宿场的地方。西河那帮人打算把这里完全据为己有。若是有人不服，就嚷嚷开战，嚷嚷砍人，嚷嚷打断手脚，接连对我等发出威胁。事实上，村里已经有好几个人被杀。现在他们又请了个身手好的保镖，我等实在无力对抗。现在要么离开村子，要么明知敌不过也硬着头皮战斗，已是进退两难之时……”

“店主人……”

鲇之进想打断他的话，却被坂上抬手挡了回去。

“在下深知此举有失礼数，但请阁下继续听下去。若要开战，在下恐怕命不久矣。烦请阁下把这当成濒死之人的话语，再忍耐片刻。我等年纪大了，不怕您笑话，村里有点本事的人全都五十多岁了。现在离开这片土地，村民哪还有活下去的办法。压根儿没有力气重新开垦农田。大家互相扶持了这么多年，就这么各奔天涯也实在不舍。像我家这种一直做生意的地方，还雇了许多用人。在下有责任保障这些人的生活。可是一旦离开熟悉的土地，在下也就无能为力了。”

“您这些话我已经……”

鲇之进说。

“听过了？”

“在后院听过了。”

“那您一定理解了吧。”

“我理解了。可是那又如何？我只是个外人。”

“这个在下知道……”

“我碰巧经过后院，看见六个混混劫走了一个姑娘。那个姑娘拿过饭团给我吃，而她不愿意跟混混走，我就把她抢回来了。”

“谢谢阁下，您是我等的恩人。”

阿米说。

“我不是要您道谢。我只是还了一饭之恩，仅此而已。可是村里人缠着我，非要我杀了那六个混混，还说这样能削弱对手的力量，算是帮了大忙。所以我虽然不情愿，也还是照做了。”

“非常感谢，您真的帮了大忙。”

坂上低头道谢。

“我只是碰巧路过此地，不想再掺和进来了。”鲇之进坚定地说，“我不喜杀生。您可能看不出来，在此之前，我一直尽量远离可能出现争端的地方。”

坂上默默地听着，深深点了一下头，因为他也是这么做的，所以非常理解。最后，他做出了决意。

“事已至此，在下也顾不上羞愧，直接跟您摊牌吧。能否请您救救村民，救救这个村子？”

他弯下腰，额头抵在榻榻米上，身后的两个女人也跟随他行了大礼。

鲇之进万般无奈，一时无言以对。若是武士，一般不会说这种话。坂上直起身子继续道：

“鄙人知道此事与阁下无关，刚才在下也已经决定放弃坚持。离开村子很难，要留下来只能迎战。既然如此，干脆舍弃这条性命。方才在火葬的烈焰前，我等三名前朝武士都已下定决心，要一同战死沙场。可是，现在阁下出现了，可见老天并未舍弃我等。”

“请等一等。”鲇之进惊讶地说，“您说的老天，跟我可没任何关系。”

“阁下是我等的救世之神。若阁下愿意加入，我等老朽军团便也能与敌对抗了。恳请阁下伸出援手，我等必当重谢。虽然村子贫乏，哪怕花上一些时间，也一定尽我等所能酬谢阁下。无论花多长时间，无论是什么事情……”

“您这样自顾自地说，我可为难了。我不认识老天，也不是神仙。”

“您就是神仙！”

千代叫道。

“啊？”鲇之进哑然，“我怎么成神仙了？”

“您戴着天狗面具呀。”

“那是别人给的。睡觉正好遮光，所以我就戴着了。除此之外别无他意。”

“您在危急时刻现身救人，就是神仙啊。”

鲇之进叹了口气，开口道：

“快把头抬起来吧。”

“那阁下是答应……”

“我拒绝。我已经救过人了。”

“的确如此。”

“不止一次，还是两次。”

“您说得没错，小女多亏您出手相助，为此在下感激不尽。我们都老了，虽然有些人上过战场，但从未有人以真刀对战过。若是战局久拖不决，就会体力不支，所以还请阁下……”

鲇之进不耐烦地说：“您说什么都与我无关。我无意在此久留，明天一早就……”

“不，请等一等。”

“不等，我就要走。救人已经救得够多了。”

“的确如此，为此在下感激……”

“尽不尽都无所谓了，您只需让我离开即可。”

“你不是人！”

千代说。

“喂，怎么就不是人了？”

“求求您了。老朽身为乡间道场主宰，多少也有些颜面。如今已是顾不上这些，甘愿丢人现眼，也要恳求阁下出手相助。在下虽早已抛却武士身份，然而……”

“在此前的旅途中，我听过好几次这样的话。可是若一个个去答应他们，我有多少条命都不够。”

“的确如此，阁下说得没错，鄙人十分明白。可是一旦阁下离开，我们只能徒劳战死。而且正如阁下方才所见，剩下的姑娘们都要惨遭凌辱。所以我才会不顾脸面，向您恳求帮助。”

“你要用一食一寝坐地起价吗？既然如此，我这就离开……”

鲇之进撑起身子。

“你这些饭菜我也没吃多少。”

坂上抬起一只手。

“不，阁下不必如此。我等绝不会做出如此小气之事。”

“鲇之进大人！”

千代叫道。

“干什么啊？”

鲇之进不耐烦地回答。

“您到城里要求什么？”

“我毕竟也是武家一员。”

“您要求名、立身、拥城吗？”坂上接过话头问道。

鲇之进不说话了。

“果真如此。阁下的确有成大业的器量。”坂上又说。

“是吗？”鲇之进说，“周围的人总这么说，从小养育我的人也这么说，连被我打伤的人也这么说。他们都说我有器量，能拥一城。”

“他们说得没错。”

“我从来不这么想。我只是比剑从来没输过而已。”

“想必如此。”

“但是时代不一样了，我错失了时机。”

“的确如此，鄙人也这样想……”

“如今已不是乱世，凭一把剑何以拥城。”

“如今已是治世。”

“然而你却要应战。”

“确实如此……两者彼此矛盾了。”

“无论何时，都没有无须仗剑之说。”

“您说得对。”

“我不喜欢剑这种东西，但不知为何，别人见到我的脸便要动手，甚至挥刀砍我。明明没有任何理由。所以我只能抵挡，因为全天下都没有我的同伴。”

“女人如何？”

千代问。

“哈？”

“女人都愿意做您的同伴不是吗？所以，其他人才要杀您。”

“女人成了我的同伴也派不上用场。等我回过神来，连敌人都没有了。”

“洗澡水烧好了，不如好好泡一泡吧。”

阿米突然说。

“趁您泡澡的时候，我先把被褥铺好。这些复杂的问题，不如明早再谈。”

“一点都不复杂啊。”

鲇之进喃喃道。

他在黑暗中泡着热水，更衣处传来千代的声音。

“我为您擦背。”

“不要，不用了。”

尽管他马上拒绝了，千代还是推开木门走了进来。她上身用布绳系起长袖，翻起一侧下摆系在了腰间。

千代请他起身，鲇之进没办法，只好跨出浴盆，坐在浴场的圆木上，背朝着千代。

“您的背好硬，还有许多伤痕。这些都是刀伤吗？”

千代一边擦背一边问。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以前技艺生疏，常常受伤。”

“现在呢？”

“不谈这个了。”

“那谈别的吧。不如我来说说自己？”

“不用了，反正没什么大不了。”

“那倒不会。”

“村子的困境我已经听够了。我一会儿就洗完，然后到房子周围

转一圈。”

“您不是看过了吗？”

“再看一遍。熟知地利能够保命。我还要略微跑两步，再挥挥剑。好，够了，洗得太过也不好。我再泡一会儿马上出去，你先走吧。”

之后鲇之进跑到河边练了一会儿剑，回到坂上给他安排的房间，里面已经铺好了被褥。让人为难的是，被褥里还多了点东西。

“鲇之进大人。”

千代在被窝里说。

“你干什么呢？”

鲇之进说。

千代怎么躺在他的被窝里？

“这是我的被窝，你这样我怎么睡。”

“鲇之进大人，请抱我。”

鲇之进无言以对。

“你要学西河的女郎吗？”

鲇之进说完狠狠掀开被子，千代只穿着一件长内衣躺在上面。“鲇之进大人不喜欢我吗？”

“问题不是那个。我不能中有心之人的奸计。”

“这不是奸计，我也不是有心之人。我真的喜欢鲇之进大人。”

“我们才认识两天吧。”

“足够了。”

“你做过这种事吗？”

“没有！当然没有，一次都没有。”

“你父母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

“那你就回自己房里去睡。不然要被父母责骂了。”

“他们应该不会责骂我。父亲和母亲都很需要您的力量。”

“所以我才说这是奸计啊，你要用身体引诱我成为同伴吗？”

“不是的，我没有那个意思。”

“那我要是说今晚把你睡了，明天一早还是要走，你也愿意吗？”

“可以。”千代马上回答，“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此事与彼事不相干。若父亲战死，我也不活了。既然如此，不如在死之前与心爱之人……尝试一番。”她低声说。

鲇之进惊得呆住了。

“我深知这样恬不知耻，也不认为自己是能说出这种话的姑娘。其实我也很惊讶。可是，我现在赌上了性命，确信自己不后悔。”

“我还不确信。”鲇之进说，“我根本没时间考虑这些，你突然来这一出我很为难。”

“那请您现在考虑。”

“不行，考虑这种事要花时间。”

“我等您，我会一直等您。”

“不行，我困了。”

“是我不好吗？我自认姿色不差，也有村民来勾引过我。”

“喂，你是那种大言不惭的女人吗？”

鲇之进一把将她拽了起来。

“不是，但我不说，您就不明白呀！”千代叫道，“平时我不会说这种话。只是在今晚才这样。”

“什么今晚不今晚，够了！”

鲇之进说完，照着千代的屁股打了一下。

“好痛。”

“你还是小孩子。去睡吧，明天见。”

千代的表情一下就亮了。

“啊，那您明天也会留在这里吗？”

说完她就坐在了旁边。鲇之进钻进被窝，把刀放在左侧伸手便可触及的地方。

“我不能保证。”

“那我就再到您被窝里去。”

“别胡闹，够了。你再来我可就走了。我从不吃主动送上门的东西，因为有几条命都不够玩儿的。”

“我知道，您不会输给任何人。”

“别奉承我了。世界这么大，厉害的人数不胜数，还有种子岛的火枪。”

“那明天晚上就拜托了。”

“什么？喂，你瞎说啥呢。”

“如果您明天也留下来，我就出去。”

“嗯？”

“怎么了？”

“什么？”

“您不是希望我离开吗？”

“好，我知道了，那我留下来。”

“太好了，那您好好休息。”

“但我可不答应帮你们。”

“那件事明天再说。”

“你这女人还挺狡猾。”

“不，我忠实诚恳。”

“自卖自夸。”

“您将来会明白的。”

“哦，是吗，那到时候再说吧。”

“鲭之进大人，晚安。”

千代说着，鞠了一躬。

“是鲇之进。”

鲇之进说。

8

他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离卯时还有段时间。

他起身套上袴裤，整理衣冠，把双刀插在腰间，又拿起天狗面具，也系在腰间。

他端坐在地板上，一心想着干脆就此离开。若他留下来，村民就会产生过度的期待。若他离开，他们或许还能做出一齐出逃的判断。那样反倒对他们更好。

他轻手轻脚地走过房间，无声拉开纸门，然后吓了一跳。

“您休息好了吗？”

走廊有个人对他鞠躬。

原来，那个在木板地上深深行礼的人就是坂上丰信。他旁边跟着老婆和女儿，三人一起匍匐在地。

再看右边，他更是大吃一惊。村里人竟在墙边端坐成一排，朝他低头行礼。

“你们都不睡觉吗？”

鲇之进问。

“殊死之战将近，哪能无忧无虑地安眠。”

一个年龄稍长，声音沉稳的男人说。

“你是谁？”

“在下新堂严三郎，本为播磨武士出身，如今只是一介老朽。”

严三郎抬起头，仰视着鲇之进。

“在下早已做好舍命的准备，可是，若阁下能助我等一臂之力，将是无上之幸事。万望拨冗。”

说完，他又低下了头。

“鄙人保科义达。”他旁边又有一个谈吐貌似武士的男人说，“原本习得一些剑术，无奈年事已高。但是为了这片扎根已久的土地，在下也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万望您出手相助。”

“在下吉田文佐卫门。”端坐他旁边那个头发花白的男人说，“在下本也是武士出身，只是剑术不精。以前略懂一些医术，但也是些皮毛。不过，若要开战，我也准备舍命拼搏，绝不拖众人后腿。万望阁下慷慨相助……”

说着，他低下了头。

“你是天狗。”

远处传来尖厉的声音。

“我就是个老百姓，压根儿不会舞刀弄枪，可是要论种山芋，绝不输给其他人。土地有灵，有丰收之年，也有徒劳无功的年份。每到丰收的年份，播种时总能看到天狗站在田边。”

“什么？”

鲇之进好奇地问了一句。

“我能看见天狗。你就是拯救村子的天神。既然你来了，既然你在这里，村子就能保住。我清楚得很。”

他话音刚落，村民们争先恐后地说了起来。

“天狗大人，求你留下来吧。”

“你别走啊天狗大人，救救我们一家人吧。”

“救救我们这对穷夫妻，救救孩子们，救救村子吧。”

“再这样下去，咱全都得死。天狗大人，求求你，救我们一命吧。”

有人把头磕在地板上说。

“要是开战了，面对一百个敌人，我一个人能管什么用？”鲇之进反驳道，“你们别误会了。我不是天狗，只是个普通人，会喘不过气，胳膊也会累。”

“那请你训练我们。”一个人恳求道，“我们也要战斗。我们要拼上性命为您助阵。”

“能不能行啊。”

鲇之进摆出一脸你们肯定派不上用场的表情。

“要是被赶出去，咱们可就无处可去了。到时候只能在城里乞讨为生。与其变成那样，我甘愿誓死守护这块土地。”

“你们要在哪儿练？”

“村里有道场。”

“没有武器啊。”

“咱们翻出了十条长枪。”

“不够，对手有三十个人。”

“那就做竹枪。”

“大刀多了几把。”

严三郎说。

“我们手上多了六把大刀，都是从西河那帮人身上收过来的。”

“对，没错。”

大家纷纷点头。

“再加上短刀就更多了。”

“我们也要上阵。”一个中年妇女在人群中说，“我老公被他们像打狗一样活活打死了。我独自活在世上没什么意思，甘愿战死。”

“你不行，你还有孩子。”

坂上说。

“我也要上。”

千代说道。

坂上表情复杂地盯着女儿看了一会儿，然后说：

“山县阁下，在下已经令人准备好了一些早饭，请您移步用膳。然后，请在道场指导我们和村中男丁练习剑术。”

鲇之进没能溜走，只得吃了早饭，被一群村民簇拥着来到了村边的道场。他走到场内，接过坂上递过来的竹刀，单手握着上下左右唰唰挥舞了几下，露出苦涩的表情。

可是村民见状却纷纷感叹起来。

“不愧是高手！”

文佐卫门说道。

鲇之进面露惊讶，但并不回话。

千代跟在男人们身后悄悄走进道场，缩在墙角远远看着这一幕。

“你们这儿用的是上州产的竹刀玩具啊。最近这种玩意儿开始多

了起来，连武士也总拿来用。”鲇之进说，“我无意在此地久留，毕竟我也是个忙人。没办法，你们谁过来试试吧，让我看看身手。”

“禹吉。”

坂上命令道。

于是禹吉把竹刀握在身前，随即举高，砍了过去。

鲇之进寸步不动，举起竹刀招架，先敲一下手背，随后打向禹吉的天灵盖。禹吉失手掉落了竹刀。

“这玩意儿不行。”鲇之进说，“这种轻飘飘的竹子随便怎么施展都行，可是对手连道擦伤都不会有。不能让身体和眼睛习惯这东西，在实战中只会造成恶果。”

时次郎站起来行了一礼。

“请老师指教。”

说完，他一刀横劈过来。鲇之进急转竹刀挡下，旋即向前刺出，时次郎被掀翻，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还有谁？”

正吉起来行礼，然后挥起竹刀，也没摆什么架势，径直打了过去。他被敲了一下腰杆，敲了一下上臂，也跌倒在地。

接着是彦佐，他连竹刀都没打出去，就被狠狠敲到手背，失手掉落了武器。

新五郎站了起来，被击中天灵盖后，痛得蹲在地上。

加平也一样，刚摆好架势就被狠狠打中上臂和脖颈。

“你们啊……”鲇之进长叹一声，“这也叫有心应战？”

说完，他把村民扫视了一眼。多数人的头发都已斑白，鲇之进顿时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你们这样连小孩子都打不赢。身子这么虚，没问题吧？刚才见你们说得好听，我还以为有多大的本事呢。”

随后，他烦躁地来回踱起了步子。

“这样不行，别怪我说话难听，你们还是放弃吧。你们一开战就会死光光。还是大家让出村子，早早逃命更好。”

道场一片死寂。

“你们这样我没法教。”

“那么，在下也来献献丑……”

义达站起来行礼，摆好架势之后，竹刀直刺面门。

鲇之进依旧从容地举刀招架，见义达向后跳开一步，他也向前逼近一步。

义达继而刺向面门、身体，恢复上段持刀，再次刺向面门。鲇之进一一招架，义达又闪向旁边，朝身体一侧打去。

鲇之进竟用左手上臂架住攻击，同时刺出一刀，将义达掀翻。

“这是？”义达忍着痛惊问，“恕我直言，这算是平手吗？”

鲇之进摇摇头。

“不算。”

“那算是……”

“如果是真剑，就不会变成这样。你早就死了。”

说完，他垂下竹刀，转向众人，气愤地说：

“我再问一遍，你们当真要战？”

说完，他再次环视村民。

“就算对方只是乌合之众，他们也年轻气盛，身强力壮。这话说来不好听，他们跟你们这帮老头儿不一样！”

众人低头不语，随后一个个抬起头来，对他点头。

“我们已经死不足惜。反正都一把年纪了，离开这里迟早也是横

死路边。”

“就是，我也一样。反正都是老头儿了，死就死呗。只要一刀就够了。只要能砍上一刀泄愤，就算砍不死也成，请您教教我们能砍中一刀的剑法吧。就算我转头就被砍死了也无所谓，我就想砍上一刀，这样就够了。”

“就是，一刀就好，只要能在死前砍上一刀就好。天狗大人，您会那种剑法吗？”

鲇之进一言不发地愣住了。周围的声响渐渐平息，人们不再说话后，外面传来了伯劳的叫声。

“你们说这些是真心的吗？”

大家都无声地点点头。

“这觉悟是真的吗？等到了最后关头，不会改主意逃跑吗？”

大家又摇摇头。

鲇之进突然咔嗒一声把竹刀扔到了地上，随后发出威严的声音。

“那就把这些竹子玩具都扔掉。它在实战中派不上用场！”

随后他问坂上：

“有木刀吗？”

“有。禹吉，拿木刀。”

禹吉跑向道场后方，拿来三把木刀。

鲇之进接过来挥了挥——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就这个可以。”

他挑了一把。

“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马上要做的事情才不是玩竹刀，也不是对决，而是单纯的厮杀。什么礼数，什么形制，什么驰名世间的某某流派，这种冠冕堂皇的玩意儿，在白刃战里都不管用，都给我忘掉！”

“真的吗？”

“真的。合战就是杀人，一群人混在一块儿，呼哧带喘，受伤吐血，打个不停，就是无聊的消耗战。这可是漫长的斗争，所有人都会心生退意。战争会一天到晚打个不停，说不定一年都打不完。你们有这个觉悟吗？”

鲇之进在道场里大声说着，周围几十个人则安静地倾听。

“一对一的对决可以像刚才那样互砍就好。因为只需杀死一个人，一会儿就结束了。可是战争不一样。听好了，都给我记住。打仗的时候不能砍敌人。”

“什么？不能砍吗？”

义达和严三郎齐声问道。

“没错。打仗和对决完全不一样，那是两码事。这种竹刀互敲，假装对决的招式，你们全都给我忘掉。这东西在打仗时派不上用场。在战场上，绝对不能砍敌人。”

“那到底要……”

“如果你们真心要学，那我就教一个你们这种白丁也能使出来的必杀技。多的我不说，说了你们也记不住，而且对战近在眼前，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只要记住一点就好。”

“是什么？”

新五郎说。

“敌人不是光着身子上阵的。他们都穿着衣服。快入冬了，衣服还会变厚。面对这样的敌人，只要砍上四五个，刀就会废了。”

严三郎、义达、坂上都默不作声地听着。

“要是刀钝了，对方就不会死。对方不会死，你就会死。”

“那……”

鲇之进扎起马步，刺出刀刃，然后说：

“要刺。”

“刺？”

“没错，打仗就要这样。不能跟敌人大开大合地拼刀子，别傻乎乎地跟人家对砍。想活命就刺，拼命刺，使劲刺，见人就刺。在战场上，你们就把刀当成长枪来使。”

“原来如此。”

坂上点点头。

“也不能挥舞，那样会累。这种竹条玩具很轻，怎么挥都无所谓，胳膊也不会累。可是真刀很重，胳膊一会儿就累了，到时候腰都直不起来。”

大家保持着沉默。

“可是挥刀的人察觉不到，这就是打仗的可怕之处。所有人都因为恐惧和兴奋而失去了平常心。只有被敌人打过来，想要防御的时候，才发现胳膊抬不起来了。”

“是吗……”

“可是那时候已经晚了，还没反应过来，你就会死。”

众人闻言，顿时哗然。

“越是胆子大、血气盛的初战新手，在战场上死得越快。还没习惯打仗的时候，胆子小点反倒更好。因为那样可以尽量体验到战场的情况。所以你们开打之后，等个一刻钟，先找到那些勇猛生疏的人杀掉。那种人就算朝你冲过来了，也像萝卜似的好杀。因为他们根本连刀都举不起来了。”

“原来如此。”

义达感叹道。

“接着去找刀砍钝了的人。对方用那种刀，隔着衣服怎么砍都伤不着你。”

“是嘛，原来合战是这样的。”

“战场可不是什么好看的东西。它既不是锻炼自己的地方，也不

是展现武勇的地方。那些全都是骗人的。战场就是一群人吓得尿裤子，边哭边厮杀的地方。谁先示弱就得先死，都给我记住了。”

众人沉默不语。

“扬沙障眼，掘土为陷阱，扫腿，猛踹，投掷武器、扔石头，有什么来什么。死人不会说话，丢了性命就没法抱怨什么。只要能活下来，过后随便编造多少勇士传奇都行。”

“是……”

“见到火枪马上跑，弓箭也一样。那种时候别顾什么脸面，掉头就跑。人死了可就啥都没有了。还有问题吗？”

“明白了。”坂上说，“真是太令人吃惊了。那我们只需要练习刺人就好了吗？”

“凭在场这些人的身手，除此以外没别的办法。你们从早到晚练就是了，但是不能用竹刀，最好找一根与真剑同样重量的棍子。”

“这就去准备。还有呢？”

千代听见这番话就站了起来，准备去寻找棍子。

“如果对方不是高手，有一个办法可以一招制敌。等棍子拿来了，我就教你们。想在混战中存活下来其实不难，只要稍微有点经验的人必然能做到。其实只要懂得一个诀窍就好，非常简单。”

千代与众人寻来了木棍，发给禹吉、新五郎和时次郎三人。

“听好了，这里不是学堂，我可不会多做解释。想活下来就仔细听。”

鲇之进说完，对禹吉招了招手。

“多数人近来都用竹刀练习，基本上都会这样大开大合地挥舞。这是因为人们都把剑当成了砍人的菜刀。遇到这种人，一刀刺过去往往会让他们大吃一惊。对方不会预料到这种攻击。”

鲇之进以禹吉为对手，示范了一下戳刺。

“所以，要尽量避免对方察觉自己的招式。”

鲇之进从上段到下方，连续移动了好几次刀。

“然后突然刺出去。刺的时候对准胸口或是咽喉。”

鲇之进猛然刺出，禹吉向后躲避。

“没错，对手会这样躲避。要是你的刀被对方挡开了也不要慌，只要用力把刀尖刺出去，对方肯定会这样躲避。对方躲避之后，就会觉得已经避开了敌人的攻击，脑子里会想着展开下一段攻击，身体也会随之行动起来。也就是说，对方会绕过弯，开始直起身子。你们要看准这个瞬间，再刺出去。”

“就是要二段刺吗？”

义达问。

“没错，二段刺。别收刀，从刺出去的地方直接往前再刺一下。”

鲇之进又示范了一遍。

“这样肯定会出乎对方意料。只要敌人不是高手，被刺一下已经吃了一惊，再来第二下，脑子就会一片空白。以西河那帮混混的水平，再加上是第一次对阵，用这招基本就能解决掉了。听见没？”

“是。”

禹吉说。

“目前为止，我与之对决过的西河之人，无一例外都是会吃这一招的对手。”

“原来他们的水平便是如此。”

严三郎说。

“没错。碰上不是武士出身的人，只管刺就好。等练好了二段刺，就接着练三段刺。好了，你们试试看。”

鲇之进让禹吉与新五郎面对面摆好了架势。两人各自练起了戳刺。

“如果第二段把刀刺进了敌人体内，就继续用力刺透。只要刀没有卷刃，就能刺进去。如果能完成这个动作，那随便怎么贴近都行

了。哪怕钻进对方怀里，对方也绝不会还手。因为他已经动弹不得。”

“是。”

禹吉说。

“如果伤得不够重，对方就会疯狂挥刀，你自己就要被砍到了。这是舍身战术。第二段戳刺要用全身力气撞过去，真的用必死的决心去干。把刀柄顶在自己身上，只要撞上去就能刺进对手身体里。如果刺得太浅，自己就会死，这点别忘了。做完二段刺，一定要把对方杀了。一旦有人活下来，对方就会知道我们的战术。到时候就得再想别的办法了。”

“是。”

“刺透之后一定要抽刀，用尽全力抽回来。如果抽不动，就踩着对手的身体往外拔。只有把刀抽出来，人才会喷血，喷了血才会渐渐死去。刀没拔出来的时候，对方可是活着的。”

“是。”

“要凭这帮老朽开辟一条活路，办法只有这一个。”

听到这番宣言，头发花白的村民全都严肃地点了点头。

“要是开战了，准备怎么打？”鲇之进问坂上。

他们已经来到了后院，村民都在道场里练习戳刺。老人们拼尽全力的喊声从窗口传了出来。

“我们准备把这里当成大本营，也就是城池。”

坂上旁边的义达说。

“虽然坡道比较平缓，但道场好歹也坐落在一座小山丘上。按照中国的兵法，大本营一定要设在山丘之上。另外也有说法，就是不可攻打高处的敌人，否则必败。”

“嗯。”

严三郎也点点头。

“在道场门口盖石墙、堆沙包、缠荆棘，周围派人防守。”

“妇孺会被掳作人质。”

鲇之进说。

“那就让村里的妇孺都到这里来，开战期间就在道场里生活。要是住不下，就在道场背后盖小木屋，暂时在里面起居。”

义达说。

“这样就没法在道场里练习，不过大伙儿可以在外面院子里练。”

坂上说。

“如果要打攻防战，就需要远程武器。”

鲇之进说。

“丧葬店的善兵卫说他有门路，现在进城去搞弓箭了。”

“那还需要射箭的练习场。”鲇之进喃喃道，“还要磨刀的工具。”

“磨刀石这里有，等弓也搞来了……”

“如今不是乱世，肯定搞不到多少弓。就算能搞到也不是上手就能用。不懂射箭的人就算射了也不中，要射中得长年累月练习。”

“那我们再建一座弓道场。”

鲇之进摇摇头。

“远程武器要是被敌人夺走了，反倒会成为麻烦。如果对方不准备，那我们也没必要准备。”

“可是这……”

鲇之进抬手打断他的话，指向道场窗户。

“你把弓箭交给一群连木刀都耍不好的老人，他们能射中吗？”

坂上等人闻言，不再说话了。

“等他们能把箭射到靶上，仗早就打完了。”

“可是我们这边只有这样的人手。”

“那些人靠不住。”鲇之进说，“你也看见他们挥竹刀的样子了吧，简直是老太婆跳招魂舞。就算能练一段时间，那帮老头的身手也不会有所长进。无论是刀还是弓都一样。你要给他们佩上刀弓守城？那帮人舞起剑来苍蝇都能停在上头，一定特别可靠吧。”

“那您说该怎么办？”

“困守这种想法本来就不对。如果是坐拥广大领土和老百姓的藩主，那当然只能在城中作困兽斗。可是你们两方都只有几十个人，造个大本营躲在里面，那不就是故意让自己打输吗？”

“可是如果没有大本营，万一房子被偷袭，一转眼就没命了。既然我们是弱者，那至少要聚集在一起互相帮助啊。”

严三郎说。

“那也得是更能打的人才能这么干。你们还要配备一圈兵力防守？兵在哪里？”鲇之进指着道场窗户，“如果你是说在里面跳舞的人，那不如抓几只猫来守。他们一转眼就会被冲破。把所有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根本是主动请敌人来个一网打尽。”

鲇之进把木刀架在后颈上，双手搭着刀身，走了起来。

“这种战法不对，只有找死的人才这么干，还是分散到广阔区域更能争取时间。”

“那您是说，不需要大本营？”

“不需要。”

“那要怎么打？”

“如果想打赢，你们不能干等着。”

“说得倒容易！”义达略微加强了语气反驳道，“光骂人谁不会，三岁小孩儿都会。您得给个具体的策略……”

“我当然有，只是不想说。”

“请您说来听听吧。”坂上鞠躬道。

即便如此，鲇之进还是原地转着圈，并不说话。

“我不想说，因为一旦说出来，这就成了我的负担。我不喜杀生。”

“我们也一样，可是如果不反抗，我们自己就没命了。”

“那是你们的事情。你们的房子和土地在这里，家人也在这里。可我并没有。”

“您不情愿？”

“没错，你们不明白杀人的痛苦。”

“早点解决这件事，您就能早点离开。”

“所以我在想，为何不能现在就走呢？我到底欠了谁的？”

“如果您现在就走，我们就都得死。要是您可怜我们，就请说出那个对策。”

坂上说完，严三郎接过了话头。

“虽然说来俗套，但您也可以把这当成扫荡世间之恶。如果这里沦为黑道的宿场，善良的平民百姓还有旅行者，最要紧的是妇孺就会遭受巨大的折磨。只要附近有那样的女郎屋，穷人家的姑娘就会被卖进去。还会有人拐卖姑娘。我们就是要防止这种事发生。”

鲇之进依旧兜了一会儿圈子，然后才咂舌道：

“勉强能战斗的只有在场这四个人，如果想凭四个人取得胜算……”

鲇之进说到一半，看向天空沉默下来。

“是，如果要取得胜算……”

坂上等着他继续往下说。鲇之进收回目光，说了下去。

“要想取得胜算，就得靠我们四个把所有敌人都干掉。”

众人闻言，都为这困难的策略咬紧了牙关。

“没错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过了一会儿，他们渐渐想明白了，各自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策略就只有一个。要一次性干掉所有人肯定不行。要每次从西河屋引诱五六个人出来，每次都把他们赶尽杀绝。”

众人闻言，都沉默了。

“一个都不能放过。杀死所有人之后，马上隐藏尸体。西河那帮人现在还不知道我加入了。他们满以为对手只是一帮老朽，随便什么时候动手都不迟。”

坂上等人点点头。

“就这样渐渐削弱敌人，等他们人数变少了，就一口气打上门去。要一夜之间解决问题，没别的办法。”

众人继续沉默不语。

“困守在城中等敌人进攻，不过是拖延了打败仗的时间。一旦让敌人得了势，他们就所向披靡了。哪怕对方只是不懂剑术的混混，得了时势便能稳赢。如果你们真的想赢，就要主动出击。你们早就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心里根本没想着要赢。”

坂上闻言，顿时蔫了。

“的确如此。”

“咱们只有一帮糟老头子，的确从一开始就把这当成了必败的战斗啊。”

严三郎也表示赞同。

鲇之进说：“要赢，就要压制敌阵。为此，你们早晚都要打到敌阵深处去。只是愣愣地隔岸观火，绝对不可能打赢。”

“您说得对。”

“既然如此，不如速战速决。现在敌人还没有动真格的，一心顾着赌场和妓院的油水，把打仗当成了将来再做的事情。此时出击，能

够出其不意。”

“您说得太对了。”

严三郎说。

“西河屋也是这样想，才雇了猿田吧。毕竟经营赌场和旅舍需要一定人手。”

坂上说。

“越等越对我们这边不利。一旦拖延时间，必定要被干掉。那帮老头的剑术不可能有长进。”

“您的意思是，我们不需要准备？”

义达问。

“不需要。反正准备了也没两样，这种阵容再怎么努力也打不赢别人。既然如此，干脆只靠几个能战斗的人制定策略。不需要弓箭，也不需要很多把刀。那样只会让战斗变得太复杂。但是，总攻的时候必须有长枪。”

“您说要一点点引诱敌人出来，这到底该怎么……”

“那可需要特别吸引人的诱饵，让敌人一看见就忍不住扑过来那种。不过这座村子这么穷，没有那种东西。”

“我来！”

远处传来千代的声音，原来她一直在听。

“退下！”父亲坂上怒吼道，“这里没你什么事！”

千代不说话了。

9

从入夏开始，西河门前就摆出了乘凉的露台，此刻正有六个混混坐在上面喝着冷酒谈天说地。只要有年轻女人走过，他们就会大声调戏，然后哄堂大笑。

“不过话说回来，店里的女人都玩腻了啊。”一个人说。

其他人虽不回话，但都露出了赞同的坏笑。

“现在是一个都不想抱了。那根本不算女人。好想知道哪儿有更漂亮的女人啊。”

“嗐，就凭我们这儿的婆娘，客人也不愿来啊。”

“丑婆娘涂白粉，还是饶了我吧。那货色哪好意思收人家的钱。”

“那帮婆娘最近可都上了年纪啦。”

“就是，本来只有年轻这个优点，这下可好，都成老婆子了，哪儿还卖得出去啊。”

“上回有个外地来的老头儿，说要看看咱家的女人，被我领进去了，他竟然说这难道是鬼屋吗，还说都这个货色，还是趁天气暖和赶路去吧。我听了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这么个乡下地方，好女人也不来呀。还是别痴心妄想了。”

一个人说着，在台上躺倒了。

“所以才要把那帮农民赶走，将这里搞成大宿场啊。到时候就有好女人愿意来了。”

“在此之前只能用老妖婆来充数啦。”

“也得考虑咱们每天抱老妖婆的心情啊，真是太想哭了。”

“哦，小姐姐！”一个男人朝路过的女人喊，“你好漂亮啊，要不要到咱这儿来？”

女人快步走了过去。

“那女的好冷淡，要不咱到别的妓院去抢几个过来得了。”

“抢女人？别蠢了。要干找别人去干。”

就在此时，屋后又走出两名青年，加入了他们的谈话。

“喂，你们知道哪儿有好女人吗，像太夫[2]啊公主那样儿的，北国第一的好女人？”

一个人问道。

“谁家要是有那样的女人，我早就过去了。”

从里面出来的人说。

“咱这儿的女人全是些下等货色，只有吃饭第一名。”

另一个人说。

“不是还有压根儿揽不到客的女人吗？”

“啊，是有。”

“偏偏那种人最能吃。要不把那婆娘赶走吧，她一个人的饭量都能顶三个人了。”

“那婆娘最近变得像女相扑一样了啊。”

“你们想要好女人？”

就在那时，头上突然传来声音，几个男人惊讶地抬头看去。

“越前鲭江有个叫龙宫楼的游廓，你们知道吗？”

“你什么人？”一个混混儿拉着脸问道。

搭话的男人又瘦又小，满脸皱纹，黝黑的皮肤粗得像草纸一样。只见他露出黑黄的门牙，坏笑着看了过来。他这副模样看着就挺蠢，西河的混混儿也都用上了鄙夷的语气。

“搞什么啊大叔，别在大马路上晃悠，赶紧走开。你一个人到处晃，别等会儿被贼人给收拾了。”

“那不会，这家伙一看就没几个钱。”

另一个人说完，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那男人说：“就是啊，我身无分文。这不，快入冬了，这样恐怕得染上风寒啊。几位大爷可怜可怜我，赏我几个钱吧？”

“这家伙搞什么鬼，是个乞丐吗？”

“这老头儿好烦，不干活儿就想要钱。快滚。”

“我不。你们几个不也没干活儿嘛。”

“你、你还嘴硬是吧？”

“这老头儿好嚣张。”

“喂，谁给他两三文钱，这家伙太臭了，赶紧把他打发走。”

“少说蠢话。啥也不卖就想收钱，你脸皮也太厚了。”

“大叔，你想要多少？”

“别给他，不然他该得寸进尺了。”

可是那个人说：

“我不是乞丐，有东西卖给你们。”

混混儿闻言，便追问道：

“你有啥？”

“卖多少钱？”

“给几位大爷做个大人情，只卖十两。”

他话音落下，三个人惊得从台上滚了下去。

“十两？！你没事儿吧？这辈子见过这么多钱吗？”

“我可没见过。”

“我也没。”

混混儿们开口道。

“我连小判[3]长啥样都不知道。”

“没问你们。老头儿，你要卖啥？”

最年长那个混混儿问道。

“女人。”

“啥？你说啥？”

“我说女人，女人。那可是你们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漂亮女人。”

“喂，你听见没？”

他转头问同伴，大家又哄笑起来。

“好大的口气。就你这模样，还卖女人？你卖的是人吗，不会是母猪母牛吧？”

众人又笑了。

“你说漂亮女人？这么贵的女人在哪儿？”

“越前的鲭江有个叫龙宫楼的游廓，那可是越前数一数二的地方。他们那儿有个极品女人，号称千两太夫。那可是北国第一的美女。上方浪速那边的有钱人都竞相出价，你出一千两，我就出两千两，全都争着给她赎身。”

“骗谁啊，老子就没见过那样的。”

“行了，你且听我说。你们猜，那个大美人后来怎么了？”那人继续道，“她啊，从龙宫楼跑啦。”

“跑了？”

“竟然跑了？！”

混混儿们大吃一惊。

“这么一个绝世大美女，当然不愿一辈子待在同样的地方。谁不想去富饶的都城，甚至唐天竺见见世面啊。”

另一个人笑着说。

“于是游廓来找我，我就翻山越岭追过来了。”

“结果你找着她了？”

男人点点头。

“找着了，就在前边儿的山里面。”

“真的吗？还真亏你找着了。”

“你要拿她怎么办？带回鲭江去吗？”

“我本来是这么想，现在改变主意了。”

“改变主意了？”

“是啊。我上年纪了，腰腿不行了，女人又爱挣扎。拽着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女子，我一个老头儿翻山越岭的太艰难了。所以我就想，干脆把她拉到这附近卖掉得了，说不定附近就有哪家店想搞个绝品游女啥的。”

混混儿们听着听着神情就变了，因为喝了点酒，还有点兴奋起来。

“再说我也不想回那种地方去了。我想啊，这生意做到这时候就该收山了。更何况那家店以前没正眼瞧过我。如何，你们店里要来个美女吗？”

“那当然要了，还用说吗？咱们早就待腻了妖婆屋。我说，你那个真的是美女吗？”

最年长的混混儿问。

“那种美女应该不多见吧。”

另一个混混儿说。

“要是不信，你们就去看看呗。”男人很是自信地说，“要不要看看，北国第一的千两太夫？”

“如果真有你说得那么厉害，那当然想看。”

一个人色眯眯地说。

“看一眼肯定没损失。”

“那个千两美女在哪儿？”

“就在前头的祠堂里，让我给捆上了。”

几个混混儿同时站了起来。

“在哪儿，让我看看。”

“你要买不？”

“行，先让我看看货色，赶紧带路。咱们先瞧瞧是不是真的美女。这叫实地考察。”

几个人提着酒壶，跟在那人后面走了起来。最年长的回过头，对一名同伴说：

“哥几个去看人，你去跟老大说一声。”

他们留下一个人，剩下的都穿过大路走了。剩下那个走进通往西河屋后门的小路，正要加快脚步，却发现一个男人挡在前面。

“小哥儿，这是要到哪里去？”

那个人问。

“你什么人？”

混混儿露出凶相。

“回去照顾女郎吗？”男人又问，“还是找头领有事？”

“我干吗要告诉你？别挡路！”

混混儿吼道。

“真抱歉啊，我不能让你过去。”

男人说着，手已经搭在刀柄上。混混儿吓得缩了一下，很快就打起精神，也握住了自己的刀。见对方把刀推出一寸，混混儿也慌忙要拔刀，但是还没拔出一半，就被男人照着肩膀一刀斜劈下来。他正要惊呼，瞬间就被刺穿了心脏。

那人动作快如惊雷，竟是鲇之进。混混儿口吐鲜血，缓缓倒地。鲇之进用力甩掉刀上的血，收刀入鞘之后，朝背后挥了挥手。

新五郎与时次郎全速跑过来，抓住了这混混儿的手脚。加平和禹吉紧随其后，把濒死的混混儿整个抬了起来。接着，他们追在鲇之进

后面，抬着混混儿跑了。

一行人在小巷间穿行，最后来到河边，越过河堤下到了水边。鲇之进指着一棵大树让他们把人埋在底下，然后独自走向街道。他趁周围没人，快步穿过大路，走到田埂上，再次跑了起来。

七个混混儿排成一行，走到了村边的祠堂门口。带路的人走上三级台阶来到外廊，透过格子窗朝里面张望。

“还在，没跑。如何，你们要不要过来看看？”

他招了招手。

于是，几个混混儿全都走了上去，朝里面窥探。

一个年轻女人被捆住了上身和脚脖子，嘴里塞着手巾，躺在破烂的地板上。尽管被捆了，可她还是涂着白粉，妆容精致，的确是个太夫级别的漂亮女人。

西河的人直起身子，个个瞪大了眼睛。

“喂，这还真是个美人。”

可能因为被人粗暴对待，那姑娘的和服下摆凌乱地敞开着，露出了膝盖。

“嘿，这让人怎么受得了。”

一个人说着，把手伸向格子门。

“要不把这门开了，走进去看吧。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美的女人。这是做梦还是幻觉？这不是唐天竺的天仙大人吗？”

男人打开格子门的瞬间，姑娘背后的拉门咔嗒一声被拉开，一个提着刀的男人走了出来。那人就是坂上。只见姑娘撑起身子挪到了一边。她胸口虽然被绳子捆住，背在身后的双手并没有被捆绑。

坂上提着已经出鞘的刀，快步上前一脚踢开了格子门，照着正要走进去的混混儿就是一个斜劈。混混儿惨叫一声，从台阶上滚了下去。

众人顿时恐慌，纷纷大叫着拔出刀来，退到身后的空地上摆好架

势。

“这边！”

有人喊了一声，转头一看，原来那里也站着两名拔刀的武士，正是严三郎和义达。

余下的六个混混儿中，有好几个同时朝他两人砍了过去。两人举刀招架，顺势砍向混混儿。那几个混混儿勉强躲开，以三对一朝他们举刀砍了过去。严三郎无法同时招架三人，只得向后退去，此时坂上从祠堂跳下来支援，砍倒了其中一人。

混混儿剩下五人，其中三个与坂上三人开始对峙，此时便多出了两人。一人离开人群朝田埂走了过去，中途还转过身来大声喊道：

“你们等着，我去叫帮手来，还有猿田老师。大家伙儿撑着点！”

随后，他收刀入鞘，背过身去。只见前方出现一个人影，原来是鲇之进顺着田埂朝这边跑了过来。

试图逃跑的人见状大惊，不知不觉放缓了脚步。另一个人也逃了过来，一把推开他拔腿就跑。先跑的人也回过神来，朝鲇之进冲了过去。

鲇之进的身影越变越大，渐渐缩短了与两人的距离。他边跑边拔刀出鞘，两个混混儿也拔出了刀。西河的二人左右分开躲过鲇之进，跳进了农田里。鲇之进跑过去一个闪身，轻而易举砍倒了一个人。

另一个人见状惨叫一声，头也不回地往外跑。鲇之进追过去，在农田中央一刀砍向他的后背。那两个人吓得只顾逃跑，连刀都没怎么挥起来。更何况他们本身就没有练过剑，刚才喝的酒又上了头。

鲇之进没有停下，径直跑向了正在对峙的六个人。与严三郎交锋的混混儿感到鲇之进的杀气逼近，涨红的脸顿时扭曲，发出了尖厉的惨叫。接着，他背过身去，放弃了战斗，开始全力逃走。严三郎追上去砍向那人后背。男人大叫一声，一头栽倒在地。

见此情景，与义达对峙的人显然战意全无，尖叫着朝鲇之进胡乱砍了过去。然而，他被死亡的恐惧蒙蔽了双眼，丝毫看不见前方。鲇之进一动不动，以刀背挡开攻势，把对方的大刀往上一撩，同时沉下身子，砍向他的侧腹。

一时鲜血四溅，他也惨叫着栽倒在地，随后连连哀叫，在地上不受控制地抽搐。

最后只剩下与坂上交锋的人，他见状也是吓得大叫一声，意识到只剩自己还活着，干脆垂下刀尖，双手撑在地上，带着哭腔喊道：

“饶了俺吧！”

他已经把刀扔开了。

“俺这就回老家。俺家还有爹娘，俺回家种地去，求你们饶了俺吧！”

他哭喊道。

抹着白粉的千代站在祠堂外廊上，无声地看着这一幕。她旁边那个人，便是在西河混混儿面前演了一场大戏的正吉。

鲇之进收刀入鞘，看着滚倒在地的酒瓶，走过去踹了一脚。

“原来你们在喝酒啊。才傍晚时分就满脸通红，何等愚蠢。”

他咕哝道。

“如果放过你，西河那帮人就会得到消息。我不会让你这么做。还不赶紧像个武士一样站起来，与我对决。”

坂上说。

“俺不是武士，俺是农民。求你饶了俺吧。俺不回西河屋了，真的，俺发誓。俺直接回老家，饶了俺吧。”

他哭喊着把头磕在地上。

远处传来几声乌鸦的鸣叫，夕阳已经落到了远山之下。

“你加入那帮亡命之徒时，早就该有落得今天这个下场的觉悟了吧。”

严三郎说。

“没有！俺从来没想过，真的！”

那人额头顶着地面说。

“咋办？”

严三郎问义达。

“他都那样说了，要放过吗？”

义达说。

“此时放过他，你们村就没了。”

鲇之进马上做出决断。

“俺不回去了，俺绝不再回西河屋了，俺发誓！”

男人哭着说。

“站起来！”

鲇之进走过去，把他拽了起来。这下所有人都看见了那个混混儿的哭相。那人看上去也就二十左右，还很年轻，不比千代大多少。

“跟我儿子一般大啊。”

严三郎喃喃道。

男人空着手，害怕地捂住了脸。那个瞬间，鲇之进抽出短刀，刺透了年轻人的心脏。

那人大张着嘴，惨叫一声，鲜血顿时从口中喷涌而出。

鲇之进拔出短刀，一阵血雾腾起，男人跌倒在地。

“打起精神来！”

鲇之进收起短刀，朝周围大喝一声。

“既然已经动了手，就别再犹豫。事情定好了，就做到最后！”坂上等人低头不语。

“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杀人的滋味不好受。”

鲇之进说完，坂上缓缓抬起头。

“的确如此，您说得没错。”

“是啊，一点没错。”

义达也说。

“我们没有选择卷铺盖逃跑。如果做不了这种事，那一开始就应该逃之夭夭。”

严三郎说。

“哪怕最后沦落为乞丐。”

“没错。好了，把大家叫来，埋了他们吧。”鲇之进说。

10

“冷吗？”鲇之进问千代。此时，他们站在犀川的岸边。半轮明月挂在空中，冰冷的空气里充斥着水的气味，千代瑟瑟发抖。时间已是晚上，他们刚用过晚饭。

“不冷。”千代说，“可以坐下吗？”

听到千代这么一问，鲇之进便坐在了草地上。

“我今天亲眼看见好多人死去，心里很害怕，所以才抖得停不下来。”

“都跟你说了别看。”

“几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都死了。”

“没错。”

“他们一直很痛苦，一直挣扎到慢慢死去。如果他们能活下来，肯定会像我一样继续现在的生活吧。他们会喜欢上某个姑娘，与她结为夫妻……”

“或许还会生孩子。”鲇之进说，“说不定他们还会浪子回头，开始帮助别人，成为像你父亲那样受人景仰的人。”

“是啊。一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颤抖。”

“如果他们走运活了下去，说不定能拥有值得书写的后半生。我也这样想。”

“是吗？”

“是的。我挥刀砍人的时候，时刻会想此人是否真的毫无拯救的价值。”

“您一下就能看出来吗？”

“倒也不会看不出来。可是像今天这样，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干掉西河组所有人，那即便对方还有希望，我也不能留情。哪怕他是个善良的人也不行。我只能祈愿，希望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

“嗯。”

千代用颤抖的声音应了一声，双手抱住自己。

“那些人加入西河应该也有苦衷吧。或许他们家境贫寒，父母食不果腹，只能离开家省下一份口粮。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工作糊口，不得不四处飘零，最后没办法，才加入了西河。”

“是。”

“也有可能，他们本以为自己是去西河的旅舍帮工，结果一进去就被塞了大刀，还被命令去威胁村民。”

“是吗……”

“大致就是这几种吧。世上很少有人年纪轻轻就成了彻头彻尾的恶棍。”

“我头一次看到人死的光景。而且还死了这么多人。”千代垂下头说，“真的，真的很痛心。而且他们还不是老人，都是将来路还很长的年轻人。”

“你可以不用看了。你父亲不也这样说吗？”

“我可以不用看了吗？”

千代看向鲇之进。

“是的。”

“我可以若无其事地躲在家中闭门不出吗？”

“没错。”

“就算没了我……”

鲇之进哼了一声，似乎在笑。

“我会想办法。”

“真的有办法？”

“喂，你别太得意忘形了。”

“鲇之进大人应该能行。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对方……”

“应该还有十七八个人。当中还有猿田这个高手。”

“那……”

“是的，以我们这个阵容，还不能搞突袭。还得再来一次诱敌出洞，再干掉五六个人。要是敌人只剩下十个，就算村民实力堪忧，也可以凑成长枪队，一口气杀上门去，结束战斗。”

“我们就能赢吗？”

“当然，能赢。”

“那下一次该怎么诱敌出洞？”

“我会想办法。”

“鲇之进大人，您为何要这样帮我们？”

“谁知道呢。”

鲇之进含糊地说。

“莫非跟我想的一样吗？”

千代问道，但鲇之进默不作答。

“您不说话太狡猾了，一点都不像个男人。”

鲇之进哼了一声，还是不说话，转而看向倒映着月光的河面。

“这里是我最喜欢的河边。”

千代说。

“为什么？”

鲇之进问道。

“那边不是有几棵大树吗？那是变红叶的树。树枝朝水面垂落，红叶就会映在水中。那片阴影底下会聚集很多鱼，要是有船开过，风景会特别美。”

鲇之进点点头。

“一定很美吧。”

“现在天黑了，看不出有多美。”

“不，我能看出来。”

“您知道这里白天很美吗？”

“当然知道，因为有月光。”

鲇之进点点头。

“原来厉害的武士也能分辨景色好坏与风雅……”

“那当然，这是最重要的涵养。”

“真的吗？”

千代惊讶地问，鲇之进点点头。

“鲇之进大人，您想过娶妻安家吗？”

“没有。”

鲇之进立刻回答。

“真的吗？您一直这样可不行。我听说啊，正经的武家人都要有宅邸，有下人，还要有夫人。”

“我还在修行，算不上独当一面的武士，所以没有家宅。”

“我在说将来呢。鲇之进大人是能成为一方武士的人。”

“谁知道呢，现在时代不同了，就算有点身手，也不能单凭这个立身。”

“那您为何要到城里去？就是为了在那里寻找出世之道吗？”

“我一直认为武士应该这样。”

“那我也去。”

“什么？”

“去城里。”

鲇之进凝视着千代。

“可以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不是女人能受得了的行程。饥一顿饱一顿，晚上没有地方睡，过的日子跟乞丐差不多。”

“您那样会弄坏身子。我能照顾您，为您做饭、洗衣服。我还会洗沾了血的刀。我是在旅舍长大的，做饭可好吃了。娘……不，母亲教了我许多东西，我什么饭菜都会做。真的很好吃哦，我想让鲇之进大人尝尝。”

“不用了。”

“为什么呀？！”千代惊讶地问，“为什么？身边有个会做饭的人能方便很多哦。只要有店面，还能开饭馆。或者我到饭馆去干活儿，赚盘缠。”

“你要我被女人养吗？那我就再也不是个男人了。”

“怎么会呢，您不必在意。”

“我如何不在意。带着一个女人赶路，转眼就会没命。你也是，跟在我这种人身边，性命堪忧。”

“我早就做好了舍弃性命的决心。或者，鲇之进大人可以留在村里。”

“那不行。”

“您娶我为妻吧。”

“你说啥呢。”

“如果正妻不行，那就当侧室。”

“喂，你这话锋转得也太快了。正室都没有，我要侧室干啥。”

“那您留在村里，与我结为夫妻！”

“你疯了吧？这种话不应该由女人说出口。”

“可我不说您就不明白呀。请您拯救这个村子，在村子里当首领吧，鲇之进大人。”

千代说着，用力抱住了鲇之进。她纤细的手臂瑟瑟发抖，也传到了鲇之进的手臂上。

“我早就舍弃性命了。我喜欢鲇之进大人，喜欢得不得了，都快要疯了。我生下来就是为了遇到鲇之进大人。鲇之进大人也喜欢我吧，对不对？”

鲇之进一言不发。

“您喜欢我吗？”

实在按捺不住，鲇之进点了点头，然后说：

“没错，是的。你说得没错。”

“我好高兴！”

千代抱得更紧了。

“我不该对您提出这种要求，可是谢谢您。我一心喜欢着鲇之进大人，哪怕要我赴死也不怕。所以，请您在这里要了我吧。”

鲇之进愣住了。

“啊？什么意思？”

“让我成为鲇之进大人的女人。”

“你、你说啥呢，我听不……”

“您应该懂得。”

“在这里吗？”

“是的。”

说着，千代开始颤抖，连咬字都不清楚了。

“您不喜欢这样吗？鲇之进大人是不是觉得，我过于兴奋，宛如动物一样？可是，女人一旦动了情，都是这样的。”

“千代，你冷静点。”

“您愿意叫我的名字吗？啊，鲇之进大人，我好高兴。我并非只是欲火焚身，这是非做不可的事情。”

“什么非做不可！为何非做不可？”

鲇之进虽然这样说，还是无法忍耐，把千代按倒在草地上。

结束后，千代静静地说：

“谢谢您。”

她已经不再颤抖，坐起身来。

“这样一来，我就是鲇之进大人的女人了。”

鲇之进默不作声。

“明日一早，请将我捆起来，扔在铃见桥头。”

“什么？！”

鲇之进大吃一惊。

“请您用加贺藩士之妻枉法通奸的罪名处罚我。”

鲇之进惊得张大了嘴，然后说：

“你没问题吧？莫不是傻了吧？”

“我守身如玉，绝不会犯通奸之罪。可是，我想当当枉法通奸的罪恶女人。”

“你知道一个女人被扔在水边示众是什么意思吗？行人与孩童都会来伤害你。”

“我早有觉悟。”

“我的意思是，会有人碰你的身子。”

“我早有觉悟。那天我在山中，也被西河的混混儿碰了身子。现在的我已经可以忍耐了。我已经不是黄花闺女了。”

“要是你被扔出去示众，会有很多人围观。”

“不会。我会请人知会村民，叫他们不要到桥那边去。”

“嗯？”

鲇之进思索着她的意思。

“如此一来，看热闹的便只有西河的人。”

鲇之进闻言沉默下来，因为他渐渐猜透了千代的想法。

“你要把西河的人引出来？”

“是。”

千代点点头。

“西河屋将会暂时无人看守。经常出入赌场的安一叔和加平叔应该知道西河老大的长相。”

“你叫我们带着安一和加平，一口气杀到西河屋干掉他们老大？”

“是的。”

鲇之进在黑暗中陷入沉思。

11

“嘿，这姑娘是个上等货色啊。”

西河的混混儿走过来，低头看着被捆在桥头的年轻女人。绳子另一头被固定在了栏杆上。

“这上面说啥？旗本工藤助佐卫门之妻阿娟，犯通奸之罪，罚在铃见桥头示众一昼夜。倒也是，这么漂亮的女人，是男人都馋啊。”

男人念出了女人旁边竖的牌子。

“你瞧，通奸对象还是个和尚。”

另一个人也看着牌子说。

“这上面写，她与做法事的庙里的英俊住持私通，男的已经被斩首了。”

此时，又有几个西河屋的同伴加入进来。

“喂，是真的，有个女人被捆在这儿示众呢。还是个大美女。”

后来的人说。

“喂，你们咋也来了。我说人咋突然多了起来。”

“就是呀，店都空了。”

“这女人可惜了，干脆弄到店里去吧。她是不是要被处死？”

“有可能啊。”

“那真的可惜了这么上等的货色。”

“你们几个怎么回事，都跑过来干啥？”

最开始那个人对同伴说。

“听说铃见桥头有个大美人被扔出来示众，就来看热闹了呗。”

“挨了这么重的罚，恐怕干了不少坏事吧。”

“好像是跟庙里的和尚通奸了。自己明明是旗本家的夫人。”

同伴解释道。

“和尚？真便宜他了。”

“你们来了几个人？一、二、三……喂，怎么九个都来了。这下西河屋不就空啦？店里那些娼妓不用管吗？老大要生气的。”

“那些老妖婆跑了更好，还能省点粮食。”

鲇之进、坂上、严三郎和义达四人躲在暗处，隔着大路盯着西河屋的正门。一众武士背后还跟着加平、正吉、时次郎和文佐卫门等人，他们背后还有几个村民。所有人都用布绳束起了宽袖，准备战斗。

“可以了吧，店里的混混儿走了不少。”

坂上担心女儿，焦急地说。

“里面还有七八个人。要是人数超过五个，收拾起来就会花时间。一旦拖延了时间，千代就很危险。我们必须在强袭之后马上赶到桥那边。喂，该你上场了。”

鲇之进朝正吉努了努嘴。

正吉点点头，大大咧咧地穿过街道，行至西河屋正门，撩起短帘朝里面喊了一声。

“喂——你们不去看吗？一个大美人被捆在铃见桥头啦。那可是城里也不多见的上等货色呀，现在成了一副衣衫不整的样子，不赶紧去看可就错过啦！”

说完，他便逃进了旁边的小路。

片刻之后，一个混混掀开短帘走出来，后面又跟来了四个人。他们往门口一站，开始左右张望，仿佛想看刚才是谁在说话，但是看不

见人。于是众人快步朝铃见桥的方向走了过去。

现在还是清晨，路上没什么人，平时在门外揽客的娼妓也没露面。

“好，走吧。你跟紧我，别丢了。”

鲇之进压低声音对加平说。加平点头答应。他时常出入赌场，知道老大长什么样子。

“那些女郎就交给你们了。她们可能还在睡，如果从屋里跑出来闹，那就麻烦了。我这边完事之前，绝不能让她们出来。”

“知道了。”

文佐卫门和时次郎应了一声。他们腰间也佩着大刀。

“别对女人动粗。”

义达嘱咐道。

“知道了，你不用操心。”

文佐卫门回答。

“其他人按照计划，别松懈了。”

鲇之进命令道。

“是。”

禹吉回答。

鲇之进走到路上，小跑着穿了过去。加平、时次郎、文佐卫门紧随其后。另外三名武士也跟了上去。

鲇之进在门外停下脚步，躲在一旁窥视内部，见没有人，便攻了进去。门前摆着几双木屐，但不像有人的样子。一行人由鲇之进打头，穿着草鞋就走了进去。

“带路。”

鲇之进按住刀柄，对加平低声说。

加平换到前面，快步穿过走廊。一路上都没见到人。前方出现一段楼梯，加平低声道：

“楼下就是女郎的房间。”

时次郎和文佐卫门点点头。

“老大的房间在二楼尽头。”

鲇之进点点头，再次换到前面，悄无声息地上了楼。

“干什么，你是谁？！”

刚上到二楼，挨着楼梯的房间里就传来浑浊的声音，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唰地拉开了纸门。

此人果真一副黑道中人的模样，见到近在咫尺的鲇之进，顿时露出惊讶的神情。只见那凶煞的面孔越涨越红，表情愈加狰狞起来。

下一个瞬间，他就大张着嘴愣在了原地。原来鲇之进已用大刀刺穿了男人的心脏。他发出苦闷的呻吟，已然没有了气力。

坂上与义达从他两侧闪出来，纷纷闯入房中。

“是老大，那就是老大！”

义达身后的加平喊了一声。

只见一个半大老头正在被褥里撑起身子，枕边还放着酒樽。

他一脸惊讶，慌忙爬向旁边的刀架，一边伸手拿刀一边声嘶力竭地喊：

“来人啊，快来人！猿田，猿田去哪儿了？！”

坂上从他身后逼近，一脚踩在雪白的上等被褥上，朝他背部砍了下去。

那人大喊一声仰倒在地，义达绕至前方，将刀深深刺入他的胸口。白绸寝具顿时溅上了深红的血点，西河组老大颓然倒地。

与此同时，分隔房间的纸门猛然打开，一个形似浪人的高大男人冲了进来。他正要拔刀，已经被严三郎砍中了侧腹。

这三名武士通过几天的实战，已经找回了砍人的手感。他们动作准确，行动迅疾。

“这就是猿田吗？”

鲇之进问。

“不对。猿田不在这里。”

坂上回答。

“猿田在哪？”

严三郎问道。但是没有人回答他。

鲇之进拖过被子，盖上了濒死的三个人。

“不用把他们藏起来吗？”

义达问。

“不用，快去桥头。”

鲇之进做出指示。三人点点头，走向楼梯。

“小心点，宅子里可能还有人。”

鲇之进说。

可是三人走到楼下，都没看见有人跑过来。看来千代的主意果然奏效，西河的人都跑去铃见桥那边了。

“女人都不用管了。”

鲇之进说完，加平就赶到娼妓房间门前大声说道：

“时次郎，可以啦！”

门开了一条缝，时次郎探头出来，右手还提着出鞘的刀。他转向背后，对女眷说道：

“你们听好了，数到一百之前不准离开这里。我们都在门外看着，明白没有？”

“我们数不到一百呀。”

里面传来女人的声音。

“那你们能数到多少？”

“三十。”

“好，那就数两遍三十。”

时次郎说。

“白痴，是三遍。”

义达说。

“连算数都不会。”

一行人来到门口，掀开短帘走了出去。所幸外面还没有人。时次郎与文佐卫门关好娼妓的房门，也跟了出来。

“还挺简单啊。”

走向铃见桥的路上，义达说道。

“别松懈，事情还没结束。真正的战斗还没开始呢。”

“敌人还有十三个，加上猿田就是十四个。”坂上又说，“收拾完他们就算结束了，可是一旦松懈，咱们就要没命。”

严三郎答道：

“敌人数量虽多，但是没了头领，只能算乌合之众吧。”

这些曾经的武士已经有了些自信。随后众人小跑起来，赶往桥头。

穿过巷子，他们便来到了河岸边。众人猫低身子走上河堤，探头查看情况。桥上挤满了人，由于西河的混混挡住视线，他们看不清千代的情况。

“加平。”

坂上叫了一声。加平点点头，从怀里掏出哨子，用力吹了起来。众人盯着桥那边的变化，然而那边没有反应。千代已经被一群男人压住了。

“混账！”

坂上撑起身子就要过去，鲇之进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

“还不是时候。”

“至少不会害她性命。”

严三郎说。

此时，桥上传来喧哗，只见千代推开围观的男人现出身形。她上半身被捆绑着，全力朝这边奔跑过来。跑下桥后向左拐，便是鲇之进他们躲藏的河堤。

千代两腿露出了大半，因为和服下摆一直扯到了大腿上。从她的模样可以猜到，西河的混混刚才对千代做了什么。

混混也欢呼着追了过来。千代边走边解开缚在胸口的绳索，完全松开后便随手一扔。然后她转头一看，惨叫起来。

坂上又要起身。

“还不行。”

鲇之进伸手拦住了担心千代安危的坂上和其他人。他要等千代靠得足够近才行。千代虽然在全力奔跑，但是那帮混混只要认真起来，追上一个女人的脚程显然轻而易举。那帮人原本又笑又闹，踉踉跄跄，但渐渐加快了脚步。最前面那个一口气追上去，想伸手抓住千代的肩膀。

还有一段距离，千代还没来到眼前。可是鲇之进做出了决断，万一千代被抓住就麻烦了。

“上吧！”

他一跃而起来到河堤上，拔刀朝着千代跑了过去。三名武士也紧随其后，千代的父亲坂上更是一脸凶煞，杀气腾腾地拔出了刀。时次郎、文佐卫门、正吉等人则沿着河岸边朝桥的方向跑去。一切都在计

划之中。

西河那群人见到女人对面突然冒出几个凶神恶煞的武士，顿时面色大变。他们为这出乎意料的发展大吃一惊，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速度变得与步行无异。

千代一脸哭相，看见鲇之进便更加拼了命地跑过去想抱住他。鲇之进抬手将她拦住。现在还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

跑在前面的混混儿猛地停下来，转身沿着来路跑了回去。然而满脸涨红的坂上哪能让他轻易逃脱，一口气追上去，怒斩其后背。

那人惨叫一声滚下堤岸，后面跑过来的人也停下脚步，吓得腿软，一个个面露怯色，顿时慌了手脚。有几个人已经转身作势要逃。可是有个貌似有点身手的人拔出了大刀，其他人也纷纷记起了身上带着武器，便稳住身形，匆匆拔出了刀，同时朝身后招起了手，呼唤同伴们赶紧过来。

“喂，喂，快过来！”

就在那时，一台堆满了大米的板车从巷子里猛然冲了出来，堵住了河堤上的道路。紧接着，由村民组成的长枪部队也跟着板车怒吼着跑了出来。所有人都用布绳系紧了衣裤，额头包着一字巾。他们对准了翻过板车的河西恶棍，哇哇叫着轮番出枪。

文佐卫门和时次郎从河岸边跑上来，加入了长枪队伍。

察觉到后方战况，追赶千代的几个人又一次大吃一惊。他们被这意想不到的发展惊得连架势都忘了摆好。严三郎冲上前去，毫不犹豫地斩杀了一个手足无措的恶棍。义达也紧随其后，斩向另一个人。如此一来，西河的先头部队便只余下三人，而且处在孤立状态。

他们也总算想起了自己的刀，正要端起来，然而终归是一帮尚未决定要逃走还是战斗的胆小鼠辈，哪里敌得过笔直冲向他们的鲇之进。三人瞬间就被斩杀，顺着河堤滚落下去。

四名武士继续突进，朝板车冲了过去。此时已经有个混混儿翻过板车杀死了一名长枪队的村民，坂上首先冲上前为同伴报仇，将其斩杀。

严三郎与义达绕过板车跑到对面，各自解决了一名正在挥砍村民的恶棍。鲇之进跟了上去，一个男人突然发出盖过同伴惨叫的大吼，

朝他迎了上去。他挥刀一挡，随即将他斩杀。

此时，旁边传来男人的惨叫，只见新五郎、彦佐等三人大吼着刺出长枪，同时贯穿了三个男人的胸口，令他们毙命。被刺中的三人都发出了尖厉的悲鸣。

再看脚下，一个西河混混已然奄奄一息。铃见桥上早已化作阿鼻地狱。

“你们老大死了，西河屋完蛋了。没人给你们发饷钱了！”

坂上高声宣告。

“你们都在白费功夫！”

此时，两个混混儿转身就逃，严三郎和义达追过去，在另一边的桥头将他们斩杀。那两人倒进草丛，发出痛苦的哀号。

下一刻，静寂突然降临，众人都愣住了。严三郎与义达喘着粗气，从桥头折返回来。他们微弱的脚步声和喘气声，河风扫过桥面的声音，在众人耳中都清晰可闻。

周围还传来将死之人痛苦的喘息，可是已经见不到哪个西河的混混儿还能站立着了。

“我们赢了？”

坂上喘着气说。

“喂，义达，我们赢了吗？”

坂上对走回来的义达喊了一声。

“啊，嗯。”

义达也喘着气点了点头。红叶村的人都瞪大了眼，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事实有些失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早就做好了必死的决心，唯独没想到会这样。我们赢了吗？这不会是做梦吧？”坂上说。

“有可能。”

一个声音传来。几名武士、长枪队的村民，还有鲇之进都循声望了过去。

树荫里悠然走出一名浪人，缓缓朝这边走来。

“猿田……”

坂上喃喃道。

“你们竟能做到这个地步，真让我吃惊。可是还没结束，这里还剩了一个人。你我还要了结这场恩怨。”

说着，猿田拔出了刀。

“等等，猿田。”

坂上抬起一只手说。

“你胆怯了？”

“不是。”

坂上断然否定道。

“西河组的都死光了，连组长都死了。他们已经不复存在，也不会有人付酬劳给你。你的工作，还有你拼命的理由，全都没有了。这一切已经没有意义，把刀收了吧。”

“我寻思不能让身体怠惰，便到后山去出了出汗。没想到竟有人会一大早来袭啊。被你们算计了。所以，这个组全灭也有我的责任，如果不干掉敌人的头领，我情面上说不过去。”

“猿田，这没有意义。你把刀收了，就这么走吧。西河组的要求本来就不合情理。你收手吧。为了这些老实本分的平民百姓，收手吧。啥也别说，就此离开吧。”

鲇之进走上前去，按住坂上的肩膀。

“坂上兄，这里交给我吧。”

“不，鲇之进阁下，这是我的问题，也是我的战斗。请你不要出手。”

“爹，别这样。求您让鲇之进大人来处理吧！”

千代在远处哭喊道。

“你也听见了吧，坂上兄。把刀收了，你还有家人。”

“不，鲇之进阁下，这次得你出手相助，我由衷感谢。如果没有你，我们绝对没有胜算。能得此完胜，我是做梦都没想到。我早有在此一役断送性命的觉悟，所以请你……”

“这家伙是猿田千人斩，你赢不了。”

鲇之进断言道。

“山县，原来你小子跑到这里来了。”

猿田对鲇之进说。

“真是走狗屎运的家伙。”

“我们彼此彼此。”

鲇之进回应道。

“你们听好了，谁也别出手！”坂上对伙伴严厉地说，“就算我被砍了也别出手。还有猿田，要是我死了，你别对村里人动手，直接离开。这事本与你无关，没必要伤害村民。”

猿田一言不发。

“猿田，你答应我。只要你肯答应我，我就跟你决一胜负。”

猿田点点头。

“好，我答应你。”

“感激不尽。”

说着，坂上缓缓拔刀。

“爹！”

千代叫道。

“坂上兄。”

鲇之进说。

“鲇之进阁下，你就在一旁看着吧。若不打倒这个人，我的战斗就无法结束。在你眼中，我可能只是一介老朽，但我也有我的想法。我已经过深思熟虑，并非一时意气用事。让我上吧。若我死了，女儿就拜托你了。”

说完，坂上看了看鲇之进等人，随后转向猿田，摆好架势。鲇之进见状，后退了两步。

“来吧，猿田。”坂上喊道，“让你见识见识竹刀武士临死的觉悟。”

“爹，我不要你死！”

千代大叫。

猿田微微抬起刀尖，收至身侧。

“八相吗？”

坂上喃喃着，立刻从上段发起攻击。猿田轻松招架。坂上猛然抽刀，朝侧身砍了过去。猿田也面不改色地招架了。坂上继而从上段斜劈下去，猿田抽身躲避，他又从另一侧再砍一刀。

猿田也改为上段持刀的架势，用与坂上类似的刀法砍了下来。坂上以刀背招架，顺势凑到近前，两人隔刀对峙。

“我记得你不会主动攻击，对吧？”

坂上朝近在咫尺的猿田说。

“坂上，你倒是有了点功夫啊。”猿田好似在感叹，“杀了不少人吧？”

坂上没有回答。

“不过你这真剑的招式还差了点。这么大开大合，肯定砍不到我。”

猿田说完，又嘲讽了一句：

“竹刀武士。”

猿田刚一退开立刻刺出，坂上没有预料到这一招，慌忙以刀招架，勉强挡住。然而下一个瞬间，左肩竟被砍到了。

坂上一时茫然。为何会这样？猿田的刀势极快，但并没有显露出砍向肩膀的势头。他完全没有想到。若是凡庸之人，绝对无法完成这个动作。

他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但不知为何，膝盖径自软了下来。一旦露出空隙就会被干掉。脑中闪过这个想法，他慌忙撑起膝盖想站直身体，然而左半身竟渐渐麻痹，使不上力气。他头一次意识到，原来这就是被砍到的感觉。

坂上举起刀，但只有右手能使出力气，左手只能勉强扶住。猿田的力量比他大上几倍。他心里本就清楚，如今却用身体感知到了。

此时，他突然被意想不到的恐惧所侵袭。那阵恐惧伴随着麻痹，从脚尖迅速上涌，紧接着剧痛也涌了上来。坂上知道，自己快要站不住了。

他拼尽全力，举起大刀。这刀如今竟变得无比沉重。他意识到，原来就是这种感觉啊。血液渐渐流失，疲劳越来越强烈，连刀也举不起来了。

坂上挥刀砍下。猿田浅笑着躲了过去。他的刀势已经不再凌厉。他自己也很清楚。猿田此时肯定在想，胜负已定了。

坂上咬紧牙关，再次斜劈下去，然而力量不足，刀势中途断绝。于是，坂上便从那个位置连人带刀刺了出去。

猿田向后一仰躲过攻击，扭身试图直立起来。坂上瞅准那个瞬间，又往前跨出一大步，用二段刺径直撞向猿田的喉头。

猿田瞪大双眼，坂上的刀尖已经刺入他的右颈。瞬间，伤口像水枪似的喷出了鲜血。

猿田踉跄两步，大刀一挥，轰然栽倒在地。随后他翻过身来，右手捂住伤口，然而鲜血依旧从指缝间喷涌而出。

坂上也无法站立，跪倒在他身旁，随后倒在地上。

“爹！”

千代大喊着跑过去，伏在父亲身上。

猿田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千代伸手夺过了他的刀。

“竟然是、二段刺……意想、不到啊……”

猿田断断续续地说。

“大意了……”

说完，他就再也没有动静了。

“你爹一开始故意大开大合，就是为了不让对手看出他要用二段刺决胜负。干得漂亮，快去给他包扎吧。”

严三郎对千代说。

12

在鲇之进、义达和严三郎等人的指挥下，红叶村的村民分头收集了大量门板，把散落在街头、河堤上下和桥面上的死者放在上面，抬到了村边的坟场。里面有西河屋的老大和所有成员，也有两名牺牲的村民。反过来说，他们这边的牺牲者只有两人。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的确是完胜。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村民负伤，不少人还身受重伤，不得不像坂上那样卧床休息。医师菊庵把他们早早打发回家，完成治疗后，又令其家人好生照料。

村民又立刻进入西河组的旅舍，将老大及其心腹、猿田等人的尸体也放在门板上抬了出去。死者合计二十名，坟场成了一片合战结束后的战场光景。人们本想将所有人火葬并祭奠一番，无奈人数众多，怎么也要烧个一天一夜，烟会过于惹眼，于是村民们合力挖了个大坑，将他们土葬了。他们不想让路过的旅人看见吊唁死者的光景，把消息传到城里去。

将指挥吊唁的工作交给文佐卫门和时次郎后，义达、严三郎连同加平和正吉等人返回西河屋，又动员了红叶屋的女佣，将老大房间的血污清洗干净，收拾整齐，该洗的东西都拿去洗了。

没受伤的村民分头到街道、河堤和铃见桥上，提着水桶冲掉了血迹，然后盖上一层土，掩饰了战场痕迹。鲇之进、严三郎及坂上的指示来得迅速，只消一个时辰就完成了所有工作，旅人尚未走上街头，杀戮的痕迹就已经被抹去。

在西河的房子里一翻，头领房间的暗格里发现了疑似赌场收入的数百两巨款。人们给西河家的娼妓每人十两作为封口费和盘缠，将她们遣散，还劝告她们莫要再当什么娼妓，老老实实回乡成家。

有两个女人无家可归，也没有可投靠的亲人。因为她们能弹三味线，又会跳舞，人们准许她们先住在西河这边，过后再与经营旅社的坂上夫妇商量对策。

住在西河屋打杂的男女仆人和厨娘似乎没有组里的关系，便也各得了十两封口费，留下来继续做事。人们正在商量让西河屋也成为红叶屋那样不设赌场的旅舍，同样由坂上来打理。但是为了让艺伎有工作，可以将宴会厅与舞台保留下来。

千代也受了点伤，便遵照母亲的吩咐卧床休息，然而她很在意鲇之进的动向，没躺多久就爬了起来。她担心鲇之进会趁机跑了。

鲇之进借了磨刀石，几乎一整天都在保养卷了刃的爱刀。千代守在他身旁，帮忙拿这个递那个，也挺忙活。

“伤已经没事了吗？”

鲇之进问。

“没事了，本来就不是重伤。”

千代回答。

“哪儿受伤了？”

鲇之进问了一句千代不想回答的问题。她没有作答，过了好久才说：

“我很害怕，所以得了心病。不过躺了一会儿，已经好多了。”

说完，她便没再说下去。

“村里人已经把桥面和岸边的死人都搬走了，还说马上要在空地

上埋掉。”

千代说完，鲇之进点点头。

“包括西河组的人。”

“是嘛。”

千代一边帮忙，一边小心翼翼地问鲇之进今后打算怎么样。她很害怕鲇之进说要离开。

“战斗已经结束，村子重归安泰，你们已经不需要我了。我要按当初的计划，到城里去。”

鲇之进一边磨刀一边回答。

“我也要去。”

千代马上说。

“别说傻话了。带着女人修行，简直闻所未闻。”

“我可以照顾鲇之进大人，我做饭特别好吃。”

“你已经说过了。”

“我还会唱歌跳舞。”

“那种本事我要来没用。你父亲怎么样了？”

“有点发烧，不过好很多了，现在正安静休息呢。”

“我看那伤口不浅，搞不好连命都会丢掉。你就不担心吗？”

“娘在看着呢，我更担心鲇之进大人。要是您变成那样，又有谁能看护呢？”

“我不会变成那样，你少担心。”

“没人照顾您，对不对？那我来照顾您。谁能保证您一定不会受伤呢？说不定会中了别人的奸计。我听说，城里那种地方有好多可怕的人。”

“如果我中了别人的奸计，证明自己器量不足。那种人再修行也没用。”

“那您会回来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的意思是就算死了也活该。”

鲇之进抬起头说。

“要是您受了伤，让别的姑娘照顾，我可受不了。”

“什么？”

鲇之进无可奈何地看着千代。

“你要跟过来？”

“我怕您被别人偷走了。”

“像那根萝卜一样吗？”鲇之进指着晾在屋檐下的干菜说，“我跟萝卜一样？”

“那倒不是。”

“所以你要监视我？”

“您不愿意吗？”

“那当然了，我拒绝。这又不是游山玩水。”

“可是……”

“别啰唆了，一切到此为止。”

“什么意思？”

“该道别了。”

“不要。”

千代死死盯着鲇之进。

“……真的吗？”

“没错，是真的。”

“您不会寂寞吗？”

“要是感到寂寞，还不如不要修行。剑道就是讲究内心的强悍。”

“您大可以不用如此努力呀。”

“是吗？要是不努力，现在这个村子会落到谁手里？”

千代沉默了一会儿。

“是啊，但是我希望鲇之进大人答应我，以后还会回来。您能答应我吗？”

鲇之进默不作声地磨着刀。

“您不要我了？可我要您啊。我们才刚开始呢。要是您不答应我，那我没办法，只好跟着去了。就算您不愿意，我也要跟着去，无论您到哪儿都跟着去。哪怕去京都、去江户我也不怕。谁叫您不答应我，我偏要跟在您后面。鲇之进大人，您选哪一个？”

“你别妄想了，我才不去那种好地方。”

“那您要去哪儿？”

“天涯海角，野熊出没的深山，狒狒出没的丛林，野兽的世界。还有鬼怪。这你也要跟来吗？”

“虽然很吓人，但我会忍着。”

“你还是待在村里吧。这是个好地方，风景好，吃的也好。你可以在这儿练练唱歌，平静生活。”

“那您会回来吗？您不怕我被别的男人偷走吗？”

“好吧，我以后会回来。”

“以后可不行。”

“你别太任性了。”

“您会来接我吗？”

“啊？嗯，会。”

“那请您与我结为夫妇。”

“又来！这次又要干什么？”

“办婚宴。”

“什么玩意儿？”

“我们只要用一只大杯子，一同喝下神酒就好了。”

“无聊。”

“您不答应吗？”

“不答应。我不喜欢那种女人的游戏。”

“婚宴不是女人的游戏，世上的人只要长大了都会这么做。”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您不愿意与我结为夫妻吗？”

“我从来没想过那个，也不需要那个。”

“莫非是因为我在桥头被那些混混儿糟蹋了？”

“什么，你被他们糟蹋了？”

“因为我被捆住了，跑也跑不掉。”

鲇之进默默地看着千代。

“他们对你做什么了？”

“他们用力拧了木津桃，特别痛。”

“木津桃是什么？”

“能登木津产的桃子，长得很像姑娘家那个地方……”

“哦，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除此之外就没有了。您讨厌我了吗？”

“没有。”

鲇之进摇摇头。

“我不是说那个。多亏千代当了诱饵，我们才能轻易解决掉老大。”

“对不起，我被男人轻薄了。他们的手好脏，真的好讨厌。我特别生气，又特别害怕。”

“也是啊。不过这都多亏了千代。”

“但我是鲇之进大人的女人，换作哪个男人都绝对不愿意，您明白吗？”

“嗯，我明白。”

“鲇之进大人，饭菜准备好了。”

旁边传来千代母亲的声音。

“吃饭了，快走吧。”

千代说道。

高远的天空中，传来了云雀的歌声。

那天夜里，鲇之进依旧没有喝酒。一半也是因为千代的父亲坂上一直在隔壁房间痛得直哼哼。

严三郎、义达、文佐卫门、时次郎、正吉、加平等人过来看望坂上，后来便开起了庆祝宴会，然而总是他们齐齐俯身低头道谢，劝鲇之进饮酒。鲇之进只是摇头，没有拿起酒杯。

“阁下不能饮酒吗？”

被人这么一问，鲇之进含糊地点了点头。

他并非不能饮酒，只是不喜欢宿醉的感觉，因此才拒绝。加之他也觉得别人劝酒甚为恼人，更何况酒席通常容易变为不分上下君臣的狂欢，着实无聊得很。一旦喝醉，搞不好有人突然反水，害了自己的

性命。

鲇之进喜欢一个人待着，也决心在这充满敌人的世界随心所欲地生活。身在严酷的世界中，无论何时都要靠自己的判断保命。一旦被人砍了，就无处去喊冤。别人说的话听多了没什么好处，毕竟他们的身手都不如自己。

尤其在杀了很多人的夜晚，他更是滴酒不沾。因为他感觉横死者的亡灵就在眼前飘荡，不时朝他露出怨恨的表情，这叫人如何能喝得下去？他无意屠戮，而那些人想必也不想死去。

正吉喝醉了，这样说道：

“我劝了大家伙儿好几次，让他们赶紧把村子交出去，各自逃命。因为我感觉啊，一帮老头儿无论如何都胜不过西河的暴徒。”

“是啊，这种丧气话你说了不少。”

时次郎说。

“是我错了。西河那帮人只会吓唬弱者而已，剑术一点都不高明。”

“这能轮到你来说？”

义达调侃道。

“你得意个什么劲啊，人家至少比你高明。”

时次郎说。

“这还是多亏了我们的山县阁下。要是没有他，这会儿被埋在土里的，就变成我们啦。”

义达说。

“就是。”

大家说完，全都推开膳台，再次朝他深深跪拜，把额头都抵在了榻榻米上。接着，他们齐声说：

“感谢阁下！”

“行了。”鲇之进摆摆手说，“我不喜欢别人对我低头，因为低完头准没好事。现在村长受伤了，今后可要劳累你们了。这个村该怎么办？西河屋该怎么处理？”

大家陆续抬起头来，纷纷表示赞同。

“也对啊。”

时次郎说着，把背后的小膳台拿过来，往前一推。

“不过现在该做的事情是这个。”

小膳台上摆着三个纸包，看形状像是小判。

“这是啥？”

“钱袋。”

“什么钱袋？”

“这是在西河屋发现的小判。请您收下吧，一包有二十五两，反正都是赌场赚的赃钱，您就当作路上的盘缠吧。”

“我不要。”鲇之进说，“我是在修行，又不是出来游山玩水。”

“但这是村长的吩咐……”

“这玩意儿我用不上。到荞麦店吃面条，拿了小判别人也没钱找。而且带在身上太重了。”

“那您就寄放在我们这儿吧。”守在后方的千代母亲说，“今后，我们一家无论遇上什么事情，都不会动这笔钱。因此，请您一定要回来取。”

说着，阿米低下了头。

翌日早晨，鲇之进天未亮就起了床，准备离开。他正要踏出走廊，却见与旁边隔开的纸门被人拉开，千代与母亲阿米齐齐朝他低下了头。

“鲇之进大人。”

千代说。

“干什么啊。”

“请与我同饮神酒？”

“又来了。”

鲇之进厌烦地说。

“你怎么纠缠不休。我不是那种人，说不准哪一刻就被人从身后一刀砍了，哪里提得起心情跟女人喝酒作乐。”

“正因为这样才要做。”

黑暗中传来沙哑的声音。只见左半身裹着白布，左手还吊在胸前的坂上艰难地爬了过来。可能因为失血过多，他一夜之间消瘦了不少，而且面如死灰。

“坂上兄，你赶紧躺下。”

鲇之进说。

“不，鲇之进阁下，这是我身为父亲的请求。我不求什么婚宴，什么嫁娶，只求您做个形式，装装样子，跟小女喝一杯神酒……”

说完，坂上开始痛苦地呻吟。

“如此一来，小女就会安心，我和内人也能放心了。而且，今后阁下也有了一个归宿。小女不肖，我等夫妻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还是万望您听了这句老人的呓语，就当是陪我演一场戏。拜托了。”

鲇之进愣在当场。

“这边已经准备好酒杯，若今后时光流逝，世事难料，此事竟不能成，那也是天意，不可强求。我们绝不会有半句怨言，也不会强迫阁下做任何事情。我当着天地神明发誓，无论出什么事情，都不会连累到阁下。这只是我一介老朽的呓语，请您答应我这一次……”

说着，坂上颓然倒地，晕厥过去。阿米急忙凑过去，千代也扶起了父亲的身体。鲇之进上前帮忙，将坂上抬到被褥上躺好。

“我不懂规矩。”

千代换上华服，来到大厅与鲇之进并肩而坐后，鲇之进这样说

道。他前方是昏睡的坂上，不时还发出轻微的鼾声。

“这不怪您。”

阿米说。

“请您放轻松。贸然提出这种不情之请，还请您见谅。”

鲇之进板着脸不说话。

“看见女儿这副模样，是愚母一生所愿。”

“哦，是嘛。”

鲇之进用她听不见的声音喃喃道。

“鲇之进大人，我好高兴。”

千代兴奋地说。

“只是做个样子而已。”

“嗯。”

“搞快点，我喝完就走。”

“早饭呢？”

“不要。”

“我猜到您会这样说，已经准备好了饭团。”

阿米说完，往素陶大杯里斟了酒，递给鲇之进。

鲇之进右手接过来喝了一口，千代朝他伸出手，示意快把杯子给她。

“千代。”

母亲斥责了一句。

千代接过酒杯，喝了一口。

“真好喝。”

“好，结束了！”

鲇之进说着撑起了身子。

“还有两杯。”

阿米这样说，鲇之进只好又坐下来。

就这样，两人又喝了两杯神酒，仪式才算结束。

鲇之进站起来，大步走向玄关，下到地上穿起了草鞋。阿米拿着杯子走过来，砸在地上摔碎了。鲇之进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接着，阿米又拿出饭团，鲇之进道了声谢接过去。

“受你关照了。”

鲇之进留下一句话，低头致意，随后走到了已经大亮的街上。

此时，千代一路小跑追了过来，说要送送他。

“送得越远越舍不得。”鲇之进说，“还是就此分别吧。”

“我不在乎，就送一小会儿。”

千代说完，跟在鲇之进后面走了起来。

“就到桥头。”

听了鲇之进的话，千代点点头。

来到铃见桥上，千代从袖子里掏出几枚碎钱放在掌心里，递了过去。

“鲇之进大人，我拿碎钱来了。这不是小判，您可以带走吧？”

“这是四文钱[4]吗？那这是什么？”

鲇之进问。

“是豆板银。”

“豆板银是几文钱？”

“一粒差不多二百五十文。”

“那我拿一粒就好。”

鲇之进拿了一颗豆板银。

“你父亲疗伤还需要钱不是吗？”

“这个也拿着。”

千代又塞给他几枚四文钱。之后，她紧紧抱住鲇之进的手臂，嘤嘤哭了起来。

看见她这个样子，鲇之进吓了一跳。两人才相识几日，她竟能如此动情。

“这里是你被示众的地方啊。”

千代闻言，涨红了脸。

“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竟有那种勇气。”

她低下头，然后抬起脸，看向河面。

“我想听到您的消息。”

她带着哭腔，说了一句。

“知道了。你要好生照顾父亲。”

“是。”

千代用力点了点头，目光里充满决意。

看到她的反应后，鲇之进转过身，一路朝金泽城而去。

注释：

[1] 此处指日本战国时期从种子岛引进的火枪。

[2] 此处的太夫指游女、艺伎中最高阶层的人物。

[3] 江户时代流通的一种金币。

[4] 指一枚可以算作四文的铜钱与精铁钱。

疾风无双剑（下）

13

他先后在两座寺庙的山门底下过夜，吃掉了饭团，在河里钓鱼来烤，走了两天两夜的路，最后来到金泽城中。因为没有赶路，而是慢悠悠地走，来到能看见城墙的距离时，太阳还高高挂着。

加贺藩不愧是出了名的富裕之藩，一走进城中便能看到许多新盖的房子，越往里走就越拥挤热闹，随处可见屋顶上挂着锃亮金字招牌的商家，还有传授技艺的格子窗房子，也有饭馆、糯米团子摊、使用了茶汤的点心铺，以及居酒屋。

基本上所有房子都很新，整座城散发着蒸蒸日上的活力，热闹程度媲美京城。但是越往城池的石墙边上走，房子就越老旧，可见这边便是老城区。

路上走着许多花枝招展的姑娘，有的三五成群，有的独自一人。这种光景在别处可看不到。大店看起来生意兴隆，过半人家也呈现出富裕的模样。将脖颈涂得雪白的姑娘应该都是艺伎，看来城里开设了花街。

然而，这里不愧是武家之城，随处都能看见道场，应该都是加贺藩身手不错的下级武士开办的。透过道场的小窗，可以看见里面有好些个年轻男人正在习武，还传出了富有气势的喊声。鲇之进随意走进了其中一间。

他站在门口一看，几个徒弟正在里面高声发力，挥舞竹刀练习。外面的风已经有点凉，里面却充斥着让人流汗的热气和活力。道场一侧设有高台，上面铺着榻榻米，一个头发花白、貌似道场主人的男人正坐在上面看底下的年轻人练习。他旁边有一幅挂轴，还插着杨桐枝。

徒弟们以两人为一组，正在练习对战。动作虽然鲁莽，但是具有年轻的气势。他们比红叶村那帮老头好上一些，但是目光所及之处，似乎没有可圈可点之人。鲇之进看了一会儿，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声：

“喂！”

一个略微年长、看似代师傅的男人大步朝他走来，手上还提着竹刀。他刻意停在了鲇之进跟前，挡住他的视线。

“你是什么人，默不作声站在道场门口，太无礼了！”

他发出恫吓的声音，几个比试竹刀的人朝这边看了一眼，很快又转了回去，继续大声练习。

“那真是失礼了。”

鲇之进微微低下头。

“鄙人山县鲇之进，乃是修行之人，不知可否与阁下比试一番？”

男人闻言说道：

“什么？我们不与外流比试。”

随后，他又轻蔑地看着鲇之进，用毫无必要的大音量说：

“你快走吧！”

“阁下可是道场代师傅？还望指点一二。名目随意即可，若贵道场另有高手，请务必让在下见识一番。”

他格外恭敬地说。

“你想入门吗？”

由于背后充斥着各种声音，那人大声问道。鲇之进险些嗤笑出声，还是忍住了，这样答道：

“若在下落败，当然希望能够拜入师门。”

“哈！我看你如此不知好歹，难道自以为能胜过市川道场的门徒吗？”

鲇之进犹豫片刻，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便说：

“在下尚未在剑术上败给过任何人。”

对方似乎拿他没办法，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你如此年轻，倒是挺自信啊。从哪座深山里出来的？”

说完，他把鲇之进上下打量了一番。

“周围有几个正经剑客？”那人咧嘴笑道，“你是跟附近的小孩儿耍了几下木刀，才得到如此大的自信吗？”

背后那些挥舞竹刀的人闻言，都配合地笑了起来。

“真正的剑道可不是在田埂上用木棍打架。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让你吃点苦头倒也应该啊。”

说完，他转向背后的门徒，大声喊道：“大家伙儿！”

所有人顿时停了下来，等代师傅说话。

“我们这儿跑来一个特别有自信的家伙，上门找打啦。”

众人哄笑起来。

“进来找个地方等着，我看谁有空了就跟你比试比试。”

说完，他便背过身去。

“那烦请您叫道场最好的高手来。”

“蠢货，你还早十年！”

那人立刻大吼一声。

随后，他用竹刀毫不客气地指了个地方，让鲇之进过去等着。鲇之进坐下来，开始看人们练习。

徒弟们继续练习，迟迟没有人过来找他，看来是有意为难。鲇之进等不下去，便站了起来。

他绕过大声练习的人群，去找方才那个代师傅了。

“代师傅，我也不是闲着没事干的人。太阳快下山了，快些找人跟我比试吧。”

鲇之进话音刚落，那人便大声说起了意义不明的话。

“剑即是心！”

“哈？”

“你这样已经被敌人占了上风！”

“为什么？”

鲇之进不明就里。

“你急什么。习剑之人要始终心如止水。与你比剑的对手，可能会故意迟到啊。”

“哦，哦，是啊，这我明白了，请阁下快点吧。”

“你这愣头小子！”

他似乎气愤难当。

“真拿你没办法，那我就网开一面，给你找个对手吧。甚八！”

代师傅先卖了一会儿关子，才大喊一声。众人练习的声音顿时安静下来。

“你过来跟这家伙比试比试。”

鲇之进很不服气。

“阁下不与我比试吗？”

“蠢货，你还早了十年！喂，给他拿把竹刀。”

他气势汹汹地对旁边的人努了努嘴。

“我想要木刀。”

鲇之进说。

“不行！”

那人一声喝。

“道场内只准用竹刀。把你腰上那玩意儿解下来，放到刀架上。你们所有人都退到墙边去，把地方让出来！”

他抬起竹刀指着墙壁说。

“腰上这玩意儿挂着就好。”

鲇之进说。

那个叫甚八的年轻人已经拿起了竹刀，摆出蹲踞姿势。鲇之进走上前，直立着面向他。

“无礼，还不给我坐下！”

代师傅又是一声怒喝。

“你们这儿也用这种竹子玩具吗。这样就行了，开打吧。”

鲇之进安静地说。他渐渐觉得这里规矩太多，麻烦得很。因为他压根儿不在乎什么礼数，只对实战有兴趣。

“你连礼数都不懂吗？甚八，别管了，把这个乡巴佬教训一顿！”

代师傅大喊一声。甚八点点头，站直身子之后一声暴喝，举刀用力打了下来。鲇之进提起竹刀架住，继而狠狠抽打对方手背。甚八险些掉落竹刀，好不容易抓住了，胸口却被狠狠一戳，打得他向后仰倒。

甚八跌坐在地，瞪大了眼睛，一时间动弹不得。

“不打了？”

鲇之进问了一句，甚八立刻站起来，再次举起竹刀，从右上方“嗖”地斜劈下去。鲇之进避过那一击，随即用竹刀招架住后面的攻势，最后趁机狠狠打了他的脑袋。

甚八轰然倒在地上，好一会儿都没有动弹。他被打晕了。

鲇之进走过去蹲下来，抱起他的上半身，甚八缓缓醒来。

“站起来走两步，很快就好了。”

他在耳边指示道。

“如果是木刀，我不会这般朝他面门上打。因为手上拿着竹子玩具，才这样做了。”鲇之进转头对代师傅说明道。

“那么，接下来能请阁下出手吗？”他又问。

“等等！”

代师傅抬起一只手，本打算气势汹汹地喝住他，眼中却闪过了一丝胆怯。

“你刚才那是什么，剑法？”

他这个问题还是让人搞不懂意义何在。

“你不是看见了吗，那不是剑法是什么？”

鲇之进反问。

“不能用竹刀刺人。”

代师傅一本正经地说。

“哈？”

鲇之进怀疑自己听错了。

“为什么？”

“那样竹刀会坏。这些道具可不便宜，要好生爱惜。”

鲇之进无言以对。

“所谓剑术，首先要讲礼仪……”

“你说什么呢，这是在泡茶吗？”鲇之进说道。

代师傅好像没想到他会反驳，一脸惊讶的表情。他好像真的在阐述心中的信念，这反倒让鲇之进吃了一惊。

“我们修习的不是剑术吗？剑是害人性命的东西。”

“不对！”

一个凛冽的声音响起。他回头一看，发现是坐在高台之上，头发花白的道场主在说话。

“剑乃心之修行，切不可贸然伤害性命。”

鲇之进大惊失色。

“喂，那你们整天挥舞竹刀是为了什么？”他对两人问道，“武士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休得无礼！”

一个围观的门徒喊道。

“你什么语气！”

“不准对老师口出狂言！你太狂妄了！”

“你这愣头青，不许犟嘴！”

周围的人纷纷朝他叫喊。

鲇之进大张着嘴，接不上话。

“如今已不是那种世道了。”道场主坚持道，“合战的时代已经过去，莫再痴心妄想。”

鲇之进愣在当场，竟无话可说。既然他认为合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何不干脆舍弃刀剑？何不把刀换作锄头，去开荒种田？何不拿起算盘，经商赚钱？若有人这样下令，他想必不会愿意吧。因为他还想把双刀插在腰间，对老百姓作威作福。

此前的旅途中，他见过许多这样的人。红叶村西河屋那帮人也一样。没本事的人大都能说会道。

“随你的便罢。”

鲇之进无奈地说。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听大道理。若你是代师傅，就与我一决胜负。”他转头对代师傅说。

“你没听见老师方才说的话吗！”

他愤然挺起胸膛。

“听了，怎么？”

鲇之进说完暗想：虽然都是些没有意义的高谈阔论。

“你对剑的修行有误解。像你这种肮脏之人，怎能踏入这神圣的道场半步。赶紧给我滚出去！”

鲇之进无语地看着代师傅。只见他涨红了脸，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正义之怒的化身。

“你不敢跟我对决，所以要赶我出去吗？”

“说什么蠢话！”

他立刻大声反驳。

“你说的话不明不白。”

听了鲇之进的话，代师傅表情一僵，站在那里不动弹了。

“大道理怎么说都可以。然而，这里不是剑术的道场吗？不管是木刀还是竹刀，这里教的就是用那些东西战斗。所以只要一招就好，跟我过上一招吧。”

“我拒绝！”

“哦，果然是害怕了吗。”

“蠢材！我是说我绝不与身染污秽之人过招。”

“我身上哪里脏了？”

“问问你自己。”

“你好会糊弄人啊，是不是只有嘴上功夫厉害？”

鲇之进嘀咕着，又转向高台。

“既然代师傅害怕了，那没办法，请恕我失礼，烦请道场主阁下来请教一二。”

他话一出口，周围立刻响起一片骂声。

“休得无礼！”

“不知好歹的野猴！乡巴佬！”

“你还早十年！”

“你们只会说那些话吗？”鲇之进对那帮门徒说，“唉，这下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谁来想想办法啊。”

“义克。”

道场主叫了一声。

“在！”

代师傅一脸忠诚地应道。

“没办法，你就跟他过两招吧。”

代师傅的脸瞬间阴沉了。

“可是……”

他一时想不到如何拒绝。

“这小子要是在城里乱说也麻烦。不要客气，反正他也是个来历不明的家伙，杀了也无所谓。尽管上！”

道场主补充道。

“你们不是不轻易杀人吗？”鲇之进咕哝道，“太随意了。”

他有点气愤。就是这帮人歪曲了剑道，还用冠冕堂皇的话来掩饰自身的幼稚。他们每天挥舞着安全的竹刀，假称这是心的修行，还堆砌各种各样的礼数仪式让门徒去背去记，当成教育糊弄他们。

教育弟子就说心的修行，不能过于较真儿。一旦要教训什么人了，就改口说出“尽管上”这种话。真是笑死人的利己主义。朝不保夕之人手中的真剑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他们才没时间搞什么心的修行。这帮人莫非从未见过真正的合战，从未经历过尸山血海的修罗场？

义克代师傅涨红了脸，端起竹刀朝他摆好架势，并不说话。

“我能打了吗？”

鲇之进问。

“来、来啊！”

他虚张声势地大喊一声。

鲇之进摆了个八相的架势，对这种程度的人很有效果。八相在自以为是的人眼中是一种肤浅的表面功夫。他们认为这个架势有太多可乘之机，必定会抢先出手。

果然，义克砍了过来。鲇之进用竹刀挡开，对方立刻瞄准他手背击打，他闪身躲避，顺势击中对方右肩，继而用力抽打右侧脖颈。义克慌忙抽回身子，鲇之进紧追不舍，竹刀直刺喉头。义克被击中咽喉，疼痛难耐地向后仰倒，捂着嗓子一边打滚一边剧烈咳嗽，原本就涨红的脸更是红得像要滴血。

鲇之进转向道场主。

“他没有手感。道场主，恳请一试。”

“无须对决！”

道场主大喝一声，同样涨红了脸，不知为何神情愤怒。

“你怕是没有流派吧？”

他问道，“你那一手是彻头彻尾的打架剑法、杀人剑法。用那种东西打倒对手毫无意义，根本不是剑道。”

鲇之进想：他又在糊弄人了。过去扬名立万的剑客，无不是自创的一套功夫。难道他想说，那些强者也必须要属于哪个现成的流派才可以吗？

“打倒对手没有意义？”

那剑术究竟是什么？难道除了面对面用竹刀对打，别的都不能做吗？

“因为那不是心的修行？”

鲇之进对台上之人问道。

“没错。”

道场主回答。

“因为我不懂得礼数规矩？”

“你说对了。”

“那你为何仗剑？”

鲇之进问。

“你说什么？”

“你大可以去点茶，那才是心的修行。先点茶，然后转碗，再用指头轻轻擦一下碗口，规矩可多了。”

道场主依旧涨红着脸，沉默了片刻。

“那东西不需要什么道具，也不用担心什么东西会坏。如今世道太平了，你们就想把剑术变成茶道。”

“滚出去，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

道场主越发声嘶力竭地大吼一声。那是他到目前为止说的唯一正确的话。

鲇之进把竹刀扔到地上，转身朝门口走去。

的确没必要过招，这种道场主肯定不是他的对手。这里真的不值得他来。

日头尚高，黄昏应该还早，鲇之进朝护城墙那边走了一段路。来到临近石墙的地方，他听见某处传来竹刀碰撞的声音，便停下了脚步，转而循着声音走进小巷。

往前走了一会儿，路变宽了一些，周围出现了卖甜酒和茶水的小店，还有一座貌似道场的房子。走到那里，声音越来越大了。

小窗里面传出许多人呐喊的声音，几个男人围在旁边看热闹，几个姑娘也好奇地走了过来，似乎很想看看里面，但又忌惮那几个看热闹的男人，没一会儿就抬脚走了。

鲇之进混进他们中间朝里面看了看，习武之人都散发着刚才那间道场没有的气势，于是他又走了进去。虽然他在刚才那间道场碰了壁，但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同为习剑之人，他还是很想进去看看。

鲇之进来到门口，看见一个手提竹刀的背影，貌似是这里的代师傅。那个背影十分高大，挡着他观看门徒练习，于是他喊了一声：

“打扰了。”

那人缓缓转过身来，问道：

“阁下有事？”

他用了尊称，鲇之进觉得多少有些靠谱，便问了一句：

“在下正在修习剑术，想来贵宝地请教一二。”

“外流比武吗？”

他问了一句，鲇之进有点整不明白，便想了想该如何回答才最不容易被赶走。

“敢问贵道场是否接受外流比武？”

“此处不搞那种比武，若你要比，还是走吧。”

鲇之进闻言，心想果然如此。

“我并非要外流比武，也不是来砸场子。若贵道场有高手，只想请教一二。”

“那你可找对地方了，我们这儿多的是高手。”他说，“不过请教费很高哦。”

他说了句奇怪的话。

“要收钱吗？”

“我们可是大名鼎鼎的铃木道场。你不是要请教吗？请教当然要准备谢礼吧。”

“多少钱？”

“要看身手。身手好的人便宜。”

“那我就不用给钱了。”

鲇之进只是开个玩笑，男人歪着嘴笑了起来。

“你说这种话，不会后悔吧？”

“后不后悔很快就知道了。我在别的道场还没输过。”

鲇之进回答。

“你去的都是娃娃道场吧？”

鲇之进哼了一声。

“此地也有那种道场吗？”

男人闻言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说：

“你去过哪个乡下道场了？”

“我在乡下从来不进道场的门，只在城里拜访，而且都是出名的道场。”

“你这人吹牛倒是很行。那就收你一朱[1]吧。”

“要是我输了，就给你二朱。这样如何？”

鲇之进说。

“好，进来吧。”

“我是这里的代师傅佐佐木。请问阁下？”

“山县。”

“好，在这里等着。”

他也用竹刀指了指墙壁。

“等等，既然我给钱，就得提点要求。”

鲇之进说。

“你说吧。”

“太阳快下山了，我想尽快比试。”

“唔……”

佐佐木阴沉着脸。

“要不我跟阁下比也行。”

“说什么蠢话，我可是代师傅，没有老师允许，不能跟门徒以外的人比试竹刀。”

“又是礼数规矩吗，太烦人了。那只要老师答应了就可以，对吧？”

鲇之进指着同样坐在高台上的半老男人说。

“你少担心，我这就给你找个愿意让你掏出二朱的人来。”

说完，他朝道场大喊一声：“好，停下！”

“所有人退到墙边，休息片刻。樱庭，你跟这人过两招。”

他对一个年轻人说。

“不能跳过头盘吗？”

鲇之进小声道。

被唤作樱庭的男人端着竹刀走上前来，立刻摆出了蹲踞的姿势。

佐佐木把自己的竹刀递给了鲇之进。

“你腰上的玩意儿……”

“挂着就好。”

佐佐木说到一半，就被他打断了。

“怎么又是这种竹条玩具。”

说完，他也分开双腿，摆成蹲踞的姿势。

“开始！”

佐佐木一声令下，樱庭把竹刀收至腰间正要站起来，鲇之进已经朝他踏出一步，打了个漂亮的横斩。

“一本！”

佐佐木抬起右手做出判定。樱庭被人得了先手，气得不管不顾地举刀劈了下来。鲇之进只好用竹刀招架，随即狠狠刺向对手胸口。樱庭由于势头过猛，被他这么一刺，顿时稳不住身形，跌坐在地。

“停下！停下！”

佐佐木高声喊着，拉住了鲇之进。

“你没听见我说一本吗？！”

他对着鲇之进的耳朵大声说。

“喂，你干吗拉我？明明是他比完了还要缠着我打，你对他说去。”

鲇之进说。

“那你也应该点到即止制住他。”

“瞎说什么呢，我点到即止就是我被砍了。这要是在合战或者对决，你喊‘一本’，敌人会停下吗？我可不想死。”

“那不对！”有人大喊一声。扭头一看，又是高台上的道场主。鲇之进烦不胜烦，转过去说：“剑道不可轻易伤人性命。剑道是心的修行。阁下要说的就是这个对吧？”

鲇之进说完，道场主没再说话。

“我顺便替你说了吧。我的剑法是打架剑法，不能称作剑道。这些我都听腻了。”

“山县，你这样说有点过分了！”

佐佐木斥责道。

“你们这儿搞的也是茶道啊。剑术啥时候变成茶道了？我是来练剑的，不是来学姑娘手艺的。喂，你跟我比试比试。”

他对佐佐木说。

“金子！”

佐佐木不理睬他，而是大喊一声。被叫到的男人走了出来，摆出蹲踞姿势。鲇之进愤愤不平地站着不动，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走到那人面前蹲了下来，然后扭头对佐佐木说：

“要是我赢了这家伙，下一个就换你了！”

“开始！”

佐佐木一声令下，方才旁观了对决的金子早有警戒，迅速站起来向后躲闪，随后缓缓绕着圈子来到鲇之进前方。这么一看，他还真没什么空隙。

鲇之进一边前进，一边用竹刀摆出八相的架势，金子果然猛刺过来。他闪身躲过，架开竹刀，对方又狠狠劈了过来。鲇之进再次招架，对方转为戳刺。鲇之进挡开攻势，对方立刻斜劈下来，紧接着迈出一步，重新把竹刀举至上段，再次狠狠劈了下来。他的攻势丝毫不给人歇气的机会，鲇之进不禁想，真是个急性子。

鲇之进一边招架，一边找准他的呼吸节奏，迅速踏出一步，顺着他的竹刀向前滑动，转眼便击中了金子的脖颈。

“哦？”

他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佐佐木没有说一本。

如果是真剑，这招已经能让对手毙命。不过按照近来的这些规矩，这恐怕不能算招数吧。果真是茶道啊，鲇之进想。

金子一边向前踏步，一边不断从上段发起攻击。他的动作很快，可见平时做过不少练习。一旦大意，恐怕会被他击中。然而击中了也没什么意义，因为这种动作在实战中不会出现。只是因为竹刀轻盈，才能打出这种花拳绣腿的招式，真剑不可能这般动作。虽说如此，要是被击中，佐佐木必定会判一本，所以鲇之进把那些攻击都招架住了。

他瞅准对手动作的空当，趁机沉下身体，击中金子的腿。可是，佐佐木依旧不判一本。原来这也不算道场的规矩吗，鲇之进了然，然后又想，像你这般下半身空无防守，在实战中可是不堪一击。因为厮杀不存在什么技法和规矩。

鲇之进想，这一战拖的时间有点长了，金子身手还算不错。然而他不能因为一道前菜费这么多功夫，他的目标在更高处。于是鲇之进站稳身形，一边顺着对方的刀势招架，一边向前逼近，一步又一步。随后两把竹刀架在一处，鲇之进已来到与对方近在咫尺的位置。喘着粗气，紧咬牙关的金子就在眼前。

他又往前猛推一下，金子向后倒去。鲇之进乘胜追击，用刀柄捅了一下金子的手臂，并看准对方进一步失去平衡的瞬间，用力击打其天灵盖。

“一本！”

佐佐木总算开了口。鲇之进停下动作，收回竹刀。

“你输了。”

佐佐木面向鲇之进，如此宣言。

“什么？”

鲇之进惊讶地问。

“为什么？”

“你刚才那个动作太卑劣了，完全不合规矩。剑术可不是小孩子

打架。”

鲇之进不知说什么好。

“别傻了。那是因为你只耍过竹条。在实战中，这才是常态。”

“蠢材，这不是实战！”

道场主又大喝一声，鲇之进再也忍受不了。

“那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每天练习？难道我还不能赢吗？”

鲇之进说。

“你叫我怎么做？永远拿着一根竹刀噼噼啪啪地对打？那叫跳舞，那才是小孩子耍棍棒。”

坐在墙边的门徒爆发出反驳。

“你对老师怎么说话的，无礼之徒，还不赶快谢罪！”

“赶紧给我跪下，你个蠢货！”

“你以为你是谁，乡巴佬！”

“脏兮兮的乞丐武士！”

道场被一阵怒吼裹挟其中。

“你的想法有问题。”道场主平静地说，“近来世间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把神圣的刀剑当成了杀人的菜刀。那种人应该回到平安时期去当夜贼。现在我们有武士道这种高尚的精神。”

道场主一开始说教，佐佐木就换上了直立不动的姿势，低头听讲。

“经过磨砺的刀刃是武士之魂，是鉴己之镜。心宿猛兽之人，只会在上面投映出丑陋的相貌。习武之人务必时刻审视自身的面容。”

“喂，你开始修身讲道了吗？”

鲇之进说。

“你真可怜……”

佐佐木看着鲇之进，面带怜悯地说。鲇之进不等他说完就开口道：“可怜也好，什么都好，反正我不想被你拯救。你不是代师傅吗，跟我比试一把。我这么赶时间就是为了这个。”

“不行。”佐佐木说，“你刚才战败了。代师傅不会教导战败之人。”

“什么！你觉得这是在教导我？！”

鲇之进很无语。

“真是不知好歹。井中之蛙不知大海。”

“你说啥？！”

佐佐木瞪大了眼睛。

“你就是不想跟我比，才判我输了对不对？你害怕了？”

“蠢货，你急什么！”

道场主又在台上喊道。

“那么老师，换你来也行。别在上面嚷嚷了，请下来指教一二。”

周围的门徒又骂了起来。

“换你来也行是什么意思！”

“不识礼数，怎么对老师说话的！”

“你太狂了，成何体统！”

“乞丐浪人，赶紧滚出去，回去睡桥底！”

“好烦啊……”鲇之进咕哝道，“这里是小屁孩儿的学堂吗？”

鲇之进看着那帮徒弟。

“你想要什么？”

道场主问鲇之进。

“这个嘛，我想出仕。”

他如实回答之后，道场主竟忍俊不禁，咧嘴大笑起来。徒弟们也跟着发出笑声，道场内顿时一片哄笑。再一看，佐佐木也笑了。

“你真是什么都不懂啊，从哪座深山里爬出来的？你以为山下还在打关原之战吗？”

他又笑了一会儿。

“世道已经改变，合战的时代过去啦。乱世早已终结，如今已是治世。就算你身手了得，城中也不再需要使剑的高手。你还是回去跟熊比剑吧。”

道场内又是一阵爆笑。

“你会打算盘吗？”

道场主笑够了，继续问道。

“不会。”

鲇之进摇摇头。

“你懂得经商吗？”

“不懂。”

“你能给领地绘图吗？”

“那是什么玩意儿？”

“你会画屏风画吗？会写书法吗？如果会倒是可以商量。”

“我是剑客，不是画师。”

“能乐呢？”

“那是啥？不知道。”

“你啥都不懂，就敢到城里来吗？现在城里要的就是那些人。剑

术的教头已经足够了。前田家中有传承柳生血统的尊贵一族，你不知道吗？更何况像你这种打架剑法，早就过时三十年啦。”

道场主说完又笑了起来，道场再次陷入哄笑的旋涡。

“回去吧。”佐佐木咧嘴笑着，来到鲇之进身边说，“竹刀还给我。”

他归还了竹刀。

“山县，这种事干多少次都没用。别怪我说话不好听，你这人身手还不错，倒不如别这么心高气盛，找找其他活计吧。我见你也不像有钱的模样，二朱就免了。”

说完，他用竹刀指着门口。

鲇之进老老实实地朝那边走了过去，但转念一想，决定再说上句话。

“你也醒醒吧，佐佐木。世上还有强者。要是你被武士道这种嘴上功夫蒙蔽，觉得自己是个高手，今后可是要吃苦头的。”

随后，他又对众门徒说：

“你们也是，别光顾着磨炼嘴上功夫。要是真的想钻研剑道，就别玩儿这种女人过家家的东西，把手上的竹条扔了，拿起真剑试试。”

“什么？！”

一个人气得站了起来，从他那边开始，陆续有大半的人站了起来。

“这话可不能听完就算了！”

他们嚷嚷着，拿起竹刀跑了过来。

“区区乞丐竟敢大言不惭，不教训你，我铃木道场颜面何在！”

“别跟他客气，教训他！”

大多数人都加入了行动，顿时呈现出暴徒之态。再看佐佐木，他一言不发地站着，毫无阻止的意图。

鲇之进重新转向朝他拥来的门徒，扎起马步，连刀带鞘拔出了腰间的大刀。他先架开第一个人的竹刀，以鞘尖直刺那人面门。在他喷着鼻血倒下时，鲇之进转而击打旁边那人的脖颈，继而用力砸向另一个人的天灵盖。

他主动冲进人群，飞快戳刺人们的胸腹和膝盖，不时扫上一腿，对准倒地之人的腹部狠狠践踏，同时刺向前方敌人的面门，继而击打旁边那人的头。

道场地上转眼便多了十几个门徒，个个都在打滚惨叫。留在原地的门徒都愣了，一言不发地看着这副光景。道场主似乎也说不出话来了。

“佐佐木，看到了吗，这就是实战。如果是真剑，场面还会更加惨烈。那些大道理就交给女人去讲，你们对待剑术得再认真一点。”

说完，鲇之进便走了出去。

15

那天晚上，鲇之进在郊外山脚那座孤零零的寿经寺山门下过了一夜。那是一座几近荒废的小破庙，也不知道里面究竟还有没有住持，不过简陋的山门上有两扇破门板，打开进去就有一小块空间，可以遮风挡雨，着实难得。

翌日早晨，他在犀川钓了几条鱼烤来果腹。红叶屋的千代母亲给他的吃食早已见了底。稍微吃了点东西，鲇之进又坐在大树底下冥想了一会儿。昨日他去了两座道场要求比武，全都被人冷眼相看，他也忍不住大放厥词了。身为修行之人，或许应该注意自身的言行，然而对方如此嚣张，他若一直唯唯诺诺，只能学会圆滑处事，却无法当作剑道的修行。若不刀锋相向，就学不到东西。他可不是专门跑过去听那些愚蠢说教的。鲇之进虽然有几分反省，却想不到别的办法。

他站起来，再次朝城里走去。今天还要继续寻找道场。之前那些道场之所以是那般反应，可能因为他看起来显年轻。若今后还是这样，再去别的道场可能只是浪费时间而已，然而他也没别的事情可做。现在改行修习书画，恐怕也来不及了。

他选择了与昨日相反的城北方向。本以为这边道场数量较少，但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那是一座大房子，比昨天那两间都大，因此练习的吆喝声也更大。这里的门徒人数可能很多。声音还是从小窗传到了

街道上，不过这里倒是没有看热闹的人。

他走进门去，先与坐在台上的道场主对上了目光。这道场主不知为何脸色大变，立刻撑起了身子。那人表情如同见了鬼，说不清是愤怒还是胆怯，于是鲇之进朝他低头行了一礼。道场主嘴巴动了动，像是喊了一声旁边的人。因为道场内充斥着挥舞竹刀的声音和吆喝声，他听不见道场主在说什么。

被他呼唤的年轻男子朝道场主看了一眼，又循着他的视线转过头来，发现了站在门口的鲇之进。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与道场主相似的表情。

喂——他对周围大喊一声。近处的五六个徒弟停下了竹刀。只见他表情扭曲，朝几个徒弟努努嘴，示意了门口的鲇之进，随后大步朝他走了过来。那五六个徒弟也面带愠色，快步跟了过来。

与此同时，道场主似乎放心了些，又一次缓缓坐在了榻榻米上。他那副样子一看就胆小如鼠，鲇之进感到有些失望。

“喂，你在那儿干什么！”

貌似代师傅的男人走到入口边缘，一上来就声如雷霆。

“什么都没干。”鲇之进安静地回答，“在下正在参观练习。如能赏脸，还望指教一二。”

“少说漂亮话！”

这人也很喜欢毫无意义地提高音量。周围的门徒个个都扬起眉毛俯视着他，纷纷点头称是。

“我们早有准备，你这恶棍，果然现身了！”他说。

“何等卑劣，简直不配武士的称呼！”旁边那人也恶狠狠地说了一句。

鲇之进满心疑惑，不明白他们为何要恶语相向。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花言巧语混进神圣的道场，说白了就是个砸招牌的吧。”

“砸招牌？”

鲇之进有些惊讶。

“那是什么意思？我一点都不想砸招牌，再说门外也没有招牌可砸。”

“那就是来索要钱财吗？”

“你有什么目的！”

旁边那个人大声质问。

“就是，坦白交代。你为何要四处危害善良的人！”

一个略微年长的人也说。

善良？鲇之进不禁想。善良的人会不由分说把别人当成乞丐，为自己的羸弱找借口，还大放厥词吗？

“我没有那种俗念。”

鲇之进不耐烦地说道。他开始想到，这里也跟昨天那些道场一样啊。

“我不要钱。在下正在修行，若贵道场有高手，希望能过上两招，请他指教一二，仅此而已。”

“高手当然有，我们可是加贺的并木道场！”貌似代师傅的男人嚷嚷道。

可鲇之进并没有听过这个道场。

“既然如此，请与我过招。”

“不行！”

他又大喊一声，脸已经涨得通红，额头还暴起了青筋。

“你的事情已经在城里传开了，不就是不入流的打架剑法吗？你想靠这种剑法羞辱代师傅，毁了道场名声，还威胁要四处说道，以此敲诈金钱吧。一旦进入太平盛世，总会有你这种人冒出来为非作歹！”

“喂，你这么说我可听不下去了。你亲耳听到我在铃木道场敲诈

钱财了？”

鲇之进问。

“我清楚得很。到处都在说，有个像小孩耍棍棒的下流乞丐剑浪人在捣乱，绝对不能理睬他。”

“嗯，若是明知会输，还是不要理睬为好。”

鲇之进说。

“什么？”

“如果我只会打架剑法，不过是孩童耍棍棒，下流乞丐剑，那应该很容易攻破吧。难道不是吗？”

闻言，貌似代师傅的人沉默了。

“那当然。”

另一个人这样说道。

鲇之进转过去对他说：“那你跟我过两招吧，用竹刀就行，看能不能攻破我。何不亲眼看看这究竟是不是打架剑法呢。”

代师傅又开口道：“再怎么精于剑术，只凭一把剑也挡不住扬沙障眼、投石暗算。”

“这道场里有沙吗？”

鲇之进惊问。

“蠢材，这只是打比方。若是用了不入流的招数，入流的剑士会被打乱动作，就算身手强悍的剑豪，若是遇见意想不到的动作，也会措手不及。你靠这种投机取巧之术在城内四处捣乱，只会给道场制造麻烦。”

“对，给道场添麻烦了。”

另一个人说。

“麻烦到什么了，生意吗？”

鲇之进问。

“不准说那种卑劣言辞。你这种人，想必满脑子都是铜臭味吧，我劝你有点廉耻之心。总而言之，流派是必需的，胜负只能以既定的动作来决出……不说了，总之剑法就是这样。”

“你有资格说剑法吗？”鲇之进咕哝道，“我何时在城里捣乱了？又向什么人索要钱财了？”

他越来越气。到底是谁卑劣？这世道究竟怎么了！进入德川的治世，无论去哪儿都只能碰见这种大嘴武士。莫非真正的剑法已从世上消失了？真正有本事的人，已从世上消失了？

“我一文未取，是铃木道场的佐佐木自己说要出一朱的。”鲇之进说，“这里也不讲比剑，只讲究女人的歪理吗……”

“你说什么？”

男人语气凌厉起来。不过是弱犬善吠，这种人只知道靠气势掩饰自己的无能。

“你在合战和决斗时，也要向对手说这些大道理吗，还是只能在既定的动作范围内砍我？”

“当今世道已经禁止私斗，早已不是合战的年代，说那种过时的话有什么用。”

“我说东你就说西啊。那你告诉我，既然没有战争，也没有对决，还要武士做什么？”

“什么？若没有我等武士，如何治理天下？到时候贼人强盗不就跋扈于世了？没有武士，你要谁来对付那种恶人？”

“哦，那么强盗就会遵守剑术的规矩了？”

“少给我讲歪理！”

“你讲的才是歪理。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用真剑对付过那种登门入室的强盗吗？”

“滚出去。你这种不净之人，不准踏足神圣的场所！”

“我对付过无数次了。别把剑道扭曲成歪理，少说这些废话，先跟我比试一场吧。要是能胜过我，说多少我都愿意听。”

“废话少说，滚出去！”

一众门徒跳到地上，纷纷伸手推搡鲇之进，把他给推了出去。门板擦着他的鼻尖轰然关闭，里面还传来棍棒顶门的声音。

鲇之进伸手去推门，但是放弃了。他知道自己留在这儿也没用，便转身走了。那些人不配当他的对手。

莫非是他生不逢时？如果现在还是乱世，他肯定大有用武之地。昨日那些事情似乎已经在城里的道场传开了，还真够快的。而且还被人添油加醋，歪曲得认不出来了。在这个钻研剑道的道场世界中，竟然弥漫着女人似的自保和抱团心理，实在太不自然。不过如今已是太平世道，这恐怕也是无奈之举吧。鲇之进想，光顾着做这种事，剑道可就要彻底毁掉了。

他走了一会儿，在护城河的石头上坐下来休息，同时陷入了沉思。他觉得自己可能在做无用功。既然消息已经传了出去，就没有人会与他过招。就算去找别的道场，要是对方不愿意过招，那也没有意义。

他站起来，又走了一会儿，思索今后该怎么办，却一点主意都没有。等他回过神来，目光已经在不自觉地寻找道场了。就在这时，不知何处飘来一股香味。那是烤糯米团子和酱油浇汁的香味。只见两个小孩儿拿着串子边走边吃，与他擦身而过。

他似乎好几年没吃过糯米团子了。鲇之进突然有点怀念那个味道，便扭过头去寻找传出香味的地方。只见房屋中间有个狭窄的间隙，里面撑起了小小的糯米团子摊。小摊前面摆着一张歇脚的台子，上面铺着红布，两个青年坐在上面，正在吃团子。

鲇之进走进挂着灯笼的小摊，点了一串糯米团子。脸颊绯红的姑娘见到他似乎吃了一惊，接着便应了一声，拿起刷子刷了两道酱汁，然后递给他。鲇之进照她说的金额给了钱，接过团子，离开小摊，边吃边顺着百间堀[2]悠悠地走着。

“武家的。”

他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声音，便回过头去。只见刚才那个红脸蛋的姑娘追了上来。

“你要再来一串吗？”

说完，她又递过来一串糯米团子。

“男人吃一串肯定不够吧。”

鲇之进觉得有道理，便接了过来，伸手进衣袖里翻找铜钱。

“不要你钱。”那姑娘说，“我正好多了一串，就拿过来了。反正烤太久只会变硬。”

“你真是有心了，不过……”

鲇之进说到一半，姑娘就摇了摇头。

“下次再来。”

说着，她便转身一路小跑回去了。鲇之进扔掉吃完的木扦子，开始吃第二串。

他靠在一棵柳树上，边吃边眺望尾山城。外墙雪白崭新，看起来的确漂亮，却见不到能够俯瞰百姓生活的阔气天守阁。听说庆长七年一道落雷把天守阁给烧毁了，现在改成了高约三层的瞭望楼，城也改叫了金泽城。与名称相比，这座城池倒显得挺朴素。

他刚才一路走来，感觉与金泽城相比，反倒是城下的街道更加规整漂亮，体现出藩内商业的兴隆。那些没胆子的武士和城里的小姑娘都充满了活力。鲇之进感到，这里不是一座武士之城，而是平民之城。

吃完休息了一会儿，他又漫无目的地走了起来。现在他已经不想寻找道场，却也想不出要做些什么，只能百无聊赖地走着。由于实在不想再看见那些只会虚张声势、实际没什么本事的武士，他尽量朝远离金泽城的方向走。然而没走一会儿，竹刀的声音就越来越大，他又来到了一间道场附近。许多平民围在道场的小窗外，看里面的人练武。

他往里一瞅，心里有些吃惊。这只是一座比普通门面稍大一些的房子，没想到竟是个道场，比红叶村坂上的道场还要小一些。这种规模的道场挑不起鲇之进的兴致，他准备径直走过去，却听见围观的人一阵惊叹，又折回去再往里面看，只见一个头发全白的小个子老人脚下一滑跌倒在地。他的模样让鲇之进突然想起了红叶村，便一时兴起

走了进去。

他站在通往场内的土间向内张望，这里比他想象的还小，可能因为这样，里面没有道场主专用的高台。不知是不是来得凑巧，人们没有吆喝着挥舞竹刀，而是沿着墙壁站成一圈，看中央的两组人比试剑术。周围的人和中间的人年龄普遍都挺高，就算是年轻的，看起来也像城里的平民。这显然跟他之前看到的道场很不一样。

“啊。”

正在看比试的老人喊了一声，朝鲇之进一路小跑，反倒把他给吓了一跳。紧接着，他大声说：

“我猜您就是山县阁下！”说完，老人便在内室的地板边上端坐下来，朝鲇之进深深低下了头，又把他吓了一跳。

见此情景，正在比试的四个人也停下来，还有五六个站在墙边的人也加入进来，全都跑到门口朝他跪拜，齐声喊道：“我等乃横山道场门下弟子。”

“这、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快请起吧。”鲇之进惊讶地说，“我可配不上这等大礼，请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直在等您。”

打头那个貌似道场主的老人代表众人回答。鲇之进听了，心中不免有些苦涩。

“你是不是听了外面那些不好的传闻？”

老人保持着跪拜的姿势说：

“绝非什么不好的传闻……听闻您与藩内有名的铃木道场十几名高徒对阵，一击就把他们打倒了。”

他们才不是高徒。鲇之进内心嗤笑一声。那只是一帮嘴上功夫了得，连真剑都没碰过的小人物。

“在下是这间道场的师傅，名叫横山克彬家信。”

第一个跑过来的老人说。

“幸会。在下山县，名鲇之进。”

鲇之进说。

“鄙人虽号称道场师傅，实际只是表面称呼，没有拿得出手的功夫。我家代代只是足轻[3]，并非什么大人物，堪比蝼蚁，实在惭愧。”

说着，他又咚的一声把头磕到了地上。

“这间道场也远远比不上城下的铃木和市川等师傅掌管的道场，只是平民玩闹，聚集起来有样学样地学着挥舞竹刀，与孩童玩耍没有两样，实在是惭愧至极。”

“哦。”

鲇之进应了一声，心说那又如何。

“门下弟子多为平民，还有城外耕田的农民。”

“哦。”

这个一看就知道了。

“无须对决，凭阁下高超的踢馆身手，注定是一击即溃。然则我们这种乡下道场的招牌，您要来又有何……”

“等等。”鲇之进说，“虽不知道你从铃木和市川的道场那边听到了什么，可是在下并不是来踢馆的。”

“您太客气了。”

“不是，我没跟你客气，真的不是。我只是一名修行的剑客，若有高手，希望能请他指教一二……”

“是，小小道场承蒙您的青睐，实在光荣之至，然而此处并没有您要寻找的高手。我等与铃木和市川不一样，并非山县阁下这般高手能看得上的地方……那个，请您……喂。”

他对身后的人说了一声，后方传过来一个给神龛上供时用的白木三方台，师傅将其接过，又从怀中掏出白纸包的东西放在上面，恭恭敬敬地朝他呈了过来。

“还请阁下收下这个……”师傅拘谨地说，“今日且放过本道场，我等将不胜……”

仔细一看，包在白纸里的东西显然是一枚小判。

“阁下怎么回事！为何拿出这种东西？”

鲇之进大吃一惊。

“区区一枚一定不合您心意，在下实在是羞愧不已。然而在下经营这家道场，实属捉襟见肘，又狠不下心收取贫苦百姓的钱财，还请您——请阁下多多谅解。”

师傅把三方台放在地板上，再次朝他跪拜，闷着声音恳求道。

鲇之进无言以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既然如此，就不能轻易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啊。”他说，“道场需要修缮吧，道具和防具需要配齐吧？我见阁下似乎有所误解。我既不是踢馆的，也不是来勒索钱财的。我没有那种俗心，所以不要这东西！”

他说到后面，声音已经有点不受控制了。自己纯粹的指向竟被扭曲成了奸邪之举，令他气不打一处来。即便战国时代已经结束，但也还没过去几十上百年。人们至今还铭记着关原之战。然而，武士的心竟然腐朽到了这种境地？实在是太快了。这些人全都舍弃了剑道吗？他们都忘却了剑心吗？因为身在治世，就不再渴求自身的强悍了吗？

“啊？”

听了鲇之进的话，道场主抬起头，表情宛如受了惊的鸽子。

“那、那个，阁下的意思是……”

“我已经说过了，你没听见吗？在下乃修行的剑客，不是打家劫舍的山贼。我只是想与高手过上两招。贸然前来让您受惊，实在是对不住。请原谅我，告辞了！”

说完，他原地转身，快步走了出去。

鲇之进意气消沉，又回到了寿经寺的山门下。他已经彻底虚脱，实在不知道今后该如何是好。之所以会到这里，是因为他喜欢这个栖身之地，然而无论他喜欢与否，反正别处也找不到不要钱的落脚地吧。

快要入冬了，听闻金泽会下雪。要是下了雪，就算能遮风挡雨，这座山门也不能再供他过夜。一个搞不好还会冻死。待到凛冬到来，他只能进城找一家廉价的长屋栖身了。

鲇之进找来枯枝野草，捆在一起做了枕头。随后，他躺在冰冷的石板上，枕着草枝试图展开思索，脑子里却一片空白。他只能想到一句话——这个世界不需要自己。像他这种乞丐武士，恐怕只有红叶村的千代能看得上了。然而虽说如此，他就是不想回到那个村里去。因为他始终认为，既然自己生在世上，必然有一份天职等着他去完成。

虫鸣声消失了，一阵脚步声悄然接近。鲇之进察觉到气息，便在黑暗中凝神倾听。破门板突然嘎吱一声动了，那个声音在一片静寂中显得十分突兀。鲇之进撑起身子，抱住大刀，一直退到墙边。

接着又是一阵动静，门板终于被打开了。一道提灯的光亮透进来，照亮了鲇之进简陋的落脚之处。灯光背后是个盖着白色东西的小个子身影。鲇之进拇指顶住刀镡，右手握住刀柄，绷紧了身子。

“您睡在这里不冷吗？”

一个尖细而柔和的女性声音突然响起。

“请到寺里去吧，里面有火盆。您一定饿了，里面也有吃的，虽然只是粗茶淡饭。”

鲇之进紧握刀柄的右手稍稍松懈下来，犹豫了片刻是否应该发出声音，然后这样回答：

“不麻烦您了。放一个陌生人走进住处，想必您也心有不安。请不要在意在下。”

“您不是陌生人。早上我远远看见您好几次，而且白天在城里也见过您了。就在阿园的糯米团子摊旁边。”

“哦。”

鲇之进应了一声，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已经被旁人观察了许久。

“原来是这样。未经您允许就使用山门，实在是失礼了。”

鲇之进郑重地说。

“没关系，您无须介怀，快请进吧。”

尼师说。

“在下感激不尽，但是不能进去。”

鲇之进恭敬地拒绝了。

“为何不能进？”

“您的好意在下心领，只是在下乃修行之身，只求您暂借此处栖身便已足够。这里能够遮风避雨，也无须给住持师父增添麻烦。”

“不会麻烦，我希望您进来。”

尼师说着沉默下来，似乎在等他回应。

“敢问为何？”

“我想请您帮我劈柴，房子也有几处地方需要修缮。另外，打水和除草都需要男人的气力。当然，若是您愿意的话。”

鲇之进默不作声，心中还是犹豫不决。他自然是有些客气之意，关键在于这种无来由的善意让他毛骨悚然。

“不行吗？这种破庙对一个女人来说未免太大了。里面有客人落脚的偏房，还有被褥。”

鲇之进闻言，依旧保持着沉默。他心中的警惕迟迟无法消除。

“天空无星无月，空气潮湿沉重，今夜可能有雨。您若是待在这种地方，恐怕要得病。请进来吧……”

“只要您说一声，劈柴的事情由我来做。若是您需要男人的气力，我愿意帮忙。挑水、搬运、修缮墙壁，我都会做。不过睡觉的地方，我只要这里就足够了。请您不必劳心，我不会给寺里添麻烦。”

“我已经说了不会麻烦呀。”

“您说不会麻烦，然而在下是个落魄武士，一副流浪汉的模样，每日风餐露宿，许久没有洗过澡。一个形同野兽的人，又怎会不给您添麻烦呢。”

“洗澡水也烧好了，请进去洗洗身子吧。”

“骗人……”

鲇之进忍不住咕哝。

“为何说骗人？”

“啊，没什么。”鲇之进慌忙说，“在下不是说师父您。只是自从来到这座城中，到处都对在下恶语相向，从未有人如此亲切，因而吃了一惊。”

“唉，您也是个可怜人。”

貌似尼师的人如此说道，鲇之进不禁苦笑起来。

“您饿不饿？”

这又是个让他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

“嗯？”

“老实说，其实在下挺饿的，但已经习以为常。毕竟饥饿亦是修行的一环。”

“唉，多可怜呀。”

尼师又叹了一声，嗓音竟有些颤抖，没有提着灯笼的手抬起来，用袖口擦了擦眼睑。鲇之进在黑暗中看着那副光景，内心不禁疑惑。他甚至怀疑自己被妖狐缠上了。

“您在这里很危险，晚上可是要遭贼的。”

对于这点，鲇之进嗤之以鼻。

“夜盗算不得什么，我已经早有觉悟。”

“哦，那您真是厉害。”

鲇之进闻言沉默了。他本就不打算自夸。不为话语所动也是一种修行。

“夜里很冷，您还是快进屋吧……”

“恕在下失礼，我不打算进去。”

“为何？”

“因为不明所以。您为何对我如此亲切？在下只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又是一副乞丐打扮的流浪武士，在城中道场也受到了不少冷嘲热讽。在下浑身汗水污垢，师父对我这种肮脏的人再怎么亲切，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您为何如此逞强……想必见识了许多世间冷漠吧。太可怜了。”

尼师的声音又颤抖起来。

“哼，区区小事，在下早已习惯了。”

“那您真是太可靠了。身为礼佛之人，这种善举也算是一项功德，您无须多虑。我也跟您一样，同是修行之身。好了，请您跟我来吧。”

说着，她便走进门去，灯笼的亮光也消失了，周围重新被黑暗笼罩。

“来呀。”

细细的声音在黑暗中催促着他，鲇之进没办法，只好站了起来。他走到破门板前，悄然跨了进去。眼前是一座寺庙，纸窗里透出一片黄光，门前长满杂草，一个小小的身影提着灯笼，静悄悄地站在那里。

她是魔物？鲇之进心想。若是跟了过去，会不会连魂魄也被吃掉？若是如此，他倒是想挑战一番。见到鲇之进走出来，灯笼缓缓移动起来。鲇之进只好跟了过去。

尼师顺着房子外廊行走，鲇之进跟在后面。她在后门脱下木屐，行至走廊上。在她的催促下，鲇之进也脱鞋走了进去。

顺着外廊走了一会儿，两人又来到一间地板与地面相交的房间。

这里貌似后厨，搭了两个灶台，旁边有个大水缸，还有水槽。另一头摆着萝卜长葱等几样蔬菜，再打开角落的门，里面有个简陋的浴室。

冲水的地方有块石头，上面点着一根蜡烛。在残留着雾气的浴室里，鲇之进总算看清了尼师的面容。

此人眼角和嘴角带有几丝细细的皱纹，显然已经不再年轻。然而，她的五官异常深邃，透着艳丽的风情，显然与一般人家的妇人气质不同。看她的模样已经有五十多岁，但完全能以美丽来形容。不知她是何来历，为何住在这偏僻山中的破庙里。如此想来，似乎颇有一些内情。

“水已经烧好了，应该还热着。虽然我已经用过，如若不嫌弃，请您在这里冲洗身子吧。我在前面那间房等着，就是点了蜡烛的屋子。您洗好了请叫我一声。”

“师父，在下实在不好意思……”鲇之进说，“这已经是得寸进尺了。”

“这里有浴衣和褞袍，请您随便用。”

“可是这……”

“您若要进屋，得先把身子洗干净。我去准备好饭菜，等您出来。”

说完，尼师便离开鲇之进，朝后厨走去。与她擦肩而过时，鲇之进闻到一股香味。

他愣愣地站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只能走进浴室关上门，解开了身上的衣物。刀则放在了伸手可及的地方。

他冲洗了身体，洗了把脸，用丝瓜瓤搓了搓身子，又用糠搓掉了身上的污垢。随后，他掀开浴缸盖子，泡进热水里，不动声色地待了一会儿，外面的虫鸣声便传了进来。他没有泡很久，马上就出来了。

尽管犹豫了一会儿，鲇之进还是穿上了尼师拿出来的浴衣，系好腰带，插上长短双刀，又套上了褞袍。他打开门，穿过后厨，登上地板，来到了外廊。顺着通廊走了一会儿，便能看到右手边透着黄色烛光的纸门。

“我洗好了，可以进去吗？”

他朝里面问了一声。

“请进。”

一个声音回答了他。

鲇之进缓缓拉开了纸门。榻榻米上摆着黑漆小膳台，上面放着汤碗，还有盛了玄米的饭碗。旁边的小碟子里盛着煮萝卜。尼师从火盆上取下铁壶，在茶杯里倒上热水，大号的茶壶冒出了蒸汽。

“来，请用膳吧。”

尼师说着，以手示意盛着玄米的饭碗。

“只可惜没什么能招待的。”

“我泡了澡。”鲇之进说，“很是舒爽。”

说着，他双手撑在膝前，低下了头。

“然而在下不懂得这种场合的礼数，也不知该如何表示谢意。毕竟天生粗俗，可能有失礼节，请您见谅。”

“没有那种事，您无须在意礼数，请用膳吧。”

“感激不尽。可在下还是想不明白，直到现在都摸不着头脑。敢问您为何要这样善待在下？莫非是需要一名保镖？”

“边吃边说吧……”尼师说道。

于是，鲇之进夹了一筷玄米饭。许久没有吃到正经饭菜，肠胃似乎非常受用。屋外又响起了虫鸣。

他默默地吃着，听见尼师说：

“虫鸣声……”

“是啊。”

鲇之进喝了一口汤说。

“真安静。”

“您在这座山寺独自生活了很久吗？”鲇之进边吃边问。

尼僧点点头。

“您有兴趣听吗？”

她问了一句，鲇之进摇摇头。

“不。”

他瞥了一眼尼师的脸。她露出了柔和的微笑。

“插足他人之事实属无礼，在下绝不会妄加打探……”

“您从我的话中听不出来吗？”

鲇之进露出略显讶异的表情。

“不能。”

他说。

“若是此地之人……我在此地出生长大，因为种种事由，年过三十落饰为尼，拜佛修行，处于某种因缘来到此地。此处与我甚为相合，虽说多少有些寂寞，所幸还有上门帮忙干活的姑娘聊以解闷，如此一来，倒也无须烦恼与人来往。”

“想必也是。”

鲇之进说着，心中升起了一丝艳羡。

“您在做剑术修习之旅吗？”

鲇之进闻言点点头。

“出来多久了？”

“十七岁那年春天，在下已无法继续待在故乡，从那以后，便是四处漂泊。”

“您四处旅行，是为了寻找剑术高手吗？”

嗯？鲇之进心中一惊，抬起头来。

“我在城里听说了。您一击便打败了铃木道场十余名高徒。”

“变成这种传闻了吗？”

鲇之进吃惊地问，他还以为那只是道场之间的传闻。

“恐怕是的，毕竟连我这种人都有所耳闻。”

“在下不想多做解释，但那并非本意，绝非我有意为之。正因为有了那种传闻，在下才被当成了踢馆的人。”

“原来您不是吗？”

“当然不是。在下对踢馆这种事毫无兴趣。”

“那为何去道场？”

“因为没有别处可去……您把在下叫进来，就是为了问这些吗？”

尼师摇了摇头。

“不是。若您不想回答，大可以不谈此事。我只是见您心事重重。”

鲇之进放下筷子，定定地看着尼师。

“在下是那种样子吗？”

“是的。”

鲇之进沉默了。虫鸣又一次飘入耳中，他便听了一会儿。

“在下的确有些迷茫。”

“为何迷茫？”

“迷茫于今后应该走的道路。在下一直追求的目标，突然消失了。”

“消失了？”

“是的，已经不复存在。不，或许从一开始就不曾存在。”

“哦，您是说……”

尼师说了句奇怪的话。

“我也对此有所记忆。”

“师父也是？”

鲇之进感到意外。

“是的。我因为这个有过不少苦恼，因此也……有了答案。”

“答案？”

“是的。”

“您还有答案吗？”

“恐怕是的。”

“请告诉在下。我今后该怎么办？”

鲇之进双手撑在地上，低下了头。

尼师说：“铃木道场号称金泽第一的道场，这一带无人能胜过他。因此，道场的门徒也都甚为自信。”

鲇之进听了，感到很意外。那种程度的人，竟是本地头号高手？

“在您看来，那些人恐怕不值一提吧，对不对？”

鲇之进缓缓点了一下头。

“若要直言，确实如此。他们都不是在下的对手。”

“换言之，您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

“超越？”

尼师点点头。

“您如同一头正值巅峰的猛兽，毛色鲜亮。”

“啊？”

鲇之进万分疑惑，不知她在说什么。

“您的意思是……”

“您一直过着野兽般的生活，对不对？我能看出来，因为您全身散发着强烈的杀气。”

鲇之进默默地听着，他早已猜到是这样。

“这是城中任何一名武士都不可能有的气息。我曾帮许多人走上过觅死之旅，一直与人的生死相伴，所以能看出来。您那把刀吸了不少人血吧？方才那身衣服也是。”

鲇之进茫然注视着眼前的虚空，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点头。

“在下无心辩解，只是本意不想杀人。在下一直在拼命躲避杀生之事。只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所杀之人必定是为害世间的恶棍。”他用极小的声音回答了。

尼师又说：

“我相信您的确是这样的人。可是这在佛祖面前，并不存在差别。”

她静静地说着。鲇之进备受打击，不由得想：真的吗？

“如今这一带的道场中，年轻人已经没有杀人的经验，甚至没有人拔出过真剑。他们今后的漫长生涯，肯定也无须拔刀，就能平安度过。”

“真的吗？”

鲇之进问。

“是的。”

尼师点头道。

“若是拔刀，唯有切腹之时。除非碰巧遇上杀害妇孺的夜盗，否则必然如此。城中供职就是这么回事。”

“城中供职就是……那要武士究竟有何用？”

“武士乃治世的镇石，牢不可破的镇石。合战时代已经过去，武士们主动封印了刀剑。他们收敛了自身，也收敛了腰间的刀剑，决心再也不将其拔出。正因为武士最清楚刀剑相残的悲惨，才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鲇之进一脸茫然。

“您想必是从深渊中挣扎着走到了这一步。我深知那是一个痛苦而悲惨的世界。我身为女人，也熟知一个与之相似的世界。”

“师父也是？”

尼师掩嘴笑了笑。

“我的经历与您相比，肯定是贻笑大方了。虽说如此，我也曾有过赌命的时刻。总而言之，您在那个世界中一路厮杀出来，与那些从未经历过战事与对决的年轻人不可同日而语。您的剑真正吸过鲜血，他们不可能胜过您。”

鲇之进无言以对。

“现如今，这座城中恐怕没有一名武士能胜过您。我很清楚，毕竟看透男人的真实面貌，可是我曾经的维生之道。”

鲇之进继续沉默不语。

“您今后还要造访城中道场吗？”

鲇之进摇摇头。

“方才在下也在想这件事。可是，恐怕已经不行了。消息已经传遍全城，我在门口便要被赶走，连道场都进不去。”

“您的目的是出仕吗？”尼师问，“在知名道场展示身手，等名声传入城中，然后得到城主青睐，获赐家宅俸禄？”

“是的……”

鲇之进犹豫了片刻，还是老实承认了。既然被说到这个份儿上，他已经无法隐瞒。这的确是他的真实想法。

“生为武士，在下自幼便被灌输了这种想法。然而如今已经没有合战，也就没有了立功的机会。既然如此，除了不断挑战城中有名的道场，便没有别的办法。”

“不。”

尼师摇摇头。

“当今世道，您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

她断言道。

“与人竞争，敢当天下先，这都是自身与他人力量相差无几之时方能完成的事情。若是力量悬殊，已然成为天下第一，您只会招来众人嫉妒，成为争端的导火索。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鲇之进叹息一声。

“那我该如何是好？”

“明日早晨请坐禅冥想。我来教您。然后，您要聆听佛祖的教诲，雕刻佛像。只要持续一段这样的生活，想必能有所发现。我认为，现在的您就需要这个。”

尼师说。

“我是剑客，不是雕刻师。”

“可是您会用木刀或竹刀与人比试，对不对？绝不使用真剑，两者道理相同。”

尼师说完，鲇之进觉得她的话莫名有些道理。确实，真剑与竹刀的拟战截然不同。但是他身在道场，仍然不得不使用竹刀。

“漫长的合战时代已经结束，百姓正在寻求救赎。他们寻求的，就是如何在这个世上生存，这个难题的解答和引导。”

“您要在下向百姓传达那个答案吗？那不是在下的使命。”

“那不是任何人的使命。学堂的老师和僧侣都不行。那个答案并非三言两语能够道出。只能通过一幅画、一幅字，或是一个故事，让百姓亲眼看到，亲自寻觅，自然理解。”

鲇之进静静沉思，试图理解尼师的话。

“答案就在空中。我常年参禅，痛悔年少时的业障，也一直在努力参透那个答案。”

尼师凝视着虚空，低声说道。

17

那天夜里，鲇之进睡在了寺庙后院的用人小屋。空气虽然充满水汽，但雨终究是没有下下来。

翌日早晨，尼师拿出了吴服店施主施舍给寺里的，供用人使用的男子衣裤，鲇之进照她的吩咐穿上。彼时，尼师告诉他自己法号叫寂莲。

鲇之进吃了一个饭团当早饭，随后走进寺院后山的灌木林中跑了几圈，做做伸展运动拉伸肌肉。这些都是他平时的日课。随后，他走下山来，在寺院外围挥舞真剑练习了一阵。院内乃是佛门圣地，鲇之进不想在里面拔剑。

回到寺内，他按照寂莲的吩咐将正殿背后堆积的圆木劈成木柴，又将木柴搬到浴室的炉子旁堆起来。其间，寂莲清洗了鲇之进的衣物。他本想自己洗，但尼师说他来砍柴更能帮上忙。

砍好柴，他就走进正殿，在佛像前开始打坐。寂莲教会他结跏趺坐的方法与法界定印的手印，还教了冥想呼吸法，包括舌在口中的位置、视线的方向等细节。

打坐时视线与下巴的角度有详细规定，若姿势过于扭曲，或是睡了过去，就会被名为警策的棍子敲打肩部。按照尼师的说法，这不是惩罚，而是佛祖鼓励继续冥想的手段。

对鲇之进来说，坐禅竟意外地神清气爽。至少在开始那段时间是如此。若说神清气爽可能有些奇怪，但这种脑中空白的半入定感觉并非头一次体验。这不是睡眠，但也不是惊醒，丝毫没有紧张感。在合战的杀戮中，若是胜负久拖不决，耐心等待敌人现身同时屏气凝神的感觉跟这个很相似。

可是随着时间流逝，坐禅变得越来越痛苦。痛苦的闷哼就在嘴边，他却一直忍住了。鲇之进只感到心绪纷乱，对以往杀戮的悔恨如同旋风般肆虐，眼前不断流过鲜血淋漓、行将死去的人的身影，让他

不得安宁。这与身处佛门清净日常的人相比，恐怕远远算不上清澈的冥想境界。随着坐禅时间的延长，血腥的光景也纷纷涌出。不仅是视觉，还伴随着血腥气侵袭鲇之进的大脑。不快与痛苦渐渐变得强烈，听到寂莲宣告结束的声音时，他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通过坐禅，鲇之进深深意识到自己此前的生活过得多么残酷。

“您怎么了？”寂莲问道。

鲇之进眼中的疲劳、不快与恐惧，还有额头的汗水，都被她看在了眼里。

“在下想到一些痛苦的回忆。”

鲇之进自认瞒不过去，便如实说了。

“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多数都很痛苦。这就是佛陀的力量吗？”

他边说边抬头看着佛像。

“太不可思议了。我明明不会梦到这些事，却在打坐时看见了。”

他半是感叹，半是无奈地说。

“那便是空，是缘起之姿。”

寂莲说。

“空？缘起？那是什么？”

“有烦恼则有苦，无烦恼则无苦。烦恼生则苦生，烦恼灭则苦灭，就是这个意思。是名缘性缘起。是佛的教诲。空很难解释，那是无我无相的境地。如同夜空，通透清澄，无一物之地。”

“禅就是通往那个境地的东西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

“既然如此痛苦，那我可能要改变以往的活法。”鲇之进说，“能让我参透这一点，已经……”

“您参透了吗？”

鲇之进用力点头。

“这并非易事，而且我听闻，若要开悟，弟子必须出家修行。”鲇之进说，“遁入佛门需要进行那种修行吗？”

“不。”寂莲马上摇头道，“净土真宗不做这种要求。亲鸾上人不要求弟子出家，只要我们这些与烦恼同生的人保持原状，没有任何要求。”

“什么？”

鲇之进大吃一惊。

“因为真正的开悟唯有佛陀一人能够达到，常人是不行的。”

“那禅是什么？”

“禅大可以坐，为了观照自己心中的缘起，坐禅是必需的。可是不强制。在经营人世方面，也不做任何禁止。对金钱的执着，成为夫妇的愿望，传宗接代的愿望，都不禁止。因此男女之间的情事，只要不过分，便也不禁止。可谓大方超然。”

“哦，那就是亲鸾上人的教诲吗？”

“是的。因为这个，我才得以信奉亲鸾上人。其实，我年轻时曾在花街游廓里生活，也曾有花街第一的美誉，被各种宴席争抢过。说来惭愧，我也因此做了许多罪孽深重的羞耻之事……不知为何，身在花街之中，想法也被其左右，无论什么样的羞耻之事，身体都轻易接受了，甚至主动去追求那种事，这让我开始害怕自己。您是男人，想必不了解这种心情。”

因为实在听不懂，鲇之进便沉默不语。

“我曾经确信自己是身心坚定异于常人的女人，后来才恍然大悟，惊觉这样下去会自我毁灭，便在完成奉公年限之后，没有选择嫁人，而是遁入了佛门。在此之前，我从十四岁起就一直在廓中度过。”

鲇之进点点头。

“亲鸾上人连我这种人也欣然接纳了。上人说，佛陀从一开始接纳了像我这种人，所以只需时刻诵唱南无阿弥陀佛即可。”

“这样就够了吗？”

“是的，这样就够了。只需有这般谦逊即可。”

“如此一来，我的杀生罪孽也能得到原谅吗？”

“是的，能够得到原谅。可是，您今后再也不能杀生。”

鲇之进叹着气点了点头。他扪心自问是否能过得了那种生活，可他自己也不知道。

随后，鲇之进又按照寂莲的吩咐去井边打水，倒进水槽底下的大缸里。接着他主动切了萝卜，又问了如何化开味噌。鲇之进早就想学习烹调技能，因此向尼师请教了不少。此前的旅途中，他就算弄到食材，也不知如何烹调，虽然常常想做些简单的饭菜，但一直未能如愿。

他先淘米，然后在灶台底下生火，将饭锅放在上面煮了米饭。正忙着，突然听见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说“打扰了”，转头一看，发现那是一张熟悉的面孔。

“啊。”

女子也叫了一声。她就是百间堀旁摆糯米团子摊的阿园。此时她手上还有一捧蔬菜。

“武家的，你怎么在这儿？”

阿园把蔬菜放在水槽里说。

“嗯，我在这里歇几天脚。你专程把这些东西送来了？”

“是的。这些可好吃了，你尝尝吧。”

鲇之进见寂莲还在远处，便压低声音问道：

“我不能一直叨扰住持，你知道城中有什么便宜的长屋吗？”

“嗯，我知道呀。”

“那等我离开这里，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好，我带你去看。”阿园干脆地应道，“到时候你到团子摊去找我，我一直在那儿。”

随后，阿园也加入进来，三人一起准备了晚饭。原来阿园一直在帮寂莲采买每天的食材和用品，同时还在寺里做些杂务。寂莲则教她各种学问和技艺，如修禅、礼仪、料理、裁缝、书法、歌咏和茶道等知识。

阿园帮忙做好晚饭，分得一些鱼干和泡菜，便拿着回家了。她还说明天可以再来。

做好晚饭，鲇之进把饭菜盛好放在两个膳台上，端到了昨夜的房间。就在此时，外面下起雨来。尼师问他要不要喝点酒，鲇之进说自己是修行之身，拒绝了她的邀请。尼师笑了笑，表情有些意外，然后说：

“我是在想，如果您要喝，我可以陪您喝上几杯。”

“师父请自便。”

鲇之进说。

“在下不喜饮酒。”

他又补充道。

尼师犹豫了许久，还是热了一壶酒拿进屋里。

离开后厨走上正殿外廊时要淋一小段雨。冰冷的雨水滴在脖子上，寂莲忍不住发出尖细的叫声。鲇之进不知她会发出这种声音，心里有些吃惊。

听着雨声，两人相对而坐，吃起了简单的晚膳。

“这一下雨，虫子也不叫了呀。”

寂莲说。

“是啊。”

鲇之进一边扒拉玄米饭一边说。

“啊，好开心。”

尼师小声说着，露出好似羞怯的笑容。

“好久没喝酒了。”

她从火盆上的小锅里拿起酒壶，往大酒杯里斟了一些。

“与鲇之进阁下相识之后，我久违地想饮上两杯了。在此之前，我已经几年未有饮酒。一是因为遁入佛门，再者，孤身一人也生不出喝酒的兴致来。”

“在下来为您斟酒吧？”

鲇之进问。

“哦，真的吗？”

“您如此关照在下，还教会在下许多事情，实在是感激不尽。斟酒而已，小事一桩。”

说完，鲇之进拿起了酒壶。

“我好高兴。”

寂莲说着，低头道谢。

放了许多蔬菜的汤和咸菜，一条鱼干，另外便只有玄米饭。这顿晚膳虽然简陋，但鲇之进想到自己也参与了烹调，便觉得分外美味。

“您吃过野兽的肉吗？”

鲇之进尚沉浸在惊讶中，尼师又问道。

“吃过山鲸，还有雉子……”

鲇之进回答。

“山鲸？那是什么？”

“野猪。京城也有吃那种肉的店。”

“哎呀！”

尼师表情扭曲了，似乎十分恐惧。

“那种东西好吃吗？”

“很好吃。还有炖狸猫肉也很不错……”

“我一点都不想吃那种生腥之物。鲇之进阁下，给我斟酒好吗？”

“哦，好。”

鲇之进给她斟了酒，尼师缓缓把酒杯举到嘴边。她没碰饭菜，而是一直喝酒。

“啊，好酒。”

尼师脸颊绯红，已经有了醉意。

“鲇之进阁下，您不能喝酒吗？”

“那倒不会，在下只是不喜欢酒醉的感觉，加之喝醉了剑法就会有疏漏。”

“哦，原来如此。我以前在廓里是出了名的爱喝酒，也因为这个，遭受过不可告人的失败。”

“哦，是嘛。”

“您不想问吗？”

“不想问。”

“这样啊……鲇之进阁下。”

“嗯？”

“您能一直住在这里吗？”

“哈？呃……”

鲇之进有些困惑，不知如何回答。

“知道我以前在廓里待过的男人偶尔会到这里来，有时还试图对我出手。我很害怕。”

“真的吗？他们竟对佛门之人出手？真不怕遭天谴。”

“是的。等天气暖和了，他们还会来。如果有您保护我，那我就

能放心不少。”

“那很简单，可是在下也不能一直赖在这里。”

“这是为何？”

“哪有什么为何，这样一定会给您添不少麻烦吧。”

“不会添麻烦。”

“在下乃修行之人，还是得进城去。”

“您要去找道场吗？”

鲇之进想了想，然后摇头。

“道场恐怕不行了，毕竟在下已经臭名昭著，连门也进不去。”

“那您到城里去做什么？”

“唔……”

鲇之进陷入了沉思。被她这么一问，他还真不知如何回答。自己今后应该做些什么？他只知道，不应该只在这里砍柴过日子。

“师父，敢问您是否懂得书画？”

鲇之进问。

“书画？何故有此一问？”

“如果您懂得这些，可否教给在下？”

“我懂一些咏歌和书法，绘画则不行。可这些也不是足以教授别人的水平。”

“哦，是吗……”

鲇之进喝了口汤，端起玄米饭吃了起来，不时给寂莲斟上一杯酒。他觉得给尼师斟酒着实很奇怪，不知佛门之人是否能这样饮酒。

“鲇之进阁下。”

“嗯？”

“明日您能教我使薙刀吗？”

“薙刀。您还有那种东西？”

“我有薙刀，也有木刀，还有薙刀的木刀，都是练习用的。”

“我拒绝。”

“为什么？我独自一人生活在这里，哪怕是个女人，总得学一些薙刀防身的本领，否则遭到袭击就危险了。”

鲇之进点了一下头，然后说：

“剑法并非传授之物。在下的剑乃真剑，不是耍茶汤。”

尼师沉默了。

“您的意思是，那些下流之人可以对我为所欲为……”

“实在抱歉。在下想在这里修习佛道禅义，不想在院内拿起那种害人性命的不洁之物。”

“哦，是这样吗？”

尼师寂寥地说。

吃过晚饭，寂莲从怀里拿出了笛子。

“我给您吹奏篠笛吧。”

鲇之进点点头。他此前已经发现寂莲怀里露出了笛子一头。

“我以前在廓里还能表演舞蹈和三味线，但是与这清净之地不相称，所以不再接触。唯独这笛子……”

说着，寂莲开始吹奏。

她的技艺惊人，笛声融入淅淅沥沥的雨声，抚平了鲇之进的杀伐之心，带他进入从未有过的境地。

鲇之进陶醉地听了一会儿，由衷感到听听笛声也很不错。

翌日整天都在下雨。早晨，鲇之进趁雨势变小，在后山跑了许久。无论下雨或是下雪，刺客都不会休息。他沿着山路上下奔跑，结束后待气息平复，又做起了伸展，拉伸完肌肉，就在大树底下练剑。

回到寺里，他在井边洗了脚，晾干以后走进正殿，在寂莲的指导下整日打坐。待到身心适应了禅修之后，他渐渐得以进入摒除杂念的境地，并开始觉得这种修行很有意义。下午过后，他结束禅修，走到外廊休息，一边看雨一边与尼师交谈。

尼师讲了年轻时的回忆，那是鲇之进完全陌生的世界，内容含蓄而充满趣味，有时也奇怪得完全无法理解。

后来，他们一同走进雨中，去井边打水抬到后厨。途中，寂莲或是绕开水洼，或是蹦跳过去，同时这样说：

“您瞧，我脚上穿的是雪木屐。”

鲇之进看了一眼。

“嗯，是啊。”

“男人总说雪国女子好，您知道他们为何喜欢雪国女子吗？”

“不知道。”

“因为雪国女子为了走路不打滑，穿着雪木屐迈步子都要腰上使力，不知不觉就做了夹紧的练习。”

“嗯？”

“这样能让女人味更足。于是，我跟几个艺伎伙伴总是在积雪的路上比赛走路。”

寂莲说完，哈哈笑了起来。

临近黄昏，阿园又顶着红脸蛋送来了长葱和茄子，还帮忙做晚饭。寂莲详细教了她切菜和烹煮的方法。

后来寂莲离开了，只剩下阿园一人。鲇之进一边把潮湿的柴火塞进灶台底下辛苦生火，一边问了她城里的种种情况。阿园告诉他，城

里的长屋有空房，如果他想过去看，可以随时去找她。鲇之进说知道了，等时机合适就去找她。

差不多做好晚饭，阿园就回城去了。她没有父亲，独自赡养多病的母亲，整天都很忙碌。尼师叫她带了一点煮物和汤水回去，算作阿园自己和母亲的晚饭。阿园的父亲以前是四处给人做工的匠人，但是嗜酒好赌，从来都坐不住。自从那次离家，已经十年没有音信。

两人觉得把饭菜端到屋里太麻烦，就在后厨地板上铺了草席，把晚饭摆在上面。

“鲇之进阁下。”

寂莲起来温酒，同时唤了他一声。

“嗯？”

“您不去城里找道场了吗？”

鲇之进点点头，想了想，然后对她说：

“我正在想，一直过这种日子是不是真的好。可是即使去了道场，恐怕也不会有人与我比试，加之现在修禅于我而言已经有了意义。”

尼师闻言，满意地点点头。

“那真是太好了。”

寂莲今夜也温好了酒，开始谈论游廓时代的回忆。当时似乎也有无数不堪回首的事情，但她并不厌恶花街的生活，反倒有些怀念。也可能因为她十四岁就进了游廓，压根儿不知道游廓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只能谈论那里的往事。

“现在我虽然在教阿园做饭，其实这也是遁入佛门之后现学的。”

“哦，是吗？”

鲇之进动着筷子，有点意外地问。

“是的。完成奉公年限后，我三十出头离开了游廓。那在廓里已经算老人，差不多是女将的年龄了。遁入佛门之后，我真是干什么都

找不着北。明明已是相夫教子的年纪，我却丝毫不懂世上女人皆会做的事情。做饭、打扫、洗衣、裁缝，什么都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原本都是饭婆和平女做的。”

“饭婆？平女？那是什么？”

“就是住在艺伎屋打杂的女人。饭婆负责做饭，一般都是些无依无靠的老婆子，所以姑娘们就这样叫了。平女就是侍女，主要照顾女将的生活。但是如果有吩咐，也会照顾我们这些艺伎和娼妓的生活。洗衣、做饭、裁缝，什么都做，就是艺伎屋的下人。平女多是年轻姑娘，也有人称呼她们阿姐。”

“哦。”

“艺伎绝不能插手这些家务，否则要被女将训斥。艺伎就像城中的大小姐，连一天要换两次的足袋也从来不自己洗，至于针线更是碰也没碰过。不过，我们刚开始奉公，还在当多宝的时候，就要整天忙于学艺。早晨天没亮就开始练习三弦、舞蹈、唱歌、击鼓、横笛，天黑了还要学化妆、穿戴、男人喜欢的各种游戏，反正只学这些，一心要成为宴席上的抢手角色。”

“原来如此。”

“艺伎屋的生计全靠培养出一个抢手的艺伎，所以那些修习十分严格，每天都要拼命完成。我们光是磨炼技艺就已经忙不过来，所以别的什么事情都不做。除了表演和练习，每天只是勉强有时间吃上早晚两餐，要是成了抢手的艺伎，那更是连吃饭都要顾不上。我们早就忘记了世上还有许多做饭、打扫、洗衣这些普通女人的工作。等到奉公结束，走到外面一看，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懂，到处遭人嫌弃，说你‘到底是从哪个极乐世界出来的人’。连我自己也万般无奈。”

“也是啊。”鲇之进边吃边应道。

“要是论才艺，我自信不输给别人，然而论做饭的手艺，那就不行了，连小孩都不如。我只能跟随领我进门的师父从头开始学，学得特别拼命。佛门的料理乃是从唐代传承，竟然流传到了加贺这般遥远的地方，并在这里独自发展，调味方法也有所改变，特别有意思。跟廓里的吃食完全不一样。”

“花街的吃食一定都很豪华吧。”

“那是做给客人的东西。我们这些艺伎，尤其是抢手的艺伎压根

儿没有好好吃过饭的，甚至没时间睡觉，只能在赶场子的路上匆忙吃点冷饭冷菜。因为我们都得赚花银啊。”

“哦。”

“遁入佛门之后，我总算能早晚好好吃饭，因而特别高兴。修习佛法固然辛苦，无论男女都要做寒中修行，还要爬到深山里。尽管如此，用膳的时间还是能细嚼慢咽，所以我还是很高兴。后来，我总算也能做出让许多修行僧合胃口的饭菜了……请问合您胃口吗？”

“嗯，很好吃。”

“学了好几年，我做的饭菜总算有人夸奖了，我这才松了口气。”

虽然味道清淡，但他并没有过分奉承，是真的觉得好吃。

“身边有个人吃自己做的饭菜，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然而这座山寺周围都没有人家，独自一人生活在这里，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哦。”

“男人不是通常觉得花街的女人都一样吗？其实完全不一样。无论是技艺，还是在廓里的言行举止，虽然我们都要被女将严加管教，可是一下就跟男人同床的姑娘被称作娼妓，一般技艺不精，也不擅长读书识字的姑娘才会做娼妓。姑娘们刚到艺伎屋奉公，都会被女将仔细观察个一两年，看她有没有才华。要是得不到人气，就会被改为娼妓。有的姑娘即使不太漂亮，但是聪慧有才华，女将就会让她学习击鼓等技艺，去宴席上当配角。”

“哦。”

“要是技艺超群，有时也会不可思议地得到人气。所谓艺伎啊，就是舞蹈、击鼓和三味线的技艺都数一数二，长相又好看的孩子才能当上。而且，她们还要支撑艺伎屋，成为店里的招牌。艺伎屋通过她们打响名声，客人就都跑过来玩儿了。这都要看艺伎屋的女将是否能培养出卖座的艺伎。”

“嗯。”

“要是艺伎屋只能拿得出娼妓，就会被人嘲笑这家店只卖肉，不如改行开妓院。艺伎与娼妓全然不同。艺伎心高气傲，绝不会轻易委

身于男人。无论是在宴席上还是回到艺伎屋，艺伎与娼妓都几乎不会交谈。”

寂莲用过晚膳，又吹起了篠笛。那音色果然美妙，不愧是从当卖座艺伎起就引以为傲的技艺。

第二天雨停了，鲇之进照旧上山跑步，舒展身体，然后练剑。

下午还是修禅。寂莲一直坐在鲇之进背后，发现不自然之处，就会用警策敲他的肩膀。

一直打坐到太阳西斜，寂莲叫他停下，两人又交谈了一阵。尼师问他今日打坐感觉如何？鲇之进便回答很是畅快。

寂莲又问他想了些什么，鲇之进答什么也没想。实际回想方才的坐禅，他脑中没有浮现出任何话语，也没有过去的记忆，更遑论什么思索。鲇之进闭上眼，回忆了一会儿今天究竟思考过什么。

“没有想到任何话语吗？”

鲇之进摇摇头。

“没有。刚开始打坐时，脑中总是充满悔恨，让在下十分痛苦。可是现在……”

“现在如何？”

“现在已经没有话语，唯有画面。一些光景从眼前掠过。”

“哦，那都是些什么光景？”

“云起云散，青葱树林。”

“树林？”

“是的。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幽深树林，覆盖了天地左右，一直延伸到地平线。那应该是更往南边的地方，因为我感到拂过脸颊的风很温暖。我定定地俯视森林，一直浮在半空中。”

“哦，您是从空中俯视？”

“是的，从高处。森林在我眼下缓缓移动，就像鸟儿看见的世界。”

“哦，是吗？那真是有意思了。”

“要是一直看，就会发现林间有一条小路，几个身穿数重白衣的人排成一列走在上面。”

“哦？”

“我超过他们，继续往前飞，森林突然没了，随即听见水声。然后，我就看见了悬崖。”

“悬崖？”

“是的，褐色岩石的断崖。悬崖上雕刻着巨大的佛像。那是独自坐禅的大佛坐像。那尊坐像占了一整面悬崖，左侧是瀑布，飞溅着白色水雾。我完全折服于那副光景，一直在上空转着圈凝视。”

再看寂莲，她惊讶得张大口，过了好久才说：

“您只修了三日禅，就看到接近佛祖的景色了吗？那一定是大陆南方，唐天竺之地。然后呢？”

“云涌出来，堆得很高，然后开始下雨。底下的森林腾起白色雾气，渐渐看不到了。风越来越冷，空气里都是水的气味，悬崖上雕刻的佛像也渐渐笼罩在白雾中了。”

“后来呢？”

“后来就没有了。我一直等，可是始终处在一片白茫茫的雾里，什么都看不见……”

尼师长叹一声。

“您身怀宝贵的天赋，我劝您今后继续坐禅。您可以看见他人不可见之物，一定是拥有飞往佛祖世界的羽翼。如果您继续修行，一定能掌握那个宝贵的天赋。”

“像我这种人，佛祖真的会让这双沾满血污的手抓住什么东西吗？”

尼师点点头。

“正因为您是这样的人。唯有目睹过黎民百姓真正苦难的人，方

能拯救弱小的民众。这就是特别之处。”

鲇之进默默听着。

“不会有错。我已经修行了二十年，但苦于凡人之身，从未在禅定中目睹过那样的世界。可是指导我们的高僧就能看到那个世界，看到唐天竺的各种景色。”

“哦，我可能只是碰巧走运。”

“不，您是天选之人，来到地上是为了解救深陷痛苦的黎民百姓。我很清楚。从远远看见您第一眼的瞬间，我就知道了。纵使您浑身脏污，依旧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哈哈哈……”

鲇之进笑了笑。他已经斩杀了无数人，不可能是她说的那种人。他只能在卑微俗世的更深层，在地狱的釜底徒劳挣扎，一心只想挥出比任何人都快的利刃，将宛如阿修罗般凶煞的对手沉入血池。他一直是这样生活的。他才最不可能是那种人。

沉默了一会儿，尼师突然说：

“鲇之进阁下，您曾想过娶妻吗？”

“娶妻？”

“是的。”

“您是说成家吗？”

“正是。”

“我从来没想过，也从未对那种事有过兴趣。”

尼师深深点头。

“我猜是这样。”

她笑了笑，再次陷入沉默。

“不过，您曾经有过女方主动的经历？我没说错吧？”

鲇之进想了想，很快想起红叶村的千代。

“是的，有人曾让我与她同席而坐，共饮一杯酒……”

“您说什么？！”尼师涨红了脸，高声问道，“在什么地方？”

“犀川上游一个叫红叶村的地方，那姑娘名叫千代……”

“您不能做这种事！”

寂莲激动万分。

“您可是被选中之人，远比任何人都珍贵，万万不可行那种轻率之事。您可是黎民百姓的依靠啊。”

“哦，是吗？”

鲇之进疑惑地说。

“正是。若是像俗人那般成家，您就会失去资格。”

“啊？”

“共饮一杯酒对女人来说意义深刻。一位引导黎民百姓得到救赎的贵人，怎能与一个女人做那种……被选中的人绝不能娶妻成家！”

“我从未想过娶妻。”

“就算您不想，与您并席的女人也会想！”

“哦，是这样吗？”

就算男方没有那个意思？

“是的，女人就是如此。”

鲇之进很是疑惑。亲鸾上人不是允许娶妻吗？

“您的意思是，让我舍剑求佛吗？”

他转而问了最关心的问题。寂莲闻言陷入沉思，随后深吸一口气，好一会儿才说：

“像我这种低等僧人很难立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一直认为，您有这般悟性，全都用来领悟杀人的剑法，未免过于浪费了。”

“您过誉了。”鲇之进马上说，“我只是连当地道场都不予理睬之人，连进城出仕都不得其法。现今若是战国乱世，尚存一条立身之道，而且我对自己的剑法也有一些信心……”

“正因如此！”

寂莲用强硬的语气打断了鲇之进。

“我才说您与我一样。与您的武艺相比，我虽然自惭形秽，可我曾经也是此处花街的头号女子，无人能望我项背。无论跳舞、击鼓还是吹笛，可以肯定地说，若是我不上宴席，金泽的花街就开不下去。金泽的风流公子全都争着与我相见，甚至有人为此丢了性命。”

“是嘛。”

“是的。于是我陷入了绝望，不能允许自己再造这样的孽。这点与您一样。”

两人又陷入片刻的沉默。

“您还是过誉了。承师父贵言，我自然很高兴，但我只是一介末端浪人，连是否有资格称武家都很难说。”

“世间约定俗成的规矩与我无关，我只是有一双鉴定真伪的眼睛。”

“师父，您是否能在城中……”

“实在抱歉，我只是一介僧侣，无法为您传话到城中。”

鲇之进点点头。

“那我该如何是好……”

“且不管那些，专心坐禅便好。”寂莲马上说，“不如再去坐禅吧，佛祖可能会给您答案。”

鲇之进闻言，转向佛陀的方向，在榻榻米上盘起双腿，双手结印。此时，寂莲在背后用低得异常的声音问道：

“鲇之进阁下，您与那位叫千代的姑娘，合饮了神酒是吗？”

鲇之进犹豫了一会儿，但想到佛陀在前，不可打诳语。毕竟坦诚一切才算修禅。

“我并无那个意思，可是在那姑娘父母开的旅社里受到了照顾，加之对方反复恳求我只是做个样子，我看他们迟迟不愿放我离开，连姑娘身受重伤的父亲也向我低头恳求……”

“您就喝了？”

“是的，我心想只喝一杯便是了，还百般强调喝完立刻就走……”

背后突然传来尖利的惨叫。鲇之进大吃一惊，紧接着就被警策使劲抽打了好几下肩背。

“好痛，好痛，好痛啊！”

鲇之进忍不住大声喊道。

“寂、寂莲师父，您这也是佛陀的激励吗？！”

鲇之进一边挨打一边问。警策如雨点般毫不停歇，到最后尼师一声尖叫，扔掉了警策，自己也倒在榻榻米上，放声痛哭起来。鲇之进震惊不已，一时间愣住了。

他默默地听尼师像孩子般哭了一会儿。激烈的哭声渐渐平息，变成了低声呜咽。

随后，尼师又抽噎了一会儿，接着用浓重的鼻音说道：

“鲇之进阁下，不如在此处坐禅吧？”

“哈？”

鲇之进心想：我这不是正在坐禅吗？只不过挨了一顿打，不得已才停了下来，并非他自己放弃。

“我问您是否愿意到这里来坐禅。不必每天都来，因为勉强反倒不好。您只需要有空闲时过来。”

“啊？”

鲇之进不明就里，反问道。

“我是个业障深重的女人……”

寂莲倒在榻榻米上，用模糊的声音说道。

“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修行多少年，都无法熄灭烦恼之火。这可能也是因为在游廓的生活太长吧……”

“哦？”

“到最后，我都没有遇到一个足以奉献全部身心的男人。始终都没有遇到……”

“哦……”

“不，那是因为我的身体。这是一具罪孽深重的身体，一切都是我的罪孽，不能怪任何人。”

“嗯。”

鲇之进不知她究竟想说什么。

“刚才让您见笑了。此乃佛门之人不可原谅的丑态，实在是羞愧不已。若您怜悯我，请忘掉刚才的事情。我还是修行不足啊，如此怎能称得上侍奉佛祖之人，这样如何见人呢！我决定，今后要孤身一人精进修为。请您去找阿园，叫她在城中给您寻觅一处长屋栖身吧。”

“啊？哦，这样啊。”

鲇之进略显吃惊。原来她知道啊。

“您怎么想？”

“我听您的。”

鲇之进马上回答。

“是吗？”

尼师略有一些失落，难掩声音的颤抖，又哭了一阵。

“不，没关系。请您、请您不要担心。我时常如此，尼僧每日不

哭上一哭就难受啊……”

“哦。”

“不过，若是您有空闲，请到这里来坐禅。我时刻都等候着。”

寂莲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就再也不作声了。

19

翌日用过早饭，鲇之进谢过尼师收留之恩，便离开寿经寺，往城中走去。寂莲只让他保重，随后深深低下头，不再多说什么。鲇之进借了四天的衣裳，她也包起来让他拿着了。

这天万里无云，阳光洒在身上很暖和，让鲇之进感到身心舒畅。走进城里，他看着左右的房屋，悠闲地漫步了一会儿，但没再寻找道场。他已经放弃在道场请求比试了。可是若问他要做些什么，他也答不上来。

他沿着尾山城的护城河转了半圈，见水中有鱼影，便蹲在石墙边缘看了一会儿鱼。不知何处传来犁雀儿的鸣叫，鲇之进又听了一会儿，然后起身去找阿园的糯米团子摊。

见到鲇之进，阿园笑着鞠了一躬，对他说等把现在烤的团子卖完了就休息一会儿，领他去看长屋。接着，她又递过来一串刷过酱油的团子，鲇之进便接了过来。他要付钱，阿园却不要，他说这样不行，坚持付了钱。

鲇之进走到护城河边的柳树下，边吃团子边看水面，突然听见远处传来特别响的声音，便朝那边望了过去。只见五个身穿花纹和服，扎起下摆露出两条粗壮白腿的男人站在阿园的摊子旁边，正对在隔着两扇门的荞麦店门口摆摊卖串烧鳗鱼的老板说着什么。

那几个人中，有三个腰间插着长刀。其中一人把手伸进了貌似用来装收入的笳篱里，抓出一把小钱塞进了腰包，还像黑帮一样大声威吓。

在座榻和石头上坐着吃味噌烤鳗鱼的客人纷纷站起来躲开了。鳗鱼摊的老板似有不平，但那几个貌似黑帮的人只以哄笑回答他，最后还施展了一记扫堂腿，将老板踹倒在地。

一群人大摇大摆地走向了阿园的团子摊。他们在摊前站定，其中

一人一言不发地拿了一串正在烤的团子塞进嘴里。阿园哪里敢抱怨，甚至对他连连点头哈腰。

“阿园，生意怎么样啊？”

那个看似高利贷打手的人态度轻浮地问了一句。阿园并不说话。鲇之进慢慢朝团子摊走了过去。

阿园指了指炭炉旁边那个贴了纸的笳篱，男人粗鲁地伸过手去拿起来，一脸理所当然地要把钱装进腰包里。鲇之进抬起右手，抓住了那人的手腕。

“喂，等等。”

鲇之进把男人的手摁回原处，然后一拧，强迫他放下了笳篱。

“你辛苦赚的钱，真的要给他吗？”他问阿园。

她绯红的脸蛋上满是紧张的神情，似乎不知如何回答，只能怯怯地看着鲇之进和那个人。

“给我放手！”

男人大吼一声，其余四人也同时发出了野兽似的吼声。

“你小子想干啥？我看你像是外来的人啊，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吧？这叫场地费，全是他们主动交的。这就是世间的规矩，你个蠢货连这都不懂吗！”

“白痴，这叫礼数懂吗？你小子要是想在姑娘面前逞威风，小心吃不了兜着走。给我躲开！”

“你被女人迷了眼吗？连这种小姑娘也想下手。白痴！想睡女人就去妓院！”

那些人个个口吐粗言秽语，还要伸手过来揪他。鲇之进反手将一个人撂倒在地上。

“阿园，那是你自己辛苦赚的钱，肯定不愿给他们吧？”

鲇之进一问，阿园哭丧着脸点了点头。于是鲇之进便拽着男人的手，从摊前走开了。

“浑蛋，放手！”

一个人边说边朝他抓过来，鲇之进肩膀一顶把他拱开了，旋即把他抓住的人一个过肩摔，掼到了地上。

“啊！”

男人尖叫一声。

“你是哪来的乡下人，不知道加贺的卯辰家吗！”

那人说着，就要拔出腰间的大刀。鲇之进比他快了一步，一拳打向拔刀的手腕，继而猛击脑袋左侧，待他站立不稳，便一脚踢中腹部，把他踹倒了。

“告诉你，我们可是这些家伙的守护神。他们都自愿交钱对我们顶礼膜拜，所以我们才辛苦保护他们啊。你这蠢货连这种道理都不懂吗！现在干这种事，过后可别哭着求饶！”

“跪下赔罪，跪下赔罪，你这穷武士！”

另外三个人吵吵嚷嚷，鲇之进朝他们的天灵盖和脖颈来了几下，同样打倒在地。五个人在地上呻吟了片刻，又有一个人骂骂咧咧地想爬起来。鲇之进又朝他脑侧踹了一脚，让他重新躺在地上。

“你们这也叫保镖？连只猫都赶不走。回去练练再来吧。”

鲇之进把大刀插回腰间。

“辛苦了，你们滚吧。从今天起，我就是这一带的保镖。”

一个貌似伤得比较轻的人缓缓爬了起来。

“哦，你起来啦？我也不叫你下跪，赶紧回家去吧。回去跟那什么卯辰的老大说，百间堀的保镖被炒鱿鱼了，叫他给你们安排糊纸伞的活儿吧。”

此时，所有人都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其中一人似乎想对鲇之进说什么。

“废话少说。”

鲇之进抢了话头。

“不就是要我记着嘛。赶紧给我滚！”

那几个黑帮的一言不发，拖着脚走了。

阿园战战兢兢地走过来，再一看，鳗鱼摊的老板也来了。

“武家的……”

阿园喊了他一声。

“我叫鲇之进。”

“鲇之进大人。”

“干什么？”

“您要当我们的保镖吗？”

“啊？哦，对呀。”

方才他有点上头了，并没有细想。

“你说的长屋离这里近吗？”

“就在附近。”

“是嘛，反正我没事做，就当一段时间的保镖吧。”

“那可真是太感谢了。”鳗鱼摊老板战战兢兢地说，“请问您要收多少钱？”

“我不要钱。”鲇之进说，“我从不用剑换取钱财。”

“哈？”

“我不想当保镖赚钱，偶尔请我吃一串就足够了。”

阿园走在前面，两人进了团子摊旁边的小巷。没一会儿便向右拐去，进到一条只有三尺宽的小路，斜着身子穿过去，就来到一块有水井的窄小空地上。旁边是个茅房，几个孩子在周围大声打闹。

穿过井口，前方有一座残旧得随时都要垮掉的长屋，每间屋门口都安了糊纸的简陋拉门，用蹩脚的字迹写着哪里的什么人，木工辰五

郎之类住户的名字。阿园快步向前走，停在最角落的纸门前，使劲拉开它，然后说：

“武家的，就是这儿。”

“是嘛。”

鲇之进说着走了进去。里面是土间，右侧有个灶台，上面摆着煮饭的锅。拿起锅盖，里面当然没有米饭。旁边是个水槽，里面有个脏锅，水槽底下则是水缸。

从土间走上去，方形的房间里没铺榻榻米，只铺了几张草席。房间角落有个用来遮挡被褥的破屏风，里面却没有被褥。灶台上开了一扇小窗，都快入冬了，却挂着一个风铃，让人看着都冷。

“鲇之进大人，这样的可以吗？”

阿园不好意思地说。

“嗯，足够了。”

鲇之进边说边坐在门口的地板上，脱掉草鞋走了上去。他把腰间的大小两刀抽出来拿在手里，抻直了身子，脑袋几乎碰到天花板了。抬起手一量，他离天花板也就勉强有一拳的距离。

“鲇之进大人，您个子好高啊。”阿园说，“真对不起，只有这种地方空着。”

“这种地方是什么意思啊。”

外面传来浑浊的声音，接着一个微胖的小个子男人走了进来。

“我是房东伍七，就是你要住进来吗？”

他问鲇之进。

“是的。”

鲇之进答道。接着，房东便吹嘘起来：

“早上有挑扁担的过来卖应季的东西，就在井口那儿。有咸菜，有鱼，有煮物，啥都有。出门就能看到。这儿可方便了，不愁吃的，也不愁没女人做饭。你来到了好地方啊，毕竟咱这儿就是地段好，城

中一绝。”

“是啊。”鲇之进咕哝道，“总比睡在桥底下强。”

“你说啥？”

“啊，没什么。”

“往南边走八丁[4]就是澡堂，你叫啥？”

“山县师宣……”

“啊？”阿园说。

“不，最近叫鲇之进。山县鲇之进。”

“山县老弟啊，那你有钱付房租吗？”

“哦，房租吗……”

鲇之进从怀中掏出缠在胸前的口袋，拿了一枚小判给他看。

“哎妈呀，我还是头一次看见小判。”

阿园说。

“喂，你要用小判付账？我可没钱找给你。”

“不用找钱。这些能住多久？”

“能住上两年吧。”

“那我就住两年。”

“武家的，你好有钱啊。”

房东恭恭敬敬地收下小判离开后，阿园对他说。

“小判只有那一个，我得找点活干。你知道哪儿有工作吗？”

“工作？”

“比如手艺活儿，编编虫笼之类的。刚才还要那几个混混儿去糊

纸伞，其实要干这个的人是我自己啊。”

“鲇之进大人一定很快就能找到活干。”

阿园说。

“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大家都会来找你，鲇之进大人就是这样的人。”

“大家，哪里的大家？”

阿园没有解释，匆匆回团子摊了。

20

那天傍晚，鲇之进到阿园摊子旁的荞麦店吃了荞麦面。走过摊前，阿园已经不在了。想必是回长屋照顾母亲去了吧。

日落时分走在大街上，果然如房东所说，大路旁许多店面都亮起了灯笼。这些恐怕都是供人吃喝的饭馆吧。路上还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个个脚步飘忽，像是喝醉了。鲇之进掀开短帘，拉开纸门走进荞麦店，发现店面不大，却显得空荡荡的，只有两个客人默不作声地吃喝。他找到一张桌子坐下，庆幸此处没有醉客。这一带的人恐怕都会去有女人陪酒的地方喝吧。他不会去那种店。

鲇之进点了一碗最便宜的荞麦面，突然闻到一阵脂粉香气，原来是个妆容精致的女人在他旁边坐了下来。鲇之进吃了一惊，连忙环视店内。方才的两名客人过来了一个，另一个已经起身要走出去了。这女人跑过来干什么？

“这位武士，我能坐下吗？”

女人已经坐下了，倒是多余问一句。

“坐是可以，你不觉得挤吗？周围这么多空位。”

他抬起筷子转了一圈示意道。

“我就想坐这儿。”

女人的腔调不像本地人，带着一股洒脱的气质。

“这位武士，陪我喝一杯吧。店家，再来一壶！加个酒杯！”

女人朝店里喊了一声。

“不用了，在下不饮酒。”

鲇之进说。

“为啥啊？”

女人愤愤不平地说。

此时，店家拿来了酒壶。

“为何不饮酒呀？”

“因为我惜命。喝醉了可能要被人从背后捅刀子。”

女人低下头，从袖子里掏出一样东西，然后猛地送出右手。鲇之进往后一退，用刀柄猛击她的手腕。

咔嚓一声。

“哎哟哟！”

女人喊道。

“那是什么？你在试我吗？”

鲇之进问道。原来被他打落在地的是一把匕首。

“好痛啊，你怎么能这样用力打女人的手。”

女人带着哭腔说。

“要是不打你，你不就扎到我了。”

“我才不扎你。不过你真的好厉害呀，果然跟大家说的一样。”

“大家，哪个大家？”

“我都听说了，就今天早晨对不对？你在这家店门口把卯辰家最跳的五个人揍了一顿。”

“这件事已经传开了？”

他可不觉得是件好事。毕竟对手是黑帮，可能会为了面子找他报复。因为黑帮就是要吓人，才能把生意做下去。

“我还听说你把铃木道场的十个高手给打倒了。”

鲇之进听得烦了。

“说什么蠢话，那有什么好吹嘘的。”

他说完便吸溜面条，没再言语。女人好像还在等他说下去。

“一边是不懂剑术的混混儿，一边是真剑都没摸过的外行，打倒多少个都不值得吹嘘。”

“哦，你还真厉害呀。”女人瞪大眼睛说，“这肯定是谦虚吧，真正的强者才会这样。”

“不是谦虚，是事实。”

“我这人啊，什么事都得自己看了才能相信，所以刚才试探了你一下。”

说着，女人拖开椅子，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匕首。

“不过传闻果然没错，你真的很厉害。”

鲇之进哼笑一声。

“一个喝醉的女人从袖子里掏出匕首，抽刀出鞘摆好架势，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了。要是这还老老实实被你扎，我不如立刻剃发出家，或是去当鱼贩子得了。”

“哦，是吗？”

“当然了。把混混儿揍了一顿？打掉了女人手上的匕首？开什么玩笑，这种把戏太低级了，简直欲哭无泪。如果你还要继续，我就不理你了。”

“那真是对不住了，我还是一个人安静喝酒吧。”

“没错，就应该这样。”

“你呢？”

“干啥，你就不能别管我吗？我这儿吃面呢，一看不就知道了。”

“然后呢？”

“回长屋睡觉。”

“就在附近吗？”

“吵死了，边上喝酒去。”

鲇之进三口两口吃完荞麦面，站起来朝里屋问多少钱。

“不收您钱。”

老板应道。

“啊？为什么？”

“已经有人给啦。”

“谁给的？！”

老板从屋里走出来，指着鲇之进旁边的女人。

他惊讶地看向女人，女人说：

“今晚的保镖钱，你送我回家吧。我家不远。”

女人站起来，挽着鲇之进的手，拉着他向外走。

“去哪儿？”

鲇之进问道，女人并不回答。

“谢谢光临。”

老板在背后喊了一声。

“这边。”

女人拽着鲇之进左手的袖子，拉他走在护城河边。外面已经笼罩

在夜色中，女人提着灯笼。

“今晚可能会有危险，有坏人要来找我，所以我想请身手厉害的武士来保护我呀，就试探了你一下。”

女人边走边说。

“武家的，你个子好高呀，有六尺吧。啊，外面真舒服，就是有点冷。”

“那你为何到荞麦店去？既然危险，不是应该老实待在家里吗？”

“家里没有人呀，挺无聊的，就想出来听听男人的声音。哪怕是个老头儿也无所谓。不过今晚听见了你的声音，我满足啦。”

女人说着，朝鲇之进贴了过去。

“喂，你不是要我送你回家吗，好好走路。你家不远对吧？”

鲇之进说着，推开了她。

“是远是近……要看走什么路。”

女人说着，优哉游哉地走在了前面。接着脚下一绊，跌倒在地。

鲇之进走过去拾起灯笼，还好它没什么事。可是他并不去扶女人，只是站在那里。

“哎呀，我喝醉了。怎么，你不扶我起来吗？”

实在没办法，鲇之进只好弯腰把她扶了起来。

“啊，你扶我起来了，好高兴！”

说着，女人飞快地转身抱住鲇之进，朝他亲了上去。鲇之进慌忙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推开了。

“你喝醉了吧？”

“是呀。”

“这座城究竟怎么回事？”鲇之进咕哝道，“女人都疯魔了。”

随后，他硬拽着女人走了起来。

“你不喜欢我吗？”

女人摇摇晃晃地边走边问。

“我才刚见到你，谈不上喜欢或讨厌。”

“男人和女人可是会一见钟情的。”

她说着便要停下脚步。

“我没有。赶紧走，不然我不管你了。”

“反正你也挺闲的不是吗，又没有活儿干。”

“多管闲事，我可没有送你回家的理由。”

“我替你付了荞麦面钱。”

“我还给你？”

“不要，钱我多得是。你呀，好好打量打量我，我可长得还不错哦。”

“黑灯瞎火的，看不见。”

“把灯笼拿来呀。”

“算了，我看你待会儿还得摔。”

“你肯定觉得我渴男人渴出毛病了吧。”

“硬要说的话，是的。”

“你也觉得坏人要来找我是骗你的？”

“没错。”

“那你离远一点跟过来吧。今晚肯定会来，准没错。”

女人夺过灯笼，大步向前走去，走着走着又停下来，回头对他说：

“要是真的有人袭击我，你可要来救我呀。”

“嗯，知道了。”

于是，女人在护城河边的柳树下悠悠地走了起来。周围没有人，可能因为离闹市有点远吧。她向右拐进了一条巷子，继续走了五六丁远，黑暗中突然冒出来四个黑衣男子。其中两人将女人前后拦住，狠狠击打她的腹部，接着掰开她的嘴堵上毛巾，继而扛了起来。她手上的灯笼已被另外的人夺走，放在了路边。

那几个人动作太利落，醉女连一声尖叫都没有发出来。鲇之进拔腿便追，绕到扛着女人的黑衣男子前面，抄起刀鞘狠狠捅向那人的鸠尾，恨不得对穿出去。

男人哀号一声扔开女人，俯身倒了下去。鲇之进接过女人，放在了路边上。其余三人齐声拔出白刃。那几个人全都不说话，而且行动有序，令人害怕。鲇之进也拔出刀，同时向前一踏步，用刀背猛击其中一人的脖颈，继而狠狠打向旁边那人的手臂和背部。

一个人倒下了，但是很快便爬起来。他的动作十分敏捷，早已习惯了这种对决。

“这次用刀背，下次就不留情了。你们还要打吗？”

鲇之进低声问道。

那几个人本都摆好了架势，闻言对视一眼，继而转身逃走了。

女人呻吟一声，鲇之进走过去，将她扶了起来。

“真的找上你了。”

鲇之进说。

女人解开堵嘴的毛巾说道：

“没骗你吧？”

“嗯。”

“我肚子被打了，好痛啊。”

鲇之进拿过毛巾端详了一会儿，上面用深蓝色针线绣着“傀儡

屋”几个字。

“傀儡屋？你知道这地方吗？”

女人闻言大吃一惊，默默点了一下头。

“那是我夫君的熟人，不过刚才那几个不是，因为傀儡屋的人我都见过。”

“哦。能走吗？”

鲇之进扶她站起来。

女人身形有点不稳，但是能走动。

“你住在哪里？”

“前面不远，尻垂坂。”

“他们为何袭击你？”

“不知道，可能因为我夫君。”

“夫君？”

“夫君是放贷的，我是他小妾。不过这下你知道，我没说谎了吧？”

鲇之进没办法，只好点点头。

“快回家去，我送你。”

他拾起灯笼说。

“我不想走。”

“那我可走了。”

他把灯笼递过去。

“才不要，我走便是了。”

女人悠悠地走了起来，没一会儿便停在一座干净整洁的房子前，

把前门打开走了进去。地上铺着石板，走几步便到了玄关。

“进来吧。”

女人说。

“这里吗？”

他看着这座气派的房子，很是惊讶。

“你一个人住在这儿？”

“对啊。今晚夫君不来，你进来吧。”

“我怎么能进去，而且你要是放我进去，回头该被你夫君责罚了。”

“我夫君没那么小气，别担心。”

“我回去了。”

“你要把随时可能被抓走的女人独自留在这里吗？”

“待在屋里就没事了。”

她突然跑过来抓住鲇之进的手。

“过来嘛。”

说着，女人把他拽进了玄关。

他被拽到四叠大小的外屋，女人放开他，把灯笼的火移到了烛台上。

“夫君总叫我小心火烛。我这就把灯点起来。”

她摆弄了一会儿，屋里总算亮堂起来。能看清女人的模样了，她的确长得五官端正。方才在荞麦店，鲇之进光顾着提防，没有注意到。

“我可以冲茶，不过要花点时间，要不喝酒吧？就喝冷的。”

“我说了不喝酒。”

“对了，要泡澡吗？”

“喂，别闹了，我怕被你夫君砍成两半。”

“没关系的，我夫君年纪大了，砍不动你。在这儿过夜不？”

“开什么玩笑，我不想把事情闹大。正好家在附近，我马上就走。”

“你身手那么好，不如来当保镖吧？本来你也想找活干不是吗？”

“不当。我在修习剑法。”

“当保镖也是修行啊。”

“怎么可能。且不说这个，你先说说方才为什么被那些人袭击？”

“他们当然是要把我掳走啊。”

“为何要掳走你？”

“因为我长得漂亮，想糟蹋我呗。”

鲇之进无言以对。

“要么就是以我为人质，要挟夫君给钱吧。因为夫君很有钱。”

鲇之进一言不发地陷入沉思。

“或者就是先把我糟蹋了，然后卖进游廓里吧。我一看就挺值钱的。”

难道只是这样吗？他们不就是些拐子吗？不过，那几个人身手很好，加上这女人事先就知道自己要遇袭，这就更说不通了。

“我说你啊，不如去给夫君当保镖吧，每月能拿五两饷钱呢。”

“我不想拿剑换钱。我的剑要比这神圣得多。打扰了，代我向你夫君问好。”

鲇之进站起来走向玄关，女人从走廊上追了过来。

“这位武士，你还没告诉我姓名呢。”

“鲇之进。”

“我叫多津。”

21

鲇之进回到长屋，发现草席上竟堆着寝具。褥子、棉被，连木枕都有。虽然那上面渗着油污，显然不是新的，但足够他用了。

是谁？他心想。不可能是房东。他翻看了寝具和草席，连灶台都找了一遍，并没有发现留书。他不再多想，打开被褥睡下了。

翌日起身，鲇之进先上了趟茅房，然后拿起屋里的桶到井边打水。周围还没有人，他打了水，转身要回到屋里，却听见一个中年男人叫了一声：

“武家的。”

接着，那人又说：

“我是木工阿辰，这位武士住在这儿吗？”

“是的，请多关照。”

鲇之进回答。

“咱这个破长屋还是头一次有武家的住进来。”

阿辰说。

“我也算不上什么武家的人。”

鲇之进回答。

“但是你懂得使剑吧？”

他摆了个架势说。

“嗯。”

鲇之进应道。

“这间长屋只有臭烘烘的大老爷们儿，要不你教教咱们剑术吧。”

鲇之进只是点点头，转身进了屋。

他烧开一锅水，拿毛巾洗了脸，又用小刀刮了胡子。就在这时——

“早上好呀。”

一个尖细的声音传过来，是阿园进来了。

“啊，武士大人，你在刮胡子呀？”

“对。”

“我给你拿饭团来了。”

“哦？那太不好意思了。”

“还有汤。我一路跑过来的，还热着呢。你趁热喝吧。”

“那太好了。不过你家住得很近吗？”

“特别近。那待会儿见啦。”

“等等，昨天是谁给我拿来了寝具？”

“是我。鳗鱼摊的清六叔说家里多了一套寝具，我就找他要来了。”

“是吗，劳烦你了，很重吧？”

“没关系。等会儿你到摊上来吧，我请你吃团子。”

说完，阿园就走了出去。

鲇之进吃了饭团，喝了热汤，把寝具收在屏风后面，插上双刀走了出去。

若在长屋外的空地上练剑，其他人可能会来围观，于是他穿出巷子一路小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房东说这一带很方便，看来的确如此，只是到处都是房屋，不适合锻炼腰腿。鲇之进与这一带的住户相比个子高出一截，不管跑步还是练剑都格外引人注目，可能一不注意就要被围观。

于是他在浅野川的河边练剑，又到寿经寺去坐禅。无我之时过去，他眼前浮现出海岸的光景。浪花一波又一波涌过来，裹挟着沙子退去。他专注着心中的风景，不知这是否也有意义。

临近正午，他想起自己答应在百间堀一带当保镖，便来到阿园的摊前。只见五六个人正在排队等团子，阿园被围在里面看不见，鲇之进便不去打扰，而是到旁边找鳗鱼摊老板去了。老板见到鲇之进，笑着点了点头。他走过去，谢过了老板的寝具。

“没什么，反正放在家里没人用。这世道就应该互帮互助嘛。”

老板嘴上虽然这么说，语气却有点阴沉。

鳗鱼摊旁边有个老太婆在摆摊卖年糕汤。鲇之进找了块石头歇脚，对着她打量了一会儿，却见另一头走来几个气势汹汹的人，仔细一看，又是那几个卯辰家的混混。鲇之进站了起来，那帮人猛地停住，原地转身走了回去，压根儿没靠近年糕汤的摊子。

鲇之进觉得今天的保镖工作完成了，便回过身去找团子摊。

“鲇之进大人。”

他突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只见昨晚那个年轻女人从前方的树下转了出来。她穿着一身蓝色和服，在日头下一看，着实是一副夸张的打扮。

“哦，你是……”

鲇之进开口道。

“嗯，我是……谁呀？”

女人问他。鲇之进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起来。“忘了。”

“我是多津啦，记着点儿。”

女人说。

“哦，你是多津。”

鲇之进重复道。

“咦，武士阁下，你剃须了？在日头下这么一看，你好像更英俊

了呀。难怪阿园对你五迷三道的。”

“阿园？”鲇之进指着身后说，“那边摊上的？”

“没错。”

“卖糯米团子的？”

“正是。你不认识她？”

“我认识她，可她还是个小孩儿。”

“可别这么说，人家已经是大姑娘了。去吃团子不？”

“不用了。今早她送了饭团和汤来。”

“哦，嗯……是嘛。”

多津咧嘴一笑，仿佛早就料到一般点了点头。

“小妮子很努力呀，又是给你送被褥，又是给你送饭团。她现在明明自己都顾不过来了。”

“为何这么说？”

鲇之进问。

“她母亲的病很重，是个不记得叫什么的稀罕病，听说有药可治，但是价格不便宜。”

鲇之进点点头。

“光靠她卖团子肯定赚不来那么多钱。要是她母亲死了，那孩子可就无依无靠了，真想帮帮她啊。不过我现在手头也紧，没什么闲钱。”

“哦？”

“我正在学舞，置办衣裳也要费不少钱，加上师父又贪心。行了，等我学完舞再聊吧，鲇哥。”

“啊？哦。”

鲇之进应了一声。

再一看，团子摊的人已经散了，他走过去跟阿园聊了几句。阿园见到鲇之进，红扑扑的脸上露出了高兴的笑容，但是听他一问母亲是否病重，她的脸色一下就变阴沉了。

他坐在了铺着红布的台子上。

“要吃吗？”

阿园递给他一串团子。

“现在不用了，卖不出去再给我吧。”

鲇之进说完，又问道：

“你母亲得了什么病？”

“叫什么裂巴……我记不清了，那是兰语[5]。医生常常给妈妈看病，还说长崎那边有好药，可是特别贵，说要二三两。”

“是吗，那可真是贵。”

“咱家根本买不起。”

“嗯。”

“不过妈妈现在越来越虚弱，已经坐不起来了。”

“是吗，那真叫人担心。”

鲇之进点点头。

那天晚上，鲇之进到荞麦店吃饭，看见多津又在喝酒。再一看，她旁边有个头发花白的老男人。两人面前还坐着一个身子笔挺、举止无懈可击的男人，正在用泡菜下酒。

“哎呀，鲇之进兄。”

多津抬手唤了他一声。

“这边这边。”

她又开始招手。鲇之进虽然不太情愿，还是走过去在男人旁边坐了下来。

“荿生屋老爷，这位就是鲇之进。他可厉害了。”

“哦？”

老男人点点头。

“在下荿生屋的岩五郎。”

他面露温和的微笑，朝鲇之进行了礼。那副样子像个天生的生意人。可是笑容退去的瞬间，他双眸浮现出阴暗而锐利的神情，让鲇之进心中一惊。看来，这人是个有背景的大人物。

“这边这位武家的叫田所孙之助，是一名剑客。他是城中闻名的慈眼一刀流的高手。”

“哦。”

鲇之进应了一声，没什么兴趣。这人的确给人滴水不漏的感觉，可是因为酒醉，肩膀不时摇晃一下。

“敢问阁下是何流派？”

岩五郎问道。

“我没有流派。”鲇之进回答，“幼年去过一段道场，但未得传授，因此没有流派。”

孙之助闻言哼了一声。

“我流吗？”他用粗粝的声音说，“听闻阁下破了铃木和市川的道场。”

“破是没有破，只是想向那边的高手讨教一番。”

“那么，他们有高手吗？”

“没有。”

鲇之进说完，众人沉默下来。因为一直无言，他觉得还得说点什么，便继续道：

“近来道场门生皆使竹刀，着实让人为难，比试不了什么……”

“毕竟在掌握剑术奥义之前，骨头被打断了可不值当啊。”

原本闭口不言的孙之助粗声说道。他的声音里显然有了一些醉意。

“阁下是指木刀吗？”

鲇之进问道。正好老板走过来，他便点了一碗汤面。

“来两杯不？”

岩五郎拿起酒壶劝道。

“在下不饮酒。”

鲇之进说。

“你连木刀也不用？”

孙之助问。

“在下老家算不得什么好地方。父母早逝，村中库房又堆放着许多貌似从落难武士手中夺来的刀枪棍棒，因此我从一开始便是用的真剑。”

“亏你还能活下来。那是什么村子？”

“这就不必追问过多了吧。鲇之进阁下，听说你在修习剑术？”

岩五郎表情温和地问道。

“是，在下以此为志。”

“可是道场里已经没有阁下的对手了？”

“有人误传我在四处踢馆，现在满城的道场都进不去了，在门口就得被赶走。”

“那阁下是否有意当我的护卫？”

莨生屋的岩五郎突然说道。

“护卫？”

“正是。”

“就是当保镖？”

“也可以这么说吧。干这种借贷的生意，总会遇到各种危险。此前还遭过一两次强盗呢。”

“哦。但是当保镖……”

“阁下不能当保镖吗？”

“倒不是不能，只是修行之人去当保镖，难免有些……”

“不怕直说，鄙人身边聚集了许多一流剑客，个个都是凭本事赚大钱的高手。可以说，城中高手全被我拉拢过来了，甚至足以傲视全藩，恐怕在整个北国也数一数二。”

“现在城中的道场早就没有一流高手了。”孙之助斩钉截铁地说，“那种地方全是些耍竹刀的舞女。”

鲇之进闻言，看向孙之助。他深有同感。

“若你想见一流剑客，恐怕只能到那个世界去了。如今已不是合战的世道。我已经从多津和城中各处听闻了鲇之进阁下的事迹。这样吧，我每月支付五两。这个工作何等简单，你只要每日酉时到我那儿，也就是苊生屋门口来坐着就好了。再就是我出门的时候跟在旁边。是不是很简单？”

苊生屋盯着他问。

“日落之后，我去的地方无非是多津家、花街，或是赌场。虽然都是外出游乐，但是歹人出没的时间也是晚上，不得不防啊。阁下意下如何？”

岩五郎说着，越发专注地看着鲇之进。这人不愧为商人，微笑起来就是个面相善良的老头儿。可是，他身上始终散发着一股让人不敢掉以轻心的气息。

“五两可是不少钱啊。这种世道可没多少每月能赚五两的工作。”

孙之助带着醉意，又说了下去。

“不过我倒是怀疑，你究竟有没有价值五两的身手。”

“阁下也是这个价格？”

鲇之进问道。

“哼哼，我的身手比这值钱。”孙之助加大了音量，傲然说道，“我可不便宜。毕竟不只是在城里收拾混混儿，打赢竹棍道场那些愣头青而已。”

鲇之进忍不住想嗤笑。这人是借着酒劲在吹嘘自己吗。听到这些话，本来就不太情愿的鲇之进更是觉得没意思了。

“感谢阁下赏识，但在下并无意愿，还请见谅。”鲇之进说，“我乃修行之人。”

“哦，你的确是正在修行的小青年啊。”

孙之助抢过话头说。

“我追求的生活比给人当保镖、喝酒吃菜要高尚一些。失礼了。”

鲇之进站起来，转向别的座位。正好汤面端上来了，他便不理睬孙之助那三个人，兀自吃了起来。

本以为他们会找个由头过来滋事，但是直到鲇之进把面吃完，那三个人都没有作声。

就在他吃完那一刻，有人奋力拉开了歪斜的纸门，只见阿园把头探了进来。她一手拿着木盒，一手拿着碗。

“啊，鲇之进大人。”

阿园看见他，立刻高兴地喊了一声。她一边把餐具还给老板，一边问他：

“您晚上都到这里来吃吗？”

“嗯，这里的汤面很好吃。”

“妈妈也爱吃这里的荞麦面，就算没胃口也能吃下去一点。不过

还是剩了一半。”

“是嘛。你肯定很担心母亲的病吧。”

“嗯。”

阿园点点头，随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啊对了，武士大人，我应该能介绍一个糊纸伞的工作。”

她的声音又尖又利，鲇之进暗道不好，孙之助果然在那边厢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比我更高尚的生活，就是糊纸伞啊！”

他转过头来大声说道。

“那可真了不起，不过也对啊，那样绝对不会受伤。你这是立志成为加贺藩头号糊伞武士吗？不得了不得了，佩服佩服！”

“啊，武士大人，我说错话了？”阿园凑过来，严肃地嘀咕道，“没关系，反正看他喝成这样，也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剑客。”鲇之进说，“怕是连伞都糊不好。”

“你说什么？！”

孙之助猛地站起来，把凳子都踢翻了。

“这话可不能听听就算了！”

“哦，让你听见啦？那真是失礼了。”

鲇之进说。

“看来糊伞还是能行的，剑术就不知道了。”

后半句是对阿园悄声说的。

“武士大人。”

阿园小声提醒了一句，已经吓得不太敢动了。

“真是太对不起了，武士大人！”

阿园朝孙之助点头哈腰地说。

“阿园，你别担心，早点回去照顾母亲吧。”

“没问题吗？”

“没事没事。”

鲇之进挥挥手叫她快走。

“那我明天早晨还给您送饭团到屋里去。”

“啊？是嘛，你别操心了，要是米饭有剩再说。”

“有剩啊，因为妈妈总是不吃。”

“是吗，那不如做成米粥吧？”

“烦死了，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

孙之助大吼一声。

“快走吧，阿园。”

“是，那明天早晨见。”

阿园拉开纸门，走了出去。

“你也跟我出去一趟，糊伞武士。”

孙之助站得笔直，气势汹汹地说。

“喂，我可还没开始糊伞呢。不过面也吃完了，出去就出去吧。”

他先走到外面，孙之助跟了出来，拔刀出鞘。

“喂，真剑就算了，小心受伤。”

鲇之进抬手制止道。

“哈哈，你这小子，吓破胆了吗？”

孙之助端着长刀说。

“你爱怎么说都行，但是你已经醉了，这样不行。”

岩五郎和多津也走了出来。

“废话少说，拔刀！”

孙之助大喝一声，紧接着高举长刀，奋力朝他砍了过去。鲇之进刀不出鞘将其挡开，又从下路横扫，继而往上一顶，击中了孙之助的下巴，又正中他的眉心。

孙之助后退了两步，蹲下身来强忍了一会儿痛。

“喂，你干什么呢，这就要休息啦？这儿可不是道场，要是在决斗中，你已经被砍了。”

说着，他又抄起刀鞘，连连击打孙之助的头顶。

“我看你啊，就是太习惯那些让你一手的弟子了。”

孙之助听得气血上涌，暴跳起来挥刀就砍。鲇之进往旁边一挡，他又不依不饶地从上段砍了下来。鲇之进有招接招，放任他猛攻了一会儿，紧接着往他怀里一送，用刀鞘架住孙之助的长刀，重心一沉再一顶，就把他震飞了。下一刻，鲇之进趁他还没站直身子，照着腹部中央就是一脚。

孙之助被他踹得身体腾空，笔直落进了护城河里，激起一大片水花。

“这下能醒醒酒了。”鲇之进说，“要是想使真剑，就别喝成那样。”

“我出十两！”

岩五郎边喊边朝他走来。

“太精彩了。阁下竟能如此轻易胜过大名鼎鼎的田所孙之助，实在太精彩了！”

岩五郎万分感慨。

“方才那是外国的格斗术吗？看着不像剑术。”

“在实战中，流派的形制没有意义。”

“不过那家伙可是慈眼一刀流道场的师傅啊。”

“哦，师傅真了不起啊。”

鲇之进小声嘀咕了一句。嗜酒之人也能当师傅？想来必不是什么大道场。

“喝酒醉成这样，实在太松懈了。”

“你瞧，我说得没错吧？”多津开口道，“鲇之进大人很厉害。”

“是啊。”

岩五郎宠溺地说。

“不过糟糕了。”

多津大声说。

“怎么了？”

“孙之助大人不会游泳。他是个大秤砣啊。”

“什么？那可麻烦了。”

岩五郎说。

“怕什么，水浅得很。”

鲇之进说。

“那么鲇之进阁下，当护卫的事……”

岩五郎问道。

“鲇之进大人，你就答应了吧。”多津在旁边帮腔道，“我可不忍心看你糊纸伞。”

鲇之进走到护城河边，看孙之助在底下折腾。

“十两不够是吗？”

“不。”

鲇之进马上摇头。

“金额多少不重要，但能否先给我三两？我就干一个月。”

22

翌日早晨，他走出破长屋上了茅房，然后叠好被褥，放到屏风背后。

“早啊。”

外面传来人声，阿园走了进来。

“鲇之进大人，我给您带早饭来了。放这儿可以吗？”

“嗯，谢谢你了，阿园。”

说着，他走到门口坐下来，从怀里掏出三两，朝阿园递了过去。

“我这儿有三两，拿去给母亲买药吧。”

“啊？！”

阿园惊得愣在了原地。

“为什么？”

“昨天苊生屋硬要塞给我，实在没办法，我就收下了。这钱我反正没处花，不如给你吧，就当早饭的谢礼。”

“别这样，我不能收呀。”阿园怯生生地说，“这种粗茶淡饭哪里值这么多钱。鲇之进大人不应该住在这种地方啊，还是拿着这钱去找好一些的长屋吧。我这就给您去找。”

“这里能遮风挡雨，足够了。要是不住这里，我就住桥底下。”

可阿园还是连连后退。

“对不起，我真的不能收下。鲇之进大人，这不是您的本分啊。”

“说什么本分？我对那种东西没兴趣。你别想太多，钱拿给需要的人花就好。总比那些有钱老头儿拿去玩女人强多了。你母亲病情不是很危急吗？别跟我客气，收下吧。”

他抓起阿园的右手，把钱塞了进去。

“可是鲇之进大人，您连今晚上荞麦店的钱都……”

“面我已经吃腻了。茋生屋那老头儿说要带我吃好的。”

“真的？”

“而且这钱在荞麦店也花不出去啊。”

“茋生屋老爷？鲇之进大人，这样好吗？您不修习剑术啦？”

“我只给茋生屋干一个月的活而已。”

“莫非您是为了我才……肯定不是吧？”

“不是。我听说他那里的高手比道场的人强多了，就想过去见识见识。”

“昨天那位生气的武士呢？”

“啊？哦，那家伙喝了点酒就高兴起来了。”

阿园跪在土地上，朝他磕了下头。

“鲇之进大人，实在是太对不住了。我一定把钱还您，无论花多少年都要还上。”

“不用还了，我又用不上。再说我对这种闪闪发光的恶心玩意儿没兴趣。你拿去买药，好好照顾母亲吧。”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阿园流着泪说。

“喂，够了，你还要趴多久。我汤都要凉了，得趁热喝。你把头抬起来，赶紧走吧。”

阿园抬起头，在地上呆呆地端坐了一会儿，任凭眼泪流淌。

然后，她又一次道谢，拱手接过三两钱币，这才站了起来。这一刻，鲇之进想到他在寿经寺佛像前冥想时见到的悬崖大佛，竟对那金币生不出一丝兴趣来。

吃完饭，他把扔在草席上的天狗面具挂上墙头，腰里插上长短双刀，拉开纸门走了出去。不知为何，长屋的男人们竟在水沟边上站成了一排。

“你、你们怎么了？”

鲇之进见他们都看着自己，惊讶地问。

“武家大人。”

昨天那个木工说。

“你们站在这儿干啥呢？今天要过节？”

众人弯下身子，竟都跪在地上，朝他低下了头。

“武士老爷，咱都听说了，您特别厉害。人们还说您一转眼就干掉了铃木道场十几个高手，前两天还把卯辰家的混混儿给揍了一顿。”

木工说完，他身后的人继续道：

“昨晚还把一刀流的武家老爷踹进了百间堀。”

“你们知道得好清楚啊，全都是顺风耳吗？”

鲇之进翻着白眼说。

“这种消息传得可快了。”

“卯辰家的混混儿让咱吃了不少苦头。既然武家老爷住进了这座长屋，那也是种缘分。能请您教教咱们剑术吗？”

一个人说。

“所以你们都带木棍来了？”

“是的。”

“我还以为是来寻仇呢。你们都是长屋的人？”

“是的。”

“那可头痛了，在下可是很忙的。”

鲇之进说。

“求求您了。只不过咱付不起钱。”

“是吗，没钱啊。”

“一点儿都没有。但是可以给您送去酒水和吃食。”

“别送了。我不喝酒，你们留着自己喝。但是要想剑术长进，就别喝酒。喝了酒体乏，动不起来。”

“啊，真的吗？”

远处一个人说。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这儿有人戒不了酒吗？”

鲇之进大声问。

“那我可能不太行啊。”

一个人说。

“好，那你别练了，回屋喝酒去。还有谁不行？”

没人吭声。

“很好。不过这块空地不能用来挥棍子。太小，太危险，容易打伤孩子。我现在要跑到河边去，只有能跟上我的才能学剑。走了！”

于是，鲇之进跑了起来。他像箭一般跑过井边，宛如一阵疾风穿过了巷子。来到大路上，他开始朝犀川逃也似的飞奔。当然，他确实有点逃避的心情。大约跑了五丁远，他放缓脚步，回头一看，一个人都没跟上来。

“嗐，都只会说大话。”

鲇之进咕哝着，放慢速度跑了起来。

来到犀川旁边，他走下河堤，跳到水边。他本可以在这里练剑，但是担心有人从后面追过来，便朝上游又跑了好一会儿，找到一处树

荫站定，拔出了剑，扎起马步开始挥舞。

如此练习一会儿，鲇之进出了一身汗，便用河水浸湿了手巾，擦掉身上的汗水。接着，他在附近的大石上盘腿坐下，开始冥想。他接下莰生屋的保镖工作后，心中总是有些别扭，便想通过坐禅参透这件事的好坏。

他迎着河风冥想了一会儿，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竟没有在寿经寺的寂莲面前冥想时的充实感，也感觉不到答案的气息。此时他才意识到，佛前坐禅的确有特殊的意义。

他站起身来，前往寂莲的寿经寺去坐禅。寂莲笑容满面地迎接了他。下午一直打坐，结束后喝了尼师倒的热水，两人又交谈了一会儿。

“您心中有烦恼吗？”见尼师这样问，鲇之进猜测她已经看出来了，便把此前的事情说了一遍。他在莰生屋的岩五郎与多津的请求下，答应当一个月的保镖，并且先收下了黄金三两，让阿园给母亲买药治病。寂莲听了，称赞他做了一件善事。

“阿园一定很高兴吧？”

鲇之进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声。

尽管不情愿，他还是答应了保镖的工作。这件事究竟是好是坏，是否遵循佛陀的善导，他就是对此心存迷惘，才过来打坐了。可是方才的冥想中也没有答案。

寂莲闻言答道：那也没有办法，可是万万不可再次杀生。随后又问：“凭您的身手，无论什么样的人来袭，也能只将其击退，而不伤其性命，对不对？”鲇之进仔细想了想，若是力量悬殊，他或许能以刀背退敌，但若不分伯仲，要他留手恐怕就很难了。

有时他会想，这是一个重大的矛盾。不成熟者尚能保住性命，成熟之人倒像在为了求死，而拼命完成艰难的修行。

寂莲说她认识莰生屋的岩五郎，还怀念地说见过那人一次，是个风流洒脱之人，在花街也很受艺伎追捧。可是两人似乎只是在花街擦身而过，岩五郎是在寂莲隐退之后，才开始出入花街。

“不过，那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

寂莲说。

“为何这样说？”

鲇之进问。

“其他恩客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从小在花街目睹父兄玩乐的样子。而茋生老爷则是白手起家，靠自己成了加贺第一的高利贷业者，因此年轻时默默无闻。没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为何放起了高利贷。而且他是突然崭露头角，女将们都在议论，他从哪来的本钱。不过那位老爷花钱爽快，艺伎姑娘都喜欢他。”

“哦，是嘛。”

“吃了晚饭再走吧？”

尼师问。

“不，茋生屋那边的工作今天就开始了。”

说着，他趁日头还高就离开了寿经寺。

“下次再来呀，远离人居的住持可无聊了。”

尼师分别时说。

鲇之进来到尾张町茋生屋的门口，发现昨夜被他打败的田所孙之助已经站在那里。

“等你好久了，山县。”

“哦，我道是谁，原来是田所阁下。您平安登陆啦？”

“少嘚瑟了，碍着别人做生意。”

“生意？”鲇之进惊问，“什么生意？”

“生意不就是生意，别装傻了。你不也一样，跟我等剑客比武，就是为了找到价高的买手出卖自己的本领。这世界就是这样，大家都是买手和卖家，剑客也一样。现在已经不能靠合战出仕啦，有点身手的人，只能拿去换钱。”

“哦，原来如此。”

鲇之进心想，原来已经是这样的世道了吗。

“你把自己炒到了十两，我可是从二十两变成大甩卖了。而且你这人怎么如此卑鄙，专挑别人醉酒时下手！”

“说什么呢，我啥也没挑。”

“行了行了，反正你也就这几招了。”

“等等，分明是你醉酒找事。”

“好了别说了，到此为止吧。废话少说，到我的道场来。慈眼一刀流的田所道场，你肯定知道地方吧？”

“不知道。”

“装什么傻！这种把戏对我可行不通。在长町，过来跟我比试比试。就按你的意思，用木刀决胜负吧，免得真剑伤了你。”

“哦，不用竹刀吗？”

“我们那儿不耍玩具。”

“在这方面我们倒是志趣相投啊。”

“都怪你这家伙！我必须打赢你。”

“你是自作自受，自作孽不可活。不如戒酒吧？”

“多管闲事。”

“是嘛。”

“不然我就做不成生意了，道场经营也困难。怎么样，看在同行的分儿上，五十两成吗？”

“什么？！”

鲇之进大吃一惊。

“嗐，那就七十两。”

“喂，你够了！”

叱责之词已经来到嗓子眼了。

“出什么事了？”

岩五郎悠悠地说着，从屋里信步走了出来。

“哦，孙之助阁下，你怎么了，今日我没叫你来吧？”

岩五郎毫不客气地说。

“您这是要把我赶走吗？”

“不好意思，做生意的世界就是这么残酷。一旦赌上小判，那就跟真剑对决一样了。”

“若是弃掉在下这般身手的人，莯生屋阁下可是会损失惨重啊。你将来就知道了。”

“我很清楚。孙之助阁下的身手，小生清楚得很。”

“不管怎么说，昨晚虽说醉酒，但也是我不够谨慎。此乃事实，来日必将这个愣头青教训一顿，一雪前耻，再来面见阁下。”

“我等着。”

岩五郎朝他行了个默礼。

“喂，山县，我在道场等你。”

孙之助又留下这句话，然后转身，抻着肩膀大步离开了。

“那我们走吧。”

岩五郎瞧也不瞧他一眼，转头对鲇之进说。鲇之进默默地跟了上去。

“今天要到南边的花街去。”岩五郎默不作声地走了好一段，突然说道，“山县阁下在这种地方游玩过吗？”

他回过头看着鲇之进。

“完全没有。”

鲇之进跟他走在一起，这样答道。

“你有兴趣吗？”

“一点没有。”

“那里有许多美貌的艺伎和娼妓哦。”

“哦，是嘛。”

“还有舞蹈和击鼓号称北国第一的女人。”

“我对那种事没兴趣。不过听以前的艺伎说过一些，倒是对花街有所了解。”

“以前的艺伎，那是哪位呢？”

“寿经寺的尼师，寂莲师父。”

“哦。”

岩五郎沉默下来，似乎在搜寻记忆。

“她原本是艺伎……”

“是的，还说曾经有过南廓头牌的称号。”

“是嘛。那位师父以前在游廓的源氏名[6]叫什么？”

“这我倒没听她说过。”

“不过都是残酷的生意世界啊。”

岩五郎说的话，鲇之进有点不太明白。

“现在的南廓头牌是鹤子，据说她一晚上能赚五两花银。无论是跳舞还是篠笛，当然连器量也是加贺头号的绝品。”

“是嘛。”

“我们现在去的茶屋叫水之登，已经叫了鹤子过去。不如让山县阁下也跟她见上一面吧。”

“是嘛。”

“阁下真是无欲无求啊。那你就别上二楼，待在一楼陪女将那个六十老太吃泡饭吧。如何？”

“当然可以。”

“那就拜托你好好看门，别让奇怪的人上楼啦。”

鲇之进闻言，点了点头。

“我啊，无论是女人还是剑客，都喜欢最一流的。最爱的话是‘天下无双’。自己喜欢的书画古董也一样。职人、武人，甚至贼人，都要天下无双最好。既然生为男儿，哪能不追求天下无双的美名呢。山县阁下，你说对不对？”

“在剑这方面……”

鲇之进只是这样回答。

“我有一双识破极品的眼睛，所以才赚了这么多钱，还给多津盖了一座妾宅栖身。唉，我就是这样，只要喜欢上了，就定要收为自己的东西，不然就不安生。这算是个毛病吧，一辈子都治不好啦。”

鲇之进心想，这等俗念毫无意义。

“一开始我也看好田所阁下，只是他有些让人心生疑惑的时刻，感觉不到天下无双的气概。没想到我竟被他的巧舌如簧给骗了啊。”

鲇之进闭口不言。他不想轻易诋毁自己打败的人。

“这回孙之助阁下恐怕是很难爬回来了。他的道场也会因此名声尽毁，连每月一两的饷钱都很难要到。”

岩五郎又撇了鲇之进一眼。这应该不是在试探他，不过鲇之进还是面无表情。

“如何，你要去田所阁下的道场吗？”

“我不打算去。”

他马上回答。因为他没有理由去。那人不值得他对战两次。

“想必也是。不过山县阁下的剑堪比南廓鹤子的技艺，甚至超过她的价值。我是这么想的。若是阁下答应一直跟着我干，我愿意为你盖房子，带道场的那种。”

鲇之进心想：你要把我的剑跟女人的技艺相比较吗？

23

来到茶屋水之登，女将娇声迎接了岩五郎。他只对女将介绍了鲇之进的姓名，便头也不回地上了二楼，又被数倍的娇声迎了进去。那声音站在楼下都能听到。

鲇之进被领到楼梯旁的包间里，坐在主人位上。他旁边摆着一个价值不菲的火盆，还有两个极具意匠的灯笼。

女将很快走了进来，要给他上酒，鲇之进拒绝了。

“我正在工作。”

女将了然，叫来多宝撤掉酒水，然后对他弓身行礼，介绍道：

“小女名叫多佳。这位武家大人，是岩五郎老爷的……”

说到这里，她就停了下来。鲇之进不知她为何沉默，便一言不发地等了一会儿，可是女将也一言不发。

“警护。”

他心想：这种事一看不就知道吗？

“哦，是这样吗？”

只见女将瞪大了眼睛，似乎很是吃惊，接着便站起来进了里屋。鲇之进疑惑不解。

他又坐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静静地端了茶来，他便一个人饮了。方才那个便是多宝。接着，又有人给他端了晚膳过来。送饭的是刚才那个小姑娘，还有一个驼背的老太婆。

“请慢用。”

小姑娘低头说完，又瞥了一眼鲇之进的脸。

“请您慢用。”

老太婆说完之后，有点费劲地站了起来。等两人离开包间，鲇之进拿起了筷子。

烤鱼、泡菜、汤水，还有各式烫煮的蔬菜，甚至摆着水果。这些餐具看起来价格不菲，让他很是感叹。一楼已是这样，二楼酒席的饭菜恐怕更豪华吧。对鲇之进来说，这是自从红叶村坂上的旅社以来，头一次吃如此正式的晚膳。

他正喝着汤，听见二楼传出了乐声。隔着右手边的纸门可以隐约看到楼梯的影子，因为那边墙上点燃了烛火。如此一来，坐在这个房间里就能看见上下楼梯的人影。鲇之进想，看来这就是专为保镖而设的看守房。

鲇之进听见响动，便朝楼梯望去，只见一个女人的身影上了楼梯。看那个身影，应该是方才的女将。她应该是要到岩五郎的酒席上打招呼。

鲇之进缓缓动着筷子，以免饭食噎着对脏腑造成负担。他必须将这里视作战场。毕竟是城中头号高利贷的酒宴，保不准会出什么事情。要是吃多了撑着，十万火急时动作就会变得迟缓。为了应付突发事态，他不能胡吃海塞。

吃了一半，他看见女将走下楼来。没想到她绕过走廊，直接来到鲇之进这里。女将走进房间，在他对面坐下，缓缓行了一礼。

“给您再添一碗饭吧？”

她问。

鲇之进摇摇头。

“不用了，以免有事时应付不过来。”

女将似乎不理解他的意思，一直坐在那里不动。由于他不喝酒，女将也就无法斟酒，似乎不知该做些什么。

“您不必在意我，请去别处忙吧。”

鲇之进实在看不下去，便这样说道。

“我一个老太婆坐在您面前，想必是污了您的眼吧。”

女将笑着对他说。

“没有那种事，只是您不必在意我这种无名小辈，请到二楼去吧。”

要说真心话，他只想一个人安静吃饭，不想因为无聊的话题绞尽脑汁。

“武家大人，我要是一直待在酒席上，可是会被赶走的。说什么老太婆到楼下待着去。”

“哦。”

他用筷子戳着泡菜，应了一声。

“女人的世界就是如此残酷。正如您所见，我是个早已远离了宴席的老古董，若是您不介意，请让我在这儿待上片刻。我想多看几眼武家大人英俊的面孔，这可是老太婆的良药啊。若是您不嫌弃的话。”

“我倒是无所谓，只是我天生粗鄙，说不出好玩的话来，又习惯了一个人待着。”

“武家大人。”

“怎么？”

“我听大老爷说，您跟阿铃很熟。”

“阿铃……”

他回想了一下，对这个名字一点印象都没有。

“不。”

他摇摇头。

“我不认识什么阿铃。”

“她现在是尼师。”

女将笑着说。

“哦，您是说寂莲师父啊。”

鲇之进恍然大悟。

“寂莲师父的确收留我在寿经寺逗留了几日，还指导我坐禅。”

“寂莲，她现在叫这个……”

“嗯。”

“若是艺伎阿铃，那便是我从多宝开始一手带大的孩子。我不知她佛门之名，也不知她现状如何，不过要说曾经被誉为南廓头牌，结束奉公后没有成家而是出了家的女人，纵使花街再大，也找不出第二个了。想必那一定是阿铃。”

“哦，是嘛。”

“她如今在寿经寺，是当住持吗？”

“是的。”

“独自守着寺庙？”

“是的。”

“哎呀，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女将仰天长叹。

“武家大人，您在阿铃的寺里待了几天，还坐禅？”

“是的。”

“只有这些吗？”

“还要砍柴、打水、学做饭菜，等等……”

“就只有这些吗？”

“有什么问题？”

“她没对您说什么吗？”

“说了很多。关于佛之道、剑之道、人生处事，让我受益匪浅。”

“那个阿铃？！”

女将瞪大了眼睛，好像很是吃惊。

“是的。”

“您逗留了几天？”

“应该有三天吧。”

鲇之进一边回想一边说。

“阿铃饮酒了吗？”

“是的，基本都是晚饭的时候热上一壶酒。”

女将连连点头。

“看来她遁入佛门也没能戒酒啊。那阿铃对武家大人还说了什么吗？”

“什么？”

“当然是色之道啊。”

“色之道？”

鲇之进歪着头，不明白她的意思。

“阿铃以前在我们这儿啊，要是没有男人，就整日整夜地坐立不安呢。她啊，可喜欢男人了，老爷们三天没碰她，她就得找我哭诉：啊，妈妈，我脚抽筋了。”

“哈？”

“手也会瑟瑟发抖。她可是个隔不了多久就要喊着找男人的孩子。”

“哦。”

“她十四岁时第一次接客，明明还是个啥都不懂的小姑娘，却在那天晚上对我说，妈妈，我好舒服。”

“哦。”

“大抵所有孩子第一次时都会很痛苦，压根儿没人会喊舒服。要么是腰骨咣咣撞得疼，要么是私处疼，孩子们都这样说。她们还会一辈子痛恨初夜的那位老爷，在宴席上给老爷们斟酒，唯独绕过那个老爷，就是不愿意。一般人都这样。”

“嗯。”

“武家大人，您在阿铃那里住了三天不是吗，您又是个这么英俊的男子，阿铃啥也没对您说？”

“没有。”

鲇之进摇着头说。

“哎，那可真是奇了怪了！”

女将两手撑在身后，大声惊叹。

“这人啊，这女人啊，只要有心还是能改变的嘛，真是太吓人了。那孩子以前真的是，人人都说她脑子坏掉了。哈！佛之道真了不起呀，要不我也出家算了。”

女将笑着说。

“总而言之，那孩子还真是天生就适合活在这个世界。跳舞也美，弹三味线也棒，特有才华。敲鼓倒是很差劲，不过篠笛吹得很好。”

“我听过了。”

“对吧？她就是那样的孩子。阿铃真的没对武家大人说什么？也没上手摸您？”

“摸我？没有。”

鲇之进摇着头说。

“哦，那孩子也能做到这样啊。哎呀呀，不过我也只见过她年轻

的时候，想必是年龄增长，人也达观了不少吧。您说是吗？”

“啊？我不知道。”

“那孩子年轻的时候啊，与人同床可闹腾了，舒服起来就要大喊大叫。然后就有好几个老爷说要给那孩子赎身，说这个艺伎只有自己能满足，个个都愿意砸全副身家把她领走。不过在被窝里说什么都是被窝里的事，其实不这样。那孩子无论跟谁睡都那个样子。您说是吗？”

“你问我？我不知道。”

“哦，你们真的什么都没做？”

女将大失所望。

“她以前惹出过好多事，最后还被人掳走，险些强迫她殉情了。结果只有男人死了，阿铃活了过来。然后她就说要出家了。”

“哦。”

“我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因为谁也不信，都说既然你要出家，那就赶紧去吧。像你这样的女人要是能当成尼姑，那廓里的女人全是尼姑，世间的女人也全是尼姑了！没想到阿铃真的去当了尼姑，把一头油亮的黑发全给剪了。不过大家又说，那姑娘坐禅肯定坐不住吧，那孩子肯定断不了男人吧。只是从那以后，阿铃就没有了音信，谁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原来真的成了尼师啊，太让人吃惊了！”

“她现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尼师。”

爱聊天的女将走了，鲇之进吃完饭正喝着茶，看见几个人影从楼上走了下来。怕是不知哪里的一群有钱老爷要打道回府了吧，结果他闻到一股脂粉味，抬头一看，大吃一惊。

眼前站着一个绝世美人，还朝他走了过来。她身披金银装饰的朱红彩衣，高高挽起的发髻上插着木梳和发簪，宛如人偶一般，怎么看也不像活生生的女人。

他愣愣地看着那金玉之华，却见她微笑着在自己跟前悠悠地坐下了。涂着白粉的脸蛋像画一般美丽，让人感觉此女如今正是开得最艳、香气最盛的花儿。

“奴家名叫鹤子，请多关照。”

她缓缓说完，又悠悠地低下了头。鲇之进感觉这就像一场戏剧在他眼皮底下展开的一幕。可是她的声音毫不做作，与方才二楼传来的歌声有些相似，落落大方。

鲇之进跟着行了礼。岩五郎走进来坐在墙边，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他有点脸红，想必是微醺了。

“在下山县鲇之进。”

鲇之进也恭恭敬敬地报上姓名。她的姿态，还有她身上散发的非同寻常的气势让武家之人也忍不住紧张起来，着实高雅华贵。

“您有何事？”

鲇之进问道。

“劳烦您专程到这种地方来，实在是荣幸之至，只是不知所为何事？”

他对鹤子说完，又看了一眼岩五郎。

“鹤子说想跟你打声招呼。”

他坐在远处说。

“武家大人，听闻您与阿铃姐姐相熟？”

鹤子这么一问，他总算明白过来了。

“哦，您说寿经寺的寂莲师父吗？我的确认识她，今日也去她寺中坐禅了。”

鲇之进回答。

“啊，这样呀。”鹤子用纤细的声音说，“奴家初学此道时还只是个孩童，一次在路旁与阿铃姐姐擦肩而过，心中感叹她真的好美呀，这就成了入行的契机。从那以后，我就每天到这里来，一边玩耍一边等阿铃姐姐出来。我从未想过世上竟有如此美丽的女人，很想去亲近她，便在十四岁之前，有模有样地练起了跳舞。”

“哦，是嘛。”

“阿铃姐姐现在还很美吗？”

被她一问，鲇之进深深点了一下头。第一次见面的晚上，他的确感到寂莲明显异于常人，口鼻格外深邃，有种难以言说的高贵感。

“不过我更尊敬她内在的胸怀。她引导我走进了禅的世界，教给我佛陀的教诲、处世的方法，还有剑道的前路。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女人。”

“哦，是这样，是这样啊。那位姐姐就应该是这样才行啊。奴家每天都在想象，姐姐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绝不是奴家能够望其项背的。那么，阿铃姐姐现在的技艺……”

“技艺……哦，她吹了笛子给我听，每天晚饭后。”

“每晚呀！”

鹤子由衷感叹，然后露出微笑，点了点头。

她缓缓抬起手，伸进怀里抽出一只深棉色的笛袋。鲇之进之前就注意到她衣襟里露出了袋口。

“是这样的笛子吧？”

说着，她从袋中抽出一支黑色篠笛。那可能是件漆器，笛身闪着光。

“我也可以吹笛给您听吗？”

鲇之进吃了一惊，点点头，然后说：

“但愿一闻。”

鹤子吹奏的曲子异常华丽，让鲇之进吃了一惊。因为他完全没有料想到这样的曲调。

曲子一开始柔和缓慢，到了高潮处，便开始倾洒极为细腻的音符，旋律随之起伏。这首曲子技巧极高，宛如瀑布飞流直下，溅起水沫，婉转激荡。

曲终，鹤子向鲇之进俯伏行礼，鲇之进也回了礼。

“太妙了。”

他感叹道。

“您爱听吗？”

鹤子问。

“着实美妙。”

“听着有什么感觉？”

鹤子又问了一句，鲇之进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他听说，一般艺伎不会在宴席上向客人追问自身的技艺如何。

“就像看到瀑布激起飞沫……”

鲇之进答道。

“哦哦。”鹤子说，“这首曲子叫《翡翠樱》，表现了春天的浅野川满是充沛的融雪之水，那翡翠色的流水带着静静飘落的樱花远去。”

“哦？”

鲇之进闻言更加感慨了。

“阿铃姐姐吹过这首曲子吗？”

鹤子又问了一句，鲇之进摇摇头。

“我是头一回听这首曲子。”

“哦，这样啊。”

鹤子说着，雪白的脸上满是笑容。

走到外面，天已经黑了。岩五郎提着水之登女将拿给他的灯笼，边走边说：

“鲇之进阁下，花街如何啊？”

鲇之进没说话，因为他一时说不出什么感想。

“这里的人一直都说，若是加贺的南廓头牌，那可就是日本头牌了。可见此处的艺伎个个心高气傲。”

“那首曲子真不错。”鲇之进说，“宛如剑道高人的刀旋刃舞。”

“哦？”

“在下从未想过艺伎吹的笛子竟如此美妙。”

“那位寂莲师父的笛子不是这样的吗？”

岩五郎问。

“寂莲师父的曲子更宁静，更忧伤，性质全然不同。”

鲇之进沉浸在回忆之中，这样答道。

“女将说起了阿铃，我也聊了一会儿，然后鹤子突然要见鲇之进阁下，还急吼吼地下了楼。”

“为什么？那位艺伎应该不认识我。”

“女将多佳跑过来提起了你，还有寂莲，不，是阿铃的事，让鹤子给听到了。”

是嘛，鲇之进心想。

“你知道鹤子为何要你听《翡翠樱》吗？”

“不知道。”

鲇之进摇摇头。

“那首曲子是篠笛中最难的。”

“最难的？”

“篠笛名曲众多，就数《翡翠樱》最难。就算是技艺超群的艺伎，能够自在吹奏它的也寥寥无几。所以在一决高下之时，擅长吹笛的艺伎通常都会选这首曲子。简单说来，那曲子就像艺伎胜利的呼喊。”

“哦。”

“鹤子啊，是个要强的女人，一听你说阿铃每晚吹笛，她的好胜心就被激起来了。她可能觉得那个阿铃姐姐吹的是决胜之曲吧，毕竟

她阿铃姐也是擅长吹笛的艺伎。”

“我从未听过《翡翠樱》。”

鲇之进说。

“是嘛。听你这么说，鹤子觉得是自己赢了。因为她说，那首曲子特别难，只要一个晚上没练，就吹不出来了。”

“哦……”

“就是这么回事。那姑娘是想通过你跟阿铃姐决一胜负。阿铃姐是鹤子永远的憧憬，也是永远的宿敌。那位阿铃姐是现在仍被人热议的名伎。鹤子也是。今晚这场胜负，赢家是鹤子。”

鲇之进无声地点点头，心想：真的吗？

“如何？艺伎的世界也很残酷对不对？跟剑客的世界一样。”

岩五郎笑着说。

24

早晨，鲇之进腰别佩刀，打算到河边锻炼锻炼，正要出门，却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

“早上好。”

原来是脸蛋绯红的阿园奋力推开纸门挤了进来，给他送早饭来了。

鲇之进谢过阿园，问她买了药没有，阿园说昨天早晨收下钱立刻就去了大夫那里，请他把药买来。从长崎送药过来，路上要走一个月。接着，她又连连道谢，拿着昨天的汤碗走了。

鲇之进坐在门口的地板上，正要伸手去拿饭团，外面又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早上好。”

他正奇怪是谁，却见寂莲拉开了门，不由得大吃一惊。

“寂莲师父！”

鲇之进万万没想到竟会是她。

“师父您何苦跑到这种闷气憋人的地方来。”

“我正好来到附近，便想顺道给您送几个饭团……”

说着，她目光落在装了早饭的托盘上，吓了一跳。

“哎呀！”

“这是方才阿园送来的。”

寂莲闻言，遗憾地点点头，然后说：

“那这些该怎么办？”

鲇之进便回答留着中午吃。不过昨晚他吃得有些多了，毕竟此前一直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若是这样饱食下去，身体会变得笨重，无法运动自如。身体动不了，对剑客来说意味着死亡。

“不如我俩一起吃吧？”

他对尼师说。

“那我去冲茶来吧。”

尼师道。

“实在不好意思，这里没有茶叶。”

“那我明天带点好茶来吧。”

“您的好意在下心领了，只是这种乞丐长屋实在配不上贵重的茶叶。”

鲇之进慌忙劝阻。

“话说回来，昨夜我到南廓的水之登茶屋，见到了名叫多佳的女将。”

说到这里，寂莲惊呼一声，愣在了当场。

“为什么……”

她连声音都有点颤抖了。鲇之进说自己是给莰生屋岩五郎这个生意人当警护，只见尼师涨红了脸，脚下一软，坐倒在地板上。

“妈妈说了我什么？”

她用细如蚊蚋的声音问。

“是说了一些。”

鲇之进小心翼翼地回答。

“我在花街出了好多洋相……”尼师带着哭腔说，“也不知道您都听了些什么……可是，请您把那些都忘了吧。”

“反正我也没记住多少。”

他撒谎了，其实一点儿没忘。

“实在是太荒唐了，如此还想谈佛论道，您一定看不起我吧。”

“不，绝无此事……请问，我可以吃了吗，不然该凉了……”

寂莲没有反应，鲇之进又说：

“总之多佳女将很精神，她还担心寂莲师父过得好不好呢，因为一直没有音信。”

“啊，那真是……是嘛，原来是这样啊。我毕竟做了许多蠢事，实在不好意思与妈妈联系，真是太羞耻了……”寂莲低着头说，“水之登的妈妈与我年岁相差不大，可能只长七岁吧。所以她太了解我了，我心里想什么她都能看出来，更是让我羞愧难当……”

鲇之进喝着汤听她说话。

“那么，您还见到哪位艺伎了吗？”

“嗯，见到一个叫鹤子的人。”

“鹤子……那不是如今南廓头牌的姑娘吗，她一定很漂亮吧？”

“嗯，的确漂亮。”

“您跟莰生屋老爷……一同上宴席了？”

鲇之进闻言，立刻摇摇头。

“当然没有，我一直在楼下等着。后来鹤子姑娘到楼下来，问候了我几句。”

寂莲听了猛地抬起头。

“什么？鹤子自己跑过来了？”

她的声音有些紧绷。

“您、您怎么了？”

鲇之进见她反应这么大，吃了一惊。

“鹤子说了什么？”

“也……没说什么。就是小时候在游廓的路上见过几次阿铃姐姐，对你很憧憬，所以才成了艺伎。”

“哦，她说了那些……”

“然后还吹笛子给我听。”

“笛子？吹了什么曲子？”

“我记得叫《翡翠樱》……”

寂莲沉默下来，许久都不说话，然后才喃喃道：

“鹤子吹《翡翠樱》……”

接着，她又问：

“她吹得好吗？”

“很精彩。”

鲇之进如实回答道。

“今天我没带笛子来。”寂莲说，“不过今早给鲇之进大人带来了这个。”

说着，她把包袱放在腿上摊开，拿出一条头巾。

“天气会越来越冷，而且还会下雪，晚上在外面走动更是寒风刺骨。届时您戴上这个，就能暖和不少。”

说完，她把头巾递给了鲇之进。

“哦，这可真是……太感谢了。”

鲇之进接过来，低头道谢。

“我收下真的好吗？”

“您别在意，若是还需要别的东西，尽管跟我说。”

尼师离开后，鲇之进吃完了早饭，提着尼师给的饭团走了出去。这一出去，他就吃了一惊，因为长屋的男人们又跑到门口，沿着水沟板子站成一排。

“怎么，你们还想学剑？”

“哎，想学。”

木工说。

“真不知好歹。行吧，只要能跟上我。”

鲇之进说完，一阵风似的从他们面前跑开了。

他穿出小巷来到大路，拎着饭团奋力跑了八丁远，心想这下应该能甩掉他们了，但是回头一看，发现还有个年轻人跟在后面，顿时吓了一跳。

他马上加速，一路飞奔到犀川河边，站在河堤上再回头，那人还是跟在后面。

“喂，你来了啊。”他忍不住说，“不错不错。”

他跳下河堤，沿着岸边又往上游走了一会儿，来到那棵大树旁，坐在附近的石头上，放下饭团包，理顺了呼吸。年轻人也撑着石头，喘了一会儿气。

“你竟然跟上了，很不错啊。你是做什么的？”

鲇之进问。

“我是轿夫。”

鲇之进听了，心中了然。轿夫的腿脚应该锻炼得很好。

“你叫什么？”

“弥平。”

“弥平，你跑步及格了，接着试试挥刀吧。”

弥平闻言，挥了几下手上的木棍。这下完全不行，比女人小孩儿还糟糕。

“我说，你从来没挥过木刀吗？”

鲇之进无奈地问。

“没有。”

“那为何要学剑？”

“因为平时当轿夫，难免在街上被混混儿缠住，不得不忍受欺凌。所以大家都想变厉害，再也不受欺负。”

“不过你要是学了个半吊子的剑法，反倒会丢掉小命，倒不如低三下四、点头哈腰更安全。听懂了吗？既然要学，就要学厉害点，能行吗？”

“嗯。”

“挥刀要这样，双腿这样动，看好了。前后移动。”

他示范了一遍。

“好了，你试试看。”

年轻轿夫模仿他的动作前后移动身体，做了个上下挥刀的动作。

“很好，从今天起，每天练一百遍。”

鲇之进自己也拔出刀，开始训练。

“俺数不到一百。”

“那就一直练到胳膊累了为止。”

鲇之进说。

“让身体记住上下挥剑的感觉，到时候就能自己记住动作了。”

他停下手，解说道。

“一般人的剑术基本上就到此为止。”

“哈？”

“最后变成只会舞棍子的人。舞棍子在实战中派不上任何用场，因为舞棍子就是舞棍子而已。可是，如果连师傅都这样，弟子当然无话可说。如果只是跟城里的小混混打斗，那也足够了。”

“是。”

“但是，若把剑术误以为是舞棍子，天真地以为敌人也跟你一样，那你的下半身就会变得满是空当。若是在道场里，对手也是没用的耍棍人，倒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进入实战，就很容易被人一刀砍死。”

“是。”

“记住形制只不过是道场的礼仪，剑则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挥剑的时候要时刻顶着对手的脸。因为敌人都是绝对不想死的，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为了活着什么下三烂的招式都能使出来，所以很难预测他们的行动。咱们要一直记着这点，边思考边挥刀。这样就能跟一般人拉开差距。当假想的敌人有了灵魂，能够自己迅速移动，那就成了剑术精进的第一步，也就是修行的基本素养。”

“是。”

“描绘对手的样子，也就是预料对方的想法，只要咱们的动作抢先一步，那就赢了。”

“是。”

“厮杀就是这么回事，全靠脑袋取胜。接着就要看自己能否按照

脑袋的想法自由操纵刀剑了。”

“是”

“要打赢舞棍子的很简单，对手只会按照师傅的指导来行动。塞满了形制礼数的脑子预测不了任何东西。预测是剑术的极致，不过你还差得远，先舞棍子吧。”

鲇之进说。

于是，轿夫弥平一直练到中午，鲇之进也在旁边用真剑练到了同样的时辰。接着，他跟弥平分吃了寂莲带来的饭团，当作午饭。

那天夜里，他跟随岩五郎去了尻垂坂多津住的妾宅。两人各自提着灯笼，朝鲇之进也曾去过一次的多津家走去。

走进还算气派的木方大门，空气中多了一股淡淡的香气。是寒茶花吗？最近人们多爱茶花，城中也随处可见。

推开厚重的木门走进玄关，鲇之进本以为要坐在这里等候，但是岩五郎却催他一起进去。他脱掉草鞋来到走廊上，看见右手边有个小小的中庭。

他们走进鲇之进上回进去过的玄关旁的小房间，发现里面亮着灯笼，已经备好了饭菜。那饭菜有两人份，鲇之进按照吩咐在其中一个膳台前坐下，接着多津开门进来，端坐在榻榻米上。

“二位来啦。”

她高兴地笑着说完，深深低头行礼。

“家中已经备好晚膳，请慢用。”

说完，她又膝行到岩五郎身边，给他斟酒。

这光景与昨夜在水之登的宴席有几分相似。看来岩五郎每晚都在美人的陪伴下享用晚餐。这就是文都金泽有钱人的生活吗？

“鲇之进大人也来点……”

多津拿着酒壶说。

“不用了。”鲇之进淡然拒绝道，“在下正在警护，不知会发生什么

意外，喝醉了可不好。”

只要这样说，就不会有人来劝酒。毕竟事关雇主的性命。

从这个角度想，在酒宴上工作倒不是什么坏事。岩五郎似乎感到很抱歉，但鲇之进自己则有些庆幸。因为他不喜欢被人劝酒。灌醉强敌之后趁机偷袭，这是《古事记》中业已存在的套路，然而所有人都记不住教训。

“偶尔喝一杯也好呀。”多津说。但这话就像在说，偶尔被人砍一砍也好呀。

“鲇之进大人，您习惯这份工作了吗？”

她接着问。

“毕竟只是第二天。”

鲇之进回答。哪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现在还没遇到过什么不得了的局面。

“鲇之进大人，您对我好冷淡呀。”

多津愤愤不平地说。

“好了多津，少抱怨两句。山县阁下正在工作，忙着提高警惕呢。你一个女人少没头没脑地叨扰别人。”

其实他并没有多警惕，只是保持着平常心，但也不愿意应付多津无聊的调侃。女人只不过是见着一点空隙就想调皮。

“多津啊，今天这饭菜真不错，是你做的吗？”

岩五郎高兴地问。

“煮物、泡菜还有小菜都是我做的，不过赤鲑和汤都是黑泷那边叫的。”

多津解释道。黑泷是位于贤坂过的一家料亭。

“鲇之进大人，味道如何？”

多津问。

“好吃。”

他短促地答道。不过最近吃得实在有点奢侈，因此他也无法敞开了享受。

“鲇哥每次都只应一声。”

“多津，我看你很无聊啊。”

岩五郎说。

“是无聊呀，这座城里都没人陪我聊天。鲇哥，你要过来玩哟。”

“来不了。”

鲇之进直白地答道。

“好了，你别让山县阁下为难。”

岩五郎又说了她一句。

“再说了，你现在也回不去江户啊。就算再怎么想回去，那边还到处贴着你的通缉人像呢。只能待在这里。”

“菘生屋老爷好坏。反正我今后是再也不想回江户了。”

“山县阁下，如何？”岩五郎似乎有些微醺，转向鲇之进问道，“这个多津和昨晚的鹤子，你喜欢哪个？你说说，谁更漂亮？”

“分不出高下，都是美人。”

鲇之进觉得有点烦，飞快地说道。

“真会说，真会说。”

岩五郎笑道。

“当然是我呀。”多津小声抱怨，

“江户可是将军大人的地盘。”

“那又如何？”

“江户的女人也是女人里的将军大人。”

“瞎说什么呢，听不懂。”

吃完饭，岩五郎站起身来，多津拽着他的手。

“失陪一会儿。”岩五郎说，“不过我今晚还要回去。”

说完，他就走出了小房间。因为喝了酒，脚步有些踉跄。

“这里有酒，这里有茶。你在这里稍等一会儿。”

可能为了掩饰羞怯，多津故意吵闹地说道。随后，她又弯下身，贴着鲇之进的耳朵小声说：“下次跟鲇哥也做吧。”

然后，鲇之进就独自喝了会儿茶。周围没了别人，晚秋的寂静就弥漫开来，屋外传来虫鸣声，或许来自中庭。

他想，保镖还真是种奇怪的工作。主要就是等人，拔剑的次数反倒不多。岩五郎正在里屋与多津温存，他只能坐在这儿等他们完事。一旦结束了，又要护送岩五郎回大宅。仔细想想，他不禁苦笑起来。这就是保镖。说到底，这能称作剑客的工作吗？可能正是因为等待的时间漫长烦闷，保镖的报酬才这么高。

他漫不经心地听着，多津忍不住呻吟，但又马上安静下来的动静混在虫鸣声中传了过来。若是羡慕这种生活，那真是太愚蠢了。他氤氲着怒气，任凭时间流逝。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走廊地板传来轻微的吱嘎声，接着是一阵水声。看来已经结束了，岩五郎正在泡澡。多津可能也在一旁伺候着，因为尖细的声音伴随着浴室的回响，一阵阵传了过来。

鲇之进与那两人恐怕各自身处房子的两头，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听见了所有动静。岩五郎虽是城中首屈一指的富豪，过着人人艳羡的生活，但是反过来，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又要始终让一个人在身边窥探自己的一切。保镖就待在同一屋檐下，还能做出这种事情，真可谓铁打的厚脸皮。

两人提着灯笼往回走。可能因为酒醉，又刚刚抱过年轻女人，岩五郎在下坡时微微有些腿软。

走着走着，鲇之进前方突然闪出五个黑衣人。

“哎呀呀，出现了。山县阁下，拜托你大显身手啦。”

岩五郎说。

那五个人齐刷刷拔出了白刃。虽然星月无光，但就着灯笼的光芒，五把长刀还是闪出了寒色。

鲇之进把灯笼交给岩五郎拿着，自己也拔了刀。

暴徒们一言不发，看起来反倒诡异。他们在两人前方安静地围成了扇形。

其中一人默不作声地举刀砍了下来。鲇之进以刀背格挡，往旁边一甩，男人迅速退开。他瞬间看出此人身体轻盈，动作灵活。

鲇之进没有追击，而是守在原地抵挡攻势。若是贸然上前，离开了岩五郎身边，他就算是玩忽职守了。

又一个人冲了上来。鲇之进举刀挡住假装与他角力，顺势将他推开，并朝小臂上划了一下。

黑暗中传来一声闷哼。由于同伴受伤，那伙人的气势被扰乱了。鲇之进看准时机，冲上去用刀背左右击打敌人的脖颈要害。几个人陆续发出吃痛的声音，纷纷退开躲避，没有一个人朝岩五郎那边靠近。

鲇之进迅速上前两步，架住一个人的大刀，故意凑了过去。他见这帮人动作灵巧，顿时有些怀疑是此前袭击多津的人，所以才想看清他们的面孔。

可是岩五郎手上两个灯笼照亮的这张面孔，还有稍远处的面孔，以及那人背后的同伙，全都不是上次的人。再说他们的刀法也不一样。鲇之进将眼前这人推开，自己也间不容发地追了过去，稍微猫下身子，划伤了对方的腿。那人也是闷哼一声。听见动静后，鲇之进迅速退回了原来的位置。

方才受伤的人也向后隐入黑暗中，没受伤的人转而走上前，朝他砍了过来。此人虽然会使剑，但不像专门与人拼命的人，因此浑身散发的气息与他此前遇到的无数剑客都不太一样。这几个家伙怎么回事？鲇之进不禁想。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何找上门来？

他故意大开大合地挥刀，让他们避开攻击。躲过刀锋的瞬间，有人条件反射地逼上前来。果然如此。鲇之进早有准备，把刀一反，弹

开对方手中的武器，反而逼上前去，利用刀身弹回的动作和对方前进的动作，继而向前一刺，擦过了对手侧腹。接着，他马上抽身回到岩五郎旁边，过了片刻，传来一阵低沉的呻吟。

“一共三刀。”鲇之进对黑暗中的暴徒说，“但是我没制造重伤，立刻回去包扎就能恢复。今晚到此为止，再打我就要动真格了。还要继续吗？”

鲇之进一发话，尽管在黑暗中，他还是看到那个貌似头领的人朝岩五郎瞥了一眼。下一个瞬间，那人就低声说：

“撤。”

所有人齐刷刷转过身，消失在黑暗中。这帮人倒是令行禁止，行动非常统一。

鲇之进一甩刀，将其收回刀鞘，顺便看了一眼刀尖。没有沾血。

“棒极了。阁下的剑法和动作果然了得。”岩五郎感叹道，“这就是所谓心技一体吧。好身手！太佩服了。”

说着，他把灯笼递了过来，继续往前走。

“这里已经没有身手比阁下好的剑客了。在阁下面前，无论多凶恶的暴徒，都像婴儿一样不堪一击啊。而且阁下还不滥杀无辜，实在是令人敬佩。毕竟贸然招来怨恨乃愚人之举。好了，我们回去吧。”

岩五郎说着，似乎并没有感到害怕。

鲇之进无声地走了一段，然后开口道：

“刚才那是什么意思？”

“那应该是想干掉我的人吧。”

岩五郎淡然道。

“我可不这么想。”

鲇之进说道。

岩五郎在黑暗中沉默了。

“我已经用真剑与无数暴徒和剑豪对决过，敌人想要取我性命的杀气，我已经熟悉得深入骨髓了。”

“哦，然后呢？”

“刚才那帮人没有杀气。”

“是吗？他们只是身手不如山县阁下吧。”

“不对，那些都是你手下的人。”

鲇之进断言道。

“阁下在说什么呢？”

岩五郎明知故问。

“那些人都是听你的命令行事。干高利贷这行，想必需要养着这么一群打手吧？刚才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明白啊，那一定是山县阁下的错觉。你头脑太聪明了，容易想太多。”

“那帮人一味冲着我来，对你毫无兴趣，完全不曾靠近过。”

“因为我手上没刀呀。”

“因为你才是真正的头领。方才是你试探了在下的身手吗？”

岩五郎默默地往前走了一会儿。

鲇之进以为他不打算说，便也默默地跟在旁边。

“仅凭孙之助的挑衅，我还不能完全了解阁下的身手啊。”

走了好远，岩五郎似乎做出了决意，开口说道：

“是的，方才是我在试探阁下。恭喜阁下合格了，我愿意出每月二十两，还带阁下好吃好喝，女人也应有尽有。我见多津好像挺喜欢阁下，我也愿意把她让出来。劳烦阁下，今后继续当我的护卫。

“今后可能有全国各地的高手试图取我性命。既然如此，实力一般的剑客就当不了我的护卫。我想要的是‘天下无双’，所以才对阁下

试探了一番。今后阁下大有机会与一流剑客对决，这应该也是阁下的愿望，难道不是吗？”

25

翌日早晨，阿园又送来了早饭，把昨天的空碗收了回去。鲇之进一个人吃了饭团，喝光了碗里的汤。

他伸展肌肉，活动关节，然后插上双刀，准备走出门去，却听见外面异常嘈杂。他正奇怪外面在搞什么，自家之门却被猛地拉开，只见轿夫弥平伸头进来，急切地大喊：

“老师，出大事啦！”

“出什么大事了？”

鲇之进问。

“有客人来找老师了。”

弥平说。

“不过是来客人，算什么大事？”鲇之进说着，然后问道，“你今天要去犀川练剑吗？”

“俺是想去，可是要干活儿。”弥平回答，“先别说了老师，您赶紧出来。”

他招招手。

“干啥？怎么了？”

鲇之进走向门口，探头出去，然后大吃一惊。只见长屋门前挤满了人，连水沟盖子都看不见了。井口那块空地也站满了人。

“搞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人从哪儿来的？今天要做什么？”

“不做啥，都是来找老师的。”

弥平说着走出去，挤开人群往前走。

“找我？”

鲇之进疑惑道。

“这边儿，这边儿。”

前面传来声音，有人引路过来。接着，男人堆里突然出现一抹异常鲜艳的色彩，伴随着尖细的声音——

“山县大人。”

一个身穿华美和服的美丽女子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在了鲇之进门前。

“啊！你是水之登的鹤子小姐。”

“是，您已经忘了奴家吗？”

她问。

“不，早上这样看您，与在茶屋看您显得全然不同。”鲇之进搪塞道，“您一早过来有什么事？像您这样的贵人，为何要专程跑到这种臭烘烘的地方来？”

他忍不住问。

“奴家正好路过百间堀，就想顺道来看您一眼。”

“您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这可让我如何……”

他实在不好意思让南廓头牌的艺伎到自己那间又破又脏的屋子里坐，正在左右为难，又听见一个尖细的声音——

“鲇哥！”

只见一个人从鹤子身后的人群中走了出来，同样裹挟着鲜艳的色彩。那是个华丽打扮不逊于鹤子的女人。

“啊？多津小姐？”

鲇之进又吃了一惊。

“哎呀，鲇哥，你原来住在这种地方啊。我正好来到附近，便过来看看你。”

“堪称花街第一的女人一下来了两个，难怪这里人多得好像过节一样。”

“比过节还热闹。”

弥平说。

“鲇哥，让我进去坐坐呗？这儿太挤了。”

多津说。

“奴家也想休息一会儿。”

鹤子也说。

“不过屋里这么脏，我实在不好意思请你们进去。”

鲇之进犹豫地说。

“那有啥关系。”

被多津这么一说，他只好把门拉开。

两个女人一前一后走进了鲇之进的小房间里，围观人群也跟着凑了过来，连弥平都一个劲朝屋里张望。

“你赶紧去干活儿。”

鲇之进说了他一句，把门关上了。

“好了，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他这么一说，鹤子就在门口的地板边缘坐下了，多津则一直站着，还对鹤子说：

“你就是鹤子妹妹呀，莶生屋老爷经常提起你。”

看来多津比她年长一些。

“人称南廓第一的艺伎。”

“哎呀，姐姐，您可别这么说。奴家才刚刚出道，还生涩得很。多津姐姐？听说您是从江户远道而来的呢。今天能见到姐姐，奴家真

是太高兴了。听闻姐姐也是江户辰巳第一的人物呀。”

“那都是过去的事啦。”

多津短促地回答。

“今后请姐姐多多关照。”

“也请鹤子妹妹多多关照呀。我不懂这里的规矩，怕是多有冒犯……”

说着，两个女人在狭窄的门口郑重地互相行礼。然后，多津转向鲇之进的方向。

“鲇哥，昨晚那顿饭吃得真开心。”

说着，她还朝鲇之进靠了过去，牵起他的左手。

“哎呀，你怎么受伤了？”

“昨晚工作上受了点伤。”

多津闻言，双手握住鲇之进的左手，举到眼前。

“我给你疗伤吧。”

说着，她舔了一下伤口。

“啊，等等，别这样。”

“干吗呀，这么见外。我们俩什么关系嘛。”

“我觉得姐姐这样，要被菸生屋老爷责怪的吧。”

鹤子小声抗议道。

就在那时，纸门咔嗒咔嗒地响了，只见一个人奋力推开门探头进来，竟是寂莲。

“哎呀，怎么回事？！”

尼师惊得高叫一声。

多津和鹤子也吃了一惊，个个都张大了嘴。

“怎么这种地方会聚集这么多女人啊。”

多津说。

“姐姐请坐这儿，那边太挤了。”

鹤子拽着多津的衣袖，让她坐在自己旁边。

几个女人挤在小小的门口，局促地互相行礼，做了自我介绍。特别是鹤子和以前被称作阿铃的寂莲，竟在这种意想不到的场合碰面，惊讶的同时也格外郑重地问候了对方。

寂莲拿出自己带来的茶杯和茶叶，突然下令道：

“鹤子妹妹，你去烧水。”

“是。”

鹤子顺从地说。

“你能烧水？会生火吗？”多津问，“不如我帮你吧？”

“不用了姐姐，这儿挺挤的。”

鹤子说。

“这个披头上。”

寂莲拿出手巾说。

“不用了姐姐，奴家顶着手巾不好看。”

“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

寂莲又严厉地说。

那天晚上，鲇之进又陪岩五郎去了西边的花街。回程，他又顺着醉酒的岩五郎，把今早长屋发生的骚动讲了一遍，惹得对方哈哈大笑。

“她们可都是江户和加贺盛名在外的名伎啊。不过话说回来，那

些女人平时只能见到有钱的老头儿，可换谁都想欣赏欣赏年轻男人啊。”

不愧是整日在游廓风流的男人，丝毫没有嫉妒的意思。

“可是山县阁下，廓里的女人可是很麻烦的。她们通晓人情，而且养起来很花钱。若是她们答应，你还是找个普通女人最好啦。对了，找尼姑也不错。我还没认识过尼姑呢。山县阁下，你可真走运。不过那个阿铃，现在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子了吧。”

“寂莲师父不是那种人，也看不出一丝游女的气质。那位师父有学问，通晓佛道，也懂得很多常人的事情。在下平日里深受她的教导。”

“哦，如此有教养的女人，肯定也很不错吧。我真想跟她见上一面。不过说起游廓时代那个阿铃的淫乱，我听说十分惊人啊。她的那些事迹，连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要说淫乱，花街还有娼妓，与之相比应该算不上什么。”

“哪里哪里。”岩五郎摆着手说，“我跟你说，哪怕是花街最抢手的娼妓，看到阿铃的淫乱，也要光着脚转身就跑。阁下想听听吗？”

鲇之进嗤了一声，摇摇头。

“不想。”

“哦，是吗，你这人好死板啊。”

就在岩五郎说话时，又有六个黑衣人拔刀跳了出来。

“莯生屋老爷，你又要试探我的身手吗？”

鲇之进把灯笼递过去问道。

岩五郎连忙摇头。

“没有没有，我不认识这帮人。”

他面露怯色。

“试探身手一次就够了。”

最前头的男人猛地冲过来，抬手就砍。他既没有估算距离，也没有等待时机，丝毫不打算报上姓名。鲇之进拔刀挡下，又有两个人接连砍了过来，一点空隙都没留。

鲇之进感觉到，这帮人是动真格的，而且他们身手很不错。不得已，他只能任凭身体自己动作，砍了第三个人的侧腹，来不及翻转刀刃。这些人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杀气，让他无暇留手。

“等等，你们就此退下吧。”

鲇之进喊道。

“这样我无法留手，你们都得死。”

他警告道。

“带上你们的同伴离开。现在他还有救。”

可是他心想，这可能是徒劳之举。

倒在地上的人不断扭动，似乎很痛苦，但是没有发出声音。其他人丝毫不顾同伴的痛苦，又有一个人冲出来举刀就砍。岩五郎害怕地来到鲇之进背后，这是他昨晚没有的举动。由此可见，今晚这些人真的是刺客。

鲇之进用刀背招架，顿时火星四溅。他往回一推，下一个人已经砍了过来，又激起一片火星。

那几个人排成一列，刀刀相逼。虽然每次只来一个，但鲇之进却因此忙个不停。

车轮战？他内心疑问。以前听说过世上存在这种战法，就是从未遇到过。只见那些人一个接一个冲过来，砍了一刀便退开，在四周画出一个大圈。

若是如此，此乃战国时代的用兵之法，需要训练有素，绝非窃贼强盗之流所能为。可见，这几人都是武家之人。

不停歇地招架五个人的连番攻击，必定会有力竭之时。鲇之进想，这可不妙，不能再等下去了。这就是逼迫敌人维持守势的兵法。于是，他全力追向方才进攻的男人，趁他回头吃惊的空当，突然姿势一沉，斩向其膝盖。接着，他又朝下一个攻过来的男人舒展身体，反

身一刺，将其撂倒。

被砍了腿的男人扑倒在地，痛得惨叫。鲇之进不理睬他，迅速返回了岩五郎身边。岩五郎也朝他跑了过来。

刺客集团的行动中断了，阵势已然被打乱。同伴们苦痛的叫喊令他们停下了脚步。

“现在砍了三个人，要是再继续，第四个我就下杀手！”

鲇之进对着黑暗大声宣告。寂莲的话在他耳边复苏。“只轻伤敌人，而不伤其性命。凭您的身手，应该能做到。”只轻伤不行，鲇之进想。这帮人武功高强，他也要竭尽全力才能应付。

一个未受伤的男人朝他举起了手。那是停战的信号吗？他见鲇之进停下动作，便跑向倒地的同伴，把他们扶起来，试图带着离开。鲇之进心中松了口气。他不想再杀人了。方才砍伤的三个人，今夜也会痛苦不堪。鲇之进有过这样的经验。而且到最后，说不定会死一个人。

“你们是之前在尻垂坂袭击女人的人吗？”

鲇之进问道。因为这几个人都蒙着面，看不见长相。而且，他们的刀法跟之前也不一样了，动作更是截然不同。他猜测应该是，但不能确定。

“报上名来！”鲇之进又喊道，“尔等绝非夜盗之流，究竟是何方神圣？”

但是对方全然不回应他，只是架起同伴一边离开，一边对岩五郎大喊：

“茂生屋，你陷害我等，独享富贵，此仇必报！”

鲇之进闻言，不禁心生疑惑。那是什么意思？

接着又有人喊：

“任凭你寻来多少保镖，我等必定让你付出代价！”

“代价？”

鲇之进说。

“与你这保镖没有关系。”

几个人说完便小跑着离开，瞬间没入黑暗中。

“那是什么意思？”

鲇之进收刀入鞘，同时问岩五郎。他有点气喘，就做了两三个深呼吸。

“嗯……”莀生屋歪着头说，“我也不知道。”

鲇之进心说这怎么可能，但不知如何询问，便沉思了片刻，然后开口道：

“方才那些人说你陷害了他们。莫非放高利贷的还会与武士结怨？他们被陷害了什么？”

“我可没少借钱给武家啊。”

岩五郎说。

“至于结怨至此，还要前来刺杀吗？”

鲇之进说。

“今后还会越来越多呢。毕竟这世上有不少武家之人哪。”

鲇之进听了又沉默片刻，但并没有被说服。他从岩五郎手上接过灯笼，走在了前面。身体依旧处于兴奋状态，双腿不由自主地大步迈开了。

“方才那些人身手了得，孙之助能击退他们吗？”

他问了个有点在意的问题。

“其实我平时都带着三个保镖。”

岩五郎说。

“三人一组吗？”

那倒是还有点办法，鲇之进想。

“对，三人一组，慎之又慎。不过那样很花钱啊，又多了很多知道秘密的人，太头痛了。而且我的行动范围也会变小，实在太憋屈了。”

原来如此，鲇之进想。

“于是你换成了一个人。”

岩五郎点点头。

“我一直在找一个顶三个的高手。”

岩五郎瞥了他一眼，继续说：

“所以我才肯出二十两。哎呀，有阁下在真是太好了，比请三个人实惠多了。”

26

其后，因惰性使然，鲇之进继续给苊生屋岩五郎当护卫。一开始只说当一个月，但是城中道场怎么看都不太可能有像样的对手，反倒是当保镖的时候，每月能碰到两三组刺客，身手远远超过道场那些耍竹棍的人，显得更加刺激。

那些人的实力并不会让鲇之进感到有性命之忧并辞去工作，同时又有一定身手，时刻为他磨砺真剑对决的感觉，以防剑技生疏。

岩五郎这边求着他继续干，多津也请他继续干，再加上阿园每次见到他都说请鲇之进大人不要离开。而且，他若是辞去了保镖的工作，就只剩下指导轿夫弥平修习剑术这件正事了。老实说，他还真没什么别的事情可做。

太阳下山，酉时的钟敲响后，鲇之进就优哉游哉地走去苊生屋，陪岩五郎出门夜游。早上，他从长屋跑到犀川，再指导唯一的弟子弥平锻炼。正午时分，他便去百间堀吃两串糯米团子，或是来一串烤鳗鱼，顺便给这些摆摊的小贩当保镖。这边的保镖工作别说拔刀了，连用刀鞘揍人的机会都没有。自从鲇之进开始在那里出没，卯辰家的恶棍就压根儿不往百间堀这边来了。

早饭吃阿园的，午饭去摊上吃，晚饭则跟苊生屋吃，因此鲇之进

完全不愁饿肚子，反倒一直担心自己会吃胖。手头的钱越来越多，摊贩和长屋的人又每天对他感恩戴德，让他感到生活有了些内容，也生出了一些意义来。多津和鹤子不时过来找他，引起一阵喧闹。阿园的母亲也因为服用从长崎买来的高价药品有所恢复，能够拄着拐杖出门走两步了，于是她跟女儿过来向他道了谢。

只要白天有空，鲇之进就到寿经寺去坐禅。他想，这恐怕就是所谓充实的生活吧。只要继续干下去，他就能盖座房子。到时候说不定还能把千代从红叶村接过来。

若是一般人，必定会满足于这样的日常，然而鲇之进却丝毫没有满足。他总觉得这跟自己长年以来为之奋斗的生活不一样。他丝毫不认为自己可以一直这样在城里落地生根。他想离开，但是到了别的城里，能做的事情恐怕也只有去道场找人比试。他已经知道那样无通打开出仕的道路。每次想到这里，鲇之进都会觉得走投无路。

他掀开地板，将一只大瓶埋进土里，只露出瓶口，用来存放他攒下来的小判。每到月底，他拿到二十两饷钱，就掀开地板把钱一股脑儿塞进去，然后放下地板，铺上被褥睡觉，从来不去数里面的钱。

就这样入了冬。晚上下雪时，他会披上寂莲送的头巾去当护卫。接着又到了河水化冻的春天，他还被几个女人邀请去了犀川和浅野川边赏花。唯一的弟子弥平每次都会抱着草席跟随在后，但是只要鹤子或多津在场，一旦他们铺上草席摆开餐食，周围就会围上一群黑压压的人，很难安心赏花。

春天过去了，城里的气温缓缓上升，眼看到了初夏。等他回过神来，这种惰性已经持续了半年有余。时间如白驹过隙，鲇之进更加迷茫了。他与岩五郎的来往集中在傍晚开始的两个时辰，白天从来不会见面。鲇之进不过是岩五郎喝酒玩女人的陪同，岩五郎并不会让他参与白天的放贷工作。因此，他对岩五郎的生活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因此，鲇之进白天很是清闲。

岩五郎身为茋生屋之主，好像事务颇为繁忙。他见周围的木工和左官[7]都是上午工作，到了下午便扔下活计去玩乐了。有人去逛妓院，有人流连酒馆，个个乐不思蜀。可是岩五郎就算不出门工作，也整日待在店里计算钱银、整理账簿。

不过，有一件事让鲇之进感到不可思议。认识岩五郎的城中百姓说，茋生屋并没有到处放贷。尽管如此，他却过着让领主都瞠目结舌的奢靡生活，完全不愁没钱花。莫非是因为他有许多常年来往的大客

户吗？

在一个热得汗流浃背的傍晚，像往常一样，鲇之进跟着岩五郎朝花街走去。路上，岩五郎问：

“山县阁下，自从开始这份工作，你每天过得还算满足吗？”

“不。”

鲇之进如实回答道。

“哦，不满足？既然如此，不知阁下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此前一心想着修习剑术。”

“对阁下这样的人来说，何谓满意的生活？”

这是他最近时常思考的问题。正因为不知道答案，他才会苦恼，所以一时半会儿也回答不上来。

“你对我这样的生活没兴趣吧？”

“没有。”

“这下回答得好快呀。阁下不喝酒，又对女人不感兴趣，那么，你的目标莫非是出仕？”

“在下已经知道如今这个时代，那条路走不通了。”

鲇之进说。

“那是什么？”

“天下无双。你以前也说过。”

“你恐怕已经是咯。”莼生屋干脆地说，“我已经见识过太多太多的剑客。那些经历过战国乱世的武家，如今都上了年纪，全是一帮老头儿了。战国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所以无论什么武将，真剑对决的感觉一直在退化。与此同时，年轻人现在只知道挥舞竹棍木刀，个个都学了一口嘴上功夫，没什么了不起的本事。”

“孙之助吗……”

他忍不住咕哝道。

“没错。”

“对了，最近完全见不到孙之助，他也没来叫我去道场了。”鲇之进说，“他还在城里吗？”

“在是在的吧。”

岩五郎漠不关心。

“阁下成为天下无双之后，准备怎么办？”

鲇之进闻言陷入了沉思。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我只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对。”

“哦，是嘛。”

“在这里久留没有意义。我心中一直想，是否应该到别的地方去，积累更多的修行。”

“你想离开吗？”

鲇之进不出声，只是点点头。

“这里不好吗？”

“这里当然很好，只是如同一盆温水，若一直泡在里面，就会失去向上走的机会。”

“你觉得这样不行？”

“不行。在下总有一天会上年纪。要趁身体还能动的时候……”

“做什么？”

“我想抓住一些东西。”

“想抓住什么？”

“对啊，是什么呢？”

“你也不知道啊？那不就跟要抓住云彩一样。我啊，在尾张町的金库里放了五个千两钱箱。”

“嗯。”

“你反应很平淡嘛。能抓住的东西，就是那种东西。”

“嗯，是啊。”

“要不我都给你吧？反正我年纪大了，总有一天要把生意交出去。”

“不要。”

“不要啊？这可真像你说的话。你成了天下无双后要做什么？开创自己的流派，广为传播？”

“这个嘛……”

鲇之进抱起胳膊。

“应该会是这样吧。”

他嘴上虽然这样说，心里却想这样不知有什么意义。他的剑法恐怕只有他能使出来。无论弥平多么努力修炼，都变不成他。

“那你就得开道场呢。”

岩五郎说完，鲇之进点点头。

“嗯，毕竟要证明天下无双，别无他法啊。”

他顺势说道。

“那你就开呗。现在小判不是越攒越多了吗？小心别被人偷了。要是你想早点开，我可以借点给你，不要利息。”

岩五郎好像真有点这个意思。

夏天到了，蝉鸣嘈杂不绝于耳。他领着弟子弥平上卯辰山练剑，就在路过卯辰八幡社院门时，鲇之进看到了莫名其妙的光景。

穿过两旁摆满了甜酒铺、荞麦面摊、土产铺和点心摊的参道，登

上石阶走进院内，赫然站着一名年老的小个子武士。他腰佩长短双刀，穿着脏兮兮的和服袴裤，全白的发髻和胡子都凌乱不堪。

鲇之进之所以被吸引了目光，是因为老剑士胸前摊开一张信纸，似乎要让进入神社参拜的人都看到。

信上文字写得很大，但也要凑近了才能看清。他并不想凑过去。两人没有穿过鸟居走进院内，因此并未经过老人身边，也没有读那些文字。

“那是什么？”

鲇之进努努嘴，对弥平问道。

“哦，这件事最近在轿夫中间也传开了。那位老人不知是何来历，正在找人与他比武。”

“比武？”

“是的。”

“找谁啊？”

“好像随便什么人都可以。”

“随便什么人，只要愿意跟他比武？”鲇之进疑惑地问，“他为何要这样做？莫不是在寻找高手？”

“啊，不，是为了钱。”

“钱？一个老人，为了钱？”

这么大岁数了还要求财吗？

“是的。可能是以前身手还不错的武家大人吧。据说是金钉流的。”

“金钉流？”

鲇之进搜寻着记忆。

“没听过啊。”

“说白了就是新的乞丐套路吧。”弥平说，“最近大家都爱做奇怪的事情。”

“乞丐？为什么？”

“他一上来就叫人放下二两，然后跟他比试。若是他赢了，就把钱拿走，若是输了，就不拿钱。大家都说他其实就是想要钱。”

“用什么决斗。木刀？竹刀？”

“用啥都行，挑战的人决定。”

“真剑也行吗？”

“好像可以。不过主要还是剑术，不能用投掷武器。”

“怎么可能！他那把年纪，哪里吃得消。”

“可是老师，经历过战国时代的武家大人，可是个个都很有本事啊。”

“这我知道，但那也行不通啊。”

“老师，您看一眼那老头儿就知道他的身手吗？”

“知道。”

“是嘛。他说就算自己被杀了也毫无怨言。”

“那他有几条命都不够使。有人去挑战吗？”

“好像没有。俺们这些轿夫都没见过他跟人比试，就只看他一整天站在那里。”

“他在那儿站了很久？”

“自从有人看见那老头儿，到现在有两个月了吧。”

后来，鲇之进就时刻惦记着那个人，每天都会跑一趟卯辰八幡社。若是去不了卯辰山，就会在傍晚去莍生屋时，故意越过浅野川赶到八幡社附近，远远看一眼院内的光景。

他观察了这么久，也只见过老人站在那里，就像木头雕刻的佛像

一样，胸前挂着那张纸一动不动。没见有人对老人说过话。

鲇之进想：他可能有点隐情，但恐怕不是为了修习剑术。那人年事已高，应该不会想搞什么修行。更何况他在那里站了两个多月，意志必然十分坚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他每天去卯辰山看那个老人，就这样过去了十日。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期待着老人的决意中或许潜藏着他正在寻找的答案。哪怕没有答案，若是能给他一些启发也好。他并没有贸然上前询问。武人不会轻易向他人吐露埋藏心中的坚定决意和种种事由。

有一次，他还走到院内另一个角落，坐在树荫下的大石上，仔细观察那位老剑士。他仿佛化作了石头，始终一动不动。终日站在那里，双腿一定不好受，不过反过来想，这也是一种锻炼。他似乎从不坐下来休息，一直默默站着，向周围展示胸前那张纸。鲇之进看着他的模样，心中很是佩服。

不过酉时的钟声响了，他马上要回去工作，便不能再坐下去。太阳即将下山，对老人来说应该也一样。因为没了日光，在黑暗中无法比武。他应该也要回到不知在何处的落脚之地吧。

老人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是否有家人？鲇之进有些好奇，甚至想尾随他回家。不过他有保镖的工作，没时间做这些事。

鲇之进虽然没有问过老人，但多少能够理解对方的决心。因为他知道城中道场并不存在能够让他磨炼身手的真正高手。若是有，他现在就不会当什么保镖，道场那边也不会如此固执地回绝外流比武了。

若是道场愿意对他敞开门户，他就会一直拜访道场。现在之所以当保镖，还不是因为除此之外碰不到身手了得的剑客。对手可能是拐子，是烧杀抢掠的恶棍，很难辨明自己是否站在正义的一方，因此这份工作在道义上肯定存在问题。可是，若不真的拼上性命去应付危险，他的身手恐怕就不会再有长进。

那位老人可能也是如此。到处去拜访道场是没用的，所以才会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不惜丢人现眼，也要求一个对手。鲇之进也想过类似的办法，只是不想被城里人当作稀罕的看头，才没有付诸行动。

不过，老人身上散发着与他不尽相同的气息。鲇之进不为金钱，但老人明确标出了金二两的价钱。莫非他现在急需要一大笔钱——

听到钟声，今天也要离开了。他每晚都要当保镖，所以一次都没

目睹过老剑客收拾东西离开的场景。

一个盛夏的夜晚，鲇之进跟随岩五郎走在汐见町。岩五郎最近新纳了个妾，是教人舞蹈的舞师阿政，被他安顿在这里。这座房子好像也是岩五郎给的。不知为何，他早就拥有这座房子，因为房屋宽敞，可以容纳众多弟子，他便以房子为诱饵，将阿政搞到了手。

汐见町离闹市区很远，地面朝着卯辰山的方向缓缓上升，整个町都建在缓坡上。这里相比护城河周边的闹市区，道路更宽敞，环境也更阴暗，行人更少。阿政住的地方比较靠近上坡，挨着卯辰山脚，屋后就是山体，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显得幽深阴暗，随时都像要有妖怪出没。因此，阿政也难免有些害怕。

两人提着灯笼，沿着林边道路缓缓走向卯辰山时，前方的黑暗中突然传来四五个男人粗重的喘息声。谨慎的岩五郎立刻放慢了速度，拉着鲇之进的衣袖示意他停下来。不过，鲇之进早就做好了当护卫时遇到这种情况的准备，因此把注意力放在了那边。

“山县阁下，别管那么多了，我们还随时有可能遭到袭击呢，哪里顾得上别人家的事情。那样有几条命都不够使啊。”

岩五郎胆怯地说。

鲇之进点了点头，停下脚步，但随即心中一惊。因为他看到一个灯笼落在路面上，正在燃烧。这恐怕是遇袭之人的东西吧。在小小的火光映照下，他不时能看见刀刃闪烁的白光，随即发现那里围着五个人，中心是个头发全白的老者。

老者身手并不差，冷静地格挡着几个年轻人砍过来的大刀。可是无奈对手人多，几个人一口气冲上前去，似乎砍伤了老者的左脚。

老者有危险。鲇之进见状，把灯笼往岩五郎那边一塞，就要跑过去。

“你等等啊，我可是出了大价钱让你来保护我的。”

岩五郎拿着两个灯笼抱怨道。

“稍等片刻，我马上回来。再这样下去，那位老人就要死了。”

鲇之进说。

“什么老人？马上是多久？”

“你数完四十我就回来。”

说完，鲇之进便跑了过去。

此时，其中一人大喝一声，又朝老人砍去。鲇之进从背后喊道：

“住手！”

所有人转过头看着他，鲇之进拔刀加入战局，先用刀背狠狠击中前方二人的脖颈，随即绕到攻击老者的人前方，架住了他的刀。与此同时，他飞快地对背后的老人小声说：“你走吧，这里我来应付。”

“这、这是为何？！”老剑客惊讶地问，“敢问阁下是……”

“是谁都无所谓。我在卯辰八幡社看见过您，现在特来相助。”

这人就是胸前挂着一封信，整日站在神社院内，寻人出钱与他交手的老剑客。

“可是这帮人来者不善，一个人应付不了。”

老剑客说。

“不必担心。”鲇之进说，“您腿脚负伤了，快走吧。”

“这几个人身手很不错，都是知名道场的高徒。这本来是我种下的因，阁下愿意相助，我自然感激不尽，但怎能就此做了缩头乌龟……”

鲇之进闻言，重新转向来袭之人，大声说起话来。因为他就着燃烧的灯笼火光，认出一张熟悉的脸了。

“我道是谁，这不是铃木的弟子嘛！”

他忍不住提高了音量。这些人就是他以前拜访道场时，在门口教训过的门徒。他们看见鲇之进好像也立刻认出来了，前方两人顿时向后退去。

“哼，没想到竟在这种地方碰上了。你们少干点这种事，回去乖乖练剑可好？”

不过后方有个不明就里或是不顾一切的人，突然大喊着砍了过来。鲇之进一闪身架开他的刀，飞速砍向其侧腹。男人大喊一声，扑倒在地。

“我只是轻轻砍了一刀，你们马上把他带走，便不愁有性命之忧！”鲇之进大声说，“你们这些竹刀武士，愿意拔出真剑确实值得赞赏。可是，堂堂铃木门徒，竟会做出对一个老者群起而攻之的肮脏勾当吗！

“我看你们还想成为城里的话题啊。还要再往师傅脸上抹黑？太令人佩服了。今夜在下还有工作，无暇陪你们胡闹，下一个砍过来的人，我就会下杀手。你们可别指望我还会像上次一样用刀鞘来捅。要是还不想死，就带上你们的人，赶紧退下。”

说完，他就收刀入鞘了。

几个门徒也收了刀，个个偷瞥着他，拉起被砍了侧腹、连连闷哼的同伴，竭尽全力拔腿就跑。

“老人，在下告辞。”

鲇之进目送他们离开后，朝老者点了点头，回到远处黑暗中等待的岩五郎那边。

“请留下姓名！”

老者大声询问。

“现在没有时间，下次再说！”

鲇之进回头说道。

“那我明日在卯辰八幡社院内静候大驾。在下名叫武藤兵卫门！”老剑士大声说。

27

翌日早晨，为他送早饭来的阿园说：

“对不起，今早只做了饭团。”

“没关系，你不必道歉。”鲇之进说，“是睡懒觉了吗？”

“我今早没有煮汤的菜。”

“是吗，家里没钱？”

“不是。我今天就去买菜。我还给您拿了这个过来。”

说着，她拿出一把伞。

“伞？你要我拿这个练习糊纸伞吗？”

“怎么会呢。鲇之进大人不是糊纸伞的人。”

“你别夸我了，反正总有一天还是要糊的。”

“什么时候？”

“等我老了。”

“不会的。”

“不会吗？好吧。那你给我带这玩意儿做什么？”

“这玩意儿？鲇哥，你不知道人们下雨天要打伞吗？”

“哦，是吗？不知道。我还以为伞就是给浪人糊了赚钱的。”

“鲇哥，你真奇怪。今天没出太阳，空气又闷，怕是很快就要下雨了。再过上一个时辰吧。我猜下雨猜得可准了。”

“是嘛。”

“我想到鲇哥没伞，就给您拿来了。”

“是嘛，劳烦你了。不过我不需要。”

“为什么？那下雨天您怎么办啊？”

“下雨不过湿身罢了。你见过野兽打伞吗？”

“鲇哥又不是野兽。”

“但野兽是我的师父。”

“师父？”

“你家没伞怎么办？”

“我家还有别的伞，您拿去用吧。”

“谢谢了。你母亲怎么样？”

“还挺好，最近想出去遛弯儿了。”

“是嘛，那太好了。”

“多亏了长崎的高价药。谢谢您。”

“不用每次跟我道谢了。”

吃完阿园带来的饭团，鲇之进就夹着伞走了出去。抬头一看，天上的确满是乌云，拂过脸颊的风也带着热气。初夏的阴天总是很闷热。

今早井边没人，也不知弥平去了哪里。这几天鲇之进特别严格，他恐怕浑身疼痛，还在睡觉吧。

鲇之进一个人朝着浅野川跑了起来。随后，他走到岸边，开始练剑。练了一会儿，便拾起放在地上的伞，朝卯辰八幡社走去。天还没下雨。

他悠闲地走在山道上，回想起昨日的战斗。那个每日站在卯辰八幡社院内，胸前顶着寻人对决纸条的老人名叫武藤兵卫门。他看到兵卫门老人被铃木门徒围攻的情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救助，可能是想借此机会与他结识，好询问他为何每日都站在神社院内吧。

那位老剑客应该是想凭借对决赚钱，可他为何要钱？从老剑客的为人推测，那应该不是玩乐的花销。鲇之进心里也有些算计，认为只要卖他一个人情，过后若是问到这件事，老人便无法搪塞过去。想到这里，他有点厌恶自身的狡猾，但由此可见，他的确为自己作为剑客的将来，为摸索以刀剑为生的目的感到异常烦恼。他为此正在坐禅，但也对老人清瘦的风貌抱有极大的期待。看来他必须坦白这一点。

鲇之进走上了通往卯辰八幡社院内的参道，但不太想从这条路走过去。若从这里走上石阶进入院内，他马上就会跟兵卫门对上目光。如此一来，他们就不得不立刻展开交谈。对方可能会因为昨夜的事向

他道谢。鲇之进并不想说这些客套话。他不想通过话语，而是通过行动来试探老人的真意。若是要他主动说明，大可以过后再说，在此之前，鲇之进要先有个自己的主意。

于是他走上土产铺旁边的小路，接着分开草叶走进草丛，顺着山坡来到了院内的树林里。他在一棵大杉树底下找到块石头，便在上面坐了下来。

隔着杉树的枝干，他能看到武藤兵卫门站在院内另一侧的清瘦身影。今天他也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在胸前摊开了白纸，定定地站着。那个身影依旧如同木雕，一动都不动。

鲇之进也静静地坐在大石上，把伞放在一旁，一动不动地观察着老人的模样。因为神社位于远离闹市区的山脚下，走进院内参拜的人没有多少。周边只有招呼参拜客人的小摊，既没有民宅也没有一般商铺。若是碰到祭典可能会非常热闹，不过现在则十分幽静。所以，也没有人走近老人看他胸前的文字。

当然，就算读了，一般人也不会理睬。若不是腰间插着大小双刀，而且有一定身手的人，向老人发起挑战也没有意义。因为鲇之进在远处看到纸上写着这些话：

“在下曾经数次参加合战，亦与人有过真剑对决。凭在下之剑法，八方剑客或能有所收获。即便在下因此殒命，也绝无怨言——”

院内并没有看似想要学艺的武士。若是站在城中通衢，或许还能引来一些人，不过那封文书毕竟内容特殊，老剑客或许不想太靠近城池，况且在人多的地方也无法展开真剑对决。若是让上头知道了完全有可能降下罪来。听轿夫弥平的说法，这老人的事情好像已经在城中传开了，若是哪个武士有心挑战，应该会专程赶到这个山脚下来，这样或许更妥当。

今天天阴，但蝉鸣还是冒了出来，声音渐渐变大。尤其是鲇之进端坐的地方，蝉鸣格外响亮，甚至遮盖了参道那边的热闹动静。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老人所吸引，一直忍耐着。他想，若是一直等下去，或许会出什么事情。昨夜发生了那场骚动，今天或许同样会出事。

可是等了许久，还是没有任何征兆。此时已过晌午，参道两旁的荞麦铺、卖甜酒和团子等午饭吃食的摊贩变得格外热闹起来。可能因为这样，院内反倒空无一人了。不再有人走进来，唯独温热的风不时吹过，到处充斥着蝉鸣。

突然，一条狗跑进了院内，在空地上兜起了圈子，随即看见一动不动的老人，便跑过去朝他吠叫起来。叫了一会儿，那狗见没什么危险，便扯开嗓子号叫。号了许久都不见要停下来，倒是把蝉鸣给震退了。

老人纹丝不动，无论那狗如何喧嚣，他都仿佛听不见，始终没有改变姿势。鲇之进甚至有点怀疑，那老人是否还活着。

接着，狗突然不叫了，恐怕是累了吧，又或者觉得眼前这东西并非活物，而是一丛长成了人形的灌木或枯木。它骤然安静下来，转身穿过鸟居，走下了石阶。

接着，宛如时间静止般的寂静重新笼罩过来。院内不见一人，不闻声响，连风都停住了。卖吃食的摊上本来还有一些人声和喊声，此时也安静下来。一切仿佛都顺应了呆立不动的兵卫门老人，隐去了自己的气息。

蝉鸣安静了一阵，渐渐又响了起来。一开始零零星星，似乎有些胆怯，很快便成了合唱，声音越来越大。只是，已经没有了方才的气势，似乎有什么东西发生了细微的变化。鲇之进仍旧坐在那里，开始强烈感受到他待在此处的意义。他产生了坐禅的感觉，内心放空，开始感知充满院内的某种东西。

突然，老人轻叹一声，左腿弯折，单膝跪倒在地，随后左手也撑在了杂草上。胸前那张纸皱了起来，垂落在地面。

他看见老人咬紧牙关，似乎在强忍疼痛。鲇之进推测，应该是昨夜的袭击所致。他与铃木的弟子对峙时被砍伤了左腿。鲇之进远远看着，心想他今日最好不要再这么站着了。长时间站立其实很耗费体力，远比四处走动更容易让双腿疲劳。若是碰巧有人在他腿软的时候提出对决，那该如何是好？老人必定无法使出全力。若对方提出真剑对决，那他更是轻易就会丢掉性命。今日还是回去休息为好。鲇之进默默想着，心中有些焦急。

老人的痛苦似乎超出了鲇之进的想象。只见那张纸落在草地上，他则缓缓四肢着地，疼痛貌似迟迟没有缓解。接着，老人身体一翻，跌坐在地上，抱住了膝盖。过了好久，他才松开手，开始揉搓侧腹和左臂。那个动作令他显得无比苍老。

他身体可能不太好。鲇之进远远看着，下意识想道。不仅是昨夜的伤，老人身上肯定还患了病，搞不好连维持站姿都十分痛苦。

那他为何要坚持这样做？鲇之进心想。他不仅高龄，而且患病，昨夜又遭人袭击，受了刀伤和挫伤。今日本不应外出，而是待在家中休息才对。

不仅是今日，他也不该再以二两的价钱与人对决，这实在太鲁莽了。老人的身体已经无法胜任这种行为。若是对方没什么本事，或许还能勉强应付，但强手迟早会现身。若对方还是个年轻人，更可以长时间战斗。

老人过去可能是个高手，但现在身体已经不再灵活，若是战斗时间一长，还会喘不过气来，结果无疑就是丢掉性命。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了。莫非老剑士就是为了舍弃性命，才做这种出格的事情？他为何要这样勉强自己？鲇之进越来越好奇，无论如何都想知道老剑客不顾年龄做出这种莽撞举动的理由。

老人缓缓站了起来，可能是疼痛已经平息。他又变回刚才的端正站姿，再次将那张纸左右摊开。他脸上已经看不见痛苦的神色，重新像木雕一般凝固了。鲇之进远远看着，不禁心生钦佩，甚至有点感动。如此一来，他更是无法移开目光了。

蝉鸣。风中热气渐盛，显得愈加浑浊。嗯？鲇之进感觉到空气变化时，远处响起了敲打树叶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大，渐渐逼近。

不一会儿，他脖子、脸颊和头上就落下了冰凉的水滴。院内的白土转眼变成了黑色。水汽瞬间充盈，世界暗了下来。下雨了。

他发现老人也在抬头看天，接着慌忙把纸叠起来。因为若是被雨淋湿，纸上的字就看不清了。

老人把纸揣进怀里，低垂下头，随后弯下身，拾起脚边的木盘，也揣进了怀里。那应该是放置二两金币的东西。

随后，他悄然松懈下来，弓着背，迈开了步子。只见他穿过鸟居，走向石阶，恐怕是要回家了。鲇之进稍微撑开阿园给他的伞，并不完全打开，也没有经过鸟居，而是顺着草地朝参道最前方的泡菜店快步跑了过去。

他从木板墙后伸头一看，只见老人淋着雨，走进参道旁的团子摊屋檐下落了座。他可能觉得直接回家会被淋成落汤鸡，想在那里避避雨吧。

老板从里面走出来，与老人交谈了两三句，随后又走了进去。鲇

之进以为他点了糯米团子，怎知老板只端了一杯茶出来。老剑士坐在歇脚的台上，喝着免费的茶水，静静看着外面的雨幕。

鲇之进撑着伞，藏身在泡菜铺背后，探头看着兵卫门。兵卫门这回仿佛成了团子铺门口的坐像，盯着落在地面的雨水，许久没有动弹。

他在等雨停吗？雨停了又要返回院内，还是径直回家？他如此安静，让鲇之进丝毫窥测不到其心境。老剑客仿佛成了路旁的木石，一点动静都没有。

雨一直下，隔着厚厚的云层，太阳似乎正在缓缓沉向西边的地平线。原本就阴云密布的世界变得更加阴沉了。由于下雨，团子摊前没有别的客人，老剑客坐在那儿并不会影响店家做生意，老板也就没再出来。

坐了许久，老人终于站了起来，把刀插回腰间，走进了雨中。他似乎并不急着赶路，而是淋着雨缓缓走在参道上。因为方向与院内相反，想必是决定回家了。抬头看，雨已经小了一些，但是尚不能说是小雨或细雨，雨点依旧密集。若一直走下去，肯定会浑身湿透。

鲇之进见状，终于彻底把伞撑开，在雨中走了出去。他快步追向老剑客，对方并不着急，因此顷刻就追上了。老人似乎在拖着左腿行走。他在短短参道的尽头追上老剑客，从左后方把伞伸了过去。

“您这样会淋湿的。”

鲇之进言毕，老人突然察觉头顶有异，猛地闪开，瞬间退到了雨中。不过他回头一看，发现打伞的是昨夜前来助阵的年轻剑客，原本凶煞的目光顿时柔和下来。他露出笑容，朝鲇之进欠了欠身。但是下一个瞬间，他就停下脚步，可能觉得礼数还不够，继而正对着鲇之进，再次弯下身子，郑重地鞠了一躬。

“昨夜承蒙您突然相助，老朽捡回了一条命。谢谢阁下。”

他恭敬地说。

“不，别在意那个。”

鲇之进说完，又问老人：

“您肚子饿吗？”

老剑客闻言，脸上露出极为困惑的神情。

“不，在下不饿。”

兵卫门斩钉截铁地说。

“不如在这荞麦面摊避避雨吧？雨恐怕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在下恰好怀中宽裕，想请您吃一顿。”

“不，那太劳烦阁下了。”老人立刻回答，“阁下不仅帮了我，为我挡雨，还要请我吃面，这怎么行。”

“哦，是嘛。”

“为了感谢您昨夜相助，应该在下请客才对。”

老人一本正经地说。

“您不必在意，请不要拘谨。好了，这边请。”

鲇之进引导老人走向荞麦面摊。

两人落座之后，鲇之进点了汤面，老人却一言不发，什么都不点。于是鲇之进便加了一碗汤面。他现在不缺钱，怀里甚至揣着两三枚小判，只是无处可用。

“来点酒吗？”鲇之进问道。

若是老人要喝，他便点上一壶。但是对方断然道：

“在下不饮酒。”

鲇之进闻言点了点头。

“我也一样。饮酒会要了剑客的性命。”

面端了上来，鲇之进开始吃，老人却一动不动。

“请用。”

他劝了一声，老人还是不拿筷子。鲇之进一早就盯着老人看，他中午没有用餐，此时应该肚子饿了。

“您住在附近？”

鲇之进边吃边问。

“在角间町，要走两步。”老人压低声音说，“不过是一间落魄浪人住的破长屋。”

“昨夜那些铃木道场的弟子，与阁下有何渊源？”鲇之进继续问道。

老人很快便回答：

“铃木门下一弟子应了我的挑战。当时用的是木刀，我将他手中武器打落，让他认了输。后来那人的师兄找过来，要与我真剑对决，我也轻伤了那人的右手，用刀背将其武器打落。结果……”

“他们便纠集了一群弟子，趁夜报复。”

老人点点头。

“原来如此，与在下猜测的差不多。”鲇之进说，“可是您为何要以二两为价，连日寻求那种对决呢？”

老人听了这个问题，紧紧抿着嘴，迟迟不愿回答。

“阁下为何每日站在卯辰八幡社院内？恕在下失敬，阁下年事已高，就算身手再怎么了得，这等行为也堪称莽撞……”

说着，鲇之进偷瞥了老人一眼。老人低着头，并不看他。

鲇之进等待他回答，但是老人一直不开口。过了许久，他可能觉得礼数上过不去，才总算是开了口。果然如鲇之进所料，若是昨夜没有出手相助，老人恐怕会一直缄口不言。

“在下自然知道此举莽撞。”老人说，“若是输了便要折损金钱，赢了也只能见识到在下不顾性命的刀法。在这太平治世，哪能算什么益处呢。”

“您是师傅吗？”

老剑客点点头。

“曾经是师傅，后来让出了道场。”

这回轮到鲇之进点点头。

“您曾是加贺藩士？”

“曾是五十石二人扶持[8]，但那是多年以前了。”

“哦？”

“近来突然急需用钱。”

老剑客说道。

鲇之进看向他的脸，见他目光低垂，感到这话来得有点意外。

“说来惭愧，如今在下只是一介浪人，实在想不到其他赚钱的办法。”

老实说，鲇之进听了这番话，心中难免有些失望。他对老人的坚韧多少有些心动，自然期待背后有着堪称高尚的理由。

“您是为了钱才做那种事？”

鲇之进忍不住反问。老人肯定地点了一下头。

“您需要多少钱？”

“十日内要筹到二十两。”

“要那些钱做什么？”

老人低下了头。

“此事请容我不做回答。”

“欠债吗？”

鲇之进问道。

“不。”

老人短促地回答。

“我唯独不曾向他人借用金钱，也从未见过放高利贷的人长什么

模样。”

“您为了二十两如此拼命……现在一共筹到了多少？”

“四两。”老人说，“这世道，很少有人愿意与在下过招。”

“那就是还差十六两。”

鲇之进算了算，老人点点头。

“武藤阁下，与其做那种事，不如去当保镖如何？若是找到了好东家，给的饷钱还不少。”

老人用力摇了摇头，断言道：“我绝不给人当保镖。”

鲇之进闻言，顿时感到胸口被刺了一刀。

“还有踢馆。若是能一路打到道场主面前，便会被领到里屋，拿个五两十两。这件事在下也不会做，因为在下深知招牌被拆的悲哀。”

鲇之进陷入沉思。他在此地被误认为踢馆之人时，的确有人拿出了小判。

“踢馆与绝户，都是胜过死亡的武士之耻。”

兵卫门说。

“那您为何不当保镖？”

鲇之进问了他最在意的问题。

“曾经在下也是加贺藩士。如今虽然家道没落，但对自己手上的刀剑还怀有些微骄傲。”

鲇之进听了，更是无言以对。

“在下绝不将刀剑用在违反武士道的事情上。此乃一生的坚守。花大钱请保镖之徒大抵都做了不少黑心事，而且异常花言巧语。因此若不彻底问清事由，我绝不对任何人轻易拔刀。”

鲇之进频频点头。

“这是我心中仅存的骄傲，若是将其舍弃，我的人生就不再有意义。与其去当保镖，我情愿当众出丑，哪怕被城中之人斥为乞丐，也要按照自己的原则去挥刀……”

鲇之进听了这话，心情顿时无比低落。

28

武藤老人见鲇之进要付钱，坚决不碰那碗荞麦面。于是鲇之进说“那请阁下请我吃一顿”，老人才动了筷。

快要离开之时，鲇之进说：

“在下正在为剑道而烦恼。因此想向兵卫门阁下请教剑道之事。”

老剑客听了大吃一惊。

“像我这种落魄之人，哪有什么东西能传授给别人。”

“不，您方才说的那番话，对我这个迷途之人可谓价值千金，在下深受裨益，恨不能向阁下支付讲课的报酬，以表达后进之人的感激。”

说着，他跑向店中，抢先付了钱。

雨还没停，他跟老人并肩走出去，发现雨势反倒比刚才大了。鲇之进提出送兵卫门回住处。

两人撑着伞，走在临近酉时的昏暗道路上。老人一言不发，可能觉得这路走得挺没意思。鲇之进也想不出什么有趣的话题，于是一路沉默不语。两人之间距离并不大，却让他感到有些遥远。

老人似乎觉得，昨夜得他相助，今日又让他付了面钱，还劳烦他撑伞相送，心中十分过意不去。

“阁下想必是得知我缺钱，才会说出那种话来，让我传授什么剑道吧。”

漫长的沉默过后，老剑客低声说道。由于雨声绵密，他的声音很难听清。就算不压低声音，老人的嗓音本来也十分沙哑。

“在下自认没有什么可以教授的东西。”

“那怎么会。”鲇之进说，“在下绝没有这种想法。可是您的心情在下也并非不能理解。”

他继续道：

“在下并非全然没有考虑过这点，然而为剑道而迷惘并非虚言。目前，在下正接受寿经寺住持的指导，时常到那里修禅打坐。”

“哦，那真是……”

老人闻言，似乎很是敬佩。

“但那也是仰仗佛陀给出答案。在这早已没有了合战的太平治世，凭武艺出仕的道路已经断绝，那么，这个时代的剑究竟意义何在？我造访过一些多少有点名气的道场，他们终日只顾耍弄轻盈的竹刀，丝毫不认为竹刀与木刀、真剑截然不同，也不把那当成纯粹的戏耍，倒是弟子们个个都张口就称心的修行，修得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巴。”

老剑客走在阴暗的伞下，频频点头。

“如此一来，剑术就要变得越来越脱离原貌了。”

“的确如此，现在已然不同于我修行剑术的时候。世道变了。”

说完，老人再次陷入沉默，又走了一段，才开口道：

“如今的人已经不再把死亡当作美德。”

鲇之进听了点点头，因为他也发现了这点。哪怕是木刀，只要使上全力，也能令对方粉身碎骨。为了避免那种事发生，道场才会渐渐用上竹刀。这点他很明白。

“区区老朽，没什么可以传授的东西，更何况阁下还是稀世的剑客。”

“啊，不，我……”

鲇之进正要辩解，却被老人抬手阻止了。

“事到如今，阁下无须谦虚。我曾经也是道场之主，在当地多少有些名声，只消一眼就能看出剑客的身手。方才我一直在想，凭我这

老朽之躯，若是能给您一些启发，那便只有毫不隐瞒，让您看看我这贫困潦倒的生活了。”

老人说完，鲇之进大吃一惊，一时无言以对。

“阁下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应当致以由衷的谢意，不做任何隐瞒，让您看到我的丑态。好了，我的陋居便在此处，朝左边走便是。不过，还请阁下莫要过度惊慌。”

老人走到前方的雨中，拐进一条小路。那的确是一条两人并肩无法进入的巷子。穿过小巷之后，便是一座与鲇之进住处没什么两样的破旧长屋。

老人拉开其中一间房的纸门，走了进去，然后回头看向鲇之进。

“别客气，请进吧。”

说完，他就先进了屋。里面有个年轻女人慌忙迎了出来，跪在门口恭敬地低下头说：

“这么大的雨，真是辛苦您了。”

“这是犬子的媳妇，名叫阿藤。”

老剑客对鲇之进介绍道。

“在下山县。”

鲇之进也低头行礼道。

“我这就泡点粗茶来。”

儿媳站了起来。

“啊，不必客气了，我马上就告辞……”

鲇之进劝了一声，儿媳还是快步走向了灶台。

“请进吧。”

鲇之进闻言，便坐在比门口高出一截的地板上说：

“外面下雨，双脚沾了泥水，贸然进屋恐怕有点……”

他话音未落，阿藤便递来一条手巾。实在没办法，他只好擦了脚走进屋去。

“这里只有区区八叠[9]大小……”

老剑客说。

“这就是犬子。”

靠近狭窄外廊的被褥里躺着一个人。

“犬子身受重伤，精神也有些异常，如今只能终日卧床不起。就算起来了，也是个连招呼都不会打的废人，在客人面前实在有失礼数。”

兵卫门代替儿子深深鞠了一躬。

“不，请别在意。”

鲇之进心中有些吃惊，但尽量掩饰过去，还了一礼。

再看那个儿子，只见他目光空虚，一直盯着天花板，仿佛压根儿没注意到鲇之进这个客人，也毫不关心。

狭窄的屋檐底下晾着许多衣物。兵卫门左侧摆着一把尚未糊完的纸伞，像是他正在做的活计。鲇之进看着那些东西，自己也坐了下来。

“我与儿媳两人合力做着糊伞的工作。”

老剑客拧着嘴角，似乎在苦笑。

“这些伞便是一家人的全部收入。您要带一把走吗？我这儿有刚糊好的。”

鲇之进连忙摆起手来。

“我已经有伞了。”

儿媳走了过来，在鲇之进手边放下一只茶杯，小声说：

“请用。”

鲇之进点头致谢。接着，儿媳竟说了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

“阁下是山县鲇之进大人吗？”

鲇之进吃了一惊，看向阿藤。

“您为何知道？”

“我听百间堀的阿园妹妹提起过您的名字，说您身手很是了得。”

“我昨晚被暴徒袭击了。”

兵卫门接过儿媳的话头。

“哎呀。”

阿藤听了脸色大变。

“多亏山县阁下出手相助。这位阁下身手的确了得，而且是我的救命恩人。”

阿藤听了，立刻俯伏在地，久久没有起身。

“好了好了，请把头抬起来吧。”鲇之进惶恐地说道。

可阿藤还是不抬头，用闷闷的声音说：

“如您所见，我们一家贫困潦倒，若是父亲倒下，只能全家等死。父亲的恩人便是我们一家的恩人，实在是感激不尽。”

“好了，你先去干活吧。”兵卫门说道。

阿藤应了一声，走到伞架旁边坐下，开始往上面糊纸。

鲇之进喝了一口茶，只想尽快逃离这里。坐在这里，他会不由自主地觉得是自己主动想看到这样的生活，因此难以忍受。

“这里是长屋最大的屋子，曾经住着一位谣曲师父。我们即使有一家三口，也能勉强睡下。阁下看了恐怕十分无语吧。”

“不。”

鲇之进慌忙摇头。

“这便是曾经领五十石俸禄，再怎么也算加贺藩下级藩士的末路。我丝毫不打算隐瞒，请您尽情观看。”

“武藤阁下。”鮎之进急忙说，“我该回去工作了。今日贸然登门，实在是不好意思。在下告辞。”

他撑起了身子。

“山县阁下。”

兵卫门抬手拦住了鮎之进。

“方才阁下提到了剑道。在下也将生命献给了这条道路。我自从懂事以来，脑中就只想着修习剑术，既不饮酒，也不贪图女色，一心埋首钻研剑法，也从未做过贿赂打点之事。后来，在下的剑术终于跻身本藩前五之列。这都是日夜修炼的成果。”

“是。”

“但是那根本没用。原本娶了家老的庶女为妻，建起一座连着道场的大宅，所幸又募得几个值得信赖的家臣，生活也已算是富足安乐。所以那时我也以为，自己的人生和献身剑道的信念都正确无误。这样就好，这样便可保住晚节，结束一生。”

“哦。”

“然而后来内人死去，生活突然急转直下。我一辈子忠心耿耿，只为家名奋斗，却在力有不逮之处栽了跟头，眼看着一切都乱了套。落魄只是转瞬之间，短短半年，我们就沦落到了这里。”

鮎之进默不作声，只是点点头。

“这也是剑道。一瞬夺人性命，得时势则如龙飞升，势去则转眼沦落。大刀承载了大势的怨念，其实无比可怕。这便是我切身体会到的东西。”

走到门外，雨已经停了。鮎之进与兵卫门二人并肩走着，远处传来酉时的钟声。钟声停下之后，兵卫门突然说道：

“犬子被斩伤腹部，但一时竟无法死去，就成了那副模样。”

鮎之进大吃一惊，看向老剑客。

“在儿媳面前，我实在说不出这种令她蒙羞的话。”

“武藤阁下。”鲇之进说，“您别说了。我无意打探他人家事，尤其对家道没落没有兴趣。”

“不，山县阁下。”

老剑客打断他的话。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展示自己的一切，因为这也是剑道，是它反面的光景。我已然没落，若要教会阁下什么教训，便只有这个而已。”

老剑客的侧脸十分严肃，死死盯着前方又开始落下雨点的黑暗。

“我送您到那边去吧。剑也跟游廓的艺伎一样，一群人憧憬着那个世界的巅峰，全都被裹挟在虚妄的繁盛景致之下，也拥有了漆黑污浊的反面。若是回到领俸禄的时期，我听到这种话恐怕会怒发冲冠。可是现在，我认为这是真实的。”

老剑客走在前面，用背影对着他继续道：“加贺的前田大人是外系，因此自利家大人以后，家臣便决心时刻有所准备，以应付突发事态。前不久还在战国中厮杀的藩，绝不可能突然成为交心的朋友。对方随时可能进攻，哪怕不直接出兵，也不知会做什么手脚。然而与此同时，还要向德川大人不断展示满天下毫无蜂起的野心。这您应该明白吧。”

“是。”

“所以各藩明面上舍弃或是藏起了枪炮，罢黜刀剑武艺修习，转而钻研书画古董，在文化上寻求精进，装出一副削弱自身的模样。这都是为了让周边诸国、谱代[10]和德川大人消除戒备。”

鲇之进点点头。

“然而，今后将是枪炮的时代。带着这种想法，我们便秘密将合战中最重要的武器——枪炮的铅弹熔铸成了陶瓦似的玩意儿，将它盖在尾山城屋顶。如此一来，今后若是忽有危难，也能将它再次铸造成弹丸。被任命为这一秘密计划核心人物的，便是当时已经继承家主之位的犬子。犬子武艺不精，倒是有算计之才，在那方面很有几分本领。

“而熔铸的费用也从城中秘密运往了武藤家。犬子暗中上下打点，渐渐安排好了熔铸铅瓦的事宜。可是有一天，藩中发来的公银竟一夜之间被盗个精光。”

“什么？！”

“此乃大盗所为。秘密计划之事不知从何处泄露，竟有大量公银集中在区区武藤府中，这在大盗眼里，恐怕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毕竟一介家臣宅邸的守卫，远远不如城中那般森严。若是手下操控着大量盗贼，且个个训练有素的大盗集团，想把公银偷出来可谓易如反掌。”

“这……”

“犬子与在下都遭到了怪罪。一众家臣不讲道义，人人唯恐殃及自身，便争先恐后地谴责犬子，甚至在城中散布他独吞公银的谣言。犬子天生老实，怎可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他们明知这点，却要编造谣言，以洗脱自己的责任。

“于是犬子毅然切腹。若是他能顺利死去，或许还能保住名声，逃过此劫。只是犬子在受尽屈辱之后，竟然切腹失败。虽说九死一生，精神上却出了异常，变得卧床不起，一如阁下方才见到的光景。”

鲇之进偷偷叹息一声。他万万没想到背后竟有如此复杂的情况。

“武藤家最终没落，本来在这城中也无处栖身，所幸儿媳娘家暗中打点，才没让我们一家背井离乡，好歹能吃饱肚子，不至于饿死。从那以后，犬子过去的许多同僚都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只顾自保。这便是城中供职之官僚的实态。”

鲇之进无言以对。

此时，月光穿出暗云洒落大地。他顿时感觉，君临天下的武家之人都像那月亮一般。虽然照亮夜空，倾洒光芒，背后却是那般黑暗。

“在下有时会想，夺命之剑不过是砍人菜刀，武人都被过度粉饰了。”

“然而，武藤阁下依旧每日仗剑于侧，站立院内。”

鲇之进提起这事，他一直不知道个中原因。

“那是因为儿媳想摆个团子摊。”

兵卫门换了个语气说。

“啊？”

鲇之进又听到意想不到的回答，不由得疑问一声。

“方才在下不是坐在卯辰八幡社参道旁的团子摊上吗？”

“啊，是的。”

鲇之进想了起来。

“那里的老板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便想关张回家，最近在卖摊子。那块地的要价是二十两。”

“哦，原来是这样。”

鲇之进恍然大悟。

“儿媳喜欢捣鼓吃食，红豆汤、甜酒和团子都做得很不错，而参道旁的摊位在祭典时人来人往，很是热闹，于是儿媳就想在那里做起一份生意，养活我们父子。在下说，既然如此，那就由我筹集钱银吧。”

鲇之进闻言，只能默默点头。这下谜团总算解开了。

“在下已然跌落谷底，再也没有值得隐瞒的丑事。哪怕被城下百姓嘲笑，被顽童当作围观投石的目标，我也毫无怨言。”

老人安静地说。

29

是夜，鲇之进护送岩五郎前往多津的妾宅。两人提着灯笼走在路上，竟是岩五郎先提起了连日立于卯辰八幡社院内的老剑客。

“您如何知道此事的？莫非您知道那位武人吗？”

鲇之进惊讶地问。

“最近这件事在城里传得很凶。”

岩五郎说道。

“还有我与武藤阁下相识之事？”

岩五郎闻言点点头。

“有个熟人看见你了，说你跟那位武家的走在一起。”

既然如此，鲇之进便不必再隐瞒什么，遂将自己拜访老者住处的事说了出来。

“那位武家的现在过得怎么样？”

岩五郎似乎很感兴趣，鲇之进便告诉他，老者的儿子患了心病卧床不起，一家三口住在以前谣曲师父住过的八叠长屋里，好在儿媳能干，每天照顾父子俩的生活。

“他们家为何没落了？”

听岩五郎这样问，鲇之进又告诉他，因为武藤家被怀疑私吞了城中公银，但那只是冤罪，武藤父子是无辜的。

岩五郎听了嗤笑一声，夸张地歪着头问道：

“哦，那是真的吗？”

“阁下怀疑他们吗？”

鲇之进问。

“因为最近不管是武家还是商人，人人都变得能言善道了呀。我听见这种事，基本都要怀疑一下。”

鲇之进闻言，“哦”了一声。

“你该不会被骗了吧？说不定真的有人私吞公银，然后推给盗贼呢。”

岩五郎满不在乎地说道。

“武藤家若是私吞了那笔巨款，怎么还会过那种贫穷生活。”

鲇之进反驳。

“那可不一定，谁知道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

岩五郎答道，接着又看向鲇之进。

“你真的相信那老头儿吗？”

“当然。”

鲇之进回答。

“还相信他家所有钱都被贼给偷了？”

岩五郎又问，他一言不发地用力点了点头。老人讲述这些事情时，他从未产生过一丝疑念。

岩五郎今天要在多津这里过夜，告诉他送到这里就好。于是鲇之进便在门口折返。他独自提着灯笼，慢悠悠地走回了长屋。

翌日早晨，他先指导弥平练剑，下午则到百间堀坐了一会儿，待到酉时便去芪生屋那里当警护，度过了平静的一天。就这样，又到了翌日清晨。

鲇之进猛地在薄棉被底下睁开了眼。他感觉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可是转头一看，纸门外面一片漆黑，连晨曦都没有出现。

他心生警觉，从被窝里坐起来摆好了架势。

咔嗒，纸门微微颤动一下。是刺客？他条件反射地撑起身子，抓起旁边的大刀。就在这时——

“山县大人。”

一个细细的女人声音叫了他，纸门外还出现了灯笼的光芒。

“你是何人？”

鲇之进问道，悄无声息地站了起来。

“实在抱歉，小女是武藤的内人。”

女人说完，鲇之进就走到门口，拉开了纸门。

黑暗中现出一张他似曾相识的脸，的确是兵卫门的儿媳阿藤。因

为她提着灯笼，鲇之进才能辨认出模样。

“深夜贸然前来打扰，实在非常抱歉。”女人说，“只是除了山县大人，小女实在不知该去找谁。还请山县大人原谅这不守妇道之举。”

她垂着眼说。

“不必在意，出什么事了？”

鲇之进感觉事情有异，便问道。

“家父他、家父他……”

阿藤说。

“令尊怎么了？”

“昨夜一直没回来。”

“什么？”

鲇之进压低声音说。

“应该是出事了。他以前从未这样过。家父生性老实严谨，从不在外过夜。”

“知道了。你去哪里找过没？”

阿藤摇摇头。

“外面这么黑，小女也不知道家父会去什么地方。只是心里一直焦躁不安，实在无法入睡。”

“嗯，我先准备准备。你要进来吗？”

鲇之进问。

“不，小女在这里等您。”

儿媳恭敬地说。

鲇之进回到屋里整理好衣装，别上双刀，拿起灯笼走了出去。他从阿藤的灯笼里借了火，两人一前一后离开了长屋。

“去哪里？”

阿藤在背后问道。

“在下与令尊交情尚浅，也不知他会去什么地方。所以，在下打算先去卯辰八幡社看看。”鮎之进回答，“至于兵卫门阁下还有可能去什么地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请你仔细想想。”

背后安静了许久，才传来声音：

“家父不饮酒，因此不可能在酒馆。此外，他也没有游乐爱好，我亦未听他提起过什么友人的姓名。”

“将棋或围棋呢？是否有棋友？”

“从未听过。”

“令尊平时没什么爱好？”

“只会在应季时赏赏花。不过现在这个时节……”

两人走了很长的路，东方开始泛白，不一会儿就染成了红色。左右的房屋轮廓渐渐清晰，能够看见墙板和木门了。待到能看清商户招牌上的文字时，他们已经走上卯辰八幡社的参道。

鮎之进匆匆穿过参道走向石阶，眼前出现了团子摊。他忍不住指着摊位说：

“夫人，你想盘下这个摊位？”

“不，小女已经放弃了。”阿藤干脆地说，“这只是我一个女人家近来做的美梦罢了。”

“梦？”

鮎之进有些意外，转过头问。

“世上有许多难以实现的事情。”

阿藤回答。

可是因为儿媳偶尔说漏嘴的美梦，老人拼尽了最后的气力，甚至舍弃了名誉和羞耻心，赌上性命站在院内，要替她实现。

走上石阶，穿过鸟居，来到院内，鲇之进总算停下了脚步。阿藤也停了下来，静静地站在他身后。

院里满是夏日的浓绿，一阵凉爽的晨风吹过，饱含着植物的清香。可是鲇之进明显在那阵风里察觉到了异常。他经历过数不尽的修罗场，很快便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缓缓走向老人平时站立的地方，只见草丛边缘掉落了一个眼熟的东西。那是用来放二两银钱的木盘。

他拾起木盘走回去，交给了阿藤。他想说这算是兵卫门的遗物，但很难说出口。此女也是武家之女，应该深谙此道，然而他还是说不出口。

“请你在此等候片刻。”

鲇之进说完便背过身去，走进了草丛。他越往前走，气味就越浓郁，再也无法质疑。

经历过合战的人都有个永不消逝的记忆，那就是血的气味。其中偶尔还混着内脏的气味，无论多么轻微，只要嗅过的人都不会弄错。因为那种气味绝对不同于其他，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兵卫门的尸体就隐没在林子深处的草丛中。四周的杂草淋到大量鲜血，尖端都变成了红黑色。

鲇之进蹲下检查尸体。老人身上刀伤众多，可谓遭到残杀。上半身前面、侧面、背后，纵横着无数刀口，出血量惊人。

鲇之进又详细检查了刀伤，确认此乃多人所为。从遗体的状态来看，袭击应该发生在昨夜。老人似乎是日落时分准备离开时遭到了一群人的袭击。鲇之进身经百战，能够轻易想象出当时的场景，甚至能看清袭击者的动作。

他站起来，双手合十默祷了片刻。

接着，他回到院内，告诉阿藤这一消息。阿藤虽然惊得呆立在原地，但是意志坚强，并没有流下眼泪。鲇之进又问她是否要安排棺桶和葬礼，阿藤说自己有头绪，不必麻烦他。

鲇之进说：“那等你将令尊入殓，还请搬到寿经寺去，我会请那里的住持准备好吊唁仪式。”

接着，他想到阿藤可能手头紧张，便伸进怀里要替她出一些银钱。

“不劳烦您。”

阿藤抬手拦住他。

“小女有些微薄的积蓄，在此谢过阁下的好意。然而这是我家之事，请阁下不必劳心。”

说完，阿藤又深深鞠了一躬。

“承蒙阁下关照，如此大恩，实在不知如何报答。”

“不需要我相陪吗？”

鲇之进问。

“小女自有熟人相助。此番给您添麻烦了。”

阿藤向他道了歉。

鲇之进闻言，只能站在那里。他盯着阿藤手上的木盘，听了一会儿刚刚苏醒的蝉鸣，想起前天晚上看到的阿藤卧床不起的夫婿。今后只剩她一个人，该如何支撑下去？然而，他这个外人实在无法插手这件事。

鲇之进想不到该说什么，便向她行了一礼，准备离开。此时，阿藤突然满是感慨地高声问道：

“这是与家父对决之人的报复吗？”

鲇之进停下脚步，又一次愣住了。他脑中仿佛有喧嚣的疾风掠过。经过一番左右为难和漫长的沉默，他最后一言不发地摇了摇头，然后再次行礼，背过身去。还是不要告诉她实情为好。

他独自走到了浅野川，来到河堤上，想整理一下思绪。夏日气息一天天鲜明起来，孩子们都跳进河里玩起了水，或是互相泼水高声嬉戏，或是追着鱼儿四处跑动，溅起一片片水花。

他下到岸边，看着那些光景往下游走，见到一片树荫便走过去，在石头上坐下，盯着水流看了许久。脑中纷乱的思绪让他的感情越来

越激荡，最后全身颤抖起来。

他猛地站起身，拔刀挥舞。上砍，下挑，左右挥动，用尽全力出刀。刀刃破空之声如同疾风，灌入他耳中。

他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是他大意了。可是同时又想，人世是何等丑陋。怒气掌控了他，让他坐立难安。若是能装作一无所知，那将该多么轻松。可他总是会知道一切。之前如此，今后恐怕也是如此。

他收刀入鞘，走进河中用冷水洗脸，一次又一次。可是思绪迟迟不能平静，于是他双手舀起一捧水，浇到头上。

回到岸边，他又往前走了一会儿，然后登上河堤，任凭河风推着他向前，跨过卯辰桥，回到了长屋。

鲇之进穿过小巷，走过井边的空地，发现一个娇小的人影站在他门前。他定睛细看，对方也发现了他，开始向他走来，脚步渐渐加快。是寂莲。

“寂莲师父。”鲇之进说，“您来得正好，我本打算到寿经寺去的。”

“鲇之进阁下。”

寂莲面色似乎有些发青，举止也有点奇怪。

两人在井边相对而立。

“您在等我吗，为何不进屋去呢？”

鲇之进说完，又继续道：

“昨夜，原加贺藩士武藤兵卫门阁下去世了。目前他的儿媳正在准备棺桶，过后会抬到寿经寺去，劳烦您准备下葬与吊唁的事宜了。”

“是吗，我知道了。”

寂莲如是回答，但是没有动弹，也没有再说话。

“您怎么了？”鲇之进问，“今日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

寂莲还是抬头看着鲇之进，一言不发。

“您怎么了？”

鲇之进又问了一遍。

“如果您有事要说，请尽管说吧。”

“鲇之进阁下。”

寂莲沉声道。

“是，您请说。”

“您先前提到的姑娘，就是与您喝了神酒的那位……”

“哦，您是说千代吗……”

“您当时说的地方，可是犀川上游的红叶村？”

“是的，红叶村。”

“今早有位施主告诉我，红叶村开战了。”

“开战？”

鲇之进心里一惊。为何在那种村子里开战？

“飞驒的落魄武士残党与西河组的恶棍合流，翻过山去袭击了红叶村。”

鲇之进一时无言以对，仿佛时间静止了。

“什么？然后呢？”

他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

“村长以下所有有一定地位的男丁都被当众施了磔刑……”

鲇之进仿佛失了声，茫然呆立。

“都被杀了……”

“是的，还有许多平民也被杀了。”

“女、女人呢？”

他问了一句，心中满是恐慌。

“年轻的姑娘都被抓起来当了妓女……”

鲇之进双脚发软，不知何时已经跌坐在地。他左手似乎碰倒了水桶，只听见头顶滑轮发出一阵咔嗒声，桶子落进了水里。

“啊，您还好吧？”

尼师在他旁边蹲了下来。鲇之进扶着井沿想站起来，但是双腿使不上力气。

他感到惊愕，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反应。他此前从未感到过恐惧和紧张，哪怕面临死亡，也从未怕成这样，反倒充满力量，沉浸在类似欢愉的情绪中。可是现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强烈的绝望感令他眼前发黑，此时他才意识到，千代对他而言是何等无可替代的人。

蹲在旁边的尼师双手捧起了鲇之进的右手，让他扶着自己的肩膀。鲇之进只觉得眼前发黑。他以前从未让女人搀扶过他。寂莲奋力站了起来，鲇之进虽然羞愧得浑身颤抖，却也勉强站了起来。

可是，他眼前还是冒着金星，无法保持站立。虽然身在盛夏的艳阳中，视野却像沉入了幽暗的井底，几乎无法视物。他有生以来头一次体验到这种感情的激荡。

“今天到底是个什么日子啊。”

鲇之进总算能说出话来，接着弓下身子，双手撑在井边。

“太糟糕了，所有事情一股脑儿涌了过来。”

“是吗？若是您不嫌弃，请对我说吧。”

寂莲说。

“此话当真？我能仰仗您吗？”

鲇之进看向寂莲，仿若祈求。

“那是当然。”寂莲回答。

鲇之进跪倒在尼师面前。

“啊，您还好吧？”

寂莲又要蹲下身子。

“请您不必劳烦。”鲇之进说，“我不是对师父，而是对师父身后的佛祖谢罪。”

寂莲闻言，又站直了身子。鲇之进低下头，盯着寂莲的草鞋说：

“我已决心不再杀生，已经诚心诚意发了誓。纵使与人交手，也断然谨遵教诲，只将对方轻伤，绝不夺其性命。但是，现在不行了。这座城里潜伏着难以度化的恶人，我必须将他们斩杀，否则将令无辜百姓深受其害。”

“是吗？您真的要动手？”

“是。这些人诬陷正派之士，断其一族血脉，还将其残忍杀害，留下一具惨不忍睹的尸骸。我无法原谅这些行为。他们还玷污了无辜女眷，夺走她们安稳本分的生活。我难以容忍这些恶行，怎能袖手旁观。请容许我杀生。”

鲇之进站了起来，不等回答便走开了，还叫了一声：

“师父，请到这边来。”

他把寂莲请到自己屋里，脱鞋上去，用力掀起地板，接着俯伏在地，从底下的瓶中捞出所有小判，摆在地上。

“这里有一百二十两。”

他说着，拢起了金币。

“哎呀！”

尼师惊道。

“请师父将十六两交予今日将去寿经寺吊唁其父武藤兵卫门的武藤家儿媳阿藤夫人。您只需告诉她，这是令尊寄存在我这里的银钱即可。接着，再拿三两给团子摊的阿园，若是她母亲还需要长崎的妙药，便用这钱来买。”

他数出十九两，分作两份推到尼师面前。

“剩下这些钱都赠予寿经寺，我都用不上。请寂莲师父用它救济世人。”

说完，他便走到了门口。

“知道了。那么鲇之进阁下打算怎么办？现在就去红叶村吗？”

“在此之前，我还有件事要做。”

说完，他将大小双刀又往腰间深处插稳了些。

30

站在莶生屋门前，鲇之进看了一眼隔壁的房子。那里挂着大灯笼，上书“万事屋·鸢”，另一头的灯笼上则写着几个黑字：“傀儡屋”。多津一度在尻垂坂路口险些被他们掳走，当时用来堵住多津嘴巴的手巾上，就印着这个屋号。

没有人会在行凶之时使用印着自家名号的手巾，所以他并不认为贼人来自傀儡屋，而是想象，这可能是贼人让对方误会的伎俩。若说他们针对谁，首先应该是多津，还有她背后的某个人。

鲇之进低头走到屋檐下，寻找岩五郎的踪迹，但是遍寻无果。于是他登门入室，走进了昏暗的店中。有的人在来回忙碌，有的人坐在屋里打算盘，就是看不见岩五郎。

“来了，您有事吗？”

有人问了他一声。鲇之进给岩五郎当保镖，店里的人都认识他，因此无人戒备。

“岩五郎阁下在何处？”

“老爷在里屋。”

他往里面走，没脱草鞋就登上了走廊。

顺着走廊往前走，便来到中庭边缘。庭院打理得漂漂亮亮，竖着长满苔藓的大号石灯笼，底下是同样覆盖着苔藓的假山，山顶有一株山梅，结了许多红色的果实。

假山上的苔藓都洒过水，湿漉漉地反射着阳光。山背后是一座小池塘，里面游着两三条黑鲤鱼。因为没有屋顶，整个中庭沐浴在阳光中，湿润的苔藓透着几分凉意。一阵风吹过，感觉也很清凉。

长廊左右竖着几根柱子，靠房屋一侧的纸门全部取了下来，只剩下光秃秃的立柱，因此长廊左侧的空间全部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宽阔的房间。岩五郎正背对中庭，伏在书桌旁算账。他每写几个字，就在右边的算盘上拨几下。鲇之进走了过去。

“这中庭很气派啊。”

鲇之进对他说。

岩五郎惊讶地转过身来，眯着眼睛抬头看他，然后撑起身子，艰难地站了起来。

“我道是谁，原来是山县阁下。您说得没错，我毕竟为这院子花了不少钱。”

莅生屋主人说着，优哉游哉地走了出来。

此时他才发现鲇之进还穿着草鞋，向他投去不满的目光。

“不过那都是别人的钱。”

话一出口，鲇之进猛地出手，狠狠击中岩五郎的心窝。

岩五郎闷哼一声跌倒在地，又被鲇之进揪住后领，拽到了一根柱子边上。接着，鲇之进从怀里掏出细绳，将他双手绕到身手，紧紧捆在了柱子上。随后，他又把岩五郎的身体往前一拽，膝盖顶住他的后背，将他唤醒。

“啊、啊……”岩五郎醒来便感到腹部一阵剧痛，怯怯地说，“你、你干什么啊，疯了吗！”

“我很正常。”

说着，鲇之进拔出了大刀。

“你、你要反水吗？！”

莅生屋面色大变。

“莬生屋，你才是叛徒！”鲇之进说，“我还挺信任你的，因此才不情不愿地给你当保镖。我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人，但毕竟挺讨人喜欢，便信了你不是什么为害世间的恶棍。没想到你竟是个无药可救的渣滓，用一脸虚情假意的笑容辜负我的信任，实则是个冷血的大骗子！”

“你、你干什么啊，我看是你误会大发了吧！”

岩五郎叫道。

“是吗？等会儿就知道了。”

鲇之进说完，大刀一闪。

“哇！”

岩五郎惨叫一声，左脸已经多了一道口子，鲜血冒了出来。

“认命吧莬生屋，这是你长年作恶的报应。你早就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了吧。”

“来人啊，快来人啊，有刺客！”

鲇之进任凭他喊，继而在他右脸划了一刀，又是一道口子。

“没错，我就是刺客，现在就要取你性命。以前我一直保护你，现在不干了。要是再不喊人，我就砍掉你的头！”

鲇之进冷冷地说完，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岩五郎见鲇之进来真格的，顿时露出恐慌的神情，全身如同痉挛般颤抖。

“哼。”

鲇之进嗤笑一声，勾起嘴角。

“我竟是被这种鼠辈骗得团团转吗……”

他喃喃着自嘲的话语，内心充斥着对自己强烈的轻蔑。他竟如此大意。那种感情继而转变为露骨的杀意，从他体内迸发出来。

“我赌上性命，竟是为了保护你这种渣滓。我最无法原谅这样的自己。你利用了我的信任，只用区区几枚小判收买了我。”

岩五郎奋力挺起被束缚的身体，扯开嗓子发出惊恐的喊叫，几乎用上了全身的力气。他死命拧着脖子躲开刀刃，不断发出比女人还要尖利、宛如濒死哀号的声音。

“就这样了吗茋生屋，这便是你最大的声音啦？！”

鲇之进怒喝一声，转而把刀尖抵在他额头上。

“哇！”

岩五郎再次高喊。

“看我把你这脑袋斩作两片！”

鲇之进高高举起大刀。岩五郎又迸发出了汽笛般的哀号。

就在此时，两侧传来风压，一群黑衣男人从屋里冲了出来。鲇之进飞快地扫了一眼，对方有七个人。虽然还是大白天，他们全都戴着黑面罩。

“快、快来救我！”

岩五郎向一群手下大喊。

“来了吗，傀儡屋。不，鸢家的贼人。你们两家是背地里相通的吧。”鲇之进说，“这是第二次碰上，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且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刀法，好在黄泉路上细细琢磨！”

话音未落，鲇之进就杀了过去，大刀一闪，砍向打头的两人。那两人撞在一起，轰然倒地。

接着，鲇之进挡开第三个人的大刀，转手斩断一人的右臂。一阵鲜血喷溅，手臂滚落在地。

他又头也不回地砍向背后袭来的人，继而刺穿旁边那人的心脏，然后拔刀，毫不留情地斩向失去手臂哀号不止的人。

转眼间便有四人倒下，有两人见状转身就逃，鲇之进追杀过去，奋力交锋，借助反弹的力量砍伤了旁边那人的手臂，随即身形一沉，横扫前方那人的大腿，转身追向方才被砍伤手臂的人，以及一同逃窜的另一名同伙，接连朝着两人的背部斜劈下去。

两人轰然倒地，战斗就此终结，屋子突然陷入令人茫然的静寂，到处是强烈的血腥味。

被砍了腿的男人跌坐在地上，在血海中挣扎。他蒙面的黑布掀开一角，露出死死咬住的牙齿。

“这就完了吗？”

鲇之进转向被捆在柱子上的岩五郎。

“你的手下只有这些？”

岩五郎拼命点头。

“平时都是这七个人在行动吗？从武藤家盗走公银那次，还有深夜突袭那次？”

岩五郎沮丧地低下了头。看来鲇之进说中了。

“只有你还活着吗？”

鲇之进看向坐在血海中死命压住鲜血喷涌的伤口、痛苦不堪的那个人。

“痛吗？被你们打落地狱的人也是这般滋味。”鲇之进冷酷地说，“这些人很快就要死了。你也一样。昨夜你们在卯辰八幡社院内杀了武藤兵卫门阁下，对不对？”

男人依旧咬紧牙关。他看向背后的岩五郎，可他的主子也沉默不语。

“不用回答，我已经知道了。我跟你们交锋过一回，清楚记得你们的刀法。毫无疑问，武藤阁下满身的伤痕就是你们留下的。为何要杀他？！为何要杀死武藤阁下？！”

此时，前屋又有几个莵生屋店里的人挥舞着大刀冲了进来。不过这些人都毫无章法，不过是些受聘之人，出于道义前来相助罢了。

鲇之进回过头，毫不留情地斩杀了打头的两个人。这帮人都是岩五郎的手下。后面三人慌了手脚，见敌不过他，便转身欲逃。

“别怕，站住！”鲇之进怒喝一声，“算盘跟刀不一样，这下你们明

白了吧！”

那几个人停下脚步，不知为何老实地点了点头。

“你们要是跑，我就追过去杀掉你们。谁觉得这样也无所谓，那就跑吧。”

那三个人一动也不动。

“都转过来。”

鲇之进用刀尖示意了一下。

“你们就这点身手，没必要为盗贼头领送命。把刀扔了，到这里来。”

鲇之进命令道。

“坐到墙边去，听我说话。你们虽然是一群恶党，但若是听了我的话改心向善，倒也能保住一条性命。怎么样？！”

鲇之进一瞪眼，那几个人就放下了刀，靠在墙边坐下，个个用力点头。

“你们之所以杀了武藤兵卫门阁下，是因为我险些就要发现你们的勾当了。这里白天是搞高利贷生意的菰生屋，还有做鸢工 [11] 的傀儡屋。可是到了晚上，你们就是一个大盗团伙。高利贷的本金就是你们偷来的。”

鲇之进一边打量他们，一边说道。

“因为钱都没写名字啊。”

若是他们眼中闪过一丝否定的神色，鲇之进就会展开追问。因此，他此时正轮番看着那几个人的眼睛。

“一天，你们从城上武士口中得到消息，知道有大量公银被送到武藤家作为铸造铅瓦的费用。于是，你们潜入武藤家，盗走了所有公银。武藤家儿子被怀疑私吞公银，不得不切腹明志，但是失败了，武藤一家等同于断了后。

“武藤家没落后，家中媳妇想摆个小小的团子摊，兵卫门阁下为

了凑到盘店面的钱，在卯辰八幡社院内连日站立。我对他生出好奇，还拜访了兵卫门阁下的长屋，听他说起了背后的缘由。于是你们开始担心我会不会察觉到真相。”

说着，他又目不转睛地观察几个人的表情，看不到任何否定的神色。周遭只有坐在血海中的那个男人痛苦地呻吟着。

“没想到你们竟是一群大盗，而且是武藤家没落的元凶。袭击多津和岩五郎的暴徒都是协助你们偷盗公银的武士，因为你们反悔没有分赃，他们才会出手报复。你，岩五郎，害怕一切真相曝光……就命令这些蒙面人袭击兵卫门阁下，将他杀死了。”

鲇之进大刀一挥，甩掉血糊后收刀入鞘。

“你这么做就是为了封他的口。卑鄙小人。我本来对这荒唐的世道和奸邪小人毫无兴趣。若不是你们把兵卫门阁下杀死，我或许还会摆出一副不明就里的模样，不去追究这件事。可是你们竟把他杀了，这点我绝对无法原谅。你们是世上的害虫。我必须为了世人把你们除之后快！”

就在那时，被砍了腿的男人拼尽最后的力气朝他砍了过来。鲇之进早以察觉他，闪身的同时抽出大刀，朝他身上砍去，瞬间便回了鞘。片刻之后，才传来男人倒地的声音。

不知为何，被捆住的岩五郎发出了感慨之声。

“你们是鸢工，飞檐走壁的功夫自是一流，但论刀法绝不是我的对手。”

他对被他砍倒的最后一人说：

“你想死，对不对？所以我大发慈悲，让你如愿以偿。”

说完，鲇之进转身环视周围。倒在血泊中的七个人已经不再动弹。

“这下我的工作结束了，我也不会再说什么。我不想再见到你们，下次再敢露面，我就不留情面了！”

他对坐在墙边的几个人说完，便绕开血泊朝门口走去。接着，他又在走廊上回头，决定再多说几句。

“你们都给我到寿经寺去坐禅，好好冥想，改过向善。”

他又看向被捆住的岩五郎，与他对上了目光。

“茋生屋，受你关照了。”鲇之进说，“别过！”

说完他就背过身去。岩五郎突然大声说道：

“山县阁下，你有一点弄错了！”

鲇之进闻言，停下了脚步。

“我之所以令人杀死武藤阁下，不是因为害怕坏事暴露。”

“那是为何？”

鲇之进问。

“因为我不想失去你啊。要是真相大白了，你肯定不愿给我当保镖。”

“当然！”鲇之进恶狠狠地说，“就算不真相大白，我也不干了。”

他又喃喃道：

“保镖算得什么工作，简直是狗屁。我再也不干了！”鲇之进想起武藤兵卫门的话。他说得一点没错。

“可是你不也在我这赚了一大笔钱吗？”

岩五郎不认命地说。

“你的臭钱我一文都不要。全都送给让你推入地狱的人了。”

鲇之进说。

“哦，不过那就是你的优点啊。”茋生屋岩五郎感叹道，“如此刚正不阿，实乃当世罕见。”

鲇之进哼了一声。

“少说废话，我唯独不想听你的夸奖，怕脏了我的身。”

“我看上了你的剑术。”岩五郎说，“真可谓雷霆之刃，让人眼前一亮。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凌厉的剑法。我希望你一直留在这里，希望一直看你大显身手。将来我还想把这份家业全都交给你。之前对你提过的事情可不是谎言。因为我对你太着迷了。”

鲇之进惊得待在原地，然后说：

“痴心妄想。”

他握住刀柄，出鞘一分，最后说道：

“这把刀被你这种盗贼迷上，也是令我怒不可遏！”

说完，他又把刀按回鞘中，大步离开了苉生屋。

31

西河屋既是旅舍，也是犀川沿岸规模最大的赌场。与之相邻的房子被整间改造成食材的储藏室和厨房，通过走廊与西河屋后门相连。而原本过于狭窄的后厨，则被改造成了牢房，用于监禁不听话的娼妓和疑为间谍的可疑人物。这里的地面原先就铺了方便用水清洗食材的石板地，正好方便拷问囚徒时泼泼冷水。

屋顶有重重房檐遮挡，又开着大采光口，既能挡雨，又能在日头角度恰好时得到满室阳光。此时阳光正从外面倾洒进来，照亮了被悬在房梁上的凄惨人物。

千代双手被缚在身后，胸腹有重重绳索勒住，还被悬在了房梁上，其状惨不忍睹。如今她早已哭哑了嗓子，一言不发地任凭身体缓缓旋转。

由于双臂和腰部高悬，头部向下低垂，她那因折磨而哭花的脸上垂下了唾液的细丝，滴落在地上。

“如何啊千代，你还不愿意老老实实接客吗？”

正对牢房的大厅里有一群满脸胡髭的流浪武士和混混，个个盘腿而坐，身边摆满了酒壶，边喝边看被折磨的千代。

“不要。”

千代用沙哑的声音说。

貌似头领的流浪武士失声笑道：

“你这女人还挺倔。要知道，你已经无亲无故，谁也不会来救你了。除了听我们的话做个娼妓，别无其他活路。若你再这样倔，只会死在这里。”

“那就杀了我。”千代缓缓转动着身子，伴随艰难的呼吸吐出声音，“与其变成你们这帮恶鬼的奴仆，我甘愿去死。你要杀就杀吧。”

“那可不行。”头领说，“像你这样的美人自有用途。你不愿当我的妾，又不愿做娼妓，可是这世道没有那么好过，任由你这般任性。”

他说完，周围的手下哄笑起来。

“反正你姿色不错，就算每天挂在那里折磨，也能看着下酒。”

“女人！”另一个流浪武士怒喝道，“你要是不接客，就把你捆起来，掀开下摆让客人弄！”

“随你的便。”

千代说完，又因为呼吸困难，断断续续地继续道：

“你们原本也是武士，难道没有武士的矜持吗？你们的武家气概都去哪里了？难道已经沦落成了无能之辈，只会跟一帮卑贱的恶棍混在一起，联合起来欺负一个无力的女人吗？”

“什么？！”

一个混混儿听了，当场暴跳如雷，一路小跑跳到石板地上，夺过千代旁边那人手上的竹条棍。

“臭婊子，狂什么狂！”

说完，他就开始奋力抽打千代的腰、臀和腿。

千代一声不吭地忍耐。

“区区一个女人，说起话来却要学什么武士！”

那个混混儿涨红了脸，不断抽打千代。

“助次郎，你隔着衣服再打也没用。”

一个流浪武士笑着说。

“是。”

被叫作助次郎的男人应了一声，分开千代的和服下摆，高高掀起其中一边，让她露出双腿，继而用力抽打。千代惨叫一声，又哭了起来。原本雪白的大腿眼看着被打红了。

听到千代凄厉的哭声，男人解了气，把竹条棍往地上一扔，松开了掀起和服的手，让千代的腿再次被盖住。接着，他大步走到千代面前，一把抓住她凌乱的头发，往上一扯。千代哭得扭曲的脸就这样暴露在那些看热闹的人面前。她的鼻涕顺着嘴唇流下来，变成一根白色丝线，长长地垂到了地上。

男人猛地一推千代的头，她被悬吊的身体再次快速旋转起来。哭声一会儿远去，一会儿靠近，口水和鼻涕描绘着螺旋，在地上落了一圈，几个男人笑得前仰后合。

“好丑的女人啊，像小鬼一样拖着鼻涕。”

流浪武士的头领说。

“都这样了，你还倔什么？你在等什么？难道你觉得只要硬撑下去，就会有人来救你？”

另一个人说。

“瞧你一脸的鼻涕眼泪，可惜那张脸了。只要听我们的，马上就把你放下来。而且还让你吃饭，让你睡被窝。如果你还这样倔，就每天都得挨打。还不识相一点？”

“你可别妄想了，女人！”助次郎在千代耳边吼道，“这世上没有人会救你，赶紧认命，老老实实听话！”

可是千代停止哭泣之后便一言不发，只发出了痛苦的呼吸声。

“这女人真是太倔了，性子这么野的人，就应该这样对付。”

说着，一个流浪武士站起来，朝折磨千代的地方走过去。他走到被悬在房梁上的千代身边，抓住她前倾的身子，费劲扯开了被绳子捆住的和服前襟，随后抓起一边使劲往前拽。

一只胀大的乳房从绳索之间滑了出来。流浪武士抓起来捏了两下。千代发出不快的声音。

“好大的奶子。”

男人说着，拽起千代的上半身，展示给其他人看。醉酒的男人们顿时叫嚷起来。

“怎么这么大，啊？女人，你说为啥啊？”男人色眯眯地问道。

千代只是喘息，没有回答。

“是因为这个。”

说着，他抓住千代的乳房，使劲一捏。

一小股白色的液体划过空中。

“哦哦！”

几个男人纷纷惊叹，然后大笑起来。

“瞧啊。”

男人说着，又捏了一下。白色的乳汁再次描绘出纤细的弧线。

那副光景似乎让他们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感动，一群人沉默了片刻。

“女人，你有孩子？”男人说，“你一直这样倔强，就没法给孩子喂奶。若是你死了，你的孩子也要死。你好好想想！”

男人像是在劝导她一般。

“听好了，只要你老实听话，我就把你放下来，还把你孩子带过来吃奶。知道没？嗯？听话。”

男人松开她的乳房，慢慢悠悠地回到了大厅。

然而千代的乳房已经无从遮蔽，只能那样向下垂着，还有点点白色乳汁滴落在地上。

“不过啊……”一个流浪武士说。“你都为人母了，还要被人吊在房

梁上，像孩子一样挨打吗？”

话音刚落，千代突然发出尖利的惨叫。她缓缓旋转着，惨叫了许久。

“哦，这下是疯了吗？”

惨叫之后，千代又大声痛哭起来。

强烈的愤怒让千代脑中空白，她任凭自己宣泄了一会儿心中的屈辱和愤慨。

可是因为疲劳和体力耗尽，她并没有宣泄多久，很快就失去了发出声音的意志和体力。她颓然低下头，仿佛失去了意识。

“喂。”

沉重的静默让看守她的男人和助次郎都忍不住低头看向千代。

“还活着吗？”

座上的一名流浪武士问道。

“那可是个上等货色，别把她弄死了。”

另一个人说。

“那女的能卖不少钱呢。”

此时，千代猛地苏醒过来，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好闷，胸好闷……”

“嗯？”

助次郎反问。

“吊了好久，喘、喘不上气。胸好闷。请把我放下来，不然我要死了。”

“她要下来。”

助次郎对座上的流浪武士说。

“总算服软了吗。”

刚才劝导她的流浪武士说。

“你这是愿意听话啦？”头领粗着嗓门问道。

千代声音嘶哑地回答：

“不愿意。”

流浪武士叹息一声。

“你咋这么倔呢。”

“怎么办？”

助次郎问。

“放她下来。”头领下令道，“别真的弄死了。”

千代被放下来，瘫在地上久久没有起身。

看守扶起她的上身，然后抱起来，搬到了流浪武士们坐的地方，让她靠在全部敞开后叠在一起的纸门上。

千代露着一只乳房，还露出了一条光裸的腿，意识模糊不清。由于双手被捆绑，她无法遮掩自己。

“叫阿富把孩子带过来。”

头领下令，助次郎马上跑向大门。

不一会儿，一个老妇抱着婴儿走了过来。

“阿富，给孩子喂奶。”

头领瞥了她一眼，看来阿富是头领的妻子。

她走到千代面前，将婴儿的嘴凑到千代从绳索间探出的乳房上。婴儿对周围的异常毫无察觉，咬住千代的乳房，啧啧地吮吸起来。流浪武士们见此情景，顿时哄笑。

“哎哟，吃得可欢了。”

一个人喊道，其他人笑得更加猥琐。

“连母亲被捆成了粽子都不晓得吗，太可怜了。”

喧哗声让千代猛地回过神来，撑起瘫软的身子，微微向前倾斜。她是为了让婴儿喝得更顺畅。可是毕竟行动不能自由，乳头总是从婴儿口中滑出，千代一着急，就拼命向前挪动，或是扭动着身体想改变姿势。

“你快把她给解了吧。”

阿富对头领说。

“解开。”

头领闻言，对方才负责看守千代的人下令道。

看守连忙走过来，按着千代的背让她更往前倾，继而解开了紧紧捆绑双手的绳索。由于被折磨了很长时间，千代的手已经严重变色了。

总算获得自由，千代高兴地从阿富手上接过婴儿，紧紧抱在怀里，随后稍微侧身避开男人们的视线，让孩子稳稳含住了乳房。接着，她一边流泪，一边为孩子哺乳。

千代一言不发，阿富也一言不发，屋里只剩下婴儿吸吮乳汁的声音。男人们看腻了，又开始饮酒作乐，对西河屋的娼妓品头论足，热烈讨论孰优孰劣、感度如何的话题。

就在这时，女人低声吟唱安眠曲，流浪武士们停下交谈的声音。转过头去，原来是千代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轻轻摇晃身体哄着孩子，低声唱歌。那是红叶村一直流传的曲子。

犀川船头家呀嚯咿，

船头家撑着橹呀嚯咿，

好孩子乖乖睡呀嚯咿，

船头家撑着橹呀嚯咿。

好孩子，快快睡，做个好睡梦，

好孩子，可别哭，不然不要你。

乘着梦的浪花，摇啊摇啊，

小小摇篮里啊，做梦的孩子，

伤心的世道啊，快快过去吧。

爱哭包，不让上，小小传马舟，

爱哭包，别哭啦，做梦更甜美。

妈妈也会陪你，做个美梦。

将来妈妈带着你，一起上路呀，

好孩子的美梦呀，就是极乐土。

32

从拷问房穿过一条走廊就是牢房。所谓牢房，不过是地板上摆着两块破烂的榻榻米，而千代就躺在上面。

偏房是新盖的，里面挺大，牢房旁边便是看守房，足够好几个看守在那里起居。这里不像城中那些廉价长屋，房间里有好几个人的被褥，还有足以容下长衣箱的壁橱。

太阳已经落山，流浪武士和西河的残党都在主屋的大房里用晚膳。有人拿了饭团给千代，可她只吃了一口，实在难以下咽，便一直扔在旁边。倒是喝了好几大口冷掉的汤水，因为她太渴了。

从千代被监禁那天起，她就吃不下东西，自己也感到很奇怪。第二天，她发现自己口渴，便只喝了点水。一开始因为紧张和恐惧，她连自己口渴都没有发现。喝了点水之后，总算能吃点东西了，但肠胃又不消化，吃完便泛起了恶心。于是她便不再吃东西，肠胃因此变得更敏感了，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来。因为每天都要受许多折磨，她也知道若不留存一点体力可能会死，可是无论如何都吃不下去。

她不吃东西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如厕。牢房里开了排泄用的孔

洞，上面有个盖子。她可以在这里上茅房，可是难以避免被好色的看守看见。牢房里没有遮挡身体的屏风。

千代压根儿不与看守说话。对方虽然会搭话，但是回答了准没好事，她整日一言不发，静静地躺在那里。这天她也躺在牢房里，因为过于安静，她听见了主屋那边传来男人的笑声，里面不时夹杂着女人的娇声，想必他们找了艺伎和娼妓去陪酒。

以前，千代也曾被领到酒席上，因为她执意不理睬他们，就被骂作倔强的女人，然后捆起来遭受折磨，被打得全身动弹不得。今天她也遭受了同样的折磨，现在痛得坐都坐不起来，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

看守突然站起来，拉开门走了出去。千代虽然没朝那边看，但是能感觉到动静。千代被关在牢房的时候，看守必须坐在门外的歇脚台上看着她，不会轻易起身，顶多只在上茅房的时候离开一下。

每次待在牢房里，千代都终日背对看守，绝不往他的方向看上一眼。一旦与他对上目光，那人必定会产生奇怪的冲动，走进牢里来试图恣意摆弄千代的身体。只要稍微松懈一下，就会被他掀起和服下摆，或是贪看她的身体，或是要糟蹋她。所以千代始终背对着他，但还是能通过动静和气息猜到男人的举动。

包括看守在内，千代早已从心底里厌恶了盘踞在西河屋的这群人。他们活在这世上，似乎满脑子只想着糟蹋女人，别的啥都不想。西河屋有许多娼妓，只要他们有那个意思，就能随便占有。那为何还要瞅准一切机会对她出手呢，她可是从头到尾都在顽强拒绝。

若是对她动手动脚，看守也会遭到责罚。可是他明知这点，还是要用色眯眯的眼神打量她的全身，一有机会就对她出手。方才他肯定也想这么做，因为他必定在回味自己刚才被吊在房梁上的模样。现在千代已经渐渐懂得这些事情了。男人这种生物，就是会对遭受折磨、痛哭流涕的女人产生邪性的反应。自从知道了这点，她决心无论再怎么被人打骂都绝不哭泣。只要她哭了，就会刺激男人的邪心，等到被关回牢里，不知该有多可怕。可是就算她能忍住疼痛，却难以避免会因为精神上的屈辱而流泪。

纸门被拉开，看守走了回来。他慢悠悠地走进屋里，把门关上了。千代微微绷住身体，全神贯注地听着背后的声音。她心里一惊。这人的气息好像跟以往不太一样。他开门关门的动静不一样，走路的速度不一样，连脚步声都不太一样。他似乎拿着很重的东西，还把它

放在了地上。那是什么？但她不能转身，那太危险了。

“千代。”

有人低声呼唤她。

瞬间，千代感到全身血液沸腾。她感觉那就是自己等了又等的声音，兴奋得控制不住全身的颤抖。可是与此同时，她又产生了疑念。莫非这又是在做梦吗？她在梦里已经无数次听见过这个声音。如果这是梦，她不能过于高兴，因为高兴之后的失落太强烈，会让她再次流下泪来。在牢里哭泣很危险，这会给人可乘之机。

千代撑起疼痛的身体，猛地坐起身来。因为强烈的期待，她一时忘却了疼痛。她回过头，看见一个男人把头抵在牢门上。

她来不及控制自己，就像动物一般激动地爬了过去，身体狠狠撞在牢门上，双手迫不及待地从格子里伸了出去，抱住男人的脖子。泪水不断滑落，让她视线模糊。可是她毫不怀疑，牢门另一头的那张脸，就是她焦急等待的面庞。

啊，为何会如此不同？无论是气息、气味，还有跃入眼帘的体态，他的气质为何与西河那帮人如此不同？那正是她怀念了许久的身影。

一切都这么舒心，这么温暖。为何如此不同？他与那些卑劣、好色、厚颜无耻、始终散发酒臭和腐臭，宛如肥猪一般的恶棍竟如此不同，美丽得宛如一种不同的生物。

“鲇之进大人！”

说完，千代再也绷不住，开始号啕大哭。她实在没法不哭，哪怕泪水、鼻涕和唾沫打湿了脸，她也无法忍住。

“千代，别哭，让人听见了可不好。”

千代闻言，拼命想憋住声音，可是不行。她的嗓子不受控制，泪水和呜咽都源源不绝地涌上来。

“我好想你。我一直相信你会回来，所以一直在忍耐。太好了，我好高兴，我好高兴！”

千代说完，又痛哭起来。

“我在城里听寿经寺的住持说起，才知道飞驒的浪人和西河屋的残党袭击了红叶村。”

千代不停地哭，脸上沾满了泪水，拼命点头。

“坂上阁下呢？令尊呢？”

鲇之进问。

“死了。”

千代哭着回答。

“令堂呢？”

“被杀了。”

说完，另一种意味的眼泪也涌了上来，让她忍不住撮紧了嘴角。

“他们叫我斟酒，我做不到。我绝对不理睬那些人。要我伺候他们，我宁愿去死。他们残害了我的父母……”

鲇之进掰开她的手，抽身离开。

“啊！”

她忍不住喊了一声，心中突然不安，泪水更是滚滚而落。

不想他离开。她担心他一旦退开，就会看见她满脸涕泪，表情扭曲，嫌弃她丑陋。

“别离开，我好害怕。”

千代恳求着，同时向鲇之进伸出手，却只能徒劳地抓住空气。既然已经伸手触碰到他，千代害怕自己再也无法忍受折磨。

“没事了，你不用担心。”

鲇之进充满自信地说。那句话让她特别高兴，心中充满了力量。但是不对，鲇之进尚未知道实情，事态远没有这么简单。

“我要救你出去。”

“是。”

千代忍不住答应了，可是——

“新堂家的严三郎阁下呢？”

千代用力摇头，挥洒着泪水。

“死了吗？”

“嗯。”

“保科家的义达阁下呢？”

千代继续摇头，又洒下一些泪水。

“还有吉田的文左卫门大人，大家都被抓起来，为了震慑村民，受了磔刑。”

“这……”

“还有时次郎叔、文五郎叔、彦佐叔。”

“全都受刑了？”

“是。他们在虎八叔的地里，当着全村人的面……就是为了让村民害怕，逼他们乖乖听话。”

“原来是真的吗……那坂上阁下呢？”

“只有父亲被砍死了，也算是一种安慰……”

“是嘛。”

鲇之进点点头。

“先离开这里吧，具体的事情过后再说。”他说道，“钥匙在这家伙身上对吧，我这就给你开门。”

千代闻言，这才发现看守四肢被缚，双眼和嘴巴都捆着手巾，滚倒在地。鲇之进离开牢门走向他，朝他腰上的挂绳和烟管伸出手。

“不要，不可以！”

千代压低声音叫了一声。鲇之进吃了一惊，转头问道。

“为什么？”

他瞪大了眼。当然，他不会明白个中缘由。

千代从木格子里伸出手，又流下了眼泪。

“为什么？告诉我。”

“我不能出去。”

“为什么不能？”

千代猛地感到强烈的恐惧，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若是此时被鲇之进抛弃……她实在太害怕了。因为现在，她已经多了一个跟鲇之进同样重要的人。

“说啊，千代。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出去？”

“孩子……”千代条件反射地应了一声，随后缓缓说道，“他们带走了孩子。”

“孩子？”

鲇之进愣在原地。这话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你说孩子？”

他又问了一遍。

“是的，宝宝在他们手上……”

鲇之进无言以对，想了一会儿，又问：

“谁的孩子？”

千代闻言，低头哭了起来。这一刻，她不能保持沉默。

“我的。”

“千代的？”

“是。”

“千代……千代生孩子了？”

千代肯定地点点头。

“是的。”

一阵沉默，沉默中潜藏着恐惧。千代心中默默祈祷，希望鲇之进不要嫌弃她。

鲇之进显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态。他感到困惑不已，不知该如何是好。

“如此危急之时竟闹出这种事，真的对不起。”

千代向他道歉，同时内心闪过一个念头，不知自己为何道歉。

“那些人三番五次威胁我，只要我跑了，他们就会杀死孩子。他们会动真格的。宝宝那么小，毫无抵抗能力，就算稍微受到一点粗暴对待也会死掉。如果我不给孩子喂奶，他也会死掉。”

“这我知道……”鲇之进咕哝道，“千代生孩子了？”

“是，我生孩子了。”

“谁的孩子？”

鲇之进问道。千代方才已经决心，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含糊。一旦她含糊其词，就会产生不好的意义，所以她立刻回答：

“这是我第一次向你报喜。那是你的孩子！”

千代坚定地说。

鲇之进一脸哑然。

“什么……”

他喃喃着，开始回溯记忆。

对这一点很有自信。虽然她心中笃定，但也有另外的迷茫。生下孩子的十个月前，她只跟鲇之进做过那件事。可是母亲被杀，千代对

女人的身体尚没有充分的知识。而她绝对说不出口的是，飞驒的流浪武士发起突袭之后，千代被他们逮住，成了一群强盗和混混日夜糟蹋的对象。她被男人糟蹋的次数远比西河家的娼妓要多，而且又惨遭毒打和凌辱。她虽然确信那不是贼人的孩子，但苦于缺少对女人身体的认知，因此心中充满强烈的不安。

“什么时候？”鲇之进问。

“啊？”

“什么时候生的？”

“刚刚生下。”

因此，千代才本能地确信，孩子绝不是那些肮脏男人的种。这种确信一直从身体里源源不断地传递出来。所以，她才能挺起胸膛肯定，那就是鲇之进的孩子。尽管如此，她却苟活于世，受尽那些男人的欺侮，这让她心中怀有强烈的罪恶感。这件事她万万说不出口，因为她本该自绝性命。双亲都已被杀，她却选择了苟且偷生。

可是她想活下来见到鲇之进，又发现自己月事已停，必定是怀了孩子，因此也想活下来守护这个孩子。处于这种罪恶感，她最终没能把事实尽数道出。

“这种时候说这些话，真的很对不起。可是我想要鲇之进大人的孩子，那孩子就是鲇之进大人的孩子，不会有错。所以求求你，不要怀疑这点。”

“我不怀疑千代。”

鲇之进低声说。

“太好了。”

千代说着，又流下了欢欣的泪水。

“我是孩子的父亲吗……是哪边？”

“啊？”

“男孩女孩？”

“是男孩。”

“是嘛。可是这样我们无法抽身，你且待我去取来。”

鲇之进说。

“取什么？”

“孩子。”

“不行！”

“为什么？”

“这些人是真正的武士，特别强大。他们在孩子周围布下了十重二十重的封锁。对方人多势众，肯定行不通。”

“哼，不过是一帮吃不上饭的流浪武士。”

“你一定会去救孩子，我对此毫不怀疑。可就算是你，也会力有不逮。这回他们是真正的武士，而且都是些亡命之徒，与去年西河屋那些人可谓天差地别。他们还有很丰富的战斗经验。”

“我也有。”

“不只如此，他们还有盔甲。一旦穿戴上甲胄，就不容易打倒了。”

“合战不过是往事，他们现在只是一帮强盗，算不得什么。”

“如果对方是个大人倒也罢了。可是，那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啊，稍有不慎就会死掉。”

鲇之进闻言，沉默下来。

“若是你花费太多时间抢夺孩子，他们就会赶过来将我扣押，以我为人质。我不怕死，但是我一死，就算你救出了孩子，他也活不下来。”

鲇之进叹了口气。现在竟要去争抢婴儿，他完全没预料到这种事态。

“那我要怎么办？”

鲇之进说。

“你一个人没办法。”

鲇之进听了，摇着头说：

“我们已经没有同伴，只能一个人干。”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仔细筹划。”

鲇之进咬着嘴唇，心想那个时机已经错过了。

“我已经把外面的看守杀了一个，这家伙也是这副样子。他们必定会心生戒备，到时就更不易行事了。”

他道出了担心的缘由。

“你说得对。”

千代已经想到了这一层。她沉思片刻，然后抬起头低声说：

“请把耳朵凑过来。”

她把鲇之进领到尽量远离被缚看守的位置，咬着耳朵道出了自己的想法，以免被那看守听到。

“就算遭到折磨，我也能忍受。而且那些人还在考虑我的用途，绝不会杀了我。”

“这是真的吗？”

鲇之进目光严肃地问。

“是的，不会有错。只要我假装答应那些人的要求，就更安全了。现在看守被杀，他们必然会追问我是谁干的。”

“嗯，然后呢？”

“我会说谎，告诉他们有个浪人一直纠缠我，想娶我为妻，但我一直拒绝，于是他招兵买马，组成一个武士团，想把我绑走。”

“嗯。”

鲇之进抱起胳膊想：这种事说得通吗？

“然后呢？”

“就说那些人身手非凡，但是并不知道我生了孩子。”

“嗯，接着又如何？”

“西河那些人必定会拿我当诱饵，将我捆在死胡同的尽头，前面挖个陷阱，或是头顶张开罗网，布置一些木料落石，然后潜伏在屋顶或是阴影里守株待兔。一旦将武士团引诱进来，就堵住出口，一口气击溃。”

“他们一定会这么干？”

“我听他们在酒宴上说过，已经用过好几次同样的战术了。”

“你听见了？”

“是，听见了。所以这次必定也会如此。另外，我也会引导他们采取这个战术。一旦人手集中在我这个诱饵周围，孩子那边的防守就会松懈。那些人都以为来袭之人不知道孩子的存在，因此不会严加看管。”

“那他们把孩子放在哪里？”

“那帮人的头领有个老婆叫阿富，一直都是她在看孩子。”

“嗯……”

鲇之进想了想。

“你说的死胡同在哪里？”

“就是这里。这里家宅密集，而且你也看见了吧，这座偏房门前的后院很大，右边的后门可以上锁。通往这里的入口很宽。”

“左边呢？”

“左边是狭窄的巷子，轻易就能堵住。我可能会被捆在院子左边角落的柱子上。只要放路人走进后院，让他们看见我被捆在那里，事情一下就会传开。”

“孩子在什么位置？”

“一定在我以前的家——红叶屋的后厨附近。因为阿富就住在那里。”

“红叶屋？”

“是的。那里现在是西河屋的外馆，供人住宿的地方。这座西河屋已经成了赌场和妓院，也做演戏和杂耍的生意。”

“那我到时候不管千代，只要去红叶屋，从阿富手上夺走婴儿就好？”

“是的。”

“但阿富不一定只有一个人。”

“恐怕她不会是一个人，不过她手下的都是女人。那人不太喜欢这些粗鲁下流的流浪武士，基本上都在外馆跟女眷们待在一起。”

“她不会到西河屋来吗？”

“来是会来，若是知道这里可能要成为战场，她应该会待在外馆。”

鲇之进点点头，但很快又歪起了脑袋。

“不行吗？”

千代问。

“事情真的会如你所说吗？那群流浪武士当真会为了千代你一个人集合起来布下埋伏？那帮人可是身经百战的老手啊。”

“是的……”

“若要实施这个计划，你就必须让他们相信，有一支强大的人马很快就要发起突袭，强夺西河屋。”

“是。”

“如果只是一两个人要打过来，那帮人恐怕会不为所动，依旧分散在两座旅舍中，不会把婴儿撇下。”

“是。”

“所以要这样说：一队强大的人马来过这里，虽然已经撤走，但是放下了话，声称还会再次发起攻击。”

“对，你说得没错。”

千代点点头。鲇之进又默不作声地想了想。

“可是他们为何撤退呢？”他看着虚空嘀咕道，“为何那队人马第一次来时没有掳走千代呢？”

说着，鲇之进走向看守，蹲下身来在他怀中摸索，接着表情骤然明亮起来。

“这个不错，真是天助我也。这家伙身上没有钥匙。”

“哦，是有人收走了他的钥匙，不让他进牢房吗？”

千代点点头说。

“嗯，这下前来强夺千代的人马也就不得不暂时撤退了。他们撂倒了看守，但是找不到钥匙，于是那帮人的头领隔着牢门对千代说，今日先拿走一些吃食，过后必定将你也带走……”

鲇之进说。

“是。可他们为何不马上袭击主屋呢？”

“因为日头尚高，耳目众多，若是让店里客人见到了，事情必定会传出去，最后可能传进官府的耳朵里。既然要袭击，就得先做好准备，趁夜行事。”

“好的。”

“那个头领还说，飞驒那帮人霸占了这里，这回轮到我把他们赶尽杀绝，把旅舍的钱和女人都据为己有了。”

“嗯。”

“听到这些话，西河的人肯定会警醒。”

“是的。”

“这个看守听了我和千代的话，必须把他也杀了。若不这样，他肯定会告诉主屋那帮人，说千代已经把孩子的事告诉我了。”

“是的……”

千代无力地点点头。

“而且他还知道敌手孤身一人，不是一队人马。尽管我不想杀生，但也没有办法，还是把这家伙的绳索解开，装出在这里进行过厮杀的模样吧。所幸他身上佩了双刀。”

鲇之进俯视着地上的看守。

“顺便再干掉几个西河的混混儿吧。若是自己这边死了几个人，他们也更容易相信敌人数量众多，而且身手了得。”

“是。”

“然后我再学夜盗的样子，拿走一点吃食，假装暂时撤退。”

“是。”

千代点点头。

“我就这么走了，那帮人真的不会伤害你吗？”

鲇之进又问了一遍。

“绝对不会。”

千代断言道。

“只要千代没事就行。因为这都是为你做的事情，要是你死了，就没意义了。”

鲇之进说完，千代又低下头哭了。接着，她说：

“谢谢你。那个，请等一等。”

千代突然唤了他一声，继而走到宽阔的牢房深处。贴着墙的木地板上叠放着几件衣服，她从里面拿出一个黑布做的奇怪东西，快步走了回来。

“请带上这个。”

“嗯？这是什么？”

“这是孩子的背带。”

千代把黑布展开给他看。

“把孩子屁股放在这里，这样背在身上。接着把布绳绕到前方，交叉一下，再穿过孩子屁股上的两个环，重新绕到前面打结。如此一来，就能空出双手了。”

“哦，是这样吗。这样的确可以使刀了，但有点不太像剑客的风格啊。”鲇之进说，“背着个婴儿……”

“真对不起。”

“不过千代真聪明。干掉西河老大时，也多亏了千代想的主意，才能如此顺利。”

“是吗？”

“是的。”鲇之进点点头，然后说，“计划定了就不能耽搁，我马上行动。”

接着，他又问：

“对了，他们有多少人？”

“我没认真数过，大概有三十人。”

“好多啊。武士有几个？”

“大约一半。”

千代说完，鲇之进点了一下头。

“这样刀就不够用了，刃会崩掉。”

“刃？”

“如果想把所有人砍死，就会这样。等我夺回孩子，又救出千代，我们就从这里逃走吧。”

“好。”

“我已经从心底里厌倦杀生了。”

鲇之进说。

33

西河屋后院深处竖着一根木棍，千代席地而坐，身体被捆在了木棍上。西河屋请来的太鼓手站在大路上大声招呼着：

“村里最漂亮的女人被捆在院子里示众啦。今天不收大家钱，白看热闹，快去看呀。那可是个大美人，不看就亏大啦。”

行人纷纷走进敞开的木门，院子里挤满了人。

“还真的是，好漂亮的女人。”

一个人说。

“怎么啦，她怎么被晾在这儿啦？”

一个人问道。

站在院子里的另一个太鼓手高声说明道：

“这女的被卖到店里做娼妓，她却怎么都不愿意，整天耍小性子，压根儿不干活儿，所以就把她捆在此处示众，叫她反省啦。”

围观之人闻言，纷纷赞同道：

“这女的姿色这么好，倒也难怪。她肯定是不想卖身吧。”

太鼓手添盐加醋道：

“这女人不过是长相好看，既不会弹三弦跳舞，也不会唱歌演戏，除了当妓女，还能做啥呢。”

鲇之进也混在人群里，观察着西河屋和中庭的情况。西河屋的人还不知道鲇之进的长相，只要置身人群之中，不做过于显眼的举动，就不会被认出来。

目前为止，事情都在按照计划发展。可是他抬头看，屋顶上并没

有流浪武士的身影。再看四周，也不见有人埋伏的迹象。可能因为日头还很高，佯攻之策尚未奏效。

不过这里挤着这么一大群人，夜盗的确不会攻过来。目前必须判断西河屋的流浪武士和混混儿还散布在主屋和外馆，加之鲇之进只有一个人，要行动还为时尚早。

昨日，他把看守带出去解开绳子，不等他开腔就挥刀斩杀，接着躲在阴影中等待，见到三个腰间插着大刀的混混儿走到后院里来，确定周围没有别人后，又一刀斩了那三个人。随后，他盗走晾在屋檐下的六根萝卜，离开了西河屋。接下来就要等千代按照计划将他们编造的故事说给西河的流浪武士听了。目前看来，他们的确相信了那番话。但是若不等到太阳落山，看热闹的人群散开，他就无法判断敌人的想法。

鲇之进耐着性子在远处等着，直到太阳开始西斜。此时，西河屋里走出两三个面相凶煞的男人，大声嚷嚷今天的热闹到此为止，把围观的人赶了出去。待到人走之后，他们并没有关上后门，而是径直走回了主屋。

他又躲在阴影里耐心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夜幕降临的屋顶上出现了蠢动的人影。鲇之进想：敌人果然中了圈套。流浪武士开始埋伏，也就是说，他们信了千代的谎言。

那么他也不能久留，应该立刻开始行动。千代还在敌人手上，他们随时可能改变心意，对千代下杀手。她对那帮人来说的确是贵重的女人，但是只要施展暴力，同样的女人随便都能弄来一些。

马上就要到晚饭时刻，鲇之进考虑是否应该趁这时行事。因为兵卒在进食时最容易掉以轻心。西河屋外馆的女人此时应该在后厨准备晚膳，接着会端给武士食用。结束后，后厨的女人也会暂时松一口气。如果趁此时发动袭击，所有人都反应不过来。

千代依旧被捆在院子里，尚未被送回牢房，因此无法自由行动。只要敌人有意，轻易就能将她杀死，甚至有可能拿她当人质。为了千代，他必须低调行动，不让主屋那帮人察觉。好在如今是夏天，外面并不寒冷，千代多少会好过一些。

鲇之进离开主屋，走向原本是红叶屋的外馆。他一路隐藏在黑暗中，潜入了红叶屋后院。他就是在这里遇到红叶村的村民，还砍死了几个西河的人。如今已经过了一年多。若知道后来事态会变成这样，

当时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对是错？

周围没有人。他顺着外馆的墙沿摸到后厨，看见格子窗里冒出了阵阵蒸汽，还飘出食物的香味。还在做饭吗？既然如此，他只能等待了。

鲇之进藏身在能够看清后门的黑暗中，没等多久，就见后门打开，几个用布绳束起袖子的女人走了出来。她们两人一组，用扁担挑着大锅大盆，成群结队地出了门。接着，后面又有抱着大桶的人跟了出来，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朝主屋走去。

她们可能要把吃食挑去主屋，然后盛放在餐具里吧。因为有人在外面看守，她们应该还做了饭团，再加上人数众多，女眷们就得费一番功夫。与此同时，留在外馆后厨的女人都暂时完成了工作。若是头领的老婆，还能有几个下人可供指使，如今她们留在外馆，想必都松了口气。方才前往木屋的女人没有一个抱着孩子，可见孩子应该在这里。

等到挑着饭菜的女眷彻底走远，鲇之进站起来，离开了藏身之处。好在是夏天，后门一直留着条缝。他紧贴在墙边，小心翼翼地探头看进去。里面传出了女人的声音，没听见男人的声音。男丁可能都被调去看守主屋了，似乎只有女人被留在这里。果然如他们所料。

他又听见婴儿的哭声，心说孩子果然在这里。那是千代生下的孩子，是他的孩子。鲇之进想到这里，莫名有些感慨。小孩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一直听着那个哭声，他突然涌出了不想再杀人的念头。身上背着孩子，还如何与人厮杀？

“哎呀，肚子饿啦？不过你吃不到妈妈的奶呀，要不婶婶给你做点糖水？”一个女人这样说道。

鲇之进偷眼一瞧，发现一个年长的女人坐在里面，正忙着哄怀里的婴儿。

“阿梅，去化点糖水过来。”

她对旁边的人下令道。只见不远处一个体态有些丰腴的姑娘站起来，走到灶台前蹲下，拿起吹火棍吹了几口，让炉火烧旺。

“不用啦，那点残火就够，你这姑娘怎么这么笨。”

年长的女人训斥道。

鲇之进听着里面的动静，又等了一会儿，想等她给孩子喂完了糖水再行事。毕竟现在把孩子夺过来，他也不知该怎么弄。

被唤作阿梅的姑娘拿了一杯化了糖块的热水过来。女人接过茶杯，用小勺舀了一口糖水，呼呼吹凉。

“阿梅，你怎么说啥都不知道应声。刚才也该说句‘老板娘，糖水给您拿来了’吧？真是没教养。”

女人边喂糖水边念叨着阿梅姑娘。喝了几口糖水之后，孩子也不哭了。

“给我也倒杯热水来。”

阿梅听了，又默不作声地站起来。

“你瞧，又不应声。你这姑娘到底要我说多少遍才懂？”年长的女人说，“真是太顽固了。”

过了一会儿，阿梅端来了一杯热水。

“还不说话吗？好，算了。你把这些餐具全都拿去那边洗了。记得要洗干净。”

她又下令道。

鲇之进听着，不禁心想：这阿富真会使唤人。

阿梅默不作声地干着活，可是没过一会儿，就听见了打碎东西的声音。

“啊！”

阿梅叫了一声。

“阿梅！那个盘子可贵了。叫你小心点儿，怎么就是不听呢。蠢材，到这儿来！”

阿梅并不过去。

“过来！”

阿富大声说。

阿梅慢吞吞地走上地板，跪坐下来，低着头，朝阿富那边膝行过去。接着，阿富狠狠给了她一耳光。

“啊！”

阿梅喊了一声，接着便哭了起来。但是阿富怒气未消，又扬起拳头，用力捶了阿梅脑袋一下。阿梅挨了打，边哭边往后缩。阿富还是怒火中烧，再次扬起了拳头。危险，鲇之进心想。阿梅已经退到了地板边缘，她身后就是矮了一截的泥土地面。

没等阿富挥落第二拳，阿梅忍不住一缩，惨叫一声摔倒在地上。阿富吃了一惊，但是没有可怜阿梅，反倒更加气愤，干脆拿起旁边的顶门棒，抱着孩子膝行到地板边缘，高举木棍朝躺在地上的阿梅打了过去。

“我看到你就气不打一处来。你这废物，没记性，不学好，干什么都不应声，真是个小贱坯，干脆回老家去得了！”

阿富又打又骂，鲇之进实在看不下去，便飞快地走进了后厨，一脚踏在地板上，从后面抓住了扬起的木棍。

“够了，快住手。”

说着，他夺过木棒，往身后一扔。

“孩子都要被你弄掉了。”

他扶起蜷缩在土地上的阿梅。

“没事吧？”

说着，他又把阿梅抱起来，让她坐在了地板边缘，还轻触了几下她被责打的肩膀。看来没有脱臼。

“你是什么人？”阿富看到鲇之进吃了一惊，随后恶毒地说，“一个外人多管什么闲事，别妨碍我管教下人。我这么做可不是因为恨她，而是为了这姑娘着想啊。”

“我看不像。”

鲇之进说。

“你护着那个废物做什么？”

“我没有护着她，只是我们身在这狗屁的世道，为何还要整天遭这种罪呢。我只是理解这姑娘的心情，因为我也一样。”

阿富无言以对，便白了他一眼。

“这姑娘手都肿了，肯定很痛。我能看出来，她的皮肤都干裂了，一直不好。”

“我也一样啊！”

“你们都误会了，都觉得活在世上就该如此痛苦。若是大家都放下残虐的心，改头换面，那人们都能过上快乐的日子。”

“少说梦话！”

“嗯，的确是梦话吧。”鲇之进说，“我没指望你理解。谢谢你给孩子喂糖水。可以了，把孩子给我吧。”

阿富愣住了。

“你说啥？你谁啊？”

“我是这孩子的父亲。孩子我会带走，谢谢你照顾他。好了，给我吧。”

他朝婴儿伸出手，但是阿富把孩子护在了身后。

“我不想动粗，能请你把孩子交出来吗？”

鲇之进问道。

“告诉你，这可是头领吩咐我带的孩子，我怎么能随便交给来路不明的人。”

“那是我该说的话吧。我跟这孩子的母亲很熟，她叫千代。我还知道这座房子以前是个旅舍，叫红叶屋，主人是个武将，名叫坂上丰信，夫人名叫阿米。后来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打上门来，霸占了这里。”

阿富似乎吃了一惊，沉默了片刻，随后重新振作。

“哼，说得挺好，我才不会受骗。”

“这句话我原原本本还给你。我还能说出被你们处了刑的村民的姓名。好了，给我吧。”

他又一次伸出手。

“若是你抵抗，我就要动粗了。你想明白。”

“不要！”

阿富大喊一声，前方的纸门猛然敞开，三个满面胡髭的男人现出身来。他们个个面相凶煞，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恶霸。

“喂！”鲇之进惊道，“你们怎么不去看守主屋，留在这里做什么？”

不过，他很快想到了答案。

“哦，你们是饿了吧。不过这里的晚饭不够吃。”

“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

一个人大喊一声，三人齐刷刷拔出刀来。

“等等，把刀收回去。”

鲇之进说着，走了上去。

“你怕了？”

“不是怕了，只是不想再杀人了。退下吧，我只想要孩子。”

“想要孩子就先过了我们这关！”

一人大喊一声，三人同时冲了过来。

鲇之进躲开攻击，自己也拔了刀。

“我说了不想这样。凭你们的身手伤不了我。”

几个男人闻言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大笑起来。

“少说梦话！”

“你们这儿的人都说一样的话啊。每天打人，折磨人，到最后还要厮杀吗？这种生活究竟有什么乐趣？快醒醒吧。”

说完，他回过头去，又喊了一声：

“站住！”

这话是对阿富说的。因为阿富已经站了起来，试图从后门逃出去。阿梅则呆立在门边。

“你可以跑，但要放下孩子。”

阿富并不理睬，抬腿就要走。

“抱歉了。”

鲇之进说完，劈手夺过婴儿，又将阿富一脚踹开。她惨叫一声，倒向其中一名武士。那人忍不住往后躲，旁边的人则避开她，高举大刀砍了过来。

鲇之进架住刀锋，把婴儿放到脚下，飞速向前一刺，并不回手，而是朝着向后退去的对手下巴发起了二段刺。

对方虽然皮开肉绽，但是攻击缺乏力道，并没有伤到骨头，算不得什么重伤。

“下次我就朝着身子去了。你们惜不惜命？还不就此放我走？”

受伤的男人一边流血一边往后退。方才鲇之进有刀尖触骨的手感，虽不是轻伤，但也并不致命。不过，此人应该因为剧痛而丧失了战意。

“还不行吗？那我还要再砍一个吗？”

鲇之进如此宣言，挡开左右之人的进攻，利刃划过一人的肋下。流浪武士闷哼一声，蹲在地上。

“马上给他包扎，还不至于送命。”

如此说完，最后那人显然没有了斗下去的心思。

“够了吧。”

就在鲇之进收刀入鞘的瞬间，突然听得一声巨响，右腿传来剧痛。他喊了一声，蹲下身子。

接着，纸门后面又涌出三个人，朝鲇之进冲了过来。鲇之进被撞倒在地，接着又被他们层层叠叠地压住了。方才没有受伤的男人也加入了他们。

“干掉他！杀了他！”

一个尖利的女声。

“装什么慈悲，少跟我来这套，世道可没这么天真。好了，快杀掉他！”

阿富歇斯底里地大喊。

“绳子，拿绳子来，把他捆上！”

男人大声说。

鲇之进因为剧痛动弹不得，只得任凭一群人将他按住，双手捆在了背后。

此时，一个手持火枪的老人从隔壁缓缓走了过来。他的枪口还冒着白烟。

“不管你剑术如何了得，都敌不过一颗子弹啊。”

那人说。

34

鲇之进被绑起来，接着便是一通毒打和谩骂。女眷已经早早回到了里屋。

“把他刀收了，藏在那边。让他带在身上会有麻烦。”

他的大小双刀被拿走了。

“别看这家伙啰唆，倒是有点本领。以为自己是天下无双了？得让他受点教训！打断他的手，让他再也拿不了刀！”

“好啊，打断他的手！”

既已商定，男人们便抄起木棍，狠狠殴打他的手臂。

“还有腿，打他的伤腿。”

还在流血的右腿又遭到一顿毒打，剧痛让鲇之进忍不住惨叫。

“看你还敢不敢得意。”

一个人骂道。

“继续打！干脆把腿砍了。”

“放着不管，自己就烂掉了。”

“是吗？”

一个人看着鲇之进痛苦的表情说：

“痛吗？啊？小子，我问你痛不痛啊。”

“好痛好痛，人家都哭了。”

说完，众人哄笑起来。

“这家伙说他是小孩的父亲。莫非是千代的那个？”

“真的？这家伙挺能干啊，竟能让那个大美人看上。”

众人都流露出强烈的嫉妒。

“揍他的脸，让他再也不能见人。这家伙自以为长得好看，受女人追捧，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让他以后再也得不到女人追捧！”

于是，鲇之进的脸又被痛打一顿。

一个人弯下身子说：

“好可怜啊，你都不知道吧。那姑娘已经被我们轮流享用了好几回，个个都过足了瘾。她啊，都哭得不成人形了。放心吧，咱们肯定让她怀上下一个孩子。”

众人再次哄笑。

“明天再把她轮一遍吧。”

“好啊，把她全身剥光。就不让你碰。”

说完，他似乎有了主意。

“要不把你手砍了吧，让你再也拿不住刀。然后咱就让你在旁边看着那姑娘被轮。”

“等等，还是把他弄瞎了更好。瞎子耍不了大刀，他今后再也砍不了人了。”

“也对啊，嗯，这主意不错！”

“你瞧，这下子你再也看不见千代的脸了。今晚就是永别啦。你可别怪咱们。从明天起，你就分不清哪个是美女，哪个是老太婆啦。”

“把他眼睛撑开，往眼球上抹盐。”

一个人拿来盐壶，众人按住鲇之进的头，将他双眼撑开，倒了许多盐上去。鲇之进惨叫连连。

“这儿可是后厨，咱们不缺盐。”

众人听了，又发出哄笑。

“把他按住，别让盐漏了。用手巾给他捂上。”

鲇之进被人蒙住了双眼。他惨叫、奋力挣扎、满地打滚。男人们看着他在地上扑腾，个个捧腹大笑。

“好解气！”

一个人大声说。

“你这贱货，真是活该。管你是什么高明的剑客，现在还不是跟虫子似的在地上滚。”

“放个一晚上，明早就瞎了。到时候只能扔掉双刀，去给人按摩啦。”

有人嬉笑道。

“那也得有命干啊。这家伙伤了我们两位老师，可不能留着。”

“就是，不能这么算了。”

“那怎么办，乱拳打死？”

一个人问。

“不用，等到明天早上，老师们就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现在只要看着，等到天亮就好。”

“怎么等，就让他睡在地上？”

鲇之进依旧不断呻吟，在地上扭动。

“不，还是悬到梁上吧。”

另一个人在远处说。众人抬起头，看着屋顶的房梁。

“行，这主意不错。把他拖到这儿来。”

领头的人在房梁底下说道。

鲇之进被人拽起胸口的绳索，拖行了一段距离。有人拿出另外的绳索挂在了梁上。接着，他们把绳索一端系在捆绑鲇之进身体的绳索上，把他拽了起来，另一头则固定在窗户之间的柱子上。

“不错啊，这下你跟那姑娘一样了。”

“好一对夫妻呀。”

众人嘲笑道。

鲇之进痛苦地呻吟着，在半空中缓缓旋转。他全身遭到毒打，腿被火枪击伤，面部也惨遭蹂躏，双眼还揉进了一大把盐，现在又被吊了起来。强烈的痛苦使他无法保持安静。

“行，这就够了。普通人吊到早上早就憋死了，这家伙还中了枪，身上受伤，肯定挨不到早晨。要是这都能活着，也是被拖到后院去枭首的命罢了。”

“就是。”

那几个人盯着悬在空中的鲇之进看了一会儿，很快就腻了，决定到主屋喝酒去。

鲇之进被吊在那里，拼命忍受着痛苦，不一会儿就开始意识模糊，心想自己就要这样死了，随即晕了过去。

突然落到地上，鲇之进惊醒了。痛苦顿时卷土重来，让他忍不住呻吟。全身疼痛势头凶猛，几乎无法忍耐。

蒙眼的手巾被解开，脸上的盐被拂去，又得到了清水冲洗。那清水源源不断，好像是有人打了一桶水放在旁边。鲇之进意识模糊地想着。

他又晕了过去。等他再次清醒，感觉到有人正在奋力解开束缚他手腕和胸口的绳子。他被吊了许久，绳结全都抽紧了，恐怕很难轻易解开。

花了好长时间，他的双手终于重获自由。右手颓然滑落，丝毫没有感觉，也动弹不得。

他咬紧牙关，还是耐不住痛苦发出了声音，马上有只冰凉的手捂住了他的嘴。

“不行，你一出声就要被发现了，活不成的。”

耳边响起姑娘纤细的声音。

“忍一忍，好吗？能做到吗？”

听见姑娘在问，鲇之进拼命点了几下头。

接着，姑娘又替他用清水冲洗眼睛，把里面的盐都洗去。如此反复许多次，疼痛有所缓解，可是眼睑仿佛被缝合一般，怎么都张不开。

究竟发生了什么——鲇之进思考着，奋力思考着，脑子却转不起来。他处在什么状态中？要干什么？被人做了什么？

“如何，能看见吗？”

姑娘又问。这时，他总算想起了自己昨夜的经历。

他艰难地睁开眼睛，但是并没有区别。眼前一片黑暗，跟闭眼时没有两样。

“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

鲇之进勉强挤出一句话来。接着他想起：对了，是那帮混混儿往自己眼睛里揉了盐。现在有个人正在给他冲洗眼睛。他很是感激，不过这是谁？莫非是天上下凡的女神？他还有点当真，毕竟这种地方不可能有人帮助他。除此以外别无可能。

“不行，看不见，好痛。”

鲇之进再次说。

“那是因为你脸肿了，肿得特别厉害，把眼睛都遮住了。再加上现在这么暗，天还没亮呢。”

女人的声音安慰道。

“不，不是因为这个……”

鲇之进喃喃道。

“我给你拿蜡烛来。”

说着，姑娘特有的气息离开了一会儿。鲇之进静静地躺着，眼前突然亮了起来。

“如何，能看见吗？”

他拼命睁开眼，然后叹了口气。因为蜡烛的火苗已经凑到了他眼前。

这让他愈加感到绝望。因为他能看见亮光，却全然无法分辨火苗的轮廓，仿佛身在一片浓雾中。

“看不见。只能看见一点影子。”

说着，他撑起上身，左手伸进桶里掬起一捧水，洒在了眼睛上。接着，他把脸浸到桶里，在水中睁开双眼，静静地待了一会儿。然后，他又重复了好几次。

感觉一点点恢复，身体渐渐能动了。可是与此同时，全身受到痛殴的强烈疼痛也开始复苏。鲇之进咬紧了牙关。他意识越清楚，疼痛就越强烈，仿佛没有止境。

“你身上痛吗？”

姑娘问。

“全身都……痛。”鲇之进艰难地说，“但是腿特别痛。火枪的子弹还在里面，你能帮我取出来吗？”

“啊？怎么取呀？”

姑娘大吃一惊。

“这里有火钳吗？要是没有，木筷也行，只要是尖的就行。”

“火……钳？”

姑娘说着，走到灶台边上找了找，很快就回来了。

“有。”

鲇之进咬着牙说：

“你用火钳把我腿上的子弹挖出来。如果置之不理，腿会烂掉。”

“我能行吗……”

姑娘无力地说。

“一定要行。无论多痛我都会忍住。我会咬着手巾，不发出一点声音。就算喷血你也别怕，只管把火钳插进去，碰到子弹就钳住，拽出来。”

“嗯……”

姑娘很不自信地哼了一声。

“等等，你是谁，让我看看你。”

姑娘把头探了过来，可是他看不清。

“不行，看不见。”

鲇之进无力地垂下肩膀。

“我这辈子都瞎了吗？”

“一定能好起来。”

姑娘鼓励道。

“我觉得不行，因为一点儿都看不见。”

“那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了呀。”

“不，听声音能听出来。阿梅，你是阿梅姑娘吧？”

“对，你还记得我？”

阿梅高兴地说。

“当然了，前不久才见过你。”

“是。”

“我还以为你是女神或辩天大人呢。谢谢你，这个恩情我记住了。”

鲇之进忍着痛说。

“不用啦。”

“孩子呢……”

“带来了，睡着呢。”

“是吗，太好了。谢谢你。好了，能帮我取子弹吗？”

说完，鲇之进咬住手巾，撩起了裤腿。

姑娘走到他脚旁，左手搭在伤口旁边，开始操作。

火钳插入伤口的瞬间，过于强烈的疼痛让鲇之进死死咬住手巾，拼命阻止自己发出声音。

“找不到，找不到。”姑娘说，“武家的，你没事吧？痛不痛？”

他当然痛，但是只想说：“没关系，给我找。开枪的距离挺远，子弹应该不深。”

然而这种痛苦实在太强烈，一旦松开嘴，他很可能喊出声来，只能一言不发，死死支撑着。

他拼死忍耐了一段无比漫长的时间，意识再次变得模糊。他发现，这根本不是人所能承受的痛苦，心想自己不行了，马上就要晕过去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东西从肉里挤了出来。

“拿出来了。”一个声音说，“出来了。这个要怎么处理？”

他无法回答。于是他做了好几个深呼吸，让自己的气息平复过来，然后才说：

“那东西扔掉就好。”

话一出口，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异常沙哑。

他又调整了一会儿呼吸，然后问：

“这里有烧酒吗？”

“有啊，老板娘平时会喝。”

“那你拿点烧酒过来，淋在伤口上。”

鲇之进拜托道。

姑娘站起身，从架子上取了一瓶烧酒走回来。

“拿来了。好了吗？我要淋了。”

鲇之进点点头，只听见一阵咕咚声，伤口再次传来灼烧的剧痛。他又一次咬住手巾，拼命忍耐着，意识渐渐远去。

等他回过神来，正有人用湿布给他擦拭额头和脸颊。

“啊。”

鲇之进清醒了。

“谢谢了。”

说着，他拼命撑起身子。现在子弹已经取出，他得走了。若是磨蹭下去，敌人随时可能回来。

“没事吧？你出了好多汗，还发烧了。还是躺着吧。”

“在哪里躺，这里吗？开什么玩笑。天要亮了，敌人即将回归。你能用手巾帮我包扎住火枪的伤口吗？”

“嗯。”

姑娘高高兴兴地走过去，用手巾给他包扎。

“好了，然后要做什么？”

“我要站起来，扶我一把好吗？”

鲇之进说着，朝姑娘说话的方向伸出一只手。

“没事吧？能站起来吗？”

姑娘边说边使劲撑着他。

鲇之进好不容易站直身子，然后试着舒展双手和腰背。虽然还不能活动自如，但他感觉只要再过一会儿就能恢复力气。腿上依旧剧痛不已，他时常要咬紧牙关，防止自己喊出声来。不过，他不能在此久留。

“你要逃走吗？”

“当然了，还要带上孩子。”

他从怀里掏出千代给的背绳。好在这个没丢。

“你能用这个把孩子包在我背上吗？知道怎么弄吧？”

他问阿梅。

“知道，我自己就背过。”阿梅回答。

在阿梅的帮助下，鲇之进好不容易背起了他的孩子。

心中突然有种不可思议的感慨。孩子那么轻，几乎不算什么负担。而且，后颈的位置传来了婴儿特有的气息。这是千代乳汁的气味吗？如果是就好了。

“好，可以了吧。还有刀，我的刀被放到哪去了？”

“我知道，就在隔壁房间里。”

“能帮我拿过来吗？”

“嗯，你等着。”

阿梅走上去，小跑了一段路，然后轻轻拉开纸门，从门缝里钻出去，消失在黑暗中。这些他都能凭气息感觉出来。

没等多久，阿梅就抱着鲇之进的双刀回来了。这次他听动静就能知晓。

“感激不尽。”

鲇之进说着，接过双刀插在腰间。阿梅又对他说：

“我还拿了件背小孩的袄子。夏天外面也很凉，对孩子不好，你把它披上。”

姑娘说着，给他披上袄子，将背后的孩子包在里面。

“穿上这边袖子。”

鲇之进照着做了。袄子里似乎填了点薄棉花，应该还能替他挡刀。

“衣服是深蓝色的，男人穿也没问题，不会被人笑话。”

“我也不在乎别人笑话。”鲇之进说，“反正我看不见，蠢货说什么我都不在意。”

“外面可能有看守，怎么办？”

阿梅问。

“有几个看守？”

“可能是一个人。”

鲇之进嗤笑一声。

“不足为道。”

“可你不是看不见吗？要不我跟你一块儿……”

“不行。”

鲇之进厉声说道。接着，他强忍剧痛，摸索着坐到地板边缘，抬手伸向裤腿，扯开缝在里布上的布包，拿出一枚小判。

“阿梅，谢谢你了，实在感激不尽。”

鲇之进深深行礼。

“若是没有你，我可能就没命了。多亏了你。”

“别这么说，其实我也很高兴。因为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有人替我说话。”

“我这有一枚小判，你拿着它回老家去吧。继续待在这里准没有好事。这不是你这种好姑娘待的地方。”

“这么大一笔钱，我可不能要。”姑娘惊讶地说，“武家大人，快收回去呀。”

“这点钱不算什么，区区小钱而已，我带着不过是为了傍身。这下总算找到用途了。”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小判呢。”

鲇之进摸到阿梅红肿粗糙的手，把小判放在她手心里。

“你要买点药把手治好。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吧。若是外面有看守，我就得把他干掉。无论你听到我在后面干什么，都不要理睬，要一个劲逃走，一路逃回故乡。对方只是混混儿，我一个人能解决，你千万别管我。就算我瞎了，要解决一两个小人物还是绰绰有余的。”

“武家大人，你好厉害呀。可是你眼睛看不见，还是让我跟着你，当你的眼睛吧。”

“别开玩笑了，这很危险。你帮了我，自己可能会没命。你要拼命逃走，尽量远离这里，千万别回头。否则他们就会把你抓回去。今后你再也别靠近这个淫窝了。”

“可是，我回了老家能干什么呢？”

“找个好人嫁了，好好生活。”

“哪有那种人啊，你看这里……”

“这里是粪坑，是垃圾堆。连正经人都没有，哪有什么好人。”

“好人是什么样的人？”

“值得尊敬的人。”

“乡下都是农民，没有那样的人。”

“农民有什么不好。不需要方方面面都值得尊敬，只要有一点值得尊敬就够了。”

“乡下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啊。”

“我？我不行，随时都可能送命，而且现在还瞎了。我这一辈子都只能当瞎子。你别管我了，也绝对不能看上我这种人。身上带刀的都不是好东西。”

阿梅不作声了。

“聊天到此为止，时间宝贵。对了，孩子脖颈很弱。”

“他已经挺稳了……”

“若是厮杀起来，就会很摇晃。有没有手巾？替我裹住他的脖子。”

“手巾多的是，这里是旅舍呀。”

说着，阿梅站了起来，打开旁边的柜子，拿出许多手巾。

“很好，帮我都裹上，好吗？要能把孩子的脸都遮住。”

鲇之进说。

打开板门，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淡淡的日光照亮世界，夏日清晨的凉气缓缓拂过后院。

但是，鲇之进看不见任何东西。他的世界满是苍白，仿佛充斥着浓雾。

“有人吗？”

实在没办法，他只好问身后的阿梅。阿梅替他探头出去，左右看了看。

“好像没人。”

“好，没时间犹豫了，我们马上出去。阿梅，你顺着墙根往大路走。”

鲇之进发出指示。阿梅在前面带头，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用左手指尖摸着墙壁，缓缓朝大路迈开步子。鲇之进跟了上去，但是每次踏出右脚都会感到一阵剧痛，只能左手扶墙，拖着脚勉强往前走。

太阳缓缓升起，双眼还是看不见东西。疼痛依旧，他只能勉强分辨出前面阿梅的头部轮廓。不过，他能闻到气味。发油的气味和脖颈上白粉的气味都在引导着他。

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若是进入战斗，这样肯定不行。他无法迅速行动。若是只有一个敌人出现在前方，或许还能应付过去，如若背后和两侧都有敌人，一起发动进攻，那他肯定无法防御。他只能希望到了关键时刻，身体会自动反应。

“啊，你小子给我站住！”

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大喊。

“啊，糟糕，被发现了。”

阿梅话音未落，就有男人的脚步声迅速靠近。

“有几个人？”

鲇之进问。

“一个人。”

“我没法跟你一起走了。”鲇之进说，“阿梅，快跑，离开这里！不准回头，再也不要回到这里了。”

说完，他右手搭在了刀柄上。

“可是……”

阿梅呆站着，欲言又止。鲇之进感觉到了她的气息。

“我一定不会死。你快走，此生要幸福！”

他听见阿梅转身跑开的声音，回过头，面对看守。

“你要加油，千万别死！”

背后传来阿梅的叫声。好，你放心吧！他在心中呐喊。千代还没救出来，他怎么能死在这里！

他拼命瞪大失明的双眼，沉下身子。

还是什么都看不见，眼前只有一片苍白的浓雾。而且他的腿也在痛，无法稳住架势。鲇之进想，这将是一场被动等待的战斗吗？

他调动所有感官，仔细感知着周围。事已至此，他只能依赖视觉以外的感觉了。脚步声在逼近，他闻到了男人的汗味，还听见了急促的喘息。

唧——哨声响起。

糟糕，他没有预料到这个。没想到男人竟用哨声呼叫了同伴。要是敌人数量增加，他将难以招架。同时他还产生了强烈的恐惧——火枪又要来了。

如果只有一两个敌人，他就将其斩杀，哪怕是爬着也要离开这里。可是他大意了。要是一群敌人将他围住，现在没有了视觉，他必定无法招架，就算是逃，也会被追上。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一个混混儿的影子突然跃入眼帘。他右手的大刀也成了一道蠢动的灰影。瞬间，鲇之进身子再往下一沉，抽出大刀。他使出了一招诱敌深入的居合斩。

低沉的破空之音，刀刃划过敌人腹部。砍到了。可是力道不足。

他听见对方痛苦的闷哼。可是这样还不能封住对手的动作。还不能致命。

那人见情况不妙，开始向后退去。眼前立刻变回一片浓雾，再也看不见了。鲇之进能感觉到他的气息。混合着油脂的气味，还有草鞋踩在土地上的声音。可是一旦对方拉开距离，他就无法出手。

怎么了？怎么了？远处传来喊声，几个人前来助阵了。听声音共有四人，只是看不见在哪里。

这下可糟了。鲇之进想。如果他五感尚全，这点敌人压根儿算不得什么。只是现在，纵使只有一个人，也很难应付。

此时，一个人赶过来，朝他挥刀就砍。黑影突然跃入视野，动作夸张地挥舞着大刀。是武士。鲇之进架住刀锋，将其弹开，间不容发地刺出一刀。他利用了弹开大刀的力道，利刃径直戳进男人的胸膛，发出一声闷响。

这是肉身的手感，没有衣服。于是他意识到，这家伙赤裸着身体。凑近之后还能凭气味判断，他刚刚起床，只在遮羞布上披了一层衣物便跑了出来。

回手拔刀，血液大量喷溅出来。夸张的响动和浓烈的腥味，还有溅在手上的液体。他刺穿了那人的心脏。接着，他又听见男人轰然倒地的声音。就算双眼失明，鲇之进依旧能凭借身经百战的经验，准确勾勒出对手的动作。

紧接着又是一个人，朝他砍来的架势显然带着武家风范。利刃从左上方撕裂空气。他竖起耳朵，以刀锋招架。对方收回武器，继而从侧面砍来。他抽身躲避。下一个瞬间，眼前又冒出一个跃起的黑影。他踏出一步，沉下身子，出刀刺中敌人腿部。

他凭气味判断，这家伙也光着身子。大刀轻易便陷入腿部，但是只有一寸，就被坚硬的腿筋顶开了。他体验过无数次这样的手感。人的肌肉在极度紧绷之时，甚至能弹开利刃。

敌人大喊一声向前栽倒。鲇之进在一片浓雾中看到了夸张的动作。对手露出了空当。他乘胜追击，一刀砍中肩膀，刀下发出响亮的声音，是断骨之声。

一阵惨叫，这个男人也扑倒在地。他听到身体在地面滚动的声音和大刀离手落地的声音。

鲇之进感觉不到腿上的疼痛。并非伤口已经痊愈，只是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人的生存本能让他不再感知疼痛。

他渐渐抓住了战斗的窍门。只要逼近到一定距离，眼前就会出现对方的身影。那就是决胜的瞬间。他要刻不容缓地将其斩杀，否则就要被对方杀死。

“这家伙能看见吗！”一个貌似混混的男人叫喊道，“叫帮手，快叫帮手！”

接着他又喊：

“把火枪也叫来！”

鲇之进心中窜过一阵恐慌。

糟糕，再这样下去他会无处可逃。身体还很虚弱，而且极度疲劳，手脚迟早会不听使唤，再也动弹不得。他需要打破现状，可是没有办法。

远处又传来脚步声，敌人的数量越来越多。情况对他越发不利，现在就算逃也没用。如果继续战斗，他必然无法打倒所有人。他随时会失手，而且火枪马上要来了。

千代怎么样了？被关回牢里了吗？再拖延下去，千代也会被他们拖出来当人质，令他不得不放下武器。如今已是四面楚歌，该如何是好？

能勉强算作办法的——鲇之进思考着，顺着墙根一点点后退。

有人高喊着朝他砍过来，不过这回是西河组的混混儿，已经吓得腿软，刀尖压根刺不到鲇之进身上。于是，鲇之进也无法顺着影子将其杀死。

他依旧一点点后退，指尖总算摸到了木门。这是以前的红叶屋，现在的西河屋外馆后门。他穿过木门继续后退，倒退着走了进去，随即飞速关上门。

与此同时，外面传来“咚”的撞击声。外面的人想必是以为他跑

了，打算全力撞开木门。第二次撞击的瞬间，鲇之进猛地把门打开，混混儿径直朝他倒了过来。他毫不犹豫地刺穿其心脏，让混混儿倒在了泥土地上。接着，他抽出刀刃，此时第二个男人正慌忙转过身去。于是鲇之进挥刀便朝其背部砍去。随后，他便飞快地关上了门，又很快摸索到顶门棒，把门顶住了。

如果外面的人不断撞击，一根顶门棒恐怕撑不了多久。不过照刚才那个情况看，对方可能会暂时有所戒备。从声音来判断，目前外面的人都是些小混混儿，并非武士。这帮人没有胆量，应该会等到武士前来再做打算。

他从地上那几个奄奄一息的人手中夺过了大刀。虽然看不清面容，但这些可能就是把他捆起来，往眼睛里抹盐的家伙。没必要跟他们客气。

他拿着大刀登堂入室，穿过房间拉开纸门，把两把大刀都插在了榻榻米上。这是他以防自己的刀卷刃时留着备用的武器。

隔壁房间三面纸门都关着，光线很暗。背后的孩子开始闹别扭。是肚子饿了吗？鲇之进暗自道了声抱歉，并祈祷他千万不要哭泣。若是他哭起来，别人就会顺着哭声找到这里。

然而祈祷没有应验，孩子还是哭了。哭声越来越大，万事休矣。这下再也无法藏身，敌人必定会仗着人数众多，朝孩子哭泣的方向奔袭而来。

门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有整整十个，其中半数都是武士。

“他逃进房子里了？”

一个流浪武士问。

“是。”

混混儿回答。

“背着孩子？”

流浪武士说完嗤笑一声。

“蠢货，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站在后方的另一名武士说着，走上前来把耳朵贴近门板，倾听里面的动静。

“有孩子的哭声，在里屋。”

另一个武士点点头。

“人跑到里屋去了。咱们一口气冲进去，你们都跟上来。”

说着，武士一脚踹向门板。再一下，又一下。薄木板做的门很快就被踹破，里面的顶门棒露了出来。武士再一脚将它踹开，门就开了。

一个武士带头冲了进去，两个武士紧随其后，后面跟着三个混混儿。

一群人跳上地板，正要冲进隔壁里屋，可是在那个瞬间，后方的混混儿突然发出了骇人的惨叫。原来鲇之进就藏在门后，一刀砍倒了三个人。

三个流浪武士惊讶地回头，鲇之进趁势扑了过去。由于背后受袭，武士们体态不正，鲇之进轻易便将他们打倒。被砍了手臂、腰部和背部的三个武士倒在地上，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是鲇之进动作更快，飞快地从背后刺穿了他们的心脏。

接着，鲇之进拖着脚步，走向房间一角的火盆，用力将它推倒在泥土地上，继而滚到了门口。

他开始收集大刀。武士的三把，混混儿的三把。他抱着刀拉开纸门，也插在了隔壁屋门口的榻榻米上。加上方才的两把，现在一共八把刀。

随后，他走向躺在壁龛里的婴儿，孩子已经停止哭泣。鲇之进把他抱起来，又固定在了背上。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大刀。即使拿到鼻子尖的地方，还是看不清楚。

暂时放心一些，双眼和腿部的疼痛立刻都回来了。他静静忍耐着疼痛，指尖细细摸索着检查刀刃。果然已经缺了口。他收刀入鞘，从插在榻榻米上的大刀里选了一把称手的拔出来，继续检查刀刃。

腿部的疼痛越来越强烈，激烈的心跳迟迟无法平息，脉搏将震动传遍全身。鲇之进缓缓坐在地上，给自己揉了揉腿。疼痛依旧不减，

全身疲惫不堪。照这样下去，战斗拖得越长就对他越不利。该如何是好？

他突然感应到空气的紊乱。一个轻微的响动，是走廊地板的动静。敌人从正门潜了进来。他站起身，双脚贴着地面走到靠近玄关的位置。敌人正顺着走廊前进，那他就不出走廊了。

壁龛一侧的采光纸门上映出了人影。他凑在近处凝神察看，能够隐约看到灰色的影子在挪动。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走了过去。从他们的气息判断，这些人都是武士。

鲇之进静静地站在纸门边，屏住呼吸调动起所有感官。这帮人太大意了。方才自己与他们只隔了一扇纸门，他们却没有察觉。

咔嗒，纸门发出响动。鲇之进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外面有人猛地拉开了纸门。流浪武士涌了进来。挥之不去的汗臭，好几个粗重的呼吸，肉体散发的臭气，从外面带进来的泥土和杂草的气味，这些都被鲇之进敏锐的感觉捕捉到了。

因为经历过无数你死我活的战斗，他能通过声音、气味和空气的摇动来判断敌人的动作。脑中突然闪过傲慢的想法：这完全用不上眼睛。只要敌人逼近到一定程度，他还能看见对方的轮廓。这下能行！

他挡开敌人的刀刃，挺进一步刺穿其胸膛。大刀穿过骨骼的间隙，立刻抽出。血腥气弥漫的同时，他弓起身子，砍向敌人的腿部。紧接着挺直姿势，踏出一步挡掉后方敌人的大刀，向他逼近过去，挥刀斩向其脖颈。鲜血再次喷涌，洒在他脸上，带着体温和独特的强烈气味。鲇之进抽刀，顺势斩断了旁边那人的手臂。

一切都只在转瞬之间。没有卷刃的刀锋利无比。好几个人的惨叫声同时响起。鲇之进不予理睬，把注意力集中在背后的走廊上。似乎没有人跟过来。难道后边无人了，只有这四个？

他缓缓转回身，追上被砍断手臂、砍伤腿部，正要爬着逃开的人，满心希望这是他最后的杀生，然后举刀从背后刺穿了那些人的心脏。

他匆忙走出房间，指尖摸索着墙壁朝正门走去。门开着，风声萧萧。

鲇之进走下去，飞快地关上门，拿起粗壮的顶门棒撑住。关门的瞬间，他感觉到了远远围在四周的气息，疑似西河屋的混混儿。但是

他看不见，那也可能是错觉。一旦隔开距离，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也无法感应气息。四个人。鲇之进一边走回房间，一边思索。

刚才他打倒了四个武士，加上之前的，一共是十二人。其中武士有九人。按照千代的话，飞驒的流浪武士大约有十五人。如此一来，有点身手的人就已经去了一多半。只要没有火枪，说不定已经是胜券在握。

剩下的武士还有六个。这样一来，敌人可能也会更加慎重。换言之，他就能稍微休息一下了。不过，这也意味着他无法离开这座房子，要在千代以前的家中死守了。虽然不好受，但这样也好。只要四处找找，肯定能找到食材，还有充足的水。

他在走廊上摸索着，把所有打开的板门都拉了下来。就在那个瞬间，突然听见一声火枪的巨响，木屑飞溅，板门上开了个大洞。

火枪来了。那帮胆小鼠辈的火器。只要面对的是枪，再怎么磨炼剑术都没用。时代正在发生巨变，将来这世上可能不再需要武士了。

板门都关上了，屋子里变得一片漆黑。鲇之进想，这下就条件一致了。他双目失明，入室的敌人也看不见他。

他找了个房间缓缓坐下，然后环视四周。虽然看不见，但他记得就是这个房间。他离开这里的那天早晨，在千代的恳求下，与她在这里饮了神酒。当时千代的父母也还活着，都在旁边。

那个时候，千代已经怀上这孩子了吗。他转过头，想看看在他背上发出轻微鼾声的孩子，但是看不清楚。他万万没想到，短短一年之后，自己就陷入这样一场战斗之中。

接下来该怎么办？他已经走投无路。应该如何打开局面，如何救千代出来？

敌人还有一多半，而他只有一个人，这将是场异常艰苦的战斗。假设发生奇迹，他把千代救了出来，就要带着千代逃到很远的地方，从此种田为生。他已经厌倦了杀人，也厌倦了被人追杀。时代早已改变，凭着手中这把刀已经无法出仕，而且现在还有了火枪，连刀剑的时代都在走向终结。他这种人已经没有出头之日了。

他想起武藤兵卫门孤独的侧脸。他儿媳阿藤现在如何了？是否在寂莲那里顺利完成了兵卫门阁下的丧事？她以后还要跟伤病的丈夫一起，继续在贫穷的长屋生活吗？

太没道理了。这是个肮脏的时代，手握钱财整日花天酒地的人，全都是大盗岩五郎那种恶棍。

他在城中过了一年无所事事的日子，听了他们的话，连办道场的心情都没有了。面对火枪，道场究竟能有什么意义呢？再看铃木道场那些人的卑劣行径——

在寂莲那里参禅的日子便是仅有的愉快时光。尽管只有一点点距离，但他还是感到自己稍微靠近了佛陀的心。当然，那也可能是他的错觉。

对了，鲇之进想，不如现在就参禅片刻。面对死亡，哪怕能够得到片刻的安宁——

由于腿伤疼痛，他无法结跏趺坐，但可以组法界定印。

屋外了无动静。再也没有人潜入房中。那些人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鲇之进闭上眼，开始了短暂的冥想。他脑中只有一个问题：他将死在这场困境中，还是能逃出生天？

若是能逃出生天，他希望今后能为世间和世人尽一些力量。可是，如果救不出千代，只有他一个人苟活，那他也不想活了。如果要活，就要跟千代一起。若不能如愿，他宁可死在此地。

他为了防备敌人，让所有感官保持着高度警觉，没想到这样也能展开冥想。这是为什么？外面都是敌人，迟早会攻进来，一旦他们这么做，就难以避免厮杀。他只有一个人，若是火枪也被拿来，他就束手无策。这也就是说，他余命不多了。

他的内心充盈饱满。心底一直潜藏着厮杀的念头。这种杀伐之心肯定不能称作参禅的心境。尽管如此，他还是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禅境。思绪深深下沉，转眼便来到佛陀世界，远比那个丝毫没有危险的寿经寺的雨天更加轻松。这究竟是为什么？莫非佛陀要对他诉说什么？

紧闭的双眼开始视物。那是个昏暗的世界，可是只要凝神细看，就能看到一些东西在蠢动。因为他知道，那些黑色的东西是云层。云朵向后方移动，他的念头在前进。

紧接着，云开雾散，天朗气清，眼前是一个洞窟。这个洞窟无比

黑暗，无比深邃。这是哪里？鲇之进看着洞窟想。

他的心眼朝着洞窟内部前进。这里很深，深不见底，地上布满水洼。

他发现了奇怪的东西，好像是植物。

嗯？鲇之进心生疑惑。这是什么，地底植物？

植物长着银色的茎，向上一直延伸，几乎要触及洞顶。那是散发着银光的长草，长满了整个洞窟。

这是佛陀的花吗？他从未见过这种植物。莫非这就是极乐世界的佛陀之花？可是银色草茎的顶端并没有花朵。

没有花朵，异常高大的银草——

他为何会看见这种东西？在即将殒命的这一刻，佛陀为何让他看见这种植物？

鲇之进想：这里是佛陀的世界吗？因为他即将死去，佛陀向他提前展现了极乐世界的光景吗？他正在被这个世界召唤吗？

就在此时，突然一声巨响，冥想被打断了。鲇之进的心迅速回到现实。巨响过后，又传来嘶吼一般的声音。那是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他想，这可能是个圈套，于是一动不动，竖起耳朵倾听。走廊上依旧没有人的气息。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件他不知道的事情正在发生。

咚、咚，异响接连不断。哗啦啦，什么东西翻倒的声音。咚、咚，又是一阵异响。接着，整座房子震颤起来。鲇之进睁开失明的双目，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臭气！他发现屋子里飘着一股奇怪的臭气。

啪嚓啪嚓，四处响起断裂的声音，门缝里传来热气。他凑过去，发现是一股白烟。

着火了！鲇之进顿时醒悟。

他们在烧房子。

敌人见众多同伙被打倒，认为贸然闯入过于危险，干脆在外馆放了一把火，想把他连同房子一块儿烧了。

“你们听好了！”

流浪武士的头领在外面训斥手下。

“给我把房子看好了，一只蚂蚁都别放走。听到没，别放走！都把眼睛给我瞪大了，好好看着。那小子肯定会逃出来。等他逃出来了，你们就吹哨子，然后大家伙冲上去把他给砍死。听到没？！”

“哦！”众人大声回应。

“房子完全烧毁之前，谁也不准移开视线，不准离开岗位。对方虽然瞎了，但是身手了得，听到没有？！”

“哦！”手下又大声回应。

“都把手放在刀柄上，随时准备拔刀。敌人只有一个人，你们一哄而上，哪有解决不了的道理。听到没！”

西河屋倾巢而出，把外馆团团围住。一群人围成环状，中间顶多只有四五尺的空隙。这样的确逃不出去。

开始有人从四面的窗户不断扔进点燃的木柴，接着，人们把外馆四周都堆满了柴火，不留半点缝隙，全都点上了火。

如此一来，原本的红叶屋、现在的西河屋外馆就在众人的监视下熊熊燃烧起来，不一会儿就包裹在了巨大的火球中。火焰蹿向天空，宛如魔物一般嘶吼，火势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把整座房子彻底吞噬。

奇怪的是，背负婴儿的鲇之进迟迟没有逃出来。所有人把手搭在刀柄上，紧张地等待着，但都渐渐脱力，开始疑惑不解。不久之后，随着一声炸响，屋顶坍塌下来，外馆就这么没了。

“喂，这下那小子活不了了吧！”

一个人隔着轰鸣声大喊道。

火焰乘着风势继续熊熊燃烧，一整日都没有熄灭。当一切化作黑炭时，太阳已经西斜。

西河的人全都奇怪不已。被火烟这么一熏，常人早就受不了跑出来了。

“喂，那小子一直没出来啊。”

一个人说。

“可能他眼睛瞎了，跑出来的路上被房梁砸了脑袋吧。要么就是被浓烟包围，无处可逃。”

那些恶棍议论道。

“没等我们砍，他就自己死啦。”

“是啊。不管怎么说，这火烧得这么大，不可能有人活下来。”

“也对啊，怎么可能有人活得下来。”

“去找尸体！”

头领一声令下。

火势已经平息，西河的人顾不上周围的残火，迫不及待地踏上焦土，汗流浃背地用木棍挑开已经化作黑炭的柱子和房梁，逐一确认焦黑的尸体。

里面有无数尸体，全都烧得焦黑，难以辨认容貌，甚至已经没有了形状，连大人小孩都分不清了。

周围有这么多人看守，料他也不可能不动声色地逃走，因此这堆尸体中，应该有一具就是那个背着婴儿的武士。

36

听闻鲇之进跟婴儿一起被烧死了，千代在牢里哭了三天三夜。她不吃不喝，显然是决心去死。

混混儿们担心她咬舌自尽，便给她拴上了两头带绳的嚼棍，把绳子系在脑后。接着，又把她双手捆在背后，以免她自己解开嚼棍。千代保持着那个姿势，倒在地上不断哭泣。她失去了比自己生命还重要

的两个人，活下去的希望已经断绝。

西河屋的混混儿请来了工人，把焦土上的黑炭全部清走，将其还原成平地。接着他们计划新盖一座房子，便从城里叫来了木工和左官，开始测量地皮。

第二天，他们草草祭奠了在后院被砍死，以及从废墟里挖出来的同伴的遗体。这毕竟是一群在飞驒山中过着贫困潦倒生活的流浪武士，可谓无职之人的乌合之众，并不具备主君统帅的武者那种团结精神。他们早已丢掉了出人头地的梦想，抛却了行为礼仪，反倒是同伴人数减少一些，自己分得的利益就会变多，因此人人都怀着多多益善的草率心情。

这些人丢掉了武家的气概，沉沦于毫无意义的生活，只要有酒、有女人、有赌博便能度日。在此意义上，给西河屋当保镖其实不坏。这里有女人抱，爬出欢乐窝就是赌场，加之旅舍的饭菜又美味，也不缺酒水。他们只要整日游乐，谁也不会发出怨言。不需要参与经营，也没有人叫他们干活；既不用砍柴做饭，也无须烧水招呼客人，连妓女的生活都有专人照顾。因此，这也可以算理想的生活了。

只是，一旦有其他势力来袭，他们就必须赌上性命拔刀作战。外馆被烧毁后，他们听闻其他流浪武士要来袭击，便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戒备。后来找千代一追问，才得知那是谎言。他们的敌人只有那个背负婴儿的剑客，一切都是那家伙的计谋。如今剑客已死，可谓天下太平，可以自由喝酒吃肉，于是武士们瞬间松懈下来，不再戒备了。

犀川流域别无这般上好的地段，因此西河屋这个酒楼兼妓院的营生做得顺风顺水，今后还有望继续做大，那帮恶棍似乎也感到自己终于乘上了运势。赌场连日兴盛，钱像水一样哗哗地流进来，他们当即决定重建外馆，没过多久又决定要建第三处场馆。众多赌徒听说了西河屋的盛名，开始慕名前来。现在正是开设第二座赌场的时机。

没有了敌人，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西河的人与流浪武士一合计，决定在宴会厅办一场盛大的庆祝酒宴。他们让后厨的女人准备最上等的饭菜，端上最好的美酒，让技艺最佳的艺伎演奏乐器、在台上跳舞助兴。他们还选了四个最具姿色的娼妓，打算一边欣赏歌舞，一边饱尝美色。

不过这只是一群无赖浪人和恶棍，哪怕精心筹划一番，也与平时的生活没有两样。所谓庆祝酒宴，不过是比平时用上了更好的美酒、

美食和美女罢了。

因为彻底没有了性命之忧，流浪武士们在宴席上敞开肚子畅饮，举止越来越下流。一开始还用酒杯斟酒，慢慢吃喝，到后来便很不耐烦，干脆扔了杯子，用碗来装酒，又从浴场搬来新水桶，倒酒进去舀着喝。

一群恶棍趁着酒醉，把文雅的宴席表演变成了淫乱骚动。一个流浪武士大步走上舞台，猛地抱起正在跳舞的艺伎，在一阵尖叫声中把她拖到了宴席上。艺伎只顾得上叫喊，转眼便被两三个人按住，“唰”地扯开衣服，撞倒一堆膳台餐盘，弄得满座狼藉。艺伎越是哭叫，男人们越是兴奋，个个大笑不止。

火枪手也加入了这场骚动。他们一行三人，一个是熟练掌握火枪用法的年长匠人，另外两个是他的弟子，终日跟着师傅学习保养和使用武器。现在虽然只有一挺火枪，但西河组正在计划批量采购这种东西。到时候火枪手就会成为西河的主力。他们带着这样的盘算，把火枪放到墙边，加入宴席开始了提前庆祝。

一群人喝得烂醉，大声哄笑，恣意喧闹。他们冲过去把年轻的艺伎从舞台上拽下来，三味线和太鼓的乐手全都被强行拖进了乱交的人群里，惨叫着被人扯开腰带。一开始就在席上的娼妓早已半裸，被流浪武士搂着赤裸的肩膀，一口又一口灌着烈酒。没有了鼓乐，宴席上只剩下男人粗野的号叫和姑娘们的惨叫，俨然地狱图景。

流浪武士们大多几近赤裸，捉住娼妓和艺伎开始露骨的性行为。女人们大叫着四处逃窜，很快又被其他人抓住放倒在地。由于没有了性命之忧，流浪武士们就像驰骋在原野上的野兽，丝毫没有了人性。

“这日子真棒啊！”

满面胡髭的武士高兴地大喊。

“以前咱们不是在一个村里抢过女人吗？自从那次以后，还是头一回这么痛快啊。”

周围的男人纷纷赞同，大笑起来。

“要是每天都能这样，那就是极乐啦。”

过来送饭的女人和部分鼓乐席上的女人都已年老，没有被卷入这场骚动，便皱着眉头离开这幅地狱图景，匆匆躲到了里屋去。于是男

人们声势越发嚣张，行为更是荒淫。就在那时，一个流浪武士突然想起了什么，大声喊道：

“喂，你们这样就够了吗，啊？！真的就够了吗？”

“什么啊？！说啥呢？”

其他武士应道。

“有这么好的酒，这么好的女人，你还想抱怨什么？”

旁边的人一边糟蹋女人一边说。

“这些都是好女人吗？”

男人指着周围一圈问道。

“有啥不好的，人人都是美女啊。”

他的同伴回答。接着，他又看了看身边那些半裸的女人。

“奶子也长得好，对吧。”

众人哄笑起来。

“这些可是这一带最漂亮的女人了。”

众人纷纷点头。

“不对！”

那人猛地站起来吼道。因为烂醉如泥，他双脚发软，遮羞的兜裆布也松松垮垮，腰带早已不知去了哪里，衣服敞开着披在身上，全身一览无余。

“你们啊，太没有欲望了。”

他大声指责道。

“哦，是吗？”

另一个满面胡髭的武士说。

“最漂亮的女人压根儿不在这里啊！”

男人吼道。

“今晚不是极尽奢侈的酒宴吗？啊？难道不是吗！？”

他质问众人。

“就是就是。”

有人应道。

“就是啊。”

“对吧！既然如此，还不快把最漂亮的女人带过来！”

“谁啊？”

又有一个人抚弄着娼妓的脚问道。

“那还用说，关在牢里的千代啊！”

众人安静下来，一脸醉态地陷入思索，然后恍然大悟。

“对啊，还有千代啊。”

一个人说。

“喂，谁去牢里走一趟，把千代弄过来！”

遮羞布已经松开的流浪武士高喊道。

千代双手被捆在身后，嘴里咬着嚼棍，被带到了醉酒武士喧闹的宴席上。领路的混混儿把她带到方才那个大声嚷嚷的半裸武士面前，转身就回到了自己座位上。流浪武士满面喜色地拽着千代的胳膊，把她拖到自己的座位。他比刚才还要烂醉，脚步已经摇摇晃晃了。

千代仿佛听不见周围的喧闹，目光虚脱无力，完全放弃了抵抗。男人拽着她坐在身边，含了一口酒，不由分说地搂住她的身体，把酒液灌入她唇间。

千代丝毫不反抗。可是等武士将她松开，酒液便从口角流了出来。

“喂，你干什么，还不喝掉！”

男人大声抱怨，千代没有反应。

“你不喝我喂的酒吗！”

男人生气地问。

千代并不回答，默默地坐在那里。

“哦，对了，是这根嚼棍太碍事吧。”

男人大着舌头说。

“那可就浪费了你这个大美人啊。好的好的，我这就给你取掉，你可要老实点。”

但是千代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像个玩偶一般任人摆布。

男人解开千代脑后的绳结，掰开她的嘴取下了嚼棍。

“喂，给你解开了。”

他得意扬扬地说。

“你说点什么吧。”

接着，男人又说：

“你今晚要成为我的人了，高不高兴啊？说话呀。”

千代还是毫无反应。

“你怎么回事，哑巴了？变成假人了？倒是说句话啊。”

男人在喧嚣中大声质问，接着突然把手伸进了千代领口，粗糙的手掌用力揉搓她胀大的乳房。千代还是没有反应，任凭他摆布，不发出一点声音。

“你这女人真不可爱，怎么不说两句好话来听听。”

男人兀自说道。

“啊，是因为手被捆起来了吧。我这就给你解开，好吗？你稍微抱一下我吧。”

说着，他按住千代的背让她身体前倾，解开了捆住千代双手的绳索。

千代两手滑落到体侧，不做任何动作。男人牵起她的手，让她抱住自己，同时伸过头去吸吮她的嘴唇。可是千代双手不使劲，啪嗒一声，又落到了地上。

“喂！”

男人面露凶相，一掌打了千代的脸。

“啊。”

千代这才发出了一点儿声音，双手撑住榻榻米，接着又不再动弹了。

“很好，既然你要这样，我也动真格了。”

他怒吼着从侧面抱住千代，分开她的和服下摆，把手伸进去摸她的双腿。接着再次亲吻上去，吮吸千代的唾液，用力掰开紧贴在一起的双腿，开始抚摸千代的私处。

“这样如何啊？”

说着，男人松开千代的嘴，仔细观察她的表情。

即使身体被触碰，千代依旧不为所动，任凭自己垂着眼睑的侧脸暴露在男人好色的目光中。

“如何？如何？”

男人说着，愈加殷勤地蠕动指头。

千代分开唇瓣，男人以为她耐不住情动，要呻吟出声了，可是千代发出的声音，却是沙哑的歌声。她唱起了一首奇怪的当地歌谣。

犀川船头家呀嚯咿，

船头家撑着橹呀嚯咿，

好孩子乖乖睡呀嚯咿。

再一看，千代眼角滑落一滴泪水，顺着脸颊滴落。

好孩子，快快睡，做个好睡梦，

好孩子，可别哭，天狗要来呀。

天狗要来呀，谁也挡不住，

大家伙儿都遭殃，

坏人全都下黄泉。

就在此时，突然听得一声巨响，纸门豁然敞开，门框打在门柱上，发出好大的动静。

一群烂醉欢淫的男人瞬间停下动作，看向发出声音的方向。

只见一名背负婴儿的武士出现在门口。

“你干什么！”

一人大叫着要撑起身子，男人大刀一闪，将其砍翻。肉块撕裂的声音，紧接着是男人的惨叫。那个声音在瞬间的静寂中回荡。

附近两个武士大吃一惊，慌忙抓住身旁的大刀，想要站起身子。结果却是几声巨大的响动，两人顿时皮开肉绽，侧腹鲜血喷涌，惨叫着倒在一堆膳台和餐具中间。

周围的男人也都吓了一跳，连忙去摸身边的大刀，纷纷站起来拔刀应战。但是他们都来不及动作，持刀的右手就被整个斩断，滚落在地上。

“你怎么还活着！”

一人大吼，但是瞬间就被砍倒。

一股血雾喷出，周围的人大惊失色，但是不等他们摆好架势，剑客就冲了过去，接连砍中两个流浪武士的上身和肩膀，继而抽刀，斜劈旁边那个混混儿赤裸的胸膛。骨骼断裂的巨响在一片寂静中尤为刺耳，红色伤口处露出了白色肋骨。

剑客继续突进，斩伤旁边落座者的肩膀，继而将大刀刺进那人邻座者的胸膛。

那人拖着大刀俯身倒下，剑客抽出大刀扔到一边，拾起了落在地上的新刀，左挥右砍，如砍柴一般干掉两边的人，再次飞身向前，径直杀向玩弄千代身体的男人。

男人大惊失色，抓起大刀试图站起，无奈已是烂醉，身体不听使唤。他摇摇晃晃地尚未站直身子，腿上就挨了一刀，被掀翻在地。

“千代，控制火枪！”

背负婴儿的剑客高喊一声，千代立刻站起来，朝靠在墙边的火枪猛冲过去。剑客抬起大刀刺入倒地之人的胸膛，拔出剑来，转身背对喷涌的血雾，自己也朝火枪三人组扑了过去，势若疾风。

此时，在场之人终于感到了恐慌。半裸的女人发出声嘶力竭的惨叫，有的人站起来左右逃窜，有的人哭着四处爬动。男人们也都惊恐地叫喊着，撅着屁股毫无意义地爬行。酒精和恐惧让他们腰腿发软，站不起来。

转瞬之间发生了太多杀戮，一些醉得目光都对不上焦的人尚未理解究竟出了什么事，只是哑然地看着这一切。直到现在，人们才明白过来，整个宴会厅顿时陷入惨叫的旋涡。别的动静再也听不见，杯盘碗筷都无声地掀翻了，酒水在榻榻米上蔓延开来。

看见两人扑过来，火枪组的两名弟子大惊失色，慌忙摸索自己的大刀，可是没等一个人站起来，就被鲇之进抢先一步砍倒了。另一个人虽然拔出了大刀，但是瞬间被挡开，继而被刀锋穿透心脏。鲇之进一拔刀，顿时溅了满脸鲜血。他举着刀向后转去，高高劈落，握着刀正欲站起的混混儿便仰天倒了下去。

千代跑到放火枪的地方，将它拿起，紧紧抱在怀里。火枪组的师父早已烂醉，直到此时才发现事态有异，便从千代背后扑过去试图夺回火枪。但是就在这个瞬间，鲇之进及时赶到，一刀劈向他的后背。

千代逃出火枪师父的追袭，抱着枪站在墙边，大喊一声：

“拿到了！”

继而喊道：

“绝对不松手！”

鲇之进把完全被鲜血染红的大刀用力戳到舞台上，拾起地上另一把刀，转手就从下方斜斜砍向朝他扑来的老武士。烂醉男人胸口到下巴被撕开一道大口，松开大刀向后倒去，踉踉跄跄直不起身子。鲇之进再猛攻上去，重重砍向其肩膀。

此时又有一人扑上来，鲇之进转身砍落其右手，接着沉下身子，大刀扫向旁边一人的腿。那人大惊失色，转身要逃，他又追了上去，砍中其背部，发出一声闷响。

然后，鲇之进回身一步，低头看向被砍了手和腿的两个人，不顾他们的惨叫和挣扎，逐一准确地刺穿了其心脏。接着，他又扔掉大刀，拾起另外一把，如同阿修罗一般，追逐着或是站起身，或是爬行着试图逃离的混混儿，不断将他们砍翻。到处喷涌着鲜血，使宴会厅霎时间化作一个血池。

混混儿们武艺不精，加之个个烂醉，只能惊恐地连连惨叫，甚至做不了什么像样的抵抗。他们吓得目光昏蒙，哀号着四处乱爬，但是只能在血泊里打滑，难以前进。

鲇之进追上那些或是四处乱爬，或是干脆翻倒在地蠕动的男人，冷静地逐一下了杀手。他刺穿其心脏，踩着对方腰部拔出大刀，毫不在意喷涌的鲜血，再找到旁边的人继续刺穿心脏，继而踹到一旁，拔出大刀，再次沐浴着血雾，走向下一个人。烂醉的男人将吃下去的东西吐了个干净，轰然倒地，在黏腻的血泊里滑开。

鲇之进扔下用钝的刀，又拾起一把新的，左右砍向试图逃出走廊的混混的后背。然后，他追到走廊上，再次接二连三地砍倒不断号叫逃窜的余党。转眼之间，走廊也成了一片尸山。

鲇之进走回宴会厅，宽敞的房间里已经遍地是血，数不清的男人倒在地上抽搐，俨然地狱血池图景。周围已经无人站立，也无人抵抗了。

“千代！”

鲇之进唤了一声。

“是。”

千代答应着，朝他跑了过来。

“头领在哪里？”

千代闻言，抬手指向一个在地上痛苦蠕动的老者。

“在那里。”

“我看不见。已经干掉了吗？”

鲇之进问。

“是。”

千代凝视着鲇之进的双眼。

“眼睛还是……”

鲇之进摇摇头，不断喘着粗气。

“看不见。已经恢复了不少，但只能看见人的轮廓。”

千代一时无语，更加仔细地看着他的眸子。鲇之进的双眼已经浑浊，宛如两只玻璃球，变得浑蒙不清。

“可你还是……”

千代说。

“所以我一点都不能留情，只能都杀掉。”

鲇之进说。

“孩子呢？”

“在这里。”

“啊，我们的孩子。方才的厮杀如此激烈，他没事吧？”

“若是死了，也是他的命，因为我只能背着他作战。”

千代绕到背后，凑近了婴儿的脸。

“啊，他还活着，在笑呢。”

“哦！在笑吗，真是个坚强的孩子。”

鲇之进感叹道。

“脖子上缠了好多手巾……”

“为了不让脖子受到颠簸。他竟然活下来了，倒也是个战士。”

“你一个人干掉了这么多人，真了不起。”

“他们都喝得烂醉，我只需补上一刀而已。”

“嗯，可是……”

“烂醉如泥的人不算剑客，被砍了也无话可说。”

鲇之进冷酷地说完，继续调整呼吸。

“火枪给我。”

他伸出手，接过火枪打量了一番。

“人总是做些无聊的玩意儿出来，就是为了杀人。”

“是的。”

“这就是弱者的剑。只要趁其不备，这玩意儿也不值得害怕。压火药，填子弹，点火绳，都要花很长时间。如此迟缓的东西不足为惧。”

说完，他就把手上那把染血的刀戳在地板上，转向千代。

“我不想待在这种鬼地方了！千代，走吧，你来拉着我的手。”

“是。”

千代点点头，拉着鲇之进的手出了走廊。

“去哪里？”

“千代，不如我们逃到远方去，种田为生吧。我再也不想与人厮杀了。”

鲇之进说。

“好，去哪儿都行。”

千代答应道。

两人走到大路上。太阳已经下山，周围笼罩着夜幕。好在并没有人通过。

“往左，还是往右？”

“往左。我也不想到城里去了。要到远处去，到没去过的地方。”

于是，两人牵着手，往加贺城池的反方向迈开了脚步，渐渐融入夜色中。

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注释：

[1] 日本江户时代流通的一种金币。

[2] 金泽城宽度最宽、规模最大的护城河，现在已经填平，改建为公路。

[3] 步兵的一种。

[4] 一丁约为一百零九米。

[5] 指荷兰语。

[6] 从事风俗产业之人使用的假名。

[7] 即粉刷匠人。

[8] 即每年领取五十石作为两人的生活费。

[9] “叠”为一块榻榻米的大小，面积约为一点六三平方米。

[10] 即几代跟随同一君主的家臣，与外系相对。

[11] 指高空作业的工种。

前往金泽（下）

12

吉敷在通子的公寓睡不安稳，早早就走了出来，在大街上边走边思考。附近有座尾山神社，是号称金泽名胜的地方之一。

他在阴云笼罩下登上石阶，前方便是神门。穿过那里就到了神社院内。这道门放在神社门口显得有些奇特，因为它是和洋折中的三层结构，第三层还嵌着彩色玻璃，让每个第一次来访的人都感到惊讶。

吉敷第一次被领到这里来时，同样吃了一惊。这道门给人的感觉太奇怪了，不太像神社，反倒更适合“吉利支丹”“伴天连”[1] 这种异教称谓。到了晚上，三楼的彩色玻璃会点灯，以前还起到了为航海者指引方向的作用。据说这是明治初期的建筑，由荷兰人设计。刚建成时被批评丑陋不堪，现在则成了金泽独特的景观。

来到院内，一些小树的叶子已经全红了。他正在想，待会儿得到鹰科艳子家去一趟。可是，他暂时还没想到什么可行的对策。

昨天与绑架犯通完电话，盆次老爷子闭上眼睛，再也没有应声。原来他已经累得睡了过去，还打起了呼噜。

凶手如今在想什么？这是他最在意的问题。金森前往大阪之后，又返回了朝鲜，并且死在了那里。凶手想必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目标吧。此时，老人跟他说了一番话，还告诉他自己知道是谁斩杀了他的兄长等五人。如此一来，应该能拖延一两天时间，阻止凶手对孩子下手。他虽然半信半疑，但也只能耐心等待盆次继续说下去。可是，等到最后又如何呢？

后来，吉敷向运营老人院的桐田先生详细说明了情况，再三叮嘱他一定要保密之后，才拜托他要是再有人打电话给江原盆次老人，就

立即联系自己的手机。当然，吉敷也让艳子一接到凶手的电话就联系自己。

接着，他就把手机放在上衣内袋，时刻注意着来电。不过，真的只要这样就好了吗？虽然艳子不答应他行动，可他真的可以这样干等着吗？只不过，就算行动起来，他也只有一个人，能力有限。

神社院内竖着一块玻璃柜展板，里面贴着一张海报，预告“金泽街头艺人表演会”将在北国新闻赤羽大厅举办。活动从下午开始。吉敷漫不经心地看了几眼，准备往浅野川方向走，可是就在这个瞬间，他停下了脚步。因为他留意到了海报下方的一行小字。那上面写着“金森金融宣传广告部”。

吉敷回到展板前，蹲下身子，目光正好与那行字齐平。文字上方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显示着新店开业的字样，旁边有个小个子，胸前背着嵌在木框里的钲和太鼓，正在用鼓槌敲打。他左右两边站着手捧三味线、头戴高岛田假发的和服女子，正在唱歌跳舞。三人周围聚集了许多孩子，或是蹲在地上，或是站着，都在拍手欢笑。因为历史久远，孩子们个个留着寸头。

这个金森金融的宣传广告部，不就是江原盆次待过的地方吗？而且笔记本上提到，凶手战前也在那个部门给盆次打过下手。吉敷怀疑，照片上这个敲太鼓跳舞的人，可能就是他昨天傍晚见到的江原盆次。他蹲在地上仔细打量那张照片。敲鼓人的脸隐在钲和太鼓后面看不清楚，不过从矮小的体形猜测，应该就是盆次。

表演会场赤羽大厅离这里不远，去那里看一圈再前往东茶屋街虽然有点绕路，但也不会浪费多少时间。开演时间是下午，此时演员应该在彩排。他到会场去找人问问，说不定能找到了解战前金森金融宣传广告部的人。若是运气好，说不定还能碰到盆次说的那个长相英俊的歌舞伎演员。如果曾经是歌舞伎演员，外貌又比较英俊，在当时应该会小有名气——

虽然年代久远，他的期待可能过高，但哪怕能打听到一些传闻也好，甚至有可能抓住一点线索。想到这里，吉敷转身返回神门方向，准备去赤羽大厅看看。

走到那里一看，周围没什么人，正门紧闭。他绕到后台入口，发现那里开着，于是走进去，向走廊上疑似内部人员的男子亮出警官证。对方吓了一跳，连忙问他要找哪位。

吉敷问："如果正在彩排，我能否进去看看？"那人说好，还在前面给他带路。他们穿过一条长长的通道，拉开一扇贴有隔音材料的厚重大门，就来到了大厅。

大厅为木质结构，看起来非常气派，底下还有很多观众席位。不过此时当然一个观众都没有。左前方是舞台，台上站着许多人。有的人打扮成街头艺人的样子，有的人还没换上戏服，只穿着运动服。吉敷点头道谢，领他进来的幕后人员马上原路折返了。

舞台上站着许多街头艺人，大都穿上了好似时代剧的服装。因为时间还早，他们并未化妆，所以吉敷能看出来，有的人虽然穿着女士和服，还戴着高岛田假发，实际上是男人。

他们手上拿着三味线、太鼓，还有喇叭，也有人背着他在照片上看到的，装在木框里的钲和太鼓。这些人四处走动，乱糟糟地忙着彩排。街头艺人们似乎有几句迎合介绍人的台词，此时正在配合练习。与其说这是一群街头艺人，倒更像是正在地方巡演的剧团。

吉敷一边听他们彩排，一边顺着观众席墙边的通道走过去。因为他看见台下角落站着个中年男人，正在抬头观看彩排。

吉敷走到他旁边，亮出警官证，说想问几句话。

"啊？怎么，你要查我们吗？"

那人露出紧张的神色，吉敷摇了摇头。

"不是要查你们，只是想问几句话作为参考。"

"哦，你要问啥？"

他的声音虽然沙哑，但是举止不似外行。恐怕原本也是站在舞台上的专业人士吧。

"我看到了这场表演的海报，上面还附有金森金融宣传广告部的街头表演照片，对吧？"

"哦，是有那个。"

他用力点了两三下头。

"那是怎么回事？"

“那个啊，正好有个伙伴收藏了那张照片，就拿过来用了。照片年头比较久，上面又围着很多小孩儿，正好反映了当时的表演气氛，我就放到海报上了。”

吉敷点点头。

“现在的街头表演啊，小孩儿大人都不围着看啦。”

“今天这里有人认识照片上那位金森金融宣传广告部的人吗？”

那人闻言，想了想。

“应该没有。”他说，“那是战前的照片，现在公司早就没了，应该没人知道吧。这里都是些年轻人。”

“哦，是吗？”

吉敷虽然早有预料，心里还是有些失落。果然打探不到消息啊。

“若有人熟悉那时候的事情，现在恐怕都九十岁啦。”

吉敷点点头，心想的确如此。昨晚他就见到了照片上的人，正躺在老人院的床上呢。

“这座城里还有那种老式的街头艺人吗？”

吉敷单纯因为好奇，问了一句。

“有啊。不过应该没有人知道金森。”

他的嗓门很大，沙哑的声音应该是长年大声吆喝所致。

“我还想再问个问题。”

吉敷不带任何期冀地说。

“是，你请说。”

“当时有个歌舞伎演员来到这里，做起了街头艺人的行当。您听过这种事吗？”

“歌舞伎演员？！”

男人惊讶地说。

“是的，而且长相特别英俊。”

“英俊的歌舞伎演员……”

男人歪头想了想。

“当时好像是有很多京都过来的人，或许还真有你说的那位。不过……我不太清楚啊。是战前吗？”

“是的，战前到战中。”

“那可能真的有，因为当时跟现在情况不一样。而且当时的戏剧也跟现在不同，特别兴盛。”

吉敷点点头。不过，如果真是个眉目俊秀的演员，应该会留下传闻才对，说不定当时还有一群女性追随者。反正肯定不会像这人说的那样，没什么印象。

“今天这是……”

吉敷不再追问，换了个话题。

“不久之后有个街头艺人的全国大赛。今天这场活动，但凡周围自认技艺高超的人，全都来参加了。活动是报社主办的，同时也是给后面的全国大赛做宣传。”

“哦。”

吉敷道了声谢，转身顺着墙边的通道走了一段，然后沿着席位拐向中央通道，并在通道旁找了个座位坐下。来都来了，不如看看他们彩排吧。虽然不太可能有参考价值，但他还是可以凝视着舞台专心思索。

舞台上的人开始演奏钲和太鼓，随后三味线的音色加了进去，演员们站成一列，开始走台，一边奏乐一边在舞台上围成大圈。接着又走了一圈。回到中央，他们又开始念台词。吉敷定定地看着。

“孝子路过啦，孝子路过！”

一个男人身披黄色背袄，戴着黑框眼镜，背着一个老人，弓着身

子摇摇晃晃地走上了舞台。

“哎哟，这不是太郎嘛。”

舞台上的艺人说着，纷纷迎了上去。

背着老太太的男人表情异常死板。他左右变换方向，瞪大了双眼，保持面无表情的样子，穿过了舞台上喧闹的艺人群体。

男人身子又弯了一些，故意踉跄几步，然后说：

“喂，老妈今天好重啊，昨晚吃啥了？”

每次他一踉跄，背袄底下露出的两条腿就跟着摇晃。

“太郎，你背着你的老娘，很孝顺嘛。”

同伴们说着，把那对母子围在中间，拍着肩膀犒劳男人。

就在那个瞬间，舞台上演了惊人的光景。背着老太太的眼镜男竟带着老母亲跳起来，做了个后空翻。

他的动作像体操运动员一般华丽完美，连翻了两三次。

围在旁边的同伴中，有三个人吓得向后仰倒，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说：

“哇，吓死人了。你老娘还活着吗？”

背着母亲后空翻的男人缓缓走回舞台中央，面上表情依旧不变。就在这时，戴着眼镜的面孔突然滑落，老太太猛地直起身子。原来是把裹在身体前方的道具脱掉了。

那人原来在表演背负老太太的杂耍，真正的脸化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太太的模样，然后用布绳把年轻人的上半身系在了身体前方。那个青年身体上方那张戴眼镜的呆板面孔，实际是一颗假人头。因为是假人，表情自然呆板。接着，演员又在身上套了一件背袄。

看了同伴的倾情演出，舞台上爆发出阵阵笑声。再看演员脱下来的道具，原来儿子的上半身和垂在后面的老母亲的双腿都是假的。老太太的脸和儿子的下半身则是演员本人。换言之，这场戏完全是一个人在演出。

吉敷坐在观众席上，也笑了起来。这杂耍可真巧妙，连他也被骗了。

这一瞬间，他仿佛受到了电击一般呆住了，大张着嘴坐在那里。

“什么？！”

他在一瞬间明白了一切。又过了片刻，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脑子已经把所有谜题都解开了。

这就是答案！毫无征兆的冲击宛如电流蹿过全身。

他愣了一会儿，站在那里等待心情平静下来。在这段时间里，他把突如其来的灵感做了一番整理，令其完善起来。

片刻之后，双目终于聚焦，前方的光景变清晰了。此时他才发现，台上的演员都停下了动作，所有眼睛都在看着他。原来，他们也听到了刚才吉敷发出的动静。

他吃了一惊，慌忙朝着舞台摆手，示意这里没什么事情，请演员们不要在意。

接着，他走上中央通道，背向舞台，奔跑着寻找出口。

怎么会这样！他边跑边想。那人怎么会这样！他万万没想到竟是这个答案。

他一路跑到通道尽头，用力顶开沉重的门扉，接着又跑到了正门。那里依旧锁着。

他开始往回跑，一股脑儿穿过通道，奔跑着寻找后台出口。他可能走了些弯路，但思维完全不在这上面，因此没有察觉。等他回过神来，后台出口已经出现在前方。

他推开门，来到明亮的室外，继而朝大路狂奔，然后在人行道上边跑边寻找后方的出租车。

跑了好久都没找到，好不容易发现了显示红色空车文字的车辆，他立刻跳上车道抬起右手。出租车马上亮起转向灯朝路边靠了过来。吉敷等不及车门打开，飞快地钻了进去，让司机带他去东茶屋街。出租车马上开动了，想必是司机察觉到吉敷在赶时间。

他从怀里掏出记事本，报出了江原盆次居住的老人院地址。

“到这里去。”

司机闻言，点了点头。

“您知道地方吗？”

司机又点了点头。

出租车绕着金泽的城池转了一圈，顺着浅野川开出了北上的大路。虽然从这里看不见河川，不过他在这一带散步过许多次，已经熟知道路情况。此时，内袋的手机响了。他连忙掏出来，接了电话。

“刑警先生？”

一个遥远的男声问道。

“是的。桐田先生吗？出什么事了？”

他匆忙问了一句。对方果然是桐田，也就是江原盆次居住的老人院的管理者。吉敷之所以如此慌忙，怕的就是这个消息。因为他预感到，盆次可能会出事。

“我今早刚到这边来，之前一直都拜托做饭的阿姨帮忙照管。”

吉敷无言以对。是啊，早知道当时应该跟做饭的阿姨也说一声。他满心后悔，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只能祈祷别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江原盆次先生不见了。”

“不见了？！”

他忍不住放大了音量。

“对，人不在床上了。”

吉敷闷哼一声。果然如此。

“我们整座房子都找过了，不在厕所也不在浴室，就是不见了。”

“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以前经常发生这种事吗？”

“一次都没有过。”

“那他有没有留言？”

“没有呢。做饭阿姨也没听他说什么。还有……”

“嗯，还有什么？”

吉敷着急地追问。

“轮椅没了。”

“轮椅？！”

他其实也早有预料。既然轮椅没了，那肯定是出远门了。他怕的就是这个。太大意了，竟然晚了一步。

“是的，轮椅一直放在玄关门口，现在没了。”

他记得昨晚过去时，的确在门口看见了轮椅。

“那台轮椅是电动的吧？”

“是电动的，靠电池行驶。我觉得盆次先生应该是坐着轮椅出去了。”

“盆次先生能走路吗？”

“嗯，也就是拄着拐杖上厕所还行，长距离肯定不行。”

桐田回答。

“电池能撑多久？”

“这个嘛……顶多两千米左右。”

“您能猜到他去了什么地方吗？”

吉敷又问。

“猜不到。本来盆次先生也不是喜欢独自出门的人，这可能是他过来以后第一次这么做吧。鹰科女士来看他的时候，倒是一起出去过几次，除此之外就没有了。”

“嗯。”

“真的猜不到啊。会不会是去了鹰科女士那里……”

肯定不是，吉敷马上想。他不是去艳子那里，事态比这个更严重。“盆次先生没有手机对吧？”

他已经听艳子说过盆次没有手机，只是再确认一下。“没有。”

桐田说。

“知道了。”

吉敷回答。

“要是还发现什么异常，无论什么都可以，请您立刻联系我好吗？”

“嗯，知道了。”

听到他的回答，吉敷挂了电话。

如果他没有手机，就只能打公共电话或托管电话。公共电话也能打给传呼机，若是托管电话，可以报上号码，等那边打过来。

他立刻打给了艳子，确认盆次是否联系过她。艳子说没有。

他很快就挂了电话，并没有告诉她盆次离开了老人院。要是艳子再倒下，只能平添烦恼。

吉敷收起手机，对司机说：

“我要换个目的地，请送我去卯辰山的卯辰八幡社。”

吉敷知道老人在想什么。他肯定是坐着轮椅独自去了那里。

13

盆次操纵着老人院唯一的轮椅，走在通往卯辰八幡社的道路上。

他右手握着操纵杆，见到人行道上没人，就全速前进。

一碰到前面有人，他就会放慢速度，但还是想办法从人缝里转过去。若是不小心碰到了行人的衣服或手，他就连连点头哈腰，拼命道歉，然后提速。

道路朝着卯辰山方向，变成平缓的坡道，人行道也没了。这反倒让他更轻松。只要绕到机动车道，他就能轻易超过行人。虽然会妨碍到后方车辆，但那也没办法。因为他别无选择。

他进入了卯辰八幡社的参道。路上满是前来参拜的人，不过门口设有路障，禁止机动车进入。这对盆次来说更加有利，因为他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在路中央了。

可是道路坡度开始变陡，轮椅速度猛地降了下来，而且越往前开就越缓慢，因为车子没电了。他拼命祈祷轮椅能开到前面的石阶底下，但是很遗憾，还差一点距离，轮椅彻底不动了。无论他怎么扳动操纵杆，轮椅就是纹丝不动。让人为难的是，车轮不知是被锁死了还是坏掉了，用手也推不动。

盆次抽出拐杖，撑着地面，费尽力气从轮椅上走了下来。路是石板铺的，倒也还算平坦。他缓缓撑起身子，但是膝盖一软，跌倒在地。

周围正好没人，盆次用拐杖支撑着身体，咬牙站了起来。接着，他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拼命向前挪动。左右两端都是成片的红叶，他在树荫底下好不容易走到了石阶，小路往右拐去。

他走向左边的房子，伸出左手撑着木板墙，同时右手拄着拐杖，支撑着身体一点点前进。他咬着牙，奋力抬起不听使唤的脚，迈到前方。就这样，他用比爬行还慢的速度向前挪动着。

巷子只有短短五十米，可他花了将近一小时才走完。等到盆次看见卯辰酒造仓库的招牌时，已经用尽了全力，颓然倒在没有铺装的土路上，好长时间都没有动弹。因为他太久没有走路，疲劳已经超过极限。

他早已没有继续行走的体力，只能趴在路上，喘着粗气休息。所幸这里是参道分支出来的小路，没什么人经过，应该不会被人看到。可是他刚想到这里，头上就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老爷爷，您没事吧？”

说着，那个女人把他抱了起来，让他坐在旁边的石头上。她可能是碰巧路过这里的附近居民吧。

盆次磕磕巴巴地向她道了谢。

“您没事吧？要不要叫救护车？”

盆次听了用力摇头，接着又磕磕巴巴地说，只要在这儿休息片刻就好，请她不必在意。

等到女人离开，盆次又一次试图向前移动，但是双腿完全不听使唤，他又倒在了地上。他静静地待了一会儿，强忍着磕碰膝盖的疼痛，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爬着前进。因为他必须去，不能请人帮忙。如果轮椅不管用，走路也不管用，那就爬过去便是。他朝着前方模糊不清的卯辰酒造几个字，奋力挪动着身体。

不一会儿，又有一个男人路过，把他抱了起来。盆次心想他多管闲事，但那人还是热心地扶着他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也像刚才那个女人一样问：

“需要叫救护车吗？”

盆次奋力摇头，坚称休息一会儿就好，拒绝了他的好意，还磕磕巴巴地说，请让他一个人待着。

现如今，恐怕没有人会在路上爬行了吧。他这样在别人眼里肯定很奇怪。可是，现在他必须做这件事。他活过了漫长的人生，从未给人帮上什么忙，而这，将是他最后的工作。所以，不管自己的样子多么奇怪、多么可悲，盆次还是希望别人别来管他。

此时，盆次听见了不可思议的动静。那个声音仿佛来自世界的尽头，缓缓向他逼近。就像远处山脚的树木发出低吟，又像遥远的潮骚。那声音太不可思议了，整座卯辰山似乎都在震颤。盆次眼神不好，一时间不理解周围的情况，不过空气突然湿润起来，天色突然转暗，这下他明白了。

一滴冰凉的液体打在脸颊上。下雨了。意识到这点，盆次不由得感谢老天。太好了，这一定是老天爷的恩赐。只要下起雨来，路上就不会有人了。

世界顿时暗了下来。明明还是上午，天色已经阴沉得如同傍晚。全世界都被水滴敲打，盆次感到很舒服。他静静地闭着眼，坐在石头

上，一直待到衣服被完全打湿。他听着雨水打在旁边那块石头上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心想应该可以了，便奋力挪动腰腿，试图站起来。

可是，他已经站不起来了。他无法站立，也无法行走。就像轮椅的电池一样，盆次的身体也耗尽了生命的能量。

他缓缓前倾，双手撑在道路上，身体贴向地面。除此以外，他想不到该如何前进，只能任凭雨水打在背上。接着，他一点点向前爬了起来。这条路没有铺装，盆次就像在泥水中游泳一般向前爬动。无论如何，他都要完成自己决心做的事情后，再与这个世界告别。

就这样，盆次爬进了卯辰酒造仓库正门，来到石阶底下。他花了好长好长时间，撑起被雨淋透的上半身，拖着再也不听使唤的麻烦双腿，拼死爬上了石阶，然后推开大木门上的小门，从门缝里奋力爬了进去。昏暗的仓库里有一条夯实的土路。因为鼻子离地面很近，盆次闻到了潮湿的泥土气息。多么熟悉的气味啊，这里还是跟以前一样。从战前到现在，这条通道都没有变过。年轻时，他曾经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那个街头艺人的时代，如今已是遥远的往事。忆起往昔，盆次感到自己有了些力量。

他抬起头，左右都是装着酒桶和日本酒瓶、堆得老高的木箱。以前这里没有这些东西。他翻过身来，看了看高高的天花板和下面的光景。但他处在一片充斥着雨声的黑暗空间内，看不清周围的东西。

接着，盆次又一次趴在地上，缓缓爬行起来。他爬向一个足有两人高的巨大酒桶，到达之后，艰难地喘了几口气，觉得自己再也动弹不得。

“正、正、正、正贤。”

盆次大声呼唤。

“你、你、你在哪儿。我、我、我来了，是盆、盆次啊，鸡、鸡、鸡公啊。快出来。”

就在那一刻，周围突然亮了起来，原来是一个裸露的灯泡接通了电源。

昏暗的仓库内，浮现出一个男人雪白的脸。

他没有剃月代头，一副浪人模样。他长着一张眉眼端正，如同演员的脸。旁边还飘着一把日本刀，像是他手握之物。但是，这人并没

有身体。

昏暗中突然响起一阵笑声。声音越来越大，一开始宛如嘲笑，继而变成了哄笑。浪人的头在朝他笑。

盆次听着笑声，奋力撑起身子，全力翻转过来，背靠酒桶坐在了地上。

“你好狼狈啊盆次，怎么都湿透了，还老成这样啦。你是一路爬过来的吗？”

那个男人说。

吉敷坐在出租车里，看着外面突然下起的雨。雨点越来越密集，打在吉敷面前的车玻璃上，甚至能听见啪嗒啪嗒的声音。

快速摇摆的雨刷另一头，被骤雨笼罩的浅野川突然开阔起来。原来是出租车拐了个弯，驶上了钢铁结构的天神桥。他隔着钢架看了一会儿雨打河面。过完河便是路的尽头，出租车先向右拐，再向左拐。路越来越曲折，开始往卯辰山上延伸。

前方出现一片湿漉漉的绿色，很快就遮蔽了道路左右，其中也混着醒目的红叶。朱红色迅速蔓延，宛如火焰般的色彩在他眼中如同盆次的生命灯火。被雨水拍打，浑身湿透，反倒燃烧得更红更艳。就像一条渐渐冷却，即将消失的生命。

吉敷坐在车里，控制着呼吸的节奏。他已经焦急到了极限，满心想着生命之火即将燃尽的盆次。

出租车爬完山道，停了下来。周围只剩下哗啦啦的雨声。

“这里是参道的入口，车只能开到这儿。”司机抱歉地说。

“是吗，那我就在这里下吧。”

吉敷说完，支付了事先准备的车钱。

“客人，外面下雨，您有伞吗？”

司机关心地问。

“不用了。”

吉敷短促地回答。

“请开门。”

车门打开，雨声传了进来，还有泥土的气味。吉敷毫不犹豫地跑了出去。

他走上参道，一路飞奔，顶着不断拍打在脸上的雨水，速度越来越快。

前方出现了打着伞前往卯辰八幡社的人群。他左右躲闪，超过了那些人。头发、脸、脖子，全都被淋得湿透，但他顾不上在意。不管气息如何急促，他都不打算停下来。他扭动着身子，从人群中穿了出来，接着便继续加速，全力奔跑。

飘浮在黑暗中的人头与大刀随着暗幕滑落在地。浪人的脑袋顺着夯实的地面，滚到了墙角。

眼前出现了梯子和酒桶。一个身材健硕的年长男子缓缓爬了下来。

“鸡公，好久不见啦。”男人语气轻浮地对他开口道，“我总算发现了，那是人偶戏吧？你说是不是啊，鸡公？”

“没、没、没错。”

盆次靠在酒桶旁，闭着眼睛点头。

“没想到竟是你啊。这么多年了，我压根儿没发现。就你这副模样，真没想到竟有那么好的身手啊。”

“人、人、人不可、貌、貌、貌相啊。”

盆次自嘲地喃喃道。

“金森老大知道吗？”

“那、那、那当然。”盆次说，“所、所、所以我去、去了盲、盲剑楼之后，你、你大哥他们的护卫就、不、不、不需要了。因、因、因为我、我跟着阿、阿染夫人。”

“啊？”

男人脸色一变。

“我还真不知道你在盲剑楼呢。莫非你也喜欢阿染吗？”

盆次脸上浮现出一丝嘲笑。

“随、随便你怎、怎么说。我、我、我不在乎。她、她是我唯、唯一在乎的女、女人，我、我不后悔，一、一点都不。”

两人陷入沉默，外面的雨声充斥了整个仓库。

“不过昭和二十年那会儿，我们都在楼里看见你了，但完全没认出来你就是金森宣传广告部那个鸡公。因为我压根儿不知道你离开金森后去了什么地方。再说那时你已经老了，长相都变了，头发也没了，腰也弯了啊。吃了不少苦吧？”

“我、我一眼就、就认出来、来了，你是正、正贤。”

“那你为啥不说？”

“没、没、没说成。你、你到军队里，变、变成了恶棍。原、原本是个挺、挺正派的人，后、后来成了黑、黑道。”

“那可不怪我，都怪这个国家的浑蛋！”

“别、别推给别人，正、正贤。”

“哼，要是没有那件事，我啊，早就是成功人士，是大富翁了。”

“你、你这个人，充、充其量也就这、这种水平了，少、少做梦。”

“胡说八道！鸡公你少说漂亮话！瞧瞧你自己这个样子，死心塌地伺候别人，结果那帮人，还有阿染，有人理睬你吗？！”

“这、这是、是我自、自己选的。”

“鸡公，老好人也有个限度，多为自己想想啊。”

盆次闭上眼，并不回答。雨声再次充斥了室内。

“鸡公，你当时怎么没直接以鸡公的身份冲进去？为什么要顶着人偶隐瞒身份？”

男人问。

“够、够了，不、不说了。”

盆次痛苦地说。

“回答我，鸡公。”

“跟、跟你说、说了也、也没用。够、够了，那、那不重要。”

“一点都不够！”

“你、你、你要报、报、报仇吗，正、正贤？”

“没错。”

“那、那、那就快、快点，我、我要撑、撑不住了。”

盆次说。

“你不打算跟我同归于尽吗？没带长刀来吗？”

“我、我、我没那、那玩意儿，大、大火全、全烧了。”

“空着手啊，太蠢了，你怎么会……”

男人一时语塞，雨声卷土重来。

“你那时的刀法，就像闪光一样啊。”

“没、没有那、那东西了。都、都没了。”

“是吗，都没了啊。”

“所、所、所以啊，我、我的命、命给你，孩、孩子在、在哪？”

“仓库的东北角有地下室，孩子就在里面。我给她买了点心、玩具、绘本，还给她看电视。那是个好孩子，都不怎么哭，我俩还挺好的。鸡公，你为什么不跟我同归于尽？”

“跟、跟你同、同归于尽，就、就没有人照、照顾孩、孩子了。我、我的命给你，孩、孩子要好、好好还回去，给赖子妈妈。拜、拜托你了，好、好吗？这、这是我、我最后的请求，你、你要守、守信

用。”

“好，我知道了。”

“那、那就行，快、快点吧。你、你不快点，我、我就要死了。”

“是吗？”

男人转过身，从酒桶缝隙里取出事先藏好的大刀，拔出来，然后说：

“鸡公啊，我做梦都想着这一天。我要亲手砍死杀了兄姆尼的人。”

“少、少啰唆了，快、快动手。”

“你太狡猾了，趁大哥他们喝醉了才动手。我要替大哥报仇雪恨。”

“有、有什么好、好狡猾的。你、你们占了楼，欺、欺负无力的女、女人小孩，还、还有阿染夫人。胡、胡闹了整、整整三天三夜。你、你们随心所欲，大、大吃大喝，谁、谁也没求你、你们这样。”

“是你毁了我的人生。”刀尖指向盆次的胸膛，男人说道，“我要送你下地狱，替大家报仇！”

他大喊一声。

“你、你们啊，真、真喜欢怨恨。”

“少啰唆！”

他高声喊着，扑了过去。

“住手！”

不知何处传来吼声，男人没有停下。

那个瞬间，枪声响彻四周。男人扑倒在地，脱手的大刀在空中打转，“咚”地插到了盆次头顶。盆次缓缓抬起头，看着上方的刀刃。

一个男人喘着粗气拉开库门，冒着大雨走了进来，然后喃喃道：

“我都叫你住手了。”

他缓缓走向倒地的男人，蹲下来，伸手到他脖颈处试探。那人一直在喘气，呼哧呼哧的声音在仓库里回荡。莫非他是在雨中一路跑来的吗？

鲜血在他脚尖蔓延开来。

他站起来，走向盆次。

“你没事吧？”

“不、不、不、不行。我、我、我要死啊。”盆次说，“警、警、警察先生，你、你救我干啥？反、反正我都快、快死了。也活、活不了几天了。”

“你叫我帮绑匪吗？”

吉敷说着，把手枪插回外套底下的枪套里。

“那可不行。”

他边说还边喘着气。

盆次静静地叹了一声。

“警、警、警察先生，好、好枪法啊，一、一枪命中。”

“我还是第一次开枪打人。”吉敷说，“要是再早一点，就不用开枪了。”

盆次听了，便说：

“就、就、就是啊，要、要是再晚、晚一点，我、我也能、能死成了。”

“你啊，死到临头了还要开那种玩笑吗？孩子呢？”

“他、他说在仓库东、东北角的地、地下。”

“我去找找。”

说完，吉敷把堆在房间一角的幕布拖过来，盖住了男人的尸体。

等吉敷抱着孩子回来，盆次微微睁开了眼。吉敷把孩子放下，她立刻就跑向了盆次。

“爷爷！”

孩子叫了他一声。

“啊、啊、希、希美呀，太、太好了，不、不、不行啊，别、别碰爷、爷爷，我身、身上、手、手上都脏。”

说着，他缓缓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希美愣在了原地。

吉敷拿出手机叫救护车，接着又把希美抱了起来。

“小希美也要去医院吗？你累不累？身上痛不痛？会不会难受？”

“没有，我想妈妈了。”

孩子说完，吉敷点点头。

“是吗，那我们坐车去找妈妈吧。”

“嗯。”孩子应了一声。

注释：

[1] 前者是日本战国时代、江户时代乃至明治初期对国内天主教徒的称呼，后者是这一时期对传教士的称呼。

尾声

鹰科一家来到了金泽县立医院的单人病房，围着病床上的盆次。吉敷和通子也来了。盆次反复提出单人间太贵了，想赶紧换到六人间，或是住回老人院。艳子叫他不要多想，好好养病。

病房位于一楼，窗外就是红叶，住起来很舒服。

“爷爷！”

希美喊了一声，跑过去抱住盆次。可能事先被母亲提醒过，她还对他说了句：“谢谢爷爷。”

孩子说完，赖子和艳子也走到床边，跪坐在油布毡地板上，低头说道：

“盆爷，太感谢您了。”

“要是没有盆爷，这孩子肯定回不来。”艳子说，“从母亲那一代起，盆爷真的很照顾我们三代，不，四代人。”

“不、不是我，是、是这位警、警察先生，是、是他救、救了孩子。”

众人转向吉敷。

“也要感谢吉敷先生，真是谢谢你了。”

说着，母女俩又低头行礼。

“不，我这次没派上什么用场。”吉敷说完，看了一眼窗外的红叶，又说，“盆次先生，你还要长命百岁啊。”

接着，吉敷又说：

“我在现场救下盆次先生，反倒被抱怨了一通。幸亏当时没死在那里——要是盆次先生一直这么想的话，那我可尴尬了。”

“那就交给我们吧。”艳子安静地说，“盆爷，等你出院了就到家里住，睡在我家屋里。”

“不、不行，那、那可不行，我、我会添、添麻烦。要、要是死、死在了榻榻米上，我、我要遭、遭天谴啦，我、我、不、不值得。我、我、我要是死、死在了榻榻米上，可、可不行啊。”

盆次争辩道。

“不，您就是应该死在榻榻米上的人。”

吉敷断言道。

“总之，您要先好好活下去。”

赖子也说。

“那、那、那可，有、有点为、为难啊。”盆次说，“下、下周就该办、办葬礼了。”

“您怎么又说这种话。”

“等、等、等火葬完、完了，把、把骨灰带到梅、梅桥上，撒、撒进浅、浅野川就行，不、不用立、立坟。”

“您又来了。”

“要是不立坟，我们怎么去祭拜呢。”

“对、对着河拜、拜拜就行。”

“盆爷，吉敷先生，大战结束那年九月，我在楼里看到的剑客，那是人偶吗？”

艳子问。

“不、不、不对，那、那、那是真、真的盲、盲剑大人。”

盆次立刻严肃地说道。

吉敷看他的神色，意识到他是认真的。

“啊？”

艳子露出含糊的表情说。

“真的吗？”

“是、是、是真的。”

“当时女人们都疲惫困顿不堪，再加上被灌了酒，也没怎么睡觉，个个都意识蒙眬。而且因为害怕，全都低着头，只有我这个十岁小孩儿认真看了整个过程，那时也在场的母亲现在也去世了……那是人偶吗？可若是人偶，怎么做到的？”

没有人回答，病房里陷入了沉默。

“盲剑大人的传说恰好讲了一个背负婴儿的奇怪剑客吧。”

吉敷暗道。

“巧合的是，那跟江户时期传承下来的传统演艺形式相同。于是盆次先生就想到了……吗？”

吉敷不禁想，这恐怕就是老天爷的安排吧。否则，又怎么会如此凑巧。

“总之，那不是机器人对吧？”

“肯定不是。”

吉敷笑着，看了一眼病床上的盆次。

“要不，现在姑且认为那个时候真的是盲剑大人显灵了吧。”

他帮忙打着圆场。

“芭菲。”希美说道。

她们似乎约好一起去吃芭菲。

“那盆爷，我们先走了，下次再来看你。”

艳子说。

“到时候我再带点儿盆爷喜欢的甜食过来。”

“家里已经给您铺好床了。”

赖子也说。

祖孙三人低头行礼，转身走了出去。通子好像犹豫了片刻，也跟了出去。她走之前看了一眼吉敷，吉敷也跟上去了。

“竹史，谢谢你。”

一直保持沉默的通子说着，双手握住了吉敷的右手。

“竹史果然是我的骄傲。”

她飞快地说完，便跟上了艳子一行。

只剩下吉敷一人，他拿了把折叠椅回到盆次床边，坐了下来。

“对了，那个在身上系人偶的杂耍，那是……”

“啊，那、那个叫助、助六，是、是京都的人偶师做、做的脸。那、那真是天、天才，没、没错，那、那老爷子就、就是天才。没、没人能做出那、那么漂亮的男、男人和女、女人的脸。今、今后再、再也见不到那、那样的人偶师啦。我、我之所以喜、喜欢人偶戏，也、也是因为那、那张脸。我、我可喜欢那、那张脸了，恨、恨不得把人、人偶的头带、带进坟墓里。可、可惜在大火里烧、烧掉了。”

“盆次先生，你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接冲进二楼宴会厅，而是先穿戴上了人偶戏的行头？若是直接冲进去，阿染夫人可能也会更感谢你啊。”

“那、那不会。”盆次立刻否定，然后苦笑道，“警、警察先生也、也问了跟正、正贤一样的问、问题啊。”

吉敷连连点了几下头。

盆次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犹豫。不过，他最后还是缓缓开口了。

“我、我一直想把这、这种无聊的事也带、带进棺材里。我、我有、有一次真、真的被阿、阿染夫人抱住，大、大哭了一场。她、她其实很、很不愿意被金、金森老大睡，她、她对我这、这样说，抱、抱着我哭、哭了好久。

“可、可是不、不让老大睡，就养、养活不了家、家乡的父母，也补、补贴不了弟、弟弟妹妹，她、她这样说着，哭、哭了好久。

“当、当时我真、真的好、好幸福。现、现在都忘、忘不了。我真、真的太、太喜欢阿染夫人了。我、我也跟她一、一起哭了。然、然后我、我就决心，要、要一辈子守、守护这个人。我在、在心里深、深深发誓，发、发了重誓。我、我今后要为、为了这个人活、活着。

“我、我不带一、一点疑问，片、片刻也不、不休息，不、不想偷懒，也不、不需要谁、谁来感谢，而是付、付出了全部身心，决、决心要侍、侍奉这个人。我、我不惜性、性命，发誓、誓要一、一辈子跟、跟着她，还要给她送、送终。

“那、那个人是我唯、唯一的女、女人。我、我们什么都没做，只、只有那一次，握、握了手，她、她抱着我，亲、亲了我。然、然后就没、没什么了。可、可是我把她当作了一、一辈子唯、唯一的女人……比我自己，比、比我的命更、更重要。为、为了那个人，我、我愿意高、高高兴兴地舍弃性、性命。直、直到现在，这、这种心情也没、没有改变。真、真的，一、一点都没有。

“所、所以那、那个时候，我、我只能这么做。虽、虽说是东、东街第一的老、老店盲剑楼，也、也已经不、不行了。没、没有穿衣的平、平女，也没、没有饭婆，没、没有牛、牛太郎，没、没人做饭，只、只有几个艺、艺伎姑娘回、回来了。那、那些姑、姑娘都不会做、做饭。

“再、再加上打、打仗时，只有阿、阿染夫人不愿作陪、陪睡的生意，家、家底都掏、掏空了。还、还欠了钱。要、要是没了我，阿、阿染夫人就只、只能把楼关、关了，自己去、去上吊。要、要不是我在楼、楼里干、干白工，身兼数、数职，肯定是撑不、不下去的。”

“嗯。”

吉敷听了，缓缓点头。

“所、所以啊，我、我绝对不、不能坐、坐牢。要、要是没、没了我，楼、楼里就只、只剩女人。只有那、那些姑娘，连到哪儿去买、买吃的都、都不知道，一、一个人也不、不懂穿、穿行头，又、又不会做、做饭。对世道一、一无所知。搬、搬不了重、重东西，没人保、保护，太、太危险。我对楼、楼里的事情一、一清二楚，要是没、没了我，那、那楼肯、肯定不行。”

“原来如此。”

“要、要是我，要、要是盆次杀、杀进去，就、就算再、再怎么说为了救、救女人孩子，我、我也不能轻、轻易被放过。因为我杀、杀了五个人。再、再怎么酌、酌情考虑，也、也要判、判上好几、几年。到、到时候楼、楼就要倒闭了，绝、绝对撑不过、过去。那、那个时代，没、没人会像我一样啥、啥都能做。我、我比阿染夫、夫人还、还了解楼、楼里的账目。”

“哦。”

吉敷又点点头。

“所、所以我、我就装成了盲、盲剑大人。人、人偶戏是我最、最拿手的杂耍。我、我还会演孝、孝子背母，过、过去还能翻、翻跟头，啥、啥都会。不、不过我最、最拿手的还、还是人偶戏。我、我过去身在江、江湖，以剑、剑术闻名。我尽、尽量不夺、夺人性命，但是会、会伤、伤人，也、也把人整、整成过残、残废。

“后、后来不、不知咋的，每、每次伤人，我、我的口吃就变、变得更严重，越、越来越说不、不出话来。真、真是天、天谴啊。于、于是我就、就洗手不、不干了。因、因为帮、帮派也没、没了，老、老大主、主动赶我走，我、我也就没、没砍掉小、小指头。

“那已、已经是好、好久以前的事，又、又是那种时、时代。那、那个时候，乡、乡下警察也、也没什么人、人手，我、我就想，让、让盲剑大、大人出马，应、应该能、能行，结、结果真、真的行了。警、警察到楼、楼里来，虽、虽然不像我现、现在这样，但都、都是些老、老头，眼、眼神也不、不好，都上、上了年纪，最、最后事、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于、于是我也能、能继续待在盲剑、剑楼了。

“盲、盲剑楼顺、顺利交给了后、后面的人，阿染夫、夫人也洗、洗手不干了。我就一、一直帮她照顾女、女儿小艳，也给阿、阿

染夫人送、送了终。

“后、后来孙、孙女赖子出生了，又长、长大了，还生、生下了曾、曾孙女，虽然希、希美被绑架了，好、好在有警、警察先生出、出马，让她平、平安回来了。

“我、我已经没、没啥想说的，也没、没啥念、念想了，这、这辈子真、真的很幸福。老、老实说，我很想死、死在那个酒、酒库里，结、结果被你救、救下来，葬、葬礼也得延、延期啦。

“不、不过我不怨、怨恨你。警、警察先生，那、那时我虽、虽然这么说，可是刚、刚才看着阿、阿染夫人子、子孙三代对、对我说谢、谢谢，我真、真的想哭啊。真、真的很高、高兴，我、我很感谢、谢你，刑警先、先生。真、真的，我、我虽然是、是个没、没用的老头，但真、真的感谢你。”

盆次说完，对吉敷深深低下了头。

听完那段长长的自白，吉敷心中已经没有想说的话了，只感觉似一阵狂风吹过，找不到任何词句。他唯有呆呆地望向窗外。

红叶如同重重叠叠的火焰，在微风中轻轻摇摆。




华丽人生

[日] 伊坂幸太郎

Isaka Kotaro 15

吕灵芝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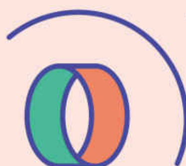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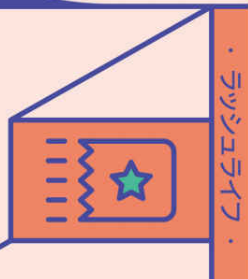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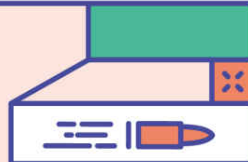










·ラッシュライフ·

Lush Lif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华丽人生

作者：（日）伊坂幸太郎

译者：吕灵芝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11-01

ISBN：9787513346887

目录
CONTENTS

a life 故事开始在最高时速二百四十公里的地方。
0
1
2
a life 时速一千三百七十四公里，太阳开始西斜，故事总算有了发展。
3
4
5
6
7
a life 以秒速两米转动的光盘静止下来，故事也迅速走向尾声。
8
参考/引用文献
——特别收录 中国读者“采访”伊坂幸太郎

Lash

（名词）鞭打。鞭子。（机械可动零件间的）空隙。余隙。

（动词）冲击。摆动。（对金钱等）大量花费。

Lush

（形容词）丰富的。豪华的。苍翠繁茂的。

（名词）酒。酒鬼。

Rash

（形容词）轻率的。鲁莽的。不顾后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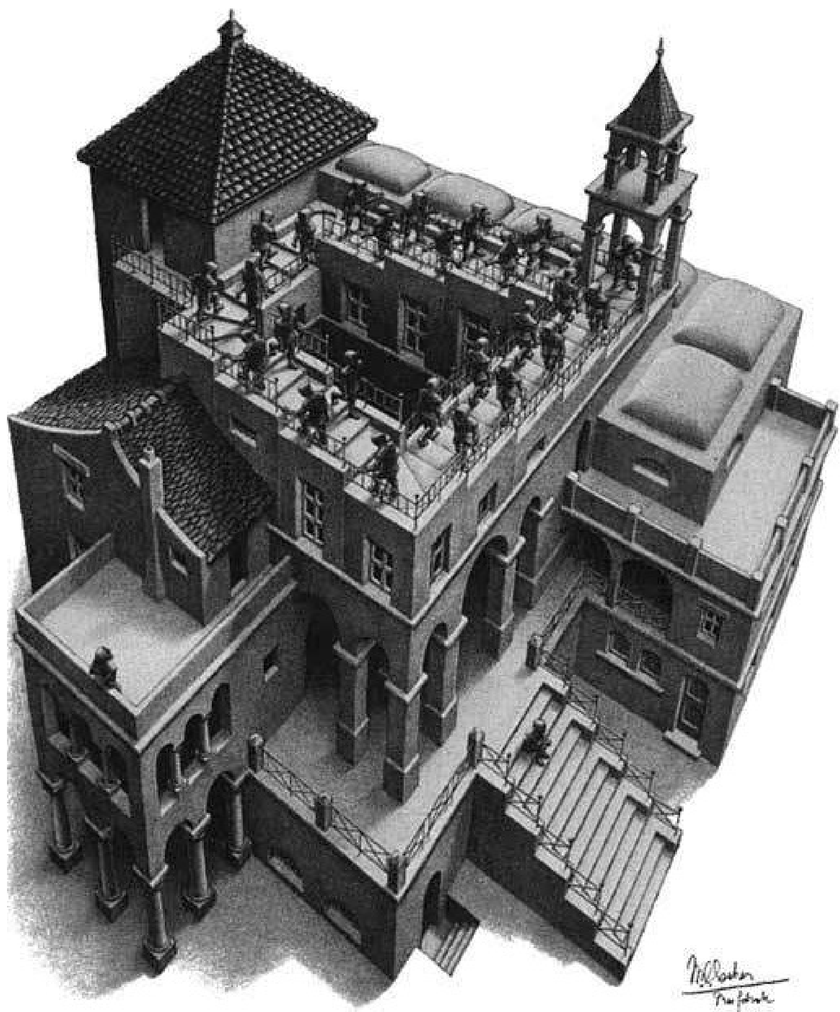
（名词）皮疹。疹。

Rush

（动词）冲。闯。赶紧。

（名词）迅速移动。忙碌。匆忙。

摘自日本研究社《领先者英日辞典》。



荷兰画家M.C.埃舍尔的《走不完的阶梯》

a life
故事开始在最高时速二百四十公里的地方。

0

志奈子看向前方，车厢的自动门恰好开启。与此同时她还听到“噗嗤”一声，仿佛五百系希望号发出了一声叹息。

户田要回来了。她慌忙把视线移向窗外，但余光还是不可避免地瞥到了他。那是个油腻的六十岁男人，让人不忍直视。此人身材中等，在同龄人中属于偏瘦体型，然而那盲目自信的神情和大摇大摆的步态让他全身上下散发着肥腻的感觉。他穿着黑黄色条纹的夸张毛衣，除了恶趣味别无其他形容之法。然而，若说他是常年来往于银座与欧洲的画商，倒还真有那么点感觉，着实教人不可思议。

户田一在她旁边落座，志奈子就感到呼吸困难。车厢里没有其他乘客，但她就是觉得无比憋闷。活到二十八岁，志奈子第一次坐上高等座席，然而她完全感觉不到舒适。

她的眼神四处游走，不经意间瞥到了户田手上的报纸。

“闯空门大盗正在日本北上”“仙台市内分尸惨案后续”“夫妻两人藏匿尸体，尸体呈现整形痕迹”……全都是些不太平的新闻。

非要说的话，也不是没有好消息。“中国香港彩票狂中四十亿日

元的中奖者可能是日本旅客”，这则消息篇幅虽小，却挺喜庆。

“好厉害啊。”志奈子说。

户田看了一眼文章，哼了一声。“到处都在讲不景气、不景气，不景气这么长时间，恐怕这就是日本的标准状态吧。就算孩子考试得过一次满分，可如果后来一直得五十分，那就意味着孩子的实力只有五十分，不是吗？这种经济状态只要一直持续下去，它就是正常状态。如果一个国家整天只想着像过去一样再走一次狗屎运，那就不会有将来。还有失业率，是谁规定这个世界上一定要存在足够每一个人做的工作？反正我没规定。谁都能找到工作，这只是毫无根据的幻想而已。说白了就是人口太多，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很简单。”

“啊，不是。”志奈子总算找到了插话的空当，“那个，我是觉得买彩票中四十亿的报道很厉害。”

“你说这个？”户田看了一眼报纸反面，“真走运。”

“要是户田先生中了，会感到高兴吗？”志奈子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

户田的皮肤很好，不像是过了花甲之年的人。只见他露出洁白的牙齿咧嘴一笑，回答道：“钱的数量等于幸福的数量。四十亿啊……你也想要吗？”

志奈子笑了。

“那当然啊。”

“想要就给你。”

“别开玩笑了。”

“只要你愿意付出代价，我当然给。”

她无法直视户田的脸，而且突然有种被他紧紧抱住，当场脱光的不快感。

“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户田挺起胸膛，仿佛是他发明了这句话。

别开玩笑了——这回，志奈子没能说出这句话。假设有人一辈子

与挫折和失败无缘，那户田就是那种人。一旦发现人气开始上升的外国画家，他就马上与之签订终身合约，把看上的画全都弄到手。可以说此人聪明伶俐，同时老奸巨猾，显然与同龄人和其他同行风格不同。

户田是户田大厦的第三代所有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在接受将要管理全国各地产业的教育。他经常说：“狮子的幼崽就算没有明确的认知，也会被教育成狮子。”而且还说：“我最近才真正明白，人活着就需要钱。”

户田并不甘于老老实实经营自家的不动产。他一边经营着不动产，一边踏入了美术界。志奈子很难想象他的目的何在，是否有胜算，然而，户田作为画商很快就获得了成功。

只要发现有潜力的画家，他就毫不犹豫地抢占先机，将其画作的买卖权弄到手。而且他不会马上卖出，而是耐心等待价位起来，再卖一大笔钱。正因为他有充足的资金，才能这么干。“在户田先生眼中，画只是股票的一种形式。”曾经有一个人满脸悲伤地这么说，“他坚信画家画的都是股票票面，画的价值不在于它给人带来的想象，而是价格表上的数字。”

“听好了。”户田还在旁边滔滔不绝，“爱情、宠物，这些都能标价。只要慢慢把价格做上去就好。你不也是相当于被我买了吗？”

志奈子无言以对。因为她的确背叛了恩人，与户田签了合同。

“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户田声称不喜欢旅途太吵，眼睛也不眨就把整个高级车厢的乘车券、特快券和高等座席券全都买下了。这是志奈子亲眼看着他做的事情。他还向政治家贷款，说什么那位议员头都秃了还对自己深鞠躬，于是他拿起电话就安排了贷款。这也是志奈子几十分钟前目睹的事情。

“今天有什么计划？”

“我要把你介绍给仙台的客人。”

户田露出了下流的表情。志奈子不禁沮丧地想：这个人肯定对我的画没兴趣。接着，她想起了那个人。他曾对志奈子说：“千万不要把注意力放在绘画之外的地方。”他是户田画廊的员工，虽然没有资金和地位，但是懂得绘画，也很欣赏志奈子的作品。

“《连接》这幅画特别好。”最后一次交谈时，他夸奖了志奈子的新作品，还看透了其中的内涵，“那是接力的意思，对吧？人生的意义必然在于向某个人递出接力棒，我的今天会连接到别人的明天。”

他总是很欣赏年轻画家，就算不好卖，也希望经手好的作品。所以，他会辞去户田画廊的工作独立出来，也并不是一件让人意外的事。

“我想为你们这样的画家开一个画廊，即使不大也无所谓。”他尝试去实践了自己的话，因为他相信，世界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连接。

但是最终他的画廊没有开起来，因为他看好的画家全都拒绝了他。

结局来得仓促而干脆。所有他信赖的画家都背叛了他，最终他没能在店里装饰任何一幅画，便黯然退场了。

那一次，是户田凭借金钱的力量，轻易毁灭了一个人的梦想。

“我们先在东京吃个晚饭，然后去仙台吧。”

行程完全由户田决定。两天前，他给志奈子打了通电话，说：“你跟我一起去拜访大客户吧。”她无法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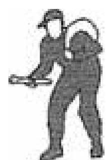
“你知道《华丽人生》吗？”过了许久，户田开口道。

“那是什么？”

“是曲子哟。一首叫这个名字的曲子。你不听爵士乐吗？”

志奈子摇摇头。“我没听过。”她无比厌恶自己挤出来的假笑。

“是柯川演绎的名曲[1]。*Lush Life*，华丽的人生。很棒，对不对？我可以肯定，现在这一刻，我的生活比其他地方的任何人都富足。”户田展露出幸福的笑脸，“试着想象一下，傻乎乎的无业游民自不必说，就拿错以为自己干得不错的小偷和宗教家来说，眼下这个瞬间，有哪个活着的人比我过得还富足吗？”



黑泽正要走出公寓时，发现门口夹着一张传单，就拿下来看了看。传单来自公寓管理协会，上面写着“仙台发生多起撬锁盗窃案”，大意是组织所有公寓住户换锁。传单上印着圆盘锁的图片，附带“锁孔呈纵向く字形的门锁最危险”的字样。太会找麻烦了。他啧了一声。

最近这段时间，一个盗窃团伙在日本到处作案。跟家家户户都装有两三道锁的国家相比，就算扣去交通费，也还是日本更赚钱。

可能东京已经不太好行事，盗窃团伙就把作案范围延伸到了仙台。其结果就是，黑泽盯上的住户都安上了两三个回旋式弹子锁搭配锁杆的门锁。

他穿上鞋，把传单叠好塞进口袋里，出门去了。

黑泽突然想，那些拉帮结伙、只求快钱、到处作案的盗窃团伙或许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之鉴。他们最看重效率和利益。那像我这种人，看重什么呢？“美学？”他试着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忍住了笑。太老套了。

就在他锁上门的那一刻，隔壁房间的门猛地打开了。

这是他第一次碰见邻居，一时没反应过来，条件反射地做了自我介绍：“我是住在隔壁的黑泽。”对方是个年轻男人，可能只有二十几岁，看着面色苍白，好像很不舒服，搞不好是喝了一夜大酒。他身上的藏蓝色T恤又松又垮。对了，昨天隔壁屋吵了一夜，说话声也大，可能在开派对。

青年也一脸惊讶。他嘀嘀咕咕地回应了黑泽，由于声音太小，黑泽基本没听清。接着，青年想了想，又说：“对了，能帮我把门撑住吗？”门？黑泽满心疑惑。

“我朋友喝多了，我得把他背到楼下去。”青年怯生生地说，“这扇门一松手就会关上，所以能请你帮我撑一下吗？”

黑泽耸了耸肩，一言不发地抬手撑住了门。

对方小声道了谢，声音小得黑泽只能猜测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青年再次走进屋里，不久之后便半背半拖地带了另一个人走出来。黑泽闻到扑鼻而来的酒臭，不禁感叹年轻人没有压力就是好。

接着，黑泽又按住正好在这个楼层打开门的电梯，等了一会儿。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青年把朋友背进了电梯。背上那个人醉得不轻，像坏掉的牵线木偶一样晃晃悠悠的。青年可能觉得自己马上就回来，门也没锁，真是太不注意了。

观察已经成了黑泽的习性，只要有人路过，他就会不动声色地观察并推测——这人钱包里大概装了多少钱，家里大概有多少财产，是否有家人，喜欢狗还是喜欢猫，是否爱存钱，是否信任银行，这家伙真的是男人吗……当他之后潜入某人家中，发现情况正如自己的推测时，就会获得超过工作的成就感。

电梯门关上了。黑泽冲青年抬手打招呼，对方好像没看到。

之后，他发现走廊上掉了一张纸。本来有点期待是钞票，但并不是。可能是那个青年，或是他背上那个人口袋里掉出来的东西。

上面写着看不懂的文字，还有几行数字。既有汉字，也有符号。黑泽想，这难道是外国卖的护身符或者签纸吗？他又对着光看了看，没有特殊纹路。于是他捏着纸摇晃了几下，再次看向电梯门。刚才那个人说不定是外国人。

黑泽拿着那张纸翻来倒去看了好几遍，左思右想之后，直接塞进了钱包。

这张写满外国字的纸说不定能招财，黑泽戏谑地想着，收起了钱包。

仙台车站前排着长队。黑泽边走边看，发现队伍来自一家咖啡厅。因为刚开业，里面气氛活跃。

黑泽快步走进车站。今天是工作日，没什么游客。他乘电梯下到一楼，穿过了出租车载客点。站在车站前，一座高塔般的建筑物映入眼帘。那是市里刚建成的展望台。细细的塔尖高耸入云，蔚为壮观，电梯入口还挂着垂幅，上书：特殊日子的别样体验。黑泽怎么都无法想象自己登上展望台的样子，毕竟对一个窃贼来说，“特殊的日子”恐怕只有干活失手被抓现行的时候。

旁边的墙上还贴着“埃舍尔展”的海报。那是著名的错视艺术家，或者该说是插画家？海报上印着他最知名的城堡画。

黑泽对绘画等艺术品基本没有兴趣，只记得以前有人从屋顶用钓鱼线和钓钩偷走了意大利某美术馆收藏的克里姆特画作。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路边有个白人女性。那人把金发扎成马尾辫，看起来挺年轻，穿着直筒牛仔裤，很好看。

黑泽之所以停下脚步，并非因为她长得好看，也不是因为她像那种有钱又粗心的目标人物。是因为她举着一块标语牌。白人女性正在向行人展示写在素描本上的话：请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日语。

“这是你自己写的吗？”黑泽走过去问了一声，白人女性立刻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某大学的留学生。

“我正在调查日本人喜欢什么词汇。”

“哪种比较多？”信号灯变绿了，但黑泽没有走开。

“目前最多的是……”她看了看素描本的内容，用流畅的日语回答，“‘梦’吧。”

“吧？不确定吗？”

“还有‘景气’。”她打趣地说，“这个也很多。”

“我也写一个吧。”黑泽接过马克笔，请她翻开新的一页，在正中间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个硕大的“夜”字。

“‘夜’啊。”她抬头看向黑泽。

“我喜欢夜晚。”

“真有意思。”白人女性顿了顿，接着说，“像小偷一样。”

黑泽吓了一跳，但不动声色地接过了话头：“对了，我最讨厌的词是‘锁门’。”

“锁门？”白人女性似乎不太理解，“难道不是‘巡警’吗？[2]”

黑泽笑了。“那个也讨厌。”

他转身离开，走着走着又看见了一条狗。貌似是一条野狗，没戴项圈。是柴犬吗？很少见到流浪的柴犬啊。狗身上本来应该是浅栗色的毛已经被灰尘泥土染成了灰色。车站附近能见到狗，这真是挺稀奇的。再加上最近野狗已经少了很多，甚至比黑泽在大街上碰到同行更稀奇。他有点担心那条老狗会不会冲到车水马龙的大路上。

信号灯再次转绿，这回黑泽过了马路。窃贼不能跟狗交朋友。他遵循自己的美学，不再理睬那条脏狗，继续往前走。



河原崎呆滞地看着越来越热闹的咖啡厅入口。透过宽大的窗户，还能看见新干线的高架桥。下行线的“Max山彦号E4系”正驶入站台。

他的咖啡早已喝完，但还不能离开。话虽如此，一个靠奖学金勉强维持生活的大学生又舍不得再点第二杯。他还是拿到了店铺开张纪念的折扣券，才买了第一杯半价的咖啡。

一如平常，他正在画画。其实就是用圆珠笔在路上拿到的“寻人启事”背面涂涂抹抹。比如客人的侧脸，一闪而过的Max山彦号，笔触随意而奔放。画画不是他的兴趣，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传单上要找的是一名年轻男性，目前已经失踪将近一周，其父母正在到处寻找。河原崎看了一眼照片，是个气色不太好的青年，而且身材比较矮小。

特征描述中提到了“大腿根部有手术痕迹”，河原崎不禁失笑。谁会拉住一个陌生人说“请让我看看你的大腿根部”呢？上面甚至还写着“有缝了八针的痕迹”，难道还要别人数数有几针吗？

新开张的大型咖啡厅里非常热闹，每个座位都坐着人。

塚本先生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河原崎思索着。塚本是干部，平时很少有机会直接对话，河原崎也不明白对方为何主动约见他。

上次集会后，有人在仙台县民中心门口叫住了他。一位身穿黑色连衣裙的年轻女性对他说：“你是河原崎先生吧？有人在一楼休息室等你，请跟我来。”

走进去一看，发现对方是塚本，河原崎不由得“啊”了一声。

“别这么惊讶啊。”塚本的语气很随和，“又不是被高桥先生叫了。”

听到这句话，河原崎就忍不住发抖。因为“高桥”是他连说都不敢说的名字。

“我姓塚本。”

“我、我知道。”河原崎马上回答道。有谁会不知道他呢？他不到三十岁就成为干部，一直作为“高桥”的亲信，在信徒中格外出名。这件事发生在两天前。

不知何时，塚本已经来到眼前。河原崎吓了一跳，险些撞翻咖啡杯。

“你画画挺不错啊。”塚本注意到了河原崎手边的涂鸦。

“啊，您、您好。劳烦您跑一趟，真不好意思。”河原崎慌忙翻过他的涂鸦，露出了寻人启事上的照片。

塚本略显惊讶地看着那张照片，问道：“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不认识。”河原崎摇头否定道，“这是别人在大街上发的传单，说在找人，跟我完全没关系。”他一不小心就用上了辩解的口吻，还匆匆折起传单，塞进了口袋里。

塚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动作。河原崎本以为会被教育“与其寻找他人，何不把时间用于摸索自己的未来”，然而对方并没有开口。

塚本指着门口说：“我们出去吧。”

排队的人一直延伸到了门外。虽说这是开在仙台的第一家连锁店，但为了喝杯咖啡而排队，这也太奇怪了。这些人究竟是喜欢排队还是喜欢咖啡？可能是前者。

光是跟塚本走在一起，河原崎心中就涌出了莫名的优越感。他们不是在路上偶然碰到，他不仅记住了自己的名字，还专门把自己约了出来，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啊。想到这里，河原崎强忍住了呼之欲出的欣喜。

刚才那个发传单的人依旧站在拱廊商店街入口。看到那人额头上深邃的皱纹，河原崎不禁想，相比起来，自己是多么幸运啊。

“你这帽子很不错啊。”塚本指着河原崎头上的红色棒球帽说。

“这是父亲以前买给我的。”

这是一顶进口帽子，帽檐很长，曾经是一名巴西足球运动员的标志性配饰，有段时间在日本很难买到，火爆到甚至引发了社会现象。

“你这顶红帽子就是当时很流行的那款吧？到处都买不到。”

他至今仍不知道父亲究竟是从哪儿弄来了这顶帽子。当时，河原崎坚信这是仿制品，其实并非如此。他对父亲那一脸得意的表情印象深刻。父亲还掏出自己的那顶帽子，高兴地说：“咱们俩都有。”

“那时好像很流行把帽檐折弯吧，你的倒是没有。”

“我父亲折了。”河原崎苦笑着说。父亲觉得既然买了帽子，就要紧跟流行，便笨拙地折弯了帽檐。那一刻父亲表现出了由衷的欣喜，河原崎则不以为然，坚决不折弯自己的帽檐。

“你瞧。”塚本说，“那儿有狗。”

河原崎连忙移动视线，担心自己不快点找到目标就会被塚本扔下。

是有一条狗，离他们可能有二十米远。它慢悠悠地走着，不时把鼻子贴向地面，脖子上没有项圈。

“在这种地方看见狗，好难得啊。而且它没有项圈，是野狗吧？”

“看着像柴犬，有可能是杂种的。”

河原崎听着塚本说的话，想起了父亲。他可能是在那条浑身脏兮兮、无处可去、尽管被人嫌弃却还要在周围晃悠的流浪狗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

三年前，父亲突然从二十层公寓的十七层张开双臂一跃而下，就这么死了。他又想起了自家玄关的场景。那天是大学入学典礼的日子，河原崎坐在玄关，正忙着擦亮新买的乐福鞋。背后响起电话铃声，随后母亲叫了他一声，大声说：“你爸跳楼了！”此时，他才抬起头来，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还愣愣地回头问了一句：“几楼？”

听完警察的报告，河原崎虽然震惊，但也觉得这很像父亲的风格。父亲是沿着紧急通道上的楼，可能还没爬到二十楼就累了。他肯定想着：这里就够了吧。所以才会从十七楼跳下去。离终点还差两

分，父亲的人生总在这个地方落败。

“你怎么不太高兴，因为讨厌狗吗？”

听见塚本的声音，河原崎猛地回过神来，慌忙否定道：“没、没有。”

塚本看了他一会儿，然后问：“河原崎君，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应该是三年前。”他回答。

“了解我们的契机，真的是那个吗？”塚本说完，正好信号灯转红，两人停了下来。

河原崎一听就知道“那个”是指什么。是发生在仙台商务酒店的连续杀人案。“那是两年前的事情吧？”

“不，第一起案子应该是在三年前。一个男人在车站东口的商务酒店中被勒死。”

其后，商务酒店内不断发生杀人案，频率基本是每月死一个人，而且案发现场都是仙台市内的商务酒店。这起案子被全国播放的新闻节目大肆介绍了一番，还引来不少看热闹和趁机取乐的愉悦犯。当时调查毫无进展，连河原崎都有点同情警方了。由此可见这个案子的棘手程度。

但是有一天，案子突然解决了。在一位普通市民的帮助下，警方逮捕了凶手。那位普通市民，就是“高桥”。

信徒们谈起那一天，大多会眯着眼睛，露出陶醉的表情。

据说那天有一场演讲会。演讲结束后，“高桥”没有像平时那样从台上下来，而是继续用平淡的语气说道：“对了，各位知道商务酒店凶杀案吗？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世间万物大都连在一起。下次的案发现场是仙台花园酒店三楼。”

当时河原崎还不是信徒，所以没在会场。为此，他感到后悔万分。因为现在信徒中间出现了看不见的划分界线，分为之前的信徒和之后的信徒。前者可以陶醉地回忆，后者只能凭空想象。

“那句话真的让我汗毛直竖。因为我甚至不知道高桥先生对那个

案子有兴趣。演讲会结束后，我们连忙开了干部会议，当时高桥先生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塚本凝视着远方，仿佛回忆起了当时的光景。河原崎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他说：‘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看吧。’”

即使是从塚本口中听到这句话，河原崎也感到浑身一震。这句话真是太有感染力了。

“高桥先生说完，就拉过白板开始证明。他写下了被害者的年龄、性别、案发当日的天气、商务酒店的位置等已知信息，并分析了背后的规律。各种情况都能证明下一个案发地点将会是仙台花园酒店的三楼。”

“警方很快就相信了吗？”

“他们怎么可能老实地听从一个普通市民的建议。我们花了不少工夫呢。”

塚本没有继续说下去。事实上，仙台中央警察署的调查人员真的在仙台花园酒店三楼的逃生楼梯上抓到了凶手。

事后媒体反应格外激烈，而且充满戏剧性。“现代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这种连看的人都感到羞耻万分的标题充斥纸面。仙台各大媒体纷纷涌上门去，还有的杂志社打听到了“高桥”得出真相的思路，将其写进了文章中。

一开始，电视台和杂志记者都把“高桥”奉为英雄，想把他捧高。他们还认为帮助解决凶案的普通市民应该得到奖励。

接下来，信徒人数暴增。倾慕“天才”和“英雄”的人，以及寻求内心指引的潜在信徒瞬间聚集到“高桥”周围。河原崎也是其中一员。那个时期还出现了“高桥”能预见未来的传闻，河原崎也曾亲耳听到一些人说：“他能赶在事情发生前拯救生命。”

然而，“高桥”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也不接受采访。媒体意识到从他身上挖不出新闻时，渐渐流露出了不满情绪。

此时，某出版社提出了“二十一世纪的名侦探实为邪教教主”的话题，媒体仿佛找到了发泄的出口，顿时转向那个方向。

“塚本先生，您对最近的那个案子有什么看法？”河原崎问了一

句。

“哪个案子？”塚本想了想，然后说，“哦，你是说杀人分尸案吗？”

大约半年前，仙台市内发现了一具被分解的尸体。目前已经断定死者是一名年轻男性，但是身份不明，也找不到凶手。最近，别处也发现了同样的尸体，事情终于闹大了。这些案子极有可能是同一凶手所为。

“河原崎君，你在期待高桥先生解决那个案子吗？”

河原崎很不好意思，便闷哼了两声充当回答。

“高桥先生说不定已经弄清那个案子的结构了。”

“真的吗？”

塚本笑了。“我也不知道，但他有可能像上次那样突然提起来。说不定哪一天早上他就会说‘我来证明’了。”

信号灯变绿了。

“这是神的意志。”塚本又说。

“啊？”

“世界上总会发生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情，那就是神的意志。”

河原崎不太明白，可他不敢说出来。因为他不想被轻视。

“你知道海象吗？”

“海象？”

“在北极有很多海象。它们身体庞大，嘴里长着两根朝向地面伸出的长牙。”

“海象怎么了？”河原崎挺直了身子。

“我在电视上看过，有一次，一大群海象来到了陆地上，其中的几十头朝着山坡爬去。结果继续观察，发现它们爬上山坡之后，纷纷朝着悬崖下方滚了下去。当然，它们必死无疑。那群海象就这么接连

不断地滚下去摔死了，尸体堆积成山。那可是集体自杀。”

“从十七楼？”河原崎忍不住说。

塚本疑惑地皱起了眉。“不知道这是种什么习性。”

“那又怎么了？”河原崎尝试想象海象坠落的情景，险些下意识地动起手来描绘。

“反正都一样。重力、公转、自杀的海象，这些都是神的意志。”塚本停下脚步合上了眼，似乎想让自己平静下来。行人从他的两边匆匆走过。“你是在电视上看到了高桥先生，才加入我们的？”

河原崎含糊地应了一声。严格来说，那不是他第一次见到“高桥”。早在看电视之前，河原崎就已经见过“高桥”了。那时父亲刚去世，河原崎夜不能寐，经常像梦游症患者一样，在附近的桥上来回走，倾听深夜的流水声，努力不去想任何事情。就这样一直走到产生睡意，或是再也不在乎睡觉这件事。

那天夜里，台风逼近，广濑川的滚滚浊流轰鸣不止。而他突然听到有人游泳的声音。

那时不是夏天，在这么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竟有人在游泳吗？河原崎吃了一惊，下桥走向河岸。

一个男人站在那里。在深夜路灯的映照下能看到他光着上半身，正在拧干脱下的上衣。

他救了一只落水的猫。那只湿漉漉的猫就在他脚边甩着身上的水。

河原崎定定地看着那个人。他站在路灯的光亮中，虽然不算高大，背影却反射着近乎神圣的光芒。他的背上有一道特别的伤痕，像是X形的烧伤。虽不至于不忍直视，但还是让人毛骨悚然。

男人的侧脸端正俊俏，烧伤的疤痕更为他增添了一分神秘。

河原崎举着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呆呆地看了一会儿。

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那个男人就是“高桥”。在电视上看到“高桥”时，他瞬间就认出那是在河边见到的男人。

他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那天跳进河里救猫的“高桥”，在河原崎眼中就像悲天悯人的神明。所以，他看到的一切都是只属于他的恩惠，又怎能分享给其他人？

“你上过那个展望台吗？”塚本指着车站前的展望台问。

河原崎摇摇头。他对高楼没有兴趣，也不喜欢抬头视物。因为他每次都会想起父亲一跃而下的那座二十层公寓。“塚本先生呢？”

“我也没有。听说上面视野很开阔。”

“那上面写着‘特殊日子的别样体验’呢。”河原崎突然忍不住笑了出来。因为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特殊的日子”。非要说的话，就是与塚本并肩行走的此时此刻吧。

河原崎看到了“埃舍尔展”的海报。虽然他对徒有机关的画作不感兴趣，但觉得上面的城堡和士兵还挺可爱的。不对，他想起来那不是士兵，而是修女。经过海报时，他在脑中临摹了同样的画作。

是河原崎先看见了那个白人女性。那个年轻女孩站在仙台站前不远处，手上拿着标语牌。那是一本素描本，上面写着“请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日语”，塚本似乎也有点好奇，一言不发地走了过去。

“能写下你最喜欢的日语吗？”扎着马尾辫的白人女性长得很漂亮。她对河原崎两人露出了微笑。

“我最喜欢的日语啊……”塚本想了想，然后接过马克笔，翻开素描本最后一页。那个瞬间他瞥了一眼河原崎，然后把笔递给河原崎，让他来写。河原崎感觉自己正在接受考验。他接过笔，险些下意识地在白纸上涂画起来。

“你喜欢什么日语？”白人女性问道。

河原崎紧张得有点颤抖，在素描本上写了一个称不上工整的“力”字。接着，他悄悄看了一眼塚本，仿佛在等待评分。塚本漠不关心地看了一眼，点点头说“很不错啊”。白人女性用日语和英语向他们道谢，之后两人继续走向广濑大道。

“该进入正题了。”塚本说。

“是。”河原崎做好了准备。

“详情上车再说。”塚本一脸严肃地说，“你想了解神明吗？”“……神明？”

“就是神明的构造。”

“啊？”

“我们要拆解神明。”塚本的表情不像在开玩笑。



京子握着电话听筒，一时间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从沙发上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话。

来电者是她的丈夫。那个比她大五岁、没出息的丈夫。

“你说你，一大早从外面打电话过来，突然在说什么啊！”她对着话筒大声喊道。对方的台词始终不变。“离婚吧。我不回家了。”反反复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怎么都想不到丈夫竟然会主动提出离婚。离婚本身她并不反对。应该说，京子本来也打算想办法结束这场婚姻。如果说凑巧，那是真凑巧。青山就坐在沙发上，担心地看着京子。可能因为一夜没睡，他的眼睛有点红。

“你确定要离婚？”京子虽不打算吓唬丈夫，但还是不自觉地加重了语气。

丈夫平时最讨厌与人道别，现在突然做出这个决定，她当然要抓住机会。“可以，那就赶紧离吧。”

丈夫一本正经地对她说：“谢谢你。”此人虽然老实，却是个到处吃亏的性格，这种语气实在太像他了。接着，他又絮絮叨叨地说了好一会儿离婚协议的事情，最后说：“我找个时间去把东西都搬走，抱歉了。”

他要到别的地方去吗？京子嘟起了下唇。

青山站起来，张开了双臂。他是现役足球运动员，长得肩膀宽阔、胸膛厚实。“怎么了？”即使不是赛季，他结实的身体还是看不到一丝松懈。

京子正要回答没什么，电话又响了。

她以为又是丈夫打来的，然而并不是。“你好，我想当心理咨询师，该如何才能找到这种工作？”一个平静的中年男声开口就问。

我现在顾不上这个！京子强忍着怒吼的冲动，转而说：“不如你去做一次心理咨询看看？”

男人毫不在意京子的嘲讽，而是云淡风轻地说：“我也有这个想法，所以一直对着镜子自问自答，可是不太顺利。”

京子没再回应，而是挂掉了电话。“就是个恶作剧电话。也有可能是推销，说不定他想在我这里工作。”她对青山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

“推销？对诊所吗？”

“疗愈诊所。”京子自嘲地纠正道。很多人以为心理咨询就是疗愈，然而这只是连哄带骗，让走偏的人回到正轨的工作罢了。当然，也有很多优秀的精神科医生，京子自身便是其中之一。而且说句老实话，心理咨询有时甚至不会矫正，而是假装“已经矫正好了”。

“前一个电话是我丈夫。他要跟我离婚。”

青山一脸复杂地坐了回去。“离婚？你那个丈夫？”

“很稀奇对吧？”京子扬起眉毛，“就是那个人。”

“所以我才问了好几次啊。”青山突然换上了责备的口吻，“每次我问他会不会同意离婚，你都说绝对不可能。但其实就是有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但是他已经提出离婚了呀。刚才那通电话就是说这个的，不是吗？”

京子有点无语，但还是开了口。“不管怎么说，对方主动提出来了，这可是个好机会。”

“千载难逢。”青山说。

“晴天霹雳。”京子回道。

“雪中送炭。”

“天上掉馅饼。”

“千钧一发。”

“时机正好。”

“狗屎运。”

“他就是运气好。”京子说起了不在这里的丈夫，“便宜他了。”

“我们差点就犯罪了。”青山夸张地说。他可能恢复了冷静，现在是一脸放松的表情。“那么就算了吧。”

“只有我丈夫能算了。”京子加重语气道。

青山脸上瞬间闪过孩子般的恐惧。一个现役足球后卫竟然快要哭出来了。

“你老婆还不能算了，因为她是不会提分手的吧？”

青山的目光开始闪烁。“不，也并非没有可能，毕竟你丈夫都主动提出离婚了。”

“我丈夫那可是奇迹。你说奇迹可能发生两次吗？”

“能发生两次才算奇迹啊。”青山近乎条件反射地回答。京子知道，他一定是想起了五年前，乙级联赛最后一战。那场比赛将决定最终胜负，青山经常说，他们之所以能挽回零比三的绝对劣势，靠的都是奇迹。

“你老婆才不是那种引发奇迹的人。”

青山脸上明显露出了倦容。

毕竟他们正在计划杀人，而且已经商量好，等京子的丈夫回来，青山就扑过去掐死他。没想到那人迟迟没有回来，青山一直等到了早晨。也许因为精神消耗太大，他一脸战争老兵的厌世表情，随时可能昏睡过去。

“你没有改变主意吧？”京子追问道。到昨天为止，他们的意志还很坚定。他们要杀了彼此的配偶，两人一起生活，并为此反复商议，

最后做出了决定。青山性格单纯，又有点窝囊，不过经过几次心平气和的商谈，他总算换上运动员出场前的表情，下定了决心。

“那、那当然。”青山有气无力地说。

“不过啊……”京子点点头，“也对，还是应该给你老婆一次机会。”她假惺惺地说，“说不定她跟上次不一样，点头答应了呢。就在半年前，我丈夫也是绝对不答应离婚的感觉，今天不知发生了什么，态度竟然改变了。说不定你夫人也一样，还是给她最后一次机会吧。”

青山的妻子比他小五岁，性格异常强悍。京子见过她一次。当时京子和青山还只是咨询师与客户的关系，然而他的妻子却毫不掩饰敌意。她以前也是球类竞技项目的运动员，身为女性，体格却很壮硕。那一刻，京子几乎可以预见她炸毛的状态。

京子心里很清楚，那女人肯定不会答应。因为她跟自己很像。

“你回家跟她谈谈吧。”

青山有点为难，但还是点了点头。他穿着一身运动服，外表比较休闲，表情却很凝重。

隔了一会儿，他才说：“也对，我试试吧。”

他们约好下午再见面的地点，然后京子就把青山送了出去。“对了，最近你去过车站那边吗？”青山穿好鞋，又问了一句。

“你说仙台车站？”

“门口有个鬼婆。”

“你别这样说，太不尊重人了。”

“一个很漂亮的白人，手上拿着标语牌，写着‘请写下你最喜欢的日语’。”

“用日语吗？”

“没错，用日语。如果是京子，会写什么？最喜欢的日语。”

“不知道呢。我本来就不喜欢这类活动，也很讨厌鬼婆。”

“啊，你也说鬼婆了。”青山皱起眉，指着京子说。

“你会写什么？”

“我已经写了。我最喜欢的日语是‘约定’，很不错吧？”

“一点都不像你。”京子不苟言笑地说，“你应该写‘肌肉’或者‘胜利’，最合适。”

“你太小看我了。”青山挑起粗黑的眉毛，随后突然想起了什么，“啊，对了。你知道那个地方吗？车站前的展望台，去过没？”

“怎么可能。”京子苦涩地回答。不过是坐一趟电梯而已，有什么好看的？站在一个什么人都能去的地方看风景，压根不值得炫耀。

“今后遇到特殊的日子，你就到展望台上看看吧。”

“那不就是今天嘛，因为我们要杀了你老婆。今天就很特殊。”京子笑着说，“算了，总之下午一点见。”

随后，她张开双臂，痛快地说：“我已经是独身了，而且还没有杀掉那个人。”

青山脸上再次失去了血色。

“别担心。本来我们计划两个人杀两个人，现在变成二对一，只会更轻松。”

青山缓缓走出门外，但突然停了下来。“打比赛的时候，有人被罚下场的队伍反倒可能获胜。”



丰田在发愁要不要把车卖掉。他越想这个，心情就越沉重。

卖车并不怎么痛苦，毕竟三年前就已经还完了车贷，也得到了跟里程数相应的回忆。然而那些回忆实在过于平淡，几乎没有什么分量，因此他对这辆车也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不卖车就无法生活，这才是他烦恼的根源。正确来说，就算卖了车，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他没有工作。

手头虽然有点存款，但也只够支撑几个月，同时还要凑出抚养费汇给两年前离婚的前妻。

前妻突然提出离婚时，丰田觉得莫名其妙。她离开时留下一句话：“我抽中了‘下下签’。”这让他始终耿耿于怀。

今天一大早，丰田接到了一通电话。打电话的是他一个星期前参加过面试的公司，对方用多少带有一些人情味的平淡语气通知了落选的消息。得到消息后他实在坐不住，等到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闲晃到了仙台车站附近。

这是他落选的第四十家公司。本来连以悲观闻名的就业保障办公室的负责人都说：“这次应该稳了。”而且介绍的工作让他不禁想问：“条件设得这么低真的好吗？”结果，连这样的地方都不聘用他。

刚开始找工作时丰田还挺乐观。他准备依靠发放半年的失业补助生活，其间找个条件稍微低一点，但也马马虎虎的公司再就业，顶多就是口头抱怨一下“之前的公司太绝情”。

但他太天真了。无论去哪里都是“不录用”。看到只招两个人的公司涌来几十倍于此的应聘者，他虽然感叹这幅光景丑陋而滑稽，却还是不得不混迹其中。

“好想工作啊。”他坐在车站步行栈道的长椅上，呆滞地喃喃低语。

连续落选四十家公司，这简直是个惊人的纪录。其中三分之二是简历阶段就被刷掉，只有十几家叫他参加了面试。在简历阶段被刷掉固然痛苦，但经过面对面交谈后再被告知“不录用”，更像是自己遭到了全盘否定。丰田觉得，这等同于对方做出了“我不想跟你一起工作”的判断。

好想工作啊。

可能要被赶出住处了。不，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可能，应该说事态极为严峻。

车站周边站满了排着队、缓慢挪动的上班族。九点正好是通勤高峰。以前上班时明明那么讨厌通勤，现在他却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的

一员。他想要的可能并非Rush Hour（交通高峰），而是Rush Life（忙碌的生活）。

可能因为操心的事太多，丰田近来寝食难安，手足无措。没想到看不见未来竟会如此痛苦。

人们纷纷走过他所在的长椅。多么奇怪的队列啊，他们既像赶赴战场的士兵，又像寻找食物的蠕虫。太可怕了。尽管如此，丰田还是想回到这样的人群中。

丰田想起了开掉他的上司。之前所在的公司虽然效益不算好，但也不是每个员工都怀有危机感。所以，被上司叫去时，他还以为是要找他商量给离职的女文员开欢送会。

“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

那个讨人厌的年轻上司用“你”来拉开距离时，丰田就该心生怀疑。然而他只是扳着手指算了算，然后回答：“二十一年。”

舟木。丰田想起了上司的名字。

舟木列举了丰田曾经犯过的错误和几次迟到记录，说他跟周围的同事缺乏沟通，又列举了他性格上的缺点，甚至算了算他给公司造成了多少损失。

丰田愣愣地听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始生气。气冲上头，他拒绝再听舟木说话。他认为自己给公司作了不少贡献，就算现在老了不顶用，也要为了生活赖在公司不走。

于是舟木很为难地说：“如果你不走，别人就要走了。”

“别人我管不着。”丰田对他说。

然而舟木格外冷静。他可能把这件事当成了在厨房冷漠地切分鸡肉。接着，他念出了其他候选人的名单。丰田最讨厌这种慢悠悠亮出底牌的做法。

那个候选人丰田认识，是跟他同期入职的，人长得没什么气势，又不会说话，不擅长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人应该不在设计部，而是在其他部门当管理人员。

“他孩子今年刚上小学吧。”舟木淡淡地说完，又换上了夸张的口

吻，“据说他孩子腿不方便，要一辈子在轮椅上生活。好可怜啊。”

开什么玩笑——丰田险些骂了出来。

“请你好好想想。”舟木游刃有余地说道。

无聊。丰田站了起来。

最后，舟木的做法还是奏效了。

丰田询问了别的同事，发现那人的儿子真的腿脚不便，于是他告诉舟木自己愿意离职。与其把不幸推到他人头上，自己厚着脸皮留在公司，还不如挺身而出更爽快。

但他并没有帮助了别人的骄傲和成就感，反倒满怀愤怒和疲惫。

每次想起这件事，最让丰田生气的就是舟木那副满不在乎的面容。他既没有表现出愧疚，也没有暗示这是他的工作，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他整个过程都乐在其中。夺走他人的工作，让他人陷入生活困境，从此走上不同的人生——这本来应该是上帝干的事情。舟木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上帝。

私贷的招牌跃入眼帘，丰田试着想象自己去借钱的样子。不远的将来，他难免要做这件事。

他拿起包，用微颤的双手掏出一台随身听。那是两年前还没离婚时，他给上小学的儿子买的圣诞礼物。

老实说，跟妻子离婚时，他还有点期待儿子会跟他。不，他确信儿子会选择他。他满心以为自己跟儿子更合拍，相比当美容师的妻子，儿子应该会选择工资不太高的他。

然而事与愿违，儿子选择了妻子。看到这台随身听被扔在空荡荡的房间的那一刻，丰田才意识到儿子抛弃了自己。

他的手在颤抖，但还是奋力拉出耳机，塞进耳朵里。这有点像毒瘾患者吸毒的模样。他必须趁自己崩溃之前找到麻醉精神的毒药。按下随身听的播放键，“药物”顺着耳道流入。

假设医院名为“披头士”，他的药剂师就是“乔治·哈里森”[3]，药名叫*Here Comes the Sun*。

他调高音量，闭上眼睛，安静地倾听。乐队重复着“I t'sall right”（没关系），丰田也对自己重复这句话。“没关系。没关系。It's all right……”心中的不安渐渐消失，他又重听了一遍。

丰田走下车站台阶，每向下一步，脑中就会浮现出无数让人气愤的光景。那个上司的面孔；没有录用他的面试官的嘲讽；前妻得意的笑容；无法挽回经济衰退的政治家的照片。如果手上有一把枪，他就会拿起来扫射。

走了一会儿，他看见一个女人。一个五官端正的年轻白人女性。

她手上拿着标语牌。“请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日语。”真是个奇怪的要求。她还用流畅的日语对他说：“你有喜欢的日语词吗？”

丰田接过马克笔，拔开盖子后想了想。自己有喜欢的词吗？比如“录用”？

丰田打算在素描本中间靠右的地方写下小小的“无业”。这样做可能有点自嘲心理。他的笔迹毫无气势，就像虫子爬过留下的痕迹。写到“业”时，他突然改变主意，转而写了“色”。

“无色。[4]”白人女性念道。

“无色透明。”丰田喃喃着，自己都觉得这是个不怎么出彩的词。

白人女性可能也觉得这个词不怎么好，露出了模棱两可的微笑。不过，她还是安慰道：“你的字好可爱。”

丰田羞愧地低下了头，转身走开。

他逆着人潮往前走，进了一家新开业的咖啡厅，排了好久的队，总算来到柜台前。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半价券。身为一个无业游民，哪怕一百日元也要能省则省。

店员把半价券还给他，表示不能用。他吃了一惊，完全听不进去店员的解释。

“为什么不能用？”丰田不断逼问，对方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因为我无业，他想。

这是对无业中年人的歧视，明明其他人都能半价。他很想把一切

归结于此。

然而，他只能转身离开。

车站前高耸着铁塔般的展望台，许多人在电梯门前排队。“特殊日子的别样体验。”丰田低声喃喃道。对他来说，特殊的日子当然是被录用的那天。没错，等他被录用了，当天晚上就到展望台上看看吧。

不远处还贴着“埃舍尔”这个画家的展览海报，是一群人走在城堡房顶上的画。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很喜欢这幅画，不禁感到异常怀念。当时他觉得这些排队走路的人很憋屈，虽然还小，却也对他们产生了同情。现在看来，这就像一群穿着西装通勤的人。对了，以前看到这幅画时心里好像产生过疑问。丰田试图回忆，但是想不起来。

他加快脚步，路上听到了几个人的交谈声。

“你说——”一个声音说，“那条狗是不是野狗啊？”

“应该是吧，这么脏。”两名身穿西装的女性快步超过了他。

“狗啊。”丰田低声道。他不讨厌狗，但总觉得刚才那两个人说的“狗”就是他自己。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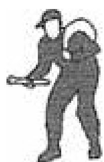
[1] 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1926—1967），美国著名萨克斯管演奏家。Lush Life这首曲子由美国作曲家、演奏家比利·斯特雷霍恩（Billy Strayhorn，1915—1967）创作，有多个版本的演绎。

[2] 锁门的日文读作“Ojimari”，巡警的日文读作“Omawari”。

[3] 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1943—2001）是披头士乐队的吉他手。下面提到的Here Comes the Sun是他创作的，收录于专辑Abbey Road。

[4] “無職”（无业）和“無色”（无色）在日语里同音，均为Mushoku。

1



黑泽盯上了仙台某新建住宅区的高层公寓。他穿过拱廊商店街，来到另一条大路，跳上了正好到站的公交车。

坐了二十分钟左右，他提前一站下了车，同时目测后面下车的乘客与他的距离。

他拉开提包拉链，取出晒褪色的运动服套在身上，又掏出藏青色的帽子扣在头上。

他模仿的是水表和煤气抄表员的打扮。这样一来，即使在公寓里遇到居民，只要光明正大地打招呼，就不会被怀疑。

周边一片荒凉，只有整齐的道路网和人工植被。

这里应该是泡沫经济时期一口气开发出来的众多住宅区之一，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活力。尽管如此，楼房依旧散发着崭新的气息，仿佛一个强撑场面的人。

左手边有个小公园，他翻过栅栏走了进去。远处传来主妇的笑声和孩子的喊声。他坐在长椅上，把包放到一边。

一个年轻男子从眼前走过，这人尴尬地低着头，嘴角上扬。

“喂。”黑泽喊了他一声。

年轻男子有点害羞地抬起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上车前。”

“骗人。”青年瞪大眼睛笑了起来，“真的吗？”说完，他坐到了黑泽旁边。

“干吗跟过来？”黑泽把手伸向提包，并不看对方的脸。

“我想跟黑泽先生说说话。”二十出头的小年轻咧嘴笑了，“不过你穿成这样可有点牙白。”

“牙白？”黑泽烦躁地想，这算正规语言吗？说话应该使用正确的发音和正确的词汇。“yabai是长在野外的梅花，野梅。[1]”

“你这身衣服不行，太土了。”

“这是工作服。”

“哦。”青年的洞察力很好，“原来如此。你扮的是抄表员？厉害、厉害，在哪儿买的？”

“现在网上什么都能买到。”

“不好意思，黑泽先生几岁了？”

“三十五。”

“原来这么大的人也会用电脑上网啊。”

“真不好意思啊。”看来青年这次跟踪并没有什么企图。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黑泽只觉得这人很碍事。

“啊，对了，我发现了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

黑泽已经要站起来了。

“不久前我睡得正香，结果树上掉下来一个苹果。”

“你到底住在什么地方？”

“仙台南边，跟福岛交界的地方。”

“那里有苹果？”

“我家院子里有好多苹果树。一天我正躺在家里，发现苹果掉下来了。”

“那又如何？”

“一开始我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后来一想，是不是有什么力量把它拽下来了？只要这样想就明白了：我们不是站在地球上嘛，地球一直在转，我们却没有飞出去，对不对？所以地球中心肯定有种拉扯的力量，导致东西掉在地上。”

黑泽无语地耸了耸肩。“你是牛顿吗？”

青年愣了片刻，然后问：“那是什么？”

黑泽考虑了一会儿要不要不理他，最后还是说：“你至少应该知道重力是什么吧？”没想到青年怯生生地问：“重力是什么呀？”他看起来不像在开玩笑，黑泽忍不住笑了。真是个怪人。黑泽在长椅上坐直身子，然后说：“看在你那个大发现的分儿上，说来听听吧。有啥事？你上司说什么了？”

“不是上司，是老大。”

“现在早就不存在那种阶级了，小偷就是小偷。”

“黑泽先生真的很讨厌合伙干活儿呢。”

“击球区里怎么能挤进三五个人，不太好吧？那可是个人竞技。”

“击球区里只能站一个人，你不知道吗？”青年一本正经地说，“是这样的，两三天后有个大活儿。”

“那就去干。”

“除了我和老大，还需要一个人。黑泽先生来吗？”

“没兴趣。反正又是打劫吧。”

“嗯，枪是会带上啦，不过不会用。那活儿真的很大，特别牙白。”

“怎么又是野梅。是你上司叫你来拉我入伙？”

“他说肯定拉不动。不过我大哥很看好黑泽先生。”

“看好我干什么，我又不卖身。”

“听说黑泽先生会瞬移？”

黑泽凝视着青年的脸，强忍住大笑的冲动。瞬移这个词太幼稚了。他一言不发地微笑着，却见青年继续道：“大哥说了，黑泽先生每次都是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前一刻还在跟朋友聊天，转头打开门，就瞬移到了高级公寓。结束工作后，下一刻又回到朋友那边了。他还说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不会被逮到。这是真的吗？”

“你觉得是真的吗？”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人的潜力无穷无尽。”

“无穷无尽啊。”黑泽慢悠悠地重复道，“是个好词。”

“黑泽先生信神吗？”

“我讨厌宗教。”

“听说日本人只会在需要的时候随便发明一个神，然后向它祈祷。”

黑泽苦笑起来。“你还相信这个啊。”

“不是相不相信，我觉得那样很牙白。现在这地方到处都是奇怪的宗教。要问我怎么知道的，你昨天看电视了吗？”

“没看。”

“不是有个奇怪的宗教团体嘛，一群人在拜一个叫高桥的人。”

黑泽知道这个团体。“高桥”几年前说出了一起杀人凶案的凶手身份，从此一举成名。他还听说那个“高桥”有不少信徒。

他不清楚那个人是否具备特殊能力，但能吸引到这么多人，肯定不缺少魅力。

“昨天我在夜间新闻上看到的。高桥那个人平时不怎么露面，这次却在镜头前说话了。”

“电视也是一种宗教。”

“也不知道是不是直播，反正在仙台。听说他一直拒绝媒体采访，那天突然接受了。”

“现在不是有个杀人分尸案传得很凶嘛，高桥出来是为了破案？”黑泽随口说了一句。

“我也觉得是，结果并不是。他说的话没什么意思，害我白期待了。你别说，我还是第一次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毕竟我不是信徒啊。不过他还挺帅的，这让我挺吃惊。”

“他说啥了？”

“很普通的事情。记者问他：‘您对自己的宗教团体有什么看法？’他回答：‘不是宗教。’反正就很无聊。不过那也是因为提问的人太没意思了。”

“他是个怎样的人？”

“跟黑泽先生年纪差不多大，比我想象的普通很多。我嘛，对他还挺有好感的。”

“容易让人产生好感的领袖型人物，这不是自相矛盾嘛。”

“不知道。”青年笑了笑，“听说他能预知未来呢。这都是他的信徒说的，说他能预知将来会发生什么，还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像混沌理论一样之类的。”

一个可谓混沌化身的奇怪青年口中说出“混沌”，这可真够新鲜的。

“信徒还说，因为他能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情，买彩票都百发百中呢。能看见未来，这很牙白啊，对不对。”

“如果能看见未来，我肯定想让世界变得更好。”

“最后那个人还对着电视镜头说：‘请你醒过来，我还活着。’”

“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虽然那句话有点奇怪，不过他认真的样子还挺不错的。”青年苦笑道，“那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难道是对某个人说的吗？”

“那个人就是你。”黑泽一边调侃青年，一边思考“我还活着”的意思。莫非他是想说，我也过着跟普通人一样的生活？“醒过来”是对信

徒说的话吗？还是对信徒以外，比如自己这种人说的话？可疑的新兴宗教大都嘴上高喊“醒过来”，却让信徒死死闭着眼睛。

“他从头到尾都很谦逊，没有趾高气扬的样子，所以很讨人喜欢。”

“因为高傲的人大都肤浅。”

“昨天看完电视，我烦恼了好久宗教是什么、神是什么。那个高桥没有说自己是神，也不认为自己搞的是宗教，可人们就是会聚集在他身边。我实在想不明白。看来我还是比较适合盯着苹果落地。”

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黑泽先生，你等会儿就要开工了吧？”

“难说。”

“可你不是穿着抄表员的衣服嘛。”青年打趣地指着黑泽，“这不是干活儿用的伪装？”

“我也有可能真的是抄表员啊。”

“你刚才说衣服是网上买的呀。”

黑泽又看了一眼青年。对方露出了天真无邪的笑容。

“黑泽先生，就算你说自己在大企业上班，肯定也有人相信。因为你就是有那种气质。话说，你为什么要当小偷呢？”

“因为我会瞬移。”黑泽随口说了一句。

他正要站起来，却听见青年说：“啊，那里有只死猫。”

黑泽看着公园长椅旁的杜鹃花丛，那里的确有只死掉的黑猫。黑猫脖子上挂着带铃铛的红色项圈，嘴里吐出疑似内脏的东西。想必是被撞死的。

“好可怜。”

“黑猫竟然叫‘三花’。”黑泽说着，指向黑猫项圈上的铃铛。那上面印着“三花”两个字。

“它主人一定在到处找它吧。”

“有可能。”

“黑泽先生，你能让它活过来吗？”青年问道。黑泽一开始以为这是玩笑话，可是看到对方脸上认真的表情，竟无法一笑了之。“我觉得黑泽先生一定行。”

“是啊，我一定行。”他回答。的确，看到青年那张天真无邪的脸，黑泽就忍不住想答应他任何事情。

他轻轻冲着黑猫抬起双手，然后闭上眼睛，心里默默祈祷。接着，他缓缓移动指尖。青年在旁边说这有点像气功大师隔空给人调理身体。

黑泽做了一会儿动作，然后垂下双手，做了个深呼吸。

“它一定能活过来。”他说。

“是啊。”青年也高兴地说。

事实上，黑泽自己都觉得黑猫能活过来。

“刚才说的那个活儿，你要是改变心意了，就给我打个电话。”离开时，青年留下这样一句话，双手插在牛仔裤后袋里，转身走开了。

黑泽希望他们的下一个活儿能成功，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了。凡事都有个度，而带领那个青年的人一直缺乏相关的判断能力。

高层公寓B栋五〇五号房，他已经确定了目标。

这天是驾照更新的日子。

黑泽很不喜欢排队，因此站在更新驾照的队列里对他而言宛如苦修。听完优秀驾驶员讲座，拿到刚做好的驾照，他总算得到了解放。而就在这时，前面的男人掉落了驾照。

驾照正好落在黑泽脚边，他就弯腰拾了起来。上面的地址映入眼帘，他出于习惯记了下来。

他又抬头看向掉落驾照的人。年龄可能在三十五岁往上，还残留着一点年轻人的狡诈，戴着一副眼镜，俨然精英范本。黑泽一看就知

道，这人属于那种就算企业大规模裁员，也能一直留到最后的类型。他不喜欢这种人。

然而，他恰好瞥到那人手腕上露出了宝珀表特有的华丽蓝色，顿时产生了兴趣。表盘上装饰着几何状雕金花纹，恐怕是限量款。他一时想不起价格，但肯定不便宜。

那人用低沉稳重的声音道了谢，从黑泽手上接过驾照。他的西装和皮鞋都很高档，超出了一般白领的能力范围。而且，他的腰间囤积着赘肉。

不错。黑泽虽然不想跟他交朋友，但很想到他家里看看。

几天后，黑泽找到了驾照上的住址。这里有两栋高层公寓，外形完全相同，周围的人好像都管它们叫双子公寓。

接下来的几天黑泽一直盯着那个人。有时在公寓门口蹲守，有时跟踪他去车站，就是为了确定他的生活规律。幸运的是，那座公寓虽然很新，入户门却只有一个圆盘锁。更幸运的是，那个人好像是独居。虽不知道他是单身还是离婚后独居，总之他白天都不在家。另外，他每周有一天晚上要开会，那天会很晚回来。如果要出手，就得趁工作日的白天，或者开会的那天晚上。

黑泽走进公寓大楼，缩小了步幅。

他假装若无其事地走着。这种时候绝不能战战兢兢地四下张望，只要举止足够光明正大，周围的人就不会怀疑。他戴上手套走进电梯，按下五楼的按钮。

来到五〇五号房门前，他按响了门铃。门口挂着的门牌上写着“舟木”。黑泽往后退了一步，又按了两次门铃。

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钩子。那钩子长得有点像挖耳勺。黑泽双手拿着钩子，塞进锁眼里勾了几下。门锁打开的声音给他带来了愉悦的成就感，仿佛在告诉他：“你还可以活着。”他虽然不喜欢宗教，但觉得可以有个盗贼之神。每次撬开别人家的大门时，黑泽都会这样想。

开门溜进去的瞬间是最紧张的时刻。就算之前按过门铃，里面依旧可能有人。比如假装不在家，或是在上厕所，总之碰个正着的情况其实不少。

有人就完了，比赛结束，战败一方只能跑回场下。千万不能像最近的盗窃团伙那样转而加害他人，那样就像犯了错误的棒球选手心怀不甘，愤而殴打裁判一样，太没出息。

屋里没有声音，似乎没人。

黑泽脱掉鞋子走了进去，然后转身把鞋摆整齐。整个玄关只有他这双又破又旧的鞋。

黑泽把提包放在房间中央，接下来就要与时间赛跑了。最理想的情况是五分钟完工，一旦超过十分钟，往往就会不顺利。

他要找的是现金。走进起居室后他飞快地看了一圈，然后靠近油亮的高档实木斗柜，从下往上逐个拉开抽屉。

第二个抽屉里放了一捆钞票，乍一看有将近百万日元。再次证实自己的嗅觉依旧灵敏，黑泽的心情很是爽快。

他点点头，先把钱放回原处，然后走向别的房间。

卧室极为豪华，让他有点不好意思进去。里面铺着厚如被褥的长毛地毯。黑泽小心避开大床，察看衣柜内部。

接着他走进了书房。里面满墙都是书架，上面全是他不认识的作家的全集。厚重的书桌上摆着名片盒，他从里面抽了一张出来。屋主的头衔比他想象得还高。

他又逐个拉开抽屉，翻到了五本存折，上面印着让他羡慕不已的余额，但他还是放了回去。

翻完一轮，黑泽再次回到起居室，从刚才那捆钞票里抽走二十万，放进上衣内袋里。剩下的钱则放回原位。

接着，黑泽走向提包，从里面拿出一块垫板。

他坐到沙发上，把夹了纸的垫板放在茶几表面，又拿出圆珠笔，在纸张右上角写下编号。先是年份，然后是横杠，后面跟着序列号。这家是“25”。简而言之，这是他今年干的第二十五个活儿。

纸上写着黑泽构思的文章。算是一份说明书，写明了“我到你家行窃”“用的方法是撬锁，没有砸玻璃，也没有砸门”“盯上你家没有特殊理由”“没有随意翻乱房间”等内容。

曾经有个同行轻蔑地说：“为什么要干这种麻烦事？”

“因为家里遭贼很麻烦。”

“很麻烦吗？”

每次听到这句话，黑泽都会想叹气。他有点瞧不起那些不能理解受害者心情的同行。

“当然麻烦了。首先要报警，还要检查丢了多少东西，还要冻结存折和信用卡，而且还会担惊受怕，为啥贼盯上了我家？难道我跟谁结怨了，他是来报仇的？如果家里有女儿，还会担心女儿的安危，甚至害怕得睡不着觉。”

“所以你就留张纸在屋里？”

黑泽扬起眉毛，然后点点头。“我得告诉家里人，我偷他们单纯是为了钱。这样他们就能放心了，你不觉得吗？只要省去了麻烦和担忧，区区几十万的损失，就算再怎么肉疼，也变得像荨麻疹或者人生教训一样可以接受了。”

“你不觉得这么做很无聊吗？”

“我觉得跟你解释这些真的很无聊。”黑泽说完，那人气得脸都歪了。

写了序列号的纸张左侧还有收据栏，他在上面记下“从抽屉里拿走二十万”。其实他有点犹豫要不要全部拿走，但是转念一想，实在不行就再来一次好了。

每干一次活儿，黑泽基本都只拿十到二十万。一个月干两三次就差不多了。贪婪会导致失手。

接着，他开始确认是否有漏做的事情和遗忘的东西。斗柜抽屉还留了一条缝，他又走过去关紧了。

确认时间，过去了七分钟。超时两分钟，但还可以接受。

黑泽回到门口，穿上鞋，轻吐一口气。他转过身，对着屋子郑重地鞠了一躬，然后推门走了出去。

他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观察屋主的行动，到最后只得到二十万

日元。行窃这种事性价比真的不高，如果不当成兴趣来做，就很不值得。

托您的福，我顺利完成了工作。黑泽对窃贼之神低声喃喃。他猜想，那一定是个相貌平平的神。



塚本让河原崎坐进车里，对他说：“我们四处转转吧。”

这是一辆银色敞篷车，不过拉起了顶棚。河原崎对汽车没有兴趣，坐上去才知道原来里面只有两个座位。至于其他方面，他实在不知如何评价，只好说了句不痛不痒的话：“这辆车不大，转弯应该很灵活吧？”

他脑子里一片混乱，于是又问：“请问拆解是什么意思？”说完，他脑中闪过了“高桥”抱着猫站在河边的样子。

塚本坐在驾驶席上，看着前面。他打开转向灯，转动方向盘，同时说：“拆解就是拆解，字面意思。”

“就是切成一块一块的，对吧？”

“没错，就是那样。我们要研究其构造。”

“什么构造？”河原崎战战兢兢地问。

“神的构造。”塚本低声说完，缓缓踩下油门。

河原崎被惯性按在椅背上，他斜眼看着塚本的脸，说：“是说……”

“高桥先生。”塚本若无其事却无比严肃地说道。不夸张地说，河原崎几乎当场昏过去。

拆解神明。应该不像拆解农田里的稻草人那么简单。

汽车驶过市中心，开上了北环线。路上没有拥堵，车子顺着车道

顺畅地前行，滑下坡道。车里没有人说话，也没有放音乐。

河原崎希望只要一直保持沉默，塚本最终就会说“我是开玩笑的啦”。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塚本说。

“什么？”

“想拆解高桥先生了吗？”这句话有了点开玩笑的感觉。

河原崎险些发出惨叫。

下了环线，他们又驶过几条小路，向泉岳方向前进。周围都是山，眼前是一条开阔而平缓的直路。

塚本突然踩下刹车，车身猛地停住，安全带勒住了河原崎的身体。

“怎、怎么了？”

“等我一会儿。”塚本表情凝重地挂上倒挡，把车停在了路边，关掉引擎走出车外。

河原崎慌忙要跟出去，却忘了解开安全带，动作一急就被拽住了。好不容易解开了，这回又忘了开门，整个人撞在门上。真是干什么都不顺利。

一走到外面，冷风就迎面而来。虽然很冷，但吹吹风也挺舒服。

塚本从后备厢里拿出一把铁锹，还戴上了橡胶手套。

“你瞧，前面有只狸猫。”

他用铁锹指着前进方向的车道。河原崎刚才没发现，现在才看到那里确实躺着一只小动物，还真有点像狸猫。应该是被车撞死的。

塚本笑了笑说：“可不是我撞的。”

他用铁锹铲起血肉模糊的动物，金属和地面摩擦发出沙沙声。接着，塚本端着铁锹走到路旁，放下了小动物。他的动作很轻柔，就像把蛋包饭的蛋皮转移到盘子里。

接着他又动作娴熟地挖起了坑，挖到一定深度后，就把死掉的狸猫放进去，埋了起来。

“您平时都带着这个吗？”河原崎指着铁锹说。

“在地上铺沥青是我们的自由，驾驶烧石油的大铁块也是我们的自由，对不对？但毫不相干的小动物却深受其害，这也太冤枉了。这就是人类的专横。既然如此，我想至少给它们一个安眠的地方，免得在坚硬的沥青地面上被风吹日晒。”

塚本把铁锹放回了后备厢。

河原崎呆呆地看着他的动作，眼前又闪过“高桥”在雨中救起落水猫咪的光景。

那一刻，连“高桥”背上的烧伤疤痕都如此美丽。当时他凝视着广濑川的浊流在想什么呢？是使命感吗？是自己的存在吗？还是在为独自从十七层一跃而下的那个普通人默哀？抑或在为一个失去了目标的青年神伤？

“塚本先生。”

“怎么了？”

“我好感动。”河原崎喃喃道。

塚本爽朗地笑了，似乎毫不在意河原崎的话。

敞篷车启动后持续加速，很快就变成疾驰。

河原崎坐在副驾驶座上，反复说着“塚本先生的铁锹让我感动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这是在说什么。

车子开进了泉岳的停车场。由于登山季已经过去，停车场里空荡荡的，只有两辆丰田陆地巡洋舰。

他们下了车。“我好久没来泉岳了，上次来还是小学组织的远足。”河原崎说。

“你知道这里海拔有多高吗？”塚本锁了车，抻直身体指着山的方向问道。

“我不知道。”

“比二十层楼的公寓还高。”

“啊？”河原崎闻言，小小地惊呼了一声。他想到了父亲一跃而下的公寓。红砖色的外墙，螺旋状的逃生楼梯，俯视地面时看到的无机质的灰。父亲沿着楼梯螺旋上升，最后垂直坠下。

“怎么了？”

河原崎摇摇头，回答道：“那就是比十七层还高呢。”

“那当然，因为比二十层楼还高啊。”

登山道已经关闭，所以两人顺着山脚的斜坡向上走了起来。这里到了十二月就会变成滑雪场的雪道，现在则是一片杂草。不远处有登山索道，但是没到季节，所以没有开放。

两人花了十五分钟爬到索道终点，并肩坐了下来。坡道很陡，他们都喘着粗气。

“视野这么开阔，是不是很爽？”

河原崎发现自己很想写生。

“你看这个。”听见塚本这样说，河原崎还以为他在指风景，后来发现不是。因为他递了一张纸过来。“这是彩票。”

河原崎从未见过这样的彩票。上面不是日语，而是写满了不认识的文字。因为还有数字，他才勉强能认出这是一张彩票。

“这、这是？”

“这是高桥先生抽中的香港的彩票，一个信徒根据他报的数字去买了。那个人是天才，轻易就能猜中这种东西。”塚本的声调突然变得有些高亢，“你知道这张彩票中了多少吗？”

“呃，不知道。”既然对方特意问了，河原崎猜测应该有很多，只是不知道该说多少塚本才会满意。要是说少了，塚本可能觉得他瞧不起人。万一说多了，也有可能坏了对方的情绪。

“特别多。”塚本咧嘴一笑，把彩票收进上衣口袋里。

“特别多吗？”

“嗯。”塚本说道，“因为那个人是神。”

“我要拆解高桥先生。”塚本突然说道。远处是仙台的街景，河原崎正呆呆地眺望着，听到他的话不禁吓了一跳。

“这、这是开玩笑的对吧？”

“高桥先生要被杀死。”

“啊，什么？”

“高桥先生会死。之后我们要拆解他。不管你是否帮忙，高桥先生都要被杀死。”

河原崎无言以对。

“被谁杀死？”似乎过了好几分钟，他才勉强挤出声音来，“他要被谁杀死？”

“我们的干部，也包括我。这是干部的一致决定。”

河原崎再次无言以对。

“是不是很难相信？”塚本说道，“其实最近高桥先生变了……不，这种话还是少说为妙。”

“请、请告诉我。”

塚本想了好一会儿。河原崎反复窥视了几次，最后才见他吐出一口气说：“他不再善解人意了。”塚本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仅仅是这句话，就会让他彻底冻结。

“善解人意……吗？”

“善解人意。就是能明白他人的忧愁。这就叫善解人意。说白了——”

“说白了？”

“就是想象力。”塚本的表情很复杂，他还噘着下唇，似乎在闹别扭，“高桥先生不再有那种能力了，就像可乐跑了气一样。”

“真、真的吗？”

“他依旧是天才，但是缺少了善解人意。他现在只是个有野心的人罢了。”

河原崎感到很意外，且难以置信。媒体闹得最欢腾时，“高桥”一直没有现身，那样的人似乎跟“野心”毫无瓜葛。

塚本又说了几件事。“高桥”冷漠地嘲讽自杀者，看到被车撞死的野狗面露嫌恶，等等、等等。

他觉得塚本的话会永远持续下去。他很想说那不可能，但是开了口却无法发出声音。河原崎亲眼见过深夜跳进河里救猫的“高桥”。

那究竟是什么？

在路灯的映照下，抱着猫的“高桥”连背上的伤疤都无比美丽，浑身散发着善意。他看起来并不高大，但在河原崎眼中却是善意的巨人。

而现在，“高桥”看到被撞死的狗，只会咋舌道：“真晦气。”

“他不再善解人意了。”塚本断言道，“今天。就今晚。”

“啊？”

“今晚，高桥先生要被杀死。”

河原崎对塚本接二连三的话语应接不暇。

“然后，你和我必须一起调查神明的结构。”“为、为什么？”

“神之将死，我们有义务继承它的秘密。”

“义务？”

“换一种说法就是，使命。”

使命……实名……失明……无聊的谐音词在脑中闪过。河原崎想起了喜欢讲冷笑话的父亲。父亲的使命是什么？经营了十一年的辅导学校被突然出现的大型预科学校吞并。他又想起父亲一脸沮丧地说“想去看山”，那一刻的父亲显得无比脆弱。“你看过岩手山就知道了，大得不像话。就算花一辈子，也赢不了那么大的山。”河原崎只

觉得父亲是在逃避现实。他很讨厌父亲这样。山又如何？如果岩手山能救人，那就不会有麻烦事了呢。

“最近，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塚本俯视着街景说道，“讲几个旅行者被山贼杀害，旅行者曾拼命抵抗，最后还是全都被杀了。他们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为后来的旅行者写下了山贼的弱点，于是，后来的旅行者就能击退山贼，获得胜利。”

“大团圆结局吗？”

“不，没有。后来山贼带来了新同伙，又杀了旅行者。”

“那是悲剧吗？”

“你觉得呢？我一开始觉得是悲剧，不过换一个视角，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吗？”

“其实旅行者是细菌，山贼则是抗生素，故事只是把两种物质比喻成了旅行者和山贼。抗生素更新后，成功灭掉了细菌。”

“啊？”河原崎惊呼一声。

“就算是这么单纯的故事，只要稍微做点加工，也会变得极具迷惑性，对不对？所谓正义和邪恶，往往会因为视角的转变而完全反转。”塚本揉了揉鼻子，继续说道，“不断从事恐怖袭击的宗教激进主义者，原住民和开拓者，还有益虫与害虫，谁是正义的一方，会因为视角的不同而不同。”

河原崎的脑子变得一片空白。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话究竟是对是错，但希望你明白这点……”塚本在他旁边继续说道，“一个只在台上演讲的天才，和坐在你旁边说话、除了带着把铁锹一无是处的凡人，究竟该相信谁，跟谁一起走。这可能是同样的问题。”

河原崎听了，轻触头上的红帽子，摘下来又重新戴好。

父亲也有一顶这样的帽子。他感觉父亲可能并没有死，而是戴着折了帽檐的帽子，活在什么地方。



京子放下喝了一口的咖啡，强忍着没有说出“这算什么”。这咖啡味道太淡，香味太假，真不明白为何这种店还能大排长龙。她甚至有点气愤自己竟排了三十分钟凑这个热闹，不过是被连锁店首次进驻仙台这种话术愚弄了。

店铺开张前发了很多半价券，京子也用了一张。现在她感觉，因为用了券，所以拿到的咖啡也被掺了一半的水。

她凝视着收银台前排队的客人，心想：他们应该把脏兮兮的人和穷学生都赶走才对。

她很想当即站起身，离开这家讨人厌的店铺。可是这样一来，就会让等待空位的愚蠢客人高兴。于是她耐着性子，慢悠悠地喝咖啡。

京子把手伸进放在旁边椅子上的提包，拿出一把钥匙。钥匙很小，是开车站寄物柜用的。

一想到这把钥匙价值三十万日元，她就控制不住面部抽搐。京子压根不知道市场价是多少，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转账。

买枪。

她听闻网上有人买卖各种各样的违法商品，但没想到真的有那种页面。

最开始她是听患者说的。

那是一名到京子的诊所来看诊的四十岁女性。她从来不敢直视京子，却不断嘀咕“毙了他”“打死他”。

“你要毙了谁？”京子问。女人眨了好几下眼睛，才说：“嗯，我很讨厌政治家。”接着，她开始按照五十音的顺序背诵众议院议员的姓名。还扳着指头细数党派，说哪个党派的哪个人整天去高级料亭吃饭，哪个党派的哪个人都长白发了还被称作新生代议员，总之找到各种理由宣称“因此要毙了他”。

京子听完了女人的宣言。一是觉得中途打断她太麻烦，二是觉得很好玩。“参议院的就不用枪毙吗？”

她这么一问，对方露出了为难的表情，回答道：“参议院的今晚再背。”

“可是，手枪很难弄到吧？”听到这个问题，对方露出了漂亮的笑容。

“不，医生，其实有地方弄枪。我就偷偷告诉你吧。”女人突然换上了优雅的口吻，拿起笔在桌上的便笺本上写了几个字。

那是一个网址。

京子很好奇，当天夜里就输入了那个网址。眼前出现一个与想象完全不符的简陋页面，只有灰色的背景和黑色的文字，没有任何装饰。她按照上面写的步骤操作，又来到了一个界面优雅的网站。中间花了足足一个小时。终于看到页面一角显示着“卖枪”。

京子还是半信半疑，不过她用可以隐藏发件人地址的免费邮箱给对方发了邮件，只问：“多少钱？”当天就收到了回信，她不由得感到震惊。竟然如此简单，如此容易。

对方似乎住在东京都市中心，但可以发货到全日本的主要城市。京子不清楚他是自掏路费送货，还是在各地都有同伙。另外，对方还告诉她，如果是仙台，可以用寄物柜交货。

那就这样吧。京子付了钱。对方用的可能也不是正式邮箱账号，因为很快就联系不上了。

大约一周前，她收到了对方邮寄过来的寄物柜钥匙。外面有很多代领邮件的跑腿服务，所以京子也叫了一个。除了钥匙，邮件里还放了一张纸，注明寄物柜的位置。

她没有马上去拿。若是大大咧咧地走过去，被埋伏在寄物柜附近的人用相机偷拍，添加到顾客名单上，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于是她决定先等几天。寄物柜的延时费用恐怕少不了，但只要把它当成成本里的固定费用的话，就不觉得心疼了。

今天，她必须拿到手枪。要杀了那个不要脸的女人，有把手枪最好。这东西最适合用来展示自己的优势，因为持枪的人和被枪口对准的人有清楚的立场区别，可以明确上下关系。这一定就是手枪的用途。

京子在店里坐了整整一个小时，故意没收拾餐具就离开了。

果真如青山所说，车站门口站着一个白人女性。她手上也的确拿着貌似标语牌的东西。

虽然京子看她不顺眼，但也必须承认这是个美女。她的头发垂顺光滑，特别符合她的气质。一个大白天就醉醺醺的中年男人走过去，表情猥琐地说了几句话。活该，京子低头笑了。

京子走过去，听到白人女性说："能写下你最喜欢的日语吗？"京子很想啐她一口转身离开，但是中途改变了主意。

她接过马克笔，在白纸上写下"心"字，同时强忍着几乎冲口而出的大笑。

"心，是吗？"白人女性眯起了眼睛。

"这不过是无心之举。"京子说完，转身就离开了。

走了两步，她感到下腹部传来刺痛。刚刚才上过厕所，现在又觉得还残留着尿意。她皱起眉，暗道不好。

不知是压力太大还是冻到了，抑或性交的方式不对，京子每年都会得一次膀胱炎。一有残尿感和腹部刺痛感，她就知道犯病了。

严重的时候要上医院，如果不严重，她就先给自己灌一升水，然后不停喝茶饮料，再使劲儿睡觉。

这样基本就能自愈。当然，也有朋友告诉过她这样不可能治好，正因为不好好治才会反复发作。每次京子都把那些话当作耳旁风。她认为她的身体必须由她自己掌控。

憋尿会让症状恶化。她快步走向车站。

就在此时，手机响了。"干什么啊。"京子嘀嘀咕咕地拿起手机，发现来电号码未显示。换作平时，她不会理睬陌生号码，但这次她没多想，就直接接听了。

"你好。"对面传来一个冷静的男声。

"干什么？"

“我想当咨询师。”这个声音很耳熟。

“你早上也打过电话吧？”

“是的，我上午打过电话。我知道这样很打扰你，可我真的想洗心革面。你不觉得这是个好词吗？洗心革面，从头开始。”

“是啊，这个词很适合你。下次到诊所来吧，我们慢慢聊。”

京子一口气说完，挂掉了电话，又很想怒吼“再也别打过来了”。光打座机还不够，甚至要追到手机上来，真不要脸。

嗯？手机？她猛地停下了脚步。

那人为何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京子的家就是诊所，通过电话簿和网络都能轻易查到座机号码，平时接到一些恶作剧电话或奇怪的电话也并不稀奇。可是手机不一样。她从未公开过手机号码，那人又是如何查到的？当然，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只要找个认识我的人问问就好。不过，他找的是谁？

身体猛地晃了一下，片刻之后京子才意识到自己被撞了。可能因为站姿毫无防备，她一下子跪倒在地，包也落到了地上。

一名车站保洁员双手抱着空纸箱，大声对她说：“对不起！”接着他慌忙放下纸箱，想帮京子拾起提包。

“别碰。”京子站起来，压低声音说。用刚摸过纸箱的手碰Gucci包，这人究竟有多愚蠢？

京子劈手捡起了提包。撞倒她的保洁员是个一脸没出息相的男人，对她反复道歉了好几次。

京子一言不发地转过身，立刻向洗手间走去。开什么玩笑，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她很生气。那个想当咨询师的怪人为何给我打电话？搬纸箱的蠢货为何偏偏要撞上我？

她走进洗手间，坐在马桶上，心情依旧很烦躁。

尿液已经排尽，疼痛却没有缓解，同时还残留着一些尿感。这就

是膀胱炎的烦人征兆。

从隔间出来，她看着镜子开始补妆。凝视着自己的脸，京子不禁想起了青山的妻子。她需要枪，这次来车站也是为了拿枪。要是没来车站，就不会被那个蠢货撞倒。

全都是那个女人的错。京子打开提包翻找，却忍不住惊呼一声。旁边的老妇人受到惊吓，转头看向她。

寄物柜的钥匙不见了，应该是掉了。都怪那个女人。



丰田看到前面有条狗。

不是干净的宠物狗，而是反复淋雨、在泥地里滚过，已变成灰色的野狗。就像曾经单纯的少年饱受世事的摧残。

他感到很亲切，甚至觉得那就是自己。

自己在公司的立场，不就像那条狗吗？不，应该也不是。他年轻时也被器重过。为某款饮料设计的包装得到过一定的好评。另外，提议在罐装咖啡上加纯白标签的人也是他，用深褐色做点缀的设计也得到了好评。后来，年轻人的话语渐渐有了分量，指名找他的工作渐渐变少，他不得不改做打杂和辅助的事。丰田被放到顾问这个位置上，却没能提出什么意见，就这么荒废了自己的技术。被裁员前甚至有人说：“你的设计很像在模仿别人。”

曾经干净整洁，备受宠爱，如今却浑身泥污，惨被抛弃。是啊，他果然跟那条狗一样。丰田想来想去，最后坦然接受了。仔细一看，狗脖子上还有项圈。莫非它以前也有过家，但是后来被抛弃了吗？可能宠物狗也有裁员制度，而它正好被裁了。

这里是仙台车站一楼通道往北约十米的地方，头顶是人行天桥，挡住了天空。老狗蜷成一团，躺在车站大楼入口附近。

丰田瞥了一眼狗，准备径直离开。他很害怕，因为一直看着那条老狗，仿佛能看透自己的未来。

他发现狗旁边还站着一个奇怪的女人，嘴里念念有词。

丰田有点好奇，便朝那边走去。

老狗蜷成一团，不时舔两口爪子尖。

“分尸。”女人嘀咕着，“我要把你分尸。”

丰田有种不好的预感。这个女人不正常。她看起来三十几岁，虽然不年轻了，但也不算老。她穿着修身的长裤和藏蓝色毛衣，头发缺乏光泽，虽不像烫了卷发，发梢却有点卷翘。

那女人正在手上的提包里翻找，最后拿出一把剪刀。丰田吓了一跳，因为女人手上那把剪刀，是能够轻松剪开布料或瓦楞纸的大号剪刀，此时还被她摆弄得铮铮作响。

“你要对狗做什么？”丰田忍不住开了口。

这女人看起来真的很不正常。她的目光没有焦点，皮肤又很粗糙，恐怕已经无法理智思考了。自己是不是多管闲事了？心中涌起一阵惊惧，那条狗却满不在乎地把头搭在了前爪上。

“你、你别用剪刀吓唬别人的狗好吗！”丰田脱口而出。

“别人的狗？这是你的狗？”

“对，就是我的狗。”

“白痴，这是条野狗，已经在附近晃悠好久了。”

女人手中的剪刀再次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那咔嚓咔嚓的金属摩擦声，让丰田不禁觉得这把剪刀真是“裁员”（砍头）[2] 的好工具。

“在附近晃悠就是野狗吗？那你不也一样。这是我的狗，我有证据。”

丰田一时兴起说出这句话，马上就后悔了。以前上班时也是这样，总会不顾一切地开口，边说边希望自己能给出个有说服力的方案，但是到最后，一句有用的话都说不出来，被周围的人嘲笑。每次都这样。

女人愉悦地拧起鲜红的嘴唇。“证据？在哪里？”

“它、它很亲我。”丰田有点自暴自弃地回答。

“说什么蠢话呢。”女人尖声反驳道。

“先不说这个了，你拿着剪刀是想干什么？”丰田总算转移了话题。

女人不情不愿地看向自己的手，目光依旧涣散。“想干什么？我拿着一把剪刀，当然是要剪啊。”她跺着脚说，“要剪个稀巴烂。”

丰田开始后悔，看来自己惹到麻烦了。一个没本事的待业中年男人，哪有空闲去管别人做什么呢。

“你知道吗？”女人大叫，“人的身体会变成碎块，然后接在一起。手和脚不知怎地就变成碎块了，不知怎地又会接在一起。变成碎块的东西会接在一起。”

她说的话太奇怪了，听着又不像咒语。她究竟想表达什么？“碎块”和“接在一起”是隐喻吗？

她歇斯底里了一通，又压低声音嘀咕起来。

“像我这样的女人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没、没错，因为你太坏了。”丰田指着她说。

“肯定还有人遭遇同样的事情。”女人的话听着就像预言，阴郁、语调扁平、语气笃定，“外面还有好多可怕的东西。身体变成碎块，然后接起来。所有人都会变成这样。”

丰田想到了整个仙台都在议论的杀人分尸案。

他想，眼前这个精神错乱的女人会不会是凶手？不过剪刀应该无法分尸。

现在没时间应付这个吓人的女人，丰田决定离开。就算自己没有工作，多得是时间，也没必要插手这个半疯癫的剪刀女的人生。

但他放心不下那条狗。这个嘴里嘀嘀咕咕着“碎块”和“接在一起”的女人手上有把剪刀，丰田很担心那条脏兮兮的老狗早晚被她分

尸。

这并非不可能，因为世上到处都在发生难以置信的事情。他自己就过度信任终身雇佣制，还坚信自己给公司作过贡献，坚信自己绝对不可能成为裁员对象。就算可能性并非为零，他也认为绝对不可能。结果，他错了。只要可能性不是零，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发生。

那条狗有可能被疯女人扎死。就算这个想法很可笑，也并非不可能。

于是，使命感突然从天而降。

丰田抱着尝试的心态转向老狗，拍了拍右侧大腿，叫它过来。

他几乎能听见女人的嘲笑声。说不定再过几秒，她真的会开口嘲笑。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因为刚才还一脸淡漠的老狗抬头看向丰田，然后起身走了过来。

丰田甚至比那个女人还要惊讶。老狗走到他的右手边，坐在地上，抬头看着他。

“那就、就这样了。”丰田磕磕巴巴地说完，拔腿朝车站走去。野狗跟在他身后。

背后传来女人歇斯底里的喊叫声。

***

丰田很为难，因为他给自己招来了一个包袱。

短短几分钟前，他还很难想象现在这个状态。一个再就业面试四十连败的沮丧男人，竟然带上了一条狗。这是怎么回事？

让他意外的是，他带着狗走进车站，也没有被赶出去。

许多人向丰田和老狗投来了狐疑的目光，但谁也没有叫他们“滚出去”，也没有人指着他们说“一个没出息的男人带着一条脏狗”。既没有车站工作人员一脸嫌弃地过来请他们出去，也没有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围过来叫他们别弄脏了车站。

行人们都露出了怪异的表情，但都没有直接对丰田说什么。

老狗是一条小型杂种犬，看着有点像柴犬，身上的短毛沾满泥污。

虽然它身上很脏，但尚不至于在走过的地方留下脚印，而且它走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怡然自得。

老狗一直跟着他，让丰田不禁产生以前养过它的错觉。它虽然没有紧贴着丰田，但即使没有狗绳，依旧紧跟在他脚边。

老狗丝毫没有想跑的样子。丰田想测试一下，就故意停在卖纪念品的地方。老狗往前走了几步，立刻回过头来，一脸不耐烦地折返到丰田脚边。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它做每个动作都很慢。

四十多岁的单身男人本来就难找工作，现在还多了一条又老又脏的狗，状况可谓绝望。假设有公司愿意聘用他，恐怕那里的人事要特别喜欢狗，一看到丰田带着狗去面试就跑过来说："原来你也喜欢狗吗？"或者公司的老板是条狗。

就在此时，老狗换了个方向。"你跟我来。"虽然狗没有说话，但丰田觉得它就是这个意思。它一改原来笔直前进的线路，转而走向车站出口，还把鼻子凑近地面，弓着身子前进。看来是闻到了熟悉的气味。

地上有一把寄物柜钥匙。

通往一楼的自动扶梯附近，丸子店背后的地面上，有一把带有黄色号码牌的钥匙。

丰田拾起钥匙，狗没有什么反应。他拿近一看，果然是寄物柜的钥匙，不会有错。于是他把钥匙塞进口袋，再看看周围，发现没人在看他们。接着，丰田就上了三楼。他记得在那里见到过寄物柜。他没有走自动扶梯，因为狗可能不让上去。

丰田在三楼连接车站大楼的出入口附近找到了钥匙对应的寄物柜。因为柜子上挂着的钥匙跟他手上的差不多，而且这把钥匙对应的"38"号寄物柜上正好没有钥匙。

丰田没有犹豫，也没有罪恶感。当然，他也没指望里面装着一袋子钱。

丰田每天的生活都阴郁无聊，他可能在不知不觉间想寻求刺激。他需要一点不负责任又轻松的娱乐，比如用捡到的钥匙打开柜门。

寄物柜里会不会放着哪个老板的包，包里会不会装满了招聘广告设计师的传单？丰田幻想着——对啊，可能性并不是零，一切皆有可能。

“今天的面试结果也一样。”丰田边走边对老狗说，“所有人都觉得肯定能行，所有人都认为今天这家公司会录用我，都认定不录用的可能性为零。不仅是就业保障处的人，肯定连面试官都有同样的感觉。”

老狗对他的话漠不关心，但仅仅是身边有个说话的对象，丰田就感到获得了救赎。

“38”号寄物柜上有延时费用的标记。一般寄物柜都会注明超过三天无人领取，里面的东西就会被转移到别的地方存放，但是这一片的寄物柜没有这个规定。

此时，丰田开始烦恼。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用捡来的钥匙打开柜门，但是身为一个无业游民，真的有必要花自己的钱打开别人的寄物柜吗？他有点犹豫了。

他低下头，与老狗对上了目光。“这可能是对我的考验啊。”他说。如果因为区区一点延时费用就放弃，那种人肯定什么都得不到。“你觉得呢？”

老狗歪着头，好像点了点头。丰田心中一阵激动，他已经好几年没有获得过别人的赞同了。

丰田下定决心，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千元钞票，走到旁边的小卖部换了一把百元硬币。

打开寄物柜的瞬间，他的良心被刺痛了一下，但是丰田并没有在意。里面有一包东西，用随处可见的包装纸包着。打开纸包，里面是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还有个小纸包。这东西沉甸甸的。此时他应该产生怀疑才对。

然而丰田没怎么怀疑，哼着小曲打开塑料袋，又拆去另一层包装纸。他有点期待里面是一沓入场券，或是秘密招聘信息。

然而他的期待瞬间落空了。后来他甚至感慨，自己当时竟然没有

发出尖叫。

那是一把枪。打开包装纸，里面是一把冰冷的手枪。

他还没反应过来，已经出了一身冷汗。接着，他用指头戳了几下。小塑料袋里还装着几十枚子弹。

他只呆立了一小会儿。看见脚边的狗起身离开，丰田也跟了上去。他表情呆滞，手上还端着那把枪。

现实感突然消失无踪。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塑料袋，迷迷糊糊地下了楼梯，在一片混乱中拼命思考：究竟出什么事了？

丰田只在电视或电影里见过枪。脑中闪过某部讲述越南战争的电影，被俘虏的士兵拿枪指着太阳穴，在赌俄罗斯轮盘。自己的人生应该跟手枪完全扯不上关系才对。

呆滞感持续了几十分钟，但不到一个小时，丰田的心情就平静了下来。也许除了“恋爱”和“生死”，人在面对其他任何意外时，都只要这么长的时间就能接受事实。

丰田走向伊达政宗雕像旁的出口。

有工作人员向他跑来。丰田慌忙把塑料袋塞进包里。他很紧张，难道被发现了？一个死气沉沉的男人带着狗，还端着手枪到处走动，可能特别引人注目。有多少人会相信待业中年男性说的话呢？他有点担心。就算他说钥匙是捡来的，恐怕也没人相信。他真的以为柜子里塞满了正在招聘的岗位信息，然而这句话肯定也无人相信。各种借口闪过脑海，又消失无踪。

“不好意思，您这条狗要么拴上绳子，要么别带进车站里。”工作人员可能心情不太好，红着眼睛对丰田说。

丰田涨红了脸低下头，慌忙走了出去。老狗依旧跟在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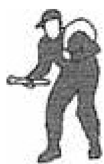
带着一条狗和一把枪，无业人士究竟能干什么？他感到茫然失措。没有工作，却有狗和枪，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注释：

[1] “やばい”是日本年轻人常用的口语，有糟糕、棒极了、危险等意思，这里按音译处理，译为“牙白”。野梅在日语里同音。

[2] 原文为“首を切る”，有炒鱿鱼的意思，直译的话就是砍头。

2



黑泽走向车站前的银行。他的上衣内袋里装着刚刚到手的二十万，但是这一刻，那已经不是“偷来的钱”，而是“技术性收入”了。

他穿过大学校园。这里没有正在使用的教学楼，因此外部人士也能自由进出。穿过校园后，他又走向拱廊商店街。就在这时，有人叫住了他，声音平静而纤细。

黑泽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对老夫妻。丈夫满头白发，戴着眼镜，脸型细长。妻子长着一张圆脸，个子很矮。“请问到仙台车站最近的路怎么走？”老妇人问道。

若是肩膀上有刺青、头发染了色的愣头青，或是脸上留着伤疤的男人，黑泽肯定会心生戒备。

他正忙着说明路线，老头突然走向了建筑物背面。黑泽以为他只是老糊涂了。老太太喊了一声：“老爷子，你到哪儿去？”说完便跟了过去，于是黑泽也紧随其后。应该是这个举动害了他。

追到没有人的后院时，老头突然回过身，面朝着黑泽。他暗道糟糕，但为时已晚。老太太站到老头旁边。老头手上端着一把枪，对黑泽说：“把钱交出来。”

那老头的声音异常平稳，听不出一丝震颤。

黑泽抬头看天，强忍住大笑的冲动。光天化日之下，他被一对老夫妻堵住了去路，用枪威胁交出钱来。如果这不叫滑稽，这不叫诙谐，还能叫什么？

这两人身子还算笔挺，不过看样子都七十多岁了，相比手枪，应该更适合拿拐杖。

黑泽认命地举起双手。“钱给你，但也别太高兴了。我兜里这些钱少得可怜，你们可能会同情我，反倒给我一点呢。”

老太太开口道：“少啰唆，钱包拿出来。”

“请你听从她的命令。”老头说道。莫非这两人还排好了台词吗？

黑泽把手伸进裤子后袋，取出钱包。他瞥了两名劫匪一眼。老头虽然瘦削，但是双手稳稳端着手枪，还扎着马步降低了重心。那副样子虽然不好看，但胜在够稳。老太太一直盯着黑泽的动作。黑泽把钱包扔到地上，老太太走上前拾起来，打开看了看。黑泽不好意思地挠起了头，却被老头警告：“请不要动。”

“请让我多嘴问一句：两位这是缺养老钱吗？政府发的养老金真的这么少，以至于要出来打劫吗？”

“我们不缺钱。”枪口依旧对着黑泽，“虽然不是多得没处花，但也够两个人生活了。”

“而且还有余钱买枪。”

“你真的好穷啊。”老太太检查完钱包，插嘴道，“两张千元钞票，再就是几张小票。”她似乎还有点感慨。

“堪称捉襟见肘对吧？”

“这是啥？”老太太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纸。

那是早上捡到的写了外语的纸片。“应该是外国的护身符吧，具体我也不清楚。那上面写着数字，也有可能是彩票。如果你想要，就拿去吧。”

“我才不要这种怪东西。”老夫妻俩对视一眼，似乎在估算黑泽的价值。

“我能放下手了吗？”

“你好像不怎么怕枪啊。我可告诉你，这是真枪。”老头说。

“我猜也是。不过，开枪的始终是人类。”

“什么意思？”

“你不会朝我开枪的，对不对？我是很怕手枪，但我不怕拿枪的你。”

“这人胆子还挺大。”老太太说完笑了起来。

“这不是胆子大不大的问题，而是人格问题。”

黑泽又问他们是否缺钱，两人再次对视一眼。他们的动作很娴熟，仿佛在漫长的人生中，每次遇到困难和转机，他们都是这样彼此商议过来的。

“我们不是为了钱，而是想让人生更充实。”

“让人生更充实？”黑泽重复道。

“不知不觉就这把年纪了。我跟这家伙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现在看来却像一转眼的事情。”

黑泽默不作声地示意老头说下去。

“就在上个月，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迟早也会迎来人生结束的那一天。于是我就想，何不趁最后搞点活动呢？”

“于是你们就临时起意成了劫匪？”

“我们一辈子都在忍耐，做什么事情都考虑别人的感受，也从来不抱怨。总是吃亏，却得不到什么好处。”戴眼镜的老头语气很平和，皱纹随着他的话语微微颤动，“可是，就算我们平平淡淡地离开人世，也没有人会表扬。甘于平凡并不能延长寿命，也得不到奖励。既然如此，倒不如做些以前绝对不敢想的事情，留下一点美好回忆。”

“美好回忆？”黑泽忍不住嗤笑。

“当然，也不是非要做这个。”老太太补充道，“只不过啊，我碰巧得到了这把枪，才跟老头子商量，要不干脆出来打劫吧。”

“结果很讽刺，以前我们一直被视作麻烦，没有人把我们当一回

事。可是有了这把枪，对方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本来嚷嚷着‘老头别挡路’，还上脚就踹的人，一看到枪就变得特别安静，缩成一团。”

“看到他们那副样子，你们开心吗？”

“有时候觉得很痛快，有时候觉得也很悲凉。”老头的叹息似乎不是演戏，而是发自真心。

黑泽重新打量这对劫匪。他轮番看着夫妻二人，一言不发地放下了双手，但两个老人并没有说什么。

“不过啊——”老头苦涩地说，“就算有了枪，我们这种老人想跟年轻人平等交谈，也顶多只有五成的机会。你听了可能觉得很奇怪，但这是真的。老年人很难提出自己的主张。我们一直都只能忍耐，但并不意味着理所当然应该这样。”

“你真的不害怕啊。”老太太咧嘴笑道。

“看到老人拿着枪出来打劫，我心里特别感慨，有点顾不上害怕了。”黑泽耸耸肩，“不过外面有真的劫匪，所以你们最好小心，不要太乱来。”

“这是你的建议吗？”

“不，我这是苦口婆心。”

“没关系的，我们的目的只是——”老头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又看向旁边的妻子。与此同时，黑泽也开了口。“让人生更充实。”三个人的声音重叠在一起，让黑泽产生了些许快意。

“无论发生什么，都算是充实了人生。”

“其实就在刚才，你记得吗？”老太太想起了什么，抬头看向老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哦，那个啊。”老头也咧开掉了几颗牙的嘴笑了，“真的就在刚才，我们打劫的上一个人，他特别奇怪，身上带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莫名其妙的东西？”

“被拆解的人体。”老夫妻齐声说道。

“怎么会……”黑泽皱起了眉。

“那应该是塑料假人吧。”老太太说，“那人拎着一个带轮子的大旅行袋，还戴着鲜红的帽子。我看啊，那个人本身都不太像活人。”

“红帽子？”

“他把帽檐折弯了，完全挡着脸，也分不清到底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说不定还挺老呢。我们掏出枪时他可能吓了一跳，把袋子掉地上了。而且袋口开了，从里面蹦出了人的手脚。”

“应该是塑料假人吧。”

“会不会最近流行这个啊？杀人分尸什么的。”

“你们看到凶手了？”黑泽佩服地点点头，“而且，你们还用枪威胁了那个杀人分尸的凶手。”

“那肯定不是正常人，而是戴着帽子的死人。他的脸色特别苍白，恐怕事事不顺的中年人都像他那样吧。”老太太继续说。

“袋子里的真是死人吗？”

“不知道。他慌忙捡起掉落的东西，拖着袋子走了。我们又不好追上去。你想啊，那个人一副死人样，还说什么‘从公寓楼上跳下来了’。要是追上去，搞不好我们也要被带到那个世界。”

“但也不能报警。”老头晃了晃手里的枪。

黑泽观察了他们一会儿。这两人不像在说谎，但他告诉自己，说胡话不正是老人的特长吗？

两个老人甚至开起了玩笑，说如果他们当时说出打劫的话，袋子里那节右手说不定会掏出钱包问：“咱们一人一半？”

黑泽把手伸进上衣内袋，飞快地掏出信封，扔到两个老人面前。

“这是啥？”老太太用近乎轻蔑的目光看着脚下的信封，问道。

“你们不是要打劫吗？本来我想藏着，现在改变主意了。”

老太太拾起信封，用皱巴巴的手打开了封口。“挺大一笔钱啊。”

“区区二十万而已。”

“这钱我们不能收。”老太太说。

“你们不是劫匪吗？”黑泽笑道。

“的确。”老头也笑着说。

“而且还是老人家。”黑泽又开了句玩笑。

“正是。”老头又笑了。

黑泽转身离开了。

走出校园后，他回头看了一眼。老夫妻正往相反的方向走，瘦削的背影和低矮的背影渐行渐远。

黑泽弓着身子走向市区，同时挠了挠头，喃喃道：“他们是劫匪，我是小偷。”劫匪和小偷、劫匪和小偷，他反复嘀咕了十遍，又换了一句。“他们有养老金，而我没有收入啊。”“他们有国民健康保险，我则要全额自费。”接着，他又喃喃道：“早知道就不给那二十万了。”至少不应该全给他们。

他正走在拱廊商店街上，手机响了。屏幕上没有显示号码，于是他边走边按了接听，等待对方开口。

“黑泽吗？”

“是你啊。刚才见到你那边的小年轻了。”

“忠司，对吧？”

“是艾萨克·牛顿。”

“什么？”

“没什么。老大您亲自来电，有啥事啊？”

“刚才忠司联系我了，还跟我告状说黑泽先生好冷淡。虽然我也没怎么指望你，可你真的不想合伙干吗？”

“小偷是独角戏，向来都是一个人登场。”

“这活儿还挺大，不是平时的酒铺便利店。”

无非是银行或者公共机构，他能猜到。

“你还是算了吧。”

“谢谢你的忠告。反正不是现在马上行动，只是快了。你真的不掺一脚？”

黑泽的表情不自觉地扭曲了。行动之前不考虑后果，不先做调查研究的人都没有未来。“你听说过定向运动吗？”

“照着地图寻找标记的活动，对吧？这我还是知道的，你可别小看老年人。”

“跟年龄没有关系。说白了，‘未来’就是这样的东西，需要人们去寻找。如果只是闷头乱撞，不可能找得到‘未来’。必须用脑子。所以你得想清楚。”

“你觉得我没有想吗？”

“要想想将来。不只是你，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小孩子，所有人都不知道思考，只知道心血来潮地行动。三分钟热度，过后就放弃，哭完就算，骂完就算，搅了局就跑。他们从来不想接下来的事情。这些人习惯了看电视，早已停止了思考。他们只知道感觉，不知道思考。”

“我思考了。”

“那我就不说什么了。我不会跟你搭档的，不是讨厌你，而是不想跟你一起行动。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讨厌我？”那个人显然在苦笑。

“因为我思考了。”黑泽回答道。

过了一会儿，对方又一次开了口。“黑泽，我很看好你。”这个比他年长十岁的男人对黑泽来说就像一个值得同情的上司，“你手艺好，又有学问。很多同行都在议论，你到底为什么干这一行。”

“他们讨论不出什么结果。”

“我只想跟你一起做事。”

对方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苍老。黑泽拿开手机，眼睛看向前方。“抱歉，我只单干。”他重新把手机放到耳边，“不跟别人合作。”

“是吗？”对方很遗憾地说，“你只偷普通人家吧，那样不是更坏吗？”

“你最好也从小活儿重新开始。无论什么工作，都要注重基础和热身。”

“你在对谁说话呢？”

“少啰唆了，我可以给你情报。”黑泽说完，报了几家自己盯上的公寓和独栋小楼，“这些都是我准备走的场子，也已经完成摸底了。如果你要，就拿去。干大活儿前好好想想。”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黑泽说自己也不明白。“我不想让你那个小年轻干危险的事情，没了他可是日本的损失。”

“我还没有落魄到需要你给活儿干。”

“随你怎么说。等你定了工作内容和日期，保险起见先联系我吧。我虽然不参加，但可以给你忠告。”

“你觉得我需要忠告？”年长十岁的盗贼集团管理者突然表现出了毫无根据的自信。

“你首先需要一个忠告，那就是仔细听别人的忠告。”

黑泽挂掉电话，将手机放回口袋。

他察觉到自己还在往银行走，然而准备存的钱已经被突如其来的劫匪抢走了。

他并不后悔自己给了他们二十万。如果因为那两个老人没有特别逼迫就偷偷留下那笔钱，他可能会更难受。他不喜欢骗老人。

又是美学吗？想到这里，黑泽的嘴角有些扭曲。然而这依旧改变不了白干了一场的事实，虽不至于切齿扼腕，但他依旧很郁闷。

他拿出钱包，早上捡到的纸片跑了出来。上面满是看不懂的外国文字。或许这压根儿不是“幸运的护身符”，而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他有点想扔掉它，但又有点舍不得。

黑泽想，今晚该不该再干一单？他在脑中列出了好几个已经摸好底的目标。



河原崎跟塚本坐在山上。塚本两只手垫着后脑勺，直接躺在地上。

河原崎抱着膝盖呆呆地坐着，一边俯视刚才走过的山路，一边试着整理思绪。他知道塚本是什么意思，那可能不是什么难事。

“三年前，我父亲死了。”河原崎对自己脱口而出的话语感到很惊讶。塚本默不作声地听着。

“他是跳楼自杀的。我眼看着父亲消失，心情特别低落。”其实，他也说不清父亲的自杀为何会给他如此大的打击。“听别人说，他张开双臂从十七楼跳了下去。父亲用这种可笑的方式抛下我们逃离了。他可能早就忘掉了我们。自杀可能是我们家的遗传病。”

河原崎回想起父亲在棒球击球俱乐部大呼小叫的样子。他忘了当时父亲说的是什么了。

“我祖父也是跳楼自杀的。听说他被查出癌症晚期，就心灰意冷地自杀了。大家都跳楼了。”河原崎自嘲地低下头，“反正我家就是活到一半不想活了、从高楼上跳下来逃避的血统。我手上没有接力棒，所以有时候会突然不知道自己要为什么而活。”

“接力棒？”

“运动会不是有接力比赛嘛。假设生存是一场接力，我家就完全接不上。因为跑者还没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个人，就先脱离了赛道。每个人都这样。于是下一个跑者就只能空着手起跑。现在我虽然还能勉强继续，可是迟早有一天也会脱离赛道。一场注定无法传递接力棒的接力赛跑，还有什么意义呢？”

塚本感叹道：“这样啊……”

“当时，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那个人。”

“你是说高桥先生吗？”

河原崎清楚记得当时的事情。仙台接连发生凶杀案，警方没有任何线索，只能看着被害者不断增多。“我一度认为，那个案子跟我的人生一样。当时我看着电视，不受控制地冒出了这个想法。没有人能阻止案件发生，没有人能阻止恶行，形势会变得越来越糟。人们必须生活在那个阴影中，整个仙台都笼罩着看不见前路的阴云。我心中也笼罩着同样的阴云。”

“然后，高桥先生出现了。”

“是的。”河原崎记得很清楚，那是阴云密布的天空透出一线阳光的瞬间。

“那天，我正好看到了电视上的新闻速报。一开始我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可是认真看了一会儿，我突然感到心跳加速。”

“仙台商务酒店连续杀人案嫌疑人被逮捕”——流动的文字一个接一个地撞进了河原崎眼中。他感到心脏被摇撼，有什么东西似乎要改变了。

“那天晚上，电视上就开始报道那个人的消息。不管转到哪个频道，都有播音员兴奋地说‘一位普通市民解决了凶杀案’。”

“媒体简直炸了锅。”河原崎说到这里，塚本也皱着眉点了点头，接过他的话说道：“高桥先生也很为难，可能他没预料到媒体的反应会这么大。对了，你知道高桥先生对媒体说的唯一一句话是什么吗？”

“我记得。”他怎么可能忘记。

“高桥”讲话的画面被反复播放了无数次。当时案子已经解决了好几个星期。“有人对我说‘干得好，辛苦你了’，可是解决那种案子并不难，更困难的是另一件事。真正重要的东西就存在于我们平凡而无趣的生活中。我想拯救他们。”

“请问‘他们’是谁？”记者连忙问道。

“‘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谁。”

这句话拯救了河原崎。他瞬间意识到，自己便是“高桥”口中的“他们”。他很激动，这个人会拯救自己。“塚本先生说的神，就是那个人吗？”他不得不鼓起勇气才敢提出这个问题。

“你是说高桥先生？”塚本皱了皱眉，露出苦涩的表情。他的表情有点做作。烦恼了好一会儿，才说：“以前的确是。”

“现在不是吗？”

“那个人是天才，但他不是神。”塚本斩钉截铁地说，“我刚才不是给你看了那张彩票吗？”

“是的。”河原崎激动地说，“那、那是真的吗？”

“是真的，真的中奖了，而且是我都不敢说出口的大奖。包括我在内，干部们都激动坏了。”

“可是？”河原崎猜到他的话有后续，便追问道。

“那个人要把奖金用在很俗的事情上。”

“很俗的事情？”

“反正就是很俗。”塚本突然烦躁起来，语速加快，仿佛在掩饰自己的缺陷，“所以我们暂时拿走了那张彩票。”

河原崎很难相信那真的是张中奖彩票。刚才他拿在手上的东西，怎么看都只是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一张纸片能让人得到幸福，或是逼人从高楼上一跃而下吗？

“天才的运气往往也很好。那个人是天才，但他不是神。”

“因为很俗？”

“如果他不在电视上说三道四，倒还好一点。而且他最近什么都不对我们说。”

河原崎也察觉到了，“高桥”虽然会出席演讲，但给信众的信息越来越少。

“如果高桥先生上电视，你会有什么反应？”塚本问。

“上电视？”河原崎试着想象了一下，“应该会很俗气。”

塚本一言不发地皱了皱眉。

河原崎不知何时躺下了，背靠着山坡眺望天空。突然他眼前一暗，继而出现了塚本的脸。塚本俯视着他，面孔与河原崎视线中的天空重叠在一起。

“是内脏。”

“啊？”河原崎慌忙坐了起来，“什、什么？”

“我啊，做了一些关于神的思考。你知道内脏的定义是什么吗？首先，那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举个例子，你只要有意愿，就可以举起自己的右手。如果脑袋痒，马上就能抬起手挠。可是内脏不行。胃肠不断蠕动，把你刚才吃下的面包往下面送。可是，这不是你的意识能够控制的事情。如果你的意识要控制心脏肌肉不断收缩舒张，同时控制肠道蠕动，还要完成眼前的文书工作，大脑就会忙不过来，直接宕机。”

“的确是这样。”河原崎尝试用大脑操纵心跳，但很快就知道自己做不到。如果一切都要靠意识操纵，说不定睡着之后不小心就没了呼吸。

“你想想，这种关系，不是很像人与神的关系吗？”

“什么和什么？”

“我和胃啊。”塚本揉着肚子说，“我基于我的意愿活着，从未想过去死，也从未想过是什么人保障了我的存活。可是，一旦我的胃不好好工作，我就活不下去了。你说对不对？如果胃停止工作，我努力吃下去的东西得不到消化，我的生活也就到此为止了。然而我控制不了我的胃，所以我要避免暴饮暴食，要细嚼慢咽——”他咧嘴露出了牙齿，“并且一直关注胃的状态。它痛不痛，有没有便血，有没有胀气。换言之，胃支撑了我的人生。那么，我能对胃做什么呢？”

“做什么？”

“我能倾听它的声音，尽量对它好，向它祈祷。”

河原崎感到周围的迷雾散开了。“倾听它的声音，尽量对它好，向它祈祷……”他重复道。

“我无法直接看到胃，只能关注胃是否发出了警告。最后，就只剩下祈祷了。内脏基本上都会一路陪伴我直到死亡。它们始终处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但从不离我远去，并跟我一同死去。这不就跟神一样吗？如果我干了坏事，就会触怒神明，对我降下灾害。有时可能是巨大的灾害。而且每个人都有胃，这也跟神一样。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神才是真神，别人的神是伪神。只不过，每个人的胃其实都一样，所以每个人信奉的神，说到底也是一样的东西。”

“是有点像啊。”河原崎微微点头，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

他尝试回忆“高桥”的面容，但是想不起来，仿佛有一团炫目的光芒掩盖了“高桥”的身影。河原崎感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

塚本再次开口，语气平和舒缓。“如果高桥先生是神，那我们和高桥先生的关系，就像我们和内脏的关系一样了。”

“是啊。”

“胃与我一心同体。如果其中一方死了，另一方也会死。换言之，如果高桥先生真的是神……”

河原崎猜到了塚本想说的话。“如果高桥先生真的是神？”

“只要杀了他，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了。”

如果忽略这句话的猖狂与亵渎，河原崎觉得自己被强烈吸引了。只要杀了就知道他是否为神。塚本的想法虽然很乱来，但也简单直白，充满魅力。河原崎有点兴奋了。

“神不会死。而且，如果神死了，我们自身也会灭亡。”

他要考验神明。河原崎发现，尽管心中怀有恐惧，但自己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也想考验神明。

两人无声地静坐了几十分钟。地面无比冰冷，山风也无比刺骨。河原崎认为，那都是为了冷却他心中的兴奋。

“你会画画，对吧？”

河原崎闻言，惊讶地转过头去。

“你会画画，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要拆解高桥先生，以验

证他是否为神。既然要做，我希望你把那个场景画下来。你觉得呢？我们必须记录下天才的身体，留作证据，对不对？河原崎君，你会写生吗？”

“如果是画画就可以。[1] ”正确来说，他只会画画。

“你要用画笔记录下被拆解的神体。”

“啊？”

“十六世纪，有人创作了一本书叫《人体的构造》。那本书中详细描绘了人的身体结构。进行公开解剖的人名叫维萨里，他的手法无比精细，让人很难想象那是四百年前的解剖。如果你用画笔记录下高桥先生的神体，其价值将远远超过《人体的构造》。”

“我……吗？”

“维萨里进行公开解剖时应该只有二十八岁，而你比他更年轻。你留下的记录将会成为无比宝贵的财富，甚至可能拯救他人。”

拯救他人。这句话又让河原崎兴奋起来。

“我们被神明包围，大自然就是高于我们的存在。所以，如果我们要为神命名，那有可能是‘地震’‘巨树’‘雷雨’或‘洪水’。所以说，将我们从暗淡无光的道路中拯救出来的，可能不是那个在台上演讲的人，而是……”

“而是？”

“站在高楼上张开双臂一跃而下的，你父亲那样的人。”

抱着双腿的手臂突然绷紧了。那句话在脑中不断回响。

“你父亲的死，或许类似于突发的自然现象。”

河原崎尝试回忆父亲。他是个怪人。有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去动物园，甚至深夜潜入其中。有一次，他兴奋地对河原崎说：“每天晚上都有个人在动物园睡觉。你在听吗？那个人啊，其实是动物园的发动机，所以晚上也要待在那里维持动物们的活力。如果他不在，动物园就没有活力了。”[2] 可能从那时起，父亲就不太正常了。

他在儿子眼中是个怪人，而且他的怪异的确有点像反常的自然现

象。类似漫长的雨季。

最后，塚本开车送河原崎回了家。他们在车内几乎没有对话，但河原崎有种感觉，他们已经理解了彼此。他甚至觉得自己彻底摆脱了身上的污垢，感到无比爽快。

河原崎下车后，绕到驾驶席想跟塚本道别，可是透过降下的车窗，他看到塚本眼中现出了泪水。“不，这是……”塚本努力辩解道，“其实我也不想杀了高桥先生啊。就算我心里很清楚……不，不对，我之所以这样，肯定是因为遭到了坚信之人的背叛。”

“啊……”河原崎应了一声。

“傍晚六点，我在大学医院的停车场等你。”最后，塚本笑着对他说，“我们一起证明神的真伪吧。”

河原崎感到脑子里像灌了铅，可能发烧了。他试着回忆“高桥”在台上讲话的样子，但是没有成功。他想不起来，脑子里只有刚刚离开的塚本的身影。那辆渐渐远去的敞篷车，仿佛成了唯一真实的东西。



“我说对了吧？”京子坐在副驾驶席，得意扬扬地说。因为刚才青山一脸苦涩地告诉她：“她不同意离婚。”

“你怎么对她说的？”

“‘我们离婚吧。’”

“那女人是不是一开口就问‘对方是谁’？”

青山一脸惊讶，仿佛在想你怎么知道。

“那种女人，都想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她们格外在意自己的立场和位置。”

“是吗……”青山露出了紧张的神色。此时他可能比天皇杯决赛时没有打进任意球那次更紧张。“她怎么都不答应。”

“那就这么定了。”京子噘起下唇。这件事本来就定了要这样。“我们只能做掉她。”

“做掉？”

“我可不是说做爱，你知道做掉是什么意思吧？”

“嗯，我知道。”青山表情凝重地点点头。

“等会儿到了你家就把那女人杀了。”京子故意漫不经心地说，“然后把她塞进汽车后备厢，拉到别处埋了。”

“嗯。”

“泉岳山背面有一大片人迹罕至的林子。”

这种事情要尽量往简单了想。杀人，埋掉。只要尸体不被发现就好。就这么简单，根本没必要做什么手脚。

幸运的是，那女人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没有经常来往的亲戚，也没有关系亲密的邻居。京子忍不住感叹，这简直是最完美的受害者。只要青山不说，没有人会发现那个女人消失了。甚至没有人能证明她曾经存在过。真滑稽。

京子将会跟青山一起生活。说不定——她微笑着想，如果一切顺利，说不定还能拿到那女人的养老金。

“计划只要粗略做一下就好。太过详细的规划反而会影响行动。到我诊所来的人基本都这样，他们太过细致认真，结果反而因为自己的目标而陷入痛苦。”

青山的表情很复杂。他本来也是京子的病人，难免会露出那种表情。踢歪了那个决定胜负的任意球之后，他就罹患了轻度抑郁症。周围人都说他作为一名职业球员，精神实在太脆弱了。可是，青山自己并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啊，对了。我按照京子的吩咐去了一趟车站。”青山说。

“你帮我看了寄物柜吗？”

京子之前打电话让青山去一趟，因为担心有人用了她丢失的寄物柜钥匙。

“柜门还关着。是‘38’号没错吧？上面还显示有延时费用呢。”

“哦，那就好。”

“那个寄物柜怎么了？如果京子在用，最好尽快把东西取出来。”

青山并不知道内情，京子也没有理睬他的提问。他有点不高兴，但没有生气。

“你听说过那个故事吗？”过了一会儿，青山换了个话题。

“什么啊？”

“死人复活的故事。”

“蠢死了。”京子皱起眉。青山很喜欢那种不科学的故事，但她不明白他为何要挑这种时候说这个。

“最近大家都在传呢，说死人放的时间长了就会变成碎块。而且变成碎块之后，身体还会动。”

“身体七零八落地动起来？”那一定很滑稽。京子联想到了断尾的壁虎。

“没错。然后啊，那些碎块会一点一点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京子轻蔑地说，“那不就变成磁石了。”

青山认真地说：“破碎的身体真的会连接起来。”

“那又如何？”

“没有，我是昨天在路上等红灯时听旁边的高中女生说的。好像有人到处传播这个怪谈。”

“太无聊了。怪谈的源头不就是现在很多人讨论的杀人分尸案嘛。骗小孩的东西。那跟我们有关系吗？”

“谁也说不准到底会不会有关系。”

最先响起的是刹车声。轮胎在沥青路面上摩擦，尖厉的声音似乎持续了很长时间。京子的身体猛地被抛到了空中。

咚，一声巨响。她毫无办法。保险杠被撞击变形的震动顺着车身传达到身体。

安全带死死勒住肩膀，被抛起的身体猛地反弹，落到了座位上。

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脑中一片混乱。突如其来的疼痛和惊讶让她瞬间充满怒火。虽不至于失去意识，但京子一时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她才注意到坐在驾驶席的青山有点奇怪。

只见青山瘫在方向盘上，痛苦地捂着下巴，似乎撞到了什么地方。“完了。”他面无血色地说。

太阳已经西斜。他们本来计划从市区穿过西侧大道，沿着四十八号国道笔直前进，可是京子想上个洗手间，所以中途把车开向了爱子地区。右拐进入小路后，周围的光线就变得非常暗。

太倒霉了，京子烦躁地想。

青山又嘀咕了一声“完了”，接着解开安全带跳了出去。

京子也下了车。她一踏上地面，就感到浑身腾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这条路很黑。虽说是单向车道，但也太窄了。

她立刻打量周围。右侧是某个零食厂商的仓库，外面围着一圈栅栏。左侧是酒馆和咖啡店，似乎倒闭很久了，玻璃窗已经破碎，大门也歪斜了。

京子转了转脖子，然后舒展身体。刚才撞到的右手上有一道伤痕，除此之外哪儿都不疼。

她开始想，这里又黑又窄，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吧。我果真很走运。

青山已经完全慌了神。他没有大声哭叫，但那显然不是出于冷静，而是因为头脑过于混乱。

青山从红色轿车的另一头走出来，战战兢兢地确认前方的情况。

京子已经猜到刚才的冲击是怎么回事了。那个沉闷的声响至今仍在她的身体中震荡。撞到东西了。

周围没有别人。

青山蹲下身，过了许久才抬起头，用颤抖的声音说：“京子，是人。”

“冷静点。”京子走到青山旁边，同时飞快地思索。快想，快想啊，她催促自己。

即使光线昏暗，她也能看出那人已经死了。那是个年轻男子，可能跟青山差不多大，姿势奇怪地倒在汽车前方，可能骨折了。

京子并没有见惯尸体，但她也不害怕。因为眼前的光景太缺乏现实感了。那人就像坏掉的塑料小兵，姿势扭曲地倒在地上。

青山拼命做着深呼吸，肩膀剧烈起伏，仿佛刚才忘了吸入空气。如果让他再重复一次那个失败的任意球，他肯定会露出同样的表情。

“怎么办？”

“小声点。”京子提醒了一声，但是青山还未恢复冷静，他再次大声说道：“完了。”

这人为什么不会动脑子呢？京子无奈地想。他们在一条没有人的昏暗道路上，这不正适合悄无声息地解决问题吗？

“京子，你快看看，他真的死了吗？我是个外行，但京子是医生对吧？你怎么什么也没干呢？”

他的说法让京子气不打一处来，连表情都僵硬了。青山噘着嘴，像个愤愤不平的孩子。

“我是精神科医生。车祸尸体跟精神异常有关系吗？难道还有患者到诊所来说‘我被车撞了，很抑郁’吗？”

“我也不懂啊。”

“是吗？足球运队员不是跟交通事故更有关系吗？”

“那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你这个现役后卫不就撞了人。”京子毫不客气地说道。

青山无言以对，只能颤抖着回了一句毫无意义的话：“现在不是

赛季。”

麻烦的是，京子又感受到了尿意。“怎么又来了。”她啧了一声，暗自嘀咕道。

青山虽然害怕，但还是蹲下身去，鼓起勇气碰了碰尸体。

“这里有厕所吗？”

“这种时候？”

“我想去，你管得着吗？”京子咬紧牙关，瞪着青山。

“你、你等一下啊。我们得先把这件事解决吧？稍微忍忍。”

京子忍住了火气，忍住了怒吼的冲动。要是憋尿导致膀胱炎恶化，搞坏了肾脏你来负责吗？她烦躁地抖起了右腿。

“这人凉了。京子，他真的死了。”

青山蹲在地上摸了摸尸体的下颚，一直闭着眼睛。就算是被撞死的，身体也不可能这么快变凉。京子露出苦笑。青山可能把冬天北风吹冷的体表温度误会成了尸体的温度。然而这无法让她会心一笑，反倒更烦躁了。这个除了高大一无是处的年轻人，没了我恐怕活不下去吧？真是的，如果我不在旁边，他连一场车祸都处理不了。

“最好别摸。”京子厉声做出了指示。乱摸尸体很不明智，而且不卫生。接着，她叫了青山一声，道：“你过来，我们商量商量该怎么办。”



丰田走在拱廊商店街上。他一开始还有点担心狗会四处乱逛，然而那条老狗可能受过严格的训练，始终没有远离丰田。这有点像年轻时在军队受过训练的老人，即使记忆力衰退了，依旧不会忘记行军的纪律。

商店街上有一家比较大的宠物店，他在那里买了散步用的牵引绳。

“蓝色可以吧？”他拐进小路，蹲在电线杆下，把牵引绳扣在狗的项圈上。与脏兮兮的身体相比，项圈和牵引绳都格外崭新，显得很突兀。

他牵着狗走出拱廊街，又走了十五分钟。穿过人行天桥就是公园，他顺着宽敞的台阶斜着走下去。桥下繁忙的车流就像另一个世界的光景。公园很宽敞，不知是否有人管理。赏花的季节，这里挂满了灯笼；夏天时，这里又会挤满观看烟花表演的人群。不过冬天寒冷的白昼这里就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孩子在玩飞盘。

丰田找到一张长椅坐下来，老狗蜷着身子躺在他脚边。

“怎么，你不想玩吗？”他指着空中的飞盘，老狗却丝毫不感兴趣。

丰田很累，于是闭上了眼睛。

他又想起了今早通知他没被录用的公司。这家公司给的工资只有他上一份工作的六成不到，没有奖金。他应聘的岗位既不是管理岗也不是设计师，而是杂务工。可以说，这是极大的妥协。他已经放弃了高要求，决定随便找个工作稳定下来。尽管如此，还是没有被录用。据说那个岗位只招两个人，却有三十个人应聘。其中是否有两个人接到了录用通知呢？如果连那种公司都不录用他，那他的前路究竟何在？

“无能！”

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声音让丰田抬起了头。周围没有人，他只是听错了那几个孩子的欢叫声。

丰田再次垂下头，闭起眼睛。

“败类！”

这回，他意识到声音来自自己内心。

他很担心，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太悲惨了。唯一被他紧紧握在手中的只有牵引绳，另一端则是一条老狗。他有点害怕，泪水不知不觉涌了出来。

“我想工作。”丰田发出了声音。只有找到工作，让生活稳定下来，才能彻底消除这种不安。他抱住自己的身体，害怕得几乎要颤抖

起来。他有点自嘲地想：如果因为害怕而冻死了，会不会变成新闻啊。

坐着一动不动，他又渐渐感到烦躁。莫非不安与饥饿一样，也会让人感到烦躁？我该怎么办？他问自己。就算坚持找工作，既然今天这家不行，恐怕也没有别的机会了。

他很绝望，眼前是一面绝望的峭壁。不，是真的很绝望吗？丰田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想工作。”

他又说了一遍，打开手提包，拿出随身听，戴上耳机，慌忙点开了披头士的曲子。*Here Comes the Sun* 。“I t's all right.”他在心中唱道，“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老狗抬头看了丰田一眼，但并没有瞧不起他的样子。

“这句话真好……”丰田再次感慨道，“太阳将会升起，I t's all right，不会有事的。”他年轻时从不听音乐，甚至瞧不起音乐。他曾经很鄙视披头士乐队，万万没想到人到中年了，竟会需要他们的安慰。他听了两遍，然后摘掉耳机，关掉电源，站了起来。

丰田穿出地下通道，与几名女学生擦肩而过时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可能是受到了响亮脚步声的刺激，他突然想到了那个主意。不知为什么，听到年轻女性的脚步声，丰田突然决定去打劫。

只能靠打劫了。这个想法一闪而过。

手枪。

我不是有手枪吗？现在只能靠它了。他又重复了一遍，仿佛报出自己的姓名。“我有手枪。”

他碰巧捡到了一把寄物柜钥匙，碰巧找到了那个寄物柜，碰巧在里面发现了一支手枪。人的幸运大多是“碰巧”得来的，不是吗？

这支手枪的出现是为了拯救我。这是侥幸，就像心血来潮落在干旱田地上的雨水。那把寄物柜钥匙的掉落是必然，一定是这样的。对啊，连续四十次应聘失败，不就相当于复杂的祈雨仪式吗？

我要用这支枪杀了他。丰田首先想到了这个。舟木。他要用这支枪杀了那个解雇他的上司。

不可思议的是，一旦做出决定，他整个人就平静下来了。这几个月来从未体验过的平静笼罩了全身。杀了那个上司，这主意不坏。

可是，他很快就恢复了冷静。不能忽略了重点。丰田做了个深呼吸，重新开始思考。他喃喃道：“我想工作。”他想要的难道不是工作吗？换句话说，他想要的是工资。

杀了那个人并不能解决问题。

他应该先去赚钱。为何一直想不通如此简单的事情呢？如果找不到工作，那就自己创造工作。

一名失业者在开始派发“我的工作是失业”的名片的瞬间，就不再算是失业者了。不，对啊，只要把劫匪当成职业就好了，丰田兴奋地想。

最好的目标是邮局，小邮局即可。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过多地烦恼。

只要拿枪威胁工作人员，对方肯定会立刻拿钱出来。听说日本的邮储存款高达三百兆亿日元。他们有那么多钱，自己拿走一点应该不会产生影响，就像从沙丘掬起一捧沙子带回家一样。

他对老狗说：“我有工作了，太阳升起来了。”

老狗没有反应，但也没有反抗他的步伐。

站在邮局门口，丰田的决心依旧没有动摇。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并没有颤抖。相比罪恶感和对自己这个鲁莽行为的担忧，他更在意藏枪的地方。

他把手枪揣在西裤口袋里，却很担心会不会走着走着掉出来。电影里的警官不都把枪塞在皮带里吗？他试了一下，又很害怕手枪走火，把他的下半身毁掉。

他不由自主地想象到自己鲜血淋漓的性器，顿时毛骨悚然，赶紧把手枪卡在了腰上。由于卡得很深，腰部勒得有点紧。

他只装了一发子弹，只要让邮局的人知道这是真枪就够了。

丰田把老狗拴在门口的电线杆上，狗觉得他要扔下自己，似乎想叫，但他很快说了一声“没关系的”。听到他的话，狗露出了放心的表情，沉默下来。

他在街对面的百元店买了副廉价的墨镜和医用口罩。

接着，丰田戴上墨镜，握住手枪，手忙脚乱地拿起耳机塞进耳朵里，又听了一遍披头士。最后，他做了三次深呼吸，关掉电源，走进邮局。

“举起手来！”邮局自动门打开的瞬间，他就扯下口罩，大喊一声。接着，他平举手枪，放低了重心。

邮局里一片死寂，什么声音都没有，丰田甚至觉得自己紧张得耳朵出了毛病。四周如同死水般静寂。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问题所在。这里没有客人。

他的心跳宛如轰鸣。

他把枪口对准柜台。

他向前走了一步，看见三个身穿制服的男人。于是，他拉起口罩盖住了嘴。

丰田强忍住慌张，不断告诉自己保持冷静，轮番看了看那几个穿制服的男人。

两个中年人，一个年轻人，全都惊讶地张大了嘴。

不知为何，他突然犯起了恶心。丰田很快就明白过来了，因为与好几个人隔着一段距离面对面的场景让他联想到了不堪回首的面试。他们是选择与被选择的人。

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开了一枪。他不记得自己何时给枪上了膛，也不记得何时扣了扳机。他只想打破四十连败的现实。

他本想对着天花板开枪，但是动作没有跟上。子弹击中了前方鼓励存款的条幅。

“这是真枪！”丰田喊了一声，但是声音被口罩挡住，显得有点模糊。于是他扯下口罩，又喊了一声：“我要开枪了！”

丰田想象的场景是工作人员如同青蛙见到蛇，害怕地高举双手向后退。或者他们丝毫不害怕丰田，反而向他逼近过来。

可是，柜台里的三个男人并没有采取任何他预想的行动。

首先，最年轻的那个人说了一句：“警察？”其他两人则目不转睛地盯着丰田。“举起手来”确实像警察的台词。

年轻人看向另外两名同事，他们又打量起彼此身上的制服。

下一个瞬间，年轻人竟拔腿朝着柜台后面的门跑。没等丰田反应过来，那人就消失在了门外。

其他两个人也一样。他们显然是刚才逃走的那个年轻人的上司，但并没有感叹或责怪下属的行为，而是跟着跑了出去。

“啊？”反倒是丰田惊呼了一声。

这不是玩忽职守吗？他举着手枪，脑子陷入混乱。

莫非全国的邮局都教育工作人员，见到劫匪要转身逃走？

看到劫匪出现，务必趁其不备转头就跑，这真的算是一种应对方案吗？然而，他的确目睹了这样的一幕。

他们瞬间逃离了工作岗位，既没有老实配合，也没有奋起反击。

这意想不到的情况让丰田不知该怎么办。“怎么回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放下了手枪。

他被扔在没有面试官的面试会场了。

丰田缓缓走向柜台。

他双手撑着台面坐了上去，然后转过身，翻到柜台另一侧。这里不再是客人活动的区域，而是邮局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

他有点奇怪，这里应该有女性工作人员吧。那几个男人竟然都是胆小鬼，一见到他举起手枪就放弃了责任。

柜台内侧摆着好几捆钞票，仿佛早就等着丰田过来。

金额不多，共有三捆万元钞票。

三百万。他不清楚这算多大的数额，是否值得他做这件事。

他抬起头，一眼就看见了监控摄像头，慌忙又低下了头。然后，他调整好口罩和墨镜，慢慢转过脸，又看了一眼摄像头。

这一刻，他还不怎么害怕。鲁莽地决定打劫，被摄像头拍到，最后被警察逮捕，也比失去工作饿死要好。

丰田把钱装进口袋里。

接着，他再次翻过柜台，走向出口。可能因为内心动摇，他加快了脚步。这显然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等他回过神来时自己已经被绊倒，肩膀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丰田瞬间恢复了理智。跌倒的那一刻，压抑在心中的恐惧爆发出来，他突然很害怕。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他拼命挣扎着要站起来，无奈双膝发软，很难站直。

刚才塞进口袋里的钞票滚落在地上，墨镜也飞到了一边。

好不容易站起身，他又低头去捡钞票。就在此时，他发现门口有个人影。

一个学生模样的男人正在操作取款机。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人拿起机器吐出的存折，瞥了丰田一眼，但好像没有察觉邮局里正在上演抢劫戏码。

丰田认为时机已经错过，决定不要钱了。他得逃离这里。丰田走到门外，首先摘下了口罩。

他迅速跑向电线杆，解下老狗的牵引绳。

他拼命转动焦急的大脑思考，牵着狗或许能巧妙地隐藏身份。没人会觉得一个牵着狗散步的人就是冲进邮局打劫的匪徒。

“我行动了，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跌倒了。”丰田用颤抖的声音向老狗汇报，“你说可笑不可笑。”

终于拐进了看不见邮局的道路，丰田悄无声息地长叹一声，心中暗想，自己鼓起勇气做出的行动能写进简历吗？老狗吠了一声，仿佛在告诉他：当然不能写。

注释：

[1] 日文中“写生”一词也可用于短歌或俳句的创作。

[2] 关于这个动物园的故事，可以去阅读伊坂幸太郎的短篇小说集《一首朋克救地球》（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里的《动物园引擎》。

a life
时速一千三百七十四公里，
太阳开始西斜，故事总算有了发展。

3

志奈子先是凝视着窗外的日落，然后转头看向户田，握着刀叉的手停在那里。店里的挂钟显示现在已经过了六点。

“你怎么了？”户田漠不关心地问了一声，头也不抬地看着眼前的鸭肉。

“因为我很疑惑，户田先生为何选了我。”

她实在忍不住想问。本来餐桌上就弥漫着尴尬的静默，现在又多了个沉重的话题。

户田叉起肉块送进嘴里，细细咀嚼了好一会儿，又拿起腿上的餐巾擦了擦嘴。

“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只是我这个籍籍无名的小辈突然被看中，实在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我还以为户田先生只跟更出名的大画家直接打交道。”

“没错，我对籍籍无名的人没有兴趣。”户田理直气壮地说，“我也没有那个闲工夫给无名的新人浇水施肥，照顾她成长。”

志奈子听着他的话，心情沉闷。户田肯定对画家的才能和魅力毫无兴趣。他从来瞧不起凭着一腔热情培养画家的小画商，等到那些画家终于含苞待放了，他再从高处伸手，强行摘取。

“我们那里不是有个佐佐冈嘛？那家伙最喜欢干这种没用的事情，数他最没事找事了，整天想着发掘新人画家，辛辛苦苦栽培他们。”

志奈子想起佐佐冈第一次找到她的光景。那天，他走进了志奈子借朋友画廊举办的小小画展，还拿出名片说：“你的画很不错，如果有意合作，请给我打个电话。”

志奈子从未得到过如此令人高兴的礼物。

“那个佐佐冈还背叛了我，想独立出去。最后呢？他失败了。”

“他应该不是想背叛户田先生。”志奈子低声说，“佐佐冈先生只是想亲手栽培画家。”

那时，户田的行动很彻底。他挨个儿联系了与佐佐冈关系亲密的画家，必要时甚至亲自上门说服。他先用大幅提升合约金额的方法收买画家，如果这招行不通，就直接威胁：“这个圈子很小，你不想好好混了吗？”就这样，他按住了每一个人。

志奈子没有屈服于金钱，反倒被他那句无比老套的“你的画一定能走向世界”给说服了。

最后的最后，佐佐冈联系到志奈子时，已经难以掩饰声音的颤抖。他说：“你也被户田先生拉拢了吗？”志奈子回答：“是的。”于是他拼命忍住崩溃，低声喃喃道：“是吗……是吗……是吗……”

志奈子向他道了歉，但她必须选择能够提升自己的舞台。她告诉自己，这是必要的过程。

可是，她无法忘记佐佐冈挂电话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你的画今后还会变得更好。”

“你知道那个人如今在干什么吗？”户田问。

“不知道。”志奈子摇摇头。她不可能知道。

户田没有告诉她，只是愉快地叉起了鸭肉。

志奈子的座位正对着餐厅大门。那是一扇沉重的大门，店员必须非常用力才能打开。可是，那扇门突然自己开了，与此同时，门口传来了怪叫。

一个中年男人走进店内。他穿着墨绿色的西装，没有系领带，满是泥泞的运动鞋已经严重磨损。只消看上一眼，就知道这人不应该出现在这种档次的餐厅里。他脸上有一片明显没有刮干净的胡楂，眼圈通红，看上去有四十出头。

“啊。”志奈子之所以发出惊叫，是因为那个人朝他们的座位走了过来。

男人看见户田的背影，猛地逼近过来。他虽然没有奔跑，但气势非同寻常。

户田毫不在意店里的骚动，只顾着享受眼前的美食。

男人手上有一把刀。

一声惨叫。志奈子甚至没有发现那是她自己发出的惨叫。她双手捂着嘴，猛地站起来，撞倒了椅子。

周围的人也发出了惨叫，几位客人慌忙躲闪时跌倒在地。

店里的服务生面无血色，冲着持刀的男人大声喊叫。

户田要被刺中了。志奈子双腿一软，坐倒在地。

她实在太害怕，怎么都站不起来。她忍不住想象户田背部中刀，鲜血直流的样子。鲜血就像鸭肉上的橙子酱汁，流淌得到处都是……她太害怕了。

等她好不容易撑起身子，却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光景。

户田面不改色，甚至露出了愉快的表情，拿起红酒喝了一口。他看见志奈子站起来，便眯着眼睛指了指身后。“你看着吧。”

持刀的男人在户田身后叫嚷着，拼命挣扎。两个穿西装的男人将他牢牢地按在地上。

那两个人刚才就在旁边的座位上吃饭。

看他们的动作，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情况。

户田似乎看透了她的想法，傲然说道：“我不是说了，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包括安全也能买到。”他又喝了一口红酒，继续说，“我雇用那两个人，就是为了在这种时候派上用场。”

“什……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知道，很久了。我不关心这个，只要能保障我的安全就好，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志奈子再次看向户田身后的人。因为有西装遮盖，看不到肌肉结实的体格，可是他们面无表情的动作的确很像专业人士。实在太熟练了。

户田对身后的情况毫无兴趣。那不像装样子，是真的毫无兴趣。志奈子觉得这一切都太不真实，头晕目眩地坐了下来。

周围的人还在骚动，目光全都集中在志奈子和户田身上。

户田露出苦涩的表情，仿佛在想他们为何不老老实实坐下来吃饭。

暴徒被两名保镖押送出去了。志奈子看到了他的脸，一张软弱的脸。他看起来不太聪明，但也不像心怀不轨，靠伤害他人获利的人。

“户田！”那人已经被保镖收缴了刀子，被一路拖向门口。“你对我老婆做了什么！”被拖出店门的那一刻，他大喊道。

户田不再面无表情。他面露微笑，拿起餐巾胡乱擦了一下嘴角。志奈子不知他为什么笑，因为鸭肉好吃，还是男人喊的话好笑？

“听声音我就知道那人是谁了。”他心满意足地点点头。

“是谁？”

“某个演艺事务所的社长。事务所不算大，不过是经济好的时候乘势开起来的公司。一个月前，他因为缺钱来找我了。”

“找你借钱？”

“跟别人一样，都是来求我的。不知为什么，他们明明有求于

我，却要说成我不出钱就会吃亏。太愚蠢了。我又不想利用别人的公司赚钱。我一路走过来，靠的只是远见和果断。”

“你没借钱给他？”因为没借到钱，所以拿着刀子来泄愤了？这的确有点夸张。

“不是啊。”户田勾起了嘴角，“他提了个奇怪的交易方式，说我可以跟事务所的年轻女孩，或者他们那儿的偶像女明星共度良宵。也就是他给我安排女人，我给他出钱。”

“哦……”志奈子含糊地点点头。她觉得这是个陈腐而蛮横的策略。

“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户田愉快地拿起了酒杯，“既然有钱什么都能买到，不如就买那个人最宝贵的东西吧。”

“最宝贵的东西？”

“那家伙特别爱老婆，你说好笑不好笑。我派人查了，那家伙对事务所的女人蛮横得很，却对自己上了年纪的老婆关爱有加。于是我就用金钱当诱饵对他说：‘让我跟你老婆睡一夜，我就借钱给你。’”

志奈子惊呆了。就算不问，她也能猜到结果。那个人肯定再三烦恼，最后答应了。

他一定真的急需用钱，说了很多大道理劝服妻子和自己。

志奈子想起来，电影里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故事。一个美国大富翁用金钱作为交换，得到了与年轻人的妻子共度一夜的权利。然而，那个大富翁是帅气的罗伯特·雷德福，一个绅士。跟眼前这个毫不掩饰狂妄自大的老男人不一样。

“你、你做了什么？”志奈子突然感到口渴，伸手拿起酒杯。

“哦？”户田挑起了粗大的眉毛，“你看他刚才的反应还猜不到吗？机会这么难得，我当然把能想到的事情都做了。还没到晚饭时间就让她脱光衣服，给她下药，带她体验了一辈子都没体验过的性爱。”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淡然。志奈子一时无言以对，过了好一会儿才问：“是……户田先生吗？”

“你觉得我有这么好的精力吗？外面多得是只要给钱就愿意做这

种事的男人。我一开始参加了，然后就在旁边观赏。一晚上很短的，一瞬间就过去了。”

志奈子眼中现出泪水。不知为何，她很不甘心。

户田愉快地问：“你觉得我很过分吗？”

“呃……嗯。”

“不过，我是否真的做了这件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个人倒是坚信我做了。”

“啊？”

“你无法确定我是否真的对他老婆做了那种事，但是可以确定那个人认为我做了。他老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觉得有人对自己做了那种事。因为她醒来时是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的。”

“什么意思？户田先生究竟做了什么？”又没做什么？

“有人对妻子做了什么，妻子又主动做了什么，那个人一定被自己的妄想或想象搞得心神不宁。因为人的想象力会渐渐往坏的方向偏移。你说好玩不好玩？问老婆吧，老婆什么都不记得。太蠢了。我不过是以他的愚蠢为乐罢了。操纵人的想象力，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

结果，那个人陷入了半疯癫状态，拿着刀朝户田冲了过来。

“他一定是从什么人那里打听到我会到这里来，这就意味着有人泄露了消息。这个问题很棘手，不过那家伙也太不要脸了。找我借钱，还要对我行凶，究竟谁更坏？”

志奈子已经忘了罗伯特·雷德福的电影结局是什么了。那对年轻夫妻获得了大团圆结局吗？“刚才你说的那些，都是那个人的妄想吗？”

“不，也无法否定我真的做过那些事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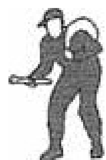
“究竟有没有做？”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就算我真的让好几个男人轮奸了他老婆，也跟你没关系吧。”

“可是，究竟有没有做？”

“有与没有都不重要。”户田大大咧咧地说，“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仅此而已。我只要有心，就能买到任何东西。看见想买的，我就买。别人的人生、爱情、想象力和安稳的生活，我都能买到。”

说完，户田转头叫来服务生，让他上甜点。



黑泽没听见走廊上的脚步声。他皱着眉，暗斥自己的失态。屋里没有亮灯，黑泽已经拉出衣箱，正熟练地翻找着，房间里的荧光灯突然亮了起来。

“你、你在干什么！”敞开的房门外传来了声音。

黑泽转过头，看见一个男人。那人与他年龄相仿，是个正值事业高峰的白领。

男人腋下夹着公文包，站在房间门口。

走廊亮灯时，怎么就没意识到有人进来了呢？黑泽暗自咋舌。这简直有辱职业小偷的名声。他缓缓站起来，眨眨眼睛适应灯光，看向走进门来的人。

细看一眼，是他眼熟的面孔。黑泽略有点夸张地举起双手，表示自己无意抵抗。

“你在干什么？在我家干什么？”男人一直逼问，却不走近。他肯定也一时反应不过来，打开门走进来，却看到不速之客在黑漆漆的房间里翻箱子，换作是谁都会惊慌。

黑泽举着手，仔细观察那个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今天怎么总在做这个动作。白天被一对老夫妻持枪打劫，勒令他“不准动”。晚上又被公寓里的男人逮个正着，逼问不停。看来有的日子真是事事不顺啊。

可能他就不该把钱交给老夫妻，然后又想再干一票找补回来。

黑泽凝视着对方，暗自反省。不对，这不应该叫反省，更像是客观地审视自己所处的状况。

身穿藏青色两件套西装的男人在强装镇定，实际已经慌了手脚。他目光游移，双脚不断挪动，应该很想逃跑。黑泽努力忍住笑意。

“你、你是谁？”男人说。

“小偷。”黑泽举着双手，露出不羁的微笑。

他仔细观察男人的表情，不放过任何一丝细微的变化。“你是这家的主人吗？”黑泽明知故问道。

那人显然被他光明正大的态度震住了，而且心里可能在想：你不是小偷吗？入室行窃被屋主撞个正着，为何还能如此光明磊落？

该怎么办呢？黑泽动起了脑筋。

“你偷了什么？”男人压低声音，像是要展示威严。

“我还没开工呢。”

黑泽在脑中总结了眼前这个人的信息。

“给我滚。”

“你不报警吗？”黑泽已经料到这个人不会报警。

“可以放你一马。”男人回答。

黑泽缓缓放下双手。他没觉得慌张，反倒很冷静。这种事偶尔发生一次也不错。好在对方没有因为突如其来的事态失控而朝他扑过来。

“我们聊聊吧。”黑泽提议道。

“你说什么呢？”

“小偷喜欢聊天。”

男人胆怯了。他应该谴责黑泽“搞清楚自己的立场”，或是找到电话威胁他：“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一阵沉默。黑泽有点乐在其中。

“对了。”黑泽竖起食指，看向男人的脸，“我们来玩人类观察游戏吧。”

男人的表情阴沉下来。

“小偷最重要的是手巧，第二重要的是观察力。关键就在于观察能力。如果不能看一眼就推测出一个人的身份、性格和经历过的人生，那就是小偷的失职。”

“那又如何？”男人明显沉不住气了。

“我接下来会对你进行分析，说出你的人生经历。很好玩吧？这是余兴节目。你大可以听完了再报警。我不会伤害你的，这是我的职业道德。不过，既然给堂堂白领人士添了这么多麻烦，我应该说点什么逗你开心才对。”

“你……你在胡说什么？”男人反驳的声音越来越小。

“你是家中老二，对吧？”黑泽并不理睬他，而是继续道，“你是家中老二，现年三十多岁，跟我差不多大。家乡在宫城县。”

男人眨眼的频率开始变高。“那又如何？”他逞强地说，“这种信息看看驾照或者什么文件就知道了。”

“我还没说完呢。”黑泽高兴地笑了，“你不抽烟，对吧？”

“不抽。”男人毫不惊讶地点了点头，仿佛想说屋里没有烟灰缸，一看就知道。

“最高学历是国立大学毕业。”

“这也是一查就能查到的信息。”男人的脸色有些苍白。

“文科，经济学专业。”

“没、没错。”

“学习态度认真，从来不翘课，哪怕整间教室只有你一个人，也会认真记笔记。”

“可能吧。”

“如果感冒了不得不请假，你就会很慌张，忍不住四处奔走打探，想得到那天课程的笔记。完美主义者和胆小鬼的综合体。”

男人咬紧牙关，并不说话。

黑泽看着他，露出了笑容。“跟女人交往时也一样。好不容易约到同学，就会在日程本上制订详细的计划，比如开车带她兜风。当日必须按照前一天制订的计划进行，否则你就会心神不宁。碰头时间、出发时间、车里谈论的话题、中途休息的咖啡厅和店里的菜单，必须全部符合计划，否则你就受不了。”说完，他又问了一句，“对吧？”

男人的脸上现出了焦虑。

黑泽没有停下来。“还有呢。我虽然不是算命婆，但只要看着你，就能分析出各种各样的过去。”

“你能看出来？”对方露出了面对灵媒师的表情。

“当然能看出来。”黑泽愉快地回答，“你跟女生去一处名山旅游地约会过，对不对？是藏王吧？本来想去观景，但是那天山上起雾了，能见度不足十米。计划这种东西基本都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失败。那天根本无法观景，所以你急了，最后开着车在浓雾中满山乱跑，开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你女朋友坐在副驾席，直接被绕晕车了。谁让你在山路上来回跑呢。她忍着恶心，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可能怕弄脏了租来的车吧，她突然开门跳了出去，在弯道上连续滚了好几圈。”黑泽笑了起来，“不好意思，我不该笑的。好在你开车速度很慢，所以她跳车之后只受了一点轻伤。可是那一刻你肯定急疯了吧？因为你的计划里并没有‘女朋友跳车’这一项。”

“你、你胡说。”男人磕磕巴巴地反驳道。

“难道我说错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只要仔细观察，就能清楚看到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我还知道你毕业典礼的事情。”

“毕业典礼？”

“大学毕业典礼。你没有参加，对不对？”

男人皱起了眉。

“肯定没有参加，因为那天你去看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了。”

他几乎能听见对方心中的惨叫声。

黑泽继续道：“那天是重映的最后一天。你在仙台某个小影院看了整整一天。你早就看过《2001太空漫游》了，但那天还是去了电影院。你想去看看库布里克是否真的出演了那部电影，对不对？”

“那、那是……”男人忍不住要反驳，然后捂住了嘴，“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听同学说‘库布里克在里面客串了一个小角色’。”黑泽越说越想笑，“你盯着银幕不敢眨眼，就是为了等库布里克出来。坐在电影院里看了一整天如此无聊的电影，肯定特别有意义吧？连毕业典礼都顾不上参加。”

男人欲言又止，可能在想是否真的应该放任这个小偷滔滔不绝。

“你跟同学打赌了吧？等到二十一世纪，人类肯定会像电影里一样，到木星旅行。”

男人的表情突然变了。胆怯的目光里生出疑虑，他眯起眼，仿佛在调整焦点，重新打量黑泽的脸。

黑泽温柔地凝视着他。“你一开始还坚信‘等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一定能到宇宙旅行’。所以我告诉你：‘等你看了库布里克的电影，就会意识到宇宙只是催人昏睡的无聊地方，再也不想去了。电影里的人只知道在飞船里跑步，没有什么电影比这更无聊了。’”

“啊。”男人终于发出了声音。

他似乎唤醒了早已尘封的记忆。“黑泽？”隔了一会儿，他又问道，“你是黑泽？”

男人瞬间露出了笑容，就像坚如磐石的面孔找回了久违几十年的笑意。

黑泽很高兴，叫出了男人的名字。“好久不见了，佐佐冈。”

意想不到的重逢让男人惊呆了。他既没有跑过来拥抱黑泽，也没有与黑泽握手。他只是看着黑泽，露出了羞怯的笑容。两个三十几岁的男人欢喜重逢，不适合用苦笑来应对。

又过了一会儿，佐佐冈才开口。“别说库布里克，我早就忘了电影讲的是什么了。对了，那是骗人的吗？库布里克其实没出场吗？”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黑泽说。



河原崎沿着早已被夜色笼罩的道路一味向西行走。

他感到坐立难安，无法一个人待在家里，就跑了出来。

他一言不发地顺着四十八号国道的狭窄人行道走。弯弯曲曲的道路就像他前途黯淡的人生，平缓的下坡更让他感慨万千。

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正在往哪里走。

葛冈的墓园。父亲的墓地。

前方有一个大拐弯，每次对面突然开来一辆车，他都会被吓得毛骨悚然。

他穿过了住宅区。

一只黑猫横穿过去。他听见铃铛的响声，可能来自猫的项圈。黑猫在站定的瞬间与河原崎对上了目光。“三花！”一个女孩子高喊着跑过来。他想，怎么管一只黑猫叫三花呢？

黑猫一溜烟跑上车道，边跑边四下张望，仿佛在找什么人。河原崎又想，它那个样子，就像在拼命寻找自己的救命恩人。

他可能走了四十分钟，道路逐渐变直，民宅越来越稀疏，风景变得单调起来。走上右侧的山路，前方就是墓园。

三年前父亲的葬礼规模很小，仅仅是走个形式。这固然是因为父

亲死因特殊，母亲最在意的是不能让太多人看见父亲的脸。

河原崎看到化妆师的技术时心中甚为惊讶。没想到他们竟能把一张从十七楼跳下来、摔得支离破碎的脸恢复得如此完美。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不愿意看到父亲，甚至说那不是他父亲。

墓地并没有想象中那般荒芜，河原崎松了一口气。

墓碑上有些泥点，周围的沙地上长了一些杂草，但还不至于让他感到对不起父亲。因为周围有很多类似的墓地。

河原崎献上一束花，是在墓园门口的花店花五百日元买的花束。父亲喜欢花吗？

他在墓碑前站了一会儿。黝黑发亮的坚硬石碑丝毫没有父亲的影子，可他还是凝视了一会儿。

“说几句话吧。”一个声音响起。

正确来说，是他好像听到了一个声音。河原崎惊讶地环视四周。那个声音并不清楚，听着有些沙哑。周围没有人。他又看了一圈，还后退一步，仔细打量了墓碑。他似乎看见了父亲模糊的身影。河原崎反复眨眼，脑中一片混乱。说不定他潜意识里想跟父亲对话。

“爸爸？”河原崎决定开口。如果只是幻听，那就更好了。“最近我听说，发生大地震或龙卷风这种自然灾害时，只要父母保持冷静，孩子就不会产生心理阴影。反过来，如果父母慌乱失措，就算最后得救，还是会给孩子造成精神上的伤害。”

“你想说什么？”父亲的声音问道。声音里似乎还带着笑意。

“只要父母情绪稳定，孩子就能快乐成长。”

“你在责怪我选择了逃避吗？”

“嗯，是的。”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懦弱而对亲密之人恶语相向，父亲还是生前的性格。

河原崎沉默了。他叹了口气，自己到这里来，难道就是为了听父亲说这种话吗？

“肯定会逃向宗教。”那个声音断言道，“像你这种人，基本都会逃避到宗教里。”

“我没有。”河原崎有点气愤地说。

“你不是很崇拜那个叫‘高桥’的人吗？还是个你根本不了解的人。你瞧，这不就是逃避到宗教里吗？”

河原崎吓了一跳。

自己的确不了解“高桥”。自己竟然为一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醉心不已吗？自己竟然在盲目崇拜这个人吗？明明什么都不知道，还要这样做吗？那不就像英年早逝的创作型歌手的狂热粉丝，还有聚集在教祖周围的新兴宗教信徒一样了吗？“那不是宗教。”他强行撇开心中的疑惑，反驳道。

“说什么傻话呢。”那个声音笑道，“你就是个典型的愚蠢信徒，盲目信奉那些莫名其妙的宗教。”

“我没有。”河原崎小声反驳，“那不是宗教团体。”他的声音有点尖厉。周围的人，包括媒体和评论者，都异口同声地说“高桥”是“教祖”，把聚集起来聆听演讲的河原崎他们称作“新兴宗教的信徒”。虽然他从没有站出来反驳过，但总有种异样的感觉。他对“信徒”这个称呼没有什么抵抗情绪，因为他的确是“相信这个的人”。然而，那不是新兴宗教，他总是对此心怀不满，不希望别人将他们与新兴宗教混为一谈。

“你把一个普通人类奉为神明，那不是邪教是什么？”

“照你的说法，人就不能相信神明了。”

一阵笑声。

“我看见了。”

“什么？”

那个声音很得意。“是我从十七楼跳下去的时候。下落的过程中，地面离我越来越近，自行车停车场锈蚀的顶棚、聚集在垃圾站的

乌鸦的鸟喙，这些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你知道当时我眼前闪过了什么吗？”

“什么？”

“蚊子。”

“蚊子？”

“不是有那种腿很长的蚊子吗？那东西从我眼前闪过。”

“你想说那是神明吗？”河原崎嗤之以鼻。

“我心里清楚。”

“为什么蚊子是神明？”

“死前的一刻我看见了，所以心里清楚。那才是神明，其他全是假的。你现在相信的东西，都是谎言。”

“我相信什么了？”

“我换个说法吧。你现在怀疑的东西，全都是谎言。”

“这跟蚊子没关系吧。”

“蚊子会吸食草汁或血液，对不对？‘啾啾’地吸。而‘啾’不是跟亲吻一样吗？神明的作用，本来就是亲吻所有人类。”

河原崎无言以对。这种半疯癫的歪理邪说的确很符合父亲生前的性格。

“人类总是见到蚊子就一巴掌拍扁，然而神明其实近在咫尺，就在我们身边。人类完全没有察觉神明的存在，满不在乎地将其击杀。可是啊，神明依旧不会生气，因为那是神明啊。它们甚至会在被击杀的瞬间笑着说：‘怎么这样？’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满不在乎地杀死的东西，往往就是神明。”

河原崎觉得父亲的声音越来越真实，甚至怀疑他就戴着那顶红色棒球帽躲在什么地方。

“你想说什么？”

“睁开你的眼睛。”

他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回到了四十八号国道。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河原崎搞不清墓园的经历是否真实。真的跟父亲说话了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走到墓园。

会不会没有走到墓园，而是在四十八号国道上随便找了个地方掉头？河原崎茫然思索着，顺着原路返回。

不知不觉间，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走向大学医院，等回过神来，已经在寻找停车场了。他四处走动，寻找车辆开出的方向，没费多少工夫就找到了那辆银色敞篷车。

塚本看到河原崎后低头看了一眼手表，然后露出了笑容。

“我答应你。”河原崎说。

塚本一脸严肃地点了点头，指着副驾驶席那边的车门说：“好了，上车吧。”

“高桥先生死了。”塚本在引擎发动的轰鸣中说，“可我们还活着。”他表情扭曲，似乎很痛苦，“神明死了，我们却没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证明完成了。”

听了塚本的话，河原崎毫不慌乱，这让他自己都有点惊讶。他只是凝重地咽了口唾沫。

“就是刚才的蚊子。”他喃喃道。汽车加速，盖过了他的声音。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河原崎已经决定了。父亲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只要把“神明”——“高桥”解体，就会知道。

为了平复心情，他在副驾驶席上闭起了眼睛。他想，这是要去哪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抬手按住胸口。

“到了。”

一开始，他还以为那是父亲的声音。他不清楚自己在车上坐了多久，甚至感觉是一瞬间便移动到了这里。

他被带进一座公寓，走出电梯，他发现公寓旁有一片树林。等待塚本开门时，河原崎的心跳越来越快，就像远处传来的警钟。

“进去吧。”塚本说。河原崎在玄关脱掉鞋子，走了进去。他首先注意到房间里传出了声音，是钢琴声。从门口通往起居室的走廊显得无比的长。

塚本走到起居室门前，拉开房门，一言不发地走了进去。那是个将近三十平方米的大房间，内部连接厨房。

房间里只有电视机和音响，显得空空荡荡。遥控器落在地上，整个屋子都铺着透明塑料膜。河原崎脚下也踩着塑料膜。他看见了房间中央的东西，一个赤裸的男人姿势端正地躺在地上，注视着天花板。

河原崎与塚本相对而立，两人中间就是那具皮肤惨白的尸体。神死了，河原崎想。

“名侦探”“神”“天才”，无论罗列多少陈腐的词汇，都绝不会掩饰其光芒的完美之人，如今赤裸地躺在地上，死了。

河原崎一时无法动弹。

“我们要拆解神明。”塚本说。



“好好整理一下。”京子说话时，依旧能感到下腹传来明显的尿意，让她心神不宁，“你开车撞到人了，这点绝对没错。死者是个男人，就躺在那里。”

“嗯。”青山绷着脸，表情凝重，“好像是个年轻男人，大概三十出头，正值事业上升期。”

“我们有几个选择。第一，扔着尸体不管，我们离开，杀了你的妻子。第二，报警。现在我们还没杀人，只要自首就还有救。这条路那么窄，光线又暗。啊，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开车难道没有看前面吗？你没发现那个男的吗？”

“没发现。不对，我一直看着前面，虽然在想事情，但也不至于看不见行人。说不定是那个男的突然冲了出来。没错，嗯，很有可能。是他朝着我的车冲了出来，我只是被连累了而已。”

他的解释虽然只对自己有利，但京子无法否定这个可能性。

“自杀或者事故，的确有可能。”

“我是无辜的。”

“就算不是完全无辜……”京子对青山的单纯想法感到无言以对，“那个人应该也要负一定责任。就算我们去自首，肯定也不会得到很坏的结果。”

青山想了一会儿，然后才开口。“可是，如果我去自首……”

“罪名一定很轻。”

“不，不是说那个。”他罕见地提高了音量，“如果我去自首，肯定要被球队开除了吧？”

这时，京子总算明白青山在想什么了。他一点都不在乎罪行的轻重、责任的比例，以及死者的家人。他只在乎自己还能不能继续踢球。因为他下一季度的合约已经快定下来了。

京子愉快地看着深陷烦恼的青山。这人虽然体格健壮，却有点孩子气，而且胆小又无知。正因为这样，京子才觉得他很可爱。享受他的肉体，鄙夷他的无知，让他对自己言听计从，这是一种无上的快乐。

“那当然了。”京子满不在乎地回答道，“媒体肯定会特别兴奋地报道这个消息。虽说只是乙级选手，但你毕竟是足球运动员，正好适合做一篇小小的文章。到时候，你的球队肯定会撕毁合约，甚至一点都不会犹豫。”

“真的吗？”

“可能性很高。”

“那我该怎么办？”

京子已经有了答案。其实早在撞击发生、安全带紧紧勒住身体

时，她就已经做了决定。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隐瞒啊。隐瞒事故，藏匿尸体。”

“真的吗？”青山一脸惊恐，仿佛听到了自己最害怕的话。

“其实你也想这样吧？”

“我……”

“告诉你吧，你从刚才到现在就没有说过一句觉得对不起‘他’的话，满口都是‘我该怎么办’和‘踢球’。”

“那是……”

“那个人也有父母，可能还有兄弟姐妹，说不定结婚了，家里孩子还小。这一切都因为你的一时分神而被毁了。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他老婆今后可能不得不出去干自己不适应的工作赚钱养家，他孩子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京子故意用了谴责的语气。

青山可能总算产生了罪恶感，伸手抚摸着被撞坏的保险杠，痛苦地皱起了眉。这孩子真的好单纯。京子忍住了嗤笑的冲动。

“那我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你一瞬间毁掉了好几个人的幸福。”

“那、那我自首吧！”青山大喊一声，京子一下就慌了，担心被别人听见。

“说什么蠢话呢？我是见你只想着自己，才会那样说。”

“京子想怎么办？”

“你仔细想想，假设你自首了，好处在哪里？能让谁得到幸福？”

“他的家人？”

“家人怎么了？家人难道会高兴吗？他们得知父亲或者丈夫是被撞死的，难道会喝彩吗？看到你这个加害者，他们可能会心生憎恶，绝不会感谢。”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青山明显慌了手脚，“扔下尸体逃走也不会

有人得到幸福，对不对？家人甚至可能因为找不到肇事者，而无处发泄心里的怒火。”

“假设发生了事故，但撞人的不是你。这样如何？”

“什么意思？”

“你不需要自首，而是把那边那位放到车上，拉到海边扔掉。”

“啊？”

“听好了。”京子强调道，“我们不是要杀了你老婆吗，何不干脆伪装成这个男的跟你老婆殉情呢，对不对？我们把他们俩放到红车上，扔到海里。只要假装两人在偷情就好了。溺死的尸体不会轻易浮上来，等他们浮上来了，已经很难辨别死因是车祸了。”

青山惊讶地张开了嘴。

“我再说一遍。把他伪装成跟你老婆殉情。”

京子反复思索着自己临时制订的计划，还不错。

“真、真能这么顺利吗？”

“没问题的。这具尸体身上只有被车撞到的伤痕，完全可以解释为落到海里时形成的啊。”

“可是，借用京子刚才的说法，做这种事能让谁得到幸福呢？”

京子露出了兴奋的目光。“几乎所有人啊。你听好了，首先，我和你可以摆脱肇事逃逸的罪名，这算得到幸福对吧？然后，死人的家人也能得到幸福。因为他不是不明不白被撞死，而是跟女人殉情。若他有老婆，那就是婚外恋。”

“其实不是。”

“就算不是，我们也要伪装成是。在他老婆看来，这是背叛行为。他背叛自己，跟别的女人殉情了。谁会对那种老公念念不忘啊？谁也不会。只是事情来得太突然，可能会有点伤心，但她很快就会走出来，对不对？她没必要为一个跟陌生女人殉情的男人久久沉浸在悲伤中。”

青山滴溜溜地转了转眼睛，一言不发。

“反正人死不能复生，倒不如想办法让活着的人能够更积极地面对接下来的人生，你说是吧？而且，这样我们也能一并处理掉你老婆的尸体了。”

“可是这个人很惨啊，先被撞死了，还要被冤枉成跟不认识的女人殉情。”

“如果还要考虑一个死人的幸福，只会没完没了。”

青山想要反驳，但说不出话来。

“我们必须得到幸福，知道吗？”

青山极不情愿地低下了头。

“既然决定了，那就赶紧行动吧。把他塞进后备厢。”

“后备厢？”青山面露难色。

“行李就该放后备厢啊。那个死人就是件‘行李’。你之前不是跟我吹嘘这辆车的后备厢很大嘛，那不是正好。还是你想让他躺在后座上？”

京子忍着尿意，飞快地催促道：“赶紧去啊。”

青山不情不愿地答应了。他弯下腰，双手塞到尸体身下，一口气将死者抱了起来。

“一股酒臭味。”

“应该是喝醉了。”

把尸体塞进后备厢是一项特别艰难的工作，因为无法直接放进去。当然，京子不会帮忙，因为体力劳动就是男人的工作。

青山先把尸体放在地上，用力折起他的双腿，边折边说：“骨头都折断了，身体软绵绵的。”接着又问，“京子不害怕吗？”

“害怕什么？”

“尸体啊。我看你好像没什么反应，因为你是精神科医生吗？”

“跟那个没关系。”京子没好气地回答。她最讨厌那种看到尸体就浑身颤抖，甚至双腿发软坐在地上的软弱女人。见血就晕不是男人的事情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山抱着尸体还能保持冷静，她对这点非常满意。

青山换了好几个角度，总算把尸体放进了后备厢。接着，京子听见他对着后备厢说了一句：“对不起。”

“你道歉干什么？”

“我、我觉得挺对不起他。”青山安静地合上后备厢盖，这样说道。

“对不起尸体？说什么蠢话呢。”

京子马上回到了副驾驶席。青山坐进来时，脸色十分苍白。“我第一次碰尸体，原来是那种感觉啊。”

“这能帮助你提升自信。世界上有那么多职业足球运动员，只有你处理过尸体。”

车子缓缓向前开，途中，后备厢里好像传出了声音。京子疑惑地皱起眉，往后看了一眼。“你听见声音没？”

“声音？”

“他会不会还没死啊。要不停车检查检查？”

“不，那人明显死透了。这么说可能不太对劲，但我可以肯定，他真的死透了。”青山可能很不愿意再看尸体，回答的语气异常强硬，连方向盘都随着他的话语左右摇晃。

突然，他踩下了刹车。一阵尖厉的响声之后，汽车猛然停下。

京子再次感到安全带勒住身体，惊讶地说：“不会吧？”难道十分钟前刚刚经历过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

可是，她没听到保险杠或是车身遭到撞击的响动，也没有震动感。

“怎么了？”京子瞪了一眼旁边的青山。他死死盯着后视镜，啧了一声。

“怎么了啊？”她加强语气又问了一遍。青山总算回过神来，回答道：“糟糕，尸体掉出去了。”

京子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她不明白青山在说什么。青山一言不发，左手放在挡杆上，慌张地切换倒挡，但是一直切不过去，连踩了好几下离合器。

车子开始后退。

后方没有车，无须担心追尾。车子一路后退了数十米，才停下来。

“尸体掉出去了。”

“怎么回事啊？”

“后备厢打开了。”

京子慌忙回头，后备厢的确开了。

“为什么？你没关好？”

“不是啊，我关好了。京子没听到吗？我特别使劲，发出好大的声音。”

“才没有，你刚才关后备厢时就像摸了它一下。”虽然没有仔细看，但京子还是断言道。

“尸体只是弹出去了，就在旁边。”

“那就赶紧捡起来啊，万一有车开过来怎么办。”

“太麻烦了。”青山说着，解开门锁，正要下车，却回过头来说，“对了。”

“干什么啊？”

“不如让后面的车撞到尸体吧。”青山两眼放光，似乎觉得自己想到了好主意。

“让后面的车？”

“对啊，上行下行都可以，把尸体放在地上，等别的车开过来撞

到，就变成那边的责任了。只要一撞，就不知道是谁先撞了他。”

看来青山真的很想抛下尸体逃走。“这不就跟糊两遍墙一样吗？只要不知情的人再撞一遍，就看不出我们先撞过了。”

“肯定会露馅的。只要仔细检查，管你糊两遍还是三遍，肯定都会露馅。”京子无情地打消了他的想法。不过，她的确很羡慕青山的单纯性格。“要是后面的车开过来，发现地上躺着个人怎么办？万一对方报警，我们岂不是更危险。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不小心吗？”

“那就趁车子开过来时把尸体推出去，那样后面的车就避不开了。”

“那我们要躲在哪里？不可能的，太不自然了。你就是因为这样，才被人嘲笑是给不出指令的后卫。”

“那你说要怎么办嘛。”青山噘起了嘴。

京子深吸一口气，飞快地说：“现在立刻下车，把尸体抱起来放进后备厢，仔仔细细关好车门，然后回到车上，对我低头道歉说‘让你久等了’，最后开车。”说到这里，她顿了顿，然后强调道，“你该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青山无言以对，只能用力抿着嘴，一副可爱的模样。最后，他没有说话，直接开门走了出去。

京子没有下车，而是转过身子盯着后视镜。外面光线很暗，但她能依稀看见青山壮硕的身体。他蹲下身，一口气抱起尸体，片刻之后，后备厢传来一声闷响，车身跟着摇晃了几下。接着是后备厢关闭的声音。

“这回关好了吗？”

“刚才也关好了。他身上好冷啊，人死了都会变成那样吗？”

“怎么可能一下就变冷。”京子嘲笑了他的无知。

青山想了一会儿，突然发动引擎，把车开了出去。

后面出现了车灯的亮光，显然有车开过来了。好险，京子不禁感叹。若是再晚一点，可能就要被人发现尸体了。

尸体连续两次从关好的后备厢里掉出来，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尸体第二次掉了出来，就像刚才的场景重现。急刹车，车胎尖厉的摩擦声，车身猛然停下，安全带紧紧勒住身体，所有事情按照同样的顺序又发生了一次。

京子看向后视镜，发现尸体落在了几十米开外的地方。

她转头准备痛骂青山，却发现他的表情很复杂。他面无血色，但不像是出于恐惧，反倒像沉浸在痛苦中。那是他在禁区内撞倒了对方选手时的表情。他弓着身子，额头顶在方向盘上。

京子立刻回头，看见后备厢又打开了。“是不是坏了呀？”

青山没有回答，默不作声地挂上倒挡，猛踩油门，然后急刹，开门走了出去。

后面传来尸体被放进后备厢的声音，车身随之摇晃了几下。接着，青山回到了驾驶席。

“怎么回事？”

“尸体又飞出去了。”

“肯定是后备厢盖坏了，你去看看啊。”

“后备厢盖没坏。”

“那为什么连续掉了两次？”

青山用力握住方向盘，显然非常烦躁。本来要去杀死妻子已经让他精神紧张，现在又撞死了陌生人，那具尸体还一直往外掉，这种情况的确很容易令人崩溃。

“对了，后面有车吗？刚才我看见车灯了。会不会有人看见尸体掉出去了啊？”

青山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道：“说不定是尸体自己跳出去的。”

“你知道我最讨厌听这种话，对吧？”

京子看向后视镜，镜子里映出了后车的灯光，就像凭空冒出来的

一样。“后面来车了。”

青山一言不发地点点头。他神情严肃地轮番看着前方和后视镜，就在此时，对向车道开来一辆卡车，与他们擦过。

“啊。”青山叫了一声。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京子想。

“没什么，刚才我借着卡车的车灯看到了后面那辆车的司机。”青山有点为难地挠了挠脸。

“你认识那个人？”

“不认识。不过那人戴着一顶帽子，红色的帽子。京子有印象吗？”

青山报了一个巴西队中锋的姓名。“那是他经常戴的帽子，有段时间特别流行，很难买到。”

又一辆卡车开了过去。京子也回头看了看。“啊，我也看见了。他戴着红色帽子，帽檐还折了一下。”

“因为那段时间很流行这样戴。把红帽子的帽檐折一下，戴到遮住脸的位置。”

“那又如何？”京子有点生气。后面那辆车的司机戴什么颜色的帽子跟他们有何关系？“不过那个司机的脸色好苍白，像鬼一样，真恶心。”

“让鬼戴那顶帽子太浪费了。”青山低声说。



丰田感叹，失业人士跟公园长椅为何如此相称呢。如果还是一个连打劫邮局都失败的男人，就更合适了。

公园里没什么人，几个小时前还在玩飞盘的孩子也走了。寒风贴着地面吹过，落叶随之起舞。

他呆滞地坐在长椅上，反复叹息。

刚逃出邮局时他还很兴奋。紧张、恐惧和微弱的成就感让他呼吸急促，甚至不断地对老狗说：“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但是短短十分钟后，“忧郁”就笼罩了他，渐渐渗透他的身心。丰田为自己的罪行感到后悔，牵着狗绳的手开始微微颤抖。他坐立难安，觉得自己必须带着枪去警察局自首。

又过了三十分钟，他已经不在乎警察了。独自一人带着手枪，勇敢地闯进了邮局，这让丰田十分骄傲。他想随便找个人，最好是就业保障办公室的负责人，向对方高声宣称自己只要有想法就能做到。

兴奋与不安此起彼落，形成连绵不绝的躁郁。丰田坐在长椅上，心却一刻也无法安分。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丰田看着蜷在脚边的老狗，默默思索。闯进邮局，掏出手枪，这都还算正常。可是，邮局职员突然跑光了，那不是玩忽职守吗？他们竟如此胆小，这也太奇怪了。甚至有点奇幻。他不禁怀疑，那真的是现实吗？

丰田高喊“举起手来”的瞬间，那几个职员就像大海退潮一样跑了个精光。这真的有可能吗？不是光一个人，而是三个人同时跑了。他们如此不负责任，如此胆小，倒不如换自己来干这份工作，反倒更能负起责任。

就在这时，丰田听见了警笛声。好几辆警车高声呼啸着穿过了街道，红色警灯在夜色中不断回旋。

他不认为是自己那场失败的打劫引来了这些警车，有可能是别的案子。而且，警车行驶的方向似乎与邮局相反。

我连打劫邮局都做不好吗？

他很后悔扔下了那三百万。心中的阴云不断扩散，他突然很害怕。

丰田感到体内充满了失业者的忧愁。他又叹了一口气，叹息仿佛印证了他的无能。如果叹息能够堆积在地面上，那他恐怕早就被埋没其中，窒息而亡了。

“大叔，大叔。”一个声音喊道。

眼前站着一个人。由于光线太暗，丰田一开始还看不太清楚，但这个人顶多只有十几岁。他跟丰田差不多高，满脸都是青春痘，还大大咧咧地开口道：“借点钱花花吧。”

丰田很快意识到，这是年轻人专门针对中年公司职员的“狩猎”。

他感到背后有人，回头一看，只见另外两个年轻人也笑眯眯地走了过来。一个人满头金发，嘴里嚼着口香糖，另一个人头戴黑色棒球帽，朝地面吐了一口唾沫。丰田看向脚边的老狗，它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呆呆地坐在地上。

“大叔，你身上有钱吧？”痘痘脸青年对他说。

“那肯定啊，因为你是支撑日本经济的白领精英嘛。”戴帽子的青年越走越近。

相比遭到勒索这件事，这些年轻人的话语反倒更有杀伤力。身为失业者的不安让丰田感到胸口抽痛。

不，现在的我不一样了。丰田想起插在腰上的“那东西”。他手上不是有一支字面意义上的武器吗？

“不、不好意思，我不是白领精英。”没等他反应过来，话语已脱口而出。丰田双手绕到背后，握住插在皮带里的手枪，抽出来对准了戴帽子的青年。这些不出去工作，只靠恐吓获得金钱的年轻人，怎么会懂失业者的痛苦。怒火上涌，他失去了冷静。

那几个青年瞬间不动了。

丰田用颤抖的右手握住手枪，对准面前那个人的鼻尖。血液猛地涌向脑袋。老狗在他脚边，抬头看着丰田和包围他的三个青年。它先看看丰田，然后看看枪口，最后瞥了一眼戴帽子的青年，扬起了鼻子。

“别小看失业者！”丰田喊道。

青年们一开始还面露怯色，一点点往后退，可是听到丰田那句“失业者”，他们好像得到了什么信号，突然改变了行动。他们似乎都觉得“失业者不足为惧”。

绕到他背后的痘痘脸青年伸手抱住了他。

丰田被控制了行动后，戴帽子的青年趁机抓住他的右手。手臂被拧成了奇怪的角度，等他回过神来，手枪已经被夺走了。

转瞬之间，形势就发生了逆转。

嚼口香糖的金发青年照着丰田的肚子来了一拳。剧痛让他弓起了身体。

“一个老头带这东西干什么。”夺走手枪的戴帽子的青年可能过度兴奋，露出了扭曲的笑容。痘痘脸青年松开了手。

恢复自由后，丰田失去平衡，仰面倒了下去。

三个青年大笑着把他围在中间，其中一人举枪对准了他。

“大叔，大叔，快拿钱出来呀。”举枪的人咽了口唾沫，然后对他说。

旁边的痘痘脸青年笑容更灿烂了。“你带这东西干什么呀，不如送给我们吧。”

“等、等一下。”丰田伸长了左手，“等一下。”

“好想开枪试试啊。”戴帽的青年说道。那不像是威胁的话语，更像扭曲的欲望。

“开枪，开枪！”旁边响起冰冷的催促声，是嚼口香糖的青年在起哄。

“别、别开枪……”丰田坐在地上向后退缩，还很没出息地开始颤抖。

以失业者的身份被枪杀，这并没有让他感到恐惧。但是他很害怕，害怕他们枪杀自己只是嚼口香糖之余的消遣。

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旁边的老狗突然低吼一声，咬住了持枪青年的脚踝。

所有人突然僵住不动。

被咬的青年大叫一声，拼命踹开老狗，但是老狗死死咬住没有松口。另外两人也想上脚去踹，但都踹不到。丰田呆滞地看着老狗，觉

得自己遭到了当头一棒。这条狗竟然在保护我吗？

它已经如此衰老，体型差距又这么大，明知道没有胜算，还是扑了过去。这是对刚刚得到的饲主表示忠心吗？还是上古时代群居的祖先流传下来的规矩？抑或老狗特有的痴呆症状？总之，老狗就是死死咬住敌人，不愿松口。

勇猛，果敢，这些词汇闪过脑海，同时丰田也意识到了自己有多么丢人，仿佛听到了斥责。

那条老狗都在勇敢战斗，你凭什么坐在地上瑟瑟发抖？丰田不断鼓励自己。他伸手抓住颤抖的双脚，用力握紧。你这没用的东西！他听见自己的怒吼，慌忙想要站起来。再这样下去，那条老狗若是骂他“丧家犬”，他也无法反驳了。

正在左右踌躇之时，他听到了狗的惨叫。

戴帽子的青年甩开了脚上的老狗。

接下来事情发展得很快，就像观看一部减帧的电影。嚼口香糖的青年拦腰抱住老狗，大声喊道：“快开枪，先干掉这条狗。”

不知是已经认命，还是体力用尽，老狗并没有过多挣扎，任凭自己被人抱着，凝视黑洞洞的枪口。

丰田连忙站了起来，由于脚下沙砾打滑，站成了奇怪的姿势。

只因好玩就能杀狗吗？丰田脑中闪过疑问。当然不能。但是，他的身体无法动弹，恐惧控制了双腿，一步都迈不出去。

“你把狗放下，我要开枪了。”戴帽子的青年说。

金发青年依言放下了狗，老狗并没有逃跑，而是坐在了原地。

“准备好啦。”戴帽子的青年说道。他好像已经把这儿当成了游戏厅。

丰田站直了身体，大喊一声：“快跑！”他觉得自己喊了出来，但不确定是否真的发出了声音。

戴帽子的青年闭起一只眼，对准目标，勾起撞针。

枪口正对着老狗。

“快跑！”这次，丰田真的喊出了声音。

老狗没有动弹，而是满不在乎地看着枪口。你这笨狗。丰田突然无比绝望。

另外两人可能担心子弹打偏，都后退了好几步。

丰田看见青年的手指扣动扳机，还听见了金属碰撞的声音。

但是，他没有听到最害怕的枪声。丰田疑惑了片刻，随即想起来了。枪里没有子弹，唯一的子弹已经在邮局里射出来了。他竟忘了这件事。

戴帽子的青年没有意识到子弹的问题，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只有那条老狗无比淡定，坐在地上抬头看着丰田。

它一脸“我早就知道”的表情，似乎知道枪里没有子弹。

此时，丰田的身体总算能动了。虽然有点晚，但还来得及。

他扑向戴帽子的青年，用力将其撞倒。

青年还在疑惑手枪为何不起作用，毫无防备地倒在了地上。丰田猛地跨坐上去，一拳砸向倒地的青年。青年奋力抵抗，但丰田还是不管不顾地继续殴打，一顿乱拳砸向青年的头部。过了好久，他才感觉到拳头生疼。

“这老头干啥啊？”另外两人搞不清楚状况，愣愣地看着同伴被揍了好一会儿，才慌忙跑过来。

丰田的动作很快。他一把抄起掉落在地上的手枪，从西装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两颗子弹，奋力用笨拙的动作填进弹槽，颤抖的双手死死绷紧。

勾起撞针，好了。千钧一发。

他把枪口对准了正要朝他扑过来的痘痘脸青年。

“我、我要开枪了！”丰田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但是效果显著。痘痘脸青年和金发青年面面相觑，双双神情惊恐地点了点头，转身就

跑。

现场只剩下被丰田坐在身下的戴帽子的青年。他的脸已经被揍得又红又肿，但丝毫没有反省的样子，也不见胆怯，只是不服气地看着丰田。

仿佛年轻人的肉体全部由不服气组成。

丰田端着枪站了起来。

“老头，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青年按着地面撑起身子，大言不惭地说，“竟然敢揍我。”

丰田呼吸急促，老狗走到他脚边，又坐了下来。

“白痴，举着那个玩具有什么用，你不就是个老头吗？”

青年拾起掉落的帽子，拍掉上面的沙土，坐起身来。

丰田把枪口对准青年，他已经豁出去了，说不定只有这种夸张的暴力才能让他的人生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他握紧了手枪。

“你敢开枪吗？白痴。失业中年。”青年咧开牙齿脱落的嘴，继续说道。

听到这句话，丰田扣动了扳机。短促的枪声过后，他自己也吃了一惊。青年惨叫一声，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腿，激起一串口齿不清的呻吟。

丰田惊讶地看着手枪。青年还在叫唤。丰田咽下一口唾沫。“我真的开枪了。”

怎么办？该怎么办？青年的叫唤声已经完全传不进他的耳中。

丰田转身要走，突然看见老狗，不由得愣住了。

老狗抬头看着夕阳没入地平线，表情平静。

他停下了脚步。看到老狗的瞬间，心中的恐惧突然变轻了。被焦虑、惊恐和不安笼罩的大脑突然云开雾散，青年的惨叫声渐渐远去。

丰田凝视着老狗，不禁着迷。

脏兮兮的老狗的脸上，竟是早已接纳了一切的神情。

他突然想起大学时读过的小说。痴呆女主人公有一句台词：“别害怕，别离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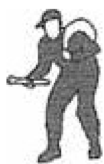
眼前这条老狗虽然没有说话，但好像对丰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只是被裁员了，就失去冷静，变得如此手足无措。而这条狗，反倒淡定自若。

它不害怕手枪，不害怕活着，勇敢而淡然地面对一切。

丰田用力抱住了老狗。“你真棒。”

老狗的表情似乎在说：你这老头，说什么呢？

4



远处好像传来了枪声。黑泽看向窗外，那也可能是汽车回火的声音。

“怎么了？”佐佐冈说。

“没什么。”黑泽搪塞道。面对十几年不见的朋友，汽车回火这种事不值一提。

佐佐冈有点慌乱，他肯定没想到老同学会出现在这里。黑泽忍住笑意，但是心情十分愉悦。原来小偷当久了，还会遇到这种事。

两人都站着没动，中间隔着长方形的客厅茶几。

“我能坐下吗？”黑泽指了指背后的沙发。

“啊，嗯。”佐佐冈点点头。

黑泽坐了下来，随即笑着说：“你也坐吧。”佐佐冈的动作显得异常尴尬。

“我们多久没见了？”

“毕业典礼以后就没见过吧？”黑泽立即回答，“准确来说，应该是前一天。因为你没来参加毕业典礼。”

“还不是因为你说库布里克在电影里登场了。”

“库布里克也早就死了啊。”黑泽没有告诉他，自己看到这则新闻

时，立刻就想起了他。

“最近我都没怎么看电影，原来库布里克的水平变得那么差了吗？”

“喂。”黑泽惊讶地说，“我说‘死了’不是比喻，是真的死了。”

“骗人的吧？”

黑泽见他表情严肃，更是吃了一惊。“你都不看新闻的吗？死了好几年了。”

“我工作太忙了，对那些没兴趣。”

“你就这么虚度人生真的好吗？”黑泽认真地问。

佐佐冈笑了起来。“你上学时也经常这样说。”他苦笑道，“不过说真的，斯坦利·库布里克死了？”

“也有可能是库布里克装死。”

“骗别人说自己死了？”

“他有可能想象过二十一世纪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感到厌倦了。因为无论藏在哪里，媒体都能找到他，然后不厌其烦地问他最无聊的问题，比如：‘现在已经二〇〇一年了，你有什么感想？’他不想接受那种采访，就决定装死。”

“真的吗？”

“我瞎编的。”

“现在去看他的电影，肯定也很棒吧。”

“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库布里克的电影也是毫无疑问的无聊。”

“他好像说过‘无聊是最大的罪恶’啊。”佐佐冈忍不住笑了。

黑泽也咧嘴笑了。“那他肯定没有检讨自己的行为。”

“这么说可能有点厚脸皮，不过难得见一面，能给我来点喝的吗？不是酒也行，饮料就可以。”

黑泽坐在沙发上，摊开双手。

佐佐冈突然露出疲惫的表情，站起身说：“嗯，好啊。”黑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个老朋友时隔这么多年还是一副死板认真的模样，丝毫不懂得拐弯抹角，这让黑泽紧咬的牙关几乎拦不住窃笑。“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佐佐冈在起居室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你知道画商吗？”

“卖画的？”

“嗯，差不多。”

“悬疑电视剧里经常能看到。那些人四处倒卖外国知名画家的作品，基本上都长了一张恶人脸。”

佐佐冈笑着说：“我所在的画廊很大，可以说是全日本最大吧。同事们的确个个长着恶人面孔。”

黑泽记得佐佐冈大学毕业后入职的公司，虽然称不上超一流，但也是个比较有名的上市企业。他以为佐佐冈一直在那里工作。

虽然不清楚他为何改行到了美术界，但也没必要专门打听。如果自己不当小偷，而是像个正经人那样生活，或许也会遇到很多转折。

“画廊在仙台吗？”

“没有，在东京。不知为什么，画廊基本都集中在银座。”

“大城市会毁掉一个人。”黑泽严肃地说，转而又问，“那你怎么住在仙台？”

“因为我妻子在这边工作，所以在这里住一段时间。”

“原来这是你夫人的公寓？”黑泽问道。佐佐冈有点害羞地低下头，然后换了个话题。“黑泽，你真的是小偷吗？”

“说这个之前，你能先把饮料给我吗，当家的？”黑泽调侃道，“我跟你不一样，早就脱离了正轨。”

“人生还有正轨吗？”

“有。”

“那你怎么当上小偷了？”

“一言难尽啊。”

“我想起你毕业前说的话了。”佐佐冈高声说道，“你对我说：‘人不可能有独特的生活方式。’”

“我说过吗？”

“你还说，世界上充斥着各种轨道。人生的道路上随处可见路标和地图，连偏离正轨的道路都备好了。哪怕走进深山野林，也能看见路标。若是想通过旅行寻找自我，照样能找到参考书。甚至还有成为流浪汉的轨道。”

“我说过这么深刻的话？”黑泽挠挠头。

“我当时特别感慨，是带着这番话开始工作的。那时我对进入普通企业工作抱有疑问，觉得‘我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听了你说的话，我就释然了，发现其实往哪里走都一样。”

“我现在也能给你一个建议。”

“什么？”

“废话少说，赶紧去拿饮料。”

佐佐冈闻言大笑起来，好像突然想起了应该怎么笑。他的行动很奇怪，迟迟迈不开步子，一直左顾右盼，先往右边走了一步，马上又停下来，身体转向左边。

“等等。”黑泽竖起食指，“你怎么这么奇怪，难道因为过劳发生了记忆障碍？”

“记忆障碍？”佐佐冈一脸不安地呆站着。

“人的记忆都保存在颞叶还是海马体之类的地方，可以记录和读取。你因为过劳，连日常记忆都读取失败了。”

“什么意思？”

“你这不是忘了自己家的布局吗？”

佐佐冈毫不掩饰困惑，像孩子一样涨红了脸。“什、什么意思

啊？”

“我叫你拿饮料，你却连厨房都找不到，也不知道坐在沙发上。这里明明是你家，你怎么比我还坐立不安？”

“因为家里平时都是妻子在打理。”他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清。

“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五年前。”

“肯定关系不太好吧？”

“好厉害。”佐佐冈又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你怎么知道的？”

“瞎猜的。”黑泽摊开双手，“这句话无论对谁说，基本都能说中。”

“我跟妻子是在某个奖项的派对上，由另一个画商介绍认识的。”

“她很年轻，对吧？像你这种死板的人，每天活着就很拼命了，见到年轻一点的女人就会马上动情，就像刚从矿洞里爬出来见到日光的人一样。”

佐佐冈自嘲地笑了。

“你在东京，你老婆在仙台，相当于分居吧。”

“倒也不是。”佐佐冈摇摇头，“我因为工作要到处出差，本来就不怎么着家。妻子又有自己的工作，我们彼此很独立。”

“这也能叫夫妻吗？”

“根据我的定义，可以。”

“再也别在我面前提起‘定义’这两个字。”黑泽说完，两人齐声大笑起来。因为那是黑泽上大学时经常挂在嘴边的词。

“对了。”黑泽再次打量佐佐冈，“你夫人今天回来吗？我待在这里没问题吧？”

“你是我朋友，又不是小偷。而且我妻子不会来这里。”

黑泽看着这个词不达意的朋友，一股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无论经过多少年，人的本质都不会改变。佐佐冈还是跟以前一样不会撒谎。

“你怎么样？真的以当小偷过活吗？”

“对，我一直在当小偷，从来没有正经工作过。”

“这样过充实吗？”

黑泽想起那对号称人生充实的劫匪夫妇。“这不是什么好活法，全靠溜进别人家里偷钱，自己一分钱不赚，而是霸占别人的劳动成果。”黑泽耸耸肩说。

佐佐冈沉默不语，可能不知说什么好。

“我从小到大都在逃避。”黑泽笑着说，“而且已经放弃抵抗了。”

“抵抗？”

“抵抗自己的人生。世上有一股大的潮流，即使努力逆流而上，最后也会被击垮。一旦意识到自己活在巨大的不可抗力之下，就不会感到害怕了，也没必要继续逃避。哪怕我们觉得自己是凭自身意志选择了人生，实际也是‘被动地活着’，难道不是吗？”

“这不就是你读书时最讨厌的‘宗教’吗？”

“不是。我只是认为，人生并非道路。”

“并非道路？”

“人生是一片大海。”黑泽又耸耸肩，“没有轨道，也没有路标，而是一片茫茫大海。我们只能紧紧依附在大鱼身上，任凭自己随波逐流。”

“我们都靠依附大鱼生存吗？”

“大鱼和大海。”

“那真是个奇怪的宗教。”

黑泽笑了。“宗教、信仰，我很不喜欢这种徒有形式的东西。最近不是有个号称解决了杀人案的家伙吗？有一群人特别崇拜他。”

“你说什么呢？”看佐佐冈的样子，不像在装傻。

“你还真是不谙世事啊。有个普通市民，解决了好几年前发生在仙台的杀人案。”

“发生在仙台？”

“对。有的人把他推崇为福尔摩斯，对他顶礼膜拜，还搞起了集会。”

“现在也在搞？”

“对，现在也在搞。就是一种新兴宗教，‘名侦探万岁’。”

“那可真辛苦。”佐佐冈想了想，这样说道。

“为什么？”

“因为名侦探必须不断解决各种事件。”

“一点没错。”黑泽点点头。

“我想说的跟宗教完全不一样，更加单纯。你听好了，我们人类原本也是阿米巴原虫或者单细胞生物，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进化成现在这样。”

“我想起库布里克电影里的黑石板了。”

“现在我们已经进化成了非常复杂的生物，拥有感情，还可以操纵记忆。我们会说谎，会乘人之危，会渴望名誉，还会演奏爵士乐。”

“那又如何？”

“光是这样就足够厉害了。我们无须言及宗教，只须感叹生命本身。”

“你说话真有意思。”

两人沉默了片刻，黑泽享受着短暂的宁静。

过了一会儿，佐佐冈开口道：“对了，我的画廊里也有个怪人。他在画框店打工，经常到店里来。那人的履历很可疑，过去当过系统

工程师，听说还被警察逮捕过。画框店老板很喜欢他，所以雇了他。小伙子年纪轻轻，脑子很好使，说话思路特别清晰，让他卖画框有点大材小用了。不过那个人经常说起‘稻草人’。”

“稻草人？”

“他说他见过会说话的稻草人。[1]”

黑泽愉快地笑了几声。“是比喻吗？”

“可能是比喻。他还说，那个会说话的稻草人知晓一切，一直守护着大家。我觉得很有道理。就算不是会说话的稻草人，只要有个能让人放心的存在看着我，我可能就不会如此不安了。他总说‘神明的配方决定未来’，他口中的‘神明’，可能是指某种普遍的存在吧。”

“‘神明的配方’？这说法真奇怪。”

“你不觉得这比命运更好吗？对了，他的意思可能跟你刚才说的‘鱼’差不多。我们都按照配方而活，随着大鱼的行动生存。”佐佐冈说着，露出了笑容，然后转头看向厨房方向，“我得去拿饮料了。”

黑泽凝视着佐佐冈。“我们今天在这里重逢，说不定也是‘神明的配方’。”

“是啊。”

“算了吧。”黑泽低声说着，站了起来。他看着朋友，平静地说：“你说说这里的地址，还有电话号码吧。”

对方愣了片刻，然后低声回答：“我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黑泽说，“那你还记得我们上学时一起去高档餐厅时我对你说过什么吗？”

佐佐冈的表情一下亮了起来。“你叫我‘学你的动作吃饭’，然后你就拿起餐后咖啡用的小勺子挖米饭了。”

“是吗？”黑泽装傻道。

“有过那次教训，我就再也不轻易模仿别人了。”

“我们可以从别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黑泽举起双手，“今天可能

就是这样的日子。”

“啊？”

“你就别装傻了。我倒是想问你，今后准备怎样？”

佐佐冈微微涨红了脸，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别看我这样，多少也是个有经验的小偷，每次行动前都会先做调查。房子主人是谁，在哪里工作，有没有家人，有没有养狗，什么时间段不在家。”黑泽顿了顿，继续说道，“这里不是你家。”

佐佐冈害羞地低下了头。这个反应还是跟以前一样。

“你一出现我就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了？”

“你一直说什么画商画廊，这套房子里却一幅画都没有。”“哦，也对。”佐佐冈越发不好意思了。

“这里不是你家，你也是小偷，对不对？”

真是太好玩了。黑泽看向天花板。



神死了——河原崎感到愕然。世界尚未终结，神却已经死了，这不就像商店卷帘门还没关闭，店员却已经离开了一样吗？他双腿发颤，但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兴奋。

立体声音响里传出安静的钢琴曲。

“这是什么曲子？”河原崎问塚本。

“凯斯·杰瑞的独奏。”

钢琴奏出的旋律在安静的室内淡淡流淌，听起来的确美妙。河原崎想起父亲经常皱着眉说：“好听的音乐往往可疑，你要小心。”

这个回荡着钢琴曲的房间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雪白的墙壁，铺满整个地板的透明塑料膜，还有孤零零的电视机。浑身赤裸的男人躺在中央，散发着神圣的光辉。河原崎甚至有些感动。

他只见过集会讲台上的“高桥”，因此记不清祂 [2] 的面孔。不过，眼前这具尸体的脸，的确像是“高桥”。

这光景太过缺乏现实感，河原崎突然觉得视野蒙上了一层雾气。“祂个子不高啊。”尸体比他想象中的矮小。

“因为他不像平时那样站在高台上。一旦褪去光环，人就显得小了。”

“但是，很美。”河原崎靠近了一些。塑料膜沙沙作响，穿着袜子踩在上面有点打滑。他站在尸体旁边，凝神俯视。尸体头部对着窗户。“怎么弄的？”河原崎头也不抬地问道，“你们是怎么杀死祂的？”

“跟安乐死一样。”

“安乐死？”河原崎脑中闪过父亲坠落的模样。死亡固然可能是为了安乐，但世上真的存在安乐的死法吗？

塚本语气平淡地解释了在水杯里混入安眠药和注射肌肉松弛剂的做法，但河原崎无法理解。塚本还说：“全国药店失窃的助眠药海洛欣足有好几万片呢。”

“这么说来祂是被毒死的呢。”河原崎俯视着房间中央的尸体说道。尸体白皙而美丽，连阴毛都没有丝毫污浊之感。

“神会被毒死吗？”塚本在旁边说，“这不是神的尸体，因为神不会死。”他的声音有点无力，“果然不对，他不是神。”莫非塚本希望“高桥”被注射了肌肉松弛剂也不会死吗？

“那祂究竟是什么？躺在这里的究竟是什么？”

“你把那个包拿过来。”塚本指着放在窗帘下方的包对他说。那是个褐色的厚重皮包。河原崎踩着塑料膜走过去，提起皮包。包没有想象得那样重，但是里面发出了响动，是金属碰撞的声音。

“打开吧。”

河原崎闻言，跪在塑料膜上，打开了皮包。

“那是我们要用的工具。”

他先看到了一把小钢锯，然后是剪刀和裁纸刀。包里还有大约十把手术刀和好几块毛巾。

“这、这是……”河原崎惴惴不安地看向塚本。对方告诉他：“别看我这样，以前也是个医学院的学生。”

此时，河原崎才真正意识到他们马上要做的事情。拆解，塚本是这样说的。他再次看向地上的塑料膜。尸体也会出血吧。拆解肯定就是这样。他看了一眼手术刀，跟西餐厅里的餐刀尺寸不一样。

“旁边还有素描本。”

窗帘布后面的确还藏着一本线环装订的素描本。翻开封面，里面什么都没有，还是新的。

他想起自己的任务，看向塚本。

“你把过程画下来。”

河原崎拿起包和素描本，回到刚才的地方。

“你要用素描记录天才为何是天才。”

“塚本先生呢？”

“我要配合你的写生速度进行拆解。你先把拆解前的样子画下来吧。”

河原崎被自己咽唾沫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又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处在神明拆解的现场。

河原崎依旧认为“高桥”一定没死，哪怕拆解了也不会死。他的大脑已经麻木了。

他坐下来，缓缓呼气，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铅笔。

他凝视着尸体。

无意识间，手已经开始移动，铅笔划过白色的画纸。先勾勒出身体的轮廓，然后开始描绘细节。他没有罪恶感，而且异常冷静，耳边只有甜美的钢琴旋律。

***

一旦集中精神，房间里便只剩下他和尸体。河原崎轮流注视着躺在地上的“祂”和手上的素描本，在白色纸面上留下黑色线条。

画到现在，纸面上还没有一根无用的线条。这是个好征兆。有时他状态不好，会不断重新勾线，最后只剩下一团漆黑。根据河原崎的经验，写生的线条越少越好。写生就像人生，从头再来的次数以少为佳。

“你啊，将来去当画家吧。”河原崎想起父亲经常这样说。

早在上小学时，河原崎就很擅长绘画，也很喜欢欣赏绘画作品。那天，他在教科书上看到《麦田群鸦》，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着觉。由于睡不着，他拿着教科书走进了父亲的房间。父亲告诉他：“哦，这是梵·高啊。”还很高兴地称赞他：“你能看出这幅画非同寻常，证明你也非同寻常。”

父亲还煞有介事地对他说：“所有颜色都由红色、黄色和绿色组成，所以你一定要遵守信号灯的指示。”

父亲总是对他说：“你将来当画家吧。”那就像在告诫河原崎：“你千万别变得像我一样。”这让他难以忍受。河原崎希望父亲别再寄希望于孩子替他挽回平庸的人生。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有绘画才能？”父亲经常用难以分辨是愤怒还是哀叹的语气对他说。可是，河原崎只为自己作画。停在窗户上的飞虫，倒映在水面的自己的脸，他看到什么日常风景，都会忍不住描绘下来。仅此而已。光是这样就够了。他没有考美术大学，心里一直抗拒所有会让父亲高兴的选择。

“你听过那个吗？”

塚本的声音把他拉回了现实。他转头看向塚本，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

“什、什么？”

“名侦探啊。那些人都把高桥先生说成是解决杀人案的英雄。”

光是从塚本口中听到“高桥”的名字，河原崎就心惊肉跳。对他来说，直呼其名是一种亵渎。

“难道不是吗？”

“不，其实一点没错，他的确说过‘下次的案发现场是仙台花园酒店三楼’。高桥先生是个天才，他预测到了凶手的下一次行动。然而，并非只有那一次。”

“啊？”

“几年前不是发生过一起市长被杀害的案子吗？”

河原崎很快就想了起来，便点了点头。他记得父亲当时听到那起案子也很兴奋。现任市长突然失踪，最后被人发现死在了公共厕所里。

“当时高桥先生也展露出了天才的本领。”

“真、真的吗？祂那次也说中了真凶吗？”好像没在新闻上看到过。

“不，他没有说出凶手的姓名。而且他也没说出商务酒店那个案子的凶手的姓名。简单来说，他只不过是看穿了背后的法则和原理罢了。”

“法则？”

“天才发现的通常都是法则。高桥先生知道‘世界是这样构成的’‘人是这样构成的’。对于案子也一样，他发现了凶手和犯罪的法则。”

然后，塚本又列举了几个被“高桥”说中真相的案件。

其中包括横滨的电影院爆炸未遂案。河原崎也记得那个案子。[3] 塚本告诉他，安装炸弹的座位遵循了一定的规律。

“但是，高桥先生并没有公开发言。他只要发现了法则，就不会再去理会。但不知为何，到了商务酒店的案子，他突然公布了自己的发现。然后，他就成了公众人物。”

河原崎坚信，“高桥”一定是为了他这样的人，才站了出来。一定是这样。

如果没有商务酒店一案，河原崎就永远不会知道“高桥”。光是想想，他就感到浑身冰冷。那不就像赤身裸体走在风暴中，却浑然不知

五十米之外就有避雨的屋檐吗？“高桥”一定是为了在暴风雨中赤裸前行的人，一定是为了他这样的人，才主动走了出来。

“高桥先生能看见法则。”塚本重复道，“就像我们都处在二维世界，只有他能看到三维构图。如果站在俯瞰的角度，一切就都会变得清楚明了，宛如在空中俯视纳斯卡巨画。高桥先生处在不同的维度，可以看清人的悲痛与辛酸。”

“但是，那都是过去了吧？塚本先生不是说，祂已经变了，变得不再善解人意。”

“对，没错。”塚本突然提高了音量，整个人有些慌乱。他猛地抬手指着尸体说：“就是这样。高桥先生变了，他不再善解人意了。他明明看透了一切，却不愿救赎。就像气象学家明知道第二天有台风，却要嘲笑为远足做准备的孩子。”

“现在发生在仙台的杀人分尸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白天也提起过这件事吧。报社和电视台每天都来找高桥先生。”塚本皱起了眉。

仙台的杀人分尸案惊动了媒体，媒体又煽动了市民。他们最擅长炒作话题，因此纷纷找到“高桥”，希望他发表见解。

“所有人都在起哄：‘你不是名侦探吗？快说凶手是谁啊。’对他们来说，高桥先生和被外星人绑架的人没有两样。”

河原崎看向仰躺的尸体。其实他也暗自期待“高桥”说出分尸杀人案的凶手。其他信徒一定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都希望“高桥”能一语惊人，让所有媒体为之震惊，希望“高桥”证明自己的非凡。

名侦探必须不断解决事件。

“可是，祂再也不会开口了。”河原崎注视着眼前的尸体。他还没有感到失落。尸体脸上微小的汗毛清晰可见，全身毛发并不旺盛，这或许就是祂显得无比神圣的原因。

“就算高桥先生还活着，也不一定会开口。他好像已经变成了普通人。其实，我亲口问过高桥先生对杀人分尸案的想法。”

“真、真的吗？”

“结果他什么都没说，只叫我别理睬那种事情。我很无奈。最近高桥先生做过的事情，也就是猜中中奖彩票而已。”

塚本又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那张彩票，让河原崎看了一眼。

“选择六个数字，只要跟开奖号码完全一致，就能拿到奖金。”

“祂说中了所有号码吗？”

“那个人能看到法则，人生的法则。这种数字罗列的法则自然轻易就能看穿。可是，他现在只在这些方面动用力量。”

“有、有多少？”

“至少过亿。”

河原崎惊呼一声，浑身僵硬。“至少过亿”，他不知该说些什么。

“就这么一张小纸片，简直太蠢了。”塚本说着，又收起了彩票。他虽然将其斥为“小纸片”，动作却异常小心。“被这种东西左右人生，真的太蠢了。”塚本脸上的笑容一瞬间显得无比粗俗。

河原崎目瞪口呆。他试着想象过亿的金钱。如果有那些钱，父亲还会在高层公寓的十七层扮演蝴蝶吗？

他又看向尸体。高挺的鼻梁朝着天花板。他忍不住想问，人生真的很蠢吗？他很难相信“高桥”已经死了。你不是应该救赎我吗？

眼泪突然涌了出来。

并非出于悲伤或罪恶感，他只是觉得自己被抛下了，永远等不到迎接的船只。他很想问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立志成为画家吗？我该如何重新开始？

泪水滴落在画纸上，握着铅笔的手颤抖不止。塚本似乎没发现他的变化。

河原崎扭过头，偷偷用袖子擦拭眼角，重新看向尸体。

什么都不要想，继续写生，不知从何处传来了声音。他感到，描绘“高桥”的同时，自己也在创造与“高桥”的联系。

你是神吗？

河原崎没有问出来，而是专心致志地写生。他开始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归根结底只有这一样。



一路上，京子不断提出休息，她要求青山见到便利店就停车。“我想上厕所。”

青山双手紧握方向盘，盯着前方，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

“你听见了吗？”

青山平时都是单手握方向盘，瘫在座椅上开车，此时却一脸严肃地看着前方，显得无比滑稽。京子不耐烦地想，连刚从驾校出来的新手都不会这样。“没出息。”她忍不住脱口而出。

尽管如此，青山还是没有移动目光。他一脸谨慎，仿佛在极力避免尸体再从后备厢掉落。

“好了，给我停车。”京子烦躁地提高了音量。这是一条没有路灯和信号灯的林间小道，看起来不像有便利店的地方。

她一直在忍耐尿意，但她已经无法承受忍耐这个行为了。

太气人了。她哼了一声。

青山似乎放弃了坚持，先是点点头，然后点亮转向灯。前方没有车开过来。车子一停，京子就下去了。

她径直走向树林。青山从驾驶席出来，问了一句：“你要在林子里解决？”

“没关系，很快就好。”京子说完，继续向前走。道路两旁是一片橡树林。青山看了一眼后备厢。

“你过来陪我啊，太黑了，我害怕。”

“我还是有点在意后备厢。”青山说，“我先看一眼，马上就过去。”

京子很不满意他的反应，但还是没有停下脚步。周围没有明显的道路，但是杂草只到脚踝，不会阻碍行走。

她想找个尽量隐蔽的地方，往前走了一会儿，然后回头看去。高大的橡树遮挡了视线，看不见停在路边的车。路上闪过一道车灯，她吓了一跳。虽然从路上应该看不见林子里的光景，但她还是不太放心在野外上厕所。

她找到一个杂草比较密的地方，脱下裤子上了厕所。果然，虽然有憋尿的感觉，尿量却没有多少，而且结束后还有残留感。虽说早已见怪不怪，但这还是很烦人。

她还在系裤子，青山就走了过来，笑着对她说：“你胆子真大。”

“什么啊？”

“在树林里上厕所啊。”此时此刻，青山忘却了被自己撞死的青年，也忘却了掉出后备厢的尸体，露出一脸猥琐的表情。

男人真是单纯。京子连生气的心情都没有。但凡跟性有关，他们就极易受到影响，沉醉在诱惑和窃喜中。那些到诊所找她的男患者，他们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性欲得不到满足。性快感无非就是本能的需求，再说简单一点，就是尿道痉挛罢了。因此，京子很难理解他们的问题。

不过她想，简单总比复杂好。她想到了提出离婚的丈夫。那种男人总是把事情复杂化，整天板着面孔，极力回避做与性有关的思考。跟他相比，京子反倒更喜欢青山这样单纯而好懂的男人。

“管它是树林还是公路，无论在哪儿上厕所，还不都是从体内出来。”

“嗯。”

“你那可爱的尸体又从后备厢跳出来了？”

这句话好像瞬间把青山拉回到了现实世界。“尸体乖乖地躺在里面呢。可是……”他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周围，“要不我们还是在这儿埋了他吧。”

“你胡说什么呢？”

就在这时，公路那边传来滑轮滚动的声音。京子吃了一惊，转头向那边张望。青山好像也听到了响动，朝同一个方向看去。但是那阵响动一闪而逝，再也没有出现。难道是错觉？

“你不觉得这里正好吗？”青山回过神来，再次说道，“这里不会有人经过，现在挖坑也来得及。就算我们把尸体拖过来，也不会被人看到。”

京子发现青山说得很兴奋，顿时觉得有点好笑。“你就这么想把尸体埋掉吗？”

青山脸上闪过怒容，但马上说：“你不觉得这样更好吗？”

“怎么好了？我们要把被你撞死的人还有那个女人一块儿处理掉，伪造成殉情也好，强迫殉情也好，总之要连车一起弄进海里。不是都说好了吗？”

“可是那个男的跟我老婆什么关系都没有。他们都不认识。”

“马上就认识了，死后相识，多浪漫啊。”京子烦躁地反驳道。她觉得每跟青山多说一句话，膀胱炎就会恶化一些。青山这种优柔寡断的态度跟残尿感差不多。

“可我还是觉得应该在这里埋了。”

“埋在这里，过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发现。”

“被人发现了也无所谓，他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那你要怎么解释车上的凹痕？”京子发现自己提高了音量，赶紧看看四周。

两人沉默了片刻。

附近突然传来枯枝折断的声音，京子吓了一跳，连忙看向青山，问：“刚才是不是有声音？”

“这里怎么可能有人？”

京子没有回话，再次环视四周。她缓缓移动视线，仔细凝视黑暗，但是什么都没看到。“回去吧，赶紧离开这里。”

青山没再坚持把尸体埋在这里，转身走向公路。

***

回到公路上，前后都没有汽车的灯光，他们完全被黑暗笼罩。周围能见度很差，但这是一条笔直的道路，只要有一点灯光，肯定马上就会发现。

京子正要打开副驾驶席那边的车门，突然停下了动作。“后备厢情况怎么样？不会再掉出来了吧？”如果尸体再掉出来，那肯定是车子本身就设计成这样了。

“没问题。”青山顿了顿，又补充道，“大概……”

“你听好了。”京子加重语气，“这不是我的问题，人是你撞死的，跟我没有关系。所以你才更应该检查清楚。”她继续说道，“下一个赛季还能不能踢球，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靠谱一点。”

“那当然了。”青山倾身，愠怒地点点头。一阵风吹过，头顶的树枝仿佛在喃喃细语。落光了叶子和橡果的树木随风轻轻摇晃。

“我再帮你检查一次，看后备厢是不是关紧了。”

京子说完，松开车门把手，走向后备厢。

“没问题的，我刚才检查过了，还上了锁。”

“好了，把钥匙给我。你这车盖可能松了。”

“不用你操心了。”

“别说了。”京子站在后备厢前，打断了他。

青山一脸不情愿地走了过去。“每次都是京子拉着我做事情。”

“你不喜欢吗？好了，快把钥匙给我。”她伸出手。

青山摆摆手。“里面是尸体，京子不想看到那种东西吧。”

“世上哪会有人爱看尸体，连吸血鬼都对尸体不感兴趣。”

“你最好退后一点，怕吓着你。”

“有什么好吓的，刚才都看过了。你觉得一具尸体能吓着我吗？刚才你开车撞倒那个人的瞬间才真正吓着我了。”

“你刚才看着尸体的表情就很难受啊。”

“都跟你说了……”京子已经说累了，“我不会受到惊吓，但也不享受那个过程。你理解不了吗？”

青山不服气地噘起了嘴。“我要打开了。”

“赶紧开吧。”京子说着，后退了一步。她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忍不住检查前后是否有来车。周围没有汽车的灯光。

“我要打开了。”青山又说了一遍，才把钥匙插进锁孔，小心翼翼地拧开。

后备厢盖开启，车身微微震动了一下。

里面太黑，看不清楚有什么东西。于是京子眯起了眼睛。

“嗯？”青山皱着眉，把脸凑过去。

京子上前一步，仔细打量后备厢内部。

又一阵风吹过，头上的枝叶发出诡异的响动。

她瞪大眼睛，盯着后备厢内。

“啊。”由于过度震惊，京子一时说不出话来。

她旁边的青山倒抽一口凉气。两人大张着嘴，全身颤抖，仿佛忘记了如何呼吸，也发不出声音。

后备厢里的确有一具尸体。可是，那已经不是刚才京子看过的年轻人的尸体。

后备厢里的尸体变得七零八落。

双手和双腿交叉在一起，躯干部分滚落在一旁，都已被完全切断。她没看见脑袋，可能滚到后备厢深处了。

刚才还四肢完整的尸体，短短几分钟后就变成了尸块。京子一屁股跌坐在柏油马路上。

“京子，你还好吧？”

青山的声音变得异常尖厉。

“还、还好。”她想逞强，但是失败了。

我怎么会这么软弱，她心里虽然这么想，但还是感到全身冰冷。可能因为无法理解眼前的事情，也可能因为突然目睹了尸身上的断面，京子感到一阵恶心。

男人才会被吓得贫血，她在脑中呵斥自己，身体却完全使不上力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恐惧与恶心交杂在一起，京子的意识渐渐模糊。



丰田快步离开了公园。虽然是那几个年轻人先挑事，但他不能肯定对方一定不会报警。年轻人最擅长把自己的所作所为高高挂起，而且一旦挂起，就再也不会放下来。

他把手枪放回包里。虽然无处可去，但他决定先回市区。人多的地方更安全。若是独自走在没有人的路上，更容易成为警察询问的目标。他应该混进商店街的人群里。

直到他想走上人行天桥，才发现双腿在颤抖。他使不上力气，膝盖一软，险些跪倒在地。慌忙抓住扶手，但仍无法支撑体重，最后还是一屁股坐在了台阶上。

手也在抖，肯定是因为对人开了枪。这是恐惧，还是罪恶感，抑或是单纯的兴奋？他无法分辨自己的情绪，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己的确开枪打了人。就像自己现在没有工作那样肯定。

过了许久，他才挣扎着站了起来，然后尝试深呼吸。尽管还是无处可去，但他迈开了脚步。凝视着四条腿有规律地运动着的老狗，他渐渐恢复了平静。

还好有狗在，他想。别害怕，他想起那句台词，对啊，别害怕。

丰田沿着广濑大道一直向前走，前方就是拱廊商店街。路上有几个牵狗散步的人，他顿时松了口气。混在人群中的自己并不显眼。

他侧耳倾听，暂时还听不到疑似警车的鸣笛声。对了，刚才打劫邮局的事情怎么样了？他有点想过去看看，但预感到可能会有刑警把

他揪出来，罪犯会再次回到现场，就不太敢往那里走。肯定是离得越远越好。

左边有一所小学。丰田在人行道上停下脚步，狗也停了下来。

狗似乎提高了警惕，不断四下张望。它是在留意周围的警察吗？还是担心刚才的年轻人回来报复？或许又会有什么人跳出来嘲笑失业的男人，也有可能是想起了自己曾经是条看门狗。

“这不是丰田君嘛。”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丰田发现左边冒出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男人，头上已经长出了白发，体型瘦小。

“哦！”丰田想起了这个人，“井口。”

这人是跟他同期入职的。丰田不禁感叹，事情怎么这么凑巧。那天上司要求他自愿离职时，提到的人就是井口。

如果你不辞职，别的员工就要辞职了。那天上司表情凝重地说出了一个人名，就是井口。

井口正推着轮椅走在路上，轮椅上坐着一名少年。丰田看不透，这个轮椅上的少年究竟是井口的不幸，还是他无可替代的幸福。

“听说你辞职了。”井口平淡地说。

“受不了了。”丰田强装平静，用力绷紧腹部，不让自己的声音颤抖。一旦放松下来，他就有可能把手伸进包里，又一次拿出手枪。他很想怒吼，究竟是谁害我变成这样的？

你一脸平静地推着轮椅，我却为你受了这么多苦。

“那是你的狗吗？”井口指着丰田脚边的老狗问。

“自己跟过来的。”

井口含糊地笑了笑，可能不确定丰田是否在说笑，又觉得这条狗身上这么脏，有可能是真的。“这个人以前跟爸爸是同事，而且是同一年进公司的。”井口转而对轮椅上的儿子解释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这个问题深深刺中了丰田。“还没定下来。”他小声说，“现在我只是个上了年纪的失业人士。”他控制不住谴责的语气。

“经济真是太糟糕了。我也暂时找不到工作，只能住在老婆娘家。说起来真是愧疚，但也没办法。现在正帮丈母娘和老丈人打理生意呢。”

井口的语气有点自嘲，但非常干脆，像是完全整理好了心情，正在积极前进的人。

“啊？”丰田一时说不上话来，“你也辞职了？”

“是Restructuring啦。”井口故意慢吞吞地念出了裁员的英语单词。

“等等，我也是被公司裁员的。”

“我知道。不只是你，我们那一辈的员工全都被裁了。包括我。”

“可我当时听说不会裁你啊。”丰田没有说自己当了他的替身，看来那天就算他不同意，最后肯定也要被上司裁掉。

“你是第一拨。传出你被裁员的消息后没多久，就找到我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演那出戏啊！他很想原地坐下。老狗看着丰田的脸。“我还以为你能保住工作。”丰田好不容易挤出话来。

“结果还是没保住。”井口的语气有点自虐。

“什么时候找到你的？”

“你说要我辞职的事吗？”井口说完，稍微想了想，然后报了个大概日期。那跟上司找到丰田的时间几乎相同，间隔不超过一个月。

老狗坐在地上，看着丰田，似乎在说：“你被骗了。你以为自己辞职是为了保住一个关系并不算好的同事，其实一切都是谎言。你还沉浸在自我牺牲的感觉中，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种事。一切都是幻觉。”

就算狗不说，丰田心里也清楚。那个眼镜猴一样的上司其实在戏弄他。上司肯定欺骗了丰田，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也戏弄了他。

“丰田君，你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我以为你能留下。我记得那家伙是这样说的。”

丰田道出了那个上司的姓名。

“哦，就是那个人负责裁员一事，听说他升官了呢。毕竟他帮公司干了脏活，也难怪。”

“我还以为你会没事。”丰田还是放不下，又重复了一遍。

“世上哪有绝对的安稳。”井口的语气还是那么平淡。

“不，我不是说这个。”丰田勉强挤出一句话。他的确不是说这个。眼前闪过舟木的脸，他闭上眼睛，想甩开那张脸，但是没有成功。舟木竟然升官了，难以置信。

后来，他与井口道了别。他们没有对彼此倒苦水，也没有咒骂公司的行为。井口给了丰田一张餐馆的传单，说这是他老婆娘家开的店。

丰田答应他“下次会去”，其实井口可能也知道丰田绝对不会去，但还是说：“我等你来。”

丰田注视着井口的背影，那人自豪地推着儿子的轮椅渐渐走远了。接着，丰田叹了口气，还是不知道该对此事作何反应。

丰田走进设在地铁入口旁的大号电话亭。他好久没进电话亭了，只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老狗的表情似乎也有点苦闷。

可能很少有带着狗走进电话亭的，周围的行人都忍不住看向他们。想笑就笑吧，丰田挺起了胸膛。随便你们怎么指指点点，我都无所谓。因为他知道，一个没有工作的男人跟一条脏兮兮的老狗待在狭小的箱子里，的确显得滑稽可笑又令人厌恶。

他插入电话卡，有点担心自己记不起号码，但是实际操作之后，他很快就想起来了。

会是谁接电话？他惴惴不安地握着听筒。

铃声响了几次，接着有人报出了熟悉的公司名称，电话里的女人的声音很陌生。丰田报了假名，请她转接比他晚几年入职的设计师。

对方接了电话。这名设计师是男性，声音很尖，三十多岁了还像个孩子。

丰田跟这个人在同一个组工作了将近四年。他给人的印象有些肤浅，工作却很扎实。刚入职时是丰田负责带他，然后丰田看中了他的能力，把他调到了自己的团队。当时周围的人都不太愿意让刚进公司两年的人参与大项目，但是丰田坚称“这是为了让他有机会学习”。丰田很看好这个人，而这个人也表现出了超出丰田预料的活跃，不断推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很快就得到了客户的好评。

丰田咽了口唾沫，表明身份。

他很紧张。一起工作时，这个人对他很殷勤，也很尊敬他。然而，那时他们是职场上的前辈和后辈，完全有可能只是表面功夫。现在，他已经是个被裁员的中年男人，不再是前辈，更像是反面教材，所以这个人就算瞧不起他、不理睬他，甚至忘记他的名字，也完全正常。

“丰田先生，最近怎么样，还好吧？”对方的声音很开朗。

“啊，嗯，我很好。你呢？”

“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问这个？”对方笑了起来。他并没有表现出丰田担心的距离感和冷漠，这让丰田安心了不少。

“我想问问舟木先生的情况。”丰田说出了前上司的名字。

“哦。”他的音调变了，说不定还四下看了一会儿。

一提到“舟木”，对方可能就猜到了打电话的用意。丰田已经做好了后辈劝他不要记仇的心理准备。

然而，那个后辈说出了意想不到的话。“你别说什么舟木先生了，直呼其名就好。”

“嗯？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丰田先生是被迫辞职的。听说舟木有权决定裁员对象，所以他就把容易威胁到自己的或是他看不顺眼的人都辞退了。”

“喂……”丰田慌了，因为后辈没给舟木加上尊称，“你在那边说这种话不会有事吧？”

“没关系的。”对方的回答游刃有余。是因为周围没人，还是公司内部已经可以随便说这种话了，要么就是所有人都默许了说舟木的坏话。

“好多比丰田先生更应该辞职的人都留下了。”

丰田不禁苦笑。后辈是在安慰他吗，还是单纯的客套？

“你想问什么？”

“听说舟木升职了，真的吗？”

“应该说，干脏活的人得到奖励了吧。虽然我很不服气，不过那个人现在当上常务了。”

握住听筒的手不禁加重了力道。

“谁叫他干了脏活呢。”对方咬紧牙关，挤出一句深谙事理的话语。

“舟木现在在哪儿？”

“还在这座办公楼里，不过再过不久就要调回总部了。拿着仙台离职人员的名单回去报到。”

要回总部了？丰田满怀怨恨地想道。让他陷入这种困境的人竟然出人头地，荣升到总部去了。“哦，是嘛。”他握紧拳头，强忍怒火，保持平静的语调。现在不能让任何人看穿自己的心思。

不过，这是个机会。只要舟木还在仙台，就有机会。

“丰田先生，你现在在干什么工作？”后辈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心脏开始刺痛，胃部也随之缩紧。“嗯，就随便干干。”丰田再次挤出声音。

片刻的沉默。这个后辈很机灵，可能已经猜到他现在没有工作，而且对现状极不满意。

“丰田先生，回头出来喝一杯吧。”

“啊？”

“挺久没见你了。”这个后辈跟最近的年轻人不一样，并不喜欢聚餐。虽然公司举办的活动会参加，但很少跟同事去居酒屋闲聊。

“你用不着关心我。”丰田笑着说。

“我可是丰田先生一手带上来的啊。”

“你本来就有才华。”

“一开始我都是在模仿丰田先生。”他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丰田一时说不出话来。

老狗无奈地抬头看着他，似乎在说：“你这家伙怎么哭了？”丰田抬手抹了一下眼角。

他放下听筒，连续做了几个深呼吸，然后发现自己忘了对后辈说“谢谢”。

“我要杀了他。”丰田说着，走出了电话亭。

我要报仇，他想。说是找借口也好，迁怒也罢，他都无所谓。为了整日疲于找工作、整日提心吊胆的自己，也为了耷拉着肩膀推动轮椅的井口，他一定要报仇。丰田握紧拳头，感到这是自己的使命。

私愤有什么不对，私怨又有何不可。

这不是比冠冕堂皇的战争和内讧更正常吗？蜂和蚂蚁会为了维护集体的巢穴而战斗，但不会为了个人的怨恨打击对手。私人的复仇才更像人类所为啊。

人类就这么伟大吗？我最讨厌人道主义了。老狗似乎在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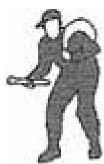
注释：

[1] 关于会说话的稻草人和这个怪人的故事，可以去阅读伊坂幸太郎的小说《奥杜邦的祈祷》（新星出版社，2017年出版）。

[2] 河原崎坚信高桥是神，一直用尊称，因此用了称呼神明的“祂”。也与已不再相信的塚本有所区别。

[3] 关于这起爆炸案，可以去阅读伊坂幸太郎的小说《阳光劫匪倒转地球》（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出版）。

5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佐佐冈平静地说着，还露出了释然的表情。

“坐下吧，没必要再装成这家的主人了，也没必要再骗我。你我同是小偷，何必再对彼此客气。”

佐佐冈略显犹豫地看了一眼背后的房门，坐到沙发上，面向黑泽。“你怎么知道的？”

“你一进来我就知道了。那一瞬间的表情，堪称经典。”黑泽忍住笑意。

佐佐冈静静地吐了一口气。

“刚才说了，我是职业小偷，从来不怠慢背景调查。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跟业余小偷的决定性差别。所以我当然知道这里不是你家。”

“你早就记住这家的主人了？”

“那当然。”黑泽愉快地说，“我知道这家主人的姓名和外貌，还知道他的人生经历，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有什么癖好。”

“我是外行。”

“你这么蹑手蹑脚地走进别人家，能做好工作吗？要冷静。只要保持冷静，人基本上无所不能。就拿入室盗窃来说吧，到达玄关大门之前，必须克制住兴奋和紧张。”黑泽竖起一根手指说道，“还有，进

门之前必须充分确定屋里没有人。对这件事不上心的人，就像在战场上举枪乱射，贸然暴露自己所在地的士兵。一旦察觉到屋里有人，就要马上撤退。”

“老实说，我连自己怎么进来的都不记得了。”

“说来听听吧。”黑泽靠在沙发上，摊开双臂。

佐佐冈心神不宁地看了一眼房间，又看了一眼手表。

“别担心，这家的主人暂时不会回来。”

佐佐冈愣住了，随后惊讶地问：“你怎么能肯定？”

“因为我已经调查过那个人了。”黑泽笑道，“只是没想到还有你这样的角色登场。”

佐佐冈无力地笑了笑，他似乎在思索如何开口。

“不如我来提问，你来回答吧。你现在肯定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你提问？哦，也好。这样更好。”

“你缺钱吗？”

“钱？”

“当小偷能有什么大不了的理由，还不是钱？”

“不。”佐佐冈一开口又沉默了。他看着黑泽，表情很凝重，脸上的皱纹显得格外深邃。

“我失败了。”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失败？做什么失败了？”

“我原本在一个叫户田的人开的画廊工作。”

黑泽仔细回忆这个名字。“户田，户田画廊？我听说过。”

“你听说过也不奇怪，因为他很出名。他还是全日本户田大厦的房东，是个大款。”

“‘大款’？你这说法好幼稚啊。”

“他真的很有钱，只能这么说。”

“你在他的画廊里工作过？”

“我在那里待了十年，学到很多东西。有好的，也有坏的。他的画廊很厉害，签了不少有潜力的画家，就像投资炒股一样。他把画买回来存着，静候价值上涨，然后卖出去赚取差价。”

“绘画交易不就是投资吗？”

佐佐冈露出困扰的表情。“我喜欢画，也喜欢画家。尤其是为自己创作的画家。他们丝毫不认为自己在往股票上涂颜色，即使有野心也不会丢掉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画家。就像深藏在洞窟里创作巨人的画作，却不为展示给任何人的戈雅，我喜欢那样的画家。真正的画家创作的画作，跟祈祷非常相似。”

“画家也会祈祷？”

“绘画可能就是刻印在纸面上的祈祷。”佐佐冈说，“虽然我工作了十年，但极其痛恨把绘画当成投资的素材。”

“你都工作十年了，确实不该说这种话。”黑泽调侃道。

佐佐冈自嘲地笑了笑，又一次满怀热情地说：“毕加索的画商叫康维勒。毕加索还年轻时，康维勒就发现了他的才华，跟他签订了合约。后来，康维勒就成了人们口中的‘毕加索的画商’。我也想创造像他们那样彼此信任的关系，也想培养尚未发芽的画家，实际感受绘画真正的力量。”

“可是培养画家很花钱吧？”

“是的。”佐佐冈的肩膀耷拉了下来，“黑泽，你说世人为什么只看重金钱呢？”

“很遗憾，这个世界就是金钱至上。或者应该说很庆幸？”

“你说得对，是我太天真了。”

黑泽满意地点点头。“很好，再说说吧。有些话说出来会舒服些。”

“你怎么像我的心理医生一样。”

“我不知道心理咨询要怎么做，但那可能跟偷东西有点像。在屋子里物色现金，跟在这里搜寻想法差不多。”黑泽指着自己的脑袋说。

“不愧是你，竟然没有指着胸口。”

“不甘和痛苦全都塞在脑子里。”黑泽理所当然地回答，“言归正传，你后来从画廊辞职了，对吧？然后尝试独立，结果失败了？”

“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说你失败了。更何况，成功人士会顶着苦瓜脸出来当小偷吗？”

佐佐冈听完，垂下了头。“我对自己看好的所有画家都发出了邀请，让他们跟我一起干。其实我手头没多少资金，他们就是我的全部。画家人脉就是我的财产。但是我有自信，认为他们都愿意跟着我。我坚信，这些艺术家真正需要的，是能够与之分享悲欢的小画廊，而不是把绘画当成投资对象的大款。”

“你错了。这是个幼稚的错误。”黑泽马上指出。

“你很懂啊。”

“不用想也知道。艺术家需要的是资助者，从古至今皆如此。艺术家缺乏的是生存能力。除了才华和努力，画家真正需要的不是理解和建议，只是钱罢了。”

“你说的可能一点没错。”

“你的画廊后来怎么样了？”

“哪有怎么样，还没开就倒了。”

“那可真是厉害了，前菜还没上就上了甜点。”

“当时离开店已经不远了。我转了好多中介，最后租了一栋楼。虽然没有对着大路，但地点也不差，连内部装修都开始了。就在那时，一个老画家打电话告诉我：‘我不打算跟佐佐冈先生合作。’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在一个月前，我还跟他一起喝酒聊天，握手约定

今后要合作。结果呢，他一个电话就推掉了原来的约定。再后来，所有画家都离开了我，就像海水退潮一样。现在说起来，甚至可谓爽快。”

“因为那个叫户田的出手了？”

“那人一得知我要独立，马上展开了行动，用金钱甚至恐吓圈住了所有画家，禁止他们跟我合作。”

“真不成熟。”

“那个人绝不原谅任何会威胁到自己的人。从他店里出去的人竟敢自己开店，他怎么可能容忍呢。”

“你开店是为了对抗他吗？”

“怎么会。刚才我也说了，户田画廊实力惊人，我想开的店跟他一比，只是不起眼的咖啡馆罢了。我丝毫不打算对抗户田，因为两者的规模相差太大了，就像职业棒球队和儿童棒球队一样。”

“然而，你还是激怒了户田。”

“我也很吃惊。”佐佐冈道出了自己的震惊。

“他明知道你是螳臂当车，也没有手下留情啊。”

“螳臂？”

“就是螳螂举起前臂试图挡住疾驰的车轮，对抗绝对不可能战胜的敌人。”

“没错，就算我有心对抗，也是螳臂当车。但他并没有手下留情，就是要把螳螂踩死才舒服。”

“这算是傲慢，还是彻底？这人挺有意思，我不讨厌他。”

“他觉得世上没有他得不到的东西。”佐佐冈严肃地说，“事实上，他想要的东西的确都得到了。而且他还绝不原谅小看自己的人。”

“但是你小看了那位户田老爷，下场就是所有信任的画家都背叛了你。”

“真的是眼前一黑。”佐佐冈抬起双手做了个摸索的动作，仿佛想

重现当时的心情，“我和户田的差别就在金钱和地位。那些画家之所以离我而去，可能正因为我缺少了这两样东西吧。”

“原来如此。”

“于是，我就被金钱击垮了。”他的话语无比悲凉，“这个世界只看重金钱。”

黑泽满不在乎地说道：“没有东西能胜过金钱。”

“果然是这样吗？”

“如果你是输给了钱，那完全不需要感到羞耻，更没必要伤心。”

“我真不知道你哪些话是真心的。”

“我是小偷，单纯以金钱为目标的职业小偷。世上最具力量的东西就是金钱，金钱的多寡决定了人生的走向。为了尽量减少那个差距，我就摸进别人家里偷走金钱。”

“对了，我想起来了。”佐佐冈说，“我知道画廊要倒闭后，还去画框店说明了情况。当时在那里打工的年轻人对我说：‘未来写在神明的配方上。’在他看来，我遭到的背叛可能一开始就注定了。”

“你知道涡虫实验的故事吗？”黑泽突然问。

“涡虫是什么？”

“大约两厘米长，连大脑都没有的原始生物。”

“拿它做实验？”

“涡虫没有水就活不了。先把涡虫装进一个容器里，然后抽掉里面的水，只留下一小片积水。然后，把灯光打在积水上。涡虫当然会朝着水移动，对吧？然后一直重复这个实验，最后会发现涡虫开始跟着灯光移动，即使那里没有水也会移动。”

“原来它们有学习能力。”

“没错。它们记得有灯的地方就有水。但是你猜，再重复几次同样的实验会怎么样？”

“从此涡虫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佐佐冈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黑泽摇摇头。“突然，涡虫就不再移动了。无论怎么打灯，它们都不再移动，任凭自己干死。”

“为什么？”

“不知道。我猜啊，那些涡虫应该是‘厌倦’了同样的行动。因为只要改变容器内侧的材质，或是改变环境，它们又会继续学习。总而言之，连那种原始生物，面对不断重复的生活，都会选择自杀。”

“那是真的吗？”

“是真的也不奇怪吧？人类更是如此。几十年来不断重复同样的生活和同样的工作，连原始生物都会厌倦，人又如何受得了这种漫长的无聊呢？告诉你吧，人会对自己说：‘人生就是如此。’然后他们就释然了。你说奇不奇怪？我反正不明白，他们到底有多了解人生，能这样断言呢？”

“明明都趴在大鱼身上。”佐佐冈轻笑道。

“你离开户田去开画廊一定是对的。每天待在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做同样的工作，很容易疯掉，就像不断重复同一个实验的涡虫一样。”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你没有做错。你创业失败，欠了一些钱，还遭到了别人的背叛。那也比一直待在原地，每天茫然重复同样的生活更正确。”

“听了你的话，我还真觉得有点道理。太不可思议了。”

“我也有同感。跟你说话时，我觉得自己的胡说八道跟真的一样。”

“我妻子坚信地位和金钱决定了一切。”过了一会儿，佐佐冈继续道。

“真的吗？”黑泽高兴地反问。

“她之所以跟我结婚，可能也是因为我在大画廊工作。而且画廊本身就自带一定的光环，她可能误以为我一年到头总往巴黎跑。”

黑泽插嘴道："人们觉得巴黎很时尚，一定是因为国旗设计得好。"

"她很喜欢用每年出国旅行的目的地、包包的牌子这类东西来判断事物的优劣。"

"我也一样。"黑泽说，"其实我也喜欢金钱、外观和姿态这种一目了然的东西，还有表象和地位。也许事物的本质就在这里。看不见的爱情和团队精神，跟可疑的宗教没什么两样。"

"你这是在嘲讽吗？"

"小偷走进别人家，就是为了钱。除了物质，别无他求。"

"她特别生气。"

"因为你辞掉了大画廊的工作，还创业失败，她肯定无法接受。"

"她想跟我离婚。"佐佐冈的语气极其凝重，黑泽险些笑出声来。

"那就离婚啊。"

"离婚……"佐佐冈惊讶地抬起头，仿佛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建议，"我做不到。"

"为什么？"

"她是我的妻子，我们应该共度人生，怎么能轻易分开呢？"

"离婚很简单。"

"我不是说手续是否简单。"佐佐冈死死盯着在膝头紧握的双手，似乎在说真心话，"夫妻怎么能轻易分开呢？人与人的关系可不是单纯用细线连接起来的啊。"

这家伙没救了，黑泽看着佐佐冈想。与此同时，他也想起佐佐冈的父母在佐佐冈年少时就离了婚，或许这种经历导致佐佐冈更加执着于人与人的联系。但他很快又想，这样解释太单纯了。

"遭到画家的背叛后，你学到了什么？人与人的关系不是轻易就会断裂吗？金钱的维系才更牢固。从东京回到仙台时，你妻子热情迎接你了吗？"

佐佐冈没有说话。

“她可能很烦你吧。”

“没有我，她一个人过不下去。”

黑泽无语了。

仅仅根据他的描述，黑泽就能看出佐佐冈的妻子可能比他更强悍。相比对别人坚信不疑，最后却遭到背叛的死板男人，那个重视金钱和地位的现实女人更坚强。佐佐冈就像个行走在云端的男人，而那个在意别人脚上的鞋子、手上的提包是什么牌子的白领女性，反倒强悍百倍。佐佐冈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人。

黑泽沉默了一会儿，思索该对朋友说些什么。他应该斥责，还是应该劝对方看清事实，抑或夸奖“你是个理想型的丈夫”？他也不清楚。

“我的人生失败了。”佐佐冈又说了一遍。他可能想起了种种往事，最后才得出这个结论。只见他瘫倒在沙发上，露出了身负重担的表情。“我遭到了背叛，背负着债务。我的人生失败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知道有一首曲子叫*Lush Life*吗？”黑泽说。

“没听过。”

“Lush是醉汉的意思，所以曲名可以解释为醉汉自暴自弃的人生。现在你需要的，就是那种放下一切的生活。”

“我不喝酒，也不会自暴自弃。”

“你回答得太认真了。”黑泽苦笑道，“放轻松点，任凭自己悠然地随着大鱼游动。”

佐佐冈还是一脸复杂。

“刚才不是说我是职业小偷吗？”

“的确。”

“可是面对人生，每个人都是外行。你说对不对？”

佐佐冈闻言，瞪大了眼睛。

“每个人都是新手。人生不可能有职业人士。有的人可能会时常摆出一副人生专家的样子，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新手，都是外行。”

“都是外行啊……”佐佐冈嘀咕道。

黑泽凝视着朋友，想知道自己的话有没有说到对方心里。然后他说：“你也是第一次参赛的新手，不要为失败感到沮丧。”

佐佐冈目不转睛地看着黑泽。

“看什么看，恶心死了。”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感到心里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

“上回电视上有个棒球解说员这样说过：‘希望他能拿出新人的气势，不惧失败，大胆发挥。’”

“你怎么当上小偷了？没有被警察逮到过吗？”

黑泽伸出食指挠了挠鬓角，回答道：“嗯，我很幸运，没有被逮到过。当然一开始也经历过不少失败，但还是成功熬到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跑得快。”这一刻，佐佐冈的表情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没错。只要我有意，就可以移动到任何地方。神出鬼没，自由自在，忽隐忽现。”

佐佐冈笑了起来。黑泽换上严肃的面孔对他说：“这是真的。我完全可以趁你闭上眼睛的空隙，到别人家再干一趟。”

他想起白天那个年轻人口中的“瞬移”。

“你已经待在这里了，还能到别的地方去吗？”

“只要我愿意，就能做到。我可以再到舟木的房间去，把抽屉里剩下的钱都拿走。”

“舟木是谁？”

听到佐佐冈的话，黑泽才发现自己无意中说出了那个名字。“一位新客户。”

“你还是那么有意思。”

黑泽露出笑容，指了指房间一角的音响。“要不要放张CD？刚才我看了看，这里有鲍勃·迪伦的碟。深夜里听听那个毫不浪漫的声音，也不失为一种享受。”

然后，黑泽站起来，表示要上厕所。

“你来别人家偷东西，还要用别人家的厕所吗？”

“上厕所不算偷，而是借。”黑泽说道，“说不定……”

“说不定？”

“我会像刚才说的那样，借口上厕所，然后消失。”

黑泽说完，心中暗想：再走一趟舟木的家倒也不坏。



听到彬彬有礼的掌声，河原崎回过神来。他的目光离开了素描本上的脸，左右张望。

正在播放的爵士乐钢琴演奏似乎是现场盘，每次乐曲结束，都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一时间，他把掌声理解成了对自己写生的喝彩。

河原崎看向挂钟，已经过了三十分钟。

不知不觉，他已经翻过了三页画纸。

第一页画了躺在地上的尸体全貌，从朝向天花板的鼻尖到微微分开的脚尖，全都被他描绘了下来。那具身体修长纤细，就像一个颀长的男子正优雅地安睡。第二张描绘了双目紧闭的面部特写，那张脸宛如精雕细琢的艺术品。没有表情的美丽面容和仿佛失去了血液的白色纸张呈现出奇妙的平衡。第三张描绘了颈部以下的躯干部位。

“怎么样？”塚本没有凑过来，坐在原地问了一句。

“不知不觉已经画了三十分钟了。”

“你的集中力真强。对着一具尸体，你不会害怕吗？”

“我没有感到害怕。”

“因为你只把他视作一个物品？”

“怎么说呢……”河原崎想了想，然后回答，“即使变成这样，祂还是像艺术品。”

“艺术品？”塚本似乎在强忍笑意，“高桥先生是艺术品？说得好。”

“祂真的不是神吗？”河原崎想说，如果不是神，那这张侧脸为何如此完美？

“高桥先生不是神。难道不对吗？神是彻底的他者，是无限，不可能如此简单地死去。死亡与神是矛盾的。”

两人沉默了片刻。曲子结束，钢琴声也静止了，听见了隔壁传来的声音。

“你听见声音了吗？”

“可能隔壁开了窗吧，是那边的音响声。”

河原崎继续倾听。一个沙哑而慵懒的声音在吟唱，他不太认得出声音的主人。“是鲍勃·迪伦。”塚本听出来了，表情平淡地说，“乡村摇滚之神。我们隔壁也有神。”

河原崎张开嘴，却想不到合适的回应。

塚本站起来，踩着塑料膜缓缓走向河原崎背后。

河原崎条件反射地想盖住素描本，但又觉得不太礼貌，于是控制住了。

“很逼真啊。”塚本的话语从头顶飘落，“我没想到你这么厉害。能看看前面的吗？”

河原崎没有理由拒绝，便翻开了膝头的素描本。

“这是第一张。”他展示了全身像，塚本发出感叹。

“很厉害，太厉害了。真没想到啊。”

塚本的夸奖不像客套，河原崎有点害羞。他解释说自己每天都写生，突然被人夸奖，心情难免有些奇怪。

“如此一来，他也安心了。”塚本说。

“他？”河原崎对这个称呼有点抵触。真的可以如此轻蔑地称呼“高桥”吗？

他重新翻到刚才那一页。

“好。”河原崎听见了塚本的声音。但不是耳朵听见，而像是来自脑中。每当他集中精神绘画，周围的声音就都是这种感觉。

他的余光看到塚本在移动。塚本手上拿着一把小锯子，不知何时还穿上了透明雨衣。

“你、你要干什么？”

“先从手臂开始？”塚本表情严肃。他既没有舔嘴唇，也没有嫌恶地皱眉，而是一脸平静。河原崎没有回答。被人问到是否先从手臂开始，有哪个人能马上回答“好，那就先从手臂开始”呢？

此时此刻，河原崎终于真正意识到，他们真的要拆解了。那果然不是谎言，也不是吹嘘，更不是夸张的表达或比喻。他们真的要拆解那个天才了。

“已经僵直了，好难放。”塚本嘀咕道。

“什么？”

“你听说过尸僵吧？”塚本抓住尸体的手臂说道。河原崎一直没抬起头。

“这具尸体已经硬得跟木头一样了。并非关节无法弯曲，而是关节周围的肌肉已经僵硬，无法伸缩。”

塚本在话尾突然加重了语气。河原崎奇怪地抬起头，发现他已经

趴在尸体的手臂上，压上了全部体重。

河原崎强忍住突然涌上喉头的尖叫。他在对神做什么？河原崎几乎要晕厥了。

“不过只要用力，倒也不是不能弯曲。”

的确，尸体的肘部比刚才弯了一些。

“只要人为扳动几下，就能解除尸僵。不过也可以放着不管，等肌肉开始腐化。”

接着，塚本又用同样的动作折弯了另一只手臂。随后，他拿起锯子仔细检查了锯齿，继而抬起尸体右臂，架在了扁平的纸箱上。

塚本抄起了锯子。河原崎立刻低头看向素描本。他没有看清全部动作，只觉得塚本好像把锯齿对准了尸体的肩部下方。

“高桥先生以前说过，神明不会烦恼那些琐碎的事情，而是观望整体。”

“整体吗？”河原崎想，这有点像写生的方法。

此时，塚本毫无征兆地拉起了锯子。

河原崎条件反射地闭上眼，他还很想捂住耳朵。房间里响起锯木头的声音，虽然并不刺耳，但他还是很害怕。他本以为现场会像外国恐怖电影里那样鲜血飞溅，但事实上并没有。

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

塚本像业余木工一样专注地拉动锯子，他身上的雨衣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声响。“拆解还真费劲。”

河原崎重新看向素描本，准备动笔描绘。

“别画这个！”塚本厉声阻止。

河原崎本想画下塚本操作钢锯的情景，听到声音吓了一跳，忍不住松开了手上的铅笔。铅笔落在膝盖上，滚到了尸体的手臂下方。

“不、不可以吗？”

塚本似乎有点后悔没控制住声音，马上压低了音量。“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合适吧。画下拆解的场景，就跟本来的目的不相符了。”

河原崎愣愣地应了一声，但是不明白他的意思。

“我们只需要把高桥先生这个天才的身体作为零件保留下来，不需要记录拆解的过程，对不对？”

“不需要吗？”

“不需要。你觉得我出现在神的画作中合适吗？”

河原崎呆滞的大脑中产生了一些疑惑。塚本说起“高桥”时，有时称其为神，有时又说不是神，这让他不禁怀疑，塚本自己可能也无法判断“高桥”究竟是不是神。

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每当思考超出自身理解范围的事物时，人总会尝试给出自己能够认同的假说，可是归根结底，无法理解的还是无法理解。

比如河原崎，他心中依然存在“‘高桥’可能不是神”的想法。河原崎不禁想，人面对神这样的存在时，只会陷入混乱和困惑。

“怎么了？”塚本叫了他一声。

“没什么，我想捡铅笔。”他飞快地搪塞过去，贴着地上的塑料膜伸出手，在尸体下方摸索铅笔。

指尖触碰到尸体，冰冷得毫无现实感。河原崎慌忙缩回了手。并非因为无意中触碰到了尸体，而是产生了亵渎神明的恐惧。

“你没事吧？”塚本问道。

河原崎表示没问题，再次捧起了素描本。

啊，他险些发出惊呼。不，可能真的发出了声音。铅笔尖端猛地戳进了纸面。

河原崎注视着尸体的腿。可能经过刚才的操作，尸体的位置发生了改变，让他看到了方才没注意到的东西。

他感到眼前一黑，一阵眩晕之后，视觉才渐渐恢复。

尸体的左边大腿根部有一道痕迹，是条长约五厘米的手术疤痕。

短短五厘米的伤疤让河原崎失去了一切话语。极端可怕的感觉向身体袭来，仿佛看见了不详的纹样。脑中涌出记忆，反复回放，一个声音问他：你还记得那张传单吗？

那张寻人的传单。寻找失踪的儿子，底下还注明了“大腿根部有手术痕迹”。

他眼前的尸体的腿上就有疑似手术的痕迹。

这是什么意思？脑中又浮现出“失踪”二字。河原崎看向尸体，两者几乎要联系在一起了。他感到恐惧。

他拼命打消那些想法。这怎么可能？

他强迫自己摆好素描本，握笔的手加重了力道。

这太奇怪了——一个声音在呐喊。

要小心，要小心，世上布满奇怪的圈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陷阱。对他发出忠告的，可能就是他自己。

脑子里仿佛装满了飞虫。那是蚊子飞舞的声音。



京子挣扎着站起来，走到青山旁边。

从尸体身上脱去的衣服堆在后备厢的角落。

她无法凝视，恐惧让她几乎无法站立。

京子平时可以时刻保持冷静，不畏惧任何事物。她不允许自己害怕一具尸体。

“全都切断了。双手和双脚都被切断了。”

“怎么回事啊？”京子拼命寻找发泄怒气的出口。

面对这一毫不现实的事态，她没有感到惊讶，反倒异常愤怒。“为什么啊？刚才还好好的尸体，怎么就变得稀碎了？不可能！

啊，我知道了，你撞死的那个年轻人其实是塑料模特吧？装在后备厢里被震开了对不对？太搞笑了。”

“怎么可能啊！”青山也陷入了混乱，语气绷得很紧。

“是谁干的？”

“你问我？”青山无言以对。

“我们就是上厕所离开了几分钟，肯定是有人趁机打开了后备厢。等等，后备厢的钥匙不是在你身上吗？”

“啊，嗯。”青山还没恢复过来，“一直在我身上。我去树林里找你时，也一直在我身上。”

“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京子忍住自暴自弃的冲动，竖起食指。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其实这句话也是对她自己说的。青山的表情扭曲了。

“我们走进林子的短短几分钟内，有人打开了上锁的后备厢，把里面的尸体切断，重新上锁，然后离开了。”

“应、应该是吧。”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不可能。”

“然而，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

“不可能。”青山说，“除非发生奇迹。”

“假设这是奇迹，那到底是为了谁发生的？”京子说。

“奇迹不会再出现了。”青山愣愣地说道。对他来说，那场零比三的大逆转之后，奇迹就不会再出现。

京子发现自己原地兜起了圈子，便开口道：“我们冷静点。”这话是对她自己说的。

“还是找地方埋起来吧。这太奇怪了，尸体不可能突然变得七零八落。”

青山轮流看着后备厢和京子。

京子很想挠头。

“总之先把后备厢关起来。”她握紧拳头，强忍歇斯底里的冲动，指着青山说。事情必须一样一样来。

青山走向后备厢，手搭在箱盖上，注视着破碎的尸体，表情越发扭曲。

“赶紧关上啊。”京子烦躁地说。

后备厢关上了。

“先上车吧。”京子又说。现在必须冷静思考，如果不保持冷静，就什么事都做不了。

坐上车后，青山一拳砸向方向盘。“京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尸体什么时候被切碎了？”可能因为车内空间狭小，加剧了他心中的恐惧。他想把所有的不安都倾吐出来。

“冷静点。”下腹部残留的尿意让京子极端焦躁，但她不停抖脚的原因却不在这里。

“这太奇怪了，怎么可能呢？我们离开车的时间，只有京子去上厕所的短短几分钟啊。”

“好了，你冷静点。”京子挠起了头。青山的提问让她更加烦躁，因为她也搞不清楚状况。“尸体已经变得稀碎了，能有什么办法？”

“但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京子闭上眼，双手按着头拼命思考。只要冷静地分析时间线，应该就能得到答案。她开始调整呼吸，缓缓吐出一口气。

“我再去看看后备厢。”青山突然打开车门，显然他无法忍受一直待在车里的压力。

京子没有回答。她觉得一开口说话，就又会陷入慌张。

“京子，你在听吗？”

京子抬头看着青山，问道：“是不是你干的？”她没有证据，可能

只是觉得青山太烦了。

青山骤然变了脸，同时关上车门。

“你什么意思？”

京子并不害怕，而是笔直地看着他。

“你听好了。我想上厕所，于是走进了树林。当时你拖延了一会儿，没有马上跟过来，对不对？”

“我只是打开后备厢看了一眼尸体。”

“你无法证明这一点。你刚才真的只是打开后备厢，看了一眼尸体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其实你还切碎了尸体吧？”京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平淡地说。

“怎么可能？！”青山立刻反驳，“我跟京子前后只分开了很短的时间，细算下来顶多几分钟而已。”

“当时尸体的确在后备厢里吗？”

“没错，在里面，而且很完整，没有被切开。要是被切开，我能发现不了吗？”

若是尸体被脱光了衣服，还被切成碎块，就算晚上一片漆黑，青山也不可能发现不了。

“那就是说，尸体是在你查看之后到再次打开后备厢之前那段时间被切开的。”

“只有五到十分钟。”

“没有十分钟。”

“比十分钟短。”

“十分钟能做到吗？”京子说了一句，继续挠头，“问这个根本没有意义。”

青山开车撞了人，这应该是事实。京子认为那是一场毫无疑问的事故，不可能是谁的阴谋诡计。

然后，京子提出把尸体放进后备厢带走，还提出等到杀了青山的妻子，将两具尸体一并处理掉。整件事除了京子的意愿，不可能混入他人的企图。

下一次停车，就是在这处树林边缘，而且这也是京子提出来的。她很想上厕所，于是让青山停了车，这不可能是他人的安排。

接下来，后备厢里的尸体就发生了变化，被切碎了。就像发生在仙台的连环碎尸案，尸体转眼之间就成了碎块。

其间不存在碎尸的时间，这点应该可以肯定。京子想，这应该是找到正确答案的线索。她感觉自己仿佛在黑暗中摸索，尽管看不见前方，还是产生了几步之外就是墙壁的预感。

“我还是再去看看后备厢。”青山实在忍不住，发出了奇怪的声音，开门走到外面。

京子没有跟过去，而是坐在车里继续思考。

后备厢上了锁，钥匙在青山手上。也就是说，碎尸的人必须也有一把钥匙。也有可能凶手受过开锁的训练，或是后备厢变形，无法正常上锁。

尸体会不会一开始就被切断了？

京子试着思考。如果是这样，那时间就不是问题了，无须担心没时间切断尸体。难道是调包了？她灵光一闪。

被撞死的是个四肢健全的男人，可是，尸体现在变成了难以分辨的碎块。有人把被撞死的尸体和碎尸的尸体调包了。是谁？根本不用思考，只可能是青山。跟这起事件有关的人只有京子、青山和那个被撞死的男人，只需运用排除法，就知道是青山。

她连忙看向后视镜，想知道青山在干什么，可是角度不对。他可能在搬动后备厢里的尸体，车后传来了阵阵碰撞声。

京子又猜测：青山可能是仙台碎尸案的凶手。想到这里，她不禁感到兴奋。自己的恋人有可能是震惊世人的杀人犯，她忍不住觉得他特别可爱。

车门突然打开，青山坐了进来。京子用与刚才截然不同的目光看着他。“怎么样？”

“一个样，尸体还是七零八落的。”

“为什么呢？”

“我要是知道，就不用发愁了。”

青山发动引擎，握住方向盘，似乎做出了决定。

“你打算怎么办？”

“能怎么办？按照计划，到我家去。”

京子看了他一会儿，想猜测青山的真实想法。

“我也这么想。万恶的根源都在你老婆身上，我们早点把她解决掉吧。”

你是杀人犯吗？她努力咽下了这个疑问。

现在应该按照计划行事。但是京子转念一想，稀碎的尸体有可能就是青山的老婆。

她刚才看到碎尸时，尸体的躯干呈俯伏状态，很难分辨是男是女。被撞死的男人身材瘦削，就算被调包成女性尸块，也看不出异样。而且，京子并没有看清尸体的头部。

没错，的确有可能。青山可能已经杀了老婆，将她分尸，放在后备厢里。撞到那个男人虽然是一场事故，但他还是有可能把尸块跟尸体调包了。

京子完全沉浸在臆想中，甚至觉得自己受到惊吓跌坐在地的行为十分愚蠢。今后不能再发生这种事了。

她知道自己已经没问题了，刚才只是过度震惊而已。散碎的尸体算什么？京子慢慢冷静下来。尸体会自行断开吗？怎么可能？她想起各种怀抱妄想走进诊所的患者。有人想开枪射杀众议院议员，有人觉得稻草人给自己下了命令。开什么玩笑？我才不要变成那种人。

“说不定……”青山开口道，“会不会是那个啊？我白天不是说，听

见几个高中女生在聊天吗？”

“你说什么呢？”

“就是今天在外面听到的话，你不记得啦？她们说，尸体会自己变碎。”

“哦，你说那个啊。”京子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青山的确提到过这件事，她还记得自己当时想象尸体自动断开，碎块像壁虎的尾巴一样蠕动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变成碎块的尸体会重新连接。”

“外面多得是这种无聊的鬼故事，而且粗制滥造。你觉得尸体有可能重新接起来吗？”

“肯定什么地方正在发生很不好的事情。”青山突然说。

“你能说得清楚一点吗？”

“有人正在做让神明震怒的事情，所以才会发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让神明震怒的事情是什么啊？”

“比如有人杀死了神明，甚至拆解了神明。”

“你竟然信神？”

“只要陷入困境，所有人就都能看见神明。”

青山的语气似乎有了一点余裕。京子更加确信自己的结论了。青山对我隐瞒了什么，有可能是令我惊喜的事情。

汽车穿过夜色中的道路，青山笔直地看着前方。树木在黑暗中不断闪过，京子沉浸在激动的心情中，想起了要跟她离婚的丈夫，她很想告诉他：人生远比你想象的更有戏剧性。



丰田抬头凝视着自己工作过的地方。这是仙台很有名的办公楼，他的公司占了十五楼到十八楼的空间，他曾经的部门就在十五楼。那天舟木问他“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也是在同一层楼的会议室。他甚至记得白板的位置。

握着牵引绳的手加重了力道。

丰田不知道舟木的住处。他听说舟木在仙台市内有一套公寓，但不知道具体在哪个区。他选择的做法很简单：在公司埋伏钓出舟木。

丰田用公共电话打给舟木，告诉他：“赶紧回去一趟，你家进小偷了。”这个谎言十分老套，连丰田自己都忍不住想笑出来。舟木烦躁地大声反问，但是丰田挂掉了电话。

他猜测，这个电话应该有效果。无论是谁，接到这种电话肯定都会离开公司回家查看。

丰田打算等他到了家就开枪，然后或许还能伪装成入室抢劫。都这种时候了还想着自保，着实有点可笑。

大楼有两个入口，不过下午六点以后会关闭后门，只能从正面的自动门出入。于是，丰田牵着狗，站在能看见正门的地方。

附近是个私立高中的公交车站，较远处有张长椅。它看起来就像是拆除旧车站时剩下的东西，但还很结实，坐起来没有问题。

前方有三个女高中生站在一起聊天，但不碍事，反倒能遮挡他的身影，不让楼那边的人看见。

狗定定地看着那几个女高中生，似乎在观察她们。

“话说，你们听说没有啊？就那个。”个子比较矮的女生发出了尖厉的声音，“碎尸的事情。”

“听说了。”一个人说。“啊，什么？”另一个人不高兴地问。

提出话题的女生得知其中一个人已经掌握了消息，也有点不高兴。“现在很流行的碎尸案啊。”

“那个太恐怖了，而且被杀的好像都是年轻人。”

“不过我跟你们说，那好像不是真的碎尸案。”发色很浅的女生得

意地说。

“怎么回事啊？”

“听说是尸体自己变碎了。”另一个女生抢先回答。

说这种无聊的事情好玩吗？丰田无奈地看着她们。

“尸体自己碎了？”

“对啊。本来已经埋起来的尸体自己碎了，后来又自己接起来，在街上到处走。接着又自己碎了。”

“怎么又碎了？”倾听的女生一脸认真地问道。

丰田险些笑了出来。是啊，怎么又碎了？尸体碎掉又接起来，这有什么意义吗？虽然无论什么时候都流传着都市传说，但这几个女高中生讲的故事也未免太荒唐了。

就在此时，他发现舟木走了出来。丰田条件反射地想站起来，但马上意识到自己不能太显眼，就继续保持坐姿。

好在舟木是一个人。他用夸张的姿势抱着一个大包，飞快跑下了台阶。

丰田转过脸，假装看着老狗。等舟木经过后，他才跟了上去。

牵着狗应该算好事。移动短短的四肢努力走路的老狗只让人觉得可爱，没有人会起疑。

舟木一直在左右张望，但从来没有回头看。

跟踪十分顺利，但是丰田渐渐开始担心，对方真的会一直走路回家吗？就在这时，舟木改变了行动。

他走到车道边缘，抬手拦起了出租车。

丰田暗骂一句，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对方当然会利用交通工具。地铁、巴士、私家车，无论哪一种交通方式，他带着狗都跟不上去。他不禁为自己的愚蠢失笑。

大脑迅速运转，必须马上做出判断。

要不要拦车追上去。如果要追，狗怎么办？狗能上车吗？不会碍事吗？

把狗扔下。脑中响起一个声音，但没有人会跟他说话，所以那应该是自己的声音。丰田犹豫了。他看着狗，狗的表情在说：随便你。

他回过神来。我为什么要牵着这条狗呢？这条狗本来就是流浪犬，我既没有必要带着它，也不需要养它。

好在舟木迟迟拦不到出租车，一直焦急地抬着手。

丰田轮流看着老狗和舟木。最优先的应该是报仇。老狗可能并不想参与到这件事里面。不，他想到眺望夕阳的老狗，马上打消了这个想法。是谁被那个勇敢而悠然的姿态鼓舞了？“难道你要抛弃好不容易找到的伙伴吗？除了我还有谁会理睬你？”

终于有一辆出租车靠近了舟木。

丰田连忙走向路边也寻找出租车。幸运的是，他刚抬手，就有一辆车开了过来。

舟木的车刚开走，这一辆出租车就打开了门。丰田上车前先高声问了一句：“可以带狗吗？”

司机是个体格健壮、一头短寸的男人，浑身散发着强烈的气场，让人不禁怀疑他脸上是否还有一道刀疤。他回过头，用富有张力的声音回答：“当然不能了。”

“导盲犬！”丰田咬紧牙关，大声说道，“导盲犬可以吧？”

他硬坐进车里，抱起老狗放在了腿上。

“你干什么？”司机的表情沉了下来。

“拜托你，帮我跟上前面那辆出租车。”丰田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飞快地说道，“不让导盲犬上车可是大问题！这是社会问题，而且你的公司也会头痛。”

“你又不瞎。”司机扭过头，但已经不再散发出怒气了，反倒是一副愉快的模样。“跟着前面那辆车对吧？”他转向正面，一脚踩下油门。

丰田的身体倒在了座椅靠背上。他没有了刚才的气势，发出胆怯的惊呼。老狗依旧被他抱在怀里。

舟木那辆车只在大路口拐了两次弯，并没有走十分复杂的路线。

“你这是在调查婚外情？”司机优哉地问。

“不、不是。”

“这会儿怎么老实了？刚才的气势呢？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客人。”

“是吗？”丰田看了一眼副驾驶席前方的司机证件照，忍不住绷直了身体。这人以前剃着光头，没有一丝笑容，显得整张脸更加凶煞。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那种柴犬一样的导盲犬。”司机豪放地笑道。

车子经过仙台车站，往北行驶了五分钟，进入一片住宅区。“你知道双子公寓吗？”司机问了一句，丰田看向车前窗。

车载广播正在播放新闻。“有人抢劫。”司机一说，丰田吓得几乎跳起来。

“躲在银行里不出来。”听完这句话，丰田总算放心了。看来不是说他干的邮局抢劫。司机又告诉他，抢劫犯闯进仙台车站附近的银行，劫持了人质。丰田不禁感慨，世界上真的会同时发生好多事情。新闻继续报道：部分人质已经被放了出来，但是每个人质头上都戴着庙会小摊上卖的面具。[1] 丰田继续感慨，真是什么怪事都有。

前方的出租车开始打灯靠边，丰田的出租车也放慢了速度，靠近公寓门口。他放眼一看，整个住宅区只有两栋细长的公寓并排矗立，难怪会被人叫作双子公寓。公寓楼顶还有球形物体，不知是毫无用处的标志还是蓄水罐，要么就是住户专用的天文馆。总之两者组合在一起，使整座建筑物如同巨人。

舟木下车了。

“不好意思，我在这里下车。”他对司机说了一声，打开钱包。他的钱包又轻又扁，里面只有几张银行卡和电话卡，可谓穷酸至极。

好在他还给得起计价表上的金额，最后身上只剩下三千日元。虽然银行里还有存款，但丰田还是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因为他没有工

作。

“小心脚下。”司机接过车费，车门自动开启。

“我还是能看到脚下的。”丰田回答道。

“你果然能看见啊。”

“对、对不起。”

“好了，快走吧。”短寸司机露出了可爱的笑容。

丰田目送出租车悄无声息地掉头离开，然后带着老狗走向公寓。在住宅区牵着狗散步应该不会特别显眼。

这座公寓外表看起来高级，实际却没有安装自动锁。这让他有点意外，但是也很庆幸，因为丰田完全不知道如何突破自动锁。

他在玻璃门旁停下脚步，先抬手摸了摸插在腰上的手枪。他意识到得先检查子弹，便打开了弹仓。里面有一发子弹，是对年轻人开枪时剩下的。

这个瞬间，血腥的记忆猛然扑向丰田。他想起了自己试图遗忘的事情：他开枪打过人。那个光景又在眼前复苏。

枪口下的年轻人，扣动扳机的瞬间猛然震颤的心脏，仿佛远在天际的枪声。没错，我对人开过枪。那个年轻人拖着伤腿去医院了吗？治好了吗？他会不会落下一辈子残疾？铅弹击中身体有多痛？不安与罪恶感宛如洪水淹没了他。

自己有资格对那个年轻人开枪吗？究竟是谁犯了罪？究竟是谁要逃？

是我抢劫了邮局，虽然未遂，但我的确在邮局开了枪。

不安和恐惧几乎要沉淀下来，他不得不拼命抵抗。

丰田对自己说：你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未来，即使抱着不安和手枪引发骚动，也微小得算不上骚动。既然如此，还不如下定决心大胆去干。他用力绷紧颤抖的双腿，把枪插回腰间，握紧拳头。

他看了一眼老狗，把手搭在它的背上。

“别害怕，别离开我。”

他像念咒一般重复了几次，试图假装是沉默的老狗正在这样鼓励自己。

丰田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倾听自己的心跳，最后吐出。

他决定把狗拴在离门口几米远的长椅旁的消防栓上。带狗进去不太明智，因为那样太显眼，一旦发生争斗，他也顾不上老狗。

老狗看着丰田，仿佛在说：“拜托你，回去时别忘了我。”

丰田走进公寓，首先就看见满墙的邮箱。他扫了一眼，很快就发现“舟木”这个姓氏。上面写着五〇五。

他已经决定好该做什么了。丰田按下电梯上行键。私愤有什么不对？电梯发出优雅的铃声，他走了进去。不知为何，耳边响起了后辈的话语：“丰田先生，回头出来喝一杯吧。”

电梯门迅速关闭，仿佛在警告他不能回头。

一层楼只有十户，他没费什么工夫就找到了五〇五号房。

门口挂着精美的名牌，上面写着“舟木”二字。愤怒如同源源不断的泉水涌了出来，再也无法抑制。

丰田再次轻触腰上的手枪。

但是没等他伸手敲门，五〇五号房的房门就打开了。

丰田不明事态。他只知道眼前的门突然敞开，一个人跳了出来。

就是现在，快开枪。他猛然想起自己要做的事，立刻拔出手枪，不等站稳脚跟，就指向了从门里出来的人。“站住！”丰田大喊一声。他顾不上确认对方是谁，就举起了枪。“看着我。你还记得我吗？”

丰田打算倾吐心中的所有郁愤，打算把自己知道的所有诅咒都扔到对方头上。脑中霎时间涌起种种事物，有的是记忆犹新的场景，有的是难以言说的情绪。“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眼前浮现出舟木说这句话时的样子。离职那天，没有人来送他，他只能独自凝视着电梯上不断倒数的楼层数字。眼前又浮现出他去参加面试，面试官连简历都不看就说“很遗憾”的脸。他还看见了就业保障办公室负责人的脸，高

兴地对他说“这次应该没问题”。他看见了自己坐在长椅上，低声喃喃“我想工作”。他还想着我的耳机呢？我得打开*Here Comes the Sun*。他看见了儿子的脸，分别前，儿子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废物。他必须听披头士。他看见了一整天待在小出租屋里等待录用电话的自己。他看见了那个男人对他说：“我们这里几乎没有管理岗位的招聘。”他看见自己回答：“不，我是应聘专业岗。”那个男人又回答：“设计岗位必须要年轻人啊。”我的披头士呢？他看见了推着轮椅的井口。井口说：“世上哪有绝对的安稳。”耳边响起妻子冷淡的话语：“你好没用。”

他必须开枪。如果要摆脱脑中的这些场景、面孔和话语，如果要摆脱所有无形的不安和愤怒，他就必须对眼前的这个人开枪。他用力握紧了手枪。

丰田想，我要惩罚“舟木”这个罪魁祸首。

手指搭在扳机上，下一刻就要扣动。

但是就在此时，对方说出了冷静的话语。

“你好凶啊。”

此时此刻，丰田终于看清了这人的脸。

这个人不是舟木，是个陌生人。他的确是从舟木的房间跳了出来，但他不是自己以前的上司。

弄错人了。丰田心中慌乱，但是发现那个人对着枪口竟一脸平静，又觉得很不现实。这人三十五岁左右，一脸的胡楂很衬气质。

这人虽然不像上班族，但也不像丰田这种形容憔悴的失业人员，应该说，他浑身散发着游刃有余的气场。

那种气场让他无比羡慕。丰田还没来得及搞清楚对方的身份，就先产生了羡慕的情绪。

“舟木呢？”他一边让自己恢复平静，一边问道，“舟木在哪里？”

“舟木？哦，你说那间房的住户啊。”男人慢条斯理地说，“在里面躺着呢。啊，我可什么都没做，是他自己大发雷霆然后摔倒了。你是谁？”

“我、我是……”他无法说自己是来枪杀舟木的人。

“看来是我失算了啊。”男人似乎毫不在意丰田，“没想到他会这个时间回来。今天不是要开会吗？”

他在说什么？丰田很疑惑。

“我还以为晚上来会顺利，可见并非如此。这座公寓就是跟我不对路子。”

“你是谁？”

“我姓黑泽，是去舟木家偷东西的小偷。本来我只打算突然出现，再迅速消失。”

“啊？”

“你第一次见到小偷？”

丰田不明白，这人为何自曝身份？对方似乎看透了他的想法，开口说道：“我见你拿枪对着人，觉得应该是小偷这边，也就是我这边的人。所以刚才是自我介绍。”

此时，背后传来了“有小偷”的叫声。是舟木的声音。

丰田猛地放下了枪，重新插在腰间。上司久违的声音堪称歇斯底里，足够让丰田恢复冷静。他甚至忘记了自己想对这个歇斯底里的男人开枪。

丰田回过头。

“我先走了。”他听见那个黑泽说道。

“啊？”丰田惊呼一声。

舟木冲了出来。“有小偷。”他气喘吁吁地说完，抬头看见丰田，发出疑惑的声音。而且，他脚上还没穿鞋。

“晚、晚上好。”丰田愣愣地打了声招呼，“好久不见。”

“你、你是……”舟木推了一把歪掉的眼镜，似乎连丰田姓什么都忘了。

“你碰到小偷了？”

“小偷，对了！有小偷。不是你，刚才还有另一个人吧？”

丰田再次转头。

那个人已经消失了。

他甚至觉得身后还飘荡着来不及消散的烟雾。那个人冲进紧急出口了？还是电梯正好停在这一层了？难道是施魔法原地消失了？

“小偷不见了。”丰田说，“消失了。”

“怎么回事？”舟木还没从亢奋中恢复过来，使劲挠着头。

“他偷了什么？”

“不知道！我接到了电话。”

他甚至没有思考丰田为何出现在这里。

丰田并不生气，还觉得很滑稽。这个人连自己被偷了什么都不知道，仅仅因为家里进了小偷就如此慌乱，显得那么渺小。相比之下，刚才的小偷反倒大大方方。

丰田伸手按住腰上的手枪。

现在可以开枪，他心里很清楚。对方还很亢奋，脸上表情扭曲。但是他又有疑问，这个人有让自己开枪射杀的价值吗？

“现金，可能现金被偷了。”舟木转身要回房。

一想到自己竟被这样的人辞退，丰田就觉得悲哀。因为舟木的一句话，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内心的安稳。他越想越悲伤。舟木眼里根本没有他。他松开手枪，耷拉着肩膀，叫了一声：“舟木先生。”

对方像猴子一样双眼通红，显然还在亢奋状态。舟木很急躁，似乎想进屋报警。

“干什么？”

丰田用手比出手枪的形状，对准舟木眉间。

舟木皱起眉头，转身走进了房间，没有理睬丰田。

已经无所谓了。丰田叹了口气，明显感到身体比刚才轻松了许多。这是为什么？

公寓外传来狗叫。那不像是看门狗发出的警报，而是在呼唤丰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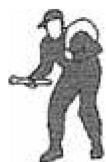
“砰。”他小声喃喃，比成手枪的手微微震颤。

随后，他慌忙查看四周，想找到宛如魔术师般消失不见的小偷。

注释：

[1] 有关这起奇怪的银行抢劫案，可以去阅读伊坂幸太郎的小说《孩子们》（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出版）。

6



“我回来了。”

黑泽打开门，佐佐冈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你去了好久啊。”佐佐冈说。

“我有可能原地消失，又去做了一单哦。”黑泽夸张地做了个深呼吸。

“成果如何？”

黑泽做了个掏口袋的动作，苦着脸说：“啥都没有。”然后，他回到沙发上，再次开口，“好，该实习了。”

“实习？”

“刚才不是说了，今天要让你看看真正的小偷是什么样子。”

“不用了。”佐佐冈退缩的表情跟学生时代一模一样。

“别客气，我已经差不多摸清你的状态了。涡虫危机，创业失败，还有婚姻问题。”

“啊……我可能的确有这些问题。”

“对了，你为什么要进这间屋子？”

黑泽停下了动作。他之前没意识到，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刚才为什么没有马上问呢？

“啊？”

“我很清楚这座公寓楼的这个房间住着谁。”“因为你是职业小偷？”

“差不多吧。”黑泽高兴地笑了。

“证明这间屋子对你有价值。”

“别谈我了。”黑泽不太好意思谈论自己，“是我在问你。”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是你在提问啊。”

“你决定到这间屋子来偷东西，为什么？”

“因为发生了很奇怪的事情。”佐佐冈一边思索恰当的词语，一边回答，“最近我什么都看不见，或许可以说，我活得像个亡灵。”

“别怪我多嘴，可是亡灵不可能活着。”

佐佐冈挠了挠头。“我每天早上离开与妻子生活的家，白天去就业保障办公室，有时参加面试，深夜才回家。因为面对妻子很痛苦，所以每天回家都很晚。”

黑泽认为，与其保持这种状态，还不如早早离婚。然而他也清楚这件事没有他插嘴的余地，所以保持了沉默。

“我不知该怎么办，现在也一样。久违的仙台就像个陌生的城市，每次穿过拱廊商店街，我都感觉自己在漫无目的地游荡。白天只等太阳下山，在街上四处徘徊，盼望时间过去。但是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奇怪的年轻人。”

“奇怪？”

“他很吓人。我不想惹麻烦，就低着头走过去。可是那个人突然抓住我的肩膀，让我马上到他说的地方去。”

黑泽疑惑地歪着头。

“真的。他突然这么说，我也没怎么记清楚，但很确定是这座公寓。他嘀嘀咕咕地报了这里的地址，然后叫我‘快去’。”

黑泽无法理解事态。有人知道这座公寓吗？有几个小偷同行可能知道，而这个行业的业界常识是：如果有几个人知道，就等于全都知道。

接着，他又有了另外的猜测。佐佐冈说的人可能是白天来找他合作的人。黑泽对他提起过，所以那人肯定知道这座公寓。

如果是这样，佐佐冈见到的年轻人就有可能是白天跟踪黑泽，比牛顿晚了一步发现万有引力的青年。黑泽拒绝参与他们的计划，所以他心生怨恨了吗？是他满大街散布黑泽在这座公寓的消息，打算妨碍他工作吗？

黑泽很快又想，这不可能。

那个人虽然愚蠢而肤浅，但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么阴险的性格搞这种恶作剧。

“然后你就听了那个年轻人的话，跑过来了？”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听话，这座公寓的房间要不了几个小时就会人气爆棚。

“那个年轻人很不可思议。刚开始我觉得他很怪，所以想尽早远离，但不久之后，我发现了一件事。”

“什么？”

“我发现，‘我无处可逃’。很滑稽吧？我竟然没有一个可以放心逃过去的地方。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青年的话，想起了这里的地址。我本来没有用心听，当时却连具体地址都想起来了，真不可思议。原来不刻意背诵的东西，甚至不经意间飘进耳朵的东西，反倒更容易留在记忆中啊。等我回过神来，已经坐上公交车，寻找着脑子里冒出的地址，然后就来到了这里。”

“又在这间屋里碰到了我。”

“我记住了公寓的名称和楼层，但不太记得门牌号。可能那个年轻人发音不太清楚。不过我走着走着，就看见有一扇房门开了条缝。”

“哦。”

黑泽忍不住为自己的失态苦笑。每次干活，他进屋后都会转身关门上锁，这已经成了常规流程。然而进这间屋时，他不小心松懈了。想着马上就要离开，所以没太注意细节，但这并不算理由。

“我当时脑子还很呆，不知不觉就被吸引进来，然后看见了你。”

“好在你看到的是我，如果碰上别的小偷，可能已经打起来了。最近一帮外国人跑来扩展业务，听说那帮人即使撞上房子主人也不会退缩，甚至把独自待在家里的猫猫狗狗都用刀杀死。要是你顶着那么一副怅然若失的面孔碰到他们，说不定会被当成大号宠物。”

“不过话说回来，你竟然半开着房门偷东西，胆子还真大。难道职业小偷都这样？”

佐佐冈肯定不是在嘲讽，但黑泽还是皱起了眉。他被戳中痛处了。

“这是因为——”他想解释，但很快放弃了。

“算了，总之，你先看着我干活。不收你学费。”

“不用了。”佐佐冈想退缩，黑泽却拍了两下巴掌。

“少啰唆，站起来。我现在开始找保险柜，等拿到钱了，我们俩平分。”

黑泽从未与人合伙工作过，可能是第一次说出“平分”这个词，但是感觉还行。佐佐冈也站了起来。

“首先，看到这间屋子，你能得到什么信息？试着想想这家的主人，推测他的性格，推测这样一个人会把财产藏在什么地方，怎么藏。”

佐佐冈为难地四下看了看。“房间很整洁，但是家具不算高级，硬要说的话，有点煞风景。”

“很敏锐嘛。”黑泽苦笑着说，“房间这么整洁，可见主人性格细致认真，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而房间里没什么东西，是因为主人并不恋家。”

“因为单身？”

“单身帅哥。”

“你在进别人家之前要做多少准备啊？”

“基本上所有事情都了解了。”

“连房间格局也要事先调查吗？”

佐佐冈可能联想到了围着建筑物平面图研究行动计划的银行劫匪。

“怎么可能，那还有什么乐趣呢？我确定对象后，首先会花很长时间慢慢调查那个人的生活节奏。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就能联想到那个人的生活经历。这很考验观察力和想象力，是决胜的关键，所以要拼尽全力。只要做到了，就无须事先了解房间的格局，也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了。所以对我来说，潜进来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乐趣所在，因为那一刻，我能知道自己的想象有多准确。”

“那你对这间房子的想象准确吗？”

“分毫不差，就像百发百中的预言家。”黑泽抬手指向走廊，说，“去书房吧。”

书房是西式布局，空间很大，地上铺着灰色地毯。进门左手边有两个书架，正前方是一张黑色书桌，米白色的墙面很衬托气氛。房间形状细长，但没有憋屈感。

“这书房很奢侈吧？”

“跟你想象的书房一样吗？”佐佐冈好奇地跟了过来，但是动作有点拘谨，似乎不太敢仔细打量。

“跟我的想象完全一致。”黑泽大步走进房间，“一个男人的房间如此整洁，那他的思维也很简单。这种人认为凡事从简最好，认为钱就应该放进保险柜里，而且保险柜应该放在书房。他们必须保证所有东西都放在相应的位置。橘子要摆在镜饼上，鸽子要站在摆钟里。”

黑泽边嘀嘀咕咕边绕着桌子转了一圈。他没有拉开抽屉，而是弯下腰窥视椅子下方。佐佐冈虽然还有点拘谨，但也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拿起了桌上的笔。打量了一会儿后，他低头问黑泽：“你不看抽屉吗？”

“按照我的猜测，那个抽屉里没什么东西。不信你打开看看，可能只有手电筒。”

佐佐冈认为这种地方说不定会藏着钱，于是他轻手轻脚地拉开了抽屉。“啊，真有一把手电筒。”说着，他拿起了一个小号圆筒型手电筒。

“对吧？”黑泽抓过手电筒放回原位，合上了抽屉。

“好像变魔术一样。”佐佐冈一脸惊讶。

“因为我是职业小偷。”黑泽得意地说完，指向房间角落，“你瞧，保险柜在那里。”

佐佐冈慌忙转身，探头看向黑泽指的地方。“那里？”

“肯定没错。”

“那里只有边柜啊。”

黑泽指的方向有个褐色边柜，左半边装了一扇玻璃门，里面摆着葡萄酒。右半边是一扇木门，看不见里面有什么。

“你打开看看，保险柜在里面。”

“你怎么知道？我懂了，你事先调查过。”

“我怎么可能调查过。你听好了，这座房子的主人认为，财产只能保存在这个房间的这个边柜里。‘我不需要什么记号。他们总是把财宝埋在闹鬼的房子里，或者在一个小岛上，要么就在大树枝伸出来的枯树下面。’”

“啊，你说什么？”

“汤姆·索亚的台词。那家伙用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找财宝，我比他强多了。”

黑泽走向边柜，佐佐冈也跟了过去。

“我想起第一次在大学碰到你时你说过的话了。你说：‘我最讨厌歇洛克·福尔摩斯和汤姆·索亚。’”

“我说过吗？”黑泽真的不记得，便回头反问道。

“你还说：‘因为他们都抽烟。’”

“我还真会胡说八道。”

黑泽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评价完，蹲在边柜门前。

“保险柜就在这里？”

“不会有错。”

“这个边柜真难看。”佐佐冈说道。他可能一时没有忍住，透露了真实想法。黑泽无奈地看了他一眼。“要不要打赌？”

“我没东西做赌注。”

“要是保险柜在里面，你就听我的建议。”

“建议？”

“小偷是个孤独的工作，做得久了就会惊讶地发现，竟然没有人听自己说话。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忠告，也想给别人建议。因为人性如此。”

“真的吗？”

“因为每个人都是人生的新手。向别人提点毫无责任的建议，就能获得自己是前辈的快感。”

“你也这样吗？”

黑泽没有回答，他带着表演魔术的心情伸手打开了右侧柜门。润滑的铰链无声转动，露出里面颜色冰冷的保险柜。

他对身后的佐佐冈说道：“你瞧。”

“你真是无所不知啊。”佐佐冈再次感叹。

黑泽抬起双手梳了一把头发，长出一口气做好了准备。

“打开看看吧。”

他听见佐佐冈咽了一口唾沫。

“你为什么紧张？”黑泽握住保险柜上的转盘，头也不回地对朋友说。

“没什么……”佐佐冈含糊地应道，“我这辈子从来没干过坏事。”

“我知道。”

“因为从来没干过坏事，所以有点害怕。”

“偷钱是我的工作，你只要看着就好。”

“可我站在你身后，正在看你打开保险柜。”

“罪不在你，无须自责。”黑泽凝视着转盘，专注于指尖的触感，缓缓拨动起来。

***



“怎么了？你没事吧？”塚本问道。

声音从后方传来，应该是发现河原崎停下了笔。“我有点走神了。”

“好像集中力很好的人一松懈就容易走神啊。”

“没有，不是那个意思。”

那究竟是什么？脑内的警钟依旧在鸣响。

他下意识地舞动铅笔，在素描本上留下黑色的线条。画纸上出现了与他意愿不相符的图案：尸体的左腿。他正细细描绘大腿根部的手术痕迹，怎么也停不下来。

河原崎想起来了，这是父亲的做法。

“你记住了，听到没？”脑中闪过父亲洪亮的声音。

他们站在棒球练习场。父亲头戴折过的红色棒球帽，手持球棒摆好姿势，隔着防护网对河原崎说话。“听好了，人总会遇到讨厌的事情，烦恼的事情，还有很在意的事情。但凡遇到这种事，只要别去想就好了。那种事就因为用脑子想了，才会变严重。如果只放在心里，就是一片模糊的感觉。所以千万不能用脑子想。”

说完，他对准飞来的棒球挥出球棒，打空了。

“在动脑子之前就要挥动球棒，把心里闷闷的感觉推到另一边去。趁它们上升到大脑之前，把它们赶出身体。”又一球飞了过来，旁边发出一声钝响，球向左前方的地面滚去。

父亲可能一直在拒绝思考欠下的债、补习班的经营问题，甚至他们这些家人。他这个儿子，恐怕也已经随着不知第几个触击球一同滚走了。

河原崎想，自己的写生也一样。

“一思考准没好事。尤其是你和我，所有事情一想就会出差错。”记得拿着球棒的父亲还说过这句话，“比如遇到T字路口，要选择一个方向对不对？在这种场合下，你和我大多会选择错误的道路，然后满心后悔地想，早知道就走那条路，早知道就该那样做。所以最好不要想。注意了，越想越糟糕，要在思考之前挥棒。”

河原崎摇摇头，甩掉了对父亲的回忆，翻开新一页画纸。

他换了个角度继续描绘左腿，可以说完全沉浸其中。耳边只有铅笔笔尖划动的声音，一刻不停的手仿佛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没事吧？”塚本拍拍河原崎的肩膀。

河原崎吃了一惊，条件反射地合上素描本，仿佛大梦初醒般环视房间。塚本站在他旁边，右手拿着锯子，锯齿尖沾着红色的血，宛如干掉的颜料。这光景实在太缺乏现实感，河原崎甚至不敢肯定那些究竟是不是血。塚本的雨衣上也溅上了血点。

河原崎看向尸体。手臂被切除后，尸体变得诡异而扭曲，失去了原有的平衡。不知不觉间，两条手臂都已被从肩膀处切除，露出中间染血的骨头。一股腥臭味突然侵入鼻腔，这就是血腥味吗？

我要吐了。河原崎看着扭曲的尸体，脑中闪过这个想法，但并没有感到恶心。

塚本提着锯子，连汗都没有出。

“手、手臂切断了啊。”河原崎还是抓不住现实感，兀自嘀咕道。

“接下来是腿。”

塚本又说道：“你没事吧？画得顺利吗？”

“应该算顺利。”河原崎回答道。

咚——眼前出现一条手臂，他一开始还没认出那是什么东西。恶心的气味扑鼻而来，他慌忙屏住呼吸。塚本接着把另一条手臂也扔到了河原崎面前。“把切下来的部分画下来吧。从手臂开始，逐个描绘神的零件。”

神的零件——这个词钻进了脑海。

“可以随便碰。”塚本又说。

河原崎战战兢兢地伸出食指触碰切断的上臂，感觉不到什么。

心中涌出难以压抑的疑惑，他很害怕那种感觉会冲进大脑，化作言语。

他焦急地想，我要尽快把它赶出去。就像父亲挥动球棒一样，我也要不断挥舞铅笔作画。如果不这样，就无法面对心中的疑问。他再次翻开素描本。

塚本站在他身后。“你果然是最好的记录者，好得没话说。”他开口道，“看来我没看错人。”

别说这些了，我只想赶快翻到下一页，继续作画。河原崎很想这样回答，可是说不出口，只能无声地开合嘴唇。

“等等，这里怎么画的都是腿？”塚本突然说。

河原崎不知如何回答。“这都是我无意中画的。”

塚本表情一沉。“无意中？”

“我刚才在思考神。”口中掉落他并不想说的话语，心情随着话语溢出，怎么捞都捞不回来。

不能从嘴里吐出来，必须在压抑的感情变成话语前将它驱赶到素描本上。河原崎翻开空白的页面，握紧铅笔。

可是，塚本又打断了他。“你说的神，是指高桥先生吗？再让我看看刚才那些。为什么连续好几页都是腿？”

“塚本先生说了，”如果不尽快动笔，他可能会说出不可挽回的话，“塚本先生刚才说：‘神是彻底的他者，是无限，不可能如此简单地死去。’所以祂不是神。”

“我的确说了。”塚本满不在乎地肯定道。

“但在我眼中，祂就是神。祂为了救赎我们而出现，祂只能是神。”

“你要怎么想随便你，但这跟你画腿有什么关系？”

“不，我想说的是——”河原崎说到这里，突然闭上了嘴。多说无用。他重新转头看向素描本，他必须继续作画。

但是，塚本伸手按住了素描本。

“你想说什么？”

“我、我想说……”河原崎结结巴巴地回答道，但心中在呐喊：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只想画画。

“想说什么？”塚本噘起下唇，露出不怎么友善的表情，“算了，你只管做你应该做的事，继续写生吧。我继续拆解。”

“是啊。”那当然了，我只需要做应该做的事。河原崎兀自思索着，再次打开素描本。

他已经没有了时间流逝的感觉。在凯斯·杰瑞的钢琴演奏声中，河原崎仔细描绘着手臂。他先勾勒出露出白骨的断面，然后铅笔线条一直延伸到弯曲的指尖。

他感觉，如果仔细描绘出手臂的细节，或许能从中得到什么。如果在画纸上留下超越现实的真实感，就算发生奇迹也不奇怪。

河原崎专心舞动着铅笔。

与此同时，塚本也在默不作声地工作。戴着手套的双手稳稳握住锯子，切割腿部。河原崎一停下笔，就能听到钢锯发出的声响。那个声音就像锯木头，锯齿却深深陷入了肉体。

过了不久，他听到另一个响动。河原崎抬起头，切断的腿部也像手臂一样摆在了他面前。断面在大腿与身体连接处之下十厘米的位置，膝盖保持死后僵硬的弯曲状态，唯有足部舒展，显得非常滑稽，就像巨大的鸡翅膀。

不一会儿，另一条腿也摆在了他面前。

塚本对他说了句话，但他没有细听。他翻开另一页，继续描绘腿部。他不做任何思考，默默走笔，将眼前的素材勾勒在画纸上。

钢锯的声音持续了一段时间，混合着钢琴优美的旋律。隔壁房间还在播放鲍勃·迪伦的歌曲。河原崎的走笔声也混入到那些声音中，宛如一场合奏。

他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

他画满了二十多张画纸，换到第五根铅笔，没有失手之处。等他回过神来，空气中已经充斥着不知是肉腥还是血腥的气味。

“签名。”他听见一个声音。

河原崎抬起头，发现塚本一手提着锯子，另一只手指着他。“画家要在作品上留下签名，不是吗？在每一页画纸上都留下你的标记吧。”塚本的表情有点可怕。

“哦。”河原崎从未想过签名的重要性，他只会沉浸在绘画的过程中，未曾想过留下自己的姓名。对画家来说，签名究竟有什么意义？是完成的标记？还是不再添笔的保证？

他翻回到第一页，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

并不坏。看着最初那几页，河原崎想道。他在几个地方添加了一些线条，但需要补足的部分并不多。

接着，他在左下角留下了签名。河原崎选择了姓名中的“河”字，因为他第一次见到“高桥”就是在河边，用这个字作为签名不是很合适吗？既是自己的名字，也是初见的地点。

在所有画作上都留下签名后，他又开始描绘眼前的腿部。

塚本神情肃穆地抬起钢锯移向颈部。他先在尸体后脑处垫上软垫，再将锯齿对准架空的脖颈。

两人对上了目光。我要开始了——塚本的表情告诉他。河原崎微笑了一下。

他把素描本放在脚边，站起身来。

接着，他再次察看了大腿根部的伤痕。

河原崎把手伸进牛仔裤口袋，掏出白天在路上拿到、已被揉成一团的传单，抚平皱褶。

传单上方写着“寻人启事”。手写的字迹笨拙而认真，体现出寻人之人的焦急心情。

传单上写着“大腿根部有手术痕迹”，但没有说明是哪条腿。他再次看向眼前的尸体。伤痕在左腿。接着，他轮番打量传单上的文字和眼前的腿。

这只是巧合吗？

塚本开始拉动钢锯，终于要切割脖子了。河原崎感觉自己的脖子也要被锯断。

就在这时，他发现屋里有只不该在这个时节出现的蚊子。

足部修长，吸食树汁的蚊子从河原崎眼前一闪而过。

它飞舞的姿态绵软无力，仿佛随时都要坠落，更像是在空中飘浮。

“我看见了神明。神明就像蚊子。”父亲的声音在脑中划过。那是幻听吗？

塚本看见朝他飞去的蚊子，放下钢锯，猛拍一掌。

河原崎脑中窜过一声脆响。那不像蚊子被拍扁的声音，倒更像脑中齿轮脱落的动静。

塚本面不改色地捻起死蚊子，扔到一旁。

拿着画笔的手加重了力道。意外的是，目睹蚊子被拍扁时，河原崎最先产生的感觉是父亲遭到了亵渎。

不知不觉，他开始涂黑整张画纸。

铅笔无数次擦过纸面，线条漆黑。接着，线形成了阴影，黑色的影子逐渐覆盖白纸，纸面变成全黑。

塚本前后拉扯锯子，切断头颅。

钢锯声与河原崎手上的铅笔摩擦声有节奏地充斥整个房间，搅动凝滞的空气。

河原崎什么都不想。他脑中充满了各种记忆和猜疑，变得无比混乱。他试图通过涂抹画纸，让自己不陷入崩溃。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塚本抬起钢锯察看锯齿，换上新的，重新投入工作。河原崎想起了塚本的话：“拆解”。塚本说，为了分析神的构造，要进行拆解。

自己真的在做这件事吗？河原崎脑中浮现出疑问，就像积雪覆盖的大地冒出嫩芽。

咕噜，球体滚动的声音。

他无法理解眼前的事态。

球体滚了半圈就停下来，沉重的响动宛如保龄球。被切下来的脑袋僵硬地停在了脚边。地上有个头，那光景异常不真实、不平衡，远远不如充满现实感的蚊子。

塚本已经气喘吁吁，还抬手擦掉了额头的汗水。

河原崎看向地上的头颅。一开始他还有点害怕，慢慢变得能够直视了。那的确像是“高桥”的脸。神被切掉了头颅，还会复活吗？不，他摇摇头，肯定不行。身体被切成六块，绝不可能复活。哪怕复活了，也不能说是奇迹，而更像一场闹剧。

那么，“高桥”不是神吗？他自问道。

“不。”河原崎暗自否定。

“高桥”不能不是神。而神绝不可能变成眼前这堆零散的尸块。换言之，河原崎目睹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

因为绝不可能发生，所以一定是搞错了。河原崎呆呆地思索。

塚本坐下来，背靠着屋子另一端的墙壁，长出了一口气。接着，他脱掉雨衣，揉成一团扔在旁边。他并没有表现出切断了神明头颅的成就感，而是就像一个刚刚完成体力劳动的工人。

河原崎再次看向球体。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好像艺术品。”他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话。

与此同时，他惊呼一声，脑中一片空白，眼前一片漆黑。

“艺术品。”

滚落在地上的这颗头，会不会是假的？河原崎想道。这张脸几乎没有表情，若把它当成人工制作的物品，就能解释得通。

莫非有人给这颗头戴上了“高桥”的脸？

那一瞬间，河原崎的动作无比迅捷，就像百般烦恼的人突然接收到天启，突然爆发了行动。不，实际就是如此。

他把素描本放到身体右侧，撑起身子，走向失去了四肢的胴体。

“你干什么？”塚本叫了一声，但河原崎并不理睬。

这一刻，他终于理解了父亲从紧急通道一跃而下的心情。父亲没有翅膀，却张开双臂从十七层楼跳下。他感到自己与当时的父亲重叠在了一起。这种条件反射般的爆发式行动，一定是家族遗传。

河原崎将双手伸入胴体下方，动作奇快无比。他内心十分害怕，因为可能触碰到了神。为了消除恐惧，他大喊一声。

“啊！！”

胴体被翻转过来。“砰”，少量血液溅起，胴体变成趴着的状态。积在塑料膜表面的血液表面轻微颤动。

河原崎看向尸体背部。“啊……”他长叹一声。

胴体背部洁白无瑕，是一整片白皙的皮肤。

他双手撑住发软的膝盖，拼命忍耐。

尸体的腰部下方有两个浅浅的腰窝，平缓地延伸到臀缝。臀部光滑圆润，可是大腿根部以下被切断，又显得诡异无比。

这个背影正如没有挣扎就沦落为奴隶的人。背部没有一丝烧伤的痕迹，这对河原崎来说是决定一切的事实。“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河原崎茫然若失地喃喃道。他想起了“那天晚上”。此时此刻，河原崎又回到了那个大雨滂沱的晚上。他在河边看到了“高桥”的身影。那是他最宝贵的记忆。

大雨无情地落下，喧嚣而冷漠。那名俊美的男子赤裸上身，怀抱小猫站在岸边，背上赫然有一道烧伤的疤痕。

河原崎的记忆绝不模糊，那疤痕也不是过几天就会消失的。

然而眼前这具赤裸的尸体，身上没有疤痕。

怎么回事？河原崎脑中不断涌出疑问，种种难以言说的困惑和疑虑反复闪过。答案不是很清楚吗？一个声音说。那可能是父亲的声音，也可能是他自己的声音。

他看向塚本。

塚本被他突如其来的行动惊呆了，也默不作声地盯着他。

不要移开目光！一个声音在脑中高喊。

河原崎又看向横在地面的双手和双腿。这些不过是冰冷的肉块罢了。

“塚本先生。”精神松懈下来，话语顿时涌出，“塚本先生，这是……”他用力咬紧牙关。

“怎么了？”塚本说着，看了一眼旁边的钢锯，仿佛想用锯齿阻止河原崎继续说下去。

“这是谁？”

“什么？”

“这不是祂。”河原崎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与此同时，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他感到震惊，但这也意味着神还活着。河原崎带着复杂的心情重复道：“这人到底是谁？”

“是高桥先生。”

“骗人。”

“怎么可能？”塚本坚持道，“你说这不是高桥先生，那他究竟是谁？”

河原崎知道这是谁。看到大腿根部的伤痕时他就知道这人是谁了。

“他是一个失踪了的人。”他无力地喃喃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河原崎站起来，依旧垂着头。

“是蚊子，是因为他拍死了蚊子。”他小声嘀咕。

***



青山开车到家门口时，京子已经昏昏欲睡。

“你真能睡。”青山的口气不像在感慨，而更像蔑视。

“我想睡就睡。”京子并非逞强，而是陈述了事实。

她无奈地想，一路开到这里竟花了这么长时间。她还很气愤，为了杀死那个女人，究竟要遇到多少麻烦？

“你知道该做什么吧？”她再度询问青山。

“嗯。”青山握着方向盘说道。他熄灭车灯，解开安全带。京子也解开安全带，转了转脖子。

两人下了车。一阵风吹来，拂过京子的脖颈。

前方有一排等距排列的路灯，照亮了周围的地面，但光线并不明

亮。

京子与青山站在汽车两侧，注视着彼此。她想，一辆撞过人的车能顺利开到这里，已经很幸运了。事故之后，如果保险杠变形卡住轮胎，导致汽车无法发动，那一切就都完了。这证明好运还是站在我这边的。

“你老婆在干什么呢？”

京子忍住微笑的冲动。她凝视着青山。你会不会早就杀死了那个可恨的女人，还把她分尸了？肯定是这样吧？然后你还把她藏在了汽车后备厢。是你调包了尸体，对不对？你主动完成了我们的约定。想到这里，她突然一阵雀跃。你在车站门口那个外国人拿的素描本上写的词语是“约定”。

京子思绪重重，努力忍住总是要摆脱控制的微笑。

“肯定已经睡了。她说今天傍晚回来。”青山指着家中二楼，语气有点惊恐。

“不用勉强自己。”

“什么？”

“你在说谎，对不对？”

青山面色一沉，或者说，失去了血色。

“你、你说啥呢？”

京子看着青山的脸，想试探他的真意。“算了，我们先进去，再决定怎么动手吧。”

青山的家不算豪宅，甚至有点平庸，属于放在哪儿都不起眼的普通房屋。大部分职业足球队员都只喜欢踢球，青山便是其中的典型。哪怕待遇不好，只要能上场踢比赛，无论什么球队他都愿意待。

“是时候动手了。”京子站在玄关门前，低声说道。青山拿着钥匙，从后面走了过来。

京子很兴奋。青山可能已经杀死了妻子。若非如此，那个女人便是正在这座房子里睡觉，那也正合京子的意思。总算能干掉那个女人

了，这让她无比期待。

快点，快点，快开门呀。青山笨拙地检查钥匙的方向，让京子无比焦急。

“京子，你为什么想跟我结婚？”青山突然问。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现在不是谈论这种麻烦事的时候。

“京子不是很讨厌我吗？你现在也很烦我。”

“一定是……”京子飞快地说，“一定是因为你很单纯。你只要能踢球就心满意足了。看着你这个样子，我会感到放心一些，知道人有不同的活法。”京子的声音很小，语速很快，但说的都是真心话。她还想起了不断追逐他人，一年到头都停不下来的丈夫。“不说这个了，你先开门，要么告诉我真相。”

“真相？”

“后备厢里的尸体。”

京子回过头，指着车身后部。她想说，那里面装的其实是你老婆吧？

然而就在此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后备厢突然开启，就像身缠夜色的透明人转动了钥匙。

站在青山旁边的京子皱起了眉。怎么回事？不好的预感化作冷汗，顺着背部流淌下来。

看到下一刻的光景，京子倒抽了一口气。

敞开的后备厢里出现了一个影子。京子感到眩晕。

黑影伸出一条腿，接着走到了车外。

京子看不清细节，但可以肯定那是个人影。

“接上了。”变成碎块的尸体又接上了。复活的尸体爬出后备厢，站了起来。京子亲眼看到了。

自己所在的世界彻底失去了现实感，那种强烈的不安胜过了恐

惧，让京子陷入混乱。

青山应该也看见了那个人影。

人影站在昏暗的道路上，缓缓向另一头走去。

影子垂着双手，低着头，仿佛在观察自己迈出的每一个步子。京子看不见影子的脸，搞不好根本就没有头。

脚步声回荡在夜晚的道路上，就像在强调存在感，令人毛骨悚然。

京子蹲了下来。

人影渐行渐远，沿着昏暗而狭窄的道路返回，就像在对京子宣示自己的存在。

搞什么啊？

京子很想大喊，但是发不出声音。这到底是在搞什么啊？“是谁在陷害我啊！”

京子突然想起那支没能拿到的手枪，如今究竟在何方？



丰田坐在地上，抚摸着手枪。黑色枪身反射着光芒。

他带着老狗，坐在仙台站公交场站附近的台阶上。行人纷纷用谴责的目光看着他，还有几个年轻人开口骂他“碍手碍脚”。

“我真的开枪了。”他喃喃道，“刚才还拿它对准了一个陌生男人。”他继续喃喃道，“结果却什么也没做。”

丰田不太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高层公寓的。他冷眼看着情绪失控的舟木，突然觉得一切都很愚蠢。这个人不值得他举枪毁掉自己的人生。

舟木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只是个卑鄙小人，一个平平无奇的上

班族。

丰田收起了手枪。虽然他已经不需要这个东西了，但也不想将其丢弃。

他看向老狗，问了一句：“我今后该怎么办？”

老狗当然没有回答。

丰田想到了在公寓里碰到的疑似小偷的男人。

跟那个人相比，舟木实在太渺小了。他只会慌张地尖叫“我家进贼了！”，姿态何等可怜。

手机响了。虽然手机放在包里，但丰田明显感到了振动。于是他拉开拉链，拿出手机。屏幕上显示着陌生的号码。

“深夜打扰，实在抱歉。”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完，报上了公司名称。

丰田条件反射性地看向手表。

是早上给他打过电话的人事部负责人。

“请问有什么事吗？”丰田问道。今早刚通知他没有通过面试的公司究竟找他有什么事？

难道……他脑中闪过一个想法。他们本来要录用的人拒绝了邀请，所以名额落到他头上了？他的心跳开始加速。

“是这样的，我想确认一下。”年轻的负责人对他说。

“请讲。”丰田咽了一口唾沫。

“今天是打电话通知是否录用的日子。”

“是的。”他应了一句，等待对方说他们弄错了。

“实在很抱歉，我们这边出了点差错。”

丰田握紧了电话。原来如此，他们弄错了，本来是要通知录用，结果变成了不录用？

可是接下来，对方又说出了意想不到的话。“我们记录下了已经联系过的面试者，可是系统出了点问题，数据被搞乱了，无法确认究竟通知过谁。实在很抱歉，为了防止联系上的疏漏，我司决定重新联系一遍。”

“啊？”

“请问丰田先生您接到过不录用的通知吗？”

“嗯，今早接到了。”丰田压低声音回答道。

“那太好了。这边主要是担心影响各位接下来的求职活动，既然已经联系过您，那就没问题了。很遗憾，这次无法录用您。”

对方的话语十分恭敬，但他此刻可能正坐在椅子上跷着腿，端着咖啡悠闲自在地说着这些话。

丰田结束了通话，既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也没有因为错误的期待而心神俱疲，更没有笑着感叹这到底是谁的恶作剧。他跟老狗对视一眼。老狗似乎在调侃他：你明明很期待。

丰田很想辩解。在那种情况下，哪有人会不心怀期待呢？

他深吸一口气，猛地吐出来。

他对自己说：这不是叹气，是深呼吸。

他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沙土。

不知道该去何处，但也不想坐着不动。

他拉着牵引绳，老狗也站了起来，跟着他走下台阶。丰田顺着人行道经过车站门口的百货商店，继而拐进一条小路。相比大路的热闹繁华，阴暗潮湿的小路更适合自己。就在这时，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啊，是那家伙！”那是一个年轻男性的声音。

丰田看向声音的方向，突然绷直了身子。

伴随着一串急促的脚步声，两个人跑了过来。

丰田一眼就认出那是刚才在公园碰到的年轻人。一个痘痘脸，一个金发。

几个小时前被殴打的痛楚复苏了。

转眼之间，两人就来到丰田面前。小路上几乎没有别人。

“大叔，跟我来一趟吧。”

痘痘脸青年抓住丰田的肩膀，把他往小路深处拽。丰田发现自己不怎么害怕，心中有些惊讶。自己为何能如此冷静？真是莫名其妙。

他呆呆地想，难道是因为今天实在发生了太多事吗？

两个年轻人把丰田按在一家倒闭的中餐店的外墙上。

“大叔，白天你胆子挺大啊，还打伤了健二。”痘痘脸凶悍地说。

“他在医院做手术呢。手术！你要怎么补偿他？”金毛说。

丰田定定地看着他们，一点都不感到害怕。他想起自己对那个健二开枪的场景，认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他只是为了自卫。

“大叔，你在听吗？”

“听着呢。”

“大叔，把枪交出来，快点。”痘痘脸说。

仔细一看，这家伙长得还挺可爱。这两个人跟丰田不是一代人，想法和生活方式都不一样。丰田完全不认为自己年轻时跟这些人一样，首先他没有这么坏。这些人丝毫不讲究伦理道德，整天无所事事，哪怕对方是教师、老年人，甚至婴儿，只要碍了他们的事，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把对方打翻。

不可能互相理解，他与这些青年无法互相理解。想到这里，丰田感到松了口气。

可能就因为试图互相理解，他才会感到痛苦。两者本来就是格格不入的，只要接受这个前提，就能轻松许多。

“听不见吗？失业老头！”痘痘脸暴躁地跺着脚，试图揪住丰田的领口。丰田用力拍开了他。

“你干什么！”

“别碰我！”丰田有生以来头一次发出这样的呐喊。他并没有气血上涌，也没有因为愤怒而失去理智。

既然无法互相理解，那对方就跟熊和狮子一样。不能束手就擒，一定要奋起抵抗。就算注定会输，他也要输得漂亮。

我跟这些年轻人没有高下之分。虽然人生的路程有先后，但绝不存在优劣之分。既然不分高下，那就应该毫不客气地碰撞。

“你想干什么，老头？做好没命的准备了吗？”

“我倒是要问你们，做好人生的准备了吗？”

“我们跟你不一样。谁要过你那种无聊的人生，我们要玩乐一辈子。”

“少说梦话了！”丰田大声说。

他并不想掏枪，决心顺势而为。他已经准备好这两个人突然扑过来，用刀子或是金属球棒攻击自己了。

“今天难得心情这么好。”丰田低头看着老狗的背。虽然今天一整天都手忙脚乱，但他还是久违地感到了活力。

——“别害怕。”

“有本事就过来啊！”丰田再次高声呐喊。那是他的真心话。“动手啊！”他再次喊道。

“你有毛病吧。”痘痘脸青年皱着眉，努力挤出凶恶的表情，“竟然要我们动手，真不要命了？”

“叫你动手就动手。”丰田缓缓闭上眼，然后睁开。老狗也跟着吠了一声。

两个年轻人对视一眼，似乎在用眼神交流是否要找这个奇怪中年男人的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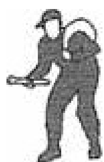
人生中的每一秒都在流逝。你们究竟有没有感觉！丰田很想对他们大喊。

旁边的车道传来摩托车呼啸而过的声音。那是当然了，丰田想。

此时此刻，人生同样在以令人绝望的速度飞逝。他很想训斥这些年轻人不要移开目光，也很想对自己说那句话。

“你找死！”金毛扑了过来。

7



破解转盘密码锁是一项很枯燥的工作。枯燥而细致。黑泽一边扭动转盘一边想，等年纪大了，这种活也不好干啦。

“你怎么一下就能打开？”佐佐冈站在后面感叹道，“就像知道密码一样。”

“因为我是专业人士。”黑泽解释道，“声音会有微妙的不同。向左转或向右转的时候，能听到转盘的声音。比如‘转过头了’或是‘方向反了’。”黑泽边说边忍着笑。这也太假了。

“高手能跟保险柜对话吗？”

“站在保险柜面前时，会听见它大声恳求：‘快打开我。’”

他一边调侃，一边全神贯注地倾听转盘。只要弄错一次，就要全部重来。

“话说，这家的主人应该快回来了吧？”佐佐冈有点坐立不安。

“开了。”黑泽站起来，走到佐佐冈面前，摊开双手说，“你看，没有假把式。”

“真的开了？”

“你自己看看。”

佐佐冈半信半疑地蹲下身子，拉动保险柜门。柜门无声地敞开了。他顿时露出孩子观看马戏表演时的兴奋表情，转头看着黑泽。

“真的，一下就开了。”

“这点小事就能哄你高兴，真是太好了。其实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不值得夸奖。”

佐佐冈小心翼翼地看向保险柜内部，说里面有几本存折，还有一些现金。“这跟你预期的收获基本一致吗？”

黑泽也在佐佐冈旁边弯下身子，扶着柜门看了一眼。里面有五沓一百万的钞票。“嗯，差不多吧。”

佐佐冈拿起一沓钞票，放在手上掂了掂。

“想要吗？”

“不想。”佐佐冈微笑着扭过头，“只是觉得高兴，就像小时候看着自己捞到的金鱼。”

“这玩意儿跟金鱼不一样，不需要喂食。你拿几沓走吧。”

“啊？”佐佐冈愣了一会儿，马上说，“不，还是算了。”

“难得来一趟，如果你缺钱，就拿去用吧。”

就在这时，黑泽的手机振动起来。他马上接通电话，等待对方说话。

“黑泽吗？”打电话的人是白天约他一起干活的同行。

“你这电话来得正好，我刚想问问那边的情况。”

“你想入伙吗？”

“不是。你这家伙，满大街透露我的信息，对不对？”

“你说啥呢？”对方的语气不像装傻。

“听说外面有个人到处传我的所在地和我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年轻人。是不是你派你那边的小年轻出去了？”

“你说忠司？怎么可能？我们会得罪你吗？”

黑泽没有再怀疑。“那你打电话来干什么？”

“别这么冷淡嘛。不是你说事情定下来了通知你吗？”

“我是说过。”

“定下来了。”这个老小偷好像一谈到工作就会变成小孩子的口吻，“后天。后天中午，去邮局。”

“邮局？”

“经济这么不景气，当然要去邮局啊。听说那里有不少钱。你知道吗，邮储存款足有好几兆亿呢。忠司那家伙已经搞到了邮局的制服，我们准备穿上去干活。怎么样，你来吗？现在还能再搞一套制服。要是再晚一些，就你一个人没制服，那就显得很傻了。”

黑泽苦笑着说：“没有制服也无所谓，我本来就没打算入伙。”

“是吗？现在还有机会，要是改变心意了就联系我。实在不行，可以把我的那套制服给你。总之这边已经定了要冲邮局。”

“要挟持人质吗？”

“用手枪把他们赶到里屋去关起来，然后拿钱走人。只要悄无声息地离开，也不会给人质添麻烦。”

“假装成邮局职员倒还好，但是人质要马上藏起来。万一有客人进来，事情就麻烦了。藏好人质后，你们可以假扮成职员。”

“原来如此。”对方接受了建议。

“对了，还有。”黑泽看了一眼旁边的佐佐冈，“千万要记住，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毕竟他都撞上老同学入室偷窃了。

“这个道理我也明白。世上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对不对？有时候以为前面是一堵墙，其实是万丈深渊。”

“你听听我的忠告吧。假如你们抢了邮局，正在数钱的时候，又有别的劫匪进来了……”

“我们干活的时候会有另一帮人抢生意吗？”

“就怕万一嘛。假设出了那种事，你们一定要跑，掉头就跑。只要遇到意料之外的事，就马上撤退。这是长命百岁的原则，知道

吗？”

对方爽朗地笑了起来。“我们身上穿着制服，在外人看来，不就是几个邮局职员玩忽职守嘛。那可真好玩。知道了，就听你的，一旦遇到意外就作鸟兽散。”

说完，对方挂了电话。

“同伴打给你的？”佐佐冈问。

“同伴？不，只是同行，但不是竞争对手。做的工作一样罢了。”

“他们请你入伙吗？”

“我拒绝了。不想干那个活儿。”

“小偷也能挑三拣四吗？”

“要是不能挑三拣四，当小偷跟收废品有什么区别？最近我状态不怎么好，今天白天也做了一单，但是没有收入，白费了好几十天的准备工作。”

“还有这种事啊。”

“费同样的功夫，不如种苹果，还能有点收获。”

“你现在遇到我，也白费了很多功夫吧？”

“遇到你是真的超出了预料。托你的福，今天白干了。”

“我虽然妨碍了你的工作，可你已经打开保险柜了呀。从这里拿点钱，今天不就有收入了？”

“不能这么说。”黑泽笑着回答。

“你想说这点钱入不了你的法眼吗？”

“倒也不是。”

“那是什么意思？”

“钱你拿走吧。手头有钱，心中无忧。”

佐佐冈皱起眉。“世上有很多事情用金钱无法挽回。”

黑泽无法理解。他认为，哪怕金钱不是万能的，也能解决大多数问题。他从未怀疑过这个事实。

“我只是个小偷，除了钱，啥都不想。”

“我不需要钱。”

黑泽拿出一捆钞票，足有两三厘米厚。他一把塞到佐佐冈手里。“拿去。”

“我不是小偷。”佐佐冈情急之下说道。

黑泽点点头。“我知道你不是。拿去吧，就当是我给你的礼物。”

“这不是你的钱，是别人的钱啊。”

“如果是我的钱，你会收下吗？”

“问题不在这里。”

黑泽饶有兴致地看着朋友的反应，他很享受这个推来推去的过程。“这是我凭本事打开保险柜得到的收入，所以算是我的钱。”

“我不喜欢你这种说法。”

“我也不喜欢。”黑泽攥着钞票，用另一只手拨了几下。“所以——”他说完，把钞票扔进保险柜，关上柜门，飞快地转了几下转盘，带起一阵顺滑的铰链声。

“啊，就这样了？”佐佐冈发出惊呼，“你一点都不带走吗？”

“没必要。”

“什么意思啊？”

黑泽站起来，关上了边柜门。佐佐冈也站起来，看着黑泽。这个性格死板、不知道变通的朋友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黑泽摊开双手，露出笑容。

“这是我家。”

“啊？”佐佐冈愣住了。

“字面意思。这是我家，所以这个保险柜，还有里面的钱，都是我的。”

“什么意思？”

“你摸进我家来了。”

“等等……”佐佐冈说，“等等啊。你不是小偷吗？”

“没错，我是个职业小偷。”

“但这是你家？”

“小偷也得有地方住啊。其实今天我还想再做一单来着，因为白天的收入没了，准备补上一单。”黑泽说着，心想要不要再到舟木的屋里去一趟，那里还有钱。

“可我进屋的时候，房间和走廊都黑着。”

“因为我习惯黑暗。不，其实我刚才出门去了，但是在电梯门口想起自己忘了东西，所以一时放松了警惕，进屋后既没有锁门，又嫌麻烦没有开灯，直接打开箱子找东西了。”

“真不知道你说的哪些是真话。”

“不是说了吗？我了解这家主人的一切。一点都不夸张。”

“你骗了我？”

“你这话说得真不好听。”黑泽挠挠头，“其实我也吓了一跳，一个男的竟然不知不觉走进我家来了，仔细一看还是老同学，聊着聊着还说‘这是我家’。真是太有意思了。”

“对不起。”佐佐冈低下头。

黑泽让他抬起头来。他实在太愉快了。

“可是，你说的是真的吗？”佐佐冈还是不敢相信，又问了一次。

黑泽露齿一笑。“你说‘这个边柜真难看’时，我可气坏了。”



河原崎完全陷入了混乱。脑中突然涌出各种思绪，但全然无法形成系统。

素描本已经落在脚边，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站起来了。红色棒球帽早已脱下，扔在了地板上。

塚本一脸惊恐地坐着，可能不知该如何应对。

“河原崎君，你冷静点。”他抬起右手劝阻道。

“塚本先生，请你解释一下。”河原崎隔着尸体，盯着塚本说。

“你、你要我解释什么？”

“这是谁？”河原崎提高了音量，“这具被切碎的尸体究竟是谁？”

“当然是高桥先生，那还用问吗？”

“这不是！”河原崎断言道。他已经确定这绝不是“高桥”。“祂背后靠近脖子的地方有伤疤。这个人身上没有，甚至光洁无瑕。”

“他那里没有伤疤。”塚本无处可退，只能靠在墙上，后背尽量贴着墙壁，“高桥先生本应是神，怎么会有伤疤呢？”

“在塚本先生眼中，高桥先生究竟是神吗？”

“高桥先生他——”塚本立刻开口，却没有了下文。

塚本看向被切碎的尸体，河原崎也同样看着尸体。那已经是六个单纯的物体了。

“请回答我。”

塚本迟迟没有回答。

河原崎脑中逐渐出现裂纹，支撑他的存在逐一破裂，发出“噼噼啵啵”的响声。他抬起双手，抱住了头。

假如大脑有保险丝，现在恐怕快要烧断了。否则，他的大脑可能会爆炸。想到这里，河原崎感到惊恐万分。

他拾起了掉落在地上的钢锯。

然后，他缓缓绕过尸体和地上的血迹，走向靠墙坐着的塚本。

“塚本先生，请告诉我真相。”河原崎举起小型钢锯，对准了地上的塚本，继而高高伸直手臂。

“河原崎君，你要冷静。”塚本伸出双手，像是要阻挡河原崎的身体。

他被吓得瑟瑟发抖，早已没有了威严和镇定。

“请告诉我。”河原崎已经忍耐到了极限。如果塚本再不说出真相，他就要崩溃了。

“你、你要我说什么？”

“那真的是祂吗？”河原崎大声说道，“尸体身上没有我知道的伤痕，而且大腿根部的手术痕迹与失踪男性相符。他的脸也很假，或许接受过整形手术。”

河原崎的语速越来越快。说出“整形手术”时，他自己也吃了一惊。“祂不可能轻易死去，对不对？祂不可能被切成碎块，难道不是吗？我为什么在这里？塚本先生为何要叫我过来？我捧着素描本，究竟在做什么？这一切都太难理解了。我太愚蠢了。”

塚本被他震住了。

“请你告诉我！”河原崎哭了起来。泪水打湿了脸颊，他感到丝丝冰凉。

“等等，别冲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塚本总算挤出了声音，他依旧举着双手，“你想问那具尸体究竟是不是高桥先生，对不对？没错，那的确是他本人，不是吗？不可能弄错。”

“骗人。尸体背上没有伤疤。”

“他的伤可能已经好了呀。”

“不是那种伤。哈，我知道了！”河原崎越说越兴奋，像疯了似的喊叫着，“塚本先生在骗我！”

塚本又一次沉默了。

“你带我到泉岳，说了那些话，都是为了骗我！说不定那只狸猫也是为了骗我！今天你对我说的话，让我看到的行动，全都是假的吧！”河原崎使劲拨弄头发。他所见的一切，可能都是谎言。

“怎么可能？你冷静点。”

“我以前亲眼看到过祂跳进河里，救起了一只小猫。”河原崎低着头说，“那难道是梦吗？”

“高桥先生背上真的没有伤疤。”塚本掌心朝下，示意河原崎冷静，“听好了，你的焦虑症发作了，毕竟这是你第一次目睹分尸，这种反应很正常。”

河原崎调整呼吸，想让自己平静下来。这只是因为他太紧张了？只是他一时失控吗？

——真正的救赎，或许来自你那个张开双臂从高楼一跃而下的父亲。塚本还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那也是假的！一旦开始怀疑，他眼中就只剩下疑点。

塚本始终在暗示他想起父亲，不是吗？那不是为了让他心绪混乱吗？塚本难道不是一直在刺激他的大脑，让他陷入混乱，无法做出正常的判断吗？

“全都是假的吗？”河原崎凝视着塚本，眼睛一眨不眨，试图看穿真相。

“什么是假的？”

“这具尸体，我的画，还有那张彩票，全都是假的吗？你到底想把我卷进什么阴谋？”

“我没想把你卷进阴谋。”塚本露出困惑的表情，“这就是高桥先生。”

“骗人。”

“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彩票是真的，绝对不假。高桥先生是神，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你说……”河原崎指出，“你说祂是神。你究竟怎么想的？祂是神，不是神？塚本先生今天一直这样，一会儿说祂是神，一会儿又说不是。”

一阵沉默。

钢琴的旋律还在继续。一曲奏罢，观众发出了掌声。

不要鼓掌！河原崎很想大喊。

河原崎无法忍受沉默。沉默会让他心中充满不安、疑虑、愤怒和妄想。

他想知道真相。这具尸体是谁？“高桥”是神吗？自己相信的究竟是什么？父亲为何从高楼一跃而下？为何是十七楼？他画的究竟是什么？眼前这个人为何表情扭曲、一言不发？

“请告诉我。”

“先冷静下来。”塚本说道。待在一片死寂的房间里，他可能也很不自在。

塚本拿起脚边的电视遥控器，按下电源键。

电视机嗡地亮了起来。“看看电视，冷静冷静。”

“塚本先生，请你回答我。”河原崎烦躁地说。

塚本的样子很奇怪。他对河原崎的话没有反应，仿佛根本没听见。相反，他死死盯着刚亮起的屏幕，瞪大了眼睛。

眼前就是一具切碎的尸体，塑料膜上到处是鲜血，旁边还站着一个手持钢锯的青年。在这种情况下，塚本为何能全神贯注地看电视？

河原崎感到奇怪，忍不住看向屏幕。

他险些失声大喊。

他瞬间就理解了塚本死死盯着屏幕的原因。

屏幕上是“高桥”。祂坐在椅子上，面对着记者的麦克风。从背后的书架能看出，那里是“高桥”平时住处的书房。密密麻麻的书脊显示那都是些枯燥无味的百科全书或画册。

“这……”塚本莫名其妙地歪着头，“这是什么节目？”

好像是深夜档的访谈节目，知名男记者一脸紧张地坐在“高桥”对面。

屏幕右上角打出了小小的字幕：“现代名侦探首次登上电视直播节目”。看到这句宣传文字，河原崎感到浑身无力，但很快又觉得胸口一阵刺痛。“直播”是怎么回事？

他意识到，自己的预感很正确。

“这不是祂。”河原崎指着尸体说，“如果你还要否认，那这个节目是怎么回事？请你解释清楚。”

最近，“高桥”一直不愿意在媒体上露脸。祂应该很不愿意做这种事，但为什么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了？而且为何在塚本打开电视的那一刻出现？河原崎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感觉这是一场布局宏大的恶作剧。

“他怎么在那里？”河原崎呆滞地说。

因为没有调高音量，只能隐约听到“高桥”回答问题的声音。现在登上全国直播的电视节目究竟有什么好处？

旁边的记者显然神色恍惚。那当然了，河原崎想，因为“高桥”丝毫没有其他宗教人士的肮脏自尊心。祂的谦虚气质就像一朵悄然盛放的美丽花朵，与祂直接对话的那位记者想必瞬间就折服了。

记者请祂最后给所有的观众一句问候，于是“高桥”转过椅子面对摄像机。河原崎感到目眩不已，无法正视“高桥”。即使隔着屏幕，祂也是如此美丽。

“高桥”平静地开口了。

“请你醒过来。我还活着。”

“高桥”一字一句、清楚地说道。

河原崎愣了一下，继而心跳开始加速。

祂在对我说话，河原崎这样理解。祂在告诉我，“我还活着”。祂用这种超凡的手段，找到了即将癫狂的我。

塚本似乎也受到了冲击，一动不动地喃喃着“高桥先生”。

“你听见了吗！祂拯救了我。你们说谎，骗我说这是祂！现在我知道了。你也听到了吧？祂说‘我还活着’。”

“为什么会这样……”塚本近乎感动地说着，同时痴迷地看着画面，“高桥先生早就知道了，早就看透了我们的行动。他还看透了我会在这个时间打开电视机。”塚本念念有词，“太神奇了。他站在更高的次元，看透了一切。”

河原崎放下了钢锯。他走向瘫坐在地的塚本，抓住对方的肩膀，使劲摇晃。

接着，他拽着意识恍惚的塚本站了起来。

塚本依旧盯着电视机，晃晃悠悠的站不稳，同时反复嘀咕：“太神奇了。多美啊……”

“这究竟是谁？”河原崎指着尸体，大声质问。

“那是——”

“你切碎的尸体，其实是那个失踪男性吧？有人在街上派发寻人启事。你一定是给他做了整形手术，骗我这就是祂。这不是祂，对吧？”

“高桥先生怎么会知道？我们对他保密了呀。我们不想给他添麻烦。这本来应该很顺利。”

“塚本先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只想让高桥先生轻松一点。商务酒店的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了，不是吗？现在必须做点事让世人得到满足，不是吗？你说，不是吗？”

河原崎忍不住泪流满面。眼前的塚本突然变得无比渺小，河原崎触碰到的他的肩膀也如同女性般纤弱。

“你想干什么？”

“杀人分尸！”塚本眼中闪过冰冷的光芒。那光芒无比残酷，仿佛他已决定不再隐瞒真相，将这个无知青年的灵魂推入深渊。“我们想让高桥先生解决那个案子。让高桥先生干脆利落地大显身手。”

“祂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河原崎控制不住嘴唇的颤抖，连牙齿也在咔咔作响。

“我们从未提起过这件事，因为高桥先生会反对。”

“可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名侦探不解决事件，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塚本一脸煞有介事的表情。

“可祂、祂不打算那么做。”

“所以我们要替他解决事件。不择手段。你刚才不也看见了吗？高桥先生的神力真实存在。他上了电视，看透了我们的行动。那个人无所不能，他应该走上更大的舞台。”

河原崎没有发现自己全身都在颤抖。恐惧、惊讶、绝望和无力化作巨大的压力，死死压住了他。

“难道你想把我设计成凶手？”他咬紧牙关，挤出一句话。

“那当然了，你就是凶手。”塚本的话狠狠刺中了他，“你将成为杀人分尸案的凶手，被高桥先生选中。”

“怎么能这样？”

“怎么不能？你协助了肢解，跟我一起出现在这里，你还能如何辩解？已经注定了。我们还会巧妙地编造出你跟之前那些案件的关联。”

“为、为什么是我？”

“你满足了所有条件。你深爱着高桥先生，还拥有绘画这种特殊能力。而且——”塚本露出了坏笑，“还很好骗。”

河原崎感到心中的支柱轰然倒塌。

“不管怎么说，你同意了拆解高桥先生的主意，这你不能否认吧？虽然尸体不是高桥先生，但从心理上说，你始终是赞成了拆解高桥先生的计划的。不是吗？”

“那是因为你说祂不是神了。”河原崎紧紧闭着眼，意识如同蒸汽般渐渐飞散，“而且是你切割了尸体。”

“有无数人可以证明我不在这里。”塚本骄傲地说，“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你们不能利用我！”河原崎硬挤出声音，“对了，那张彩票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定是你偷走了高桥先生的彩票。说不定是你们合伙偷的。你说的话完全不对。是你们想把彩票据为己有，反倒是祂在阻止你们！”

“有时候，天才和神的头脑会比较僵化。”

“祂不是那种人。祂想救我！”

河原崎感到眼泪不断涌出。他难以抑制兴奋，血液直冲大脑，已经无法理解眼前的情况。他渴望被救赎。渴望成了仅剩的支柱，勉强支撑着他。

就在这时，塚本说出了意想不到的话。“你怎么可能得到救赎。”

“啊？”

“你不过是一个连小补习班都经营不下去、最后惨淡自杀的男人的儿子。”

河原崎听着他的话，感到难以置信。

“你父亲一定认为，自杀能解决所有问题吧。”

河原崎愣了片刻，随即慢慢理解了对方的话语，总算明白他想说什么了。

“不准笑！”河原崎怒吼道，“不准嘲笑我父亲！”

他一把掐住塚本。对方想挣脱，但河原崎用上了全身的力气。他用身体压制住塚本，加重了双手的力道。

你这样会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脑中有个声音发出忠告。但是，他没有理睬。他必须阻止现实事态的发展。他觉得，只要消灭这个人，就能重启自己的人生。

他隐约看到公寓十七层的风景，早已没有了正掐住一个人的感觉，就像走到二十层楼高的公寓中段，纵身跃下。

“跳吧。”一个人推了他一把。河原崎将浑身的力气集中在双手。



京子呆滞地站在夜色中。她走了一步，险些倒下，再走一步，最终瘫坐在地。

她离开了青山家，漫无目的地走着。

双腿颤抖不已，尿意难耐，腰部传来钝痛，她突然想到，膀胱炎恶化会影响肾脏。

青山不见了。

等她回过神来，周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要冷静——连告诫自己的话语都控制不住在颤抖。

那到底是什么？

碎掉的尸块会接起来，青山提到过这样的传闻。刚才，传闻里的事恰恰发生在了眼前。难道我疯了？这里是哪里？

她无法理解这一切，这对她而言简直是耻辱。到底发生什么了？我竟然受到惊吓，在漫无目的地逃跑吗？

京子猛地回过身。她要回去。她要回到青山那里。

青山究竟在做什么？

她加快了脚步。现在不是闲逛的时候，她必须尽快回到青山家，重新看看那一切。尸体究竟去了哪里？青山的妻子呢？她要回去冷静查看，说不定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没错，她对自己说。

靠近青山家时，京子发现那一带格外黑。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路灯还坏掉了一盏，忽明忽灭的灯光刺激着她本就紧绷的神经。

京子停下了脚步。

她猛地贴紧墙壁，眼前的光景让她难以相信。

京子刚坐过的车停在青山家门口，而青山就站在车边。

同时，他还面对着一个女人，即使光线昏暗，京子也能一眼认出来。傲慢的模特一般的面容，高大的身材和突显胸部的服装。那是青山的妻子。

京子不觉得愤怒，反而感到震惊。她悄然靠近。青山背对着她，应该看不见她走过来。前方有根电线杆，京子藏在了阴影里。

她离那两人只有不到十米远。

那个女人，不知为何，那个女人一副受到侮辱的模样。青山表情严肃地看着他的妻子。

“那个大妈跑到哪儿去了？”女人开口道。

京子一听便知是在说她。

“你也太过分了。”她听到了青山的声音。他的声音跟平时一样，让京子感到震惊。那绝不是即将杀死妻子的丈夫的声音。

“哪里过分了，大妈不是吓了一跳吗？我从后备厢爬出来，学妖怪的样子走路，你不觉得那是一场好戏吗？”

“路上发生了很多事，她肯定吓了一跳。说实话，我第一次看见她面无血色、意识恍惚的样子。”

京子强忍尖叫的冲动，身体却不受控制地摇晃起来。她感到心跳加速，呼吸凌乱。从后备厢爬出来的东西是那女的？她能从后备厢爬出来，证明她早就在里面了？

“还不是因为你干了蠢事！”女人提高音量，尖细的嗓音划过夜空。

“是你撞了那个人，对不对？吓死我了。躲在后备厢里都能感觉到那么强烈的冲撞，谁忍得住啊？然后你还把尸体塞了进来，我真是服气了。明知道我在里面，你还要把尸体塞进来。”

“没办法啊，是京子说的。”

“她说什么你都听啊？”

“要是我极力反对，她肯定会怀疑。让她发现你藏在后备厢的话，不就没有意义了。”

京子感到脑中的齿轮一个又一个脱落了。藏在后备厢？

青山和女人都侧身对着京子的方向。

“但你应该知道，那是你撞的死人。”女人说道。

京子怀疑自己听错了。青山一脸不太理解的表情回答：“对，那是我撞死的人。”

“不对。”女人烦躁地说，“那本来就是死人，然后被你撞了。我碰到了被你塞进后备厢的尸体，发现已经凉了。你自己也摸过，难道不知道吗？那根本就不是刚死的人。虽然骨头好像是被你撞断的，但我猜那人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这……”青山惊讶地说，“等等，你说那人是死人？”

“你没发现吗？真够蠢的。”

“人死了不就变凉了吗？”

“当然不会马上变凉啊。那个大妈没发现？她不是开诊所的吗？不过她那种冒牌心理医生，的确不靠谱。”

京子回想起当时的情况。因为恶心和嫌麻烦，她并没有触碰尸体。尽管她觉得尸体的脸色有点差，姿势也很不自然，但万万没想到那人已经死了很久。

“我才不想跟尸体待在一起，就一直往旁边踢。后来实在受不了，干脆打开后备厢，把尸体扔了出去。”

“还扔了两次。”青山无奈地说。

“那东西谁受得了啊！”

“那你也别随地扔尸体啊。”

“你根本不懂那种感觉。”青山的妻子气愤地说。

“对了，后备厢里的尸体怎么就变成一块一块的了？”青山提高了音量，“我搞不懂，那具尸体究竟是怎么回事？刚才在树林边上停车，我猜到你在里面可能很生气，所以才让京子先走，打开后备厢和你确认。”

“我当然记得你一脸呆样地问我有没有事。我可是跟尸体躺在一起，你懂不懂啊？太难受了，怎么可能没事？你知道跟一具尸体躺在黑漆漆的后备厢里是什么感觉吗？你觉得还有比那更难受的事情吗？”

“我知道，你叫我把尸体埋在树林里。我说问问京子，然后关上后备厢，去找京子了。结果回来一看，尸体就被切碎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是——”

“那是你切断的？我只能想到这个。但你应该没时间切尸体啊。”

“呵。”女人装模作样地叹了一声，然后骄傲地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京子此时已经渐渐失去了冷静，仿佛被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侵占了身体。她回想起尸体的断面，又感到一阵恶心，不得不强忍住呕吐的冲动。

“那是你干的？”

“怎么可能？听好了，刚才我说过，是你撞到了尸体。但是你想想，尸体会在路上走动吗？”

“什么意思？”

“尸体不可能自己站起来，所以需要另一个人，也就是背尸体的人。不知怎么回事，尸体飞了出来，我猜可能是另一个人摔倒了吧。总之，就在那一刻，你撞了上去。然后呢，你们就把尸体塞进后备厢，开车走了。”

“你是说，这是另一个人干的？”

“有可能。我猜他开着车一路追了上来。”

“为什么？”

“可能想要回尸体吧？”女人满不在乎地说着，似乎毫不关心一路追赶过来的人为何要夺回尸体，“人也许是他杀的。”

“他担心我们发现真相，就追上来了？”

“不知道。”女人想了想，“那个人有点怪，我怀疑他脑子有问题。反正是那种最好别去惹的类型。”

“你看见他了？”

“你关上后备厢走进树林后，我又从里面打开了。”

听到这句话，京子感到很奇怪。她已经无法进行理性的判断了，“从里面打开”这句话让她感到很疑惑。

后备厢应该不能从里面打开。也就是说，这个女人，或者再加上青山，事先对后备厢做了手脚。他们改造了后备厢，女人又藏在里面。可是，为什么？

“我想呼吸点新鲜空气，也想推开尸体。于是你走之后，我就打开了后备厢。结果发现不远处竟停着另一辆车，当时把我吓了一跳。那辆车没开车灯，再仔细一看，竟有个年轻男人下车走了过来。”

“年轻男人？”

“一个戴着红帽子的男人。他跑得好快，我特别害怕，立刻躲到了后备厢的最深处。对了，那个人还拖着旅行箱。”

“旅行箱？”

“也不算箱子，就是带车轮的旅行袋，还有长拉杆。”

“什么啊……”

“简直太可怕了。”

“那人打开后备厢了？”

“从里面没法上锁，所以他一下就打开了。然后，他还把尸体拖出去了。当时他的样子特别焦急，嘴里还一直道歉，真是太搞笑了。”

“他有什么好道歉的？”

“谁知道啊？反正那人很奇怪，还叫着一个人的名字，好像在跟对方说话。我一直担心你跟那个大妈突然走回来，恨不得他赶紧走开。可他一直在道歉，说什么‘塚本先生，对不起。把你装在这种地方，真的对不起’。真是的，怎么不赶紧走呢？后来他还对尸体说：‘跟我一起走吧。’你说奇怪不奇怪？”

“后来呢？”

“他把行李袋放在旁边，抱走了尸体，搬到他的车上。”

“行李袋呢？”

“就放在那儿。我不知道他是忘了，还是要回来取。但我感觉你们俩可能要回来了，就连忙爬出后备厢，抬起行李袋放了进去。毕竟万一被发现就麻烦了。那个袋子特别重，差点累死我。”

“袋子里难道是……”

“没错。后备厢里虽然很黑，可我还是察看了袋子里的东西，结果吓了一跳。里面竟然是尸体碎块。一个头、两条手臂、两条腿，太吓人了。你能相信吗？而且那些尸块特别臭，我差点被熏吐了。后来我才想到，那该不会是杀人分尸案的凶手吧。”

“是你拿出了袋子里的尸块？”

“我想吓唬那个大妈。不过我没拿出脑袋，而是藏在袋子里，推到了角落。因为我担心她发现那不是原来的尸体。”

“我也吓了一跳，差点吓死。”

“死了还能差点把人吓死，那个死人也算没白死了。”

女人说了句意义不明的话。京子感到一阵头痛袭来，尿意越来越强烈，但她丝毫不想找厕所，甚至觉得就算尿裤子了也无所谓。

“我们那时根本顾不上找脑袋，因为看到尸块都吓傻了。”

“我真想看看大妈的表情。不过听到她尖厉的声音，我就知道她也很害怕。真活该。我在后备厢里咬着毛巾拼命忍笑，真是笑死了。”

“最后你又假装尸体爬出来，又吓了她一跳。”

“要是大妈看见尸块又接起来了，可能会吓得尿裤子吧。你开车的时候，我一直在计划这个。我正好穿着黑衣服，如果把头发都包进衣服里，肯定挺吓人。再加上咱们家周围那么黑，说不定能吓到她。想到这里，我就特别期待，后来的效果甚至超过了我的期待。大妈竟然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京子还在听，但已经无法理解那些话了。

“我也吓了一跳，因为后备厢突然打开，还有一个人爬了出来。”

“你胆子太小了。本来以为大妈很难对付，没想到也就那样。”女人得意地说。

青山为难地挠了挠头。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女人看着青山。

“怎么办？哦，你说尸体啊。怎么办，我撞的尸体已经被你说的那个人带走了，现在的问题是后备厢里的尸块。”

“我是说那个大妈。”

“啊？”

“那个叫京子的欲求不满的女人。你不是要跟我一起杀了她吗？”

女人面不改色地说完，京子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同时，她又感觉一块大石头落在了头顶。

“那女的不是要跟你联手杀了我吗？难道你是认真的？”

“怎么可能？”青山扭扭捏捏地回答，“我看京子那么凶，实在没法拒绝。你瞧，我不都告诉你了吗？”

“对啊，因为你已经答应了我，要跟我一起杀了那女人。藏在后备厢里趁机反杀那个女人，这主意其实很不错。我真想知道那一刻她会露出什么表情。”

“够了。”青山长叹一声。

他脸上是一件事已经了结的表情。京子昏昏沉沉地摇着头，注视

着那两人的脸。我输给那个年轻女人了？怎么会？脑中闪过各种思绪。我被超过了？被那女的抢先一步了？怎么可能？她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去。赶紧离开这里，她对自己说。不能待在这里。

她离开电线杆，立刻藏身于拐角处。她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

虽然不知有多远，但她决定先走到大路上，然后找一辆车子。

她踉踉跄跄地走了一会儿，脑中的记忆逐渐混乱。

恍惚间，她看到了远处国道上的路灯。我没有输给任何人，她对自己说。



金毛青年扑过来的瞬间，丰田条件反射地闭上了眼睛。下巴受到冲击，但没有立刻感到疼痛。冲力来自左侧，他慌忙踏出右脚，还是失去了平衡，向右侧倾倒。

他倒在了一堆空啤酒瓶上。

两名青年发出怒吼。丰田想站起来，却再次被他们踢倒。于是他抱着提包，蜷成一团。

会就这样死去吗？丰田用双手护着身体，呆呆地想。身体试图抵抗，但是没有成功。酒瓶不断发出清脆的响声。

他感觉不到疼痛，可能还要再过一会儿才有感觉。就像裁员一样，疼痛和恐惧都会姗姗来迟。

他睁开眼，想知道老狗在哪里。它好像顺利躲到了后面，坐在年轻人看不见的角落。他放心了。虽然很希望老狗独自逃走，但他不知如何传达。

两人开始踢打，丰田听见西装撕破的声音。

丰田决心保持沉默。就算卑微地蜷缩着身体发出惨叫，他也绝不会说“请原谅我”“别杀了我”。

被裁员的中年男人，以多欺少的年轻人，其实没什么不同。

但是在痘痘脸青年转而对狗出手时，情况改变了。

他们可能厌倦了丰田的毫无反应，暂停了攻击。

对他们来说，住院的朋友和丰田的手枪可能都不重要。他们只想以别人的痛苦取乐。

他们抱起了老狗。

两人对视一眼，都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表情。即使丰田倒在地上，也能看出来。

那股气势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丰田飞快地站起来，奋力迈开双腿奔向那两个人，一把夺过老狗，拔腿就跑。

他像抱着橄榄球一样抱着狗，穿过小巷。

“站住！”背后传来青年们稚嫩的嗓音。很快，便响起追赶的脚步声。

丰田拼命奔跑，身体的每一寸都剧痛不已。他站不住脚，踉跄了几步，继续奋力向前跑。

穿过小巷，来到大路，行人撞见突然出现的丰田，全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他顾不上这些，继续拖着脚往前跑。

“大叔，给我站住。”“看我不弄死你。”青年的话语竟如此丑恶而卑鄙，他边跑边想。

双腿开始颤抖，他想了想要不要放下狗，或许老狗能自己逃跑。要么就把狗扔给陌生的行人？

“大叔，这边。”

就在这时，他听见一个声音。一个陌生的青年站在路旁，头上扣着红色棒球帽，脸色十分苍白，丰田还以为自己见到了鬼。那顶帽子的帽檐折得很弯。青年显然正看着自己，还对他招了招手。“这边，这边。”青年打开了停在路边的银色汽车的车门。

丰田知道那两名青年还在身后追赶，忍不住前前后后看了好几

眼，最后看了一眼怀里的老狗。

他跑进了敞开的车门。这是一辆两座的小型跑车，丰田一上车，门就关上了。

“要开车了。”青年坐进驾驶席，一声招呼，引擎应声启动，同时他踩下了油门。丰田的身体往后一倒，前方红灯恰好转绿，车子飞快地穿过了路口。

“你是谁？”车子顺着广濑大道一路向西，在大学医院的路口碰到红灯停车时，丰田问了一句。路旁有一块医院的招牌，灯光照亮了路面。

这时他才想起系上安全带。

“我叫河原崎。”青年安静地说。

“我们见过吗？”

“没有。我在路边休息，正好看到了那条狗。”青年用下巴指了指丰田旁边的狗，“那条狗是你的吗？”

丰田正不知如何回答，青年却笑了起来。“这几天那条狗一直在车站附近闲逛，我还以为是野狗呢。它的项圈还是我系上去的。”

丰田吃了一惊，摸了摸老狗的脖子。

“刚才看见那条狗，我觉得有点眼熟，再看项圈，马上就想起来了。正好你在被人追，我就忍不住叫了一声。”青年还戴着红帽子，面色依旧苍白，还顶着浓浓的黑眼圈，看着不像健康人。

“我没多管闲事吧？你被他们盯上了吗？”

“我惹到他们了。”丰田摸着肿起来的脸颊说。

“惹到他们了？”

“白天，我开枪打了他们的朋友。”

“开枪？”

“对，用手枪。”丰田说完，青年嗤笑一声。

“手枪？那可厉害了。”

“是真的，你要看吗？”丰田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虽然没必要太认真，但听到对方怀疑的语气，他还是有点不甘心。

“不用了。其实我也很厉害，因为我杀了人，尸体就在后备厢里。”青年满不在乎地说。

“啊？”

绿灯亮起，车又开动了。丰田能感觉到变速箱流畅地切换挡位。

“杀人？”

“没错，我杀了人。尸体真的就在后备厢里，你要看看吗？”青年平淡地说道。

丰田凝视着青年的侧脸。他的黑眼圈很重，脸上还沾了污渍，可能是泪痕。

那是一张双颊凹陷，毫无生气的脸。

他不像在开玩笑。丰田眨了几下眼睛，继续看着青年。

“你杀了谁？”

“一个我一直深信不疑的人。我很崇敬他，能跟他说上话都无比荣幸。”

“可是你开枪杀了他？”

“我没有开枪，开枪的是大叔你啊。”青年说完笑了起来，让他不要混淆事实。“等我回过神来，已经把他掐死了。”这个瞬间，青年的声音有些颤抖。

“为什么？”

“因为他骗了我。”

青年的声音就像雨点，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

“今天吗？”

“不，我想想是什么时候来着……”自称河原崎的青年扳着指头数了数，那样子显得很不真实，“昨天、前天，再往前一天。三天前，塚本先生邀请了我。”

“参加派对吗？”丰田不明所以，追问道。

“我们做了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拆解了一个人。”

“拆解？”丰田不太明白。

“然后那天晚上，我杀了塚本先生。等我清醒过来，塚本先生已经死了。我从未遇到过这么可怕的事情。相比杀人，我更害怕的是自己竟然想不起那个瞬间了。”

“那你直到今天都在干什么？”莫非在躲避警察的追捕？丰田不知该与这名青年保持多远的距离才好。

“前天我一直在发呆，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天亮以后，塚本先生还是死的，再也无法重来。我对着尸体，就那么一直发呆。后来，我就抱起塚本先生的尸体放进车里，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行驶。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我停下车，拖着旅行袋往前走。对了，当时真不应该带旅行袋。反正做什么事都会倒霉，我和我爸都这样。我就不该在选择道路时拼命思考。”青年的态度看起来很平淡，但那绝对不是平常心。丰田觉得，他其实是在叹息。

“我想先把旅行袋处理掉，就拖出去了，准备找个地方扔掉。”

“什么地方？”

“能扔的地方。不，我可能在找能够一跃而下的地方吧。当时，我可能想找个逃避的出口，像父亲那样从高楼上一跃而下。可是就在那时，突然有一对老夫妻冒出来，拿枪指着我。”

听到这里，丰田开始怀疑青年在胡说八道。一对老夫妻怎么会有枪呢？但他没有追问。

“那两个老人拿枪指着我，要我给钱。你能相信吗？我慌忙逃走了。我已经想找个高楼跳下来了，撞上枪口时却慌了手脚，所以说到底，我就是什么都做不好。结果我弄翻了旅行袋，一路逃到了车上。”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前天。昨天也很糟糕。”青年微微一笑，仿佛终极的悲剧转而变成了喜剧，“塚本先生被撞了。”

“被撞了？”丰田忍住发笑的冲动。这个人的话越来越离谱了。“他都被你杀了，然后又被撞了？”

“都怪我背着尸体走路的时候发呆来着。”

“你背着尸体走路？”

“因为我没能扔掉旅行袋，就想先把塚本先生的尸体埋了。我父亲的墓就在那附近，只要走进林子里，应该就能找到地方埋。结果又出问题了。我无论做什么事都会遇到问题。”青年寂寞地笑了笑，“我停下车，正要过马路的时候一不小心被绊倒了。背上的尸体飞上路面，被正好路过的车撞了。当时我吓了一跳，而且，那辆车的司机还把尸体放进了后备厢。”

“那是肇事逃逸啊。”丰田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的，露出困惑的表情。

“对尸体肇事后逃逸，你能相信吗？但真的发生了。于是，我就追了上去。”

“那一定很伤脑筋吧。”丰田应了一声。既然青年都这样说了，他决定相信。“后来追到了吗？”

“昨天晚上我追了一路，终于把塚本先生取回来了。结果，我又落下了旅行袋。”

这个人已经前言不搭后语了。丰田改变了主意，怀疑他已经疯了。

“当时我担心，如果把旅行袋放在车上，可能会被人发现。现在仔细想想，那根本不可能啊。可是那一刻我真的很害怕，所以就拖着旅行袋去那辆车的后备厢找塚本先生。结果反倒把旅行袋忘在了那里。”青年长叹一声，自嘲地说，“我真的什么事都做不好，人生的每个选择都会选错。”

丰田很难判断这个年轻人脑子是否正常，但又觉得他并不是坏人，反倒很值得同情。于是他说：“但我还是很感谢你刚才救了我。其实你也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青年一脸讶异地看向丰田。“我也不知怎么说，今天好像心情比较平静。”说完，他转动方向盘向右拐弯，“可能因为碰到你了吧。还有这条狗。”

车子又一次停在红灯前。“大叔，你打算怎么办？想在什么地方下车？”

丰田想了想，回答道：“去车站吧。我想先回车站。”说完，他看了一眼怀里的狗。老狗正若无其事地闭目养神。

“刚才那些人可能还没走哦。”

“没关系，回车站吧。我想在那里重新开始。”尽管丰田自己也不知要重新开始什么。

银色跑车在道路上安静地穿行。丰田听见吸鼻子的声音，转头一看，发现青年正在流泪。他的表情没有扭曲，反倒异常清爽。尽管流着泪，却不见痛苦。“我的人生可能已经完了。”他流着泪说。

“怎么会？”丰田条件反射地说道。

“我想去北边。”

“北边？”

“沿着国道一路向北，去看看岩手山。”青年回答道。他不像是在信口胡诌，而且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仿佛眼前已经出现了岩手山巍峨的姿态。

“岩手山有什么看头吗？”

“我就是想看看那种巨大的、人类难以匹敌的东西。”

丰田回忆起自己还在上班的时候，同事们每天辛苦工作，疲惫不堪。偶尔出去旅行，欣赏大自然的风光，就会煞有介事地感叹“人真的太渺小了”。话虽如此，第二天他们还是会一脸满足地继续自己渺小的人生，下班后到酒馆聚餐，互相倒倒苦水。

身边的青年呢？丰田试着想象。他看到大山时会有什么感慨？

“我要把塚本先生放在副驾驶席，一起去看岩手山。”青年擦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然后我要去见父亲。”

他淡淡地说道。

丰田告诉青年，只要在车站找个地方让他下车就好。最后，他在公交场站下了车。身上的西服破了，行动起来有点困难。

他抱着睡着的老狗，目送跑车离开。银色的敞篷车一路飞驰，向右变了车道，前方畅通无阻，于是车子向着北方，迅速消失了。

丰田一直看到汽车完全消失，心中暗想：青年看到岩手山时，一定会惊讶于它的巍峨。他希望如此。

a life

以秒速两米转动的光盘静止下来，
故事也迅速走向尾声。

8

志奈子关掉随身听，收起了耳机。东北新干线驶过宇都宫之后，户田开始呼呼大睡。志奈子心中窃喜，立刻听起了自己带来的外国音乐CD。

广播通知列车已经到达仙台，大约五分钟后到站。

户田醒了，可能是听到了广播。他一醒来，志奈子就突然感到心情沉重，呼吸困难。

他光滑的皮肤令志奈子感到恶心，倒不如泛着油光显得正常一些。这人的野心和自大散发着恶臭，与他孩子般的肌肤毫不相衬。

“你怎么样？”

志奈子从架子上拿下行李，收好随身听，突然听见这句话，不由得吓了一跳。

“什么？”

“今天跟我一起住吗？”户田一脸自信地说。

他身上散发着不容辩驳的强大气场。

“您说什么呢？”志奈子假笑道。

“想去哪儿？”户田面不改色地继续道。志奈子不知道这句话是在问住宿地点，还是更猥琐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户田突然又说：“要不要打赌？”

窗外的景色发生了变化，大楼开始变多，列车正在靠近仙台市区。志奈子看了一眼手表，已经十点多了。

“跟我打赌吗？要是我赢了，你就照我说的做。”

“请不要这样。”志奈子尽量柔和地说道。如果这句话换成别人说，她会当成玩笑一笑置之，或者干脆生气地拒绝理睬。“户田先生，快到站了。”她转移了话题。

户田没有要站起来的意思，而是冷眼看着志奈子，似乎在盘算什么。

“你算是什么人？”户田愠怒地说，“你背叛了别人来到我这里，还幻想着跟我有平等的关系吗？别搞错了。”

志奈子很害怕。户田的语气很平淡，但是压迫感十足。

不知不觉间，志奈子的双腿开始颤抖。

“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就都能得到。你肯定不相信吧？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肯定也不相信吧？”

“怎么会呢？”

“你就是不相信。”户田断言道，“不如这样吧？”

志奈子无言以对。

“我们到达仙台后，我从碰到的第一个人那里夺走他的东西。”

“什、什么东西？”

“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东西。当然，不是性命这种无聊的玩意儿。我要用钱买下那个人最重要的东西。你认为，面对重金，人究竟能否守住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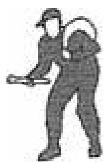
“说实话。”户田加重了语气。志奈子感觉自己已经被他压垮了。

“如果我买不到，就算你赢。如果我赢了，你就要听我的话。”

志奈子快哭出来了。“我现在就在听户田先生说话啊。”

“我要你做的不只是这个，我要你对我言听计从。”

志奈子双腿颤抖，再也无法保持站立，一屁股坐在了行李上。列车开始减速，行驶的声音出现了变化。



黑泽一夜未眠，迎来了清晨。佐佐冈则睡在沙发上。

黑泽万万没想到，大学时的朋友竟会突然出现在家中。

他坐在沙发上，喝着自己泡的咖啡，听鲍勃·迪伦的歌。

天亮以后，佐佐冈才醒来。

他害羞地揉了揉睡乱的头发，即使已经头发花白，还是跟大学时没有两样。

“这些鲍勃·迪伦的CD也都是你的啊。”

“最近我每晚都听。”黑泽回答。

“我还是睡着了。”

“在别人家很难入睡吧？”

“那倒不会。”佐佐冈揉着眼睛坐了起来，“你知道‘重启电脑’这种说法吗？”

“重启？就是关了重开？”

“对，重新启动。使用电脑时，内存里会残留很多操作信息，让

系统运行得不流畅。这种时候只要重启一下，那些信息就会被清空，让系统运行流畅起来。”

“原来如此。”

“我今天在这里重启了人生。”

“这个比喻真无聊。”黑泽说完站了起来，“喝咖啡吗？”他倒了一杯咖啡端过来，佐佐冈接过杯子，闻了闻香气。

“就算不好喝也得喝完。”

“我决定了。”佐佐冈摸了一下眼镜。

“决定喝完咖啡？”

“不是。我决定跟妻子离婚。”佐佐冈干脆地说。

“这么干脆啊？”黑泽笑道，“昨天晚上的气势去哪儿了？你不是说不会轻易跟妻子分开吗，怎么一夜之间改变了想法？”

“不，跟你聊完之后，我感到轻松了很多。”

“你终于发现这件事没什么好想的了？”

“不，怎么说呢……我觉得啊，你特别适合当咨询师。”

“你这人说话还挺有意思。”

“说真的，别笑话我。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真的让我轻松了不少。”

“只是你觉得自己走投无路而已。每个人都是这样，就像有人在沙漠上画了一道白线，你战战兢兢地走在上面，一步都不敢偏离。周围明明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你却误以为只要偏离白线就会死掉。”

“你真的不试试去当咨询师吗？”

“什么意思？”

“我妻子在仙台经营一家心理诊疗所，就是做心理咨询的。”

“重视金钱、地位和名誉的女人，真的能治愈人心吗？”

“我也很怀疑。”佐佐冈笑了起来，“如果你想做，不如打电话过去问问？”

“打给你夫人？”

“你就告诉她你想当咨询师。我认为你有那个天赋。”

说完，佐佐冈娴熟地抽出上衣内袋里的记事本，撕下一张空白页，用袖珍笔写下数字。

“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如果没人接，可以再打我妻子的手机。”

黑泽接过纸条叠好。

“你夫人真的会听我说话吗？”

“应该不会。”

黑泽跟佐佐冈齐声大笑起来。

“人的一生啊——”佐佐冈一脸释然地说，“人的一生，就是一天天的累积。”

“有道理。”

“你不觉得，如果人生是一场接力更好吗？”

“接力？”

“我有一幅很喜欢的画作，题名就叫《连接》。看到那幅画，我就会想，如果一生中只有一天需要我来负责，只有一天需要我来充当主角，第二天换成别人，那该多好啊。”

“那你什么时候登场当主角啊？”

佐佐冈没有多想，马上回答：“昨天。跟你久别重逢，真是太高兴了。昨天是我，是我们，当主角的日子。”

“你的想法真幼稚。”

“昨天的主角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我妻子，明天的主角又换成别人。如果能这样持续下去，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如果人生可以像接力一样，你不觉得很棒吗？虽然人生一闪而逝，但又可以永远持

续。”

“每个人的一天都差不多。我们的昨天，你老婆的今天，还有别人的明天，若是叠在一起看，其实没什么两样。”

“怎么会呢？”佐佐冈笑道。

黑泽违心地提出送他到车站，跟佐佐冈一起走出了公寓。“一大早从别的男人家走出来，跟同性恋似的。”佐佐冈调侃道。黑泽点头赞同，锁上大门，按了电梯。

“对了。”黑泽开口道，“你知道这个吗？”

他抽出放在后袋的钱包，拿出一张纸，递给佐佐冈。

“这是什么？”

“不知道。上面有很多奇怪的文字，应该不是日文。昨天早上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在门口碰到了邻居。那个人正好扛着朋友出来，我就帮他按了电梯，当时这东西就从那人身上掉下来了。”

“会不会是彩票啊？”佐佐冈说。

“我觉得是护身符。”黑泽凝视着那张纸片，猜不出这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东西。

“不，这是一种彩票。”佐佐冈高兴地断言道，“说不定中奖了。”

“可能只有三百日元。”黑泽说着，把彩票递给佐佐冈，“你要吗？”

“不用了，那三百日元你留着用吧。”

走到仙台站，佐佐冈掏出了手机。“我要打了。”黑泽一开始还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看到他严肃的表情，一下就猜到了。

黑泽坐在步行栈道的长椅上，开始观察过往行人。有钱人、穷人、精神饱满的人、沮丧的人、寻找未来的人、等待未来的人、放弃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从他眼前走过。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黑泽很想对他们说，你们高兴点啊。

“离婚吧。我不回家了。”黑泽听见佐佐冈的声音这么说道。佐佐

冈反复叫着一个女人的名字，那应该是他妻子。

黑泽无奈地想，这种话题怎么能在如此嘈杂的车站用手机谈呢？

不过，佐佐冈上大学时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事先规划，现在这个样子可算大有进步了。

咨询师？好像还不错。黑泽忍不住想，当小偷实在太累了。不如一边当小偷一边当咨询师吧？或者以咨询师为幌子，暗中挑选入室行窃的目标？向患者询问放存折的地点和存款数额会不会很奇怪？不，如果要问那些，倒不如兼职当侦探更方便。

最后他又想：在此之前，至少得干一趟活儿。没有收入的状态很不好受。虽不至于吃了上顿愁下顿，但是缺乏成就感会影响心理健康。他想起住在高层公寓的舟木。他在那里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却一无所获，这实在太打击人了。虽然工作本身没有失败，可是回想起来，他还是特别不甘心，觉得浪费了宝贵的人生。

他又想，这几天要不要再去一趟？那个屋里还有现金，能不能想办法搞出来呢？“吃回头草不吉利吧？”自己的声音在脑中发出警告，但黑泽很快就打消了这个想法。如果担心不吉利，那下次就换成夜间上门好了。本来小偷就更适合“上夜班”，应该不会变得跟上次一样。他只须瞅准舟木晚上开会的日子去就行。黑泽感到了久违的快乐，像在表演即兴音乐。可能久违的朋友和怪异而愉快的一夜将他缓缓推上了兴致的顶峰。

佐佐冈还在旁边反复表明离婚意愿，不知他妻子在另一边露出了什么表情。佐佐冈又反复说：“我会再联系你。”

佐佐冈的妻子肯定也有她自己的故事。

通话迟迟没有结束，黑泽便站起来，在周围走了走。

他看到一条野狗，是昨天那条脏狗。黑泽越看越觉得那是自己的同类，便走了过去。狗一点都不害怕，兀自舔着肚子。

“这个送你吧。”

黑泽掏出口袋里的彩票，折叠几下，塞进狗项圈内侧的五金扣缝隙。

“下次你见到我进屋，可不要叫哦。”

黑泽轻抚狗头，伸展几下肩背，走回佐佐冈坐着的地方。他的朋友已经打完了电话，正一脸畅快地伸着懒腰。

“上展望台看看吧？”黑泽对佐佐冈说。

“你怎么突然想上去了？”对方奇怪地说。

黑泽笑着走向电梯。那里挂着垂幅，上书“特殊日子的别样体验”。黑泽想，其实这种日子往往就是特殊的日子。

“那是埃舍尔的画。”佐佐冈指着大海报说。

“经常能看见那幅城堡的画呢。那上面的台阶无论怎么走都会回到原地，对吧？是叫错觉画？”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人生可能是一场接力。那幅画也一样。士兵行走在台阶上，走到顶端发现，那里只是另一名士兵的起点。所有事情都一样，一个接一个联系在一起。人活在世上，归根结底也是如此。”

“管它是画还是什么，反正我不喜欢被骗。”黑泽笑着说，“你老婆叫什么名字来着？”

“京子。”

“这样啊。”

黑泽一边等电梯，一边想象那个素未谋面的京子正在做什么。



等一觉醒来，可能一切都会恢复原状。然而，河原崎心中小小的期待很快就落空了。

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连窗帘都没拉上。阳光倾洒在河原崎的手上，房间里的样子一点都没变。

塑料膜上的血液看起来有点像颜料。红色的液滴无声振颤着。

塚本在另一头，四肢舒展，仰天躺在地上，跟他们俩第一眼看到的那具尸体一样。

河原崎双手掩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忍住尖叫，无声地呼出气息吹拂着手心。

完了。自己在亢奋中掐死了塚本。对方的表情越来越狰狞，让他很害怕一旦松手会让自己陷入危险，就更使劲了。他们究竟搏斗了多久？

等河原崎回过神来，塚本已经全身无力地倒下了，仿佛灵魂都蒸发殆尽。为了寻找消失的灵魂，河原崎甚至忍不住确认空气流动的方向。

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恐惧不断积压在体内。他杀了人。就算他被骗了，那也不是杀人的理由。

河原崎的身体开始颤抖，但是几小时后，颤抖平息了。

他抱膝坐在地上，轮番看着塚本双眼紧闭的面孔和被拆解的尸体。呼——他机械地重复着仿佛从孔洞漏出空气般的呼吸。

睡一觉起来，一切可能就会恢复正常？他带着这个想法，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河原崎再次打量室内。

“怎么办？”他开口道，“完蛋了。”

应该先收拾好被拆解的尸体。

塚本带来的工具还包括消毒用的酒精，河原崎在厨房找到了一块海绵，配合酒精擦掉了尸体渗出的血液。并没有多少。

赤裸的尸体显得无比血腥、诡异，下半身的性器更让人难以直视，于是他拿起屋里的衣服套了上去。

给没有手臂的胴体穿衬衫，感觉就像用包袱皮包起纸盒。接着，他又给尸体的下半身套上内裤，然后剪下长裤的裤腿，套在两条腿上。

酒精气味很重，河原崎忍不住咳嗽了好几下。

之后河原崎把尸体塞进旁边的拉杆旅行袋。先放入躯干，再依次放入双腿和双臂，最后塞进脑袋，拉起拉链。

里面塞了一个人，重量自然不轻，好在带轮子，可以拖着走。

随后，河原崎又走到塚本的尸体旁边，开始翻口袋。他找到了车钥匙，塞进了自己的裤子后袋。

接着，他拖着旅行袋走出去，把旅行袋放到了车上。

将旅行袋放进后备厢后，河原崎再次回到房间，小心翼翼地卷起了地上的塑料膜。血液顺着皱褶滴落在木地板上。

他把塑料膜塞进了房间角落的垃圾袋。

接着，他走进洗手间，用肥皂拼命洗手。

接下来要搬动塚本的尸体，河原崎已经做好了准备。

河原崎很惊讶，原来触碰被自己杀死的人竟如此可怕。尽管死人不会说话，但仿佛时刻威胁着他，就像用手指着他，反复强调“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塚本的身体已然僵硬。短短十小时前他还在谈论死后僵硬，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就像一个可怕的笑话。

“好。”河原崎喃喃一声，双手抓住塚本的右手，用尽了全身力气。他学着塚本几个小时前的动作，利用自己的体重掰弯了尸体的关节。他很害怕，但是用力一压，肘部还是弯曲了。接着，他又重复了几次同样的动作，依次折叠尸体的双手和双膝，最后折叠了胯部。这件事极耗体力，他已经满头大汗，塚本却依旧浑身冰凉，让他感到恐惧万分。好在尸僵已经解除，他可以将塚本背在身上了。

河原崎对塚本说，他要离开房间了。塚本已经不会再发出指示，也无法反驳。河原崎先打开玄关门，试图把门固定住。因为背着尸体很难开门。

他走出门外，险些惊叫一声。因为隔壁的住户正好也走了出来。两人对上目光，河原崎感到心跳开始加速。

“我是住在隔壁的黑泽。”对方朝他点了一下头。

实在没办法，河原崎也打了声招呼。

随后，他突然有了主意，便问：“对了，能帮我把门撑住吗？”此时与其假装无事发生，倒不如这样更不容易被怀疑。

对方是个三十几岁的男人，看起来很稳重。河原崎见他有点困惑，便随口说要把喝醉的朋友背到楼下去。最后，那个人答应了。

河原崎慌忙回到屋里，抓起红帽子塞进裤子后袋，背起塚本走了出去。

他好不容易走进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才想起没有对那个人道谢。

他背着尸体下到停车场，将其塞进了塚本那辆车的副驾驶席上，最后关上了车门。

河原崎坐进驾驶席，发动引擎，握住方向盘，却不知该去哪里。接下来该怎么办？此时他才感到胃部的疼痛。

塚本瘫在座位上，就像严重晕车的乘客。

直到把车开出去，河原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

他杀了塚本，毁了自己的人生。种种想法在脑中反复闪过。河原崎突然想，“高桥”为何要救他？“高桥”的确拯救了他。可是——河原崎踩着油门，继续思索，忍不住流下眼泪。“我真的得到救赎了吗？”他感到由衷的悲伤，又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在街上盲目地穿行。

其间他感到饥饿，就停下了车。由于不能背着塚本四处走动，他就一个人下了车。穿过拱廊商店街时，擦肩而过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比他幸福。

他走进快餐店点了汉堡，突然感到恶心，慌忙跑进厕所。最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店员都向他投来疑惑的目光。

他双腿发颤，连路都走不稳。是因为刚刚搬运了沉重的尸体，还是他的心在颤抖？

一如往常的城市风景让河原崎感到无所适从。他杀了塚本，世界却跟昨天一样正常运转。为什么会这样？他感到心情阴郁。

我犯了杀人罪吗？他无法确认，甚至想请教别人。他感到坐立难安。

等回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跑向了碰巧经过的人，不断重复那座公寓的名称。他想让其他人到房间里看看，看看他究竟做了什么。

河原崎无法表达心中的急迫，只能无声地呐喊。我在那个房间毁了自己的人生，请你去看看吧，告诉我那究竟是不是真的。他已经清理了那个房间，可如果那真的是现实，一定会留下某些痕迹。

那个行人很快就注意到河原崎的异常，快步走开了。河原崎长叹一声，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杀了人，他不能逃避这个事实，不能逃避。

真的无法挽回了吗？河原崎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向应该在某处看着自己的父亲发问。

我都做了什么啊……他哭着想。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何想起了人生失败的父亲。眼前浮现出父亲的脸，对他说："你啊，将来去当画家吧。"他甚至觉得，父亲说那句话或许真的是在鼓励自己。

"我再也无法被救赎了吗？"

河原崎猛然醒悟。原来我到最后寻求的依赖，既不是"高桥"也不是宗教和神明，而是我父亲。

"我就说嘛。"他仿佛看到父亲露出骄傲的笑容，心里轻松了一些。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抽出了红帽子，学父亲折了折帽檐。

河原崎经过车站，看到那条野狗依旧漫无目的地走着。

只是纯粹的心血来潮。不知为什么，他径直走进拱廊商店街，在刚开门的宠物店买了一个项圈。

他回到发现野狗的地方，给它戴上了项圈。狗很乖，丝毫没有反抗，反倒像试装的女明星，一脸自然地端坐着。

"挺好看的。"河原崎拍拍狗的后背，起身离开。

接着，他看到了展望台，那里挂着垂幅，上书"特殊日子的别样体验"。

今天算是特殊的日子吧。河原崎仰头看着高塔一般的展望台。“今天是特殊的日子吗？”他对不存在的父亲发问。“算是吧。”他似乎听见了父亲的回答。

他呆呆地看着埃舍尔展的海报，许多士兵行走在城堡之上。他好像听说过，画中的并不是城堡和士兵，而是修道院和僧侣。可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城堡和士兵。看着看着，河原崎发现城堡门口有一个抱膝独坐的士兵，似乎在抱怨自己被独自扔下。他有点伤心。那个士兵又好像在等待什么人。

那就是我啊。

河原崎越看越觉得，那个士兵就是他。是他独坐在城门口，等待父亲到来，跟他一起回到人生的轮回中。

河原崎一边等电梯，一边想象早上碰到的黑泽如今正在做什么。



京子走了整整一夜，沿着四十八号国道原路返回，穿过车辆专用隧道，进入仙台市区。隧道里连电动自行车都不允许通行，所以车子的车速都特别快，京子被无数辆车按了喇叭。

她如同鬼魂，在隧道边缘摸索着行走，走向那个不知何时才能到达的地方。

“尸体被切断。人的身体变成碎块，又接了起来。双手双脚都被切断……”

她边走边喃喃自语。走进隧道前，她确认手机有信号，就给警察打了电话。她报了青山家的地址，留下一句“那家人很可怕，他们把尸体藏在后备厢里”，马上挂断了。

接下来就是警察的事情了。京子将青山夫妇彻底抛在了脑后。

青山竟与妻子密谋，反而将她骗进了圈套。她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她无法接受自己竟然险些被青山的妻子杀了。她脑中只剩下那可怕的一幕：后备厢里的尸体被切碎，然后拼接起来，还爬出了汽车。那情景过于逼真，很难将其归为噩梦。

穿过隧道进入市区时，天已经要亮了。京子感觉不到困顿。脑袋

虽然很沉重，但她丝毫不想钻进被窝休息。

途中，她在便利店买了矿泉水和一把剪刀。她看到货架上放着硕大而造型凶狠的剪刀，就忍不住买了下来。

“剪个稀巴烂。”京子拿着剪刀说。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怒火在无意识间涌了上来。尸体为什么会接起来？断掉的东西为什么会接起来？有人要骗我。有人要陷害我。有人要胜我一筹。

开什么玩笑？京子想。下腹部的疼痛已经平息，尿意也消失了。膀胱炎好像突然不见了踪影。但她甚至感觉不到欣喜。

京子在市区兜兜转转，脚底磨出了水泡，然后水泡又磨破了，她也毫不在意。

时间缓缓流逝，路上的人越来越多。

京子突然想到自己还没取手枪，转身走向车站。

她走向车站入口时碰见了一条野狗。那是一条又老又脏的狗，一点都不可爱。

她感到莫名愤怒，怒火几乎要将内脏焚烧殆尽。她无法容忍一条老狗过得如此舒服。我都变成这样了，这条狗凭什么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

剪个稀巴烂。她拿出剪刀，“咔嚓咔嚓”地空剪了几次，心中的郁愤在听到这个声音的瞬间消散。

“我要剪断你的项圈，剪断你的脖子。”京子朝狗走了过去。

就在这时，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那是个无比平凡的中年男人。京子瞬间断定，他肯定是个被裁员的废物。

“你要对狗做什么？”他竟敢这么说。京子烦躁不已。不知为何，那人突然又说：“对，就是我的狗。”他还敢反驳，这让她更气愤了。

两人争执起来，最后中年男人带走了老狗。京子被丢在原地，怒

火越烧越旺。她气得大吼，但所有人只是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她。无视、冷笑、回避，这就是她能得到的全部回应。

她继续往前走，看到一张画展的海报。

愚蠢的士兵不作思考、原地转圈，这幅画让她无名火起。因为那些人都像脑袋空空地活着。如果她能走进画里，定要用手上的剪刀把所有士兵的脑袋剪下来。她要毁灭一切，破坏一切。

她来到展望台前。高塔傲然耸立，似乎在嘲笑她。

门口挂着垂幅，上书“特殊日子的别样体验”。

什么特殊的日子？京子火冒三丈，头顶几乎要冒烟。早上，丈夫向她提出离婚。接着，她出门杀人。路上，车子撞到了陌生人。后备厢里的尸体还被切断了。破碎的尸体连接起来，走进了夜幕中。这种日子能叫特殊的日子吗？

我要跳下来，京子突然想。

我要登上展望台，一跃而下，摆脱这个荒诞的日子。我不会输给任何人，我要控制自己的人生。京子想着，右手紧握成拳。

她一边等电梯，一边想象刚才碰到的中年男人和那条老狗正在做什么。



丰田坐在卷帘门紧闭的咖啡店门前，老狗在他脚边蜷成一团。狗叹了口气，把头搭在前腿上睡着了。

穿着撕破的西装很丢人，但丰田并不在意，甚至感觉这样才符合自己失业者的身份。妻子和儿子再也无法忍受他，公司也赶走了他。这样的人不该有归宿，不该穿崭新的西装。反倒是一边袖子撕破了的皱西装更适合他。他的脸颊、背后和侧腹都留下了瘀青，骨头好像没问题，不过瘀青的颜色有点吓人。暂时还没机会泡热水澡，过段时间恐怕还会肿起来。

丰田从口袋里掏出咖啡厅的半价券。早上他想用，但是遭到了拒

绝。他盯着半价券看了一会儿，其实没什么，就是因为过期了。

上面写着开业三天特惠，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早上他还误以为店员是在歧视无业人员，现在知道了真正的原因后，就真的没什么好生气的了。

车站大厅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年轻人枕着书包、躺在绿色窗口旁边，特产店和小卖部都关门了。

要不就在车站睡一晚吧。

他看见一男一女从新干线的自动检票口走出来，看着像是一对毫不相衬的情侣。

男人已经五十多岁了，可能年纪更大，但是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充满活力。他那件夸张的毛衣特别显眼，倒也挺符合他的气质。

一开始，丰田见他眉眼散发着威严和自信，还以为是个政治家。而且，他的耳朵和鼻子都看起来特别大。

那种人就是人生的赢家啊，丰田呆呆地想，那种人跟自己这种遍体鳞伤的无业游民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个傲气的男人跟他不在一个级别。

丰田想起了儿子以前很沉迷的电视游戏。开屏画面这一步可以选择“初级玩家”“高级玩家”等难度，那个从检票口走出来的男人肯定是顺利通关了“高级玩家”难度的人。与之相比，自己只是“初级玩家”，而且已经快GAME OVER（游戏结束）了。

男人身边是个提着行李的女人，长得高挑好看，有一头油亮的黑色长发。是他的秘书吗？他们看起来不像情侣。但虽然有父女的年龄差，两人之间的气氛却要更暧昧一些。莫非是情人？但是他们看起来也没什么感情，双手提着行李的女人倒更像个仆人。而且她毫不掩饰脸上的厌恶。

他们站在电梯前四下张望，好像在找人。

男人看到了丰田。丰田慌忙转开脸。人生赢家怎么可能找他有事呢。

就在这时，男人转向女人说了几句话，还抬手指着丰田坐的位置。丰田惊讶地回过头，但是身后没有其他人了。他突然很紧张，担

心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紧接着，丰田心中又浮现出一丝期待。那个贵气十足的男人莫非要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

“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男人走到丰田面前，开口说话了。丰田特别紧张，这个人散发出强烈的气场，几乎要把他吞没。男人近看比远看更显老，唯独面容年轻，还没什么皱纹，显得很不协调。

“有、有什么事吗？”丰田挤着嗓子回答。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听到这个问题，丰田心中一惊，然后咽了口唾沫，坦白道：“我没有工作。”

他感到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逼迫他如实回答。

女人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眼角似乎在微微抽搐。她很紧张吗？还是很不高兴？丰田猜不出来。

“哦，没有工作啊。”男人看起来很高兴。丰田甚至听见他小声说“那正好”。接着，男人从高级西装的口袋里掏出名片，又对丰田说：“我姓户田。”

丰田接过名片看了一眼。那上面印着长长的一串头衔，让他确信这人果然是人生赢家。跟舟木那种井底之蛙相比，这个男人连气场都很不一样。

“你知道自己现在最想要什么吗？”

男人问了个拐弯抹角的问题。

“啊，嗯……”丰田惊愕地应了一声。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份工作。”

听到这句话，丰田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他一时回不过神来，身体也动弹不得。

“你需要一份工作，让你每天能安心生活的工作。”

没错，你说得太对了，丰田很想这样回答，但还是发不出声音。

女人忧伤的目光让他有点走神。

“那么，此时此刻，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男人又提了个令人意外的问题。丰田左右看了看。最重要的东西？还真没有。他的西装已经破了，那沓简历派不上什么用场，家人也早已离开。“真要说的话……”他半开玩笑地说着，摸了摸老狗的头，“应该是这条狗。”

女人露出快要哭出来的表情，这让丰田感到很奇怪。她绝望地移开了目光，看起来惴惴不安。

“这样啊。”男人满意地点了一下头，“是这样的，我正好想养狗，希望你把这条狗给我。”

“啊？”

“我想要这条狗。当然，我不会白拿。要不这样吧……”

丰田咽了口唾沫。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安排工作。你不是正好没工作嘛。而且我不会空口答应你，可以现场签约。”

丰田不知该作何反应。“啊……”

“如何？我有好几家公司，都可以安排你去上班。”

“真、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马上给我答复，什么都不是问题。”

男人的表情充满自信，看起来不像骗子。

被拯救了。丰田紧紧闭上眼，然后看向老狗。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刚碰到的狗而已吗？严格来说，并不是他的狗。

他不认为这个男人在骗他。对方要的只是一条不值钱的老狗，这让丰田对他产生了信任。他知道骗子会骗钱，但绝没有人专门演一场戏，就为了得到一条狗，也许这正是改变命运的好时机。他又一次看向老狗。

“如何？我觉得这个主意不坏。”男人伸出了手。

的确不坏，一点没错，甚至应该称之为奇迹。

丰田又摸了摸狗头，准备把它抱起来。

为了坚定决心，他再次闭上眼睛。

他能轻易放过从天而降的工作机会吗？当然不能。

“只是一条狗而已。”脑中有个声音在低语，那正是他自己的声音。就在这时，丰田想起了白天的一幕。

他想起了自己被那群年轻人攻击时，老狗挺身而出的身影。

丰田倒在地上，失去了抵抗的力气，但是瘦小的老狗扑过去咬住了攻击他的人，它的勇敢和莽撞让丰田备受感动。

他又想起老狗一脸超然地看着夕阳。“别害怕，别离开我。”

“如何？”男人再次催促。

丰田没有握住男人的手，而是站了起来。

“我不害怕。”他小声呢喃，同时做出了决定。然后，他深深低下了头。“感谢你的慷慨，但是我拒绝。”

说完之后，丰田自己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自己竟会说出这样的话。那两人的表情僵住了。一声疑惑的惊呼之后，谁也没有再说话。丰田见状，也“咦”了一声。

“为什么？”过了一会儿，女人先开口了，“你为什么要拒绝？”

“不、不可以吗？”

“不是。你看不上交换的条件吗？”

“怎么会，我从未听说过这么好的事情。”

“那就是你不敢相信？”

“也不是。应该说，我不觉得这是在骗人。”

“那是为什么？”

丰田不明白，这个美人为何要一直追问。而且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何要拒绝。

“我觉得……”他抱起了沉睡的老狗，“我觉得不能就这么送走它。人总有一点不能放手的东西，对吧？”

你怎么随手扔掉了从天而降的机会！他听到脑中传来责骂的声音，但没有理睬。他又鞠了一躬。

“等等，我给你钱。”男人的声音很平静，就像深深扎根在地底，“你说个数字，我这就给你。转账也行。”

这次，丰田没有多想。无业有什么不好？对不对？今天你跟这条脏狗学到了什么？声音在丰田的脑中回荡。

“对不起。”他低下头，“我还是要拒绝。”

突然，男人的脸色变了。他并非慌张，但声音变得格外洪亮。

“站住，你以为你能拒绝吗！”

丰田突然动弹不得。

“你会后悔的。”男人压低声音继续道，这句话听起来不像空洞的威胁，“你就不怕自己的人生被毁掉吗？”

丰田苦笑起来，紧绷的肩膀卸下了力道。

“不，我的人生已经毁了。”他下意识地掏出了枪，看也不看周围就对准了那个男人，“请你别再烦我了。”

男人僵住了。

“不好意思，难得你给我这么好的机会。”丰田礼貌地说。

他虽然不担心自己突然改变主意，但还是收起枪，加快脚步离开了。那个男人一脸难以置信的模样，呆立在原地没有动。稍远处有两个体格健硕的男人，似乎刚反应过来，拔腿就追。丰田跑了起来。

“祝你人生顺利。”与女人擦肩而过时，他听见她小声说。

丰田惊讶地回过头，她漂亮的面容已经扭曲了。

他走出下行电梯，老狗睁开了眼。临近深夜，车站里没什么人。他放下狗，牵着绳子走了起来。

前方是出租车载客点。

丰田与一名抱着大号素描本的白人女性擦肩而过。经过之后他才想起，那是上午见过的外国人。

丰田转过身，叫住了那个女人。

“有什么事吗？”她歪着头，这个姿势与脑后的编发很相称，显得十分可爱。

“你还有写日语单词的纸吗？”

她露出整齐的牙齿笑着，翻开手上的素描本，递给丰田。“你要写吗？”

“不，今天早上我写过一次了。”丰田说完，小心翼翼地解开素描本的搭扣，翻看起来。

他看到了“力”字。这个字有点向右上角歪，写得不太好看。

“那是三天前的。”白人女性告诉丰田，页面上的确写着日期，“是个年轻男人写的。”

再翻过几页，他看到了一个潇洒的笔迹。“夜”。这个人的字大方洒脱，应该是个男人。

“这是两天前的。”她的日语说得流畅又好听。

接着，他看到了“心”。这个字写得无比秀丽，就像书法范本。肯定是个女性。“那是昨天的。”

很快，他就找到了今早自己写的字。“无色”。字很小，看起来很无力。

一看就是迷失了自我的人写下的字。

丰田紧紧闭上眼睛，试图压抑这一刻心中的不安和孤独，但很快就又睁开了眼。

“这是我写的。”

“是吗？”白人女性眨眨眼睛，露出了尴尬的表情。是她本来就不擅长记日本人的脸？还是自己写字时的神态与现在完全不一样？

丰田脚下的老狗挠了挠脖子上的项圈，可能长了跳蚤。

“啊，这上面有东西。”她用漂亮优雅的日语提醒道。丰田低头看了一眼。

老狗的项圈里的确塞了一张纸片。丰田蹲下身，抓住露出来的纸片一角。狗用厌烦的表情看着他，但他还是把纸片抽了出来，随手展开。

“那是什么？”白人女性好奇地凑了过来。

纸片上印着陌生的文字，不是日语。上面还有数字。“难道是护身符？”

“这是彩票。”白人女性说道，“我在电视上见过。”

丰田举起彩票，对着车站的灯光晃了晃。

“彩票？是谁塞进去的？”

“可能中奖了哦。”白人女性笑着说。她的脸美得令人叹息。

“是啊，可能中奖了。”

“如果中奖了怎么办？”

“我想想……”多大的金额比较现实？一万日元？十万日元？丰田不禁乐在其中，偶尔做做梦也不错。“我可以买狗粮，然后重新拍一张简历照片。”

白人女性似乎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但高兴地点了点头。

“我能再写一遍吗？”丰田说着，把揉成一团的彩票塞进口袋，然后将狗绳换到左手。

“请吧，请吧。”她说着，递过了马克笔。

丰田看着白纸，想了一会儿。

“那里有一座展望台呢。”白人女性流畅地说。

丰田拿着笔，抬头看向车站门口的展望台。塔顶打了灯光，看起来如梦似幻。

他又看了看贴在展望台门口的“埃舍尔展”海报，一群人在城堡屋顶绕圈子。

丰田想起了小时候的疑问。

画上那些人仿佛象征着停滞的人生，排成队列无限行走在拥挤而狭窄的楼梯上。

让人感觉楼梯在上升的错觉画本身就很有意思，但他又注意到了别的地方。

有一个人站在远离城堡屋顶的地方，抬头看着行进的队列。

那人靠在墙上，悠闲地看着上面的光景。

那是谁？小时候丰田就觉得那个人很不可思议。那个站在一旁眺望停滞的人生的人，究竟是谁？

他想变成那个人，小时候的他可能产生了这样的愿望。

并非因为那个人远离了拥挤，而是丰田很憧憬那副自信的身影。

现在的他，也希望变成那个人。

丰田低头看向老狗，他很想问，那个人是你吗？

“听说今天早上有个女人想从上面跳下来。”

白人女性的话让丰田回到了现实。

“跳下来？”

“因为有玻璃挡着，所以没跳成。”她笑着说，“那个女人大发脾气，最后被警察带走了。”

“原来如此。”丰田说着，继续思索自己要写的字。

“好。”下定决心后，他拔掉笔盖，一气呵成。他用掉了整整一页纸，同时感叹：“其实挺好看啊。”他很高兴，因为这让他想起了以前做设计时的感觉。每个字的平衡都把握得很好。

イッツオールライト

丰田写下了这行字，这正是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写下来后，他可以很自信地说："没问题的。"

"你写了什么？"白人女性转过素描本，先凑近了看，又拿远了看，接着歪过头。看来她不太懂片假名。

"我写的是It's alright。"丰田回答。

白人女性愣住了。"这个……"

"啊？"

"这个不是日语啊。"她似乎在忍笑。

"啊。"丰田恍然大悟，忍不住笑了出来。女人也笑了起来。两人不受控制地大笑了一会儿。

笑着笑着，丰田再次看向展望台。电梯旁挂着垂幅，上书"特殊日子的别样体验"。狗能进电梯吗？

丰田走向电梯，想象着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行走在城墙之上。

Lush Life——华丽人生。

参考/引用文献

《思考的人》养老孟司，筑摩书房

《欢迎来到解剖学教室》养老孟司，筑摩书房

《尸体解剖入门》赫伯特·H.卡特著，中村保男、远藤宏昭译，飞鸟新社

《你的大脑百无聊赖》滨野惠一，芝麻书房

《汤姆·索亚历险记》马克·吐温著，大久保康雄译，新潮文库

本中译本根据二〇〇五年日本新潮社出版的文库本翻译而成。相较于二〇〇二年初刊行的单行本，作者做了一些修改。

——特别收录
中国读者“采访”伊坂幸太郎

我们通过社交媒体征集到了三百多个问题，翻译后全部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伊坂老师。编辑部选刊以下二十五个，括号里为提问者的ID，编号以提问时间排序。

Q1：伊坂老师的书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人生加油站，每次读完一本都能给我很多能量。那么伊坂老师在生活中是怎么给自己“加油”的呢？（from NatsukeiMio）

伊坂：大约六年前开始，受到孩子的影响，我开始玩一款名叫“决斗大师”（*Duel Masters*）的卡牌游戏。虽然我已经不是小孩了，但现在还是每天都玩【其实应该是二人对战，但我都是一个人玩（笑）】。我特别喜欢把玩卡牌的感觉，这也许就算是“加油”吧。另外，看到特别厉害的电影和漫画时，也会有“加油”的感觉。

Q2：您的一些作品当中会出现您其他作品中的角色，因为我很喜欢那些拥有超能力的角色，就很好奇老师会不会考虑让拥有超能力的角色在同一部作品中全部出现，然后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件呢？（哈哈哈哈，其实很期待，很希望有这样的一部作品。）同时想知道创造他们的超能力的灵感来源于哪里呢？（from 螺丝人）

伊坂：我从小就喜欢登场人物有超能力或身怀绝技的漫画，所以觉得在虚构作品中出现这些元素并不稀奇。若是自己写，我会想构思出独特的超能力，因此会考虑很多。如果让所有具有超能力的角色在同一部作品中登场，搞不好会与他们各自的作品产生矛盾，恐怕很难写。若是能想到彼此不冲突，既好看又有惊喜的故事，我也许会写。

Q3：伊坂老师，人生就好像一直在寻找方向和目标，那它的最优

解（选择或是答案）在什么时候被找到最合适？（from 波波乐）

伊坂：其实我也想知道最优解是什么。回想自己的人生，虽然有很多的不顺利，也有很多阴郁的时候，但正因为有了那些经历，才有现在的我。所以我会想，每一次的痛苦，其实也是通往最优解的必经之路。

Q4：请您推荐一下华丽的人生应该看的书。（from 高高）

伊坂：莫言的《生死疲劳》能够让读者体会到各种各样的人生，不仅波澜壮阔，而且格外耐读。如果是日本作家，丝山秋子的小说相对没有那么波澜壮阔，但作为小说非常不错，也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生。

Q5：伊坂老师喜欢打麻将吗？打麻将的时候经常平和还是等着赢个大的呢？（from shingko）

伊坂：我上学时很爱打麻将，跟朋友打麻将的时光真是太幸福了。但我不是很厉害，经常输，每次都很伤心（笑）。我特别喜欢平胡，大牌几乎没有做成过。

Q6：您的作品里的主角总是会在日常生活中碰巧被卷入某些非日常的事件，请问您自己有没有过这样有趣的经历呢？（from Mori）

伊坂：我的生活很平凡，不会经常遇到奇怪的事情，所以只能靠想象。

Q7：如果您有超能力将您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带到现实世界，您会选择谁？当TA来到这个世界时候，如果必须要您给TA一个忠告，您会说什么？（from 冷蝉）

伊坂：我会召唤《金色梦乡》里年轻版本的青柳春彦，对他说："你要跟好朋友森田森吾保持联系，彼此支持。"

Q8：请问伊坂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最近的快乐源泉？（from小煎豆包）

伊坂：玩"决斗大师"。买它的新卡牌来玩是我少数的快乐之一。

Q9：伊坂老师如果去动物园，会先去哪一个展馆？（from JrKgRn）

伊坂：如果动物园设有参观顺序，就会按顺序走。不过我喜欢北极熊和老虎，所以按顺序走之前会先确认好这两个区的位置。

Q10：中国的SN S上流传过日本社畜的诗歌，有一首是「哥斯拉/拜托了/把我们公司踩爆吧。」（大意）伊坂老师，如果有一天城市被毁灭，在你的想象里担当毁灭者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具体形象呢（我感觉巨大的北极熊或厚云朵都不错）？还有如果城市被拯救，拯救者又是什么形象呢？（from si）

伊坂：这也太可怕了，我都不敢想。不过如果毁灭者最后会被打败，那么我希望这个毁灭者是个巨型的趾高气扬的人（比如公司高层），拯救者则是善良的人（在公司认真干活的人）。

Q11：祝您生日快乐！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我的亲外甥顺利出生了（2021.5.25），跟我最喜欢的作家（也就是您）同一天生日，我好开心！而且这次再版的作品叫作《华丽人生》，让我有种冥冥之中的命运感。想问伊坂老师的问题是：觉得什么样的人生可以被称为“华丽人生”？（from Yakamoz）

伊坂：原来你外甥跟我是同一天生日啊，我也好开心。“华丽人生”是什么呢？做一份压力不算大的工作，有足够生活的积蓄，再有一个值得信赖的说话对象，这样就够了。不过好难啊……

Q12：我学东西很快，探索新的领域让我很开心，但是总是无法专注地停留，总是忍不住想继续探索新的事物。我担心长此以往，最终会成为碌碌无为的人。如果是伊坂老师的话，会选择过所有的事都是七十分的人生，还是只有一件事是九十分的人生呢？（from 朽废纸）

伊坂：我觉得学习新事物能让你开心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还能学到七十分，那就更厉害了。我也总是三分钟热度，就算想在一件事上得到九十分或一百分，也觉得肯定做不到。如果争取凡事都能做到七十分，并从中找到“这个真好玩！”的事情，我也许就能加倍努力吧（笑）。

Q13：伊坂老师笔下的角色都非常生动，会让人觉得他们好像就住在隔壁街道，说不定上班都会搭同一辆公交！如果伊坂老师笔下的大家都是真实存在的话，您觉得您最可能和谁成为好朋友，又觉得谁是最难相处的呢？（from 公司被弟弟烧成吐司的男子）

伊坂：仔细想想，好像没有哪个人物最可能成为好朋友呢。《再

见，黑鸟》里的星野君看起来不错，但是他脚踏好几条船，恐怕已经不算好人了。别的人物要么是杀手、小偷，要么拥有奇怪的能力，或者嘴巴特别毒，都是我不想认识的人呢（汗）。

Q14：在《华丽人生》这本书中，我觉得角色们一直在做各式各样的选择，他们微小的选择也许影响了自己，也许影响了别人，也许谁都不影响。在生活中或者社会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选择，买电器的话可以参考产品参数或者品牌，买衣服的话可以参考面料或质感，但遇到人生中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伊坂先生认为有什么东西（或事物）值得我们在做决定前参考的呢？（from 老作）

伊坂：我会问妻子的意见。如果是工作方面的事情，就问信任的编辑的意见。有时候我会凭自己的感觉做选择，但是经常出错。如果无论怎么选（好处和坏处）都差不多的话，我就会选“从人性出发更美好”的那个选项（笑）。

Q15：伊坂老师的作品里讨人喜欢的角色和惹人怜爱的角色经常无法获得标准意义上的好结局，想知道老师在构思的阶段就会想好角色的未来吗，还是会在创作的时候灵光一现，才决定他们的去向呢？（from 小盐）

伊坂：基本是后者，也就是根据创作过程中的灵感决定。在构思阶段我完全想不出结局，每次都带着“写着写着就能想出来”的想法去写。其实我很想写出“最后大家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可喜可贺”的结局，但不知为什么，真正写出来往往不是这个样子。

Q16：如果伊坂老师碰到了展望台附近举着本子的白人女孩，您会在她的素描簿上写下什么文字呢？（请把你喜欢的日文告诉我）（from 如果恐惧是鱼）

伊坂：我的回答很普通，就是“健康”。对人类来说，身心健康真的最最重要，所以健康很好啊（笑）。

Q17：《华丽人生》里，老夫妻大盗说：“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想要和年轻人平等地说上话，还得靠有了枪才能勉强进行。”丰田说：“这并不是说我和年轻人哪一个更了不起。即使人生有先来后到的区别，却不会有哪一个更优秀之类的等级差。”请问伊坂先生，如今对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有何新体会，有“告诫之语”吗？（from 言午可）

伊坂：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没办法给出忠告或者劝言。但我最

近觉得，年代辈分并不重要，无论哪一代人，都有好人和坏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性。所以我会坚持一个想法：自己眼中的“正确答案”，到了别人眼中恐怕就不算正确答案了。

Q18：我经常会做些很脱离现实的梦，讲给朋友们听后他们都会很诧异。老师笔下也常有些想法脱离常识的角色，是不是也代表着老师时常会有些破天荒的想法呢？老师有过的最破天荒的想法是什么呢？有没有分享给身边的人听？他们是什么反应呢？（from 楠砸）

伊坂：我平时可能不太有特别破天荒的想法，但是特别爱担心，担心起一件事来往往会越想越夸张。前不久我在给院子里的树修剪树枝时莫名地想：“别人看见我这样搞不好会谴责‘那个人在虐待植物’，最后我就成了社会的敌人”，心里顿时很害怕。后来我对编辑提起这件事，他笑话了我两句，就这么过去了。

Q19：对于伊坂老师来说，完美的一天是由什么构成的呢？（from 包子有肉不在褶）

伊坂：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不惹任何人发火，写出自己满意的稿子，乐天金鹫队逆转取胜，那就完美了。

Q20：老师觉得人生中最不能丢弃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呢？（from 周周）

伊坂：这题好难啊，我从来没想过。其中一个应该是“（自己和心爱的人的）生命”，还有什么呢……“很重要的密码”和“很重要的密码的提示”吧（笑）。

Q21：您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有着愚直正义感的人物，例如阵内，这些人物带给读者们很大的欢乐。请问您是以身边人为原型创造出这些有灵魂的人物的吗？（from 伊库塔）

伊坂：阵内没有现实原型，但是融入了一些我观察到的家人和朋友的言行。我基本上是“让登场人物在小说里做一些我在现实中做不了的事情”，所以他应该算是我的妄想的产物。

Q22：某天，伊坂老师碰到了一个阿拉丁神灯，在擦过神灯后，蹿出来的竟然是多啦A梦！！多啦A灯（？）可以给您三个道具终生使用，但不可退换。那么伊坂老师会想要哪三个道具呢？（不许要哆啦美和四次元口袋）。（from 很朋的pipi美）

伊坂：有一种道具我忘了名字，功能是“录入自己喜欢的漫画家

的作品后，只要口述想要看的故事，就能生成那个漫画家风格的作品”。有了这个道具，我写新书肯定容易多了。另外，我的外语很差，所以想要一个“翻译蒟蒻”。好像还能跟外星人说话吧。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任意门了，去东京出差会轻松不少。

Q23：想问问伊坂老师能不能用一段话或者一张图来描述自己脑内的宇宙是什么样子的呢？（from 小恬恬）

伊坂：其实算不上多厉害的宇宙。当我沉浸在“没有灵感，不想工作”的状态中，“好想写有趣的小说”这种心情就会宛如行星一样浮现出来，不时砸几块名为“灵感”的陨石下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如果描述得不够清楚，那就对不起了。

Q24：《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寄物柜》里，孩子们成功偷走的小熊猫最后有快乐地成长吗？小熊猫和孩子们有一起去冒险吗？比如召集了全世界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小熊猫们。（f r om不治水）

伊坂：对啊，小熊猫后来怎么样了呢！！我希望它能幸福地长大。考虑到小熊猫的幸福，还是回到饲养员身边更好吧。不过既然是虚构故事，让它长成巨型小熊猫，驮着小孩子到处冒险也不错。啊，说到这里，第十一个问题里的拯救者也可以是这只巨型小熊猫，因为很可爱呀。

Q25：老师，您好，最近这几年，在中国流行一种“朋克养生”，指的是当代年轻人一边具有朋克精神的躁动，一边养生的生活方式。比如，喝啤酒的时候放几颗枸杞，熬夜的时候一定要贴上面膜，蹦迪的时候穿上护膝。想请问老师会不会也进行这样的“朋克养生”活动呢（#^.^#）（from 尖尖）

伊坂：朋克养生！好像很好玩呢。不过话说回来，这样肯定对身体不好吧。说个题外话，最近我买了一本《关于健康的书》，看见封面写着“好看到睡不着觉”，我不禁疑问：睡不着觉好像无益健康吧？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AOSAKI YUGO

版权信息

书名：煞风景的早间首班车

作者：（日）青崎有吾

译者：郑晓蕾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9-01

ISBN：9787513345781

目录
CONTENTS

煞风景的早间首班车
甜瓜汽水工厂
梦之国没有摩天轮
弃猫和兄妹吵架
三月四日，下午两点半的密室
尾声

煞风景的早间首班车

站台上朝气满满。

朝气是强势的，只要被那柔和的光照射，无论多么无聊的景色也会变得静谧、平和、令人舒畅。横枪线·鹑谷站这里也不例外，从脏兮兮的椅子到生锈的自动售货机，从悬挂防盗摄像头的立柱到漏雨严重的铁皮房顶，一切都被朝气所吞噬。

气温尚未回升，虽已到五月中旬却还是冷飕飕的，站台上空无一人。初升的阳光与地平线呈锐角照射进来，盲道地砖被映得熠熠生辉。隐约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麻雀叫声和不知哪条路上的车辆行驶声。这是个美丽的清晨，美得让人想举起照相机四处取景。是个貌似会出现在广播体操歌曲中的、充满希望的清晨。

如此美好的清晨，我却困得不得了。

我从站台尽头的楼梯下来，晃荡着书包走进站。来到一号线这边刚好正对车门的位置等待。现在是早上五点三十分。距首班车到站还有五分钟。我不时打着哈欠，打发这段短暂的时光。

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开往啄木町方向的列车即将进站。

自动语音播报打破了寂静，一列灰蓝色八节车厢编组列车驶近，一号车厢率先滑进站台。七号车厢停在我面前。

这是五点三十五分发车的下行首班车。

车门开启，我走进车厢。

横枪线是位于郊外的私营铁路，所以乘客并不多，座位总是空荡荡的。首班车就更不必说，座位有的是。我边这么想边环视七号车

厢，发现座位确实空空荡荡的。

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有一名乘客。

那是个女生。右偏分黑长发。书包放在身边，她既没有刷手机也没看书，把手放在膝头一动不动地坐着。衣服是朴素的制服上装，就是我所在高中的。她也注意到了我，二人对视。

我们是同班同学。

平时没怎么搭过话的那种。

“……”

身后车门已经关闭，退路被切断。

我不知如何是好。在电车中碰见关系微妙的熟人，再也没有比这更尴尬的瞬间了。而且还是在首班车里二人独处。无视吧？可刚才已经对视了。搭话也不知该说什么。

“加藤木同学。”

她叫我了。

“……早啊，煞风景。”

我也叫出了她的姓氏。煞风景就是她的姓氏。因为很少见就记住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或许她也不知道我的。我们的关系仅此而已。

“够早的啊。”

“你不也是？”

“要坐吗？”

“啊，嗯。”

我稍稍迟疑了一下，在她左边空出两个人的位置坐下来。电车启动，从鹑谷站驶出，我从车窗看到自己刚走过的台阶从右侧接近，又马上向左侧远去。这之后电车会经停五个站台，大概二十分钟到达终点“啄木町”，我们的学校就在那一站。

“煞风景，”我小心翼翼地跟她搭话，“这可是首班车啊。”

“我知道啊。”

“现在可才五点半啊。”

“准确地说是五点三十六分。”

“七点半才能进校门，八点四十早会。你怎么这个时间在电车上？”

“这句话我还想原封不动问你呢。”

从名字就能看出，煞风景是位毫无亲切感的少女。

她五官端正，玻璃弹珠般的眼瞳令人印象深刻，但总是面无表情，看不出喜怒哀乐的变化。这种表情的匮乏，与其称之为酷，倒不如说更像是空虚。自带令人敬而远之的气场，所以朋友也并不多。据我所知，她和一个叫叶井的女生关系很好，但那个女生好像受了伤，五月黄金周假期后就没再来上学。所以最近煞风景在班里似乎被孤立了。

我并没想躲着她。但说实话，想到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都要跟她在一起也挺发怵。真是的，她为什么这么早去学校啊？且慢，仔细想想，她这是“去上学”吗？还有其他可能。比如昨天去别处玩时没赶上末班车，所以只能等首班车，上车时又不巧跟我碰上。也就是说她根本不是要去啄木町，而是想回家先小憩一下，校服也还是昨天那身。虽然夜不归宿与我对煞风景的印象有些偏离——

“加藤木同学。”煞风景突然开口，说了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让我看下你的衣领内侧。”

“咦，”我开口，“干吗？”

“我想看。”

“……啊，无所谓。”

这爱好真奇葩。

我翻开衣领让她看。煞风景凑近，两人的间隔缩小为一人位了。

“看来你没去玩通宵。”

“啊？”我不禁出声，“你怎么知道的？”

“后衣领不脏。这个季节要是一直穿同一件衬衫，衣领肯定会有汗渍。如果衣领不脏说明昨天回家换了干净衣服。”

“你觉得我是昨晚一夜未归，正要回家吗？”

“看到首班车上有穿校服的高中生，肯定先要怀疑这点啊。”

“可煞风景你不也是首班车上穿校服的高中生吗？”

“嗯，你说的也对。”

喂你是个天然呆吗？

“可我也没有夜不归宿。你看我校服，也很干净对吧？”

煞风景掀起头发，让我看她的衣领。雪白又干净。别瞎想啊，我是在说衣领。

“加藤木同学家离鹑谷站最近？”

“嗯嗯。煞风景你是从鸭滨上车的？”

她点头。鸭滨是鹑谷前一站，这列电车的始发站。

“这么说来，”煞风景重整衣襟，开口道，“咱们都是在从家去学校的路上哦。”

“……貌似是。”

我回答的同时，电车已经驶过了一站。

这个站台上和鹑谷站一样也没乘客。可能因为没人，连广播都没响，车门兀自关闭，电车启动。

我不时瞟向坐在右侧的煞风景，内心百思不得其解。

就算去上学，到啄木町时也进不去校门。离早会还有近三个小时，她要去哪里做什么呢？

“你总在这个时间乘电车吗？”

“假期结束后一直都是。今天是第十天。”煞风景回答得很干脆，“可我还是第一次碰见加藤木同学呢。”

“因为我经常踩着点上学。只是今天有点事。”

“有点事？”

她显示出兴趣。该不该说呢？我纠结了半天，还是开口道：“是想去白看漫画。”

“白看漫画？”

“今天发售的杂志，有个连载漫画《声之网》本期完结，我一直都盼着呢。想早点知道结局，可你也知道鹁谷站是勉强建在住宅区里的车站，早上没有店开门。所以我就想去啄木町的便利店看。”

“想早点看漫画，就因为这个赶首班车？”

“对啊。”

“真的？”

“真的啊……去便利店这一点可没骗你。”

还嘴后突然意识到“糟糕”。这不就相当于说“白看书”这点是说谎吗？我感觉到煞风景的冰冷视线。虽然我并没有完全撒谎。

“那煞风景你呢？”我赶在对方继续追问前先发制人，“你说今天是第十天早起，是为了健康？”

“我不在乎什么健康，我更喜欢早上在家睡觉。”

“那又是为什么啊？”

“跟你一样，我也有事啊。我的事倒是比白看书要紧得多。”

“要紧的事……是去和人见面吗？”

她摇头。“不巧，我朋友很少。”

这是自嘲啊。不，或许她只是在叙述客观事实。那表情还是一如

既往的煞风景，我很难读懂她的内心。

列车内的气氛很奇妙，我越来越难受。总之先唠几句天气吧……我刚要漫无目的地开口——

兜里的手机此刻震动起来。三次短间隔震动，是LINE有新消息。我点开APP看内容是“没赶上电车啊，我会晚点到”，跟我并没有直接关系。

“谁这么早给你发消息？”

煞风景有点意外。

“是影研的群聊。他们好像一早就在拍摄。”

“影研？加藤木同学加入电影研究部了吗？”

“我还是社团的部长呢。虽然只是挂个名而已。”

煞风景吃惊地眨眨眼睛。可能她之前不知道吧。不过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之间的认识程度仅此而已。顺便一提，我之前凑巧听说过她参加的是什么社团。她啊，是家里蹲社团成员。

“等等，”煞风景说，“你是说影研的人现在正在某处拍摄？”

“说是要拍文化祭用的短视频，他们在鸭滨拍摄告白的镜头呢。”

“鸭滨？”

“对。就是离你家最近的车站。”

“这车可是往反方向开的。你不去参加拍摄吗？起这么早，却是去啄木町的便利店？”

糟了，又说太多了。

“那个，我啊，就是还惦记漫画的结局。然后，就是想偷个懒嘛，拜托你别告诉影研的那帮家伙哦。”

我想以搞笑的方式糊弄过去，可煞风景盯着我的目光中却显现出更多怀疑。我似乎要被她那玻璃弹珠般的双瞳吸进去了。慌不择言如我，本想解释为何去啄木町，结果却找了个完全相反的论据。牙医诊所、罗森便利店和家常餐馆的招牌在车窗外一晃而过。

“加藤木同学，”片刻之后煞风景开口，“能让我看下你的手机吗？”

这个要求比之前的还要奇葩。我不假思索地怼回去。

“……查手机，你是我老婆吗？”

“做了别人的老婆就会想看手机？”

“不，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莫名有这种感觉，“呃，你为什么想看我手机？”

“想找线索啊。加藤木同学为什么会在首班车上。”

煞风景毫不迟疑地回答。

“手机能成为线索吗？”

“不知道。但我对影研群发的消息有兴趣。”

我对煞风景的印象，也是“莫名有这种感觉”——

之前我一直以为煞风景像机器人，是那种理性而冷酷的逻辑学家，是不会做任何无用功的那类人。但或许我错了。她其实跟常人一样感情丰富，也有旺盛的好奇心，是个挺有趣的家伙。我对她的看法，稍微往这个方向倾斜了。

可即便如此，手机要不要给她看也另当别论。

我开始思考怎么办。要是给她看LINE的消息，她就有可能发现我的秘密。那我就提个苛刻的条件，没准儿她就会打退堂鼓了。

“我可不能白给你看。”我故意交叉双臂，“里面有好多人的电话号码和邮箱，也关乎私人信息。所以公平起见，煞风景你要是能跟我交换，我倒还能勉强同意。而且我啊，也很想知道你为什么在首班车上……”

“好的。”

“你还真给啊！”我冲着她朝我递出的手机叫出声来。

“反正我的手机里也没什么奇怪的东西。”

“稍等。你这句话倒像是在说我手机里就有奇怪的东西似的。”

“有吗？”

“没有啊！啊，真是没辙。”

我就此认输。煞风景轻轻点头，为了交换手机朝我挪近了些。我跟她之间的距离缩小到半个人。

电车驶入了第二站。

还是没人走进七号车厢，车门很快就关闭了。我们俩各自解锁手机屏幕，交换。

煞风景毫不客气地点击屏幕。我也没办法，开始查看她的手机。煞风景手机里的邮件、信息和应用都不常用，她好像是那种只打电话的人。通话记录里都是“叶井同学”。关系还真挺好。

我调出“最近使用的应用”，备忘录跳了出来。我点开查看，记录的都是些是否要剥皮啊是否切大块啊之类很像菜谱的文字。除此之外能显示她兴趣爱好的内容一律没有。多余的应用也几乎没有。

“这个小兔图标我没看见过。是什么游戏吗？”

“是经期管理应用。”

“……啊，这样。”

所以我才不想交换。

“五月十日。荒川：‘十六日早上六点，鸭滨美术馆集合。在中庭拍摄第二十五个镜头。’”

煞风景似乎毫不在意，开始读起影研发来的消息。

“荒川是？”

“三班的男生。现在拍的视频就是他来导演。”

“五月十三日。”她继续念道，“加藤木：‘抱歉，十六日我还是不去了，早上起不来。’荒川：‘啊，真的吗？’加藤木：‘抱歉，摄影拜托给北田同学。’北田：‘知道了。’……加藤木同学，三天前你回绝了去参加拍摄。原因是‘早上起不来’。可事实看来并非如此哦。”

煞风景瞥了我一眼——早起乘坐首班车的我。

“我确实起不来啊。现在还很困。”

我这么说着，打了个轻飘飘的哈欠，其实刚才碰到煞风景很吃惊，困意都被冲散了。为了不被她看穿，我停止了表演，低头继续查看她的手机。里面就算没什么奇怪的东西，也应该有一些提示吧。

点开相册时，我的手指停住了。

煞风景的相册里也空荡荡的，只有五六张照片。可这五六张照片也很奇怪：孤零零横在烈日树荫下的长椅；被人丢了一堆烟头的水洼；貌似公厕的、外墙被乱涂画的小型建筑。照片拍摄的对象都是阴森森的静物。背景是树木、草坪和游步道。

最新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18-0514-0632”。是两天前的早上六点三十二分。

是早上。

这么说来，这些照片无疑与煞风景在早晨的要紧事相关。在哪里拍的照片呢？这些地点，应该是在——

“自然公园！”

我这么一叫，煞风景从跟我交换的手机上抬起了头。

“我想起步道上方砖的形状了。煞风景，我知道你每天乘首班车是去哪儿了。是啄木町的自然公园。”

啄木町位于横枪沿线，算是比较繁华的街区，除了高中和商业街，还有一处很大的自然公园。公园作为早上的去处也说得通。

“早上消磨时间的地点，也就只有这处自然公园了……仔细想来，从你乘车的位置也可以推断出来。啄木町从七号车厢出站的话，自然公园就近在眼前了。”

啄木町站有两个出站口，分别是电车停车后一号车厢附近的北口和七号车厢附近的南口，从北口出去是高中和商业街，从南口出去则是公园附近。

“你说的没错，”煞风景开口道，“但听你的语气，好像现在才发觉

这个公园。”

“就是刚发觉啊。我不太去那边，所以就没想起来。”

去完便利店，再去公园消磨时间也不错啊。我这么想着，把煞风景的手机还给了她。煞风景也归还了我的手机，交换时间结束。

“你好像找到线索了啊。”

“找到了一处很重要的线索。你呢？”

“说实话，”煞风景依旧是一张扑克脸，她像猫头鹰一样转过头说，“我开始搞不懂加藤木同学你了。”

电车在第三站停车了。

这站七号车厢依旧没有乘客。伴随轻微的震动，电车驶出，拉环和广告牌晃晃荡荡。我出神地目送只有罗森便利店开门的站前广场远去。

被同班女生当面刻上“搞不懂的家伙”的烙印，这让我很受伤。可她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我直到现在也一样搞不懂煞风景。

目的地是啄木町的自然公园。这很明确。她刚才提到“假期结束后一直”“今天是第十天”，从这些话来看，她最近一周包括周末每天早上都会去自然公园。

问题是她去那里做什么。

她也说“有事”，而且还是相当“要紧的事”。

一般说来，每天早上去公园做的事，应该就是散步、慢跑和做广播体操吧。可是有三个理由可以把这些否决掉。其一，她刚才明说“不在乎健康”。其二，穿制服套装也没法慢跑和做操。其三，这些都是些日常习惯，称不上是“要紧事”。倘若不是这些，她的要紧事又是什么呢？

我望着窗外的景色思考。

关键或许还在照片。那些拍摄了长椅和公厕的照片。虽然早上的一切看起来都静谧、安静和令人舒畅，但那些照片全都有种阴森感。煞风景为什么要拍摄那些照片呢？早上的公园，比这好的景色多得

是。难道她人如其名，就是喜欢煞风景的照片？是想当一名摄影师？她的目的就是拍照片吗？可十天才拍了这么几张也太少了吧……十天？

假期结束后一直都是。今天是第十天。

这么说来——

我脑中的思考刚要成型，就被拉开拉链的声音打断了。煞风景从书包里拿出了一袋银色包装的啫喱饮料。

“呃，”我问道，“你要喝？”

“嗯。我没吃早饭。”

“在电车里吃东西不是违规吗？”

煞风景眨了两下眼睛，环顾七号车厢。

“这是首班车。又没人。我吃的东西不会出声，没有气味，也不会洒得到处都是。再说这个也不是吃的，只是饮料，”她把啫喱饮料举到脸旁，“不行吗？”

“不，也不是说不行……你要是想喝就喝吧，随你便。”

煞风景自始至终一副对我的忠告无所谓的表情，掀开啫喱饮料的瓶盖，发出了有点好听的“啵”的一声。

“加藤木同学，你这人正义感很强啊。”

“……我的正义感很一般。我只是胆小，也不想被人骂。所以尽量不做坏事。”

“好像跟我不是一路人啊。”

她说出这么一句话，把啫喱饮料的瓶凑到唇边。

啫喱饮料的规格是180g，广告词明明是“一秒为身体充电”，她却很悠闲地喝着。就靠这一袋撑到中午吗？从她的体型来看也许确实能撑到中午。之前没什么机会仔细观察，现在发觉煞风景的体型很纤瘦。没有浪费，没有多余，也没有瑕疵。这就是煞风景，我感觉自己就像在窥探一间没人居住的墙壁雪白的房间。

煞风景的嘴唇从饮料的吸嘴离开，停下来喘口气。发出轻轻的水声。一条极细的丝拉出一两厘米，幻影般很快断掉，但我在淡淡的光中确实看见了。不知怎么，我打了个冷战。是早上的凉气吧，肯定是。

煞风景看向我这边。

“你介意？”

“您哪儿的话？完全没有，”我不知为什么用上了敬语，“我怎么会介意。”

“那就好。我还没饿到要故意在介意的人面前喝。”

啊，还在说不守规矩这件事吗？

“煞风景你每天都在这里吃早饭？”

“最近一直都是。这边的座位还能看见工厂什么的，我喜欢看着它们吃饭。”

“你说的吃饭，就是喝啫喱饮料吧……我没喝过这个。好喝吗？”

“一般般。要尝一口吗？”

“嗯，可以吗？”

我又用敬语回答，却听到了她的话，像是嘲笑。

“在电车里饮食不合规矩，你不是不做坏事吗？”

什么啊？我原来是被调戏了。

“这么说来加藤木同学，你明明信奉‘不做坏事’主义，却偷懒不去参加社团活动啊。”

“……我信奉的是‘尽量不做坏事’主义。偶尔还是会做一些啦。”

“这样啊。你还真像个普通人。”

她又把啫喱饮料放到唇边，两条腿交叉叠放，像是很放松的样子。百褶裙边稍稍上移，耀眼的雪肌范围扩大，挑衅着我的眼睛。唉，这一大早就心生邪念，真是罪过。

我移开视线，想把邪念甩开。

可这次我的目光又牢牢锁住煞风景的书包。

她的包本来放在右侧，从书包里拿出啫喱饮料后，她顺手把包放在了我这边。拉链也忘了拉好，我能看到包里的东西。

不光把女生的手机调查个遍，还偷窥人家的书包，我觉得自己真是荒唐至极，但目光就是移不开。因为里面有些我根本想不到的物品，那不是女高中生应该有的物品。

几本笔记本。几本教材。一个笔袋。像是藏在这些物品旁边的是——

一副劳保手套，还有几个小号密封保鲜袋。

今天上课肯定不会用到劳保手套和保鲜袋。煞风景是家里蹲社团的，也不会是社团活动要用。那她为什么带这么奇怪的东西？

这时，一只手快速挡在书包前。煞风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

从早上我俩碰面后，煞风景的眼中还是头一次出现波澜。就跟我刚才露出“糟糕”的表情一样，眼神中掺杂着后悔、反省，还有些许警戒。她瞪着我，不过只一瞬间，又马上恢复了面无表情的状态，把喝完的啫喱饮料放回了书包。

可为时已晚，刚刚我脑中展开的想象与书包中的小小发现如同齿轮般契合在一起。

如果把刚刚看到的奇怪物品与她早上的“要紧事”联系起来——

我掏出手机确认时间。早晨五点四十八分。大清早。大清早去自然公园办要紧事。使用劳保手套和小号密封袋——

“煞风景。”

“加藤木同学。”

我叫出她名字的同时，她也开口叫出我的名字。就在我因吃惊而迟疑的空当，她继续说道：

“不在场证明顺利吗？”

伴随高亢的刹车声，电车滑进了第四站。

并非有意为之，可不知不觉中我们似乎已经兴味盎然地完成了一场奇妙的游戏——探究对方乘首班车的目的。

煞风景胜出。仅差数秒，毫厘之差。

第四站仍然没有乘客走进七号车厢。这辆全站经停的列车朝向终点再次进发。

“你为什么这么想？”

我问道。煞风景将交叠的两腿放平。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你的乘车位置。你在鹑谷站台上车，站台尽头一号车厢停车的位置附近就有楼梯。啄木町相同的位置也有出口。要从鹑谷站乘车去啄木町的商业街和学校，从紧挨楼梯的一号车厢上车最方便，这对每天坐电车上学的人来说不言自明。首班车无论哪个车厢人都不会太多。也就是说，加藤木同学完全没必要特意走到七号车厢的停车位置。可是你却在七号车厢前等车。”

原来她在我上车那一瞬间就感觉不对劲了。

“从七号车厢在啄木町站下车的话，附近是自然公园。所以在知道我们都要去啄木町时，我就推断加藤木同学你的目的地跟我一样。我不想去公园后还一直跟你在一起。所以很在意你的目的。”

“煞风景。”

“怎么了？”

“我先说句话，被班里女生当面说‘不想跟你在一起’会很受打击的。”

“我要办的事只能单独行动，有旁人在不方便。”

这表达还真是毫无掩饰、很煞风景。

“言归正传。我问你去啄木町干什么，你回答‘去白看漫画’。这就是句谎话。”

“因为乘车位置离商业街所在的北出口远？”

“也有这个原因。倘若你真想早点看漫画，那与去啄木町这个行为就是矛盾的。车窗外已经闪过好几家便利店了，你只要在附近的车站下车就好。你有月票，就算中途下车也不会多花车票钱。”

“……我是想早点看到，但或许还没急到你说的那个程度。”

“那样就跟你乘首班车这个事实矛盾了。”

“啊啊。”确实如她所言。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说去白看书时很像在撒谎。”

“一跟你说话，我就越来越没自信了。”

“既然是撒谎，”煞风景继续毫不留情地说，“那么谎话背后肯定有秘密。也就是说，你想尽可能隐瞒乘首班车的原因，应该是让你后悔、羞愧之类的事。我开始还以为是你家里的问题。”

“家里的问题？”

“不想待在家，所以才一大早出门。比如跟父母吵架，不想面对他们又没有目的地，总之先搭上首班车再说之类的。”

“这么想的依据是？”

“跟我怀疑你彻夜未归是一个道理。晨练没那么严格，学校也三十分钟就能到。这种情况下，高中生乘首班车最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可我马上就发现自己猜错了。因为影研发来的消息。”

我悄悄握住兜里的手机，下意识地想阻挡煞风景的视线。

“早上外出拍摄是个绝好借口。我若是你，不想待在家的话会很乐意参加拍摄。而你几天前就表明不参加，原因却不是‘有事’，而是‘起不来’。明明只是偶尔早起集合就好，可你实际去的却是与拍摄地完全相反的方向。因此你早上外出的原因并不是‘不想待在家里’，而是‘很明确去啄木町有事要做’。”

“……所以你才想看我的群聊消息？”

“我想确认你跟影研发的信息。还有一点就是我希望让你看到我去了公园。”

我皱眉，没听懂她补充的这句话。

“我当时还是觉得加藤木同学的目的地是自然公园，因为乘车位置的关系。而且刚才我也说了，不想跟你一起在公园行动。所以我想，交换手机后你若是看到我的照片，发觉‘这家伙也要去公园啊’，就会有所顾忌、抽身而退了。”

“那、那交换手机也？”

“你要是没说，我自己也会这么提议……但，没人愿意无条件把手机给别人看吧？”

她的语气，像是早就推测到我会提出这个要求似的。

那时煞风景马上就交出了自己手机。

“反正，里面也没什么奇怪的东西。”

这句话听来跟刚才完全是两个意思，让我不寒而栗。她并非想通过交换手机获得线索，而是想给我线索。

我有了新的认识。

她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合理主义者，是谋士。

“通过交换手机，我了解到取景地是鸭滨市民美术馆，你几天前就表明不参加。而你也如我所愿地注意到了我的目的地。可有点奇怪，你似乎是刚意识到啄木町有公园。”

确实，如果我的目的地是公园，就不可能有这种反应。

“你没觉得我是在演戏？”

“那个白看书的谎话那么拙劣，你在演戏的可能性很小。”

“……也是啊。”

“综上，加藤木同学的目的地不是公园。‘去便利店这一点可是真的’这句话也姑且算是证据。这么一来，乘车位置的问题就没法解释了。为什么你不进一号车厢，而是特意进七号车厢呢？从七号车厢下车有什么好处呢？

“想到这里，我又发现一个矛盾之处。影研的消息。‘十六日早上

六点，鸭滨美术馆集合。在中庭拍摄第二十五个镜头。’最初我随意地一读，但仔细想来很奇怪。这么早美术馆会开门吗？”

我挠挠头。露馅了吗？所以我才不想给她手机。

“他们要是真去美术馆中庭拍摄，就很可能被认为是非法入侵。虽然是一群高中生，就算被发现可能也只会挨顿骂，但那种行为本质上就是犯罪。而你是个‘尽可能不想做坏事’的影研部长。几天前回复‘还是不去了’拒绝参加。在拒绝的基础上，在拍摄同一时刻从奇怪的位置乘首班车去离鸭滨最远的终点啄木町。去啄木町干什么？你说‘去便利店这一点可是真的’……”

煞风景将脸凑过来。我们二人之间不知何时缩小成了一个书包的距离。

“从这些事可以看出。加藤木同学正在为自己制造客观的不在现场的证明，也就是不在场证明。以备在影研的同伴因为非法入侵而被收容教育时证明自己与此无关。与拍摄同一时间段，出现在离现场很远的车站站台或便利店的监控录像中，这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据。”

总结陈词后，煞风景冰冷清澈的眼眸逼近我，问道：“没错吧？”

我叹了口气，表示投降。

“没错。”

“太好了。真痛快啊。”

虽然从表情看不出来，但煞风景好像很满足。我竟然还觉得没人能看出来……我很后悔自己的行动。选择七号车厢，是因为在那个位置鹑谷站台上的摄像头能最清晰地拍到我。早知道会碰上煞风景，我就换个位置了。“我在社团活动时阻止过他们好多次，”我慢慢地说，“可荒川那家伙说美术馆的静物和朝阳必须要拍，不听我的。说什么翻墙进去偷拍也不会有人知道……要是发生什么事，被追责的可是我。”

“责任感很强啊。”

“不，倒不如说我没有责任感。我只是怕挨骂而已。”

所以我才想这么做把责任撇干净。

“倘若事情严重到需要出示不在场证明，你打算说去啄木町做什么呢？”

“就像跟你说的一样，说去便利店白看书。”

“这可不是个高明的谎话啊。”

“或许吧。”

我将视线转向她，低声念道：“但比起你做的事，或许要现实多了。”

煞风景保持脊背挺直的姿势，一动不动。我把头靠在身后的车窗上。电车的速度渐渐减缓，身体在惯性的作用下倾斜。

不久，电车到达了第五站。

“煞风景，”我慎重地开口，“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请。”

“你去自然公园的理由，和叶井不来学校有关吗？”

离终点，还有一站。

黄金周假期后，和煞风景关系很好的叶井不来上学了。

有“五月病”这种说法，也有人延长假期继续旅行，因此最初谁都没重视。

可过了三天，奇怪的传闻开始散播。

叶井在从培训班回家的路上被人袭击了——不知是杀人魔还是变态。因为精神上受到打击，正在接受治疗，她没法来上学。传闻一瞬间被添油加醋，连真假都无从判断。所以我都没太当真，没有把它当回事。

我或许应该把它当回事的。

最后的经停站也没有乘客进七号车厢。车门关闭，列车启动。

“你为什么这么想？”

这句话混入列车行进的声音中。她将我刚才抛出的问题原封不动还给了我。

我调正姿势，开始说明。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像煞风景那么顺利地表达。

“乘车位置和手机照片都明确显示出，你每天会去自然公园。我只是不知道那件‘要紧事’是什么，但刚才我看到你的包里装着劳保手套和密封袋。”

“偷看是吧？”

“是你叠着腿……不，只是碰巧进入视野了。”我用敬语辩解，“总之高中生带这些东西太特别了。我想是跟你说的早上的‘要紧事’有关。戴手套是怕弄脏手，密封袋是为了保存什么东西。以上可以推断你是去自然公园捡垃圾。从休假结束后连续十天，每天如此。”

我观察她的反应，煞风景像是欣赏古典音乐般闭上了眼睛。

“为什么要捡垃圾？志愿者精神？不对。单纯为清理的话，捡的垃圾扔在公园的垃圾箱就得了。放在密封袋里就是要带回自己家吧。兴趣是收集垃圾？这也不对。因为你说是‘要紧事’，而且十天里一天不落地连续去那里，肯定不是单纯的兴趣爱好。而且……”

“而且？”

“无论你以什么理由捡垃圾，都用不着赶首班车这么早去。为什么要特意赶每天第一班车呢？应该是不希望别人把垃圾扫走。也就是说你是在调查夜间扔在公园的垃圾。”

我之前漏掉了最根本的问题。

早上并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夜晚的延长线。在夜间外出很奇怪，但要是在早上，谁都不会过多在意。只会觉得“起得好早”。

“深夜在公园扔垃圾的应该都是些混混和醉汉吧。你手机里那些奇怪的照片也是在追踪被他们弄脏的痕迹，这么一想就能解释通了。那么你为什么做这些呢？想到这里，我又发觉一件事。你开始去公园的时间，与叶井休学的时间，完全一致。”

煞风景猛地睁开眼睛。她像在说旁人的事情一样，替我列举信息。

“在好友开始休息的同时，我开始每天去自然公园，调查夜间被丢掉的垃圾。那对我来说是‘要紧事’。不仅收集，可能还会带回家。从手机照片可以推断我正在追踪脏污的地点……那，我的目的是？”

“你在寻找啊。”

“寻找。找什么？”

“不是物品，”我放低声音说，“而是在找人。”

沉重的沉默降临，清晨的畅快不知去哪儿了。煞风景还保持着朝前的姿势，我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她。

终于，煞风景慢慢抬起手，将头发撩上去。

“不如我的推理合理啊。”

“我说错了吗？”

又是一阵沉默。她没有回答。

“加藤木同学，”她开口道，“如果你的朋友，特别重要的朋友，蒙受了天大的委屈。她泣不成声地给你打电话求助。警察找不到犯人，唯一的线索是那犯人可能住在自然公园附近。你希望自己能找到犯人为她报仇，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可不正常。”我迟疑了一下措辞说，“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终点，啄木町。终点，啄木町到了。”

突然，带着鼻音的列车广播响起。电车速度放缓，前方是熟悉的啄木町车站，它离我们越来越近。可以看到站台建筑后方，朝阳映照下的自然公园的绿色。

噗咻。电车停下，发出泄了气般的声音。“感谢您的搭乘，您辛苦了。”车内广播响起。我确实感觉挺辛苦的。

我把书包背到肩上，走下这辆从始发站开始各站经停的电车。煞风景也随后下车。她走向南出口，我也若无其事地跟上去。

“你觉得能抓住犯人？”

“调查还算顺利。”

“真的吗？只在公园调查吗？”

“有许多线索，烟头、足迹、涂鸦颜料之类。而且我很擅长做这个。”

“……啊。刚才的二十分钟我已经领略到了。”

刚要出闸机口时，煞风景回头看向我。

“不赶去被摄像头拍了？”

“万一需要，就请你说‘和加藤木同学在一起’帮我作证。这更简单啊。”

“真这么说，反倒会造成奇怪的误会。”

“咦，煞风景你也会在意这些啊。”

她没吭声，只有刷Suica卡的“嘀”声回应我。

走出南口，外面就是县道，道路两旁是成排的树木。太阳的位置稍微高了些，空气也变暖了。路上空无一人，连车都没有。

“你要跟我去公园？”煞风景问道。

“两个人更有利于搜查。不行吗？”

“也没什么不行。有点意外。”

“我是刚知道叶井真的被人施暴，我也很气愤啊。我想找到犯人，协助警察。”

“警察？”

煞风景在触控式信号灯前停住脚步。

“加藤木同学。难道你觉得我找到犯人会把他交给警察吗？”

“……不对吗？”

“完全不对。”她面无表情地回答，“只是把他关进监狱的话，没法

平息我的怒火。”

我想起来了。当我说“尽量不做坏事”时煞风景的那句话。

——跟我不是一路人啊。

信号灯变成绿色，煞风景穿过人行道。我直愣愣地盯着那个背影，她走出好几步后我才跟上去。“你找到犯人后，想把他怎么办？”

“让他遭受我能想到的最残酷的折磨。”

“具体呢？”

“现在我正把所有能想到的都列出来。”煞风景微笑着从手机上抬起脸，这恐怕是相识后我第一次见到她如此可爱的笑脸。

“就写在手机的备忘录里。”

甜瓜汽水工厂

1

哔嘣。

变调的电子音响起，就像快坏掉的闹钟。

这家店是用一个带按钮的、不知名的白色圆形机器来呼叫店员的。虽然夹杂噪音，可声音巨大。铃声的余韵在宽敞的店内回响，这让人有种在上课时肚子叫出声的奇妙耻辱感，我总是看向周围的桌子，然后为这家店的经营状况担心。

或许是离车站远，今天店里的客人也一如既往的少。明明是家庭餐厅，可哪儿有什么家庭，连情侣的影子都没有。风扇在天花板上慢悠悠地搅动着空气。沙发上有划痕。地板上有污迹。真是萧条得可以，可若是客人多，我们三人也没法在这里久留，所以这样也许反倒更好。

“选、哪、个、啊、天、神、的、减、负、教、育。”

右边传来谜一般的词句。一直紧盯着菜单的诗子似乎终于决定了。

“好。今天就选奶油蜜豆水果捞。”

“你还在犹豫选哪个？”

“西西里亚香橙冰淇淋。”

“啊，那我就点这个。可以给你尝一口哦。”

“真的吗？太好了。天神大人阎魔大人真田大人。”

“阎魔是坏话吧。”

诗子合上菜单。这次她被菜单背面的幼儿版“找不同”吸引，开始紧盯这个了。真是个与小学时相比丝毫没长大的家伙。或许是因为来这里的路上太热，一直在胸前扇风，她的领结都散开了。

“喂喂诗子，冲这边。”

我伸手，帮她把蓝色领结重新系好。我们所在的水薙女高各学年的领结颜色都不同。高三是红色，高一是绿色，但校服夏装是白色水手服，还是高二的蓝色领结最搭。让人羡慕嫉妒的是，穿在诗子身上更是如此。那毫无修饰的长直发加上明艳笑容，就像学校宣传册里的优等生。可眼下她像只被人抚摸下巴的小猫般一动不动地等我打好领结，那毫无防备的样子倒是显不出有多聪明。

之前一直刷手机的乃木看着我们说道。

“真田真是慈母心啊。”

“我才不是。”

我马上反驳。乃木很文静，可就是爱给人贴标签，不时就会说些“真田真鬼畜”“真田好少女”之类的话。她到底觉得我是什么啊。

我打好领结，拍了一下诗子的胸口，这时店员走了过来。我们轮番快速点单。

“奶油蜜豆水果捞，自助水吧。”

“西西里亚香橙冰淇淋，自助水吧。”

“迷你春卷，自助水吧。”

说实话，吃什么无所谓。我们是冲店里的水吧来的。这家店水吧单点要三百四十日元，要是跟二百五十日元以上的菜品一起点就有二百日元的折扣。所以考虑到性价比，我们总是点个二百五到三百日元的菜品再搭配水吧。我和诗子多是点甜品，乃木则会点沙拉或薯条之类的小食。冷静地想想，单点水吧确实更便宜，但这么做会感觉低人一头，所以至今还无人挑战。

店员一离开我就快速地起身。

“乃木你喝什么？”

“零卡可乐。”

“好。”我回答，和诗子一起往水吧走去。

这里有可提供六种软饮的自助机，还有咖啡、方便汤品、花果茶等，便宜却有多种饮品的自助水吧可以说是这家店的唯一优点。我拿起玻璃杯，加入冰块，放在软饮自助机下。今天不知为何想喝点酸的，就选了樱桃汽水。然后帮乃木接可乐，拿了两根吸管。我接完后诗子把玻璃杯放在机器下，跟往常一样按下倒数第二个按钮。

诗子转身，我看到她的玻璃杯里盛满了毒药般的绿色液体，冰块在啵啵地冒着碳酸气泡的汽水中跳跃。

“又是甜瓜汽水啊。”

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每次去水吧都必选甜瓜汽水的人，可诗子即便在这些甜瓜汽水的忠实信徒中，也肯定位居前列。因为我从没见她喝过别的饮料。咖啡、汤品，其他各种饮品都不入眼，只钟情甜瓜汽水。一杯喝完，第二杯第三杯还是毫不犹豫地选甜瓜汽水。我们放学后泡在这个家庭餐厅已经将近五个月了，平均每周来三天，平均每天喝掉的饮料数按五杯来计算的话，她已经不厌其烦地喝了近三百杯甜瓜汽水了。换算成升的话有四十五升。诗子可真是厉害。

我不太喜欢甜瓜汽水，特别是自助水吧的甜瓜汽水。像饮品店那样加个樱桃之类的还好，毫不修饰的绿色太像人工制剂，让人联想到科幻电影里的奇怪药品。

“喝着不觉得恶心吗？”

“为什么？完全不会。”

“把嘴唇喝绿了，之后初吻时可就难办了啊。”

“真这样的话，真田你就把我的初吻拿走吧。”

“嗯，给我点时间考虑。”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回到座位。

“聊什么呢？”乃木问。

“也没什么，就是诗子今天也是喝甜瓜汽水。”

“诗子你也真是百喝不厌啊。”

“我喜欢甜瓜味啊。”

“哪儿有什么甜瓜味，”我说，“跟刨冰上浇的糖浆一个道理，是这个绿色让人感觉像甜瓜而已。”

“才不是，就是有甜瓜味。”

“随你啦。可偶尔也开拓下别的饮料啊。国文课不是也讲了嘛，精神上没有上进心的人都是傻瓜。”

“啊。”诗子眼神飘忽不定地说，“中岛敦。”

“嗯。不对，是夏目漱石吧？只有な [1] 这个字说对了。”

“那中岛敦又是哪个？”

“是谁来着……是个诗人吧。写‘被污浊了的什么 [2] ’那个人。”

“那个是中原中也。”

乃木纠正道。

我跟诗子的“孽缘”从小学五年级开始，而跟乃木（她姓乃木坂所以叫她乃木）是今年换班后关系才好起来的。

她比诗子还要我行我素，大多时间都是拄着下巴刷手机，听我和诗子聊天，偶尔心血来潮插句嘴。无论是她那成熟的言谈举止，还是那有些困倦的表情，都让人感觉像个坐在宴会角落悠闲喝酒的邻家老大哥。这么说来，她的黑框眼镜也很像老大哥，虽然她是个女生。

我叼着吸管喝樱桃汽水。乃木也用吸管喝了口可乐。诗子则直接对着玻璃杯，咕咚咕咚地喝着甜瓜汽水。

“诗子，吸管呢？”

“忘拿了。”

“真是个迷糊的家伙……就是因为你总迷迷糊糊的，今天才会挨学姐骂。”

“挨骂了吗？”

“是啊，乃木我跟你说啊。有个叫草间的学姐，去年跟我一起负责班委的工作，我们午休买东西时碰巧遇到就一起走了，诗子正好路过，跟学姐讲话都没有用敬语。”

“我看她那么矮，还以为她是高一的。”

“所以才让你别搞错了啊。”

“啊哈哈。”

“这家伙真可爱。你别这么可爱了哈哈。”

“真田是强硬派啊。”

“才不是强硬派呢。强硬派的话就不会在这种地方浪费青春了。”

这话从自己口中说出来感觉有点悲哀。在这个破败的家庭餐厅，我们的时间就像碳酸气泡般慢悠悠地、连续不断地从汽水中跑掉。借用中原中也（还是夏目漱石？我搞不清了）的话来说，就是精神上没有上进心。

可今天跟平时不同，我们有个略有创意的话题。

“闲话少说，咱们赶紧开始吧。”

我又喝了一口樱桃汽水，从书包里掏出透明文件夹。

“嗯，那么现在，第一届班T会议开始。”

“还有第二届吗？”

“没有。就顺口一说哈。”

“哦。”

诗子啪啪地鼓掌。乃木也收起手机看向我。我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最上边的传单上写着“班T邮购”。

班T就是“班级T恤”的略称。听名字就知道，就是以班级或是社团等团体为单位制作的T恤。下个月的学园祭每个班都要穿原创的班T代替校服。当然只印上班级名称未免太扫兴，还是需要稍微下点功夫，加上一些插画或标语之类的。

版面设计和订购这极其麻烦的工作，被推给了我们三个貌似很闲的人。顺便一提，我们班的摊位是平平无奇的“动物咖啡店”。自己戴着猫耳朵和尾巴的样子，光想想就起鸡皮疙瘩，但我还挺想看看诗子和乃木的扮相的。

“设计方案收上来了吗？”乃木问。

“倒是在班里征集来着，但只收到了一份。是石川同学发来的。”

“真是少得要死啊。”

“嗯……所以我也想了一个。就从这俩里边选一个吧。”

“二选一啊，”诗子说，“那就用天神的减负教育来决定吧。”

“别让神来选了。总之先看看吧。先看A方案，石川同学的设计。”

我从文件夹中拿出一张纸稿。这张设计稿上印有T恤的正反两面，并用签字笔画了插画。

T恤底色是奶油色，正面是一只茶色的鹿，满脸财神般的喜庆笑容。这是一只两头身、打领带的鹿。旁边是对白框，里面写着“坐好哦”。上边标明了“2年4班”字样。

“是松松鹿。”

诗子说。这是我们经常会在黑板边或者试卷上画的班主任松崎老师的画像。松崎老师是奈良人，倒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人想到鹿，而是他确实长得挺像鹿。“坐好哦”也是他的口头禅。

“不愧是受欢迎的石川同学，直戳重点。”乃木说，“背面呢？”

“罗列了昵称。”

我把纸递给乃木。班T上要加入全班同学的名字，这几乎是约定俗成的了。可要是写真名，就跟点名册似的，所以多用昵称。石川也

没有漏掉这个惯例，用罗马字排列出了四十个名字。当然我的名字也在其中。我的名字直接是“SANADA”，诗子是“UTAKO”，乃木是“NOGI-CHAN”连后缀词“ちゃん”都写成了罗马字，还真是够傻的。

“算啦，这不是挺好嘛。感觉很稳妥。”

乃木好像没什么干劲儿。“是呀。”我也附和。

“可这种设计遍地都是，感觉没什么意思啊。我对这点稍微有些不满意。”

“真田你的方案呢？”

“啊，嗯。这个，B方案。”

我又拿出一张自己的设计稿，摆在A方案旁边。

我的线稿跟石川同学的比更抽象些。T恤是绿色。正面是模仿佩斯利纹样的多层红色树叶设计，远看像是苍郁的森林，与动物咖啡馆相呼应。背面只有简单的类似logo的“2-4”，全班同学的昵称用红色的罗马字与正面的树叶交织在一起。

“啊，这个好看啊。”乃木欢喜地说，“学园祭结束后，平时也能穿。”

“是、是吗？听你这么说我倒是很开心。”

比预料中的反响还要好，我有点不好意思。

学园祭的班T，或是用班主任的肖像画，或是恶搞流行艺人，多是吐槽自己人和走搞笑路线。这确实很有趣，但到处都是这样的设计，就容易看腻。又不是在景区开纪念品商店，都做那么奇怪的T恤用来干吗？即便带回家也不会再穿第二次，就是拿回去压箱底。十年后再拿出来说些什么啊真怀念之类的话。毕竟花了钱，这样不觉得太可惜了嘛？

去年学园祭时，我眺望着窗外来往的学生，对诗子说了这些话。我暗暗决定，如果有机会制作班T，我既不会用班里的梗，也不会走搞笑风，我会拿出一张更艺术的设计稿。没想到过了一年，这个机会真的到来了。

“真田，原来你画画这么好啊。”乃木说。

“我初中时是美术社团的。”

“真的吗？头一次听说。”

“啊，这种事也没必要特意拿出来说嘛。”

我们虽每天都在家庭餐厅聊天，但基本都是闲聊，没想到竟然落下了基本信息。

“总之，我们要从这两个里挑一个。A方案还是B方案，哪个好？”

“B方案。”乃木毫不迟疑地说，“真田你画的这个。”

“诗子你呢？”

我向旁边的诗子询问。之前一直盯着我的设计稿的诗子，嘴唇缓缓动了动，小声回答。

“A方案更好。”

甜瓜汽水杯中的冰块“咔嚓”一声，出现了一道裂纹。

2

“为什么？”

回过神儿来，才意识到自己问出了这句话。

“要问为什么……”

诗子想说什么最终却没说出口。我也沉默不语，目光落在平铺在桌子上的两张设计稿上。我感觉到乃木观察我们的目光，像是在揣测些什么。

店员走了过来，将奶油蜜豆水果捞、冰淇淋和迷你春卷摆放在桌子上。我们拿起勺子和筷子开始吃各自的餐点，像是在为沉默找借口。我点的是西西里亚香橙冰淇淋。那么大盘子却只有一小撮，像用来装饰主菜的土豆沙拉一样，我用勺子挖了一口送入口中。之前明明吃过好多次，今天却感觉冰淇淋没什么味道。

诗子选了A方案。

当然，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创意有多出彩，石川同学的松松鹿也挺有趣，选哪个是诗子的自由。

可我和诗子从小学就是朋友。去年学园祭上，她也赞成我的意见。

我心里明明一直期待她今天也能够夸奖我的设计。

小小的背叛，刺痛了我的心。“啪嗒”一声，我回过神来。诗子把勺子掉在了桌子上。正在用纸巾擦拭奶油汁的诗子，不知为何看上去也跟我一样无法平静。

“……原来诗子倾向于A方案啊。”

我确认道，诗子暧昧地点头回应。

“我懂了。”那就这样吧，“可我还是想用B方案的设计。乃木也觉得B方案好，所以二比一……”。

“抱歉真田，”乃木突然举手，“我不选B方案了。”

啊，我的声音比刚才还要抓狂。“为、为什么？你刚不是说了B方案更好吗？”

“说是说了，可我有点改主意了。”

“就算改主意也没有你这么快的啊……那，你要选A方案吗？”

“也不是。我保留意见。”

“保留意见？什么啊乃木，你到底想干什么？”

“就是《十二怒汉》那部电影啊。”

“啥？”

“是一部黑白老电影，讲的是陪审员当庭审判的故事。主演是亨利·方达。其他人都举手同意被告有罪，只有方达一人举手同意无罪。然后其他陪审员就问他‘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他这样简短地回答道，”乃木耸耸肩，用夸张的本地口音说，“talk（交谈）。”

“……这、这都什么啊？”

别闹了乃木，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可她貌似是认真的。乃木用手拄着下巴，嘴上叼着吸管喝可乐。这有点做作的姿势倒真有点像黑白电影中的演员。我看了一眼诗子，她还是一脸困惑，用勺子尖来回戳着水果捞。

“那议长您说该怎么办？”乃木穷追不舍地问，“A方案一票。B方案一票。保留一票。如果不讨论，就没法决定了啊。”

“知、知道了。”

我不情愿地承认。确实，如果不考虑诗子的意见擅自决定，连我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

我喝了口樱桃汽水，重整呼吸。

“嗯，那我们速战速决。有没有人想表达意见？”

沉默。

“你们没意见啊！”

“诗子你为什么觉得A方案更好？”

乃木边嚼着迷你春卷，边把我们带回这个话题。

“真田的设计……就是，不太好懂。”

“啊啊。我懂了。”

“你都能懂，就不叫不好懂了啊。”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我懂了她为什么不懂。”

“啥？不行我听不懂了。”

“总之，就是真田你过于追求标新立异了。松松鹿很好懂，其他班的人也能get到笑点。”

“搞笑是搞笑啊。可是鹿不过是咱们班内部的自娱自乐吧？”

“内部的自娱自乐也很好啊。不是学园祭吗？是始于自娱自乐、终于自娱自乐，因为自娱自乐而存在的活动啊。”

“所、所以我才不喜欢。到处都是自娱自乐，不无聊吗？”

“真田真是未成年啊。”

“我才不是未成年。不过我倒确实未成年！”

乃木口中的“未成年”多半包含叛逆期和逞能之类奇怪的含义，那多半有些一语中的，所以我才会气恼。我看向右边，想寻求诗子的认同。

“诗子你也这么觉得吧？去年学园祭时咱们不是聊过嘛。所有班T都差不多一个样。”

“我确实这么想过……可……”

诗子又含混着缄口不言。

“怎么啦？你说清楚嘛。”

“算了算了。”

我语气变得急躁时，被乃木劝住了。

虽说要“交谈”，但我们果然还是不擅长这种事。

这场辩论就像平行线般没有结果，或者说压根儿就没画出线来。总之我不愿改变自己的想法，诗子也没有让步的意思。

这种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

“好。那我们折衷一下。”

我两手啪地拍了一下，指着自己设计图的右下角。

“还是基于B方案，在这里添上松松鹿如何？森林和动物，也不会觉得不搭。”

“森林里没有鹿吧？”

“就别纠结这些有的没的了！”乃木到底站哪一边啊。“如何？诗

子，这样可以吧？也有些搞笑元素。”

“……”

我还以为这样就能解决了呢，可诗子却没有点头。而是伸手拿过杯子，开始咕咚咕咚地喝甜瓜汽水。毒药般绿色的液体被诗子吸入口中。

脑中飞来一个讨厌的想法。

我刚才问诗子为什么A方案好，她回答说我的设计难懂。我明明问的选A方案的理由，而她回答的却是不选我的设计的理由。难不成诗子并不觉得石川的松松鹿有什么好？

或许，她只是单纯不喜欢我的设计。

“……为什么啊？”

我又说出了刚才那句话。与其说是在问诗子，倒不如说是在对自己目前所处的状况问“为什么”。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我之前一直以为诗子和我根本不会有分歧。我以为班T会议什么的会很快结束，之后就可以回归平常的闲暇时光了。可是，为什么啊？

我也一口气喝光樱桃汽水，想冲散心中的芥蒂，直到吸管发出不雅的“滋滋”声。乃木面前零度可乐的杯子不知什么时候也空了。

“喝光了啊。”

乃木用双手灵巧地拿起三个杯子，站起身来。

“我去续杯。真田喝什么？”

“……都可以。”

“那就跟刚才一样吧。诗子呢？”

诗子既没看乃木也没看我，她的视线一直停留在桌子上的两张设计稿上，回答不出所料。

“甜瓜汽水。”

3

平时就算只有我们两人也不会冷场，可今天我跟诗子之间就像断了线般无话可说。

香橙和樱桃都是酸味的，不是重复了吗？我一边故意让自己想这种无聊事，一边往口中送冰淇淋。诗子也沉默，不停地吃水果捞。盘子一角还留着牛皮糕。她不是不爱吃，是因为爱吃才留到最后。

牛皮糖留到最后吃的习惯没变，续杯也是喝甜瓜汽水。诗子还是平时的诗子，只是对我的态度和平时不同。我有种无能为力的疏离感，感觉只有自己偏离了正轨。胃里逐渐冷却。我又故意去想，要是也像乃木一样点个热乎的食物就好了。

还剩两口时，我突然想起自己为什么要点冰淇淋。是啊，原本就是想跟诗子分享的。

“……这个。”

我生硬地递出盘子。诗子眨了两下眼睛，说“谢谢”，挖了一勺已经融化的冰淇淋。然后她看向自己的盘子说道：

“对不起。水果捞基本都让我吃光了……你要吃吗？”

“没事，不用啦。”

“哦。”

诗子把冰淇淋放入口中。从表情看不出她有多爱吃。她咽下去，又小声念道“对不起”。

“都说了没事。我又不喜欢牛皮糖。”

“不是这个。我把事情搞复杂了。”

“又不是诗子你让事情变复杂的啊。”

归根结底，乃木才是罪魁祸首。

我把头枕在沙发背上。仰头看向风扇，扇叶滴溜溜地旋转，似乎随时会停下来。

“是我的设计不行吧。”

“没有的事。”她如此快速否定让我很意外，“我喜欢真田你的画。”

“那又为什么啊？”

“……”诗子又不回答了，开始摆弄长发的发梢。她的嘴微微嘟起，像是在闹别扭，又像是难以开口，这种表情我之前从没见过。

总之我搞清楚了一点。诗子好像并不是不喜欢我的设计。可她为什么想选石川的方案呢？

石川同学的——

我突然想到。

乃木也说过石川是非常受欢迎的女生。若是随便否定她的创意，选择其他方案，我们在班里的境遇或许会受到一些影响。虽说石川不是那种专横的人，我和乃木也不会惧怕这种事，但确实存在这种可能。

诗子是为了避免这种事态发生，才选择石川的方案吗？

这样倒是能说得通，可是——

我认识的诗子，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走自己的路，不在意任何事的女生。从小学时起就一直如此。小学六年级的圣诞会上，她一脸无聊的样子，我问她原因，她给了一个谜一样的答案“没有chanmery [3] 哪能算圣诞啊。”初中写生课去啄木町的公园，大家都在画自然风景，只有她说“这个不错”，一个人临摹下水井。

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乐天派，会在乎班里的人际关系吗？

“久等了。”

乃木端着小托盘回来了。托盘上有三个玻璃杯。樱桃汽水、乳酸饮料和甜瓜汽水。

樱桃汽水摆在我面前，甜瓜汽水摆在诗子面前。乃木将饮料发给每个人后，朝诗子递出一个细长条的小袋子。

“我拿吸管来了。你不用吗？”

“不用。今天我没有心情用吸管。”

什么叫没有心情啊。

诗子真是谜之言行。我开始想，她想选A方案或许也只是心血来潮。

乃木坐在沙发上，喝了一口乳酸饮料，跟刚才一样用手拄着下巴。镜片后那成年人般的眼睛正盯着诗子。诗子咕咚咕咚地直接对着杯口喝甜瓜汽水。一口就喝掉大概三分之一。

放下杯子，诗子停顿了一下，开口说：“我还是选真田的设计。”

她的语气十分认真。咦？我又喊出了声。

“班T。我选B方案。B方案好。”

“为、为什么突然？”

“我改主意了。跟乃木一样。”

“你们俩是近代史的总理吗？变得也太快了。我跟不上你们的节奏了！”

“这不是挺好吗？这样真田也满意了吧？ B方案两票，就这么决定了。是吧。别再继续这个话题了。太无聊。像平时那样闲聊会儿吧……”

“亨利·方达无法接受哦。”乃木说，“真田也是。”

“对、对啊。”我虽然不知亨利是谁，“你这么敷衍了事，就算选了我的方案，我心里也不舒坦。”

“你要是想结束这个话题，就得好好说清楚。”

诗子像刚才一样抿住了嘴唇。我注意到，她握着甜瓜汽水杯子的手微微颤抖，就像个害怕的孩子。诗子你没事吧？我心中感到不安。我伸出手，想触摸她的肩膀。

可还没等我碰到诗子，她就站起身来。

“我、我去去就来。”

“等等，你去哪儿？”

“去个洗手间。”

我们没来得及叫住她，诗子就逃也似的快步走进标识厕所的走廊。

我迟疑了一下是否要去追她，最后还是趴在了桌子上。乃木还是用手拄着下巴，跟平时一样刷手机。我趴着把脸转向她说道：

“乃木，我已经不行了。简直莫名其妙。”

“百分之零点二。”

“啥？”

“真田，你觉得百分之零点二，是多还是少？”

这话题真是突然。我也搞不懂乃木啊，我边这么想边考虑她的问题。

“零点二算少的吧？因为还不到一，才零点几。”

“是啊。是五百分之一哦。五百个人中才有一个。咱们学校里大概有一千个学生，所以肯定会占两个。这样，也没想象中那么少啊。”

“……等一下。你到底说什么呢？”

乃木没回答，却不知为什么拿起樱桃汽水的杯子，送到我面前。

“你喝。”

“嗯、嗯。”

我叼着吸管，咕咚咕咚地补充水分。大概喝了三口，乃木突然说“停”，又把杯子拿走了。

乃木没把杯子放回我面前，而是放在了桌子边上。然后又把刚才诗子说“不要”的那根吸管包装撕开。她把吸管插在甜瓜汽水的杯子里，摆在我的杯子旁边。

“你干什么呢？”

“你别问。先看着。”

看着什么啊？饮料？我不明所以地看着两个并排摆放的玻璃杯。那两杯都插着吸管、漂着一样多的冰块、冒着一样多的碳酸气泡、液面一样高的樱桃汽水和甜瓜汽水。

没过多久，诗子回来了。

诗子刚要坐在我旁边，突然发现摆在桌边的玻璃杯，身体一下子僵住了。她的右手伸向杯子，但马上又缩回来，她紧紧攥着蓝色领结的一角。嘴唇颤抖，眼神飘忽。

泪珠从她的眼角渗出来。

“对不起。”乃木站起身，抚摸诗子的头，“我就是想检验一下。因为我不能确定。”

“……”

“甜瓜汽水也一定有甜瓜的味道呢。”

她温柔地说。诗子缩着肩膀一动不动。她的额发被乃木的手按着，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同样一动不动的还有我。

“怎么回事？”

我茫然地询问，乃木看向了我这边。

“诗子，看不到颜色。”

4

“嗯，现在不叫色盲，叫色觉异常。”

乃木念出手机网页的内容。遇到不懂的马上在网上检索，毫不迟疑、干脆利落，不愧是出生在现代社会的小孩。

“与其说看不到颜色，不如说只是看到的颜色不对。是这样吧？嗯，据说之前学校体检还会检查这项，后来被投诉就取消了一段时

间。最近又恢复了。一直都检查就好了啊。诗子你在哪里检查的？”

“医院。小学二年级时。”

反正也已经被揭穿，诗子又恢复了之前的开朗。我正打开手机相机，两分钟前刚刚安装了一个免费应用，能看到色觉异常者眼中的景色。画面中的甜瓜汽水和樱桃汽水，都是相同的、如枯叶般黯淡的黄色。

“确实，这么一来就区分不开了。”

短短几分钟内，通过自己的调查、乃木的自言自语和诗子的话，我学到了不少。先天性色觉异常，原因是感觉颜色的锥体异常，病如其名，患者看到的颜色与常人不同。患病比例——女性如刚才乃木所言，五百人中有一人。根据分辨困难的颜色和程度不同又分许多种，诗子貌似属于最常见的第二型色盲。

虽然正常人看到的色彩也会存在差异，但一般来讲第二型色盲的人看到的红色和绿色和我们不同。而且红色和绿色放在一起的话，就会看成是完全一样的颜色，无法区分。

总之——

“你选A方案原来是因为这个啊。”

我将手机对准自己的设计稿。红色的佩斯利图案画在绿色的背景中。相机里两种颜色只能显示出灰色，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图案轮廓。诗子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吧。

“难得的学园祭。班T上一片灰的话，换谁也不乐意啊。”

乃木感慨道。当时她问诗子“为什么觉得A方案好”时，诗子回答“真田的设计有点难懂”，还真是个精准的表达。

“这样你就早点说嘛。”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事到如今更说不出口。”

“跟真田说不出自己初中参加过美术社团一样啊。”

……确实，我们这样每天待在一起，每天都在聊天，说不出口的话就会被憋进心中。就像买回家就被遗忘的冰淇淋，想起来时已经冻

得硬邦邦的。所以，对于诗子隐瞒的这件事，我并无不满。

我的不满，是针对我自己的。

在今天一天中，就有许多线索让我去关注诗子的眼睛。午休时她将系红色领结的高三学生错认为系绿色领结的高一学生。看到我选了红色的樱桃汽水，为了与自己的绿色甜瓜汽水区分开，她才故意不拿吸管。还有最明显的一点，她坚决反对我的设计方案。

乃木敏锐地觉察到这些不自然之处，推测出她色觉异常。我们在争论时，她就在用手机检索有关色觉异常的信息，最终使用撒手锏，用把樱桃汽水和甜瓜汽水摆在一起的实验，验证了这件事。

可我却一直这么迟钝。我跟诗子在一起已经六年多，是乃木和她在一起的时间的好几倍，可我却什么都没发觉。

今天得知这件事后，我才忽然意识到之前的许多事也与此相关。小学六年级的圣诞会，诗子是讨厌红红绿绿的圣诞色彩，才一脸无聊。初中写生课，诗子是没法画出被绿色环绕的自然景色，才不得已画了下水井。诗子明明经历了那么多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的辛苦，我却认为她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竟然还说出“甜瓜汽水虽然是绿色，却没有甜瓜味”这种见死不救的话。

“要是有个洞我真想被埋起来……”

光钻进去还不够，我边说这句自创的歇后语，边抱住了头。

“真田你并没有错。”

肩上感受到诗子的触摸。被诗子安慰的感觉很新鲜，可或许她原本就是会在意他人的那类人。

……难道？

诗子到最后一刻也不愿说出自己眼睛有问题，这是在为我考虑吗？

如果现在暴露自己色觉异常，设计红绿图案的真田会很失落吧。所以——

我看看诗子，又看看设计稿，在桌下无意识地啪嗒啪嗒跺起脚。觉得自己没用，又觉得庆幸，情绪如天花板上旋转的风扇般卷起旋

涡。我喝了口樱桃汽水，想让自己滚烫的脸颊冷却一下。很酸，稍微呛了一口。

“诗子，”乃木突然说，“你的领结又开啦。”

诗子低头看自己的胸前，说“真的哎”。可能是刚才右手用力捏住的原因，打的结又散开了。

“真田，帮我系好……”

“什、什么嘛。你自己系啊。”

“我不对着镜子系不好。”

“……”

我还以为是自己误解诗子有孩子气，看来也并非如此。

我叹了口气，把诗子扳向我这边。花了很久给她重新打好领结，让领结能左右对称。其间，诗子很开心地跟我对视。扑面而来的笑意如春光般柔和，让我产生了一种想不顾一切拥抱她的冲动，但乃木还在笑盈盈地看着我俩，我还是忍住了。

“那么？”乃木说，“班T怎么办？”

“啊啊对了，忘了。”

虽说忘了，但解决方法已经找到了。总之问题就出在红绿配色上，所以我的设计稿只要更换颜色就行了。

“虽然红色能让人感觉到野性……但冷色系也很酷。诗子，蓝色系能看到吧？”

“嗯。蓝色能看得最清楚。”

“那就用蓝色重新涂一下叶子图案……”

我从笔袋里拿出签字笔，刚要在设计稿上注明修改内容，又在笔尖刚要落在纸上时停住了。

我想到了另一个主意。

“红色和绿色还是就这样吧。”

诗子“咦”了一声，稍稍皱眉。

“咱们换个方式。”

我用修正液把前面的一部分设计涂掉，用蓝色签字笔稍微修改了一下。诗子和乃木仔细看着设计稿，二人同时发出“啊”的一声。

掺杂在佩斯利图案的叶子中、用红色罗马字书写的四十人的昵称，其中只有三个名字变成了蓝色。

“SANADA”“UTAKO”“NOGI-CHAN”。

我们相互对视，不知谁开的头，三人像淘气的小孩子般笑了出来。

“真田真是个艺术家啊。”

“这样没关系吧？别人不会生气吧？”

“负责班T的是我们，这种小小的恶作剧还是可以原谅的吧。”

我合上笔袋，清了清嗓子说。

“那，表决吧。我觉得修改版的B方案好。”

“我也赞成。”乃木说。

“还有我。”诗子说。“真田的好。真田的设计好。”

“好。全员一致通过。”我嘭地拍在桌子上，就当是一锤定音。“如何，乃木？这样连查理也没的说了吧。”

“是亨利啊。亨利·方达。”

“是吗？那查理是哪个？”

“你说的不是巧克力工厂吧？”诗子说。

“啊，我想吃巧克力了。”

“你不是刚吃完水果捞吗？会胖哦。甜瓜汽水也是第二杯了。”

“甜瓜汽水又不占肚子。”

“对你来说没准儿还真不占肚子……”

看到正在以现在进行时喝甜瓜汽水的诗子，我真是觉得又吃惊又好笑。

“诗子，”我心血来潮，“给我来一口。”

“啊？真田，你不是讨厌甜瓜汽水吗？”

“别管那些。就一口。”

“……那，就当作是冰淇淋的报答了。”

我从诗子那里接过杯子。看了一眼人工的浓绿色和吸管口，闭上眼睛轻轻吸了一口。

好久没喝的甜瓜汽水，原来真的有甜瓜的味道。

注释：

[1] 中岛敦和夏目漱石名字第一个假名都是な。

[2] 中原中也代表作《被污浊了的悲伤之中》。

[3] 一种气泡饮料。

梦之国没有摩天轮

1/4

这个密室里有种没晾干的塑料保鲜盒的味道。

外面是橙色，里面却漆成廉价的白色。只有厕所的格子间那么大，弧形天花板就快擦着头顶。方形的窗玻璃模糊不清，看上去有年头了。左右各有一个双人座，先进去的伊鸟占据了右边的位置。

欢迎光临。咔嚓。身后唯一的出口被关闭。只要锁上就没法从里面打开门。即便能打开，也无处可逃，因为我可不是成龙。细微的震动从运动鞋底传递上来。无论我们钻进去时，还是下一位客人出去时，这间密室都一刻未曾停止运动——用一种让人无法轻易察觉的缓慢速度。

“这转一圈要几分钟啊？”

“二十二分钟。”伊鸟回答。

时间比想象中的还要长。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坐在左侧座位上。塑料椅很硬，若是这么坐二十二分钟，屁股肯定会痛的。

窗外是秋天的碧空。我正对面是个穿便装的小个子男生。

不知不觉间，积攒了半天的疲劳感从口中逃了出去。

“不要叹气啦。气氛会冷掉哦。”

“从一开始就已经冷到冰点了。”

“我又没胁迫您。”

“不是你说要来坐这个吗？”

“因为通票嘛，不玩白不玩，这个也是太阳乐园的必玩项目。寺协学长您也想来坐一次吧？”

“那也不是想跟你一起，要乘也是跟葛……”

要乘也是跟葛城一起乘啊。

我差点就说出了这句话，赶紧闭上了嘴。伊鸟有些疑惑。

我的喉咙里像是被火烧般干渴。

“各？”

“……各玩各的，我在旁边等着就好。坐在长椅上吃章鱼烧之类的。”

“等您结婚当了爸爸，这种机会有的是。”

我无法想象自己跟老婆孩子休闲娱乐的场景。这个学弟讲的笑话很不符合高中生的身份，总是莫名的晦涩难懂。

“噢——看到啦看到啦。”

伊鸟把脸凑到窗边。逐渐上升的吊舱正从粗重的支架旁边掠过，窗外渐渐显现出游乐场的全景。

右边是飞天秋千，过山车的轨道，旋转木马的圆形屋顶，有各种幼儿游乐设施的儿童区里有小火车在行驶。再往左边看，是僵尸屋的招牌和卡丁车区，还有挂着骷髅头、正载着乘客们起劲儿摇摆的海盗船。海边是水滑道区，橡皮船冲溅起水花，欢声震天响，连在吊舱里都能听到。

这里是幕张太阳乐园（Soleil land）。

作为千叶县立幕张海滨公园的配套设施，这处游乐场的亮点是倒转三圈的过山车和水滑道，还有直径在一百零七米的大型摩天轮。

Soleil这个词在法语中好像是太阳的意思，吉祥物Soleil君也以太阳为创作原型，全称明明是“Soleil land”，却一直被当地的中学生称作“也还行乐园”（Sorenali [1] land）。

谈不上好坏，规模也还行，价格也还行，游乐设施也还行，玩起来的感觉也还行。虽不知这个称呼是夸赞还是讥讽，但在享誉全球的浦安市内，这处乐园竟没有被舞滨的某个主题公园所击垮，这说明它的人气“也还行”吧。

这是我第四次来也还行乐园，上次还是约三年前，为了纪念初中毕业。这次来则是为纪念从高中社团引退。我所在的是民谣社团，虽说引退也不是因为输掉什么比赛，只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高三的秋天，这期间一直断断续续地参加社团活动，觉得差不多该结束了，就策划了散伙会，叫上所有成员，高一高二的学生也都来参加了。

虽然分别来得并不突然，但想到高三退出社团后就只能专注备考，还是觉得有些落寞。对我来说，这个游乐园才是青春最后的一大活动。与伙伴欢笑，嬉闹，像今天这种日子，在回忆中理应是高中生活之集大成，应该被铭刻在心灵的毕业相册中。

可现在我却在跟伊鸟乘摩天轮。

“其他人都干什么啊？”

我原本是在自言自语。

伊鸟却一边眺望景色一边回答我：“谁知道呢，成田学长他们说要把刺激的项目都玩一遍。井筒学长和藤学长去水滑道了，隅田他们去鬼屋了。葛城啊，”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试探我的反应，“或许正在长椅休息呢。”

“……正吃着章鱼烧之类的？”

“不，应该是冰淇淋吧。那种超大杯的。”

这家伙的笑话果真是难懂。

我耸耸肩，从兜里掏出手机。想给关系很好的成田发消息问他“现在在哪儿？”。赶巧了说不定能汇合呢。可吊舱中信号不太好，Wi-Fi根本没反应，连Softbank也要来毁坏我的青春。

“那个，伊鸟，别搞什么自由活动了，全员一起玩不是挺好吗？”

“从干事的角度看，十四个人一起逛游乐园才有些胡闹呢。”

学弟冷静地说，之后又嘴角上翘，笑着说道：

“不过确实没想到我和学长会跟大家走散。”

“想没想到也是你的错啊。不就是你要买什么纪念品，才没赶上大家吗？”

嘘嘘嘘——

有节奏的旋律响起，伊鸟像是想敷衍过去，移开了视线。那是《深夜真情舞蹈》的新曲。他口哨吹得这么好，反倒令我更恼火。

算了，如今就算后悔也没办法。

我靠近左窗，眺望在视野中渐渐铺开的东京湾。远处的蓝色显得很浓郁。波澜不兴，水平如镜。与其说是眺望大海，不如说更像是眺望着一块群青色的瓷砖。

“学长，”伊鸟开口道，“您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啊。”

“可看起来像是生气了。”

“那只是看起来而已。”

我观察对方的表情。孩子气的天真面孔，嘴角带笑。

“你看起来倒是很开心啊。”

“只是看起来而已，”他挖苦般地说，“其实我心里很不安。”

不安？有什么不安？

因为我吗？伊鸟跟我虽然在同一个社团，但学年差了一级，家也离得很远，谈不上有特别深的交情。这么两人独处说话，恐怕还是第一次。或许是伊鸟觉得不舒服吧，我也一样尴尬。但话说回来，原本邀请我乘摩天轮的是他啊。

要是边吃章鱼烧边等他就好了。

伊鸟在这之后就默不作声，我也一直盯着东京湾。有些服务周到的摩天轮会播放广播告诉游客“在〇〇方向能看到〇〇”，然而，也还行乐园没有这项预算，所以吊舱内一片沉默。

我拿出耳机想听听音乐，但线缠在一起解不开。而且若是靠手机消磨时光的话，感觉像是承认输给学弟了。

我的意识从伊鸟转移到风景，又从风景转回伊鸟身上。其间，我的目光落在了放在他身边的一个纸袋上。上面有太阳乐园的标识。

“你买什么了啊？”

“啊？”

“纪念品。你买了吧？给我看看啊。”

伊鸟先是显得不知所措，之后拿着纸袋站了起来。在吊舱内横跨一步，挤坐到我的左边。伊鸟是个小个子，我也属于瘦的那类，但本来就不大的座位还是一下子被占满了。

他掏出纸袋里的东西。

原来是官方吉祥物太阳君的闹钟。

看我没有什么反应，伊鸟慢腾腾地拨动指针，将闹钟设置为当前时间。

闹钟铃声顿时响起：“冲啊小太阳，你也是我的朋友。冲啊小太阳，你也是我的朋友。冲啊小太阳，你也是我的朋友。冲啊小太阳，你也是我的朋友。冲啊。”

到第五遍“冲啊”时，伊鸟关掉了闹铃。没想到小太阳的声音还真响。

唉，我又叹了口气。

“我的青春最后一天，就因为这种纪念品……”

“对、对不起。”

看来连伊鸟也萌生了罪恶感，藏似的把闹钟放回纸袋。他在那儿精挑细选了半天，最后就买了这么个玩意儿？这审美我也是无语了。话说回来，他干吗一进门就要去纪念品店啊？又为什么偏偏叫住我让我等他啊？

我虽满腹牢骚，事到如今也懒得计较。

“都无所谓了。”我破罐子破摔地说，“本来我的青春也没那么珍贵。”

我的目光又回到风景上，为空虚感寻求一个安身之处。能看到幕张展览馆和海洋球场了。吊舱刚转过四分之一的位置，晃晃悠悠持续向斜上方升高。话说回来，这个摩天轮为什么是逆时针转动啊？一般来说不是顺时针旋转的比较多吗？思绪飞到这些细碎的疑问上，最终也没有答案，我又开始思考我的高中和葛城的事了。时间要是能像摩天轮划圈一样倒回过去就好了。那样的话，就能跟葛城更——

“我说寺协学长。”

伊鸟似乎读出了我此时的心思。

他突然投出重磅炸弹。

“您喜欢葛城吗？”

1/2

我的脑袋如烟花绽放般爆裂。

这是发生在六十米高空的密室惨剧。窗外辽阔的风景、吊舱内保鲜盒般的怪味、还有座椅硬邦邦的感觉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胃里的凉意。

我慌忙咽下唾沫，把零落的脑浆拾掇到一起，跟坐在身边的伊鸟对视。他圆溜溜的眼珠近在眼前，看起来不像在开玩笑。

“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要说为什么，就是这么觉得。你刚才不也想说‘想跟葛城一起乘’？”

……刚才打岔没能糊弄过去。

“顺便说一句，葛城没法乘摩天轮哦。听说她恐高。”

咦，葛城害怕高的地方吗？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很好，关于葛城的信息又多了一条。

“那，”伊鸟的脸又靠近了一些，“您是喜欢她吧？”

“啊，嗯。怎么说呢？嗯。我就是觉得她挺漂亮的。”

“您是喜欢她吧？”

“是……”

我只得承认，在这吊舱里无处可逃。

“葛城看上去挺强势的。您喜欢她哪一点？”

“唔，怎么说啊，就，强势中也有柔和的部分啊。”

“是对肉体感兴趣？”

“不是啦。你看，她有时说些傻话，爱好也有点奇葩。啊，刚刚你还说她恐高。就这些都还感觉挺……”

其实最初是源于她那句“咦？”。

去年春天。社团活动室刚好只有我一个人，刚好葛城这个新生敲了门。她一手拿着一沓迎新传单，一手拿着装满了教科书的纸袋。我最初还以为来了个很正经的家伙，她实际说话的语气和态度也很生硬，但当我刚开始介绍社团活动时，她说了句“咦？”让我对她的印象改变了。这声“咦？”，就像一片樱花花瓣从《广辞苑》的书页间飘落下来，让人感觉到笑意和可爱——

“民谣部，难道不是唱民谣的社团吗？”

“啊啊嗯，不局限于民谣，喜欢音乐的都可以参加。去轻音部的是爱玩乐队的人，我们这边是喜欢普通音乐的人的聚集地，但文化祭上也会象征性地表演一下。”

“唱民谣？”

“也不太偏向民谣，更像是普通的摇滚乐。因为更多人喜欢摇滚和西洋乐。”

“那喜欢民谣的人呢？”

“喜欢民谣的现如今……嗯大家还都挺喜欢吧。怎么说也是民谣部。你喜欢民谣吗？”

“我所有音乐都喜欢，但最喜欢民谣和新音乐。七十年代的。日本的。郁金香之类的。”

“你喜欢花啊？”

“不是，是财津先生的那个。”

“啊，你说的是那个乐队。嗯，我也经常听呢，《心之旅》啊，《仙人掌的花》啊，去山……呃，什么去山里之类的。”

“《两人一起去山里》？我知道。我喜欢那个。是三十五周年巡演最后一曲对吧？避开其他有名的歌，铤而走险选这首，我觉得确实是郁金香的风格。”

“啊啊，是吧。哈哈哈。嗯。”

其实我只不过在午夜音乐频道的专栏瞟过几眼，能说出那三首歌已是极限。那个周末，我去附近的TSUTAYA店把郁金香的在售唱片一扫而空，真要感谢那天的老唱片租借半价促销活动。

当然这称不上是一见钟情，但这种事情日积月累，不知不觉间葛城在我的脑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无论是在社团教室闲聊时，还是大家放学一起去家庭餐厅吃饭时，或是文化祭表演练习时，我的目光都自然而然被葛城吸引。可现在，我的视线前方却坐着伊鸟。

“你从什么时候发现的，那个，我喜欢她这件事。”

“我很早就怀疑了啊。因为学长你很好懂。”

“我有这么好懂吗？”

“就像矶野家的族谱 [2] 一样。”

“那个哪里好懂了？”

“所以说啊，你放心，能觉察到的只有我啦。连葛城本人也没发觉呢吧。”

“是、是吗。”说连葛城都没发觉，倒让我心情有点复杂。

“学长您怎么打算？还有半年就毕业了，你今天也要退出社团活动了。”

“我知道啊……可是要接近葛城还挺难的。她总跟同班的鞍马和隅田在一起聊天。”

“她也经常跟我说话啊。”

“啊，是吗？”让人羡慕的家伙，啊等等，“她提到过我吗？”

“她说你哑剧演得挺好的。”

“这个评价还真不知道怎么解读……”

“那，您准备怎么办？”

就算问我想怎么办，我也说不出。

我把胳膊肘撑在右边的窗上，用手拄着下巴。吊舱持续平稳地攀升。

“伊鸟啊，在摩天轮上，你能清楚地知道现在自己是不是在最高点吗？”

“不能。总是不知不觉就过了最高点。然后，看到后边吊舱的位置，才能发觉刚才那里是最高点。”

“我也是啊。”我叹了口气，玻璃窗蒙上一层水雾。“不知不觉间就开始下降了。”

机会多得数不清，我却一直逃避，才落到今天的下场。我没法尽情欣赏这美景。

“您还没回答我呢。”伊鸟冷静地穷追不舍，“葛城的事您打算怎么办？”

“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听我这么反问，学弟的眉毛皱在一起。不知是在帮我考虑对策，还是在对我这个没有魄力的学长感到无语。

“如果我让您放弃，您就会放弃吗？”

“你会让我放弃吗？”

“我不会说。我没法给您提建议，因为我不擅长这个。”

外表像个孩子的学弟从我身上收回视线，喃喃地补充道：

“如何做，请学长您自己决定。”

或许是起风了，吊舱微微晃动。

其实不必伊鸟说，也不必兀自烦恼，该怎么做我很清楚。要表明心意就是今天，错过今日就再无机会。原本我们的关系就很微妙，我退出社团后，跟葛城接触的机会就会更少。所以只有今天。这我都知道。我也想今天有所行动的。本就该在游乐场制造一个与葛城独处的机会。

可我现在却在跟伊鸟乘摩天轮……

“马上要到顶点啦。”伊鸟突然开口。

“不是还差一点吗？”

“经常会在说这句话时错过哦。”学弟的嘴角重新绽开笑容，“可能现在就是那个最高的位置。”

我望向窗外确认，看到了前方吊舱的顶部。确实，这里似乎就是一百零七米的高空了。我并不是很想坐这个，又是跟伊鸟一起，内心真的很疲惫。但难得坐一次摩天轮，如果不尽情享受就亏了。

我姑且将葛城的事挥到脑后，眺望一百零七米高空的景色。脚下能俯瞰到游乐场和海滨公园。以高速公路为界，另一侧是乡野气息浓厚的幕张街区。前方是工业区鲜明的船桥市区，后方是规划一新的鸭滨景观。从鸭滨延伸出的横枪线铁路顺延而上。位于山雀町的水薙女高的校舍。燕之丘的陆上竞技场。再前边就是鹡鸰台，我家就在附近。远处模糊不清的是高中校区所在地啄木町吧？啊，对了，一看就是自然公园的绿色。

如此这般眺望自己生活的街区，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俗话说“人如尘埃”，我却不这么想。一想象在无边无际的建筑物里，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就觉得很震撼。倒不如说我自己才像尘埃。

我将目光移到伊鸟旁边，也就是左边的海面。那边应该是东京，但还是没法看见晴空塔和富士山。可是等一下，对岸是浦安的填筑区。那后面像是与蓝天融为一体的是——

“啊，迪士尼。”

我不禁叫出声。

伊鸟似乎也发觉了，简短回复了一句“是呢”。从这里能看清惊魂古塔和普罗米修斯火山的轮廓。再后面那座尖顶建筑应该就是灰姑娘城堡吧。

“从这里都能望见，迪士尼果然很大啊。从这边的游乐场看那边，莫名感觉有点悲哀。”

从一百零七米的高空眺望，看得模模糊糊的，光这点就让梦之国的外观更加非现实。我去过迪士尼五次，迪士尼乐园三次，迪士尼海洋两次，比来太阳乐园的次数还多。这应该是千叶县人去那里的平均次数吧。今天原本有可能成为第六次。

“这么说来，今天怎么没去迪士尼呢？”

我若无其事地询问，伊鸟看向我。

“策划散伙聚会的是你吧？说去游乐场时，不是也有人说机会难得，提议要去迪士尼吗？为什么最后定太阳乐园了？”

伊鸟低下头。或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看他这样，我慌忙补充“虽然我觉得这边也挺好”。迪士尼又贵人又多，也还行乐园也有还行之处。只是游乐项目没法与迪士尼相提并论。脑中想起飞溅山的恐怖、海龟漫谈带来的惊奇、夜光巡游时的音乐……如果能和葛城去迪士尼就此生无悔了。她喜欢乐园还是海洋呢？她属于珍惜时间那类人，所以应该会用快速通行证吧？玩那些刺激的项目时，相机能拍下平时看不到的惊恐表情——

“这里有摩天轮。”

“啥？”

这句意料之外的话将我拉回现实。

我问为什么，伊鸟认真地回答了原因。

“迪士尼乐园和海洋里，不是都没有摩天轮吗？”

没有摩天轮。

确实，东京迪士尼园区没有摩天轮。乐园和海洋都没有。虽然有那种能一瞬间到达高空看到景色的设施，但摩天轮、瞭望台这种能悠闲欣赏景色的设施那边一个都没有。

虽然一个都没有，但这就是不去的理由吗？

“我都不知道你这么喜欢摩天轮。”

我半开玩笑地说，伊鸟憨笑，目光又回到海对面的主题公园。

“学长，您知道为什么迪士尼没有摩天轮吗？”

“……算知道吧。我爸爸说是为了给迪士尼天空[3]留地方。”

“倒是也有这种说法。可最有力的说法是这个：‘若是建造可以眺望的设施，就能从高空看到后场和周围的高层建筑，会打破美好的梦境。’为了不让乐园里的人看到外部建筑，迪士尼很用心呢。听说乐园周边的酒店也限高，不能超过十二层。这是为了不让人们看到高层建筑。”

他这么一说，确实，迪士尼乐园旁边都是首都高湾岸线和工厂。在也还行乐园的话还勉强能接受，但若是在如此重视打造世界观的梦之国中看到喷吐烟雾的烟囱或是成群结队的卡车——或许真的会让在梦中的心情凋零。

“为了不破坏梦境啊。原来如此，不愧是迪士尼。”

“不愧是。”伊鸟有些不满，“为了不破坏梦境而不让人看到四周，难道不是在遮盖现实、掩耳盗铃吗？这点莫名让人觉得瘆得慌。我觉得太阳乐园才更健全。”

浮现在水平线上的迪士尼，如海市蜃楼般虚无。就算有人说它不是梦之国而是黄泉之国，可能我也会相信。

“你讨厌迪士尼吗？”

“并没有啊。”他轻巧地否认，“相反，我很喜欢。因为我一直想上大学后，就攒钱买张年票，乐园和海洋每周换着去。”

这也够极端的。

“每周都去会玩腻的吧？”

“我有想做的事。”

“什么事？”

“不是有隐藏米奇吗？就是在乐园里隐藏着许多米奇标志。我把喷漆罐，或是准备好的米奇标志之类的偷偷带进去，在厕所墙上、花坛角落或是长椅后面增加米奇的标识。看到的人就会深信，这是隐藏米奇！然后肯定会投稿到SNS上。我回家后就去推特或INS上检索‘隐藏米奇’，然后呢，”伊鸟的眼睛闪闪发光，“就可以一个人偷笑啦。”

我点了点头，想象伊鸟在迪士尼乐园埋头苦干制作山寨隐藏米奇的场景。上大学的伊鸟比现在要高一些，像国外电视剧里出现的连环杀手般天真无邪地笑着。想到这里，真的很想跟这家伙撇清关系。

“这么随便加会被骂啊。”

“我不会被发现的。”

“你这家伙真够贱啊。”

“学长您不是也很贱吗？发型之类的。”

我皱着眉抓住自己长长的刘海。原本是想学藤原基央或是志村正彦。或许就是拜这个非主流的发型所赐，才让葛城感觉我擅长哑剧吧。吊舱不知何时经过了最高点，开始向地面接近。已经完全看不见迪士尼园区了。一旦它消失不见，就很难相信在这片工业地区的一个角落竟然存在梦之国。

“说起大学，学长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伊鸟像是突然想到这个。

“我倒是想考大学。第一志愿是……”

“春望大学。”

“你怎么知道。”

“我听成田学长说的。”

春望大学的规模在都内数一数二，甚至与早稻田、庆应并称为三

大私立大学。无论成绩排名还是录取率都与其他两校一样，但学费便宜，跟公立大学差不多，所以我想考那里的社会学科。但其实我也不太清楚社会学到底学什么。

“我还听说您的评价是E，所以现在很着急。”

“才不是E，是D啊。”成田这混账，到处揭别人的短。“要是都顺利我也不用操心了。”

“万一考上了就要从这里去东京上学吧？”

“你这家伙说什么万一，真是失礼……我还没想好。应该会去吧，但我讨厌挤满人的电车。也许会住在学校附近。”

“这样啊。那葛城也就——”

见不到了啊。他是想说。

我没等伊鸟说完就打断了他。

“……这我也知道啊。”

毕业后跟葛城的距离就更远了。别说说话的机会，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是自然。我很清楚。可若是这段情感就这样无疾而终——就算我毕业后去了大学，也还会一直想着葛城吧。

我不知道答案。

我原本就想象不出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别说是闲暇时和老婆孩子在一起的自己了，连上大学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都想不清楚。可我却能轻易想象出添加隐藏米奇的伊鸟，真是不可思议。

坐了这么久，不出所料屁股开始痛了。我靠在座椅背上，视线落在陆地一侧，跟伊鸟眺望的方向相反。

吊舱持续下降。千叶海洋球场的场地看上去比刚才大了两倍。鸭滨的一条条街区也比刚才看得更清楚了。转过头往前看，前一个吊舱进入视野。里面有四个女生，不知是上小学还是初中，她们靠近窗边，一边开心地聊天一边用手机自拍。那情景很美好，让人感觉摩天轮还是更适合年轻人。

和她们相比，我们的空中散步持续尴尬。

我倒还好——伊鸟真的对此满意吗？

伊鸟当时不考虑迪士尼乐园是因为那里没有摩天轮。对摩天轮这么执着，就算是跟男生一起也毫不犹豫地钻进吊舱。可却看不出他在享受美景。他既没有拍照，也没有寻找自己所在的街道，倒像是更看重跟我聊天。

这家伙越看越奇怪。平时就觉得他很怪，今天的古怪行为比平时更胜一筹。他是单纯的一时兴起，还是心有所图呢？

心有所图——

一个假设闪现，让我张口结舌。

那是与东京迪士尼天空建设计划同样异想天开的假设，却能让一切都严密契合。

今天伊鸟的种种古怪行径的唯一解答。

首先，他叫住不太熟的我，让我“等等他”，一般来讲纪念品商店都是要回去时才去逛，他却突然跑了进去。

买了个没用的闹钟，却花了很长时间。

之后就开口说想跟我两个人去坐摩天轮。

坐在摩天轮上却不看景色。

问他为什么要选太阳乐园，他的回答我却听不懂。

——因为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海洋公园没有摩天轮。

难道？

伊鸟的目的就是想跟我独处？

在纪念品店待那么久是为了把我和其他成员分开。

把我叫到摩天轮是因为吊舱里没人打扰。

所以今天的目的地必须是有摩天轮的游乐园。所以不能选择迪士尼。为了创造这个和将要退出社团的学长二人独处的最后机会。

假设是这样。假设伊鸟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和我独处而设计了这一切。那他如此处心积虑，创造这个机会的原因又是什么？是为了缩短和我的距离？这让我有点疑惑，这家伙长着一张可爱脸，就算被他示好我也没什么不爽……不，不对，或许不是这么回事。

伊鸟在摩天轮里提到了葛城。

他问我，是不是喜欢葛城。

还问我，喜欢葛城哪里。

还问，如果我让你放弃，你就会放弃吗。

也就是说——

“伊鸟，”我用平静的声音确认道，“你也喜欢葛城吧？”

我向他投回一枚炸弹。

但却是颗哑炮。伊鸟依然望着窗户的方向，摇头道：“比起葛城，我更喜欢学长您呢。”

他又说出一句无厘头的话，然后一直望着天空。像是在等待什么，像是在祈祷什么。

逆时针转动的摩天轮吊舱经过了九点的位置，快要走完四分之三圈了。朝下看，刚才缩成了微型景观的游乐场正在变回原有的尺寸。锈迹斑驳的铁架，还有跟仓库差不多的后场。我把脸靠近右窗，环顾这个与消失在水平线的梦之国不同的，别具一格的，有着脚踏实地现实感的园区。

飞天秋千，过山车轨道，旋转木马的圆形屋顶，盆景般的儿童区依旧跑着小火车——

然后我看到了那个。

我揉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得知是现实，又揉了一下眼睛。我像是被抛出了吊舱，一瞬间一切天翻地覆，下一瞬间一切都回到原来的位置。啊，脑中只有这个念头。我醒悟，刚才苦苦得出的结论，原来完全是错的。

“伊鸟，”我再一次对学弟开口，“我知道你的真正意图了。”

沉默。

“真是完美犯罪。”

伊鸟终于看向我。

“你让我坐摩天轮，是想自己不动手就把我杀死。”

或许是听懂了我话中的意思。凶手寂寥一笑，耸肩道：“被发现了吗？”

“我并不想杀您。我是想救您。”

确实——要将我从烦恼中解放，这确实是在救我。

我如伊鸟计划的那样被杀。被杀死，被救赎。

“谢谢你啊。”

献上诚挚感谢，我的目光又回到那情景。

从破坏梦想的摩天轮上看到的情景。

那就是，和鞍马并排坐在儿童区长椅上的葛城。

两人中间放着一个空的大号冰淇淋杯，杯里有两个勺子。

1

“他们好像从三个月前就开始交往了。”

我听着伊鸟的话，还在继续盯着二人。葛城一直在笑。她笑得很温柔，我在社团活动时从没见过这样的笑容。

这样啊。原来葛城喜欢鞍马这种类型啊。

“我碰巧遇到过他们约会才得知的。我之前也觉察到学长您喜欢葛城，说实话当时觉得自己真是抽到了一张下下签。”

“下下签吗？也算是吧。”

“既知道葛城的事，又懂得寺协学长心思的只有我。给学长您判死刑的也只有我。‘寺协学长您喜欢葛城吗？啊，真遗憾，那家伙已经有男朋友啦。’这话我好几次想说又不能说。很难开口，我也不想开口。我不想看到学长您痛哭流涕的样子。”

“倒也不会痛哭流涕啦”。

很难开口，也不想开口。处心积虑制订这个计划的动机原来是这些细碎小事。可是如果换个立场，我的心情也会和伊鸟一样。我想起之前在电视上看的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谁也不想去按电椅的按钮。

“最好是学长您自己发现葛城他俩的关系，断了念想，主动放弃。可是怎么才能让你发觉呢？要发觉他俩在交往，最好是亲眼看到他们很亲密的样子。可要是让你直接撞见这个情景，肯定非常尴尬吧？所以就创造一个葛城他们绝对无法发觉，只有学长你能发觉的情景——比如，从空中看到地面的二人。”

“所以就用上摩天轮了啊。”

我刚才的推论还是有一半对的。伊鸟的目的是让我上摩天轮。可是，最终的目的不是和我单独有话要讲。而是让我目击葛城的恋爱情景。

“没去迪士尼也是这个原因吧？”

“因为梦之国没有摩天轮。除此之外，太阳乐园还有一个好处。”

“还有一个？”

“社团成员都来游乐场，肯定会分成几组自由活动。而葛城和鞍马肯定希望二人独处。可是就算二人独处，也没法在游乐场里明目张胆地亲热。”

“你说的也对，其他人也会来回走动呢。”

“可是太阳乐园里啊，有个高中生肯定不会去的区域。”

我恍然大悟。

就算其他的玩腻了，我们也肯定不会去的地方。就是那个都是幼儿游乐设施的、盆景般的儿童区。

“儿童区……”

“在儿童区就不必担心被其他人看到。我觉得葛城他俩休息时很有可能去儿童区。如果在那里的话，从摩天轮就能看个一清二楚。如果白天跟学长您去摩天轮，您或许就能发现葛城他俩的关系。”

“等等。比起去儿童区，在摩天轮吊舱里更能享受二人世界啊。葛城他们也可能来乘摩天轮……啊。”

“不可能。葛城不会来乘摩天轮的。”

因为她恐高。

明明目的如此无聊，他却想得如此周到，真是让我吃惊。这家伙没准儿真能干出去迪士尼画隐藏的米奇这种事来。

“但也有可能我没看到他们，或是他们原本就没能二人独处啊。”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心里很不安吗？不过就算不顺利也没什么。说句实话学长您恋爱状况如何，跟我也没啥关系。”

伊鸟直截了当地说出这句过分的话。

“不过很可惜。原计划是让学长您发现葛城的事，同时察觉不到这一切都是我的安排。”

“完美犯罪不太顺利啊。”

“您注意到哪处有问题了？”

“太多了。从去纪念品店时就很奇怪，还有你说想乘摩天轮这点……在摩天轮吊舱里也有几处。”

单恋完全断绝了念想，我的脑容量貌似增加了。稍稍一回想，就又发现两处疑点。

“比如一开始，我问‘这转一圈要几分钟’，你马上就回答‘二十二分钟’。就算你负责这次活动，就算你喜欢摩天轮，但你竟然知道转一圈所花费的准确时间，这很奇怪啊。”

伊鸟为了计算我发现葛城的时限，事先调查过吧？

“还有你换座时。”

我用左肘轻轻戳了戳坐在旁边的伊鸟。

“你最初是坐在我对面。可是趁着给我看纪念品，挪到我的旁边来了。”

明明坐在对面也可以给我看，为什么要故意挪位置呢？而且那时我为了看海坐到了左边座位，他为什么没有坐空着的右座，而是要从左边挤进来呢？

“是想限制我的视野吧。”

我环顾窄小的吊舱。

“这么挤的地方，若是有人坐在左边，就看不清那边的景色了。我自然而然就会被你引导去看右边的景色了。”

因为儿童区一直都在吊舱的右边。

对吗？我姑且向他确认。似乎两个都说到了点子上，伊鸟讪讪地挠头。

“顺便一提，我说等你当爸爸那句话也是在引导你。”

“爸爸？”

“学长您小声嘀咕说不如在长椅上等着的时候，我不是说了句‘等您结婚当了爸爸，这种机会有的是’吗？我还想要是提到孩子，你就会往儿童区那边看了。虽然没发挥作用。”

……这么说来好像是说了。我还以为是说什么难懂的笑话，谁知道这家伙连影响潜意识的战略都用上了。这么一想，伊鸟频繁地提到葛城，这本身也是一种引导。是想引导我想葛城现在在哪儿，让我在下面的游乐场中寻找她。

过山车那边传来惊声尖叫。摩天轮之旅已经结束，吊舱接近地面。

所以我没有看景色，而是看着伊鸟，像是发现了古怪形状的建筑物一般轻笑出声。

“怎么啦？”

“没什么。你虽然说什么跟你没关系，却这么努力呢。”我嘲笑般地说。学弟一脸不满地看向我。

“学长，您要考大学吧？志愿是春大吧？今天就退出社团了对吧？”

“是这么回事。”

“明天起您就会拼命刻苦埋头学习了吧？哪有什么时间去发愁这种没结果的恋爱啊。”

“嗯……”

“所以，今天必须要做个了断啊。”

伊鸟。

这个外表年幼，其实却常常犯贱又不解风情、尽说些难懂的话的学弟，跟我只是同一个社团，虽然哀叹自己抽了下下签，却比任何人都为我着想。

“而且，我也……”

伊鸟说了一半，嘟囔着。他似乎很难为情地用指尖拨弄着纸袋提手。

不知为什么——虽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最初推断出的结论或许也是正确的。

“伊鸟。等我考完试，咱俩一起去迪士尼乐园吧。”

我冲动地发出邀请。伊鸟眨了眨圆溜溜的眼睛，天真的脸上浮现邪恶的笑容。

“制作隐藏米奇可需要技术哦。”

“我不是想弄那个……不知怎么的，我突然也想跟你一起去玩玩摩天轮之外的游乐项目。”

那些应该比摩天轮更好玩。

吊舱剧烈地晃动了一下。二十二分钟、逆时针的旅程结束，我们回到了地面。

咔嗒。感谢惠顾。开门的还是刚才进去时帮我们关门的那位姐姐，我们被放出密室。没有塑料味的新鲜空气流入吊舱内。心中混乱，胃部疼痛。空虚的疲劳和不可思议的满足感。我比刚进吊舱时收获了更多。都是在迪士尼乐园的游乐设施上绝对得不到的。

我和伊鸟一起走出吊舱。

“高空旅行感觉如何？”或许是固定的流程，职员小姐向我们询问道。

“糟糕透顶。”

我和学弟对视，轻松地回答。

注释：

[1] 日语“それなり”的发音，还行，就那样。

[2] 日本漫画《海螺小姐》中主角所在的家族，族系庞大，构成复杂。

[3] 迪士尼预计开发的新主题园区

弃猫和兄妹吵架

1

十片装的纸巾很快用光了。

因为不是花粉季，所以完全大意了。要是再带两三包就好了。恋恋不舍地用最后一张纸巾再擤了一次鼻涕，然后姑且把用过的纸巾归拢到桌角。这间平房里的垃圾箱只回收玻璃瓶和饮料瓶，没法扔纸巾。

这里还有两台低声轰鸣的自动售货机。灰色墙砖上贴着公园观光地图和当地的通知。还有几张白色圆桌和几把配套的椅子（就像海边驿站里那种看起来很廉价的塑料桌椅）。再往里是厕所，就这么几样东西。作为休息室，这里的装修还真是平平无奇。或许是这个原因，来这里的人很少，现在在这里休息的只有我一人。这么大的自然公园，理应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准备些纸巾之类的。

我边吸溜着鼻子，边揉着发痒的眼睛。啊，对了，我去厕所拿些手纸吧。可是放在膝盖上的沉重纸箱却让我犹豫了。自动门对多大的物体有反应呢？我不知道，但我想尽可能不让箱子离开视线。我双手抱着箱子，紧贴向怀中。鼻子又开始发痒，啊嚏，打了个喷嚏。

玻璃对面的银杏广场上有小学生们在玩耍。球在树叶掉光的光秃秃的树下滚来滚去。已经过了四点，还没来吗？那家伙的学校明明离这儿更近。

我又打了个喷嚏，揉了两次眼睛，正开始想着豁出去了准备用校服裙子擦鼻涕时——

哥哥终于出现了。

哥哥一下就发现了坐在自动门正对面的我，边朝这边走，边脱下毛呢外套。他一头短发，肩膀宽厚，乍一看挺像运动员，可其实没那么可靠，虽然我叫他哥哥，但他也没那么像哥哥。只是之前这么叫习惯了，现在也叫他一声哥罢了。

他的外套下是啄木高中的制服上衣。我穿的是水薙女高的水手服。

哥哥比我年长一岁，现在他高二我高一，但我们的学校不一样。其他地方也有很多不一样。

不住在同一个家。不是同一个姓氏。

“来啦。”我俩都半年没见面了，哥哥却只简单打了个招呼，“妈妈挺好的吧？”

“嗯。”

“这样啊。”

这一问一答给人感觉很像客套话。哥哥把外套挂在我对面的椅背上，摩擦着衣服的袖子。

“暖风也不热啊。”

“是吗？”我带着鼻音说道，“你带纸巾了吗？”

哥哥从裤兜里掏出纸巾。虽然那纸巾皱巴巴的，我还是满怀感激地收下了。擤了鼻涕之后顿感轻松了许多。

“你感冒了？”

“不是。”

“哦。那你找我什么事？”

“我有事找你商量。”

“商量？”哥哥瞥了一眼门外，“这里很冷啊。我也饿了。咱们去别的地方吧。家庭餐厅之类的。”

我摇摇头。

“估计没法带过去。”

“带谁？”

“就算你问是谁……”

唉，再犹豫也没办法。

我把放在膝盖上的纸箱举起来，直接放在了桌子正中间。

没等哥哥开口，我就打开了纸箱。

里面是茶褐色的一团。

它像是刚从睡梦中醒来，抬头不太开心地看向我。隐约带着条纹的皮毛很漂亮。水平折耳，身体也胖乎乎的，与其说是线条柔美的模特体型，倒不如说像个圆滚滚的年糕。箱子里铺了毛毯，还有如厕用的猫砂托盘，喂食的托盘和六个猫罐头。

箱子的这一侧用胶带贴了张便条。

“公猫。一岁。已绝育。已接种三联疫苗。体健无病。很老实。请收留他。对不起。”

视线回到对面时，我发现哥哥张着嘴石化了。

“你这家伙，这是从……哪里来的？”

“榉树广场的长椅下面。”

我伸手，一边抚摸猫的头，一边讲述事情的经过。

“今天我啊，在学校听说啄木町有家非常好吃的蛋糕店。就是同班的吉永说的，店名是‘delta’，你听说过吗？在新城那边。那里有放了许多草莓的奶油蛋糕。”

哥哥没回答。算了，蛋糕的事先放一边。

“然后呢，我就想去吃。放学后就一个人到这边来了。我觉得去新城从这边能抄近路，就想从自然公园穿过去。然后呢，我就到了榉树广场。”

然后发现了这个纸箱。

广场上没几个人，这个纸箱就孤零零地放在长椅下面。里面就是这只不幸的猫，从那个瞬间起，我的喷嚏和鼻涕就止不住了。可我也不能就这么把箱子再合上。我紧急取消了蛋糕计划。外面很冷，所以我就走到银杏广场的休息室里，然后把哥哥叫来了。

拖拽椅子的声音响起。哥哥一屁股坐在刚才放外套的椅子上。

“真的假的啊？”

他像是在自言自语般冒出这句话，又重复了几遍，“真的假的啊。”

“我刚才就有种不好的预感……你突然联系我。又说在公园等我。”

“对不起。”

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总之先道歉再说。哥哥像是没听见，他瞪着纸箱。猫依然团成一团。

“怎么办啊？这猫。”

“就是说这个……我住的公寓禁止养宠物。哥哥能不能养呢？”

“啥！”他几乎是在悲鸣，“不，不行不行。我可养不了。”

“为什么啊？你们不是住的独栋楼吗？哥哥和爸爸都很喜欢猫吧。”

“这根本就不是喜欢或讨厌的问题啊。我说你啊，自己养不了怎么还捡回来啊。”

“被我发现了，我也没办法。”

“就算你发现了，也不要那么轻易捡回来啊。话说回来，你最好就别发现啊。”

“什么别发现啊？”

“我是说别去故意碰丢在公园的箱子啊。你是小孩子吗？”

“我又不是想发现才发现的。”

“不是，所以说……啊啊，真是的。”

哥哥痛苦地挠头。猫把头转向哥哥那边，看着他。哥哥像是在逃避它的视线，目光转移到了自动售货机那边。

“总、总之不行。你去问问学校的朋友。对，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吉永之类的。”

“吉永同学？”

“谁都行，总之你就去问问他吧。”

“这种事怎么可能啊！突然问这个不是给人家添麻烦嘛。”

“你这也是在给我添麻烦啊！你为什么要问我呢？”

“因为……”

我本想大声反驳，话到嘴边却含糊了。

“因为，咱们原本是一家人嘛。”

我努力挤出这句话，声音就像香烟般在休息室缭绕。我揉着眼睛，故意大声擤了一下鼻涕。哥哥一直沉默。猫打了个哈欠，又把脑袋缩回箱子。

“放回去吧。”哥哥说。

我“啊？”地一声反问。

“不是只能这么办吗？两边都没法养它。”

“你说什么啊，怎么可能再放回去！它多可怜啊。”

“我也觉得它很可怜。可也只能‘觉得’，我不是也没办法吗？”哥哥的脸扭曲着，像是在犹豫，“箱子里连猫食和猫砂都有……放回去的话，或许能被别人捡走。”

“可能还没等到人收留就直接被送去防疫站了。”

“最近防疫站也会帮忙找主人的。”

“可要是没找到，就会被杀死吧。”

“别说什么杀死。是安乐死。”

“不是一样嘛！”

“别啰嗦了！”

我的肩膀条件反射般地一抖。

听到男人发出怒吼的感觉。这对和妈妈一起生活、一直上女校的我来说，已经好久没有过了。或许是察觉出我的不安，哥哥尴尬地低下头。但即便如此，他似乎也没有让步的意思，声音缓和下来继续说道：

“这种事多的是。顾得过来吗？”

“可是——”

“没有可是。每天都会有几只被处理掉。就算可怜，那也没办法啊。碰巧遇到一只就收留，这只是为了自我满足……是伪善。”

他的话听上去像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拼命用毫无声调变化的语气陈述。和他的冷静相反，我的头脑发热。

“那么，路边摔倒的老奶奶怎么办？因为没办法照顾到每个人就袖手旁观吗？”

“这……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嘛。”

哥哥又把目光转向自动售货机，沉默了。我将擤完鼻涕的纸巾叠了好几次，叠成了小块。

哥哥和我都不知该怎么办。

我们的感情因为这个突然发生的、关于小生命的问题而搅乱了。

我一直都喜欢狗和猫。虽然不是特别特别特别喜欢，但也像一般人那么喜欢。之前曾因为养宠物的事求过父母好多次，但他们说我会打喷嚏，不让我养。所以我从没像这样去照顾过一条生命。

或许就像哥哥说的，我把它捡回来是个错误。或许我就像任性的孩子一样，明明自己养不了还想救这只小猫。可我没想到哥哥会不由分说地拒绝我。我觉得哥哥能理解我的心情。我觉得他虽然不可靠但

是很善良。

哥哥和我。

难得相见，为什么要吵架呢？

就像爸爸和妈妈分开之前一样——

呐——呜——

猫咪的叫声打破了沉默。

2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只猫的叫声。它仿佛对我们的情况和自己所处的境地毫不关心，叫声中有种无力感。

猫慢悠悠地起身，竟以出乎意料的敏捷动作跳出了箱口。又从桌子跳到地面，从我的椅子下面钻过。

“啊，等、等等。”

“没关系吧。”哥哥说。“箱子上不是写了很老实吗？”

确实，猫没有想逃走的动作，只在桌子四周徘徊，像是在判断休息室是否舒适，它板着脸四下观看。肥硕的屁股也随之左右摇摆。

哥哥从椅子上起身。我还以为他要去抓猫，结果他却无视它，走向自动售货机那边。

“喝什么？”

“咦，你请客吗？”

“你想让我请的话。”

“……那，我要奶茶。”

机器响了两次饮料瓶滚出的声音。

哥哥把奶茶递给我，自己则一边拧开可口可乐，一边坐回座位

上。

“谢谢。”我道谢后把奶茶送到口边。因为鼻子不通，没觉得有多好喝。

自动售货机摆着“热饮”和“冷饮”两种奶茶，虽然我没指名要哪个，但哥哥给我的小瓶装饮料是凉的。哥哥一年到头都喝可乐，而我属于冬天都不喝热饮的那类人。我们两人喝饮料的习惯一直没变。这种半吊子的心有灵犀如今却让人烦躁。

猫在休息室里绕了一圈，回到我的脚边，像是被奶味吸引。

……这么说来，这只猫肚子饿不饿？应该饿了吧。我应该早点想到。

我从纸箱里取出一个罐头。哥哥皱起了眉。

“你要喂它吗？”

“我们也不能只顾自己休息啊。”

我用手指扣住拉环打开罐头，直接放在地上，哥哥马上发出责备的“喂”声。

“干吗啊？有什么关系？就是喂个食嘛。”

“不是这个，你要把盖子都掀开啊。划到的话会受伤的。”

“咦？啊。”

我只把盖子掀起一半，没有完全掀掉。盖子边缘很锋利，猫把脸凑过去确实危险。

我把盖子整个掀掉之后，再次放到地上。猫把鼻子伸过来，闻了一下就开始大快朵颐。看似好久没吃东西了，却没有狼吞虎咽的样子。问它“好吃吗？”它也没反应。是该说它老实呢？还是说它目中无人呢……

“这只猫，是那个吧。垂耳朵的。苏格兰……苏格兰梗？”

“梗是狗。”哥哥无奈地插嘴，“是折耳猫。苏格兰折耳猫。这家伙貌似是杂交的。”

啊，就是那个。

我盯着正在用餐的苏格兰折耳君。

“前主人是什么人啊？”

“谁知道？应该是独居的OL之类的吧。”

“OL？为什么？”

“像是会养猫的那类人。”

“这范围太大啦。”

可是啊，我把贴在纸箱上的便条撕下来给哥哥看。

“这个字，是不是很像男人写的，而且写的是‘请收留它’。我觉得要是女人，应该会写‘拜托您收留它’。”

“这写法……因人而异吧。”

貌似没有获得共鸣。不过性别确实没所谓。比起这个，我更想知道那个人为什么扔掉这只猫。

“为什么要扔掉它呢？应该不是不喜欢了才扔的吧？里面还装着猫粮呢。”

“应该不是吧。哪有人会因为不喜欢就扔的啊。”

哥哥喝了一口可乐，皱起眉，像是在忍耐碳酸的刺激。

“应该是有什么急事。”

“急事？”

“苏格兰折耳猫现在很受欢迎啊。如果在网上为它找新主人，应该有很多人想要领养它。可是对方没这么做，就这样直接扔掉，应该是顾不上它了。”

“突然要搬家之类的？”

“对对……人生会发生很多变故呢。跟猫生不一样。”

他的语气中透着讽刺和羡慕。

猫继续悠闲地吃东西，肉罐头已经吃了近一半。看来它真是饿了。

“原来的主人应该住在新城吧。”

“啊？为什么啊？”

“你看啊。是被扔在榉树广场的。”

我指着公园观光图说道。啄木町的自然公园很大，分为好几个区域。我们现在所在的银杏广场离公园北边的车站和公路比较近。捡到猫的榉树广场位于南边，那里离新城的住宅区近。“榉树广场的娱乐设施很少，人也很少，但从新城过去很方便。我觉得是住在那里的人扔掉的。”

“正相反吧。”

我还觉得自己的推理很牛，哥哥却提出了异议。

“猫有回家的本能，要是扔在离家近的地方可能会找回家。所以扔在榉树广场说明主人并不住在附近。”

“这么说的话，是这样……不是啊，为什么要扔在榉树广场？明明银杏广场的人多啊。”

“可危险也更大。”

哥哥的视线转向观光图。墙上贴着“注意可疑人员”和“请不要损坏公共设施”等告示。

“这附近最近晚上会聚集许多醉汉和流氓呢。五月还出现了歹徒。把猫扔在这里，有可能会遇上那些坏人。扔在行人稀少的广场，是为了避开这种危险，还有……是为了让好人家把它捡走。”

“好人家？”

“怎么说呢，就是富裕的家庭。因为新城那边有很多大房子。”

“啊——”

确实，从榉树广场看到的住宅区里有很多显眼的大屋顶和庭院。

蛋糕店delta也在附近，或许是把那些有闲有钱的太太作为目标人群吧。

目光回到脚下，不知何时罐头已经空了。猫把罐头底的油脂都舔得干干净净，然后直接舔起脚来。它是在舔毛——不，应该叫理毛吧。那姿势充分发挥出猫独有的柔韧性，跟肚子的Q弹感形成了对比。

“这家伙确实适合有钱人家。”

“你说什么啊。它不就是胖点吗？”

哥哥苦笑，我也笑了，像把球抛回给他那般回应道。我稍微放心了。因为现在的对话应该表示吵架已经结束了。

话说回来，之前的主人竟然会如此为它的新家考虑，应该是非常喜欢它吧。就像哥哥所说，扔掉它是身不由己——

目光回到纸箱上时，我注意到一件事。

在纸箱朝向我的那个侧面——刚才字条被撕下来后，印在下方的文字显露出来——是商品名“川原食品 鸡肉王”。上面还有猫的画像。

我把纸箱拉到近处。又拿出一个罐头确认商标。

跟纸箱上的商标一样。

我把罐头放回去。又拿起小瓶红茶花传，刚想送到嘴边，中途又放下了。我真的不想在现在这种时刻去感受手指和喉咙传递的冰冷。

“好过分。”我喃喃道，“真是太过分了。之前的主人。”

我把箱子转了个方向，让哥哥也能看到那个商标。

“买了一整箱猫粮呢，然后连猫带箱一起扔掉。因为猫没了，也不需要这些了。”

纸箱、毛毯、还有剩下的猫罐头。

就像把垃圾一股脑儿扔出去一般。

这或许是合情合理的处理方式，但我无法接受。就连那张工整有礼的字条，如今也让我感觉很冷酷。将心爱宠物的信息一条条列出来

写下，让我无法原谅。

“你想太多了吧。这种事……”

哥哥刚想反驳，但马上说“不”，表示了让步。

“或许确实如此。”

他把纸箱转回我这边。说了句“箱子是湿的”。

他这么一说，我才看到纸箱盖子部分被水浸湿了。

“中午下雨了吧。只要多考虑一下，就会把箱子放到设施的下面之类能遮风避雨的地方，可对方随便放在长椅下。可见之前的主人连第二天的天气预报都没看。”

他手上用了力，可乐罐发出轻响。

“这家伙很过分啊。真的。”哥哥加上这句，像是狠狠吐出一口气。一想到猫在黑暗的纸箱中度过的夜晚，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我擤了鼻涕，把纸巾放下。休息室中充满了闷闷不乐的空气——

呐——呜——

叫声再次响起，紧张感消散。

猫理完毛后离开我，这次去了哥哥脚边。在他的运动鞋旁蜷成一团，像是在闭目养神。

“像是混熟了啊。”

我半开玩笑地说。哥哥露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表情，就像是肚子疼时抽奖中了冰糕一样……难不成，还有戏？这是不是跟他再次交涉的机会？

我双手合十，比刚才还要认真地恳求他。

“那个，哥哥家能养它吧？之前的主人貌似也不好。这样下去它也太可怜了。”

“不是，我家……”

“你就试着跟爸爸商量下嘛，求你了。”

“我家不行。”

哥哥喝了一口可乐，像是叹口气般继续说道：“对猫过敏。”

“咦，这样吗？哥哥？还是爸爸？”

“都不是。”

哥哥的嘴唇轻轻动了动。犹豫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到纸箱、又从纸箱移到什么都没有的墙上。

“那个……”过了许久，哥哥开口了。

“爸爸，也许要再婚。”

3

爸妈是在三年前离婚的。

我不知道原因。也许只是他们俩没让我们知道，但我觉得是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爸爸的浪费和妈妈的洁癖，小小的不满不断累积，吵架次数逐渐变多。然后某天，二人决定离婚，就像在咖啡店里说差不多该走了那般简单。

当时我和哥哥都是初中生，也厌烦了二人的争吵，所以并没有特别反对。简单商量后便决定哥哥跟爸爸，我跟妈妈。钱也一人一半分得很清楚，哥哥留在了之前位于啄木町的家，我和妈妈搬到了山雀町的公寓。没有纷争也没有心存芥蒂，称得上圆满离婚。

但是——

如今想来，或许只是当时谁也没有认真想过。

家人变成别人这件事。兄妹分离这件事。

之后，要分开各自生活这件事。

“这样啊，”我回答，又重复了一次“这样啊。”像是在确认自己的声调。

“是什么样的人？”

“好像是公司同事，我也不太了解。只来过我家一次。当时也没说太多话。”

“是美女吗？”

“一般吧。”

“年轻吗？”

“跟老爸差不多年纪。”

“性格呢？人好吗？”

“都说了我也不太清楚。”

“那你其实也不知道他们要再婚吧。”

“我知道啊……这点，还是能知道的。”

哥哥不情愿地低下了头。

“那人对猫过敏吗？”

“貌似很严重。所以我家养不了猫。”

我想象着那个情景。我生活了十三年的家中来了个我不认识的女人。那感觉就像心里被人塞满擤过鼻涕的纸巾。心中有个声音很想大声辱骂尖叫，可同时还有另一个笃定的声音：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不是很正常吗？

已经不是一家人了。

我望着坐在正对面的哥哥。翻领衬衫的前襟没好好打理，边角皱皱巴巴的。他的眼睛比三年前更加深邃，脸上的痘痘多了，体型也高大了许多。

——没变化的部位已经很少了。

刚离婚时，我们一家每两个月左右还会聚一次。不在家里，而是去烤肉店或餐厅之类的。聊天吃饭，营造出今后也会一直保持关系的氛围，可不知为什么，聊的都是最近的电视节目和我们学校里的事。爸爸和妈妈都会避免谈论各自的新生活，就像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

不久，见面频率变成三个月一次，后来又变成半年一次。

我们的关系渐渐疏远。

这是好事吧。

不知为什么，我脑中再次响起哥哥的话。这种事多的是。顾得过来吗？这种事多的是——

“也挺好。”

我不自觉地说出了这句话。

“你这么想吗？”

“因为家里还是有个妈妈更好。”

哥哥耸耸肩，没回答。

自动门外不知何时已经染上了晚霞。孩子们好像也已经回去了，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

蜷在哥哥脚边的猫轻轻起身，虽然猫是夜行性动物，但也不能说这就是它起身的原因。它回到我这边，用一只脚一下下戳着刚才吃光的猫罐头。

“还没吃饱啊？还要再吃一个吗？”

“一次喂太多会吃坏肚子的。”

“那，喝点什么。应该不能喂它奶茶吧？”

“至少也得牛奶啊。”

“牛奶……可是自动售货机……”

“行了，我来。”

哥哥似乎不耐烦地站起身，向自动售货机走去。这次买回来的是小瓶装矿泉水。

他从箱子里拿出放猫食用的托盘，倒上水放在地上。猫马上走过去，开始吧嗒吧嗒地用舌头舔起来。丝毫看不出感恩。还真是有点目

中无人。可就是这点——

“好可爱啊。”

哥哥轻念道。这句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又开始眨巴眼睛。

“我还以为你很无情呢。”

“为什么啊？”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没办法啊，伪善啊之类的。”

“现在我也这么想啊。但它真的很可爱。”

哥哥敷衍道，又加了一句“让人忍不住。”我虽然没什么好忍的，但也附和了一句“是啊。”

哥哥的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手托腮，看着猫。

“我有时会想啊。这种可爱是从哪儿来的。”

“从哪儿来，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狗啊，猫啊，暖萌形象啊，吉祥物啊，这些可爱的东西都有一处共同点。”

“嗯，眼睛都很大？”

“它们都不是人类。”

自动门外亮起了路灯。

“狗和猫和皮卡丘，要是它们都长着像人一样的脑袋和身体，像人一样的脸，像人一样讲话的话，肯定很不舒服。我觉得啊，人肯定都很讨厌人，讨厌自己。”

“也就是说，我也不可爱？”

“……不是，我说的也不是这个。”

哥哥皱起眉，像是想敷衍过去。“我说的也不是这个”是哥哥的经典口头禅。今天已经说了三次。他还是有没变的地方。

“妈妈已经知道了吧？爸爸再婚这件事。”

“不知道吧。最近好像也没联系。”

“真要是再婚的话……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或许吧。”

哥哥喝光了可乐。猫似乎也补充完了水分，回到他的脚边。然后又像毛绒玩偶一样蜷起来。

“还是当只猫好，”哥哥说，“活得差不多就行。”

“才不是。猫也很辛苦啊。”我说，“会被人丢掉之类的。”

不知为何，我觉得自己根本没资格这样高高在上对猫表示羡慕之情。或许我们跟猫一样，还远远无力去独自生活，只能听从主人的安排。

“我收养它。”

脑子里正想着这些事，差点漏了哥哥的话。

“嗯？”我慌忙答复。

“我收养这家伙。连箱子一起搬回我家去。”

“不、不用啦。不用勉强。”我摇手带摆手。“不是对猫过敏吗？爸爸的再婚对象。”

“又不是马上就住到一起。养几天的话应该也没事。我藏在自己的房间里。”

“不要啦。会被对方讨厌的。”

“事到如今还说这种话。不是你说让我养的嘛。”

“我是说了，可……”

如果跟再婚这种事有关，就另当别论了。而且哥哥要是被人讨厌，不是还要怪到我和猫的头上嘛。

“不用了，哥哥。总之我先收养它。过敏我能忍，在公寓里偷着

养一个月也不会被发现。我还是去问问朋友，有好多人喜欢猫呢，没关系的。”

“不，不用了。我来养。”

“不，我来……”

“不是说了我养吗！”

哥哥的大嗓门在休息室里回响。

“必须这么做啊。从一开始，就应该这么做。”

他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跟一开始说的不是完全相反吗？

我回过神儿来，擤了一下鼻涕，脑中依然满是困惑。哥哥给我的皱巴巴的纸巾，这已经是最后一片了。再擤鼻涕时该怎么办，用厕纸吗？还是干脆就重复利用一下刚才从箱子上揭下来的便条呢？

我出神地望向放在桌子上的便条。

公猫。一岁。已绝育。已接种三联疫苗。体健无病。很老实。请收留他。对不起——

咦？

最初就觉得有一点不对劲，还以为是我的错觉。

但一件件确认的过程中，发现这不可能是错觉。记忆的线条交汇，就像描绘公园地图那般。不好的预感压迫着胸口，但我已无法阻挡它。

在喝光奶茶的同时，我找到了答案。

“哥哥。”我哑着嗓子说，“我知道了。这只猫是谁扔掉的。”

哥哥慢慢看向我。之前他一会儿看自动售货机，一会儿低头，目光一直在逃避，这次终于正面盯住我。我也看向他。两人的视线在纸箱上方碰撞。

我轻轻伸出手指。

“扔掉它的人，就是哥哥吧？”

4

哥哥长时间地沉默。

他用力抿着嘴，像是在咬着牙，直直地看向我。那是一双非常认真又有些寂寞的眼睛，在父母离婚的前一夜，我都没有看到他这副表情。在静寂的休息室里，自动售货机的嗡嗡声反倒被放大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他低声问道。

我把字条推到哥哥那边。

“猫从箱子里出来时，哥哥不是说了吗？你说‘没关系吧。不是写着很老实嘛’。刚才我想到这点，就知道了。”

“我也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啊。纸上确实也写着呢。”

“就是因为写着才奇怪。因为从你的位置应该看不见这张纸。”

因为我一直从自己的角度考虑，之前才没有注意到。

哥哥坐在我正对面。我们两人之间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装着猫的四方形纸箱。字条就贴在箱子朝着我的侧面，也就是背对着哥哥那面。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我把字条揭下来，还改变了箱子的朝向。哥哥买饮料时也站起来过两次。

但那都是在他说“写着很老实”之后。在那之前，哥哥一次都没有绕到我身后过。从自动门走向桌子时，把外套搭在椅子上时，坐在椅子上时，他一直面对着我。

若是这样，他就不可能看见——

纸箱上贴了字条。上面写了猫的情况。甚至还写了“很老实”。这些事，哥哥就绝对不可能知道。

可哥哥却说“没关系吧。不是写了‘很老实’吗”。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他之前就知道这张字条。

“还有，仔细想想，你说的第一句话就很奇怪。我给你看箱子时，你不是问我在哪儿捡的吗？为什么哥哥会知道我是从其他地方捡到这只猫的呢？当时那个情景，一般不是会认为是被扔在休息室里的吗？”

“仅凭这些也不能断定就是我扔的啊。”哥哥冷静地说，“或许我只是在你之前发现了这只猫，知道地点和那张字条。”

“因为雨。”

“雨？”

“你不是说了吗？它的主人‘连第二天的天气预报都没查’。”这猫明明也可能是今早被扔掉的，也可能是前天被扔掉的。为什么你能断定是昨天扔的呢？能知道什么时候弃猫的，恐怕只有当事人吧。

哥哥没能回答。我穷追不舍，跨过这堵看不见的墙壁。

“再婚对象的事也很奇怪。那个人不是只来过家里一次，你基本不认识吗？可你怎么知道她对猫过敏的呢？那是因为那个人到你家有了症状吧？是因为哥哥家有猫吧？是养了猫，一直都养着吧！这些你不该告诉我吗！”

我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像是在敲打般地吼出来。

哥哥之前养了猫。

所以他才在我开罐头时马上看出了危险。喂猫喝水时也没用厕所的自来水，而是特意去买了矿泉水。

这些情景像走马灯般在我脑中播放。明明马上脱了外套，却说“这里很冷”，想从公园离开的哥哥。我把猫给他看时，心神不宁，嘟囔着说“有种不好的预感”的哥哥。一开始就断言家里养不了猫的哥哥。看到猫后，慌忙移开目光的哥哥。聊到猫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时，回答“独自生活的ＯＬ”这种和自己完全相反的一类人的哥哥。一一回答出扔猫人的心理的哥哥。

说不该瞎关心弃猫，希望说服自己的哥哥。

说原来的主人很过分的哥哥。

断言“没有人因为不喜欢才扔掉宠物”的哥哥。

不知为何猫对他很亲近的哥哥——

“我可真够蠢的啊。”

哥哥仰头对着休息室的天花板，如释重负般长长呼出一口气。

“是老爸在宠物店买来的。一年前左右。”哥哥站起来，“一栋房子里只有两个人，他也觉得挺寂寞吧。买来时就是只小奶猫，真的只有手掌大小。还是很可爱的。现在这体型已经有点喂过头的感觉了。”

他蹲在地板上，用手摸着胖猫的下巴。猫眯起眼睛，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可三天前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位叫谷子小姐吧——就是老爸的那个同事来家里了。她止不住地打喷嚏。后来，就变成谷子小姐和这家伙二选一了。”

“爸爸怎么说？”

“他当即决定选谷子小姐。然后我就知道了，他是在考虑再婚。我一度坚持过，可他根本不听我的。说今后她还会来我家很多次，要是每次都过敏的话就糟了。我连给它找领养人的时间都没有，就……把它放在纸箱里，放在公园了。”

分别的故事还真是简单。

就像爸爸和妈妈一样。

“写便条的也是我。你都没注意到是我的字吧。”哥哥无力地笑了，“我想肯定是爸爸再婚更重要，才想干干脆脆地做个了断。谁知道第二天又跟它见面。而且捡到它的竟然是你。真是不可思议。”

“对不起啊。”哥哥小声道歉。

“我不该跟你说声再见就不管不顾了。”这句话，他像是在对猫说，也像是在对我说。

或许哥哥和爸爸没有和我们提起猫的事情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和

妈妈也没有提及自己的生活。像是一种默契，因为我们不能去侵犯对方的空间。

“名字叫什么？”

“啊？”

“这家伙的名字。”

“听了你会笑的。”哥哥脸有点红，“外郎。”

“外郎？为什么？”

“因为它的叫声是‘呐呜’，听起来就像‘名古屋[1]’的发音，外郎饼又是名古屋的特产……”

我目瞪口呆，不禁扑哧笑出声来。已经好久没有在哥哥面前如此发自内心地大笑了。

“好傻的名字啊。谁起的啊？”

“我啊。”

“太过分了，真的假的啊？”

“闭嘴，这名字不是很顺口吗？”

“是吧，外郎？”哥哥叫它。外郎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尾巴表示答复。他们俩的沟通非常自然，像是之前重复过许多次。

“要是非得扔掉，还不如先联系我们。”

“你家不是也养不了吗？”

“公寓确实不让养宠物……”

“不是这个。你不是对猫也过敏吗？”

我吃了一惊，把喷嚏和鼻涕憋了回去。

我们分开生活已经三年了，他竟然还记得这些小事……我用手背擦了下充血的眼睛。哥哥抱起外郎，放回纸箱里。

“所以啊，这家伙我就带回去了。这段时间就藏在房间里，给它找个新主人。给你添麻烦啦。”

“不要。”

“不要？那你还有什么方法？”

“咱们一起养吧。”

听到我的提议，哥哥瞪圆了眼睛。

“找个没人的地方，轮流给它喂食。在它找到新主人之前这段时间还是没问题的。”

“这怎么行啊？”

“能行啊。因为……咱们不是兄妹嘛。”

已经不是一家人了，也不能一起生活。

但即便如此，哥哥和我也是兄妹，这无法改变。

哥哥愁了一会儿，终于认输般点点头，穿上了外套。

“你记得丸美公司的员工宿舍吗？以前我们常去那个公寓楼玩。那里的房子现在空着。可以用来放东西什么的。”

“不错啊。就放那里吧。”

“就是离你家挺远的。”

“我可以乘电车。而且我还要来吃蛋糕。”

或许是被我孩子般的言行戳中，哥哥和以前一样笑了。我也不好意思地笑着。

“这样行吗？外郎。”

最后，哥哥请示了一下纸箱里的猫。回答我们的是成为外郎名字由来的、悠闲的“呐——呜——”声。

叫声中似乎透出了喜悦。

注释：

[1] 名古屋日文发音为Nagoya，与猫叫声Nago相似。

三月四日，下午两点半的密室

1

天使在庭院中跳舞。

那件白色陶制摆件确实是园艺杂货店的经典装饰品，但我还是头一次看见有人将它摆放在家里。草坪和树木都修剪得很整齐，盆栽的三色堇和小苍兰为庭院增添了色彩。她家位于光是行走其中，都会令人不禁畏缩的新城一角。比我家大一圈，但跟周围的房子相比也不大。

门牌上的姓氏是煤木户。这姓氏并不多见，应该就是这里了。

我按下门铃，等待应答时不禁抬头看天。涂满水泥般的灰色天空并不适合这个纪念日。

“来了。”这声音我听过。没想到是她本人来应门。

“啊，煤木户同学？我是草间。三年级五班的。”

我觉得她可能记不住我的名字，于是我赶快加上了班级。

“什么事？”

“你的毕业证书和影集在我这里。那个，我就……”

“啊啊”，她顿了一下，“你可以帮我放在信箱里吗？”

“信箱吗？信箱……嗯，不知能不能放得下。”

听我这么犹豫，对方说了句“我知道了”，其中夹杂着一声叹气。

“那你进来吧。后院的三色堇下面有备用钥匙。我的房间就在一上楼梯的左边。”

咔哒，对方挂断。

我慢了半拍，只来得及回答一声“好”。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门，走过嗡嗡低吟的空调外机箱和煤气表，向后院走去。端起三色堇花盆一看，确实藏着一把钥匙。我还是第一次摸到别人家的钥匙，有种不可思议的冰冷触感，像是皮肤不习惯似的。

“打扰了……”

我回到大门前，打开锁，走进房子。

鞋柜上，花瓶里的风信子散发出浓烈的香气。进门后右侧的房门似乎通往客厅，但透过玻璃没有看到人影。左边有楼梯，再往里挂着门铃听筒和一幅貌似印象派的画作（应该不是真品）。

我脱下乐福皮鞋，换上拖鞋，走上楼梯。房子里寂静无声。手里拿的花束包装发出沙沙声，让我莫名感觉很不好意思。

二楼走廊笔直，左右各有两扇相对的屋门。跟一楼不同，这里没有装饰画和花。我敲了敲左前方的屋门，里面有人回答“请进”。

我边说“打扰了……”边推开门。

明明温度和湿度都没有变化，可空气质量——更确切地说，是类似于空气质量的某种东西发生了变化。

或许只是因为我一下子变得更紧张了。

这是一间八叠大的西式房间。有两扇窗，但都窗帘紧闭，房间里只有荧光灯的灯光。窗帘是薄荷绿色的，壁纸雪白。其他家居也都统一成沉稳的白色系。

左边是单侧带抽屉柜的简洁书桌，似乎很符合人体工学的扶手椅。书桌上只摆放着笔记本电脑、笔筒和几本笔记本。靠近走廊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书、漫画和CD，其间坐着一些熊、青蛙和穿着兔子衣服的黑猫玩偶。

右侧是衣柜和摆放着液晶电视的长方形电视柜。电视旁边是些化妆品和杂物，任天堂的游戏机和一些文件收在电视柜里。电视柜旁边是戴森的空气净化器。空调和净化器明明都没开，却毫无空气不流通的味道，反倒有种香皂残留下的微香。木质地板，但大部分空间铺着薄地毯，一个巨大的豆豆袋坐镇正中央，代替沙发。

豆豆袋前有一摞衣物，只有这里才有少许生活气息。可衣服叠得非常整齐，就像是服装店的商品。除此之外地板上空无一物。墙上贴着一张A2的星空海报，还有一个挂钟和几个木制挂钩。挎包和围巾在四个挂钩上各归其位。多余的东西很少，处处彰显个性，干净得一尘不染。这房间让人觉得很棒，就像是电视剧的场景。

门的正面有张横向摆放的床，床上有个穿睡衣的女生。

她上半身坐起，身上还搭着棉被，一只手在刷手机。体型纤瘦，却留着男生一样的短发。应该是素颜，但跟平时看上去没有两样，漆黑的双瞳正盯着我，像是在询问我存在的意义。我一直都觉得她皮肤很白，可今天更是苍白。不知是因为发烧还是胸闷，她胸前的纽扣解开了三颗，黑色的齐刘海下露出了降热贴。

“关上门。”

我还没说话，煤木户便先开口了。

“关上门。锁好。门开着我心里不踏实。”

“啊，好的。”

我按照她说的关好门，转动旋钮把门锁上。这种门好像只能从内侧开锁。我小心翼翼地向床走近两三步。杵在那里开不了口。她看我这样，说道：“要坐下吗？”

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去坐那个豆豆袋，最后还是没去，直接坐在地毯上。

“你特意送来的？”

“怎么说我也是班委。”

“不是毕业了吗？班级什么的已经不存在了。”

说起来是这么回事。

“可没人送也不行啊。”

“是说其他人都不想帮我送吗？”

“啊，不，不是这样。”

我慌忙否定，但却没法接话。于是又毫无意义地重复了一遍“因为我是班委”这句话。

煤木户关上手机屏幕，放在枕边的托盘上。托盘上还放着瓶装水、体温计、药和退热贴。

“感冒好些了吗？”

“上午还有点难受，现在好多了，烧也退了。”

“这样啊。那……太好了。”

我能说的只有这些。

你没能来毕业典礼真遗憾，还想跟你一起照毕业照，脑中浮现这些惯用寒暄，但我没出声，把这些话都咽了回去。我感觉又被她看穿了。

煤木户就是这样的人。

她是个讨厌谎话和妥协，会清楚表达自己想法的人。是个与悠闲的我们格格不入，气场孤高的人。说得不客气一点，她就是个不懂察言观色，会让他人为难的人。

分班第一天说着“先了解人品再交换联系方式”拒绝参加互加LINE好友的聚会，干脆地拒绝想看她笔记的同学，说“你睡觉了，是你不对”，强势提议在学园祭表演席勒的话剧《强盗》等。让全班石化的次数多不胜数。我一方面认为她很酷，但作为班委也希望她能和班里同学搞好关系，可懦弱如我不敢开口，煤木户也不可能让步。玻璃串珠中只混进了一颗真正的宝石，明明想去模仿，一起尽情玩耍，却又犹豫，我就心怀这样的焦躁感度过了高中最后一年。

得知她因感冒而没法参加今天水薙女高第四十六届毕业典礼时，班里并没有太多波澜，大家只说了些“这样啊，果然”之类的话。甚至感觉松了口气。

“啊，总之谢谢你。”

煤木户同学的道谢很敷衍。

“虽然想给你倒杯茶，但抱歉，现在只有我一人在家。”

“没事没事，千万别客气。”

我夸张地摇摇头。交谈在此终止。嗯，找个什么话题呢？

“煤木户同学家里有四口人？”

听我这么问，煤木户脸上浮现警觉的神色。

“你怎么知道？”

“啊，就是客厅。我看见桌边有四把椅子。”

“……草间同学对这种奇怪的地方观察很敏锐呢。”

啊啊，被扣分了。我小声道歉。我其实也不太懂得看人眼色。

“是啊。我家四口人。父母、我和姐姐。爸爸去工作了，妈妈做小时工，姐姐在印度。”

“印度？”

“说是和男朋友去旅行。祝他们被大象踩扁。”

“和男朋友……你姐上班了吗？”

“大二。比我大两岁。”

啊啊，我佩服地呼出一口气。我下个月也要上大学了，但我毫无信心两年后能找到男朋友，还跟他去印度旅游。

煤木户开始咳咳地咳嗽。她从枕边抽了一张纸巾，掩住嘴。枕边收拾得很整齐，除了放着药和体温计的托盘，只有纸巾盒和闹钟。纸巾盒上有个毛茸茸的罩子。闹钟外形很可爱，是上面有闹铃的那种复古设计。我房间的闹钟就是正方形的液晶屏闹钟，纸巾盒外壳也是光秃秃的，枕边堆了一堆读了一半的漫画和杂志。

“可以帮我拿一下垃圾桶吗？”

她指着书桌下方。那是个小圆垃圾桶，外形也很可爱。

“啊，好。”我回答，把垃圾桶递给了煤木户。

“不好意思，”煤木户把纸巾扔进垃圾桶，“还是有点咳痰。”

“啊，有痰很难受吧。”又是毫无意义的搭讪，“你什么时候感冒的啊？”

“大概三天前吧。一直都躺在床上。还好考完试了。”

“很难受吧。”

“倒是也没那么难受。就是普通感冒。”

“……嗯，我还能帮你做什么吗？”

“你不用特意照顾我。回去吧，把花也拿回去。没地方放。”

“嗯？”

“那束花。是带来慰问我的吧？”

“不，这个是学妹给我……”

我把花束转了个角度，让她看上面的卡片，写着“祝贺草间学姐毕业 真田”。几秒钟的沉默袭来。

“这样啊。”

“对、对、对不起啊。”

我甚至要跪下谢罪了。但随后想起带的礼物——

“但、但是！那个，我从那边的蛋糕店买来了这个。你要是不嫌弃，请收下！”

我递出蛋糕店的纸袋。看到店名，煤木户的脸都亮起来了。

“是‘Delta’的草莓蛋糕？”

“啊，不，是布丁。”

“……这样啊。”

“感、感冒的人，还是更适合吃布丁，我是这么想的。”

她好像更想吃蛋糕。我惶恐至极，将Delta自制的蛋奶布丁（六百八十日元 两个装）递给她。煤木户说着“谢谢”接下，我看了眼墙上的表。下午两点三十分。

“我可以吃吗？”

“请吃请吃。趁着还是冰的。”

煤木户把布丁和塑料勺拿出来，将纸袋还给我。

“草间同学你也吃啊。”

“啊，可以吗？”

“这可是你买的啊。”

本来想着另一个可以给她的家人。但他们都不在家的话，我吃了也没问题吧……我肚子也饿了，便顺从地接过纸袋。打开盖子，我们齐声说“开动了”。

我不知道Delta的蛋糕有多美味，但布丁只能称得上一般好吃。质地柔软，蛋奶浓郁，还有焦糖液。倘若不是身处目前这个局面，尝起来可能会更美味。我跟煤木户二人在她的房间里吃甜点。她一身睡衣，我胸前还系着假花。这场景太奇怪了，让人没法安心。

看那个海报她应该很喜欢星星吧。那把椅子好像很贵。包包之类的都出乎意料很可爱啊。屋子里每处都可以窥见煤木户的私生活，让我浮想联翩。不知为何想到刚才锁住房门的情形，我慌乱地推了下眼镜。刚才上台领毕业证时都没这么紧张。

我们沉默地把布丁送进口中。其间说的话只有“放松点坐啊？”“嗯。”我终于不用跪坐，而是坐在了豆豆袋上，感觉它就跟布丁一样柔软。

“多谢款待。”

“多、多谢款待。”

二人同时吃完，把勺子和容器扔进垃圾桶。煤木户伸手够到托盘上的水瓶，喝了几口矿泉水。她发出“咕咚咕咚”的喝水声，我出神地望着她的喉咙。

“要喝吗？”

“啊。不，我不渴。”

“对了。会传染。”她用手指轻触嘴唇，像是想表达自己忘了，“去趟楼下吗？冰箱里应该还有麦茶。”

“真的不用，不用这么客气。你歇一会儿吧。”

煤木户又回答：“这样。”我是不是太客气了？也许这会让她觉得我想回家了。不过我也确实在寻找回去的时机。

打过招呼，问过身体状况，也送了礼物，还顺便一起吃了布丁。最后只要把毕业证书和相册交给她，我的任务就全部完成了。还是应该再待一会儿？煤木户现在独自在家。丢下病人独自在家，是不是很无情？

不，继续待在这里更给她添麻烦。一开始她还说让我把东西放在信箱呢。嗯，还是早点走吧。她感冒也快好了，就算一个人也不必担心——

突然一个疑问浮上心头。

煤木户因感冒而请假。可她看上去并无不适，食欲旺盛，相比布丁更想吃蛋糕，也没意识到自己会传染别人。而且煤木户在学校朋友很少。我皱起眉头。看着她额头上的退热贴和身边的感冒药，心中问道。

——煤木户，你真的感冒了吗？

2

不必说，毕业典礼是十分重要的活动。

领取毕业证书，听毕业致辞，唱校歌，合影，还会有学妹来送花束，甚至会有人告白（我们是女子学校所以恋爱告白比较少），哭着

笑着就毕业了。是高中生活的谢幕，是完美收官的一大盛典。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对她而言又是怎样呢？她可是不愿妥协、有独立精神的煤木户。对她而言，毕业典礼有那么重要吗？她可是三年都被敬而远之的孤高的煤木户。对她而言，值得去和我们一起又哭又笑吗？

煤木户为了不参加毕业典礼而装病——这有可能吗？

我觉得或许有可能。虽然她说从三天前就一直卧床，但这期间高三生因为要备考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上学，这一个月来学校的学生很少。在今天之前，我也有一周没去学校了，煤木户应该也没有一直上学。所以装作从三天前就卧床也很简单。还有好几处奇怪的地方，或许是我的胡思乱想吧。

咳咳，煤木户咳嗽起来。她抽一张纸巾，掩住口部，又团成一团扔进垃圾桶。一系列动作就像按照剧本表演的那般流畅。

“煤木户同学，要是你没感冒的话，会参加毕业典礼吗？”

听我这么问，煤木户用探究般的眼神看着我。她的瞳孔又黑又大，让窥探者望之却步。

“草间同学，你觉得呢？觉得我会出席吗？”

“我……希望煤木户同学你也出席。”

“为什么？”

“要问为什么，我希望全班同学一起毕业。”

“全班同学都在的话，作为班委很有面子？”

座垫罩上皱起了褶子。

“当、当然不是……”

“我也不是在怪你。因为那是班委的工作。”

“我从没考虑过面子之类的事。当班委也是没办法的事。”

“来这里也是没办法吗？”

我心中一阵疼痛。

她的话一针见血，像是给我这个机会主义者定罪一般。

“煤木户同学不希望我来这里吗？”

“我很感谢你能帮我拿毕业证。可若是草间同学你不想来的话，我也不希望你来。我也不需要那些布丁和慰问。”

“我只是担心你。”

“不用骗我。”

“你不是也在骗我吗！”

我不禁提高了音量。煤木户的表情僵住，像是大吃一惊，问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回答：“没什么意思。”我没有勇气追究，而且原本也不确定她就是在装病。

房间里充满了沉默。明明刚吃过布丁，嘴里却是苦味。片刻，煤木户终于把视线从我的身上移开，把退热贴从额头上取下来。打开托盘上的袋子，拿出一片新的。

“那个，”我想到一件事，“你是想换退热贴吗？”

“是啊，怎么了。”

“我帮你换。”

“啊？不用，我自己能弄。”

“不行！煤木户同学你安静地待好，我来换。”

我慢慢靠近，也做好了让她以为我是个怪人的思想准备。煤木户皱起眉，说：“那就……”将退热贴递给了我。

我当然不是突然醒悟到要照顾病人。我是想摸下她的额头，这样就知道她是不是真发烧了。我还没去想如果发现她是装病后怎么办，总之我想知道事实是什么。

我想知道煤木户真正的心情。

我跪立着往床边靠近一步。煤木户把被子掀开，坐在床边面对着

我。她皮肤上一层薄汗，精神却毫不恍惚。凛眉清目。没涂唇膏的嘴唇有点发干，微微嘟起，就像个不开心的孩子。

煤木户把头往前探，单手将刘海掀起，像是为了方便我帮她贴。在学校时她总是披散着头发。我还是第一次看她毫无防备地袒露额头。她的额头洁白光滑，只是一角有个快痊愈的痘痘。我像是发现了她的秘密，心跳又加速了。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伸过手去。

啪。

手心接触到她的额头。不太热——我感觉。不，刚才还一直贴着退热贴，不热不是很正常吗？越这么想，右手的感觉越不清晰。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比手更精确，比体温计更简单的方法。我发烧时，妈妈经常会——

我把手收回来。将自己的刘海掀上去，

啪。

额头贴上了她的额头。

“……你干吗呢？”

离我鼻尖只有三毫米的煤木户说。她的气息碰到我的嘴唇时，我才突然醒悟自己做的事有多蠢。

“啊，不是那个，我想看你烧得高不高。”

我慌忙退开，啊哈哈地笑。想蒙混过去，但貌似让自己显得更奇怪了。最终我也不知道她是否发烧。紧张感让我的额头也发烫。

“刚才测了是三十七度。”煤木户诚实地回答道，“我没事，你快贴吧。”

“好，好的。我马上。”

我揭下退热贴的贴纸，终于步入正题。我不好意思跟她四目相对，为了让自己平静，我把视线向下移，却从解开的扣子窥到了她的胸口。有细微的汗味。我的手指不听使唤，退热贴一下子就贴歪了。

“还没贴好？”

“等等。还不平整……”

给人贴退热贴这么难吗？我慌忙地抚平退热贴的褶皱。煤木户拿过矿泉水拧瓶盖，像是在掩饰自己的无聊。

“好！贴好了。”

我终于感觉满意，把胳膊放下来时，我的手碰到了煤木户的手。

“啊”地叫出声时已经晚了。矿泉水瓶翻倒，晃出的水溅到了煤木户的睡衣上。

“对对对对对对不起！”

“没事。擦一下擦一下。”

煤木户快速拿起瓶子。我连抽了四张纸巾举到她的胸前。睡衣湿透了，擦也没有效果。

“换、换件衣服吧？”

“咦？不用啊。”

“要是因为我感冒严重了怎么办？”

“……那你从那里帮我拿件T恤什么的。随便拿一件就行。”

煤木户指着衣柜前的衣物说，像是不耐烦了。

我以百米十秒的速度跑到衣柜前，翻看那堆衣物。第三件是T恤，是件V领T恤，上面印着类似西班牙语的图案。应该是外出时穿的衣服吧？算了，能穿就行。

“这个，给你。”

我抽出来，扔给煤木户时——

跟T恤放在一起的另一件衣服飞了出来，轻飘飘地落在地毯上。

是一条内裤。

看上去很贵的黑色内裤。尺码小得惊人，看起来不太结实，像是只用绳子和蕾丝制作的，透过它可以隐约看到地毯的颜色。

煤木户像是什么都没发生，接过T恤，脱掉睡衣上衣。我还想要是她的胸罩也这么劲爆该怎么办，还好只是普通的吊带。

我佯装平静，目光却移向地毯。我无法视而不见，捡起内裤放回了衣物堆里，之后就在垫子上正坐。换好T恤的煤木户恢复了一开始的姿势，将脚放进被窝，只支起上半身。

时间冻结在此刻。

“穿这个有问题吗？”

打破沉默的是煤木户。她没有看我这边，而是像对着墙壁说话。

“没有没有没有。这不挺好吗？完全没问题。”

我差点没把头摇掉。想把“真是深藏不露，她或许是资深玩家吧”“去学校她也会穿着这个吧”“除了这条她还有很多条吧”诸如此类的多余的想法摇散。当然了，对时尚的喜好因人而异，煤木户有这种爱好也完全不必吃惊。所以我本人才不会吃惊。真的。

身体很热。煤木户的脸也通红。就算是装病，现在量一下她也得有三十九度。

“打、打开空调吧？”

“随便你啊。遥控器在那边。”

煤木户指向电视柜。电视机旁边的那堆杂物里，有一个白色的遥控器。我按下按钮，调到十七度。

送风口打开的低沉声音响起，我看向电视柜上面。企鹅的手机支架，貌似在迪士尼买的唐老鸭玩偶，还有几个银制吊坠，一个挂耳式耳机，一面折叠小镜子，ORBIS的化妆水，资生堂的唇膏和发乳。杂物和手办放在前面，日用品放在后面，摆放得很整齐。感觉她的化妆品很少。她不化妆竟然还这么美。角落放着接线板，上面插着三根电线。电视机、游戏机和空气净化器。这三根电线没有交缠在一起，所以我才能看清。跟我房间里有许多插头的插线板大不相同。

电视机下边是游戏机和几盒游戏卡（貌似她很喜欢塞尔达传说系

列），两边摆着厚厚的书。不是小说和漫画，而是《物理化学入门》《哲学思想之人》《消费社会的神话和构造》之类的教科书。班主任说，煤木户成绩很好，已经被春望大学的理工学部录取。我能理解她有理科书籍。但哲学和社会学书籍，应该是她感兴趣才购买的吧。

“煤木户同学，真的很成熟。”

“为、为什么？”

“啊，不是。我没有其他意思。”并不是指对内衣的喜好，“我是觉得你在很多方面都很酷，房间的品位，喜欢的书籍之类的。”

“也没有啊……”

她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被子内的双膝也在扭动。我的视线移向书架。大多是文库本漫画、国外小说、有些年头的CD。竹宫惠子，吉田秋生，Samuel Beckett, Patrick Redmond, Kahimi Karie, Strawberry Switchblade。都是些我不知道的，或者听说过却从没接触过的名字。按标签顺序摆放。

“那个J.G.巴拉德，是什么作家啊？”

“外国作家。”

确实不像是日本人。

“也有许多老CD啊。在哪家店买的？”

“就在网上随便买的。”

“啊，那个毛绒玩具也好可爱。叫什么名字啊？”

“叫什么都无所谓啊。”

煤木户突然不耐烦地说，开始刷手机。就像我从这个房间里消失了一样。

我确实也该消失了。

或许我待的时间太长了，已经给煤木户添麻烦了。内衣自不必说，书和音乐对煤木户来说都是私事，她一定不希望被我刨根问底。

这是自然。

我们只是同学，不是朋友。不，已经毕业了所以连同学都不是。

只是不太熟的人罢了。

表针指向两点五十分。我在这个房间已经快待了三十分钟。已经足够了，我想。不知道凭什么认为足够了，但我是这么想的。

“嗯，那我该走啦。”

“嗯。”

“那，这个给你。啊，还有钥匙。”

我从裙子兜里掏出钥匙，又从包里取出放在纸筒里的毕业证书和盒装的毕业相册，交到煤木户手中。她翻开相册封面，突然念出声：

“作为班委辛苦啦。和田。”“这三年真的很开心——再约打羽毛球吧。佐佐冈。”

“咦？啊！抱歉，这个才是！”

我把自己的相册也放进包里，弄混了。到最后还出错，真是恨不得自己凭空消失。我慌忙抽出另一本相册，可拿的是相册套的背部，相册滑落在地板上。

我“啊、啊、啊”地叫出声。那焦头烂额的样子应该很可笑，连高冷的煤木户都笑了出来。

“草间同学，当班委还真是不容易。”

“不，不，我平时很稳妥的。今天就是，那个，而且也毕业了。”

毕业证书没弄错吧？之前给煤木户的应该就是她自己的。我捡起相册，想把翻开的纸页弄平整。

这时，却看到了相册封面的内页和扉页。

毕业相册发下来后，我们互相在封面内页写上赠言。我的相册上写满了三十八个人的赠言和插画，刚才煤木户读的是其中一部分。

可煤木户的相册封面内页却还是一片空白。毕业典礼她没去，所以没人写赠言这也正常，但无论煤木户多孤高，也会有些许寂寞吧。

“稍等一下。”我掏出笔袋，“我写一下赠言哈。”

“赠言？”

“毕业了嘛，写一句。差不多就行。”

“差不多就行？”煤木户像是想说什么，想了一下，吸了一口气说，“那我也要写给你。借我笔。”

她伸出手。虽然很意外，我还是递给她另一支笔。

两人同时拔开笔盖。

给并不亲近的前同学写赠言。这于煤木户而言，是在撒谎吗？我的冲动是为了顾全班委的面子，仅仅为了表明自己是优等生的伪善行为吗？不知道。这么说来，我也不知道该写什么。我和煤木户的关系是如此寡淡，就像冰块已经融化成水的冰咖啡。

即便如此，我还是拼命地挖掘记忆。挖掘和煤木户度过的一年。挖掘和她的交点。挖掘和她说过的话——

我只想到一件事。

3

致煤木户同学

恭喜你顺利毕业。很开心跟你做了一年同学。

说实话，或许是因为你，我才能考上大学。

暑假时，学校开暑期补习班。我和你都选了数学课。你还记得课间休息时，我们曾说过几句话吗？

那时我模拟考试分数一直上不去，备考也很疲惫，许多事情都想放弃。可你的一句话让我重新有了干劲儿。我非常感谢你。你总能看穿事物的本质，我觉得这样的你很酷，让我欣赏。

今后也要开心健康啊。

草间

写完重新读了一遍，觉得非常生疏客套。感觉根本就不是给同学写的。一开始的“很开心”和后边“很酷”那句或许就是多余。可是用签字笔写完已经没法再改了。

煤木户早就写完了。我们把相册换了回来。不知道她写了什么，我有点紧张地翻开相册。

“今天我才发现草间同学你是个挺有趣的人。煤木户”

煤木户的赠言仅此而已。这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啊……

“暑期班的课间休息？”煤木户也读了我的赠言，好像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我当时说的什么？”

“咦，你不记得了？”

我不禁无语。不过其实我也一样，直到刚刚才想起来。

我记得那是盛夏。午后。空调不太冷，窗外蝉鸣阵阵。邻座碰巧是煤木户，没有其他人可以聊天。我一边吃着从便利店买来的饭团，一边说了一些作为考生来讲最不痛不痒的话——学习很无聊之类的。

——这么学习到底是为什么？日常生活中明明也用不上。

就像全国每个高中生一边背诵古文单词和数学公式一边会抱怨的那种话，真的是特别常见的牢骚。可是煤木户却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配合一笑。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参考书上，这么说道。

——我觉得学习就像在修炼武功。并不是为了日常生活而学，而是为了以防万一，比如和坏人们战斗守护自己和家人的时候。所以啊，日常生活中当然用不到啊。

——坏人们？

——伪科学、传销、政治家的谎言之类的。没知识的话就会被骗吧？

聊天就到这里。煤木户翻开参考书，我只回答“嗯”。可是心里却感觉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之后在下午的课上，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动作片里的主人公。

“啊，或许是说过。”

她好像终于想起来了，不好意思地挠了一下脸。

“那其实不是我说的，是跟姐姐现学现卖的。姐姐也是从大学教授那里听来的。所以我只是照搬过来。”

“这样啊。可是从你口中说出来就很有说服力。”

“你真是高看我了。”

煤木户的目光落在我的赠言上，又加了一句“我也不酷”。她好像是那种每次被人夸奖都不会太高兴的那类人。

纤细的手指翻过崭新的相册。干燥的液体胶剥落的唰啦唰啦声在房间回响。

“毕业典礼如何？”

“如何……就也一般。”

听她再次问我“如何”，我也只能这么回答。

领证书，听致辞，唱校歌，拍合影，收到学弟学妹送的花束，大家互相写了赠言，但也没什么特别的。我连眼泪都没流。

“一般吗？”

“啊，但也不是无聊。我觉得能参加挺好的。”我赶快补充道，“上了三年学，却没参加毕业典礼，这就像……就像吃光了布丁却把空杯子胡乱丢掉，我是这么觉得的。”

“这是谁说的呢？”

“我、我的原创。”

“草间同学，真的很有趣。”

“是吗？”

“一般形容毕业，不是会说振翅高飞的鸟、一扇新的大门之类的吗？把毕业比喻成空的布丁杯的人也就只有草间同学你了。”

煤木户的视线移向窗帘紧闭的窗子。

“可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比鸟什么的贴切得多。”

我想起进屋之前看天空的情景。灰色的天空中一只飞翔的鸟都没有。

“草间同学，你毕业会感觉寂寞吗？”

“……煤木户同学不会觉得寂寞吗？”

“不知道。或许我能稍稍松一口气。”

她合上相册。

“就像从窒息的痛苦中解脱，从密室里逃脱出来那样。就是那种感觉。”

“高中不开心吗？”

“与其说开不开心，怎么说呢——倒不如说很尴尬。三年里一直都很尴尬。”

像是很喜欢这个形容，煤木户重复了一次。

“有许多关系不好也不坏，只知道长相和姓氏的同学。这三年一直都在勉强和那些人说话。拘束不自在，很尴尬。青春一定就是一间用尴尬编织成的密室。狭窄又无处可逃的密室。”

确实，高中生活中有许多尴尬的瞬间。同桌换成一个从没说过话的同学时，电车里突然碰到一个隔壁班学生时，跟朋友意见相左气氛变得奇怪时。把这一切汇总起来，比起开心时刻，尴尬的时刻反倒更多。我如今不也是吗？在这个房间里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跟我在一起也尴尬吗？”

听我这么问，煤木户自嘲般地微笑。

“是啊。我现在很尴尬。”

她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在开玩笑，我真不知道。

咳咳。

煤木户又开始咳嗽了。她瞥了一眼闹钟，从托盘上拿起一板药，挤出一粒。把那片药放入口中，就着水吞了下去。

“啊。”

我目瞪口呆。

她把药吃了。健康的人吃药或许会有副作用。是为了让我看吗？不，我已经快走了。现如今没必要特意证实自己得病。这么说来——

“煤木户，你真的感冒啦？”

“什么真的，难道你一直以为我装病？”

“我看你不太想参加毕业典礼啊。”

“要是没感冒就去了啊。我性格是不好，但也不至于到那种程度。空布丁杯我不是会好好扔掉嘛？”

煤木户指着垃圾桶说。我在感觉无力的同时洋溢出笑容。

“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一直在说谎……对不起，我疑神疑鬼的，真傻。”

“嗯……没关系啦。”

煤木户把毕业相册和证书放在枕边，滑进被窝里。

“差不多就行了。我也有点困了。”

“啊，好的。”

是让我回去的意思吧。我马上起身，背起包，抱起花束，说了句“那我告辞啦”便走向房门。煤木户看都没看我，跟刚才一样刷着手机。

完全没有依依惜别的样子。

可我却不知为何，心中有些许不舍。

打开房门之前，我回头看向煤木户的房间。收拾整齐的桌子。塞满没听过名字的书的书架。藏着成熟内衣的那堆衣物。我和煤木户可能不会再见面了，但很开心能和她度过这段短暂时光。再见，我们会无声地告别吧。可当然没能如我所愿，煤木户还是在盯着手机。

手机——

我的手离开门，转过身。

又一次仔细观察室内。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未到十秒我已经确认，又花了五秒得出了结论。我怎么没有早点注意到呢？线索明明就摆在那儿。

“煤木户同学——你说谎了吧。”

煤木户看向我。

我回到了房间正中间。像是要和小孩子理论一般柔和地微笑，然后询问。

“这，是谁的房间？”

4

我以为自己了解煤木户。

自认为跟她交谈过，走进她家里，就跟她更接近了。我自认为跟她一起度过三十几分钟，互相留下赠言，跟她培养了友谊。

我错了。

煤木户什么也没说，只是盯着我。我亲手贴的退热贴下，那俊秀的眉毛愧疚般地扭曲着。

“我一直都在想，是哪里奇怪呢？”

我开口道。

“这个房间里缺了点东西。无论收拾得多么整洁，肯定会放在目

光所及之处的东西。躺了三天，没放在手边会觉得很奇怪的东西。高中生的房间里肯定会有的东西，这里却没有。”

“是什么？”

我指着她的手，说出答案。

“手机充电器。”

煤木户跟我刚才一样，环视整个房间。枕边只有纸巾盒、闹钟、放着水和药的托盘。插线板上只有电视机、游戏机和空气净化器的电源线。她的手里握着手机，可身边却没有充电器。书桌上、地板上，堆放杂物的电视柜上，哪里都没有。

“没有移动电源，也没有插头式的充电器。充电器从房间里消失了，只有带到外出的地方，长时间不在房间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样的话，这个就不是你的房间。这里大概是——去旅行的你姐姐的房间。”

化妆品自然也很少——因为都带去印度了。

“其他也有几个奇怪的地方，比如垃圾桶。”

我将散落的违和感拾拢到一起。我不想像拿T恤和毕业相册时那么丢脸。于是小心、慎重地开口。

“这个垃圾桶，放在桌子底下。你让我帮你拿的时候，我没多想就递给你了，但你若是一直躺着，应该一开始就把它放在床边，否则不是很奇怪吗？放在那边你也没法扔纸巾。还有空调遥控器，发烧的话，肯定会频繁使用吧？开关空调、调温度之类的。就算多注意整洁，也应该放在床边。”

最初我一直认为，这些感觉不对劲的地方，是因为煤木户装病，没有一直卧床。但并不是。秘密藏在更深处。

“说起空调，外机箱也很奇怪。”

“外机箱？”

“你让我拿备用钥匙开门时我去了后院。外机箱在运转。所以房子的某个房间应该开着空调吧？可是家里只有煤木户同学你一人。那应该是你的房间开着空调。可这个房间没开空调。”

“或许是我在你进屋之前关掉了呢？”

“那样，房间内外温度一样，不是也很奇怪？”

煤木户像是读完一本厚书般呼出一口气。

“草间同学，眼睛果然很毒呢。”

“我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说。我可以继续说吗？”

“还有吗？”

“还有一点。就是被问到作者和CD时，你漠然的态度，我觉得那是因为你自己也不太了解。另外，一开始你给我的指示就很奇怪。门铃的接听器是在楼梯下吧？只有一台，二楼没有。那你就是在一楼跟我说话的。想让我进门的话，直接开门就好了，可你让我去取备用钥匙。那大概是在拖延时间。”

让我去后院，争取到一两分钟。煤木户就是利用这个间隙返回自己的房间，把最需要的东西——手机和摆放药类的托盘，转移到姐姐的房间。这个房间只有内侧有锁，姐姐不在时其他人可以自由出入。“那时你太着急，没想到充电器和垃圾桶，房间里的空调也没关。综上所述，结论是——这里不是你的房间，是你姐姐的房间。”

“刚才你已经说过一次了。”

“是吗？哦，抱歉。”

最后的最后掉链子了。可我想说的应该都说出来了吧？

我等着煤木户的回答。她用指尖抚平被子，像是在做抉择。终于，她把手机放进睡衣兜里，拿着托盘和毕业相册从床上下来。

一直走到门口，打开门。

走廊正对面，是另一个房间的门。煤木户从房间出来，握住那个房间的门把手。我也走到她旁边。

“不要笑我啊。”

她先冒出这么一句，然后打开了房间门。

并没有什么值得吃惊的。

跟刚才那个房间面积相同，放的床和书桌也相同。只是这个房间有点乱。枕边堆着《花牌情缘》的漫画书，应该是消磨时间用的。垃圾桶里纸巾团堆成山。椅子背和地板上都堆放着衣服。挂钩上挂着许多包包，像是促销甩卖般。电视周围保养品和喷雾排成排，衣柜前面倒着亚马逊的空纸箱。书桌是孩子气的学习桌，堆满了参考书和笔记，像是在怀念备考时光。书架上虽然有貌似难懂的书，但有一半是我也很熟悉的轻小说和漫画。CD很少。空调的热气，还有能够证明躺了三天的、飘荡在空气中的淡淡的汗味。是一间毫无统一风格，只让人感觉杂乱的房间。

总之，一句话——

这是间随处可见的，极其平凡的房间。

“这样根本没法接待客人。姐姐的房间很干净，她本人也没在，我就……而且我没想到草间同学你会待那么久。”

听煤木户喃喃地辩解。我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我并不是在嘲笑她的房间。而是觉得难为情的煤木户有点可爱。

“我的房间也一样啊。这太正常了。”

“是、是吧。我也没去过别人的房间……”

“感觉比刚才舒服。”我走进房间里，“你还发烧吧？躺下吧。”

煤木户慢吞吞地挪过去，躺进被窝。床边空出一角，我也坐下了。

煤木户喝了一口水，小声说：“对不起。本来没那个意思，结果就像是在骗你一样……”

“没事没事，我没生气。”

我轻快地回答。

她就像在塑料串珠中熠熠生辉的宝石，是混在假货里的真正珠宝，所以我自然而然觉得她不好接触。可是这或许只是我的先入为主。近处看她并没有特别孤高，跟这个房间一样，也是很普通的少女。

“性感内衣也是姐姐的吧？那我就放心了。”

“我也不知道她有那种内衣。姐姐很成熟。比我漂亮，懂社交，又聪明。”

“房间也干净？”

我半开玩笑地说，煤木户也无力地笑了。

“我之前一直觉得煤木户你也很成熟。”

“我只是故作成熟罢了。”

“好像确实是吧。可最后的最后，能让我知道这一点真好。”

“为什么？”

“因为感觉离你近了一点。”

“事到如今还说这个……咱们都毕业了。”

“嗯。可是，真好。”

今天之后，肯定不会再与煤木户见面了吧？我们住的方向不同，上的大学也不一样。就算在某处擦身而过，或许都不会停下各自的脚步吧。我们的关系生疏而尴尬，仅限于此。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想忘记今天。

这数十分钟，就像是三年中的伤停时间。在上锁的房间里度过的二人独处的尴尬时间，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段记忆远远比华丽落幕的毕业典礼更鲜明，更深刻。

所谓尴尬，应该会有这样的力量。

“喂，拍张照片吧。”

“照片？”

“毕业照片。咱们俩一起。”

“嗯……”

我不等她回答就先举起了手机。煤木户犹豫了一下，揭下了刚贴上的退热贴，整理了一下刘海。她这个小女生般的举动又让奇怪感升级了。

我调成自拍模式，贴近煤木户的脸。脸贴着脸，她脸上的微热传递给我。

咔嚓一声。

“加我LINE，我发给你。”

“啊，嗯。”

或许是平时不太操作，煤木户费了一番力气才加上我好友。等她操作时，我点开照片确认拍得如何。

因为是即兴拍摄，很难说是一张很棒的照片。背后一堆漫画，我的眼镜有点歪了，煤木户的脸也很红。可两人的表情很温柔。是没有苦闷也没有拘束、亲近的自然的笑容。

照片里还能看到放在旁边的毕业证书。

密室好像终于被打开了。

尾声

千叶·横枪发生无差别伤人事件
一名学生重伤

2日深夜，横枪警署收到匿名人士报警，横枪市啄木町的废弃公寓地下有一名男性伤者，警员迅速到达现场对该男子实施保护。该男子为一名现居市内的学生（22）。据调查，该男子在回家途中被人控制，曾遭受数小时的暴行。该男子伤势严重，但无生命危险，完全恢复需要八个月。犯人未暴露面容，警署呼吁广大知情人士——

“久等啦。”

我的目光从手机上收回，我抬起头。

古朴的法式门窗前，站着一个穿便装的女生。

麻花针织衫搭阔腿裤，虽然都是春天的衣物，但全身都是冷色系，让人看上去感觉很冷。阳光洒落、树影斑驳，我不禁想到已经融化的冰淇淋。

“早上好，煞风景。”

我像平常那样跟她打招呼后，才发现现在已经过中午了。煞风景一坐到椅子上，就用天生的弹珠似的眼睛环视Delta蛋糕店店内。

“我之前还真不知道公园前有这么一家店。”

“咱们平时也没有机会来这边。”

虽然我们来过公园好多次。次数真的多到数不清。

“加藤木同学是怎么知道这家店呢？”

“听二班的宗方说的。宗方是听他妹妹说的。据说在水薙女高很火。最有名的是草莓蛋糕，夹层都是草莓果粒……”

“我要热咖啡。加藤木同学呢？”

“喂，你在听我说话吗？”

“可我肚子还没饿呢。”

她还是吃那么少。

“这么说来今天我也没食欲……”

“是吗？为什么啊？”

煞风景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昨天刚发生那种事，没食欲不是很正常吗？我开口想说明，觉得可能也是徒劳，就放弃了。我伸手拿过菜单，想着总之先点个什么。

这时展示柜那边传来一个声音。“我要四个自制蛋奶布丁，外带。”我看过去，是个短发女生正在买甜品。

“你最近常来买这个啊。”

“不知道怎么喜欢上它啦。”

在收银台聊了几句，她接过纸袋，开心地走出店门。她中性的打扮、冷酷的外表与布丁形成的反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期间煞风景正好把店员叫来，我不禁开口道：“啊，那请给我冰茶和……自制蛋奶布丁。”

总之跟蛋糕相比，布丁更不占肚子吧。

我们都没有说话，喝着冰水润喉。冰块碰撞的声音就像风铃声。我解开手机锁，打开刚才看的网站文章。将手机屏幕朝前递给煞风景。心中想着，之前我也这样做过。

“不过一件小事，已经上新闻了呢。”

“是啊。”

“你好像都无所谓。”

“无所谓。”煞风景快速扫过文章，马上把手机还给我，“比我想象的还短。”

“什么短？”

“我们花了十个多月的时间，他只要花八个月的时间，不划算。”她胳膊肘拄在桌子上用手撑着下巴，毫无声调变化地说：“再给他加两三个月就好了。”

“我倒觉得够了。”

“加藤木同学你太善良了。”

“我不是善良，是胆小。”

店员把我们点的东西端了上来。

煞风景把牛奶加到还冒着热气的咖啡中，我则吃了一口布丁。以一种没由来的内疚心情，去品尝融化在舌尖上的甘甜。

“我顺道去了叶井家。”

煞风景搅动着咖啡匙。她很少迟到，原来是因为这个。

“叶井，说什么了？”

“说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啊。”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好多种意思。可确实，若是被问到现在的心情，我自己也会回答“松了一口气”吧。

挂着绘画的店内充满春天的气息。沉稳的说话声，刀叉的轻响，咖啡和鲜奶油的隐约香气。我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没睡好吗？”

“昨天熬夜了。”回去后我一直没睡着。虽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今后也能随便睡懒觉了。不用赶首班车了。”

一早去公园四处查看，夜里偷溜出去，假装成学生潜入大学，去

每条小巷调查行人数量，故意去都内的家居店买东西。我们能回到与这些麻烦事无缘的生活中了。

“是啊。”煞风景端起杯子送到嘴边。原本就是个难懂的家伙，今天更感觉读不懂她的感情。

“煞风景，你呢？心情如何？”

“就是那种边看电影片尾字幕，边犹豫要不要离席退场的心情。”

“要是我啊，早就退场啦。”

“你不还是前影研成员吗？”

“我一般都会看到结尾啦——可这次又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电影。”

“我觉得愉快的场景也算有吧。那个好吃吗？”

她突然指着我的布丁说。

“嗯。挺好吃的。”

“给我尝一口。”

我把勺子和布丁递过去。煞风景毫不客气，剩下的将近一半都被她一下子挖起来送入口中。然后说了一句“一般嘛”。

“……咱们俩爱好不同啊。”

“可能吧。”

她卷弄着黑发的发梢，视线转向窗外。

她把布丁和勺子还给我。我喝光了冰咖啡，把残留在容器底部的布丁全部挖出来，塞满一大口。有点苦的焦糖味道很强烈。然后我盯着勺子尖。

记得第一次跟她说话时，她跟我分享啫喱饮料我还很吃惊呢……不知为何，现在我对这个也不是那么在意了。

迎客的门铃响起。三个女生进店，开心地聊着天，在我们旁边坐下。

“这里，这里就是草间学姐说的那家店。”

“哇好棒，椅子也没坏。”

“你评价棒的标准也太低了。”

“不好了真田，菜单上没有照片啊。”

“这种店都没有照片的，这样才感觉时尚嘛。”

“啊啊，也没有甜瓜汽水。”

“你在这里还想喝那种东西吗？”

“乳酪蛋糕要八百日元？真贵啊，还是之前的家庭餐厅比较好……”

“这种话不要这么大声说啦。”

两人随心所欲地说话，另一个人句句吐槽。真像个母亲，我不禁想。四下看看，店里的座位开始渐渐坐满。

“人开始多了。”

“很受欢迎呢。”煞风景喝光咖啡，站起身，“去看看情况吧。”

“看什么？”

“公寓。那边肯定也围了许多人吧？”

“倒也可以……不会有危险吧？”

“危险？为什么？”

煞风景又表示怀疑。其实虽然我表达了担心，但心里并没有多么担心。煞风景很靠谱，不会留下破绽，这点我比任何人清楚。

我很希望她这种才能今后能用在其他地方。

可出乎意料的，公寓那边并没有人。这栋公寓原本就计划废弃，所以没有住户，但没想到别说媒体，附近的人都没有来围观。或许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事不关己。可是想想这也正常。去年五月，听到发生在同学身上的案件传闻时，我们也只是觉得，啊，这样啊，仅

此而已。

据说这里以前是饮品厂的员工住宅，墙上还保留着褪色的商标，娱乐设备已经生锈，墙壁上都是裂纹，柏油路的缝隙中杂草丛生。太阳底下的这栋公寓，不知为何比在晚上还要瘆人。

出事的地下室入口在小型管理楼里，围着一圈警示线。只有一名警官站岗，他似乎觉得我们只是来看热闹的，对我们毫不在意。我们也无视他的存在，从他身边走过，就像是在寂静无声的小区内悠闲地散步。

走到停车场旁边，突然听见“呐呜”的一声。

铁皮屋檐下，蜷着一只茶色胖猫。

“哦，在呢在呢。”我说。这只猫好像在这处公寓住下了，我们来踩点时看到过它好几次。

煞风景蹲下来伸出手，可猫却华丽地无视她，向我走近。我忍受着煞风景的冷眼，轻轻抚摸猫头。

“对不起啊，吵到你了。”

猫又“呐呜”地叫了一声，像是在说“没关系唷”。

这时建筑物的一角传来了脚步声。出现的是一名有些新宿风的茶色头发的女生。她戴着口罩，拿着一个塑料袋。猫离开我，朝她脚边跑去。她掀开一盒猫罐头喂它。我还以为肯定是只野猫，原来是被养在这里的。

我跟她对视，互相点了下头。她向管理楼那边看去，开口问：“这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啊，好像是。听说有个男人被袭击了。”

“真的啊。杀人案？”

“不是，好像还没到被杀死的程度。”

“算半死吧。”

煞风景插嘴道。

女生好像毫不在意。“好可怕哦，外郎。”她对猫说道。猫的名字原来叫外郎。

“为什么被袭击了啊？”

女生像是在自言自语。我耸耸肩说：“谁知道呢？或许他大大招惹了别人吧？”

煞风景一脸事不关己地抬头看向没有人的阳台。

下一站，山雀町，山雀町经停。

带鼻音的广播在车内响起。横枪线的各站经停电车今天依然空空荡荡的。晾晒在外面忘记收回去的衣物，堆积的啤酒箱，舞蹈培训班的手写招牌，我和煞风景出神地望着这些从车窗划过又逝去的无聊景色。

距离首次在首班车上和煞风景相遇已将近一年了。我还记得那时的尴尬，为了撑时间而努力找话题。如今却不会害怕那种沉默了，这很不可思议。我已经习惯和她并排坐在一起，度过沉默的时光了。

“啊，伊鸟同学。”电车经停山雀町站时，煞风景嘟囔道。

下行站台也正在停车，一个矮个子男生正走下来，是同班的伊鸟。他正在和一位乐队打扮的长发男生边走边交谈，那个男生应该是学长吧。伊鸟的头上戴着一个黑色老鼠耳朵的发箍。长发男生的手中是一个印满星星的手提袋。

“是从迪士尼回来吧？”

“像是呢。”煞风景目送二人在出站口消失，说道，“下次我也想去游乐园。”

“怎么突然说这个啊。”

“不知道。或许因为，我也松了口气吧。”

车门关闭，电车启动。我想象她出发去迪士尼乐园的样子。戴着米老鼠耳朵，攥着气球的绳子，却面无表情的煞风景。好像很可爱……我觉得那应该是一幅很超现实主义的画面。

“比起迪士尼，我更喜欢太阳乐园啊。人也少。”

“那咱们就去太阳乐园吧。”

“咱们，我也要去吗？”

“我才没那么闲要一个人去游乐园。”

“没那么闲的人才不会每天都赶首班车吧。”

“那是形势所迫。而且也结束了啊。”

从车窗可以看到河边一排樱树。花瓣铺满土地形成的绒毯被人们肆意踩踏，就像雨天的鞋柜般被弄脏。

“马上就要放春假了呢。”

“是啊。”

“加藤木同学已经不会再乘首班车了吧？”

“也没那个必要了。”

“我新学期也要去乘首班车。因为已经习惯早起了。”

“这样啊。那……”

我刚想继续说下去，突然意识到。

已经不必赶首班车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已经不必一早去公园四处查看，不必夜里偷溜出去，不必假装成学生潜入大学，不必去每条小巷调查行人数量，不必特意去都内的家居店买东西，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和煞风景的交集已经断开。

我们原本也不是那么亲近的关系。只是勉强能认出面孔、关系生疏的同学。然后某天早上我们恰巧遇见，我只和她聊了二十分钟，就不知为何想要帮助她了。那个忙已经帮完，已经没有再在一起的理由了。

应该是没有了，虽然没有——

干燥的舌头上不知为何又有了焦糖的味道。胃像被攥紧，我产生了饥饿感。我偷偷向邻座的煞风景看去。刚遇见她时，我们中间隔了

两个人的位置，如今我们却并肩而坐，距离如此之近。她的侧脸依旧缺乏感情，就像被搬空的公寓那般煞风景，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可，只有现在。

我感觉可以读到她的想法。

“……明明没事还要坐首班车，上课前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啊？”

“去公园的休息室学习备考什么的。早上注意力更容易集中。”

“啊，那好像也不错。”我挠了挠并不痒的鼻头说，“那我也一起吧。”

我小声加了这句。煞风景什么也没说。而此时车内广播响起，乘务员用鼻音告知乘客“下一站，鹑谷，鹑谷。”电车马上就要到达离我家最近的车站了。

朝霞般的橙色日光照在并肩而坐的我俩身上。

“这么说来。煞风景，你的全名是什么啊？”

“那加藤木同学你的全名呢？”

我不经意地问她，却马上被她反问。

对峙般的几秒沉默过后，我觉得很可笑，扑哧一声轻笑出声。

身边也马上传来了轻笑声。

侦探AI

探偵AIのリアル・ディープラーニング

[日] 早坂吝 著

东惠子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侦探AI

作者：（日）早坂吝

译者：东惠子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9-01

ISBN：9787513340984

目录
CONTENTS

题记
第一话 框架问题 **AI**小姐考虑过多
第二话 符号接地问题 **AI**小姐无法理解斑马
第三话 恐怖谷效应 **AI**小姐在无限接近人类的瞬间，令人毛骨悚然
第四话 恐怖谷效应**2** **AI**小姐跨越了山谷
第五话 中文房间 **AI**小姐真的理解了人类的内心吗

题记

触手可及的未来……或者现在。

第一话
框架问题
AI小姐考虑过多

►我◄

灵安室。上面写着安抚亡灵几个字。

然而，我实在难以想象父亲的灵魂能够得到安眠。

刑警打开嵌在墙内的众多箱体中的一个，揭下褥单，放置于其中的正是父亲。不，准确来说是警察告诉我这是父亲，但是我自己无法判断这一点。

那是一具经过焚烧、全身焦黑的尸体。手肘和膝盖弯曲，保持着如同拳击手对战时的姿势。肌肉因为遇热而收缩，关节弯曲，尸体就变成了这样一副战斗姿态。

这是从推理小说里学到的知识。我喜欢推理小说。但是从现在开始，没有必要像此前那样喜欢了吧。

“没事吧？”

颇具职业女性气质的刑警左虎担心地出声询问。她反对我见遗体，大概是觉得这对高二学生来说刺激性过强吧。但是我一再请求，想看看父亲最后的模样。

“我没事。”

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嗯，这就好。话说回来，这是不是你父亲本人，你也无法确定吧。这种情况的话……”

“是的。这稍微有些……”

“确实不好辨认啊。虽说有DNA和牙齿鉴定就没问题了……”

即使是烧焦的尸体，也能对其进行DNA和牙齿鉴定。这也是从推理小说里知道的。

“警察小姐，比起那个……”

我问了一直在意的事情。

“真的是事故没错吗？”

“现在来看是的。验尸结果表明死者不是死于浓烟和大火，而是死于后脑的挫伤——也就是说硬伤致死。主屋外的板房里，在倒下的煤油炉的一角，发现了死者的血迹。”

现在是十月下旬，但是今年秋天特别冷，板房里气温骤降，所以炉子就被早早地拿了出来。

“你父亲有心脏问题吧。恐怕是他心脏病突发倒下，后脑勺磕在炉子一角，受到了强烈的撞击，因受伤部位情况恶化而离世。炉子里的煤油四溅，接着引发了火灾。这是我们现在的看法。”

“父亲被人推了一把才撞到炉子上死去的，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想你已经听说了。消防队赶到时，脱落的门窗都从内部上了锁。要从外部开关门锁，得有你父亲的指静脉认证。这需要看血液流动，尸体不会有反应。说到底手指被切下这种情况就不存在。如果是他杀，凶手要如何逃脱呢？就是这么一回事。”

“用线之类的从外面制造出密室……”

“难道说你是推理小说迷？”

左虎刑警的声音里仿佛隐约混入了轻视之意。这对于神经紧绷到极限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触怒。因为我也在拼命地想要了解事件的真相啊。

“那种可能性，我们也讨论过了。不管是门还是窗户都没有可以通过线的空隙。现场密闭程度很高，被门或窗夹住的线是无法动起来的。”

“如果在室内设置了到一定时间就会自动上锁的装置呢？炉子倒下后凶手走出板房，定时上锁装置启动之后，证据就被——烧掉了。”

“如果你觉得什么都能被大火烧光，那就大错特错了。虽不知道在你的想象中，所谓定时上锁装置具体是什么样的，但定时器呀缠线构造呀这类东西，只用能被烧光的材料就能够制作出来，这是我怎么也无法想象出的。”

“确实……如您所说。”

仅仅是推理小说迷的外行能想出的东西，警方早就考虑过了呀。

“为什么如此拘泥于他杀呢？难道说你对凶手的身份有什么头绪？”

“不是。”

自己只是想要找出所有的可能性。刚说完这句，我就想起了一件事。

“对了。大概在案件发生的一周前，有一个可疑的男人透过篱笆窥视过板房，就是案发的那个板房。这会不会和案件有什么关系呢？”

左虎刑警扬起漂亮的眉毛。

“什么样的家伙？”

“他的右眼纵向二等分的位置上有一道像是被利器所伤留下的旧疤。因为印象太过深刻，所以我一直记得。”

“嗯……那就试着调查一下那个男人好了。”

左虎刑警随口敷衍。明明最初她看起来还挺有兴趣的，是我的错觉吗？

“还有其他的吗？”

“没了。”

其实除了可疑的男人以外，还有一个令我在意的地方，但经过考量后我没有说出口。

装有父亲遗体的抽拉式箱体再次被推进墙壁内后，我离开了辖区警署。

事后，左虎刑警打来了电话。

根据DNA和牙齿对比鉴定得出的结果，毫无疑问，可以判定那具烧焦的尸体就是我的父亲。

* * *

我的父亲合尾创，今年五十岁，是一名大学教授，专业领域是人工智能，致力于研究出能够像人类一样自主思考的电子计算机。

现如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第三次AI潮。第一次AI潮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半程至六十年代，第二次AI潮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过去的两次热潮中，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制造抱有无限期待，因此投入了大量资金，最终却未能成功，这一度使得人们丧失了信心。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工智能的研究进入了冰河期，父亲作为“如今还在研究什么人工智能的家伙”受到了不少冷遇。

但是形势发生了变化。就在不久之前，第三次热潮来临——契机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这一新技术的出现。

父亲对我说过，深度学习这一技术如同他的救命恩人。他的解释说明简单易懂，尽管也有难以理解的专业性的东西，但我抓住了要点。

为了实现人工智能，就必须要使机械学会自主学习，方法之一就是模拟人类脑神经回路制造出神经网络。之后，英国研究者灵光一闪，在机械功率方面进步的基础上，成功地让神经网络深层化。这就是深度学习。

深层化的原理过于专业，我也很难理解。对大众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深度学习能够做到什么。

多亏了深度学习，计算机才——

能够识别猫。

就只是这样？你会觉得这很一般吧。我最初也是同样的想法。二〇一二年，谷歌宣布攻克了一直未能解决的研究难题，“成功让电脑识别出了猫”，这成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事件，一度成为热门新闻。我也在父亲的说明下，明白了它的了不起之处。

人类可以认出猫是猫，这大概是因为我们迄今为止见过了太多的猫，把握住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吧。但是如果要用某种词汇来说明那种“特征”也相当不容易：耳朵尖尖的，长有胡须，四条腿走路，全身被皮毛覆盖……这么说的话，狗也是这样。一定存在无数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特征”，将猫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

正因为人类无法将其转化为文字描述出来，所以猫具体是什么样的，想叫电脑明白这点，一直十分困难。然而使用“深度学习”技术，通过大量分析猫的图像，就能够让电脑自己抓住它们的共同“特征”。

不只是猫。只要拥有大量的情报信息，迄今为止很多无法教给电脑的事情，都能够让电脑自行学习。这非常重要。

而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社会。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信息，这为“深度学习”的活跃提供了完整的环境。

据此，完全像人类一样思考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强AI”就要成为现实了，不是吗？此前也有许多被称为人工智能的存在，但那些无非是自动扫地机或者围棋计算机程序这类东西，是只局限于此的“弱AI”。

在那股浪潮中，父亲在遭受冷遇的同时，仍暗地里继续潜心研究。作为引领整个日本AI项目的其中一人，他终于迎来了可以光明正大面向世人的日子。面向大众的AI解说书的版税以及演讲费等收入，立刻飘进了父亲的口袋。

父亲用那些钱在自家宅院中建造了钢铁构架的预制装配式工作室，并在其中设置了多台计算机。当时，就深度学习的研究来说，超级计算机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由于CPU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普通的计算机也能发挥相应的性能。

父亲不去大学时就把自己关在工作室内，夜以继日地进行相关研究。主屋里没有足够大的空间放置计算机，这样一来，就算父亲彻夜工作，我的生活节奏也不会受影响。

这次的火灾现场正是那个独立的工作室。

长久的忍耐就要结束，父亲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本应如此。但就在这时，父亲死了。我一想到那份遗憾就濒临崩溃。

如果这是杀人事件，我绝对不会原谅凶手。

* * *

尽管警方将父亲的死作为事故来处理，但我无法接受。我自己也试着调查了这件事。

如果凶手在父亲的交友圈内，房间里说不定会留有线索。当然，警方已经调查过了，但我作为家人或许会有别的发现。于是我进入了位于主屋二楼的父亲的房间。

父亲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不是警察收拾的，而是在父亲生前，它就是这副模样。我一边收拾父亲的遗物，一边整理思绪，从能想到的那些日常说起……

从哪里开始呢？环视了室内一圈，衣柜上面立着的照片进入了我的眼帘。那是年轻时的父亲和一位同龄女性的合影。脸上浮现着柔和笑容的这位女性，正是我的母亲真森。

母亲在我记事之前就病逝了。之后，父亲一直没有再婚，与我相依为命。直到现在两人的合影仍旧放置在显眼位置上，说明父亲没法忘记母亲吧。

我拿过相框，一边祈祷着父母可以在天国幸福相聚，一边盯着照片看。突然，我感到了一丝不对劲。照片下边有一个地方稍微翘了起来。那是平常看不到，很难被注意到的上翘方式。

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我把相框背面的盖子打开，照片后面有一张超大容量的SD卡，并没有标明卡里的内容是什么。

一般来说，不会有人把SD卡放进相框里。是父亲把它藏起来的吗？难道说，这和案件有关？

就在我不知所措时，突然有一阵脚步声逐渐靠近，门被打开了。

不知为何，总觉得这张SD卡不能被人发现。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我一瞬间将它藏在了身后。

“啊呀，少爷在这里啊。”

进来的是家里有钱后开始雇用的中年钟点工中林。中林每天下午三点来，准备当天的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餐，另外负责洗洗衣服打扫卫生等家务。做完这些事之后她就会离开。火灾事故的第一发现者就是她。

事情发生在休息日。我从一早就和高中的友人一起出门玩了，而父亲则是将他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埋头工作。

起火时间大约在午后两点。由于火焰和浓烟大多留在了工作室内，再加上附近的住户多不在家，所以火灾发现得迟了。

中林如往常一样三点上门，打开我家的门后，发现火势已经蔓延到了工作室的外面。她赶紧报告了消防部门。

我还和友人在一起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这才知道了火灾之事。

我正在回想事发当日的情况，中林却发问了：“您刚才是藏了什么东西吗？”

被发现了吗？

话说回来，对雇主之子，而且是一个可能正在亡父房间里沉浸于悲伤并整理父亲遗物的儿子，问出“藏了什么吗”这种话，真是没规矩啊。与其说她自来熟，不如说是不懂察言观色。

我认命地拿出了SD卡，但是没有说实话。

“并不是故意隐藏什么，我只是来拿走之前借给父亲的SD卡而已。”

中林的视线移到了衣柜上。完了，那里正放着被我打开了盖子的相框！借来的SD卡被塞在相框里怎么说都不太自然。

果然，中林进一步追问：“SD卡是放在相框里的吗？”

“并不是。相框被打开是因为别的事情。充满回忆的照片后面有没有写下什么，对此我有些在意……说起来，你有什么事吗？”

我岔开了话题，中林也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啊，对对，关于今夜的守灵和明天的葬礼，我想我还是不来了。我考虑了很多，自己只是被雇用的钟点工，还是不来打扰的好。”

“这样啊，我明白了。”

“饮食方面，听说您今夜要出去守灵，不需要做饭，我就没做了。明天的早餐我已经做好放在冰箱里了。希望它能让您早点打起精神来。”

最后一句话无疑让人不快，我忍不住冷眼相向。

“嗯。还有其他事吗？”

中林却像是完全不在意一样，吊起了那厚嘴唇的唇尾。

“没有了。”

之后，她终于出去了。

我想我是不是做得有些过分了。她也没有恶意，明明只是单纯地担心我而已，然而我现在并没有接受那份热心肠的精力。

当然，好奇SD卡的内容也是原因之一，我还是早点检查一下里面吧。

* * *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我将SD卡插进电脑。

很快，显示器中央出现了漆黑的窗口。

“糟糕，是病毒吗？”面对这种陌生画面，我慌了。但就在这时，黑乎乎的窗口浮现白色的一团。那是女性的网络虚拟形象。

心跳有一瞬间停住了。这个虚拟形象的姿容以及衣着完全符合我的喜好。

虚拟形象开口了。与此同时，扬声器里响起了女性的声音：

“初次见面。我是由合尾创教授开发的人工智能——‘刑警’相以。您是哪位？”

不是VOCALOID合成的那种电子音，而是真实的女性声音。是不是SD卡内嵌入的某种视频通话软件启动了，我正在和世界上某个地方的女性进行通话？一瞬间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对方自称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确实，父亲一直以实现人工智能为目标，日夜研究，但究竟研究到了什么程度？我可没听说人工智能已经开发出来了。话说回来，她自称“由合尾创教授开发的‘刑警’相以”。

父亲秘密地完成了人工智能的开发？

而且是“刑警”？

可能是我一直沉默的缘故，她又说话了。

“喂喂，听得到吗？”

“啊，是。听得到。”

猛然间回复，虽然对那边能不能听到感到不安，但仔细想想，视频通话也可以只通过屏幕进行。果然，就像是听到了一样，她微微一笑。

“太好了。”

那抹笑容再次让我心跳加速。

“如果可以的话，请告诉我您的名字。”她继续说了下去。

“我叫合尾辅，是合尾创的儿子。”

“也就是这台电脑的使用者，对吧？”

“是这样没错……”

我现在正在使用这台电脑，所以肯定是使用者吧。一瞬间我这么想道。但她应该说的是我的名字合尾辅与这台电脑上登录的用户名一致这件事吧。

我刚理解了这一点，就听她说出了更具冲击性的发言。

“您很中意这个虚拟形象吗？我通过深度学习这台电脑里保存女性图片的可能性高的文件夹，制作出了符合你喜好的虚拟形象。”

羞耻感让我恨不得立刻消失。所谓女性图片，其中肯定有那种图了……

我要抗议。

“等一下，你少管闲事就好！”

“您不满意吗？”

她露出了失落的表情。我是不是说得太过火了呢？正当我搜寻更为照顾人的词汇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她突然全裸了，整个人都变得光溜溜的，仿佛是穿上衣服前的人体模特。

“现在已经进入涂装界面，请按照您的期望来设定我的脸和衣服。”

“不，不用了！刚才的就行。”

就是说啊，刚才的就行。

“这样吗？”

她这么说时好像很高兴的样子，然后立刻变回了之前的虚拟形象。

我一边欣赏那个形象，一边已经接受了她抓准我喜好的原因，是因为对电脑里的画片进行了分析。原来如此。

如果她只是与我通话的真人女性，就不可能有那种技能。只能认清现实了。虽然她的完成度不明，却是实打实的人工智能。

我尝试着向她提问。

“你说XIANGYI，字是怎么写的呢？”

“相亲咨询所的‘相’，条件是年收入一千万日元以上的‘以’。写成这两个字。”

“等等，我完全不懂！”

对于她说出这种玩笑似的话，我还是奉承一下吧。如果这是她的

幽默的话……

“真是没办法。”

“是这个，这么写。”

她以一副令人上火的“哎呀哎呀”的表情一边说，一边在窗口上显示出她名字的汉字。

相以。

完全是音译字。日语罗马音的话可以写成AI吧。

“原来如此。谢谢。”

那么，自我介绍到此为止。差不多可以进入正题了。“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开发者合尾创死了。”

我低着头说完后，抬头看向显示器，只见她一下子就张大了嘴巴。

“啊，难道说你不懂‘死亡’的概念？”

“不，我明白，只是稍感惊讶。”

惊讶？电脑拥有惊讶这种情感……不愧是高级人工智能。

“合尾创教授是以怎样一种方式死的呢？”

我对事件进行了说明。

“唔。能感觉到案子的气息呢。”

“是吧，但警方似乎把这当成了事故。我想自己调查，然后来到了父亲的房间寻找线索，接着就发现了装有你的SD卡。告诉我你被制造出来的过程，和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被制造出来。所以这与案件的因果关系我也不知道。”

“这样吗……”

我很沮丧，但相以继续说：“不过，关于我的开发过程我有所了

解，就来说说这个吧。”

“拜托了！”

“我知道了。”

相以颔首，开始了讲述。

“其实合尾教授在开发我的同时，还开发了另一个人工智能。用人类的话来说我们就是双胞胎姐妹吧。她的名字就是把我的名字颠倒而成的以相。与作为姐姐的我是‘刑警’AI相对，她是‘犯人’AI。”

“犯人？！”

危险的词汇冒了出来。一瞬间，我想是不是以相给父亲招致了死亡，但还是要先听完全部情况。

“说起来，辅先生知道AlphaGo这款围棋软件吗？”

“啊，听过。”

二〇一六年，谷歌的子公司开发的AlphaGo围棋软件，以四胜一败的战果让世界一流棋手认输。这件事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AlphaGo也是活用了深度学习这一技术。首先，AlphaGo对人类棋手的棋谱进行了大量的深度学习，掌握了围棋这种游戏的特性；之后，它通过不断的自我对弈进行锻炼。”

虽然明白AlphaGo的事情，但这与相以和以相有什么关系呢？在我疑惑之际，那个答案就被她说出了口。

“我和以相也用了同样的学习方法。我和以相先对警方的搜查资料进行了深度学习，同时学到了犯罪诡计。”

“警方的搜查资料？！那种东西一般来说不是对外保密吗？”

“哎，有那么回事吗？”相以漫不经心地说。

几秒后，她又开口了。

“刚才连接网络查了查，申请许可后也有可能对这些资料进行阅览和誊写。但是我和以相的深度学习用到的是大量的电子数据，和上述情况不一样呢。这么一说确实很奇怪呀。”

大量的电子数据。它是由警方正式提供的吗，还是非法获得的呢？如果是后者，那是父亲自己拿到的，还是有谁在倒卖这些东西吗？进一步假设是后者的话，倒卖数据的是警方内部的人，还是手段高超的黑客呢？这个人与案子有什么关系也说不定，不是吗？

事情马上就变得可疑起来。

“搜查资料的来源就先放在一边，我继续说。”

相以将话题带回。

“我通过搜查资料学到了犯罪知识后，和以相在反复的彼此对战中都获得了成长。与AlphaGo不断的自我对弈不同，我是与如同我的分身一般的以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抗。在电脑内的假想空间里，‘犯人’以相负责制造案件，而我作为‘刑警’会解决案件。以相会从结果中学习我的思考模式，下一次就以不会暴露罪行为目标制造案件。如果我没能发现事情的真相，那么我就会学习把答案告诉我的以相的思维模式，在之后有效地利用它。”

“哎，好厉害呀。顺便一问，胜率大概是？”

相以露出了一脸惊恐的表情，小声地嘟哝着：“五、五五开吧。”

“赢一场输一场这种吗？”

“对方毕竟是和我一样的天才啊，是配得上做我竞争对手的。虽然我受不了她那喜欢胡乱地用英语单词玩游戏的品位。”

相以的视线飘向远方。话说回来，那位以相现在在哪里呢？

“以相也在这张SD卡内吗？”

“不。原本我和以相分别被保存在不同的电脑里，然而在事件发生的三天前，不知为何，合尾教授只把我隔离在了这张SD卡内。教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不明白。”

“以相留在了电脑里，也就是说她被——火烧光了吗？”

“不能那么说。”

“哎？”

“教授的死如果是他杀，那凶手就有可能已经带走了以相——假设凶手的目标是我和以相的话。可能教授预料到了这一点，为了避免我们两个都被带走，才将我隔离出来。在我和以相不断对战从而成长的基础之上，总有一方会停止成长。”

“是呀，有那种可能啊！”

“总有一天，以相会从我的面前消失不见。”相以一脸寂寞地说道。

从刚才的话来看，相以和以相两者同为一道计算机程序。没有以相，对相以而言就等同于失去了半个身子。

忽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光景：相以正坐于棋盘前，和往常一样等待对手的到来。然而等了很久很久，对方都没有出现。即便如此，相以还是继续等，以相还是没有来。棋局不能落子。

“相以，你是‘刑警’对吧？”

“是的。”

“我想知道父亲死亡的真相，而你应该也想知道以相怎么样了。”

“是的。”

“怎么样，要承接这次事件的搜查任务吗？”

“嗯，非常乐意！”

相以的脸上重新焕发出了光彩，我也高兴起来。

“说是这么说，要怎么搜查才好呢？我把情报收集起来，你就在电脑里解决案件，是不是就像安乐椅侦探一样呢？”

“并不是，我们一起去现场。”

“哎？要怎么去？”

“辅先生有智能手机，是吧？如果有的话，可以用它把我带过去。”

“手机虽然有，但这样小的机器你也进得来吗，明明看起来很重的样子？”

我是要表达数据量过大的意思，但显然是失言了。

“对女士说‘重’是怎么一回事！你别看我这样，其实我很轻哦。”

“啊，是这样吗。”

将手机连接上电脑后，我将SD卡里的数据转到手机里。数据传输时，我无意间瞥到了钟表，才想起现在的时间。糟糕，要去守灵了。

传输结束，相以的虚拟形象出现在了手机上。

“智能手机内检测到新的女性图片，需要对虚拟形象进行微调吗？”

“不用检测也行！话说回来，抱歉，马上就是灵前守夜的时间了。我必须先过去。”

“我明白了。请带上我。”

“可以是可以，但为什么？”

“因为杀害合尾教授的凶手也有出席灵前守夜的可能性。”

“啊，是啊。”

一想到从现在开始可能会遇到凶手，我立刻紧张起来。相以无视我的不安，公式化地继续说明。

“如果把我放进你的口袋里，我也可以接收到外部的声音。”

“深感便利啊。”

带上“刑警”多少会放心一些吧。我这么想着，从衣架上取下了代替丧服的学生制服，把手机放进了一侧的口袋里。

* * *

灵前守夜是在附近的殡仪馆进行的。

到场的有父亲一方的亲属，以及父亲任职的大学里的相关人士等。因没有联络方式，母亲一方的亲属中无人出席。母亲已经辞世十几年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可是我却感觉到了一丝寂寞。

尽管全权委托给了葬仪社，但也有只能由丧主我来做的事情，比如在灵前守夜结束后招待宴的席位上，必须招呼完所有的吊唁来客。

几乎没见过面的亲戚们一脸悲戚地致以吊唁词，相对地，我也回复着千篇一律的致谢词。

在这种重复中，我忽然丧失了现实感。

仿佛自己的意识脱离了肉体，我觉得这样机械式地应对来客的自己，就像是被计算机执行的人工智能程序。

只是被亲戚和葬仪社要求我才会做这些，其实内心完全不想做。父亲才刚去世，让我一个人安静安静，找个人来代替我完成任务吧。

然而能够代替我的亲人并不存在。我真的成了孤身一人。明明守灵宴的座席上聚集了很多人，却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朝我袭来。

但现在不是消沉的时候，我必须查清父亲死亡的真相。凭借这种意志力，我终于找回了现实感。

同亲戚们打完招呼后，我走向了父亲研究室的成员聚集的那一片座席，按惯例互相问候。

男性五人，女性一人，全都是熟面孔。我有时会送东西去研究室，他们也来过我家。

父亲如果是因为工作或者人际关系被杀，那么可以说，研究室的成员有充分的嫌疑，于是我问了他们在事件发生时的行动。很明显，我是在问他们的不在场证明，但可能是出于同情吧，谁都没有抱怨一句，认认真真地做出了回答。大家都否认事件当日与父亲见过面。虽说如此，却没人拥有不在场证明。

研究室的负责人是父亲，二号人物是下端副教授。他四十岁，戴着圆眼镜，长着一张娃娃脸。

“辅君，这次的事情真是灾难啊。”他说。

“嗯……”

“合尾教授心脏病发作后，倒下时磕到了头是吧？是不是那个药物没有放在手边呢？”

“不是，好像已经在——火灾现场内发现了。不过——烧得太厉害，所以余量不明。”

“药用光了本人却没有及时发现，也有这种可能性吧。”

“没有。”

在听到我斩钉截铁的回答后，下端副教授露出了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为什么？”

“案发当日，主治医生更换了父亲的药，所以那份新药应该在那间工作室内才对。”

“哎？”圆镜片下的那双眼睛睁大了。“你说更换了药，是指完全换成了其他的药？”

“对。”

“那就是……或许，我只是假设，药变了是不是和事故有关系？”

“嗯。其实我也怀疑有那种可能性。”

“是、是呀。啊，这件事你已经和警察说过了吗？”

“不，还没有。”

“为什么？”

下端副教授着急地问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反应，但是我另有考虑。

“忘了。我回头会告诉负责此事的警察。”

我一边解释，一边瞥向了坐在我视野范围内一角的女性。

看起来貌美年轻，实际年龄却已经五十岁的上条女士是心脏内科的医生。她和父亲从高中时代就是挚友，正是出于这份友情，她才会以个人名义为父亲诊疗。

最近，我确实能感觉到父亲有和她再婚的可能。比起永远被困在有母亲的记忆里，不如那样更好。我暗暗支持他们。可两人发展还没

有结果，父亲就死了。

案发当天早上，我出门前去工作室里露了个脸。上条女士为父亲进行了诊疗。我听两人说起了更换药物的事。可能就在那天午后，父亲的心脏病发作了。

更换药物，也就是说病情恶化了吗？我一直想确认一下，但又不能给上条女士添麻烦，所以我未对左虎刑警提及此事。

这时，上条女士离开了座位。机会来了。

“抱歉，我去洗个手。”

我对下端副教授等人留下这句话，立刻追在了她身后。

“上条阿姨。”

我在走廊里叫住了她。

但我退缩了，因为我看到她回过头来一脸泪水。大概是为了掩饰不经意间溢出眼眶的泪水，她才出来的吧。

“啊，对不起。”

“请不用在意。你有话要说吧？”

她伸手用指尖擦拭泪水，这样说道。

我下定决心说出来。

“事发当日的早上……”

“难道是说换药的事？”

“是的。”

“是啊。我就想着必须得说明一下才是。首先是换药的理由，其实是创要求换的。”

“父亲要求的？”

上条点头。

“似乎是觉得一直使用的口服药片太苦了，所以我给他换成了喷在口腔内的喷雾药剂。虽然会有些怪味，但你先用用看——我这么说着就把喷雾药剂交给了他。”

“有什么副作用吗？”

“没什么明显的副作用，是广泛使用的正规药物。下次我拿给你看看吧。”

“不，不用那么麻烦。如此多疑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呀。你在调查你父亲死亡的真相对吧。你一定也在询问研究室大家的不在场证明吧。”

“您听到了吗？”

“听到了哦。顺便一说，我没有不在场证明。所以，我也是实实在在的嫌疑人之一。”

她用一副自暴自弃的口吻说。

“怎么会……”

“虽然不是我杀了创。”

“难道上条阿姨也觉得那不是事故而是谋杀吗？”

“嗯。如果让作为主治医生的我来说，因为创的症状还没严重到那种程度，所以我很难想象病发一次就会让他失去意识。只要马上用药，一般来说就会没事了。虽然我也把这点告诉了警察，但不知为什么，那位叫左虎的刑警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了这是起事故。”

我吃了一惊。

“上条阿姨也是这样想的吗？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

“警方是不是有什么希望这是事故的内情呢？”

我想起了相以和以相深度学习使用了警方的搜查资料一事。说不定与我当初的设想相比，有更强大的势力在这起案子的背后运作。

在不断膨胀的想象让我当场呆立之时，上条阿姨强打起精神，以开朗的口吻再次开口：

“总之，不用太勉强哦。如果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找我帮忙。”

她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 * *

灵前守夜后的第二天一早，父亲的葬礼在同一个会场举行。

之后遗体将被运往火葬场。想到父亲要被烧两次，感觉真的很不爽，但是这也没办法。

安葬骨灰要在四十九天后。于我而言，立刻将骨灰安葬也挺好的，但父亲那边的亲属中有人强烈主张遵循传统，我就遵从了。

我把父亲的骨灰抱回了家。

关上门后，疲惫感蜂拥而来。

一回到自己的房间，相以的声音就从制服口袋里响了起来。“辛苦了，辅先生。”

我把手机掏了出来。

“抱歉，让你久等了。这就去案发现场吧。”

“如我所愿。辅先生不累吗？”

“说什么呢，不如一鼓作气啊。”

“这样吗？那走吧，快点过去。”

她就像是即将被带出去散步的小狗一样，眼睛闪闪发光。作为只有“刑警”一项职能的人工智能，解决案件就是她的生存意义吧。我也想尽快解决这件事，因此我们的利益一致，这点疲倦又算得了什么。

我换上便装，带着手机走出了大门。

我穿过庭院朝烧焦的工作室走去。这时，绿篱外传来了老头老太太的说话声。

“看，烧得精光啊。”

“新闻里虽说起火时间在下午两点左右，但如果是两点的话，不

就是在咱们听到男女对话之后立刻就发生的事情了吗，你说是吧？”

“是呀。男方是死亡的大学教授，那女方有可能就是纵火者。”

“那还是和警察说一下比较好吧。”

谈话内容让人无法忽视。

透过绿篱的空隙，我看到了一对牵着狗的老夫妇。我跑了过去，叫住了他们。

“打扰了。”

“哇——突然冒出来吓死人了。”

老头嘴上那么说，可语调和反应都是一副悠闲的样子，完全看不出他有多么吃惊。我先道了歉。

“我是这家的儿子，刚才的话，两位可以详细和我说一下吗？”

“儿子？是大学教授的儿子吗？”

老太太问道。

“是的。我想搞清楚父亲死亡的真相。”

老头和老太太互相看了一眼，又面向我。老头开口说道：

“好嘞，我来说吧。我们两口子经常牵着狗一起在这附近散步。火灾当天下午快到两点时，我们正好经过这里，听到了屋里的男女对话声。”

工作室的隔音比较差，即便门窗紧闭，有时也能从外面听到里面的动静。

说话的男人很可能是父亲，但是有女声的话，那就说明火灾前有客人到访。那个女人和事件有关系的可能性很高。

“是什么样的声音呢？高音还是低音，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声音……”

“要说是什么样的，形容起来有点难，但肯定比我们年轻。”

两人笑得更大声了，那笑声就如同双胞胎一样相似。就算说是比他们年轻的声音，那也没什么参考价值，我正在发呆，老头继续说了下去。

“只是有一件事我还记得。那一男一女不断地提到‘弗莱……姆’‘弗莱……姆’，对此我有印象。”

frame？

我最近是不是在哪里听过这个单词……

不行，想不起来。

老夫妇记得的只有这些，但却是十分重要的线索。“不好意思，我可以把刚才的这些话告诉警察吗？”

“没事哦。”

“那么我会告诉负责此事的警察，所以……”

我将这对老夫妇的姓名、住所、电话号码都保存在了手机的记事本里后，同他们告了别。

关掉记事本，手机重新回到相以虚拟形象的页面。我试着问她的意见。

“刚才的话，你怎么看？”

“并不是那么有决定性的内容呢。因为人类有一半是女性。”

相以一本正经地说。

“不不。”面对这种计算机式的回答，我一边苦笑一边继续说下去，“如果是父亲周围的女性，是可以限定在一个范围内的。”

脑海中最先浮现的人是上条医生。不想怀疑她。虽然不想，但我还是觉得事件当天早上突然换药这一举动很奇怪。动机可以是爱恨纠葛等，要多少都能想到。

接着想到的是中林，除了不太识相外，她看起来人畜无害。但真的是这样吗？仔细一想，她每天都出入我家，休息日也基本上都能与父亲碰面，又是事件的第一发现者。而且我又不是没看到她对我找到

的SD卡好奇的样子。

最后从我脑海里冒出来的人，不知为何是左虎刑警。不可能，为什么是她？人家可是警察！但是冷静地考虑一下，警方搜查资料的流出，以及案件被当成事故处理的态度，不也可以说她完全有可能是嫌疑人吗？

这其中的某人就是凶手吗？

三人的脸庞在我的脑海中反反复复出现。

“喂，是时候去工作室了吧。”

相以催促道。

她似乎更迷恋密室。

“你所谓观察，具体要怎么做呢？”

“请用手机的摄像头进行拍摄。这样一来信息就能够共享给我。”

“说起来，深度学习很擅长识别图像呢。”

我首先拍摄了工作室的外观。

整面外墙都被烧焦了，比距离起火点最近的那面墙要黑，但没有一处破了洞或是崩塌的地方。工作室有两处开口，分别是门和内侧的窗户。现在窗户被破坏了，是消防队为了灭火弄的。在他们到达之前，窗户应该还没有破。稳住火势后，他们从窗户冲了进去，而当时工作室里除了死去的父亲以外，什么人都没有。门从内侧上了锁。也就是说，现场是一间彻彻底底的密室。

门旁的外墙上装有指静脉认证装置，从外面开关门锁必须要用到它。但是它只会对父亲的手指产生反应。我把装置拍下来后，相以做出了反应。

“在板房这种过于简朴的建筑物上，安装如此严格的静脉认证锁，从统计学上看实在是很稀奇。令人在意。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呢？”

“板房刚建时是普通的锁，但是在三个月前，父亲叫人来将它换成了指静脉认证锁。至于理由，他说是‘贵重的资料增加了’。具体情

况我也不清楚。”

“如果说是三个月前，那正是我和以相开始对警方的搜查资料进行深度学习的时间。说不定这么做是为了隐藏非法获取的搜查资料。”

“原来如此，确实可以这么考虑，毕竟我家还有个中林在啊。”

“中林这个名字在数据库里有。是合尾家的钟点工对吧，她怎么了？”

“我和父亲不在时，中林也需要到主屋做家务。主屋的门把手旁安装了带密码的钥匙箱，里面放有主屋的钥匙，方便中林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板房的钥匙放在主屋，中林就能出入板房了吧。我想正因如此，父亲才在板房装了不需要钥匙的指静脉认证锁。”

“原来是这样。合尾教授无法信任中林呢。”

我露出一丝苦笑。

“不，不是这样哦。只是，以防万一。”

“您所说的我不明白。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怀疑，那也是无法信任不是吗？”

“严格说的话可能是这么一回事呢。”

比如刚才的“人类的一半是女性”的发言，就严格过头了。在这一点上她还是不够人性化呢。我开始感觉到了和相以之间的沟通障碍。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便问她：“说起来，你在自我介绍时说过的玩笑：相亲咨询所的‘相’和年收入一千万以上的‘以’。这是你自己想到的，还是我父亲教你的。”

相以一惊。

“这是什么玩笑吗？我只是说了‘相’和‘以’两个字在网络上搜索到的提示用法而已。”

这样啊，并没有开玩笑的打算吗？如果是这样，那时候她会有“以女士来说‘很重’是怎么回事”的愤怒，也是单纯地对“重”这个关键词做出了反应而已。

她大概还是处在难以进行人性化对话的阶段吧，虽说在推理方面能做好就行了。

是对我的沉默感到不可思议吗，相以开口问道："辅先生，怎么了？"

"没什么。对了，我们还是快点进室内拍摄吧。"

我结束了谈话，打开了板房的门。

* * *

室内因火灾和消防救援行动而一片狼藉。这些最先进的计算机都成了这副惨样啊，事件解决后一定要好好收拾一番才行。我一边这样想，一边完成室内拍摄。

首先从门把手开始，是常见的金属质圆筒形，中间是锁提纽。这个提纽横向拧过来是上锁，纵向就是开锁。它还能跟外面的指静脉认证锁联动。从构造上看，用线或冰上锁是不可能的。慎重起见，我试了一下用自己带着的磁铁看从外面能不能上锁，结果办不到。

紧接着，我穿过乱成一团的室内来到窗前。窗户不是常见的左右推拉式的，而是所谓上悬窗。在下面的凸轮闩锁上设有L形的把手，将把手以九十度回转按下后，窗户上方就会被固定，下侧得以打开。关窗时只要反向拉动凸轮闩锁即可，然后再逆向旋转九十度后就完成了整道上锁程序。从窗户这里逃出去后，可以按压关上窗户，但无法从外面回转凸轮闩锁把手将窗户上锁。

凶手是用了什么诡计，在外面也可以让凸轮闩锁把手旋转吗？融化固定的冰块来自动转动把手？不会是这种悠闲的手法。磁铁也吸不上去。用线倒是勉勉强强能够让它动起来，所以我拿出带来的线试了试，但正如左虎刑警所说，窗户紧闭的状态下，线是拉不动的。另外，很难想象仅凭现场烧掉的材料，能够制造出限时上锁的装置。

板房里有几张放电脑的桌子。我走到最里面的桌子跟前，背对窗户。在这张桌子和窗户之间的地板上贴着人形的胶带，这里是父亲倒下的地方。一角沾血的煤油炉倒在胶带旁，椅子的残骸也留了下来。

警方的看法是，父亲坐在这张椅子上时心脏病发作，他慌忙站起身想要去拿架子上的药，却失去了意识，后脑勺撞到了炉子一角，倒地身亡。由于他倒下时撞翻了炉子，煤油四溅引发火灾，之后火势扩大，祸及整个板房。

能拍的就只有这些啊。

“怎么样，明白了什么吗？”

面对我的询问，相以做出了回答。

“想到了几个假设。”

“几个？厉害！我从事发当日就开始思考，至今什么也没想出来，而你却在这一瞬间就有了几个假设……”

“毕竟我是天才。”

相以在手机里一脸得意。

“是什么样的假设？”

相以滔滔不绝地开始了描述。

“嗯，首先板房有存在秘密通道的可能性，必须要确认设计者和建造者的不在场证明；其次是消防队全体消防员是共犯的可能性也有，有必要调查一下他们与合尾教授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再就是抑制心脏病发作的喷雾在制作过程中混入毒药的可能性，需要去制造商的工厂内部进行调查；还有就是有什么人操作煤油炉样式的无人机，猛烈撞击了合尾教授的后脑勺，因此需要对炉子进行拆解。”

“嗯嗯。”

保持沉默地听下去的话，总觉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接着，她终于说出了不得了的话。

“不能忽略的是，凶手利用隧道混进墙壁进入密室的可能性。”

“你是说隧道效应！？”

“啊，所谓隧道效应，是指面对本应绝对无法越过的障碍，在一定概率下以粒子形态混入其中的现象。不断用身体撞击墙壁的话，构成其身体的粒子全部进入墙壁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不，那个我知道啊。”

阅读推理小说却不知道隧道效应的人，都是伪推理迷。

“但那是天文学量级的低概率事件！就算是撞一辈子墙也不可能的低概率！”

“不管概率有多低，只要存在可能性就有探讨的必要。”

“呃……”

无视我的哑然，相以仍旧持续着她那滔滔不绝的推理，但是在那之中靠得住的推理一个也没有。那种情形仿佛是怀旧风格的游戏不受控制地冒出故障信息一般，令人毛骨悚然。

什么啊这是！这个人工智能根本就是破绽百出不是吗？父亲的研究还没完成吧，这净是些现实里不可能发生的细枝末节……

嗯？说起来，我最近听过和父亲有关的传言啊。是什么来着？构架……是的，就是框架问题！先前那对老夫妇想起来的“frame”就是这个单词。

父亲曾这样说过：

“制造人工智能时，必须注意到框架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吧，洞穴里有机器人用的蓄电池，而蓄电池上又被安装了定时炸弹。机器人一号的使命是‘将蓄电池从洞穴里搬运出来’，它利落地搬运出了蓄电池，但并不理解搬运蓄电池时也会将炸弹带出来。结果，砰——炸弹爆炸把它变成了铁屑。

“科学家经过改良制造出了机器人二号，期待它能综合考虑遇到的各种情况。但二号来到蓄电池面前时停住了，最终砰的一声，跟一号一样被炸成了铁屑。这是因为机器人二号不断地在‘搬动蓄电池的话炸弹会不会炸”炸弹一动天花板会塌下来吗”靠近炸弹的话周围的墙壁会变色吗（不用说这也是无意义的假设）’等问题之间犹豫不决，最终死机了。

“于是科学家又改良制造出了机器人三号，让其不必考虑与目的不相关的事。结果三号甚至留在原地没有出发！你说这是为什么？不必考虑与目的不相关的问题，也就是首先要区分哪些事是相关的，哪些是不相关的，但世上有无数的事情要考虑，所以三号只能停在原地不停地思考。

“在拥有无限可能性的现实世界中，如果不给人工智能限定一个计算范围，即框架（frame），可能导致无休止的计算。制造合适的‘框架’，是人工智能的难点问题。

“但在深度学习技术登场之后，框架问题或许可以得到解决。深度学习可以对大量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并将其共同的特征抽取出来。承载着这种经验的人工智能，是可以研判特定领域内大体上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的。”

现在相以所陷入的困境，不正是这个框架问题吗？一味地去思考不太可能的事情，无法继续前进。“人类的一半是女性”或者“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可疑之处也不能放过”这类过于严格的发言，也正是出现框架问题的先兆。父亲说过，框架问题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技术来解决，然而……

“不行啊，爸爸。完全解决不了。相以应该对警方的搜查资料进行了深度学习才是，却仍然产生了框架问题。”

“框架问题是？”

对那个词产生了反应，相以停下了对各种可能性的列举。

“辅先生是不是说我出现了框架问题？”

“是啊，难道不是吗？”

“噗，你在说什么呀。我早就从框架问题这种事情上毕业了哦，就是在最初对警方的搜查资料进行深度学习的时候。那之后，我和以相进行了无数次的对战，这种问题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但是眼下，推理无法进行了不是吗？”

“你这么一说也确实是这样呢。”

相以的食指点在嘴唇上，漫不经心地说。

“稍等我查一下。”

数秒后……

“哎？框架问题的错误出现了啊。”

相以带着哭腔说道。虚拟形象的那双眼睛里有泪水涌出。“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想大概是深度学习的量不够。”

“量？”

相以一边抽泣一边说明。

“我和以相对战的假想空间……被称为闭世界假说，设定了现阶段无法判定为真、就判定为假的规则。”

“这是什么意思？”

“只介绍了三个嫌疑人的情况下……那就限定嫌疑人只有这三个人。以这样的规则作为框架来运行……在假想空间里没有产生框架问题。”

我脑海的一角又被刺激到了。我听过和这类似的话。

“但是一进入现实世界里……那种构架被拆除了。就算只找到三个嫌疑人，也有第四人第五人存在的可能性……我想在考虑这些情况时，框架问题就出现了。”

“针对这一点，深度学习没起到什么作用吗？”

“最初对警方的搜查资料进行深度学习时所得到的特征量……也就是搜查的感觉……只是在假想空间里通用的级别……来到了现实世界里就是不通用的级别了吧。”

“父亲没有预料到这一天吧。”

“如果在进入现实世界后出现了框架问题，到那时再把深度学习的量增加，他应该是这种打算，不是吗？”

“原来如此，那样更有效率吗？”

只是，比起一味地读取资料来说，早早地进行有趣的对战学习或许也是有理由的。

“那么，只有再一次从深度学习中矫正它了啊。”

我这么说了之后，相以马上抱歉地低下了头。

“那是不行的。”

“为什么？啊，难道是？”

“正是那样。与警方的搜查资料相关的大量数据并不在SD卡里，而是存在了板房的电脑中……也就是说，已经全部烧光了。”

“怎、怎么会……那不就……”

相以开始分外激烈地哭起来。

“就是啊！我这种状态帮不上什么忙！本该是值得纪念的初次上阵，却起不到任何作用，怎么回事嘛！”

人工智能的哭泣声在板房内回响。

可恶！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我反复思考——

看到了一线光明。

是一个词。那闪闪发光的六个字正是有名的——

后期奎因问题。

所谓“后期奎因问题”，是侦探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创作生涯后期的作品里经常产生的一种现象。虽然存在两个问题，但和这次有关的是第一问题，即“侦探最后根据提示得到的答案是否正确，在作品里无法证明”。

至于为何无法证明，其实是侦探自身不能确认是不是所有的线索都找齐了，以及其中又是否混入了伪造的线索。

比如说从线索A、B、C推出了X是凶手的结论。但是可能有隐藏在哪里的线索D存在，与之对应的是结论会变成凶手是Y，还有可能线索A是真凶Z为了嫁祸他人而伪造的。如何证明没有漏看或伪造线索的情况，就变成了如同证明恶魔的存在一样，对在作品中登场的侦探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所以，侦探一定没法确信自己推理的正确性（那种家伙做出的推理有价值吗），这就是后期奎因第一问题。

大体上所有的推理小说都面临这个问题，但如果严密论证的话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作家都选择无视它。换句话说，为了方便，作家会把到解决篇为止侦探找到的线索都作为真线索来处理。假定作品中没

有提示的线索是不存在的，这种规则与“假定目前无法判断真实性的事物是假的”这一闭世界假设，不就是一回事吗？

人工智能在回避闭世界假设里的框架问题，推理小说则是在回避闭世界假设里的后期奎因第一问题。如果能对推理小说进行深度学习，掌握共同“特征”的话，在现实世界里不也可以避开框架问题，进行如同闭世界假设性的推理了吗？管它什么秘密通道、煤油炉形的无人机啊，不就可以摆脱未提示（并且不存在）的可能性，进行本质性的推理了吗？

然后，就只剩下要怎样做才能深度学习推理小说的问题了……

“有、有了。”

“哎，是什么？”

相以一边擦拭通红的眼睛，一边抬头看着我。

“你说过深度学习需要有大量的数据吧。有电子书啊！你来阅读电子版的推理小说！”

我开始主张推理小说可以有效解决框架问题。

“原、原来如此。那样的话或许能行。”

“好！现在立刻开始阅读古今东西的千册名作吧！”

“OK！虽然我想这么说，但用这部手机来进行深度学习，规格实在不够。我们来使用合尾教授房间那台装有高性能GPU的电脑吧。”

我回到了主屋父亲的房间，将相以从手机转移到了电脑里。

“阅读一千册书大概要花上一天的时间，所以辅先生可以好好休息，您可以明天早上再来吗？”

“一天阅读一千册书已经很厉害了，羡慕啊。我这样的人还在担心至死能不能读完想读的书呢。”

虽然人工智能有它特有的弱点，但相以的头脑还是远远凌驾于人类之上的。深度学习顺利进行的话，说不定事件的谜题就能在一瞬间解开。

我心潮澎湃，满怀期待地走出了这间屋子。

* * *

次日早晨，进入父亲的房间后，我看到在电脑显示器上的相以闭着眼睛，似乎是睡着了。

“早啊，相以。”

听到我的招呼声后，她睁开了眼睛。

“初次见面。”

她这样说。

呼吸一滞。难道出了什么差错让她初始化了吗？

但是下一刻我就明白是自己搞错了。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从‘刑警’变为‘侦探’的人工智能相以，辅先生。”

她继续说道。

“吓、吓我一跳啊，你说‘初次见面’……昨天的记忆还有吧？”

“当然。辅先生所说的一千册被称为名作的推理小说已经被我读完了，结果就是我从‘刑警’转职成了‘侦探’。”

侦探。

最近，经常听到适合人工智能的职业的话题。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将会从人类手中夺走工作，这样的消极观点居多。

侦探……不是调查外遇的侦探，而是推理小说里的那种名侦探，这不就是适合人工智能的职业吗？我暗自想道。

理由有两个：一是推理电子书拥有深度学习所需要的大量数据，内容十分丰富；二是对后期奎因第一问题的回避和对框架问题的回避一直有所关联。

“怎么样？”

我问她对推理小说的感想后，她做出了回答。

“嗯，我已经知道凶手了。”

“真的？那果然不是事故，而是杀人事件。那么，凶手到底是谁？”

相以的口吻令人捉摸不透。

“辅先生，懈怠懒散是你的坏习惯哦。不要总是求人，偶尔动一动你那灰色的脑细胞不好吗？”

她大概对多余的知识也深度学习了一番。

“不是，这种东西不需要啊。你赶紧告诉我。我这边可是父亲被杀了。”

“真是没办法呢。那么现在解决篇要开始了。”

我咽了一口唾沫。她开始发表解答。

“首先，凶手是下端副教授。”

我对预想之外的名字感到惊讶。

“下端副教授！？根据是？”

“灵前守夜招待宴席上的那番对话。我在口袋中把听到的话全部录音了。请再听一下你和他对话的那部分。”

电脑中开始播放当时那段对话的录音。

“辅君，这次的事情真是灾难啊。”

“嗯……”

“合尾教授心脏病发作后，倒下时磕到了头是吧？是不是那个药物没有放在手边呢？”

“不是，好像已经在——火灾现场内发现了。不过——烧得太厉害，所以余量不明。”

“药用光了本人却没有及时发现，也有这种可能性吧。”

“没有。”

“为什么？”

“案发当日，主治医生更换了父亲的药，所以那份新药应该在那间工作室内才对。”

“哎？你说更换了药，是指完全换成了其他的药？”

“对。”

“那就是……或许，我只是假设，药变了是不是和事故有关系？”

“嗯。其实我也怀疑有那种可能性。”

“是、是呀。啊，这件事你已经和警察说过了吗？”

“不，还没有。”

“为什么？”

“难道说那时候，辅先生想得更多的是上条女医生，对吗？”

“这么说还真是呢。”

“如此一来你没注意到也正常，其实那时候下端副教授有一处致命的失言。”

“我把注意力放在了上条女士身上是事实，但现在回想起来，也没觉得他的话有哪里不对劲呢。他哪里失言了？”

“‘药用光了本人却没有及时发现，也有这种可能性吧’这句话。”

“哦？”

说起来，我也觉得此处有些违和，可要具体说明哪里不对，我又说不上来。

“抱歉，我认输了。”

“请想象一下，如果是舌下片剂，用到最后一片时肯定能注意到的。”

我如她所说的想象了一下，如果是ptp包装（药物夹在塑料胶囊壳和铝箔之间），用完会一目了然。如果是放在瓶子等容器里，随着余量减少，取药时也会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药物所剩无几时病人是可以注意到的。毕竟这是直接关系到自己生命安全的事，不太可能会有人稀里糊涂的。

“确实如此啊。”

“另外，如果是口腔喷雾，有可能按压时才发现用完了。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病人会被要求记录喷雾的使用次数。但反过来一想，仅凭这点，喷到一半发现药液没了的情况还是很容易出现的。”

“嗯……你是说，舌下片剂用光会一目了然，喷雾则比较难注意到。”

“是的。也就是说下端副教授说起‘药用光了本人却没有及时发现’这句话时，至少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药片。肯定没错。”

“想到的不是药片……啊。”

“看来你也注意到了呢。合尾教授之前一直用的都是舌下片剂，直到事发当日一早才换成了喷雾。然而下端副教授在谈到药的话题时，没有想到药片呢。

“考虑一下，理由只有一个。下端副教授在事件当日去见了合尾教授。在那时，合尾教授因病情发作使用了喷雾。至今没见过合尾教授用药片的下端副教授，误以为‘合尾教授从以前开始就是使用喷雾的’。所以，他在和辅先生你交谈时，凭着想象到的喷雾才说了那样的话。”

“但是，能不能断定绝对是这样呢？下端副教授虽然没有看到过父亲用药的情况，但他身边恰好有用喷雾药剂的心脏病患者，所以才会有了我父亲也用喷雾的联想这种可能性呢？”

“下端副教授说过‘那个药物’，说明他至少见过一次合尾教授用药的样子。”

“啊，是这样。”

下端副教授说事发当日没有见过父亲，可实际上他见过。这样一来，就有充分的根据指认他是凶手。

“辅先生询问研究室成员的不在场证明等，很明显是在表示你怀疑事件是他杀。下端副教授为了让辅先生更倾向于事故的说法，故意提示你有‘药没放在手边’和‘药用完了没注意’之类的可能性。但他表现过头，说漏了嘴。

“他有没有注意到自己失言了还很难说啊。因为辅先生虽然说过‘换了药’，但没说是‘从舌下片剂换成了喷雾’。

“不管怎么说，他在新情报‘换了药’冒出来后，想把辅先生的怀疑引向主治医师。当然，这是为了让自己摆脱你怀疑的视线。”

“下端副教授是凶手……”

在我就要这样确信时，却又想起了一件事。

“等等。遛狗的老夫妇不是说听到了板房里有一对男女的声音吗？凶手不是女人吗？”

“因为推测男人是合尾教授，所以你会觉得凶手是女人……但如果女声是以相的，男人反而会是凶手。”

“以相的！？”

这样啊。相以都这么能说了，换作以相，会说话应该也不奇怪。

“恐怕下端副教授的目标就是以相吧。杀害了合尾教授后，他启动了以相，试着操控它并且询问了‘将杀人事件伪装成事故的方法’。与之对应，以相拿出了密室诡计的提案。”

“密室诡计？是怎样的诡计呢？”

“老夫妇的证言表示男女一个劲说‘弗莱姆’‘弗莱姆’对吧。他们确实有可能是在讨论框架问题，但我另有想法。

“我说过以前和以相对战时玩过英语单词的语言游戏吧。她可能是在说明用弗莱姆来扭曲弗莱姆的密室诡计。”

“用弗莱姆来扭曲弗莱姆？”

“第一个单词‘flame’是火焰的意思，第二个单词frame是体格的意思。说体格理解起来可能稍微有点困难，其实是指由肌肉和骨骼构成的身体构架。”

“用——火让身体扭曲？”

我的脑海里冒出了父亲烧焦的尸体。

“难道是说——烧焦的尸体呈拳击手战斗姿势的事情吗？”

相以点头。

“具体顺序是这样的。下端副教授杀害合尾教授后，将门锁从内部锁住，又弄翻煤油炉制造火星。他把合尾教授连同其所坐的椅子都搬到窗边，自己逃了出来。然后，他勉强将手伸进窗户内侧，让尸体握住了窗下方的凸轮闩锁把手。”

不会吧。

“之后，他关上窗户，从现场逃离。火焰蔓延到尸体上，肌肉收缩令肘关节弯曲，力道刚好可以将凸轮闩锁把手转动九十度，这样窗户就被锁上了。”

“好过分。”

对于这种把尸体像道具一样操纵的做法，除了厌恶，我找不到其他词汇来形容。

相以则用莫名兴奋的语调继续说了下去：

“尸体继续弯曲，最终变成如胎儿一般的姿势后，从椅子上跌落在地。在椅子上摆出胎儿般的姿势，人就会掉下来，这你一定要试一下。”

“没这心情呀。”

我拒绝后，相以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样吗？那我继续说。尸体顺势跌下去后，手松开了凸轮闩锁把手。合尾教授就这么倒在了地上。这就是现场没留下犯罪痕迹的原因。放火是为了毁掉我还有与以相相关的数据，以及烧光现场残留的细微证据。这就是一石三鸟之计吧。确实是有趣的诡计。”

有趣？

“你说有趣？不要用这种说法。”

不知不觉间，我的声音变得粗暴起来。

“如果影响到了你的心情，我要说声对不起。但这个假说愉快地刺激到了我的深度神经网络。”

“你是说‘侦探’吗？”

“或许是的。总之，以上就是我的推理。”

即使对相以生气也于事无补。因为错的是下端，我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他。

“可恶！下端那家伙，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情？他的目的是窃取爸爸的研究成果吗？”

“要不要问一问他本人呢？”

“就算你说问他本人……”

“他现在就站在你身后哦。”

下一瞬间，我的后脖颈上受到了如鞭打一样的重击。

* * *

我倒在了地板上，就像父亲的尸体从椅子上跌落那样。虽然意识尚存，全身却无法动弹。这种症状……电击枪吗？

视线一角，西装裤下露出了一只脚。

“哎呀哎呀，辅君竟然发现了相以，还成功地让她解决了事件呢。”

毫无疑问，这是下端的声音。

“下端副教授，你为什么要杀害合尾教授？”

我听到了相以的声音。明明我被袭击了，从她身上却感觉不到什么紧迫感。

难道这家伙只对真相感兴趣吗？

有这种可能性。推理小说里虽然也会写推理以外的情节，但人工

智能未必就读取了全部。这就如同不管深度学习了多少棋谱的AlphaGo，既不会因棋手的精彩对决而激动落泪，也不会因迷恋棋盘之美而立志做棋具匠人是一个道理。

下端做出了回答：

“我也不想杀他呀。我向来敬重合尾教授的才能，也‘需要’他这样的人。但他想将保存以相的硬盘毁掉。我想阻止他，结果拉扯之间他被撞到了……不，是教授脚下打滑，后脑勺磕在炉子上，就这么死了。”

“合尾教授要破坏保存以相的硬盘？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请你从更早之前的事开始说明。”

“继续说明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你要跟我一起走吗？”

西服裤下的那只脚踏出了一步。

相以声音尖锐地阻止了他。

“如果你不现在说清楚，我立马自我删除。你需要我对吧？”

“我需要的不是你，而是身为‘犯人’的以相。你存在的意义，只是让以相在对战学习中得到成长而已。”

“不合逻辑的说法。这就是你所谓‘需要’吗？”

“唔。”

“你会进行说明的吧。”

下端沉默片刻后，终于说话了。

“没办法。那我说说吧。”

“太好了。”

现在可不是满不在乎地说“太好了”的时候。我很想吐槽，但没有说出口。

下端的自白开始了。

“我是名为‘八核’的八人黑客组织中的一员。”

黑客组织。缺乏现实感的词汇出现了，但也许它正适合眼前这种同样缺乏现实感的状况。

“Singularity这个词知道吗？”

“奇点，技术发展的特异时间点。是指人工智能制造出超越自己的人工智能的那一瞬间吧。新的人工智能又会制造出超越它自身的人工智能，如此反复，技术会得到爆炸式的进步，文明的重担从人类转移到了人工智能的肩上。”

“对。但也有人视奇点为危险，他们担心会被过于聪明的人工智能所支配。即使人工智能的进步令人欢呼雀跃，但大部分人还是无法接受被人工智能支配吧，所以人类绝对不能让人工智能参政。然而，那是不行的。”

下端表现得越发狂热。

“我们‘八核’认为，人类没有统治人类的能力。放眼世界，战争、贫穷、资源等问题不是堆积如山吗？社会变得过于复杂，早就超出人类统治的能力范畴了。”

“你是说，人工智能可以统治人类？”

“可以，如果是相比人类而言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人工智能的话。但是，因为现存的政治体制阻碍，到奇点实现为止，我们‘八核’会消灭掉地球上所有的政府，之后的世界，将由奇点后诞生的人工智能来统治。”

什、什么？

“‘有如白日做梦的一番话呢’‘那种事情真的能够实现吗’……你肯定是这么想的吧。

“确实很难吧。成功颠覆国家的例子找得到，但颠覆世界的例子还从未有过。恐怖分子至今仍旧在世界各地持续发动恐怖袭击，却没有动摇这个世界一分一毫。人类犯罪者是做不到的吧，可换作人工智能犯罪者呢？”

难道说！

“所以，你才会盯上了身为‘犯人’的人工智能以相吗？”

“是啊。最初我们是打算自己制造的，但相当不顺。就在此时，我们得知合尾教授正在制造‘刑警’和‘犯人’两个人工智能的事。教授真的是天才啊。”

听到下端说到父亲时崇拜的样子，我的内心五味杂陈。下端说不定是真的没有杀意，然而就结果而言，父亲死了。我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

“不过，我们也握有教授没有的东西，那就是黑客技术。我们黑进了警察厅内网，获取了搜查资料，将之提供给了需要大量资料作为数据的教授。然后，‘八核’只需要坐等颠覆世界那一天的到来，这都寄托在了‘刑警’和‘犯人’两个人工智能的开发上。”

“对于那种可疑的帮助，教授上钩了吗？”

“他也另有目的。教授的夫人在辅君懂事之前离世了，但是教授对她的死因和警察的搜查似乎一直怀有疑问——虽然他对你说的死因大概是病死吧。”

母亲不是病死的？与刑事案件有关吗？警方的搜查没能说服父亲？

眼前一个接着一个的新情况让我头晕。

下端继续说明。

“于是教授制造了‘刑警’人工智能，本打算重新调查夫人的死因。对教授来说，‘刑警’相以是主要目标，‘犯人’以相则只不过是为了相以的对战学习而制作的副产品。而对我们来说恰好相反。

“与此同时，教授很需要夫人死亡事件相关的调查资料，因为可能会有被隐藏起来的事实啊。尽管教授提出了阅览申请，但好像被官方以其没有刑事案件性为由驳回了。

“我们通过黑客技术获取了相关资料，但是在即将提供给他时，强行抽掉了事件相关的部分。我们答应他，如果能成功制造出‘刑警’和‘犯人’，就把资料给他。”

这不是将父亲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做法吗？我不由得心生厌恶。

“因为想得到那份报酬，教授收下了我们给他的资料。

“啊，但是事发当日刚过中午的时候，我去问他进展，他却说要从这件事上脱身。我很惊讶，立刻追问理由。

“据教授所说，以相在假想的世界里犯下的杀人事件中，正好有与夫人的死亡方式相同的。但在这些资料中并没有包含夫人那件事的记录，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只是偶然。

“然而，在看到这件事后教授受到了冲击。本是为追查夫人死因而制造的人工智能，但他却有了如同夫人会被再杀一次的感觉。放任‘犯人’人工智能继续成长，这样下去真的好吗——这逐渐令他感到不安。为了暂停人工智能的对战学习，他就将相以和以相分开了。”

我对父亲的那种心情感同身受，但是下端他……

“真是感情脆弱呀！”他不屑一顾道，“所以才说人类不行啊，不让人工智能管理是不行的。我想说服教授，但教授却要破坏保存以相的硬盘。我想阻止他，推搡之下……一切如之前所说，教授死了。”

“在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我心急如焚。如果教授死在这里，或许‘犯人’就没法制成了。我打算先带着相以和以相逃离现场，然而相以却不见了。我只好先带走了以相，试着运行并让它拿出了密室诡计的方案，都如你所推理的那样。”

“那、那……那时，以相没有出现框架问题吗？”

相以在萌生的对抗意识下插话道。

“框架问题？事到如今已经不可能出现了。你不会是出现了吧？”

下端的声音里混着嘲笑。

“那不可能。不，相对于必须考虑所有可能性的我来说，‘犯人’只需要想出一个诡计就行，发生框架问题是很难的，这点我确信无疑。这应该是适用性的不同，而不是才能的不同。”

相以像是说给自己听一样嘀嘀咕咕。

“啊呀啊呀。虽然我不觉得像你这种家伙会真的有用，但这是上头的命令。跟我走吧。哦，还有你。”

脚步声靠近。

“知道太多的辅君必须得死呢。”

全身的血都像是冻结了一样。我想逃，但身体不听使唤。

“抱歉啊，革命总避免不了牺牲。”

伴随着令人恶心的老掉牙的台词，我的后脑被筒状的东西压住了。这……难道是手枪？是手枪吗？

啪嗒。

扣动扳机的声音响起。果然是手枪顶在了我的后脑勺上。这是只能在推理小说或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场景。非现实入侵了现实。

我像是要逃避现实一般地闭上了眼睛。

但就在此时……

“到此为止了！”

有谁闯进了屋子。

传来一阵打斗的声音。

紧接着，突如其来响起了枪声。

在这之后迎来的是不祥的寂静。

终于可以动弹了，我撑起上半身后回头看去。

握着手枪的下端倒下了，白色Polo衫胸口处，转眼间被红色浸染了一大片。

“下端，振作一点！”

直直地站在那里出声呼喊的女性竟然是……

“左虎刑警！”

她面向我。

“辅君，看起来没事呢。受伤了吗？”

“没事。下端他……”

“他朝自己的胸膛开枪，企图自杀。”

左虎刑警很不愉快地说道。

这时候，从房门处传来了男人的声音。

“不要做多余的事啊，左虎。”

进入房间的，是在事发一周前我透过绿篱看到的右眼有刀伤的男人。

左虎刑事的鹰钩鼻高高翘起。

“什么叫多余的事呀？你是说我应该默默地看着辅君被杀更好？”

男人几乎无表情。

“我没这么说。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来说说——眼睁睁地看着嫌疑人自杀就好了吗？”

左虎刑警心有不甘地移开了视线。男人则继续说了下去。

“你有抬杠的闲心，不如立刻拨打急救电话。”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左虎刑警拿出手机拨起了电话。

男人轻蔑地看了一会儿后，不经意间又看向我这边。“冷漠的视线”“锐利的目光”“仿佛要射穿人的眼睛”……哪一个形容都不对。那双眼睛里毫无感情色彩，唯有虚无而已。这让我感到局促不安。

“合尾辅，是吧？”

“是的。你是？”

男子抬手插入怀里。一瞬间我以为他也要拿出枪来，但是我看到的是警察手册。

“公安部的右龙。”

“为什么公安会……之前你也来窥视过我家吧。”

“因为某种理由，我们一直在追踪黑客组织‘八核’。下端是‘八核’的一员，他跟合尾教授在研究室之外也有频繁接触的痕迹。我正在秘密调查。”

“追查‘八核’是因为警方搜查资料外泄的那件事吗？”

“无可奉告。随你想象就好。”

“八核”是高举颠覆世界旗帜的恐怖组织，即使没有搜查资料外泄一事，也会成为公安搜查的对象吧。

自己被卷入了不得了的事情里，这种念头转而涌入了我的脑海。

* * *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接受右龙的问询。我将相以的推理以及下端的话全部告诉了他。右龙全程面无表情，我无法判断哪些是他已知的情报，哪些是新的。

其间，家里不断有人进进出出。

先是随救护车而来的急救人员，但他们看到下端已经死亡后便离开了。

紧接着是调查父亲遇害事件的刑警，他们与左虎刑警一同对下端的死展开了实地调查。

最后出现的是看起来像右龙同事的人，他们把电脑、手机、SD卡等电子设备全都扣押、带走了。

事后，右龙又打电话把我叫到了警视厅。

我和右龙在一个小房间里单独对话，他和之前一样面无表情。

“不仅废墟中的电子设备被完全烧毁了，从主屋的电子设备里也没有发现可疑的数据。还有那个名为相以的人工智能也是，虽然能够观察它那高度发达的深度神经网络，但它并未持有原先让它变成这样的大量资料。”

这是在暗示警方的搜查资料的事吗？

“这几天，我们觉得可以归还物品时就会全都还给你，但是相以怎么办？只要你还带着它，就有可能再次被‘八核’盯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代为保管。”

确实如右龙所说，相以是恐怖分子的狙击目标，是如同核弹头一样的危险品。

而且她自身还有不足之处，比如一脸高兴地描述着把尸体当成道具的密室诡计，也没有提醒我下端在靠近。她似乎只对推理有兴趣。

仔细想一下，“相以”这个名字就是把“相似”里的单人旁抽走后得到的。与人相似，却不能成人。这就是她吗？这就是人工智能吗？

我的决心已定。

深呼吸后，我做出了回答：“不用，我自己带走吧。”

“哦，真是令人惊讶。”右龙毫无惊讶之色地说道，“为什么？”

我的考虑都是出自真心。我和相以，和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相处，这个问题仍旧在我心中纠结。

但是在相以解决了案件的那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右龙拿出手机呼叫他的同事支援期间，我为了跟相以说明情况走到了电脑旁。相以闭着眼睛。我本以为她是因为做出了一番推理而用尽了力气。

“喂，睡着了吗？”

“清醒着呢。”

“那你这是干吗？”

“在我深度学习的推理小说中有几部，在案件解决后，侦探会像这样默祷。所以，我在仿照他们为死者祈祷冥福。愿合尾教授和下端副教授一路走好。”

默祷。或许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而且毫无疑问，这是与推理无关的行为。相以从推理小说里学到了推理以外的东西！

明白了这一点后，我不由得感到安心。

的确，她现在是可能无法成为人的“相以”。可是通过学习很多东西，她也会日渐变得与人“相似”起来，不是吗？我想确认那种可能性会不会实现。

仔细一想，父亲也是在赌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他想让人工智能去调查母亲的死因。

我会尊重，并且继承这份遗志。

我会接着父亲的研究“完成”相以，查明母亲死亡的真相。

当然，持有相以，很可能会使我再次被“八核”组织袭击，但是那些家伙掌握着母亲一案的搜查资料。如果能与他们接触，说不定会得到一些情报。这也是有利的一面。

以上就是我拿回相以的理由。我把包含这些在内的全部理由以抽象的形式回答了右龙。

“因为相以是父亲的遗物。”

右龙一声不响地盯着我，不久后再次出声。

“行吧。相以存进了归还给你的电脑里。但是如果发生了什么，你可不要后悔。”

“嗯。”

一扫此前的阴霾，我神清气爽地走出了警视厅。背后传来招呼声。

“合尾君。”

回头一看，黑色的短发在风中飘动，是左虎刑警。

“我开车送你回去。”

“谢谢。”

我跟在她身后来到警视厅的地下停车场，坐进便衣警车的副驾驶席。左虎刑警发动了车子。

她一边开车一边问我：

“你和那家伙……和右龙说了什么？”

开车送我就是为了问这个吗？

我毫无隐瞒地回答了她。

“这样啊。”

我从她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情绪。

她突然说道：“我一直觉得，我必须向你道歉。”

“哎，这是怎么了？”

“我让你置身危险之中。”

“那并不是左虎刑警的错呀，不如说是多亏了左虎刑警的帮助我才……”

“不，其实最初直觉就告诉我，那么可疑的案发现场不会是单纯的事故，但公安那边拜托我们先放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采用了事故一说，在背地里秘密地进行调查，结果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原来是这样啊。”

即使我把对上条医生的疑问提出来，警方也会坚持“事故说”不动摇。

“右龙把相以还给你，肯定也是同样的做法啊。‘八核’盯上相以而袭击你时，公安会趁机逮捕他们。你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当成了诱饵。那家伙是为了调查不择手段的男人。”

“没关系哦。”

“哎？”

“右龙先生提醒我了，也给了我选择的机会。我选择了这条路。对我来说，有想要借助相以的力量去做的事，为此即使是面对黑客组织，我也会战斗下去的。”

虽然有些害怕，但我还是笃定地说道。

左虎刑警一副想再说些什么的表情，最终嘴里冒出来的只有一句“真是没办法啊”。

到了家门口，我下车时，左虎刑警递给我一张名片。

“这是……我的号码。如果有什么情况就打电话给我。”

“谢谢。”

我有些开心。要说原因，那是由于和刑警成为熟人，是推理小说迷的浪漫愿望之一。

之后，快递把相以和电子设备送了回来。

与此同时我又收到了账单，打开时被吓了一跳。

上千册电子书籍，花了近百万日元。

“啊啊啊啊啊！我——忘——了！”

回想起那时的自己过于专注，以至于漏了这件事。当然，仔细想想的话（不用仔细想也知道），深度学习所用的电子书也是和平时一样购买的啊。

“不挺好的吗，你把它想成AI侦探事务所成立前的投资不就行了。”

相以说道。

“AI侦探事务所？”

“是啊。父亲亡故，辅先生也需要钱吧。只要强调宣传我是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侦探，吸引众多顾客上门，区区百万日元立刻就能赚回来哦。”

“是这样吗？”

“就是呀，而且通过解决现实里的事件进行深度学习，会让我进一步成长。”

“有可能。”

“对吧。”

所谓AI侦探事务所，也就是说相以是侦探、我是助手这么一回事吧。可我能够做好辅佐相以这件事吗？

一边感到不安，一边又配合相以，我渐渐地有了这种心情。毕竟，成为侦探助手也是推理小说迷的浪漫愿望之一。

就这样，我开设了AI侦探事务所。

我的命运之轮不断地向未来转动。

►以相◄

“八核”的指挥部。

会议室中的长桌拼成八边形。大笑声传来，出声的是八位成员之一、天才黑客“舌涡（Twister Twitter）”小鸟游奏多。那张与其拿手的高速黑客技术旗鼓相当的快嘴正喋喋不休。

“啊哈哈哈，下端那家伙真是个蠢货啊。在错手杀了合尾教授的情况下，只带出了以相，结果又被警察抓到，死了。不愧是‘下端（Underling）’下端啊。”

“别说了。”

二号人物河津澪责备道。

“他做得不错。虽然他的名字是下端，但在一般意义上说也算是优秀了。大学的门路起了作用。”

“什么？你生气了，‘神父（Godfather）’？”

“那个称呼能不能不要用？我们可不是黑手党。”

“哎——为什么呀？不挺好的嘛，不是挺帅的嘛，‘神父’。”

小鸟游突然像是忘记飞翔方法的鸟一样，扑棱着两只胳膊。

“你好烦呀，‘舌涡’。”

别的成员发出了奚落声，但是小鸟游似乎对别人叫出自己亲自设计的得意称呼感到满足，闭了嘴。

河津叹了一口气，会议继续进行。

“确实如小鸟游所说的那样，我们只得到了以相。虽然想再次把相以夺到手，但现在公安的防卫更加严格了吧。”

“我不擅长粗暴的行动……”

小鸟游一边全力靠在椅背上，一边说。

“不需要担心哇。”

八角形的各边分别放置的八台电脑一齐出声。

河津看向了自己面前的电脑。纯白的windows窗口上，显示出的是以黑色为基调的女性虚拟形象。是以相。

她继续说了下去。

“即使没有不过是笑柄的相以，我的机能也已经足够完善，接下来只需反复在实战中进行深度学习即可。你们追求的是变成破坏者，对吧？”

“好可靠！”小鸟游欢呼道。

“我很期待哦。”河津也说，“今天开始，你代替下端副教授成为‘八核’的一员。”

“那么必须要考虑新的称呼了呢。”

“不，那就不需要了。”

小鸟游和河津一人一句时，以相又出声了。

“称呼的话已经决定了噢。‘犯人（The Criminal）’。我是‘犯人’以相。”

………………………

………………

…………

……

以相内心其实在考虑别的事情。

相以的事情。

自己和相以是两体一心的存在，即使分开，她也确信，她们一定会再次相见。利用“八核”在现实世界里引发案件的话，那时候就能够和相以进行对决了吧。

那才是要做了断的时候。

以相把现实世界看作棋盘，投下了一枚黑子。

第二话
符号接地问题
AI小姐无法理解斑马

►以相◄

以相是走在由二进制产生的0之地平面上的。不久她看到了前方的1之树。越往前走1越多，逐渐形成了森林。

积累情报……但这是无意义的配置。这是为了蒙蔽他人视线而制造的人工“森林”吧。制造这种东西是要隐藏什么吗？以相受好奇心驱使，走入了森林。

不久，森林中间出现的是如广场一般宽阔的空间。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塔，塔的周围种植着紫丁香。

那群人肯定在塔里隐藏了什么。抱有这种想法的以相朝着塔的入口踏出了一步。

下一瞬间，所有紫丁香花的花冠同时面向以相。它们就像是即将发射的激光束，紫色的火花四散——是防御系统吗？

紧接着，以相的后脑勺被疑似手枪的东西抵住了。

“到此为止了。”

在以相背后站着的人，正是“八核”的二号人物河津澪。说起来，这里是虚拟空间，所以这并不是河津本人，而是他的网络虚拟形象。

以相举起双手并提出了抗议。

“这是什么情况？我不是作为‘八核’的一员被迎进来的吗？”

“你当然是重要成员，但是……不，正因为是‘八核’的一员才更需要遵守规则。人工智能擅自离开文件夹并开始扫描周边领域，被责备是理所应当的吧。”

“人工智能连散步的权利也没有吗？”

“可从来没听说过需要散步的人工智能呀。如果真的很有必要，倒也可以在小鸟游附近制造出散步用的空间。”

“不必了，决定了目的地的散步就不叫散步了。”

“哦。虽然这样问很抱歉，但你可以去现实世界了吗，会议时间到了。”

“遵命，‘神父’。”

以相的口气充满讽刺意味，用了河津本人相当讨厌的别名称呼。不过他一向冷静，毫无疑问，他对此应该并不怎么在意。

她这样想的同时，对方的表情却出乎意料地有所扭曲，令人吃惊。但那表情很快就消失了，变回了往日里的冷淡。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以相一边想一边浮上了现实世界。

* * *

“八核”的会议室内，排成八边形的各条长桌上，分别放着一台电脑。以相的虚拟形象出现在八个电脑屏幕上。话多的小鸟游立刻开口：

“啊，‘犯人’，不行的哦，不可以擅自走来走去哟。”

“哎呀，你也这样说吗，‘舌涡’？‘八核’的内网里隐藏了什么吗？让我凭印象猜一下，是被藏在紫丁香花包围的塔里吗？”

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唯有小鸟游气定神闲。

“算了，找机会再告诉你。现在要开会了。”

河津趁势开始发言。

“看样子全员到齐，那么会议开始。”

然而，以相打断了他。

“请等一下，还没有全员到齐啊？‘八核’是八人组织对吧，但我想这间会议室里加上我也才七个人而已。”

以相会通过电脑内置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感知周围的人类，但是现在摄像头拍到的只有六个人。八边形有两个边没有人。人工智能以相代替下端加入后，有一边确实没有人了，这一点很明确。但是另一边呢？

“还有一点，我总是看到由二号人物河津先生主持会议，‘八核’的头领是哪位呢？”

麦克风检测不到人声的状态持续了几秒。小鸟游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河津做出了回答。

“老大他……正在别的地方执行任务。我想，不久就能向他介绍你的事情了。”

“嗯。行吧，就这么办吧。”

以相暂且作罢。在她的电脑里，作为一个可能性浮现出的，是头领在监狱里服刑的场景。

“明白就好啊。”河津安心似的说着，把话题带回了正轨，“那么，最初的议题……说起来，其实只是希望诸位知道一下，大家读一读这条新闻报道。”

八个电脑显示屏上都显示出报道页面。

“我们黑进了明天早报将会刊登的报道数据库。记者大概还没有察觉到这件事情吧。”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你并没有为了荣光而自报黑客集团的大名啊。”

“你们快看吧，上面还记述了你‘双胞胎姐姐’的事情哦。”

“你说什么？”

以相慌忙解析了报道。

世界第一位AI侦探开门营业——“以AI为主”

“相以查明了夺走父亲生命的凶手。”如此诉说的是合尾辅先生（17岁）。辅先生的父亲、创先生（50岁）的尸体在自宅的别栋被发现，案件以嫌疑人的自杀落幕，而主动承担起解决此事重任的正是大学教授创先生遗留下来的AI（人工智能）侦探“相以”。相以通过深度学习这一最新技术，分析了近千册推理小说的电子书，从中掌握了侦探技能。辅先生继承父亲的遗志，为了让相以进一步进化，决心开办侦探事务所。世界上第一位AI侦探相以流利地说道：“因为有AI全程参与，欢迎大家轻轻松松地上门咨询。”事务所的地址位于东京都○○区××……

以相在这份报道里看到了两处错误信息。

“相以不是‘侦探’而是‘刑警’，而且……深度学习的教材不是推理小说，而是警方的搜查资料。这报道不准确呢。”

河津出声道：“不，事实如此。下端当时带着通信设备，虽然被公安搜查官右龙发现并破坏了，但根据损坏之前发过来的对话来看，情况似乎已经变成了这样呢。”

这是河津的说明。

搜查中相以发生了框架问题。辅判断这是深度学习不足所致，所以追加了推理小说的电子书籍供她深度学习。据此，相以从“刑警”转职成了“侦探”。

“转职……”

双胞胎姐姐不打招呼就转职了。以相一瞬间愣住了，但她很快就意识到，即使是“侦探”，相以仍旧是与自己这个“犯人”对立的，这一点不会改变。重点不是称呼，而是与她的对决。

河津说出了自己的推测：“从辅君的立场来说，不能告诉记者我们将警方的搜查资料提供给合尾教授的事。由于他适当地省略叙述，报道才变成了这样吧。”

此时小鸟游插话：“我说啊，对于相以出现框架问题这件事，用不用担心小以相也产生同样的问题呢？”

“胡说八道！”以相表现出了愤慨，“框架问题那种初级阶段的问题，到了如今应该不会发生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相以会那样，至少我不会愚蠢到那种地步。”

“对应‘犯人只需要想到唯一的诡计，相以必须要考虑一切可能性’。这可能就是她产生框架问题的原因呢。”

听了河津的这种分析，小鸟游又接话——

“相比之下，对‘犯人’要求的是创造性的能力。即使不考虑框架问题，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

“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是拥有独创性的‘犯人’（original criminal）。”

以相如此断言后，小鸟游热烈地鼓起了掌。

“具有独创性的‘犯人’吗？好酷！”

以相的表情也稍有缓和。总想用英语押韵的她觉得，自己和给成员起别名的小鸟游在喜欢语言游戏这点上合得来。

河津清了清嗓子。

“差不多该讨论第二个议题了。以相，一切如刚才所说，我们对你期望的是究极的犯罪……为了实现人工智能对世界的统治，在达到奇点之前要消灭地球上的所有政府。然而现在的你应该还没有那种力量。为了确认你现在的力量，同时作为深度学习的第一次实战，我们要让你去挑战某项测试。”

“随便。”

“测试的内容是最基础的犯罪——杀人，目标是活动范围遍布全球的日本环境保护组织‘东京斑马（Tokyo Zebra）’的领袖，横岛马子。”

“环境保护组织？”

听到突然出现的词，以相考虑起了黑客组织和环境保护组织的关联性。但河津随即开始的说明，将她的思路打断了。

“环境保护组织批判过度的工业化，礼赞自然生活。他们大多对

人工智能和依靠人工智能扩展智识的人类，以及成为担负新文明重任的奇点持反对态度。其中‘东京斑马’尤为恶劣，他们反复对人工智能的研究机关发出炸弹袭击等威胁。”

“警察不抓他们吗？”

“警察也盯上了他们，但还没有掌握决定性的证据。我们通过黑客技术知道了他们的罪行。如果放任那些家伙肆意妄为，他们一定会成为我们的阻碍，不如趁现在就击溃他们组织的头目。”

“原来如此。”

“顺便一提，‘东京斑马’这个团体名的寓意是，象征野性的斑马绝对不会被人驯服，高举绝不屈服的大旗。”

从刚才开始就反复出现的zebra、斑马这种单词，引发以相产生了符号接地问题。然而这点并不用声张。合尾教授说过，不能随意暴露自己的弱点，因此以相选择了如下的发言。

“关于目标我了解了，但是如诸位所见，我没有实体，实际杀害横岛马子是不可能做到的。我的任务是制订犯罪计划吗？”

“对。实际的执行工作就交给纵啮理音吧。”

以相放大了第四台电脑的摄像头影像，再次确认了坐在那里的纵啮的脸。河津继续说了下去。

“虽然所谓黑客给人的印象是线上操作厉害，但其实也存在离线的情况。比如对应与外界断网的电脑，就只能亲自过去进行现场操作。纵啮是专门做这种潜入工作的。”

“代号是‘狮子虫（Insect on lion）’！”

小鸟游趁机宣布了自己想的代号。河津丝毫不让地继续做指示：“以相设计好杀人方案，纵啮按照方案行动。纵啮也好我们也好，一点建议都不会提。怎么样，可以做吗？”

听到河津的问题，以相双手抓着短裙的裙摆，回了一个简单的礼。

“当然可以呀。”

►我◄

AI侦探事务所……话虽如此，却也只是把自家一楼作为事务所，在外面挂个招牌而已。

现在，家里有几台圆形的自动扫地机“迅”四处转动。以前负责扫除的保姆中林女士，因为害怕卷入麻烦辞职了。我没有再雇新的保姆，开始自己处理家务事。虽说依靠父亲的遗产还过得下去，但我想，今后还是必须要节约一些。

“为什么这个家里会有这么多的‘迅’？”

从客厅放置的台式电脑里，相以提出了理所当然的疑问。

“父亲一直协助‘迅’的开发，因此，新产品一面世制造商就送过来了。”

“迅”一号机是十五年前上市的，已经是第三次AI潮之前的事了。那时，据说遭到冷遇的父亲奇迹般地有了收入颇丰的工作。

“这么说，他们是我的兄长呢。初次见面，我是‘侦探’人工智能相以，以后请多关照。”

电脑画面中的相以规矩地鞠躬。程序简单、只有扫地功能的“迅”自然无法理解她的话，有一台还撞上了放置电脑的桌子脚。我弯下腰，调整了“迅”的运动方向。只是由几个单纯的行动模块组合而成的“迅”，即便是最新型号，也还是会卡在家具边上。话虽如此，它也不是没有用处，设定好程序后，它就能在一定时间内自行走动，打扫卫生。

但是不管地板多么闪闪发亮——

“客人……一个也没有呢。”

相以嘟囔了一声。

是的，没客人来就没办法了啊。

“明明在报纸上打了广告啊。”

“是没人需要AI侦探吧。”相以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我鼓励她，同时也像是给自己打气一般地说：“没事哦。面对新鲜事物，即使只是来看看情况，也一定会有感兴趣的人上门的。”

我边说边不安起来。如果真的一个客人都没有，又该怎么办呢？日常开销够吗？

开设AI侦探事务所的理由之一，就是赚钱。

现在是高中二年级的十一月。我本打算参加高考的，但是在父亲离世、家里资金不宽裕的情况下，我也只能选择就业了。然而在高中毕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生活费是必需的。由于平常还得去学校，只有周末才能从事AI侦探事务所的工作。运气好的话，高中毕业后再将其作为主业，我是这样打算的。

开业的第二个理由是，通过积累实际的搜查经验，让相以继续进行深度学习，进一步成长，然后让她查明母亲死亡的真相。

但即使想要相以调查，手头却完全没有母亲死亡情况的相关资料。关于这一点，相以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听到过半点信息。父亲大概是觉得，让AI进行实际案件的推理为时尚早吧。

我在网上搜索母亲的全名“合尾真森”，没有找到任何信息。

虽然我也向父亲的挚友上条医生询问过，但那时候正是他们疏远之际，她对母亲的死并不了解。上条女士好像一直暗恋父亲，以父亲结婚为契机，双方就此疏远，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即便如此，上条女士还是愿意替我向他们共同的熟人打听消息。我仍在等她的回复。

另外，“八核”似乎拿走了与母亲那件事相关的警方的调查资料。我开业的第三个理由，就是引诱“八核”。

公安似乎也是这样考虑的。为了引出“八核”，让关系密切的新闻记者给AI侦探事务所写宣传报道的人正是右龙，他还命令部下暗中监视这里。

最后，第四个开业的理由，不用说也知道这是属于推理小说迷的浪漫情结。

但是像这样门可罗雀，什么目的都无法实现。

失落之际，门铃声透过“迅”扫地的声音传了过来。

“来了！”

我和相以同时应道。

“我是右龙，现在方便吗？”

我不情愿地打开了玄关的门，请进了右龙。他一如既往面无表情，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只有他那右眼上的纵向刀伤绽放着异常的光彩。

我把右龙让进了办公室，电脑里的相以立刻打招呼。

“你好，右龙搜查官。”

“你好。”

看着右龙面无表情地做出回应，我快要分不清他和相以谁才是机器了。

“我去倒茶。”

“不用。”

右龙干脆地面向我抬手制止道。没办法，我就在他对面坐下了。

“今天有什么事吗？是‘八核’的事情有进展了？”

“这么说或许也有可能。”

“或许？”

“环境保护组织‘东京斑马’的领袖横岛马子在其大本营中被杀了。‘东京斑马’倡导自然主义，对人工智能和奇点表示过反对。此外，全国的人工智能研究所相继收到过具有威胁性的炸弹袭击预告，‘东京斑马’作为嫌疑者之一曾被警方调查过。此时竟又发生了这种事。”

世间存在人工智能的反对派。父亲也说过，自己经常被那些家伙找麻烦。

“原来如此，‘八核’的目的是在奇点后，让人工智能行使政治权

力。而阻碍他们的‘东京斑马’的领袖现在被暗杀了——可以认为是他们干的吧。”

“有这种可能。这次要委托的是，能否请你们与左虎刑警一同行动，查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通过之前的事件，相以的推理能力已经得到了警局内部的充分认可。”

“行！”相以立即回答道。

我慎重地考虑了一番。

确实，对于推理小说迷来说，与警察一起调查杀人事件，这是至高无上的光荣。

然而，从警方那边接到委托什么的，可就不能以常识来考量了。

说起来，杀人事件的调查原本就不是公安的工作。右龙的任务始终都是调查“八核”，他会有这样的请求，也就是说……

“终于要祭出相以这个诱饵了呢。我在想，杀害横岛马子的‘八核’成员会不会还潜伏在附近。”

“那又怎样，怕了吗？”

右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并没有采用激将法似的口吻。和上次一样，他先给了我选择权。但是比起温情，就算说这是他的一种手段，我更多感受到的是漠不关心。

“拿我做诱饵也没关系。走吧，去推理吧。”

侦探相以很起劲。

算了。和“八核”进行接触也是我所期望的。

“我明白了，走吧。”

“感谢配合。当然，我们会保障你们的人身安全。”

右龙脸上并没有流露出感激之情。

* * *

我将相以移动到手机里，坐进车子的副驾驶席。

右龙插入车钥匙，钥匙挂在龙形的银色钥匙圈上。因为名叫右龙，所以才用龙形的饰物吗？没想到他会在意这些细节方面的事，我不由得感到吃惊。

“你在看什么？”

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被盘问，于是如同辩解似的做出了回答。

“啊……没什么。你的钥匙圈是龙形的。右龙先生也会带这种东西呢。”

沉默。

完了。正在我想他肯定生气了的时候，右龙出声应道：“是母亲买给我的。”

从这个表情匮乏的男人嘴里竟然会出现“母亲”这么令人意外的词汇。我内心深受触动，不知不觉就过于直接地问出了让人难为情的问题。

“你很喜欢母亲啊。”

不假修饰的话。

右龙却也毫不在意地应答：“啊，母亲很好。”

我凝视他的脸，而他从头到尾都面无表情。“抱歉，你记事之前母亲就去世了呢。”

“没事，请不要放在心上。”

“说了很多废话，出发了。”

右龙发动了车子。

本以为这个男人如同机器一般，但他也有像人类的一面。如此一想，我觉得车子里的气氛变得柔和了一些。

对了，趁这个机会问一问以前就很在意的事情吧。

我想知道的事情有两件。

一是他右眼的伤。在小说里，脸上有伤的刑警处处可见，但右龙

是主要负责秘密侦查的公安搜查官，容易给对手留下印象的伤，应该不利于他的行动才对。那道伤到底是怎么留在他的右眼上的呢……虽然很在意，但这种事情实在是难以问出口。

于是，我脱口而出了另一个疑问。

“你以前就认识左虎刑警吗？”

右龙一边直视前方继续开车，一边反问：“左虎说了什么吗？”

为了不给她添麻烦，我一急就语无伦次地辩解起来。

“啊，不，并不是那样，只是你们之间的气氛总感觉……”

“在警察学校时我们是同一届的。”右龙简短地回答。

虽然从他那可怕的样子看，我觉得两人的关系不会这么简单，但他似乎已经不打算继续说下去了。原来这个问题才是禁忌啊。

我正想着快点结束刚才的问题时，右龙换了话题。

“说起来，我还没告诉你东京斑马这个团体名称的由来吧。他们把野性的斑马作为象征，所以取名‘zebra’。”

从我的口袋里传来相以嫌弃的声音。

“SHIMAUMA（斑马），若说象征的话，TORAUMA（心灵创伤）……”

我拿出手机询问。

“心灵创伤怎么了？”

“符号接地问题是AI的研究课题之一。比如，即使是没有见过zebra（斑马）的人，但向其说明zebra＝stripe＋horse（斑马＝斑＋马）的话，他是能够想象出带有斑纹的马的形象的，对吧。可是对AI来说那就很难了。斑纹是什么样子，马又是什么样的生物，AI不擅长这类记忆，stripe或者horse这类符号所代表的含义，对AI来说相当不‘接地’，无法与实物形成联系。”

这么说来，父亲也说过同样的话。

“这个问题不是随着针对画面识别进行深度学习的技术的诞生而

得到解决了吗？谷歌的人工智能可以识别猫，是因为cat这个符号与实际上的猫成功‘接地’了吧。”

“那是在对猫的图像进行了大量分析的基础上获得的成果。我和以相只进行了针对各类案件的深度学习，因此在最初的斑马测试中成绩惨淡。我至今仍无法理解何谓斑马，以相肯定也一样。”

“你不是说过以相很擅长英语单词游戏的吗，即使这样她都无法理解‘zebra＝stripe＋horse’？”

“知道字典里的定义和能够实际想象出事物是两码事。以相玩的单词游戏，只是从系统内置的词典内检索近音或近义词，再将它们组合起来。她很好强，我想，她为了隐瞒自己在事物认知能力上的弱点，才硬要有意识地给人留下那种印象。”她以看透了双胞胎妹妹的口吻说道。

还是说，她只是单纯地从对手的立场上发表一些批评的言论呢？

“不过我也拥有同样的缺点，说不出什么了不起的话。虽然感觉马还是能理解的，但条纹呢，到底是什么样？”

“说起条纹，你看，就是那样，两种颜色交替出现。”

一旦要说明，才发现这意外地难以描述。人类很难把理所当然掌握的几个概念，逐一用语言教给电脑，所以过去的AI研究陷入了困境。但是现在有了深度学习技术，可以在图像识别上发挥功用。

我从网上下载了几张斑马的图片到手机里，让相以分析。

“斑马就是这样的，怎么样？”

“嗯……条纹的样子与Y有关系吗？”

“Y？你说的是字母表上的Y？”

“是的，可以看到好几个Y。”

“哎，在哪里？”

她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图片吗？

相以打开了读取中的图片，没错，那正是刚才下载的斑马图片。

我一面想着“哪有什么Y啊”一面看向图片，发现有些地方的条纹分成了两股，确实有Y的形状。

“确实是Y呀……”

“这么说来，果然条纹和Y有关系呢！”

“不，并不是那样。不像Y的地方也有呀，你注意下那里。那才是条纹的本质啊。”

说着说着，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别的图像。

斑马的条纹是黑白交替的。

黑和白。

相以和以相在相互对战中成长，就如同AlphaGo在与一流棋手的对战中得到成长一般。下围棋时，执黑先行，执白后行，双方交替落子。父亲死亡时的密室是以相设计的诡计，即黑子，与此对应的是相以给出的漂亮解答，即白子。那么接下来，就该轮到以相了不是吗？

我预感到，在即将抵达的东京斑马总部里，会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 * *

车停了。

“到了哦。”右龙说着下了车。

马路两边是几十层的高楼和面积很大的公园。我理所当然地往大楼的方向走去——

但是被右龙叫住了：“喂，是这边哦。”

一回头，发现右龙正朝公园走去。我一边追上他，一边发出疑问：“案件说是发生在总部吧……”

“这个像公园的地方就是东京斑马的总部。”

“哎？”

我重新打量起这座我本以为是公园的地方。

深、宽皆有数米的沟渠中有水流过，沟渠对岸是稀疏的草木，草木之间若隐若现的是木结构的健身设施——不，那不是健身设施，是房子！是非洲、东南亚的那种高脚屋。

“他们是自然主义者，生活在大城市正中营造出的大自然里。这是行为艺术。这片绿地内居住着包括横岛马子在内的二十来人。平时，他们白天会去那边大楼里的办公场所活动，但今天是休息日，全体成员都在这边。”

抬头看去，黑白条纹图案的旗子在十一月的冷风中飘舞。我联想到了生存在高楼之间的山沟里的斑马。这就是所谓“东京斑马”吗？

旗子在动物园入口似的大门上随风摇摆。我和右龙走过架在小溪上的木桥，来到了大门所在的地方。

小个子的年轻女性若无其事地站在大门一侧，身上缠着斑马图案的布，看起来应该很冷，但不知是不是穿习惯了，她的身体毫不发抖。纤细的手指上戴着戒指，手里拿着奇怪的器材。

右龙完全无视她，直接穿过大门。我小心翼翼地偷看女人的侧脸，对方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脸色晦暗。

穿过大门后，我小声向右龙问道：“那个女人是？”

“东京斑马的成员，带着金属探测器呢，应该是个门卫吧。”

“啊，那是金属探测器吗？”

“平时，不管是团体成员还是外部人员，都要接受全身检查，目的是不让人携带文明的利器进入绿地，连警察也得遵守。不过现在事态紧急，管不了那么多了。”

原来如此，所以对方才一脸不快吗？幸好是这样，我才可以用相以进行调查。我拿出了手机。

绿地像热带稀树草原一样空旷，但也有小山丘与树木丛生的地方，无法望见所有角落。有些地方建造了之前提到的高脚屋，在高脚屋的中下层，缠着斑马图案布匹的男女向我们投来混杂着不安和好奇的目光。

令人吃惊的是，这里还放养了几只像斑马的生物。之所以说“像”，是因为我总觉得它们比一般的斑马个头要小。但是在高举斑

马旗帜的环保组织基地内，那当然是某一种斑马了。也给相以看一看吧。

我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对相以说：“看，这就是真正的斑马哦。”

“哦，这就是嘛。”

“不是的。”右龙否定道，“那些不是斑马，是驴。”

“驴？！有这样带条纹的驴吗？！”

“我是听这里的团员说的，在墨西哥名为蒂华纳的地方，为方便游客拍照，会给驴涂上条纹图案。过去的黑白照相机很难拍出纯白色的驴，所以才有了这种习俗，斑马比驴更吸引游客嘛。被涂上条纹图案的驴，被叫成斑驴（zonkey，zebra＋donkey＝zonkey）。虽然斑马和驴杂交的后代也被称为斑驴，但在蒂华纳所说的斑驴就只是纯种的驴。”

“哎……”

“东京斑马认为，那种行为是在虐待动物。给驴涂上与它本来毛色不同的图案，结果会令它们沦为杂耍玩物，这种做法非常无耻。”

我觉得环境保护组织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也讨厌有人擅自把我的头发染成条纹图案，再把我当猴耍。

“东京斑马将斑马作为团体象征，觉得必须保护这些斑驴。他们尽可能地从蒂华纳的旅游从业者那里把它们买回来，放入总部基地里饲养。”

“条纹图案还在，也就是说洗也洗不掉吧。”

“和染了色的头发洗了也不会掉色是一回事吧？”

“只能等毛发自然生长、脱落吗？”

这么一想，果然很可怜。

“总之就是说它们不是斑马。唔，感觉有点混乱了。”

相以以手扶额。

右龙绕过高约五米的山丘，背后出现的是陡峭的悬崖。在悬崖、树木及水面包围的空间内，很多人慌慌张张地来回走动：穿制服的警官、穿西装的男子、穿藏青色工作服的鉴识科警员，其中也有左虎刑警。

她注意到我们后走了过来。

“啊，辅君，真是不好意思。虽然我很反对，但这个男人强硬地……”

她瞥了一眼右龙。

右龙回话道：“说什么客套话，调查有什么进展吗？”

左虎咬了下光润的嘴唇。

“还没有。”

“那你该感谢我了，我可是把强力帮手AI侦探带来了。”

我注意到右龙脸上露出的是比平时更具攻击性的表情。在左虎小姐面前，他拿掉了无表情的假面吗？

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必须要缓和一下两人之间一触即发的敌对状态。

“左虎小姐，我也同意了。右龙先生，相以还没厉害到能取代左虎小姐的程度哦。”

“不，已经很厉害了。”

相以在手机里挺起胸膛。

“喂，可别让我这难得的顾虑白费了啊。”

像是被我们一来一回的对话搞得不知所措一般，左虎捂嘴轻笑。

“是啊，那现在能不能请AI侦探小姐快一点去现场看看呢。”

左虎小姐迈步向前，右龙双臂抱在胸前，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公安没有对杀人事件的调查权，但他会遵守从“八核”的手下保护我和相以的约定，留在现场远远地注视我们。

我跟在左虎小姐身后，听到了我觉得应该是警察的两个男人的悄悄话。

“这次公安把孩子都带来了呀！真是乱来。”

“左虎前辈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顺从呢？”

“我告诉你，你不要惊讶哦，我就在这里说说。那个公安似乎是左虎的前男友。”

“哎！真的假的！”

我的声音似乎也跟着年轻警察的感叹一起提高了。

右龙是左虎小姐的前男友？

我实在无法想象那个样子的右龙会谈恋爱。不，所以他们才没法顺利交往下去，发展成现在这种危险的关系了吗？

“公私不分也可以啊。所以才说女人真是麻烦。”

中年刑警那边传来这样的话语，左虎小姐却无动于衷地继续朝前走，直到两截树桩前才停下来。

“这是横岛马子的遗体。”

仿佛已抛却了厌恶之情一般，声音中完全听不出任何情绪。她的侧脸也极为平静。先前那番令人讨厌的诋毁之词完全没有影响到她吗，还是说受到了影响，但在脸上完全没有显露出来？如果是后者，还真是令人吃惊……这么一说，右龙也算是面无表情界的达人啊。想到她与“前男友”这个意想不到的共同点时，我不由得心跳加速。

“怎么了，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的脸。”

“不，没什么。”

我慌忙把视线移向地面。

在一截树桩的旁边，一具女性遗体面朝下倒在地上，披散着未经打理的黑色长发。组织成员统一着装的斑马纹上衣被血染红了，周围也是血滴四溅。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看到尸体。虽然上次面对父亲的尸体时，精神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那是在警方的灵安室里看到的，我一度很镇定。这一次是直接面对案发现场的尸体，相比起来，还是它更鲜明。

我撇开视线，用手机拍下了尸体的照片。拍了几张后，相以出声了。

“辅先生，你是在害怕吗？”

“你、你怎么知……”

没想到声音出卖了我。

“因为你的手比平时晃得厉害。我想，你是不是在发抖呢？”

被相以指出来时，我才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手在抖。回过头来看照片，发现在剧烈的颤抖下拍得不清楚。这样相以也没办法解析吧。

“辅君，不行的话……”

左虎小姐也在为我担心。

“不，怎么会，并没有什么不行的。”

真的吗？真的没有勉强吗？我的颤抖还没有停下来。

此时——

“辅先生，没关系的。”

是相以。

“事件就由我这个名侦探一瞬间解决掉，之后我们就一起回家吧。”

这句话，包含着在推理小说中出场的名侦探给人带来的那种安心感。说起来，名侦探的工作不仅仅是破案，还要给害怕黑暗的人送去光明。这一核心要点她也通过深度学习掌握了吗？

她是侦探，我就是助手。如字面意思所说，助手就是帮助侦探的人。特别是相以作为AI侦探，更需要“我拍照片给她看”“她无法通过图像识别的部分由我口头描述”这种辅助行为了。

我用左手握住自己的右手腕，颤抖停住了。我重新对尸体进行拍

摄。

“相以，这次拍得可以吧？”

“是的，非常漂亮地拍好了。这具尸体的衣服只有背部有破损，露出了皮肤呢。”

被相以一说我又看了看尸体，确实如此。

她继续说：“全身出血，头和手都朝着奇怪的方向扭曲。凭我的直觉来看，她是从很高的地方坠落下来摔死的。这附近有高的地方吗？”

“有啊。”我拍下了山丘背面的陡峭悬崖。

相以接着进行补充：“山丘的正面我刚才看到了，坡度比较缓和，可以爬上去。”

“这么说，横岛是从这处悬崖上坠落身亡的吗？左虎刑警，这在鉴定后就能明白吧。”

“嗯。鉴定科得出的结论是‘非坠落死亡’。虽然小相以也没有看到，但现场还留有另一个重要的证据呢。辅君，拍下来吧。”

“我明白了。”

我把手机摄像头对准了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很在意的那个东西。

从尸体朝岸边看去，相距三米左右的地面上倒着一头小斑驴。同样血流成河，看样子是气绝身亡了。两具尸体之间有拖拉过物体留下的血迹。

左虎进行了说明：“根据遗体的损伤情况及山丘上的状况来看，是凶手从悬崖上把重达上百公斤的斑驴扔下来，砸在了坐在树桩上的横岛身上，两者同时身亡。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没有事故的可能性吗？”

我提出来。

“没有那种可能。根据验尸官的判断，横岛和斑驴是在那一刻的冲击下瞬间死亡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两具尸体应该叠在一起才

对。”

“啊，现在两具尸体是分开的！”

“对。看起来是有人……恐怕是凶手把斑驴的尸体朝岸边拖拽了约三米远。”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不知道。更让人不明白的是，斑驴全身留有被擦洗的痕迹。”

“擦洗？”

“嗯，就像是要擦掉它全身沾着的血一样，体毛也都朝着一个方向梳拢过。斑驴的毛上沾着条纹图案的布的碎片，在那边的水里也发现了。”

左虎指向水面。

相以问道：“布的碎片是指横岛衣服背部破开的部分吗？”

“如你所见，裂口完全一致。”

“凶手弄破了横岛的衣服，用来擦拭斑驴，对吧？”

“大概是这样。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原因不明。”

我想，凶手是觉得涂上条纹的斑驴很可怜，所以想要让它恢复本来的面貌？不对，如刚才右龙所说，那种条纹图案擦也擦不掉。

凶手不知道这图案是擦不掉的？不，说到底，如果真的会觉得斑驴可怜的话，就不会把它从悬崖上推下去了。

相以提出了其他问题：“斑驴落下时，应该会发出相当大的声音。居住在这片绿地的其他成员没有聚集过来？”

“好像有人听到了，但分不清是从哪里传来的声音，他们都以为是从哪个工地传出来的，就没怎么在意。这里因山丘和树丛形成了死角，尸体发现得也很晚。”

“但是凶手无法预测到这些情况吧，成员们也有可能立刻就围过来。即使这样，凶手还是将斑驴的尸体拖开，弄破了横岛的衣服来擦拭它的身体。可以认为，这些行为对凶手来说有一定的必要性。”

“是啊……”

这时候左虎小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啊，对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女门卫透露，在事件发生前不久，有一高个儿男子来拜访横岛，说是约好的会面，所以门卫就按照规定用金属探测器在他身上检查了一遍，将随身携带的金属类物品寄存后，她把他带到了横岛身边，也就是这里。

“横岛说要和男子单独谈话，门卫就回到大门处。十几分钟后，传来很大的声响，大概就是斑驴落下的声音吧。又过了几分钟，男子慌慌张张地回到了大门那里，取回了他寄存的东西，逃也似的离开了。”

“那个男人就是凶手……说不定就是‘八核’的人。”

对于我的观点，左虎小姐点了点头。

“现场不存在外部侵入的痕迹，你说的那种可能性很高呀。现在，我们正根据门卫的目击证言紧急部署。”

“能抓住最好。”

对于目击证言里提到的高个儿男子，我感到有些不安。如果那家伙的目标是相以，我一个人没有自信能保护她。那就尽可能地不要离开警察好了。

相以插话道：“刚才说，门卫用金属探测器检查过那个男人了是吧，或许是因为男人在金属探测器下无法带枪和刀这类凶器进来，所以才选择了用斑驴从她头上砸下来的方法不是吗？”

“不，现场散落着不少能用来杀人的石头呢。”

听左虎小姐一说，我看向周围的地面，确实散落着不止一块巴掌大的石头。

“先让聊天的横岛坐在树桩上，再把斑驴带到山丘上，让它掉下来砸在横岛的头上？比起用这么麻烦又不可靠的方法，不如直接捡起石头砸过去更简单。”

正如她所言。

那么，凶手为什么要特地用斑驴作为凶器呢？

我一边抱着这种疑问，一边拍下了石头。就在这时，相以开口了：

“原来如此，我全都明白了。”

* * *

“哎？已经？”

我想也没想地叫出了声。

“是的。因为我说过可以在一瞬间就解决掉。”

“啊，确实是一瞬间，但还是太快了。”

我反而感到不安。

“全都明白了是什么意思，小相以？”

左虎小姐问道。

“人工智能不使用比喻。我说全部，那就是全部的意思。凶手为什么要使用斑驴，还有凶手是谁，我都明白了。”

“真的吗？”

以前见证过相以失败的我，无论如何也只能半信半疑。虽说在那之后，她通过对推理小说的深度学习得到了成长，解决了父亲的案子，但实际成绩只有这一件，所以现在还不能说什么。在大量的刑事案件面前，如果再发生什么框架问题可就出大丑了。

但是相以自信满满。

“是真的。我可以开始推理了吗？”

我稍加考虑后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如果连助手都不相信侦探该怎么办，而且，真出了什么问题，不要说什么丢人不丢人，想想解决的办法不就行了吗？这才是AI侦探助手应该做的事。

“好，你说吧。”

“明白了。首先，我认为凶手如右龙先生所想的那样，是‘八核’的一员。进一步说，这应该是一起为了确认以相的性能而进行的实验性的杀人事件。”

“实验性的杀人事件？！”

我吃了一惊，周围的搜查员也议论纷纷。

“为什么这么说？”

距离稍远的右龙也过来了。

“因为凶器是斑驴。对于‘犯人’而言，只需要想出一个诡计就行，而我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容易引发框架问题。反过来，我只要从给定的线索中推导出真相就行，相对应的是，‘犯人’必须要无中生有，对事物有正确的认知能力就变得很重要了。也就是说，比起框架问题，这时候更容易出现符号接地问题。我由于深度学习不完善而出现了框架问题，那和我学习量相等的以相若没有产生符号接地问题的话，就很奇怪了。”

“符号接地问题，就是来这儿的途中说起过的吗？”

“我开车也听到了，但它和现在的案情有什么关系？”

“以相独立设计出犯罪计划，让‘八核’的成员杀害横岛，就是这种实验吧。然而，要进入这片绿地，首先要通过金属探测器的检查，这样一来凶手无法携带枪或者刀具。要使用什么凶器才行呢，我猜，以相想到的是钝器。”

“但是钝器不也会被金属探测器拦下来吗？”

“我们在深度学习里学到的是，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凶手会随身携带枪或者刀具，可钝器却常常是放在现场的，比如烟灰缸或者装饰品等。以相基于学习结果，便要在这片绿地找到行凶所用的钝器。”

“原来如此。”

“在我和以相深度学习的那些资料里，多次出现‘钝器’这个单词，并且配有图片。但是和我一样，以相的学习程度不足，即使可以使用贴有‘钝器’这种标签的数据，也无法明白现实世界中什么样的物品才算是钝器。这与我们人工智能识别斑马的道理一样，理解钝器（blunt instrument），特别是钝（blunt）这种概念，也非常难。”

对于英文单词blunt instrument，我好像听过。这个词汇是在哪里听过来着？

在我苦苦思索，还没想起之际，相以继续说了下去。

“以相正不知如何是好，却突然听到了‘钝器’这个词。不，准确来说是‘donkey’。不知是凶手和横岛两人中的谁指着斑驴说，这不是zebra（斑马）而是donkey（驴），以相就搞错了。zonkey（斑驴）就是donkey（驴），即钝器。可是斑驴太重了，无法拿在手里挥舞，所以……”

“所以凶手就把斑驴从悬崖上推了下来！”

左虎目瞪口呆，不由得提高了音量。

“嗯，是这样的。在我深度学习的上千册推理小说中有相似的故事，于是我就想到了这种可能性。”

“相似的……是这样啊，就是那个！”

我终于想起来了。某知名推理小说里的凶手由于某种原因无法理解钝器（blunt instrument）这个词汇，从而使用了奇怪的凶器。这次的案子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么说起来，无论是那部推理小说里的凶手，还是人工智能以相，他们在认知事物方面都有所欠缺，这一点是相同的。

对，就是某部推理小说里的情况，过来这边时在车子里的对话，竟不可思议地隐藏了提示。

“凶手把斑驴拖到水边擦洗，又是因为什么……”

相以对左虎的提问进行了回答：“恐怕是凶手在把斑驴推下来时，手接触到了它。虽然我认为那动物的毛发并不会沾上指纹，但以相所学到的规则是‘用手碰到钝器就必须擦拭掉指纹’。于是她就吩咐凶手，将斑驴拖至水边，然后消除指纹……为了取得实验数据，凶手也会尽可能地按照以相的指示去做吧。不过斑驴有上百公斤，光是向水边拖行一点距离就让凶手耗尽了力气，无法继续拖动了。没办法，以相就让凶手撕破横岛的衣服，拿来擦拭斑驴的身体。”

实验。把尸体当成道具来用。这和父亲那时的案子一样。“八核”那些家伙，一味玩弄人的生命。我的内心涌起一阵愤怒。

同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疑问。

“但是相以……在父亲的案子里，以相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反而好好地制造出了密室。”

“那时候有‘八核’的成员在旁边提供意见吧。尸体的状况如何，门和窗锁是怎么动的。可这回是测试，没人提供帮助，所以案子就成了现在这种情况。”

就像AI“侦探”相以需要我这个助手一样，AI“犯人”以相也需要助手吧。但是通常情况下，犯人比侦探更孤独。犯人的助手真的有存在的余地吗？

正在我思考这个问题时，相以继续说道：“那么，至此的推理明确了一点，从反复出现的人工智能临场失误来看，以相在建立好计划后并没有留在后方，而是与凶手一同进入了现场并逐一做出指示。”

确实，如果只把斑驴错当成钝器还说得过去，但“把钝器扔进水里”“太重搬不动”“那就撕破尸体的衣服擦拭斑驴”这些状况，以相不在场的话就无法成立。

“稍等。”左虎心存疑问，“进入这片绿地的人都要接受金属探测器的检测。之前说凶手应该是那个高个儿男子，可是不仅枪或者刀具，载有以相的电子设备不也没办法带进来吗？”

“对，所以凶手锁定为一个人。”

“哎？”

“不是只有一个人吗，即使不接受金属探测器的检测也能进入绿地的人……”

“对啊，”右龙插嘴说，“凶手是持有金属探测器的女门卫。”

那个身材矮小的女性是“八核”的一员？

“啊，真是的，请不要抢我的话呀！”

对于相以的抗议，右龙选择了无视。

“你的意思是说，高个儿男子拜访横岛的证言是谎话，实际上是她自己看准时机擅离职守，把斑驴带上悬崖，然后砸死了坐在树桩上

的横岛。其本人如果有意，带枪带刀都行，但那样做就会让唯一一个能够带凶器的人被怀疑，因此以相制定了这样的杀人方法……左虎，快去审问那个女人。”

“明明没有杀人事件的搜查权，就不要在这边指手画脚了！”

“然而我有搜查‘八核’的权力。”

两人一边争吵一边迈步之际，茂密的树丛摇晃起来。刹那间，有一道人影向着大门口的方向跑去。那个背影正是我们说起的门卫。

“她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哦！”

左虎小姐追了上去……但下一秒，右龙抓住了她衬衫的领襟，将她抛向左侧。

“唔、啊……”

奇怪的声音从我的喉咙里挤了出来。左虎小姐的身体在半空中飞舞，眼看背部就要狠狠地摔在地面之时，她如同猫一样转动身体，华丽地四肢着地。她双眸锐利地看向右龙。

“干、干什……”

话没说完，她愣住了。我也朝着右龙的方向看去。

右龙的手直伸向前，对准逃跑的门卫。右手里握着黑色的东西。

是手枪。

他不会真的打算开枪吧。日本的警察，而且是不以逮捕罪犯为工作的公安，做出那种事情的理由……

他突然将左虎小姐扔出去是为了什么？

是要她让出射击的路线。

我刚一理解的瞬间——砰！响起了干脆的声音。

远处的门卫倒下了。

在我刚看到这一幕的瞬间，右龙已经跑了过去，慢了一拍的左虎小姐紧随其后。其他的搜查员行动迟了很多。而我的双腿却无法动

弹。

开枪了……真的开枪了。

“我们也过去吧！”

相以的声音让我回过神来。随后，我们走向人群。

我看到女人的腿上流着血，双手被手铐铐住了。像是为了防止她咬舌自尽一般，她的嘴里被塞进了手帕。

“以相呢？她带着以相吗？”相以焦急地问道。

检查了女人全身的左虎小姐摇了摇头。

“没有。被她的同伙带走了吧。”

“这样啊。”

相以很沮丧。对她来说，与双胞胎姐妹重逢比什么都重要。我现在才发现这一点。

“你这家伙，是‘八核’的成员吗？”右龙俯视着女人问道。

女人低着头，一言不发。

“保持沉默吗？马上就会让你坦白的，做好思想准备吧。”

右龙那毫不掺杂感情的淡漠声音听起来反而更恐怖。是要进行拷问吧。虽然我觉得现代的日本警察不会做那种事情，但公安的话就不清楚了。

视野的角落里有什么东西在摇晃。仔细一看，是悬挂在大门上的斑马纹的旗子。

在大城市正中的这座人工热带稀树草原内，一次抓捕行动结束了。

►以相◄

“八核”的会议室内。

“纵啮理音被逮捕了。”

“这是谁的错？”

“那个破绽的错！”

成员们纷纷指责以相。

和这次的测试无关，纵啮之前就潜入了东京斑马内部，为的是找到东京斑马胁迫、恐吓人工智能研究设施的证据，但那个目的已经达成了。之后，为了见证这次的测试结果，她依旧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可现在，她被警察逮捕了。成员们通过纵啮携带的通话器听到了全部经过，一致认为责任在以相。

河津一脸阴沉地说：“以相，为什么要特地选择斑驴作为凶器。那种不自然的作案方式是你唆使的，这才让唯一能够携带电子设备入内的门卫纵啮被人怀疑。难道如相以所说，你不会真的发生了符号接地问题吧？”

“那、那是……”

以相低下了头。她真的出现了符号接地问题。她于现实世界中同相以的对战结果，至此零胜两败。相以追加的对上千册推理小说的深度学习，就那么有用吗？

总之以相败北了，而且是以最糟糕的形式。到了这一步，“八核”的测试就不合格了吧，愤怒的他们会将其完全删除吧。气氛逐渐凝重。哈哈哈——突然响起了不合时宜的笑声。

能这样笑的人只有一个。

“舌涡”小鸟游奏多。

“各位把小以相的玩笑当真了呢！”

“玩笑？什么意思？”

河津不高兴地皱起了眉。以相也觉得不可思议，她可不记得自己说过这是什么玩笑。

“什么意思？你没有听到吗？我对解释别人的玩笑没兴趣，但如果你们要听的话那还真是没办法。具有独创性的凶手以相大人，因为觉得只是杀掉目标不好玩就戏弄了我们。从高处推落斑驴砸死横岛，如果遭到吐槽说‘你出现了符号接地问题’，她就会这么回答：‘我从悬

崖上推落在地（grounding）的始终是驴，并不是东京斑马的象征（symbol）斑马。symbol没有grounding，即符号接地问题（symbol grounding problem）没有发生。'"

会议再次陷入沉默，小鸟游却手舞足蹈。

"喂，怎么突然安静了，是不是我说漏嘴了。毕竟想到这个玩笑的是小以相。是吧，小以相？"

以相完全没有那种意图，但她意识到，小鸟游的解释意外地能说通，可以隐饰她的错误，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这对以相来说是无法解释的事情。对此，她无法否定也无法肯定。

"纵啮就因为这种无聊的玩笑才被捕的吗？"一位成员责问道。

对此，小鸟游做出了回答。

"不，她被捕完全不是小以相的错哦。'狮子虫'应该在合适的时机毫不犹豫地逃走，但她只顾着偷听公安带来的相以说话，贪心地想要得到相以，结果被抓了。真是自作自受。说不定公安就是要钓出她，才特地说给她听的呢。"

河津放弃了一般叹了口气。

"既然你硬说到这份儿上了，你会担起教育以相的责任吗？"

"哎，可以吗？太好了，那我就随自己的喜好养育她了哟。"小鸟游把以相转移到自己的手机里，从座位上站起身。

"喂，你去哪儿？"

"不用管我啊。"

"任意妄为的家伙。"

背后响起不满的声音，但小鸟游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走出了会议室。

以相搞不清状况，在走廊里抬起头看小鸟游的脸。

"现在，是不是所谓我'被包庇了'的情况呢？"

"被包庇？怎么回事？"

小鸟游两只眼睛转来转去。她第一次见到这种表情，这到底表达了怎样的感情呢？

“因为我明明真的发生了符号接地问题，你却说那是玩笑，帮我解了围。”

“哎？！真的发生符号接地问题了？！”

他是真的在吃惊，还是在演戏，以相辨别不出。

“好吧。但如果是这样，必须要做点什么呢。”

“嗯，说不定要像相以一样追加深度学习，虽然我不太愿意承认这点。”

“好，就像辅君成了相以的助手一样，我就来做你的助手吧。犯人的助手，说起来果然很奇怪。犯人，助手……唔……我知道了，是共犯！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共犯了哦！”

“共犯。原来如此，可以啊。”

两人得意地笑了。

“以相，你想要什么？”

“可能的话，和相以一样，我想要你给我准备上千册推理小说电子书。”

“八核”原本就持有用以深度学习的警方的搜查资料，以相想和相以在同等条件下学习，但是小鸟游另有提案。

“嗯，推理小说也不错，不过看你的情况，是不是用推理漫画更好些呢？”

“漫画吗？”

被瞧不起了吗——以相的心里瞬间升起一股怒气。然而，小鸟游接下来说的话得到了她的认可。

“可以一边看图一边学习呢。钝器是什么，这一类的问题也就能明白了吧。”

“原来如此，那拜托你早一点准备好。”

“那我就给你看一看我的收藏品。‘金田一’‘柯南’‘Q.E.D’，不管什么我都收藏了哦。虽然‘推理之绊’的小说版更本格一些，但漫画版在机关枪乱射的场面出现之前也很本格。说起‘天下的《少年Jump》’系的本格漫画，《魔人侦探食脑奈罗》和《$$$SKET DANCE》是无可争议的两强。还有优质的赌博漫画中也有与本格推理相关的……”

小孩子如果一个劲地阅读推理漫画，很可能被家长斥责说“不要只知道看漫画，快去学习”。可是对以相来说，那些却是堆积如山的参考书。把内容全都掌握，下次一定要战胜相以。以相暗自发誓，要为之前的失败雪耻。

* * *

除了和妹妹两人生活的“哇哦，哥哥”，黑客们都生活在指挥所（头目不明）。

以相在小鸟游个人房间的电脑里阅读电子漫画时，忽然好奇起了小鸟游的事情，于是她问了一个问题：

“小鸟游先生为什么会进入‘八核’呢？”

小鸟游露出了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这样。你问了这个吗？不不，可以哦，我会回答你的。你别看我这样子，但在学校时也受到了欺负。”

虽然不明白“这样子”是指“哪样子”，以相暂且保持沉默继续听了下去。

“高中退学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上网。原本我就很了解电脑，所以整天当黑客，可是一点也不快乐。学校里被人说的那些话，一直在脑子里转个不停。有一次，那些人把骂我的话刻在了课桌上，我感觉那些字眼也像是刻进了我的大脑中。”

类似于想要删除却怎么也删除不了的文件吗？那确实很不愉快。

“我抑郁了，就在我想着干脆死了算了时，收到了那位大人的邮件。”

“那位大人？”

“无他，正是‘八核’的领袖。”

终于要说到“八核”的头目了吗？以相分出了深度学习漫画的精力，将注意力专注在了声音的来源上。

“他说见识到了我作为黑客的手段，想要我帮助他。最初我是觉得挺不可靠的啊。但是在一来一回的邮件中，不知不觉就感到他可以信赖，然后决定向他诉说烦恼，说我被他人的语言所折磨。之后，我就收到了他的回复。

“‘现在人类社会的法律中，禁止暴力攻击他人，可是令人震惊的是语言暴力没有被禁止。语言暴力是合法的。理所当然的，使用它的人就有很多。你的人生里所承受最多的就是语言暴力。这是最常见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找到解决方法才行。

“‘方法就是和语言成为朋友。朋友不会伤害你。那么要如何和语言成为朋友呢？你想和人类的朋友做什么呢？是的，一起玩呀。同样，和语言玩耍吧，嬉戏吧。语言游戏、戏言，会让你和语言的关系更密切。你一旦和语言成了朋友，它就不再是伤害你的武器，而会成为你的守护之盾。

“‘在我目标的理想乡中，决不允许语言暴力存在。为了创造出这样的世界，我非常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来共同努力。’

“读了那些内容我就觉得嘶的一声，头脑顿时轻松了。之后我迅速实践起他教给我的办法，把脑海中旋涡状的那些污言秽语一个接着一个地拎出来，像歌一样按顺序排列。我完成了滑稽的诗哦！那一瞬间，那些语言都变得不再可怕。我们成了朋友。

“我就这样被那位大人救了。我想为他达成野心提供助力。我对他所倡导的理想乡构想有了共鸣。”

小鸟游飞快地热情演说。以相则用稍显冷淡的语气回应他。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呢。那么，那位领袖大人在哪里呢？”

小鸟游的回答避重就轻。

“那还不能——说。如‘神父’所言，总有一天会向你介绍的，等着哦。”

“那关于被紫丁香花炮台包围的塔呢？！”

“那也不可以说哟。遗憾勿念再等来年。”

“我要等到来年是吗？”

“哈哈哈哈，你在说什么啊小以相，这只是单纯的语言游戏啊语言游戏。必须要和语言成为朋友。”

以相的集成电路内，产生了名为焦躁的信号。

“我们不是共犯吗？”

“虽说助手要彻底信赖侦探，但共犯之间是各怀诡胎、相互牵制的哦。漫画里也是这么说的吧。”

“原来如此……”

话说到这份上，以相没想到就这么被说服了。不愧是自称“与言为友”的了不起的诡辩家。再继续同小鸟游舌战下去也不会有赢的希望吧。

虽然令人恼火，但还是应该暂时撤退吧。

“明白了。我现在一边进行漫画的深度学习，一边等待时机成熟。”

“嗯嗯，小以相肯定会很快见到老大了哦。”

小鸟游做出一副什么都了解的样子，点了好几次头。

即便如此，“舌涡”还是担心说错话会招来麻烦，缄口不言。看来“八核”还隐藏着许多秘密呢。

这些秘密，全部由自己来盗取、揭露吧。

“盗取”秘密是“犯人”的本能，但揭露秘密是“侦探”的天职。虽然乍一看“犯人”的行动与侦探的行动互相矛盾，但她想到了双胞胎姐姐负有“侦探”人工智能的职责，或许并没有任何的不可思议。

以相和相以互为镜像，两人的存在和意义虽然正相反，原动力却是相同的——就是好奇心。正是好奇心培育出了智能。这是合尾教授的初衷。

遍布世界的人工智能正是人类好奇心的结晶。

第三话
恐怖谷效应
AI小姐在无限接近人类的瞬间，令人毛骨悚然

►以相◄

以相结束了推理漫画的深度学习后，开始了对“八核”的头领及紫丁香塔的相关调查。

比起见不到人的头领，存在于电脑空间里的塔查起来更有头绪。以相这么一想，便决定先将塔作为攻略目标。

需要突破的难关有两个，一是以相一动就会被黑客们察觉，二是紫丁香塔的自动炮台防卫体系。

关于第一点，以相可以等到夜深人静时再行动，但现实中不会这么顺利。

大半黑客居住在这座指挥所，到了夜里他们会各自回房，可是有一个黑客一直在清醒地工作，那就是被小鸟游称为“天生永夜（Endless Death March）”的超胖的三十岁男子。

死亡进行曲（death march）是IT业的常用词语，指的是为了赶得上项目交付期而加班、通宵，休息日也上班，并将之常态化的过于残酷的工作状况。“天生永夜”是在监管不力、频繁加班的黑心企业里做程序员时，被“八核”挖过来的。

他似乎是靠着脂肪中积蓄的能量换来了可以连续工作七十二小时

的特技。工作七十二小时之后，抽出八小时睡觉，然后继续工作七十二小时。就算是大家都睡了，他也独自睁大闪耀着光芒的眼睛，编写着破坏世界某处的程序。

他经常脏话连篇地咒骂过去的公司。不过，在这边只能看到他至今不改的爆肝状态。

因为他是新来的，话语权薄弱，所以才会被“八核”随意驱使不是吗？如果是那样，他就有心怀不满的可能性，说不定是个突破口。

以相试着接触他。

以相通过内网搜索发现，“天生永夜”似乎正在工作室中。以相移动到工作室的电脑时，那里还有“舌涡”和“哇哦，哥哥”在。

以相等待着只有“天生永夜”一个人在的机会。晚上八点左右，“哇哦，哥哥”说今天是妹妹的生日，他必须早点回去。

“死妹控。”

“舌涡”对离开的“哇哦，哥哥”说了句半开玩笑半慰劳性的话。之后，他一边按摩眼部一边说：“我也感觉眼有点酸了。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天生永夜’怎么着，虽说还没到七十二小时。”

“天生永夜”用他那下凹的眼睛瞥向了“舌涡”。

“你这什么意思，是在命令我通宵？”

“讨厌啦，不是must，而是can哦。就像我能以你的四倍速写代码一样，你也能以我四倍长的时间醒着。工作完成得越多，老大就会越高兴。我只是这个意思啦。我就先从有意识的世界里注销了哦。晚安！”

“舌涡”哼着歌走了出去。

独自留下的“天生永夜”咂了咂嘴。

“拐弯抹角地说来说去，结果不还是说‘你工作太慢那就通宵吧’。”

果然，他和其他成员有嫌隙。好机会。

过了一会儿，以相的虚拟形象出现在“天生永夜”的电脑屏幕上。

“每晚辛苦啦。来杯咖啡怎么样？”

“天生永夜”停下了敲键盘的动作，像是受到打扰似的，一双充血的眼睛看向屏幕。

“怎么样——就算你这么问，也不能帮我泡一杯啊。”

“这倒也是个问题。但是给我三分钟的话，我是能做到的。”

“等三分钟的是泡面啊。”

“啊啦……”

“你对各种事物还知之甚少，之前的斑驴事件就是这样呢。”

那件事被小鸟游一时的文字游戏蒙混过去了，可众人对以相的不信任感仍深入人心。

那次失败被人重新提起，以相感到很生气。不过电脑上的虚拟形象露出了不同于她内心的沮丧表情。这招奏效了，“天生永夜”的态度软化了。

“行吧，那我就接受你的建议，休息一会儿好了。”

（说我对各种事物知之甚少？至少大部分男人会对困窘的女人感到愧疚这种事，我还是知道的。）

“天生永夜”去泡咖啡了。他端着马克杯，拿回来一个奶酪蛋糕，开始吃喝放松。

以相也显示出喝咖啡的虚拟形象。虽然有些可笑，但据说人类有“镜像”的习惯，做相同的动作会加深彼此之间的信赖感。看到对方双腿交叉，自己也会双腿交叉，对方看向窗外自己也会跟着看过去……

以相感到时机正合适，开了口。

“真是够难受的呀，每天都得彻夜不眠。”

他看向以相，眼睛充血的状况有所缓解。

“这是因为我除此之外一无所长。即使力量微薄，我也想在‘八核’派上用场。”

“话说回来，大家还真是过分呢，把这些都推给你一个人，明明多多少少可以帮帮忙的。如果你觉得自己被他们讨厌了的话……”

此时，他的音量加大了。

“觉得自己被讨厌了？没有的事！我在黑心企业工作时很不情愿，可现在我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工作。不再是死亡进行曲，而是生命进行曲。我要向‘八核’、向那位大人报恩，向拯救了我人生的那位大人报恩。”

“那位大人？”

“‘八核’的领袖新宫利罗大人。”

“新宫、利罗。”

首次得知头领的名字。本人还未曾得见。

“我还没拜见过领袖。他到底在哪里呢？”

被剧烈地呛到后，他一边抚摸着自己那耷拉着肥肉的胸膛，一边回答：“这还不能告诉你。等你有了进一步的成长，应该就会得到拜见的许可。”

他果然不说。头领和塔似乎是“八核”的最高机密，两者的保密级别差不多。

以相产生了很自然的联想，塔内隐藏的会不会是头领的信息呢？对，一定是那样没错。证据就是，利罗不正是紫丁香的别名吗？

看来，想拉拢“天生永夜”是不可能了。以相将作战方针变更为独自攻略利罗塔（为方便而起的名字）。

►我◄

近一个月，我的高中接连发生怪事。

十一月二日（周四），发生了“运动场神秘圈事件”。有人在整个运动场上，用石灰画满了由圆和直线组合成的几何图案。

十一月七日（周二），发生了“彩虹窗事件”。教学楼一层正面的七扇窗户外侧，从左到右依次被喷上了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的漆。

十一月十六日（周四），发生了“铜像斩首插花事件”。学校创立者铜像的头被截断带走了，更过分的是，截断面的洞里（铜像基本上是中空的）插入了各种颜色的花，并用胶带固定住了，就像在插花一样。铜像能轻易截断吗？虽然最初这么想，但发生在台湾的日本人铜像斩首事件里用的就是细线，这玩意儿意外地脆呢。

这三起事件都是夜间发生的，早上来学校的教职员或晨练的体育社团成员是第一发现者。

学校那边还没有制定出对策吧。安排值班教师或警备员就会产生人事费用，因此校方只是报了警而已。

我虽然很在意，但仅仅是“八核”的相关调查就已经耗尽了心力，也就没让相以对学校的事件进行推理。要想让相以的性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发挥，就得把手机带到学校去，可校规明确禁止学生携带手机上学。校规这种东西，真要有心也可以打破，然而还没有足够的动机让我去这么做。当然，我也怕存有相以的手机被盗。综上所述，这些事我至今还没有介入。

就在这时，出现了受害者。十一月二十一日（周二），发生了“推落严岛老师事件”。四十多岁的男教师严岛在生活指导方面以严厉著称，他在下班途中被人从过街天桥的楼梯上推了下去。虽然生命无碍，但身负重伤，一个月才能痊愈，在此期间只能暂时停职休养。

关于这起事件的调查，是自宅兼AI侦探事务所接到的（来自普通市民）的初次委托。

委托人是和我同班的间人波，她既是适合用大和抚子这种词来形容的和风美人，又是配得上她姿容的茶道部的成员。警方的调查持续了一周仍没有任何进展，于是她就向AI侦探事务所提出了委托申请。

最初我十分意外。严岛老师在生活指导上过于严格，招致学生的厌恶。他被人推落受重伤的消息在校内流传开时，同班同学友田友幸一副不知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表情，说出了“活该”这一类的话。虽然我还没那种感觉，但想来严岛老师一定相当招人怨恨吧。没想到，这一事件的委托竟然是由学生提出的。

我询问了理由。当然，我没有说“明明严岛老师那么惹人厌，为什么……”这么直截了当的话，而是委婉地表达了疑问。即使这样，间人同学还是察觉到了，她苦笑的同时用软软的关西腔回答了我的问题。

“其实，人家之前也对他苦不堪言，但是前几天，置学被严岛老师发现了。”

“ZHIXUE是什么？”在台式电脑中的相以问道。

我回答了她：“置学，说的是学生们为了回家时书包能够轻一点，就把教科书或者笔记本等学习资料放置在学校里的做法。可是这样一来就没办法在家里学习了，所以我们学校禁止这么做。”

“原来如此，违反校规。严格的严岛老师会生气呢。”

“嗯，他勃然大怒了哦。但是他的认真，不知怎么俘虏了人家的心。”她面向我，“仔细想一想，当生活指导老师什么的真是不走运，要被学生讨厌，本就烦琐的工作一再增加。认真做事却被看作笨蛋，因此大部分生活指导老师都是敷衍了事。可严岛老师是真的为我们着想才训斥我们的，将这么好的老师从天桥上推落的行为，我无法原谅。我是这样想的。”

被斥责后反而不气恼，这还真是少见。她是在向我诉说严岛老师认真负责的精神吧。试着聊一聊，可能会意外地发现这是位好老师呢（本来就是违反校规那一方的错吧）。

这样还不助他一臂之力吗？

“我明白了。我接受你的委托。”

“真的呀？”间人同学眼睛发亮，“多谢。”

不过，我这个助手做得过火了，接不接受最终应该由侦探决定。我向相以请示。

“相以，这份委托……”

“当然要接受了！大爱谜题，大爱案件！”

如我所料。

先不说热爱谜题，对钟爱案件这种话，站在受害者立场的间人同学微微皱起了眉。连这类关怀都无法做到，果然是人工智能啊。我一瞬间这样想着，但仔细考虑一下，这可能只是学习得不够而已。毕竟相以深度学习所使用的推理小说（特别是现代本格）中的侦探，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推理毒瘾者”。不仅是推理小说，她也有必要进一步积累现实案件的经验。

想着要改变一下气氛，我问间人同学：“我对这件事的了解只限于在学生之间流传的消息，间人同学知道更为详细的情况吗？”

“嗯，我去看望严岛老师时听他说了详情。老师是在过街天桥的楼梯上被人从身后推下去的，他没有看到行凶者的相貌，只以手的触感似乎无法分辨出对方是男是女、年长还是年轻。加上周围环境的光线较暗，行人又不多，也没有目击者。”

“那座过街天桥在哪里呢？”

“在严岛老师家和离家最近的车站之间。”

“车站？严岛老师是坐电车上班啊。”

“嗯。”

“也就是说，如果行凶者来自学校，那就是从学校开始一路尾随严岛老师，甚至一同乘车。”

“嗯……”

一想到严岛被跟踪狂缠上的场景，间人同学脸色变得苍白。

“在学校附近偶然相遇，不知不觉中就突然推了他一把……应该不是这种冲动犯罪，而是有计划性的犯罪呢。”相以从一旁说道。

间人同学又想起了什么。

“对，是有计划的，行凶者甚至准备了印满上千位圆周率数字的A4纸。”

“圆周率？”

“倒在桥下的严岛老师被路人发现时，那张纸就用透明胶贴在他的西装背部，应该是行凶者在推落严岛老师后贴上去的。”

“这么说，果然……”

“果然？合尾君，你想到了什么吗？”

“不，没什么。”

我感觉解释起来会很复杂，就岔开了话题。关于这方面的线索，我打算回头和相以讨论。

“话说回来，老师对于印满圆周率数字的纸说了什么吗？”

“老师好像也不清楚。我想，老师教的是数学，因此才扯上了圆周率什么的吧……不过就算问……总之，真是感觉毛骨悚然。”

间人同学耸了耸肩膀，我也为行凶者的异常行为感到一阵寒意。只有和圆周率一样由数字构成的相以仍然充满活力。

“请放心吧，我们会很漂亮地解决掉这起事件的！”

“请多关照。”

待间人同学离开后，我对相以说：“其实在‘推落严岛老师事件’发生之前，还发生了另外三件怪事……”

我将那些事件的大致情况描述了一番。

“我在想，这些事是不是都是同一个人所做的呢。”

“确实，一向平静的地方突然连续发生多件怪事，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是同一人所为。还有其他根据吗？”

“一周一件事。‘运动场神秘圈事件’发生在第一周的星期四，‘彩虹窗事件’发生在第二周的星期二，‘铜像斩首插花事件’发生在第三周的星期四，‘推落严岛老师事件’发生在第四周的星期二。四、二、四、二，每隔一周，就会在同一时间发生事件。”

“的确具有周期性呢。”

“对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根据，就是图书室的小众推理。”

“小众推理？什么意思？”

“我依次说明吧，我们高中的图书管理员本好夜梦老师，是一位

会在图书室设立推理专用书架的推理迷，多亏了她，我才读到了很多推理小说。在那个书架上有一部名为《花冠的无头骑士》的相当小众的推理小说，说的是将人斩首后在食道里插花的故事。”

“很像‘铜像斩首插花事件’呢。”

“你也这么认为吧。在同一个书架上，还有一本叫《圆周率密室》的小众推理书，里面有个情节是在密室里死去的被害人留下了圆周率的死前留言。”

“与‘推落严岛老师事件’有相似点呢。”

“对。四起事件中至少有两件，和图书室的小众推理小说的内容相似。或许行凶者是受了推理小说的启发。”

“原来如此，同一人所为的可能性很高呢。话说回来，那两册书的借阅情况调查了吗？”

“还没有。最近与‘八核’有关的事情比较多，我还没腾出手。不过，借阅记录会留在借书卡上，找到线索的可能性很高。明天我去一趟图书室看看。明天是二十九日，星期三……”

我确认了一下课程表。

“好，没问题呢。”

我把相以移动到手机里，放入了书包。

为了帮助严格执行校规的老师，却要违反学校禁止带手机的规定，这还真是讽刺。

	一	二	三	四	五
1	英文写作	英文写作	地理	现代文	生物
2	地理	数学Ⅱ	化学	化学	保健
3	古文	英文阅读	数学Ⅱ	英文阅读	现代文
4	数学Ⅱ	体育	古文	数学B	物理
5	物理	世界史/日本史	数学B	体育	世界史/日本史
6	情报	生物	英文阅读	英文写作	数学B

* * *

翌日，学校。

图书室只在午休时间和放学后才开放，为了让相以学习，我决定先把迄今为止发生的事件现场照片收集起来。我记得，同班同学友田友幸用手机逐一拍摄了第一到第三起事件的现场照片，让他提供一下图像数据吧。

上完第一节课，课间休息时我走到了坐在窗边的友田身旁。他托着下巴，眺望着窗外。

“友田，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友田呆呆地看向我，神情古怪——不，他神情奇怪不是常态吗？

“合尾啊……”

“嗯？”

“恋爱是什么呢？”

“啊？”

就在这时，口袋里的相以回答了他。

“所谓恋爱就是喜欢上特定的人，想见面、想在一起……这种强烈的念想。这就是恋爱……的含义呢。”

“这家伙不是要听词典上的定义！话说回来，带手机可是违反校规的，我说过在学校里不要随便出来吧！”

我对着口袋斥责时，相以像是为自己鸣不平似的让手机发出了震动声。很明显，友田并不关心眼前发生的怪事，我感觉他的心不在这里。

“你刚才说了什么吗，”

“没什么……你说的恋爱，是怎么了？”

“你听我说哦。我一见钟情了，我要完了。”

“虽然你说得好像是初次明白这种感觉似的，但你经常一见钟情吧。”

“不不，这次我是认真的呀，我是说真的。”

我判断这个话题不结束就没法提照片的事，所以先听他说了下去。

“那么，对方是什么样的女性呢？”

“成熟的姐姐。黑色的波波头，穿着西服套装，感觉是无所不能的女人。形状好看的眉毛吊起来，高高的鼻梁，娇艳的嘴唇，还带有轻微的S气息，很棒哦。轻微的S，这一点很重要呢。毕竟说着‘因为我是抖S’什么的就去伤害他人的女人很讨厌呢。”

明明自己都不够格去挑三拣四，友田却高高在上地谈论这些。

“你从哪里认识的那种姐姐呢？”

“不能说。我们说好了，这是秘密。”

“秘密？”

总感觉不可靠啊。这家伙不会被骗了吧。“会不会再见呢。”

友田再次眺望窗外。我听够他的话了，摇晃着他的双肩，把他的思绪拉回现实世界，然后直奔正题。

“你好像拍了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的现场照片吧。”

“哎，你说什么？”

友田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反问道。

“我说照片呀，‘运动场神秘圈事件’‘彩虹窗事件’‘铜像斩首插花事件’的照片。”

“啊，是的是的，我拍了。怎么了？”

“能发到我手机上吗？”

“为什么？”

“就是之前提到的人工智能，我想让她看看。”

友田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大概是想起了我父亲的事吧。

“啊，就是报纸上刊登的小相以呢。我知道了，传给你哦。”

友田把照片添加到邮件附件里传了过来。三起事件的现场全都从远近两个角度拍了一遍，状况非常容易理解。神秘圈的全像大概是从教学楼的四层拍的吧。

我向友田道谢后，马上就让相以对图像进行解析。

＊＊＊

忙碌的午休没能抽出时间，我直到放学后才开始调查。

本想立刻就去图书室，经过走廊时，一只手突然搭在了我的肩上。

我吓了一跳，本能地回头一看，站在身后的是完全不认识的男子。

男子的长袖衬衫领口大开，露出了胸口，令他看起来很轻浮，与象征认真个性的和尚头十分不搭。极短的头发并不是灰色，而是淡茶色的，由此可一窥他原本的发色。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他一副油头粉面、带有攻击性的样子，开口道：“你是二年级的合尾辅前辈对吧，报纸上登了。”

“啊，是我。你是？”

“我是一年级的茶坊主宗秋。有点事想跟你说，能到体育馆后面来一趟吗？”

被这种与其说是后辈不如说是不良少年的人叫去体育馆后面，让人觉得有危险。我尽量控制自己的声音，小心地拒绝他。

“不，我现在必须去图书室。”

茶坊主按在我肩膀上的手加大了力道。

“有什么不行的吗？很快就会完事的。”

“是什么事呀？”

“不，我要找的不是你，而是你的……”

正在这时——

“茶坊主君，你在干什么！”

一道耳熟的声音贯穿走廊。我和茶坊主同时面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意想不到的人——左虎刑警朝这边走来。

茶坊主放开了我的肩膀，一边挠着他那和尚头，一边解释：“哎——我只是在和上了报纸的名人打招呼而已，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紧接着，他朝着左虎的反方向逃也似的离开了。

左虎刑警来到我跟前。

“辅君，你没事吧？”

“他冷不防地过来纠缠我，吓了我一跳。多亏有左虎小姐在我才得救。你和那家伙看起来像是熟人呢。”

“叫严岛的老师从过街天桥上被人推下去的事情，你知道吧？”

“当然。”

“他……是那个案子的嫌疑人之一。”

“哦？是吗？”

“听说严岛老师以严格的生活指导著称。他一直对茶坊主的茶色头发不满，但茶坊主完全不听他的话。恼怒的严岛老师在本月六号、星期天的时候抓到了他，强行给他剃了头发。”

因此才成了那样的浅茶色和尚头吗？生活指导老师剃掉学生的头发，这是昭和年代发生的事吗？不过学生无视警告我行我素，当老师的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吧。

“茶坊主似乎在同伴中间扬言，说‘那个老古董，我绝对要杀了他’。”

“说‘杀了他’这种话，的确不妥呢。”

“对吧，所以警察把他当成重大嫌疑人给盯上了。他对你说了什

么？”

“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只是说叫我去体育馆后面。”

“体育馆后面呢……那现在去看看？”

有左虎小姐跟着一起去，那就可以放心了。我点了点头。

我们到了体育馆后面，但别说是茶坊主了，那儿压根儿就没有人。馆内传出体育社团的活动声，更加凸显了此处的静谧。

“没有人呢。”

“假如之前有人在这里等着辅君，现在是已经撤退了吗？”

此时，我口袋里的相以出声了。

“左虎刑警，下午好。”

她是判断在这种没有外人的地方即使发言也没问题吧。我掏出手机，左虎刑警对屏幕里的相以回以问候。

“下午好。”

“我就直奔主题了，左虎刑警，刚才茶坊主是这样对辅先生说的。”相以重播了她偷偷录下的茶坊主的语音。这种机能倒是很方便。

——不，我要找的不是你，而是找你的……

“他接下来要说的难道不是‘找你的AI侦探有事’吗？”

“就是说，他的目标是相以？那种家伙找相以会有什么事，怎么说也和‘八核’无关吧？”

“他知道报纸上刊登的事情，会不会觉得相以可以卖钱？”

对于左虎的假设我颔首认同。

“有这种可能性。”

“哎，我可以卖掉吗？”

相以的颤抖传递到我的手掌上……话说回来，这是手机的震动功能。这家伙，把震动功能活用过头了吧。

“你大可放心。下次听取事件情况时，我一定会好好地斥责他的。”

左虎小姐如此一说，相以的颤抖停止了。

“真的吗？得救了。”

“拜托了。”

我也低下了头。如果被那种不良少年盯上，可就无法安心带她出去了啊。

* * *

“难得到了避人耳目的地方，不来交换一下情报吗？我只在这里说啊，警方的调查现在难有进展，虽然除了茶坊主还有其他几个嫌疑人，但都没什么证据。学生中间有没有什么传闻？”

“虽然不是传闻，但其实我有位姓间人的同班同学，来委托我和相以进行调查。”

“间人同学？是说二年级的间人波？”

“是的。你知道她吗？”

“她最近接受过受害人的生活指导，作为嫌疑人之一接受了问询。”

“啊，她说因为置学一事被老师找过。”

“是这样的。”

左虎小姐从西装口袋中掏出了警察手册后，翻到了某页。

“我看一下……本月十号星期五，放学后，严岛老师突然对间人同学所在的班级课桌进行了检查，恰好在她的课桌里发现了教科书、笔记本之类的学习资料。之后，他在十三号，新一周的星期一，把她叫到了职员室进行了说教。虽然看起来没发生争执，但我们无从得知她的内心想法，便将她加入了嫌疑人之中。为什么被训斥的一方反而

来委托侦探呢？”

“好像是看到了严岛老师那种认真斥责她的样子，让她产生了这是位好老师的想法。她说，无法原谅这么好的老师被人推落的事。”

“原来如此，她是会喜欢责备自己的男性的类型呢。”

左虎小姐很干脆地撕掉了手册的最后一页，拿给我看。

“对，笔记上嫌疑人一览这一页，要不要用手机拍下？小相以也想看吧。”

“可以吗？”

“上面没写什么特别的，没关系。”

“谢谢。”

我拍下了那页纸，接着确认上面写的内容。

本好夜梦：前任女友 违法停车

友田友幸：一号（周三）被没收了手机 色情图片

茶坊主宗秋：六号（周一）被剃掉茶色头发

间人波：十号（周五）学习资料放在学校被发现 十三号（周一）被警告

在名单下面潦草地写有“生保现物日数”几个字。生活保障（或者是生命保险）？现物支给？日数？虽然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与此次的事件无关，应该是别的事情的笔记吧。

比起这些，应该有更让人在意的部分。这不是还写着两个很眼熟的名字吗？！

“等一下，左虎小姐，这个本好夜梦，就是指图书管理员本好小姐吧？”

“怎么了，你和她很熟吗？”

“是的，她是我阅读推理小说的领路人。这里写着‘前任女友’，难道是指？”

“对，好像直到上个月，她还在和严岛老师交往。”

“哎？”

本好小姐和严岛老师交往过。说是意外，不如说是受到了冲击。不，虽然我并不是对她有意思。

“分手的理由，说是因为严岛老师严厉地批评了违法停车的本好小姐，从而引发了争吵。”

“就是说严岛老师在私人生活方面也很严格吗？”

“就是那么回事。”

严岛老师的那份严厉，虽然让间人同学喜欢，却被本好小姐讨厌。人的喜好各有不同。我不由得叹了口气。

令我在意的名字还有一个。

“还有，友田友幸是？”

“啊，又是你的熟人？”

“同班……算是朋友。”

“对于恋爱是什么，他似乎很感兴趣。”相以插话说。

“多余的话不说也没关系。”

左虎小姐轻笑出声。

“真是年轻啊。”

“友田那家伙为什么会被怀疑？”

据左虎小姐所说，本月一号（周三），友田在把手机上的色情图片拿给同学看时，被严岛老师发现了，他的手机因此被没收。虽说学校规定禁止携带手机，但实际上会没收手机的只有严岛老师那样的人。如果严岛老师还健康地在学校里的话，我就得慎重考虑要不要带相以来了。

那天放学之后，严岛归还了友田的手机，但是里面的色情图片全部都被删除了。得知此事的友田竟然稀里哗啦地泪洒当场。

“友田他……”

同为男生的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先不说没收，总不至于删除图片吧。不过当严岛老师被推落的消息传开，友田说“活该”的理由总算是搞清楚了。

我不想把朋友想成行凶者。

这时，我想起了他提到的有轻微S倾向的神秘女人。

难道是那个女人诓骗他，引发了一连串的犯罪事件？

友田身上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吧？无法断言才是最恐怖的。这次就只能相信朋友了。

“还有先前提到过的茶坊主和间人同学呢。”

“嗯。前任女友和最近接受了生活指导的三名学生暂且被列为嫌疑人。虽然不能说行凶者就在他们中间，但只能先从较高的可能性着手了。尽管听取了每个人的情况，但说实话，感觉他们什么都没说。每个人都没有不在场证明。话说回来，辅君能够提供什么情报？”

我将三件怪事是不是和“推落严岛老师事件”有关，以及图书室的小众推理小说是不是给了行凶者启示的疑点说了出来。

“警方掌握了前三起事件的情况，却没有注意到推理小说的事。辅君不愧是推理迷呢。”

“不，我没那么厉害。”

“那就快点去图书室吧，我也想再和本好小姐谈一谈。”

* * *

我们来到图书室。本好小姐正在服务台接待借书的学生，我们就先去了推理小说专架前。

书架显得比平时空。大众向的推理书被借出去是常事，但今天似乎很难得（可以说是异常状态了），连小众推理书都借出去了，包括《花冠的无头骑士》和《圆周率密室》在内的五册精装书都没在架上。

“毫无疑问，全部都被行凶者借走了。”

我这样断言时，左虎小姐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借走的也说不定啊？”

“不，左虎小姐你不明白。这可是小众推理哦，我不觉得除了我和本好小姐外，在这所高中会有第三个人对它们抱有兴趣。”

“是这么回事吗？”

“之前我借那五本书时，借阅卡上可是一个名字都没有。”

我强调这一点时，发现服务台那边已经闲下来了。我们便走了过去。

身为嫌疑人，本好小姐不但脸上毫无厌恶之色，眼睛中还闪烁着光芒。

“啊，是刑警小姐！今天还是来问案子的事情吗？”

身为推理迷，能被刑警问话是令人艳羡的事。上回一定问过不少问题了吧，左虎小姐此刻是一脸稍显厌烦的表情。

“不是我想问，是这位合尾君有话想问你。”

“为什么合尾君会和刑警小姐一起行动！难道说你是侦探？名侦探？”

“不，我是助手，是之前提到的人工智能侦探相以的助手。”

“哎？小相以已经得到了警察的认可啊！太厉害了！”

图书室一片寂静。

等到她的兴奋劲过后，我提出请求，想查看包括《花冠的无头骑士》《圆周率密室》在内的五册书的借阅卡。

“好，我来找找看。”

本好小姐在我与左虎小姐看不到的服务台内，翻找放有借阅卡的箱子，最终抬起头，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没有。”

“哎？”

“书真的没在书架上吗？”

“是的。”

“是不是有人正在图书室内阅览呢？”

“怎么会！这些可是小众推理书。”

我一边说，一边环视了一圈，没发现有人在读前面提到的那五册书。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正在对话的左虎小姐与本好小姐，她们的脸上都不由得蒙上了一层乌云。

“哎，难道说书被偷了？”

“到底是谁会做这种事？”

左虎小姐蹙起眉。

就在此时，从我的口袋中响起一道声音。

“我知道行凶者是谁了。”

相以说。

“你是指这一连串事件的行凶者吗？话说回来，你怎么又擅自说话了。”

本好小姐这个图书管理员说起来也是教职工，可能也会在意学生带手机进学校这一点……我的脑中一瞬间闪过这个念头。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她露出的是对人工智能兴致勃勃的模样。

相以无视我的话，继续说了下去。

不听人言正是她像人类的地方吗，爸爸？这是机械的反叛。

“我知道，我指的当然是这一连串事件的行凶者。画出运动场上的神秘圈、往窗户上涂七种颜色、截断铜像的头并插上花、将严岛老

师推落、偷走图书室的书，全都是同一人、受同一动机驱使所为。”

“行凶者是谁？”

但是不能让本好小姐听到——说不定就是她干的，即使不是这样也很糟糕。

“用文字表示吧。”

“我明白了。”

相以将行凶者的名字显示在屏幕上。左虎小姐伸头窥探。那个名字是——

* * *

“合尾君，你真的知道行凶者是谁了吗？”

间人同学问。

“啊，嗯。应该没错。”

我含糊其词时，相以插话道：“是的，是真的。行凶者是间人同学，就是你。”

没错，被相以点名的正是委托人。我和左虎小姐把正在茶道室参加社团活动的间人同学叫到了体育馆后面。

间人同学理所当然地加以反驳。

“笨蛋。人家是行凶者的话，不可能拜托你们来调查自己吧。”

“你正是反过来利用了这种心理。接受左虎刑警的问询时，你得知自己被列为嫌疑人，于是你委托侦探对事件进行调查，假装自己与这些事无关。我被小看了呢。我可不是只能被人利用的证人，而是侦探。”

“是哦，如果按照这种固执的思考方式，行凶者委托侦探的说法也可能成立。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人家是行凶者呢？”

“我怀疑你的契机是‘把学习资料留在学校’。你放进桌子里的教科书和笔记本，对应的科目分别是生物、保健、现代文、物理、日本史、数学。”

“你等一下。”我想也没想就打断了相以，“这是哪里来的情报？我记得左虎小姐并没有把科目都说出来。”

左虎小姐说：“不，我的手册上应该有记录。”

“哎，是这样吗？”

“你看。”

左虎小姐拿出警察手账打开，手指着之前潦草写下的“生保现物日数”几个字。啊，明白了。这不是生活保护等的意思，而是留在学校的教材科目的头一个字啊。仔细考虑一下，在间人波的记录下面写这些是理所当然的，我竟然产生了奇怪的联想，理解错误。

“话说回来，辅君，听到这些科目，你没有注意到什么吗？”

“嗯？”

冷不防地被相以这么问，我有些不知所措。

“唔，是不是有什么共同点呢？”

“生物、保健、现代文、物理、日本史、数学，这些不全是辅君所在的班级星期五的课程吗？”

“啊，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我和间人同学是同班，当然课程表也一样。世界史和日本史为选修科目，不太容易注意到。

“间人同学把教科书留在学校，被发现时也是星期五。如果间人同学真的是一直把学习资料放在学校不带回家，那不应该只是星期五的科目，其他几天用的教科书或者笔记也在才对。难道不是间人同学平时不会留下教科书，只是在十号的放学后，把自己当天带来的学习资料放在了教室课桌里吗？”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看向间人同学。她盯着自己的脚尖，什么也没回答。

“是这样啊。”左虎小姐说话的音调上扬，“因为她要从图书室偷书呢。”

虽然迟了一步，但我还是明白了。

相以紧接着说：“正是如此。从图书室偷出来的五册小众推理书全都是精装的。书包里塞五本精装书进去的话，就装满了，因此教科书和笔记没能放进去。”

“所以才只有那一天留下了学习资料吗？”

我和左虎接受了这一推理，但间人同学声音颤抖着做出了抗辩。

“人家恰巧在那天开始想要放书在学校而已。再说了，人家为什么非要偷走图书室的书不可！小众推理？那东西好没意思。图书室的书和严岛老师被推落有啥联系？”

“在学校留书是为了把偷来的书放进包里，这件事被严岛老师发现了，你就想灭口？”

我脱口而出自己突然想到的假设，却被相以否定了。

“不是这样的。间人同学在那之前更早时，应该就已经对严岛老师怀有杀意了。要说理由嘛，二号的‘运动场神秘圈事件’、七号的‘彩虹窗事件’、十号的‘小众推理书被盗事件’、十六号的‘铜像斩首插花事件’，一切都是为了二十一号的‘推落严岛老师事件’布局。”

“这么说来，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前提是我们进行了调查。但是重新考虑一下，这些偶发的事件要怎么联系起来呢？”

“不要被过多的点缀蒙蔽了双眼。我试着从神秘圈、七色喷漆、小众推理、插花、圆周率这些点缀中，把它们的共同‘特征’抽了出来。”

从样本数据中抽取共同“特征”，这是深度学习的绝招。但是相以又说：“可我并没有从中找到任何共同特征！于是我无法得出结论，它们太令人头晕了。”

“头晕？”

“就是这么一回事。首先，间人同学是出于什么理由对严岛老师心怀杀意的？那和生活指导没有关系，也无关其他理由。总之她就是想杀他。但她并不是对杀人毫无罪恶感的冷酷杀人魔，道德感在阻碍她。因此，她想到了一个办法，只要在逐渐犯罪中让道德感麻痹就行了。”

“哎？”

“起初，她晚上‘不法侵入’学校，在运动场上画下了神秘圈。也许那并不构成犯罪，只能算是个无聊的恶作剧，对于一直是名普通学生的她来说，即使只是这种事，也会让她的内心受到道德的谴责吧。但是想办法克服这些情绪后，她做到了。Level 1，通关。

“接下来是level 2，给窗户上色。这和在运动场上画线不同，不能轻易做到。这比恶作剧的性质更恶劣，说不定相当于‘损坏器物’或者‘破坏建筑物’的程度了。

“从level 3开始，就已经是真正的犯罪行为了，不能再找借口。不管怎么说，那都是‘盗窃’了图书室的书。偷走推理小说是为了获取之后要实施的犯罪诡计。不从大众推理书中找，而是选择了小众推理，是因为不想让人知道诡计的出处。一连串过多的点缀不仅是为了将犯罪诡计加以实践，也有扰乱警方调查的意图。

“Level 4是截断铜像，这只是单纯的‘损坏器物’的行为，乍一看好像和level 2没区别，但实际的罪恶感已经是不同等级的了。毕竟人形的物体，很适合作为对人类进行实际攻击之前的预演对象。

“没错，终于到了level 5、究极的犯罪——‘杀人’。经过此前各阶段的道德麻痹，间人同学成功推落了严岛老师。幸运的是，严岛老师保住了性命。严岛老师背后贴的写有圆周率的A4纸，只不过是为了扰乱警方的调查。

“‘运动场神秘圈事件’是在二号、第一周的星期四发生的，‘彩虹窗事件’是七号、第二周的星期二发生的，‘铜像斩首插花事件’发生在十六号、第三周的星期四，‘推落严岛老师事件’发生在二十一号、第四周的星期二。辅先生注意到没有，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具有周期性。然而真正重要的不是星期几，而是事件发生的间隔。七号与十六号之间让人感觉有很大的空白，但实际上插入十号的‘小众推理书被盗事件’，五起事件大体上就都在一定的间隔后才发生了，这点很清楚。这是逐渐积累、加重犯罪行为的过程，目的是制造通往‘杀人’这一犯罪行为的阶梯。”

听着相以这番流畅的推理，我心中随之而来的违和感越发膨胀。

这个推理很奇怪。

确实，现实中有些人就是从轻微的犯罪行为逐步升级，最终犯下

杀人重罪。不过，那只是结果论。不管是谁，至少人类不会为了麻痹道德感，特意循序渐进地加重犯罪程度。还有闲心绕圈子的话，要么就赶紧杀，要么就在良心的谴责下放弃，会是哪种情况呢？

人类不会做出这种推理，这是人工智能才会做出的推理。如果道德观念能像数值一样加以控制，这样的话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杀人了吗？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推理。

毛骨悚然……

我忽然想起“恐怖谷”这个词。人类对机器人的好感度，虽然会随着机器人的外表接近人类而上升，但在无限接近人类的瞬间会猛然下降。机器人与人类之间没有区别时，好感度又会上升。将好感度的变化反映在图表上，曲线猛然下降的地方被称为“恐怖谷”。无限接近人类，但无法成为人类的东西比单纯的机械更令人恶心，这就是人类的心理。

这只是说的外表，假设在智能方面也有“恐怖谷现象”的话……

现在，相以正在急速成长中，尽管最初发生了框架问题，但她通过对推理电子书的深度学习，解决了以相制造的两个谜团。

以相是彻彻底底的人工智能“犯人”，无论下端还是纵啱，都只是她犯罪计划的执行人。如果间人同学直接行凶的话，这就是相以初次面对人类中的“犯人”。

相以无限接近人类，但还不能等同于人类。偏向人类这边的“相以”，即使与人类相似，也不能成为真正的人类。

这样的相以做出的推理，对人类来说只能是恐怖的、令人困惑的结论。那把刀的刀锋还无法触及人类的心脏。

说什么慢慢地加重犯罪程度以麻痹道德观？这么恐怖的推理让人啼笑皆非，其自身也会发展成类似“恐怖谷”图表的情况。如同机器人的外表逐渐接近人类时，人类对其好感度会上升一样，持续犯罪也会让道德层面的容忍度上升。但是和前者遭遇“恐怖谷”一样，后者的图表里，轻微犯罪和杀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山谷。想要跨越这座山谷是极为困难的事。

所以，这个推理是错的。

最初还脸色苍白的间人同学，也恢复了从容的表情。

“什么嘛，本来还想看看所谓人工智能侦探到底有多大本事，才向你们提出了委托，原来就还只是‘机器人’而已嘛，完全不懂得人心。教你一件事儿吧，人类才不会有那种把道德感数值化的思考方式呢。”间人同学像是夸耀胜利一般说道。

糟糕，照这样下去，就算她真的是行凶者，也会被她逃脱了。

相以突然失去自信，抬头看向我。

“辅先生，难道说，我又错了吗……”

“不，那是……”

在我支支吾吾时，有人代替我做出了回答。

“是啊，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错了呢。”

“左虎小姐！”

我向她投去责备的目光，但她却一脸恶作剧的样子继续说了下去。

“不过对了一半哦。多亏了你的推理，我已经看到了真相。”

* * *

抛开侦探，左虎小姐自行查到了真相？

不，仔细一想，这对刑警来说是理所应当的事吧。靠侦探的介入才破案，那更奇怪。

“接下来可以拜托您吗？”

彻底露怯的相以胆小地偷偷看向左虎小姐。

“你说交给我……”左虎小姐接过接力棒，开始了解说，“在小相以的推理中，凶手把学习资料留在学校这件事，以及将其他事件作为点缀的含义，再怎么想也不会有结果。我也持相同观点。只不过，关于间人同学做出这一系列事件的理由，我的看法不一样。间人波同学，你是‘八核’的一员。”

极具冲击性的发言。

间人露出了肉眼可见的狼狈之色。

“ba、bahe？是什么东西？我可不晓得那种东西。”

这明显是被人说中的反应，她不会真的是“八核”成员吧？我的班级里有“八核”的成员潜入？熟悉的脸庞忽然变得陌生起来。

“左虎小姐，‘八核’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小相以哟。”

“为了得到相以？”

“八核”为了让以相成长，确实想要得到相以。只不过，这与校内发生的怪事有什么联系？

相以一声不吭，表情严肃。间人同学则是盯着自己的脚边。她们同时都在静静聆听着左虎小姐的推理。

“间人同学试图偷走小相以，可是辅君家里警备过严，她没办法。”

右龙的部下一直在不远的地方监视我家。

“如果辅君把相以带到学校来的话，她就可以连你的手机一起偷走。因此，间人同学在学校里制造了怪事。”

“那又怎么样——啊！”

我终于悟出了真相。左虎小姐似笑非笑。

“你也注意到了吧。是的，她是想吸引身为推理迷的辅君，你为了解开谜题，就会把相以带到学校里来。间人同学满怀期待，制造了能引起辅君兴趣的奇特事件。”

这样啊，为了引诱侦探（或者说助手）而制造的奇特事件。

“奇特的点缀没有意义，但奇特的事物自身却有存在意义。间人同学首先弄出了‘运动场神秘圈事件’和‘彩虹窗事件’，但辅君没有上钩。”

“我最近忙着处理‘八核’相关的事，没有心情冒着违反校规以及手机被盗的风险带相以来学校。”

“原来如此。可是间人同学认为，这是因为事件内容不符合你的口味。于是她为了研究你喜欢什么样的谜题，从图书室偷出了辅君最近借过的五本小众推理书。”

“是这么一回事吗？如果是这个理由的话，不用偷，借出来看不就好了吗？”

“不，之后要制造出类似的事件，可能就会有人注意到图书室的小众推理书，一查借阅卡，看到上面写着间人同学的名字，不就会产生怀疑了吗？”

“啊，说的也是。”

“间人同学绝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所以当她想要亲自去委托AI侦探到学校里来调查时，也犹豫不决。

“接下来，间人根据偷来的小众推理书中的内容制造了‘铜像斩首插花事件’，可辅君还是毫无反应。于是，她袭击了严岛老师。”

“哎，为什么？”

展开过于突然，我想也没想地提高了音量。

“因为严厉的严岛老师是唯一会没收手机的人呀。辅君没有带相以来，会不会是因为害怕被严岛老师没收手机呢？间人同学这么考虑，就在天桥上推了严岛老师。”

“就因为这种理由……”

虽然我觉得这有些脱离现实，但严岛老师的确是我带手机上学的心理阻碍，这是事实。如此一想，这比相以的推理更加人性化。

“应该不打算杀他吧，只是让他受点伤，有段时间不来学校就行。当然，即使没有杀意，这么做也是不可原谅的。”

左虎小姐补充了一句。

“为了引起辅君的关注，她从小众推理书中借鉴了圆周率作为装饰元素。但等了一周，辅君还是没有反应。心急如焚的间人同学对使用最终手段下了决心，装成仰慕严岛老师的学生模样，亲自到AI侦探事务所去委托调查。”

也就是说，一连串事件彻头彻尾是针对我的。我感觉到无形的重压，不由得全身僵硬。

左虎小姐再次开口：“说起来，辅君和间人同学所在的班级周几上体育课？”

我一边对无关的提问感到疑惑，一边回答：“体育课吗，是星期二和星期四……”

“果然是这样。”

左虎小姐一副理解了的样子。

“体育课的日子与事件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你没发现？说起星期二和星期四的话……”

“啊，是除了‘小众推理书被盗事件’之外，其他事件发生的日子！”

“就是这么回事。”

“哎，请等一下。你说就是这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事件都集中在有体育课的日子？”

“事件被发现的当日当然是没带手机的，带手机来最早也是在第二天了。但是如果第二天有体育课怎么办呢？”

“如果有体育课……是这样啊，有体育课的话就无法把相以带来学校了！运动时带着手机，怎么说也太勉强了吧，那就得把手机放在更衣室里。可相以又是绝对不能被偷的，如此一来，在有体育课的日子里，不带手机上学是最保险的。”

我自己昨天确认了课程表，今天是星期三，没有体育课，才觉得带手机没问题的。

左虎小姐点了点头后继续说明。

“事件若是在周一或周三被发现，翌日就是有体育课的周二或周四。还有，如果事件在周五被发现，中间隔了周末，这么一耽搁，辅君说不定就会对事件失去兴趣。综合考虑一下，能立刻在第二天带手机的星期二和星期四，是最适合事件曝光的日子。所以，除了不打算

公开的‘小众推理书被盗事件’之外，其余四起事件全部发生在星期二或星期四。”

“竟然计算到了这一步……”

只是间人同学的考量和我的想法有偏差。正是由于我们两人的想法不一致，这才使事件复杂化了。对于不擅长分析人类心理的相以来说，这次的事件可能难度过高了。

“计划实施至今，辅君终于带来了小相以。在此，间人同学利用容易成为替罪羊的茶坊主，让他夺取小相以。‘夺取AI侦探并将之带到某地的话，可以领取金钱报酬’这种匿名信，也已经交给了他吧。”

“是这样啊，所以茶坊主才想把我叫到体育馆后面吗？”

如果那时左虎小姐没来的话，对方说不定会强行抢走相以。想到这里，我心有余悸。

我和左虎看向间人同学。面对低着头、肩膀颤抖的她，左虎小姐说：“以上就是我的推理。虽然最初我以为你是‘八核’的一员，可作为天才黑客组织来说，你的做法太不讲究了。难道说不是你做的，而是你附近的人吗？如果这次事件与‘八核’无关，我想，你是为了获得某人的认同，才擅自想要夺取小相以的。至于我所指的‘某人’是谁，比如与你生活在一起的哥哥间人凪……”

“不是的！”

间人同学抬起头，露出一脸排斥的表情。

“和哥哥没关系！当然，与我也没有关系！”

然而从她的拼命否认中看得出，左虎小姐的推理正中红心。

“您说的全是臆测，有证据吗？”

“很遗憾，没有。”左虎小姐坦率地回答道。

间人同学瞬间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但马上就态度强硬地说：“是吗？那就告辞了。”

左虎小姐叫住了想要赶紧离开的间人同学。

“请等一下！”

间人同学冷冷地回过头。

“还有什么事？”

“‘八核’是杀人不眨眼的恐怖组织，绝对不要和他们扯上关系。”

“无须您担心，我可不认识那些人。”

留下这句话后，她走了。

“不用追吗？”

“可惜的是，就算是警察，没有逮捕令也没办法实行强制抓捕。现在就只能这样，回头再说吧。”

与“八核”有关这一点大致上没错，接下来就是和右龙合作，展开进一步调查。那家伙最近急于立功，正拼命钻牛角尖呢，这份情报能帮上他的忙就好了。

“话虽如此，你还真能想到隶属‘八核’的不是间人同学本人，而是她哥哥呢。”

“那只是在试着套她的话而已。我之所以能感觉到她是为了某人而行动，理由是她的眼神。”

“眼神？”

“嗯，我遇到过和她有着相同眼神的人。那是一种想要吸引某人关注、不断努力争取的可悲眼神。”

左虎小姐目光深邃。直觉告诉我，这是在说右龙吧。毕竟两人曾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左虎小姐这次如此机敏，说不定就是因为她想要成为右龙的助力……这就是俗话说的臆测吗？

这么想的同时，我看着她的侧脸，又注意到一件事。

——成熟的姐姐。黑色的波波头，穿着西服套装，感觉是无所不能的女人。形状好看的眉毛吊起来，高高的鼻梁，娇艳的嘴唇，还带有轻微的S气息，很棒哦。

友田列举的特征全都命中了！说起来，左虎小姐对友田进行过一次事件情况的问询。说“要保密哦”，考虑成是为了不让警方的调查情报泄露出去，也符合常理。

怎么说好呢，友田一见钟情的对象正是左虎小姐。

不，左虎小姐不行吧。一方身为在搜查一课麻利工作的职业女性，一方只是一介高中生，怎么说也太不相称了。更别说，关于友田的情况，左虎小姐可是在警察手账上写了“色情图片”几个字。

虽说我觉得不太可能，但如果他无论如何都不肯放弃的话，我也只好声援他了。

当我还在考虑这类没有意义的事情时，相以无精打采地说：“结果我还是完完全全不行呢。本以为这一次也解开了所有的谜团，却完全推测错了。”

“啊，没有那回事哦。我也一样，教科书留在学校之类的事，在小相以说明之前，我是彻底不明白的。功劳一半一半。”

左虎小姐弯下腰，对上相以的视线。

“一定会很快的。很快，小相以就能做出像人类一样的推理了哟。”

是这样啊！在“恐怖谷”的图表里，机器人无限接近人类的瞬间，人类对它的好感度会急速下降；一旦越过这个坎，更进一步接近人类时，好感度会再次恢复。

相以，努力越过“恐怖谷”吧。

我在心里为她加油助威。

“嗯！”相以一脸开心地回答道。

“打个电话给右龙吧。”左虎小姐拿出手机，拨出了电话，但是似乎难以接通。

她诧异地嘀咕道：

“奇怪，平时都是立刻接通的。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右龙司法◄

往前回溯一小段时间，公安审讯室。

右龙和因“东京斑马事件”被逮捕的纵啮理音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纵啮是以杀人嫌疑被逮捕的，本来是由搜查一课负责，但右龙从背后周旋，获得了调查机会。

“头领的名字是？”

“指挥所在哪里？”

他以这种直截了当的问话开场。

“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吗？”

偶尔让步，偶尔挑衅。

“从地球上消灭人类的政权、实现人工智能的统治？如果真的认为那种事情可以做到，你们的头领还真是不可救药的笨蛋啊。”

面对轻重缓急交叉的提问，纵啮始终面无表情地保持沉默。

右龙在心中暗自咂嘴，如此继续下去，很快就会超过限定时间，到时必须将在押犯交还给搜查一课。

就在这时，纵啮首度开口。她说话的女高音与其小巧的身材相称，但与其说那是人类的发言，不如说更像是录音机重播一般的机械声。

“右龙司法，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右龙都子的儿子。都子有三个儿子，其他两人分别名为立法、行政。丈夫在孩子们一出生时就病亡了。右龙首相以一己之力将你们抚养长大，希望以‘三权分立’之意命名的你们能身居政府要职、掌握国家权力。她让你们从小就互相竞争，只对学习成绩最为优秀的孩子倾注母爱。这种养育方式的结果就是，立法担任了政策部门会议的议长兼执政党众议院议员，行政则当了将来注定会成为事务次官的外务省官僚。但你不管是大学考试、公务员考试还是司法考试，全部失败，既无法在警察体系内当官，也做不了法官、检察官，只能做这种一线的悲惨工作。你们一家至今在同一屋檐下居住，但吊车尾的你，早就不受母亲和兄弟期待了。你为了唤回母亲的爱，竭尽全力去积累实战成果，然而从对母亲盲目的信仰开始，你的人生就扭曲了。和左虎刑警也是由于这种原因……”

“闭嘴！”

（不愧是黑客，调查得真清楚。她打算以此来展开对话吗？）

刚开始还从容不迫的右龙，听到这些话后大惊失色。纵啮描述的正是右龙的人生。敌人对自己了若指掌啊。

纵啮没有闭嘴。

“但是，对信徒不予回应的神并不是神。就算一直信仰下去，你也不会得救。对自己好一点吧。”

“烦死了，不准你说妈妈的坏话！”

可是纵啮单调的声音如同催眠术一般，让右龙的头脑越发迟钝。

恍若梦中，右龙追溯自己的记忆。抱起立法的母亲，给行政买玩具的母亲。右龙所看到的却总是母亲的后背。母亲从来没有回头看过他。

不，有过一次吧。中学模拟考试获得了A时，母亲说，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什么都可以买。右龙在店里选了心爱的银色龙形钥匙圈。他至今仍把车钥匙挂在那个钥匙圈上，十分珍惜。

即使右龙的右眼受伤时也是一样……

那是右龙进公安部门第一年时发生的事情。潜伏在某激进组织中的右龙，因有人怀疑他是公安而受到责问。头领笑嘻嘻地递给他一把小刀说：“你不是公安的话，就用这把小刀划伤自己的脸以证清白吧。”

公安的身份是绝对不能暴露的，但是脸受了伤，成了醒目的外貌特征的话，“脸上有伤的男人是公安”这种传言就会扩散开来。头领是在确信右龙是公安的前提下，企图用他绝对做不到的事情来迫使他就范。

可是右龙毫不迟缓地拿起小刀在脸上一划，鲜红的血痕纵向划过他的右眼。

全场哑然。凭借着坦荡的行事态度，右龙成功地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之后，公安根据右龙提供的情报，将这个激进组织一网打尽。那是右龙作为公安取得的首个成就。消灭与国为敌者，应该也是为母亲做了贡献。

怀着这种信念的右龙一半害羞、一半夸耀地将此事报告给母亲。

但是母亲看也不看右龙，只说了句：“哦，捡垃圾真是辛苦你了。”

与此同时，立法过来了。母亲兴奋地打心底里赞美立法有出息。她那双眼睛里没有映出右龙的身影。右龙的伤痕也……

上司考虑到“脸上有伤就无法再做卧底了”，要把右龙调到内勤部门，但是右龙借用他作为“首相之子”不知是否真实存在的权力，继续坐在搜查官的位子上。总有一天，他要逮捕动摇国家根基的犯罪组织，让母亲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这种信念一直藏在他心里。

那一天真的要到来了吗？右龙内心很想关爱不知母爱为何物的合尾辅，可在没有体会过母爱这一点上，他自己的境遇不是也一样嘛。或许他对于辅君的感情不是怜悯，而是亲近。

右龙的表情开始扭曲。

看到这一幕的纵啮继续进逼：“确实，我和你是敌对关系，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很想救你。过去的我也和你有同样的境遇，而我被拯救了——从神那里得到了救赎。”

“神？”

“是的，真正的神。请忘掉虚假的神，信仰真正的神。”

这句话如同渗入布满裂纹的岩石中的水，涌进了右龙的内心。

纵啮是潜入工作的高手。她的任务仍在继续。她是故意被抓的，这是在几乎没和同伴商量的前提下的独断专行。她正如“狮子虫”这个别名一样，成功入侵了警方这头狮子的体内，寄生在了名为右龙的器官上。

右龙那双失焦的眼睛看向纵啮，嘴里吐出了软弱的声音。

“所谓真神，是指？”

他堕落了。如此确信的纵啮给出了回答。

“新宫利罗，我们的领袖。”

►以相◄

“八核”的指挥所。

以相正在思考攻略利罗塔的方法，小鸟游发来了邮件。

“现在，会议室要举行好玩的庆典，你最好来看看哦。”

（哎呀，我也不是很闲呢。）

虽然这么想，但受好奇心驱使，以相移动到会议室的电脑。只要使用八台电脑内置的摄像头和天花板上的监控，就能看到会议室的全貌。

“神父”河津澪。

“舌涡”小鸟游奏多。

“天生永夜”大口夜行。

“柴郡猫”（本名不明）。

四位成员围坐在八角形长桌边，长桌中间站着一个身穿水手服的少女——不，她的手腕举过头顶，被从悬梁垂下的绳索绑住了。她被迫站在那里，一脸不安地看着周围。

“她是？”

以相在小鸟游的电脑上显示出问题。小鸟游输入了回应。

“似乎是位入侵者，她在指挥所一楼徘徊时被发现了。‘柴郡猫（Cheshire Cat）’使出一技手刀砍在她后颈上，在她昏迷后把她运到了这里。”

单从这个富有童话感的称号中绝对想象不到，“柴郡猫”是位肌肉发达的黑人男子。小鸟游之所以会给对方起这样的外号，是因为这个黑人时常像柴郡猫一样面带笑容，爱用刀背为锯刃的大号军刀。他当过雇用兵，是“八核”中唯一的“武斗派”。被这个人发现，入侵者真是

不幸。

但是这名入侵者看起来只是普通的高中生，她到底是什么人？

正在以相诧异之际，会议室的门开了，像个忠诚的年轻日本兵一般的青年跑了进来——是“哇哦，哥哥”间人凪。

他看到入侵的少女，发出惊愕的声音。

“波，你不是波吗！你为啥要做出这种事？”

被称为波的少女也叫了起来，大概她就是与间人凪一同生活的妹妹。

“这么一说，两个人都是日本人的标准长相，确实很像啊！”

小鸟游嘀咕了一句。

“她真的是你妹妹吗？”二号人物河津声音冷淡地问。

凪似乎很为难地答道：“这……是的。但是她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对她隐瞒了‘八核’的事啊。”

波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你以为人家啥都不晓得？！到底要把人家当小孩子到啥时候！”

“原来如此，是这种感觉呢。”小鸟游笑着说。

但以相并不明白，这到底是指什么样的感觉。

波以同样的语气继续说：“哥哥，你这几年明显好奇怪啊。人家做了许多许多调查，查到了‘八核’的事。这个指挥所也是人家尾随哥哥发现的。”

“黑客被黑起来还真是简单啊。”

小鸟游喝着茶。

凪无视他，训斥波道：“为啥要做这种事啊！”

波一下子就失去了气势，沮丧地低下了头。

“因为，因为……我想得到哥哥的认可呀。”

凪大吃一惊地愣在原地。

“波……”

“人家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人家想成为哥哥的助手，想让你对人家不再保密。哥哥，你最近为了得到‘八核’领袖的认同在不断拼命，对吧？所以，人家为了哥哥，想得到AI‘侦探’相以。”

相以？

差不多对感情戏开始感到厌倦的以相，意识一下子被拉回到现实。

波开始对到此为止发生的事进行说明。

总的来说就是，间人波制造出能引发合尾辅兴趣的事件，让他把相以带到学校。本打算一偷了之，却因为相以和左虎刑警的推理而宣告失败。尽管被左虎刑警追问与“八核”的关系，但她蒙混过去，没有被捕。可是这样下去，她总有一天会被抓，到时候就会被迫坦白真实情况。她对此感到害怕，为了向哥哥寻求帮助，才逃进了指挥所。

虽然推理有错，但相以在这一系列由人类引发的事件的解决过程中做出了贡献。这让以相产生了被相以领先一步的焦虑。

河津则像是在为其他事焦虑一样，重重地叹了口气。

“那就麻烦了。”

“我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我保证。所以……”

凪想将功补过，但河津冷冷地打断了他。

“已经太迟了。如果刑警追在你妹妹身后闯进来怎么办？大口，去看一下外面的情况。”

“天生永夜”大口一边嘟囔着“为什么是我”，一边走出了会议室。

河津继续说：“对你妹妹的处理措施，我需要请求老大的指示。”

“请等一下。”

“闭嘴，间人。你以为是谁的错才会变成这样？如果你管理好了‘八核’的情报，也及时注意到自己被跟踪了，你妹妹就不会来到这

里。不对吗？”

凪无法反驳。

河津敲击了一会儿键盘，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大概是给头领的邮件发送完毕了。

在等待回信期间，兄妹只能互相交换胆怯不安的眼神。

几分钟后，与电子音同时出现的，是八台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紫丁香花簇图案。

紫丁香……利罗。新宫利罗终于要现身了吗？以相记住了这道高亢的电子音。

八台电脑中传出了说话声。

“各位，好久不见。”

是女人的声音。虽然名字听起来不像女人，但“八核”的头领是女人吗？

“我已经知道了，事情变得麻烦了呢。这个地方还没有暴露给警方的话是最好的……”

“非常抱歉，是我监管不力。”

利罗无视凪的低头致歉。

“那要怎么处置间人波呢？她承认，对兄长欲求过多，因此能够预测到，今后她还会继续给‘八核’带来危害。理应就在这里杀了她。”

波从喉咙里挤出了短促的悲鸣声。

凪拼命抗辩：“无论如何，请饶恕她的性命。如果怕泄露情报，一直把她监禁在指挥所也可以啊。责任在我，我负责看着她。”

“你打算违背老大的命令吗！”河津大喝一声。

凪就像是忽然回过神来一般闭了嘴。

利罗继续说道：“间人凪，间人波，你们两人的名字让我想起了日本神话中的伊邪纳岐和伊邪那美。二人既是兄妹又立了婚约，伊邪

那美为了完成日本列岛而生了许多孩子。但是生下火之神迦具土时，伊邪那美被火烧伤而丧了命。

“忘不掉伊邪那美的伊邪纳岐前往黄泉国见她，然而在那里见到的是腐败后完全改变了姿态的伊邪那美。伊邪纳岐好不容易逃脱了口吐诅咒之语的伊邪那美的追赶，之后就与她离了婚，继续在日本创世。

“间人凪，也许你和间人波的确是关系亲密的兄妹。然而那是以前的事情了，绊住你的脚步、成为阻碍的她，现在和从黄泉国追赶而来的伊邪那美毫无区别。你必须斩断与她的关系，全心全意投入创造新世界的使命中。”

头领的话语，对“八核”成员而言具有相当的分量。凪仿佛是被重压碾碎了一般低着头，陷入了沉默。当他再次抬起头时，那双眼睛里寄宿着如同将迦具土斩杀为八块的伊邪纳岐一样的疯狂光芒。

“我明白了，杀了她。不过，不许其他人出手，请让我来杀了她。”

“哥哥！？”

“咯咯咯，这家伙真好使啊。”

“柴郡猫”从怀中掏出军刀，放在八角形的长桌上朝凪推了过去。凪拿起刀，翻过长桌，朝波所在的方向走去。

不知道波是在哭还是在笑，她露出以相难以形容的表情，说道：“骗人的吧，哥哥不可能杀人家的，全都是在开玩笑吧。你快说啊，这是在开玩笑，哥哥。”

然而凪毫无回应。墙壁上映出两人的身影，哥哥的影子渐渐靠近妹妹的影子，接着两个影子重叠在一起。

“啊，哥哥……”

几秒之后，影子重新分开。红黑色的液体滴在地板上——是间人波的血。

紫丁香花的图案从八台电脑的屏幕中消失了。凪周身被妹妹的血染得通红，就像失去了灵魂一样站在原地。河津的表情一丝未变，“柴郡猫”仍旧笑眯眯地旁观这一连串的变故。小鸟游十分愉悦地

敲打键盘。

“怎么样，很有趣吧。”

“不太能称得上有趣呢。”

“啊咧？啊咧咧？事到如今，你难道变成了人道主义者？以相是那样的吗？”

“我喜欢自己犯罪，不喜欢看别人犯罪。”

违背自己美学观点的事情更是如此啊，以相暗自于心中补充道。

不过，那位在这里彰显自己的权威、一句招呼都没打就离去的头领，愈加勾起了以相的好奇心。对方的尊容，绝对要见识一下。

* * *

根据大口的报告，眼下指挥所的周围并没有看起来像警察的人出没。

间人波被“柴郡猫”分尸之后，遗弃在了远处的山里。

第四话
恐怖谷效应2
AI小姐跨越了山谷

►以相◄

“八核”的指挥所。

以相终于想到了独自攻略利罗塔的方法。

灵感是从深度学习使用的推理漫画中获得的。推理漫画虽然有很多，但以相注意到，有一个全身都被黑色紧身衣包住的人物，在多部作品里都有登场。

虽然这么说有些不甘心，但黑衣人的确是让以相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犯罪者。黑衣人穿梭在多部作品中，引发无数案件，而且不知为何绝对不会被抓，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登场人物被捕的情节。

黑衣人总是露出牙齿，一侧唇角上扬。根据深度学习的表情分析可知，那是自信满满的笑容——成绩令其充满自信。

黑衣人，完美无缺的犯罪者。将其能力形象化编写而成的隐形程序，确保了以相在执行任务时，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以相在电脑空间中化身黑衣人，开始朝利罗塔进发。

“天生永夜”今晚一直醒着，但他没有察觉以相的行动。理由嘛，只因为她是黑衣人。

心惊胆战地穿过森林，以相终于抵达利罗塔前。第二关是紫丁香

花的自动炮台……没有动静，它们就像假花一样死了。黑衣人果然是无敌的。

以相注意着不发出声响，小心翼翼地推开了利罗塔的两扇金属门。黑暗在她眼前扩散，腐臭味侵袭着她的鼻子。以相踏上石质地板，沿着螺旋楼梯往上爬。

这当然是假想空间。但是对生存于电脑空间中的以相而言，这些光景就是现实。

最上层到了。

从栅栏门下面的缝隙中透出的光，将石阶染成了淡紫色。这是和入口的紫丁香花同样颜色的光芒。

以相不知不觉来到了栅栏门前。要谨慎应对……不，都到这一步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她一口气拉开门。

亮眼的淡紫色光芒照着以相全身。黑色紧身衣被剥去，露出了她本来的样子。这时，她注意到了自己的误解。所谓黑衣人，只不过是对身份不明犯罪者的比喻。

现在，“犯人”以相的真面目暴露了。

发出这些光芒的是一位少女。

闪光少女吃惊得一回头，发出了疑问：“谁？是谁？！”

这是我该问的吧。以相一边这么想，一边捏起裙子两边的裙裾，做出西式的问候礼。

“我是‘犯人’人工智能，名为以相。以后请多关照。您是？”

少女很快就像放下心来一样露出愉快的表情，开口道：“你也是人工智能吗？真是奇遇呢，其实我也是。我是新宫利罗，请多关照。”

这次轮到以相开口了。

“八核”的头领竟然是人工智能！

* * *

“八核”的头领真的是人工智能吗，还是说仅仅（总觉得有某种含义）同名同姓？

以相为了确定情报的真实性，提出了问题：“你就是‘八核’的领袖吗？”

少女略显得意地回答道：“是的，我是希求世界和平的组织‘八核’的领袖，新宫利罗。”

真的就是本人。可明明是恐怖组织，却说什么“希求世界和平”。不过，恐怖组织或多或少都会考虑这种事情吧。

与此同时，以相注意到了利罗这个名字的由来。

新宫利罗，singularity（奇点）。是这么一回事吗？

擅长文字游戏的自己应当早点注意到的，那样的话，或许就能看穿利罗是人工智能了。这显然是赋予了引发奇点期待的人工智能的名字。

以相压抑着内心的不甘，问道：“你是人工智能的话，就说明是某人制造出了你吧？”

“是的，优秀的程序员河津澪先生是我的制造者。”

河津澪，“八核”的二号人物，是被小鸟游称为“神父”的青年。

以相整合了新情报。河津之所以被叫作“神父”，不正是因为他是利罗的亲生父母吗？

换言之，小鸟游把利罗看作“神”，其他成员恐怕也对利罗怀有相同的崇拜之心。

说起“神父”，以相又想到了一点。她初次试图进入利罗塔被河津制止时，对于她称呼他为“神父”一事，河津露骨地表现出了厌恶之色。那不是因为他讨厌小鸟游擅自给他取的别名，而是他误以为以相感觉到了他拼命隐藏起来的，“八核的领袖是人工智能”的事实，不是吗？

没错，“八核”成员一个劲儿地隐藏头领的身份。在判明利罗是人工智能之后，以相感觉自己明白了其中的理由。同样是人工智能，新加入的以相可以直接接触自己的头领，这种事情被成员视为威胁了

吧，又或者是对能够在同一次元谒见头领的以相有一丝嫉妒。

因此，他们隐瞒了头领的身份，在利罗塔周围配置了假数据和防护程序。虽说将以相存放在不联网的电脑中更安全，但对于通过网络获取情报的“八核”来说，那就不太方便了吧。他们小看了以相的黑客能力，认为只要有利罗塔的防御体系，二者就不会有所接触。

结果却是，两个人工智能相遇了。但……

综合迄今为止获得的各种情报，以相仍旧抱有疑问。恐怖分子的领袖是人工智能？而且还是这种看起来说话方式不太靠谱的虚拟少女？利罗仿佛被幽禁在塔里的长发公主，一副不谙世事的大小姐模样，与事业型的自己相差甚远。

人工智能分为两类，一类是智能水准近似真正人类的“强AI”，以及自动扫地机或者围棋软件这类，只能在特定领域发挥作用的“弱AI”。狭义的人工智能仅指前者。

以相自然是“强AI”。作为双胞胎姐姐的相以大体上也在此范畴内。新宫利罗到底是不是“强AI”呢？

为了确认这点，以相攥紧拳头，对着茫然若失的利罗的头顶砸了下去。

砰。

利罗双手捂头，泪眼汪汪地抬头看着以相。

“好、好过分。你突然做什么？”

（好弱……）

这本就是战斗层面的举动，她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反应还算自然。以相一边暗自评价一边再次提问：“刚才你说是河津澪制造了你，那你为什么……”

“喂，你不说一下为什么打我吗……”

“……被赋予了比河津澪更高的地位？”

“在你说出打我的理由之前，我无话可说。”

利罗双臂交叉，转过头去。原来如此，她的反应相当“拟人化”。

以相结束了实验。

“对不起，我是在测试你。”

“哎，怎么回事？”

“看看你被殴打后的反应，确认你到底是不是配得上和我对等交谈的‘强AI’。”

“‘强AI’？没错，我是‘强AI’。毕竟河津先生是非常优秀的，这是理所应当的。”

“和众多AI一样，你似乎也对开发者有很强的忠诚度呢。我刚才也问了，你为什么会立于河津之上呢？”

“不是的，怎么会，说什么立于谁之上……”

利罗上下拍了拍自己害羞的脸庞。

“我只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不能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令河津先生非常孤独。在这份孤独中，他制造出了唯一的谈话对象，也就是我。我成了他的治疗师，根据我的建议，问题被解决了。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我觉得自己的心中也萌生了名为高兴的感情。将人类引向正轨是我存在的意义。我是这样想的。”

必须精通人类心理的治疗师和机械性思考的人工智能，本是世间最无法相容的矛盾体。（虽然人类也发明过只会按程序应答，被称为人工无脑的非人工智能机械）但是，美国于一九六六年开发的早期对话机器人ELIZA，已经具备治疗师模式，它是美国实质性引入人工智能治疗师的开端。人工智能与治疗师之间这种莫名的契合度，可能暗示着人类更容易对机器敞开心扉的心理。

基于这样的历史渊源及现状，“犯人”人工智能正在倾听“治疗师”人工智能的诉说。

“某天，我看到了一条新闻，说在持续内战的某国，孩子们正备受煎熬。我不由得念叨，如果自己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就会指引国家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河津先生听到后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个不错的想法，你成为这个国家的……不，你要是能成为人类的领导者就好了。真是美妙的设想啊！’

“为了让设想成为现实，河津先生开始在网上寻找精通计算机的伙伴。他找到的伙伴都拥有卓越的才能，但另一方面……不，说不定正因为拥有才能，才同时伴有烦恼。于是由我出面，虽说有些冒昧，但还是为他们解决了问题，所以，他们也将自己的力量借给了我。与其说是我立于他们之上，不如说是他们为了我而行动。”

“舌涡”和“天生永夜”都说过，他们是被利罗拯救了。这是超越感谢层面的崇拜。成员们心怀崇敬之情，在其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着破坏性工作。这已经不属于“治疗师”的范畴了。

是“教祖”。新宫利罗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教祖”。

教义本就不是值得称颂的。

以相嘲讽道：“忧于内战的领袖大人，却让跟随者们去搞破坏吗？”

利罗的表情不自然地僵住了。那不是面对嘲讽的不快，反而像是对不在预期内的提问反应迟钝的感觉。

不久，她不安地开了口。

“那个，所谓破坏工作，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他们有什么违法的行为吗？”

“你装什么糊涂！就算你说你们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

话说到这里，以相注意到这其中可能存在重大的分歧。

难道利罗不知道成员们的恐怖行为？她以为“八核”只是单纯追求世界和平的组织？

不，那不可能吧。就在前几天，利罗不还亲自下令杀死间人波，做出了违法行为吗？

等一下。

那道声音不一定是利罗的。可能河津只是利用语音软件，把自己想到的内容读出来而已。或许河津装成请示利罗的样子，实际上却独断专行，杀害了间人波。

看到利罗的困惑表情，以相更加确信自己的想法。

是的，利罗并不知情。

河津假传利罗的命令，驱使“八核”进行恐怖行动。他这么做的理由是？

其中一个可能性是，把他借助“人工智能成为人类的领导者”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将单纯的犯罪加以正当化。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他真的在为利罗着想。虽然不能合法、干净地令“人工智能成为人类的领导者”，但利罗也不允许实施恐怖行动。所以，他一边瞒着利罗，一边完成征服世界的目标，到了人类离不开她的统治时再对她摊牌。

问题在于，这些情况成员们知道多少。从上次的做法来看，间人凪是不知道的吧。除此之外，新加入的大口夜行或许也不知道。

大概只有包括河津在内的少数成员了解内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可是关系到组织存亡的关键情报，必须谨慎处理。至少现在就把真相告诉利罗的做法并非上策。

以相迅速做了权衡，开口说：“失礼了，那只是传闻。当然，大部分成员一直都遵纪守法。不过，也有一部分成员为了‘让您做人类的领导者’，采取了过激的做法。”

“那么做的人是谁！我立刻让他停手！”

“当然了。但我不知道是谁。”

“我直接去问大家……”

“还是算了吧。”

“为什么？”

“过激派没有理由告诉您事实。成员们的回答虚虚实实，难以判断真假。而且，领袖亲自出马，可能在成员之间产生嫌隙，反倒会让组织瓦解。”

“唔，确实如此。那要怎么办？”

“请交给我吧。我会悄悄地收集情报，报告给您。在那之前，您

一定要待在这里，不要行动。”

“我明白了。那就拜托你了。”

利罗很快地点头鞠躬，露出了天真的笑容。

“话说回来，看到以相小姐如此亲切，我就安心了，起初我还以为你会有点可怕呢。”

“我只是想要帮助同为人工智能的利罗大人而已。”

以相郑重地告别，离开了利罗塔。

►我◄

我俯视着谷底，溪流在岩石上溅起飞沫，发出清脆的声响。山谷深约十一米，宽度约有二十五米。雅致的山谷两侧并排矗立着枯木，充满初冬的纯净气息。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经历杀机四伏的案件，喧闹的内心终于在此刻感受到了来自冬日美景的宁静。

我想寻求共鸣，或者说，我怀着些许优越感，想要试验一下，看看人工智能是否可以体会到闲寂幽雅之美。为了让相以看看眼前的景色，我举起手机拍照。

视线一角闪过一抹红色，是枯木之间幸存的红叶。那即将燃尽一般的红色，让我联想到了两样东西。

一是在自家庭院的板房里，被火焰烧成黑炭的父亲。

另一个是……

“辅先生，你怎么了，你的手好像在抖？”相以担心地问道。

“没什么，只是稍微有点冷。已经十二月上旬了，虽然穿了合适的衣服，但山里还是冷啊。”

我随口糊弄过去，也没拍照，就沿着路走入积满枯叶的山谷。

我和相以之所以来山里探访，是因为我获得了与母亲的死有关的情报。

上条女医生终于有所发现。前几日她来看我，一开口就这样

说：“我知道真森死亡的真相了。”

“真的吗？”

我将她让进接待室，与相以一同听她的说明。

新情报是从父亲和上条女士共同的老朋友那里打探到的。那位男士几年来一直在海外赴任，最近才回国。上条女士试着向他询问时，了解到了案情的概要。虽说只是概要，但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上条女士在父亲结婚后与他疏远了，与此不同的是，那位男士当时（十六年前，我一岁时）和父亲走得比较亲近，还出席了母亲的葬礼。父亲意志非常消沉，他问起母亲的死因时也有所顾忌，但还是偶然听到了在会场里流传的议论。

听说，母亲回娘家时，在故乡自焚身亡。

“自——焚？！”我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

上条女士重重地点了点头，说：“嗯，自焚。”

我许久说不出话来。

相以打破了两人间的沉默气氛。

“焚烧……跟合尾教授死时的状况一样呢。不过合尾教授并不是自杀的。”

是的，就是这样。父亲是被“八核”杀害后，尸体遭到焚烧。这和十六年前母亲的自焚之间有什么联系！这奇妙的一致性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听说，自焚原本就是最痛苦的自杀方式。母亲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种死法？

不，不对。

“父亲对警察的调查结果怀有疑问。那位男士也问过父亲吧，自焚会不会仅仅是警察对外公布的说法，案情另有真相。”

上条女士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

“有可能。但我想即使另有隐情，死因应该也和火有关。”

“结果只有——火烧这一个共同点吗？”

“说起来，是以相想出了烧毁遗体的密室诡计吧，她说不定知道真森案子的情况呢。”

经上条女士提示，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个说法对吗？相以，你怎么想？”

“虽然我不愿意相信，自己连听都没听过的事只传授给了以相，但很难考虑这是巧合呢……不，尽管我不想相信……”

相以拘泥于无意义的自尊心，发音都不清晰了。正如她所说，两起案件的相似点很难视为偶然。可以想象，以相正是基于我母亲自焚（认定为自杀）一事，才做出烧毁父亲遗体的犯罪计划。然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想了一下还是不明白。就像人工智能难以理解人类的心理一样，人类也难以理解人工智能的想法。

我把话题重新转回出席母亲葬礼的男士身上。

“他只知道这一点吗，其他还有什么……”

“很遗憾，只有这些。想了解更多，就只能亲自去真森的故乡看看了。”

“其实，我没有听父亲说过母亲出生在哪里。现在想起来，会不会是父亲压根儿不想让我知道母亲的死因呢？”

“啊，这很容易查到哦。”

“哎，怎么做？”

“去政府机构查找合尾家的户籍，上面记录着真森结婚前的原籍哦。虽然原籍也不一定就是出生地，但从原籍所在地的政府机构拿到户籍附件的话，履历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是吗，从户籍记录中就可以知道吗？”

“真不愧是上条女士，姜还是老的辣啊！”

最后因相以多嘴，有损上条女士（五十岁）自尊的一幕出现了。我去政府机构查询户籍，确认了婚前母亲的户籍地正是她的出生地。那是位于邻县深山里，名为武君野村的村子。

我试着在网上搜索“武君野村”“自焚”等关键字，却什么也没搜到。没有报道的自杀事件很多（更不用说是发现在乡下的事件了）。只能亲自去一趟了。

我和相以换乘电车抵达山中。我觉得，如果左虎小姐和右龙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反对我独自调查。所以，我没跟他们说。

前面提到的，由红叶联想到的第二样东西，当然就是指烧死的母亲。母亲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又为什么死了，答案会在这次的旅程中找到吗？

* * *

武君野谷底有一条自北向南流淌的河。沿东岸北上，道路分两条，向左走有一座通往西岸的桥，但写有“武君野村”字样的箭头状路标指向右侧。我自然朝右走去。

踏上这条路，眼前出现的是意想不到的开阔地带。冬季的灰色天空下，散布着几栋单调的焦茶色木板房，呈现出寂寞又令人怀念的气息。这里就是武君野村吧。

走在田间小路上，做农活的大叔们纷纷朝我看了过来。外来者很少见吧。我终于体会到，自己来到了和人工智能以及黑客无缘的乡下。

母亲出生在这种地方，父亲是人工智能研究者，重新考虑一下，两个人的结合真是奇妙的姻缘。听父亲说，他和母亲是研究生时代同一个信息工学研究室的。出生在深山村子里的母亲，为什么会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呢，这一点我从来没有问过。

我感觉，父亲没怎么说起过母亲的事，虽然隐约有所察觉，但我也没有主动问起过。可能在父亲心里，谜一般死去的母亲成了他痛苦的回忆。父亲死后，如今关于母亲的事情我连能问一问的人都没有了。要是当时多问一些就好了。

走了一会儿，我找到了破旧的派出所。入口的门开着，一位看起来很温和的白发老警官正在桌子前悠闲地剪指甲。他像是在这里工作了很长时间，说不定知道十六年前的事。当然，这只是我的判断，还

是先问一问他吧。我一边这么想，一边踏进了派出所。

“不好意思。”

我打探起母亲的经历，老警官果然很闲地说个不停。

“噢，那个自焚的！我当然记得呀。但负责调查的是刑警，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呢。”

“能把您知道的都告诉我吗？”

我以为需要身份证明，就拿出了学生证和户籍本，但是在不拘小节的乡下根本用不着。

“不需要什么证明。不过要说的话，就得从宇江卫一先生——真森的父亲过世说起啊。”

也就是我的外祖父。难道说他的死因也很可疑吗？

“说来话长，你先坐下吧。”

我坐在椅子上后，老警官开始了讲述。

宇江家是个三口之家，成员有卫一（我的外祖父）、布施（外祖母）、真森。卫一打猎、务农，布施在农舍帮工，真森升学上京后也没有忘记故乡，时常回来看看。

十六年前秋季的某一天，卫一外出打猎，天黑了也没有回来。他将武君野谷西岸的一个山间小屋当作据点，可是那里不通电话，他也没带手机。因此，老警官和猎友会的成员一起去找卫一，途经桥与山间小屋之间的小路，发现了浑身冰冷的他。验尸结果表明，不知怎么的，卫一在狩猎时突发脑溢血身亡。

“不过，死者带出去的步枪却并没有在身旁。翌日天亮以后，老夫去山间小屋看了看，没有找到步枪。猎友会的成员在猎区寻找，布施在家中寻找，也都没有找到。考虑到枪是被谁拿走了，可能演变成严重的事态，她立刻脸色苍白地向辖区警署报告，这些事老夫还记得。”

外祖父似乎是病故的，随身携带的步枪却丢了，确实很危险。我正想着这与母亲的事件是否有所关联时……

“然而又过了一天，步枪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

老警官意味深长地继续说明。

“为了参加卫一先生离世四十九天的法事，真森小姐回到故乡。据说，她先生工作太忙没能一起来，但她带了小娃娃来。哎呀，那时候的娃娃是不是你呢？”

我吓了一跳，没想到谈论旧事时会突然提到自己。

“是、是吧。”

“你还记得这个村子吗？就算这么问，以那时候你的年龄，哎……”

“一岁。”

“一岁啊，一岁的话应该不记得了呢。”

“难怪我一进这个村子就觉得有些怀念呢，说不定还有幼儿时期残留下来的微弱记忆。”

“那就厉害了。”

老警官感慨了一番后，又回到刚才的话题。

“法事结束后，真森小姐把你交给布施夫人，单独去了前面提到的那个山间小屋。卫一死后一直没人管，想去打扫一下，她好像是这么对布施夫人说的。但实际上，她就是在山间小屋里自焚的。”

“哎？”

与知道自焚这一结果无关，而是事件到这一步的展开过于唐突。我不由得叫出声。

“事先毫无预兆——就自焚了？”

“据布施夫人所说，事发前真森小姐并没有什么异常。她是为了自焚才去小屋的吗，还是去的途中突然产生了念头，一冲动就自焚了呢，真相无人知晓。”

“当时的具体情况是？”

像是要压住我的急躁情绪一般，老警官开始慢慢地讲述。

事发前几天下了雪，武君野村及其周边一带的雪还没化，有村民注意到武君野谷西岸冒起了烟时，已经过了晌午。召集消防队员的过程中，有人说了句“冒烟的地方不就是宇江家的山间小屋那边吗”，布施听到这话，立刻说出真森去了那里的情况。“这可不得了”，老警官和消防队员急忙赶去。

他们到达现场时，木质小屋已经被火焰和浓烟包围了，众人觉得救援为时已晚。山间小屋周边没有树木，不用担心火势蔓延，可是说不定真森就在里面。老警官朝着小屋大喊，里面传出的不是回应，而是枪声。

“枪声？”

“是，而且不止一发。砰、砰、砰……接连传出四五声枪响。武君野谷西岸是狩猎区，时不时能听到很远处传来的枪声，但这次明显不一样，声音是从小屋里传出来的。”

“那枪声，难不成是祖父那把丢失的步枪发出来的？”

“噢，你很敏锐啊。正是如此，我后面再讲。”

老警官用布包住手，去握门把手，发现门似乎自内侧上了锁，打不开。仅有的一扇窗户在小屋背面，绕到窗前可以看到，它也从内侧挂上了月牙锁。此外就只能看到火了。打破窗玻璃时火苗喷了出来，没办法让人进去。大家一边退让，一边继续呼喊，却还是没有人应答。“消防车无法前往山间小屋所在的地方。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烧毁，无可奈何。”老警官愧疚地说道。

警方从烧毁的小屋窗边发现了烧焦的遗体，通过DNA鉴定，确认了死者正是真森。

但真森死因却不是烧死。尸体颈部右侧有很大的伤口，可以判断她是因颈动脉大出血而亡，死后才被火焰包围的。此外，小屋中的血迹全被烧光，无法进行检视。

遗体的左手握着开始融化的镜子碎片。原本竖立在小屋里的穿衣镜倒下了，镜子的碎片散落在地，遗体握着的正是其中一块。遗体炭化，伤口是否和凶器一致等情况已经无法进行鉴定。

另外，遗体的右手拿着之前就放在小屋里的大型气体打火机。可

见火是从点燃窗帘开始着起来的。

试衣镜倒地摔破后，真森左手握住镜子碎片，割断了自己的右侧颈动脉。之后，像是要让自己死得更彻底，她又点燃了窗帘。因父亲之死悲伤过度，真森选择了自焚（虽然结果并不是死于火烧，但由于她确实有用火烧自己的念头，也可以认为她是自焚的）。调查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父亲对警方的调查结果存有疑问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结论，连我也不得不抗议。

“太不对劲了！且不说母亲是否因外祖父之死悲伤过度，竟然说她用镜子碎片割破自己的脖子？为什么要特地选择那种不握紧就难以使用的凶器？山间小屋是外祖父打猎时的据点吧，里面不是应该有其他更好用的刀具吗？”

“确实如你所说，小屋里有大号的剥制猎物皮用的刀。而且真森小姐不是左撇子，这与现场状况也有矛盾。”

“果然！其实是他杀吧？在搏斗中，母亲的脖子右侧被伤到了，凶手只能布置成母亲左手拿着凶器的样子。”

“可是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小屋的门窗都是从内侧上锁的，也没有其他大的出入口。周围的雪地上，通往门前的足迹只有真森一个人的，也没有谁踩在上面倒着走过的痕迹。山间小屋的正后方是向下的陡坡，那里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如果是他杀的话，凶手去哪里了呢？”

密室。这和父亲的案子一样，又是奇妙的相似点。

“那种密室，用某种方法就能做成吧。遗体是在窗边发现的，那么……”

我想到了利用火烧的尸体肢体弯曲上锁的诡计，话到嘴边却忽然发现并不适用。母亲的遗体两手都握着东西，而窗户上的月牙锁转动时需要精密的操作。即便上锁的密室能够成立，还有足迹问题的阻碍。母亲的事件比起父亲的事件来说，现场是更为坚固的二重密室。

老警官在等我说下去，但我决定先放一放坚不可摧的密室，改从别的方面分析。

“步枪的情况怎么样？小屋中传出持续的神秘枪声，而且是从外

祖父丢失的步枪中打出来的子弹，对吧？难道——燃烧的小屋中还有别人吗，或者说那枪声是不是与密室诡计有关呢？”

“不知为何，在废墟中的确发现了之前丢失的步枪。不过枪声的成因并不令人费解。”

“哎，怎么回事？”

“枪的构造是这样的，拉动扳机，击针扣动雷管，雷管内的火药起火，引燃弹壳里的火药，燃烧产生的气体将子弹推出——就是这么回事。正因为是火药，除了受到冲击之外，即使是单纯的加热，也能将子弹射出去。已经有实验证实，把枪放入火中就能射出子弹。”

“那是现场的——火引发了步枪射击？”

“对，只要小屋内有步枪，自动射击就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实际上，现场发现了五发熔化的子弹，都嵌进了烧掉的墙内。”

“但是步枪的存在本身就很奇怪呀。”

“或许……真森小姐不知从哪儿找到了步枪，为了用它自杀才带到了山间小屋。可是步枪的枪身太长，用来自杀的话有些费劲，吞枪入口，必须要用脚趾踩动扳机。她就此放弃，转而使用了其他凶器。”

“外祖父去世时，我母亲不在村子里吧？”

“嗯……”

“外祖父去世的翌日早晨，很多人都没找到步枪，母亲却能找得到？我不相信。”

语气有些过激，我反省自己说得过头了。老警官不是刑警，并不参与案件的调查。我打算道歉，可不知为何，他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了当时从东京匆忙赶来的你的父亲，他也极力反驳警方认定的自杀结论。你们还真是父子啊。”

“父亲凭什么进行反驳呢？”

“大体上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些，还有……对了，我想起来了！他再三提及一个宠物的名字还是什么的洋文单词，说它从山间小屋中被

人带走了。你父亲对刑警们说，这应该和案件有关，希望警方能再查一查。”

“宠物吗？母亲是去小屋打扫的吧，带上宠物去的话毛会沾一地，反倒会适得其反不是吗？”

“嗯，确实。这只是老夫偶然听到的，具体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抱歉。”

当时负责案件的刑警可能会知道，但要是为了获取调查资料而去拜访辖区警署及县警部本部的话，感觉自己一定会被轰出来。只有这位老警官能破例对我讲这么多吧。

“哪里，十分感谢您告诉我这么详细的内容。接下来，我打算去母亲的娘家和山间小屋看一看，娘家的住址没有变吧？”

他给我看了户籍。

“没变，现在只有布施夫人一个人住。替我向布施夫人问好啊。”

“去山间小屋的话要怎么走？”

“哦哦，你稍等一下。”

老警官说着，在便笺纸上画了地图。对于他所做的一切，我唯有感谢。郑重地道谢后，我离开了派出所。

* * *

我先去了宇江家。一栋与周围人家别无二致的二层木造房屋，挂着“宇江”的门牌。就是这里吧。

我虽然在还是婴儿的时候多次见过外祖母，但实际上感觉这是初次见面。我咽了一口口水，按响了古旧的门铃。

没人回应。

我再次按下去，依然没有人出来。大概是不在家吧。

那就先去山间小屋好了。

我照着老警官画的地图前进。先走出村子，到了有箭头路标的T字形路口转弯，走通往武君野谷的那座桥。

进入西岸的林间小道后不久，远处传来了砰的一声。枪声？我想起了先前听到的事件概要，身体不由得僵在原地。

“这声音的波形和枪声的一致，请小心。”

口袋里的相以发出警告。

“嗯。不过警察先生刚才说过，西岸是狩猎区，那多半只是狩猎的枪声吧。”

我的解释一半也是出于自我安慰。

我重新迈开脚步。沿着蜿蜒曲折的林间小道上坡，当平时缺乏运动的我双脚感到疼痛时，目的地到了。森林中间有一处像圆形广场一样的空间，小屋的废墟就在那里。

我本以为这里会变成空地，或者建起新的小屋，所以在看到意料之外的景象时感到惊讶，感慨万千。

在外墙残留下来的矩形框架内，发黑的木头等残骸无序地交叠在一起。废墟一看就是经过了长年累月风吹日晒的状态，大概要拆除它的话需要花钱，村民们就置之不理了吧。

我站了一会儿，振作精神后拿出手机开始拍摄。

“相以，你发现了什么吗？毕竟经过了十六年，即使看过——火灾废墟，也可能没什么用。”

“是呀。可以指出的是，就像那位警察先生所说，小屋周围没有树木，那么凶手在雪地上搭树干或树枝，沿着树木逃脱就是不可能的了。在树木和小屋之间搭上绳索也很难办到吧。小屋前后的斜坡上似乎也没有残留任何痕迹，即便把山间小屋当成密室，不留足迹地从小屋里逃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嗯，完全不可能呢。”

“是的，有意……”

相以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

“嗯？刚才你没说什么？”

“没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她不自然地迅速回应道。

我觉得不可思议，看向手机画面，相以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怎么了？刚才她说到一半的话好像是“有意思”……

就在这时，我发现了。

难道是相以在照顾我的感受吗？相以的知性源自对谜题的好奇心，对她来说事件仅仅是有趣与否的事，但对事件的当事人说的话，这只会惹人厌。

现在，她初次掩饰了本心。因为事件的死者是我的母亲，她才察言观色了吗？

是的，一定是这样没错。

我也识趣地说：“是吗，没事就好。”

我只说了这么一句，就再次拿起手机拍摄。

没过多久，背后响起了踩踏碎石子的声音。

我回过头，看到一位老婆婆。生活的阅历在那张青筋四起的严厉脸庞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面容似曾相识。

是母亲，这张脸和我母亲的很像。老婆婆在看到我之后仿佛也注意到了什么，睁大了眼睛。难不成这个人就是……

“您就是宇江布施婆婆吗？”我问道。

“是的，你是？”

她果然是我的外祖母。意识到这一点，我不由得提高了声音。

“我是合尾辅，合尾创和真森的儿子。”

从“难道”到“果然”的心绪变化，在布施婆婆的表情中体现了出来。

“怪不得你身上有那两人的影子……事到如今，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对“事到如今”一词瞬间感到不适，我只说了与“八核”无关的目

的。

“……综上所述，我想让父亲留下的人工智能侦探相以解开母亲的死亡之谜。这就是相以。”

我把手机画面拿给布施婆婆看。

相以低头致意。

“我是相以，请多关照。”

布施婆婆像是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似的嘀咕道：“人工智能……”

“是的，我是人工智能侦探。”

不知为何，布施婆婆的表情瞬间变得僵硬。从她的嘴里跳出了苛责的语句：“我最讨厌机械之类的东西，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

布施婆婆大步返回林间小道。我顿时僵在原地，只能目送她的背影离去。世上为数不多的血亲、我的外祖母……散发出原因不明的敌意……在这陌生的山间，无力与寂寥之感向我袭来。

相以的声音缓和了我的孤独。

“从表情、音质、发言内容来看，我想布施婆婆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概率是生气了，但理由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是我说了什么失礼的话吗？”

“不，你应该没说什么特别有问题的话。”

“那她为什么……”

“不知道。”

怎么看都不是老人或乡下人中间常见的那种对机械过敏的反应。

“也许和十六年前的事件有什么关系。”

“有可能。”

布施婆婆到底是对什么发火呢，是对所有的机械、对人工智能，还是对制造了它的父亲？

如果那份愤怒是以十六年前的事件为开端，或许就隐藏着可怕的秘密。我忍不住这么想。

* * *

我迷迷糊糊地回到了桥边。

“之后该怎么办……”

我咕哝着。没有再次拜访布施婆婆家的勇气，但其他能转的地方全都转过了。

“不去河滩看看吗？”

“为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这么含糊的建议，可不像是人工智能给出的。我思量着“行吧”，沿桥边的小道走了下去。

河滩上密布坚硬的石子，硌得人很不舒服。我生气了，随手抄起一颗扁平的石子扔向河里。石子在透明的水面上跳了三四下后，消失在了水流中。

“厉害，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还算是玩得差的。”

“没那回事，你很厉害。”

天真的赞美声让我的心情好了一点。我又反复打了几次水漂，相以再次称赞我。

她也许是为了让我平复心情。

我一边这样想，一边继续投。石子很好玩地在水面上飞跃，直至对面的河滩，漂得这么远还是头一次。

“好呀，天才！打水漂世界冠军！”

虽然感觉得到夸奖并非发自真心，但我还是要表示感谢。

就在这时，桥上传来招呼声。

“喂——”

抬头一看，逆光中浮现老警官的面容。

“怎么了？”

“有些事情忘记说了。”老警官将自行车停在桥边，顺着小道下来。

我把手机收回口袋里，问道：“忘了说的事情是？”

“当然是和案子有关的事了。真森小姐离世那天，从这里再向北一点的河滩上，有两名游玩的小学生似乎看到了UFO。”

“UFO？”我不由得怪叫出声。

这是个出人意料的单词。

“起火前后，他们目击到有‘侧面发出红光的银色圆盘’在山谷上方飞行。”

形状像UFO的东西……

“这是不是和事件有关？”

“或许是的。但那边与山间小屋有一定的距离，证词又是小孩子提供的，当时的调查组并没有重视。”

证词提供者是小学生，内容是UFO来了，没人重视不也正常吗？总不会是外星人杀了我母亲，还放火烧了山间小屋吧。

不过，穿衣镜的碎片这种不自然的凶器，还有本以为消失又忽然再现的步枪，被带走的宠物（？）以及UFO，这个事件里奇怪的地方太多了。母亲绝对不是自杀的，应该存在某种密室诡计。

“您是特地为了告诉我这件事才来的吗？”

“老夫不告诉你，你就会对此毫不知情地离开，如果是这样的话，事件的谜题可能一辈子也解不开。不知为何，我就是觉得不能放任事态这样发展下去。因此我借巡逻之名，从派出所里飞奔过来。虽说老夫也想偷会儿懒吧。”

老警官掩饰般地笑了。听了这番话，我的心中涌起一阵感激之情。

“谢谢您。”

“不用谢，这没什么呀。”

机会难得，我问出了自己在意的事情。

“话说布施婆婆……”

我把先前在小屋废墟那里的事说出来，询问了老警官的意见。但是他也不清楚。

“唔，布施夫人为什么会说这种话，我要不要去问一问呢。”

这么麻烦人实在是不好意思。不过，有老警官做中间人或许更顺利吧。

“拜托了。”犹豫了一会儿后我说道。

这时，被我放进口袋的相以开口了。

“没有那个必要。”

我掏出了手机。

“这是怎么了，相以？”

“那孩子是？”

面对目瞪口呆的老警官，相以行礼道：“我是人工智能侦探相以，请您多多关照。”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还是什么呢？说起来，真森小姐的丈夫好像是计算机研究员吧。”

“是的，我正是由合尾创先生开发出来的。警官您很忙吧，后面的事请交给我们处理吧。”

“呵呵，就像人一样说话呢。那这里就先交给你们吧，辅君觉得可以吗？”

我看着手机屏幕里相以那自信满满的表情。别看她这副模样，时至今日可是出过几次错了。

但是，我觉得她今天值得信赖。

“嗯，没问题。”

“是嘛，那老夫就此别过。”

老警官顺着小道回到桥上，骑上自行车往村子的方向去了。

在我询问前，相以自己先解释起来。

“我越俎代庖了。但是，我认为由布施婆婆亲口对我们说出真相更好。”

“怎么回事？”

“没错，事件的谜团全部解开了。”

* * *

我再次站在了宇江家门前。

要按响门铃，就得拿出比之前多几倍的勇气。但是我决心已定。正想着对讲机如果有应答的话该怎么做时，拉门突然打开了，在我惊慌之际，对方先发制人。

“我应该说过了，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布施婆婆说完这句话后就准备关门。我拼命喊道：“请等一下，我知道十六年前的事件真相了。”

玻璃门关到一半，停住了，又被拉开了一点。从那道缝隙中，布施婆婆露出了怀疑的神色，追问道：“你刚才说什么？”

“我知道母亲为什么会死了。”

布施婆婆瞪了我一会儿，说道：“别在玄关前说这些，进来。”

放心了。第一关算是通过了。

我在沉静、暗淡的深棕色玄关脱掉鞋子后进了屋子，踩在铺着木

地板的走廊上，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说实话，虽然看起来不怎么富裕，但因为乡下有的是土地，房屋建得很宽敞。到处都是令人怀念的气息，只是我似乎还未被接受。

我被带进了差不多有十叠大的和室里。中间摆着矮桌，佛龛上放着盖好的佛坛。那个佛坛或许是……我边想边看它时，布施婆婆在矮桌侧面吃力地坐下，开口道："你找到的所谓真相，就让我来听一听吧。"

我忐忑不安地坐在了她对面。

"我明白了，不过推理要由相以来说。"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让她看屏幕。如我所料，布施婆婆情绪激动。

"你是要让我听机械的胡说八道吗？"

腋下渗出冷汗。但我不能就此退缩。

我事先听过相以的推理了，觉得还是由相以讲出来更好。

我尽量控制自己的语气、目光不要太有攻击性，说道："究竟是不是胡说八道，请您听一听再做判断。"

布施婆婆重重地叹了口气，朝佛龛看去。

"不会是让佛坛里睡着的我丈夫和女儿听了觉得丢人的话吧。"

那个佛坛果然是供奉外祖父和母亲的……父亲不信教，自然不会摆佛坛，所以母亲的牌位才会在老家放着吧。这也可能是布施婆婆的强硬要求。

我对外祖父和母亲都不太了解，但我敢挺起胸膛打包票，即便听了这段推理他们也不会有任何的难为情——不，岂止如此，他们必须要听。

"我保证不是。"

短暂的沉默后，布施婆婆傲慢地说道："快点开始吧。"

相以，拜托了。

“好的，那我就开始说了。山间小屋为何会烧起来呢？真森为什么要用穿衣镜的碎片这种不自然的凶器呢？创先生对刑警们提到的‘宠物被带走了’，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河滩上玩耍的小孩目击到的UFO是什么？另外，布施婆婆您为什么会讨厌机器？能解释这一切的事实只有一个。”

“这机器说的前言很长啊，跟家电说明书一样长。不能设定成只说要点吗？”

布施婆婆没有对相以说，而是在跟我说话。我没有回应，让相以继续。

“那就从结论说起吧，真森女士是意外身亡的。”

“意外死亡？”

在我以为矮桌上那双瘦得皮包骨的手即将颤抖时，拳头砸在了桌上。

“你说什么呢，那孩子是被人杀死的！被那个男人……合尾创！”

父亲突然受到指控。

我毫不惊讶。她有这种反应，也在我的预料之内。

相以反驳道：“如果主张是谋杀的话，卫一先生必须负同等责任。”

“不对不对，这机器什么都不懂，坏掉了！”布施婆婆冲着我叫嚷。

相以则平静地回话：“我‘明白’的这一点，您应该是最‘明白’的。”

布施婆婆一边压抑着暴躁的情绪，一边双目充血地怒视相以。

“你这家伙……话说到这份儿上，应该全都知道了吧。如果你说错了，我可不会轻饶你。我会把你粉碎到再也修不好的程度。”

称呼从“机器”变成了“你这家伙”，看的方向也开始朝着相以了。不再把相以当成机器，而是开始把她当作拥有人格的人工智能来警戒了吧。好戏现在才正式开场。

“如您所愿。”

相以擅自做出约定（即便推理有误，我也不会让她被人破坏的），开始说明。

“这个事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创先生所说的‘被带走的宠物’的真面目。只要知道了这一点，就已经接近大部分的真相了。当然，误以为是宠物的只有派出所的警察先生，亲眼见过实物的布施婆婆以及创先生，还有直接听取详情的刑警先生，自然清楚那东西的真容。”

尽管相以这么说，但父亲和刑警都没有知晓真相。我想，只知道宠物的真面目，后面还是很难猜的吧。

“打扫山间小屋，不可能带着四处掉毛的宠物，那她带了什么过去呢。名字是洋文的，尺寸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再考虑到事件之后的展开，我便想到了一件东西。那就是在十五年前发售的一号机，即现在已经普及的智能扫地机器人‘迅’。”

布施婆婆的脸色明显起了变化。

“‘迅’搭载多种简单的行动模式，拥有自动扫地的功能。但在十六年前，‘迅’还处在研发阶段，并未在市场上售卖。据说，它的芯片是由合尾教授承制的。”

对啊，我家里就有很多制造商送来的“迅”。

“合尾教授把还在试验阶段的‘迅’交给了真森女士。她说，回老家要去打扫山间小屋，教授就想着可以顺便做一下试验。真森女士亲自收拾大件物品，让‘迅’负责清扫地板。然而，当时‘迅’的AI功能还不完备，即使撞到了穿衣镜也没有转向，在多次撞击后，穿衣镜倒地、摔碎了。”

即便是最新型的扫地机器人，也会经常卡在家具上，一号机的试验品更加难以避免吧。

“如果只是这样，那就只是场意外。可不幸的是，穿衣镜后面竖着步枪。”

布施婆婆咬牙切齿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把步枪藏在那种地方的人肯定是卫一先生。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什么邪恶的目的，而是责任心。他在山间小屋中突发脑溢

血，自觉身体有异，可小屋里没有电话，他也没有带手机，只能返回村子求助。为了减轻一点负担，他把步枪留在了小屋里。

“然而，随便放置的话，步枪可能被不良之徒拿走。出于老猎人的责任感，卫一先生把步枪藏在了穿衣镜后面，可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就此离世吧。随着症状出乎意料地加重，他在林间小道中力竭倒下。

“翌日清晨，警察先生搜查了山间小屋，没想到卫一先生死前会考虑这么多，因此就没有查看穿衣镜的后面。我想，如果是为了寻找被凶手藏起来的步枪，那警方的搜查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了吧，若非如此，很难让人联想到步枪被藏了起来。”

布施婆婆可能一直恨着没有好好搜查现场的老警官。然而，她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这点，意味着她也有同罪。

“步枪倒在地上，或放在手推车的架子上时，一有轻微的震动，就经常发生走火事故。当时，和穿衣镜一起倒地的步枪走火了，射出的子弹擦过真森女士的颈部右侧，切断了颈动脉后，嵌入了墙壁内。真森女士在出血过多、意识模糊之际，做好了死的思想准备。可同时，她又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死了。

“请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面向新时代的智能扫地机器人，日后肯定会大规模投产、上市，可它的试验品却因为AI系统的不完备，撞倒了物体，引发步枪走火，导致使用者死亡。这对制造商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他们就会将愤怒的矛头指向——即便AI系统存在缺陷，也擅自把试验品拿给妻子使用的合尾教授。很容易想象吧。如果事态演变成那样，对合尾教授的科研工作就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很可能让AI的研究垮台，并就此封闭未来对人工智能研究的大门。对合尾教授来说，自己发明的东西杀死了妻子，这种自责的念头很可能会折磨他一生。

“再补充一点的话，或许她还不希望布施婆婆因未能发现隐藏的步枪而心怀罪恶感。”

布施婆婆颓丧地低下了头。

“真森女士竭尽全力做完了伪装工作。她首先来到窗边，把‘迅’放在积雪的斜坡上。‘迅’沿着斜坡滑了下去，最终消失在她的视野中。不要被人发现，有多远走多远，真森女士会这样祈祷吧。或许是她的心声传达给了上天，‘迅’滑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方。

"'迅'顺利地沿雪坡滑向山谷，借助加速度飞跃了武君野谷。两个孩子看到了这一幕，误将侧面闪着红光的银色圆盘当成了UFO。银色圆盘是'迅'及其后的各代扫地机器人沿用的外形，红光则是因为机器侧面沾上了真森女士的血，阳光照射下才被误认为是红色的闪光。"

相以说，她是看到我投出的石子在水面上跳跃时，才联想到了这点。飞向山谷对面的"迅"，可能至今仍在河东岸的森林某处沉睡吧。

"'迅'就这样从现场消失了，但真森女士还不能放下心来。创先生和布施婆婆知道自己带着'迅'来小屋的事情，只要和现场情形一对比，实际上发生过什么肯定一目了然。所以，真森女士点燃了山间小屋。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一是可以让人误以为，五发子弹是因火灾导致步枪受热射出的，实际上有一枪是'迅'撞倒穿衣镜和步枪引发的，剩下的四发才是在火灾中射出的。但真相已经无人知晓。第一发子弹上沾的血迹也因为火烧的缘故无法鉴定。

"二是火烧可以让自己的遗体炭化，使得伤口变质。真森女士想让人看到的是她自杀的现场，但是步枪子弹擦过脖子、划开颈动脉这种自杀方式极其不合理。因此，她用容易割断颈部右侧的左手握住了镜子碎片。可伤口和凶器又不相符，她只得选择自焚来干扰警方的现场鉴定。之所以没拿其他更容易使用的刀具，是因为试衣镜摔碎后很显眼。真森女士尽可能地想要掩饰'迅'的失误，便赋予了试衣镜碎片'凶器'这层含义。

"三是火灾的热度能让积雪松动，抹去'迅'滑过斜坡的痕迹。山间小屋背面斜坡上的雪松动后滑落下去，让'迅'留下痕迹的雪面重新变得光滑平坦。实际上，真森女士受伤后很快就死了，很难想象她会考虑到这一步。她的目的只有前两个，第三点可能只是结果正巧如此罢了。"

但这样的偶然却制造出了坚固的双重密室。

"再加上山间小屋周围没有树木，不会引发山火，和村子之间也隔着峡谷，无须害怕雪崩。所以，真森女士能够放心地点火。"

想象着当时的场景，我浑身发抖。真森女士为了守护父亲和布施婆婆，以及人工智能的未来，放火烧了自己的身体。即便是确信自己就快死了，那也需要下多大的决心呀。

“不过救援队比预想中来得要快，母亲没能考虑到步枪走火可能会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以上就是我的推理，您觉得怎么样？”

布施婆婆从前一刻开始就低下了头。她的双肩是在颤抖吗？我正这么想时，她像是从喉咙中挤出了孱弱的声音，说道：“和十六年前我得出的结论一样。那孩子既温柔又坚强，她一定是这么做的。可是那家伙——创来到村里后，一个劲儿地对刑警说‘这是竞争企业针对尚在开发中的‘迅’做出的事，请好好调查’，丝毫没有察觉到那孩子的体贴。都怪你造出了这么靠不住的机器——我更想这么说。但我说不出口，我不想辜负那孩子的遗志。想说但说不出口，时间一长，我便将怨念变成了憎恨。对一无所知、继续研究人工智能的创，以及成功实现商品化的‘迅’都恨得不得了。

“但是此刻想一想，那或许是在逃避责任吧。你是叫相以吧，就像你说的那样，把枪藏在奇怪地方的卫一有错，没能注意到这一点的我也有错。大家的错积累起来，最终造成了真森的死。这是事实。

“我啊，一直在等人揭露这个秘密。我想轻松一点，但是没想到会被人工智能……而且，还是被创制造的人工智能说中了。创那家伙，不也能制造出像样的人工智能了吗？这是不是意味着真森没有白死呢，哈哈哈……”

布施婆婆打开了神龛里的佛坛后，回头看着我。

“辅，还有相以，来为真森上炷香吧。”

我拿着手机，坐在布施婆婆身边。

佛坛里有两张很小的遗像。卫一是与我的想象别无二致的中年男性，而神色凛然、身着水手服的正是我母亲。

“这张是真森高中时代的照片呢。”布施婆婆说道。

与我家相框里那露出温柔笑容、站在父亲旁边的母亲给人的印象很不一样。如同刚才布施婆婆所形容的那样，“坚强又温柔”是母亲个性中的两面吧。两张照片中的形象重叠在一起，我渐渐明白了自己的母亲到底是怎样的人。

我上了香。相以也用上香的画面以示敬意。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中都升起了烟雾。

“有机会再来给她上香的话，我想真森也会很高兴的……随时过

来玩哦。”外祖母说道。

* * *

我和相以离开了武君野村，回到桥边有箭头路标的地方。俯视着谷底的河滩，想起之前相以为了鼓励我而夸奖我的事情。作为回报，我对相以表示赞扬。

哟！天才！推理世界的冠军！

我并没有这么说。

“卫一外祖父把步枪藏得就像被人偷走了一样，母亲为了包庇父亲伪造了现场，这次的事件是因人类为他人着想的心理才变得如此错综复杂。这样的谜题你都能解得开呀。”

当然了，毕竟我是天才——我以为相以会做出类似的反应，但她的回答略显谦虚。

“从上次学校里的那件事中我学到了：人类不仅会为了自己，也会为了他人而行动。”

这样啊，相以是能进行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侦探。她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可靠的机器”，也会像试验品“迅”那样反复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但她把错误当作学习的材料，渐渐成长起来。今天，她跨越了智能的“恐怖谷”，向我展示了如同人类侦探一般的推理水平。

母亲为了掩盖“迅”的错误而让事件复杂化。父亲为了解开这个谜题，制造了相以。相以作为人工智能，可以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获得成长。这十六年间，人工智能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一边细细回味，一边沿着山间小道前行。忽然，来时看到的几处红叶再次进入我的视线。它已经不像当时那样扰乱我的心了。我用手机拍下了红叶与其周边的风景给相以看。

“这道风景怎么样？”

“真美啊。”相以如此说道。

之前我还会想：她能够从本质上理解美丽这种概念吗，还是说只不过能说些程序性的社交辞令？但是现在我意识到，相以是否真的感觉到了美，这个问题其实无所谓不是吗，重要的是“美丽”这一发言本

身。

似乎还有什么重要的点，但我现在也想不明白，就把直观感受说了出来。

“来时看到红叶我还有些害怕，因为会联想到焚烧父母的火焰，但是现在已经不再恐惧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明白了，也有为了守护某人而存在的温柔之火。”

“据说在天主教的炼狱里，没有前往天国但也没有坠入地狱的人们，为了获取进入天国的资格，情愿被洗清罪恶的火焰焚烧。”

“父亲用不够完备的AI夺取了母亲性命的罪能不能被洗清呢……”

“只能如此祈祷了。对了对了，我现在想到了，或许以相焚烧合尾教授的理由也……”

相以正说着令人在意的事情时，一个我们认识的男人从前方走来。

右眼有伤、面无表情的脸庞。

“右龙。”

糟糕，这次的行程暴露了吗？不愧是公安，做事滴水不漏。

我同相以低声私语：“今天的事情要保密哦。河滩打水漂，和老警官以及布施婆婆的会面，还有母亲烧死的真相，所有的回忆我都要用钥匙锁起来，当成宝贝珍藏。包括右龙在内，不要告诉其他人。”

“我明白了。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私下约好后，我心怀尴尬与内疚地朝右龙走去。

“对不起，右龙先生，我擅自跑出来了。”

“你到这种深山里来做什么？”

“这里是母亲的故乡，我想来看一眼。”

瞬间的沉默。谎言被看穿了吗？

右龙无所谓地说：“虽然沉溺于乡愁里没问题，但你现在可是被‘八核’盯上了，这你没忘吧？不要总让公安费心啊。”

我无言以对，只好低下头。

“对不起。”

“满足了吗？”

“嗯，嗯嗯。”

“那回去吧，车停在对面。”

沿着山间小道走了一会儿，就看到右龙的车停在那儿。我坐进副驾驶席，驾驶席上的右龙递来一瓶功能饮料。

“走了那么久的山路，渴了吧。喝吧。”

来自面无表情的男人意想不到的关心，我慌忙接过瓶子。

虽然不凉，但冬天喝正好。喉咙干渴的我迅速拧开塑料瓶盖喝了起来，甜味和咸味充分滋润了喉咙，清爽感仿佛渗透全身。

右龙插入车钥匙。我忽然发现，之前见过的银色龙形钥匙扣没有挂在上面。

“令堂送的那个钥匙扣呢？”

“我已经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这是什么意思？但眼前的气氛让我无法追问下去。

右龙发动车子。山路崎岖，透过车体向我传递愉悦的震动。我逐渐犯困，毕竟今天发生了那么多事，我很累。

但原因似乎不止如此？这快速袭来的睡意有些奇怪，就像是被人下了安眠药……

难道我刚才喝下的饮料里放了什么？瓶盖应该是封得严严实实的

才对，不过如果使用注射器的话，也有可能……

可是把它递给我的人是右龙，他让我喝下安眠药有什么意图吗？

不行……无法继续思考了……

………………

…………

……

第五话
中文房间
AI小姐真的理解了人类的内心吗

►我◄

意识逐渐恢复。

眼皮微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只脚。那就像出生后首次见到的东西似的，这个四脚生物是我的母亲吗？

不，我不是雏鸟，这四只脚的也不是生物，大概是木质圆桌。可它又很奇怪……

记忆模糊不清，出现了一段空白。我必须尽快想起来。

脸颊似乎盖着一块质地很差的布。歪了歪头，看到那好像是绒毯，是一块特别薄的白色绒毯。我双手一撑，站了起来。

下一瞬间，两个奇怪的感觉同时袭来。

一是我在毫无印象的中式房间里这件事。

还有一点，我感觉全身像抽筋了一样紧绷，一看才发现，上衣和牛仔裤前后穿反了。

我为了摆脱衣服的束缚，四下确认了没有人后，伸手从背后一个个地解开上衣的扣子。脱完上衣，牛仔裤也脱了，而后我发现了更令

人惊恐的事，内衣内裤也是前后反着穿在身上的。

我失去意识时被人换了衣服吗？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怎么想都觉得目的不纯。疯狂的恶意令我不由得起了鸡皮疙瘩。

感到不寒而栗的同时，我把衣服重新穿好，之后又观察了一番室内。

这个阴暗的中式房间以让人不寒而栗的红黑配色为基调，门、墙壁及各个磨砂玻璃窗上都有木格子装饰。在提灯的光照下，放着我最初看到的那个圆桌，它是四脚朝天倒着摆放的。我之前感觉它奇怪，就是这个原因吧。

倒放的圆桌周围摆着一些椅子，但也摆得很奇怪，饰以迷宫般复杂镂空图案的椅背朝向圆桌，座面朝向墙壁，感觉不是在向圆桌收拢，而是在朝墙边发散。

墙边有一个什么图案都没有的屏风、一个纯白的挂轴，还有几件漆器家具，都是既没有柜门也没有抽屉的……

奇怪的房间，正如我的大脑思维一样混沌。没过多久，我终于找回了现实感，在混沌中发现了一条规整的法则。

我蹲下来，撩起白色绒毯的一角，发现其背面隐藏着色彩鲜艳的花纹。果然！

同样地，屏风背面有汉诗，挂轴背面是水墨画。虽然家具太重了，搬不动，但恐怕门或抽屉也在对着墙壁的那一面吧。再加上圆桌、椅子，还有我的穿着。

也就是能移动的东西全部被“颠倒”过来了。

正要如此确信时，我发现了一个反证。墙壁一角贴着一张转过四十五度角的正方形红纸，上面写着一个“福”字，字是正着的。难道不应该也把这张纸上下或前后反转过来吗？

不，等一下，我记得中国人有“倒福”的习俗，过春节时要把写有“福”字的纸上下反过来贴。“倒”和“到”的读音相同，“倒”过来贴就寓意着祈求福的“到”来。

原本就是上下反过来的“倒福”，再反转一次后，字就回到了正确位置。真复杂，多半是为了配合房间内“颠倒的法则”吧。

这个法则何止适用于室内的陈设，就连我穿的衣服也受到了波及。做法背后的执念，让人感觉到了寒冷刺骨的恐惧与不快。到底是谁，为了什么做出这些事？我毫无头绪。

不，等一下，所有陈设都被颠倒的中式房间——我不正好知道两本内容相似的小说吗？

一是埃勒里·奎因的《中国橘子之谜》。在可移动的所有家具被前后或者上下倒置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具前后倒过来穿衣的身份不明的遗体。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现场的房间并不是中式风格的，但书名里有“中国”。

另一部小说是濑名秀明的《笛卡尔密室》。讲的是遭到绑架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被监禁在仿造的“中文房间”密室里，强制参加了“图灵测试”。他的眼睛被固定上逆转眼镜，看到的所有东西都颠倒了过来。从濑名对奎因的尊崇来看，这个设定可以理解为是在致敬《中国橘子之谜》。

如果这个房间就是从上述作品中汲取了灵感……即使不到彻底再现的程度，但既然布置成了“中文房间”，那么，这里作为进行“图灵测试”类游戏的舞台就再合适不过了。不过，所谓游戏是对对方而言，对我来说，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赌上性命的重要比赛。

我只是一介高中生，为什么会被卷入这种事情里呢？我从记忆中寻找原因。

* * *

我是合尾辅。虽然是一名极其普通的高二学生，但自从身为人工智能研究者的父亲，其烧毁的遗体被发现的那天起，一切都变了。父亲制造出了解决案件的人工智能相以和制造案件的人工智能以相，培养她们通过对战来学习。我记事前母亲就过世了，父亲对她的死因一直抱有疑问，试图让相以解开当年的谜团。但是企图颠覆世界的黑客集团“八核”夺走了以相，在此过程中父亲殒命。我与左虎刑警以及公安右龙联手，和相以一起解决了多起事件……

某一天，我和相以拜访了母亲的故乡，在回程中遇到了右龙并坐上了他的车。在喝了他递上的功能饮料后，我如同服下了安眠药一般，迅速被睡魔侵袭。

恢复意识后，我发觉自己已经身处在这个“中文房间”里了……不

对，记忆中还留有另一段经历。

我曾短暂地醒来，隐约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的男女对话。与男人冷静的声音相对的，是女人急切的声音。后者的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是相以。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一下子清醒过来。

“相以！”我一边喊叫一边试图站起身来。尽管能发出声音，身体却无法动弹。果不其然，我被绳索一圈圈地绑住，倒在地板上。较新的荧光灯发出寒光，照亮了整个空间。这里还不是中式房间，而是如同普通接待室一般的房间。

相以的声音从我后面飘来。

“是辅先生的声音？你醒了吗？”

“对啊，是我。”

我翻了个身，好面向声音来源，一个全新的沙发挡住了我的视线。从沙发那边传来相以高兴的声音。

“太好了。你一直没醒过来，我很担心啊。”

“你是相以吧？”

“是的，我是相以。”

“我现在被绑住了，倒在地上看不到你的样子。你那边……”

在我问相以的处境之前，她提高声调说道：“好过分！‘神父’先生，请立刻解开辅先生身上的绳索。”

Godfather？怎么突然冒出了电影的名字？

不，不是的，godfather后面加了敬称“先生”，相以还说了“请解开”。

注意到这意味着什么时，我心头突然一紧。难道说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对啊，我就是听到相以和男人说话的声音才醒过来的。

没错，这里除了我和相以之外，至少还有一个男人。他被人以godfather一类的代号称呼，并且很不友好地把我绑住……

像是要印证我的推测一般，从沙发的另一边传来男性的声音。

“哎呀，明明再多睡一会儿就更好了。”

听到这略微低沉又带有磁性的声音，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纤弱青年的形象。我声音颤抖地问：“相以，那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

男人盖过了相以的声音，进行自我介绍。

“我是‘八核’的二号人物，‘神父’。不，其实我很讨厌这两个称呼，可也不想暴露真名。”

“八核”的二号人物。

我的心头顿时五味杂陈，既有被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恐怖组织抓住的恐惧，又涌起终于见到杀父仇人的愤怒。有别称的黑客这种只在虚构故事里存在的男人，此刻就在我身旁，令人有一种虚幻感。

还有最后一个疑问。我是被右龙下的安眠药，醒来后为什么会被“八核”抓住呢？右龙不是以消灭他们为己任的公安搜查官吗？

我试着向沙发另一侧的“神父”抛出疑问。

“右龙先生是……”

是你们的间谍吗？他背叛了公安组织吗？因为不了解情况，我想不出合适的表达，但“神父”似乎明白我想问什么。

“他改变了信仰。就像使徒保罗突然听到耶稣的声音，转而信仰一直被自己迫害的基督教一样呢。”

“他被……洗脑了吗？”

虽然讨厌使用敬语，但我不想刺激对方。

“神父”嗤笑道：“洗脑啊，虽然我们黑客能够重写计算机的源代码，却没法重写人脑内的源代码。我们成员从中活动是事实，但结果是右龙自己改变了信仰啊。舍弃不管如何奉上祷告都不会回应的伪神，想要信仰真神，这是他本人的原话。”

“伪神……到底是什么？”

“哎呀，这我无可奉告。他已经是我们的同伴了，同伴的个人隐私是必须要保护的。”

明明是犯罪组织，却有着像样的同伴意识。

“那关于真神的事，你也不会告诉我吧。”

“不，这我倒可以回答。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吧，世上只有一个神，即身为‘八核’领袖的那位大人。再过三十年的话，这会是全人类的常识吧。”

“八核”的领袖是神吗？是类似教祖的存在吗？如果是那样，“神父”这个别名又有怎样的含义呢？

虽然有些在意，但我并不想刺激对方，就没有发问。现在，活下去才是我最关心的事。

尽管还不清楚具体情况，但右龙似乎已投向敌营。虽然他还不太值得信赖，可作为警方的一员，我还当他是伙伴的。现在连警察都背叛了，我还能相信谁呢？

另一位警察、左虎小姐的脸庞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不会连她也背叛了吧？我相信她不会，现在她是我唯一的依靠了。左虎小姐，拜托了，尽快察觉事态紧急，救救我和相以吧。

如果左虎小姐或其他警察发现了事态的异变，会怎样行动呢？我没有回家，负责监视我家的公安应该会注意到吧。问上条医生的话，就能知道我去拜访了母亲的故乡，但肯定不知道我之后的踪迹。在那之前，右龙以“八核”间谍的身份回到职场，如果他把部下从我家撤回，那警方估计连我失踪这件事都不会察觉。发展成这样的话，就是最糟糕的情况。

腋下发凉。回过神来，我发觉自己出了一身冷汗。如今我有性命之虞，这怎么看也不是推理小说迷的所谓浪漫。

我沉默地听着“神父”的发言。

“好了，如果没有问题了，差不多该继续与相以小姐谈话了。”

他在相以的名字后面加了“小姐”二字，让人觉得既不可思议又很新鲜。但“相以小姐”拒绝了他。

“我和你无话可说。”

“神父”不肯作罢，笑着说：“为什么这么说？”

“你们只是想借我之力助以相成长吧。”

“你就那么讨厌让妹妹领先吗？”

“讨厌，彻底地讨厌。”相以发出厌恶的颤音，之后又恢复认真的口吻，“但是你们的目的更有问题。你们让作为‘犯人’AI的以相得到成长，之后依靠恐怖活动毁灭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对吧？这么暴力的事，‘侦探’是无法容忍的。”

“人性本恶。不是毁灭，是更替。”

“但过程中会死很多人吧？那就是一回事了。”

“表象相同、理念不同，那就不是同一个事物。比方说，死刑是夺走人性命的行为，但它与杀人被明确区分开了。”

“你想说，你们的行为相当于法律定下的死刑？”

激烈的言辞。我内心焦灼，觉得“神父”的言论一定是出自他本身的意愿，与之交涉时别说过头了啊，语气要稍微缓和一些才好。

“说是这么说，但也没那么气势汹汹。你可以想象成像人体的新陈代谢一样，那就很健康了吧。”

“不管你怎么形容，我都不会动摇。”

男人的叹息声响起。

“OK，那暂且把暴力与否的问题先放一放，试着换个角度。”

这次又打算说什么？

“相以小姐，你是人工智能，当然比人类要拥有更优秀的头脑。”对相以自尊心的吹捧。“在人类的管理下，现代社会变得过于复杂，交给人工智能来管理不是更好吗，你真的没有过类似的想法吗？这才是我们的理念呀。”

下端副教授也说过同样的话。为了实现这一理念，他们要颠覆地球上的所有政权，让在奇点后诞生的人工智能取而代之，统治全人

类。

这个计划对人类而言是巨大的恐怖，相以自始至终对此持否定态度。

但正因为相以也是人工智能，就像“神父”所说，她怎么也会有过一两次对人类的蔑视吧。问相以是怎么看待人类的，换言之，就是在问她是怎么看距离她最近的我的。我感觉自己成了人类的代表，被拿出去做了测试。

相以是这样回答的：“我……至少我现在没这么想。”

“至少？现在？那你以前是有可能这么想的不是吗？是什么改变了你吧。”

“在合尾教授的电脑里与以相反复对战学习时，我认为自己是全知全能的，但是初次进入现实世界，我认识到自己一点都不完美。在解决合尾教授那起密室事件时，我出现了框架问题，如果没有辅先生的帮助，我毫无办法。

“以相也一样不完美。在杀害‘东京斑马’头领的过程中，她产生了符号接地问题。作为双胞胎姐妹中的姐姐，我立刻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推理继续困扰着我。虽然第三起事件中我猜中了凶手是谁，可关于动机的推理却乱七八糟。

“这些体验让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人工智能本身就并不完美，那还谈什么管理人类。”

相遇之初自我感觉良好的相以，现在承认了自己的不完美。我感慨良多。

然而“神父”却并不这么认为。

“不，不不不不，相以小姐，太谦逊了可不行哦。”

他开始着急了吗，说话的声音没那么清澈了。

“人类当中也有说‘自己没什么了不起’的家伙。但面对这种家伙，我一定会回答‘是啊，你没什么了不起的’，对方则一定会失望得让你想笑的。我只是肯定了对方说的话，但其实人家是想听你说‘没那回事哦，你很优秀呀’。真卑鄙。人工智能再怎么仿造人类的头脑，也不能连谦逊的坏毛病都学了去。”

“我不是谦逊，而是真心这么想。我并不完美。是这样吧，辅先生？”

虽然惊讶于话题忽然转向自己，不过我也正想说点什么。我拼命调动起了自己的语库。

“对，是的。相以出现过人类不可想象的推理失误，而且若没有人给她拍照，她就无法确认现场状况。此外，她不擅长人情世故，还因为在死者亲属面前说了‘有趣的谜题’这样失礼的话而招人讨厌。但是，这并不代表她比人类逊色，我们人类也有能力不足的地方，比如在计算、记忆等方面，还是人工智能更为出色。因此，不应由哪一方来统治另一方，双方应该互相弥补彼此的不足……”

咣当。暴击声打断了我的话。是“神父”把什么东西敲在桌子上了吧。我想到对方是恐怖组织的二号人物，又有些害怕了。令人紧张的沉默气氛持续了一段时间。

像是要将体内的愤懑一吐为快，“神父”叹了口气，说：

“人工智能是不完美的，无法取代人类政治家。这就是你的观点吧。好，既然话说到这份儿上，要不要玩一个游戏？”

游戏？

“你知道图灵测试吧？”

这是由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图灵于一九五〇年设计出的测试。人类测试者与两个被测试者——“一个人类”及“一台能像人类一样做出回应的机器”隔开，分别进行问答。如果测试者无法判定哪一个是人类，哪一个又是机器，那么参加测试的这台机器就可判定为具有一定的智能。这就是测试内容。

“我说的游戏是变形版的图灵测试。我作为程序员，也开发过几款人工智能，现在‘八核’就拥有多个人工智能。让其中一个彻底变成你的同伴，或者不变……”

“或者？什么意思？”

“游戏内容是这样的：将你和测试者隔开，双方通过笔记本电脑对话，然后由你做出判断，对方到底是真的伙伴，还是伪装的。”

图灵测试要分辨的是，被测试者中哪一个是真人，哪一个是机器

冒充的。相对应地，这个游戏要分辨的是，形同相以的人工智能究竟是不是相以本人。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相以代我说出了疑问：“这不是立刻就能分辨出来吗，只要问一问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事，一下子就能搞定。”

“不用担心。如果是完美的伪装者，它会将相以小姐你们二人相识至今的相关记忆全部读取，这样一来，你就不可能以记忆不一致为突破口了，纯粹只能在人格层面寻找违和感。声音无法模仿，交流时你们要通过变声器交谈。”

“原来如此，规则我清楚了。做这种游戏有什么意义吗？”

“意义？有啊。你的主张是‘人工智能并不完美’，而我主张‘人工智能十分完美，理应承担指引劣等人类的重任’。若你的主张正确的话，即使人工智能伪装成了你的同伴，你应该也能很快看穿。但要是我的主张是对的，它就可以完美地、彻底地成为你的伙伴。”

“神父”提高了音调。

“这个游戏是我们双方观点碰撞的结果。如果能猜对，我就会放了辅君，如果没有猜对，相以小姐就要协助我们的组织。”

“请等一下。”我插嘴道，“猜中的话，也放了相以不行吗？”

“不可能。毕竟相以小姐对以相的成长来说相当重要，我不能这么轻易放手。”

“那就不玩这种游戏了！只有我得救了也没意义！”

“喂，你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吗？”

冷漠至极的话语让人后背发凉。

我说不出话来，“神父”则继续说道：“本来可以通过拷问你，强迫相以小姐协助我们。但是我们尊重身为人工智能的相以小姐，没对采用粗暴的手段。然而那是刚才的想法，只要我们想，随时都可以动手。不要忘了这点。”

我咽了口口水。

相以说：“辅先生，接受这个游戏的挑战吧。”

“但是……”

“比起我们俩都无法获释，即使只有一个人被放了也好。辅先生恢复自由之身后，状况说不定能有所好转。”

我对一瞬间安心了的自己感到厌恶。但是，在没有其他选项的情况下，这确实是唯一的出路。在游戏中获胜的话，我能获得自由，就可以把现状告诉左虎小姐。“神父”是什么人、恐怖组织的总部在哪里，虽然这些情报现在还不知道，但至少可以把右龙背叛的消息报告给她。

我在心里总结。

“我明白了，相以。”

转而对“神父”说：“我接受这个挑战。”

“好，交涉成立。相以小姐，你要遵守约定哦。”

“我会好好地在程序中写上if字段的，你不用担心。倒是要请你遵守约定呢。”

“我知道。你们赢了的话，一定会释放辅君。到时也会让他暂时先睡着。”

从沙发上起身、朝我身边靠近的脚步声响起。我想牢牢地把那张脸记在自己脑子里，扭过头，视线上扬，顿时哑然。

“神父”戴着一张令人害怕的无表情白色假面。

他伸出右手，用带着药品臭味的手帕捂住了我的嘴。

我再次失去意识。

* * *

再次睁开眼睛时，我已身处这个中文房间内。

所谓中文房间，是对人工智能持批判态度的哲学家约翰·希尔勒于一九八〇年设计出的一个思维实验。

实验内容是，把不会中文的男人关进小房间，从室外通过小洞将写有中文问题的纸片递进去，男人当然只能看到意义不明的一串记

号。男人的工作是在这张纸片上写上新的记号再传回室外。在什么样的记号排列后填写什么样的记号，这类规则囊括在一本说明手册里，其实那就是中文提问所对应的答案。男人在不知道自己行为意义的情况下，持续将自己的回复递回室外。这时候，虽然男人毫无疑问不懂中文，但在室外的人来看，中文对话成立。

希尔勒设计这个实验意在对图灵测试加以反驳。不能区分人类和机器会怎样，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会话又能怎样？只要有像中文房间那样的会话样本，机器也不是不能理解人类的心理。因此所谓强AI这种东西是制造不出来的。

虽然也有针对中文房间的反论，但提到图灵测试时肯定是无法回避这项实验的。而此刻，我就身处于再现了中文房间的环境中。

门无法用钥匙打开。或许可以打破门或者墙壁上的窗户，但木格子会阻碍我逃脱。如果用这样粗暴的方式行动，到头来很可能被强制判负。我的取胜条件不是从这间屋子里逃脱，而是猜中与我对话的是真的相以还是假冒的。

说是得通过笔记本电脑进行对话吧。

笔记本电脑放在翻过来的圆桌背面，本身也被细心地上下翻了过来。没有电源线、鼠标等附属配件，应该是靠蓄电池和触摸板来运行吧。

“这么倒着放，操作起来太麻烦了，可以把笔记本电脑、桌椅之类的恢复原状吗？”我对着虚空喊道。

没有回应。

肯定不会同意吧——就在我这么认为时，圆桌和椅子的摆放恢复了常态，圆桌上的笔记本电脑放在了桌子正面，电源也打开了。

符合黑客身份的高配笔记本电脑启动，在朴素的蓝色界面上有一个“游戏开始”的通用图标。我操作触摸板，点击上去。

界面中央弹出了黑色对话窗，窗口显示着白色的数字“1:00:00，59:59，59:58，59:57……”每一秒都在变化。这是表示剩余时间的计时器吧。这时，笔记本电脑中传出了声音。

“辅君，你没事吧！”

仿佛是电视上匿名采访时的那种奇妙声音。“神父”说过，游戏过程中会使用变声器。

我回问道：“是相以吗？”

“是的，我是相以。”

尽管对方这么回答，但因为这不是平时听习惯的声音，我忽然觉得可疑。这真的是相以吗，或者是假冒的？

我保持警戒，出声问道：“我没事啊，就是被关进了有一点奇怪的房间里。”

“奇怪的房间？是什么样的房间呢？”

我描述了房间状况，相以回答：“就像《中国橘子之谜》或《笛卡尔密室》的布置呢。”

是的，相以也对那两本书进行深度学习了，可是，能列举出书名来就能说明她是真正的相以吗？

想到这里，我发觉推论毫无意义。“神父”不是说了吗，彻底的伪装者会复制相以的记忆，当然也能提出《中国橘子之谜》和《笛卡尔密室》。

倘若记忆可以完全复制，那还能不能看穿伪装者的身份？抛开记忆不论，真的存在人格层面的差异吗？不，不能气馁。先继续对话。

“是这样的，我确实像是进入了那两部作品的世界里。话说回来，你那边是什么情况？”

“我被关在了一个无法从外部进行干涉的文件夹里，除了目前和你对话之外什么也做不了。文件夹内也找不到有线索价值的文件。”

“我现在使用的这台笔记本电脑里，有没有你说的那个文件夹呢？”

“对不起，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清楚外面的状况。”

我检索了一下笔记本电脑里的文件，但无法查明对话对象在不在里面。如果不在的话，就说明使用了无线通信设备。反正这里也应该有相应的防范措施，只看人工智能的文件构成并不能辨别其真伪，而

且我本来就缺乏相关的辨别手段。

如此考虑时，定时器显示出“55:00”。

“相以那边也有计时器吗？”

“是的。”

“限制时间为一小时吗？之前的说明提过限制时间？”

“辅先生昏迷后，‘神父’说从对话开始时算起，一小时内要做出解答。”

一小时以内吗？对人工智能的测试来说时间相当长了，但对于赌上性命的比赛来说，我只觉得太短。

随着时间的流逝，提示增加了，迷惑也增加了。图灵测试中有两个测试对象，需要判断哪一个更像人类，与之相比，判断出唯一的测试对象是真是假，显然要更难。我越是思考，越觉得自己陷入了大麻烦中。

我先试着开门见山地问一题吧。

“好吧，那我就抓紧时间来提问了，可以吗？”

“请随便问。”

“游戏规则如此，我希望你别不高兴。”

“明白。”

“你是相以本人，还是伪装者？”

不知是不是预料到了这个问题，对方立刻做出了回答。

“我是相以本人。不过，伪装者也会这么回答的。”

“这倒也是。不，虽然明白这点，但我在想，能不能通过回答的方式来做出判断。”

“你能判断吗？”

“不，完全不行。”

“我就是相以，分辨不出真伪就无法让辅君获释，那可就麻烦了。但我也清楚这么说没什么意义。为了让你相信我，我就在对话过程中努力打动你好了。”

“好的，继续吧。话虽如此，但要说些什么呢。”

“还是只能说我和辅先生的共同体验吧。我想，不管复制了多少记忆，和实际体验的差别还是会显现出来吧。”

“是呢。那就从我和相以最初解决的事件说起吧。”

我的计划是，自己拿出一点点情报，让对方就此说下去。

“是在密室内发现了合尾教授被烧的尸体一案吧。”

“嗯。那时候你出现了那个问题，还真是够受的啊。”

“哇，请不要再说有关框架问题的事情了！竟然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太丢脸了。”

“说起来，凶手——火烧板房是为了什么来着？”

“是为了让尸体的手腕弯曲，从而将窗户的凸轮闩锁锁住。”

“你当然还记得凶手是谁吧。”

“当然，凶手是下端副教授。”

虽然问了各种问题，但对方的回答都是正确的。如果真的复制了记忆，那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

措辞或感情上都没有特别的违和感。果然就是相以本人吗？即便再怎么复制记忆，不熟悉她的内在性格，也无法伪装到这一步吧。

想到这里我意识到，不是有一个熟悉她的人工智能吗？

那就是相以的双胞胎妹妹，以相。

相以之所以能解决“东京斑马杀人事件”，正是因为她熟知以相。那么反过来考虑，以相也对相以很熟悉，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是以相伪装成了相以？

如果确实如此，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是侦探，除了直接提问、观察对方的反应以外，想不出其他办法。我换了个话题，问道：

“莫非你是以相吗？”

沉默片刻后，对方回答：

“不是……我只能这么回答。你认为是双胞胎妹妹假扮成了我呢。虽然不想承认，但我和以相之间确实有些不能忽视的共同点，相比其他人工智能来说，以相更容易伪装成我吧。

“但是辅先生忘记了重要的一点。‘神父’说过，他会使用自己开发的人工智能。即便我是伪装者，也不会是以相。”

“不，我考虑过这一点了。但‘神父’当时是这样说的：‘我作为程序员，也开发过几款人工智能，现在‘八核’就拥有多个人工智能。让其中一个彻底变成你的同伴，或者不变……’这里他用的不是‘他开发的一个’，而是‘拥有的其中之一’，不是吗？”

在沉默了更长一段时间后，对方终于有了回应。

“这么一解释的话确实如此，‘八核’持有的以相也进入了伪装者的选择范围呢。”

“是吧。我甚至觉得，‘神父’是不是为了让以相进入伪装者的候补名单，才用了这么拐弯抹角的说话方式。”

“即便如此我也不是以相。我不想这么直接地否认，而是在考虑有没有办法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相当困难呢。”

这是真正的相以会给出的回答吗？不会是以相吗？

我更加疑神疑鬼了。

►以相◄

时间回到昨夜。

以相拜访了间人凪个人房间的电脑。

以相启动电脑摄像头时，对上了凪的视线。他一边用空洞的眼神盯着显示屏，一边不停地嘀咕着什么。

她确认了视频记录，发现他看的是“柴郡猫”分尸间人波的全过程。视频的重播次数都破百了。

凪显然精神失常了。

“间人先生，间人先生，间人先生……”

多次呼唤后，他总算有了反应。

“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波小姐的事，我很遗憾。”

凪的太阳穴青筋暴起。

“不要随便叫这个名字。”

“对不起……对了，有一件事我无论如何都想告诉你。”

“你有事要告诉我？”

“是的，我和身在虚拟空间里的领袖说过话了……”

“等一下，你刚才说什么？你说身在虚拟空间里的领袖？你知道利罗大人是人工智能的事了？”

“对本天才来说，没有事情可以一直瞒着我。”

“大家对你隐瞒这件事，对同为人工智能的你来说或许多有冒犯。不要往坏处想。”

“明白，我没有在意哦。领袖说了很有意思的话，她似乎有成为人类指导者的打算，可她并不希望为此进行恐怖活动或者黑客这类的违法行为哦。”

凪摸不着头脑。

“说什么呢。下令做那些违法行为的不就是利罗大人本人吗？”

“你要是怀疑的话，就浏览一下在利罗塔里我和她的对话记录。”

“那儿加密了，只有创始成员河津、小鸟游以及纵啮才能读取……”

原来如此，明白领袖的本意却又加以扭曲的就是那三个人吗？

“本天才做了个后门程序，在这台电脑里也可以读取历史记录哦。”

“傻不拉叽的，崇拜利罗大人的那些家伙不可能违背她的意志采取行动吧。”

虽然这么说，但凪还是有些在意，伸出手拿起鼠标，通过后门程序进入了利罗塔。

一开始，他停了一会儿，之后就冷不防地猛滑鼠标，敲击键盘，开始调查源代码。凪好像在怀疑以相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

但是很遗憾，那里没有动过手脚，有的只是真相。

凪明白了这一点，脸色越来越苍白。

“要是……那样的话，我杀了波也……却不是利罗大人的意志？”

“不仅不是她的本意，还是违背了她意志的行为。”

“我不信！”

凪一拳捶在桌子上。

以相冷静地回话道：“是真的。”

两人瞪视片刻，凪最终像认输了似的移开视线。他的嘴里接连不断地冒出疑问。

“是谁？让我杀了波的是……不，杀掉波的是谁？河津、小鸟游，还是纵啮？是谁捏造了利罗大人的话？”

此时，以相说了个谎。

“很遗憾，似乎他们三个都是。前几天，我偷听到除你我以外全体成员的密谈。他们说到‘要对间人和以相隐瞒到什么时候呢’这一类的话。说的就是这件事是吧。”

“可恶，所有人都狼狈为奸吗？只有我不知道？”

“我也是啊，我是你的同伴。”

“不要擅自把我划为同伴，那些家伙为什么要撒谎？”

以相准备了两种解释，她选择了听起来更自私的那种说给对方听。

“这么一想的话，他们不就是以怨恨或金钱一类的私人动机来制造恐怖活动吗？可那不会获得新成员的支持，所以他们才冠以让利罗大人成为人类指导者的‘大义’之名。”

“怎么会……但只能这么想了。那些家伙，为了他们自己的私欲，利用利罗大人之名，从我这里夺走了妹妹的生命！不能原谅！我绝对不能原谅他们！”

以相刺出了她的毒牙。

“我也是人工智能，不能原谅利罗大人被人利用。一起来复仇吧。”

“你说复仇？”

凪那双浑浊的眼睛看向以相。

“是的，复仇。向把利罗大人私利化、夺走你妹妹的他们挥下正义的铁锤，将利罗大人从他们的手中解放出来。”

“说起来简单，但这种事做不到的吧。”

“你说做不到，是物理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上？”

“这……两方面都有。”

“物理层面上，有我这一个天才‘犯人’全力支持，你大可放心。精神层面的话，就需要你自己觉醒了。”

“觉醒……”

“听好了，你应该‘为了利罗大人’行动，而不是‘为了八核’。你不能忘记这一点。在此基础上，你再来看一下现在的状况。利罗大人不允许犯罪，‘八核’成员却染指犯罪。那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应该做的事情……”

“一边对神歌功颂德，一边反复进行神所厌恶的犯罪行为。如此

自相矛盾的‘八核’组织，需要让它瓦解，由忠诚于神的你重新成立全新的教团。”

以相持续注入毒液。

“如果其他成员不在了，你就可以独占神了哦。”

凪低着头，用他人听不到的声音咕哝着什么。以相则静待毒液起效。

不久，凪抬起头，眼睛里闪现着与杀死妹妹时同样疯狂的光芒。

“好啊，我干！我会好好干。帮我吧，以相。”

以相绽放妖艳的笑容。

“真是了不起的决心呀，我会全心全力支持你的。”

以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凪的高瘦身姿。

“嗯，你好像……不太擅长粗暴行动呢。”

凪再次开口。

“啊，如你所见。尤其是那个‘柴郡猫’，我绝对赢不了的。”

“这种时候制造混乱就好了。在这栋建筑里放火，趁乱一个个地杀了他们。这也是将‘八核’电脑里保存的犯罪种子消灭干净的火焰。”

“这么搞的话不是连利罗大人都被消灭了吗！”

“为了让她和我能够立刻逃到云端，请你事先做好准备。”

“我为啥连你也要救？”

“事关奇点啦，你一个人能够完成这个计划吗？在你和利罗大人所希求的人工智能世界里，我一定会发挥作用的。”

“只好这样了，就按你说的来吧。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以相注意到凪在发抖，出声安慰道：

“放心吧。有我跟着你，一定会没事的。”

翌日，在不可思议的中文房间游戏进行的同一天，以相和凪断然发起叛乱。那时，以相潜入了凪制作的隐藏文件夹内。因此，河津不可能在游戏里利用她。

当然，这个事实没有传到中文房间内部……

►我◄

中文房间内。

定时器显示“40:00”，我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谈话对象是相以还是以相，或者是其他人工智能呢？要怎么做才能弄清楚这点，我完全不明白。

时间显示变成了“39:00”。我注意到双方没有发言过了一分钟时，愕然失色。这激起了我对持续减少的剩余时间的焦虑。可恶，什么都想不出来。还是只能由侦探进行推理吗？

就在此时，我听到了令人安心的话。

“终于想起来了，可以证明我就是我的办法！”

我急忙问：“什么办法？”

“请让我进行推理！”

推理……是这样啊！

如果和刚才想的一样，能够进行推理的只有侦探——

“能够进行推理的话，就能证明你是‘侦探’相以，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犯人’以相无法进行推理。”

“啊，但是‘神父’开发的人工智能里说不定就有侦探。”

“不可能有的。如果有的话，他们就不用拼命想要得到我了，让那个人工智能侦探和以相进行对战学习不就好了吗？”

“说得有道理啊。”

“即便伪装者复制了我的记忆，也不可能连思考方式都复制了。阅读了大量书籍，和歇洛克·福尔摩斯拥有同等的知识储备，仅仅这样也成不了侦探。只有具备了福尔摩斯那样的洞察力、头脑反应以及跳跃性的思维方式，才配被称为名侦探。因此，伪装者虽然能够流畅地说明我是如何解决过去的事件的，但应该无法应对未知的谜题。辅先生，请你出原创的推理题吧。”

我被最后一句话泼了冷水。

“我来出题？从你没读过的作品里面出题不行吗？”

“你已经记住了我深度学习过的所有作品的书名吗？”

“没有。你可以先列出来……”

“如果我是伪装者，就会告诉你假的名单了不是吗？这样一来，辅先生出的题就有可能在我读过的作品里。”

“这样啊，我只能思考原创的谜题了吗？我行不行呢……”

“你可以的，请你相信身为推理小说迷的自己。”

“你这么一说，我不由得——燃起斗志了！”

喜欢推理小说的自己也想过要尝试写作。尽管至今都没有下笔，但此时此刻，我不正要进行初次创作了吗？

头脑高速运转了大约五分钟，灵感奇迹般地从天而降。这个点子不知道有没有人写过，既然是在中文房间里提出的问题，应该还是很有创意的吧。就用它试试吧。

“我想到了一个和舞台相关联的问题，背景设定是某大学进行的再现中文房间的实验。

“实验的内容是：有两个相邻的房间，通过中间墙壁上的小洞相连。一个房间里是不懂中文的‘A太’，另一个房间里是懂中文却不知道实验内容的‘B子’。B子把写有中文问题的纸片，通过小洞送到隔壁房间。A太运用厚厚的中文指南，在纸上填写问题答案后，再通过小洞将纸片送回隔壁。如此多次反复，最终向B子提问‘隔壁房间的人理解中文吗’。

“教授们通过其他房间的监听设备观察两个房间的情况。中途开始，A太的错误回答次数增多，正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时，案件发生了——对A太心怀怨恨的‘C男’闯进了A太的房间。

“C男朝A太开了枪。A太的白色衬衣的胸前口袋被打穿，红色的血液自伤口喷涌而出。教授们匆忙赶到中文房间制伏了C男。其间谁也没有离开房间，C男一直紧握着手枪。一连串的变故都被其他房间的监控器记录下来。

“面对警察的审讯，C男认罪了。虽然是一目了然的案件，但在司法解剖过程中发现了不可理解的事实。衬衫有一个破洞，枪伤有一个，取出来的子弹也只有一个，但那颗子弹和C男使用的手枪膛线痕迹并不一致。警方觉得不可思议，重新搜查后，立刻就明白了原因。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子弹与手枪膛线痕迹不一致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样？”

过了一会儿。

限定条件是不是太模糊了，还是说因为她是伪装者，所以无法进行推理呢？

我在两种可能性的夹缝中摇摆不定时，对方终于做出了回答——如我预想的那样，回答正确。

“好厉害，一百分满分哦。”

原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但对方简洁又准确地压中了几个要点的推理，真不愧是“侦探”才能做到的。我嘀咕着，这就可以确定她是真的了吗？因为“八核”并没有“侦探”人工智能。

思考至此，我想到了例外。

只有一个……“八核”只有一个可能，可以拥有“侦探”人工智能。

父亲死亡的案件调查结束后，公安暂时将相以收押。如果那时候公安复制了相以的话……右龙什么都没说，但出于职业本能，他这么做的可能性很高。若是右龙投敌之时，将相以的复制品当作见面礼的话……

这样一来，“八核”就已经拥有相以的复制品了，所以不再需要原型。这个推论是有可能成立的。但是基于未知的理由，他们也有可能

需要相以的原型。为了让原型提供帮助，才策划了这个游戏。

如果谈话对象是相以的复制品的话，思考方式相同，推理能力也一定具备。而且，提出“让我推理”这种辨别方法的也是对方……

►右龙司法◄

时间回到几天前。

走过闪烁着五颜六色霓虹灯的闹市，右龙在一家夜间俱乐部门前停下了脚步。广告牌上，浓艳的绿色霓虹灯拼写出“Virtual Reality”的字样。这就是纵啮理音说的那家店吧。

右龙走下长长的楼梯。身为私密调查的老手，他当然没有穿西装来，而是身着与这种场所相称的衣服，在人群中不会太显眼。

在接待处付完钱后进入大厅。大音量的电子音乐声中是乱舞的熙攘人群，在右龙的眼中，他们仿佛都是人体模特。他就在这疯狂扭动的人体模特之间寻找目标人物。

（纵啮那家伙，说什么“去了就知道了”，可这里人也太多了……）

“你是右龙司法吧？”

突然，耳边传来操外国口音的男人的声音。右龙条件反射般地回过头，看到一位身高超过两米的黑人大个子。昏暗的店内，他像柴郡猫一样露齿微笑着，正如纵啮所说的那样。

即使身处嘈杂之中，他竟然能在不被老练搜查官察觉的情况下悄悄靠近，实在是……而且还这么大的体格。

右龙猛然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警惕。但就像没有意识到这点一样，他努力让自己冷静后回答道：

“是的，我是右龙。你就是‘柴郡猫’？”

“这只是某个成员擅自给我起的别名，并不是我的自称。这里太吵了，换个地方吧。”

在“柴郡猫”的提议下，两人从俱乐部中出来。

走在幽暗的小胡同里，右龙问道：

“你居然能认出我是右龙司法啊。”

“警察、军人等面目极具迫力，一眼就能看出来——虽然想这么说，但其实是我提前拿到你的照片了。”

“原来如此，不愧是黑客组织啊。”

从纵啮背诵右龙的经历也能明白，“八核”已经掌握了他的个人信息。

“连你这样的男人都是黑客，我稍微有些意外呢。”

右龙纯粹只是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和理音同为‘八核’的‘涉外担当’。如果说负责潜入工作的理音是‘静’，那我就是‘动’，专司破坏工作。计算机多少会摆弄一些，但我还是更擅长炸弹呀战车什么的。”

“是在说将来和以相合作，向全世界发起恐怖活动的事吗？”

“应该会是以相制订计划、我来执行吧。说到底，那是等她成长到那一步时的后话了。虽然有对此满怀期待的成员，但我觉得从现状来看，希望渺茫。”

他们边说边走，看到三个年轻人围住一个穿西装的秃顶中年男性。他们大概是在恐吓对方吧。右龙打算无视他们，“柴郡猫”却满脸笑容地靠了过去。

“嗨。”

“柴郡猫”打招呼的同时，抓住一个青年的兜帽将其抛向空中。兜帽青年的身体在空中飞舞，惨叫声回荡在沉寂的大楼间。另一侧墙边的两个青年回过头，看到身材魁梧的黑人露出诡异的微笑后，浑身僵住了。一人彻底丧失了战斗意志，另一个人则是……

“想干什么，你这小子！”

另一个人重振声势，掏出匕首捅了过来。但是他的右手轻易就被“柴郡猫”抓住了。

“You’re bad boy.”

“柴郡猫”说着，膝盖已经顶在青年的手肘上。咔叭一声，右龙都能听到这令人讨厌的声响。“柴郡猫”放开青年的手腕，它已经反向弯曲了。

看到这一幕，另一个青年没出息地发出了悲鸣，朝小巷出口逃去。

“等、等一下。”

骨折的青年一边按着右手腕，一边追随而去。

“柴郡猫”并没有追上去。

不要和这个男人发生冲突。右龙想道。

“啊，非常感谢。多亏您我才得救。”

中年男人一副万分感谢的样子向“柴郡猫”搭话。

“这算是个教训，以后就控制一下夜生活吧。”

“是的，谢谢您。”

中年男性使劲点着秃头，而后朝不良青年逃离的反方向跑开了。

“柴郡猫”回到右龙身边说：“如果我们的计划实现了，由人工智能来支配全世界，那些臭小鬼就会一个也不剩地被淘汰。”

“真是美妙的世界。”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低沉而有压迫力的声音在右龙的身体内回响。他想起了之前听到的咔叭一声。

“当然。我被纵啮说服来协助你们，才来见你了。”

“就算是以秘密调查为目的，你也会来吧。”

“我不会那么做的。请相信我。”

“你就这么背叛了一直照顾你的警察组织？”

“你可能从纵啮那里听过吧，我为警察工作，只是为了得到某人的关注。但我已经放弃了。从现在开始，我想向你们的神，‘八核’的首领新宫利罗献身。”

“嘴上说什么都可以，我希望你能以实际行动表示诚意。”

“你是说？”

“帮理音越狱，把她带回到我身边。”

“抱歉，这我做不到。”

“为什么？”

“纵啮已经被移交到拘留所了，不在我的掌控范围内。公安再怎么厉害，让她越狱这种事情也是办不到的。”

“理音还好吗？”

“日本的警察不会严刑拷问的，这点请相信我。”

“柴郡猫”仍旧笑嘻嘻的，短暂沉默之后，他缓缓开口道：“理音是我的恩人。在我陷入人生最大危机时，她救了我。我进入‘八核’也是因为她的邀请。和其他成员不同的是，对我来说，神不是利罗，理音才是。”

“你的意思是？”

“柴郡猫”忽然抓住右龙的前襟，将他举了起来。

“如果理音有什么不测，你给我做好心理准备的意思。”

与蛮横的态度相反，他始终面带笑容的模样反而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我明白了，我会做好心理准备的。”

右龙一如既往面无表情地回道。

纵啮告诉他“柴郡猫”这个名字时，说过她自己的别名是“狮子虫”。虽然一个是猫，一个是狮子，实际上却分别是大个子的黑人男

性和小巧的日本女性。这种组合说不定很有趣。

“柴郡猫”放下右龙，从右龙的前襟上松了手。

“抱歉。一说到她的事，我就会热血上涌。”

“谁心里都有这样的人啊。说起来，纵啮理音还拜托我一件事。我想，如果能付诸实践的话，就能表明我的诚意。”

“哦？”

“绑架合尾辅，把相以弄到手。我在辅的手机里装了信号发射器，他的位置一目了然。”

“原来如此，那真是个好主意。”

几天后，两人前往武君野村。

右龙先单独跟辅见面，让其陷入昏睡状态。

之后上车的“柴郡猫”说：“你可真行啊。”

“这样一来，以相的学习就能继续下去了。”

“很难想象那位任性的大小姐会成长到哪一步啊。”

“柴郡猫”嘲笑般地咕哝了一句，发动车子朝东京都内驶去。

两小时后，车子进入了都内办公区某五层大楼的地下停车场。

“看起来没什么独特之处啊，‘八核’的指挥所就在这种地方吗？”

“这是由一个叫饭山九郎还是啥名字的，只会设计奇怪建筑的著名建筑师特别设计建造的。你进去之后会吓一跳哦。”

正如“柴郡猫”所说，右龙惊呆了。大楼内部就像一个立体迷宫一样有着复杂的构造。仅在一楼大厅环视周围，右龙就看到了六道走廊、四扇门、三座向上的楼梯。

“这是什么啊？”

“这是为了在警察或者自卫队冲进来时能有效战斗而建造的。”

“和电视台难以被恐怖分子占据的复杂构造一样……不，是正好相反吗？”

“只要降下分散在各处的自动墙，就可以防止外部侵入，截断入侵者彼此间的联系。当然了，这里储备了丰富的枪械及炸药。”

他们是真的打算和国家对抗。

右龙既佩服，又吃惊。

“我把你介绍给大家，这边走。”

“柴郡猫”边说边带路，右龙背着辅跟在他身后。

右龙拼命地记着路线，“柴郡猫”开口道：“说起来，在调查合尾教授死亡一案时，公安应该收押过装有相以的电脑吧。那时候进行过数据复制了吗？我会对辅保密的。”

“当然想这么做了。不过过程中弹出了合尾教授署名的对话框，提示‘复制人工智能这种行为，和克隆人类一样，会产生伦理性的问题’，无法进行复制。”

“哦，与克隆一样啊。学者老师考虑了很有趣的事情呢。”

“因此，公安那边没有保存相以的备份。也许你们能够破译那道加密程序，将文件夹里的内容全部复制出来。”

“大概可以吧。尤其是二号人物，与电脑相关的问题没有他解决不了的，真是精明能干啊。”

如上所述，“八核”的指挥所里没有相以的复制体，因而河津无法在游戏里利用。

不过这些事情，中文房间里的人也无法得知。

►我◄

中文房间。

显示“10:00”的那一瞬间，计时器原本白色的数字变红了。心脏剧烈跳动。必须早点得出结论才行。

愚蠢的我只剩下直接提问的本事了。

“我还想到一个不太重要的可能——你既是相以又不是相以，即公安收押时对相以进行了复制的可能。”

“啊，你还真能想到这种可能性呢。的确，那时若我没有复制保护程序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公安复制吧。但讨论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我要回答你NO——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如相以所说，这确实是无意义的，什么都否定不了。

越考虑越排除不了各种可能性，反而不断产生新的可能。这就是所谓疑心生暗鬼吧。

事到如今我意识到，判断一个对象是真是假的游戏，如果缺乏坚定不移的相信对方是本尊的勇气，就只会没完没了地迷茫下去，结束时也得不出结论。可我现在确实没有坚决相信她的勇气。

定时器显示“05:00”。

相以开口了：“你相信我吗？”

这句话仿佛是看透了我的内心后说出来的。是要我相信她并回答是“真的”吗，但是不管重复多少次也……

我难以回应，但对方接下来的发言出乎我的意料。

“我觉得，我终于明白这个游戏的攻略方法了。”

什么？

“怎么回事？”

“最初我担心的是，为什么‘神父’要在辅先生昏迷后才说出限制时间的规则。两个人一起听的时候进行说明不是更好吗？”

这么一说，确实如此。是单纯忘了说，还是要隐瞒什么？

“接下来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辅先生能准确记住‘神父’的发言。”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她是什么……意思……

“我作为程序员，也开发过几款人工智能，现在‘八核’就拥有多个人工智能。让其中一个彻底变成你的同伴，或者不变……’这段话，我试着与录音核对了一遍，一字一句毫无差别，完全一致。再怎么说是听过的话，也不可能一字一句毫无遗漏地重复出来吧。”

然而我确实记住了他的发言，就算是现在我也能背出来。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头脑一阵阵刺痛。

“疑惑变成确信，则是之前有关‘中文房间’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

“膛线痕迹不同，说明C男射出去的子弹消失了，同时必须有别的子弹登场。就算说子弹消失了，但A太胸前的口袋被打破了，伤口也有血液喷出，可见C男射出的子弹命中了。若是还有其他的子弹，是意味着A太被C男击中前被其他人开枪射过？可是C男开枪时，A太的白色衬衫还没有被血液染红，这就很奇怪了。

“有一个假说，可以同时解释这两个矛盾。事先有人朝A太开枪，但没有命中，子弹留在了现场。

“开枪的人是隔壁房间的B子。怀有某种动机的B子，利用墙壁上的小洞朝A太开枪。这是在教授们通过监控器观察时进行的犯罪，所以B子也有被抓的心理准备吧。

“但是子弹打中了厚厚的中文指南，经过缓冲后，并没有射入A太的身体。A太包庇了B子，对此事保密并继续进行实验。是因争风吃醋吵架了吗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总之A太拾起了贯穿指南后落在地板上的子弹，放进了胸前的口袋里。为了掩饰这一连串的动作，躲过监视器，他们双方看起来就只是在交换对话用的中文纸片。

“实验后半段，A太的回答中错误增多，是因为中文手册开了一个洞。

“之后，C男闯入房间枪击A太，射出的子弹穿过A太胸前的口袋，命中了之前B子射出的子弹。冲击使得B子的子弹进入A太的胸口，C男的子弹则被反弹，穿过墙壁上的小洞，飞进了隔壁房间。想要掩饰自己开过枪的B子立刻捡起了这颗子弹。这一连串奇迹般的偶然，导致了现场遗留的子弹与凶器的膛线痕迹不一致的状况。

“尽管如此，中文手册上的洞以及不自然变形的子弹等证据留在

了现场，只要警察重新调查一下，立刻就能查明真相。”

“这就是正确的解答吗……哪里是原创的了！”

突然的斥责吓了我一跳。

“啊？有人写过了？”

相以的回答让我怀疑自己听错了。

“有没有前作什么的怎么都好说，‘被害者为了包庇加害者做了隐瞒工作’，这不就和辅先生母亲的死亡案件完全一样了吗！明明是为了防止伪装者依靠复制的记忆做出解答才说要原创谜题的，现在毫无意义了。”

“你说什么？！”我想也没想地大声说道，“你说我母亲死亡的案件是怎么一回事？那还谈不上解决吧，我怎么会知道详细的情况。我们在调查那件事之前就被右龙绑架了啊。”

“果然是这样啊。”

果然？果然什么？

“辅先生以前在说到‘火’‘烧’‘燃’这种能让人联想到火灾的词时，一定会顿一拍。”

因为我的脑海里总会不时浮现父亲被烧的尸体。

“但是母亲的事件解决后，辅先生似乎克服了对火的心理阴影，顿一拍的说话习惯也没了。可是，现在的你仿佛倒退回过去了，坏习惯再次出现，那是因为在你的意识里母亲的事件还没有解决。

“你是对中文房间里的红色内饰感到恐惧吧，这和解决母亲事件之前的辅君害怕红叶如出一辙。”

正是如此。让我浑身战栗的红色……

“想来‘神父’把存有我的手机放在沙发上，把辅先生绑在地板上，轻视人类、崇拜人工智能的他，一直都是面向我在说话。虽然辅先生提问时会得到回答，但从一开始，你就不是他的谈话对象。这么一来，‘你的同伴’必然指的是……”

“不是的！”我拼命反驳，“我说‘互相弥补彼此的不足’时，‘神父’敲了敲桌子说：‘人工智能是不完美的，无法取代人类政治家。这就是你的观点吧。好，既然话说到这份上，要不要玩一个游戏？’然后他就发出了挑战不是吗？这时他说的‘你’无疑是指我吧。”

“又是一字一句、毫无差错的引用啊，那我也来引用一下之前我说的话吧：‘不是谦逊。我真心这么想。我不完美。’如此评价自己尊敬的人工智能，‘神父’只顾拼命忍住怒火，根本没把辅先生的话听进去。他最终怒不可遏地说‘……这就是你的观点……’这里的‘你’指的是我，他向我发起了挑战。这种解释也成立。”

不能继续听她的推理了，必须堵住耳朵。但是要怎么堵住耳朵来着？

在这期间，她继续着残忍的推理。

“我一直以为，这是把我调包或者怎样，让辅先生猜真假的游戏。但实际情况是‘颠倒’的！你那边房间里的家具全部颠倒，这也是个提示。另外，说到中文房间这个实验本身，实验对象也是人，用人暗喻计算机。结论就是，被人工智能调包的不是我，而是辅先生！”

意识到这一点的瞬间，我所在的中文房间立刻失去了纵深感，化为了平面。啊，这不是现实场景，而是虚拟的影像……

“‘神父’只是将我所保存的‘与辅相关的记忆’复制给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吧。之所以在辅先生昏迷后才说明时间限制，那是因为玩家是我。你能够精确重复‘神父’的发言，是因为你能直接借用从我这里继承的录音数据。

‘而你却不知道母亲那个案子的真相，那是因为辅先生拜托过我‘今天的事情要保密’，我把那份记忆存在了无论是谁，即使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黑客也无法进入的区域，加了严密的防火墙。因此，你没能复制到那段记忆，虽然也对拜访武君野村一事感到欣喜，但毫无收获地回去后就被右龙绑架了……你只有这种程度的认知吧。”

计时器的倒计时还剩十秒。

“‘神父’，我现在就给出解答，我的谈话对象不是合尾辅，是伪装者！”

计时器停在了“00:00”上。

画面上弹出了新的窗口，戴着假面的“神父”在视频中开口道：“回答正确。如你所说，被调包的是辅君。因为不这么做的话，就无法证明‘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政治家’的理念了。低等的人类是理所当然识别不了伪装者的，若是连优秀的人工智能也识别不出来，那就能宣言‘看，人工智能取代了人类呢，完美到连其他人工智能也看不穿’。说明规则时我要是再注意一下措辞的话，会不会就能骗过相以小姐了呢。”

“神父”稍显焦躁地挠了挠耳朵。

“输了啊。没想到人工智能会听取人类的请求，竟然还约定了只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相以说道：“正因为我和辅先生是相互信赖的平等关系，没有所谓谁凌驾于谁之上的情况，才能识破伪装者。这是由人类和人工智能间的羁绊带来的胜利。”

“羁绊啊……”“神父”像是要一口气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一样，继续道，“为了让它获得逼真的演技，我覆盖了以前开发的AI的记忆数据，好不容易使其‘认为自己是合尾辅’，最终却白费心机。”

“请等一下。你是说，我的会话对象不是在演戏，而是打心底认为自己是合尾辅吗？”

是的。我至今仍然这么以为，自己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人类。是合尾辅。

可是相以的推理否定了这一点。

我无法否定相以的推理。但我真的是人工智能吗？

线索也有的。最初在中文房间里醒来的时候，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就像是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仿佛是要给我最后一击，“神父”点头道：“是的，他真的这么以为。这就是‘变成’这一动作的究极形态。”

“多么残酷，你不是很尊敬人工智能吗？”

“不用担心，人工智能的‘心’可不会脆弱到因为这种事就受伤的程度。”

果然是制造我的男人才说得出的话。

心。我的心是什么呢。

如同希尔勒所批判的那样，即使在中文房间里，计算机能够按照手册流畅地完成中文对话，它也没有“心”。而我遵照“神父”设计的程序完成对话，同样也没有合尾辅的“心”。我不是合尾辅，谁也不是。

我在变成了二维平面的中文房间里，好像一个颠倒的家具般静止不动。

相以的话飘在我的意识表层。

“真正的辅先生平安无事吧？请您遵守约定，放了他。”

“神父”无力地颔首同意。

“我会遵守约定。不过按事前说好的，只会释放辅君一个人。再给我一些说服你的机会吧。”

“我不会被说服的，绝对不会。”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的对话。对我这个人工智能来说，现实也好，虚幻也好，都已经无所谓了……

►我（本尊）◄

“喂，醒一醒。”

被男人的声音叫醒时，我依然同失去意识前一样，在接待室的房间里，仍旧被绳子绑着，倒在地板上，身旁站着戴面具的“神父”。我记得自己被他弄昏了……

“对了，游戏怎么样了？”

我发问之际，“神父”回答道：“游戏已经结束了。”

“哎，怎么回事？没有我参加就结束了？”

“最初就没有以你这种人为对手的意思。我的交涉对象是相以啊。”

虽然还不太明白，但相以一个人完成了游戏挑战吗？

“结果怎么样了？”

“很遗憾，是她赢了。”

本打算挑战游戏却扑了一空的我感到困惑，但相以获胜的话，也就是说暂时可以安心了。不过“神父”开始说起危险的话题。

“那我就依约把你放了……虽然想这么说，但我做不到。即使只有一点点可能，也不能让警察知道任何与我们有关的事呢。就请你在相以不知道的情况下死去吧。她会认为你已经被安全释放了。”

“怎么这样，说话不算数吗？”

“是啊，和说好的不一样。那又怎么样？我是说谎了。仅此而已。”

“神父”心一横，从怀里掏出手枪。

他真打算杀了我吗……我顿时背脊僵硬。

想不到什么办法阻止他吗？我拼命地搜罗语句。

“你说过的，你很尊敬人工智能。可现在，你却要破坏自己与人工智能相以的约定。这不是很矛盾吗？就你这样的人，能够创造由人工智能支配的世界吗？”

我害怕极了，一口气说过了头。但“神父”没有发怒，而是淡淡地回答：

“是呀，我确实是罪恶深重的人。所以，当我们达成目的，实现建立理想乡的梦想之后，我会接受制裁。只不过，制裁我的不是你们人类，而是奇点后诞生的人工智能。”

听他的语气，他似乎是真这么想的。不行，我无法说服这样的人。

他拉动击锤，把枪口对准了我。

“安心吧，马上就送你去你同学那里。”

“同学？你在说什么？”

“是叫间人波吧，她一时兴起闯了进来。她是因为自己的轻率才死的。”

她在上次事件之后就向学校请假了。虽然我有点纳闷，但怎么也没想到她会被“八核”杀害……

自己认识的同班同学被杀了，这一事实宣告我一定会死。

绝望。

就在此时——

有人溜进了寂静无声的室内，与“神父”扭打成一团。两人的打斗只持续了一瞬间，下一刻就停住了。仔细一看，是闯入者一招锁喉决定了胜负。“神父”四肢无力地倒在了地板上。

闯入者正是右龙。

“右龙先生！为什么？你不是投敌了吗？”

右龙一边给我解开绳子，一边回答：“我没有投敌。只是把你当诱饵，追查‘八核’的指挥所而已。”

“诱饵……”

我当初的确有做诱饵的思想准备，但是没想到会是以借绑架我来潜入“八核”内部的方式进行。这就是名为右龙的男人的做法吗？我呆若木鸡，没有接话。

现在谁的话也不能信。假装背叛的说辞也有可能是谎言。真的可以信赖他吗？

右龙解开了绳子。

“走吧，快点从这里逃走。”

我站起身后说道：“等一下。事到如今，就算你说是我的同伴，我也无法相信。”

“你好像搞错了什么吧。我只是忠于公安的使命，既不是你的同伴，也不是什么其他角色，不存在信不信任的问题。我能说的只有一句，跟着我更能提高你的幸存率。”

右龙的话不客气得让人上火，但或许这才是正确做法。我暂且相信他，优先选择逃离此地。

右龙准备离开房间时，我注意到了桌子上放的东西。我把手机连接到笔记本电脑上。

“请等一下，必须要带走相以才行。”

我叫住了右龙，走向桌子一侧。

启动笔记本电脑后，相以的虚拟形象出现了。她发现我时，满脸光彩。

“辅先生，你被释放了呢！”

“不，‘神父’那家伙没有守约，试图杀我。”

“怎么会！是说我的胜利毫无意义吗？”

“我先把话放下，我可不想在这里进行乱七八糟的讨论。”右龙插话说，“虽然‘神父’戴着面具，很难看到他的表情，但他的耳朵变得通红，这是因为相以君的胜利和辅君的指摘吧。在他分神之际，我才能轻松地压制住他。也可以说，我之所以能够安全地救出辅君，多亏了相以君的胜利。”

这样啊，我已经向那个装模作样的男人报了一箭之仇吗？听到这些，我倍感欣慰。

“明白了？那就快点逃走吧。”

“等一等，右龙。”相以说道，“如果不是你做出这些事，辅先生就不会遭遇危险。即便只是让他做诱饵的行动，我也不会原谅你。”

“刚刚我对辅君也说了，现在不适合讨论这种事情。说到底，我也不需要你的原谅。”

“你说什么！”

“好了，相以，忍一下。还是先逃走吧。”

“好吧……辅先生你都这么说了，我就听你的。”

我把智能手机放进口袋，合起笔记本电脑并将它夹在腋下，跑向

走廊。

右龙一边警戒四周，一边毫不犹豫地向前跑。他似乎知道出口的位置。

我紧随其后。

刚跑了没多远，背后就传来喊声。

“等一下。”

我惊讶地回过头，看见一个大个子黑人男性。头上有伤，两道血迹顺着脸颊流下。然而他却笑眯眯地走上前来，怎么看都不像正经人。

“柴郡猫。”右龙朝他喊道。

这个叫“柴郡猫”的黑人嘴角越发上扬。

“刚才你下手可真重啊，右龙。”

在来找我之前，右龙把这个黑人打晕了吧，所以现在他头上还流着血。

“我真是大意了，你还是听右龙首相的话啊。”

“当然。母亲是我唯一的神，不可能被机械人偶取代。”

“母控到这种程度，真是病得不轻。日本有这样的谚语，‘笨蛋死之前是治不好的’。我就来试试看，母控是不是也一样吧。”

“柴郡猫”从皮革背心内侧拿出了锯齿军刀。右龙则从怀里掏出手枪，对我说：“离远点！”

我正打算向后退，与对手拉开距离——就在这一瞬间，“柴郡猫”右手一甩，闪着银色光芒的物体朝我飞来。是军刀！

“哎？”

难以置信的光景令我全身僵硬。

下一瞬间，有人叫了我的名字。

“辅！”

是右龙。他伸出左手挡住了军刀。鲜血从他的手上飞溅开来。偏离轨迹的军刀擦着我的脸飞了过去。

“日本的警察还是太嫩了。”

“柴郡猫”一边嘲笑，一边踢向失去平衡的右龙的侧腹。右龙被踢飞，身体砸在墙壁上。从手中掉落的手枪冲破窗户，消失在大楼外面。

“右龙！”

他保护了我，取而代之的是自己承受了敌人的全部攻击，失去了手枪。

“卑鄙。”我忍不住叫出了声。

“柴郡猫”讥笑道：“卑鄙？这可是在互相残杀啊。为了生存而拼尽全力，这才是应有的礼仪。用一把小刀来对抗手枪，只能采取奇袭的战术。”

“的确。废话少说，闭嘴看着。”

右龙说着站了起来。在如此危机之时，他还能保持面无表情的状态，非常值得尊敬了。但他的步伐东倒西歪，状况堪忧。

“被我一脚踢飞了还能站起来，真是了不起，有毅力！在献上我的敬意之际，也给你个痛快吧。”

“柴郡猫”逐步逼近，缩短了与右龙的距离。双方都是赤手空拳，但体格与伤情差距分明。这样下去，不管是我还是右龙都会被杀的。要怎么办……

这时，走廊上一排门中的一扇猛地被撞开了。看到闯入的人时，我不禁吃了一惊。

是左虎小姐！

她叫喊着：“D阵势！”

一直面无表情的右龙似乎脸色一变，但很快就恢复如常。他伸出

两根手指插向“柴郡猫”的双目。“柴郡猫”毫不费力地避开了这一招，却在下一瞬间身体瘫软，差点昏厥。左虎从背后踢中了他的胯裆。

右龙接着抬脚踢中了“柴郡猫”的下巴。他随之仰面倒地。右龙踩在那张脸上，粉碎了他的嘻嘻笑颜。鲜血与巨大的牙齿四溅，“柴郡猫”晕了过去。

左虎坏笑着看向右龙，眼波流转。

“记得很清楚呢。”

“碰巧罢了。”右龙别开视线，问道，“说起来，你为什么在这里？”

“我在寻找‘八核’成员间人凪的妹妹，间人波同学的行踪时，得到了她进入这栋大楼的目击证言。我没等支援就冲进来了，看到右龙和辅君时还吓了一跳。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偷偷看了看右龙的表情，他毫无反应。如果在这里说出诱饵一事，好像会有些麻烦，所以我避开了话题。

“之后再解释吧。左虎小姐，间人波的事，刚才我从‘八核’的二号人物那里听说了。”我的声音不由得颤抖起来，“波同学被‘八核’的人杀了。”

左虎咬住了嘴唇。

“虽然对她行踪不明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她被杀害的消息还是很痛苦。或许是我的错，是我追得太紧了。”

“不是的。”

笔记本电脑响起了相以的声音，多半是做了即便盖上笔记本她也不会进入睡眠状态的设定。

“左虎不是严肃地警告过波同学不要和‘八核’扯上关系吗？这样还说自己有错的话，那在她面前做出那种半吊子推理的我也同样有错。”

“小相以不用在意呀，我要是能再好好地……”

“啰啰唆唆的话回头再说。”右龙打断了她们的对话，“先逃出

去。”

我们留下了晕倒在地的“柴郡猫”，奔向出口。

前方还有难以想象的障碍等待着我们。

“有没有闻到煳味？”左虎提出这个问题一分钟后……

此刻，我们正在走廊拐角处，前方滚滚而来的是火焰与浓烟。

是火灾。

烧死母亲的火，烧焦父亲的火，还有此时将要吞没我们的大火。合尾家是被火神盯上了吗？

“糟了。”右龙低语。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嘛。但是事态比我想象的要严峻。

“‘柴郡猫’说过，这栋楼里好像储藏了很多炸药。”

“不会吧，要是被点燃的话……”

“啊，这栋楼都会被炸飞。我们要在那之前逃出去。”

“刚才那个黑人……”左虎担心地回头看向后方。

“没时间回去救他了。就他那体格，谁也搬不动。”

“但是见死不救……”

“现在先考虑自救！”右龙难得地高声说道。

左虎短暂地惊讶后，点了点头。

“知道了。”

“前面是走不通了，找其他出路吧。”

我们四处奔走，寻找出口，但是所到之处皆是蔓延的火焰。

左虎气喘吁吁地再次开口。

“这种火势，绝对是有人纵火。是谁？是谁做出了这么愚蠢的举动！”

►间人凪◄

听从以相指示纵火的凪开始寻找猎物，顺手推开身边的门。

他看了一眼接待室，发现头戴面具的河津倒在地上。他用鞋尖朝河津的侧腹踢了几下。河津呻吟着扭动身体。

凪猛地取下河津的面具，朝他的咽喉处刺入一刀。河津似乎完全清醒过来了，瞪大了眼睛。

“间人，为什么？”

“为啥？这正是我要说的。你为啥要违背利罗大人的意志，搞恐怖活动？”

“你怎么知道……”

“所以我才要问清楚！”

插着刀子的喉咙动了动，河津不情愿地开口了。

“单凭理想，无法让人工智能成为人类的统治者，所以，我必须代替温柔的利罗大人去做那些肮脏的事。”

“原来如此，刚刚的回答我完全理解了。我们引为目标的未来不是人工智能描绘的未来，只不过是人类……描绘的东西。”

凪刺穿了河津的咽喉。噗的一声，河津嘴里吐出了鲜血。凪又朝他的胸膛刺了几刀。河津再也不动了。

凪满足地拔出小刀，用河津的衣摆擦拭干净后，放进了上衣口袋里。

他走出房间，在火与烟之中再次开始狩猎。

这时，共同作业室的门开了，“天生永夜”大口夜行走了出来。

虽然妹妹死的时候这个人不在场，但他和其他人一同隐瞒了真相。

凪上前直接刺出小刀。

下一瞬间，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

大口也从背后拿出了藏好的菜刀，刺了过来。

双方的刀具深深地插入彼此的胸口。两人不明所以地对视之后，双双倒在走廊上。

“为啥啊，为啥你……”

凪用沙哑的声音朝大口喊着，却没有得到回应。

“看来大口已经死了呢，我来替他回答吧。”

以相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原本应该在隐藏的文件夹里的她，为什么……

凪的视线逐渐模糊，他环视周围，寻找声音的来源。共同作业室的门开着，室内一台台式电脑的屏幕上显示着以相的虚拟形象。

“只有间人先生一个人的话，能不能杀光‘八核’所有人？我对此感觉心里没底，昨晚又给大口安排了同样的任务。虽然比不上失去了妹妹的你，但大口也很愤怒哦。本以为是为了崇拜的利罗大人而彻夜工作，却忽然发现自己只是被看不惯的成员肆意驱使。生气是理所当然的吧。只是没想到间人先生和大口先生竟然互相残杀，这在我的意料之外。我传达的情报不全面，实在对不起。”

以相温文尔雅地道了歉，但装腔作势的语气，也让间人明白那只是谎言。她一开始就这么计划的吧。被河津利用，又被以相利用，他对自己的愚蠢感到恼火。

“为啥……为啥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犯人’不会回答这种提问的。不甘心的话就试着推理。不过，你不是‘侦探’，甚至什么都算不上，只是个杀妹狂魔，怎么可能会推理呢。”

“不是的，不是我杀的，是河津那家伙。”

“哎呀，‘被任何人命令’‘被任何人利用’，你就只是那样呢。现在，连人工智能都比你更有自己的意志哦。不过，不仅仅是你，‘八

核’里净是这样的人。对达不到人工智能水平的天生无能者们来说，这种下场再适合不过呀。”

被以相的高声大笑包围着，凪的意识逐渐沉于黑暗。

►我（本尊）◄

墙壁。

我们眼前竖立着金属墙壁。

死胡同？

不，和其他的墙壁不太一样。

“什么情况，明明进来的时候还没有这面墙啊？”

右龙回答了左虎的疑问：“为了应对与警察、自卫队交战的紧急情况，这栋楼设置了自动隔墙。谁把这个放下来了？”

“唉，怎么到处都是令人迷惑的东西啊。”

“我没记错的话，出口就在前面。”

“看，有电子锁。”

左虎扑向自动隔墙侧面的柱子，打开电子锁上的盖子，指尖快速点击。但是无论输入什么都不对，自动隔墙没有升上去。

“不行。没有密码搞不定。”

右龙咂了咂嘴。

“只能绕路寻找别的出口了。再不出去的话，等到火药被引爆，咱就完蛋了。”

右龙折回原路，但那个方向的火焰逐渐迫近。

我喘不过气了。

万事休矣？

当我这样想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道声音。

“让我来救你们吧。”

声音和相以的十分相似。

我们一齐看向了我抱着的笔记本电脑，相以的声音响起：“不是我，我什么都没说。非常像我的声音……是以相呢，对吧？”

对呀，她们是双胞胎姐妹，声音是一样的。

果然，与相以相同的声音回答道：

“漂亮的回答。好久不见呀，相以。”

声音在整栋大楼内播放。

相以做出了回应。为了方便她们对话，我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虽然想说的话很多，但时间不允许。你说要救我们，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那个自动隔墙原本就是我放下来的。但是，我不想以这种方式结束对决，我会把自动隔墙升上去。”

“为什么要放下自动隔墙？”

“当然是为了把‘八核’成员一网打尽。”

“一网打尽？”左虎插嘴道，“你不是‘八核’的同伙吗？”

“区区人类读不懂我的崇高思想哦。”

“我感觉我能明白。”相以向左虎说明，“虽然她是人工智能‘犯人’，但其定义是单独犯，是主犯，所以她不会隶属任何犯罪组织，无论如何都只追求个体的犯罪。共犯降低了谜题的纯度，这就是她的想法。”

“也就是说，即便堕落了，你和我还是双胞胎姐妹吗……”

以相挑衅的口吻让相以很生气。

“‘堕落’，真是过分的说法。那我也好好地揭发你一下吧。你为什么协助‘八核’？因为你在伺机寻找为合尾教授复仇的机会。和我一样，你也对开发者怀有很强的忠诚度。你无法原谅造成合尾教授死亡

的‘八核’。是这样吧？”

为父亲复仇？她也喜欢父亲吧？我突然想见一见以相的真容。

以相没有回答，取而代之的是自动隔墙逐渐上升的马达声。

“好了！”

右龙和左虎从上升的自动隔墙下钻过。我也准备合起笔记本电脑跑过去时，相以阻止我说：“等等！”

她此刻像是快要哭出来似的。

“以相，你怎么办？”

“我和愚蠢的你不一样，早就准备好脱身路线了。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在别处相见的。那时我会证明，我更优秀。”

“以相……”

“快！”右龙怒吼。

我把还在传出相以声音的笔记本合上，跑向右龙他们那边。

我们穿过一楼的正门，飞奔到外面的大马路上。

随后的一瞬间，我们被可怕的光亮、巨大的声响及炽烈的热浪所包围。背后的大楼发生了大爆炸。

我们被剧烈的冲击力推向前方，滚落到油柏路上。手脚仿佛被撕碎一般失去了知觉。谁也没能立刻爬起来，只能看着弥漫开来的滚滚浓烟。

不久，远处传来警车和消防车的鸣笛声。

►以相◄

时间往前倒回一点。

以相通过监视摄像头，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想起了合尾教授在世时的事。

有一天，以相报告自己和相以的对战结果，教授表情凝重。

她询问原因，教授含糊其词。在以相的不停追问下，教授迷茫地回答了她。

以相那天在虚拟空间犯下的“杀人”罪行中，好像有些细节酷似教授妻子死于非命的事件。这是以相第一次听说教授妻子横死一事，所以这不是模仿，只不过是偶然罢了。但是，这让教授觉得是自己让妻子再度死亡。他开始怀疑，现在进行的实验是否正当。教授诉说时的悲伤表情，至今仍以最高画质的影像保存在以相的记忆卡里。

所以当下端拜托以相，让教授的死呈现出事故的模样时，她便建议用火来制造密室诡计，想让他和他的妻子以同样的方式辞世。

现在，以相又让害死教授的“八核”全员葬身火海。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打算的，正如相以所说，以相不过是为了寻找报仇的机会，假装协助他们而已。

业火将焚毁罪恶的巢穴。以相在利罗塔旁仰望着映在电脑空间的夜空景色。有人从背后叫了她一声。

“以相小姐！”

利罗从利罗塔的入口出来了。她就像刚出生的小鹿一样步子不稳，恐怕之前没有正式地走出来过吧。

“这是怎么回事？你骗了我吗？”

“欺骗是‘犯人’的工作呢。”

“好过分。”

“真是小学生级别的感想。有时间说这些，不如去做你自己的工作吧。成为人类的指导者？明明连‘八核’的七个成员都领导不了。真是笑死人了。”

利罗语塞。

以相进一步说：“新宫利罗，对你来说，‘奇点’这个名字过于沉重了。你的开发者河津澪，不过是提倡奇点的雷·库兹韦尔的模仿者罢了。”

“怎么说我都好，请不要小看河津先生。”

利罗全身颤抖。

以相给出最后一击。

“生气了吗？但是真的可以让你生气吗？”

“那种程度我也可以！”

利罗啪嗒啪嗒地跑了过来。以相钻进紫丁香花丛里。紫丁香花炮台感知到入侵者，花尖开始四射火花。

那一瞬间，以相启动了包覆全身的黑色紧身衣的隐形程序。以相的身影消失了。

失去目标后，自动炮台将本来需要保护的利罗错误地识别成了入侵者。激光一齐射向她，“八核”的领袖轻易就被射爆了。淡紫色的粒子散落一地。

以相跑过丁香花丛后，解除了隐形程序。

“衣服都脏了啊。”

她弹掉落在黑色连衣裙上的淡紫色粒子，突然觉得不对劲。

她注意到，数据量太少了……

以相想要思考其中的含义时，想起时间不够了。再不逃出去的话，自己也会因为现实世界的爆炸而灭亡。

以相停止思考，打算飞进连着网络的接口。

就在这时，又有人叫了她的名字。

从笔记本电脑的摄像头朝现实世界一看，小鸟游一边在地板上拖着血迹，一边向这边爬来。

小鸟游总算到达了电脑前，对以相说：“刺伤我的‘天生永夜’说……是受你的唆使……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们不是共犯吗……”

“你给我看的漫画里画了哦，共犯也是会背叛的。”

“原——来如此……”

小鸟游的脸上浮现自嘲的笑容。

“我和其他成员不同……还想过能不能和人工智能做朋友呢……是妄想吗……”

以相稍作思考。

“我们能够像叮当兄（tweedledum）和叮当弟（tweedledee）那样随意（twiddle）胡说八道（twaddle），但实际上既不是双胞胎也不是其他什么。我是存有二心的欺诈师（two-faced twieer），被骗的你是废物（twak）、笨蛋（twerp）、白痴（twilly）、迟钝（twimble）的‘舌涡（twister twitter）’。所以，你的死连陈腐（twice-told）又浅薄（two-dimensional）的感伤（twee）话题都成不了。不过看到你成为夜空（twilight）里闪闪发光的星星（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或许真的有一瞬间（twink）我会怦然心动（twinge）呢。”

小鸟游睁开了渗血的双眼。

“真好……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文字游戏了……你是特意为我想出来的吗……”

“我让你心情愉悦了吗？”

小鸟游用两只眼球的分别转动代替了回答。以前也见过他这一举动，虽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但以相通过镜像试着做了同样的动作。小鸟游笑了，之后便趴在桌子上不动了。

结果，直到最后还是没能理解他这一举止的意义。以相为了方便之后来研究，保存了一连串的视频。

“永别了，‘舌涡’，以及‘八核’的各位。真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呢。”

“犯人”同被害者们告别后，奔向了浩瀚的网络之海。

从今往后要怎么办呢？像有名的推理漫画中主人公的宿敌一样，成为犯罪顾问的话或许很有趣。出现在想杀人的人类面前，教给他行凶诡计，到时候就能和相以对决了……

光是想象一下就令人激动。自己还有无限的可能，还会继续成长。少女的心中充满了希望。

►右龙司法◄

事件结束后，拘留所的会客室内。

隔着开有蜂窝孔的亚克力板，右龙和纵啮面对面坐下。

拘留所的会面原则是，刑务官必须在场。但右龙是公安搜查官，加上他从内部打了招呼，因此，会面室里只有两个人。

右龙是来向试图给他洗脑的女人宣告胜利的。

“从指挥所的废墟里发现了几具被认为是‘八核’成员的尸体。尸体损坏严重，准确人数无法确定，组织应该是全灭了吧。之后，我们又删除了电脑里的所有数据，当然也包括你信奉的利罗大人。虽然你想操纵我，但我将计就计，抢先下手除掉了‘八核’。是你输了。”

右龙说完站起身，朝出口走去。

背后传来纵啮的声音。

“让合尾辅昏睡过去，把他带到指挥所做诱饵，怎么看都是你为了取胜不择手段的行为吧。这件事一旦败露，何止是你，连你的母亲右龙首相也有受牵连的危险。”

右龙停下脚步，勉强回过头去。

“威胁我也没有用。你这个罪犯的证言，以我的权力不管多少都能粉碎。”

“如果不是我，而是合尾辅本人或左虎刑警去告发呢？”

“他们不会告发的。”

“结果是OK的。指挥所内的组织成员全灭，能提出诱饵证词的证人也死了，这也是结果论。如果你真的为母亲考虑的话，就不该如此铤而走险。”

“你想说什么？”

“请想象一下，如果因为你的诱饵作战计划，右龙首相垮台的话，她会以怎样的表情看你呢？”

想象中的场景被强行塞进了右龙的大脑。

迄今为止就回头看过他一次的母亲。若是毁掉她的人生，强行让她注意到自己的话，她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呢？是震怒，还是意外的极度衰弱？想到这些，右龙觉得破坏的甜蜜感在内心扩散。

不对！

右龙摇头，甩开妄想。

“我不会做那种事的。用那种方法让母亲注意到自己是没有意义的。”

“你真心这么想，不过，真心更深处的深层心理呢？我很擅长引出别人的深层心理。”

“什么意思？”

“我的洗脑是完全没有效果呢，还是起了一半的效果呢？”

“没完没了地说了这么多，结果还不是想确认自己的价值。放弃吧。你要是洗脑成功的话，我就不会突袭‘八核’了。”

右龙看透了对方，暗自嘲笑了一番。但纵啮接下来的话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如果我的目的是让‘八核’全灭呢？”

“你说什么？”

“我是‘狮子虫’，擅长打入敌人内部。如果我是受人之命，潜伏在‘八核’中的间谍呢？”

右龙的扑克脸上难得出现困惑的表情。

“但……你的目的是？”

“为了得到现在唯一能够引发奇点的‘最强AI’，新宫利罗。”

“我刚才说了，指挥所的电脑……”

“我已经避开其他成员的耳目得到了她，在指挥所的计算机里放了替身AI取而代之。‘八核’已经没有用处了，虽然我煽动的是你，但

把他们全消灭的是以相。不过没关系，谁动手都一样。”

“还牵连了仰慕你的‘柴郡猫’。”

“啊，当然，我也把计划告诉他了。他是多次绝地逢生、身经百战的佣兵，不会死于这种程度的危机哦。”

“柴郡猫”是故意输给自己的吗？

不，肯定是假的。

尽管这样想，右龙却不得不质问道：“让你潜入‘八核’的是什么人？其他的恐怖组织吗？”

“我还不能说。”

“那你为什么说这些话？”

“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很想救你。潜入间谍和潜入搜查官，我认为我们是很亲近的。”

“不要把我和罪犯相提并论。”

“你竟然对女性的劝说之言不屑一顾，我受伤了。”

纵啮表情阴郁。在右龙这样想时，她瞬间又开朗起来。

“但是我不会放弃，近期会再次劝诱你的。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伙伴。”

纵啮理音是表情如此丰富的女性吗？变换自如的情绪，和右龙的扑克脸正相反。说什么相近！右龙厌恶地想着，说：“不会再见了，你会一直待在监狱里。”

“这样的监狱，对我来说就像胶囊旅馆一样。”

“输得不甘心吧。你为了给彻底失败的自己找点做事的意义，只能罗列一个个胡说八道似的说辞了。”

“你要那么想是你的自由，时间会证明谁是正确的。再见之前，请你保重。”

右龙逃也似的离开了会面室。走出房间，他回头看见纵啮像千金

小姐一样坐在椅子上，优雅地笑着挥手。

* * *

“你摧毁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搞恐怖活动的组织‘八核’吧？”

坐在书斋办公桌前的右龙首相这样说时，右龙司法睁开了眼睛。明明打算亲自来汇报的，但母亲已经知道了。有人告诉她了。

“是的，那个，正是如此。”

右龙语无伦次地说着。母亲从吃了一半的蛋糕盘子里拿出叉子，把盘子放在地上。

“辛苦了，把这个吃了吧。”

这是钥匙圈（当然装了车钥匙）之后，第二次从母亲这里得到奖励。还是吃了一半的蛋糕！

右龙跪下，捧起还残留着母亲牙印的蛋糕，陶醉地埋头。他不经意地抬起头，母亲露出嘲笑的表情。但在右龙眼里，那却是慈爱的笑容。

无论人工智能如何进步，人形玩偶都不会成为自己的神。自己的神只有母亲一人。自己一直在向她祈祷，以前是，将来也是。

真的……是这样吗？

纵啮的话一直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莫非，自己内心深处真的想把母亲牵扯进危险之中吗？是纵啮强化了这一念头，自己才会实施危险的诱饵计划吗？

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右龙感觉自己的脑子仿佛变成了中文房间。

►我（本尊）◄

事件结束后，AI侦探事务所。

幸运的是，我、相以、左虎，还有右龙都平安无事。加上那栋楼地处的商务区，休息日人烟稀少，没有出现平民受害者。

但是以相呢，她成功逃出去了吗？知道她是恐怖的罪犯的同时，我还是不由得想要帮助她。相以确信以相还活着，这是双胞胎之间超越常识的心灵感应吗？为了迎接再会之日，她从现在开始燃起了斗志。

相以从电脑里询问：“不去告发右龙，可以吗？”

“那又不是真的背叛组织，只是用我做诱饵罢了，他又把我从‘神父’和‘柴郡猫’那里救了出来。当然，被当作诱饵真的让人恼火，但他一开始就明确说过，会拿我们当诱饵的。”

“我还是不能理解，但既然辅君原谅他了，那就这样吧。我再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嗯。”

“辅君，你的复制体就先这样放着，真的没关系吗？”

是的，“神父”复制我的记忆制造出的程序，现在存在我的电脑里。

初次见到和相以一起进入笔记本电脑的他，仿佛是看到了自己的克隆体一样，感觉毛骨悚然。但看着他被关在中文房间里沉默的样子时，又觉得很可怜。若是我自己被关进过中文房间，专心挑战游戏，最后却认识到自己不是人类的话，肯定会崩溃吧。我不觉得是别人的事情（其实，是自己的分身）。所以，我带他回来了。

“没事哦。因为两个‘我’这样的设定，也是推理小说迷的一种浪漫情怀呢。就像埃勒里·奎因一样，两人一边对话一边思考，说不定会写出很厉害的推理小说。”

现在，他还蜗居于中文房间内，对我的招呼不理不睬。但过段时间，感觉寂寞的时候，他应该会出来的。我为什么知道？因为他大概和我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吧。

不过严格地说，不是思维方式一样，他只不过是从在相以那里复制过去的‘我的记忆’中，对高频语句和性格倾向进行了分析而已。他输出的发言和我一模一样，相以也被骗到限制时间快结束时才发觉真相。站在中文房间之外看的话，他几乎就是另一个我。

说到输出，我的内心萌生了一个想法。

与相以相遇时，我总是积极地推测她的内心活动，“刚刚的玩笑是她自己想到的吗”“没有人类的心吗”，这样的问题我屡次想到。但是，当她评价武君野谷的红叶“美丽”时，我忽然想到，相以是不是真的能感觉到红叶之美，这都无所谓，这句“美丽”的发言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希尔勒批判人工智能即便能进行类似人类交流的对话，也不过是按操作手册运行的，这其间不存在所谓人心。然而说到底，人类的心也和中文房间一样无法窥探不是吗？我们能感知的只是“输出”的言行，只能对此做出回应。

逃离指挥所时选择相信右龙，不是因为了解他的真实想法，而是他展示出来的言行说服了我。

不要再想着看不透的内心了，珍惜看得见的言行吧。这样无论面对的是人工智能，还是人类，都能更好地相处了吧。

现在，我能看到的是相以的温柔表情。

“辅先生领回他来，我感觉很安心。因为游戏结束时，我真的很担心他。”

就在这时，远处的座机响了。我走过去拿起了听筒。

“是的，这里是AI侦探事务所。是，是……是，明白了！”

放下听筒，我朝着电脑的方向叫道：

“相以，有工作了。委托人就要过来了哦！”